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一)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二)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三）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四）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五)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六)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七)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八)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九)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十)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十一)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十二）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十三）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十四)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十五）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十六)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十七）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十八)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十九)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十二)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後漢書集解

一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二）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三）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四)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五)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六）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七）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八)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九）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十)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十一）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十二)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十三)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十四)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十五）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十六）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十七）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十八）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十九）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二十）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後漢書集解

二十冊

中華民國二…

集解者 …謙

發行 …路 五

印刷所 …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平製港

H二八七上

（本書校對者 董雲霆 沈抱秋 謝雨東 鮑嘉祥 韋德宣 尤惠民 黃聿祥 陳敬衡 印頌文）

序

范蔚宗氏後漢書。拔起衆家之後。獨至今存。其裒尙學術。表章節義。既不蹈前人所譏班馬之失。至於比類精審。屬詞麗密。極才人之能事。雖文體不免隨時。而學識幾於邁古矣。司馬續志。經劉氏注補。自今觀之。其禮儀祭祀。分部不明。光武卽位祝文。已載帝紀。而文內竄入誅赤眉、青犢後事。祭祀宗廟。誤以元成哀平四帝三世代四親廟。與范書紀傳不合。乃其巨失。昔人言八志因范書幸存。蓋微詞也。唐章懷注。成於衆手。皆以爲美猶有憾。國朝惠棟全書補注。刊見粵海堂叢書中。無人爲之合併。余服膺此書有年。於遺文奥義。覆加推闡。惠氏外。廣徵古說。請益同人。所得倍夥。爰取而刊行之。因念是書章懷注後歷千年。而惠氏爲補注。更二百年。而余爲集解。纂述之事。何其遼哉。而余以衰年。又值流離奔走之際。孤心獨力。未一輟業。緜歷數載。黽勉有成。未始非是書之幸也。琴川毛氏汲古閣序云。刊范史

時。適當崇禎、順治之際。今余再刊。又丁國變。倘亦有運數存其間邪。烏虖晞已。乙卯仲秋月朔。長沙王先謙撰。

後漢書集解述略

范氏撰後漢書。原定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爲百篇。本史通正史篇。蓋取與班氏前漢書相應。其敘例論贊。始均別行。范獄中書云。紀傳例爲舉其大略。劉昭補志序云。范敍例所論備精與奪。章懷注光武紀安紀並嘗引范敍例之文。自應別有傳。述隋志別有范氏後漢讚論四卷。唐志作論贊五卷。宋志始不著錄。當由已無單行本。紀傳先成。十志未及偏作。久遂全佚。章懷注帝后紀十皇女下云。沈約謝儼傳。范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垂畢。遇范敗。悉蠟以覆車。不復得。按此所引沈約謝儼傳、宋書不載。今無可考。但范有百官志。已見帝后紀。有禮樂志。輿服志。見東平王蒼傳。有五行志。天文志。見蔡邕傳。又南齊書文學傳。檀超掌史職。議立十志。百官依范曄合州郡。是范志齊時尚有存者。超目見。能舉其例。至梁乃全佚。恐蠟以覆車之說。特指餘志未成者也。序例疑亦未備。劉昭補志序云。序或未周。寖至並亡。范傳載范獄中爲書與甥姪。敘其作後漢書大略。自負特甚。然固不愧體大而思精也。書云。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憒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

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案此書宜本錄附全書之後。題曰自序。依南史省去吾狂釁覆滅、至汝等或不悉知四十三字。循吏傳注係摘錄。

論摩太史。別攄見解。往往突過蘭臺。贊體用詩。以代序述。亦馬班之遺範。殆自劉昭作注。早合紀傳並行。論贊至隋唐。尚有單行本。則初原別行。自屬可據。然謂宋志始無單行之著錄。疑合紀傳始於宋。則章懷注已先合之矣。謂即始於唐。則蕭子顯南齊書論後著贊。史通謂即依范書。誤本。是梁世又已先合之矣。惟謂合自劉昭集注本者。最為近之。

第范見刑時。書未大成。以贊繼論。原未必范意如此。唐志論贊五卷。隋志原作讚論四卷。卷數出入。雖不可曉。但論贊必係各為卷。故贊亦可置論前也。且某論某贊。先亦必各有小題。乃可單行。而紀傳之合數人為一卷者。卷仍止一贊。論則隨人而立。或有或無。勢不能論與贊共一題。尤非各為卷。不能編次。自小題為合者所省。遂全失眞面。否則既可別行者。即可附於書後。另為卷矣。而晁公

武、陳振孫、洪邁。輒援史通所指摘一二事。過相菲薄。雖范之夸詡。有同空穴來風。而劉知幾徧訶前人。卽馬班亦訾謷備至。何有於范。顧所指如創爲皇后紀。及傳王喬左慈詭譎事。何焯已明其不足爲累。剏呂后有紀。昉自馬班。本陳浩官本考證校語。華嶠著後漢書。且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爲非其義。特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本晉書華嶠傳。則范之后紀。固因而非創。柏翳石槨。史記秦紀書之。圯上授書。穀城化石。前書張良傳仍載之。王左詭譎雖多。旣已迸之方術。尙安足疵。范獄中書。沈約已云自序並實。劉昭首爲范書作注。亦云良跨衆氏。知幾雖嘗短范。然仍極稱其長。曰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論早定矣。翟公巽作東漢通史。偶議范書冗漏。王應麟歎曰。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公巽何物。妄加譏貶耶。然則晁陳洪之於范。拾史通牙後慧。以人廢言。並力詆贊辭。謂爲佻巧。失史家之體。而忘改述呼贊。范實同班。其說亦著於史通。蕭選輯文。於史論、史述贊。班范並取。體豈有異。蜉蚍

撼樹。亦與公異同。爲不自量也。

後漢著述在范前者。自東觀漢記以下。無慮數十家。東觀漢記。其始班固、陳宗、尹敏、孟異作世祖本紀。及光武時功臣列傳。劉珍、李尤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儒林傳。寔壽又與延篤雜作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共成一百十四篇。其後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又就紀傳之可成者接續之。詳見史通。隋志載一百四十三卷。專家之作。則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薛瑩後漢記一百卷。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華嶠後漢書九十七卷。謝沈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張瑩後漢南記五十五卷。袁山松後漢書一百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張璠後漢紀三十卷。袁曄獻帝春秋十卷。劉芳（唐志作劉艾）漢靈獻二帝紀六卷。樂資山陽公載記十卷。王粲漢末英雄記十卷。侯瑾漢皇德記三十卷。及漢獻帝起居注五卷。均見隋志。又劉義慶後漢書五十八卷。孔衍後漢尙書六卷。後漢春秋六卷。張溫後漢尙書十四卷。見新舊唐志。范氏原以東觀記爲本書。見明八王傳首。又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删煩補略。取資實宏。然進退衆家。以成一家之言。筆削所關。談何容易。王鳴盛推詳書法類次。信其悉合班書。則整理之間。彌見良工心苦。乃孔、歐、孟、章宗源。以皇后作紀。及紀傳論序。偶取華嶠之言。遂謂范書全本華書。趙翼亦謂後漢成書旣多。范氏采擇自易。斯不然矣。史通嘗謂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袁紀出范之前。且抑居范後。觀袁紀

自序。謂衆漢書煩穢雜亂。多不次敍。華書卽在袁指斥之中。范獄中書。且欲凌班。豈復措意華氏。華書遭晉東徙。又三唯存一。少可依據。三譜十典。范氏未倣其例。亦未沿其名。而曰全本華書。可云孟浪。昔班造前漢。太半據龍門成書。而潛精積思。猶至二十餘年始就。范時舊籍。唐志多存。而章懷注中。識其所因於華氏者。亦僅寥寥六事。不關紀傳正文。劉趙痞于江劉周趙傳序。袁安傳論。桓馮傳論。猶失之於馮衍以上。中興二十八將論首七句。肅宗紀論首二句。章懷皆著爲華嶠之辭。又班固傳論。然亦身陷大戮以上則著爲略華嶠之辭。蓋實以嶠辭未善改之。雖晚末有陳志可資。視班之因於史記者。抑又甚艱。皇云易乎。荀蓋以下十傳及東夷烏桓鮮卑傳多因三國志。

范書隋志載九十七卷。新舊唐志則云九十二卷。宋志則云九十卷。以十紀八十列傳篇各爲卷計之。惟宋志卷數。與今本合。隋唐志所載。或多七卷。或多五卷。當由就紀傳之繁重者分出子卷。隋所分者。唐又間取而合之。是以卷數不同。實則此書歷代相承。紀傳具在。並無亡佚也。前爲范書作注

者。劉昭而外。尙有吳均、劉熙二家。均有齊春秋三十卷。遞見隋唐志。而後漢書注九十卷。（見梁書文學傳。）隋志已不著錄。必由早亡。熙有孟子注七卷。亦遞見隋唐志。而范注一百二十二卷。惟新唐志載之。宋志復不著錄。則亦晚出旋佚。其得失舉無可考。至昭所爲范後漢書注。劉知幾有吐核棄滓之譏。知其采輯衆漢異同。略如裴松之之注三國志。昭既爲范書作注。病其無志。復取司馬彪續漢書八志。注而補之。其自序甚詳。可爲明證。（全序已刻入續志集解中。）溯梁書昭傳。昭集注范後漢書、本一百八十卷。隋志則云一百二十五卷。新舊唐志則惟存補注五十八卷。宋志則惟存補注後漢志三十卷。似其注至隋。已稍殘闕。至唐遂無幾存。知幾雖猶及見其書。亦未必果睹其全矣。第唐時功令。習後漢書者。並昭所注志。爲一史。（見通志選舉略。）故續志注三十卷得以保存至宋不廢耳。章宗源乃謂唐志所載之五十八卷。既稱補注。疑專指馬彪志注。又謂新唐志所載之劉熙范注一百二十二卷。亦劉昭之誤。以唐志

范書本九十二卷。合以續志三十卷。適成一百二十二卷也。此無論昭之注范。梁書、隋志所載。分卷皆有不符。且續志僅八篇。昭猶分卷三十。豈范書紀傳爲篇九十。而僅分多二卷。抑唐志范書卷數。已不同隋。豈梁人著書。反能默合唐志卷數。至疑補注爲專指補志。則尤失審。詳史通補注之名稱。本謂掇衆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又云。劉昭采范所損。以爲補注。是昭所爲後漢書注。本通稱補注。後世惟見昭續志注。不見昭范書注。故疑或有別也。宗源世推好學。而亦有此誤說。何耶。

以續志補范。昉自劉昭。昭之後漢書注。固已合志於紀傳矣。（昭自序有云。迺借舊志注以補之。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然此自劉氏一家之學。范書原本。則仍止紀十卷。傳八十卷。未嘗闌入續志也。章懷爲范作注。自係據范原本。間引續志之說。必別之曰續漢志。又析范書九十卷爲一百卷。以展成數。明見唐志。（新舊志同。）皆爲無志之證。

宋志不數章懷分出之卷。故仍題九十卷。推致太宗淳化五年初刻本。及眞宗景德二年校定本。猶無續志也。及眞宗乾興元年孫奭誤以續志三十卷爲昭自作以述范者。始奏請合刻補闕。國子監奉牒。依奏施行。牒云。中書門下牒。國子監翰林侍講學士尚書工部侍郎知審官院事兼判國子監孫奭奏。臣忝膺朝命。獲廁近班。思有補於化文。輒干塵於睿覽。竊以先王典訓在述作以惟明。歷代憲章徵簡策而何見。鋪觀載籍。博考前聞。制禮作樂之功。世存沿襲。天文地理之說。率有異同。馬遷八書。於焉咸在。班固十志。得以備詳。光武嗣西漢而興。范曄繼東觀之作。成當世之茂典。列三史以並行。克由聖朝刊布天下。雖紀傳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在簡編而或闕。臣竊見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據宋志作補注。此或誤倒）蓋范曄作之於前。劉昭述之於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至於輿服之品。具載規程。職官之宜。各存制度。儻加鉛槧。仍俾雕鎸。庶成一家之書。以備前史之闕。伏況晉宋書等。例各有志。獨茲後漢有所未全。其後漢志三十卷。欲望聖慈許令校勘雕印。如允臣所奏。乞差臣與學官同共校勘。兼乞差劉崇超都大管句。伏候勑旨。牒奉勑宜令國子監依孫奭所奏施行。牒至准勑故牒。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案此牒。乾興監本刻列卷首。奭謂范作於前。劉述於後。雖誤以志爲卽昭所撰述。倘知非范原著。景祐初余靖重校後漢。亦云十志未成。至梁劉昭補成之。亦仍奭說也。自洪邁以下。則直以八志爲范作劉注。失之彌遠矣。遂共成一百二十卷。而後世必謂范書原已析爲一百卷。章懷作注。始復爲九十卷。宋志因而題之。不思范書志未成。從無百卷之說。惟章懷注本始有之。安得據宋志九十卷之題。並沒在前之新舊唐志。或又謂章懷注范。全本劉昭。

八志注用昭原文。故仍昭名。以爲識別。甚且謂章懷於紀傳則改昭注。於八志注則不改者。以注紀傳易。注志難。乃避難而趨易。不思昭之補注。唐志所載。已僅存五十八卷。除去志注三十卷。屬於紀傳者僅矣。章懷果何從全據之乎。抑詳觀章懷之注范。不減於顏監之注班。惜非一手所成。（據新唐書。與章懷共任爲後漢注者。有張大安。劉訥言。革希玄。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見章懷本傳。又見張公謹岑長倩傳。）不免有踳駮漏略之處。然多主故訓。與昭補注之體旣殊。而所引據各書。率爲唐志所著錄。亦何事借徑於昭。惟皆誤以章懷所注後漢書本有八志。疑其旣全取昭志之注。必不能不並取昭紀傳之注耳。夫章懷果已合昭所注志於紀傳。則唐時習後漢書者。自已兼習八志。何又於選舉別申功令。以後漢並劉昭所注志爲一史。宋時孫奭何又特請合刊。不經之談。所當深辨也。

宋本後漢書。景德以前。旣尙無志。則後世疑無志者。爲宋民間俗本。或不盡然。自乾興改刊。志復附

入。迄仁宗景祐元年。余靖又上言文字舛譌。爰命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靖洙悉取館閣諸本參校。凡增五百一十二字。損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百一十一字。見景祐二年九月中書門下牒文。此文亦刻景祐刊誤本卷首。官本已節錄。及嘉祐七年。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又詔劉攽等分手校正。故兩漢刊誤。世傳三劉同作。謂攽與兄敞及敞子奉世。而東漢刊誤。史乃專屬之攽。見宋史攽本傳。高宗南遷。至紹興末。重刊監本。蓋始以攽說附入注文之後。今原書久佚。反賴監本存之。官本已照轉刊。而汲古本原未有此。集解以汲古本爲主。故并攽說於解中。孝宗湻熙間。吳仁傑又撰兩漢刊誤補遺。今存十卷。雖與宋志卷數適合。而言後漢書者。僅得兩卷。解中仍從采掇。元胡三省注通鑑。於章懷注。時有引伸。所取亦多。通標曰通鑑胡注。官本考證。最爲精審。集解全錄。其官本文字有與汲古本異者。亦詳記之。近儒致力於後漢書。莫勤於惠棟。所著後漢書補注。既已備載。而侯康之後漢書補注續。沈銘彝之後漢書注又補。均主羽翼

惠氏。有可采者。亦應不遺。他如陳景雲、兩漢書舉正。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三史拾遺。廿二史考異。錢大昭、兩漢書辨疑。趙翼、廿二史劄記。洪亮吉、四史發伏。沈欽韓、兩漢書疏證。周壽昌。兩漢書注補正。於後漢書。博引旁徵。所見有同有異。但經采取。各著其名。間或意涉未安。竊附己說。及出友朋商訂者。並加識別。以存其眞。

劉昭補注。梁書本傳亦曰。集注者。謂專集後漢同異。以爲注也。史通譏其言盡非要。事皆不急。或未免過甚其辭。然必隸事爲多。而略於訓詁矣。今觀所注八志。徧及經傳前史。反多主解釋文字。證明故實。初非專采後漢同異。當由衆家後漢。馬彪而外。措意於志者。本自無多。而又阨於永嘉。如華典雖成。華嶠十典未成而終。嶠中子徹、少子暢踵成之。旋已不可復識。故無幾同異可舉。注體亦因之少變。昭自序固云。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概可知也。又昭於天文志第三卷。五行志第四卷。皆全卷無注。亦必亡佚。緣唐以前書皆手寫。傳布甚稀。一有闕殘。或被刊落。即無從補復。近儒有追論及之者。皆入集

解。至關於典制名物。後世無徵。卽亦不敢強爲之說。

宋熊方著補後漢年表十卷。錢大昭惜其繆漏。更爲補表八卷。盧文弨亟稱其精確。誠後來居上矣。然謂當與續志並繫於范書之後。則范書原未嘗有表。但可與所撰後漢郡國令長攷。同爲治范書者之一助耳。必附入之。反形其贅。范氏十志。除百官、禮樂、輿服、五行、天文五門。見本書外。如南齊書所載。尙有州郡一門。已見前注。是十志已具其六。范獄中書。欲令前漢所有者悉備。州郡固可代地理。而律厤、刑法、食貨、郊祀、溝洫、藝文。非四門所能容也。或已附郊祀於禮樂。省溝洫入州郡耶。至律厤、刑法、食貨、藝文。必各立一門。乃能備前漢所有。劉昭見范志全闕。補以馬彪八志。百官、輿服、五行、天文。名同乎范。而禮儀不言樂。祭祀統言郊。與范之禮樂志。殆必不侔。郡國之名。雖猶夫州郡。固亦未兼溝洫。律厤具矣。而無刑法、食貨、藝文。皆未足彌范氏之憾。是以錢大昭、侯康。各有後漢藝文志之補。

顧藝文本以攷一代經籍之存亡。補者用力雖多。而東漢增出之書。亡佚於齊梁間者。隋唐人已無從輯錄。則亦但能考其所存。莫能考其所亡。故均無取。

前漢書各本文字之異。宋人精校勘者。類能臚舉而詳識之。後漢源流。罕有述者。但自宋初有板本後。鏤板雖始唐末。至周顯德中。乃用以刊經籍。至後漢書之有刻本。則又自宋湻化命官分校三史始。官書多兩漢並刊。如湻化本。太宗湻化五年。刊於杭州。朱彝尊經義考載葉夢得云。湻化中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景德本。眞宗咸平中。命刁衎、晁迥、與丁遜。覆校兩漢書板本。景德閒奏上。乾興本。卽眞宗乾興初。孫奭奏請以劉昭後漢志補注三十卷合刊者。景祐本。卽仁宗景祐初余靖刊誤本。熙寧本。卽仁宗嘉祐末。命劉攽等分校。至神宗熙寧初成書奏上之本。紹興本。刊自高宗紹興末年。訖孝宗時始成書。元趙孟頫有家藏本。王世貞、錢謙益皆爲之跋。明南北雍本。卽南北監本。明自英宗正統閒。始有官刊經籍。其時王振用事。由司禮監主之。亦稱監本。故國子監所刊經史。恥於無別。易監言雍。南國子監刊修二十一史。成於世宗嘉靖十一年。係就監中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宋史板取廣東。朱英所刊。遼金二史原無板。購求善本翻刻。輳集而成。然四史皆用舊板。故後漢南雍本亦爲時重。北國子監合刻二十一史。係神宗萬歷二十四年開雕。成於三十四年者。皆有前漢卽有後漢。可攷而知。今世所傳。則惟紹興以後之本及元小字本。庥沙坊本。亦係兩漢並刊。明閩本。明周采、周琉、柯喬等刊。亦有前漢書。北宋以前之本。未有能見之者。遭亂辟地。聚書滋

難。其所未詳。以俟來者。

汲古閣本卷首 集解本不別立目錄.即用此本卷首目錄.以便檢查.仍準前書補注之例.又此本書內.每卷第一行.皆上列小題.某紀某傳第幾.下列大題後漢書幾.大題帝后紀終後漢書十.列傳即始後漢書十一.傳與紀直接爲編次.八志自後漢書一、至後漢書三十.別爲大題.不相羼雜.猶存古本規模.目錄則式同前書.列志目於紀目後.傳目前.但於紀志傳各立小題.標明卷數.原無大題.雖未免目與書岐.而編目以志居紀傳之中.要爲史家相承通例.今亦不敢妄有改易.

范曄後漢書凡九十八篇.總一百三十卷. 〔集解〕黃山曰.范書紀傳原共九十篇.篇爲一卷.見宋志.章懷作注.分光武紀.皇后紀.桓馮列傳.蘇楊郎襄列傳.班彪列傳.馬蔡列傳.袁劉列傳.及儒林、文苑、方術三列傳.各爲上下兩卷.增多十卷.別見唐志.然觀劉昭范書集注.作一百八十卷.亦明見梁書昭傳.是分卷固不自章懷始.特章懷注乃釐爲百卷耳.續志八篇.昭注.復析爲三十卷.故篇卷凡總兩數.懸異如此.惟志八篇本司馬彪之作.而此題統稱范後漢書.究嫌無別.

十帝紀一十二卷　唐章懷太子賢注

八志三十卷　劉昭補注

八十列傳八十八卷　唐章懷太子賢注

皇明崇禎十有六年。歲在尙章叶洽。相月上巳。琴川毛氏開雕。索隱曰。尙章、癸也。爾雅作昭陽。今從史記歷書。（集解）黃山曰。汲古閣本後漢書無宋乾興元年孫奭奏請。並劉昭補志合刊牒文。亦無景祐元年余靖奏請刊誤牒文。蓋所據宋本。原非監本。故文字視監本多異。而亦往往有勝監本者。南宋私家刻本書籍流傳後代。如廖氏世綵堂。余氏有勤堂等。凡六七家。皆稱善本。毛氏收藏旣富。所據必別有至精之本

官本跋尾

原任詹事臣浩謹言。按范氏後漢書。隋志云九十七卷。唐志云。九十二卷。論贊五卷。今論贊附於紀傳。共九十卷。蓋自唐章懷作注。付祕書省傳之至今。其篇第如此。唐志又云。賢注後漢書一百卷。以紀傳中分上下卷者凡十也。劉昭注補志三十卷。陳振孫云。本別爲一書。至乾興初。孫奭建議校勘補亡。借闕館閣書目。乃直以爲百二十卷。今考經籍志云。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氏本。劉昭注。則志之合於書。亦不自奭始矣。晁以道謂范書創爲后紀。及采風俗通、抱朴子詭譎事。失史之體。按呂后有紀。見於前書。不可謂創。何焯云。東京諸后臨朝者六。范書自合史家之變。未可議也。王喬、左慈。附見於方術。原未予立傳。又何譏焉。陳氏又云。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今考章懷注所引續漢書文。多與志同。其言足信。然先范氏而有作者。若劉珍之東觀記。謝承、薛瑩、華嶠、謝沈、袁山松諸家之書。張瑩之漢南記。今無一存者。而彪書之志。以附於漢書而傳。非其幸歟。范氏既未嘗爲序。卷目皆後人所定。一志而分爲數帙。一傳而並列數人。皆非史氏之舊。馬班可作。當不謂然。然作者便於編輯。讀者便於檢稽。不啻爲晉宋以後史書導之先路矣。茲奉敕校勘監本。漶漫剝落。有他本可據者。釐而正之。疑不可

考者仍之刋誤諸家在慶祐以前者閒爲補綴自吳仁傑刋誤補遺而下有前人所未及發者亦分別采輯以備參考刋刻旣竣臣浩復與同事諸臣詳審校勘錄爲後漢書考證若干條汲深而後知綆之短掃迅而後知葉之多爲悚爲慚罔知所措臣謹識

又一葉

原任詹事臣陳浩庶子臣朱良裘侍讀臣齊召南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原任編修臣杭世駿檢討臣萬松齡恩貢生臣曾倘渭等奉敕恭校刋

後漢書目錄

帝紀一十卷

第一卷

光武皇帝上 秀〔集解〕黃山曰．自皇后紀以下．皆就卷分上下．首卷獨就目分上下．殊未畫一．

光武皇帝下

第二卷

顯宗孝明皇帝 莊

第三卷

肅宗孝章皇帝 炟

第四卷

孝和皇帝 肇

孝殤皇帝 隆

第五卷

孝安皇帝祜

第六卷

孝順皇帝保

孝沖皇帝炳

孝質皇帝纘

第七卷

孝桓皇帝志

第八卷

孝靈皇帝宏

第九卷

孝獻皇帝協

第十卷上〔集解〕黃山曰・此卷上下之次行・應有皇后紀大目・如列傳光武十王例・目下並應注明皇女附・

光武郭皇后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
章德竇皇后
和帝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第十卷下

安思閻皇后
順烈梁皇后
孝崇匽皇后
桓帝懿獻梁皇后〔集解〕黃山曰、後漢定皇后諡上一字、皆與帝同、故舉諡即知爲何帝之后、懿獻前崩、諡不著桓、非仍加桓帝二字不明也、
孝桓鄧皇后〔集解〕黃山曰、孝桓當作桓帝、下孝靈亦當作靈帝、觀后紀書桓帝鄧皇后、靈帝宋皇后、足證目錄之誤、官本、孝桓作桓帝、孝靈誤與此同、
桓思竇皇后

孝仁董皇后
孝靈宋皇后〔集解〕黃山曰・官本・孝靈宋皇后後・有靈思何皇后・獻帝伏皇后兩目・與后紀合・此乃有紀無目・視同貴人美人・無例可通・當由奪誤・
獻穆曹皇后

志三十卷
第一卷律厤上
律準　候氣〔集解〕黃山曰・志傳諸小目・本皆逐行分作兩層寫・閒有參差者・即爲正之・
第二卷律厤中
賈逵論厤　永光論厤
延光論厤　漢安論厤
熹平論厤　論月食〔集解〕黃山曰・食・官本作蝕・案食蝕古通作・惟查是卷志文・日食字・本皆作食・與後五行志文書日月蝕異・此目各據本文・非有岐誤・
第三卷律厤下

曆法

第四卷 禮儀上（集解）黃山曰・原本注・儀皆誤義・今正・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禖

養老 先蠶

祓禊

第五卷 禮儀中

立夏 請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黃郊

立秋 貙劉

案戶　祠星
立冬　冬至
臘　大儺
土牛　遣衞士
朝會

第六卷禮儀下

大喪〔集解〕錢大昭曰。閩本下有諸侯王列侯始封公貴人公主薨一條。

第七卷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第八卷祭祀中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第九卷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第十卷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二
第十一卷天文中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殤一
安四十六　順二十三
質三

第十二卷天文下
桓三十八〔集解〕黃山曰・三・官本作二・誤・　靈二十
獻九　隕石
第十三卷五行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眚〔集解〕黃山曰・據志・連青祥言・　屋自壞
訛言　旱
謠　猳食人
第十四卷五行二
災火　草妖
羽蟲孽　羊禍
第十五卷五行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孼
蝗
第十六卷 五行四
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風拔樹
螟
牛疫
第十七卷 五行五
射妖
龍蛇孼
馬禍
人痾
人化
死復生
疫
投蜆

第十八卷五行六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第十九卷郡國一
河南　河內
河東　弘農
京兆　馮翊
扶風
右司隸
第二十卷郡國二
潁川　汝南

梁國　沛國
陳國　魯國
右豫州
魏郡　鉅陸
常山　中山
安平　河間
清河　趙國
勃海
右冀州
第二十一卷　郡國三
陳留　東郡
東平　任城
泰山　濟北

山陽　濟陰
右兗州
東海　琅邪
彭城　廣陵
下邳
右徐州
第二十二卷郡國四
濟南　平原
樂安　北海
東萊　齊國
右青州
南陽　南郡
江夏　零陵

桂陽
武陵
長沙
右荊州
九江
丹陽
廬江
會稽
吳郡
豫章
右揚州
第二十三卷 郡國五
漢中
巴郡
廣漢
蜀郡
犍爲
牂牁 〔集解〕黃山曰：官本，牂作牂：
越巂
益州
永昌
廣漢屬國

蜀郡屬國　犍爲屬國

右益州

隴西　漢陽

武都　金城

安定　北地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

張掖屬國　張掖居延屬國

右涼州

上黨　太原

上郡　西河

五原　雲中

定襄　鴈門

朔方
右幷州
涿郡
廣陽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玄菟
樂浪
遼東屬國
右幽州
南海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趾
九眞
日南

右交州
第二十四卷百官一
太傅　太尉
司徒　司空
將軍
第二十五卷百官二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第二十六卷百官三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第二十七卷百官四

執金吾　太子太傅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司隸校尉
第二十八卷百官五
州郡　縣鄉
亭里　匈奴中郎將
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王國　宋衞國
列侯　關內侯
四夷國　百官奉
第二十九卷輿服上
玉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耕車
戎車　獵車
軿車　青蓋車
綠車　皁蓋車
夫人安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輕車　大使車
小使車　載車
導從卒〔集解〕錢大昭曰•卒當作車•志中標目亦作車•黃山曰•官本作車•　車馬飾

第三十卷輿服下
冕冠　長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遠遊冠
高山冠
進賢冠
法冠
武冠
建華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卻非冠
卻敵冠
樊噲冠
術氏冠
鶡冠
幘
佩
刀
印
黃赤綬〔集解〕黃山曰・官本三字另提行・
赤綬
綠綬
紫綬
青綬
黑綬
黃綬

青紺綸　后夫人服

列傳八十卷

第一卷

劉玄　劉盆子

第二卷

王昌　劉永

張步　李憲

彭寵　盧芳

第三卷

隗囂囂音五高反。　公孫述

第四卷宗室四王三侯

齊武王縯子北海靜王興〔集解〕黃山曰。官本。諸王名皆小字旁注。前書亦然。式同帝紀。汲古閣前後漢書諸王名皆大字。案諸王既入列傳。則目錄自可書名。不必旁注

趙孝王良　城陽恭王祉〔集解〕黃山曰。城陽原作成陽。據本傳改。惟祉本

由定陶改封・疑即濟陰之成陽・一作城陽・非前漢城陽國也・今仍以本傳爲正・
泗水王歙
安成孝侯賜
成武孝侯順
順陽懷侯嘉

第五卷

李通
王常
鄧晨
來歙 歙曾孫歷〔集解〕錢大昭曰・注歙字衍・閩本無・黃山曰・官本注亦無歙字・

第六卷

鄧禹 子訓 孫騭
寇恂 曾孫榮

第七卷

馮異
岑彭
賈復

第八卷

吳漢　　陳俊
蓋延〔集解〕錢大昭曰・蓋延當在陳俊之前・　　臧宮
第九卷
耿弇弟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國弟子恭
第十卷
銚期　　王霸
祭遵從弟彤
第十一卷
任光　　子隗〔集解〕錢大昭曰・二字當注在任光下・黃山曰・官本二字正作任光下
小注・
李忠
萬脩　　邳彤
劉植　　耿純
第十二卷

朱祜　景丹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傅俊　堅鐔
馬武
第十三卷
竇融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第十四卷
馬援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棱
第十五卷
卓茂　魯恭弟丕
魏霸　劉寬
第十六卷

伏湛 子隆
侯霸
宋弘
蔡茂 郭賀附
馮勤
趙憙
牟融
韋彪 族子義

第十七卷

宣秉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

第十八卷上

桓譚
馮衍 子豹〔集解〕錢大昭曰・閩本二字注在卷下馮衍下・

第十八卷下

馮衍
第十九卷
申屠剛　鮑永子昱
郅惲〔集解〕黃山曰：此下據本傳應有子壽二字注，官本不脫。
第二十卷上
蘇竟　楊厚
第二十卷下
郎顗　襄楷
第二十一卷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廉范　王堂
蘇章族孫不韋　羊續

賈琮　陸康
第二十二卷
樊宏子儵　族曾孫準　陰識弟興
第二十三卷
朱浮　馮魴
虞延　鄭弘
周章
第二十四卷
梁統子竦　曾孫商　玄孫冀〔集解〕黃山曰・據統傳注・子竦上漏載子松・
第二十五卷
張純子奮　曹褒
鄭玄
第二十六卷

鄭興子衆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子楷　楷子陵　陵弟玄
第二十七卷
桓榮子郁　孫焉　曾孫鸞　玄孫典　玄孫彬〔集解〕黃山曰・官本注・彬上省玄孫二字・案依榮傳注・當云子郁・郁子焉・焉孫典・郁孫鸞・鸞子曄・郁曾孫彬・原注失本傳次序・又漏載曄・
丁鴻
第二十八卷
張宗　法雄
滕撫　馮緄
度尙　楊琁
第二十九卷
劉平〔集解〕黃山曰・平傳後附著王望・王扶事・不爲傳・故不目・　趙孝
淯于恭　江革

劉般 子愷　周磐

趙咨

第三十卷上 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爲下卷。〔集解〕黃山曰。此錄班彪本傳上小題下章懷注文。官本無。

班彪 子固〔集解〕錢大昭曰。閩本二字注在卷下班彪下。黃山曰。官本二字注。亦在卷下班彪下。惟錢氏所校本。乃卷上有注。卷下無注。故著其異。此則卷上下均有二字注。又異錢本。抑觀此卷及後六十四卷上下袁紹下。亦均有子譚二字注。蓋古本規模固如此。緣就一卷析而分之。自不應上下卷目錄岐異。有注者。固當上下卷均有。後世傳本。或有或無。乃唐中晚寫官失之。刊本時未及推詳也。

第三十卷下

班彪 子固

第三十一卷

第五倫 曾孫種　鍾離意

宋均 族子意　寒朗

第三十二卷

光武十王〔集解〕黃山曰。四字。官本作小注。列上行第三十二卷下。與此本前第四卷式同。觀汲古閣前漢書目錄。凡總目。皆就卷之次行低一格大書。與史記目錄略同。後漢書古本目錄。

亦必如此。緣主目本卽紀傳小題也。準此類推。則前之宗室四王三侯、及後之黨錮、循吏、酷吏、宦者、儒林上下、文苑上下、獨行、方術上下、逸民、列女、各小注。均當照此式大書。而第四十卷與第四十五卷之次行。並應有明八王。章八王主目。今皆不然者。悉由寫官任意刊削改易也。此光武十王大字主目。乃削改未盡者。亦賴此尚可推見古本規模。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楚王英　濟南安王康
東平憲王蒼 子任城孝王尚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荊　臨淮懷公衡
中山簡王焉　琅邪孝王京 〔集解〕黃山曰。依本傳次序。琅邪孝王京當列臨淮懷公衡、中山簡王焉之前。

第三十三卷
朱暉 孫穆　樂恢
何敞

第三十四卷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敏
胡廣

第三十五卷
袁安子敞　玄孫閎　張酺
韓棱〔集解〕黃山曰：本傳·棱或从木·　周榮孫景

第三十六卷
郭躬弟子鎮　陳寵子忠

第三十七卷
班超子勇　梁慬〔集解〕黃山曰：何熙附·

第三十八卷
楊終　李法
翟酺　應奉子劭
霍諝　爰延

徐璆

第三十九卷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第四十卷〔集解〕錢大昭曰．依光武十王之例．此下當有明八王三字．閩本不脫．黃山曰．官本此下有明帝八王四字小注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羡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昞　濟陰悼王長

第四十一卷

李恂　陳禪

龐參　陳龜

橋玄

第四十二卷
崔駰子瑗　孫寔
第四十三卷
周燮　黃憲
徐穉　姜肱
申屠蟠
第四十四卷
楊震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修
第四十五卷〔集解〕錢大昭曰．此下脫章八王三字．閩本不脫．黃山曰．官本此下有章帝八王四字小注．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歲　平原懷王勝和帝子〔集解〕黃山曰．八王中．平原懷王勝．既爲

和帝子・應稱章和八王・如前書宣元六王之例・而本傳小題・槪以章帝八王・帝蓋誤字・目錄之有標題者・遂亦沿其誤耳・

第四十六卷

張晧 子綱　王龔 子暢

种暠 子岱拂　拂子劭〔集解〕黃山曰・官本注・拂字離格寫・案依此本馬援傳注前例・當作子岱・子拂・

陳球

第四十七卷

杜根　欒巴

劉陶　李雲

劉瑜　謝弼

第四十八卷

虞詡　傅燮

蓋勳　臧洪

第四十九卷

張衡
第五十卷上
馬融　蔡邕
第五十卷下
蔡邕
第五十一卷
左雄　周舉子勰
黃瓊孫琬
第五十二卷
荀淑子爽 孫悅　韓韶
鍾皓　陳寔子紀
第五十三卷
李固子燮　杜喬

第五十四卷
吳祐　延篤
史弼　盧植
趙岐
第五十五卷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第五十六卷
陳蕃　王允
第五十七卷黨錮
劉淑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夏馥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張儉　岑晊
陳翔　孔昱
苑康　〔集解〕黃山曰・廣韻二十阮菀字注・左傳・齊大夫菀何忌・賈氏羣經音辨・菀、姓也・於阮反・春秋傳有菀何忌・案菀・今左氏昭二十年傳作苑・釋文・於元反・姓氏考・殷武丁子文封苑・其後因氏焉・爲說荒遠難徵・惟唐柳宗元有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見劉禹錫所編柳文中・是苑姓至唐尚有聞・作菀蓋誤・苑康並見本書荀淑、竇武傳・而本傳作范康・亦誤・
檀敷　劉儒
賈彪　何顒

第五十八卷

郭太　〔集解〕黃山曰・篇末附著左原、孟敏、庾乘、宋果、賈淑、史叔賓、黃允、謝甄、王柔等事・不爲傳・故不目・
符融　許劭

第五十九卷

竇武　何進
第六十卷
鄭太　孔融
荀彧
第六十一卷
皇甫嵩　朱儁〔集解〕黃山曰・儁與儁通・本傳作雋・乃譌字・
第六十二卷
董卓
第六十三卷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第六十四卷上
袁紹　子譚〔集解〕錢大昭曰・閩本二字注在卷下袁紹下・黃山曰・官本二字注・亦惟見卷下袁紹下

第六十四卷下

袁紹 子譚　劉表

第六十五卷

劉焉　袁術

呂布

第六十六卷 循吏

衞颯　任延

王景　秦彭

王渙　許荊

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仇香〔集解〕黃山曰・仇覽一名香・依傳作覽爲正・　童恢

第六十七卷 酷吏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紆
黃昌　陽球
王吉
第六十八卷宦者
鄭衆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侯覽
曹節　呂强
張讓
第六十九卷儒林上〔集解〕黃山曰．儒林、文苑、方術、本皆就傳分上下．忽皆省去卷下上下字．至三卷卷數．有類重出．而首卷光武紀．又無兩第一卷．至一百三十卷之總數．亦不能復合．凡此疏繆處．斷非原編目錄如此．
劉昆　洼丹

任安
張興
孫期
牟長
張馴
周防
楊倫〔集解〕黃山曰・倫原誤綸・據本傳正・

第六十九卷儒林下

高詡
魏應
任末
薛漢
召馴

楊政
戴憑
歐陽歙
宋登
尹敏
孔僖
包咸
伏恭
景鸞
杜撫
楊仁

趙曄　衞宏
董鈞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玄
李育　何休
服虔　潁容〔集解〕黃山曰：潁原誤穎，據本傳正。
謝該　許慎
蔡玄

第七十卷文苑上

杜篤　王隆
夏恭　傅毅
黃香　劉毅

李尤　蘇順
劉珍　葛龔
王逸　崔琦
邊韶

第七十卷文苑下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酈炎　侯瑾
高彪　張超
禰衡

第七十一卷獨行

譙玄　李業
劉茂　溫序

彭脩　索盧放
周嘉　范式
李善　王忳
張武　陸續
戴封　李充
繆肜〔集解〕黃山曰・肜原誤彤・據本傳正・　陳重
雷義　范丹〔集解〕錢大昭曰・閩本作范冉・注云・一名丹・黃山曰・官本正同閩本・案本傳・范冉字史雲・注・冉或作丹・是目錄當以冉爲正字・此本既無注・直作范丹・至目與傳歧・亦如仇覽作仇香・據當時所共知者耳・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翊　王烈

第七十二卷方術上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郃
段翳
廖扶
折像
樊英

第七十二卷方術下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集解〕黃山曰．冷壽光唐虞魯女生附．
徐登〔集解〕黃山曰．實與趙炳合篇．
費長房

薊子訓
劉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集解〕黃山曰・實與張貂壽光侯合篇・
甘始〔集解〕黃山曰・實與東郭延年封君達合篇・
王眞〔集解〕黃山曰・實與郝孟節合篇・
王和平

第七十三卷逸民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集解〕黃山曰・逢音龐・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眞

漢濱老父〔集解〕黃山曰•據本傳•漢濱當作漢陰•今各本目錄皆相承作漢濱•御覽已沿其誤•

陳留老父　龐公

第七十四卷列女

鮑宣妻　王霸妻

姜詩妻　周郁妻〔集解〕黃山曰•郁原誤都•據本傳正•

曹世叔妻　樂羊子妻

陳文矩妻　孝女曹娥

許升妻　袁隗妻

龐清母〔集解〕黃山曰•母原誤妻•據本傳正•又清及母娥•魏志均有傳•本傳作龐涓•亦誤•

劉長卿妻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孝女叔先雄　董祀妻

第七十五卷〔集解〕黃山曰•諸夷列傳•其間有據種類國名分篇者•亦有附見者•獨無子目•亦嫌未備•

第七十六卷

東夷 〔集解〕黃山曰．夫餘．高句驪．句驪．東沃沮．濊北．三韓．倭．凡七篇．

南蠻 〔集解〕黃山曰．巴郡．南郡蠻．板楯蠻夷附．

西南夷 〔集解〕黃山曰．夜郎．滇．哀牢．邛都．莋都．冉駹．凡六國．又白馬氐附．

第七十七卷

西羌 〔集解〕黃山曰．羌無弋爰劍．滇良．東號子麻奴．凡四篇．又湟中月氏胡附．

第七十八卷

西域 〔集解〕黃山曰．拘彌．于寘．西夜．子合．德若．條支．安息．大秦．大月氏．高附．天竺．東離．栗弋．嚴．奄蔡．莎車．疏勒．焉耆．蒲類．東且彌．車師前王．車師後王．凡二十二國．

第七十九卷

南匈奴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爲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集解〕黃山曰．此亦本傳小題下章懷注文也．編目錄者．本即用小題爲主目．故並注取之．與前第三十卷下有注同．

第八十卷

烏桓　鮮卑

光武起後漢乙酉歲。改建武元年。傳及十二帝。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申。〔集解〕黃山曰・庚申誤・當作庚子・凡一百九十五年。

十二帝后紀一十二卷

志三十卷〔集解〕黃山曰・此行不著志數・亦以別異於范書・

八十列傳八十八卷

附官本目錄

范書敘例既亡・・編次大指・莫能盡識・然十紀・八十列傳各小題・皆范所自定・・就其分卷分篇觀之・莫不各有微意・・至卷首目錄・乃傳是書者所加・・唐以前蓋固有之・・列小題於前・・次子目於後・原以小題過簡・非子目不明也・・轉寫者或見子目已詳・反覺小題爲贅・・任意芟去・亦尚有芟未盡者・如汲古本猶存光武十王一小題・是矣・顧小題・・主目也・子目・乃目之注也・去小題・・則紀傳分合之用意・不可復識・此其失也・自宋乾興監本附入劉昭所注之續志三十卷・目錄復有增改・其景德以前之監本目錄・今竝無得而徵・南宋迄明・監本相承・一成不變・私家本則雖加入志目・未敢盡改其舊・・故時或有異・官本目錄則原依監本・合續志通作一百二十卷・與書相應・論者謂監本馬范無別・致洪邁孫承澤輩・・誤以八志同爲范作・但洪氏所見本既即如此・益知其來已久・仍爲乾興舊式・矧官本目錄・卷合第分・條理精審・前後一律・尤有勝汲古本處・可以參觀而得・故準前書補注之例・附著於後・

後漢書目錄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梁剡令劉昭補志
唐章懷太子賢注

共一百三十卷

帝后紀一十二
志三十
列傳八十八

帝后紀

後漢書卷一上

帝紀第一上

光武上 秀

後漢書卷一下

帝紀第一下
光武下
後漢書卷二
帝紀第二
明帝莊
後漢書卷三
帝紀第三
章帝炟
後漢書卷四
帝紀第四
和帝肇
殤帝隆
後漢書卷五

帝紀第五
安帝祜
後漢書卷六
帝紀第六
順帝保
沖帝炳
質帝纘
後漢書卷七
帝紀第七
桓帝志
後漢書卷八
帝紀第八
靈帝宏

後漢書卷九
帝紀第九
獻帝協
後漢書卷十上
后紀第十上
光武郭皇后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　章德竇皇后
和帝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後漢書卷十下
后紀第十下
安思閻皇后　順烈梁皇后
孝崇匽皇后　桓帝懿獻梁皇后
桓帝鄧皇后　桓思竇皇后

孝仁董皇后　孝靈宋皇后
靈思何皇后　獻帝伏皇后
獻穆曹皇后
志
後漢書卷十一
志第一律厤上
律準　候氣
後漢書卷十二
志第二律厤中
賈逵論厤　永光論厤
延光論厤　漢安論厤
熹平論厤　論月蝕
後漢書卷十三

志第三 律麻下
麻法
後漢書卷十四
志第四 禮儀上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禖
養老
先蠶
祓禊
後漢書卷十五
志第五 禮儀中
立夏
請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黃郊
立秋　貙劉
案戶　祠星
立冬　冬至
臘　大儺
土牛　遣衞士
朝會
後漢書卷十六
志第六禮儀下
大喪
後漢書卷十七
志第七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後漢書卷十八
志第八祭祀中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後漢書卷十九
志第九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後漢書卷二十

志第十 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二

後漢書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天文中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殤一

安四十六　順二十三

質三

後漢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天文下

桓二十八　靈二十

獻九　隕石

後漢書卷二十三

志第十三 五行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眚　屋自壞

訛言　旱

謡　猨食人

後漢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五行二

災火　草妖

羽蟲孽　羊禍

後漢書卷二十五

志第十五 五行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後漢書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五行四
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風拔樹
螟　牛疫
後漢書卷二十七
志第十七五行五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痾

人化　死復生
疫　投蜺
後漢書卷二十八
志第十八五行六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後漢書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郡國一
河南　河內
河東　弘農
京兆　馮翊

扶風
右司隸

後漢書卷三十
志第二十 郡國二
潁川　汝南
梁國　沛國
陳國　魯國
右豫州
魏郡　鉅鹿
常山　中山
安平　河間
清河　趙國
勃海

右冀州

後漢書卷三十一

志第二十一 郡國三

陳留　東郡
東平　任城
泰山　濟北
山陽　濟陰

右兖州

東海　琅邪
彭城　廣陵
下邳

右徐州

後漢書卷三十二

志第二十二 郡國四

濟南　平原
樂安　北海
東萊　齊國
右青州
南陽　南郡
江夏　零陵
桂陽　武陵
長沙
右荆州
九江　丹陽
廬江　會稽
吳郡　豫章

右揚州

後漢書卷三十三

志第二十三 郡國五

漢中　巴郡

廣漢　蜀郡

犍爲　牂牁

越嶲　益州

永昌　廣漢屬國

蜀郡屬國　犍爲屬國

右益州

隴西　漢陽

武都　金城

安定　北地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
張掖屬國　張掖居延屬國
右涼州
上黨　太原
上郡　西河
五原　雲中
定襄　鴈門
朔方
右幷州
涿郡　廣陽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玄菟　樂浪
遼東屬國
右幽州
南海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趾　九眞
日南
右交州

後漢書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四 百官一

太傅　太尉
司徒　司空

將軍
後漢書卷三十五
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後漢書卷三十六
志第二十六百官三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後漢書卷三十七
志第二十七百官四
執金吾　太子太傅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司隸校尉
後漢書卷三十八
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
州郡　縣鄉
亭里　匈奴中郎將
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王國　宋衞國
列侯　關內侯
四夷國　百官奉
後漢書卷三十九
志第二十九 輿服上

玉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耕車
戎車　獵車
軿車　青蓋車
綠車　皂蓋車
夫人安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輕車　大使車
小使車　載車
導從車　車馬飾

後漢書卷四十
志第三十輿服下

冕冠
長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遠遊冠
高山冠
進賢冠
法冠
武冠
建華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卻敵冠
樊噲冠
術氏冠
鶡冠
幘
佩
刀
印
黃赤綬
赤綬

綠綬　紫綬
青綬　黑綬
黃綬　青紺綸
后夫人服
列傳
後漢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一
劉玄　劉盆子
後漢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
王昌　劉永
張步　李憲
彭寵　盧芳

後漢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

隗囂 囂音五高反　公孫述

後漢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四 宗室四王三侯

齊武王縯 子北海靜王興　趙孝王良

城陽恭王祉・　泗水王歙

安成孝侯賜　成武孝侯順

順陽懷侯嘉

後漢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五

李通　王常

鄧晨　來歙 曾孫歷

後漢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六
鄧禹子訓 孫騭　寇恂曾孫榮
後漢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七
馮異　岑彭
賈復
後漢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八
吳漢　陳俊
蓋延　臧宮
後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九

後漢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
耿弇 弟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國弟子恭
銚期　王霸

後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一
祭遵 從弟肜
任光 子隗　李忠
萬脩　邳肜
劉植　耿純

後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二
朱祐　景丹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傅俊　堅鐔
馬武

後漢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三

竇融 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後漢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

馬援 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稜

後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十五

卓茂　魯恭 弟丕

魏霸　劉寬

後漢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十六
伏湛子隆　侯霸
宋弘　蔡茂郭賀附
馮勤　趙憙
牟融　韋彪族子義

後漢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七
宣秉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
列傳第十八上
桓譚　馮衍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列傳第十八下
馮衍 子豹
後漢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十九
申屠剛　鮑永 子昱
郅惲 子壽
後漢書卷六十上
列傳第二十上

蘇竟　楊厚

後漢書卷六十下
列傳第二十下
郎顗　襄楷

後漢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廉范　王堂
蘇章族孫不韋　羊續
賈琮　陸康

後漢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樊宏子儵　族曾孫準　陰識弟興
後漢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朱浮　馮魴
虞延　鄭弘
周章
後漢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梁統子竦　曾孫商　玄孫冀
後漢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張純子奮　曹褒
鄭玄

後漢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鄭興 子衆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 子楷　楷子陵　陵弟玄

後漢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桓榮 子郁　孫爲　曾孫鸞　玄孫典　彬　丁鴻

後漢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張宗　法雄

滕撫　馮緄

度尙　楊琁

後漢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江革
劉般子愷　周磐
趙咨
後漢書卷七十上
列傳第三十上
班彪
後漢書卷七十下
列傳第三十下
班彪子固
後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 曾孫種　鍾離意
宋均 族子意　寒朗

後漢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光武十王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楚王英　濟南安王康
東平憲王蒼 子任城孝王尚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荊　臨淮懷公衡
中山簡王焉　琅邪孝王京

後漢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 孫穆　樂恢

何敞
後漢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敏
胡廣
後漢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袁安子敞　玄孫閎　張酺
韓稜　周榮孫景
後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郭躬弟子鎮　陳寵子忠

後漢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班超 子勇　梁慬
後漢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楊終　李法
翟酺　應奉 子劭
霍諝　爰延
徐璆
後漢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後漢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明帝八王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羨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昞　濟陰悼王長
後漢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李恂　陳禪
龐參　陳龜
橋玄
後漢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崔駰 子瑗 孫寔

後漢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周燮 黃憲

徐稺 姜肱

申屠蟠

後漢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後漢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章帝八王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歲　平原懷王勝和帝子

後漢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張晧子綱　王龔子暢
种暠子岱 拂 拂子劭　陳球

後漢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杜根　欒巴
劉陶　李雲
劉瑜　謝弼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虞詡　傅燮
蓋勳　臧洪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張衡
後漢書卷九十上
列傳第五十上
馬融　蔡邕
後漢書卷九十下
列傳第五十下
蔡邕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左雄　周舉子勰
黃瓊孫琬
後漢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荀淑子爽　孫悅　韓韶
鍾皓　陳寔子紀
後漢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李固子燮　杜喬
後漢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吳祐　延篤
史弼　盧植

趙岐

後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後漢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陳蕃　王允

後漢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黨錮

劉淑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夏馥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張儉　岑晊
陳翔　孔昱
苑康　檀敷
劉儒　賈彪
何顒
後漢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郭太　符融
許劭
後漢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竇武　何進
後漢書卷一百
列傳第六十
鄭太　孔融
荀彧
後漢書卷一百一
列傳第六十一
皇甫嵩　朱儁
後漢書卷一百二
列傳第六十二
董卓
後漢書卷一百三

列傳第六十三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
列傳第六十四上
袁紹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
列傳第六十四下
袁紹子譚　劉表
後漢書卷一百五
列傳第六十五
劉焉　袁術
呂布

後漢書卷一百六

列傳第六十六循吏

衛颯　任延
王景　秦彭
王渙　許荊
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仇香　童恢

後漢書卷一百七

列傳第六十七酷吏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紆
黃昌　陽球

王吉

後漢書卷一百八

列傳第六十八 宦者

鄭衆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侯覽

曹節　呂强

張讓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

列傳第六十九上 儒林

劉昆　洼丹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孫期
歐陽歙
牟長
宋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楊倫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

列傳第六十九下 儒林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衞宏

董鈞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玄
李育　何休
服虔　穎容
謝該　許愼
蔡玄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

列傳第七十上文苑

杜篤　王隆
夏恭　傅毅
黃香　劉毅

李尤　蘇順
劉珍　葛龔
王逸　崔琦
邊韶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
列傳第七十下 文苑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酈炎　侯瑾
高彪　張超
禰衡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
列傳第七十一 獨行

譙玄
李業
劉茂
溫序
彭脩
索盧放
周嘉
范式
李善
王忳
張武
陸續
戴封
李充
繆肜
陳重
雷義
范冉一名丹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翊
王烈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

列傳第七十二上 方術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郃　段翳
廖扶　折象
樊英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

列傳第七十二下 方術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
徐登　費長房
薊子訓　劉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
甘始　王眞
王和平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

列傳第七十三逸民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單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眞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

列傳第七十四 列女

鮑宣妻　王霸妻
姜詩妻　周郁妻
曹世叔妻　樂羊子妻
陳文矩妻　孝女曹娥
許升妻　袁隗妻

龐淯母　劉長卿妻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孝女叔先雄
董祀妻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
列傳第七十五
東夷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
列傳第七十六
南蠻　西南夷
後漢書卷一百十七
列傳第七十七
西羌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列傳第七十八

西域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

列傳第七十九

南匈奴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爲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八十

烏桓　鮮卑

光武起後漢乙酉歲。改建武元年。傳及十二帝。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申。凡一百九十五年。

光武帝紀第一上

〔集解〕陳浩曰。按班固傳。固與陳宗、尹敏、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則此紀本固等所撰。今考三國志注、載漢晉陽秋等書所引紀中語。有今書不載者。是爲范史所更定也。先謙曰。此刻一準前書。用汲古閣本。惟因集解附列已名。參同官本。餘悉仍舊。

後漢書一上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興。故廟稱世祖。謚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伏侯古今注曰。秀之字曰茂。伯仲叔季。兄弟之次。長兄伯升。次仲。故字文叔焉。〔集解〕勵宗萬曰。按後漢以光武諱改秀才爲茂材。即前漢詔舉秀才異等。史官亦追改之。前書武紀元封五年詔注。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是也。惠棟曰。洪邁云。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爲否也。他皆倣此。棟謂之猶適也。適則變矣。易繫辭曰。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適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卦變同。故云之。南陽蔡陽人。南陽郡。今鄧州縣也。蔡陽縣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西南。〔集解〕齊召南曰。按隨州隨字應作隋。自隋文帝省隨爲隋。唐初因之。是以唐書新舊二志並作隋州也。先謙曰。南陽郡。今河南南陽府蔡陽縣。唐初省。在今棗陽縣西南。（凡言在今某地。皆謂故城。後不復出。）高祖九世之孫也。〔集解〕錢大昕曰。按紀傳所述世數。多不一例。此紀光武爲高祖九世孫。自高祖至光武九世。實八世孫也。皇后紀。伏后爲大司徒湛八世孫。自湛至后八世。實七世孫也。至劉永傳稱梁孝王八世孫。自孝王至永父立已八世矣。如依二紀之例。亦當云九世孫也。考班史諸表。自始封至子、

孫、曾孫、玄孫、玄孫之子卽爲六世此以封爵之世次言故合始封計之他傳則否孔光傳云孔子十四世孫自孔子至光實十五世推此論之當以永傳爲是

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長沙郡今潭州縣也〔集解〕劉攽曰按文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文意不足蓋此生字當作子字惠棟曰案東觀記世祖紀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承文景之統出自長沙定王定王生舂陵節侯本書自明范氏易其文而義反晦耳先謙曰長沙國今長沙府治發前書有傳

發生舂陵節侯買舂陵、鄉名本屬零陵泠道縣在今永州唐興縣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號舂陵故城今在隨州棗陽縣東事具宗室四王傳〔集解〕先謙曰舂陵今棗陽縣東本南陽白水鄉買孫仁徙也光武改章陵縣

買生鬱林太守外鬱林郡今郴州縣前書曰郡守秦官秩二千石景帝更名太守〔集解〕先謙曰鬱林、今潭州府貴縣唐爲貴州縣作郴蓋誤

外生鉅鹿都尉回鉅鹿郡今邢州縣也前書曰都尉本郡尉秦官也掌佐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景帝更名都尉〔集解〕先謙曰鉅鹿、今順德府平鄉縣回、仁從弟

回生南頓令欽南頓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前書曰令、長皆秦官也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滿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集解〕先謙曰南頓、今陳州府項城縣北五十里

欽生光武〔集解〕先謙曰生於濟陽縣舍母樊重女

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年九歲而南頓君卒隨其叔父在蕭入小學棟案宗室四王傳、良平帝時爲蕭令

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隆、高也許負云鼻頭爲準鄭玄尙書中候注云日角、謂中庭骨起、狀如日〔集解〕惠棟曰朱建平相書云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孝經援神契云伏羲大目山準日角宋均曰日角額有骨表取象如日所出房所立有星也

性勤於稼穡種曰稼斂曰穡

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仲、郃陽侯喜也能爲產業見前書

王莽天鳳中王莽建國六年改爲天鳳〔集解〕劉攽曰註按莽號始建國年凡三字此少一始字

迺之長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因

學世事。朝政每下。必先聞知。具爲同舍解說。南陽大人與賢者往來長安爲之邸閣稽疑議。受尚書。略通大義。東觀記曰。受尚書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言賊鋒銳競起。字或作蜂。喻多也。〔集解〕何若瑤曰。荀子王制篇嘗試之說鋒起。楊注謂如鋒刃齊起。言銳而難拒也。地皇三年。天鳳六年。改爲地皇。南陽荒饑。韓詩外傳曰。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曰大侵。諸家賓客。多爲小盜。光武避吏新野。新野屬南陽郡。今鄧州縣。續漢書曰。伯升賓客劫人。上避吏於新野鄧晨家。〔集解〕先謙曰。新野、南陽縣。在今新野縣治南。晨、光武姊壻。董宣傳。湖陽公主云。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是帝之好俠。頗似伯升。非壹於謹厚者也。樊曄傳。帝微時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蓋在此時。因賣穀於宛。東觀記曰。時南陽旱饑。而上田獨收。宛縣屬南陽郡。故城今鄧州南陽縣也。〔集解〕先謙曰。今南陽府治。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圖、河圖也。讖、符命之書。讖、驗也。言爲王者受命之徵驗也。易坤靈圖曰。漢之臣李陽也。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十一月。有星孛於張。前書音義曰。孛星光芒短。蓬蓬然。張、南方宿也。續漢志曰。張爲周地。星孛於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楚地。是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攻南陽。斬阜賜等。殺其士衆數萬人。光武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時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董巴輿服志曰。

大冠者。謂武官冠之。東觀記曰。上時絳衣大冠。將軍服也。〔集解〕劉攽曰。註案當云大冠者。謂武冠。武官冠之少武冠二字。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曰。上爲人仁智明達。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愼畏事。故云謹厚者也。迺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富水縣東北。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集解〕惠棟曰。前書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也。水經注隨郡平林縣城。與新市接界。故中興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號。先謙曰。新市、即江夏侯國。南新市在今安陸府京山縣東北。平林在今隨州東北。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廣雅曰。聚、居也。音慈諭反。前書音義曰。小於鄉曰聚。〔集解〕先謙曰。官本牧作收。齊召南云。收應作牧。劉玄傳平林人陳牧。惠棟云。齊武王傳曰屠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迺得馬。前書曰。尉、秦官。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也。進屠唐子鄉。例曰。多所誅殺曰屠。唐子鄉有唐子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南。〔集解〕先謙曰。注例謂范例。唐子山在今南陽府唐縣南百里。唐因以名州。山麓西南有唐子亭。即唐子鄉也。又殺湖陽尉。湖陽、屬南陽郡。今唐州縣也。東觀記曰。劉終詐稱江夏吏。誘殺之。〔集解〕先謙曰。湖陽在今南陽府唐縣南。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曰與之。衆迺悅。進拔棘陽。縣名。屬南陽郡。在棘水之陽。古謝國也。故城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棘音己力反。〔集解〕惠棟曰。范氏例曰。得城爲拔。其例別爲一卷。今亡。先謙曰。棘陽、南陽縣。在今新野縣東北。史記楚懷王與秦昭王盟于黃棘。即此。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王莽置六隊。郡置大夫一人。職如太守。南陽爲前隊。河內爲後隊。潁川爲左隊。弘農爲右隊。河東爲兆隊。滎陽爲祈隊。隊音遂。屬正梁丘賜。王莽每隊置屬正一人。職如都尉。戰於小長安。續漢書曰。清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集解〕惠棟曰。謝沈書。光武攻清陽。不下。引兵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甄阜戰。敗於清水。杜佑曰。南陽、漢宛縣。縣南三十七里有小長安。樂史曰。在清水之東。漢軍大敗。還保棘

陽。

更始元年。〔集解〕陳浩曰。張衡傳。衡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言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可知今紀所載更始元年二年。亦范史承用張衡之說改定者。非班固等所撰本紀舊文也。

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沘水西。大破之。斬阜、賜。沘水在今唐州沘陽縣南。廬江灊縣亦有沘水。與此別也。沘音比。〔集解〕惠棟曰。沘亦作泚。水經。泚水出泚陽東北大胡山。李吉甫云。水南去縣二里。出慈邱縣東南大湖山。謝沈書。甄阜等敗光武於小長安。乘勝南渡黃淳水。前營背阻兩川。謂臨泚水。絕後橋。示無還心。漢兵擊之。二軍潰。溺死黃淳水者二萬人。事具齊武王傳。先謙曰。作泚者。誤字也。伯升傳作泚。詳彼注。

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前書曰。納言。虞官也。掌出納王命。所謂喉舌之官也。歷秦漢不置。王莽改大司農爲之。桓譚新論云。莊尤字伯石。此言嚴。避明帝諱也。秩宗。虞官也。掌郊廟之事。周謂之宗伯。秦漢不置。王莽改太常爲秩宗。後又典兵。故納言、秩宗皆有將軍號也。淯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在淯水之陽。淯音育。〔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淯水東去縣三里。南都賦曰。淯水蕩其胸。是也。先謙曰。注淯水上在字衍。官本無。淯陽。南陽縣。在今南陽縣南六十里。元統志。南陽縣西南有故城。俗呼爲綠楊村。古淯陽城也。

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爲天子。〔集解〕錢大昕曰。范史於淮陽王聖公、齊武王縯。皆字而不名。蓋殊於諸王也。漢書王莽傳。聖公伯升皆不名。惠棟曰。前書三月辛巳朔。案劉玄傳亦作二月。前書誤。

以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前書曰。奉常。秦官。景帝更名太常。應劭漢官儀曰。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稱太常。老子曰。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東觀記曰。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

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

郾。皆下之。徇、略也。昆陽、定陵、郾皆縣名。並屬潁川郡。昆陽故城在今許州葉縣北。郾、今豫州郾城縣也。定陵故城。在今郾城西北。郾音於建反。〔集解〕惠棟曰。前書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郾、定陵。師古注郾音一扇反。先謙曰。昆陽在今南陽府葉縣治。定陵在今南陽府舞陽縣北十五里。郾縣在今許州郾城縣西南五里。俗稱道州城。

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王莽時哀章所獻金匱圖有王尋姓名。王邑、王商子。於莽爲從父兄弟也。〔集解〕惠棟曰。前書表曰。建平元侯邑以況弟紹封。王莽篡位爲隆信公。

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集解〕惠棟曰。前書莽遣邑馳傳之洛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平定山東。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

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潁川郡。今洛州陽翟縣也。〔集解〕先謙曰。今禹州治。

初。光武爲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尤。尤見而奇之。逋、違也。舂陵侯敞。卽光武季父也。東觀記曰。爲季父故舂陵侯詣大司馬府。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槀錢若干萬。時宛人朱福亦爲舅訟租於尤。尤止車獨與上語。不視福。上歸戲福曰。嚴公寧視卿耶。〔集解〕陸宗楷曰。壬寅前書作乙未。齊召南曰。朱福卽朱祐。朱祐傳注引東觀記云。祐作福。避安帝諱也。陳浩曰。劉攽刊誤於周章傳云。安帝名祜。此作祐字。誤。於朱祐傳云。祐或作祜。蓋安帝名祜。朱仲先亦名祜。故東京史臣改從福。以避諱也。今考范史各本、及資治通鑑。皆作朱祐。惟綱目作朱祜。惠棟曰。賈逵左傳注。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

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爲迺如是。初。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集解〕惠棟曰。藝文志。凡兵書五十三家。省十家。重入蹵鞠一家。出司馬法入禮。案此則七略所載兵書本六十三家。至班氏校書省爲五十三家也。前書徵諸明兵法六十

三家術者．各持圖書．並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說文曰．募．廣求之也．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周禮曰．析羽爲旌．熊虎爲旗．輜．車名．釋名曰．輜、廁也．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重音直用反．時有長人巨無霸．王莽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巨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詔如海濱．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詔作昭．是．前書作昭．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鄭玄注周禮云．軍壁曰壘．崔瑗中壘校尉箴曰．堂堂黃帝．設爲壘壁．尉者主壘壁之事．又驅諸猛獸．猛或作獷．獷、猛貌也．音古猛反．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聚名也．酈元水經注曰．潁水東南經陽關聚．聚夾潁水相對．在今洛州陽翟縣西北．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孥、子也．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埶無俱全．且宛城未拔．謂伯升圍之未拔也．不能相救．昆陽卽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惟王常是帝計．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迺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

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驃騎大將軍。武帝置。自霍去病始。佻音大堯反。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王莽置五威將軍。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李軼初起。猶假以爲號。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幾音祁。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瑤、古寶字。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迺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集解〕惠棟曰。前書今稱尊號者在宛下。案時宛城尚未拔。不得云在宛。前書是也。胡三省云。假號者。謂更始也。亟進大兵。亟、急也。音紀力反。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翟義字文仲。方進少子。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迺立東平王雲子信爲天子。義自號柱天大將軍。以誅莽。莽迺使孫建王邑等將兵擊義。破之。義亡自殺。故坐不生得。坐音才臥反。見前書。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遇或爲過。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雲車卽樓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敵。猶墨子云公輸般爲雲梯之械。〔集解〕惠棟曰。服虔左傳注。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瞰臨城中。俯視曰瞰。音苦暫反。旗幟蔽野。廣雅曰。幟、幡也。音熾。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說文曰。鉦、鐃也。似鈴。或爲地道。衝輣橦城。衝、橦車也。詩曰。臨衝閑閑。許慎曰。輣、樓車也。輣音步耕反。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集解〕惠棟曰。言戶內穿井。故云負戶。通典一百五十八卷作負楯。王鳳

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服。續漢志曰。雲如壞山。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血流千里。厭音一葉反。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集解〕通鑑胡注。自數百級以至千級也。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迺僞使持書報城中。〔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曰。遂令輕卒將書與城中諸將。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憙。憙音許記反。〔集解〕惠棟曰。案憙與喜古字通。劉寬碑陰聞喜字作憙。說文云。憙。喜樂也。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迺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敢死。謂果敢而死者。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集解〕惠棟曰。前書世祖悉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無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殪。仆也。音於計反。或作噎。會大雷

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水經曰、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滍音直理反。〔集解〕先謙曰、滍水俗名沙河、出今魯山縣西吳大嶺、東經寶豐、葉、舞陽諸縣、入汝。即左傳晉楚夾水而軍之泜水也。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數過於萬、故以萬爲數。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集解〕惠棟曰、師古曰、燔、焚也、音扶元反。李吉甫云、燒車水在許州葉縣南二十四里。光武破王尋、燒其輜重於此水濱、因名。光武因復徇下潁陽。縣名、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集解〕先謙曰、在今許州城西南。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父城縣、古應國也、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以伯升見害、心不自安、故謝。〔集解〕先謙曰、父城、潁川縣、在今寶豐縣東四十里、縣志有父城保。司徒官屬迎弔光武。〔集解〕通鑑胡注、伯升官屬也。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集解〕先謙曰、引爲伯升之過。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三輔、謂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共在長安中、分領諸縣。淮南子曰、智過百人謂之豪。白虎通云、賢過萬人曰傑。時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攻莽於漸臺、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將軍申屠建等傳首詣宛。〔集解〕萬松齡曰、朱、監本作于、宋本作宋。案前書莽傳作朱。惠棟曰、三輔舊事、屠兒杜虞手殺莽。東觀記亦作杜虞。吳、虞古字通。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前書曰、司隸校尉、本周官、武帝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督大姦

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秩比二千石。音義云。吕掌徒隷而巡察。故曰司隷。〔集解〕惠棟曰。鄭元周禮注。漢始置司隷。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於是置僚屬。〔集解〕先謙曰。官本。置作致。古通用。惠棟云。致、通鑑作置。此與九年初致靑巾立校尉。官十五年致三校尉。官皆當作置。而紀作致者。疑古字通也。作文移。東觀記曰。文書移與屬縣也。〔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移、箋表之類也。官曹公府不相臨敬。則爲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續漢書曰。司隷置從事史十二人。秩皆百石。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漢官儀曰。幘者。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方言曰。覆髻謂之幘。或謂之承露。而服婦人衣。諸於繡𢂇。前書音義曰。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字書無𢂇字。續漢書作𧞬。並音其物反。揚雄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關之西謂之𧝓𧞬。郭璞注云。俗名𧞬掖。據此。即是諸于上加繡𧞬。如今之半臂也。或繡下有擁字。〔集解〕劉攽曰。繡𢂇、及注案言字書無𢂇。即無音矣。何得言並。明衍此字。惠棟曰。諸于。說文云。衧、諸衧也。省作于。玉篇尤夫切。續志云。衣婦人衣。繡擁𩮝。故注云或繡下有擁字也。先謙曰。正文於字誤。當依注作于。官本不誤。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續漢志曰。時知者見之。吕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迺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及見司隷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三輔官府吏東迎洛陽者。見更始諸將過者。已數十輩。皆冠幘。衣婦人衣。大爲長安所笑。知者或畏其衣。犇亡入邊郡。及見司隷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曰。粲然復見官府儀體。賢者蟻附。及更始至洛陽。迺遣光武吕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漢官儀曰。太尉、秦官也。武帝更名大司馬。節所吕爲信也。吕竹爲之。柄長八尺。吕旄牛尾爲其眊三重。馮衍與田邑書曰。今吕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犛牛之尾哉。續漢志曰。更始時。南方有童謠云。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後更始

為赤眉所殺。是不諧也。光武由河北而興。是得之也。〔集解〕惠棟曰。周禮鄭注。今時使者持節。賈公彥云。竹使符也。東觀記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大司徒賜言上一可用。更始以上為大司馬。安集河北。陳繼儒云。眊音餌。羽衣一名兜鍪。鎮慰州郡。所到部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二千石、謂郡守也。長吏、謂縣令長及丞尉也。三老者、鄉官也。高祖置。前書曰。舉人年五十已上。有修行。能率衆者。置以為三老。每鄉一人。擇鄉三老為縣三老。與令長丞尉以事相教。復其傜戍。續漢志曰。每刺史皆有從事史假佐。每縣各置諸事曹史也。〔集解〕劉攽曰。注各置諸事曹史案文多一事字。先謙曰。州牧所蒞曰部。郡守所蒞曰縣。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漢初。遣丞相史分刺州。武帝改置刺史。察州。秩六百石。成帝更名牧。秩二千石。漢官典儀曰。刺史行郡國。省察政教。黜陟能不。斷理冤獄也。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說文曰。苛、小草也。言政令繁細。禮記曰。苛政猛於虎。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縣名。屬趙國。今洺州縣也。前書音義。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城郭字皆從邑。因以名焉。〔集解〕姚之駰曰。上至邯鄲。趙王庶兄胡子進馬醢。先謙曰。邯鄲在今廣平府邯鄲縣西南。舊志。十里趙王城。故趙繆王子林。繆王。景帝七代孫。名元。前書曰。元坐殺人。為大鴻臚所奏。謚曰繆。音謬。東觀記曰林作臨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赤眉賊帥樊崇等。恐其衆與王莽兵亂。皆朱其眉以相別。故曰赤眉。續漢書曰。是時。上平河北。過邯鄲。林進見。言赤眉可破。上問其故。對曰。河水從列人北流。如決河水灌之。皆可令為魚。上不然之。列人縣故城在今洺州肥鄉縣東北。〔集解〕先謙曰。注列人。鉅鹿縣。在今廣平府肥鄉縣東北。寰宇記。十五里。光武不答。去之眞定。縣名。屬眞定國。今恒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正定府正定縣治。林於是迺詐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子輿。前書曰。立國將軍孫建奏云。不知何一男子。遮臣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帝當復。故郎因而稱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劉帝作

劉氏。据郎傳林亦疑惑以爲眞成帝子。十二月。立郎爲天子。〔集解〕惠棟曰。袁紀十二月壬辰也。都邯鄲。遂遣使者降下郡國。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迺北徇薊。縣名。屬涿郡。今幽州縣也。本字從契。從邑。見說文。〔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大興縣治。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說文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謂之檄。以徵召也。又曰。以財有所求曰購。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而故廣陽王子劉接。廣陽王名嘉。武帝五代孫。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趣。急也。讀曰促。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至饒陽。縣名。屬安平國。在饒河之陽。故城在今瀛州饒陽縣東北。〔集解〕先謙曰。在今深州饒陽縣東。史記。趙封長安君以饒也。官屬皆乏食。光武迺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客館也。傳音知戀反。下同。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迺椎鼓數十通。椎音直追反。紿言邯鄲將軍至。紿。欺誑也。音殆。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迺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蒙。冒也。天時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山海經云。太戲之山。虖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時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卽光武所度處。今俗猶謂之危度口。臣賢案。呼沱河舊在饒陽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無船。適遇冰

合得過。續漢書曰。時冰滑馬僵。迺各目囊盛沙布冰上。度焉。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下博縣屬信都國。在博水之下。故曰下博。故城在今冀州下博縣南。〔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在縣南二十里。應劭曰。太山有博。故此加下。先謙曰。在今深州東南三十里。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老父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猶有祠堂。〔集解〕惠棟曰。酈元云。漢氏中興。始基之矣。尋求老父不得。議者以爲神。指曰。努力。〔集解〕惠棟曰。公羊傳。尙速有悔於予身。何休云。尙猶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信都郡。今冀州也。〔集解〕惠棟曰。時更始都長安。故云爲長安守。先謙曰。前志信都國。景帝二年。爲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故。然百官表。成帝永始二年。有信都太守。是國爲郡矣。哀帝建平二年。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則信都又爲國。莽篡。貶爲公。明年廢。則國又爲郡矣。此文可互證。光武卽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堂陽及貰。並屬鉅鹿郡。堂陽在堂水之陽。今冀州縣。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西南。貰音時夜反。〔集解〕先謙曰。堂陽在今冀州新河縣西。貰縣在今保定府束鹿縣西南。後漢省入鄡。王莽和戎卒正邳肜。亦舉郡降。東觀記曰。王莽分鉅鹿爲和戎郡。卒正職如太守。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昌城縣屬信都國。故城在今冀州西北。宋子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平棘縣北。〔集解〕先謙曰。昌城在今冀州西北。後漢改阜城。屬安平國。宋子在今趙州北。後漢省入平棘。城當爲成。城成亦通作。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巳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縣名。屬鉅鹿郡。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言下。〔集解〕先謙曰。在今正定府晉州西。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中山國。一名中人亭。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張曜中山記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集解〕先謙曰。今定州。拔盧奴。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定州安喜縣。水經注曰。縣有黑水故池。水黑曰盧。不

流曰奴。因以爲名。〔集解〕先謙曰。今定州治。漢中山國治。莽縣之後。國皆爲郡。注中山國。由後事据續志爲言。所過發奔命兵。前書音義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若有急難。權取驍勇者。聞命奔赴。故謂之奔命。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新市、眞定、元氏、防子。皆下之。新市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恆州東北。元氏、房子、屬常山郡。並今趙州縣也。防與房同。古字通用。〔集解〕惠棟曰。案隸法。防字。其戶皆在側。或作防及昉者。皆誤也。先謙曰。官本注無同字。新市在今新樂縣西南。眞定、今正定縣。元氏、今元氏縣。並屬正定府。房子在今趙州高邑縣西南。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柏人。縣名。屬趙國。今邢州縣。故城在縣之西北。〔集解〕先謙曰。在今順德府唐山縣西。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爲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之。收浮禹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於是引兵拔廣阿。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象城縣西北。〔集解〕先謙曰。在今趙州隆平縣東。縣志十二里舊城村。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上谷郡故城。在今嬀州懷戎縣。漁陽郡在漁水之陽。今幽州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圍邯鄲未下。彭寵遺米糒魚鹽。以給軍糧。先謙曰。上谷郡治沮陽。今宣化府懷來縣南。漁陽郡治漁陽。今順天府密雲縣西南。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突騎、言能衝突軍陣。〔集解〕何若瑤曰。前書刑法志。是猶以鞿而御駻突。如淳注。突、惡馬也。突騎、言衝突如惡馬。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漢官儀曰。尚書四員。武帝置。成帝加一爲五。有侍曹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人庶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四夷事。成帝加三公尚書。主斷獄事。僕射、秦官也。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謝躬爲尚書僕射。〔集解〕劉攽曰。注有侍曹尚書。案前書皆太常侍曹。少一常字。先

謙曰．官本考證云．前書作常侍曹尚書．無太字．光武因大饗士卒．遂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倪音五分反．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䜌．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邢州柏人縣東北．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郎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今俗謂之倫城．聲之轉也．䜌音力全反．〔集解〕先謙曰．在今順德府鉅鹿縣北．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集解〕何焯曰．誅郎則河北定．光武始有土．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得吏民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漢律曰．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情．胡三省云．關、通也．王幼學云．交結關通也．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反側、不安也．詩國風曰．展轉反側．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為蕭王．蕭縣．屬沛郡．今徐州縣也．續漢志曰．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封上為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謂所居為行在所．光武辭曰．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貳、離異也．〔集解〕惠棟曰．春秋傳．王貳於虢．蓋用其語．何若瑤曰．以河北未平為詞．是但內有二心．非外顯與更始離異．李注未允．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集解〕何焯曰．此皆聖公所不能辦者．光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故先撮序之．梁王劉永、擅命睢陽．縣名．屬梁郡．今宋州也．擅、專也．〔集解〕先謙曰．睢陽在今歸德府商邱縣南．公孫述稱王巴蜀．蜀有巴郡．故總言之．李憲自立為淮南王．淮南郡．今壽州也．〔集解〕先謙曰．漢初．淮南國除為九江郡．李憲起於此．故仍淮南之名．魏晉隋為淮南郡．唐為壽州壽春郡．注淮南郡．於義未安．今鳳陽府壽州也．秦豐自號楚黎王．習鑿齒襄陽記曰．秦豐．黎丘鄉人．黎丘楚地．故稱楚黎王．黎丘故城．

在今襄州率道縣北。〔集解〕惠棟曰。余知古渚宮故事曰。豐少有雄氣。王莽末。結鄉里豪傑。起兵掠荊州十二縣。據襄陽之黎邱。自稱楚黎王。先謙曰。續志。邔有黎邱城。是也。在今襄陽府宜城縣北。章懷注書時。尚名率道。天寶初。改宜城。水經注。沔水東南逕黎邱故城

西。其城下對繕洲。秦豐居之。故更名秦洲。張步起琅邪。郡有琅邪山。故城、今海州朐山縣東北。〔集解〕劉攽曰。案此文不足。以上下注觀之。郡下少一名字。城下少一在字。先謙曰。在今青州府諸城縣北。董憲起東海。郡名。今海

州縣。〔集解〕先謙曰。今沂州府郯城縣。延岑起漢中。郡名。故城在今梁州南鄭縣東北。〔集解〕先謙曰。今陝西漢中府南鄭縣東北。田戎起夷陵。縣名。屬南郡。有夷山。故曰夷陵。今硤州縣也。故城在今縣西北。〔集解〕先

謙曰。在今宜昌府東湖縣東。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又別號諸賊銅馬、大肜、高湖、〔集解〕惠棟曰。鄧晨、伏隆傳皆作胡。重連、〔集解〕惠棟曰。袁紀作董連。鐵脛、大

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諸賊或㠯山川土地爲名。或㠯軍容彊盛爲號。銅馬賊帥東山荒禿、上淮況等。大肜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五校賊帥高扈。檀鄉

賊帥董次仲。五樓賊帥張文。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並見東觀記。〔集解〕錢大昕曰。按鐵脛、上江、五樓。紀不載其後事。馮異傳。擊破鐵脛於北平。吳漢傳。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破之。惠棟曰。徐少字異卿。見伏湛傳。古師郎、伏隆傳作右師郎。

先謙曰。搶當爲槍。耿弇傳作大槍。古書从手从木之字。多通作。各領部曲。續漢志曰。大將軍營有五部。部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

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衆。秋。光武擊銅馬於鄡。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東。鄡音

苦堯反。前書紀年曰。衞鞅封於鄡。臣賢按下文云。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又追至館陶。並與鄡相近。俗本多誤作鄔。而蕭該音一古反。云屬太原郡。臧矜音作鄢。一建反。云屬襄陽郡。並誤也。〔集解〕惠棟曰。隋書經籍志。蕭該范漢音三卷。矜當作兢。經籍志。范漢音訓三

卷。陳宗道先生臧競撰。先謙曰。鄡在今保定府東鹿縣東。水經注作鄡。地形志作鄡。通典作鄚。寰宇記作鄡。並非。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縣名。屬清河郡。今貝州縣。故城在州西北。〔集解〕先謙曰。在今廣平府清河縣東。寰宇記。三十五里。後漢省。賊數挑戰。挺身獨戰也。古謂之致師。見左傳。挑音徒了反。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鹵與虜同。郭璞注爾雅曰。掠奪取也。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館陶縣。屬魏郡。今魏州縣。〔集解〕先謙曰。今東昌府縣。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前書音義曰。蒲陽山。蒲水所出。在今定州北平縣西北。本或作滿陽。渠大也。尚書讖。厥渠魁。列侯、即徹侯也。稱列者。言見序列也。〔集解〕先謙曰。蒲陽、即今保定府之滿城縣也。陳俊傳作滿陽。前志曲逆縣注。張晏云。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水經注。濡水出蒲陰縣西昌安郡南。亦謂之曲逆水。又東與蘇水合。又東得蒲水口。又東入博水。元和志。濡水在北平縣西五里。舊志。祁水出伊祁山。東至滿城縣境。曰方順河。土人以曲逆名不美。故改之。案河有二流。一在完縣北。流逕縣東。一在完縣西。流逕縣南。至縣東南合為一。北即古蒲水。西有五雲、石臼二泉。合流而東。即古濡水之源。石臼泉、即古蘇水也。降者猶不自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諸將未能信賊。賊亦兩心。光武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迺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猶言致死。〔集解〕通鑑胡注。投、托也。託以死也。惠棟曰。東觀記作效死。由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赤眉別帥與大彤、青犢、十餘萬衆在射犬。續漢志曰。野王縣有射犬聚。故城在

今懷州武德縣北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懷慶府河內縣東北。光武進擊。大破之。衆皆散走。使吳漢、岑彭、襲殺謝躬於鄴。〔集解〕先謙曰、鄴、魏郡治。在今彰德府臨漳縣西。府志。二十里鄴鎮。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函谷、谷名。因谷以名關。舊在弘農湖城縣西。前書楊僕爲樓船將軍。有功。恥居關外。武帝迺爲徙於新安。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之東。〔集解〕先謙曰、函谷故關在今陝州靈寶縣西南里許。秦故關也。武帝元鼎三年。徙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前書顏注。今桃林縣。（今靈寶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函谷。其水北流入河。夾河岸尚有舊關餘迹。後關在靈寶縣西南十二里。光武迺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舞陰王李軼等屯洛陽。舞陰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唐州泌陽縣西北。〔集解〕先謙曰。在今南陽府泌陽縣西北。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孔安國注尚書云、孟、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論衡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同於此盟。故曰盟津。俗名治戍津。今河陽縣津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懷慶府孟縣南十八里。

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平陵。昭帝陵也。因以爲縣。故城在今咸陽縣西北。〔集解〕惠棟曰。前書宣元六王傳。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爲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爲天子。先謙曰。平陵在扶風。縣在今咸陽縣西北十五里。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平帝崩。王莽立楚孝王孫廣戚侯顯子嬰爲孺子。莽簒位。廢爲定安公。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集解〕通鑑胡注。李通從弟。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集解〕先謙曰。在今正定府元氏縣西北。縣志。十五里。漢常山郡治。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北平縣屬中山國。今

易州永樂縣也.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無右字.此加右.誤也.營州西南.別有右北平郡故城.非此也.〔集解〕先謙曰.北平在今保定府滿城縣西.舊志二里.眺山下.搶當爲槍.又戰於順水北.酈元水經注云.徐水經北平縣故城北.光武追銅馬、五幡.破之於順水.即徐水之別名也.在今易州.本或作愼者.誤也.〔集解〕惠棟曰.袁紀及耿弇傳皆作愼.先謙曰.前志北平縣徐水.東至高陽入博水.即順水也.詳水經易水注.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短兵接.短兵、謂刀劍也.楚辭曰.車錯轂兮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漢軍大壞.王親揮刀以禦賊.未交鋒.耿弇射之.賊不得前.岸高不得上.王自投馬下.水經注云.自投崖下.遇突騎王豐.〔集解〕惠棟曰.豐後爲中郎將.見馬武傳.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王撫豐背曰.幾爲賊所笑.弇頻射卻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散兵歸保范陽.縣名.在范水之陽.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集解〕先謙曰.在今保定府定興縣南.縣志四十里故城鎮.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沒.東觀記曰.上已乘王豐小馬先到突營門.不覺.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曹輩也.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兄子、謂伯升子章.及興也.衆恐懼.數日迺定.賊雖戰勝.而素懾大威.懾、懼也.音之涉反.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縣名.屬勃海郡.今幽州縣也.故城在縣東.〔集解〕先謙曰.在今順天府東安縣西北.縣志四十里.俗呼古縣.與戰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賊入漁陽.迺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集解〕惠棟曰.耿弇傳.光武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幷弇爲十四也.追戰於潞東.潞、縣名.屬漁陽郡.今幽州縣也.有潞水.因目爲名.蕭該音義云

潞屬上黨臣賢案潞與漁陽相接言上黨潞者非也〔集解〕先謙曰在今順天府通州東 及平谷大破滅之 平谷縣屬漁陽郡故城在今潞縣北〔集解〕先謙曰在今順天府平谷縣東北縣志十二里城子莊 朱鮪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溫 今洛州縣〔集解〕先謙曰溫、河內縣在今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亦曰蘇城 馮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斬其將賈彊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持節使者賈彊

於是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爲相孫子爲將猶恐無能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 言早當卽尊位以定衆心今執謙退失於事機也孫子名武吳王闔閭將善用兵有兵法十三篇反音翻 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卽尊位迺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 誰、謂未有主也前書音義曰直騁曰馳亂馳曰騖〔集解〕惠棟曰陳仁錫云言何等賊易與耳不煩擊也先謙曰既卽尊位則不順命者乃賊耳今則以誰爲賊乎注皆非 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光武使出曉之 使曉諭諸將 迺引軍還至薊

夏四月公孫述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發薊還士衆喜樂師行鼓舞歌詠八荒震動 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 尚書曰人墜塗炭孔安國注云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 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紀綱盜賊日多羣生危蹙 蹙、迫也音子六反 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

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參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光武又不聽。〔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破賊入漁陽。諸將上尊號。上不許。議曹掾張祉言俗以爲燕人愚。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守。非計也。上大笑。行到南平棘。縣名。屬常山郡。今趙州縣。故城在縣南。〔集解〕先謙曰。舊志在今趙州南三里。前志平棘。時亦謂之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閒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揚雄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縣名。今趙州高邑縣也。鄗音火各反。〔集解〕惠棟曰。此師古音也。韋昭呼告反。闞駰云讀磽确之确。則口交切也。先謙曰。在今趙州柏鄉縣北。新志二十一里故城市。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續漢書曰。彊華潁川人也。彊音其兩反。自關中奉赤伏符。〔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時傳聞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上未信。到鄗。上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彊華。在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上會。風俗通曰。晉有大夫彊劍。姓譜。彊。其良反。一作強。見廣韻巨良切。曰。劉秀發兵捕不

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卽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爲主也。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謂彊華奉赤伏符也。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尙書中候曰。武王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長三尺。赤文有字。告以伐紂之意也。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壇謂築土。場謂除地。秦法。十里一亭。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其地在今趙州柏鄉縣。水經注曰。亭有石壇。壇有圭頭碑。其陰云。常山相隴西狄道馮龍所造。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焉。〔集解〕劉攽曰。注壇廟之東。案自上初無說廟之文。明多一廟字。何焯曰。地理志。鄗。莽曰禾成亭。當時卽位於此。蓋亦取與光武名相應也。惠棟曰。史記高祖功臣表。有禾成孝侯公孫耳。或漢元以來本名禾成。後改高邑也。六月己未。卽皇帝位。〔集解〕惠棟曰。濟陽宮碑作乙未。燔燎告天。天高不可達。故燔柴以祭之。庶高煙上通也。爾雅云。祭天曰燔柴。燔音煩。燎音力弔反。禋于六宗。精意以享謂之禋。續漢志。平帝元始中。謂六宗爲易卦六子之氣。水火雷風山澤也。光武中興。遵而不改。至安帝卽位。初改六宗爲天地四方之宗。祠於洛陽之北。戌亥之地。望于羣神。山林川谷。能興致雲雨者。皆曰神。不可徧至。故望而祭之。尙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屬音燭。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詩大雅曰。百辟卿士。鄭玄注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元元

謂黎庶也元元猶言喁喁可矜怜之辭也〔集解〕何若瑤曰前書文帝紀以全元元之民顏注元元善意也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卯金、劉字也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爲赤帝後、次代周〔集解〕劉攽曰注檢班固傳注爲下合有一劉字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改鄗爲高邑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甲子前將軍鄧禹擊更始定國公王匡於安邑大破之安邑縣屬河東郡今蒲州縣也〔集解〕齊召南曰按定國上公乃匡之初封至此時爲比陽王久矣例以前文言舞陰王李軼後文言遣執金吾賈復擊更始郾王尹遵則此文之定國公亦范書刊削之未盡者錢大昕曰劉聖公傳匡封比陽王與紀異先謙曰安邑在今解州夏縣北縣志十五里夏王城斬其將劉均秋七月辛未拜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野王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時據赤伏符文故從縣宰而超拜之事具梁傳〔集解〕先謙曰野王今懷慶府治壬午以大將軍吳漢爲大司馬偏將軍景丹爲驃騎大將軍大將軍耿弇爲建威大將軍偏將軍蓋延爲虎牙大將軍偏將軍朱祐爲建義大將軍〔集解〕先謙曰祐當正作祜詳本傳諸本皆誤茲特於紀中明之中堅將軍杜茂爲大將軍時宗室劉茂自號厭新將軍王莽號新室言欲厭勝之率衆降封爲中山王己亥幸懷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陟縣西天子所行必有恩幸故稱幸〔集解〕先謙曰懷在今懷慶府武陟縣西南遣耿弇率彊弩將軍陳俊軍五社

津。水經注曰鞏縣北有五社津一名土社津有山臨河其下有穴潛通淮浦有渚謂之鮪渚呂覽云武王伐紂至鮪水即此地〔集解〕先謙曰五社津在今河南府鞏縣酈元所云有五社渡為五社津也 備滎陽以東。使吳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前書廷尉秦官也聽獄必質於朝廷與衆共之尉平也故稱廷尉 執金吾賈復。前書曰中尉秦官武帝改為執金吾吾禦也掌執兵革以禦非常 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將軍。鐔音徒南反 圍朱鮪於洛陽。八月壬子。祭社稷。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於懷宮。進幸河陽。〔集解〕先謙曰河陽河內縣在今孟縣西三十五里 更始廩丘王田立降。廩丘縣屬東郡城在今濮州雷澤縣北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曹州府范縣東南縣志七十里義東保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集解〕先謙曰高陵左馮翊治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一里 辛未。詔曰。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唯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它皆倣此〔集解〕劉攽曰注告某官云案文當更有云字先謙曰官本注木作寸 更始破敗。棄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冗音人勇反冗散也 朕甚愍之。今封更始為淮陽王。淮陽郡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南〔集解〕先謙曰今陳州府治 吏人敢有賊害者。辠同大逆。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為太傅。高密縣屬高密國今密州縣故城在今縣之西南卓以平帝時為密令故曰前〔集解〕何焯曰注卓應改茂錢大昕曰茂傳作密令注密今洛州密縣也傳稱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則茂作令在河南之密非高密矣紀衍高字章懷不能考正隨文注之以致自相牴牾（水經注密縣城東門南側有漢密令卓茂祠）

先謙曰。密在今開封府密縣東南。春秋鄭新城也。辛卯。朱鮪舉城降。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遂定都焉。蔡質漢典職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又洛陽宮閣名有卻非殿。臣賢案。俗本或作御北殿者誤。〔集解〕惠棟曰。帝王世紀。洛陽古成周之舊基。城東西六里一十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時人謂洛陽為東京。長安為西京。

遣岑彭擊荊州郡賊。十一月甲午。幸懷。劉永自稱天子。十二月丙戌。至自懷。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集解〕劉攽曰。案史記事事有相連。則用而字。今赤眉自殺更始。隗囂自據隴右。明此而字衍文。盧方起安定。郡名。今涇州縣。〔集解〕先謙曰。在今涇州北十五里。破虜大將軍叔壽。〔集解〕惠棟曰。案壽潁川人。見馮異傳。孫愐曰。叔姓。左傳魯公子叔弓之後。擊五校賊於曲梁。戰歿。曲梁屬廣平國。今洛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廣平府永年縣治。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危八度。虛危齊地。賊張步擁兵據齊。至五年迺破。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庚辰。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尚書曰。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孔安國注云。慎刑罰。亦能用勸善也。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太公金匱曰。黃帝居人上。惴惴若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其顯效未詶。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

上。（續漢志曰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王入朝及拜諸侯封者趣音促）朕將差而錄之。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史記太史公曰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地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易屯卦震下坎上震爲雷初九曰利建侯又曰震驚百里故封諸侯地方百里以法雷也〔集解〕惠棟曰逸禮王度記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與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爲陰南面賞罰爲陽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功德也孝經緯援神契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彊幹弱枝。（〔集解〕惠棟曰春秋緯漢含孳曰彊幹弱流天之道宋均曰流猶枝也尚書大傳曰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所以爲治也。（〔集解〕錢大昕曰章懷避唐諱凡治字多改爲理或爲化今本閒有作治者皆宋人校改）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迺遣謁者即授印綬。（前書曰謁者秦官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中興但三十人蔡質典職儀曰皆選儀容端正任奉使者前書曰諸侯王金璽盭綬列侯金印紫綬盭音戾草名也似艾可染綠因以名綬也〔集解〕劉攽曰注蔡質典職儀案前後注皆云漢典職儀明脫一漢字）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藩屏也言建諸侯所以爲國之藩蔽也詩大雅曰四國于藩）

壬午。更始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降。（〔集解〕惠棟曰曄匡皆南陽析人見前書）皆復爵位。壬子。（〔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正月甲子朔不應有壬子誤）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於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漢禮制度曰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光武都洛陽迺合高祖以下至平帝爲一廟藏十一帝主於其中元帝次當第八光武第九故立元帝爲祖廟後遵而不改續漢志曰立社稷於洛陽在

宗廟之右皆方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有牆門而已白虎通曰天子之壇方五丈諸侯之壇半天子之壇社者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者五穀之長得陰陽中和之氣故祭之也續漢書曰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為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皆在壇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營有通道以為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外營中營凡千五百一十四神高皇帝配食焉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方壇四陛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皆在壇上地理羣后從食皆在壇下中嶽在未四嶽各依其方淮海俱在東河在西濟在北江在南餘山川各如其方漢初土德色尚黃至此始明火德徽幟尚赤服色於是乃正〔集解〕劉攽曰注立元帝為祖廟案以世數言之元帝乃是光武考非祖也作祖字誤惠棟曰東觀記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因秦以十月為正以漢水德立北畤而祠黑帝至孝文賈誼公孫宏以為秦水德漢當為土德至孝武兒寬司馬遷猶從土德自上即位案圖讖推五運漢為火德周蒼漢赤木生火赤代蒼故上都洛陽制郊祀於城南行夏之時犧牲尚黑明火德之運徽幟尚赤四時隨色郊祀帝堯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又案前書郊祀志劉向父子以為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鄧展曰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蘇輿曰色尚赤應統犧牲旗幟言之夏時早定不能因此而獨存犧牲之色尚赤周制則牲用騂東觀記之說恐未審

是月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園謂塋域陵謂山墳寇掠關中大司徒鄧禹入長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納於高廟漢官儀曰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秩千石十一帝謂高祖至平帝神主以木為之方尺二寸穿中央達四方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衛宏舊漢儀曰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集解〕惠棟曰許慎五經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

主。謹案左氏說與禮同。漢舊儀曰。上林給栗木也。五經異義又云。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上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眞定王楊、臨邑侯讓、謀反。楊、景帝七代孫。讓、即楊弟。〔集解〕錢大昕曰。劉植、耿純傳皆作揚。耿純傳臨作林。遣前將軍耿純誅之。二月己酉。幸修武。縣名、屬河內郡。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改曰修武。今懷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衞輝府獲嘉縣治。

大司空王梁免。壬子。以太中大夫宋弘爲大司空。遣驃騎大將軍景丹、率征虜將軍祭遵等二將軍、擊弘農賊。破之。因遣祭遵圍蠻中賊張滿。蠻中、聚名。故戎蠻子國。在今汝州西南。俗謂之麻城。〔集解〕先謙曰。蠻城在今汝州西南。續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水經注汝水東歷麻解城北。故鄤鄉城也。謂之蠻中。俗以爲麻解城。非也。漁陽太守彭寵反。攻幽州牧朱浮於薊。延岑自稱武安王於漢中。辛卯。至自修武。三月乙未。大赦天下。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集解〕汪文臺曰。藝文類聚五十一。引續漢書作惟酷吏殘賊。用刑深刻。獄多冤人。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之文。〔集解〕汪文臺曰。續漢書、下有自今以後有犯者將正厥辜二語。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遣執金吾賈復、率二將軍。擊更始郾王尹遵。破降之。遵或作尊、驍騎將軍劉植擊密賊。戰歿。密縣屬河南郡。今洛州縣〔集解〕先謙曰。注見前。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四將軍伐劉永。夏四月。圍永於睢陽。更始將蘇茂殺淮陽太守潘蹇。〔集解〕惠棟曰通鑑

注。案姓譜云。周文王之子季孫。食采於潘。因氏曰潘。晉有潘父。楚有潘崇。而附劉永。甲午。封叔父良爲廣陽王。兄子章爲太原王。章弟興爲魯王。舂陵侯嫡子祉爲城陽王。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集解〕先謙曰。今沂州府莒州治。五月庚辰。封更始元氏王歙爲泗水王。泗水國。今兗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國都凌。後廢。屬廣陵郡。今徐州府宿遷縣地。故眞定王楊子德爲眞定王。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武帝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成帝封姬延爲周承休公。常。即延之後。承休所封。故城在今汝州東北。〔集解〕惠棟曰。恩澤侯表。常、姬黨子。建武二年。更封承休侯。十三年。封於觀。爲衛公也。承休國屬潁川。先謙曰。在今汝州東。括地志一名梁崔塢。癸未。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增郎。謁者。從官秩各一等。前書曰。郎官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秩六百石已下。丙午。封宗子劉終爲淄川王。淄川國。今淄川縣。〔集解〕先謙曰。前漢治劇。十三年。併北海。惠棟曰。終、泗水王劉歙子。始起兵時。誘殺湖陽尉。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丙辰。幸內黃。縣名。屬魏郡。今相州縣。〔集解〕先謙曰。在今彰德府內黃縣西。縣志。二十里舊縣城。大破五校於羛陽。降之。羛陽。聚名。屬魏郡。故城在今相州堯城縣東。諸本有作蒍者。誤也。左傳云。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於戲陽。杜預注云。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戲與羛同音。許宜反。〔集解〕惠棟曰。郡國志內黃有羛陽聚。酈元曰。在縣北。世謂之義陽郭也。案墨翟書以羛爲義。見說文。先謙曰。羛陽在今內黃南。戲陽在縣北。注以戲陽爲卽羛陽。蓋誤。遣游擊將軍鄧隆救朱浮。與彭寵戰於潞。〔集解〕先謙曰。寵守漁陽。移治潞。隆軍敗績。蓋延拔睢陽。

劉永奔譙。今亳州縣。〔集解〕先謙曰今潁州府亳州治。破虜將軍鄧奉據淯陽反。九月壬戌。至自內黃。驃騎大將軍景丹薨。延岑大破赤眉於杜陵。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今萬年縣東南。〔集解〕先謙曰在今西安府咸甯縣東南。關中饑民相食。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爲征南大將軍。率八將軍討鄧奉於堵鄉。水經注曰。堵水南經小堵鄉。在今唐州方城縣。堵音者。〔集解〕先謙曰今南陽府裕州地。銅馬、青犢、尤來餘賊。共立孫登爲天子於上郡。春秋保乾圖曰。賊臣起名孫登。巧用法多技方。蓋立以應之。上郡故城在今涇州上縣東南。〔集解〕先謙曰今綏德州治。登將樂玄殺登。以其衆五萬餘人降。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伐赤眉。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安輯青、徐二州。招張步降之。爾雅曰。輯、和也。音集。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爲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尙書封拜。屬所。謂侯子孫所屬之郡縣也。錄其見名上於尙書封拜之。是歲。蓋延等大破劉永於沛西。沛、今徐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徐州府沛縣東。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旅生。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作穭。音呂。古字通。〔集解〕惠棟曰。晉灼曰。野生曰旅。今之饑民采旅生也。旅穭古字者。案書序周公既得嘉禾旅天子之命。史記旅作魯。古文魯字如旅。故旅亦作魯耳。何若瑤曰。釋詁。旅、衆也。穀不因播種而生。故曰野。衆多。故曰旅。下五年云是歲野穀漸少田畝益廣。以野穀與田畝對舉。田畝播種者也。漸少承此衆多言。則訓衆是。麻尗尤盛。野蠶成繭。

被於山阜。入收其利焉。

三年春正月甲子。㠯偏將軍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杜茂爲驃騎大將軍。大司徒鄧禹及馮異與赤眉戰於回溪。溪名也。俗名回坑，在今洛州永寧縣東。〔集解〕先謙曰。在今河南府永寧縣東北。元和志三十六里。禹異敗績。征虜將軍祭遵破蠻中。斬張滿。辛巳。立皇考南頓君已上四廟。壬午。大赦天下。閏月乙巳。大司徒鄧禹免。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崤、山名。底、阪也。一名嶔岑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集解〕惠棟曰。公羊傳曰。殽之嶔巖。杜預曰。殽在宏農澠池縣西。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也。陸德明釋文。殽、本又作崤。戶交反。劉昌宗音豪。先謙曰。崤底在永寧縣西北七十里。崤谷之底也。有崤底關巡司。亦名崤坂。底當爲厎。此通作字。說文。秦謂陵坂曰厎。徐眾南向宜陽。縣名。屬弘農郡。韓國都也。故城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韓城是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河南府宜陽縣東。帝自將征之。己亥。幸宜陽。甲辰。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遣使乞降。丙午。赤眉君臣面縛。面、偝也。謂反偝而縛之。〔集解〕何若瑤曰。史索隱。面縛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又一義。奉高皇帝璽綬。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皆㠯武都紫泥封之。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㠯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

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詔以屬城門校尉。前書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秩比二千石也。戊申。至自宜陽。己酉。詔曰。羣盜縱橫。賊害元元。盆子竊尊號。亂惑天下。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先帝璽綬歸之王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享、當也。其擇吉日祠高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漢舊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爲常耳。賜天下長子當爲父後者爵人一級。二月己未。祠高廟。受傳國璽。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海西縣屬琅邪郡。〔集解〕先謙曰。海西、廢縣。今海州地。張步爲齊王。步殺光祿大夫伏隆而反。幸懷。遣吳漢率二將軍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軹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集解〕先謙曰。在今懷慶府濟源縣南十三里。三月壬寅。以大司徒司直伏湛爲大司徒。續漢志曰。光武即位。依武帝故事。置司徒司直。建武十一年省。彭寵陷薊城。寵自立爲燕王。帝自將征鄧奉。幸堵陽。夏四月。大破鄧奉於小長安。斬之。馮異與延岑戰於上林。破之。關中上林苑也。吳漢率七將軍與劉永將蘇茂戰於廣樂、大破之。廣樂地闕。今宋州虞城縣有長樂故城。蓋避隋煬帝諱。虎牙大將軍蓋延圍劉永於睢陽。五月己酉。車駕還宮。乙卯晦。日有食之。續漢志曰。日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樊崇謀作亂。其七月伏誅。六月壬戌。大赦

天下。耿弇與延岑戰於穰。大破之。穰縣屬南陽郡。今鄧州縣。〔集解〕先謙曰。在今南陽府鄧州外城東南隅。秋七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伐秦豐。戰於黎丘。大破之。獲其將蔡宏。〔集解〕先謙曰。元統志。襄陽府棗陽縣東北三十里有岑彭城。相傳彭征秦豐時築城牧馬於此。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續漢志曰。縣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侯國之相亦如之。皆掌理人。並秦制。〔集解〕惠棟曰。鄭衆周禮注議貴。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賈公彥云。漢法丞相中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墨綬。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集解〕惠棟曰。鄭衆周禮注。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集解〕惠棟曰。張斐律表云。逆節絕理。謂之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詔書有名而特捕者。〔集解〕惠棟曰。前書平帝紀。元始元年詔曰。詔所名捕。張晏云。名捕。謂下詔時所捕也。棟案漢有捕律。在九篇中。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雇山歸家。前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蓋延拔睢陽。獲劉永。而蘇茂、周建立永子紆爲梁王。冬十月壬申。幸舂陵。祠園廟。〔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世祖父南頓君陵。在隨州棗陽縣東二十七里。因置酒舊宅。〔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光武征秦豐。幸舊宅。水經注。白水陂之陽。有光武故宅。基址存焉。所謂白水鄉也。光武征豐。幸舊邑。張平子以爲眞人南巡。覩舊里焉。大會故人父老。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南。宅南二里有白水焉。即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在縣東南三十里。十一月乙未。至自舂陵。涿郡太守張豐反。涿郡故城。在今幽州范陽縣。〔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涿州治。是歲。李憲自稱天子。西州大

將軍隗囂奉奏。時鄧禹承制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集解）錢大昕曰。隗囂傳。自稱西州上將軍。自是名震西州。命囂爲西州大將軍。每及西州之事。公孫述傳。使西州豪傑。來歙傳。西州未附。西州方略。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西州新破。竇融傳。西州地埶局促。西州豪傑。遂復附從。馬援傳。因留西州。常獨爲西州言。拔自西州。卒破西州。耿恭傳。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鄧騭傳。涼部叛羌。搖蕩西州。杜林傳。閒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申屠剛傳。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龐參傳。方今西州。流民擾動。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虞詡傳。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橋玄傳。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皇甫規傳。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自以西州豪傑。鄭太傳。明公出自西州。趙壹傳。竊伏西州。皆謂涼州也。陳寵傳。西州豪右并兼。廉范傳。父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任文公傳。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謂益州也。陳龜傳。今西州邊鄙。士地塉埆。則兼并涼二州言之。光武紀。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彭寵傳。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北州衆多疑惑。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吳漢傳。北州擾惑。北州震駭。鄧禹傳。北州略定。景丹傳。景將軍北州大將。劉植傳。北州疑惑。朱浮傳。北州憂恐。劉虞傳。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烏桓傳。北州乃定。皆謂幽州也。崔寔傳。寔從兄烈有重名于北州。（烈涿郡安平人。安平後屬博陵郡。）伏恭傳。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恭爲常山太守。）謂冀州也。溫序傳。將兵平定北州。陳龜傳。便習弓馬。雄於北州。董卓傳。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謂并州也。魯恭傳。是時東州多盜賊。鄭太傳。東州鄭玄學該古今。謂青州也。伏湛傳。東州號爲伏不鬬云。（湛琅邪人。）謂徐州也。陳俊傳。東州新平。則兼青徐二州言之。樊準傳。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鄧皇后紀。又遭水潦。東州饑荒。此又兼兗、冀、徐諸州言之矣。王常傳。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注。謂行南陽太守。）桓帝紀。盜賊徵發。南州尤甚。謂荊州也。郭太傳。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謂豫州也。（袁、黃皆汝南人。）張綱傳。南州晏然。許荊傳。郡濱南州。徐稺傳。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謂揚州也。張綱爲廣陵太守。在徐州部。而與揚境密邇。故亦有南州之稱矣。南蠻傳。南州水土溫暑。謂交州也。鄭均傳。前安邑令毛義。涓潔之風。東州稱仁。方術傳。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義、盧江人。盧江會稽。皆屬揚州。當云南州。而稱東州者。揚在洛陽之東南。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故亦可稱東州也。劉焉傳。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爲衆。名曰東州兵。此因益州在西。故呼中土爲東州。非史家之通稱也。建義大

將軍朱祐率祭遵與延岑戰於東陽。斬其將張成。東陽、聚名也。故城在今鄧州南。臨淮郡復有東陽縣。非此地也。〔集解〕先謙曰續志育陽有東陽聚。即此。在今南陽府鄧州南。州志。蓋即今之穰東鎮。

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二月壬子。幸懷。壬申。至自懷。遣右將軍鄧禹率二將軍與延岑戰於武當。破之。武當縣屬南陽郡。有武當山。今均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襄陽府均州北。通典云延岑築。元和志謂延岑城在穀城。誤。夏四月丁巳。幸鄴。己巳。進幸臨平。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定州鼓城縣東南。〔集解〕錢大昕曰續志無此縣。蓋建武六年所省。先謙曰在今正定府晉州東南。遣大司馬吳漢擊五校賊於箕山。大破之。吳漢傳曰。東郡箕山。五月。進幸元氏。〔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光武北征彭寵。陰后從行。生孝明帝於元氏傳舍。辛巳。進幸盧奴。〔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爲征彭寵故。遣征虜將軍祭遵率四將軍討張豐於涿郡。斬豐。六月辛亥。車駕還宮。七月丁亥。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圍劉紆於垂惠。垂惠、聚名。在今亳州山桑縣西北。一名禮城。〔集解〕惠棟曰續志汝南山桑有垂惠聚。先謙曰在今潁川府蒙城縣西北。舊志二十里。董憲將賁休。以蘭陵城降。憲圍之。前書曰。賁赫。賁音肥。今姓作賁音奔。蘭陵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東。〔集解〕劉攽曰注案文當云今姓作奔音。如此便足。不當更云今姓作賁音奔也。多一奔字。倒一奔字。先謙曰在今兗州府嶧縣東五十里。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平狄將軍龐萌。救賁休。

不克。蘭陵爲憲所陷。秋八月戊午。進幸壽春。今壽州縣。〔集解〕先謙曰今鳳陽府壽州治。太中大夫徐惲。擅殺臨淮太守劉度。惲坐誅。遣揚武將軍馬成、率三將軍伐李憲。九月。圍憲於舒。縣名。故城在今廬州廬江縣西。〔集解〕先謙曰今同。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宮。太傅卓茂薨。十一月丙申。幸宛。遣建義大將軍朱祐。率二將軍圍秦豐於黎丘。十二月丙寅。進幸黎丘。是歲。〔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自王莽末天下旱蝗。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生苽菜果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其絮。採穫穀果。以爲蓄積。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南畝亦益闢矣。征西大將軍馮異。與公孫述將程焉戰於陳倉。破之。〔集解〕何焯曰焉字疑作烏。先謙曰陳倉在今鳳翔府寶雞縣東。

五年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宮。二月丙午。大赦天下。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拔垂惠。乙丑。幸魏郡。今相州也。〔集解〕先謙曰今彰德府安陽縣東北。壬申。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武帝封孔吉爲殷紹嘉公。安卽吉之裔也。〔集解〕惠棟曰恩澤侯表。殷紹嘉侯孔何齊綏和元年二月以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封。後六月。進爵爲公。元始二年更爲宋公。彭寵爲其蒼頭所殺。漁陽平。秦呼人爲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別於良人也。大司馬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降之。平原郡。今德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濟南府平原縣南二十五里。復遣耿弇率二將軍討張步。三月癸未。徙廣陽

王良爲趙王。始就國。平狄將軍龐萌反。殺楚郡太守孫萌。而東附董憲。遣征南大將軍岑彭、李二將軍伐田戎於津鄉。大破之。南郡有津鄉。故城在今荊州江陵縣東。〔集解〕先謙曰。荊州記。江陵縣東三里有津鄉。今屬荊州府。夏四月旱蝗。河西大將軍竇融。始遣使貢獻。五月丙子。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前書音義曰。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也。國、謂諸侯王國也。〔集解〕惠棟曰。前書宣帝紀。後元一年。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續漢書。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世祖皆省。惟廷尉及洛陽有詔獄。又宣帝紀。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從弛刑。衞宏漢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東市獄屬京兆尹。西市獄屬左馮翊。皐非犯殊死。一切勿案。殊死、謂斬刑。殊、絕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一切謂權非久制也。並見前書音義。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臣賢案。范曄序例云。帝紀略依春秋。唯孛彗、日食、地震餘悉備於志。流俗本於此下多有甲申白虹見。南北竟者。誤。它皆放此。六月。建義大將軍朱祜拔黎丘。獲秦豐。而龐萌、蘇茂、圍桃城。任城國有桃聚。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北。〔集解〕劉攽曰。正文案文多一而字。說與上同。謙曰。後漢任城國治任城。今爲濟寧州治。桃聚所在未詳。帝時幸蒙。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北。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迺進救桃城。大破萌等。秋七日

丁丑。幸沛。祠高原廟。前書音義曰。原、再也。謂已立廟。更立者爲原。〔集解〕惠棟曰。徐廣引東觀記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棟案史記高紀曰。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是也。詔修復西京

園陵。進幸湖陵。征董憲。湖陵縣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方與縣東。一名湖陸。〔集解〕先謙曰在今濟寧州魚臺縣東南六十里。又幸蕃。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蕃音皮〔集解〕先謙曰今兗州府滕縣。遂攻董憲於昌慮。大破之。昌慮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古郳國之濫邑也。左傳曰郳庶其以濫來奔。卽此地。〔集解〕先謙曰在今滕縣東南六十里。八月己酉。進幸郯。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東北。郯音談。〔集解〕先謙曰在今沂州府。留吳漢攻劉紆、董憲等。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郯。獲劉紆。漢進圍董憲、龐萌於朐。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音其于反〔集解〕先謙曰在今海州朐縣南。冬十月。還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臨淄、今青州縣。〔集解〕先謙曰。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北八里。帝幸臨淄。進幸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故紀國城也。〔集解〕先謙曰。在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城內有臺高九尺。俗呼紀臺城。張步斬蘇茂以降。齊地平。初起太學。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初起太學。諸生吏民子弟及民以義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十一月壬寅。大司徒伏湛免。尚書令侯霸爲大司徒。十二月。盧芳自稱天子於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集解〕先謙曰在今烏喇特旗東南境。西州大將軍隗囂遣子恂入侍。交阯牧鄧讓、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貢。交阯郡今交州縣也。南濱大海。輿地志云。其夷足大指開折。兩足並立。指則相交。阯與趾同。古字通。應劭漢官儀曰。始開北方。遂交於南。爲子孫基阯也。七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並屬交州。見續漢書。

〔集解〕先謙曰。漢交阯牧治今廣東西及越南國。後改交州。

詔復濟陽二年徭役。濟陽縣故城。在今曹州冤句縣西南。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哀帝建平元年帝生於濟陽宮。故復之。前書音義曰。復謂除其賦役也。復音福。〔集解〕先謙曰。濟陽在今開封府儀封縣北。舊志五十里。

是歲。野穀漸少。〔集解〕惠棟曰。符瑞志。建武初。野繭穀充給百姓。其後耕蠶稍廣。二事漸息。田畝益廣焉。〔集解〕劉攽曰。章懷注書。避世字作代。作葉。民字作人。治字作理。作化。所引他書。亦皆易之。後人不知。或輒改還本字。又不能都換之。亦有誤改代爲世者。雖不甚害義。聊記之以曉學者。

後漢書集解卷一上挍補

光武帝紀上。世祖光武皇帝。注、光武中興。官本中下有葉字。

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注。河東爲兆隊。兆、官本作北。誤。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據下文二月辛巳。逆推正月甲子非朔。朔字衍。且前書莽傳止著四年正月。不言日。而下書三月辛巳朔。雖與本書異月。然辛巳旣爲朔。亦不應正月復有甲子朔也。

時有長人巨無霸。無、前書莽傳作毋。周壽昌曰。莽改其姓曰巨母氏。毋母字近也。

㠯爲壘尉。注。堂堂黃帝。黃、官本作皇。非。

諸於繡擁。注。自關之西。官本之作而。

迺遣光武至持節北度河。集解。上一可用。案聚珍本東觀記作帝第一可用。陳繼儒云。毦音餌。羽衣。一名兜鍪。案惠引陳說。必有誤。(乃兜鍪上飾。一名毦。非卽兜鍪。)羽衣、身所衣。兜鍪、首所戴。必不能通詁。據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毛飾曰毦。稍上重毛亦曰毦。此節毦三重。其飾當略與稍同。飾用毛。亦非用羽也。

可使爲魚。注。在今洛州肥鄉縣東北。洛、官本誤雒。

郎遣將倪宏。注。倪音五兮反。官本無音字。

又別號諸賊至尤來。錢大昭曰、水經注鄒山記。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赤眉樊崇保此山自號尤來三老。

各領部曲。注、部三校尉。錢大昭曰今續志作部校尉一人。

光武擊銅馬於鄡。注。並誤也。官本無也字。

封其渠帥爲列侯。注。卽徹侯也。官本無也字。

或云已沒。注。營門不覺。官本營上有而字。

何遽欲正號位乎。官本遽作據。

自關中奉赤伏符。集解。時傳聞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姚之駰東觀記輯本。作時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

盧方起安定。方、官本同。錢大昭曰。閩本作芳。案後文及本傳均作芳。不應此獨歧出。通鑑亦作芳。當從閩本。

二月己酉。幸修武。至辛卯。至自修武。三月乙未。大赦天下。洪亮吉曰。己酉辛卯不同月。下三月二字。當在辛卯上。范史誤倒。案本年正月係甲子朔。則二月己酉已屆晦後矣。不惟二月無辛卯。即三月亦不當有乙未。袁紀書三月乙酉大赦天下。不作乙未也。范書月日踳駮之處。不可枚舉。書闕有間。無從悉正。

持節安輯青徐二州。注。爾雅曰。輯、和也。音集。官本無此注。

立皇考南頓君已上四廟。錢大昭曰。舂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也。

進幸黎丘。是歲。集解。東觀記。至益闕矣。此即本書五年事。東觀記見於四年耳。惠氏引補。當列於五年是歲野穀漸少下。而著其年之異。不合羼廁於此。

帝時幸蒙。注。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北。在今歸德府商邱縣東北二十二里。

遂攻董憲於昌慮。注。古郳國之濫邑也。官本無也字。

初起太學。集解。初起太學宮。諸生吏民子弟及民以義助作。據聚珍本東觀記。宮字及吏下民字皆衍。

交阯牧鄧讓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貢。注。七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並屬交州。見續漢書。錢大昭曰。七郡太守爲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明見岑彭傳。此別爲說、非。

光武帝紀第一下

後漢書一下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鄉為章陵縣。〔集解〕先謙曰。注見上卷。世世復傜役。比豐沛。無有所豫。高祖豐沛邑人。故代代復。今比之也。復音福。〔集解〕齊召南曰。按應作沛豐邑人。高祖乃沛縣之豐邑人。及即位後。始置豐縣。與沛縣並言豐沛也。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言踴貴也。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說文。稟、賜穀也。音筆錦反。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大戴禮曰。六十無妻曰鰥。五十無夫曰寡。禮記曰。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爾雅曰。篤、困也。蒼頡曰。癃、病也。漢律今亡。〔集解〕惠棟曰。案注當云癃、癃病也。晉平公癃病是也。師古云。癃、疲病也。音隆。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職猶常也。揚武將軍馬成等拔舒。獲李憲。二月。大司馬吳漢拔朐。獲董憲、龐萌。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二月。吳漢下朐城。天下悉定。唯獨公孫述、隗囂未平。上曰。取此兩子置度外。乃休諸將。置酒賞賜之。三月。公孫述遣將任滿

寇南郡。今荊州也。〔集解〕先謙曰、今同。夏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高廟。〔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五百三十一引袁山松書云、長安遭赤眉亂、宮室焚盡、唯有高廟、遂居之。遂有事十一陵。有事、謂祭也。左傳曰、有事於太廟。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義陵、平帝康陵。〔集解〕惠棟曰、三輔故事、光武至長安、宮闕燒盡、徙都洛陽、取十二陵合為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齋祠、謂之高廟令。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公孫述。〔集解〕先謙曰、說文、隴、天水大阪也。五月己未、至自長安。隗囂反。蓋延等因與囂戰於隴阺、諸將敗績。〔集解〕先謙曰、文選上林賦注、坻、下阪道也。坻、是阺借字。寇恂傳、囂拒隴阺。辛丑、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並郡名。天水今秦州。安定今涇州。北地今寧州。隴西今渭州。〔集解〕先謙曰、天水、今鞏昌府通渭縣。隴西、今蘭州府狄道州。安定、今平涼府固原州。北地、今慶陽府環縣東南。吏人為隗囂所詿誤者、說文曰、詿、亦誤也。音古賣反。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前書音義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自殊死已下、皆赦除之。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管子曰、張官置吏、所以奉王之法。〔集解〕惠棟曰、白虎通、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漢官儀曰、司隸校尉部河南、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河東、弘農七郡於河南洛陽、故謂東京為司隸。各實所部、〔集解〕通鑑胡注、所部郡縣、各考覈其實也。惠棟曰、應劭、皇甫謐皆言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邊陲蕭條、障塞破壞、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十有二存、或空置太守令長、故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為裁省郡國張本。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

可幷合者。幷音必政反。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檢案孔廟置卒史碑。前言甞相乎行長史事下守長擅扣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左方云乎是恐扣頭死罪上司空府是也。於是條奏。幷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代郡太守劉興、擊盧芳將賈覽於高柳。戰歿。高柳縣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集解〕先謙曰。在今大同府陽高縣西北。初、樂浪人王調據郡不服。樂浪郡、故朝鮮國也。在遼東。〔集解〕先謙曰。今平壤城已歸日領。秋、遣樂浪太守王遵擊之。郡吏殺調降。遣前將軍李通。率二將軍。與公孫述將戰於西城。破之。西城縣屬漢中。今金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興安府西北。夏蝗。秋九月庚子。赦樂浪謀反大逆殊死已下。丙寅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漢志。在尾八度。史官不見。郡以聞。冬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詩小雅。鄭玄注云。告凶、告天下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永念厥咎。內疚於心。疚、病也。詩曰。憂心孔疚。其敕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武帝建元元年。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也。有司修職。務遵法度。十一月丁卯。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

什一之稅。謂十分而稅其一也。孟子曰。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武帝初通西域。始置校尉屯田。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景帝二年。令人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云舊制。隗囂遣將行巡、寇扶風。行姓。巡名。漢有行祐爲趙相。見風俗通。〔集解〕惠棟曰。孫愐云。行姓。周有大行人之官。其後氏焉。漢有行宏爲任城相。征西大將軍馮異拒破之。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集解〕劉攽曰。案郡有都尉。國有中尉。此時罷郡都尉官耳。不當有國字。始遣列侯就國。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漢官儀曰。使匈奴中郎將擁節。秩比二千石。匈奴傳云。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

七年〔集解〕惠棟曰。東觀後記本紀云。建武七年正月。詔羣臣奏事。無得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塵。連歲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急於下情。乃令尚書啓封則用、不得刮璽書。取具文字而已。奏詣闕平旦上。其有當見及冤結者。常以日出時。騶騎馳出召入。其餘遇中使者出報。即罷去。如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又曰。追念前世園陵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吏民相效。浸以無限。詔詰天下。令薄葬。春正月丙申。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爲庶民。〔集解〕錢大昕曰。章懷注范史。避太宗諱。民字皆改爲人。如光武紀兆人塗炭爲人父母。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是也。今本仍有作民者。則宋以後校書者回改。然亦有不當改而妄改者。如建武七年詔郡國出繫囚。見徒免爲庶民。十一年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以炙灼者爲庶民。十二年詔隴蜀民被略爲奴婢自訟者。及縣官未報。一切免爲庶民。十三年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民。十四年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爲庶民。殤帝延平元年詔宗室坐事沒入宮者。今悉免遣。及掖庭宮人皆爲庶民。此庶民本當作庶人。校書者不知庶民與庶人有別。而一例

改之。然建武五年。詔郡國出繫囚。見徒免爲庶人。六年。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此兩處仍未改也。凡律言庶人者。對奴婢及有罪者而言。與它處泛稱庶民者不同。今本有改有不改。由當時校書不出一手。故爾。又崔寔傳引景帝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此亦不當改而妄改者也。又一卷之中。或改或否。如明帝紀中元二年。詔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永平三年。詔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十七年。詔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而永平十二年。十八年。俱云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魯恭傳前云萬人之命。在於一舉。後云萬民者天之所生。又有一文重見而或改或否。如光武紀民無所措手足。章帝紀人無所措手足。梁統傳人無所厝手足。郎顗傳安上理人。莫善於理。張純傳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荀爽傳同）又如逸民傳章懷本改爲逸人。今雖已回改。而法雄傳中逸人字仍未改。皆校書者之不學也。

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耐。輕刑之名。前書音義曰。一歲刑爲罰作。二歲刑已上爲耐。耐音乃代反。亡命謂犯耐罪而背名逃者。令吏爲文簿記其姓名而除其罪。恐遂逃不歸。因失名籍。〔集解〕惠棟曰。江邃文釋云。漢令完而不髡曰耐。如淳云。律。耐爲司寇。耐爲鬼薪白粲。耐猶任也。應劭云。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晉灼云。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爲亡命。又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單。盡也。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迺知其咎。倉卒謂喪亂也。諸厚葬者皆被發掘。故迺知其咎惡也。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二月辛巳。罷護漕都尉官。〔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侍御史出督州郡稅賦。漕軍糧。言督軍糧侍御史。至後漢復有護漕都尉官。建武七年省。三月丁酉。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

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軍假吏謂軍中權置吏也今悉罷之。今還復民伍。公孫述立隗囂爲朔寧王。癸亥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擧五度袁宏紀是時宰相多以功擧官人率由舊恩。天子勤吏治俗頗苛刻因是變也。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謫、罰也。音直革反。左傳曰人君爲政不用善自取謫於日月之災也。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夏四月壬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擧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公車門名。公車所在因以名焉。漢官儀曰。公車掌殿司馬門。天下上事及徵召皆總領之。五月戊戌。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甲寅。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杜預左傳云。不以道取爲略。〔集解〕惠棟曰。方言就室曰接於道曰略。略、強取也。棟案漢盜律有劫略之科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言從賣人之事以結其罪。〔集解〕惠棟曰。盜律云。略人、略賣人、和賣和買人爲奴婢者。死。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和賣買人。案此則漢律盜篇有賣人之條。前二年詔曰。敢拘執。論如律。所謂律者。卽賣人法也。是夏。連雨水。漢忠將軍王常爲橫野大將軍。八月丁亥。封前河閒王邵爲河閒王。隗囂寇安定。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擊卻之。冬、盧芳所置

朔方太守田颯。音立。〔集解〕惠棟曰。史炤釋文音立。王幼學音思合反案颯後爲漁陽太守見斥彰長田君碑。雲中太守喬扈。〔集解〕惠棟曰。盧芳傳作橋。喬氏狀云。本橋氏黃帝後至後周始去木元和姓纂橋山支孫守冢者爲氏棟案陳球碑云司空喬元蓋當時已有借用者矣。各舉郡降。是歲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前書音義曰。長水地名。胡騎所屯。射聲、謂工射者也。夜中聞聲則射之。因目爲名。二校尉皆武帝置。今省之。

八年春正月。中郎將來歙襲略陽。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集解〕惠棟曰。闞駰十三州志。略陽道在天水郡東六十里。即故冀城也。宋白續通典云。在隴城縣東六十里。即故冀城。魏黃初中改爲隴城。先謙曰。在今秦州秦安縣東北九十里。殺隗囂守將而據其城。夏四月。司隸校尉傅抗下獄死。〔集解〕先謙曰。官本抗作亢。隗囂攻來歙。不能下。閏月。帝自征囂。河西太守竇融。〔集解〕錢大昕曰。按河西非郡名。不當有太守。當依前五年作河西大將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五郡。謂隴西、金城、天水、酒泉、張掖。高平。縣名。屬安定。後改爲高平。今原州縣。〔集解〕劉攽曰。注案高平縣名。後改爲高平。不成文理。蓋合有一郡字。萬承蒼曰。高平本非郡名。蓋高平縣後改爲平高。見唐志。錢大昕曰。隴西天水二郡非竇融所統。當從融傳。以武威、敦煌足五郡之數。隴右潰。隗囂奔西城。遣大司馬吳漢、征南大將軍岑彭。圍之。進幸上邽。不降。上邽縣名。屬隴西郡。故邽戎邑。今秦州縣。〔集解〕先謙曰。在今秦州西南。命虎牙大將軍蓋延、建威大將軍耿弇。攻之。潁川盜賊寇沒屬縣。河東守守兵亦叛。〔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

守字若云太守之兵又不合去太字。京師騷動。秋大水。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帝自征潁川。盜賊皆降。安丘侯張步叛歸琅邪。安丘縣屬北海郡。今密州縣有渠丘亭。〔集解〕先謙曰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寰宇記二十里 琅邪太守陳俊討獲之。戊寅。至自潁川。冬十月丙午。幸懷。十一月乙丑。至自懷。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蓋延等還軍長安。天水、隴西、復反歸囂。十二月。高句驪王遣使奉貢。是歲大水。左傳曰。平原出水爲大水。〔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郡國比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爲倉卒時兵權擅作威強民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淩之所致。

九年春正月。隗囂病死。其將王元、周宗。復立囂子純爲王。徙鴈門吏人於太原。三月辛亥。初致青巾左校尉官。〔集解〕劉攽曰。案前史廢置官皆用置字。字書置立也。致字訓送詣。上文光武爲司隸致僚屬。招致之義。可作致字。今建此官宜作置。蓋緣前文遂誤此字。改作置無疑。先謙曰。置致字古通用。前漢書置多作致。上文致僚屬。致亦置之借字。劉說非。公孫述遣將田戎、任滿據荊門。水經注曰。江水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故目名也。此二山。楚之西塞也。在今硤州夷陵縣東南。〔集解〕先謙曰。在今宜昌府東湖縣東南三十里。夏六月丙戌。幸緱氏。登轘轅。緱氏縣有緱氏山。轘轅山有轘轅坂。並在洛陽之東南。〔集解〕先謙曰。緱氏今屬河南府偃師縣。轘轅山在偃師東南。接鞏、登封二縣界。遣大

司馬吳漢、率四將軍、擊盧芳將賈覽於高柳、戰不利、秋八月、遣中郎將來歙、監征西大將軍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驃騎大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繁時、縣名、屬鴈門郡、今代州縣、〔集解〕通鑑胡注、案唐代州繁時雖存漢縣名、然非古繁時也、時音止、先謙曰、漢繁時縣、在今大同府渾源州界、唐繁時縣在今代州繁時縣東、茂軍敗績、是歲、省關都尉、前書曰、秦官也、武帝置、復置護羌校尉官、漢官儀曰、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節以護西羌、王莽亂、遂罷、時班彪議宜復其官、以理冤結、帝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都於隴西令居縣、〔集解〕錢大昭曰、西羌傳與此同、然溫序傳建武六年已爲護羌校尉、似非九年始置、

十年春正月、大司馬吳漢、率捕虜將軍王霸等五將軍、擊賈覽於高柳、匈奴遣騎救覽、諸將與戰、卻之、修理長安高廟、〔集解〕惠棟曰、理本治字、避諱改焉、他倣此、夏、征西大將軍馮異、破公孫述將趙匡於天水、斬之、征西大將軍馮異薨、秋八月己亥、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戊戌、進幸汧、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集解〕先謙曰、在今鳳翔府隴州南、隗囂將高峻降、冬十月、中郎將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前書曰、天水冀縣有落門聚、在今渭州隴西縣東南、有落門山、落門水出焉、〔集解〕先謙曰、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通志、四十里有永寧鎮、即羌之大落門谷、其將王元奔蜀、純與周宗降、隴右平、先零羌寇金城、隴西、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之西南、〔集解〕先謙曰、今蘭州府皋蘭縣西南、

來歙率諸將擊羌於五谿。大破之。續漢志曰。隴西襄武縣有五谿聚。〔集解〕先謙曰。在今鞏昌府隴西縣東。庚寅。車駕還宮。是歲。省定襄郡。定襄故城。在今勝州界。〔集解〕先謙曰。漢縣十二。並在今歸化城左右。成樂、武進、定襄、改屬雲中。都武、襄陰、武皋、定陶、武要、復陸省。桐過、駱縣、武成、仍屬定襄。益以鴈門之善無、中陵。爲五縣。此後復設也。徙其民於西河。郡名。今石州離石縣。〔集解〕先謙曰。今汾州府永寧州治。泗水王歙薨。淄川王終薨。

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己酉。幸南陽。〔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袁紀。三月己酉幸南陽。案上有二月己卯。以長歷考之。二月壬申朔。己卯八日也。己酉庚午皆在三月。己酉上脫三月字。還幸章陵。祠園陵。城陽王祉薨。庚午。車駕還宮。閏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與公孫述將田戎、任滿。戰於荊門。大破之。獲任滿。威虜將軍馮駿。圍田戎於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集解〕先謙曰。今重慶府巴縣。岑彭遂率舟師伐公孫述。平巴郡。夏四月丁卯。省大司徒司直官。漢官儀曰。武帝置丞相司直。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今省。先零羌寇臨洮。縣名。屬隴西郡。故城在今岷州。〔集解〕先謙曰。今鞏昌府岷州。六月。中郎將來歙。率揚武將軍馬成。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縣名。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舊名武衞城。〔集解〕惠棟曰。孫愐云。環姓。古有楚賢者環淵。後有環濟。安遣閒人刺殺中郎將來歙。閒。諜也。謂伺候閒隙也。帝

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左傳例曰。凡師出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八月。岑彭破公孫述將侯丹於黃石。即黃石灘也。水經注曰。江水自涪陵東出百里而屆於黃石。在今涪州涪陵縣。〔集解〕惠棟曰。歐陽忞云。涪州涪陵縣有黃石灘。一名橫石。岑彭破侯丹於黃石。即此。輔威將軍臧宮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沈水。大破之。水經注曰。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沉水及沈水者。並非。王元降。至自長安。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庶民。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公孫述遣間人刺殺征南大將軍岑彭。馬成平武都。〔集解〕先謙曰。成縣西有武都縣故城。前漢郡治。古白馬氐地。因隴西太守馬援擊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隴西、扶風。〔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宣帝代。先零種寇金城。趙充國立屯田。且討且招。降者三萬餘人。置金城屬國以處之。自後賓服。光武建武中。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於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建武初。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故段熲疏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是也。十二月。大司馬吳漢率舟師伐公孫述。是歲。省朔方牧。并并州。朔方郡。在今夏州朔方縣北。上并音必致反。〔集解〕先謙曰。前書朔方郡三封縣。班注。武帝元狩三年城。朔方縣。班注。金連鹽澤、青鹽澤。皆在南。元和志以爲郡治三封。閻若璩云。當治朔方。是也。今蒙古鄂爾多斯右翼南境。有喀喇莽尼池。烏籃池。即漢二澤。一統志謂三封故城。在套外河西岸。今鄂爾多斯後旗正西河外。元和志謂即夏州長澤縣地。非是。吳卓信云。志又以唐什賁故城爲漢朔方縣。而云近在唐朔方縣理之北。不知漢之朔方在上郡北。與河北相近。唐之朔方縣。在今榆林西南。本漢上郡地。若如元和志所言。則漢之朔方。在今榆林邊內。而上郡轉在朔方之北矣。非是。先謙案。據諸說。章懷注亦誤。漢武置朔方郡。後別稱朔方州。置刺

史。監河西諸郡事。今省刺史。而以所統朔方、五原二郡。及河以西之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五郡。并入他州也。并州下。疑奪涼州二字。全祖望云。自顏注平當傳謬言朔方不在十三州之內。則以司隸爲一部。是蓋以東京之制爲武帝制。宋王應麟因之。區分其目。載入通鑑地理通釋。如涼州刺史部隴西、金城、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九郡。并州刺史部太原、上黨、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八郡。不知前漢之涼州止武都、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五郡。并州止太原、上黨、西河、雲中、定襄、雁門六郡。其朔方、五原二郡。及河以西之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五郡。共七郡。爲朔方州所統也。先謙案。今既省朔方牧。則并州止統朔方、五原二郡。而河西之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五郡。并入涼州無疑。故知誤奪涼州二字。蓋唐初本已如此矣。　初斷州牧自還奏事。　前書音義曰。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京師。今斷之。哀帝改刺史曰州牧。

十二年春正月。大司馬吳漢、與公孫述將史興戰於武陽。斬之。　武陽縣屬犍爲郡。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東也。〔集解〕先謙曰。在今眉州彭山縣東十里。　三月癸酉。詔隴蜀民被略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爲庶民。夏。甘露降南行唐。　縣名。屬常山郡。今恆州縣。〔集解〕先謙曰。在今正定府行唐縣北。舊志三十里。　六月。黃龍見東阿。　今濟州縣。〔集解〕先謙曰。在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阿城鎮。　秋七月。威虜將軍馮峻拔江州。獲田戎。九月。吳漢大破公孫述將謝豐於廣都。斬之。　廣都今益州。〔集解〕先謙曰。在今成都府華陽縣東南。　輔威將軍臧宮拔涪城。斬公孫恢。　涪城。今綿州縣也。恢。述之弟。〔集解〕先謙曰。涪城在今綿州涪縣東北。　大司空李通罷。冬十一月戊寅。吳漢、臧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之。

述被創。夜死。辛巳。吳漢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廣雅曰。夷猶滅也。〔集解〕惠棟曰。常璩華陽國志漢盡誅公孫氏及延牙等諸將帥二十餘人。）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是歲。九眞徼外蠻夷張遊、率種人內屬。（九眞今愛州縣。〔集解〕先謙曰。今屬法領越南國。）封爲歸漢里君。省金城郡。屬隴西。參狼羌寇武都。（武都今武州也。參音所今反。〔集解〕先謙曰。前漢武都治武都。後漢治下辨。皆在唐成州。不在武州也。注誤。）隴西太守馬援討降之。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說文曰。逗、留止也。前書音義曰。逗是曲行避敵也。漢法。軍行逗留畏愞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以軍法。直取勝敵爲務也。逗古住字。）橫野大將軍王常薨。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郡施刑。屯北邊。（施讀曰弛。弛、解也。前書音義曰。謂有赦令去其鉗釱赭衣。謂之弛刑。）築亭候。（亭候。伺候望敵之所。前書曰。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因之不改。）修烽燧。（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皐。桔皐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卽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迺舉烽。廣雅曰。兜零。籠也。〔集解〕何若瑤曰。今廣雅作篝笭。籠也。）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戊子。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豫養。謂未至獻時。豫前養之。導亦擇也。〔集解〕惠棟曰。顏之推云。導訓擇。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是也。說文作䆃。）至迺煩擾道上。疲費過所。（〔集解〕惠棟曰。周禮司關

以節傳出之。鄭元云。如今移過所文書。其令太官勿復受。續漢志曰。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膳飲食。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漢官儀曰。口實。膳羞之事也。

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滹沱河以備匈奴。盧芳自五原亡入匈奴。丙辰。詔曰。長沙王興。眞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爲王。不應經義。以其服屬旣疏。不當襲爵爲王。〔集解〕錢大昕曰。眞定王得。即建武二年所封眞定王楊子德也。德得古字通。此景帝子常山憲王之後也。中山王茂。光武族父。建武元年封。亦長沙定王之後。河間王邵。建武七年以故河間王封。未詳其世系。長沙王興。當亦定王之後。史不爲立傳。而本紀亦不載受封年月。疑與邵皆更始所封也。惠棟曰。案注非也。周制頒爵。不過五等。公侯伯子男。無封王者。故云不應經義。朱祐傳。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即施行。故有是詔。十五年。詔封諸王爲公。十七年。仍進爵爲王也。詳見下。其以興爲臨湘侯。臨湘縣。今潭州長沙縣。〔集解〕先謙曰。今長沙府長沙縣。得爲眞定侯。邵爲樂成侯。樂城縣故城。在今瀛州樂府縣西北。〔集解〕劉攽曰。注、案府當作壽。齊召南曰。唐無樂府縣。其深州樂壽縣。初隸瀛州。舊唐志。樂壽。漢樂成縣。是其證也。先謙曰。在今河間府獻縣東南。寰宇記十六里。注樂城誤。當作成。茂爲單父侯。今宋州縣。音善甫。〔集解〕先謙曰。在今曹州府單縣南一里。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趙王良爲趙公。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興爲魯公。〔集解〕錢大昕曰。齊武王傳。建武二年。立章爲太原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是章由齊王降封公。紀云太原王者。誤也。齊魯二王降封。本傳俱不載。建武十九年。進齊魯公爵爲王。傳亦不書。皆史之疏也。庚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爲宋公。周承休公姬常、爲衞公。〔集解〕惠棟曰。恩澤侯表。姬常於建武二年爲周承

休侯。五年侯武嗣。十三年。更爲衛公。然則姬常當作姬武也。續漢志亦誤作常。志又云。以爲漢賓。在三公上。省幷西京十三國。廣平屬鉅鹿。眞定屬常山。河間屬信都。城陽屬琅邪。泗水屬廣陵。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六安屬廬江。廣陽屬上谷。據此惟有九國。云十三。誤也。〔集解〕錢大昕曰。續志北海國下云。建武十三年。省淄川、高密、膠東三國。（今本省譌作有）以其縣屬。蓋其時以高密四縣封鄧禹。膠東六縣封賈復。故不立王國。而並屬之北海。高密與淄川同在省幷之內。非以淄川屬高密也。志又稱世祖幷省郡國十。今幷高密計之。正合十國之數。乃知紀云十三國者。誤衍三字。而淄川下又衍屬字耳。章懷注據紀文。止有九國。以證十三之誤。則知唐初此本已誤矣。三月辛未。沛郡太守韓歆爲大司徒。丙子。行大司空馬成罷。夏四月。大司馬吳漢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班、布也。謂偏布勞來之。其有功者。目策書紀其勳也。勞音力到反。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罷左右將軍官。前書曰。左右將軍。周官也。秦漢因之。至此罷。建威大將軍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瞽、無目之人也。爲樂師。取其無所見。於音聲審也。郊廟之器。鐏彝之屬也。樂器。鐘磬之屬。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爲葆。輿者。車之總名也。輦者。駕人目行。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時以草創未暇。今得之始備。〔集解〕通鑑胡注。法物。即上樂器葆車輿輦之類。惠棟曰。西京賦曰。垂翟葆。建羽旗。前書韓延壽傳曰。在東郡試騎士。治飾兵車。植羽葆也。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調、謂發也。至迺十存一焉。甲寅。冀州牧竇融爲大司空。五

月。匈奴寇河東。秋七月。廣漢徼外白馬羌豪率種人內屬。廣漢今益州雒縣也。徼猶塞也。音吉弔反。羌有百五十四種在廣漢西北者為白馬羌〔集解〕惠棟曰書序西旅獻獒。鄭元云獒讀為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也先謙曰廣漢郡今成都府漢州。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兎。日南郡屬交州〔集解〕先謙曰今屬法領越南國。冬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已來、被略為奴婢者。謂公孫述時也。皆一切免為庶民。或依託為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集解〕惠棟曰盜律云略人略賣人為奴婢者死功臣表曲逆侯陳何元光五年坐略人妻棄市是也。復置金城郡。前年省并隴西。

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將報命。中郎將劉襄也。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志為褒成侯。平帝封孔均為褒成侯、志均子也古今志曰志時為密令〔集解〕惠棟曰恩澤侯表元始元年以孔子世褒成烈君霸曾孫均封褒成侯奉孔子祀。越巂人任貴、自稱太守、遣使奉計。越巂郡武帝置、本邛都也。巂水名因越巂水而置郡故以名焉、計謂人庶民籍若今計帳〔集解〕先謙曰越巂今寧遠府西昌縣治。秋九月。平城人賈丹、殺盧芳將尹由來降。平城屬雁門郡今雲州定襄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大同府大同縣東。是歲會稽大疫。會稽今越州縣〔集解〕陳景雲曰是時會稽理吳至順帝分置吳郡徙會稽理山陰乃為唐之越州地耳注微誤何焯曰古今注以為十三年。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莎車、鄯善並西域國名鄯音市戰反。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已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為庶民。賣

者無還直。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自殺。事見侯霸傳。丁未。有星孛於昴。汝南太守歐陽歙爲大司徒。建義大將軍朱祐罷。丁未。有星孛於營室。〔集解〕錢大昕曰。丁未重出。當有一誤。以天文志證之。似下丁未誤也。予以四分術推得是年正月戊寅朔。則丁未爲月之三十日。彗星見四十九日而滅。其滅當在三月十九日乙未。而志云二月乙未滅。亦誤。二月。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集解〕惠棟曰。續志吏民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以東。前書曰。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時胡寇數犯邊。故徙之。〔集解〕劉攽曰。據注文及他處盡云常山關。正文少一山字。初、巴蜀既平。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三月。迺詔羣臣議。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藩、籬也。屏、蔽也。詩大雅曰。介人維藩。大邦維屏。毛萇注云。當用公卿諸侯爲藩屏也。公羊傳曰。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有衆大之辭言之。〔集解〕劉攽曰。注必有。按今公羊云必以。作有非也。周封八百。史記曰。唐虞協和萬國。逮于夏商。或數千蓋。周封八百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逮作遷。千下有歲字。同姓諸姬。並爲建國。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爲周室輔。詩魯頌也。宇、居也。周成王封周公子伯禽於魯。言大開爾居。以爲我周家之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

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孔安國注尙書云。九族。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禮記月令天子孟夏迎夏於南郊。還迺封諸侯行爵出祿。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猒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廣雅曰。輿、載也。言載在地者皆圖畫之。司空掌土地。故令上之。〔集解〕惠棟曰。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鄭元曰。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賈公彥曰。輿者車輿。其前牙曲地形不可正方。故云輿地圖也。前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三王。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爲右翊公。〔集解〕史炤曰。右馮翊也。胡三省曰。三輔有左馮翊。無稱右者。右翊封國。史無所考。惠棟曰。光武十王傳建武十五年封輔爲右馮翊公。焉爲左馮翊公。蓋以馮翊一郡中分而封二公。故稱左右。何云無所考。史說是也。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爲濟南公。蒼爲東平公。延爲淮陽公。荊爲山陽公。衡爲臨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琅邪公。癸丑。追謚兄伯升爲齊武公。兄仲爲魯哀公。〔集解〕惠棟曰。陶藻齊職儀云建武初朱祜議以爲古無二王。臣爵皆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王。六月庚午。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七年罷。〔集解〕劉攽曰。致亦當作置。說同十四年。先謙曰。說見前。改青巾

左校尉爲越騎校尉。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墾闢也。及戶口年紀。〔集解〕惠棟曰、趙德麟云、年紀者紀記也、記其年之數。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歐陽歙下獄死。十二月庚午。關內侯戴涉爲大司徒。盧芳自匈奴入居高柳。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免。虎牙大將軍蓋延薨。

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反。略有城邑。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昴七度、爲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實、世祖怒殺十餘人、然後深悔之。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東觀記曰、刺史太守多爲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爲名、聚人田中、幷度廬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擿猶發也。音它狄反。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集解〕惠棟曰、顏師古云、赦其本罪。案成帝鴻嘉四年有是令也。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集解〕惠棟曰、律說出罪爲故縱、前書昭帝紀始元四年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也。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委守謂棄其所守也。〔集解〕蘇輿曰、前書注晉灼云、令丞尉治一縣、崇教

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二春秋繁露考功名篇言考試法九分三三列之有上中下以一爲最五爲中九爲殿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負得少者以一益之至於四負多者以四減之至於一皆逆行此變舊制但以獲盜多少總課殿最其餘不除負也 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殿後也謂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言課居先也 唯蔽匿者迺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盧芳遣使乞降十二月甲辰封芳爲代王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是歲始行五銖錢武帝始爲五銖錢王莽時廢今始行之

十七年春正月趙公良薨二月乙亥晦〔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乙未惠棟曰袁紀作乙未司馬光據長歷三月丙申朔帝紀誤 日有食之東觀記曰上日食避正殿讀圖讖多御座廡下淺露中風發疾苦眩甚左右有白大司馬史病苦如此不能動搖自強從公出乘日車行數里病差四月二日車駕宿偃師病差數日入南陽界到葉邑車騎省留數日行黎陽兵馬千餘匹遂到章陵起居平愈〔集解〕惠棟曰續志在胃九度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后詔曰不可以奉供養 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幸葉章陵葉縣故楚葉公邑屬南郡今許州縣也葉音式涉反〔集解〕齊召南曰南郡當作南陽郡唐葉縣本隸許州至開元後改隸汝州先謙曰在今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舊縣店 五月乙卯車駕還宮六月癸巳臨淮公衡薨秋七月妖巫李廣等羣起據皖城縣名屬廬江郡故城在今舒州有皖水音下板反〔集解〕惠棟曰袁紀作費登當亦是卷人維

汜之弟子所載者異耳。先謙曰。皖城今安慶府灊山縣。遣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等。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爲中山太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食常山郡。本恆山郡。避文帝諱。改爲常山。故城在今趙州元氏縣西。〔集解〕先謙曰。在今正定府元氏縣西。其餘九國公。皆即舊封。進爵爲王。〔集解〕蘇輿曰。前以不應經義。除封王之制。此復仍舊。殆以更前漢祖制爲嫌。與案古者王爲天子專號。帝爲追尊。故五等不容有王。秦始皇自稱爲帝。則王列通爵。其不能應經義。理勢然也。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迺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迺悉爲舂陵宗室起祠堂。有五鳳皇見於潁川之郟縣。郟今汝州郟城縣也。東觀記曰。鳳高八尺。五彩羣鳥竝從行列。蓋地數頃。停一十七日。〔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五字。郟今汝州郟縣。十二月。至自章陵。是歲。莎車國遣使貢獻。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叛。〔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建武十二年。吳漢盡誅公孫氏。蜀郡史歆。怨吳漢之殘掠蜀也。擁郡自保。世祖以天下始平。民未忘兵。而歆倡之。事宜必克。復遣漢平蜀。遣大司馬吳漢率二將軍討之。圍成都。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馮翊界。進

幸蒲坂。祠后土。漢官儀曰。祭地於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目夏至日祭。其禮儀如祭天。蒲坂縣屬河東郡。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西北。〔集解〕先謙曰。在今蒲州府榮河縣。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癸酉。詔曰。〔集解〕萬松齡曰。諸本皆同。按癸酉移前。甲戌移後。寫者誤倒耳。下文又云戊申幸河內。戊子至河內。按四月甲戌。安得有戊申戊字。明是甲字之訛。觀下戊子可見。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等。擊交阯賊徵側等。戊申。幸河內。戊子。至自河內。五月旱。盧芳復亡入匈奴。秋七月。吳漢拔成都。斬史歆等。壬戌。赦益州所部殊死已下。冬十月庚辰。幸宜城。縣屬南郡。楚之鄢邑也。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集解〕先謙曰。在今襄陽府宜城縣南。還祠章陵。十二月乙丑。車駕還宮。是歲。罷州牧。置刺史。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經王莽變革。至建武元年。復置牧。今改置刺史。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漢官儀曰。光武帝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諸父。於平帝爲祖父。皆不可爲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爲父。故上繼元帝而爲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爲曾祖。故追尊及祠之。〔集解〕劉攽曰。注案世數宣帝於光武猶是祖。此多一曾字。錢大昕曰。祭祀志是年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此云昭帝。誤。

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四世於章陵。妖巫單臣、傅鎮等反，據原武，太中大夫臧宮圍之。夏四月，拔原武。〔集解〕通鑑胡注，原武屬河南尹。先謙曰，今開封府陽武縣地。斬臣、鎮等。伏波將軍馬援破交阯，斬徵側等，因擊破九眞賊都陽等，降之。閏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國公爵爲王。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集解〕劉攽曰，注母貴則子貴，案公羊本文當云母貴則子何以貴，此少何以二字。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集解〕劉攽曰，案文不見歲數，明少一字。近下二十年復濟陽六歲，顯宗復元氏六歲，則此當初復五歲，增一歲則六歲，與後事同矣。是漏五字也。惠棟曰，東觀記本紀，十九年，上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但復一歲少薄，願復十歲云云。劉貢父時，東觀書尙存，庋置不觀，輒以臆說，而云漏五字，此宋人之蔽，亦古今之蔽也。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蔡邕獨斷曰，陛，階陛也。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云陛下。風俗通曰，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光武嘗從皇考至南頓，故識知官府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

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沛。西南夷寇益州郡。常璩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益州郡。故城在今昆州晉寧縣是也。〔集解〕先謙曰。今雲南府晉寧州。遣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越巂太守任貴謀叛。十二月。劉尚襲貴。誅之。是歲。復置函谷關都尉。九年省。今復置。〔集解〕劉攽曰。正文致亦當作置。此注中亦自作置也。先謙曰。正文置當從官本作致。方與劉注相應。修西京宮室。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下獄死。古今注曰。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集解〕惠棟曰。竇融傳坐所舉人盜金下獄。與注異。涉。冀州清河人。見張湛傳。大司空竇融免。五月辛亥。大司馬吳漢薨。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六月庚寅。廣漢太守蔡茂爲大司徒。太僕朱浮爲大司空。壬辰。左中郎將劉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武帝省太尉。置大司馬將軍。成帝賜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哀帝去將軍。位在司徒上。見前書。乙未。徙中山王輔爲沛王。秋。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內附。東夷有辰韓、卞韓、馬韓。謂之三韓國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卞韓應作弁韓。冬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匈奴寇天水。壬寅。車駕還宮。是歲。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將軍劉尙破益州夷。平之。夏四月。安定屬國胡叛。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馬嶺縣西北。〔集解〕萬松齡曰。按慶州祇有馬嶺縣。無烏嶺縣。惠棟曰。郡國志北地參𢰅縣。故屬安定。有青山。續漢書。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居參𢰅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少卿。先謙曰。官本馬作烏。故萬氏糾之。青山在今慶陽府環縣西。寰宇記。馬嶺山與青山相連。在廢馬嶺縣西一里。遣將兵長史陳訢討平之。訢音欣。秋。鮮卑寇遼東。遼東太守祭肜大破之。冬十月。遣伏波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不克。匈奴寇上谷、中山。其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都護。宣帝置。始以鄭吉爲之。秩比二千石。都、總也。言總護南北道。居烏壘城。察西域諸國動靜以聞。事見前書。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迺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二月己巳。至自長安。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柳七度。京師宿也。柳爲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輿鬼爲宗廟。十九年有司奏立近帝四廟。至此三年不立廟。故示象也。秋七月。司隸校尉蘇鄴下獄死。九月戊辰。地震裂。〔集解〕惠棟曰。續志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制詔曰。〔集解〕劉攽曰。案史無有書制詔曰者。唯下三公及它官詔有云制詔某官。史亦不著曰字。明此多一制字也。說者云。武后諱詔。嘗改此詔作制。後人因誤重之也。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

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弛解。脫也。倉頡篇曰鉗、鈦也。音奇炎反。前書音義曰、鈦。足鉗也。音徒計反。又大蓋反。舊法。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今赦許之。〔集解〕惠棟曰。張斐漢晉律序。鈦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以代臏。至魏武改以代刖也。〕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漢儀注曰。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又七歲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時。又口加三錢。以補車騎馬。逋稅。謂欠田租也。〕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爲尋求之。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光祿勳杜林、爲大司空。是歲。齊王章薨。青州蝗。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薁音於六反。鞬音紀言反。比、其名也。〕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集解〕惠棟曰。顏師古云。薁音郁。鞬、居言反。南匈奴傳。二十二年。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李茂報命。而比密遣人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案此則李茂所報者乃蒲奴。非比也。比內附在二十三年。〕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前書音義曰。沙土曰幕。卽今磧也。〕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集解〕惠棟曰。南蠻傳。南郡潳山蠻雷遷等。〕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於江夏。〔郡名。故城在今安州〕

雲夢縣東南。〔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其後沔中蠻。是也。先謙曰。江夏郡。今德安府雲夢縣東南。元和志。溳水之北有江夏故城。周數里。據山川言之。此城南近夏水。餘址寬大。前漢郡理也。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九月辛未。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況字文伯。京兆人。玉音肅。〔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杜陵有玉氏。音肅。冬十月丙申。大僕張純爲大司空。高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十二月。武陵蠻叛。寇掠郡縣。遣劉尚討之。戰於沅水。武陵郡。今朗州也。沅。水名。出牂柯東北。過臨沅縣。至長沙入洞庭湖。〔集解〕先謙曰。武陵今常德府武陵縣。尚軍敗歿。是歲。匈奴薁鞬日逐王比。率部曲。遣使詣西河內附。〔集解〕何焯曰。宣帝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詣西河內附。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虜。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在今朗州武陵縣。〔集解〕先謙曰。在今常德府武陵縣西。沅水逕平山（在縣西三十里）即逕縣城。然後歷枉渚縣。在今府城西。或謂在府城東者非。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蠻。不克。於是伏波將軍馬援。率四將軍討之。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武帝時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前書音義曰。人道尚右。言捨天子。仕諸侯。爲左官。左。僻也。阿曲附益王侯者。將有重法。是爲舊制。今更申明之。〔集解〕惠棟曰。漢律。鄭元章句曰。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袁安傳曰。阿附反虜。法與同罪。是也。冬十月。匈奴薁

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於是分爲南北匈奴。〔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時十二月癸丑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貊人。穢貊國人也。貊音陌。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集解〕陳景雲曰。太原二字、非衍卽誤。貊人入寇東邊諸郡。不能西至太原內地也。東夷傳同。遼東太守祭肜招降之。烏桓大人來朝。大人。謂渠帥也〔集解〕惠棟曰。注謂字衍。據魏書云。烏桓大人郝旦等九千餘人率衆向化。先謙曰。官本注大人作烏桓。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蕃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卻地千餘里。三月。南單于遣子入侍。戊申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畢十五度。畢爲邊兵。其冬蠻夷爲寇害。伏波將軍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冬十月。叛蠻悉降。夫餘王遣使奉獻。夫餘國在海東。去玄菟千餘里。是歲。烏桓大人率衆內屬。〔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云。上旣著烏桓來朝。此又紀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詣闕朝貢。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續漢志曰。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奉音扶用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詔曰。前以用度不足。吏祿薄少。□今益其奉。自三公下至佐史。各有差。先謙曰。官本注作千石月八十斛。無月九十斛比千石七字。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初作壽

陵。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蓋取久長之義也。漢自文帝已後。皆預作陵。今循舊制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四月。始營陵地於臨平亭南。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興之後。亦無邱壟。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預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又曰。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有不得存者。安得松喬與之而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也。故遭反覆。霸陵獨完。非成法耶。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掌宮室。景帝改爲大匠。秩二千石。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廣雅曰。無慮。都凡也。謂請園陵都凡制度也。袤音茂。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禮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鄭玄注云。芻靈。束茅爲人馬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禮曰作禮記。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謂赤眉入長安。惟霸陵不掘。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陂音普何反。池音徒何反。〔集解〕惠棟曰。顏師古刊謬正俗云。陂池當讀如坡陀。猶言靡迤耳。言不須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坡陁然。裁得流泄水潦耳。今讀者謂爲陂池。令得流水。非也。案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瀉水。則陂池之說。不爲無據。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郡名。在今勝州北。郴音丑林反。〔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遣郴迎單于於五原塞。因授以璽綬。先謙曰。雲中郡治雲中縣。今大同府西北塞外托克托城也。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衞護之。中郎將卽段郴也。漢官儀曰。使匈奴中郎將。屯西河美稷縣也。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蕃稱臣。入居雲中。遣使上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四。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

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施刑。補理城郭。施與弛同。解見上。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集解〕胡三省曰。賜錢爲辦裝也。轉輸給食。東觀記曰。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爲。上悔前徙之。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況薨。五月丁丑。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朱祐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帝從其議。又改大司馬爲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集解〕劉攽曰。案二漢稱行者皆云行某官事。不如今但云行某官也。明此少一事字。以太僕趙憙爲太尉。大司農馮勤爲司徒。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乞和親。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故涼城是也。〔集解〕先謙曰。今爲涼州府武威縣。冬。魯王興、齊王石、始就國。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爲北海王。以魯國益東海。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鍾虡之樂。漢官儀曰。虎賁千五百人。戴鶡尾。屬虎賁中郎將。又云。舊選羽林爲旄頭。被髮先驅。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爾雅曰。木謂之虡。所以懸鐘磬也。說文曰。虡飾爲猛獸。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集解〕何焯曰。此緣下捕諸侯賓客書廢后薨例不見紀也。案廣陵思王傳與東海王彊書曰。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因詔郡縣。捕王侯

賓客坐死者數千人。時更始子鯉。因沛獻王輔、殺劉盆子兄恭。故王侯賓客多坐死。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冬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蠶室。宮刑獄名。有刑者畏風。須暖。作窨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焉。窨音一禁反。見前書音義。其女子宮。謂幽閉也。北匈奴遣使貢獻。乞和親。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東壁五度。東壁爲文章。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説之士。詔捕諸王客。皆被以苛法。世祖不早爲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遣使者舉冤獄。出繫囚。庚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乙丑。詔令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各有差。

三十年春正月。鮮卑大人內屬朝賀。二月。東巡狩。甲子。幸魯。進幸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有星孛于紫宮。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爲中山王。五月。大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秋七月丁酉。幸魯國。〔集解〕劉攽曰。案它處皆不言國。明此多一字。復濟陽縣是年徭役。冬十一月乙酉。至自魯。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癸酉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柳五度是夏蝗〔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秋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是歲陳留雨穀〔集解〕惠棟曰論衡曰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形如稗實杜預注左傳云稗草之似穀者音蒲解反北匈奴遣使奉獻

中元元年〔集解〕惠棟曰考異云續志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紀年通譜云據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傳寫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但見紀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删去斯爲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字是亦藴章於此棟案宋說是也惟以紀志俱出范氏爲未審耳沈約撰符瑞志亦言建武中元元年知衆漢書所載決不同於范也春正月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趙王盱皆來盱音況于反丁卯東巡狩〔集解〕劉攽曰案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守音狩耳字不作狩狩田獵之名春秋天王狩於河陽彼直謂狩獵不與巡守同而此書巡守字皆作狩不可盡改又案他書亦多作巡狩字蓋世俗相傳迷誤已久以彼證字或眞以狩字爲是故粗論之以曉學者二月己卯幸魯進幸太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于東嶽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禪于梁父岱宗太山也梁父太山下小山也封謂聚土爲壇墠謂除地而祭改墠爲禪神之也續漢志曰時上御輦升山即位於壇南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三分璽親封之藏玉

牒已以石覆訖尚書令㠯五寸印封石檢畢皇帝再拜禪祭地於梁陰㠯高后配山川羣神從祀焉其玉牒文祕刻石文辭多不載〔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五百三十六引河圖會昌符云漢大興之道在九代之王封乎太山刻石著紀禪於梁父退省考功又初學記五引袁宏書云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

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己卯大赦天下復嬴博梁父奉高四縣屬太山郡故城在今兖州博城縣界〔集解〕陳景雲曰故城上當有博字先謙曰嬴縣今泰安府萊蕪縣博梁父奉高皆今泰安縣地勿出今年田租芻稾改年爲中元行幸長安戊子祀長陵五月乙丑至自長安六月辛卯太僕馮魴爲司空乙未司徒馮勤薨是夏京師醴泉涌出尚書中候曰俊乂在官則醴泉出也飲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赤草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已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卽朱草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㠯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爲年紀〔集解〕惠棟曰藝文志有漢大年紀五篇臣瓚注漢書亦引漢帝年紀是也蓋㠯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㠯化致升平稱爲中興今天下淸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太史史官之長也前書音義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之上㠯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秋郡國

三蝗。冬十月辛未。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爲司徒。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司空馮魴。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謂高帝子趙幽王友。趙恭王恢。趙隱王如意。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呂產、呂祿、並呂后兄弟子。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薄太后、高帝姬。孝文帝之母。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園謂塋域也。於中置寢。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斗二十度。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大戴禮云。明堂者、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上。上員下方。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禮圖又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員下方。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窻。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十二戶。法陰陽之數。胡伯始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下藉茅。存古制也。漢官儀曰。明堂四面起土作壍。上作橋。壍中無水。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歷明堂。迺至郊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於中行鄉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諸侯曰泮宮。東西南有水。北無。下天子也。漢宮閣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漢官儀。北郊壇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所。謂方壇四陛。但存壇祠舍而已。其鼓吹樂、及舞人御幔。皆從南郊之具。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壇下。南郊焚犢。北郊埋犢。〔集解〕劉攽曰。注去城一里所。謂方壇四陛。案謂當作爲。上文云。去城一里所。句。爲方壇四陛。傳寫之誤。以爲爲謂。以所屬下句。甚無謂也。惠棟曰。水經注。靈臺。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先謙曰。官本注。存作有。宣布圖

讖於天下。復濟陽、南頓。是年傜役。參狼羌寇武都。敗郡兵。隴西太守劉盱、遣軍救之。及武都郡兵討叛羌。皆破之。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伏侯古今注曰。是歲在丁巳。〔集解〕惠棟曰。蔣杲云。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中更始二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則崩時乃六十三歲。祭祀志封禪刻石文已云在位三十二年。年六十二。則崩年六十三無疑矣。此二字疑傳寫誤也。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文帝葬皆以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無字。光武崩。諸侯有奔喪之義。光武從事簡約。既敕刺史二千石無離城郭。又不得遣吏及因郵奏事。不近事情。明此多一無字無疑。蓋凡弔喪及赴葬。皆遣吏及因郵也。廉范傳。肅宗崩。廬江嚴麟奉章云云。此則遣吏之證。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左傳曰。息肩于晉。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每旦視朝。日側迺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迺寐。分猶半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常自細書

一札十行。報郡縣。旦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畢。道古今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常連日夜。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黃帝。老子。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愼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左傳曰。於文止戈爲武也。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蔡邕光武碑文云。光武將生。皇考以令舍不顯。開宮後殿居之而生。〔集解〕惠棟曰。宗室四王傳。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生光武也。令舍不顯。依濟陽宮碑及東觀記皆云令舍下溼。東觀記世祖紀。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上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今作不顯。蓋傳寫之誤。論衡曰。後殿第二內中。有赤光照室中。東觀記曰。光照堂中盡明如晝。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集解〕惠棟曰。論衡。皇考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者王長孫所。沈濤曰。此見吉驗篇。范書傳寫脫孫字。長辟左右辟音頻亦反。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

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目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目貨泉字文爲白水眞人。後望氣者蘇伯阿。〔集解〕惠棟曰。論衡。謁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唶曰。唶、歎也。音子夜反。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集解〕惠棟曰。論衡。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季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憧憧上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卻老之術。前書曰。衞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惠好天文讖記。爲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李守等亦云。〔集解〕惠棟曰。守。李通父。事具通傳。劉秀當爲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目能乘時龍而御天哉。

易曰。時乘六龍目御天。〔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司馬書論曰。昔羿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爲仍牧正。能修德復夏。厥勳大矣。然尙有虞思及靡有鬲內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贍智之主。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炎漢。號稱中興者。無以加之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愼人命。下及徭賦。武功既備。抗文德。修經術。勳績宏矣。初學記五、御覽三十九、引袁書論曰。前漢自成哀以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一作雖在）而瞻烏之望殆絕。世祖以渺渺之胄。起於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與羣豎並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爲之王公。茫茫九州。瓜分臠切。泯泯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天威。雪霜被而茨棘枯。橫網振而逆鱗埽。羣材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言。固以寥闊大度。同符高祖。又資（一作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周乎。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物之上矣。類聚十二□御覽九十。引薛瑩後漢書贊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

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皆冀於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加以寬博宏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竇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覩顏識奇故能以十餘年間埽除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有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漢以火德王故曰炎正大盜謂王莽篡位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日殺齊君而盜其國向所謂智者不反爲大盜積者乎〔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序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九縣飆回三精霧塞九縣、九州也飆回謂亂也三精、日月星也霧塞言昏昧也精或爲象〔集解〕顧起元曰左傳夷於九縣注云楚滅九國非也九爲陽數之極故書傳凡言九者皆指其極也范書九縣飆回正用此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貺自甄誕、大也書曰誕膺天命甄、明也靈貺謂佳氣神光之類也沈幾先物深略緯文幾者動之微也物、事也沈深之幾先見於事也謚法經緯天地曰文〔集解〕吳仁傑曰文選作緯天恐當從文選爲是又馮衍傳周宣齊威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注吉甫謂尹吉甫按吉甫當作成父謂王子成父也若尹吉甫不應序於夷吾之下又黃瓊傳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注引法言金口木舌按金口木舌木鐸也所以振文事辭意不類疑木當作束楚漢春秋人銜枚馬束舌李尋曰智者結舌顏注謂不敢出言也惠棟曰案文與下羣雲爲一均□聲不應改作天字吳說非先謙曰天亦均也說未必非尋邑百萬貔虎爲羣貔、執夷虎屬也書曰如虎如貔言其猛勇也長轂雷野高鋒彗雲長轂、兵車雷野言其聲盛淮南子曰雷以爲車輿彗、埽也音詳銳反英威既振新都自焚王莽初封爲新都侯史記曰周武王伐紂紂衣其寶玉自焚而死莽雖被殺滅亡與紂同故假以言之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虔劉皆殺也左傳曰虔劉我邊垂、謂公孫述稱帝於庸蜀盧芳據代郡也紛紜喻亂也梁謂劉永趙謂王郎也三河未澄四

關重擾。三河、河南、河北、河東也。未澄。謂朱鮪等據洛州。未歸光武也。四關。謂長安四塞之國。重擾、謂更始已定關中。劉盆子入關。殺更始發掘諸陵也。神旌迺顧。遞行天討。周禮曰。析羽為旌。稱神者。猶言神兵神算也。詩云。迺眷西顧。書云。天討有罪也。金湯失險。車書共道。前書曰。金城湯池。不可攻矣。金旨喻堅。湯取其熱。光武所擊。皆失其險固也。禮記曰。天下車同軌。書同文。靈慶既啓。人謀咸贊。靈慶、謂符讖也。左傳曰。天啓之也。人謀。謂羣下勸即尊號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贊、助也。明明廟謨。赳赳雄斷。詩曰。明明天子。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上。決勝千里之外。赳赳武貌也。於赫有命。系隆我漢。於赫。歎美之詞。音烏。詩云有命既集。系猶繫也。〔集解〕錢大昕曰。蔚宗宋人。不應有我漢之稱。此必沿東觀舊文。先謙曰。東觀記。楊正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賈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乎。敕壞祭乃去。

後漢書集解卷一下挍補

光武帝紀下。謫見日月。注。謫、罰也。官本罰作責。

是歲。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注。射聲、謂工射者也。官本無也字。

與車駕會高平。集解。劉攽曰。注、案高平縣名。至當從融傳以武威、敦煌足五郡之數。高平、平高、均即今平涼府固原州治。

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注、縣名。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舊名武衞城。在今階州成縣西三十里。

岑彭破公孫述將侯丹於黃石。注。在今涪州涪陵縣。唐涪陵縣治今重慶府涪州。黃石卽橫石灘。亦謂之石梁銅柱。

威虜將軍馮峻拔江州。峻、官本同。案前文及岑彭傳均作駿。从馬。此獨从山明誤。

二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注。大司馬史。史、官本作吏。誤。

夏四月乙卯。南巡狩。至五月乙卯。車駕還宮。錢大昭曰。四月乙卯。南巡狩。則五月不得又有乙卯。二者必有一誤。案本年二月乙亥晦日食。通鑑據長厤從續志袁紀作乙未晦。如二月晦乙亥。

則四月有乙卯。五月誤如二月晦乙未。則五月有乙卯。四月誤。惟二月書乙亥晦。六月亦不當有癸巳。而此紀下有六月癸巳臨淮公薨之文。是二月晦確爲乙未。而四月乙卯必誤矣。

妖巫李廣等羣起據皖城。皖、官本作晥。案皖、春秋國名。見路史。字或作晥。从目。或作皖。从日。並通。

是歲。罷州牧。置刺史。注成帝綏和元年。元年、官本作三年。誤。

夏四月。拔原武。集解。通鑑胡注。至陽武縣地。案此解應移上據原武句下。

秋。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內附。詣、官本作請。非。

使中郎將李茂。中郎將。原本脫將字。據南匈奴傳補。錢大昭曰。閩本、監本、俱有將字。案官本亦有將字。

烏桓大人來朝。集解。官本注。大人作烏桓。案文當云大人烏桓謂渠帥也。互脫二字。

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錢大昭曰。西京百官受奉之制。前書不載。顏師古注百官表。所云漢制。與章懷引續漢志相同。（案惟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顏注作六十斛。）大略即用續志。其增減之數不可攷矣。

今所制地。官本今作令。

冬十一月乙酉至自魯。乙酉。官本作丁酉。與通鑑合。

中元元年。集解。惠棟曰。至知衆漢書所載。決不同於范也。案中元元年書法。東觀記、袁紀均同。通鑑胡注、歷引洪氏隸釋。及祭祀志。東夷傳。以證中元元年之上。仍應冠以建武二字。並謂通鑑亦止書中元元年。非不取宋說。乃從簡易。實則改年異於改元。前書帝紀亦惟改元。則著年號。如文景之改年中元。後元。皆不復出年號。此自史例相承。范書亦本如此也。而宋乃疑爲脫誤刪去。豈溫公而同其所見。乃惠氏猶是宋說。謂知衆漢書所載。決不同於范。果何據乎。

趙王盱皆來案盱本傳作栩。明紀永平五年亦作栩。六年仍作盱。章紀建初六年亦作盱。

無遺吏及因郵奏。集解。劉攽曰。至此則遺吏之證。周壽昌曰。案無遺吏及因郵奏。東觀記詔語亦同。則此無字非多也。至廉范傳。肅宗崩。奔喪敬陵。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時范爲蜀郡太守。且離城郭矣。大抵光武一時權詔。非爲定制。故肅宗時已不奉行。是周氏意劉舉肅宗時事。不足以證光武此詔也。今觀續志禮儀下大喪。明有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之文。以典制論。似劉說可信。然事爲典制所有者。若許其行。遺詔自可不及。正惟不許其行。乃特及之耳。況本文承上無離城郭言。卽省此一無字。仍未見卽許其遺吏及因郵奏也。又何必省之耶。

贊曰。炎正中微。注、漢以火德王。故曰炎正。案炎正。文選作炎政。李注。中微。謂平世衰也。是以政爲政事。光武誕命。光武。文選作世祖。深略緯文。集解。吳仁傑曰。文選作緯天。至顏注。謂不敢出言也。案文選今本亦作緯文。胡克家考異云。袁本作天。茶陵本作文。何焯云作文者後來轉依今范書誤改。左震曰。馮衍傳以下宜散列各傳本文集解中。高鋒彗雲。鋒、文選作旗。觀李注引東都主人曰戈鋋彗雲則旗仍鋒之譌。注、音詳銳反。官本。詳作識。明明廟謨。文選、謨作謀。系隆我漢。集解。錢大昕曰。蔚宗宋人。不應有我漢之稱。此必沿東觀舊文。案此句文選作系我皇漢著一皇字。尤似當時史臣口脗。未知二本孰爲原文。

顯宗孝明帝紀第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諡法曰。照臨四方曰明。伏侯古今注曰。莊之字曰嚴。〔集解〕惠棟曰。袁山松後漢書曰。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東觀記曰。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上以赤色名之曰陽。風俗通曰。明帝與光武同月生。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帝生而豐下。杜預注左傳云。豐下蓋面方也。東觀記云帝豐下兌上項赤色有似於堯。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皇子陽至十三年。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吳季子。陽對曰。愚戇無比。及阿乳母以問師傅曰。少推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十七年。進爵爲王。十九年。立爲皇太子。〔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本紀曰。上幼而聰明睿知。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内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以爲宜承先緒。建武十七年十月。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以爲皇后。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汪文臺曰。御覽五百九十一。引華嶠後漢書云。明帝自制五行章句。先謙曰。劉隆傳。光武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建武十九年。妖巫單

臣、傅鎭等入原武自稱將軍臧宮圍之數攻不下帝問公卿諸侯王方略顯宗時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埶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挻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從之賊衆分散遂斬臣鎭等

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尙書。〔集解〕先謙曰詳具榮傳。

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卽皇帝位年三十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帝王紀曰原陵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在臨平亭東南去洛陽十五里。

有司奏上尊廟曰世祖夏四月丙辰詔曰予末小子〔集解〕惠棟曰尙書顧命王曰眇眇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假、至也。音格。懷柔百神惠於鰥寡懷、安也柔、和也禮曰凡山林能興雲致雨者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懷柔百神也書曰惠於鰥寡〔集解〕惠棟曰漢書谷永傳引書云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蔡邕石經同今書作惠鮮僞孔氏注云加惠鮮乏鰥寡之人說迂曲不若從石經、漢書爲正。朕承大運繼體守文創基之主則尙武功以定禍亂其次繼體而立者則守文德穀梁傳曰承明繼體則守文之君也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㠯元元爲首〔集解〕惠棟曰此遺詔中文史不載也。公卿百僚將何㠯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前書音義曰男子者、謂戶內之長也商鞅謂秦制爵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人賜爵者有罪得贖貧者得賣與人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文帝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

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人之師也。其以戶口率置員。事見前書。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漢制賜爵、自公士已上不得過公乘。故過者得移授也。同產、同母兄弟也。〔集解〕惠棟曰、劉劭爵制曰、吏民爵不得過公乘。得貰與子若同產。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無名數、謂無文簿也。占、謂自歸首也。〔集解〕劉攽曰、及流人無名數、案他處詔書皆上有脫無名數則云及流人云云、此無故不當有及字。三年詔亦無、可互驗。惠棟曰、宣帝紀地節二年詔曰、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著名籍也。占音之贍反。鰥寡孤獨篤癃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爲內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黃綬、漢制、二百石以上銅印黃綬也。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此制引以爲謙也。〔集解〕惠棟曰、集覽正誤云、此因光武初崩、故云與公羊義不同。棟案、此正誤臆說、章懷注是也。章帝建初七年詔亦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豈當時亦因明帝初崩耶。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帝謙言年尙少壯、思慮輕淺、故須賢人輔弼。實賴有德左右小子。賴、恃也。左、右、助也。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竝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六尺、謂年十五已下。大節、謂大事。撓、屈也。音女孝反。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太尉憙告諡南郊。趙憙也。應劭風俗通曰、禮、臣子無爵諡君父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諡之。司徒訢奉安梓宮。李訢也。梓宮、以梓木

爲棺。風俗通曰。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死。因以爲名。司空魴將校復土。馮魴也。將校、謂將領五校兵以穿壙也。前書音義曰。復土、主穿壙塡墓事也。言下棺訖。復以土爲墳。故言復土。其封憙爲節鄉侯。訢爲安鄉侯。魴爲楊邑侯。秋九月。燒當羌寇隴西。敗郡兵於允街。允街、縣名也。允音鉛。街音佳。屬金城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東南。城臨麗水。一名麗水城。〔集解〕先謙曰。在今涼州府平番縣南。赦隴西囚徒。減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調。又所發天水三千人。亦復是歲更賦。更、謂戍卒更相代也。賦、謂雇更之錢也。前書音義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有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一千。是爲踐更。古者天下人皆當戍邊三日。亦名爲更。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當行者不可往。卽還。因任一歲。次直者出錢三百雇之。謂之過更。〔集解〕劉攽曰。注有一月二更。案文多一有字。緣一月字似有故衍。因任一歲。案任當作住。遣謁者張鴻、討叛羌於允吾。允吾、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允音沿。吾音牙。〔集解〕先謙曰。今蘭州府皋蘭縣地。在河北皋蘭縣西北。注蘭是闌之誤。鴻軍大敗。戰歿。冬十一月。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討燒當羌。十二月甲寅。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敕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禮記。孟春之月。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仲春無作大事。以妨農事。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前書音義曰。右趾、謂刖其右足。次刖左足。次劓。次黥。次髡鉗爲城旦舂。城旦者、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舂者、婦人犯罪。不任軍役之事。但令舂以食徒者。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完者、謂不加髡鉗而築城也。次鬼薪白粲。次隸臣妾。次司寇作。其未發

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放手謂貪縱爲非也。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舉非其人。並正舉主之罪。〔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建武八年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曹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幷正舉者。又郡縣每因徵發。輕爲姦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元會儀見下。夏五月。太傅鄧禹薨。戊寅。東海王彊薨。遣司空馮魴、持節視喪事。賜升龍旄頭、鑾輅、龍旂。旄頭見光武紀。鑾、鈴也。在鑣、交龍爲旂。唯天子用之。今特賜以葬。六月乙卯。葬東海恭王。秋七月。捕虜將軍馬武等、與燒當羌戰。大破之。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八月戊子。徙山陽王荊、爲廣陵王。遣就國。是歲。遼東太守祭肜。使鮮卑擊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渠帥。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越巂姑復夷叛。姑復、

縣名。〔集解〕先謙曰、前志、姑復臨池澤在南。陳澧云、卽今永北廳程海。姑復近鵝礶、金沙二江合流處。州郡討平之。〔集解〕惠棟曰、續志、益州擊姑復蠻夷大牟替滅、斬首傳詣洛陽。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二千石已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其纓各如其綬色、玄衣纁裳。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三禮圖曰、冕以三十升布染而爲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圜後方、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故謂之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董巴輿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周禮、屨人、掌王赤舄、青絇。鄭玄注云、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也。絇、屨鼻頭以青絲飾之。絇音劬。三禮圖曰、屨複下曰舄。其色各隨裳色。〔集解〕劉攽曰、注二千石已下至小吏、案上文已云二千石冠兩梁、此則多一二字。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五經通義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牲幣及玉、各依方色。〔集解〕劉攽曰、注白招矩案禮作白招拒、音矩、不便作矩也。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祉亦福也。詠、謂詩云降福穰穰之類。景帝詔曰、歌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明功。其班時令、勑羣后。班、布也。時令、謂月令也。四時各有令、若有乖舛、必致妖災、故告之。〔集解〕劉攽曰、正文案、此詔方敘行禮事、未有勑下語、則此其字爲衍文、下文自有其令天下云云。事畢、升靈臺、望元

氣吹時律觀物變元氣天氣也王者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也故望之焉時律者卽月令孟春律中太蔟仲春律中夾鍾之類大戴禮曰聖人截十二管察八音之清濁謂之律呂律呂不正則諸氣不和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色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象鄭司農注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預注云物謂氣色災變也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奉計謂計吏也詩曰因時百蠻百言衆多也獨言蠻通四夷也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周禮曰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又曰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撥理也公羊傳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寅八寅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明帝自謂無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四十餘年〔集解〕劉攽曰注案文意當更有成康之質四字然後云成康之時盥洗進爵踧踖惟慙鄭玄注論語云踧踖敬恭貌盥音管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蕩明達之貌戚戚常憂懼也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若順也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儀禮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矣謂之爲侯者天子射中之可以服諸侯也天子侯中一

丈八尺。畫以雲氣爲正。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二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三節。〔集解〕劉攽曰。注儀禮曰。大射之禮。案此非儀禮本文。不合書曰字。

秋九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東海王政、來朝。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

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

眇眇小子。屬當聖業。

尚書康王曰。眇眇予末小子。孔安國注云。眇眇猶微微也。

閒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

東觀記曰。十月元日。

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

孝經援神契曰。尊事三老。父象也。宋均注曰。老人知天地之事者。安車。坐乘之車。輭輪。以蒲裹輪。輭音而兗反。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說文。綏。車中把也。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續漢志曰。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皆服絺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畢。殿坐于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屛。交拜。導自阼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於己禮大隆也。醬。醯也。珍。謂肴羞之屬。卽周禮八珍之類。鄭玄注儀禮云。酳。漱也。所以潔口。音胤。〔集解〕劉攽曰。注老人知天地之事。案本以知天地人三才。故謂之三老。則此之字當作人也。惠棟曰。玉杖當作王杖。

祝哽在前。祝噎在後。

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噎也。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鹿鳴。詩小雅篇名也。新宮。小雅逸篇也。升。登也。登堂而歌。所以重人聲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集解〕惠棟曰。案此則後漢時新宮之樂尙存。

八佾具脩。萬舞於庭。

佾、列也。謂舞者行列也。左氏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萬亦舞也。詩云、公庭萬舞。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也。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集解〕惠棟曰、躬、常山人。見東觀記、胡注桓榮傳及袁紀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棟案不言李躬者省文也。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詩大雅也。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禮記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耋。釋名曰、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中山王焉始就國。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集解〕汪文臺曰、文選張衡東京賦注引華嶠書云、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幷銅馬。置上西門平樂觀。遂有事於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時有縣三老上章云。陛下入東都。臣望顏色儀類先帝。臣一驩喜。百姓殿設如舊時。臣二驩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驩喜。陛下聽用直諫。默然受之。臣四驩喜。陛下至明。懲艾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驩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驩喜。天下太平。德合於堯。臣七驩喜。帝令上殿。欲觀上衣。因舉虎頭衣以畏三老。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東觀漢記曰、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又云、霍光墓在茂陵東司馬門道南四里。式、敬也。禮記曰、行過墓必式。進幸河東。所過賜二千石令長已下至於掾史各有差。續漢志曰、郡國及縣諸曹皆置掾史。

癸卯。車駕還宮。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下獄死。〔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林奏使羌顚岸降詣林。林欲以爲功效。奏言大豪後顚岸兄顚吾復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贓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棟案林爲竇融從兄子也。 是歲。始迎氣於五郊。續漢書曰。迎氣五郊之兆。四方之兆各依其位。中央之兆在未。壇皆二尺。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服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皆白。歌白藏。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服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少府陰就子豐。殺其妻酈邑公主。就坐自殺。酈縣屬南陽郡。酈音櫟。〔集解〕先謙曰。在今南陽府內鄉縣東北。

三年春正月癸巳。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儀謂渾儀。以銅爲之。置於靈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正、謂日月五星不失其次也。三時、謂春夏秋。左傳曰。務其三時。 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㠯及蝥賊。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賊。食根曰蝥。蜮一名短狐。今之水弩。含沙射人爲災。言此者。欲令臣下順時行政。勿使擾也。〔集解〕錢大昕曰。蜮當爲蟘。即螣字。爾雅作蟘。注以爲短狐。失之。 詳刑愼罰。〔集解〕惠棟曰。古文尚書呂刑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又曰。告爾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愼罰見康誥。 明察單辭。單辭、

猶偏辭也、〔集解〕惠棟曰、呂刑曰、明清于單辭、何若瑤曰、朱浮傳注、言無正據也、夙夜匪懈、目稱朕意、二月甲寅、太尉趙憙、司徒李訢免、丙辰、左馮翊郭丹爲司徒、己未、南陽太守虞延爲太尉、甲子、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炟音丁達反、爲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爲千乘王、千乘、國名、今青州縣、故城在今淄州高苑北、〔集解〕先謙曰、今青州府高苑縣地、羨爲廣平王、六月丁卯、有星孛于天船北、天船、星名、續漢志曰、天船爲水、彗出之爲大水、是歲伊洛水溢到津城門、伏侯古今注曰、彗長三尺、所見三十五日乃去、秋八月戊辰、改大樂爲大予樂、尚書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故據琁璣鈐改之、漢官儀曰、大予樂令一人、秩六百石、壬申晦、日有蝕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氐二度、氐爲宿宮、是時明帝作北宮、袁宏紀、是時刑法嚴峻、人懷憂懼、因是變也、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儲、積也、墊、溺也、音丁念反、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目致戒懼、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余歟、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絕無日食之異、〔集解〕惠棟曰、案春秋哀公十有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注謂哀公之篇絕無日食之異、此緯書之謬、緣春秋古文後出、止據公穀兩傳、故劉

向集亦云。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不數哀公也。今之動變。儻尙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國語曰。天子聽政。公卿至于庶士獻詩。師箴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而後王斟酌焉。其言事者。靡有所諱。冬十月。蒸祭光武廟。禮記曰。冬祭曰蒸。蒸、衆也。冬物畢成可祭者衆。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前書曰。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其舞人執羽籥。五行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其舞人冠冕衣服法五行色。武德者。高祖四年作。言行武以除亂也。其舞人執干戚。光武草創。禮樂未備。今始奏之。故云初也。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觀舊廬。〔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與皇太后幸南陽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上在於道所見吏勞賜省事。畢。步行觀部署。不用輦車。

十二月戊辰。至自章陵。是歲。起北宮及諸官府。京師及郡國七大水。

四年春。〔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十九引司馬書云。永平四年。詔曰。比來水旱饑饉。加有軍旅。正旦無陳朝賀之儀。二月辛亥。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禮記曰。天子親耕于東郊。爲藉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五經要義曰。天子藉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藉、蹈也。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續漢志云。正月始耕。既事。告祠先農。漢舊儀曰。先農、卽神農炎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從。皇帝親執耒耜而耕。天子三推。三公五。孤卿十。大夫十二。士庶人終畝。乃致藉田倉。置令丞。以給祭天地宗廟。以爲粢盛。〔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致作置。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燠沐。燠、暖也。音於六反。沐、潤澤也。言無暄潤之氣也。煩勞羣司。積精禱求。積精、猶儲積也。說文云。告事求福曰禱。〔集解〕何若瑤曰。管子中不精者心不治。注。精、誠至之謂也。積精猶積誠。注非。而比再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奉。有司

勉遵時政。務平刑罰。秋九月戊寅。千乘王建薨。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免。丙辰。河南尹范遷爲司徒。太僕伏恭爲司空。十二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坐縣飛書誹謗。）

五年春二月庚戌。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罷歸藩。琅邪王京就國。冬十月。行幸鄴。與趙王栩會鄴。常山三老言於帝曰。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係。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重、難也。拳拳、猶勤勤也。禮記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息。）其復元氏縣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續漢志曰。五伯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集解〕惠棟曰。元和郡縣志引後漢書曰。賜縣掾吏及門闌走卒錢。）至自鄴。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卻之。是歲。發遣邊人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

六年春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東平王蒼、淮陽王延、琅邪王京、東海王政、趙王盱、北海王興、齊王石、來朝。

二月。（〔集解〕惠棟曰。宋志作三月。）王雒山出寶鼎。（雒或作雄。〔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雄。）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

金。鑄鼎巳象物。〔集解〕惠棟曰。春秋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不指何君。墨子天柱篇以爲夏啓之事。墨子在春秋時。當得其實。漢時皆以爲夏禹事。失之。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夏禹之時。令遠方圖畫山川奇異之物。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以象之。令人知鬼神百物之形狀而備之。故人入山林川澤。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惡氣謂罔兩之類。事見左傳。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迺淪亡。史記曰。周鼎亡入泗水中。秦始皇過彭城。齋戒欲出周鼎於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祥瑞之降。巳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巳致茲。易曰。鼎象三公。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集解〕通鑑胡注。此蓋易緯之辭。惠棟曰。案鼎三足。象三公。故云。前漢彭宣曰。三公鼎足承君。是也。胡云易緯之辭。何所據耶。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巳礿祭之日。禮記曰。夏祭曰礿。音藥。礿、薄也。夏物未成。祭尚薄。陳鼎於廟。巳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蚩也。冬十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陵。會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東平王蒼、淮南王延、琅邪王京、東海王政。十二月。還幸陽城。遣使者祠中岳。壬午。車駕還宮。東平王蒼、琅邪王京。從駕來朝皇太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集解〕通鑑胡注。西京諸后皆從帝謚。惟衞思后、許恭哀后不以壽終而別追謚之。從帝謚而又加一字。自陰后始。

秋八月戊辰。北海王興薨。是歲。北匈奴遣使乞和親。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遷薨。漢官儀曰。遷字子閭。沛人也。〔集解〕惠棟曰。遷事見郭丹傳。三月辛卯。太尉虞延爲司徒。衞尉趙憙行太尉事。遣越騎司馬鄭衆報使北匈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武帝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至此復置焉。以中郎將吳常行度遼將軍。曼柏縣、在今勝州銀城縣。〔集解〕何焯曰。前書昭紀。元鳳三年。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此與南匈奴傳注。皆誤作武帝。秋、郡國十四雨水。冬十月。北宮成。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占著、謂附名籍。〔集解〕惠棟曰。史記田叔列傳。因占著名數。索隱言卜占而自占著家口名數。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凡徒者賜弓弩衣糧。壬寅晦。日有食之。既。既、盡也。〔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於天文屬吳。後二年。廣陵王荊坐謀反自殺。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爲至譴。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天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敕厲。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爲盈縮。當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譴也。

〔集解〕劉攽曰正文春秋圖讖所爲至譴案文爲當作謂先謙曰官本道正作政理爲謂古字通作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封有正有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後魏相奏去副封以防擁蔽帝覽章深自引咎迺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集解〕惠棟曰謂起北宮及諸官府也出入無節〔集解〕惠棟曰洪範五行傳曰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問明王不聽此言微子未詳〔集解〕沈濤曰注正引管子以解飛蓬則微子當作微管六朝人每以管仲爲微管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云微管之歎撫事彌深任昉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云道被如仁功參微管百辟勸進今上牋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云微管寄明牧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詔曰至於德參微管勳濟倉生謝靈運傳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皆是後人校范書者以微管爲不詞改爲微子淺妄甚矣野客叢書數微管事甚悉然亦有誤舉者如潘岳詩豈敢陋微管今文選本作豈敢陋微言非微管也又劉義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謂管窺之微見不可概論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北匈奴寇西河諸郡

九年春三月辛丑。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算。口算已見光武紀。夏四月甲辰。詔郡國吕公田賜貧人各有差。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偕、俱也。所徵之人。令與計吏俱上。及尤不政理者。亦吕聞。是歲。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書大有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袁宏漢紀曰。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集解〕惠棟曰。案漢有學師宋恩等題名。其稱師者二十人。易掾二人。易師三人。尙書掾、尙書師各三人。詩掾四人。春秋掾、文學、孝經掾各一人。文學師四人。蓋當時郡國皆置五經師。而五經又各有師。故魏德公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也。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國除。夏四月戊子。詔曰。昔歲五穀登衍。鄭玄注周禮云。五穀、黍、稷、麥、麻、朮也。登、成也。衍、饒也。音以戰反。今茲蠶麥善收。其大赦天下。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吕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吕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墮。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北至、夏至也。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

鳴。校學也。鹿鳴、詩小雅篇名。宴羣臣嘉賓之詩。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鄭玄注周禮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子。鄭衆曰、有六孔。世本曰、暴辛公作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有八孔。〔集解〕惠棟曰、聶崇義云、舊圖雅篪長尺四寸、頌篪尺二寸。前書志、孔光奏主調篪員二人、注、篪七空、廣雅曰八孔。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冬十一月、徵淮陽王延會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輿音預。〔集解〕先謙曰、在今汝寧府汝陽縣東北六十里。徵沛王輔會睢陽。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十一年春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東平王蒼、淮陽王延、中山王焉、琅邪王京、東海王政來朝。秋七月、司隸校尉郭霸下獄死。是歲、漅湖出黃金、廬江太守以獻。漅湖、湖名、音子小反、在今廬州合肥縣東南。〔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也、涉水取、滑重不能舉。挺望見、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爲盟槃、動行入深淵中、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掇攬、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奏獻、具言得金狀。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即復因郵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先謙曰、漅一作巢。地理通釋、湖爲巢縣地、後陷爲湖、合肥、巢、廬江三縣分湖爲界。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孝明時、致麒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

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西南夷傳曰。罷益州西部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置哀牢、博南二縣。去洛陽七千里。在今匡州匡川縣西。〔集解〕先謙曰。郎今永昌府保山、永平等縣。夏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自滎陽至于千乘海口。汴渠卽莨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過汴以東。積石爲隄。亦號金隄。成帝陽嘉中所作也。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曾參字子輿。閔損字子騫。並孔子弟子。皆有孝行也。仲尼葬子。有棺無椁。論語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前書音義曰。擔音丁濫反。言一石之儲。方言作甔。云罌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甔。郭璞注曰。所謂家無甔石之儲者也。埤蒼曰大罌也。字或作儋。音丁甘反。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史記曰。秦德公始爲伏祠。歷忌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庚日必伏。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說文云。臘。冬至後祭百神。始皇更臘曰嘉平。奠、喪祭也。〔集解〕惠棟曰。經籍志雜忌歷二卷。高堂隆撰。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游食、謂浮食者。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秋七月乙亥。司

空伏恭罷。乙未。大司農牟融爲司空。冬十月。司隸校尉王康下獄死。是歲。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十三年春二月。常耕於藉田。禮畢。賜觀者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有一諸生前舉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板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也。三月。河南尹薛昭下獄死。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王景傳曰。平帝時。汴河決壞。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瀁廣溢。莫測圻岸。圻。堮也。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迺曰。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集解〕先謙曰。官本曰作云。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埶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爾雅曰。丘再成曰陶丘。孫炎曰。形如累兩盂也。郭璞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也。尚書曰。厥土惟黑壤。下土墳壚。孔安國曰。無塊曰壤。墳。起也。故薦嘉玉絜牲。以

禮河神。禮記曰。凡祭玉曰嘉玉。儀禮曰。絜牲剛鬣。東過洛汭。歎禹之績。水北曰汭。洛汭。洛水入河處也。績、功也。河洛皆禹所加功。故歎之。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周禮曰。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也。色、謂其黃白青黑之類。孔安國曰。水所去土復其性也。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濱、近也。豪右、大家也。〔集解〕惠棟曰。固、規固也。庶繼世宗瓠子之作。瓠子、隄名也。武帝元封二年。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皆負薪塡河。在今濮州濮陽縣西也。因遂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壬寅。車駕還宮。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尾十七度。三公免冠自劾。制曰。冠履勿劾。災異屢見。咎在朕躬。憂懼遑遑。未知其方。將有司陳事。多所隱諱。使君上壅蔽。下有不暢乎。昔衞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論語。孔子曰。衞靈公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奚其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主宗廟。王孫賈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集解〕錢大昕曰。下兩治字作主。蓋章懷所改。此治賓客之治。又後人回解。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孤。勉思職焉。十一月。楚王英謀反。廢。國除。遷於涇縣。涇縣屬丹陽郡。今宣州縣。故城在縣東。有涇水。出蕪湖。因水立名。〔集解〕先謙曰。在今寧國府涇縣西。所連及死徙者數千人。是歲。齊王石薨。

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司徒虞延免。自殺。夏四月丁巳。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爲司徒。穆字綏公。宛人。前楚王英自

殺。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荊子元壽爲廣陵侯。初作壽陵。〔集解〕蘇輿曰。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壽陵。此明帝預自制陵。書法宜有別。後又云帝初作壽陵裁令流水而已。即用光武制。以文核之。並不當云初作。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詔亡命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縑四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徵沛王輔會睢陽。進幸彭城。癸亥。帝耕于下邳。三月。徵琅邪王京會良成。良成、縣名。屬東海。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集解〕先謙曰。在今徐州府邳州北。徵東平王蒼會陽都。陽都、縣名。屬琅邪郡。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南。〔集解〕先謙曰。今同。又徵廣陵侯及其三弟會魯。祠東海恭王陵。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孔子宅在今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七十二子顏閔之徒。漢春秋曰。帝時升廟立。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東平、國名。故城在今鄆州東。〔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幸東平王宮。先謙曰。今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無鹽故城。辛卯。進幸大梁。大梁城、魏惠王所築。故城在今汴州。〔集解〕先謙曰。在今開封府祥符縣西北。至定陶。祠定陶恭王陵。恭王、元帝子康。夏四月庚子。車駕還宮。改信都爲樂成國。臨淮爲下邳國。封皇子恭爲鉅鹿

王。黨爲樂成王。衍爲下邳王。暢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濟陰郡。今曹州。〔集解〕先謙曰。在今曹州府定陶縣東南四十里。〕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郎從官二十歲已上帛百匹。十歲已上二十匹。十歲已下十匹。官府吏五匹。書佐小史三匹。令天下大酺五日。〔前書音義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恩詔橫賜。得令聚會飲食五日。酺、布也。言天子布恩於天下。史記。趙惠文王三年大赦。置酒大酺五日。〔集解〕劉攽曰。正文從官二十歲以上。又云十歲以下。案郎從官不可年十歲以下者。以十七年事校之。脫視事二字。惠棟曰。案周禮族師職春秋祭酺。鄭元曰。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又毛詩箋曰。周時百室有祭酺合醵之歡。孔穎達曰。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時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服虔音蒲。〕乙巳。大赦天下。其謀反大逆及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冬。車騎校獵上林苑。〔周禮校人掌王田獵之馬。故曰校獵。謂以木相貫穿爲欄校。以遮禽獸。〕十二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屯涼州。〔前書曰。奉車都尉掌乘輿。駙馬都尉掌天子之副馬。駙、副也。並武帝置。秩二千石。〕

十六年春二月。遣大僕祭肜出高闕。〔高闕、山名。因以名塞。在朔方北。〔集解〕惠棟曰。袁紀出朔方高闕塞。水經注云。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其山中斷。望若闕焉。故有高闕之名。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上古迄今。常置重捍以坊塞道。先謙曰。據水經河水注。河水自朔方郡臨渾縣來。爲北河。東逕高闕南。衞青敗右賢王於高闕。即此。又東逕臨河縣故城北。又東逕陽山南。吳卓信云。臨河縣在北河之南。今榆林邊外河套內。〕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集解〕先謙曰。今肅州。〕駙馬都尉耿秉出居延。〔本匈奴地名也。武帝因以名縣。屬張掖郡。在今甘州張掖縣東北。〔集解〕先謙曰。水經注居延澤在居延

縣故城東北。尙書所謂流沙者也。一統志、流沙在今安西府沙州衞西。騎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呼衍、匈奴王號。天山卽祁連山。一名雪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祁音時。〔集解〕先謙曰、在今甘州府張掖縣西南二百里。留兵屯伊吾盧城。本匈奴中地名。旣破呼衍、卽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今伊州細職縣伊吾故城是也。〔集解〕先謙曰、今鎭西府宜禾縣也。耿秉、來苗、祭肜竝無功而還。夏五月、淮陽王延謀反、發覺。癸丑、司徒邢穆、駙馬都尉韓光坐事下獄死。所連及誅死者甚衆。坐與延同謀。戊午晦、日有食之。六月丙寅、大司農西河王敏爲司徒。漢官儀曰、敏字叔公、并州隰城人也。秋七月、淮陽王延、徙封阜陵王。阜陵、縣名。屬九江郡。故城在今滁州全椒縣南。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恣聽之。女子嫁爲人妻、勿與俱。謀反大逆無道不用此書。是歲、北匈奴寇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擊破之。

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於甘陵。〔集解〕錢大昕曰、按清河之甘陵、本厝縣。安帝始改名。不應此時先有之。恐有譌。惠棟曰、通鑑考異皇后紀原陵甘露降於樹、然則實降原陵也。此誤以原爲甘。北海王睦薨。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二月癸丑、汝南太守鮑昱爲司徒。是歲、甘露仍降。樹枝內附。仍、頻也。內附、謂木連理也。前書

終軍曰。衆枝內附。是無外也。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儋耳。〔集解〕惠棟曰。師古注。儋音丁甘反。字本作瞻。僬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山海經曰。周僥國在三首國東。爲人短小冠帶。一名僬僥國。語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楊浮異物志曰。儋耳、南方夷。生則鏤其頰皮。連耳匡分爲數支。狀如雞腸。纍纍下垂至肩。〔集解〕惠棟曰。楊浮、浮當作孚。漢議郎楊孚字孝先。撰異物志一卷。見廣志及經籍志。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神物顯應。乃並集朝堂。〔集解〕通鑑胡注。班固西都賦云。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丙。謀謨乎其上。蓋在殿廷左右也。奉觴上壽。壽者。人之所欲。故卑下奉觴進酒。皆言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繇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從官視事十歲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黃綬。〔集解〕劉攽曰。案文既云中二千石下至黃綬。不須更比二千石。明多此三字。貶秩奉贖在去年以來皆還贖。秋八月丙寅。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也。漢官儀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已下任兵者。任、堪也。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冬十一

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昆侖、山名。因以爲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臺。〔集解〕先謙曰。今肅州西南。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去蒲類海百里之內。〔集解〕惠棟曰。應劭曰。蒲類、匈奴中海名也。在燉煌北。晉灼曰。匈奴傳有蒲類海。初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宣帝初置。鄭吉爲都護。護三十六國。秩比二千石。元帝置戊己校尉。有丞司馬各一人。秩比六百石。戊己、中央也。鎭覆四方。見漢官儀。亦處西域。鎭撫諸國。是歲。改天水爲漢陽郡。

十八年春三月丁亥。詔曰。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縑三十匹。〔集解〕惠棟曰。應劭云。今贖罪入三十匹縑是也。棟案。應氏謂今者。中興以後也。惠帝時。入錢六萬。得免死罪也。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夏四月己未。詔曰。自春已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集解〕惠棟曰。案宿麥。秋種夏收。春時不雨。故傷旱也。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集解〕劉攽曰。及流民無名數多一及字。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冤獄。錄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嶽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

之地。揚州。其山曰會稽。其川曰三江。荊州。其山曰衡山。其川曰江漢。豫州。其山曰華山。其川曰滎洛。青州。其山曰沂山。其川曰淮泗。兗州。其山曰岱山。其川曰河泲。雍州。其山曰嶽。其川曰涇汭。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其川曰河泲。冀州。其山曰霍。其川曰漳。并州。其山曰恆。其川曰滹沱。此謂九州名山大川也。〔集解〕先謙曰。官本雨上有致字。是。

長吏各絜齋禱請。冀蒙嘉澍。說文曰。時雨所以澍生萬物。淮南子曰。春雨之灌萬物。無地不澍。無物不生。澍音之戍反。

六月己未。有星孛於太微。焉耆、龜茲、攻西域都護陳睦。悉沒其衆。〔集解〕惠棟曰。袁紀作陳穆。

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集解〕劉攽曰。檢詳耿恭傳。恭作戊校。此不合有己字也。吳仁傑曰。顏注百官表。有戊校尉。己校尉。其究不然。屯田始置校尉。領護田卒。但以屯田校尉爲稱。後乃爲戊己校尉。表初不言有戊校、己校兩官。徧考前書紀傳。亦無有爲戊校尉、己校尉者。如徐普、刁護、郭欽、皆兼戊己爲官稱。獨烏孫傳云。徙己校屯烏壘。顏注有戊己兩校兵。此直徙己校。以理揆之。是特兵有戊校己校之分。尉則兼戊己爲官稱也。顏亦知己校爲兵。而云兩尉者。殆見後書西域傳序。言元帝置戊己二校尉。遂爲此說。而范亦以後漢有戊校尉。因謂元帝所置爲二尉耳。其實兩都設官之制不同。先漢有戊校、己校兵。而尉之官稱。則兼戊己。後漢有戊己校尉。戊校尉。而各以校兵爲名。其可以此而律彼哉。又東都凡兩置戊己校尉。永平十七年。恭、寵、皆爲戊己校尉者。以此兩人各將戊校、己校兵故也。永元三年。復置戊己校尉。將兩校兵如故。又置戊校尉。則以所將止戊校兵耳。戊己校尉。自恭、寵之後。有任尙、索頵。戊己司馬有曹寬。凡紀傳言戊己校尉。無慮十數。並同一辭。惟車師後王傳載戊部候嚴皓。戊校尉閻詳。後書言戊校者。獨此一事。其屬又有後部司馬。章懷注。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和帝時。置戊校尉。鎭車師後部。是也。且戊校尉、永元所置。刊誤謂但和帝以後事。云戊己校尉者。皆多己字。猶之可也。若恭寵爲校尉。自在孝明世。乃曰恭作戊校。此不合有己字。豈別有據耶。又馬融傳。校隊按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注。謂戊己居中堅也。詩曰。中田有廬。蘇黃門謂田中爲廬。以便田事。二校之設。自兵屯言之。則以其中堅而命名可也。然二校之外。乃無所謂甲乙諸屯。則其命名之意。殆如詩所云。取其居屯田之中。以便田事而已。

秋八月壬子。帝

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禮、藏主於廟。旣不起寢廟。故藏於后之易衣別室、更易也。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槨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東觀記曰、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爲小廚。財足祠祀。〔集解〕劉攽曰、注案三丈五步不成文理。當作五尺。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說文曰、杅、飲器。音于。方言曰、盌謂之盂。說文曰、糒、乾飯也。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集解〕惠棟曰、韋玄成傳、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又復之。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東觀記曰、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集解〕劉攽曰、注上濁明主、案文當作上濁主明。惠棟曰、東觀記、自上即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閔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豫政、漢家中興、唯宣帝取法。至於建武、朝無權臣、外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衞、闔門而已、無封侯豫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諸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易於爲善、節儉謙約如此。館陶公主光武女。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少刑也。（集解）吳仁傑曰、前書刑法志自建武、永平。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使。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范氏所謂前代卽成哀之間。注不指此而汎言之。未之盡也。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並見本傳。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十一類聚十二、引華嶠書云。世祖既以吏事自嬰。帝尤任文法。總攬威柄。權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樂業。戶口衣食滋殖。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中興以來追蹤宣帝。夫以鍾離意之廉法（一作渲）諫諍懇懇。以寬和爲首。以此推之。斯亦難以德言者也（一作難得而言也）。又薛瑩書云。明帝自在儲宮而聽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約（一作以）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啓、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贊曰。顯宗丕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勝。危心、言常危懼。姦勝猶勝奸佞。備章朝物。省薄墳陵。朝物、謂朝儀文物也。永懷廢典。下身遵道。廢典、謂明堂辟雍之禮。歷於漢不行。下身、謂進爵授綬之類。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懋惟帝績。增光文考。懋、勉也。書曰。惟我文考。光于四海。

後漢書集解卷二校補

明帝紀。帝生而豐下注。帝豐下兌上。兌官本作銳。與聚珍本東觀記合。案前書天文志隨北端銳。史記天官書銳作兌。明古字通用。

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注。商鞅謂秦制爵二十級。至十五少上造。官本謂作爲。少作小。

爵過公乘。注。漢制賜爵。官本制作置。

臨大節而不橈。注。橈屈也。官本文注。橈均作撓。

司空魴將校復土。注。以穿壙也。官本穿上有主字。

亦復是歲更賦。注。有一月一更。至月一千。一更一千。官本一皆作二。劉氏刊誤亦作二更。據前書昭紀如淳注作一更二千。知兩本各有一誤字。

越巂姑復夷叛。州郡討平之。集解。續志益州擊姑復蠻夷大牟替滅。續志天文中。原作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大牟替滅。陵案西南夷傳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是大牟乃夷人名。又云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是主兵者爲刺史。

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除之。官本除上有赦字。

令月元日。官本令作今。

是歲。始迎氣於五郊。注。壇皆二尺。二尺、官本作三尺。是。

去其螟蜮。已及蝥賊。注。食節曰賊。官本無此四字。

有星孛於天船北。注。彗長三尺所。見三十五日乃去。官本所作許。

屯五原曼柏。注。曼柏縣。在今勝州銀城縣。官本句末有也字。曼柏今榆林府府谷縣北、鄂爾多斯黃河西岸。集解。此與南匈奴傳注。皆誤作武帝。侯康曰。通鑑胡三省注引章懷此文。實作昭帝。疑今作武帝為傳寫之誤。胡所見猶是善本也。

春秋圖讖。所謂至讙。注。故君明聖。天道得正。至日明則道正。官本天道作人道。道正作政理。

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注。明王不聽。明王、官本作明主。與今管子原文合。

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注。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周壽昌曰。馬援子防傳。防子鉅為常從小侯。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特拜為黃門侍郎。知小侯為侯家子未冠之稱。案鄧禹傳。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以為小侯。引入與議邊事。曰為。曰以為。必實有此爵名。不得謂是侯家子之通稱。顏氏家訓。謂以年小獲封。故曰小侯。最為得之。通鑑胡注。據東平王蒼傳。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意四姓小侯。亦猶是與。顏說正合。又通典職官引漢官儀。其功臣四姓為朝侯。侍祠侯。皆在鄉校下。鄧禹傳注引漢官儀。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于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為猥諸侯。則小侯所帶印。亦必有朝侯、侍祠侯、猥諸侯之別。故曰列侯印也。桓紀。建和二年。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則小侯已不止四姓。秦彭傳。永平七年。彭以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門侯。則雖非后族。不為小侯。亦得援四姓之例。隨同擢官。

昔歲五穀登衍。注。五穀。黍、稷、麥、麻、未也。未、官本作豆。與周禮原注合。

漅湖[illegible]黃金。廬江太守㠯獻。集解。書曰。如章則可。據論衡原文書上脫一詔字。

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通鑑胡注。河汴之隄決壞。則汴水東侵而與河合。今隄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西南入泗。是分流復其舊迹也。

陶丘之北。漸就壞墳。注。郭璞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也。今曹州府定陶縣西南有定陶故城。漢濟陰郡治也。陶丘亦在西南。去縣七里。有亭曰陶丘亭。

庶繼世宗瓠子之作。注。在今濮州濮陽縣西也。前書武紀。元封二年。至瓠子。臨決河。注。服虔曰。瓠子。隄名。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鄄城㠯南。濮陽㠯北。廣百步。深五丈。案白馬廢縣。在今衛輝

府滑縣東二十里。濮陽縣、即今大名府開州南境。有瓠子口。即漢瓠子故瀆也。水經河水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瓠子河出焉。是蘇氏謂在濮陽君北者爲可據。章懷以謂在濮陽縣西者。蓋唐置濮州於鄄城之右。濮陽之左。則濮陽當州之西而瓠子當縣之西北。亦可言西也。又濮陽之西。即今滑縣境。亦即後漢白馬縣故地。

初作壽陵。集解。蘇輿曰。至並不當云初作。前書武紀。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成紀。建始二年。以渭城延陵亭部爲初陵。晉書索綝傳。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充山陵。武帝饗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又前書陳湯傳、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有司議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埶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是初作云者。著經始之年。對繼作爲辭。陵各有初。前世或即名初陵。不害其辭之相襲也。且其制昉自文帝。若謂此紀不當言初。將何解於武成二紀之言初乎。

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官本三作二。

徙封阜陵王。注。阜陵、縣名。屬九江郡。故城在今滁州全椒縣南。在今滁州全椒縣東南

二月癸丑。汝南太守鮑昱爲司徒。二月、官本作三月。錢大昭曰。南雍本閩本俱作三月。案通鑑亦作三月。此作二月與上文複明爲誤字

神物顯應。官本神作祥。

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注。張掖郡至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今爲甘州府張掖縣治。

初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注。宣帝初至鎮撫諸國。錢大昭曰。西域都護。是年初置。不知罷於何時。和帝紀。永元三年復置。安帝紀。永初元年復罷。志亦不載。戊己校尉是年初置。章帝紀。建初元年罷。西域傳。建初三年復置。嗣後復罷。和帝紀。永元三年復置。志皆不載。

圍戊己校尉耿恭。集解。劉攽曰。至殆如詩所云。取其居屯田之中。以便田事而已。案袁紀。耿恭爲戊已校尉。關寵爲戊己校尉。恭屯金蒲城。寵屯折中城。相去千餘里。夫相去至踰千里。自當各爲一部。是後漢明有二戊己校尉。或元帝設置時。制本如此。後漢沿之。至和帝時。苦其堅擾。乃析言之。而於命官之義已乖。必謂和帝又別置戊校尉。亦必無之事也。帝所增置。止戊部候。仍兵候耳。通鑑兼采袁紀。而改書恭爲戊校尉。寵爲己校尉。於史究無確證。

法令分明。侯康曰。潛夫論述赦篇。昔孝明帝時。制舉茂才。（汪繼培據御覽。當作荊州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竊（汪繼培曰。竊當作察。）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才何以爲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又御覽卷二百六十七。引漢官儀。明帝臨觀。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太盛。敕去軒綏。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因取賜之。皆其法令分明之事也。

肅宗孝章帝紀第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諡法曰：溫克令儀曰章。伏侯古今注曰：炟之字曰著，音丁達反。母賈貴人。〔集解〕惠棟曰：帝王世紀，孝章皇帝以中元三年生於京師，其母姓祕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冢。永平三年，立爲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永平三年二月，以皇子立爲太子，年四歲，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既志于學，始治尚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上敬重之，每事諮焉。十八年八月壬子，卽皇帝位，年十九。尊皇后曰皇太后。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帝王紀曰：顯節陵方三百步，高八丈，其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洛陽三十七里。〔集解〕先謙曰：續漢書載鮑昱諫帝欲下羨道，見禮儀志注。冬十月丁未，大赦天下。賜民爵人二級，爲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三級，脫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子；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

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衍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鄭玄云。愆、過也。率、循也。由、用也。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違失。皆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爲國元老。趙憙。光武時爲太尉。明帝時行太尉事。故曰三代在位。元、長也。詩曰。方叔元老。司空融。融、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集解〕惠棟曰。陶藻職官要錄云。尚書有錄名自此始。因是以來。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羅泌云。書內于大麓。自孔安國以爲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以爲麓者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尚書事。羅苹云。錄尚書事自牟融始。宋百官志。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章懷注以爲始於張子孺。皆誤。西京無錄尚書。止有領尚書。平尚書事。鳳止領尚書事爾。先謙曰。由此始。卽謂由融始。注不誤。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詩雨無正之文也。三事、三公也。鄭玄注云。幽王在外。三公及諸侯隨而行者。皆無復君臣之禮。不肯晨夜省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尚書益稷之文也。孔安國注云。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面從我。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補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十一月戊戌。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酒泉、今肅州縣也。前書音義曰。城下有泉。其味若酒。因名酒泉也。遣酒泉太守段彭、〔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殷彭。救戊己校尉耿恭。甲辰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斗二十一度。是時明帝既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勝。於是避正殿。寑兵不聽事。五日。詔

有司各上封事。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衣。日昃、日昳。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食無兼珍。澤臻四表。尚書曰。光被四表。遠人慕化。僬僥、儋耳、款塞自至。款、扣。僬僥、儋耳解見明紀。克伐鬼方。開道西域。鬼方、遠方。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威靈廣被。無思不服。以烝庶為憂。不以天下為樂。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雅樂。博貫六藝。周禮保氏教之六藝。一曰禮。二曰樂。三曰射。四曰馭。五曰書。六曰數。前書藝文志曰。以禮、樂、春秋、易、詩、書為六藝。博貫、謂究極深幽耳。〔集解〕劉攽曰。注前書藝文志曰以禮樂春秋案文多一曰字。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雅、宋本作予。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東都賦。本作正予樂。五臣改作雅樂。不舍晝夜。〔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孝明紀。上夜讀衆書。乙更盡乃寐。先五更起。率常如此。聰明淵塞。著在圖讖。河圖曰。圖出代。九天開明。受用嗣興。十代以光。又括地象曰。十代禮樂。文雅並出。謂明帝也。至德所感。通於神明。功烈光於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自稱不德。無起寢廟。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祖禰則日祭。高曾則月祀。三祧則時享。今此除日祀之法。從時月之祭。〔集解〕劉攽曰。注三祧則時享。案自古但有二祧。無三祧。明三字誤。惠棟曰。許慎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廟。月薦於高曾。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棟案叔孫通漢禮。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除日祀之法也。韋昭國語注曰。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天下聞之。莫不悽愴。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臣愚以為更衣在中

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閒祀悉還更衣 續漢書曰五年再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禘之爲言諦諦審昭穆尊卑之義祫者合也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祖廟謂之殷祭四時之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粢盛酎十月嘗稻等謂之閒祀卽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卽更衣也〔集解〕劉攽曰注立秋嘗粢盛酎案漢制立秋嘗粢粢稷也八月飲酎此文誤出一盛字少八月飲三字先謙曰注四時之祭官本之作正 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 前書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制曰可是歲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兗豫徐州田租芻藁其以見穀賑給貧人 〔集解〕劉攽曰案詔無它語不當有其字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稟往來煩劇或妨耕農 稟給也稍爲少少給之不頓與〔集解〕劉攽曰注案文爲當作謂先謙曰爲謂字同 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幷與之 幷音必政反 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 前書曰百石已下有斗食佐吏之秩言小吏也 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 無狀謂其罪惡尤大其狀無可寄言故云無狀它皆類此 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

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愼選擧。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尚書舜典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愷悌君子。大雅所歎。愷。樂。悌。易也。詩大雅泂酌篇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酒泉太守段彭討擊車師。大破之。罷戊己校尉官。二月。武陵澧中蠻叛。武陵郡。今澧州。水經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之北也。三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己巳。詔曰。（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建武中。詔三公郡國守相。歲擧茂才廉吏。所徵擧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擧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擧非其人。并正擧者罪。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孔安國注尚書曰。不敢荒怠自安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擧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論語。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赦小過。擧賢才。子游爲武城宰。孔子謂之曰。汝得人焉爾乎。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擧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擧人

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說文曰甽田中之溝音工犬反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言前代舉人務取賢才不拘門地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敷陳奏進也令各陳進其言則知其能否也尚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則政之類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彬彬雜半之貌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夏五月辛酉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集解〕惠棟曰潛夫論云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也任典城者以補長相任堪使也典主也長謂縣長相謂侯相秋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籞禁苑也音語前書音義曰折竹以繩懸連之使人不得往來謂之籞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史記曰房爲天駟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九月永昌哀牢夷叛〔集解〕惠棟曰續書天文志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冬十月武陵郡兵討叛蠻破降之十一月阜陵王延謀反貶爲阜陵侯

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充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用乏言不納用退題記章名曰備乏深惟先帝憂人之本本謂稼穡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集解〕惠棟曰穀梁傳之文也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

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史記。扁鵲曰。以管窺天。以隙視文。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公羊傳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侯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以內外之辭言自近者始也。〔集解〕劉攽曰。注案公羊本文曷爲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少之言二字。甲辰。罷伊吾盧屯兵。永平十六年置。永昌、越巂、益州三郡民夷討哀牢。破平之。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令歸本郡。癸巳。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卽今之方目紗也。綸似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前書齊有三服官。故詔齊相罷之。六月。燒當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討之。敗績。羌遂寇漢陽。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討平之。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宮。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己巳。罷常山呼沱、石臼河漕。石臼、河名也。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時鄧訓上言此漕難成。遂罷之。漕、水運也。音才到反。行車騎將軍馬防破燒當羌

於臨洮。臨洮縣名。屬隴西郡。即今岷山之州。〔集解〕惠棟曰。防傳破羌在三年春。先謙曰。臨洮今鞏昌府岷州。唐爲岷州和政郡。注山之二字蓋衍。閏月。西域假司馬班超擊姑墨。大破之。姑墨、西域國名。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冬十二月丁酉。以馬防爲車騎將軍。武陵漊中蠻叛。漊、水名。音婁。源出今澧州崇義縣西北山。是歲。零陵獻芝草。〔集解〕惠棟曰。論衡云。零陵泉陵女子傅甯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太守沈酆遣門下掾衍盛獻之。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草告示天下。續漢書曰。芝長者尺四寸。短者七八寸。太守使功曹齎之以獻。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爲皇太子。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己丑。徙鉅鹿王恭爲江陵王。汝南王暢爲梁王。常山王昞爲淮陽王。辛卯。封皇子伉音抗。爲千乘王。全爲平春王。平春縣屬江夏郡。〔集解〕先謙曰。今汝甯府信陽州西北。五月丙辰。車騎將軍馬防罷。甲戌。司徒鮑昱爲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爲司徒。虞字仲春。馮翊人。〔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虞字伯春。還尚書僕射。據法斷事。周密平正。以爲能。擢爲南陽太守。袁紀云。虞馮翊萬年人。初爲督令。以父母老去官。二親既終。乃仕。稍遷南陽太守。表賢黜惡。校練名實。豪吏無所容其奸。百姓悅之。建武以來。太守名稱無及虞者。及爲三公。無他異政。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太后。〔集解〕劉攽曰。按陰后不稱太。則此太衍字也。錢大昕曰。按光烈、章德、和熹、安思、順烈、桓思、靈思諸后之葬。皆書皇后。此獨書太后。太字

疑衍。

冬。牛大疫。〔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爲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以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后不善。厥咎霿也。

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前書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教。殷曰序。周曰庠。〔集解〕劉攽曰夏曰教。教當作校。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言雖承一師之業。其後觸類而長。更爲章句。則別爲一家之學。孝宣皇帝㠯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勝從兄子建也。京氏、京房也。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顏安樂。大小戴、戴德、戴聖也。此皆所㠯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㠯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㠯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文也。講猶習也。篤、厚也。志、記也。言人能博涉學而後識之。切問於己所未悟之事。近思己所能及之事。好學亦仁之一分。故仁在其中矣。〔集解〕錢大昕曰。按博學以下。乃子夏之言。非孔子語。蔡邕傳。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恐泥。亦子夏語也。漢書藝文志引。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皆以爲孔子語。說者以爲古人引書多誤。其實非也。考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云接聞于夫子。則其言皆孔子所取矣。故漢人引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非由記憶之誤。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

夫、博士、議郎、郎官、博士屬太常故云下。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續漢志曰、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前書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制臨決焉、又曰、施讎甘露中論五經於石渠閣。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殿北、藏祕書之所。作白虎議奏。今白虎通。是歲、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二縣屬零陵郡、泉陵城在今永州零陵縣北、洮陽故城在今湘源縣西北。〔集解〕惠棟曰、論衡云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泠道五縣、榆、柏、梅、李葉皆洽溥、威委流瀧、民噉吮之、甘如飴蜜。先謙曰、泉陵在今永州零陵縣、舊唐志州北二里、洮陽在今桂林府全州北、州志三十五里故州灘。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東壁八度、東壁爲文章、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毀者。詔曰、朕新離供養、去年馬太后崩。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詩小雅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孔、甚也、醜、惡也。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前書鄒陽曰、顯巖穴之士。甲申、詔曰、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春秋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公羊傳曰、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休注曰、不書穀至麥苗獨書、人食最重也。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炎如焚。炎焚、言熱氣甚。韓詩、旱魃爲虐、如炎如焚。凶年無時、而爲備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忉忉、痛心疾首。忉音刀。詩曰、憂心忉

忉。又曰。疢如疾首。前代聖君。博思咨諏。咨諏、謀也。音子余反。雖降災咎。輒有開匱反風之應。武王有疾。周公作請命之書。藏於金匱。後管蔡流言。成王疑周公。天乃大風。禾木盡偃。成王啓金匱得書。乃郊天謝過。天乃反風起禾。事見尚書。今予小子。徒慘慘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尚書大傳曰。五嶽皆觸石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務加肅敬焉。三月甲寅。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爲人父母之意也。書曰。元后作人父母。有司其議糺舉之。荊豫諸郡兵討破武陵漊中叛蠻。夏五月辛亥。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遲、猶希望也。音持二反。側席、謂不正坐。所以待賢良也。〔集解〕惠棟曰。曲禮。有憂者側席而坐。鄭元注。側猶特也。不布他面席。案側席與儀禮側殺側受醴之側同。憂在進賢。故側席。注非。何若瑤曰。史衞將軍傳索隱。遲者、待也。思遲直士思待直士也。注說不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集解〕惠棟曰。賈逵國語注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書舜典曰。朕其試哉。又曰。歷試諸艱。札、簡也。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戊辰。太傅趙憙薨。冬。始行月令迎氣樂。東觀記曰。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

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也是歲零陵獻芝草〔集解〕惠棟曰論衡云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汪文臺曰司馬書記獻芝草見類聚八十七九十八又御覽九百八十五載司馬書記五年零陵女子傅寧宅內生紫芝五株長者尺四寸短者七八寸太守沈豐使功曹齎芝以聞帝告示天下又一事有八黃龍見於泉陵伏侯古今注曰見零陵泉陵湘水中相與戲其二大如馬有角六枚大如駒無角〔集解〕惠棟曰論衡云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邱臨水有俠山其下巖崟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石邱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遊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幷二龍爲八出入移時乃入西域假司馬班超擊疏勒破之

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王京薨夏五月辛酉趙王盱薨〔集解〕錢大昕曰趙王良傳子節王栩嗣立四十年薨而本紀中元元年永平六年並書趙王盱惟永平五年書趙王栩必有一誤栩與盱音相近而譌也六月丙辰太尉鮑昱薨辛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大司農鄧彪爲太尉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焉東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夏六月甲寅廢皇太子慶爲清河王立皇子肇爲皇太子己未徙廣平王羨爲西平王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前書高廟飲酎奏武德五行之舞音義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者言醇也武帝時因八月嘗酎令諸侯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丁孚漢儀式曰九眞交阯日南者用犀角二長九寸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一長三尺已上若翠羽各二十準以當

金。〔集解〕劉攽曰。者字似當作皆。甲辰。詔書云。〔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曰字。官本考證曰。此注應在書云二字之上。謂詔字下脫去曰字也。祖考來假。明哲之祀。假音格。格、至也。尚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明哲祭祀。則能致祖考之神來至。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㠯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㠯先帝之坐。言顯宗神坐。今新加之。悲傷感懷。樂㠯迎來。哀㠯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肅、敬。雍、和。相、助也。詩大雅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百辟諸侯來助祭。皆有肅雍之德。無懈慢也。〔集解〕惠棟曰。逸齋詩補傳云。賢之此注。豈韓齊魯三家以頌爲雅耶。雅頌皆嘗亂矣。賴孔子刪詩。然後雅頌各得其所。賢欲復亂之耶。皆助朕之依依。依依、思慕之意。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九月甲戌。幸偃師。東涉卷津。卷、縣名。屬河南郡也。卷音丘權反。〔集解〕先謙曰。今懷慶府原武縣。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刺探、謂候伺也。探音湯勘反。出入前後。㠯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孔子曰。顏回一瓢飲。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遂覽淇園。前書音義曰。淇園、衞之苑也。己酉。進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門闌走卒。賜

錢各有差。勞賜常山趙國吏人。復元氏租賦三歲。辛卯。車駕還宮。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恣聽之。有不到者。皆以乏軍興論。軍興而致闕乏。當死刑也。〔集解〕惠棟曰。鄭元周禮注。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之軍興是也。尚書費誓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孔安國云。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孔穎達云。興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及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前書曰。鬼薪白粲已上。皆三歲刑也。男子爲鬼薪。取薪以給宗廟。女子爲白粲。使擇米白粲粲然。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人有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煓。音它官反。一名執嘉。三輔黃圖曰。高祖初都洛陽。太上皇崩。葬櫟陽北原。陵號萬年。仍令置萬年縣。在今櫟陽東北。故祭祀焉。〔集解〕先謙曰。萬年。今西安府咸甯縣治。以中牢祠蕭何、霍光。進幸槐里。〔集解〕先謙曰。槐里、今西安府興平縣東南。岐山得銅器。形似酒罇。獻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采色青黃有古文。符瑞志。詔在道晨夕以爲百官熱酒。又獲白鹿。〔集解〕惠棟曰。符瑞志。得白鹿於臨平觀。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已見明帝紀。人之無良。相怨一方。詩小雅也。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義見韓詩。斯器亦曷爲來哉。公羊

傳曰。孔子抱麟而泣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又幸長平。御池陽宮。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餘里。〔集解〕先謙曰。前書宣帝紀。上自甘泉宿池陽宮。登長平坂。坂在今西安府涇陽縣西南十里。池陽宮在涇陽縣西北八里。東至高陵。造舟於涇而還。造、至也。謂次比舟。令相至爲橋而度也。爾雅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集解〕先謙曰。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車駕還宮。是歲京師及郡國螟。

八年春正月壬辰。東平王蒼薨。三月辛卯。葬東平憲王。賜鑾輅龍旂。夏六月。北匈奴大人率衆款塞降。

冬十二月甲午。東巡狩。幸陳留、梁國、淮陽、潁陽。戊申。車駕還宮。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是歲京師及郡國螟。

元和元年春正月。中山王焉來朝。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白犀。白雉。劉欣明交州記曰。犀。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線。自本達末。則爲通天犀。閏月辛丑。濟陰王長薨。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爲本。尙書洪範。八政一曰

食是爲政本〔集解〕惠棟曰書大傳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耒耜農器也耒其柄耜其刃節用儲蓄㠯備凶災是㠯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繇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㠯爲負負猶憂也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雇耕傭賃種餉餉糧也古餉字音式上反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夏四月己卯分東平國封憲王蒼子尚爲任城王六月辛酉沛王輔薨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集解〕惠棟曰劉伯莊云掠音亮考掠也又令丙箠長短有數令丙爲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又景帝京師定箠令箠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平去節故曰長短有數也〔集解〕劉攽曰注景帝京師定箠令案景帝定令行於天下不止京師京師衍字也蓋景似京師似帝因爾誤出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鉆音其廉反說文曰鉆鉗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集解〕惠棟曰鉆曹憲音巨炎反王幼學云鉆通作鉗倉頡篇鉗鈦也鈦從蓋反說文在頸曰鉗在足曰鈦鑽去其膝蓋骨音作喚反注鉆鉗也鉗曹憲音竹涉反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孔安國注尚書曰以鞭爲理官事之刑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八月甲子太尉鄧彪罷大司農鄭

弘爲太尉。癸酉。詔曰。朕道化不德。吏政失和。元元未諭。抵罪於下。寇賊爭心不息。邊野邑屋不修。修或作充。永惟庶事。思稽厥衷。與凡百君子。共弘斯道。中心悠悠。將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妻子自隨。占著在所。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者贖各有差。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儲、積也。跱、具也。言不豫有蓄備。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柱音竹主反。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九月乙未。東平王忠薨。〔集解〕惠棟曰。續志是年八月乙未晦。九月不應復有乙未。紀誤。辛丑。幸章陵。祠舊宅園廟。見宗室故人。賞賜各有差。冬十月己未。進幸江陵。詔廬江太守祠南嶽。又詔長沙零陵太守祠長沙定王。舂陵節侯、鬱林府君。還幸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賜從者各有差。十二月壬子。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祗、敬也。左傳胥臣云。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今康誥之言事同而文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

辜。禁至三屬。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
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左傳曰。以重幣錮之。杜預注曰。禁錮勿令仕也。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衞而已。
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集解〕惠棟曰。高祖七年令也。杜佑理道要訣云。漢高帝每歲人常賦百二十錢。至孝文時省儉至四十。武帝事邊費廣。人產子三歲。則出口錢。孝宣減人算三十。孝成減四十。光武有產子。復以三年之算。今諸懷妊者。說文曰。妊、孕也。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
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前書音義曰。莩、葉裏白皮也。易曰。百果甲坼也。〔集解〕惠棟曰。周易解彖傳。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鄭氏曰。皮曰甲。根曰宅。宜助萌陽。以育
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條、條事也。冀息事甯人。敬奉天氣。立秋如
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
無華。說文云。悃愊、至誠也。悃音苦本反。愊音孚逼反。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莊子曰。有庚桑子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居畏壘之山。畏壘之人相與云。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乎。
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況。平原人。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尙寬明。而

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集解〕惠棟曰。漢律有受賕枉法之科。今復申之。故下云勉思舊令也。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㠯苛為察。㠯刻為明。㠯輕為德。㠯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集解〕惠棟曰。胡注謂奉詔出使者相接於道也。數所角反。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二月甲寅。始用四分厤。續漢書曰。時待詔張盛、京房、鮑業等以四分厤請與待詔楊岑等共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四分之厤始頗施行。〔集解〕錢大昕曰。京房當作景防。詔曰。今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咸、皆也。秩、序也。言山川之神尚未次序而祭之。書曰。咸秩無文。其議增修羣祀。㠯祈豐年。丙辰。東巡狩。己未。鳳皇集肥城。肥城、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集解〕錢大昕曰。郡國志無此縣。惠棟曰。水經注曰。集肥城句窳亭。復其租。先謙曰。肥城、今泰安府肥城縣。前漢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國。後省。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成陽縣屬濟陰郡。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冢。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大母。〔集解〕先謙曰。成陽在今曹州府濮州東南。接曹州界。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于宮屋。翱翔升降。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前書曰。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

器。以拜祀上帝。於是上作明堂於汶上。如帶圖焉。汶水出太山朱虛縣萊蕪山〔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帝東巡太山。立行宮於汶陽。執金吾耿恭屯城門於汶上。基蹟存焉。案恭傳未嘗爲執金吾。或別有據也。癸酉。告祠二祖四宗。二祖、謂高祖。世祖。四宗、謂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明帝爲顯宗。大會外內羣臣。丙子。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勳。其二王之後。禮記曰。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公羊傳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也。漢之二王。殷周之後也。先聖之胤。東觀記曰。孔子後褒成侯等咸來助祭。東后蕃衞。東后、謂東方國君也。諸侯爲天子蕃屏。故曰蕃衞。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尚書呂刑文。皆天子同姓諸侯。有父、叔、兄、弟、子、孫列者。故總而同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同作言。是。百僚從臣。宗室衆子。要荒四裔。要、荒、二服名。要服去王城二千里。荒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要者、言可要束以文教。荒者、言其荒忽無常也。裔、遠也。謂荒服之外也。沙漠之北。葱嶺之西。西河舊事曰。葱嶺、山名。在敦煌西。其山高大多葱。故以爲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也作焉。冒耏之類。字書曰。耏、多須貌。音而。言須髯多蒙冒其面。或曰。西域人多著冒而長。故舉以爲言也〔集解〕劉攽曰。注西域人多著冒而長。案文當有一須字。緣紀文言冒耏。跋涉懸度。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左傳子太叔曰。跋涉山川。西域傳曰。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五十里。陵踐阻絕。駿奔郊畤。駿、疾也。音俊。尚書。駿奔走在廟。郊畤、祭天處也。前書音義曰。畤、神靈之居止者〔集解〕惠棟曰。案梅氏武成衍在廟二字。周頌有之。涉此而訛耳。咸來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疚、病也。纂、繼也。盥洗享薦。慙愧祇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遄、速也。已、止也。祉、福也。鄭玄注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厤數既從。靈

耀著明。歷數既從、謂行四分歷也。靈耀著明、謂日月貞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諸犯罪不當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嬴。無出今年田租芻稾。戊寅。進幸濟南。濟南、縣名。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西北。〔集解〕先謙曰、此在漢爲濟南都尉治也。三月己丑。進幸魯。祠東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壬辰。進幸東平。祠憲王陵。陵在今鄆州須昌縣東。〔集解〕先謙曰、憲王蒼也。陵在今泰安府東平州東北五里。甲午。遣使者祠定陶太后恭王陵。太后、即元帝傅昭儀也。定陶恭王康。其陵在今曹州濟陰縣北。〔集解〕先謙曰、陵在今曹州府曹縣西北五十里。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在今澤州晉城縣南。今太行山上關南有天井泉三所也。〔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天井故關一名太行關。在晉城縣四十五里太行山上。先謙曰、在今澤州府鳳臺縣南。夏四月乙巳。客星入紫宮。〔集解〕錢大昕曰、天文志作元年四月丁巳。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假于祖禰。假、至也。音格。禰、父廟。易曰、王假有廟。告祠高廟。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孫柔之瑞圖曰、鸞鳥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雞身赤尾、色亦被五彩。鳴中五音。人君進退有度、親疏有序、則至也。比、類也。或一郡再見。及白烏、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武帝時、芝草生于甘泉宮。宣帝時、嘉穀玄稷降于郡國。神雀仍集。皆大赦天下。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前書音義。蘇林曰、男賜爵

女子賜牛酒。姚察云、女子、謂賜爵者之妻。史記封禪書。百戶牛一頭。酒十石。臣賢案。此女子百戶。若是戶頭之妻。不得更稱爲戶。此謂女戶頭。卽今之女戶也。天下稱慶。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子賜牛酒。〔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漢書訓纂三十卷。陳吏部尚書姚察撰。

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已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人當酺者布戶一匹。城外三戶共一匹。賜博士員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匹。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已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改廬江爲六安國。江陵復爲南郡。建初四年。改爲江陵國。今又復之。

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集解〕官本考證曰。此句之下。何焯校本增廣平王羨爲西平王八字。今諸本俱無。存以備考。

秋七月庚子。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愼三微也。三正、謂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爲天正。色尙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十三月。萬物莩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爲人正。色尙黑。尙書大傳曰。夏十三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尙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也。〔集解〕錢大昕曰。此禮三正記之文。注脫三正二字。惠棟曰。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此禮緯文。非禮記也。注訛。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此說未盡。案易緯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鄭元注。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爲一著。至大寒爲二著。至立春爲三著。故曰三著而成體。冬至周正。小寒商正。立春夏正。故曰重三正。愼三微。

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集解〕惠棟曰。說文。報當罪人也。从㚔从𠬝。𠬝、服罪也。竊、窮理罪人也。

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

月令。仲冬。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身欲寗。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集解〕惠棟曰。鴻範五行傳。自冬日至數四十六日迎春於東堂。號曰助天生。朔令云云。此夏月令也。祭祀志注。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天子迎春於東堂。號曰助天生。上云順天道。天陽也。是順陽助生。乃明堂月令之明文也。注止採今文月令短日至諸文。非書義也。

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九月壬辰。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東觀記曰。鳳皇見肥城句窳亭槐樹上。古今注云。黃龍見洛陽元延亭部。窳音庾。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先見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半之。詩云。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詩小雅也。取雖無大德。要有喜悅之心。欲歌舞也。式用也。它如賜爵故事。丙申。徵濟南王康、中山王焉會烝祭。冬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閉關梁。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王弼注曰。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故爲復。即至於寂然大靜。先王則天地而行者也。

三年春正月乙酉。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集解〕先謙曰。官本君人作人君。有憯怛之憂。有中和之教。匍匐之救。周禮。鄉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詩邶風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集解〕先謙曰。官本鄉司徒。鄉作大。是。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

丙申。北巡狩。濟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王羨、六安王恭、樂成王黨、淮陽王昞、任城王尚、沛王定皆從。辛丑。帝耕于懷。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怨結作結冤。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詩小雅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言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集解〕惠棟曰。案病有劇易。謂增劇及變易也。帝欲親知民之疾苦。故言劇易也。太公六韜曰。知人饑渴習人劇易。蓋古有是語。易音以豉反。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華、霍。山名也。今在廬江灊縣西南。亦名天柱山。爾雅曰。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東柴岱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謂永平十二年修汴渠。底績遠圖。復禹弘業。尚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注云。底、致。績、功也。遠圖、猶長算也。言能復禹為理水之大功。聖跡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構。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月令。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人。必躬親之。田事既飭。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乙丑。敕侍御史司空

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敕御史司空．道橋所過歷樹木方春日無得有所伐．輅車可引避也． 騑馬可輟解．輟解之．夾轅者爲服馬．服馬外爲騑馬． 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詩大雅云．鄭玄注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云作也． 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禮記．孔子曰．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戊辰．進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集解〕惠棟曰．符瑞志以太牢具祠北嶽山見黃白氣有神魚躍出十數． 出長城．史記．蒙恬爲秦築長城．西自臨洮東至海． 癸酉．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明日．又祠顯宗于始生堂．皆奏樂．明帝生于常山元氏傳舍也． 三月丙子．詔高邑令祠光武於卽位壇．〔集解〕惠棟曰．裴松之案漢記．詔高邑縣祠卽位壇五城陌．李吉甫云．世祖廟一名壇亭．柏鄉縣北十四里鄗縣故城南七里卽世祖卽位之千秋亭也．後於此立廟． 復元氏七年徭役．己卯．進幸趙．庚辰．祠房山於靈壽．靈壽．縣名．屬常山郡．今恆州縣也．房山在今恆州房山縣．縣西北．俗名王母山．上有王母祠．〔集解〕劉攽曰．下縣字疑衍．先謙曰．靈壽在今正定府靈壽縣西北．縣志．十里靈壽村房山王母祠．元和志云．漢武帝所立．今王母觀是也． 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各有差．夏四月丙寅．太尉鄭弘免．大司農宋繇爲太尉．繇字叔路．長安人．〔集解〕惠棟曰．袁紀作宗由． 五月丙子．司空第五倫罷．太僕袁安爲司空．秋八月乙丑．幸安邑．觀鹽池．許愼云．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一十六里．今蒲州虞鄉縣西．〔集解〕先

謙曰．在今解州東二里安邑縣南十里．九月．至自安邑．冬十月．北海王基薨．燒當羌叛．寇隴西．是歲．西域長史班超擊斬疏勒王．

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追擊叛羌．戰歿．夏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戍．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司空袁安爲司徒．光祿勳任隗爲司空．桓虞字仲春．馮翊萬年人．隗字仲和．南陽宛人．〔集解〕惠棟曰．與建初三年注重出．秋七月癸卯．齊王晃有罪．貶爲蕪湖侯．蕪湖、縣名．屬丹陽．故城在今宣州當塗縣東南．〔集解〕先謙曰．在今太平府蕪湖縣東．府志三十里湖城．周十九里．遺址略存．壬子．淮陽王昞薨．鮮卑擊破北單于．斬之．燒當羌寇金城．護羌校尉劉盱討之．〔集解〕錢大昕曰．以西羌傳校之．其時校尉乃張紆．非劉盱也．斬其渠帥．壬戌．詔曰．朕聞明君之德．啓迪鴻化．緝熙康乂．光照六幽．緝熙、光明也．六幽、謂六合幽隱之處也．訖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風翔于海表．威霆行乎鬼區．鬼區、卽鬼方．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尚書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來儀、謂鳳也．書曰．鳳皇來儀．朕㠯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皇仍集．麒麟竝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

不絕。朕夙夜祗畏上天。無以彰于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爲章和元年。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飮食。月令仲秋之令。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爲醴酪。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八月癸酉。南巡狩。壬午。遣使者祠昭靈后於小黃園。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舊儀曰。昭靈后高祖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爲作園廟于小黃栅。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之。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集解〕劉攽曰。注天下平定。仍使使者案仍當作乃。仍者重複之辭。無用于此。先謙曰。小黃在今開封府陳留縣東北。括地志三十三里。甲申。徵任城王尙會睢陽。戊子。幸梁。己丑。遣使祠沛高原廟、豐枌榆社。前書音義曰。枌。白榆。高祖里社。在豐縣東北十五里。原廟解見光武紀。乙未。幸沛。祠獻王陵。徵會東海王政。乙未晦。日有食之。〔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在元和元年。此上文已書乙未幸沛。又重書乙未。盧文弨曰。五行志作元和。誤也。考是年七月九月俱丙申朔。與八月乙未正合。若元和元年八月是甲寅朔。九月是甲申朔。安得八月乙未晦乎。九月庚子。幸彭城。東海王政、沛王定、任城王尙皆從。辛亥。幸壽春。壬子。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減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者贖。死罪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七匹。

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復封阜陵侯延爲阜陵王。己未。幸汝陰。縣名。屬汝南郡。今潁川縣。〔集解〕先謙曰。今潁州府阜陽縣治。冬十月丙子。車駕還宮。北匈奴屋蘭儲等率衆降。是歲。西域長史班超擊莎車。大破之。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扶拔、似麟無角。拔音步末反。〔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曰。符拔如麟。黑皮有鱗甲。甲可以辟惡也。汪文臺曰。初學記八十九引續漢書作符拔。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來朝。壬辰。〔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二月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集解〕惠棟曰。章德殿在北宮。見東觀記。清河王慶傳。年三十三。〔集解〕惠棟曰、蔣杲云。案即位十九。在位十三年。年三十二。紀稱三十三者。傳寫誤也。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以上華嶠之辭。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寵時爲尚書。以吏政嚴切。乃上書除慘酷之科五十餘條。具本傳也。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元和二年。令諸懷姙者。賜穀人三斛。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周、至也。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迺蕃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集解〕先謙曰。官本郡下有國字。嗚呼懋哉。

懋、美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序云。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愼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致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棟案孝于惟孝。古文論語文也。俗作孝乎。屬上讀。古文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夤厲无咎。許愼曰。夤、敬也。故云乾乾夕惕。寅畏皇天。今俗本亦脫夤字。今文尙書無逸。述高宗曰。密靜殷邦。至于大小。無時或怨。汪文臺曰。御覽九十一、引袁山松書云。孝章皇帝。宏裕有餘。明斷不足。閨房讒惑。外戚擅寵。惜乎。若明章二主。損有餘而補不足。則古之賢君矣。又薛瑩書云。章帝以繼世承平。天下無事。敬奉神明。友于兄弟。息省徭賦。綏靜兆民。除苛法。蠲禁錮。抑有仁賢之風矣。是以陰陽協和。而百姓安樂。衆瑞並集。不可勝載。考之圖籍。有徵云爾。

贊曰。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諒惟淵體。於穆、歎美也。尙書曰。齊聖廣淵也。左右藝文。斟酌律禮。藝文、謂諸儒講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論決也。律、謂詔云立春不以報囚也。禮、謂修禘祫。登靈臺之屬。思服帝道。弘此長懋。儒館獻歌。戎亭虛候。獻歌、謂崔駰游大學時。上四巡等頌。氣調時豫。憲平人富。

後漢書集解卷三挍補

章帝紀。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注。鄭玄云。官本。鄭玄下有注字。

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注。因名酒泉也。官本。也作焉。酒泉今肅州治。

劬勞日昃。昃、官本作昊。說文、𣅡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易曰。日𣅡之離。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昊。非是。案今易𣅡作昃。海篇昃亦作昗。而昃無可考。蓋又昗之譌變。皆𣅡俗體。

閒祀悉還更衣。注。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卽更衣也。錢大昭曰。惠士奇云。東京廟制。異室同堂。合祭於堂。是爲正殿。閒祀於室。是爲便殿。便殿爲更衣。則閒祀非正祭矣。西京舊制。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則便殿乃時祭也。與東京不同。而閒祀皆於陵寢。諸儒以爲非禮而罷之。

詔三州郡國。錢大昭曰。三州、兗、豫、徐也。

小吏豪右得容姦妄。注。有斗食佐吏之秩。吏、官本作史。是。

武陵澧中蠻叛。注。水經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之北也。案水經。澧水原作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零陽縣之北。章懷引作歷山之北。誤也。武陵郡今

常德府武陵縣。西充縣今澧州安福縣。

夏五月辛酉。初舉孝廉郎中。官本辛酉作辛卯。

罷常山呼沱石臼河漕。注石臼、河名也。在今定州唐縣東北。唐縣、今保定府唐縣南八里。

西域假司馬班超擊姑墨。侯康曰。據本傳。當作軍司馬。此與下五年均誤。

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注不書穀。案公羊注原作不書穀名。此脫名字。便失文義。

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注名曰酎者。言醇也。官本作名曰酎。酎者言醇也。

岐山得銅器。形似酒罇。獻之。集解惠棟曰。至以爲百官熱酒。案聚珍本東觀記。原作美陽得銅酒罇。采色青黃。有古文。此作岐山得者。前書地里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續志美陽有岐山。蓋記著其縣。此詳其地也。

三月辛卯。葬東平憲王。錢大昭曰。辛卯、傳作己卯。

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集解。惠棟曰。水經注。至或別有據也。案於汶上三字在城門二字上。各本皆誤倒。聚珍本據永樂大典正。侯康曰。詳是時耿秉爲執金吾。耿恭乃耿秉之誤。

其二王之後注。公羊傳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也。侯康曰。公羊傳無此文。乃隱二年注文。正原作統。

進幸濟南。集解。此在漢爲濟南都尉治也。故城今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五里。

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集解。官本考證曰。至存以備考。周壽昌曰。徙廣平王羨爲西平王。已見上建初七年六月。與羨本傳合。不應此又書徙。何校誤增。不足存。

律。十二月立春。不巳報囚。集解。籀、窮理罪人也。案六字緣說文籀與報連文誤衍。

巳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巳十一月、十二月報囚。錢大昭曰。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見陳寵傳。

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注。東觀記。鳳皇見肥城句窳亭槐樹上。鳳皇、官本作黃龍。與聚珍本東觀記原文合。惟句窳亭。記作窳亭。無句字。

有中和之教。注。鄉司徒。官本注作大司徒。是。

遂望祀華霍。注。華霍、山名也。至霍山爲南嶽。案注文首末均華霍並舉。而中間十二字單說霍山。今上當有脫誤。灊縣在今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

底績遠圖。官本文注底均作厎。

遣使者祠北嶽。出長城。注。史記。蒙恬爲秦築長城。西自臨洮。東至海。通鑑胡注。此非秦長城。乃趙所築長城也。

幸安邑。觀鹽池。注。許慎云。至今蒲州虞鄉縣西。案續志劉注引楊佺期洛陽記作長七十里。廣七里。水經注卽山海經所謂鹽販之澤也。

鮮卑擊破北單于。名優留單于。見南匈奴傳。

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集解。惠棟曰。至作符拔。錢大昭曰。月氏疑當作安息。西域傳安息國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大月氏國不載其事。

郡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侯康曰。東觀記。章帝時。鳳皇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苹、朱草、連理實。日月不絕。載于史官。不可勝紀。

孝和孝殤帝紀第四

宋　宣城太守范　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孝和皇帝諱肇。諡法曰不剛不柔曰和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臣賢案許慎說文肇音大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集解〕錢大昕曰說文云上諱者乃从戈之肇非从攴之肇且說文無反切乃後人所增益章懷以爲說文有音者非也今本說文用孫愐唐韻切音讀肇爲直小切與兆音同不知何以有大可切之音疑即直小兩字之譌 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曰爲己子。建初七年。立爲皇太子。〔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幼岐嶷至總角孝順聰明寬和篤仁孝章由是深珍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爲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 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三月丁酉。改淮陽爲陳國。今陳州〔集解〕先謙曰今陳州府 楚郡爲彭城國。今徐州〔集解〕先謙曰今徐州府 西平幷汝南郡。西平縣故柏子國也在今豫州吳房縣西北〔集解〕先謙曰今汝甯府西平縣西 六安復爲廬江郡。即今廬州廬江縣西故舒城是〔集解〕先謙曰六安今六安州廬江郡今廬州府 遺詔徙西平王羨爲陳王。六安王恭爲彭城王。癸

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在洛陽城東南三十九里。古今注曰。陵周三百步。高六丈二尺。庚戌。皇太后詔曰。先帝㠯明聖。奉承祖宗至德要道。天下清靜。庶事咸寧。今皇帝㠯幼年。煢煢在疚。疚、病也。煢煢然在憂病之中也。煢或作嬛。詩周頌云。嬛嬛在疚。朕且佐助聽政。外有大國賢王。竝爲藩屏。內有公卿大夫。統理本朝。恭己受成。夫何憂哉。孔子曰。舜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尚書曰。予小子垂拱仰成。然守文之際。必有內輔㠯參聽斷。侍中憲。朕之元兄。行能兼備。忠孝尤篤。先帝所器。親受遺詔。當㠯舊典輔斯職焉。憲固執謙讓。節不可奪。今供養兩宮。兩宮謂帝宮太后宮。宿衞左右。厥事已重。亦不可復勞㠯政事。故太尉鄧彪。元功之族。三讓彌高。元功謂高密侯禹也。彪父邯中興初有功。封鄳侯。父卒。彪讓國異母弟鳳。論語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欲讓其弟季歷。太王有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薨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終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彪讓封弟。故以比之。鄳音莫杏反。海內歸仁。爲羣賢首。先帝褒表。欲㠯崇化。今彪聰明康彊。可謂老成黃耇矣。老成言老而有成德也。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黃、謂髮落更生黃者。耇亦老也。詩序曰。外尊事黃耇。其㠯彪爲大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己㠯聽。古者君在諒闇。百官總己之職事。以聽于冢宰。錄尚書事。則冢宰之任也。朕庶幾得專心內位。於戲羣公。其勉率百僚。各修厥職。愛養

元元。綏以中和。稱朕意焉。辛酉。有司上奏。孝章皇帝〔集解〕惠棟曰。崔駰諡議云。臣聞號者功之表。諡者行之跡。據德祿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常德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文王。綱紀四方。又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喻文王聖德有金玉之質。猶雲漢之天也。舉表析義。四方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臣愚以爲宜上尊號曰章。崇弘鴻業。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方表。界惟人面。〔集解〕先謙曰。官本界作戒。無思不服。巍巍蕩蕩。莫與比隆。巍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孔子美帝堯之詞。見論語。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清廟。文王廟也。於穆。歎美之詞。言助祭者禮儀敬且和也。請上尊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癸亥。陳王羨、彭城王恭、樂成王黨、下邳王衍、梁王暢、始就國。建初三年。章帝不忍與諸王乖離。皆留京師。今遣之國。夏四月丙子。謁高廟。丁丑。謁世祖廟。戊寅。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吳越。〔集解〕先謙曰。官本吳作胡。是。故權收鹽鐵之利。武帝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收利。私家吏不得鑄鐵煑鹽。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卽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煑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前書音義曰。縣官謂天子。其

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京師旱。詔長樂少府桓郁侍講禁中。長樂宮之少府也。郁、桓榮子也。冬十月乙亥。以侍中竇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扶拔。扶拔解見章紀。

永元元年春三月甲辰。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爲眞。漢官儀曰。羽林郎出補三百石丞尉自占。丞尉小縣三百石。其次四百石。比秩爲眞。皆所以優之。〔集解〕劉攽曰。案文云丞尉小縣三百石其次四百石已足。不當更有丞尉字。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今在朔方窳渾縣北。闞駰十三州志云。窳渾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窳音羊主反。〔集解〕先謙曰。前書朔方郡窳渾縣有道西北出雞鹿塞。雞鹿塞亦見匈奴傳紀要在故夏州西北。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稒陽縣屬九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界。稒音固。〔集解〕先謙曰。前志作稒。卽魏世家。惠王築長城塞固陽。正義。築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爲塞。南單于出滿夷谷。滿夷谷闕。〔集解〕惠棟曰。滿、一作蒲。胡注。在美稷縣西北。與北匈奴戰于稽落山。〔集解〕惠棟曰。胡注。唐太宗以斛薩部地置稽落州。蓋因山以名之。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鞮海。〔集解〕何焯曰。竇憲傳及通鑑皆作私渠比鞮海。惠棟曰。當從憲傳。竇憲遂登燕然山。〔集解〕惠棟曰。前書匈奴傳。貳師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刻石勒功而還。北單于遣弟右溫禺鞮王。鞮音丁兮反。奉奏貢獻。

秋七月乙未。會稽山崩。〔集解〕惠棟曰。續志。會稽、南方大名山也。是時竇太后攝政。兄憲專權。閏月丙子。詔曰。匈奴背叛。爲害久遠。賴祖宗之靈。

師克有捷。醜虜破碎。遂掃厥庭。詩曰。仍執醜虜。庭、謂單于所常居也。役不再籍。猶言不籍再舉。〔集解〕先謙曰。籍藉古通作。萬里清蕩。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堪。有司其案舊典。告類薦功。以章休烈。類、祭天也。書曰。類于上帝。薦、進也。以功進告于天。九月庚申。以車騎將軍竇憲爲大將軍。以中郎將劉尚爲車騎將軍。冬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徙出塞者。〔集解〕劉攽曰。案遷徙者不可投之塞外。明此徙字是從字。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庚子。阜陵王延薨。是歲。郡國九大水。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二月壬午。日有食之。東觀記曰。史官不覺。涿郡言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奎八度。己亥。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前書西河郡美稷縣。上郡龜茲縣。並有屬國都尉。其秩比二千石。十三州志曰。典屬國。武帝置。掌納匈奴降者也。哀帝省并大鴻臚。故今復置之。〔集解〕何焯曰。光武紀。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故屬國都尉亦省。此復置之。與典屬國何與。夏五月庚戌。分太山爲濟北國。分樂成涿郡勃海爲河間國。丙辰。封皇弟壽爲濟北王。開爲河間王。淑爲城陽王。紹封故淮陽王昞子側爲常山王。賜公卿以下至佐史錢布各有差。己未。遣副校尉閻礱〔集解〕惠棟曰。依竇憲傳及西域傳。皆作閻磐。此作礱。蓋磐字之訛。討北匈奴。取伊吾盧地。〔集解〕惠棟曰。胡注。西域傳。章帝建初元年。罷伊吾屯田。北匈奴遣兵守其地。今復擊取之。丁卯。紹封故

齊王晃子無忌爲齊王。北海王睦子威爲北海王。車師前後王竝遣子入侍。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卽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里。月氏國遣兵攻西域長史班超。超擊降之。六月辛卯。中山王焉薨。秋七月乙卯。大將軍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北匈奴遣使稱臣。冬十月。遣行中郎將班固報命南單于。遣左谷蠡王師子左谷蠡。匈奴王號。師子。名也。谷音鹿。蠡音離。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北。大破之。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元、首也。謂加冠於首。儀禮冠者先筮日。後筮賓。東觀記曰。時太后詔袁安爲賓。賜束帛乘馬。〔集解〕惠棟曰。杜佑案黃香集和帝冠乘金根車。駕六元虬。至廟成禮。乃回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太蔟之庭鐘。咸獻壽焉。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黃金。奉朝請無員。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將大夫郎吏從官帛。將謂五官及左右郎將也。大夫、謂光祿、太中、中散、諫議大夫也。十三州志曰。大夫皆掌顧問應對言議。夫之言扶也。言能扶持君父也。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酺五日。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庚辰。賜京師民酺。布兩戶共一匹。二月。大將軍竇憲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居延縣屬張掖郡。居延澤在東北。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

居延城。〔集解〕先謙曰。紀要在今甘州府西北千二百里。陳澧云居延澤即尚書流沙今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索博鄂模。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閼氏。匈奴后之號也音焉支。夏六月辛卯。尊太后母比陽公主東海恭王彊女。〔集解〕先謙曰官本太后上有皇字。爲長公主。辛丑。阜陵王种薨。阜陵王延之子。〔集解〕錢大昕曰光武十王傳作沖。說文無种字即冲也。冬十月癸未。行幸長安。詔曰。北狄破滅。名王仍降。仍、頻也。西域諸國。納質內附。豈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鴻烈歟。迪、蹈也。言由祖宗蹈履明智。有重光累聖之德。成此大業也書曰茲四人迪哲又曰宣重光也寤寐歎息。想望舊京。其賜行所過二千石長吏已下及三老官屬錢帛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十一月癸卯。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集解〕錢大昕曰。顧淞云。此詔蕭曹並舉而獨云曹相國後無嗣。則酇侯有後矣。今據前書功臣表。酇侯九世孫禹。王莽建國元年。更爲蕭鄉侯。莽敗絕。而平陽侯十世孫宏。光武建武二年以舉兵佐軍紹封傳子曠表云今見則孟堅修史時尚存也此與詔正相反未知其審予按章彪傳亦云建初七年詔求蕭何後封何末孫熊爲酇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故不及焉則曹之有後審矣而一云建武所封一云建初所封其名又復互異且班表章傳皆云平陽侯而此詔稱容成侯皆事之可疑者也。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東觀記曰。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廟記云曹參冢在長陵旁道北近蕭何冢。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

鴻臚求近親宜爲嗣者。須景風紹封。㠯章厥功。續漢志曰。大鴻臚掌封拜諸侯及其嗣。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其有功也。〔集解〕惠棟曰。白虎通德論云。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先謙曰。官本注封下無其字。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集解〕劉攽曰。案西域傳。此時但置戊校尉。多一己字。庚辰。至自長安。減弛刑徒從駕者刑五月。

四年春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款塞乞降。於除鞬。其名也。鞬音九言反。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璽綬。東觀記曰。賜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衞護焉。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閏月丁丑。太常丁鴻爲司徒。夏四月丙辰。大將軍竇憲還至京師。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七星二度。又曰。行近軒轅在左角。爲太后。是月太后兄弟憲等自殺。丙辰。郡國十三地震。〔集解〕惠棟曰。春秋漢含孳云。女子盛。臣制命。則地動拆。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憲專權。將以是受禍也。竇憲潛圖弒逆。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射聲校尉郭璜。郭況子也。東觀記曰。璜作瑝。音同。璜子侍中舉。〔集解〕錢大昕曰。天文志。郭舉爲侍中射聲校尉。舉父璜長樂少府。（皇后紀竇憲傳亦同）紀似誤。衞尉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皆下獄死。使謁者僕射續漢書曰。謁者僕射一人。秩千石。爲謁者臺率。主謁者。天子出奉引也。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是夏。

旱蝗。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坐黨憲自殺。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任光子也。癸丑。大司農尹睦爲太尉。錄尙書事。錄、謂總領之也。錄尙書、自牟融始也。丁巳。賜公卿巳下至佐史錢穀各有差。冬十月己亥。宗正劉方爲司空。十二月壬辰。詔今年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其什四巳上。勿收田租芻稾。有不滿者。巳實除之。所損十不滿四者。以見損除也。〔集解〕惠棟曰。鄭元周禮注。斂法。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賈公彥曰。漢時十分之內傷二分三分。餘有七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七分八分爲實在。乃減去半。不稅。於半內稅之。以凶荒所優餓民法也。武陵零陵澧中蠻叛。燒當羌寇金城。

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戊子。千乘王伉薨。辛卯。封皇弟萬歲爲廣宗王。廣宗、縣名。今貝州宗城縣。隋煬帝諱廣。故改爲宗城。〔集解〕惠棟曰。水經注。皇太子萬年。廣宗屬鉅鹿郡。先謙曰。在今廣平府威縣東南。縣志。二十里故宗城。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內外廄及涼州諸苑馬。說文曰。廄、馬舍也。漢官儀曰。未央大廄。長樂、承華等廄。令皆秩六百石。又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邊。分養馬三十萬頭。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巳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稅。丁未。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

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鬵爲貲。而豪右得其饒利。鬵音尋。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鬵。貧人既計釜甑。以爲貲財。懼於役重。多即賣之。以避科稅。豪富之家乘賤買。故得其饒利。詔書實覈。說文云。覈考實事也。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甲寅。太傅鄧彪薨。戊午。隴西地震。〔集解〕惠棟曰。續志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大震也。九月於除難叛也。三月戊子。詔曰。選舉良才。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周禮。鄉大夫掌其鄉之政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而舉賢能者於王。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一曰上有其字。文作才。未有也字。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訖、竟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敕。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負。負亦憂也。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庚寅。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冗、散也。流散者。

舉案其實而給之。開倉賑稟三十餘郡。夏四月壬子。封阜陵王种兄魴爲阜陵王。种無嗣。故以魴襲也。六月丁酉。郡國三雨雹。東觀記曰。大如雁子。秋九月辛酉。廣宗王萬歲薨。無子國除。匈奴單于於除鞬叛。〔集解〕何焯曰。匈奴上當有北字。惠棟曰。續志作於除難鞬。無北字。遣中郎將任尚討滅之。壬午。令郡縣勸民蓄蔬食。以助五穀。蓄、積也。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歲。假猶租賃。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漢官儀曰。睦字伯師。鞏人。十一月乙丑。太僕張酺爲太尉。是歲。武陵郡兵破叛蠻降之。護羌校尉貫友討燒當羌。羌乃遁去。南單于安國叛。骨都侯喜斬之。〔集解〕惠棟曰。通鑑以爲永平六年事。據南單于傳。亦屬五年。通鑑誤也。

六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譯獻犀牛大象。己卯。司徒丁鴻薨。二月乙未。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兗、冀、青州貧民。許侯馬光自殺。東觀記曰。光前坐黨附竇憲歸國。爲憲客奴所誣告。乃自殺。丁未。司空劉方爲司徒。太常張奮爲司空。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之。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税。漢循周法。商賈有税。流人販賣。故矜免之。又欲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復音福。丙寅。詔曰。朕以眇末。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饑流亡。尚書曰。濟河惟兗州。言東南據

濟。西北距河。而未獲忠言至謀所㠯匡救之策。寤寐永歎。用思孔疚。孔、甚也。疚、病也。詩云憂心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於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爲苛刻。覆案不急。㠯妨民事。不急謂非要。〔集解〕惠棟曰、漢律四篇有告、劾、傳、覆。告爲人所告也。劾爲人所劾也。傳、傳捕。覆、覆案也。見陳羣新律序。不急、謂細故也。甚非所㠯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㠯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漢諸帝凡日食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爲常。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前書音義曰、公車、署名也。公車所在。故以名焉。漢官儀曰、公車令一人。秩六百石。掌殿門。諸上書詣闕下者皆集奏之。凡所徵召亦總領之。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夏四月。蜀郡徼外羌率種人遺使內附。五月。城陽王淑薨。無子國除。章帝子也。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它事。秋七月。京師旱。詔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已下皆免遣。丁巳。幸洛陽寺。寺、官舍也。風俗通云、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錄囚徒。舉冤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還宮而澍雨。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黎。斬其王。〔集解〕先謙曰、官本黎作犂。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

南單于安國從弟子逢侯、率叛胡亡出塞。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使匈奴中郎將杜崇、討之。冬十一月。護烏桓校尉任尙。率烏桓、鮮卑。大破逢侯。闞駰十三州志曰。護烏桓擁節。秩比二千石。武帝置。以護內附烏桓。旣而并於匈奴中郎將。中興初。班彪上言宜復此官。以招附東胡。乃復更置焉。馮柱遣兵追擊復之。〔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破字。詔以勃海郡屬冀州。武陵漊中蠻叛。郡兵討平之。

七年春正月。行車騎將軍鄧鴻。〔集解〕劉攽曰。案文亦少一事字。度遼將軍朱徽。中郎將杜崇。皆下獄死。時南單于安國、與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令斷其章。緣此驚叛。安國卒見殺。帝後知之。皆徵下獄。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觜觿。爲葆旅。主收斂。儒說。葆旅宮中之象。收斂貪妒之象。明年三月。陰后立。鄧貴人有寵。陰后妒忌之。後遂廢。帝引見公卿。問得失。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十三州志曰。侍御史。周官。即柱下史。秩六百石。掌注記言行。糾諸不法。員十五人。出有所案。則稱使者焉。謁者。秦官也。員七十人。皆選孝廉年未五十。曉解儐贊者。歲盡。拜縣令長史及都官府丞長史。博士。秦官。博通古今。秩皆六百石。孝武初置五經博士。後稍增至十四員。取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主領焉。議郎。郎官。皆秦官也。宂無所掌。秩六百石。或四百石。〔集解〕劉攽曰。注歲盡拜縣令長史及都官府丞長史。案文多一史字。若是王國長史。則當并守丞言之。明此但是令長耳。下文又自有長史也。詔曰。元首不明。化流無良。政失於民。

謫見于天。謫、譴也。責也。禮曰陽事不得。謫見于天。日爲之食。深惟庶事。五教在寬。是以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其人。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初開其議。詔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任、堪也。音仁林反。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長相。長、縣長。相、侯相也。十三州志云。縣爲侯邑則令長爲相。秩隨令長本秩。五月辛卯。改千乘國爲樂安國。千乘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樂安故城在今青州博昌縣南。〔集解〕先謙曰。前漢封李蔡爲樂安侯。表在博昌。後置縣屬千乘郡。後漢屬樂安國。今青州府博興縣南是。六月丙寅。沛王定薨。秋七月乙巳。易陽地裂。易陽縣在易水之陽。今易州也。〔集解〕惠棟曰。續志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漢軍進討。九月癸卯。京師地震。〔集解〕惠棟曰。續志儒說奄官無陽。猶婦人也。是時帝幸中常侍鄭衆、蔡倫二人。始用權也。

八年春二月己丑。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癸亥。樂成王黨薨。甲子。詔賑貸并州四郡貧民。五月。河內陳留蝗。南匈奴右溫禺犢王叛。爲寇。秋七月。行度遼將軍龐奮〔集解〕劉攽曰。亦少一事字。九年行征西將軍劉尙下亦同。越騎校尉馮柱追討之。斬右溫禺犢王。車師後王叛。擊其前王。八月辛酉。飲酎。詔郡國中都官繫

因減死一等。詔敦煌戍。其犯大逆。募下蠶室。其女子宮。自死罪已下至司寇及亡命者入贖各有差。九月。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曰。蝗蟲之異。殆不虛生。禮記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洪範五行傳曰。貪利傷人則蝗蟲損稼。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恫矜。思弭憂釁。尚書曰。恫矜乃身。孔安國注曰。恫、痛也。矜、病也。言如痛病在身。欲除之也。矜音古頑反。〔集解〕惠棟曰。矜與瘝同。昔楚嚴無災而懼。解見明紀。成王出郊而反風。成王疑周公。天乃大風。禾則盡偃。王乃出郊祭天。乃反風起禾。事見尚書。將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災變。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興蝗之咎。庚子。復置廣陽郡。高帝時燕國也。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也。〔集解〕先謙曰。建武十三年併入上谷郡。今復置。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有罪自殺。北海郡。今青州縣。〔集解〕先謙曰。在今青州昌樂縣西北十里。十二月辛亥。陳王羨薨。丁巳。南宮宣室殿火。〔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和帝幸北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太后崩也。九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蠻夷及撣國重譯奉貢。撣音擅。東觀記作擅。俗本以禪字相類。或作禪者。誤也。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譯下有所以二字。三月庚辰。隴西地震。癸巳。濟南王康薨。西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夏四月丁卯。封樂成王黨子巡爲

樂成王。六月。蝗旱。戊辰。詔今年秋稼爲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稾。若有所損失。㠯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饒利。陂池漁採。㠯贍元元。勿收假稅。秋七月。蝗蟲飛過京師。八月。鮮卑寇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前書音義曰。肥子奔燕。封於此。今平州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永平府盧龍縣北。遼東太守祭參下獄死。東觀記曰。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略吏人。祭參坐沮敗下獄誅。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丙申。葬章德皇后。燒當羌寇隴西。殺長吏。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集解〕錢大昕曰。西羌傳作趙代。蓋章懷避唐諱改之。趙憙傳亦作代。此紀作世。又唐以後人回改。九月庚申。司徒劉方策免自殺。甲子。追尊皇妣梁貴人爲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懷梁皇后于西陵。謚法曰。正德美容曰恭。執義揚善曰懷。東觀記曰。改殯承光宮。儀比敬園。初后葬有闕。竇后崩後。乃議改葬。十一月癸卯。光祿勳河南呂蓋爲司徒。蓋字君王。宛陵人也。十二月丙寅。司空張奮罷。壬申。太僕韓稜爲司空。己丑。復置若盧獄官。前書曰。若盧獄屬少府。漢舊儀曰。主鞫將相大臣也。

十年春三月壬戌。詔曰。隄防溝渠。所㠯順助地理。通利壅塞。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今廢慢懈弛。

不㠯爲負。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㠯爲煩擾。將顯行其罰。夏五月。京師大水。東觀記曰。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人廬舍。秋七月己巳。司空韓稜薨。八月丙子。大常大山巢堪爲司空。堪字次郎。太山南城人。九月庚戌。復置廩犧官。漢官儀曰。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也。冬十月。五州雨水。十二月。燒當羌豪迷唐等率種人詣闕貢獻。戊寅。梁王暢薨。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丙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歸田里。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集解〕惠棟曰。崔寔大赦賦云。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弃穢。與海內更始。亹亹乎思隆平之進也。己巳。復置右校尉官。東觀記曰。置在西河鵠澤縣。〔集解〕錢大昕曰。郡國志無鵠澤縣。蓋後漢幷省。據此紀則和帝時尚未省也。秋七月辛卯。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㠯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十二年春二月．旄牛徼外白狼貗薄夷率種人內屬．闞駰十三州志曰．旄牛縣屬蜀郡．前書曰．旄牛所出．歲貢其尾．以爲節旄．〔集解〕惠棟曰．續志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貗薄種王唐繒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采．㠯助蔬食．三月丙申．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匱、乏也．京師去冬無宿雪．以其經冬．故言宿也．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詩大雅周宣王遇旱之詩．言今人何罪而天令饑饉乎．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㠯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埶行邪．是㠯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董仲舒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禮記王制曰．析言破律也．貨行於言．辠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㠯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壬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武帝時．置博士弟子．太常擇人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焉．昭帝增員滿百人．宣帝倍之．元帝更

設員千人。成帝更增員三千人。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反。象林縣屬日南郡。今鬱林州。〔集解〕先謙曰、今屬法領越南國。郡兵討破之。閏月。賑貸敦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戊辰。秭歸山崩。秭歸縣屬南郡。古之夔國。今歸州也。袁山松曰、屈原此縣人。既被流放。忽然蹔歸。其姊亦來。因名其地爲秭歸。秭亦姊也。東觀記曰、秭歸山高四百餘丈。崩塡谿水。壓殺百餘人。〔集解〕先謙曰、今宜昌府歸州治。六月。舞陽大水。賜被水災尤貧者穀人三斛。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翼八度。荊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九月戊午。太尉張酺免。丙寅。大司農張禹爲太尉。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是歲。燒當羌復叛。

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十三年春正月上日。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二月。任城王尙薨。丙午。賑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秋八月。詔象林民失農桑業者。賑貸種糧。稟賜下貧穀食。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護羌校尉周鮪擊燒當羌。破之。荊州雨水。九月壬子。詔曰、荊州比歲不節。今茲淫水爲害。淮南子曰、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高誘注云、平地出水爲淫水。餘雖頗登。而多不均

浹。浹、洽。〔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深惟四民農食之本。慘然懷矜。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稾。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冬十一月。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條枝大爵。西域傳曰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條枝國臨西海。出師子、大雀。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鳥也。丙辰。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集解〕惠棟曰胡三省曰幽州大郡戶猶十萬餘。惟元菟戶一千五百二十四。并州大郡三萬餘。小郡不滿二千。涼州大郡不滿三萬。燉煌七百四十八而已。邊役衆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鮮卑寇右北平。遂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戊辰。司徒呂蓋罷。十二月丁丑。光祿勳魯恭爲司徒。辛卯。巫蠻叛。寇南郡。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也。〔集解〕先謙曰今夔州府巫山縣東。

十四年春二月乙卯。東海王政薨。繕修故西海郡。平帝時金城塞外羌獻地以爲西海郡也。光武建武中省金城入隴西郡。至是復繕修之。金城即今蘭州縣也。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集解〕惠棟曰續志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金城屬國宣帝神爵二年置也。三月戊辰。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夏四月。遣使者

督荊州兵討巫蠻。破降之。庚辰。賑貸張掖、居延、敦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下貧穀各有差。五月丁未。初置象林將兵長史官。闞駰十三州志曰。將兵長史居在日南郡。又有將兵司馬去雒陽九千六百三十里。六月辛卯。廢皇后陰氏。后父特進綱自殺。秋七月甲寅。詔復象林縣更賦田租芻稾二歲。壬子。常山王側薨。是秋。三州雨水。冬十月甲申。詔兗、豫、荊州。今年水雨淫過。多傷農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芻稾。其不滿者。以實除之。辛卯。立貴人鄧氏為皇后。丁酉。司空巢堪罷。〔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堪為司空十四年。自乞上印綬。賜千石俸。十一月癸卯。大司農除防為司空。是歲。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上計。今計吏也。前書音義曰。舊制使郡丞奉歲計。武帝元朔中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與計偕拜為郎中。中廢。今復之。

十五年春閏月乙未。詔流民欲還歸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疾病加至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强。二月。詔稟貸潁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敦煌貧民。前書音義曰。陳留本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今汴州縣也。江夏郡高帝置。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鄭邑下無也字。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東井二十二度。五月戊寅。南陽大風。六月。詔令百姓鰥

寡漁釆陂池勿收假稅二歲秋七月丙寅濟南王錯薨錯音七故反復置涿郡故鹽鐵官續漢書曰其郡縣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也〔集解〕何焯曰涿郡故安縣有鐵官無鹽官此鹽字乃安字之訛錢大昭曰鹽當作安郡國志涿郡故安縣下注云案本紀永元十五年復置縣鐵官前志涿郡有鐵官無鹽官是其證也惠棟曰地理通釋曰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故安鐵官蔣杲曰北宋本漢書作故安棟案地理志涿郡有鐵官五行志曰征和二年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兩志皆不言故安有鐵官或前漢涿郡治故安未之詳也九月壬午南巡狩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竝從賜所過二千石長吏已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是秋四州雨水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舊宅癸丑祠園廟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戊午進幸雲夢臨漢水而還雲夢今安州縣也即在雲夢澤中〔集解〕先謙曰唐雲夢縣漢爲安陸縣地十一月甲申車駕還宮賜從臣及留者公卿已下錢布各有差十二月庚子琅邪王宇薨有司奏已爲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已決小事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鄭玄注云靡草薺亭歷之屬臣賢案五月一陰爻生可以言微陰今月令云孟夏乃是純陽之月此言夏至者與月令不同是歲初令郡國已日北至案薄刑〔集解〕惠棟曰胡注案安帝永初元年魯恭言自永元十五年案薄刑改用孟夏則夏至乃謂夏之初至范史以日北至書之其誤後人甚矣棟案有司奏以爲夏至則微陰起夏至必孟夏之訛胡說是也決小事亦當依月令作決小罪孟夏決小罪者乾鑿度陰始于己形於未己四月也鹽鐵論大夫曰金生于己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言四月陰初生薺麥死當順時令決小罪也

鄭元注月令。以孟夏之令爲非。未通于古。

十六年春正月己卯。詔貧民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自農者。貸種糧。二月己未。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沽酒。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犂牛直。五月壬午。趙王商薨。秋七月旱。戊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霑。疑吏行慘刻。不宜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辛酉。司徒魯恭免。庚午。光祿勳張酺爲司徒。辛巳。詔令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芻稾。其被災害者。以實除之。貧民受貸種糧及田租芻稾。皆勿收責。八月己酉。司徒張酺薨。冬十月辛卯。司空徐防爲司徒。大鴻臚陳寵爲司空。十一月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岯山。即柏岯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爾雅云。山一成曰岯。東觀記作坯。並音平眉反。流俗本或作秠者。誤也。〔集解〕先謙曰。山在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五十里。賜百官從臣布各有差。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十二月。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官。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在遼東郡昌黎城也。

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午。引三署郎召見禁中。漢官儀。三署謂五官署也。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將以司之。郡國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四等。無員。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謂禁中。選除七十五人。補謁者長相。高句驪寇郡界。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興。宗室以罪絕者。悉復屬籍。〔集解〕惠棟曰。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鄭元曰。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孔穎達曰。漢之同族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也。復屬籍者。向以罪除其籍。今復令宗正著之也。五月癸酉。雍地裂。東觀記曰。右扶風雍地裂。流俗本雍下有州者。誤也。〔集解〕先謙曰。今鳳翔府鳳翔縣治。秋九月。遼東太守耿夔擊貊人。破之。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二十七。立皇子隆為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篤。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貞符瑞應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南海郡。秦置。今廣州縣也。廣雅曰。益智龍眼也。交州記曰。龍眼樹高五六丈。似荔支而小。廣州記曰。子似荔支而員。七月熟。荔支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實如雞子。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至日禺中。翕然俱赤。即可食。置謂驛也。〔集解〕先謙曰。今廣州府南海縣。

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臨武縣屬桂陽郡。今郴州縣也。〔集解〕惠棟曰。羅泌云。羌本名堯後人惡其僭而改之。先謙曰。臨武今桂陽州縣。羌字伯游。宋蘇軾荔支詩。無人舉觴酹伯游也。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謝承書曰。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補臨武長。縣接交州。舊獻龍眼荔支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頓仆死亡不絕。道經臨武。羌乃上書諫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故天子食太牢為尊。不以果實為珍。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章報。羌即弃官還家。不應徵召。著唐子三十餘篇。

論曰。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齊、平也。偏師出塞。則漢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西域傳曰。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皆降服。西至海瀕。四萬里皆重譯貢獻。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十一引續漢書云。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驕橫之權。即昭帝黜上官之類矣。朝政遂一。民安職業。勤恤本務。苑囿希幸。遠夷稽服。西域開泰。郡國言符瑞八十餘品。咸懼虛妄。抑而不宣云爾。又東觀記序云。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衞之謳。囿無槃樂遊畋之豫。躬履至（一作元）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云爾。

孝殤皇帝諱隆。謚法曰。短折不成曰殤。古今注曰。隆之字曰盛。和帝少子也。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即皇帝位。時誕育百餘日。

誕、大也。詩大雅。誕彌厥月。先生如達。鄭玄注云。大矣后稷之在其母懷也。終人道十月而生。詩又云。載生載育。育、長也。達音宅末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儀見皇后紀。北匈奴遣使稱臣。詣敦煌奉獻。

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太尉張禹爲太傅。司徒徐防爲太尉。參錄尚書事。〔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載辛卯册書曰。太尉張禹三世在位。黃髮罔愆。忠孝彌篤。司徒徐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守。其以禹爲太傅。以防爲太尉。錄尚書事。百官總己巳聽。封皇兄勝爲平原王。癸卯。光祿勳梁鮪爲司徒。漢官儀曰。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在洛陽東南三十里。俗本作順者誤。〔集解〕劉攽曰。紀書孝和葬慎陵。章懷注云。俗本作順陵者誤。臣攽案皇后紀。和熹皇后合葬順陵。以爲皇后紀誤。而靈帝父孝仁皇稱慎陵。世數不遠。陵名必不相襲。參校前後。孝和實葬順陵。言慎乃更爲誤耳。疑此亦非章懷之失。蓋傳寫誤以順爲慎。亦因以慎爲順耳。尊廟曰穆宗。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常山王章始就國。夏四月庚申。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東觀記曰。鄧太后雅性不好淫祀。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追擊。戰沒。丙寅。巳虎賁中郎將鄧騭爲車騎將軍。司空陳寵薨。五月辛卯。皇太后詔曰。皇帝幼沖。承統鴻業。朕且權禮。佐助聽政。〔集解〕官本考證曰。禮字疑有誤。宋本無禮字。亦不成句。姑仍監本。兢兢寅畏。寅、敬也。不知所濟。深惟至治之本。

道化在前，刑罰在後。將稽中和，廣施慶惠，與吏民更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來諸犯禁錮，詔書雖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復為平民。壬辰，河東垣山崩。垣縣，今絳州縣也。古今注曰，山崩，長七丈，廣四丈。〔集解〕先謙曰，垣今絳州垣曲縣。六月丁未，太常尹勤為司空。郡國三十七雨水。詔曰：〔集解〕先謙曰，官本詔上有己未二字。自夏以來，陰雨過節，煖氣不效，效，猶驗也。將有厥咎。寤寐憂惶，未知所由。昔夏后惡衣服，菲飲食，孔子曰，吾無間然。菲，薄也。間，非也。今新遭大憂，且歲節未和，徹膳損服，庶有補焉。其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太官令，周官也，秩千石，典天子廚膳。導官掌擇御米，導，擇也。尚方掌作御刀劍諸器物。內署掌內府衣物，秩皆六百石，並見續漢書。丁卯，詔司徒、大司農、長樂少府曰：朕以無德，佐助統政，夙夜經營，懼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遠，先內後外。自建武之初以至于今，八十餘年，宮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是時免遣者六百餘人。及掖庭宮人，皆為庶民，以抒幽隔鬱滯之情。抒，舒也。食汝反。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秋七月庚寅，敕司隸校尉、部

刺史。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有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爲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見續漢書。曰。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閒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揣音初委反。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平民、謂善人也。書曰、延及平人。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詩小雅也。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稾。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殯于崇德前殿。年二歲。〔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序曰。孝殤襁褓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主。天下敖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贊曰。孝和沈烈。率繇前則。王赫自中。賜命彊慝。慝、惡也。謂誅竇憲等。抑沒祥符。登顯時德。謂用鄧彪等委政也。殤世何早。平原弗克。平原王勝以固疾不得立也。左傳曰。弗克負荷。〔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固作痼。

後漢書集解卷四挍補

和帝紀。諱肇。集解。錢大昕曰。至疑即直小兩字之譌。侯康曰。今本說文戈部肇。上諱。支部肈。擊也。戶部肁。始開也。依古今注之字曰始。則字當作肁。而經傳多叚肇為肁。故注亦引作肇。惟玉篇肈俗肇字。五經文字肇作肈。譌。是肈乃肇之別體。段玉裁謂說文本無肈。淺人竄入。似得之。注引說文上諱肇。即作肈。知當時說文尙無支部之肈。否則各為一部。何容混邪。但何以有可大之音。此實不可解。案官本文注肈皆作肇。可大之大當為天之誤。

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案據此益足證章紀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壬辰之上。實脫二月二字。或反因章紀疑此書二月有誤。則未考東觀記袁紀也。

太后臨朝。通鑑胡注。蔡邕獨斷曰。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攝政。臨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上書奏事。皆為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

界惟人面。集解。官本界作戒。案章紀作訖惟人面。訖、界、戒、皆有止義。猶云窮極也。戒界本又通作。唐書天文志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是也。

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扶拔。注。扶拔解見章紀。官本章下有帝字。

其徙出塞者。集解。劉攽曰。至明此徙字是從字。周壽昌曰。此皆刑徒。非遷徙。劉說誤。案劉言不可投之塞外。正指有罪投荒而言。意謂漢法止於徙邊。無令徙出塞外之理。非誤也。特徙出塞

者因徙邊被掠或逃亡出塞故徙刑未竟耳若從征出塞者其於本刑已免矣無所謂未竟則仍不必改字

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集解何焯曰至與典屬國何與洪亮吉曰前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武帝時增置都尉丞候耳其省幷在成帝河平元年亦非哀帝時志說蓋非此注引之誤案志以省幷爲在哀帝時誠誤至典屬國雖爲秦官漢則自武帝始置屬國都尉固隸於典屬國者也又成帝雖省典屬國而屬國都尉仍存終前漢之世劉歆班穉竇融等皆嘗爲是官則至哀帝時亦仍存矣又續志載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是屬國都尉建武時明明未省何說尤非當由河西上郡經囂述之亂其官久廢至是乃得復置耳

紹封故淮陽王昞子側爲常山王。案明八王傳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昞後蓋距昞之薨國絕三年矣曰小子曰復爲常山王或因昞長子防早卒而有孫章議立未定或因淮陽不能仍有故封議改未定而通鑑注謂因國有大喪今乃紹封然亦何必遲至三年之久斯不然矣

擊北匈奴於河雲北。河雲匈奴地名見南匈奴傳注

皇帝加元服。集解惠棟曰至咸獻壽焉袁紀儀用新禮通鑑據之本書詳曹褒傳

圍北單于於金微山。通鑑胡注唐太宗以僕固部置金微都督府胡意府卽山所在也考唐書回鶻傳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蓋今之恰克圖地唐邊多僑治僕固府僑治朔方金微府僑治僕固一也其實金微山卽隋唐以

來之金山。尚在今科布多之南境。參贊大臣所轄。河西金山兩額魯特。其一卽因此山得名。北史云。北匈奴爲竇憲所逐。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此皆北匈奴右地。僕固部爲漢烏揭國舊地。乃北匈奴左境。若見逐於此。無由西走康居矣。金微山再南卽車師後王國。度沙漠卽至燉煌郡。玉門關在焉。梁元帝驄馬驅云。試上金微山。還看玉關路。亦其一證。胡說未審。

尊太后母比陽公主爲長公主。 漢制。長公主儀服同蕃王。爲公主尊崇者之加號。見后紀。

阜陵王种薨。注。阜陵王延之子。 案延。原本誤种。已正。

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集解。錢大昕曰。 至 **皆事之可疑者也。** 侯康曰。此必章帝建初二年復封曹湛。已改國容城。未幾又絕。故詔云然。章彪傳偶沿舊名而誤耳。據后紀明帝永平三年。已封皇女奴爲平陽公主。至建初八年。公主子馮奮復襲土爵爲平陽侯。則在公上受封時。曠必已薨。國必已絕。（前表於曠雖注今見。然考孟堅修史。自永平至建初。凡歷二十餘年。表或據初修時言之。已而曠薨國絕。未及追改。）否則一地固不容兩封。同時尤不應有兩平陽侯也。案班固卒時。表志未竟。且功臣表實續前史。乃固父彪遺業。亦未必固所自爲。曹昭踵成。斷不敢改父兄之舊。而彪之卒在光武建武三十年。其時曠或尚存。故彪云今見。逮明帝永平初。必已中絕。故三年得以其國移封公主。至章帝復封曹湛。不能奪公主之國。改封容城。亦斷在此時。侯說可謂有據。至韋彪傳。或竟出淺人妄改。未必本誤。考容城國。前志屬涿郡。續志雖闕。但觀魏志裴注引王沈魏書云。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則改國容城。魏時尚有傳。無可疑矣。

見二臣之壠。注。廟記云。錢大昭曰、廟閩本作廣。案廟記一卷見隋經籍志。無撰名。唐志同。前書郊祀志外戚傳注及史記秦本紀正義均引釋廟冢所在。不當作廣。又梁書吳均傳均著廟記十卷。

武陵零陵澧中蠻叛。案零陵當作零陽。即武陵郡屬縣也。後漢武陵郡治。當今常德府武陵縣西。與澧州接壤。零陽縣治。即今澧州慈利縣東境。澧中蠻、即澧水之蠻。並屬武陵。故紀並舉之。若零陵郡之蠻。相距甚遠。不當與澧中蠻錯舉。南蠻傳。肅宗建初元年。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是兩蠻接近之證。又載和帝永元四年冬。漊中、澧中蠻潭戎等反。而不及零陽。疑此叛蠻實澧中蠻之在零陽者。尚非零陽蠻。故其辭略耳。若果有零陵蠻同叛。則傳不應不詳矣。又後載安帝元初中有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著赤幘。稱將軍事。章懷注仍以零陽釋之。則陵字亦陽字之譌。與此正同。

詔有司省減內外廄及涼州諸苑馬。注。牧師諸苑。師、官本作帥。誤。

許侯馬光自殺。洪亮吉曰。傳作許陽侯。此脫一字。

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周壽昌曰。洛陽令爲陳歆。見張酺傳。司隸校尉爲周紆。見酷吏傳。

詔以勃海郡屬冀州。錢大昭曰。由幽州改屬。

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長相。注。縣爲侯。官本無爲字。

易陽地裂。注。易陽縣在易水之陽。今易州也。在今廣平府永年縣西十五里。

光祿勳河南呂蓋爲司徒。注。蓋字君玉。錢大昭曰。魯恭傳注。又引漢官儀作字君上。

己巳。復置右校尉官。注。東觀記。置在西河鵠澤縣。集解。錢大昕曰。郡國志至**尚未省也。**案右校尉官。不見於前志。續志亦未詳。注引東觀記文。聚珍本和紀。復不載此條。僅附見於佚文。此紀前於四年北單于款塞乞降。書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璽綬。夔本傳同而竇憲傳又有遣右校尉耿夔等擊北虜之文。疑夔嘗更爲之。但此左右校尉。乃大將軍官屬。與此年特復者無涉。至袁紹傳載靈帝時置西園八校尉。注引樂資山陽公載記。淳于瓊爲右校尉事。尤在後。亦與此不侔。惟據注引東觀記。置在西河鵠澤縣。可知與前二年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一事。必有關屬。又光武紀。建武九年。致青巾左校尉官。十五年。改爲越騎校尉。右校尉當亦光武所置而中廢者。但已無可致詳矣。前志。西河郡鵠澤。鵠、孟康音告。師古音古督反。而皆不著其地所在。李兆洛以爲當在今山西境。考詩唐風揚之水。從子于鵠。陸音戶毒反。與顏合。傳云。曲沃邑。易林否之師云。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戲游皋沃。豫之大過亦作皋澤。王念孫謂皋鵠古同聲。則皋澤卽鵠澤。準以曲沃地望。當在今山西絳州聞喜縣之西。水經注。涑水自聞喜來。西合沙渠水。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秦改爲左邑。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然左邑聞喜。前志均屬河東郡。不解鵠澤之名何以又在西河。續志河東無左邑。而云聞喜邑本曲沃。劉注。曲沃在縣東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全祖望謂魏之西河。自焦虢桃林之塞。西抵關洛。其界最廣。秦以其東界併入內史。而西界併入上郡。漢武帝置西河郡。特分秦上郡所屬地。武帝末。以河東屬司隸。司隸卽秦內史也。昭帝時。又嘗改屬并州。則與西河同隸。一州未幾復故。紛更之際。邑改名遷。宜不免耳。

北宮盛饌門閤火。通鑑胡注。盛饌門閤。御廚門閤也。晉書天文志。紫宮垣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主盛饌。皇居則象於天極。故北宮有盛饌門閤。

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條枝大爵。注。舉頭高八九尺。官本頭作頸。

繕修故西海郡。注。平帝時。至 即今蘭州縣也。案西海郡。前志、續志皆不載。惟見前書平紀及王莽傳。乃莽誘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增置原與金城各爲一郡。而前志金城郡載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蓋莽居攝後。以其地不足當一郡。遂併金城於西海。改允街爲修遠。而以允谷附入之。改臨羌爲監羌。而以鮮水海鹽池附入之耳。齊召南云。莽所置西海郡。在臨羌塞外。西海曰僊海。亦曰鮮水海。即今青海也。光武中興。郡名皆復漢舊。故有金城而無西海。臨羌塞外之地。羣羌出沒。亦不暇復理。今始溯平帝時舊治繕修。設守藩以備羌。續志無之。則未幾復罷可知矣。

疾病加至醫藥。官本至作致。

是秋四州雨水。錢大昭曰。四州。兗、豫、徐、冀也。

進幸雲夢臨漢水而還。注。雲夢。今安州縣也。即在雲夢澤中。案前志。南郡編縣。江夏郡西陵縣。均有雲夢官。又前志。南郡華容縣。續志南郡華容侯國。均云雲夢澤在南。漢時華容故城。今荊州監利縣西北。監利、石首。皆其故地。編故城。今安陸荊門州界。地連襄陽之南漳。西陵故城。今黃州黃岡縣西北。兼漢陽黃陂縣之南境。和帝幸南陽。謁原陵地。爲今襄陽府之棗陽境。則進幸雲夢以至編。爲最近之循編而東。即臨漢水矣。若唐

之雲夢縣。即今德安雲夢縣地。漢世尚爲雲夢澤中心。似無由至。且距漢水抑遠矣。

冬十月辛卯。司空徐防爲司徒。官本無冬字。

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官。注。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在遼東郡昌黎城也。案前志遼東郡無慮下云。西部都尉治。章懷言安帝以爲屬國都尉在昌黎。事尚在後。和帝復置。應仍在無慮也。前、續志遼東郡均無昌黎。惟續志遼東屬國。別領六城。首曰昌遼。故天遼屬遼西。而前志遼西郡又有交黎。而無天遼。且安紀元初二年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縣。九月又攻夫犂營。注。夫犂、縣名。屬遼東屬國。不獨與續志不合。亦與此注言昌黎城者兩岐。惠棟推考衆書。乃悟昌遼即昌黎。天遼即夫犂。亦即前志遼西之交黎。改屬者。遼與黎犂聲近而變。夫作天、交。形近而譌。並詳安紀及續志集解。

高句驪寇郡界。案通鑑作高句驪王宮入遼東塞。寇略六縣。此郡上應補遼東二字。

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注。齊、平也。官本無此注。

殤帝紀。朕且權禮。佐助聽政。集解。官本考證曰。禮字疑有誤。案孟子。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此權禮二字所本。趙注所謂反經而善者也。周禮地官。一曰慈幼。賈疏。謂鄭注生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皆是越語范蠡欲速報吳爲此權禮。使國民衆多。是唐人說經尚相承有是語。朕且權禮。即指佐助聽政爲權禮耳。似非字誤。

其減太官。導官。尙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注。內署掌內府衣物。錢大昭曰。內署當作內者。注亦誤。續志少府屬官有內者令。掌中布張諸衣物。案漢官有謁者。內謁者。不聞有內者。且內者二字名官。於義無當。續志之內者令。未必非卽內署令之譌。觀通鑑胡注引章懷此注。亦與正文同作內署。則宋明本皆如此矣。呂強傳。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注亦云中署、內署也。則內署非有誤可知。

八月辛亥帝崩。集解天下敖然。聚珍本東觀記。敖作嗸。

孝安帝紀第五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恭宗孝安皇帝。〔集解〕何焯曰案和帝既不冠以穆宗此紀恭宗二字衍祭祀志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故此紀雖仍前史廟曰恭宗之文未及刊削然獨無尊字尤與前諸紀迥異明是不知者謬加也錢大昕曰獻帝初平元年有司奏和（穆宗）安（恭宗）順（敬宗）桓（威宗）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故和帝順帝桓帝紀俱不稱某宗獨此紀書恭宗蓋刪之不盡也諱祜。謚法曰寬容和平曰安伏侯古今注曰祜之字曰福〔集解〕惠棟曰說文祜上諱徐鉉云安帝名也從示古聲祜當作祜肅宗孫也。父清河孝王慶。母左姬。帝自在邸第。倉頡篇曰邸舍也說文云屬國之舍也前書音義曰第謂有甲乙之次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笫之間。笫牀簀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及符瑞志於皆作紆易林曰盤紆九曲似當作紆年十歲。好學史書。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可以教幼童和帝稱之。數見禁中。〔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孝安皇帝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聰明敏達慈仁惠和寬容博愛好樂施予孝王常異之年十歲善史書喜經籍和帝甚嘉重焉號曰諸生數燕見在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比延平元年。慶始就國。鄧太后特詔留帝清河邸。八月。殤帝崩。太

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其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齋于殿中。續漢志曰。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皇子爲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皇孫則綠車。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洛陽南宮有崇德殿。不可以凶事臨朝。故吉服也。羣臣陪位。引拜帝爲長安侯。不即立爲天子。而封侯者。不欲從微即登皇位。皇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豈意卒然顛沛。天年不遂。悲痛斷心。朕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唯長安侯祜質性忠孝。小心翼翼。翼翼、敬慎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能通詩論。篤學樂古。仁惠愛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係後。莫宜於祜。係即繼也。禮、昆弟之子猶己子。禮記檀弓之文。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爲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王父謂祖也。穀梁傳曰。衞靈公廢太子蒯聵。立孫輒。不受父之命而受王父命。〔集解〕何焯曰。不以父命辭者。引傳文見不必受命於慶也。何若瑤曰。此公羊傳文。注引穀梁。非是。其以祜爲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按禮儀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侯祜。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前書音義曰。禮有大行人。有小行人。主謚號官也。韋昭云。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天子崩。未有謚。故稱大行也。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風俗通曰。天子新崩未有謚。故且稱大行皇帝。義兩通。〔集解〕何若瑤曰。韋應

祇是.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孫.謙恭慈順.在孺而勤.孺.幼也.或作在孺卒勤.〔集解〕何若瑤曰.上云年十歲好學史書.作而是.宜奉郊廟.承統大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帝其勉之哉.讀策畢.大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猶臨朝.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帝謙讓恪勤.孜孜經書.志在供養.委政長樂宮.九月庚子.謁高廟.辛丑.謁光武廟.六州大水.〔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六州河、濟、渭、雒、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己未.遣謁者分行虛實.舉災害.賑乏絕.丙寅.葬孝殤皇帝于康陵.陵在愼陵塋中庚地.高五丈五尺.周二百八步.〔集解〕劉攽曰.紀書殤帝葬康陵.臣攽案.前書平帝已名康陵.不當重複.章懷注云.在愼陵塋中庚地.庚與康相似.但少許不同.然檢續漢志.亦作康.又質帝年紀.康陵在恭陵上.都是康字.不知此字自章懷已前.誤之耶.或者後人傳寫一處誤之.遂都改令同也.然章懷注語.則似作庚無疑.乙亥.隕石于陳留.〔集解〕惠棟曰.續志.陳留雷有石隕地四.天文志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爲從高反下之象.或以爲庶民惟星.隕民困之象也.西域諸國叛.攻都護任尙.遣副校尉梁慬救尙.擊破之.慬音勤.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詔以宿麥不下.宿、舊也.麥必經年而熟.故稱宿.賑賜貧人.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薨.使司空持節弔祭.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乙酉.罷魚龍曼延百戲.漢官典儀曰.作九賓樂.舍利之獸.從西方來.戲於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魚.噉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遨戲於庭.炫燿日光.曼延者.獸名也.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曼延.音以戰反.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大赦天下。蜀郡徼外羌內屬。東觀記曰。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降附。戊寅。分犍爲南郡爲屬國都尉。〔集解〕何焯曰。南部。近刻誤作南郡。稟司隸。兗豫。徐冀。并州貧民。司隸領河南、河內、河東、弘農、都於洛陽。魏末因爲司州。〔集解〕惠棟曰。案袁紀時稱兗豫徐冀幷六州民饑。故稟給之也。三月丙午。罷廣成游獵地。廣成、苑名。在汝州西。〔集解〕先謙曰。廣成聚有廣成苑。在今汝州西四十里。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丁卯。分清河國。封帝弟常保爲廣川王。廣川縣屬信都國。故城在今冀州棗彊縣東北。〔集解〕錢大昕曰。安帝弟名常保。子亦名保。當有一誤。先謙曰。廣川在今棗強縣東三十里。庚午。司徒梁鮪薨。三月癸酉。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三月二日也。在胃二度。胃主廩倉。是時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爲虛。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己卯。永昌徼外僬僥種夷貢獻內屬。甲申。葬清河孝王。贈龍旗虎賁。夏五月甲戌。長樂衞尉魯恭爲司徒。前書曰。衞尉、秦官。掌宮門衞屯兵也。長樂、建章、甘泉宮皆隨所掌以爲官名。秩中二千石也。丁丑。詔封北海王睦孫壽光侯普爲北海王。九眞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九眞、郡名。今愛州縣。六月戊申。爵皇太后母陰氏爲新野君。〔集解〕惠棟曰。獨斷云。異姓婦女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丁巳。河東地陷。〔集解〕惠棟曰。續志東西四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壬戌。罷西域都護。先零種羌叛。斷隴

道。大爲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尙、討之。〔集解〕惠棟曰。西羌傳永初元年冬事。 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秋九月庚午。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是日。太尉徐防免。以災異屢見也。 辛未。司空尹勤免。以雨水漂流也。〔集解〕惠棟曰。陳寵傳勤以雨水傷稼策免。 癸酉。調揚州五郡租。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集解〕顧炎武曰。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者。注非。惠棟云。永初七年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非以遠故不調明矣。注兩失之。先謙曰。官本租下有米字。 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丁丑。詔曰。自今長吏被考竟未報。考謂考問其狀也。報謂斷決也。 自非父母喪無故輒去職者。劇縣十歲。平縣五歲以上。乃得次用。壬午。詔太僕少府減黃門鼓吹。以補羽林士。漢官儀曰。黃門鼓吹百四十五人。羽林左監主羽林八百人。右監主九百人。 廐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乘輿。天子所乘車輿也。不敢斥言尊者。故稱乘輿。見蔡邕獨斷。 諸所造作。非供宗廟園陵之用。皆且止。丙戌。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庚寅。太傅張禹爲太尉。太常周章爲司空。漢官儀曰。章字次叔。荊州隨縣人也。 冬十月。倭國遣使奉獻。倭國去樂浪萬二千里。男子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見本傳。 辛酉。新城山泉水大出。東觀記曰。突壞人田。水深三丈。〔集解〕惠棟曰。河南之新城山也。 十一月丁亥。司空

周章密謀廢立。〔集解〕先謙曰章與王尊叔元茂等欲閉宮門捕鄧氏兄弟誅常侍鄭衆、蔡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爲遠國王見章傳 策免自殺。戊子。勑司隷校尉冀幷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集解〕惠棟曰續志民訛言相驚司隷、幷冀州民人流移時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爲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主事此不從而僭也 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勑所部長吏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郡。在所爲封長檄。不欲勿強。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也欲歸者皆給以長牒爲驗強音其兩反

十二月乙卯。潁川太守張敏爲司空。是歲郡國十八地震。〔集解〕惠棟曰續志時太后攝政專事於是陰類並勝西羌亂連十餘年 四十一雨水。〔集解〕惠棟曰續志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國殺人民 或山水暴至二十八大風雨雹。

二年春正月。稟河南、下邳、東萊、河內貧民。古今注曰時州郡大飢米石二千人相食老弱相棄道路 車騎大將軍鄧騭爲種羌所敗於冀西。續漢書曰種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冀縣屬天水郡也〔集解〕劉攽曰正文案官無車騎大將軍者明大字衍騭後乃爲大將軍耳先謙曰冀注見光武紀 二月乙丑。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稟貸流民。夏四月甲寅。漢陽城中火。〔集解〕惠棟曰續志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注云韓楊占曰多火災明年漢陽火也先謙曰漢陽天水更名 燒殺三千五百七十八。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已下各

有差。即日降雨。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東觀記曰。雹大如芋魁、雞子。風拔樹發屋。秋七月戊辰。〔集解〕惠棟曰。黃長睿云鄧騭討羌符曰。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中二千石守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叛羌。急急如律令。按紀元年夏。先零種羌叛。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騭爲羌所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有羌貊畔戾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尚與羌戰於平襄。十一月辛酉。拜騭大將軍。召還。則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攷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末既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而紀是年復有戊辰之詔。蓋紀誤也。又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兩丁未。正合也。而据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合。亦紀誤也。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尚書注曰。璇、美玉也。以璇爲機。以玉爲衡。二者正天文之器也。七政。日、月、五星。各異其政。則同今之渾儀。〔集解〕惠棟曰。僞孔氏尚書注。出於東晉。漢人所未見者。不當用孔說以注漢書。且下云。明書災異陰陽之度。旋機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則非如僞孔氏說明矣。伏生書大傳曰。旋機者何。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鄭元注曰。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詔云。承天治民。則七政爲四時、天、地、人。非日月五星也。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竝見。萬民饑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憂心京京。詩小雅曰。憂心京京。爾雅曰。京京、憂也。閒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尙浮言。無卓爾異聞。卓爾。高遠之貌也。論語曰。如有所立卓爾。其百僚及郡國吏人。〔集解〕劉攽曰。案此不成文理。當有一令字。何焯曰。案下云各使指變以

聞。則不當有令字也。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琁機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衍猶引也。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誡。閏月辛丑。廣川王常保薨。無子國除。癸未。蜀郡徼外羌舉土內屬。東觀記曰。徼外羌薄申等八種舉衆降。九月庚子。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續漢書曰。王國有中大夫秩比六百石。謁者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集解〕劉攽曰。正文二漢諸侯王未嘗有主稱。蓋是國字。前書多言王國。此注中亦有王國文。主字作國無疑也。或謂主指公主。案公主但有家令無郎謁者。又此詔文但言國相移名。其非公主明矣。或者傳寫見後有王主之文。遂誤於此。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移、書也。調、選也。冬十月庚寅。稟濟陰、山陽、玄菟貧民。征西校尉任尚與先零羌戰于平襄。尚軍敗績。平襄縣屬天水郡。故襄戎邑也。〔集解〕先謙曰。前漢天水治平襄。今鞏昌府通渭縣。十一月辛酉。拜鄧騭爲大將軍。徵還京師。留任尚屯隴右。先零羌滇零稱天子於北地。滇零、羌名。音丁田反。遂寇三輔。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十二月辛卯。稟東郡、鉅鹿、廣陽、安定、定襄、沛國貧民。廣漢塞外參狼羌降。分廣漢北部爲屬國都尉。是歲。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元服，謂加冠也。士冠禮曰：「令月吉辰，加爾元服。」鄭玄云：「元，首也。」大赦天下。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男子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人二級，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遣騎都尉任仁討先零羌，不利，羌遂破沒臨洮。縣名，屬隴西郡。〔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高句驪遣使貢獻。三月，京師大飢，民相食。壬辰，公卿詣闕謝。詔曰：「朕以幼沖，奉承鴻業，不能宣流風化，而感逆陰陽，至令百姓飢荒，更相噉食。永懷悼歎，若墜淵水。咎在朕躬，非羣司之責，而過自貶引，重朝廷之不德。貶引謂貶損引過也。重音直用反。其務思變復，以助不逮。」癸巳，詔以鴻池假與貧民。續漢書曰：「鴻池在洛陽東二十里。」假，借也，令得漁采其中。壬寅，司徒魯恭免。夏四月丙寅，大鴻臚九江夏勤爲司徒。勤字伯宗，壽春人也。〔集解〕錢大昕曰：按范史三公除拜，皆載於本紀，其人無傳者，則書郡以顯，用班史公卿表之例也。夏勤事已附見樊儵傳。延光二年東萊劉熹爲司徒，熹名見馮魴傳。陽嘉二年沛國施延爲太尉，延名見陳忠傳。於例皆不必書郡。惠棟曰：謝承書，九江夏勤字伯宗，家貧作履供食，常作一量履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適炊熟，怪問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妻曰：「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棄不食。仕至司徒。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集解〕惠棟曰：通鑑作五官大夫。案王符潛夫論：令時權時令，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又光和二年義井碑陰，稱五大夫者三十二人。蓋當時以資受爵，本有是官，始於永初，盛於

光和。司馬氏以後漢無是爵。增入官字。殊違本義也。前書注五大夫第九爵。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續漢志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赤黃色。營士、謂五校營士也。漢官儀曰。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領士七百人。長水領士千三百六十七人也。己巳。詔上林廣成苑可墾闢者。賦與貧民。甲申。清河王虎威薨。五月丙申。封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丁酉。沛王正薨。癸丑。京師大風。六月。烏桓寇代郡、上谷、涿郡。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將略大鴻臚龐雄字宣孟。巴郡宕渠人。雄事具法雄傳。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皆令種宿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種餉。九月。鴈門烏桓及鮮卑叛。敗五原郡兵於高渠谷。東觀記曰。戰九原高梁谷。渠梁相類。必有誤也。冬十月。南單于叛。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十一月。遣行車騎將軍何熙討之。〔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乙亥。有星孛于天苑。天苑、星名。〔集解〕惠棟曰。續志。孛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天苑爲外軍。孛星出其南。爲外兵也。是歲。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雹。續漢書曰。雹大如鴈子也。〔集解〕惠棟曰。續志劉向以爲雹陰脅陽也。是時太后以陰專陽政。幷涼二州大飢。人相食。

四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故曰充庭車也。以年飢。故不陳。〔集解〕惠棟曰。續漢書詔曰。比年飢。加有軍旅。且勿設戲作樂。正旦無陳充庭車也。鄭元周禮

注曰：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張衡東京賦曰：孟春元日，羣后旁戾，龍路充庭，鸞旂拂霓。沈約曰：舊有充庭之物，臨軒大會，陳輿車、輦、旗、鼓於殿庭。 辛卯，詔曰三輔比遭寇亂，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算、芻稾。前書音義曰：天下人皆戍邊三日，不可人人自行，行者自戍三日，不可往復還，因便住一歲，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言過其本更之日，故曰過更。又曰：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也。 稾上郡貧民各有差。海賊張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集解〕先謙曰：今武定府惠民縣，秦曰厭次，漢改富平，後漢永平五年復故。 殺縣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度遼將軍梁慬、遼東太守耿夔討破南單于於屬國故城。丙午，詔減百官及州郡縣奉各有差。二月丁巳，稾九江貧民。南匈奴寇常山。乙丑，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漢官儀曰：京兆虎牙、扶風都尉，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扶風都尉居雍縣，故俗人稱雍營焉。西羌傳云虎牙都尉居長安。 乙亥，詔曰：自建初以來，諸祅言它過坐徙邊者，各歸本郡；其沒入官為奴婢者，〔集解〕惠棟曰：漢律云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高誘呂覽注：律坐父兄沒入為奴。此亦據漢律。 免為庶人。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蓺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洛陽宮殿名曰：南宮有東觀。前書曰：凡諸子百六十九家，言百家，舉全數也。 三月，南單于降。先零羌寇褒中。縣名，屬漢中郡，今梁州褒城縣。〔集解〕先謙曰：在今漢中府褒城縣東南。 漢中太守鄭勤戰歿。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塵。棟案塵與勤古字通。徙金城郡、都襄武。襄武、縣名、屬隴西郡、今渭州縣。〔集解〕錢大昕曰、漢時郡所治亦曰都、臧洪傳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是也。先謙曰、襄武在今鞏昌府隴西縣西南、金城郡治允吾、今蘭州府皋蘭縣地也、爲羌所偪、故徙焉。戊子、杜陵園火。癸巳、郡國九地震。〔集解〕惠棟曰、九、續志作四。夏四月、六州蝗。東觀記曰、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丁丑、大赦天下。秋七月乙酉、三郡大水。己卯、騎都尉任仁下獄死。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冬十月甲戌、新野君陰氏薨。東觀記曰、新野君薨、贈以玄玉赤紱、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大將軍鄧騭罷。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虛八度。正月、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太后攝政、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虛、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丙戌、郡國十一地震。己丑、太尉張禹免。甲申、光祿勳李脩爲太尉。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豫州襄城人也。〔集解〕惠棟曰、世系云、脩爲東郡太守、太常卿武之子。二月丁卯、詔省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三月、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安定郡、今涇州也。美陽縣故城在今武功縣北。〔集解〕先謙曰、在今乾州武功縣西南、安定舊治高平縣、今平涼府固原州。北地徙池陽、北地郡、今寧州也。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北也。〔集解〕先謙曰、在今西安府涇陽縣西北、北地舊治馬嶺縣、今地詳光武紀下。上郡徙衙。上郡、今綏州也。衙縣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左傳曰、秦晉戰于彭衙、即此也。〔集解〕先謙曰、在今廣漢府白水縣東北。上郡舊治膚施縣、今綏德州。夫餘夷犯塞、殺傷吏人。閏月丁

酉。赦涼州河西四郡。戊戌詔曰。朕以不德。奉郊廟。承大業。不能興和降善。爲人祈福。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猾、亂也。夏、華夏也。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以蝗蟲滋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傳曰。顚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將何以匡救。濟斯艱戹。承天誡哉。蓋爲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賢顯善。聖制所先。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之詞也。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行與衆卓異者。〔集解〕先謙曰。官本無行字。幷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六月甲辰。樂成王巡薨。秋七月己巳。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九卿。奉常、光祿、衞尉、太僕、鴻臚、廷尉、少府、宗正、司農。校尉、謂城門、屯騎、越騎、步兵、長水、胡騎等。〔集解〕劉攽曰。注胡騎字誤。當作射聲。上三年注中甚明。說又在後。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陳、任將帥者。九月。漢陽人杜琦、王信叛。東觀記曰。琦自稱安漢將軍。與先零諸種羌。攻陷上邽城。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刺殺杜琦。東觀記曰。漢陽故吏杜習手刺殺之。是歲。九州蝗。郡國八雨

水。

六年春正月庚申、詔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犍爲、郡名。前書音義曰、故夜郎國也。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西北也。〔集解〕先謙曰、漢治僰道、今敘州府宜賓縣。後漢治武陽、今眉州彭山縣東。三月、十州蝗。夏四月乙丑、司空張敏罷。己卯、太常劉愷爲司空。五月旱。丙寅、詔令中二千石下至黃綬、一切復秩還贖、賜爵各有差。戊辰、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理冤獄。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員谿、闕。〔集解〕惠棟曰、續志、各六十三所。辛巳、大赦天下。遣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續漢志曰、傳信首詣洛陽梟穀城門外。冬十一月辛丑、護烏桓校尉吳祉下獄死。是歲、先零羌滇零死、子零昌復襲僞號。

七年春正月庚戌、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喪服傳曰、命夫者、男子之爲大夫也。命婦者、其大夫之妻也。臣賢案、東觀、續漢、袁山松、謝沈書、古今注皆云六年正月甲寅謁宗廟、此云七年庚戌、疑紀誤也。〔集解〕萬承蒼曰、按東觀下脫一記字、續漢下脫一書字。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夏四月乙未、平原王勝薨。丙申晦、日有食之。

〔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東井一度．五月庚子．京師大雩．左傳曰．龍見而雩．杜預注云．謂建巳之月．龍星角亢見東方．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周禮司巫曰．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注云．雩、吁也．嗟而求雨．〔集解〕何若瑤曰．公羊傳言雩則旱見．大雩者．大旱也．不得以常雩比．注引左傳非．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破先零羌．八月丙寅．京師大風．蝗蟲飛過洛陽．詔賜民爵．郡國被蝗傷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滿者．以實除之．九月．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零陵、郡名．今永州縣也．丹陽、郡名．今潤州江寧縣也．餘並見上．〔集解〕先謙曰．二漢丹陽治宛陵．今宣城、寧國二縣．漢宛陵地．賑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飢民．又調濱水縣穀輸敖倉．詩曰．搏狩于敖．卽此也．秦於此築太倉．亦曰敖庾．在今鄭州滎陽縣西北．東觀記曰．濱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十萬斛．送敖倉．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元初．賜民爵人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脫無民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貞婦帛人一匹．二月己卯．日南地坼．東觀記曰．坼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集解〕惠棟曰．考異云．二月己卯．三月癸酉日食．本志及表記皆云三月己卯．日南地坼．案長歷．是年二月壬辰朔．無己卯．三月壬戌朔．癸酉十二日．不應日食．二月當是乙卯．三月當是癸亥．三月癸酉．日有食之．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京師及郡國五旱蝗．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

千石郡守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五月。先零羌寇雍城。六月丁巳。河東地陷。秋七月。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蠶陵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因以爲名焉。〔集解〕先謙曰。在今松潘廳疊溪營西。 九月乙丑。太尉李脩罷。先零羌寇武都、漢中、絕隴道。辛未。大司農山陽司馬苞爲太尉。謝承書曰。苞字仲成。東緡人也。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尾十度。尾爲後宮繼嗣之宮也。是時上甚幸閻貴人。將立。故示不善。將爲繼嗣禍也。 先零羌敗涼州刺史皮陽於狄道。〔集解〕惠棟曰。西羌傳作皮楊。 乙卯。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解見光武紀也。 十一月。是歲。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春正月。詔稟三輔及幷涼六郡流宂貧人。蜀郡青衣道夷奉獻內屬。青衣道、縣名、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今嘉州龍遊縣也。東觀記曰。青衣蠻夷堂律等歸義。〔集解〕先謙曰。今雅州府名山縣。 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目溉民田。史記曰。西門豹爲鄴令。發人鑿十二渠。引水灌田。所鑿之渠在今相州鄴縣西也。 二月戊戌。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槨朽敗者。皆爲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目葬者。賜錢人五千。辛酉。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渠。通利水道。目溉公私田疇。前書音義曰。美田曰疇。 三月癸

亥。京師大風。先零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夏四月丙午。立貴人閻氏爲皇后。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甲戌。詔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災異不息。憂心悼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裁與纔同。古字通。今蝗飛蔽天。爲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邪。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既不奏聞。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欺罔罪大。今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假貸、猶寬容也。盛夏不可卽加刑罰。故且寬容。其務消救災眚。安輯黎元。六月丙戌。太尉司馬苞薨。謝承書曰。苞爲太尉。常食麤飯。著布衣。妻子不歷官舍。會司徒楊震爲樊豐等所譖。連及苞。苞乞骸骨。未見聽。以疾薨也。〔集解〕何焯曰。永寧元年十二月。劉愷罷。楊震始爲司徒。苞之薨在其前六年。甚矣謝書之失實也。洛陽新城地震裂。秋七月辛巳。太僕太山馬英爲太尉。英字文思。兗州蓋縣人也。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縣。屬遼東郡。慮音閭。有醫無閭山。因以爲名焉。〔集解〕何若瑤曰。慮閭通。作臨淮郡取慮音秋閭。釋地。醫無閭。漢志。閭作慮。先謙曰。無慮今錦州府廣寧縣。九月。又攻夫犂營。殺縣令。夫犂、縣名。屬遼東屬國。〔集解〕惠棟曰。鮮卑傳作扶黎。章懷注縣名。屬遼東屬國。胡注以爲兩漢無此縣。棟案遼東屬國有昌黎縣。都尉所治。昌黎卽前漢之交黎也。夫交相似而誤耳。俗本郡國志昌黎訛昌遼。交黎訛天遼。辨見本志注。壬午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心四度。心爲王者。明久失位也。冬十月。遣中郎將任尙屯三輔。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

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不輸作也。亡命死罪吕下。贖各有差。其吏人聚爲盜賊。有悔過者。除其罪。〔集解〕先謙曰。官本無過字。乙未。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東觀記曰。至北地靈州丁奚城也。〔集解〕先謙曰。丁奚城在今寧夏府靈州界。光等大敗。並沒。左馮翊司馬鈞下獄自殺。東觀記曰。安定太守杜恢與鈞等幷威擊羌。恢乘勝深入。爲虜所害。鈞擁兵不救。收鈞下獄也。十一月庚申。郡國地震。〔集解〕先謙曰。官本國下有十字。十二月。武陵澧中蠻叛。州郡擊破之。東觀記曰。蠻田山、高少等。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夷六亭兵追擊山等。皆降。賜五里、六亭渠率金帛各有差。己酉。司徒夏勤罷。庚戌。司空劉愷爲司徒。光祿勳袁敞爲司空。

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酈元水經注曰。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爲沼。分爲二派。北瀆卽智氏故渠也。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溉灌。東南出城。注於汾水。今所修溝渠卽謂此。東平陸上言木連理。東平陸、縣名。古厥國也。屬東平國。今兖州平陸縣也。序例曰。凡瑞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見於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故書某處上言也。〔集解〕先謙曰。東平陸在今兖州府汶上縣北。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蒼梧郡、今梧州縣也。合浦郡、今廉州縣也。〔集解〕先謙曰。蒼梧郡、今梧州府蒼梧縣。合浦郡、今廉州府合浦縣。二月。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討之。逴、音丁角反。郡國十地震。三月辛亥。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婁五度。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丙辰、赦蒼梧、

鬱林、合浦。南海吏人爲賊所迫者。夏四月。京師旱。〔集解〕惠棟曰。劉昹云。時西羌寇亂。軍屯相繼連十餘年。五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破之。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匈奴擊先零羌於靈州。破之。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故城在今慶州馬領縣西北。〔集解〕先謙曰。官本馬作烏。越嶲徼外夷舉種內屬。六月。中郎將任尙。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七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平之。緱氏地坼。九月辛巳。趙王宏薨。冬十一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降。丙戌。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爲常。至此復遵古制也。癸卯。郡國九地震。十二月丁巳。任尙遣兵擊破先零羌於北地。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乙亥。惠棟曰。續志。在奎九度。史官不見。七郡以聞。奎主武庫兵。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火燒兵器也。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庫災。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己巳。鮮卑寇遼西。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東陽樂城是。五月丁丑。太常李郃爲司空。〔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郃訛邵。今改正。六月戊辰。三郡雨雹。〔集解〕惠棟曰。續志。大如杅杯及雞子。殺六畜。秋七月辛丑。陳王鈞薨。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霽、雨止也。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

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左傳曰。凡雨三日以上爲霖。京房別對災異曰。人勞怨苦。雨水絕道。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爲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鄭玄注云。助老氣也。行猶賜也。〔集解〕惠棟曰。漢法。民年九十以上有受鬻法。粥、淖糜也。呂氏春秋八月紀曰。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誘曰。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方今案比之時。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集解〕惠棟曰。鄭元周禮注曰。今時八月案比。儀禮注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皇后紀曰。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糠粃泥土相半。不可飲食。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九月。護羌校尉任尚使客刺殺叛羌零昌。

冬十一月己卯。彭城王恭薨。十二月。越嶲夷寇遂久。殺縣令。遂久縣。屬越嶲郡。〔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云。西南夷傳云五年叛。先謙曰。縣在今寧遠府鹽源縣西。

甲子。任尚及騎都尉馬賢、與先零羌戰于富平上河。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故城在今靈州回樂縣西南。酈元水經注曰。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集解〕先謙曰。富平在今寧夏府靈州西南。虔人羌率衆降。虔人、羌號也。東觀記曰。虔人種羌大豪恬狼等詣度遼將軍降。隴右平。是歲。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春正月。越嶲夷叛。二月壬戌。中山王憲薨。三月。京師及郡國五旱。詔稟遭旱貧人。夏六月。高句驪

與穢貊寇玄菟。郡名。在遼東。秋七月。越嶲蠻夷及旄牛豪叛。殺長吏。旄牛縣。屬蜀郡。華陽國志曰。在邛崍山表也。〔集解〕先謙曰。在今雅州府清溪縣南。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漢令今亡。〔集解〕惠棟曰。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繒厚練。浣已復御。率下以儉。諸侯王以下至於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科品。當傳萬世。揚光聖德。桓紀永與二年。詔曰。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是也。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戹。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尙乏之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綺、文繒、縠、紗也。璣、珠不圓者也。京師尙若斯。何目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鷙鳥、謂鷹鸇之類也。廣雅曰。鷙、執也。以其能服執衆鳥。月令孟秋。鷹乃祭鳥。始用行戮。言有司怠惰。不遵法令。將欲糾其罪。順秋行誅。同鷹鸇之鷙擊也。且復重申。目觀後效。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見。張掖以聞。鮮卑寇代郡。殺長吏。冬十月。鮮卑寇上谷。十二月丁巳。中郎將任尙有辠。棄市。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壬子。詔三府選掾屬高策。能惠利牧養

者。各五人。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補令長丞尉。乙卯。詔曰。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鄭玄云。婦使、謂組紃之事。其賜民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斛。貞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節謂志操。義謂推讓。甄、明也。旌、章也。里門謂之閭。旌表者。若今樹閥而顯之。二月庚辰。始立六宗。祀於洛城西北。續漢志曰。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非也。乃更六宗祠於戍亥之地。禮比大社也。夏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賜棺木。漢官儀。大醫令一人。秩六百石。〔集解〕惠棟曰。鄭衆周禮注。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漢令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爲櫝。櫝歸所居縣。賜以衣棺。除田租口賦。沛國、勃海大風雨雹。五月。京師旱。六月丁丑。樂成王萇薨。丙戌。平原王得薨。秋七月。鮮卑寇馬城。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以名焉。其故城今朔州也。〔集解〕通鑑胡注。案續志、搜神記所云。乃雁門郡之馬邑。此乃代郡之馬城。注誤。惠棟曰。案十三州志。馬城在高柳東二百四十里。先謙曰。在今宣化府懷安縣東。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九月癸巳。陳王竦薨。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旣。〔集解〕惠棟曰。續志。在須女十一度。如昏狀。女主惡之。後二歲太后崩。郡國八地震。是歲。永昌、

益州、蜀郡夷叛。與越嶲夷殺長吏。燔城邑。益州刺史張喬討破降之。

永寧元年春正月甲辰。任城王安薨。三月丁酉。濟北王壽薨。車師後王叛。殺部司馬。沈氏羌寇張掖。沈氏、羌號也。續漢志曰。羌在上郡西河者號沈氏也。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為皇太子。改元永寧。大赦天下。賜王、主、三公、列侯、下至郎、吏、從官金帛。又賜民爵及布粟各有差。己巳。紹封陳王羨子崇為陳王。濟北王子萇為樂成王。河間王子翼為平原王。壬午。琅邪王壽薨。六月。沈氏種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討沈氏羌。破之。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張十五度。史官不見。酒泉以聞。冬十月己巳。司空李郃免。癸酉。衛尉廬江陳褒為司空。褒字伯仁。舒縣人也。自三月至是月。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風雨水。十二月。永昌徼外撣國遣使貢獻。撣音擅。戊辰。司徒劉愷罷。遼西鮮卑降。癸酉。太常楊震為司徒。是歲。郡國二十三地震。夫餘王遣子詣闕貢獻。燒當羌叛。

建光元年春正月。幽州刺史馮煥。〔集解〕惠棟曰。馮煥殘碑云。煥字平侯。巴郡宕渠人也。率二郡太守討高句驪、穢貊。不克。二月癸亥。

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謂宮人無子守園陵者也。王主公卿以下錢布各有差。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爲郎舍人。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丙午。葬和熹皇后。丁未。樂安王寵薨。戊申。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夏四月。穢貊復與鮮卑寇遼東。遼東太守蔡諷〔集解〕惠棟曰。諷一作風。追擊戰歿。丙辰。以廣川幷清河國。丁巳。尊孝德皇元妃耿氏爲甘陵大貴人。甘陵、孝德皇后之陵也。因以爲縣。今貝州清河縣東也。甲子。樂成王萇有辠。廢爲臨湖侯。續漢書曰。坐輕慢不孝。故貶。臨湖、縣名。屬廬江郡也。〔集解〕惠棟曰。通鑑作蕪湖侯。己巳。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賜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甲戌。遼東屬國都尉龐奮〔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此延光元年事也。紀誤以建爲延。承僞璽書。殺玄菟太守姚光。五月庚辰。特進鄧騭、及度遼將軍鄧遵。並以譖自殺。乳母王聖與中黃門李閏等。誣告尚書鄧訪等謀廢立。宗族皆免官。騭與遵皆自殺。丙申。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秋七月己卯。改元建光。大赦天下。壬寅。太尉馬英薨。〔集解〕惠棟曰。考異云。傳作策罷。誤。棟案後漢無馬英傳。當據劉愷傳也。八月。護羌校尉馬賢討燒當羌於金城。不利。甲子。前司

徒劉愷爲太尉。鮮卑寇居庸關。九月。雲中太守成嚴擊之戰歿。鮮卑圍烏桓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救之。戊子。幸衞尉馮石府。續漢書曰。賜賞寶劍、玉玦、雜繒、布等。〔集解〕劉攽曰。按文多一賞字。贅語注可驗。是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冬十一月己丑。〔集解〕惠棟曰。續志爲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讒言。破壞鄧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皆得擅寵也。或坼裂。詔三公已下各上封事。陳得失、遣光祿大夫案行。賜死者錢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災甚者。勿收口賦。鮮卑寇玄菟。庚子。復斷大臣二千石已上服三年喪。〔集解〕何焯曰。從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議也。見陳忠傳。丙午。詔京師及郡國被水雨傷稼者。隨頃畝減田租。甲子。初置漁陽營兵。伏侯古今注曰。置營兵千人也。冬十二月。高句驪、馬韓、穢貊圍玄菟城。夫餘王遣子與州郡幷力討破之。

癸卯。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集解〕惠棟曰。潛夫論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也。

延光元年春二月。夫餘王遣子將兵救玄菟。夫餘王子尉仇台也。〔集解〕惠棟曰。高驪傳云尉仇。擊高句驪、馬韓、穢貊。破之。遂遣使

貢獻。三月丙午、改元延光。大赦天下。還徙者復戶邑屬籍。賜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加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三匹。夏四月癸未、京師郡國三十一雨雹。〔集解〕惠棟曰、續志大如雞子。傷稼。是時帝信讒、無辜死者多。癸巳、司空陳褒免。〔集解〕惠棟曰、陳忠傳褒以地震策免。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劉授爲司空。漢官儀曰、宗正卿秩中二千石。授字孟春、徐州武原人也。己巳、改樂成國爲安平。封河間王開子得爲安平王。六月、郡國蝗。秋七月癸卯、京師及郡國十三地震。高句驪降。虔人羌叛、攻穀羅城。穀羅屬西河郡。〔集解〕先謙曰、在今套內之南、接榆林邊界。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八月戊子、陽陵園寢火。景帝陵也。〔集解〕惠棟曰、續志凡災發於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則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辛卯、九眞言黃龍見無功。無功縣屬九眞郡。己亥、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視事一歲已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敕身率下、防姦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清白謂貞正也。愛利謂愛人而利之也。無拘官簿謂受超遷之不拘常牒也。〔集解〕劉攽曰、注案文受當作將。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綬隱親悉心、勿取浮華。墨綬謂令長之屬也。隱親猶親自隱也。悉、盡也。言令三公以下各舉所知、皆隱審盡心、勿取浮華不實者。〔集解〕何若瑤曰、公羊序故遂隱括。疏、隱謂隱審也。荀子彊國篇楊注、敦比精審躬親之謂。九月甲戌、郡

國二十七地震。冬十月、鮮卑寇雁門、定襄。十一月、鮮卑寇太原。燒當羌豪降。十二月、九眞徼外蠻夷貢獻內屬。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詔賜壓溺死者年七歲已上錢人二千。其壞敗廬舍、失亡穀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傷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皆被災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爲收斂之。虔人羌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

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叛、寇靈關、殺縣令。靈關道屬越巂郡。〔集解〕先謙曰、在今雅州府蘆山縣西北。益州刺史、蜀郡西部都尉討之。詔選三署郎三署解見和帝紀。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丙辰、河東、潁川大風。夏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九眞言嘉禾生。東觀記曰、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丙申、北海王普薨。秋七月、丹陽山崩。〔集解〕惠棟曰、續志崩四十七所。八月庚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已上、皆得察舉。九月、郡國五雨水。冬十月辛未、太尉劉愷罷。甲戌、司徒楊震爲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熹爲司徒。熹字季明、青州長廣人也。十一月甲辰、校獵上林苑。鮮卑

敗南匈奴於曼柏。是歲。分蜀郡西部爲屬國都尉。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丁丑。告陳留太守。〔集解〕惠棟曰。獨斷云。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祠南頓君、光武皇帝于濟陽。復濟陽今年田租芻稾。庚寅。遣使者祠唐堯於成陽。古成伯國也。故城在今濮州雷澤縣北。述征記云。成陽東南有堯冢。〔集解〕先謙曰。成陽在今曹州府濮州東南。堯陵在今荷澤縣東北五十里、舊雷澤城西。與濮州連界。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北。〔集解〕先謙曰。在今濟南府歷城縣東北三十里。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二十匹。〔集解〕惠棟曰。符瑞志。賜臺長疑帛十五匹。收二十匹。疑臺長名、收即霍收也。案下文云。尉半之。蓋十匹也。五十匹當作十五匹。黃山曰。瑞見臺縣。不應賜長反少於丞。章紀賜帛丞尉皆半。此丞倍尉。因鳳集丞舍也。志數之異。不可據。惠說殆非。尉半之。吏卒人三匹。鳳皇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田租。賜男子爵人二級。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太山、王者告代之處。爲五嶽之宗。故曰岱宗。燔柴以告天。齊王無忌。北海王普。樂安王延來朝。〔集解〕何焯曰。北海王普於上年薨。此乃恭王翼嗣位來朝。普當作翼。壬辰。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巳。告祀二祖、六宗。二祖、高祖、光武也。六宗、謂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代宗。孝宣曰中宗。孝元曰高宗。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集解〕何焯曰。六宗爲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穆宗也。中興後。孝元不復稱宗。孝和穆宗之號。至獻帝時始省。注誤。勞賜郡縣作樂。三月甲午。陳王崇薨。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

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子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襃成侯已下帛各有差。還幸東平。至東郡。歷魏郡、河內。壬戌。車駕還京師。幸太學。是日。太尉楊震免。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假于祖禰。假音格。格、至也。壬戌。沛國言甘露降豐縣。戊辰。光祿勳馮石爲太尉。五月。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匈奴中郎將馬翼討破之。日南徼外蠻夷內屬。六月。鮮卑寇玄菟。庚午。閬中山崩。閬中縣屬巴郡。臨閬中水。因以爲名。今隆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保寧府閬中縣。唐隆州。先天後改閬州。辛未。扶風言白鹿見雍。辛巳。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災害。督錄盜賊。秋七月丁酉。初復右校令、左校丞官。續漢志曰。將作大匠屬官有左右校。皆有令丞。中興末置。今始復。日南徼外蠻豪帥詣闕貢獻。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頻陽縣故城在今雍州美原縣西南。衙見上。潁川上言木連理。〔集解〕惠棟曰。符瑞志甘露降左馮翊頻陽。左馮翊衙有木連理。潁川定陵有木連理。蓋左馮翊之衙縣。潁川之定陵。皆有木連理也。如紀言則甘露降頻陽及衙矣。此省文之訛。白鹿麒麟見陽翟。〔集解〕惠棟曰。符瑞志白鹿見左馮翊。麒麟見陽翟。鮮卑寇高柳。梁王堅薨。明帝孫節王暢之子也。八月辛巳。大鴻臚耿寶爲大將軍。戊子。潁川上言麒麟一、白虎二見陽翟。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常侍江京、樊豐譖之也。乙巳。詔郡國中都官死

辠繫囚減罪一等。詔敦煌、隴西及度遼營。漢官儀曰。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縣也。〔集解〕劉攽曰。正文詔敦煌案文詔當作詣其右趾已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辛亥。濟南上言黃龍見歷城。歷城縣屬濟南國。今齊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濟南府治。庚申晦。日有食之。〔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庚寅。惠棟曰。續志。在氐十五度。氐爲宿宮。中宮也。時上聽讒言廢太子。冬十月。行幸長安。壬午。新豐上言鳳皇集西界亭。今新豐縣西南有鳳皇原。俗傳云。卽此時鳳皇所集之處也。〔集解〕惠棟曰。符瑞志。集新豐西界槐樹。先謙曰。新豐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北。丁亥。會三輔守、令、掾史於長安。作樂。閏月乙未。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觀上林、昆明池。遣使者祠太上皇于萬年。以中牢祠蕭何、曹參、霍光，十一月乙丑。至自長安。十二月乙未。琅邪言黃龍見諸縣。諸、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西南。〔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爲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以爲瑞應。先謙曰。諸、在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雨水。疾風雨雹。〔集解〕劉攽曰。案文衍一諸字。史文未嘗有如此者。

四年春正月壬午。東郡言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縣名。屬東郡。卽古昆吾國。帝顓頊之墟。今濮州縣。〔集解〕先謙曰。在今大名府開州西南。舊志二十里。二月乙亥。下邳王衍薨。甲辰。南巡狩。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胃十二度。隴西、酒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庚申。幸宛。帝不豫。辛

西。令大將軍耿寶行太尉事。祠章陵園廟。告長沙零陵太守。祠定王、節侯、鬱林府君。乙丑。自宛還。丁卯。幸葉。帝崩于乘輿。年三十二。祕不敢宣。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集解〕惠棟曰。閻后與兄衞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遣司徒劉熹等分詣郊廟告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明年。張衡上封事曰。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僞遣大臣並禱請命是也。庚午。還宮。辛未夕。乃發喪。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以后兄大鴻臚閻顯為車騎將軍。定策禁中。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北鄉侯懿。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北鄉侯犢。今作懿。蓋二名。甲戌。濟南王香薨。光武曾孫。高王錯之子也。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石字次初。荊州湖陽人也。馮魴之孫。司徒劉熹為太尉。參錄尚書事。前司空李郃為司徒。辛卯。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樊豐、侍中謝惲。〔集解〕錢大昕曰。后妃傳惲為虎賁中郎將。非侍中也。侍中當是加官。周廣、乳母野王君王聖、坐相阿黨。豐、惲、廣下獄死。寶自殺。聖徙鴈門。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在今洛州東北二十七里。伏侯古今注曰。陵山周二百六十丈。高十五丈也。廟曰恭宗。六月乙巳。大赦天下。詔先帝巡狩所幸。皆半入今年田租。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西域都護之長史也。擊車師後王。斬之。丙午。東海王肅薨。

冬十月丙午越嶲山崩〔集解〕惠棟曰續志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閻太后專政其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閻后兄弟辛亥少帝薨〔集解〕黃山曰少帝書薨少者未成乎帝之名史記呂后紀兩立孝惠子皆書少帝末復書誅班書從之蓋未成乎帝則書薨可書誅亦可此史例亦是漢制或據春秋書子般卒公羊謂未踰年不稱君范史書少帝爲誤非也諸侯踰年而後即位故春秋公即位必在元年未即位不書公天子柩前即位大斂後稱王白虎通引顧命爲證故景王四月崩春秋六月即書王猛不待踰年明矣是冬京師大疫

論曰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永初元年令吏人入錢穀得至關內侯也移民逃寇羌既轉盛詔隴西徙襄武定安徙美陽北地徙池陽推咎台衡㠯答天眚台謂三台三公象也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平伊尹爲阿衡即其義也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哲智也索盡也謂鄧后專制國柄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十一引薛書云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機佞邪始進閹官用事寵加私愛阿母王聖勢傾朝廷遂樹姦黨搖動儲副山陵未乾蕭牆作難兵交禁省社稷殆危

贊曰安德不升秕我王度秕穀不成也諭政教之穢左傳祈招之詩曰思我王度〔集解〕惠棟曰晉語悼公言於諸大夫曰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命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韋昭云不材不可用也不成謂秕也晉語又云軍無秕政韋昭云秕以穀喻也降奪儲嫡開萌邪蠹儲嫡謂太子也邪蠹謂江京等也馮石承歡楊公逢怨續漢志曰上賜衛尉馮石寶劍玉玦雜繒布等故曰承歡

也。楊公、楊震。逢怒、謂樊豐等譖震。云有恚恨心。帝免之。〔集解〕劉攽曰。注續漢志。案前又作漢書。今此作志。志不記如此事。作書是。

彼日而微。遂祲天路。

日、君道也。微、不明也。祲、陰陽相侵之氣也。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言君道闇亂。政化陵遲。漢祚衰微。自此而始。故言遂祲天路也。

後漢書集解卷五挍補

安帝紀。恭宗孝安皇帝。集解。何焯曰。至刪之不盡也。案此解應在下注祜之字曰福下。惠氏引說文應即次於其後。紀文諱祜二字。不應離句。

好學史書。注。史書者。至可以教幼童。王鳴盛曰。藝文志。史籀十五篇。此云五十五篇。上五字衍。周壽昌曰。藝文志注載史籀大篆十五篇。建武時已亡六篇。則此時僅存九篇。亦不得仍言十五篇。惟志載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幷爲蒼頡篇。與此數適合。疑章懷緣此誤說也。又清河王慶傳。安帝生母左小娥。善史書。蓋即帝學所本。

和帝稱之。官本稱上有常字。數見禁中。集解。數燕見在中。聚珍本東觀記。在作省。

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注。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侯康曰。見穀梁桓十八年傳注。

九月庚子。謁高廟。辛丑。謁光武廟。六州大水。己未。遣謁者分行虛實。舉災害。賑乏絕。丙寅。葬孝殤皇帝于康陵。周壽昌曰。由下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逆推至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計八月當爲癸卯朔。即中有小盡三月。亦當爲丙午朔。則癸丑爲初八日。丙寅爲二十一日。不得到九月。疑九字有誤。故庚子、辛丑、己未日辰顚倒錯出也。

乙亥。隕石于陳留。乙亥、官本作乙酉。誤。續志及通鑑並作乙亥也。

罷魚龍曼延百戲。注。漢官典儀曰。儀、官本作職。孫星衍曰。隋志。漢官典職儀式二卷。漢衞尉蔡質撰。唐志。蔡質漢官典儀一卷。諸書所引。又有作蔡質漢官典職。漢官典職儀者。皆後人省文也。

分犍爲、南郡爲屬國都尉。集解。何焯曰。南郡。近刻誤作南郡。案續志。犍爲屬國。注云。故郡南部都尉。官本作南部。不誤。

詔封北海王睦孫壽光侯普爲北海王。詔。通鑑引紀文同。胡注說作紹。蓋永元八年。北海王威既以有罪自殺。不得立後。此乃更封。非眞紹也。普袁紀作並。非。

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官本。梁國下有陳國二字。

倭國遣使奉獻。注。倭國去樂浪萬二千里。樂浪、官本作洛陽。案東夷傳。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則作樂浪是也。

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已下各有差。卽日降雨。周壽昌曰。鄧后紀。親幸洛陽寺。錄寃獄。有囚被誣。卽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則安得有賜河南尹及官屬等事。案周嘉傳。載嘉從弟暢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是是年爲河南尹者。正周暢。掩骼埋胔。與平反廡獄。同足感召天和。受賞固宜。紀因得雨。連類書之。實則各爲一事耳。聚珍本東觀記。亦詳載和熹后錄囚事。其被誣之囚爲杜冷。足補范書之闕。惟范於后紀。第言令抵罪。則與尹無涉。東觀記乃並謂尹左遷。正與此文相反。且周暢實無左遷之事。記或緣和帝永元六年因旱錄囚。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相涉而誤也。

莫不據琁機玉衡。已齊七政。官本文注。機均作璣。

與先零羌戰于平襄。注。平襄縣屬天水郡。故襄戎邑也。洪亮吉曰。應云屬漢陽郡。永平十七年所更名。

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注。前書曰。凡諸子百六十九家言。錢大昭曰。六當作八。閩本不誤。案官本亦作八。

丙戌。郡國十二地震。案續志無二字。

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注。校尉謂城門、屯騎、越騎、步兵、長水、胡騎等。官本長水列胡騎之後。

太常劉凱爲司空。凱、官本同。錢大昭云當作愷。案劉愷、劉般子。此紀後文亦作愷。

豫章員谿原山崩。注。員谿闕。官本闕下有也字。

五月庚子。京師大雩。注。周禮司巫曰。官本巫下有職字。

九月。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注。零陵、郡名。今永州縣也。丹陽、郡名。今潤州江寧縣也。官本注縣下皆無也字。

民脫無民數及流民欲占者。民數之民。官本作名。是也。

二月己卯。日南地坼。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至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洪亮吉曰。日南地坼。五行志作三月己卯。逆推至此年正月甲子。則己卯定在三月。當以五行志爲是。惟己卯後同月不得有癸酉日。且一歲不容有兩日食。細校五行志。乃知此係永初元年三月事。范史複載耳。案續志元初元年但載十月戊子朔一食而不言再食。則三月食之爲誤複可見。范氏於是紀本多疏舛。考異輒改日辰以遷就之。視洪爲短矣。

十一月。是歲。郡國十五地震。洪亮吉曰。十一月下有闕文。

憂心悼懼。官本悼作惶。

洛陽新城地震裂。官本無震字。

冬十月。遣中郎將任尙屯三輔。通鑑考異曰。按西羌傳。司馬鈞抵罪後。尙乃屯三輔。是遣尙一節。當移左馮翊司馬鈞下獄自殺後。

東平陸上言木連理。注。序例曰。至 故書某處上言也。錢大昭曰。序例之說。亦未盡然。桓帝政事。有何可美。而紀不書上言也。

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錢大昭曰。劉愷傳。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陳忠因上言孝宣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其言。宦官不便之。建光元年。從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議。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鮮卑寇遼西。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注。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東陽樂城是。今永平府撫寧縣西。

與先零羌戰于富平上河。大破之。注。酈元水經注曰。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通鑑胡注。上河。西羌傳作河上。案水經注並引前漢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尉。則作上河是。

高句驪與穢貊寇玄菟。注。郡名。在遼東。案當云在遼東東。脫一東字。今在興京北。

及旄牛豪叛。注。旄牛縣屬蜀郡。華陽國志曰。在卬崍山表也。案旄牛、前志屬蜀郡。續志屬蜀郡屬國。分蜀郡爲屬國都尉。尙在後延光二年。故注不遽改屬屬國。卬、官本作邛是也。

鷙鳥將用。注。鷙鳥謂鷹鸇之類也。官本無謂字。

甄表門閭。旌顯厥行。注。甄、明也。旌、章也。〔官本無明下也字。〕

改元永寧。〔王伯厚曰。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紀不載。〕

紹封陳王羨子崇爲陳王。〔官本紹作詔。〕

沈氏種羌叛寇張掖。〔錢大昭曰。三月已書沈氏羌寇張掖矣。此沈氏以下八字重出。〕

樂安王寵薨。〔官本樂安二字誤倒。〕

爲甘陵大貴人。注。甘陵、孝德皇后之陵也。因以爲縣。今貝州清河縣東也。〔官本陵下無也字。甘陵、續志屬清河國。今東昌府清平縣南。〕

廢爲臨湖侯。注。臨湖、縣名。屬廬江郡也。〔今廬州府無爲州西南八十里。〕

五月庚辰。特進鄧騭。〔至〕並㠯譖自殺。〔庚辰、官本作庚申。誤。通鑑亦作庚辰。〕

加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二斛。貞婦帛。人二匹。〔官本二皆作三。〕

攻穀羅城。注。穀羅屬西河郡。錢大昭曰。續志。西河郡無穀羅縣。蓋後來幷省此時尙未省也。

九眞言黃龍見無功。注。無功縣屬九眞郡。案續志作無功。前志作無切。今法領越南國淸化府地。

虔人羌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案文多一反字。虔人羌叛攻穀羅城。已見上文七月。耿夔至是始討破之耳。承上攻穀羅城爲文。不當更書反。

京師及郡國三地震。錢大昭曰。續志作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

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侯康曰。張衡東巡誥云。惟二月初吉。帝將狩于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敎。丙寅。朏。率羣宮備法駕以祖于東門。屆于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于臺。壬辰。祀上帝于明堂。案此文不繫何年。以此紀上下文考之。則在是年也。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二十匹。二。官本作三。非。

幸太山。柴告岱宗。注。太山、王者告代之處。代、官本作岱。誤。

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戊戌。官本作戊辰。誤。

初復右校令。左校丞官。注。續漢志曰。至今始復。侯康曰。此當作右校、左校令丞官。以續志言左右校皆有令丞。劉注並言安帝復也。

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注。頻陽縣故城。在今雍州美原縣西南。衙見上。頻陽。今西安府富平縣東北五十里。

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周壽昌曰。乙酉疑是乙亥之誤。既以辛未定策立之。恐不能遲至十五日始即位也。案袁紀。上幸宛。當祠章陵。覺體不安。乙丑。疾篤。自宛還。徵濟北、河間王子年十四以下七歲以上詣京師。丁卯。帝崩於葉。不發喪。庚午。還宮。辛未。乃發喪。皇后與兄閻顯謀以所徵濟北王子北鄉侯懿爲帝嗣。是定策之日。北鄉侯已在京師。靑蓋入宮。即可援立。原無遲至十餘日始即位之理。但乙酉即位。袁紀通鑑皆無異。或別有故耶。

葬孝安皇帝于恭陵。注。在今洛州東北二十七里。通鑑胡注引此注。洛州作洛陽。是也。官本州亦作陽。高十五丈也。官本無也字。

後漢書六

孝順孝沖孝質帝紀第六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孝順皇帝諱保。諡法曰、慈和徧服曰順。伏侯古今注曰、保之字曰守。安帝之子也。母李氏、為閻皇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幼有簡厚之質、體有敦愨之性、寬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為宜奉大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業尚書、兼資敏達。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前書曰、長秋、皇后官、本秦官將行也。景帝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秩二千石。中興常用宦者。中常侍樊豐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殺之。〔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十二引書云、帝為太子、四歲避疾、嘗居阿母王聖第。第新治、乳母王男、廚監邴吉以為犯土忌、不可御、與江京、樊豐及聖二女永等相是非。聖、永譖男、吉、皆物故。太子數為歎息。王聖等懼有後禍、遂與豐、京共搆陷太子、太子坐廢為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及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中常侍劉安、陳達等白

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國王子。〔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江京等徵濟北、河間王子。欲以爲嗣。乃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十九人見孫程傳。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漢官儀曰。崇賢門內德陽殿也。〔集解〕惠棟曰。太子旣廢。因於請室。程等就鍾下迎之也。漢書司馬遷傳云。五伯囚於請室。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即皇帝位。年十一。近臣尚書已下。從輦到南宮。登雲臺。召百官。尚書令劉光等奏言。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棄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姦臣交搆。遂令陛下龍潛蕃國。從太子廢爲王。故曰龍潛蕃國。羣僚遠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鄉不永。漢德盛明。福祚孔章。孔、甚也。章、明也。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內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祚。奉遵鴻緒。爲郊廟主。承續祖宗無窮之烈。上當天心。下厭民望。而即位倉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奏。制曰可。乃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漢官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孝武建元三年。初置期門。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又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以天有羽林之星。故取名焉。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光武中興。以征伐之士勞苦者爲之。故曰羽林士。閻顯兄弟聞帝立。率兵入北宮。尚書郭鎭與交鋒刃。

遂斬顯弟衞尉景。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竝下獄誅。己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壬申。謁高廟。癸酉。謁光武廟。乙亥。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子午道。平帝時王莽通之。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領谷。一名樊川。褒斜、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集解〕惠棟曰。初、高祖興於漢中。由子午道出散入秦。定帝位後以子午塗路澁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埃昌允艱。明帝永平四年。詔開斜鑿通石門。中遭元二。橋梁斷絕。子谷復循。延光末司隸校尉犍爲武陽楊煥字孟文。奏請廢子。順帝從之。自永初褒斜斷絕。至此凡十五年。見楊孟文石門頌。己卯。葬少帝以諸王禮。司空劉授免。東觀記曰。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罷。賜公卿以下錢穀各有差。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爲司空。敦字文理。京縣人也。〔集解〕惠棟曰。案陶氏家傳云。敦爲司空。當朝正色。其令郡國守相視事〔集解〕劉攽曰。案他處上有詔語。則下有其令云云。無有特出其字者。明多此字。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漢法視事滿歲乃得舉。今帝新即位。施恩惠。雖未滿歲得令舉人。癸卯。尚書奏請。下有司。收還延光三年九月丁酉、以皇太子爲濟陰王詔書。奏可。京師大疫。辛亥。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尚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宮者。皆增秩。賜布各有差。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先帝聖德。享祚未永。早棄鴻烈。姦慝緣間。人庶怨讟。上干和氣。疫癘爲災。朕奉承大業。未能寧濟。蓋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蕩滌宿惡。與人更始。其大赦天下。賜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匹。坐法當徙。勿徙。亡徒當傳。勿傳。徙囚逃亡當傳捕者。放之勿捕。宗室以罪絕。皆復屬籍。其與閻顯、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修厥職。以康我民。辛未。皇太后閻氏崩。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司徒李郃免。馮石字次初。東觀記曰。馮劉以阿黨權貴。李郃以人多疾疫免。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丙戌。太常桓焉爲太傅。大鴻臚朱寵爲太尉。參錄尚書事。長樂少府九江朱倀爲司徒。朱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朱倀字孫卿。壽春人也。倀音丑良反。賜百官隨輦宿衛及拜除者布各有差。〔集解〕劉攽曰。案文云及拜除者。隨輦宿衛。乃是賞功拜除者。未知何謂。蓋傳寫之誤。當云賜百官隨輦宿衛拜除者布各有差。拜除。謂已遷升其官。布又加賜。明衍一及字也。隴西鍾羌叛。護羌校尉馬賢討破之。夏五月丁丑。詔幽、并、涼州刺史。使各實二千石以下至黃綬。實謂驗實之也。二千石。太守也。黃綬。丞、尉也。前書曰。比二百石以上。銅印黃綬。年老劣弱、不任軍事者。上

名。嚴勅障塞。繕設屯備。立秋之後。簡習戎馬。六月己亥。封濟南王錯子顯爲濟南王。秋七月庚午。衞尉來歷爲車騎將軍。八月。鮮卑寇代郡。代郡太守李超戰歿。九月辛亥。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冬十月辛巳。詔減死辠㠯下徙邊。其亡命贖各有差。丁亥。司空陶敦免。鮮卑犯邊。庚寅。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調、選也。五營、五校也。謂長水、步兵、射聲、胡騎、車騎等五校尉也。〔集解〕劉攽曰。正文案調五營弩師。何爲更言舉明此舉字是與字。一郡與五人教習也。又注案此五校之名大誤。檢百官志有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今此誤云胡騎、車騎。當改胡作屯。車作越。且二漢有車騎將軍及騎都尉官耳。無車騎校尉也。又胡騎中興長水矣。所以知非章懷之誤者。安紀永初三年注五校引用漢官儀甚明。壬寅。廷尉張皓爲司空。甲辰。詔㠯疫癘水潦。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傷害什四㠯上。勿收責。不滿者。㠯實除之。十二月辛巳。賜王、主、貴人、公卿㠯下布。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申。樂安王鴻來朝。丁卯。常山王章薨。二月。鮮卑寇遼東、玄菟。甲辰。詔稟貸荊、豫、兗、冀四州流冗貧人。所在安業之。疾病致醫藥。護烏桓校尉耿曄。率南單于擊鮮卑。破之。三月。旱。遣使者錄囚

徒。疏勒國遣使奉獻。夏六月乙酉。追尊謚皇妣李氏爲恭愍皇后。葬于恭北陵。西域長史班勇、敦煌太守張朗。討焉耆、尉犂、危須三國。破之。竝遣子貢獻。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翼九度。壬午。太尉朱寵、司徒朱倀罷。庚子。太常劉光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勳許敬爲司徒。劉光字仲遼。卽太尉劉矩之弟。許敬字鴻卿。平輿人。〔集解〕錢大昕曰。劉矩傳稱叔父劉光。此注誤。（風俗通。劉矩父字叔遼。）惠棟曰。許氏譜。敬字鴻卿。安帝時。爲光祿。謝承書。敬鄉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應劭漢官儀載崔瑗表云。許敬年且百歲。猶居相位。袁宏紀。敬値竇、鄧、閻氏之盛。直道而進。三家之敗。多所染汚。敬謗不及己。當世以此奇之。陶宏景云。敬父名憲。公府掾。辛丑。下邳王成薨。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甲午。詔實覈傷害者。賜年七歲已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爲收斂。乙未。詔勿收漢陽今年田租口賦。〔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乙未。詔。京師地動。漢陽尤甚。加以比年。民饑。夙夜祗懍。羣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災復異。救此下民。忠信嘉謀。靡有所諱。夏四月癸卯。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魏郡、陳留、東郡。稟貸貧人。六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理輕繫。甲寅。濟南王顯薨。秋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帝縞素避正殿。爾雅曰。縞、皓也。繒之精白

者曰縞。辛亥。使太常王襲持節告祠茂陵。九月。鮮卑寇漁陽。冬十二月己亥。太傅桓焉免。東觀記曰。無清介辟召策罷。是歲。車騎將軍來歷罷。

四年春正月丙寅。詔曰。朕託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庶獄彌繁。憂悴永歎。疢如疾首。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解見章紀。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嘉與海內洗心自新。其赦天下。從甲寅赦令已來復秩屬籍。三年正月已來還贖。其閻顯、江京等知識婚姻禁錮。一原除之。妻父曰婚。壻父曰姻。一猶皆也。務崇寬和。敬順時令。遵典去苛。以稱朕意。丙子。帝加元服。冠也。〔集解〕惠棟曰。開元禮義鑒云。漢順帝冠用曹褒新禮。四加。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如高祖廟以禮謁見世祖者。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帛人一匹。二月戊戌。詔以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敕有司檢察。所當禁絕。如建武、永平故事。〔集解〕惠棟曰。六韜云。人主敢壞名山。壅塞大川。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前書貢禹上書曰。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夏

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音力公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漢陽都尉。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五州雨水。秋八月庚子。遣使實覈死亡。收斂稟賜。丁巳。太尉劉光、司空張晧免。東觀記曰。以陰陽不和。久託病策罷。九月。復安定、北地、上郡。歸舊土。安帝永初五年徙。今復之。癸酉。大鴻臚龐參爲太尉。錄尙書事。太常王龔爲司空。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許敬免。東觀記曰。爲陸櫟使官策罷。二千石祿終身。〔集解〕劉攽曰。注陸櫟使官案文官當作者。鮮卑寇朔方。十二月乙卯。宗正劉崎爲司徒。崎字叔峻。華陰人也。是歲。分會稽爲吳郡。枸彌國遣使貢獻。〔集解〕先謙曰。官本枸作拘。各處皆作拘。此本從手從木字通作。

五年春正月。疏勒王遣侍子及大宛、莎車王皆奉使貢獻。夏四月。京師旱。辛巳。詔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更。京師及郡國十二蝗。〔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冬十月丙辰。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皆減罪一等。詣北地、上郡、安定戍。乙亥。定遠侯班始坐殺其妻陰城公主。腰斬。始、班超孫也。尙順帝姑陰城公主。東觀記曰。陰城公主名賢得。〔集解〕惠

棟曰．續志作堅得伏侯古今注．五年夏熒惑守氏．諸侯有斬者．是冬班始腰斬馬市．同產皆棄市．

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間王開薨．二月辛亥．復伊吾屯田．章帝建初二年罷也．復置伊吾司馬一人．秋九月辛巳．繕起太學．〔集解〕惠棟曰．述征記．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學堂裏有大學贊碑．記曰．建武二十七年．立太學堂．永建六年．制下府繕治．幷立諸生房舍千餘間．陽嘉元年畢．刊於碑．有太尉龐參．司徒劉琦．太常孔扶．將作大匠胡廣答制．水經注載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大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紀事．用工作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護烏桓校尉耿曄遣兵擊鮮卑．破之．丁酉．于闐王遣侍子貢獻．冬十一月辛亥．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贍恤窮匱．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絕．疑郡縣用心怠惰．恩澤不宣．易美損上益下．書稱安民則惠．易益卦曰．損上益下．人悅無疆．惠、愛也．尚書曰．安人則惠．黎人懷之．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稾．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撣國、遣使貢獻．東觀記曰．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爲漢辯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及撣國王雍田．亦賜金印紫綬．撣音擅．〔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辯作歸．田作由．壬申．客星出牽牛．于闐王遣侍子詣闕貢獻．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皇后梁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

產子。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著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二月。海賊曾旌等寇會稽。殺句章、鄞、鄮三縣長。三縣皆屬會稽郡。鄮縣、今越州縣也。句章故城。在今鄮縣西。鄞故城。在鄮縣東南。鄞音銀。鄮音茂。〔集解〕錢大昕曰。天文志作曾於。古書旌或作旍。於當是旍之譌。先謙曰。三縣今皆屬甯波府。句章、今慈谿、定海二縣。鄞、今奉化及象山縣。鄮、今鄞、鎮海二縣。攻會稽東部都尉。詔緣海縣各屯兵戍。丁巳。皇后謁高廟。光武廟。詔稟甘陵貧人大小口各有差。京師旱。庚申。勑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嶽瀆。遣大夫謁者詣嵩高、首陽山。幷祠河洛請雨。首陽山、在洛陽東北也。戊辰。雩。曰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贍。詔案行稟貸。勸農功。賑乏絕。甲戌。詔曰。政失厥和。陰陽隔幷。冬鮮宿雪。春無澍雨。分禱祈請。靡神不禜。說文曰。禜、設緜蕝爲營。以祈水旱。禜音詠。詩曰。靡神不舉。〔集解〕錢大昕曰。雲漢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訓宗爲尊。漢時三家詩必有作禜字者。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鄭讀宗爲禜。是宗與禜通。注以靡神不舉釋之。似未肰。深恐所在。慢違如在之義。論語曰。祭神如神在。今遣侍中王輔等持節。分詣岱山、東海、滎陽、河洛。盡心祈焉。濟水。四瀆之一。至河南溢爲滎澤。故於滎陽祠焉。三月。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集解〕錢大昕曰。續志作章何。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庚寅。帝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改元陽嘉。詔宗室絕屬籍者。一切復籍。稟冀州尤

貧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賦。夏五月戊寅。阜陵王恢薨。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風、地動銅儀。時張衡爲太史令作之。丙辰。詔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前書音義曰。甲科、謂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荅之。謂之射策。上者爲甲。次者爲乙。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也。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皆減死一等。亡命者贖各有差。鮮卑寇遼東。冬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望都、縣名。屬中山國。今定州縣也。章帝改曲逆爲蒲陰。亦屬中山。與望都相近。故城在今定州北。東觀記亦作蒲。本多作滿。滿字者誤也。東觀又云爲不祠北岳所致。詔曰。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殘食孤幼。博訪其故。山岳尊靈。固所望秩。而比不奉祠。淫刑放濫。害加孕婦也。〔集解〕劉攽曰。注本多作滿。滿字者誤。案文多一滿字。惠棟曰。女子、續志作童兒。案東觀記。詔云害加孕婦。毒流未生。當是殘食女子所孕兒也。案東觀記云。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暴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云云。殘食孤幼。案東觀記作孩幼。先謙曰。望都在今保定府望都縣西北。舊志三十里。曲逆改蒲陰。在今保定府完縣東南。詔賜狼所殺者錢人三千。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史記曰。顏回。魯人。好學。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新序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化阿。至阿。鑄其庫兵以爲耕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化。十二月丁未。東平王敞薨。庚戌。復置玄菟郡屯田六部。〔集解〕陳景雲曰。六郡當作六部。玄菟屬縣六。每縣置屯田一部也。錢大昭曰。東夷傳作六部。閏月丁亥。令諸以詔除

爲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戊子。客星出天苑。〔集解〕惠棟曰。續志。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郞顗傳曰。閏十月十七日己丑也。辛卯。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尚書益稷篇帝作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詩小雅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也。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三司。三公也。即太尉、司空、司徒也。歸猶委任也。其簡序先後。情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中。〔集解〕先謙曰。官本中作衷。庚子。恭陵百丈廡災。恭陵。安帝陵也。廡、廊屋也。說文曰。堂下周屋曰廡也。〔集解〕惠棟曰。續志。太尉李固以爲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是歲。起西苑。修飾宮殿。二年春二月甲申。詔以吳郡、會稽飢荒。貸人種糧。〔集解〕惠棟曰。顏師古云。貸音吐戴反。種、五穀種也。音之勇反。三月。使匈奴中郎將王稠。率左骨都侯等擊鮮卑。破之。辛酉。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夏四月。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官。武帝元朔四年。初置南部都尉於隴西臨洮縣。中興以來廢。至此復置之也。〔集解〕錢大昭曰。馬防傳。建初二年。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則肅宗時有此官也。此云復置。則不知廢於何時。己亥。京師地震。〔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爵號宋娥爲山陽君。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鴻業。無以奉順乾坤。協序陰陽。災

眚屢見。咎徵仍臻。地動之異。發自京師。矜矜祇畏。不知所裁。羣公卿士。將何以匡輔不逮。奉答戒異。異不空設。必有所應。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戊午。司空王龔免。〔集解〕惠棟曰。本傳云以地震策免。六月辛未。太常魯國孔扶爲司空。扶字仲淵。〔集解〕惠棟曰。扶爲孔子十九世孫。見闕里祖庭記。疏勒國獻師子、封牛。東觀記曰。疏勒王盤遣使文時詣闕。師子似虎。正黃。有顮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峯牛。丁丑。洛陽地陷。〔集解〕惠棟曰。續志宣德門地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是月旱。秋七月己未。太尉龐參免。八月己巳。大鴻臚沛國施延爲太傅。延字君子。蘄縣人也。〔集解〕惠棟曰。魏文帝甄表狀云。延清公潔白。進士許國。臨難不顧。名著漢朝。案延事幷詳陳寵傳注。四年延免官注東觀記云以選舉貪汚策罷。則陳寵傳注仍載及甄表狀。似非實錄。故范史無傳。鮮卑寇代郡。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子爲黃鍾。律長九寸。聲有輕重。長短度量。皆出黃鍾。隨月律。謂月令正月律中太蔟。二月律中夾鍾。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呂。五月律中蕤賓。六月律中林鍾。七月律中夷則。八月律中南呂。九月律中無射。十月律中應鍾。十一月律中黃鍾。十二月律中大呂。東觀記曰。元和以來音戾不調。復修如舊典。蔟音湊。

三年春二月己丑。詔曰。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集解〕惠棟曰。劉熙釋名云。獄死曰考竟。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也。須得澍雨。三月庚戌。益州盜賊劫質令長。殺列侯。夏四月丙寅。車師後部司馬率後部王加特奴等掩擊匈奴。大破

之獲其季母。五月戊戌。制詔曰。昔我太宗丕顯之德。假于上下。儉㠯恤民。政致康乂。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譴怒。大變仍見。春夏連旱。寇賊彌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與海內。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㠯下謀反大逆諸犯。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賜民年八十㠯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㠯上加賜帛人二匹。絮三斤。秋七月庚戌。鍾羌寇隴西、漢陽。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擊破之。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集解〕惠棟曰。魯國先賢傳云。孔氏仲淵爲司空。以地震免。案紀志三年無地震事。或史闕文也。乙巳。大司農南郡黃尙爲司徒。光祿勳河東王卓爲司空。黃尙字伯河。南郡邔人也。王卓字仲遼。河東解人也。邔音求紀反。丙午。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驅略人畜。

四年春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㠯養子爲後。世襲封爵。自去冬旱。至于是月。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東觀記曰。以選舉貪汙策罷也。戊寅。執金吾梁商爲大將軍。前太尉龐參爲太尉。六月己未。梁

王匡薨。秋七月己亥，濟北王登薨。閏月丁亥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角五度，史官不見，零陵以聞。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十一月，圍度遼將軍耿曄於蘭池。續漢志曰，雲中郡沙南縣有蘭池城。發諸郡兵救之，烏桓退走。十二月甲寅，京師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夫餘王來朝。乙卯，詔曰，朕秉政不明，災眚屢臻，典籍所忌，震食爲重。今日變方遠，地搖京師。東觀記曰，陽嘉四年詔曰，朕以不德，讁見于天，零陵言日食，京師不覺，故此言日變方遠。〔集解〕劉攽曰，正文日變方遠，案注引東觀記曰，零陵言日食，則是遠方也。言方遠無理，與注皆誤。惠棟曰，遠方皆言日變，故云方遠，言災異之深也。咎徵不虛，必有所應。羣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己巳，宗祀明堂，登雲臺。〔集解〕何焯曰，此靈臺也。緣近下避火雲臺而誤，殘本同。改元永和，大赦天下。秋七月，偃師蝗。〔集解〕惠棟曰，續志以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帝避御雲臺。十一月丙子，太尉龐參罷。十二月，象林蠻夷叛。乙巳，以前司空王龔爲太尉。

二年春正月，武陵蠻叛，圍充縣，又寇夷道。充縣屬武陵郡，故城在澧州崇義縣東北，充音衝。夷道屬南郡也。〔集解〕先謙曰，充今澧州安福縣，夷道在今荊州府宜都縣西北。二月，廣漢屬國都尉擊破白馬羌。〔集解〕惠棟曰，續志廣漢屬國都尉，故北部都尉，屬蜀郡，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別領三城。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之。三月辛亥，

北海王翼薨。乙卯。司空王卓薨。丁丑。光祿勳馮翊郭虔爲司空。虔字君賢。池陽人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乾。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五月。日南叛蠻攻郡府。秋七月。九眞、交阯二郡兵反。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熒惑、火星也。南斗、北方之宿也。前書音義曰。犯、謂七寸內光芒相及。江夏盜賊殺邾長。邾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竟陵縣東。邾音朱。〔集解〕先謙曰在今黃州府黃岡縣西北二十里冬十月甲申。行幸長安。所過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賜粟人五斛。庚子。幸未央宮。會三輔郡守、都尉及官屬。勞賜作樂。十一月丙午。祠高廟。丁未。遂有事十一陵。丁卯。京師地震。十二月乙亥。至自長安。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戊子。太白犯熒惑。〔集解〕惠棟曰。續志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爲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爲兵喪夏四月。九江賊蔡伯流、寇郡界及廣陵。殺江都長。戊戌。遣光祿大夫案行金城、隴西。賜壓死者年七歲已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爲收斂之。除今年田租。尤甚者勿收口賦。閏月、蔡伯流等率衆詣徐州刺史應志降。續漢書曰。志字仲節。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己酉。京師地震。五月。吳郡丞羊珍反。

〔集解〕惠棟曰。續書天文志曰。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民格殺珍等。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斬之。六月辛丑。琅邪王遵薨。九眞太守祝良交趾刺史張喬慰誘日南叛蠻降之。嶺外平。續漢書曰。祝良字邵卿。長沙臨湘人。秋七月丙戌。濟北王多薨。八月己未。司徒黃尙免。九月己酉。光祿勳長沙劉壽爲司徒。壽字伯長。臨湘人也。〔集解〕惠棟曰。長沙耆舊傳云。壽常夢乘通天轜車飛渡北門。後果至司徒。丙戌。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冬十月。燒當羌寇金城。護羌校尉馬賢擊破之。羌遂相招而叛。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須女十一度。史官不見。會稽以聞。

四年春正月庚辰。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有罪誅。事見梁商傳也。連及弘農太守張鳳。安平相楊皓。下獄死。三月乙亥。京師地震。夏四月癸卯。護羌校尉馬賢討燒當羌。大破之。戊午。大赦天下。賜民爵及粟布各有差。五月戊辰。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爲濟北王。〔集解〕惠棟曰。傳作安國。秋八月。太原郡旱。民庶流冗。癸丑。遣光祿

大夫案行稟貸除更賦。冬十月戊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十一月丙寅。幸廣成苑。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夏四月庚子。中山王弘薨。南匈奴左部句龍大人吾斯車紐等叛。圍美稷。美稷縣屬西河郡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汾州府汾陽縣西北。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討吾斯車紐。破之。使匈奴中郎將陳龜迫殺南單于。己丑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輿鬼。輿鬼爲宗廟。其秋西羌爲寇三輔陵園。且凍羌寇三輔。殺令長。且音子余反。丁丑。令死皐已下及亡命贖。各有差。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辛未。太尉王龔罷。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隴山之關也。今名大震關。在今隴州汧源縣西也。〔集解〕先謙曰。在今鳳翔府隴州西隴山下。壬午。太常桓焉爲太尉。丁亥。徙西河郡居離石。離石、縣名。在郡南五百九里。西河本都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集解〕先謙曰。今汾州府永寧州治。上郡居夏陽。朔方居五原。句龍吾斯等東引烏桓。西收羌胡。寇上郡。立車紐爲單于。冬十一月辛巳。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擊破之。車紐降。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集解〕惠棟曰。續志射姑山在北地。賢軍敗沒。安定太守郭璜下

獄死。詔貸王侯國租一歲。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二月丁巳。有星孛於營室。〔集解〕惠棟曰。續志。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墓星。營室者天子常居。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帝崩。三月。武都太守趙沖。〔集解〕惠棟曰。應奉及西羌傳皆作武威。胡三省云。傳云詔沖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則武威太守爲是。武都西北接漢陽。東北接扶風。南接漢中。無緣遠督河西四郡兵也。討鞏唐羌。破之。庚子。司空郭虔免。丁巳。河間王政薨。丙午。太僕趙戒爲司空。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夏五月庚子。齊王無忌薨。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大破烏桓羌胡於天山。東觀記曰。耽將吏民。繩索相懸上通天山。〔集解〕惠棟曰。南匈奴傳亦作通天山。鞏唐羌寇北地。〔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西羌傳作罕種羌。秋七月甲午。詔假民有貲者戶錢一千。八月丙辰。大將軍梁商薨。壬戌。河南尹梁冀爲大將軍。九月。諸種羌寇武威。辛亥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尾十一度。尾主後宮繼嗣之宮也。以爲繼嗣不興之象。冬十月癸丑。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屯三輔。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漢安。二月丙辰。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

索隱者各一人。隤幽深也。索求也。秋七月始置承華廄。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廄充滿始置承華廄令秩六百石。八月南匈奴左部大人句龍吾斯與薁鞬臺耆等反叛。薁音於六反。鞬音居言反。丁卯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羨、欒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九月庚寅。〔集解〕官本考證曰宋本無庚寅二字。廣陵盜賊張嬰等寇郡縣。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甲戌行車騎將軍張喬罷。〔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十一月壬午司隸校尉趙峻爲太尉。大司農胡廣爲司徒。峻字伯師下邳徐人也。癸卯詔大將軍三公選武猛試用有效驗任爲將校者各一人。是歲廣陵賊張嬰等詣太守張綱降。

二年春二月丙辰鄯善國遣使貢獻。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沖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當羌於參䜌破之。參䜌縣屬安定郡。䜌音力全反〔集解〕胡三省曰當當作何燒當、燒何羌兩種也先謙曰參䜌在今慶陽府安化縣西北。六月乙丑熒惑犯鎮星。〔集解〕惠棟曰續志熒惑犯鎮星爲大人忌明年帝崩。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爲南單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在元年六月胡三省云自永和五年吾斯車紐反陳龜逼殺單于休利南庭虛位至是始立單于。冬十月辛丑令

郡國中都官繫囚殊死巳下。出縑贖各有差。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羌縣居作二歲。甲辰。減百官奉。丙午。禁沽酒。又貸王侯國租一歲。閏月。趙沖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阿陽縣屬漢陽郡。故城在今秦川隴城縣西北。〔集解〕先謙曰。今平涼府靜寧州治。）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十二月。揚徐盜賊攻燒城寺。殺略吏民。是歲。涼州地百八十震。

建康元年春正月辛丑。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巳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重數。內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祿大夫案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為煩擾。三月庚子。沛王廣薨。領護羌校尉衞琚。追討叛羌。破之。（琚音居。）南郡江夏盜賊寇掠城邑。州郡討平之。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集解〕通鑑胡注。左部即句龍吾斯之黨。）破之。於是胡羌、烏桓。悉詣寔降。辛巳。立皇子炳為皇太子。改年建康。大赦天下。賜人爵各有差。秋七月丙午。清河王延平薨。八月。揚

徐盜賊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馮赦。督州郡兵討之。〔集解〕惠棟曰。滕撫傳。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耀。九江太守鄧顯。討之。案此則馮赦當作馮緄。袁宏紀作馮放。亦誤。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斂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

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僞。無忘在外之憂。離、遭也。矯、正也。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集解〕惠棟曰。僖二十三年左傳。叔詹論晉公子重耳曰。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乎。無忘在外之憂。如管仲爲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是也。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傚僻之多與。殆、近也。言順帝傚前之僻。不能改正也。〔集解〕惠棟曰。昭六年左傳曰。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行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詩曰。民胥效矣。故云傚僻之多。

孝沖皇帝諱炳。謚法曰。幼少在位曰沖。司馬彪曰。沖幼早夭。故謚曰沖。伏侯古今注曰。炳之字曰明。順帝之子也。母曰虞貴人。建康元年。立爲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卽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丁丑。以太尉趙峻爲太傅。大司農李固爲

太尉。參錄尙書事。〔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載沖帝册書曰。舊男氏輔翼股肱。三公國之楨幹。朝廷所取以成斷金。太尉趙峻。二世掌典樞衡。有匪石不貳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裔。忠正不回。有史魚之風。今以峻爲太傅。固爲太尉。與大將軍冀。幷參錄尙書事。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在洛陽西十五里。陵高八丈四尺。周三百步。廟曰敬宗。是日。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三郡水涌土裂。庚戌。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己未。九江太守丘騰有罪。下獄死。東觀記曰。騰知罪法深大。懷挾姦巧。稽留道路。下獄死也。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賊范容等於歷陽。軍敗。耀、顯爲賊所歿。冬十月。日南蠻夷攻燒城邑。交阯刺史夏方招誘降之。壬申。常山王儀薨。己卯。零陵太守劉康坐殺無辜。下獄死。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馬勉等稱無上將軍。攻燒城邑。己酉。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十二月。九江賊黃虎等攻合肥。是歲。羣盜發憲陵。護羌校尉趙沖追擊叛羌於鸇陰河。戰歿。涼州姑臧縣東南有鸇陰縣故城。因水以爲名。〔集解〕先謙曰。在今蘭州府靖遠縣西北。

永嘉元年。〔集解〕錢大昕曰。史繩祖學齋佔畢記。淳熙二年。邛州蒲江縣上乘院僧劚地得古甎。封石有文二十九字。云永憙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椽王幽字珍儒。繩祖大父勤齋先生子堅跋之略云。永憙之號不

見于史漢沖帝卽位改元。史傳相承。以爲永嘉。憙嘉文字易亂。一年而改。見於它文者幾希。非此刻出於今日。孰知沖帝永嘉之爲永憙也。惠棟曰袁宏紀作元嘉。何焯曰宋史慶長以邛州蒲江縣發地所得石刻作永憙。定爲永喜之誤。案左雄傳中有迄於永熹察選清平之文。則永嘉者永熹之誤也　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歲。清河王蒜徵至京師。

孝質皇帝諱纘。諡法。忠正無邪曰質。古今注曰纘之字曰繼。　肅宗玄孫。曾祖父千乘貞王伉。祖父樂安夷王寵。父勃海孝王鴻。母陳夫人。沖帝不豫。大將軍梁冀徵帝到洛陽都亭。及沖帝崩。皇太后與冀定策禁中。丙辰。使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入南宮。丁巳。封爲建平侯。其日卽皇帝位。年八歲。〔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帝年八歲。貌質純淑好學尊師。有聞於郡國。　己未。葬孝沖皇帝于懷陵。在洛陽西北十五里。伏侯古今注曰。高四丈六尺。周百八十三步。　廣陵賊張嬰等復反。攻殺堂邑江都長。堂邑縣屬廣陵郡。今揚州六合縣也。〔集解〕先謙曰。堂邑今江寧府六合縣。江都今揚州府江都縣。　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長。曲陽縣屬九江郡。在淮曲之陽。故城在今豪州定遠縣西北。東城縣故城在定遠縣東南也〔集解〕先謙曰。曲陽在今鳳陽府鳳臺縣東北。因東海郡有曲陽。故此加西。東城在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　甲申。謁高廟。乙酉。謁光武廟。二月。豫章太守虞續坐贓。下獄死。乙西。大赦天下。賜人爵及粟帛各有差。還王侯所削戶邑。彭城王道薨。叛羌詣左馮翊梁並降。三月。九江

賊馬勉稱皇帝。〔集解〕惠棟曰、黃一作皇。案滕撫傳、勉稱皇帝在建康元年。又案黃與皇古字通、見帝堯碑及靈臺碑陰。先謙曰、官本作皇。九江都尉滕撫討馬勉、范容、周生、大破斬之。東觀記曰、傳勉頭及所帶玉印、鹿皮冠、黃衣詣洛陽、詔縣夏城門外、章示百姓。夏四月壬申、雩。庚辰、濟北王安薨。丹陽賊陸宮等圍城、燒亭寺。丹陽太守江漢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謝承書曰、江漢字子甫、遷丹陽太守。是時大江劇賊余來等劫擊牛渚、丹陽邊水諸縣居民、毆略良善、經歲爲害。漢到郡、會集勁士、修整戰具、鉤鑲刀盾大戟長矛弓弩勁兵、轉送承接、余來亟戰失利、遂見梟獲。孝順嘉其功、賜以劍佩。

五月甲午、詔曰、朕以不德、託母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憂心京京。爾雅曰、京京、憂也。故得禱祈明祀、〔集解〕劉攽曰、案文云得無理、當是復字。冀蒙潤澤。前雖得雨、而宿麥頗傷。比日陰雲、還復開霽。寤寐永歎、重懷慘結。寤、覺也。寐、臥也。詩曰、寤寐永歎、唯憂用老。將二千石令長不崇寬和、暴刻之爲乎。其令中郎官繫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須立秋。任、保也。〔集解〕惠棟曰、任出謂責保出囚、須秋乃斷也。郡國有名山大澤能興雲雨者、二千石長吏各絜齋請禱、竭誠盡禮。又兵役連年、死亡流離、或支骸不斂、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賴其德。呂氏春秋曰、周文王使人掘地、得死人骸。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今我非其主邪。遂令吏以衣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人乎。今遣使者案行。若無

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卹。㠯慰孤魂。是月。下邳人謝安應募擊徐鳳等。斬之。丙辰。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㠯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魯閔公立二年而薨。次僖公立。僖雖是閔庶兄。然常爲閔臣。位次當在閔下。後文公即位。乃進僖公神位居閔之上。左傳曰。躋僖公。逆祀也。定公八年經書從祀先公。從、順也。順祀。謂退僖神位於閔下。穀梁曰。從祀先公。貴正也。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集解〕惠棟曰。案帝紀延光四年十一月己卯。葬少帝以諸王禮。侯瑾皇德傳曰。北鄉侯未即帝位。不成君。以王禮葬。惠學士曰。順帝之前唯少帝。而云憲陵次恭陵。恭陵豈少帝陵耶。帝無謚。焉得稱陵。棟案蔡邕獨斷曰。少帝未踰年而崩。不入廟。以陵爲廟者三。殤帝康陵。沖帝懷陵。質帝靜陵。獨不及少帝也。蘇輿曰。殤帝康陵。安帝恭陵。並見本紀。安帝於殤帝爲兄而嗣位在殤後。與春秋閔僖一例。今正廟序。以繼統爲先後。故詔引順祀之文。少帝不當言陵。惠說大誤。㠯序親秩。爲萬世法。六月。鮮卑寇代郡。

秋七月庚寅。阜陵王代薨。廬江盜賊攻尋陽。〔集解〕先謙曰。在今黃州府黃梅縣北。又攻盱台。音吁夷。今楚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泗州盱眙縣。時屬下邳國。滕撫遣司馬王章擊破之。九月庚戌。太傅趙峻薨。冬十一月己丑。南陽太守韓昭坐贓下獄死。東觀記曰。強賦一億五千萬。檻車徵下獄。丙午。中郎將滕撫擊廣陵賊張嬰。破之。丁未。中郎將趙序坐事棄市。東觀記曰。取錢縑三百七十五萬。〔集解〕惠棟曰。滕撫傳序坐畏懦

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與此異。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集解〕惠棟曰。漢赤行。故稱黑帝以厭之。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率諸將擊孟等。大破斬之。

本初元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昔堯命四子。㠯欽天道。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鴻範九疇。休咎有象。尚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孔安國注云。洪、大也。範、法也。疇、類也。言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其八曰庶徵。有休徵咎徵之應。休、美也。咎、惡也。徵、驗也。人君行善政。則百穀用成。家用平康。是休徵也。政有乖失。則百穀用不成。家用不寧。是咎徵也。休之與咎。皆象人君之政。故言休咎有象也。象或作家。夫瑞㠯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言君政純和。則瑞氣降。若逆時令。則災異感。所禁雖微。其應乃大。前聖所重。卽謂唐堯欽若昊天。箕子休咎之應。〔集解〕惠棟曰。此據洪範五行傳也。傳曰。孟春之月。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其奸謀。所謂禁微也。應大者。如木不曲直。火不炎上是也。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㠯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㠯致災眚。書云。明德愼罰。眚、過也。明德愼罰。尚書康誥之言。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敕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㠯崇在寬。言東作之時。須育養細微。敬事之始。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無殺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慶賜遂行。無有不當。書曰。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壬子。廣陵太守王喜。

坐討賊逗留。下獄死。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謂比年張嬰寇廣陵。華孟寇九江也。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昔之爲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爲之。尚書曰。一夫弗獲。則曰時予之辜。況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節。賑濟乏厄。掩骼埋胔之時。月令孟春之月。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又曰。掩骼埋胔。鄭玄注曰。爲死氣逆生氣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其調比郡見穀。出稟窮弱。收葬枯骸。務加埋卹。以稱朕意。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弟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四府掾屬。謂大將軍府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掾屬二十四人。司徒府三十一人。司空府二十九人。漢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也。比二千石。三署郎。皆屬焉。三署謂五官署。左右署也。儒生爲詩者。謂之詩家。禮者。謂之禮家。故言各隨家法也。四姓小侯。解見明紀也。〔集解〕劉攽曰。注漢官左右中郎將。案文少一儀字。胡三省曰。此時蓋以梁氏入四姓。陰、竇諸后族衰廢者。未必得豫也。惠棟曰。案胡說非也。明帝時。止樊、郭、陰、馬。稱四姓小侯。其後繼爲后族者。亦得稱小侯。桓紀。建和二年。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則梁、鄧不入四姓明矣。虞延傳有小侯鄧衍。州輔碑有小侯鄧晨。衍在永平初。已不在四姓之列。此其證也。其高第者上名牒。〔集解〕通鑑胡注。名牒者。書名於牒上之。惠棟曰。案名牒。蓋官簿之屬也。當以次賞進。五月庚寅。徙樂安王爲勃海王。海水溢。戊申。使謁者案行收葬樂安。北海人、

爲水所漂沒死者。又稟給貧羸。庚戌。太白犯熒惑。〔集解〕惠棟曰。續志太白犯熒惑。爲逆謀。閏月一日。帝爲梁冀所鴆崩也。六月丁巳。大赦天下。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閏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弑。帝崩于玉堂前殿。〔集解〕惠棟曰。洛陽故宮名曰洛陽南宮有玉堂前殿。年九歲。丁亥。太尉李固免。戊子。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爲司空。

贊曰。孝順初立。時髦允集。爾雅曰。髦、俊也。郭璞注曰。士中之俊。猶毛中之髦。時張晧、王龔、龐參、張衡、李郃、李固、黃瓊之儔也。匪砥匪革。終淪嬖習。砥、礪也。革、改也。淪、沒也。言順帝初升天位。又羣賢總集。不能因茲自礪。改革前非。而終溺於私嬖近習也。謂封孫程等十九人爲侯。又詔中官養子。聽襲封爵之類。保阿傳土。后家世及。保、安也。阿、倚也。言可依倚以取安。傅姆之類也。傳土、謂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增邑土也。后家、謂拜后父梁商爲大將軍。商薨。仍拜子冀爲大將軍。弟不疑爲河南尹。〔集解〕何焯曰。傳土。謂聽中官得以養子世襲。沖夭未識。質弑㠯聰。陵折在運。天緒三終。言陵遲夭折。在於時運。所以天之胤緒頻致三終也。

後漢書集解卷六挍補

順帝紀。卽皇帝位。案少帝以辛亥薨。至丁巳。順帝始卽位。中虛帝位五日矣。

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注。孝武建元三年。建元。官本作建武。誤。

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注。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領谷。領、官本作嶺。案前書嚴助傳。輿轎而隃領。項昭注。領、山嶺也。是領卽古嶺字。褒斜、漢中谷名。名、官本譌石。集解。見楊孟文石門頌。沈銘彝曰。今褒斜縣有二漢碑。一漢中太守鄐君碑立於永平六年。一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立於建和二年。皆開褒斜道者。

司空劉授免。注。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案指辟中常侍李閏兄及皇后兄執金吾閻顯所薦親厚事。附見楊震傳。

三老孝悌力田三級。錢大昭曰。閩本田下有人字。案官本亦作人三級。

長樂少府九江朱倀爲司徒。注。朱倀字孫卿。壽春人也。案壽春屬九江郡。侯康曰。風俗通。司徒九江朱倀。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顚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爲。于是東閤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厤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倀曰。可自力也。舉爲創草手書。密上。上覽倀表。嘉其忠謨。倀目數病。手能細書。詡案大臣。苟肆私意。坐上謝倀。蒙慰勞焉

二年春正月戊申。樂安王鴻來朝。官本失未提行。

五州雨水。洪亮吉曰。續志不書。左雄傳祇言司冀。則知災異失傳多矣。案續志明載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荆豫兗冀部。淫雨傷稼。洪言志不書。非也。至雄傳載四年司冀復有大水。注引天鏡經云。大水自平地出。此自另爲一事。非指雨水。而續志大水門失書。則志之失。

分會稽爲吳郡。沈銘彝曰。漢時分郡遼闊。即如會稽一郡。幾及今之江浙二省。嬾眞子錄云。考漢會稽郡。爲縣二十有六。吳即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毘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由拳即秀州也。太末即衢州也。烏程即湖州也。餘姚即杭州也。鄞即四明也。以此考之。則今浙東西並蘇、松、常。乃漢之一郡耳。

日南徼外葉調國。撣國。遣使貢獻。注及撣國王雍田。錢大昭曰。西南夷傳作雍由調。

攻會稽東部都尉。侯康曰。宋書州郡志。會稽東部都尉。前漢治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都尉徙治章安也。三國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朱育之言曰。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治。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二書載會稽東部都尉所治不同。朱育言陽朔以前徙章安。其說未可信。陽朔、成帝年號。章安、則光武所置縣。何得陽朔時已徙于此。且章安即治更名。都尉既治治矣。奚容更徙。當以沈志爲正。至朱育謂初治治。又徙句章。或亦可與沈志參觀也。（隸釋引李宗諤圖經。亦謂元鼎中立東部都尉。治治。即本朱育說。）東部都尉。兩漢志皆不載。然據此紀。及朱育、沈約之言。兩漢有此都尉甚明。又楊雄傳。東南一尉。孟康注。會稽東部都尉也。杜篤論都賦。都尉東南。劉昭律厤志注引袁山松書。劉洪于延

稾中。拜會稽東部都尉。三國志張紘傳。載紘于建安中。爲會稽東部都尉。全琮傳。載琮父柔于靈帝時。拜會稽東部都尉。衞尉卿衡方碑。稱方由膠東令。遷會稽東部都尉。金石錄有漢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論衡遭虎篇。有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王子鳳。皆可爲此記證者也。案前書武紀。遷東越民於江淮。遂虛其地。事已在元封元年。治之立縣。當又稍後。朱育謂爲元鼎五年。誤。至後徙章安。徙或改字之譌。育、漢末人。不應並章安卽故治亦不知也。前志。會稽郡錢塘。西部都尉治。回浦。南部都尉治。均見班注。獨不詳東部都尉治。蓋此官實中興始置。前漢尙無。孟注、沈志。亦未可泥。惟續志會稽郡有東部侯國。而紀傳所載。無東部侯。惠氏棟疑侯國字誤衍。（說詳郡國志集解。）然有東部之名在。亦足證此官後漢宜有矣。

詣嵩高首陽山。注。首陽山。在洛陽東北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增甲乙科員各十人。注。在試者意投射取而荅之。 官本。在作任。

文吏能牋奏。 吏。官本作史。誤。

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齡。 侯康曰。武斑年二十五。舉孝廉。見武氏石闕銘。武榮年三十六。舉孝廉。見執金吾丞武榮碑。鄭翕恩年二十三。舉孝廉。見御覽三百六十二引鄭玄別傳。鄭炎卒年才二十八。而遺令有察孝廉之語。皆所謂不拘年齒者也。然左雄傳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援詔書顏回子奇自解。爲雄窮詰讓卻。則固仍以年格爲重。

大鴻臚沛國施延爲太傅。 太傅、官本作太尉。是。

偃師蝗。錢大昭曰。偃師屬河南尹。

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洪亮吉曰。續志作丁未。以下云十一月丙子推之。志爲是。

武陵蠻叛。圍充縣。又寇夷道。注。夷道。屬南郡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錢大昭曰。續志作四月庚申。

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江夏盜賊殺邾長。侯康曰。是年八月。敦煌太守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匈奴呼衍王等。有紀功碑。今在巴爾庫爾。而本紀及南匈奴傳俱不載。

殺江都長。錢大昭曰。江都屬廣陵郡。

光祿勳長沙劉壽爲司徒。集解。惠棟曰。長沙耆舊傳。至後果爲司徒。侯康曰。御覽三百六十四引長沙耆舊傳云。劉壽少時遇相師曰。君腦有玉枕。必至公也。又三百六十六引長沙耆舊傳云。劉壽少遇相師。相師曰。耳爲天柱。今君耳有城郭。必興家邦。

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集解。惠棟曰。續志。射姑山在北地。案續天文志。其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此作射姑山。古謝與射音義通。惟續郡國志北地郡不

載此山。

太僕趙戒爲司空、注、戒字志伯。錢大昭曰、乙瑛碑作意伯。避桓帝名。案戒袁紀作誡。

遣詣臨羌縣居作二歲。錢大昭曰、臨羌屬金城郡。

趙沖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注、阿陽縣屬漢陽郡、故城在今秦川隴城縣西北。阿陽官本作河陽、注作河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錢大昭曰、阿陽監本作河陽、誤。官本蓋沿監本之失。而西羌傳仍作阿陽、注亦仍作屬漢陽郡、不誤也。惟此本西羌傳文注阿又皆作河。彼此互岐。考明帝永平十七年已改天水爲漢陽、不應注仍稱天水。此自官本之誤。唐隴城縣自屬隴右道秦州、而作秦川、又此本之誤、或刻本字殘缺耳。前志天水、續志漢陽、均止有阿陽、則二本作河陽者皆誤。觀通鑑亦作阿陽、胡注引章懷此注、亦作秦州、足以訂二本之誤矣。

質帝紀、攻殺堂邑江都長。錢大昭曰、堂邑當稱令。費鳳碑、鍾離意傳並云堂邑令。

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長。注、曲陽縣屬九江郡、在淮曲之陽、故城在今豪州定遠縣西北。東城縣故城在定遠縣東南也。錢大昭曰、東城前志本屬九江郡。建初元年、以東城益下邳國。今云九江、或王以過削、仍隸九江也。侯康曰、十七史商榷、曲陽縣前志九江、東海二郡皆有之。續志東海曲陽故屬下邳。九江

曲陽加西字。此處不知是范氏誤脫去西字耶。抑李賢誤以爲九江屬也。案此是范氏誤脫西字。觀李注。曲陽、東城。同在唐之定遠縣。其地毘連。故令長同時爲徐鳳所殺。若下邳之曲陽。則去東城遠矣。又下邳曲陽爲侯國。亦不得稱長也。十七史商搉又云。東城縣。前志屬九江。續志無。今據此紀。則似後漢實有此縣矣。竊謂錢氏、侯氏。均不免過信李注。不思唐人於地理最疏。不能無失也。明八王傳建初四年（錢作元年。誤）以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益下邳國。前志下邳本東海縣。故東海之曲陽。並入下邳國。今續志明有東城及曲陽國。則錢氏疑東城或王以過削。仍隸九江。非也。曲陽國既與東城同屬下邳。自必接近。且前志於東海曲陽。九江曲陽。均引應劭說。謂在淮曲之陽。其爲一地。分屬兩郡。如常山、鉅鹿之上下曲陽。亦可概見。則侯氏必謂下邳之曲陽去東城遠。亦非也。前志。九江曲陽本爲國。東海曲陽則爲縣。建武十年。淄川王終薨。封其小子鳳爲曲陽侯。時下邳尙未爲王國。不知此侯國置於何郡。（補表謂屬下邳國。誤）就令卽爲東海之曲陽。至徐鳳反時。或國廢。復爲縣。亦事之常。如新息汝南侯國也。而吳愷爲新息令。（見吳祐傳）賈彪爲新息長。高城、重合。皆勃海侯國也。而陸康爲高城令。周磐爲重合令。此類不勝枚擧。忘東城之仍屬下邳國。而但疑曲陽侯國不得稱長。尤非通論。又建初四年。益下邳之五縣。據續志乃僅存一東城。餘皆還屬九江。使東城亦如錢說。削歸九江。不應志獨不爲改載。志於九江之當塗。並云有馬丘聚。徐鳳反於此。如以下邳益封論。則鳳等直爲反於國中。曲陽、東城。明當同屬下邳國。非紀文之誤脫。正章懷之誤注矣。

丹陽賊陸宮等圍陳。燒亭寺。陳、官本作城。是。

書云。明德愼罰。官本作書曰。

且勿案驗。旨崇在寬。注。書曰。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五教二字。官本不重出。與唐監本尙書合。案史記殷本紀。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又鄧禹傳。光武拜禹大司徒。策亦云。敬敷五

教。五教在寬。知漢世經師相承皆如此。此注重五教二字章懷必有所本。

一物不得其所。若己爲之注。尚書曰。一夫弗獲。官本無曰字。

以高弟五人補郎中。弟、官本作第。此本作弟。固即古第字。但他處又往往作第。殊不一律。四府掾屬、三署郎。注。漢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也。比二千石、三署郎皆屬焉。集解。劉攽曰。注漢官左右中郎將。案文少一儀字。案隋經籍志。漢官五卷。應劭注。漢官儀十卷。應劭撰。此注自引漢官非脫字。續百官志。稱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隋志另著爲漢官解詁。而劉昭補注。動引漢官。唐六典亦屢引之。則其書固唐世所共見也。孫氏星衍有校輯漢官一卷。失收此條。或亦因劉指爲漢官儀疑不能定。故置之。然據太平御覽職官部、及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雖均有此條。而文首尾互異。則此非引漢官儀益明矣。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注。儒生爲詩者。謂之詩家。禮者謂之禮家。故言各隨家法也。顧炎武曰。家法。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詩者。自以爲齊詩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教授。韓毛及五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耳。魯丕傳言法異者各令其自說師法。徐防傳言伏見太學試五經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從家法。是也。

閏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弒。帝崩于玉堂前殿。集解。惠棟曰。洛陽故宮名曰。洛陽南宮有玉堂前

殿。案惠氏此說應移於順帝紀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下。

時髦允集、注。郭璞注曰。官本曰作云。

終淪嬖習。注。又詔中宮養子。聽襲封爵之類。官本注末有也字。

後漢書七

孝桓帝紀第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孝桓皇帝諱志。諡法曰。克敵服遠曰桓。志之字曰意。〔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孝桓皇帝以命將軍討彊夷有桓桓烈烈之姿。因諡爲桓。肅宗曾孫也。祖父河間孝王開。父蠡吾侯翼。順帝時。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翼。帝許之。蠡吾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西。蠡音禮。〔集解〕惠棟曰。依東觀記。帝爲翼長子。先謙曰。蠡吾今在保定府博野縣西南。母匽氏。諱明。本蠡吾侯之媵妾。史記曰。匽姓。咎繇之後也。匽音偃。翼卒。帝襲爵爲侯。本初元年。梁太后徵帝到夏門亭。洛陽城北面西頭門也。門外有萬壽亭。將妻㠯女弟。妻音七計反。會質帝崩。太后遂與兄大將軍冀定策禁中。閏月庚寅。使冀持節㠯王青蓋車。續漢志曰。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故曰王青蓋車也。迎帝入南宮。其日卽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東觀記曰。太后御卻非殿。秋七月乙卯。葬孝質皇帝于靜陵。在洛陽東南三十里。陵高五丈五尺。周百三十八步。齊王喜薨。辛巳。謁高廟。光武廟。〔集解〕何焯曰。光武廟上疑脫壬午謁三字。丙戌。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

禁姦舉善。興化之本。恆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本初元年。廬江賊攻盱台。廣陵賊張嬰等殺江都長。盱台、江都。並近淮。故言淮夷。時中郎將滕撫屢擊破之。其餘衆猶未殄也。）百姓疲悴。困於徵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迺得參選。臧吏子孫。不得察舉。（〔集解〕惠棟曰。貢禹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也。）杜絕邪僞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信音申。古字通。）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九月戊戌。追尊皇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冬十月甲午。尊皇母匽氏爲孝崇博園貴人。（博本漢蠡吾縣之地也。帝既追尊父爲孝崇皇。其陵曰博陵。置園廟焉。故曰博園。在今瀛州博野縣西。貴人位次皇后。金印紫綬。）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是時梁太后攝政。）詔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失。戊午。大赦天下。賜吏更勞一歲。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

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匹。災害所傷什四㠯上。勿收田租。其不滿者。㠯實除之。二月。荆揚二州人多餓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沛國言黃龍見譙。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又命列侯、將、大夫、御史、謁者、千石、六百石、將、謂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中郎將也。大夫、謂光祿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博士掌通古今比六百石。議郎比六百石。郎官謂三中郎將下之屬官也。有中郎、侍郎、郎中。又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集解〕惠棟曰。漢繁陽令碑陰有至孝涅變君威。則漢有至孝科也。壬辰。詔州郡不得迫脅驅逐長吏。長吏臧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㠯縱避爲罪。若有擅相假印綬者。與殺人同棄市論。丙午。詔郡國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唯謀反大逆。不用此書。又詔曰。比起陵塋。作靜陵也。弥歷時歲。〔補注〕先謙曰。弥即彌字。官本作彌。力役旣廣。徒隸尤勤。頃雨澤不沾。密雲復散。儻或在茲。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其令徒作陵者減刑各六月。是月。立阜陵王代兄勃遒亭侯便爲阜陵王。便、光武玄孫也。阜陵王恢之子。以順帝陽嘉中。封勃爲遒亭侯。今改封也。遒音子由反。本傳作便親。紀傳不同。蓋有誤。郡國六地裂。水涌井溢。續漢志、曰水溢、

壞城寺室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殺李固、杜喬。芝草生中黃藏府。漢官儀曰中黃藏府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也。六月太尉胡廣罷。大司農杜喬爲太尉。〔集解〕錢大昭曰本傳喬由大司農遷大鴻臚光祿勳然後爲太尉非由大司農爲太尉也紀似誤。秋七月勃海王鴻薨。章帝曾孫也樂安夷王寵之子質帝之父也梁太后改封勃海。立帝弟蠡吾侯悝爲勃海王。乙未立皇后梁氏。〔集解〕惠棟曰考異云皇后紀袁紀皆云八月而無日以長歷考之七月戊申朔無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此上脫八月二字棟案續漢志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則七月不應爲戊申朔長歷誤也乙未後壬寅七日應在八月又二十九日爲九月之丁卯也。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太尉杜喬免。冬十月司徒趙戒爲太尉。戒字志伯蜀郡人也。司空袁湯爲司徒。前太尉胡廣爲司空。十一月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于己氏。續漢志曰時以爲鳳凰政既衰缺梁冀專權皆羽孽也己氏縣名屬濟陰郡故城在今宋州楚丘縣也古戎州己氏之邑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南。戊午減天下死罪一等戍邊。清河劉文反殺國相謝暠。〔集解〕惠棟曰清河王傳文等劫相謝暠章懷注曰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案此則章懷時帝紀謝本作射也三輔決錄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爲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爲射氏名咸案此謝氏至漢末時始改射故吳時有射慈嵩在桓帝初不應先作射氏當從傳爲正。欲立清河王蒜爲天子。事覺伏誅。蒜坐貶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尉氏縣屬陳留郡今汴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開封府縣。前太尉李固、杜喬皆下獄死。續漢志曰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曲如鉤謂梁冀、胡廣等直如弦謂李固等。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伏誅。東觀記曰

江舍及李堅等。

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庚午。大赦天下。賜河間、勃海二王黃金各百斤。河間王建。勃海王悝。彭城諸國王各五十斤。彭城王定。公主、大將軍、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將、大夫、郎、吏、從官、四姓及梁、鄧小侯。諸大夫已下帛各有差。〔集解〕先謙曰、官本。諸下大夫作夫人。年八十已上。賜米酒肉。九十已上。加帛二匹。緜三斤。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梁冀府。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板楯、西南蠻之號。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顧爲平原王。〔集解〕錢大昕曰。河間王開傳。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與紀互異。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馬氏爲孝崇園貴人。嘉禾生大司農帑藏。說文曰。帑者。金布所藏之府也。帑佗朗反。五月癸丑。北宮掖廷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六月。改清河爲甘陵。立安平王得子經侯理爲甘陵王。安平、今定州縣也。經、今貝州經城縣。〔集解〕先謙曰。在今廣平府威縣北。舊志五十里經鎮堡。秋七月。京師大水。河東言木連理。〔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百七十八引袁山松書又云河東瓜兩體共蔕。冬十月。長平陳景自號黃帝子。〔集解〕先謙曰。官本作皇帝子。王會

份云皇監本作黃今從宋本按黃帝子義亦可通猶前書言白帝子赤帝子也　署置官屬又南頓管伯亦稱眞人並圖舉兵悉伏誅

三年春三月甲申彭城王定薨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東井二十三度東井主法梁太后枉殺公卿犯天法也　五月乙亥詔曰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理爲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於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象　已上略成帝詔詞　間者日食毀缺陽光晦暗朕祇懼潛思匪遑啓處　遑暇也啓跪也詩小雅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傳不云乎日食修德月食修刑　公羊傳之文也〔集解〕蘇輿曰公羊傳無此文語見管子　昔孝章帝愍前世禁徙故建初之元並蒙恩澤流徙者使還故郡沒入者免爲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務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歲凡諸妖惡支親從坐及吏民減死徙邊者悉歸本郡唯沒入者不從此令六月庚子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乙卯震憲陵寢屋秋七月庚申廉縣雨肉　續漢志曰肉似羊肺或大如手五行傳云棄法律逐功臣時則有羊禍時則有赤眚赤祥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專權枉誅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廉縣屬北地郡也　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　前書曰旗星中四星名曰天市〔集解〕惠棟曰續漢志曰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　京師大

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郡國五山崩。冬十月。太尉趙戒免。司徒袁湯爲太尉。大司農河內張歆爲司徒。歆字敬讓。〔集解〕惠棟曰。歆修武人。見魏志。十一月甲申。詔曰。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寐寤歎。疢如疾首。監寐、言雖寢而不寐也。寤、覺也。〔集解〕錢大昕曰。監寐猶假寐也。監假聲相近。劉陶傳屏營彷徨。不能監寐。袁紹傳我州君臣監寐悲歎。今京師厮舍。死者相枕。厮舍。賤役人之舍。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胔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壖、官之餘地也。前書音義曰。壖、城郭旁地。音奴喚而戀二反。表識姓名。爲設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稟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我民。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己亥。詔曰。〔集解〕何焯曰。若以甲子下赦。則己亥歸政。當在二月。疑日有誤。曩者遭家不造。先帝早世。謂順帝崩也。詩周頌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注云。造、成也。言成王遭武王崩。家道未成。永惟大宗之重。深思嗣續之福。詢謀台輔。稽之兆占。既建

明哲。克定統業。天人協和。萬國咸寧。元服已加。將即委付。而四方盜竊。頗有未靜。故假延臨政。昌須安謐。幸賴股肱禦侮之助。殘醜消蕩。謂建和二年長安陳景反。南頓管伯等謀反。並伏誅。民和年稔。普天率土。遐邇洽同。遠覽復子明辟之義。尙書曰。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今太后亦還政於帝也。近慕先姑歸授之法。先姑、謂安帝閻皇后也。爾雅曰。婦人謂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歿則曰先舅、先姑也。及今令辰。皇帝稱制。羣公卿士。虔恭爾位。戮力一意。勉同斷金。金者、剛之物也。言人能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展也大成。則所望矣。詩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鄭玄注云。允、信也。展、成也。大成□謂致太平也。言誠能致太平。是所望也。二月。扶風妖賊裴優自稱皇帝。伏誅。裴姓。優名也。風俗通曰。裴伯益之後。甲寅。皇太后梁氏崩。三月。車駕徙幸北宮。甲午。葬順烈皇后。夏五月庚辰。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皇后。秋七月。梓潼山崩。梓潼縣、屬廣漢郡。今始州縣也。有梓潼水。〔集解〕先謙曰。今綿州梓潼縣。冬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師疾疫。使光祿大夫將醫藥案行。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甲午。河閒王建薨。夏四月己丑。安平王得薨。河閒孝王開之子。初爲樂成王。後改曰安平。京師旱。任城、梁國飢。民相食。司徒張歆罷。光祿勳吳雄爲司徒。〔集解〕惠棟曰。雄字季高。河南原武人。見孔廟置守廟百石孔和碑。秋七月。武陵蠻叛。冬十月。司空胡廣罷。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閏月庚午。任城王崇薨。太常黃瓊爲司空。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爲于窴國所殺。敬殺于窴王建。故國人殺之。丙辰。京師地震。夏四月甲寅。孝崇皇后匽氏崩。庚午。常山王豹薨。五月辛卯。葬孝崇皇后于博陵。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陵以聞。翼主倡樂。時上好樂過。八月。濟陰言黃龍見句陽。縣名。屬濟陰郡。左傳曰。盟于句瀆之丘。是也。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北。一名穀丘。〔集解〕先謙曰。在今曹州府荷澤縣北句陽店。金城言黃龍見允街。允街、縣名。屬金城郡。音鉛街。〔集解〕先謙曰。在今涼州府平番縣。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十一月。司空黃瓊免。十二月。特進趙戒爲司空。

右北平太守和旻坐贓。下獄死。

永興元年春二月。張掖言白鹿見。三月丁亥。幸鴻池。夏五月丙申。大赦天下。改元永興。丁酉。濟南王廣

薨。無子國除。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憲苟貪權作虐。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乏絕。安慰居業。冬十月。太尉袁湯免。太常胡廣爲太尉。司徒吳雄罷。司空趙戒免。以太僕黃瓊爲司徒。光祿勳房植爲司空。〔集解〕惠棟曰。植字伯武。清河人。魏明帝甄表狀曰。植少履清苦。孝友忠正。歷位州郡。政成化行。既登三事。靖恭衮服。雖季文相魯。晏嬰在齊。清風高節。不是過也。十一月丁丑。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是歲。武陵太守應奉招誘叛蠻。降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大赦天下。三月辛丑。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集解〕蘇輿曰。安帝元初三年。嘗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此初當云復。癸卯。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詔曰。比者星辰謬越。〔集解〕惠棟曰。續志。閏月丁酉。太白晝見。坤靈震動。災異之降。必不空發。敕己修政。庶望有補。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長音直亮反。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集解〕惠棟曰。永平十二年五月丙辰詔也。袁宏紀云。永平十二年。上以天下無事。俗頗奢靡。乃詔有司申明舊事。整車服。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致逆也。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爲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

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㠯助人食。京師蝗。東海朐山崩。朐山名也。在今海州朐山縣南。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角五度。角、鄭宿也。十一月。泰山盜賊羣起。於天文屬鄭也。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雲漢、詩大雅篇名也。周宣王時大旱。故作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鄭玄注云。雲漢、天河也。倬然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覩天河。望其候焉。川靈涌水。蝗蟲孳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飢饉薦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為飢餧者儲。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為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太尉胡廣免。司徒黃瓊為太尉。閏月。光祿勳尹頌為司徒。頌字公孫。鞏人。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蜀郡李伯。詐稱宗室。當立為太初皇帝。伏誅。冬十一月甲辰。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賜所過道傍年九十㠯上錢。各有差。太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叛。殺長吏。

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壽。二月。司隸、冀州飢。人相食。司隸州。郎洛陽。敕州郡賑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貣得十分之三。貣音吐得反。又音徒得反。㠯助稟貸。其百姓吏民者。㠯見錢雇直。雇猶酬也。王侯須新租迺償。須、待也。夏四月。白烏見齊國。六月。洛水溢。壞鴻德苑。續漢志曰。水溢至津城門。漂流人物。時梁冀專政。疾害忠良。威權震主。後遂誅滅也。南陽大

水。司空房植免。太常韓縯爲司空。[縯音翼善反。]詔太山琅邪遇賊者。勿收稅賦。復更算三年。又詔被水死、流失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已上賜錢人二千。壞敗廬舍。亡失穀食。尤貧者稟人二斛。巴郡、益州郡山崩。[益州、郡名也。武帝置。諸本無郡字者誤也。]秋七月。初置太山琅邪都尉官。[漢官儀曰。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都尉。建武十年省。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今二郡寇賊不息。故置。]南匈奴左臺且渠伯德等叛。[〔集解〕惠棟曰。張奐傳。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叛也。]寇美稷。[美稷、西河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順紀。]安定屬國都尉張奐討除之。

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中官常侍以下。]二月甲申。東海王臻薨。三月。蜀郡屬國夷叛。秋七月。鮮卑寇雲中。太山賊公孫舉等寇青、兗、徐三州。遣中郎將段熲討破斬之。冬十一月。置太官右監丞官。[漢官儀曰。太官右監丞。秩比六百石也。]十二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己未。大赦天下。夏四月。九眞蠻夷叛。太守兒式討之。戰歿。遣九眞都尉魏朗擊破之。復屯

據日南斗月庚辰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見。近國以聞。六月。初以小黃門爲守宮令。置冗從右僕射官。漢官儀曰。守宮令一人。黃門冗從僕射一人。並秩六百石。〔集解〕錢大昕曰。右字衍。京師蝗。秋七月。河東地裂。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袁紀在六月。長沙蠻叛寇益陽。縣名。屬長沙國。在益水之陽。今潭州縣也。故城在縣東。〔集解〕先謙曰。今長沙府縣。司空韓縯爲司徒。太常北海孫朗爲司空。朗字代平。〔集解〕惠棟曰。趙明誠云。漢三公名朗。北海高密人。

延熹元年春三月己酉。初置鴻德苑令。漢官儀曰。苑令一人。秩六百石。夏五月己酉。大會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甲戌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柳七度。京師宿也。京師蝗。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博陵郡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也。後徙安平。〔集解〕錢大昭曰。按隸釋靈臺碑有博陵蠡吾管遵。又孔彪碑陰。故吏有博陵安平六人。博陵安國三人。博陵高陽一人。博陵南深澤二人。安國、蠡吾故屬中山。安平、南深澤、高陽故屬河間。然則博陵一郡。兼得中山、安平、河間之地。不獨分中山也。〔黨錮傳劉祐。中山安國人。安國後別屬博陵。〕大雩。秋七月己巳。雲陽地裂。甲子。太尉黃瓊免。太常胡廣爲太尉。冬十月。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集解〕通鑑胡注。此上林苑在洛陽西。十二月。鮮卑寇邊。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

擊破之。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集解〕惠棟曰，鮮卑傳，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己亥，阜陵王便薨。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夏，京師雨水。六月，鮮卑寇遼東。秋七月，初造顯陽苑。〔集解〕惠棟曰，蔡邕集，起顯陽苑於城西，人徒凍飢，不得其命者甚衆。置丞。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于懿陵。大將軍梁冀謀為亂。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詔司隸校尉張彪將兵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與妻皆自殺。衞尉梁淑、河南尹梁胤、屯騎校尉梁讓、越騎校尉梁忠、長水校尉梁戟等，及中外宗親數十人，皆伏誅。太尉胡廣坐免。司徒韓縯、司空孫朗下獄。東觀記曰，並坐不衞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以爵贖之。〔集解〕惠棟曰，黃瓊傳曰，廣、縯、朗皆坐阿附梁冀免廢也。壬午，立皇后鄧氏，追廢懿陵為貴人冢。詔曰，梁冀姦暴，濁亂王室。孝質皇帝聰敏早茂，冀心懷忌畏，私行殺毒。永樂太后親尊莫二，和平元年，有司奏太后所居，皆以永樂為稱，置官屬太僕、少府焉。冀又遏絕，禁還京師，謂太后常居博園，不得在洛陽。使朕離母子之愛，隔顧復之恩。禍害深大，罪釁日滋。賴宗廟之靈，及中常

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說文曰悺、憂也、音工奐反、今作心旁官、卽悺字也、今相傳音綰、唐衡、尙書令尹勳等、激憤建策、內外協同、漏刻之間、桀逆梟夷、梟、縣首於木也、斯誠社稷之祐、臣下之力、宜班慶賞、以酬忠勳、其封超等五人爲縣侯、勳等七人爲亭侯、五縣侯、謂單超新豐侯、徐璜武原侯、具瑗東武陽侯、左悺上蔡侯、唐衡汝陽侯、七亭侯、謂尹勳宜陽都鄉、霍諝鄴都亭、張敬山陽西鄉、歐陽參修武仁亭、李瑋宜陽金門、虞放兔句呂都亭、周永下邳高遷鄉、於是舊故恩私、多受封爵、大司農黃瓊爲太尉、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爲司徒、恬字伯休、盧奴人、大鴻臚梁國盛允爲司空、允字伯代、〔集解〕惠棟曰、案司徒盛允碑、允字伯世、梁國虞人也、初置祕書監官、漢官儀、祕書監一人、秩六百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掌古今文字、考合異同、皇甫規與張奐書曰、從兄祕書它何動靜是也、冬十月壬申、行幸長安、乙酉、幸未央宮、甲午、祠高廟、十一月庚子、遂有事十一陵、壬寅、中常侍單超爲車騎將軍、十二月己巳、至自長安、賜長安民粟人十斛、園陵人五斛、行所過縣三斛、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卽與羅亭相近、在今鄯州也、天竺國來獻、

三年春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丙午、車騎將軍單超薨、閏月、燒當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積

石。大破之。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卽禹貢云導河積石是也。〔集解〕先謙曰。龍支南之小積石山。在今甘肅河州西北七十里山之西北百二十里爲積石關。章懷注誤認爲禹貢積石。杜佑通典踵之。蔡沈援以釋尙書。後人遂合大小積石爲一。班注金城郡河關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卽今西甯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餘里之大雪山。爲青海諸山之冠。唐時名大積石。元史誤爲昆侖者也。詳見先謙前書補注。白馬令李雲坐直諫。下獄死。夏四月。上郡言甘露降。五月甲戌。漢中山崩。〔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上寵宦中常侍單超等。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七月司空盛允爲司徒。太常虞放爲司空。放字子仲。陳留人也。長沙蠻寇郡界。九月。太山琅邪賊勞丙等復叛。寇掠百姓。遣御史中丞趙某史闕名。持節督州郡討之。丁亥。詔無事之官權絕奉。豐年如故。冬十一月。日南蠻賊率衆詣郡降。勒姐羌圍允街。勒姐、羌號也。姐音子野反。段熲擊破之。太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十二月。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集解〕惠棟曰。事具趙彥傳。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荆州刺史度尙討長沙蠻。平之。〔集解〕惠棟曰。考異云。事在五年。重出。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丙署、署名也。續漢志曰。丙署長七人。秩百石。黃綬。宦者爲之。主中宮別處。大疫。二月壬辰。武庫火。司

徒盛允免。大司農种暠爲司徒。三月，省冗從右僕射官。永壽三年置。太尉黃瓊免。夏四月，太常劉矩爲太尉。甲寅，封河間王開子博爲任城王。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己卯，京師雨雹。東觀記曰：大如雞子。續漢志曰：誅殺過差，寵小人也。六月，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並頹裂。博，今博城縣也。太山有徂來山，一名尤來。己酉，大赦天下。司空虞放免。前太尉黃瓊爲司空。犍爲屬國夷寇鈔百姓，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零吾羌與先零諸種並叛，寇三輔。秋七月，京師雩。減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九月，司空黃瓊免。大鴻臚劉寵爲司空。冬十月，天竺國來獻。南陽黃武與襄城惠得、昆陽樂季訞言相署，皆伏誅。先零沈氐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十一月，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十二月，夫餘王遣使來獻。

五年春正月，省大官右監丞。永壽二年置。壬午，南宮丙署火。三月，沈氐羌寇張掖、酒泉。壬午，濟北王次薨。夏

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東觀記曰。時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輔。各奔出城。桂陽郡在桂水之陽。今連州縣〔集解〕先謙曰唐連州桂陽縣。即連州治。今廣東連州也。故攻沒梧州。驚馬逸象突入宮殿。乙丑。恭陵東闕火。安帝陵也〔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恭北陵。恭北陵者順帝母李氏陵也。戊辰。虎賁掖門火。己巳。太學西門自壞。五月。康陵園寢火。殤帝陵也。長沙零陵賊起。攻桂陽、蒼梧、南海、交阯。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討之。不克。乙亥。京師地震。詔公卿各上封事。甲申。中藏府丞祿署火。〔集解〕惠棟曰。丞五行志作承。秋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闥火。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廣雅曰。闈謂之闥。鳥吾羌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破之。八月庚子。詔減虎賁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與冬衣。東觀記曰。以京師水旱疫病。帑藏空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住寺減半奉。據此。謂簡選疲弱不勝軍事者留住寺也。其公卿以下給冬衣之半。艾縣賊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令。東觀記曰。時賊乘刺史車。屯據臨湘。居太守舍。賊萬人以上屯益陽。殺長吏。艾縣名。屬豫章郡。故城在今洪州建昌縣。又零陵蠻亦叛。寇長沙。己卯。罷琅邪都尉官。永壽元年置。冬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集解〕惠棟曰。續志。肅坐蠻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億已上。入府取銅虎符。肅背敵走。不救城郭。棄市也。辛丑。以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討之。假公卿以下奉。又換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濯龍中藏錢還

之。十一月。馮緄大破叛蠻於武陵。京兆虎牙都尉宗謙。坐臧下獄死。京兆虎牙都尉屯長安。見西羌傳。〔集解〕惠棟曰續志作宋謙。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太尉劉矩免。太常楊秉爲太尉。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三月戊戌。大赦天下。衞尉穎川許栩爲司徒。栩字季闕。鄢人。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秋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平陵、昭帝陵也。桂陽盜賊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叛。太守陳奉與戰。大破降之。隴西太守孫羌討滇那羌。破之。八月。車騎將軍馮緄免。冬十月丙辰。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十一月。司空劉寵免。南海賊寇郡界。十二月。衞尉周景爲司空。

七年春正月庚寅。沛王榮薨。二月癸亥。隕石于鄠。夏四月丙寅。梁王成薨。五月己丑。京師雨雹。〔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鄧后僭侈驕恣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也。秋七月辛卯。趙王乾薨。野王山上有死龍。荊州刺史度尚擊零陵、桂陽盜賊及蠻夷。大破平之。冬十月壬寅。南巡狩。庚申。幸章陵。祠舊宅。遂有事於園廟。賜守令已下各有差。戊辰。幸

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祠湖陽、新野公主、魯哀王、壽張敬侯廟。光武姊湖陽長公主新野長公主。兄魯哀王與壽張敬侯樊重並光武時立廟。護羌校尉段頴擊當煎羌。破之。十二月辛丑。車駕還宮。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爲周守藏史。有神廟。故就祠之。苦縣屬陳國。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也。苦音戶。又如字。〔集解〕先謙曰。在今歸德府鹿邑縣東十里。勃海王悝謀反。降爲癭陶王。癭陶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癭陶縣西南。〔集解〕先謙曰。在趙州寧晉縣西南。丙申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營室十三度。營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鄧皇后坐酗上。送暴室。自殺。家屬被誅也。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集解〕錢大昕曰。按此上承正月丙申晦日食。則己酉上當脫二月兩字。五行志亦云二月也。依此文。似龍見一事。火災又一事。志於黃龍下無見字。萬歲殿下多皆字。則黃龍亦是殿名。與嘉德署同日火也。太僕左稱有辠。自殺。癸亥。皇后鄧氏廢。河南尹鄧萬世、鄧后之叔父。虎賁中郎將鄧會下獄死。鄧后之兄子。護羌校尉段頴擊罕姐羌。破之。三月辛巳。大赦天下。夏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惠帝陵也。丁巳。壞郡國諸房祀。房謂祠堂也。王渙傳曰。時唯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令王渙祠。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集解〕吳仁傑曰。襄楷上疏曰。案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也。豈諸侯有規京都計邪。仁傑案。楷言亦有理。蓋臣者君之陰。諸侯者天子之陰。后

妃爲人主之陰，眞執爲中國之陰，親延熹以後，凡有河清之異，非國有大故，下人謀叛，則后妃與政，夷狄亂華也。後漢及隋唐五行志載河清事，指爲災異，漢隋二史，又皆著其事應，其說自楷發之。又京房易傳，河水清，天下平，故鮑照、張暢皆有河清頌，後齊至以此紀元，而近世中外表賀，蓋以爲不可逢之嘉瑞也。孔毅父論詳瑞不可憑，引代宗河清幸陝事以證。要之河清本非祥瑞，事往時編會要者分別部居，乃列之休證門中，豈偶未之思歟。獨襄楷推原咎證固善，但恨其猶惑易傳之說，以春秋書麟爲比云。又漢以來河清而史不著事應者，皆可推言之也。建寧四年，河水清，鮮卑寇荊州。宋元嘉二十四年，河濟俱清，後三年，魏人至瓜步。唐武德九年河清，建成兄弟自相魚肉。正觀十四年以後，比三年河清，劉闢、齊王張亮相繼以畔誅。二十三年河清，有國卹。永徽調露間，河清者四，則應在武后。開元中河清，則應在祿山。乾元二年河清，不三年，有國卹。寶應元年河清，明年代宗幸陝。建中四年河清，涇原兵變。十四年河清，李錡以不軌聞。其爲不詳甚矣。

五月壬申，罷太山都尉官。永壽元年置。〔集解〕顧炎武曰：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實不始於永壽，光武時曾置之，見文苑傳。

丙戌，太尉楊秉薨。〔集解〕錢大昕曰：風俗通，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應劭與秉同時，其記日月當可信。

丙辰，緜氏地裂。桂陽胡蘭、朱蓋等復反，攻沒郡縣，轉寇零陵，零陵太守陳球拒之。遣中郎將度尚、長沙太守抗徐等擊蘭、蓋，大破斬之。〔集解〕謝承書曰：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少爲郡佐史，有膽智策略。三府表徐有將率之任，特遷長沙太守。風俗通曰：衛大夫三抗之後，漢有抗喜，爲漢中太守。 蒼梧太守張敘爲賊所執。〔集解〕惠棟曰：天文志，荊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爲賊所拘略。 又桂陽太守任胤〔集解〕惠棟曰：任字伯嗣，南郡編人也。見成皋令任君碑。 背敵畏懦，皆棄市。閏月甲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楯、掖庭、朔平署火。長秋，宮名。漢官曰：朔平署司馬一人。 六月，段熲擊當煎羌於湟中，大

破之。湟、水名。在今鄯州湟水縣。秋七月。太中大夫陳蕃爲太尉。八月戊辰。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畝、十錢也。〔集解〕通鑑胡注。宦者傳張讓等說帝斂天下田畝稅十錢。非此時事也。蓋漢法田租三十稅一。而計畝斂錢則自此始。九月丁未。京師地震。冬十月。司空周景免。太常劉茂爲司空。茂字叔盛。彭城人也。辛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勃海妖賊蓋登等。蓋音古盍反。稱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鐵券。相署置。皆伏誅。續漢書曰。時登等有玉印五。皆如白石。文曰皇帝信璽。皇帝行璽。其三無文字。璧二十二。珪五。鐵券十一。開王廟。帶玉綬。衣絳衣。相署置也。十一月壬子。德陽殿西閤黃門北寺火。延及廣義、神虎門。燒殺人。廣義、神虎。洛陽宮西門也。在金商門外。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火災。諸宮寺或一日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等上疏諫曰。唯善政可以已之。書奏不省。〔集解〕汪文臺曰。是年又有劉智茂諫。亦見五行志注。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集解〕惠棟曰。孔氏譜曰。桓帝位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孔疇爲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老子銘曰。延熹八年八月甲子。皇上尚德宏道。含閎光大。存神養性。意在凌雲。是以潛心黃軒。同符高宗。夢見老子。尊而祀之。於時陳相邊韶典國之禮。演而銘之云云。洪适曰。水經注載蒙城王子喬碑。亦云延熹八年八月。帝遣使致祠。國相王璋乃紀銘遺烈。蓋威宗方修神仙之事。故一時郡國競作銘表。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辛卯。惠棟曰。續漢志曰。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谷永以爲王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尙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東觀記曰。戴異鉏田得金印到

廣陵、以與龍倚。己酉，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飢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謂長沙、桂陽、零陵等郡也，並屬荊州。災異日食，譴告累至。政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絕今歲調度徵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遣三府掾賑稟之。陳留太守韋毅坐臧自殺。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司徒許栩免。五月，太常胡廣為司徒。六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秋七月，沈氐羌寇武威、張掖。詔舉武猛，三公各二人，卿、校尉各一人。太尉陳蕃免。庚午，祠黃老於濯龍宮。〔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七百二引續漢書云祠老子於濯龍宮，設華蓋八座。七百五十六引云用酒金缸器。初學記二十四、御覽百九十七引云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也。遣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南匈奴、烏桓、鮮卑。九月，光祿勳周景為太尉。南陽太守成瑨、〔集解〕惠棟曰：瑨、車騎將軍馮緄碑作晉。太原太守劉質，並呂譖棄市。時小黃門趙津犯法，質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奏質等。〔集解〕惠棟曰：質，馮緄碑及天文志作瓆。錢大昕曰：按陳蕃、王允、劉般、襄楷傳俱作劉瓆，考說文無瓆字，當以質為正也。瑨、質被譖棄市，據陳蕃傳在延熹八年，時蕃為太尉，上疏極諫。明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又疏諫，帝惡其切直，托以辟召非人，策免。紀書此事於蕃免官之後，似失其次矣。（天文志在

九年十一月）司空劉茂免。大秦國王遣使奉獻。時國王安敦獻象牙、犀角、玳瑁。〔集解〕先謙曰、此泰西通中國之始。大秦在漢爲羅馬、在今爲義大利國。冬十二月、洛城傍竹柏枯傷。〔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續漢志係延熹七年事、紀誤。光祿勳汝南宣酆爲司空。酆字伯應、封東陽亭侯。南匈奴、烏桓、率衆詣張奐降。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爲黨人、並坐下獄、書名王府。河內牢修告之。事具劉淑傳。

永康元年春正月、先零羌寇三輔、中郎將張奐破平之。當煎羌寇武威、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鸞鳥、大破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藿。〔集解〕先謙曰、在今涼州府武威縣南。西羌悉平。夫餘王寇玄菟、太守公孫域與戰、破之。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五月丙申、〔集解〕惠棟曰、志作丙午。京師及上黨地裂。〔集解〕惠棟曰、續志洛陽高平永壽亭、上黨泫氏地。廬江賊起、寇郡界。壬子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輿鬼一度。儒說壬子淳水日、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盜賊。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黨錮、改元永康。時李膺等頗引宦者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當赦、帝許之、故除黨錮也。丙寅、阜陵王統薨。秋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巴郡言黃龍見。續漢志曰、時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閒。郡欲以爲美、故上言之。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政化衰闕、而多言瑞應、皆此類也。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爲妖孽。而人言生龍、皆龍孽也。〔集解〕惠棟曰、通鑑云、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耳

太守不聽。六州大水。勃海海溢。詔州郡賜溺死者七歲巳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爲收斂。其亡失穀食。稟人三斛。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破之。十一月。西河言白兔見。〔集解〕惠棟曰。案符瑞志當作白雉。十二月壬申。復癭陶王悝爲勃海王。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年三十六。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是歲。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前史謂東觀記。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薛綜注東京賦云。濯龍。殿名。芳林。謂兩旁樹木蘭也。考成也。旣成而祭之。左傳曰考仲子之宮也。〔集解〕惠棟曰。東京賦云濯龍芳林。九谷八溪。注云。洛陽圖經曰。濯龍。池名。故歌曰。濯龍望如海。河橋渡如雷。芳林。苑名。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浮圖。今佛也。續漢志曰。祀老子於濯龍宮。文罽爲壇。飾淳金銀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左傳曰。史嚚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五邪謂單超、徐璜、左悺、唐衡、具瑗也。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忠賢謂李膺、陳蕃、竇武、黃瓊、朱穆、劉淑、劉陶等各上書極諫。以折宦官等姦謀之鋒也。雖願依斟流彘。亦不可得巳。帝王紀曰。夏帝相爲羿所逐。相乃都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氏。史記曰。周厲王好利暴虐。周人相與畔而襲厲王。王出奔于彘。言帝寵幸宦豎。令執威權。賴忠臣李膺等竭力諫爭。以免篡弒之禍。不然則雖願如夏相依斟。周王流彘。不可得也。

斟灌斟尋國故城、在今青州、蒐、晉地也。〔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十二引薛瑩書云、漢德之衰、有自來矣、而桓帝繼之以淫暴、封殖宦豎、羣妖滿側、姦慝彌興、賢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徵漸積、逮至靈帝、遂傾四海、豈不痛哉、左傳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不能斃也、信夫。

贊曰、桓自宗支、越躋天祿。越、謂非次也。躋、升也。天祿、天位也。左傳子家羈曰、天祿不再。政移五倖、刑淫三獄。倖、佞也。淫、濫也。五倖、即上五邪也。三獄、謂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成瑨、劉質也。傾宮雖積、皇身靡續。帝王紀曰、紂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百餘人。據桓帝納三皇后、又博採宮女五六千人、並無子也。

後漢書集解卷七校補

桓帝紀。母匽氏。注。史記曰，匽姓。咎繇之後也。匽音偃。案注引史記。未審所出。龍門書無此說也。續志。河南郡匽師，注引皇覽。北有告繇祠。疑繇後居此。以地爲姓。又匽本與偃通。姓苑告繇生曲阜，其後爲偃氏。

立阜陵王代兄勃遒亭侯便爲阜陵王。注。以順帝陽嘉中封勃爲遒亭侯。錢大昭曰。注勃爲二字當乙。閩本亦誤。今案官本依監本轉刊。二字仍誤倒。知各本皆未正也。

芝草生中黃藏府。錢大昭曰。續志少府屬官有中藏府令。注云。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此云中黃。疑衍黃字。注亦誤。案曹植令云今皇帝捐乘車之副。竭中黃之府。是漢自有中黃藏府也。

司徒趙戒爲太尉。注。戒字志伯。蜀郡人也。案注已見順紀永和六年。誤複。

封帝弟顧爲平原王。集解。錢大昕曰。至與紀互異。侯康曰。孝崇匽皇后紀。又作帝弟平原王石。竊謂作碩者是。顧則形近之誤。石則聲近之誤也。作帝弟者是東觀記稱桓帝爲蠡吾侯長子。則帝不得有兄也。案石碩古通作。並非誤字。

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歲。官本。乎作于。

廉縣雨肉。注。廉縣屬北地郡也。今平涼府固原州東北、

今京師斷舍。死者相枕。注。斷舍、賤役人之舍。官本注末有也字。

可於官壖地葬之。注。壖、城郭旁地。音奴喚、而戀二反。官本。戀作攣。

己亥詔曰。集解。何焯曰。至疑日有誤。己亥官本同。案袁紀作己丑。通鑑作乙丑。當以通鑑爲正。

詔在所賑給之絕。錢大昭曰。在所、閩本作所在。

光祿勳房植爲司空。集解。惠棟曰。至清風高節。不是過也。侯康曰。蔡邕司空房植（今本誤植）碑。公言非法度。不出于口。行非至公。不萌于心。治身則伯夷之潔也。儉嗇則季文之約也。盡忠則史魚之直也。剛平則山甫之勵也。總茲四德。式是百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枉絲髮。樹私恩。不爲也。討無禮。當彊禦。弗避也。是以功隆名顯。在世孤特。不獲愷悌寬厚之譽。享年垂老。至于積世。門無立車。堂無宴客。衣不變裁。食不兼味。雖易之貞厲。詩之羔羊。無以加也。案植見李固及黨錮傳。而在官無可表見。故范書不爲別立傳也。

東海朐山崩。注。朐、山名也。在今海州朐山縣南。續志東海郡朐縣注引山海經。都洲在海中。一曰郁洲。郭璞曰。在縣界。世俗傳此山在蒼梧徙來。上皆有南方樹木。案水經淮水注。游水歷朐縣。與沭合。又逕朐山西。山側有朐縣故城。是朐山卽在朐縣境也。朐縣本秦所置。兩漢因之。北周改置朐山縣。隋唐因之。明始省入海洲。故城在今海州南。山在今州南四里許。

初置太山琅邪都尉官。注。建武十年省。十年、官本作七年。據光武紀及續志皆六年之譌。

置冘從右僕射官。注。漢官儀 至 並秩六百石。官本注末有也字。集解。錢大昕曰。右字衍。案後延熹四年三月。省冘從右僕射官。亦有右字。則此非衍也。詳續志少府屬有中黃門冘從僕射一人。大長秋屬又有中宮黃門冘從僕射一人。秩皆六百石。此承上守宮令言之。則少府屬也。蓋原止一人。桓帝偶增置一人。遂有左右之名。不及五年。卽又併省。故漢官儀不復著錄。厥後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爲尚書左僕射。衞臻爲尚書右僕射。尚書僕射分置左右。當卽倣此。

屯騎校尉梁驤。錢大昭曰。驤、閩本作讓。梁冀傳亦作讓。案官本同作讓。此作驤誤。

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爲司徒。侯康曰。據風俗通。恬嘗爲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郞。司隸校尉。又續志司徒注引應劭說。中山祝恬踐周召之列。當軸處中。忘謇諤之節。憚首尾之譏。又恬詔事梁冀。見黃瓊傳。

大鴻臚梁國盛允爲司空。注。允字伯代。集解。惠棟曰。司徒盛允碑。允字伯世。案水經注引同。洪亮吉云。賢避太宗諱改。

五月甲戌。漢中山崩。集解。惠棟曰。續志。是時上寵恣中常侍單超等。案本年正月單超已薨。漢中山以五月崩。續志猶舉寵單超爲驗。明誤。惠氏據補亦非。

太常虞放爲司空。錢大昭曰。案虞延傳。放以尙書爲司空。今案錢說非也。延傳稱放桓帝時爲尙書。後爲司空坐水災免。言後則非直自尙書遷矣。蓋其間嘗爲太常。傳略之。

遣御史中丞趙某。注。史闕名。官本注末有也字。

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荊州刺史度尙討長沙蠻。平之。集解。惠棟曰。考異云。事在五年。重出。案後五年十月。緄始由太常爲車騎將軍。十一月。大破叛蠻於武陵。與緄傳及緄碑文合。此爲重出。度尙傳。度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亦在延熹五年。乃朱穆應詔舉尙以代荊州刺史劉度。據南蠻傳。度與南郡太守李肅同獲罪。帝徵肅棄市。度減死一等。紀書肅坐奔北棄市。亦在五年。則可推知尙爲刺史討蠻。同屬五年事矣。今載入三年紀。而五年紀無之。是爲誤出。

丙署火。注。丙署長七人。秩百石。百石。官本作四百石。與續志合。此脫四字。

益州刺史山昱。錢大昭曰。廣韻。山姓。周有山師之官。掌山林。後以官爲氏。或云古烈山氏之後。案前書王莽傳。封山遵爲褒謀子。奉皐陶後。是山姓當爲皐陶苗裔也。

艾縣賊焚燒長沙郡縣。注。艾、縣名。屬豫章郡。故城在今洪州建昌縣。在今南昌府義寧州西。

秋七月辛卯。趙王乾薨。野王山上有死龍。錢大昭曰。襄楷傳。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續志作六月壬子。此云七月。似誤。案野王。今懷慶河內縣治。

勃海王悝謀反。降爲癭陶王。癭、官本文注皆作廮。後同。案通鑑仍作癭。袁紀作定陶。誤。

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錢大昭曰。罕姐。閩本作勒姐。案官本亦作勒姐。與熲傳合。惟通鑑作罕姐。仍與此同。

能太山都尉官。注。永壽元年置。集解。泰山都尉。實不始於永壽。光武時曾置之。見文苑傳。侯康曰。見文苑傳。謂見夏恭傳也。恭傳云。光武初。卽位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考西京舊制。諸郡皆有都尉。光武建武六年始省。恭之拜官。在未省以前。與桓紀原不相背。案顧說乃惠氏所引。顧上仍應補惠棟曰三字。侯說永壽元年初置太山琅邪都尉官。章懷注已及之。

丙戌。太尉楊秉薨。集解。錢大昕曰。至 應劭與秉同時。其記日月當可信。侯康曰。蔡中郎集太尉楊公碑云。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范史蓋本諸此。蔡亦與秉同時。而刻石之文。較之私家著述尤可信。不得以風俗通疑史文也。

丙辰。緱氏地裂。案續志乃六月丙辰也。紀文脫六月二字。且五月既書壬申於前。不應有丙辰也。

蒼梧太守張敍爲賊所執。集解。惠棟曰。至皆爲賊所拘略。案續志。芝葛祇被賊拘略。列在任胤之前。與胤皆棄市。紀略不書。或因刺史官輕。然志數戮臣而遺張敍。實志之疏。

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楯掖庭朔平署火。注。漢官曰。朔平署司馬一人。漢官、官本作漢官儀。通鑑胡注。此朔平司馬署也。百官志。朔平司馬主北宮北門。案續志此條注亦引漢官云。員吏五人。衞士百一十七人。則作漢官儀非。

段熲擊當煎羌於湟中。大破之。注。湟、水名。在今鄯州湟水縣。說文。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文選注。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曰湟中。唐湟水縣今西寧府碾伯縣治。

畝斂稅錢。集解。通鑑胡注。至而計畝斂錢。則自此始。沈銘彝曰。馬貴與云。章帝時穀貴。乃封錢。以布帛爲租。則錢帛蓋嘗迭用矣。此所云畝斂稅錢。乃出於常賦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謂稅錢始此。

勃海妖賊蓋登等。注。蓋音古盍反。官本注無音字。

延及廣義神虎門。燒殺人。注。廣義、神虎、洛陽宮西門也。官本注無也字。

巴郡言黃龍見注。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因戲相恐。續志及通鑑引並同。官本注作因相戲恐。蓋據袁紀改。

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注。考仲子之宮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孝靈帝紀第八

宋　宣城太守范　曄　撰

唐　章懷太子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孝靈皇帝諱宏。謚法曰。亂而不損曰靈。伏侯古今注曰。宏之字曰大。〔集解〕沈宇曰。據伏湛傳注。章懷親見伏侯古今注。其書終於質帝。不及桓帝。今桓獻二紀注。俱無伏侯古今注曰六字。獨此紀有之。蓋傳寫者妄增耳。肅宗玄孫也。曾祖河間孝王開。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淑以河間王子封爲解瀆亭侯。萇襲父封。故言世封也。解瀆亭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北也。〔集解〕錢大昕曰。按董皇后紀亦稱解瀆侯萇。獨河間王開傳作長。古書長萇多通用。

帝襲侯爵。母董夫人。桓帝崩。無子。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使守光祿大夫劉儵持節。將左右羽林至河間奉迎。續漢志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室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城上烏者。處高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叛逆。父既爲軍吏。子弟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者。言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姹女數錢。言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室也。石上慊慊者。言太后雖積金錢。猶慊慊常若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也。我欲擊之者。言太后教帝使賣官受錢。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鼓求見。丞卿懸鼓者。復怒而止我也。

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己亥。帝到夏門亭。東觀記曰。到夏門外萬壽亭。羣臣謁見。使竇武持節。以王靑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卽皇帝位。年十二。〔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袁紀初立爲嗣詔書云年十有二。建寧二年誅黨人時云年十四。袁紀是也。棟案魚豢典略云。建寧二年帝時年十三歲。宦官用事。排疾士人。與范書合。汪文臺曰。御覽五百八十一引謝承書云。靈帝善鼓琴。吹洞簫。改元建寧。以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尙書事。〔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載册書云。故太尉陳蕃忠亮謇諤。有不吐茹之節。司徒胡廣惇德允元。五世從政。今以蕃爲太傅。與廣參錄尙書事。使護羌校尉段熲討先零羌。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在洛陽東南三十里。高十二丈。周三百步。廟曰威宗。庚午。謁高廟。辛未。謁世祖廟。大赦天下。賜民爵及帛各有差。段熲大破先零羌於逢義山。山在今原州高平縣。逢一作逄。〔集解〕惠棟曰。漢之高平。唐之平高縣。當作平高。先謙曰。卽今固原州。閏月甲午。追尊皇祖爲孝元皇。夫人夏氏爲孝元皇后。考爲孝仁皇。〔集解〕先謙曰。御覽百九十九引續漢書云。帝封河間王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祀。夫人董氏爲愼園貴人。園愼在今瀛州樂壽縣東南。俗呼爲二皇陵。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酆免。長樂衞尉王暢爲司空。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及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又故刺史二千石。淸高有遺惠。爲衆所歸

者皆詣公車。太中大夫劉矩爲太尉。六月。京師雨水。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復破先零羌於涇陽。涇陽、縣名。屬安定。故城在原州平涼縣南也。〔集解〕先謙曰、今平涼府平涼縣。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寵爲司空。九月丁亥。〔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按長曆是年九月乙巳朔。無丁亥。當從袁紀作辛亥。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及尙書令尹勳、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皇太后遷于南宮。太后與竇武密謀。欲誅曹節。今武等既誅。故太后被遷。司徒胡廣爲太傅。錄尙書事。司空劉寵爲司徒。大鴻臚許栩爲司空。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各有差。十一月。太尉劉矩免。太僕沛國聞人襲爲太尉。姓聞人、名襲。字定卿。風俗通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氏焉。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幷二州。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三月乙巳。尊愼園董貴人爲孝仁皇后。續漢志曰。置永樂宮。儀如桓帝尊匽貴人之禮。夏四月癸巳。大風雨雹。〔集解〕惠棟曰。續漢志。拔郊道樹十圍以上百餘株。詔公卿已下各上封事。五月。太尉聞人襲罷。司空許栩免。六月。司徒劉寵爲太尉。太常許訓爲司徒。訓字季師。平輿人。太僕長沙劉囂爲司空。囂字重寧。〔集解〕惠棟曰。風俗通。司隸劉囂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秋七月。破羌

將軍段熲大破先零羌於射虎塞外谷、東羌悉平。九月、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丹陽山越賊〔集解〕通鑑胡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圍太守陳夤、夤擊破之。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瑀、〔集解〕錢大昕曰、按黨錮及竇武傳皆作朱寓、此作瑀誤、同時有長樂五官史朱瑀、乃宦官黨於曹節者（見竇武傳）此別是一人。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爲鉤黨、下獄、鉤謂相牽引也、事見劉淑李膺傳。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五屬、謂五服內親也。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爲黨人。續漢志曰、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爲裝具、時有識者竊言葦笥、郡國讞篋也、後黨人禁錮、會赦、有疑者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庚子晦、日有食之。〔集解〕王會汾曰、晦、監本訛朔、從宋本改、按上文已序冬十二月事、係此語於年終、當作晦字、元年二年日食皆在十月晦、晦而日食、司天者失其御也。錢大昕云、五行志作戊戌、此誤。惠棟曰、續志右扶風以聞。十一月、太尉劉寵免。太僕郭禧爲太尉。字公房、扶溝人也、禧音僖。〔集解〕惠棟曰、趙明誠曰、郭氏世爲陽翟人、自躬以下皆葬陽翟、其墓尚存、今太尉郭禧碑缺處猶有陳留扶溝字、疑禧嘗寓居是邑、其卒也返葬故鄉、注遂以爲扶溝人、恐誤、洪适云、案郭禧碑既云扶溝葦門、應劭漢官儀又云孝靈太尉扶溝郭禧、郭旻碑云禧之子五原守洪奉柩歸葬舊鄉、則史注初不誤也。鮮卑寇幷州。是歲、長樂太僕曹節爲車騎將軍、百餘日罷。〔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九十八引袁山松書、是年爵乳母趙克爲平氏君。

三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梁相以聞。夏四月。太尉郭禧罷。〔集解〕惠棟曰案後碑禧罷爲太中大夫。卒於光和二年。太中大夫聞人襲爲太尉。秋七月。司空劉囂罷。八月。大鴻臚喬玄爲司空。〔集解〕惠棟曰。東鼎銘云。八月丁丑。九月。執金吾董寵下獄死。冬。濟南賊起。攻東平陵。東平陵、縣名。屬濟南國。故城在今濟州東。鬱林、烏滸民相率內屬。烏滸、南方夷號也。廣州記曰。其俗食人。以鼻飲水。口中進噉如故。〔集解〕惠棟曰。異物志烏滸者南夷別名也。其種族爲人所殺。則居其死所。且伺殺主。若有過之者。是與非之者。則仇而食之。

四年。〔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百十六引謝承書云。是年河南上言。二鳳皇二鸑鳥集原縣。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以下各有差。唯黨人不赦。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太尉聞人襲免。〔集解〕惠棟曰。案蔡質漢官典職儀載建寧四年七月立宋皇后儀。稱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襲於三月罷。不應七月尙與立后之事。何焯云。蔡氏所載是詔書。不應有誤。當是本紀所書拜罷未審也。太僕李咸爲太尉。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集解〕惠棟曰。蔡邕李公碑。咸孝和皇帝時爲尙書。歷僕射、令、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太僕。遷太尉。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大疫。使中謁者巡行致醫藥。司徒許訓免。司空橋玄爲司徒。〔集解〕惠棟曰。中鼎銘云。三月丁丑。夏四月。太常來豔爲司空。豔字季德。南陽新野人。〔集解〕惠棟曰。華嶠書。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五月。河東

地裂。〔集解〕惠棟曰。續志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雨雹。山水暴出。〔集解〕惠棟曰。續志。漂壞廬舍五百餘家。秋七月。司空來豔免。癸丑。立貴人宋氏爲皇后。執金吾宋酆女。前年入掖庭爲貴人。〔集解〕何焯曰。禮儀志載蔡質所記立后儀。下詔之日非癸丑。乃乙未。太尉奉璽綬者乃聞人襲。非李咸。疑范氏誤。司徒橋玄免。太常宗俱爲司空。俱字伯儼。南陽安衆人。〔集解〕惠棟曰。姓苑載南陽安衆宗氏云。後漢五官中郎將伯。伯子司隸校尉河內太守均。均族兄遼東太守京。京子司隸校尉意。意孫司空俱。司空俱碑云。祖父司隸校尉。父長沙太守。公以察孝爲城門候。歷郎中。議郎。五官中郎將。越騎校尉。汝南太守。少府令。僕。太常。遂拜司空。前司空許栩爲司徒。冬。鮮卑寇幷州。

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夏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長樂太僕侯覽有罪。自殺。六月。京師雨水。癸巳。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繫太學諸生千餘人。時有人書朱雀闕。云天下大亂。公卿皆尸祿。故捕之。事見宦者傳。冬十月。勃海王悝被誣謀反。丁亥。悝及妻子皆自殺。十一月。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東觀記曰。會稽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集解〕何焯曰。許生。吳志作許昌。許昭作許韶。惠棟曰。天文志臧洪傳皆作許生。晉諱昭。故作韶。當從本紀。遣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夤討破之。〔集解〕惠棟曰。夤、天文志作寅。通鑑同。十二月。司徒許栩罷。大鴻臚袁隗爲司徒。鮮卑寇幷州。

是歲。甘陵王恢薨。〔集解〕錢大昕曰。清河王慶傳。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爲甘陵王。是爲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別無名恢者。考理以桓帝建和二年封。至熹平元年恰二十五年。則恢與理實一人也。

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醫藥。丁丑。司空宗俱薨。二月壬午。大赦天下。以光祿勳楊賜爲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免。〔集解〕惠棟曰。李公碑。公遷台司。位太尉。功遂身退。以疾自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熹平四年薨。夏五月。以司隸校尉段熲爲太尉。沛相師遷坐誣罔國王。下獄死。國王陳愍王寵也。臣賢案陳敬王傳云。國相師遷。又東觀記曰。陳行相師遷奏沛相魏愔前爲陳相。與陳王寵交通。明魏愔爲沛相。此言師遷爲沛相。蓋誤也。〔集解〕惠棟曰。陳敬王傳中常侍王甫奏前相魏愔。職在匡正。而所爲不端。國相師遷。誣告其王。皆誅死。注當云沛相魏愔。坐前爲王相時無輔道之功。所爲不端。陳相師遷。坐誣罔國王。病下獄死。范史沿襲舊史。衍沛相而脫陳相也。六月。北海地震。東萊北海海水溢。續漢志曰。時出大魚二枚。各長八九丈。高二丈餘。秋七月。司空楊賜免。太常潁川唐珍爲司空。〔集解〕惠棟曰。案世系。珍四世祖尙書令林。王莽封建德侯。生蔚。國除。徙居潁川。生武威長惠。惠生侍御史賁。賁生珍。續漢書。珍。中常侍唐衡弟。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太尉段熲罷。鮮卑寇幽幷二州。癸酉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虛二度。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

三年春正月。夫餘國遣使貢獻。二月己巳。大赦天下。大常陳耽爲太尉。耽字漢公。東海人也。三月。中山王暢薨。無子國除。〔集解〕錢大昕曰。按中山王焉傳。穆王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是暢本有子而國亦未卽除也。夏六月。封河閒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秋。洛水溢。冬十月癸丑。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十一月。揚州刺史臧旻、率丹陽太守陳夤。大破許生於會稽。斬之。任城王博薨。十二月。鮮卑寇北地。北地太守夏育追擊破之。鮮卑又寇幷州。司空唐珍罷。永樂少府許訓爲司空。

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集解〕惠棟曰。羊頭山記曰。學堂洛陽南陽關門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八枚。西尚書、周易、公羊十六碑。南。禮記五碑。東。論語三碑。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水經注。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閻若璩云。案洪氏隸釋。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余故以杜甫詩苦縣光和尙骨立。光和指石經言封河閒王建孫佗爲任城王。建、桓帝弟也。〔集解〕錢大昕曰。光武十王傳。佗爲建子。非建孫。夏四月。郡國七大水。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延陵園災。成帝陵也。在今咸陽縣西。遣使者持節告祠延陵。鮮卑寇幽州。六月。弘農三輔螟。遣守宮令之鹽監穿渠爲民興

利。前漢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並無鹽。今蒲州安邑縣西南有鹽城監也。〔集解〕劉攽曰。注鹽城當作鹽池耳。及無鹽字下。當有一監字。說文監字訓爲鹽池。然則注家案地志求監所在則無之。二漢志不謂池爲監也。而據今所見則有池云。令郡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冬十月丁巳。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拜沖帝母虞美人爲憲園貴人。順帝虞美人也。憲園在洛陽東北。質帝母陳夫人爲渤海孝王妃。渤海孝王鴻之夫人也。改平準爲中準。漢官儀曰。平準令一人。秩六百石也。使宦者爲令。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爲丞令。

五年夏四月癸亥。大赦天下。益州郡夷叛。太守李顒討平之。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山。前書。武帝祠中嶽。改嵩高爲崇高。東觀記曰。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改之。名爲嵩高山。〔集解〕惠棟曰。堂谿典嵩高山闕銘曰。中郎將堂谿典伯并。熹平四年來請雨嵩高廟。趙明誠曰。漢史云五年。誤也。大雩。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輕繫。休囚徒。五月。太尉陳耽罷。司空許訓爲太尉。閏月。永昌太守曹鸞坐訟黨人棄市。訟謂申理之也。其言切直。帝怒。檻車送槐里獄。掠殺之也。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六月壬戌。太常南陽劉逸逸字大迴。安衆人。爲司空。秋七月。太尉許訓罷。光祿勳劉寬爲太尉。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司徒袁隗罷。十一月丙戌。

光祿大夫楊賜爲司徒。十二月。甘陵王定薨。試太學生年六十巳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漢官儀曰、太子舍人、王家郎中、並秩二百石、無員。是歲。鮮卑寇幽州。沛國言黃龍見譙。〔集解〕惠棟曰、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曰、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當復見、天事恆象、此其徵也、

六年春正月辛巳。大赦天下。二月。南宮平城門及五庫東垣屋自壞。平城門、洛陽城南門也、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厥妖城門自壞、〔集解〕惠棟曰、案謝承書、及續漢志、皆云光和元年事、疑紀誤也、夏四月。大旱。七州蝗。鮮卑寇三邊。謂東西與北邊、市賈民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秋七月。司空劉逸免。衞尉陳球爲司空。〔集解〕錢大昕曰、球傳、其時爲廷尉、非衞尉、惠棟曰、球後碑、乃遷衞尉、遂作司空、球傳不載其由衞尉遷司空也、八月。遣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出雲中。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護烏桓校尉夏育出高柳。並伐鮮卑。晏等大敗。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趙相以聞、太尉劉寬免。帝臨辟雍。辛丑。京師地震。辛亥。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十一月。司空陳球免。〔集解〕惠棟曰、本傳以地震免、十二月甲寅。太常

河南孟戫爲太尉。戫字叔達。音乙六反。〔集解〕錢大昕曰。按成陽堯廟碑。濟陰太守河南匽師（卽偃師）孟府君。諱郁字敬達。治尚書經歷典六郡。威敎若神。卽其人也。戫與郁同。碑立於永康元年。至熹平六年相距十年矣。注云字叔達。而碑云敬達。叔敬二文相似。碑已亡失。莫能決其然否。何焯曰。蜀志孟光傳注引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惠棟曰。案郁當作戫。郁字敬達。河南偃師人。桓帝永嘉初爲濟陰太守。見隸釋。蜀志誤以郁爲戫也。庚辰。司徒楊賜免。太常陳耽爲司空。鮮卑寇遼西。永安太僕王旻下獄死。永安宮之太僕也。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阯、烏滸蠻叛。招引九眞、日南民攻沒郡縣。太尉孟戫罷。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癸丑。光祿勳陳國袁滂爲司徒。滂字公熹。〔集解〕惠棟曰。滂爲梁相良之孫。良字厚卿。扶樂人。少子璋。謁者。生滂。袁宏紀曰。滂字公熙。閎之孫也。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己未。地震。始置鴻都門學生。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時其中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召能爲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一引華嶠書。置學下有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十字。文選任昉讓吏部封侯表注引華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羣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光和。太常常山張顥爲太尉。顥字智明。搜神記曰。顥爲梁相。新雨後。有鵲飛翔近地。令人擿之。墮地化爲圓石。顥命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集解〕何焯曰。續漢書張顥、中常侍張奉弟。夏四月丙辰。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爲雄。司空陳耽免。太常來豔爲司空。五月壬午。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亡去不獲。東觀

記曰。白衣人言。梁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因忽不見。六月丁丑。有黑氣墮所御溫德殿庭中。東觀記曰。墮所御溫明殿庭中。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秋七月壬子。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洛陽宮殿名。南宮有□玉堂前後殿。據楊賜傳云。墮嘉德殿前。〔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二引薛瑩書云。虹晝見御所居崇德後殿前庭中。色青赤。八月。有星孛于天市。九月。太尉張顥罷。太常陳球為太尉。司空來豔薨。〔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豔以久病罷。不云薨也。冬十月。屯騎校尉袁逢為司空。皇后宋氏廢。后父執金吾酆下獄死。丙子晦。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箕四度。箕為後宮口舌。是月上聽讒廢宋后。十一月。太尉陳球免。〔集解〕惠棟曰。本傳以日食免。十二月丁巳。光祿大夫橋玄為太尉。是歲。鮮卑寇酒泉。京師馬生人。京房易傳曰。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集解〕惠棟曰。續志司徒長史馮巡馬所生也。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集解〕惠棟曰。桓範世論云。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錢積如屋。封塗漆書。傅子曰。靈帝時。牓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徒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囂、唐珍、張顥之黨乎。

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謁者巡行致醫藥。三月。司徒袁滂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二月丁巳免。大鴻臚劉郃為司徒。郃字季承。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劉劭。謨案郃漁陽泉州人。先爲濟陰太守。見帝堯碑。續漢志曰。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爲侍中。侯覽爲其親近。逼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也。乙丑。太尉橋玄罷。太中大夫段熲爲太尉。京兆地震。司空袁逢罷。太常張濟爲司空。濟字元江。細陽人。〔集解〕惠棟曰。濟、張酺曾孫。見酺傳。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辛巳。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熲。並下獄死。丁酉。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已下皆除之。時上祿長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族。有乖典訓。帝從之。〔集解〕先謙曰。上祿長和海。官本作和浮。非。東平王瑞薨。〔集解〕先謙曰。官本瑞作端。五月。衞尉劉寬爲太尉。秋七月。使匈奴中郎將張修有罪。下獄死。時張修擅斬單于呼微。更立羌渠爲單于。故坐死。冬十月甲申。司徒劉郃、永樂少府陳球、衞尉陽球、步兵校尉劉納。謀誅宦者。事泄。皆下獄死。巴郡板楯蠻叛。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剋。十二月。光祿勳楊賜爲司徒。鮮卑寇幽幷二州。是歲。河間王利薨。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京房易傳曰。二首。下不一也。厥妖人生兩頭。〔集解〕惠棟曰。續漢志曰。雒陽上西門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

三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公府、三公府也。駐駕、停車處也。廡、廊屋也。音無禹反。續漢志云。南北四十餘間壞。三月。梁王元薨。

夏四月。江夏蠻叛。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集解〕顧炎武曰。尚書上脫古文二字。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秋。表是地震涌水出。表是縣屬酒泉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集解〕惠棟曰。續志自三年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動。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處更築城郭。氏與是古字通。先謙曰。在今肅州高臺縣西。八月。令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各有差。冬閏月。有星孛于狼弧。二星名也。鮮卑寇幽并二州。十二月己巳。立貴人何氏爲皇后。南陽宛人也。車騎將軍何貢女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在十一月。是歲作畢圭靈昆苑。畢圭苑有二。東畢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魚梁臺。西畢圭苑周三千三百步。並在洛陽宣平門外也。

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騄驥、善馬也。調謂徵發也。〔集解〕何焯曰。調馬爲調良之馬。猶言過馬也。注謂徵發。似誤。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二月。郡國上芝英草。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交阯刺史朱儁討交阯、合浦、烏滸蠻。破之。六月庚辰。雨雹。續漢書曰。雹大如雞子。秋七月。河南言鳳皇見新城。〔集解〕惠棟曰。續志。此羽孼也。沈約云。五色大鳥見新城。民皆謂之鳳皇。先謙曰。新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南。羣鳥隨之。賜新城令及三老力田帛各有差。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太尉劉寬免。衛尉許

馘爲太尉。〔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載三公云。孝靈時有吳郡陽羨許馘季輗、許劭撰太尉碑言馘自司農遷衛尉也。袁宏紀作許郁。案馘諫議大夫荆之孫也。荆在循吏傳。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永巷、宮中署名也。漢官儀曰。令一人。宦者爲之。秩六百石。掌宮婢侍使。〔集解〕劉攽曰。注侍使。案使當作史。即給尚書郎侍史之類。司徒楊賜罷。冬十月。太常陳耽爲司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三年閏月。楊賜久病罷。十月陳耽爲司徒。考異以爲誤置閏於去年。案長歷此年閏十月。以紀考之。閏九月是。鮮卑寇幽并二州。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鬭。帝著商估服。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三禮圖曰。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續漢志曰。靈帝寵用便嬖子弟。轉相汲引。賣關內侯直五百萬。令長強者貪如豺狼。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也。昌邑王見狗冠方山冠襲。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集解〕汪文臺曰。續五行志注。弄狗下有以配人三字。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續漢志曰。驢者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駕之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集解〕汪文臺曰。書鈔百四十五引續漢書云。帝好胡服胡飯。京師貴戚皆競爲之。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二月。大疫。三月。司徒陳耽免。夏四月。旱。太常袁隗爲司徒。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續漢志曰。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災。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巴郡板楯蠻詣太守曹謙降。癸酉。令繫囚罪未決。

入縑牘。八月。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冬十月。太尉許馘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馘坐辟召謬錯免。太常楊賜爲太尉。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巡狩于廣成苑。十二月。還幸太學。〔集解〕惠棟曰。典略云。帝幸太學。自就碑作賦。

六年春正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二月。復長陵縣。比豐沛。三月辛未。大赦天下。夏大旱。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始置圃囿署。以宦者爲令。冬。東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大有年。〔集解〕惠棟曰。考異云。今年夏大旱。縱使秋成。亦不得爲大有年。史雖書之。非實也。汪文臺曰。書鈔百五十九引續漢書所載與范書同。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集解〕官本考證曰。師當作帥。萬當作方。何焯曰。三十六方。見皇甫嵩傳。不知何自訛寫爲万。復緣注引續漢書語相沿不察也。惠棟曰。萬、袁宏紀作坊。今作萬。疑万字之誤。案何晏景福殿賦云。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辛壬癸甲。爲之名秩。李善云。聲類曰。方、別屋也。方與坊古字通。蓋張角列部署爲三十六坊。各有甲乙以別之也。皆著黃巾。同日反叛。續漢書曰。三十六萬餘人。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以應之。安平王續。甘陵王忠。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都亭在洛陽。八關、謂函谷、廣成、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小平津、孟津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河南府宜陽縣東北。漢函谷關新關之南塞也。水經注。惠水流逕關城北二十里。其城西走塞

垣。東抗惠水。八關都尉官治此。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時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若與黃巾合謀。悔之無救。帝懼。皆赦之。唯張角不赦。詔公卿出馬弩。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郡守褚貢。夏四月。太尉楊賜免。太僕弘農鄧盛為太尉。盛字伯能。司空張濟罷。大司農張溫為司空。朱儁為黃巾波才所敗。〔集解〕通鑑胡注。案姓譜云。波。姓也。其先事王莽為波水將軍。子孫以為氏。侍中向栩、張鈞。坐言宦者。下獄死。時鈞上書曰。今斬常侍。懸其首於南郊。以謝天下。即兵自消也。帝以章示常侍。故下獄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均。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邵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集解〕先謙曰。在今許州郾城縣東三十五里。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衞。五月。皇甫嵩、朱儁、復與波才等戰於長社。大破之。長社。今許州縣也。故城在長葛縣西。〔集解〕先謙曰。在今許州長葛縣北。六月。南陽太守秦頡〔集解〕惠棟曰。水經注。頡。鄀人也。以江夏都尉出為南陽太守。習鑿齒襄陽耆舊記曰。頡字初起。擊張曼成。斬之。交阯屯兵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遣交阯刺史賈琮討平之。皇甫嵩、朱儁大破汝南黃巾於西華。西華縣。屬汝南郡。在今陳州項城縣西。〔集解〕先謙曰。在今陳州府西華縣南。詔嵩討東郡。朱儁討南

陽。盧植破黃巾。圍張角於廣宗。宦官誣植抵罪。植連破張角。垂當拔之。小黃門左豐言於帝曰。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集解〕先謙曰。廣宗在今廣平府威縣東。遣中郎將董卓攻張角。不剋。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續漢志曰。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以爲不祥。墮地棄之。其後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集解〕惠棟曰。續志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注所引續漢志乃光和二年事。爲失考也。秋七月。巴郡妖巫張修反。寇郡縣。劉艾紀曰。時巴郡巫人張修療病。愈者雇以米五斗。號爲五斗米師。〔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裴松之以爲張修應是張衡。案張魯傳。祖父陵。父衡。皆爲五斗米道。衡死。魯復行之。劉焉司馬張修與魯同擊漢中。魯襲殺修。非其父也。河南尹徐灌下獄死。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倉亭。獲其帥。其帥卜己也。倉亭在東郡。乙巳。詔皇甫嵩北討張角。九月。安平王續有罪誅。國除。冬十月。皇甫嵩與黃巾賊戰于廣宗。獲張角弟梁。角先死。迺戮其屍。發棺斷頭。傳送馬市。以皇甫嵩爲左車騎將軍。十一月。皇甫嵩又破黃巾于下曲陽。〔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斬張角弟寶。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與先零羌叛。以金城人邊章、韓遂爲軍帥。攻殺護羌校尉伶徵、金城太守陳懿。伶姓也。周有大夫伶州鳩。癸巳。朱儁拔宛城。斬黃巾別帥孫夏。詔減太官珍羞。御食一肉。廄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是歲。下邳王意

薨。無子。國除。〔集解〕錢大昕曰、下邳王衍傳、中平元年意薨、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是意亦有子。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之形。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弩、一一備具。續漢志曰、龍蛇鳥獸、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是歲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二年春正月。大疫。琅邪王據薨。二月己酉。南宮大災。火半月迺滅。續漢志曰、時燒靈臺殿、樂成殿、延及北闕、度道西燒嘉德、和驩殿。己亥。廣陽門外屋自壞。洛陽城西面南頭門也。〔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癸亥、予以四分術推得是年二月庚子朔、不得有己亥日、紀誤。稅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黑山賊張牛角等十餘輩並起。所在寇鈔。司徒袁隗免。三月。廷尉崔烈爲司徒。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剋。夏四月庚戌。大風雨雹。五月。太尉鄧盛罷。太僕河南張延爲太尉。延字公威、歆之子。〔集解〕惠棟曰、延河內人、誤作河南。秋七月。三輔螟。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免。八月。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九月。特進楊賜爲司空。冬十月庚寅。司空楊賜薨。〔集解〕錢大昕曰、以四分術推是月丙申朔、無庚寅、庚寅乃九月二十四日也、月日必有一誤。光祿大夫許相爲司空。相字公弼、平輿人、許訓之子。〔集解〕惠棟曰、延熹六年、衛尉潁川許栩爲司徒、汝南先賢傳曰、許劭宗人許栩、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栩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棟案劭本傳云、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數遣詣劭、劭終不候

之。相、平輿人。與劭同里。必許相之誤也。前司徒陳耽、諫議大夫劉陶坐直言。下獄死。十一月。張溫破北宮伯玉於美陽。〔集解〕先謙曰。在今乾州武功縣西。因遣盪寇將軍周慎追擊之。圍楡中。縣名。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東也。〔集解〕先謙曰。在今蘭州府金縣西北。又遣中郎將董卓討先零羌。慎卓並不克。鮮卑寇幽并二州。是歲。造萬金堂於西園。〔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十二引續漢書云。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引取司農金錢繒帛積之於中。洛陽民生兒。兩頭四臂。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庚戌。大赦天下。太尉張延罷。車騎將軍張溫爲太尉。中常侍趙忠爲車騎將軍。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鍾四。其音中黃鍾也。子爲黃鍾。及天祿、蝦蟆。又鑄四出文錢。天祿、獸也。時使掖廷令畢嵐鑄銅人。列於蒼龍玄武闕外。鍾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事具宦者傳。案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卽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集解〕惠棟曰。前書西域傳孟康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祿。兩角者或爲辟邪。獻帝春秋曰。靈帝作錢猶五銖。面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以爲妖。竊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壞。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乎。還如其言。汪文臺曰。御覽九百四十九華嶠書云。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六月。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車騎將軍趙忠罷。秋八月。懷陵上

有雀萬數。悲鳴。因鬭相殺。懷陵、沖帝陵也。續漢志曰。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相自害也。冬十月。武陵蠻叛、寇郡界。郡兵討破之。前太尉張延爲宦人所譖。下獄死。十二月。鮮卑寇幽幷二州。

四年〔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袁山松書。是年雲氣如足相次重疊彌天。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二月。滎陽賊殺中牟令。中牟、今鄭州縣。劉艾紀曰。令落皓及主簿潘業臨陣不顧。皆被害。〔集解〕先謙曰。中牟在今開封府中牟縣東。姓苑、洛氏本作落。己亥。南宮內殿罘罳自壞。前書音義曰。罘罳、連闕曲閣也。音浮思。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滎陽賊。破之。拜苗爲車騎將軍。夏四月。涼州刺史耿鄙討金城賊韓遂。鄙兵大敗。遂寇漢陽。漢陽太守傅燮戰沒。扶風人馬騰、漢陽人王國、並叛、寇三輔。太尉張溫免。司徒崔烈爲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爲司徒。光祿勳沛國丁宮爲司空。宮字元雄。〔集解〕惠棟曰。宮先爲蒼梧太守。見吳志士燮傳。六月。洛陽民生男。兩頭共身。劉艾紀曰。上西門外劉蒼妻生也。〔集解〕惠棟曰。此中平元年六月壬申事。注誤引也。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舉兵叛。〔集解〕劉攽曰。按他處叛賊未嘗言舉兵者。當由其人名舉故衍。攻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楊紘。護烏桓校尉公綦稠等。〔集解〕錢大昕曰。劉虞傳作箕稠。舉兵自稱天子。寇幽冀二州。〔集解〕劉攽曰。按張舉自

稱天子。誤出一兵字。秋九月丁酉，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冬十月，零陵人觀鵠觀姓。鵠名。〔集解〕惠棟曰，吳志，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與此異也。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十一月，太尉崔烈罷。大司農曹嵩爲太尉。〔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嵩時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十二月，休屠各胡叛。是歲，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集解〕何焯曰，光和元年已賣關內侯，此則并傳世也。

五年春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殺郡守邢紀。丁酉，大赦天下。二月，有星孛于紫宮。黃巾餘賊郭太等〔集解〕惠棟曰，太本作泰。范氏以家諱改也。起於西河白波谷，〔集解〕惠棟曰，薛瑩漢書亦言郭太起於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賊。西河在洛陽北千二百里。通鑑據宋白續通典以爲在河南河清縣者非。先謙曰，孝獻紀首李注引薛書作白波谷，稱白波賊。寇太原、河東。三月，休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夏四月，汝南葛陂黃巾攻沒郡縣。葛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集解〕先謙曰，据章懷注，陂在今汝甯府新蔡縣北，項城縣南。明統志云在汝陽縣西南。一統志駁之。太尉曹嵩罷。五月，永樂少府樊陵爲太尉。陵字德雲，胡陽人也。六月丙寅，大風。太尉樊陵罷。益州黃巾馬相攻殺刺史郤儉，自稱天子。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祗等聚衆綿竹殺縣令李升募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遣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刺史儉并下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案蜀志儉、河南郾師人郗正之祖父也 又寇巴郡殺郡守趙部益州從事賈龍擊相斬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部州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犍爲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滅之州界清淨 郡國七大水〔集解〕惠棟曰案袁山松書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七縣也 秋七月射聲校尉馬日磾爲太尉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方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凡八校尉皆統於蹇碩 司徒許相罷司空丁宮爲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爲司空字子高安衆人 衞尉董重爲驃騎將軍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集解〕惠棟曰考異云匈奴傳六年帝崩之後於扶羅乃與白波賊爲寇紀誤 遣中郎將孟益〔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孟溢 率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張純等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集解〕劉攽曰熹平五年書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中平五年又書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年數月日無少異者蓋必有一誤 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甲子帝自稱無上將軍燿兵於平樂觀平樂觀在洛陽城內〔集解〕劉攽曰中平五年十月又書甲子帝稱無上將軍云云壬午到甲子凡四十五日非一月所能兼也則中平所記爲衍矣又案續漢志中平五年亦無此異惠棟曰薛綜東京賦注曰平樂、觀名也爲土場於上以作樂使遠觀之謂之平樂觀在城西也汪文臺曰水經穀水注引華嶠書云帝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奇兵騎士數萬人天子

任大蓋禮畢.天子躬擐甲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設祕戲以示遠人.先謙曰.續漢書十二重作十重.見書鈔及御覽七百二.以下文九重高九丈例之.華書蓋衍二字　十一月.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右將軍皇甫嵩救之.遣下軍校尉鮑鴻討葛陂黃巾.巴郡板楯蠻叛.遣上將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公孫瓚與張純戰於石門.大破之.時烏桓反叛.與賊張純等攻薊中.故瓚追擊之.石門、山名、在今營州西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溫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是歲.改刺史.新置牧.

六年春二月.左將軍皇甫嵩大破王國於陳倉.三月.幽州牧劉虞購斬漁陽賊張純.下軍校尉鮑鴻下獄死.夏四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其月浹辰.宮車晏駕.太尉馬日磾免.幽州牧劉虞爲太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三月乙丑光祿劉虞爲大司馬.領幽州牧.丙辰.帝崩于南宮嘉德殿.年三十四.戊午.皇子辯卽皇帝位.年十七.〔集解〕惠棟曰.考異云張璠漢紀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大赦天下.改元爲光熹.封皇帝協爲渤海王.後將軍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上軍校尉蹇碩下獄.時蹇碩謀欲立渤海王協.發覺.〔集解〕劉攽曰.正文蹇碩下獄.案碩以此時誅.明少一死字　五月辛巳.驃騎將軍董重下

獄死。董重、皇后之弟子也。〔集解〕陳景雲曰、皇后上脫孝仁二字。據皇后紀當云兄子。注弟子亦誤。六月辛亥、孝仁皇后董氏崩。辛酉、葬孝靈皇帝于文陵。在洛陽西北三十里。陵高十二丈、周回三百步。雨水。秋七月、甘陵王忠薨。庚寅、孝仁皇后歸葬河間愼陵。徙渤海王協爲陳留王。司徒丁宮罷。八月戊辰、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攻宦者。庚午、張讓、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幸北宮德陽殿。何進部曲將吳匡、與車騎將軍何苗、戰於朱雀闕下。苗敗、斬之。辛未、司隷校尉袁紹勒兵收僞司隷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讓珪等復劫少帝、陳留王。〔集解〕黃山曰、少、爲未成乎帝之名。說詳安紀。或援春秋。晉獻公卒。奚齊立未踰年見弒。不稱君。疑此亦不當稱帝。尤誤。無論天子卽位不待踰年。況帝辯安帝嫡長。卽位已再改元。未聞失德。賊臣董卓廢而弒之。卓誅。原當復號立謚。遭時紛亂。大禮未行。豈奚齊庶孽可比乎。走小平津。小平津、在今鞏縣西北。續漢志曰、時京師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案獻帝未有爵號。爲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集解〕惠棟曰、御覽引郡國志曰、陝州平陸縣小平津。張讓劫獻帝處。南岸有句陳壘。尙書盧植追讓等。斬數人。其餘投河而死。獻帝春秋曰、河南中部掾閔貢見天子出。率騎追之北到河上。天子飢渴。貢宰羊進之。厲聲責讓等曰。君以閹宦之隷。刀鋸之殘。越從汚泥。扶侍日月。賣弄國恩。階賤爲貴。劫迫帝王。蕩覆王室。假息漏刻。遊魂河津。自亡新以來。姦臣賊子未有如君者。今不速死。吾射殺汝。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天子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集解〕通

鑑胡注。漢官儀。諸郡置五部督郵。以監屬縣。河南尹置四部督郵。中部爲掾。御覽引獻帝春秋曰。比曉到河上。注脫曉字。復誤比爲北也。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螢光行數里。〔集解〕先謙曰。螢官本作熒。熒亦可通。詳余詩三家義集疏豳風東山篇。得民家露車共乘之。〔集解〕通鑑胡注。露車者。上無巾蓋。四旁無帷裳。蓋民家以載物者耳。辛未還宮。〔集解〕陳景雲曰。上文已書辛未。不應複書。大赦天下。改光熹爲昭寧。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司空劉弘免。董卓自爲司空。〔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九十六引續漢書云。卓住兵屯陽苑。使者就拜司空。九月甲戌。董卓廢帝爲弘農王。〔集解〕先謙曰。王後事詳皇后傳。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論曰。秦本紀說趙高譎二世。指鹿爲馬。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迺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亥曰。丞相誤也。以問羣臣。左右或言馬。或言鹿者。高皆陰法中之。自此左右不敢言之也。而趙忠、張讓。亦紿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時宦官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之。乃使趙忠等諫曰。人君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散離。自是不敢復登臺榭。見宦官傳。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爲靈也優哉。〔集解〕惠棟曰。左傳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汪文臺曰。御覽九十二引薛瑩贊云。漢氏中興。至於延平。而世業損矣。沖質短祚。孝桓無嗣。母后稱制。姦臣執政。孝靈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藩侯而紹皇統。不恤宗緒。不祇天命。上虧三光之明。下傷億兆之望。於時爵服橫流。官以賄成。自公侯卿士降於皁隸。遷官襲級。無不以貨。刑戮無辜。擯仆忠賢。佞諛在側。直言不聞。是以賢智退而窮處。忠良擯於下位。遂至姦邪蠭起。法防隳壞。夷狄並侵。盜賊糜沸。小者呑城邑。大者連州郡。編戶擾動。人人思亂。〔書鈔引作天下思亂。〕當斯之時。已無天子矣。會靈帝即世。則禍尋其後。宮室焚滅。郊社無主。危自上起。覃及華夏。使京室爲墟。海內蕭條。豈不痛哉。

贊曰。靈帝負乘。委體宦孽。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帝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徵亡備兆。小雅盡缺。詩小雅曰。小雅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缺亦廢也。麋鹿霜露。遂棲宮衞。史記曰。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聽。子胥曰。臣今見麋鹿遊于姑蘇之臺。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言帝爲政貪亂。任寄不得其人。尋以獻帝遷播。洛陽丘墟。故麋鹿棲宮衞也。衞協韻音于別反。

後漢書集解卷八挍補

靈帝紀。桓帝崩無子。 侯康曰。御覽卷六引豫章列士傳。周騰字叔達。爲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出。叔達仰首曰。王者象星。今宮中宿篏馬星不出。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子卒。遂止。據此則桓帝嘗有子。但早殤耳。其生何名。卒何年。則不可知。

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酆免。長樂衞尉王暢爲司空。 錢大昭曰。史晨後碑。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據此則是月爲戊寅朔。不得有戊辰。本紀誤。

今案下文五月朔爲丁未。逆推四月小盡。恰爲戊寅朔。其不當有戊辰日甚明。但查袁紀亦書夏四月戊辰。以王暢爲司空。則誤不自范書始。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 一歲日再食。前書五行志所紀。春秋惟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漢惟高三年、文三年。續志所紀。亦惟靈建寧元年。光和元年。五行家案驗後來言之鑿鑿。疇人考厤亦謂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帀來及於日。或可更食。則仍以謂日行差次之適然。近世推步益精。乃知每十八年。日食當四十一次。月食當二十九次。逐年日食次數恆多於月食。特月食時全球共見。日食惟一處能見之耳。然自春秋訖兩漢。中國一歲日再食者亦必不僅如兩志所紀。史官不見則略之。而案驗後來直無其事矣。

太僕沛國聞人襲爲太尉。 侯康曰。御覽三百五十三引謝承書。聞人襲爲郡督郵。行則負擔。臥則無被。連鶬皮以自覆。不受人一飧之費。

執金吾蓋寵下獄死。蓋同蓋寵孝仁后兄坐矯后屬請獲罪事見后紀。

攻東平陵。注東平陵、縣名屬濟南國。故城在今濟州東。今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五里。

太尉聞人襲免。集解惠棟曰。至當是本紀所書拜罷未審也。案袁紀建寧四年三月朔日有蝕之。太尉劉寵。司空喬玄以災異免免太尉者不作聞人襲。其他拜罷。亦多與范書異。則何說信也。

夏四月。郡國七大水。案續志但云郡國三水。

遣守宮令之鹽監穿渠爲民興利。注。前漢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並無鹽。今蒲州安邑縣西南有鹽城監也。錢大昭曰。注監字當在上無鹽下。閩本不誤案官本注末無監也二字。集解劉攽曰。注鹽城當作鹽池耳。及無鹽字下當有一監字。說文。監字訓爲鹽池。然則注家案地志求監所在。則無之。二漢志不謂池爲監也。而據今所見。則有池云。今案官本依監本轉刊。監本注末亦無監也字。故劉氏刊誤直欲於無鹽下補監字。是本注末原有監也字。故錢氏辨疑。但據閩本。謂監字當在無鹽下。惟據上說。則紀鹽監爲地名。注今蒲州安邑縣西南有鹽城監也句正釋紀鹽監二字。此監字亦仍不可移去。

無鹽下亦仍係另脫一監字閩本或出臆改未必可信也蒲州唐爲河中府注仍稱蒲州當是章懷作注時尙未改續志河東郡安邑有鹽池無鹽城唐百官志亦有鹽池監無鹽城監劉氏謂城當作池是也惟說文訓鹽池者乃鹽字非監字劉忽郢書燕說殊難索解豈劉疑監本鹽之譌其刊誤中亦有脫文耶續志水利掌於司空守宮令係少府屬官而遣使穿渠者史記河渠書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蓋此項渠田租稅後漢仍入少府故穿渠仍遣少府屬官耳

太常南陽劉逸注逸字大迴 官本注無逸字

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至辛丑京師地震辛亥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錢大昭曰癸丑續志作癸酉依本紀十月爲癸丑朔則是月不得有辛丑辛亥依續志爲癸酉朔則是月可以有辛丑而辛亥終當在下月紀疑有誤今案續志是本雖作癸酉官本仍作癸丑與紀無異京師地震則續志各本皆作辛丑惟袁紀於癸丑朔日食下接書地震不另出日似兩事同日辛丑或即癸丑之誤至辛亥誤否則其事無可考矣

太常河南孟戫爲太尉注戫字叔達音乙六反集解錢大昕曰至蜀志誤以郁爲戫也 侯康曰後漢書考異及補表皆以孟戫孟郁爲一人惠氏分之是也蜀志孟光傳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若濟陰太守碑則偃師人是縣不同也章懷注戫字叔達濟陰太守碑字敬達是字不同也戫郁雖可相通而實分二字故說文兩收之是名不同也蜀志之誤無疑今案袁紀孟戫之戫卽皆

作郁。則援說文爲之分辨。終是不確。蓋後漢實有兩孟郁。蜀志孟光傳所引。本卽此紀之孟郁。志注所稱中常侍孟賁之弟也。明年。郁罷太常常山張顥繼爲太尉顥亦卽中常侍張奉之弟宦族方盛事同一轍蜀志初不誤至濟陰太守碑立於桓帝永康元年碑中明言諱郁、則前卒已久。抑無爲太尉之事。固與范書陳志皆不相涉自別爲一人。

始置鴻都門學生。注。舉召能爲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集解。汪文臺曰。至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侯康曰。後魏書江式傳。開鴻都時。諸方獻篆。無出蔡邕者。張懷瓘書斷。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乃方寸千言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劉旦、楊魯並光和中畫手。待召尙方。畫于洪都學。原注。二人並見謝承後漢書。今案汪氏所引二事。已詳見蔡邕傳。

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已下皆除之。注。時上祿長和海上言。集解。先謙曰。上祿長和海。官本作和浮。非。惠棟曰。和浮、黨錮傳作和海。是惠所據本紀亦作浮也。姓譜和本羲和之後。一云卞和後。

東平王瑞薨。集解。官本瑞作端。錢大昭曰。瑞當作端。閩本不誤。是錢所據本亦作瑞也。觀東平王蒼傳。原作端。則作瑞明誤。

立貴人何氏爲皇后。注。車騎將軍何貢女也。洪亮吉曰。貢當作眞。傳寫誤。后本居家。立一歲後。始贈此職。此注卽云車騎將軍女。恐非。案袁紀后父眞贈官及追封侯均在下年。與后紀合。注誤。惟后

爲貴人時后兄進已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明見進傳不應后父尙未贈一官疑贈官在前追爵謚在後史連類書之遂先後無別章懷注或又別有所本也后出屠家后紀進傳贊、並同袁紀但云以良家子選入掖庭不曰屠家也

冬東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 錢大昭曰東海、續五行志作北海

安平王續有罪誅 錢大昭曰續、本傳作績案安平乃樂成改封傳謂樂成靖王傳也惟此本傳作績官本仍作續與紀同觀通鑑引傳文亦作續則作績者誤

光祿大夫許相爲司空注相字公弼平輿人許訓之子集解惠棟曰至必許相之誤也 案惠意汝南先賢傳之許詡實即許相之誤其說是也相父子事見許劭傳劭平輿人訓其從祖敬之子相因其兄弟行也訓以建寧二年爲司徒閱十六年而相爲司空又二年亦爲司徒均具靈紀所謂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與先賢傳合又呂強傳言相由侍中爲列侯繼爲藩輔不念爾祖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亦與劭傳所謂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合則先賢傳所稱許劭宗人其卽爲相無疑矣若許栩、潁川鄢人與劭既不同縣斷非同宗其爲司徒尙在桓紀延熹六年更六年相父訓始爲司徒劭與栩尤時不相接何謂不過其門乎

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 案慈並攻沒六縣羊續繼爲南陽太守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討平之附見續傳

初置西園八校尉注樂資山陽公載記曰至凡八校尉皆統於蹇碩 案袁紹傳注亦引此節載記惟湻于瓊作湻于蘷小異又何進傳載西園八校尉不著左右校尉何人如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進傳則無左字湻于瓊爲右校尉進傳則作爲佐軍校尉至袁紹爲中軍校尉進傳亦與載記無異而紹本傳並作爲佐軍校尉袁紀八月置西園三軍、及典軍、助軍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

屯騎校尉鮑洪爲下軍校尉。議郞曹操爲典軍校尉。西校尉職名。進傳及載記固皆相合。而助軍校尉亦不著何人。且並無八校尉之名稱。故通鑑專取樂資說。以載記究較詳審也。

公孫瓚與張純戰於石門。大破之。注。石門、山名。在今營州西。案瓚本傳作戰於屬國石門。傳注作在今營州柳城西南。視紀爲詳。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溫水又東南逕石門峽。案言溫水誤。說在鮑邱水篇溫泉水下。酈注明載瓚戰事。故惠氏取之。然顧炎武日知錄。謂水經所指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柳城爲是。通典柳城有石門山。據顧說。則酈注蓋不足取。

收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何進傳。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詔出僞爲。故稱僞。許相嘗否爲少府無考。袁紀作故司空許相。亦誤。相於中平四年已由司空爲司徒。五年始罷也。

遂趨宮衞。注。衞、協韻音于別反。官本衞字在協韻二字下。

孝獻帝紀第九

後漢書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諡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協之字曰合。張璠記曰。靈帝以帝似己。故名曰協。帝王紀曰。協字伯和。〔集解〕惠棟曰。續志靈帝少子。母王美人、爲何皇后所害。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即位。封帝爲渤海王。徙封陳留王。九月甲戌。即皇帝位。年九歲。遷皇太后於永安宮。董卓遷也。洛陽宮殿名曰永安宮。周迴六百九十八丈。故基在洛陽故城中。大赦天下。改昭寧爲永漢。丙子。董卓殺皇太后何氏。初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續漢志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中。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少府。亦無員。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乘輿中官俱止禁中。又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應劭曰。黃門侍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然則黃門郎給事黃闥之內。故曰黃門郎。本既無員。於此各置六人也。獻帝起居注曰。自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機事頗露。由是王允迺奏侍中黃門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集解〕劉攽曰。註乘輿中官俱止禁中。案文當云參乘輿中官俱止禁中。少一參字。誤一輿字。賜

公卿㠯下至黃門侍郎家一人爲郎，㠯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靈帝熹平四年，改平準爲中準，使宦官爲令，自是諸內署令丞悉以閹人爲之，故今並令士人代領之。乙酉，㠯太尉劉虞爲大司馬。董卓自爲太尉，加鈇鉞虎賁。禮記曰，諸侯賜鈇鉞，然後專殺。說文曰，鈇，莝刀也。蒼頡篇曰，鈇，斧也。加鈇鉞者得專殺也。丙戌，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甲午，豫州牧黃琬爲司徒。遣使弔祠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后。白波賊寇河東。薛瑩書曰，黃巾郭泰等起於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賊。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十一月癸酉，董卓爲相國。〔集解〕何焯曰，爲上脫自字。十二月戊戌，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省扶風都尉，置漢安都護。扶風都尉，比二千石，武帝元鼎四年置，中興不改，至此以羌擾三輔，故省之，置都護令總統西方。〔集解〕官本考證，監本西字訛四，從宋本改。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㠯討董卓。辛亥，大赦天下。癸酉，董卓殺弘農王。白波賊寇東郡。二月乙亥，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免。庚辰，董卓殺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珌。珌音必。東觀記曰，周珌，豫州刺史愼之子也。續漢書、魏志並作毖，音祕。

呂光祿勳趙謙爲太尉。謝承書曰：謙字彥信，太尉趙戒之孫，蜀郡成都人也。太僕王允爲司徒。丁亥，遷都長安。董卓驅徙京師百姓悉西入關，自留屯畢圭苑。壬辰，白虹貫日。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集解〕惠棟曰：獻帝宗廟祝嘏辭云乃以二月丁亥來祀雒，越三月丁巳至於長安。案下文云己酉董卓焚洛陽宮廟，己酉在丁巳前，袁宏紀又作己巳，未知孰是。幸未央宮。未央宮，蕭何所造也。張璠記曰：將入宮日，大雨晝晦，翟雉飛入長安宮。〔集解〕惠棟曰：通鑑云居京兆府舍。己酉，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戊午，〔集解〕惠棟曰：戊午上脫四月二字。董卓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夷其族。隗，紹之叔父；基，袁術之母兄。卓以山東兵起，依紹術爲主，故誅其親屬。獻帝春秋曰：尺口以上男女五十餘人，皆下獄死。夏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光祿大夫种拂爲司空。大鴻臚韓融、少府陰修、執金吾胡母班、風俗通云：胡母姓，本陳胡公之後也。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也。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後將軍袁術、河內太守王匡各執而殺之。英雄記曰：匡字公節，太山人也。輕財好施，以任俠聞。爲袁紹河內太守。唯韓融獲免。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光武中興，除王莽貨泉，更用五銖錢。冬十一月庚戌，鎮星、熒惑、太白合於尾。是歲，有司奏，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和帝尊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安帝

尊祖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后．順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王氏譜曰．叡字通曜．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素遇堅無禮．堅此時欲殺叡．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又殺南陽太守張咨．〔集解〕惠棟曰．英雄記．咨字子儀．潁川人．亦知名．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丁丑．董卓自爲太師．袁術遣將孫堅．與董卓將胡軫戰於陽人．陽人．聚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史記．秦滅東周．徙其君於陽人聚．卽此地也．〔集解〕惠棟曰．英雄記．軫字文才．先謙曰．陽人聚在今汝州梁縣西四十里．亦名陽人城．梁縣在今汝州東．軫軍大敗．董卓遂發掘洛陽諸帝陵．夏四月．董卓入長安．六月丙戌．地震．秋七月．司空种拂免．光祿大夫濟南淳于嘉爲司空．太尉趙謙罷．太常馬日磾爲太尉．九月．蚩尤旗見于角亢．天官書曰．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熒惑之精也．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白下．見則王者征伐四方．角亢．蒼龍之星．冬十月壬戌．董卓殺衛尉張溫．十一月．青州黃巾寇太山．太山太守應劭擊破之．黃巾轉寇渤海．公孫瓚與戰於東光．復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集解〕先謙曰．今河間府東光縣東．是歲．長沙有人死．經月復活．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袁術遣將孫堅．攻劉表於襄陽．堅戰歿．袁紹及公孫瓚戰于界橋．今貝州宗城縣

東有古界城，近枯漳水，則界橋在此也。 瓚軍大敗。夏四月辛巳，誅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錄尚書事，總朝政。遣使者張种撫慰山東。青州黃巾擊殺兗州刺史劉岱於東平。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黃巾於壽張，降之。五月丁酉，大赦天下。〔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是年正月大赦，及李傕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再赦，然則五月必無赦也。 丁未，征西將軍皇甫嵩為車騎將軍。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師。六月戊午，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集解〕惠棟曰：魯恭傳，旭，魯謙子。 大鴻臚周奐、三輔決錄注曰：奐字文明，茂陵人。 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並戰歿。頎音祈。 吏民死者萬餘人。李傕等並自為將軍。己未，大赦天下。李傕殺司隸校尉黃琬。甲子，殺司徒王允，皆滅其族。〔集解〕惠棟曰：張璠漢紀，傕誅允及妻子十餘人。 丙子，前將軍趙謙為司徒。秋七月庚子，太尉馬日磾為太傅，錄尚書事。八月，遣日磾及太僕趙岐持節慰撫天下。車騎將軍皇甫嵩為太尉。司徒趙謙罷。九月，李傕自為車騎將軍，郭汜後將軍，樊稠右將軍，張濟鎮東將軍。濟出屯弘農。甲申，司空淳于嘉為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為司空，並錄尚書事。冬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光祿

大夫周忠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袁宏記曰。時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晷過度。無變也。朝臣皆賀。帝令候焉。未晡一刻而食。賈詡奏曰。立司候不明。疑誤上下。請付理官。帝曰。天道遠。事驗難明。欲歸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集解〕惠棟曰。續志在營室四度。是時李傕、郭汜專政。丁卯。大赦天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五月丁卯。三月。袁術殺揚州刺史陳溫。據淮南。〔集解〕錢大昕曰。裴松之注魏志。引英雄記。證溫自病死。非術所殺。攷異亦取之。長安宣平城門外屋自壞。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也。夏五月癸酉。無雲而雷。六月。扶風大風。雨雹。華山崩裂。太尉周忠免。太僕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下邳賊闕宣自稱天子。風俗通曰。闕、姓也。承闕黨童子之後也。縱橫家有闕子著書。〔集解〕顧炎武曰。讖文言代漢者當塗高。當塗而高者闕也。故闕宣自稱天子。孫愐曰。闕姓出下邳。漢有荊州刺史闕翊。雨水。遣侍御史裴茂。〔集解〕惠棟曰。茂字巨光。河東聞喜人。裴潛之父也。案世系云。燉煌太守裴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居河東安邑。安順之際。徙聞喜。曾孫曄、并州刺史、度遼將軍。生子茂也。孫愐曰。裴伯益之後。封於䢵鄉。因以爲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至燉煌太守裴遵。始自雲中徙居河東。訊詔獄。原輕繫。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前書音義曰。有聲爲天狗。無聲爲枉矢。〔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曰。初平四年六月。流星起織女東南。行天市中。蛇行有尾。長七八尺。色赤照地。又流星如斛。長六七寸。小者六七枚隨之。光照地。又流星西北行。有聲如雷。望之如火。下照地。是曰天狗。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

學之不講。講、習也。論語之文。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集解〕惠棟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伍戶之虛。其爲結童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劉艾獻帝紀曰。時長安中爲之謠曰。頭白皓然。食不充糧。裹衣裳。當還故鄉。聖主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黃。冬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已下各有差。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袁宏紀曰。孛于天市。將從天子移都。其後上東遷之應也。司空楊彪免。太常趙溫爲司空。公孫瓚殺大司馬劉虞。十二月辛丑。地震。司空趙溫免。乙巳。衞尉張喜爲司空。獻帝春秋曰。喜作嘉。是歲。琅邪王容薨。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興平。甲子。帝加元服。〔集解〕惠棟曰。時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元纁駟馬。見禮儀志注也。二月壬午。追尊謚皇妣王氏爲靈懷皇后。甲申。改葬于文昭陵。丁亥。帝耕于藉田。三月。韓遂、馬騰與郭汜、樊稠戰於長平觀。遂騰敗績。左中郎將劉範、前益州刺史种劭戰歿。前書音義曰。長平、陂名也。上有觀。在池陽宮南。去長安五十里。今涇水南原眭城是也。袁宏紀曰。是時馬騰以李傕

等專亂。以益州刺史劉焉宗室大臣。遣使招引。共誅傕。焉遣子範將兵就騰。故涼州刺史种劭太常拂之子也。拂爲傕所害。劭欲報仇。遂爲此戰。夏六月丙子。分涼州、河西四郡爲廱州。謂金城、酒泉、燉煌、張掖。丁丑。地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大蝗。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免。戊午。太常楊彪爲太尉。錄尙書事。三輔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洗謂蕩滌也。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集解〕錢大昕曰。自是歲以下百一十五字。又見董卓傳。當刪彼存此。惠棟曰。汶字文林。太原中都人。見宗俱碑陰。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賦卹有虛。迺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迺知非實。袁宏紀曰。時敕侍中劉艾取米豆五升。於御前作糜。得滿三盂。於是詔尙書曰。米豆五升。得糜三盂。而人委頓何也。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尙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集解〕劉攽曰。案閣當作閤。閤門也。詣閣無理。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八月。馮翊羌叛。寇屬縣。郭汜、樊稠擊破之。九月。桑復生椹。人得以食。司徒淳于嘉罷。冬十月。長安市門自壞。以衞尉趙溫爲司徒。錄尙書事。十二月。分安定、扶風爲新平郡。是歲。揚州刺史劉

繇、與袁術將孫策戰于曲阿。策字伯符、孫堅子。曲阿、今潤州縣。〔集解〕先謙曰今鎮江府丹陽縣治。繇軍敗績。孫策遂據江東。吳志曰、孫策旣破繇、遂度兵據會稽。策自領會稽太守。太傅馬日磾薨于壽春。壽春、縣名、屬九江郡、今壽春縣也。〔集解〕先謙曰今鳳陽府壽州治。

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袁紀作癸酉、案長歷是月癸卯朔、無癸酉。二月乙亥、李傕殺樊稠、而與郭汜相攻。三月丙寅、李傕脅帝幸其營、焚宮室。夏四月甲午、立貴人伏氏爲皇后。丁酉、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山陽公載記曰、時弓弩並發、矢下如雨、及御所止高樓殿前帷簾也。〔集解〕惠棟曰蔡邕獨斷云天子所在曰御前。是日、李傕移帝幸北塢。服虔通俗文曰、營居曰塢。一曰庫城也。山陽公載記曰、時帝在南塢、傕在北塢、時流矢中傕左耳、乃迎帝幸北塢、帝不肯從、強之乃行。大旱。五月壬午、李傕自爲大司馬。六月庚午、張濟自陜來、和傕、汜。秋七月甲子、車駕東歸。郭汜自爲車騎將軍、楊定爲後將軍、楊奉爲興義將軍、董承爲安集將軍、並侍送乘輿。張濟爲驃騎將軍、還屯陜。八月甲辰、幸新豐。冬十月戊戌、郭汜使其將伍習夜燒所幸學舍、逼脅乘輿。楊定、楊奉與郭汜戰、破之。壬寅、幸華陰。〔集解〕先謙曰、後漢屬宏農郡、今同州府華陰縣。露次道南。是夜、有赤氣貫紫宮。獻帝春秋曰、赤氣廣六七尺、東至寅、西至戌地。張

濟復反。與李傕、郭汜合。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卷亭。庚午。乘輿到宏農。董卓傳。大戰於宏農東澗。王師敗績。〔集解〕蘇輿曰。此沿春秋書法。時天子無兵。稱非其實也。或書官軍爲宜。殺光祿勳鄧泉、〔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鄧淵。此作泉者。章懷避諱改。衞尉士孫瑞、〔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瑞字君榮。扶風人。又見王允傳。廷尉宣播、大長秋苗祀、獻帝春秋。播作璠也。步兵校尉魏桀、〔集解〕惠棟曰。桀。桂陽人。先爲破敵都尉。見續漢書。侍中朱展、射聲校尉沮儁。風俗通曰。沮。姓也。黃帝時史官沮誦之後。音側余反。壬申。幸曹陽。露次田中。曹陽。澗名。在今陝州西南七里。俗謂之七里澗。崔浩云。自南山北通於河。〔集解〕惠棟曰。晉灼漢書注。曹陽。亭也。在宏農東十二里。杜佑云。陝郡西四十五里有曹陽澗。王幼學云。露次、言露室也。周禮掌次注。次謂幄也。先謙曰。曹陽在陝州靈寶縣東。縣志十里好陽鋪。楊奉、董承引白波帥胡才、李樂、韓暹、及匈奴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李傕等戰。破之。十二月庚辰。車駕迺進。李傕等復來追戰。王師大敗。殺略宮人。少府田芬。〔集解〕惠棟曰。五行志作田邠。大司農張義等皆戰歿。進幸陝。〔集解〕先謙曰。今陝州陝縣。夜度河。〔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八百十七引華嶠書云。董承夜潛過。自先具舟船。爲應帝步出營。臨河岸。高不得下。時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匹絹。乃取德絹連續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亡。文選西征賦注引同。乙亥。幸安邑。〔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乘輿到安邑。使侍中史踦、太僕韓融奉詔。詔張濟悉遣宮人。公卿以下婦女及乘輿、服物、車馬諸見略者。踦音直理切。是歲。袁紹遣將麴義與公孫瓚戰於鮑丘。鮑丘、水名。出北塞中。南流經九莊嶺東。俗謂之

大楡河。又東南經漁陽縣故城東。是瓚之戰處。見水經注。瓚軍大敗。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二月。韓暹攻衞將軍董承。夏六月乙未。幸聞喜。秋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在城西。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己卯謁太廟。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帝使張揚繕治宮室。名曰揚安殿。癸卯。安國將軍張楊爲大司馬。韓暹爲大將軍。楊奉爲車騎將軍。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彊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已下自出採稆。稆音呂。埤蒼曰。穭自生也。稆與穭同。或飢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殺。辛亥。鎭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曹操殺侍中臺崇、尚書馮碩等。風俗通曰。金天氏裔孫曰臺駘。其後氏焉。山陽公載記曰。臺字作壺。〔集解〕劉攽曰。注山陽公載記曰。案文多一曰字。惠棟曰。董卓傳注引袁宏紀亦作壺崇。案孫愐廣韻臺姓下云。漢有侍中臺崇。徒哀切。又十六國春秋臺產字國初。上洛人。漢侍中臺崇之後。作壺者非。封衞將軍董承爲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爲列侯。〔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爲字。錢大昕曰。按董卓傳。是時封董承、伏完等十餘人爲列侯。董承下不當有爲字。十三人者。董承、伏完、丁中、种輯、鍾繇、郭溥、董芬、劉艾、韓斌、楊衆、羅邵、伏德、趙蕤也。（見袁紀）但伏完襲父爵不其侯。當在桓靈之世。豈待此時始

封列侯。此史文之可疑者。竊意完但增加食戶。其子德別受列侯之封耳。惠棟曰。伏后紀。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又云。皇女華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皆爲字妄加之明證。贈沮儁爲宏農太守。庚申。遷都許。〔集解〕惠棟曰。王應麟云。漢潁川許縣。本許國。魏文帝改曰許昌。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酈元曰。魏承漢歷。改名許昌也。先謙曰。今許州許縣。己巳。幸曹操營。九月。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罷。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己以聽。

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三月。袁紹自爲大將軍。夏五月。蝗。秋九月。漢水溢。是歲飢。江淮間民相食。袁術殺陳王寵。孫策遣使奉貢。

三年夏四月。遣謁者裴茂、率中郎將段煨討李傕。夷三族。獻帝起居注曰。傳傕首到許。有詔高懸之也。〔集解〕惠棟曰。魏略。茂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傕有功。封列侯也。世系。茂封陽吉平侯。呂布叛。冬十一月。盜殺大司馬張楊。十二月癸酉。曹操擊呂布於徐州。斬之。

四年春三月。袁紹攻公孫瓚于易京。獲之。公孫瓚頻失利。迺臨易河築京以自固。故號易京。其城三重。周回六里。今內城中有土京。在幽州歸義縣南。爾雅曰。絕高謂之京。非人爲之丘。〔集解〕先謙曰。在今保定府雄縣西北。衞將軍董承爲車騎將軍。夏六月。袁術死。是歲。初置尚書左右僕射。〔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以執金吾榮郃爲左僕射。衞

璣爲右僕射。晉志。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風俗通。營姓。周成王卿士營伯之後。漢有京兆尹營郃。榮當作營也。營金傾切 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續漢志曰。女子李娥年六十餘死。瘞於城外。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出之。

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集解〕錢大昕曰。董卓傳作長水校尉。 受密詔誅曹操。〔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承等與劉備等兵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否耳。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耶。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事洩。壬午。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秋七月。立皇子馮爲南陽王。壬午。南陽王馮薨。〔集解〕王會汾曰。監本脫馮字。今從宋本。按他處王薨皆書名。但此句蒙上立皇子馮爲南陽王文。雖無馮字亦可。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曹操與袁紹戰於官度。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爲官度。袁紹曹操壘尙存焉。在今鄭州中牟縣北。 紹敗走。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大梁。酉之分。 東海王祗薨。是歲。孫策死。爲許貢客所射傷。 弟權襲其餘業。權字仲謀。

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十月癸未。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紹薨。〔集解〕蘇輿曰。紹操書薨。正著其不臣之罪。與孫策異。于寘國獻馴象。馴象、謂隨人意也。是歲越巂男子化爲女子。〔集解〕惠棟曰。續漢志。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意將有易代之事也。

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於北郊。斯禮久廢。故曰初。總章始復備八佾舞。袁宏紀云。迎氣北郊。始用八佾。佾、列也。謂舞者之行列。往因亂廢。今始備之。總章。樂官名。古之安代樂。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司直秩比二千石。武帝元狩五年置。掌佐丞相舉不法也。建武十一年省。今復置之。〔集解〕惠棟曰。漢名臣奏。張禹奏曰。案今丞相奏事。司直持案。長史持簿。棟案。其時司直掌督中都官。不屬司徒也。

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領冀州牧。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十二月。賜三公已下金帛各有差。自是三年一賜。已爲常制。

十年春正月。曹操破袁譚於青州。斬之。魏書曰。操攻譚不剋。迺自執桴鼓。應時破之。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衆降。魏志曰。燕本姓褚。常山眞定人也。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萬餘人。博陵人張牛角爲主。牛角死。燕代爲主。故改姓張。燕剽勇。軍中號曰張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秋九月。賜百官尤貧者金帛各有差。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三月。曹操破高幹於幷州。獲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敗之。追斬其首。〔集解〕惠棟曰。謝承書。幹字元才。才志宏邈。文武秀出。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集解〕惠棟曰。典略曰。猛字叔威。奐少子也。殺雍州刺史邯鄲商。袁宏漢紀曰。雍州作涼州也。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爲琅邪王。濟北、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集解〕錢大昕曰。通鑑作齊、北海。閩本亦是齊字。今本作濟。轉寫之譌也。明帝子濟陰王長早薨。無後。安帝廢太子保爲濟陰王。其後入承大統。卽順帝也。此後無封濟陰者。必濟北之譌。先謙曰。官本濟北作齊。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蹋頓。蹋頓、匈奴王號。柳城、縣名。屬遼西郡。今營州縣。〔集解〕何焯曰。其字應衍。先謙曰。柳城卽後魏之營州。遼金之興中府。在今錦州邊界。

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鶉尾、巳之分也。乙巳。黃巾賊殺濟南王贇。河間孝王五代孫。十一月。遼東太守公孫康殺袁尚、袁熙。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免。〔集解〕惠棟曰。考異云。獻帝起居注。十五年。案是年罷三公。不至十五年也。夏六月。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爲丞相。秋七月。曹操南征劉表。八月丁未。光祿勳郗慮爲御史大夫。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也。少受學於鄭玄。壬子。

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是月，劉表卒，少子琮立，琮㠯荆州降操。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在尾十二度。曹操㠯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

十四年冬十月，荆州地震。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曹操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遂等大敗，關西平。曹瞞傳曰：時婁子伯說操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比明城立。超遂數挑戰，不利，操縱虎騎夾擊，大破之，超遂走涼州。是歲，趙王赦薨。

十七年夏五月癸未，誅衞尉馬騰，夷三族。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秋七月，洧水、潁水溢，螟。八月，馬超破涼州，殺刺史韋康。〔集解〕惠棟曰：三國志注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爲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殺。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邈爲濟北王，敦爲東海王。山陽公載記曰：時許靖在巴郡，聞立諸王，曰：將欲歙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集解〕錢大昕曰：東海王祇以建安五年薨，子羡嗣，魏

受禪。始除。不應別封皇子。當是北海之譌。冬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五諸侯。星名也。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復禹貢九州。獻帝春秋曰。時省幽、并州。以其郡國并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并爲雍州。省兗州并荆州、益州。於是有兗、豫、青、徐、荆、揚、冀、益、雍也。九數雖同而禹貢無益州有梁州。然梁益亦一地也。〔集解〕胡三省曰。割司州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宏農、河南入豫州。交州併入荆州。則省司、涼、幽、并而復禹貢之九州矣。此曹操自領冀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

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案禮含文嘉曰。九錫謂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大雨水。〔集解〕惠棟曰。續志六月。獻帝起居注七月。徙趙王珪爲博陵王。是歲。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是年秋。三星逆行入太微守帝座五十日。彭城王和薨。

十九年夏四月旱。五月雨水。劉備破劉璋。據益州。冬十月。曹操遣將夏侯淵討宋建于枹罕。獲之。枹罕縣屬金城郡。今河州縣也。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譙人也。〔集解〕錢大昕曰。天文志作宋建。董卓傳作宗建。三國志亦作宋建。先謙曰。今蘭州府河州治。十一月丁卯。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二皇子。山陽公載記曰。劉備在蜀聞之遂發喪。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爲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孝悌力田二級。賜諸王侯公卿以下

穀各有差。秋七月。曹操破漢中。張魯降。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進號魏王。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匈奴南單于來朝。是歲。曹操殺琅邪王熙。國除。坐謀欲渡江被誅。

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集解〕錢大昕曰。魏志華歆傳。魏國初建。爲御史大夫。是歆爲魏國之御史大夫。非漢廷之御史大夫也。劉昭注百官志云。建安十三年。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得補。考建安十九年。廢皇后伏氏。慮尚在職。至二十一年。封魏王操。則宗正劉艾行御史大夫事。二十五年禪位。則太常張音行御史大夫事。然則郗慮以後。漢廷無眞授御史大夫。其說信矣。魏志太祖紀書華歆爲御史大夫。而不書郗慮。慮爲漢臣。歆爲魏臣故也。歆之除授。不當書於漢紀。且使歆而得書。則鍾繇爲相國。何以轉不書乎。蔚宗未達官制。因有此誤。冬。有星孛于東北。是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三輔決錄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偉。自以代爲漢臣。迺發憤與耿紀、韋晃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事敗。夷三族。〔集解〕陳景雲曰。決錄下當有注字。趙岐卒於建安六年。不及見此事。（岐著三輔決錄）三月。有星孛于東方。杜預注左傳云。平旦衆星皆沒。而孛星迺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夏五月。劉備取漢中。秋七月庚子。劉備自稱漢中王。八月。漢水溢。

冬十一月。孫權取荊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魏志曰。操字孟德。薨時年六十六。子丕襲位。魏志曰。丕字子桓。操之太子。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三月。改元延康。〔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延字訛建。按建康順帝年號。從宋本改。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丕稱天子。遜讓也。獻帝春秋曰。帝時召羣臣卿士告祠高廟。詔太常張音持節。奉策璽綬。禪位於魏王。迺爲壇於繁陽故城。魏王登壇。受皇帝璽綬。〔集解〕惠棟曰。魏受禪碑作十月辛未受禪於漢。歐陽修云。據裴松之注魏志。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愔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乙未。可治壇墠。又據尚書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蓋自十七日乙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據之。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爲是也。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往返辭讓。遂失實耳。奉帝爲山陽公。山陽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修武縣西北。〔集解〕先謙曰。在今懷慶府修武縣西北三十五里。邑一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都山陽之濁鹿城。濁鹿一名濁城。亦名清陽城。在今懷州修武東北。四皇子封王者。皆降爲列侯。明年。劉備稱帝于蜀。孫權亦自王於吳。於是天下遂三分矣。魏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薨。〔集解〕先謙曰。獻帝棄位。安受魏封。於卒書薨。而被以魏年號。皆以示貶。或疑當準春秋公薨于乾侯例。仍書帝崩。然昭公孫齊魯固未嘗別立君也。自遜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謚孝

獻皇帝。八月壬申。以漢天子禮儀葬于禪陵。續漢書曰。天子葬。太僕駕四輪輈為賓車。大練為屋幪。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曰。將作作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楊楯。立乘四馬。先驅。旂長三仞。十有二旒。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太常跪哭曰十五舉音止。哭晝漏上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曰。請拜送。車著白絲三糾。紼長三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公卿已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挽。校尉三百人。皆赤幘不冠。持幢幡。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為六列。司馬八人執鐸。至陵南羨門。司徒跪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入房。執事下明器。太祝進醴獻。司空將校復土。擢音徒了反。帝王紀曰。禪陵在濁鹿城西北十里。在今懷州修武縣北二十五里。陵高二丈。周回二百步。劉澄之地記云。以漢禪魏。故以名焉。〔集解〕劉攽曰。注太常跪哭曰十五舉音止。案漢志。日字作曰。在哭字上。置園邑令丞。太子早卒。孫康立。五十一年。晉太康六年薨。子瑾立。四年。太康十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為胡賊所殺。國除。

論曰。傳稱鼎之為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故言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今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言神器至重。彼人負而趨走者。斯亦窮盡之運。歸於此時乎。言不可復振也。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有力者負之而趨。而昧者不知。〔集解〕官本考證曰。今、應作令。惠棟曰。司馬彪云。舟、水物。山。陸居者。藏之壑。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厭、倦。誅、責也。漢自和帝以後。政教陵遲。故言天厭漢德久矣。禍之來也。非

獨山陽公之過。其何所誅責乎。左傳。宋子魚曰。天旣厭商德。孔子曰。於予予何誅。〔集解〕劉攽曰。注予予何誅。案今論語。下予當作與。汪文臺曰。案御覽九十二。袁山松書云。獻帝崎嶇危亂之閒。飄薄萬里之衢。萍流蓬轉。險岨備經。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觀其天性慈愛。弱而神惠。若輔之以德。眞守文令主也。曹氏始於勤王。終至滔天。遂力制羣雄。負鼎而趨。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迴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湯武而殺君。操因堯舜而竊國。所乘不同。濟其盜賊之身一也。善乎莊生之言。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在焉。信矣。

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辰、時也。播、遷也。言獻帝生不逢時。身旣播遷。國又屯難。詩曰。我生不辰。左傳曰。震蕩播越。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春秋孔演圖曰。劉四百歲之際。襃漢王輔皇王以期有名不就。宋均注曰。雖襃族人爲漢王以自輔。以當有應期名見攝錄者。故名不就也。虞賓、謂舜以堯子丹朱爲賓。虞書曰。虞賓在位是也。以喻山陽公爲魏之賓也。〔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虞訛作商。今改正。

後漢書集解卷九按補

獻帝紀。九月。董卓殺皇太后何氏。周壽昌曰。此及下初平元年正月。董卓殺弘農王。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曹操殺皇后伏氏。三殺字皆宜正作弒。謹案通鑑輯覽。皆已改書弒。此周說所本。惟詳觀袁紀。書中和六年九月丙子。太后何氏崩。董卓殺之也。十一月乙巳。葬靈思何皇后。中和六年九月甲戌。卓脅太后與羣臣。廢帝爲弘農王。初平元年正月癸丑。卓殺弘農王。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丁卯。皇后伏氏廢。曹操使人收后殺之。於何太后既書崩、書葬。則史固不能又書弒。故范書於后紀卓傳。皆明言弒。而於紀第言殺也。至弘農、伏后。則其見害皆在既廢之後。史自不能仍書弒。故范書亦皆以殺言之。蓋修史者例據舊史成文。崩則書崩。殺則書殺。所以存實錄。前漢王莽旣奏貶傅太后、丁太后位號。班書於外戚傳。卽名之曰孝元傅昭儀。定陶丁姬。非敢如孔子之作春秋。得加以訂正。此經史之別也。司馬通鑑書法謹嚴。而於三殺字皆因而不改。其知此矣。

吕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注。靈帝熹平四年。改平準爲中準。熹平原誤建元。據靈紀查改。錢大昭曰。建元當作熹平。是錢所據本亦原作建元也。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集解。惠棟曰。至袁宏紀又作己巳。未知孰是。案丁巳、己巳皆與下己酉、戊午懸隔。故通鑑仍從范書。幸未央宮。集解。惠棟曰。通鑑云。居京兆府舍。案通鑑本云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又董卓傳云。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是特初至長安時居京兆府舍耳。既書幸未央宮。則已在宮室修葺之後。此解當移上車駕入長安下。己酉。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戊午。集解。惠棟曰。戊上脫四月二字。案由三月乙巳至戊午。僅

十四日。由己酉至戊午。僅十日。不必改月也。他書亦無載殺袁隗等爲四月之事。不審惠氏何據。

董卓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夷其族。案己酉。戊午兩事。皆卓留屯洛陽時所爲。車駕西遷。而隗基不獲從。殆早爲卓拘執。注。男女五十餘人。五十、官本注作五千。誤。

大鴻臚韓融至安集關東。案韓融等之赴關東。紀傳皆以謂在卓殺袁隗等後。關東諸軍。本推袁紹爲盟主。卓既殺其父兄。而仍使人往關東安集解譬。何以爲辭。惟魏志紹傳卓遣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齎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此則遣使赴關東在前。殺隗基在後。於理爲近。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袁術遣將孫堅攻劉表於襄陽。堅戰歿。案通鑑。堅破黃祖部曲兵射殺。敍在二年冬十月。後注載考異云。范書初平三年春堅死。吳志孫堅傳亦云初平三年。英雄記曰。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袁紀。初平三年五月。山陽公載記載策表曰。臣年十七。喪失所怙。裴松之按策以建安五年卒。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爲不符。張璠漢紀及胡沖吳厤。竝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爲是。而本傳誤也。今從之。

五月丁酉。大赦天下。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至然則五月必無赦也。案呂布傳。言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是當時誅董卓後確曾布赦。特不赦涼州人耳。至一歲不再赦之語。果出自允。則必在五月丁酉之後。蓋以正月丁丑之赦。卓主之。五月詔書。必已更正除去不算也。否則正月之赦。與卓事無涉。允於理亦不能援以拒卓黨之請。且袁紀亦載有五月一赦。僅丁酉作丁未小異。通鑑竟因一

歲不再赦一語。信其必無而削之。故周壽昌疑其不然。但周謂傕等擁兵在外。何難矯詔。則亦非也。無論傕之舉兵。方以不赦我曹爲辭。激怒其衆。必不矯赦。卽矯赦於外。史亦必不書矣。特靈帝中平元年卽嘗一歲再赦。通鑑明載。似一歲非不可再赦。允語自卓黨出。不見於允傳。是否爲傕等假設之辭。尙不可知耳。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注。太史令王立奏曰。晷過度無變也。至益重朕之不德也。侯康曰。魏志武帝紀注。引張璠漢紀。初天子敗於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鎭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河北。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是王立占驗本精。此偶失之耳。立又嘗說孝經六隱。令朝廷行之。消姦邪。見東觀記及袁紀。

六月。扶風大風雨雹。續志作右扶風雹如斗。

甲子。帝加元服。侯康曰。南齊書禮志。初平四年。士孫瑞議日蝕。廢社而不廢郊。通典載此文。廢社作廢冠。是也。議云。案八座書以爲正月之日。太陽虧曜。譎見于天。而冠者必有祼享之儀。金石之樂。飮燕之娛。獻醻之報。是爲聞哭不祇。肅見異不怵惕。蓋帝本當于四年行冠禮。因日蝕改。

遂騰敗績。左中郎將劉範、前益州刺史种劭戰歿。注。焉遣子範將兵就騰。就。官本作執。誤。

經曰而死者無數。無數、官本作無降。案無降猶言不貶少亦可通。

詔曰。未忍致汝于理。可杖五十。洪亮吉曰。此杖御史之始。

分安定、扶風、爲新平郡。錢大昭曰。袁山松云分安定之鶉觚、右扶風之漆。案續志無新平郡。鶉觚、漆、仍各隸本郡。以志所據尙係永和版籍。西遷以後。天子寄生。郡縣荒殘。權時之建置。志不復紀也。今爲邠涇二州地。

是夜有赤氣貫紫宮。注。東至寅。西至戌地。官本地作也。

露次田中。集解。王幼學云。露次、言露室也。案此解當在上文露次道南下。又道南田中均不得言室。室當爲宿之譌。

東海王祗薨。案祗與南陽王馮皆獻帝子。詳見孔融傳。

袁紹薨。錢大昭曰。袁術僭稱。故書死。紹未改臣節。故書薨。集解。蘇輿曰。紹操書薨。正著其不臣之罪。與孫策異。案袁紹、曹操死以其官。當時必循舊例告喪於朝。以希飾終之榮。故史亦以薨言之。然以未竟出於僭號奪位。猶得書薨。仍爲漢幸之也。

曹操破袁譚於青州。斬之。侯康曰。御覽三百五引英雄記。建安中曹操于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于馬上舞也。今案袁紹傳。袁譚實奔南皮。戰敗被斬。高幹實亡奔荊州。爲上洛都尉捕斬。續志南皮冀州勃海郡。

上雒、司隸京兆國。而此紀書破譚於青州。明年書破幹於幷州。則均就所領州言之。非事實。故袁紀仍書曹操攻袁譚於南皮。大破斬之。而於高幹則但書曹操征高幹。斬之。不著其地也。

武威太守張猛。殺雍州刺史邯鄲商。洪亮吉曰。典略載此事在十四年。與紀不同。注。袁宏漢紀曰。雍州作涼州也。通鑑胡注。風俗通。邯鄲以國爲姓。余謂非也。蓋以邑爲姓。左傳。晉有邯鄲午。雍州治武威。侯康曰。通鑑。興平元年。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六月丙子。詔以陳留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典治之。則作涼州者非。案雍州之雍。官本文注均作雝。前書百官表有雝太宰太祝令丞。如淳注。五時在雝。是雝亦可通雍也。

濟北、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集解。錢大昕曰。至必濟北之譌。先謙曰。官本濟北作齊。錢大昭曰。考諸王傳。齊王承、北海康王、阜陵王赦、下邳哀王宜、常山王暠、甘陵獻王忠、濟北王政、平原王碩。此八王皆于建安十一年國除。汲古本有濟北而無齊。閩本有齊而無濟北。兩本俱有濟陰。皆誤。今案濟北。閩本作齊。官本亦作齊。則監本之作齊可知。通鑑所據者。當是北宋監本。故與今官本全同。齊字不誤。濟陰則皆誤。侯康據通鑑胡三省注。謂濟陰據范史當是濟北。蓋范史原文。濟陰二字原是濟北。胡所見本如此。竊謂胡所見本。必與汲古本同。但八國中別有一濟北耳。若果濟陰作濟北。可直訂其誤。何云當是耶。

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蹋頓。注。蹋頓、匈奴王號。柳城、縣名。屬遼西郡。今營州縣。集解。何焯曰。其字

應衍。先謙曰。柳城卽後魏之營州。案烏桓傳。蹋頓爲遼西烏桓王丘力居從子。代丘力居立爲王。是蹋頓乃烏桓王名。故何氏謂其字應衍。不解注何以釋爲匈奴王號。柳城、前漢遼西縣。後漢爲遼東屬國轄地。雖續志不載。縣已省并。而其名仍附見於公孫瓚、烏桓等傳。營州公孫康據遼東時已設置。亦不始於後魏也。

有星孛於鶉尾。注。鶉尾、巳之分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敦爲東海王。集解。錢大昕曰。至當是北海之譌。侯康曰。孔融傳。建安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注云。並獻帝子。考獻帝九歲卽位。建安五年。年才二十。不得有孫。則東海之封建安五年已絕。故今以封敦無庸改爲北海也。今案孔融傳明言南陽、東海二王。諸在沖齓。聖慈哀悼。禮同成人。是東海王祗並未成人。安得有嗣封之子。既無子。則國絕。故以改封敦。侯說是也。至錢氏大昕之說。則承東海恭王彊傳之誤。考彊傳。彊曾孫孝王臻。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羡嗣。二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以傳證紀。則建安五年薨之東海王祗。是東海王臻之子。非獻帝皇子。而與融傳爲不合矣。然融傳明有故事。必不至誤。且敦爲東海王。袁紀通鑑前後皆同。又蜀志許靖傳注引山陽公載記。視章懷爲詳。亦云敦爲東海王。則東海斷非北海之譌。夫一國不能兩封。意東海恭王之國。傳至孝王臻薨後。紀無紹封明文。或以絕除。或又改封。均未可定。其誤固在彼。不在此也。

討朱建于枹罕。獲之。注。枹罕縣屬金城郡。案前志屬金城。續志改屬隴西。

皇后紀第十上

〔集解〕錢大昕曰。晉書稱華嶠作後漢書九十七卷。有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先是東觀漢紀。依班固之例。作外戚傳。嶠以爲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篇。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其後王隱撰晉書。亦從華嶠之例。范書因之。何焯以爲東京皇后臨朝者六。范氏作皇后紀。合史家之變。爲得其實。此臆說也。

後漢書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鄭玄注禮記曰。后之言後也。言在夫之後也。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鄭玄注周禮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也。九嬪掌教四德。九嬪比九卿。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也。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世婦主喪祭賓客。婦、服也。明其能服事於人也。比二十七大夫。周禮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集解〕惠棟曰。王昭禹曰。執箕帚以事人者謂之婦。記曰。納女於天子。備洒掃。婦之事人。有廣嗣之義。故謂之世婦。女御序于王之燕寢。御謂進御于王也。比八十一元士。周禮曰。女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也。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周禮云。女史掌王后之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也。鄭玄注云。亦如太史之於王也。彤管、赤管筆也。詩云。貽我彤管。注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

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列女傳曰。齊孝公孟姬。華氏之女。從孝公遊。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姬泣曰。妾聞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軿。非敢受命。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毛萇注云。窈窕。幽閒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正文及注並作哀窈窕。是也。哀與思同義。孔子所謂哀而不傷也。哀字。鄭君所改。非。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周禮內宰職曰。以陰禮教六宮。以婦職之法教九御。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肅。敬也。雍。和也。謁。請也。言能輔佐君子。和順恭敬。不行私謁。詩序曰。雖則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前書音義曰。后夫人雞鳴珮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見魯詩。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列女傳曰。周宣姜后。齊侯之女也。宣王常夜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忘德。敢請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之過。夫人何辜。遂勤政事。成中興之名焉。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幽王時。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于驪山之下。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東遷洛邑。以避犬戎。政遂微弱。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傳曰。桓公多內寵。有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也。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元妃。嫡夫人也。史記曰。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愛幸。立以為妃。終於五子作亂。桓公六夫人生六子。桓公卒。立公子昭。於是公子無虧。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等五公子皆求立。公子昭奔宋。是作亂也。冢嗣遘屯。冢。大也。遘。遇也。屯。難也。晉獻公受驪姬之譖。殺太子申生。故曰遇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上曰衣。下曰裳。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綠衣黑。今反以黃為裏。非其禮制。諭妾上僭也。以至破國亡身。不可

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幷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史記曰。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水。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以充入之。幷秦爲七也。爵列八品。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釐、理。高祖帷薄不修。大戴禮曰。大臣坐汚穢男女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謂周昌入奏事。高祖擁戚姬。是不修也。孝文衽席無辨。鄭玄注禮記曰。衽、臥席也。孝文幸愼夫人。每與皇后同坐。是無辨也。然而選納尙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婕妤一。娙娥二。容華三。充衣四。已上武帝置。昭儀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順常十三。舞涓、共和、娛靈、保林、良娣、使夜者十四。此六官品秩同爲一等也。妖幸毁政之符。〔集解〕先謙曰。官本幸作倖。是。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爲朴。彫爲刻鏤也。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彫而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鄭玄注周禮曰。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爲六宮也。夫人已下分居焉。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集解〕惠棟曰。風俗通。采女、案采者擇也。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漢儀注曰。八月初爲算賦。故曰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迺用登御。所以明愼聘納。詳求淑哲。明

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閫、門限也。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也。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前書音義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也。有甲令、乙令、丙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淄、黑也。蠹、食木蟲。以諭傾敗也。〔集解〕惠棟曰。淄、文選作濇。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芊音亡尒反。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太后、昭王母也。號宣太后。史記曰。昭王立年少。宣太后自知事。以同母弟魏冄為將軍。任政。封為穰侯。太后攝政始於此也。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謂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也。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集解〕惠棟曰。周章傳。鄧太后以皇子勝痾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言之。抑明賢以專其威。周禮幕人。掌幃帟幄幕之事。鄭玄注曰。帟、幄中坐上承塵也。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騭等迎立安帝。年十三。沖帝崩。梁太后與兄冀迎立質帝。年八歲。質帝崩。太后與兄冀迎立桓帝。年十五。桓帝崩。竇太后與兄武迎立靈帝。年十二。〔集解〕惠棟曰。明賢謂清河王蒜也。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霧露、謂疾病也。不可指言死。故假霧露以喻之。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矯詔遷太后於雲臺。謝弼上封事曰。伏惟皇太后援立明聖。幽居空宮。知有霧露之疾。陛

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集解）先謙曰：官本畜作言，是。家嬰縲絏於圄犴之下。縲、索也。絏、繫也。囹圄、周獄名也。鄉亭之獄曰犴，音五旦反。謂外戚等被誅也。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踵、跡也。輈、車轅也。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陵夷、猶頹替。神寶、帝位也。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謂安帝母左姬及祖母宋貴人之類，並見清河孝王傳。（集解）惠棟曰：劉良文選注，追尊謂生非經奉承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王后之事也。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謂賈貴人、虞美人之類是也。（集解）錢大昕曰：此言后妃親屬，如陰、馬、鄧、竇之倫，事迹昭著，別為列傳。其無事可見者，附入此紀，不更立外戚傳，若郭況、閻顯、鄧康之類是也。注似未達其旨。以纘西京外戚云爾。纘、繼也。（集解）惠棟曰：謂繼前漢外戚傳也。

光武郭皇后諱聖通，真定槀人也。槀、縣名。故城在今恆州槀城縣西。（集解）沈濤曰：前志真定縣有槀城，此與銚期傳但曰槀，則前書疑衍城字，淺人據後代地名增之耳。後漢並無此縣。隋志云：趙郡槀城，後齊廢下曲陽入焉，改為槀城縣。夫曰改為，則齊前無城字可知。而魏地形志云：鉅鹿郡槀城，前漢屬真定，後漢屬（下有脫文）晉罷，太和十二年復。城字當亦據後世地名增之。此縣晉時始罷，今後志無之，當有奪文。先謙曰：前志作槀城，見地理、五行二志，不應緣此與銚期傳無城字，而以前志有城字為淺人所增，設此疑難也。餘見郡國志。今正定府槀城縣西南郎頭社。為郡著姓。父昌，讓田宅財產數百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

仕郡功曹。娶眞定恭王女。號郭主。恭王名普。景帝七代孫。生后及子況。昌早卒。郭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更始二年春。光武擊王郎。至眞定。因納后。有寵。及卽位。以爲貴人。建武元年。生皇子彊。帝善況小心謹愼。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彊爲皇太子。封況緜蠻侯。〔集解〕陳景雲曰。緜蠻當是緜曼之誤。眞定屬縣也。郡國志無之。蓋後已省。李賡芸曰。春秋戎蠻子。公羊作曼。蠻曼二字古通借。先謙曰。今正定府獲鹿縣北。以后弟貴重。賓客輻湊。況恭謙下士。頗得聲譽。〔集解〕惠棟曰。拾遺記云。況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曾干世事。爲一時之智也。十四年。遷城門校尉。其後后以寵稍衰。數懷怨懟。十七年。遂廢爲中山王太后。進后中子右翊公輔爲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徙封況大國。爲陽安侯。陽安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故道國城是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汝寧府確山縣東北。后從兄竟。以騎都尉從征伐。有功。封爲新郪侯。官至東海相。新郪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郪丘城是也。□音七私反。〔集解〕先謙曰。在今潁州府太和縣北。舊志七十里。訛爲宋王城。竟弟匡爲發干侯。發干縣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南。〔集解〕先謙曰。在今東昌府堂邑縣西南。官至太中大夫。〔集解〕錢大昕曰。新郪侯竟。發干侯匡。歷官具詳於後。此文依史通點煩之例。可省二十字。后叔父梁早終。無子。其壻南陽陳茂。以恩澤封南䜌侯。䜌音力全反。〔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二

十年。中山王輔復徙封沛王。后為沛太后。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集解〕惠棟曰。拾遺記。況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為器。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衞之。錯雜寶以飾臺榭。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廚金穴二十六年。后母郭主薨。帝親臨喪送葬。百官大會。遣使者迎昌喪柩。與主合葬。追贈昌陽安侯印綬。謚曰思侯。二十八年。后薨。葬於北芒。〔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三十七引續漢書作葬北陵。帝憐郭氏。詔況子璜尚淯陽公主。除璜為郎。顯宗即位。況與帝舅陰識、陰就、並為特進。數授賞賜。〔集解〕劉攽曰。案文授當作受。恩寵俱渥。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永平二年。況卒。贈賜甚厚。帝親自臨喪。謚曰節侯。子璜嗣。元和三年。肅宗北巡狩。過眞定。會諸郭。朝見上壽。引入倡飲甚歡。說文曰。倡、樂也。聲類曰俳。以太牢具上郭主冢。賜粟萬斛。錢五十萬。永元初。璜為長樂少府。長樂少府。掌皇太后宮。秩二千石。居長信宮曰長信少府。長樂宮曰長樂少府。子舉為侍中。兼射聲校尉。及大將軍竇憲被誅。舉以憲女壻謀逆。故父子俱下獄死。家屬徙合浦。郡名。今廉州縣。〔集解〕先謙曰。今廉州府合浦縣東北七十五里。宗族為郎吏者。悉免官。新郪侯竟、初為騎將。前書曰。車戶騎將屬光祿。

秩比千石。從征伐。有功。拜東海相。永平中。卒。子嵩嗣。嵩卒。追坐染楚王英事。國廢。建初二年。章帝紹封嵩子勤爲伊亭侯。勤無子。國除。發干侯匡。官至太中大夫。建武三十年。卒。子勳嗣。勳卒。子駿嗣。永平十三年。亦坐楚王英事失國。建初三年。復封駿爲觀都侯。卒。無子。國除。郭氏侯者凡三人。皆絕國。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說文曰。贅、肬也。老子曰。餘食贅行。河上公注曰。行之無當爲贅。莊子曰。附贅懸肬。言醜惡也 及至移意愛析嬿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沈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遜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際。不亦光於古乎。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謚法曰。執德遵業曰烈。東觀記。有陰子公者。生子方。方生幼公。公生君孟。名睦。即后之父也。今世本睦作陸。[集解]惠棟曰。孫愐案風俗通曰。管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其後氏焉。子方宣帝時人。見陰興傳。南

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成里。〔集解〕惠棟曰。御覽引郡國志鄧州皇后城卽迎陰后處。時年十九。及光武爲司隸校尉。方西之洛陽。令后歸新野。及鄧奉起兵。后兄識爲之將。后隨家屬徙淯陽。止於奉舍。光武卽位。令侍中傅俊迎后。〔集解〕先謙曰。水經注淯陽縣水逕皇后城西。建武元年世祖遣侍中傅俊持節迎光烈皇后於淯陽。俊發兵三百餘人。宿衞皇后道歸京師。蓋稅舍所在。故城得其名矣。與胡陽、寧平主、諸宮人、俱到洛陽。以后爲貴人。寧平縣屬淮陽。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集解〕先謙曰。胡當爲湖。見宋弘傳。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皇后。建武四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九年。有盜劫殺后母鄧氏及弟訢。音欣。帝甚傷之。迺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莊子曰。孔子見盜跖。謂柳下惠曰。幾不免於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弗敢當。列於媵妾。爾雅曰。媵、送也。孫炎曰。送女曰媵。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

汝轉弃予。谷風之詩。風人之戒。可不愼乎。其追爵謚貴人父陸爲宣恩哀侯。弟訢爲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後。及尸柩在堂。使太中大夫拜授印綬。如在國列侯禮。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十七年。廢皇后郭氏。而立貴人。制詔三公曰。皇后懷執怨懟。數違教令。不能撫循它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內。若見鷹鸇。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闈。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集解〕蘇輿曰。后以寵衰怨懟。別無他罪著見。喻以呂霍。未免深文。光武黜呂廟祀而進薄（建武中元元年）亦因於此。豈可託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戴涉也。宗正吉持節。〔集解〕惠棟曰。劉吉也。韋昭國語注。漢宗正用諸劉是也。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詩豳風東山之詞也。宜奉宗廟。爲天下母。主者詳案舊典。時尙尊號。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謔。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見常歎息。顯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永平三年冬。帝從太后幸章陵。置酒舊宅。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並受賞賜。七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合葬原陵。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長思遠慕。至踰年。迺率諸侯王、公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

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卽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奩、鏡匣也。音廉。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集解〕胡三省曰。沈約云。漢因秦。上陵皆有寢廟。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明德馬皇后諱某。謚法曰。忠和純淑曰德。諱某者。史失其名。下皆類此。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客卿。敏惠早夭。母藺夫人〔集解〕惠棟曰。清河王傳。夫人母爲宋揚姑。悲傷發疾慌惚。后時年十歲。幹理家事。勅制僮御。幹、正也。廣雅曰。僮御皆使者也。〔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三十七引續漢書云。出入計校。（一作授計）一以貫之。內外諮稟事同成人。初。諸家莫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后嘗久疾。太夫人令筮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至卜者家。爲卦問咎祟所在。卜者卦定釋蓍。仰天歎。問之卜者乃曰。此女雖少年。後必將貴。遂爲帝妃。不可言也。筮者曰。此女雖有患。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它子者。得力迺當踰於所生。初。援征五

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黃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埶。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恩不報。孤、負也。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爲天爲父。人情既不得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東觀記曰。明帝馬皇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嘗稱疾而終身得意。皆孝順小心。婉靜有禮。婉、順。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矣。又援姑姊妹。並爲成帝婕妤。葬於延陵。臣嚴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緣先姑。當充後宮。由是選后入太子宮。〔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建武二十八年也。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顯宗卽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閒。纖介、猶微細也。閒、隙也。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

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后所居宮也。長者、久也。秋者、萬物成孰之初也。故以名焉。請立皇后不敢指言。故以宮稱之。〔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八妾者。劉向洪範五行傳曰。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師古注。一娶九女。正嫡一。餘者妾也。故云八妾。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出。旣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周官、周禮也。仲舒書。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也。蕃音繁。〔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記大義。讀楚辭。尤善賦頌。疾其浮華。聽論輒摘其要。讀光武紀。至有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歎息。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大練、大帛也。杜預注左傳曰。大帛、厚繒也。太后兄廖上書曰。今陛下躬服厚繒。是也。〔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三十七引續漢書云。身衣大帛。御者禿裙不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漢律春曰朝。秋曰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帝常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續漢志曰。濯龍、園名也。近北宮。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集解〕惠棟曰。是家猶云是人也。王常傳。此家率下江諸將與

此同。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后不喜出入遊觀。希嘗臨御窗望。續漢書作窗牖。十五年。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偟。爲思所納。思后所納之言〔集解〕汪文臺曰。續漢書云下有非臣下所得聞句。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廣雅曰。較。明也。〔集解〕通鑑胡注。平。決也。難平。難決者也。王幼學云。平音病。平其不平曰平。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集解〕惠棟曰。故。舊本作欲。李氏改作故。續漢書云。后志在克己奉上。不以私家干朝廷也。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集解〕汪文臺曰。續漢書云。太后下詔告三輔二千石。無得令馬氏婚親因權屬託。姦亂吏治。犯者正法以聞。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白越。越布。雜布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集解〕惠棟曰。抱朴子。前漢時有禁中起居注。荀悅申鑒最凡二十一首。其十九曰。復內注記。則漢起居。應在宮中。爲女史之任也。削去兄防參醫藥事。〔集解〕汪文臺曰。續漢書云。明帝體不安。召黃門防本參醫藥。夙夜勤勞。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

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迺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㠯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漢制、外戚以恩澤封侯、故曰舊典也。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㠯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成帝封太后弟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等同時爲關內侯。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安侯也。爲丞相、貪驕、與淮南王霸上私語、後薨、武帝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竇嬰、文帝竇皇后兄子魏其侯也。爲丞相、坐與灌夫朋黨弃市也。故先帝防愼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樞機、近要之官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也。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㠯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㠯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褠、臂衣、今之臂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集解〕惠棟曰、胡三省云、臂韝之韝旁從革。此所謂綠褠、綠單衣也。下文言領袖正白、則爲單衣之褠、而非臂韝之韝明矣。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

用而已。冀㠯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西京外戚呂祿、呂產、竇嬰、上官桀、安父子、霍禹等皆被誅。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衞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衞尉、太后兄廖。兩校尉、兄防、兄光也。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集解〕通鑑胡注、兩善謂國家無濫恩、而外戚亦以安全也。豈徒欲獲謙讓之名。〔集解〕惠棟曰。通鑑作謙讓。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以恩澤封爵外家爲外施也。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竇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后也。兄卽王信。後封爲蓋侯。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條侯、周亞夫也。前書曰。高祖與功臣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馬氏無功於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太后曰。吾自念親屬皆無柱石之功。俗語曰。時無赭燒黃土。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後必殃也。且人所㠯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集解〕通鑑胡注、自西都以來。皇后家祀其父母、太官供具。御府令掌中衣服及補澣之屬。欲

食則太官主之。此言衣食皆資於御府。概言之也。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集解〕通鑑胡注。楊子曰。孝莫大於甯親。甯親莫大於得四表之驩心。惠棟曰。李善云。論語摘輔像。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拳拳、猶勤勤也。音權。吾素剛急。有匈中氣。〔集解〕惠棟曰。玉篇。胸、膺也。亦作匈。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方言曰。飴、餳也。陳楚宋衛之間通語。不能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己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慎。慙見陵園。遂不行。〔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后素謹慎。小感輒自責。如平生事舅姑時。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集解〕惠棟曰。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集解〕何焯曰。位字疑。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明德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王主諸室。莫敢犯禁。時廣平、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帝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綵飾。馬不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

萬。於是施親戚被服自此始。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迺置織室。蠶於濯龍中。前書有東織、西織。屬少府。平帝改名織室。數往觀視。㠯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禮記王制曰。凡居人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人居其間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人。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言少慕古人書名竹帛。不顧命之長短。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得、貪得也。言彌復吝惜封爵。不欲濫封親戚也。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惕、懼也。厲、危也。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㠯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勑絕禱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集解〕惠棟曰。建武二十八年。后年十三。入太子宮。至建初四年崩。年止四十也。合葬顯節陵。

賈貴人。南陽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宮。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㠯爲貴人。帝既爲太后所養。專㠯馬氏

爲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迺策書加貴人王赤綬。續漢書曰。諸侯王赤綬也〔集解〕惠棟曰。建初四年八月甲午。詔曰。賈貴人者。奉侍先帝。劬勞帷幄。建初之後。以至親供養長樂宮。昏定晨省。夙夜匪懈。今賜貴人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萬。詔旣早離皇太后。幸復承子道。中心依依。昊天罔極。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永巷、宮中署名也。後改爲掖庭。永巷宮人。卽宮婢也。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集解〕惠棟曰。帝王世紀。章帝母姓秘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冢。蔡邕集。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誕生孝章。蓋當時臣子。不敢斥言章帝爲賈貴人所生。以未受尊號故也。

章德竇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集解〕錢大昕曰。馬皇后、援之少女。梁貴人、竦之女。鄧皇后、禹之孫。和帝陰皇后、光烈后兄識之曾孫。獻帝曹皇后、操之中女。援、竦、禹、識。皆有傳。操之大父騰。亦見宦者傳。故史不言某郡縣人。竇皇后、融之曾孫女。而又書扶風平陵人。伏皇后、湛之八世孫。而又書琅邪東武人。是自亂其例也。班超、彪之少子。而又書扶風平陵人。黃瓊、香之子。而又書江夏安陸人。荀彧、淑之曾孫。而又書潁川潁陰人。鄭、大衆之曾孫。而又書河南開封人。周舉、防之子。而又書汝南汝陽人。皇甫嵩、規之兄子。而又書安定朝那人。伏恭、湛之兄子。而又書琅邪東武人。袁紹、湯之孫。袁術、逢之子。而又書汝南汝陽人。李固、郃之子。而又書漢中南鄭人。法眞、雄之子。而又書扶風郿人。周燮、燕之後。而又書汝南安城人。皆緐複可省。大司徒融之曾孫也。祖穆。父勳。坐事死。事在竇融傳。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集解〕先謙曰。沘當作泚。下同。餘見光武紀。后其長女也。家旣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集解〕惠棟曰。倉頡篇。耗、消也。董仲舒對策云。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注。息、生也。耗、虛也。韓非子。適劃息耗萬不失

一淮南子。息秏滅益。通於不訾。義並同。見后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年六歲能書。親家皆奇之。建初二年。后與女弟。俱㠯選例入見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肅宗先聞后有才色。數㠯訊諸姬傅。訊、問也。傅謂傅母。及見雅㠯爲美。馬太后亦異焉。因入掖庭。見於北宮章德殿。后性敏給。傾心承接。稱譽日聞。明年。遂立爲皇后。妹爲貴人。七年。追爵謚后父勳爲安成思侯。安成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吳房縣東南。后寵幸殊特。專固後宮。初、宋貴人生皇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既無子。並疾忌之。數閒於帝。漸致疏嫌。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遂自殺。廢慶爲清河王。語在慶傳。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少失母。爲伯母舞陰長公主所養。長公主、光武女。梁松尚焉。年十六。建初二年。亦與中姊俱選入掖庭爲貴人。四年。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八年。迺作飛書㠯陷竦。飛書、若今匿名書也。竦坐誅。貴人姊妹㠯憂卒。自是宮房慄息。慄、懼也。音栗。周書曰。臨捕以威而氣慄懼也。后愛日隆。及帝崩。和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皇太后臨朝。尊母泚陽公主爲長公主。益湯沐邑三千戶。兄憲、弟篤、景、並顯貴。擅

威權。後遂密謀不軌。永元四年。發覺被誅。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嫕。音一計反〔集解〕惠棟曰。嫕、袁紀作懸。上書陳貴人枉歿之狀。太尉張酺、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上奏。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中元元年黜呂后不宜配食高廟。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上官太后昭帝后也。父安與燕王謀反誅。太后以年少。又霍光外孫。故不廢也。其勿復議。於是合葬敬陵。在位十八年。帝以貴人酷歿。斂葬禮闕。迺改殯於承光宮。上尊謚曰恭懷皇后。謚法曰。敬事尊上曰恭。慈仁哲行曰懷。追服喪制。百官縞素。與姊大貴人俱葬西陵。〔集解〕通鑑胡注。西陵蓋以其地在敬陵之西。故稱西陵。猶薄太后在霸陵南。因謂之南陵也。儀比敬園。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集解〕錢大昕曰。注說非也。章帝葬敬陵。以竇皇后合葬。而梁太后別葬西陵。史稱儀比敬園者。謂置令丞、守衞。如敬陵之制。百官志。每園陵令各一人。掌守園陵。案行掃除。故稱敬陵曰敬園。猶西京之高園、文園也。若清河王慶之母宋貴人。別葬樊濯聚。和帝時。慶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安得有敬園之稱乎。其後安帝嗣立。追尊祖母爲敬隱皇后。距恭懷改葬二十餘年矣。祭祀志。安帝建光元年。追尊祖母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此則敬北陵之儀比西陵耳。章懷何不考其年代而妄爲之說乎。

和帝陰皇后諱某。光烈皇后兄執金吾識之曾孫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后祖父永。明帝時爲侍中。親幸左右。父綱爲屯騎校尉。后少聰慧。善書蓺。永元四年。選入掖庭。以先后近屬。故得爲貴人。有殊寵。八年。遂立爲皇后。自和熹鄧后入宮。熹音許其反。愛寵稍衰。數有恚恨。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十四年夏。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巫師爲蠱。故曰巫蠱。左傳注曰。蠱、惑也。事發覺。帝遂使中常侍張愼、與尚書陳褒。於掖庭獄雜考案之。朱及二子奉、毅、與后弟軼、輔、敞辭語相連。及以爲祠祭祝詛。大逆無道。奉、毅、輔考死獄中。帝使司徒魯恭持節賜后策。上璽綬。遷於桐宮。以憂死。立七年。葬臨平亭部。葬于亭部內之地也。〔集解〕惠棟曰。說文。埍、徒隸所居。一曰女牢。一曰亭部。靈帝紀。熹平五年。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輕繫。休囚徒。是則輕罪居亭部也。父特進綱、自殺。軼、敞、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縣。〔集解〕先謙曰。下卷閻后傳注當移此。宗親內外昆弟皆免官。還田里。永初四年。鄧太后詔赦陰氏徙者歸故郡。還其資財五百餘萬。

和熹鄧皇后諱綏。蔡邕曰。謚法。有功安人曰熹。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訓有五男三女。長騭、次京、悝、宏、閶。女燕、次綏、綏卽后也。次容。燕早卒。有子女

娥甫在襁褓。時后年十二。傷娥早孤。養視撫育。慈恩深至。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翦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雖痛忍不言。一額盡傷。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前書曰。教學童之書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下意、猶出氣也。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訓閨庭甚嚴。諸子進見。未嘗賜席。至於后。事無大小。每輒咨之。弟邠曰。平生不與諸男語。今豈年衰耶。訓曰。我不衰。是女雖小。諸兒無及者。必益於我家。是以奇之。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后嘗夢捫天。捫、摸也。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滑如磄䃛。有若鍾乳。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咶之。咶音是。〔集解〕惠棟曰。周宣夢書。昔聖帝明皇之時。神氣炤然先見。故堯夢乘龍上天。湯夢布令天下。後皆有天下。咶、東觀記作舐。荀卿子曰。伏而咶天。注。咶與舐同。咶亦作䑙。用舌食也。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

相者見后。驚曰。此成湯之法也。續漢書曰。相者。待詔相工蘇文曰。此成湯之骨法。〔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三十七引續漢書云相者待詔相工蘇太 家人竊喜而不敢宣。后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臼河。〔集解〕何焯曰。使修當作罷修。惠棟曰。修本治字。罷治石臼河。爲不辭矣。袁紀治石臼河甚有方活數千人。蓋訓先治之。後知其難成而復罷之也。 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集解〕先謙曰。其字當衍。 七年。后復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后長七尺二寸。姿顏姝麗。姝、美色也。詩曰。彼姝者子。 絕異於衆。左右皆驚。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集解〕惠棟曰。馬融論語注。克己、約身也。 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集解〕通鑑胡注。既有以恩之。又假借以辭色。 帝深嘉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外舍、外家。 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集解〕惠棟曰。幸、私通鑑作私幸。 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說文。簪、笄也。珥、瑱也。以玉充耳。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

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引續漢書云衣不擇采裝不務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離、並也。禮記曰。離坐離立無往參焉。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迺如是乎。後陰后漸疏。每當御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集解〕通鑑胡注。西漢宮中爵號無才人。蓋東都所置也。以博帝意。陰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爲。遂造祝詛。欲以爲害。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迺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而當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武王有疾。周公爲之請命於太王、王季、文王曰。若爾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也。越姬心誓必死之分。越姬、楚昭王之姬。越王句踐女也。昭王讌遊。越姬從。謂姬曰。樂乎。對曰。樂則樂矣。而不可久也。王曰。願與子生死若此。姬曰。君王樂遊。要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太史。史曰。是害王身。請移於將相。王曰。將相於孤。猶股肱也。不聽。姬曰。大哉君王之德。妾請從王死矣。昔日遊樂。是以不敢聽命。今君王復禮。國人爲君王死。何況妾乎。妾願先驅狐狸於地下。昔日口雖不言。心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遂自殺。故曰心誓。事見列女傳也。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高帝愛幸戚夫人。帝崩。呂太后斷夫人手足。去眼薰耳。使居鞠室中。名曰人彘也。卽欲飲藥。

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集解〕通鑑胡注、屬之欲反。會也。上疾已愈。后信㠯爲然。廼止。明日。帝果瘳。十四年夏。陰后㠯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后愈稱篤疾。深自閉絕。會有司奏建長秋宮。帝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豈易哉。唯鄧貴人德冠後庭。迺可當之。至冬。立爲皇后。辭讓者三。然後卽位。手書表謝。深陳德薄。不足㠯充小君之選。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卽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人閒。殤帝生始百日。后迺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集解〕黃山曰。殤帝生始百日。何能躬上皇太后尊號。特羣臣稱詔書尊之耳。然自是閻梁諸太后。沿爲典制矣。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弃天下。孤心煢煢。煢煢。孤特之貌也。詩曰。煢煢在疚。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㠯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詩邶鄘序

曰、衞莊姜送歸妾也。其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頭上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周禮、王后首服爲副。所以副首爲飾、若今步搖也。釋名曰、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搖也。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集解〕通鑑胡注、考問則下之獄、辭所連及、必有無辜而被逮者。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卽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蠱事。〔集解〕惠棟曰、漢律、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王制、執左道。鄭氏曰、若今巫蠱。袁宏紀、成御者志恨成、乃爲桐人、書太后姓字、埋之。遂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尙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爲。莫不歎服、以爲聖明。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太官、導官、尙方、內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漢官儀曰、太官主膳羞也。前書音義曰、導官主導擇米以供祭祀。尙方掌工作刀劍諸物、及刻玉爲器。漢官儀曰、內者主帷帳、並署名也。〔集解〕惠棟曰、方言、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秦晉曰靡。郭璞曰、靡、細好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集解〕先謙曰、導當作䆃。前書百官表、少府屬有䆃官。朝夕

一肉飯而已。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經、常也。太后勑止日殺省珍費。〔集解〕惠棟曰、日字誤、當作曰。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其蜀漢釦器九帶佩刀、並不復調。蜀、蜀郡也。漢、廣漢郡也。二郡主作供進之器。元帝時貢禹上書、蜀廣漢主金銀器、各用五百萬是也。釦音口。以金銀緣器也。止畫工三十九種。又御府、尚方、織室錦繡、冰紈綺縠、金銀珠玉、犀象瑇瑁、彫鏤翫弄之物、皆絕不作。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儲峙、猶蓄積也。糒、乾飯也。又詔諸園貴人、其宮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覈上名、自御北宮增喜觀閱問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巳連遭大憂、百姓苦役。大憂、謂和帝、殤帝崩。殤帝康陵方中祕藏、方中、陵中也。冢藏之中、故言祕也。及諸工作事事減約、十分居一。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謥詷。言忽遽也。謥音七洞反。詷音洞。至有濁亂奉公。〔集解〕通鑑胡注、言其挾勢恣橫、奉公之吏為所濁亂也。高誘云、濁、亂也。為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騭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干、犯也。

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后性謙慎。兄弟中外。皆先帝所寵。自攝政之後。內檢左右。外抑宗族。太后愍陰氏之罪廢。赦其徙者歸鄉。勅還資財五百餘萬。永平元年。〔集解〕惠棟曰。依安帝紀。乃永初元年事。平當作初。爵號太夫人爲新野君。萬戶供湯沐邑。湯沐者、取其賦稅。以供湯沐之具也。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便輿見。便當作篗。郭璞注。三倉曰篗輿。土器。說文。篗。竹輿也。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具得枉實。〔集解〕通鑑胡注。得其見枉之實也。卽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太后稱制。永初二年三月。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洛陽省獄。舉冤囚杜冷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便輿見。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微疾舉頸。若欲有言。太后察覺之。卽呼還問狀。遂信。卽時收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三年秋。太后體不安。左右憂惶。禱請祝辭。願得代命。太后聞之。卽譴怒。勅掖庭令以下。但使謝過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左右咸流涕。歎太后臨大病。不自顧。而念兆民。後病瘳。豈非天地之應與。舊事。歲終當饗遣衞士。舊事、衞士得代歸者。上親饗焉。前書蓋寬饒傳曰。歲盡當代。上臨饗罷衞卒是也。大儺逐疫。禮記月令有大儺。旁磔土牛。以送寒氣。鄭玄注云。儺、陰氣也。此月之中。日歷虛危。有墳墓四星之氣。爲厲鬼。隨彊陰出。以害人。故儺卻之也。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

滅逐疫侲子之半 侲子、逐疫之人也。音振。薛綜注西京賦云侲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鞉。 悉能象橐駝之屬。豐年復故。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后自入宮遂博覽五經傳記、圖讖、內事、風角、占候、老子、孟子、禮記。法言不觀浮華申韓之書。 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迺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讎、對也。〔集解〕惠棟曰。劉向別錄云、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故曰讎校。 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終盡。憂哀毀損。事加於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羸瘦骨立不能自勝。 贈以長公主赤綬。〔集解〕惠棟曰。案獨斷。異姓婦女以恩澤封者儀比長公主也。 東園祕器玉衣繡衾。東園署名。屬少府。主作凶器。故言祕也。 又賜布三萬匹。錢三千萬。騭等遂固讓錢布。不受。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謚曰敬君。太后諒闇既終。諒闇、居喪之廬也。或爲諒陰。諒、信也。陰、默也。言居喪信默不言。〔集解〕先謙曰。官本此下正文有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餘減罪死右趾以下至司寇三十八字。此脫。 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齋七日。至公卿百僚各有差。庚戌。謁宗廟。率命婦羣妾相禮儀。相、助也。儀禮曰。命夫者。男子之爲大夫也。命婦者。大夫之妻也。

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周禮宗廟祭之日。旦王服袞冕而入。立於阼。后服副褘。從王而入。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次后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此謂交獻也。卒事凡九獻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五年冬謁者劉珍上言曰。竊見永平初虎賁中郎將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務遵經典。使公卿博士議。時太傅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皇太后宜入宗廟如光烈皇后故事。事下公卿。僉曰宜如珍言。棟案母子交獻。古無是禮。故孝明皇帝使公卿博士議也。因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集解〕通鑑胡注。鬱養強孰者。言物非其時。未及成孰。為土室蓄火其下。使土氣蒸暖。鬱而養之。彊使先時成孰也。彊音其兩反。或穿掘萌牙。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論語曰。不時不食。言非其時物則不食之。前書邵信臣曰。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迺上。凡所省二十三種。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阸。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平望縣屬北海郡。今青州北海縣西北平望臺是也。一名望海臺也。〔集解〕先謙曰。在今青州府壽光縣東。郡國志無臺省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臣聞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易繫辭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伏羲神農為三皇。故言皇德也。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弦。竹謂簡冊。帛謂縑素。黃帝以下六代樂皆所以章顯功德。是流音於管弦。伏

惟皇太后。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德。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齊蹤虞妃。比跡任姒。虞妃、即舜妻娥皇、女英也。任、文王母。姒、武王母也。孝悌慈仁。允恭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內朝。流化四海。易家人卦曰。女正位乎內。正家而天下定矣。禮記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譽。援立陛下為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遭水潦。東州飢荒。延平元年。安帝初即位。六州大水。永初元年。稟司隸、兗、豫、徐、冀、并六州貧人也。垂恩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羣下。損膳解驂。以贍黎苗。廣雅云。苗、衆也。惻隱之恩。猶視赤子。隱、痛也。尚書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乂也。克己引愆。顯揚仄陋。崇晏晏之政。尚書考靈燿曰。文塞晏晏。敷在寬之教。敷、布也。尚書曰。五教在寬。興滅國。繼絕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徙人。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洋溢言多。洪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并。丕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勳。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之舊典。世有注記。〔集解〕惠棟曰。藝文志。漢著記百九十卷。五行志。凡漢著記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記。久不塞除之語。荀悅有復內外注記之說。云先帝故事。有起居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

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為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咸，皆。熙，廣也。尚書曰：「庶績咸熙。」言堯之朝政，衆功皆廣。假音格。格，至也。尚書曰：「祐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伊尹佐湯，功至於天也。堯洪水九載，湯大旱七年。高宗、成王有雊雉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高宗，殷王也，小乙之子，名武丁。當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高宗修德，殷道中興。成王疑周公，乃有雷電大風之變，成王改過，幾刑措也。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三母謂后稷母姜嫄，文王母太任，武王母太姒也。詩大雅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曰：「太任有身，生此文王。」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也。修行佐德，詩云：「既有烈考，亦有文母。」是佐德也。（集解）劉攽曰：注案今詩皆作右字，右有音耳，不當作有也。思不踰閾。閾，門限也。左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未有內遭家難，外遇災害，覽總大麓，經營天物，麓，錄也。言大錄萬機之政。書曰：「納于大麓。」又曰：「暴殄天物」也。功德巍巍若茲者也。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燿，勒勳金石，縣之日月，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廣雅曰：「攄，舒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烝烝，猶進進也。」

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蒼頡篇曰：「邸，舍也。」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詔，告也。迺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吾所

吕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吕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襃崇聖道。吕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論語孔子言也。言人終日飽食。不措心于道義。難矣哉。言終無遠大也。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堅謂好車。良謂善馬也。墨子曰。聖王爲衣服之法。堅車良馬不知貴也。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尚書曰。弗學面牆也。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小侯解見明紀。所吕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吕武功。書之竹帛。兼吕文德。教化子孫。先公謂鄧禹。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故曰文德也。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言能自約束修整也。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康吕太后久臨朝政。心懷畏懼。託病不朝。太后使內人問之。時宮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曰。汝、我家出。爾敢爾邪。婢怒。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永寧二年二月。寢病漸篤。乃乘輦於前殿。見侍中、尚書。因北至太子新所繕宮。還。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王、主、羣僚錢布。各有

差。詔曰。朕以無德。託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際。海內無主。元元戹運。危於累卵。說苑曰。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國困人貧。恥功不成。令曰。左右諫者斬也。荀息求見。公曰。諫邪。息曰。不敢。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爲九層之臺。男女不得耕織。社稷一滅。君何所望。君曰。寡人之過。乃壞臺焉。勤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爲樂。上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以安劉氏。自謂感徹天地。當蒙福祚。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內外、謂新野君薨及和殤二帝崩也。頃以廢病沈滯。久不侍祠。自力上原陵。加欬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無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盡忠恪。以輔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三十七引續漢書作丙午日。合葬順陵。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前政、謂周公也。辟、君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言周公攝位復還成王。今太后不還。故曰闕也。至使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器、謂神器。諭帝位也。直生懷懣。懸書於象魏。象魏、闕也。直生、杜根等上書請太后還政。借之儀者。殆其惑哉。借、猶假也。殆、近也。言太后不還政於安帝近可惑也。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太后建光之中崩。歸政安帝。〔集解〕何焯曰。后崩在未改元之前。注云中者誤。建光紀年亦不及經歲也。遂乃名賢戮辱。便

孽黨進。帝寵用乳母王聖及其女伯榮。出入宮掖。通傳姦賂。太尉楊震及鄧騭等皆被中官譖誅也。衰斁之來。茲焉有徵。斁、敗也。安帝臨政。衰敗適甚。故曰有徵也。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己。焦心卹患。自强者唯國。言執持朝權。以招衆謗者。所幸不爲己身。唯憂國也。是㠯班母一說。闔門辭事。太后兄大將軍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許。以問班昭。乃許之。語見昭傳也。愛姪微愆。髡剔謝罪。太后兄騭子鳳受遺事洩。騭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語見騭傳。將杜根逢誅。未値其誠乎。誠、信也。言未爲太后所信。但蹊田之牛。奪之已甚。左傳申叔時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此喻杜根上書雖曰有罪。太后殺之。爲過甚也。

後漢書集解卷十上校補

皇后紀。上宮備七國。周壽昌曰、宮監本作官。據注寫放其宮室云云。則作宮爲是。案官本亦作官。爵列八品。案八原作九。據文選正。錢大昭曰。九文選作八。又前書外戚傳考證。齊召南曰。後書云。秦爵列九品。是錢齊所據本皆原作九也。官本作八。與選合。

增級十四。注。此六官品秩同爲一等也。官本六官作六宮。注末無也字。

抑明賢旨專其威。注。迎立靈帝年十二。十二官本作十三。誤。

光武郭皇后紀。眞定稾人也。集解。先謙曰。前志作稾城。見地理五行二志。至餘見郡國志。錢大昭曰。郭后居稾縣之漆里。別見劉植傳。今案地理志。眞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本治稾城。郡國志。常山國。高帝置。建武十三年省眞定國。以其縣屬。則稾城已併入常山國之眞定縣。故續志無此縣名。又前志稾城莽曰稾實。去實言稾。蓋中興初之改名也。郭后立於建武二年。時眞定國未省。史據以書耳。

帝善況小心謹愼。錢大昭曰。善。閩本作美。

帝親臨喪送葬。官本脫親字。

永平二年。況卒。贈賜甚厚。況卒二字官本或誤爲二年。

復封駿爲觀都侯。卒無子國除。案桓帝建和二年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郭氏國雖絕封未絕也。

光烈陰皇后紀。與胡陽寧平主諸宮人、俱到洛陽。注。寧平縣屬淮陽。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案寧平縣、前漢屬淮陽。後漢屬陳國。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南五十里。集解先謙曰。胡當爲湖。見宋弘傳。錢大昭曰。湖陽公主、光武姊。寧平公主、光武妹。今案湖陽前志南陽縣。續志南陽邑。然據前書高紀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是湖陽之湖本一作胡也。故城今南陽府唐縣南八十里。

俱脫虎口。注。幾不免於虎口。官本注末有也字。

時尚尊號。官本尙作上。

卽案歷。明旦日吉。周壽昌曰。古者以卜筮日。占其吉凶。至漢以來。厤書具載。不煩占筮也。禮儀志。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厤。漢樂府焦仲卿妻古詩有曰。視厤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卽此案

厤是已。觀反文歸忌等。具本書各傳。注載最明。今案日厤之厤古通作歷。

明德馬皇后紀。白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周壽昌曰。絕婚而求進女。事似相連而及。豈三女中有一約婚於竇。至是始絕之耶。馬氏各傳不言與竇氏別有婚姻也。今案馬嚴絕竇氏婚。自因竇固與梁松相比。譖陷馬氏之故。惟絕婚與離婚、停婚異。左傳杞宣公來朝。請絕叔姬而無絕婚。是特謂絕不與爲婚。非已約婚而停之之謂。蓋竇氏當日或有怙勢求婚。狎侮馬氏之事。嚴憤絕之。而因上書進女掖庭耳。

歲給二千萬。周壽昌曰。考證云。此句下一本有諸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終十一字。宋本無。案贅十一字於本句二千萬下。足矣之上。殊不可通。當在後賈貴人傳末錢二千萬句下。蓋以同爲二千萬致誤也。惟有此十一字之本今既未見。不知是原本之誤刊。抑考證之誤指耳。

故寵敬日隆。侯康曰。東觀記。后嘗有不安。時在敬法殿東箱。上令太夫人及兄弟得入見。

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集解。惠棟曰。胡三省云。至明矣。案惠引胡三省說。與今通鑑本注有異。

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案新平主不見於后紀末。新平、縣名。亦未嘗爲國。疑東平琅邪諸女封縣公主者也。周壽昌謂若王家主太后。不至引爲已過。然觀下文太后自引守備不愼。止重不及備外火耳。

賞以財位。集解。何焯曰。位字疑。周壽昌曰。位自是官位。如馬廖、馬防之加特進。馬嚴之拜將軍長史。皆在太后時無疑也。案諸馬進位。雖在太后時。然官位惟天子主之。太后不稱制。無由輒賞外親以官。況賢如明德。

方力拒顯宗之封三舅豈肯輒以官位授所親此何氏之所以不能無疑於位字非謂無以解位字也竊謂位字直物字轉寫之譌耳

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明德后詔書流布至於是施親戚被服自此始案今聚珍本東觀記外戚傳云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朝問起居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飾馬不踰六尺于是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太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莫敢犯禁與惠氏所引前後文倒易無王主諸室四字有鉅鹿二字正德作至德文字亦異至於是施親戚被服自此始十字尤聚珍本所無語亦不可曉當由補注文更有脫誤

賈貴人南陽人侯康曰御覽一百三十七引續漢書云明德馬后之姨女

章德竇皇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注息耗猶言善惡也集解惠棟曰至義並同周壽昌曰大戴記易本命云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息生也耗損也即盛衰意注訓善惡微隔今案周說猶惠說也竊謂前書天文志言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畺田疇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準此則相工之於相人亦視息耗以審吉凶耳

例入見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侯康曰御覽一百三十七引續漢書云奉事長樂宮下至侍御貢獻遺皆得其忻心

和熹鄧皇后紀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注下意猶出氣也周壽昌曰注意隔下意猶禮下氣怡色之謂難問辯難詰問也案前書蒯通傳未嘗卑節下意以求

仕．周說下意．義與彼合．惟輒相難問．方事辯詰．抑豈下氣怡色之時．仍非確詁耳．猶謂章懷注氣字卽意字之誤．下意猶出意者．謂別出己意．與諸兄論難．戰國策秦策．下兵三川．高注．下兵．出兵也．此下得訓出之證．桓榮傳．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注．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下意難問與下語講說之下同．

若有鍾乳狀．集解．東觀記．滑如磄磃．案今聚珍本東觀記．無如磄磃三字．磃葢䃂之俗體．

入親醫藥．官本親作視．

歲時但供紙墨而已．通鑑胡注．毛晃云．楮藉不知所始．後漢蔡倫以魚網木皮爲紙．俗以爲紙始於倫．非也．前書外戚傳．已有赫蹏紙矣．墨膠煤爲之．案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是倫奏上所造紙．后卽位已閱四年矣．其在卽位之初．所供紙仍縑帛也．周壽昌乃謂倫造紙在永元年間．其未奏上時．已流用於宮掖．然倫傳載倫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亦未嘗言已造紙．倘方用品．未經奏上．宮掖尤不得先用．

以未有頭上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官本無頭上二字．

輕薄謥詷．注．言忽遽也．謥音七洞反．詷音洞．侯康曰．一切經音義八引通俗文曰．言過謂之謥詷．又引纂文曰．謥詷．急也．

羸困輿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便輿見。便當作箯。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徐廣音鞭。索隱引服虔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箯。一名編。

卽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集解。太后察覺之。卽呼還問狀。遂信。卽時收令下獄抵罪。案聚珍本東觀記。太后察覺之。作太后察視覺之。多一視字。與紀文合。遂信（同伸）作遂得伸理。

平望侯劉毅。錢大昭曰。毅、北海敬王子。建初二年封。永元中坐事失侯。此當云故平望侯。案毅事具文苑傳。

流音於管弦。注。黃帝以下六代樂。皆所以章顯功德。官本皆作音。

崇晏晏之政。注。尚書考靈燿曰。文塞晏晏。周壽昌曰。考靈燿。文㥶晏晏。第五倫陳寵傳注俱引之。又郅壽傳。傷㥶晏之化。注引鄭注。道德純備謂之㥶。寬容覆載謂之晏。此注。㥶作塞。古今字異也。究以作㥶爲是。監本作基。誤。今案說文。㥶塞本各爲一字。㥶下云。實也。虞書曰。剛而㥶。今書已通作塞。又禮中庸。不變塞焉。鄭注云。塞猶實。又前書敘傳下。塞淵其德。顏注亦云。塞、實也。是經史之通㥶於塞。相承已久。周所據本文㥶及㥶晏兩處文注皆作㥶。自用本字。第汲古本紀傳文注。則皆作塞。官本此注塞作基。係承監本之譌。餘亦皆作塞。無作㥶者。

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注。洋溢言多。官本四字注在弘德洋溢句下。

漢之舊典。世有注記。官本記作紀。

縣之日月。注。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官本於作乎。

而薄祐不天。周壽昌曰。祐當作祜。史避安帝諱改。

但蹊田之牛。奪之已甚。注。此喻杜根上書。雖曰有罪。太后殺之。爲過甚也。洪亮吉曰。玩上語意。當爲安帝雖昏庸。然太后攄政不歸。爲奪之已甚。不指杜根也。注似誤。

後漢書十下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皇后紀第十下

安思閻皇后諱姬。謚法曰、謀慮不愆曰思。河南滎陽人也。祖父章、永平中爲尙書、以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以重職、顯宗爲後宮親屬、竟不用、出爲步兵校尉。漢官儀曰、比二千石、掌宿衞兵、屬北軍中候也。章生暢、暢生后。后有才色。元初元年、以選入掖庭、甚見寵愛、爲貴人。二年、立爲皇后。后專房妬忌、帝幸宮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鴆殺李氏。鴆、毒鳥也。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三年、以后父侍中暢爲長水校尉、封北宜春侯。北宜春縣屬汝南郡、以豫章有宜春、故此加北。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西南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汝寧府汝陽縣西南。食邑五千戶。四年、暢卒、謚曰文侯、子顯嗣。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帝始親政事。顯及弟景、耀、晏、竝爲卿校、典禁兵。延光元年、更封顯長社縣侯。長社縣屬潁川郡。前書音義曰、其社中樹暴長、故名長社。今許州縣。〔集解〕先謙曰、縣字衍、注見靈

紀。食邑萬三千五百戶。追尊后母宗爲榮陽君。續漢志曰。婦人封君。儀比公主。油軿車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加其首爲帶。顯景諸子。年皆童亂。大戴禮曰。男八歲而齓。女七歲而齓。齓、毀齒也。音初刃反。並爲黃門侍郎。后寵既盛。而兄弟頗與朝權。后遂與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共譖皇太子保。廢爲濟陰王。四年春。后從帝幸章陵。帝道疾。崩於葉縣。后顯兄弟及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晏、晚也。臣下不敢斥言帝崩。猶言晚駕而出。〔集解〕胡三省曰。道次猶言路次也。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爲大害。乃僞云帝疾甚。徙御臥車。行四日。驅馳還宮。〔集解〕胡三省曰。自葉至雒陽。六百餘里。明日。詐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發喪。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臨朝。蔡邕獨斷曰。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攝政。臨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爲兩通。一詣后。一詣少帝。以顯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惠王名壽。章帝子也。立爲皇帝。顯忌大將軍耿寶。耿弇之弟。舒之孫。位尊權重。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惲。惲弟侍中篤。篤弟大將軍長史宓。善文曰。惲字伯周。宓字仲周。篤字季周。〔集解〕陳景雲曰。善文、書名。陶靖節聖賢羣輔錄亦引之。但作者姓名無考耳。隋經籍志不載此書。錢大昕

曰。案唐藝文志總集類。有杜預善文四十九卷。陳氏偶未檢。及又秦辯士遺秦將章邯書在善文中。見裴駰注史記李斯傳。侍中周廣。阿母野王君王聖。聖女永。永壻黃門侍郎樊豐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爲唱和。皆大不道。豐、惲、廣皆下獄死。家屬徙比景。比景。縣名。屬日南郡。前書音義曰。日居於頭上。日景在已下。故名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景上日字。考證云景字上監本多一日字。從如淳原注減。宓嚴減死髡鉗。貶寶爲則亭侯。遣就國。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景爲衞尉。耀城門校尉。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少帝立二百餘日而疾篤。〔集解〕黃山曰。少帝即位。至薨。凡二百三十四日。顯兄弟及江京等皆在左右。京引顯屏語曰。北鄉侯病不解。〔集解〕通鑑胡注。解、散也。言病纏於身而不散也。國嗣宜時有定。前不用濟陰王。今若立之。後必當怨。又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集解〕惠棟曰。簡。擇也。置。立也。顯㠯爲然。及少帝薨。京白太后。徵濟北、河閒王子。未至。而中黃門孫程合謀殺江京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顯、景、晏、及黨與皆伏誅。遷太后於離宮。家屬徙比景。明年。太后崩。〔集解〕惠棟曰。周舉傳。永建元年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從李郃之請也。在位十二年。合葬恭陵。帝母李氏。瘞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莫敢㠯聞。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發哀。親到瘞

所。更以禮殯。〔集解〕通鑑胡注。殯用皇后禮也 上尊諡曰恭懷皇后。葬恭北陵。為策書金匱。藏于世祖廟。在恭陵之北。因以為名。漢官儀曰置陵園令食監各一人。秩皆六百石。金匱緘之以金

順烈梁皇后諱妠。諡法曰。執德尊業曰烈。聲類曰妠妠娶也音納 大將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孫也。后生有光景之祥。〔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后有光景之祥。及長聰敏。仰承兄姊。俯接弟妹。恩情周悉 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韓嬰所傳詩也。 大義略舉。常以列女圖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劉向撰列女傳八篇。圖畫其象。〔集解〕惠棟曰。劉向七略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 父商深異之。竊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商曾祖統。更始二年。補中郎將。酒泉太守。使安集涼州。時西河擾亂。衆議以統素有威信。乃推統與竇融共完全五郡 雖大位不究。而積德必報。若慶流子孫者。儻興此女乎。永建三年。與姑俱選入掖庭。時年十三。相工茅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集解〕惠棟曰。戰國策。司馬喜云。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也。 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太史卜兆得壽房。〔集解〕惠棟曰。藝文志。龜書五十二卷。沈氏云。古之卜者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東觀記作戴房。沈濤曰。下文云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為皇后。蓋應壽房之兆。則作戴房者誤 又筮得坤之比。易坤卦六五爻變而之比

九五。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九五居得其位。下應於上。故吉。遂以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詩國風序曰。言后妃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詩大雅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剝、坤下艮上。五陰而一陽。衆陰在下。駢頭相次。似貫魚也。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陽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以乘氏侯商先帝外戚。商祖姑章帝貴人。生和帝也。春秋之義。娶先大國。公羊傳曰。天子娶於紀。紀本子爵也。先褒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也。梁小貴人宜配天祚。正位坤極。正其內位。居陰德之極也。易曰。女正位乎內也。帝從之。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爲皇后。壽安是德陽宮內殿名。〔集解〕惠棟曰。東京賦。壽安永寧。薛綜注。殿以休令爲名。美時君之德。在應門之內也。東觀記曰。是時自冬至春不雨。立后之日。嘉澍沾渥。后既少聰惠。深覽前世得失。雖以德進。不敢有驕專之心。每日月見謫。謫。責也。禮記云。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爲之食。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爲之食。輒降服求愆。建康元年。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爲沖帝。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沖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時揚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賦斂煩數。官民困竭。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

崇節儉。其貪叨罪慝。多見誅廢。貪財曰叨。慝、惡也。分兵討伐。羣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以寧。而兄大將軍冀。鴆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以邪說疑誤太后。遂立桓帝而誅李固。太后又溺於宦官。多所封寵。以此天下失望。和平元年春。歸政於帝。太后寢疾遂篤。乃御輦幸宣德殿。見宮省官屬及諸梁兄弟。詔曰。朕素有心下結氣。從間以來。加以浮腫。逆害飲食。寖以沈困。寖、漸也。比使內外勞心請禱。私自忖度。日夜虛劣。不能復與羣公卿士共相終竟。援立聖嗣。恨不久育養。見其終始。今以皇帝將軍兄弟委付股肱。其各自勉焉。後二日而崩。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五。合葬憲陵。

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十三。選入掖庭。續漢志曰。美人父詩。爲郎中。詩父衡。屯騎校尉。又生女舞陽長公主。自漢興母氏莫不尊寵。順帝既未加美人爵號。而沖帝早夭。大將軍梁冀秉政。忌惡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

陳夫人者。家本魏郡。少以聲伎入孝王宮。得幸。生質帝。亦以梁氏故。榮寵不及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梁冀欲專權。令帝母不得至

京都。又帝短祚。是以外家無他寵。熹平四年。小黃門趙祐。續漢志曰。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員。掌侍左右。受尙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以下衆事。諸公主及王大妃等疾苦則使問之。〔集解〕惠棟曰。祐、北海人。與于龐等五人不爭威權。稱爲淸忠見宦者傳。議郎卑整上言。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漢有卑躬。爲北平太守。〔集解〕惠棟曰。整、雁門人。案孫愐引胡太傅碑。亦作卑整。蔡邕集及袁紀。皆作畢整。作畢字者誤也。前書古今人表。鄭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今論語。左傳皆從俗作諶。蓋爲何晏杜預所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隆漢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寵。今沖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生聖皇。而未有稱號。夫臣子雖賤。尙有追贈之典。況二母見在。不蒙崇顯之次。無以述遵先世。垂示後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爲憲陵貴人。陳夫人爲勃海孝王妃。孝王名鴻。章帝子。千乘貞王伉之孫。鴻生質帝。帝立。徙勃海焉。使中常侍持節授印綬。遣太常以三牲告憲陵、懷陵、靜陵焉。懷陵。沖帝陵。靜陵。質帝陵。

孝崇匽皇后諱明。匽音偃。爲蠡吾侯翼媵妾。蠡吾侯翼。河間王開子。和帝孫。生桓帝。桓帝卽位。明年。追尊翼爲孝崇皇。陵曰博陵。以后爲博陵貴人。和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爲孝崇皇后。〔集解〕惠棟曰。桓帝詔曰。博園匽貴人覆高明之懿德。容淑美之嘉會。與

天合靈。篤生厥躬。欲報之德。詩所感歎。今以貴人爲孝崇皇后。遣司徒持節奉策。授璽綬。齋乘輿器服。備法物。宮曰永樂。〔集解〕通鑑胡注。續漢志。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有永樂宮。置太僕少府已下。皆如長樂宮故事。漢官儀曰。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及職吏。皆宦者爲之。又置虎賁、羽林衛士。起宮室。分鉅鹿九縣爲后湯沐邑。在位三年。元嘉二年崩。已帝弟平原王石爲喪主。石。蠡吾侯翼子。桓帝兄。斂已東園畫梓壽器、玉匣、飯含之具。禮儀制度比恭懷皇后。東園署名。屬少府。掌爲棺器。梓木爲棺。以漆畫之。稱壽器者。欲其久長也。猶如壽堂壽宮壽陵之類也。漢舊儀曰。梓棺長二丈。廣四尺。玉匣者。腰已下爲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爲縷。飯含者。以珠玉實口。使司徒持節。大長秋奉弔祠。賻錢四千萬。公羊傳曰。貨財曰賻。布四萬匹。中謁者僕射典護喪事。侍御史護大駕鹵簿。漢官儀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侍御史在左駕馬。詢問不法者。今儀比車駕。故以侍御史監護焉。詔安平王豹、河間王建、勃海王悝、悝音恢。長社、益陽二長公主。長社公主。桓帝姊。耿弇弟覊玄孫授尚焉。益陽公主。桓帝妹。侍中寇榮從兄子尚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覊作霸。授作援。與諸國侯三百里內者及中二千石、二千石、令、長、相。皆會葬。將作大匠復土繕廟。合葬博陵。

桓帝懿獻梁皇后諱女瑩。諡法曰。溫和聖善曰懿。聰明叡智曰獻。順烈皇后之女弟也。帝初為蠡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為婚。公羊傳曰。祭公來。逆王后于紀。傳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未及嘉禮。嘉禮。婚禮。會質帝崩。因以立帝。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膺、當也。紹、嗣也。聖善謂母也。言娶妻當嗣親也。詩云。母氏聖善。〔集解〕陳景雲曰。膺紹聖善。謂堪繼太后聖善之德。注未了。結婚之際。有命既集。謂太后先有令許結親也。詩云。天監下民。有命既集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下民作在下。是。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徵、成也。納幣以成婚。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太常宏。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如孝惠孝平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漢書舊儀。聘皇后黃金萬斤。呂后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也。儀禮曰。納采用鴈。鄭玄注云。納其采擇之禮。用鴈。取順陰陽往來也。周禮。王者穀圭以聘女。鄭玄注云。士大夫以上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然禮稱以圭。此云用璧。形制雖異。為玉同也。乘馬。四匹馬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元纁穀璧。以章典禮。姚士粦云。檢晉志云。漢高后制聘二百斤。馬十二匹。注以為四匹。非也。建和元年六月。〔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六月庚子。始入掖庭。八月。立為皇后。〔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八月乙未。時太后秉政。而梁冀專朝。故后獨見寵幸。自下莫得進見。后藉姊兄廕埶。恣極奢靡。宮幄彫麗。服御珍華。巧飾制度。

兼倍前世。及皇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見御轉稀。至延熹二年。后以憂恚崩。在位十三年。葬懿陵。其歲。誅梁冀。廢懿陵爲貴人冢焉。

桓帝鄧皇后諱猛女。和熹皇后從兄子鄧香之女也。母宣。初適香。生后。改嫁梁紀。紀者。大將軍梁冀妻孫壽之舅也。后少孤。隨母爲居。因冒姓梁氏。冀妻見后貌美。永興中。進入掖庭。爲采女。絕幸。采。擇也。以因采擇而立名。明年。封兄鄧演爲南頓侯。位特進。演卒。子康嗣。及懿獻后崩。梁冀誅。立后爲皇后。帝惡梁氏。改姓爲薄。封后母宣爲長安君。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鄧香之女。不宜改易它姓。於是復爲鄧氏。追封贈香車騎將軍安陽侯印綬。更封宣、康大縣。宣爲昆陽君。康爲泚陽侯。賞賜巨萬計。巨。大也。大萬。謂萬萬也。〔集解〕先謙曰。泚亦當爲沘。宣卒。賵贈葬禮。皆依后母舊儀。以康弟統襲封昆陽侯。位侍中。統從兄會。〔集解〕惠棟曰。會。天文志作瞀。襲安陽侯。爲虎賁中郎將。又封統弟秉爲淯陽侯。宗族皆列校、郎將。〔集解〕通鑑胡注。列校。謂北軍五校。郎將即三署郎中郎將。帝多內幸。博采宮女至五六

千人及驅役從使。〔集解〕通鑑胡注。驅役者。嬖幸挾勢。驅掠良人。以供掖庭私役者也。從使者。趨勢附力。樂從而爲之使也復兼倍於此。而后恃尊驕忌。與帝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八年。詔廢后送暴室。以憂死。漢官儀曰。暴室在掖庭內。丞一人。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也。立七年。葬在北邙。從父河南尹萬世及會皆下獄死。統等亦繫暴室。〔集解〕惠棟曰。天文志。時又有越騎校尉鄧弼。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議郎鄧秉。皆繫暴室。免官爵。歸本郡。財物沒入縣官。

桓思竇皇后諱妙。章德皇后從祖弟之孫女也。父諱武。〔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三字。考證云。此句下。監本有父諱武三字注。王會汾云。按下文有太后父大將軍武句。此處不復須注。且后父亦不當言諱也。明是後人添入。今從宋本刪。延熹八年。鄧皇后廢。后以選入掖庭。爲貴人。其冬。立爲皇后。而御見甚稀。帝所寵唯采女田聖等。永康元年冬。帝寖疾。遂以聖等九女皆爲貴人。及崩。無嗣。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定策。立解犢侯宏。〔集解〕先謙曰。犢當爲瀆。下脫亭字。官本有。是爲靈帝。太后素忌忍。積怒田聖等。桓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又欲盡誅諸貴人。中常侍管霸、蘇康苦諫。乃止。時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而中常侍曹節等。矯

詔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景。竇氏雖誅。帝猶以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寧四年十月朔。率羣臣朝于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漢官儀曰。黃門令秩六百石。因此數爲太后訴怨。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中常侍曹節、王甫疾萌附助太后。誣以謗訕永樂宮。靈帝母所居也。訕、謗毀也。萌坐下獄死。熹平元年。太后母卒於比景。后感疾而崩。立七年。合葬宣陵。

孝仁董皇后諱某。河間人。爲解犢侯萇夫人。萇、河間孝王開孫淑之子也。（集解）先謙曰。侯上脫亭字。官本有。生靈帝。建寧元年。帝即位。追尊萇爲孝仁皇。陵曰慎陵。以后爲慎園貴人。及竇氏誅。明年。帝使中常侍迎貴人。幷徵貴人兄寵到京師。上尊號曰孝仁皇后。居南宮嘉德殿。嘉德殿在九龍門內。宮稱永樂。拜寵執金吾。後坐矯稱永樂后屬請。下獄死。及竇太后崩。始與朝政。使帝賣官求貨。自納金錢。盈滿堂室。中平五年。以后兄子衞尉脩侯重。脩、今德州縣。故城在縣南。脩今作蓨。音條。（集解）先謙曰。在今河間府景州南。州志十三里南條城。爲驃騎將軍。領兵千餘人。初。后自養皇子協。數勸帝立爲太子。而

何皇后恨之。議未及定而帝崩。何太后臨朝。重與太后兄大將軍進權埶相害。后每欲參干政事。太后輒相禁塞。后忿恚詈言曰。汝今輈張。怙汝兄耶。輈張猶彊梁也。〔集解〕惠棟曰。尚書無逸篇譸張爲幻。陸德明云。譸、竹求反。馬融本作輈。爾雅及詩作侜。同。侜張、誑也。揚雄國三老箴云負乘覆餗。姦寇侏張。李善注。輈與侏古字通。張由切。丁度云。李頤說。狂屈侜張。似人而非也。續漢書。后憤恚嗔罵曰。汝欲怪大將軍邪。敕驃騎斬大將軍頭來。與此異也。當勑驃騎斷何進頭來。何太后聞。巳告進。進與三公及弟車騎將軍苗等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諝等。交通州郡。漢官儀曰。永樂太僕用中人爲之。辜較在所珍寶貨賂。悉入西省。辜較解見靈紀。西省。卽謂永樂宮之司。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師。蕃后。謂平帝母衞姬。時王莽攝政。恐其專權。后不得留在京師。故云故事也。輿服有章。膳羞有品。請永樂后遷宮本國。奏可。何進遂舉兵圍驃騎府。收重。重免官自殺。〔集解〕先謙曰。疑當作免重官。重自殺。而傳寫倒脫也。后憂怖疾病暴崩。〔集解〕通鑑考異云。案九州春秋。太后憂懼自殺。在位二十三年。民間歸咎何氏。喪還河間合葬愼陵。

靈帝宋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也。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集解〕劉攽曰。案宋貴人安得有從曾孫。姓宋者。當是漏一父字。汪文臺曰。御覽百三十七引續漢書。貴

人之從孫。建寧三年。選入掖庭。爲貴人。明年。立爲皇后。父酆。執金吾。封不其鄉侯。不其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蓋其縣之鄉也。其音基。決錄注。酆字伯遇。〔集解〕錢大昕曰。案伏湛於建武六年封不其侯。傳國八世。至獻帝時始絕。而宋酆於靈帝之世得封不其鄉侯者。伏氏食邑三千六百戶。除所食之外。尚有宅鄉也。先謙曰。在今萊州府即墨縣西南。縣志二十七里不其社。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勃海王悝及妃宋氏。熹平元年。王甫譖悝與中常侍鄭颯交通。欲迎立悝。悝自殺。妃死獄中也。妃卽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太中大夫程阿共搆言皇后挾左道祝詛。禮記曰。執左道以亂衆。殺無赦。鄭玄注云。左道若巫蠱也。帝信之。光和元年。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在位八年。父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闥者。皆憐宋氏無辜。共合錢物。收葬廢后及酆父子。歸宋氏舊塋皋門亭。詩云。迺立皋門。注云。王之郭門曰皋門。漢官儀曰。十二門皆有亭。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勃海王悝。旣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上帝。天也。震。動也。書曰。帝乃震怒也。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旣覺而恐。以事問於羽林左監許永。續漢志曰。羽林左監一人。秩六百石。主羽林左騎。右亦如之。永或作詠。〔集解〕惠棟曰。謝承書。永字游光。靈帝時。爲司隸校尉。是時。奄寺在內。並貴幸用勢於時。永舉法無所迴避。中官子弟爲令長官者。並棄官去。威烈風行。於是深見怨於宰官。遂見誣譖。當下廷尉。永謂友

人曰。永年七十。庶幾以忠義致身。未得殲姦人之首。而先賊受害。何能復入奏對。刀筆吏遂仰藥而死。曰。此何祥。其可禳乎。禳謂除也。永對曰。宋皇后親與陛下共承宗廟。母臨萬國。歷年已久。海內蒙化。過惡無聞。而虛聽讒妒之說。以致無辜之罪。身嬰極誅。禍及家族。天下臣妾。咸爲怨痛。勃海王悝。桓帝母弟也。處國奉藩。未嘗有過。〔集解〕惠棟曰。史弼傳。弼遷北軍中候。是時。北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爲癭陶王。蔡邕集亦云。悝懷逆謀。黜封癭陶王。洪适案。趙相劉衡碑云。勃海王帝之冢弟。不遵憲典。君以特選爲郎中令。如史所載。則勃海王死非其罪。似作碑者附會時論。辭有溢惡。然威宗紀。延熹八年。書勃海王悝謀反。降爲癭陶王。後二年復舊。則勃海王亦非身端行治者。孝靈之夢。則齊諧家所志也。棟案。孝靈之夢。載在干寶搜神。范氏撰方術傳。多取材於干氏。非實錄也。陛下曾不證審。遂伏其辜。昔晉侯失刑。亦夢大厲。被髮屬地。左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杜預注曰。厲鬼。趙氏之先祖也。晉侯先殺趙同、趙括。故怒也。天道明察。鬼神難誣。宜并改葬。以安冤魂。反宋氏之徙家。復勃海之先封。以消厥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靈思何皇后諱某。南陽宛人。家本屠者。以選入掖庭。風俗通曰。漢以八月算人。后家以金帛賂遺主者以求入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進父眞死。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案何進傳。蹇碩與趙忠書曰。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然則幸由郭勝得入掖庭也。長七尺一寸。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號曰史侯。道人謂道術之人也。獻帝

春秋曰。靈帝數失子。不敢正名。養道人史子助家。號曰史侯。〔集解〕先謙曰。官本助作眇。拜后爲貴人。甚有寵幸。性彊忌。後宮莫不震懾。光和三年。立爲皇后。明年。追號后父眞爲車騎將軍。舞陽宣德侯。因封后母興爲舞陽君。時王美人任娠。左傳曰。邑姜方娠。杜預注曰。懷胎爲娠。音之刃反。一音身。畏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協。后遂鴆殺美人。〔集解〕惠棟曰。續漢書鴆飲米粥。遂暴薨。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固請得止。董太后自養協。號曰董侯。

王美人。趙國人也。〔集解〕李賡芸曰。后紀序曰。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私恩追尊者。隨事附出。此紀例也。卷內自賈貴人以下。皆應附各紀之末。不應另傳。此必非范氏之舊。先謙曰。元書不提行。正應隨事附見之例。下文紀序何后事。其明證也。此自後人傳寫之誤。李說非。祖父苞。〔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苞治尙書。父章。襲苞業。居貧。有子二人。男斌。女曰榮。榮卽后也。五官中郎將。美人豐姿色。聰敏有才明。能書會計。會計。謂總會其數而算。以良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帝愍協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賦。令儀頌。中平六年。帝崩。皇子辯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爲所害。舞陽君亦爲亂兵所殺。幷州牧董卓被徵。將兵入洛陽。陵虐朝廷。遂廢少帝爲弘農王。〔集解〕黃山曰。或謂少帝當書皇子辯。非。詳靈紀。而立協。是爲獻

帝。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董卓又議太后踧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於永安宮。因進酖弒而崩。在位十年。董卓令帝出奉常亭舉哀。華延儁洛陽記曰。城內有奉常亭。公卿皆白衣會。不成喪也。有凶事素服而朝。謂之白衣會。左傳曰。不書葬。不成喪。合葬文昭陵。初。太后新立。當謁二祖廟。欲齋。輒有變故。如此者數。竟不克。時有識之士。心獨怪之。後遂因何氏傾沒漢祚焉。明年。山東義兵大起。討董卓之亂。卓乃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藥。可㠯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强飲之。不得已。乃與妻唐姬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抗。舉也。曰。皇天崩兮后土頹。史記。周烈王崩。周人爲齊威王曰。天崩地拆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爲作謂。古字通。身爲帝兮命天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埶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唐姬。潁川人也。王薨。歸

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略得姬。傕因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不自名少帝之姬也。袁宏紀曰。爲傕所略。不敢自言。尚書賈詡知之。魏志曰。詡字文和。姑臧人。少時漢陽閻忠見而異之曰。詡有良平之才。以狀白獻帝。帝聞感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弘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弘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趙忠元有成壙。因而葬焉。謚曰懷王。帝求母王美人兄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拜奉車都尉。興平元年。帝加元服。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朕稟受不弘。遭值禍亂。未能紹先。以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禮章有闕。中心如結。詩云。心如結兮。三歲之感。蓋不言吉。且須其後。於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爲靈懷皇后。改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敬、章帝陵。恭、安帝陵。〔集解〕陳景雲曰。謂如恭懷梁后葬敬西陵。恭愍李后葬恭北陵之禮。不言西北者省文耳。注非。使光祿大夫持節行司空事奉璽綬。斌與河南尹駱業復土。斌還。遷執金吾。封都亭侯。凡言都亭者。並城內亭也。漢法。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鄉□亭侯視中二千石也。食邑五百戶。病卒。贈前將軍印綬。謁者監護喪事。長子端襲爵。

獻帝伏皇后諱壽。琅邪東武人。東武今密州諸城縣。〔集解〕先謙曰今青州府諸城縣治。大司徒湛之八世孫也。父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陽安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東北。〔集解〕先謙曰。注已見上卷此重出。爲侍中。初平元年。從大駕西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爲貴人。興平二年。立爲皇后。完遷執金吾。帝尋而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集解〕先謙曰。注見帝紀。帝乃潛夜度河走。度所在今陝州陝縣北。水經曰。錮翁仲所沒處是獻帝東遷潛度所。六宮皆步行出營。周禮曰。王后率六宮之人。鄭玄注曰。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濺音子見反。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棗栗爲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比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卒。子與嗣。〔集解〕先謙曰。官本與作典。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衞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

左右。汗流浹背。浹、徹也。音子協反。自後不敢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巳貴人有娠。說文曰、娠、孕也。音仁蔭反。累爲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爲策曰。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二紀于茲。既無任姒徽音之美。太任。文王母。太姒。武王母。徽、美也。詩云。太姒嗣徽音。又乏謹身養己之福。左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之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而陰懷妬害。苞藏禍心。弗可巳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璽。續漢志曰。乘輿黃赤綬。四綵黃赤縹紺。淳黃圭。綬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退避中宮。遷于它館。嗚呼哀哉。自壽取之。未致于理。爲幸多焉。又以尙書令華歆爲郗慮副。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代荀彧爲尙書令。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勒兵入宮收后。閉戶藏壁中。〔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后字。歆就牽后出。〔集解〕惠棟曰。曹瞞傳。歆壞戶發壁牽后出也。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巳幽崩。所生

二皇子。皆酖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獻穆曹皇后諱節。謚法曰。布德執義曰穆。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留住於國。以待年長。十九年。並拜爲貴人。及伏皇后被弒。明年。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抵、擲也。軒、闌校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璽下有綬字。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作天不祚此璽。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旣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集解〕先謙曰。續漢書云。孝獻曹后。丞相魏王操之女也。名憲。建安十八年。上納操二女憲、節於後宮。皆爲貴人。明年。憲爲皇后。帝禪位於魏。憲拜山陽夫人。見御覽百三十七。又云。獻穆曹皇后諱節。操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綬投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此璽。見書鈔百三十一。御覽六百八十二。俱見汪氏文臺所輯引。先謙案。憲無薨年。節安得爲后。禪位之後。仍是憲拜夫人。置節何地。顯然謬誤。所當駁正。

論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爲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上官。昭帝后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

之稱。其後並㠯德爲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皇帝之庶母。〔集解〕先謙曰。官本皇作唯。是。及蕃王承統。㠯追尊之重。特爲其號。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蔡邕集謚議曰。漢世母氏無謚。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德。上下優劣。混而爲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人曰熹。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謚宜爲和熹。其安思、順烈㠯下。皆依而加焉。

贊曰。坤惟厚載。陰正乎內。易曰。坤厚載物。又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詩美好逑。逑。匹也。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后妃有關雎之德。爲君子好匹。易稱歸妹。兌下震上。歸妹卦也。婦人謂嫁曰歸。妹爲少女之稱。兌爲少陰。震爲長陽。少陰而承長陽。悅以動之。歸妹之象也。以六五與九二相應。五爲王侯。故易言帝乙歸妹。祁祁皇孋。言觀貞淑。祁祁。衆多也。孋亦儷也。觀。示也。言諸后皆示其貞淑。配皇爲儷。案。字書無孋字。相傳音麗。蕭該音離。〔集解〕惠棟曰。漢郭甫碑曰。先生有四男三女。高賢姣孋。富貴顯榮。其季女文明。潁川之夫人也。戰國策。鄒忌妻曰。公姣且麗。則孋卽麗也。媚茲良哲。承哉天祿。〔集解〕先謙曰。官本哉作我。是。班政蘭閨。宣禮椒屋。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蘭林蕙草披香發越。蘭林殿名。故言蘭閨。椒屋卽椒房也。旣云德升。亦曰幸進。德升、謂馬鄧等也。幸進。謂閻和之類也。身當隆極。族漸河潤。公羊傳曰。河海潤千里也。視景爭暉。方山並峻。乘剛多阻。行地必順。易屯卦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又坤卦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王弼

(注云。地之所以得無疆者。以卑順行之故也。)咎集驕滿。福協貞信。慶延自己。禍成誰釁。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漢法。大縣侯視三公。)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建武十五年。封武陽公主爲長公主。即是帝女尊崇亦爲長。非惟姊妹也。輿服志曰。長公主赤罽軿車。與諸侯同綬也。)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鄉亭侯視中二千石。)肅宗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爲縣公主。(東平王傳曰。封蒼女五人爲縣公主。孝王女傳不見其數。)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案鄧禹玄孫少府褒尚舞陰長公主。耿弇曾孫侍中良尚漢陽公主。岑彭玄孫魏郡守熙尚涅陽長公主。來歙玄孫虎賁中郎將定尚平氏長公主。並安帝妹也。長社、益陽公主。桓帝妹也。解見上。〔集解〕錢大昭曰。漢陽公主當從耿弇傳作濮陽長公主。惠棟曰。長社公主桓帝姊。注誤爲桓帝妹。)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馮定獲嘉公主子。襲封獲嘉侯。馮奮平陽公主子。襲封平陽侯。此其類也。)皆傳國於後。鄉亭之侯。則不傳襲。其職僚品秩。事在百官志。(沈約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托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志今闕。續漢志曰。諸公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其餘屬吏增減無常。漢官儀曰。長公主傅一人。私府長一人。食官一人。永巷長一人。家令一人。秩皆六百石。各有員吏。而鄉公主傅一人。秩六百石。僕一人。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也。〔集解〕錢大昕曰。按蔚宗志今已失傳。其名目可考者。有五行、天文志。見蔡邕傳。有禮樂、輿服志。見東平王蒼傳。有百官志。見此紀。)不足別載。故附于后紀末。

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舞陽縣屬潁川郡。松、梁統之子。其傳云。尙光武女舞陰公主。又鄧訓傳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與交通。此云舞陽。誤也。〔集解〕錢大昕曰。舞陰與涅陽、館陶二主。同時以皇女封。但當云公主耳。其加長字。當在明章之世。史家省文。併作一事書之也。蔡邕獨斷云。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此漢家故事。章懷據此文。謂帝女尊崇亦爲長。非唯姊妹。失其旨矣。松坐誹謗。誅。

皇女中禮。十五年。封涅陽公主。適顯親侯大鴻臚竇固。涅陽屬南郡。顯親縣屬漢陽郡。固、竇融子。〔集解〕先謙曰。涅陽在今南陽府鎭平縣南。顯親今秦州秦安縣西北。肅宗尊爲長公主。

皇女紅夫。十五年。封館陶公主。適駙馬都尉韓光。光坐與淮陽王延謀反。誅。

皇女禮劉。十七年。封淯陽公主。適陽安侯長樂少府郭璜。璜、郭況子也。璜坐與竇憲謀反。誅。

皇女綬。綬一作綬。二十一年。封酈邑公主。適新陽侯世子陰豐。豐害主。誅死。酈縣屬南陽郡。音擲亦反。新陽縣屬汝南郡。豐、陰就子。〔集解〕先謙曰。酈邑注見帝紀。新陽、今潁州府太和縣西北。縣志。六十里信陽城。

世祖五女

皇女姬。永平二年。封獲嘉長公主。適楊邑侯將作大匠馮柱。獲嘉縣屬河內郡。楊邑縣屬太原郡。柱、馮魴子。〔集解〕先謙曰。獲嘉今衛輝府新鄉縣西南十二里。柱子石襲封。縣南十里。又有馮石城。石所築。楊邑本或作陽邑。在今太原府太谷縣東南十五里。

皇女奴。三年。封平陽公主。平陽縣屬河東郡。適大鴻臚馮順。順、勤子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誤作馮魴子也。從宋本改。

皇女迎。迎或作延。三年。封隆慮公主。隆慮縣屬河內郡。〔集解〕先謙曰。今彰德府林縣治。適牟平侯耿襲。牟平縣屬東萊郡。襲、耿弇弟舒之子。〔集解〕先謙曰。今登州府城東南九十里。

皇女次。三年。封平氏公主。平氏縣屬南陽郡。旣不言所適。不顯始終。蓋史闕之也。它皆倣此。〔集解〕先謙曰。平氏今南陽府桐柏縣西。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沁水縣屬河內郡。〔集解〕先謙曰。今懷慶府濟源縣東北。適高密侯鄧乾。乾、鄧震之子。禹之孫。

皇女小姬。十二年。封平皋公主。平皋縣屬河內郡。〔集解〕先謙曰。今懷慶府溫縣東。適昌安侯侍中鄧蕃。昌安縣屬高密國。蕃、鄧襲子。禹之孫也。

皇女中。十七年。封浚儀公主。適軼侯軼、志作軑。音伏師古曰。又音徒系反。黃門侍郎王度。軼縣屬江夏郡。度、王符子。霸之孫。〔集解〕惠棟曰。江夏郡有軑侯國。王霸傳亦作軑。先謙

曰今光州光山縣西北

皇女惠十七年封武安公主適征羌侯世子黃門侍郞來稜征羌縣屬汝南郡、稜襃之子歙之孫（集解）先謙曰征羌今許州郾城縣東南安帝尊爲長公主

皇女臣建初元年封魯陽公主魯陽縣屬南陽郡（集解）先謙曰魯陽、今汝州魯山縣治

皇女小迎元年封樂平公主樂平、太淸縣屬東郡章帝更名（集解）先謙曰今東昌府堂邑縣東南四十里

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成安縣屬潁川郡（集解）先謙曰今汝州東南

顯宗十一女

皇女男建初四年封武德長公主

皇女王四年封平邑公主平邑縣屬代郡今魏郡昌樂東北又有平邑城（集解）先謙曰今大同府陽高縣西南適黃門侍郞馮由

皇女吉。永元五年。封陰安公主。陰安縣。屬魏郡。〔集解〕先謙曰。今大名府清豐縣北。

肅宗三女

皇女保。延平元年。封修武長公主。修武縣。屬河內郡。〔集解〕先謙曰注見帝紀。

皇女成。元年。封共邑公主。共縣。屬河內郡。〔集解〕先謙曰今衛輝府輝縣治。

皇女利。元年。封臨潁公主。縣屬潁川郡。〔集解〕先謙曰。今許州臨潁縣西北。舊志十五里。適即墨侯侍中賈建。即墨縣。屬膠東國。建。賈參子。復之曾孫。〔集解〕先謙曰。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舊志。俗名康王城。

皇女興。元年。封聞喜公主。聞喜縣。屬河東郡。〔集解〕先謙曰今絳州聞喜縣西南。

和帝四女

皇女生。永和三年。封舞陽長公主。〔集解〕先謙曰。今南陽府舞陽縣西。

皇女成男。三年。封冠軍長公主。冠軍縣。屬南陽郡。〔集解〕先謙曰。今南陽府鄧州西北。

皇女廣。永和六年。封汝陽長公主。汝陽縣。屬汝南郡。〔集解〕先謙曰。今陳州府商水縣西北。

順帝三女

皇女華。延熹元年。封陽安長公主。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完、伏湛五世孫。〔集解〕何焯曰。以伏后紀及湛傳參校。五世誤。當作七世。

皇女堅。七年。封潁陰長公主。潁陰縣、屬潁川郡。〔集解〕先謙曰。今許州治。

皇女修。九年。封陽翟長公主。

桓帝三女

皇女某。光和三年。封萬年公主。

靈帝一女

後漢書集解卷十下校補

皇后紀下。安思閻皇后紀。追尊后母宗爲滎陽君。注。婦人封君。儀比公主。油軿耕車。公主之公。原誤宮。據續志正。油軿耕車。今續志作油畫軿車。

詐遣司徒劉熹。錢大昭曰。喜當作熹。案本書安紀、順紀、皆作熹。通鑑此亦作熹。惟袁紀兩見皆作喜。

其夕乃發喪。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臨朝。案安帝崩。太子保旣廢。所立未定。而先尊后爲皇太后。先事臨朝。不知尊將誰屬。然其後桓思竇后亦卽援此爲例矣。悖理亂制。又西京以來所未有也。

孝崇匽皇后紀。乃就博陵尊后爲孝崇皇后。周壽昌曰。后始制於梁太后。繼復爲梁冀所制。冀未誅而后已崩。雖尊爲后。未得一日供養京師也。

詔安平王豹。錢大昭曰。豹、疑當作續。

長社、益陽二長公主。注。長社公主。桓帝姊。耿弇弟覇玄孫授尙焉。集解。官本注。覇作霸。授作援。案據耿弇傳、作霸、作援。知覇授皆譌字。

桓帝鄧皇后紀。詔廢后送暴室。以憂死。周壽昌曰。五行志。鄧后坐酗。上送暴室。令自殺。則非但以憂死也。立七年。葬在北邙。錢大昭曰。在。閩本作于。案官本亦作於。

桓思竇皇后紀。父諱武。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三字。考證云。至今從宋本刪。案今各舊本父諱武三字皆作正文。顧炎武云。諱字衍。意謂緣上有諱妙之諱。故誤衍也。是顧所據本三字亦正文矣。據官本考證。則北監本三字乃爲注文。此又有別。蓋如爲正文。官本即亦不得遽刪也。

黃門令董萌注。黃門令。秩六百石。注令原作之。據正文改。錢大昭曰。之當作令。是錢所據本注令亦原作之也。官本不誤。

熹平元年。太后母卒於比景。后感疾而崩。太后下原無母字。據通鑑補。王鳴盛曰。太后之下脫母字。后之上脫太字。是王所據本亦原與是本同。官本依監本轉刊。后上仍脫太字。惟通鑑二字均不脫。蓋即王說所本也。

孝仁董皇后紀。以后兄子衛尉脩侯重。注。脩今作蓨。音條。官本文注。脩均作修。蓨亦作蓚。音條作音修。案前志。信都國脩。莽曰脩治。顏注。脩音條。功臣表。周勃封國。字亦作修。外戚恩澤侯表序。脩侯犯色。字仍作脩。顏注皆音條。周亞夫傳則徑作條。續志改屬勃海郡。字還作修。晉志則作蓨。然觀史記周勃世家注引徐廣云。表皆作蓨。似作蓨亦不自晉始。大抵脩、修、蓨、條可通作。而音則一。以條爲正也。至官本注之作蓚音修。殆沿監本之失。

初。后自養皇子協。侯康曰。御覽一百三十七引續漢書。暴室嗇夫朱直擁養。獨擇乳母。歲餘。永樂后自將護。

靈帝宋皇后紀。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集解。劉攽曰。案宋貴人安得有從曾孫姓宋者。至貴人之從孫。周壽昌曰。宋貴人但不得有曾孫姓宋者耳。今云從曾孫。自是同父兄弟之曾孫。不待於從下加父字。案袁紀。皇后宋氏。宋隱之從孫也。考肅宗宋貴人。卽淸河王慶之母。安帝追謚爲敬隱后。宋隱之從孫。乃宋隱后從孫之訛。與續漢書說合。作從曾孫。仍脫父字。

父酆執金吾。封不其鄉侯。集解。錢大昕曰。至尙有它鄉也。案不其縣。後漢已省。據袁紀。酆作豐。不其鄉侯作不期侯。續志。東萊郡有不期侯國。故屬琅邪。卽不其縣地也。

以事問於羽林左監許永。集解。惠棟曰。謝承書。永字游光。靈帝時。爲司隸校尉。侯康曰。姚氏補逸引謝書云。永爲司隸校尉。舉法無所迴避。京師號曰許游光。案馬融廣成頌。捎罔兩。拂游光。張平子東京賦。殪野仲而殲游光。注。野仲游光。惡鬼也。然則許永不當取以爲字。當是時人畏其舉法。避之如鬼魅。因舉以相目耳。魏志夏侯太初傳注。引魏略云。李豐兄弟如游光。亦以鬼目人也。又續五行志一。載太常許永與中常侍管霸。蘇康代作脣齒者。疑非一人。今案黨錮傳。羊陟遷尙書令。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等。淸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是許永爲司隸校尉。在羊陟未爲河南尹之前。錢大昭補表。載陟爲河南尹。係光和元年。宋后卽以是年十月廢。則永是時已爲司隸校尉。不應後反降爲羽林左監。惠氏、侯氏、各引謝書。亦皆無永爲羽林左監事。其爲非對夢之許永可知矣。惟五行志之許永。官本作許詠。與章懷注。永或作詠。正合。觀宋后之以憂死。諸常侍小黃

門在省闥者。既皆憐宋氏無辜。合錢收葬。詠夙與宦官比。爲后及勃海王悝乞恩。亦正所以迎合宦官。史特不以入廢言耳。是許永雖非一。而對夢之許永。似即五行志之永。或作詠者。矣然管霸、蘇康均於靈帝即位之初。爲竇武奏誅。詠在前已官太常。亦不應於靈帝末年。反降爲羽林左監。意管蘇誅時。詠亦坐廢。武死。乃因緣宦官復進也。

靈思何皇后紀。卓乃置弘農王於閤上。至王薨。歸鄉里。侯康曰。御覽九十二引英雄記云。置王閤上。薦之以棘。召王太傅責之曰。弘農王病困。何故不白。遂遣兵迫守太醫致藥。即日王及妃唐氏皆薨。今紀明載唐姬潁川人。王薨歸鄉里。則謂妃與王同日薨者誤也。

葬弘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沈銘彝曰。趙岐之壽藏。侯覽之壽冢。與此所云成壙。皆即後世生壙、壽壙也。案宦者傳。趙忠因與張讓等共謀殺何進。爲袁紹所捕斬。蓋其冢宅皆沒入官。

食邑五百戶。戶官本作石。誤。

獻帝伏皇后紀。父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伏完。朝賀公廷。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八座議不決。鄭玄議曰。春秋桓九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嫁於天子。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於京師。更稱其字。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案伏湛傳。建武六年。徙封湛爲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則本縣侯也。續志。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今鄭議稱完爲不其亭侯。則後世固已降封矣。不其縣。後漢既改爲不期國。或其國內之一鄉一亭。仍存不其之名。宋鄷自爲不其鄉侯。伏完自爲不其亭侯。名同而爵迥殊也。

六宮皆步行出營。注。周禮曰。王后率六宮之人。鄭玄注曰。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率原譌爲年。以下原譌爲天下。皆依錢校本正。官本不誤。

完㠯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至十四年卒。案袁紀。建安十九年冬十一月丁卯。皇后伏氏廢。曹操使人收后。后見殺之日。后父完及宗族死者百有餘人。曹瞞傳亦云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據此紀則后見殺時。完前卒已六年矣。又魏志。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言坐昔與完書言故屯騎校尉。亦爲完已前卒之辭。言兄弟皆伏法而不及父。子興嗣。集解。官本興作典。案袁紀。完生五男一女。長男德。次雅。次后。次均。次尊。次朗。無名興典者。亦與范合。

操追大怒。錢大昭曰。閩本無追字。

獻穆曹皇后紀。以后爲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薨。周壽昌曰。自後四十一年。案魏志。爲魏主奐景元元年。志載其年六月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此作景初。誤。景初乃魏明帝紀元也。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集解。先謙曰。至先謙案。憲無薨年。節安得爲后。禪位之後。仍是憲拜夫人。置節何地。顯然謬誤。所當駁正。謙案魏志。建安十八年秋七月。天子娉公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於國。二十年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是操納

於天子者。本有三女。（通鑑胡注。操三女。長憲。次節。次華。節後立爲皇后。）而立爲皇后者。本中女節也。故范氏據以入紀。袁紀乃云操以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立爲皇后。自係本馬彪續書之說。然陳壽作志於晉初。漢魏事多所親歷目睹。自較詳確可據。

論曰。漢世皇后無謚。至 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洪亮吉曰。此本蔡邕和熹謚議。然攷前書。宣帝許后。已謚共哀。不得謂光烈始也。今案蔡議。言漢世后氏無謚。就常例言耳。若前漢衞思后。許共哀。乃因皆不壽終。追爲之謚。自屬變例。故不之數。非蔡竟忘前世事也。其餘皇帝之庶母。集解。先謙曰。官本皇作唯。是。錢大昭曰。閩本南監本皇均作惟。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官本恭上有如字。 初平中。蔡邕始正和熹之謚。注。蔡邕集謚議曰。至 謚法。有功安人曰熹。蔡原譌爲同。據蔡邕集改。官本不誤。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謚。宜爲和熹。案因帝號加謚。始自光烈。至累行議謚。蓋又自和熹始。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注。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沈銘彝曰。帝姑曰太主。見前書東方朔傳。 建武十五年。封武陽公主爲長公主。武陽。官本同。案下文皇女義王注文及注釋。均作舞陽。則此注作武陽誤。 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沈銘彝曰。前漢王女曰王主。言王自主婚也。亦曰翁主。翁。父也。言父自主婚也。見高成二紀及各注。又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

則曰尙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尙承皆卑下之名也。今案綜上諸說。前漢王女。無幷封公主之制。有之。當惟和親外國。以翁主爲公主耳。若後漢雖封有縣與鄉亭之分。而槪曰公主。故王主翁主之名。不復見於史。

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注。案鄧禹玄孫少府褒。尙舞陰長公主。至並安帝妹也。班超傳。超孫始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順帝之姑。亦安帝之妹也。注漏未數。

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長公主。舞陽原作武陽。誤同前注。據本注改。官本不誤。注。梁松、統之子。其傳云。尙光武女舞陰公主。案今梁統傳作尙舞陰長公主。此省長字。

皇女中禮。十五年。封涅陽公主。適顯親侯大鴻臚竇固。注。固、竇融子。案固乃融弟友之子。自有傳。不知注何以亦誤說。

皇女奴。三年。封平陽公主。洪亮吉曰。馮勤傳稱平陽長公主。蓋肅宗時所加。下平皋公主小姬。浚儀公主仲。鄧禹、王霸傳皆稱長公主。與此同。注。平陽縣屬河東郡。今平陽府臨汾縣西南。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錢大昭曰。五行志作長公主。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儀公主。適軑侯。注。軑、志作軚。音伏。師古曰。又音徒系反。案此章懷據前書地理志文注。訂誤也。軑乃軚之譌。下軑縣同。伏乃

汰之譌軑本从大得聲故有汰杕二音而世俗相承从犬今王霸傳仍作軑侯是其證也章懷本欲訂从犬之誤故引前志兼及孟顏二音以正其讀以爲音定則所从自定不虞後來寫官仍以从犬者爲正字反別增造一从央不經之鞅字以當本字又因从犬而譌汰音爲伏音展轉承譌晚近字書亦遂據以加入官本但正軑字之不當从犬而於鞅字疑以傳疑亦姑從蓋闕矣然前志具在不難覆案且从央之字何由得有伏音要亦易辨也

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注成安縣屬潁川郡案前志成安有二屬潁川郡者爲侯國屬陳留郡者乃爲縣後漢皆已省

皇女王四年封平邑公主適黃門侍郎馮由由卽馮順之子勤之孫也平邑勤傳作平安傳注引東觀記又作安平

皇女利元年封臨潁公主適卽墨侍中賈建注建賈參子復之曾孫據復傳建尙主在安帝元初元年主於安帝爲姊妹故傳稱長公主

靈帝一女一原作三據錢披改官本不誤案後漢縣公主不附此紀者如光武姊妹湖陽新野寧平三長公主安帝諸妹舞陰濮陽涅陽平氏陰城五長公主桓帝姊妹長社益陽二長公主均以本非皇女不入質帝靈帝之由外藩入繼有同安桓史不言其有姊妹當由無可考見他如竇穆之尙內黃公主伏晨之尙高平公主傳記均不系何帝則其不入亦必本非皇女也惟獻帝皇女有幾此紀乃全闕蓋自蔡邕被禍後東觀失記如靈帝女萬年公主已不能詳其名況獻帝女耶故無所據以書也然魏志述甄后言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又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三輔決錄竇叔高名元爲上郡計吏朝會數百人儀狀絕衆天子異之詔以公主妻之叔高時已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婦與訣未發而詔召叔高就第成婚藝文類聚三十亦云後漢竇元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趙岐之成決錄在獻帝西遷之後此條言稱天子與魏志述操事稱獻帝爲天子略同則竇元所尙公主疑亦獻帝皇女之一但其封邑與名皆無可考矣至歐陽詢之纂類聚則又轉載漢人記述耳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昆弟。帝王紀曰。舂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徼飲。賓客醉歌。言朝亭兩都尉。游徼後來。用調羹味。游徼大怒。縛捶數百。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爾雅曰。芍、鳧茈。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芍音胡了反。鳧茈。續漢書作符訾。〔集解〕先謙曰。官本食之下有更相侵奪四字。此脫。東觀記亦有。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集解〕胡三省曰。諍與爭同。晉王沈釋時論。闒茸勇敢於饕諍。叶韻、平聲。惠棟曰。諍爭字通。見唐扶頌。遂推爲渠帥。〔集解〕惠棟曰。孔安國云。渠、大也。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即其義也。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也。〔集解〕萬承蒼曰。離鄉乃聚名。若南陽之夕陽聚。南郡之

藍口聚丹陽聚皆是也郡國志於南新市侯國下注案本傳有離鄉聚綠林山則離鄉聚與綠林均爲地名可知章懷注非惠棟曰李吉甫云山在荆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歐陽忞云即當陽長坂也曹操追劉備而張飛拒之於此數月間人七八千人〔集解〕先謙曰官本上人作至是東觀記亦作至地皇二年王莽年也荆州牧某史闕名也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集解〕先謙曰今漢陽府沔陽州西北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之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殺牧也〔集解〕劉攽曰案馬謂之驂人謂之參乘只合用參字惠棟曰春秋宣二年傳使其驂乘謂之曰云云不必改作參遂攻拔竟陵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長壽縣南〔集解〕先謙曰今德安府天門縣西北轉擊雲杜、安陸安陸郡屬江夏郡今安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上郡作縣是今德安府之安陸、雲夢、應城漢陽府之孝感、黃陂皆漢安陸地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續漢書卬作印〔集解〕通鑑考異云司馬彪續漢書卬作印袁宏後漢紀作斤皆誤宜從范史史炤釋文曰卬音魚央反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集解〕先謙曰今德安府隨州治平林人陳牧、廖湛廖音力弔反〔集解〕先謙曰平林鄉在今隨州東北八十里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爲其軍安集掾欲其安集軍衆故權以爲官名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

七

舂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爲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淯水出宏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諸將立聖公于斯水之上。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衆庶來降十餘萬。□將立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於伯升。漢兵以新市、平林爲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之。而朱鮪等立壇城南淯水上。詣伯升。呂植通禮經。爲謁者。將立聖公爲天子議。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爲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卬拔劍擊地曰。稱天公尚可。稱天子何謂不可。於是諸將起。與聖公至於壇所。奉通天冠進聖公。於是聖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爲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集解〕胡三省曰。匡、鳳皆位上公。而加定國、成國美號也。九卿將軍。職爲九卿。各帶將軍之號。仍王莽之制也。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爲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集解〕胡三省曰。賜與更始同祖。蒼梧太守利。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集解〕通鑑考異曰。王莽傳作劉聖。胡三省曰。王子侯表。鍾武節侯度。長沙定王之孫。成帝元延二年。侯則紹封。其後不見。或者望乃則之子歟。鍾武在義陽郡界。水經注。師水過義陽

郡城。東遷鍾武故城南。鍾武、縣名。屬江夏郡。零陵亦有鍾武。非此。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爲天子。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諡以爲姓。〔集解〕惠棟曰。前書云。章廣漢梓潼人。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考異曰。袁紀作襄章。誤。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集解〕胡三省曰。李松。通之從弟。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偏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太液池中臺也。爲水所漸潤。故以爲名。〔集解〕惠棟曰。論衡云。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前書云。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就識。斬莽首。持詣王憲。東觀記云。杜虞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孫愐云。公賓複姓。左傳。魯有公賓庚。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集解〕胡三省曰。信。大司徒賜兄顯之子。擊殺劉望於汝南。幷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

賜爲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關中咸想望天子、更始遂西發雒陽、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鐘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怍、顏色變也、俛、俯也、〔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刮、摩也、正義云、言羞怍而俯首至於坐席、劉子元云、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綠林、名曰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所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更始愧恧俛刮席、與小常侍語、郎吏怪之、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歙爲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劉信爲汝陰王、〔集解〕胡三省曰、祉、舂陵康侯敞之子、大宗也、慶、敞之弟、嘉、敞之弟子、歙、更始之叔父、後遂立王匡爲比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

鮪爲膠東王。衞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南也〔集解〕先謙曰今汝寧府西平縣西。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陽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陰平縣屬廣漢國〔集解〕先謙曰今階州文縣西北。驃騎大將軍宋佻爲潁陰王。〔集解〕惠棟曰。光武紀及通鑑皆作宗佻。尹尊爲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朱鮪爲左大司馬。劉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鎭撫關東。〔集解〕惠棟曰。通鑑云朱鮪、劉賜、與李軼等鎭撫關東。又使李通鎭荆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呂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宴。〔集解〕先謙曰。官本宴作飲。東觀記同。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抵。擊也。趙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

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趙萌以私事捽侍中。侍中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縱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捽才骨反。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更始在長安。官爵多羣小。里閭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傭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往會日也。由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三輔舊事云。更始遣將軍李松攻王莽。屠兒賣餅者皆從之。屠兒杜虞手殺莽。故其時所授官爵。皆屠沽之輩也。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襜褕諸于見光武紀。續漢志曰。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爲赤眉所殺也。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公羊傳曰。炊亨爲養。〔集解〕惠棟曰。張超誚青衣賦云。或於馬廄廚門竈下。何休公羊註曰。炊烹者曰養。王幼學云。養去聲。前書倪寬爲弟子都養。注云。養造食軍帥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集解〕劉攽曰。案是時多置軍師。鄧禹傳亦作軍師將軍。此當作師。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故三公象五嶽。九卿下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爲帝佐。以匡綱紀。〔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下作法。是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十八引謝承書。台宿作垣宿。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埶。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

賊捕之用。漢法。十里一亭。亭上一長。捕賊掾。專捕盜賊也。〔集解〕劉攽曰。注捕賊掾。案前書合作賊捕掾。先謙曰。官本注上作置。是。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對梁惠王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也。〔集解〕周壽昌曰。注梁惠當作齊宣。海內望此。有以闚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重乎。未嘗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也。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割、絕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集解〕胡三省曰。姓譜云。弓、魯大夫叔弓之後。又孔子弟子有仲弓。又有馯臂子弓。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簒奪。而嘗爲漢主。今皆云劉氏眞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涇州鎭原縣西二里。聚黨數千人。望爲丞相。林爲大司馬。

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爲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樅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卽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務鄉在今虢州湖城縣之間。〔集解〕王補曰。其務通鑑注作其地。是。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爲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閒。旦莫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集解〕先謙曰。謂劉賜時蓋在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爲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以拒之。掫音子侯反。續漢志曰。新豐有鴻門亭掫城。卽此也。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貙膢時。共劫更始。前書音義曰。貙、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爲膢。其俗語曰。膢臘社伏。貙音丑于反。膢音婁。〔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申屠建等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應。建等謀劫之也。先謙曰。此時赤眉未至。光武初起。亦不在張卬等意計中。欲更始讓位何人。袁紀謬也。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卬等皆入。

將悉誅之。惟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旦。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集解〕錢大昕曰。鄧禹傳言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宗廣降。則丹未嘗斬也。二傳必有一誤。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卬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廚官。俗名之為廚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恭從獄中出。參械出街中。逢京兆尹解惲。呼解君載我。我更始之忠臣也。即帝敗。我弟又為赤眉所立。惲使後車載之。前行見定陶王劉

祉解其械。言帝在渭中船上。遂相隨見更始。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或作丕。〔集解〕惠棟曰。前書有陽陵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爲屯衛。而實囚之。〔集解〕王補曰。光武紀。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詔封更始爲淮陽王。吏民有敢賊害者。罪同大逆。此東都一代君臣大義瞭然之本也。范史既著其事於紀中。而此傳並不一及。非略也。紀傳體異。此史法之所係也。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曰爲慮。〔集解〕胡三省曰。卬等攻更始。恐其得位而禍及己。故深以爲慮也。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爲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爲

穀孰侯。鯉爲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襄邑。卽春秋襄牛地也。今爲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州縣。故曰徙封。〔集解〕錢大昕曰。灌澤當爲濩澤。先謙曰。襄邑今歸德府睢州西二里。穀熟在歸德府商邱縣東南。壽光今青州府縣。濩澤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西。巡卒。子姚嗣。〔集解〕王補曰。劉氏史通編次篇云。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臣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窋。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又稱謂篇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得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元爲目。不刪其慢乎。補案劉氏所說。與張衡暗合。實爲通鑑綱目二書之先導。故鄙見亦以立傳爲未安。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東觀兵孟津。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輕黠謂輕銳桀黠也。烏合如烏鳥之暫合也。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旗之所撝及。撝與麾同。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爲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陳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中興縣廢。〔集解〕先謙曰。前志式、泰山縣。續志分置濟北。皆無式而有成。或由形近致譌。成在今寧陽縣北。式究不知何在。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高帝孫。朱虛侯也。

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為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書曰。呂母子名育。為游徼。犯罪也。〔集解〕先謙曰。海曲當作海西。辨詳前志。然此字誤久。今沂州府日照縣西十里。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搤虎。搤音於責反。力可搤虎。言其勇也。今為猛字。搤與猛相類也。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今東海有呂母固。即舊集之所也。欒史云。呂母固在東海縣北三十七里巨平山南嶺上。高二里。呂母還海中。保此以為固。遂號呂母固。先謙曰。呂母固在今日照縣南。眾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集解〕先謙曰。官本何作可。義並通。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東觀記曰。樊崇字細君。〔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及東觀記。皆云天鳳五年事。前書曰。赤眉力子都、

樊崇等。先謙曰。今沂州府莒州治。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徂徠山亦曰尤崍山。赤眉渠帥樊崇所保也。故崇自號尤崍三老。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東觀記曰。逄音龐。安字少子。東莞人也。徐宣字驕穉。謝祿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集解〕劉攽曰。案逢字從夅音龐。字自從夅。非借逢爲龐音。此傳內皆誤。先謙曰。官本作逄、不誤。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集解〕先謙曰。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五十里。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因以爲名也。〔集解〕先謙曰。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

初崇等以困窮爲寇。無攻城徇地之計。衆既寖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集解〕劉攽曰。案三老。從事。卒史。皆是漢小吏名。或鄉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熟者爲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爲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爲卒史。又案前書言盜賊亶稱巨人。今此爲臣人。亦誤也。當作巨。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集解〕惠棟曰。集覽云。識與誌同。記也。別、異也。由是號曰赤眉。〔集解〕王補曰。通鑑此下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說

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集解〕先謙曰.今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廉丹戰死.王匡走.〔集解〕惠棟曰.前書赤眉別校董憲等數萬人在梁郡.王匡進擊之.廉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綬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八百十八引袁山松書云.莒人出縑千匹以自贖.乃散去.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王莽改東海郡曰沂平.以郡守爲大尹.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卽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旣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今汝州梁縣也.〔集解〕先謙曰.今汝州東汝水南.擊殺河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厭、倦.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

宣等從陸渾關。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河圖括地象曰。武關山爲地門。上爲天齊星。前書曰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集解〕先謙曰武關今商州東一百八十五里。陸渾關今河南府嵩縣北。舊志七十里。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集解〕胡三省曰。齊巫齊國之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以其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國多爲立祠焉。盆子承其後。故軍中祠之。〔集解〕惠棟曰。沈約云。漢時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於漢。爲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放效。濟南尤盛。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縣官謂天子也。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今華州縣。〔集解〕先謙曰今同州府華州北。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卽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

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集解〕劉攽曰。案吏當爲史。說竝見上。惠棟曰。袁山松書作仲卿。下同。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
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
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札、簡也。笥、篋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
會陛下。〔集解〕王補曰。陛下卽階下。非誤也。官本及鄭氏通志皆然。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
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赭汗面赤而流汗。惶懼之意。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
盆子卽齧折棄之。〔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齧折以口嚼。齧以手屈折。復還依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
也。半頭幘卽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爲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尙赤。盆子承漢統。故用
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卽半頭幘之製也。〔集解〕惠棟曰。東宮故事。晉張敞撰。直綦履。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以□爲飾也。乘軒
車大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於軾前。絳襜絡。襜。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爲飾。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而猶從牧兒遨。崇雖起勇力。
而爲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逄安左大司馬。謝

祿右大司馬。自楊音巳下。皆爲列將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曰。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名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讙呼。讙、諠也。讙音火完反。拔劍擊柱。〔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赤眉諸將。自言欲爲某王。欲得某官。爭言號呼。拔劍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剽、劫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古者記事書於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請其書己名也。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殽亂。殽亦亂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殽作殺。是。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相拒而殺之曰格。更相辯鬭。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衞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臥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門。掘庭中蘆菔根。爾雅曰。葵、蘆菔。音步北反。菔字或作葍。捕池魚而食之。

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掌祭天之樂者也。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集解〕先謙曰、御覽四百八十六引袁山松書、米人數斗作粟數升。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肴亂日甚。誠不足吕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劉恭爲式侯。言衆立天子。非恭所預。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離、避也。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噓唏。唏與欷同。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吕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

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集解〕王補曰。袁紀通鑑並作後二十餘日是。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爲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右騑。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集解〕先謙曰。來歙傳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洛陽。東觀記作自安民縣之陽城。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山道至洛陽。是陽城乃安民縣地。與番須相近。而檢覈地志。與番須近者無安民縣名。疑有誤字。番須在安定郡。或是安定郡之安定縣。而譌爲安民耳。存俟再考。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汚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爲札。長尺廣一寸半。爲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謂之爲玉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一寸作二寸。故赤眉得多行婬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郁夷縣屬右扶風也。〔集解〕先謙曰。今鳳翔府隴州西。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稾街中。三輔舊事曰。長安城中有稾街。禹兵敗走。延

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埶。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己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集解〕先謙曰。御覽三百四十一引袁山松書云蘇茂與寶同降拔幟之計茂亦預焉 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黃金一斤易豆五斗 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尙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湖縣故城在今虢州湖城縣西南。〔集解〕先謙曰。今陝州閿鄉縣東四十里 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即崤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光武作飛䖟箭以攻赤眉 赤眉忽遇

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集解〕惠棟曰。宜陽城東南北三面峭絕。劉盆子降光武處。歐陽忞云。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二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酈元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集解〕王補曰。劉氏史通。孟子既亡。棄甲信多。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蓋言之甚也。抑亦太誓血流漂杵之徒與。補案。劉說最當。孟氏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先謙曰。宜陽注見光武紀帝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餧。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釋名曰。蚩、癡也。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音古巧反。佼、好貌也。詩曰。佼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巧反。言佼佼者。見傭之人稍爲勝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佼佼作皦皦。先謙曰。官本注見作凡是

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溺音奴弔反。〔集解〕先謙曰、汙誤字。官本作汚是。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云攻城破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㠯爲功。諸卿獨完全㠯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㠯爲趙王郎中。〔集解〕胡三省曰、趙王良、帝叔父也。以盆子爲其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㠯爲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假、借也。言聖公初起。無所聞知。借我中興風雲之便。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阻、恃也。盆子探符。雖盜皇器。皇器猶神器。謂天位也。乃食均輸。

後漢書集解卷十一拨補

劉玄傳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張熷曰。王常傳。卬與王常、成丹。皆爲下江兵。與紀異。

號聖公爲更始將軍。案更始將軍。王莽常以甄豐、廉丹爲之。見前書莽傳。此與立國將軍等號。皆莽所新增。聖公初起。用其職名。及立爲天子。卽用爲年號。苟且無識。仍是盜賊行耳。宜其不終也。

東海人公賓就。注。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見左氏哀公八年傳。

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陽王。錢大昭曰。光武紀。馮異、耿純傳。並作舞陰王。今案官本。此亦作舞陰。袁紀作武陰。武蓋亦舞之誤。

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注。陰平縣屬廣漢國。案前漢陰平國屬東海郡。後漢改縣。屬同。今兗州府嶧縣西南三十里是也。又前漢陰平道屬廣漢郡。後漢分屬廣漢屬國。則今階州文縣西是矣。注據陰平道言。雖亦可言縣。但屬前漢。言不當言國。屬後漢言當云屬國。亦不當僅言國耳。

或有膳夫庖人。沈銘彝曰。庖人。前書東方朔傳作胞人。今案前書百官表敘。亦作胞人。禮祭統云。胞者。肉吏之賤者也。則从肉當爲正字。然前書顏注均云胞與庖通。又莊子庚桑楚。湯以胞人籠伊尹。釋文本又作庖。則此作庖人亦非誤。

譬猶緣木求魚。注。孟子對梁惠王曰。集解。周壽昌曰。注梁惠當作齊宣。案官本。梁惠作齊宣。

與赤眉戰於務鄉。注。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爲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錢大昭曰。說文。務。卷耳也。蓩。毒艸也。注引字林。以爲毒草。則其字當从艸从婺。若作務。是卷耳艸矣。又今續志作有務鄉。字並不从艸。案據注音莫老反。仍蓩音。故後省爲務。斷非蓩之誤。乃字林誤解耳。

巡卒。子姚嗣。集解、王補曰。至故鄙見亦以立傳爲未安。錢大昕曰。南陽宗室。同時舉義。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見戮。光武勢不能安。雖受更始官爵。亦由漢高之於義帝耳。更始前無所承。後無所授。始則因人以成事。繼遂失道而破亡。史家惡莽之篡。黜地皇而紀更始之年。固爲得之。若欲列諸本紀。則失地之君。春秋所貶。豈宜躋於中興令主之上哉。范氏登之傳首。篇中稱字而不名。準以史法。最爲得中。劉氏以兄終弟及例之。未免擬不於倫矣。今案班氏前書律厤志首名更始爲帝。袁氏後漢紀尤極論更始得成爲君。張衡劉知幾雖所見略同。實已各有所本。但光武既不廢更始年號。班志自不得不帝之。袁論之誣。至謂長安猶存。建武之號已立。爲道未盡。不思光武兄弟本自首義。其先已非有藉於更始。宛城拔。昆陽勝。然後更始稍有憑藉。反忌伯升而殺之。是更始名爲光武族兄。而固不反兵之仇矣。遣徇河北。未嘗授之以軍。努力信都。乃得因而再起。則其後亦非有藉於更始。其間受更始爵命。皆非得已。王夫之嘗論之。故既破王郎。即不受徵罷兵。此東漢得失之幾也。況更始之立由羣盜。無異王郎、盆子。王郎雖滅。赤眉已西攻長安。公孫述復躍馬稱帝。更始號令且不能行於一城之內矣。光武不自立。無以新天下之耳目。漢豈能復興哉。然使更始終不降赤眉。雖失地被擒而死。猶可說也。抑旣請降於盆子。爲侯爲王。尙何兄終弟及之有。昔高帝起沛。名爲應陳涉。爲漢王則立由項羽。馬遷入陳涉世家。入項羽本紀。及班氏斷代爲史。皆擯諸列傳。早有前例。光武紀之用更始紀年。亦猶高紀之用秦紀年。取便隸事耳。餘詳張衡傳集解。

劉盆子傳。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集解。先謙曰。官本何作可。義並通。謹案袁紀作何。與此同。

崇同郡人逄安。注。東觀記曰。逄音龎。集解。劉攽曰。案逄字從夆。至先謙曰。官本作逢。不誤。謹案官本作逢。乃校刻時所改。若監本本從夆不誤。則劉氏不必刊矣。

屬右校卒吏劉俠卿。集解。劉攽曰。案吏當爲史。說並見上。案赤眉稱號。最尊者三老。次從事。次卒吏。袁紀所述亦同。劉氏上云當改爲卒史。說甚精確。但謂三老、從事、卒史皆是漢小吏名。則頗嫌無別。此右校卒吏。通鑑已改爲卒史。劉氏與修通鑑。得用己說。胡注謂漢注卒史百石。九卿寺及諸郡及軍行部校皆有之。則亦考之未詳。夫赤眉以三老爲尊。所云從事卒史。必其同等。必皆小吏。固也。秦時有郡三老。見本書王景傳。漢則自高帝以來。唯縣鄉置三老。鄉三老介在亭長、嗇夫之間。明見前續百官表志。誠小吏矣。從事則自司隸校尉都官從事以下。卒史則自廷尉文學卒史以下。前書載王尊由郡決曹史。舉幽州刺史從事。顏注引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從事。必刺史始能擇。其重可知。兒寬由博士掌故。選補廷尉文學卒史。見謂不習事。不署曹。漢博士掌故。皆六百石。故蘇林於文學卒史。注曰六百石。舊郡皆有。自非無本。臣瓚乃引漢注。謂卒史秩百石。顏注是之。不知卒史固有百石者。而實不止於百石。黃霸卽嘗爲二百石卒史矣。儒林傳序。載武帝時有左右內史大行卒史。郡太守卒史。至元帝好儒。始於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別之曰百石卒史。則其他不僅百石也。況武帝時所選補。其原秩有比二百石㠯上者。亦必無反補百石卒史之理也。又龔遂守勃海。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史記滑稽傳作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可悟公府諸曹掾。卽以卒史署。兒寬之不得署。由見謂不習事。王生卽文學卒史之署議曹者耳。前漢公府所辟掾史。經上言者。比古元士。其秩率由比二百石至比四百石。見漢舊注。尤不應概以百石卒史當之。蕭何、尹翁歸、張敞。均嘗爲郡太守卒史。可以類推。就令如胡注。軍行部校。皆有卒史。何至與三老皆爲小吏。故劉說失在無別。胡引臣瓚說。斷卿寺諸郡卒史皆百石。失在考之未詳也。唯續志百官五劉注引漢官。載河南尹員吏。於諸縣有秩。諸屬吏外有

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蓋是鄉各一人。故多至二百數十。此則與三老同爲小吏者。今各本注。史仍譌吏。然百石卒史。置自元帝。有儒林傳序可證。斷不容作吏。又王常傳注引東觀記。上稱江夏卒史。此史字各本皆不誤。是劉說終精確不易矣。

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殽亂。注。肴亦亂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作殽。是。謹案官本注作殽。取與正文應也。然觀下文肴亂日甚。正文本作肴。知此處正文作殽。乃繙刻之誤。注蓋本不誤也。

幽閉殿門。官本門作內。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爲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代孫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邯鄲劉胡子等假漢威勢惑亂吏民。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云云。林蓋字胡子也。先謙曰。據下云林等愈動疑惑。則林不知子輿是詐。此詐者別一人。然則胡子非林字也。好奇數。術數。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王莽傳曰。時男子武仲自稱劉子輿。郎緣是詐稱眞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妊身就館。趙后欲害之。趙飛鸞也。僞易它人子。以故得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卽易之也。輿年十二。〔集解〕劉攽曰。案上下文皆言子輿。此少一子字。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識命。謂知天命也。〔集解〕蘇輿曰。識命者。謂郎與命者郎中李曼卿相識。命者。卽推星命人之稱。猶卜人稱日者。相人稱相者耳。王補曰。蘇說是。舊注迂回。蓋郎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其所識亦從其類耳。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丹陽。楚所封也。在今

歸州秭歸縣東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也作地是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須待也。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故趙王之宮也。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育為大司馬。張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下一曰字。凡有曰字。皆史臣所加。詔不自言曰也。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集解〕萬承蒼曰案上文已言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此知命者即曼卿也。先謙曰案東觀記不言曼卿。所據各異也。解形河濱。削迹趙魏。解形猶脫身也。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先驅。聖公光武本自舂陵北徙。故舂陵近衡山。故曰南嶽諸劉也。朕仰觀天文。乃興於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

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天子所在曰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强者負力。（負、恃也。）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痍、傷也。）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集解〕蘇輿曰、光武紀、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南走信都。（走、趣也。音子豆反。）發兵徇旁縣。遂攻柏人。不下。議者以爲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續漢書、滿作蒲。）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集解〕王補曰、成方遂、王之明、皆以妖妄僞冒、乘隙煽奸、盈廷恇怯、幾致大亂、雋不疑用經訓斷疑、聲重漢室、方遂比以誣罔不道要斬東市、王之明之獄、黃得功、劉良佐力爲申訟、後世猶有疑其枉者、可歎也、王郎假附成帝遺體、僭竊尊號、罪在不赦、光武於杜威持節請降之頃、斥之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所謂折以大義、則亂萌立絕也、大哉王言、當機立斷、不假計

較不須廷議天亶神武之聽爲萬世人紀立極後有際斯變者得其說而存之弭亂誅妖孰大於是

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顧猶念也〔集解〕王補曰注見劉盆子傳袁紀作一戶不可顧得全身耳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閒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衞氏交通衞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衞子豪之女爲王莽所誅更始卽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爲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爲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郡豪傑〔集解〕先謙曰官本無郡字監本同沛人周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絞〔集解〕惠棟曰胡氏案姓譜云春秋絞國卽佼也後改從人漢有佼彊王幼學云絞古巧反字或作姣案春秋隱十年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昌邑於後漢屬山陽章懷於蓋延傳注亦言春秋時宋之西防城非無據也先謙曰漢有防東縣今濟甯州金鄉縣西南故城是也西防城在縣西其南卽單縣境本春秋時宋防邑地後謂之西防城後漢置防東縣在西防之東故取名焉章懷以西防爲縣非也是時東海人董憲〔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憲字僑卿東海朐人父爲人所殺憲聚

客報怨。聚稍多。遂攻屬縣。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留人蘇茂爲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爲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集解〕先謙曰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爲蓋延所敗。〔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茂建將三萬人攻延於蒲西。延逆擊大破之。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爲齊王。董憲爲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永。反音幡。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酇。今亳州縣也。酇音在何反。〔集解〕先謙曰今歸德府永城縣西南酇縣鄉。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封吾爲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集解〕惠棟曰袁山松郡國志云山桑縣有垂惠聚

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集解〕洪頤煊曰。光武紀。王梁傳。俱作偏將軍王霸。王霸傳。光武即位。拜為偏將軍。並將臧宮、傅俊兵。而以宮俊為騎都尉。四年秋。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此騎都尉王霸。蓋涉宮俊而訛。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剋。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

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集解〕王補曰。此與蓋延傳。皆言萌襲破延。與東觀記異。注見延傳。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桃鄉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西北也。〔集解〕惠棟曰。任城有桃聚。萌所據也。前漢屬東平。故萌自號東平王。前志泰山有桃鄉縣。非此。龐萌。〔集解〕先謙曰。官本提行。監本同。案前標總目無龐萌。汲古本是。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為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萌與世祖謝躬俱平邯鄲。萌謂躬曰。劉公不可信也。躬以告世祖。世祖喻而安之。及上誅謝躬。而萌率衆降。上奪其衆。謂萌曰。前在邯鄲。知之何速耶。萌曰。知之久矣。光武即位。以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解見明紀。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

己。〔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萌與延爭權。懼延譖己。遂勒兵反也 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集解〕王補曰。光武嘗以社稷臣許龐萌。及萌反叛。自將討之。其與諸將書首輒自任失人失言之咎。不稍諱飾。所謂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帝王自有眞也。後世帝鑒無恆。先後相違。史並載之。徒見其自戾而已。 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集解〕惠棟曰。桃城即桃鄉也。東郡燕縣有桃城。非此。 帝時幸蒙。〔集解〕先謙曰。今歸德府商邱縣東北。 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桃城告急。上將輕騎二千。步兵數萬。晨夜至亢父。百官疲倦。請可且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也。 去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新陽。新陽縣屬東海郡。〔集解〕先謙曰。地闕。 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

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北。承音時證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承並作丞。當作承。建陽今兗州府嶧縣西。帝至蕃。蕃音皮。又音婆。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山。繒縣名。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繒山卽其縣之山也。〔集解〕先謙曰繒卽鄫也。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剡城。〔集解〕先謙曰剡誤。官本作郯。是。下同。在今沂州府郯城縣西三十里故縣社。吳漢等復攻拔剡。憲與龐萌走保朐。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朐山縣西有故朐城。秦始皇立石以爲東闕門。卽此地也。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朐。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贛音貢。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下朐城。進盡獲其妻子。〔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進字。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皆已得矣。爲吳漢所得也。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音防預。〔集解〕先謙曰在今沂州府魚臺縣北。方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爲列侯。黔陵爲關內侯。

〔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下爲字．是．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爲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閎爲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閎爲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以弟弘爲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寖廣．寖．漸也．兵甲日盛．王閎懼其衆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閎．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閎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閎關掌郡事．關．通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

爲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百官。王閎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汲黯曰公孫弘之詞。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爲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衆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萊州府濰縣西南三十里。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謂張步既已求救於我也。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負負猶言負罪負罪。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閎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蘭。〔集解〕先謙曰。蘭誤。官本作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

之。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卽帶劍至宣德後闥。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宣德殿。闥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閎。乃出爲東郡太守。〔集解〕錢大昕曰。莽傳有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閎。卽其人也。壽良本東郡屬縣。故史家依本名書之。不用莽所改名也。然莽雖分壽良爲郡。仍改東郡爲治亭。未嘗卽以壽良爲東郡。則史所書未核矣。諸傳中如和成卒正導江卒正朔調連率沂平太尹之類。皆用莽所改名。史何以變其例。閎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集解〕洪亮吉曰。案許縣。獻帝徙都後始改許昌。前漢安得有此名。此史誤。王莽時。爲廬江屬令。王莽每郡置屬令。職如都尉。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爲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軍

馬成等擊憲圍舒。廬江舒縣。〔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也。宋帛產之後也。見韓非子也。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灊山安豐皆縣名。屬廬江郡。灊縣故城今壽州也。〔集解〕劉攽曰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王會汾曰。郡國志安風、安豐皆屬廬江郡。安風爲侯國而安豐則縣也。傳言殺令。似當從注作安豐。先謙曰灊山山名非縣也。注誤。寰宇記山在懷甯縣西北二十里。高三千七百丈。周二百五十里。有三峯。天柱山。潛山。皖山也。灊縣在今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安豐在今潁州府霍邱縣西南。揚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曉喻其意而降之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光武遣司空李通率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戾衆於是自請以恩信曉喻降之。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共生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飯音扶遠反。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集解〕洪頤煊曰。前書何武傳。莽陰誅不附己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偉卽宏也。寵少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士。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元士三人。〔集解〕劉攽曰。案王莽傳。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士三人。此文不具。少置大夫三人一大夫八字。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

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卽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抵、歸也。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謂幽、并也。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竝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卽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也。〔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順義縣西南。及光武鎭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狐奴、縣名。屬漁陽郡。〔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順義縣東北。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負、恃也。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劍。又倚以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竝坐。今旣不然。所以失望。

浮因曰。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爲少府。王莽簒位時爲更始將軍。及莽簒位後。豐意不平。卒㠯誅死。光武大笑。㠯爲不至於此。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集解〕胡三省曰。爾猶言如此也。袁宏紀載寵語曰。今但若是。陛下忘我耶。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㠯貿穀。貿、易也。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己。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枉謂已之狀也。固求同徵。帝不許。益㠯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浮密奏寵上微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令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㠯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

浮軍雍奴。〔集解〕先謙曰、潞、今順天府通州、雍奴、今武清縣。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集解〕胡三省曰、遣吏來使、故曰使吏。營相去百里。其埶豈可得相及。比若還、若、汝也。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集解〕惠棟曰、河、潞河也。在城西三十里。酈元云、今遺壁故壘存焉。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爲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桀。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爲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無壅。前書音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遂攻拔薊城。自立爲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曰、夢贏袒冠幘、踰城、髡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鑪下。鑿地求之、不得也。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質如字。正誤云、質當音致。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坐之室。非正室也。蒼頭子密等三人。〔集解〕惠棟曰、秦呼民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別於良人也。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命字。教即勑下之書。下文自有命字。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妻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爲

諸將軍辦裝。呼奴爲將軍。欲其赦己也。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集解〕胡三省曰。加馬以鞍勒曰被馬。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停也。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爲不義侯。〔集解〕王補曰。權德輿云。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先謙曰。東觀記云。詔封寵者封侯。朝廷以奴殺主不義。復不可不封。乃封子密爲不義侯。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以子后蘭卿爲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集解〕先謙曰。漢三水縣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王莽時。天下咸思漢

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爲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爲騎都尉。使鎭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桀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爲上將軍西平王。欲平定西方。故以爲號。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曰。〔集解〕惠棟曰。是時匈奴單于。乃呼韓邪單于之子呼都而尸道單于也。名輿。匈奴本與漢約爲兄弟。高祖時與冒頓單于約爲兄弟。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爲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句音古侯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也。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爲漢帝。以程爲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集解〕胡三省曰。姓譜。隨侯之後。又杜伯之玄孫爲晉大夫。食采於隨。曰隨會。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

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塞屬五原郡。因以爲名。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爲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集解〕先謙曰。漢五原郡治九原縣。縣在今大同府大同縣西北大河外。今馬喇特旗東南境。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興將數百騎攻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爲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家坐知千里也。王補曰。按馮異傳。異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芳後㠯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脅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封鐫胡侯。鐫謂琢鑿之。故以爲名。下有鐫羌侯。即其類。昱弟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集解〕先謙曰。在今大同府陽高縣西北。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集解〕王補曰。匈奴聞漢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

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見本書南匈奴傳。乃立芳爲代王。湛爲代相。林爲代太傅。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並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覬。望也。期於奉成宗廟。興立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躬率衆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肺附。若肝肺相附著。猶言親戚也。〔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肺附音柹府。柹、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疏末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詩云如塗塗附。注云附、木皮也。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爲代王。使備北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輯音才入反。郭景純云。古集字。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負猶背也。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昌平州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國胡與芳爲寇。〔集解〕錢大昭曰。郡國志不載安定屬國。然光武紀建武二十一年。安定屬國胡叛。桓帝紀永壽元年南匈奴叛。安定屬國都尉張奐討之。又隸釋劉寬

碑陰。有安定屬國都尉孟扶。可證東京有安定屬國都尉也。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駁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集解〕先謙曰。慶陽府環縣西有青山。即此。續志注。北地參䜌縣有青山。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呂忱云。訢。古欣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邵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吕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集解〕劉攽曰。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周壽昌曰。案明言此數子之所爲。非有國之遠圖。何嘗不成文理。劉氏添經字無謂。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吕附假宗室。能掘強歲月之間。掘強。謂強梁也。前書伍被謂淮南王安曰。掘強江淮之間。苟延歲月之命。〔集解〕先謙曰。掘是倔之誤。觀其智略。固無足吕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靈而憚畏之也。

贊曰．天地閉革．革、改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野戰羣龍．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羣龍无首吉也．昌芳僭詐．梁齊連鋒．梁王劉永．齊王張步．寵負强地．據漁陽也．憲縈深江．起廬江也．賓惟非律．代委神邦．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叛非用師之法．故更代破滅．委棄其神皋之國．伏於光武也．

後漢書集解卷十二挍補

王昌傳時趙繆王子林。注。景帝七代孫也。案注與光武紀注同。然平干繆王元乃景帝曾孫。七字皆誤。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邯鄲劉胡子等。至然則胡子非林字也。案胡子爲趙王庶兄。已具光武紀集解。故不贅。及據聚珍本東觀記。帝至邯鄲。趙王庶兄胡子進狗牒馬醢。故趙繆王子臨。說帝決水灌赤眉。胡子立邯鄲卜者王郎爲天子。前書景十三王傳。趙敬肅王彭祖。再傳至孫懷王尊。中絕。宣帝以尊弟哀王高紹封。高傳子共王充。充傳子王隱。莽篡位。貶爲公。胡子當卽隱之庶兄。武帝時以親親故。別立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傳子繆王元。薨以前罪。子不得立。國除。平干卽廣平。臨卽林也。以林爲卽元子。不曰故平干王子。而曰故趙王子。未知何說。然林與胡子之爲兩人則甚明。

讖命者郎中李曼卿。注。讖命。謂知天命也。集解。蘇輿曰。讖命者謂郎與命者郎中李曼卿相識。至其所識亦各從其類耳。案昌詐言趙后欲害之不得。意以爲殆有天命。故章懷說讖命爲知天命。卽下文賴知命者將護朕躬。亦當作如此說。方合詐言之體。雖此所謂郎中李曼卿。與東觀記所謂侍郎韓公等者。未知是一是二。然郎中、侍郎。皆官也。命者、業也。世必無儼然士夫而專以業名者。微論乖立言之體。史亦當無此書法。矧古之星命家。或名星者。或名術者。未聞有命者之稱。周壽昌謂讖命卽今所謂算命人。固謬矣。然猶與下文知命者同說也。蘇氏乃就周意別自爲說。以讖爲相識之識。王氏又從而和之。卻皆忘此爲昌自詭告人之辭。非史家紀實之語。語出於史。則謂方以類聚。昌所識亦不過命者。未嘗不可。而年甫十二。未必卽已爲卜相工。仍可疑也。今辭出於昌。如謂人識已而將護之。斯於辭不害。若在已甫識一命者。卽隨之浪游。此

不可告人之事何足惑人反不如並此讖字去之之爲得矣

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案袁紀當下有至字。南嶽諸劉爲其先驅。注聖公、光武、至故曰南嶽諸劉也。錢大昭曰莽始建國元年分四方爲四嶽故有南嶽之稱猶云南方耳隗囂傳云威命四布宣風中岳與此同意諸劉謂嚴鄉侯信安衆侯崇徐鄉侯快陵鄉侯曾扶恩侯貴等亦不專指光武疑注誤

遂攻柏人不下。至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張熷曰柏人、即今順德府唐山縣鉅鹿在其東南傳云東北誤

劉永傳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注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集解惠棟曰。至章懷以西防爲縣非也。謹案惠氏引左傳杜注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說本續志山陽郡昌邑劉注實則劉氏亦非能實驗所有也前志山陽郡有西陽侯國吳卓信謂今金鄉縣西有西防城本春秋宋防邑隱十年敗宋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是也後書劉永傳注西防、縣名二漢志無西防縣疑陽爲防之誤已見補注攷西陽爲東平思王子頃侯踈封國明見前書王子侯表固不得指爲西防之誤而前志以西陽繫山陽郡之末東漢無其國續志即以防東繫山陽郡之末西漢亦無其縣準以地望則西陽當即防東抑即西防矣晉縣無防東蓋已併入高平國之昌邑故杜注云然劉氏即以漢昌邑當之未合也唐縣並無昌邑蓋又併入宋州之單父故章懷注云然杜茂傳云時西防復反迎佼彊茂率捕虜

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準以史家得城邑曰拔之例指爲縣名亦似別有所本或莽廢漢諸侯國之時嘗改西陽國爲西防縣以別於江夏郡縣之西陽後又轉改爲防東兩志皆未及詳著耳

殺淮陽太守。案太守爲潘蹇見光武紀

時平狄將軍龐萌反。錢大昭曰平狄蓋延傳作平敵

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注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北集解先謙曰官本承並作丞嘗作丞。謹案建陽前漢東海郡侯國非縣後漢省丞亦漢東海郡故縣然兩漢志均作承

襲取贛榆注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案贛榆本前漢琅邪郡屬縣後漢改屬東海郡在今海州贛榆縣東北

張步傳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錢大昭曰伏隆使齊傳在二年冬此云三年疑誤今案光武紀劉永立步爲齊王與步殺隆均在三年二月蓋隆本以二年冬往使以三年春被害此傳文蒙下步卽殺隆而受永命言之取與紀合非誤也

王閎亦詣劇降。侯康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王閎本事曰閎爲琅邪太守張步欲誅之閎出東武城門馬奔墮車折齒閎心惡之移病歸府遂得免

閻厲諫忤旨。侯康曰閻忤旨事見前書董賢傳。又有諫尊寵董賢疏並見漢紀。

彭寵傳。地皇中爲大司空士。士原譌事。據錢按改。官本不誤。

盧芳傳。居左谷中。注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張熷曰今續志三水下但有劉注云有左谷。盧芳所居亦無右字。

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錢大昭曰時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故言三水屬國。侯康曰都尉治三水縣。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見水經河水注。

期於奉成宗廟。官本成作承。

初安定屬國胡、與芳爲寇。安定原誤爲安國。據錢按改。官本不誤。錢大昭曰安國疑當作安定。是錢所據本亦誤也。集解桓帝紀。永壽元年。南匈奴叛。安定屬國都尉張奐討之。案永壽元年。奐由議郎遷安定屬國都尉。亦見本傳。又隸釋劉寬碑陰有安定屬國都尉孟扶。侯康曰蓋勳傳注引續漢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亦一證也。

徙於冀縣。注今秦州伏羌縣。伏原譌奉。據唐志正。官本不誤。錢大昭曰。奉羌閩本作伏羌。是錢所據本亦譌伏爲奉。官本依監本。又與閩本合也。

周人之思邵公。邵。官本文注均作召。案古字通作。

野戰羣龍。注。又曰羣龍无首。吉也。官本。无作無。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隗囂（集解）惠棟曰姓源韻譜云天水隗氏出於大隗氏先謙曰官本前一行隗囂傳三字下有囂音五高反五字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集解）先謙曰今秦州秦安縣治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爲士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置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歆死囂歸鄉里（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地皇四年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囂等既出因逃亡矣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大尹李育先謙曰平襄今鞏昌府通渭縣西南崔廣等曰爲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爲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

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眾皆曰諾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集解〕通鑑胡注武王伐紂以太公為師尚父田單守即墨以一卒為神師韓信既破趙師事李左車皆軍師也後遂以為官稱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眾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除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乃立高祖太宗之廟胡注平襄邑之東也李吉甫云今廟在秦州上邽縣東北五里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史祝史也璧者所以禮神也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注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薶之牽馬操刀奉盤錯鍉遂割牲而盟臣賢按蕭該音引字詁鍉即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盎為題據下文云鍉不濡血明非盆盎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遺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應劭曰留犂飯匕也撓攪也以匕攪血而歃之今亦奉盤措匙而歃也以此而言題即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大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明神殛之殛誅也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

血鍉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鍉不濡血。歃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旣而薶血加書。一如古禮。〔集解〕惠棟曰。杜預春秋釋例云。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盤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集解〕通鑑胡注。崔本自署右將軍。白虎居右。又起兵於西方。白虎主之。因改右將軍號白虎將軍。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尹職如大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集解〕劉攽曰。大尹尹尉隊大夫。案王莽置六尉六隊。郡各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又注云。又置六隊。部置大夫。少六尉二字。部又當作郡也。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集解〕惠棟曰。逆理、逆節絕理。漢律所謂不道也。鴆殺孝平皇帝。〔集解〕惠棟曰。顏籀漢注云。帝春秋益壯。以母衞太后故怨不悅。莽自知益疏。篡殺之謀由是生。因到臘日上椒酒。置藥酒中。故翟義移書云。莽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目爲祥瑞。大風毀莽玉露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臨爲太子。以爲祥應也。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謂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十餘人。〔集解〕劉攽曰。案本傳作五千人。楚

越之竹。不足巳書其惡。前書朱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蓋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爲言也。〔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明理篇荆越之竹猶不能書高誘注楚越竹所出也。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巳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尙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禍福之應各巳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侯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昔秦始皇毀壞謚法。巳一二數欲至萬世。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於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傳之無窮。

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坼郡縣斷割疆界也。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規錮山澤。

奪民本業。莽制名山大澤不得採取。造起九廟。窮極土作。莽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濟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爲銅欂櫨飾以金銅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集解〕劉攽曰窮極土作案文土當作工凡興作不專在土也又注七曰元城孺子王案本王翁孺故稱孺王不當有子字周壽昌曰土作、卽興造土木意舉土以該木也禮無作土功亦指土木工言土字似不必改作工。發冢河東。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

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集解〕惠棟曰：口語，單辭之類，無左證者也。赤車奔馳，續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法冠晨夜，寃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作不順時之令，春夏斬人，此爲不順時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薶之。〔集解〕惠棟曰：翟義傳莽發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注：野葛、狼毒之屬也。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爲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鎭大郡，皆使爲姦於外，貨賂爲市，侵漁百姓。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竝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爲侯，其王邯怨怒不附，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西侵羌戎，東摘濊貊。摘，擾也。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其地爲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陳永。莽又發高句驪兵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爲寇。使四境之外，竝入爲害，

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瀕、涯也。滌、蕩也。蕩地無遺類也。故攻戰之所敗。苛罰之所陷。飢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顚殞。還自誅刈。顚、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衞將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餘並見光武紀。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貶句町王爲侯。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驪曰下句驪。今皆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櫜弓臥鼓。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櫜、韜也。臥、猶息也。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襁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集解〕錢大昕曰。史記魯世家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于天。小司馬云。尚書負爲丕。鄭玄讀丕曰負。負子。謂負上天之責也。章懷注非。（王伯厚嘗言之） 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安定卒正王旬。 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

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爲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

（集解）先謙曰。望既去。以明年正月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已爲丞相。敗死。詳劉玄傳。

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初始也。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囂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乂並會。羽翮比肩。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望無耆耇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濫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吳。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偏

舟於江湖。〔集解〕劉攽曰、偏舟。案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不當用偏字。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逡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集解〕先謙曰、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涇水北彈箏峽口。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眞。願將軍勉之。〔集解〕王補曰、袁紀囂固留望、遂去。囂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爲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集解〕通鑑胡注、就其舊號而授之。隗囂違方望之言而從更始、違馬援之言而叛光武、始則幾至殺身、後則終於滅族、擇木之難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幷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以爲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囂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以勁悍廉直爲名。〔集解〕洪亮吉曰、前志南陽無南鄉縣、續志有之、蓋從後追書耳。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門。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

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目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恭改清河爲平河。〔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恭作莽，是。）爲掌野大夫，平陵范逡爲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爲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酹。）申屠剛、杜林、爲持書，（持書，卽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集解〕惠棟曰，袁紀作治書。先謙曰，本治書，避唐高宗諱改持。）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爲大將軍，（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爲河陽者，誤也。）杜陵、金丹之屬爲賓客。（〔集解〕惠棟曰，丹嘗續司馬遷史記，見劉知幾史通，故下云囂賓客多文學生。案時班彪亦爲囂賓客，彪集有與金昭卿書，丹蓋字昭卿也。）由此名震西川。（〔集解〕先謙曰，官本川作州，是。）聞於山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集解〕通鑑考異云，鄧禹傳，愔叛禹在建武元年，今云二年，蓋愔以元年冬末叛，延及二年，囂拜官在二年也。）西向天水，囂迎擊，破之於高平，（縣名，今原州高平縣。〔集解〕陳景雲曰，注高平當作平高。）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涇陽，縣名，屬安定郡，今原州平原縣南涇陽故城是也。〔集解〕先謙曰，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四十里。）囂旣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

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集解〕王補曰。光武始以殊禮遇隗囂。此兵機也。張步之勢與才下囂無算。然乘其北憂漁陽。南事梁楚。而步遂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以此例囂。設方其上書詣闕。遽正君臣之禮。囂必不服而招誘關東羣盜。必投其隙以煽合從之謀。協規公孫。并力拒漢。中興之業。未可期也。帝因竇融降附。既用河西扼隴蜀之亢。又以柔懷隴坻。孤蜀之勢。不戰而屈人兵。此計之得者。及羣盜蕩平。天下底定。乃始專精西討。隴滅則蜀舉。天戈一揮。坐受其成。自然之勢也。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集解〕惠棟曰。鄭康成云。手猶親也。漢詔令皆人主自親其文。故第五倫讀詔書而歎息也。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但駑馬鉛刀。不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文。鉛、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鉛刀為銛。言駑馬鉛刀。不可強扶持而用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曰。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騏驥。得使蒼蠅絕羣也。見敞傳。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猶踟蹰也。微將軍之助。則

咸陽已爲佗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角力、猶爭力也。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成功之時。故舉以爲言。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史記。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間構也。〔集解〕先謙曰。淮南俶眞訓。孰肯解構人間之事。與此解構同。詩經或作邂逅。又作邂覯。字異義同。皆言適然會遇也。帝欲囂用手書。勿以旁人倉卒相傳。恐其爲詞所掩。不達本意。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集解〕通鑑胡注。謂相扶助而安也。囂自以與述敵國。恥爲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盧芳字也。〔集解〕萬承蒼曰。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故當時之人但知爲劉文伯。不知爲盧芳。文伯非芳字也。芳字君期。見本傳。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集解〕通鑑胡注。帝與囂書。初用敵國禮。今黜其禮。惠棟曰。東觀記。囂負隴城之固。納王元之說。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世祖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案此囂持兩端當在五年。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

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鐫、謂鐫鑿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謂作猶。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衆口向上也。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憲守舒。劉紆居垂惠。佼彊、周建、秦豐等。各據州郡。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說囂歸光武。〔集解〕通鑑胡注。儒生謂鄭興、班彪等。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秦外山而內河。左傳曰。表裏山河。〔集解〕先謙曰。官本河山作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函谷關逐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巖嶮周固。衿帶易守。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前書徐樂曰。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神龍失

熱。卽還與蚯蚓同。愼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記曰。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閒。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說文曰。騰、傳也。〔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子產騰辭。高誘注。騰。傳也。告示禍福。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囂故宰府掾吏。善爲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與此微異。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爲仇家所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帝遣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馬援、周遊。先生長安。怨家殺遊。其弟爲囂雲旗將軍。來歙恐其怨恨。卽與援俱還長安。帝遣衞尉銚期、持珍寶繒帛賜囂。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州縣是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劉盆子傳。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今荆州也。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囂復上言。〔集解〕王補曰。袁紀。囂復上書。止討蜀曰。蜀道危險。棧閣敗絕。丈尺之地。側不得通。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大呼響應之勢也。白水險阻。棧閣絕敗。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爲閣道。又多設支閡。支柱障閡。〔集解〕王補曰。來歙傳作多設疑故。帝知其終不爲用。叵欲討

之.亘、猶遂也.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卽勒兵.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退還.〔集解〕通鑑胡注.此因王元隴坻之捷.而有嫚書也.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詞也.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汧、水名.因以爲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集解〕先謙曰.今鳳翔府隴州南.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也.厭浮

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集解〕王補曰、囂於光武既臣之而復叛之、於公孫述既恥之而又臣之、首施兩端、進退失據、無一可者。
明年、述以囂爲朔寧王、欲其寧靜北邊也。遣兵往來、爲之援埶。〔集解〕通鑑胡注、張形勢以爲之援也。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
槃。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集解〕先謙曰、今邠州長武縣西北。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帝
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爲大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雒侯。遵字子春、霸陵人
也。父爲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
不避矢石者、〔集解〕先謙曰、官本戮作勠、是。豈要爵祿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
侍、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
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集解〕惠棟曰、秦紀云、出雞頭、過回中、雞頭、即筓頭也。同在安定朝那。應劭以爲回中在安定高平、則番須亦當在安定界、但未詳其所在耳。王孟塞雞
頭道、雞頭、山道也、雞頭作筓、一名崆峒山、在今原州西。〔集解〕惠棟曰、前書有藍田王孟、史記云、黃帝東至于海、登丸山、西至于崆峒、登雞頭、即此山也。李吉甫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樂史云、在高平縣西一百里。雍州記曰、雞頭山在鄠縣準

南子高誘注。笄頭山在臨涇西。前志又有开頭山。在涇陽縣西。或云卽笄頭也。先謙曰。山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隴坻在漢天水郡。番須、雞頭、瓦亭皆在安定郡。章懷云在汧。誤。詳來歙傳。第自來未確指番須之所在耳。牛邯軍瓦亭。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瓦亭故關在原州高平縣南七十里隴山北垂。先謙曰。官本注南作西。平涼府固原州南瓦亭山西麓有瓦亭關。接隆德、華亭二縣界。通鑑唐貞觀三年。太宗踰隴山至西瓦亭。觀馬牧。舊志。今隆德縣西北四十里有牛營砦。相傳牛邯嘗軍此。蓋卽西瓦亭也。囂自悉其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歃血盟爲漢。〔集解〕先謙曰。官本無血字。是。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周洛、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埶。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穴處、言所識不遠也。人人抵掌。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蘇秦與李兌抵掌而談也。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扼、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之。幸蒙封拜。得延論

議，遷爲大中大夫，在論議之職。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曰奔離之卒，拒要阸，（集解）先謙曰，官本阸作扼，同。當軍衝，視其形埶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滯之中而不滓汚也。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出莒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鯨布以劍以歸漢。鯨布爲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布，乃杖劍歸漢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上以作杖，是。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爲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集解）惠棟曰，隴西西縣城也，後屬漢陽，注以爲西城縣，非也。陳景雲曰，注中城字衍。先謙曰，西縣，今秦州西南。而田弇、李育保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帝云，横來，大者王，小者侯。田横爲齊王，天下既定，横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召之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若遂欲爲鯨布者，亦自任也。必不歸降，遂如鯨布，云欲爲帝，亦任之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

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潁川賊起。故東歸。月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集解〕惠棟曰。或作戎兵。非。史記王子侯表有戎邱侯讓。水經漾水注。戎邱城在西城西北。戎溪水逕其南。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亟音紀力反。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羊傳云。刎、割也。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鄭康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也。說文曰。糒、乾飯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時民饑饉。乃噉弩煮履。恚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時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都門名也。有緹羣山。〔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恚憤腹脹而死。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明年。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落門。聚名也。有落門谷水。在今秦州伏羌縣西。〔集解〕惠棟曰。本志作雒。在天水冀縣。先謙曰。通志。伏羌縣西四十里有永寧鎮。卽羌之大落門谷。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集解〕通鑑胡注。隗純降而徙其族。以其西州強宗。恐其後復爲患也。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元留爲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衆詣宮降。

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決錄曰平陵之王惠孟鏘鏘激昂囂述困於東平也)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集解〕劉攽曰案司空無司直當作徒字杜林傳亦可見)大中大夫馬援並薦之目爲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糺族(援、引也糺、收也)假制明神(謂立高祖考文等廟而祭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考作孝是)迹夫創圖首事有目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傳曰介于二大國之間)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埶(百二者以秦地除固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前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除作險是)區區兩郡(隴西、天水也)目禦堂堂之鋒(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兵書云無擊堂堂之陣)至使窮廟策竭征傜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目棲有四方之桀(四方雄桀者多棲集而有之)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亢、喉嚨也謂王捷自刎也)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于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爲此議者寡故未之聞也)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爲敵則不謝西伯也嗤、笑也〔集解〕惠棟曰鄭興傳云囂矜已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又見公孫述傳王補曰隗囂之視文王其猶梟鸞之異

乎。以彼妄自矜飾。蓋藉以羈絡賓從。誑詫將吏。與竇融、公孫述。爭爲雄長地耳。是杜林、班彪、申屠剛之羞也。范史稱其坐論西伯。未可多嗤。謬矣。猥曰回成喪而爲議。不知矯誣之過。適足貽亂賊以口實也。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哀帝時。呂父任爲郎。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爲侍御史。任爲太子舍人。稍增秩爲郎焉。〔集解〕惠棟曰。前書音義云。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周壽昌曰案傳宜云以父仁侍御史、任太子舍人。遷爲郎。庶任字爲有根。侍御史亦不能卽任子爲郎也。後父仁爲河南都尉。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都尉。秩比二千石也。而述補清水長。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成帝時。爲清水長。案東觀記述成帝末爲郎。而傳云哀帝時。所載不同。未詳孰是。先謙曰。清水縣今秦州清水縣西五十里牛頭山下。仁呂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爲號。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呂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言明察也。〔集解〕汪文臺曰。續漢書。鬼神作神明。見類聚五十。御覽三百六十七。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卒正。居臨邛。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曰卒正。臨邛。今邛州縣也。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呂應漢。南陽人宗成。〔集解〕先謙曰。漢宗氏多出南陽安衆。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商、今商州商雒縣也。雒縣、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商、今商州東。雒、今成都府漢州北。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呂應成。王莽改益州爲庸部。其牧宋遵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朱遵。犍爲士女讚云。自慶狂僭。亂離斯圮。孝仲縶馬。社稷是死。遵字孝仲。武陽

人也。公孫僭號。遵爲犍爲郡功曹。領軍拒戰於六水門。衆少不敵。乃埋車輪。絆馬必死。爲述所殺。光武嘉之。追贈復漢將軍。新津縣圖經曰。光武追贈遵輔漢將軍。吳漢表爲置祠。一曰。遵失首退至此地。絆馬訖以手摸頭始知失首。於是土人感而義之。乃爲置祠。號爲健兒廟。後改勇士祠。衆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謂妻與子皆被係累。以爲臧獲也。正誤云。案此但謂婦子皆被係累。虜獲也。袁宏紀作俘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㠯待眞主。諸卿欲并力者。卽留。不欲者便去。豪傑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集解〕通鑑胡注。臨邛在成都西南。述兵自臨邛迎擊宗成等。非西向也。傳誤。比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㠯其衆降。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爲姓。秦始皇有將垣齮。東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成。自稱輔漢將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本或作惔。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集解〕先謙曰。今綿州西南七十里。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

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枚乘諫吳王曰。湯武之土。不過百里。若奮威德。㠯投天隙。天時之間隙也。〔集解〕惠棟曰。列子說符篇云投隙抵時。應事無方。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㠯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筰君長。邛、筰、皆西南夷國名。筰音昨。見西南夷傳。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無塊曰壤。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戶有橘柚之園。又曰。瓜疇芋區。前書卓王孫曰。吾聞㟭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衣音於既反。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竹幹、竹箭也。內盛曰器。外盛曰械。又有魚鹽銅銀之利。丙穴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其朱提界出銀。朱音上朱反。提音上移反。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史記曰。楚肅王爲扞關以拒蜀。故基在今硤州巴山縣。〔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巴郡魚復縣扞水有扞關。李文子云。史記張儀說楚曰。秦西有巴蜀。大船下水而浮。一日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矣。史記索隱以爲扞關卽魚復江關。今瞿唐關。顏師古註輿地廣記郡縣志。皆仍其說。惟李賢以爲峽州巴山縣。樂史寰宇記峽州長揚縣有古扞關城存。卽巴山縣地。此爲得之。扞關實楚地。史記稱楚肅王所築。今巫郡江關、乃屬巴地。故張儀云拒扞關則黔中巫郡非秦有。拒、抵也。至若黔中巫郡。皆在楚扞關之外也。蓋扞關、乃楚之扞關。江關、乃巴蜀之江關也。述據扞關。則荆門虎牙。在扞關之內。皆其設險之地。豈肯先自隘而但守魚復之江關哉。故辨之。以正地理之闕。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

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曰。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也。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ム子系。十二為期。說文云。ム音私。系音係。胡計反。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都。故號成家。〔集解〕先謙曰。以成為國號也。與袁術稱仲家同義。色尚白。〔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述以莽尚黃。乃服色尚白。自以興西方為金行也。建元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為大司徒。以其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改益州為司隸校尉。蜀郡為成都尹。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為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故述戮焉。越巂任貴。〔集解〕惠棟曰。前書云。粵巂蠻夷任貴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先謙曰。越巂今寧遠府。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集解〕惠棟曰。梁州記。齊都官尚書劉澄之撰。先謙曰。白水關在今保寧府昭化縣西北。通志百二十里。東接陰平。西達平武。北連文縣。最為要隘。北守南鄭。今梁州縣也。故城在

今縣東北也。〔集解〕先謙曰、今漢中府南鄭縣東。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閬中、今隆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集解〕先謙曰、閬中今保寧府閬中縣西、江州今重慶府巴縣浮西漢水而下。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衆目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時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皆拜為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蓋以帛飾其蘭檻也。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集解〕惠棟曰、光武紀及馮異傳俱作焉。案華陽志當從烏。將數萬衆出陳倉。與李鮪徇三輔。〔集解〕先謙曰、官本李作呂。是。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本紀四年馮異與述將程焉戰陳倉破之。異傳同此。誤以四年為三年。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為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東觀記曰。筑陽縣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集解〕劉攽曰、案文多兩關西字。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戎西平人。與同郡陳義客夷陵。為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義自稱臣大將軍。戎自稱埽地大將軍。衆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目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目岑為大司

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荊州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名。屬南郡。今硤州縣也。故城在今縣西北。〔集解〕劉攽曰。注今夔州復縣。案文少一魚字。惠棟曰。案此註與岑彭傳注同。今華陽國志云。巴楚數相攻伐。故置扞關、陽關、及沔關。漢世治江州。不言有江關也。司馬貞以爲江關。卽瞿唐關。案前書地理云。巴郡魚復縣。江關都尉治。郡國志。魚復有扞關。然則扞關當作江關也。先謙曰。臨沮、今安陸府當陽縣西北。夷陵、今宜昌府東湖縣東。招其故衆。因欲取荊州諸郡。竟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以鑄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幷還劉氏。述亦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目爲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尙書考靈耀曰。孔子爲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據漢十一帝。言十二代者。幷數呂后。一姓不得再受命。〔集解〕惠棟曰。周語。叔向云。吾聞之。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韋昭曰。一姓。一代也。逸周書。王子晉曰。自太皞以下。至於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陳景雲曰。姓不再命。尙書帝命驗之文。見詩文王篇正義。又引籙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籙運法。括地象。並河圖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籙並作錄。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乙、軋也。述言西方太守能軋絕卯金也。五德之運。

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輿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威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集解〕通鑑胡注。宣帝有公孫病已之符。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集解〕洪頤煊曰。三國志周羣傳。父舒、少學術於廣漢楊厚。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文選景福殿李注引獻帝紀。又以爲故白馬令李雲之言。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圭玄印等爲符瑞。言不足倣傚也。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宜留三思。〔集解〕王補曰。華陽國志引此書曰。西狩獲麟讖曰。乙子卯金。卽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卽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邪。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滿作惡兵圖。得之歎曰。爲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其詞與本傳大異。所釋讖記尤足破述之迷誤。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漸平。〔集解〕先謙曰。官本漸作將。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之術。皆兵之由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

地。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太王之業也。枚乘諫吳王書曰，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軍敗、謂戰於睢水上，為楚所破，後得韓信軍，復大振也。創愈、謂在於成皋間，項王射傷漢王胸，後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卻就於滅亡也。〔集解〕劉攽曰，案文，下於字當作而，在文勢不可併用兩於字也。惠棟曰，東觀記云，死而成功，愈於坐而滅亡。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也。囂傳云，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

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方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章句、謂鄭興等也。處士、謂方望等也。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為武王復出也。〔集解〕惠棟曰，武王，一本作文王。尚書西伯戡黎，先儒皆以為武王也。先謙曰，官本武作文。以上文文義推之，西伯謂文王是也。惠說非。王補曰，袁記、通鑑均作文王。令漢帝釋關隴之憂，以囂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不為疊。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集解〕先謙曰，官本居作歸，是。發間使，召攜貳，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王氏、即王莽也。臣之愚計，以為宜

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也。）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集解〕通鑑胡注。謂光武。）驅烏合之衆。（鄒陽云。周用烏集而王。）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亟、急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集解〕通鑑胡注。述倣漢制。亦置北軍。山東之人。僑寓於蜀者。述以為兵。故曰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幷埶。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驂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斿雲罕。鳳皇闟戟。皮軒。）鑾旗旄騎。（旄頭之騎也。）陳置陛

戟。然後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㠯爲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集解〕王補曰。此著述敗亡之由。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幷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㠯來。常空。述卽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㠯爲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河池、今鳳州縣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環姓。古有楚賢者環淵。姓譜曰。楚環列尹之後。河池屬武都郡。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集解〕惠棟曰。蔣杲云。岑彭傳馮駿爲威虜將軍。案文破下脫威字。拔巫及夷陵、夷道。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硤州夷都縣西。〔集解〕先謙曰。巫在夔州府巫山縣東。夷道今荊州府宜都縣西北。因據荊門。荊門、山名也。在今硤州夷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於彭。田戎走保江州。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渝州巴縣。〔集解〕先謙曰。已見上。此複出。城邑

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縣名。故城在今眉州。〔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楊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集解〕惠棟曰。王莽傳云。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說文云。青、東方色也。木生火。從丹。丹青之信。言必然。李善云。丹青不渝。故以方誓。王補曰。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尚書解文卿、大夫鄭文伯初亦諫。述繫之暴室。六年二子幽死。中郎將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爲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下。比、頻也。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集解〕王補曰。光武之詔喻公孫述曰。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自疑。其敕耿弇則曰。張步前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所謂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也。帝王大度。三代下吾於光武見之。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

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市橋、卽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沖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僞建旗幟。幟、幡也。幟音昌志反。又式志反。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至咸門。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竝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胸。墮馬。吳漢傳云。護軍高午奔陣刺述。殺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述兵敗。漢騎士高午以戟刺述中頭。卽墮馬。叩心者數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與此異也。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述冢在蜀州江源縣東一十三里。高三丈。周迴二十步。故老傳云。此冢銅作鉸絡五里。故亂離發掘莫之陷也。明旦。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幷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尙。〔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禹。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尙宗室子孫。〔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云云。禹卽尙也。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

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亨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攻拔中山。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良猶甚也。〔集解〕王補曰。光武敕馮異曰。三輔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無爲郡縣所苦。其平蜀之日。讓劉尙曰。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於異則戒之於前。於尙則痛之於後。仁愛之誠。奕世如揭。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不其信與。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竝㠯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爲太常。隆爲光祿勳。㠯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竝蒙旌顯。謂李業、譙玄等。見獨行傳。〔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蜀郡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刎首死節。表其門閭。犍爲朱遵絆馬死戰。贈以將軍。爲之立祠。賁貽、任永、君業、馮信等閉門素隱。公車特徵。文齊守益州。封爲列侯。董君習禮明詩。頁爲博士。程烏、李育㠯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眞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爲南越王。番禺縣屬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志曰。有番山禺山。因以爲名。公孫亦稱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㠯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爲漢吏。無所馮資。徒㠯文俗自憙。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㠯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㠯高深自安。昔吳起所㠯慙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

也。干寶晉記曰。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左傳曰。許男面縛銜璧。以見楚子。璧、玉也。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跱。天數有違。江山難恃。違、猶去也。

後漢書集解卷十三校補

隗囂傳。史奉璧而告。注。璧者所以禮神也。官本禮作祀。

奉盤錯鍉。注。以此而言。題即匙字。題官本作鍉。案承上文。正字詁鍉即題之誤。作題是。

反戾飾文。曰為祥瑞。注。大風毀莽玉露堂。玉露官本作玉路。案前書莽傳。地皇元年七月。大風毀王路堂。而莽於始建國元年。改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亦見本傳。服虔注云。如言路寢也。是則作玉露誤。即作玉路仍誤一字。

乃立其子臨為太子。以為祥應也。案莽傳以子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在始建國元年。地皇元年。乃據紫閣仙圖。謂臨有兄而稱太子。為名不正。改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注說亦誤。

援引史傳。注。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宜呼嗟告天。與前書莽傳合。官本作宜乎嗟呼告天。多一乎字。呼嗟二字亦誤倒。

設為六管。注。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為六也。此為官本作此謂。與上謂字複。明誤。

沒入鍾官。注。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張熷曰。據莽傳。入乃以之誤。

西侵羌戎。注。西羌龐恬傳幡等。幡原譌憣。據錢拔改。官本不誤。

而大事草創。注。草創。謂初始也。官本初始作始造。

更始使執金吾鄧曄。注、曄、南陽南鄉人。以勁悍廉直爲名。官本注。脫以字。

囂迎擊破之於高平。官本迎作逆。

叵欲討之。注、叵、猶遂也。案班超傳。欲因此叵平諸國。注義同。周壽昌云。疑借作頗。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作位。

囂將妻子奔西城。注。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集解、陳景雲曰。注中城字衍。案公孫述傳。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注明云在漢陽西縣。足知此城字爲誤衍也。又晉志。漢西縣、晉改曰始昌。故注謂一名始昌城。

公孫述傳。喟然自曰爲武王復出也。官本無爲字。

不亟乘時與之分功。注。亟、急也。官本無此注。

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集解、河池屬武都郡。今秦州徽縣西四十五里。

拔巫及夷陵夷道。注。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硤州夷都縣西。案注及下荆門注。兩夷都均應作宜都。官本不誤。

巨明丹青之信。注。楊雄法言曰。楊、官本作揚。案雄姓。前書本傳雖據雄自序从手。而古書相承多从木。亦自有所據。已見前書雄傳補注。故不具。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齊武王縯、字伯升。縯、引也。音衍。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四方潰畔。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集解】胡三省曰。言定天下。傳之萬世。此其時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衆也。【集解】沈欽韓曰。案李寶亦爲柱天將軍。後魏尒朱榮遂踵爲天柱大將軍。都部。猶都統宋將兵者因號都部署。蘇輿曰。前漢有柱天侯。見史記。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集解】惠棟曰。新市兵王匡、朱鮪。平林兵陳牧、廖湛等也。合軍而進。屠長

聚。〔集解〕王補曰多所殺戮曰屠見光武紀注。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集解〕王補曰小長安聚名也續漢書淯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杜佑通典南陽漢宛縣縣南三十七里有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集解〕王補曰宗下疑奪室字然奪文既久故通鑑變易其文曰元及三女皆死續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眾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比陽縣有藍鄉。〔集解〕惠棟曰續志南陽棘陽縣有藍鄉伯升襲甄阜處先謙曰鄧州新野縣東有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淳水。酈元注水經曰赭水二湖流注合為黃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黃淳聚又謂之黃淳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蕭該音淳水諄者誤〔集解〕劉攽曰潢字據注唯當作黃沈欽韓曰一統志、赭水自裕州西南流經唐縣西為黃水先謙曰官本注諄上水作作字是。臨泚水。〔集解〕惠棟曰續志作比水水經注作泚水云水出泚陽縣東北大胡山南與灃水合謂之派水光武斬阜、賜於斯水也沈欽韓曰南陽郡比陽縣應劭注比水所出縣從水得名則泚當為比呂覽處方篇、齊章子與荊人夾泚水而軍泚亦誤作泚即斯水也（東海王彊女泚陽公主亦誤泚）一統志、泚水一名泌水出泌陽縣銅山西南逕唐縣曰唐河又逕新野入淯水水道提綱泌阿有二源南源出泌陽東銅山西流數十里北源出縣東北大胡山西流合銅山水為泌水也。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宜秋、聚名在泚陽縣。〔集解〕通鑑胡注續志、南陽平氏縣有宜秋聚先謙曰今唐縣東南。乃往為說合從之埶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

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卻迫潰湻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破釜甑。示必死也。鼓行而前。言無所畏也。史記曰。項羽北救趙。渡河沈船。破釜甑。〔集解〕惠棟曰。周書小明武解。鼓行參呼。以正什伍。孔晁云。言士率奮厲也。尉繚子曰。鼓行交鬭。則前行進爲犯難。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弃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埻。案說文云。射臬也。廣雅、埻、的也。埻音之允反。〔集解〕惠棟曰。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尙父乃畫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莽畫法古爲厭勝之術也。呂氏春秋正月紀。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高誘云。招、埻的也。說文、埻、射臬也。讀若準。沈欽韓曰。塾、鄉亭所治處。吏民投最。故畫其象。使人人得射之。食貨志。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里宰疏。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室之民。卽此。作埻非。王補曰。袁紀作使旦起射之。無於塾二字。先謙曰。傳統官署鄉亭言之。則從東觀記、續漢書作埻爲是。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桀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

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南陽英雄及王常皆投歸伯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爲本、其將帥起草野、苟樂放縱、無爲國之略、皆憚伯升而狎聖公。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集解〕通鑑胡注、其後果立盆子。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集解〕通鑑胡注、言宗室爭立、則天下莫知所從、是疑天下之心而自損其權也。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卽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集解〕沈欽韓曰、文子上德篇、質的張而矢射集。使後人得承吾敝、前書宋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卭拔劍擊地〔集解〕通鑑考異、卭、續漢書作印、袁紀作斤、皆誤。曰、疑事無功。史記曰、趙武靈王欲被胡服、肥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馬武、王匡以爲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卭拔劍擊地曰、稱天公尚可、稱天子何爲不可。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旣卽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

下新野宰登城言曰（王莽改令長爲宰東觀記曰其宰潘臨也〔集解〕王補曰袁紀亦云其宰潘臨）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卽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玦決也令早決斷〔集解〕通鑑胡注申屠卽申徒）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世祖惡之謂伯升曰事欲不善伯升笑曰恆如是耳）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貴將朱鮪等也）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伯升作攻城鬬車上曰地車不可用誰當獨居此上者伯升曰此兵法也上曰兵法但有所圖畫者實不可用伯升遂作之後有司馬犯軍令當斬坐鬬車上）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魯陽縣屬南郡今汝州魯山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公主傳郡當作陽）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集解〕通鑑胡注不肯拜受抗威之命也）更始乃與諸將陳

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幷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爲齊武王（集解）錢大昕曰北海王興傳亦云十五年追謚仲爲魯哀王然攷之本紀建武十五年四月癸丑追謚兄伯升爲齊武公兄仲爲魯哀公謚號雖同王公爵異以情事推之是歲封皇子十人皆爲公又前二年降封趙齊魯三王爲公則追謚兩兄亦必以公爵明矣至十七年皇子封公者皆進爲王十九年又進趙齊魯三國公爲王然後伯升與仲皆追稱爲王耳二傳所書蓋未得其實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試守者稱職滿歲爲眞平陰縣屬河南郡應劭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魏文帝改爲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濟州平陰縣東北五里亦有平陰故城（集解）惠棟曰衞宏漢舊儀云長安三輔令取治劇皆試守小冠滿歲爲眞以次遷奉引則大冠前書音義云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眞食其全俸先謙曰平陰今河南府孟津縣東遷梁郡太守今宋州也（集解）洪亮吉曰前書梁孝王傳傳國至王莽時絕至章帝建初四年汝南王暢始徙封梁王中間七十餘年皆罕作郡故劉永傳亦書梁郡睢陽人續漢志作梁國蓋從建初後言之耳先謙曰梁郡今歸德府立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殤王石嗣殤作煬（集解）劉攽曰案殤者不成人之名今王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殤謚蓋是煬字惠棟曰何敞傳作煬王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爲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爲鄉侯（集解）惠棟曰石子暢封都鄉侯見何敞傳暢弟陽見袁宏紀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續漢

志、奉車都尉比二千石。無員。掌御乘輿車。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譖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集解〕沈欽韓曰。西京制。諸侯王母皆稱太后。東京制損於前。宜稱太妃。傳中皆作太姬。宋書后妃傳。改諸國太妃曰太妃。（妃音怡）集韻、姬或作妃、姬盈之切。讀作怡者是也。北齊書恩倖傳穆提婆號曰太姬。則南北朝皆有太姬之稱。唐宋遂別為太儀。見王建宮詞及李燾續通鑑長編一百十一。卽太姬也。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為庶人。徙丹陽。丹陽故郡城在今潤州江寧縣東南。〔集解〕先謙曰。丹陽郡治宛陵。今宣城、寧國二縣地。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何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宗尊為小君。諸侯之妻稱為小君。宮衞周備。出有輜軿之飾。輜軿、有擁蔽之車也。列女傳曰。齊孝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事曰訴。加誣言曰譖。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濁猶汙也。倫、理也。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集解〕王補曰。五行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此孝經文也。誤作甫刑。疑因聲近致誤。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貶晃爵為蕪湖侯。蕪湖、解見章紀。削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捽於法理。以墮宗緒。捽、引也。墮、毀也。其遺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首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

北海亦絕無後。及崩。遺詔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為齊王。是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下客、謂毛遂、馮煖之徒也。（集解）陳景雲曰。下客、謂折節下士也。注非。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紹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堂。將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新野宰潘臨云。請劉公一信而降。赦岑彭以顯義。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封彭為歸德侯。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謂不用樊宏、光武之言。忽、輕也。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蠆、蝎也。左傳。臧文仲謂魯君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蓋謂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詩、周頌也。

北海靖王興。（集解）先謙曰。官本提行。是。建武二年。封為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嫺、胡間反。說文、嫺、雅也。（集解）沈欽韓曰。袁紀作歸都。嫺都性婉順。自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

皇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斂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世祖即位擢爲中大夫。建武二年封黃爲湖陽長公主。〔集解〕惠棟曰、適騎都尉胡珍。伯姬爲寧平長公主。〔集解〕惠棟曰、適固始侯李通。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爲新野長公主。十五年追謚仲爲魯哀王。興其歲試守緱氏令爲人有明略。〔集解〕惠棟曰張瑩漢記、興性敦篤仁厚、長有明略。袁宏紀、興求賢好善郡中翕然。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續漢書曰弘農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視事四年上疏乞骸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海。續漢書曰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也。故徙興爲北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爲臨邑侯。臨邑縣屬東海故城在今濟州東亦名馬坊城也。〔集解〕沈欽韓曰漢志屬東郡此誤舊唐志臨邑縣屬齊州注云濟州亦誤臨邑今濟南府臨邑縣北三十五里。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爲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乘驛問焉其見親重如此。立三十九年薨。〔集解〕惠棟曰傅毅集北海王誄云永平七年北海靜王薨於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農不修畝室無女工感傷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愬皇旻於惟郡英烈俊靜思勤銘惟王勳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實光曜其聲終始之際於斯爲榮乃作誄曰覽視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家篤籍攸載貴尠不驕滿罔不溢莫能履道聲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藩弼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德厥德日新珪璋令名流惠民隸彌軫皇情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如何景命奄忽以傾嗚呼哀哉劉勰曰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霧杳

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景而效者獨取於工矣。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乘輿尊者居中。執轡在左。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時虛己折節以禮接之。前書敘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也。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孔也。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朝廷、謂天子也。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吁音于。孔安國注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也。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云是吾幼時狂惷之行也。〔集解〕沈欽韓曰、燕策、蘇代曰、今臣爲仁義者、自完之道。非進取之術也。進趣義同。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爲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集解〕王補曰、今皆佚。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

牘十首。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集解〕沈欽韓曰、張懷瓘書斷、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恆、李誕並云、漢初有草法、不知其始。王愔云、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兼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此乃存字之梗概、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書。北海王睦、此開創草書之先也。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見稱於章帝、詔使草書上事。蓋因章奏、後世謂之章草。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爲縣侯、二弟爲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爲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爲北海王、〔集解〕沈欽韓曰、廢斟縣在萊州府濰縣東。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爲北海王、是爲頃王。延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爲亭侯。普立七年薨。〔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案普以安帝永初元年封、至延光元年爲十七年、傳脫十字。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傅毅等皆宗事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建初二年、長水校尉耿恭薦復素好邊事、明略卓異、反以徵過歸國、宜令以功自效。令復將烏桓兵、所向必剋也。復子騊駼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騊駼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與平望侯毅並在文苑傳。〔集解〕洪頤煊曰、胡廣傳稱

臨邑侯劉騊駼。騊駼嗣父爵。而本傳不言。先謙曰。官本詣作謁。是。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騊駼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集解〕王補曰。藝文類聚六引騊駼郡太守箴十二語。一作崔瑗。文選赭白馬賦、趙至與嵇茂齊書、陸機皇太子宴玄圃詩、三注所引。皆止大漢遵周、化洽九區二語。又與類聚全異。騊駼所造。見於文選注北堂書鈔御覽。有玄根頌零句。頌或作賦。又上書諫鑄錢事見藝文類聚六十六。與李子堅書零句見文選注。與竇季瑋書零句見北堂書鈔。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爲蕭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閤。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啗脯。良復讙呼上言不可讙露。明旦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爲詐汝耳。當復何苦乎。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被害。續漢書曰。阜賜移書於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單絝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更始立。以良爲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陽。建武二年。封良爲廣陽王。五年。徙爲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爲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薨於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栩音況羽反。〔集解〕官本考證曰。栩字章帝紀作盱。錢大昕曰。光武紀、建武十七年正月。趙公良薨。十九年四月進趙齊魯三國公爵爲王。是栩初襲公爵。又二年始進爲王。史於降封公之後。即書節王栩嗣。文雖簡而意

不貫。先謙曰。傳失載復爵爲王事。故致然。建武三十年。封栩三子爲鄉侯。〔集解〕先謙曰。官本三作二。建初二年。復封栩十子爲亭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爲亭侯。元興元年。封商四子爲亭侯。〔集解〕先謙曰。官本元年上無元興二字。考證云。監本元年上無年號。萬承蒼云。汲古閣本作元興元年。似應從增。但趙王商以章帝建初七年立。至和帝永元十二年薨。是爲二十三年。元興元年封商四子。不應載於商未薨之前。史家特蒙上文封商三弟而類敍之耳。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集解〕先謙曰。宏下脫嗣字。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元初五年。封乾二弟爲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娉小妻。小妻。妾也。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王宮門有兵衛。亦爲司馬門。東觀記曰。乾私出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屍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丘縣。屬趙國。故城在今邢州內丘縣西。隨室諱忠。故改爲內焉。〔集解〕劉攽曰。注削中丘縣屬趙國。案文當更有中丘二字。先謙曰。今順德府內丘縣西。時郎中南陽程堅。〔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曰。堅字謀甫。南陽舞陰人。仁孝清潔。居貧無資。以磨鏡自給。不受人施。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有或不食。相謂曰。子非程謀甫。何爲不食耶。母喪。哀號。歷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先賢行狀曰。堅爲泚陽尉。貧無車馬。每出常步行。案水經注、堅官至南郡太守。海內先賢傳曰。故南郡太守南陽程堅。本履仁孝。秉志清潔。少讓財兄子。仕郡縣。居貧無資。磨鏡自給。沈欽韓曰。事引見御覽四十一四百二十五。魏略傳其人。疑非此程堅。素有志行。拜爲乾傳。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爲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豫薨。子獻王

赦嗣。〔集解〕錢大昕曰，趙王赦以建安十六年薨，而阜陵王赦亦以建安中薨，此二王同時同名，此事之可疑者。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集解〕沈欽韓曰，魏志建安十八年，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趙國在封內，故徙封。立九年，魏初以為崇德侯。〔集解〕沈欽韓曰，即魏志所稱名號侯也。裴松之云，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東觀記，初名終，後改為祉。光武族兄舂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舂陵宗室傳云，長沙定王中子。封於零道之舂陵鄉，〔集解〕錢大昕曰，前志、續志俱作泠道。為舂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宗室傳作孝侯。李善云，考或作孝，非也。洪頤煊曰，前書王子侯表作孝侯仁。仁以舂陵地埶下溼，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東觀記曰，考侯仁於時見戶一百七十六，上書願減戶徙南陽，留子男昌不貢墓，元帝許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不貢作守墳，是。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為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荊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續漢書曰，侯等助祭明堂，以例益戶二百，敞以有行義，拜為廬江都尉也。歲餘，會族兄安衆侯劉崇起兵，安衆康侯丹，長沙定王子，崇即丹之玄孫之子。〔集解〕沈欽韓曰，王子侯表，康侯丹，子節侯山柎，子繆侯毋妨，子釐侯嬰，子侯歆，子侯崇。崇於敞為族子，非族兄。王莽畏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東觀記曰，

敞臨廬江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彊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耶。敞怒叱太守曰：鼠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集解）周壽昌曰：據語是詈太守之詞，鼠下應有子字。魏志王允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晉車志陸士衡詈盧充曰：鬼子敢爾。語氣正同。先謙曰：周說是也。東觀記正作鼠子何敢爾。先是平帝時，敞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堂。平帝時，王莽輔政，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伯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也。崇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回，曲。社稷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元后、平帝也。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爲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援樹黨，乃爲祉娶高陵侯翟宣女爲妻。宣、丞相方進之子也，襲父侯爵。東觀記曰：敞爲嫡子終娶宣子女習爲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義起兵也。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女，祉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爲士卒先。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爲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祿。孤者、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也。後皆奪爵。（集解）先謙曰：通鑑考異云：諸侯王表皆云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王子侯表但云絕，或云免，皆在始建國元年。案二年立國將軍建奏請諸劉爲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亦不云奪爵也，不知奪爵在幾年。案王莽傳，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則知劉氏奪爵在始建國二年，司馬失考也。及敞卒，祉遂特見廢，又不得官爲吏。祉以故侯嫡子行

湣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祉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祉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集解〕王補曰。此即齊武王傳所謂宗室從死者數十人也。更始立。以祉爲太常將軍。紹封舂陵侯。從西入關。封爲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祉乃間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祉先至。光武見之歎甚。東觀記曰。祉以建武二年三月見于懷宮。建武二年。封爲城陽王。賜乘輿御物。〔集解〕惠棟曰。蔡邕獨斷云乘輿出於律。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車馬衣服。追諡敞爲康侯。十一年。祉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祉薨。年四十三。諡曰恭王。竟不之國。葬於洛陽北芒。十三年。封祉嫡子平爲蔡陽侯。以奉祉祀。平弟堅爲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爲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爲章陵。因以舂陵爲章陵縣。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嗇夫。嗇夫本鄉官。主知賦役多少。平其差品。園陵置之。知祭祀徵求諸事。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臘、歲終祭神之名也。置嗇夫佐吏各一人。〔集解〕劉攽曰。案後漢志、縣小吏有嗇夫有佐史。則此吏字當作史也。平後

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爲竟陵侯。平卒子寘嗣。寘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歙字經孫。歙音許及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字經世。光武族父也。歙子終與光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集解〕先謙曰子下脫鄉字。終誘殺湖陽尉。更始立。歙從入關。封爲元氏王。終爲侍中。更始敗。歙、終東奔洛陽。建武二年立歙爲泗水王。終爲淄川王。今淄州縣也。十年。歙薨。封小子煇爲堂谿侯。煇、字林云。灼也。音充善反。續漢志、汝南吳房縣有堂谿亭。煇或作煇。〔集解〕沈欽韓曰堂谿城在汝寧府西平縣西北百里。奉歙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爲邵侯。邵縣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邵音其紀反。〔集解〕沈欽韓曰邵縣襄陽府宜城縣東北。以奉終祀。又奉終子鳳曲陽侯。曲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南。〔集解〕沈欽韓曰今海州西南。先謙曰下奉當作封。官本不誤。歙從父弟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失職。續漢志曰。茂自號爲劉先職。〔集解〕先謙曰。先職無義。自號失職是也。形近而譌。官本正文失亦誤先。亦聚衆京、密間。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滎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密縣東南。〔集解〕先謙曰京、今開封府滎陽縣東南。密注見光武紀。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衆降。封爲中山王。十三年。宗室爲王者皆降爲侯。更封茂爲穰侯。〔集解〕錢大昕曰。光武紀茂封單父侯。茂弟匡亦與漢兵俱

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集解)沈欽韓曰今袁州府宜春縣治。先謙曰此疑是汝南郡之宜春在今汝寧府汝陽縣西南宗室封不至豫章也此宜春後曰北宜春建武初必未加北。爲人謙遜。永平中。爲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朝城。(集解)惠棟曰兩漢志南郡無朝陽縣當作南陽濟南亦有朝陽後漢爲東朝陽先謙曰今南陽府鄧州東南。浮弟尙。永平中。爲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絕。延光中。護從兄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娶伯榮爲妻。得紹護封爲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敗。貶爵爲亭侯。

安城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蒼梧郡。今梧州縣也。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抛。普交反。財產。結客報吏。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爲郡縣所侵。蔡陽國釜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騫。賜兄顯欲爲報怨。賓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子四人。(集解)劉攽曰。注釜亭侯長案下文云刺殺亭長則此當云釜侯亭長蓋此亭名釜侯也。陳景雲曰。詢當作訽。玉篇、訽、罵也。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爲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爲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爲奮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

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爲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爲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 後赤眉破更始．賜所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卽位．乃西之武關．近更始妻子將詣洛陽．(集解)先謙曰．官本近作迎．是． 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爲愼侯．愼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集解)先謙曰．在今潁州府潁上縣四十里江口鎭． 十三年．更增戶邑．定封爲安成侯．(集解)先謙曰．在汝寧府汝陽縣東南．官本成作城． 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蒙讌私．時幸其弟．(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作第．是． 恩賞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爲營冢堂．起祠廟．置吏卒．如舂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閔嗣．三十年．帝復封閔弟嵩爲白牛侯．白牛．蓋鄉亭之號也．今在鄧州東也．(集解)惠棟曰．水經云．湍水南過冠軍縣東．又東過白牛邑南．世祖建武中．封劉嵩爲侯國也．沈欽韓曰．今鄧州東北三十里白牛店．先謙曰．官本閿作閔．是．下同． 坐楚事．謂楚王英謀反． 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徙封爲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爲更始討平汝南．因封爲汝陰王．汝陰屬汝南郡．故城卽今潁州汝陰縣也．(集

解）先謙曰。今潁州治。信遂將兵平定江南。據豫章。光武卽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集解）先謙曰。隆見岑彭傳。降在建武六年前。信乃詣洛陽降。以爲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續漢志、慶字翁敖。舂陵侯敞同產弟。順與光武同里閈。閈、里門也。少相厚。更始卽位。以慶爲燕王。順爲虎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爲亂兵所殺。順乃間行詣光武。拜爲南陽太守。建武二年。封成武侯。成武縣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集解）洪亮吉曰。案成武。中興後移屬濟陽。沈欽韓曰。在今曹州府東南百里。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六安、卽廬州也。（集解）沈欽韓曰。胡注云賢以唐之廬州爲漢之廬江郡可也。若漢之六安。實在唐之壽州界。劉昫地理志、漢六安國故城在縣南。此爲可據。案桓譚傳注亦云六安在壽州安豐縣南。而此乖異者。良以諸人分撰。學有優劣。未通加檢勘耳。因拜爲六安太守。（集解）洪亮吉曰。據志則建武十一年。順尙爲六安太守。郡國志注、言十年省六安國屬廬江。誤矣。當從本紀十三年爲是。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子遵嗣。坐與諸王交通。降爲端氏侯。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集解）沈欽韓曰。沁水縣志、端氏聚卽三家遷晉君處。在縣東四十五里。其北三十五里。則漢時縣治也。遵卒。子弇嗣。弇卒。無嗣。國除。永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

順弟子三人爲鄉侯。初順叔父弘、東觀記曰。弘字孺孫。先起義兵卒。娶於樊氏皇妣之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爲甘里侯。潁川潁上縣西北有甘城。〔集解〕沈欽韓曰。寰宇記、故甘城。漢爲縣。（漢志無）廢城在潁州潁上縣西北。縣志明時置甘城驛於此。章懷注訛潁州爲潁川。國爲弋陽侯。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也。〔集解〕先謙曰。今光州西。敏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聞。東觀記曰。梁字季少。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卒。東觀記曰。病筋攣卒。

順陽〔集解〕沈欽韓曰。在今南陽府淅川縣東。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續漢志曰。憲字翁君。舂陵侯敞同產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爲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爲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衆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柱功侯李實所破。〔集解〕先謙曰。官本實作寶是。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

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縣也。下辨、縣名。今成州同谷縣也。〔集解〕惠棟曰、武都有下辨道。見前志及李翕碑題名。班固云、邑有蠻夷曰道。注以爲縣名、非也。周壽昌曰、稱道亦卽縣也。下辨、武都屬縣。尙有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皆縣名。皆屬武都。惠謂注非、殆偶未照也。百官表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邑字屬上讀。惟續志云、縣有蠻夷曰道。非班語。惠亦誤引。先謙曰、河池、今秦州徽縣西。下辨、今階州成縣西。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集解〕先謙曰、寶雞縣大散關亦曰散關。在縣西南大散嶺上。爲秦蜀襟喉。距和尙原才咫尺。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谷口。谷口縣故城、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酈元水經注曰、涇水東經九嵕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集解〕洪頤煊曰、王常傳、更始西到長安。封爲鄧王。劉玄傳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廖湛爲穰王。此作鄧王、誤。先謙曰、谷口今西安府醴泉縣東北七十里。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集解〕惠棟曰、袁紀、嘉與齊武王俱學長安。而與世祖尤相親。先謙曰、世祖徇河北。嘉薦陳俊。後在漢中。又薦賈復。各見本傳。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卽宣帝旨。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爲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十三年。封爲順陽侯。秋。復封嘉子廥爲黃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削爲南鄉侯。永平中。參爲城門校尉。參

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以義舉兵。乘風雲之會也。倉卒匪圖。亡我天工。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後漢書集解卷十四校補

齊武王縯傳自稱柱天都部集解沈欽韓曰案李寶亦爲柱天將軍至蘇輿曰前漢有柱天侯見史記 今案前書翟方進傳翟義起兵誅莽實自稱柱天大將軍伯升之始稱柱天都部蓋卽託義以起又本書賈琮傳交阯屯兵反亦自稱柱天將軍至史記曹相國世家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謂柱天侯不知其誰封柱天在廬江灊縣然前書地理志灊縣但有天柱山名山大澤不以封旣無以山爲封地之理且天柱亦不能作柱天說不解索隱何由有此誤洪亮吉謂柱天止是夸大之辭不必實有其地竊以爲誠如洪說亦必稱侯者自以柱天爲名非由於封授也矧漢高旣定天下始設二等之封柱天侯之反在漢未定天下以前當係秦楚降將旣降復叛似不能指爲前漢所有也

至小長安集解王補曰至有小長安 案此皆光武紀注及集解惠說所已詳不應重錄

宗從死者數十人集解王補曰至及宗從死者數十人 案宗從卽本書鄧騭傳之門從袁紹傳之親從梁書夏侯亶傳之族從指羣從子弟言也王以從死爲說蓋偶有未照然漢軍不幸大敗倉猝戰死及家屬遇害者皆出意外不得言從死伯升未死亦無所謂從也

南渡潢淯水注酈元注水經曰赭水二湖流注合爲黃水 赭官本作諸今案水經注淯水篇赭水官本作堵水諸蓋堵之譌寰宇記唐州方城縣本漢堵陽縣有堵水是也

蕭該音滈水諄者誤。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諄上水作作字。是。錢大昭曰。水當爲作。南監本不誤。是錢本誤。與此同。官本與南監本合也。

自號柱天大將軍。案袁紀云自號柱天將軍。無大字。

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注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埻。集解沈欽韓曰至則從東觀記續漢書作埻爲是。錢大昭曰。塾字說文新附。古用埻。

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案建當卽伯升所殺嚳者申屠臣之子弟或族人也。

十五年。追謚伯升爲齊武王。集解錢大昕曰至二傳所書蓋未得其實。案此紀前自并執伯升起。後至故試守平陰令止。文字全與東觀記同。蓋東觀諸臣略去降王爲公一節。范書因而未改耳。

子殤王石嗣。注殤作煬。集解劉攽曰至何敞傳作煬王。案官本無殤作煬三字注。周壽昌曰。監本亦無。毛本注、是後人因劉氏刊誤而加。何敞傳仍作殤。知舊本固如是也。今詳惠氏本傳補注。出子殤王石。補云何敞傳作煬王。而何敞傳則出齊煬王。補云齊武王傳哀王薨子殤王石嗣。注云殤作煬。是惠所據本何敞傳殤固作煬。與毛本異。而於本傳亦有三字注。不獨毛本有注矣。周以爲注是後人所加非也。特監本相承無注。故劉有

刊誤之說。官本依監本轉刻。自宜亦無注耳。

出有輜軿之飾。注。保阿進退。則鳴玉佩。官本佩作珮。

殆不至如譖者之言。注。加誣言曰譖。官本言作焉。案今公羊傳何注。但作加誣曰譖。

濁乎大倫。注。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案語出子路。

甫刑三千。莫大不孝。集解王補曰。至詔作甫刑。疑因聲近致誤。案五刑之屬三千。孝經本引甫刑文也。周本紀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周禮掌戮云。凡殺其親者焚之。易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鄭注震為長子。爻失正。不知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是不孝罪大。漢世經說相承如此。亦不必定本孝經。

帝以伯升首創大業。官本脫首字。

古人以蜂蠆為戒。蓋謂此也。謂官本作畏。

追爵元爲新野長公主。適西華侯鄧晨。晨自有傳。

趙孝王良傳、永興元年封商四子爲亭侯。集解先謙曰至史家特蒙上文封商三弟而類敍之耳。案官本考證謂元興二字應增而疑封在商既薨之後。不應載於商未薨之前。竊謂商薨宏嗣。果封在元興元年。則當稱宏弟。不當仍稱商子。既云商子。則其封自在商未薨之前。元年或是六年形近之誤。而此元興二字正當從官本刪耳。又商薨在永元十六年。考證作十二年。亦誤。

城陽恭王祉傳、上書求減邑內徙。注。東觀記曰。考侯仁於時見戶一百七十六。一百、官本作四百。與今東觀記合。留子男昌不貲墓。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不貲作守墳。是。錢大昭曰。不貲是守墳二字之譌。南監本不誤。是錢所據本注亦譌爲不貲。官本與南監本合也。

會族兄安衆侯劉崇起兵。集解。沈欽韓曰至崇於敞爲族子。非族兄。今案前書年表舂陵侯買三傳至敞。安衆侯丹五傳始至崇。則崇且爲敞族孫。非僅族子也。惟侯歎無謚。似嘗絕封而崇之嗣立。表亦不著爲六世。疑本以四世紹封。表誤爲嗣。章懷又沿其誤耳。李通傳注引謝承書謂崇爲長沙定王五代孫。是其一證。或謂崇乃寵之譌。然寵亦崇從父弟也。

徵敞至長安。免歸國。注。太守曰。都尉事耶。耶、官本作也。與今東觀記合。案太守辭窮。意惡敞多事。故反詰以譏之。因觸敞怒耳。作耶義似較長。

助祭明堂。注。列侯伯二十人。伯、官本作百。與前書平紀合。案汲古本千百閒作仟佰。故佰輒誤伯。

欲結援樹黨。援原譌授。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泗水王歙傳。封小子煇爲堂谿侯。注。煇或作煇。官本煇作惲。

又奉終子鳳曲陽侯。集解。先謙曰。下奉當作封。官本不誤。錢大昭曰。奉當作封。南監本不誤。是錢所據本誤。與此同。官本與南監本合也。

茂自號劉失職。注。續漢志曰。茂自號爲劉先職。集解、先謙曰。主官本正文失亦誤先。錢大昭曰。失、閩本作先。周壽昌曰。監本正文亦作先。惟本是先職。則注不必更引續漢志以見異同。仍疑毛本爲是。

浮弟尙。永平中爲征西將軍。永平、官本作永元。是。錢大昭曰。劉尙永元元年以中郞將爲車騎將軍。九年行征西將軍。此作永平。誤。是錢所據本亦誤永平也。

安城孝侯賜傳。同抛財產。錢大昭曰。抛非古字。古作拋。史記三代世表云。拋之山中。注音普茅反是也。班勇傳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抛屯戍之費。亦同抛。隸變而譌爲抛爾。案說文抛爲新附字。徐鉉以爲左氏通用摽。謂詩摽有梅。摽、落也。義亦同。然左傳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摽仍訓擊。非落義。且落義亦異於抛。惟公羊傳曹子摽劍而去之。摽訓麾。於抛義爲近耳。史公以拋爲抛。拋於說文爲捊之或體字。从手从包。於今讀抛擊亦合。章懷黃臺瓜辭四摘抱蔓歸。畫仍以拋爲抛也。惟

班勇傳、抱、乃拘之譌。錢作拋說非是。結客報吏。注。蔡陽國釜亭候長。候、官本作侯。賜兄顯欲爲報怨。官本無顯字。集解。劉攽曰。至則當此云釜侯亭長。蓋此亭名釜侯也。案聚珍本漢官舊儀載漢制設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三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盜。又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漢官舊儀云按郵乃今之候。蓋本郵人兼候人。亭長兼候長。故舊儀言設亭長亭候。而司姦盜者亦止一亭長。亭候長本卽亭長也。劉說乃承監本侯字之譌而誤。

時幸其弟。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作第。是。錢大昭曰。弟古第字。案汲古本弟第通作。已見帝紀。

帝復封閎弟嵩爲白牛侯。集解。先謙曰。官本閎作閔。是。下同。錢大昭曰。閩、閩本作閔。下同。是錢所據本亦誤。閩官本並與閩本合也。

因封爲汝陰王。注。汝陰屬汝南郡。故城卽今潁州汝陰縣也。屬汝南郡。官本作屬汝州南郡。潁州。官本作潁川郡。皆誤。

成武孝侯順傳。因拜爲六安太守。集解。洪亮吉曰。據志則建武十一年順尙爲六安太守。志乃傳之誤。郡國志注言十年省六安國。屬廬江。誤矣。當從本紀十三年爲是。錢大昭曰。六安本王國。莽篡國除。爲郡。故有太守。

降爲端氏侯。注。端氏縣屬河東郡。錢大昭曰。既降封。必非縣侯矣。傳文端氏下疑脫一字。今案大縣侯改封小縣。亦降也。

光武封敏爲甘里侯注潁川潁上縣西北有甘城。潁上原作潁王據錢校改官本不誤錢大昭曰潁川有潁陽潁陰無潁王監本作潁上當從之今案以潁王名縣兩漢志所無亦隋唐所未有王字之爲譌文固矣但潁上縣亦隋唐始有之隋屬汝陰唐屬潁州故沈欽韓謂潁川亦潁州之譌以爲章懷乃據唐時州縣言也然章懷釋地之例就唐言者必著今以別之卽下釋弋陽侯國亦先擧漢地後及今地以此推之則本注潁州之上必更有脫誤未可臆度惟唐之潁上本卽漢汝南之愼縣與弋陽同屬一郡敏國兄弟同時受封國當相去不遠其卽爲寰宇記所指之甘城可知前漢宣帝嘗以愼縣七百九十戶侯都護鄭吉國曰安遠莽敗始絕見前書吉傳並功臣表甘里侯國當亦同於安遠而名異耳錢云潁川無潁王是其所據本注亦作潁王也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

李通字次元。(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一、書鈔五十二、引華嶠書云、字文元。沈欽韓曰、東觀記宛大姓李伯玉從弟軼、則通又字伯玉。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尤謹、闈門之內如官廷也。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為王莽宗卿師。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時尊之、故曰宗卿師也。(集解)通鑑胡注、莽置宗師主漢宗室耳、此宗卿師莽篡位時所置也。先謙曰、官本注時作特、是。通亦為五威將軍從事、出補巫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騶使小官也。前書秦御史監郡、與蕭何從事辨之。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集解)沈欽韓曰、從事如唐大使所辟賓僚判官以下至支使是也。騶使官則行僮幹、及節度使之別奏傔人是也。章懷混而一之、非。先謙曰、官本無官下也字。巫注見前。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集解)王補曰、袁紀、守治家與子孫如官府。少事劉歆、好星歷讖記之言、云漢當復興、李氏為輔、私竊議之、非一朝也。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為閭里雄、以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

騷、亦動也。通從弟軼。（集解）惠棟曰。軼字季文。見馮異傳。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集解）陳景雲曰。它處皆作避吏。此音相似而誤。通聞之。卽遣軼往迎光武。續漢書曰。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爲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畱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掘上手。得半畱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公孫臣。袁宏紀作申屠臣。先謙曰。官本注掘作握。是。光武初目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掘手極歡。（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時通病臥室內。世祖與通兄脩、弟寵、及軼語。脩等喜悅。入室候通。通握手極歡移日。先謙曰。官本掘作握。是。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集解）先謙曰。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謂以其家重大事指示之。感動其意也。卽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度、計度也。音大各反。因復備言其計。（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諸李遂與南陽府掾史張順等通謀。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目材官都試騎士日。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是也。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阜也。屬正、謂梁丘賜也。因目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目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目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

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卽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集解）先謙曰。謂通在宛事發覺也。東觀記云王莽前隊大夫誅謀反者。通得亡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次元聞事發覺。被馬欲亡。馬羈在轅中。惶遽著鞭上馬出門。顧見車方自覺。乃止。 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無狀。謂禍大不可名言其狀也。 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爲柱國大將軍。輔漢侯。（集解）沈欽韓曰。楚有柱國官。此取爲號。 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爲舞陰王。通從弟松爲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鎭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也。（集解）先謙曰。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南五十里。 光武卽位。徵通爲衞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固始縣。故寢也。寢邱在南。故藉邱名縣。

通嘉叔敖受邑，故光武以嘉之，更名固始。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五年春，代王梁為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集解）沈欽韓曰：捕虜是馬武，霸傳為討虜將軍。擊漢中賊。賊謂延岑也。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於西城，破之。西城縣屬漢中郡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還屯田順陽。順陽，縣名，屬南郡，哀帝改為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集解）洪亮吉曰：郡應作陽。先謙曰：本漢析縣之順陽鄉，哀帝置博山侯國，明帝改順陽，此以後縣名追書之，章懷注未合，在今南陽府淅川縣東。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集解）洪亮吉曰：此蒙上六年夏之文，下云其夏引拜為大司空，攷通為司空在建武七年五月，則此應云明年夏引拜為大司空，否則以病乞身亦應加明年二字，省此二字，增一其字，遂覺敘事不清。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為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埶，素有消疾。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痟首疾。鄭玄注云：痟、酸削也。（集解）惠棟曰：王懋云，消首、消中二疾本異，而其字又不同。

章懷注。消中之疾。是矣。乃復引周官爲證。是以消首、消中爲一義矣。沈欽韓曰。素問陰陽別論。胃中熱。精液枯涸。水穀卽消。謂之曰消。說文。痠、痟、頭痛。

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弟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卽日封通少子雄爲召陵侯。（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引東觀記作新市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謚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東觀記曰。黃字作箕也。李軼後爲朱鮪所殺。（集解）先謙曰。事詳光武紀。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以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安衆縣屬南陽郡。故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衆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嘆。以厲宗室。安衆諸劉皆其後。（集解）顧炎武曰。崇當從漢表作寵。今以紹封爲名。崇殊爲舛錯。惠棟曰。安衆侯紹封者有劉宣子高。見卓茂傳。陳景雲曰。崇死於莽未篡漢之先。建武二年。從父弟寵紹封。此傳寫誤也。沈欽韓曰。紀要。安衆在南陽府西南三十里。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禍。微隱、謂讖文也。莊子曰。猖狂妄行。易无妄卦曰。无妄之往。何之矣。鄭玄注云。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无所望。是失其正。何可

往也。即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是也。汙滅親宗、目觖一切之功哉。停水曰汙、言族滅而汙池之也。觖、望也、音丘瑞反。一切、謂權時也。〔集解〕先謙曰、史記盧綰傳、爲羣臣觖望、韋昭注、觖猶冀也、冀亦望也。索隱釋爲猶怨望也、而後異解生。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於柏舉、吳師入郢、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弃於歷山也。〔集解〕沈欽韓曰、楚策離次一作雞次、歷山一作磨山。即墨用齊、義雪燕恥。史記曰、燕昭王伐齊、湣王敗出亡、燕人入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下齊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即墨。後齊田單以即墨擊破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雪也。彼之取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字顏卿、〔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北堂書鈔載常字並同。潁川舞陰人也。東觀記曰、其先鄠人、常父博、成哀閒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集解〕先謙曰、陰、官本作陽、是。王莽末、爲弟報仇、亡命江夏。命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久之、與王鳳、王匡等〔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江夏陳牧、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集解〕惠棟曰、雲杜在江夏郡。又新市有綠林、水經注、新市大陽山南有三王城、王匡、王鳳、王常所屯、故謂之三王城。聚衆數萬人、以常爲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集解〕沈欽韓曰、藍口聚在荆門州北、紀要、藍水城在安陸府西南、本編縣之藍口聚、宋僑立蓮芍縣、西魏改爲藍水。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收散卒、入蔞谿。蔞音力于反。〔集解〕沈欽韓曰、紀要、蔞谿在隨州北。今壅。劫略鍾龍閒。盛弘之荆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也。〔集解〕沈欽韓曰、寰宇記、山有石狀如覆鍾。衆復

振。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集解〕惠棟曰。續志南陽章陵縣有上唐鄉。水經注上唐本蔡陽縣之上唐鄉。春秋時唐國也。沈欽韓曰。唐置唐城縣。今屬唐城鎮。紀要、今隨州西北八十五里。遂北至宜秋。續漢志曰。南郡有宜秋聚也。〔集解〕惠棟曰。續志平氏縣有宜秋聚。屬南陽。非南郡也。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卽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目合從之利。以利合曰從也。常大悟。曰。王莽簒弑。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桀竝起。今劉氏復興。卽眞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丹、卬言之。丹、卬負其衆。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集解〕惠棟曰。前書薛宣傳。宣移書責櫟陽令謝游曰。故使掾平鐫令、晉灼注。王常爲光武鐫說其將帥。此謂以微言鐫鑿之也。此傳言鐫說。謂以正言鐫鑿。使之合并也。今本鐫說作曉說。晉灼所據乃東觀記。當從之。曰。往日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閒簒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

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尙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幷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卽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爲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集解〕劉攽曰。案沛在山東。王常此時力未及往。蓋是南郡沛南絕相類也。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集解〕王補曰。袁紀昆陽之役。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世祖笑而去。唯王常然世祖之計。及戰。世祖留王鳳王常守昆陽。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東觀記曰。誅不從命。封拜有功。封爲鄧王。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良甚也。言苦軍事也。每念往時。共更艱尼。何日忘之。更、經也。艱尼。謂帝敗小長安。遣常壁。與常共破甄阜及王

等．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眞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常乃久事更始．不早歸朝．帝徵以責之．故下文云吾與廷尉戲耳．詩衞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策、馬檛也．言執策以從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伯升與常深相結．故曰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集解）惠棟曰．同人火上同於天．同性之卦．同性則同德．同德合義．故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韋昭注國語曰．一心不二曰同也．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謂以廷尉行南陽太守．赤眉之難．喪心失望．謂赤眉入長安．破更始．以爲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謂南陽也．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爲羣臣言．常以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爲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爲左曹．前書曰．左右曹平尚書事．封山桑侯．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集解）沈欽韓曰．今潁州府蒙城縣北三十七里．後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集解）通鑑胡注．此家、猶言此人也．案袁宏紀作此人．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忠將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中案中忠古字通．故列傳或作中．先謙曰．名漢忠以顯異之．當定作忠．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閒、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

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卽拜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尙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朝那縣屬安定郡也。（集解）惠棟曰。峻據高平第一城。常破之於朝那也。皆屬安定郡。先謙曰。朝那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囂遣將過烏氏。（集解）惠棟曰。氏音支。續志作枝。或作支。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屯故安。拒盧芳。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易州東南。十二年。薨于屯所。諡曰節侯。子廣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也。（集解）先謙曰。唐復州沔陽縣。今沔陽州地。在漢爲雲杜、州陵二縣境。無石城遺迹也。漢石城屬丹陽郡。在今池州府貴池縣西七十里。不知因何致誤。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記曰。晨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阯刺史。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集解）惠棟曰。

袁宏紀、晨家富於財。少受易。好節義。世祖與之善。以姊妻之。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東觀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爲請得免。〔集解〕洪亮吉曰。齊武王縯傳注引東觀記新野宰潘臨。蓋叔是臨之字。觀此則臨與光武及晨素有恩。後小長安之敗。臨遂汙晨宅。焚冢墓。蓋迫于法令耳。先謙曰。官本注丞作承。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集解〕惠棟曰。樂史云。鄧州穰縣鄧晨宅。宅有大樹。晨每依蔭於其下。李吉甫云。晨宅在新野縣北二十四里。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莽行一切之法。犯罪輒斬之。名曰不順時令。此天亡之時也。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趍讙犯者。斬無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也。〔集解〕劉攽曰。注有趍讙犯者。案前書犯字下少一法字。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撝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集解〕惠棟曰。杜預女記云。主以手麾上曰。行矣。文叔努力。早建大功。追兵方至。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上駐馬重呼之。主曰。不駛。駛但忘免。我更當三人死也。且急自脫。我身何有。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集解〕惠棟曰。杜預女記云。主生一男三女。長子汎。乃元所生。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集解〕惠棟曰。汙一作洿。焚

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目晨爲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翟目東至京、密皆下之（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滎陽東鄭之京邑也密故城在滎陽東南也）更始北都洛陽目晨爲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目一身從我不如目一郡爲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集解〕劉攽曰案賊本以地自名故當如他處作湖字惠棟曰光武紀作湖）晨發積射士千人（積與迹同古字通用謂尋迹而射之〔集解〕惠棟曰前書王尊傳云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云迹射言尋迹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卽位封晨房子侯（房子、今趙州縣也〔集解〕洪亮吉曰房子、屬常山郡水經注晨封漢中之房陵與此不同未知誰是〔又晨定封西華侯水經注作西京亦悞）沈欽韓曰在趙州高邑縣西南縣志俗呼倉房村）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爲吳房侯（吳房今豫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汝寧府遂平縣西四十里）目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爲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光武前語晨曰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也〔集解〕沈欽韓曰此僕字卽光武自稱之僕辯當作辨先謙曰官本注、曰作云）帝大笑從幸章陵拜

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新息、今豫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光州息縣治。四年、從幸壽春、留鎮九江。晨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爲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爲冀州高弟。中山屬冀州。於冀州所部郡課、常爲第一也。十三年、更封南䜌侯。䜌音力全反。入奉朝請、復爲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千萬、復遣歸郡。晨興鴻郤陂數千頃田。鴻郤、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爲害、翟方進爲丞相、奏罷之。〔集解〕先謙曰、陂利最大、壞於翟方進、復於許楊、詳在楊傳。晨善用人之功也。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衍、饒也。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漢官儀曰、長公主官屬、傅一人、員吏五人、騶僕射五人、私府長、食官長、永巷令、家令各一人也。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芒。乘輿與中宮親臨喪送葬。謚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侯。棠卒、子固嗣。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及反。〔集解〕惠棟曰、世系云、來氏出自子姓、商之支孫食采於郲、因以爲氏。其後避難去邑。秦末、徙新野。漢功臣表有軑侯來蒼。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東觀記、仲作沖。〔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亦作沖。哀帝時爲諫大夫。〔集解〕惠棟曰、袁紀、

及世系、皆作諫議大夫。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哀帝監本訛安帝。從汲古閣本改。娶光武祖姑。生歙。〔集解〕萬承蒼曰。諸本同。案下文王遵云。君叔。陛下之外兄也。此祖姑字必有誤。惠棟曰。東觀記、歙有大志。慷慨。治左氏春秋。袁宏紀。歙兄弟五人。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以歙為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東觀記曰。解所被襜褕以衣歙也。拜為大中大夫。是時。方以隴、蜀為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隗囂也。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楊子法言曰。聖人之言。明若丹青也。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遂歙入質。〔集解〕先謙曰。官本遂作隨。是。拜歙為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集解〕通鑑胡注、疑、疑難。故、故事也。

久冘豫不決。（冘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冘冘。行貌也。音淫。東觀記曰。狐疑不決也。〔集解〕惠棟曰、毛晃云冘字從犬曲其足。古與尤字同。或音淫者。誤。盧植傳論亦言冘豫。注亦音淫。蜀有冘豫堆。）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囂子恂。字伯春。）是臣主之交信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是君臣父子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愈怒。王元勸囂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言名與器不可妄授也。）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左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職。而犯之哉。（〔集解〕先謙曰。籍、藉、通假字。）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楚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遂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小國猶不可

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回中。並地名。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曰。回中在汧。汧、今隴州汧源縣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歙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右輔將軍朱寵將二千人。皆持鹵刀斧。自安民縣之楊城。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山道。至略陽。夜襲囂拒守將軍金梁等。皆殺之。番須即行巡所守番須口。王幼學云。正義云。番須谷名。在扶風汧縣。案番須、回中皆在安定。諸家所注皆非也。前書武帝紀、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應劭云。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孟康云。回中在北地。有山險。如淳云。黃圖回中宮在汧也。師古云。回中言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為名。非今所通道。棟案。天水、隴西、安定、北地隗囂所據。故王元拒隴坻。在天水郡。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皆在安定郡。則回中在安定無疑。章懷、劉昭以為在汧縣者非也。徑至洛陽。徑。直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洛作略。是。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記曰。上聞得略陽。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今其水自城北注川。一水二川。蓋囂所堨以灌略陽也。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集解〕先謙曰。書鈔百二十五引續漢書云。登城相射。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箭。文義較晰。御覽三百四十九引同。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囂圍略陽。世祖詔歙曰。桃花水出。松櫫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松櫫或作船櫫。疑轉般

之誤。

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集解〕王補曰。袁紀。此書首有隗囂雖死、西州未平二語。餘亦小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重之以縣賞。高帝十年。陳豨反於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購豨將。皆降。〔集解〕先謙曰。官本作縣之以重賞。是。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東觀記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尙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聚名也。解見光武紀。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爲用。及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五谿六種。沈欽韓曰。五谿聚在鞏昌府隴西縣東。數爲寇掠。皆營塹自守。州郡不能討。歙乃伏修攻具。〔集解〕先謙曰。官本伏作大。是。率蓋延、劉尙及太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

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卿等．襄武縣屬隴西郡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隴西雖平．而人飢．流者相望．流、謂流離以就食也．歆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歆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集解〕惠棟曰．依李弇題名．當作辨．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歆．未殊．〔集解〕通鑑胡注．未殊、謂未絕也．馳召蓋延．延見歆．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歆叱延曰．虎牙何敢然．〔集解〕通鑑胡注、延爲虎牙大將軍．故以虎牙稱之．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歆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集解〕通鑑胡注、日入而羣動息．故中夜謂之人定．惠棟曰．杜預云．人定者、亥也．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集解〕顧炎武曰．素問岐伯對黃帝云．脈有要害．先謙曰．官本有注、何人、謂不知何人也．八字．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爲鯁．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肖、似也．不似、猶不賢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在被罪下．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集解〕通鑑胡注、凡爲人所刺者．刃在身猶未死．抽刃則氣絕矣．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歙、

攻戰連年。平定隴羌。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歙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南也。〔集解〕錢大昕曰、案汝南郡之當鄉縣、縣字疑衍。水經注、征羌縣、故召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也。洪頤煊曰、地理、郡國兩志不言故當鄉。范滂傳汝南征羌人、李注謝承書云汝南細陽人。疑當鄉縣、東京初年割細陽所置、故承以滂為細陽人。子褒嗣。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為宜西侯。東觀記曰、宜西鄉侯。褒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集解〕惠棟曰、公主名惠。稜早歿。褒卒。以稜子歷為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諜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己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右騎。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見前書。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永寧元年。代馮石為執金吾。延光元年。會歷母為長公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

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惲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寶女弟為清河王慶姬。卽安帝嫡母也。故寶於帝為元舅。〔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耿珍。誤。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絕周廣、謝惲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以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集解〕沈欽韓曰。論衡讕時篇。世俗起土興工。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城。必有死者。歲則太歲也。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為太子當廢。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集解〕王補曰。昭二十三年公羊傳尹氏立王子朝。何休注。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此議言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蓋漢時治經者舊有此說。故來歷等據之以爭濟陰王。何休據之以詁王子朝耳。若濟陰王廢時年才十歲。見張皓所上疏。詳皓傳。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宿留。猶停

留也。宿留音秀溜。是日。遂廢太子爲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傅高梵等。梵音扶汎反。(集解)惠棟曰。胡氏音房戎反。先謙曰。官本注反作切。皆目無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殺諷。殺音丁外反。(集解)惠棟曰。袁紀作祝諷。案諷。蜀之廣漢人。華陽國志亦作殺。胡氏音丁活反。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集解)惠棟曰。袁紀中郎將閭丘宏。陳先、趙代。(集解)惠棟曰。下云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爲公卿。蔡質漢儀有延尉趙世。疑卽代。又趙熹子亦名代。和帝時卒。非此。施延。太中大夫朱倀。倀音丑羊反。第五頡。頡音下結反。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李泰。誤。符節令張敬。續漢書曰。符節令秩百石。(集解)惠棟曰。敬後封山陽西鄉侯。見劉瑜傳。沈欽韓曰。百石上應有六字。持書侍御史龔調。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調字叔侯。巴郡安漢人。官至荊州刺史。羽林右監孔顯。漢官儀。羽林左右監屬光祿也。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闔。守丞。兼守之丞也。長樂未央廄令鄭安世等(集解)惠棟曰。大司農衆之子。十餘人。續漢志曰。未央廄令一人。長樂廄令一人。主乘輿馬也。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目爲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目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爲讙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

反。嘗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字林曰。怫、鬱也。怫音扶勿反。〔集解〕通鑑胡注。怫然、憤鬱之見于色者。）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屬、近也。通、猶共也。近言共諫。何乃相背也。）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復輾轉若此乎。（周禮曰。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輾轉不定也。詩曰。輾轉反側。）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爲之震慄。及帝崩。閻太后起歷爲將作大匠。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爲衞尉。殺諷、劉瑋、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爲郞。朱倀。（倀音丘良反。）施延、陳元、趙代等。竝爲公卿任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集解〕惠棟曰。通鑑云七月庚午。）拜歷車騎將軍。弟祉爲步兵校尉。超爲黃門侍郞。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弟。（〔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作第。是。）服闋。復爲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尙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集解〕周壽昌曰。平氏、是清河王慶之四女。名直得。王女皆封縣。稱長公主。以安帝即位所封也。）順帝時。爲虎賁中郞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爲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

空。

贊曰。李鄧豪贍。舍家從讖。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爲豪。李通家富爲贍也。少公雖孚。宗卿未驗。孚、信也。言蔡少公論讖。其事雖信。而李守被誅。是未驗也。王常知命。功惟帝念。王常、更始中爲知命侯。後歸朝。上錄其功。封爲列侯。故曰帝念。款款君叔。斯言無玷。玷、缺也。方獻三捷。永墜一劍。小雅采薇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後漢書集解卷十五校補

李通傳、李通字次元。集解。汪文臺曰。至則通又字伯玉。案據東觀記。通尙有兄穚弟寵。則伯玉或其兄字。通居次。故字次元。文仍次字之譌文耳。

通聞之、卽遣軼往迎光武。注、掘上手。得半臿刀。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掘作握。是。案本注掘上手。及下正文掘手極歡兩掘字。錢大昭謂皆當從閩本作握。是錢所據本誤與此同。官本又與閩本合也。

令守北向刎首。目謝大恩。官本此下有刎割也三字注。

還屯田順陽。集解。先謙曰。至此以後縣名追書之。章懷注未合。謹案前志明云。博山侯國。哀帝置。故順陽。是未置之前本名順陽也。吳卓信據平當傳、當嘗以察廉爲順陽長。是順陽未改侯國之前。又本爲縣也。莽篡國除。則復爲順陽縣。迄建武十三年。光武封族兄嘉爲順陽侯。縣又復爲侯國。續志、南陽順陽侯國。故博山。是也。通屯田尙在建武六年。固猶爲縣。章懷注似無不合。至前志應劭注、謂博山明帝始改順陽。顏援已駁之矣。

素有消疾。集解。沈欽韓曰。素問陰陽別論至謂之曰消。案陰陽別論。但云二陽結謂之消。王冰注、二陽結謂胃及大腸俱熱結也。腸胃藏熱。則喜消水穀。不如沈說。

令目公位歸弟養疾。弟官本作第。古字通用。

卽日封通少子雄爲召陵侯。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引東觀記、作新市侯。案今聚珍本東觀記仍作劭陵侯。

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集解。惠棟曰。安衆侯詔封者。有劉宣子高見卓茂傳。案宣與寵自係一人名因形近而譌。

彼之取舍。官本取作趣。古字通用。

王常傳。王常字顏卿。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北堂書鈔載常字。幷同。謹案今聚珍本東觀記不載常字。潁川舞陰人也。集解陰。官本作陽。是。錢大昭曰。陰當作陽是。錢所據本亦誤陰也。

起兵雲杜綠林中。集解。惠棟曰。雲杜在江夏郡。又新市有綠林。案前漢志、有兩新市。一爲國。屬鉅鹿。一爲縣。屬中山。皆與綠林無涉。後漢鉅鹿新市國省。而江夏復增置南新市侯國。續志劉注云。案本傳有離鄉聚綠林。惠氏所指新市有綠林者。正南新市誤脫南字耳。其地在雲杜之南。蓋卽割雲杜增置者。莽時所謂綠林。當然倚在雲杜。非有二也。至章懷劉玄傳注謂綠林山在當陽縣東北。李吉甫又謂在當陽縣東南。則皆據其西面言之。固亦相去不遠也。

往日成哀衰微無嗣。官本日作者。

此所目祐吾屬也。錢大昭曰。此字下。通鑑有天字。

別徇汝南沛郡。集解劉攽曰。案沛在山東。王常此時力未及往。蓋是南郡。案漢沛郡與汝南接壤。前漢沛郡之山桑城父。後漢皆改屬汝南。是其證常徇汝南。自可至沛郡。似不誤。且汝南、沛郡。均在南陽之東北。南郡則在南陽之西南。常單徇汝南。其勢不能兼及南郡。轉似不合矣。

鄧晨傳。王莽悖暴。盛夏斬人。集解惠棟曰。至名曰不順時令。案此解當併入下文集解劉攽說之後。此天亡之時也。注、方出軍行師。敢有趍讙犯者。輒斬無須時。案莽傳作敢有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語較明白。本注蓋脫法字也。又趍、官本注作趨。與莽傳原文合。莽傳顏注。趨讙、謂趨走而讙譁也。惟據說文走趨爲轉注字。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趍趙爲雙聲字。趍下云趍趙、夊也。夊下云行遲曳夊夊也。軍行銜枚疾走。似無讙譁之理。讙譁則必逗遛不前行。當遲不當疾。疑作趍爲是。

元目手擕曰。行矣。集解惠棟曰。至主曰不駃馳。案駃、音苦夬反。不駃馳。猶云不速馳。即快之本字。

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集解劉攽曰。至光武紀作湖。案高胡本前漢國名。有高胡侯陳夫乞。馬班二表均止作胡。

常爲冀州高弟。官本弟亦作第。

後徙封武當侯。官本無侯字。

來歙傳。來歙字君叔。集解。惠棟曰。至漢功臣表有軑侯來蒼。案史表軑侯利倉。前書表作黎朱倉。小司馬說史記謂漢書利倉作朱倉者脫黎字耳。倉或作蒼然無作來蒼者。惠引殊誤。

久冘豫不決。注。說文曰。冘冘、行貌。案今說文冘下作淫淫行皃。惟玉篇廣韻同作冘冘行貌。集解。惠棟曰。毛晃云。冘字從犬曲其足。古與尤字同。或音淫者誤。案此惠氏據通鑑胡注所引毛晃禮部韻略之說也。今詳說文冘字入冂部。从人出冂。尤字入乙部。从乙又聲。形與義迥別。惟尢字尫曲脛也。从大。象偏曲之形。乃部首字。與毛所謂曲其足者合。然亦从大而非从犬。且與冘尢兩字音讀皆異。決無相同之理。毛乃就隸形之近影射臆說。其不經甚矣。盧植傳論亦言冘豫。注亦音淫。蜀有冘豫堆。案此乃惠氏自說也。但范書冘豫兼見馬援、竇武等傳。注皆音淫。以今說文淫淫行皃推之。音淫自不得云誤。冘豫本卽猶豫。亦作猶與。乃雙聲字。因聲以見義。王念孫廣雅疏證已詳言之。通鑑胡注、謂冘讀與猶同。本自了當。毛晃之說亦欲通猶於尢。而轉失之鑿。胡取以爲證。則非古猶與淫本皆讀若遙。同音相假。一如與之於豫。曲禮定猶與。釋文謂與本亦作豫。淮南兵略訓、擊其猶猶。陵其與與。楊雄羽獵賦。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淫淫卽冘冘。抑卽猶猶也。益州記、灩澦堆又作猶預。樂府作淫豫。而坤元錄卽作冘豫。惠引及此。其亦有見於毛說之迂謬乎。

何況承王命。籍重職、而犯之哉。職、官本作質。

遂有析骸易子之禍。注、弊邑。弊、官本注作敝。與左傳合。案汲古本敝多作弊。卽獘之俗體。古書恆通用。

開道從番須、回中。注、番須、回中。並地名。官本注、名下有也字。

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注、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錢大昭曰。支體下脫易字。案今聚珍本東觀記、及通鑑所引。均有易字。袁紀則亦但云。心腹已壞。制其支體。無易字也。

高帝重之臣懸賞。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懸之以重賞。是。錢大昭曰。當從閩本作高帝懸之以重賞。是錢所據本亦原作重之以懸賞。官本兼與閩本合也。

歙乃伏修攻具。集解。先謙曰。官本伏作大。是。錢大昭曰、伏、閩本作大。是錢所據本伏本作伏。伏修猶云密修。義亦可通。官本則又兼與閩本合也。

又擊破襄武賊傅立卿等。注、襄武縣屬隴西郡也。官本注脫隴字。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案卽建武十年擊羌於五谿也。

省書覽涕。案覽當作擥。通鑑引作攬。屈子懷沙、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洪補注云、擥、猶拔也。

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注、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南也。今地已詳公主傳。 集解。錢大昕曰。至

疑當鄉縣東京初年割細陽所置。案續志、安陵鄉屬召陵、而安陵亭屬征羌、水經注則謂鄉與亭皆屬故召陵、皆併入征羌、說雖不同、而征羌與召陵、今固同爲許州郾縣境、細陽故城、則今在潁州府太和縣境、以今證昔、征羌自近召陵、不近細陽、洪氏之說、本於錢坫前書補注、已正之矣、惟征羌果卽從召陵析出、則本傳當言分、不當言改、旣云改、則必先分爲縣、乃改爲國、惟當鄉之爲縣、早已無徵、故水經注削而不言、章懷注亦略而不紀耳、欽本縣侯、錢大昕乃謂縣字宜衍、則尤不足據也。

聖及其女永。錢大昭曰、王聖女、順帝紀、泗水王傳、及宦者傳、並作伯榮、此獨作永、與彼不同、今案順紀不載伯榮事、惟兼見陳忠、楊震傳、然永名亦並見閻皇后紀、非獨此也、詳伯榮爲朝陽侯劉瓌妻、永爲黃門侍郎樊嚴妻、明係各爲一人、皆聖女也、所難案解者、諸傳言王聖事、前皆僅及伯榮、不及永、逮後聖下獄、則又僅及永、不及伯榮、袁紀通鑑亦然、斯則書闕有間矣、

長樂未央廄令鄭安世等。集解惠棟曰、大司農衆之子。案此解應移置下文說未央廄令注下、並於大司農上增安世二字。

廷詰皓曰。詰原誤詁、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大臣乘朝車。注詩曰。官本作詩云。

皆拜其子爲郎。朱俍、注、俍音丑良反。案上文已注、此誤複。

王常知命。功惟帝念。注、王常、更始中爲知命侯。後歸朝。上錄其功。封爲列侯。故曰帝念。錢大昭曰。常傳、光武勞之曰王廷尉甚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故云功惟帝念也。注誤。今案章懷注亦據常傳光武具爲羣臣言常更始時受封知命之由一節。未嘗不出念常功也。第惟帝念功乃左傳所引夏書中語。宜並詳所出耳。

鄧寇列傳第六 鄧禹子訓、孫騭、寇恂曾孫榮。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禹篤于經書。袁宏紀、結髮殖業、著名鄉閭。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禹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世祖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還來。寧欲仕耶。還當作遠也。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爲字。不然當云欲何爲。沈欽韓曰、爲字助詞。不如劉所說。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集解）通鑑胡注、漢初未有紙。以竹簡及縑素書。故言竹帛。光武笑。因留宿閒語。閒、私也。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

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屈音求勿反。（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更始帝到長安。其大臣辟除東宮之事。爲下所非笑。但爲小衛樓半城而居。以是知其將相非蕭曹之儔也。東觀記、屈作崛。說文、勃起曰崛。張揖埤蒼曰。崛、特起也。魚勿切。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四方分崩離析。論語曰。邦分崩離析。（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形埶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集解）通鑑胡注。鄧禹爲中興元功。實本諸此。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樂陽、縣名。屬常山郡。（集解）沈欽韓曰。今正定府獲鹿縣東北。後漢省。從至廣阿。東觀記曰。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發。大破之。上過禹營。禹進炙魚。上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眞天人也。（集解）官本考證曰、發本或作奉。先謙曰。廣阿、今趙州隆平縣東十二里舊城村。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集解）通鑑胡注。武帝時。羣臣請王皇子。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我乃始得一處。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

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史記蘇秦說趙王曰，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禹無百人之聚，湯武之士不過三千，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集解）先謙曰，如以吳漢爲諸將，莫及寇復有將帥節，用寇恂爲河內太守，銚期將兵爲能，皆是，各見本傳。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淸陽。（集解）先謙曰，今廣平府淸河縣東。後漢書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爲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集解）沈欽韓曰，滿乃蒲之誤。蒲陽山在保定府完縣西北，章帝改曲逆曰蒲陰，故城在完縣東南。連大克獲，北州略定。（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禹破邯鄲，誅王郎，有智謀，諸將鮮及。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集解）沈欽韓曰，袁山松書作抗威王。自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幷關中，而方自事山東，（集解）王鳴盛曰，河北之山莫大於太行，故謂太行以東爲山東。光武安集河北，使禹別攻諸處，皆在今河北彰德、大名、廣平、眞定等府，而言方自事山東，是謂河北爲山東也。（唐人尙有以河北爲山東之言）禹破樊參等軍，遂定河東。光武策云，平定山西，是謂河東爲山西也。漢河東、太原、上黨諸郡，皆在太行西，卽今太原、平陽、蒲州、潞安、汾州、澤州等府，自漢以來，名稱不易，近儒謂惟河東一郡在山西，非也。又鄭興傳，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勸留洛陽，勿還都長安。興說更始曰，陛下一朝建號，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注，山西，謂陝山以西也。陝，隘也，侯夾切。大約禹傳山東、山西，據太行分東西；興傳山西，卽謂關中，今西安等府，是其指陝山以西，固不待言。而

所云山東者亦指陝山以東注雖未及可以意揣與禹傳山東山西無涉蘇輿曰張步傳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此即以齊地爲山東今濟南諸府也隗囂傳由此名震西州聞于山東此山東自指河北吳蓋陳臧傳論至于山西既定威臨天下又以隴蜀爲山西

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爲軍師〔集解〕惠棟曰歆、南陽人爲河內太守光武使衞文說降之以爲禹軍師先謙曰歆前事見岑彭傳後爲大司徒自殺見侯霸傳　李文、李春、程慮爲祭酒慮字或爲憲字〔集解〕惠棟曰袁紀作憲　馮愔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歆爲車騎將軍鄧尋爲建威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集解〕沈欽韓曰在懷慶府濟源縣　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云河東大陽縣也〔集解〕沈欽韓曰在解州平陸縣東北十五里　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集解〕先謙曰今解州治　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埶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

亥。匡等曰六甲窮日不出。（集解）周壽昌曰、六甲以甲子始、周行一帀至癸亥止。故謂爲窮日。禮月令日窮於次、月窮於紀、亦歲終云窮也。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集解）通鑑考異曰、劉玄傳王匡、張卬守河東、爲鄧禹所破、奔還長安。鄧禹傳無卬名。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鎭撫之。是月、光武卽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集解）錢大昕曰、史記五帝紀作五品不馴。正義讀馴爲訓。周禮地官有土訓、鄭司農讀訓爲馴。馴訓古通用。訓者順也。與遜義亦同。劉愷傳調訓五品、周舉傳五品不訓、責在司徒、謝夷吾傳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先謙曰、尙書古文作不遜。一作不愻。今文作不馴、亦作不訓。詳余所著孔傳參正。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五品、五常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務在寬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第六卷帝紀注引書亦複出五教二字、與今尙書文不同。先謙案、今古文皆當重五教二字。詳余所著參正。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爲酇侯。食邑萬戶。敬之哉。酇縣今屬南陽郡。故

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集解〕沈欽韓曰。汾陰故城在蒲州府榮河縣北。縣志河舊在縣西五里。今去縣僅七十步。入夏陽。〔集解〕先謙曰。今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里。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左輔卽左馮翊也。三輔皆有都尉。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衙、縣名。屬左馮翊。解在安紀。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紀、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住、或作杜。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仰、猶恃也。音魚向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栒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豳州三水縣東北。栒音荀。〔集解〕先謙曰。今三水縣東北。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集解〕先謙曰。到栒邑後有張宗勇戰。見宗傳。

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京師、謂洛陽也。公羊傳曰、天子所居曰京師。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敕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集解）王補曰、宋溫革隱窟雜志引李漢老云、古者詔令多矣、天子自爲之。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相如視草。而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使臣下代言、其敢爲是語乎。王厚齋困學紀聞亦曰、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爲哉。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今長安饑民孰不延望。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大要、縣名、屬北地郡。（集解）惠棟曰、前志作大㛮、古要字。沈欽韓曰、在今慶陽府寧州東南。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集解）先謙曰、東觀記禹征之、爲愔所敗。禹遣使以聞帝。（集解）劉攽曰、案文遣使以聞、即是白天子矣。不須用帝字、明衍。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埶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宋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

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五百三十一引謝承書云、因收十二帝神主、以故高廟郎來輔守高廟、令行京兆尹承事、按行埽除諸園陵、爲置卒吏奉守焉、遣輔奉主詣京師。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集解〕先謙曰、今西安府藍田縣西。不克。復就穀雲陽。〔集解〕沈欽韓曰、今邠州淳化縣西北。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集解〕先謙曰、亦因其勸嘉且觀成敗之故、見宗室傳。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集解〕惠棟曰、縣屬左馮翊。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軍既饑餓、例皆食棗菜、若書者字、則似有不餓者矣。先謙曰、東觀記棗菜一作棗葉、或作藻菜。帝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集解〕先謙曰、捶一作箠、文選報任少卿書注、箠、楚、皆杖木之名也、又云箠與捶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目飢卒徼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衆皆死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集解〕惠棟曰、縣屬宏農。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集解〕惠棟曰、南陽育陽邑有東陽聚。見續漢志。沈欽韓曰、東陽城在鄧州東。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

閒．遣禹護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集解〕沈欽韓曰．紀要．鄧城在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武當城、今均州治．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爲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淯于四縣．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也．昌安、夷安．並屬高密國．昌安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外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城也．淯于．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爲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續漢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也．以特進奉朝請．〔集解〕惠棟曰．沈約云．東京罷省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埶．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各命通一經．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禹事寡嫂盡禮敬．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集解〕王鳴盛曰．室中以東向爲尊．其在堂上．則君南面以臨．臣北面拜．後分侍兩傍．固以在左而西向者爲尊．在右而東向者爲卑也．三代以上．君燕其臣．皆在室中．則臣固有居賓位而東向者矣．或君東向．臣南北向．其賤者西向立侍．亦可．如鴻門之會、是．明章之際．敬大臣．禮師傅．禹進見東向．蓋在室中．待以賓禮．帝蓋南向也．李賢不分堂上、室中．而混言之耳．先謙曰．書鈔六十五、續漢書作拜太子太傅．進見東宮．甚有優寵．蓋誤．居歲餘．寢疾．〔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禹遭光武皇帝憂．悲哀吐血．因發病甍．帝數自臨問．

以子男二人爲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爲三國。長子震爲高密侯。襲爲昌安侯。珍爲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以爲小侯。引入與議邊事。帝以爲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鴈門。肅宗時。爲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集解〕劉攽曰。檢和帝紀、有事字。明此脫一事字也。先謙曰。東觀記、位在九卿上。絕坐。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尙顯宗女沁水公主。〔集解〕惠棟曰。名致。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褒嗣。褒尙安帝妹舞陰長公主。〔集解〕周壽昌曰。舞陰爲清河王慶女。女名別得。桓帝時。爲少府。褒卒。長子某嗣。少子昌襲母爵爲舞陰侯。〔集解〕惠棟曰。皇后紀、其皇后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皆傳國于後。拜黃門侍郎。昌安侯襲嗣子藩。亦尙顯宗女平皋長公主。平皋、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西。〔集解〕惠棟曰。志作平睪、睪皋古字通。和帝時。爲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爲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國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

以侍祠侯。（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爲隈諸侯也。康、太后從兄。以親侍祀。得紹封也。〔集解〕劉攽曰。注隈諸侯。案隈當作偎。事在獨斷也。沈欽韓曰。下士疑作下土。連下小國侯讀。周壽昌曰。諸侯位特進者。稱特侯。見本書禮儀志。侍祠侯。又見張奮、劉般等傳。又般留爲侍祠侯。還爲朝侯。百官志注、引胡廣制度曰。是爲猥諸侯。不云作偎也。隈、偎、猥通用。古今字。作猥似較合。廣雅、猥、衆也。先謙曰。官本注朝侯作列侯。）爲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耆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詬、罵也。音許遘反。）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騭誅。（騭音質。）安帝徵康爲侍中。順帝立。爲太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諡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幾者、事之微也。易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鄧公嬴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方言曰。嬴、檐。〔集解〕先謙曰。官本檐作擔。古通作。）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

闕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 褫音直紙反又敕紙反龍章袞龍之服也謂禹爲赤眉所敗上司徒印綬也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爲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嘗非之顯宗即位初以爲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 東觀記曰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也 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 〔集解〕惠棟曰伏侯古今注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以通漕船水經注司馬彪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蓋資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也 從都慮至羊腸倉 酈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隥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爲名今嵐州界羊腸阪是也石臼河解見明紀〔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慮作盧 欲令通漕 水運曰漕 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 隘音乙賣反 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監護水功 訓考量隱括 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拘音鉤謂曲者也〔集解〕惠棟曰劉熙孟子注隱度也括量也荀子云府然若渠堰櫽括之于己也 知大功難

立具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集解）沈欽韓曰烏桓傳言烏桓死者神靈歸赤山祭彤傳作赤山烏桓此赤沙疑赤山之誤先謙曰如沈說烏桓下似當重烏桓二字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目防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漁陽郡也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集解）惠棟曰將扶也字亦作擕樂隨訓徙邊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樸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集解）惠棟曰樸當作墣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東觀記曰吏士常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煮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數千人十字蓋誤

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歸閭里東觀記曰燕人思慕為之作歌也元和三年盧水胡反畔目訓為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鄰郡則之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集解）先謙曰張紆事可與西羌傳參看衆四萬餘人期冰合度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

者二三千騎。（集解）劉攽曰。案前書皆但言勝兵若干。此誤出者字。先謙曰。前書西域傳省去者字耳。然勝字應讀平聲。有者字亦可。非誤出。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目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集解）沈欽韓曰。史記萬石張叔傳如淳注、施讀曰移。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衞稽故。令不得戰。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也。（集解）惠棟曰。平準書稽市物踊躍。韋昭云。稽留待之。司馬貞云。稽者、停留也。

議者咸目羌胡相攻。縣官之利。目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說文曰。帑、金帛所藏。音它莽反。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目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目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衞。羌掠無所得。掠、劫奪也。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皆言漢家常欲鬭我曹。今鄧使君待我目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目爲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目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

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集解〕沈欽韓曰、西羌傳號吾、即迷吾弟。此多一迷字。又非伯父。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東觀記曰。寫作雁。〔集解〕沈欽韓曰。顧炎武郡國利病書西寧衛下云。雁谷、在今臨羌縣西。鄧訓掩擊羌迷唐處。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兩國名也。見西羌傳。〔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河水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谷小榆谷。此二榆土地肥美。羌所依阻也。沈欽韓曰。行都司志。榆谷在金城西二百里。案在西寧府西南邊外。先謙曰。官本注國作谷。是。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集解〕通鑑胡注、夾湟兩岸之地通謂之湟中。沈欽韓曰。一統志、湟河、番名波洛沖克河。在西寧邊外西北。青海之東。源出噶爾藏嶺。入西寧西川邊內。爲西寧河。又東南三百餘里至莊浪衛。降唐堡。入大通河（即浩亹水）。湟中城在西寧邊外西北。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箄上。目渡河。箄、木筏也。音步佳反。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尙等夜爲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迷唐也。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東號、羌名。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

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憲以訓曉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爲諸竇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離、遭也。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息曰。此義也。傿音於建反。〔集解〕通鑑胡注、傿盡爲烏桓校尉。先謙曰。官本傿作鄢。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集解〕先謙曰。此字疑衍。或此上奪於字。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平壽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騭、京、悝、弘、閶。悝音口回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悝字叔昭。閶字季昭。

騭、字昭伯。東觀記。騭作陟。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爲貴人。騭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爲和熹皇后。騭三遷虎賁中郎將。京、悝、弘、閶皆黃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集解〕先謙曰。東觀記、複出儀同三司四字爲是。始自騭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儀同三司有開府之號。始自騭也。李賢云騭爲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公。悝、虎賁中郎將。弘、閶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悝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騭兄弟常居禁中。〔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鄧悝傳云自延平之初。以國新遭大憂。故悝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騭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悝兄弟上疏自陳。愚闇糞朽。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帷幄。預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罪責日深。惟陛下哀矜之。先謙曰。官本弟作第。下同。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集解〕沈欽韓曰。今汝寧府上蔡縣西。悝葉侯。〔集解〕沈欽韓曰。今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弘西平侯。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南。〔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閶西華侯。西華縣屬汝南郡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官本注末無也字。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間關、猶崎嶇也。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汙穢。無分可採。言無分寸可收採也。過以外戚。遭值明時。過、誤也。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又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淸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造、成也。仍、頻也。大憂、和帝殤帝崩。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猥、曲也。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誡。前代外戚上官安、霍禹之屬。皆被誅戮也。退自惟念。不寒而慄。惟、思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前書曰。義縱爲定襄太守。郡中不寒而慄也。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勑厲。冀以端慤畏愼。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集解〕惠棟曰。小顏云。征營、惶恐不自安之意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騭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使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以轉輸疲弊。百姓苦役。冬。徵騭班師。班、還也。〔集解〕惠棟曰。案西羌傳、騭于元年冬屯漢陽。二年冬。敗于平襄。洪适云。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沈欽韓曰。黃伯思東觀餘論。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甕。中有東漢時竹簡。永初二年討羌符。與范書紀二

年班師合明冬上脫文。朝廷目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王主目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羣臣。賜束帛乘馬。駟馬曰乘。寵靈顯赫。光震都鄙。(集解)通鑑胡注、王主、諸王及諸公主也。鄧騭西征無功而還。當引罪求自貶。以謝天下。據勢持權。冒受榮寵。於心安乎。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

時遭元二之災。臣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集解)杭世駿曰。案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爲非災眚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叛寇。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此。惠棟曰。趙明誠云。漢司隸楊孟文開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若讀爲元元。則爲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也。洪适云。案漢刻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之碑。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蒸蒸明明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爲大二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轗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又言人民。注之非明矣。

人士荒飢。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集解)惠棟曰。洪适云。安帝紀、書永初二年之間。萬民飢流。羌貊叛戾。石門頌所云西戎殘虐。橋梁斷絕。又末秋隕霜。稼苗夭殘。終年不登。匱餒之患。正是鄧騭出師時也。人士當作人民。

騭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祋諷、祋。姓也。音丁外反。又音丁活反。羊浸、(集解)先謙曰。官本浸作祲。李郃、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

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騭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閶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騭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集解）王補曰。本書太后欲不許。以問曹昭。昭上疏言其能以禮讓。宜見矜允。詳列女曹世叔妻傳。騭等既還里第。並居冢次。閶至孝骨立。有聞當時。（集解）周壽昌曰。案時值永初三年。詔大臣行三年喪。故騭上書得請。而兄弟廬墓終喪。貴戚中尤難得。又桓郁傳云。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郁子焉。安帝永寧中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奪服拜官。周槃傳。和帝時以思母棄官還鄉。母歿。哀毀滅服。終遂廬墓側。此皆永初以前事。其載在漢碑者。司隸魯峻以母喪乞身廬墓。繁陽令楊君、上虞長度尚。皆以叔父憂去官。（此事度尚傳未載）西鄂長陽弼以伯母憂。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統。郃陽令曹全以同產弟憂。廣平令仲定以姊憂。皆解官而歸。此皆可補史闕。及服闋。詔喻騭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騭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在特進及列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緦麻。並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武帝時人。（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宏字叔紀。天資善學。年十五。治歐陽尚書。師事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講誦孜孜不輟。奴醉擊長壽亭長。亭長將詣第白之。宏即見亭長。賞錢五千。勵之曰。直健當然。異日奴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士箠奴。宏聞。又與五千。宏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宏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輿馬。施之終竟。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

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騭等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修莫府冢上，賜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轀輬車黃屋左纛，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有司請加謚曰昭成侯。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白蓋車也。〔集解〕沈欽韓曰：續志千石以上皁繒覆蓋，三百石以皁布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又騎吏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此白蓋雙騎庶士之禮。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黃門侍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集解〕沈欽韓曰：京子於夷安侯珍為從祖，不應同名。袁宏紀云封京子寶為陽安侯。五年，悝、閶相繼並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集解〕先謙曰：東觀記，閶字季昭，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閶側身暴露，憂懼顦顇，形於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為外戚儀表。閶出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朝夕獻納。雖內得於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兢兢之心彌以篤固也。鄧太后報閶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太后並從之，乃封悝子廣宗為葉侯，閶子忠為西華侯。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章帝竇皇后，竇勳女，祖穆及叔父俱尚主，穆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化，後並坐怨望謀不軌被誅，故鄧氏深引為誡也。檢敕宗族，闔門靜居。闔，閉也。騭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集解〕惠棟曰：永初三年，融為鄧騭舍人，四年拜郎中也。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

嘗遣鳳馬。後尙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檻車謂以板四周爲檻無所見。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騭。騭畏太后。遂髡妻及鳳自謝。〔集解〕惠棟曰騭妻寇恂之女孫也。天下稱之。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騭爲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候伺左右。〔集解〕王補曰此下通鑑有共毀短太后於帝。帝每懷忿懼。先謙曰官本閨作閏是。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集解〕惠棟曰李郃別傳云宮人趙任等也。懷怨恚。因誣告悝、弘、閶先從尙書鄧訪〔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防。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和帝長子平原王勝無嗣。鄧太后立樂安王寵子得爲平原王。〔集解〕萬承蒼曰案得當作翼。安帝紀及章八王傳可據。得又無子。以翼爲嗣。安帝緣此貶翼爲都鄉侯。注失考正。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爲庶人。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騭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騭爲羅侯。羅縣屬長沙國。〔集解〕先謙曰在今長沙府湘陰縣東北六十里。騭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豹字伯庠。遷大匠。工無虛張之繕。徒無饑寒之色。御覽二百五十二引李郃別傳曰豹爲將作大匠河南尹鉠豹欲得之上及騭兄弟欲用雖便召拜詔

合公卿舉。騭以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公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貴戚。今反使親家爲之。不可爲後法。公舉司隸羊祲。不舉豹。豹竟不得尹。恨公卿不舉。對士大夫曰。李公能不舉故我不得尹耶。案此云河南尹豹則豹竟得之也。先謙曰。豹欲得尹容有之。或亦旨意所屬。以騭之賢。而以旨諷公卿舉豹。必無是事。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度遼將軍舞陽侯遵。（集解）先謙曰。東觀記。遵元初中爲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級。得鎧弩刀矛戰楯七首二三千枚。破匈奴得釜鑊二三千枚。得七首三千枚。詔賜駮犀劍。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虎賁鞶囊一。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金蚩尤辟兵鉤一。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閻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痛騭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櫬、親身棺也。上疏追訟騭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太任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集解）惠棟曰。一說文母謂太姒。見列女傳。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殤帝崩。太后與騭定立安帝。故曰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集解）通鑑胡注。兩造不備。又無左證者。爲單辭。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申、明白也。獄不訊鞠。訊、問也。鞠、窮也。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七人、謂騭、從弟豹、遵、暢、騭子鳳、鳳從弟廣宗、忠也。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告神也。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

田里。衆庶多爲騭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以逼迫廣宗等故也。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㠯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卽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騭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騭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騭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爲郎中。擢朱寵爲太尉。錄尙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騭府。稍遷潁川太守。〔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寵京兆杜陵人也。初爲潁川太守。表孝悌儒義理冤獄撫孤老。功曹主簿皆選明經有高行者。每出行縣。使文學祭酒佩經書前驅。頓止亭傳。輒復教授。周旋阡陌。勸課農桑。寵以正月歲首宴賜羣吏。問功曹吏鄭凱曰。聞貴郡山川多產奇士。前賢往哲。可得聞乎。對曰。鄙郡炳嵩山之靈。受中岳之精。是以聖賢龍蟠。俊乂鳳集。昔許由巢父。恥受堯禪。洗耳河濱。重道輕帝。遁世高峙。樊仲父者。志潔心遐。恥飲山河之功。賤天下之重。抗節參雲。公儀許由俱出陽城。留侯張良。奇謀輔世。元算入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于輔成。胡元安體曾參之至行。履樂正之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誠洞于神明。雉兔集其左右。出于潁陽。彪義山英姿秀偉。逸才挺出。究孔聖之房奧。存文武于將墜。文麗春華。辭蔚藻績。出于昆陽。杜伯夷經學稱于師門。政事熙于國朝。清身不苟。有於陵之操。損己存公。有公儀之節。以榮華爲塵埃。以富貴爲厚累。草廬蓬門。藜藿不供。出于定陵。寵曰。太原周伯況。汝南周彥祖。皆辭徵聘之寵。隱林藪之中。清邈乘齊。節擬古人。恐貴郡之士。未有如此者也。凱對曰。此二賢但讓公卿之榮耳。若許由不受堯位。樊仲父不屈當世。以此准之。不以遠乎。寵徵入爲大鴻臚。拜太尉。棟案鄭凱字召公。見會稽典錄。治理有聲。〔集解〕劉攽曰。案他處無治理並出者。蓋本以理字代治。後入誤。兩存之。周壽昌曰。前書循吏傳序。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朱博傳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是治理兩字。范卽本於班也。貢父亦殊疏舛。及拜太尉。〔集解〕惠棟曰。謝承

書云。龍爲太尉。家貧。食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粱肉。皆不敢受。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更召徵爲開封令。〔集解〕劉攽曰。案已言召。又云徵。文理重疊。蓋多一召字。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閻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爲閻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爲桓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爲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無將字。錢大昕曰。竇憲傳亦云。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班史百官表侍中加官。所加官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至郎中亡員。如淳曰。將、謂郎將以下也。金日磾傳亦有侍中諸曹將大夫之文。或疑將上有奪文。非是。東京莫與爲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后、成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閻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攝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顚敗者。其數有可言焉。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當先帝時。或容免禍。必貽罪釁於嗣君。以

至傾覆。數、猶理也。其致敗之理可得言焉。何則。恩非己結。而權已先之。言外戚之家。承隆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主枉其本性與之圖謀。政事非心所好也。來寵方授。地既害之。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居其地。必須除舊。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也。隙開埶謝。讒亦勝之。君臣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勢漸謝。於是讒人構會。尋亦勝也。悲哉。騭、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樂毅忠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況其後嗣乎。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爲著姓。〔集解〕惠棟曰。風俗通、蘇忿生爲周武王司寇。其後以官爲寇氏。陳留風俗傳。浚儀有寇氏。黃帝之後。恂初爲郡功曹。〔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恂好學。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集解〕惠棟曰。孟康云。徇、略也。如淳云。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民。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居庸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使者入上谷。耿況迎之于居庸關。即是關也。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

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墮、毀也。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生亂。〔集解〕先謙曰。官本祇下有更字。考證云。監本無更字。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集解〕王鳴盛曰。當作急發況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集解〕拔、卒也。沈欽韓曰。禮少儀。毋拔來。注。拔、疾也。與此義同。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

其守非其人不可故難之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集解〕先謙曰書鈔六十五、引續漢書云光武欲定河內謂鄧禹曰朕有河內猶高祖有關中非蕭何誰能鎮之爲吾舉如蕭何者作帝語與此微異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集解〕王鳴盛曰此山東、與鄭康成傳以山東無足問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並與史記秦紀引賈生言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山東豪俊並起亡秦之山東同亦皆謂陜山以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㠯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之苑多竹篠也〔集解〕惠棟曰戴凱之竹譜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貫淇園之箭也爲矢東觀記作治矢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㠯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鞏、溫並今洛州縣也臨黃河故曰鞏河也〔集解〕通鑑胡注、鞏河卽五社津也先謙曰官本注無二也字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

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集解〕何焯曰。軍誤。疑作畢。惠棟曰。河內定則天下不足憂。故諸將皆賀也。因上尊號。於是卽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前書音義曰。驪駕、併駕也。輦車、人挽行也。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集解〕周壽昌曰。同門生。師門共學之稱。論語包咸注。同門爲朋。皇侃疏。同處師門曰朋。觀後恂好學。聘能爲左氏春秋。親受學焉。是崇必素與恂共學者也。亦見王丹傳。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時作府。當是。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蕭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何。鮑生謂何曰。今君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者。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何從其計。高祖大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

乃當以前人為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衆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郡大生旅（同稆）豆。收得一萬餘斛以給諸營。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部將、謂軍部之下小將也。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史記曰。秦王與趙王飲於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為秦王鼓瑟。藺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懌。為擊缶。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缶。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加。既罷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

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彊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鬬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曰。醪汁滓酒。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也。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集解〕王補曰。李伯紀迂論云。將相當先國事而後私怨。藺相如引車以避廉頗。寇恂託疾以避賈復是也。若修怨逞憾。不恤國事。如張延賞之沮李晟。罷其兵柄。力主會盟而致平涼之辱。劉仁軌之擠李敬元。表請爲帥以代己。而致覆師之禍。其賢不肖之相去。豈不遠哉。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集解〕沈欽韓曰。秦策、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弊。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東觀記曰、郡中政理。盜賊不入。三年。遣使者即拜爲汝南太守。即、就也。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淸淨。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七制解云。時恂爲執金吾。雖非九卿。亦陪卿也。案劉熙釋名云。漢置十二

卿。其六曰執金吾也。沈欽韓曰。前書百官表。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毋將隆傳隆還執金吾上詔曰。隆位九卿。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狡、猾也。說文曰。詿、亦誤也。音挂。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爲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乃留恂長社。鎭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弟一。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弟一城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並作第。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阺。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從洛陽至高平。長安爲中。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集解）惠棟曰。從容安然自在之意。可目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汧縣屬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也。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

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卽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子損嗣。(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楫。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爲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爲洨侯。洨縣屬沛郡。洨音胡交反。(集解)沈欽韓曰。在鳳陽府靈壁縣南五十里濠城集。後徙封損扶柳侯。扶柳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

州信都縣西也。〔集解〕惠棟曰。建武三十年徙封也。水經注作扶都誤、沈欽韓曰。今冀州西南七十里蒲笠城。損卒。子釐嗣。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嗣。恂女孫爲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間。安帝永初元年。鄧太后臨朝。故得志也。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目類者、鮮矣。左傳曰。晉范武子燮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燮作會。是。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與、黨與也。目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尙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目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目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自、從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乃亡命山中上書。王補曰。東都外戚以鄧騭之賢。而不獲免。然猶賴朱寵追訟。得以表暴。寇榮以無罪見誅。無人爲之申雪。故范史詳載亡命中所上書。所以深悲之也。而鄭氏通志、旣刪去書文。又謂其辭語怨懟。其識下於范氏遠矣。善夫袁宏論之曰。寇榮之心。良可哀矣。然終至滅亡者。豈非命也哉。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

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也。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說文曰、抵、側擊也。批音片兮反。抵音之氏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兮作支。青蠅之人所共搆會。青蠅、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埶。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史記曰、昔曾參之處費、魯人又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乃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其母猶生疑於三告。尚書背繩墨。案空劾。繩墨、謂法律也。不復質确其過。寘於巖棘之下。質、正也。确、實也。說文云、确音胡角反。此苦角反。巖棘爲獄也。易坎上六曰、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也。(集解)沈欽韓曰、詩毛傳、獄、确也。音義、盧植云、相質觳爭訟者也。崔云、字當爲埆。說文、确、磬石也。非此義。先謙曰、官本注爲作謂。爲謂通。便奏正臣罪。可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集解)沈欽韓曰、於當爲干。先謙曰、沈說是。蓋干訛爲于。因改爲於也。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集解)惠棟曰、豹、何休之父也。官至

少府洛陽令袁騰〔集解〕惠棟曰騰、袁良子、陳國扶樂人也官至尚書郎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集解〕通鑑胡注、謂翦伐松柏如人之髡剔也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胔耳胔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音才賜反又在移反昔文王葬枯骨解見順紀也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故樂以自喩焉〔集解〕惠棟曰班彪北征賦云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趙曄吳越春秋云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曄習韓詩義當見韓詩又案王符潛夫論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是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詩也先謙曰列女辯通傳弓人之妻亦云公劉之行牛羊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劉向習魯詩是魯說亦如此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目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目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覩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爲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怒矣淹恚不爲順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史記曰楚人伍奢、爲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忌譖殺奢奢子員、字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漢求季布無目過也季布爲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季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臣遇罰目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目蠲除無驗、謂無罪狀可按

驗也。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甫、始也。力、甚也。止則見滅𢫾。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宪鬼。〔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殞死。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巖牆而有鎭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憝。憝、惡也。主言元惡之人、大為人之所惡也。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鋸、刖刑也。國語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矣。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人。右肺石。達窮人。而閶闔九重。閶闔、天門也。陷穽步設。穽、阬穽也。舉趾觸罘罝。說文曰、罘、兔網也。罝亦兔網也。音浮嗟。動行絓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集解〕先謙曰、信讀曰伸。國君不可讐匹夫。讐之則一國盡懼。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曰。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也。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離、歷。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淒風、寒風也。左傳曰春無淒風。夏降霜雹。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前書。翼奉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也。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廩。賑窮乏。夏行封慶賜。無不欣悅也。議獄緩死之時。易中孚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也。〔集解〕惠棟曰謂中孚十一月也。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誡。劉向

說苑曰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鼎祀山川祝曰政不節邪包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使人疾邪何不雨之極也　目寧風旱目弭災兵〔集解〕惠棟曰周禮小祝文　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重、猶惜也〔集解〕沈欽韓曰晉語智不重困勇不逃死　固不爲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史記曰屈原事楚懷王王受讒流屈原於江南屈原憂愁悲思遂投湘沅而死　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史記曰伍子胥爲吳行人被宰嚭所譖吳王賜屬鏤之劍以死王取其尸盛以鴟夷浮之於江中矣　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目葬江魚之腹無目自別於世屈原曰寧赴湘沅葬於江魚之腹也　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禮檀弓曰古人有言狐死正首丘、仁也楚詞曰願徑逝而未得魂識路之營營老子曰載營魄營魄猶營魂也　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兩觀、闕也孔子攝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　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而未悔楚詞曰雖九死猶未悔也　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目解君怒孝子殞命目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廩、倉也浚、深也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後又使穿井舜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父乃與象共下土實之舜從旁空出去　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用驪姬之讒而殺申生事見左氏傳也　臣敢忘斯議〔集解〕劉攽曰案文、議當作義　不自斃目解明朝之忿哉乞目身塞重責願陛下匄兄弟死命匄、乞也音蓋　使臣一門頗有遺類目從陛下寬饒之惠先死

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易曰。乘馬班如。泣涕漣如。言居不獲安行無所適。窮困闉厄。無所委仰者。帝省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集解）通鑑考異。袁紀置此事於延熹元年。而范書榮傳云、延熹中被罪、榮書又云遇罰以來三赦再贖。不知榮死果在何年。

贊曰。元後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勳成智隱。靜其如愚。論語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也。子翼守溫。蕭公是埒。埒、等也。係兵轉食。㠯集鴻烈。誅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屈於賈復。

後漢書集解卷十六校補

鄧禹傳、四方分奔離析。析、官本譌柝。

從至廣阿。注、擊王郎橫野將軍劉發。集解。官本考證曰。發。本或作奉。錢大昭曰。發。閩本作奉。案今官本或仍作奉。或闕字。而據考證則當作發。意必初刻作奉。後乃改補爲發。所補發字久。復失脫也。

披輿地圖。集解。通鑑胡注。至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案此胡氏引史記三王世家文。及小司馬注也。惟惠氏棟據虞喜志林。謂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古遠。今觀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鄭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圖以司空郡國爲名。則固非漢莫屬矣。賈疏乃謂自蕭何收秦圖籍。至後漢乃有是圖。則亦非是。班志前漢御史大夫本掌圖籍。而武帝時王諸皇子。即由御史奏輿地圖。成帝時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此輿地圖自仍爲司空所有。封國則奏。必已詳載郡國矣。光武所披。即是圖也。否則草創時何遽有之乎。

制詔前將軍禹。官本禹上有鄧字。

封爲酇侯。注、酇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張熷曰。今字衍。唐志。南陽無酇縣。今案酇前漢國。後漢縣。前續志均屬南陽。在今襄陽光化縣北。注今字亦應移在

字下。

共拒禹於衙。注解在安紀。官本在作見。

輒停車住節。注、住或作柱。柱、官本作拄。案拄本通作柱。觀韓文鼎也不可以柱車。知至唐猶然。

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保、小城也。禮月令。四鄙入保。檀弓。遇負杖入保者息。皆指都邑小城。

下敕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集解王補曰。至豈代言者所爲哉。沈銘彝曰。漢文帝賜鼂錯書曰。書云、狂夫之言。而明主自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亦自親其文。案此不惟在光武明帝前。並在武帝前矣。

愔遂殺歆。因反擊禹。錢大昭曰。據隗囂傳、愔叛在建武二年。此敘在二年春前。則元年也。

從都慮至羊腸倉。注、石臼河、解見明紀。張熷曰。明紀無見章紀。

詔訓將黎陽兵屯狐奴。目防其變。注、狐奴縣屬漁陽郡也。今順天順義縣東北三十里。

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注。東號、羌名。錢大昭曰。東號東吾子也。

始自騭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儀同三司。有開府之號。始自騭也。侯康曰。晉志云。漢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于此也。則鄧騭但稱儀同。不稱開府。東觀記本無有開府之號。句惠誤引。今案以儀同三司。及開府名官雖或如晉志。自鄧騭、黃權始。而其事則已具見於前。蓋漢以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亦名三司。司馬主兵。卽太尉。又稱三府掾屬。皆得自辟召。至開府儀同三司。則將軍制也。前漢武帝亟用兵。大將軍衞青、票騎將軍霍去病、皆兼大司馬位。光武中興吳漢。亦以大將軍爲大司馬。均在三司之中。故不另開府。及明帝以弟東平王蒼爲驃騎大將軍。輔政。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開東閣。延英雄。班固奏記說王。一則曰。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再則曰。宜及府開。以慰遠方。是爲後漢開府之始。然儀淩三司。固不必下同三司也。章帝建初三年。令舅車騎將軍馬防、與九卿絕席。班同三司。（袁紀作位逾九卿。班同三府。通考引、作班同三司。）是又卽爲後漢儀同三司之始。旣同三司。自得開府辟召。故明帝並令防置掾吏十人。歲舉吏二人。（並見袁紀。）騭之以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明卽用防故事。觀黃權雖實開府。而蜀志權傳仍止云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而已。固不待明言開府也。

援立皇統。奉承大宗。大、官本譌太。

殺諷。殺、官本文注均作祋誤。

騭等旣還里弟。官本弟亦作第。

又徙封騭爲羅侯。注、羅縣屬長沙國。張熷曰。國當作郡。案張說是也。騭徙封在安帝時。自不應仍據前志爲說。又袁紀、羅侯作沙羅侯。考前續志皆無沙羅縣名。亦誤。

甫德更召徵爲開封令。集解。劉攽曰。至蓋多一召字。案更召徵者、謂吏三府薦舉。或召或徵。以能治劇。爲開封令也。蓋甫德自以學通行修致官。非由恩澤門廕入仕者。又周禮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鄭注、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則召徵兩字亦非不可連文。劉說似迂。

禹曾孫香子女爲桓帝后。張熷曰。子字衍。案前書莽傳、請博採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則泛言女。亦可云子女。此傳指香女言。不應著子字。后紀、鄧香之女也。明此子字亦之字之譌。

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無將字。至或疑將上有奪文。非是。侯康曰。錢說是。章帝紀建初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和帝紀、永元三年、賜將大夫郎吏從官帛。七年。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各言封事。桓帝紀、建和元年。命列侯將大夫御史謁者各上封事。二年。賜將大夫郎吏從官以下帛各有差。翟酺傳、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又藝文類聚卷四十六、引李郃別傳、博士著兩梁冠。朝會隨將大夫例。是將大夫之文。史傳屢見。章懷于和帝紀注云、將、謂五官及左右郎將也。于桓帝紀注云、將、謂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中郎將也。通鑑胡注亦同。是前人注解又甚明。而何氏焯乃謂將字上下有脫誤。偶然失檢。遽爾獻疑。惠氏反引誤本東觀記爲證。失之矣。御覽卷二百十二、引謝承書翟酺傳、作將軍大夫六百石。視范書多一軍字。乃後人妄增。亦如東觀記之無將字。乃後人妄刪。皆由讀後漢書不熟故耳。

斯樂生所目泣而辭燕也。注、樂毅忠於燕昭王。至況其後嗣乎。錢大昭曰。閩本注。乎下有事見古史考五字。案官本依監本轉刊。注末亦有事見史記四字。兩說互歧。殆

皆非原注所有。

寇恂傳、恂㠯輦車驪駕。注、輦車人挽行也。挽原誤俛。據前書正。官本不誤。

復㠯爲恥。官本恥下有歎字。

從九卿復出㠯憂國可知也。案知字衍。通鑑引傳文無知字。袁紀作從九卿復爲二千石以憂國可也。亦無知字。

爲淩侯。注、淩音胡交反。官本胡作故。

子曰。伯夷叔齊。至於寇公而見之矣。官本此下有注云。論語孔子之言。

於人少所與。注、與、黨與也。案禮運。諸侯以禮相與。論語。吾與女弗如也。皇疏。與、許也。

令陛下忽慈母之仁。官本慈母作參母。案袁紀仍作慈母。發投杼之怒。注、史記曰。昔曾參之處費。魯人又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官本注無之字。又字。夫以曾參之賢。官本注夫作矣。連上文爲句。

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胔耳．注、月令曰．掩骼埋胔．音才賜反．又在移反．埋、官本譌理．移、官本誤侈．

議獄緩死之時．注、君子以議獄緩死也．官本注無也字．

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誡．注、何不雨之極也．官本也亦作邪．

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注、吳王賜屬鏤之劍以死．吳王原誤文王．據史記正．官本不誤．王取其尸．盛以鴟夷．浮之於江中矣．官本注末無矣字．

自葬江魚之腹．注、寧赴湘沅．湘沅、官本作湘流．與王逸楚辭本合．史記亦作常流．此作沅者．流沅形近．兼涉傳文願赴湘沅之波句而譌也．

九死而未悔．官本無而字．注、楚詞曰．雖九死猶未悔也．官本猶作而．

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注、事見左氏傳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馮岑賈列傳第七

後漢書十七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郟城縣亦有父城。〔集解〕沈欽韓曰父城在今汝州寶豐縣西北。若汝州郟城之父城。乃前志沛郡之城父。非父城也。注誤。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廬之將也。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集解〕惠棟曰風俗通苗姓楚大夫伯棼之後。賁皇奔晉食采于苗。因而氏焉。共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巾車、鄉名也。在父城界。〔集解〕沈欽韓曰鄉在寶豐縣東。異間出行屬縣。間出猶微行。行音下孟反。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東觀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綝音丑心反。〔集解〕惠棟曰丁鴻父也。說文云綝讀若郴。小顏音丑林反。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彊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

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目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卽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苗萌爲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音姚。叔壽。〔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叔姓、左傳魯公子叔弓之後。光武破虜將軍叔壽。洪頤煊曰。異、潁川父城人。銚期、潁川郟人。則同郡亦謂之邑子。故彭寵南陽宛人。光武蔡陽人。耿弇傳云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段建、左隆等。東觀記、續漢書段並作殷字。光武皆目爲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目爲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爲尚書。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詡音虛羽反。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集解〕惠棟曰。蔡邕云。御、進也。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爲充飽。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集解〕先謙曰。結、謂民有鬱結不得申理者。下枉結同。布惠澤。光

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舍、止息也。至饒陽無蔞亭。無蔞、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蔞音力于反。〔集解〕先謙曰。東觀記、無作蕪。亭在今深州饒陽縣東北。隋置蕪蔞縣在東北三十五里。亭在縣北草蘆村。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冀州南宮縣西。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熱火。熱音而悅反。光武對竈燎衣。燎、炙也。異復進麥飯、菟肩。〔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及至南宮。聞王郎軍將至。異進一笥麥飯、兔肩。洪頤煊云。釋草。莃菟葵。郭注、頗似葵。而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又菺戎葵。注、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華、兔肩、葵名。一本作菟肩。因復度虖沱河。至信都。光武紀云。度虖沱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是自北而南。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虖沱河。南宮在虖沱河南百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迹其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之書並然。亦未詳其故。使異別收河閒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記、續漢書云。異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鬭者也。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常處也。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屛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

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袁崧書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崧書作山松。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多、重也。別擊破鐵脛於北平。北平、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縣也。（集解）先謙曰、今保定府滿城縣治。又降匈奴於林闟頓王。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頓字作碓。前書音義、闟音蹋。頓音碓。（集解）錢大昕曰、案頓碓聲相近、說文無闟字。當是蹋字之譌。三國魏志作蹋頓。惠棟曰、注記下曰字衍。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東觀記、僑字作矯。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孟、地名。古今以為津。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埶。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集解）沈欽韓曰。大戴禮保傅篇。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纏。項籍之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籍謀害漢王。伯以身翊蔽之。籍誅。乃歸漢也。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之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廢之而立宣帝。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

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閒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集解〕顧炎武曰。言季文于更始爲親近之臣。當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注失其指。反以爲疏遠。非。何焯曰。一隅謂河北。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時更始大臣張卬、申屠建、隗囂等以赤眉入關。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踰。史記曰。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忍戰其人。乃與其私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山之下。〔集解〕先謙曰。官本、踰作喩。並通。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亟、急也。古人、即謂微子、項伯等。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聖諭焉。〔集解〕先謙曰。注聖誤。官本作取。是。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

上黨兩城。天井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集解〕沈欽韓曰、紀要、天井關在澤州南四十五里。當太行絕頂。其南即羊腸坂道。又南下河南成皋已東十三縣。又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續漢書曰士鄉、亭名。屬河南郡。〔集解〕惠棟曰郡國志河南雒陽縣有士鄉聚。馮異斬武勃處。注以爲亭名。誤。沈欽韓曰、紀要、士鄉聚在故洛城東。（故洛陽城在河南府東北二十里）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今作令。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綴、謂連綴也。〔集解〕沈欽韓曰、紀要、平陰在河南府孟津縣東一里。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集解〕劉攽曰案異爲孟津將軍。軍有護軍爾。云護軍將軍非也。緣下有將兵字。明衍將軍二字。與寇恂合擊茂。破之。〔集解〕先謙曰詳恂傳。異因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詔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三王謂張卬爲淮陽王。廖湛爲穰王。胡殷爲隨王。更始欲殺卬等。遂勒兵掠東西市。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集解〕先謙曰、考異云、異與李軼書云王侯構難。大臣乖離。勸稱尊號。亦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案是年六月光武即位後。鄧禹破王匡。匡與張卬等奔長安。乃謀劫更始。然則三王反叛在光武即位之後。夏秋之交。異安得於四月前言之。或史家潤

（色其言致此差失耳）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集解〕惠棟曰。周宣夢書云。昔聖帝明皇之時。神氣炤見。故堯夢乘龍上天。舜夢擊天鼓。後皆有天下。）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其夢也神交。故言天命發於精神。〔集解〕惠棟曰。案袁宏紀天命作天帝命也。）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夏音賈〔集解〕惠棟曰。前漢屬淮陽。後漢屬陳國。先謙曰。今陳州府太康縣治。）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軍字。他傳中言引軍者甚多。）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續漢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掌顧問論議。屬光祿。）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別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內長吏皆會。使太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劍。）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修整。）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

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東觀記曰。黽池霍郎、陝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者皆降。〔集解〕惠棟曰。王或作主。非王長陝人也。孫愐云。濁姓。漢書貨殖傳、濁氏以胃脯而連騎。直角切。先謙曰。官本作主長。異與赤眉遇於華陰。〔集解〕先謙曰。今同州府華陰縣治。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東觀記、宣作重。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卽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要、去聲。約也。陳氏云。要平聲。亦訓約。論語久要是也。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尙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佯敗。陽與佯通。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回谿、今俗所謂回阬。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也。〔集解〕沈欽韓曰。紀要、回溪在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

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小出兵所以示弱也賊見埶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集解〕惠棟曰續志黽池有二崤崤音豪又戶交反沈欽韓曰案文破下少一之字紀要崤底在永寧縣西北七十里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集解〕王補曰降上宜有帝字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以鳥爲喻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子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集解〕惠棟曰御覽引淮南子曰日臻于衡陽是謂禺中日垂西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許愼云言其光在桑榆樹上東隅卽禺中也隅與禺古文通方論功賞以答大勳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秦武公伐邽戎致之也隴西有上邽故此有下也芳丹據新豐續漢書芳作茅〔集解〕惠棟曰孫愐云芳姓也風俗通云漢有幽州刺史芳乘蔣震據霸陵霸陵文帝陵因以爲縣名故秦芒陽縣〔集解〕先謙曰芒是芷之誤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谷口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呂鮪據陳倉角閎據汧〔集解〕惠棟曰孫愐云角姓也漢有角善叔駱蓋延據盩厔〔集解〕惠棟曰通鑑無蓋字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集解〕通鑑胡注汝姓也商有汝鳩汝房春秋有汝齊汝寬後漢有汝郁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

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州內鄉縣。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集解〕沈欽韓曰、紀要、武關在商州東北八十里。與鄧州內鄉接界。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集解〕王補曰、袁紀作穀五斗。道路隔斷。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幷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桀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集解〕惠棟曰、依公孫述傳、及華陽志、當作烏。將數萬人就呂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箕谷。〔集解〕沈欽韓曰、紀要、箕谷在鳳翔府寶雞縣東南四十里。谷口有石如門。曰石門。廣二步。深八步。高一丈。相傳蜀五丁所開。漢高通之以避子午之險。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其後蜀復數遣將閒出。異輒摧挫之。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挫。懷來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

都。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三年成都。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東觀記曰。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通侯、即徹侯。避武帝諱改焉。受任方面。以立微功。謂西方一面。專以委之。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集解）惠棟曰。薛瑩後漢書光武贊曰。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違失無不折傷。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王補曰。薛贊見藝文類聚帝王部引。補案。師不內御。薛瑩所疑。未為失也。然觀諸將傳所載。世祖廟算之勝。與馮異謝書云云。知當日誠有然者。非誣也。顧安得神武如世祖者。以再遘盛治乎。先謙曰。官本無注。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桀競逐。逐、爭也。迷惑于數。（集解）先謙曰。官本于作千。是。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殽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敕。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

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荊棘、榛梗之謂以喻紛亂。）既罷。使中黃門賜目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集解〕王補曰。袁紀少末句。）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史記、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媿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謂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赦之〔集解〕王補曰。先儒謂三代以下。君臣交盡其美。惟東漢為最盛。范史於諸將各存其略。於馬武綜紀其槩。三復恩禮意者其揭此以示帝鑑之先務乎。吾獨於馮異傳而深慨焉。傳稱人有言異專制關中者。帝即以章示異。異謝曰。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殽之中。尚不敢過差。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誠冀以讓敕。遂自始終。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由是觀之。異不以被謗而隱誠於帝。帝不以聞譖而衰愛於異。坦然昭明。略無纖介。假而蕭何、周勃、劉基。幸遇斯時。則利賈人之金。不待申雪於衛尉。持兵見守。太后可無冒絮之提。胡惟庸亦何敢挾醫視病。以售其奸哉。昔魏文侯示樂羊子以謗書。唐太宗斥論房元齡者於嶺表。後世頌之。然方之豆粥麥飯之見勞。河北巾車之相勉。上下交儆。如聞咈俞。蓋有誠僞之別焉。顧獨失之於馬援。是則千古之遺憾也。）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

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忸忕、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忕復爲之也。忸音尼丑反。忕音逝。〔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左傳一夫不可狃。注、狃女九反、亦忕也。忕、習也。張揖雜志云、忕音曳。云忸忕過度、周壽昌曰、忸、猶狃也。忸忕之忕、亦應从犬、不从大。左傳莫敖狃於蒲騷之役。杜注、狃、忕也。足徵忸狃亦古字通。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孫子兵法之文。今先據城。目逸待勞。非所目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尙書曰、自矜曰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詔〔集解〕惠棟曰、獨斷云、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璽封。尙書令印重封。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尙也。廣雅曰、猥、衆也。〔集解〕劉攽曰、案王常傳、巾當作忠。惠棟曰、案漢呂君碑以中勇顯名。古忠字亦作中也。先謙曰、忠中非不可通假。然定作忠爲是。若引碑文借字爲言、後將無所適從矣。栒邑危亡。在於日夕。〔集解〕王補曰、袁紀多出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獨決奇算、摧敵殄寇四語。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

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目爲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反殿。是其功也。將入魯門。乃策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目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幷領北地太守事。〔義渠、縣名。屬北地郡。〔集解〕沈欽韓曰。在慶陽府寧州西北。〕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青山在北地參巒界。青山中水所出也。續漢書曰。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居參巒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少卿。〔集解〕劉攽曰。注、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䜌。〕異又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薁音於六反。〕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幷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集解〕洪亮吉曰。此別一趙匡。〕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東觀記曰。時賜馮異璽書曰。閒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集解〕惠棟曰。休猶弛也。鄭康成云。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屬是也。〕異固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落門、聚名。在冀縣。有落門山。〕病發。薨于軍。謚曰節侯。長子彰嗣。〔〔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作璋。〕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訢爲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東觀

記曰東緡縣名屬山陽郡左傳曰齊侯伐宋圍緡卽此地也在今兗州金鄉縣〔集解〕沈欽韓曰今金鄉縣東北二十里 永平中徙封平鄉侯。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平鄉侯食鬱林潭中 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東觀記曰坐鬬殺游徼會赦國除 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音格〔集解〕錢大昕曰橫被卽書光被也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無以加之王褒傳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班固西都賦亦云橫被六合蓋堯典光被字漢儒傳授本作橫矣釋言桄頖充也桄卽橫字古文光爲炗與黃相似故橫或爲桄孔傳出于魏晉之閒堯典橫已作光而訓光爲充猶存古義後世因作光烜解失漢儒之本旨矣先謙曰尙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今古文同今文一作橫被一作廣被格一作假詳余所著孔傳參正 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和帝永和四年詔紹封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 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集解〕惠棟曰狀功狀也東觀記曰詔書令功臣家各自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復曰齒長一寸龍顏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 將及景風章敍舊德顯茲遺功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宋均注曰景風至則封有功也 於是紹封普子晨爲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

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古岑子國之後，世系曰，岑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異母弟耀子渠，武王封爲岑子，其地梁國北岑亭是也，子孫因以爲氏，世居南陽棘陽，岑音鋤針切。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棘音紀力反。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效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鬭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前隊大夫貳、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嚴尤共城守，計嚴尤爲大司馬，又非貳師，與此不同。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歸德、縣名，屬北地郡。〔集解〕沈欽韓曰，紀要，歸德城在慶陽府東北百里。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揚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爲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鎭淮陽。風俗通曰，東越王徭，句踐之後，其後徭爲姓，東觀記曰徭作淫。〔集解〕惠棟曰，徭一作搖，見廣韻。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會舂陵劉茂〔集解〕惠棟曰，茂、泗水王歙從父，見歙傳。起兵，略下潁川，彭

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王至河內。太守韓歆謀將城守。修武人衞文多奇計。馮異素知之。異言于王。使衞文說歆令降。岑彭亦勸歆。遂從之。 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爲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集解〕劉攽曰。注中將軍。案文當爲中軍將。 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兵自效。〔集解〕先謙曰。官本兵作身。是。 光武深接納之。〔集解〕先謙曰。御覽三百三十九、引謝承書云。光武以彭爲南安將軍。而不言何時。疑當在此。存攷。 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大人、謂大家豪右。 可以爲用。乃貰歆。貰、寬也。 以爲鄧禹軍師。〔集解〕先謙曰。事見禹傳。 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集解〕沈欽韓曰。紀要淇園在衞輝府淇縣西北。地名禮河社。 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爲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續漢書曰。時更始尙書令謝躬、將六將軍屯鄴。兵橫暴。爲百姓所苦。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故拜彭爲刺姦將軍。〔集解〕沈欽韓曰。案文當爲大將軍刺姦。時光武爲大將軍。彭爲其刺姦耳。先謙曰。東觀記云。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彭助漢爲方略。事見漢傳。督察衆營者。禁侵暴也。 授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卽位。拜彭廷尉。

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續漢書曰。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爲彭已去。令其兵皆穫黍。彭乃進擊大破之。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脩、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楊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三王所反。解見上文。〔集解〕惠棟曰。三王謂張卬、廖湛、胡殷也。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彭還河陽白上。上謂彭復往曉之也。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指河以爲信。言其明白也。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趣、向也。鮪見其誠。卽許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鮪見其不疑。卽日旦蚤與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馬語。後五日。鮪將輕

騎詣彭。顧敕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轘轅。歸郾王。更始傳、尹尊爲郾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鮪輕騎詣彭降。彭爲殺羊具食。鮪身爲降虜。未見諸公。諸將不敢食。彭即令鮪自縛與俱詣行在所河津亭也。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鮪後改封成德侯。鮪。淮陽人。後爲少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傳封累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鮪元孫祀坐殺人。國除。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集解）先謙曰。書鈔六十四、彭說降朱鮪還征南將軍。治軍整齊。秋毫無犯。下犨、葉等十餘城。犨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彭南擊荊州。至城安、昆陽、犨、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屯聚。（集解）先謙曰。犨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五里。葉在今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舊縣店。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略十有二縣。東觀記曰。豐。邔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爲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邔、宜城、若、編、臨沮、中沮盧、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邔音求紀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豐南郡黎鄉人。沈欽韓曰。案中盧、縣名。文多一沮字。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南陽復陽縣有杏聚。（集解）先謙曰。堵陽在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復陽在今南陽府桐柏縣東。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淯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

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集解〕劉攽曰。中當作忠。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淯陽。續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一日不絕。歸語奉。奉遂夜遁。董訢降。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小長安、解見光武紀。帝率諸將親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時奉拒上于瓜里。上親搏戰。降之夕陽下。瓜里、夕陽聚、皆在宛縣。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集解〕惠棟曰。都當作野。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

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爲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淸縣東北。〔集解〕沈欽韓曰。紀要、在襄陽府西北八十里。）乃綏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卽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中。卽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也。〔集解〕沈欽韓曰。阿頭山在襄陽府西九里。）從川谷閒、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漢兵起。豐與同鄉蔡張、趙京等起兵。衆數千人。）拜爲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東觀記曰。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爲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埽地大將軍。襄陽耆舊記曰。戎號周成王。義稱臨江王。）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桀。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辛臣爲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分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分作得。）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爲征南所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閒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臣從彭營與戎書曰。岑將軍已奏我封五千

戸侯．虛心相待．願急來無拘前圖．戎疑必賣己．遂不敢降．東觀記曰．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析．遂止不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析作拆．是．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秭歸．縣名．今歸州．解見和紀．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璽書拜駿爲威虜將軍．〔集解〕沈欽韓曰．江州、今重慶府巴縣．疑駿此時未能越巴峽．或江關之誤．即捍關也．江關在宜昌府長陽縣西七十里．先謙曰．下文方言田戎亡保江州．此江州是誤文．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荊揚之咽喉．〔集解〕惠棟曰．續志、南郡江陵縣有津鄉．津鄉．鄉名．非縣名也．沈欽韓曰．紀要、津鄉在荊州府枝江縣西三里．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阯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東觀記曰．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又遣偏將軍屈充．〔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房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

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哀平之世。西城縣民錫光、字長沖。爲交州刺史。徙交阯太守。王莽纂位拒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內。未以爲意。尋值所在兵起。遂自守。更始卽祚。正其本官。世祖嘉其忠節。徵拜爲大將軍。朝侯祭酒。封鹽水侯。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續漢書曰。張隆遣子曄、將兵詣彭。助征伐。上以曄爲率義侯。不總遣子故言或。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目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集解〕惠棟曰。王懋云。漢碑有書太夫人爲泰夫人者。或以爲異。余謂漢人多書太爲泰。如前漢書泰平、泰一、泰甚之類。是范氏避家諱。故後漢書皆書泰爲太。如郭泰、鄭泰爲郭太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泰夫人。先謙曰。問起居猶言問安耳。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東觀記曰。時以縑囊盛土爲堤。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續漢書云以縑盛土爲堤。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爲後拒。尾謂尋其後而擊之。凡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

軍爲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關。枋箄以竹木爲之。浮於水上。爾雅曰。舫、泭也。郭景純曰。水中簰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卽舫字。古通用耳。箄音步佳反。泭音匹俱反。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解見光武紀。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欑柱。絕水道。〔集解〕通鑑胡注。欑、徂宮反。以木爲柱曰欑柱。惠棟曰。說文。欑、竹杖也。從木贊聲。一曰叢木。結營山上。〔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任滿等據險爲浮橋。橫江以絕水路。營壘跨山以塞陸道。目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直進。船名。樓船之上施樓。橈、小檝也。爾雅曰。檝謂之橈。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冒而唐突也。橈音饒。〔集解〕惠棟曰。北堂書鈔引越絕書云。闔閭見子胥。敢問船軍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令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沈欽韓曰。注爾雅。誤。文見方言。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濯。前書。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濯音直教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濯作櫂。騎五千匹。皆會荊門。吳漢目三郡棹卒多貴糧穀。〔集解〕王補曰。通鑑作多費。糧穀先謙曰。官本貴作費是。欲罷之。彭目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

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集解）通鑑胡注彭時爲征南大將軍故稱征南公 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集解）陳景雲曰時奇應募以偏師獨進彭見敵勢已摧乃悉軍並進耳彭不與奇同行此文不合有彭字錢大昕曰天當爲大字之譌 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集解）先謙曰官本攢皆作欑是 奇等乘埶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東觀記曰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集解）劉攽曰注長史案長吏是王國官守令皆長吏也此宜作吏 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闕（集解）惠棟曰李文子云墊江、即今合州宋白續通典曰忠州墊江縣本後漢臨江縣地後魏恭帝分臨江置墊江縣合州石鏡縣本漢墊江縣凡合州管下諸縣皆漢墊江地也平曲未詳然彭既指墊江從涪水上平曲則在今遂甯、

潼川之地也。沈欽韓曰、紀要平曲城今重慶府定遠縣西。蓋在涪水濱、以波平水曲爲名。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資中、縣名、屬犍爲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集解〕沈欽韓曰、廣漢、今潼川府遂寧縣東北。資中、今資州資陽縣北。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集解〕沈欽韓曰、紀要橫石灘在涪州西大江中、明志作黃石灘、亦曰石梁。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都江、成都江也。〔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巴郡江州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紀要都江、外水、岷江之通稱。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解見光武紀。使精騎馳廣都。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遶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集解〕惠棟曰、李文子云、岑自廣漢入涪水以拒墊江、而彭下墊江、由江州復上都江、拔武陽、此蜀人所以爲神也。史謂自都江倍道兼行二千里至武陽、蓋夸詞之誤矣。彭所營地名彭亡。〔集解〕惠棟曰、續志武陽有彭亡聚。李吉甫云、眉州彭山縣彭亡城、亦曰平無城、彭祖冢于此而死、故曰彭亡。初岑彭至其地、改曰平無、若曰巴蜀已平、無復賊也。沈欽韓曰、彭亡山在彭山縣東北、亦曰彭模。（見宋朱齡石傳）通鑑作平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秋毫、毛也。秋毛、喻細也。高祖曰、吾入關、秋毫無所取。〔集解〕先謙曰、官

本、亳作豪。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前書音義曰、任貴、越巂夷、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侯。蜀人憐之。爲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侯。細陽、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川汝陰縣西。(集解)沈欽韓曰、今潁川府太和縣東。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爲穀陽侯。穀陽、縣名。屬沛郡。(集解)沈欽韓曰、今鳳陽府靈壁縣西南。遵、永平中爲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伉音口葬反。伉卒。子杞嗣。東觀記曰、杞作起。元初中坐事免。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順帝時爲光祿勳。杞卒。子熙嗣。尙安帝妹涅陽長公主。(集解)惠棟曰、公主名侍男。少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魏郡、秦時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引東觀記、北堂書鈔引華嶠書俱作東郡。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枳棘、多榛梗。以喩寇盜充斥也。我有蟊賊。岑君遏之。蟊賊、食禾稼蟲名。以喩姦吏侵漁也。狗吠不驚。足下生氂。氂、長毛也。犬無追吠。故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哺、食也。鼓、擊也。我喜我生。獨丁斯時。丁、猶當也。美矣岑君。於戲休茲。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於音烏。戲音許宜反。(集解)先謙曰、類聚十九、御覽四百六十五、引休作在。熙卒。子福嗣。爲黃門侍郎。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爲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等輩欺沒其鹽．復獨完致縣中．縣中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百人於羽山．〔集解〕沈欽韓曰．禹山在鄧州西南七十里．禹羽聲同．疑即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衆歸漢中王劉嘉．以爲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乃放桀．武王誅紂．故言不能至者．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春秋之時．周衰．二君霸有海內．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裂中夏．各自跨據．又不逮桓文．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不能相施．第持我書往．施、用也．第、但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不作必．是．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柏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復與朱祜、陳俊俱北．及世祖于柏人也．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

破虜將軍督盜賊。(集解)沈欽韓曰。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故署復爲督盜賊。亦如太守府有門下督盜賊。通鑑直云以復爲破虜將軍。誤矣。袁宏紀、署復爲都督。蓋漢魏以來。領兵將軍帳下有護軍。有都督。呂範請於孫策曰。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是也。光武以朱祐爲護軍。而稱復曰賈督。實始於此。復馬羸。羸、力佳反。光武解左驂以賜之。驂者、服外之馬也。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集解)王補曰。調上疑奪請字。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以擅除。東觀記曰。時上置兩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爲鄗尉。上署報不許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下以作得。是。光武至信都。以復爲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集解)通鑑胡注。宣帝置西域都護。甘延壽之擊郅支也。自謂爲都護將軍。前漢末以爲將軍號也。至此乃以命復。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被、猶負也。析羽爲旌旗。將軍所執。先登、先赴敵也。(集解)惠棟曰。國語。晉攻狄。叔虎被羽先升。敗之。韋昭云。羽、鳥羽。繫于背。若今軍將負眊矣。吳志云。甘甯負毦帶鈴。陳祥道云。後世之被羽。蓋古衣徽之遺制也。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集解)惠棟曰。元和志。追賊于真定之揵鄉。揵鄉在真定縣北二十里。沈欽韓曰。志又云。定州唐縣北九里有寡婦城。漢賈復追銅馬五校於此。諱訛。轉呼爲寡婦。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

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先渡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僑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尙多。帝詔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目檄叩地。〔集解〕惠棟曰、孔安國論語注、叩、擊也。曰。鄾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鄾。帝笑曰。執金吾擊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鄾。連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縣悉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也。明年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間。連破之。新城、今伊闕縣。〔集解〕惠棟曰、續志、新城屬河南尹。澠池在宏農陝縣。東觀記云、南擊赤眉新城。轉西入關。擊盆子于澠池。破之。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集解〕先謙曰、征鄧奉復傷痍、見岑彭傳。帝目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集解〕通鑑胡注、常以復自從也。故復少方面之勳。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諸

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集解）王補曰。古今創業中興之會。諸將爭功不決。因而致亂者。史不絕書。觀夫栒邑初捷。帝即璽書勞馮異曰。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功若丘山。猶自以爲不足。賈復以敢深入。希令遠征。故少方面之勛。而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如此則涓埃之報。悉邀帝簡。坐沙偶語。拔劍擊柱之隙。何自而生哉。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梃、胡、觀陽、凡六縣。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北。即墨、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挺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在昌陽縣東。挺一音廷。（集解）惠棟曰。挺一作梃。梃縣。前漢屬膠東。後漢屬北海。胡字衍、注誤。沈欽韓曰。水經注、拒縣故城、王莽之郁秩也。案郁秩、本膠東國縣。非莽改。紀要。拒城在高密縣南三十里。舊志。拒城在膠州西南九十里。郁秩當更在其西。先謙曰。官本作梃。壯武在即墨縣西六十里。下密城在濰縣西三十里。一統志。挺、今登州府萊陽縣南七里。觀陽、今萊陽縣東南七十里。觀山之陽。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記曰。復闔門養威重。授易經。起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東觀記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故皆以列侯就第也。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祜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集解）先謙曰。官本事作士。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三十一年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三十年。謚曰剛侯。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

年。（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元年三月也。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小子邯爲膠東侯。（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四月丙戌、詔曰、蓋襃德賞功、興亡繼絕、所以昭孝事親、以旌善人、故仁不遺德、義不忘勞、先王之令典也、故特進膠東侯佐命河北、列在元功、今復孫敏頑凶失道、自陷刑以喪爵土、朕甚憐之、其封復子邯爲膠東侯。邯弟宗爲卽墨侯、各一縣。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爲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集解）沈欽韓曰、師氏注、司猶察也。以擿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爲誰、曰賈武孺、曰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徵爲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宗性方正、奉職愛士、及在朝廷、數言便宜、深見親異、賞賜殊特、上美宗既有武節、又善經術、每讌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傳。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和帝女臨潁長公主、（集解）惠棟曰、公主名利。主兼食潁陰、許、合三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爲侍中。順帝時爲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方城、山名、一名黃城山、在今唐州方城縣東北也。

兩將之功。實爲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信、謂朱鮪知其誠而降。義、謂荊人奉牛酒。讓不受。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柏人、縣名也。高祖嘗欲宿於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貫高之事。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賊。奇鋒震敵。遠圖謀國。(集解)惠棟曰。左傳云、欒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後漢書集解卷十七校補

馮異傳屯兵巾車鄉注巾車鄉名也官本注無也字

及同郡丁綝呂晏注綝字幼春定陵人也官本注無也字

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書注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官本注無也字

人久飢渴易為充飽注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左雲曰孟子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文正用此語案注易流德澤即本德之流行為訓

鄧禹熱火注音而悅反案熱各本同據音亦非誤字說文熱溫也溫火謂不使竈冷孟子如火益熱與廉范傳言爇火異爇謂燃之也東觀記作鄧禹吹火吹亦謂不使火熄

異復進麥飯菟肩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及至南宮聞王郎軍將至異進一笥麥飯兔肩謹案此引東觀記馮異傳文言既至南宮聞王郎軍至異進麥飯兔肩乃度虖沱河至信都與范書合下文詔書所謂虖沱河麥飯也乃東觀記世祖紀則云帝至饒陽止蕪蔞亭大風雨異進一笥麥飯兔肩聞王郎兵至復驚去至南宮是既進麥飯兔肩乃往南宮直誤虖沱河麥飯為蕪蔞亭矣惟菟均作兔

因復度虖沱河。至信都。注、光武紀云。度虖沱河至下博城西。至亦未詳其故。 案聚珍本東觀記世祖本紀云。帝至饒陽。聞王郎兵至。復驚去。至南宮。馮異傳云。上自薊東南馳。夜至饒陽。衆皆饑疲。及至南宮。聞王郎軍將至。因度虖沱河。而王霸傳則云。上從邯鄲避郎兵。晨夜馳騖。南至下曲陽虖沱河。乃不言南宮。范書光武紀但云由饒陽南出過虖沱河。進至下博城西。亦不言南宮。而異霸兩傳一言南宮。一言下曲陽。又皆如東觀所記。前志信都國。信都王都。故漳河。故虖沱皆在北。東入海。水經濁漳水注。漳水上承虖沱。東逕樂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郡北。而入衡水。章懷光武紀注。亦言虖沱河舊在饒陽南。前漢饒陽屬涿郡。下曲陽屬鉅鹿郡。新莽分鉅鹿爲和戎郡。卽治下曲陽。與饒陽皆在故虖沱河之北。下博、南宮皆在故虖沱河之南。皆屬信都國。下博又在信都之北。而南宮則在信都東南。光武如由饒陽至南宮。必先度虖沱河。既至南宮。卽可西北向信都。無用復度虖沱河。固不必經下博。更無從至下曲陽。此易明也。且光武度虖沱河處。章懷紀注、謂在今定州深澤縣東南。唐深澤、曲陽。同屬定州。亦惟自下曲陽度河爲合。其自虖沱南出至下博縣故城西。亦見濁漳水注。以上言南至下曲陽虖沱河。言南出過虖沱河至下博。言自虖沱南出至下博。皆爲自北而南。洵紀是而傳非矣。惟章懷所謂南宮在虖沱河南百有餘里者。就東漢故縣城言也。其在前漢。嘗爲萬六千六百戶侯國。見班表。或其境已至故虖沱河北。則又當別論耳。

從破王郎。封應侯。注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 案今杜注作在襄陽城父縣西南。見左僖二十四年傳下。攷晉志。襄城無成父縣。襄陽亦無城父縣。當作襄城父城縣西南。父城、漢屬潁川。前志父城下注云。應鄉故國。周武王弟所封。水經滍水注。滍水自魯陽來東逕應城南。故應鄉。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父城故城、在今汝州寶豐縣東四十里。父城保應城在今寶豐縣西南。

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注袁崧書曰。集解官本注。崧書作山松。 案當作袁山松書曰。官本仍脫書字。又北宋刻本各書止計直行。不論橫格。書中夾注每三字

約占正文二字地步。故行末率多參差。小字筆畫緐者。卽占正文一字地步。其筆畫簡者。則兩字僅占一字地步。繙刻者偶不經意。遇兩字可合者。便譌成一字。是本山松颿譌爲崧蓋亦由此

王侯構難。大臣乖離。注時更始大臣張卬。至是大臣乖離也。侯康曰。張卬等謀劫更始。事在後。注說非也。據劉聖公傳。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横暴三輔。所謂構難乖離。當指此。

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注天井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集解沈欽韓曰。紀要天井關在澤州南四十五里。當太行絕頂。其南卽羊腸坂道。柳從辰曰。余至太行山。見所稱天井關者。已無關。其地則山中。有溝。非絕頂也。澤州志另有攷。今案注言關在山下。紀要謂在絕頂。據柳說乃在山中。查章紀注本言在太行山上。不應此注又言在山下。則下字顯爲上字之譌。蓋無論在絕頂。在山中。皆得言在山上。若在山下。則與山離矣。章紀注又言關南有天井泉三所。水經沁水注引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以名焉。正與關南有天井泉之注合。能確得天井所在。則可得故關所在矣。李吉甫謂天井關一名太行關。一統志謂今名雄定關。又名平陽關。皆云在山上。

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注稱將軍者皆降。者原誤等。據東觀記正。官本不誤。

餘衆尙十餘萬。東走宜陽降。錢大昭曰。劉盆子傳。光武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是宜陽在關以南也。本紀云。餘衆南向宜陽。盆子傳亦云赤眉遂出關南向。此作東走。非。

今案袁紀、通鑑並作東走、且赤眉由長安向南陽、道出弘農、本東南行、故盆子傳亦言三輔大飢、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及由湖戰勝鄧禹軍、乃西出關南向、實仍折而東南行、故馮異得擊之於崤底、餘衆由崤底向宜陽、則固宜東行、不得南行也、惟上文異言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下文光武璽書又言異奮翼黽池、是異軍先本在黽池之西、後乃退至黽池、與諸將合兵、見東觀記、一戰而勝、所云崤底、當卽在黽池左近、餘衆如由黽池走宜陽、則亦可云南行、　璽書勞異曰、

集解、王補曰、降上宜有帝字、　案此因通鑑作帝降璽書而爲說也、實則通鑑敘光武平赤眉事、不免小誤、據范書本紀、赤眉餘衆向宜陽、帝自將征之、己亥、幸宜陽、赤眉遣使乞降、劉盆子傳亦云、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赤眉遣劉恭乞降、必赤眉已降、然後可破平、觀下文璽書、明有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及方論功賞㠯答大勳之語、則璽書勞異、必已在受降之後、降字自應連上東走宜陽爲句、又本傳於敘璽書之下、卽云時赤眉雖降、其言赤眉降、亦卽應上走宜陽降也、通鑑乃於帝降璽書勞異云云之後、另敘赤眉餘衆東向宜陽乞降、則前後倒置、而赤眉破平之語、不可通矣、況既言璽書、自可知爲帝所下、何待於璽書上更贅帝字、觀東觀記、袁紀、皆止璽書勞異四字、未嘗於璽書上加字、則通鑑之誤益明、

將數萬人就呂鮪、　錢大昭曰、呂鮪、隗囂傳同、公孫述傳呂作李、案官本述傳亦作呂、

未至、隗囂乘勝、　錢大昭曰、閩本未下有及字、案官本亦作未及至、與閩本同、

忸忕小利、　忕、官本作忲、从犬、與監本合、　注、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忕復爲之也、　案今爾雅忸作狃、郭注作狃忕復爲、　集解、周壽昌曰、忸、猶狃也、忸忕之忕、亦應从犬、不从大、　案周謂忸猶狃、是也、謂忕亦應从犬、則顯與雅訓不合、又詩四月毛傳、廢、忕也、字亦从大、釋文讀時世反、通儒如盧文弨、阮元、皆謂忕从大得聲、从犬者訛、又說文

繫篆狃、犬性忕也.段玉裁謂心部愧字.卽忕之訛.文已改从曳之愧爲从大之伏.諸說早如重規疊矩.周氏盡未之詳.

其將王元周宗等.周宗二字原誤倒.據罽傳正.官本不誤.

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注.和帝永和四年.案永和四年.乃永元三年之誤.

岑彭傳.楊化將軍堅鐔.楊、官本作揚.是.

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錢大昭曰.光武紀.遣彭擊荊州羣賊在建武元年十月.下犨葉等十餘城.注.續漢書曰.彭南擊荊州.至城安、昆陽、犨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屯聚.案漢荊州郡國.並無城安、昆陽、舞陽.惟潁川郡有之.乃豫州境今皆爲河南地.蓋與荊州南陽近接.故連類而及耳.城當作.成.

略十有二縣.案十有兩字當乙轉.

董訢起堵鄉.集解.先謙曰.堵陽在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案水經淯水注.堵水自棘陽來.南逕小堵鄉.謂之小堵水.東源方七八步.騰湧若沸.故世名之騰沸水.南流.逕于堵

鄉。謂之堵水。建武三年祭遵引兵南擊董訢于堵鄉。以水氏縣。故有堵陽之名。是堵鄉亦卽在堵陽縣也。光武紀注以小堵鄉當之似誤。

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返官本同。乃反之誤。

沿江泝沔。止黎丘。錢大昭曰。止當作上。

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錢大昭曰。谷當作穀。案古谷穀亦可通作。書堯典宅西曰昧谷。周禮縫人注引作度西曰柳穀。史記五帝本紀徐廣說一作柳谷。又前書王莽傳穀風迅疾從東北來。顏注穀風卽谷風。則沿誤有由也。

乘枋箄下江關。注。箄音步佳反。佳官本作隹。誤。

橫江水起浮橋鬬樓。錢大昭曰。鬬樓、通鑑作闘樓。胡注。猶今城上敵樓也。

吳漢曰三郡棹卒多貴糧穀。集解先謙曰。官本貴作費。是。錢大昭曰。貴、閩本作費。是。官本兼與閩本合。

賈復傳。不能相施。第持我書往。注。施、用也。第、但也。第原皆作弟。據錢校改。官本不誤。集解先謙曰。官本不作必。是。謹案此言光武遠在河北。不能知復而用之。勸復往就光武耳。作不亦自可通。通鑑改作必。能相用則語意皆變。刊後漢書者遂亦改不爲必矣。

光武解左驂以賜之。注。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案袁紀仍作左。

方任以職。勿以擅除。集解。先謙曰。官本下以作得。是。錢大昭曰。勿以閩本作勿得。是。錢所據本亦作勿以。官本兼與閩本合也。

又北與五校戰於眞定。集解。定州唐縣北九里有寡婦城。漢賈復追銅馬五校於此。語訛轉呼爲寡婦。案水經滱水注。蒲水又東南歷壙逕陽安關下。出關北流。又東流逕夏屋故城。其城東側因阿仍墉築一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于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此卽李志所本。又汝水篇注。桓水有二源。奇導于賈復城。合爲一瀆。逕賈復城北。復南擊郾所築也。俗語訛謬。謂之寡婦城。是賈復城非一。其訛則同。

定封膠東侯。王凡六縣。注。挺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昌陽原誤昌黎。據唐志查改。官本不誤。

並剽甲兵。敦儒學。注。復闔門養威重。授易經。起大義。授官本作受。與今聚珍本東觀記合。又東觀記起作知。今案上言闔門養威重。則似無從師受易之事。下言起大義。亦教者之事。非學者之事。復本經生。蓋如鄧禹之以經授諸子耳。

以擿發其姦。擿、官本作撾。誤。

尙和帝女臨潁長公主。潁、官本作穎。非。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後漢書十八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目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資用乏。目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桀。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續漢書曰。雒陽人韓鴻爲謁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集解)洪頤煊曰。彭寵傳。寵南陽宛人。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鴻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注雒陽是南陽之譌。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集解)先謙曰。注見彭寵傳。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寵目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目譎衆。未知所出。

譎、詐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也。〔集解〕王補曰。此二語袁紀作所以調其衆者。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續漢書曰。時道路多飢人。來求食者似儒生。漢召。故先爲具食。〔集解〕劉攽曰。案注文漢召下少一之字。問曰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幷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閎等。及光武於廣阿。〔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漢時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漢乃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公也。時王郎亦遣大司馬略地。漢復問曰。大司馬何公也。對曰。劉公也。漢聞之喜。卽進兵城下。地理志廣阿縣屬鉅鹿郡。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士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集解〕王補曰。達下袁紀有然沈勇有智略六字。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漢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親信之。先進故將皆怨曰。吳將軍晝夜不離公門左右。殊不可爲也。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廣雅曰。鷙。執也。凡鳥之勇銳。獸之猛悍者。皆名鷙也。諸將鮮能及者。卽拜漢大將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既破邯鄲。誅王郎。召禹宿。夜語曰。欲北發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與鄧宏俱客蘇宏。宏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鷙有謀。諸將鮮能及者。上于是以漢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十

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敕諸郡不肯應調。調、發也。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無終、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爲國號。漢爲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也。〔集解〕沈欽韓曰。今薊州治。舊志以今玉田縣爲古無終。考玉田乃唐初析置之。無終非漢縣。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卽撝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弭、猶服也。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淸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集解〕周壽昌曰。莫讀如幕。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索隱崔浩云。將帥理無常處。以幕帟爲府署。故曰幕府。字當作幕。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屬、猶近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尙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躬所領諸將多放縱。爲百姓所苦。躬不能整。又數與王違戾。常欲襲之。以爲兵強故止。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躬勤於吏事。每至所在理寃結。決詞訟。光武常稱曰。謝尙書、眞吏也。故不自疑。躬〔集解〕萬承蒼曰。案文勢當作故躬不自疑。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埶必當驚走。若以君威

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僥、猶求也。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智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出白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何故與鬼語。遂殺之。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續漢書曰。從擊銅馬、重連、高胡。皆破之。漢常將突騎五千。

爲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水經曰□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至昌亭。與虖沱河合〔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檀鄉賊帥董次仲也。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爲廣平侯。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西北。廣年在今永年縣東北。斥漳在今洺州洺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洺州曲州縣西南。廣年避煬帝諱。故改爲永年縣。〔集解〕惠棟曰斥漳漢碑皆作斥章。萬松齡曰唐書地理志無洺水縣。唐初洺州有清漳池水二縣。先謙曰官本注曲州作曲周。是此注洺水當作池水。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郵聚也。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蘇茂殺淮陽太守。得其郡。營廣樂。劉

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陸。與劉永相會。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

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

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集解〕周壽昌曰。注大夫二字衍。非有仗節

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

吳河等。前書。鄧通爲黃頭郎。音義曰。土勝水。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也。〔集解〕沈欽韓曰。枚乘傳遺羽林黃頭循江而下。吳河人姓名。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續漢書

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集解〕劉攽曰。注俱大進。按文多一大字。惠棟曰。東觀記所載與此同。無大字。刊誤是。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

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旣死。二城皆降。明年

又率陳俊及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淸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

皆平之。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作長垣。按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而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爲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鬲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

當十彊宗豪右也。鬲音革。（集解）沈欽韓曰。紀要今濟南府德平縣東十里。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集解）劉攽曰。中當作忠。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卽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無鹽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集解）沈欽韓曰。上云擊賊平原。下云進擊渤海。中間不得云至東平之無鹽也。當是無棣之誤。元和志滄州鹽山縣本齊無棣邑。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朐縣名。解見光武紀。斬憲。事以見劉永傳。（集解）先謙曰。官本以作已。是。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會隗囂畔。夏。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幷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集解）先謙曰。東觀記。田戎將兵下江關。至南郡。據浮橋於江上。漢鋸絕橫橋。大破之。

及彭破荊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橈、短檝也。音人遙反。〔集解〕惠棟曰。注見岑彭傳。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幷將其軍。十二年春。〔集解〕惠棟曰。通鑑云春正月。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漁涪津。大破之。續漢書曰。犍爲郡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漁涪津廣數百步。〔集解〕沈欽韓曰。漁涪津在嘉定府夾江縣西三里。先謙曰。官本正文漁作魚。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集解〕沈欽韓曰。今嘉定、敍州二府、眉、瀘、資三州。皆漢犍爲郡地。郡治僰道。今宜賓縣治也。此入界、乃指郡治言之也。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橋名也。解見公孫述傳。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尙、東觀記、續漢書。尙字並作禹。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勑公千條萬端。〔集解〕通鑑胡注。言詳細也。何意臨事勃亂。〔集解〕通鑑胡注。勃與悖同。既輕敵深入。又與尙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尙。尙破。公

卽敗矣。幸無它者。(集解)通鑑胡注。言幸無他虞。不至喪敗也。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集解)通鑑胡注。十許萬者。約言之也。分爲二十餘營。幷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集解)先謙曰。將字下少一將字。則句不圓。通鑑別將下重將字。劫劉尙。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集解)惠棟曰。毛晃云。勉厲之厲。有修飾振起之意。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轉、陟究反。轉相戰鬬也。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尙二處受圍。埶旣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尙於江南。幷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尙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尙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尙而擊公也。略、猶過也。若先攻尙。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値其危困。破之必矣。

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集解〕通鑑胡注．成都郭中． 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且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集解〕劉攽曰．常下當有一山字． 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朐䏰徐容等．宕渠、朐䏰．二縣名．皆屬巴郡．朐音劬．䏰音忍．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朐音春．䏰音閏．其地下溼．多朐䏰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集解〕先謙曰．宕渠在今順慶府渠縣界．朐䏰在今夔州府雲陽縣西萬戶壩． 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

〔集解〕沈欽韓曰。六韜奇兵篇。將不彊力。則三軍失其職。每從征伐。帝未安。恆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漢性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上安。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常獨繕檠弓戟。閱戰具兵馬。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謂漢甚起發人意思。隱若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將得之。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漢在朝廷。惟公天下。嘗旱。公卿請雨不得。漢乃悉出其僮僕。一時免之。斤斤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重慎之察也。斤音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壙。不作祠堂也。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愼無赦而已。〔集解〕王補曰。蜀志裴注。有言丞相亮惜赦者。亮答曰。治蜀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及薨。有詔悼愍。〔集解〕惠棟曰。杜篤集。大司馬吳漢誄曰。篤以爲堯隆稷契。舜嘉臯陶。伊尹佐殷。呂尙翼周。若此五臣。功無與儔。今漢吳公。追而六之。乃作誄曰。朝失鯁臣。國喪爪牙。天子愍悼。中宮咨嗟。四方殄暴。公不征茲。征茲海內。公其攸平。泯泯羣黎。賴公以

當勤業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挹而損。諸死而不朽。名勒丹書。功著金石。與日月俱。東觀記曰。篤與美陽令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于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賜謚曰忠侯。東觀記曰。有司奏議以武爲謚。詔特賜謚曰忠侯。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置南北軍五校尉。解見順帝紀。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云。以北軍五校尉輕車介士。載光尸以轀輬車。黃屋左纛。軍陳至茂陵。不以南軍者。重之也。子哀侯成嗣。爲奴所殺。〔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無後。國除。與此異。蓋誤。二十八年。分漢封爲三國。〔集解〕錢大昕曰。漢封廣平侯。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四縣。此所封乃汝南之灈陽、新蔡、南陽之筑陽。與廣平遠不相涉。何云分漢封爲三國乎。或後來徙封汝南。而范史失載耳。成子旦爲灈陽侯。灈陽、縣名。屬汝南郡。在灈水之陽。因以爲名。其地今豫州吳房縣也。音劬。〔集解〕先謙曰。在今汝寧府遂平縣東南。以奉漢嗣。旦弟盱。盱音火俱反。爲筑陽侯。成弟國爲新蔡侯。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名。屬汝南郡。蔡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字。今豫州縣也。筑音逐。〔集解〕先謙曰。筑陽在今襄陽府穀城縣東。新蔡今汝寧府新蔡縣治。旦卒。無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爲平春侯。平春、縣名。屬江夏郡。〔集解〕先謙曰。注見章紀。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漢兄尉爲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爲安陽侯。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國也。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集解〕先謙曰。在今汝寧府正陽縣西南。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翕爲褒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郡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爲偏將軍。封建信侯。建信、縣名。屬千乘國。〔集解〕沈欽韓曰。紀要。今青州府高苑縣西北二十五里。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差彊人意。是倚之也。遂見親信。是愛之也。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論語文。剛毅謂強而能斷。木、樸慤貌。訥、忍於言也。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言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方、比也。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者必勃。是見信也。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足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誠未協。仁義不足相依。則智者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要陽、縣名。光武時省。（集解）沈欽韓曰。漢縣在古北口外。承德州西。（今爲承德府）古白檀城之西北。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掾屬。續漢志曰。建武十八年。立刺史十三人。人主一州。皆有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一。延並爲之。故言歷也。漁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爲幽州從事。彭寵爲太守。召延署營尉。（集解）沈欽韓曰。別於縣尉也。續志亦有障塞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續漢書曰。并與孤奴令王良同勸寵。（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孤作狐。良作梁。是。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卽位。以延爲虎牙將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安平侯傳云。虎牙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酸棗、封丘。二縣名。屬陳留郡。酸棗故

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汴州縣也。〔集解〕劉攽曰，按文皆拔下不可無一之字。先謙曰，酸棗今衛輝府延津縣北十五里。封丘今開封府封丘縣治。其夏，督驍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續漢書曰：時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延攻而拔之。〔集解〕先謙曰，注見更始傳。進取麻鄉。麻鄉，縣名，故城在今宋州碭山縣東北。〔集解〕惠棟曰，兩漢無麻鄉縣，或是鄉名。沈欽韓曰，今徐州府碭山縣西北有麻城集。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走出魚門，然則東門名魚門也。〔集解〕惠棟曰，續志梁國睢陽有魚門。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東觀記曰魯郡太守梁丘壽也。〔集解〕先謙曰，薛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四里。而彭城、扶陽、杼秋、蕭皆降。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杼，食汝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食上有音字。彭城今徐州府銅山縣治。扶陽在今蕭縣西南。杼秋今碭山縣東六十里。蕭縣在今蕭縣西北。又破永沛郡太守，斬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修。永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三萬餘人佼彊，姓名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也。救永，共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太半。永棄城走湖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楚即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即高祖為亭長之所也。嗇夫主知廟事。東觀記曰：時蓋延因齋戒祠高祖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安平侯傳云，永等反走，溺水者半，後與戰，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降。延令沛修高廟，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祠高祖廟。三年，睢陽復反城迎劉永。

反音翻。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爲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蘄、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蘄音機。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因率平狄將軍龐萌攻西防。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拔之。復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前書有賁赫。音肥。今有此姓。賁音奔。（集解）劉攽曰。注、賁音奔。按文多一賁字。先謙曰注見光武紀。憲聞之。自郯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勑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必自解。擣、擊也。東觀記作擊字。（集解）通鑑胡注。擣、擣虛也。此兵所謂攻其必救也。郯、縣名。屬東海。延等目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集解）劉攽曰。按文多一遂字。緣下有逐字誤之。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目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郯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汙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敕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爲國之憂也。及

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集解〕惠棟曰。本紀在五年。劉平傳云。郡守孫萌。引兵襲敗延。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檝。壞津梁。僅而得免。東觀記、續漢書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集解〕惠棟曰。任城有桃聚。即桃鄉也。又並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街泉、略陽、清水諸縣。皆屬天水郡。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歙攻河池。未剋。以病引還。拜為左馮翊。將軍如故。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延為京兆尹。事多犯法。華嶠書亦云。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續書所載。非實錄也。宏以為京兆尹。亦訛。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為蘆亭侯。東觀記作盧亭。恢卒。子遂嗣。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也。〔集解〕先謙曰。今南陽府南陽縣南。少為郡吏。〔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少學長安。歸為郡吏。更始立。

以宗室劉嘉爲太常將軍。俊爲長史。〔集解〕洪頤煊曰。順陽懷侯嘉傳。更始卽位。以爲偏將軍。及攻破宛。遷大將軍。劉玄傳乃先封宗室大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嘉未嘗爲太常將軍。當是大將軍之譌。蘇輿曰。更始時。光武爲太常偏將軍。城陽王祉嘗爲太常將軍。或嘉傳偶失載將軍號。此處非譌文。光武徇河北。嘉遺書薦俊。光武以爲安集掾。東觀記曰。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卽拜。解印綬。上以爲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淸陽。進至滿陽。〔集解〕惠棟曰。光武紀作蒲陽。案前志中山曲逆縣有蒲陽山。章帝改爲蒲陰。作滿者誤也。先謙曰。作蒲是。作滿者亦未誤。詳見鄧禹傳。拜彊弩將軍。華嶠書曰。拜爲彊弩偏將軍。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世祖以俊爲彊弩將軍。將中堅士。俊教習進退。皆應旗鼓。案中堅、謂中軍堅銳之兵。杜茂爲中堅將軍是也。先謙曰。今本東觀記作三百領。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卽位。封俊爲列侯。建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匡賊、卽匡城縣賊也。東觀記作匡城縣。匡城。古匡邑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南。〔集解〕惠棟曰。續志陳留長垣縣有匡城。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屬中山國。〔集解〕沈欽韓曰。今定州東北後漢廢。

引擊頓丘．降三城．頓丘、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頓丘縣北陰安城、是也．〔集解〕先謙曰．在今衛輝府濬縣西．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爲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有金門、白馬水．蓋賊起於二水．因以爲名．〔集解〕沈欽韓曰．續志宏農宜陽縣有金門山．水經注．白馬溪水出宜陽山澗．有大石．厥狀似馬．故谿澗以物色受名也．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南武陽、縣名．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集解〕先謙曰．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是時．太山豪桀多擁衆．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嬴下．嬴、縣名．屬太山郡．嬴音盈．〔集解〕先謙曰．在今泰安府萊蕪縣西北．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擬私封爵人之印綬．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弇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爲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贛榆．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貢．進破朐賊孫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俊得撫貧弱．〔集解〕先謙曰．得字緣上文而誤衍．表有義．〔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引、續漢書．作撫恤貧弱．表有行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

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目爲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屬平原郡。〔集解〕沈欽韓曰。通志今濟南府長清縣東北三十里。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蘄春侯。蘄春、今蘄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蘄春侯。蘄音祈。〔集解〕惠棟曰。蘄春縣名。屬江夏。浮卒。子專諸嗣。專諸卒。子篤嗣。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郟縣名。今汝州郟城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少爲縣亭長游徼。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禁姦盜也。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爲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爲偏將軍。從破羣賊。數陷陳卻敵。光武卽位。以爲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成安縣名。屬潁川郡。〔集解〕先謙曰。注見公主傳。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華嶠書。韋字作韓。於沮陽、酈。〔集解〕沈欽韓曰。沮陽當爲涅陽。涅陽與酈皆屬南陽郡。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皆下之。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申州鍾山縣西南。〔集解〕先謙曰。鍾武在今汝寧府信陽州東南。竹里今鄖陽府竹山縣地。帝使太中大夫。華嶠書曰。使張明也。持節拜宮爲輔威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期思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集解〕先謙曰。今同。擊梁郡、濟陰。皆平

之。十一年。將兵至中廬。屯駱越。中廬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爲名。〔集解〕先謙曰。中廬在今襄陽府南漳縣西南。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送委輸牛車三百餘兩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曰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釃音所宜反。說文曰。下酒也。詩注曰。以筐曰釃也。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荊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道徼外。東南流經涪縣北。又東南逕綿竹縣北。即臧宮逆涪至平陽鄉之地。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西流。意此即平曲也。惠棟曰。洛水至廣漢。入於墊江。岑彭傳云。彭引兵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則平曲當在墊江之下。李文子以爲彭既指墊江。從涪水上平曲。則在今遂寧、潼川之境。未詳孰是。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沅水出廣漢。解見光武紀。〔集解〕錢大昕曰。光武紀建武十一年。臧宮與公孫述將延岑戰于沈水。注引水經注。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沅水。及沅水者並非。則此沅字乃沈之譌。惠棟曰。續志廣漢有沈水。帝紀亦作沈水。胡三省云。今潼川府通泉縣北有沈水。李文子云。案今中江縣有一水入涪。臧宮旋平綿竹。必自今中江水也。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

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反音翻。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宮取謁者兵。疎行陣而多旗鼓。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集解〕劉攽曰。按從擊無理。當作縱字。先謙曰。從卽縱也。劉說似是而非。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華嶠書曰。上璽書勞宮。賜吏士縑綵六千匹。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集解〕蘇輿曰。說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國語韋注。北者古之背字。軍奔則彼此相失。故取乖背之義。謂敗為北。韋懷注非。軍至平陽鄉。〔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注。臧宮泝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緜竹。涪水經緜竹縣北。則平陽鄉當在緜竹縣界。沈欽韓曰。紀要在潼川州西北。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緜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皮。〔集解〕沈欽韓曰。繁城今新繁縣北二十里。故郫城今郫縣北五里。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張載注蜀都賦云。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雒郭門蓋其數焉。〔集解〕先謙曰。乘兵無義。詳文意當是陳兵。音近而訛也。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

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成都北面東頭門。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新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酇侯。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封朗陵侯。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集解）先謙曰。今汝寧府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鎭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或作緱。（集解）惠棟曰。馬援傳。汜先生誅。十七年。其弟子李廣攻沒皖城。援擊破斬之。至是年。臣等復妖言相聚也。先謙曰。原武、今懷慶府陽武縣治。劫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勅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鎭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武谿水名。今在辰州盧谿縣。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常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

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抵、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解字似當作觸。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說苑曰。晉平公時。赤地千里。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左傳曰。大福不再。蒯通曰。時者難遇而易失也。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喩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謂張掖、酒泉、武威、金城也。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集解）王補曰。袁紀系此詔於二十八年三月。誤。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即張良於下邳圯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集解）惠棟曰。黃石公記序云。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河圖云。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爲劉帝師。隋經籍志。梁有黃石公記三卷。今三略引軍讖與此同。故曰有德之君以下至雖成必敗。皆見下篇。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集解）惠棟曰。三略作釋近。下同。舍與釋古字通。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

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顓臾、魯附庸之國。魯卿季氏貪其土地。欲伐而兼之。時孔子弟子冉有仕於季氏。孔子責之。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季氏之邑。今不取。恐爲子孫之憂。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傳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甯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爲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璽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貴賤也。自五霸遞興。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也。殊名詭號。千隊爲羣。尚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謂誅隗囂、公孫述。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其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此總謂戎夷耳。不指於羯也。左

傳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斯誠雄心尙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幾、會也。翫、習也。先志者。乘勝之志也。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屈原曰。撫長劍而玉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劍鳴手中。說文曰。抵、側擊也。(集解)惠棟曰。曹植求自試表曰。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以危懼乃是繫于包桑也。包、本也。繫于桑本。言其固也。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祠幣以禮匈奴之使。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曰。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令贈繒五百匹。斬馬劍一。是卑詞幣禮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祠作詞。是。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顚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爲流矢所中。顚沛、狼狽也。顚音丁千反。

贊曰。吳公鷙彊。實爲龍驤。戰國策曰。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白起視瞻不轉者。執志彊也。驤、舉也。若龍之舉。言其威盛。鄒陽曰。神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電掃羣孽。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揚。詩曰。良士休休。又曰。惟師尙父。時惟鷹揚。

後漢書集解卷十八校補

吳漢傳。故不自疑躬。集解萬承蒼曰。案文勢當作故躬不自疑。案躬字連下文爲句。萬說誤。

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注斥漳在今洺州洺水縣。集解萬松齡曰。唐書地理志無洺水縣。唐初。洺州有淸漳、池水二縣。先謙曰。此注洺水當作池水。謹案洺水。隋縣名。屬冀州武安郡。在今廣平、曲周縣東南。疑章懷作注時。此縣尙未併省也。

黃頭吳河等。注士勝水。士原譌十。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錢大昭曰。本紀列五年二月。蓋據破降二賊時言之。

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二萬。袁紀、通鑑並同。官本二誤三。

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向。錢大昭曰。向當作尙。南監本不誤。案官本卽依監本轉刊。故亦作尙。汲古本此文雖作向。注及後文仍作尙。則向字顯爲誤文。或疑袁紀於此亦向尙歧出。又王士正謂向卽劉植子。據本書劉植傳亦作向不作尙。則似尙皆向之譌。其實王說非也。考劉尙與劉植同時將兵。植爲驍騎將軍。尙爲武威將軍。光武紀建武十九、二十一、二十三年屢書武威將軍劉尙。皆不作向。尙始從來歙馬成轉戰隴蜀。遂副吳漢軍。破成都。滅公孫述。並見歙成述傳。後復擊誅越巂太

守任貴。破平益州夷。南郡蠻。終以討五谿蠻。深入戰沒。又見馬援及南蠻西南夷傳。事蹟多於劉植。果爲植子。當附見植傳。而植傳載植子向、備嗣封昌城侯。徙封東武陽侯。卒子沭嗣。未嘗爲將軍。亦非戰沒。則向非卽尙明矣。

漢使護軍高午、唐邯。錢大昭曰。護軍高午。續天文志作護軍將軍。

初無辦嚴之日。注。嚴、卽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錢大昭曰。上文裝露橈船。又岑彭傳裝直進樓船。均仍作裝。蓋蔚宗承用舊文。改之有未盡耳。

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注。霍光傳云。至軍陳至茂陵。案此與前鄧禹傳載禹孫弘卒。有司復奏禮儀如霍光故事。注雖互有詳略。仍嫌複出。

蓋延傳。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注。續漢志曰。至每郡皆置諸曹掾。案延爲郡掾、州從事。在中興前。章懷引建武時州郡官制說之。又未能稽合前世。殊乖注釋之體。雖班表略於掾屬。然如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爲督郵書掾。所部職辦。王尊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皆具班書。非不可資取證也。

共攻延。與戰於沛西。官本重延字。是。

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注。蘄、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今鳳陽宿州南蘄縣鄉蘄縣集。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注。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今同。因率平狄將軍龐萌攻西防。狄、各本皆作敵。據萌傳正。注。西防縣名。至在今

州單父縣北。案此注及集解均應在下文拔之下。

日不意故耳。左霳曰。孫子云。出其不意。

北渡泗水。破舟檝。壞津梁。原作北渡泗。泗水破舟檝。壞津梁。重泗字。據錢校省。官本不重。錢大昭曰。泗字閩本不重。是錢所據本亦重泗字。官本又與閩本合也。惟重泗字者。謂延既渡泗。泗水人因爲之破舟檝。壞津梁。以斷追兵。故延得免。於說亦通。

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注。街泉、略陽、清水諸縣。皆屬天水郡。街泉今秦州秦安縣東北。餘已見前。

拜爲左馮翊。將軍如故。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延爲京兆尹。至宏以爲京兆尹亦訛。案袁紀建武十五年。書左馮翊蓋延薨。不如惠說。

陳俊傳。嘉遺書薦俊。錢大昭曰。遺疑遺字之譌。案陳蕃傳亦言大將軍梁冀時遺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是遺書爲遺使通書。非字有譌也。

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爲彊弩大將軍。錢大昭曰。本紀及吳漢、耿弇等傳。但言彊弩將軍。無大字。蓋本以彊弩將軍行大將軍事。猶下文拜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也。案俊拜彊弩將軍。已見上文。漢制。雜號將軍無方面之任。是時當遣俊別擊金門白馬賊。故加拜爲大將軍。仍本號拜之。一如虎牙、橫野諸大將軍耳。觀下文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則雖詔書亦稱大將軍。史不應不書大。特以既拜太守。則改書實官。光武紀之書琅邪太守。耿弇傳之書太山

太守。是也。其稱彊弩將軍。固皆在未拜大將軍之前也。惟吳漢傳載漢率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事在建武三年春。則俊之拜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應在三年秋。是以本傳於敍破賊下即接書四年轉循汝陽及項而上文引擊頓邱。降三城。必亦在三年。傳於此失書三年。遂不免滋疑矣。

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注。蓋賊起於二水。官本。水作山。

四年。轉循汝陽及項。項原誤頊。據官本正。錢大昭曰。頊、閩本作項。是官本又與閩本合也。

戰於嬴下。注。嬴、縣名。案官本。注嬴上。別有續漢書曰四字。

臧宮傳。潁川郟人也。郟原作頰。據本注及官本改。錢大昭曰。南監本作郟。案官本作郟。即本監本、惟夾郟頰古本通作。

通道出秭歸。秭原作稊。案隸寫市朿同。

自是乘勝追北。注。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集解。蘇輿曰。至章懷注非。前書高紀。沛公項羽追北至城陽。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韋昭之徒。並為妄矣。師古說主於駁韋伸服。而王念孫謂古北背本同音。不為借音。又力斥顏說為鑿。章懷此注。即本顏說。王氏已言之。蘇氏之駁章懷。亦即本王說也。今案北之訓敗。義本龍門。服氏承之。不得為鑿。敗則士卒乖散。於說文之訓北為乖。義

亦一貫是顏之伸服說已圓足必改北爲背須從脊背之義引而伸之抑仍不過至反背之形而止矣去而走則蕭氏所添設經典凡言背言背盟背德皆無去走之義也不獨此也兩軍相見由於不合不合即背也是故有背逆背畔之名辭今戰敗又言背則其說棍而難明奔北古多連文若北亦訓背去而走則其義複而近累史記淮陰侯傳云折北不救呂覽忠廉篇云將衆則必不撓北皆以訓敗爲確若訓背則於義窒矣惟北敗亦本同音相訓顏氏之失在昧於古音而又援引老子加入陰幽之說耳

內國憂其抵突注抵解也集解官本考證曰解字似當作觸官本解作觸案據考證之說則各本皆作解官本依監本轉刊亦作解故考證致疑也今各官本皆已改作觸則於考證說不合

疲困之力錢大昭曰之當作乏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耿弇列傳第九 弟國。國子秉。秉弟夔。國弟子恭。

耿弇、字伯昭。(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昭伯。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也。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稽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間也。(集解)惠棟曰。皇甫謐高士傳。望之著老子章句。故老子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伋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先謙曰。官本注稽作嵇。後爲朔調連率。王莽改上谷郡曰朔調。守曰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袁崧書曰。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集解)劉攽曰。常見郡尉試騎士。按漢謂郡試騎士講武爲都試。後人不曉。妄改爲尉。注所云郡字亦合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郡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惠棟曰。郡尉者。郡謂太守。尉謂都尉也。漢官解詁。都尉一人。副佐太守。言與太守俱受銀印部符之任。爲一郡副將。然俱主其武職。不預民事。舊時以八月都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折衝厭難也。東觀記亦作郡尉。見北堂書鈔卷六十三。隸。東觀記、續漢書皆作肄。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

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輿。起兵邯鄲。〔集解〕萬承蒼曰。諸本同。按成帝子下當複出一子字。弇從吏孫倉、衞包。〔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苞。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轔、轢也。音力刃反。〔集解〕惠棟曰。孫愐云。轔、車踐也。王幼學音吝。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集解〕劉攽曰。按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爲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集解〕周壽昌曰。大意、卽大志也。因數召見加恩慰。續漢書曰。弇還檄與況。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信。宜自來。況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況馳至昌平。遣小子舒獻馬焉。弇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寵、南陽宛人也。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

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尙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續漢書曰。弇歸主人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門。頗遮絕輜重。城中相掠。弇旣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也。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況。昌平。縣名。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縣東也。〔集解〕先謙曰。注見盧芳傳。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集解〕惠棟曰。恂時爲況功曹。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㠯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淸河、河閒。共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旣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㠯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於光武。〔集解〕先謙曰。官本於作于。考證云于字似衍文。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曄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㠯爲援助。光武㠯弇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曄。破之。永乃

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洺州邯鄲縣內。弇入造牀下。請間。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按下云貴戚縱橫於都內。二句相對爲文。畿內當作畿外。諸將方征伐四方。不得云內也。觀注自明。貴戚縱橫於都內。更始傳曰。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集解〕通鑑胡注。都內謂長安。萬承蒼曰。按貴戚謂趙萌也。更始傳。更始納萌女爲夫人。萌專權威福自己。注但以王匡、張卬當之。猶未得也。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集解〕沈欽韓曰。列子說符篇。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先謙曰。謂以手自擊其心胸也。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辦、猶成也。音蒲莧反。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弇以河北富饒。故以喻焉。〔集解〕劉攽曰。河北北據。按文多一北字。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

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集解〕劉攽曰．按文多一其字．）光武大悅．（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弇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卽封世祖爲蕭王．罷兵．耿弇曰．今使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爲．弇曰．靑徐大賊．銅馬、赤眉之屬數輩．輩數十萬衆．皆東至海．所嚮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帝曰．卿失言．我擊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興．莫不欣喜．望風從化．如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喩．明公首事南陽．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響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无爲人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爲人道也．）乃拜弇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靑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愼水上．（〔集解〕惠棟曰．愼本紀作順．）虜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壁、謂築壘壁也．）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容城、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也．廣陽國有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並在今幽州也．〔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道縣．地理志作遒縣．先謙曰．容城、今保定府容城縣治．廣陽、在今順天府良鄉縣西北．）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

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平谷解見光武紀。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無終、土垠並縣名、屬右北平郡、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垠音銀。（集解）先謙曰、無終、今順天府薊州治、土垠在今遵化州豐潤縣東、縣志十里南關城。至浚靡而還、浚靡、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集解）錢大昕曰、前志、續志俱作俊靡。先謙曰、今遵化州西北、浚蓋俊之譌。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光武卽位、拜弇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集解）沈欽韓曰、卽厭新將軍劉茂。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畤侯、食好畤、美陽二縣、（集解）洪亮吉曰、案好畤縣、中興後省、永元二年、耿秉復封美陽、食邑三千戶、以郡國志考之、右扶風十五城、戶止萬七千三百、美陽一邑、戶不得獨多、疑此時弇子孫已止食好畤一舊縣、（弇傳、傳國至四世、然案漢律、非始封、皆十二分減二、今蓋因始封戶多、故所減亦不止二耳）沈欽韓曰、好畤、今乾州東十里好畤村。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衆以從岑、弇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弇從幸舂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集解）先謙曰、豐後事詳祭遵傳。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

與彭寵同功。(集解)先謙曰、彭寵傳、寵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輒斬其使。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集解)王補曰、此與詔報馮異同一推心置腹處。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為隃麋侯。隃麋、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陽縣東南。隃音踰。(集解)先謙曰、在今鳳翔府汧陽縣東。乃命弇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望都、縣名、屬中山國。堯母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世祖令耿況擊故安西山賊吳耐、蠡符、霍上十餘營、皆破之。霍上謂霍水之上也。先謙曰、望都注見順紀。故安注見王常傳。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良鄉、縣名、屬涿郡。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陽鄉、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集解)先謙曰、在今順天府固安縣西北。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為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軍都、縣名、屬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昌平州西北。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袁崧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集解)先謙曰、官本崧作山松。下同。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

〔集解〕王鳴盛曰、平平上脫舒爲二字、通鑑因其誤。遣弇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西原。〔集解〕先謙曰、官本西作平、是。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度。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集解〕周壽昌曰、度、卽渡也。前書賈誼傳、猶度江河、下文弇度河、王霸傳護度、皆是。先謙曰、朝陽今濟南府章邱縣西北。黃子鴻云、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小淸河所經、自歷城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淸河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靑城諸縣、皆故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故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漯瀆、及河去則大淸河兼行河漯二瀆。其小淸河所行、則斷爲濟水故道也。自與漯水合、而淸河之名遂被於漯。據水經、漯水逕著縣故城南。著、卽今濟陽、而縣南有大淸河、是知大淸河卽漯。其水自歷城入濟陽、乃近世所決、非唐淸河入海之故道也。濟陽之流日盛、則章邱之流日微。故劉豫取濼水使東以益之。其所行者實濟水故道、而志家反以濟陽之大淸河爲古濟、舛謬殊甚。然大淸河自歷城入濟陽、及濱州以東入海之道、不知決於何年。意者宋熙寧時河嘗合北淸河入海、始開此道。金明昌五年河復由此入海、久而後去、流益深廣、此大淸河所以浩浩、而小淸河所以壓滲壓塞也與。先謙曰、自來言濟、漯者、黃說最析。此弇所度者、漢濟河也。章懷兼注唐世漯河、故備錄黃說、以資數千年水道變易之證。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集解〕惠棟曰、本紀云濟南王費邑。又分兵屯祝阿。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茌縣東北。〔集解〕先謙曰、祝阿注見陳俊傳。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㠯待弇。〔集解〕沈欽韓曰、鍾城、今濟南府禹城縣東南百餘里。通鑑胡注、鍾城在泰山郡界、故曰泰山鍾城。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集解〕惠棟曰、通鑑云日

未中。先謙曰。齊阿縣志云。本祝阿縣也。縣東一里有耿濟鎭。因弇渡河拔此。故名。見齊乘。卽今大清河橋口鎭。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也。〔集解〕惠棟曰。續志。濟南歷城縣有巨里聚。水經注。巨里三面有城。西有深坑。坑西卽弇所營也。沈欽韓曰。齊乘。巨里在歷城縣東七十里。宋改爲龍山鎭。通志。全節城在歷城縣東六十餘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目塡塞阬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目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爾雅曰。山脊曰岡、坡者曰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目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兇、恐懼也。音呼勇反。〔集解〕惠棟曰。春秋傳云。曹人兇懼。說文。兇、擾恐也。从人在凶下。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集解〕先謙曰。劇注見光武紀。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元武將軍藍。沈欽韓曰。通志。西安在濟南府新城縣東三里今索鎭。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

四十里．弇進軍畫中．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灌水．因名焉．（集解）沈欽韓曰．畫邑今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二十里．先謙曰．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卽畫之訛．居二城之間．（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弇引軍營臨淄、西安之間．案臨淄卽劇也．先謙曰．臨淄非劇．觀下文自明．惠注誤．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臨淄諸郡．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聲雖大而虛．易攻．弇內欲攻之．告令軍中治攻具．乃勅諸校會．會、猶集也．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也．（集解）周壽昌曰．左傳僖二十八年．秣馬蓐食．杜注．早食於牀蓐也．與音義同．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㠯爲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兵還奔臨淄．并兵合埶．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旬日之間．是也．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㠯激怒步．步聞．大笑曰．㠯尤來大彤十

餘萬衆。〔集解〕王鳴盛曰。尤來、大槍。皆賊名號。而耿弇傳兩處作大彤。劉植伏隆傳亦然。未詳。先謙曰。官本作槍。下同。吾皆即其營而破之。〔集解〕通鑑胡注。即、就也。今大耿兵少於彼。弇、況之長子。故呼爲大耿。又皆疲勞。足可摧乎。〔集解〕先謙曰。官本作何足摧乎。乃與三弟藍、弘、〔集解〕先謙曰。官本弘作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集解〕通鑑胡注。姓譜云。南正重之後。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袁崧書曰。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閒。步首可獲。上是其計也。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伏琛齊地記曰。小城內有漢景王祠。〔集解〕沈欽韓曰。紀要。臨淄有大城。又有小城。縣志。今爲古城店。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記作環臺。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集解〕王補曰。不欲以賊虜遺君父。人臣之盛節也。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

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目待之。兩傍伏兵。如鳥之翼。人定時。〔集解〕惠棟曰。人定亥也。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巨洋水出朱虛縣東泰山。袁宏謂之鉅昧。王韶謂之巨蔑。亦或曰朐瀰。北過劇縣西。耿弇破張步於臨淄。追至於是水也。胡三省云。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日從末。洪頤煊曰。水經巨洋水注。亦或曰朐瀰。皆一水也。洋當作洋。玉篇。洋、亡爾切。亦瀰字。前書地理志引邶詩。河水洋洋。卽河水瀰瀰。後人誤作洋字。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弟謂弇曰。〔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作帝。是。昔韓信破歷下目開基。前書曰。齊屯田於歷下以備韓信。擊破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韓作漢。是。今將軍攻祝阿目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前書曰。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守備。韓信聞齊已降。欲止。蒯通說信。令擊之。食其音異基也。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衞尉。不聽爲仇。前書曰。齊旣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亨陛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衞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酈商曰。橫卽至。敢動者族之。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大司徒伏湛。卽隆之父。〔集解〕王補曰。步時猶未降。卽於勞弇勅中言。詔大司徒釋其怨。所以歆動步歸誠之意。蓋光武神勇大智。盡寓於仁柔中矣。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弇從帝幸舂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平張步等。常目爲落落難合。落落、猶疏闊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弇

因復追步。步奔平壽。（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集解〕沈欽韓曰。紀要。今濰縣西南三十里。通志云。卽濰縣治。）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鍖也、示必死。鍖音竹林反。）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集解〕先謙曰。注等下脫郡字。東觀記有。）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祝阿餘黨也。）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漆、縣名。屬西扶風。故城在今幽州新平縣也。漆水在西。〔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屬下西作右。幽作豳。是。漆今邠州治。）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爲中郎將。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況卒。謚烈侯。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弇戶邑。上大將軍印綬。罷。（上音時掌反。）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集解〕王補曰。武溪之役。弇得望弟舒書奏之。見馬援傳。賈胡之譏。其信然乎。入問籌策。未見其悉當也。）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

妹濮陽長公主。〔集解〕惠棟曰名久長見清河王傳。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爲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尙桓帝妹長社公主。爲河陽太守。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決錄注云援字伯緒。官至河東太守也。牟平侯舒卒。子襲嗣。尙顯宗女隆慮公主。〔集解〕惠棟曰名延。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爲淸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爲孝德皇后。以妃爲甘園大貴人。〔集解〕錢大昕曰安帝紀建光元年追尊皇考淸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又追尊孝德皇元妃耿氏爲甘陵大貴人。此傳以孝德皇后爲孝王之母。誤矣。甘園、甘陵之園也。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集解〕劉攽曰案百官志羽林左右監。監左右騎。不合有車字。官本考證曰志字監本訛作序。今改正。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爲林慮侯。林慮、即上隆慮也。至此避殤帝諱改焉。位至侍中。安帝崩。閻太后以寶等阿附嬖倖。共爲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爲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決錄注曰。寶字君達。大貴人數爲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子箕牟平侯。〔集解〕劉攽曰按前後皆作紹封此誤。爲侍中。以恆爲陽亭侯。承爲羽林中郎將。其

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幷族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埶。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名雖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三秦。廟勝、謂謀兵於廟而勝敵。弇決策河北。（集解）劉攽曰。按他傳贊語無單言名者。明少一耿字。下文乃可言弇耳。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懷、思也。言豈不思重立大功乎。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擧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集解）劉攽曰。注以其殺伐多也。按文多一也字。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東觀記慮作憲。（集解）先謙曰。初學記十二引續漢書作慮。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爲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爲能。（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國疏敏有識。于時見問。常多合意。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

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爲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塞請朝。帝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晏、晚也。有警急則開門晚也。萬世有安甯之策也。〔集解〕劉攽曰。按文多有字。緣上言無。遂妄生此對文。非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馬。〔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國官至大司農。何焯曰。帝紀。勤以十七年自大司農爲司徒。馬當改農。先謙曰。東觀記亦作大司農。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集解〕劉攽曰。按致當作置。先謙曰。致置古同字。左右校尉。如其議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國爲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數上便宜事。天子器之。國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永平十三年。匈奴頻犯塞。秉因上書言事也。常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集解〕惠棟曰。司馬法云。以戰止戰。雖戰可也。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闥。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載秉議云。孝武時。始事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也。漢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徙民以充之。根據未堅。匈奴猶出爲寇。其後羌、胡分離。四郡堅固。居延、朔方。不可傾拔。虜遂失其肥饒畜兵之地。惟有西域。俄復內屬。呼韓邪單于請款塞。是故其勢易乘也。今之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釁作。臣愚以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車師。通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未可先擊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觀往者漢兵出匈奴。輒爲亂。五單于爭。未必不以五將之出故也。今可先擊白山以觀其變。擊匈奴未晚也。案其後竇固出酒泉。擊呼衍。破白山。皆如秉計。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秦彭爲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秉出張掖居延塞。擊匈林王。到沐樓山。度莫六百里。絕無水草。得生口。辭云。匈林王轉北逐水草。秉欲將輕騎追之。都尉秦彭止之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卽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

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幷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卽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明帝姊也。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集解〕沈欽韓曰。吳子論將篇。備者出門如見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蹏也。〔集解〕惠棟曰。說文、冃小兒蠻夷頭衣也。丁度云冃或作帽。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卽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置戊己校尉。〔集解〕惠棟曰。閼龍。耿恭也。先謙曰。官本置作救。是。　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

之事并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集解〕洪亮吉曰。蒙上章和二年之文。未另著年月。考水經注。和帝永元元年封秉彰侯。二年更封美陽。知秉定封在永元二年。與竇憲冠軍侯同封也。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集解〕先謙曰。書鈔六十四引華嶠書作與士簡易。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永元二年。代桓虞為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謚曰桓侯。〔集解〕沈欽韓曰。袁紀作壯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犂面流血。犂即剺字。古通用也。剺、劃也。音力私反。〔集解〕惠棟曰。剺與剺同。音力咨反。見廣雅。說文云剺、剝也。劃也。長子沖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黨。國除。沖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紀字季行。遷侍中守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丕。丕或作平。〔集解〕惠棟曰。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隸法丕平字相似。三輔決錄又作本也。丞相司直韋晃況曄。謀起兵誅操。〔集解〕沈欽韓曰。獻帝紀及魏志。止云韋晃。況曄二字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羅禍滅者眾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為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集解〕劉攽曰。按官無車騎都尉。明衍車字。萬承蒼曰。是

時竇憲爲車騎將軍。故夔之官。轉爲車騎都尉。其後憲爲大將軍。夔之官又轉爲大將軍左校。衞車字非衍也。惠棟曰。袁宏紀止云騎都尉。故劉云然。

三年。憲復出河西。以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集解）沈欽韓曰。金微山在哈爾喀部界內。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集解）官本考證曰。推尋文義。其字當是衍文。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粟邑侯。粟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集解）先謙曰。今同官本粟並作栗。是。會北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以夔爲中郎將。持節衞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土。後復爲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雁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爲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集解）沈欽韓曰。前志西河郡美稷縣。屬國都尉治。美稷故城在鄂爾多斯左翼中旗東南。單于遣薁鞬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

甚衆。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戩。音剪。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集解〕王會汾曰。按因馬迹築城。是雁門之馬邑。非代郡之馬城。章懷此注蓋誤記漢書注耳。洪亮吉曰。案前志、續志引搜神記、太康地志等書。皆以此事屬馬邑。惟水經注云或以爲代之馬城。當是此注所本。先謙曰。今宣化府懷安縣北。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集解〕何焯曰。己字衍。惠棟曰。東觀記、袁宏紀皆云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寵爲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吳仁傑刊誤補遺亦同。今流俗本關寵下止云己校尉。故何氏以恭是戊校尉。衍己字也。但漢雖有戊己兩校尉。不應以是改恭傳本文。先謙曰。御覽百九十二、引續漢書。亦作兩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延州蒲昌縣城是也。〔集解〕沈欽韓曰。注延州字誤。當是庭州。舊唐志。西州有蒲昌縣。東南有蒲類海。庭州有蒲類縣。元和志。西州蒲昌縣本名

金蒲城。車師後王庭也。今爲鎭西府奇台縣。謁者關寵爲己校尉。〔集解〕先謙曰。官本己上有戊字。引劉攽曰。案戊己本是兩校尉。故耿恭、關寵各爲一校。今都爲戊己校尉。蓋流俗不知漢書以理觀之。恭是戊校。寵是己校也。屯前王柳中城。柳中、卽今西州縣。〔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卽字。柳中注見西域傳。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與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蓋後宣帝賜以博具也。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歿。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神箭。其中瘡者。〔集解〕惠棟曰。瘡東觀記作創。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集解〕通鑑胡注。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據西域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去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其後范羌又自前部交河城。從山北至疏勒迎恭。審觀本末。則非疏勒國城明矣。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

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笮、謂壓笮也。(集解)惠棟曰。廣雅、笮、迫也。曹憲音側白反。孫愐云笮、酒器也。證俗文作醡。云壓酒具也。袁宏紀作柞。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爲號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七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幷揚示之。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穆。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集解)惠棟曰。張華博物志。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潘勗魏公九錫文曰。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李善云白屋、今靺鞨也。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卽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

五倫、曰爲不宜救。〔集解〕王補曰、王夫之言、恭所守者先帝之命、所持者漢廷之節、死而不易其心、斯忠臣之操乎、車師可不屯、而恭必不可棄明矣、倫獨非人臣子、與山陵無宿草、忿疾而委其銜命之臣於原野、怨懟君父、以恣其惡怒於孤臣、尙足爲天子大臣乎。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二部謂關寵及恭也。匈奴圍之、歷旬不下、〔集解〕惠棟曰、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賦曰、日兮月兮扼重圍、故云歷旬也。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兵家先名後實。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集解〕惠棟曰、彭時爲騎都尉、副耿秉、或作段彭、非也、段彭時爲酒泉太守、王補曰、帝紀、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戊己校尉耿恭、通鑑從之、惠說非。與謁者王蒙、皇甫援、〔集解〕通鑑胡注、姓譜云、宋有皇父充石、宋之公族也、漢初有皇甫鸞、自魯徙茂陵、改父爲甫。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遶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詳西域傳。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東觀記曰、車師太子比持訾降。會關

寵已歿。〔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關寵病死、以喪歸。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柳中至金蒲相去千餘里。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卽玉門關也。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集解〕通鑑胡注、衆先以軍司馬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中郎將。爲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煑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集解〕先謙曰、文選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謝承書云、胡奭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疑亦同時奏恭之言。於是拜爲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爲雒陽市丞、

張封為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為共丞。共、今衛州共城縣。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按東觀記。馬嚴。〔集解〕先謙曰。官本按作據。齎牛酒釋服。奪情不令追服。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姐音紫。又子也反。〔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湟水又東。勒且谿水注之。在金城安夷縣東南。即勒姐也。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忿恭薦竇固奪其權。〔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恭又薦臨邑劉復素好邊事。明略卓異。反以微過歸國。宜令以功自效。復將烏桓兵。所向必克。由是忤於防也。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恭坐將兵不憂事。肆心縱欲。飛鷹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懟。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於家。〔集解〕王補曰。鮑昱訟恭節過蘇武。不為虛美。歸拜都尉。賞不償勞。已失旌功厲節之義。復因薦固忤防。下獄免官。何以勸善邪。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溥音普。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

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護園陵。（集解）劉攽曰，案注文言扶風郡，不成文理，當云扶風都尉，誤一字、少一字，檢百官志，是時置此兩官也。元初二年，擊畔羌於丁奚城。（集解）沈欽韓曰，明志，豐州千戶所南有故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曄並爲郎。曄字季遇。順帝初，爲烏桓校尉。遇、或作過。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曄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蘇武，武帝時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於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二者不可俱，捨生而取義也。昔曹子抗質於柯盟，曹子，魯大夫曹劌也。一曰曹沫。史記曰，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還魯之侵地而與之盟。相如申威於河表，相如解見寇恂傳也。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高爵，（集解）先謙曰，疏、猶輕也。言如蘇耿之忠，當不惜封以高爵。

宥十世。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也。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塡牢戶。追誦龍蛇之章。目爲歎息。史記曰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縣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畤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閒趙殿。釃酒齊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凶狄。謂狄國議立日逐王爲南單于。由是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也。秉洽胡情。變單虜迹。(集解)先謙曰。單同殫。窮盡也。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後漢書集解卷十九校補

耿弇傳。弇少好學習父業。注。袁崧書曰。官本崧作山松。是。

會薊中亂。注。續漢書曰。官本書作志。

諸將擅命於畿內。集解。王會汾曰。至畿內當作畿外。案。漢以三輔爲畿內。長安爲都內。此云畿內。似即指諸將之橫暴三輔者。若畿外。則太泛矣。且當時奉更始詔命征伐外出者。本得承制封拜。可無擅命之嫌。光武即是也。如言擅命畿外。先無以處光武。立辭之體。亦不應爾。此弇所以專就都內畿內言也。王說蓋非。

聖公不能辦也。注。辦猶成也。案。說文無辦字。皆當作辧。說文。辧、治也。不能治。即謂不能平此賊。蜀志費禕傳。必能辦賊。義亦同。注訓成。非。左震曰。前書項籍傳。使公主某事。不能辦。此文正用此語。

光武乘勝戰愼水上。集解。愼。本紀作順。案。愼當作順。說詳光武紀。

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集解。先謙曰。容城、今保定府容城縣治。廣陽在今順天府良鄉縣西北。案。安次已詳光武紀。

穰人杜弘　案弘字不見六書柳河東集襄陽丞趙君墓誌云曾祖曰弘安字彙補弘都歎切音旦蓋直誤認爲說文弜字弜卽彈之重文从丸不从几掜而同之其謬甚矣觀杜弘名傳凡兩見後文耿援之孫亦名弘又張步三弟其一復作弘一傳中途有四弘字而他處不槪見也觀步弟弘官本作弘據步本傳原是弘字乃悟弘卽弘之俗體唐世相沿有此字故柳集亦然也

封牟平侯集解王鳴盛曰牟平上脫舒爲二字通鑑因其誤案王說是又袁紀建武四年封況爲隃麋侯舒爲牟平侯以賞取軍都之功實同在一年范著封牟平侯於況奉朝請之後乃補敍也且上言況奉朝請卽以列侯奉朝請也是況隃麋之封早定矣後文敍況卒少子襲爵仍書隃麋侯霸而舒則直書牟平侯舒其文亦皆甚明乃宋熊方補表猶書況爲牟平烈侯誤也

遣弇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西原集解先謙曰官本西作平是據錢大昭辨疑閩本亦作平

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上軍字官本誤作車

費敢悉衆亡歸張步亡原誤忘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居二城之閒集解惠棟曰至案臨淄卽劇也先謙曰臨淄非劇觀下文自明惠注誤侯康曰劇屬北海臨淄屬齊非一地卽字當屬與字之誤否則衍字今案臨淄卽在劇縣之西實也字爲西字之譌耳侯說仍非

曰尤來大彤十餘萬衆。集解。王鳴盛曰。尤來大槍。至官本作槍。下同。案光武紀。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歷、大搶、尤來、上江、清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又赤眉別帥與大彤、青犢。十餘萬衆。在射犬。光武進擊。大破之。又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又東觀記。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是大彤卽是大彤。而大槍原別爲一部。尤來渠帥。與大彤渠帥。本屬一家。東觀記亦連文舉之。則或與大槍合。或又與大彤合。殆不足異。堅鐔傳載鐔別擊破大槍於盧奴。蓋是時大槍已不與他賊合矣。官本之改作大槍。當係承監本之失。未見其允。王氏謂大彤見劉植傳。亦誤。乃見耿純傳。

羣臣大會。弟謂弇曰。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作帝。是。錢大昭曰。弟是帝字之譌。南監本不誤。案官本作帝。卽依監本轉刊。是本作弟。乃第字。於義亦通。

顯卒。子援嗣。尙帝妹長社公主。爲河陽太守。注。援字伯緒。官至河東太守也。錢大昭曰。河陽當從注作河東。

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爲孝德皇后。集解。錢大昕曰。至此傳以孝德皇后爲孝王之母。誤矣。案尊孝王爲句。母爲孝德皇后。別爲句也。錢讀蓋誤。

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案羽林左監。僅比六百石。而爲宿衞要官。寶故得藉以交通宮禁。洊歷九卿。而致位大將軍。非由羽林左監卽爲大將軍也。

寶弟子承、襲公主爵。錢大昭曰。寶旣襲父爵。則襲母隆慮公主爵者。必是寶弟矣。傳云寶弟子。疑衍子字。案此或承父已前卒也。

弇決策河北。集解。劉攽曰。至明少一耿字。錢大昭曰。閩本弇上有耿字。今案閩本於劉氏所刊正之處。往往闇合。明係卽據劉說改補。不盡可憑也。

訪目邊事。多簡帝心。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載秉議云。孝武時。始事匈奴。援引弓之類。今案袁紀。匈奴二字原重。幷左衽之屬。屬原作類。虜遂失其肥饒蓄兵之地。蓄原作畜。今之單于。原作今有南單于。得伊吾車師。通烏孫諸國。原作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伊吾亦有匈奴呼衍一部。呼衍上原有南字。破此。復爲折其左角。原作左臂。五單于爭。未必不以五將之出故也。原作五單于爭來。必不以五將出之故也。凡箸述家引近儒說。或從刪節。若引古書。則不容輕改原文。此或所據袁紀本有異耳。

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至封秉美陽侯。集解。洪亮吉曰。至知秉定封在永元二年。案水經渭水注。渭水東北流。與彰川合。水出西南溪下。東北至彰縣南。永元年等。和帝封耿秉爲侯國。又雍水南逕美陽縣西。章和二年。更封彰侯耿秉爲侯國。此章和二字。朱趙本同作永元。官本校語以爲誤。非也。秉封彰侯。既在和帝永元初。自不應更封美陽侯。反在章帝章和世。章帝本以章和二年正月崩。竇憲卽於是年因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得罪。自求擊匈奴贖死。秉以征西將軍爲憲副。其拜官必尙在章和二年。（南匈奴傳作永元元年。係就擊破北虜之年蓋言之。）次年乃爲和帝永元元年。大破匈奴。勒石燕然。憲封武陽侯。秉與同功。故亦封彰侯。此本經注可證者也。（袁紀謂永元元年憲封武陽侯。秉卽封美陽侯。亦誤。）永元二年。憲改封冠軍侯。秉亦改封美陽侯。洪說是矣。水經注之誤。爲章和二年者。卽緣本傳蒙上章和二年爲文。偶未細繹耳。

目夔爲大將軍左校尉。錢大昭曰、南匈奴傳作右校尉。

獲穹廬車重千餘兩。案車重並見皇甫嵩傳、卽輜重也。古止曰重、左傳楚重至於邲、是已。

乃目恭爲戊己校尉。集解何焯曰、己字衍。錢大昭曰、閩本不誤。今案恭與關寵皆應作爲戊己校尉、非此衍己字。乃下脫戊字、說已見光武紀校補、閩本無己字、乃據刊誤說刪之耳。

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注。嫁與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注賜乘輿服御、原誤賜爲刺、據前書正、官本不誤。

斬首三千八百級。至唯餘十三人。原三皆譌爲王、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目爲二漢當疏高爵。集解。先謙曰、疏猶輕也。案史記黥布傳、疏爵而貴之、注引漢書音義、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前書英布傳張晏說同、此訓猶輕也、及後單同殫兩條、查底本皆非師說。

後漢書二十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銚期王霸祭遵傳第十　祭遵從弟肜

銚期。〔集解〕惠棟曰、銚音兆、又徒弔切。孫愐云、高誘注、銚讀曰葦苕之苕。字次況、潁川郟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為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漢官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賊曹主盜賊之事。從徇薊。〔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從平河北。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諠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趩。周禮、隸僕掌蹕宮中之事。鄭衆曰、止行清道也。若今警蹕。說文、趩與蹕同。〔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沈欽韓曰、明統志、洗馬溝在順天府城西南四十里。日下舊聞、洗馬溝即銚期奮戟處。衆皆披靡。披、普彼反。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為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為能、獨拜偏將軍、援兵二千人。〔集解〕先謙曰、官本援作授、是。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

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眞定宋子。攻拔樂陽、稾、肥纍。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恆州稾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纍。故肥子國也。漢以爲縣。故城在今稾城縣西南。並屬眞定國。纍音力追反。（集解）錢大昕曰。注常山郡下脫稾字。班志本作稾城。此云稾者。省文也。郡國志無此三縣。蓋建武中倂省。先謙曰。樂陽注見鄧禹傳。稾、肥纍。皆在今藁城縣西南。並屬正定府。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兒音五奚反。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攝、猶正也。（集解）劉攽曰。按幘爲馬扇汗。期被創中額。則是幘字。先謙曰。東觀記正作幘。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爲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蹕邪。唯天子得稱警蹕。時銅馬數十萬衆入淸陽、博平。博平、縣名。屬東郡。在今博州縣也。（集解）沈欽韓曰。在今東昌府博平縣西北三十里。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靑犢、赤眉于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力、苦戰也。遂破走之。光武卽位。封安成侯。安城、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安城作安成。是注見宗室傳。食邑五千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繁陽、縣名。故城在今

相州內黃縣東北、內黃故城在西北（集解）先謙曰二縣俱今彰德府內黃縣地。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京或作原。謀欲相率反鄴城；帝以期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淸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音翻。（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反音翻注在迎檀鄉下。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必以在城中爲吏不如爲賊之樂。即任將母往就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爲太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爲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前書。武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曰期門。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集解）王補曰。世祖在洛陽。常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即時還車。見蜀志譙周傳。十

年卒。東觀記曰。期疾病。使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集解）先謙曰。期薦馮勤。見勤傳。帝親臨綫斂。贈以衞尉。安成侯印綬。謚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爲建平侯。建平。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亳州鄼縣西北。一名馬頭城。（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平輿。屬汝南也。後徙封丹葛陵侯。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銅陽縣也。（集解）沈欽韓曰。今汝寧府新蔡縣西北五十里。以近葛陂而名。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東觀記曰。祖父爲詔獄丞。父爲郡決曹掾。漢官儀。決曹主罪法事。霸亦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集解）先謙曰。言心與霸同。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集解）劉攽曰。按功曹有史耳。不當有令字。惠棟曰。霸爲光武屬。歷功曹令史之職也。東觀記亦同。劉以爲不當有令字。非。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

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曰。歋歋手相笑也。歋音弋支反。瘉音踰。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集解）孫星衍曰。說文作歋瘉。並無歋字。云人相笑相歋瘉。亦不云手相笑。瘉既不成偏旁。且字從欠。許氏又必無訓爲手相笑之理。賢之誤明矣。先謙曰。官本注歋作歋。霸慚懅而退。懅、亦慙也。音遽。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虖沱河。候吏還白。（集解）惠棟曰。候吏、東觀記作導吏。下同。河水流澌。澌音斯。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霸欲如實還報。恐驚官屬。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尚可爲阻。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監護度也。（集解）先謙曰。注無義。疑奪文。未畢數騎而冰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比至河。流澌冰合可履。馬欲僵。各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今文尚書曰。武王度盟津。白魚躍入王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集解）先謙曰。東觀記。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遇冰變。權詞以安吏士。是天瑞也。爲善不賞。無以勸後。即日以霸爲軍正。爵關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

目斂之傷者躬親目養之。〔集解〕劉攽曰。按文脫衣可言以斂之。躬親不宜復有以字。光武卽位。目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而目宮、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富波、縣名。屬汝南郡。在今豫州。〔集解〕沈欽韓曰。在今潁州府阜陽縣南。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集解〕周壽昌曰。馬武恃霸之援。霸軍亦恃武之助。故云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集解〕惠棟曰。孫愐云。路姓本自帝摯之後。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

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猶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集解〕通鑑胡注.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霸蓋用其言.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為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拘、猶限也.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為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與平城下.〔集解〕先謙曰.官本與作於是平城注見光武紀.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時.不剋.崞及繁畤.皆縣名.屬鴈門郡.並

今代州縣也有崞山焉崞音郭〔集解〕先謙曰二縣皆在今大同府渾源州西十三年增邑戶更封向侯向縣名屬沛郡左傳曰莒人入向案今密州莒縣南又有向城〔集解〕沈欽韓曰今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八里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嬀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軍都縣南又東過薊縣北漯通以運漕也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淮陵縣屬臨淮郡〔集解〕先謙曰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軑侯軑縣名屬夏郡軑音大〔集解〕惠棟曰案皇后注音伏孟康音汏先謙曰在今黃州府蘄水縣西四十里符卒子度嗣度尙顯宗女浚義長公主〔集解〕先謙曰官本義作儀是爲黃門郎度卒子歆嗣

祭遵字弟孫祭音側界反〔集解〕通鑑胡注姓譜云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爲氏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

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集解〕通鑑胡注。從軍者非一處人。故於軍中立市。使相貿易。置令以治之。惠棟曰。軍與民市價不盡一。設立市令。以防強奪。非於軍中立市也。東觀記。光武皇帝雖發師旁縣。人馬席薦芻秣。皆有成賈。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此其證也。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貰、猶赦也。以爲刺姦將軍。〔集解〕通鑑胡注。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光武因以爲將軍號。惠棟曰。續志將軍屬有外刺刺姦。主罪法。謂諸將曰。當備祭遵。〔集解〕周壽昌曰。說文備。猶愼也。大戴記小辨篇。事戒不虞曰知備。鄧禪傳無掩人不備。猶防也。言愼防之也。亦作避。鮑永傳。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是也。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爲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王梁時爲中郎將。臧宮等入箕關。箕關解在鄧禹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天中關。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記曰。柏華聚也。〔集解〕沈欽韓曰。紀要柏谷在陝州靈寶縣西南朱陽鎭。有柏谷亭。柏華。蓋柏谷之誤。弩中遵口。洞出流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舉褎掩口。血流褎中。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新城、縣名。屬河南郡。今伊闕縣也。〔集解〕惠棟曰。續志新城有鄤聚。今名蠻中。說文作蠻中也。屯結險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

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春秋傳曰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服虔云、梁霍、周南鄙也霍陽山水東北流逕霍陽聚東世謂之華浮城非也在河南梁縣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讖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杜衍、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西南（集解）惠棟曰終一作衆古字通水經注云上自宛遣遵擊衆破之進兵涅陽也沈欽韓曰杜衍今南陽府西南二十三里注河南當作南陽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厷執豐降說文曰厷、臂上也厷音古弘字（集解）惠士奇曰厷古肱字肱誤爲宏先謙曰官本注字作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集解）王補曰劉楊造癭楊之讖以惑衆張豐寶肘石之璽以自迷與夫張滿之讖文誤我公孫述之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范史皆詳著之以戒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者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

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向等。（集解）惠棟曰。王士正云。劉植傳。歆、植之從兄□字細君。與植弟喜皆繼植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向、植之子。嗣植爲昌城侯。徙封東武陽侯。歆乃向之從伯父也。從天水伐公孫述。續漢書曰。上幸廣陽城門。設祖道閱過諸將。以遵新破漁陽。令最在前。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解故、謂解脫事故。以爲辭說。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倍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集解）惠棟曰。時遵道病還。遣護軍王忠。右部將軍朱寵。隨中郎將來歙。伐樹開道至略陽。襲隗囂。見東觀記。沈欽韓曰。漢時隴關亦有新故二關。唐後則以大震關爲故關。安戎關爲新關。俱在隴州西。新關去故關三十里。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黃門、署名。前書曰。是時。名倡皆集黃門。武樂。執干戚以舞也。良、猶深也。或作久。（集解）沈

欽韓曰、黃門、卽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武樂卽短簫鐃歌軍樂也。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東觀記曰、時遵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距難、衆兵卽卻、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緣或作綵。〔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綵。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上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遂哭而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東觀記曰、上還幸城門、閱過喪車、瞻望涕泣。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光喪、使太中大夫任宣、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東觀記曰、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爲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集解〕惠棟曰、前書樊酈傳贊曰、勤功帝籍、慶流子孫。又功臣表云、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師古云、籍謂名錄、高紀所云通侯籍也。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前書曰、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世世

與先人等。丹書鐵券。傳於無窮。前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目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百者。謂以百數之。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目至德受命。先明漢道。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作光明。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目加生。厚亡有目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卓。高也。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可謂盡禮也。故臣下竭力盡死以報其上。集解惠棟曰。荀子大略篇。君于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于士一問一臨。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即隴坻上。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衝、兵衝也。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唯遵獨留不卻。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言不侵擾。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集解周壽昌曰。奇衣、即禮記所謂異服也。左傳尨奇無常。杜注。雜色奇怪非常之服。同產兄午。目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

受。自目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目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論語。孔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娛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雅歌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爲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爲優劣也。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集解）周壽昌曰。續志有五經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無大夫。或奏而未行也。一稱學官祭酒。見劉寬傳。又蘇竟傳云爲博士講書祭酒。注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講書祭酒。雖在軍旅。不忘俎豆。（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不忘王室。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目殊尊卑。謚目明善惡。臣愚目爲宜因遵薨。論敘衆功。詳案謚法。目禮成之。謚法、周書之篇。周公制焉。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集解）王補曰。范升此疏。後世請謚請䘏之權輿也。帝乃下升章。目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目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甲士也。東觀記曰。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陳送葬。（集解）沈欽韓曰。續志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中黃門倘衣奉衣登容。則容車載死者衣冠。所謂魂車也。謚曰成侯。（集解）沈欽韓曰。袁紀作威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集解）周壽昌曰。謂帝臨存而召見之也。前書嚴助傳。使重臣臨存。本書馬援傳。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曹操短歌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其後會朝。帝每

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東觀記曰．上數嗟歎．衞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也． 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尙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爲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賁令．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集解〕沈欽韓曰．今沂州府蘭山縣西南百二十里． 時天下郡國尙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淸．璽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朝廷以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及遣諸將分屯障塞．〔集解〕先謙曰．官本及作又． 帝以彤爲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遠斥候．許愼淮南子注．斥、廣、候、視也． 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集解〕惠棟曰．崔寔政論云．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未久．官兵勁利．有祭太僕之弩．至今擅名天下．史記伍

子胥傳。伍胥貫弓司馬貞云劉氏音貫爲彎。又音古患反。貫謂滿張弓。一云。貫謂上弦也。儀禮鄉射禮云不貫不釋注云貫猶中也古文貫作關是貫與關通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闚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卒、終也。三虜、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集解〕通鑑胡注。偏氏、高辛後。急就章有偏呂何。先謙曰。以鮮卑偏氏爲高辛後。或未必然。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卽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爲邊害。〔集解〕惠棟曰。烏桓傳。赤山在

遼東西北數十里。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集解〕劉攽曰：按文功當作切。彤乃率勵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集解〕惠棟曰：王沈魏書云，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帥種人叛鮮卑，還爲寇害，彤募殺志賁，遂破其衆。持首詣彤，塞外震讋。音之涉反。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彤素淸有道，而衣無副儲。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淸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邪。十六年，使彤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涿邪王山。王幼學云：涿邪山，匈奴中山，在漠北。案北史，魏太武帝伐柔然，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即此。邪音以奢反，史記作涂，古字通。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

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慙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若、汝也。省、為文簿而上之。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歎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集解〕先謙曰。東觀記。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略吏人。祭參坐沮敗。下獄誅。彤子孫多為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條侯、周亞夫也。為將軍。軍於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此真將軍也。穰苴、齊人田穰苴也。齊景公使為將軍。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至。賈後至。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士皆振慄。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獷、古猛反。又音久永反。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徼人、謂徼外人。偏何等也。符、驗也。為偏何請還自效。以驗內屬之信。數級、謂偏何斬匈奴送首級受賞賜。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

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三十年爲一世言承化久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憤眚過也左傳曰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音所景反

惜哉畏法之敝也畏法猶嚴法也

贊曰期啓燕門霸冰虖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遼左邊庭懷和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校補

銚期傳．攻拔樂陽、稾肥纍．注今恆州稾城縣也．案注與后紀注同．據新舊唐志．凡眞定、稾城、石邑、行唐、井陘、靈壽諸縣．章懷指爲恆州縣者．皆屬鎭州．考鎭州原爲恆州．元宗天寶元年始改爲常山郡．肅宗乾元元年．復爲恆州．元和十五年．憲宗崩．避穆宗諱．乃改鎭州．章懷時固尙爲恆州也．

封安成侯．注安城縣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城作成．是．案前志安成．卽續志之安城．也．章懷成作城．亦非字有誤．

王霸傳．未畢數騎而冰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比至．河流澌．冰合可履．案聚珍本東觀記作比至．冰合可渡．無河流澌三字．惠引乃承輯本之誤．

徙封軑侯．注軑縣名．屬江夏郡．軑音大．軑、官本文注均譌軑．从犬．音大之大．讀若汱．官本亦譌犬．集解惠棟曰．案皇后紀注．軑音伏．案伏卽汱之譌．已詳后紀校補．惠所據本亦从犬作軑．是與官本同誤也．

度尙顯宗女浚義長公主．集解先謙曰．官本義作儀．是．謹案汲古本后紀．亦作浚儀．故書儀義本通作．汲古本儀多作義．於目錄禮儀志之儀．已然．當由古本相承．不敢輕改．非皆誤字也．

祭遵傳。當死無所恨。官本無所字。

武威將軍劉向等。集解。惠棟曰。王士正云。至乃向之從伯父也。案向亦當從光武紀作尙。惠氏補注本。官本。皆作尙。二錢洪沈侯周張各家皆無說。則其所據本亦必皆作尙。可知也。惟王本同作向。故謂即劉植子。其誤已詳吳漢傳校補。

而蜀警倍增。固不如遂進。倍官本作備。連固字爲句亦通。

身衣韋袴布被。袴。官本作袴。同。布被、猶言布衣。鹽鐵論救匱篇。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俗以爲姦被。非。

尊美屏惡。注。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案官本無注。

身無奇衣。集解。周壽昌曰。奇衣、即禮記所謂異服也。左傳。寵奇無常。杜注。雜色奇怪非常之服。案荀子非相篇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楊注。奇衣、珍異之衣。范升疏。殆即本此。若雜色奇怪非常之服。本在所禁。無者多矣。周說非。

又建爲孔子立後。錢大昭曰。建疑當作遵。案遵不能擅爲孔子立後。其說非也。前書鄒陽傳。爰盎等皆建以爲不可。顏注。建謂立議。又東平思王宇傳。建欲使我輔佐天子。顏注。建謂立其議。是建即建議。史家相承有此文法

從弟彤。案彤。通鑑或作肜。本書南匈奴鮮卑傳。亦或作肜。

卽擊匈奴左伊秩訾部。秩、原本作袟。官本作袂。均誤。據前書匈奴傳正。又本書鮮卑傳作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毛詩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育與爲韻。則知與秩亦同聲相通也。

大僕吾之禦侮也。注。尚書大傳。傳、官本誤傅。

邊庭懷和。官本庭作廷。

後漢書二十一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任光 子隗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光好黃老言，爲人純厚。爲鄉里所愛。初爲鄉嗇夫、郡縣吏。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爲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爲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修、信都令也。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掾掌署諸曹事。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東觀記：扶柳縣廷掾。詣府白光，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狽不知所向。〔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世祖與銚期出薊，至廣陽，欲南行也。傳聞信都獨爲漢拒邯鄲，即

馳赴之。〔集解〕王補曰、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見帝紀。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獨守無援、故恐之。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修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埶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刁子都兵中、〔集解〕先謙曰、考異云、范書作力子都、劉攽云、力當作刁、音彫、今通鑑猶作力、而此書反改作刁、失其舊矣、王莽傳亦作力、孫愐云、力姓、黃帝佐力牧之後。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爲左大將軍、〔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左將軍、無大字。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集解〕王補曰、邯鄲遽破、任光、邳彤二人之功也。迺遣光歸郡。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盧、縣名、屬太山郡、今濟州縣。〔集解〕

沈欽韓曰．明統志．今濟南府長淸縣西南二十里．故號其兵爲城頭子路．會自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衆至二十餘萬．更始立．會遣使降．拜會東萊郡太守．今萊州．〔集解〕劉攽曰．按他處復字郡名．皆不言郡太守．明此衍．先謙曰．今萊州府．詡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會爲其將所殺．衆推詡爲主．更始封詡助國侯．令罷兵歸本郡．刁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兗界．衆有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爲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今兗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鄉．〔集解〕沈欽韓曰．檀城在兗州府城北．亦曰檀鄉．因號爲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起茌平．茌平．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茌音仕疑反．〔集解〕先謙曰．今東昌府茌平縣治．遂渡河入魏郡淸河．與五校合衆十餘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阿陵、縣名．屬涿郡也．〔集解〕沈欽韓曰．今河間府任丘縣東北．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爲南陽太守．〔集解〕惠棟曰．況事見朱暉傳．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淸靜寡欲．所作奉秩．常以賑卹宗族．收養孤寡．〔集解〕先謙曰．官本牧作收．是．顯宗聞之．擢奉朝請．

〔集解〕沈欽韓曰。魏晉後貴胄起家拜奉朝請者始於此。遷羽林左監。續漢志曰。羽林有左右監一人。各六百石。主左右羽林騎。虎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目為將作大匠。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也。景帝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將作大匠自建武目來常謁者兼之。至隗迺置眞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為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目沈正見重於世。〔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隗元默守眞。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持重、謂守正也。執議不移、回邪也。隱、避也。語在袁安傳。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為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西陽、縣名。屬山陽郡也。〔集解〕沈欽韓曰。續志山陽郡西陽已省。此當為江夏之西陽。今黃州府黃岡縣東。屯卒。子勝嗣。東觀漢記曰。勝字作臚。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北鄉、縣名。屬齊郡。〔集解〕先謙曰。今青州府地。

李忠、字仲都。〔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字仲卿。東萊黃人也。黃、今萊州縣也。故城在縣東南。〔集解〕先謙曰。今登州府黃縣治。父為高密都尉。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志高

密侯。百官志。皇子封每國傅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高密非郡。爲都字者誤。〔集解〕劉攽曰。注高密侯按文侯當作國。高密實王國。不當作侯也。忠元始中。以父任爲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爲新博屬長。王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郡尉曰屬長也。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無大字。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東觀志曰。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澣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支小單衣襪而上之。〔集解〕沈欽韓曰。解支當作觧支。廣雅。觧支。絹也。小單衣蓋汗衫。先謙曰。官本注志作記。是。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苦陘。縣名。屬中山國。章帝改曰漢昌。自此已後。隨代改之。今定州唐昌縣是也。〔集解〕先謙曰。今正定府無極縣東北。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集解〕王補曰。更始既入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此與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何以異。蓋世祖欲以察諸將之廉貪。其特賜李忠。所以愧厲諸將也。事有跡似而情殊者。此類是也。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馬色黑而青曰驪。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集解〕先謙曰。廣事見鄧禹傳。而後事無聞。豈死於此役邪。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

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迺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迺還。復爲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中水縣屬涿郡。前書音義曰。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今河間府獻縣西北三十里。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義。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校、亦學也。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悌之行立。鄭玄注曰。春秋以禮會民於州序也。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著音直略反。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東觀記曰。

病涇瘁免。徵詣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東觀記曰。永平二年。坐純母禮殺威弟季。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萬修、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爲信都尉。〔集解〕王鳴盛曰。事見前光忠傳。尉當作令。先謙曰。官本作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爲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集解〕先謙曰。討董訢、鄧奉等。未剋而病。卒於軍。子普嗣。徙封泫氏侯。泫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泫谷水。故以爲名。今澤州高平縣也。泫音胡涓反。〔集解〕沈欽韓曰。紀要。今澤州高平縣東十里。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扶柳、縣名。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集解〕先謙曰。今冀州西南六十里。親卒。無子。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修曾孫豐爲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延熹二年。桓帝紹封修玄孫恭爲門德亭侯。

邳彤。〔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奚仲爲夏車正。自薛封于邳。其後以爲氏。邳、符悲切。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爲遼西太守。彤初爲王莽和成卒正。東觀漢記曰。王

㳽分鉅鹿爲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爲卒正也〔集解〕惠棟曰本紀作和戎胡三省王應麟本皆作戎惟水經注作和城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爲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自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彤與上會信都南安城鄉上大悅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集解〕先謙曰其字當衍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埶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集解〕通鑑胡注二郡信都、和成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集解〕惠棟曰釋一作失先謙曰作失非也下有空失云云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集解〕通鑑胡注墮讀曰隳先謙曰案袁宏紀作隳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

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集解〕萬承蒼曰。王郎方據邯鄲。其民安得送光武還長安。邯鄲城三字必傳寫之訛。考異作邯鄲勢成。下文城主作成主。亦於事理不切。邯鄲城民、當作二郡之民。謂和成、信都二郡也。蓋承上文奮二郡之兵而言。王補曰。蜀志譙周傳引此文與范史無一字之異。故漢春秋袁紀、及淮陽王紀。俱有改易。於義未安。竊意邯鄲城、城字當從通鑑作成。三字句絕。謂光武西則邯鄲成也。民字屬下句讀。城主仍從范史作城。謂信都、和成也。民亦自主二郡言。不待訓釋如此。則范史非有誤也。先謙曰。王說是。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靈壽縣名。故城在今恆州靈壽縣西北。〔集解〕先謙曰。在今正定府靈壽縣西北。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為左曹侍中。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集解〕錢大昕曰。侍中與左右曹皆為加官。而

職事各別非侍中有左右曹之分也。續志中興有左右曹。据此傳則光武中興尚有左曹有左曹亦當有右曹矣。常從征伐。六年。就國。肜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集解〕先謙曰今武定府樂陵縣西南。十九年。湯卒。子某嗣。史闕名也。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紹封肜孫音為平亭侯。音卒。子柴嗣。初。張萬、尹綏與肜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重平。縣名。屬渤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賢案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壹者。誤也。〔集解〕錢大昕曰此注據前志。郡國志無此二縣。蓋建武後併省。王懋竑云平臺前志屬濟南。注屬常山。誤。予謂濟南止有臺縣。無平臺縣。漢書刊本誤以鄒平之平連下臺字。後人因讀為平臺耳。沈欽韓曰。重平今河間府吳橋縣南。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迺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肜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論語、魯定公謂孔子之言也。斯近之矣。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集解〕洪亮吉曰。昌城屬信都。郡國志。屬安平。俱非鉅鹿。史誤。洪頤煊曰。邳肜傳李注。東觀記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昌成之改屬鉅鹿。當在此時。王郎起。植與

弟喜、從兄歆。東觀記曰喜作嘉字共仲歆字細君也〔集解〕洪頤煊曰岑彭傳偏將軍劉嘉傳與彭幷力討鄧奉嘉卽喜也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迺開門迎。〔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世祖下堂陽植率宗親子弟據邑以奉世祖世祖以植爲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爲列侯時眞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留眞定納郭后后卽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迺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漆里、園卽郭氏所居之里名也〔集解〕劉攽曰案文無故忽有園字蓋本是里字揚擊筑爲歡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爲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爲驍騎將軍封觀津侯。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蓨縣西北〔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今河間府景州西北連冀州武邑縣界東觀記建武九年封喜卒復以歆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浮陽、縣名屬渤海郡在浮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今滄州東南四十里故城卽漢浮陽縣喜、歆從征伐皆傳國於後向徙封東武陽侯。東武陽縣屬東郡在武水之陽故城在今魏州華陽縣南〔集解〕沈欽韓曰注華陽誤隋志莘縣後周置武陽郡莘與華相似又衍陽字明統志武陽城在東昌府莘縣東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西卒、子沭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爲王莽濟平尹。莽改定陶國曰濟平也。〔集解〕洪亮吉曰。章懷蓋本班史地理志原注。然考定陶國之設。在宣帝甘露二年。國立一年。省元帝永光八年。復徙山陽王定陶。至哀帝建平二年。徙定陶王爲信都王。而定陶國遂廢。距王莽建國元年。此十年中。必更復爲濟陰郡。莽蓋由濟陰改濟平。非由定陶改也。使十年中定陶尙空作國。則前史地理志又應列入城陽高密諸國中。不應作濟陰郡矣。地理志蓋從其後而書。而列此八字爲注。則誤。此則又從班志而誤也。（劉永傳攻下濟陰、山陽等郡。此傳及馬武傳擊劉永于濟陰。又奪濟陰作郡。而中山作國。蓋由中山王入即帝位後。太皇太后封東平思王孫桃鄉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至王莽時絕。故地理志尙列作國耳。觀此則定陶後之復爲濟陰郡可知。）純學於長安。因除爲納言士。王莽法古。置納言之官。即尙書也。每官皆置士。故曰納言士也。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爲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衆。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迺得見。說軼曰。大王目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遭、遇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拔、猶率也。拔音步末反。期音朞。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前書。陳嬰母謂嬰曰。暴得富貴者、不祥也。故云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目成功者乎。公羊傳曰。力沛然若有餘。何休注曰。沛有餘。優饒貌。軼奇之。且目其鉅鹿大姓。迺承制拜爲騎都尉。授目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

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東觀記曰。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馳歸宋子。與從兄訢、宿、植俱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集解〕先謙曰。注末所之二字蓋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續漢書曰。皆衣縑襜褕絳衣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絳巾。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左傳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恐死。故載以從軍。育、縣名。故城在冀州。〔集解〕沈欽韓曰。前志鉅鹿郡有貰縣。一統志。今保定府東鹿縣西南。此育字誤。据通鑑則沿訛已久。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酈元注水經曰。郎水北有耿鄉。光武封耿純為侯國。俗謂之宜安城。其故城在今恆州藁城縣西南也。〔集解〕沈欽韓曰。藁城縣志。故耿鄉故縣西一里。注郎上脫成字。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

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純引之。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老弱充行。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至鄗。世祖止傳舍。鄗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

惲。純先覺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矢下如雨也。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傅三矢。使銜枚閒行。傅著也。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迺㠯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蒲吾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恆州靈壽縣南。〔集解〕沈欽韓曰。今正定府平山縣東南。悉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即位。封純高陽侯。〔集解〕先謙曰。在今保定府高陽縣東。擊劉永於濟陰。下定陶。初。純從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迺還詣懷宮。懷、河內縣名。有離宮焉。〔集解〕先謙曰。在今懷慶府武陟縣西南。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㠯前將軍從。時眞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爲主。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揚病癭。欲㠯惑衆。與綿曼賊交通。綿曼、縣名。屬眞定國。故城在今恆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

也〔集解〕錢大昕曰.古音文如岷.與曼擊相近.先謙曰.今正定府獲鹿縣北.

建武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勞慰王侯.密敕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眞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目純眞定宗室之出.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也.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紺.〔集解〕先謙曰.林當從帝紀作臨.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目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迺閉閤.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眞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並封其子.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迺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荊.荊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

皆平之居東郡四歲。〔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引續漢書云、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時發干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集解〕先謙曰、據紀帝幸湖陵征董憲、事在建武五年。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爲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爲東光侯。東光、今滄州縣也。續漢書曰、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己也、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純爲東光侯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東光注見獻紀。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郡、舊衛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謚曰成侯。子阜嗣。〔集解〕洪亮吉曰、案水經注、淮之西爲平阿縣故城、建武十三年、世祖更封耿阜爲侯國、是阜嗣爵後從東光徙平阿、後更徙莒鄉、傳略之耳。植後爲輔威將軍、封武邑侯。武邑、縣名、屬信都、今冀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冀州武邑縣治。

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集解〕錢大昕曰．寒朗傳有隧鄉侯耿建．蓋卽宿之後． 訢為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為二千石者九人．皐徙封莒鄉侯．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肅宗追思純功．紹封皐子盱為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封盱弟騰．續漢書云．封騰高亭侯也．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解、猶開也．委佗還旅、二守焉依．委音於危反．佗音移．行貌也．旅衆也．還旅．謂自薊而還也．二守．謂任光為信都太守．邳彤為和成太守也．左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言光武失軍而南還．依任邳以成功．〔集解〕顧炎武曰．委蛇之蛇．音徒河反．亦作佗．注誤讀為移． 純植義發．奉兵佐威．〔集解〕王補曰．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耿純．此六人者．幷為合傳．蓋偉其邯鄲之功也．夫光武之困薊中．較高帝之相持滎陽．其危蓋倍蓰焉．當是時．光武以昆陽之捷．為天下觀聽所繫．而內見忌於更始．其不與伯升同罹於禍者．特幸耳．羣盜若樊崇、張步、劉永、李憲、盧芳、田戎、秦豐、蘇茂十數輩．又環伺而抵其隙．王郎市井妖人耳．冒僞劉宗．僭尸大號．而趙國以北．遼東以西．望風響應．幽冀陸沈．賊氛愈熾．是又益一赤眉．其禍烈於北有文伯也．光武急起而剿滅之．此固經營大業者之定勢．然方北行至薊．王郎且以十萬戶移檄見購矣．募兵則市人舉手邪揄矣．廣陽王子嘉起兵薊中．互相搆煽．是更臥榻之旁入室之戈矣．倉卒虜沈．僅而得濟．呼吸存亡之交．危不容喘．彼耽耽者．幸其一跌．則王郎搤吭．羣盜十數輩為之掎角．非若滎陽之僅與楚敵．易於撐拄也．光武卒以信都和成二郡之衆．濟屯出險．不旬月間．兵不摧折．遂制巨寇之死命．而王業以立．世皆侈稱昆陽之役．孰知邯鄲之尤為偉

續乎。都其謀略。任邳爲最。四人者。類皆抒赤忠以抗大難。恢恢乎佐命之元功也。雖或南陽未克。病卒軍中。討賊密縣。旋卽戰沒。元從未久。竊志長終。顯宗追爲圖畫。並廁雲臺。謂夫中興巨創漢祚復隆。實有賴於斯焉。昔人顧言萬修。劉植立功無多。應以奉使捐軀之來歙。向先附義之部長。易茲圖像。不知其人。是以論世。奮一孔以逞臆私。吾見其陋而已。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一校補

任光傳。軍人見光冠服鮮明。錢大昭曰。服之華麗者謂之鮮明。前書辛慶忌傳。性好輿馬。號爲鮮明。王吉傳。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游俠傳。萃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說皆同。

狼貝。沈銘彝曰。儒林傳論作狼狽。知狼狽通用。博物典彙。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狽不立。狽無狼不行。又李密陳情表。齊書紀僧眞傳。均作狼狽。今案說文無狽字。當作犻。或作狽者。猶犻可爲狽。䟺亦可爲跡也。狼狽。謂如狼之跋前疐後。進退顚沛耳。不必據典彙之說。以狽爲獸名。說文犻固非獸也。馬融廣成頌云。顚狽頓躓。狽卽同沛。至以貝爲狽。雖出同音相假。而義不可通。疑仍狽之誤。

欲俱入城頭子路刁子都兵中。集解。先謙曰。考異云。范書作力子都。劉攽云。力當作刁。音彫。今通鑑猶作力。而此書反改作刁。失其舊矣。王莽傳亦作力。孫愐云。力姓。黃帝佐力牧之後。謹案考異所指劉攽之說。卽見王莽傳。則劉氏乃刊前書之誤。非刊范書之誤。不解考異何以誤班作范。今范書官本雖作力。並無劉氏刊誤之說也。竊謂劉氏旣以前書之作力爲非。若范書亦作力。不應不爲刊正。惟范書本作刁。故劉不爲說。其或作力者。正後人誤改耳。史記貨殖傳有刁閒。姓苑。刁姓出勃海。齊豎刁之後也。刁閒、齊人。子都亦東海人。以地準之。亦似劉說爲確。惟刁字本卽刀字。前書莽傳及貨殖傳均仍作刀。故易與力掍。齊召南謂通鑑本亦作刀子都。則作力者。又翻刻之誤矣。

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其冬卒。沈銘彝曰。于欽齊乘云。欒安城西二里有任光冢。今案光國於河閒。而卒於京師。不應冢墓又在山東。疑有誤。

擢奉朝請。案奉朝請。爲漢制列侯免官。留居京師之名。隗嗣父爵爲侯。原無職位。不得留居京師。擢之使與免官列侯等異數也。

持重處正。鯁言直議。注、持重謂守正也。執議不移。案執議不移。乃釋鯁言句義也。上應補鯁言謂三字於執議不移上。

李忠傳。父爲高密都尉。注又郡國志高密侯。至爲都字者誤。集解。劉攽曰。注高密侯、按文侯當作國。高密實王國。不當作侯也。今案高密。前漢爲王國。後漢爲侯國。注所引乃續志作侯。明不誤。特奪國字耳。劉謂不當作侯。非也。高密王國。莽篡雖嘗廢爲郡。其時都尉已改屬長。且忠父仕在元始中。故知當作中尉也。

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集解。王補曰。至此類是也。案問所得財物。嫌與更始事相類。錢大昭以爲此本用任光發奔命攻傍縣之說。不降者恣聽掠之。爲權宜集兵之計。然范史措辭究爲失愼。若如東觀記作上問諸將破賊所得物。唯忠獨無所掠。斯辭不害意矣。

嫁娶禮義。衰於中國。官本義作儀。

邳彤傳。邳彤。案蜀志譙周傳作邳肜。

今釋此而歸。集解。惠棟曰。釋一作失。先謙曰。作失非也。案古文。釋爲舍。見儀禮。則釋此猶言舍此耳。

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集解.萬承蒼曰.至民亦自主二郡言.不待訓釋.今案本傳上文.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本單指信都言.邳彤謂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亦係單指信都言.皆與和成無涉.萬氏乃謂邯鄲城民當改二郡之民.是並上文語氣亦未審矣.邯鄲、猶言王郎耳.光武如棄信都之城不守.則城與民.卽爲邯鄲城民.邯鄲便爲城主矣.城民之充兵者.顧重父母.自不肯背城主而陷其父母.是傳文本自明白易曉.邯鄲城民本對上信都之兵言.城主亦對上城民言.則如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之則.都不須改字.

更封靈壽侯.注.故城在今恆州靈壽縣西北.恆州說詳銚期傳校補.

劉植傳.封觀津侯.注.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蓨縣西北.案唐志.蓨縣屬冀州.係代宗永泰後所改.章懷時原屬德州也.

耿純傳.奮迅拔起.注.拔猶卒也.卒.官本作卒.案前書陳勝項籍傳贊.乘勢拔起隴畝之中.晉灼曰.拔音卒拔之拔.鄧展曰.疾起也.蓋卽章懷注所本.且前寇恂傳邯鄲拔起.注已云拔.卒也.則卒自係譌字.

隨車駕涕泣曰.官本.曰作云.

紹封阜子盱爲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封盱弟滕.官本.盱作盱.

委佗還旅.注.委音於危反.佗音移.官本作委佗音移.衍委字.

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第十二

後漢書二十二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祐作福避安帝諱〔集解〕劉攽曰案注引東觀記安帝諱則此人當名祜前後皆誤矣先謙曰考異云范書袁紀祜皆作祐東觀記皆作福避安帝諱祜說文祜字無解云上諱然則祜名當作示旁古古今之古不當作左右之右也案考異說至晰今刊范書仍作祐以存其眞）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復陽縣名屬南陽郡〔集解〕先謙曰復陽注見前）往來舂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爲護軍及世祖爲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爲護軍（前書曰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伯升敗祐常獨怨望世祖每短絕之祐自洛陽將之河北劉嘉謂祐曰子將何之祐曰將之長安劉素奇世祖知祐有舊謂祐曰子與劉公善胡不北乎嘉有勞苦吏欲託之劉公祐曰若是願與之俱乃給其車馬使賈復陳俊與祐俱北及世祖于柏人）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日角解在光武紀）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續漢書曰祐至南䜌爲賊所傷上親候視之）以爲偏將軍封安陽侯

世祖即位。拜爲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堵陽、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唐州方城縣。堵音者。〔集解〕先謙曰洋見光武紀。冬。與諸將擊鄧奉於淯陽。祐軍敗。爲奉所獲。〔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鄧奉。董訢兵甚精。諸將連戰不利。奉乘勝生執祐也。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隨、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隨州隨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延岑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東陽、聚名。在南陽。〔集解〕先謙曰今鄧州南之穰東鎮。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東觀記曰。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進擊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勑祐方略。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檻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集解〕王補曰。袁紀漢劾奏朱祐云。秦豐狡猾。連年固守。陛下親踰山川。遠至黎丘。開日月之信而豐悖逆。天下所聞。當伏誅滅。以謝百姓。祐不即斬截。以示四方。而廢詔令。聽受豐降。無將帥之任。大不敬。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會擊延岑餘黨陰、酇、筑陽三

縣賊悉平之。祐爲人質直。尙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行唐。今恆州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鬲。縣名。屬平原。〔集解〕先謙曰。在今濟南府德州北。）食邑七千三百戶。（東觀記曰。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敎。〔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敎作許。是。）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卽施行。（〔集解〕惠棟曰。案陶藻齊職儀。祐奏在建武初。故十三年丙辰詔曰。長沙王興。眞定王得。河閒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爲王。不應經義。改封侯也。章懷注以興等服屬旣疏。不當襲爵爲王。失之。蘇輿曰。建武十三年施行。十六年復舊。見光武紀。）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遂從其議。（〔集解〕蘇輿曰。建武二十七年。三公去大。見續志。案司空、司徒、司馬爲三公。見韓詩外傳。周官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並對小爲言。祐蓋不取古周禮說也。）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東觀記曰。上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其親厚如此。）二十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爲外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爲庶人。（和帝陰后。吳房侯陰綱女也。爲巫蠱事廢。）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沖爲鬲侯。

景丹．〔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景姓．齊景公之後．後漢有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丹以言語．爲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朔調．上谷也．副貳．屬令也．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爲上谷長史．王郎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弇．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光武聊應然之．猶今兩軍遙相戲弄也．〔集解〕顧炎武曰．謂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得必二郡之果來也．本文自明．注乃謂王郎欲發之．謬矣．王補曰．通鑑無然字．多出我亦發之句．蓋從袁紀．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東觀記曰．上在廣阿．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谷漁陽兵．上曰．爲誰來乎．對曰．爲劉公．卽請丹入．人人勞勉．恩意甚備．〔集解〕通鑑考異曰．袁紀在良牧爲吾來．宜從丹傳．惠棟曰．東觀記云．上勞勉丹．出至城外兵所．勒馬．坐鞍罽旃毾㲪上．設酒肉．先謙曰．官本注上谷上曰作言．自來二字互倒．當作聞大兵來．上自登城．於文始順．勒馬坐鞍罽旃毾㲪上．御覽作下馬．坐鞍旃毾㲪上．爲合．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爲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䜌．兒音五兮反．郎兵迎戰．漢軍退卻．續漢書曰．南䜌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也．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縱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卽位．以讖文用平狄將

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爲大司馬者。東觀記曰。載讖文曰孫咸征狄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武名官以應圖讖。袁宏紀作孫臧。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謂發漁陽兵也。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苗曾。謝躬。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前書武帝置大司馬。號大將軍驃騎將軍也。乃以吳漢爲大司馬。而拜丹爲驃騎大將軍。〔集解〕惠棟曰。續志驃騎大將軍位在公下。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集解〕先謙曰。言櫟陽殷富勝它縣。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前書武帝謂朱買臣之詞。〔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詞作語。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強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從擊破五校於羛陽。聚名也。解見光武紀。降其衆五萬人。會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瘧。見上在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耶。使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病遂加。〔集解〕沈欽韓曰。李石續博物志。瘧鬼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瘧。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上夜召丹以檄示之曰。弘農太守無任。爲

賊所害。今聞赤眉從西方來。恐蘇況舉郡以應之。弘農迫近京師。今將軍雖疾病。但臥而鎭之耳。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續漢書曰。將營兵西到弘農也。十餘日薨。子尙嗣。徙封余吾侯。余吾、縣名。屬上黨。故城在今潞州屯留縣西北。〔集解〕惠棟曰。案水經注。建武六年封。先謙曰。今潞安府屯留縣西。尙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絕。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爲監亭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集解〕洪亮吉曰。安陽屬五原。然梁傳言太守彭寵以爲狐奴令。則梁爲漁陽人無疑。但縣名誤耳。洪頤煊曰。當是要陽之譌。沈欽韓曰。一統志承德州人物、王梁要陽人。正作要陽。爲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以爲梁功。及卽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衞作玄武。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帝以野王、衞之所徙。史記曰。衞元君自濮陽徙於野王。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爲大司空。封武彊侯。〔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漳水又東逕武邑縣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逕武隧縣故城南。案武邑屬信都。武隧屬河間。獨武強無考。水經注又云。漳水又東北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彊淵。淵之西南之側、有武彊縣故治。故淵得名焉。東觀漢記云。光武拜王梁爲大司空。以爲侯國也。水經又云。大河左瀆又東北逕長樂郡武彊縣故城東。注云。長樂故信都也。晉太康五

年改從今名。案兩漢志信都無武彊縣。或係鄉亭之名。晉時始置縣耳。沈欽韓曰。今深州武彊縣南五里舊城村

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梁為中郎將。與景丹、祭遵合擊蠻中賊。破之。詔梁別守天井關。水經云。河水西合濝水。注云。水出垣縣黃㟁西山。濝溪夾山東南流。故城東濝關也。濝武遣梁北守光關天井關。即是關也。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肥城、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文音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西。〔集解〕惠棟曰。文陽縣名。屬魯郡。郡國志作汶。先謙曰。肥城注見光武紀。汶陽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前書音義曰。齧桑縣名。或曰城名。史記。張儀與齊楚會戰齧桑。〔集解〕沈欽韓曰。胡渭錐指云。沛縣西南有齧桑亭。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集解〕惠棟曰。即桃鄉也。在任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

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爲人興利。〔集解〕先謙曰。人當作民。此避唐諱未回改者。旅力既愆。迄無成功。旅、衆也。愆、過也。言衆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讟。談者讙譁。讟、謗也。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其目梁爲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阜成屬渤海。今冀州縣。〔集解〕先謙曰。今冀州西北五十里。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爲中堅將軍。〔集解〕惠棟曰。漢有中堅士。故置將軍以率之。見華嶠書及袁宏紀。光武紀云衝其中堅。馬融云戊己爲堅。中堅、猶中權也。常從征伐。世祖卽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樂鄉屬信都國。〔集解〕沈欽韓曰。紀要今深州西南三十里。北擊五校於眞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續漢書曰。降其渠帥大將軍杜猛、持節光祿大夫董敦等。三郡清靜。道路流通。〔集解〕通鑑作邊路流通。胡三省曰。自洛陽至漁陽、上谷路出三郡。三郡既平。則邊路流通矣。明年。遣使持節拜茂爲驃騎大將軍。擊沛郡。拔芒。芒、縣名也。郡國志曰。後名臨睢。屬沛國。〔集解〕先謙曰。在今歸德府永城縣東北甫城鄉。時西防復反。〔集解〕惠棟曰。注見上。迎佼彊。

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彊奔董憲.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目備胡寇.廣武、縣名.屬太原郡.〔集解〕先謙曰在今代州西十五里.九年.與雁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由於繁畤.繁畤、縣名.今代州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王霸傳.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樓煩、縣名.屬雁門郡.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崞音郭.〔集解〕先謙曰漢樓煩在今雁門關北.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鎭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幷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雁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爲尹由所略.由目爲將帥.與共守平城.〔集解〕惠棟曰.縣名.屬雁門.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涼上狀.皆封爲列侯.詔遣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郭氏之屬.〔集解〕先謙曰.官本郭作郇.鎭撫羸弱.旬月閒.雁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爲中郎.宿衞左右.涼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

爲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脩、縣名。屬信都國也。〔集解〕先謙曰一作條。見皇后紀。十五年。坐斷兵馬廩縑。斷猶割截也。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蘧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集解〕劉攽曰案王平顏忠是楚王同時謀反者。多連士大夫。故杜元坐之。傳寫之誤。遂作東平王。東平何嘗反也。減死一等。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奉爲安樂亭侯。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爲縣吏。世祖徇潁川。以成爲安集掾。調守郟令。郟、縣名。今汝州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及世祖討河北。成卽棄官步負。〔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成贏衣步擔渡河謁上。追及於滿陽。以成爲期門。從征伐。世祖卽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應劭風俗通曰。謹案禮傳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徂也。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憲。

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平舒屬代郡。〔集解〕沈欽韓曰。廣靈縣志。縣西四十里平木村。南俗呼平水城。卽舒之誤 八年。從征破隗囂。目成爲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向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郡。今鳳州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明年。大司空李通罷。目成行大司空事。〔集解〕錢大昕曰。光武紀。馬成平武都在建武十一年。其行大司空事在十二年。與傳異。 居府如眞。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四年。屯常山、中山。目備北邊。幷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縣東南。〔集解〕沈欽韓曰。隋志。勝州改榆林。領榆林、富昌、金河三縣。舊唐志。勝州初領榆林、河濱、連谷、銀城四縣。後割連谷、銀城。置麟州。通典元和志。不言富昌廢於何時。一統志。富昌在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隋勝州在左翼後旗。後漢西河郡治離石故城。今汾州府永寧縣治。注僅指富昌一縣。疏矣。 河上至安邑。前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改爲河上郡。武帝分爲左馮翊。 太原至井陘。太原。今幷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恆州縣也。 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目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爲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擊武谿蠻賊。無功。武谿水在今辰州盧谿縣西。 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全椒、

縣名。今滁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滁州全椒縣治。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時。以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爲益陽亭侯。〔集解〕惠棟曰。益陽縣之亭也。屬長沙郡。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爲騎都尉。謁歸。謁、請也。謂請假歸也。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卽追及於射犬。〔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隆單身歸王。以爲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亢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集解〕先謙曰。今濟寧州南五十里。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武當、今均州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集解〕先謙曰。官本郡作餘。是。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

由趣。〔集解〕通鑑胡注、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向也。問是書之意、其所向爲何如也。惠棟曰、晉語、司空季子云、我命筮曰、尙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韋昭云、務猶趣也。與由趣同。蓋當時之語如此。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京師有長壽街、萬歲街。街者、攜也。離也。四出之路、攜離而別。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集解〕胡三省曰、相方、求問其墾田之數以相比也。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鄕、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如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爲庶人。明年、復封爲扶樂鄕侯。〔集解〕惠棟曰、淮南國之鄕也。後爲縣、屬陳國。沈欽韓曰、寰宇記、在陳州太康縣西北四十里。以中郞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交阯郡麊泠縣有金溪穴。相傳音訛謂之禁溪。則徵側等所敗處也。其地今峯州新昌縣也。麊音麋。泠音零。獲其帥徵貳。徵側之妹。斬首千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爲長平侯。長平縣、屬汝南郡。〔集解〕先謙曰、在今陳州府西華縣東北十八里。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前書音義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樽。稷米一斗爲中樽、粟米一斗爲下樽也。以列侯

奉朝請。三十年。定封愼侯。愼、縣名。屬汝南郡也。〔集解〕先謙曰。今潁州府潁上縣四十里江口鎭。中元二年卒。諡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字子衞。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爲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東觀記曰。傅俊從上迎擊王尋等於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鬢眉塵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邪。〔集解〕惠棟曰。陸績云。憊、困劣也。以爲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潁川。收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謁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卽位。以俊爲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集解〕先謙曰。從郅惲言禁軍士橫暴。見惲傳。七年卒。諡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蕪湖、縣名。屬丹陽郡。〔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渦水注。龍亢縣。建武十三年。世祖封傅昌爲侯國。其事蓋在徙蕪湖之先。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爲關內侯。肅宗怒。貶爲關內侯。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爲高置亭侯。〔集解〕沈欽韓曰。續志。潁川陽翟有高氏侯。一統志。高氏亭在許州府禹州西南。氏置聲同而訛。

堅鐔．字子伋．東觀記．伋作皮．潁川襄城人也．爲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目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槍於盧奴．世祖卽位．拜鐔揚化將軍．封㶏強侯．㶏、強、縣名．屬汝南郡．㶏音於靳反．〔集解〕沈欽韓曰．今許州臨潁縣東．與諸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爲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上東門．洛陽故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洛陽記曰．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驎．鐔乃引兵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集解〕惠棟曰．左傳云．親受矢石．服虔云．古者以石爲箭鏑．國語．有隼于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是也．身被三創．目此能全其衆．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目鐔爲左曹．常從征伐．六年．定封合肥侯．〔集解〕先謙曰．今廬州府合肥縣北．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

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集解〕惠棟曰。西陽、縣名。屬江夏郡。武往從之。從入綠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爲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剋。既罷。獨與武登叢臺。故趙王臺也。在今潞州邯鄲城中。〔集解〕官本考證曰。注潞州當作洺州。案邯鄲縣、唐貞觀後隸洺州。屬河北道。潞州屬河東道。惠棟曰。續志趙國邯鄲有叢臺。劉劭趙都賦云。結靈閣于南宇。立叢臺于少陽。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駑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武自以新屬。甚卑恭。不敢與南陽時等。王善之。世祖以爲歡。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愼水。〔集解〕錢大昕曰。光武紀作順水。注本或作愼水者誤。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殿、鎭後也。音丁殿反。言兵敗而鎭其後也。進至

安定次小廣陽。即廣平亭也。在今幽州范陽縣西南。以有廣陽國。故謂此亭爲小廣陽也。〔集解〕陳景雲曰。安次、渤海屬縣也。以光武紀、耿弇傳證之。則定字之衍明矣。小廣陽亦以弇傳爲是。注不出一人之手。故多互誤。錢大昕曰。李注不言安定所在。知定字後人妄加。非章懷本之誤。先謙曰。注詳弇傳。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而還。平谷、縣名。屬漁陽郡。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靡音縻。世祖即位。以武爲侍中騎都尉。〔集解〕惠棟曰。案蓋延傳。武嘗爲騎都尉。而本傳不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集解〕劉攽曰。案文言武持戟奔擊。何能殺數千人。明千是十字。惠棟曰。東觀記云。武身被兜鍪鎧甲。持戟奔擊。武中矢傷。囂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鄃侯。鄃、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鄃音俞。〔集解〕先謙曰。今濟南府平原縣西南五十里。將兵北屯下曲陽。備匈奴。〔集解〕惠棟曰。續志。武與騎都尉劉納、閻興、軍下曲陽、臨平呼沱以備胡也。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爲揚虛侯。〔集解〕錢大昕曰。注不言揚虛所在。案漢書齊悼惠王子將閭封揚虛侯。沈欽韓曰。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南。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

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闊達敢言。闊達大度也。敢言、謂言果敢而無所隱也。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回、曲也。曲法以容也。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夷，還上印綬。〔集解〕王補曰，馬援病卒，武與梁松、毀惡援於上，薏苡之譏，武復與於陵侯侯昱以章言其狀，事詳袁紀通鑑及本書援傳，妒功誣善，武可知矣。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光武置黎陽營，見鄧訓傳。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亹，與羌戰。浩亹、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浩音閤。亹音門。〔集解〕沈欽韓曰，今西寧府碾伯縣東。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爲羌所敗。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集解〕惠棟曰，續志金城浩亹縣有雒都谷。馬武

破羌處、沈欽韓曰紀要。洛都谷在西寧衞東北。死者千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酈元水經注曰。邯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邯亭注于河。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在今廓州化陰縣東。〔集解〕沈欽韓曰。陰當作隆。舊唐志。後漢燒當羌之地。後魏置后城郡。廢帝因縣內化隆谷。改爲化隆縣。後因置廓州。邯川水在碾伯縣東南。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幷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卒。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爲鄝亭侯。鄝音胡巧。又力彫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巧下有反字。震卒。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集解〕惠棟曰。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風雲已具聖公傳。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易通卦驗曰。黃佐命、鄭玄注云。黃者、火之子。佐命、張良是也。已上皆華嶠之辭。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王謂周也。霸謂齊桓、晉文公。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史記曰。管仲、隰朋。修齊國之政。齊人皆悅事之。管子曰。管

仲寢疾桓公問之若不可諱政將安移之對曰隰朋可國語云文公使趙衰爲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乃使先軫佐下軍公曰趙衰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集解〕沈欽韓曰晉語趙衰下合有三讓二字 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屈起猶勃起也音其勿反 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灌嬰睢陽販繒者樊噲沛人以屠狗爲事皆從高祖 或崇以連城之賞〔集解〕惠棟曰前書贊云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 或任以阿衡之地樊噲封爲舞陽侯灌嬰爲丞相封爲潁陰侯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依倚而取平也 故埶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勢位過則君臣相疑侔等也 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蕭何爲丞相爲人請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燕王盧綰反樊噲以相國擊燕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帝大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噲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韓信封爲淮陰侯人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彭越爲梁王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遂夷宗族刑法志曰夷三族者梟其首菹其骨肉彭越韓信皆受此誅 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自高祖至于孝武凡五代也其中宰輔皆以公侯勳貴爲之 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縉赤色也紳帶也或作搢搢插也謂插笏於帶也 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世及謂父子相繼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抱關謂守門者前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侯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爲 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集解〕王補曰前書贊云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者正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今本孟子無此語 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鄧禹爲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好畤侯食邑二

縣奉朝請賈復封膠東侯凡食六縣以列侯加特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論語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若以上法繩正功臣則於其有害也〔集解〕劉攽曰注於其有害也按文少一人字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集解〕惠棟曰李善云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參任、謂兼勳賢而任之則羣臣之心各有覬望故難塞也若遵高祖並用功臣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勝否、猶可否、即就也權、謂平其輕重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賈復傳曰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也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前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偶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耳相聚謀反也見高紀〔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人下耳作故是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郭伋傳曰光武以伋爲并州牧帝引見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也帝深納其言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曰興徵爲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

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目志功臣之次云爾。〔集解〕先謙曰。官本作一行排列。故首鄧禹。次卽馬成。次吳漢。次王梁也。二十八將當以此本次第爲正。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衞尉安成侯銚期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太常靈壽侯邳彤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太傅宣德侯卓茂〔集解〕萬承蒼曰．羅點聞見錄云．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薛伯宣常州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

列。謂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馬成居首。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訛。此極有理。范蔚宗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臧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爲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爲一明矣。承蒼案小學紺珠載二十八將名次。正與薛常州所言符合。較今本後漢書所列二十八人次第。凡值奇數十四人名俱在前。凡值偶數十四人名俱在後。其末別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合爲三十二人。蓋王伯厚所見後漢書猶是未誤刻時本也。又案薛季宣字士龍。嘗知常州。此稱薛伯宣常州。亦恐有誤。王補曰。胡三省云。雲臺功臣之次。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銚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爲一列。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爲一列。其說正與薛常州合。是上下兩列。每列各以十六人爲數也。若小學紺珠則每列人止十四。外又列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於末。通鑑因認橫列爲縱次而誤。然稔知增益四人不當錯入二十八將數內。故并置純宮武隆於期植之後。而常通融茂猶尙未淆其序。若誤刊本范史、及鄭氏通志。則徑將上下兩列、先奇後偶。硬相排比。遂使常、通、融、茂亦參伍於純宮武隆之間。其誤益甚。於是范論所謂依其本篇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者。盡失其舊矣。此本蓋猶存其概焉。先謙曰。陽夏或作夏陽。非。淮陽、誤。本傳作淮陵。羣輔錄作淮陰。

贊曰。帝績思乂。庸功是存。庸、勳也。言將興帝績。則念勳功之臣也。有來羣后。捷我戎軒。捷、勝也。謂寇鄧之徒。翼佐王烈。戎車所至。皆克捷也。婉孌龍姿。儷景同飜。婉孌、猶親愛也。龍姿、謂光武也。儷、齊也。偶也。言諸將齊景飜飛而舉大功也。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二校補

朱祐傳。朱祜集解。劉攽曰。案注引東觀記安帝諱。則此人當名祜。前後皆誤矣。先謙曰。至仍作祐以存其眞。謹案范書凡祐字皆實祜字。當由范氏別有所避耳。否則以宋人述漢事。不應並安帝名亦改之也。

目祐爲護軍至復目祐爲護軍。注。前書曰。至更名護軍也。案此注原在上目祐爲護軍句下。涉下集解而誤。

遣擊新野。隨。皆平之。注。故城在今隨州隨縣也。官本句末無也字。

九年。屯南行唐。注。行唐、今恆州縣也。恆州說詳銚期傳校補。

祐初學長安。至主人得無舍我講乎。錢大昭曰。文選爲范尙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東觀記。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車駕幸祐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案選注所引。與今聚珍本東觀記。僅數字小異。

景丹傳。景丹集解。孫恤云。景姓。齊景公之後。後漢有景丹。案孟子時有景春。爲縱橫之學者。或是齊人。若屈原時之景差。則楚人。爲楚公族之後。

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集解。顧炎武曰。至蓋從袁紀。案據袁紀。作吾聊應一言。我亦發之。則章懷說非謬。

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爲大司馬。注。東觀記曰。載讖文曰。孫咸征狄也。案官本注文下有劉攽曰。按注文多一曰字。集解失載。

王梁傳。以梁守狐奴令。案狐奴縣屬漁陽。說已見前。沈銘彝云。今順義縣東北二十五里。有狐奴山。山之西南百步有漢狐奴縣故址。水經注云。水不流曰奴。

擊肥城文陽。拔之。注。文音汶。集解。惠棟曰。文陽、縣名。屬魯郡。郡國志作汶。案前志。屬魯國。續志。屬魯郡。實皆作汶陽。侯康據孔廟禮器碑有文陽蔣元道。文陽王逸。則又皆假文爲汶。知文汶本可通作。

旅力既愆。迄無成功。注。旅、衆也。周壽昌曰。旅力既愆。本書秦誓文。章懷引旅爲衆。亦即用僞孔傳之說。王鳴盛尙書後案云。傳說非也。旅與呂同。漢書律歷志。大呂。呂。旅也。是旅呂音義同。說文呂。脊骨。重文作膂。脊骨爲人身之幹。故膂強則身健。良士頭已白。故不強。王梁乞骸骨。必年已老。則旅從膂訓尤宜。今案詩北山。旅力方剛。桑柔。靡有旅力。朱集傳皆已讀旅爲膂。廣雅。膂、力也。王氏疏證並膂引申之另詳韋彪傳集解。此傳詔書承上爲人與利來則旅力自屬梁一身言。與衆力無涉。周說是。

君子成人之美。注。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官本無此注。

杜茂傳。進攻西防。西防、原誤西攻。據錢校改。官本不誤。錢大昭曰。閩本不誤。是官本又與閩本合也。

九年。與雁門太守郭涼。案涼應作凉。下同。

涼誅其豪右郭氏之屬。集解。官本。郭作郇。錢大昭曰。郭閩本作郇。

更封脩侯。集解。先謙曰。一作條。見皇后紀。案條脩古通。作已詳后紀校補。

馬成傳。率武威將軍劉向等。向官本作尙。是。

太原至井陘。注。太原今并州也。案唐志。太原縣屬河東道北京太原府。太原府原爲并州。元宗開元十一年始改置。井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恆州縣也。案注誤。乃井陘屬常山郡。今恆州縣也。注中上今字下常山字皆衍。恆州說已見前。

劉隆傳。葴郡上將軍印綬。集解。先謙曰。官本。郡作餘。是。錢大昭曰。郡當作餘。南監本不誤。

帝詰吏由趣。集解。通鑑胡注。至蓋當時之語如此。案趣訓急。讀如促。屢見前書紀傳。本書光武紀。趣駕南轅。注亦云。趣、急也。讀曰促。詰吏由趣。卽謂詰吏得書之由急。蓋吏受郡敕。爲書以報郡。俾知各郡墾田情事。書雖誤漏。要非重罪。帝詰之急。故恐懼不肯遽服也。胡氏說趣爲向。卽以本義解之。已嫌失讀。惠氏又引韋昭之說。以猶趨爲由趣。彌形其鑿。據晉語韋注本云。務猶趨也。古趨雖同趣。然韋訓乃謂務猶趨向之趨耳。非以兩字爲訓也。說文。務、趣也。卽韋說所本。論語。君子務本。皇疏云。務、猶向也。前書王吉傳。竊見當世趨務。顏注云。趨讀曰趣。趣、向也。以諸說證之。知惠氏並誤會韋注矣。

帝令虎賁將詰問吏。錢大昭曰。虎賁將。疑卽虎賁中郎將。

隆別於禁谿口破之。注。交阯郡麊泠縣有金溪穴。案穴。水經注作究。詳後馬援傳集解。

堅鐔傳。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案凡官本作脩者。汲古本皆作修。此忽歧出不合。

馬武傳。獨與武登叢臺。注。在今潞州邯鄲城中。集解。官本考證曰。至注潞州當作洛州。按邯鄲縣。貞觀後隸洛州。今案考證以潞爲洛之誤。是也。惟謂邯鄲武德初隸紫州。貞觀後隸洛州。則亦未究也。邯鄲。舊唐志屬磁州。新唐志則屬惠州。蓋昭宗天佑三年。又改磁州爲惠州。舊志略之耳。磁洺本皆隋故州名。邯鄲隋始屬磁州。磁州廢。乃屬洺州。唐武德元年。復置磁州。僅領三縣。四年。乃割洺州之邯鄲等四縣增屬焉。貞觀元年。磁州復廢。邯鄲還屬洺州。洺潞形近而譌。至考證之所謂紫州。又卽磁州之誤。故集解削之。

目武爲侍中騎都尉。集解。惠棟曰。案蓋延傳。武嘗爲騎都尉。而本傳不載。案騎都尉乃駙馬都尉之譌脫。

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濟陰已見明紀。成武、後漢屬濟陰。前漢屬山陽。前志山陽郡成武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衞文公於此。陳奐曰。成武楚邱。春秋戎伐凡伯於楚邱是也。衞文所徙之楚邱在東郡濮陽縣西白馬縣東。班志誤。案陳說亦本續志劉注。成武、今曹州城武縣治。楚邱卽在其西南。

或任曰阿衡之地。注。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依倚而取平也。案注說本毛詩商頌鄭箋。史記殷本紀則云伊尹名阿衡。說文伊下云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是亦以阿衡爲名也。地猶言職任。

竇融列傳第十三 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廣國生誼誼生賞賞生邕邕生猛猛生秀秀生敷敷生融恩澤侯表廣國生定定生常生與世系異錢大昕曰此傳失書融高祖名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章武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魯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魯縣也作魯城縣考證云諸本同按郡國志應作魯城縣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集解〕洪亮吉曰前書外戚傳廣國自文帝時已家于長安豈後嗣復歸常山至高祖又從常山徙平陵耶惠棟曰案世系竇賞襲章武侯徙扶風平陵爲融五世祖也融早孤〔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融家貧少時爲驃騎將軍王舜令史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司馬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集解〕惠棟曰俊當作駿案翟義傳趙明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強弩將軍王駿以無功免復以城門將軍趙恢爲強弩將軍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融以軍功封男當爲趙恢司馬也東擊翟義還攻槐里槐里趙明、霍鴻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見前書以軍功封建武男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

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匡、王舜之子。請融爲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
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爲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賜黃金千斤。引兵至
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爲校尉。甚重之。薦融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尙
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集解〕沈欽韓曰。王莽傳有護羌校尉竇況。從弟亦爲武威太守。累
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
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辭讓鉅
鹿。圖出河西。圖、謀也。萌爲言更始。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卽將家屬而西。旣到。撫結雄傑。懷輯羌
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前書音義曰。庫姓。卽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集解〕
錢大昕曰。案下文云。以鈞爲金城太守。則此時未爲太守。疑亦是都尉也。古讀庫有舍音。猶車音尺遮反。余音食遮反。廣韻禡部有厙
字。云姓也。此流俗之字。王鳴盛曰。舍古音若庶。西域則奢上聲。其音開口呼之。唐以後佛書盛。故其音變。今松江府有厙公山。說文。庫、

兵車藏也。厂部無厙字。此流俗妄造。正如角里別造用字代之。鄭樵通志氏族略。載厙氏音舍。天台括蒼有此姓。此妄據委巷小人之姓以爲典實。不足信。惠棟曰。善文云。鈞字巨公。沈欽韓曰。樵本廣韻。風俗通。卻非妄撰。廣韻十一暮。又云庫亦廣複姓。新唐書董衡釋音厙狄音赦。是作舍音者。卽廣複姓。省從庫。與庫相混耳。張掖都尉史苞、三輔決錄注。苞字叔文。茂陵人也。酒泉都尉竺曾。〔集解〕惠棟曰。案竺曾當從竹。弟晏。乃從竺。見何氏姓苑。胡三省引姓譜云。孤竹君之後。善文云。曾字巨公。敦煌都尉辛彤、〔集解〕惠棟曰。善文云。彤字大房。又云。梁統與厙鈞等。號河西五守。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爲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斗、峻絕也。前書曰。成山斗入海。不同心戮力。戮、并也。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㠯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㠯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集解〕惠棟曰。晉書地理志。秦美陽甘泉宮。本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匈奴既失甘泉。使休屠渾邪王等居涼州之地。二王降漢。漢置張掖、酒泉、燉煌、武威郡。後又置金城。謂之河西五郡。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卽解印綬去。於是㠯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燉煌太守。厙鈞爲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

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赴敵不失期契也。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乂。懲、創也。說文云、乂亦懲也。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集解〕惠棟曰、傅幹王命敘云、張元慕蘇秦、蒯通之業、周旋囂、述、西說竇融、言未及終、而梁統已誅之矣。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項羽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前書音義曰、以利合爲從、以威勢相脅曰橫。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佗姓趙、眞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尉、遂王有南越、故曰尉佗也。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爲御龍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即其後也。士會奔秦、後歸晉、其處者爲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魏遷大梁、都于豐、號豐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謂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

之久矣。（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陛下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赤精子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歆以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冀應符命。）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眞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暴、露也。著、見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目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鎭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蒯通曰。與楚卽楚勝。與漢卽漢捷。〔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捷作勝。）目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

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幷。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故召公。卽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爲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誤也。〔集解〕通鑑胡注。尉佗之時。未有七郡。光武據後來置郡言之。劉攽曰。令行南國尉事。按文。國當作海。王者有分土。無分民。〔集解〕惠棟曰。地理志文也。自適己事而已。〔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謂宜自謀順適己身之事。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旣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集解〕周壽昌曰。時隗囂遣辯士張玄游說。光武察玄所說。而以璽書詔融。立字當正作玄。之情。融卽復遣劉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濫也。〔集解〕洪亮吉曰。融以前爲將軍。由隗囂所假。及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又屬權時所推。故云假耳。非濫叨之義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底裏皆露。言無藏隱。〔集解〕惠棟曰。揚雄與劉歆書曰。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王幼學云。底裏、猶底

蘊也。露、批露也。先謙曰。長讀如長物之長。猶言餘也。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目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集解）陳景雲曰。唐涼州無高平縣。當云原州平高縣。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虞字。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目慰藉之甚備。慰藉解見隗囂傳。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不回。回、邪也。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囂子恂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目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悁、恚也。（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忿怨也。悁、縈年反。亦忿也。戰國策。魯連曰。棄忿悁之節。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言違背光武也。委成功。造難就。委、棄也。去從議。爲橫謀。去從、背山東也。爲橫、通西蜀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目至於此。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埶局

迫。人兵離散。〔集解〕先謙曰。人當作民。下生人同。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敹千里。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然猶復迷惑矣。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盧芳也。〔集解〕先謙曰。芳詐爲劉文伯。故以文伯稱之。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公孫述而輕光武也。易音以豉反。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言危衆也。棄子徼功。於義何如。言違義也。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稽首、拜天子禮也。禮。君南嚮。答陽之義。臣北面。答君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集解〕先謙曰。卽則同字。迄今傷痍之耻未愈。哭泣之聲尙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集解〕先謙曰。通鑑無大字。前後稱將軍。此不得忽加大字。明傳寫誤衍。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左傳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憂人大過。以德取怨。詩曰。不以我爲德。反以我爲讎。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

唯將軍省焉。〔集解〕王補曰、王夫之曰、說人罷兵歸附、而以強弱論、我居強而孰甘其弱、激之而已、以天命論、天之視聽自民、置民不言、而託之杳茫之符瑞、妄人不難爲作以惑衆、而亂滋甚、惟融之爲言如此、囂雖不聽、而已愧於心、心愧而氣奪矣、秦隴閩之將不樂爲囂用、漢之荷戈以起負糧以饋者、亦知上之非忍毒我、而禍自彼發、不容已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且融全河西以歸命、實踐此言、以免民於死、非徒言也、竇氏之裔與漢始終、一念之永、百年之澤矣。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景帝子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一宗、故曰五宗、言景帝以竇氏所生而致子孫衆多也。魏其侯列傳、竇嬰、太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魏其縣屬琅邪郡。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出生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竇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遂止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長君、竇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絳灌等以兩人所出微、爲擇師傅長者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以富貴驕人、見前書。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施、延也、音羊豉反。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集解〕王鳴盛曰、曲禮、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漢人因借爲傳鈔書寫之字、前書藝文志、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說文曰、曠、明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書、揚雄曰、乃今日發矇、廓然光照矣、〔集解〕惠棟曰、家語云、三子者既得聞此論于夫子也、煥若發矇焉。非

忠孝愨誠.孰能如此.說文曰.愨、謹也.愨或作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眞心.轉相解搆.相解說而結搆.㠯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僞.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㠯應期會.融被詔.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並音蒲浪反.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㠯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㠯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集解)通鑑胡注.遺以四方珍羞.旣以厚融.且示四方來服.能致遠物也.梁統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㠯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胤等.曾慙而去郡、(集解)惠棟曰.何氏姓苑作晏.孫愐云.竺本姓竹.後漢擬陽侯竺晏.報怨有仇.以冑姓名賢.不改其族.乃加二字以存夷齊.而移于琅邪莒縣.融承制.拜曾爲武鋒將軍.更㠯辛彤代之.秋.

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姑臧、縣名。屬武威郡。今涼州縣也。西河舊事曰。涼州城。昔匈奴故蓋臧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集解〕先謙曰。今涼州府武威縣治。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城百步爲一突門也。臣融孤弱。介在其間。杜預注左傳云、介猶間也。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勢排迮。排迮、謂蹙迫也。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小月氏、西胡國名。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高平今原州縣。郡國志云。高平有第一城。〔集解〕沈欽韓曰。今平涼府固原州治。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猶言儀注也。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目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目殊

禮。拜弟友爲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嚻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四縣並屬廬江郡。安豐。今壽州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本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並在今安豐縣南。杜預注左傳曰。蓼在今安豐。蓼音了。〔集解〕劉攽曰。蓼安按文多安字。此縣名蓼而已。先謙曰。東觀記不重安字。劉說是。安豐在今光州固始縣東。陽泉在今潁州府霍邱縣西。安風在霍邱西南。蓼在今固始縣東北七十里蓼城岡。封融爲安豐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詔封融云。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梁州牧張掖屬國都尉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隗嚻。率屬五郡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士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顯親縣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也。〔集解〕先謙曰。顯親、漢陽縣。在今秦州秦安縣西北。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爲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爲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爲褒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爲輔義侯。酒泉太守辛肜爲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鎭。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韓信亡。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高祖聞之。如失左右手耳。見前書。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

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爲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集解〕惠棟曰。董勛答禮云。職高者名錄在上。于人爲右。職卑者名錄在下。于人爲左。是以謂下遷爲左。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不欲傳子。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金遷、安上之曾孫。安上、日磾弟倫之子。遷、哀帝時爲尙書令。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見前書三字。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日者、猶往日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

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集解〕王補曰。帝紀。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下獄死。注引古今注曰、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而此傳但言坐所舉人盜金。微異。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

友爲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說苑曰。晏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卽其臥內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尙內黃公主。〔集解〕錢大昕曰。內黃公主不見於皇后紀。疑諸王女。周壽昌曰。紀載所適。亦無適竇穆者。或是他王女。遣其父名。漢制。王女亦稱公主。惟封鄉亭。不封縣。而內黃、沘陽皆縣名。東平王蒼傳。蒼與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是也。代友爲城門校尉。穆子勳。〔集解〕惠棟曰。世系云。穆五子。勳、宣、褒、霸、嘉。尙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集解〕先謙曰。沘陽亦沘陽之誤。下同。友子固。亦尙光武女涅陽公主。〔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沮陽。案皇后紀本傳是也。先謙曰。東觀記亦作沮陽。顯宗卽位。以融從兄子林爲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衞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永平二年。林以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爲丞相。搆會竇嬰之罪。使至誅戮。事見前書。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衞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集解〕惠棟曰。衞宏漢書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及瘳。視事。則賜以養牛上樽酒。融以列侯歸爲大司空。亦得從丞相之例也。融在宿衞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

縣。干亂政事。目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目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諡曰戴侯。賻送甚厚。帝目穆不能修尙。不能修整自高尙也。而擁富貲。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埶。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勳目泚陽主壻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集解〕沈欽韓曰、此必關通爲姦利。大不道故罪至重。特史不詳耳。郡捕繫。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勳亦死洛陽獄。〔集解〕惠棟曰、洛陽詔獄也。建初三年。竇后立。追諡勳爲安成思侯。周壽昌曰、固傳云父勳被誅。馬嚴傳奏言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而此云死洛陽獄。蓋議罪應誅。未及服刑。而先死獄中也。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勳弟嘉爲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爲少府。及勳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嘉三子。潛、奉、萬全。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竇融始目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拔音步末反。拔、卒也。亦音彭八反。義兩通。目投天隙。投會天之間隙。遂蟬蛻王侯之尊。說文曰。蟬

蛻所解皮也。言去微至貴也。蛻音稅。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埶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常恂恂恭順。似若不得已然者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固字孟孫。少以尙公主。爲黃門侍郎。續漢書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元元年。襄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卽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續漢志曰。宣帝命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下乂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固舊隨融在河西。曉知邊事也。十五年冬。拜爲奉車都尉。續漢志曰。比二千石。掌御乘輿。以騎都尉耿忠爲副。忠、弇子也。謁者僕射耿秉爲駙馬都尉。秦彭爲副。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按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卽其地也。〔集解〕惠棟曰。史炤云。盧水、北地胡也。見西南夷傳。沈欽韓曰。明志。甘州衛東南有盧水。亦曰沮渠川。紀要。北史沮渠蒙遜、世居張掖臨松盧水。卽此川。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

出居延塞。居延塞在今甘州張掖縣東北。又太僕祭肜度遼將軍吳棠。〔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吳常。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高闕、山名。在朔方北。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即祁連山也。今在西州交河縣東北。今名祁縣羅漫山。〔集解〕沈欽韓曰。元和志。天山一名析羅漫山。在西州前庭縣北三十里。注有脫誤。天山有二名。祁連山者。在今甘州府張掖縣西南。名白山者在唐之伊州。今哈密城北百二十里。固所至、乃哈密白山也。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也。〔集解〕沈欽韓曰。注蒲昌當作蒲類。元和志。庭州蒲類縣。貞觀十四年置。蒲類海今名巴爾庫勒海。在鎭西府城西北十五里。留吏士屯伊吾盧城。伊吾。今伊州縣也。本匈奴地。明帝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故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小城地是。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匈奴中山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沐樓山。沈欽韓曰。紀要。山在甘肅鎭。今甘州府東北塞外。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集解〕劉攽曰。案匈河、水名。多一奴字。前書匈河去令居千里。虜皆奔走。無所獲。祭肜、吳棠坐不至涿邪山。〔集解〕通鑑胡注。北史云。循弱水西行。得涿邪山。沈欽韓云。今在喀爾喀部界。免爲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事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今去符。皆受固之節度。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具耿秉傳。固在邊數

年。羌胡服其恩信。東觀記曰。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于固。固輒爲啗。不譏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長水校尉耿恭上言。安豐侯竇融懷集羌胡。開其權心。子孫于今樂聞竇氏。大鴻臚固前擊白山虜水。胡聞固至。三日而兵合。卒剋白山虜水。固之力也。沈欽韓曰。釋名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肅宗卽位。目公主修敕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增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爲大鴻臚。帝目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初三年。追錄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爲光祿勳。明年。復代馬防爲衞尉。〔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三十引續漢書云。固爲衞御卿。兩宮宿衞。見重當時。仁厚謙恭。甚有名稱。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貲累巨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目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諡曰文侯。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埶。遂目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集解〕王補曰。逼畏通鑑、通志皆然。謂因逼脅而畏之。不敢與之計較也。後肅宗駕出過園。指目

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反。喝音一介反。或作嗚。音烏故反〔集解〕通鑑胡注。喝、呵也。許葛反。陰、密也。潛也。當帝問之時。密詞左右不得對也。觀帝以趙高指鹿爲馬責憲。則陰喝之義可知矣。案續志。上幸公主田。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也。沈欽韓曰。方帝指問。何能密詞左右。仍從賢注噎塞解爲是。齊策。恫疑虛猲。高注。猲、喘息懼貌。猲、喝義同。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愈、猶差也。趙高解見秦紀〔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趙下七字。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侈。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興之子。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切切、猶勤勤也。猶以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鳥子生而啄者曰雛。憲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元和三年。太尉鄭宏。數陳竇憲權勢太甚。爲憲不容。坐宏漏洩奏事。詰讓收印綬。宏乞骸。未許。疾篤。上言竇憲之姦惡。貫天連地。海內疑惑。言憲何術以迷主上。流言噂沓。深可歎息。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漢事不遠。炳然可見云云。比范書宏傳所載尤爲深切。然則當章帝世。憲被寵任。橫溢如此。宏言至迫。若剝膚。而章帝貽謀不臧。遂階無窮之禍。覩明帝之察察。何如哉。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幹、主也。或曰。古管字也〔集解〕沈欽韓曰。幹當爲斡。出宣誥命。肅宗遺詔以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中常侍。〔集解〕錢大昕曰。中常侍。宦者之職。非外戚所宜居。恐有誤。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

帝所敬。而仁厚委隨。委隨猶順從也。故尊崇之。以爲太傅。令百官總己以聽。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集解〕通鑑胡注。王莽用孔光之故智也。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睚音語解反。眦音仕懈反。廣雅。睚、裂也。或謂裂眦瞋目貌。史記曰。范睢睚眦之怨必報。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勳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齊殤王名石。伯升孫。章之子。〔集解〕劉攽曰。案殤當作煬。說在齊王傳。彼既有子。不得謚殤明矣。沈欽韓曰。袁宏紀作郁鄉。先謙曰。官本注殤誤煬。來弔國憂。章帝崩也。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衞之中。屯兵宿衞之所。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臨五營。見續漢志。〔集解〕劉攽曰。注南北軍中候。按漢有北軍中候耳。

衍南字又掌臨立營臨當作監立當作五吳仁傑曰凡軍皆有候北軍總于中尉故其候曰中候張蒼任人爲中候是也其後中尉更名執金吾則中候之官亦隨之而改始元中有執金吾陳茂是也南軍總于衛尉其候官自名衛候安得有中候耶刊誤音是也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雞鹿塞〔集解〕沈欽韓曰明志榆林衛西北有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也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少子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稒陽在五原郡稒音固〔集解〕沈欽韓曰今在吳喇忒旗北故九原城東北先謙曰前志作稒陽此誤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因以爲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也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稽落山匈奴中山在燕然山南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匈奴中海名也〔集解〕惠棟曰一作渤鞮見初學記云渤海之南水名海者則有渤鞮海私渠海也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橐音託〔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在橐下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集解〕通鑑胡注北史燕

然山在菟園水北。沈欽韓曰。杭愛山在鄂爾渾河之北。直陝西寧夏北二千里許。抵俄羅斯國界千餘里。當卽古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集解）惠棟曰。呂忱字林云。銘題勒也。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登、升也。翼、輔也。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孔安國注尚書曰。麓、錄也。納之使大錄萬機也。周頌曰。維清緝熙。鄭玄注云。光明也。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左傳曰。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又曰。出曰理兵。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螭、山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熊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離與螭同。該、備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輕武、言疾也。長轂、兵車。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輜、車也。稱雲、言多也。勒以八陣。蒞以威神。兵法有八陣圖。（集解）惠棟曰。李善云。雜兵書云。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衛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玄甲耀日。朱旗絳天。玄甲、鐵甲也。前書曰。發屬國之玄甲也。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沙土曰漠。直度曰絕。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溫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鍔、刃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

上之龍庭。四校、四面之校。橫徂、橫行也。星流彗埽。言疾也。安侯、水名。冒頓、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取樓煩。悉收秦所奪匈奴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上目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目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高帝被冒頓單于圍于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殺太守。帝欲自征。太后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霆之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恢、大也。玆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揚雄曰、以爲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集解〕周壽昌曰上德、君上之德也。上云紀漢威德。下云熙帝載兮振萬世。皆是此意。銘功而歸美於君。體裁應爾。注非。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鑠、美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兮截海外。勦、絕。截、整齊也。詩云、相土裂裂。海外有截。夐其邈兮亘地界。夐、邈、皆遠也。亘、竟也。封神丘兮建隆嵑。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嵑、碣也。協韻音其例反。熙帝載兮振萬世。熙、廣也。載、事也。書曰、奮庸熙帝之載。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氾、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氾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目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朝于甘泉宮。請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也。單于喜悅。卽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

侍。隨諷諭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集解〕惠棟曰。宋志曰。漢北、酒泉、嶲關。集時關爲憲主簿作銘云。鼎耳䒿。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續漢志。太尉長史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二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也。是時。篤爲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鄳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鎭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諧

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壽、郅惲子。〔集解〕汪文臺曰。袁安傳注。袁山松書云。憲日益橫。盡樹其私人於名都大郡。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滿殷、高丹等皆其賓客。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漢法。三公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爲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爲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爲縱横也。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集解〕劉攽曰。案文。魏郡下少太守二字。竇氏父子兄弟並

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褒、將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太后居長樂宮。故有少府。秩二千石。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目憲在外。慮其懼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目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目憲爲官者。皆免歸本郡。瓌目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貧人。稟、給也。假貸貧人。非侯家之法。故坐焉。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羅縣屬長沙郡。在今岳州湘陰縣東北。〔集解〕先謙曰今湘陰縣東北六十里。

初。竇后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棠及兄雍、雍弟翟、並梁竦子也。徙

九眞。還路由長沙。逼瓌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衞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秏太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比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淸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降損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二三子謂衞霍及憲也。皆緣椒房幃幄之恩耳。當青病奴僕之時。衞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生。相者見之曰。貴人。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哉。竇將軍念咎之日。謂太后閉之南宮。欲誅之。日也。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吳志諸葛瑾曰。失旦之雞。復思一鳴也。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琬、琰、美玉也。楚詞曰。懷琬琰以爲心。支、計也。亦何可計。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集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外黃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州縣東。〔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雍下州作丘。是。居貧。蓬戶蔬食。莊子原憲編蓬爲戶。論語、顏回飯蔬食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鄧珍之子。禹之孫。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爲守臧史。復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爲仙府。幽經祕錄。並皆在焉。〔集解〕惠棟曰。張衡云。蓬萊太史祕府。道家所貴。衡再得之。竊爲幸也。沈約云。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著作東觀。撰述國史。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擢章爲羽林郎將。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侍從也。遷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搆其間。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辭。〔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崔瑗竇貴人誄曰。貴人雖歿。遺德尊著。施金石。垂後昆。蓋碑即瑗所撰。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孝順梁皇后傳云。順帝崩。沖帝在襁褓。太后攝政。初。章德竇后嫉害恭懷皇后。獨生聖嗣。陷以非

辜家屬坐徙九眞。章德后之從父昆弟章女爲貴人。與太后並寵。章致位大鴻臚。及上晏駕。后登至尊。章惶怖。太后內無忌刻之心。遂不以舊惡介意。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集解〕惠棟曰。世系云章三子。陶、唐、統。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悃悃安豐。亦稱才雄。楚辭曰悃悃款款也。王逸注曰志純一也。亦猶實也。提契河右。奉圖歸忠。奉圖者。謂旣奉外戚圖。乃歸于漢也。孟孫明邊。伐北開西。叶韻音先。憲實空漠。遠兵金山。〔集解〕沈欽韓曰。阿爾泰山在喀爾喀部。卽古金山。在特思河西北。綿亘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爲西北諸山之祖。聽笳龍庭。鏤石燕然。笳、胡樂也。老子作之。雖則折鼎。王靈旨宣。鼎三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三校補

竇融傳。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集解。洪亮吉曰至 惠棟曰。案世系。竇賞襲章武侯。徙扶風平陵。爲融五世祖。據史記侯表。章武侯廣國。傳子完、孫常。常坐謀殺人未殺罪。國除。前書恩澤侯表。完作定。常作常生。此緣史表題名。誤連坐罪之坐作常坐。故班表又譌坐爲生。作常生。其實止名常耳。賞常形近。當卽一人。前書外戚傳。廣國本觀津人。家於淸河。掠賣轉徙至長安。聞竇后貴。上書自陳。因得通顯。始雖居長安。其子嗣侯。必已就國。長安固非其家也。古世系由一世上至五世。本逆數之。高祖卽亦可云五世祖。但常失侯在武帝元狩元年。而其家還扶風平陵。則在宣帝時。蓋常始因失國還常山。子孫有爲吏至二千石者。宣帝時又自常山徙扶風平陵。世系誤兩徙爲一也。

金城太守庫鈞。集解。錢大昕曰。案下文云。以鈞爲金城太守。則此時未爲太守。疑亦是都尉也。詳下文。係連類而及。仍以鈞爲金城太守耳。不必如錢說。

酒泉都尉竺曾。集解。惠棟曰。案竺曾當從竹至 孤竹君之後。今案通鑑胡注引姓譜。下又云。一曰天竺國之後。錢大昭據前書西域傳。已有謁者竺次。則竺姓非東漢人避仇始改矣。

下不失尉佗。注佗行南海尉。左霞曰注文尉下當有事字。今案漢職官有行領試守假之別。凡言行者。其下固皆應有事字。而范書及李注往往省去事字。劉氏刊誤亦未能徧刊。竊謂此如後世之有署事。而公文但言署某官耳。未必皆誤脫也。

友至高平。注高平、今涼州縣也。集解陳景雲曰。唐涼州無高平縣。當云原州平高縣。今案高平前已見光武紀。本傳後文與大軍會高平第一。注皆言今原州縣。不應此又歧出。自由原涼形近而譌。

守節不回。注回、邪也。案不回、猶言不轉也。不易也。注說誤。

迄今傷痍之恥未愈。恥、官本作體。與袁紀合。

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侯康曰。光武中元元年有隴西太守劉盱。討叛羌破之。亦見西羌傳。或即其人。

封勳弟嘉為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為少府。侯康曰。魏志杜恕傳。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案彼文作安帝。或誤。

追至蒲類海。注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也。集解沈欽韓曰。注蒲昌當作蒲類。元和

志庭州蒲類縣貞觀十四年置今案舊志西州蒲昌貞觀十四年於始昌故城置縣東南有蒲類海胡人呼爲婆悉海
注蒲昌不誤又新志蒲昌本隸庭州後來屬西州則注庭州亦不誤至蒲類舊志謂卽以
海名縣亦不得云在縣東南新志蒲類原隸西州後來始屬庭州武后長安二年改庭州爲北庭都護府事固在
章懷已卒之後蒲類亦於肅宗寶應元年更名後庭元和志直以貞觀始置之蒲類屬庭州則尤考之未詳也
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集解劉攽曰案匈河水名多一奴字前書匈河去令居千里案南匈奴傳右部從
匈奴河水西繞天山
劉氏亦云匈河自是水名妄出奴字又前書匈奴傳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瓚曰水名也與武紀注同未嘗
言名有誤刊誤則據破奴本傳但云匈河爲衍奴字蓋以破奴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其傳再言匈河皆無奴字耳然史記前
後漢書匈奴傳皆作匈奴河有奴字前表從驃侯趙破奴亦作匈奴河將軍有奴字故周壽昌疑匈奴河偶稱匈河者不過省文也
且破奴以本從票騎將軍擊匈奴遂以從票爲侯名以嘗至匈奴河水遂以匈河爲將軍名從票騎可省爲從票匈奴河何不可省
爲匈河詔制既有定稱水名且緣而改易此周氏之說有
可信者劉氏刊誤必據一事而盡改之似猶未觀其通也
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案袁紀云雛彫之人不可汲引
吾捐棄汝等如孤雛腐鼠爾
發北軍五校注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集解劉攽曰注南北軍中候案漢有北軍中候耳衍南
字至刊誤言是也今案注當是漢有南北軍北軍中候一人南北軍下誤脫北軍
二字耳傳言北軍注應先釋所起無突舉北軍中候之理也

南單于屯屠河。南匈奴傳。河作何。同。

出捆陽塞。集解。沈欽韓曰。今在吳喇忒旗北。吳本亦作烏。譯音無定也。捆、本紀作椆。从木。皆稛字轉寫之譌。

遂臨私渠北鞮海。私、帝紀作和。北原作比。字殘似比。據論文正。

憲、秉遂登燕然山。集解。沈欽韓曰。杭愛山至當即古燕然山。案燕然山已見和紀。章懷無注。前書匈奴傳。貳師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顏注亦不能詳其地。蓋唐雖置燕然州。而實寄在靈州之迴樂縣。乃僑治州。與漢之燕然山無涉。不能據以爲說。故通鑑胡注、別引北史以說之。考魏書蠕蠕傳。言世祖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次於兔園水。分路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當在今之喀爾喀部。近儒皆謂即杭愛山。則固在今札薩克圖汗之東北。當三音諾顏之中部也。

寅亮聖明。注。寅、敬。亮、信也。尙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案二。古文原作貳。傳謂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則作二非矣。爾雅釋詁。寅、進也。亮、右也。右者助也。毛詩六月傳。殷曰寅車先疾也。鄭箋。寅、進也。又大明。涼彼武王。釋文云。韓詩作亮。相也。相亦助也。前書莽傳引詩。亮彼武王。顏注。亮、助也。寅亮聖明。對登翼王室爲文。本謂進助聖明。自章懷注誤引僞書。選注亦沿其誤矣。

焚老上之龍庭。注。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案前書匈奴傳。作五月大會龍城。本書南匈奴傳。言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又祠後因會諸部。議國事。曰龍會。均不言

龍庭。注直以龍城爲龍庭。選注亦同。皆未必合也。當是匈奴諸王庭稱王庭。單于庭則稱龍庭耳。

士有懷琬琰㠯就煨塵者。案說文灰死火餘夷也。廣雅煨夷也。是煨塵猶灰塵。

居貧蓬戶蔬食。注論語顔回飯蔬食也。案蔬古但作疏。論語飯疏食飲水。釋文本或作蔬。皇侃義疏本亦作蔬。周禮聚斂疏材。釋文並云菜也。惟注以爲顔回則誤。

擢章爲羽林郎將。注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侍從也。案續志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羽林郎比三百石。常選六郡良家補之。注言羽林郎秩二百石。疑誤。又章原爲校書郎。漢時校書無專官。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是章官本郎也。擢官不應仍爲郎。羽林郎主宿衛宮省。尤非所以處文士。且傳文明云擢爲羽林郎將。當卽羽林中郎將。猶劉隆傳虎賁中郎將。省言虎賁將耳。注以羽林郎說之。尤誤。

雖則折鼎王靈㠯宣。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後漢書二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馬援列傳第十四 子廖 兄子嚴 子防 族孫稜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爲氏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爲馬服君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懽里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己謀反伏誅〔集解〕惠士奇曰馬、前書作莽莽馬音同古文通說者謂明德后惡之改字爲莽非也周壽昌曰武帝至後漢光武初更八帝將百五十年而馬通至援尚止四代恐其世系尚有未確至馬易爲莽本前書武紀注孟康說通鑑胡注復轉引之前書武、昭紀、西域傳俱作馬通則孟說可信惠駁非也較合蘇輿曰據世系通是援高祖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事見前書四字故援再世不顯祖及父不得爲顯任東觀漢記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集解〕惠棟曰世系云賓三子慶、昌、襄昌生仲案此則仲爲賓孫與傳異也援三兄況、余、員東觀記曰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一本作字長平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況、河南太守余、中壘校尉員、增山連率〔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況封窮虜侯余封致符子次兄員皆二千石封侯蔡邕集曰余爲中水侯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

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滿昌字君都。受詩于匡衡。爲詹事。滿一作蒲。案廣韻蒲字下云。風俗通。漢有詹事蒲昌。作滿者疑誤。先謙曰。官本蒲作滿。王會汾云。監本作蒲昌。案王莽傳滿昌爲講詩祭酒。今從宋本改。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援以況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也。況曰。汝大才。當晚成。〔集解〕沈欽韓曰。老子。大器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集解〕錢大昕曰。朴、古璞字。木皮爲朴。故玉之皮亦曰朴。鼠朴與玉璞、本非異文也。說文無璞字。且從所好。從其所請也。會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廬、舍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援外類倜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閨內。必幘然後見。後爲郡督郵。〔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或薦援有大略。由是爲督郵也。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曰。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爲牧師令。是時員爲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集解〕陳景雲曰。注師當作帥。前漢有牧師令。轉游隴漢閒。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八百三十七引華嶠書云。凡殖財者貴以施也。否則守錢虜耳。〔集解〕惠棟曰。虜、袁宏紀作奴。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絝。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涉字

巨先見前書薦之於莽莽目涉爲鎭戎大尹王莽改天水爲鎭戎改太守爲大尹（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涉爲潁川太守案涉本傳袁紀誤也地理志作塡戎音竹眞反援爲新城大尹莽改漢中爲新城及莽敗援兄員時爲增山連率莽改上郡爲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爲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爲尹也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世祖以員爲上郡太守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目援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說文曰閈閭也杜預注左傳閈閭門也相善目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目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襌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關之東西謂之襌衣（集解）錢大昕曰都荅聲相近惠棟曰神秋下旬碑云孤嗣襌㡒是單襌古字通也司馬相如凡將篇云黃潤纖美宜制襌楊雄蜀都賦云筒中黃潤一端數金述所制當是蜀布也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解在公孫述傳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目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哺食也史記周公誡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遷

如俑人形。禮記曰謂爲俑者不仁。鄭玄云、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也。俑音勇。（集解）先謙曰官本俑作偶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稽、留也。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述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囂遣援奏課京師。袁宏紀援與拒蜀侯國遊先俱奏章詣京師。初到召詣尚書。有頃中黃門一人引入也。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集解）何焯曰。謙言恐不如囂述也。惠棟曰。東觀記無大字。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家語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集解）沈欽韓曰。亦見晏子內篇問上。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進臣。（集解）先謙曰。官本進上有後字。東觀記亦有。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東觀記曰。援初到。敕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故云簡易也。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盜、猶竊也。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流、猶傳也。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東觀記曰。凡十四見。每接讌語。自夕至旦。

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此論語孔子自言己之所行也。）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援才略兼人。又好縱橫之畫。故未得官。待詔而已。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鄒陽書曰。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為之容。）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為人無所輕重也。于云。如輊如軒。輊音陟利反。（集解）惠棟曰。服虔通俗文云。車後重曰軒。前重曰輊。輊音陟利切。沈欽韓曰。淮南人間訓。置之前而不輊。錯之後而不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集解）沈欽韓曰。管子樞言篇。愛人甚而不能利。憎人甚而不能害。）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今聞與來歙書深更怨臣。臣以計無負於囂。）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

足下往觀之。〔集解〕王補曰。袁紀作僕北面稱臣。加以本欲爲漢。足下往觀其政。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作無以報陛下。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黨。〔集解〕先謙曰。官本支作友。劉攽云。案文友當作支。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冀南。天水、冀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鞏昌府伏羌縣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爲標準。謂射的也。言背叛之罪。爲天下所指射也。〔集解〕沈欽韓曰。史炤云。表、卑遙反。肆師表齍盛注。故書表爲標。標。徽識也。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也。〔集解〕洪頤煊曰。隗囂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元字惠孟。李注引決錄。平陵王惠孟。此稱游翁。當是其別字。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存、猶問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

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其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其作泣。是。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赭、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集解）通鑑胡注。卽其所常言以感人悟物者。而竊其本情。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今更共陸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集解）通鑑胡注。言蜀若復責質子。當何從得子以爲質也。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爲朔寧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集解）惠棟曰。史炤云。果木華實相半曰槽櫪、櫪樕椑也。博雅。木下支謂之椑樕。先謙曰。槽櫪、疑以飼馬之具爲喻。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字林。併音旦正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旦作卑。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浮也。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傑也。（集解）先謙曰。孺卿。牛邯字。共說季孟。

若計劃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集解〕錢大昕曰，案班史地理志，郡國百有三。此據平帝元始之籍也。今云百有六所，豈王莽以後又有增置乎。洪亮吉曰，前書諸侯王表，孝平時繼絕，有廣德、廣世、廣宗之國，皆王莽篡後始絕，而地理志不載，援所言百有六所內，蓋有此三國，此可以補前志之闕。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萎腇，耎弱也。萎音於僞反，腇音乃罪反。〔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萎腇，蓄縮貌，咋舌，不言貌，叉手不動貌，謂豈可蓄縮而噤聲，措手以就族滅乎。正誤云，咋與齰齚通，齧也。前灌夫傳齰舌自殺。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爲諭。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集解〕先謙曰，東觀記載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上下文闕，意蓋以世祖意急滅囂，故以車丞相歆動廣也。本書蓋刪之。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漆縣屬右扶風。〔集解〕先謙曰，注見耿弇傳。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冘豫未決。冘，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冘音以林反。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廣雅曰，質，定也。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埶，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

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第一解見竇融傳。九年。拜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漢有牛宗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三牲備具。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浩亹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河。蓋疾言之耳。〔集解〕惠棟曰。浩、孟康、闞駰皆音閤。先謙曰。注見馬武傳。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音鈆牙。〔集解〕沈欽韓曰。紀要。今蘭州西北三百里。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集解〕顧炎武曰。西寧衛下。唐翼谷在允吾谷西。馬伏波破羌處。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

勞之賜牛羊數千頭。〔集解〕吳仁傑曰。案莊周書。腓無胈。脛無毛。急就章。股腳膝髕脛為柱。蹲踝跟踵相近聚。顏注。脛、胻骨也。腨、腓腸也。然則脛與腓腸相近而不同。援之中矢實貫腓腸。書貫脛。則乖其實矣。又腓腸亦謂之脣。山海經無脣之國。脣或作綮。郭注云。綮、腓腸也。莊周書技經肯綮之未嘗。集韻以綮為筋肉結處。不言與脣通。蓋偶忘山海經注耳。惠棟曰。東觀記云。中矢貫腓腸。上聞。賜羊二千牛三百頭以養病。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集解〕先謙曰。在今碾伯縣東五十里。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無塊曰壤。〔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援上疏云。亢吾以西數十里一城。城皆完堅。舊制置塞。因山阻谷。其蹊徑輒有候尉。故虜不得妄動也。案亢吾當作允吾。沈欽韓曰。方言、膿、肥也。廣雅、膿、盛也。壤當為膿。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樂都水。〔集解〕先謙曰。湟水在破羌城南門前過上。出青海。下入黃河。流一千餘里。其地謂之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東觀記曰。梁統也。令悉還金城客民。金城客人在武威者。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隖。音一古反。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援為狄道開渠。引溢水種秔稻。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集解〕周壽昌曰。案塞外各侯王君長。新莽時。皆貶其位號。故援皆奏復之。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

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氐道縣屬隴西郡縣管蠻夷曰道（集解）劉攽曰注管當作有是漢書本文後人不曉誤之先謙曰在今秦州府清水縣西南上邽東南下辯東北）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集解）劉攽曰案此不成文理當云開恩信寬以待下先謙曰東觀記正作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華嶠書云遇長吏如兄弟委以任之）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志曰郡當邊戍丞爲長吏又置諸曹掾史）頗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旅距、不從之貌（集解）先謙曰旅距聚衆相拒耳注非）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集解）通鑑胡注隴西治狄道故得詣門白太守）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燒虜、即燒羌也）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良、甚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狀作牀是）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上從容問援曰吾甚恨前殺牧守多也援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上大笑其順時不忤皆此類也）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

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記曰。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也。更具表言。帝從之。（集解）王補曰。援上書請復鑄五銖錢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見晉書食貨志。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集解）先謙曰。此史文從其後官稱之。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集解）先謙曰。注見章紀。訞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詿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皖音下板反。又下管反。（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爲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蟣蝨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出付尚書。數日。敕黃門取頭蝨章。持入。因取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徵側者。麊泠縣雒將之女也。嫁爲朱䳒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怒。故反。攻沒其郡。九眞、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

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集解〕惠棟曰。顧炎武詩云。文淵印下羊。用此傳注。熊朋來鐘鼎大韻序云。皋字以諧聲丰字。非羊也。郭忠恕佩觿引注云。丰工九反。宋本後漢書亦有作丰者。或从白从夲。故云白下人人下羊。以扶樂侯劉隆爲副。扶樂縣名。屬九眞郡。〔集解〕錢大昕曰。案陳國有扶樂縣。隆封國當在此。未必遠至九眞也。隆傳云鄉侯。通鑑胡注。九眞無扶樂縣。水經注扶樂鄉在扶溝縣也。督樓船將軍段志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又有平樂侯韓宇。段志作殷志也。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幷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刊除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援好事。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於春夏筍。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葉榆水過交阯麊泠縣北。分爲五水。絡交阯郡中。其南水自麊泠縣東逕封溪縣北。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焉。先謙曰。浪泊。元史大羅城路。大羅城西街之西。即今西湖。見大越史記注。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集解〕沈欽韓曰。紀要。禁谿在越南太原府境。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越志云。徵側兵起都麊泠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集解〕通鑑胡注。在麊泠縣西南。沈欽韓曰。穴當爲究。水經鬱水注引竺枝扶南記曰。山溪瀨中謂之究。葉榆水注。援將兵討側。側走入金溪究中。三歲乃得。紀要。究山在太原府西弄石縣境。有巖洞可通行舟。或曰即金溪究也。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釃、酒濾也。詩曰。釃酒有藇。毛萇注云。以筐曰釃。釃音所宜反。從容謂

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周禮曰。車人爲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集解〕先謙曰。東觀記里下有塢字。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集解〕劉攽曰。案文重當作熏。周壽昌曰。案重蒸言下潦上霧兩重相蒸也。不必改熏。先謙曰。東觀記作熏。案重字亦通。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鳶、鴟也。跕跕、墮貌也。跕音都牒、泰牒二反。臥念少游平生時語。〔集解〕惠棟曰。孔安國、論語注云。平生、猶少時也。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眞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眞郡。居風、今愛州。〔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都陽十八砦在思恩府西北六百里。今土司治。紀要、居風今越南國淸化府西北。都羊、帝紀作都陽。山名。御覽五百九十四引東觀記。援征都陽山賊。上頭戮章云云。官本東觀記作尋陽山賊。似誤以都爲尋。移前破皖賊下。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嶠音渠廟反。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也。〔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阯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交阯。於今爲盛。十月。援南入九眞。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藪。犀象所聚。羣牛數千頭。時見象數十百爲羣。又分兵入無編縣。至居風縣。帥不降。並斬級數十百。九眞乃靖。云。袁宏紀。徙其渠帥數百家於零陵。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

千。西于縣屬交阯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也。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庭也。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並屬交阯郡。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駮者十餘事。駮、乖舛也。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援平交阯。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瞠目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敕。後定果下獄。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俚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餘。初成。懸於庭。尅辰。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也。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史記平準書曰。以為在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于太行之阪。見伯樂則噴而長鳴。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行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

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京、名也。）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鞲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㠯爲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膁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鞲音居奇反。〔集解〕劉攽曰。注牙欲去齒一寸。案文多欲字。又汗溝欲深長而。案文而當在長字上。惠棟曰。注腹下欲平滿。唐宋舊本皆云脅堂欲平滿。）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德陽殿下。）㠯爲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集解〕王會汾曰。案九郡乃武帝紀中語。至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元帝初元三年。罷珠厓。故前書地理志交州刺史部止有七郡。此注言與前書不同。殆失考耳。）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目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集解〕惠棟曰。史記鄒陽傳云。子胥鴟夷。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何能臥牀上。

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崗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順德府邢臺縣南百泉村。）詔百官祖道。援謂黄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雁門、代郡、上谷障塞。（〔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援行亭鄣。到右北平。詔書賜援鉅鹿縑三百匹。）烏桓侯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援小病。松拜牀下。援於牀上坐視。不爲禮。姚信士緯云。援憑几而見梁竇子弟。袁宏紀云。援於人汎愛多容。然見爵位而無實者。笑曰。刀不應齒。士不聞耳。何足畜乎。有奇異於衆者。雖在少賤。必異待之。）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松尚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爲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父統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酈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樠作朗。潕作武。在今辰州界。〔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劉尚作劉禹。）深入軍沒。援因

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矍鑠、勇貌也東觀記作矆哉是翁矆音許縛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矆作矆 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杜憶 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 索、盡也〈集解〉王補曰通鑑作年迫日索無餘字 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集解〉通鑑胡注調、和也援固慮耿舒之難與共事梁松、竇固之遝言矣 明年春軍至臨鄉 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鄉也〈集解〉先謙曰臨鄉蓋鄉名存考 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至下雋 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兗反〈集解〉沈欽韓曰沅陵在武陵西下雋屬長沙郡不應反在武陵西也紀要亦云注誤當在常德府沅江縣界先謙曰歷代地志皆以武昌府通城岳州府巴陵、臨湘諸縣當漢下雋當日進兵時事無從考覈矣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 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輪、三百里山下有援停軍處徑曲多險其中紆折千灘元和志云在沅陵縣東四十九里沈欽韓曰壺頭山在沅陵縣東北百三十里接常德府桃源縣界 從充則塗夷而運遠 充、縣名屬武陵郡充音昌容反〈集解〉先謙曰注見順紀 帝初以爲疑及

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搤、持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持作拊。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卽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集解〕沈欽韓曰、崔豹古今注、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集解〕先謙曰、致與至同。若夜擊之。卽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集解〕先謙曰、降鑒事詳宗均傳。松宿懷不平。以援往受其拜。遂因事陷之。〔集解〕王補曰、袁紀、松未至而援已死、松與馬武毀惡援於上。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集解〕王補曰、古今論援者、袁宏以爲過恃才、爲之不已、則是葸畏養望者反優矣、其說非也。惟胡寅最當事理。其言曰、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充道、兩事俱

上。帝從援策。尋復聽舒告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邪。不然。有臣如援。而不保令終。其爲君德之累。豈小小哉。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並余之子也。喜音許吏反。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謂譏刺時政也。（集解）惠棟曰。通鑑作政法。案注當從政。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說文曰。衿、交衽也。詩云。親結其褵。毛萇注云。褵、婦人之褘也。女施衿結帨。爾雅曰。褵、緌也。郭璞注曰。即今之香纓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也。（集解）沈欽韓曰。陳祥道禮書。纓帶曰衿。帶結而垂曰褵。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淸濁無所失。輕重合宜。（集解）先謙曰。言人無賢不肖待之如一。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鴨也。（集解）通鑑胡注。毛晃曰。舒鳧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曰鴨。野生而高飛者曰鶩。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集解）惠棟曰。漢律云。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捕豻一。購錢百。按雅釋獸云。熊虎醜其子狗也。說文。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先謙曰。此引俗諺。極不類者反以相形。非必指熊虎之子也。玉篇。熊虎

（子曰。狗與狗不同。）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㠯爲言。吾常爲寒心。是㠯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㠯誡兄子。（〔集解〕惠棟曰。王充云。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此言當爲伏波發也。）而梁松、竇固㠯之交結。（〔集解〕先謙曰。㠯字無義。疑當作與。音近而訛。）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㠯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山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義淸縣東北。今名固城也。〔集解〕先謙曰。在今襄陽府襄陽縣西北。）由此擢拜零陵太守。（今永州也。）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㠯勝瘴氣。（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溼痹。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㠯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㠯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㠯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㠯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犀之有文彩也。）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昱、司徒侯霸之子也。）皆㠯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㠯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稾葬而已。（裁、僅也。與纔同。稾、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稾。〔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援墓在石馬亭西。睢水所經也。）賓客故人莫敢弔會。

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集解〕王補曰．征蠻之役．援功垂成而病卒．宗均席其威信．承制招降．以收其成．均之功．即援之功．罪於何有．陷之者．梁松、馬武、耿舒也．海內不聞其過．家人不知所坐．賈胡之讒．明珠之譖．何以示天下乎．光武於援家伏闕請罪．則出松書以示之．松、固在中．則以朱勃所上章使讀之．於朱勃之血誠申訟．則不報焉．所謂介介惡是者．援蓋早慮之矣．馬革裹葬．恰慰平生．特難為推心置腹．明見萬里之光武解耳．故嘗謂怒收新息侯印．酷於韓彭之葅醢也．）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無求備於一人．）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徵通至．釋不誅．田橫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于海島．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使還報．邯畏趙高讒之．遂降項羽．）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于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聊即今博州聊城縣也．）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末規、猶下計也．詩云．巧言如簧．類、善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集解〕王補曰．此下．袁紀有以四年冬．始歸正朔．當此之時．虜述僭號於益州．隗囂擁兵於隴冀．豪傑睢盱．且自為政．）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間關、猶崎嶇也．）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

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周訢止之.王曰.許綰爲我呪曰.若入不出.請徇寡人以首.周訢對曰.今有人謂臣入不測之泉而徇臣以鼠首.可乎.綰之首猶鼠首也.囚王於不測之秦而徇王以首.竊爲王不取也.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謂援使隗囂也.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集解〕王補曰.書鈔此下有豪強叛城.會羌殺吏二語.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民饑餓嗷嗸責援也.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鎭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湧泉.埶如轉規.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埶也.〔集解〕王補曰.文選王仲宣誄注.引作轉圜.遂救倒懸之急.孟子曰.當今之時.行仁政.人悅之猶解於倒懸也.存幾亡之城.幾音祈.幾、近也.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守音式授反.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士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吝、猶恨也.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日南、九眞皆屬交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

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僵、仆也。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集解〕沈欽韓曰。洪範傳。農、厚也。疏引鄭注。農讀爲醲。說文。醲、厚酒也。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目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目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詐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言作書。是。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小雅巷伯篇也。畀、與也。昊、昊天也。投與昊天。制其罰也。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言其僮豎無知也。高祖曰。豎儒幾敗吾事。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目功除。公羊傳曰。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爲桓公諱也。以桓公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目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

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前書曰。彭越爲梁王。欒布爲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集解〕王補曰。袁紀。書奏不報。歸田里。時梁松、竇固等在中上問知朱勃。平對曰。故雲陽令。因以所上章使讀之。松固驚。相謂曰。知是。陛下不甚罪伏波也。補案本傳報上章不字。通鑑作帝意稍解。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矩步者回旋皆中規矩。辭言嫺雅。嫺音閒。嫺雅。猶沈靜也。司馬相如曰。雍容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稟、受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眞。食其全俸。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卽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東觀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子石、磐字也。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馬嚴姊壻父平阿侯王述案恩澤表。剌侯仁生述。則磐當爲仁孫也。莽敗。磐擁富貲居故國。爲人尙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

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謂豪俠者也。〔集解〕通鑑胡注。長者、謂諸貴戚。即前所云長者家兒是也。陳景雲曰。長者猶貴人。鄭衆辭皇太子山陽王之聘。梁松諷以長者意不可違是也。錢大昕曰。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是長者爲貴人之稱。王補曰。袁紀援謂所親曰。王子石、傑士也。今游京師在長者間。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是援行軍之司馬也。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集解〕劉攽曰。案肅即是受誅之家。不當云客。蓋是容字。容有此事也。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張敖爲趙王。其相貫高。高祖不禮趙王。高恥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宣。霍氏女壻。坐謀反誅。宣帝祠昭帝廟。章乃玄服夜入廟。待帝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並見前書。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集解〕王補曰。袁紀。种歎曰。馬生之言其神乎。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南宮也。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

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

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張儀、虞卿、並爲客卿、故取名焉。事見史記。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游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伊尹負鼎以干湯、光武與竇融書曰、千載之遇也。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謂誡竇固、梁松、王磐、呂种等、皆如所言也。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居功名之地、讒搆易興、而能免之者少矣。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爲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通乎。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武溪無功、卒于師、廖不得嗣爵。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爲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

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熹爲衞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尙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書音義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元帝約省。故罷之。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哀帝卽位。詔罷鄭衞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也。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長安語曰。當時諺也。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集解〕劉攽曰。案文有未幾。則不當更有後字。蓋本是復字也。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太后曰。吾爲萬乘之主。身衣大練縑裙也。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尙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太宗、孝文也。玄默爲化。身衣弋綈。成帝下詔。務從儉約。禁斷綺縠女樂。嫁娶葬埋過制。唯青綠人所常服。不禁。哀帝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成帝以趙飛燕。哀帝以董賢。爲儉並不終。易

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卦九三爻辭也。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爲進退。不恒其德之象。又玄體兌。兌爲毀折。後或有羞辱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玄作互。是。誠令斯事一竟。竟、猶終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㠯當瞽人夜誦之音。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詩夜誦。夜誦者其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㠯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埶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王逸注楚辭云。屑、顧也。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爲順陽侯。㠯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㠯是稱之。子豫。爲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埶。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物、無也。故、事也。謂死也。〔集解〕惠棟曰。劉熙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後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㠯廖先帝之舅。厚加賵賻。使者弔祭。王主會喪。謚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年。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爲潁陽侯。〔集解〕官本考證曰。詔當作紹。

防字江平。〔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公平，別本又作字孝孫，書鈔六十四引華嶠書同。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為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其各以（下缺）固等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案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至，敕下調馬穀。防遂見親近。肅宗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滇吾降漢，乃入居塞內，故稱保塞。拜防行車騎將軍事。〔集解〕汪文臺曰，書鈔六十四引華嶠書云，位列九卿，班同三府，與耿恭同征盧水羌。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酈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集解〕先謙曰，在今岷州西南。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

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爲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索西縣名故城在今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記云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卽謂此城〔集解〕惠棟曰水經注防與耿恭從五溪檻檻谷出索西與羌戰破之築索西城在隴西臨洮縣也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嘉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袁宏紀三年八月辛巳還京師車駕幸其第厚加賞賜使防歲舉吏二人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爲許陽侯〔集解〕惠棟曰案下詔稱許侯陽字衍東觀記光字叔山監越騎時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爲五校尉主禁兵武備所以宿衛兩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射聲治寺北宮洪頤煊曰和帝紀許侯馬光自殺陽是衍字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省闥綏安西羌增封侯國以襄城羹亭一千二百五十戶防身帶三綬貴寵至盛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祿勳〔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將緹騎宿衛宮省光爲衞尉防數言政事多見采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解見章帝紀〔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十二月作十月引見章紀子鉅、

爲常從小侯。（以小侯故得常從也。）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禮記曰。二十弱冠。儀禮曰。士冠。筮於廟門。主人玄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卒筮。旅占告吉。若不吉。卽筮遠日如初。前期三日筮賓。如筮日之儀。陳服于房中西牖下。東領北上。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嫡子冠于阼。以著代也。三加而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吉辰。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集解）劉攽曰。注士冠筮于廟門。案文少一日字。先謙曰。官本注筮日作求日。）特拜爲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集解）惠棟曰。東京賦云。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揚。薛綜云。皆在應門之內也。）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中山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防也。）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近帶城郭。妨困小民。）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之節度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敕。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埶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爲司隸校尉梁松所奏也。先謙曰。據松傳。歿于顯宗永平四年。馬氏之敗在肅宗建初八年。松歿久矣。）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

九

諡傷之。其令許侯思愆田廬。有司勿復請。（留之於京。守田廬而思愆過也。）以慰朕渭陽之情。（渭陽詩。秦風也。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光為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東觀記曰。光遭母喪。哀痛感傷。形骸骨立。）帝以是特親愛之。（〔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章帝與光詔曰。朝送鹿膾。寧用飯也。）乃復位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為太僕。（〔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光視事減省諸費。歲千萬以上。）康為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東觀記曰。奴名玉當。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之。）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為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以江南下溼。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為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朗為合鄉侯。（〔集解〕惠棟曰。案水經注。朗一作復。永寧元年封也。合鄉屬東海郡。）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東觀記曰。余卒時。嚴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

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洛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余王莽時封致符子。蔡邕集。余封中水侯也。又注。平河侯述、元始四年嗣。建武二年封。先謙曰。注河字誤。援傳亦作平阿。而好擊劍。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集解）劉攽曰。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周壽昌曰。案東觀記原文。四年。叔父援乃將嚴西。嚴從其故門生云云。俱主援立說。其字即指援。援之故門生也。注係截引故字。句微閡。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大人、長者之稱也。仕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目家事。弟敦。（集解）惠棟曰。敦女宗姜。娶太僕趙岐。見三輔決錄。世系作數。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決錄注曰。鉅下地名也。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既立。（集解）先謙曰。嚴上書見后傳。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敕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衞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敕嚴過武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

好五兵.故今祭之.見高祖紀. 帝親御阿閣.阿、曲也. 觀其士衆.時人榮之.肅宗卽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集解〕惠棟曰.徵拜侍御史.復遷中丞也.東觀記云.嚴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嚴舉劾案章.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 除子鱄爲郎.鱄音持兗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持作時. 令勸學省中.勸、勉也.前書.王鳳薦班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是也. 其冬.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肅宗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納敕嚴.有所見聞輒言. 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尚書咎繇之詞. 言王者代天官人也.就考績黜陟.㠯明褒貶.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㠯刑法.中音陟仲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陟作丁. 不卽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集解〕洪頤煊曰.西南夷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李注.東觀記.輔作酺.梁國寧陵人也. 揚州刺史倪說.倪音五兮反.說音悅. 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考、案也. 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㠯懲虛實.前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 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㠯

年老優游．不案吏罪．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爲丞相．掾史有罪．終無所驗．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也．見前書．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罔養．猶依違也．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敕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爲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左傳．鄭子產誡子太叔爲政之詞也．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眚亦災也．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中郎．〔集解〕何焯曰．郎下脫將字．東觀記云．嚴爲五官中郎將．邊境每有事．輒下車處便宜．上勞以手書．除三子爲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衞尉事．二年．拜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勳女爲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集解〕先謙曰．風聞令曹褒、褒雜治它郡盜徒．見褒傳．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敕問．使驛

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建初中。嚴病。遺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上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刀、革帶付龔。賜嚴遺太醫送方藥。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爲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謂固、伉、歆、鱄、融、留、續。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續博覽古今。同郡班固著漢書。百篇其七表及天文志有錄無書。續盡踵而成之。周壽昌曰。續奉詔繼固成天文志。見曹世叔妻傳。而此傳不載。善九章算術。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順帝時。爲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續先爲張掖太守。永康五年。代韓皓爲校尉也。遷度遼將軍。〔集解〕惠棟曰。永和元年遷也。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棱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卒。無子。棱心喪三年。東觀記曰。毅張掖屬國都尉。建初中。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目棱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

目利百姓。賑貧羸。薄賦斂。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東觀記曰。棱在廣陵。蝗蟲入江海。化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棱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目棱為丹陽太守。棱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集解〕先謙曰。東觀記。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簟。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目興。廖乏三趣。防遂驕陵。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滋益恭。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四校補

馬援傳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注是時員爲讓苑使者（錢大昭曰、護苑使者、前書百官表雖不載此官、然王音嘗薦谷永爲之、見永傳、今案袁紀亦作護苑吏）

而簡易若是注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但、官本作袒、與聚珍本東觀記合、今案說文、但、裼也、裼、但也、古袒作但、故通鑑亦作但幘坐）

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官本無帝字）

夫居前不能令人輊（輊、原譌輕、據注正、官本不誤）注輊音涉利反（官本陟作丁）

不自知其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其作泣是（錢大昭曰、知其下當有泣字、南監本其作泣、案通鑑其亦作泣、知本無其字）

來歙奏言隴西侵殘（案侵讀作浸、古字通）

援中矢貫脛集解吳仁傑曰案莊周書腓無胈脛無毛至惠棟曰東觀記云中矢貫腓脹（案集解引東觀記、當置吳說之前、吳說始有著、檢刊誤補遺、原係引東觀記後、加以案語、但全錄之、惠說自可省也、又今聚珍本東觀記作貫腓脛、不作腓脹、脹俗字、當作腸、說文、脛、胻也、胻、脛耑也、腓、脛腨也、腨、腓腸也、足由郄至踝、其閒謂之脛、脛之言莖也、如莖之載物也、腓腸、卽謂脛骨）

後之肉亦曰膞腸易咸其腓鄭注訓腓爲膞腸是矣分言之則前爲脛後爲腓莊子腓無胈脛無毛胈者毳毛毛者豪毛居脛之毛前多長豪後則茸毳統言之則但曰脛曰胻史記龜策傳壯士斬其胻卽斮朝涉之脛前書賈誼傳一脛之大幾如要山海經大幽有赤脛之民赤水有長脛之國皆不得謂言脛不及腓且矢卽著於腓腸既已貫腓腸尤不得謂無與於脛脛固其主名也吳氏必謂書貫脛爲非不太泥乎

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錢大昭曰王莽始建國元年廢五銖錢故請復之

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注嫁爲朱鳶人詩索妻案水經葉榆水注朱䳄雒將子名詩索麊泠雒將女名徵側爲妻側爲人有膽勇將詩起賊馬援將兵討側詩走入金溪究趙一清曰索妻猶言娶婦范史作嫁爲朱鳶人詩索妻繆矣案據水經注言將詩言側詩明止名詩

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注丞印四下羊丞原作承據東觀記正官本不誤案丞古亦通作承

擊九眞賊徵側餘黨都羊等集解都羊帝紀作都陽案羊陽古通作如左氏傳之夷羊五晉語作夷陽午戰國策之樂羊古今人表作樂陽又綏民校尉碑歐陽尙書作歐羊尙書皆是

子輿傳西河儀長孺案氏族略儀姓衛大夫儀封人之後然潛夫論志氏姓帝舜之後有儀氏禹時有儀狄見戰國策又左傳陳有儀行父皆在前

備此數家骨相目爲法注蹄欲厚三寸案厚三寸與齊民要術合官本三作二

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注。漢書曰。平南越。目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集解。王會汾曰。案九郡乃武帝紀中語。至此注言與前書不同。殆失考耳。今案儋耳、珠崖、後雖相繼作罷。而傳文乃就路博德開置之始言之。故章懷以為不合。王氏反謂注為失考。非。又章懷所云九郡。乃據前書路博德傳文。非據武紀。紀固未明言九郡也。但竇融傳已云任囂效尉佗制七郡。其於佗當時情事。亦未必合。直是南海七郡。本為當時慣語。故援亦忘數儋耳。珠崖耳。

矍鑠哉是翁也。注、矍鑠、勇貌也。官本注無也字。

明年春。至臨鄉。集解。臨鄉蓋鄉名。存攷。通鑑胡注引水經注。武陵郡沅南縣。建武中所署。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為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今案臨鄉之名。傳凡三見。耿舒言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朱勃言。閒復南討。立陷臨鄉。而後世求其地之所在。殊無可據以確定者。以朱勃書立陷臨鄉。水經注援討臨鄉。觀之。似本奚蠻地名。水經沅水注。又言臨沅縣南對沅南縣。荊州記則謂臨沅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牂柯且蘭縣。至郡界。分為五溪。援討臨鄉而建城治。則沅南縣蓋即臨鄉故地。而亦分臨沅以增置之耳。（今常德武陵縣西南七十里）以地邇臨沅。故有臨鄉之名。以縣在沅南。故建沅南之號。胡氏之引水經注。意固有在也。

松宿懷不平。注。以援往受其拜。案祖道之盡言。還書之啓釁。皆松所不平。似不盡在受拜也。

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注。喜音許吏反。官本注吏作虛。

皆明珠文犀。注。犀之有文彩也。案之當作角。

槀葬而已。注。言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槀。案時權二字當乙。

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注。謂援使隗囂也。案援本爲囂送質子留京師。而囂忽背漢。則援與囂子同爲陷於深淵虎口也。援爲隗囂使漢。未嘗爲漢使隗囂。注說盡誤。

埶如轉規。注。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埶也。案轉規猶轉圜。取其埶之順也。前書梅福傳。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顏注可證。集解。

王補曰。文選王仲宣誄注。引作轉圜。案此引作圜。當係誤字。陸倕石闕銘。計如投水。思若轉規。選注引此仍作規。

銖鋤先零。銖。官本作誅。是。

士多瘴氣。瘴原作障。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猝遇三夫之言。横被誣罔之讒。注。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 至 願主熟察之。案龐共。魏策作龐葱。願主。魏策亦作願王。

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案觀下文報歸田里。則朱勃上書之時。必尙未歸田里。安得云常伏田里。常蓋當之誤。

書奏。報歸田里。集解。王補曰。袁紀、書奏不報。歸田里。至補案本傳報上奪不字。案袁紀不字。必係誤衍。果不報。則但書不報。文義已足。歸田里不必書也。又罷歸田里。乃漢制廢斥名詞。因不報而自歸。亦不必言歸田里。當時帝方盛怒。勃固無不待報而擅歸之理。勃書本自陳年已六十。當伏田里。故帝報許之。不以其訟伏波爲罪。卽意稍解也。

旦當瞽人夜誦之音。注。夜誦者。其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錢大昭曰。夜誦、樂官名。已詳前書禮樂志。章懷乃承顏注之誤。

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錢大昭曰。案前書。臨洮本南部都尉治。

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錢大昭曰。兩司馬、卽下文司馬夏駿、司馬馬彭也。案續志。將軍長史、司馬。皆止一人。此有兩司馬。蓋特置。今案兩司馬蓋有一假者。

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錢大昭曰。續志。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

遷廣陵太守。至賑貧羸。薄賦斂。官本斂作稅。注。棱在廣陵。蝗蟲入江海。化爲魚蝦。官本注。蟲作虫。非。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魯恭弟丕。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卓茂字子康。〔集解〕先謙曰。李善文選注。作字子容。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爲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東觀記曰。茂爲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爲華貌。行己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乃步輓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密、今洛州密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宗室傳。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誨爾諄諄。音之順反。

舉善而教。〔集解〕周壽昌曰、風俗通、汝南太守歐陽歙下教云、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三國魏志徐邈傳詔曰、舉善而教、仲尼所美、顧劭傳舉善以教、風化大行、知漢魏以來讀論語法師承皆如此。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家語曰、宓子賤爲單父宰、人不忍欺。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謂所部也。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集解〕先謙曰、囑俗字、東觀記作屬。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集解〕先謙曰、東觀記義作儀。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

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元始中。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集解）先謙曰。書鈔七十八引續漢書。作河內二十縣。河南作河內。蓋誤。類聚五十引。與傳同。督郵言之。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部有督郵掾。以察諸縣也。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今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續漢志曰。侍中無員。掌侍左右。顧問應對。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爲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王子比干。紂殺之。商容。殷賢臣。武王入殷。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商容之閭。表。旌顯也。閭。里門也。事見史記。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侯。（集解）洪頤煊曰。二十八將論亦作太傅宣德侯卓茂。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單複具謂之襲。（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金五百斤。復以茂長子戎

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集解〕蘇輿曰。茂於顯宗時圖畫雲臺。案茂無武功。徒以節行見重。光武特舉以風末俗。故後世承其意。附於功臣之列也。桓帝延熹中。悉毀諸祭祀。惟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見循吏傳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汎鄉在琅邪郡不其縣。崇卒。子楘嗣。楘音丑金反。又所金反。楘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時字。前後言不仕王莽者多矣。不須時字也。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新都縣也。屬南陽郡。〔集解〕先謙曰。本以新野之都鄉爲縣。封莽。後漢仍省入。謂之東鄉。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集解〕先謙曰。休事見王莽傳。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集解〕顧炎武曰。漢書表云。安衆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爲王莽所滅。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弟紹封。宣或即寵之誤。擢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玄孫邕傳。〔集解〕王補曰。光武之侯卓茂。嘉其不仕王莽。故詔特言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范史於傳末類紀同志六人事。得其旨矣。通鑑僅以謂循吏。大爲失之。再觀平蜀之日。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益知光武

崇尙名義、意存專闕而東都志節之盛、實基乎是。唐賜堯君素宋表韓通明徵巴延資中其諸昉於此與。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虓、虎怒也。詩曰闞如虓虎。嬰城、言以城自嬰繞。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日。字書曰、倥傯窮困也。給、足也。日促事多、不暇給足也。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斷斷、猶專一也。書曰斷斷猗無它技。（集解）惠棟曰、廣雅云斷斷、誠也。𢤦音都玩切。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史記燕昭王即位、欲雪齊恥、目招賢者、得郭隗、爲築宮而師事之。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蘊、積也。越關阻、捐宗族、目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校、報也。鄰、近也。曾子曰犯而不校。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怨、謂爲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集解）洪亮吉曰、水經注引戴延之西征記、焦氏山北數山漢司隸校尉魯恭葬山南、此蓋別一魯恭、係山陽金鄉人。其先出於魚傾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集解）惠棟曰、史記作卞邑。徐廣云卞一作下。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設六筭之法、以窮工商、故曰權數。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

郡中賻贈。無所受。公羊傳曰。貨財曰賻。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高祖時。魯申公詩也。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閉門講誦。兄弟雙高。學生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問、遺也。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與音豫。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集解〕汪文臺曰。類聚五十。御覽二百六十七、引續漢書云。道民以孝。推誠而治。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貰、寬貸也。音時夜反。於是吏人信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民李勉爲母所言。恭召就責問。因爲陳父母恩德。勉慚悔返。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

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見漢官儀。廉、察也。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瞿音久住反。（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親默然有頃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集解）汪文臺曰。御覽類聚引續漢書云安美其治。以勵屬縣。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集解）王補曰。疏首有竊見竇憲、耿秉銜使奉命暴師於外。見御覽四百五十三引東觀記。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

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章帝崩也．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集解〕王補曰．盡疑衍字．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陰不出．故百姓三時不聞警蹕．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檀弓曰．魯人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殺人父子．予不忍為．乃與私屬盡去邠．止於岐山．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於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宗古公為太王．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也．肆、放也．言平坐踞傲肆放無禮也．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韁也．〔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

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親乎天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它吉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親乎作親乎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比卦坤下坎上。坤爲土缶之象也。坎爲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而吉也。（集解）劉攽曰。誠來有我而吉已。案文此我當爲它。注文甚明。惠棟曰。上云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則他謂遠方也。荀爽註比初六爻之初在應外。以喻殊俗。聖王之信。光被四表。絕域殊俗。皆來親比。故无咎也。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荀註云。缶者應內。以喻中國。孚既盈滿中國。終來及初。非應。故曰它也。象云有他吉者。謂信及非應。然後吉也。子夏易傳亦云。非應曰他也。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集解）惠棟曰。殺、通鑑作破。案袁宏紀章和元年冬十月。北匈奴爲鮮卑所殺。降者十餘萬。遠臧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肜、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竇固、祭肜、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肜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爲庶人也。白山之難。不絕如綖。白山、卽天山也。言肜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肜還下獄。同歷艱危。故曰如綖。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綖也。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殺吏士二千餘人。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度音大各反。（集解）通鑑胡注。今人多讀如本字。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促。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

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集解〕劉攽曰。案文恩當作思。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國爲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集解〕先謙曰。唐淄州高苑。今青州府高苑縣治。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說文曰。以財相賕曰購。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博昌尉。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青州府博興縣南二十里。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敕使陪乘。〔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侍中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後。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范陵人。〔集解〕錢大昕曰。和帝紀在十三年。先謙曰。范陵、官本作苑陵。案和紀九年呂蓋爲司徒注云蓋字君玉宛陵人官本同續志河南尹正作苑陵苑宛本通范

則誤字君上亦君玉之殘形。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爲郎中。賜駙馬從駕。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爲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時弟丕亦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續漢書曰。坐族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也。殤帝卽位。以恭爲長樂衞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爲司徒。漢官儀曰。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言順月令以行事也。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集解)通鑑胡注。連謂獄辭相連及也。滯謂留滯不決也。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京師、三輔、三河、弘農。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逮、及也。辭所連及。卽追捕之。(集解)王補曰。袁紀作有疑罪。延及良人數十人。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本多作后。古

字通〔集解〕惠棟曰案卦氣圖姤五月之卦也王補曰袁紀作案易消息四月乾卦用事經曰乾以美利利天下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月姤卦用事 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 誥理也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令誥四方乾爲天君之象也后君也故以喩人君施令也〔集解〕錢大昕曰鄭康成易誥作詰注云詰止也此傳云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則恭所引易亦作詰矣後人據王輔嗣本改爲誥爾惠棟曰陸氏經典釋文誥四方鄭元王肅皆作詰四方詰止也與晉恭合東觀書自作詰後人習于王弼之學改詰爲誥非後漢本文也先謙曰官本君之象也下有巽爲風號令之象也八字 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 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 行者尙止之況於逮召考掠〔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擾百姓三字 奪其時哉 比年水旱傷稼 人飢流冗 冗散也 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 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 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 而不被和氣 月令孟夏斷薄刑〔集解〕惠棟曰高誘云斷者定其輕重而施行也 出輕繫 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 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 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 挺猶寬也〔集解〕惠棟曰高誘云挺者緩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 西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爲獄主殺 人傷於疫 大陵之氣爲害也大陵星名春秋合誠圖曰大陵主死喪也 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集解〕通鑑胡注謂已結正也 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集解〕王補曰袁紀作謂正罪不欲令久繫不謂可考正罪法也故出輕繫明不欲拘之也 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

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淸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駮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集解〕王補曰：袁紀此議與上聯爲一疏。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謂氣候及星辰昏旦皆夏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夏以建寅爲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尙黑。殷以建丑爲正，尙白。周以建子爲正，尙赤。周以夜半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夏以平旦爲朔。祭天地宗廟曰犧，卜得吉曰牲。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龍以喩陽氣。易乾卦初九爻辭。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荄，草根也。荄音該，又音皆。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卑順爲道，漸至顯著，猶自履霜而至堅冰。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爲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爲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爲正，人始成之端也。

冀承天心。順物性命。㠯致時雍。然從變改㠯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集解〕惠棟曰。鮑昱傳云一人吁嗟。王政爲虧。蓋古有是語。未詳所出。況於衆乎。易十二月。〔集解〕王補曰。袁紀作十一月中孚曰。君子㠯議獄緩死。易中孚象辭也。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㠯報囚。如故事。報囚、謂奏請報決也。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集解〕王補曰。通鑑作門下耆生。蓋从袁紀。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習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集解〕王補曰。袁紀。學者受業。必躬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曰。魯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也。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㠯剛直爲稱。三年。㠯老病策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恭自爲三公。常稱病不視事。上輒遣小黃門問疾。喻令強起者數矣。至是遂稱疾篤。賜錢三十萬。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㠯兩子爲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侍中魯旭。牧守宣藩。剖符數郡。何焯云旭疑非謙之子。當有脫誤。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

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丕字叔陵。〔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平。隸法。丕平字相類。未詳孰是。李充傳亦作平。先謙曰。丕亦作平。就譌爲平耳。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孳孳、不怠之意。遂杜絕交游。不答侯問之禮。士友常目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目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後歸郡。爲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集解〕王補曰。丕策見袁紀十六。除爲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朞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愼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司寇、刑名也。決罪曰論。言奏而論決之。前書曰。司寇、二歲刑也。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王良之孫。便時移住學宮。丕止不聽。學宮、謂學舍也。〔集解〕先謙曰。不聽移入也。官本宮作官。是。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目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

丕言。王旦此懼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爲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續漢書曰。薦王恭等。皆備帷幄近臣。〔集解〕先謙曰。官本恭作龔。）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後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秩六百石。無員。）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蓺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韤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旦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甄、別也。）衣服之賜。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規、圓也。矩、方也。權、秤錘。衡、秤衡。）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集解〕通鑑胡注。漢儒專門名家。各守師說。故發難者必明其師之說以爲據。答難者亦必務立大義。以申其師之說。）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愼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

難之。是相誡也。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尙書。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人文則化成可爲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解人文作解人之文。陛下旣廣納謇謇。旨開四聰。無令芻蕘旨言得罪。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板詩曰。詢于芻蕘也。旣顯巖穴。旨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爲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丕。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三老解見明帝紀也。五年。年七十五。卒於官。

魏霸字喬卿。〔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五百十二。初學記十七。引續漢書云字嶠卿。先謙曰。東觀記與傳同。一本作字延年。濟陰句陽人也。句音鉤。〔集解〕先謙曰。今曹州府菏澤縣北三十五里。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建初中爲郎。霸孤兄弟子來候霸。以所乘車馬遣送之至成皋。郎官有乘阜蓋車者。見兄子乘車。疑而格殺之。霸聞。悲淚晝夜泣涕至病。八遷。和帝時。爲鉅鹿太守。〔集解〕先謙曰。東觀記。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常念兄嫂在家勤苦。而已獨尊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服機杼。子躬耕農。與兄弟同苦樂。不得有異。鄉里皆慕其行。化之。御覽、初學記同。又云臨郡終不遣吏歸鄉里。引謝承書。旨簡朴寬恕爲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性清約質樸。爲政寬恕。正色而已。不求備于人。掾史有過。輒私責數。不改。休罷。終不暴揚其惡。吏或相毀訴。霸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

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霸爲將作大匠。吏皆懷恩。人自竭節作業。無譴過之事。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爲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爲光祿大夫。〔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霸妻死。長兄伯爲娶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矣。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爲。即自入辭。其妻手奉案前跪。霸曰。夫人視老夫復何中直。而遂失計義。不敢相屈。即拜而出。妻慙求去。遂送還之。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以病乞身。復爲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隅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事也。隅、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風隅作風角隅角也。作角隅也。爲是。父崎。順帝時爲司徒。崎音丘宜反。〔集解〕惠棟曰。太尉劉寬碑云。公之考乃作司徒。輔毗安順。勳載二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校、報也。論語曰。曾子曰。犯而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大將軍、梁冀也。〔集解〕惠棟曰。案陶宏景眞誥。寬嘗舉方正。碑云。公浮雲之志。三公莫能致之。大將以禮脇命。舉高第。拜侍御史。遷梁令。喪舊君以棄官。三府並招。博士徵。皆辭疾不就。司隸察茂材。太尉舉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入登侍中。歐陽修曰。據碑止四遷爾。博士未嘗拜也。傳至大中大夫始

云遷。其前自長史入登侍中。史闕書也。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爲東海相。東海王彊曾孫臻之相也。延熹八年。徵拜尙書令。（集解）惠棟曰。洪适云。碑云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自侍中轉拜尙書。遷東海相、南陽太守。後碑亦同。傳以問地震相東海在前。而八年所拜乃尙書令。案帝紀延熹八年九月丁未京師地震。傳之誤也。遷南陽太守。（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引華嶠書云。爲南陽太守。教民種柘、養蠶織履。生民之利。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集解）通鑑胡注。古者鞭用生皮爲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爲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引華嶠書云。好爲諸生講論經義。不嚴而治。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洛陽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熹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輿人。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被、加也。爲酒所加也。被音平寄反。（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上賜酒。伏地睡。詔問故。乃答曰。臣任責重大。恆憂心如醉。且使奴至市買菜。奴盜用錢飲酒。晏乃還。臥於閤內。又不得菜。既醒。乃罵之爲死狗。罵畢即束帶來。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睡耳。願見哀恕。案此則合後事爲一時事。未詳孰是。帝

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說文曰。澡手曰盥。音管。京師以爲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良久也。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期會。〔集解〕先謙曰。官本期作朝。是。東觀記作朝。書鈔百二十九引東觀記亦云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集解〕汪文臺曰。書鈔百四十四引續漢書云。得無爛汝手乎。更衣而入。曾不變色。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衞尉。〔集解〕惠棟曰。碑云固疾遜位。拜光祿大夫。遷衞尉。歐陽修云。不書光祿大夫。史闕也。光和三年。復代段熲爲太尉。在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以先策黃巾逆謀。先策謂預知也。以事上聞。封逯鄉侯六百戶。逯音錄。中平二年卒。〔集解〕惠棟曰。碑云二月丁卯。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諡曰昭烈侯。〔集解〕惠棟曰。碑云。天子閔悼惻怛。發手筆爲策。使右中郎將張梁。持節臨弔。賜琀瑁璲。有加典禮。復使五官中郎將何夔、持節諡曰昭烈侯。夏四月庚戌葬。先謙曰。官本烈作列。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愨德滿．款款、忠誠也．仁感昆蟲．愛及胎卵．童兒不捕雉也．寬霸臨政．亦稱優緩．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五校補

卓茂傳。性寬仁恭愛。注。推實不爲華貌。官本推作雅。案作雅。實與通鑑合。作推實亦與東觀記合。推實卽推誠。非字有誤。

光武曰。宣襲封安衆侯。集解。顧炎武曰。至宣或卽寵之誤。陳景雲曰。據謝承書。安衆侯有預討王莽佐平王郎大功。非避世者。今案謝承書言安衆侯事。見李通傳注。其書以安衆侯爲劉崇。本繆誤。不足據。宣與寵自係一人。其隱本以避禍。旣出自當致力功名。與諸劉同也。

魯恭傳。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集解。洪亮吉曰。水經注。戴延之西征記。焦氏山北數山。漢司隸校尉魯恭葬山南。此蓋別一魯恭。係山陽金鄉人。今案洪說失考。據水經濟水注引西征記。本云焦氏山北數里。漢司隸校尉魯峻穿山得白蚢白兔。不葬。更葬山南。鑿而得金。故曰金鄉山。其作數山。作魯恭者。皆誤本。刊誤已詳著之矣。又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見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亦非金鄉人。金鄉縣。後漢始增置。輿地廣記謂卽分昌邑縣地置之。其先出於魯傾公。案傾乃頃之譌。史記魯世家可證。

與母及不俱居太學。習魯詩。案此文當有脫誤。婦人不能同居太學習經也。

盡諒陰三年．集解．王補曰．盡疑衍字．今案竇憲求擊匈奴以贖死．在和帝諒陰之初．時太后稱制．從憲言．以鄧彪爲太傅．錄尙書事．百官總已以聽．用兵匈奴．內則太后主之．外則使彪主之．恭知非帝意．而不敢言．及太后．但舉諒陰之制．歸告冢宰．意謂旣已逾年改元．可自制止．不必盡諒陰三年不言耳．盡字非衍．

遠臧於史侯河西．錢大昭曰．史侯南匈奴傳作安侯．

前太僕祭肜．閣本肜多作彤．致與从月之肜棍．亦有竟譌爲彤者．此依本傳正．

白山之難．不絕如綖．注．白山卽天山也．官本注無也字．言肜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肜還下獄．同歷艱危．故曰如綖．案白山之難．至以爲累息．乃通言一事．蓋指北匈奴攻車師．耿恭救之．被陷幾死．惟餘十三人得還．故曰不絕如綖也．據耿秉傳．秉與竇固出白山．擊車師．又竇固傳．固遂破白山．降車師．是恭救車師．亦必戰於白山．恭傳．范羌從山北迎恭．所謂山卽白山也．若竇固到蒲類海、破白山、走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見袁紀）是乃白山之勝．不得云白山之難．且與都護陳睦之陷沒無涉．注說殆誤．

敬若天時．注．若、順也．尙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案易．後天而奉天時．虞翻注云．謂承天時行順也．引書分天時爲二事．似未合．

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宮．集解．先謙曰．至官本．宮作官．是．謹案前書何武傳．行部必先卽學官．見諸生．汲古本文注作官．官本文注又皆作宮．禮、天子曰

辟雍。諸侯曰頖宮。學宮、即頖宮也。趙本王國似作宮不誤。

魏霸傳。典作順陵。錢大昭曰。殤帝紀作愼陵。注云。俗本作順陵者誤。

劉寬傳。父崎。順帝時爲司徒。集解。惠棟曰。太尉劉寬碑云。公之考乃作司徒。輔毗安順。勳載二葉。錢大昭曰。據碑文。是崎於安帝時已爲司徒。碑言當時事必不誤。今安紀、寬傳皆不載。疑范書失實。今案崎於永建四年始由宗正爲司徒。見順紀。其在安帝時。雖未爲司徒。亦固在九卿之列。不礙言輔毗也。碑文但舉後官。似不必泥。

嘉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錢大昭曰。嘉當作熹。

寬常於坐被酒睡伏。案常當作嘗。涉上常令講經而譌。

伺當期會。集解。先謙曰。官本期作朝。是。至伺當朝會。謹案。前書陳遵傳。叩首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凡詣尚書期會。亦當朝服將事。期會不常有。故必伺之。朝見有常期。不必伺也。且朝與會乃兩事。言伺於於文反滯。似作期會不誤。

呂先策黃巾逆謀。錢大昭曰。太尉劉寬碑云。先是時也。狂寇張角妖逆。公仰觀見象。上過其源。未逮誅討。亂作不旋。帝乃追實先謀。賜之土田。今案此寬明星官學之證也。

後漢書二十六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伏湛子隆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爲高密王寬傅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言別自名學也〔集解〕惠棟曰君游前書作游君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王莽改河內爲後隊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麤糲米也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爲糲也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

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卽收斬之。徇首城郭。目示百姓。〔集解〕通鑑胡注。諸郡各有門下督。主兵衛。惠棟曰案袁紀。時郡中不安。湛移書屬縣。不得相侵淩。天生蒸民。爲立君。非久亂也。且養老育幼。以待眞主。門下督欲起兵。湛曰孔子誅少正卯。爲其惑衆也。卽誅督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目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幹、主也。徵拜尙書。〔集解〕惠棟曰。案袁山松書。湛於建武二年拜尙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目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鎭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集解〕先謙曰。注見明紀。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邘、伐崇。見史記。〔集解〕惠棟曰。伏生尙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目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唯卜用。克綏受茲命。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集解〕惠棟曰。尙書大傳云。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然後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目爾鉤援。與爾臨衝。目伐崇墉。詩大雅也。仇、匹也。鉤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崇侯倡紂爲無道。故伐焉。

〔集解〕蘇輿曰，玩湛疏意，似以詢爲詢諮之詢，仇方猶匹類。詢爾仇方，即所謂謀之羣臣。同爾弟兄，即所謂詢之同姓。言詢謀僉同也。故下云復顧遠覽文王重兵博謀。先謙曰，官本兄弟作弟兄，墉並作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政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所㠯重人命。依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載伏湛公諫曰，文王享國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四海乃賓。周壽昌曰，湛少傳父業，此應是齊詩說也。與毛傳義略同。惟毛傳仇，匹也。鄭箋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似箋傳意微異。伏引詩作弟兄，與方爲韻，必齊詩如此。毛詩作兄弟。陳奐毛詩傳疏亦改作弟兄。然觀鄭箋及正義俱作兄弟，知毛詩固如此也。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㠯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集解〕先謙曰，官本恐作怨。誠臣之所惑也。復顧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

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目中士爲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 異卿、卽獲索賊帥徐少也。〔集解〕惠棟曰按東觀記。獲索賊帥古師郎。富平賊帥徐少。下云據富平作獲索者誤也。 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 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棣州厭次縣也。〔集解〕先謙曰今武定府惠民縣東南。 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卽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目爲禮樂政化之首。顚沛猶不可違。 顚沛、猶僵仆也。 是歲。奏行鄕飲酒禮。 〔集解〕惠棟曰。鄭元儀禮鄕飲酒禮注云。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又曰今郡國行鄕飲酒之禮。元冠而衣皮弁服。服虔、應劭云。漢家郡縣饗射祭祀。皆似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籩俎。皆如士制。 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 冬祭曰蒸也。 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 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 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目股肱康。文王目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 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 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 訖、竟也。玷、缺也。自行束修。謂年十五以上。〔集解〕惠棟曰。王莽傳云自初束修。師古云。束修謂初學官之時。周壽昌曰。蓋漢時必年十五而始入學官也。故注云年十五以上。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 朝歌、河內縣名也。故

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爲後隊，謂湛爲後隊屬正也。〔集解〕先謙曰：朝歌今衛輝府淇縣東北。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集解〕王補曰：御覽引東觀漢記，作識者愍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堂堂，盛威儀也。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髫髮，謂童子垂髮也。〔集解〕先謙曰：髫髮，東觀記作髫齔。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曰有先後。先音先見反，後音胡口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口作豆。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柱石承棟梁也。前書曰：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令，則一郡乃有二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令改今。引劉攽曰：案正文令合作今。尚書令不可有五人，若書令一郡二人，又無義，改作今乃與注合。可以湛代。

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敕尙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東觀記曰。晨尙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爲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集解〕惠棟曰。史通云。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爲八卷。見行于今。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尙桓帝女陽安長公主。〔集解〕惠棟曰。公主名華。先謙曰。注見皇后紀。女爲孝獻皇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完生五男一女。長男德、次雅、次后、次均、次尊、次朗。曹操殺后。〔集解〕周壽昌曰。殺應改作弒。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淸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鬭云。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集解〕惠棟曰．案殤帝諱隆．隆之字曰盛．故改爲盛．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集解〕周壽昌曰．殺應改作弒．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三王．見聖公傳．卒爲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尚書刑德放曰．河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舉趙之地．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集解〕惠棟曰．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鄭氏云．繫之以姓．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卽時皆降．右或爲古．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掾孫昱隨之．詣闕上書．獻鰒魚．郭璞注五蒼云．鰒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

鰒魚音步角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五作三是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齊七十餘城食其音異基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尤豫未決尤音以今反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戹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音力偽反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事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臥起操持節節髦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集解〕王補曰延平陳氏曰伏隆之求還足以成命矣死而無憾安用且許之乎光武之言所以慰其父耳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

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目子援爲郎中〔集解〕惠棟曰漢法死事之子除郎中

侯霸〔集解〕惠棟曰金鄉長侯成碑云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嗣宣多以功佐國要明齊晉嘉會自邠因以爲家焉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于鴻溝之阨謚曰安國君曾孫酺封明統侯元孫霸西漢衰酺作輔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目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爲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二百石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集解〕惠棟曰前書云琅邪房鳳字子元九江太守穀梁春秋有房氏之學傳曰房元者蓋舉其字猶朱普字公文東觀記稱朱文是也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鍾寧君受律也〔集解〕惠棟曰百官公卿表元始三年尚書令潁川鍾元寧君爲大理王莽初五威司令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曰宰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集解〕惠棟曰王莽傳云莽置五威司命中城曰關將軍策命統睦侯陳崇作司命也又曰司命司上公以下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爲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爲執法刺姦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糾案埶位者無所疑憚後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臨淮郡爲淮平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荊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霸百姓老

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使君復留朞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寬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集解〕惠棟曰。續志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愼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明年。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集解〕王補曰。霸薦閻楊。帝疑有奸。崇山黃鉞之怒。何遽凜凜邪。則霸之薨於位特幸耳。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漢自高祖以列侯爲丞相。武帝以元勳佐命皆盡。拜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爲故事。〔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云。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承之。建武乃絕。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集解〕惠棟曰。金鄉長侯君碑云。霸封於陵侯。洪适云。丞相封侯。自平津始。光武以功臣未封。故霸但侯關內。既薨。方追封則鄉。其子昱徙封於陵爾。謂霸封於陵。非也。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

臨淮吏人共爲立祠。四時祭焉。（集解）先謙曰。霸議李通不宜就國。見通傳。劾朱浮敗亂幽州。見浮傳。欲交王丹而見拒。見丹傳。辟閔貢。見周燮等傳序。致書嚴光。見光傳。以薦閻楊見疑。見馮勤傳。 目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爲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集解）先謙曰。歆降世祖後。因岑彭言免誅。尋爲鄧禹軍師。後爲中書令。請立費易左春秋。見岑鄧及范升傳。 目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目爲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集解）先謙曰。永以此出爲東海相。見永傳。 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厭音一葉反。 帝乃追賜錢穀。目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 後千乘歐陽歙、清河戴涉、相代爲大司徒。（集解）洪亮吉曰。案中興時。三公不封侯。自戴涉、蔡茂始。先謙曰。歙納郅惲言。涉以鮑昱守高都長。見惲昱傳。 坐事下獄死。（集解）王補曰。通鑑。大司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胡注。無罪加之以罪曰入。 自是大臣難居相任。（集解）王補曰。韓歆既以非罪自殺。歐陽歙。戴涉。又皆不得其死。設以功臣任吏職。其能免於菹醢乎。類敍於此。以志慨也。然觀明初汪胡之獄。株累元勛。雖宋濂不得免焉。而還念建武君臣。於史所疵。大臣難居相位。三公多見罪退者。又未敢遽爲苛論也。 其後河南蔡茂。京兆玉況。玉音肅。（集解）先謙曰。官本玉並作王。 魏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

爲陳留太守。以德行化人。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南。〔集解〕先謙曰。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二十里。王補曰。昱毀伏波。與馬武上章言狀。見馬援傳。永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集解〕惠棟曰。百官公卿表無尚名。班史闕也。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王莽改少府曰共工。〔集解〕惠棟曰。案前書天鳳中宏爲并州牧將兵擊匈奴也。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卽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栒音洵。所得租奉。分贍九族。〔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當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宏爲司空。秉政恭約。輕財重義。有公儀子之風。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幾音祈。洽、浹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書汎爲疏達。不能浹洽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弘引焉。〔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宏在固前。如何反引漢書。注誤。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

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集解〕惠棟曰包咸論語注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濫淫志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集解〕王補曰宋宏於是君子矣既召譚而責之又訟言於帝前引爲己罪譚果知識之非經、獨奈何進繁聲以求悅邪此之謂不知類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及猶繼也〔集解〕惠棟曰班固奏記東平王云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德冠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先謙曰官本雅作推義並通弘當讌見〔集解〕劉攽曰案文當含作嘗御坐新屏風〔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新施屏風疑脫施字圖畫列女〔集解〕惠棟曰劉向七略別傳云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女于屏風四堵是漢時列女皆圖之屏風也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集解〕惠棟曰管子弟子職篇云見善從之聞義則服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集解〕洪亮吉曰水經注泚水下引漢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騎都尉尙湖陽長公主卽光武之伯姊是主適珍而寡也帝與共

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集解〕惠棟曰。一本交作知。東觀記作交。先謙曰。官本作知。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可據。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爲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爲東平相、度遼將軍。爲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淸修雪白。〔集解〕惠棟曰。葛龔薦郝彥文云。雪白冰折。皦然耀世也。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仍頻也。統、領也。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鬻軍實。〔集解〕惠棟曰。李善云。鄭氏云。軍所以討獲曰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予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剋而終。朝廷愍悼。怛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毛萇注云。肇、謀也。敏、疾也。戎、大也。功、事也。祉、謂福慶。其令將相大夫會葬。

加賜錢十萬。及其在賓。㠯全素絲羔羊之絜焉。詩國風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自減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蛇自得。(集解)先謙曰。官本賓作殯。是。子則字元矩。爲鄢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眞。稱爲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卽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㠯爲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㠯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㠯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爲根心者也。根、猶本也。君子㠯之得。固貴矣。㠯之失。亦得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爲得也。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閒。㠯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㠯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㠯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㠯爲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

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集解〕先謙曰。官本係作重。是。再隆大命。卽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埶。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繩墨。諭章程也。斧斤廢而不舉。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釋斤斧之用也。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緝、叶也。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集解〕周壽昌曰。案建武二十七年始稱司徒。去大字。此句司徒上無大字。脫也。馮勤傳司徒侯霸脫大字同。在職淸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賻贈甚厚。東園、署名。主作

棺也.

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屋之大者古通呼爲殿也.極、殿梁也.前書音義曰.三輔間謂屋梁爲極.目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目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三公服袞.畫爲龍.龍首袞袞然.故言龍袞.詩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賀字喬卿.雒陽人.〔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賀.廣漢雒人.衍陽字.祖父堅伯.〔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堅口烏桓校尉.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賀初爲太守黃幸戶曹.有事、與漢中太守李榮俱被徵.賀勸星行詣詔獄.自歸得免.榮稽留.詔殺之.由是顯名.太守蔡茂命爲主簿.表賀明律令.稍遷侍中尚書僕射、司隸校尉、荆州刺史.累官建武中.爲尙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目三公之服.黼黻冕旒.三公服袞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己相背.冕、以木爲之.衣以帛.玄上纁下.廣八寸.長尺六寸.旒、謂冕前後所垂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敕行部,去襜帷.〔集解〕惠棟曰.劉昭云.舊典.傳車驂駕.乘赤帷裳.唯賀爲冀州刺史.去襜帷也.使百姓見其容服.目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目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目

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趙魏號曰馮萬石。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東觀記。偃爲黎陽令。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計、算術也。初爲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目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爲豪右焦廉等所反。反音幡。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爲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爲郎中。給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然始除之。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集解〕惠棟曰。王霸傳作陽。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

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集解〕惠棟曰。李頤莊子集解云。幽都、即幽州也。何若瑤曰。疑霸有姦。類共兜比周。故云何可偶。下明言黃鉞云云。此句無將殺之意也。李注未審。黃鉞一下無處所。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爲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爲陵轢同列。帝銜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愼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無訾量也。比之貴重之極也。訾與貲同。〔集解〕先謙曰。注言無訾量也比之七字。官本作言無量可比之。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還勤讌見前殿。盡日。歸病。因病喘逆。上使大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歸病作歸府。是。帝悼惜之。使者弔

祠。賜東園祕器。賵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尙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明帝女。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爲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爲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尙平安公主。章帝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云。由尙平邑公主。紀傳不同。未知孰是。〔集解〕劉攽曰。案傳作平安。注云安平。必有一誤。然安平是縣名。則安平是矣。錢大昕曰。子謂平安亦縣名。屬廣陵郡。貢父偶未檢耳。平安與平邑只一字之異。未可遽以安平爲是也。勁薨。子卯嗣。卯、延光中爲侍中。薨。子留嗣。

趙憙。〔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喜。喜與憙古字通。小顏匡謬正俗云。憙熾盛也。音與僖同。故趙憙字伯陽。取此義耳。末世傳寫誤爲喜字。先謙曰。各本皆作憙。續漢書作憙。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自搏。猶叩頭也。〔集解〕王鳴盛曰。吳志韋曜傳孫皓收曜付獄。曜上辭曰。謹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裴松之雖無注。然上文旣言叩頭。下文卽言自搏。則自搏非叩頭。李注誤。叩頭以首叩地。自搏以手自搏擊。悔過而痛自責之意也。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卽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

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繭栗。言小也。禮記曰。天地之牲角栗繭。（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栗繭作繭栗。是。卽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爲千里之駒。故以熹比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熹爲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熹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己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每道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以爲疑。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詔憙爲建威將軍。以功自贖。及奉敗。帝得憙書。乃驚曰。趙憙眞長者也。卽徵憙。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憙守簡陽侯相。（集解）洪亮吉曰。前續志。荊州屬皆無簡陽縣。俟攷。憙不肯受兵。東觀記曰。敕憙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憙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憙。憙乃告譬呼城中大夫。（集解）先謙曰。官本夫作人。是。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卽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荊州牧奏憙才任理劇。詔以爲平林侯相。（集解）錢大昕曰。案平林縣。兩漢志亦無之。蓋建武初置。不久卽省。亦未知何人所封也。光武紀注。平林在今隨州隨縣東北。攻擊羣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琅邪相。豪猾并兼。爲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卽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旣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子春。其年。遷憙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憙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可

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憙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憙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憙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憙為平原太守。百官大會。光武問憙在郡何如。咸稱憙政有跡。時親家諸夫人皆會。會罷。諸夫人言憙篤義多恩。從長安還。護妾等衣食生活。使得蒙今日之富貴。非獨能臨人也。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憙典邊事。思為久長規。規、謀也。憙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憙至此請徙之。令盡也。〔集解〕惠棟曰。案緣邊諸郡。袁宏紀云代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郡。錢大昕曰。案本紀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關以東。二十六年。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上谷、代屬幽州。鴈門、雲中諸郡屬并州。注但舉雲中、五原。則止有并州。不得言二州矣。三十年。憙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憙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集解〕惠棟曰。雜止、續漢書作雜坐。憲章無序。憙乃正色。橫劍殿階。

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集解〕通鑑胡注。諸王國各置邸洛陽。 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衞。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修、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 其冬。代竇融爲衞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集解〕惠棟曰。案紀。當在七年。應劭漢官儀。明帝欲更太尉府。時憙以新造北宮。表陳之。其冬。臨辟雍。見太尉府獨卑陋。皆在七年也。 居府如眞。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憙內典宿衞。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爲太傅。〔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詔云。行太尉事趙憙。三葉在位。爲國元老。其以憙爲太傅。 錄尚書事。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長子代。〔集解〕惠棟曰。漢官儀及和帝紀。皆作世。 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憙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集解〕惠棟曰。漢官儀。代永平中爲侍中。洪頤煊曰。百官志補注引漢官儀。明帝欲復更太尉府。時公趙憙長子世爲侍中。和帝紀。永元九年。燒當羌寇隴西。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此作代。避唐諱。來歷傳。西羌傳。亦作趙代。 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集解〕惠棟曰。西羌傳。坐畏懦徵下獄。免。 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

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尙書教授。大夏侯名勝。宣帝時人也。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豐令。司徒舉爲茂才也。豐今徐州縣也。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幷上其理狀。漢官儀曰、范遷字子廬。沛人也。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典司京師。執憲持平。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爲大司農。鮭陽、姓也。音胡佳反。是時顯宗方勤萬機。〔集解〕先謙曰、官本機作幾。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曰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司空。恭字叔齊。伏湛同產兄子也。見東觀記。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卽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爲太尉。與憙參錄尙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敕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賵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爲郎。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集解〕先謙曰、徐稚傳注引謝承書云、韋氏爲三輔冠族。高祖賢、宣帝時爲丞相。祖賞、哀帝時爲大司馬。〔集解〕惠棟曰、前書云、賞、韋宏子。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彪與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魏仲達同時齊名、世號三達。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卽位、以病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四巡舊都、〔集解〕先謙曰、官本四作西、是。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宗、宣帝。褒顯先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酇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

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
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
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文也。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閒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也。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椎也。鍛
練、猶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練。使之成熟也。前漢路溫舒上疏曰。鍛練而周內之。〔集解〕惠棟曰。古鍛鍊字皆
作鍊。唯路溫舒傳作練。又冀州從事郭君碑云。服職鍛涑。李善文選注云。說文云。鍊、化金。鍊與練古字通。先謙曰。官本練並作鍊。下同。
三代之所目直道而行者。在其所目磨之故也。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彪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練。然後用之。士
宜目才行爲先。不可純目閥閱。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蓋亦彪此議中語。而范史刪之。
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目苛刻爲能。二帝、光武、明帝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吏作更。是。
又置官選職。不必目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目來。當暑

而寒。殆目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五百十二謝承書云。其源在尚書。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皆決之。不可不察。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速。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嗇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圈。因問上林尉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響應無窮。文帝拜嗇夫爲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急哉。文帝曰善。遂不拜嗇夫爲上林令。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周勃木彊少文。又曰。安劉氏者必勃。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目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輩、類也。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目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維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目彪行司徒事。從行。還。目病

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五十曰艾。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元成子頃侯寬。寬子傳侯育。育子節侯沈。自賢傳國至元孫乃絕。世系云。尚書令浚、育之子。生豹兄弟。義字季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杜陵人焉。兄順。〔集解〕惠棟曰。京兆舊事云。順歷位樂平相。去官以琴書自娛。不應三公之命。後為平輿令。吏民立祠祀中。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集解〕先謙曰。注見明紀。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集解〕惠棟曰。京兆舊事云。豹為武陽令。友人羅陵、棣為縣丞。卒官。喪柩流離。豹棄官致喪歸。比辟公府。輒棄去。司徒劉愷尤敬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卿輕人好去就。爵位不躋。躋。升也。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

待也。宿音秀。留音力救反。〔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文是有所待。並通。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旅、衆也。尚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集解〕何若瑤曰。注本北山詩傳。廣雅。膂、力也。王氏疏證。大雅。桑柔。靡有旅力。周語。四軍之帥。旅力方剛。義並與膂同。膂力一聲之轉。訓旅爲衆。失之。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滯疾。不堪久待。眩、風疾也。瞀、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瞀音亡遘反。〔集解〕惠棟曰。依三輔決錄。待當作侍。先謙曰。官本注遘作溝。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

義少與二兄齊名。〔集解〕惠棟曰。京兆舊事云。清河太守韋文高三子。順、豹、義。皆以學行知名。時人號韋氏三君。案世系。韋育生浚。尚書令。浚當字文高也。初仕州郡。〔集解〕惠棟曰。京兆舊事云。義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乃仕。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爲廣都長。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甘陵、陳二縣令。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陳州。〔集解〕先謙曰。今東昌府清平縣南。陳、今陳州府懷寧縣治。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㠯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爲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㠯經行知名。〔集解〕汪文臺曰。徐穉傳注。引謝承書云。著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先謙曰。著爲宋則所拔。見宋弘傳。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

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敦、猶逼也．靈帝卽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武旣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爲名．假借時賢寵榮．以求美名．用解怨謗．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卽東海王彊四代孫．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巾也．旣服冠冕．故解幅巾．政任威刑．爲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也．又後妻憍恣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爲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贊曰．堪、霸奮庸．維寧兩邦．尙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庸、功也．兩邦、謂湛爲平原太守．霸爲淮平太守．淮人孺慕．徐寇要降．徐寇、謂徐異卿也．願要降司徒伏公．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糟糠妻也．熹政多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衰．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六校補

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侯康曰。王觀國學林云。名勝者、濟南伏生也。字子賤者。宓不齊也。范書誤矣。康案顏氏家訓書證篇。單父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言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據此。知伏生之字。必不與遠祖同。范書誠誤。今案史記儒林傳。伏生本不載名字。惟張晏注據伏氏碑。謂其名勝。亦不言有字。伏氏碑自即顏氏所指碑矣。碑且無字。范氏何從得其字。壽字子賤。本即宓子賤之譌。范氏偶不經意。遂成大錯耳。

然後謀之羣臣。官本之作於。

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案湛時已徙封不其。仍稱陽都侯。蓋據爲大司徒時言之。

侯霸傳。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車駕原作車騎。據錢校改。官本不誤。錢大昭曰。騎、閩本作駕。拜尚書令。錢大昭曰。建武三年。霸奏朱浮罪當伏誅。時已爲尚書令。則非四年始拜矣。今案通鑑考異。雖疑霸奏浮罪。爲拜尚書令後。始追劾之。然浮傳言霸劾浮罪。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爲執金吾。而復傳載復建武二年。以執金吾擊郾。明年遷左將軍。與帝會宜陽降赤眉。皆建武三年事也。則浮之代復爲執金吾。亦必在三年。似不得謂霸之劾浮爲追劾。疑霸本於在郡時。知浮激反彭寵狀。特奏劾之。史誤援後官書之耳。

歆字翁君。南陽人。洪亮吉曰。岑彭傳言邑人韓歆。則歆南陽棘陽人也。

帝猶不懌。官本懌作釋。

其後河南蔡茂。案茂河內懷人。具本傳。此作河南。形近而譌。官本不誤。

宋弘傳。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洽聞。官本同。注亦訓作洽。洪亮吉四史發伏引作博聞。並注云汲古本博作洽。未知洪所據何本。其注亦當有異矣。又考東觀記亦作洽聞。惟袁紀則作博聞耳。幾能

及揚雄劉向父子。注、前書。班固曰。至故弘引焉。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弘在固前。如何反引漢書。注誤。今案洪亮吉等。亦多如李說。以注爲誤。然詳註所謂引。非指引班說。乃指引揚雄、劉向父子耳。若注竟誤以班書釋弘說。則不必贅故弘引焉四字矣。蓋東漢言通博之士。必推揚雄、劉向父子。固是恆言。注舉班氏之論。谷永用此比例也。

弘雅進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案三疑等之誤。蓋三十餘人。似太多。且文法固應有一等字也。

嵩子由。章和閒爲太尉。錢大昭曰。章和當作元和。

仍統軍實。注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隳軍實。集解。惠棟曰。李善云。鄭氏云。軍所目討獲曰實。案左傳言軍實。處義各有當。宣十二年傳。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杜注。軍實、軍器。僖三十三年傳。隳軍實而長寇讎。杜無說。當從鄭氏之訓。隱五年傳。歸而飮至。以數軍實。杜注、飮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則又兼上二義言之。傳言漢在外方仍統軍實。自以軍

器之訓爲合。即注軍之所資是矣。章懷作注。遇有兩義者。每並舉之。藉以通異訓。其舉左傳隨軍實與軍資之說。本不相蒙。若惠引鄭說。是隨軍實之軍實。究非此所謂軍實也。

目之失。亦得矣。注。謂行道義而失。亦爲得也。官本注也作矣。

蔡茂傳。陛下聖德係興。集解。先謙曰。官本係作重。是。謹案釋詁、係繼也。又本書安紀。親德係後。莫宜於祐。章懷注云。係即繼也。是係興即繼興。作係亦非誤字。

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注。繩墨、諭章程也。官本諭作謂。

賀宇喬卿。雒陽人。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賀廣漢雒人。衍陽字。案華陽國志載郭堅、郭賀、均雒人。自不誤。惟東觀記亦謂賀洛陽人。則誤不自范始。祖父

堅伯。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堅。烏桓校尉。今案堅伯。華陽國志正作堅。以下文父游君觀之。似傳文乃舉其祖父之字。堅伯蓋即堅字。漢人無二名。偶有之。皆以字行者也。惟惠氏直以堅爲堅伯。而不加考證。殊疏。

累官建武中爲尚書令。案累官下當有脫文。

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案東觀記載歌。止厥德文明治有殊政八字。

顯宗巡狩到南陽。案明帝南巡狩幸南陽。紀在永平十年。到官本作至。

馮勤傳中元元年薨。注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園原譌圍。據東觀記正。官本不誤。

趙熹傳。仇皆臥自搏。注自搏猶叩頭也。集解王鳴盛曰。至悔過而痛自責之意也。今案王說辯矣。然注云猶叩首。非謂即叩首也。周禮春官辨九拜。四曰振動。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釋文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法。吳志韋曜傳所謂兩手自搏。便是兩手相擊。是固九拜之一也。又魏志甄后傳注引魏略。鄴城破。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蓋后伏紹妻膝上。紹妻不能起爲禮。曜被囚亦不能起爲禮。與此傳仇皆病臥。不能起爲禮同。故均之以自搏代叩首耳。

載目鹿車。注裁容一鹿。裁官本作載。非。

皆裸跣塗炭。注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案此塗炭連上裸跣爲文。不能作爲喻言。注說非。孟子坐於塗炭。趙注泥塗炭墨也。

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幷二州由是而定。注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閒。案閒當作關。謂常山關、居庸關也。常山關在代郡。居庸關在上谷。中隔長城直千餘里。不能謂徙於其間明矣。又光武紀。建武六年。但令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幷合之。藉以省減吏員。無徙邊郡人民事。其年代郡太守劉興戰歿。郡地陷於盧芳。七年冬。盧芳所置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喬扈始各擧

郡。降。十年省定襄郡。徙其民於河西。十一年省朔方牧。并并州。未言徙其民。十三年。盧芳始自五原亡入匈奴。又并廣陽國。屬上谷、則上谷時仍未徙十五年乃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關居庸關以東而亦未及雲中五原惟據南匈奴傳十三年匈奴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似十四十五年已漸有徙者。則二郡之徙。或尙在鴈門、代郡、上谷之前。至注作建武六年。則必誤。以是時二郡皆爲盧芳所據。芳傳可證。光武必無由徙其民也。否則或十六年芳乞降之後。匈奴大恨。入寇尤深。又大徙之。注脫十字耳。然紀傳亦未載也。

副行征西將軍劉尙征羌。案和紀。事在永元九年。又袁紀作執金吾劉尙。蓋尙以執金吾行征西將軍事。袁紀書其本官耳。此與建武時武威將軍劉尙名同人異。

韋彪傳。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錢大昭曰。和帝紀永元三年。詔以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求近親紹封。則參後之紹封非平陽乃容城也。案錢說是。已詳和紀校補。

鍛練之吏。注蒼頡篇曰。鍛、椎也。案鍛、椎也。文選長笛賦注引蒼頡篇同。官本椎作推。誤。集解。惠棟曰。至鍊與練古字通。案一切經音義。古文漱、湅、鍊三形。今作練同。故郭碑一作湅。

不可純以閥閱。注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案章紀。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注引史記。略同。今史表實作積日曰閱。不作積功也。又門在左曰閥。在右曰閱。閥閱猶言門地。故章紀注亦云。務取賢才。不拘門地。此義蓋同。

時有不速。不速。官本作不逮。是。

穀三十斛。三十。官本作三千。是。

自陳蕃竇武旣誅。竇武、官本作竇氏。誤。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宋　宣城太守范　曄　撰

唐　章懷太子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仕。〔集解〕先謙曰。官本寢作稱。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周公爲太宰。伊尹爲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爲號。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卽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尙書令、續漢志曰。尙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宦者。成帝用士人也。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布被瓦器。食則魚飧。汪文臺曰。御覽八百十八引續漢書云。居不粟馬。出無從車。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卽賜布帛帳帷什物。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鄭玄曰、在旁曰帷、爾雅曰、幬謂之帳、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集解〕劉攽曰、案帳帷當作帷帳、注文先解帷、後帳、是其次矣。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續漢書。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罌爲擔、今江淮人謂一石爲一擔、擔音丁濫反。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集解〕劉攽曰、案文敏當作愍。除子彪爲郎。東觀記曰、彪官至玄菟太守。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室闇處、必自整頓。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集解〕先謙曰、有上脫人字、官本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也。三輔以爲儀表。儀、法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卽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湛被徵當還、馮翊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湛曰、君以德進、湛以罪退、逡巡而去。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

輕．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 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輅寢．車曰輅車．馬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謂小俛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以廣敬．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貌也． 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 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勳本名郎中令．秦官．武帝改爲．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帝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云云．書鈔五十三、御覽四百五十二引續漢書同．似語意較明． 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集解〕先謙曰．湛對光武爲鮑永解釋．見永傳． 代王丹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建武十七年廢． 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東中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 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集解〕王補曰．古今注．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見帝紀注． 帝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 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濟困急也．

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便于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集解）惠棟曰。齊民要術云於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其惰嬾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嬾與懶同。音力亶反。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丹聞里有喪。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爲其制日。定葬喪其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差焉。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丹爲太子少傅。謇謇正直。名德重于當時。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集解）惠棟曰。丹時爲三公。故曰家公。焦氏易林云。災及家公。

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集解〕先謙曰。丹蓋因霸爲中常侍任子。又仕王莽。故輕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東觀記曰。丹怒撻之五十。令寄縑以祠焉。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潁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邪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爲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搆隙。耳後爲漢將兵。殺陳餘于泜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爲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爲難。並見前書。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時衛尉銚期、執金吾寇恂。亦慕而友之。名重當世。其後遜位。卒於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寢病不仕。〔集解〕先謙曰。官本。寢作稱。是。教授諸生千餘人。〔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學實祕典。師事東海王仲子也。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

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病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集解〕惠棟曰。恢、扶風人。鮑昱爲司隸。辟爲都官從事也。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東觀記曰。徒跣曳柴。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掾。卽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集解〕先謙曰。言不能前行。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楊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集解〕惠棟曰。論衡云。近世蘭陵王仲子。昔廬君陽。寢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眞僞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

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爲。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其仁則可知。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目爲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謚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集解〕惠棟曰。公羊傳云。魯人至今以爲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公孫弘、淄川人也。武帝時。爲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目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眞僞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眞者。不信其僞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非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僞之誚。斯不僞矣。屑、猶介也。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父鄴。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敞。見前書。〔集解〕惠棟曰。書斷云。林尤工古文。過于鄴也。故世言小學由杜公。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初

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逡音七倫反。〔集解〕惠棟曰、冀平陵人。智謀之士。見馬援傳 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褫、解也。音直紙反。 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 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目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曰、不畏于天。不愧于人。 賊遂釋之。俱免于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目爲持書平。〔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平字。蓋舊作治書。讀者以平音治字。章懷已改作持。後人又妄留平字也。 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集解〕惠棟曰、見梁統與林書也。 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尙寬。砥礪廉隅。其規爲有如此者。 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 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

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僚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河南鄭興、東海衞宏等。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在儒林傳。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徐兆。案說文引徐巡說。又書斷所載皆作巡。袁氏誤也。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實愛之。〔集解〕先謙曰。官本實作寶。是。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林每遭困阨。自謂不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耶。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

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于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論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集解）王補曰此議詳見祭祀志上補注引東觀書後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集解）惠棟曰案隗囂傳逡等皆囂賓客掾史逡爲師友秉爲祭酒申屠剛爲持書林先與逡等同寓河西故薦之（集解）王補曰林上書薦鄭興見興傳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皆管郎官也見續漢書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集解）先謙曰書鈔五十三引續漢書云士以是高而慕附之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凡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集解）周壽昌曰左成十七年傳文軌即宄虞書寇賊姦宄史記作寇賊姦軌集註鄭氏云由外爲姦在內爲軌司刑鄭注同但軌作宄耳宜增科禁以防其源（集解）惠棟曰案袁宏紀爲梁統所上便宜也統奏見本傳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爲政之法初訓導之

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集解〕惠棟曰鄭元云格、來也

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五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集解〕先謙曰官本書下五作呂是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不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號爲網漏呑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罪非其本罪〔集解〕惠棟曰韓非子云古之全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避文法焉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愼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若以車重無所置之明年代丁恭爲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傳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林

自爲九卿至三公，輒每上封事，及與朝廷之議，常依經附古，不苟隨于衆，爲任職相，上亦雅重之。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爲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晉大夫辛廖之言。〔集解〕惠棟曰：左傳作辛廖。賢者之後，宜宰城邑。〔集解〕惠棟曰：昭三十一年公羊傳云：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其以喬爲丹水長。」丹水縣屬南陽。〔集解〕先謙曰：今南陽府淅川縣西。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丹累世千石，父稚爲丹買田宅居業。成帝時爲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產業。鬻，賣也。後從師長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袁宏紀云昌淮陽人。買符入函

谷關。符。印繻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信。買符非眞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人也。〔集解〕惠棟曰。御覽、六帖引東觀記洮皆作兆。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集解〕先謙曰。官本軛作軶。既至京師。常爲都講。〔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是時。滿昌爲王莽講學大夫。門下生甚衆。而昌獨禮異丹。由是嚴尤、王尋更辟請也。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集解〕惠棟曰。卽嚴尤伯石也。近刻皆作光。誤。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絰盡哀。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絰。首絰象緇布冠。腰絰象大帶。絰之言實。衰之言摧。明中實摧痛也。平氏。縣名。屬南陽郡。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集解〕惠棟曰。張瑩漢南紀。丹絕跡棄車。繦節褁傳。從武關出謁更始。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丹薦陰亶、程胡、魯歆自代。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君乃慙而退。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敕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黃堂。太守之廳事。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

遷幷州牧。有淸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淸行。代爲司徒。遷字子廬。〔集解〕何焯曰。漢官儀作子閭。惠棟曰。案帝紀注作閭。牟融傳注引漢官儀又作廬。皆誤。沛國人。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子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集解〕惠棟曰。匡。泗水王歙之從父弟。建武初封宜春侯。永平初爲宗正。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寑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虞丘相進之相楚。上下和合。吏無姦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閒。有寑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寑丘。至今不失。寑丘。縣名。後漢改爲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劉匡對曰。丹爲三公典州牧郡。田畝不增。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

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東觀記曰、良爲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鷄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尙無絝。望曰、議曹惰窳、自無絝、寧足爲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也。集解惠棟曰、注今良一本作今議、是。先謙曰、東觀記亦作良、文義可通、作議者非。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良爲司徒長史、以淸白方正稱、東平王蒼辟爲西曹掾。蒼甚相敬愛。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數諫諍、多善策。上疏薦良曰、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耆耄、志節不衰。又治尙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尙書。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衞、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猶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公叔文子、衞大夫公孫拔之謚也。文子家臣名僎、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爲大夫。臧文仲

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爲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集解〉王會汾曰拔字監本誤作枝今從宋本作拔案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公叔文子名公叔發注疏古本孔安國注作公叔拔此據世本衛獻公孫公叔拔若公孫枝是秦大夫字子桑秦穆公時臣非文子矣相傳明代國學生有罰修十三經注疏壞板者以枝拔形相近陰改拔作枝以傅會朱注至今莫辨今此傳注宋本尙作拔奇齡之言益信而有徵矣周壽昌曰阮氏元論語注疏校勘記云衛大夫公孫枝皇本枝作拔釋文出公孫拔云皮八反禮記檀弓下公叔文子卒鄭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疏引世本亦作拔困學紀聞亦云衛公孫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是王伯厚所見本尙作拔字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公孫文子朱注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爲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云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即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註本非考亭之舊伯厚所見亦是誤本據此則集解、集注諸本枝字皆形近傳寫之訛此疏中作拔尤誤壽昌案奇齡平日專攻朱子故力闢集注而不知朱子舊本原未誤作枝也其云明代國學生改拔作枝即有此事亦必是見坊行本多作枝轉認拔爲誤字不必定從朱注起見也先謙曰懼於文義未安疑於當作干或干誤寫爲于後人改作於耳竊慕與懼于正相對爲文

敢秉愚贅犯冒嚴禁顯宗目示公卿曰前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

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見前書

今日良爲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

〈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車府令主乘輿諸車也東觀記云齊國徐匡

鉤就車收御者送獄

鉤、留也〈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古兵有鉤有鑲引來曰鉤推去曰鑲晏嬰云曲兵將鉤之是也

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

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於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卽丘長。卽丘、縣名。屬東海郡。卽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集解〕洪亮吉曰、案此縣中興後移屬琅琊。先謙曰、今沂州府蘭山縣東南。後遷司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希、猶瞻望也。後坐事免。復拜議郞。卒于官。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琅邪姑幕人也。〔集解〕先謙曰、姑幕在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五十里。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旣已與人。義不可復取。經典旣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華陰山。或宮從漢中之華陰也。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永平中。徵詣公車。〔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樊鯈與宮友善。薦之于朝。車駕臨辟雍。詔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集解〕何焯曰、

政下當有脫文．論議切愨．（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數納忠諫．論議直切．袁宏紀云．數納忠言．守正不希苟容．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敕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褒歎．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宮子壘．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治尙書．好黃老．淡泊無欲．清靜自守．不慕游宦．兄為縣吏．東觀記曰．兄仲．為縣游徼．（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中作仲．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集解）先謙曰．官本．即作則．則即古通．歲餘得錢帛．（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賑給之．（集解）惠棟曰．通典云．太宗以嫂叔無服．侍中魏徵等議云．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案傳無其見必冠事．當在衆漢書也．周壽昌曰．此無兄卒二字．於文義不足．東觀記義較顯然．孤兒兄子四字．於文複晦．應作養兄孤子．馬援傳．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則事嫂必冠．語相合．而是馬非鄭．蓋魏引均事微誤．先謙曰．官本注．娶下有妻字．常稱疾家廷．不應州郡辟召．郡

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譎。詐也。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集解〕先謙曰。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南。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尙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後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湻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吉、善也。言爲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稟餼。則政之善也。尙書咎繇謨之言。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集解〕惠棟曰。八月存問。後漢制也。前漢常以五月。見昭帝紀。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集解〕惠棟曰。魏書高士傳。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爲上世君。令臣得爲偃息之民。敕賜尙書祿以終其身。續漢志曰。尙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故時人號爲白衣尙書。永元中。卒于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戒父義士趙定。以延仁赴義。濟恤貧乏爲業。傳贊云。定以游俠稱。又華陽國志云。典戒之孫。又戒傳

亦云少府、典祖也。而目錄獨云戒第二子。志又以趙謙爲戒之孫。而傳云典兄子。又似本傳不誤。未詳孰是。桓帝立。目定策封廚亭侯。〔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戒薨。謚文侯。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約、儉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建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爲諸儒之表。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目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宮室苑囿。無所增衍。有不便。輒弛以利人。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爲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目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傅。曰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宜一切削免爵土。目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

議。輒咨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德。尊爲國師。位特進。七爲列卿。寢布被。食用瓦器也。）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褐、織毛布之衣。貧者所服。）且烏鳥反哺報德。況於士邪。（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苞曰。烏。孝鳥也。）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衞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集解〕惠棟曰。徐堅云。國師、卽太師也。）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卽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集解〕惠棟曰。初學記大司農下引續漢書云。趙典爲大司農。閉門却掃。非德不交。又典預八俊之列。見羣輔錄及華陽國志。而本傳闕。如謝承所載。非無據也。洪頤煊曰。黨錮傳序。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㝢爲八俊。後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惟趙典名見而已。是范史以八俊趙典與此趙典爲二人。故所載不同。）使者弔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爲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爲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時董卓秉政。欲還天子長安。謙與司府荀爽固諫。不聽。謙奉大駕西幸。封洛亭侯。）爲前置。明年病罷。復爲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

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爲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郫侯。郫音盤眉反。〔集解〕先謙曰。在今成都府郫縣北五十里。李傕殺司徒王允。〔集解〕先謙曰。官本傕並作催。後代允爲司徒。〔集解〕先謙曰。官本後作復。是。數月。病免。拜尙書令。〔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拜尙書令太僕。三年薨。是年卒。謚曰忠侯。温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順桓之世。温爲巴郡太守。于時板楯數反。温到郡。以恩信服降之。于是宕渠出九穗之禾。胸忍有連理之木。遷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目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爲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爲司空。免。頃之。復爲司徒。錄尙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刧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温不與己同。乃內温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集解〕惠棟曰。注見董卓傳。温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眥之隙。目成千鈞之讎。睚眥解見竇融傳。二十斤爲鈞。言其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二作三。是。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

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涉始于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所謂一爲過。再爲涉。注引王注。與溫語無涉。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李傕從弟。先謙曰。董卓二字。實傳寫之誤。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帝聞侍中常洽曰。傕不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爲寒心。洽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常璩云。初。父侯與李固、胡廣。議立清河王蒜。而梁冀欲立蠡吾。趙戒、脅而從之。使李固枉死。君子以爲卓傕之惡。甚于梁冀。謙摩卓之牙。溫弄傕之爪。雖逼權勢。以道陳訓。賢其祖遠矣。常洽字茂尼。江原人。爲傕所殺。溫從車駕都許。〔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曹公入。徙天子都許。政出諸侯。禮待溫。居公位十五年也。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集解〕何焯曰。忠字衍。惠棟曰。何說非也。忠臣猶中臣。古字通用。謂中朝臣也。李固傳云。詔書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故操以是奏免溫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義黜。謂棄郡奔喪。以私贖罪也。宮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鵠髮、白髮也。〔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鵠讀如浩浩昊天之浩。浩猶顥。顥頭白皃。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七校補

宣秉傳。常寢疾不仕。集解。官本寢作稱。今案王良傳。王莽時。寢病不仕。官本亦作稱病。疑皆依監本刊改。劉翊傳。常守土臥疾。不屈朝命。寢即臥也。上言守志則臥疾非眞。下言不仕則寢疾寢病皆非無待更言稱疾稱病。又稱疾稱病。爲臨時辭謝之詞。寢疾寢病。則預託癃廢。以避徵辟。王莽之橫暴。亦非臨時辭謝所能免也。

楚國二龔。、注。龔勝字君實。實、官本作賓。與前書二龔傳合。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錢大昭曰。今人名一切器用爲什物。本此。注。軍法至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案什物一名什器。史記五帝紀。舜作什器於壽邱。索隱云。什器什數也。蓋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爲數。猶今云什物也。正義別引顏師古說。以軍法之什伍解什器。章懷此注。即本於顏。

帝敏惜之。集解。劉攽曰。案文敏當作愍。錢大昭曰。敏與閔古字通。今案前書人表宋愍公。徐幹中論作敏公。是敏亦與愍通。皆不須改字。

張湛傳。雖遇妻子。若嚴君焉。注。周易家人卦曰。官本無周字。

王良傳。王莽時。寢病不仕。集解。先謙曰。官本寢作稱。是。謹案寢病亦可通。已詳宣秉傳。又此傳後文有輒稱病句。作稱病尤嫌其複。論衡謂良寢位久病。亦即寢病也。

杜林傳。恥食周粟。注。而二人恥之。官本恥作非。

定從林議。案林原議全載東觀記、及續志劉注。其末云。乃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據續志。光武建武元年卽位。郊天羣神。皆從未以祖配。林謂且如元年故事者。以議既不能遽定。且仍緩以祖配耳。續志又云。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在中壇上。則事當已在十二年後矣。雖仍追從林議。而在林七年建議之時。配固尚未定爲高帝。此云定從林議。乃援後事終言之也。又祖堯之說。起於建武二年。議者以圖讖著伊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並受命而王。漢劉祖堯。宜令郊祀帝堯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議。卽謂追跡先代。無郊其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嚳。漢雖唐之苗。堯以厤數命舜。高祖赤龍火德。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配。斯時林未還三輔。已有先林駁之者。當由光武信讖。故久不決也。

注。東觀記載議曰。至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曰與基由其祚。案原文作后稷近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東觀記、及續志注所引並同。此注戶作所。乃字之譌。民改人。世改又。則避太宗諱也。

又辭不敢受。注。若以車重。案若字譌。東觀記作苦。謂苦車重不能勝也。

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案東觀記。建武八年。閒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尙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論之。全疏數百言。續志劉注已載。而袁紀乃載於二十一年、云。是時郡國大水。百姓饑饉。光祿勳杜林上疏。今據光武紀。惟八年秋一書大水。二十一年無之。又本傳載林始代郭憲爲光祿勳事。在十一年。後由東海王傅遷少府。至二十二年。乃復爲光祿勳。大水之疏。無論在八年在二十一年。林官皆非光

祿勳。其誤明矣。

明年薨。案林二十二年。由光祿勳爲大司空。明年薨。是薨於二十三年也。與紀合。袁紀謂薨於二十四年。亦誤。

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注。買符非眞符也。謂買他人符。非眞己符。

大司馬嚴光請丹。集解。惠棟曰。卽嚴尤伯石也。近刻皆作光。誤。案官本光作尤。

衰絰盡哀。注。麻在首要皆曰絰。首絰象緇布冠。腰絰象大帶。案要腰不應歧出。明有一誤。官本皆作腰。

吳良傳。信陽侯陰就。錢大昭曰。陰興傳作新陽侯。注云新陽縣屬汝南郡。新信古字通。今案馮衍傳。仍作新陽侯。又后紀亦作新陽侯世子陰豐。注同。今其地在潁州太和縣西北六十里。尙名信陽城。則新陽固卽信陽矣。

承宮傳。經典旣明。乃歸家教授。錢大昭曰。樊鯈傳云。承宮爲海內大儒。

拜侍中祭酒。錢大昭曰。侍中本有僕射一人。中興改爲祭酒。

鄭均傳。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注。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集解。周壽昌曰。孤兒兄子四字。

於文複晦應作養兄孤子。今案鮑永傳悉以財產與孤弟子。此直當作孤兄子。兄字乃涉下兄字誤衍也。先謙曰。官本注。娶下有妻字。謹案今東觀記原無妻字。

敕賜尙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尙書。沈銘彝曰。此後世在家食祿之始。

趙典傳。亂象干度。注。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案此引左氏昭七年傳文也。擇人。官本。人作善。誤。因人、傳原作因民。章懷避改。

諡曰獻侯。周壽昌曰。傳敍典病卒後弔祠贈諡。非下獄自殺甚明。上注引謝承書所載。蓋誤。今案袁紀陳竇之被黜。亦無趙典、王暢。暢以建寧元年八月罷司空。明年卒於家。暢罷時。難猶未作。則陳竇之謀。暢必不與。乃謝承書亦指爲下獄自殺。其不足據可知。且當時陳竇之黨。其家屬皆遷徙。廢錮。而趙王子姪。相繼通顯。尤不與謀之明證也。至八俊之趙典。黨錮傳但見其名。不能詳其官閥、字籍。固非此趙典。然亦決無與陳竇同謀之事。袁紀譏謝承書錯繆。其一端歟。

温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錢大昭曰。京兆前後漢皆不稱郡。此郡字衍。集解。惠棟曰。温爲巴郡太守。至遷京兆丞。案由太守爲丞。不得云遷。當有誤。

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案禮記羽者嫗伏。釋文。伏、扶又切。前書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注。伏、房富反。均讀去聲。作房六反者誤。

典曰義黜。注。謂棄郡奔喪。案郡當作國。宮由德揚。宮官本譌官。

終乘高箱。錢大昭曰。箱、車箱也。謂果乘高車出闕也。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後漢書二十八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集解〕先謙曰。今鳳陽府宿州西北。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曰父任爲郎。〔集解〕惠棟曰。桓子新論云。昔孝成帝時。余爲樂府令。凡所典倡優技樂蓋且千人。因好音律。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謂六羅。黃鍾、太蔟、姑洗、㽔賓、無射、夷則。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能文章。〔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譚能文。有絕才。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集解〕惠棟曰。如與揚子雲辨蓋天。與劉子駿論方士養生。及土龍求雨。頓牟磁石。陳平解平城之圍。皆見新論中。性者倡樂。倡、俳優也。〔集解〕惠棟曰。新論云。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摻。而更爲新弄。子雲曰。事淺易善。深者難識。卿不好雅頌。而悅鄭聲。宜也。簡易不修威儀。而憙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抵、擊也。音紙。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傅皇后。哀帝后。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

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爲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挾婦人媚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妙反。見前書。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集解〕惠棟曰。內宰職云禁其奇衺。鄭康成云若今媚道。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集解〕惠棟曰。新論云。傅太后聞史子心作金成。可以作延年藥。乃除爲郎。舍之北宮。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埶。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愨。此脩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常或作賓。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眞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集解〕劉攽曰。案傳喜非后弟。當是嘉。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集解〕顧炎武曰。前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是曾受

莽封爵，史爲諱之爾。王補曰：荀悅漢紀、及通鑑，皆援據班史，明斥桓譚附莽之事。論者動言其以非讖見黜，則蔚宗飾詞誤之也。刮黨阿大逆之汚，褒爲自守默然，蓋不僅爲之諱爾。莽時，爲掌樂大夫，〔集解〕惠棟曰：新論云：余前爲典樂大夫，有鳥鳴于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爲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侯爭鬬，俱坐免去。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集解〕先謙曰：譚侍上鼓琴，爲繁聲，爲弘所責，見弘傳。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爲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集解〕惠棟曰：周易云：躁人之

詞多躁人、謂私議國政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事見前書。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拂、違也。音扶拂反。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爲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爲長沙太傅。晁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爲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爲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爲名。遂腰斬錯。見前書。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集解〕惠棟曰。王褒集僮約注云。漢時官不禁報怨。鄭衆周禮注云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蓋舊有是令今宜復申之也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雇山解見光武紀。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幷兼長廉恥也。

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集解)先謙曰。官本田作錢。案東觀記作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也。是目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目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須身力所得。皆目臧畀告者。畀、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槩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畀音必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目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方知。而獄無怨濫矣。方、猶法也。(集解)先謙曰。方知誤倒。官本作知方。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目決定嫌疑。又酬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目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

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集解）惠棟曰。鄭康成中庸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羲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爲讖記。以誤人主也。（集解）惠棟曰。新論云。讖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孔邱。誤之甚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集解）惠棟曰。隻偶猶奇耦。注言偶中。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昭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雷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雷同。禮記曰。無雷同。（集解）惠棟曰。案論衡云。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宏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介、甲也。胄、兜鍪也。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

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楊衒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是歲起明堂、辟雍、靈臺。初議靈臺位。上欲以讖決之也。案時靈臺所處未定。故議之。官本考證曰。衒字諸本皆訛作衍。今改正。）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集解〕惠棟曰。許慎五經異義引公羊說。靈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韓詩說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在太廟之中。詩緯含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臺。則靈臺在邑之內。故世祖欲以讖決之也。）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臣生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集解〕先謙曰。讖誠非經。然光武以讖卽位。天下共知。此非它事比。亦應稍為諱也。）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集解〕惠棟曰。孝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孔安國傳云。聖人制作禮樂。而敢非之。是無法也。）將下斬之。（〔集解〕惠棟曰。將、扶也。古樂府云。出郭相扶將。字林又作摪。）譚叩頭流血。（〔集解〕惠棟曰。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云。再拜顙。何休云。顙者、猶今叩頭矣。）良久乃得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為六安郡丞。（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集解〕錢大昕曰。六安前志為王國。莽篡後、盡廢為郡。故成武孝侯順、以建武八年拜六安太守。譚為郡丞。亦在建武初也。建武十三年。省併西京諸國。惟眞定、河間、泗水、城陽、淄川、以宗室封王見於紀傳。若廣平、高密、

膠東、六安、廣陽未見有封王者.蓋已改國爲郡.猶沿西京舊名耳.先謙曰.今六安州治.意忽忽不樂.道病卒.〔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感而作賦.因思大道.遂發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敕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集解〕惠棟曰.譚自序云.余爲新論.述古今.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耶.今有疑者所謂蚌異蛤.二五爲非十也.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共工爭帝地維絕.亦皆爲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間莫明于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採其善.何云盡棄耶.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桓譚集五卷.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目爲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云.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爲上黨守.嫁禍于趙.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爲關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奉世長子譚.譚弟野王.注誤.又前書云.立字聖卿.奉世子也.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集解〕惠棟曰.潛夫論云.衍篤學重義.諸儒號曰.德行雍雍.馮敬通.王莽時.諸

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晉戰于鞌。晉卿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與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鄭蔡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蔡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爲知權。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詭、違也。故易曰。窮則變。(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曰字。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皆周易下繫之辭。(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

之日負義於時。（負猶失也。）知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怠、懈也。言當急趨時。）張良目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武陽縣南。椎音直追反。謂擊之也。）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衞人力舉千鈞也。）將軍之先。爲漢信臣。（廉褒、襄武人。宣帝時爲後將軍。即丹之先。〔集解〕惠棟曰。案廉范傳。帝問范云。卿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案此褒乃丹之父也。）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集解〕惠棟曰。屯據、袁宏紀作先據。）鎭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如也。）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晳、明也。商

鞅謂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 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 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語見史記商君傳．贅、猶惡也．史記．贅作疑．〔集解〕惠棟曰．贅、袁宏紀作疑． 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庸、常也．金石以諭堅也． 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役、猶賤也． 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集解〕惠棟曰．丹時新拔索盧恢城．復進而與赤眉別校董憲、戰于成昌而死． 衍乃亡命河東．華嶠書曰．丹死．衍西歸．更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 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永字君長．司隸校尉宣之子． 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慤、實也．幽冥、謂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據有此乖違．〔集解〕先謙曰．章懷見下文．喢血昆陽等語．以為非光武莫當．不知其時更始為君．不妨歸美．諸將虜掠．逆倫絕理云云．鄧禹將兵．何嘗有此．鎮太原．撫上黨．正為鮑永而發．豈為鄧禹發哉．以一二語而疑全文．東觀記固謬．章懷引之．尤為無識．王補曰．建武初．衍未辟鄧禹府．禹亦未至并州．至罷兵未降見黜之後．始詣鄧禹耳．斷以范書作說鮑永為是． 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

言之時。危、猶高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翟義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于東郡。莽發八將軍以擊之。東郡。今滑州也。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羌龐恬、傅播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巴蜀沒於南夷。莽篡位。貶西南夷鉤町王為侯。王邯怨恨。攻益州。殺太尹陳隆。莽發巴蜀吏士擊之。出入三年。死者十七八。〔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陳作程。是。緣邊破於北狄。莽建國三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人。大輩萬餘。中輩數千。殺鴈門朔方太守。略吏人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也。遠征萬里。暴兵累年。暴、露也。禍挐未解。兵連不息。挐。謂相連引也。刑法彌深。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為不須時令。自是春夏斬人於市。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蠭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莽時。江湖海澤麋沸。青徐荊楚之地。擾擾。前書音義曰。駘、蹈也。今此為駘。古字通。〔集解〕惠棟曰。法言云。胎藉三正。司馬光云。胎當為跆。徒來切。蹋也。藉、字夜切。天官書云。兵相駘藉。蘇林云。駘音臺。登蹋也。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賤也。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集解〕劉攽曰。案歃血是盟時。歃血此當作喋。與前書同也。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莽末。下江兵鄧曄、王匡、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

以捍匡等。擊破六虎。敗走三虎。乃保京師倉。鄧曄等乃開武關迎更始。霧震四海。席卷天下。席卷。言無餘也。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二句。司馬相如封禪書之詞。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理也。〔集解〕惠棟曰。張裴律表云。逆節絕理。謂之不道。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毛、草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用。〔集解〕錢大昕曰。古音無如模。聲轉爲毛。今荆楚猶有此音。先謙曰。官本注用作乎。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脩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模。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脩身而已。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吉甫也。皆周宣王臣。並見毛詩。夷吾、管仲之字也。〔集解〕惠棟曰。吳仁傑補遺云。吉甫當作成父。謂王子成父也。若尹吉甫不應序于夷吾之下。攘其蟊賊。蟊賊、食禾稼蟲名。諭姦盜侵漁也。蟊音牟。〔集

解〕先謙曰。官本。蟊並作蝥。字同。諭通作喻。安其彊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邯鄲、謂王郎也。眞定謂劉揚也。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幷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井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東觀記作石陘關。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史記子貢說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音倉忽反。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集解〕劉攽曰。案此文雖則字顚倒。當作則雖云云。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敎。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鎭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

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吳起。魏文侯將。並著兵書也。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白黑。猶賢愚也。目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目加茲。伊。伊尹。呂望。永既素重衍。爲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目衍爲立漢將軍。東觀記曰。時永得置偏裨將五人也。領狼孟長。屯太原。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幷州陽曲縣東北。（集解）先謙曰。今太原府陽曲縣東北三十六里。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衞幷士。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爲上黨太守。（集解）惠棟曰。弓姓。漢有弓林。見劉玄傳。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衍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晉文公重耳辟麗姬之難出奔。狐偃勸令返國。遂爲霸主。子犯即狐偃字也。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于宮中。夫人置兒于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曰。乃取

乇嬰兒貢之匿山中.諸將共攻殺杵臼幷孤兒.然趙氏眞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爲卿.而復其田邑.事見史記.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三王見更始傳.天下蠱動.社稷顚隕.蠱動喻衆.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爲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爲瑞信.剖即分也.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石陘關也.陘音形.奈何舉之目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張儀說楚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匈.李斯曰.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也.（集解）惠棟曰.服虔左傳解誼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于策.委死之質于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也.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解見左傳.是目晏嬰臨盟.擬目曲戟.不易其辭.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弒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劍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後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脰.劍在心.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留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回而求福乎.劍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釋之.謝息守郕.脅目晉魯.不喪其邑.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爲孟孫守郕邑.晉人來理杞田.季孫將以郕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謝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杜預注曰.挈瓶、汲器.諭小智也.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萊、柞.二山名.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

禍．外無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無桃萊之利也．且爲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終．輒改萊爲棗．衍集又作萊．或故作棗．展轉乖僻．爲謬矣．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目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目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目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閭丘奔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牟夷、莒大夫．竊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二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爲三畔人名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尙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目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尙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紓、緩也．音舒．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阬其卒四十萬．秦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集解）何焯曰．周疑禍字之訛．注非．洪亮吉曰．前年蓋指劉延攻上黨時．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號焉．左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

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于欒高之難。欒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昝昭公八年。欒高作難。晏子無罪。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孫林父、衞大夫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衞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衞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衞獻公。獻公復入國。林父遂以戚邑畔。是陷于終身之惡。㠯爲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言不過爲二塗而已。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㠯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尙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劉延。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謂鄧禹也。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㠯比。言明白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之詞。天下存亡。

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㠯貪權。誘㠯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邑本傳。載邑書曰。邑年二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慾。號歸猶告歸也。 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永字也。 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謁反。謂負也。 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爲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由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事見論語。 君長據位兩州。加㠯一郡。衍集。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幷州。擁兵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幷力。（集解）洪頤煊曰。注引衍集。義不明析。鮑永傳。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幷州、朔部。朔部即朔方郡也。朔方別置刺史。不在十三州之列。郭伋傳、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幷州。時尚未省。故與幷部爲兩州。河東郡不屬幷州。是謂一郡兩州。 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謂更始敗。故諸國畔也。不入彘。言不征之也。彘、縣名。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 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即上所謂黠賊所圍城者也。大谷自太原趣上黨之道。不窺、言不來救也。今幷州大谷縣西有大谷是也。 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衞女馳歸。唁兄之志。衞女。衞宣公庶子頑之女。爲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弔失國曰唁。衞懿公爲狄所滅。戴公乃立廬于曹邑。許穆夫人閔衞亡。思歸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詩。事見

左傳。王亡一歲。背知定所。慮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泰山而超北海也。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訛、僞也。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郡。今汾州縣。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目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東觀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祁回爲涅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鄉縣之西。涅音奴結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亭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顚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爲羅網。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爲嗁。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焦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集解〕惠棟曰。新序云。齊崔杼弒莊公。有陳不占者。聞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遂往。聞戰鬭之聲。恐駭而死。注不占事指此。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

為漁陽太守。東觀記曰。邑、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為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為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為諫議大夫。病卒。〔集解〕惠棟曰。前書王莽封田豐為世睦侯。奉敬王後。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不加冠幘。但以一幅巾飾首而已。〔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永與衍共罷兵。幅巾而居。後歸世祖。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立功謂說下懷。〔集解〕通鑑胡注。案考異不取下懷事。當以永討平晉郡為功也。事見本傳。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赦布以為郎中。丁固季布母弟。為項羽將。亦窘高祖。高祖急顧謂丁固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還。高祖即位。丁固謁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詞也。見戰國策。引之者言已為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音徒了反。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集解〕劉攽曰。按彭城不在定州。當作鼓城也。先謙曰。今定州曲陽縣西。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見。郡以聞。衍上書陳八事。〔集解〕惠棟曰。六年。詔百僚並上封書。于是衍上書也。案袁紀在七年。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

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常將召見。初。衍爲狠孟長。目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尙書令王護。尙書周生豐曰。衍所目求見者。欲毀君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爲豫章太守。淸約儉惠。〔集解〕惠棟曰。羅泌云。帝堯之後。有周生氏。經籍志云。豫章舊志三卷。晉會稽太守熊默撰。護等懼之。卽共排閒。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目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懇懃。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不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飮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目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鶩。行義汚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閒者掾史疑衍之罪。衆煦飄山。當爲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浸淫飢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月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卽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賜以秦

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時衍與呂种、王磐皆以諸王賓客下獄，种、磐死獄中，衍被赦出，廢于家。种、磐事見馬援傳。先謙曰：官本注十一月作十一日，是。

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八上校補

桓譚傳。中家子弟。爲之保役。注。保役、可保信也。案方言。自關而東陳魏宋楚之閒。保庸謂之甬。郭注。保言可保信也。此連役字爲訓。非。

天下方知。集解。先謙曰。方知誤倒。官本作知方。錢大昭曰。南監本作知方。

譬猶卜數隻偶之類。卜、原作十。錢大昭曰。閩本作小。南監本作卜。案官本依監本作卜。並與通鑑合。故改從之

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注。楊衒之洛陽記曰。衒原作衍。據御覽改。官本不誤。

吾欲讖決之何如。錢大昭曰。閩本欲下有以字。今案東觀記、袁紀、通鑑。均有以字。

時年七十餘。案譚之卒。不著何年。袁紀因中元元年起明堂辟雍靈臺。追敘初搖靈臺位。上問譚。譚對忤旨。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時年七十餘。通鑑因之。亦附載譚事於中元元年。意所謂初者。當在建武十二年。隴蜀既平。增廣郊祀之時。而譚亦旋卒也。其證有三。譚於西漢成帝時。卽以父任爲郎。又爲樂府令。歷哀平兩世。凡十一年。又更新莽更始。至建武初元。凡二十年。譚其齒當已六十矣。卒年僅七十餘。則仕光武朝不過十許年也。劉順拜六安太守在建武八年。而六安之省併卽在建武十三年。譚爲六安郡丞。亦當在未併省之前。又譚二次上疏。尙感帝之醻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則其時隴蜀必未全平。接誓其後會議靈臺所處。距上疏時亦必不遠也。

馮衍傳。張良以五世相韓。注。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官本作倬.誤.

唶血昆陽。集解。劉攽曰。案唶血、是盟時唶血。此當作喋。與前書同也。案前書文紀。新喋血京師。史記喋作啑。前書王陵傳。始與高帝唼血而盟。史記唼亦作啑。索隱又云。或作唼。是喋、唼、啑、唶、古本通作。又史記魏豹彭越傳論。喋血乘勝。徐廣云一作唼。則本通言歃血耳。說史漢者必據服虔說以喋爲蹀。非也。

飢者毛食。集解。錢大昕曰。古音無如模。聲轉爲毛。沈銘彝曰。前書功臣表序。靡有孑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注。今俗語猶謂無爲毛。文選注蒼頡篇。耗、消也。越人多謂無爲耗。五代史黃旛綽傳。賜緋毛魚袋。謂無魚袋也。佩觿集。河朔人謂無爲毛。蓋聲之轉。高齋漫錄。東坡毳飯云。酒也毛。菜也毛。飯也毛。卽借河朔土音以爲戲也。

自置偏裨。裨官本作稗.誤.

開天下之匈。注。秦下甲攻衞陽晉。大開天下匈。官本注.匈作胷.

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注。左傳至乃遷于桃。案注引傳文顚倒.

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注。昭公二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官本注.二作三.是 此所爲三畔人名者也。

官本爲作謂。

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集解。何焯曰周。疑禍字之訛。注非。錢大昭曰周當是害字之誤。今案害周形近易誤。覩何說爲勝。下句有禍字亦不當作禍也。

終免欒高之難。注欒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年欒高作難。案注引傳文欠明。直似子雅子尾皆作難矣。當云欒謂欒施。高彊。齊大夫子雅子尾之子。昭公十年因難奔魯。此作八年。蓋承杜注之誤。實則八年難未成也。

拒擊宗正。正原譌王。據上下文改。官本不誤。

幅巾降於河內。注不加冠幘。加原譌知。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馮衍傳第十八下

後漢書二十八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爲將絳灌等咸譖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大王令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以文帝之明而魏尙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魏尙槐里人文帝時爲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尙復以爲雲中守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史記曰董仲舒爲人廉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待之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衞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爲前將軍從衞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道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刃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

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衍之祖馮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爲中山王太．後爲哀帝祖母傅太后陷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見前書．〔集解〕惠棟曰．衍之祖．東觀記及本傳皆云野王．唯華嶠書以爲馮立．則參爲衍從祖也．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回、邪也．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衞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勑．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爲立基本生業也．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欲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衍引以爲言也．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飾躬力行之秋．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壠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集解〕何焯曰．自論卽賦之序．惠棟曰．案衍所著有自序、官錄等篇．北堂書鈔九十八引馮敬通自序云．年衰歲暮．自悼迄無成功．將棲遲肥饒之野．殖菽生產．誦習道德．云云．又本傳注云序所謂通視千里．覽見舊都．皆與自論略同．不當爲此賦之序．何說非也．馮子以爲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

如石。老子道德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眞。玉貌碌碌。爲人所貴。石形落落。爲人所賤。賤旣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翺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朔誡子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花。〔集解〕惠棟曰。管子云。一龍一蛇。一日五化。淮南子云。至道無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蛇音徒河反。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史記司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趣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放蕩縱逸。不拘恆俗也。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俶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顧、猶及也。俶儻。卓異貌也。喟然長歎。自傷不遭。遭、遇也。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棲遲、猶偃息也。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千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恃牛羊之入也。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韓詩外傳曰。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爲身求者。不能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

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目爲園。奉世爲右將軍。即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衍不得入葬而別求也。於是目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前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地埶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三晉、謂韓趙魏也。西顧酆鄗。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酆、鄗、二水名。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鄗。秦本封在隴西秦縣。周平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州之地。故總言周秦之丘。丘亦墟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州作周。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衍墓在今新鄷縣南四里。〔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衍墓在昭應縣西四里。漢之新豐也。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殷墟。感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殷人聞之。皆爲流涕。禮記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入室。反諸其所養也。反而亡焉。失之哀於是爲甚也。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司馬相如賦曰。墳墓蕪穢而不修。父爲昭。子爲穆。昭南面。穆北面也。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能入火自燒。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能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

山，遂徂去也。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屆曰宙，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乃有八紘也。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理、正也，九野、謂九州之野，經營猶往來，五山、即五嶽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正也下有詩曰我疆我理六字，此脫。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爲發生，卉、草也，楚辭曰，獻歲發春兮。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君子舉事尙早，故以朝言之，汨、行貌，楚辭曰，汨吾南征，汨音于筆反。發軔新豐兮，裵回鎬京。軔、止車木也，將行，故發之。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于長安，上有銅飛廉，因以名焉，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有角有蛇尾，文如豹文，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集解〕錢大昕曰，案兩漢三輔無平陽縣，史記秦本紀甯公徙居平陽，正義云，岐山縣有平陽鄉，鄉內有平陽聚，洪頤煊曰，前書郊祀志，雍大雨壞平陽宮垣，黃圖秦有平陽宮，故與飛廉觀對言之，注誤。先謙曰，官本注有蛇尾有作而，是。悲時俗之險阸兮，哀好惡之無常。時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楚辭曰，悲時俗之迫阸也。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衡、秤衡也，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言時人棄衡石以意測量，喻背法度也，隨風波而飛揚，言無志操也。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靁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意。言時俗溺于權利也，同己則親之，異己則妒之，今已不與之同，所以見惡也。沮

先聖之成論兮，懇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沮，敗也。懇，陵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集解〕沈濤曰：風從凡聲，故與耽均，下與陵均。又讀爲分。先謙曰：官本懇並作[illegible]，是。遵大路而裹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遵，循也。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汎兮。又曰：孔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大象無形。孔之爲言空也。窈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爲主，故無物而不容。時俗眩于名利，孰能觀大象無形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汎作泛。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離，遭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爲勁直行而遭尤過者有之矣，即屈原、賈誼之流也。衍內自省察，不慙于古人，遂守志不改也。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傷己不逢堯舜也。蕩，散也。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病終身之後名譽不稱，又願縱橫遠逝，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陟雍畤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畤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秦幷天下，祠雍四畤，漢加黑帝，謂之五畤。消搖猶觀望也。超，過也。略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也。陟九嵕而臨巀嶭兮，聽涇渭之波聲。巀嶭山一名嵯峨，在今三原縣北。巀音才結反，嶭音五結反。〔集解〕先謙曰：巀即嶻字。顧鴻門而歔欷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

罄、落也。吾孤早罄。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殀。未有邪僻。故云誠善辜罪也。冥、謂地也。齎恨入冥。言死有餘恨也。

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餘殃之有再。淚汍瀾而雨集兮。氣滂浡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

言已往者託于貴戚之權。幾陷誅戮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死而目不瞑。言怨恨之深也。楚辭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眠即瞑也。今縱飭躬自勵。又恐殃禍至再。所以淚落意沈。氣憤心結也。(集解)惠棟曰。汍瀾、猶崔蘭也。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泣流兮崔蘭。臣瓚云。崔蘭。泣涕闌干也。崔音完。

瞰太行之嵯峩兮。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

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衍之遠祖馮亭為韓上黨守。以上黨降趙。趙封亭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縣西。衍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千里。覽見舊都者也。嵯峩、高大貌。崢嶸、深邃貌。

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

與猶待也。楚辭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冉冉其將至。功業無成。情多憂憤。故赴原野而窮居也。

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皐陶釣於靁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

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皇甫謐帝王記曰。伊摯豐下銳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于河濱。漁于靁澤。今言皐陶。未詳。靁澤在今濮州靁澤縣東也。(集解)惠棟曰。案太公六韜。呂尚釣崖。文王卜之。為舜占得皐陶。然則皐陶先嘗釣于靁澤。為舜所舉也。但古書散逸。無從取證耳。又曰。衍集揚節賦云。馮子耕於酈山之阿。渭水之陰。廢弔問之禮。絕游宦之路。眇然有超物之心。無偶物之志。

韓盧抑而不

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子曰。絆騏驥而求千里。衍喻己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識協韻音志。

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

卑、賤也。阜、積也。衍賤子貢貨殖。慕顏回樂道。所以不從流俗。專心貞固者。以其祖考功業隆大。若苟求富貴。恐致黜辱。故於此路收功也。

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

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瀆。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家語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殖物宜皁。淮南子曰。汾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黍秫。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二七一十四尺至於泉。其味鹹。宜稻與麥。此嘗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嚳之子。爲兒之時。其遊戲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人。事越王句踐。苦身戮力。竟滅吳報恥。既而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終身不返。是絕迹也。

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跡。

陟隴山以踰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

踰猶遙也。古字通。八荒、八方荒遠之地。

覽河華之泱漭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慍去疾之遭惑。

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遂。慍怨

也。馮去疾爲秦丞相。胡亥九年。用趙高計。始皇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遭惑也。亭及去疾皆衍之先。故懷遠憤怨也。泱音烏朗反。漭音莽。（集解）惠棟曰。上黨記云。馮亭冢在壺關城西五里。

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衍既不同流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海。屈原云。吾將遠逝以自適。路修遠以周流之類也。

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爲墟。燕都、今薊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荊州。至考烈王爲秦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不祀。言皆絕也。臧文仲曰。咎陶庭堅不祀也。

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愊憶而紛紜。紆軫、猶盤曲也。愊憶、猶鬱結也。紛紜、猶瞀亂也。愊音普逼反。

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惟、思也。言思上天之路。軌躅則同。而帝王政教。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化平暢貌。論語孔子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堯舜同道。故兼言之。舜禪位于禹。禹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禪子。故曰承平革命也。（集解）惠棟曰。語云。承平者叶之。承亂者革之。今禹言革命者。魏高堂隆議云。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順民。是也。

幷日夜而幽思兮。終悇憛而洞疑。高陽邈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辭云。心悇憛而懷惑。廣蒼云。悇憛、禍福未定也。悇音它乎反。憛音它紺反。或作恀憏。恀音丑加反。憏音丑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洞、亦不定也。史記曰。虛惕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其有謀而疏通。故欲與之論事。

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

德兮詠南風之歌聲訊問也啓禹子也尚書曰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故啓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鄠縣啓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傾也易曰德積載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故詠之也非舜南風之歌思唐虞之晏晏兮揖契稷與爲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武湯而勃興尚書考靈耀曰放勛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謂之晏稷名棄爲堯后稷契爲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葉號周武王滅殷紂而王天下勃盛貌也左傳曰其興也勃焉昔三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三后夏殷周也惜其不能始終純茂每至末代必窮其災禍湯放桀于南巢武王滅紂于牧野周之季業幽王爲西戎所殺也離騷曰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廬州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今衞州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酆州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詔召也亳湯都在京兆杜陵亭呂望周太師翼周滅殷者也酆文王所都水中可居曰洲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在下六字在水中上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同而末異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愼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易性楊朱悲造作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捃桓文之譎功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絜以聲相求必于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于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捃取也譎詐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

桓公正而不譎時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張超誚靑衣賦云周室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杜漸諷誦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又曰案世系薛漢父方邱字夫子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何焯曰周唐疑周康之訛

忿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溴梁

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爲戰國時吳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子故音黜曰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衞鄭曹莒邾薛杞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晉卿趙文子也時晉爲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爲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溴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爾雅曰梁莫大于溴梁溴音古覓反

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

申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傳陳夏徵舒弒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因滅陳爲縣申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時惟在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晉大夫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乃假道于虞以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

誅犂鉏之介聖兮封臧倉之愬知嫫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

犂鉏齊大夫介猶間也韓子曰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犂鉏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犂鉏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公怠于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何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

之不遇晉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讒、猶譖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楚大夫也。名側。案㜸字。呂忱音什眷反。勉也。東觀記作讒字。此雖作㜸。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楚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譏子反專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爲已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集解〕劉攽曰。注云僉曰君何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案全文何當作所。錢大昕曰。此以㜸子反與爵管仲對文。則非譏刺之意。子反平宋。意主恤鄰。管仲封邢。功存繼絕。故敬通嘉美之。㜸當爲饌。與下文饁女齊饗楙舉同義。言欲飲食之也。先謙曰。官本勘並作鉏。封作討。注公意作果意。是。

疾兵革之濅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濅、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云。太湖有五湖。故謂之五湖。滆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爲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郿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阬斬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叢、細也。毒、恨也。關東爲從。關西爲橫。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爲從說。說關東六國爲從親。以畔秦。會于洹水之上。刳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爲關西橫說。說六國令事秦。皆尙誣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卽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亦通。〔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作說關西六國令事秦。劉攽曰。關西何緣有六國。明衍關西二字。

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陵遲、言頹替也。澄、猶淸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五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

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好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者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皆尙法術少仁恩並見史記

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漫淫而弘大

誚責也跋扈猶強梁也李斯上蔡人爲秦丞相上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是滅先王之法則

援前聖目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饁女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

援引也矯正也饁餉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晉國所都國語曰晉平公爲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諫必作臺但書典散亡無以言耳椒舉楚大夫伍舉也饗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爲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曰臺美乎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人以爲樂不聞其以木土之崇高爲美先君莊王爲瓠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君爲此臺國人疲焉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二主謂晉楚之君二或作亡（集解）惠棟曰晉語云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注失考先謙曰官本瓠作匏氣作氛是

摛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褒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

摛布也眇微也公羊傳曰宋公及楚戰於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于險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泓音烏萌反（集解）惠棟曰風音方愔反顧炎武云今山西人讀風猶作方愔反

撫仁智之英華兮激亂

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摭、拾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溜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衰政亂、子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溜作瀏。

日曀曀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曀曀、陰晦貌也。詩曰、曀曀其陰。楚詞曰、回朕車以復路、及行迷之未遠。

駟素虯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四馬曰駟。虯、龍之無角者也。楚詞曰、駟玉虯以乘鷖兮。爾雅曰、馬高八尺爲龍。司馬相如曰、駟蒼螭兮六素虯。相佯、猶逍遙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楊雄反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武丁欲以爲相。光不從、遂投於梁山。衍退不仕、與務光辭相佯事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集解〕顧炎武曰、明古音謨郞反。以字母求之、似當作彌郞反。

欽眞人之美德兮、淹躊躇而弗去。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爲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受子、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款、誠也。眞人卽謂子高。躊躇、猶躑躅也。東觀記曰、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義亦通。〔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躅作蹋。記下無曰字。

意斟愖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軵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滸。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斟愖、猶遲疑也。澹、定也。俟、待也。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爲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

聞其言。遂洗耳於潁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冢在其南。秣、謂食馬以粟。字林曰。滸、水涯也。湛音市林反。或作堪字。（集解）惠棟曰。京相璠春秋地名云。負黍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

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自此以下。既反故宇。乃欲尋覽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邃也。維綱、猶宗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爲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則爲仁義禮智信也。

躍青龍於滄海兮。豢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爲室兮。託高陽以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龜鳳之形。在地爲四靈。東方爲青龍。西方爲白虎。南方爲朱雀。北方爲龜蛇。豢、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冥、猶晦昧。所謂幽都也。衍既反故宇。欲鑿巖石爲室。託高明之處。以養神仙。又假言龍虎之疇。在於四面爲其威援也。前書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曰。採三秀於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爲秀。恐失之矣。

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纂、繼也。前修、猶前賢也。夸、大也。楚詞曰。謇吾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夸節。往昔光勳。謂衍之先人。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類也。已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偉冠。佩銀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詞曰。畦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芳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衍欲揚其靈芬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偉冠作韋冠。

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傷已懷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衆也。六醴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

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爲太極仙卿。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卽復如故。服之爲太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徹。服一株。拜爲太清龍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靑。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洞一室。服一株。爲太淸仙官。第五名曰玉芝。剖食。拜三官正眞御史。（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正眞作正員。

揵六枳而爲離兮。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自此以下。說蘺宇庭除。皆樹芬芳卉木。喻己立身行道。依仁履義。猶屈原匿江蘺與薛芷。紉秋蘭以爲佩之類也。揵、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枳之爲木。芳而多刺。可以爲離。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呂刑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爲六。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卽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符蘺。一名葯。杜衡、其狀若葵。其臭如蘼蕪。術、路也。（集解）劉攽曰。案注文方總其賦。自當列敍其文云。自此以下。說離室庭術。後人不曉。誤作宇除。非。先謙曰。官本蘺並作離。注蘺宇作離室。呂刑作小開。是。荷作符。維在則作口維國王會汾云登登皇皇　維國監本作登登皇維在國。案此汲冢周書原文也。汲冢書於字闕處皆作口。妄意增改。益令讀者不知所謂。今正之。

攢射干雜蘼蕪兮。搆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曄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惜身之埳軻兮。憐衆美之憔悴。攢、聚也。射干、烏翣也。蘼蕪、似蛇牀而香。其根卽芎藭也。木蘭、樹也。香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曄、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菲菲。衆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詞曰。然埳軻而留滯。王逸曰。埳軻、不遇也。衍被擯斥沈淪。猶草木之漏鬱芬芳遇風霜而零落也。夷音恊韻異。美音協韻媚。

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淸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

音五孝反（集解）惠棟曰枚乘七發云陽氣見于眉宇之間浸淫滿大宅淮南子云大丈夫乘雲淩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高誘云區宅也大宅謂天也

山峩峩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

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也索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

誦古今目散思兮覽聖賢目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

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困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陂謂傍其邊側也陂音丘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爲主神不外營故常存也鎮協韻竹人反閒音閑（集解）劉攽曰注陂丘義反切不得丘當作兵

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筒而臧之廟堂之上爲此龜者寧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爲人灌園孟子曰客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眞養志言髣髴似之也二子雖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精窮棲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冥也超然高邁配松喬之妙節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筒作笥是

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俶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俶儻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已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衍雖擯斥當年身窮志沮而令聞期於不朽譬芳縣諸日月

故曰顯觀其從容。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悍、急也。〔集解〕惠棟曰、衍集云、敬通有一婢、任酷妒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書云。先謙曰、東觀記作北地任氏女、是也、此誤倒。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埳壈於時。衍集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尙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尙在門、五年已來、日盛歲劇、以白爲黑、以非爲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敫敫、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妒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爲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爲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臧、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紝、了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悯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鈫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姜豹、當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誚誚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舂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爲愴然、縑縠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狠藉、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彈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爲惡、身不爲搖、宜詳居錯、且自爲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生自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金、謂印也。紫、謂綬也。揭、持也、音求謁反。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

其願。不槪於懷。槪、猶屑也。金或作乘。（集解）惠棟曰。槪。感也。苦代反。莊子云我獨何能無槪然。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曳、猶頓也。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愼情。衍集有問交一篇。愼情一篇。（集解）惠棟曰。文選注引之任昉文章緣起云。誥漢司隸從事馮衍作。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衍集見有二十八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衍集五卷。肅宗甚重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集解）先謙曰。官本與上連文。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云。後母惡之。嘗因豹病夜臥。引刀斫之。豹正起中。被獲免。此蓋各逐所聞書之。記較本書徵詳耳。先謙曰。記所引與晉王祥事同。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衍與宣孟書曰。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之。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麗音力之反。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鄭玄注。彬彬。雜半貌也。舉孝廉。拜尚書郞。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亦云天子默使人持被覆之。敕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

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己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為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埶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為禮。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恃也。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己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自此以上皆華嶠之詞。夫然後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衍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己。光武屈而不用。故言義直所以見屈于既往也。則守節之人。見衍被黜。彌阻難於將來。〔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後字。是。

贊曰。譚非讖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詭、違也。言二人之道不相同。俱以違時。咸被擯斥也。體兼上才。榮微下秩。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八下校補

馮衍傳。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注。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待之。據史記儒林傳。仲舒下脫有行二字。

見排於衞青。衞原誤魏。據注改。官本不誤。錢大昭曰。南監本不誤。

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集解。何焯曰。自論卽賦之序。惠棟曰至皆與自論略同。不當爲此賦之序。何說非也。今案自論篇終。明云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則何說是矣。惠氏引北堂書鈔及本傳注。皆卽自論中語。書鈔亦謂之自序。賦注云卽序者。則又直以爲卽賦之序。而惠氏必曰不當爲此賦之序。可謂好立異矣。且何氏謂自論卽賦之序。原未嘗謂不當名自論也。古人賦成。然後作序。故序可別行。文選列陸機豪士賦序於序類。卽其例。劉勰文心雕龍。殿以序志。別爲一篇。亦卽雕龍之序也。

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案碌碌落落。老子原作琭琭珞珞。釋文。珞音洛。又音歷。注。玉貌碌碌。案貌。官本並作形。

不利雞豚之息。注。禮記曰。畜馬千乘。不察於雞豚。千。官本作十。今案禮記文。本作畜馬乘。乘固四馬也。千乃涉下乘字誤衍。十又改訂之誤。

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注。反而亡焉。失之哀。於是爲甚。案今禮記注疏本。哀作矣。屬上失之爲句。似誤。

懇名賢之高風。注、懇、陵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懇並作邈。是。謹案注訓懇爲陵、則作邈爲是。說文、懇、美也。似作懇原自可通。且下文高陽邈其超遠兮章懷不另出注、官本亦同作懇。則此節文注之作邈恐亦改訂之誤。

心愊憶而紛紜。注、愊憶、猶鬱結也。錢大昭曰、愊憶、與愊億同。前書陳湯傳策慮愊億、顏注、愊億、憤怒之貌。

終悇憛而洞疑。錢大昭曰、說文、悆、憛、也。知悇憛古作悆憛。注、楚辭云、心悇憛而懷惑。官本惑作感。案楚辭七諫本作心悇憛而煩冤。王注、冤一作怨。懷惑、懷感、蓋均煩怨之譌。史記曰、

虛愓洞疑。案史記蘇秦傳作恫疑虛喝。索隱云、喝、亦作猲。高誘云、虛猲、喘息懼貌也。此引作愓洞、恐非。

至湯武而勃興。注、后稷十六葉號周武王。號、官本作孫、是。

享呂望於酆州。州、官本作洲、與注合。今案說文州下云、水中可居曰州。並引詩云在河之州。別無从水之洲。今毛詩作在河之洲。爾雅釋水作水中可居曰洲。皆非正字。周書王會解白州比閭注仍作水中可居曰州。又山海經海外北經范林州環其下。淮南墬形訓宵明燭光在河州。注皆云、州、水中可居者。至釋名釋水亦仍作州。故徐鉉校定說文已云今別作洲、非是。可知注文作洲則誤。傳文作州不誤也。

執趙武於溴梁。注、溴音古覓反。案原注連上溴梁出音、無上溴字。依錢校增。官本有。

[女巽]子反於彭城兮注春秋經書宋楚平宋楚平官本作宋人及楚人平取與經合

欽眞人之美德兮官本美德作德美

採三秀之華英注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次當爲按之譌

捷六枳而爲蘺兮注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維在官本作囗維國王會汾考證謂監本原作登登皇皇維在國據周書原文改正是監本視汲古本維上更脫一皇字在下別多一國字今考朱右曾所校釋之足本周書則作登登皇皇君枳維國國枳維都並不闕字乃知維在固當作維國而維國之上尚脫君枳二字王氏僅於維國上作一囗所見仍非足本抑亦考證未詳其數爲八與東觀記同此爲六案據所引周書文於六枳八枳均有未合今詳周書此節上文云汝謀斯何嚮非翼維有共枳則是六八皆共之譌

日詩春秋教麗山下錢大昭曰麗山卽驪山也在京兆新豐縣

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第十九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為人。史記曰。史鰌字子魚。衞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為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涉獵書記。果於行義。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衞二族。不得交宦。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衞謂衞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馮衞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宦。見前書。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紀住反。刻猶責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迺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

之鼓。旌、旛也。淮南子曰。禹縣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幡曰。教導寡人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集解〕惠棟曰。逸禮保傅篇云。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鄧析子轉辭篇云。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孔安國注尙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衆賢也。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尙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尙書曰。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旣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爲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集解〕劉攽曰。注云。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案文少召公爲保四字。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小。始免繦緥。免、離也。平帝卽位時年九歲。故云始免繦緥。前書音義曰。繦、落也。緥、被也。緥或作褓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小作少。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衞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怨。〔集解〕先謙曰。官本不下有爲字。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尙有累。何況事失其衷。

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目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令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挹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 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爲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 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集解）先謙曰．官本尊下有崇字． 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爲大司馬．謀反發覺．禹腰斬．母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方今師傅．皆目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目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矣． 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執滿必傾．不如止也． 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目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興軍而行．擁衆而止．無畏憚於危亡也． 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始元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宮寺．出囚徒也． 至迺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目來．誠未有也．

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貧。心之不睿。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尊孝文之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剛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京師者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者字。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衞二族。裁與冗職。冗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衞。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集解〕惠棟曰。當猶向也。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酬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

今文尙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擧措可不愼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尙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也。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集解）王補曰。剛明天人之理。與郅惲上書王莽相似。是時班彪著王命論。馬援與楊廣書。欲以譬曉隗囂。然皆遜此至誠。囂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集解）通鑑考異。案七年囂已臣公孫述。必不用詔書。當在六年。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擧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

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埶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目忠孝顯聞。是目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遣子恂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衆賢破膽。可不愼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蹇蹇多直言。無所屈撓。續漢書云。剛在尚書。數犯顏正色。百僚憚之。光武嘗欲出遊。剛目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目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軔、謂以頭止車輪也。王逸注楚詞曰。軔、止輪木也。（集解）惠棟曰。太元云。車軔馬止。不可以行。馮衍賦云。軔吾車于箕陽。則軔爲止義也。王逸音刃。說文云。軔、礙車也。從車刃聲。止、本作支。或作搘。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目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迺捶撲牽曳於前。（集解）王補曰。尚書近臣至捶撲牽曳於前。其明代廷杖之作俑乎。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目成其德。帝並不納。目數切諫失旨。數年。

出爲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集解〕洪亮吉曰。前書鮑宣傳宣既被刑。迺徙之上黨。遂家于長子。此云屯留。或永後復從長子徙耳。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己者。故殺宣。〔集解〕惠棟曰。潛夫論云。齊有鮑叔。世爲卿大夫。晉有鮑癸。漢有鮑宣。累世忠直。魏文帝列異傳云。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掾。于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而亡。不知姓氏。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卽賣一人以資殯殮。餘銀及素書著腹上。埋之。謂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京師有驄馬隨之。人莫能得近。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內侯家。日暮往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騎昔所失驄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問曰。若此乃吾昔年無故失之。君何以致此馬。子都曰。昔上計。遇一書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槨。視銀書如言。侯乃舉家詣闕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辟公府侍御史、豫州牧、司隸校尉。至子永。孫昱。並爲司隸。其在公。皆復乘驄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案宣本渤海高城人。後爲司隸被刑。乃徙之上黨。遂家長子。今宣始爲上計掾。而云上黨高士者。非實錄也。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書。事後母至孝。〔集解〕惠棟曰。宣妻桓氏女。見列女傳。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去音丘呂反。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漢有上黨都尉露平。露當作路。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集解〕惠棟曰。孫愐云。苟姓出河內、河南、西河、三望。國語云。本自黃帝之子。漢有苟參。古厚切。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

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迺歎曰．我受漢茅土．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籍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立社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敕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于傳耳．今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督郵．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迺拔佩刀．截馬當匈．迺止．當匈、以韋爲之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永當州門．拔佩刀截鞅．興爲還車．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幷州、朔部．得自置偏裨．〔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得置偏裨將五人．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汾州府寧鄉縣西．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皁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俗本或有爲上加不者．誤也．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迺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集解〕劉攽曰．注文傳合．案文傳合當作舍．遣使馳至長安．既

知更始已亡。迺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目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也。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集解〕通鑑胡注。帝雖謂永言大而以其降晚。意懷不悅也。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卽拜永諫議大夫。至懷。迺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集解〕通鑑考異。案光武未都洛陽以前。屢幸懷。又祠高祖於懷宮。並無更始河內太守據懷事。本紀亦無攻懷一節。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永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卽位。天下已定。不降無待耶。賜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迺拜永爲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集解〕惠棟曰。孫愐云。皮姓出下邳。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闕里解見明帝紀。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鮑府君謂孔子建曰。爲之柰何。對曰。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豐爲盜。或聚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內爲禽之之備。外示以簡易。憲等無何。依衆觀化。可因而縛也。府君從之。用格憲等。謂府丞

及晉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迺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迺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爲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士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痍傷之後。迺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說苑曰。理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馭也。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大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集解）劉攽曰。注五官將軍。案五官無將軍之稱。蓋軍字本是車字。先謙曰。袁宏紀尊作遵。誤。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迺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作詔策曰。貴戚云云。御覽三百七十引作京師語曰。貴戚斂手避二鮑。案此作帝語爲是。此不得有詔策。亦非京師語也。其見憚如此。（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永性矜嚴公正。百僚忌難。每朝各加戒慎也。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

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集解〕先謙曰。據湛傳。當是光祿大夫。太中二字誤。拜太中大夫。已在稱疾不朝之後也。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迺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成皋。詔書迎拜爲兗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曰。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爲兗州牧也。〔集解〕惠棟曰。漢律云。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不過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永未至行在。令便道之官者。優之也。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迺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譬猶曉也。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言諂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方、直也。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淵。先謙曰、避唐高祖諱改。書鈔六十一續漢書云字守文。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集解〕先謙曰、戴涉後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見竇融、侯霸等傳。聞昱鮑永子、有智略、迺就謁、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集解〕先謙曰、今澤州府鳳臺縣治。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爲沘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沘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集解〕錢大昕曰、沘當作泚、注同。卽南陽之泚陽也。竇皇后傳母泚陽公主亦誤。荊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小黃門宗厲。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集解〕惠棟曰、注言赦令贖令司徒印封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集解〕何焯曰、謂昱父永繼父宣爲司隸、復居宣位也。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迺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爲之。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目殷富。十七年、代王

敏爲司徒。〔集解〕王補曰。昱爲司徒。疏救耿恭、關寵。見耿恭傳。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爲郎。〔集解〕劉攽曰。案後皆作德字。義無兩子名得德者。知此字誤。惠棟曰。袁宏紀得作德。郎作黃門侍郎。餘詳下。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眚。〔集解〕通鑑胡注。消復者。消去災異而復其常。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如失得。〔集解〕先謙曰。官本下如作有。是。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徒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骸骨流離。死生被毒。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徒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上即詔坐淮陽事者。令歸本郡。注辭訟七卷者。陳寵傳。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決事都目八卷者。晉書刑法志云。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爲法比都目。鄭衆周禮注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決事比。先謙曰。官本注。徒下例作辭。東觀記作例。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集解〕惠棟曰。上云徐子得爲郎。法雄傳作得。此又作德。張衡集云。南陽太守鮑得。則得即德。故諸傳或作得。或作德也。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

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迺修起橫舍。橫、學也。字又作黌。〔集解〕惠棟曰。張衡南陽文學儒林贊曰。南陽太守上黨鮑得愍文學之弛廢。懷儒林之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崇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集解〕惠棟曰。崔瑗南陽文學頌云。昔聖人制禮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可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于天以和聲。採言于聖以成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觀聽。于是乎取之。頌曰。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淳。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曰。無言不酬。其得宜光。先民既沒。賴茲舊章。我禮既經。我樂既馨。三事不敍。莫識其形。劉勰云。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集解〕惠棟曰。德徵拜大司農。卒於南陽。見崔瑗集。王補曰。竇憲銜陳寵。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德爲說憲。出夏陽侯瓌得解。見寵傳。子昂。〔集解〕惠棟曰。孝子傳云。昂德少子。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迺行。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集解〕先謙曰。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注引謝承書云。節士鮑昂有鴻漸浮雲之志。卒於家。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潛夫論曰。周先姞氏封於燕。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音與古姞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郅音之日反。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眭孟。專門教授。見儒林傳。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迺仰占玄象。歎謂友人

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荊州。故爲漢分也 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王莽以潁川爲左隊。郡守爲大夫。逯姓並名。風俗通曰。逯、秦邑也。其大夫氏焉。逯音錄。（集解）惠棟曰。前書有著武將軍逯並。後封同風侯。爲大司馬。翟義傳云。將作大匠蒙鄉侯逯並爲橫壄將軍。風俗通云。逯、秦邑。廣雅云。鹿錄二音 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目昌愚者目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鬻自衒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乃任以國政也 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爲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尙於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師、呂望也。相、傅說也。仲父、管仲也。 非闚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目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惲以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求救。晝夜馳驅。足腫蹠盭。裂裳裹足。鵠立秦庭。盭音戾。 遂不受署。西至長安。迺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機衡。北斗也。 含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含三爲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爲一。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衆品者也。（集解）劉攽曰。注包而爲一甄也者。案文也字當在甄上。 顯表紀世。圖錄

豫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錄之書。顯明帝王之年代也。〔集解〕惠棟曰。即錄圖也。始于秦末。見呂氏春秋。漢歷久長。孔爲赤制。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爲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爲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爲赤制是也。〔集解〕惠棟曰。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云。元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曜云。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公羊疏云。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續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籙。又云。丘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示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爲漢制明矣。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上天乖戒。謂鎮歲熒惑並在漢分也。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勸莽當順其時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也。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集解〕王補曰。王厚齋曰。郅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天之所顯。猶不自與。以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遂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

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迺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唐興縣東南。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迺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迺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阨。（集解）先謙曰。官本阨作於。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帝紀。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也。旅、衆也。如林、言衆多。尚書曰。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集解）劉攽曰。注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案文伐字下少一殷字。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掌反。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盛氏一時所害也。及子張病將終。惲往

條之子張垂歿視暉歔欷不能言暉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若亡吾直爲子手刃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載暉語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心二父讐不復也二父謂父及叔父蘇輿曰手謂手殺之宋書薛安都傳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通鑑宇文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與此手字義並同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熟視之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暉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目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暉因而詣縣目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詣獄故應對之緩也暉曰爲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目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暉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目要暉曰子不從我出敢目死明心暉若不出欲自刺以明心也暉得此迺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集解）先謙曰歙後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見儒林傳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繇姓咎繇之後繇音遙（集解）惠棟曰繇與謠同孫愐引詩曰我歌且繇潛夫論有謠姓即繇也注繇姓咎繇之後見風俗通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及風俗通皆云主簿讀教衍書字戶曹引延受賜暉

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愀、變色貌。司正、舉禮儀者。觥、罰爵也。以角爲之。詩小雅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觥音古橫反。）目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目惡爲善。股肱目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歆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歆意少解。曰。實歆罪也。敬奉觥。（遂受罰也。〔集解〕先謙曰。此與吳良傳諫正太守事略相似。）惲迺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讒言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孔、甚也。任、佞也。）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惲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惲自責不忠。故使甚佞之人昭顯也。）豺虎從政。（豺虎貪獸。以比繇延也。）既陷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衆顯言夫繇延之罪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夫字。）罪莫重焉。請收惲、延。目明好惡。歆曰。是重吾過也。（重、再也。）遂不讌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歆。迺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埶必還。（言歆後必召延也。）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夏、殷、周也。論語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

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曰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擧百鈞。而不足以擧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擧。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此彊其君之所不能爲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歙也。言歙將以牛酒賞綵延。而惲障蔽不聽之。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迺獨隱於弋陽中山。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山在縣西北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宗室傳。居數月。歙果復召延。惲於是迺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迺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若爲巢父許由。則以堯舜爲父老之人也。〔集解〕萬承蒼曰。父老堯舜。若曰爲野老於堯舜之世耳。注恐非是。先謙曰。萬說得之。東觀記父老二字作去。王補云。惲意謂敬能與我爲伊呂以用世乎。抑將欲爲巢許。以父老終於堯舜時也。庶與敬答語爲合。若從東觀記作去。則謂將爲巢許而去堯舜、以高引也。語意並顯。不須如注之轉迂。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也。南野、謂蒼梧也。謂來歸爲松子。赤松子也。敬以歸鄉隱逸。自謂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崐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得仙俱

去也。今幸得全軀樹類。樹類、謂有胙嗣、〔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種類。還奉墳墓。盡問學道。敬、汝南人。今隱弋陽。不離墳墓。〔集解〕先謙曰官本問學作學問。是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遁好道在家孝弟。亦從政之義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目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淸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謝沈書曰敬閑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爲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淸汁。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靑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蛾陂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按王莽改新蔡縣爲新遷也。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上令從門舉火射帝面。故下云火明遼遠。案漢時城門有離載下帷之禁。以防姦非。故帝令舉火射面也。惲曰。火明遼遠。〔集解〕先謙曰。東觀記遼作燎。遂不受詔。帝迺迴從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憂。槃、樂也。尙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共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正文惟作爲。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由是上特重之。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參封縣。屬琅邪郡。〔集解〕先謙曰當在靑州府境。今闕。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惲迺言

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恕己謂諉其功于己。量主謂揣其意于君。量平聲。正誤云。恕己謂能推己之心以度人也。案恕己量主。即鼂錯所云內恕及人。正誤得之也。又曰。七制解云。光武自謂惲知我廢后必無偏徇而輕視天下也。此帝自飾辭。正誤云。案此謂必不偏愛而動搖國本也。太子彊乃郭后所生。恐后既廢。併及太子。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迺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爲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引華嶠書云。惲拜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古姓。周太王去邠適岐。稱古公。其後氏焉。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惲甄異之。以爲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也。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遁也。

東觀記曰、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惲故坐免。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猶皆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貸。迺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敕、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

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之幡。解已見上。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爭臣七人。以自鑒照。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爲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爲罪。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嘿嘿以亡。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爲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爲壽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塞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曜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塡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

論徙合浦。今廣州縣。(集解)劉攽曰。案今合浦是廉州縣。作廣誤。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洒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對策。郅惲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九校補

申屠剛傳是㠯人無賢愚莫不怨集解官本不下有爲字錢大昭曰閩本不下有爲字

昔周公先遺伯禽守封於魯㠯義割恩注離斷至親離官本譌雖

而尊其宗黨集解官本尊下有崇字錢大昭曰閩本尊下有崇字

持滿之戒老氏所慎注言執滿必傾官本執作埶

六極之效注聽之不聽厥極貪貪官本作貧是

往來二十許年官本許作餘

鮑永傳事後母至孝後母官本同另一官本作父母父字有改補痕

安集河東幷州朔部錢大昭曰舊有朔方刺史故云朔部建武十一年省

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注。齊大夫儲子之後也。錢大昭曰。前書王莽傳有中郎儲夏。

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注。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錢大昭曰。傅子。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今案幅巾。漢世士人未仕無官位者之首服也。韋著解巾之郡。見韋義傳注云。既服冠冕。故解幅巾。是已。永等還著幅巾。明不敢以故官位見也。

我攻懷三日不下。至於是開城而降。集解。通鑑考異。至本紀亦無攻懷一節。今案永之歸光武。通鑑載於建武二年。袁紀則載於元年。紀載更始被害在元年十二月。永知更始已亡。乃罷兵詣河內。則固當在二年也。又紀載二年二月幸修武。修武、卽河內縣也。前至河內。必幸懷。此乃不幸懷而幸修武。意必是時之懷。已爲更始河內大守乘閒竊據。故幸修武以攻懷耳。攻懷甫三日而永適至。卽說下之。紀是以略而不載。必疑范書爲誤。何以東觀記亦詳著之耶。

賜永洛陽商里宅。注。故曰上商里宅也。上原譌工。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遷拜永爲魯郡太守。錢大昭曰。列女傳亦云。永爲魯郡太守。案建武二年。封兄子興爲魯王。當云魯相。不當云郡太守。今案興封魯王在二年四月。永破董憲、裨將。殺彭豐等。蓋皆在興未封之前。

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集解。皮姓出下邳。錢大昭曰。前書儒林傳有琅邪皮容。後漢有涼州刺史皮揚。

尕昱事劾良大不敬。注。還大夏城門中。錢大昭曰。大當作入。洛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今案錢說。雖與東觀記合。然書鈔六十一引續漢書。則與此注同。又陶宏景眞誥。郞宗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則似作大亦非誤。

蒙恩入侍。知尊帝。案東觀記原文。知上有當字。各本皆脫。

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注。南北爲阡。東西爲陌。案阡陌本田閒徑路之名。或作仟伯。風俗通謂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此蓋因地勢而異制疆理。南東不同。故阡陌亦不同耳。至墓閒之道。亦名阡陌。其詳雖不可知。然如前書原涉傳。以墓道爲仟。與此傳之以墓道爲陌正復相對。但言仟者不兼伯。言陌者不兼阡。是必南北爲墓。則道曰阡。東西爲墓。則道曰陌也。

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集解。何焯曰。謂昱父永繼父宣爲司隸。復居宣位也。周壽昌曰。廣博物志六十七。司隸校尉鮑宣子永孫昱並爲司隸。及其爲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樂府詩集八十五引同。

賜錢帛什器帷帳。什器說詳宣秉傳校補。

如如失得。集解。先謙曰。官本下如作有。是。錢大昭曰。下如字。南監本是有字。

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集解。惠棟曰。至 見崔瑗集。侯康曰。張衡大司農鮑德誄有云。羌髳作虐。䰟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頞。蠢蠢戎虜。是懾是震。據誄文。則德在南

陽嘗有拒羌戎之功。而史不載。又德嘗爲黃門侍郎。見陳寵傳。

邳鄲傳。邳鄲。注。邳音之日反。日原譌目。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錢大昭曰。續天文志失載。

窮人屈厄。集解。官本屈作於。錢大昭曰。屈。閩本作於。今案郎顗傳。幽隱屈厄。無掩人不備。窮人屈厄卽謂無掩人於不備。窮人於屈厄。均之不必明言於也

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注。解見順帝紀。官本無帝字。

敬字次都。淸志高世。注。新遷都尉逼爲功曹。侯康曰。都尉爲高誘。見御覽十二引汝南先賢傳。隱處精學蛾陂中。侯康曰。御覽七十二引汝南先賢傳。鄭敬去吏。隱居於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几坐於陂側。隨杝柳之蔭。鋪茅藉爲席。今案蟻古通作蛾。禮學記蛾子時術之。釋文讀蛾爲蟻。可證。

帝洒迴從東中門入。張熷曰。續百官志作中東門。錢大昭曰。此與何湯事略同。湯事在謝承書。桓榮傳注引之。今案桓榮傳注引作更從中東門入。與續志合。

又免歸。避地教授。注。稱仲健。健原誤建。據東觀記正。官本不誤。

各相檢敕。莫敢干死。干原譌于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上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集解〕劉攽曰、案文、劉歆上少一與字。拜代郡中尉。〔集解〕劉攽曰、案郡無中尉。當作郡。惠棟曰、案中尉、謂中部都尉也。治且如縣。代郡又有東西二部都尉。故云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集解〕惠棟曰、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也。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隨、姓、弟、名也。弟音悌。〔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隨姓隨侯之後。漢有博士隨何。後漢有扶風隨蕃。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而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不同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劉歆子恭。恭與龔古文通。

洪頤煊曰。龔又見下文。意林引新論。劉子政子子駿。子駿兄子伯玉。俱是通人。未知是其人否。前書王莽傳又有明德侯劉龔。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恙。憂也。走昔㠯摩研編削之才。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曰削。書刀也。研音午見反。〔集解〕惠棟曰。顏之推云。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爲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先謙曰。削謂簡是也。東觀記正作簡。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劉歆爲王莽國師公也。竊自依依。末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旦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乃有它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乃仗劍渡河歸漢。見前書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延岑字牙。屈節、謂臣事也。〔集解〕惠棟曰。公孫述傳。岑字叔牙。迺後覺悟。棲遲養德。爾雅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事延牙也。詩小雅曰。或棲遲偃仰。先世數子。又何㠯加。謂智果、陳平也。君處陰中。士多賢士。若㠯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集解〕惠棟曰。當作首惡。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

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集解〕先謙曰。官本世作時。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

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赤制。解見郅惲傳。〔集解〕惠棟曰。春秋緯演孔圖云。烏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也。玄、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雖微隱。事甚明驗。且火德

承堯。雖昧必亮。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王。雖遭王莽篡奪。一時暗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也。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偸篡。而

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效歟。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肉臠分。三輔舊事曰。臠切千段。皇天所以眷顧踟蹰。憂

漢子孫者也。踟蹰、猶裴回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

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鎭星。失晷、失於常度。

辰星久而不效。不效。謂出入失度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鎭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前書曰。昴畢間爲天街。氐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次舍於氐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卽宋之

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卯爲房心。宋之分也。（集解）錢大昕曰。東海與晉相近。似不當宋分。尾爲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爲尾箕。燕之分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南方有衆星。曰羽林天軍。算、或作筭。或裵回藩屏。或躑躅帝宮。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裵回。謂縈繞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曲如鉤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集解）劉攽曰。案文。壞當作詿。詿音卦。壞音怪。聲相近。故誤之。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迺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卽黎丘。秦豐之都也。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爲天網。畢、西方宿也。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史記曰。周武王卽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於孟津也。（集解）王鳴盛曰。助天當作天助。洪頤煊曰。史記集解。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以爲星名。當是太誓今文家說。夫仲夏甲申爲八魁。曆法。春二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八魁。（集解）王會汾曰。監本壬戌作壬寅。案上文言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則十二支中皆越四位取之。謂

除去子午卯酉不用也。冬甲寅。當配以壬戌。作壬寅者非。是定從宋本。惠棟曰。案元珠密語八魁云春己巳丁巳夏甲子壬戌秋己亥丁未冬甲午壬辰與此異也 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集解）惠棟曰。師比二卦主歲也。主歲之法。始于乾坤。歲終。則從其次屯蒙需訟師比等是也。二卦十二爻而期一歲。陽右行。陰左行。間時而治六辰。其說詳乾鑿度 坤主立冬。坎主冬至。（集解）惠棟曰。坤十月卦。主立冬。坎四正卦。主冬至也。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比卦坤下坎上。坎爲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集解）惠棟曰。此亦據緯書 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詩大雅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蔓于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先祖之道 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曰不從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爲衞君。景帝之悅。濟北曰不從吳濞之畔也。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

之。徙封為淄川王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篇讖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支、持也。左傳曰。晉汝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干也。〔集解〕惠棟曰。外傳文。先謙曰。官本汝作女。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秦始皇遷太后于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諫。始皇乃迎太后歸于咸陽。爵茅焦為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于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長安劉氏。惟有孟公。談者取則。班固亦言孟公篤論士也。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於家。

楊厚。〔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序。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集解〕王補曰。隴蜀各有楊春卿。一見馬援傳。援與囂書首曰。春卿無恙。注。春卿楊廣字。一見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讖學。嚴可均疑為一人。而范史誤分。然補案隗囂傳。建武八年。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月餘楊廣死。厚傳春卿為公孫述將。蜀平自殺。其死先後異。一為囂將者春卿

其字為述將者．春卿其名．名與字異．二．廣上郡人．春卿廣漢新都人．其里居又異．三．史有明文．畔然不侔．不得因廣字春卿．疑為一人也． 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袠中．說文曰．綈．厚繒也．綈音提． 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部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學河東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集解〕惠棟曰．河洛書共八十一篇．仲續、華陽國志作仲績． 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集解〕惠棟曰．統傳夏侯尚書洪範．中有陰陽消伏之法．今不傳．而略見于伏生五行傳． 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袁山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于寺舍．人庶稱神也． 自是朝廷災異．多目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統事華里先生炎高．高戒統曰．漢九世王出圖書．與．卿應之．建武初．天下求通內讖二卷者．不得．永平中．刺史張志舉統方正．司徒魯恭辟掾．與恭共定音律．上家法章句、及二卷解說．案巴漢志．內讖者．孔子內讖．桓譚書所云孺稱孔邱為讖記是也． 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統遷侍中光祿大夫．以年老道深．養于辟雍．授几杖．為三老． 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博字仲達．統長子． 厚年九歲．思令和親．迺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具反．〔集解〕惠棟曰．司馬貞音劬． 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

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爲貴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鄧太后專政也。〔集解〕錢大昕曰、五星行道、皆在黃道左右、無緣得入北斗、史言入斗、皆南斗也、續志太白入斗中凡再見、俱無北字、知爲後人妄增、且太白入斗、在永初三年、此云二年、亦誤。時統爲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亟音紀力反。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爲中郎。太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鄧隲應輔臣星不、對曰、不應、以此不合其旨。復習業犍爲、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集解〕惠棟曰、謝沈書云、厚潛身藪澤、耦耕誦經、司徒楊震表薦其高操、公車特徵不就、益州刺史焦參行部致謁、厚惡其苛暴、時耕于大澤、委鉏疾逝、參志恚之、收其妻子、錄繫欲致厚、還不知所在、乃出其妻子。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春秋命厤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效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宜蠲法改憲之道、蠲、明也。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爲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

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大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荊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私也。〔集解〕顧炎武曰。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也。惠棟曰。公羊春秋云。定十四年城莒父。何休云。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今聖人去冬。陰臣之象。則陰臣爲婦人審矣。注訓私非也。 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等遘姦廢退。阿母、順帝乳母。山陽君宋娥也。 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目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厚弟子維昭約節。寧縣竺寇權文儀。蜀郡何萇幼正。侯祈伯升。巴郡周舒叔布。及任安董枝等。皆徵聘辟舉。馳名當世。 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集解〕惠棟曰。依華陽國志。當作本初。 梁太后詔備古禮。目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 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

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厚年八十三卒。天子痛悼。詔謚曰文父。與此異也。門人爲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祀之。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上校補

蘇竟傳。據南陽陰縣爲寇。注。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在今襄陽光化縣西。

不移守惡之名乎。集解。惠棟曰。當作首惡。今案守惡誠誤。但首惡之名見史記。惟爲人君父者當之。襲但爲仲況謀主。亦不應卽斥爲首惡。或爲同惡之譌。

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集解。惠棟曰。春秋緯衍孔圖云。至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今案爲赤制。一作爲制赤。雀集但衍孔圖又云。丘水精治法。爲赤制功。並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疏所引。亦爲漢赤制之證也。

今五星失晷。注中央鎭星。案此注及下文鎭星之鎭官本皆作塡。古字通作。失晷。失於常度。前書班固述高祖紀第一。五星同晷。顏注。晷、景也又文選李注。晷光景也。王念孫云。五星光不及地。不得有景。晷、卽軌字。聲相同。故字相通。說文。氿、水厓枯土也。引爾雅水醮曰氿。今爾雅作厬。氿之通作厬。猶晷之通作軌矣。今案王說是。此注訓晷爲常度。亦謂軌道也。

目爲諸如此占。案已上所言星變。續志皆不載。

夫房心。卽宋之分。東海是也。集解。錢大昕曰。東海與魯相近。似不當宋分。今案東海地本屬楚。前書天文志。房心爲宋。今楚地。是傳說不誤也。

迺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案此事續志亦不載。倚彌卽黎丘。秦豐之都也。注。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案秦豐、黎丘鄉人。其地屬楚。故稱楚黎王。見光武紀注。又續志。南郡邔侯國。有犂丘城。劉注。朱祜禽秦豐蘇嶺山。黎犂古通作。

夫仲夏甲申爲八魁。注。歷法。春二月己巳丁丑。官本二作三。是。

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注。左傳曰。至不可干也。集解。惠棟曰。外傳文。案注引左傳。見內傳定公元年。外傳周語。則據爲衞彪傒引周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語句微異。惠氏以注引左傳爲外傳。殆偶不照。

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注。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案竟在固前。而章懷引固答賓戲文爲注。特借以證成竟說。非謂竟用固說也。文選李注引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竟言憂人之甚。意蓋本此。

楊厚傳。統作家法章句。錢大昭曰。卽春卿緯袠中先祖所傳祕記也。

厚對不合。免歸。注。大將軍鄧騭。應輔臣星不。星原誤以。據袁書改。官本不誤。

宜蠲法改憲之道。錢大昭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斗厤改憲。

是夏。洛陽大水。官本大作暴。與續志劉注合。

郎顗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後漢書三十下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郎顗。〔集解〕通鑑胡注。姓譜。魯懿公孫費伯城郎。因居之。子孫以爲氏。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算謂善天文算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集解〕惠棟曰。六日七分。其法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坎冬。離夏。震春。兌秋。卦主一時。每卦六爻。爻主一氣。共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每卦六爻。爻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爲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百二十分。每卦各得七分。是爲六日七分。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正月。小過、蒙、益、漸、泰。二月。需、隨、晉、解、大壯。三月。豫、訟、蠱、革、夬。四月。旅、師、比、小畜、乾。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六月。鼎、豐、渙、履、遯。七月。恆、節、同人、損、否。八月。巽、萃、大畜、賁、觀。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卦氣起中孚。中孚爲三公。復爲天子。屯爲諸侯。謙爲大夫。睽爲九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復、臨、泰、大壯、夬、乾。息卦也。姤、遯、否、觀。消卦也。消息爲辟卦。餘爲雜卦。四方爲方伯之卦。卦氣之說。始于孟喜章句。其後京房、楊雄、谷永、皆依以爲說。詳棟所撰易漢學。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奉音扶用反。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是也。時卒有暴風。宗

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集解〕惠棟曰．陶宏景眞誥云．宗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日有暴風經窗閒．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案宗事詳方術傳注．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思過念咎．務消祗悔．祗、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祗悔．元吉．〔集解〕顧炎武曰．祗訓大．非也．惠棟曰．侯果易注．祗．大．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非復故．故无大咎．章懷之訓．蓋本侯果．周壽昌曰．韓康伯注云．祗．大也．訓較侯果尤明．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

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爲政本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本上有之字。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集解〕惠棟曰、天人應易緯篇名。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集解〕先謙曰、官本君作居。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帝王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渡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亳在偃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藏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集解〕惠棟曰、坤彖云安貞。月令云晏陰、皆澄靜之義。宜以施化之時。〔集解〕惠棟曰、益彖云天施地生。虞仲翔易繫辭云、坤化成物。故漢儒言易皆云天施地化。今易訛爲作。敬而勿擾。

竊見正月㠯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集解〕惠棟曰漢時以讖緯之書爲內學故稱內傳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爲霧也比音庇〔集解〕劉攽曰注云陰得陽案得當作冒又陽字下合有也字又曰欲德不用〔集解〕先謙曰官本欲作賢非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云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易繫辭之文也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㠯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集解〕錢大昕曰鄭康成注稽覽圖云雜卦九三上六決温九三上九微温（魏正光麻同）立春之後小過用事九三上六決温之卦故云火卦惠棟曰謂大過、蒙、益、漸、泰也當温而寒〔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歲之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温陰升則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易飛候〔集解〕惠棟曰飛卦之飛伏也候謂消息十二卦七十二爻主七十二候也㠯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爲禮爲視禮虧視失

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

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

凡卦法。一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王位。六爲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音義云。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卽三日。九日。並爲三公之日也。（集解）錢大昕曰。案注說非也。京氏卦氣直日之法。坎、離、震、兌。用事分至之首。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餘卦皆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郞宗父子世傳六日七分。卽其術也。今以四分術推陽嘉二年年前十一月甲戌朔。二十九日壬寅冬至。坎卦用事。次日癸卯。十二月朔也。自癸卯至戊申。中孚卦用事。己酉至甲寅。復卦用事。乙卯至庚申。屯卦用事。辛酉至丙寅。謙卦用事。丁卯至壬申。睽卦用事。癸酉至戊寅。升卦用事。癸酉。閏十二月朔日也。己卯至甲申。臨卦用事。乙酉至庚寅。小過卦用事。辛卯至丙申。蒙卦用事。丁酉至癸卯。益卦用事。（丁酉至壬寅六日。又歲前冬至。小餘三十二分之八。卽八十分之二十也。則坎卦用事。已侵次日十三分。而自中孚用事以來。餘分所積又七十分。故益卦用事。盡癸卯日而尙有羸分也。）甲辰至己酉。漸卦用事。漸主正月。三公之卦也。是歲正月壬寅朔。甲辰爲月之三日。甲辰至己酉。盡六日。而尙有餘分。故云正月三日至九日。三公卦也。自正月九日至二月九日。泰、需、隨、晉、解、五卦更代用事。而及于大壯。故顗再上書言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今月謂二月也。惠棟曰。案京房易傳云。初爻三日。二爻三日。三爻三日。名九日。自初爻至三爻爲九日。三爲三公。故云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注一爲元士以下。乾鑿度文。先謙曰。官本句末有也字。

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

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尙書曰。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

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

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

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

六斛四斗曰鍾、左傳曰。四斗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四釜爲鍾也。

〔集解〕劉攽曰注四斗爲豆案斗當作升又云四釜爲鍾四當作十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集解〕先謙曰謂爲字古通所謂猶所爲也官本作所以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更對也顗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慤〔集解〕先謙曰官本慤作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顗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詣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謗作罪.是.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敏、疾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集解)錢大昕曰.納音之法.戊午屬火.於五音爲徵.故以戊午爲徵日.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南方爲徵.故爲火及旱也.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朞.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爲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時.天立應以惡.大夫爲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爲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朞.從今旦至明日也.陽、卽指天子也.(集解)錢大昕曰.此易稽覽圖之文也.其書首言甲子卦氣起中孚.故漢儒謂之中孚傳.先謙曰.官本注明日作明旦.如

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曰慶雲。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顯以園陵火災。故引之也。眚沴、謂災氣。二事。去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淸濁爲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曰。有寒溫。無貌濁淸淨。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淸淨。無寒溫。此佞人以便巧仕于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淸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溫卦以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集解〕惠棟曰。消息、謂泰正月、泰卦用事。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日也。〔集解〕惠棟曰。所謂有貌無實。先謙曰。官本日作實。是。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戌亥之間爲天門也。〔集解〕劉攽曰。案文。戊當作戌。注云戌亥之間。是也。惠棟曰。戌亥乾位。黃帝占云。乾爲天門。今春

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月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尙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舃。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舃。兵木無刃。衣縕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集解〕惠棟曰。當在易緯。又太公金匱亦有此語。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尙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己曰。雉者、野鳥。升於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也。宋景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于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人餓。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里。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可退三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里作星。可作果。是。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以去年春分後

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

言熒惑行遲也。〔集解〕洪頤煊曰。律厤志。翼九度至柳三度。相距四十五度。與三統星度不同。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

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星爲之使。〔集解〕惠棟曰。春秋緯文耀鉤云。

帝熛怒之神爲熒惑。晉灼漢書注云。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姚察訓纂云。熒惑、方伯象。司察妖孽。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

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集解〕惠棟曰。逸禮王度記文也。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

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

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尙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歸傾宮之女。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

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

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

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目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集解)惠棟曰。黃帝內經素問文也。又荀子曰。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迺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參星下四小星爲玉井。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集解)錢大昕曰。案顗上便宜七事在陽嘉二年。順帝紀陽嘉元年閏月戊子。客星出天苑。即其事也。紀書閏月於十二月之後。則是閏十二月也。以四分術推之。是歲閏餘十八。閏當在十二月後。其月癸酉朔。十七日恰得己丑。此傳云閏十月者誤也。十字蓋衍文。或當云閏十二月。惠棟曰。案本紀及天文志皆云閏月戊子。洪頤煊曰。十下脫二字也。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爲時候。故曰大辰。(集解)惠棟曰。何休云。大火爲心。徐彥疏左氏傳。心爲大火是也。大火爲大辰。罰又爲大辰。爾雅曰。罰謂之大辰也。(集解)惠棟曰。何休云。伐爲參伐也。大火與罰。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北極亦爲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集解)惠棟曰。何休云。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以上皆公羊傳文。所目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集解)惠棟曰。何休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凡中宮無節。(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北辰中宮。政教亂逆。(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大火明堂。威武衰微。(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參伐主兵事。則此三星

目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爲斬刈之事。故主兵。昴畢之間。趙魏之分也。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令

氣爲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目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

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衞。回選賢能。目鎭撫之。回、易也。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

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金精之變。太尉所掌。宜責以災異。故云謂司馬。宜目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

井旟。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柄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隼曰旟也。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旟而建之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書祝辭于玉板也。於西郊責

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目火勝金。轉禍爲福也。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目

于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考、劾也。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定也。時考問延

火者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目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

以備後災。凡諸考案。並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集解〕惠棟曰。亦指爻之三公。公能其事。以驗卦候知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譴、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時劉崎爲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咨、嗟歎也。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玉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集解〕先謙曰。官本攘作禳。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基當作朞。謂以三朞之法推之也。詩氾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集解〕錢大昕曰。案詩三基者。蓋詩氾歷樞之別名。猶稽覽圖稱中孚傳也。其法蓋以三百六十歲爲一周。十二辰各三十年。一辰又別爲孟仲季。各十年。故下云。戌仲已竟。來年入季也。惠棟曰。案漢堯母碑。以基爲朞。鄭氏注儀禮云。古文朞皆作基。詩氾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集解〕惠棟曰。京房易傳云。戌、亥。乾本位。荀爽易傳云。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下有伏乾。又乾鑿度云。乾漸九月。九月建戌。乾又西北之卦。位在亥。故云戌亥之間。乾所據也。言神在戌亥。司候帝

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祕歷。〔集解〕惠棟曰。易雄雌祕歷者。推卦氣陰陽之書也。謂之雄雌者。雄生酉仲、雌生戌仲、太初是。雌生戌仲、太始是。二者爲氣形之始。易之所由生也。案詩緯推度災云。陽本爲雄。陰本爲雌。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雌生戌仲。號曰太始。雌雄俱行三節。雄曰物魂。號曰太素。然則八月酉仲爲太初。屬雄。九月戌仲爲太始。屬雌。十月亥仲爲太素。屬物魂。三氣相接。至子仲。然後天地分也。推數起亥仲。猶卦氣起中孚。至復而後一陽生也。顗推漢元以來。起亥仲至戌仲亥爲革命。五際之一也。祕歷備有其義。故引之。今値困之。〔集解〕惠棟曰。陽嘉元二正値戌仲。九月建戌。困于消息爲九月卦也。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集解〕惠棟曰。易乾鑿度云。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于小人。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之辭也。〔集解〕惠棟曰。荀爽云。謂二雖揜陰陷險。猶不失中。與正陰合。故通也。喻君子雖陷險中。不失中和之行也。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爲水。兌爲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離于道也。〔集解〕惠棟曰。易緯以困九二爲文王。故云。陛下迺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厄。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卽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集解〕惠棟曰。戌季也。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肉刑三。謂黥也。劓也。左右趾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鉗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左右趾者笞五百也。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集解〕惠棟曰。韓詩云。宋襄公去奢卽儉。

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集解〕惠棟曰、際會、謂卯酉午戌亥。陰陽終始際會。惠上奇曰、卯酉爲革政、午戌亥爲革命、是爲五際。言變革際會之間。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仲春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是遵其行令也。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豫也。公府門巷。賓客塡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爲機。

第五爲衡於天文爲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斗爲喉舌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出納王命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乎作平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厤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于一天帝爲北辰氣成于三目立五神三五展轉機目動運故三百歲斗厤改憲也〔集解〕劉攽曰案文計當作斗注文可見蓋斗字似草書計字後人因誤之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服蒼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卽儉目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目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厤運變改故可改元所目順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目答聖問顗又上書薦黃瓊、李固〔集解〕黃山曰或疑瓊傳無爲光祿大夫及中退事固自由對策拜官、均不合有顗薦今案傳載瓊永建二年還尚書令出爲魏郡太守據瓊孫琬傳瓊初爲魏郡太守在桓

帝建和元年上距順帝永建三年凡十八年則非卽以尚書令出守可知蓋必嘗於陽嘉元年以前再遷光祿大夫因事引退范書略之耳固傳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拜議郎順紀京師地震在是年四月洛陽地陷在是年六月而顗言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則薦尚在二月均之無可致疑也

並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于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德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曰不以人廢言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聘賢選佐將㠯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羣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爻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㠯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謂臧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宣王是賴㠯致雍熙陛下踐祚㠯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㠯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之國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㠯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㠯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醻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賞罰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賞罰作爵賞是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㠯承天下㠯爲人不

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其咎如此。四始。謂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變改之政。（集解）惠棟曰。詩緯含神霧云。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推度災云。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辰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豈可不剛健篤實。（集解）惠棟曰。易大畜象。文漢儒以剛健篤實爲句。矜矜慄慄。目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于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也。又果于從政。明達變復。言明于變異消復之術也。（集解）惠棟曰。注見傳。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目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爲國。三年迺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目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

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爲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間氣爲臣。宮商爲佐。秀氣爲人也。(集解)惠棟曰。御覽引演孔圖云宮商爲姓。謂吹律定姓也。注緣傳佐臣而誤從佐也。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稚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藏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集解)惠棟曰。漢時言事附奏左帷。顗薦瓊、圖復以便宜四事附奏左帷也。一云左、左方也。傳讀爲敷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于東郊。還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集解)惠棟曰。寬大之澤。卽寬大之詔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五星。(集解)惠棟曰。易乾鑿度云。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宋均云。和栗氣和

而嚴正。天官書日月五星順入軌道。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爲霾。自立春㠯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集解〕蘇輿曰。豈獨。猶豈也。襄楷傳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水經河水注引楷疏云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語意並同。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謀謨之臣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㠯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陳。輒㠯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靁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集解〕惠棟曰。案卦氣圖大壯、解。皆二月卦。大壯、辟卦也。解、三公卦也。雷乘乾曰大壯。大壯用事。當雷反潛。君弱臣強之徵也。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靁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

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集解）惠棟曰大壯六爻爻主一日故六日郎顗集顗上書曰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能除害出則興利人君象也棟案雷出爲豫雷入爲隨隨八月卦

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坤爲地震爲雷雷在地上故曰雷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集解）惠棟曰案卦氣圖豫外卦屬春分二月卦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雷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雷者所以開發萌芽（集解）先謙曰宜本芽作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也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

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文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之辭也大人天子也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雷以冬鳴則歲饑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迺發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

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集解〕惠棟曰。徐彥公羊疏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爲明堂。心爲天王矣。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爲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曰。〔集解〕惠棟曰。前書藝文志。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本傳曰。洪範五行傳論也。天文志。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沈約云。伏生創記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衍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交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剋木。故相賊也。此目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爲房心。宋之分也。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集解〕劉攽曰。案前書中夫當作申夫。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

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爲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爲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爲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爲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爲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爲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豭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爲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集解〕先謙曰。官本攘作禳。則歲無隔幷。〔集解〕惠棟曰。水旱隔幷也。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比、頻也。時恭陵百丈廡災。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集解〕惠棟曰。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飢。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迺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不就。卽去

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種羌寇隴西。皆略如顗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爲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由此結怨。遂爲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集解〕錢大昕曰。隰當作濕。郡國志平原郡有濕陰縣。濕他合反。卽漯水也。班志作漯陰。案說文。濟漯字本作濕。隸省作濕。燥濕字本作溼。後世借濕爲燥溼字。而以漯爲水名。不知漯爲濕之譌也。其正作濕者。多與隰相亂。左氏哀十年傳注。濟南有隰陰縣。陸德明誤音習。惠棟曰。孫愐云。襄姓。魯莊公子襄仲之後。子孫以諡爲氏。後漢有襄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爲端門。軌、猶依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五月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軌亦道也。言不以常道爲軌。注訛。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集解〕惠棟曰。續志。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也。震動中耀。中耀、

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集解〕惠棟曰。詩含神霧云。五精星坐。其東蒼帝坐。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之類是也。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爲罰星也。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爲掖門。太微南四星爲執法。切、謂迫近也。〔集解〕惠棟曰。續志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也。先謙曰。官本注謂作爲。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集解〕惠棟曰。續志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歲星犯軒轅。爲女主憂也。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集解〕惠棟曰。元年當作七年。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已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集解〕何焯曰。雷下有脫誤。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瓆字文理。平原人。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親戚。爲百姓所患。瓆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藏匿主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瓆宗室不忍致之於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

桓帝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畏法綱。瑨與功曹岑晊、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徵瑨詣廷尉。下獄死。瑨音晉。（集解）惠棟曰。瑨一作晉。古字通。車騎將軍馮緄碑瑨作晉。古字通。注收其魁帥案陳蕃傳乃小黃門趙津也。　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瑨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瑨等。帝不納。　而嚴被譴讓。（集解）惠棟曰。陳蕃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　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　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梁冀、寇榮、孫壽、鄧萬世等也。　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　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廣雅曰。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也。（集解）惠棟曰。前書景紀後元年詔云。獄疑者讞。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周禮訝士云。有治于士者造焉。鄭康成云。如今郡國亦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此請讞之義也。　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已。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　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

武.文.霍叔處.次康叔封.冉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也.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詩國風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注云.螽斯.蚣蝑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蚣蝑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以喻焉.祚.福也.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熹七年也.袁山松書曰.長可百餘丈.扶風有星隕有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大人、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龍喻焉.尚書中候曰.舜沈璧于清河.黃龍負圖出水.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滈池君.子之咸陽.過滈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叩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始王逃之.死於沙丘.史記曰.始王崩于沙丘平臺.沙丘在今邢州平鄉縣東北.〔集解〕先謙曰.官本王並作皇.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時訛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乃有萬數.莽惡之.捕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集解〕惠棟曰.前書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星隕.谷永對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紀綱廢頓.下將畔去.故星畔而隕.以見其象.楷蓋用永語也.石者安類.墜者失埶.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

楚所執。左傳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于盂。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秦之亡也。石隕東部。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人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傍舍誅之。因燔其石。〔集解〕劉攽曰。注盡取石傍舍誅之。案史記作石傍居人。舍字誤。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與高帝諸陵相近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建寧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八年四月。濟北河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孝經援神契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麟非中國獸也。〔集解〕劉攽曰。注何以異。案文當云何異爾。先謙曰。水經河水注引續漢書楷疏曰。春秋記注、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疫。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爲異。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文微異。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于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也。〔集解〕惠棟曰。葛洪神仙傳云。宮崇者。琅邪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于吉。漢元帝時。

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縑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此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以長生。此其旨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紝。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紝音女林反。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鬬。比年日食於正朔。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集解)沈字曰。案紀志。延熹八年日食並在正月晦日逢丙申。不在正朔。且法亦無兩年正朔俱逢辛之理。注蓋有意傅合正文。故遷就其說。但楷云比年日食正朔。當得其實。而紀志俱不符。不可解。錢大昕曰。案本紀。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食之。九年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五行志亦同。惟九年作辛卯朔。當以辛卯為正。兩食雖有晦朔之異。而並在正月。故楷言比年日食正朔。此無足疑。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太平經興帝王篇曰。眞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

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爲父、母、子。政有三名。爲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眞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爲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爲倍其初。天地。〔集解〕惠棟曰。洪邁云。所謂十十。蓋言十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然。

孝沖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尙。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衞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湣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范雎曰。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集解〕惠棟曰。王褒洞簫賦云。桀、跖、鬻、博。李善云。鬻。夏育也。古字同。博、申博也。陸機夏博贊云。夏育之猛。千載所希。申博角勇。臨類奮權。育博並舉。疑申休卽申博也。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妲己、蘇人之美女也。獻於紂。紂納以爲妻。常與沈湎於酒。事見列女傳。葉公好龍。眞龍游廷。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反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好眞龍也。事見新序。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集解〕惠棟曰。天刑見莊子。猶言天疾。天閹也。胡三省謂人受蕭腐之刑。得罪于天。非也。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集解〕先謙曰。官本係作繼。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坐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也。今迺反處常伯

之位。實非天意。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常任。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解見楚王英傳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或聞言。當時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爲浮屠之化。(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聞字。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集解)王補曰王厚齋云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議論無述其言者。惟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天神遺目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其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衆穢耳。(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其字。其守一如此。迺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集解)惠棟曰單與殫同。奈何欲如黃老乎。(集解)王補曰通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書上。卽召詔尚書問狀。(集解)劉攽曰。案文詔當作詣。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集解)先謙曰。官本臣作官。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爲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廷。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

〔集解〕通鑑胡注。承旨謂承宦官風指也。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閹人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顧麾左右執戟皆罷兵。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澤喻告之。乃去。此其佐誅諸呂之功見前書。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文帝使宦者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推下趙談。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僞託神靈。謂上于吉神書也。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于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練也。以朱爲介道首標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迺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上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訶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蠻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集解〕王鳴盛曰。吳志策傳裴注亦引此。而云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吉是時已百年。策死在建安五年之四月。大約距殺吉時不久。先謙曰。官本注生仁

作主仁。天上無上字。其言目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四時失陰陽。則爲災。今天垂象。爲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衆得之。謂神咒也。咒百中百。十中十。其咒有可使神爲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迺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卽位。目楷書爲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至禮請。〔集解〕先謙曰。官本下至作致。是。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目博士徵。不至。卒于家。〔集解〕何焯曰。九州春秋云。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楷云。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芬願驅除。于是與許攸等結謀。此楷後事。而傳不載。洪頤煊曰。袁宏紀中平五年九月己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錄。學道深微處士荀爽、陳紀、韓融、李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淸貧隱約。爲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李楷疑卽襄楷之譌。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目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目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寧穀梁傳曰。左氏豔而富。其敝也巫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頻徵不至．蘇竟飛書．淸我舊陰．陰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襄、郎災戒．實由政淫．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下校補

郞顗傳。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至消之亦除。注。鄭玄注曰。官本曰作云。

災火並作。災官本作炎。今案左傳云。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就並作言作災爲是。

易內傳曰。集解。惠棟曰。漢時目讖緯之書爲內學。故稱內傳。案惠氏此說應移置上文易內傳曰下。

欲德不用。集解。先謙曰。官本欲作賢。非。楊樹達曰。欲德不用茲謂張。見前書五行志。閩本亦誤。

是故魯僖遭旱。至休繕治之官。注。方今天旱。官本天作大。

無寬之日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日作實。是。錢大昭曰。閩本日作實。

涉歷天門。災成戊己。注。戌亥之閒爲天門也。戌原作戊。據錢校改。官本不誤。集解。劉攽曰。案文戊當作戌。注云。戌亥之閒是也。今案正文戊己之戊。不容改戌。當仍因注文戌亥誤作戊亥。故刊正之。而說有脫誤。蓋本云案注文戊當作戌。下文神在天門。宋均注云。戌亥之閒是也。

有白氣從西方天苑。注。天官書曰。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西有。官本注作西方。誤。

日甲乙見者。則讁在中台。注。山陵崩絕。川谷不流。案注原作陵崩川絕山谷不流。據韓詩外傳改。官本與韓詩外傳合。柳從辰曰。今韓詩外傳絕作竭。

詩云。赫赫王命。官本云作曰。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注。順否謂藏否。謂善惡也。官本注上謂作猶。與毛詩鄭箋合。

其咎如此。官本如作由。

耽道樂術。官本作耽樂道術。被褐懷寶。注。子曰。國無道。原作國無國。據家語正。官本不誤。

元精所生。王之佐臣。注。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官本注演孔二字誤倒。

孔子曰。靁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錢大昭曰。稽覽圖云。太陽一二以上自雷。雷聲君弱臣彊。雷從解起。鄭注。太陽謂一月大壯一二者陽爻在上。雷聲盛聞于人得自雷其卦中消息。

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錢大昭曰。稽覽圖云。當雷不雷。太陽弱。不當雷而雷。太陽弱。鄭注。春分之後。當雷不雷。君弱子道德也。秋分之後。不當雷而雷。此君弱子度。誅罰不行。邪臣跋扈于下。陽氣放洩。則雷冬行。亂冬傷陽也。

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錢大昭曰稽覽圖云陽無德則旱害物陰僭陽亦旱害物觀其政以別之。

暴龍移市。注禮記至見檀弓篇。官本無篇字今案注上文明言禮記則下文不必更言見檀弓疑末句本後人妄增。

襄楷傳。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注時太尉陳蕃至帝不納。錢大昭曰注本陳蕃傳其說誤也說詳蕃傳。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錢大昭曰續天文志九年六月壬戌太白入輿鬼。

係嗣未兆。集解官本係作繼。今案係繼古通作已見前通鑑亦作係嗣。

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集解通鑑胡注承旨謂承宦官風指也。案接詔下有司處正言承旨自係承帝意旨通鑑省去上文四十餘字故胡氏誤為之說耳。

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注四時失陰陽。官本四時上多五行二字。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書三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河南人。與此異。高祖父解。前書云。解字分伯。河內軹人。徙茂陵也。（集解）何焯曰。解已族。安得有後。范之疏至此。周壽昌曰。云族乃一時官刑。未必盡殄其苗裔。解當時豪俠。或有感恩而藏其遺孤者。范去漢未遠。序入世系。當有所本。未可遽議其疏。莽何羅以謀逆被誅。而馬伏波之族大興於後漢。何羅罪亦在夷族者。先謙曰。官本注分作翁。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大尹。王莽改太守為大尹。（集解）洪頤煊曰。前書地理志。上谷郡。莽曰朔調。耿弇傳、父況為朔調連率。此稱上谷誤。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右姓猶高姓也。各擁衆保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離、猶遭也。

民多猾惡。冠賊充斥。杜預注左傳曰、充滿、斥見也。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功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集解〕惠棟曰、趙岐三輔決錄云、茂陵郭伋爲潁川、化如時雨。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幷蒙福也。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集解〕惠棟曰陸德明云、河從乾位來、乾陽數九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鬭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反。〔集解〕先謙曰注見馮異傳。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集解〕通鑑胡注、附農、附于農籍也。因自劾專命。謂擅放降賊也。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連續。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幷州。帝以盧芳據北土。迺調伋爲幷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卽引見。幷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集解〕惠棟曰、通鑑云、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帝納之。伋前在幷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

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集解〕先謙曰。書鈔七十二引續漢書云分錄以養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集解〕王補曰。史通暗惑云。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令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訪知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然史記趙世家。毋卹剖竹得朱書。貨殖傳山西饒材竹。則晉陽未嘗無竹也。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曹、輩也。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當字。上文問者可云當。此下文著當字無理。先謙曰。類聚五十。文選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注引續漢書。並無當字。劉說是也。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伋念負諸童兒。違、猶負也。伋念先期而入。是爲負信于諸兒。蔣杲云。違當作達。非也。遂止於野亭。須期迺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爲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儆。儆、急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集解〕洪頤煊曰。鄭興傳建武六年。徵爲太中大夫。明年上疏云。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則公卿之舉伋爲大司空。當在九年以前。迄十一年而尚未定。伋知盧芳夙賊。夙、舊也。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集解〕劉攽曰。案隨字至隋時方去辵。單作隋。今此宜作隨。遂謀脅芳降伋。芳迺亡入匈奴。伋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

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
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
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
召見。賜以棨戟。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代刻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也。〔集解〕惠棟曰。說文、棨、傳信也。復使之
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集解〕先謙曰。注見鄧禹傳。聞賊規欲北度。〔集解〕惠棟曰。規當作𢽳。淮南子云。心知規。高誘云。規、謀也。言賊欲謀北渡河也。
迺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皋令。成皋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集解〕先謙曰。在今開封府汜水縣西北。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
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排音蒲拜反。治鑄者爲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橐字諸本

皆誤作橐.從宋本改.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遷南陽太守.爲人興利.務在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㠯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迺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反旅.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譬、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恐臣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櫜、韜也.音高.詩曰.載櫜弓矢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集解)惠棟曰.注見劉陶傳.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壘、軍壁.厲、勉也.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

已安。各重性命。大臣目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目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目侯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集解）惠棟曰。李奇云。乘、守也。韋昭云。乘、登也。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目史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爲郡功曹也。書曰。如有一介臣也。（集解）惠棟曰。介、古賀反。周壽昌曰。案一切經音義十五引易劉瓛注云。介、微也。虞翻易注云。介、纖也。孟子、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左傳一介行李。唐王勃滕王閣序。一介書生。卽此。似不宜引一介臣。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集解）劉攽曰。案收養無義。合作牧養。二漢通謂守令爲牧養也。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集解）先謙曰。疏薦伏湛。見湛傳。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尙簡。但目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

凶器。聖人所愼。舊制發兵皆曰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曰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集解〕惠棟曰鄭康成周禮注云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曰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曰爲軍旅尙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愼。可立虎符。曰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曰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旦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屛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如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賻絹七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己也。〔集解〕惠棟曰。孔子通左氏傳義詁訓。序云。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子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傳于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諮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先謙曰。官本注也作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七年。詔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爲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時而市。百買爲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今旣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

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廣雅曰。茹、食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妻子飲食但葱韭。陶潛云。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奮則難繼。能致儉以全其義者。鮮矣。蘇輿曰。菜茹平列。史記。公儀子相魯。食茹而美。漢書食貨志。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王莽傳。雖生菜茹。而人不食。顏注並云。茹、所食之菜。（所疑可）初學記引東觀記。趙孝夫婦。先食菜茹。令弟妻同食飯。據此。知茹不專訓食。章懷注非。馬融廣成頌。芳茹甘荼。章懷注。茹、菜也。不誤。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集解〕惠棟曰。周易屯之九五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君吝則凶。臣吝嗇則吉。奮守姑臧。賜爵關內侯。爵祿可謂

厚矣．而猶儉約益苦．東觀記所云．置脂膏中．亦不能自潤．然爲人臣義當如是．此謂小貞吉也．徒益苦辛耳．〔集解〕劉攽曰．案文益當在徒字上．奮既立節．治貴仁平．〔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奮以仁義爲治．抑強扶弱．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目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集解〕汪文臺曰．類聚五十續漢書云．常迎於大門．敬以師友．書鈔七十八同．

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目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集解〕惠棟曰．茂羌族人．見西南夷傳．夜功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迺執其妻子．〔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妻時在郡．欲目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集解〕惠棟曰．武都卽白馬氐之地．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氐所信向．奮迺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迺推奮妻子目置軍前．冀當退卻．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爲

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仇。郡中稱爲清平。弟奇、游學洛陽。〔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奮篤於骨月。弟奇在洛陽爲諸生。分俸祿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杜甫詩分減及池魚。二字本此。人以爲出華嚴經。非也）奮曰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於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集解〕惠棟曰。孔子通左氏傳義詁訓序云。先生名奇。字子異。襄成君次孺第二子之後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說猶今之疏也。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治梁邱易。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集解〕通鑑胡注。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郡太守。以招懷蜀人。先謙曰。東觀記云。堪守蜀郡。公孫述遣擊之。堪有同心之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爲今日也。乃選擇水軍三百人。斬竹爲箄。渡水。遂免難。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

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集解〕惠棟曰。說如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漢軍糧盡。具舟將退。謂堪曰禍將至矣。軍有七日糧。而轉輸不至。必爲虜擒。不如退也。堪乃止之。與傳異。）迺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集解〕先謙曰。漢先遣堪入成都。鎮撫吏民。）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府藏珍寶皆有簿券。）秋毫無私。（秋毫者。喻細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迺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集解〕通鑑胡注。蠶月既採桑。斫去繁枝。留其特長者。則來年桑特茂盛。麥率一莖一穗。無兩岐者。故以爲瑞。）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爲明帝事。與此異。）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集解〕惠棟曰。漢。東觀記作其。屬下句讀。）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集解〕惠棟曰。前書食貨志云。晁錯云。珠玉金銀。其爲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而堪去職之日。乘

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爲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上以顯陳堪行有效卽除爲漁陽令也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光武詔曰平陽丞李善稱張堪于故令范遷令人面熱汗出其賜堪家新縑百匹以表廉吏是則稱堪者、不獨樊顯也李善字次孫見獨行傳范遷字公閭永平中爲司徒詔云故令范遷疑有誤也蘇輿曰虞延於永平八年代范遷爲司徒見延傳蓋遷初爲令後至司徒也故字統生死言之如楊震傳故太尉震陰興傳永平詔稱故侍中衞尉關內侯興此謂物故者也春秋繁露郊事對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東相董仲舒張楷傳順帝詔云故長陵令張楷班固傳竊見故司空掾桓梁伏湛傳杜詩奏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廉范傳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鄭玄傳應劭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此類甚多不備舉）並屬生者爲言詔詞故令非誤先謙曰我朝文書生者稱前任死者稱原任較有分別

廉范（集解）惠棟曰陶潛孝傳作範古字通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世爲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集解）惠棟曰見劉輔傳百官公卿表云褒字子上成哀間爲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爲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州爲庸部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謂巴蜀也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范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小謂曰汝家惟汝一身遭世亂恐滅絕不得奉宗祀今僅得全奈何復棄我遠去范固自請母不能止遂與客俱西入蜀蜀

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迺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卽漢葭萌地也．〔集解〕先謙曰在今保寧府昭化縣南．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晉壽水有津關．亦廉叔度抱父柩自沈處．衆傷其義．鉤求得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衆相與共鉤求．一日乃得．共抱懸良久乃蘇．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歸．仲子叔奉仲遺命以田歸范．范以物無常主．在人卽有．推田與之．遂不受．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見儒林傳．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謁、請也．會融爲州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迺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盛吉、字君達．山陰人．司徒虞延辟西曹掾．時隴西太守鄧融以臧罪徵詣廷尉．前後考驗．歷歲不服．明帝下三府．選精能掾吏．更就考劾．到詔獄．但敕主者供湯沐飲食．不去問事．明日．復往解融桎梏．安徐以情實告曰．君若無臧．強見誣枉．君其列辭．當相仰理．如審有罪．不得誣罔國家．融感吉意．卽移辭首服．范遂得衞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迺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鄭玄注禮記曰．瞀、目不明之貌．語遂絕．融繫出困病．

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集解〕先謙曰。官本致作至。葬畢。迺去。後辟公府。會辟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謀反也。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目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辟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目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爲善人之資也。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貰、赦也。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范爲溫令。數月。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集解〕劉攽曰。案文。上人當作入。移書傍郡。〔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移書傍郡求助。吏白今虜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吏欲傳檄求救。〔集解〕惠棟曰。王劭案春秋後語云。文二尺檄。許愼云。檄尺二書。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老弱城守而追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迺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

𪍿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轔、轢也。藉、相蹈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集解〕先謙曰。書鈔七十五華嶠書云。范爲武原太守。下車。申明賞罰。誅鋤姦猾。表用良吏。武下原字。未知是否。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作協韻音則護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作厝。在蜀數年。〔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百姓皆喜。家得其願。時生子皆以廉名者千數。坐法。免歸鄉里。〔集解〕惠棟曰。楊終傳。范爲州所考。遣終兄郡吏鳳候終。終爲游說。坐徙北地。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迺緣縱訪之。〔集解〕王會汾曰、監本作緣。縱謂縱馬任其所之。隨後訪之也。諸本或作蹤。則上下文義不貫。從監本義長。惠棟曰。縱當作蹤。古字通。續漢書作沿路。先謙曰。官本作縱。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猶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

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爲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洛陽亭長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集解〕惠棟曰干寶搜神記何敞吳郡人少好道義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鴻遣戶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蝝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皆不就卒于家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信音伸〕若夫高祖之召欒布〔欒布梁人爲人所略賣爲奴梁王彭越贖爲梁大夫使于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于梁彭王不行而疑以爲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爲都尉也〕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尙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戶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然高帝明帝初怒欒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然作言〕

王堂字敬伯廣漢郪人也〔集解〕先謙曰郪縣在今潼州府三臺縣南初舉光祿茂才〔光祿舉之爲茂才也〕遷穀城令治有名迹〔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濟州東阿縣東〔集解〕先謙曰今泰安府東阿縣注〕永初中西羌寇巴蜀爲民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永初三年涼州羌反入漢中殺太守董炳擾動巴中詔書遣中郞將尹就攻

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掌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庸卽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堂初臨郡。進賢達士。舉孝子嚴永、隱士黃錯、名儒陳髦、俊士張瑞。皆至大位。先謙曰。上庸縣在今鄖陽府竹山縣東南。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爲用。〔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帝舅車騎將軍閻顯、大將軍竇憲、中常侍江京等屬託。輒拒之。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阿、曲也。卽日遣家屬歸。閉閤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爲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迺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淸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職字應照宋本作識。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集解〕惠棟曰。鍾岏良吏傳。堂爲汝南太守。屬城多闒弱。堂簡選四部督郵。奏免四十餘人。以陳蕃爲功曹。應嗣爲主簿。庶循名責實。〔集解〕惠棟曰。語見愼子。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入

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卽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稺、淸行不仕。〔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堂長子博。少子稺。稺字叔起。歷拒孝廉。公府十五辟。公車徵。及授二千石徵。以太常終不詣。年八十一卒。門人錄其本行。諡曰憲父。癸未。詔書以安車聘請。會已亡。 曾孫商。益州牧劉焉以爲蜀郡太守。有治聲。〔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博子遵。遵子商。字文表。博學多聞。州牧劉璋辟爲治中。試守蜀郡太守。商勸璋攬奇擢儁。甚善匡救。薦致名士。皆至州右職。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字孺父。京兆茂陵人。 八世祖建。武帝時爲右將軍。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靑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集解〕洪亮吉曰。案著八世祖建。則明非蘇武後矣。注引中子武最知名。贅說。 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 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集解〕惠棟曰。蘇氏爲扶風著姓。故云大人。如岑彭稱韓歆爲南陽大人是也。 永平中。爲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集解〕劉攽曰。案竇固自爲奉車都尉。蘇純但從之耳。爲當作從。 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十一引謝承書、蘇章字士成。北海人。負笈追師不遠萬里。 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集解〕先謙曰。在今徐州府邳州西北八十里泇口社。 時歲飢。輒開倉廩。活

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迺請太守．爲設酒肴．〔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案得其好貨．乃設酒接以溫顏．陳平王之好甚歡．〔集解〕先謙曰．官本王作生．是．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集解〕通鑑胡注．謂章必能覆蓋其惡也．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爲幷州刺史．以折折權豪忤旨．坐免．〔集解〕先謙曰．官本上折作擢．是．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於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糺問．〔集解〕先謙曰．官本糺作糾．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暠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暠父因刑其尸．以報昔怨．〔集解〕先謙曰．官本父作又．是．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

曰。伍子胥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爲楚王所殺。子胥復仇鞭平王之尸解見寇榮傳。迺藏母於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於諸陵閒。不剋。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廥在寺北垣下。說文云。廥、芻稾藏。音工外反。垣、牆也。〔集解〕惠棟曰大司農寺也。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暠之寢室。出其牀下。値暠在廁。因殺其妾。幷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迺布棘於室。以板藉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衞。不韋知暠有備。迺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集解〕先謙曰。官本嘔作歐同。不韋後遇赦還家。迺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集解〕惠棟曰。公羊傳論伍員云。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何休推公羊之義以不韋復讎合于古義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彊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捍之衆。〔集解〕先謙曰。官本捍作悍是。雪怨舊郢。

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尸。目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孑立。靡因靡資。強仇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燋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目毒生者。毒、苦也。使嵩懷忿結不得其命。獨假手神靈目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目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大傳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嵩素善。後奐、熲有隙。及熲爲司隸。目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旣積憤於奐。因發怒。迺追咎不韋前報嵩事。目爲嵩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迺先目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卽時收執。幷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目是衰破。又段熲爲楊球所誅。〔集解〕先謙曰。官本楊作陽。王會汾云、案段熲事具載陽球本傳。諸本並誤作楊。今改正。又官本作及是。天下目爲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集解〕洪亮吉曰。平陽縣中興時省。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集解〕惠棟曰。一作祲。安帝時。司隸校尉。〔集解〕惠棟曰。安帝時。河南尹祋公卿皆舉郃豹。李郃獨薦祲。見郃別傳。父儒。桓帝時為太常。續目忠臣子孫。拜郎中。〔集解〕先謙曰。忠臣即中臣忠中通作。見趙典傳。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廬江太守。〔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二十一引謝承書云。為廬江太守。以清率下。半月一炊。惟臥一幅布幬。幬穿敗。糊紙以補之。御覽四百二十五、六百九十九同。書鈔三十八引幬作裯。又云瓦器盛螺。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埶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安風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原。免也。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迺羸服閒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迺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迺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

續爲上言宥其枝附。〔集解〕惠棟曰，枝黨及附賊者也。賊既淸平，迺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尙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三百六十九謝承書云，續爲南陽太守，志在矯俗，裳不下膝，彈琴出肘。八百五十五引云，驢豉共一壺。書鈔百四十六同。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迺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三十八、御覽四百二十五、九百三十六謝承書云，續好啖生魚。府丞焦儉以三月望餉鯉魚一頭，續不爲意，而懸之于庭。少有皮骨，明年三月儉復致一枚，續乃出所懸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復食。續妻〔集解〕惠棟曰，羊氏家傳云，續娶濟北星重女。案星姓惟見此。後與子祕俱往郡舍，〔集解〕先謙曰，官本往作詣。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裯，鹽、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祇裯，短衣也。廣雅云，卽襜褕也。祇音丁奚反，裯音丁勞反。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爲太尉。〔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漢書云，太尉劉寬讓位於續。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集解〕何焯曰，東疑作西。先謙曰，書鈔四十謝承書、類聚六十七、書鈔百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三袁山松書並作東園。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騶、騎士也。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縕、故絮也。〔集解〕惠棟曰，范泰古今善言云，續出黃紙補袍以示使者。時人謠曰，天下淸苦羊興祖。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

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賵遺。〔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三十八引謝承書云。病困。謂子祕曰。吾有馬一匹。賣以買棺牛車一乘。載喪勿受郡送也。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敕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聊城、今博州縣。舉孝廉。再遷爲京兆令。〔集解〕劉攽曰。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爲尹。明多兆字。是河南京縣令也。先謙曰。劉說是。京縣在今開封府滎陽縣東南二十一里。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鷰。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爲飾。廣雅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也。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集解〕劉攽曰。案文自活非本傳文。是注以解聊生耳。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伇。〔集解〕先謙曰。官本伇作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

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集解〕通鑑胡注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飯扶晚反。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迺目琮爲冀州刺史。〔集解〕惠棟曰。案蜀志、太常劉焉覩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鎭安方夏。注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爲幽州。劉焉爲益州。劉表爲荆州。賈琮爲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尙書以選爲牧伯。各以本秩居任云云。而靈帝紀于中平五年亦云是歲改刺史新置牧。則琮時爲冀州牧。不當仍稱刺史矣。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今刺史行部。號傳車。魏志云漢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續志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迺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癭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爲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集解〕惠棟曰。世系云褒字叔明。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康少惇孝弟。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成令。高成縣、屬渤海郡也。〔集解〕先謙曰。今天

潯府驪山縣東南三十里。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集解〕惠棟曰。崔豹古今注云。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以備不虞。不得行來。行來、猶往來也。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傜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勞、苦。割、剝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集解〕惠棟曰。左傳文。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超履踐案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蝝、蠡子也。公羊傳、冬。蝝生。此言蝝生何。上變古易常也。注云。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

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集解〕王會汾曰．注以字．監本作益．案左氏傳本作以．今從原文改正．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十二．卒致滅亡也．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尙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集解〕惠棟曰．吳志策昔嘗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集解〕惠棟曰．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浴也．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厄．死者將

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爲郎中。少子續仕吳。爲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績字公紀。吳志有傳。

贊曰。假牧劉蕃。信立童昏。詩守南楚。〔集解〕官本考證曰。守字。監本作定。從宋本改正。蘇輿曰。南楚謂南陽。南陽屬荊州。春秋演孔圖。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荊州。謂光武起南陽也。鄭興傳。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荊楚。更始亦起南陽。故云。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易曰。西南得朋。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便之。蜀在西南。故曰得朋也。〔集解〕何焯曰。得朋。謂與慶鴻爲刎頸交也。注誤。堂任良肱。謂委任功曹陳蕃、主簿應嗣。郡中大化也。二蘇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輣。輣、兵車也。音彭。協韻音蒲滕反。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一校補

郭伋傳。省朔方刺史屬幷州。錢大昭曰、武帝置刺史十三人、成帝更爲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經王莽變革、建武元年復置牧、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傳云朔方刺史、誤也、當從本紀作朔方牧、觀下文云、迺調伋爲幷州牧、則是時安得有刺史耶、

各騎竹馬。道次迎拜。錢大昭曰、閩本馬下有于字、案官本馬下亦有於字、

伋謂別駕從事。錢大昭曰、刺史行部、則別駕從事奉引、錄衆事、今名雖爲牧、職仍刺史、故其制同、

杜詩傳。字君公。君公、東觀記同、官本作公君、誤倒、

聞賊規欲北度。集解。惠棟曰、規當作䂓。至謀也。案國策、齊無天下之規、韋注、規、謀也、晉書石勒記載、張賓曰、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卽密謀也、禮儒行、其規爲有如此者、孔疏釋爲規度所爲之事、規與度皆器名、引伸皆有謀義、猶籌算字也、本書謀皆作規、不必如惠說改字、

造作水排。鑄爲農器。注。今激水以鼓之也。今、兩漢博聞引同、官本作令、案魏志、韓暨爲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每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利益三倍、知暨法亦本於詩耳、

水排。即今水碓。章懷以橐籥之吹炭爲言。蓋著排名所由起。而其法本自冶人發明。今用水激則有異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也。錢大昭曰。排古字。橐俗字。

孔奮傳。市日四合。注。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時而市。百賈爲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官本朝時上有朝市二字。夕時上有夕市二字。與今周禮文合。

張堪傳。麥穗兩岐。集解。通鑑胡注。至故以爲瑞。錢大昭曰。通鑑穗作秀。

足富十世。富。袁紀同。官本作當。非。

拜顯爲魚復長。注。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柳從辰曰。唐地理志。貞觀二十三年改人復爲奉節。此不得仍稱人復。案章懷作注。於釋地多承用隋代舊名。所見已多。蓋新更之名。尚無圖經可據。其相助爲理者。仍爲隋時學者沿襲用之。未及改正。不足爲異也。

廉范傳。不禁火。民安作。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作厝。案今聚珍本東觀記作作堵。作厝堵三字。皆與火袴通協。承上夜作言。以作爲是。

平生無襦今五袴。侯康曰。華陽國志作來時我單衣去時重五袴。

王堂傳。遷穀城令。錢大昭曰、漢制、大縣置令、小縣置長、此云穀城令、而張遷碑則稱穀城長、蓋縣之大小亦時有更易也。

豈可爲權寵阿意。目死守之。注、阿曲也。官本注在阿意下。

曾孫商、益州牧劉焉、目爲蜀郡太守、有治聲。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至皆至州右職。侯康曰、蜀志許靖傳注引益州耆舊傳、劉璋辟商爲治中從事、荊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敘致殷勤、許靖號爲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與無異也、璋以商爲蜀郡太守、修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案此與華陽國志說合、是商爲蜀郡太守、實不在焉時、

蘇章傳。目折折權豪忤旨。坐免。集解、先謙曰、官本上折作摧、是。錢大昭曰、上折、閩本南監本均作摧。

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錢大昭曰、何休稱名而郭泰稱字、蔚宗避家諱。

羊續傳。太山平陽人也。集解、洪亮吉曰、平陽縣中興時省。錢大昭曰、續志泰山郡無平陽、前志泰山郡有東平陽、案春秋宣八年城平陽、杜注、今泰山有平陽縣、梁履純曰、魯有兩平陽、此東平陽也、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北四里、蓋據一統志、新泰縣西北有平陽故城也、前志泰山郡之平陽、別之曰東、知相承已久、晉武泰始中改爲新泰、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東平陽漢舊縣、中興後省、魏復立、晉書羊祜傳以泰山郡平陽等五縣爲南城郡、是東平陽亦可止稱平陽、杜注春秋時仍稱平陽、則尚未改新泰。

祖父侵。集解。惠棟曰。一作祲。侯康曰。一作浸。鄧騭傳。推進天下賢士何熙、祋諷、羊浸、李郃、陶敦等。即其人也。御覽二百五十二引李郃別傳。亦作浸。案官本鄧騭傳仍作祲。

後安風賊戴風作亂。注。安風縣屬廬江郡。安風。續志爲侯國。今潁州府霍邱縣西南一百三十里。并見李憲傳集解。

舉縕袍以示之。集解。惠棟曰。至　天下淸苦羊興祖。興原譌續。據本傳正。侯康曰。惠引出御覽六百九十三。然續字興祖。非字續祖。三君八俊錄又云天下淸苦羊嗣祖。則以此事屬之羊陟。疑古今善言誤也。案惠引御覽作續祖。未加辨正。蓋偶有不照。

賈琮傳。東郡聊城人也。注。聊城。今博州縣。今東昌府聊城縣西北十五里。

垂赤帷裳。集解。惠棟曰。風俗通　至　赤帷持節者重導。錢大昭曰。詩。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注。帷裳。童容也。其上有蓋。四方旁垂而下。謂之襜。顯宗賜荆州刺史郭賀三公之服。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明當時刺史之車皆有之。

迺命御者褰之。案刺史車帷。非奉敕書。不敢去。故但褰之。

陸康傳。除高成令。注。高成縣、屬渤海郡也。集解。先謙曰。今天津府鹽山縣東北三十里。謹案續志。勃海郡有高城侯國。無高

成縣。然藁錮傳、巴肅、勃海高城人也。注云、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似高成固卽高城矣。故縣爲侯國。續志盡就其後言之。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 宏子儵 族曾孫準 識弟興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云，昔仲山甫亦姓樊，諡穆仲，封于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傾子。續漢書云，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爲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勠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酈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爲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几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爲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几作凡。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贏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爲無窮之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齎送甚至。先謙曰，不可言上疑脫文。嘗欲作器物，先種梓

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債音側界反。〔集解〕先謙曰。官本債並作責。諸子從勑。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爲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集解〕先謙曰。官本譬作辟。考證云辟字一本作譬。注曉喻也。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壍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卽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

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集解〕洪亮吉曰。案此縣亦中興時省。先謙曰。今大名府長垣縣北。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泚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爲射陽侯。即其國也。案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集解〕洪亮吉曰。水經注。謝水出謝城。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是也。世祖封丹爲謝陽侯。即其國。是射字本作謝。無由與臨淮之射陽縣混。注所引不知何本。且既云非臨淮之射陽。又注云縣在射水之陽。亦誤。惠棟曰。樊毅碑云。謝陽之孫。古謝字作射。注誤。先謙曰。注沘亦誤泚。一統志。河南汝甯府古蹟云。謝城在羅山縣西北三十里。淮河之南。浉河東北。相傳古申伯所都。蓋即射陽。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從子沖更父侯。顧炎武云。更父即亢父也。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爲人謙柔畏愼。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埶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迺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每當朝會。輒備伏須漏盡。雖令不朝。恐有謬誤。猶晨詣闕上。以是尤重之。帝聞之。常勑騶騎。臨朝迺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

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勑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臧。〔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各自一延。道。通鑑胡注。古夫婦合葬。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是也。同墳異臧。自宏始。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諡曰恭侯。〔集解〕王補曰。建光十八年。帝追諡重爲敬侯。及二十七年。宏卒。諡曰恭侯。范書甚明。而通鑑胡注。宏。帝舅也。諡敬侯曰恭侯。溫公避國諱也。大誤。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西北。俗名平望臺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安帝紀。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假貸人者。不自以爲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故衆人稱善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集解〕劉攽曰。注。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案食人而已。何故輒擇善人。明此是養字。或云當云善食人者。若迺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集解〕惠棟曰。孝經文。實廩以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

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殊間哉，言不異也，間音古莧反。

鯈字長魚。〔集解〕劉攽曰，樊鯈字長魚，案鯈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儵字，儵卽魚名，可爲字也，又案鯈弟名鮪，知作鯈無疑，惠棟曰，莊子鯈魚之鯈亦作儵，徐邈音條，李軌音由，則知鯈儵古字通也，郭顯卿字指曰，儵倏電光也，又春秋傳公子取季隗生伯儵，陸德明云，儵直由反，本又作鯈，音同，周壽昌曰，東觀記作鯈不作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鯈事母至孝，母病癰，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爲吮癰。及母卒。哀思過禮。毁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饘、糜也。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禁網尙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鯈外戚。爭遣致之。而鯈淸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鯈以不豫得免。帝崩。鯈爲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壙也。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集解〕蘇輿曰，經緯之雜，蓋始於此，自光武以讖記成業，于是張純請建辟雍，自言案七經讖，其後曹充請制禮樂，博引讖文，曹褒次序禮事，雜以五經讖記，賈逵且引圖讖證左氏，起廢學矣，鄭君時以讖記說經，亦風氣使然也。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鯈皆以爲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集解〕周壽昌曰，後順帝陽嘉初年，尙書令左雄立孝廉限年課試法，云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

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帝從之．班下郡國．皆本樊儵此言也．當時儵此言．顯宗雖從之．未能立法．故尙不行． 又議刑辟．宜須秋月．目順時氣．顯宗並從之．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目至親．悼傷之．

二年．目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屬東郡．〔集解〕先謙曰．在今衞輝府延津縣北． 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集解〕惠棟曰．殿在北宮． 帝怒曰．諸卿目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爲弒逆之事也． 是目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云周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杜預注曰．蔡、放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鴆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上蔡音薩．〔集解〕劉攽曰．注何善其誅不得避兄．案文其當作爾． 臣等目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集解〕劉攽曰．案文．今當作令． 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請也．〔集解〕惠棟曰．專誅、謂如呂步舒治淮南獄．專斷於外．不先請也． 帝歎息良久．儵益目此知名．〔集解〕先謙曰．荆傳、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 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集解〕洪亮吉曰．案五侯宜爲壽張、射陽、玄鄉、更父及少子茂爲平望侯．若長羅則改

封壽張。安得析之爲二。註誤。惠棟曰。宏傳云。建武二十七年。帝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樊氏侯者爲五國。則五侯當數平望。宏不得兼二侯也。騎都尉樊君碑云。樊氏以帝元舅。顯受茅土。封寵五國。壽張以功德加位特進云云。則壽張不兼二侯明矣。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宏爲特進。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賵甚厚。諡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秏。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餳。醪、醇酒汁滓相將也。每輒擾人。吏以爲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勑二部並令從之。〔集解〕先謙曰。儵諫顯宗賜朱浮死事未章著。見浮傳。長子氾嗣。以次子郴梵爲郎。〔集解〕周壽昌曰。案下止云梵字文高。無郴字。東觀記同。是明衍郴字。蓋林旁涉梵字頭。邑涉郎字旁而誤也。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爲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愼。三署解見和帝紀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梵爲郎。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雖在閑署。冠帶不解于身。每齋祠恐失時。張燈俯伏。爲郎二十三載。未嘗被奏。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氾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復封建弟盼。盼

卒。子尙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集解〕蘇輿曰。張霸從儵受嚴氏公羊春秋。以儵刪嚴氏春秋猶繁。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見霸傳。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爲三公。勤字伯宗。〔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勤家貧。作履供食。常作一量履。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見炊熟。怪問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曰。妻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棄不食。爲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准。〔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作准。周壽昌曰。據此。唐初已出准字。或謂宋避蔡準、寇準諱。始用准代準。稱平准務者非也。字林仌部。准。平也。與準同。漢桐柏淮源廟碑。准則大聖。是漢已出准字。又不止樊準之名。然亦鄉壁虛造之字也。字林准字。郭忠恕佩觿。古今韻會。皆引之。玉篇及漢隸字源云。準俗作准。廣韻集韻並云。准俗準字。正韻軫部准準兩字並存。則以准卽準之重文也。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

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爲郡功曹。〔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準先爲別駕從事監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尙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迺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爲善者。舜之徒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孜孜作孳孳。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尙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載準疏云。羣雄擾于冀州。旌旗亂於大澤。

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集解〕惠棟曰、皇覽聖賢冢墓記云、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九上言、臣聞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也、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歸也、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首也、〔集解〕周壽昌曰、皤皤訓白、華不得又訓白、華、黑白相雜之貌也、禮玉藻大夫元華、注、華、黃色也、陳蕃傳蓍𢡟之操、華首彌固、注引新序、齊宣王對閭邱卬曰、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故世亦謂之華顛、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衎衎、和樂貌也、詳覽羣言。響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集解〕惠棟曰、前書儒林傳、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

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集解〕劉攽曰。案文蓋當作益。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集解〕惠棟曰。漢高朕修周公禮殿記云。禮壞樂崩。風俗混亂。誦讀已絕。倚席離散。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諓諓、讇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也。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亦欺也。〔集解〕惠棟曰。前書廷尉論律云。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謗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御史中丞。〔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執憲御下。舉正非法。百僚震悚。永平之初。〔集解〕孫人龍曰。明帝永平元年戊午。至和帝永元元年己丑。相隔三十餘年。前既云永元十五年。準為郡功曹。上復云遷御史中丞。則此安得復云永平之初。當是安帝永初之初耳。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

曰太。厥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書下人飢饉。君上不能損減。謂之爲太。太猶甚也。春秋穀梁傳曰。（集解）惠棟曰。襄三十四年傳也。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遣作也。（集解）惠棟曰。傳登作升。備作布。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集解）惠棟曰。范寧云。周書大荒有禱無祠。案見羅匡解。祠作祭。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集解）官本考證云。數字監本譌作之。今從宋本改正。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集解）劉攽曰。案功當作工。考工。官名。見前書。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工、尚方、上林中十池監也。太官掌御膳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尚方主作刀劍器物。籞者、於池苑中以竹綿聯之爲禁籞也。實減。謂實覆其數減之也。（集解）王會汾曰。宋本竹字下有帛字。案此謂以竹爲藩籬耳。帛何所用之。當因下有綿字故誤也。從諸本刪。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調、徵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謂營作者也。（集解）通鑑胡注。是時不拜大將軍。獨鄧騭爲車騎將軍耳。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無乏武備而已。（集解）通鑑胡注。案此乃征和四年詔也。征和元年。當有遣使慰安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荊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

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時先零羌斷隴道．大爲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尙討之．故曰西屯役也．東州謂冀兗州．時又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冀兗二州廩貸流人也．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旣反．食音飤．〔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飤作飼．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集解〕通鑑胡注．賦．布也．卽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稟食．稟．給．〔集解〕先謙曰．官本稟並作廩．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朞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說文曰．塢．小障也．威名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爲尙書令．明習故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明習漢家故事．周密畏愼．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爲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

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迺㠯識爲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淯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也。〔集解〕先謙曰。胡當作湖。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㠯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㠯征伐軍功增封。〔集解〕惠棟曰。謂與吳漢等破檀鄉賊也。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㠯示天下。帝甚美之。㠯爲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㠯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慶者。誤。〔集解〕先謙曰。今潁州府阜陽縣南。及顯宗立爲皇太子。㠯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㠯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㠯勑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識常慕仲山甫匪躬之節。所用掾吏皆天下俊哲。如虞廷、傅寬、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卽位。拜爲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㠯本官印綬。謚曰貞侯。子躬嗣。

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絕．永甯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綱父永．明帝時爲侍中．女爲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防侯．云是時綱上疏辭位．以特進侯就第．綱弟鳳爲郎中．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集解〕惠棟曰．周禮王后輦車有羽蓋．鄭康成云．以羽作小蓋．爲翳日．又輪人注云．乘輿無蓋．賈公彥云．凡蓋所以表尊．亦所以禦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泥塗狹隘．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淖至踝．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居則博觀五經．訪問政事．尊賢下士．廣求得失．獻善替否．薦達後進．好施接人．門無俠客．通鑑胡注．西都之季．萬章、樓護、陳遵等．皆俠游於貴近之門．至於此時．亦有杜保、王磐之徒．與同郡張宗．〔集解〕惠棟曰．自有傳．上谷鮮于裒．〔集解〕惠棟曰．裒後爲京兆尹．見第五倫傳．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興盡忠竭思．不以私好害公義．第宅苟完．裁蔽風雨．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興嘗稱豐屋之戒若不修德雖有崇臺廣廈猶傳舍也 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為盈溢 觖音羌志反前書音義曰觖猶冀也一音決猶望之也〔集解〕何若瑤曰史索隱觖望猶怨望也文選吳都賦引臣瓚注謂相觖而怨望也此不當作冀望解 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 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龍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 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集解〕通鑑胡注以器斛而取水曰挹人之謙下者亦曰挹 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衞尉 〔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二引續漢書云陰興為衞尉每諸將遠出征身行勞問無所愛惜御覽二百三十同 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二十年六月上風眩黃癉病發甚以衞尉關內侯陰興為侍中陳景雲曰後當作復興前官侍中故言復領 受顧命於雲臺廣室 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 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

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集解〕惠棟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陰嵩字文玉。衞尉興之從祖兄也。少喪父母。與叔父居。恭謙婉順。溫良節儉。王莽末。義兵起。乃與叔父避世蒼梧。後徵拜謁者。以叔父憂去官。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集解〕通鑑胡注。姓譜云、席其先姓籍。避項羽諱。改姓席氏。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顯宗卽位。拜長樂衞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衞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爲鮦陽侯。鮦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鮦水之陽也。音紂。〔集解〕惠棟曰、公羊之義。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先謙曰、鮦陽在今汝寧府新蔡縣東北七十里。慶弟博爲㶏強侯。㶏強縣屬汝南郡。在㶏水之北。〔集解〕惠棟曰、博一作傅。論衡云、㶏強侯傅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每思犯奪爵士。以弟員嗣陰氏。袁宏紀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博坐驕溢。免爲庶人。四月丙戌。詔復封興子員爲㶏強侯。先謙曰、注見堅鐔傳。博弟員、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集解〕惠棟曰、張瑩漢南記云。慶以明尚書修儒術。推居

第園田奴婢錢。悉分與員、丹。慶但佩白綬而已。當代稱之。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集解〕惠棟曰。楚國先賢傳云。上以慶閨門孝悌。行義敦密。褒顯朝廷。以勵親戚。擢為羽林右監。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集解〕惠棟曰。案雜事祕辛云。侍中萬全、大鴻臚桂。祕辛偽書。未可取信。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眞陽縣西南。〔集解〕官本考證云。監本作屬汝郡。脫南字。又故城、監本誤作故地。今俱從宋本改正。先謙曰。注見公主傳。就善談論。朝臣莫及。〔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馬太后詔云。新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然性剛傲。不得衆譽。〔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就剛強不順理。頗以貴勢傲物。顯宗即位。以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光武女也。公主驕妒。豐亦狷急。狷、疾也。音絹。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雜五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孝。〔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子方以累積恩德。為神所饗。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集解〕惠棟曰。杜公瞻荊楚歲時記注云。以黃犬祭之。謂為黃羊。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

識三世而遂繁昌。〔集解〕惠棟曰、子方、識曾祖父、見東觀記。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胤、傳龜襲紫。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見應劭漢官儀。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二校補

樊宏傳。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集解。惠棟曰。樊毅碑云。謝陽之孫。古謝字作射。注誤。案東觀記載宏建武十三年封謝侯。此書即宏弟丹封謝陽侯之驗文。陰識爲帝后兄。元年已更封。若宏者從龍最早且爲帝元舅。不應至十三年始受侯封也。

遺勑薄葬 至 傷孝子之心。侯康曰。金樓子云。樊靡卿言。葬禮惟約。沐浴並終制。令掘埳氣絕。令兩人舉尸即埳。止婦人之送。禁弔祭之賓。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

詔條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錢大昭曰。隗傳作羽林左監。此脫左字。

季友鴆兄。注。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鴆叔牙殺之。案叔牙乃欲立公子慶父。而殺公子般。故季友鴆之。欲立公子般者。乃季友。非叔牙。注說誤。

一宗五族。注。兄子尋玄鄉侯。官本注兄子下衍弟字。

以次子郴梵爲郎。集解。周壽昌曰。案下止云梵字文高。至 是明衍郴字。柳從辰曰。袁紀亦云以儵兩子郴梵爲郎。與本傳合。周說非也。

如沛國趙孝。錢大昭曰。孝傳但言其節行。不著其爲名儒。史失之疏。

五年．卒於官．錢大昭曰．五年．閩本作其年．

陰識傳．如虞延、傅寬、薛愔等．多至三公．延官本作延．案虞延傳．延仕執金吾府．在建武初．陰識守執金吾．在顯宗立為皇太子時．乃建武十八年以後事．其時延外仕久矣．建武二十四年．延為洛陽令．收考陰氏客馬成．誅之．終為陰氏所中傷．其非陰識掾吏甚明．虞延自別一人．官本混為虞延．誤也．

興皆固讓．官本無皆字．

封興子慶為鮦陽侯．注．鮦陽至音紂．侯康曰．鮦音紂．本孟康漢書地志注．考說文．鮦讀若絝襱．洪氏漢隸音云．鮦無紂音．當是孟康反作紂紅．傳寫脫誤．錢少詹大昕校亦同．然玉篇廣韻已有紅紂二音．則其誤早在唐前．故章懷小顏俱音紂也．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朱氏出自曹姓。周武封于邾。爲楚所滅。子孫去邑爲朱氏。世居沛國相縣。前漢大司馬長史翊生浮。前書云。大司馬董賢死。尸埋獄中。賢所厚吏沛人朱翊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辠擊殺翊也。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迺拜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集解〕蘇輿曰。光武至薊。見彭寵不平。以問浮。浮對見寵傳。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集解〕先謙曰。官本作舞陽。王會汾云。監本作武陽。宋本作舞陽。案舞陽屬潁川郡。武陽屬犍爲郡。又郡有東武陽。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當建武之初。徐兗未平。蜀漢爲公孫述所據。則此所封者當是潁川郡之舞陽。從宋本爲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迹也。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爲從事。岑後爲梁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迺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

損軍實。（謂甲兵儲糧也。左傳曰。䲷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矜、誇多自取也。〔集解〕周壽昌曰。自多猶自滿也。注作多自取。全非本意。）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峻、嚴切也。詆、誣也。〔集解〕何若瑤曰。前書汲黯傳注。詆、毀辱也。似更協。）寵亦很強。兼負其功。嫌怨轉積。（〔集解〕蘇輿曰。孔融傳。操與書云。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集解〕官本考證云。一本聞下無之字。不成句。今仍監本。）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質、正也。）曰。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卽位。武姜爲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出奔共也。）伯通以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以名字顯著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名字謂譽聲遠聞也。漢書云。陳遵張竦俱著名字。）有佐命之功。（光武初鎭河北。寵遣吳漢等發步兵三千人。先歸光武。及圍邯鄲。寵轉食前後不絕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集解〕王補曰。李善注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集解〕王補曰。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光武賜寵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也。）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以屋爲喻也。）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

靈輒餓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輒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勝母未詳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集解）寵爲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集解）惠棟曰李善云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綬一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梟鴟、即鴟梟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母說文云不孝鳥也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耿況字也況爲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集解）惠棟曰李善云白頭豕未詳周壽昌曰蓋此是俗諺也初學記二十九引東觀記同案黃河以北豕皆黑毛無白者至南方則豕多黑白相雜亦有純白者故有遼東白頭豕云云至今驗之猶然也異而獻之行至河東（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適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埶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區區小也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集解）惠棟曰

淮南子云、士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作自損。顧炎武曰、損當作捐、今從改。先謙曰、案文選亦作捐。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也。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集解〕惠棟曰、誤一作疑。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益也。攻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迺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彊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為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

時月.寂寞無音.從圍城而不救.〔集解〕先謙曰.從與縱同.猶放也.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匈奴陳豨黥布等也.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目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爲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集解〕惠棟曰.王莽傳云.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集解〕惠棟曰.毛詩云.無然畔援.鄭康成云.畔援猶跋扈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埶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迺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兵長.兵之長帥也.浮恐不得脫.迺下馬.刺殺其妻.僅目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搆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集解〕通鑑考異.案霸傳.明年乃爲尚書令.蓋追劾之.帝不忍.目浮代賈復爲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竝自敗.帝目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

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災異卽咎徵之類也。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徵、驗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宥、寬也。〔集解〕惠棟曰。孔平仲云。宥合作佑。王補曰。莊子在宥篇云聞在宥天下。蓋宥亦訓保義。不必作佑。孔說太拘。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之別於目。清濁之形於耳也。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以為姓。卽倉庫吏之後也。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

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論語．）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卽州牧也．）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埶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集解〕王補曰．史記平準書．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此言漢興接秦之弊耳．及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浮言諸王外戚．或乘牛車．齊於編人．用其失勢甚矣．）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尤見者．（〔集解〕先謙曰．官本尤作猶．是．）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

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尙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采察也。平謂平決也。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貽、遺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重、猶愛惜也。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迺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六日。卽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爲每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卽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是五年卽得再閏。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迺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黌。義亦同。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雍、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乃勉勸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

自讖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讖、王讖、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尙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集解)惠棟曰。注世別本作卅。音先合反。洪頤煊曰。通典卷二十七引後漢督郵板狀文。俱同。惟闡奧下有師事某官。經明受謝。見授門徒。尙五十人以上。正席謝坐。三郡三人。二十六字。張酺傳。郡吏王靑者。前郡守以靑身有金痍。竟不能舉。前書薛宣傳。宣子況賕客楊明。令創申咸面目。使不居位。此皆身有金痍不得保舉之證。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眞。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與音預。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爲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賣國恩以爲威福。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集解)洪亮吉曰。案馬援傳。是年。帝收援新息侯印綬。故浮徙封也。帝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陵轢、猶欺蔑也。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正據也。書曰。明淸于單辭。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鯈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獲、得也。尙優游四

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優游、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爲堯臣而流之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殛、誅也。音紀力反。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浮子永下邳太守。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三謂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事見論語。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課其殿最、覈其得失。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賈誼曰、廉恥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也。朱浮議諷苛察欲速之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以光武帝明察頗刻、故引之。焉得長者之言哉。前書、龔遂爲渤海郡太守。

王生謂遂曰君卽見上問君何以化渤海宜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旣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也（集解）惠棟曰如章懷注則似以朱浮議諷爲長者之言也然上言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又云焉得長者之言詞意相同恐未然也范于循吏傳序云建武永平之閒吏事刻深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其意謂二帝不能崇長者之治與此論略同也先謙曰文長者上少一此字致異論紛然范無它意也官本聖主之力作聖主之德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因目氏焉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菜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也（集解）劉攽曰食菜馮城案菜當作采音乃爲菜耳秦滅魏遷於湖陽爲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畔魴迺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壍目待所歸待眞主也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目死任之卿爲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集解）先謙曰官本全上有得字死無目爲報恩（集解）先謙曰恩字當衍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集解）何焯曰皆下當有在字今日相與尙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魴自是爲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

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卽南宮雲臺也。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所封之邑。今宋州虞城縣也。爲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郟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郟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迺遁去。帝聞郡國反。卽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集解〕洪亮吉曰。案水經注引漢書。世祖自潁川往梁置鄉。馮魴先詣行在所。引蓋屬謝承等書。帝案行鬭處。知魴力戰。迺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鬀字。音他計反。謂剃去髮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上詣紀氏羣賊自降。負鈇鑕。說文曰。鈇、剉刃也。鑕、椹也。音質。〔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公羊傳加之鈇質。何休云要斬之罪。崔浩云。質、斬椹也。又郭璞注三蒼云。質、莝椹也。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迺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竝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淸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爲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衞尉事。還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楊

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衞尉事。七年。代陰嵩爲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爲楊邑侯。賜以玉玦。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衞南宮。東觀記曰。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保給牀蓐。子孫得到魴所。（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保下有官字。王會汾云。宋本毛本皆無官字。案文義當云領南宮吏士。官給牀蓐。保字疑衍。否則有缺文。先謙案。今本東觀記。領南宮吏士。下有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痱若向南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諸牕。望令緻密。卅三字。無保給牀蓐四字。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尙顯宗女獲嘉長公主。（集解）周壽昌曰。案獲嘉顯宗長女名姬。少爲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遷衞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九月戊子。帝幸其府。十二月丙申。乃還宮。與此異。賜駮犀具劍佩刀。以班犀飾劍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同。初學記二十引謝承書。作駭犀玉具劍。紫艾綬。艾即盭綠色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以飾帶也。拜子世爲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

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卽諭反。〕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爲太尉。及北鄉侯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旣立。石與喜皆以阿黨閻顯、江京等策免。復爲衞尉。卒。子代嗣。〔集解〕劉攽曰。子世爲郎。子代嗣。案世本名代。前拜爲郎時作世。後嗣立時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代以爲避太宗諱所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尚皆作代也。今前後不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卽代者。拜家一人爲郎。必是長子。自然嗣立者非他人也。代卒。弟承嗣。爲步兵校尉。石弟珖。〔珖音光。〕和帝時詔封楊邑侯。〔集解〕劉攽曰。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曰紹封。前後非一。今此曰詔。誤。亦以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爲黃門侍郎。〔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魴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東昏屬山陽郡。俗本爲繒者。誤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爲吉。〔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子大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匹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說文曰。扛鼎。橫關對舉也。扛音江。〕少爲戶牖亭長。〔集解〕惠棟曰。戶牖、陳留東屬鄉也。時王莽貴人魏氏〔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賓客放從。〔集解〕劉攽曰。案當作縱。古文雖通。而注不音。明其當作縱也。并下侈從同。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

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衞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集解〕王補曰。全下疑有脫字。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以妻同縣人王氏。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集解〕先謙曰。注見岑彭傳。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既至城門而死。故下云殯于門外。延率掾吏。〔集解〕先謙曰。官本作率吏掾。引劉攽云。案郡有掾有史。總名爲吏。此宜爲史。王會汾云。案正文掾史上加吏字。不成文句。詳劉攽刊誤。當是正文作延率掾吏。故駁正吏當爲史也。殯於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富、姓、宗、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傅宗。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宗輿服出入擬于王侯。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之貧也。奚衣之惡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卽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從被誅。臨當伏刑。擥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爲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乃使

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於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鐘虡．衞守．小黃有祭器籩豆鼎俎之屬十四種．廟基尙存焉．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車駕過外黃．詔問陳留太守寧有功曹虞延耶．太守對曰．今爲南部督郵．乃引見．問諫前太守時事．延具以狀對．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枝蘖．皆諳其數．株、根也．蘖、伐木更生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枝作株．是．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乘輿羽蓋華蚤．注云．徐廣云．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車也．東京賦云．植翠羽之高蓋．薛綜云．今謂之羽蓋車．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目爲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迺制詔曰．目陳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貰、放也．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玉況辟焉．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爲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爲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爲司徒．玉姓音宿．（集解）先謙曰．官本玉作玊、王會汾云．玉篇金玉之玉．魚錄反．點在中畫下．其音宿者．點在中畫上．監本作玉．今改從玊．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以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注引謝承書．誤．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黃門馳問之．卽日召拜公車令．（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九引謝承書云．延辟司徒侯霸府．正旦百官朝賀．上望見延在公府掾屬中．馳小黃門問曰．故陳留督郵延非耶．對曰．是．遂前召見．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

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搒二百。搒、捶也。音彭。信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就本傳信作新。迺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迺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迺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齊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目戟刺延。叱使置之。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衞也。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五引謝承書云。延廣宣德化。勤修政教。寬刑宥罰。囹圄空虛。盜賊弭息。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鄧寅。目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目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迺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佩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啟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上乃自敕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司馬一人。秩千石。見續漢志。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迺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目

延爲明。三年。徵代趙熹爲太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爲百石。即功曹從事。理中從事之類是也。見續漢志。〔集解〕惠棟曰。論衡云。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宏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發覺。坐誅。續漢志云。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宏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以弘交通楚王不止。竝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延遂自殺。〔集解〕惠棟曰。欒史云。延墓在東明縣西北三十里。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餒。餒、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貧空。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延從曾孫放。字子仲。〔集解〕惠棟曰。蔡邕陳留索昏庫上里社銘云。延弟曾孫放。字子卿。少爲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爲尚書。以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爲司空。〔集解〕惠棟曰。銘云。歷太僕太常而至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爲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中子

兗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爲靈文鄉嗇夫。愛人如子。續漢志曰。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集解）惠棟曰。虞預會稽典錄云。宏爲靈文鄉嗇夫。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之。嫂詐訴之宏、宏賣中單。爲叔還錢。兄聞之。慚愧。遣其婢索錢還宏。宏不受。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見續漢志。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宏爲郡督郵。上計吏。時計掾句章、任尙居素溫富。乘鮮車。駕肥馬。宏恆在後。尙輒罵宏。無慍容。宏尙在京師遊學。旣而俱見府君。府君所問。宏無不對。而尙不知出。又問宏掾行道。數相摧辱。何以不答。宏謝曰。過奉顯使。無光國之美。馬羸行遲。時恐失期。賀以相催促。且是其宜。愚聞兩虎共鬬。大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爲無益。故不敢答。府君歎曰。此謂長者。太守所不能也。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宏事博士陳留焦貺。門徒數百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貺。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也。從之。周壽昌曰。傳云同郡河東太守焦貺。則貺應爲會稽人。袁作陳留人。有異。至紀作博士。此作太守。則袁紀述其始。傳述其後也。楚王英謀反。發覺。目疏引貺。疏、書也。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目逃其禍。弘獨髠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卽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太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詔云。朕治京師。尙不能攘蝗。騶令何人。而令消弭。遣案驗之。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謝承書曰。弘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

爲吉爲凶國非賀曰問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集解)劉攽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爲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宏遷臨淮太守郡人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廬側宏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案虞預、樂史皆云宏爲臨淮太守劉攽臆說以爲當作淮陽非也 四遷建初(集解)先謙曰初下當另有初字誤脫 爲尙書令舊制尙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集解)惠棟曰漢官儀云尙書臺初入臺爲郎中滿歲爲侍郎五歲遷大縣令也 弘奏目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音五孝反 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長(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令字但云千石不知何官但云史不合上文 帝從其議(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請使郎補縣令令史爲長上從其議自此爲始案百官志令千石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也 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目爲故事(集解)惠棟曰謝承書自序云承父煚爲尙書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于省閣爲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案弘所陳事詳見袁宏紀 出爲平原相(集解)錢大昭曰平原爲國在殤帝建平元年當建初時未有此國也考建初四年封皇子全爲平春王未幾王薨國除此平原或平春之誤 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衆爲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爲東冶後改爲東候官今泉州閩縣是(集解)惠棟曰前志冶縣屬會稽後漢光武改曰章安晉書地理志云後漢改東冶爲候官都尉案前漢有冶縣無東冶後漢有東部候國或云卽候官之誤也 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夷、平也(集解)洪頤煊曰前書武紀元鼎五年遣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出零陵下離水是零陵桂陽嶠道本舊時所有弘特修通之閩粵傳樓船將軍僕上書請擊東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待命此卽出豫章下

溳水之道。至今遂爲常路。今謂范曄時也。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布所藏之府。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爲太尉。〔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五十引謝承書云。弘爲太尉。固讓不就。西曹掾曰。天子已自陵廟。宜當拜。又云。永和之初。太尉鄭弘臨朝。書謂日旰忘食。御覽十一引謝承書云。章和元年。有詔以鄭弘爲太尉。時旱。朝廷百僚皆暴請雨。夏炎熱。小雨霽。官卽還舍。宏彌日不旋。大雨如注。稼穡遂豐。時舉將第五倫。〔集解〕惠棟曰。傅子云。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閒。以雲母飾屏風也。由此以爲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洩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集解〕惠棟曰。事見袁宏紀。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沒悉還賜物。敕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爲太尉以日食免。與此異。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作升。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剖符、解見杜詩傳。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迺止。及憲被誅。公卿目下。多目交關得罪。太守幸免。目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爲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爲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爲太常。其冬。代尹勤爲司空。是時中常侍鄭衆、蔡倫等。皆秉執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目皇子勝有痼疾。痼、猶癈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之。目勝爲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目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目前旣不立。恐後爲怨。迺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爲安帝。〔集解〕劉攽曰。案安帝名祜。此作祐字之誤也。見說文亦作祜。章目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集解〕惠棟曰。續志。章與王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也。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遠國王。遙遠之國也。而立平原王。事覺。勝

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幷日而食。〔集解〕黃山曰。此文勝字當在事覺上。安紀。永初元年。司空周章密謀廢立。策免自殺。平原懷王勝傳。延平元年封。八年薨。與紀合。則勝無策免事。諸王之廢。亦不得爲策免。此策免自屬章也。勝有痼疾。安紀。勝傳。亦皆明載。殤帝生始百日。養於民間。和帝崩。始迎立之。見鄧皇后紀。則謂后養爲己子。故立子及勝。疾非痼。均不過據當時章所自執之詞。非事實矣。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立謂立功立事也。權也者。反常者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爲太子。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德乏萬夫之望。詩云。顒顒昂昂。萬夫之望。王無絕天之釁。地有既安之埶。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集解〕王會汾云。諸本同。案王字當作主。卽謂安帝也。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悖、逆也。如令君器易目。下議卽斗筲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人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故可放歟。孟子答以此言。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魴用降帑。帑、孥也。延感歸囚。鄭賓怨偶。代相爲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

易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三校補

朱浮傳浮性矜急自多集解周壽昌曰自多、猶自滿也注作多自取全非本意 案多對少言莊子吾未嘗以此自多者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韓詩外傳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每自多者出人不遠矣是自多乃言自足也多自取謂不肯取諸人以爲善亦是自足意

勿目前事自誤集解惠棟曰誤一作疑 案文選作疑又書中如臨人親職及此猶河濱之人文選人本作民此宋本失未改回臨鏡窺影文選影作景舉措見功文選措作厝此古今字之別捐傳世之慶祚文選世作葉多歷年世文選世作所此又宋本改回之誤行至阿東文選阿亦作河此毛刻之失若昌此之功論於朝廷文選功下有高字與上文昌爲功高天下應內聽驕婦之失計文選驕作嬌凡此同爲文字之異固不僅誤一作疑也李善注文選例不改選文此注則多本章懷之舊而引伸之本書集解王補引蔡邕獨斷一條亦本善注所有

而災異尤見者集解先謙曰官本尤作猶是 錢大昭曰閩本作猶

顯宗大怒賜浮死 錢大昭曰浮死之後國必除矣史不言國除失之案不言國除文意亦未了蓋本有脫誤

焉得長者之言哉集解惠棟曰如章懷注 至 與此略同也 周壽昌曰此惜浮之明於料事而不能保身也若使如龔遂有王生之教使天子稱爲長者之言安得卒攖帝怒而

死也章懷引證是而未別加論釋故意不顯惠說誤案周說實善會注意蓋本傳前著浮之矜急自多論又斷浮之讒譖苛察浮之死固自取也追感賈生之論是賈君爲得長者之言是賈臣文義各有所屬惠乃疑爲詞意相同疏矣浮之讒譖既苛察且欲速即明非長者之言特所謂長者之言就言論不必就人論爲得者謂不能得與前書龔遂傳君安得之意有別至本書循吏傳序亦是言不能得耳周必牽入王生轉失范氏立論本旨

馮魴傳皆自鬄剔注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鬄字音他計反謂剃去髮也案鬄於說文當爲鬀與髢之本文說文作鬄者適別自俗書混鬄爲鬀而音義遂晦章懷音剔爲他狄反即已剔爲鬀音鬄爲他計反則讀鬄爲鬀矣說文鬀鬄髮也、髡鬀髮也、鬄鬀髮也、鬀鬄雖可互通而連用之則爲雙聲疊韻字於義又微有辨故說文鬀下特申之曰大人曰髡小兒曰鬀盡及身毛曰鬄是鬄剔即鬀鬄謂既自髡其髮又自盡去其身毛也太史公報任少卿書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鉗之刑也鬄亦即鬀之俗譌

死所無恨錢大昭曰所無當作無所

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尙書事錢大昭曰喜本紀作憙

虞延傳延率掾吏集解劉攽云案郡有掾有史總名爲吏爲吏原譌爲史今正

時延爲部督郵錢大昭曰部應作郡玩下文目陳留督郵虞延故句可見案續志郡監屬縣有五部督郵通典東西南北中爲五部延爲陳留南部督郵並見袁紀小黃縣在虞延部中故曰部督郵錢說誤

還經封丘。注。封丘。今汴州縣也。今衞輝府封邱縣治。

二十三年司徒玉況辟焉。集解。王會汾云 至 注引謝承書誤。案玉自有宿音。史記封禪書。公玉帶。玉卽音肅。不必改字。且說文玉本無點。尤不容分玉王爲兩字。又光武紀。建武二十七年。大司徒玉況薨。詔始令二府去大。則在二十三年。自應仍稱大司徒。傳脫大字。況旣卒在建武時。謝承書永平之誤益明矣。

有新野功曹鄧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鄧寅。案寅當卽演之誤。衍演通作。

鄭宏傳。宏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宏事博士陳留焦貺。至 傳述其後也。柳從辰曰。今學海堂本袁紀。但云博士焦貺。無陳留二字。蓋據後文宏送貺喪及妻子於陳留。遂假定其爲陳留人耳。案焦貺似卽樂恢傳之焦永。是則其名尚難確定。安能確定其爲何郡人。

拜爲騶令。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至 遣案驗之。柳從辰曰。書鈔七十八引會稽典錄云。宏爲騶令。會國當春霜隕殺物。騶縣獨無也。案此與注引謝承書春旱事相反。或別爲一年事。

遷淮陰太守。集解。劉攽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爲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宏遷臨淮太守。至 案虞預樂史皆云宏爲臨淮太守。劉攽臆說。目爲當作淮陽。非也。柳從辰曰。

書鈔七十引謝承書。作臨淮太守。御覽二百六引同。御覽二百六十亦引作淮陰太守。與本傳同。詳光武建武十五年。立子衡爲臨淮公。未及進爵爲王而薨。無子國除。則國必復爲郡。故朱暉嘗爲臨淮太守。顯宗永平十五年。又改臨淮爲下邳國。目封子衍。即不應仍有臨淮太守。據章懷引謝承書。永平十五年。蝗起太山。宏尙爲鄒令。遷官當在改置下邳國之後。抑不當更作臨淮太守矣。案柳說是也。楚獄起永平十三年十一月。十四年四月。王英自殺。十五年四月。改臨淮爲下邳國。均見明紀。改國距楚獄之起。中間僅隔年餘。宏時爲睍上章訟罪。又送睍喪還葬。後乃拜騶令。則爲令自當在十五年矣。謝承書固爲近之也。郡已更名置國。安得復有臨淮太守乎。惟淮陽王延於永平十六年。目罪徙封阜陵。國復爲郡。宏蓋適於是時遷爲太守。肅宗建初四年。復徙常山王昞爲淮陽王。郡復爲國。宏亦入爲尙書令耳。併爲陳國。又在其後也。陽陰不過字小異。劉說固無失。惠反以爲臆說。而據徐憲事以證其當爲臨淮太守。憲事亦見干寶搜神記。而不言憲爲臨淮人。雖與虞預典錄同出晉人紀載。而事爲正史所不著。正恐難盡恃耳。

舊交阯七郡。錢大昭曰。七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也。或疑交阯當作交州。然度尙傳亦云交阯刺史。是交阯與朔方並刺史也。案續志劉注引王範交廣春秋。交州原治交阯之嬴𨻻。本先置刺史。後改州。

元和元年。代鄧彪爲太尉。集解。汪文臺曰。至 稼穡遂豐。案肅紀。宏於元和元年八月。代鄧彪爲太尉。三年四月免。書鈔御覽引謝承書。一作永和之初。一作章和元年。皆元和之誤。其不足據類如此。且宏爲太尉。雖前後閱三年。實則不滿二年。而本傳後文乃云在位四年。亦誤。

周章傳。其冬。代尹勤爲司空。錢大昭曰。章爲司空。安紀在永初元年九月。冬當作秋。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子松　曾孫商　竦　玄孫冀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卽其先也。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觀記、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以貲十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統少治春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集解〕惠棟曰。謂金城、張掖、敦煌諸郡。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迺請立嬰爲王。嬰母謂曰。吾自爲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迺不敢爲王。〔集解〕劉攽曰。注吾自爲案前書云自吾爲。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爲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爲武威太守。爲政嚴

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爲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爲成義侯。同產兄巡、從弟騰、竝爲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集解〕錢大昕曰高山、縣名。屬臨淮郡。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爲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爲法令旣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迺上疏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綱弛縱。無以懲肅。統乃上書也 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 自是以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堯爲五帝之一。故舉言焉 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大辟、罪之大者。謂死刑也。刻肌、謂墨、劓、臏、刖。〔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此兩句上無是以二字。放殺作放竄。下尙有是以五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鞭朴不可弛於家。刑法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七句。本傳皆節去。 故孔子稱仁者必

有勇。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以仁義而化。而能用肉刑以正俗。是爲勇也。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易繫辭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繫辭亦孔子作。故稱又曰。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高祖定天下。使蕭何次律令。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俗也。尚書帝典曰。高明柔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帝典二字。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秦法。一人有罪。並其家室。文帝除肉刑。并相坐律令。餘則仍舊不改。(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並作是。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凡首匿者。爲謀自藏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謂見知故縱。武帝時。立見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爲謀上多每字。目破朋黨。目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卽位日淺。聽斷尙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集解)王鳴盛曰。近儒謂王嘉以建平二年十月爲御史大夫。三年四月爲丞相。元壽元年三月下獄死。爲相不過二期。安得數年之間。虧除百餘事。宜乎班史之不取。愚則以嘉爲相。出入三年矣。祭遵傳。大漢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注云。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百者。謂以百數之。須知古人自有此等文法。二百年可稱數百載。三年何不可稱數年。班史紕漏多矣。不害爲良史。若以耳食之見。有意尊班抑范。則非也。惠棟曰。東觀記載統奏云。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孝成孝哀卽位日淺。聽斷尙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

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云云。統言王嘉等。明不專指嘉也。前書何武傳服罪者爲虧除。顏注。虧、減也。減除其狀。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體、政體也。傳音附。〔集解〕惠棟曰。左左帷也。先謙曰。尚書數奏。今文作傳奏。伏惟陛下包元履德。〔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包五常履九德。權時撥亂。撥、理也。公羊傳曰。撥亂代反之正。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亂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善。〔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願陛下宣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其不善者而改之。云云。案刑法志載元帝議減律令詔書。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蓋自初元以至建平代有虧除。故統欲復舉而詳擇之。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釐、猶改也。統今所定。不宜開可。〔集解〕周壽昌曰。開、啓也。謂啓其端也。言不宜開嚴刑之端。而可其奏也。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集解〕周壽昌曰。若、即或也。是今之所謂雙請。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皐陶謨之詞也。庸、用也。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必當也。又

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孔安國注云。咎繇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此作爰爰於也義亦通。衷音丁仲反下同。(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厝置也。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集解)蘇輿曰。公羊莊三十二年傳。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注宜引此。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於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帝年也。建平、哀帝年也。(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云。前書初元。則刑法志中載元帝議減律令詔書。若哀帝則並無減刑罰事。想以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減死刑。統因誤以爲哀帝之建平。注家並不細尋。遂以爲班固失之略耳。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羣輩並起。從音子用反。橫音戶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略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集解)劉攽曰。注前代未嘗所有。案文當云前代所未嘗有。先謙曰。官本注漕作曹。案東觀記本作漕。作所未嘗有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埶。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

轍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法令。丹初以論議深博徵入。爲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遂寢不報。上音時掌反。(集解)周壽昌曰。光武紀建武二年三月。特詔書刑法。三年。詔所名捕皆不得繫。五年大赦天下。文詔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五年詔三輔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皆十二年以前事。自梁統陳奏。雖經公卿駁議。上寢其言。然從此終帝世無赦除之詔也。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集解)惠棟曰。應劭地理風俗記。東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鄉故縣。水經注云。陵鄉、世謂之梁侯城。案東武城屬清河國。洪頤煊曰。皇后紀舞陰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此傳陵上脫延字。明帝紀亦作陵鄉侯梁松。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集解)周壽昌曰。舞陰名義王。世祖長女。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迺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集解)王補曰。案本書馬援傳。松於援宿懷不平。因事搆陷。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馬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則松之傾險不勝誅矣。范史備詳援傳。而於松傳不一及焉。是謂史法。子扈。後因恭懷

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爲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爲長樂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眞。旣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牂柯且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入于江。感悼子胥、屈原目非辜沈身。迺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嗚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抉目眥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君名旣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殞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顚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鸞輅於犇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衆瀆之神林兮。東敕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爲珍。旣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敗眞。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爲期。（集解）王會汾曰。注關北在篇。言關逢比干以直諫死。其事著在篇籍也。諸本皆誤作關北。楊生敗眞。謂楊雄作反騷。義乖貞烈也。監本誤作欺眞。今從宋本改。惠棟曰。雖吞刀以奉命。雖當作胥。謂伍員也。惟賈傅其違指兮。楊愼云。賈誼弔屈原爲違旨。先謙曰。注伊周當作伊尹。

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目經籍爲娛。著書數篇。（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經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傳。晉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孟子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

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疏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閑居可目養志。詩書足目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竦長女憑。及二貴人。憑卽樊調妻嫕。肅宗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目爲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爲己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目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眞。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禪禪、古禪字也。奏記三府。目爲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求申理而議之也。太尉張酺引禪。訊問事理。會後召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會以蝗飛過京師。召見對說。因具言禪記也。因白禪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集解）惠棟曰。毛晃曰。良、頗也。良久、頗久也。或曰良久、少久也。曰。於

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目子貴。解見光武紀。漢興目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目爲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目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爲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嫕音於計反。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寃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値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旣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迺敢昧死。自陳所天。臣以君爲天。故云所天。妾聞太宗卽位。薄氏蒙榮。文帝卽位。尊薄太后爲皇太后。封弟昭爲軹侯。太后母前死櫟陽。迺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也。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死。無所歸。史良娣母貞君養視焉。宣帝卽位以舊恩封史恭三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侯。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旣寃。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殊、猶過也。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集解)王補曰。案本書竇皇后紀。及袁宏紀。是時三公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

宜合葬敬陵。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加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

帝覽章感悟。迺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嫕辭證明審。遂得引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上乃別見嫕。嫕具自陳說。上歔欷流涕也。具陳其狀。迺留嫕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閒。累貲千萬。嫕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爲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之曾孫也。（宏、光武舅也。）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禰。尊尊也。下正子孫。親親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也。毛萇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注云。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欲報父母之德。昊天乎我心無已也。）朕不敢興事。覽於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文帝也。中宗、宣帝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昭帝母趙婕妤。帝即位。追封婕妤父爲順成侯。宣帝追封母王夫人。父迺始爲恩成侯。各置園廟也。）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嫕及扈、備禮西迎竦喪。（竦死漢陽獄。故自西迎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獄下有中字。故下無自字。）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王知棺槨。漢儀注。玉侯葬。腰已下玉爲札。長尺。）

廣二寸半，爲匣，下至足，綴以黃金鏤，爲之匣字或作柙也。建塋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集解〕惠棟曰：樂平縣名，屬濟陰郡。先謙曰：今東昌府堂邑縣東南四十里。棠弟雍、乘氏侯，〔集解〕惠棟曰：乘氏、縣名，屬濟陰郡。先謙曰：今曹州府鉅野縣西南。雍弟翟、單父侯，〔集解〕惠棟曰：單父、縣名，屬濟陰。先謙曰：注見光武紀。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內外以親疏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爲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爲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商上書讓曰：祿命過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以斗筲之材，乘君子之器，懼有貧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與左賢同科。書十餘上，帝輒敦喻之。商又上書讓校尉曰：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所堪，受寵戰慄，驚懼惶戚，不遑寧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校尉印綬、上乃許焉，以特進就第。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固稱

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卽拜。商涵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集解〕惠棟曰。案雜事祕辛商夫人陰桂之女。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卞州浚儀縣南。〔集解〕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縣南五十里。贈印綬。商自目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商爲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遇尊顯所未曾有商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抱損九命彌恭漢興以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虛己進賢。辟漢陽巨覽。〔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巨姓漢有巨武爲荆州刺史其呂切。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於閭閾。明信結于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爲之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不爲下無之字。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餧。不宣己惠。〔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商嘗曰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饑年穀貴。有饑餧。輒遣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四城外給與貧民。檢御門族。未嘗目權盛干法。而性愼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目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蘧政。內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小府。見漢官儀也。尙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集解〕惠棟曰。續志。張逵等與騰賁爭權也。

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集解〕通鑑胡注：言既不用，懼禍且及也。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勑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悉伏誅。〔集解〕惠棟曰：續志逵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迺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爲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集解〕惠棟曰：范文子後入，恐代帥受名，是功在元帥也。先謙曰：官本注上使作表，下使作序。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竊聞考中常侍張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言久繫則細微之事引牽而成大也。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兆人作兆民，蓋後人回改。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也。帝迺納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商疾篤，移歸舊第。勑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唅、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唅，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

玉。唅以貝。士飯以珠。唅以貝也。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秖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權時。謂不依禮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但增塵埃。我生平所不願。雖有聖人之制。亦有權時之宜。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朝廷用度常苦不足。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集解）王補曰。袁宏紀篇末作上無損於國。下從吾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臣每事依先公。必從吾言。使魂神有知。無恨於黃泉。及薨。（集解）先謙曰。御覽五百五十二引續漢書云。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極。終以薤露歌之。坐中流淚。其年八月而商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書音義曰。以柏木黃心為椁。曰黃腸也。（集解）劉攽曰。案文衍一之字。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賜謚忠侯。中宮親送。（集解）先謙曰。官本同。王會汾云。監本誤作中官。案商女為順帝后。妹為貴人。此中宮謂皇后親送父喪也。若中官則中常侍謁者之屬。不得云親送矣。今改正。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集解）通鑑胡注。洛陽城十二門。無宣陽門。案董卓傳。孫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注云。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瞻望車騎。東觀記云。初帝作誄曰。執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宜窮也。子冀嗣。冀字伯卓。（集解）先謙曰。官本卓作車。為人鳶肩豺目。鳶、鴟也。鴟肩上竦也。豺目、目豎也。洞精矘眄。洞、通也。矘

音它蕩反.說文目睛直視.口吟舌言.謂語吃不能明了.(集解)周壽昌曰.案非口吃之謂也.口吟、口中喁喁私囈.聽之不絕聲.審之不成句.傷寒論中所謂鄭聲也.舌言.言出口即斂.不明白宣示.所謂含胡也.皆奸人相也.裁能書計.

少爲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挽滿、猶引強也.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格五、前書吾丘壽王善格五.音義云.簺也.音蘇代反.說文曰.簺、行棊相塞謂之簺.鮑宏簺經曰.簺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集解)惠棟曰.劉昫云.鮑宏博簺經一卷.六博.楚詞曰.琨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爲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爲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集解)惠棟曰.劉昫云.鮑宏小博經一卷.蹴鞠.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蹴鞠.兵埶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意錢之戲.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鬭雞.初爲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執金吾.(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三十七引謝承書云.冀爲執金吾.歲朝.託疾不朝.可隸楊雄治之.詔以二月俸贖罪.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迺推疑於放之怨仇.(集解)通鑑胡注.惡自冀出.欲嫁之他人.故託其詞.疑放之怨仇爲之.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安慰放家.欲以滅口.(集解)通鑑胡注.注非也.冀請于商.以放弟爲令.謂必急於捕賊.而陰使禹滅其兄之宗親賓客.以快己忿耳.周壽昌曰.冀推疑於放之仇家.而以其弟禹爲令.注故云云.然殺之則可曰滅口.既官放弟.以安慰其家.是塞口以弭怨也.注云滅口誤.

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迺拜冀爲大將軍。〔集解〕先謙曰。司馬光云。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較於成帝。闇又甚焉。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及帝崩。沖帝始在繈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尙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沖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集解〕通鑑胡注。目者。眨目而著視之。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強梁也。〔集解〕惠棟曰。毛詩云。無然畔援。鄭康成云。畔援跋扈也。孔穎達云。跋扈、凶橫自恣之貌。漢唐扶頌云。夷粵拚掘。拚與跋古字通。胡氏釋跋扈穿鑿。不可依據。今所不取。陸德明云。跋蒲末反。扈音戶。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煑餅。〔集解〕通鑑胡注。煑餅。今湯餅也。帝卽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也。又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幷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迺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旣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爲襄

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嗁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嗁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齲齒笑者。若齒痛不忻忻。始自冀家所爲。京師翕然皆倣效之。齲音丘禹反。（集解）惠棟曰。馬縞古今注云。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呂氏春秋。市邱之鼎。視之蝺焉。高誘云。蝺讀如齲齒之齲。蓋當時之語也。洪頤煊曰。齲當作齵。說文。齵、齒不正也。考工記鄭注。人之牙齒參差。謂之齵。詩曰。巧笑之瑳。瑳卽齵字。說文。齵齒參差。卽巧笑之貌。風俗通以爲若齒痛不忻忻。失其義矣。㠯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鄭玄注周禮云。軿、猶屛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頡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常也。埤幘狹冠。埤、下也。音頻爾反。音皮彼反。一折上巾。蓋折其巾之上角也。擁身扇。大扇也。狐尾單衣。後裾曳地。如狐尾也。壽性鉗忌。鉗、銸也。言性忌害。如鉗之銸物也。銸音女輒反。（集解）惠棟曰。鉗謂飛鉗也。忌、忌克也。鉗亦作猎。許愼云。猎、䌖也。謂猎䌖其舌也。說文云。鉗以鐵有所劫束也。方言云。鉗也。郭璞。鉗、害也。又惡也。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友、姓也。東觀記。友作支。通期有微過。㠯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卽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

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集解）惠棟曰。案壽兄孫禮爲沛相。見風俗通。壽從子孫訓宗昕不知書。因壽氣力起家拜太倉令。冒名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籍謂疏錄之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摯虞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爲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也。從貸錢五千萬。（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云。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而性儉悋。嘗宿客舍。雇錢直甚少。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邪。不知實是景卿。從子瑞辟梁冀掾。奮送絹五匹。食以乾魚。冀問奮何以相送。瑞以實對。冀乃以一乘安車遺奮。從貸錢五千萬也。瑞字君榮。見王允傳。奮以三千萬與之。（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八十四引續漢書作奮以五百萬與之。御覽八百三十五引。五千萬作二十萬。五百萬作十萬。冀大怒。迺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拷奮兄弟。死于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上第、第一也。乘輿迺其次焉。（集解）惠棟曰。獨斷云。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于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吏人齎貨求官請

罪者。〔集解〕通鑑胡注。請罪。謂請求以脫罪也。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集解〕劉攽曰。案古無妓字。當作伎。而使人復乘埶橫暴。妻略婦女。〔集解〕通鑑胡注。妻者。私他人之婦女若己妻然。不以道取之曰略。毆擊吏卒。〔集解〕先謙曰。官本毆作歐。所在怨毒。〔集解〕通鑑胡注。毒、痛也。冀迺大起第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冀于洛陽城門內起甲第。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室也。連房洞戶。洞、通也。謂相當也。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牖、小窗也。綺疏、謂鏤爲綺文。青瑣、謂刻爲瑣文而以青飾之也。圖以雲氣仙靈。〔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八十八引張璠漢記曰。冀起臺殿。梁柱椽桷。鏤爲青龍白虎。畫以丹青雲氣。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架虛爲橋若飛也。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永昌太守鑄黃金蛇獻之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事。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二崤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集解〕惠棟曰。毛晃云。輦車。步挽車也。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

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諸有山藪邱荒皆樹旗大題曰民不得犯。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亙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迺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目爲識。〔集解〕惠棟曰。鄭康成周禮注。兵物皆有刻識。謂刻而識之也。識音式。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死者十三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目納姦亡。〔集解〕通鑑胡注。謂姦民及亡命者。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目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迺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集解〕通鑑胡注。蕭何惟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何嘗謁贊不名。也君前臣名。禮也。冀何如人而寵秩之至此乎。悉目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冀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以定陶陽成。是四縣。〔集解〕通鑑胡注。陽成當作成陽。與定陶、乘氏皆屬濟陰郡。先謙曰。官本注是作足。是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目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目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

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衞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省中咳唾之音。冀必知之。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集解）通鑑胡注。牋、表也。識也。書也。左雄傳文吏課牋奏。自後世言之。奏者達之天子。牋者用之中宮東宮將相大臣。檄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竊意自蔡倫造紙之後。用紙書者曰牋。用木書者曰檄。故曰牋檄謝恩也。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集解）通鑑胡注。比、毗寐反。連次也。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集解）通鑑胡注。補朝政之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爲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鴆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他事。迺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集解）惠棟曰。陳羣汝潁士論云。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中。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務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迺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略之也。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埶分權臣。上下壅隔

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四作駟。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集解〕惠棟曰：史記范雎言也。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尙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尙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迺變易姓名，後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廉，察也。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丞相選二千石書佐試書補令史，令史皆斗食，遷補御史。三輔決錄云：丁邯舉孝廉爲郎，故侍郎以令史久次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邯稱病不就，詔問病差爲郎否，對曰：臣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職耳。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謂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爲著黨，勑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

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迺得全。及冀誅。有詔目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其子胤〔集解〕惠棟曰。別傳作胤。爲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目它事陷之。〔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胡三省云。言過其門。因而謁之。禮不專。案胡說非也。冀與不疑有隙、融明不知而謁之。冀因以他事陷之也。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馬作焉。胤子桃爲城父侯。〔集解〕惠棟曰。袁紀桃作秋。又建和元年封也。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集解〕通鑑胡注。冀祖雍、封乘氏侯。冀封襄邑侯。又嗣乘氏侯。又封其子胤襄邑侯。弟不疑潁陽侯。蒙西平侯。不疑子馬潁陰侯。胤子桃城父侯。是七封侯也。恭懷、順烈、懿獻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集解〕通鑑胡注。卿、九卿也。將、中郎將也。尹、河南尹也。校、諸校尉也。在位二十餘年。〔集解〕通鑑胡注。順帝永和六年。冀爲大將軍。至延熹二年。凡十九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寮側目。

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集解〕惠棟曰。別傳作援。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集解〕惠棟曰。事詳別傳。王補曰。略見本書五行志六延熹元年注引梁冀別傳。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之名。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爲貴人。冀因欲認猛爲其女以自固。迺易猛姓爲梁。時猛姊壻邴尊爲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沮、壞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迺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集解〕惠棟曰。續志。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相鄰比也。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集解〕通鑑胡注。具、姓也。左傳有具丙。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迺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集解〕通鑑胡注。使惲入禁中直宿。以防超等。而無上旨。徑使惲入。自恃威行宮省故然。具瑗勑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

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廏騶、騶騎士也．〔集解〕通鑑胡注．大僕有左騶廏令右騶廏令．從可知也．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劍戟士．徼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音吁．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卽日皆自殺．〔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八百八十五引張璠漢記云．梁冀池中船無故自覆．後被誅．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衞尉淑、越騎校尉忠．〔集解〕惠棟曰．忠冀之叔父．見華陽國志．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唯尹勳、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卒音七訥反．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迺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集解〕惠棟曰．周禮太府幣餘之賦．鄭康云．成占賣國之斥幣．賈公彥云．謂之斥幣者．謂指斥與人也．合三十餘萬萬．㠯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用字當屬下句．用、因也．用是除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園囿．㠯業窮民．錄誅冀功者．〔集解〕王會汾曰．案者字當在功字上．封尚書令尹勳㠯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爲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亢、上極之名也.愿、愨也.〕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埶.屬彫弱之期.而匡朝卹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飢之戹.〔阻、難也.書曰.黎人阻飢也.〕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況迺傾側孽臣.〔商遺冀、不疑、與曹節等爲交友也.〕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算.〔謂統初與竇融定計歸光武.〕褒親幽憤.升高累歎.商恨善柔.冀遂貪亂.〔善柔、失剛斷之道也.〕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四校補

梁統傳。目貲十萬徙茂陵。錢大昭曰。閩本十作千。案前書武帝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以上于茂陵。則貲十萬者。明不中徙。十字疑本誤。

拜騰酒泉典農都尉。侯康曰。前志農都尉。武帝初置。續志。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劉注引魏志。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是漢官本無典字。操始加之耳。水經河水注。上河在西河富平縣。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尉所治。然考前書參傳。仍但云農都尉。道元蓋誤以後世官名稱之。此傳之誤亦同。

更封高山侯。集解。錢大昕曰。高山。縣名。屬臨淮郡。案高山縣。續志屬下邳國。今洪澤湖中。故泗州之東。

義者政理。案政與正通。理本治字。章懷避改。下文天下稱理。及或不便於理。皆同。

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注凡首匿者。爲謀自藏匿罪人。錢大昭曰。閩本注自亦作首。

丞相王嘉至百有餘事。集解。王鳴盛曰。近儒謂王嘉。案此近儒指河焯。

誠不宜因循季末衰亂之軌。官本亂作微。錢大昭曰。閩本作徵。

議者目爲隆刑峻法。錢大昭曰。議者指杜林。見林傳。

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集解。何焯云。至逐目爲班固失之略耳。案梁統身歷哀平之世。何至對狀中議。並誤年號。尙書又曷爲不駁之。且東觀記。明有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之文。蓋卽成帝河平中下詔議減之案。至哀帝建平初乃定議實減。統對狀據其終言之。固非有誤也。

迺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沉之。集解。先謙曰。注伊周當作伊尹。謹案官本注亦作伊尹。

家屬復徙九眞。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柳從辰曰。袁紀作家屬與舞陰公主居新野。與此異。案舞陰乃長公子。不言長。蓋降也。二貴人早失母。舞陰爲其伯母。實長養之。故辭連及。見后紀。

松子扈。遺從兄禮。注。禮、古禪字也。柳從辰曰。袁紀。禮作擅。

封子棠爲樂平侯。集解。惠棟曰。樂平。縣名。屬濟陰郡。柳從辰曰。續志。東郡樂平。侯國。故淸。章帝更名。前志注引應劭說同。故其地今與東昌之堂邑近也。案東郡雖與濟陰毗連。續志濟陰郡之離狐廩丘。卽由東郡改屬。而樂平之屬濟陰。則前續志皆未言。當係惠氏之誤。

請目放弟禹爲洛陽令。集解。通鑑胡注。至 目快己忿耳。侯康曰。李注不誤。而胡氏誤。趙紹祖云。放之宗親。孰有親於其弟者乎。禹而滅其兄之宗親賓客。是自滅也。盡既推求放之仇怨而殺之。又使捕仇怨家之宗親賓客而盡滅之。則無人爲被誣殺者告理。己之嫁惡於人可冀終無後患。卽目放官予其弟而使爲己用。是外爲安慰放家而實則欲以滅口也。

齲齒笑。集解。洪頤煊曰。齲當作齵。至 失其義矣。錢大昭曰。夊兒繹云。說文。竘、匠也。讀若齲。方言。竘或謂之巧。然則齲齒笑。猶巧笑也。案說文齒部有齵無齲。故洪氏目爲當改字。然牙部𤘌之重文正作齲。是說文本有齲字。卽𤘌字耳。故立部竘下注引之。錢氏借方言目通齲之訓。可謂說簡而明。

而實崇孫氏宗親。集解。惠棟曰。至 拜太倉令。侯康曰。御覽二百四十二。壽從弟安以童幼拜黃門侍郎羽林監。

悉目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注。冀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目定陶陽成。是四縣。案上文陽嘉二年。封商子冀爲襄邑侯。商讓未受。故建和元年。又封冀子胤爲襄邑侯。則冀僅襲乘氏。並未受封襄邑。茲云四縣。蓋並其子封國數之。又冀建和、和平、兩次益封。必皆取之定陶陽成兩縣。餘戶亦無幾。故冀謂禮薄。意不悅也。

比屋可誅。集解。通鑑胡注。比。毗寐反。連次也。沈銘彝曰。前書王莽傳。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本書楊終傳。亦言堯舜之民。可比戶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案此出陸賈新語。已見楊終傳注。

冀召補令史。目辱之。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至 耻目孝廉爲令史職耳。案續志劉注引梁冀別傳。元嘉二年。加冀禮儀。增掾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

十人。冀辱劉常當卽在是時。續志大將軍府原有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官騎三十人。及鼓吹。大將軍職如三公。漢舊注公令史百石。自中興以後。注不說石數。又稱班固記漢承秦置官本末。皆孝武奢廣之事。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則中興大將軍府令史必已減於百石。減於百石。卽斗食矣。世祖改用孝廉爲郎。丁邯雖以非儒職。不肯爲。然後遂沿爲故事。安帝時。郡國耆儒。皆補郞舍人。冀乃補常爲斗食小吏。是實屈辱之也。

冀諷州郡目他事陷之。集解。惠棟曰。至冀因目它事陷之也。案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見融本傳。

無少長。皆棄市。侯康曰。水經河水注。載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暉祖父爲羌所推爲渠帥。是冀後未絕也。

百姓莫不稱慶。侯康曰。常璩犍爲士女讚。趙敦字建侯。武陽人也。初爲新都令。德禮宣流。三司及大將軍梁冀累辟。終不詣。冀辟書不絕。後冀自殺。使者監守。不使人弔問。敦獨往弔祭。訖自拘有司。天子赦之。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爲大司馬衞將軍，封富平侯。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衞忠謹，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集解〕洪亮吉曰：范史蓋承大司馬衞將軍文順敘下耳，若言昭帝封富平侯，宣帝時爲大司馬衞將軍，豈不煩耶？且言爲衞將軍，正屬宣帝時，不當以此駁范史也。（平子奮傳即云自昭帝時封安世）惠棟曰：酈元案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尉氏縣安陵鄉，故富平也，是乃安世所食邑。父放，爲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集解〕惠棟曰：前書表云建平元年嗣，王莽建國四年更爲張鄉侯也。哀平間爲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値篡僞，多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集解〕王鳴盛曰：純六世祖湯，酷吏也；父放，佞倖也。純哀平間爲侍中，列侯九百二人爲莽求九錫，純列名於首，王莽時至列卿，則又仕異姓者也。既以敦謹保全前封，又以禮爲中興名臣，異哉。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誤作二年，從宋本改。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荊、徐、揚部，督委輸，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

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衞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更封富平之別鄉。然則武始爲富平鄉名也。酈元云安世子延壽徙封平原。安世之封邑在陳留。別邑在魏郡。洪亮吉曰。武始縣亦中興時省。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集解〕惠棟曰。前書云純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過三以至於四也。〔集解〕惠棟曰。純別傳云。一日數見。東觀記云。純素重愼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續漢書亦云。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迺與太僕朱浮各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祀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南頓令欽。卽光武之父。舂陵侯買。光武高祖也。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大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卽高帝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曰既事大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又曰。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成帝以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舂陵以下。不別序昭穆。〔集解〕先謙曰。大或作太。非。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

君臣竝列。目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目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目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目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目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目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目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目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目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目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爲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爲。〔集解〕先謙曰。官本有注曹參惠棟時代蕭何爲相國。遵蕭何法。無所變更。十九字。 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上音時丈反。陽渠在洛陽城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王梁爲河南尹。將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及純堰洛而通漕。洛中公私懷贍。是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案陸機洛陽記、劉澄之永初記。言城之西面有陽渠。周公制之。亦謂之九曲瀆。 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

不爲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集解〕王補曰。續漢志作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集解〕惠士奇曰。三年五年之說。周禮無文。說文以爲出于周禮。殊不可解。周壽昌曰。許氏在漢時。周禮古本尙存。不能以今時所傳概之。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臣賢按。平帝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也。〔集解〕王補曰。續漢志北向下有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集解〕王補曰。續漢志諦定作諦諟。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集解〕王補曰。續漢志合聚上有骨肉二字。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集解〕惠棟曰。續志及本傳皆云十九年。與朱浮共奏。至二十六年。合八年之數。則十八年當作十九。以十八年曾行禘禮故也。王補曰。案續漢志此云祖宗廟未定。且合祭。謂可如禮施行。

目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
足。仍、頻也。純目聖王之建辟雍。所目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迺案
七經讖。明堂圖。讖、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河閒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武帝時。河閒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爲複道。上有樓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及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議于公車也。欲具奏之。未及上。
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迺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
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目告成功焉。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鄭玄注曰。謂巡狩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樂動聲儀曰。目雅治
人。風成於頌。動聲儀。樂緯篇名也。有周之盛。成康之閒。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
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
惠澤雨施。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流行作流形。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下武之詩也。鄭玄注云。言武王受此萬年之壽。

輔佐之臣．亦宜蒙餘福也．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十年．太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集解〕吳仁傑曰．龍名有三．左傳龍見而雩．此謂東方七宿爲蒼龍之象．又曰．蛇乘龍．此謂歲星．木精．木爲蒼龍．故歲星亦龍名．又淮南書以青龍爲天神之貴．青龍卽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爲歲星．龍爲太歲也．魏文昌殿鍾虡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則是以歲爲太歲．龍爲歲星．與前說相反．然義得兩通．至純傳所云．案是本大歲在寅．故言攝提之歲．然又云蒼龍甲寅．則是龍與歲疊指太歲而言駁矣．德在東宮．以歲在寅．與甲相值．甲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癸酉．德在中宮．經云．癸德在中宮．案杜欽言戊土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以癸爲戊妃耳．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歲壬申．申刑寅故也．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目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適東巡岱宗．目純視御史大夫從．視、比也．幷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廣丈二．高九尺．有玉牒書．書祕．其事皆禁．禪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集解〕王補曰．文略見通典五十四．三月．薨．諡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稺通．父純臨終．敕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家丞名歙．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敕．固不肯受．〔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奮．中元二年．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疾．令翕移臣．臣時在城南家廬．見純前告翕語．自以兄弟不當

蒙爵士之恩。願下有司。詔不聽。帝㠯奮違詔。敕收下獄。奮惶怖。迺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用反。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年。儋耳降附。儋耳郡。武帝置。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也。〔集解〕錢大昭曰。按本紀儋耳諸國貢獻。公卿奉觴上壽。在永平十七年。此脫七字。奮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㠯爲侍祠侯。名臣子孫侍祠封侯。解見鄧禹傳。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爲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衞尉。明年。代桓郁爲太常。六年。代劉方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迺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立、成也。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㠯民爲本。民㠯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款心。〔集解〕先謙曰。官本款作欵。願對中常侍疏奏。疏猶條錄也。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㠯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孔子之辭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修內。蕩滌心性也。已矣夫。恨不制作禮樂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爲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爲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儒。宣帝時。爲衛將軍。領尚書。父純。光武時。爲司空。（集解）先謙曰。官本儒作孺。也。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見曹褒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定。同耳。功謂王業。化謂教人也。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章帝初。曹褒於東觀以序禮事。依準舊典。凡百五十篇。奏之也。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獨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周公制禮。皆斟酌文武之美德。爲之等制。不自述也。今先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爲也。詩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又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也。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

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爲後世法。〔集解〕王補曰。疏見書鈔五十三引續漢書。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建城門侯。建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曰。侯一人。秩六百石也。〔集解〕王會汾曰。舊本皆作建城門。案百官志洛陽十二門。其一津門。每門侯一人。秩六百石。屬城門校尉。以其當洛水浮橋。故稱津城門也。宜從監本作津。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爲右將軍。始封富平侯。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吉嗣。無子。國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經歷篡亂。二百年間。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至永初三年。合一百八十二年。故曰間也。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人慶普。字孝公。爲東平太傅。受禮於后倉。號慶氏禮也。〔集解〕錢大昕曰。持本是治字。章懷避諱改之。隗囂傳申屠剛、杜林爲持書。杜林傳爲持書平。來歷傳。持書侍御史。與調、蔡邕傳注。太伯端委。以持周禮。皆本治字。而唐人改爲持也。邳惲傳理韓詩、嚴氏春秋。則治經之治。或改爲持。或改爲理。初無一定。若侯霸傳。治穀梁春秋。吳良傳。又治尚書。此又校書者輒改。周壽昌曰。梁商傳注引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持字與此同。治讀去聲。故持亦非嫌名。建武中。爲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集解〕惠棟曰。充議封禪事。見續志。還受詔。議立七廟三雍大射養老禮儀。五帝及天地爲七廟。三雍以下。解見明帝紀。〔集解〕先謙曰。官本廟並作郊。顯宗卽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爲

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禮記正文也。言損益不同。大漢當自制禮。〔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脫去當字。從宋本增。目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歌詩曲操。目俟君子。操。猶曲也。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疏通。尤好禮。士常慽朝廷制度未備。〔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六百十一引謝承書云。褒尤好禮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明此士當作事。慽、感。皆可通。慕叔孫通漢禮儀。〔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叔孫通下有爲字。從宋本去。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圉令。圉縣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褒先拜車府令。故云再遷也。先謙曰。圉職在今開封府杞縣南。目禮理人。目德化俗。〔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八引續漢書云。褒遷圉令。正身率下。舉動遵禮。以德化俗。五穀豐熟。盜賊咸感化之也。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敕吏曰。夫絕人命也。天亦絕之。皐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注云。此人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今承旨而

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爽弱免官。〔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愛民救死。爲太守馬嚴疾惡。免官。百姓涕泣。歸郡爲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尚書璇璣鈐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代。平制禮。放唐之文。化洽作樂。名斯在。宋均注云。述、修也。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宋均注曰。堯巡省於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爲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在中候也。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宋均注云。步謂德隆道備。日月爲步。時事彌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注順疑煩之誤。又事字舊本作士。先謙案。備官本作用。況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褒知帝旨欲有興作。迺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集解〕王補曰。後漢紀作治定制禮。所以協和天人。示人軌則也。故御應見瑞乃作。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言明白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

常．太常巢堪．〔集解〕通鑑胡注．巢姓、有巢氏之後．春秋有巢牛臣．目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作．〔集解〕先謙曰．官本作作．作許是．帝知羣寮拘攣．難與圖治．拘攣、猶拘束也．前書．鄒陽曰．能越拘攣之語也．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目不德．膺祖宗弘烈．迺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於史官．赤草、卽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生十五日．十六日日落一葉．周而復始也．朕夙夜祇畏．上無目彰於先功．下無目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迺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考甫詠殷．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目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玄武司馬．主玄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集解〕惠棟曰．樂動聲儀云．堯樂曰大章．舜樂曰大韶．禹曰大夏．武曰大武．一夔足矣．夔、堯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集解〕惠棟曰．韓非

子外儲說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于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章和元年正月迺召褒詣嘉德門〔集解〕惠棟曰嘉德殿之門也東京賦云九龍之內實曰嘉德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高祖詔通制作儀品十六篇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前書禮樂志云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于理官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散略猶疏略也〔集解〕惠棟曰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于古南史云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集解〕惠棟曰孝經緯鉤命訣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故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迺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集解〕惠棟曰漢名臣奏云詔褒先序禮樂以帝新一篇冠首擢褒監羽林左騎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勳也〔集解〕劉攽曰注羽林左騎案百官志騎當作監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張酺傳云酺拜太尉章帝詔褒案漢儀制漢禮酺以爲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袁宏紀初賈逵明古學曹褒制漢禮酺著非之及爲太尉上疏陳其不可書五奏上知酺守學

不通寢其奏也 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迺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四十二引續漢書云吏士咸稱其仁 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爲河內太守〔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五十四引續漢書河內作河南御覽二百三十六引同 時春夏大旱〔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春至六月無雨 糧穀湧貴〔集解〕先謙曰官本湧作踊 褒到迺省吏幷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冗作民 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爲侍中褒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 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生以容爲禮官孫襄亦善爲容容或作宏義亦通也 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

已也。賈誼等以叔孫通禮制疏略。並尙書對策。請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尙作上。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略遠猷。而終不能用賈誼等言。誼、文帝時人。王吉、宣帝時人。〔集解〕劉攽曰。遠圖明懿美。案文遠圖下多一明字。何焯曰。美字衍。先謙曰。官本注猷作謀。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有不盡矣。言未備也。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明發、謂發夕至明也。詩曰。明發不寐。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洋洋、美也。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算。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奏褒擅制禮。遂不行也。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莖異調。中都殊絕。咸、咸池、黃帝樂也。莖、六莖、顓頊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也。中都、魯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殊絕、猶斷絕也。言古樂不同。舊禮亦絕也。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言時代遷移。繁省不定也。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皋、蘇。而制令亟易。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皋陶、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也。修補舊文。獨何猜焉。言刑樂數改。而修禮則疑之。禮云禮云。曷其然哉。歎其不能定也。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尙書僕射。玄少爲鄉嗇夫。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也。得休歸。〔集解〕汪文臺

曰書鈔七十七引續漢書云得休不歸家。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業。〔集解〕惠棟曰，杜密傳云，密召署郡職，遣就學也。師事京兆第五元，〔集解〕惠棟曰，案元別傳，故兗州刺史也。先始通京氏易、〔集解〕惠棟曰，續漢書無始字。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三統歷，劉歆所撰也。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步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鉤股九。〔集解〕勵宗萬曰，案魏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周公制禮有九數，九章是矣。不云周公作算術也。算術起於商高，見周髀。惠棟曰，劉徽九章算經序云，伏羲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記稱隸首作數，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較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㠯山東無足問者，廼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集解〕惠棟曰，元別傳云，季長，后戚，嫚于待士，元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廼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按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盧君、卽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鄭先通韓詩故也。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廼召見於樓上。〔集解〕惠棟曰，裴啓語林云，融嘗筭渾天不合，召元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伏。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集解〕惠棟曰，別傳云，季長不解剖裂七事，元思得五，子幹思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

養．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前書曰．田何受易于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集解〕惠棟曰．三齊略記云．鄭司農常居南成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遣生徒崔琰諸賢于此揮涕而散．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嵩字賓實．見趙岐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說文曰．肓、隔也．心下爲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爲也．穀梁廢疾．玄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集解〕錢大昕曰．古學．謂左氏春秋．今學則公穀二家也．范升、李育主公羊說．陳元、賈逵主左氏說．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集解〕王鳴盛曰．韋彪傳．彪之族孫著．入山采藥．不就徵．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不得已解巾之郡．注．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馮衍傳．衍審知更始已沒．乃幅巾降於河內．注．不加冠幘．但以一幅巾飾首而已．鮑永傳．永知更始亡．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詣河內．注．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周磐傳．公府三辟．皆不應．臨終．戒其子斂用濯衣幅巾．注．幅巾、不加冠也．符融傳．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注．幅巾者．以一幅爲之也．逸民韓康傳．亭長見康柴車幅

巾以爲田叟也。又法眞傳。恬靜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乃幅巾詣謁。三國魏志華歆傳。孫策略地江東。歆幅巾奉迎。沈約宋書禮志云。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也。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集解）惠棟曰。元自序云。趙商字子聲。河內溫人。博學有秀才。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談。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屣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趨賢急也。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吳越相攻。越王句踐乃中分其師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至行者。見國語。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吳公。文帝時爲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爲謁者僕射。太史公司馬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須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于商雒南山。以待天下之定。漢興。迎而致之也。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集解）官本考證曰。宜字監本誤作且。今照宋本改。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爲縣獄吏。決獄平。郡爲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也。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

趙王虔之相也。會黃巾寇青部。迺避地徐州。（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曰。元在徐州。孔文舉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于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廣記云 徐州收陶謙接目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目書戒子益恩曰。（集解）惠棟曰。別傳云。名益。字益恩也。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集解）周壽昌曰。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一語。不應出之康成。錢氏曝書雜記云。陳仲魚元刻後漢書康成傳無不字。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康成祠碑云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之語相合。今本作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乃刻之誤。此一字關係先賢不小。此善本之所以可貴。而善讀者必須善校也。又金石萃編七十六所載史氏碑文。及阮元山左金石志跋語云。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產。爲父母羣弟所含容。始得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故傳曰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舍。父怒之而已。云爲所容。儒者之言也。范史因爲父怒而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然有元刻可證。則亦非范史妄加。是誤刻者誣康成而並誣蔚宗也。先謙曰。官本羣作昆。去厮役之吏。厮、賤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元爲嗇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太守杜密異之。爲除吏錄。使得極學。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幷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集解）惠棟曰。孔子三朝記云。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目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

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并爲宰相也。併音步鼎反。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式、用也。序、列也。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七十老而傳。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集解〕劉攽曰、案文讚當作鑽。惠棟曰、別傳作研鑽。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詩大雅民勞篇之言也。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謂頻被辟不就也。〔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右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憒憒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傳。定與其人。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

之其人也。（集解）惠棟曰。別傳云。北海有元儒林講堂。先謙曰。官本傳定作定傳。是。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撫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集解）惠棟曰。別傳云。紹一見元。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餞之城東。必欲元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元飲三百餘桮。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竝有才說。見玄儒者。未㠯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集解）惠棟曰。遠當作瑗。具本傳注。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㠯四科。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閔子騫及子游子夏竝見論語也。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迺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迺㠯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北齊劉晝高才不過傳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在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過作遇。是。既寤。㠯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

官度。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北通宋鄭淮泗。即今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集解〕惠棟曰。裴松之云。英雄記載太祖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如此之文。則元無疾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樂史云。元墓在高密縣西北十里。高士傳云。元載病至魏郡元城。病篤。卒。葬于劇東。後以墓壞。歸葬礪阜。阜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又元卒。弟子趙商為撰碑銘。見孝經疏。年七十四。〔集解〕惠棟曰。元別傳云。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年八九歲。能下算乘除。案永建二年至建安五年。適得七十四也。洪頤煊曰。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是鄭君以永建二年七月五日生。遺令薄葬。自郡守目下。嘗受業者。〔集解〕惠棟曰。元弟子自趙商而下。如張逸、冷剛、孫皓、王贊、劉琰、田瓊、炅模八人。見鄭志。陳鏗、鮑遺、劉德、陳鑠、王權、崇精、馬昭、崇翱、沈閣、九人。見鄭記。宋均見孝經疏。公孫方、程秉、孫炎、及郗慮已下五人。見魏志及本傳也。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於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集解〕錢大昕曰。按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與此傳不合。考孝經正義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證門徒各述所言。更為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是鄭志出於諸弟子明矣。鄭氏門人見於鄭志與鄭記者。有趙商、張逸、劉琰、炅模、田瓊、孫皓、冷剛、任厥、汜閣、（一作閣）陳鏗、焦氏、崇精、鮑遺、王權、崇翱、焦喬（疑即焦氏）等。傳惟載河內趙商一人。餘人爵里不可考。先謙曰。此與上互有出入。故並存之。凡玄所注周易。〔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九卷。儒林傳云。馬融授元。元自敘云。為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尚書。〔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九卷。亦融所授。毛詩。〔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二十卷。儀禮。〔集解〕惠棟曰。經籍志。十七卷。禮記。〔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二十卷。論語。〔集解〕惠棟曰。經籍志。十卷。何晏論語序云。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孝經。〔集解〕錢大昕曰。按蔚宗述康成所注。有孝經。而謝承、薛瑩、司馬彪、

袁山松諸家皆無之。隋志但云鄭氏注。舊唐志始實以康成。邢昺孝經疏謂鄭君弟子作鄭志目錄。記鄭所注書。不及孝經。趙商作康成碑銘亦不言注孝經。則非鄭所注審矣。三禮皆康成注。流傳至今。乃本傳有儀禮、禮記。而無周禮。此轉寫之脫漏。惠棟曰。康成未嘗注孝經。劉子元嘗辨之。樂史云。沂州費縣南城山。鄭元漢末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于南城山。棲遲岩谷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公羊疏以爲鄭稱也。劉子元辨。詳見孝經疏。

尙書大傳。〔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三卷。序云。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爲八十三篇。載見中興書目也。

中候。〔集解〕惠棟曰。十八篇。

乾象歷。〔集解〕惠棟曰。晉書志云。靈帝時。會稽東部都尉劉洪作乾象歷。獻帝建安元年。鄭元受其法。以爲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

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集解〕惠棟曰。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學者競傳其間。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

六藝論。〔集解〕杭世駿曰。按公羊疏云。鄭公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

毛詩譜。〔集解〕惠棟曰。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又云。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宜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駮許愼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集解〕杭世駿曰。按毛詩棫樸疏云。臨碩幷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則孝存名碩也。錢大昕曰。臨孝存名碩。北海人。范史多稱人字。孔融傳。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皆字而不名。惠棟曰。賈公彥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惟鄭元遍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故周禮義得條通。孝存名碩。林通作臨。羅泌云。趙穆奔臨。弦施絫之晉邑有臨氏。

凡百餘萬言。案謝承書曰。玄所注與此略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集解〕王鳴盛曰。今所行十三經注疏內孝經注。據疏云。是唐開元中御製。而疏則但題宋邢昺奉敕較定。當非昺撰。新唐

書元行沖傳云。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于學官。然則此疏是行沖作明矣。若藝文志所列梁皇侃、唐賈公彥、孔穎達、行沖。皆有孝經疏。彼三家所疏。蓋用鄭康成注也。鄭注自魏晉以來有之。又有孔安國注。則出於隋劉炫。殆卽炫作。行沖於御製序疏中。謂孔鄭二家。皆非眞實。又引齊陸澄說。謂鄭注非康成所注。又於篇首疏中。歷詆鄭注爲僞。其驗有十二。又載開元七年。劉子元、司馬貞兩家。議。子元欲行孔廢鄭。貞則以鄭爲優。孔爲僞。行沖雖竝黜兩家。而其意則尤不許者。鄭也。又有傳注者。不知何人。作序一篇。云子元駁鄭。有十謬七惑。大約行沖十二驗。卽祖子元餘唾。觀范蔚宗以爲出康成。則可信矣。乃自唐以來。孔鄭竝亡已久。近日孔注。從日本傳至中土。而鄭注獨不可得。誠恨事也。

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集解〕王鳴盛曰。案考之北史及三國王粲傳。鄭學天下所宗。豈但齊魯。蔚宗此言稍陋。然論云。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贊云。元定義乖。孔書遂明。其推重如此。則蔚宗非不知康成者。齊魯間一語。或偶承謝承、華嶠之舊耳。

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慮字鴻豫。基字伯輿。魏鎭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嘏字昭光。魏黃門侍郎也。〔集解〕劉攽曰。注魏東西曹掾。案崔琰但作東曹掾。多一西字。錢大昕曰。案魏志基卒於元帝景元二年。不言年壽若干。而基碑云。年七十二。溯其生年。當在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年庚辰卒。其時基僅十一歲。不得在弟子之列。恐范史誤也。基治經。常申鄭而駮王肅。故蔚宗疑爲康成弟子。要是私淑鄭學。非親受業者也。惠棟曰。續漢書云。慮。山陽高平人。少受業于元。建安初。爲侍中。崔琰述初賦序云。琰性頑口訥。至二十九。粗闚書傳。聞北海有鄭徵君者。當世名儒。遂往造焉。涉淄水。歷祀焉。過祀都之津。登鐵山以望高密。樂史云。元別傳云。淵始未知名。元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嘏列傳云。嘏樂安博昌人。世爲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爲之語。蔣氏翁。任氏童。孫恒云。任姓出樂安。黃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爲姓。第一爲任氏。陳景雲曰。王基年輩。乃肅之儔。非郗慮匹也。同時又有樂安孫炎。亦非肅譏短鄭氏。炎本受學於鄭氏門人。而唐孔氏詩疏。誤以爲鄭

氏之徒恐范史之失類此 時竝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集解）惠棟曰元別傳云時益恩年二十三 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時年二十七周壽昌曰案本傳建安元年康成後常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有云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此又云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案融傳董卓舉融爲北海相又云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案此初平二年事據傳云云益恩赴難當在此役時康成年六十五距建安初元益恩亡已五年何能康成七十時尚有書戒之若七十兩字爲六十外概辭則傳明稱建安元年且書中案之禮典便合傳家語正引曲禮七十曰老而傳之文惟融傳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康成遣子益恩赴難或卽此時范史誤袁譚二字作黃巾耳 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集解）王鳴盛曰傳次張純、曹褒之後此有深意正是極盡尊崇蓋純褒皆漢名臣手定典禮康成終身處士未嘗一日登朝乃躋之使與並列自康成外何休、服虔、許愼皆但入儒林不升列傳此與司馬子長進孔子於世家義同惠棟曰別傳云元以太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生又手理與元相似故名之曰小同也先謙曰官本注不見上有我字考證云我字衍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 埃、塵也 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 稟受滯固猶固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 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

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无咎也。刪裁繁誣。〔集解〕先謙曰、官本誣作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爲王父也。范曄祖父寗、字武子。晉武帝時爲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爲長也。常目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目鄭氏家法云。言寗教授專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伯仁先歸。釐我國祭。釐、理也。言純釐理禘祫之祭也。玄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中輟謂曹褒禮不行也。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五校補

張純傳。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案前書。張安世子延壽嗣侯。租入歲千餘萬。數上書讓減。乃由陳留徙國平原。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今徙封武始。又減其半。是再減矣。注。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武始、前漢縣。在今廣平府邯鄲縣西南。續志不載。蓋改侯國後旋省也。富平、前漢侯國。續志載明帝更名厭次。今武定府惠明縣東四十里。集解。惠棟曰。前書云至別邑在魏郡。案前書本云。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徙封平原。并一國。又云。純建武中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是惠氏兩條本皆具於前書。而必別引酈注所轉載者。反據文義倒置矣。惟徙封平原。既云并一國。自不應復有別鄉。且平原去魏郡益遠。尤不能兼食魏郡之武始。是則所謂更封富平之別鄉者。仍承上國在陳留而言。卽謂別邑之在魏郡者。非謂平原之徙亦有別鄉也。

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官本下有論語載宰我之言也八字注。

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拜會。始爲禘祭。注。臣賢按平帝元始五年。五原譌三。據傳文正。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案禘祫之說。聚訟千載。然皆分禘祫爲兩祭。孔穎達說禮。始合而一之。章懷蓋據以爲說耳。實則此乃今古文之異。不能強合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公羊傳謂爲祫。而左傳謂爲禘。孔疏欲解其紛。乃曰祫卽禘也。然禮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此對禘言祫。固非大祫。卽夏祭曰禘。亦非大禘。大祫大禘。皆必數年始一舉。此今古文家所同。其不同者。僅禘祫大小之辨而已。五年而再殷祭。今文家雖有是例。然前書韋賢傳言壹禘壹祫。班固南巡頌。既禘祖於西都。又將祫於南庭。則皆先禘而後祫。非古文家

所主三歲祫五歲禘矣平帝元始五年之祭前書明云是祫而純必謂是禘蓋純主古文說以祭適在於五年有合於五年一禘實則平帝之立至是年始大事于大廟準以公羊之說大事即爲大祫況祫祭明堂所用自是祫禮豈可強改其名哉

曹襃傳議立七廟注五帝及天地爲七廟集解先謙曰官本廟並作郊錢大昭曰閩本皆作郊謹案注以五帝及天地爲七作郊是

三王不相襲禮注言損益不同官本注末有也字

慕叔孫通漢禮儀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叔孫通下有爲字從宋本去柳從辰曰御覽六百十一引謝承書及東觀記袁宏紀皆有爲字案襃慨朝廷制度未備欲爲通所爲有者是

非襃所定不可作集解先謙曰官本作作許是錢大昭曰閩本作許

難與國治官本治作始錢大昭曰閩本作始

出爲河內太守集解汪文臺曰書鈔四十四引續漢書河內作河南御覽二百三十六引同柳從辰曰書鈔舊本訛內爲南孔本已辨正至御覽二百三十六引續漢書譌襃爲袁然亦無爲河南太守句不審汪氏何以誤記又御覽二百六十引本書仍作河內太守則本書固不誤也

流冗皆還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冗作民柳從辰曰冗民無定居也光武詔流冗道路又御覽二百六十引此冗作寓案光武詔見本紀建武元年章懷注冗散也和紀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注亦同又安紀元初二年正月詔稟三輔及并涼六郡流冗貧人是流冗乃范書常用字章懷既嘗爲冗字出注亦必范書本文如此非其所避改東觀記之作民蓋本異文或經范氏修改耳至御覽之作寓直冗字之沿譌

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案褒之禮學傳其父業出於慶氏慶氏與大小戴氏同受禮於后蒼即曲臺所記是也本書橋公祖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觀褒所傳亦爲四十九篇可知四十九篇者本自后氏相傳如此而隋志所云二戴刪併之數殊不足據也

中都殊絕注殊絕猶斷絕也案易繫云天下同歸而殊塗殊亦訓異不必訓斷也蜀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曹操智計殊絕於人正謂其才之異絕無人能及如作斷絕說反望矣

鄭康成傳嘗詣學官侯康曰世說文學篇注引元別傳元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又御覽八百三十九引元別傳元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欲表府文辭鄙略元爲改作又著頌一篇侯相高其才爲修冠禮

九章算術注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步廣四均輸五方程六旁要七盈不足八鉤股九官本步作少是案周公未嘗作算阮氏疇人傳言之已詳本書馬援傳注引劉徽九章算術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自第五以下次列與本注異又

本注有旁要而無商功及觀周禮地官保氏鄭注九數爲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而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謂夕桀二字非鄭注然則鄭術尙不取夕桀要其法則漢已增於古次列亦視章懷兩注小異但說鄭術者取之周官鄭注較得其眞。

不必三事大夫也。案詩小雅鄭箋三事謂三卿三公錢大昭據宋宏、劉愷、左雄、周處諸傳謂當時亦概稱三公爲三事也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集解周壽昌曰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一語不應出之康成至是誤刻者誣康成而並誣蔚宗也。案周引衆說以證刻本爲誤其意善矣然鄭君戒子書首言吾家舊貧本謂家貧而父母羣弟力薄不能兼容爲吏又非所樂乃發憤游學耳果爲所容而違遠游之戒拂父母之意又曷可耶大抵古人於此等處稱心而談原無忌諱正不必曲爲之解觀後文酒歸供養假田播殖則前之貧可知末所憤憤者猶以亡親墳壟未成則孝思不匱又可知今據後改前於文義轉覺其窒

飮酒一斛。集解惠棟曰別傳云至終日無怠。錢大昭曰御覽七百五十九引續漢書元飮三百餘杯不醉案此與惠引別傳正合

公車徵爲大司農。沈銘彝曰先君濼源問答云先生未嘗爲大司農以有公車之徵後人遂以大司農稱之如華歆薦小同表云故大司農鄭元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是也又中平五年徵爲博士不至而朱雋傳亦有博士鄭元之稱。

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集解。錢大昕曰。至乃本傳有儀禮、禮記。而無周禮。此轉寫之脫漏。錢大昭曰。毛詩是箋。衛宏傳亦云。鄭氏作毛詩箋。然箋亦注之類。故以注槪之。董鈞傳亦云。鄭氏作周官注。此獨失載。案古禮惟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傳之。卽儀禮是矣。禮記出於二戴。慶氏所以輔儀禮。不別名家。周官本無師。經新莽盜竊。遂以瀆亂廢絕。鄭興好古。以授子衆。傳之。蓋自馬融作傳。鄭氏作注。始逮門徒。東京習禮者。僅一董鈞。能傳慶氏學。故儒林傳以周官傳授本末。附著鈞傳後。史家有互見例。周官中興本不列學官。無妨互見。卽鄭興、馬融傳亦未言衆傳周官。融有周官傳也。

齊魯閒宗之。集解。王鳴盛曰。至或承華嶠之舊耳。案後漢經師輩出。不獨鄭君。而洙泗之傳。則莫盛於齊魯。言齊魯閒宗之。他可知矣。此自立言之體。不得遽疑爲陋。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鄭君生當時，漢大司農，居滎陽開封。生韜，韜生江都守仲，仲生房，房生趙相季，季生議郎奇，奇生稺，稺生御史中丞賓，賓生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天鳳中，王莽年也。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義也。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厤。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爲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荊楚，權政未施，更始起南陽，南陽屬荊州，故曰荊楚也。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謂陝山以西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

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庸、用也。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爲建議大夫。〔集解〕先謙曰。官本建作諫。案魏志鄭渾傳注作諫議大夫。明建字誤也。書鈔引華嶠書同。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迺西歸。隗囂虛心禮請。〔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囂字。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集解〕蘇輿曰。此疑非事實。興爲涼州刺史。囂爲西州將軍。已有僚屬之誼。豈有囂禮請。而興反恥屈辱者。興自言以將軍僚屬。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得全性命云云。是興實自歸囂也。此殆其子孫以囂後敗。爲之諱飾。而史仍之耳。囂矜已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西伯、文王也。作、起也。迺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左傳富辰諫周襄王之辭。閒者諸將集會。無迺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迺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

天命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也。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集解〕劉攽曰。案文。昭當作招。周壽昌曰。昭、明也。言明速禍患也。不必改作招。無迺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病由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由作猶。字通用也。下同。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興嘗爲涼州刺史。囂爲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周旋。由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也。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由釣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擁

羌胡之衆。目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屛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目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迺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襄曰。臣亟聞郤縠之言矣。郤縠悅禮樂而敦詩書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襄作衰。是。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昭王以重黎羲和事。見國語。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張仲、周宣王時賢臣也。燕、樂也。翼、敬也。詩小雅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惟陛下留聽少察。目助萬分。迺徵爲太中大夫。〔集解〕錢大昕曰。鄭康成注周禮稱興爲鄭大夫。衆爲鄭司農。興以縣令終。而稱大夫。舉其貴者稱之也。明年三月晦。日食。〔集解〕惠棟曰。案紀。七年三月癸亥晦也。興因上疏曰。春秋目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辭。天反時爲災。謂寒暑易節也。地反物爲妖。謂羣物失性也。往年目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杜預注曰。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

而侵陽也。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用鼓。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也。此以上皆左傳載晉大夫答季平子之詞也。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桓公與兄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鉤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郤芮謀燒公宮殺文公。宦者勃鞮告之。後文公以郤縠為中軍帥。縠即郤芮之族。文公不以為仇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集解〕沈欽韓曰。郭伋傳。伋為并州牧。朝廷多舉伋可為大司空。伋之牧并州。在建武十一年以後。而其守漁陽與與此疏則建武六七年間也。疑公卿之舉本在伋為漁陽時。伋傳或顛倒。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建武七年二月日蝕。是時宰相多以功舉。率由舊恩。天子勤吏治俗。頗苛刻。因是變也。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集解〕通鑑胡注。人不稱其位。位不宜其人也。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濟、成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

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集解）王鳴盛曰。此條足與洪範鄭注相發。今年正月繁霜。自爾㠯來。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恆寒若。（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云。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迺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剋。（集解）何若瑤曰。釋詁、剋、勝也。較訓能爲允。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集解）王補曰。袁宏紀載此疏大異。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㠯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迺解。（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上乃解曰。言不當如是耶。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集解）惠棟曰。續漢書興爲大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朝廷每有謀議。輒訪焉。其論說依經守正。衆莫能屈也。謝承書。章作詞。然㠯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荆州也。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邽縣東北。蓮音輦。勺音酌。（集

解〕沈欽韓曰。渭南縣志。今縣東北七十里來化鎮。 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集解〕惠棟曰。左氏見上。經典序錄云。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案今康成所注周禮。多引子春及二鄭之說。 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指也。 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於字。 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閿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閺。〔集解〕沈欽韓曰。說文。閺、低目視也。弘農湖縣有閺鄉。廣韻。閿、俗作閺。前書孟康注。古閺字从門中旻。建安中。正改作閺。蓋建安中改作閺。非閺也。此注亦誤爲閺。 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衆。

衆、字仲師。〔集解〕先謙曰。魏志鄭渾傳注。作子師。 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集解〕惠棟曰。經籍志。鄭衆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沈欽韓曰。公羊疏云。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 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集解〕沈欽韓曰。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通義亦此類。如白虎通義是也。 引籍出入殿中。〔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請衆欲爲通籍。遺縑帛。 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防、謂漢家舊制也。防通作坊。禮記經解云。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坊音房。本又作防。 藩王

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梁松坐縣飛書誹謗下獄死。事見梁統傳也。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廬江獻鼎。詔召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傳有鼎事幾。衆對狀。除爲郎中。案此事在永平五年。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迺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集解〕通鑑胡注。謂堅其心者。欲使之專附匈奴。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伸。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駮議者。不敢復言。駮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集解〕通鑑胡注。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桓本附匈奴。漢置校尉領護。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謂其心不親附漢而貳於匈奴也。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埶。萬

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集解〕惠棟曰。焦氏易林云。旃裘羶國。文禮不飾。前書匈奴傳。衣其皮革。被旃裘。胡三省云。旃與氈同。）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迺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以主之。昭帝罷之。今議欲復之。）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爲長樂未央廐令。（續漢志曰。廐令一人。秩六百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

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爲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集解）惠棟曰論衡及東觀記皆作叔疑傳寫誤也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宣帝時梁丘賀之爲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爲作易是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爲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迺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卽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集解）錢大昕曰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范升說與鄴略同蓋漢儒相承古義先謙曰官本注無孔子及間非也五字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集解）沈欽韓曰文子道德篇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集解）通鑑胡注遠者不

服。謂四夷也。近者不悅。謂人心不便於莽之法令也。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王莽時。青徐二郡爲寇。號青徐賊。(集解)劉攽曰。胡貊守關。案關當作闕。方喩迫近。不當云關。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者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達、進也。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見前書。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

〔集解〕惠棟曰王充云春秋爲漢制法論衡爲漢平說平說者謂平其然否而下說猶平奏平署之類也

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眞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邱明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于史第可以見成敗耳褒貶之意非邱明所爲也以其不受經也

師徒相傳又無其人〔集解〕惠棟曰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案此則傳左氏者非遂無人但漢人傳經各守師說謂之家學左氏自漢元以來不立學官傳者絕少故升謂無其人也

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集解〕王會汾曰監本舊本俱缺太字案前書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議論有太中大夫諫大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續志太中大夫千石無員屬光祿勳別無中大夫之名又案北海靖王傳云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注中大夫王國官也引續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掌奉王使京都亦見東平王蒼傳然則兩漢官制固有不同太初以前王朝有中大夫在東京則爲王府官屬之名矣今范升所與論難未必徧及王國使臣故依毛本增太字惠棟曰淑字惠卿魏郡人官至太中大夫杜預春秋釋例序云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律歷志亦云太中大夫許淑

互相辯難日中迺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蓺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見前書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有其書也〔集解〕惠棟曰阮孝緒七錄云建武中鄒夾氏皆絕書壽云騶

氏鏡銘作騶。司馬遷云、齊有三騶子。班固傳並作鄒。則知二字通用。先謙曰、官本注有作知。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論語孔子之言。弗叛、言不違道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叛作畔。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集解〕惠棟曰、王伯厚述晁氏云、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故云反異也。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尙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衞反魯、迺正雅頌。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自衞還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迺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習也。異端、謂奇技也。〔集解〕惠棟曰、何晏云、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何若瑤曰、鄭玄傳讖。設異端、百家互起。訓奇技非。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曷爲春秋。樂堯舜之道也。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

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目異者目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繫之文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易無此文也〔集解〕王會汾曰案此必易緯之辭凡漢人說經所引緯書若春秋元命苞等則曰春秋說易乾鑿度等則曰易說尙書大傳等則曰尙書說今范升引易緯遂蒙上易曰爲文注家於易本文中求之固無此文耳惠棟曰劉向說苑引易云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程迥云易緯通卦驗之文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讙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目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目下博士後升爲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集解〕惠棟曰見楊政傳還鄉里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于家

陳元字長孫〔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三十六引華嶠書云字襄孫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父欽〔集解〕惠棟曰許愼五經異義引奉德侯陳欽說春秋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父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書也王莽從欽受左氏學目欽爲猒難將軍猒一葉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目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目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迺詣闕上疏曰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撥、理也。語見公羊傳。深愍經藝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集解〕惠棟曰。沈重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其本事。左氏傳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東觀記載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廢。與新論殊乖。後人疑之。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集解〕惠棟曰。何休注公羊春秋。言孔子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母敬等。乃始記于竹帛。故云虛言傳受之詞。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黨也。遂爲異家之所覆冒。〔集解〕先謙曰。覆冒、猶言蒙蔽。不令人見。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爲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也。見呂覽。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沒。後獻之文王。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於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事見韓子也。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仲尼去魯。斥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見史記也。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

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目年數小差、掇爲巨謬、媟、狎也、黷、垢濁也、掇拾也、音丁括反、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抉音於決反、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升等又曰、先帝不目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目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盤庚都耿、自耿遷于殷、文王都酆、武王都鎬、周公輔成王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衞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集解〕劉攽曰、有詔詔太子、案文多一詔字、孝宣皇帝在人閒時、聞衞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藏祕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韋玄成、梁丘賀等講論五經於石渠也、〔集解〕惠棟曰、前書劉向傳云、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至今與公羊竝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論語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何晏注云、麻冕、緇布冠也、古績麻三十升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淸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離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愼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桓譚

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爲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集解）錢大昕曰。章懷注本避唐諱。改淵爲深。或爲泉。今本諸淵字皆後人回改。如章帝紀聰明淵塞。諒惟淵體。安帝紀、若墜淵水。陳寵傳、曾是淵軌。劉愷傳、沈重淵懿。文苑傳。椒酒淵流。逸民傳覆巢竭淵。方術傳、何故敗我濯龍淵。儒林傳、歷神淵。鄭康成傳之國淵。西羌傳之馬文淵。皆是也。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洮汰、猶洗濯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褐織毛爲布。貧者之服也。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迺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集解）沈欽韓曰。案經典序錄。元爲司空南閣祭酒。北堂書鈔引華嶠書云。元辟司空。據宋宏受罪。上書訟之。言甚切直。案宏建武六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七年李通爲司空。是元辟司空府。當於宋宏時也。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

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言以臣爲師。以臣爲賓也。(集解)沈欽韓曰。燕策郭隗先生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諸子並同。袁宏紀作賓臣者王。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論語文也。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蕭何爲相國。高帝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假宰輔之權。太宗。孝文也。申屠嘉爲丞相。坐府召太中大夫鄧通。欲誅之。孝文使持節召通。令人謝嘉。故曰假權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偷、竊也。況己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迺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集解)惠棟曰。陪僕、猶陪臺也。左傳申無宇曰。僚臣僕。僕臣臺。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董忠爲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發覺死也。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史記曰。伯禽封魯。周公誡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不賤矣。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汝無以國驕人也。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司察、猶督察也。李通罷。元

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目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王太傅。為文帝子梁王楫之傅也。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目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集解〕惠棟曰。經典序錄云。徽字元伯。潁陰令。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惲字子眞。受尚書於胡常。見前書。〔集解〕洪亮吉曰。案前書儒林傳。則胡常授徐敖。敖始受惲。此注蓋誤。學毛詩於謝曼卿。〔集解〕惠棟曰。儒林傳云。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目大夏侯尚書教授。〔集解〕沈欽韓曰。逵為古學而教授仍用今文。蓋利祿之途。非是則莫肯來學。終漢之世。兼通五經古學者。惟賈、馬、鄭三君耳。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為穀梁。見前書也。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愷、樂也。悌、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也。俶儻、卓異也。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集解〕惠棟曰。韋昭國語解序云。鄭大司農為國語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于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為已憭矣。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

采色。帝異之。目問臨邑侯劉復。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升孫。北海王興子。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遂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鸑鷟、鳳之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事見國語。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仍、頻也。宣帝時。神雀再見。改爲年號。後匈奴降服。呼韓入朝也。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集解）惠棟曰。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拜爲郎。與班固竝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集解）王會汾曰。監本出字上有發字。案發出並舉。古人無此等文。今從宋本。逵於是具條奏之。（集解）惠棟曰。何休公羊序云。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休所指蓋顏嚴之徒說公羊者也。經典序錄云。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徐彥公羊疏云。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逵之前。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逵作長義。奏御于帝。濺壓公羊也。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

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拘.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迺背兄歸仇.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立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尙、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尙謂員曰.爾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仇.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仇.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肱以濫來奔.又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好地.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集解)蘇輿曰.祭仲出忽.終以復辟.紀季之奔.由於君命.(見繁露玉英篇)伍子胥傳.有父不受誅.子可復仇之文.是固以復仇許之也.叔術妻嫂.傳亦以公扈子之說闢之矣.逵欲附會公羊之失.不深究本末.致詬病公羊者.至今未已.詳見余春秋董義述.因略著其說於此.先謙曰.官本注又作文.好作有.是. 其相殊絕.固目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目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集解)惠棟曰.方術傳序云.光武信讖言.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與傳無附會讖之事.而逵傳有之.明附同有別. 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建平、哀帝年也. 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排、擯卻也.劉歆建立左氏.哀帝令歆與諸儒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乃移書太常以責之.故被排擯.事見前書. 孝哀皇帝重逆衆心.

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仇乎。委質策名。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又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又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是強幹弱枝也。又曰。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史記曰。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集解〕沈欽韓曰。賈氏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衆云。太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邱是也。累世正卿。衞寗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當使居朝廷爲政。春秋戰國時事。又與後世不同。故趙安陽君封於代而作亂。孟嘗君封於薛而外市。韓非楊摧云。數披其木。無使枝茂。楚子使棄疾爲蔡公。申無宇言親者貴者宜居中。疏者卑者宜處邊。歷言貴戚大臣據邑之禍。尋其文義。瞭然可曉。賈、鄭據左氏本文條疏之。義確不易。杜預撥棄先儒。而引五官五正等以解之。於無宇陳戒本旨了無所關。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施讎、孟喜、梁丘賀也。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並見前書。〔集解〕惠棟曰。劉歆七略云。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于學官。三家之學。于今傳之。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

處者爲劉氏。明漢承堯後也。（集解）惠棟曰。劉焯謂左氏稱在夏爲陶唐氏。其處者爲劉氏。非魯史本文。迺漢儒欲其傳。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獨左氏爲有明文。以此求重於世。又案堯母慶都碑稱昔者慶都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始生堯。漢感赤龍。堯之苗胄。許叔重亦言堯親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采。皆襲圖讖之說。而爲之附會耳。蔡邕典引注云。春秋左氏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爲劉氏。以是明之。漢爲堯後。

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爲帝顓頊。當時五經家同爲此說。若以顓頊代黃帝。農師以土德王。即顓頊當爲金德。高辛爲水德。堯爲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爲火德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農師二字。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左氏傳曰。黃帝氏以雲紀。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昊氏也。（集解）惠棟曰。注華渚宋均云渚名。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厤。垂萬世則。改元謂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正厤謂元和二年始用四分厤也。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雜遝。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神雀白燕等。史官不可勝紀。見東觀記。（集解）先謙曰。官本二十作一十。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蓺。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覈、實也。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廢學。謂左氏傳也。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公羊高作春秋傳。號曰公羊春秋。嚴彭祖、顏安樂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嚴顏之學。見前書也。（集解）先謙

曰。官本注無也字。與簡紙經傳各一通。竹簡及紙也。(集解)周壽昌曰。簡是舊傳。紙是後寫者。自是遂多用紙。而竹簡希矣。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目校書。例多特目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屢、數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卒餓死也。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集解)惠棟曰。許沖上說文云。先帝詔侍中騎都尉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國者。靡不悉集。孔穎達云。古文尚書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也。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韓固、齊人也。爲齊詩。申公、魯人也。爲魯詩。韓嬰爲韓詩。毛萇爲毛詩。故謂齊魯韓詩也。(集解)孫人龍曰。案前書。賈誼爲左氏傳訓故。又藝文志有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注云。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眞。則此注自應作故字解。惠棟曰。馬融周官序云。成帝命劉歆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永平初。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也。鄭康成序云。鄭少贛、仲師、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賈公彥云。劉歆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說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逵解行于世。衆解不行。先謙曰。官本注。齊、魯、韓詩作事之指義是。遷逵爲衛士令。北宮衛士令一人。掌南北宮。秩比六百石。見續漢志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

弟子及門生。〔集解〕周壽昌曰。鄭康成傳。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又有高業弟子。康成沒。門生相與撰其問答諸弟子之詞。依論語作鄭志。李固傳。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證其枉。及固死。陳屍於路。固弟子郭亮負鐵鑕乞收固屍。集古錄孔宙碑陰跋云。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宙碑殘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四十三人。足證弟子門生之別。爲千乘王國郎。千乘王伉。宣帝子也。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爲左中郎將。九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祝、詛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集解〕顧炎武曰。注非也。言敢于少賓之前發誓。平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何焯曰。祝與呪同。指少賓以誓也。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集解〕沈欽韓曰。文選四十六注引東觀記作字幼異。性仁孝。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哭。亦不食。母憐之。強爲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也。〔集解〕先謙曰。今本東觀記作強爲餐飯。欺言已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宗親共異之。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爲魯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敕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集解〕沈欽韓曰。隋志。賈逵集一卷。梁有二卷。學

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爲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集解〕惠棟曰。漢晉諸儒。稱康成云鄭君。稱逵曰賈侍中。是爲儒宗也。亦徒有以焉爾。言賈鄭雖爲儒宗。而不爲帝所重。故曰亦徒有以焉爾。〔集解〕先謙曰。注非也。言鄭賈學顯。亦以善讖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賈逵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爲堯後也。〔集解〕閻若璩曰。隋志讖緯篇云。賈逵之徒獨非之。與此不合。蓋隋志不詳考傳中所奏。而誤讀張衡疏內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之文。以爲逵首非讖。不知逵第摘其互異處。並未有所非也。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讖也。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有所噉。必先讓父母。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焉。饒猶益也。〔集解〕何若瑤曰。上云復欲進餘經。既曰復何又曰益。饒。餘也。言爲之有餘力。先謙曰。猶言優爲之。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

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光祿勳之主事也。見漢官儀。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集解〕惠棟曰：張勃吳錄云，奉字季鴻。儒林傳云，奉受嚴氏春秋于豫章程曾。公孫松等。奉後爲穎川太守，松爲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霸致達名士奉、松而外，又有華海、胡母官、萬虞先、王演、李根，皆至大位。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霸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又野無遺寇。民語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

初，霸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迺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霸入海捕賊，遭疾風晦冥，波水涌起，士卒驚白霸。霸曰：無得恐，太守奉法追賊，必不爲害。須臾風靜波止。迺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集解〕先謙曰：類聚十五引續漢書作棄子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史記蔡澤之辭也。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爲侍中。〔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在郡十年，以有道徵拜議郎，遷侍中也。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爲五更，會疾卒。〔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遷侍中，遂受五更尊禮

子文學。案漢官儀云。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是以國三老袁良碑云。羣司以君父子俱列三壽。夫人結髮。上爲三老。知結髮爲首妻也。然常璩載霸妻馬氏撫霸前妻子女。恩愛若一。則後妻亦得爲五更矣。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嬴。博。二縣名。屬泰山郡。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閒。因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妻馬氏。名敬司。霸卒。葬河南。敬司與諸子還蜀。疾病。遺令告諸子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汝父在梁。吾自在蜀。亦各其志。勿違吾敕。遂葬蜀。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文父。贊云。猶歎文父。叡發幼童。德灣會稽。道崇辟雍。中子楷。楷字公超。〔集解〕惠棟曰。孝德傳。公超至孝自然。喪親哀毀。每讀詩見素冠棘人。未嘗不掩泗焉。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

軍也。(集解)惠棟曰。章嗣立云。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于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集解)惠棟曰。釋名云。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之覺悟知己意也。獨斷曰。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謂詔書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原憲、魯人。字子思。孔子弟子。清約守節。貧而學道。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集解)惠棟曰。一作羣儒。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集解)惠棟曰。今文尚書云。優賢揚歷。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恆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于家。子陵。

陵字處沖。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勑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集解)惠棟曰。謝承、袁宏

皆以梁胤爲冀弟。冀子別名胡狗。案不疑與胤先後爲河南尹。故衆漢書彼此互異。但東漢二名絕少。或胤即不疑字也。蔡邕集云。南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是胤字不疑爲一人無疑焉。蘇輿曰。梁商傳。遣子冀、不疑與曹節爲交友。冀傳。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封潁陽侯。子胤。襄邑侯。又云。冀陰疾不疑。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諷衆薦其子胤爲河南尹。是范史以不疑胤爲二人。明蔡集爲誤。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弟玄。〔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上有陵字。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迺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飮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

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左傳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集解〕先謙曰：今當爲令之誤。文言出於子口。入於我耳。我不言。誰令他人知之。語意自順。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山在今汝州南。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強起。至輪氏。道病終。輪氏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州洛陽縣城西南。〔集解〕先謙曰：今河南府登封縣西。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氈幄。一介。單使也。左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氈幄、謂匈奴也。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集解〕先謙曰：官本較作駮。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六校補

鄭興傳。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囂字。案興免官。當還河南。以東道不通。故且西依隗囂以避亂。隗囂二字既連上西歸爲句。則虛心禮請上。明是另奪一囂字矣。如將隗囂二字連下虛心禮請爲句。則興非西人。何得逕云西歸。

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集解。蘇輿曰。此疑非事實。至而史仍之耳。案後文興對囂言目將軍僚舊。敢歸身明德。緣興前拜涼州刺史。囂爲西州將軍。同僚有舊。故云僚舊。乃引囂爲己僚舊。並未自承爲囂僚屬。刺史主一州。亦非州將屬也。囂傳。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興之歸囂在免官後。已無所屬。囂之禮請。非不欲任以職事。興既不屈。則亦仍爲客。但受其禮秩。聽其致館授餐而已。故杜林之薦興。謂興執義堅固也。如謂歸囂卽臣事囂。是伯夷太公之歸文王非因其善養老矣。蘇說殊誤。

春秋傳云官本云作曰。

將軍據七郡之地。注七郡至金城。官本句末有也字。

時建武六年也。柳從辰曰。光武紀。囂子恂入侍見建武五年十二月。蓋興時未克與恂偕。故次年乃得行。

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注對昭王以重黎羲和事見國語。官本注事上有之字。

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錢大昭曰。若疑當作欲。案通鑑即作欲。

左轉蓮勺令。注故城在今同州下邳縣東北。下邳。官本作下邽。是。

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央廐令。注續志廐令一人。秩六百石。案來歙傳亦作長樂未央廐令。鄭安世注引續漢志作未央廐令一人。長樂廐令一人。今詳續志則未央為廐令。長樂為廐丞。蓋是時安世實兼兩官。故通稱令。而章懷兩注皆言之未審也。

范升傳。升、集解。惠棟曰。論衡及東觀記皆作叔。疑傳寫誤也。柳從辰曰。論衡作陳元、范叔。見案書篇。東觀記則今聚珍本亦作范升。又書鈔七十七引華嶠書作范升。御覽二百三十六引華嶠書又作范叔。

陳元傳。字長孫。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三十六引華嶠書云字襄孫。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三十六無此文。書鈔六十七引華嶠書有之。

蒼梧廣信人也。注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今梧州府蒼梧縣治。

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集解。劉攽曰有詔詔太子。案文多一詔字。案上詔字指詔書。下詔字謂詔告。文義亦各有當。不得爲多。

賈逵傳。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注。風俗通曰至惲字子真。惲原皆作憚。據前書儒林傳改。南監本。官本。亦均作惲。

目問臨邑侯留復。注。臨邑東郡縣也。今濟南府臨邑縣北三十五里。

無人事於外。注。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案章懷原上逵不通人間事爲說。此逵爲兒童在太學時事耳。此云無人事於外。猶言無生事在外也。拾遺記逵門徒來學。不遠萬里。贈獻者積粟盈倉。世謂舌耕。此逵之生事也。自爲郎校中祕書。應對左右。又奉令選高才生。教以左氏。不復能接外之門徒。而生事自絀。孟子言人事之不齊。亦謂未能盡力於耕也。若以廣交通。取給於人爲人事。於說多滯。

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集解。惠棟曰至心腹腎腸曰憂腎陽。案惠述孔穎達一條。即見孔氏尚書疏虞書下。阮氏校勘記引孫志祖云。憂腎陽乃優賢揚之譌。優賢揚歷語見魏志管寧傳及左思魏都賦。又隸釋載漢成陽令唐扶頌。亦有優賢颺歷之文。今觀管寧傳裴松之注明云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魏都賦劉淵林注並云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故知憂腎陽確爲誤文。而今文乃連歷字作句也。

爲千乘王國郎。注。千乘王伉、宣帝子也。官本注。宣作章。是。

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侯康曰、類聚五十七引傅元連珠序、謂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又云、賈逵儒而不豔、而劉勰文心則云、楊雄覃思文閣、業深綜述、碎文璅語、肇爲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據此則連珠不始於賈逵等也。

張霸傳老氏有言。官本氏作子。

後當爲五更會疾卒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遷侍中、遂受五更尊禮於文學。柳從辰曰、華陽國志注云、文當作太、案志謂已受五更尊禮、與傳說不合。

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至三妃不從。柳從辰曰、今志三作二、據孔穎達檀弓正義引帝王世紀、三妃謂長妃娥皇、次妃女英、癸比也、作二非、案志言霸妻敬司與諸子皆還蜀、亦與本傳後文及楷傳說不合。

中子楷柳從辰曰、據華陽國志、霸四子、前妻生三男、敬司產一男名光超、是中子楷乃霸前妻子。

至輪氏輪、續志同、前志作綸。

後漢書三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桓榮字春卿。〔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云字子春。沛郡龍亢人也。續漢志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記曰。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諡立族命氏焉。〔集解〕沈欽韓曰。懷遠縣志。龍亢今縣西北七十五里。俗名桑王城。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爲博士。徒衆尤盛。見前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榮事九江朱文。文即普字。見經典序錄。先謙曰。今本東觀記作朱文剛。貧窶無資。字林曰。窶。空也。常客傭目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迺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集解〕洪亮吉曰。時大司徒戴涉。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目尙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從音七容反。本師爲

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卽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爲高弟。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爲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集解〕周壽昌曰。漢法以無子出妻爲常律。若在後世。駭人聽聞矣。又漢時頗多夫婦之獄。如馮衍兩出其妻。黃允附貴出妻。范升爲出妻所控。被繫幾困於獄。殆一時風氣使然。榮之出妻。或別有不得已。非但以無子也。先謙曰。官本注當作嘗。 拜爲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集解〕劉攽曰。案文入使當作使入。先謙曰。書鈔五十六引續漢書。正作使入授太子。 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集解〕先謙曰。書鈔五十六引續漢書云。上輒令榮於公卿前說經。因問長安時舊事。 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皋弘。帝曰。俞、往汝諧。續漢書曰。閎子作明。俞、然也。然其所舉。敕令往。言汝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皋弘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爲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徽至司徒長史也。 出拜榮爲博士。引閎弘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蘊音於問切。〔集解〕先謙曰。官本切作反。 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服也。音一葉反。 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迺罷。吹管奏雅頌也。 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

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眞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明帝在東宮。從榮受孝經。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迺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言可任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斯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

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歸猶謝也。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預。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子。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見皋魚哭。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皋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也。今蒙下列。〔集解〕先謙曰。言在弟子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史記曰。伏聞太后玉體不安。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三十年。拜爲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戹。而榮講誦不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與元卿俱捃拾。投閒輒誦詩。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迺若是哉。東觀漢記曰。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顯宗卽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爲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南。〔集解〕先謙曰。官本南作面。是。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集解〕通鑑胡注。執業猶執經也。汪

文䆃曰。學記十二。(引華嶠書。作執經。)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也。)既罷。悉目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爲五更。(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前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爲之。故謂三雍。五更解見明紀。)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迺封榮爲關內侯。(〔集解〕通鑑考異。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下獨封榮。似脫躬字。榮傳。實紀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今闕疑。)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迺封之。〔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作五百戶爲是。先謙曰。東觀記云。後以五更祿終其身。)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大官太醫是。)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士。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集解〕沈欽韓曰。宋書禮志。國子太學生執一卷。以代手版。蓋明帝以弟子自處。)撫榮垂涕。賜目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迺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陽。(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也。)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丁鴻學最高。)子郁嗣。(華嶠書曰。榮長子雍早卒。少子郁嗣。)

論曰。張佚訐切陰侯。目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爲之懷恥。(秦兵

圍趙。時魯仲連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爲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見史記。〔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事下記下俱有也字。受爵不讓。風人所㠯興歌。詩小雅角弓篇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風人猶詩人也。而伕廷議爭㧻。自居全德。伕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居全德。全德言無玷缺也。莊子曰。是謂全德。意者㠯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麑。㠯罪作傳。並解見吳漢傳。〔集解〕黃山曰。注誤。乃見公孫述傳。蓋推仁審僞。本乎其情。君人者能㠯此察。則眞邪幾於辨矣。幾、近也。鉅依反。〔集解〕先謙曰。眞蓋貞之誤。

郁字仲恩。少㠯父任爲郎。敦厚篤學。傳父業。㠯尙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上書讓孤兄子。又東觀記。孤兄子一人學方起。當是汎之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㠯租入與之。帝㠯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㠯政事。稍遷侍中。東觀記曰。永平十四年。爲議郎。遷侍中也。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卽謂五行之家也。宣明殿在德陽殿後。東觀記曰。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爲孔子。卿爲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卽白之。〔集解〕沈欽韓曰。五家謂歐陽、林尊、平當、朱普、桓榮也。華書作五行。似專言洪範五行。蓋非。㠯侍中監虎賁中郎將。〔集解〕劉攽曰。案漢無監

虎賁官。[illegible]字，與丁鴻同也。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敕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家，可許之，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也。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縣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集解〕沈欽韓曰：大戴禮保傅篇作切而不攘，賈誼傳及新書作切而不媿。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謂習與智長則常自切厲，而不須勤敕，若性猶自然也。襁，繒也。保，小兒被也。保當作褓，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持也。遺，失也。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治魯詩。蔡義，河內溫人也，為韓詩給事中也。夏侯勝，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自有傳。〔集解〕惠棟曰：本傳作馴，徐廣云馴古訓字。臣伏惟皇帝陛下躬

天然之資。〔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先謙曰。官本資作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集解〕錢大昕曰。方。平原人。范史無傳。攷章帝元和二年。詔書稱襄城令劉方。則其時方尚為縣令。至永元四年由宗正拜司空。首尾裁八年。爾頗怪其遷轉之驟。今觀竇憲疏。乃知方以宗室通經術。故有不次之擢也。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為侍中奉車都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永元二年。西謁園陵。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并鞍勒防汗。永元四年。代丁鴻為太常。明年。病卒。郁教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集解〕鄧騭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授尚書。位至太尉。

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長音直亮反。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集解〕洪頤煊曰。伏恭傳。初父黯章句繁多。恭迺減省浮詞。定為二十萬言。張奐傳。初牟氏章句浮詞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諸儒章句。惟趙岐孟子章指傳於今。敷衍文義。其大指如今之鄉塾講章。蓋當時博士傳習。設科射策。利祿所在。士爭趨之。通儒不之覽焉。蘇輿曰。時承前漢家法謹嚴之後。即文字增減。亦別自為學。如榮減普章句。即不為朱氏學。郁省榮章句。即不為大桓君學。樊儵

删嚴氏春秋。號樊侯學。張氏爲鯈弟子。復爲減定。更名張氏學。亦其例也。子晉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焉、俊、酆、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絕。酆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孫鸞。曾孫彬。並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以焉爲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集解〕沈欽韓曰。後世所謂奪情。皇甫謐碑。尋詔奪情。復其舊任。超昇朝野。顧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推用者。名起復。起復、卽奪情也。今人以禫後卽吉爲起復者誤。卽拜光祿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卽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省、猶視也。〔集解〕惠棟曰。周禮內史職云。凡四方之事。內史讀之。鄭康成云。若今尚書入省事。賈公彥云。漢法奏事。讀之。故舉以況之也。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集解〕先謙曰。今東昌府莘縣治。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爲吏免。復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爲大鴻臚。數日。遷爲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爲太尉。漢安元

年。目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爲顯貴焉。孫典。華嶠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目尙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擧孝廉爲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目罪被誅。沛相。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擧高弟。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集解)劉攽曰。案典爲御史。非執政者。政當作正。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目牾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華嶠書作十年。後出爲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集解)劉攽曰。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津令。誤準爲津。因轉令爲都尉也。典又爲鉤盾令。故知其必是中都官也。陳景雲曰。靈帝中平元年。因黃巾之變。特置八關都尉官。平津其一也。見帝紀注。劉說非。獻帝卽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爲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於官。(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於字。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東觀記曰。鸞父良。龍舒侯相也。少立操行。縕袍糟食。不求盈餘。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己。常著大布縕袍。糲食醋餐也。〔集解〕沈欽韓曰。糟食、蓋苦食也。文苑英華符載謝李巽書。糟心服道。亦與糟食義同。㠯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向姓。出河內。本自殷宋桓公支子向父肸。肸孫戌。以王父字爲氏。迺舉鸞孝廉。遷爲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卽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後爲巳吾、汲二縣令。東觀記曰。除陳留巳吾長。旬月閒。遷河內汲令。〔集解〕沈欽韓曰。巳吾。今歸德府寧陵縣西南。甚有名迹。諸公竝薦。復徵辟。拜議郎。〔集解〕劉攽曰。案徵則上徵之。辟則諸府辟之。議郎當云徵而已。明多辟字。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牾內豎。故不省。㠯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於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東觀記。嚴作儼。〔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沛國桓儼。避地會稽。聞陳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儼後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因行李。繫白樓柱而去。尤修志介。〔集解〕先謙曰。志介、猶言志節。姑爲司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授。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忮、堅也。

賓客從者。皆秪其志行。〔集解〕汪文臺曰。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引謝承書云。桓曄鄙營氣類。經緯士人。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同。先謙曰。官本秪作衹。是。一餐不受於人。仕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阯。東觀記曰。曄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當。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維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集解〕沈欽韓曰。注屈豫室中。謝承書云。罷鄮縣居之。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爲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集解〕沈欽韓曰。麟一作驎。見天中記文士傳。字元鳳。早有才惠。華嶠書曰。鄷生麟也。〔集解〕惠棟曰。文士傳云。麟伯父焉。爲太尉。麟年十二在坐。焉告客曰。此吾弟子。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麟即應聲答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桓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目直道牾左右。出爲許令。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案摯虞文章志。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集解〕沈欽韓曰。舊唐志。桓麟集二卷。文心雕龍雜文篇。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御覽八百五十引桓麟七說曰。香萁爲飯。雜以粳菰。散如細蟣。摶如凝膚。北堂書鈔亦多引桓麟七說。

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厲

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㠯爲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㠯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集解〕沈欽韓曰．七說．乃麟所作．已見上．御覽五百九十引傳玄七林序曰．枚乘作七發．傅毅、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流而作者紛焉．七激、（傅毅）七依、（崔駰．）七說、（桓麟．）七蠲、（崔琦．蠲譌爲觴．）七舉、（劉梁．）七誤（應譔之譌）之篇．案彬所作．蓋七譔也．北堂書鈔．七譔是傳玄作．然玄自序作七林．書鈔誤．）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㠯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夙、早也．岐、行貌也．嶷然有所識也．詩曰．克岐克嶷也．〔集解〕劉攽曰．案蔡邕本以早成爲一德．傳寫之誤．反以岐嶷在下．當云夙智岐嶷．早成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窊．絜操也．（窊、下也．音烏瓜反．）迺共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爲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卽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㠯取爵位．（謂伏生已後至伏湛也．）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

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論語云也。爲人者。憑譽目顯物。爲己者。因心目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己乎。

丁鴻。字孝公。〔集解〕先謙曰。李善文選注作字季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綝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世祖大喜。厚加賞勞。目綝爲偏將軍。因從征伐。綝將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墝埆之地。孫叔敖、楚相也。墝埆、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居地利也。楚越之間有寢丘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事見呂氏春秋。〔集解〕先謙曰。官本地利作利地。是。無事字。末有也字。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集解〕沈欽韓曰。今池州府石埭縣東。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

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迺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弱、少也。生不供養。死不飯唅。〔集解〕王補曰。戰國策、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皇天先祖。竝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任、堪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身被大病。上不任為藩輔。下不能守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俊。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迺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于首陽之山。吳札、吳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時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也。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聵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曷為。蒯聵之子。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故駿引以為言也。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迺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由是上賢之也。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

召見。說文侯之命篇。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事見尚書也。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稟、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故令給食焉。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郡作部。王會汾云。案傳言鄉侯。明非南陽郡之魯陽邑。故注引東觀記以證之。尋陽屬廬江郡。而昧者或改此注部字爲郡字。兩漢何嘗有尋陽郡耶。洪亮吉云。案尋陽郡。晉惠帝永興元年始立。漢時止有尋陽縣。屬廬江郡。此郡字蓋縣字之誤。尋陽縣蓋別有魯陽鄉。與屬南陽郡之魯陽不同。故下記又云。以廬郡爲六安國。故又徙封馬亭。洪頤煊云。馬亭在尋陽。見郡國志補注。其地與魯陽相近。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衞士令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集解〕惠棟曰。初學記。江徽陳留志云。望字次子。雍邱人也。少受春秋于少府丁子然。以節操稱。故有傳。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湻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記曰。上歎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時人歎也。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集解〕劉攽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鴻已爲二千石。不當以校書爲擢徙也。明衍校書二字。惠棟曰。案如劉說。則擢徙二字無所附麗。或作尚書。遂代成封爲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倀、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

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于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又曰。以廬郡爲六安國。所以徙封爲馬亭侯。〔集解〕官本考證曰。注以廬江郡爲六安國。監本脫江字。今照宋本增。惠棟曰。孝明八王傳。彭城王恭以元和二年徙封六安王。以廬江郡爲國也。

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集解〕惠棟曰。釋名云。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也。滿則缺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埶。則日月薄食。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家宰依毛改。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集解〕惠棟曰。蔣杲云。案日當改作月。坊本沿訛已久。不可不正。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劉向上書云。弑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也。威柄、謂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予、奪、廢、誅也。利器、謂國之權埶。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集解〕惠棟曰。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東觀記云。夫帝王不以重器假人。

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爲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爲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簒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氏。故曰統嗣幾移。〔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此皆失其權柄。以勢假人者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埶也。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簒也。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集解〕通鑑胡注。初除而謁之官則辭。求通者求通名也。待報者得謁與不得謁。得辭與不得辭。皆待報也。惠棟曰。初除者先謁辭于大將軍。然後之官也。胡氏以爲初除則謁之官則辭。殊爲費解。王補曰。觀下文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畢竟以胡注爲長。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集解〕通鑑胡注。初除者詣尚書臺受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集解〕惠棟曰。案漢制。長史初除。詔書治嚴。冀州諸郡不過五日。唯尚書郎一月。所以優之也。背王室。向私門。此迺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雖欲隱諱。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云。作先節。俗本作失節。字之誤也。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

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也．雷電震燿．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不敢自逸．所以敬天也．若敕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蔥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集解〕通鑑胡注．言禍伏於旣微．人多忽之．及發見之後．昭昭而不可掩．是爲未然之明鏡．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尙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爲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尙剛．周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集解〕王應麟曰．春秋繁露．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丁鴻封事言出于此．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衞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

二八。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襲也。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此上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迺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違、去也。未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率性清潔。超然去國。未嘗故有求讓之名。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徇、營也。言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而昧其深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間多詐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

己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彪、讓國異母弟荆及鳳．愷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襲爵．故言非服．而彪愷豈獨受美名而陷弟於不義也．〔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厚作享．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愼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集解〕惠棟曰．以上皆華嶠之詞．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而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也．庭列輜駕．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從、就也．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日食．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言月掩日而以日食為文．闕於所不見也．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七校補

桓榮傳.沛郡龍亢人也.錢大昭曰.尋下文事沛國桓榮句.郡當作國.案此新莽時.沛國絕.嘗爲郡.故以郡言之.至顯宗爲太子後.已徙中山王輔爲沛王.故何湯改以國言之.與後劉平傳之始言楚郡.終言楚國.例同.

注續漢志曰.官本志作書.非.

入使授太子.集解.先謙曰.書鈔至正作使入授太子.謹案書鈔一本無入字.

拜榮爲五更.榮原誤雍.據明紀正.官本不誤.

食邑五千戶.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作五百戶爲是.柳從辰曰.明紀及袁紀.均作五千戶.案沈意.關內侯爵卑。不當食數千戶耳.然丁綝以鄉侯食五千戶.見丁鴻傳矣.榮之封侯.出顯宗異數.抑未可以常封論也.且章懷注已引東觀記.而不著其封戶之有異.則今作五百戶.疑反誤.

詔聽以侍中行服.注.華嶠書曰至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也.錢大昭曰.時公卿刺史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惟桓郁、桓焉.聽其行喪.皆以身爲名儒.破格許之.眞異數也.然焉喪甫踰年.已詔使者賜牛酒奪服矣.

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注.鄧騭傳曰 至 位至太尉.本書附騭於鄧禹傳注所引鄧騭傳自係騭專傳但未詳所本.寵由大鴻臚遷太尉在永建元年見順紀又紀注載寵爲京兆杜陵人.

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注.省、猶視也.官本也作事.

居無幾會相國王吉目罪被誅.官本脫居字.

褞袍糟食.不求盈餘.注.東觀記曰 至 糲食醋餐也.今本東觀記.醋作麤.案史記音義.小飯曰餐.醋蓋借作酢.謂餐味變也.糲食本卽謂麤糲之食.不當復作麤餐.由音轉而譌.集解.沈欽韓曰.糟食、蓋苦食也.柳從辰曰.前書食貨志.貧者食糟糠.又鍾離意傳.載樂崧爲郎食糟糠.御覽八百五十四引華嶠書.一作食糟.糟食卽糟糠之食.不必別爲說.案糟無苦義.糟心服道之糟.自當如法言重黎篇.讀爲精.

時太守向苗.錢大昭曰.騭.沛國人.苗當爲國相.桓典之爲孝廉.國相王吉舉之.是其證.此云太守.誤.

一名嚴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 至 繫白樓柱而去.柳從辰曰.檢水經注.作白樓亭柱.上文山有白樓亭.此脫亭字.

避地會稽.注.一無所當.官本.當作留.是.柳從辰曰.今本東觀記亦作留.

至閭里不爭訟.官本.爭誤爲.

所著七說.集解.沈欽韓曰.七說乃麟所作.已見上.至書鈔誤.侯康曰.本傳注引虞摯文章志.稱彬父麟著七說一首.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亦載桓麟七說.則七說爲麟所著無疑.其子不應蹈襲其名.類聚引傳元七謨序.有桓麟.無桓彬.而御覽五百九十引七謨序.則有麟.又有彬.名在劉梁之下.類聚引七謨序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七蠲、七舉諸篇.以後文觀之.則七激傅毅作.七興劉廣世作.七依崔駰作.七疑李尤作.七說桓麟作.七蠲崔琦作.七舉劉梁作.御覽引七謨序.無七興、七疑.蓋傳寫者脫漏.而七舉之下.乃多七誤.則七誤必桓彬所著.而本傳譌爲七說也.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九十引文章流別論云.傅子集古今七篇品之名曰七林.而書鈔則仍謂七謨爲傅元作.御覽亦本作傅元七謨序.而沈引作七林序.實誤.案文章流別論.明言傅元集古今七篇品之名曰七林.則七林乃其所輯書名.非篇名.其自序作七林.亦指書名言之.七謨、則其所作篇名也.玉海云.傅元作七謨.又集七林.是其證.沈改御覽而駁書鈔.以就其說.適成大錯.既改謨爲林.直指誤爲謨.以七謨爲卽桓彬作.然七誤猶之七激.七疑.本非譌字.況藝文類聚亦引作傅元七謨序.序既不譌.誤字自無由譌.仍以侯氏之說爲得之.蓋章懷注既以七說屬桓麟.則彬傳必非本作七說.而準以類聚之不及七誤.因亦不數桓彬.正是爲彬作七誤之證也.

丁鴻傳.得鄉亭厚矣.錢大昭曰.漢法.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鄉亭侯位視中二千石.

亂世權行。注。皆是權時所行。皆是官本作是皆。

春秋之義。不目家事廢王事。注。春秋衛靈公卒至故駿引以爲言也。柳從辰曰。袁紀作漢有舊制。春秋不以家事廢王事。故與衛輒之立也。案注引公羊傳刪節字句過多。如輒者曷爲者也。去下者也二字甚妨文義。

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集解。劉攽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至或作尚書。案劉意擢徙二字承上數受賞賜爲一句。不必有所附麗。尚書六百石亦非二千石擢徙之官。惠說仍誤矣。前書劉向傳。向嘗以光祿大夫領校書事。此傳文亦但云校書。未言校書郎。則賞賜擢徙與校書自各爲一事。原不必校書定爲官名。

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集解。惠棟曰。蔣杲云至不可不正。案此條應在朔日辛卯下。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埶也。注。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也。官本心皆依孟子今文作志。案周章傳論已引作心。（官本同）周廣業據爲孟子異本是也

月滿先節。注。東觀記亦云作先節。案文多一云字。

大將軍雖不受。錢大昭曰。閩本雖下有云字。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爲縣陽泉鄉佐。續漢書曰。鄉佐主佐鄉收稅賦。會莽敗。義兵起。宗迺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目宗爲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數多權謀。迺表爲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目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迺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爲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簞。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目橫行。宗今擁兵數千。目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

〔集解〕先謙曰．遂下疑奪知字．遂留爲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目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目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目小雪投沸湯．雖欲勠力．〔集解〕先謙曰．勠官本作戮．惠棟曰．賈逵云．戮力、一心也．當作勠．高誘戰國策注云．勠其字从力．其埶不全也．迺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迺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牟貫胛．胛、背上兩膊間．〔集解〕先謙曰．官本牟作矛．是．又轉攻諸營保．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目宗爲京輔都尉．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元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也．〔集解〕劉攽曰．案武帝置三輔都尉．此注下文又有各字．明脫左右輔三字．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目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迺設[illegible]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羣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illegible]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爲氏。法章、齊湣王子也。法章子建立。爲秦所滅。見史記。宣帝時。徙三輔。世爲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郡皆置諸曹掾史。功曹史主選功勞也。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平氏縣屬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氏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公主傳。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集解〕惠棟曰。屬河南。一作菀。先謙曰。宛陵在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北。洧川縣西北。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棣州縣是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轉入高唐。高唐、今博州縣。〔集解〕先謙曰。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四十里之高唐。漢縣也。齊高唐邑在其縣南。地實相近。唐屬淄州。其博州之高唐。漢爲靈縣。今高唐州。注誤。燒宮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集解〕惠棟曰。冠無五梁。故贊云矯妄冕服也。先謙曰。官本伯路下更有伯路二字。是。黨衆浸盛。迺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迺徵雄爲青州刺史。與王宗幷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

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㠯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㠯爲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史記范蠡之辭。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㠯慰誘其心。埶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卽罷兵。賊聞大喜。迺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淸靜。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羨音夷。又有雲夢藪澤。雲夢澤。今在安州。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迺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爲畜。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是不擾之也。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

妄捕山林。檻、謂捕獸之機也。穽、謂穽地陷獸也。是後虎害消息。(集解)先謙曰、官本消作稍。蓋誤。稍息、不得云人安也。人目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稔、熟也。初平中、卒官。(集解)孫人龍曰、案自安帝永初三年己酉、至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凡八十餘年。前稱三年、徵爲青州刺史。此云初平、當是元初之誤。陳詩庭曰、汪本初平作元初。子眞在逸人傳。(集解)錢大昕曰、逸人卽逸民、章懷避諱、改爲人字、後來追改不及、徧檢它傳、故或改或否耳。列女王霸妻傳、亦云霸已見逸人傳。趙岐傳、漢有逸人、姓趙名嘉。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目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以外、有道、故安、范陽、良鄉、北新城、方城六縣。使撫兼領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道作迺。是。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磐牙、謂相連結。(集解)官本考證曰、牙字是乐字之誤。惠棟曰、孫愐云、互俗作乐。前書劉向傳、宗族磐互。易大畜豶豕之牙、鄭康成讀爲互。易說互體、亦作牙音吾。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作朱生。案漢以前、周與朱同音、張由反。范容、周生、揚徐羣盜、非有名籍可考、止據其當時所傳姓名、故碑史所載各異也。相聚反亂、屯據歷陽。歷陽、今和州縣。(集解)先謙曰、今和州治。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燿、(集解)惠棟曰、日本紀作耀。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爲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集解)沈欽韓曰、陰陵、今鳳陽府定遠縣西北。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

軍．勉皮冠．〔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鹿皮冠也．黃衣帶．玉印．稱皇帝．〔集解〕惠棟曰．質帝紀云．稱黃帝．案下文．華孟稱黑帝．當時皆以黃爲土德．以代漢．黑爲水德．以滅火．則皇字應作黃．又紀載勉稱黃帝在永嘉元年三月．與傳異．帝𩆜碑、以皇爲黃．靈臺碑陰．以黃爲皇．知黃皇古字通．築營於當塗山中．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集解〕吳仁傑曰．案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一在宣州．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之有．惠棟曰．續志．九江當塗有馬邱聚．徐鳳反于此．當塗在唐屬濠州．注誤也．荀淑傳注亦同．惟下邳惠王傳注云．當塗在今濠州鍾離縣西南．此獨得之．蓋章懷所注．不出一人之手故也．洒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沒合肥．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堅鐔傳．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衆數千人．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爲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集解〕通鑑胡注．錢、賜錢．邑、封邑．梁太后慮羣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衆攻燒東城縣．東城縣故城在今濠州定遠縣東南．〔集解〕通鑑胡注．東城屬九江郡．先謙曰．注見質紀．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侯．〔集解〕沈欽韓曰．今順德府平鄉縣西北．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九

江。殺郡守。〔集解〕惠棟曰。本紀太守楊岑。撫乘勝進擊破之。撫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算。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以撫爲左馮翊。除一子爲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勢。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馮緄字鴻卿。〔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云字皇卿。巴郡宕渠人也。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緄音古本反。少學春秋司馬兵法。謝承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善用兵。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號曰司馬穰苴也。〔集解〕惠棟曰。緄碑云。少耽學問。習父業。治春秋嚴氏韓詩倉氏。兼律大杜。父煥。〔集解〕惠棟曰。馮煥殘碑云。煥字平侯。安帝時。爲幽州刺史。〔集解〕沈欽韓曰。隸釋有元初六年十二月。賜幽州刺史馮煥詔。洪氏云。煥有墓闕。題云豫州幽州刺史馮使君神道。必是自豫徙幽而賜此詔。煥猶在豫。故其前僞稱故官也。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集解〕通鑑考異曰。案帝紀。建光元年十二月。高驪圍元菟。而高驪傳有姚光上言。蓋光實以延光元年被殺。紀傳皆誤以延爲建。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集解〕通鑑胡注。古歐冶子善作劍。故謂劍爲歐刀。烏侯反。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它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

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徵奮抵罪。〔集解〕惠棟曰。魏書公孫淵傳云。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元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收考姦臣矯制者。會煥病死獄中。〔集解〕惠棟曰。馮煥殘碑卒于永寧二年四月。洪适云建光之元卽永寧二年。是歲七月改元。煥以四月終。故碑尙用舊年也。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目子爲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爲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碑云。弱冠詔除郎。還吏仕郡。歷諸曹史督郵主簿五官掾功曹。舉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廣都長。郡察廉吏。州舉尤異。遷犍爲武陽令。誅疾豪彊。以公去官。部廣漢別駕治中從事。辟司空府侍御史。爲廣漢屬國都尉。〔集解〕惠棟曰。趙明誠案碑自舉孝廉爲廣漢屬國都尉。凡十一遷。而爲中丞。與督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爲都尉前。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目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碑云。督使徐、揚二州。討賊范容、朱生、徐鳳、馬勉、張嬰等。坐逈州郡進兵。正法。復辟司徒府也。遷隴西太守。〔集解〕惠棟曰。碑云。坐問吏辜旬不分。去官。沈欽韓曰。辜旬若今之保辜限。後鮮卑寇邊。目緄爲遼東太守。曉喩降集。虜皆弭散。弭、止也。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集解〕沈欽韓曰。趙明誠云緄爲遼東太守以前嘗爲治書侍御史。遷尙書。遂爲廷尉。未嘗拜京兆尹及司隸校尉也。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武

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荊州刺史劉度。〔集解〕惠棟曰、褚宮舊事、度延熹初爲刺史。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荊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猾、亂也。夏、華夏也。攝、持也。書曰、蠻夷猾夏。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六師、猶六軍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也。前代陳湯、馮、傅之徒。以寡擊衆。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爲西域副校尉。矯發西域諸國兵四萬人、誅斬郅支單于。傳首長安。懸於藁街。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國客到伊修城。時莎車王萬年殺漢使者。子明乃以節告諸國王。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詣長安。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爲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衛尉作衛候。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時。夜郎王興數不從命。牂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召興。興從邑君數十人見立。立數責。因斷興頭。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者陳立。又非陳湯、馮、傅。此蓋泛論誅戮戎夷耳。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寘顏山。斬首九千級。去病斬首七萬餘級。夾封狼居胥山迺還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不復由內制御也。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將答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集解〕沈欽韓曰。三略軍勢云。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已命有司祖于國門。祖、道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九門。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門也。國門也。近郊

門也.遠郊門也.闕門也: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宣王乃進其虎猛之臣.謂方叔、召虎之類也.虓、虎怒聲也.水涯曰濆、敷、布也.醜、衆也.仍、因也.言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衆虜.引詩戒緄.令其勉也.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目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迺上疏曰.埶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侵暴諸侯.驅人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集解〕沈欽韓曰.商子畫策篇.勢不能爲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爲姦.雖伯夷可疑也.故樂羊陳功.文侯示目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目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載穆奏曰.臣聞出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緄有嫌.不當荷任.即緄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賴見信之主.以全其功.況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緄設虛端.以自阻衛.爲臣不忠.帝寢其奏.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永州府寧遠縣西.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荊州平定.〔集解〕惠棟曰.碑云.南征五谿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斬首萬級.沒溺以千數.降者十萬人.收逋賨布卅萬匹.潘鴻、見度尚傳.桂陽宿賊.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集解〕通鑑胡注.將

軍出征從事中郎職參謀議。薦目爲司隸校尉。〔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二十引謝承書云緄表奏應奉賜金錯刀一具。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集解〕惠棟曰渚宮舊事作張叔。承宦官旨。奏緄將傳婢二人。〔集解〕惠棟曰渚宮舊事作侍婢。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儁奏議。目爲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目軍還。盜賊復發。策免。〔集解〕惠棟曰碑云緄臨當受封以議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左悺弟坐遜位。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爲牧人職。〔集解〕王補曰案碑以此爲最後爲廷尉時所奏與本傳異。帝不納。復爲廷尉。〔集解〕沈欽韓曰案傳三言緄爲廷尉而碑則一爲廷尉於車騎將軍之前一爲廷尉於末此處廷尉衍文也。時山陽太守單遷目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集解〕惠棟曰碑云緄拜廷尉表荊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作左校。應奉上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爲廷尉。〔集解〕惠棟曰碑云復廷尉奏中臣子弟不宜典牧州郡獲過左右遜位。卒于官。〔集解〕沈欽韓曰碑云永康元年十二月薨。皇甫規傳永康元年夏日食應詔言劉祐、馮緄正直多怨流放家門。緄卒於是年。知已經罷斥。非卒官也。水經溜水注宕渠縣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溫冢。二子之靈。常以三月還鄉。漢水暴長。郡縣吏民莫不於水上祭之。緄弟允。〔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元。字公信。案律厤志有五官郎中馮光。熹平中。上言厤元不正。或卽元之誤也。清白有孝

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拜降虜校尉。終于家。謝承書曰。緄子鸞。舉孝廉。除郎中。

度尚。〔集解〕惠棟曰。荊州刺史度侯碑云。其先出顓頊。與楚同姓。熊嚴之後。（缺）亦世掌位統國法度。元和姓纂度姓云。古掌度之官。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所推舉。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清潔。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積困窮。迺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集解〕惠棟曰。案曹娥碑在元嘉元年。沈欽韓曰。袁宏紀。尚初為上虞長。縣民故洛陽市長淳于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希見長吏。尚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即相見。主簿白還。不聽。停車待之。翼晡乃見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退。其優賢表善。皆此類也。案以續漢書、謝承書及袁紀核。尚為人非不修學行者也。未有己無學行而能優賢表善者也。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儁。恆歎述之。以為有不凡之操。儁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遷文安令。文安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集解〕沈欽韓曰。今順天府文安縣東。縣志。縣東北柳河鎮有古城。上有漢縣令趙嬰祠。即文安故城也。遇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集解〕沈欽韓曰。紀要。艾縣在南昌府寧州西百里

龍岡坪。先謙曰。案上下文衍一人字。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益陽縣在今益水之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集解〕先謙曰。注見桓紀。官本注無上今字。王會汾云。案在益水之陽。此前書音義中語也。監本在字下加今字。無義理。去之。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為荊州刺史。〔集解〕惠棟曰。尚先以從父憂去官。更舉孝廉。為右校令。至是擢拜荊州刺史。見度侯碑。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集解〕通鑑胡注。宿賊言積久為賊也。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迺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迺并力攻之。申令軍中。〔集解〕通鑑胡注。申令者。既下令而申言之。申、重也。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迺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集解〕通鑑胡注。以失火自咎責也。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

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尙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尙出兵三年。〔集解〕通鑑胡注。延熹五年。尙刺荊州。至是三年矣。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集解〕沈欽韓曰。金石錄。荊州刺史度尙碑云。封右鄉侯。遷遼東太守。拜中郎將。復拜荊州刺史。以故秩居。碑不言爲桂陽。又不言卒於遼東太守。趙明誠云。皆史之誤。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徵戍役久。〔集解〕先謙曰。官本徵作征。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集解〕惠棟曰。胤字伯嗣。具帝紀注。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尙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幷埶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尙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尙俱爲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椎、獨髻也。音直追反。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集解〕錢大昕曰。禹貢島夷。漢書地理志作鳥夷。鄭康成王肅本皆同。故章懷引以證鳥語之義。後人依今本改鳥字爲島。而此注遂成贅文矣。王會汾曰。案宣城屬丹陽郡。其地自春秋以後。久隸中土。雖有山谿。而非阻絕。安得有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此傳宣字當作安。安城爲長沙屬邑。與辰沅相近。苗蠻

雜處．盜賊時作．故抗徐制之．使不得逞也．且詳上下文義．前序荆州攻桂陽零陵．而度尙與長沙太守抗徐擊破之．此追序抗徐爲安城長．已能約束羣盜．繼又擊破公孫舉等．後乃接云及在長沙．宿賊皆平．以見前爲邑宰．後爲郡守．皆在長沙累著成績也．章懷見上文有鄉邦稱其膽智語．遂以試守邑長．亦係丹陽．且舉島夷卉服．以實島語．不知禹貢冀州之島夷．與丹陽郡絕不相涉．先謙曰．注引島夷當作鳥夷．後人妄改．王說．宣城當作安城．案安城之城本作成．漢屬長沙．後屬豫章．在今吉安府安福縣西．卽令宣城可疑．何能執古書一通作之字．以爲當是安成．且徐破賊遷官．皆在太山．不在長沙矣．而臆揣一安成以爲邑宰郡守皆在長沙之據．讀古書不能如此武斷．

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大山賊公孫舉等．〔集解〕先謙曰．官本大作太．下同． 破平之．〔集解〕沈欽韓曰．以紀傳參考．平公孫舉者．段熲也．平叔孫無忌者．宗資也．抗徐爲宗資司馬．此作公孫舉．誤． 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烏程．今湖州縣．〔集解〕先謙曰．今湖州府治． 遷大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幷前千戶．復目尙爲荆州刺史．尙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己負．〔集解〕通鑑胡注．負、罪負也．懼以不能盡滅羣賊爲罪．蘇輿曰．漢世課吏之法．有誅有負．負多則有譴罰．故云然．先謙曰．蘇說是． 迺僞上言．蒼梧賊入荆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云．檢帝紀．此後未有赦．不知會何赦也．案帝紀．延熹八年三月辛巳．大赦天下． 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集解〕通鑑胡注．竹約爲節．械節、亦械之刻約處也．說文云．械、桎梏也．鄭康成月令注云．桎梏、今械也． 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

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膺甲冑。〔集解〕惠棟曰。謝承書膺作嬰。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鳥竄。冒遁還奔。荊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戾亦罪也。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爪牙以猛獸爲喻。言爲國之捍衛也。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也。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集解〕劉攽曰。案文大當作夫。惠棟曰。大謝承書作夫。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集解〕惠棟曰。胡注以傳車召致廷尉。棟案漢律四篇有告劾傳覆。故永建元年詔曰。亡徙當傳勿傳。度有罪。當傳捕之。非傳召之謂。面對曲直。足明眞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于廬江太守。〔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磐傳云。磐以操行清廉見稱。爲廬江太守。尋陽令嘗餉一奩甘。其子年七歲。就取一枚。磐奪取付還。外卒因私以兩枚與兒。磐奪兒甘。鞭卒曰。何故行賂于吾子。京師諺曰。聞清白。張子石。尚後爲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于官。〔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有度侯碑。見文選注。即隸釋所載荊州刺史碑是。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

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集解)沈欽韓曰.謝承書、喬字聖達.爲尚書侍郎.轉左丞.自在臺閣.閑練漢家故事.前後上表.陳國政便宜.拜尚書.夙夜周愼.退食自公.儀表偉麗.每朝賀.百僚側目.案一本作楊高字聖建.高乃喬隸之訛.先謙曰.側目疑屬目之誤.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迺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卽今囊袋也.排音蒲拜反.(集解)沈欽韓曰.排字本爲橐.一切經音義云.又作韛排二形.謂煅家用吹火令熾者也.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剋共會戰.(集解)劉攽曰.案已言會戰.何用共字.蓋本是期字.誤作其.遂轉作共也.迺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集解)通鑑胡注.波駭者.蓋喻以物擊水.一波動.萬波隨而駭動也.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梟、懸也.荊州刺史趙凱.(集解)惠棟曰.渚宮故事云.度尚徵還.以天水趙凱爲刺史.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璇爲凱橫奏.檻車徵.奪其筆硯.迺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埶.又言

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㠯事免。後尚書令張温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㠯病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安順㠯後。風威稍薄。寇攘寖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闋時月。闋、息也。假署皇王者。蓋㠯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集解〕惠棟曰。謂張伯路冠五梁徐鳳冠鹿皮之類是也。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奔命。謂有命。即奔赴之。左傳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也。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㠯勞定功。宣、布也。尚書曰。宣力四方。禮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景風至則行賞。解見和紀。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深知其情核者也。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集解〕先謙曰。官本同。王會汾云。風字監本訛昌。案易通卦驗春秋考異郵並有此語。漢唐人經疏中常引之。今改正。㠯此而推。政道難乎㠯免。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佞下有而有宋朝之美六字。

贊曰。張宗禪禹。敢殿後拒。殿、音丁見反。江淮海岱。虔劉寇阻。虔、劉、皆殺也。其誰淸之。雄尚緄撫。璇能用譎。亦云振旅。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八校補

張宗傳。亂著笥中。注。鄭元注禮記云。圓曰簟。柳從辰曰。鄭注見曲禮。簟應作簞。官本亦誤。

法雄傳。遷宛陵令。集解。惠棟曰。屬河南。亦作苑。柳從辰曰。宛陵屬丹陽郡。今寧國府宣城縣地。案惠氏謂一作苑。固明指河南郡之苑陵地今在開封者也。惠或別有所本。

猛獸不擾。注。故獸不狱。官本狱。譌狨。

滕撫傳。九江范容周生等。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作朱生。案馮緄碑作范突、朱生。亦不作范容。

築營於當塗山中。集解。吳仁傑曰。案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至 蓋章懷所注不出一人之手故也。柳從辰曰。九江郡當塗在今鳳陽府懷遠縣東南。

馮緄傳。巴郡宕渠人也。注。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今綏定府渠縣東北。

建光元年。集解。通鑑考異曰。至 紀傳皆誤以延爲廷。案考異據高驪傳有姚光上言。遂謂光之被殺實在延光元年。紀傳作建光元年者皆誤。不知光死於建光元年。紀傳尙不誤。

而高驪傳之載姚光上言．實大誤也．安紀載光之被殺．在建光元年四月甲戌．有日可據．上溯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朔．則日固不誤．建光改元．在是年七月．其前仍稱永寧二年．而馮煥殘碑．載煥卒於永寧二年四月．光死．煥始被收．死獄中．則月亦不誤．安得謂其年有誤乎．高驪傳載馮煥姚光之戰敗．在建光元年春．蔡諷之戰歿．在建光元年夏．此與紀合者也．至以高驪王宮率馬韓濊貊．圍玄菟．與扶餘王遣子尉仇台與州郡并力討破之．皆在建光元年秋．與紀不合．則已誤．且謂宮之死．亦在是年．而即繼以姚光上言．請因喪擊之．夫宮死在破敗之後．上言又在宮死之後．紀載扶餘王遣子擊破高驪等．遣使貢獻．已在延光元年二月．而高驪傳皆以屬之明年．遂成詣降之前．則尤大誤．意當時上言者雖或有人．而必非姚光．且陳寵傳亦不載陳忠有駁姚光上言之事．故不可信．

會煥病死獄中．沈銘彝曰．前書宣帝紀、瘐死獄中．蘇林曰．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

帝不納．復爲廷尉．集解沈欽韓曰．至此處廷尉衍文也．案沈說殊誤．碑云．復治書侍御史．尙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車騎將軍．此一爲廷尉於車騎將軍之前也．又云．以謠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左悺弟．坐遜位．拜將作大匠．河南尹．復拜廷尉．此再爲廷尉也．表荊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晉．太原太守劉瓆．（案桓紀作成瑨．劉質．）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作左校．後詔書特貰．拜屯騎校尉．復廷尉．此三爲廷尉也．本傳載緄官位事迹．多與碑異．獨三爲廷尉．正與碑合．

拜降虜校尉．柳從辰曰．華陽國志作降虜都尉．案續志無此官名．蓋臨時所置．終于家．注．謝承書曰．緄子鸞．舉孝廉．除郎中．柳從辰曰．華陽國志云．元子遵字文衡．尙書郎．

度尙傳。得爲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錢大昭曰。度尙碑云。初奉歲計。拜郎中。除上虞長。注。上虞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今紹興府上虞縣西北。

大小皆相與從禽。官本禽作命。誤。

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注。書曰。島夷卉服。夷原譌衣。據禹貢正。官本不誤。

會赦見原。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云。至 三月辛巳。大赦天下。案桓紀。赦在三月。而尙與抗徐破賊在五月。傳言會赦乃尙復爲荊州刺史後事。故考異云未見惠說。非。

尙後爲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尙。與戰。破之。戎狄憚畏。錢大昭曰。據本紀及鮮卑傳。鮮卑寇遼東屬國在延熹六年。尙之討平。當在是時。至尙與抗徐。擊破桂陽賊胡蘭等事在八年。傳中後字誤。案讀范書者。每以尙傳與尙碑不符。而致疑於史。如傳云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碑作遷遼東太守。沈欽韓引趙明誠之說。信爲史誤。然洪景伯又疑作桂陽者爲合。謂羣賊十年逋誅。最後深藏桂陽山谷間。尙多設方略。始能翦除。恐或就守其壤。不可得而辨也。今觀碑於遷遼東太守後。繼以拜中郎將。復拜荊州刺史。按之於傳。兩拜固符。惟碑無遷桂陽太守。傳以爲遼東太守列作後官。是有異耳。是必尙於破平桂陽宿賊之後。本嘗遷桂陽太守。又改遼東太守。皆在七年之末。於時未久。其明年之徵還。實還自遼東。而非還自桂陽。碑以甫遷桂陽。旋改遼東。遂略桂陽而不數。傳惟誤守遼東爲後事。遂並誤徵還爲自桂陽。而因亟數桂陽也。洪氏疑守桂陽爲事所宜有。是也。然碑云遷遼東太守。旬月之間。戲貉寧輯。與傳所謂爲遼東太守數月。戎狄

憚畏。事仍相符。則碑必非誤桂陽爲遼東明矣。錢氏疑守遼東非後事。亦是也。而必據以爲事當在延熹六年。則不確。無論遼東屬國。乃都尉所治。非即遼東郡。而傳明言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平。則三年中必無守遼東之事。碑雖殘闕。而於爲右校令下云。是時南蠻蠢動擢拜。則擢拜者。當然爲荊州刺史。而非遼東太守。傳與碑說亦相符。足以證守遼東之不在六年。若必於桓紀鮮卑傳求合。則延熹九年紀傳。皆有鮮卑寇緣邊九郡之文。未必遼東不在九郡之列。是轉爲傳後爲遼東太守數月。九年卒官。增一證據。但果終於遼東太守。則碑不當仍云以故秩居。而有荊州刺史之題名。傳之誤。即此可見。今推守遼東爲在延熹七年。雖紀傳未言。而尚碑可考。況鮮卑本有遼東鮮卑。遼西鮮卑各部落。當檀石槐肆虐之時。遼東郡之被寇無常。殆不勝載。碑僅云歲貉寧輯。傳亦僅云因攻戰破。尤非必應徧載之事也。傳既有守遼東數月之事。而仍載其遷桂陽太守。則傳亦必非誤遼東爲桂陽。又明矣。

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集解惠棟曰。蔡邕集有度侯碑見文選注。即隸釋所載荊州刺史碑是。案文選三國名臣贊注引蔡邕度侯碑。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題曰度侯。是尚免官後得食故秩。未奪爵土。遂以侯終。而傳爲遼東太守卒官之誤。益見矣。且尚復爲荊州刺史。在破胡蘭後。紀載尚破胡蘭。爲延熹八年五月。復拜刺史。又在其後。經過張磐會赦。不肯出獄。尚被徵詣廷尉。辭窮受罪。已乃得原。計八年且畢矣。九年尚即卒。距出獄無幾時。安得曰後爲遼東太守乎。

楊璇傳。會稽烏傷人也。烏傷。今金華府義烏縣治。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華嶠後漢書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敍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與.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言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然而不可去鐘鼓.去音丘呂反.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爲不孝.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爲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甘旨.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遁.失也.言盛飾鐘簴之器.而亡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集解)惠棟曰.遁一作過.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崇養.更爲親憂.是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集解)先謙

曰宦本注末有也字．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干、求也．謂不以道求祿．故可恥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下又云．孔子稱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言其孝皆合于道．其可復間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言而治．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爲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尙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迺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於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常．〔集解〕惠棟曰．先賢傳云．西平人．先謙曰．東觀記包作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埽．父怒．又逐之．迺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

異居.包不能止.迺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集解〕惠棟曰.若、汝也.風俗通作汝. 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 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集解〕惠棟曰.先賢傳云.苞歸先人冢側.種稻種芋.稻以祭祀.芋以充飯.耽道說禮.元虛無爲. 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集解〕惠棟曰.案孟康注漢書.言和帝時.予賜皆絕.包在建光中.不應尙有賜告之禮.或包稱疾不起.天子優禮賜之.羣臣不用此書也. 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於篇.自此以上.並華嶠之詞也.〔集解〕王補曰.此類傳體也.

劉氏史通列傳篇云.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故鄭氏通志.卽以毛義冠孝友傳首.惟鄭志刪華嶠序前百七十許字.分毛義、薛包.各自爲篇.則盡失范史之舊矣.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王會汾曰.案彭城屬楚國.至後漢章帝.改楚國爲彭城國.則兩漢並無楚郡之名.疑此二字後人妄增也.洪亮吉曰.案前書地理志.高帝置楚國.宣帝地節元年.更爲彭城郡.黃龍元年.宣帝以封子囂.復故名.傳至王莽時絕.至建武十五年.光武始封子英于楚.蓋中間十餘年.國廢作郡.故此云楚郡彭城人.然地理志囂徙封楚在黃龍元年.囂傳則云甘露三年.表復云四年.未知孰是.(又下守菑邱長.注、菑邱屬彭城國.此則

從章帝改名後書）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菑丘縣屬彭城國。（集解）沈欽韓曰。今宿州東北六十里。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集解）惠棟曰。詩云。永錫爾類。鄭氏以爲族類。荀子禮論云。先祖者。類之本也。無先祖惡出。注云。類種。鄭敬云。全軀樹類。注云。謂有胤嗣是也。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去求食。逢餓賊將亨。（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之字。平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爲老母采茖。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食音飼。下同。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迺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平既免。乃摭莢得三升豆以謝恩。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迺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

歆．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迺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全椒縣屬九江郡．〔集解〕先謙曰．注見馬成傳．政有恩惠．百姓懷感．〔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平爲全椒令．掾吏五日一朝．罷門闌卒．署各遣就農．袁宏紀云．平使掾吏卒五日一來．治所餘日令各就農桑．官閒事簡．民人懷感．盜賊屏息．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所或作何．〔集解〕先謙曰．自以得所．自以爲得所也．前書如此句法皆無爲字．如人人自以得上意之類甚多．唯班詔書而去．〔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先是縣多虎爲害．平到．修政．選進儒良．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後以病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恁字君大．見黃憲傳．恁音人甚反．〔集解〕官本考證曰．郇字一本作荀．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集解〕劉攽曰。案廩、倉廩也。稟給穀也。明此當作稟。為作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為短褐。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春秋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集解〕劉攽曰。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案文當作義之。春秋之義。它處可用此據上下文則不安也。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加意議。〔集解〕先謙曰。官本加作嘉。是。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掖、今萊州縣。〔集解〕先謙曰。今萊州府掖縣治。少修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作固以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

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恂恂、恭順之貌。然性沈正。不可干目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伯升之孫。北海王興之子也。著漢德頌。盛稱扶爲名臣云。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蘄音機。〔集解〕先謙曰。官本機作幾。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集解〕惠棟曰。前書王莽建國三年。以尚書大夫趙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帥軍糧。案普從日。並聲。王莽傳有大司徒遂並。恩澤侯表云。蒙鄉侯遂普。王莽篡位。爲大司徒。是普並字通。孫叔敖碑陰。譜字作譜。嵩山石闕銘云。並天四海。莫不蒙恩。顧炎武云。並天。普天。古文省。是古多以並爲普。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檐。〔集解〕先謙曰。官本檐作擔。是。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目有長者客。掃洒待之。素聞孝高名。故以爲長者客也。洒與灑通。音所買反。〔集解〕沈濤曰。孝爲將軍子。故亭長敬之。猶前書相如傳言令有重客耳。下云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可見亭長重將軍子。非重孝高名。孝既至。不自名。不稱名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百八十五引東觀記。但稱書生。寄止於亭門塾。長不肯內。因問曰。〔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亭長難之。告有貴客過。灑埽不欲穢汚地。良久乃聽止。吏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

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引東觀記。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時弟他出。至暮始回。孝待之同飯。雖蔬食菜羹。兄弟怡怡。初學記又引云。粟炊將熟。使弟與妻偕出。已夫婦已先食菜茹。及弟歸。云已食矣。令弟妻同食飯也。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集解〕惠棟曰。孝有女字阿。爲周郁妻。見列女傳。拜禮兩子爲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哺。哺、食之也。音補胡反。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邪魏譚少閒者。時亦爲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夷、姓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爲諸君爨。恆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如食我。

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集解〕官本考證曰.俱字疑衍.惠棟曰.東觀記.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又云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視.遭饑饉.分升合以相存活.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譚永平中.爲主家令.公主家令.又齊國兒萌子明.兒音五分反.〔集解〕沈欽韓曰.論衡齊世篇.琅邪兒子明.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案東觀記亦云.齊國臨淄人.論衡云琅邪.誤也.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梁國車成字子威.兄恩.郡爲赤眉所得.欲鬻之.成叩頭曰.兄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俱放之.

湻于恭字孟孫.北海湻于人也.湻于縣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湻于國也.〔集解〕先謙曰.在今青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以謙儉推讓爲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橡盜載橡還之.恭不受.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迺起.里落化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鄰里牧牛而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爲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諭學問.〔集解〕先謙曰.官本諭作誨.有

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集解〕沈欽韓曰。今萊州府膠州西南七十里。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爲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愿、謹也。款、誠也。賊以是不忍犯

之。或迺指避兵之方。華嶠書曰。語以避兵道也。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㠯供母。〔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下邳知其孝。市買輒與好善者。雖無錢。任貰與之。便身之物。莫不必給。〔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必當作畢。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革專心養母。幅巾展履。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驗以比之。猶今貌閱也。〔集解〕沈欽韓曰。據鄭司農云。漢時八月案比。則漢一歲一閱也。唐制六典戶部。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則周官三年大比之事也。北史裴蘊傳時戶口多漏。蘊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革㠯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巨、大也。華嶠書曰。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於稠人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太守嘗備禮召革。□㠯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㠯爲吏。永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傳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嘗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恆㠯禮焉。獨親之也。時有疾。不會。輒大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衞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善

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革遣子奐詣闕謝病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集解〕惠棟曰。案章帝此詔。用昭帝賜韓福故事也。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爲孝王。孝王生思王衍。〔集解〕惠棟曰。諸侯王表云。囂薨。懷王芳嗣。芳薨無後。陽朔二年。思王衍以孝王子紹封。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集解〕惠棟曰。案王子侯表。楚思王子有安睦侯平。無原鄉也。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値王莽篡位。廢爲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卽位。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母稱太夫人。迺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

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尙少．而篤志修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目爲身寄絕域．死生未必．必或作分也．不宜苦積若此．〔集解〕先謙曰．官本積作精．是．數目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卽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爲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目國屬楚王．〔集解〕洪頤煊曰．案前書地理志．菑丘本屬楚國．未知此時改屬何郡．徙封杼秋侯．杼秋縣屬梁國．杼音是與反．〔集解〕先謙曰．注見蓋延傳．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修至行．爲諸侯師．束修、謂束修潔也．帝聞而嘉之．迺賜般綬錢百萬．繒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爲侍祠侯．永平元年．目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居巢縣屬廬江郡也．〔集解〕沈欽韓曰．今巢縣東北五里．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刺史觀恂．〔集解〕惠棟曰．音灌．孫愐云．觀姓．楚有觀起．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爲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目宗室肺腑居之．肺腑．天子之親屬也．〔集解〕先謙曰．肺腑．當作肺附．解在盧芳傳．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嘗欲置常平

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之名曰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迺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也。〔集解〕惠棟曰。黃香傳田令。商者不農。此當在田令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氾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多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敕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華嶠書曰。奪作脫也。〔集解〕王會汾曰。注曰字衍。當去。脫應改敓。惠棟曰。奪脫古字通。見山海經注。肅宗即位。以爲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賵贈。及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建初元

年。遷宗正。在朝竭忠盡節。憂國事夙夜不怠。數納嘉謀。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卒。子重嗣。憲兄愷。

愷字伯豫。目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假、借也。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目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之文也。何有者。言何難之有也。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目循常之法。原、本也。繩、政也。(集解)王會汾曰。政當作正。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玄成字少翁。韋賢薨。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元帝時爲御史大夫。又爲丞相。見前書也。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鴻讓國於弟盛。和帝時爲司徒。彪讓國於弟荆鳳。明帝時爲太尉。鄳音盲。並目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蹇吾法夫前修。(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景化。孫人龍云。案景化宋本作景仰。宜蒙矜宥。全其先功。目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

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集解〕蘇輿曰。自章帝建初三年。至和帝永元十年。已二十年矣。故上文言積十餘歲。此七字有誤。疑是積字聲近而訛。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爲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引華嶠書云。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永初六年。〔集解〕蘇輿曰。上已出永初。明衍二字。代張敏爲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爲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集解〕先謙曰。尚書今古文平章百姓。一作辯章。一作辨章。一作便章。詳余所撰孔傳參正。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

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前書杜欽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二府，即馬英、李郃。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迺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集解）惠棟曰：安紀，英於建光元年七月壬寅薨，不云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前書音義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足，三公之象。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常之教也。三公燮理陰陽，敬敷五教也。（集解）惠棟曰：虞書五品不遜，史記云五品不馴，漢書引書云五品不訓，訓與馴古字通。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也。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倀、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倀、遷並為掾屬，具知

其能偃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 〔集解〕王會汾曰案其字衍當去 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 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怨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有仲尼孟軻之德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富下有且貴二字是 頻歷二司舉動得禮 二司謂爲司徒司空 㠯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 〔集解〕惠棟曰左傳云在約思純杜預云無濫心 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 景慕以爲法式〔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在景式下 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 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徵詣公車復爲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爲大司馬後爲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爲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卽位以彪爲太傅錄尙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爲太尉後策免十五年復爲司徒 誠宜簡練卓異㠯壓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 二世謂父子俱禁錮 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 比類也以邠類叔孫光亦錮及子也比音庇 愷獨㠯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㠯進人於善也 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畔也曷爲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其諱也 尙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今尙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

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集解〕先謙曰。古文作適輕適重。此作挾者。今文也。段玉裁云。以策字隸多作筴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此。書疏云。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爲重。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爲輕并數也。蓋劉用今文家說如此。如令使贓吏禁錮子孫。目輕從重。懼及善人。左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集解〕劉攽曰。如令使贓吏案文多一如字。沈欽韓曰。以罪人連染。坐之輕者。贓吏終身禁錮。坐之重者。令子孫同禁錮。是爲以輕從重也。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尚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有詔。

太尉議。是視事三年。目疾乞骸骨。久迺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出納、謂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受上言宣於下。納。謂聽下言傳於上。桓帝時。爲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集解〕錢大昕曰。據本紀。時爲司徒者。乃胡廣。非劉矩也。陳蕃傳與此同。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爲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字堅伯。〔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作盤。云盤字堅伯。江夏都尉遺腹子也。汝南安成人。徵士燮之宗也。燮自有傳。祖父業。建武初爲天水太守。

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赬、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集解〕周壽昌曰。案韓詩外傳云。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云云。列女傳周南妻傳。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云云。說與韓詩同。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以韋皮爲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之。賈山上書曰。布衣韋帶之士也。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陽夏屬淮南郡。重合屬勃海郡。〔集解〕洪亮吉曰。案前志陽夏屬南陽國。續志則屬陳。兩漢皆無淮南郡。魏始有之。又非陽夏所屬。注蓋誤。先謙曰。重合今武定府樂陵縣西。頻歷三城。皆有惠政。〔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磐初爲安陵令。以從弟暢爲司隸。縣屬州部。換陽平令。復換重合令。磐以歷二縣。恥復經三城。遂去還家。立精舍教授。學徒守先人冢廬。遠方知名。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嗇、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之。練食雲母。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天下讓支父。支父曰。予適有勞憂之病。方且療之。未暇理天下也。莊子作支伯。〔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云。論早定而知早嗇。知早嗇則精不竭。高誘云。嗇、愛也。愛精神。故不竭。李康運命論云。不愛其身而嗇其神。李善注云。呂氏春秋云。凡事之本。必理其身。嗇其大寶。注云。嗇、愛也。寶、身也。先謙曰。官本支並作支。吾親以歿

矣。從物何爲遂不應。物、猶事也。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歲朝、歲旦。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之室。又入其奧。死之象也。旣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斂形、謂衣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爲埏道也。濯衣、浣衣也。不更新制。幅巾、不加冠也。封音窆。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幷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焉。

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順少孤。養母。〔集解〕惠棟曰。東觀論云。王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君仲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義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周斐汝南先賢傳云。母至婚家。因飲酒變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嗽之。嘗出求薪。有客卒至。卒音千訥反。母望順不還。迺噬其指。噬、嚙也。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初仕宛陵令。蝗不集界。累遷汝南太守。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畢會園陵。而崇獨請棄。妻怨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

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倚。味道忘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衣。不足以顯崇明德。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往孤獨老嫗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縑五十匹。崇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沈欽韓曰。謝承書韓崇遷汝南太守。詔引見。賜車馬劍革帶。上敕曰。汝南、朕之腹心。任次京師也。召爲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於家。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集解〕先謙曰。今衛輝府延津縣東三十五里。父暢。爲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狶。〔集解〕先謙曰。官本狶作豨。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宦者所誅。咨迺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爲首飾。不加冠冕。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目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迺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集解〕惠棟曰。蔣果云。物餘當作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慚歎。跪而辭

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咨爲敦煌太守時薦暠爲孝廉。迎路謁候。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卽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淸簡。〔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人遺其雙枯魚。噉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集解〕劉攽曰。案抗無義。當是被字。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棺中置土以藉其屍也。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迺遺書勑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故其生也不爲娛。亡也不爲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貞、正也。復、旋也。端、際也。太素太始天地之初也。言人既死。正魂游散。反於太素。旋於太始。無復端際者也。〔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詩緯云。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雄雌但行三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也。三未分別。號曰渾淪。既已消仆。還合糞

士土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目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迺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目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目棺椁。易繫辭之文也。棺椁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椁之作。自黃帝始。案禮記曰。殷人棺椁。蓋至殷而加飾。爰自陶唐。逮於虞夏。猶尙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塈。周殷人棺椁。古史考曰。禹作土塈以周棺。塈音即七反。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目牆翣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翣。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圖曰。翣以竹爲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表目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集解）劉攽曰。表以旌銘之儀。案旌銘合作銘旌。先謙曰。官本注。其旌作其旗。招復含斂之禮。招復、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穀梁傳曰。貝玉曰含。禮記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也。殯葬宅兆之期。期、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二日而殯。踰月而葬。宅兆、葬之塋域也。棺椁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玄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注云天子七重。諸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集解）沈欽韓曰。七重、七當作五。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小斂。尊卑同十九稱。大斂天子百稱。上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單複具曰稱。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目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穨陵。戰國、當春秋時也。穨陵、謂穨廢陵遲。法度

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隧、謂掘地爲埏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懸柩。故請之也。左傳晉文公朝于襄王。請隧不許。秦伯殉葬。左傳。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繆公名也。以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殉葬。國人哀之。爲賦黃鳥之詩也。陳大夫設參門之木。（集解）惠棟曰。案門疑作同。檀弓篇下云。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必大爲吾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此所謂參同者歟。宋司馬造石槨之奢。宋司馬桓魋也。自爲石椁。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見禮記。爰曁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葬驪山。役徒七十餘萬人。下錮三泉。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其不畢備。令匠作弩矢。有所穿近。矢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以人魚爲膏燭。事見史記。（集解）劉攽曰。注人魚爲膏燭。案文膏當在爲字上。先謙曰。酈、驪借字。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謂周公制禮之後。仲尼自衞反魯。又定之也。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猶不能止其奢侈。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邛之山。滿坎無窆。舜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尙。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爲厚葬。替、廢也。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爲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幷棺合椁。以爲孝愷。豐貲重禭。以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曰禭。

音遂。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卽會。謂呂望爲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封於齊。比五代皆反葬於周。此時同則會也。時乖則別。謂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王孫者。楊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見前書。墨夷露骸。墨夷、謂爲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擧而委之於壑。見孟子。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歿。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梁伯鸞父讓。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鴻後出關。適吳。及卒。葬於吳要離冢傍。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薄、微也。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目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目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卽葬。歸到東郡也。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杳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杳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細擣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集解〕先謙曰。官本祗作祇。引劉攽曰。朱祗、案一傳中祗祇不同。當從一。子肯不忍父體與土并合。

欲更改殯。祗建譬㠯顧命。譬、曉也。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㠯名。居巢好讀。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嗇神養福。感、思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嗇神養福。謂不應辟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集解〕先謙曰。周能二句當在文楚二句上。前諸傳贊皆順敍。末四語亦別無用意之處不應倒置也。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九校補

序奉者志尚士。官本士下有也字。

汝南薛包孟常。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包作苞。官本常作嘗。謹案風俗通云。有薛孟嘗者。與子弟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吾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所記略與序同。蓋漢世於有名德者。輒爲七言句以表其字。故范名字並舉。班書儒林等傳已有先例。作嘗爲是。

至被毆杖。官本毆作歐。柳從辰曰。說文徐氏云。毆以杖擊也。東觀記作毆。是。案毆卽驅字。謂驅之出不去。又杖之。故不得已而廬於舍外也。古書歐亦通毆。但作毆於義仍未確。

撰其行事。著於篇。集解王補曰。至則盡失范史之舊矣。案通志自爲書。何用沿范史之舊。此條自惟鄭志以下。應渻。

劉平傳仲不可目絕類。集解惠棟曰。詩云。永錫爾類。至注云謂有胤嗣是也。錢大昭曰。左氏襄二十三年傳。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請舍子明之類。

平狄將軍寵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錢大昭曰。是時彭城非郡。不得有守。本紀作楚郡太守。

被十創。錢大昭曰。十。閩本作七。

拜全椒長。注。全椒縣屬九江郡。官本注末有也字。

楚國劉曠。案上書稱楚國者。以楚郡時已復爲國也。

趙孝傳。曰有長者客。集解。沈濤曰。孝爲將軍子至非重孝高名。陳景雲曰。長者客。猶言貴客。即下言田禾將軍子是也。注未明了。侯康曰。意林引風俗通云。禮云。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今呼權貴作長者。非也。據此知漢時以長者爲貴人之稱。長者客猶云貴人客。御覽百九十四引續漢書。正作貴客。又馬援傳云。但畏長者家兒。又云。而反游京師長者。此二文亦專指權貴。章懷于前注不誤。于後注云長者謂豪俠。則誤。胡三省已辨之。而未知爲漢人之常譚。故復引風俗通以正其失。

竝得俱免。集解。官本考證曰。俱字疑衍。案俱免屢見本書。則俱非衍字。當是竝字爲遂之譌耳。

教諭學問。集解。先謙曰。官本諭作誨。錢大昭曰。諭、閩本作誨。是官本與閩本合也。

縱我不得它人何傷。錢大昭曰。言我雖不得。它人得之。亦無傷也。案如錢說。則它人當作與人矣。蓋本謂事無傷於它人。故勉爲之。得失所不計。

江革傳。字次翁。柳從辰曰。袁紀作次伯。

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柳從辰曰。袁紀、革不爲修飾之行。務適親意而已。嘗自爲母炊爨。不任妻子。

劉般傳。紆哭泣歐血。官本歐作歐。是。

後日國屬楚王。集解洪頤煊曰。案前書地理志。菑丘本屬楚國。未知此時改屬何郡。柳從辰曰。劉平傳。平守菑邱長。注云。縣屬彭城國。係從章帝改名。後書未改名前。亦屬楚國。惟後漢楚之封國。始於建武十五年。其前嘗復爲郡。詳見平傳集解洪說中。則菑邱此時本屬楚郡也。案光武紀。建武五年。龐萌反。殺楚郡太守孫萌。則楚嘗復爲郡明矣。

時五校官顯職閑。錢大昭曰。五校者。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校尉也。皆掌宿衛兵。

般常將長水胡騎從。錢大昭曰。續漢志。長水校尉有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帝嘗欲置常平倉。官本嘗作嘗。

率多蠶桑。官本多作少。是。

憲卒。子重嗣。官本憲作位。誤。

於從政乎何有注論語之文也何有者何難之有也官本無此注

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注前書杜欽曰官本注無杜欽二字

即獨解尙臧錮漢法臧吏皆禁錮故云臧錮

目猒衆望官本猒作厭案古書厭壓饜通作

遂增錮二世注二世官本注世作代未改

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注尙書至告汝詳刑官本汝作爾柳從辰曰今本詳作祥乃後改之失見孔傳參正

太原太守劉瓆柳從辰曰桓紀瓆作質案互見馮緄傳校補

周磐傳順少孤養母集解賊義之今東觀記義作異

趙咨傳妻子物餘集解惠棟曰蔣杲云物餘當作餘物柳從辰曰東觀記作餘物御覽四百十二引東觀記同案餘存也妻子物餘猶云妻子物存者皆可聽取明不爲妻子請

也。改作餘物則與妻子並列。於義反窒。

干暴賢者。錢大昭曰。閩本暴作冒。

反素復始。集解惠棟曰。廣雅云至號曰渾淪。沈銘彝曰。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及渾淪諸名目。皆本列子天瑞篇。

豐貲重禭。禭原譌隧。據本注正。官本文注均譌襚。

朱祗。蕭建送喪到家。集解先謙曰。官本祗作秪。至當從一。謙案朱名本傳凡三見。此依汲古本。前一左从禾。後二左从衣。官本前一後一左均从示。中一从禾。其右从氏則同。是有三作矣。但官本於从衣之字輒譌从示。似祇仍衹之譌。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後漢書四十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集解〕錢大昕曰。班超傳云扶風平陵人。當有一誤。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廣平郡、今名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集解〕洪頤煊曰。前書敍傳。哀帝即位。出稺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地理志。廣平國。武帝置爲平干國。宣帝時復故。諸侯王表、平干繆王元、五鳳二年。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則自平干廢後廣平仍爲郡。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王漢以頃王子、紹封廣平。是稺先遷廣平太守。後隨國改爲相。敍傳据終後言之。故所載不同。沈欽韓曰。注名州永平縣、當作洺州永年縣。今廣平府雞澤縣東二十里舊城村。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集解〕惠棟曰。摯虞流別論云。更始時。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竝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集解〕惠棟曰。意、前書作抑。古字通。論語。抑與之與。石經亦作意。薛君韓詩章句云。抑、意也。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集解〕惠棟曰。生、先生也。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

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埶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謂王鳳、王商等。並輔政領尙書事也。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哀帝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故曰短祚。成哀平俱無子。是三絕也。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德無害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是目卽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集解）王補曰。羈。前書敘傳作掎。師古注。掎。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通鑑亦作掎。用左傳、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集解）沈欽韓曰。囂起兵奉祠高廟。稱臣。彪在隗氏時。囂猶陽奉漢。何至直稱其字。此與諸將勸進光武而云伯升。皆史文之誤。彪旣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目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目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目爲從事。深敬待之。接目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目拒隗囂。及融徵

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司隸舉爲茂才也。徐縣屬臨淮郡。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太初。武帝年號。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衞、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集解〕沈欽韓曰。衞是衡之誤。御覽八百十五引桓譚新論云。陽城子張名衡。蜀郡人。論衡對作篇。陽城子張作樂經。楊子雲造玄（通志略引風俗通陽城氏。漢有諫議大夫陽城公衡。即其人衍公字）史通正史篇。諸好事者。若馮商、衞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高誘云。陽城姓。漢有少府陽城延。百官表作陽成。成城古通。陽城衡。華陽國志作陽城子元。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集解〕沈欽韓曰。至建武中。彪以爲馮商等作。其言鄙俗。不足以踵繼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作後傳六十五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見於史籍者。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向摯。周太史儋也。見呂氏春秋。暨於諸侯。國自有史。左傳。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衞史華龍滑曰。我太史也。楚有左史倚相。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誡。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以記萬事。遂各因以爲名。其記事一也。見趙岐孟子注。定哀之間。魯定公。哀公也。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

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之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不行於時爲闇也其書今亡。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集解〕惠棟曰顏之推云世本左邱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傳子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幷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陸賈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劉知幾云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於此年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傅靳列傳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以絕其功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則字在絕下考證云舊本作從漢元至武則絕其功也毛本作從漢元至武則以絕其功也皆不成文理今從監本至於採經摭傳。〔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案字書摭拾也音之亦反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序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謂

薄五經也。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輭弱，歲時無以祭祀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語仁義，亦足羞也。〔集解〕沈欽韓曰：史通雜說上，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則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闕如。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於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蓋有足道者。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集解〕王補曰：晁氏云：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爲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爲此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著爲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胤當世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集解〕何焯曰：淮南、衡山之不爲世家，與淮陰、黥彭同例。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

書刊落不盡尙有盈辭多不齊一（刊、削也謂削落繁蕪仍有不盡）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史記衞靑者平陽人也張釋之堵陽人竝不顯郡之類也〔集解〕周壽昌曰注於本文蕭、曹、陳平、董仲舒之外引衞、張之類亦未備他不具論最著者如韓信、樊噲、張蒼、周昌卽竝時之李廣、賈誼亦皆未有字也蓋古人稱名字不甚顯或前已遺之無從補載非不暇之謂也若縣而不郡蓋郡所同也縣所獨也舉縣而郡可知非若同名之縣必載郡名始別之也）今此後篇愼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王況府（王音鼒〔集解〕沈欽韓曰是時司徒上有大字）時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建武二十三年王況爲司徒十九年建明帝爲太子十七年封諸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見論語〔集解〕王會汾曰案宋本作見何論蓋何晏注論語故唐人以何氏本爲何論後人不考所由認爲錯誤改作論語義雖無害要須仍古人之舊不必竄易也）賈誼曰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爲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賈誼上疏之辭）是曰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愼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顚閎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左傳曰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

目春秋愛子教目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左傳衞大夫石碏諫衞莊公之辭也。(集解)惠棟曰服虔左氏解誼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 詩云。詒厥孫謀。目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詩大雅也。詒、遺也。宴、安也。翼、敬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以安敬之道遺其子。子謂成王也。 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目法術。文帝時。鼂錯爲博士。上言曰。人主所以顯功揚名者。以知術數也。今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上善之。拜錯爲太子家令 賈誼教梁王目詩書。賈誼爲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揖。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 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目文章儒學保訓東宮目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爲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儒等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讀誦。蕭望之爲太傅。周堪爲少傅。並見前書 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目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衞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以法制敕大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明不媟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衞徼巡 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爲望都長。吏民愛之。察、舉也。司徒薦爲廉。(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正文及注廉字上皆脫一孝字。前云舉司隸茂才。注司隸擧爲茂

才也。文法正與此同。沈欽韓曰。望都今保定府慶都縣西北三十里。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集解〕沈欽韓曰。文選有北征賦。藝文類聚有彪悼離騷。其它並見兩書。舊唐志班彪集二卷。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㠯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論語。孔子曰。可謂仁之方。鄭玄注云。方猶道也。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㠯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㠯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言彪當中興之初。時運未泰。故不以貧賤爲恥。何守道淸靜之固也。恬淡、猶淸靜也。篤、固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固九歲能作賦頌。數入讀書禁中。每巡守。輒獻賦頌。先謙曰。官本書作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農、雜、縱橫。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㠯才能高人。諸儒㠯此慕之。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集解〕沈欽韓曰。充著論衡。數稱班固。其案書篇云。今尙書郎班固。其對作篇自言於建初初奏記郡守。則充爲掾。固已爲郎。名聲在先。豈得云充呼固小兒乎。謝書多虛誕。充其鄉里先輩。務欲矜夸。不自知乖謬也。永平初。東平王蒼㠯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閤。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

奏、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集解〕惠棟曰。任昉文章緣起云。奏記、漢江都董仲舒詣公孫宏奏記。案仲舒奏記。今載古文苑。

將軍㠯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號驃騎將軍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唯蒼與周公二人而已。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相如喻蜀之辭。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㠯螻螘。竊觀國政。螻螘、謂細微也。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先聖、謂周公也。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埶。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左傳曰。求善不厭。〔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之語。廊廟之言也。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急遽也。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皐之薦。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㠯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集解〕沈欽韓曰。詩皇矣傳。光、大也。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集解〕惠棟曰。梁、馮翊人。見宋宏傳。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言恣心之所爲。皆闇合於法則。蓋清廟之光輝。

當世之俊彥也。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執文之德。鄭玄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於清廟、爲光輝也。爾雅曰、髦、俊也。美士爲彥。〔集解〕周壽昌曰、周頌作秉文之德、此注作執、義同字異。下傳典引對越天地注亦引詩作秉、不作執。唐諱昞、秉與昞同音、嫌名也。唐於丙字作景、可證。後注引詩仍作秉、或後人回改。又章懷作注、如後文楊秉之類、難改人名、勢不能悉避也。京兆祭酒晉馮、〔集解〕惠棟曰、案史通、馮嘗撰次漢史、以續史記。孫恤云、晉姓本自唐叔虞之後、以晉爲氏、魏有晉鄙。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育字元春、見儒林傳。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徙目家貧、數辭病去。〔集解〕先謙曰、官本徙作徒。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目加焉。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誤。宜令考績、目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華周進鬬、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集解〕沈欽韓曰、吉桑、新序作固桑、說苑尊賢篇作古乘、韓詩外傳作盍胥、人表作古來、循吏傳注作古桑。乘來皆桑之誤、吉又爲古之誤。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目術藝。卞嚴、卞莊子也。新序曰、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

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初獨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鬬。獲甲首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論語。孔子曰。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固集殷作段。〔集解〕惠棟曰。案史通。肅與京兆祭酒晉馮。嘗撰史記。以續史遷之書。經籍志有段肅注春秋穀梁傳十四卷。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離、被也。斷趾、刖足也。事見韓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屈原字靈均。納忠於楚。忠不見信。自沈於汨羅之水而死。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昊之聽。信音申。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荊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悉斂家書封上。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

著述意。〔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前書敘圖傳曰。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集解〕先謙曰。敍圖傳當作固敍傳。官本不誤。除蘭臺令史。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與前睢陽令陳宗。〔集解〕惠棟曰。論衡云。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是宗字平仲也。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集解〕惠棟曰。異當作冀。扶風茂陵人。見馬援杜林等傳。沈欽韓曰。史通正史篇作孟冀。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集解〕惠棟曰。固爲功臣作列傳。爲平林諸人作載記也。唐太宗撰晉書。爲石勒劉淵等作載記。祖述於此。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也。〔集解〕沈欽韓曰。六世句絕。史臣誤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史記起自黃帝。漢最居其末也。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高、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代也。并王莽合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

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並以諷諭爲主也。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中興都洛陽、故以東都爲主、而謂西都爲賓也。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皇、大也。尚書曰、厥既得吉卜、則經營。高祖五年、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爲有意都河洛矣。張良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卽日西都關中、此爲輟而弗康也。輟、止也。康、安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劉作婁。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廣雅曰、攄、舒也。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曰長安。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泰華終南之山。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故曰二崤。太華、山也。山海經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大華。終南、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集解）錢大昕曰、泰華、文選作太華、蔚宗避父諱、如郭林宗、鄭公業名皆作太、此賦泰華、泰紫、泰清之類、必後人所改。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褒、斜、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在今梁州。隴首、山名、在今秦州。洪、大也。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

奧區焉。華實之毛、謂草木也。左傳曰、食土之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關禁也。揚雄衞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爲防禦。奧、深也。言秦地險固、爲天下深奧之區域。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前書音義曰、關西爲橫。被、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明通于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下爲六合。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三成、謂周、秦、漢並都之也。周㠯龍興、秦㠯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龍興虎視、喻盛強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易曰、虎視眈眈。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于東井。又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胸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興、天授圖地、出道于張、兵鈐劉季起。東井、秦之分野。明漢當代秦都關中。（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子作予、鈐作鈐。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奉春君、婁敬也。春者、四時之始。婁敬、亦始建遷都之策、故以號焉。留侯、張良也。蒼頡篇曰、演、引也。天人合應、㠯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天、謂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婁敬等進說也。皇明、謂高祖也。西顧、謂入關也。詩云、乃眷西顧。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酆霸、據龍首。睎、望也、音希。睋、視也、音蛾。秦嶺在今藍田東南。北阜、即今三原縣北有高阜東西橫亘者是也。酆水出鄠縣南山豐谷。霸水出藍田谷。三秦記曰、龍首山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在傍曰挾、在上曰據也。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㠯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爲十二代也。（集解）先謙曰、固集及文選奢並作泰。此亦范史所改。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金城、言堅固也。張良曰、金城千里。杜預注左傳云、方丈爲堵。三堵爲雉。字林曰、呀、大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門。每門爲大路、故曰三條。鄭玄注周禮云、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也。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

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字林曰.闠、里門也.闍、里中門也.且千、言多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隧、列肆道也.鄭玄注禮記曰.廛、市邸舍也.(集解)惠棟曰.黃圖云.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頌云.惠我無疆.疆、境也.詩小雅曰.彼都人士.毛萇注云.城郭之域曰都.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曰.秦地三方雜錯.鄭玄注周禮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集解)先謙曰.上言列肆.則姬姜非謂女也.但言其地物產之富耳.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豪俊游俠.謂朱家、郭解、原涉之類也.原、嘗.謂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並招致賓客.名高天下也.(集解)先謙曰.文選俊作舉.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浮游、謂周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並徙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蒼頡篇曰.黻、綬也.冕、冠也.其所徙者皆豪右富貲吏二千石.故多英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車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也.韋賢、平當、魏相、王嘉、並平陵人也.五公、謂田蚡爲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爲大司馬.朱博爲司空.並杜陵人.平晏爲司徒.韋賢爲大司馬.並平陵人也.(集解)沈欽韓曰.案百官表.當云韋賞.王氏小學紺珠亦沿其誤.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㠯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前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選、選三等之

人謂徙吏二千石、及高貲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見前書自元帝已後不遷故唯七焉爾雅曰觀、指示也選或爲徙義亦通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犖諸夏兼其所有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逴犖猶超絕也逴音卓犖音呂角反諸夏謂中國也其陽則崇山隱天(集解)通鑑胡注關中有南山北山自終南太白連縣至商山爲南山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之西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范子計然曰玉出藍田商及上洛皆縣名隈山曲也濱猶近也鄠、杜二縣名近南山之足爾雅云麓、山足也(集解)惠棟曰盛宏之荆州記上洛有商山班孟堅所謂商洛緣其隈高士傳謂地肺即此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蜀土肥美有山林竹樹蔬食果實之饒今南山亦有之與巴蜀相類故曰近蜀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集解)通鑑胡注自甘泉連延至巀嶭九嵕爲北山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陰、謂北也九嵕山尤高峻故稱冠云甘泉山在雲陽北秦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故云秦漢之所極觀王褒字子淵作甘泉頌楊子雲作甘泉賦故云淵雲頌歎(集解)先謙曰黃圖林光宮胡亥所造從廣各五里在雲陽縣界注言始皇誤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臿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棻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爲渠傍北山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頃因名白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

且蕡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爲封限也音丁兮反廣雅曰埸界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塍田畦也音繩刻鏤謂交錯如鏤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如龍鱗之五色也五穀黍稷菽麥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蘂茂盛也音芬（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蘂與紛古字通沈欽韓曰鄭白渠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先謙曰文選注臣瓚案舊說云提撮凡也言大舉頃畝也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傍決也前書武帝穿漕渠通渭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與淮泗會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上囿謂上林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麓鄭玄注周禮曰澤無水者曰藪繚猶繞也音了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宮平樂繭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詩曰王在靈沼其中乃有九眞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三萬里宣帝詔曰九眞郡獻奇獸晉灼漢書注云駒形麟色牛角武帝時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又黃支國自三萬里貢生犀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條枝與安息接武帝時安息國發使來獻之又曰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並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鱗並作麟是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泰紫之圓方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揚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合放象也太紫謂太微紫宮也劉向七略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是太微方而紫宮圓也（集解）沈欽韓曰易乾鑿度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注太一出入所游息於紫宮之內外案此泰紫卽此太一紫宮四正方而四維圓注謂太微方而紫宮

圜、非也.先謙曰.官本彖下有乎字.是.

樹天中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前書.蕭何作東闕、北闕、豐.大也.冠山.謂在山之上也.埤蒼曰.瑰瑋、珍奇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而又曲如虹也.說文曰.棼.複屋之棟.橑.椽也.翼.屋之四阿也.荷.負也.驤.舉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浮.(集解)先謙曰.官本天中作中天.是.

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采.光爓朗以景彰.廣雅曰.碩、礩也.音田.瑱與碩通.楹.柱也.雕玉以礩.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榱璧璫.韋昭注曰.璫、榱頭也.渥、光潤也.爓音豔.(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玉下以作爲.是.

於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啟扉.摯虞決疑要注曰.墄者爲階級.平者以文塼相亞次也.墄亦作墄.言階級勒墄然.音七則反.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閨.虡以懸鍾也.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爲金人十二.置宮中.端闈.宮正門也.三輔黃圖曰.秦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因也.衡、橫也.閾、門限.(集解)劉攽曰.注墄亦作墄.案文當云亦作域.言墄字有作域者也.下又云墄言階級勒墄.是解墄義耳.

徇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星.紫宮是環.徇、猶繞也.崇、高也.閒音閑.煥、明也.言周回宮館.明若列星之環繞紫宮也.環協韻.音宦.

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華殿、大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殫、盡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宣室殿中溫室殿.一本作宣室中溫殿.誤.今從宋本增改.

增盤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

唯所息宴。增、重也。槃、屈也。業峨、高也。業音五臘反。峨音我。詭、異也。茵、褥也。駕人曰輦。〔集解〕惠棟曰。李善引漢官儀云。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茵、於田切。沈欽韓曰。五臣本呂注。增槃、閣名。上敍殿名已訖。此不應溢出一閣。從此注是。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前書曰。班婕妤居增成舍。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宮閣名。長安有披香殿。鴛鸞殿。飛翔殿。餘未詳。〔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漢宮閣名。長安有合歡殿。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㠯藻繡。絡㠯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燿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昭陽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裛、纏也。音於業反。綸、糾青絲綬也。綸或作編。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云。隨侯行見大蛇傷。以藥傅之。後蛇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珠。說文曰。釭、轂鐵也。音江。又音工。謂以黃金爲釭。其中銜璧。納之於壁帶。爲行列。歷歷如錢也。前書曰。昭陽殿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玉璧。明珠翠羽飾之。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羽可以飾幃帳。集韻曰。火齊珠也。戰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言懸黎垂棘之玉。並夜有光輝也。於是玄墀釦切。玉階彤庭。碝磩采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前書曰。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髹音休。漆黑故曰玄墀。墀、殿上地也。又曰。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釦音口。碝磩、琳珉、並石次玉者。碝音而兗反。磩音戚。綵緻、其文理密也。青熒、其光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樹。葺珊瑚爲枝。以碧玉爲葉。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注云。碧、青石也。謂以珠玉假爲樹。而植之於殿曲。阿、曲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葺作茸。王會汾云。茸字一本作葺。按茸與葺皆非也。此字當作叢。因與茸同音。故誤。不知者又妄改爲葺耳。紅羅颯纚。綺組繽

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薛綜西京賦注。颯纚、長袖貌。颯音素合反。纚音山綺反。綺、文繒也。組、綬也。繽紛、盛貌。燭、照也。言精采華飾照曜也。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西京賦注作注西京賦曰。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凡十四等。有昭儀、婕妤、娙娥、傛華、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是為十三等。又有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君、秩祿同。共為一等。合十四位也。窈窕、幽閑也。繁華、美麗也。百數、謂以百而數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衣作依。君作者。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蕭何、曹參。竝沛人。魏相字弱翁。濟陰人。邴吉字少卿。魯國人。竝為丞相。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司馬相如曰。垂統理順。易繼也。統、業也。禮記曰。保者慎其身以輔翼之。愷、樂也。悌、易也。楊雄長楊賦曰。今朝廷出愷悌。行簡易。王襃四子講德論曰。秦之處位任政者。竝施毒螫。前書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而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又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邴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也。故令斯人揚穌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祖宗。膏澤洽于黎庶。孔叢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前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祖宗、謂高祖、中宗也。〔集解〕先謙曰。人當為民。亦唐避諱所改。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三輔故事曰。天祿。石渠。竝閣名。在未央宮北。以閣祕書。諄誨。謂殷勤教告也。詩大雅曰。誨爾諄諄。鄭玄注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諄音之純反。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稽、考也。前書甘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令蕭望之平奏其議。〔集解〕沈欽韓曰。黃圖。石渠閣。蕭何

造。其下礲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為閣名。漢宮殿疏云，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祕書，處賢才也。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承明、殿前之廬也。金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門。待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本。祕文、祕書也。孝經鉤命決曰，丘掇祕文也。〔集解〕惠棟曰，前書敘傳云，元元本本，數始于一。

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鉤陳、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禮官、奉常也。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為甲乙之科。卽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宏為下第，是也。言百郡、舉全數。前書又曰，興廉舉孝。〔集解〕沈欽韓曰，黃圖、虎威章溝，皆署名。漢有長水、中壘、屯騎、虎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八營，宿衛王宮，周廬直宿處。

虎賁贅衣，閹尹閹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虎賁、宿衛之臣。贅衣、主衣之官。贅、綴也。音之銳反。尚書曰，綴衣虎賁。閹尹、閹寺，並宦官。周禮有閽人、寺人。陛戟、執戟於陛也。百重、言多也。攸、所也。司、主也。協韻音伺。

周廬千列，徼道綺錯。廬謂宿衛之廬，周於宮也。千列、言多也。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徼道、徼巡之道。綺錯、交錯也。前書曰，中尉掌徼巡京師也。

輦路經營，脩涂飛閣。前書音義曰，輦道、閣道也。涂、亦塗也。古字通用。

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墱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柧棱而棲金雀。未央宮在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言飛閣相連也。墱、陛級也。音丁鄧反。墉、城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城西。屬、連也。前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壁門之屬。說文曰，柧棱、殿堂上最高之處也。柧音孤。棱音力登反。其上棲金雀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卽金雀也。〔集解〕劉攽曰，注鳳闕門，案文多一門字。沈欽韓曰，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四十餘里。闕輔記，桂宮在未央北，中有明光殿，土山複道，從宮中西上城，至建章神明臺蓬萊山。明光宮、太初四年起，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相連屬。

內則別風之嶕嶢。眇麗巧而竦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目開闔。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關中記曰、折風一名別風、嶕嶢、高也。嶕音焦。嶢音堯。前書曰、建章宮庭、爲千門萬戶。闔謂之陰、開謂之陽。易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集解〕沈欽韓曰、黃圖、鳳皇闕、武帝造、高七十七丈五尺。一名別風闕、又名嶕嶢闕。宋敏求長安志、建章宮有折風闕、嶕嶢闕。薛綜注文、門女闕也、在圓闕門內二百步。據黃圖、卽以爲鳳闕、但賦於上已云璧門之鳳闕、明爲鳳皇闕、此別敍云內、明在鳳闕內也。

爾乃正殿崔巍。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與天梁。上反宇目蓋戴。激日景而納光。正殿、卽前殿也。層、重也。臨乎未央、言高之極也。關中記、建章宮有駘盪、馺娑、枍詣殿、天梁亦宮名也。駘音殆。盪音蕩。馺音素合反。娑音素可反。枍音烏計反。爾雅曰、蓋戴、覆也。反宇、謂飛檐上反也。激日、謂日激入於殿內也。〔集解〕沈欽韓曰、黃圖、駘盪、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馺娑、馬行疾皃、七日之間偏宮中、言宮之大也。枍詣、木名、美木茂盛。天梁、梁木至於天、言宮之高也。通雅、枍詣卽檍也。

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回帶於棼楣。雖輕信與慓狡。猶愕眙而不敢階。神明、臺名也。躋、升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說文曰、棼、棟也。爾雅曰、楣謂之梁。郭璞云、門戶上橫梁也。方言曰、慓、輕也。音匹妙反。鄭玄注禮記曰、狡、疾也。字書曰、愕、驚也。音五各反。字林曰、眙、驚貌也。音刃吏反。〔集解〕王會汾曰、案信字義未安、當從文選作迅。惠棟曰、方言云、眙、迅也。西秦謂之眙。沈欽韓曰、長安志、漢宮闕疏、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先謙曰、官本注、刃作丑。

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顚墜而復稽。魂怳怳目失度。巡回涂而下低。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蒼頡篇曰、眴、視不明也。音眩。櫺、檻、樓上欄楯也。櫺音零。稽、留也。

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

目彷徨。步甬道目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複道也。廣雅曰。窈窱、深也。杳與窈通。
窱音他鳥反、陽、明也。既創前之登望。乃下巡于複道。宮宇深邃。又不見明也。
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飛闥、閣上門也。王逸注楚辭曰。洋洋。無
所歸貌。(集解)先謙曰。文選之作而是。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
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音
義曰。唐、庭也。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萊、
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也。蒼頡篇曰。濤、大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濫、泛也。列子曰。海中有神山。一
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集解)沈欽韓曰。黃圖。唐中池周回二十里。在建章宮太液池之南。於是靈草
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崔崒。金石崢嶸。靈草、神木、謂不死藥也。史記曰。海中神山仙人不死藥在焉。
崢嶸、高峻也。崔音徂回反。崒音才律反。崢音仕耕反。嶸音宏。抗僊掌以承露。擢
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淸英。前書曰。武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
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
軼、過也。埃壒、塵也。鮮、潔
也。說文曰。顥、白貌。音皓。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僊之攸館。匪吾
人之所寧。丕、大也。誕、欺也。前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士見上。上拜爲文成將軍。言於上曰。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
乃作甘泉宮中爲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人欒大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言曰臣常往東海
中。見安期羨門之屬。乃拜爲五利將軍。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
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

茲自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也。〔集解〕先謙曰。文選作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荊州、江湘之地。其俗習於捕鳥。故使起之。梁野、巴漢之人。其俗習於逐獸。故使其人驅之。闐音田。聚音才諭反。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山澤之官。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列也。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罘罔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帀。星羅雲布。鄭玄注禮記曰。獸罟曰罘。音浮。紘、罘之綱。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天子車駕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執金吾奉引。侍中驂乘。飛廉、館名。武帝所作。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於館上作之。因以名焉。〔集解〕劉攽曰。乘鑾輿。案注所解乘輿之義。則此多鑾字。遂繞酆鎬。歷上蘭。六師發胄。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艸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酆、文王所都。在鄠縣東。鎬、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三輔黃圖云。上林苑有上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駭殫、言驚懼也。震震爚爚、奔走貌。爚音躍。塗、污也。反覆、猶傾動也。車騎既多。視之眩亂。有似傾動。蹂、踐也。音汝九反。躪、轢也。音力刃反。拗、猶抑也。音於六反。言且抑六師之怒而少停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字指曰。儵爚、電光也。案震爲雷。爚爲電。故下雷奔電擊。先謙曰。官本胄作冑。注奔走下有之字。文選。胄作逐。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

壘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前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號期門又曰摹佽飛射士音義佽飛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爲佽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中紡矰繳弋鳧雁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篇曰攢聚也鑽與攢通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音侯廣雅曰趹奔也音決機弩牙也說文曰掎偏引也音居綺反颮颮紛紛衆多也說文曰颮古颷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集解〕沈欽韓曰說文趹馬行皃集韻一曰疾也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郭璞注山海經曰猿似獼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書曰狖似狸音以救反淮南子曰猨狖顚蹷而失木枝懾懼也音之葉反竄走也協韻音七外反爾

乃移師趨險竝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蹷潛深也穢謂榛蕪之林虎兕之所居也爾雅曰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廣雅曰蹷跳也音居衞反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許少秦成竝未詳僄佽獸之輕捷者說文曰搤捉也音尼搤與扼通噬嚙挫折也脰頸也徒空也謂空手搏殺之也爾雅曰暴虎徒搏也殺音所界反〔集解〕錢大昕曰人表下中有許幼豈卽許少乎周壽昌曰史記范雎說秦昭王夫以烏獲任鄙之力荆成夏育之勇注引許愼云荆成古勇士秦成疑荆成挾師豹拖熊螭頓犀犛曳豪羆超迴壑越峻崖蹷巉巖鉅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音徒可反杜預注左傳云螭山神獸形郭璞注山海經曰犀似牛而猪頭黑色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犛音力之反爾雅曰羆似熊而黃巉巖山石高峻之貌也殄盡也夷猶殺也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埶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前書宣帝幸萯陽宮屬玉觀音義曰屬玉水鳥也似䴔鶄於觀上作之因以名焉三輔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

鄭玄注禮記曰。土高曰臺。有木曰榭。獲、協韻音胡卦反。楚詞曰。山蕭條而無獸。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目行炰。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胙、餘肉也。左傳曰。歸胙于公。詩小雅曰。炰之燔之。毛萇注曰。以毛曰炰。炰音步交反。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注尚書曰。鳥獸新殺曰鮮。(集解)惠棟曰。論衡云。車行酒。騎行炙。案古人以車騎行酒肉。故春秋傳云。行爵食炙。馬融廣成頌亦云。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鸞。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大輅、玉輅也。周禮曰。凡馭輅儀。以鑾和爲節。鄭玄注曰。鑾在衡。和在軾。皆金鈴也。三輔黃圖曰。上林苑有豫章觀。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崖。茂樹蔭蔚。芳艸被堤。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漢宮閣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之象也。雲漢、天河也。郭璞注爾雅云。茝、香艸。音昌改反。曄曄猗猗。美茂之貌。說文曰。摛、舒也。玄鶴白鷺。黃鵠鵁鸛。鶬鴰鴇鶂。鳧鷖鴻雁。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郭璞注爾雅云。鵁似鳧。脚近尾。略不能地行。江東謂之魚鵁。音火交反。說文曰。鶬、鶬雀也。爾雅曰。鶬糜鴰。音括。郭璞注曰。卽鶬鴰也。今關西呼爲鴰鹿。鴇、似鴈而大。無指。音保。鶂、水鳥也。莊子曰。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李巡注爾雅曰。在野曰鳧。在家曰鶩。並鴨也。鄭玄注詩云。鷖、鳧屬也。音一兮反。周處風土記曰。鷖、鷖䳒也。以名自呼。大如雞。生卵於荷葉上。毛萇注詩云。大曰鴻。小曰鴈。於是後宮乘輚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埤蒼曰。輚、臥車也。音仕板反。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桓譚新論曰。乘車玉爪華芝及鳳皇三蓋。上林賦曰。乘法駕。建華旗。高誘注淮南子曰。袪、舉也。澹、隨風之貌也。澹音走濫反。淡音徒敢反。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羣翔。魚闚淵。櫂、楫也。謳、歌也。震、協

韻音眞。營、聲也。音火宏反。（集解）沈欽韓曰。黃圖。昆明池中有龍首船。常令宮女泛舟池中。張鳳蓋。建華旗。作櫂歌。雜以鼓吹。帝御豫章觀臨觀。招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招、猶舉也。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鷳。謂鳥也。西京雜記曰。越王獻高帝白鷳黑鷳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爲文飾也。闕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鍛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集解）惠棟曰。御覽引風俗通云。白鷳、古弓名。案下文揄文竿。與白閒對。以爲鳥者。非也。撫鴻幢。御矰繳。方舟竝鶩。俛仰極樂。廣雅曰。幢謂之𩮜幢。音直江反。即舟中之幢蓋也。本或作罿。罿、鳥網也。音衝。矰、弋矢也。繳、以繫箭也。方舟、竝兩舟也。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普覽。前乘秦領。後越九嵕。協韻音綜。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薄、迫也。岐山雍縣在扶風。儲、積也。供協韻音九用反。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遊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犧牲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歟。亂歟。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今同於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仙。王襃、張子僑等竝待詔。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匪作非。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十世百年。竝舉全數也。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也。（集解）先謙曰。籍藉通用。若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

故不能徧舉也。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上校補

班彪傳上扶風安陵人也集解錢大昕曰班超傳云扶風平陵人當有一誤 柳從辰曰東觀記載班超亦爲安陵人則作平陵者誤案文選班彪北征賦注引漢書亦云扶風安陵人而載彪事略與本傳同曹大家東征賦注則明引范書云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亦與今范書合獨於固兩都賦注引范書云北地人無論安陵平陵均屬扶風范不云北地即據班書敘傳其先班壹避地樓煩則爲雁門人班況徙昌陵陵罷占數長安則爲京兆人雖其卒爲扶風人已不詳何時初無居北地郡事斯誠大謬矣

彪性沈重好古 案文選注引漢書云性好莊老惟此說與范書異且班書敘傳言彪從兄嗣貴莊老之術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明不爲莊老矣未知善所據何漢書也

時人復知漢乎集解沈欽韓曰 至 皆史文之誤 案此條應在上文集解王補曰之前又此稱劉季乃據班書敘傳原文且劉季之稱見於讖記班在當時且不忌沈乃以稱伯升同告范史非也

拜徐令注徐縣屬臨淮郡 案徐縣後屬下邳國此據未改國前言之耳今泗州盱眙縣西北八十里

從漢元至武則目絕其功也集解先謙曰 至 今從監本 錢大昭曰閩本則字在絕字下是閩本亦與監本同

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注。於行必果。官本注於作其。

質而不野。官本野作俚。

因坐東廂。廂注同。官本注作箱。

後察司徒廉爲望都長。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正文及注廉字上皆脫一孝字。案前書趙廣漢傳察廉爲陽翟令。平當傳察廉爲順陽長。栒邑令。前書武紀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元朔元年又詔有司議不舉孝廉者罪。雖孝廉併科。而舉孝察廉本自各爲一事。大抵取士先孝。試吏先廉。中興一仍舊章。至於察在司徒。元與郡國之舉孝廉有別。王氏乃疑諸本文注廉上皆脫孝。洵爲失考。周氏後漢書注補正已非之。然謂孝廉不當云察。則察孝廉爲郎。諸傳屢見。晉李宓陳情表亦明云察臣孝廉矣。

察伊皋之薦。注。舜舉皋陶。官本舜作堯。

光名宣於當世。官本名作明。

京兆祭酒。錢大昭曰。續漢志無考。周磐傳太守韓崇召爲東閣祭酒。司空孔扶碑有士曹屬東閣祭酒。說文許沖表稱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此京兆祭酒疑亦京兆之屬官。案蜀志秦宓傳廣陵太守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南史陶潛傳家貧親老。起

爲州祭酒。不勝吏職。是晉漢相承。州郡均有此職名。京兆祭酒。卽爲京兆尹掾屬之職名、無可疑也。惟漢世祭酒。猶云首領。因事推定。各有本官。非如博士祭酒等爲特定官名。固本志所不載。

進有羽翮奮翔之用。注。卅人吉桑對曰。集解。沈欽韓曰。吉桑至人表作古來。柳從辰曰。今人表作固來。

目折西賓淫佚之論。官本佚作侈。

右界褒斜隴首之險。褒原譌襃。官本譌襃。注皆同。據文選訂正。

帶以洪河涇渭之川。文選此下有衆流之限。汧涌其西。語。

則天下之奧區焉。錢大昭曰、奧文選作隩。注引說文、墺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是奧、墺、隩古字通。案說文。墺隩異訓。李善引說文。字仍作隩。而所引實墺字注。故錢氏以爲三字可互通。然如善說。亦止奧墺兩字可通耳。

是故橫被六合。錢大昭曰。橫被卽光被。崔篆慰志賦。聖德滂以橫被。亦此意。注引文穎說。謂關西爲橫。疑誤。

度宏規而大起。度、文選李善注引小爾雅云。羌、發聲也。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爲慶也。是善讀度爲羌也。

五穀垂穎。桑麻敷棻。注。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案注遞出兩爾雅曰。注家無此體。而各本皆同。文選李善注引禾穗謂之穎。作小雅曰。此本小爾雅廣物篇文

選注於小爾雅皆渻稱小雅。已嫌與引詩小雅。掍。此則脫去小字。直與爾雅掍。當急正之。、數文選文注均作鋪。東都賦敷鴻藻同。毛詩鋪敦淮濆。韓詩鋪亦作敷。是古字本通作

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注。上囿謂上林苑也。柳從辰曰。閣本注原無上字。官本注有之。或是依官本補。案文選注作上囿禁苑。即林苑也。亦無上字。則閣本非有脫誤明矣。今檢集解底本亦原未補字。知此爲刻本誤增。

於是左瑊右平。柳從辰曰。字書玉部無瑊字。應从土。注同。官本不誤。案文選瑊亦从土。

徇㠯離殿別寢。文選殿作宮。

增槃業峨。文選作增盤崔嵬。

披香發越。注。漢宮閣名。長安有披香殿。柳從辰曰。閣。文選注引作闕。官本同。御覽引亦同。案文選注引漢宮闕名。及漢宮闕疏。他書引之。亦有易闕爲閣者。又後文左牽牛而右織女注引漢宮閣疏。官本亦作閣。而文選注則作闕也。

金釭銜璧。注。謂以黃金爲釭。其中銜璧。納之於壁帶。至昭陽殿壁帶。案前書音義。壁帶、謂壁中之横帶也。此壁字本从土。今各本注皆从玉。涉上銜璧而誤。

周見洽聞。文選周作殫。

脩涂飛閣。文選涂作除。注、除樓陛也。

混建章而外屬。文選、而下有連字。

罘罔連紘。注紘罘之網。案網當作網。各本皆誤。

披飛廉。注。飛廉、館名。官本。名下有也字。

六師發冐集。解先謙曰。官本冐作冑。至文選。冑作逐。謹案發冐發冑。於義均窒。字形又絕不類逐之譌。蓋本是冐字。易繫辭上傳。冐天下之道。虞注。冐、觸也。又左傳。冐於原獸。冐亦訓含

徒搏獨殺。搏、文選同。官本文注皆譌搏。

舉燧命爵。文選作舉烽命釂。

玄鶴白鷺。文選句上有烏則二字。

鶬鴰鵁鶄注鵁似鴈而大無指官本指作趾文選注作似鴈無後指案指爪指也趾足也左傳闔廬傷將指即謂足指官本作趾誤

張鳳蓋建華旗注乘車玉爪華芝案爪與叉同作瓜者誤

揄文竿注闞子曰闕官本作闞是

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注十世百年官本注世作代未改

後漢書四十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爲乎。喟、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爲界。昭、襄、昭王、襄王也。惡、安也。音烏。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朞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即帝位。故云繇數朞。繇、即由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匝四時曰朞。萬代、盛言之也。六籍、六經也。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橫音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於東井。此功有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牛獻酒。此爲討有逆而順人也。婁敬已見上。又曰。蕭何修未央宮。上見壯麗甚怒。何對曰。天下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無以威重。且無令後代有以加也。時豈奢侈而安之哉。言天下初定。計不得已而都西京也。吾子

曾不是睹。顧燿後嗣之末造。不亦闇乎。顧、反也。燿、炫燿也。言吾子曾不睹度埶權宜之由。而反炫燿後嗣子孫末代之所造。非其盛稱武帝成帝神仙昭陽之事也。（集解）惠棟曰、儀禮記云、夏之末造。鄭氏云、造、作也。今將語子目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監乎泰淸目變子之或志。淮南子曰、太淸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質直以素樸。高誘注曰、太淸、無爲之化也。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天人、謂天意人事共相誅也。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已來。未之或紀也。人者、神之主。生人既亡。故鬼神亦絕也。楊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故下民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于聖皇。上帝、天也。聖皇、光武也。懷、猶思念也。降、下也。鑒、視也。言上天思念下人之上愬。故下視四海。可以爲君者。而致命于光武也。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乾符、坤珍、謂天地符瑞也。皇圖、帝文、謂圖緯之文也。霆、疾雷也。發於昆陽、謂破王尋王邑。憑、盛也。言盛怒如雷之震。協韻音眞。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跨、據也。言光武度河。據北嶽。遂即位于鄗。而改鄗爲高邑也。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紹、繼也。屯、難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造化、天地也。滌、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君即位。欲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爾雅曰、系、繼也。緒、業也。前書曰、漢帝

本系出自唐帝。言光武能繼唐堯之統業也。恢、大也。三五、三王五帝也。

豈特方軌竝迹，紛綸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軌、轍也。紛綸猶雜揉也。爾雅曰后辟、君也。險易、猶理亂也。言光武功德勤勞，兼於前代百王，非直一聖帝也。

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虙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庖犧氏風姓也。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廚，以食天下，故號庖犧。後或謂之伏犧。言光武更造夫婦，如伏犧時也。

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械，斯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黃帝號軒轅氏。前書曰昔在黃帝，畫野分州。易繫辭曰神農氏日中爲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爲舟，剡木爲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光武利人如軒轅也。

龔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光武征伐如湯武者也。

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曰盤庚遷于殷。史記曰帝陽甲之時，殷衰，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自河北度河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埶之中也。春秋命厤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涌出。言都洛陽，如殷宗周成。

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契。（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馬援曰天下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左傳仲尼曰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孫卿子曰生人之始，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必矣。尚書允恭克讓。謂躬自儉約，同於文帝也。

〔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必作畢。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憲章、猶法則也。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乎考古。而封泰山。勒石以記成功也。炳、明也。其禮儀明乎武帝也。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猶美也。或作眇。眇、遠也。該、備也。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敷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熙、光也。洽、浹也。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也。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卽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敷、布也。鴻、大也。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于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此爲布鴻藻也。信讀曰申。景、大也。鑠、美也。揚世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世祖。正予樂謂依讖文改大樂爲大予樂也。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大路、玉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又曰。朔南曁聲教。皇、大也。燭、照也。然後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焉。翩翩巍巍、顯顯翼翼。並宮闕顯盛之貌。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詩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洛陽、土之中也。〔集解〕沈欽韓曰。建武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明帝永平三年。起北宮及諸官府。八年冬十月。北宮成。蔡質漢典職儀云。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先謙曰。翩翩二句。文選作扇巍巍。顯翼翼。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言奢儉合禮也。外則因原野

目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目潛魚。豐圃草目毓獸。制同乎梁騶。義合乎靈囿。

蘋、藻、並水艸也。詩小雅曰。魚在在藻。韓詩曰。東有甫艸。駕言行狩。薛君傳曰。甫、博也。有薄大之茂艸也。毓、亦育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毛萇注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此言魚獸各得其所。如文王之靈囿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甫艸作圃草。甫博作圃博。

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目講武。則必臨之目王制。考之目風雅。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杜預注云。各隨時之閑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也。

歷騶虞。覽駟驖。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乃出。

詩國風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又曰。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其詩曰。駟驖孔阜。注曰。驖、驪也。阜、大也。又小雅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云。攻、堅也。又吉日詩曰。我車既好。四牡孔阜。宣帝詔曰。禮官具禮儀也。

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祲威盛容。

鯨魚、謂刻杵作鯨魚形也。鏗、謂擊之也。音苦耕反。尙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薛綜注西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魚。鯨魚擊蒲牢。蒲牢輒大鳴呼。凡鐘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牢於其上。撞鐘者名爲鯨魚。鐘有篆刻之文。故曰華。爾雅曰。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玲瓏、聲也。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祲、亦盛也。〔集解〕惠棟曰。颯灑、集作蔘麗。李善引劉歆七略云。雨蓋蔘麗。紛容悠悠。說文曰。蔘、木枝條蔘儷皃。沈欽韓曰。祲當從文選作寖。言寖兵威而盛禮容也。

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埽電。旌旗拂天。

山靈、山神也。屬、連也。音燭。

方、四方也。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風伯進埽。雨師灑道。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備千乘萬騎。元戎、戎車也。詩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毛萇注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鋋、小矛也。音市延反。彗、埽也。音似銳反。〔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屬御、屬車之御也。

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焱焱炎炎。並戈矛車馬之光也。說文曰、焱、火華也。音以贍反。震讀曰眞。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騈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中囿、囿中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長一人。騈、猶陳列也。杜預注左傳曰、百人為隊。鄭玄周禮注云、天子六軍。三居一偏。故此言勒三軍也。周禮曰、羣吏聽誓于前。斬牲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玄注云、羣吏、將帥也。然後舉烽伐鼓。㠯命三驅。輕車霆發。驍騎電騖。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穀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霆發、電騖、並言疾也。游基、養由基也。淮南子曰、楚有神白猨。王自射之。則搏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木號矣。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為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為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遇。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轡不詭遇。謂范氏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括地圖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章懷以范氏為趙之御人。引孟子以證之。誤甚。先謙曰、以命、文選作申令。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爾雅曰、般、樂也。禮記曰、樂不可極。踠、猶屈也。方言曰、泄、歇也。漢官儀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子虛賦曰、案節未舒。謂駐節徐行也。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

靈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左傳鄭子太叔曰為五牲三犧杜預注云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之犧也郊祭天也天神曰神地神曰祇百靈百神也詩曰懷柔百神御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大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光明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注云敘美行之驗〔集解〕先謙曰官本御並作觀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易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夏中國也瞰音苦暫反四裔四夷也稜威也左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也〔集解〕惠棟曰漢書李奇注云神靈之威曰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趯朱垠盪滌也河源在崑崙山前書曰威稜澹乎鄰國音義曰澹猶動也音徒濫反漘水涯音脣郭璞注爾雅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趯躍也音他歷反說文曰垠界也音銀〔集解〕惠棟曰說文云澹水搖也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爾雅曰讋懼也音之涉反遂綏哀牢開永昌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其國王柳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春王猶左傳云春王正月也三朝元日也朝音陟遙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前書谷永曰今年正月朔日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殷眺曰同賈逵注國語曰膺猶受也詩曰因時百蠻也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戴延之記曰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庭實貢獻之物也左傳孟獻子

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千品、言多也。說文曰。鍾、器也。孔叢子曰。堯飲千鍾。罍、酒器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珍、八珍也。太牢、牛、羊、豕也。饗、協韻音香。爾乃食舉雍徹。泰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曄煜。食舉、謂當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大予樂郊祀陵廟殿中諸食舉樂也。雍、詩篇名也。謂食訖、歌雍詩以徹也。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太師、樂官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也。鏗音苦耕反。鎗音楚庠反。曄煜、盛貌也。煜音育。〔集解〕先謙曰。官本泰作太。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尚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佾、舞行也。穀梁傳曰。天子八佾。韶、舜樂名。武、武王樂名。太古、遠古也。四夷閒奏。德廣所及。㑣佅兜離。罔不具集。閒、迭也。音古莧反。詩國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鄭玄注周禮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㑣。音渠禁反。佅音摩葛反。周禮㑣作禁。佅作韎。兜作株也。〔集解〕惠棟曰。㑣佅集作僸抹。兜離猶侏㑣。古聲兜侏相近。蔡琰詩云。言兜離兮狀窈停。樂元語曰。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引見白虎通。萬樂備。百禮曁。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鍾告罷。百僚遂退。萬樂、百禮、盛言之也。曁、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撞音直江反。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尚書曰。平秩東作。注云。歲起於春而始就耕。〔集解〕先謙曰。文選親作覩。是。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大素。詩大雅曰。率由舊章。鄭玄注云。舊典文章。左傳臧哀伯曰。大路越席。大羹不致。昭其儉也。列子曰。大素者、質之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致作和。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

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眞。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前書。文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音義曰。本、農也。末、賈也。背僞、去彫飾也。歸眞、尚質素也。杜預注左傳曰。織紝、織繒布也。禮記曰。器用陶匏、陶、瓦器也。匏、瓠也。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淸。形神寂漠。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瑕穢、猶過惡也。楊雄集曰。滌瑕蕩穢。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寞。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尚書大傳云。天下諸侯受命于周。莫不磬折。玉音金聲。沈欽韓曰。管子心術篇。鏡大淸者。視乎大明。是㠯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前書。平帝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曰校。鄉曰庠。聚曰序。詩曰。獻酬交錯。莘莘、衆多也。音所巾反。禮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又嗟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集解)劉敞曰。注平帝立舉學官。案文多一舉字。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詩曰。飲酒之飫。毛萇注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飫、私也。尚書曰。玄德升聞。字林曰。讜、美言也。音黨。(集解)惠棟曰。說文云。讜、直言也。趙岐引書云。禹拜讜言。周書祭公解曰。王拜手稽首黨言。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

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伏羲畫八卦。文王作卦辭。孔子作春秋。清濁猶善惡也。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末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前書曰。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論語孔子曰。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辟、遠也。音匹亦反。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謂關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也。秦領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四瀆、江、河、淮、濟也。河圖曰。天有四表。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爾雅曰。泰山爲東嶽。衡山爲南嶽。華山爲西嶽。恆山爲北嶽。圖書之泉。謂河洛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泉作淵。是。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館御、謂設臺以進御神仙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游俠、即西賓云。鄉曲豪俊游俠之雄。踰侈、謂列肆侈於姬姜等也。爾雅曰。翼翼、敬也。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注云。濟濟、多威儀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至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徒字。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

將喩子五篇之詩。說文曰。矆、視遽之皃。音許縛反。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惵惵者。猶恐懼也。音徒頰反。喩、告也。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楊雄。事實

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楊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人之書。義正事實也。小子狂簡。不知

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論語。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於音烏。歎美之辭也。詩周頌曰。於昭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謂祭光武於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

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前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

光紀。楊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謂各依其方而祭之。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詩小雅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助祭。詩商頌曰。猗歟那歟。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曰。聿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湯湯、水流皃。莅、臨也。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大雅曰。造舟為梁。毛萇注云。天子造舟。造、至也。謂連舟為浮梁也。皤皤

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說文曰。皤皤、老人皃也。音步何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抑抑、美也。詩曰。威儀抑抑。爾雅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於赫太上。示

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於赫、歎美也。太上、謂太古立德賢聖之人。並著養老之禮。今我漢家遵行之也。鴻、大也。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詩周頌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集解〕先謙曰示我漢行。謂示我漢家應行之正道也。此用鹿鳴詩。易周爲漢。班世治齊詩。知齊義如此。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詩大雅曰。經始靈臺。崇、高也。時登、以時登之。休、美也。徵、驗也。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三光、日月星也。宣、布也。精、明也。五行、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其性無謬沴也。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正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卽景風也。祁祁、徐也。詩小雅曰。興雨祁祁。尚書考靈燿曰。熒惑順行。甘雨時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正作政。　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用成。溱溱、盛貌。尚書曰。庶艸蕃蕪。爾雅曰。蕃蕪、豐也。詩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於音烏。詩小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謂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景、光也。說文曰。歊、氣出貌。音火驕反。史記曰。秦武王與孟悅舉龍文之鼎。　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時明帝詔曰。其以礿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彌、終也。萬萬曰億。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孝明時。致麒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李善云。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者白烏神雀屢臻。降自京師。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靈篇、謂河洛之書也。固集此題篇云白雉素烏歌。故兼言效素烏。〔集解〕沈欽韓曰。文選此下有嘉祥阜兮集皇都句。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淳精。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命包云。烏者、陽之精。 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章、明也。侔、等也。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慶讀曰卿。 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二代、謂彪及固。 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東方朔荅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楊雄解嘲曰。范睢、魏之亡命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有談范蔡於許史之間。則狂矣。固所作賓戲事見前書。 後遷玄武司馬。續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玄武司馬主玄武門。 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欲求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南匈奴也。 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以來。曠世歷

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贈厚其賂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贈作增、是。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匈奴稽首臣服、遣子入侍。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印綬。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報使北匈奴。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集解〕沈欽韓曰、百官表、大鴻臚屬有譯官令。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宣帝五鳳三年、單于名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集解〕先謙曰、官本同作可、是。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

風塵。相侵擾則風塵起。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
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文雖靡麗。而體無古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體雖典則。而其事虛僞。謂王莽事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
其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淸。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蔡邕曰絪縕。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易乾鑿度
曰淸輕者爲天。濁沈者爲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庶類。萬物也。混。猶同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人主。謂天子也。
尙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犧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五行相生。周而復始。草昧。謂
草創暗昧也。易曰天地草昧。幽玄混沌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集解〕先謙曰。易作天造草昧。注作天地。官本同。蓋誤。踰繩越
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踰、越。並過也。詔。語也。言過繩契以上。旣無文字。故寂寥而無文語。系。謂易繫辭也。故易繫而不得綴連也。厥有氏
號。紹天闡繹者。氏號。謂太昊號庖犧氏。炎帝號神農氏。黃帝號軒轅氏之類。紹。繼也。謂王者繼天而作。闡。開也。繹。陳也。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
猶可得而修也。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是其書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
亞。斯之代。謂少昊、顓頊、高辛等。雖通變神化。而易繫不載其事。故曰函光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稽。考。

乾天也論語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龍翼謂稷契等爲堯之羽翼易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鄭玄注云六爻皆體龍羣龍象也謂禹與稷契咎陶之屬竝在於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皐陶謨也爲道德之冠首蹤跡之卓異者莫異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

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舍胤謂堯舍其胤子丹朱而禪于舜舜亦舍其子商均而禪禹書曰熙帝之載孔安國注云熙廣也載事也言稷契竝能廣立功事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子孫湯武之業竝得爲天子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

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股肱謂稷契也既周謂其子孫竝周徧得爲天子元首堯也言天更歸功於堯又將授漢以帝位

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暗而恆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俾使也三季三王之季也易乾文言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乖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斁敗也尚書曰彝倫攸斁舊章缺謂秦燔詩書

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眞神明之式也玄聖謂孔丘也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爲漢家法制也宏洪竝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助也迪蹈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尚書曰茲四人迪哲燦爛盛明也式法也〔集解〕惠棟曰制亦制也詳郅惲傳注大戴禮小辯篇云綴學之徒劉歆書云綴學之士

雖前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皐皐陶也夔舜之典樂者衡謂阿衡即伊尹也旦周公也密勿猶黽勉也茲謂孔子言皐夔等比之爲褊小矣

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論語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時至氣動謂高祖聚形雲於碭山光武發佳氣於白水易乾卦九二曰見龍在田九四曰或躍在淵竝喻漢初起

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靁動電熛

胡綋莽分不莅其誅。拊翼、以雞爲喻。言知將旦。則鼓其翼而鳴。前書曰。張陳之交。拊翼俱起。以喻高祖、光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蒸。言天下英傑。爲漢者多也。燎、光也。胡綋、謂胡亥綋死也。莽分、謂公賓就斬莽也。莅、臨也。言天下先爲漢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多也作多矣。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尚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上下、謂天地也。書曰。格于上下。羣后、諸侯也。易曰。君子正位凝命也。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言二祖初卽位居尊之時。竝謙言於德不能嗣成帝功。有此淵深穆敬之讓。高祖初卽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卽位。固辭至於再三。靡、無也。矢、陳也。敦、猶迫遏也。詩云。矢於牧野。又曰。敦敦淮濆。言漢取天下。無號令陳師敦迫奮武撝旄之容。詩曰。奮伐荆楚。尚書曰。王秉白旄以麾。撝、亦麾也。言竝天人所推。不尚威力也。（集解）惠棟曰。顧命度作宅。古今字。古文宅作厇。故作度。先謙曰。官本注二祖作高祖。謙言作讓言。史記。不台作不懌。自敘又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引大傳作不怡。文選典引李注作舜攘于德不台。是今文本作不台。而懌怡二字乃以通用字釋之。王莽傳引書作不嗣。是古文本作不嗣也。葢㠯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正統。謂漢承周爲火德。尚書堯典曰。允恭克讓。謂漢承堯克讓之後。歸運、爲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蘊、藏也。孔佐、謂孔丘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卽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荆州。赤帝後。次代周。是也。謂大陳漢之期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爲堯作謂堯。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洋洋、美也。若、如也。儀、法也。謂如此美德。可謂五帝之上法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皇。交質不及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帝之時。上下和睦。故誓不及。（集解）沈欽韓曰。交質不及五伯。穀梁傳作交質子不及二伯。謂齊桓、晉文也。先謙曰。官本注皇作王。是。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鋪、徧也。二代、殷、周也。洪纖、猶大

小也．度、法度也．賾、幽深也．言徧觀殷周大小之法．其幽深可探知之．竝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目伯方統牧．論語．雖覆一匱．注云．匱、盛土籠也．侯服、甸服．謂諸侯也．湯爲桀之諸侯．文王爲紂之諸侯．奕、猶重也．自契至湯十四代．后稷至文王十五代．竝積勤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爲夏伯．文王爲殷伯．竝統領州牧．〔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論語雖覆一匱注云作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匱．鄭玄注云．乘其命賜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周禮．九命作伯．彤弧、赤弓．黃戚、黃金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鉞．然後殺．韋、顧竝國名．湯滅之．詩殷頌曰．韋顧既伐．黎、崇亦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尚書曰．西伯既戡黎．格、來也．至乎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三五未詳．京、京師．京都也．武王都鎬．湯都亳．詩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尚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從也．北面、謂臣也．湯武竝以臣伐君．史記曰．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於商郊．音義曰．離與螭同．革、改也．易曰．湯武革命．天邑、天子所都也．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集解〕劉攽曰．注京師京都也．案文多一師字．惠棟曰．李善云．參五、猶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于鎬亳也．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曰薄德．杜預注曰．伯夷之屬也．史記曰．伯夷、叔齊．逢武王伐紂．扣馬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偉、猶異也．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護、湯樂也．左傳．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然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目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於、歎辭也．穆、美也．歎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穆清廟．猗、亦歎辭也．那、多也．歎美湯之德多也．殷頌曰．猗與那與．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何晏注曰．翕、盛也．純、和諧也．皦、其音節明也．鄭玄注云．繹、調達之貌．此言殷周之代．尚有於

穆猗那之頌播之於翕純皦繹之樂尊祖嚴父宗祀配天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濬哲惟商長發其詳言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周頌曰秉文之德對越在天爲奕者、猶蟬聯不絕也（集解）先謙曰詩傳、爲大貌方言、奕大也爲奕、言光曜之大官本注亦歎下有之字猶上無者字

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爾

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大略有常也篇籍、謂詩書也朗、明也渝、變也言光彩文藻朗明而不變耳其餘殊異不能及於漢也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矧、況也漢承唐虞之基逆流曰泝、孕、懷也育、養也甄陶、謂造成也前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竝嘗爲堯臣（集解）劉攽曰注漢承唐虞之基案注解唐基耳何故輙出虞字明當作堯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迴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

二祖、高祖、世祖也尚書曰宣重光襲、重也四宗、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代宗宣帝爲中宗明帝爲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照六幽、六合幽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慝、惡也迴、遠也泯、滅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集解）惠棟曰幽讀爲微說文幺部、幺微也幽从山中幺幺亦聲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

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登、升也績、功也言升天之功非堯不能興也尚書曰昭升于上鋪、布也遺策、堯之餘策謂堯典也在下謂後代子孫也言堯典爲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弘大也

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出入三光、言日月星得其度也混元、天地之總名也豪芒、纖微也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含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曰別生分類品物萬殊亨、通也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盛哉

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皇家帝代、謂漢家歷代也。列辟、謂古之帝王也。言漢家德可以臣彼列辟。功可以君彼百王。相如封禪書曰。歷選列辟。鏡、猶光明也。抗、猶敵也。讀曰康。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爾雅曰。虔、鞏、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固爲勞謙也。兢兢、戒愼也。業業、危懼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今不敢論制禮作樂之事。言謙之甚也。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內。而理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愼。無乃葸歟。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謂殷周二王之後爲漢之賓。監、視也。視殷周之事。以爲監戒。論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屯、聚也。朋、羣也。不傳、謂不制作篇籍以紀功德也。彷彿猶梗概也。論語孔子曰。愼而無禮則葸。鄭玄注云。葸、質慤貌也。言雖優游謙愼。無乃太質慤也。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三事、三公也。僉、皆也。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天經、謂孝也。孔子曰。夫孝天之經。謂章帝初卽位。四時禘祫。宗祀於明堂也。尚書曰。惇敘九族。又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惇、厚也。睦、親也。章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皆留京師也。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巡、撫也。靖、安也。黎、蒸、皆衆也。懷、思也。保、安也。浹、洽也。尚書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謂章帝在位凡四巡狩。賜人爵。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肅、祇、恭敬也。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中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庪音居毁反。是㠯鳳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

茂樹。尚書曰。鳳皇來儀。元和二年詔曰。乃者鳳皇鸞鳥。比集七郡。羽族、謂羣鳥隨之也。觀、魏門闕也。肉角、謂麟也。伏侯古今注曰
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麕。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葱葉。色赤黃。擾、馴也。緇文皓質。謂騶
也。說文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古今注曰。元和三年。白虎見彭城。黃暉采鱗、謂黃龍也。建初
五年。有八黃龍見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烏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下也。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

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羨溢乎要荒。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
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

曰。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奇獸神禽。謂白虎白雉之屬也。建初七年。獲白鹿。元和元年。日南獻生犀白雉。言應于瑞
圖。又合乎史諜也。坰牧、郊野也。卓犖、殊絕也。羨音以戰反。〔集解〕劉攽曰。注如人冠大坐。案文。大當作衣。冠如人衣冠坐也。昔姬

素雉朱烏。玄秬黃麰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來獻
雉。朱烏、謂赤烏也。尚書中候曰。太子
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黃麰、麥也。謂赤烏銜牟麥而至也。詩頌曰。貽我
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又曰。奉璋峨峨。〔集解〕惠棟曰。李善云。韓詩云。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今文
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王。王
動色。變今文泰誓已亡。此載見周禮疏也。

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

其爲身而有顯辭也。詩大雅曰。昭明有融。寅、敬也。尚書曰。嚴恭寅畏。聿、述也。懷、思也。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貽、遺也
安也。後昆、子孫也。言此並以光寵神靈文王武王之德。遺安於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猶重也。懿鑠、並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於鑠王師。言詩人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爲身而有自專之
也。並上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言今章帝既獲符瑞之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遺安遺下有燕字。是

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恁、念也。音人甚反。旅、陳也。充、當也。恭、肅也。恭館、謂廟中也。金縢、以金緘匱。藏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廂也。祕寶、謂河圖之屬。尚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啓金縢之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流、猶徧也。〔集解〕沈欽韓曰。廣雅釋詁。恁、思也。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圖書、河圖洛書也。亮、信。章、明。哲、智。言天授圖書者。爲天子所知也。孔、孔丘也。猷、圖也。孚、信也。孔丘之圖。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大也。逢休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爲天子之大命也。

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勑天乎。命、謂符瑞也。答、對也。三靈、天地人之神也。繁、多也。祉、福也。展、陳也。放、效也。音甫往反。效唐堯之文、謂封禪也。尚書璇璣鈐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之事大而且信。次、止也。寤寐常止於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蔑、輕也。憚、難也。勑、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尚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伊、維也。遂古、猶遠古也。楚辭曰。遂古之初。戾、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君。并武帝及光武爲七十四君。俾、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爲竹素之文者。無有光揚法度而棄其文章。不封禪者也。台、我也。今其如我何獨闕也。

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

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目望元符之臻焉。聖上、謂章帝也。諭、告。誒、也。道德仁義、人所當行。故以酒食爲諭焉。淵源林藪、諭深邃也。元、天也。符、瑞也。詩曰。肴核惟旅。覈、亦核也。謂果實之屬。〔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當作常。是。既成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煬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亙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讜、直言也。繇、兆辭。音胄。左傳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碩、大也。慮、思也。廣雅曰。絣、續也。音方萌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汪汪、猶深也。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鄭玄注云。丕、大也。律、法也。疇、誰也。亙、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唯漢與唐。〔集解〕惠棟曰。蔡邕注云。絣、使也。李善云。絣與栟。古字通。沈欽韓曰。洪範鄭注。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霁、克也。凡五兆皆有繇。故此云五繇也。先謙曰。皇、大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故曰唐哉皇哉。下皇謂漢。與堯比德。故曰唐哉。固後以母喪去官。〔集解〕惠棟曰。固母、樊叔皮之女也。如湻云。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大破之。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集解〕通鑑胡注。姓譜。种本仲氏。避難改焉。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

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集解）沈欽韓曰。古文苑有固奕旨。藝文類聚有固擬連珠。御覽五百九十傅玄敍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固喻美詞壯。文體宏麗。最得其體。范史遺之。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激、揚也。詭、毀也。抑、退也。抗、進也。（集解）通鑑胡注。激詭抑抗。皆指史家作意以爲文之病。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爾雅曰。亹亹、猶勉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言遷所是非。皆與聖人乖謬。卽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是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集解）通鑑胡注。排死節。謂言龔勝竟夭天年之類。否正直。謂言王陵、汲黯之戇之類。而不敍殺身成仁之爲美。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辠人。六國、五伯之辠人。四豪者。又六國之辠人。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辠不容於誅也。（集解）沈欽韓曰。尋論者之意。謂如王章傳贊云。不量輕重。以陷刑戮。何武等傳云。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翟義傳云。義不量力。以覆其宗。詞旨骫靡。以此譏固耳。章懷注舉游俠傳論以實之。失華范之本意矣。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也。（集解）王鳴盛曰。

此雖華嶠之辭、而蔚宗取之、故蔚宗力矯班失、如黨錮、獨行、逸民等傳、正所以表死節、褒正直、而敘殺身成仁之爲美也、諸列傳中亦往往見重仁義、貴守節之意、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謂下蠶室、然亦身陷大戮、此已上略華嶠之辭、智及之而不能守之、論語孔子之言也、言有智而不能自守其身、嗚呼、古人之所以致論於目睫也、史記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越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是以論也、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云裁成典墳、以示范曄、曄改爲帝墳、比良遷、董、謂司馬遷、董狐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兼麗卿、雲、司馬長卿、楊子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下校補

班彪傳下。案范書附傳例不標題。今固名已見。卷上小題止標班彪列傳卷下忽標班固列傳。是分卷補標之失。主人喟然而歎曰。文選。主人上有東都二字。

奮布衣目登皇極。文選。極作位。

繇數朞而創萬世。注。萬代、盛言之也。官本注。代改世。

前聖靡得而言焉。文選無而字。

作舟車。造器械。斯軒轅氏之所目開帝功也。文選。車作輿。斯下有乃字。

應天順民。文選民作人。案此本人字而反作民。亦後人改回之誤。

修袞龍之法服。注。始服冠冕衣裳。官本注。冠冕誤倒。

乃動大路。文選。路作輅。注。大路、玉路也。官本玉譌王。

順流泉而爲沼。文選。順作墳。注云。昭明諱順。故改爲墳。

焱焱炎炎。注。焱、火華也。音以贍反。柳從辰曰。贍乃瞻之誤。

吹野燎山。文選作欲野歕山。

輕車霆發。文選作輶車霆激。

游基發射。文選游作由。案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注云。魏志尙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游與由同。范氏施御。注。范氏、趙之御人也。至吾

爲範我馳驅。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至章懷以范氏爲趙之御人。引孟子以證之。誤甚。侯康曰。範我。當作范氏。章懷引此。正以注范氏施御句也。孫宣公孟子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宋書樂志四君馬篇。願爲范氏驅。雝容步中畿。豈效詭御子。馳騁趣危機。與孟堅此賦皆用孟子（賦上云范氏施御。下云彎不詭遇。其用孟子明甚）故章懷引孟子以證之。何義門所見後漢書。猶作范氏。（見困學紀聞箋）惠氏譏章懷誤引孟子。實不誤也。惟章懷以范爲趙之御人。以王良當之。此則誠誤。案張華博物志云。禹使范成光（文選李注引博物志光或作克）御龍。以行域外。則范氏名成光矣。但左傳。晉范宣子雖言其祖在夏爲御龍氏。而蔡墨則以御龍氏爲劉累。而夏后爲孔甲。顧劉累之後。何以復爲范氏。疑本一事。而傳聞異辭。要之御龍之范氏。自當爲夏之御人。章懷曰趙氏御人。則趙字疑亦涉下趙簡子而誤。否則簡子時。不得便爲趙。且范氏與王良何涉。章懷亦並未言卽趙王良也。惟侯氏謂

孟堅實用孟子或作本是也．當時亦並無趙岐本也．至章懷之引孟子．並引趙注．以釋範字．實仍爲範我．並非范氏．特引之專爲說下彎不詭遇．原別爲一義．與文選注引孟子正同．惠氏必謂爲證上趙之御人．亦似過拘．

彎不詭遇．文選彎作轡．

南趯朱垠．文選趯作燿．

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文選作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

膺萬國之貢珍．注．賈逵注國語曰．膺．猶受也．官本脫國語二字．

外接百蠻．文選接作綏．

乃盛禮樂供帳．文選作爾乃盛禮興樂供帳．

鍾鼓鏗鎗．鎗官作鏘．文選作鎗．

久沐浴乎膏澤．文選久作又．乎作於．

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文選。除作抑。上作盛。

賤奇麗而不珍。文選。不作弗。

形神寞漠。注。和順以寂寞。官本注。寞作漠。文選注同。耳目不營。文選。不作弗。

俎豆莘莘。注。莘莘、衆多也。音所巾反。巾。文選注同。官本注作申。

西都賓矍然失容。注。矍、視遽之貌。音許縛反。縛。官本誤縛。

今將喻子五篇之詩。文選作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

容絜朗兮於湻精。注。春秋元命包云。官本云作曰。

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侯康曰。固集有東巡頌。南巡頌。文皆不全。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遺原譌遺。依後文正。官本不誤。

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案章紀。建初八年六月。北匈奴大人率衆款塞降。章和元年十月。北匈奴屋蘭儲等率衆降。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南匈奴傳亦言章和元年。北庭大亂。屋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二年正月。肅宗崩。和帝立。十月。竇太后以竇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雖紀傳文字詳略不同。然自建初八年訖於章和二年。其間絕無北單于遣使貢獻之事。范列此事於固從竇憲出征之前。殊不可攷。

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注。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官本注脫子字。

楊雄美新。典而不實。文選不作亡。

同乎草昧。文選乎作於。

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文選無者字。

以冠德卓蹤者。文選蹤作絕。

虞亦命夏后。文選虞上仍有有字。

辰居其域。文選、辰作宸。案說文、宸屋宇也。辰居本論語。蔡邕注同。字作宸者、借通耳。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景屬宸居。李善注、亦引典引蔡注。王融曲水詩序、是以得一奉宸。注云、宸與辰同。已見上文。此爲借通之明證。其本字仍當作辰。然能辨者尠矣。

同受侯甸之所服。文選無所字。

以伯方統牧。文選、伯方作方伯。

乘其命賜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文選、戚作鉞。格作恪。

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文選、偉作華。

然猶於穆猗那。文選、然作亦。

爲奕乎千載。集解先謙曰、至爲奕言光曜之大。文選蔡邕注、爲奕、光曜流行貌。

誕略有常。至注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官本政作改。

光被六幽。集解惠棟曰、幽讀爲微。至𢆶亦聲。案說文、𢆶从二幺。微也。幽从山𢆶。隱也。𢆶得聲於幺。幽得聲於𢆶。借𢆶之訓以通幽之讀。無例可通。疑惠說本不如此。傳其書者誤也。經典幽本通

黝訓爲黑色．疑古幽字本从玆省聲．如艸部之茲．故讀與玆近．班氏父子．家學相承．叔皮通幽賦．以幽與姬災周龜爲韻．孟堅此文以幽與基周熙匯頤爲韻．及東都賦．以幽與衢無爲韻．正復同例．足證古音本相近矣．

匽亡迥而不泯．文選匽作匿．迥作冋．

厥道至乎經緯．至內浸豪芒．文選厥道二字連上匪漢不宏爲句．乎作於．浸作沾．

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注賓謂殷周二王之後爲漢之賓．官本爲作謂．誤．

而理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文選朋作用．論作誨．又毛刻文選蔡邕注本屯作純．不傳上無而字．

羨溢乎要荒．文選羨作洋．

宜亦勤恁旅力．宜亦．文選作亦宜．㠯充厥道．注充、當也．官本充誤允．

定性以和神．文選作因定以和神．

寤寐次于聖心．至憚勅天乎．宋刻文選．心上無聖字．注仍有之．胡氏考異以爲脫字是也．又文選天下有命字．

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文選無乎字。

旣成羣后之讜辭。至奮炎景。文選。成作感。炎景作景炎。

而不敍殺身成仁之爲美。注。自與殺身成名。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官本注。季路上有若字。與前書合。惟前書仇牧下原有死字。各本皆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史記曰．陳公子完奔齊．以陳字爲田氏．應劭注云．始食采於田．改姓田氏．〕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集解〕沈欽韓曰．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第八氏．亦齊諸田之後．田廣弟田英．爲第八門．田氏．王莽時有講學大夫第八矯．〕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赴之．倫迺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強持滿以拒之．〔引強、謂弓弩之多力者．控引之．持滿不發也．〕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東觀記曰．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石作碩．〕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子食采於朝鮮．因氏焉．〕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訣、別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

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集解〕惠棟曰，袁紀作王伯春。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糞除、猶掃除也。陌上號爲道士。〔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襃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卽召倫爲主簿。〔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襃爲謁者，從車駕至長安，言倫于興，復出爲郡吏也。時長安鑄錢多姦巧，迺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記曰，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軌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軌作輕，引劉攽曰，注姦輕所集，案姦輕無理，當是軌字。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尙不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嶠書曰，蓋延代鮮於襃爲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爲，至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王應麟云，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猶近於書之典誥也。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吏，除倫爲醫工長。時翟除者多，綬盡，但假印，倫請於王，王賜之綬。百官志云，醫工長主醫藥，比四百石。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目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集解〕先謙曰，御覽四百二十

五引續漢書。作不過從弟兄飯。寗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爲市掾。人有遺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生是語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時吳郡沈豐、爲郡主簿。倫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臘日。常悲戀垂泣。豐迎母至廣陵。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臥便渡。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集解〕汪文臺曰。北堂書鈔七十四引續漢書云。爲政修理。清靜不煩。妻子自爲炊爨。俸祿常取赤米。沈欽韓曰。董昆字文通。餘姚人。清約守貧。茹菜不厭。郡守第五府君嘉其令名。署上計吏。舉察孝廉。爲天下之最也。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集解〕先謙曰。官本無頗字。考證云。一本初字下有頗字。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嗁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

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躬與奴共發棘田種麥。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顯拔鄉佐玄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淸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大司農玄賀。宕渠人。益部耆舊傳云。賀字文和。州辟爲從事。舉姦摘伏。以人無怨。東觀記云。賀爲九江太守。行縣。齎持乾糒。但就溫湯而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以財相貨曰賕。音其又反。又音求。〔集解〕惠棟曰。說文云。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從貝求聲。古文尚書呂刑云。惟貨惟求。馬融云。有求請賕也。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集解〕沈欽韓曰。華陽國志、漢中趙瑤、自扶風太守徙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五伯魚自蜀郡爲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矣。蓋漢世以爲美談。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狷。狂狷也。

〔集解〕周壽昌曰、案狂與狷是兩等人。不能訓狷爲狂。狷也。范冉傳以狷急不能從俗。陰興傳豐亦狷急。注、狷、疾也。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尙書洪範之言。〔集解〕惠棟曰。鄭元尙書注云、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脩、脯也。饋、遺也。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猶諭也。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也。臣嘗刻著五臧。書諸紳帶。刻著五臧、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垂之三尺。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㠯馬氏爲言。竊聞衞尉廖㠯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㠯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㠯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㠯不聞。〔集解〕先謙曰。以不聞疑作不以聞。而誤倒。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㠯安之。〔集解〕先謙曰。宜下奪一思字。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裁與纔同。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集解〕惠棟曰。建初三年。倫又上疏曰。臣愚㠯爲貴戚可封侯㠯富之。不當職事

目任之何者。繩目法則傷恩。私目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目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爲作以。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目爲從事。〔集解〕惠棟曰篤傳。從擊西羌。戰沒于射姑山。則篤實死事。倫言爲不讎矣。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目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望、物望也。〔集解〕蘇輿曰事望猶名實。苟有所懷。敢不自聞。〔集解〕蘇輿曰自疑以之誤。竝不見省用。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疾俗吏苛刻。〔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倫常以中興以來二圭好吏化俗尚苛刻。政化之本。宜先以寬和云云。化乃治字也。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目勸成風德。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體晏晏之姿。目寬弘臨下。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爾雅曰。晏晏溫和也。〔集解〕惠棟曰梅賾尚書云。欽明文思安安。漢時皆作晏晏。思讀爲塞者。讀思長言之。讀塞短言之也。晏與安古字通。魏受禪表亦云欽明文塞晏晏。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東觀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被死罪二人。凡六人。〔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被作減。是。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

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臣聞爲政三年有成。必世而後仁。 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竝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愼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譴。責也。（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丞相故事。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若孝廉。廉吏。務盡實覈。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曹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宜當作並。 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以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孔子之言。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集解）王會汾曰。案臣愚不足採下。當有脫句。

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鄭玄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爲諭也．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趣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呴飄山．聚蚊成雷．前書中山靖王之語．〔集解〕先謙曰．前書作漂山．注語官本作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集解〕先謙曰．官本作議論．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病酒曰酲．詖險趣埶之徒．誠不可親近．蒼頡篇曰．詖、佞諂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云是所至願也．多一之字．倒一所字．先謙曰．據攽說．所見本此臣二字蓋作是．倫奉公盡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每上封事．自作草．不復示掾吏．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

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集解〕蘇輿曰。胡廣追表袁彭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見袁安傳。然少蘊藉。不修威儀。蘊藉、猶寬博也。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集解〕劉攽曰。廠延年云。唐睿宗下詔用十起作元子事。本出於此。明當作起也。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祕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集解〕劉攽曰。倫未嘗有爵。無緣言嗣。明多此一字。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為太子廢也。樊豐等譖之。廢為濟陰王。頡為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即位。擢為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頡永建中卒。倫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覈爲方。峭覈、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非夫愷悌之士。〔集解〕沈欽韓曰。倫之赤米布被。非以概諸人也。以律身也。律人則刻。律身何傷。攀車上書。去思如是。非愷悌君子孰能之。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惇惇、純厚之貌也。音敦。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目弦韋爲佩。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也。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偪下。禮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目中和言也。

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中。目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大尉清詔。使荊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廉、察也。〔集解〕惠棟曰。衞宏漢舊儀云。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其以清詔使案問事。御史爲駕一封。行赦令駕二封。皆特自奏事。各以所職劾中二千石以下。洪頤煊曰。范滂傳。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飢荒。盜賊並起。以滂爲清詔使廉察之。舉奏刺史二千石目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目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稸。勤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終至數千家。桴、擊鼓杖也。音夫。目能換爲衞相。周後衞公也。〔集解〕王補曰。前書薛宣傳。宣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換謂更任也。又本書朱浮傳。守宰數見換

易。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集解〕沈欽韓曰考異云楊秉傳作超弟匡者傳作超弟子。爲濟陰太守。負埶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衞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鉛刀諭。〕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吏親客四十餘人。〔集解〕先謙曰官本作賓客親吏是。六七日中。糾發其臧五六十萬。種卽奏匡。幷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泰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集解〕惠棟曰司馬法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卽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集解〕沈欽韓曰考異云帝紀延熹三年十一月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又臧旻訟種書稱種所坐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然則種必不能降無忌。此說妄也。案考異謂單超巳死。與種事不相當。容可致疑。然亦止據楊秉傳爲河南尹事。以至齟齬。或秉傳之誤。若單超陷種。其事炤灼。不應矛盾。至衞羽說降無忌。則應有之事。段熲傳太山琅邪賊聚衆三萬人。皇甫規傳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方術傳趙彥爲宗資陳孤虛之法。宜發五陽郡兵。則其徒黨熾盛。積爲巨寇。羽雖說降三千餘人。未議消滅。時宦官恣睢。以喜怒爲功罪。無妨外方上降內已定劾。如此等事。傳寫不少。考異譏范之妄。未免寃抑。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集解〕沈欽韓曰考異云帝紀李雲死在延熹三年春宦

紀在二年秋案楊秉傳三年坐救雲免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坐單匡使客任方刺衞羽繫獄亡走論作左校若如范書則雲死時、單超已死案超傳以三年卒其在雲死前後尙不能定何得更能陷種又雲書所論立鄧后與封五侯事皆在二年袁紀似近之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稸怒以待之初種爲衞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閭子直、及高密甄子然〔集解〕惠棟曰鄭志載荅甄子然難禮蓋與臨碩孝存同爲康成之友惜逸其名孔融敎高密令曰志士甄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悒烈士之心與豆三斛沈欽韓曰劉知幾訛爲甄守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集解〕惠棟曰還徙有送吏猶今之解徙也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昊上書訟之曰〔集解〕先謙曰官本昊作旻是魏志臧洪傳洪父旻、以徐州從事辟司徒府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前書曰季布、楚人爲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敢進計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並其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爲河東守管仲錯行於召忽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

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錯猶乖也．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集解）先謙曰．以可死當爲可死．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鈎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信音申．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廟堂無擇言之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泰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集解）蘇輿曰．漢世課吏．牧守令長界內盜賊不收捕有負．建武十六年．詔弛其令．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蓋未幾即復舊制．陳忠傳．長吏防禦不前．皆欲采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度尚傳．尚爲荆州刺史．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己負．是也．公負猶今言公罪．蓋有他績．則負可除耳．臯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

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種子巡、字文休。辟太尉掾、與杜陵金敞、韋端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

鍾離意。〔集解〕惠棟曰、世本云、鍾離與秦同祖、其後因封爲姓。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集解〕惠棟曰、意別傳云、汝南黃讜拜會稽太守、召意署北部督郵。時郡中大疫、黃君轉署意中部督郵。會稽典錄云、郡署意北部督郵。烏程男子孫常、常弟烈、分居、各得田半頃。烈死、歲飢、常以稍米粟給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烈兒長大、訟掾史議、皆曰、烈孫男兒遭飢、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意獨曰、常身爲伯父、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奸挾私、貪利忘義。烈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義也。請常田俾烈妻子。於是衆議無以奪意之理。沈欽韓曰、北堂書鈔引意別傳曰、西部都尉南陽任延以優文召縣曰、都尉德薄、思賢汲汲、處士鍾離意正色鄉黨、百行優備、應合補吏。檄到、史掾以禮發遣者。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集解〕先謙曰、御覽二百五十三引續漢書酒禮作鷄酒。府下記案考之。記、文符也。案、察之也。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集解〕惠棟曰、意別傳云、太守黃君大怒、驛馬召意也。曰、春秋先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詩大雅之文。刑、見也。御、治也。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疫、癘氣也。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給之。〔集解〕蘇輿曰、既云身自、不必再言親恤矣。隱親猶恤愛、謂撫恤而慰愛之也。釋名、親、襯也。（襯當作儭、下同。）言相隱襯也。蒼頡篇、親、愛也、近也。一切經音義、儭、至也、近也。（說文作親。）隱親與隱儭同義。所部多蒙全濟。〔集解〕惠棟曰、意別傳云、意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門、入家、賜與醫藥、詣神廟、爲民

禱祭。召錄醫師百人合和草藥。恐醫小子或不良毒藥齊賊害民命。先自吞嘗。先後施行。其所臨戶四千餘人。並得差愈。後日府君自出行災眚。百姓攀車涕泣曰。明府不須出也。但得鍾離督郵。民皆活也。舉孝廉。再遷。（集解）惠棟曰。意別傳。太守賓翊召意署功曹。又揚州刺史叟君三辟意署九江郡從事。三府則席。叟君見意曰。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聞。刺史何惜王家之爵。不貢賢者。乃表上尚書。辟大司徒侯霸府。（集解）惠棟曰。意別傳云。署□曹掾。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集解）惠棟曰。意別傳云。意使令出見錢、爲徒作襦袴。各有升數。令對曰。被詔書。不敢妄出錢。意曰。使者奉詔命。當私行耶。出錢便上尚書。使者亦當上之。意亦具㠯聞。光武得奏。㠯見霸。（集解）顧炎武曰。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惠棟曰。意別傳云。光武皇帝得上狀。見司徒侯霸曰。所使掾史、何乃仁恕爲國用心乎。如此。則范書略其文耳。視字仍當爲見也。先謙曰。此文見上有㠯字。與別傳義殊。當從顧說。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還。㠯病免。後除瑕丘令。瑕丘。今兗州縣也。（集解）惠棟曰。意別傳。意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兒直驍悍有力。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桀悖好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掾。敕謂之曰。令昔破三軍之衆。不用尺兵。嘗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良謀爲之耳。掾之氣勢安若。宜愼之。因復召直子涉署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走至寺門。吹氣大言。言無上下。意敕直能爲子屈者。自縛謝令。不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告曰。令前告汝。嘗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耶。敕獄械直父子。結連其頭。對榜（傅壯切）掾史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爲善。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

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集解〕惠棟曰。別傳所載與此異。曰。意爲瑕丘令。立春。遣戶曹史樘建、賫青幘幡白督郵。督郵不受。建留於家。還白。意言受。他日意見督郵。而督郵謝意。言所以不受青幘幡者。已自有也。意還召建。問狀。建惶怖叩頭。意曰。勿叩頭。使外聞也。出。因轉署主記史。假遣無期。建歸家。父問之曰。朝大士衆。賢能者多。子何功才。旣獲顯榮。敢乃無期。寵厚將何謂也。得無有不信於賢主耶。建長跪。以青幘幡意語父。父嘿然有頃。令妻設酒殺雞。與建相樂。謂建曰。吾聞有道之君以義理殺人。無道之君以血刃加人。長假無期。唯死不還。將何以自裁乎。酒畢。進藥。建遂物故。二十五年。遷堂邑令。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集解〕洪頤煊曰。前書地理志堂邑屬臨淮郡。郡國志屬廣陵郡。質帝紀。廣陵賊張嬰等反。攻殺堂邑長李注。縣屬廣陵郡。今揚州六合縣也。而此注失之。縣人防廣爲父報讎。〔集解〕惠棟言。袁宏紀、廣遺腹子也。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集解〕汪文臺曰。書鈔引續漢書云。意爲堂邑令。治有政化。百姓懷附。顯宗卽位。徵爲尙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簿、文記也。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集解〕惠棟曰。意別傳云。交阯刺史張恢、居官貪亂。珠璣寶玩乃有石數也。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載其言。〔集解〕惠棟曰。尸子云。孔子至于勝母。莫矣。

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案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故也. 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集解〕惠棟曰.易象傳云.即鹿无虞.以從禽也. 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犧牲.禱於山林之社.以六事自責.〔集解〕王補曰.王應麟云.六事自責.未於荀子.案見荀子大略篇.章懷獨於此傳及周舉傳注.俱引帝王紀.故厚齋正其失.袁宏紀此下有今百姓須雨而天久旱. 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是宮室營.政不節之類也. 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君臣相濟.上下同憂也.今天下疲弊.衣食不充.可謂憂也. 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辠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集解〕惠棟曰.韓非子云.嘉厚純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官本考證云.征當作怔. 帝策詔報曰.〔集解〕通鑑胡注.策

詔者、書詔於策也。湯引六事咎在一人。（集解）惠棟曰呂覽九月紀云湯克夏而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闚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蓋時修雩場在明堂之南。今又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說文云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音注。時詔賜降胡子縑尙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辠重郎位小辠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拘執也（集解）惠棟曰高誘淮南子注、格、榜牀也注以爲拘執失之。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集解）惠棟曰意別傳意爲尙書僕射其年匈奴羌胡歸義詔賜縑三百匹尙書侍郎廣陵鄲受詔誤以爲三千匹賜匈奴詔大怒鞭鄲欲死意獨排省閣入諫曰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是以左衽之徒稽首來服愚聞刑疑從輕賞疑從重今陛下以鄲賞誤發雷電之威海內遐邇謂陛下貴微財而賤人命臣所不安明帝以意諫且鄲錯合大義恚損怒消貰鄲敕大官賜酒藥詔謂意曰非鍾離尙書朕幾降威於此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隱猶私也（集解）通鑑胡注、隱者人君耳目所不及帝好以耳目窺其隱而發之。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提拽（集解）通鑑胡注、提讀如冒絮提文帝之提音大計反擲物以擊之也曳、拖也引也錢大昭曰申屠剛傳尙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虞延傳建武二十年東巡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此皆光武

時事。東都初制嚴切如此。非獨明帝性褊察也。左雄傳。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然則光武所捶撲。止是尚書侍御史。明帝則兼及九卿。故史以褊察譏之。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曲禮之文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是時刑法嚴峻。人懷憂懼。因是變也。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水泉涌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集解）惠棟曰。案鹿鳴詩云。和樂且湛。又云。以宴樂嘉賓之心。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愼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

陰陽乖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意別傳曰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鞠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卽召問伯果服焉〔集解〕劉攽曰注錢萬三千文案古人言錢不曰文世俗乃有此文明多一文字惠棟曰仲舒通春秋洞天人性命之理故見諸璽書後德陽殿成殿名曰北宮中有德陽殿〔集解〕惠棟曰永平七年成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入引漢官典職曰德陽殿周游容萬人自偃師去宮四十五里激洛水於殿下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

若在此殿不立〔集解〕先謙曰殿不立東觀記作不得成此殿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爲政愛利輕刑愼罰撫循百姓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旣畢謂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大悅〔集解〕惠棟曰王充論云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象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謝殃禍可以除去先謙曰此注當在前爲堂邑令下誤入於此官本決作洟謂作爲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

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杫杫思反謂俎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杫〔集解〕周壽昌曰方言注杫郭璞音賜集韻亦作桃謂板施於礎上杫下者廣雅作桒云閬也機也此爲近之於臺上枕門閬不必有俎几可枕也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

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尙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皁袍．及侍史二人．蔡質漢官儀曰．尙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靑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畫通中枕臥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尙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絜被服．執香爐燒熏．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嵩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集解)通鑑胡注．宗均．范書作宋均．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司空宗俱碑．案後漢宋均傳．均族子意．意孫俱．靈帝時爲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龜膊上刻字．因以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諸書參考．以謂自均以下．其姓皆作宗．而列傳轉寫爲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謬．黨錮傳注引謝承書云．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世爲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則宋字傳寫誤也．南蠻傳中敍受降事．正作謁者宗均．此卽見於本書．可參校者．廣韻宗姓．周卿宗伯之後．出南陽．論衡程才篇．東海宗叔犀．卽此宋叔庠也．張說宋璟遺愛頌．尙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均與宋欽道也．然則此傳宗均訛爲宋均．自唐已然．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辰陽．今辰州辰溪縣．(集解)先謙曰．今辰州府辰溪縣西．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尙．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前書音義曰．擢選精勇．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既至而尙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

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矯制。〔集解〕惠棟曰。何休公羊注云。詐稱曰矯。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集解〕惠棟曰。案矯制在賊律。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集解〕通鑑胡注。受命而出。未復命則不當先過家。今使過家上冢。所以示寵榮也。其後每有四方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長音直亮反。禁之不得奢侈有餘。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有不義之民。尙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旦。袁宏紀云。均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令與諸曹分休。屬縣無事。百姓安業焉。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檻爲機以捕獸。穽謂穿地陷之。均到。下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患。咎在殘

而勞勤張捕（集解）通鑑胡注張設也設爲機穽以伺鳥獸曰張裴炎獮猩銘所謂奴欲張我是也王補曰風俗通作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集解）沈欽韓曰應劭正失云虎嚴棲穴處豈能犯陽侯凌波濤而橫厲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至鬼方絕域之地乎愚謂物理相感容有非意然東漢風尚標榜名浮於實譬筆尚論尤鶩矜夸著作東觀則敘所先方志家乘靡成捕影故漢魏以下諸人搦管不啻汗牛如虎渡江一事劉平、劉昆、宋均皆有之率是而推蹤迹北府凡厥佳稱後先稗販考古之士所宜鑒別也（北堂書鈔從部者舊傳云趙瑤爲緱氏令到任虎負其子出界）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浚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慎縣南（集解）洪頤煊曰郡國志浚遒縣屬九江郡劉昭補注宋均傳縣有唐后二山是也注云屬廬江誤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嫗猶祭之有尸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一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于是敕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叩頭伏罪乃殺之永平元年遷東海相（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叔庠（一本作犀）爲東海相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十九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

尙書令。每有駁議。〔集解〕惠棟曰、蔡邕獨斷云、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處正、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愚戇異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多合上旨。〔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云、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未嘗不合上意。均嘗刪翦疑事。帝目爲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尙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目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貰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爲民愛若此。目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爲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集解〕沈欽韓曰、扶輿、蓋漢晉人常言、晉山濤傳遂扶輿還洛、劉寔傳遂自扶輿冒險而至、皇甫謐傳、扶輿就道、蓋勉強扶持之意。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目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騶、養馬者、亦曰騶騎。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侍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目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言。〔集解〕先謙曰、官本言作害、是。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尙書。恆欲叩頭爭之。目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

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于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夏侯勝也。）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集解〕錢大昕曰。案阿陽縣屬漢陽郡。不云侯國。而上黨之陽阿爲侯國。此阿陽或陽阿之誤。）建初中。徵爲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竝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集解〕惠棟曰。即、就也。）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尚書曰。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幣。錫周公也。）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躬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衍謂流衍、傍食它縣。）男女少長。竝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集解〕惠棟曰。白虎通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

功德加於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云。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黃山曰。公羊傳周公拜乎前。魯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卽諸父昆弟皆臣之義。所目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目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磐、謂盤桓不去。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目義斷恩。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行日取便利之時也。目塞衆望。帝納之。章和二年。〔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爲章和元年事。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也。界目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爲雄。弱卽屈服。自漢興目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

國坐享大功。享，受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因宜其歸附。〔集解〕王補曰。官本因作宜。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詔問執金吾耿秉。秉言可聽。師未出而帝寢疾。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竇門。負埶放縱。〔集解〕先謙曰。官本故作放。是。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爲司空。漢官儀曰。字伯儷也。〔集解〕惠棟曰。司空宗俱碑。公諱俱。字伯儷。南陽安衆人。祖父司隸校尉。父長沙太守。察孝。爲城門候。歷郎中、議郎、五官中郎將、越騎校尉、汝南太守、少府、太僕、太常。遂拜司空。洪适云。碑與史皆合。惟傳誤以宗爲宋爾。俱持國秉一歲。有奇。雖無別傳。不詳其人賢否。而宦者傳云。熹平元年。有人書朱雀門。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司隸劉猛以誹書直。不肯急捕。若俱者亦尸祿一人之數也。洪頤煊曰。靈帝紀建寧四年。太常宗俱爲司空。

寒朗〔集解〕通鑑考異．范書作寒．陸龜蒙離合詩云．初寒朗詠徘徊立．惠棟曰．袁紀作蹇．今有蹇姓．音件．與袁紀合．當從之．胡注．姓譜有寒姓．諸侯后寒之後．又曰周武王子寒侯之後．棟案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寒與韓古字通．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集解〕惠棟曰．耿純傳．宿封隧鄉侯．非建也．坐楚事爲耿阜．以東光侯徙封莒鄉侯．隧當作莒．建當作阜．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集解〕通鑑胡注．鄧鯉、劉建．（？）考案袁宏紀作灌澤侯劉鯉．曲成侯竇建．劉元傳．元三子求、歆、鯉．求爲襄邑侯．鯉爲壽光侯．求卒．子巡嗣．徙封灌澤侯．然則灌澤侯乃劉巡．非鯉也．竇建亦無考．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愕音五故反．〔集解〕惠棟曰．史炤釋文云．錯、倉各切．或作措．竦也．愕、逆各切．相遇也．或作愣．李善云．爾雅云．遻、見也．與愣同．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乃召朗入問曰．〔集解〕先謙曰．官本乃上有帝字．是．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

六

令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時上。猶即上也。上音時掌反。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引去。〔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將下捶之。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過。〔集解〕先謙曰。官本過作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目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目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辠禍及九族。〔集解〕惠棟曰。漢律云。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尚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故云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者。〔集解〕惠棟曰。許愼淮南子注云。牾、逆也。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集解〕沈欽韓曰。此重囚不應聽其自死。故主者自繫。今法猶然。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目朗納忠先帝。拜爲易長。易、今易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保定府雄縣治。歲餘。遷濟陽令。目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

狩。（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東平王蒼傳中亦有此語。疑行字衍。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為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為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左氏傳曰。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踴者。故對曰。踴貴而屨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踊。謂刖足者屨。（集解）蘇輿曰。今左氏傳博作溥。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詭、詐也。本於諫爭則絞切。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絞、急也。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知急去苛。（集解）先謙曰。官本知作矯。是。臨官目絜。匡帝目奢。（集解）惠棟曰。吳械云。奢。詩戈切。宋均達政。禁此妖禜。禜、祭也。于命反。禽蟲畏德。子民請病。謂人為之請禱也。意明尊尊。割恩藩屏。穀梁傳曰。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意諫令諸王歸藩。故云割恩藩屏。音協韻必政反。惵惵楚黎。

寒君爲命。惵惵、懼也。黎、衆也。（集解）惠棟曰。命讀爲名。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一校補

第五倫傳倫少介然有義行。柳從辰曰。袁紀又言倫好黃老。以孝行稱。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赴之。官本赴作附。柳從辰曰。袁紀亦作爭往附之。

詣郡守鮮于褒。錢大昭曰。褒、上谷人。見陰興傳。案陰興傳作于裒。褒、裒古通作也。

左轉高唐令。注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南四十里。

此聖主也。一見決矣。侯康曰。東觀記作當何由一得見快矣。（今本快作決。此據御覽五百六十三改。）文義較勝。如范史所云。則是見詔書而決爲聖主耳。與下文等覽笑之之言不相應。案范意本謂倫自云一見光武即可決定之。因已讀詔書。易於取決。不待再見也。仍與東觀記說相合。特記文頗似倫急欲得見。措辭未善。故改之。今本東觀記固多修改。但以范書證之。舊本之作快。要是譌字。

有詔以爲扶夷長。注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今寶慶府新寧縣東北。案扶同夫。熊君碑扶夷爲侯相。續志夫夷侯國。故屬長沙。則改國在後明矣。前志扶夷亦本零陵郡縣。其改屬長沙。當在中興之初。然則倫時縣尙屬長沙。非屬零陵也。

數歲拜爲宕渠令。注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續志。宕渠屬巴郡。今綏定府渠縣東北。

顯拔鄉佐元賀。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至賀字文和。柳從辰曰。今東觀記作字文宏。从弓右厶。案惠下引東觀記。不言賀字有異。或所見本與耆舊傳合。

刻著五臧。注作藏。依正文改。官本文注皆作藏。柳從辰曰。徐鉉云。漢書通作臧。从艸。後人所加。

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案在所。猶所在。篤本杜林人。嘗居美陽。爲美陽令所收，故云在所縣令。事具文苑傳。又篤被收在光武時。其免罪後曾仕郡爲文學掾。倫從數十年後追論之。宜不見省。

吾子有疾。吾原本譌君。御覽五百十二引作吾。已據正。官本不誤。

歲終至數千家。官本終作中。

管仲錯行於召忽。注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柳從辰曰。官本注。此仲字作子。與說苑本文合。案傳文既作管仲。在子路之問。亦不應一口兩稱。官本蓋踵今本說苑之誤。

鍾離意傳。意獨身自隱親。集解。蘇輿曰至隱親與隱儭同義。柳從辰曰。隱親、袁紀作隱視。親、視、形似而譌。蘇說鑿矣。案柳說是。古隱與㶩同。鄧禹傳訓考量隱括。彼注云。隱審量括之也。隱視、猶言審視。此注釋隱親之隱爲隱恤。蘇氏並隱親二字說爲恤愛。則皆就用心言之。與身字不應。

所部多蒙全濟。部原譌步。據意別傳。意時本爲北部督郵。步乃音近而譌。已據正。官本不誤。

惡其名也。注。尸子又載其言。官本注末有也字。

昔成湯遭旱。注。帝王紀曰。官本注。紀作記。非。

常目事怒郎藥崧。常當作嘗。各本皆失正。

鹿鳴之詩。注。食野之苹。官本苹作苹。與毛詩合。案苹卽荓字。與苹通作。說文。苹、荓也。無根浮水而生者。荓、苹也。亦互訓。鹿鳴之苹。毛傳本訓荓。此卽爾雅苹（釋文本作苹）荓其大者蘋之義。鄭箋以水中之荓非鹿所食。易爲藾蕭。亦爾雅苹藾蕭之義。然鄭義後起。三家蓋仍作荓。故毛傳借以通訓。

出爲魯相。注。問此何甕也。官本注。此作其。

以愛利爲化。注。或持材木爭起趨作。官本注。材譌林。又今本東觀記。起作赴。御覽引同。案趨作卽是赴功趨上。不當更言赴。此今東觀記依御覽改字之失。人皆大悅。大悅。官本注作悅服。

無被枕杫。集解。周壽昌曰。至不必有俎几可枕也。案閬爲門當中所豎直橛。旣非可枕之物。且門爲帝夜入臺所必經。非可枕之處。郎直宿自有常所。亦不應枕當門。其說鑿矣。又廣雅釋

器明云梡、樏、㯼、房、杫、虞、梴、𦛗、俎几也。周乃不之取。而取釋宮之杗以當之。殊嫌迂曲。俎几者。几之式同於俎。非卽俎也。說文桯、安身之几坐也。梴、桯前几。臺中直夜自應有可凴之几。注說本不誤。周謂不必有似未確。

宋均傳。今爲民患。官本患作害。

浚遒縣有唐后二山。集解。洪頤煊曰。至 注云。屬廬江。誤。今廬州府合肥縣南四十里。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至 災害流亡所由而作。柳從辰曰。袁紀、初上好用能吏。卒多暴虐殘刻。終皆毀敗。均曰。國家喜文法吏。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所由作也。案袁紀意雖與傳略同。而曰能吏曰文法吏曰文吏。又曰廉吏。屢易其名。於說益望緣文法吏並非眞能吏廉吏也。范以身或廉法一語括之。莫不了解。固非衆漢書所及。

擢拜阿陽侯相。集解。錢大昕曰。至 此阿陽或陽阿之誤。阿陽。今平涼府靜寧州南。陽阿。今澤州府鳳臺縣西北四十里。

止是利其抄掠。官本止作正。

會南單于竟不北徙。案南單于上書。欲破北成南。幷爲一國。未言欲還都北庭也。意疏專重聽南單于北還爲不便。盡據當時推測之辭。及見其竟不北徙。乃出兵耳。然尋其文義。語殊未了。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至 而帝寢疾。案袁紀以南單于上書爲章和元年事。故以詔問耿秉亦屬之肅宗。但據范書南匈奴傳。載南單于所上書。有孝章皇帝聖思遠慮等語。則袁紀之誤明矣。

寒朗傳。寒朗集解。通鑑考異。至寒與韓古字通。錢大昭曰。寒姓。前書游俠傳有陝人寒孺。

與三府掾屬。官本掾譌椽。

上行東巡狩。集解。王會汾曰。至疑行字衍。案班彪傳下。載固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文注亦同。行、安行也。天子以四海爲家。出即曰行。所止曰行在所。崩曰大行。前書高紀曰行如武紀曰行幸又元封元年。行、遂東巡海上。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太初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本有前例。王氏乃忽疑行字爲衍。誤矣。

晏子一言。齊侯省刑。注。於是景公繁於刑。官本注於是作于時。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荊、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后。〔集解〕沈欽韓曰。案文少一皇字。彊爲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慼慼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二十八年十月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集解〕洪亮吉曰、續志、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也。今考二郡祇十九縣。下二字蓋衍文也。錢大昕曰。郡國志。東海十三城。贛榆本屬琅邪。實十二城。魯國六城。并之止十八縣。而琅邪郡之開陽、臨沂、即邱、繒、下邳國之下邳、曲陽、司吾、良成、廣陵郡之海西、泰山郡之南城、費、皆故屬東海。故云

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簴之縣。擬於乘輿。虎賁、旄頭、鍾簴解見光武紀。縣音玄。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兗州曲阜城中。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東西廊臨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池臺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云。周行數里。仰不見日。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集解〕錢大昭曰、王五月戊寅薨。紀作十月戊申。誤。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藩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身既夭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集解〕通鑑胡注、言身既夭死。而子孫又貽上之人憂慮也。誠悲誠慙。〔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

句上有臣特蒙大恩.兼大國.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目全利之也.(集解)通鑑胡注.息、子也.政、其名.袁宏紀、政淫欲無行.故彊以爲言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如皇太后陛下深爲規度.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目臣無男之故.無男、無多男也.處臣三女小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爲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爲酇侯之類.(集解)周壽昌曰.此注誤也.漢制.皇女封縣公主.視列侯.諸王女封鄉亭公主.視鄉亭侯.彊長女沘陽公主適竇勳.沘陽爲縣.視列侯.故云小國侯也.餘二女無考.想亦封縣公主矣.東漢無婦人封侯之事.後東平王蒼五女皆封縣公主.亦異數也.此臣宿昔常計.私計天恩.不敢忘也.今天下新罹大憂.光武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避風氣.終始天道.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發魯相所上檄.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司空掌水土事.大喪掌將校復土.今使護藩王喪.殊禮也.錢大昕曰.袁宏紀.馮魴也.大字衍.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親喪事.贈目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解並見光武及明帝紀.(集解)先謙曰.親、官本作視.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之母也.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目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

禮。目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目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近之矣。將作大匠留起陵廟。壚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爲列侯。肅性謙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目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復上縑萬匹。目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襃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爲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背。背或爲瘠。〔集解〕先謙曰。官本背作胔。沈欽韓曰。莊子。胔臧可以休老。胔子斯反。亦作揹。子淺反。玉篇。減也。此毀背義同。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既祥之後。而復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縓緣。縓即紅也。縓音七絹反。鄭玄注周禮曰。淺絳也。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襃具目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目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己率禮。〔集解〕惠棟曰。馬融論語注。克己約身也。孝敬

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苫三年。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同。〔集解〕沈欽韓曰。雜記鄭注。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如禮注則士服爲微輕。據此詔更以士服爲重。蓋詔文從晚近之宜（杜預解晏嬰爲麤縗斬服所由起）非禮意也。安帝紀元初三年。聽大臣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是平時貴者反不如禮。與雜記所云正相反。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詩周頌之文。克能也。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祇嗣。〔集解〕先謙曰。官本祇作祗。初平四年。遣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汶陽侯。拜爲平原相。祇立四十四年。薨。〔集解〕錢大昭曰。東海之封。至建安時。必有廢絕國除之事。故獻帝以東海封皇子祇。祇薨。又以封皇子敦。若云魏室受禪。則一國兩封。必無是理。蔚宗作傳。但見舊史本紀有東海王祇薨之句。遂誤以爲東海恭王之後。殊不知建安五年之東海王祇。乃是獻帝之子。見於孔融傳。信而有徵也。沈欽韓曰。錢大昕於孔融傳言東海王祇非獻帝子。然孔融有議。則祇實獻帝子。當云皇子。誤出東海王三字。遂至兩傳乖戾。至建安十七年。乃封皇子爲王。其時未建太子。而立王皆出曹操之意。祇未嘗就國。則一國兩封。庸何傷乎。若五年薨之南陽王馮。東海王祇。皆出追贈。不足怪也。子羨嗣。二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集解〕劉攽曰。光武紀。輔封右翊公。此多馮字。誤。天下亦無右馮翊郡也。錢大昕曰。中山王焉傳封左馮翊公。與此傳同。皆衍文也。左翊右翊。蓋取嘉名。非分馮翊地爲左右。十七年。郭后廢爲中山太后。故徙輔爲中山王。幷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尙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集解〕錢大昕曰。沛爲王國之名。不應更有沛侯。疑字有譌。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爲僮侯。僮縣屬臨淮郡。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集解〕先謙曰。今泗州東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王。自取卦具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卽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按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奉蕃以至沒身。遵履法度。未嘗犯禁。稱爲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沛王、楚王來朝就國。明帝告諸王傅相。王之子年五歲以上。皆令帶列侯綬。復送綬十九枚。爲諸子在道欲急帶之也。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釐音僖。下皆同。元和二年。封定弟

十二人爲鄉侯。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嗣。（集解）惠棟曰。正。世系作丐。沈欽韓曰。續天文志正作乏。唐書世系表及獨孤常州集靈表。並作丐。表云。輔生釐。釐生定。定生節。節生丐。彼文以證爲名。衍出兩代。譜牒之無稽如此。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爲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愼。導王以仁。使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爲楚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慮音秋閭。（集解）洪亮吉曰。郡國志。臨淮亦無昌陽縣。蓋中興時省。（須昌。前志。屬東郡。續志屬東平國）錢大昕曰。取慮、志仍屬下邳。（即臨淮。）蓋楚國旣除之後。復其舊也。先謙曰。取慮在今徐州府睢寧縣西南。自顯宗爲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卽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爲龍舒侯。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集解）先謙曰。今廬州府舒城縣治。英少時好游

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集解〕惠棟曰。漢書顏注云。晚節。猶言末時也。洪頤煊曰。襄楷傳。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皇甫嵩傳。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拜跪首過。劉焉傳。李注。典略曰。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三國志烏丸傳裴注。浮屠經曰。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佛經未入中土以前。學浮屠者。皆誦黃老之言。爲浮屠齋戒祭祀。袁宏漢紀。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集解〕王鳴盛曰。袁紀、息也作息心。不入下有故能化通萬物六字。曰佛下有其形長大四字。又云。有經數千萬言。以虛無爲宗。苞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而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以爲虛誕。然歸於元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明帝感夢事。見西域傳。亦見魏書釋老志。唐聖教序。袁紀最在前。魏書釋老志謂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天竺得佛經。不過四十二章而已。襄楷當桓帝時上封事。所引天神獻女於佛。李賢注。以爲出四十二章經是也。今此書具存。尙覺平實。但就楷所言繹之。漢末佛書。恐不止此一種。若止此一種。則楷安得言之娓娓如此。又路粹誣奏孔融。謂與禰衡放言。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此等邪說。不出佛書而何。至袁宏是東晉人。言佛經有千萬言。則較多於漢世矣。然猶未熾盛也。王巾簡栖卒於梁天監四年。所撰頭陀寺碑。李善注所引經。僅有維摩經。（僧釋肇注。又序。又竺道生注。又羅什注。）華嚴經。法華經。（一名妙法蓮華經。劉虬注。）涅槃經。瑞應經。勝鬘經。金剛般若經。（謝靈運注。）大品經。泥洹經。摩訶摩耶經。頭陀經。金光明經。彌勒成佛經。大灌頂經。不退轉法經。發迹經。凡十六部。所引論。僅有涅槃論。（僧肇。）大智度論。百法論。僧叡師十二法門序。凡四部。所引律。僅有僧祇律。曇無羅讖。凡二部。如是而已。若圓覺楞嚴等之精深者。猶未著也。釋老志又言。熙平元年。詔

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年冬。還京師。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亦見通鑑百四十八卷。）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則其猥冗支蔓。亦已甚矣。至唐元奘法師。往遊西域。十有七年。窮歷道邦。得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以歸。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於宏福寺。翻譯。布之中夏。（見聖教序。）則較之南北朝。蓋已數倍之。自開元以後。南能北秀。迭爲廢興。下迄宋元。益不勝其繇矣。秀水朱檢討謂太原縣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穴存焉。中有北齊天保時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又謂太原傅山、行平定山中。見洞口石刻佛經林立。與風峪等。皆北齊天保間刻。又房山亦有之。隋人刻此三種。今皆不可見。然皆在魏後。疑有出於一千九百十九卷之外者。

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八年。上臨辟雍。禮畢。詔天下死罪得以縑贖也。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黃縑二十五匹。白紈五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目贖愆辠。國相目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目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爲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集解）惠棟曰。塞、即釋也。前書西域傳云。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張騫傳云西擊塞王。師古云。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釋、塞聲相近。因目班示諸國中傅。英後遂大交通方士。（集解）惠棟曰。論衡云。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案劉春、疑即濟南王康傳劉子產也。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目爲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

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宣州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明紀。賜湯沐邑五百戶。湯沐解見皇后紀也。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工技、鼓吹悉從。得乘輜軿。軿猶屏也。自隱蔽之車。蒼頡篇曰。衣車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工技作妓士。引劉攽曰。奴婢妓士。案文妓當作技。士當作工。又當工在技上。上文伎人即是伎樂。此工技。是巧匠也。梁節王傳中亦有工技也。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賵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占護、猶守護也。〔集解〕沈欽韓曰。方言。占、猶瞻也。廣雅。占視也。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彊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集解〕惠棟曰。論衡云。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氏有屬于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于法。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爲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

陷。坐死徙者以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封英子种楚侯。傳寫顚倒耳。五弟皆爲列侯。並不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留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續漢輿服志曰。諸侯王赤綬四采。長二丈一尺。皇子安車青蓋金華藻。追爵謚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封六侯。六縣名。屬廬江郡。〔集解〕惠棟曰。前書志。六安國有六縣。後漢省入廬江。先謙曰。官本六並作陸。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於後。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南國。〔集解〕惠棟曰。本志及宗俱碑作濕陰。前書志作漯陰。錢大昕曰。朝陽卽東朝陽。平昌卽西平昌。隰蓋漯之譌。續志無重丘縣。蓋後來所省。前志朝陽本屬濟南。不知何時改隸平原也。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爲東武城侯。東武城屬清河郡。今貝州武城縣是。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

故。不忍窮覓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昌、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滿反。〔集解〕惠棟曰。東朝陽卽上朝陽縣。北海有平昌。故此加西。卽上昌平縣。當是永平以後所加。後復省。沈欽韓曰。紀要安德、今濟南府陵縣。西平昌在德平縣東北一里。續志脫此縣。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廄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傅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人民。〔集解〕先謙曰。官本人民作民人。注有孝經諸侯章之義也八字。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爲科品。臺隸、賤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也。〔集解〕惠棟曰。科、科條也。品、品制也。而今奴婢廄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言如蠶之食。漸至衰盡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巨、大也。大萬、謂萬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土木增構。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夫文繁者質枯。木勝則人亡。經傳所載也。案文質之說見論語。晉語云。士茁謂知襄子曰。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此木勝人亡之說也。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杜預注云。臺在今南郡華容縣也。吳興姑蘇而滅。姑蘇

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以游姑蘇之臺。以望湖中。顧夷吾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今在蘇州吳縣西。闔廬後被越殺之。〔集解〕惠棟曰。此顧夷所撰吳地記也。吳訛吾。景公千駟。民無稱焉。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千駟。四千匹。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牾。然終不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錯、七故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七上有音字。錯爲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劍刺殺尊。國相舉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二年。封錯弟七人爲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爲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丸。昱子嵩。皆爲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錯子阜陽侯顯爲嗣。是爲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弟文爲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爲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宏雅.袁宏紀.蒼體貌長大.進止有禮.好古多聞.雅有識度.爲人美須頿.要帶十圍.〔集解〕先謙曰.東觀記.要帶八尺二寸.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爲驃騎將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載明帝詔云.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托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集解〕先謙曰.書鈔六十四引續漢書云.辟當世名士.虛己禮之.永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爲縣侯.二年.目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橐、湖陵五縣.益東平國.南平陽縣故城.今兗州鄒縣也.橐縣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陵故城.在今兗州防與縣東南.〔集解〕王會汾曰.案前後書志、山陽無橐、有橐.臣瓚音拓.此傳與注橐字傳寫俱誤.應改正.錢大昕曰.郡國志.南平陽三縣.仍屬山陽.沈欽韓曰.鄒縣志.南平陽.今縣西三十里平陽店.橐遠屬常山.諸本皆誤.當作橐.通志.今金鄉縣東北二十里山陽城.一統志、湖陵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六十里.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目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集解〕通鑑胡注.光武建武二年.立南郊.中元元年.立北郊於雒陽城北四里.令定其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其志今亡.帝每巡狩.蒼嘗留鎭.侍衞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第、宅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集解〕通鑑胡注.雒陽城第宅也.尋聞當遂狻獵河內.〔集解〕通鑑胡注.河內郡在雒陽城北百二十里.蒼卽上書諫曰.臣聞

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衆．無置城郭．仲春之月．無作大事以妨農事也．傳曰．田獵不宿．食飮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尙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飮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爲不曲直也．前書音義曰．不宿、不預成日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成作戒．是．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皆游散之意．詩曰．於焉消搖．左氏傳曰．橫流而仿佯．前書音義曰．弭節猶案節也．言不盡驅騁也．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衞．設羽旄．旄、謂注旄於竿首．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宮室之制．內繩直則外有廉隅．臣愚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卽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擧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負薪、喩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凡匹夫一介．尙不忘簞食之惠．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左氏傳曰．晉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請遺之．使盡之．而爲簞食與肉．以與之．旣而輒爲公介．士倒

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赤紱、大夫之服也。詩曹風曰。彼己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去王畿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綏服。又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儆、備也。音警。將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可并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集解〕沈欽韓曰。趙策張孟談語。賈子過秦論引作鄙諺。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詔云。東平王比上書。願歸藩。上將軍印綬。謙讓日聞。至誠懇惻。蓋君子成人之美。今其聽焉。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也。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

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集解〕惠棟曰。莊子。宣尼伏軾而歎。韋昭云。軾、今小車中隆起者。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毛萇注云。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集解〕惠棟曰。呂覽帶益三副。高誘云。副、猶倍也。言王之言大倍于要腹也。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集解〕惠棟曰。史記三王世家。大司馬臣去病上疏云。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也。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揚雄、前代史岑之比。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留禁中也。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韋昭注國語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集解〕惠棟曰。禮記仲尼燕居云。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于夫子。昭然若發矇也。閒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

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思惟嘉謀。〔集解〕先謙曰。官本謀作謨。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涅陽主、光武女。竇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睹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杜預注左傳曰。郛、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集解〕惠棟曰。漢時有葬歷、及圖墓書。皆所謂吉凶俗數。見王充論衡。

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封禰之深思。（集解）先謙曰。官本封作祖。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瑯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鶩過。山陵浸遠。（集解）惠棟曰。辛氏三秦記。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孤心悽愴。如何如何。問饗衛士於南宮。（集解）先謙曰。官本問作間。是。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集解）惠棟曰。見哀公問。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鄭玄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續漢書帛字作皁。（集解）惠棟曰。紒一作髻。曹憲案說文。卽籒文髻也。李善云。紒卽髻字。張揖上林賦注云。紒。髻後垂千子。正文引此而爲髻字。案紒、髻、結古字通。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

之思。詩國風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孔子廟在曲阜城中。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集解）惠棟曰，鍾離意別傳云，意省堂有孔子小車乘，皆朽敗。意自糴俸，顧漆膠之直，請魯民治之，及護几席劍履。復得甕中素書云，護吾履，鍾離意。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閒寧。閒音閑。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大而黃黑，出丁零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屬下有也字。東觀記云，賜乘輿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覲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負斧扆，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而出。（集解）先謙曰，

官本禮下無云字。引𠛱攽曰。詔曰。禮伯父歸寧。案帝意欲推尊諸王。引用經義。既下文有詩云。卽此亦當有禮云字。此伯父歸寧之語本出儀禮也。詩云。叔父建爾元子。詩魯頌之文也。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㠯不名。優忠賢也。見王莽傳。〔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王上有前書二字。是。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贊皆勿名。贊、謂贊者不唱其名。〔集解〕通鑑胡注。四王皆帝諸父。故異其禮。白虎通云。諸父諸兄不名。何。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然則王者不名之臣。不獨諸父兼諸兄也。蒼既至。〔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引入不在贊拜之位。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㠯輦迎。至省閤乃下。〔集解〕惠棟曰。省閤入禁中閤門也。蒼㠯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隨武子之辭也。等威、威儀有差等也。卑高列序。上下㠯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踧踖、謙讓貌。此非所㠯章示羣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襃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㠯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見章紀。〔集解〕沈欽韓曰。隋經籍志。漢時阮倉作列仙圖。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

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丞相視之。續漢書云。詔遣太醫丞將高手醫視病。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蓺文志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或曰別字辨俗字。尹敏云。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是也。未知孰是。歌詩。並集覽焉。〔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梁東平王蒼集五卷。遣大鴻臚持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司空第五倫見上悼惜不已。求依東海王故事。自請護喪事。上以東海王行天子禮。舊制無三公出者。乃遣大鴻臚持節護喪事。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於前世。出作蕃輔。克愼明德。率禮不越。率、循也。越、違也。傅聞在下。傅音敷。敷、布也。書曰。克愼明德。敷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煢煢。靡有所終。俾、使也。屏、蔽也。左氏

傳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煢煢余在疚也。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離、被也。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集解）惠棟曰。元和元年也。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爲任城王。餘五人爲列侯。忠立十一年薨。（集解）洪頤煊曰。憲王建初八年薨。忠即以是年嗣。章帝紀。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東平王忠薨。忠立僅一年。十字衍。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爲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陵前。（陵在今鄆州東峗山南。峗音魚委反。（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無鹽縣有憲王蒼家碑闕存焉。沈欽韓曰。峗山即危山。明統志在東平州北五里。今名王陵山。）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以蒼敬賢下士。（集解）官本考證曰。時字應從通鑑作府。惠棟曰。案東觀記。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閤。延英雄。上書表薦桓虞等。虛己禮下。與參政事。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爲矜陽亭侯。敞弟六人爲列侯。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集解）惠棟曰。珍官至司隸校尉。見黨錮傳。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

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爲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目爲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茍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憂累既近。所喪必大。斯蓋名哲之所爲歎息。嗚呼。遠隙目全忠。釋累目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志然也。〔集解〕蘇輿曰。言憲王去君兄。離母后。遠就藩國。非其本志。所以遠隙釋累耳。注意似誤會。東海恭王遜而知廢。遜、讓也。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蔿之辭也。吳太伯。周太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沒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尙。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集解〕沈欽韓曰。任城、今濟寧州治。樊縣在兗州府滋陽縣西南。亢父在濟寧州南五十里。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爲桃鄉侯。〔集解〕惠棟曰。任城有桃聚。注云桃鄉也。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爲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

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弘、（集解）惠棟曰、宏元初元年為五官中郎將。見李氏家書。奏請廢之。安帝不忍。以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以奉其祀。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也。（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為字。又恭字合在上孝王名恭也。洪頤煊曰、前書地理志勃海郡有參戶縣。濁漳水注。應劭曰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恭先封當在此。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間貞王建子新昌侯佗為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陽國。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溵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眞陽西南。扶桑故城在今陳州泰康縣北也。（集解）洪亮吉曰、汝南無扶桑縣。當是扶樂。續志扶樂屬陳國。錢大昕曰、閩本作扶樂。沈欽韓曰、長平今陳州府西華縣東北十八里。新陽今潁州府太和縣西北六十里。先謙曰、官本桑正作樂。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

弁、及姊館陶主壻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弁、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爲王受愆.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爲王受過也.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於理.今貶爵爲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誡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

侯爲阜陵王。增封四縣。幷前爲五縣。以阜陵下溼。〔集解〕沈欽韓曰。明志。滁州全椒縣東南有故阜陵城。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沖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事。沖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沖兄魴。是爲頃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爲鄉亭侯。魴立三十年。薨。子淮王恢嗣。〔集解〕先謙曰。官本淮作懷。是。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爲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爲勃遒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遒亭侯便親爲恢嗣。是爲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集解〕惠棟曰。歐陽忞云。治射陽縣。十七年。進爵爲王。荆性刻急隱害。隱害、謂陰害於人也。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方底、囊。所以盛書也。前書曰。綠綈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集解〕沈欽韓曰。謂沛王輔。前以劉鯉報殺劉恭事。繫詔獄也。太

后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太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別遷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封之於魯。〔集解〕何焯曰。居邊謂爲中山王太后。注非。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集解〕惠棟曰。沛太后郭氏建武二十八年薨也。洛陽吏目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集解〕惠棟曰。帝紀。坐死者數千人。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間梁松敕虎賁史曰。吏目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卽行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爲王寒心累息。累息。猶疊息也。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目求功。〔集解〕先謙曰。官本此下有寧有量邪若歸井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而前功二十五字。此脫。易於太山破雞子。〔集解〕惠棟曰。此語未知所出。墨子貴義篇。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其言有似于此。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喜事。猶好事也。喜音許氣反。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己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爲不臣。今至午。是爲經天也。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天官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夫黑爲病。赤爲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目求天下事必舉。下目雪除沈沒之恥。報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爲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

覘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況人乎。（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躍作攉。當為秋霜。無為檻羊。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尙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陛下、卽光武也。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事見史記。彊得書惶怖。卽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荊母弟。祕其事。遣荊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荊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集解）惠棟曰。續志、荊與沈涼謀逆。葛洪云。廣陵敬奉李頑。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帝聞之。乃徙封荊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荊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荊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集解）通鑑胡注。恐其復謀不軌。故不得臣屬吏民。惟食國之租稅。使相中尉謹宿衞之。荊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荊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傷

之。賜諡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爲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侯。〔集解〕沈欽韓曰。唐書世系表。荆子有俞鄉元侯平。平生彪。襲封事祖母以孝聞。世號仁義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以與之。建初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於後。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集解〕劉攽曰。光武紀。封焉左翊公。與右翊相配。十七年。進爵爲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漢官儀。騶騎王家名官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詔賜羽林右騎爲虎賁。又令上官屬子弟以爲官騎。焉上疏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集解〕蘇輿曰。春秋繁露王道篇。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定四年左氏傳。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穀梁傳曰。公會齊侯於頰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氏傳。頰谷作夾谷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娖音楚角反。稱娖。猶齊整也。行音胡朗反。〔集解〕惠棟曰。娖一作促。古字通。輿服志云。諸侯王法駕。官屬傳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遮迾出入。稱課促。稱促者。所以促

行徒也。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眥。司馬相如子虛之文。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帝以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安險、屬中山郡。〔集解〕惠棟曰。案陳寵、傳時汝南張郴爲中山相。元和中。肅宗復以安險還中山。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爾雅曰。女子之子謂出也。〔集解〕惠棟曰。憲母沘陽公主。古人謂甥爲出。故睦於焉。而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爲修冢塋。開神道。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集解〕惠棟曰。神道之稱。始于西漢。黃圖云。陽陵門西出神道。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沈欽韓曰。水經易水注。代郡廣昌縣東南郎山。其東謂之石虎岡。後漢書云。中山簡王焉之窆也。厚其葬。採涿郎山石。以樹墳塋。陵隧碑獸。並出此山。有所遺二石虎。後人因以名岡。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腸雜木。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憲弟十一人爲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

封弘二弟爲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荆爲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集解〕錢大昭曰。杞云無子國除誤。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集解〕惠棟曰。酈元云。光武令城陽國爲琅邪。以封京。十七年。進爵爲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爲比。永平二年。以泰山之蓋、南武陽、華。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又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集解〕錢大昕曰。案前志。泰山郡有華縣。而續志無之。今據此傳。則永平之世。華縣見在。而三國志稱臧霸爲太山華人。孔宙碑陰。亦有題泰山華者。疑華縣在東漢初。未嘗并省。志偶漏此一縣耳。沈欽韓曰。南武陽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華縣今費縣東北六十里。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闈登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西北。東牟故城。在闈登縣西北也。〔集解〕沈欽韓曰。通志。昌陽在登州萊陽縣東七十里。昌山之陽。盧鄉在萊陽縣西南四十里。東牟在文登縣西北十里。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壁帶。壁中之橫木也。以金銀爲釘。飾其上。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華縣、蓋縣、南武陽、屬泰山

郡。厚丘屬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集解〕錢大昕曰。此事在建初五年。考二志。厚邱屬東海。據此似又嘗改隸琅邪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集解〕惠棟曰。二縣後漢皆屬琅邪。沈欽韓曰。開陽在沂州北十五里。肅宗許之。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即丘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陽。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集解〕洪亮吉曰。開陽此時已屬琅邪。注尚云屬東海郡。誤。子夷王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爲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爲列侯。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七年。封壽弟八人爲列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集解〕錢大昭曰。紀尊作遵。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爲鄉侯。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爲鄉侯。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以邈爲九江太守。封陽都侯。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承音常證反。〔集解〕洪亮吉曰。建武中已有城陽國屬琅邪。此注作屬琅邪爲是。容立八年薨。國絕。初。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以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爲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尊音祖本反。禮記曰。撙敬撙節。鄭玄注云。撙。趨也。延既怨詛。荊亦觖望。濟南陰謀。琅

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夭喪。二王早終。名聞未著也。〔集解〕姜宸英曰。無聞指中山。夭喪指臨淮也。臨淮未爲王而薨。無子國除。故云若中山享國五十二年矣。而注云二王早終。名聞未著。非也。東平好善。辭中委相。〔集解〕蘇輿曰。言辭本朝棄相位。而歸國也。朱暉傳。暉遷泰山太守。上疏乞留中。與此中字義同。謙謙恭王。寶惟三讓。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二校補

東海恭王彊傳。永平元年彊病 至 及薨。集解。錢大昭曰。王五月戊寅薨。紀作十月戊申。誤。柳從辰曰。本書明帝紀。及袁宏紀。通鑑。皆不誤。未知錢氏所謂誤者何紀也。

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幃幄。官本幃作帷。古書通作。

比陽公主。柳從辰曰。比讀爲沘。

彊立十八年。柳從辰曰。八疑六之譌。案此從郭后十七年被廢追數之。乃史之誤。

降儀從士。官本儀作議。

沛獻王輔傳、善說京氏易。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至 以周易林占之。柳從辰曰。聚珍本東觀記。作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爲卦。以周易卦林卜之。與惠引略異。案隋書經籍志。易林十六卷。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焦氏爲京房師。而前書京房傳、儒林傳、均不言有易林。今所傳焦氏易林。無占法。又京氏火珠林。有占法。無繇辭。莫能辨也。本書崔駰傳。崔篆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時在建武初。

未知其術出京氏否。經籍志又有卦林一卷。亦未詳所本。此條惠引作周易林。聚珍本作周易卦林。非小異矣。

楚王英傳歡喜天恩。恩原譌思。錢大昭曰。閩本作天恩。今據正。又官本作大恩。與通鑑合。

尚浮屠之仁祠。通鑑。祠作慈。沈銘彝曰。仁祠指佛寺。唐時猶然。權載之詩。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以祠爲慈。非。案漢以祠佛爲仁祠。因以名其立祠之地耳。前書陳勝傳。又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師古注。祠、神祠也。是漢以祠地爲祠之證。特就詔書言。言祠。非言地。

目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注、桑門卽沙門。沈銘彝曰。瑞應經。沙門之爲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北史盧光傳。光崇信佛道。嘗從周文獵于檀臺山。帝遙指山上。謂羣臣曰。公等有所見否。皆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地。得瓦鉢錫杖。帝稱歎。因立祠焉。

懷用悼灼柳從辰曰。悼、傷也。灼、驚也。傷其羅法而驚也。案吳志周魴傳。魴懷憂震灼。此灼訓驚之義。至蔡邕疏。憂怖焦灼。及本書劉陶傳。心灼內熱。則又憂心如焚之義。

加王赤綬羽蓋華藻。注、續漢輿服志曰。至金華藻。案續志。藻作蚤。蚤本通爪。爪又通璪。本謂車蓋上珥飾綵藻。故又可作藻也。前書王莽傳。金璪羽葆。師古注。璪讀曰爪。謂蓋弓頭爲爪形。張衡東京賦。葩爪（今本改璪。）曲莖。薛綜注。葩爪悉以金作華形。蔡邕獨斷。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與璪同。顏注之爲爪形。卽薛注之作華形耳。張衡思元賦。昭綵藻與琱琭。舊注。藻、華藻也。是藻與華亦連文通訓。

濟南安王康傳封康子德爲東武城侯。注、東武城屬清河郡。今貝州武城縣是。今曹州府朝城縣西四十里。

招來州郡姦猾。柳從辰曰、袁紀、康使中郎將張陽、董臣、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案康事不見明紀、未知在楚獄前抑在後也。（楊終傳、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此似以罪之重輕爲次、非濟南事獨在後也。）惟旣削康五縣、則有名姦猾當已見誅、而漁陽顏忠乃英、康兩傳並見、必史之誤。

民無稱焉。注、人無德而稱焉。官本注人改民。

立五十九年薨。案康薨於永元九年、見和紀。上溯建武十五年立、年適符。光武十王中享國爲最久矣。

永元十二年、封錯弟七人爲列侯。官本作十一年。

東平憲王蒼傳要帶十圍。錢大昭曰、閩本十作八。

拜爲驃騎將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載明帝詔云、至其以蒼爲驃騎將軍。案此詔見本書明紀、別引誤也。

況臣居宰相之位、至辱汙輔將之位。案前世丞相稱宰相、自哀帝改丞相爲大司徒、於是大司徒亦卽爲宰相。平當爲丞相、平晏爲大司徒、而前書當傳謂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是矣。中興不復置相、故

司徒仍有宰相之稱。見本書伏湛、侯霸等傳。蒼不官司徒。乃自謂居宰相之位者。蓋由明帝即位。以鄧禹與蒼同輔政。本沿前世孝惠、孝文置左右丞相故事也。又前世衞青爲大將軍。而霍去病以驃騎將軍爲之輔。大將軍爲大將。則驃騎將軍爲輔將。

伏軾而吟。集解韋昭云、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案韋說見史記淮陰侯傳。惠不引酈生伏軾。而引莊子。猶未能通漢制也。前書蒯通傳作酈生一士伏軾。即用史記語。而酈食其傳亦作憑軾。師古注云、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憑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蓋漢世安車坐乘。於兩較間施板。而坐憑之。非復古車制。昭漢末人。見而知之。左思魏都賦憑軾捶馬。劉淵林注云、軾、車橫覆膝。人所憑也。皆不用古說。非板不言覆。非坐乘亦無膝可覆。又其證矣。

快然意解。錢大昭曰、快、通鑑作恢。注云、恢然猶廓然也。

近令從官古霸。注、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錢大昭曰、邳惲傳有長沙孝子古初。廣韻云、蜀志有廣漢功曹古牧。案廣韻所引。尚有北魏古弼。錢氏不取者。以北魏姓多後改也。

今魯國孔氏。注、孔子廟在曲阜城中。官本注、曲阜上有魯字。

禮云、伯父歸寧乃國。注、侯氏再拜稽首而出。官本注末有也字。

踧踖無所措置。注、踧踖、謙讓貌。官本注末有也字。案踧踖見論語。馬注訓恭敬貌。鄭注訓敬恭貌。章懷改訓謙讓貌。蓋誤以此言爲屬帝。實則蒼豈敢謂帝無所措置。仍自言也。訓爲謙讓。與訓爲恭敬。皆於上文惶怖戰慄。誠不自安。下文無所措置。意不相應。惟廣雅釋訓云踧踖畏敬也。是爲近之。

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案后紀云、肅宗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爲縣公主。今京傳不言京女封縣公主、而此傳又言獨封蒼五女、豈后紀有誤耶。

輿馬錢布。柳從辰曰、東觀記輿馬作籤馬。

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錢大昭曰、紀作辛卯。

夙夜焭焭。案焭焭各本同、與嬛嬛通、詩閔予小子嬛嬛在疚、前書匡衡傳、引作焭焭、是其證。楚辭九章魂識路之焭焭、張衡思元賦、何孤行之焭焭、其字相承从凡、雖與从卂之煢同爲从營省聲、音義初無差別、而自唐以來字書皆兩收之、後人多妄改古書、乃有煢無焭矣。

子凱嗣立四十一年。官本四作二。

爲吳太伯注、吳太伯、周太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沒而不反。上太王、原注誤太爲文、依下太王正、官本不誤。因適吳越采藥、官本注適作過、亦誤。

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爲參戶亭侯、博爲任城王、目奉其祀。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爲字、又恭字合在

上孝王名恭也。案河間孝王名開。不名恭。見章帝八王傳。桓紀亦云。延熹四年夏四月甲寅。封河間王開子博爲任城王。又樂成靖王傳。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爲樂成王。延光元年。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叢謚以易名。諸王既稱謚。即不必定著其名。恭爲二字。皆屬誤衍。所多不止一爲字也。

靈帝復立河間貞王遜子新昌侯佗爲任城王。案貞王名建。靈紀及河間孝王傳皆同。此作遜亦誤。

廣陵思王荊傳。夫黑爲病。赤爲兵。官本夫作天。

中山簡王焉傳。大爲修冢塋。開神道。注、建石柱以爲標。官本注標譌摽。

琅邪孝王京傳。殿館壁帶。壁原譌从玉。注皆从土。不誤。已據正。官本文注皆譌从玉。

永初元年。封壽弟八人爲列侯。立十七年薨。案文立上脫壽字。

後漢書四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孫穆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碭，易姓爲朱，後徙於宛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氏字疑當作爲。惠棟曰：朱公叔鼎銘云：朱有殷之冑，微子啓以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啓生公子朱，其孫氏焉。先謙曰：今東觀記作氏。家世衣冠。〔集解〕惠棟曰：朱公叔鼎銘云：後至沛，遷於南陽之宛，遂大于宋，爵位相襲。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閒奔入宛城。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也。〔集解〕惠棟曰：休字子泉，見卓茂傳。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

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太守阮況。〔集解〕惠棟曰。孫愐云。阮姓出陳留。音虞遠切。嘗欲市暉婢。暉不從。東觀記曰。暉爲督郵。況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後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㠯不敢聞命。誠恐㠯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集解〕周壽昌曰。禮儀志。歲首朝賀。公侯璧。蔡邕獨斷云。三公奉璧上殿。又決疑要注云。古朝會皆執贄。侯伯執珪。子男執璧。漢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茲云公侯璧。則無所爲珪。但有璧而已。璧皆自備。惟藩王則由少府給之也。續百官志。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東平王朝正。當是章帝建初七年。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慠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卽往紿之曰。紿。欺也。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㠯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主簿驚曰。少府當以朝。暉叱之曰。將軍何獨不朝也。遽㠯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㠯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願指視王。

相如乃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璧破。乃謝之。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衞。故㠯暉爲衞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概。有所拔用。皆厲行士。〔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表善黜惡。抑強絕邪。其諸報怨。㠯義犯率。〔集解〕蘇輿曰。率與律同。犯率。猶犯法。謂以私人之義。犯國家之法。如郅惲爲友人董子張報父仇殺人。詣縣自首。令趣出獄。陳公思以叔父仇格殺王子祐。汝南太守胡廣特爲原遣。並其事也。張敏傳載建初中有侮辱人父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遂定輕侮法。敏駁議不可。蓋吏生之爲權宜律赦之則長奸耳。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僵、偃。仆、踣也。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數年。坐法免。東觀記曰。坐考長吏囚死獄中。州奏免官。〔集解〕先謙曰。官本法、吏作史。引劉攽曰。案臨淮郡無長史。既言囚死獄中。當是吏字。令、長、丞、尉。皆長吏也。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不與衆同。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㠯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㠯友道。〔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暉以堪夙成名德。未敢安也。乃把暉臂曰。欲㠯妻子託朱生。暉㠯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

厚賑贍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爲常 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 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有趙勤傳不見於范史亦南陽人爲南陽太守桓虞功曹特類記之於此傳云勤字益卿（御覽作字孟卿）南陽人劉賜姊子童幼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二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一本作勤少孤嘗從人貸錢或以錢示勤曰汝起拜卽與汝勤曰拜汝得錢非義終不肯拜）勤明達好學介然持立太守駱珍召署曹吏至掾督郵爲南陽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談淸論以激勵之霸卽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韝卽中嘗有重客過欲屬一士令爲曹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當與議之客潛於內中聽虞乃問勤勤對曰恐未合衆客曰止止勿復道 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爲尚書僕射歲中遷泰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詩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不累淸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於五五爲君位二宜爲臣也居險難之時雖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孝經曰退思補過

與蹇同。〔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同作通。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集解〕先謙曰。官本今作令。引劉攽曰。惟令所言。案時暉未爲尚書令。明此令字是今字。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經、常也。〔集解〕惠棟曰。漢書儀云。民田租芻藁以給經用也。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集解〕惠棟曰。賈公彥云。漢時穀入司農。錢入少府。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前書曰。因官器作鬻鹽。音義云。鬻古賣字。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集解〕劉攽曰。案文。當與宜不須並存。合去當字。周壽昌曰。古人多重文以申意。如尚猶愈益等類。不可勝數。即當宜並用。亦不止此一處。不必去也。後何敞傳宜當克己以驚四海之心。亦宜當兩字連文。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

黃髮。老稱。謂朱暉也。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目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集解〕沈欽韓曰。和帝紀。以肅宗遺詔罷鹽鐵之禁。從民鑄煑。則當其時事未嘗寢也。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集解〕通鑑胡注。上既加禮。乃起謝。所謂強直自遂也。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爲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卽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華嶠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也。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集解〕惠棟曰。朱公叔鼎銘云。孝爲陳留太守。不云陳相也。頡子穆。

穆字公叔。〔集解〕先謙曰。御覽九百三引謝承書云。穆字文元。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顚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爲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六馬.言穆用心專愚更甚也.

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埶爲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也.(集解)惠棟曰.朱公叔鼎銘云.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謀深切.退處畎畝.以察天象.驗應著焉.又張璠漢記云.太守問貞婦孝子.隱闇未彰.言于府.穆曰.方今聖道大行.文武未墜于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連棟.不可勝數.

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集解)惠棟曰.朱公叔鼎銘云.孝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因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辟大將軍.張璠漢記云.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朱穆.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而已.今覆者天成將軍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戲也.

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埶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歷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集解)錢大昕曰.漢書藝文志.刑德七卷.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今皆不傳.淮南天文訓言刑德合四歲而分.十六歲而復合.刑不得入中宮.而還於木.則其說自漢初已有之矣.今依其法衍之.甲己之歲.德在東宮.乙庚之歲.德在西宮.丙辛之歲.德在南宮.丁壬之歲.德在北宮.戊癸之歲.德在中宮.故王莽傳云.蒼龍癸酉.德在中宮.張純傳云.蒼龍甲寅.德在東宮也.申子辰之歲.刑在東方.子刑卯也.亥卯未之歲.刑在北方.卯刑子也.寅午戌之歲.刑在南方.巳酉丑之歲.刑在西方.午酉自刑也.翼氏風角云.金剛火彊.各守其鄉.即午酉自刑之謂也.又云.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即子卯相刑之謂也.蘇竟傳云.德在中宮.刑在木.謂建武四年戊子之歲也.此傳云.丁亥

之歲.刑德合于乾位.乾位謂北方也.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爲道.卑順不逆.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於野.〔集解〕惠棟曰.案淮南子云.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坤上六在亥.亥者乾本位也.乾坤合居.故有龍戰之災.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集解〕惠棟曰.五位謂侯.大夫.卿.公.辟也.四候.坎.離.震.兌也.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天地大驗四字.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集解〕蘇輿曰.繁露陽尊陰卑篇.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陽爲德.陰爲刑.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申、重也.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禮記.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集解〕王補曰.此四語.袁宏紀作宜專心公門.然後能斥逐邪惡.在篇首明年丁亥之歲上.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今年夏以下別爲一篇.所謂附以密記也.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穆意欲言宦官.恐其漏泄之狀.不能已.復附以密記云云.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

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欒巴等。而明年嚴鮪

〔集解〕沈宇曰。案淸河王、李固、杜喬傳皆作劉鮪。且淸河王傳云南陽妖賊劉鮪。而李固傳云魏郡劉鮪。未知孰是。

謀立淸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目穆龍戰之言爲應。

〔集解〕惠棟曰。穆所指謂人君左右不得其人。恐小人長而君子消。故有龍戰之言。非冀所謂也。

於是請暠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呼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歎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集解〕惠棟曰。朱公叔鼎銘云。再拜博士高第。作侍御史。矯枉董直。罔肯阿順。以黜其位。滑于郎中。羣公並表。乃遷議郎。登于東觀。纂業前史。劉知幾云。元嘉元年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實、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號曰漢記。案穆爲侍御史。以不肯阿順免官。復爲郎中。及遷議郎。與邊韶、崔實、曹壽修漢記。范史皆不載也。先謙曰。官本注呼作呵。御覽二百四十七引謝承書以劾虎賁爲穆爲尚書歲初百官朝賀事。事類賦注十二同。御覽二百五十三引張璠漢記。亦云穆黨事禁錮。徵拜尚書。正月百官朝賀畢。呵收虎賁也。

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淸靜不仕。目經傳授教。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百三引謝承書云。常養豬。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曰。如售。當自告買者言病也。賣豬者售不言病。且直過多。穆怪其故。豬半直以還。買豬者辭不敢。穆棄錢而去。

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

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懼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率、循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得其天性謂之德。天之所命之謂性。不失天性是謂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道德之性失。仁義之迹彰。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性作信。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中世、謂五帝時。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幬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幬與燾同。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敦厖、厚大也。左傳曰。人生敦厖。數、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而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楚嚴不忍章於絕纓。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此老子道德經之詞。顧歡注曰。

道德爲厚，禮法爲薄，淸虛爲實，聲色爲華。去彼華薄，取此厚實。〔集解〕惠棟曰：顧歡老子義疏四卷。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俗之凋薄，以厚御之；行之有失，以惠待之，卽上孔子楚莊是也。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逪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履，踐也。言敦厚之道，孔子、楚莊已踐履之。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宣帝時，邴吉爲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吾竊陋之。」子孺爲車騎將軍，匿名遠權，隱人過失。〔集解〕錢大昕曰：王懋竑云張安世不當獨稱字，乃章懷所改也。世皆改作代，而人名不合改，故稱其字。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尙相誹謗，〔集解〕劉攽曰：案下文有而字，則然字下不宜更用而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幷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悠悠，多也。稱，舉也。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旣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厄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爲太尉，親貴用事。韓安國爲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爲言太后，

卽召以爲北地都尉也。㴲于㠯貴埶引方進之言。翟方進、成帝時爲丞相。㴲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爲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夫㠯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前書曰。天子以韓安國爲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方進智能有餘。天子甚重之。故言名宰也。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㠯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史魚衞大夫。卒。委柩後寢。衞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皆牽於時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㠯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也。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尙。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事具韓稜傳。〔集解〕惠棟曰。案上文未及稜事。必有缺失。穆集已亡。無從是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刊、削也。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集解〕劉攽曰。案文。然字下不可少後字。明脫之。彼與草木俱朽。彼爲薄也。

此與金石相傾。此謂厚也。老子曰。高下之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又著絕交論。亦爲時之作。穆集載論。其略曰。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遊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遊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積蹖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爲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縗經。來入豐寺。及我爲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爲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集解）惠棟曰。宋本選作算。見王氏詩考。算與選古文通。侍書當作持書。本治書御史也。或云書字衍。朱公叔鼎銘。穆嘗爲宛陵令。今云爲豐令。未詳。我下爲郎。鼎銘所謂濟于郎中時也。沈欽韓曰。注文士傳曰。世無絕交。於上下文都無義理。非脫文則錯出。先謙曰。官本部下無民字。引劉攽曰。注。我足下部。欲以此謁爲榮寵乎。案文部字下少一民字。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黃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太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蠶桑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也。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臣術篇曰。

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敢專。議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也。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申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爲羣公之首。冀紹席於三公。一日行善。天下歸仁。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爲害。水災及蝗蟲也。京師諸官費則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剝。彊令充足。〔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載穆諫曰。京師之費。十倍于前。河內一郡。嘗調縑素綺縠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錢。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虛張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貲者多。當復割剝。公賦重斂。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賊、殺也。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集解〕通鑑胡注。尊府、指大將軍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前書。淮南王謂伍被曰。陳勝、吳廣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也。而面諭之臣。猶言安耳。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竊狗盜。郡縣逐捕之。不足憂。諸生曰。何先生言之諛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諭作諛。是。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集解〕惠棟曰。蔣果云帝紀作勉。乘敝而起。荊揚之間。幾成大患。質帝時。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陽賊華孟稱黑帝。並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荊揚之間也。幸賴順烈

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即、就也。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集解)惠棟曰。詳袁宏紀。冀終不寤。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饉。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

葬安平。安平郡、冀州所部。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腰以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左傳曰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注云美玉名，君所佩也。偶人、明器之屬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聽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集解〕惠棟曰，漢時郡府聽事壁皆有像贊，注其清濁進退，上之司隸，故從事欲畫穆形。輸作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集解〕通鑑胡注，不以趙忠玉匣為僭，而以朱穆發墓為非，皆暗之君豈有眞是非哉。太學書生劉陶等〔集解〕何焯曰，書字疑衍。惠棟曰，陶時在太學，故云太學書生。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集解〕先謙曰，官本弛作施，古字通。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集解〕通鑑胡注，內官、即中官。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尚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驩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堯葬于冀州，或言葬于崇山。山海經曰，狄山，帝堯葬于陽。酈元曰，狄山一名崇山。當今中官近習，鄭玄注禮記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也。竊持國柄，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

謂刑戮出于其口也。周壽昌曰、本書宦者傳序即用此二語。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集解）惠棟曰、漢書敍傳云、信唯餓隸。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蹠。呼噏、吐納也。伊尹、顏回、夏桀、盜蹠也。（集解）通鑑胡注、噏與吸同。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懾、懾、持也。（集解）通鑑胡注、懾、飭整也。先謙曰、官本懾並作攝、是。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鈦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鈦也。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四百九十五引袁山松書云、桓帝時南陽語曰、朱公叔肅肅如松柏下風。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尙書。（集解）惠棟曰、鼎銘云、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尙書。汪文臺曰、幼學記十一引謝承書云、穆爲尙書、讜言正直。又御覽三百四十七謝承書云、有虎賁當階置弓於地、謂羣僚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僚皆避之。穆呵之曰、天子之弓、當戴之於首上、何敢置地。大不敬。即收虎賁付獄治罪。衆皆肅然服之。事類賦注十三同。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溢貴盛、（集解）先謙曰、官本溢作益、是。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爲之、當冠前、附以金貂也。漢官議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集解）惠棟曰、漢官儀云、侍中、周官也。成王時號曰常伯、選于侯伯、轉補衮闕、言其道德可常尊也。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

媚以求官。恃埶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淸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卽陛下可爲堯舜之君。衆僚皆爲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覽也。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也。皆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集解〕惠棟曰。百官志云。小黃門宦者無員。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以下衆事。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令出。良久、乃趨而去。〔集解〕先謙曰。文選邱遲與陳伯之書注引袁書書穆上疏云。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燋爛。案此劉陶疏語。見陶傳。袁書誤。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疽、癰也。延熹六年卒。〔集解〕惠棟曰。朱公叔碑云。六年四月丁巳卒于京師。鼎銘作乙巳。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淸。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襃述。追贈益州太守。〔集解〕惠棟曰。鼎銘載制云。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憫焉。今使濃謁者中郎

楊賁、贈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沈欽韓曰.此歿而贈官之始.袁宏紀作益州刺史爲是.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袁山松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書至其家自寫之.(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九百八十一文士傳曰.朱穆作鬱金賦.舊唐志.朱穆集二卷.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野字子遼.見荀爽薦文.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謚法曰.淸白守節曰貞.善聞周達曰宣.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爲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蔡邕議云.魯季文子君子以爲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遂共議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集解)惠棟曰.張璠漢紀.蔡邕至穆家寫書.及穆卒.邕及門人共謚穆曰忠文.邕集曰.門人陳季班等又碑作忠文公.一作忠文子.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爲比周.杜預注云.比.近也.周.密也.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曰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邕論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缺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或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愼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覩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己也.信有

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告其稱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集解〕劉攽曰。注否則止。案否字當作不可。先謙曰。官本或以縉紳患其然。或作是。莫之能改也。無能字。是。

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辭之言也。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與子張。並見論語。〔集解〕先謙曰。官本與作於。是。故易明斷金之義。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詩載讌朋之謠。詩小雅伐木序云。讌友朋故舊也。其詩曰。伐木滸滸。釃酒有藇。釃音所宜反。藇音序。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左傳曰。吳季札以縞帶贈子產。子產獻紵衣焉。孔叢子曰。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傾蓋而語。傾蓋、謂駐車交蓋也。前書曰。王陽、貢禹相與爲友。朱博與蕭育爲友。時稱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趣舍同相薦達。斯固交者之方焉。方道也。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時爲丞相。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爲太尉。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埶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衛青拜大將軍。青姊子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也。廉頗、翟公之門賓。史記曰。廉頗趙人。封爲信平君。假相國。長平之免歸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埶我卽

從。君無執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下邽翟公爲廷尉。賓亦塡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也。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史記曰。專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嫡嗣未得立。請專諸刺吳王僚。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是其無如我何。光乃置酒請王僚。酒酣。專諸置匕首魚炙之中。以刺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衞人也。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丹怨。亡歸。與軻交結。乃尊爲上卿。故謂之荆卿。軻入秦。刺始皇不遂而死也。侯生、豫子之投身。史記曰。侯嬴、魏隱士。爲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無忌請爲上客。秦圍邯鄲。嬴教公子竊兵符。北救趙。乃自剄。又曰。豫讓、晉人。趙襄子滅智伯。讓曰。士爲知己者死。乃變名姓。欲刺襄子。襄子令執之。遂伏劍而死。情爲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易曰。西南得朋。蔡氏貞孤之言。其爲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前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張竦、字伯松。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集解〕惠棟曰。世系云。親之先樂毅。趙封望諸君。毅孫臣叔。漢封華成君。子孫自趙徙長陵也。爲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常伏寺東門外凍地。晝夜啼泣。三輔決錄亦云。案此與嬀皓事相類。皓見會稽典錄。令聞而矜之。卽解出親。恢長。

好經學。事博士焦永。〔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焦貺。案鄭宏傳。宏師河東太守焦貺。坐楚王英事。被收。袁紀稱貺嘗爲博士。後爲河東太守。則永當爲貺也。永爲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爲交通關涉也。恢獨皦然不汙於法。皦、明也。音公鳥反。或從白作皎。音亦同。遂篤志爲名儒。性廉直介立。介、特也。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集解〕沈欽韓曰。就封新陽侯。屬汝南郡。信、新古通。二漢志信作新。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東觀記。京兆尹張恂召恢。署戶曹吏。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爲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集解〕惠棟曰。政見儒林傳。數衆毀恢。後舉政子爲孝廉。由是鄉里歸之。〔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八引續漢書云。樂恢除守陽令。在職剛直。本傳無爲令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爲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不應。華嶠書曰。安擢爲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爲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闚覦。非也。遂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集解〕沈欽韓曰。注年十三。書鈔引先賢行狀作年十五。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中書諫爭。朝廷稱其忠。東觀記載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

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主之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

入爲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幷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迴避。貴戚惡之。決錄注曰。調字叔和。爲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買洛陽令同郡任稜竹田。及上罷城東漕渠。免官。〔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司隸校尉司空蔡也。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己。妻母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集解〕惠棟曰。韓詩薛君章句云。何爲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故曰素餐。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執盛爲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大傷。〔集解〕沈欽韓曰。易緯通卦驗。乾氣退。萬物傷。此下疑並出易緯。而今不可考。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謂竇憲、弟篤、景、瓌也。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

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集解〕錢大昕曰。案逸民傳。高鳳南陽葉人。此成陽、恐是南陽之譌。或別有同姓名者。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世卿持權。春秋以戒。左傳曰。齊崔氏出奔衞。公羊傳曰。崔氏者何。齊大夫。稱崔氏者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也。聖人懇惻。不虛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罪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縗絰輓者數百人。輓、引柩也。庶衆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集解〕何焯曰。時上書者。自融之外有趙牧。見明八王傳注。除子己爲郎中。三輔決錄注曰。己字伯文。爲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干。學尙書於晁錯。何氏家傳。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寃囚。惟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千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三百七十八引三輔決錄注曰。張氏得鉤。何氏得算。三輔舊語云。何氏算。張氏鉤。何氏

肥。張氏瘦言何氏肥人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搜神記。京北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來爲我禍邪。飛上承塵。爲我福邪。來入我懷。鳩翻入懷。以手探。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鈎焉。遂寶之。是後子孫昌盛。有爲必倍。

武帝時。爲廷尉正。（集解）沈欽韓曰。作正者是。三輔決錄注。茂陵何比干。漢武時丞相公孫宏舉爲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顏注云。宣帝始置左右平。而決錄云漢武時爲廷尉右平。誤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

敞父寵。建武中。爲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帝稱疾不應。

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爲祥瑞。敞通經傳。能爲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戹。春秋有鸜鵒來巢。左傳。魯大夫師己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季平子逐昭公。公孫於乾侯。杜預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公羊傳。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曰。有麕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氏注。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禮記。孔子謂子貢曰。予疇昔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焉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丘即殷人也。予殆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

識焉。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譏焉。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州之鳥。恆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暖。文仲聞之曰。吾過矣。〔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州作川。是。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懼音紀俱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俱作具。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爲虛。帑音立朗反。〔集解〕惠棟曰。帑本古孥字。服虔通俗文。始以帑爲帑藏字。敞奏記由曰。〔集解〕沈欽韓曰。案袁宏紀以章帝元和三年歲比不登。諸王皆留京師。賞賜過厚。太尉掾何敞說宋由曰云云。此傳則在竇憲秉政後。和帝卽位之初。通鑑次此事在章和二年章帝未崩之前。據敞奏記云。公視事出入再期。又言賞賜。知在此年。蓋帝紀以元和三年宋由代鄭宏爲太尉。通鑑是也。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爲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晏晏、溫和也。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宜當克己。以酬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損服、減損服御。天下不足。若己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時西羌犯邊爲害也。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

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目上公卿王侯目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戶直見漢官儀也是目夏禹玄圭周公束帛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集解）惠棟曰鄭元尚書注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集解）通鑑胡注空當作悾悾悾謹愨也宜先正己目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恤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國語昔楚鬭子文三登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七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公儀退食之比哉史記公儀休相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逐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得售其貨乎比音庇（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售作讎引劉攽曰注安得讎其貨乎案文讎當作售得當作所也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時章帝崩也殤王縯石齊武王名之孫也（集解）劉攽曰案殤字當作煬字說在本傳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暢得幸竇太后故刺殺之而主名不

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集解〕先謙曰。官本腑作府。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須、待也。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適音的。謂無指的討捕也。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也。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爲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敞在太尉府。二府、爲司徒、司空。邴吉爲丞相。不案事。遂爲故事。見馬防傳也。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鎭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陳平爲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任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集解〕先謙曰。任天子。官本任作佐。是。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爲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主者謂主知盜賊之曹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以高第拜侍御史。時遂以竇憲爲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爲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爲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匈奴冒頓以精兵三十萬騎。圍高帝白登七日。按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后時。冒頓遺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孤憤、冒頓自謂。〔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憤作僨。是。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

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文母、文王之妻太姒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爲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筲之人。鄭玄注論語。筲、竹器。容斗二升。〔集解〕先謙曰。官本玄作氏。誠竊懷怪。以爲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爲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爲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較、明也。昔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少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州吁好兵。公不禁。大夫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子桓公立。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

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比、頻也。幹、主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旨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集解〕先謙曰。官本凶凶作洶洶。是。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目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命。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集解〕先謙曰。官本命作功。是。如憲等陷於辠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爲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產、祿也。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區區、誠也。王補曰。袁宏紀作臣前連上便宜。承陳得失。非爲嫉妒憲等也。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緜緜。塞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網羅也。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左傳。鄭武姜引太叔段、襲莊公。莊公寘姜氏於城潁。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曰。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爲吏。其妻私人。其夫將來。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乎。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耶。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佯僵而棄酒。主父怒笞之。故妾僵而覆酒。上存

主父。下存主母。然終不免於笞。（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況臣微末敢竭愚忠哉。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東觀記曰。何修生成。爲漢膠東相。成生果。爲太中大夫。果生比干。爲丹陽都尉。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鄢。光祿大夫。鄢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八世也。復目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武少子也。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目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歲餘。遷汝南太守。（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敞爲汝南太守。帝南巡過郡。郡有刻鏤屏風。爲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敞懼。禮賢命工。改修德化。事見黃香集。沈欽韓曰。案此傳。敞爲太守。在和帝永元中。則彼云章帝。誤也。敞疾文俗吏目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目寬和爲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督郵主司察愆過。立春陽氣發生。故召歸。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目春秋義斷之。（集解）惠棟曰。案目春秋斷獄之法。始於董仲舒。前書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應劭傳劭奏云。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前書五行志曰。上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于外。不請。是目郡中無

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出居。謂與父母別居者。其親先亡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喪制也。〔集解〕惠棟曰。賈子新書云。秦人有子。家富子壯而出分。抱朴子載漢時語云。察孝廉。父別居。皆俗之薄也。北海相景君碑云。分子還養。此云出居者皆歸養。蓋漢時循吏皆以美教化為先務也。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東觀記曰。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鮦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為鮦水。俗謂之三丈陂。〔集解〕沈欽韓曰。紀要。鮦陽渠在汝寧府新蔡縣七十里。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忿疾中常蔡倫。〔集解〕先謙曰。官本常下有侍字。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罪。卒於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呂祿、呂產也。霍光之子禹。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袁安、任隗也。樂何之徒。抗論柱下。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案禮圖注云。法冠。執法者服之。樂恢為司隸。何敞為御史。並彈射糾察之官也。〔集解〕陳景雲曰。恢以尚書僕射劾奏司隸。未嘗為司隸也。注誤。故能挾幼主。斷剿姦回之偪。勦、絕也。〔集解〕劉攽曰。故能挾幼主斷。案文。斷字上少一之字。周壽昌曰。挾與夾同。謂夾輔也。劉陶傳挾輔王室。亦作挾。沈欽韓曰。

勦絕之勦從刀不從力說文剿从刀喿聲引夏書天用剿絕其命勦勞也从力巢聲引春秋傳安用勦民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面朋崇厚浮僞楊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浮僞者勸之以崇厚也恢舉謗己敞非祥瑞永言國偪甘心彊詖詖佞諂也竇憲兄弟奢僭上偪敞冒死切諫是甘心於彊詖之人也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三校補

朱暉傳。故以暉爲衛士令。錢大昭曰、續志、南北宮衛士令各一人、秩皆六百石。再遷臨淮太守。至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注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錢大昭曰、暉爲臨淮太守、當在永平時、續志建武十六年亦無牛疫事、永平十八年云牛疫死盡、卽其時、注誤。柳從辰曰、據明紀、永平十五年改臨淮爲下邳國、則十八年不得尚有臨淮太守、本書災異不見續志者多有、錢氏以志爲斷、亦未確。

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案堪爲蜀郡太守、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後拜漁陽太守、卒官、已見堪本傳、此云妻子貧困、固始終一節也。

尙書張林。錢大昭曰、林、竇憲所薦、由眞定令遷尙書、後以臧汚抵罪。

絕其姑息。注姑、且也。至以姑息。柳從辰曰、尸子云、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注、姑、婦也、息、小兒也、言婦孺之私也、又呂氏春秋、商王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辰案、姑息當指人說、蓋絕其阿私之人耳、尸子、呂覽皆穆所見書、注誤。

又著絕交論。注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集解惠棟曰、宋本選作算。錢大昭曰、宋本、閩本均作算、選、算古通、見前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此作選、蓋淺

學者妄改。

下至器物銘書成敗。注黃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柳從辰曰。二語本蔡邕銘論。御覽引机作几。盂作杅。案机几盂杅。雖本通作。然據文選新刻漏銘。事百巾机。李善注引蔡邕銘論。文字亦與章懷注同。知御覽不盡可據。

漂害人庶。數十萬戶。錢大昭曰。續漢五行志注引此傳。作數千萬戶。

故穆張理天綱。官本綱作網。是。

極其刑譴。官本譴作譴。

臣顏黥首繫趾。注繫趾、謂鈦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鈦也。案史記平準書。鈦左趾。集解引韋昭云。鈦、以鐵爲之。著左趾。以代刖也。即章懷注所本。鈦原譌鈌。已據正。官本注不誤。

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注璫以金爲之。當冠前。附以金貂也。官本注。金貂作金蟬。集解。惠棟曰。漢官儀云。侍中、周官也。成王時號曰常伯。選於侯伯。轉補衮闕。言其道德可常尊也。柳從辰曰。據孫輯本漢官儀。作選於諸伯。拾遺補闕。此作轉補衮闕。轉或輔之譌。案承上

選於侯伯。言轉亦可通。但疑本是專字誤增車旁也。又前書谷永傳。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顏注。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事者也。一曰常任使之人。此其長也。是不取漢官儀說。

故汎濫驕溢。官本汎作放。

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至良久乃趨而出。集解。先謙曰。文選邱遲與陳伯之書注。至袁書誤。柳從辰曰。袁宏紀亦載養魚等語。爲劉陶疏。文選皇后紀論注亦引袁山松書。誤作朱穆。

延熹六年卒。集解。惠棟曰。朱公叔碑云。六年四月丁巳。卒于京師。侯康曰。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載穆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于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

追贈益州太守。集解。惠棟曰。至袁宏紀作益州刺史爲是。侯康曰。經籍志亡書內有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卷。又文選廣絕交論注引范書亦作贈益州刺史。意今本作太守乃校刊之誤。案蔡邕朱公叔碑首云。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則固可爲贈太守之一證。漢制州刺史雖巡行所部各郡。以六條問事。而秩僅六百石。遠不逮太守。故太守轉爲刺史。遷途贈官亦例以太守爲重也。

謚爲文忠先生。注。遂共議穆。官本注議作謚。集解。惠棟曰。至碑作忠文公。一作忠文子。侯康曰。中郎集。朱公叔謚議云。本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

諡者皆諸侯之臣也至于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竝故以公配府君王室亞卿也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慢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諡之稱也可于公父之中擇一處焉集中朱公叔碑首云忠文公後云歆惟忠文時惟朱父蓋不稱子猶前議也而傳則稱先生豈當時以公父均駭聽聞故廢邕議不用耶忠文爲文忠亦非從蔡議

俠生孺子之投身注遂伏劍而死官本注無遂字

情爲恩使官本使作死

欒恢傳恢年十一柳從辰曰袁宏紀一作二

後仕本郡吏注署戶曹吏官本吏作史是

同郡楊政柳從辰曰袁紀作杜陵人楊正

恢數上書諫爭注東觀記載恢上書諫曰官本注無恢字

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集解惠棟曰韓詩薛君章句云何爲素餐素者質也柳從辰曰論衡量知篇云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飡人之祿

故曰案食此壹用魯詩說

衆物大傷大官本作夭案易乾爲大否卦大往小來孔疏云陽主生息故曰大

世卿持權春秋目戒注左傳曰齊崔氏出奔衛案此春秋宣公十年經文也左傳二字乃春秋之誤各本皆未正

何敞傳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注左傳 至 晉境內邑官本注左下有氏字邑下有也字 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注公羊傳 至 何氏注官本注傳下注下皆有曰字

由安懼然不敢答注懼音紀俱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俱作具錢大昭曰懼然與瞿然同謹案懼讀爲瞿仍應作去聲說詳袁安傳集解官本作紀具反是

倉帑爲虛注帑音立朗反官本注立作它

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注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官本注焉作也

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注亦有文母官本注末有也字

今者論議凶凶。集解。先謙曰。官本凶凶作洶洶。是。謹案洶洶。本水聲。文選羽獵賦。洶洶旭旭。天動地岋。李善注。洶洶旭旭。鼓動之聲。又易林。中心不同。爭訟洶洶。皆就人聲言。後世文章家承用之。然前書高紀。天下匈匈。顏注。匈匈、喧擾之意。項籍傳注云。讙擾之意。東方朔傳注又云。讙議之聲。且本書虞詡傳即作匈匈。是不必更从水也。蜀志注。趙雲謂公孫瓚曰。天下詾詾。未知孰是。鹽鐵論。辨訟公門之下。詾詾不可勝聽。則又可作詾詾。素問移精變氣論。粗工兇兇。原注。兇兇、謂不料事宜之可否也。則亦可作兇兇。晉語。敵入而凶。原注。凶猶凶凶恐懼。亦作兇。是則此作凶凶仍可通。

猶不免於嚴怒。注。客有遠爲吏。官本吏作使。

歲餘。遷汝南太守。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敞爲汝南太守。帝南巡過郡。至沈欽韓曰。案此傳。敞爲太守在和帝永元中。則彼云章帝。誤也。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一引三輔決錄。正作和帝南巡過郡。

三遷五官中郎將。錢大昭曰。張酺傳作左中郎將。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後漢書四十四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爲業。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鄳侯。鄳音莫庚反。〔集解〕惠棟曰。鄳屬江夏郡。蘇林云。鄳音盲。沈欽韓曰。今汝寧府羅山縣西南九里。楚冥阨之地。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與異母弟荊鳳。本或無荊。〔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彪以嫡長爲世子。邯薨。當嗣爵。讓與鳳也。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爲太僕。數年。喪後母。〔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彪遭後母憂。毀瘠過禮。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集解〕錢大昭曰。鄧彪本太僕。而以光祿大夫行服。桓郁本越騎校尉。而聽以侍中行服。桓焉本太子太傅。而聽以大夫行喪。蓋侍中光祿大夫無定員。亦無專職。且非中二千石。即有以憂乞身者。或可聽許。其實仍遵舊制。公卿二千石不行三年服也。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爲太尉。彪在位清白。〔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以廉讓率下。爲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

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載策曰。惟君以曾閔之行。禮讓之高。故慕君德禮以厲黎民。貪與君意其上太尉印綬。君專精養和。以輔天年。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在所作所在。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宴。彪不預祭而賜胙。重之。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日奉羊酒。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內侯。〔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六華嶠書云。百官總己以聽於彪。恩寵之異。莫與為比焉。先謙曰。官本內作中。引劉攽曰。案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內字。惠棟云。北宋本作關中侯。風俗通云。漢武帝諱徹。改曰通侯。或曰列侯。秦時六國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弔臨。〔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上臨字疑衍。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皇祖考鉅鹿都尉回。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況為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為元氏令。遷涿郡

太守。後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觀記曰。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復以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集解〕顧炎武曰。關縣見前漢志。世祖省。周壽昌曰。關前漢常山屬縣。後漢改欒城。建武時尚未改。故況爲其長也。沈欽韓曰。舊唐志鎭州有行唐縣。定州有唐縣。近常山之關縣者。鎭州行唐。非定州唐縣也。注誤以鎭爲定。關縣後省入欒城。縣志北十里董保鄉。

父歆。初以報仇逃亡。東觀記曰。歆守皋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因詣閣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便發遣。遂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與此不同。後仕爲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歆爲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爲汲令。卒官。禹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永平六年。禹爲廷尉府北曹吏。處事執平。爲京師所稱。明帝以其明達法理。有張釋之風。超遷非次。拜廷尉。此傳所無。建初中。拜楊州刺史。〔集解〕惠棟曰。北宋本作揚。案漢隸皆作楊。後人惑於俗說。改爲揚也。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酈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與羣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爲立廟而祭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民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

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陂同〔集解〕沈欽韓曰蒲陽陂在泗州西北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居成市〔集解〕先謙曰官本居作下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温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音備糗也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集解〕劉攽曰注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案文多一守字或云守當作常也先謙曰注茅屋草廬千餘戶官本無餘字音備糗也四字是小字注混入注中則文意不屬今東觀記無此四字千餘頃作四千餘頃功曹吏戴閏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閏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也〔集解〕惠棟曰漢雜律有假借不廉之條見陳羣新律序前書王尊傳直符吏詣閣下師古曰直符吏若今之當直佐吏也宰士者風俗通云謹案春秋尊公云宰其吏爲士言于四海無所不統焉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爲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衞尉留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闒登具物除子男盛爲郎也〔集解〕朱一新曰闒登卽毾㲪毾㲪後出字闒登其本字也闒與闟同文選司馬遷報任安書任昉奏彈劉整文內闒茸、皆作闒茸說文新附有毾㲪字卽闒登之俗本書西域傳又有細布好毾㲪注引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釋名作榻登說文無榻字見於大徐新附古或借闒爲之隸釋載孟郁修堯廟碑石闒二坐

闟即榻也。一切經音義卷三出髡壁字注云。毛席也。施之於壁。因以名焉。經文作闟知闟登即髡毦也。

闌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爲太傅。錄尙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育、生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集解〕通鑑胡注。特贊者、每朝見。贊拜者先獨贊禹名。既乃贊太尉名以下。禹不與三公同贊也。絕席者、朝位獨在百僚上。不與三公聯席也。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鄭玄注論語曰。諒闇、謂凶廬也。尙書曰。帝乃徂落。四海遏密八音。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太后從之。〔集解〕先謙曰。官本脫太字。

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雨水。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

止則交戟。〔集解〕沈欽韓曰、先置後世謂之頓遞。周禮掌舍設戟門、鄭司農云以戟爲門。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按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離宮不宿。所㠯重宿衞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集解〕先謙曰、今文尚書讀以烝烝上屬。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集解〕惠棟曰、單外猶單處也。周書曰、老弱單處。孔晁曰、單處無保障。百官露止。識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爲宗廟社稷。下爲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㠯助郡國稟假。稟、給也。假、貸也。詔許之。五年。㠯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爲郎中。長子盛嗣。〔集解〕惠棟曰、黃瓊傳有尚書張盛、其禹子與。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銍故城、今亳州臨渙縣也。〔集解〕沈欽韓曰、臨渙城在鳳陽府宿州西南九十里。祖父宣。爲講學大夫。㠯易教授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爲講易祭酒。宣爲講學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爲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一引續漢書云、在臺閣典職十年、奏事三世、未嘗有過。御覽二百十五同。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爲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

二一一

十四年。拜司空。防吕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吕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爲魏文侯師。〔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案子夏文學。著于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洪邁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獨有書。于易則有傳。于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于斯矣。公羊高實受之于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云。子夏門人。于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防云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證云。棟案孝經緯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此子夏傳春秋之明驗也。論語譔攷讖曰。子夏等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故鄭康成作論語序以爲子夏等所撰也。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吕勉勸學者。所吕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吕意說。不修家法。諸經爲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

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集解〕沈欽韓曰。呂覽尊師篇說義不稱師。名之曰叛。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僿音西志反。史記僿或作薄。〔集解〕先謙曰。官本代作世。引劉攽曰。三世常道。案世與代全別。緣太宗諱。遂更世爲代。此合用代字。乃誤爲世。蓋後人知此書中世字率皆換爲代。乃欲稍還正之。遂誤爲此字也。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謂自相攻伐也。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眞。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寖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拜爲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集解〕惠棟曰。漢官儀載殤帝策書云。司徒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守。其以防爲太尉。錄尚書事。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卽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集解〕錢大昭曰。泰山博縣鄉。沈欽韓曰。通志。龍鄉城在泰安府泰安縣東南五十里。食邑

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蟊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脫去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八字。從諸本增。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間鄚人也。鄚、今瀛州縣也。音莫。〔集解〕沈欽韓曰。在河間府任邱縣北三十五里。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爲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集解〕惠棟曰。方言云。秦晉之間罵奴婢曰侮。郭璞云。言爲人所輕弄。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貰、寬也。音示夜反。自後因以爲比。〔集解〕惠棟曰。鄭康成禮記注云。已行故事曰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駮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集解〕惠棟曰。顏師古云。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他皆放此。案漢東海廟碑云。念四時享祀有常。每飾壹切。旋則陁崩。則知一切者權時之語。顏說是也。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

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集解〕惠棟曰。公羊隱十一年傳云。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敏所引指此注誤。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導、教也。醜、類也。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寖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曰。皋陶造獄。法律存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集解〕沈欽韓曰。語見黃石公下略。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災。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秋一物華卽爲異。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

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位〔集解〕先謙曰官本位作空是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因病篤卒於家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華容縣故城在今荊州東〔集解〕惠棟曰余知古云古華容在江陵東八十里容城鄉有廣父貢墓六世祖剛〔集解〕惠棟曰渚宮故事作綱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集解〕惠棟曰北宋本作大司徒渚宮故事亦云案元壽二年宮自右將軍遷大司徒孝平元始五年爲大司馬流俗本作司農者誤也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集解〕王補曰子長敘汲黯之戇則先著其先有寵於古之衞君敘鄭當時之趨和承意則先著鄭君之獨不名籍此史法也范書於廣傳特書六世祖剛事意蓋同此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襄陽耆舊記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娶江陵黃氏生康字仲始〔集解〕洪亮吉曰水經注夏水又逕交阯太守胡寵墓漢太傅廣陪陵則廣父爲太守非止都尉也注據墓碑尙得其實或廣父從都尉遷太守范史從其舊書耳惠棟曰蔡邕集交阯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曰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嬴初都尉娶于故豫州刺史卽黃君之姊生太傅

廣。及眷令康而卒。繼室以夫人生童紀。未齓而夭。夫人撫育二孤。導以義方云云。則康爲廣同母弟。書舊傳誤也。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集解〕沈欽韓曰、散吏。隸續碑陰所謂從掾位、從史位者是也。晉職官志郡國萬戶以上職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省其父。眞頗知人。會歲終應擧。雄敕眞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閒密占察之。〔集解〕惠棟曰、方言凡相竊視謂之占。又云、闚謂之占。乃指廣以白雄。〔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眞年未弱冠。知廣有公卿之量也。遂擧孝廉。

旣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擧孝廉。續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及尙書輒優之。特勞來其擧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及拜郎。恪勤職事。所掌辨護也。旬月拜尙書郎。〔集解〕先謙曰、初學記十一引續漢書云、兼理西曹。轉左丞。五遷尙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集解〕惠棟曰、高誘謂探籌、捉籌也。荀子云、探籌投鉤。以神定選。廣與尙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旣不必當賢。就値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識別也。俔天必有異表。俔音苦見反。說文曰、俔、譬諭也。詩云、文王嘉止。俔天之妹。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爲之配焉。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

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㠯德德鈞㠯卜也 政令猶汗往而不反 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咎劉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 詔文一下形之四方 形、見也 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㠯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㠯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尙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㠯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駮之曰臣聞君㠯兼覽博照爲德卽明四目、達四聰也 臣㠯獻可替否爲忠 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書載稽疑謀及卿士 稽、考也考正疑事謀及卿士見尙書 詩美先人詢於芻蕘 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薪采者也言有疑事嘗與薪采者謀之也 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 叔向曰國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訪於耇老而後行之 是㠯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尙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㠯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 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集解〕沈欽韓曰隋志雜字解詁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梁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 明詔旣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尙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臣下罔由稟令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 當令縣於日月固

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也。諶、信也。斯、語詞。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蓋選擧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前書。陳平設六奇策。以佐高祖。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甘奇顯用。年乖彊仕。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閒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閒。秦乃封羅爲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大化。禮記曰。四十彊而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書。終軍年十八。爲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擢爲諫議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爲博士。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理之。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擧之制。莫或回革。〔集解〕通鑑胡注。回、轉也。反也。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剗、削也。戾、乖也。便利未明。衆心不厭。厭、服也。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集解〕沈欽韓曰。邵伯溫聞見錄。剝當作駁。剝駁古通。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宜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瞽、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之人也。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干、犯也。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

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旌、明也。書曰。德懋懋官。〔集解〕蘇輿曰德疑作官。爵以建事。能建立事。則與之爵。明試以功。典謨所美。明白考試之。有功者則授之以官。舜典咎繇謨皆有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五服五章。天秩所作。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服。必須章明。尙書咎繇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豐、厚也。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尙書僕射胡廣。體眞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柔而不犯。謂性和柔。而不可犯以非義也。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愼。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密勿、黽勉。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尙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旣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束修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八十二風俗通云。汝南陳公思爲五官掾。王子祐爲兵曹。行會食下亭。子祐曾以縣官考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公思欲爲報仇。不能得。卒見子祐。不勝憤怒。便格殺之。還府歸死。時太守胡廣以爲公思追念叔父。仁勇奮發。手刃仇敵。自歸司敗。便原遣之。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尙書事。以定策立

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集解〕沈欽韓曰。安樂鄉在南陽府南。後魏置安樂戍。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縯、司空孫朗、坐不衞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士。免爲庶人。〔集解〕惠棟曰。案漢律有是條。故云坐。晉書刑法志云。賈充就漢九章。仍其族類。因事類爲衞宮違制。是也。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集解〕沈欽韓曰。蔡邕集胡公碑云。延熹末年。（末字誤）聖主革正。幸臣誅斃。引公爲尚書令。乃拜太僕。遷太常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盛弘之荆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至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爲天。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恆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薨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至作上。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爲人子者。恆言不稱老。及母卒。〔集解〕惠棟曰。摯虞決疑要注云。太傅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且送葬。胡夫人黃氏神誥曰。太夫人年九十一。建寧二年。薨于太傅府。謁者李納也。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遜、順也。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集解〕沈欽韓曰。謝承書。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依以爲志。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質帝崩。固

爲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爲後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廣戒等懾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集解〕劉攽曰大議不全案文議當作義先謙曰際撫傳撫不交權勢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錄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集解〕惠棟曰肅濟陰句陽人胡夫人黃氏神誥云濟陰故吏舊民中常侍丁肅等思應慕化廣嘗爲濟陰太守故云故吏舊民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爲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三十一年也六帝謂安順沖質桓靈也〔集解〕洪亮吉曰司空應作司徒注誤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疾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竝爲三司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集解〕惠棟曰靈帝紀云建寧四年自太僕拜太尉與此不同蔡邕集稱咸歷官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太僕乃遷台司位太尉則咸自太僕拜太尉明矣謝承書誤也汪文臺曰文選潘勖冊魏公九錫文注引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貶纖介之惡采毫毛之美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集解〕通鑑胡注夫既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則當時之責望亦重矣豈可以三十餘年周流四公爲榮哉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集解〕沈欽韓曰案碑作建寧五年三月壬戌蓋其年五月方改元熹平立碑時未改元也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於原陵謚

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集解〕惠棟曰蔡邕集廣有五子皆先廣卒所拜者或其羣從若孫曾也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已下數百人皆縗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已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揚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二百二十九有廣陵令箴二百四十一有廣邊都尉箴初學記有廣侍中箴（與崔瑗文同）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集解〕王補曰御覽五百八十八引百官箴敍箴諫之興所由尚矣聖君求之於下忠臣納之於上故虞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先謙曰御覽載廣百官箴敍僅存此十語又御覽五百八十八載崔瑗敍箴僅存數語後文均不具遂均莫詳所補之篇名故侍中箴初學記以爲廣作而古文苑以爲崔瑗作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集解〕王補曰初學記二十六引印衣銘綬笥銘藝文類聚三十七引弔夷齊文又文選向秀思舊賦注亦引之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獄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認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烝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

與爲二（集解）王鳴盛曰。西京張禹、孔光。東都胡廣。皆以文學著。皆小人之至無恥而享大福者。孟堅於張孔。直筆詆斥。盡醜描摹。洵不愧良史矣。而蔚宗於胡乃別一種筆墨。冷譏毒刺。寓於褒頌誇譽中。其黨惡誤國。反爲藏過。讀之輒爲擊節嘆賞。亦不覺捧腹絕倒。夫質帝爲梁冀所弒。時李固爲太尉。與杜喬執議。必欲立清河王蒜。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爲後患。貪蠡吾侯志童昏。欲立之。廣與司空趙戒附會成之。是爲桓帝。於是李固罷黜。卒死冀手。而廣卽代固爲太尉。廣之罪於是爲大。桓帝立。亂政亟行。後雖誅冀。而宦官之權轉盛。漢亡實兆於此。原廣之心。非必欲亂漢也。特貪位懼禍耳。但鄙夫之誤人家國。正爲患得患失使然。當時廣若能與李杜同心立清河王。無桓則亦無靈矣。蔚宗作此傳全用美詞。其前但敘順帝欲立皇后。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欲探籌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乃立梁貴人。則已明著廣之黨於梁氏矣。（時權在尚書。郭史乃戚宦之黨。廣又首先叛議。冀勳德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見黃瓊傳。）及敘至質帝崩之下。但云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鄕侯。夫傾固而奪其位。又以定策受封。黨惡之罪顯然矣。下敘冀誅。則云。廣坐不衞宮。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深惡其倖免。罪重而所坐輕也。（黃瓊傳則云廣坐阿附梁氏。）其總敘云。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大議不全者。何謂也。至劣之行。以蘊藉出之。其下卽云在公台三十餘年。每遜位辭疾。及免退歸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鄙夫情狀。曲曲道破。通讀一遍。此傳若有美無刺者。而已不啻鑄鼎象之。然犀照之。且各傳中互見已多矣。肆而隱。微而彰。其范史之謂乎。又曰。太平御覽引世說云。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之於江。胡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養之。以爲子。登三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治本親服。云我於本親已爲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案今世說不載此條。疑晏元獻削去之。夫求忠臣必於孝子。廣之不忠。自當不孝。而傳中乃稱其朝夕瞻省繼母。名高位極。而瞻省小節。可以爲孝乎。又言居喪率禮無愆。率禮無愆、譽詞入妙。此傳故作揚筆。而浮泛其語以示意。生平忠言嘉謨只三事。一是爲梁氏作地。一則駁左雄改察舉制議。論宂陋。而亦與郭虔、史敞同上。其與二人比周可知。又載他人薦廣者只一事。而其人亦卽同黨之史敞也。蔚宗之筆刻毒至此。總敘稱廣所薦舉。皆天下名士。而其前又言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其事詳見左雄傳中。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者．仕子之恆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列、位也．夫紆於物則非己．直於志則犯俗．紆、曲也．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徇、營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統者、總論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免顛覆也．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疑不全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妄進．〔集解〕劉攽曰．注呈材效職．案文呈當作程．又則受之分明矣．當云則所受之分明矣．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集解〕蘇輿曰．生疑死之誤．後世何貶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何從而貶責矣．古人以宴安為戒．豈數公之謂乎．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集解〕惠棟曰．荀子引易云．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敏正疑律．防議章句．〔集解〕蘇輿曰．敏防位至台司．建白止此一事．故范史取與鄧張相次．其於敏傳云．徽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晉外之意自見．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撓、曲也．易曰．棟橈．凶也．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四校補

鄧彪傳。紆前失竇氏旨。案此謂紆前爲洛陽令時不附竇氏也。事詳酷吏傳。

天子親臨弔臨。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上臨字疑衍。案前世大臣之喪。天子親臨。如霍光傳所載。不數見也。中興則光武於銚期之喪。親臨襚斂。祭遵喪至河南。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卓茂之喪。素服親臨送葬。伏湛之喪。親弔祠。侯霸之喪。親自臨弔。郭伋之喪。親臨弔。樊宏之喪。親送葬。明帝於桓榮之喪。親自變服臨喪送葬。章帝於趙憙之喪。往臨弔。牟融之薨。親臨其喪。其典重矣。蓋自賈山述君臣之禮。范升申覩弔之誼。至中興乃沿爲故事。則升將順其美之功。爲獨多焉。此云弔臨。則下臨字自言哭臨。省下臨字猶可。上臨字不得爲衍也。

張禹傳。祖父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注。皇祖考鉅鹿都尉回。錢大昭曰。當云皇考夫人。夫人是況之族姊。故光武呼況爲大舅。祖字衍。注亦誤。案樊宏爲世祖之舅。明見宏傳。則皇考夫人乃樊氏。非張氏也。大舅之大。蓋當讀如太公之太。錢說反誤矣。

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永平六年。禹爲廷尉府北曹吏至拜爲廷尉。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三十一、引漢官儀。以禹代爲廷尉。爲光武時事。曹吏作曹史。護案漢官儀載世祖詔書有云、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以此知孝廉之舉。要必先試以職。中於四科。然後可應詔書。如鄭

宏以郡督郵舉孝廉。周章以郡功曹舉孝廉。皆是孝廉。非官。凡傳言舉孝廉。幾遷及稍遷者。皆自吏職遷郎官以來言之也。禹舉孝廉。宜嘗試吏。但果永平六年已拜廷尉。位躋九卿。何爲八年又舉孝廉。如謂拜廷尉在光武時。則禹卒於安帝永初七年。傳雖不載其得年幾何。而上溯明帝永平元年。已五十六年。似不相及。或仍明帝時偶代廷尉。旋即罷歸。故范書略之耶。

士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注酈元水經注曰。至吳人因爲立廟而祭焉。沈銘彝曰。史記。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廟於江北。命曰胥山。王充論衡。吳王殺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人。故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其祠。

永元六年。入爲大司農。拜太尉。錢大昭曰。禹代張酺爲太尉。本紀在永元十二年九月丙寅。非六年。案傳當因禹自永元六年徵入爲大司農。迄於十四年。中間無可紀之事。故略其辭。

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注四海遏密八音。官本注末有也字。

徐防傳沛國銍人也。注銍故城今亳州臨渙縣也。集解沈欽韓曰。臨渙城在鳳陽府宿州西南九十里。柳從辰曰。銍故城在今宿州西南四十六里。乃北魏臨渙縣舊治。在唐臨渙城東北。

張敏傳議寢不省。官本寢作寑。案廣雅釋詁。寑、積也。積、不省。猶言議上積久不蒙省及也。寑、停也。前書張禹傳。奏寑罷歸故官。顏注。寑、謂不下也。如作議寑。則是已省之後停寑不行。於不省意似未合。

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位。集解。先謙曰。官本位作空。是。錢大昭曰。司位當作司空。敏代周章為司空。本紀在永初元年。徵拜上當有永初元年四字。下文六年二字乃有根。否則下六年竟似延平六年矣。南監本不誤。案敏罷司空在永初六年四月。亦見安紀。官本據監本轉刊。兼採諸本。不解何亦未補也。

胡廣傳。南郡華容人也。注。華容縣故城在今荆州東。集解。惠棟曰。余知古云。古華容在江陵東八十里容城鄉。有廣父貢墓。柳從辰曰。地理韻篇云在今荆州府監利縣西北。案監利縣西北。卽江陵縣之東面。而適當岳州府華容縣之北。今圖可見也。江陵華容皆漢舊縣。監利縣晉武帝太康五年立。水經注夏水又東逕監利縣南。始見於記載。沈約地志雖疑監利是吳所立。又係吳所省。實亦因晉縣係復立。而兩漢地志無此縣名。想當然耳。華容前漢為縣。後漢則為侯國。章懷以縣出注。於說亦疏。前志華容班注雲夢澤在南。夏水首受江。東入沔。雲夢澤卽今岳州之洞庭。唐時已無異說（孟浩然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近儒考漢華容縣舊境之廣。謂今監利石首華容諸縣皆有其地。蓋惟江陵不與耳。

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注。輒優之勞來其舉將。官本之作文。案勞來舉將。正所以優此孝廉。其舉將明謂孝廉舉主也。且勞來由公府下詔書。非三公得自以文。勞來之作文誤。

廣與尚書郭虔史敞。錢大昭曰。杜根傳作僕射郭虔。蓋虔為尚書僕射也。案黃瓊傳瓊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而周舉傳。舉拜尚書。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此尚書僕射可單稱僕射之證。虔於杜根傳及左雄傳均稱僕射。而本傳與周舉傳均稱尚書。又卽尚書僕射可通稱尚書之證。然與諸僕射及諸曹尚書皆無別矣。又上文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蓋統廣在尚書十年所得官言之。其與虔敞同上疏時。必尚未為尚書僕射。否則順帝時是官尚止一人。虔旣為之。廣不應亦為之也。

史敞卽史弼之父由尙書嘗出爲郡守見弼傳

文吏試牋奏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官本死罪二字不重

載在篇典注尙書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由稟令柳從辰曰今書說命由作攸

廿奇顯用年乖彊仕注齊君使主東阿大化官本注東阿二字重文屬下

臣聞德以旌賢注書曰德懋懋官官本注末有也字

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案二語集左傳文柔而不犯左傳林注略與韋懷同然據國語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是不犯謂不犯分也過柔則失己分柔而不犯當卽詩柔嘉維則之義

每遜位辭疾官本疾作病

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竝爲三司侯康曰據蔡中郎胡公碑司徒祝恬許栩皆廣故吏注謝承書曰咸字元卓至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案李咸附見陳球傳作字元貞靈紀建寧三年聞人襲爲太尉大鴻臚橋元爲司空蓋咸是年實代橋元爲大鴻臚明年遷太僕遂拜太尉謝書約其辭遂至與范書本紀不合耳又據本紀

桓帝延熹二年八月。廣免。太尉祝恬爲司徒。明年六月。薨於位。六年二月。許栩爲司徒。九年四月免。五月廣復爲司徒。靈帝建寧元年九月。栩代劉寵爲司空。廣已爲太傅。二年五月。栩免司空。四年七月。又代橋元爲司徒。廣仍爲太傅。明年三月。廣薨於位。太傅爵上公。位在三公上。故恬栩雖亦廣故吏。不竝爲三司。

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至謁者護喪。侯康曰。據胡公碑。五官中郎將爲任崇。謁者爲董詡。

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集解。王鳴盛曰。至其事詳見左雄傳中。案范傳微旨。已具論贊。無取辭費。王鳴盛氏沿明人評文陋習。辭多枝蔓。如史敘佞辯。雖已見史弼傳。而續漢書亦謂其爲京兆尹。治有能名。見稱三輔。至郭虔並見左雄周舉傳。當與雄舉爲同志。順紀載虔永和二年。由光祿勳爲司空。六年。坐免。梁冀嗣爲大將軍。後未嘗復登四府。王乃謂廣黨梁氏。虔與比周。范意定不如此。查此段底本已經刪去。王補覆校。又謂宜存。故仍附於此。

臨生不先其存。集解。蘇輿曰。生疑死之誤。案臨生不先其存。卽孟子。可以得生。而有不用耳。存字承上圖存言。生字亦承上全喪之於生言。臨生謂臨可得生。非誤字。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集解）惠棟曰袁紀作汝南宛人 祖父良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易爲丞相掾見前書 平帝時舉明經爲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員 建武初至成武令成武今曹州縣 安少傳良學爲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爲縣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史主選署功勞 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續漢志曰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史 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敢受（集解）先謙曰官本敢作肯 從事瞿然而止瞿音九具反（集解）先謙曰官本瞿均作懼與惠氏補注校本合惠棟云袁紀懼作瞿古字通周壽昌云瞿訓驚視貌即懼也若本作懼何必音九具反黃山云前書惠帝紀贊聞叔孫通之說則懼然顏註懼讀曰矍矍然失守貌音居具反又東方朔傳吳王懼然易容顏註音同說文瞿讀若章句之句禮檀弓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釋文瞿紀具反九具即紀具之音知亦讀懼爲瞿非讀瞿爲懼官本不誤

後舉孝廉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也（集解）惠棟曰陶宏景眞誥安爲書

佐爲太守韓崇所拔。時人以崇有識物之鑒也。袁紀安擧孝廉。爲郞謁者。先謙曰。注洛陽令自出案行至袁安門。官本考證引孫鑛云。安何由在洛陽臥。宜云汝陽方是。又不宜于人。官本于作千。是。除陰平長。任城令。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任城。今兗州縣也。〔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安除陰平長。時年飢荒。民皆菜食。租入不畢。安聽使輸芋。曰。百姓餓困。長何得食穀。先自引芋。吏皆從之。殷芸小說曰。陰平先有雹淵。冬夏未嘗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誠潔齋。引愆貶已。至誠感神。雹遂爲沈淪。伏而不起。乃無苦雨淒風焉。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擧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其時甘雨滂沛。歲大豐稔。歲餘。徵爲河南尹。〔集解〕惠棟曰。袁紀。安徵入爲河南尹。召入見。上問以考楚事。名簿甚備。安具奏對。無所遺失。上以爲能也。問安自何爲官。對曰。臣本諸生。上曰。以尹故□吏也。何意諸生耶。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集解〕惠棟曰。漢法。臧吏子孫三世禁錮。故云。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

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譎亦詐也．)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誾誾、忠正貌．衎衎、和樂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爲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

由權。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衞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續漢書曰。安奏司隸鄭據。河南尹蔡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斂、南陽太守蒲般、高丹等。皆其賓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爲大郡也。〔集解〕先謙曰。注蒲般。官本蒲作滿。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集解〕惠士奇曰。先秦兩漢文。凡轉捩語。從未有用但字者。南宋文氣卑靡。朱子集注。多用但字。蔚宗文氣亦卑。此蔚宗之筆。非東漢文也、但古文袒。後世改但爲袒。而以但爲語辭。漢文作第。不作但。故但去爲第。去非轉語。乃後世方言。不合古訓。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

知所屬。憲曰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徒冬反。〔集解〕惠棟曰。袁紀作阿修。錢大昭曰。䩈即於除鞬也。左當作右。黃山曰。安下書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案南匈奴傳。章和元年。鮮卑擊北匈奴。斬優留單于。又永元三年。北單于復爲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遣使款塞。竇憲上書。立爲北單于。朝廷從之。似阿佟別爲一人。乃優留之弟。若於除鞬之兄。是爲嗣單于。但逃亡。未嘗爲二虜殺也。惟袁紀謂阿修誅君之子。又與烏丸鮮卑爲父兄之讎。則似卽爲於除鞬。故通鑑不更及阿修之名也。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集注〕惠棟曰。考異。袁紀云。宋由、丁鴻、尹睦。以爲阿修誅君之子。又與烏丸、鮮卑爲父兄之讎。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并領降衆。與范書不同。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㠯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㠯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㠯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㠯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集解〕錢大昭曰。此章是廬江周榮具草。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㠯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集解〕惠棟曰。北宋本如此。今本乎作于。降

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濱，邊也。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鴻勳者也。〔集解〕先謙曰，官本鴻作弘。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集解〕錢大昕曰，本名屯屠何，此單舉上一字。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集解〕惠棟曰，鄭元注曰，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人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集解〕先謙曰，注人不得已而去，人乃必之訛，官本作必。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一字。西域歲七千四

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埶。言辭驕訐。〔訐、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歆坐非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涉坐殺太倉令、下獄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鞬音九言反。〕後遂反叛。〔集解〕黃山曰。永元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王輔任尚追誘將還斬之。見南匈奴傳。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噫音醫。又乙戒反。嗚音一故反。歎傷之貌也。〕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爲太守。劉方爲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曰。京有堂構之稱。矜于法度。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爲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

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曰彭歷典三郡順帝初爲光祿勳行至淸爲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集解〕侯康曰風俗通彭淸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尙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敕使留葬侍衞先公愼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于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淸高舉動皆此類也先謙曰賀、彭之子閎之父詳下閎傳尙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淸潔之美比前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明行修淸潔臺國也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作陽案湯子逢字周陽湯不得爲陽也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集解〕惠棟曰袁紀、湯初爲陳留太守褒善敘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値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黜臣致聲名不泯者篇籍使然也乃使戶曹吏追錄舊聞以爲耆舊傳錢大昭曰王堂傳載尙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恨之後廬江賊入弋陽界堂追討奔散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免官據此則湯非正人矣此乃云諸儒稱其節何耶桓帝初爲司空㠯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㠯災異策免〔集解〕惠棟曰袁紀湯永興元年致仕卒諡曰康侯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湯長子成〔集解〕惠棟曰華嶠書曰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左中郎〔集解〕何焯曰左中郎下當有將字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集解〕惠棟曰案西嶽華山碑逢嘗歷宏農、京兆二郡太守在桓帝延熹中㠯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㠯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㠯逢嘗爲三

老特優禮之〔集解〕惠棟曰華嶠書熹平中天子引逢爲三老錫玉杖玉當作王賜㠯珠畫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以砂畫棺音義云以珠砂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集解〕先謙曰注珠砂官本珠作朱北宋本砂作沙惠校云砂俗字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貝玉曰含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㠯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隗字次陽先逢爲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集解〕惠棟曰袁紀作袁朗案梁冀傳當作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㠯逢隗世宰相家推崇㠯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爲太傅成子紹逢子術〔集解〕侯康曰史不載袁隗子蔡中郎集有袁滿來墓碑即隗子也慧而早夭又司徒袁公夫人烏氏靈表隗有子懿達仁達而行事皆不著疑死於董卓之難矣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己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集解〕洪亮吉曰案獻帝春秋作五十餘人先謙曰獻紀注引作尺口以上男女五千餘人千字蓋誤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㠯父任爲太子舍人和帝時歷爲將軍大夫侍中〔集解〕錢大昭曰閩本爲作位先謙曰官本亦作位出爲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爲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集解〕洪亮吉曰案安紀敞爲司空在元初二年十二月至四年四月書司空袁敞薨則敞若終於位者蓋後以張俊事尋白朝廷薄斂罪隙其死以三公禮葬故

史臣追書於此耳。然三公策免後。例不書卒。且又遷徙年月蓋非也。

張俊者。蜀郡人。〔集解〕惠棟曰。常璩曰、魏郡太守王牧薦尹方爲三公。天子詔尙書郎蜀郡張俊策之。然不詳其行事。又曰張俊策問尹方不出五經常義也。有才能。兄龕並爲尙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占授也。前書曰。陳遵憑几口占書吏是也。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論死也。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其。〔集解〕錢大昭曰、其當從閩本作訖。先謙曰官本作訖。無所復望。廷尉鞫遣。歐音一口反。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集解〕惠棟曰。俗本已作目。陛下垂澤。〔集解〕錢大昭曰。垂閩本作聖。先謙曰官本亦作聖。以臣嘗在近密。謂爲尙書郎。識臣狀貌。傷臣眼目。〔集解〕惠棟曰。北宋本臣皆作其。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鞫詔書。馳救減等輸左校。上書謝恩。遂以轉徙。不得上書。不勝去

死就生。驚喜踴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敞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汎于反。盱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惟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閎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曰。夏甫少舉孝廉。爲司徒掾。今傳不載。袁紀閎元靜履眞。不慕榮宦。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莊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字焉。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省瘦。爲其垂泣。閎厚丁寧。此間不知吾。愼勿宣露也。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賵。〔集解〕先謙曰。惠注本作賻贈。惠棟云俗本贈作賵。縗絰扶柩。〔集解〕惠棟曰。謝承書。飢食菱芡。渴飲行潦。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集解〕先謙曰。惠注本作仄陋。惠棟云俗本仄作側。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

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三郤謂郤錡、郤犨、郤至皆晉卿也各驕奢爲厲公所殺事見左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不履食止蔬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強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汝南先賢傳曰閎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殯館但著褌衫疏布單衣幅巾襯尸於版牀之上以五百墼爲藏（集解）惠棟曰高士傳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棟案郭泰傳亦有此二語先謙曰注褌、官本作禪、襯官本作親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閎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爲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爲沛相沛王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一見太守王朗（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朗監本誤作郎今改正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船戴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卽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會稽忠

等浮海南投交阯．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卒．〔集解〕侯康曰．魏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曰．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是則忠爲曹操所殺也．而史無文．豈曹瞞傳之誣耶．抑史闕文耶．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師．不應徵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從師二字．王會汾云．徒步師門．即從師也．後稱從師．不成文．從宋本刪．終於家．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爲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與通．忠子祕．爲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袁祕等七人．擢刃突陳．與戰並死也．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謝承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爲高祖謀臣．出六奇．歎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禍也．其後曾孫掌以衞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末．戾太子巫蠱事起．邴吉爲廷尉監．時宣帝年二歲．坐太子事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郡邸獄．吉

閉門扞拒曰．宦人無辜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爲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爲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絕．〔集解〕劉攽曰．注．曾孫賴吉得立．案前書．立當作全． 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

袁公竇氏之閒．乃情帝室．乃情、猶惓情也． 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烈、業也． 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㠯覃乎後昆．爾雅曰．覃、延也． 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此論並華嶠之詞也．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父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爲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爲宣平侯． 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集解〕錢大昕曰．史記呂后紀．壽爲樂昌侯．徐廣云．今細陽之池陽鄉．蓋即本此．漢書功臣表．不言樂昌所在．宣帝封舅王武爲樂昌侯．則表繫之汝南．細陽本屬汝南．則武所封．當亦在池陽鄉矣．錢大昭曰．前書功臣表．張敖子壽封樂昌侯．樂昌屬東郡．蓋壽封國在東郡之樂昌．兼食細陽之池陽鄉．子孫遂爲細陽人．猶張安世封國在陳留之富平．而其所食別邑．乃在魏郡之武始．子延壽徙封于平原．而其名如故．延壽之玄孫純．光武遂封爲武始侯也．黃山曰．張安世封國於昭帝時．迄援立宣帝．益封至萬六千戶．故國在陳留．而食邑延至魏郡．張壽曰敖前姬子．推恩封國．一年而除．似非其比．且陳留、魏郡．壤地相接．僅隔一河．壽果國於河北之東郡．不宜別邑遠及淮南之汝南．前志．汝南之細陽．莽曰樂慶．蓋必細陽舊亦有樂昌之名．莽因而易之．觀宣帝封舅王武爲樂昌侯．仍國於汝南．其非東郡之樂昌明矣．富平侯國本在陳留．及延壽徙封平原．而前志平原郡有富平．陳留郡無有也．又前志北地郡別有富平．不爲侯國．則東郡之樂昌不爲侯國．正同耳． 後廢．〔集解〕惠棟曰．史記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主及樂昌侯、信都侯． 因

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集解〕何焯曰，張充亦許子威所授。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倦，聚徒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爲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見明紀也。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酺爲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閒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爲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及肅宗即位，擢酺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爲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悟、曉也。上疏辭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即報效，豈拘外內也。今賜莊三十萬。〔集解〕錢大昭曰，使之辦裝也。莊當作先謙曰，官本作裝。黃山云，陳紀傳紀曰亂方作，不復辦嚴，即時之郡。李注，嚴讀曰莊也。官本注莊亦作裝。案漢諱莊爲嚴，明即以莊爲裝。袁閎傳父賀爲彭城相，注引風俗通，臨莊垂出，莊亦即裝。官本注卻未改字，惟賜莊當本作賜嚴，後人改爲莊耳。詔書似不得徑言莊也。其亟之

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曰。下車擢賢俊。擊豪強。賞賜分明。郡中肅然。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為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謝承書曰。青字公然。東郡聊城人也。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衞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反。廣蒼曰。聲之幽也。（〔集解〕惠棟曰。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榜人歌聲流喝。郭璞曰。言悲嘶也。李善曰。嘶、蘇奚反。王充論衡曰。嘶喝溼下者天。崔讀本莊子曰。兒子終日號而不喝。今本喝作嗄。則喝猶嗄也。）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夷、傷也。〔集解〕惠棟曰。漢官儀。博士限年五十以上。其舉狀曰。身無金痍痼疾。青身有傷。故不舉也。錢大昭曰。左成十六年傳。察夷傷。服虔注。金創為夷。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也。

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誾誾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誾誾、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衞大夫。名鰌。字子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元和二年。東巡守。幸東郡。引酺

及門生幷郡縣掾史竝會庭中。〔集解〕惠棟曰。通鑑胡注。東郡庭也。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鮪與酺相難。上甚欣悅。賞賜殊特。莫不沾洽。酺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酺遷魏郡。百姓垂涕送之。郡人鄭據。時爲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集解〕惠棟曰。案續漢書。袁安奏司隸鄭據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又案梁竦傳。據爲漢陽太守。傳考竦罪。則據先嘗阿附梁竇。後復背之。故景云小人也。爲所侵冤。聞其兒爲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人足㠯警百。〔集解〕先謙曰。官本警作驚。酺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驕稱卿意。〔集解〕錢大昭曰。驕疑當作矯。先謙曰。官本作矯。㠯報私讎。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人也。爲侍御史。轉司隸校尉也。頃之。徵入爲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愚惷。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云。

憝、愚癡騃也。憝音陟降反。㠯爲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㠯垂示國典。〔集解〕惠棟曰。北宋本示作下。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平之、謂平論其罪也。〔集解〕惠棟曰。淮南子曰平詞訟。高誘曰、平治也。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臨終之命曰顧命。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臣賢按鄧夫人卽穰侯鄧疊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竇憲女壻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祁太伯母號祁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者骨肉之刑。〔集解〕先謙曰。官本者作政。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之於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宥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也。〔集解〕劉攽曰。案今禮記文。注多下公又曰宥之五字。今議者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㠯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酺爲太僕。數月。代尹睦爲太尉。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也。數上疏㠯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㠯珍羞。賜錢三十萬。

酺遂稱篤。〔集解〕惠棟曰、袁紀酺稱篤。詔曰。元首不明。黎民困窮。朕與君同其憂責。豈可引退耶。其勿復言。時子蕃㠯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敕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斷金解在皇后紀。司徒因疾。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公其傴僂。勿露所敕。傴僂、言恭敬從命也。左氏傳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位。而父嘗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集解〕惠棟曰。漢時謂迎客爲候。何焯云。候字殊乖義理。棟案東觀記止云。酺每遷轉。乃一到洛。父來適會正臘。無候酺之語。當是范氏所增也。黃山曰。周景傳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此雖爲子候父。而詳范書文義。是以自外入京探視爲候。非迎客之謂也。先謙曰。官本嘗亦作常。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舉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羡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爲釋服。後㠯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卽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集解〕黃山曰。光武紀。建武六年。詔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通鑑胡注。考覈其實也。酺本㠯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㠯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

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司隸校尉督大姦滑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於是策免酺歸里舍。〔集解〕惠棟曰。袁紀策免酺曰。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君正位八年。于茲康哉之歌。既無聞焉。而于兩觀之下。有醜慢之音。傷南山之體。虧穆穆之風。將何以宣示四方。儀刑百寮。履霜知冰。朕甚缺焉。君其上太尉綬。君自取之。靡有後言。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集解〕惠棟曰。袁紀。敞等多言酺公直忠正。不宜久棄草廬也。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為光祿勳。〔集解〕錢大昭曰。五當作六。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賵贈恩寵。異於它相。酺病臨危。敕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酺遵奉之。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槀蓋廡。施祭其下而已。廡、屋也。曾孫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濟為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乘犢車于道。濟即收捕梟懸尸都市也。好儒學。華嶠書曰。蕃生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楊賜薦濟明習典訓。為侍講。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集解〕惠棟曰。項峻始學篇注曰。有龍淵者。桓靈時善相人也。子聽音聲尤妙。二千石相者。龍淵下牀贊之。令長起時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相者。輒往求之。會解瀆侯往相。至門。聞當有至相。何憂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奉之。濟遂往。盡為償債。別數百萬。修居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為太子。而濟遂至司空。贈車騎

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爲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爲司空。

韓稜。〔集解〕先謙曰、官本稜皆從木、此或從禾、乃俗體字。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頹當之後也。頹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世爲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爲隴西太守。稜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集解〕惠棟曰、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故稜代之視事也。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令上章告言之。事下按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至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稜除下邳令、視事未朞、吏民愛慕。時鄰縣皆雹傷稼、惟下邳獨無。案袁宏紀、稜先辟司徒府也。爲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惟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晉太康記、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可淬刀劍、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野作也。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直追反。漢官儀、椎成作鍛成。〔集解〕惠棟曰、椎成、東觀記一室兩刃、其餘皆平劍。注漢官儀作鍛成、案謝承書袁紀皆作鍛成、若顏書鍛椎也。時論者爲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

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卽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稜上疏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集解〕惠棟曰。宋本無所字。竇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下繫之辭也。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集解〕錢大昭曰。竇憲爲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惟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卽韓稜所舉良吏也。黃山曰。順卽應奉曾祖父。事見陳寵傳。稜舉奏龍。論爲城旦。前書音義曰。城旦。輕刑之名也。晝日司寇虜。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旦。稜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昌、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稜典按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集解〕惠棟曰。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帝以爲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爲榮。稜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

嚴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下車表行義.拔幽滯.權豪懾伏. 數歲.徵入爲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爲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趙王良孫商之相也. 稜孫演.順帝時爲丹陽太守.政有能名.〔集解〕惠棟曰.風俗通.韓演伯南爲丹陽守.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遇赦.復爲沛相.本傳所不載也. 桓帝時爲司徒.演字伯南. 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爲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也. 後復徵拜司隸校尉.〔集解〕惠棟曰.延熹八年事見五行志.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及字.黃山曰.兩及字各爲一義.都無可省. 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集解〕惠棟曰.王應麟云.周官太宰之屬.有上士下士.公羊所云宰士.隱元年宰咺.鹽鐵論.文學謂丞相史曰.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是也.又見翟方進傳. 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飛禍言倉卒而死也.〔集解〕通鑑胡注.卒讀曰猝.飛禍者.言刺客竊發.不可得而備.若鳥之飛集也. 冀以區區腐

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鄢令擢爲尙書令。〔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榮本傳曰。榮爲尙書。盡心奉職。夙夜不怠。出爲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衞州共城縣東。卽古共國也。歲餘復召爲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已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爲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尙書陳忠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主郎。故曰光祿郎。〔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光祿勳屬官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孝友之行。著於閨門。〔集解〕惠棟曰。古文孝經有閨門章。其文曰。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淸麗之才〔集解〕先謙曰。官本麗作厲。聞於州里。蘊櫝古今。博物多聞。蘊、藏也。匱、匱也。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羲、神農、皇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集解〕惠棟曰。延篤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賈逵左傳訓故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尙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尙書爲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爲天之喉舌。尙書亦爲陛下之喉舌也。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

雅才。每爲詔文。〔集解〕惠棟曰。周禮御史掌贊書。鄭元曰。贊爲辭若今尚書作詔文。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章起草、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言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與抱奇懷能隨輩棲遲。〔集解〕惠棟曰。輩等輩也。誠可歎息。詔乃拜興爲尚書郎。〔集解〕惠棟曰。延光中興與張衡審厤數。見律厤志。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作仲嚮。云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棟案饗或作嚮。古字通。見大嚮記殘碑。前書宣帝紀曰上帝嘉嚮讀爲饗也。又案仲饗名景。若讀爲影響之影。則當作嚮。嚮又與響通。見易繫辭傳、及鄭烈碑也。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集解〕惠棟曰。謝承書曰。景辟汝南陳蕃爲別駕。潁州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寓爲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河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集解〕惠棟曰。風俗通載此語曰。我舉若。豈可令恩徧積于一門乎。俗本漢書云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此後人妄增耳。北宋本無此二字。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集解〕惠棟曰。應劭論之曰。謹案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蓋人君者闢門開聽。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

崇之韓演不惟善惡是務越此一概夫不擇而彊用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景後徵入爲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
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答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也遷
太僕衞尉六年代劉寵爲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
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集解〕劉攽曰案覽本傳覽防東人封高鄉侯今此載其侯爵即當云高鄉侯若載其本縣名則非例也蓋誤高鄉二字錢大昕曰劉據覽傳證此文當爲高鄉之誤是矣予又疑高鄉即防東之鄉故傳稱爲防東鄉侯因下文有東武陽字又誤鄉爲陽也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
視事二年以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爲太尉建寧元年薨以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
崇嗣至甘陵相甘陵王理相也理即章帝曾孫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儁共敗李傕於曹陽也忠子暉前爲洛陽令去
官歸〔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歸字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董卓
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爲太尉錄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爲衞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單、盡也。〕惟德不忘。延世承寵。孟侯經博。侍言帝幄。稜榮事君。志同鸇雀。〔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遂鳥雀也。〔集解〕先謙曰、注遂乃逐之訛。官本作逐。〕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五校補

袁安傳。建武初至成武令。注。成武、今曹州縣。續志。成武、濟陰郡縣。前志。屬山陽。今曹州府城武縣治。

左中郎。集解。何焯曰。左中郎下當有將字。柳從辰曰。袁紀亦作左中郎將。與華嶠書同。

廷尉將出穀門。注。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柳從辰曰。御覽一百八十三引李尤穀城門銘曰。穀門北中。位當於丑。太陰主刑。殺伐爲首。

廷尉鞫遣。官本鞫作鞠。

忠棄官客會稽上虞。注。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已詳度尚傳。

獻帝都許。徵爲衞尉。未到卒。集解。侯康曰至豈曹瞞傳之誤耶。抑史闕文耶。案忠子祕既先死黃巾之難。忠弟宏又不應徵辟。終於家。則忠族無幾矣。且忠棄官避亂。就令與桓邵同投交阯。未必皆能以其族往。操又何從盡族之乎。況據桓榮傳則初平中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阯者。乃桓華。華一名嚴。本或作礹。初不名邵。華雖以誣死合浦獄。亦無被族誅事。自係曹瞞傳傳聞之誤。

乃變姓名。從步師門。從師。不應徵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從師二字至從宋本刪。謹案。徵辟必於其家。宏蓋欲避徵辟。故常從師不歸。

玩文義自是匽變姓名徒步於各經師之門。所從非一師也。是二字自不應刪。

忠子祕 至 皆死於陳。案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事在中平元年四月。見靈紀。

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注。吾世卽廢。以吾多陰謀也。案前書陳平傳作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注乃并亦已矣三字省去。遂至語氣不完。

張酺傳。可謂有史魚之風矣。注。邦無道如矢。官本注矢下有也字。

有三宥之義。注。獄成。有司讞之於公曰。官本注無之字。

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柳從辰曰。竇憲傳。瓌徙封羅侯。袁宏紀。作長沙侯。羅卽長沙屬縣也。案竇融傳。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及篤景瓌皆遣就國。事在永元四年。其始就國惟憲已更封。篤景瓌皆未徙封。則瓌國仍夏陽也。酺爲瓌請。卽在四年。憲、篤、景、到國。皆被迫自殺。瓌獨免。被逼迫。自卽賴酺之救。惟融傳載瓌徙封在明年。此傳乃屬之本年。又徙封後乃就國。兩傳岐出。蓋本傳實並瓌後之徙封就國終言之。明和帝感酺言之深。雖瓌後以稟假貧人坐罪。猶得不失侯耳。長沙郡名。不當爲侯國。袁紀或因永元十年梁棠兄弟路由長沙逼瓌自殺而誤也。

嘗來候酺。集解。惠棟曰。漢時以迎客爲候。至 非迎客之謂也。柳從辰曰。前書張禹傳。上臨候禹。禹雖孝成敬重師傅。不以自嫌。而以君候臣。史文亦不謂失體。要以荷戈

候敵。登臺候星。同爲伺望之常辭。臣可候。子亦可候。未容以後世之說。輕議古書也。

光和中。至司空。集解。惠棟曰。項峻始學篇注曰。至而濟遂至司空。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二十九。引後漢書云。龍淵善相。劉宏造淵。淵聞宏聲。乃起迎曰。公當極位也。宏曰。家貧負責。何得貴乎。淵曰。公相然也。張濟就淵相。淵曰。事劉宏。可至三公。濟事宏。宏後爲解犢侯。既去南陽。桓帝崩。迎解犢侯爲天子。是爲靈帝。濟爲司空也。今按范書固無此文。又此文前載朱祐有日角之相。後載馬皇后母使善相者相后。蓋輯衆後漢書中論相事。原不主一書也。以文字與惠氏所引略異。錄之以備參考。

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爲蔡陽鄉侯。柳從辰曰。據楊賜傳。則濟子之封。由賜之請。袁宏紀亦載賜上言。乞減已戶。以封劉寬及濟。上嘉其至誠。乃封濟子根爲蔡陽侯。

韓稜傳。陳寵濟南椎成。注。漢官儀。椎成作鍛成。官本注。無儀字。

論爲城旦。注。晝日司寇虜。晝原缺下晝。已補正。司與伺同。官本注作伺。柳從辰曰。伺俗字。兩漢博聞亦作司。

演坐阿黨抵罪。注。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也。官本注。抵字在演坐上。

周榮傳。左轉共令。注。共縣名。至郇古共國也。地詳皇后紀卷下公主傳。

誠可歎息。官本息作惜。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郭躬弟子鎮 陳寵子忠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爲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爲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集解〕惠棟曰案周所定者爲大杜律荊州從事苑鎮碑云韶律大杜是也其延年所定者爲小杜律丹陽太守郭旻碑云治律小杜是也旻字巨公太尉禧之子乃知郭氏世傳小杜律矣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集解〕先謙曰官本護作尉是騎都尉秦彭爲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彭字國平案彭見循吏傳也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彭擅斬軍司馬固奏彭不由督率專賊殺人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

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伍部。部有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卽爲斧鉞。於法不合罪。有衣之戟曰棨。〔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有詔躬上殿。令尚書令與公卿雜難躬曰。督將受斧鉞稱令。故得擅行法。都尉別將行軍法。何以明之。躬對曰。軍正校尉別將兵假斧鉞。卽得事軍法。難者曰。今不假故不得擅殺。躬曰。漢制假棨戟以當斧鉞。議者皆屈。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共以繩絞殺人。各持一端。辜不可分。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集解〕惠棟曰。漢律云。矯詔大害。要斬。鄭氏章句云。矯詔有害不害也。陳羣新律序云。賊律有矯制。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集解〕惠棟曰。張斐律表云。知而犯之。謂之故。不意誤犯、謂之過失。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集解〕惠棟曰。鄭衆云。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也。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平。君子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集解〕官本考證曰。舊本無典字。

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㠯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㠯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赦㠯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㠯下.竝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㠯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㠯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

中子晊亦明法律.（晊音質.）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㠯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劒賊臣.姦黨殄滅.宗廟㠯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宜顯爵土.㠯勵忠貞.乃封鎮為定潁侯.食邑二千戶.

拜。河南尹。轉廷尉。〔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二引華嶠書云。鎭自廷尉左監遷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賀字惠公。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逃匿三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鎭功。下詔賜鎭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禎。〔集解〕惠棟曰。蔡邕橋公碑。載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貞以文章得用鬼薪。公離司寇。貞即禎也。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鎭弟子僖。許其反。〔集解〕惠棟曰。依帝紀及後碑。僖當作禧。沈欽韓曰。後碑。禧字君房。隸續云。禧兄旻。爲丹陽太守。延熹元年卒。禧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爲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爲太尉。〔集解〕惠棟曰。禧卒於光和二年夏五月甲寅。見後碑。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成安鄉侯。〔集解〕沈欽韓曰。郭旻碑。隸續、鴻光和中爲五原太守。鴻弟柔爲議郎。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集解〕惠棟曰。雄、河南原武人。見孔廟置守廟百石碑。袁紀作河間。誤。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集解〕劉攽曰。案卜葬何關醫事。明衍。惠棟曰。案華

嶠書云雄不卜時日。巫皆言其族滅。衍醫字也。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名爲明法之家。(集解)先謙曰初學記十二引華嶠書云以法爲名家。御覽二百三十一同。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卹、優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優作憂。是。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集解)惠棟曰。事見風俗通。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陰陽書曆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集解)沈欽韓曰。論衡辨祟篇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集解)惠棟曰。夔、河南人。見周𦋺傳。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證焉。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言人離散犯法。乃自上之所爲。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爲喜也。見論語。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

察焉。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㠯議物、捨狀㠯貪情、秦彭、孫章不死、爲推己。亡命得減、爲貪情也。貪與探同也。〔集解〕周壽昌曰、釋名、貪、探也。探入他分也。易繫辭疏、探謂闚探求取。貪與探音義同、故注取訓於此。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集解〕王補曰、東京讖緯之說、啓自帝室。當時牽拘忌諱、如陳伯敬之比者、何可勝數。而吳雄、趙興卓然不惑。三人者、弛禁懸殊、而禍福相反。范氏綴此於郭躬傳末、用見家世刑法、延慶累禩、要在乎平恕而已。區區忌禁之陋、奚益乎。以此祛世大惑、不攻自醒。宋世大儒著書以悟陰陽家言者綦詳、而迷謬相承、拘而多畏者、如故也。范氏其亦深戒之矣。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洨、縣名。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洨音尸交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尸作戶。今鳳陽府靈壁縣南五十里。曾祖父咸、成哀間㠯律令爲尚書。〔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咸字子成、爲廷尉監、議入常從輕比、多所全活。東觀記曰、以明律令爲侍御史。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舅衞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與婦兄呂寬謀、以爲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並誅死。何武爲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爲司隸、免、徙之上黨。寬事起、莽案鞫、幷誅不附己者。武與宣坐見誣中、皆被誅。並見前書。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㠯逝矣。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逝、往也。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㠯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集解〕惠棟曰、案王莽傳、建國三年、以咸爲講禮。則

咸嘗仕莽矣。王補曰。漢史姓名同者若公孫宏、李固、張禹、梁松。各二。而陳咸則三。一廢於成帝之綏和元年。以憂死。一仕於王莽始國三年。爲講禮。皆見前書。一求去於平帝之元始三年。即范書此傳是也。傳明言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再徵稱病矣。又曰。三子皆在位。悉令解官。而惠注乃曰。咸嘗仕莽。將遂合宏固禹松爲一人邪。誤矣。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爲祖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爲祖也。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臘、接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集解〕何焯曰。祖臘猶言先祖相承所用之臘。非名。注誤。惠棟曰。案祖臘。漢法也。高堂隆魏臺訪議曰。詔問何以用未祖丑臘。臣隆對曰。案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謂薦田臘所禽獸謂之臘。左傳曰。虞不臘矣。唯見此二者。而皆不書日。閩先（原衍魏志曰刪）師說王者各以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于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生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生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生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生于未。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王莽自謂土德。當用戌祖、辰臘。漢家火行。以午祖。以戌臘。故咸用之。豈得謂先祖相承所用之臘乎。獻帝紀曰。祖臘皆如漢制。明皆祭名。何氏之戲斯謂陋矣。先謙曰。何說雖不稽古。但下文止承臘言。不得竟指爲陋。從何不誤也。人問其故。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集解〕沈欽韓曰。王制鄭注。已行故事曰比。建武初。欽子躬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尙交遊。以不肯詣

爲高。〔集解〕先謙曰、御覽二百四十九引華嶠書云、不肯視事、但出入養虛。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主訟事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以生輕重也。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集解〕沈欽韓曰、晉刑法志、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三遷、肅宗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傳晉大夫聲子辭。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曰、眚、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誤有害、當緩赦也。〔集解〕惠棟曰、眚災肆赦、舜受終以後事、而稱唐堯著典者、以其在堯典故也。舜雖創法、實終堯事、故舜事冠以唐堯。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分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後人襲其訛、遂以眚災肆赦爲舜典之辭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今以往、惟以正道理衆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尚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集解〕王補曰、此下袁宏紀有告歎相戒者、重刑之至也。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旣平、必宜濟之以寬。濟、益也。陛下卽位、率由此義、數詔羣

僚。弘崇晏晏。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燿曰。堯聰明文塞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篣、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集解〕惠棟曰。篣、東觀記作榜。故云篣即榜也。淮南子云。身枕格而死。高誘云。格、榜狀也。榜之于格上。枕格而死。枕音尤。訓格爲擊失之。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見新序。〔集解〕錢大昕曰。春秋傳喬作僑。古人名字恆相應。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先謙曰。官本注不善下有子又不死四字。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優優、和也。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格。上下、天地也。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㠯濟羣生。全廣至德。㠯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蒼頡篇曰。鉆、持也。說文曰。鉆、鐵銸也。其炎反。銸音陟葉反。鑽、臏刑。謂鑽去其髕骨也。鑽音作喚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死刑也。是時。

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宗字武孺，復少子。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射干生。月令仲冬日短，則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郎今之烏扇也。芸，香草。荔，馬薤。〔集解〕先謙曰：官本日短下則作至，是。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集解〕沈欽韓曰：此漢所引月令也（鄭注月令引今月令多異同）。百官志司隸校尉有月令師。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爲正，而周以爲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二陽爻生，鴈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牙，地以爲正，殷以爲歲首也。月令季冬雉雊雞乳也。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十三月，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爲正，夏以爲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尚白，雞鳴爲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體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集解〕惠棟曰：易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鄭元注云：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

一蓍。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爲一蓍。至大寒爲二蓍。至立春爲三蓍。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則泰卦用事也。三蓍者。三王各用其一。故云以通三統。鄭氏又載一說曰。三微而成一著。一爻也。三著成體。乃泰卦也。是則十日爲微。一月爲著。復、周也。臨、殷也。泰、夏也。亦合于三統之義。崔氏以三微爲三正。其說未盡。故備述之。周㠯天元。殷㠯地元。夏㠯人元。若㠯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故。〔集解〕何焯曰。下文云畢在立冬。則孟冬者當作季秋。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集解〕劉攽曰。案文幷注意。孟當作仲。若㠯降威怒。不可謂寧。若㠯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㠯爲殷周斷獄。不㠯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㠯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它應。不㠯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寵性純淑周密重愼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人莫得知時賜劒得鍛成以其敦朴棟案周亦密也荀子正論云上周密則下疑元矣楊倞註云周密也蓋主道宜明臣道周密以法天地也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愼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器重也皇后弟侍中竇憲臣賢案竇后紀及憲傳並云竇憲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薦眞定令張林爲尙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集解〕惠棟曰德文淵子一作得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幾微也微細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微也作微言是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爲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爲腹心鐔音徒南反〔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顯字子誦廣漢郪人也顯與王稚子俱見察于太守陳司空歷豫州刺史光祿大夫侍中衞尉訟者日減郡中淸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集解〕官本考證曰縣字監本誤作陽從宋本改

（錢大昕曰、洛當作雒。廣漢郡治所。）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卽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爲大將軍征匈奴、公卿已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東平相應順（東平王蒼孫敞之相也。〔集解〕錢大昕曰、應順亦汝南人、奉之曾大父也。其爲東平相遷左馮翊、則奉傳所未及載。）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爲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有疑獄輒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鉤、猶動也。前書曰、鉤校得其姦贓。鉤音工候反。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爲甫侯、故或稱甫侯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甫侯也侯作刑、是。）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注云、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三千也。）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已下二千六百八十一、

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集解〕沈欽韓曰：晉刑法志，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幷為三千，悉删除其餘令，〔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錯之美，〔集解〕先謙曰：官本錯作措。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為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為司空。〔集解〕沈欽韓曰：書鈔華嶠書云：故事，屬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惠棟曰：時朱倀、荀遷共為寵掾屬也。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為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代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勤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遊。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掌反．）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蠶室、宮刑名也．或云、犗刑也．音奇敗反．作窨室畜火．如蠶室．說文曰．犗、騬牛也．騬音繩．漢舊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蠶室也．）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集解〕先謙曰．忠以罪疑惟輕讞活人．爲應劭所駁．見劭傳．）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爲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集解〕惠棟曰．良事見周燮傳．）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集解〕先謙曰．忠薦光祿郎周興．見周榮傳．）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

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是吕高祖命周昌桀紂之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走出。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之主也。上笑不之罪。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文帝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盎為中郎將。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坐。帝亦起。盎前說曰。陛下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大悅。人豕解見皇后紀。（集解）蘇輿曰。人豕本作人彘。章懷避高宗嫌名改。（皇后紀注作彘。當是後人回改。）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為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為太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酧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帝乃從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酧作酎。是。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見新序。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耳而雊。懼而修德。位以永年。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星。太史子韋請移之大臣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三舍也。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翊世為尚書郎也。（集解）通鑑胡注。漢制。尚書御史皆曰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

文、隙、卽穴也。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集解〕通鑑胡注。御、進也。書進而經覽也。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集解〕通鑑胡注。姓譜、晉大夫施伯出於魯惠公之子子尾。字施父。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字君子。蘄縣人也。少爲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爲督郵。到縣。延持篇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錢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集解〕王會汾曰。父字一本作卒。案前書音義云。亭有兩卒。其一亭父。掌開閉掃除。其一求盜。掌逐捕盜賊。此下文云持篇往。則知爲亭父無疑。惠棟曰。盧熊云。延墓在吳興。沈欽韓曰。王象之輿地紀勝。半邏市在嘉興府海鹽縣西北三十五里。昔云半路亭。今訛爲半邏。先謙曰。官本篇作篰。是。餞當作錢。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爲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爲野王君。忠內懷懼懣。而未敢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搢、插也。紳、大帶也。

自帝卽位以後。頓遭元二之戹。元二解見鄧騭傳。〔集解〕惠棟曰。洪适以元二爲元年二年。周壽昌曰。章懷注以元二爲重文作元元解。趙明誠金石錄、洪邁隸釋、已詳辨其非。是惠氏備引之。此文元二。亦謂安帝卽位永初元年二年也。此兩年之戹。詳本紀。可據。不得循章懷舊注作元元解。先謙曰。官本頓作頻。是。百姓流亡。盜賊竝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以爲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鍼頭如芒。氣出如筐也。〔集解〕惠

棟曰．揚雄幽州牧箴云．隄潰蟻穴．氣漏鍼芒．是吕明者愼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尙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吕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誑委隨之人不可縱．宜卽罪之．用謹敕不善之人也．蓋所吕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集解〕惠棟曰．易繫辭云．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虞翻注云．賾．初也．初隱未見．故探賾索隱．初深故曰鉤深致遠．謂乾．棟案上云明者愼微．智者識幾．則鉤深亦愼微識幾之義．易爲王弼、韓康伯、孔穎達所亂．故宋元以後解經多不合漢法．臣竊見元年吕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乎．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集解〕惠棟曰．在捕律．至於通行飲食．罪至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蔭．食音寺．而頃者吕來．莫吕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吕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淸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說文曰．蹐．小步也．言跼身小步．畏吏之甚也．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吕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迮．迫也．或出私財．吕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攘、寇盜攘竊也．尙書曰．無敢寇攘也．〔集解〕劉攽曰．案文但言寇攘誅．不成文理．當有一遺字．先謙曰．官本注首無寇攘二字．前年．渤海張伯路．〔集解〕惠棟曰．永初二年事．可爲至戒．覆

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糺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集解〕沈欽韓曰、注云督郵游徼。案督郵是郡職。縣自有督盜賊、掾、亭長、游徼。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糺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集解〕惠棟曰。卦氣之說。乾坤各六。主十二月。乾六爻爲息。坤六爻爲消。每月譬一卦。如復姤等是也。消息爲辟卦。其餘爲雜卦。消息不協者。謂風雨寒溫不應卦也。寒氣錯時。水漏爲變。〔集解〕先謙曰。官本漏作涌。是。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集解〕惠棟曰。宣帝地節四年詔。後遂著爲令也。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元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祋。〔集解〕劉攽曰。案文祝當作役。惠棟曰。案來歷傳及華陽國志皆作祋。洪頤煊曰。歷傳李注、祋、丁外反。鄧騭傳亦作祋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約、儉也。孝文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爲故事。〔集解〕蘇

奥曰孝文創禮乃巳葬後服喪三十六日釋服翟方進傳可證自荀爽對策應劭注漢書有以日易月之說世沿其謬而唐元肅二宗之喪且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以合月數矣此注以日易月爲出遺詔卽用爽語　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法所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　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集解〕惠棟曰唐六典云建武有律令故事上中下三篇皆刑法制度也隋經籍志云建武律令故事二卷　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昔先王孝治天下　始於愛親終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集解〕惠棟曰馬融論語注云子生三歲爲父母所懷抱　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此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絰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　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蓼長大貌也莪蘿也言孝子憂思中心不精不識莪蘿謬以爲蒿也其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缾之罄矣惟罍之恥注云缾小而罍大也罄盡也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者刺幽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也　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

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集解)惠棟曰.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察舉.顏師古云.寧謂處家持喪服. 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仁道無遠.宏之節是. 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也. 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 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也. 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雍.和也.解見明紀也. 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 聖功美業.靡以尙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 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 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

忠以久次.轉爲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 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敍.庶事不

敍。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爲負。狃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狃。注云。狃。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變爲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幷屢臻。隔幷。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幷音必姓反。〔集解〕沈濤曰。順帝紀。政失厥和。陰陽隔幷。郎顗傳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幷。翟酺傳注引益部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幷。皆以隔幷爲災歉之名。元氏祀三公山碑。遭𠍸羌寇。蝗旱鬲幷。鬲幷卽隔幷。乃東漢人恆語。靑冀之域。淫雨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水盆溢。〔集解〕周壽昌曰。祭義。夫人繅三盆手。釋文。盆。淹也。盆卽溢。前書溝洫志云。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與盆溢同。兗豫蝗蝝滋生。蝝。螽子也。荊揚稻收儉薄。幷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也。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辭。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淸河王慶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所乘。軿。竝也。〔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唐傳云。未命爲士。不得朱軒軿馬。鄭元注。軒。輿也。士以朱飾。軿。併也。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

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儲、積也。跱、具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集解〕周壽昌曰。布帛故以匹計也。本紀、中書賜帛若干匹可證。上云杍柚將空。即指此。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曰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毆刀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獵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伏謁道傍。嫣驅不見。王怒。爲皇太后泣言。太后銜之。後嫣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嫣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毆作歐。是。

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爲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間己。乃取一言爲驗。上嘗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者。唯明主能知之。上以爲然而憐之。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昌佞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也。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哀帝時。博爲丞相。丞傅太后指。奏免大司馬傅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

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舅王鳳爲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爲丞相。論議不能平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免。王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非成帝舅成都侯也。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霽、亦止也。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集解〕惠棟曰。仲長統昌言云。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忠㠯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㠯禮。臣事君㠯忠。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㠯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董、督也。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㠯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㠯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㠯地震策免司空陳褒。褒、字伯仁。廬江人也。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㠯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

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熒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方進曰。唯君侯秉節轉凶。方進憂。不知所出。有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卽日自殺。賁音肥。 徒乖宋景之誠。解見前文。言景公有災。身自引告。成帝不然。故曰徒也。 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集解〕先謙曰。責如淳責謂問也。 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衡也。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也。〔集解〕通鑑胡注。言決事當依典法也。 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集解〕惠棟曰。案律曆志。忠延光三年爲尚書令也。先謙曰。東觀記云。爲尚書令。數進忠言。詞采鴻麗。前後所奏。悉上于官閣。以爲故事。疏曰。語云。迎新千里。送舊不出門。案所云詞采鴻麗者。卽謂上數疏。乃前爲尚書時也。此疏范書不載。前後文闕。未知何指。 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防。〔集解〕先謙曰。官本防上有徐字。是。 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又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

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於鄧氏。及騭等敗。衆庶多怨之。〔集解〕何焯曰。怨當作寃。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爲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集解〕劉攽曰。案文。不當作下。謂正下之僭事也。然陳寵無正僭寵之事。陳忠乃有言伯榮疏。論說似誤也。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愼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集解〕惠棟曰。廷尉決事云。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謂不當除之。梟首如故。是漢律狂易殺人無末減之條。忠議聽之者。非也。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集解〕何焯曰。聽相代而赦所代。應劾毆之。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胔。躬斷以情。忠用詳密。損益有程。程、品式也。謂彊盜發貶黜令長各有科條。故曰程也。施于孫子。且公且卿。施、延也。音羊豉反。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六校補

郭躬傳太守寇恂召宏爲決曹掾 侯康曰御覽四百六十三引謝承書云郭宏爲郡上計吏正月朝覲宏進殿下謝祖宗受恩言辭辯麗專對移時天子曰潁川乃有此辯士邪子貢、晏嬰何以加之羣公屬目卿士歎伏又云郭宏爲郡上計吏朝廷問宏潁川風俗所尚土地所出先賢將相儒林文學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荅問出言如浮引義如流

永平中奉車都護竇固出擊匈奴集解先謙曰官本護作尉是 錢大昭曰護當作尉南監本不誤 騎都尉秦彭爲副 垩

請誅之 案循吏傳秦實副駙馬都尉耿秉非副竇固明紀永平十五年十二月遣竇固、耿秉屯涼州十六年二月固出酒泉秉出居延伐北匈奴本各爲一路竇融傳明載耿忠爲固副彭爲秉副耿弇傳亦載秉永平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秦彭爲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此傳乃以彭爲固副誤也當由固以秉、彭同役無功奏劾及之

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注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伍部部有曲也 柳從辰曰續百官志領軍皆有部曲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案在部曲者謂在所領部曲之內彭既專軍別將亦一領軍督將奏其所領部曲有罪彭正得專之也

中子晊 官本文注晊均作晊

建武二年代劉寵爲太尉。錢大昭曰。建武當作建寧。南監本不誤。案官本亦作建寧。禧子鴻。案傳禧岐出。各本皆同。廷尉七人。錢大昭曰。據本傳所載止五人。則哀矜而勿喜注見論語。官本注末有也字。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案中論云。枉直以相舉。託之乎隨時。蓋論語。能使枉者直。推及皋陶伊尹古義本如此。枉原譌往。已正。官本不誤。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集解王補曰。東京讖緯之說。啓自帝室。當時牽拘忌諱。如陳伯敬之比者。何可勝數。案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是爲陰陽家說。讖緯依於七經。乃儒家之支流。取驗前言。號曰內學。並無臨時之趨避。光武雖至以讖決事。然恢豁大度。同符高祖。不聞拘牽忌諱也。拘忌小數。前世起於孝武。而極於新莽。莽自始篡。即好爲厭勝。旋席隨斗。終至裂支。班書載之詳矣。范書雖概屛於方技。要其所傳。豈嘗有陳伯敬之比者哉。陳寵傳曾祖父咸。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咸字子成。爲廷尉監。議入當從輕比。柳從辰曰。今御覽二百三十一引謝承書咸作威。入作人。案入作人。非也。

及莽篡位召咸已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集解惠棟曰案王莽傳亖誤矣案前書莽傳載莽始建國元年收捕長安狂女子碧殺之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此陳成當卽陳咸之誤三年莽以沛郡陳咸爲講禮祭酒則又復徵到官矣前漢沛不爲國故謂咸爲郡人耳陳萬年亦沛郡相人其子咸亦黨附王氏然自莽發淳于長罪連及王立被遣就國咸以立黨亦被斥歸數年以憂卒則爲莽講禮祭酒者自卽寵曾祖父咸也班氏父子親更莽亂而前書王貢兩龔鮑傳附載諸不仕莽者既不數咸光武中興昭顯忠節而寵祖若父累世無聞則本書所傳寵之先德實無可徵信當由子忠能文章附會其說舊史採之范亦因之也方中德博極羣書而古事比亦止兩陳成安得有三耶

猶用漢家祖臘集解先謙曰何說雖不稽古但下文止承臘言不得竟指爲陋從何不誤也謹案續志劉注引秦靜說亦云古禮無正月必祖之祀漢以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學者因爲之說非典文

尙書決事率近於重侯康曰晉書刑法志明帝卽位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獄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姦故尙書奏決罰近于苛碎

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案漢舊制季秋後請讞見前書刑法志請讞當各依事例除其事例則重罪名不立得從輕比無待請也襄楷傳言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先請後刑州郡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知請讞事例之多爲害益甚矣注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柳從辰曰注前字疑其之誤又文致、前書師古云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案前書宣紀中五年詔曰請獄疑若雖文致於

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此卽章懷注所本。至嚴延年傳言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此就已定讞之文。案言重在不得反。故顏注則爲之說。古以文致爲文飾。傳致之常言。如賈逵傳謂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則與文心雕龍謂劉琨、張駿。文致耿介。另一義矣。

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注。廣莫風至。則蘭射干生。義、射干原作夜干。依傳文改。官本注、亦作射。案射夜古本通作。故注射卽音夜。

十二月。陽氣上通。注。諸生皆動始萌牙。官本注。牙作芽。

十三月。沈銘彝曰。正月稱十三月。亦見隋書牛宏傳。案夏以十三月爲正。說本元命苞。管子亦有十三月令人之乔之文。廣川題跋嘗及之。

寵性周密。集解。棟案。周、亦密也。至楊倞註。周、密也。案荀子儒效篇注。亦訓周密爲盡善。原無定詁。據前書張湯傳。載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愼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則周密止是周詳嚴密。不洩漏省中事。觀本傳下文謝遣門人。拒絕知交。卽其義矣。

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案渙事詳循吏傳。顯事卽附渙傳後。寵守廣漢。以渙爲功曹。顯爲主簿。

先是洛縣城南。集解。錢大昕曰。洛當作雒。廣漢郡治所。續志幷爲州刺史治。今在成都府漢州治。

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柳從辰曰、晉書刑法志引作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

悉删除其餘令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柳從辰曰、今聚珍本東觀記無此文、亦見晉書刑法志。

寵子忠。柳從辰曰、晉書刑法志云、寵子思忠、後復爲尚書、是忠尚有兄名思也。

三遷廷尉正。柳從辰曰、漢舊儀廷尉正以御史高第補之

奏上二十三條。錢大昭曰、晉書刑法志引作三十三條

是吕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注上笑不之罪。官本注末有也字。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注人豕解見皇后紀。官本注末有也字。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注上曰善更置酒北宮。官本注末有也字。

必承風響應。官本響作嚮。

頓遭元二之戹集解惠棟曰至不得循章懷舊注作元元解。案元二爲文、必有所本、章懷說爲元元、以本傳及鄧禹傳下文皆言人民死亡盜賊四起、於文義尚順、如以爲

元年二年。（至論衡恢國篇。以元二與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并說。不可爲例。）則本傳言頓遭元二之厄。鄧傳言時遭元二之災。豈兩年之災厄。並於一時而頓遭之乎。抑頓或作類。將安帝卽位以後十九年間之災厄。皆元二兩年之所致乎。且元二兩年。何以偏應有災厄。說又茫無依據。是於文不順。於義亦不順也。第災厄者。天地之所成。國家之所致。亦不得謂爲元元所自有。而重文作二。以竹素例金石。推之他書不可通。準之本書亦不可通。固皆非確詁耳。竊以謂元者、天也。二者、地也。本淮南子說文之義。元二、卽天地也。又元者、氣之始也。二者、陰陽之數也。本易九家注及說苑之義。元二、卽氣之陰陽也。天地不交則否。二氣不調則逆。以災厄屬之天地與陰陽之氣候。庶幾近之。然莫詳二字所本。終無由定也。

人從軍屯。至 尙書令祝諷。集解劉攽曰。案文祝當作役。 案劉說。祝字乃屯字、涉上文注祝字而譌。說文。役、戍邊也。漢時有卒更、踐更、過更之律。天下人民皆應戍邊三日。謂之徭戍。既云未滿三月皆勿徭。自係言軍役。非言軍屯。且屯墾者亦不得歸家葬送也。

不敢穴見有所興造。注、穴見言不廣也。 案上文知其管穴。章懷已釋穴爲隙。故此注止就見字通訓也。續志論厤云。帝知訢梵穴見。㪍毋拘。其義亦同。然孟子謂鑽穴隙相窺。則又兼爲不正之行。穿鑿之見矣。

皆忠所建奏。集解先謙曰。至 未知何指。 柳從辰曰。袁紀。永初七年。高麗王死。安帝從尙書陳忠言弔問。事具本書東夷傳。忠傳亦失載。案此事已於馮緄傳校補論之。安紀永初無七年。卽永寧元年也。而東夷傳載高麗王宮之死。乃在建光元年。仍有不合。又忠有論西域不當棄疏。見西域傳序。

後漢書四十七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超子勇 何熙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集解〕先謙曰。注持當爲治。避高宗諱改。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校書郎解見班固傳。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集解〕沈欽韓曰。藝文志孝武置寫書之官。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傅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乎。華嶠書作久事筆耕乎。研音硯。〔集解〕洪頤煊曰。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旣筆耕爲養。李注東觀漢記。班超歎曰。安久筆耕乎。耕或爲研。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集解〕顧起元曰。相稱得爲祭酒。猶唐人之稱先輩耳。而

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爲副貳。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出塞千五百里。到蒲類海。破白山。走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固吕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爲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集解〕先謙曰。次一千六百里。官本作六千一百里。是。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集解〕沈欽韓曰。趙策。愚者闇於事。知者見於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侍胡恐怖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曹、輩也。欲立大功。吕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

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集解〕通鑑胡注、初夜甲夜也。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餘人悉燒死。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集解〕通鑑胡注。意欲分超功而不能自揜於外。故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効。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賜布二

百匹．遣超使于窴．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三百五十．引張璠漢紀云．班超使于窴．願將三十六人．以爲蒿矢彈丸之用．類聚六十引同．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窴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于窴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婼羌．西與姑墨接．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詖．〔集解〕通鑑胡注．張者．自大之意、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窴．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嶠書．騧字並作騩．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解集〕惠棟曰．袁宏紀云遣國相私來比白超．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又云．收私來比．鞭笞數百．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疎勒．殺其王．龜茲國居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疎作疏．是．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問道至疏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超令廣德專

羈自到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槖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逆謂上書。猶今言上奏也。謂奏上而遣之。周禮。宰夫主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正誤云。逆遣、猶言預遣。超未至而先遣田慮。故曰逆遣。棟案正誤是也。梁慬傳云。逆詔慬留爲諸軍援。亦謂兵未至而先留之也。袁宏紀田慮作陳憲。古陳田字通。憲當爲慮字之誤也。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求索故王近屬。得兄榆勒。立之。更名忠。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焉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都護陳睦。〔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殺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沈宇曰。明帝紀。焉耆攻沒陳睦在十八年六月。而帝崩以八月壬子。與此傳云因喪者不合。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超守槃槖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

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窴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叵、猶遂也。〔集解〕沈欽韓曰。說文、叵、不可也。从反可。此及隗囂傳。皆作遂字解。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窴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爲衞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張騫、武帝時爲郎。使月氏。爲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大宛。窮急卽射禽獸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亦和也。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賈誼曰。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楚詞曰。捐

棄大阿。寶鈆刀兮(集解)惠棟曰。韓詩外傳云。陳饒謂宋燕曰。鈆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東觀記載超疏曰。臣乘聖漢威神。冀傚鈆刀一割之用。

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前書曰。漢遣公主爲烏孫夫人。結爲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爲右也。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化向。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化向作向化。是。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集解)通鑑胡注。謂城郭之國。若大若小。其言皆然。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領山。其上多葱。因以爲名。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閒。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晁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

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集解〕通鑑胡注言西域平定。廷臣畢賀。天子醻之舉觴也。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集解〕惠棟曰。張懷瓘書斷云。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善章草書。與班固善。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勢由己立。名由人成也。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㠯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集解〕通鑑胡注。弛刑、徒也。義從自奮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先是。莎車㠯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音潘。下同。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㠯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㠯公主。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為右夫人。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千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

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爲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集解）惠棟曰。劉瓛定軍禮謂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雄朝野。已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衞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已下錦帛。前書曰。烏孫國王先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李邑始到于寘。而値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三至解見寇榮傳。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毁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疚、病也。卹、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儀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集解）惠棟曰。詩云。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漫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載見荀子正名篇也。先謙曰。官本注儀作義。是。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

司馬和恭等四人。(集解)通鑑胡注。姓譜。和本自羲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書。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啗與啖同。(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啖。與啗同。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集解)沈欽韓曰。百官志。四夷國王皆有丞。比郡縣。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也。(集解)惠棟曰。通鑑。植作楨。胡注。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楨中是也。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眾。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窴從是而東。長史亦

於此西歸。〔集解〕通鑑胡注、班超時爲將兵長史、蓋西歸疏勒也。可須夜鼓聲而發。〔集解〕通鑑胡注、須、待也。夜鼓、鼓鼙之聲也。周禮軍旅夜鼓鼜、注云、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晌。所謂三鼜也。此則待夜半鼓聲也。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發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副王、猶裨王也。謝、副王之名。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救作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

龜茲、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大人、謂其酋豪。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鞬音九言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廣與國中議曰。先王前殺陳都護。今超都護將大兵來。故且降。重獻遺無令入國。北一作比。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北鞬支本匈奴人。舉國敬信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集解〕沈欽韓曰。唐書。焉耆國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繚其外。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

更從它道厲度。由帶以上爲厲。由膝以下爲揭。見爾雅也。〔集解〕惠棟曰。西域傳云。焉耆國四面有大山。道險阸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故超涉水而度也。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集解〕劉攽曰。案文正當作止。惠棟曰。案袁宏紀。正字當衍。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白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汎作沈。及北鞬支等三十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四十一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十七字本或爲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集解〕通鑑胡注。班超所以成西域之功者。以匈奴衰困力不能及西域也。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

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集解〕錢大昕曰。案明帝紀。西域傳不載焉耆王之名。獨見於此詔。特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已西。超遂踰葱領。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縣縋而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罽賓國之東也。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致、猶至也。蠲、除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集解〕沈欽韓曰。紀要。在漢中府西鄉縣南。班超封邑。縣志。縣南二百五十步。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曰。正丘首。正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集解〕惠棟曰。呂覽、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先謙曰。鹽鐵論文學曰。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論語。孔子曰。關雎哀而不傷。哀解如哀窈窕之哀。謂思之極也。而鄭君讀哀爲衷。與文學相去三百年間。古義已就湮滅矣。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

老弱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自其天性。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如自㠯壽終屯部。誠無所恨。〔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臣義不營私。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也。〔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玉門故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一百十八里。謂之北道。西趨車師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門戶也。先謙曰。官本注八千二百作二千八百。是。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集解〕惠棟曰。曹昭集云。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案袁宏紀在十三年冬十月也。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㠯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㠯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㠯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

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集解〕先謙曰、一切猶言權宜。解具張敏傳。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踰、遙也。高祖踰謂黥布曰。何苦而反。〔集解〕通鑑胡注。案前書踰當作隃。讀曰遙。傳寫誤作踰。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爲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爲說也。〔集解〕劉攽曰。注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案文一字當作二十。又下文禮國中。當云周禮國中。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匃超餘年。匃、乞也。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蒙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

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也．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集解〕惠棟曰．服虔通俗文云．與死者辭曰訣．超恐與昭不相見．故生訣也．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也．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超到數月薨．案傳．八月至洛陽．九月卒．相距月餘．不得言數月也．樂史云．超墓在齊州長清縣北二十五里．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賵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為都護．〔集解〕劉攽曰．案是時但有戊校尉．多己字．與超交代．尚謂超曰．〔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尚與超書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集解〕王補曰．據袁紀．尚與超書．則超此語亦答書．非面論也．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

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宜蕩佚簡易。〔集解〕惠棟曰。史炤云。蕩佚無儀檢也。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尙淸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薛勤字子恭。定遠侯班始尙公主。主遇始傲慢無婦禮。始殺主。詔書怒。欲滅其家。勤建議執志不顧。遂奏上施行。

超少子勇。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集解〕通鑑考異曰。案本紀及車師傳皆云永寧元年事。蓋班以去年末屯伊吾。今春見殺。或

今春奏事方到也。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集解〕通鑑胡注。班固西都賦。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朝堂蓋在殿廷左右。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猒。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集解〕通鑑胡注。謂古者遣將必於廟。先定制勝之策。故謂之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役。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集解〕先謙曰。官本役作域是。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集解〕通鑑胡注。備。償也。西域屬漢之後。不復以馬畜旃罽輸匈奴。及與漢絕。匈奴復遣使責其積年所逋。逋。欠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集解〕通鑑胡注。負。敗也。報雪。謂報伊吾之役。雪索班之恥也。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

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㠯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窴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㠯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集解〕通鑑胡注。勇既上議。尚書復問使悉陳其利害。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集解〕通鑑胡注。謂鄭衆也。後置副校尉於車師。〔集解〕通鑑胡注。謂耿恭、關寵也。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㠯招附其心。愚㠯爲便。〔集解〕通鑑胡注。此勇所謂利也。長樂衞尉鐔顯。〔集解〕惠棟曰。顯字子誦。廣漢郪人。見華陽國志。廷尉綦毋參。〔集解〕通鑑胡注。綦毋、姓也。左傳晉有綦毋張。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㠯棄西域者。㠯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

不爲邊害乎。以勇爲軍司馬。故以將言。將音子亮反。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虜埶必弱。則爲患微矣。〔集解〕劉攽曰。案文。此句多一必字。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集解〕通鑑胡注。明帝永平中。北匈奴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集解〕先謙曰。官本抱作拘。是。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集解〕通鑑胡注。此勇所謂害也。

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太尉掾屬二十四人。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贈暴夷之埶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贈作增。是。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

費耗國之虛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埶歸北屬夷虜。〔集解〕通鑑胡注。言其事埶所歸。必至北屬匈奴。并力已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集解〕通鑑胡注。謂未能如勇計。出屯樓蘭西也。然使盡行勇之計。亦未必能羈制西域。何者。武帝通西域。未必盡臣屬西域也。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未必盡臣屬西域也。及竇憲破北匈奴。超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於諸羌。而北匈奴游魂蒲類。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已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今西州縣。明年正月。勇至樓蘭。已鄯善歸附。特加三綬。〔集解〕通鑑胡注。三綬疑當作王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已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軍就、名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

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且音子余反。於是車師六國悉平。〔集解〕通鑑胡注。西域傳卑陸、蒲類、東且彌移支車師前後王。是爲六國。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集解〕先謙曰。官本今作金。是。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集解〕通鑑胡注。元孟。和帝永元六年。班超所立也。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河西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泉。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勇發諸國兵。使龜茲、鄯善自南道入。勇將諸郡兵。率車師六國兵。自北道入。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集解〕通鑑胡注。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

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集解〕通鑑胡注。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殺無赦。張朗先期以徼功法所必誅。則班勇非後期也。漢之用刑。不審厥衷。勇免之後。西域事去矣。

梁慬。字伯威。〔慬音勤。〕北地弋居人也。〔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集解〕沈欽韓曰。紀要在慶陽府寧州南。〕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為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諷征匈奴屯單于邊。以大漢威靈招之。匈奴畏威。奔馳來降。諷輒為信旛遣還營。前後萬餘人。相屬于道。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為憲所誣。徵慬除為郎中。慬富勇氣。〔集解〕先謙曰。官本富作有。常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慬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集解〕通鑑胡注。班超為都護。居龜茲他乾城。它乾城小。慬以為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

吏人囚諫。白霸不聽。慬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尙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集解〕通鑑胡注。梁慬非不健鬭。然終不能定西域者。徒勇而無策略也。公卿議者曰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集解〕通鑑胡注。和帝永元三年復置西域都護。今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慬、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集解〕通鑑胡注。逆。迎也。詔慬留爲諸軍援。慬至張掖日勒。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慬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四郡復安。〔集解〕王會汾曰。宋本無四字。案武帝取匈奴昆邪休屠地。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是爲河西四郡。今從監本。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卽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慬臨陣被

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集解〕周壽昌曰、案唐以後置節度使。總各道軍事。應昉於此。　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雁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　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慬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奧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慬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集解〕通鑑胡注、班志西河美稷縣。屬國都尉治。故城蓋在美稷縣界。　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慬。慬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集解〕通鑑胡注、班志西河郡穀羅縣。武澤在西北。武澤、即虎澤也。沈欽韓曰、紀要、虎澤在榆林鎭東北。　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曼柏、縣名。屬五原郡。　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慬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鞬日逐王詣慬乞降。慬乃大陳兵受之。單

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即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爲名將。〔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雄字宣孟。宕渠人。 明年。〔集解〕通鑑考異曰。懂爲度遼將軍。在永初四年。徙三郡民。在五年。參下獄在今年。不得云明年。融訟之也。疑傳誤。 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徒扶風界。懂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懂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何熙字孟孫。〔集解〕何焯曰。熙父英。瑯邪相。見魏志高柔傳注。 陳國人。〔集解〕錢大昭曰。熙書國不書縣。魏志何夔陳國陽夏人。即熙曾孫也。 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集解〕惠棟曰。華嶠書體貌環偉。與人絕異。漢舊儀云。謁者缺。選郎中美鬚髯大聲者以補之。 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集解〕何焯曰。臨爲李子堅所薦。魏志注。字子陵。爲平原太守。 瑾、阜、臨、瑾。竝有政能。阜俊才。早歿。臨子衡爲尚書。以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集解〕先謙曰。熙附懂傳。諸本提行。誤。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已要功名多矣．祭肜、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慬．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葱領雪山白龍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爲艱．咫尺言不以爲遠也．慬亦抗憤．勇乃負荷．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七校補

班超傳。將兵別擊伊吾。注。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今哈密瞪槽溝境。即唐納職縣故地。

超到鄯善。集解。先謙曰。次一千六百里。官本注作六千七百里。是。謹案注本前書西域傳文。原亦作去長安六千一百里。

餘衆百餘人。百餘、官本作百許。注。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柳從辰曰。今東觀記賴作類。

是時于寘王廣德。柳從辰曰。寘音致。與置同。韻目也。于窴之窴。其字从穴。其讀爲塡。有平去二音。本一作闐。前書西域傳序。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注云。闐字與窴同。音徒賢反。又音徒見反。是其音義與寘迥別矣。今各本輒誤窴爲寘。即官本亦未正。所當極辨也。通鑑于窴。其字皆从穴。注。南與婼羌。西與姑墨接。案前書西域傳作北與姑墨接。

時龜茲王建。注。龜茲國 至 今龜音邱勿反。國原譌圖。已正。官本注不誤。柳從辰曰。龜無入聲。邱勿當爲勿邱。誤倒。

十八年。帝崩。焉耆曰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集解。沈宇曰 至 與此傳云。因喪者不合。錢大昕曰。西域傳序亦作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似此傳得之。

草木饒衍。官本木作牧。

且姑墨、温宿二王。注。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官本注末有也字。

故武帝妻呂公主。注。以江都王女細君爲公主。官本注王下有建字。

假鼓吹幢麾。集解。惠棟曰。劉瓛定軍禮。謂鼓吹不知誰造。漢世以雄朝野。柳從辰曰。宋史樂志云。鼓吹者。軍樂也。昔黃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凱歌。以建威武。揚德風。陸機鼓吹賦亦云。原鼓吹之伊始。蓋稟命於黃軒。是鼓吹始於黃帝。作於岐伯也。案宋史以黃帝使岐伯作凱歌。爲鐃歌所自昉。鐃歌又卽爲鼓吹所自昉。陸賦之意。亦本如此。周官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鐃爲軍樂。始見於經。有無樂歌。雖不能定。然無鼓吹之名。則固可見也。漢樂府乃有鼓吹曲。卽宋史樂志所謂漢有短簫鐃歌之曲二十二章。軍中謂之鼓吹是矣。而短簫非古樂所有。樂府又自孝武始立。明爲後王之制。但亦不得謂自武帝始。觀前書敘傳載班壹當孝惠高后時。出入弋獵。旌旗鼓吹。知漢初已先有之。據前書禮樂志。叔孫通制樂。多因秦樂。則鼓吹之名。亦必起於秦。特終莫詳造者誰氏耳。史稱劉子珪儒學冠當時。其不敢定。蓋愼之也。

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集解。通鑑胡注。至 一云卞和之後。錢大昭曰。後漢有右北平太守和旻。

遣其左將北鞬支。北原譌此。據後文作北。改官本亦作北。集解。惠棟曰 至 北亦作比。錢大昭曰。閩本作比。

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官本撫慰作慰撫。

狐死首邱。注。禮不忘其本。官本忘作亡。誤。

長樂衞尉鐔顯。集解。惠棟曰。顯字子誦。廣漢郪人。見華陽國志。柳從辰曰。惠說已詳陳寵傳。此誤複。

廷尉綦毋參。毋原譌母。官本亦譌。據通鑑正。

而抱屯戍之費。集解。先謙曰。官本抱作拘。是。錢大昭曰。抱讀與抛同。謹案此抱字自是拘字之譌。錢讀爲抛。於文義不合。已詳安成孝侯賜傳校補。

復吕勇爲西域長史。柳從辰曰。袁宏紀云。勇習邊事。有籌略。於是以勇爲西域長史。案據西域傳敍。以勇爲西域長史。乃安帝納陳忠之議也。

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錢大昭曰。閩本呼衍王三字不重。

朗遂得免誅。勇吕後期徵下獄免。柳從辰曰。袁宏紀。張朗乃要徑自尉黎入焉耆。王請降於朗。既而不出。漢兵罷還。焉耆王卒不加誅。漢以兩將不和。皆徵免。故勇不論。案范書不言張朗徵免。疑被徵在勇之後。蓋因朗卒未得焉耆要領。察知朗之先期邀功貽誤。故並徵之。朗既徵。而勇亦得出獄也。然朗雖受焉耆之降。而范於西域傳仍歸功於勇。又西域傳敍言所傳建武以後西域事。皆勇所記。則勇並優於文事矣。

梁慬傳。慬富勇氣。集解。先謙曰。官本富作有。錢大昭曰。富、閩本作有。

慬至張掖日勒。注。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删丹縣東南。今甘州府山丹縣東南。

乘勝追至昭武。注。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張掖縣西北也。官本注無昭武二字。今甘州府張掖縣西北。

轉戰武功美陽關。注。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七里。於其所置關。武功、美陽二縣前續志皆屬右扶風。武功今乾州武功縣西南美陽地詳安紀。

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注。曼柏、縣名。屬五原郡。地詳明紀。

即拜慬度遼將軍至明年。集解。通鑑考異曰慬爲度遼將軍在永初四年。徙三郡民在五年。參下獄在今年。不得云明年融訟之也。疑傳誤。案本傳於永初三年後三書明年。上明年即四年。此明年即五年。其敍慬行度遼將軍破南單于於屬國故城。及詔徙三郡事。與安紀、西羌傳合。固不誤也。惟據龐參傳參之被徵下獄。及融之上書訟參與慬事。皆在元初二年。西羌傳司馬鈞坐徵自殺與參失期軍敗抵罪連文。安紀鈞自殺亦在元初二年。足證參實以是年相繼下獄。上距永初五年徙三郡民已四年矣。則本傳下明年融訟之明明誤也。然當時三郡並徙塗奴。往來迎護。事固非一年可畢。又接慬家屬。未詳何年、慬於塗奴既還。乃授以侯印。藉賞私勞。罪發被徵。疑已在元初元年。舊史慬傳。亦疑本別有元初元年事。故復出明年。范書削其事。而未正其年。遂成駁文耳。至考異以五年今年分爲兩年又不確正參下

獄。與融上書爲在何年。猶之誤也。

至湖縣病卒。湖。前志、屬京兆。續志、屬宏農。地詳劉盆子傳。

擢爲御史中丞。柳從辰曰。東觀記云。熙爲御史中丞。羣僚憚之。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後漢書四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爲斷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終年十三能作雷賦，通屈原七諫章。顯宗時，徵詣蘭臺。〔集解〕沈欽韓曰：論衡云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案歸郡下當有郵字。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爲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集解〕官本考證曰：注鄸字舊本誤鄭，從春秋原文改。秦政酷烈，違牾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收孥相坐之律也。萬

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災字或作牛。疫、病也。）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盤庚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集解〕王鳴盛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殷人迪屢不靜。見書多士、多方等篇。李注引盤庚五遷將治亳。亳洛非一地。注非。）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且南方暑溼。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

國。不㠯介鱗易我衣裳。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賈捐之以爲宜棄珠崖。救人飢餓。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鄯善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㠯其無妨害於民也。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也。〔集解〕王會汾曰。注譏爾下按原文譏字下脫何譏二字。勿居而已也。按原文勿居上脫不如二字。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㠯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言舍之與留。量時置宜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集解〕惠棟曰。前書夏侯勝云。章句小儒。破碎大道也。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㠯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卽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集解〕周壽昌曰。隋書經籍志。衞颯史要十卷。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颯當建武時。本傳不載。終在顯宗建初間。又後於颯。又應奉漢事十七卷。亦云。刪史記漢書及漢記。則史公書在東漢屢被刪削。然世所行。

原本也。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吕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事見陸賈新語。〔集解〕沈欽韓曰。見無爲篇。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逸詩曰。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愼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注曰字。誤當改也字。惠棟曰。高誘淮南子注云。練白也。論衡云。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其傳者謂詩之傳也。王逸正部曰。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黃。得泥則黑。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曷爲直稱晉侯。以殺其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集解〕劉攽曰。注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案今文當云曷爲直稱晉侯以殺其太子。惠棟曰。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左氏曰。稱鄭伯。譏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吕開其明。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又曰。爲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禮記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也。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吕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吕爲至戒。〔集解〕先謙曰。末有複語。疑此衍文。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廖子防及光。俱爲黃門郎。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也。旣無長君退讓之風。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

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集解〕王會汾曰。案史記外戚傳云。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此注脫一士字。衍一之字。當改正。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鑒念前往。〔集解〕先謙曰。官本往作世。可爲寒心。君侯誠宜㠯臨深履薄爲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縣音懸。廖㠯就國。終兄鳳爲郡吏。太守廉范爲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爲范游說。坐徙北地。益都耆舊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集解〕惠棟曰。案前志望松屬上郡。不屬北地。華陽國志云。終坐太守徙邊。作孤憤詩。即晨風詩也。帝東巡狩。鳳皇黃龍竝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貰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終作生民詩。制封禪書。皆傳于世。周壽昌曰。案終本傳未言習春秋何家。而考終上疏三引皆公羊傳語。知所治必公羊春秋。外傳及改定之章句。亦是公羊學也。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㠯病卒。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忠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集解〕先謙曰。官本薦下忠作終。是。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㠯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

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無所不至。謂諂佞邪媚無所不爲也。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身而已矣。孟子公孫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言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爲汝南太守。〔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拜汝南太守。遷司隸校尉。遇然無自得之容。傳不載其爲司隸也。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于家。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雒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出。南入湔。故城在今雒縣南。湔音子田反。〔集解〕王補曰。通鑑作廣陵。誤。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酺少事段翳。吕報舅讎。當徒日南。亡於長安。爲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已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吕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

〔集解〕洪亮吉曰。案讖卽可信。則中興時上郡賊孫登已應之矣。懿豈未之知耶。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杜口也。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移病、謂作文移而稱病也。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竝用威權。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疏其君。時不可也。臣苟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毋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圖爲殺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爲庶人也。〔集解〕通鑑胡注。威福、人主之神器。此言弄威福耳。豈不以埶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于太廟。欲爲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

造化。漢元以來。〔集解〕通鑑胡注。漢元、漢初也。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賈誼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誡也。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訿訿。更相佐附。詩小雅曰。翕翕訿訿。亦孔之哀。毛傳曰。翕翕然患其上。訿訿然不思稱職。爾雅曰。翕翕訿訿。莫供職也。訿音將徙反。訿與訾古字通。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韓詩外傳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爲虎傅翼也。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己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論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爲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爲己寶也。吐猶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論作諭。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道經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河上公注曰。利器、謂權道也。理國權道。不可以示執事之臣。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皁囊。文帝嘗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遂止不作。又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

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集解〕沈欽韓曰．語見大戴保傳篇．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卽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爲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集解〕沈欽韓曰．玉堂．嬖幸所居也．韓子守道篇．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爲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集解〕劉攽曰．案文徙當作從．酺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卽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經、常也．屢因災異．多所匡正．益都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幷．其設銷復興濟之本．酺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升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時禁．抑損奢侈．宣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酺上言漢四百年當有弱主閉門聽政．數在三百年之間．薦故太尉龐參．故司徒李郃．明

通三才。忠正可以輔世所言每指利病。由是權貴共誣酺。〔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將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眞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益都耆舊傳曰：杜眞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郡翟酺。酺後被繫獄。眞上檄章救酺。繫獄笞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集解〕王會汾曰：案自上移下曰檄。此止可言上章耳。不應有檄字。明衍。惠棟曰：華陽國志眞以漢道微。散財施宗族。不應公車辟命。長吏候迎。每交于門。乃斷髮以自絕。著援神、鉤命解詁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孝經緯篇名也。詁音古。初。酺之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建武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集解〕何焯曰：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學官。為置博士。酺言非無據也。惠棟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周壽昌曰：前書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為詩精。以為博士。儒林傳。韓嬰、文帝時為博士。轅固、景帝時為博士。皆詩博士也。據王氏玉海引此。作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殆宋本此書有作一經者。非五經也。先謙曰：官本建武作建元。是。五經官本正作一經。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舉遺、謂搜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言此六經也。石渠、閣名。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

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已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八代孫劭。集解漢書。 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爲河南尹、將作大匠。〔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應劭漢官儀曰。永元七年。大匠應順。字華仲。上言。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貢篚之物。朽涇暴露。朝會踰遠。事不肅給。昔晉霸國之主耳。舍諸侯於隸人。子產以爲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可無乎。和帝嘉納之。卽創業焉。案前書言郡邸者不一。孝宣在襁褓。繫郡邸獄。朱買臣步歸郡邸。百官表大鴻臚屬官有郡邸長丞。至東京。百事省約。故未之建也。續志。中興省郡邸長丞。但令郎治郡邸。何進傳。引兵百郡邸。盇在華仲建議之後也。 公廉約己。明達政事。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縣。爲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衆以爲孝感之應。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爲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

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耶因此遂絕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順事後母至孝精誠感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長大生十子皆有才學中子壘江夏太守壘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集解〕洪亮吉曰盧州府志應融字義高汝南人安帝朝爲廬江太守八年拜司隸校尉以時度之當屬順子又續漢書載徐州刺史應志字仲節曾祖父順則屬奉兄弟也先謙曰官本彬並作郴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集解〕先謙曰魏志王粲傳注引華嶠書曰奉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集解〕錢大昕曰郡國志汝南郡領三十七城此云四十二未詳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謝承書曰奉少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莫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集解〕劉攽曰注奉少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案吏當爲史總而言掾史皆吏別而言之不同上計有史有掾也王會汾曰彭城相城字監本誤丞案袁閎傳父賀爲彭城相今改正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袁山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云著後序十餘篇經籍志曰後序十二卷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四府解見皇后紀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

官。尉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荊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爲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殘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燋爛。以刷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駁犀方具劍。金錯把刀劍。革帶各一。奉其勉之。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爲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爲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集解〕惠棟曰。采女田聖。永康初立爲貴人也。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貪惏。王又啟之。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辰作臣。引劉攽曰。注富臣案臣當作辰。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爲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諸公多薦舉。會卒。〔集解〕先謙曰。官本會下有病字。子劭。

劭字仲遠。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集解〕劉攽曰。注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案文多一曰字。惠棟曰。劉寬碑陰有故吏南頓應劭仲瑗。洪适云。漢官儀作瑗。官儀旣劭所著。又此碑可據。則知遠援皆非也。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集解〕錢大昕曰。按風俗通正失篇。予爲蕭令。謁辭故司空宣伯應。攷宣酆爲司空在延熹九年十二月。次年四月免。是劭爲蕭令在靈帝初。而傳失書。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讐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駮之曰。〔集解〕惠棟曰。案漢名臣奏。劭與司徒屬孫嵩、司空掾孔曲等議也。曲當作伷。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

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集解〕惠棟曰。順帝紀作武都太守。案西羌傳亦作武威。紀誤。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集解〕沈欽韓曰。玉篇。掠有力、倚力、酌二音。釋名。掠。狠也。陸掠。蓋與陸梁義同。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掠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牢、稟食也。或作勞。勞、功也。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奬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集解〕沈欽韓曰。案風俗通。城陽景王祠云。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案此是劭從公府爲令時也。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卻。郡內以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

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集解〕惠棟曰郭頒世語云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嵩以爲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于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于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竝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竝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駮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集解〕惠棟曰以上皆見荀子正論篇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犯亂之罪爲輕〔集解〕錢大昕曰案漢書刑法志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爲輕也此傳及注中化字本是治字唐人諱治故章懷注范史多改治爲理亦有改爲化者張奮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曹褒傳功成作樂化定制禮王符傳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仲長統傳亂世長而化世短（此世字後人所改）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或以之化或以之亂爰延傳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也世皆改爲代亦有改爲時者此傳時輕時重是也書曰

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集解〕惠棟曰、以上亦見正論篇。今次玉公㠯淸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阻、恃也。左傳曰、衞州吁阻兵而安忍。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召忽、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被殺、召忽其傅也、遂死之。論語、孔子論召忽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㠯全其宗。前書鼂錯爲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讙譁。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爲將、母謂趙王曰、王以爲括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卽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班固引之以爲鼂錯贊辭。〔集解〕先謙曰、官本正文鼂作朝。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言僕妾之致死者、顧無由計慮耳。語見史記欒布傳贊也。〔集解〕惠士奇曰、俚改爲慮。夫刑罰威獄、㠯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左傳鄭大夫游吉之語。是故春一草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勳也。貴謂若今墨綬有

辠先請也。勤謂憔悴國事。賓謂二王後。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心定罪。解見霍諝傳也。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爲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也字。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集解〕錢大昕曰。膠東當作膠西。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集解〕惠棟曰。論衡云。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經籍志。春秋決事十卷。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或、有也。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集解〕惠棟曰。晉書刑法志云。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陳寵云、漢興以來。律有三家。其說各異。棟案漢書注引律說及鄭氏說者。皆諸家章句也。尚書舊事。〔集解〕惠棟曰。卽尚書故事也。謝承云。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于省閣。惟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武帝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左雄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靈帝徙南宮。閱錄故事。胡三省云。漢故事皆尚書主之也。廷尉板令。〔集解〕惠棟曰。漢有尉律。廷尉

所用之律。許愼云。今雖有尉律不課。又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是也。張湯傳云。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挈獄之要也。板令者、猶云板官板詔也。決事比例。〔集解〕惠棟曰。鄭衆周禮注云。邦成若今時決事比也。賈公彥云。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所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陳寵傳云。寵爲鮑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晉書志云。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卽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尙書員五人。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司徒鮑昱奏定決事都目八卷。鄭衆周禮注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風俗通云。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闕謬。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別。改著板上。一勞而久逸。及春秋斷獄。〔集解〕蘇輿曰。隋唐志載董仲舒春秋決獄。王充論衡云。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七略作斷獄。此疑是譔著董書。惜今不傳。凡二百五十篇。

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復音複。重音直容反。又集駮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卽東觀記。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繄自謂。必合道衷。繄音烏奚反。繄、猶是也。心焉憤邑。聊以藉手。藉音自夜反。〔集解〕惠棟曰。成二年左傳云。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小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昔鄭人以乾鼠爲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緭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爲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乾鼠。彼云未腊。事又差舛。闞子曰。宋之

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釁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旃之也䌰音藝緹赤色繒也楚詞曰襲英衣兮緹䌰謂鮮明之衣（集解）錢大昕曰古文襲與習通士喪禮襚者以褶則必有裳注古文褶爲襲沈欽韓曰孔叢抗志篇衞君乃胡盧大笑作胡盧 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㠯代匱也 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預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憔悴古字通（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憔作蕉是 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剛紀國體（集解）先謙曰官本剛作綱是 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唯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焉獻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漢官五卷漢官儀十卷云禮儀故事者知漢官名秩漢官鹵簿圖之類是也續漢書曰劭所敍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由劭記之 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爲司隸時竝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云郡府廳事壁諸尹畫贊肇自建武訖於陽嘉注其清濁進退甚得述事之實 劭乃連綴其名錄爲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風俗通儀三十一卷 㠯辯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集解）王鳴盛曰論云劭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

案劭著述今存者惟風俗通。明新安吳琯刻四卷。元大德丁未。無錫州守劉平父刻十卷。然亦非全本。如李注所引出此刻外甚多。知佚者多矣。劭俗儒。風俗通。小說家。蔚宗譏其不典。又云異知小道。王充傳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與風俗通品題略同。蓋兩書正是一類。皆摭拾謏聞。鄙書燕說也。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漢書集解一百十五卷。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皆傳于時。後卒于鄴。弟子瑒、璩。竝以文才稱。華嶠書曰。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珣生瑒。魏志曰。瑒字德璉。瑒弟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集解〕惠棟曰。應亨爲其叔應立像讚序曰。王莽居攝。以告病歸。後赤眉賊攻其所居城。糧盡。以私穀數十萬斛賑城中。于時粟斛錢數萬。無不稱其仁。棟案立當中興之初。當爲應氏之始祖也。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集解〕惠棟曰。孝子傳云。嫗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廣記云。自是諸子宦學。竝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從事中郎。奉生劭。車騎將軍掾。劭弟珣。司空掾。珣子瑒。曹操辟爲丞相掾。〔集解〕惠棟曰。應亨集讓著作表曰。自司隸校尉奉至臣五世。著作不絕。鄉族以爲美談。崔駰三世相繼。其後無聞。若乃談遷接武。彪固踵迹。亦各一時之良也。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寃結。前者温教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慶幸。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

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弑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殺。是以君子加弑焉。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赦止者。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弑其君。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太史曰。爾爲仁爲義。人殺爾君而不討賊。此非殺君如何。此赦事誅意也。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斯蓋謂大小竅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鼻從目橫。眉在眼上。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謂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集解〕惠棟曰。袁子正書云。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徑路平易。謂依遵常轍。無所規求也。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爲哉。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充腹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喙。根同而狀異也。〔集解〕沈欽韓曰。急就篇注。烏喙、形如烏之觜也。附子、附大根而旁出者。一歲爲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

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熟光之所坐情旣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爲之兩觀謂闕也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吕罪刑明白尙蒙天恩豈有冤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于公、東海人爲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謂才志卽爲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吕恩信化誘殊俗甚爲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爲尙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吕下莫敢違牾謂與尙書令尹勳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集解〕周壽昌曰引見謝恩始見馮異傳引見、他傳亦多有惟陛見此僅見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爲河南尹遷司隸校

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定太守。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爲廷掾。范丹爲功曹。濮陽潛爲主簿。濮陽、姓也。〔集解〕惠棟曰。潛爲上黨太守。見高士傳。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以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三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爲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集解〕通鑑胡注。中主。爲中材之主。言可以上。可以下。顧輔佐者何如耳。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爲中人。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修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集解〕劉攽曰。昔朱雲廷折欄檻。案文。廷下少爭字。拜五官中郎將。〔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十一謝承書云。奚延轉議郎。徐州遭旱。延使持節。到東海請雨。甹澤應澍雨。與京師同日俱濡。還拜五官中郎將。奚疑爰字之誤。轉

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集解〕通鑑胡注．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集解〕惠棟曰．蔣杲云．鄧萬世也．脫世字．案唐諱世．故削之．猶韓擒虎爲韓擒也．王補曰．通鑑作鄧萬世．又本書鄧后陳蕃傳引．並作鄧萬世．故蔣直疑此爲脫世字．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尙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公羊經書宋萬弑其君捷．傳曰．宋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匚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肊．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臥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嫣、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爲王時．與嫣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臥起．出入永巷．以姦聞．被誅．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

其善。所吕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甄、明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邪臣惑君。亂妾危主。吕非所言則悅於耳。吕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卽見。（事見逸人傳。）夫吕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尙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吕賤爲貴。吕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熙、廣也。）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吕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書曰。興字驥。）

徐璆字孟玉。（璆音仇。〔集解〕洪亮吉云。案先賢行狀作孟平。汝南先賢傳作孟玉。（行狀又言璆歷衞尉。）先謙曰。官本玉作本。仇下有字孟玉三字。）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寬裕博學。習孟氏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集解〕汪文臺曰。文選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注謝承書云。徐淑戎車首路。）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

第。袁山松書曰。琝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埶放濫。臧罪數億。琝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琝。琝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琝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儁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琝與諸閹官構造無端。琝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劫。授琝以上公之位。琝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為光祿大夫。乞骸骨。王莽即位。遣使以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哀帝時為司隸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琝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衞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璽紱。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

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集解〕沈欽韓曰.魏志.袁紹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注又引魏書云.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之事在共討董卓時.其云玉印不必定是傳國璽.又術拘堅妻奪之璽.在堅歿後.距討卓時已三年.術在淮南.何緣舉向曹操.此注合二袁兩事爲一.大謬.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集解〕惠士奇曰.使節長七尺.或云八尺.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爲丞相.操以相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酺資譎數取通.而終之以謇諫.豈信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采章爲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集解〕何焯曰.可字衍.斯固辭之不可已也.左氏傳.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注曰.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璩敍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二應克聰.亦表汝墳.鄭玄注周禮曰.水涯曰墳.翟酺詐懿.霍謂請舅.延能訐帝.璆亦牾后.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八校補

楊終傳。太守奇其才。注。決曹終上白記。案白記不見他書。漢世白事有奏記。周禮內史疏。諸侯凡事有書奏白于王。內史讀示王。亦謂白事也。此白記當即掾屬白事之所用。

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官本及作又。錢大昭曰。及、閩本作又。

寄不毛之荒極乎。注。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注北戶原譌北爲土。據爾雅釋地正。官本注不誤。觚、官本注作孤。

魯文公毀泉臺。注。公羊傳曰。至勿居而已也。案章懷引經傳。鮮不删節。如此注者多矣。王會汾以爲脫字。非也。

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注。量時置宜也。官本置作制。

鑒念前往。集解。先謙曰。官本往作世。錢大昭曰。往、閩本作世。

坐徙北地。注。益都耆舊傳曰。官本注。都作部。

目病卒。注。賜錢二十萬。官本注末有也字。

李法傳。後歸鄉里。卒于家。侯康曰。列女傳。陳文矩妻卽法之姊。年八十餘。卒。臨終勑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

翟酺傳。廣漢雒人也。注。故城在今雒縣南。已詳陳寵傳校補。

捐玉堂之盛。官本捐作損。

屢因災異。多所匡正。注。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升厤改憲。錢大昭曰。升當作斗。見春秋保乾圖。古斗字作斗。與升相近而誤。案續志律厤中篇論厤凡三引保乾圖讖文。皆作三百年斗厤改憲。所謂斗厤者。卽古法冬至日在建星。建星謂北斗也。歲十二月。以配天之十二辰。取斗杓所指爲驗。閏月無中氣。則北斗邪指兩辰之間。以定四時而成歲。漢興迄章帝。改用四分厤。適當三百年。已應斗厤改憲之讖矣。酺本謂漢更有四百年之難。其數卽起於三百年改憲之間。宜豫修者以銷其禍。則注引書舊傳宜字並當在斗厤改憲下也。

及杜眞等上書訟之。集解。惠棟曰。至乃斷髮以自絕。侯康曰。御覽七百十七引益都耆舊傳。杜眞孟宗周覽求師。經歷齊魯。貧用將乏。磨鏡自給。

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集解。先謙曰。至五經官本正作一經。又惠所據本亦作一經。謹案錢大昭以南監本閩本校閩本。不言有異字。惠所據乃北宋本。疑惟是本作一經。玉海所引。官本所據。皆是本也。然證以章懷注。則仍以作五經者爲合。否則未達庠序之事。注既引用前書儒林傳序。於序言孝文時頗登用諸博士。具官待問。及傳言韓嬰孝文時爲博士。何反忘之。而疑文帝時並一經博士不當有乎。蓋正以文帝時雖已

置博士。實未嘗偏及五經也。

諸生橫卷。錢大昭曰。閩本卷作卷。橫古黌字。亦學堂也。

應奉傳。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地詳光武紀。集解。惠棟曰。至南山四皓。柳從辰曰。高士傳。四皓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己。案揚雄解嘲。四皓采榮於南山。

公廉約己。明達政事。注。爲將作大將。視事五年。省費億萬。侯康曰。御覽二百三十六引汝南先賢傳。應仲華遷大匠。除藻飾之無用。割有損之浮費。凡所省息七億餘萬。集解。先謙曰。東觀記。至繁茂長大。柳從辰曰。東觀記。順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爲敬去妻更娶。

疊生彬。武陵太守。侯康曰。彬嘗爲汲令。見風俗通。集解。先謙曰。官本彬並作郴。錢大昭曰。彬、閩本皆作郴。

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官本無十字。

大將軍掾韓卓議。錢大昭曰。卓字子助。陳留人。

又刪定律令爲漢儀。至允獲厥中。柳從辰曰。漢儀。晉書刑法志引作漢議。又允執厥中。此執作獲。晉志仍作執。

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官本此下有事見前書四字注。

傳採古今瓌瑋之事。官本事作士。

斯文之俗。官本俗作族。

增闡聖聽。柳從辰曰。聖聽、晉書刑法志引作聖德。

識時俗嫌疑。官本識作釋。

至瑒七世通顯注。壘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從事郎中。案上文文注均作彬。此注又均作郴。與官本同。疑郴彬古本通作。

霍諝傳。必有于公高門之福注。少高大門閭。官本注門閭作閭門。是。

爰延傳。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官本無損者三友四字。

徐璆傳。字孟玉。集解。先謙曰。官本。玉作本。仇下有字孟玉三字。案官本注仇下當是一作字孟玉。脫一作二字。官本係就監本改刊。其正文作孟本與先賢行狀之作孟

平、非異文。乃譌文。以古書本平輒互譌也。洪氏歷舉孟平孟玉兩說。知所見本正文亦必作孟本。廣陵海西人也。地詳光武紀。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後漢書四十九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充少孤〔集解〕惠棟曰論衡云祖父汎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錢大昕曰論衡自紀篇六歲教書有恆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不云少孤也鄉里稱孝〔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若至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棟案充鄉里稱孝此猶華嶠稱其祖督之罪眷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許也後到京師受業太學〔集解〕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集解〕沈欽韓曰論衡對作篇建初五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糜五穀生起盜賊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充好論

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吕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著刀筆〔集解〕先謙曰官本著作置是初學記二十四引謝承書云於宅（亦作室）內門戶牆（亦作牆）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類聚二十一、三十五、五十八、御覽四百三十二、四百八十四、六百十二引同　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集解〕先謙曰中郎不當鄙陋至此袁葛記事麤疏止自形其無識耳　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章和二年罷州家居沈欽韓曰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然則刺史之治中從事主職事綱紀於中者其別駕從事則別乘隨刺史考覈於外也　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謝承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楊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集解〕惠棟曰論衡自紀篇曰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歷數冄冄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先謙曰性上奪養字官本有　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

〔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何休注公羊曰。孽、賤子也。㠯非嫡子。故曰孽。張晏曰。孺子曰孽。而符無外家。〔集解〕惠棟曰。禮。妾子爲君母之父母從母服小功。而所生之母無文。是無服也。蓋妾賤。妾子不以所生之父母爲外祖父母。且無服也。故云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㠯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㠯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潛夫山在平涼府鎭原縣北里許。相傳王符隱此。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訐。攻也。謫。責也。足㠯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㠯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㠯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尚書咎繇謨曰。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故明主不敢㠯私授。忠臣不敢㠯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㠯私己乎。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爲己力乎。㠯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㠯道事君。五代。謂唐、

虞、夏、殷、周也。〔集解〕劉攽曰，五世之臣，案此世字當是代字，後人誤改。先謙曰，官本注殷作商。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詩大雅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史記曰，白起為秦將，與趙戰於長平，阬趙卒四十五萬人。蒙恬為秦將，北逐戎翟，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此為虐於人也。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為賢起大第於北闕下，封為高安侯。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易繫辭之言。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集解〕劉攽曰，案文少兩字，蓋本云德不稱其位，能不稱其祿。蘇輿曰，潛夫論貴忠篇作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論語，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左傳晉卜偃曰，虢必亡矣，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杜預注云，鑒所以自照也。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疏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集解〕蘇輿曰，潛夫論政作世，連下讀。此疑避唐諱改。（仲長統傳前政以來，即前世以來，而世亦有避作政者。）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

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癎病。〔集解〕惠棟曰。潛夫論云。小兒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癎。藝文志有瘲瘛方三十卷。服虔曰。音瘳引之瘳。說文云。瘛小兒瘛瘲病也。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趙將李牧爲韓倉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柱以自殺。見戰國策。〔集解〕沈欽韓曰。趙策作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吕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吕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吕得者餌也。曾子之文也。亦見大戴禮。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集解〕惠棟曰。漢圖宅術云。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又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滅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案圖宅術。班氏藝文不錄。載見王充論衡。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吕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其與幾何。〔集解〕先謙曰。注同。誤。官本作何。是。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吕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

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塡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游手爲巧。謂雕鏤之屬也。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翼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竝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竝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則弱。居理而不修德則亂。時安而不愼微則危矣。〔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時作恃。是。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愼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度以下。並節卦彖辭也。鄭玄注云。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七月詩。豳風也。大謂耕桑之法。小謂索綯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集解〕沈欽韓曰。七月箋。以于貉取狐狸爲助女功。食鬱至剝棗爲助男功。大者男女正功。農桑也。小者男女佐功。皮裘蔬果也。注云索綯之類。非。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

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合任謂相合爲任俠也。 或以游博持掩爲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曰。又況掘冢博掩。犯姦成富也。〔集解〕惠棟曰。陳羣新律序云。雜律有博戲。功臣表曰。安邱侯張拾坐博揜。髡爲城旦。師古曰。博或作博。六博也。揜、意錢也。皆謂戲而取人財也。 丁夫不扶犂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集解〕沈欽韓曰。泥車、遺車也。陸機士庶挽歌。陶犬不能吠。瓦雞焉能鳴。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詩陳風也。婆娑。舞貌。謂婦人於市中歌舞以事神也。 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集解〕先謙曰。官本下憤作憒。當是。 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集解〕沈欽韓曰。蓋采勝五色綵辟兵及續命縷之類。 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集解〕蘇輿曰。千倍當從元書作十倍。先謙曰。單讀曰殫。 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損或作捐。 夫

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前書音義曰、弋、厚也。綈、繒也。革舃韋帶。〔集解〕惠棟曰、潛夫論、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疊布也。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繒也。前書曰、齊俗作冰紈。紈子細稱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雖精粗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楊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筩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之荊州記曰、秭歸縣室多幽閒。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爲女子布也。〔集解〕沈欽韓曰、吳都賦注、升越越之細者。廣東新語、葛越南方之布。以葛爲之。以其產於越。故曰葛越。御覽八百二十竹林七賢論曰、南郡太守劉肇遺戎筩中布五十端。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罽賓及大秦國。吳錄曰、瑇瑁似龜而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爲山石之文也。〔集解〕先謙曰、注謂上山石二字當依正文倒作石山。窮極麗美。轉相誇咤。郭景純注子虛賦曰、詫、誇也。咤與詫通也。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蒼頡篇曰、軿、衣車。軿音薄丁反。又步田反。騎奴侍童。夾轂竝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軿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

聖人易㠯棺槨。易繫辭之言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易下多之字。桐木爲棺，葛采爲緘。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采猶曼也。緘，束也。〔集解〕惠棟曰，緘，古墨子作綳，從糸崩聲。說文曰，綳，束也。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綳之。沈欽韓曰，墨子節葬篇南巴之中作南巳之市，呂覽安死篇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高注九疑山下亦有紀邑。巳與巴相似而誤。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㠯後，轉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檽音乃巨反，見埤蒼。爾雅曰，栵，檽。音而注反。檽似栭橡而痺小，恐非棺槨之用。豫章即樟木也。〔集解〕沈欽韓曰，類篇，檽或从耎，木名。一曰木栭，又尼圭切，木名，可染，又兒兖切，木名，樗棗。字書則栭檽爲一木。爾雅翼混楩棗與芝栭爲一。故李注亦疑栵栭不可爲棺。檽疑楩字之借。爾雅，楩，鼠梓，郭注，楸屬也，今人謂之苦楸。先謙曰，注注反，官本反作云，是。邊遠下士，亦競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孔子合葬母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見禮記也。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芷陽，縣名，屬京兆。文帝後改曰霸陵。

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梗柟。〔集解〕先謙曰。官本梗作楩是。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畢。周文王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鄗東南杜中。無墳隴。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安西北。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也。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非君。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杜預注云。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槨有四阿。棺有輸櫓。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是棄君於惡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櫓作檜。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前書貢禹曰。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衞多君子。亂殷、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比干也。左傳。吳季札適衞。悅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又臧宣

叔曰衞之於晉不得爲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以強弱爲小衞雖侯爵猶爲小國

今吕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吕朋黨用私乖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

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謂回也爲胥附賜也爲奔走師也爲先後由也爲禦侮其能各不同也

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

〔集解〕惠棟曰左傳析父謂子革曰今與王言如響

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吕石洗金吕鹽

詩小雅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於鹽水焉

濯錦吕魚浣布吕灰夫物固有吕賤理貴吕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吕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吕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

衣飾、謂裝飾以成其過也衣音於氣反〔集解〕蘇輿曰言有疵者勿彊舉爲美潛夫論下有以壯虛聲四字可證

出處默語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語默

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

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愛日篇曰國之所吕爲國者吕有民也。民之所吕爲民者吕有穀也。穀之所吕豐植者吕有民功也。功之所吕能建者吕日力也。化國之日舒吕長。〔集解〕惠棟曰。唐諱治。章懷注後漢書。隨文改易。浮侈篇亂生於治。實貢篇上下之修治。治金以鹽。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述赦篇凡治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或作化。或作正。或作洗。此篇治國之日舒以長。改爲化國。後人因之。遂有光天化日之語。豈非郢書而燕說乎。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吕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羲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閒。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注曰。羲和、葢天地始生日月者也。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洛書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又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吕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吕反支日不受章奏。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冤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雖見如神也。〔集解〕劉攽曰。令冤民仰希申訴。案文令當作今。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說文曰。餔、謂日加申時也。今爲晡字也。〔集解〕惠棟曰。餔日加申。則朝爲日加辰也。說文又曰。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吏以餔時聽事。申旦政也。意氣、謂請託也。古人以竹簡相問遺。修意氣謂之竿牘。說見司馬彪莊子注。周壽昌曰。案既云餔。卽不得言朝。疑作日字始合。意氣猶言聲氣。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旣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橈。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橈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旣不肯

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㠯日月。〔集解〕先謙曰。而猶乃也。言習慣成例。貧弱者無㠯曠旬。強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曰伸。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㠯易侵苦。而天下所㠯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㠯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㠯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詩小雅也。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㠯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

評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集解〕沈欽韓曰：潛夫論述赦中有云，洛陽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此所謂惡人高會而誇咤也。案范史皆節錄，非全文。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爾雅曰：稂，童稂。郭璞注云：莠類也。詩曰：不稂不莠。稂音郎。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康誥之言也。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大雅也。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毛萇注云：脫，赦也。〔集解〕先謙曰：此引詩用今文。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

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㠯諂諛之辭。㠯轉相驅。〔誕、猶虛也。〕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謂第五倫也。爲司空。性廉直也。〔集解〕惠棟曰。顧其財與辭也。史記曰。招權顧金錢。又曰。掉臂而不顧。顧者。商賈人之語也。〕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㠯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㠯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集解〕惠棟曰。釋名云。書稱刺、書以筆刺簡紙之上也。又曰。寫所寫此文也。書姓字於奏上曰書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達其體。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下官刺曰長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之。又曰爵里刺。書其官爵郡縣鄉里也。孔平仲曰。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云。又以其刺刮髀。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集解〕惠棟曰。服虔風俗文云。履不著跟曰屣。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云。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單衣也。〕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于家。

仲長統。〔集解〕通鑑胡注。仲、姓也。商左相仲虺、周有仲山甫、舜十六相有仲堪、仲熊、周八士有仲突、仲忽。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

二十餘。游學靑徐幷冀之閒。與交友者多異之。幷州刺史高幹。〔集解〕惠棟曰、謝承書幹字元才。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幷州叛。卒至於敗。魏志曰、高幹叛。欲奔南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也。幷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異其有知人之鑒也。統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淸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孥讀曰奴。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躕躇、猶踟蹰也。濯淸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也。爲壇而儛其上以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集解〕吳仁傑曰、論語包氏注、浴乎沂

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案王充書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說者以爲風乾身時尚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說與統合包氏諸家讀如本字誤又曰歸當作饋鄭氏論語曰詠而饋注云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王充曰詠歌饋祭也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咏而歸徐廣曰一作饋統言詠歌饋食於高堂之上與古文論語合也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生也莊子曰吹煦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也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絃最清也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曰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王充論衡曰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爲蟬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蛻音式銳反爾雅曰騰蛇有鱗廣雅曰有角曰龍喪角解角也〔集解〕惠棟曰殼音穀角音祿沈欽韓曰釋魚騰作螣無有鱗二字廣雅有角曰觩〔同虯〕龍無角曰䖘〔同螭〕龍注脫虯字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霄、摩天赤氣也在旁曰幃在上曰幄陵陽子明經曰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集解〕惠棟曰幄音屋恆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天道雖夷見幾者寡〔集解〕惠棟曰寡音鼓任

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集解〕惠棟曰，左傳叔向曰，以樂慆憂。杜注，慆，藏也。孔穎達云，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猶古詩云埋憂地下也。下音戶。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集解〕官本考證曰，西字監本作栖。王會汾曰，案山西與海左對，今從宋本。元氣為舟，微風為柂。柂，船尾也，音徒可反。敖翔太清，縱意容冶。〔集解〕惠棟曰，冶音古。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昌，當也。尚書曰，汝亦昌言。〔集解〕沈欽韓曰，抱朴子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案董當作繆，魏志劉劭傳注繆襲撰統昌言表。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也。襲字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集解〕蘇輿曰，此論固然，然以此昌言於曹氏秉政之時，何以為漢地邪。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

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銜、勒也。紲、韁也。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蔚與鬱古字通。而已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左傳。洩冶諫陳靈公曰。公卿宣淫。人無效焉。杜預注云宣示也。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馭。故名角觝。蓋雜伎樂以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觀。禮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晏安溺志也。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澶漫、猶縱逸也。澶音

徒旦反。莊子外篇曰、澶漫爲樂也。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集解〕蘇輿曰、不仁猶癡頑、謂於治亂漠不相關。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亦或言痲木。班超傳兩手不仁是也。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集解〕先謙曰、政、亦治字避諱改。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左傳曰、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集解〕先謙曰、一切猶權宜也。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徒、衆也。附、親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史記曰、轉轂百數、廢居蓄邑。注云、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集解〕先謙曰、廢、猶置也。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奚必俟盈尺也。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

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淸醇之酎．敗而不可飮．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㠯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舍音式者反．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束縛謂自潔淸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鎭壓之禍也．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毛萇注云．跼．曲也．蹐．累足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壓作厭．逮至淸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㠯修潔爲諱惡．設智巧㠯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勢．放狼虎之心．政、始皇名也．屠裂天下．呑食生人．暴虐不已．㠯招

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集解）官本考證曰、之時也二字監本誤作則又甚、從宋本改。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四年、云二百者舉全數。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孝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二百二里、南北一萬三百六十八里。人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中興、海內人戶、準之於前、十裁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孑遺。孝靈遭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棊峙、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十餘年、三方既寧、萬不存一也。（集解）洪亮吉曰、注孝平帝時道三十四、東西九千二百二里、案前書地理志三十四作三十二、九千二百作九千三百。（續志劉昭補注亦作九千三百。）王鳴盛曰、南北一萬下彼有三千字、此脫。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下猶後也。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

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極字。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集解〕先謙曰。官本藉作籍。通用字。蓋源流形埶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尙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尙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老子曰。智慧出。有大僞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慧作惠。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埶。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袪莒反。故下士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集解〕惠棟曰。法言云。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李軌曰。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周禮

小司徒職。五人爲伍。前書曰。五家爲伍。伍有長。論語。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言豪强之家。身無品秩。而强富比於公侯也。榮樂過於封君。埶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下猶減也。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㠯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冒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於死也。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集解〕惠棟曰。四者皆髡爲城旦之刑也。漢律。過失殺人不坐死。皆非值於死者也。〔集解〕惠棟曰。值猶當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㠯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㠯懲惡。則假臧貨㠯成罪。託疾病㠯諱殺。假增臧貨以益其罪。託稱疾病令死於獄也。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㠯來。未曾枉

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是爲忍於殺人也。〔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也字。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鳥獸之行。謂蒸報也。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周禮大司寇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祥、善也。尚書曰。敎爾祥刑。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繫辭之文也。陽卦一陽而二陰。陰卦一陰而二陽。陽爲君。陰爲臣。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㠯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㠯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㠯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㠯分人。立政㠯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集解〕王補曰。縣下。通典有一界字。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集解〕王補曰。通典此下有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任。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於守禦四十九字。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㠯相數閱。審什伍㠯相連持。周禮曰。凡在版者。注云。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也。〔集解〕惠棟曰。尉繚子云。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限夫田㠯斷并兼。定五刑㠯

救死亡.司馬法曰.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兼謂豪富之家以財勢井取貧人之田而兼有之.益君長㠯興政理.急農桑㠯豐委積.去末作㠯一本業.敎敎學㠯移情性.表德行㠯勵風俗.覈才埶㠯敍官宜.簡精悍㠯習師田.周禮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狥陳.注云.示犯誓必殺也.修武器㠯存守戰.嚴禁令㠯防僭差.信賞罰㠯驗懲勸.糾游戲㠯杜姦邪.察苛刻㠯絕煩暴.審此十六者.㠯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際其老弱.〔集解〕先謙曰.官本際作除.是.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尙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㠯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㠯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㠯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㠯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屬、猶續也.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拱、執也.押、檻也.押音下甲反.或

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㠯無爲。事之㠯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老子云。爲無爲。事無事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摹、法也。三代皆由肉刑。又井田之法。今不用。是不摹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又作及。是。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㠯之化。或㠯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惡音烏。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㠯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㠯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㠯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㠯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廩㠯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㠯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淸。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拘絜、謂自拘束而絜其身者。卽隱逸之人也。㠯廉舉而㠯貪去。非士君子之

志也。去音欺呂反。夫選用以取善士。〔集解〕先謙曰。官本以作必。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穽、穿地陷獸也。機、弩牙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猥猶多也。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竝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㪷。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計騫短。〔集解〕沈欽韓曰。詩傳。騫、虧也。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孟子曰。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趙岐注云。餓死者曰莩。莩與殍同。音皮表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同作通。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孟子載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道也。趙岐注云。貊、夷貊之人。在荒者也。貊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禮。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輕稅也。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稟、給也。祿班未定。〔集解〕

劉攽曰。案文當作班祿。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更賦已見光武紀也。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上田已耕。唯中地以下未也。（集解）惠棟曰。崔寔政論云。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其說與統同也。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法誡篇曰。（集解）沈欽韓曰。案統此篇以不專任大臣。故有外戚宦官之禍。於模擬成迹則然矣。獨不思曹操已爲丞相。天子擁虛器。若玄默之尸。倘欲專任一相。是猶厝薪揚湯。謂之昌言可乎。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爾雅曰。冢。大也。貳。猶副貳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擾萬姓。三曰禮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猶作謂。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慍猶恨也。數代謂元成哀平。彊臣謂王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尚書也。（集解）惠棟曰。唐六典云。秦置尚書。禁中有令丞。常通章奏而已。事皆決丞相

府漢武宣後稍委任。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尙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王鳴盛曰。案李注甚確。漢世官府。不見臺閣之號。所云臺閣者。獨言宮掖中祕云爾。蔡邕傳。邕上封事云。司隸校尉。諸州刺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以公府與臺閣並稱。所謂宮中府中也。蓋尙書令、尙書僕射、與尙書。皆宦者與士人迭爲之。權歸於此。有事可直達上前。故三公無權。有事反藉尙書以達於上。自成帝以災異令丞相翟方進自殺。終漢世三公以災異死免者。至多不可枚舉。至魏黃初二年。方詔天地眚匃劾三公。統論切中其弊。又黃瓊傳云。遷尙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職。達練官曹。文苑黃香傳云。香遷尙書令。上疏曰。臣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皆謂尙書爲臺閣也。又袁紹傳。紹檄曹操云。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云。漢官。尙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據此。則知臺閣者尙書也。又酷吏陽球傳。舉孝廉。補尙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常爲臺閣所崇信。又三國魏志王肅傳。太和四年。上疏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尙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竝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乃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尙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尙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肅立言雖若爲欲汰冗員。其實則專爲防壅閉。蓋尙書之官。漢以宦者士人迭爲之。公卿之權。分於近倖。而君臣不相接見。上下否隔。禍有不可勝言者。王肅所論。正仲長統所謂事歸臺閣。三公備員而已者也。又曰。尙書固爲權要。而漢又別有中書。爲尙書者。士人多。宦者少。中書則皆宦者也。以尙書與王公對言。三公權不及尙書。以尙書與中書對言。尙書又不及中書矣。前漢蕭望之傳。望之以前將軍領尙書事。而宏恭、石顯。則中書令僕射也。望之卒爲恭顯所殺矣。尙書、中書。皆管機密。出納王命。其職皆要。而官則徽。百官公卿表篇首敍九卿。其於少府之屬官。有尙書及中書謁者。皆爲屬官。其品秩皆不高。而表中竝無尙書、中書官也。望之官之尊在前將軍。而其要則在尙書。故恭顯使鄭朋告其罪。必候其假歸洗沐方上之。要之。士人

之不如宦人之尤親密。故恭顯終能殺望之。萬斯同補東漢將相大臣年表。有尚書令。尚無中書。蓋此官侍直宮禁。不在朝廷大臣之列。其後魏文帝黃初中改祕書爲中書。以劉放爲監。孫資爲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見三國志放傳。中書令之爲宰相。始於此矣。王肅傳注。明帝太和中。祕書丞薛夏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祕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當坐。夏報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然則臺閣之名。本在尚書也。而又屬之中書矣。官不論貴賤。唯視其職之閑要。而閑要唯視時主之意向。其制無時不改。是以書之史籍。紛若亂絲。使人眩目。因論臺閣連及之。

自此已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撓音火高反。招致乖叛。亂離斯瘼。瘼、病也。怨氣竝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已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已居斯位邪。檢柙、猶規矩也。〔集解〕通鑑胡注。楊子云。蠢迪檢柙。注云。檢柙、猶隱括也。毛晃曰。檢柙就檢束也。輔也。俗作檢押。非。埶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展猶申也。文帝時。大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戲

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人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大臣有罪。不得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中。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得作執。裁下之作上。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言光武奪三公重任。今奪更甚。光武不假后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爲三公疏后族親故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

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此謂后黨。彼謂三公也。詭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尙矣。尙猶遠也。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謙不敢正言也。以爲世非胥庭。人乖鷇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赫胥氏、大庭氏。竝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飲。言鶉鳥無常居。鷇飲不假物。竝淳朴時也。肇始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推、遷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天也。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豪以乖。用得其人。審其道也。授非其才。爽其分也。易繫辭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易緯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莊子曰。玄聖、素王道也。極猶致也。言法天之道。同其致也。施舍猶興廢也。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朴、質也。禮記曰。文質再而復也。用明居晦。回泬於曩時。興戈陳俎。參

差於上世。回湥猶撝互不齊一也。湥音宂。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前書音義曰、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故曰黃屋。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絺葛也。（集解）沈欽韓曰、注用僞孔傳說、鄭注、絺讀爲黹、黹、紩也。司服注、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江聲云、古字叚借、以絺爲黹、其作希者、乃絺字之誤、賈公彥誤會鄭意。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亙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讞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史記曰、秦孝公太子犯法、衞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孟子曰、矯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於直、以喻爲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能折衷也。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詩衞風序曰、葛屨、刺褊也。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詩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鄭玄注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葛屨、可用履霜、刺其賤也。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詩曹風序曰、蜉蝣、刺奢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萇注云、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飾。楚楚、鮮貌也。喻曹朝君臣皆小人也、徒飾其衣裳、不知其死亡之無日。賒奢同。（集解）先謙曰、官本君作羣、是。疎禁厚下、㠯尾大陵弱。疎禁、謂防制太寬。厚下、謂封建太廣。言周室微弱、而諸侯強盛、如尾大然。左傳楚申無宇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也。斂威峻罰、㠯苛薄分崩。斂、聚也。言秦酷法以至分崩也。斯曹魏之刺、所㠯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㠯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㠯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杜預注云、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也。高祖初入關、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言其詳約也。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

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國子。即子產也。鄭穆公子國之子。因以爲姓也。

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

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賈季對酆舒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前書平陽侯曹參爲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一。

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

一隅、謂一方偏見也。

貴淸靜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

清靜、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祖折隋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實、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不同也。〔集解〕先謙曰。官本隋作隨。是。

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爲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

古法不施於今。猶舟不可行之於陸也。今法有合於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莊子曰。是推舟於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不限局以疑遠。

〔集解〕蘇輿曰。局、近也。釋名。曲局也。相近局也。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塗路雖局。官守有限。李注引爾雅。局、近也。

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音余。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

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

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而不與俗推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祥作詳。古字通。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九校補

王充傳仕郡爲功曹侯康曰論衡自紀篇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

著論衡八十五篇集解先謙曰中郎不當鄙陋至此袁葛記事麤疏止自形其無識耳謹案論衡一書自劉知幾以下代有糾其失者近儒錢大昕舉其尤紕繆者至謂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聖賢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實啟後世是今非古之端今觀其書凡此類詭異之論並無理實可求且與他篇之說亦自相背盩中郎之藉資談助豈以生丁亂世失[illegible]檻門檻辭解圍本有不可告人者耶

乃造性書十六篇集解先謙曰性上奪養字官本有錢大昭曰性書閩本作養性書

王符傳安定臨涇人也臨涇故城在今涇州鎭原縣南五十里

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錢大昭曰今見存三十五篇序錄一篇

父母有常失至傷於寵柳從辰曰今潛夫論寵下有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

衙刀都市。注。趙將李牧爲韓蒼所譖。官本蒼作倉。 集解。沈欽韓曰。趙策。柳從辰曰。事見秦策五。趙字誤。

以巧詐小兒。官本無巧字。

車駢數里。注。駢、衣車。𨋩、薄丁反。官本注上駢作𨋩。下𨋩作駢。案此章懷注誤也。尚書大傳。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注。駢、併也。謂二馬也。前書平紀元始三年。又詔光祿大夫劉歆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服虔曰。軺、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車駢數里。本指車馬言。注乃誤駢爲𨋩。遂至音義皆誤。注既與文歧。故注字各本莫衷一是耳。當改云。駢、二馬也。漢婚禮得乘軺車駕二馬。駢、部田反。

文帝葬芷陽。注。芷陽、縣名。官本注無芷陽二字。 明帝葬洛南。錢大昭曰。南閩本作陽。

春秋吕爲非君。官本非作不是。錢大昭曰。非閩本作不。 華元樂舉。錢大昭曰。舉、潛夫論作吕。

乖實趨華。官本乖作背。錢大昭曰。乖、閩本作背。

穀之所吕豐植者。官本植作殖。是。

既富又教之。官本又作乃。

非朝餔不得通。集解。周壽昌曰。案旣云餔。卽不得言朝。疑作日字。案朝餔皆食時。故求通者苦之。非有誤。

仲長統傳。垂露成幃。注。在旁曰幃。官本文作幃。注乃作帷。誤也。

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錢大昭曰。魏志劉劭傳注作一十四篇。柳從辰曰。今裴注引作二十四篇。隋經籍志仲長子昌言十二篇。案與三國時少十二篇。

苟蓮智詐者則得之焉。錢大昭曰。閩本苟下有能字。

秦政乘并兼之埶。注、政、始皇名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名都空而不居。集解。洪亮吉曰。注孝平帝時至九千二百作九千三百。官本注亦作九千三百。

拱押天人矣。注。拱、執也。押、檻也。官本注檻作㩜。从手。案古無从手之押字。前書息夫躬傳押讀爲狎。本卽狎之譌文。此訓押爲檻。則又柙之譌文也。檻卽擊字。官本注誤。

開倉廩己稟貸。官本廩作庫。

朱輪四馬。官本四作駟。

校計纖短。官本短作矩。非。

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注。貊、道也。官本注無道字。

開引自裁之端。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得作執。裁下之作上。又獄中中作本。均依前書賈誼傳文。

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注。孟子曰。矯枉過直。案今孟子無此文。柳從辰曰。章懷注凡四見。王符、仲長統傳論。張晧傳贊。作矯枉過正。朱祐等傳論作矯枉者過其正。黨錮傳矯枉故直必過。注稱見孟子。海甯周廣業據爲孟子逸文。

楚楚衣服。注。毛萇注云。官本注云作曰。

刑書鐫鼎。事有可祥。官本祥作詳。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按輿地圖。（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三王。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乃徙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集解）先謙曰。注見更始傳。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崩。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陽

郡。〔集解〕王會汾曰。諸本或作淮南。或作淮陽。皆非也。前後書志。兩漢並無淮南、淮陽郡名。前漢之淮陽國。卽後漢之陳國也。陳與淮陽既爲一所。則徙封陳王之下不須更言食淮陽郡。以上下文義參之。明是汝南郡無疑也。前云徙爲西平王分汝南八縣爲國。至此雖徙封陳王。而所食租稅仍兼汝南。正所以優異之。陳與汝南並隸豫州刺史部也。下云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又坐削圉、宜祿、扶溝二縣。據郡國志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則監本僅誤一淮字。別本作淮陽。尤爲謬矣。錢大昕曰。淮南當作淮陽。和帝紀改淮陽爲陳國。遺詔徙西平王羨爲陳王。是其證也。淮南王昞以章和元年薨。未爲立嗣。故以其地改封羨。參攷紀傳。左驗明白。或疑淮當爲汝者。非也。後見嘉靖閩本。果作淮陽。私喜予言之不妄。惠棟曰。淮南卽廬江。兩漢志無是郡。當作淮陽也。洪頤煊曰。西平、長平、西華、項、新陽、宜祿六縣。皆舊屬汝南。羨徙封陳。其八縣并入淮陽。未嘗并入汝南。疑紀誤。先謙曰。食淮陽郡上范史誤脫一益字。遂致聚訟。閱它傳如此例者自知。

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天子將祭。擇士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猛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戶曹史高愼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熊。八彝六樽。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于是諫爭不合。爲王所非。坐司寇罪也。〔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陳留耆舊傳云。高愼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談。默好沈深之謀。爲州從事。號曰臥虎。人爲之語曰。麢然不語高孝甫。歷二縣令。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爲宰官。何不儲蓄以遺子孫。愼曰。我之勤苦。以清名爲基。以二千石遺之也。（愼亦作順）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悄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久或作文。殺儀家屬。吏捕得久。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集解〕先謙曰。注見劉隆傳。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溵水

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眞陽縣西南也。〔集解〕惠棟曰、三縣皆屬汝南。先謙曰、西華注見靈紀。項、今同。新陽今潁州府太和縣西北六十里。十二年、封鈞六弟爲列侯。列侯古今注曰、番爲陽都鄉侯、千秋爲新平侯、參爲周亭侯、壽爲樂陽亭侯、寶爲博平侯、旦爲高亭侯也。〔集解〕惠棟曰、案漢雜事有宗正劉千秋。或曰、胡廣漢官篇有劉千秋。又案胡氏漢官所稱劉千秋、乃字也、非名也。當以鈞弟爲正。參一作恭。平周亭屬扶溝、卽小扶城也。見水經注。高亭侯、高陽亭侯也。屬陳留圉縣。先謙曰、注列當作伏。官本不誤。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爲小妻。嬈音寧了反。復坐削圉、宜祿、扶溝三縣。圉、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集解〕先謙曰、圉注見曹褒傳。宜祿在陳州府沈邱縣北。扶溝在縣東北四十里。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爲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爲陳王。是爲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愔時爲沛相。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熹平元年、悝被誣謀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酺、未詳孰是也。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集解〕劉攽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吳仁傑曰、案洛陽上清宮有漢所作石栢窪柈、以祠五君者。其文唯大老君三字最大。蓋尊老子也。漢人因以老子爲大老君。眞誥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眞人之經。昔中央黃老君祕此經、世不知也。則道家又自有黃老君。案國

相奏王祭天神希幸非冀正以黃老君非經祠耳若所祭黃帝老子不應謂之天神沈欽韓曰眞誥甄命授云中央黃老君爲太虛眞人南岳赤君之師又云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年七歲而知長生之要爲太極眞人注云即黃老君也

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爲不端遷誣告其王罔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華嶠書曰寵射其祕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集解〕惠棟曰鄭衆周禮注云五射一曰參連賈公彥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惠士奇曰新序云審參連吳越春秋云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列子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是謂參連

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

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集解〕惠棟曰元和郡縣志云弩臺在宛邱縣治古陳城南八十步敬王常於此臺教弩

國人數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

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集解〕洪亮吉曰案肅宗章和二年已改淮陽國爲陳國此安得復稱淮陽

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桓人察孝廉補尙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飮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俊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並起陳

興接境四面受敵後屬吏民爲保障之計出倉見穀以贍餓民鄰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捐奉祿給其衣食先謙曰官本桓作傷是 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幷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爲丹陵兵烏桓所略云。〔集解〕官本考證曰陵監本誤作陽今改正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東觀記曰賜號未有國邑也 十五年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爲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爲六安王以廬江郡爲國肅宗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竹邑縣屬沛郡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爲邕字傳寫誤也〔集解〕先謙曰今鳳陽府宿州北二十里 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殺。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廄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蒼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集解〕先謙曰今本東觀記前下有妻字是也下又引記云丁爲魯陽鄉侯則是丁未物故而物故者乃其妻也 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事樂恢恢以直諫死牧爲陳寃得申高第爲侍御史會稽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恭安帝雖其佞乃遣御史毋丘歆覆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于家 恭立四

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爲鄉侯。東觀記曰。丙爲都鄉侯。國爲安鄉侯。丁爲脅陽鄉侯。恭孫順爲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爲亭侯。東觀記曰。定兄據卞亭侯。弟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祉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齒過禮。〔集解〕顧炎武曰。齒是瘠字。古齒字皆有作瘠者。故誤爲齒耳。惠棟曰。田君斷碑云。憔悴毀齒。婁壽云。字書皆與瘠同。傅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爲賊昌務所攻。〔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昌姓。後漢有東海相昌豨。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祇嗣。立七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集解〕沈欽韓曰。續志。明帝改信都國名樂成。此偶與河間所治之樂成縣同名耳。永元間。樂成河間兩國竝立。不得同都此一縣。一統志以爲卽河間府獻縣東南之樂成。非也。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在今德州蓨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

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深澤縣東也〔集解〕錢大昕曰觀津本屬信都〔即樂成〕不知何時改隷清河也史記外戚世家竇皇后清河觀津人此在信都置郡之前郡國志中水成平屬河間先謙曰觀津注見劉植傳中水見李忠傳饒陽、安平見光武紀南深澤今定州深澤縣東南三十五里

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爲男子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哀姓漢有哀章章姓秦有章邯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爲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鄡二縣鄡縣屬鉅鹿郡鄡音羌堯反〔集解〕錢大昕曰鄡本屬鉅鹿不知何時改隷樂成竊意建初所益八縣鉅鹿之鄡當居其一史誤以爲清河之游清河本無游縣也先謙曰今保定府東鹿縣東東光注見獻紀

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爲樂成王是爲釐王修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修〔集解〕洪亮吉曰前書地理志修市縣屬渤海郡修縣屬信都國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曰修縣西北二十餘里有修市城故縣也二縣葢光武時并省爲一縣治在修故續志云屬信都耳是後漢書本無修市縣此注止應云修縣屬渤海沈欽韓曰注及當爲郎又衍一皆字先謙曰沈說是

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爲樂成王後萇到國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

罪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靦、姡也。言面姡然無媿。姡音胡八反。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愼。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載安帝詔曰。樂成王居諒闇。衰服在身。彈棊爲戲。不肯謁陵。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大姬、即萇所繼之母。震、懼也。出入顚覆。風淫于家。〔集解〕惠棟曰。風淫、猶堋淫也。古文尙書曰。堋淫于家。許愼云。淫門內風、堋音相近。一說牝牡相誘謂之風。風淫、周禮所謂鳥獸行也。娉取人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周禮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其貶萇爵爲臨湖侯。臨湖屬廬江郡。〔集解〕惠棟曰。通鑑作蕪湖侯。案蕪湖屬丹陽。非侯國。通鑑非。周壽昌曰。章帝紀齊王晃貶蕪湖侯。傅俊傳子昌徙蕪湖侯。蕪湖本侯國。不得謂通鑑爲非。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罔㠯尉承大姬。增懷永歎。袁宏記曰。尙書侍郎泠宏議以爲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太子生。爲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萇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導。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惷愚見赦。萇不殺無辜。以譴呵爲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案黃香集。香與宏共奏。此香之辭也。〔集解〕惠棟曰。注泠宏。袁宏紀作岑宏。延光元年。㠯河閒孝王子得嗣靖王後。㠯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平。是爲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績立。〔集解〕先謙曰。官本。績作續。考證云。續字一本作績。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爲所劫質。

四子廣宗。今貝州宗城縣也。隨室諱改焉。〔集解〕先謙曰。注見靈紀。賊平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卽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豪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全椒、今滁州縣也。〔集解〕錢大昕曰。下邳本東海屬縣。今置爲王國。而以臨淮郡地益之。志稱下邳國十七城。除下邳、曲陽、司吾、良成、夏邱。本不屬臨淮。其餘十二縣。幷鍾離五縣。正合十七之數。但志所載東城。卽九江之東城。實重出一縣。當併下邳計之。爲十七也。鍾離、當塗、歷陽、全椒四縣。志仍屬九江。傳又不見削地事。攷漢世王子封侯者。例別屬它郡。鍾離、歷陽。志稱侯國。必王子侯也。其二縣志不言侯國。或分封未幾而國除爲縣乎。先謙曰。東城見質紀。歷陽見法雄傳。全椒見馬成傳。鍾離今鳳陽府東北。東城今定遠縣東南。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卬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爲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爲太子。東觀記載和帝賜恭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卬。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嫡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愼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爲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和帝二字。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

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爲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爲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數月薨。〔集解〕錢大昭曰。數月二字衍。因上文有數月薨句而譌耳。自中平元年至建安十一年。相距廿載。豈數月乎。熊表亦然。是宋本已誤。 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爲西陵侯。西陵縣屬江夏郡。〔集解〕先謙曰。今黃州府黃岡縣西北。 四年。徙爲梁王。以陳留之鄢、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己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鄢。今許州鄢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己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集解〕惠棟曰。鄢屬潁川。訛。當依注作鄢。錢大昕曰。案前志。己氏本屬梁國。薄、單父、成武本屬山陽。且濟陰王長亦同時益封。以理揆之。不應奪濟陰以畀梁。恐傳文誤也。郡國志鄢作隱。此字亦誤。當爲鄢。先謙曰。寧陵今歸德府寧陵縣南。單父注見光武紀。己氏見桓紀。成武見宗室傳。 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慧。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卞忌 〔集解〕通鑑胡注。姓譜。卞本自有周曹叔振鐸之後。曹之支子封於卞。遂以建族。又魯有卞莊子。楚有卞和。 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 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爲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爲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

遼方物及知吉凶也（集解）沈欽韓曰。春秋合誠圖云。黃帝請問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抱朴子雜應篇廿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宋崇文總目有祭六丁神法一卷。 暢數使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集解）惠棟曰。占日月星氣也。 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眞。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慚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從官下忌侍史李阿也。 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卽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曲平。曲法申恩平處其罪。 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汙天下。汙、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為惡。故言收惡天下也。（集解）顧炎武曰。收汙猶云含垢。袁紀作收恥。通鑑作受汙。惠棟曰。收汙猶受垢也。老子道德經曰。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 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

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集解〕惠棟曰。漢制。諸王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敕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廄馬。皆上還本署。〔集解〕通鑑胡注。漢官儀云。騶騎、王家名官騎。輿廄馬皆屬太僕。工技屬尚方。鼓吹屬黃門。蒼頭奴婢屬永巷御府奚官等令。兵弩屬考工令。各有本署也。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集解〕蘇輿曰。心字疑衍。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集解〕先謙曰。官本小作遷。義並通。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集解〕惠棟曰。言不能引分自裁。唯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淯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禍。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謂由卞忌及王禮等也。〔集解〕惠棟曰。王禮乳母。

不得稱小子。暢自云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則指卞忌李阿明矣。蘇輿曰志匪由于告疑當作告匪由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爲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強食自愛。暢固讓章疏上，〔集解〕先謙曰：官本疏作數，是。卒不許。立二十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平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爲鄉亭侯。堅立二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爲鄉亭侯。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爲梁王，是爲夷王。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集解〕錢大昕曰：案汝南郡無新安縣，疑新陽之譌也。郡國志西華仍屬汝南。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平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昞後，是爲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

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爲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亭侯.〔集解〕錢大昕曰.永嘉當作元嘉. 豹立八年.薨.子碭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狐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集解〕錢大昕曰.郡國志長垣仍屬陳留. 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左傳曰.齊景公與晏子邶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遷也.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爲言而不得也.東觀明紀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三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三千作二千.是. 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

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疴。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濟陰。並早歿。黨惟荒忒。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校補

陳敬王羨傳．帝召廣平在北．注．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已詳吳漢傳．洛當爲洺．官本注不誤．

遂行天子大射禮．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至以二千石遣之也．侯康曰．此引陳留耆舊傳．未詳．魏志高柔傳注所引可證．案愼亦作順．非異名．乃宋時諱愼避改耳．

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集解．惠棟曰．至平周亭屬扶溝．即小扶城也．見水經注．高亭侯、高陽亭侯也．

屬陳留圉縣．柳從辰曰．惠據校本周亭侯作平周亭侯．是此注與官本注皆奪平字也．案觀高陽亭侯注亦止作高亭侯．又無一定．

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爲陳王．案此又前注所不數．疑伏侯注亦未盡可據．

彭城靖王恭傳．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注．竹邑或爲邕字．傳寫誤也．沈銘彝曰．竹邑侯相張壽碑．立於建寧元年．今在城武縣學宮．

封定兄弟九人皆爲亭侯．注．東觀記曰至代林亭侯也．錢大昭曰．據東觀記．當作兄弟八人．

樂成靖王黨傳。增懷永歎。注。袁宏記曰。尙書侍郎泠宏。官本注。記作紀。泠作冷。案作紀是。作冷非也。前書五行志下之上。泠州鳩曰。應劭曰。泠官也。師古曰。樂官曰泠。後遂以爲氏。泠音零。其字從水。顏說甚明。冷非中國姓。漢世所無也。集解。惠棟曰。泠宏。袁宏紀作岑宏。柳從辰曰。今袁紀亦作冷宏。案此疑今本所改。

下邳惠王衍傳。子哀王宜嗣。數月薨。集解。錢大昭曰。數月二字衍。至相距廿載。豈數月乎。案靈紀。中平元年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是歲。下邳王意薨。無子。國除。如自中平二年起算至六年止。凡五年。歷獻帝初平四。興平二。建安十一。凡十七年。則中間相距廿二年。前後且廿三年。不止廿載矣。惟靈紀於中平元年已載意無子國除。獻紀建安十一年又載下邳等八國皆除。則是下邳嘗復封矣。或建安十年始復立宜爲意後。數月卽薨。故國再除。傳未及詳。數月反非誤也。

梁節王暢。暢尤被愛幸。尤原作猶。錢大昭曰。猶南監本作尤。今據正。官本不誤。案原本作猶。當爲獨之誤。

邑陳留之郾甯陵。注。鄢今許州郾陵縣也。案據注作鄢。則知正文郾卽鄢也。官本注亦作郾。乃沿監本改合正文之失。集解。惠棟曰。郾屬潁川。訛當依注作鄢。錢大昕曰。至郡國志。郾作傿。此字亦誤。當作鄢。案光武紀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彼注云。郾今豫州郾城縣也。章懷旣釋郾爲豫州之郾城。則此云許州郾陵。當然是鄢非郾。不獨官本注作郾誤。各本正文作郾皆誤矣。惟鄢之作傿。似不應遽指爲誤。春秋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皆鄭地。左昭十三年傳。王沿夏將欲入鄢。此鄢鄾之鄢。乃楚地。其字則同作鄢。漢

惟楚之鄢始仍名鄢。前志。屬南郡。惠帝三年。更名宜城。班注。說文注。可證。鄢陵前續志均屬潁川郡。鄢。前志屬陳留郡。續志屬梁國。字則前志均作傿。續志均作隱。無更作鄢者。如以為誤。則前志亦誤矣。許州鄢陵。新舊唐書均作鄢陵。今開封府鄢陵縣治。

暢性聰慧。官本慧作惠。

數有惡夢。柳從辰曰。袁宏紀云。夢見星宿。

還餘所食四縣。下邑、碭、隱、薄也。

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集解。蘇輿曰。志匪由于咎。疑當作咎匪由王。柳從辰曰。于字係王字之譌。咎字屬下讀。案于當作王。錢大昭已有是說。注云。謂由卞忌及王禮等也。此由字即承上非由王來。不必如蘇說。

永平十六年。官本平作元。是。

淮陽頃王昞傳。永平五年。錢大昭曰。五年當作十五年。脫十字。

永平二年。錢大昭曰。永平當作永元。南監本不誤。案官本亦作永元。

子頃王儀嗣。〔案常山本眄舊國。儀無卽用眄謚之理。疑誤。〕

濟陰悼王長傳。

吕東郡之離孤。〔錢大昭曰。孤當作狐。〕

亦由布帛須幅吕成其度焉。注。左傳曰。〔官本曰作云。〕

下邳嬰疴。〔官本疴作痾。〕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後漢書五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李恂。〔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恂作珣。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韓嬰所傳詩也。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集解〕黃山曰。虞字仲春。馮翊萬年人。建初四年五月以南陽太守入爲司徒。見章紀。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珣爲兗州。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集解〕黃山曰。班超傳。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

車師。明紀。永平十七年。遂入車師。初置戊己校尉。十八年。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章紀。建初元年。討擊車師。大破之。罷戊己校尉。官是班勇所指副校尉駐車師者。本卽戊己校尉。故通鑑胡注直以勇爲指耿恭、關寵也。梁慬傳。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安紀。遣副校尉梁慬救任尙。蓋鄧后稱制始易名。

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督使。土蕃國之使也。賈胡。胡之商賈也。〔集解〕先謙曰。注土官本作主。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袁山松書曰。西域出諸香。石蜜。罽。織毛爲布者。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㠯西使命不得通。前書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集解〕惠棟曰。永平中北虜脅西域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也。黃山曰。竇憲爲大將軍在和帝永元元年。恂之復徵又在其後。副校尉之名。始見安紀。梁慬爲之。恂更爲之。則上距明帝永平遠矣。惠說非也。班超傳。安帝元初六年。北單于與車師後部共攻沒索班。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鄧太后從班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西域傳同。不言所置何人。疑卽恂也。自竇憲誅。而北虜復熾。隔斷西域。又逾十年矣。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集解〕惠棟曰。當作班超定西域時。黃山曰。此亦誤。當在班勇復破平車師。擊降十七國時。西域傳所謂三絕三通也。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餽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㠯自資。橡。櫟實也。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也。年九十六卒。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 侍中從事也〔集解〕錢大昕曰按章懷避唐諱凡治字或改為理或改為化或改為持此治中字亦必改易宋人校書者又回改耳袁紹傳以審配為治中又有治中劉惠先謙曰注侍宜本作治 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賂 〔集解〕黃山曰著鈔七十三引謝承書時刺史為人苛刻受納臧賄是納賄本為事實此但言為人所上覽禪諱之耳然贊曰禪為君隱猶著其實也 禪當傳考 傳謂逮捕而考之也 無它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 〔集解〕通鑑胡注五毒四肢及身備受楚毒也或云鞭箠及灼及徽纆為五毒 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㠯禪為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虜素憚禪更來盤結禪知攻守未可卒下而年荒民困乃矯詔赦之大小咸服 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 撣音徒丹反〔集解〕劉攽曰案和紀皆作擅音撣字亦無作平聲者而此音徒丹當由注者見前音擅誤以為壇而音之也又檢說文撣音徒旱反如此則與徒丹平側之閒耳語音或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二三也 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 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宮之樂俳優戲於前孔子趨曰匹夫而侮諸侯者其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作首

足。黃山曰。注趨下當有進字。先謙曰。官本注。諸侯下無者其二字。

又曰。放鄭聲。遠佞人。論語孔子之言。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集解〕惠棟曰。河閒獻王樂元語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也。與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合歡之樂儛于堂。四夷之樂陳于右。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棟案陳于右者。孝經緯鉤命決曰。四夷之樂。皆于四門之外右辟。右辟、猶西偏也。白虎通德論曰。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黃山曰。御覽引援神契。作合忻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於戶。陳立謂王者內諸夏而外夷狄。不應四夷之樂反陳於堂上之戶。戶仍右之誤。山案樂舞與聲歌有別。四夷之舞宜在四門之外。若其聲歌則非列於門內堂戶之閒。無由與堂上之樂相應。不僭矣。明堂位云。納夷蠻之樂於太廟。白虎通釋之云。言納。明有所入。蓋未可拘。

故詩云。㠯雅㠯南。韎任朱離。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韎音昧。禮記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集解〕錢大昕曰。予謂韎任句上下當有脫文。未必詩有此語。黃山曰。白虎通。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昧。北夷之樂曰禁。其言東南西夷樂名。皆與鄭歧。而南夷之樂曰南。乃與薛君說合。班鄭皆習齊詩。則忠所據亦齊詩也。賢注引薛君韓詩說。不及韎任朱離。是韓詩亦無此句。不獨毛詩也。今曰毛詩無。毛字當為後人妄改。注不及毛傳。必不舍韓而計毛也。

今禪國越流沙。踰縣度。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谿谷不通。㠯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定訕朝政。訕、謗也。〔集解〕錢大昭曰。定當作廷。言于朝廷之上。肆行訕謗。南監本不誤。惠棟曰。應劭云。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世宗時。犛軒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迺知古有

此事而禪以鄭聲斥之。故忠以爲廷訕朝政也。先謙曰官本定作廷是。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候城縣在遼東。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北單于。漢朝所不能臣。未嘗入朝。安肯見遼東太守。此事可疑。胡注和帝以來北單于爲西徙。自代郡以東至遼東塞外之地。皆鮮卑烏桓居之。北單于安能至遼東耶。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爲車騎將軍閻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隷校尉。明年卒於官。子澄有淸名。官至漢中太守。〔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天子以羌畏服禪。拜禪子澄漢中太守。禪曾孫寶。〔集解〕惠棟曰。寶亦作實。字盛先。與王文表爲友。見華陽國志。亦剛壯有禪風。爲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奮見而奇之。舉爲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若盧。獄名。〔集解〕惠棟曰。衞宏漢舊儀。若盧獄有蠶室。若盧獄官主鞫將相大臣也。黃山曰。永元九年十二月。復置若盧獄官。見和紀。前書若盧獄屬少府。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

言其耗損不復於舊 重之吕大軍疲之吕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能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摶手困窮無望來秋 兩手相摶言無計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摶均作搏 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吕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吕待其疲車騎將軍鷩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尙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吕助其時止煩賦吕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 紝音如深反杜預注左傳云織紝織繒布也 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前書鄒陽諫吳王之辭也鶚大鵰也 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尙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 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尙爲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也 夫吕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尙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吕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尙之功免赦參刑吕爲軍鋒必有成

效宜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卽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側懈反。）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爲羌寇所傷也。）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旣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憂也。不使之人。謂戎虜凶橫。）不堪爲用。（〔集解〕黃山曰。營、經營也。恤、救恤也。營恤與營救經恤同義。恤不當訓憂。先謙曰。汜橫、官本作獷。）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言勞師甚遠。以爲親戚之憂慮。）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疆。（〔集解〕先謙曰。官本疆作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丘、空也。）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

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㠯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屬及公卿㠯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㠯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㠯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集解〕惠棟曰。皇甫謐高士傳。棠字季卿。詔徵不至。及卒。鄉里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㠯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西羌傳。校尉侯霸病卒。參代之也。畔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集解〕黃山曰。通鑑。都作治。此避唐諱改。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湟、水名。今在鄯州。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敗。〔集解〕惠棟曰。西羌傳。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㠯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

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玁狁侵鎬及方。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鄭玄注云。鎬方在北方地名。〔集解〕先謙曰。注在。官本作皆。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闞如虓虎。干、扞也。虓虎、怒貌也。〔集解〕惠棟曰。左傳郤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釋文曰。干、戶旦反。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周亞夫爲漢將。赳赳、武貌。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效克立。閒在北邊。單于降伏。今皆幽囚。陷于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孟明視喪師於殽。秦伯不替其官。左傳曰。晉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後赦而歸之。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又曰。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宜遠覽二君。使參、慬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爲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

年入爲大鴻臚尙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目爲太尉錄尙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毀目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集解〕通鑑胡注漢郡國歲舉茂才孝廉與上計吏皆至京城受計之日公卿皆會于庭茂孝豫焉參目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恭字節英雒人少周流七十餘郡求師受學經三十年馮翊騶巽孫泰山彥之章勃海紀叔陽遂明天文二卷東平虞叔雅學絕高當世遂遊于蜀恭以朋友禮待之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目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閒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目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集解〕劉攽曰注言其來歸案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之明此書中多有誤倒一兩字者夫國目賢化〔集解〕惠棟曰化當作治君目忠安〔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棟案此似有成語未詳所出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目安社稷書奏詔卽遣小黃門視參疾〔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帝悟卽日召西曹掾問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

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稱也。〔集解〕惠棟曰。長沙耆舊傳良字邵卿。案水經注亦作邵卿。章懷誤也。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集解〕侯康曰。東觀記。祝良爲雒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與案治龐參事相類。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集解〕惠棟曰。長沙耆舊傳良爲洛陽令。貴戚斂手。桴鼓希鳴。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辰至午。紫雲沓起。甘雨乃降。民爲之歌曰。天久不雨。烝民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雨下。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爲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泫音公玄反。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集解〕黃山曰。初學記六引謝承書。安帝時。尚書陳龜上表曰。仁恩廣被。化流殊方。使老者以壽終。孤幼得保年。猶臨河轉石。易於反掌。山案龜此爲尚書。當在遷五原太守前。若後復徵爲尚書。則在桓帝時矣。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集解〕惠棟曰。袁紀永和五年夏四月。南單于寇河西。天子閒以恩信喻而降之。單于脫帽辟帳。謝罪。龜以單于無足可效。迫切令自殺也。坐徵下獄免。〔集解〕惠棟曰。南單于傳。龜又欲徙單于近親于內郡。而降者狐疑。龜坐下獄也。後再遷。拜

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集解〕惠棟曰。北堂書鈔、引風俗通。龜遷京兆尹。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行。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集解〕惠棟曰。案通鑑。延熹元年十二月也。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至臣頑駑。〔集解〕劉攽曰。案文。至臣無義。當作臣至。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集解〕通鑑胡注。言三辰之行。不順軌也。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上慙聖明。下懼素餐。素、空也。無功受祿為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堉埆。埆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集解〕通鑑胡注。堉、秦昔反。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卽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屯上谷之類。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集解〕

黃山曰．左傳本作縣罄．杜注．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魯語乃作懸磬．韋注．罄磬兩作．云懸磬．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懸磬也．陸氏左傳釋文．罄亦作磬．盡也．是卽作磬亦當訓盡．如禮記之磬於甸人．及石聲磬．皆借磬爲罄也．又孔氏左傳正義引服虔注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磬．又孔晁云．縣磬．但有桷無覆．二說正與國語韋注合．亦縣磬順說．獨劉炫謂如磬在縣下．無粟帛．始以磬爲鐘磬．而倒說之．賢注蓋出於劉．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更錢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戹．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昃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舍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集解〕劉攽曰．注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案史記本文．更有授舜二字．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父是爲大王．爲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豳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文王西伯．天下歸之．帝王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繈負而至．豈復輿金輦寶．以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卽太倉令淳于公之女緹縈也．事見前書．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集解〕通鑑胡注．言牧守出于中官之所引也．懼逆上旨．取過目前．〔集解〕通鑑胡注．過度也．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

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集解〕通鑑胡注。單與殫同。盡也。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集解〕通鑑胡注。護匈奴中郎將。護烏桓護羌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集解〕通鑑胡注。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皆置都尉領之。諸郡皆有太守都尉。　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集解〕通鑑胡注。言重足而立也。重直龍反。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經、常也。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挑、猶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集解〕先謙曰。挑猶取也。官本作挑取猶獨取也。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

橋玄〔集解〕惠棟曰橋或作喬見陳球碑古文通 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集解〕朱彝尊曰橋楊本傳小戴之學謂戴聖也班史敘次甚明此云戴德恐誤 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集解〕洪亮吉曰案前書百官表平帝元始元年始云大鴻臚橋仁今言成帝時誤 祖父基廣陵太守〔集解〕惠棟曰蔡邕橋公碑祖侍中廣川相 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爲縣功曹〔集解〕惠棟曰續漢書玄少治禮及嚴氏春秋 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集解〕何焯曰羊舊抄廣川書䟦作芊 罪惡乞爲部陳從事 部猶領也 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 左部尉也〔集解〕錢大昭曰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洛陽大縣故有左右尉魏武紀除洛陽北部尉 時梁不疑爲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爲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集解〕惠棟曰太尉橋公廟碑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考司隸校尉趙祁事離司寇又以高第補侍御史拜涼州刺史遷齊相 坐事爲城旦〔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玄遷齊國相有孝子爲父報仇繫臨淄獄玄愍其至孝欲上讞減縣令路芝酷烈苛暴因殺之懼玄收錄佩印綬欲走玄自以爲深負孝子捕得芝束縛籍械以還笞殺以謝孝子冤魂太尉橋公廟碑臨淄令路芝贓多罪正受鞫就刑沒齒無怨竟以不先請免官棟案合二書觀之元雖以芝殺孝子仍坐以贓罪而刑之也 刑竟徵再遷上谷

太守〔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蕃縣有帝舜廟以故事齋祠戶曹史張機有懲罰貨祠巫自託以舜命約公不得譴公覺其奸態收考首服即日伏辜又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冀縣名屬漢陽郡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集解〕惠棟曰高士傳岐字子平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滿于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于家玄召以爲吏稱疾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集解〕惠棟曰高士傳玄怒益縋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棲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爭之玄乃止遽曉譬岐岐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爲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集解〕惠棟曰橋公廟碑勃海王悝桓帝同產以懷逆謀黜封癭陶王以公長于襟帶拜鉅鹿太守悝畏怖明憲檢于靜息自將作大匠徵未到而謗章先入故轉拜議郎遂用免官棟案風俗通義玄以延熹八年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本傳不載也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集解〕錢大昭曰伯固句驪王遂成之子也並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黃鉞〔集解〕錢大昭曰假黃鉞始見於此玄至鎮休兵養士〔集解〕惠棟曰蔡邕集度遼將軍始受黃鉞銘曰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抄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麗嗣子伯固逆謀並發三垂騷然四府表公徵拜度遼將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扞禦三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于奔命人馬疲羸撓鈍請且息州營橫發之役以輔困憊朝廷許之然後督諸

將守。〔集解〕惠棟曰。將謂耿臨等。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集解〕黃山曰。錢大昭補表。列玄爲度遼將軍於永康元年。爲河南尹於建寧元年。爲少府大鴻臚於建寧二年。今案皇甫規張奐傳。奐於延熹九年被徵爲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永康元年。規被徵爲尚書。而後度遼將軍缺出。且靈紀。建寧三年八月。載玄由大鴻臚爲司空。與玄傳合。則玄之爲度遼將軍。自當同在永康元年。而爲河南尹爲少府大鴻臚。亦自不外建寧元二年閒。玄果永康元年爲度遼將軍。次年卽入爲河南尹。傳似不應言在職三年。邊境安靜。然規果於九年復爲度遼將軍。次年春卽入爲尚書。其夏有日食之對。在事日尤淺。而規傳亦云。在事數歲。北邊威服。何耶。是則規奐兩傳有駁文。錢表偶沿其誤耳。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大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集解〕惠棟曰。橋公廟碑。河閒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鄰近舊恩。歷河南太守大中大夫。前爲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集解〕惠棟曰。橋公廟碑。公表升貪放狼籍。不顧天罔。損辱國家。爲上招怨。當肆市朝。以謝兆民。幸遇贖令。罪除惡在。可免升官。禁錮終身。沒入財賂非法之物。以充帑藏。懲戒羣下。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集解〕惠棟曰。漢律所謂持質在盜篇。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

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幷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幷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集解〕惠棟曰。橋公廟碑。七年五月甲寅。以大中大夫薨于京師。案橋公二碑皆云光和七年。疑傳誤也。侯康曰。玄卒時年七十五。而蔡伯喈西鼎銘載玄于光和元年有犬馬齒七十之語。則實卒於六年。傳不誤。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心謙克。不吝于利欲。雖衆子羣孫。並在仕次。曾無順媚一言之求。身沒之日。無獲大位。在百里莫能好縣比方公孫未有若茲者也。及卒。家無居業。〔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作餘業。喪無所殯。〔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初。公爲舍予舊里。弟卒。推與其孤。至于郎世。柩殯無所。當時稱之。〔集解〕黃山曰。魏武紀注引張璠漢記。玄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爲名臣。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集解〕惠棟曰。續漢書。玄嚴明有才略。長于知人。操嘗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集解〕惠棟曰。樂史云。玄墓在宋州宋城縣北十里。墓前碑云。漢故太尉橋玄之碑。輒悽愴致祭。奠自爲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集解〕錢大昭曰。魏武帝本紀注載此文。作誕敷明德。汎愛

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邈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集解〕錢大昭曰魏本紀注作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如也〔集解〕惠棟曰論衡引論語吾與女俱不如也包咸注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鄭玄別傳又云皆與女皆不如也李生厚歎賈復復少好學師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曰賈君國器也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惟思也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集解〕沈銘彝曰此人臣墓亦稱陵與樊宏傳之稱敕趙咨傳之稱顧命古人文質今則當有所避矣裁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玄子羽〔集解〕洪亮吉曰水經注睢城南有漢太傅掾橋載墓碑載字元賓梁國睢陽人也睢陽公子熹平五年立亦橋公子而先死者耶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結猶構也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樞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辟也殆漢陽之幽人乎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集解〕惠棟曰易履九二幽人貞吉虞仲翔注曰履自訟來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是幽人為幽繫之人明矣蔚宗逸民傳論曰光武側席幽人蓋自東晉以來漢學淪亡末學之徒始目高士為幽

人矣。麗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橋玄舍姜岐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如令其道可忘。則彊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鄭玄注論語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子貢曰。寧喪千軍。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泄柳。魯之賢人也。魯穆公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見孟子。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贊曰。李叜勤身。甘飢辭饋。爲君隱。〔集解〕惠棟曰。君謂巴郡刺史。之死靡貳。龜習邊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一校補

李恂傳。李恂。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恂作珣。柳從辰曰。今聚珍本東觀記仍作恂。案此永樂大典校改之失。

安定臨涇人也。今涇州鎮原縣南五十里。

陳禪傳。巴郡安漢人也。今順慶府南充縣北。

今擽國越流沙踰縣度。注。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至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案今檢前書。山名作石山。八十里作八十八里。

龐參傳。不如一鶚。注。鶚。大鵰也。官本注作鶚。大鵰也。誤。

陳龜傳。上黨泫氏人也。注。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今澤州府高平縣治。

故古公杖策。注。古公亶父。官本注父作甫。同。

橋元傳乞爲部陳從事注部、猶領也　案續志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皆有從事史假佐本注云員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爲治中從事而志載司隸從事史十二人據本注有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元乞爲部陳從事正謂刺史部郡國從事主察舉陳國者也注說未憭

後四遷爲齊相集解惠棟曰太尉橋公碑至拜涼州刺史遷齊相　柳從辰曰袁宏紀元爲梁州刺史值梁州大饑元開倉以廩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表聞元曰民以死矣廩訖乃上奏詔書以元有汲黯憂民之心復不得以爲常本書失載案此事亦詳著橋公廟碑正元爲涼州時事本傳於元之刺涼州守鉅鹿皆略而不書固無由更入涼州鉅鹿之事也漢十二州無梁袁紀作梁州刺史誤

死于冀市注冀、縣名屬漢陽郡　漢陽即故天水冀縣今鞏昌府伏羌縣治

何肯爲此辭哉　官本何作胡

甯喪千軍　官本軍作金是

後漢書五十二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子瑗 孫寔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集解〕錢大昕曰。安平縣本屬涿。章帝建初四年。改隸樂成國。順帝改樂成國爲安平。因縣以名也。桓靈之世。安平改隸博陵郡。故孔彪碑陰故吏名有博陵安平崔烈。而程夫人亦稱烈爲冀州名士也。涿郡屬幽州。樂成博陵則屬冀州。高祖父朝。〔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崔氏仲牟生融。融生石。石生廓。字少通。生寂。寂生欽。欽生朝。昭帝時。爲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爲侍御史。燕刺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力割反。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爲郡文學。㠯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集解〕黃山曰。前書王莽傳。甄邯爲太保。豐爲太阿。未爲太保也。保豐二字當有一誤。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前書董仲舒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戰陳不訪儒士。論語云。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投辭自劾有過。不合應事。莽嫌諸不附己者。多㠯法中傷之。時篆

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集解〕黃山曰。崔發以材能幸於莽。居攝三年。為騎都尉。始建國元年。封說符侯。為五威中城將軍。三年為講樂祭酒。秩上卿。地皇元年。為將作。四年七月為司空。十月莽誅。發降於申屠建。建令劉賜斬以徇。均見前書莽傳。是發為大司空。前後僅數月。篆為大尹三年。事當在先。傳於發位蓋終言之。下言後以篆為新建大尹。乃單指其母賜號之後耳。又莽傳天鳳三年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故左將軍公孫祿曰。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是佞巧也。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集解〕惠棟曰。易有无妄大旱之卦。故雜卦云。无妄災也。值无妄主卦。則為災。與陽九百六同義。谷永對策曰。遭无妄之卦運。是也。值澆羿之君。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人。澆音五弔反。豷音許既反。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至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班布春令。所至之縣。獄犴塡滿。犴音岸。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集解〕劉攽曰。案吏當作史。總言之。掾史皆吏也。獨言之。當云史耳。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初政。謂莽即位。〔集解〕黃山曰。上既云。後以篆為新建大尹。篆到官又已

三年則非莽即位之初矣。此特爲犯罪者追溯由來在初時州牧峻刻耳。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集解〕惠棟曰。傳曰。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蓋秦漢間有此語未詳所出張儉傳亦云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㠯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人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矣。人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㠯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集解〕黃山曰。唐藝文志載十六卷。用決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㠯自悼。名慰志。其辭曰。嘉昔人之遘辰兮。遘、遇也。辰、時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嘉字提行。美伊傅之遻時。伊尹干湯。傅說遇高宗。爾雅曰。遻、遇也。音五故反。應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倕而裁之。公輸班。魯人也。倕、舜時爲共工之官。皆巧人也。以喻湯及高宗也。協準矱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準、繩也。矱、尺也。貞、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玄、策猶妙策也。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上九曰。何天之衢亨。鄭玄云。艮爲手。手上肩也。乾爲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爲天。艮爲徑路。天衢象也。豈修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造、成也。丁漢氏之中微。丁、當也。氛霓鬱㠯橫厲兮。羲和忽㠯潛暉。氛、祲也。霓、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天也。羲和、日也。氣盛而日光微。喻王莽篡漢。六柄制于家門

兮。王綱漼以陵遲。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愼用其六柄焉。韋昭注云。六柄、生殺貧賤富貴也。漼、猶摧落也。音千隗反。黎共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國語曰。昔少皞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跋扈。強梁也。恣睢。自用之貌也。恣音資。睢音許維反。羿浞已見上。睹嫚臧而乘釁兮。竊神器之萬機。易曰。嫚藏誨盜。釁、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思輔弼以媮存兮。亦號咷以詶咨。輔弼。謂王莽輔政也。媮、苟且也。號咷、哀呼也。前書王莽策孺子嬰為定安公。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也。〔集解〕惠棟曰。易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詶與疇同。漢時皆作詶。下主有詶咨之憂。仍作疇。當因僞孔氏尚書。改從俗也。應劭風俗通曰。夫人君者。闢門開聰。號咷博求。得賢若賞。聞善若驚。然則號咷詶咨者。亦求賢之意。言莽思輔弼。以偷存其國。號咷博求。詶資羣僚。三事甄豐舉余。迫余于暴君之威。遂屈節委身也。注引王莽策孺子嬰執手流涕。以釋號咷之義。失之。黃山曰。惠言此為莽思輔弼是也。然詶咨非即疇咨。說文、詶、譸也。譸、詶也。讀若醻。玉篇、詶、答也。南史謝藺傳。彼上人者。難為詶對。北史劉芳傳。詶答論難。皆卽以詶為酬。此謂輔弼詶莽所咨問耳。莽傳。崔發言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因搏心大哭。正發為大司空時事。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以天威。三事、謂三公也。負、謂太保甄豐舉也。〔集解〕黃山曰。甄豐自殺於始建國二年。豐前舉篆。篆投劾歸。豐未嘗迫之也。後為大尹。當在三年。崔發為祭酒、秩上卿以後。時豐已死。則三事我負。亮非指豐。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殲夷。左傳曰。楚白公勝為亂。石乞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生、謂母也。殲、滅也。夷、傷也。言其母老恐禍及也。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維。艮、東北之位。謂篆為千乘太守也。〔集解〕

惠棟曰、說卦艮、東北之卦也。易坎離震兌爲四正。艮巽坤乾爲四維。淮南天文云。東北爲報德之維。故曰艮維千乘在洛陽東北也。恨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蹤。易曰、天地閉而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揚蛾眉於復關兮。犯孔戒之冶容。楚辭曰。衆女皆妒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氓、刺時也。淫風大行。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詩曰。乘彼垝垣。以望復關。毛萇注曰。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冶容誨淫。鄭玄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集解〕錢大昕曰。冶容。鄭本作野容。故有見於外之訓。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駒之所從。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注云。氓、人也。蚩蚩、敦厚之貌。布、幣也。卽、就也。言此之人。非買絲。來就我爲室家也。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注云。我欲與汝俱至老。汝反薄我使怨也。又曰。皎皎白駒。喻賢人也。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復、猶白也。悠輕舉以遠遯兮。託峻峗以幽處。峻峗、謂山也。峗音魚委反。竫潛思於至賾兮。〔集解〕惠棟曰。廣韻、竫、停安也。黃山曰。說文、竫、亭安也。乃廣韻所本。又呂覽貴因。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高誘注、竫、正也。案竫立謂立於車。此對騁言。亦當訓正。騁六經之奧府。賾、深也。皇再命而紹卹兮。乃云眷乎建武。皇、天也。紹、繼也。卹、憂也。言天憂卹眷顧漢家。所以再命光武也。運欃槍以電埽兮。淸六合之土宇。欃槍、彗也。聖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闢四門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幽牧、謂爲幽州刺史所舉也。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鄙者。賁、飾也。易曰。束帛戔戔。賁遂懸車以縶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莫春之成服兮。闔衡門以埽軌。論語。曾點曰。莫春者。春服於丘園也。〔集解〕黃山曰。韋孟詩。我雖鄙者。心其好而

既成衡橫也謂橫木爲門軌跡也聊優游㠯永日兮守性命㠯盡齒齒年也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子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注云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辱也先子謂先人也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集解〕錢大昕曰案崔宗仕莽顯貴篆亦至二千石已昧守貞之誼漢室中興正當匡時以蓋前愆乃更辭歸不仕去就偵到如此而云無忝先子何顏之厚乎此傳敘述家世詞多溢美蓋由東觀諸臣阿其所好蔚宗承其舊文不加芟削未爲有識也〔東觀記儒林傳有崔篆乃元嘉初增入其時崔寔爲史官卽篆元孫也〕篆生毅㠯疾隱身不仕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㠯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㠯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㠯答焉華嶠書曰駰譏揚雄以爲范蔡鄒衍之徒乘釁相傾誑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貲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爲失類而改之也其辭曰或說己曰〔集解〕先謙曰官本或字提行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㠯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也〔集解〕惠棟曰易繫辭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虞翻注云神農黃帝堯舜也民多否閉取乾之坤謂之備物以坤之乾謂之致用說卦可觀而後有所合虞翻注云臨反成觀二陽在上故可觀棟案臨觀消息之卦臨周二月卦觀周八月卦故下云扶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亦謂乾坤往來易以道陰陽漢法已亡故章懷之注不詳先謙曰注一官本作乙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

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韞、匱也。櫝、匱也。論語曰。有美玉韞櫝而藏諸。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騷天問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集解）惠棟曰。易繫辭鉤深致遠。虞翻注云。初深故曰鉤深。淵亦謂初。天數九。故曰九乾。乾爲遠。故曰探遠。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退不黷於庸人。讚、猶稱也。（集解）黃山曰。尙書序。讚易道以黜八索。孔疏訓作贊。贊、助也。廣雅釋言。黷、狎也。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眞。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故言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立德。天德含宏光大也。易曰。乃位乎天德。尙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也。（集解）惠棟曰。天德、乾元也。黃山曰。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卽所謂王僚布官。注引僞古文周書文。非也。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天子辟雍。諸侯頖宮。辟雍者。環之以水。圓而如璧也。頖、半也。諸侯半天子之宮。皆所以立學垂教也。（集解）惠棟曰。呂覽疏爵而貴之。疏、猶分也。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砥、礪也。選利器於良材。求鏌鋣於明智。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造二劍。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劍。說苑曰。所以尙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所以尙騏驥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日曠久。緜䍏猶能絜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三台謂之三階。三公之象也。據高軒。望

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八寸爲咫。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猶逸禽之赴深林。蝱
蚋之趣大沛。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孟子曰。汙池沛澤。劉熙曰。沛、水草相半。胡爲嘿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
我㠯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之設反。皇綱云緒。帝紀乃設。〔集解〕惠棟曰。何休
公羊注云。德合元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尙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竝古帝王號也。尙、遠也。罔、無也。識、記也。湻樸散離。人物錯
乖。高辛攸降。厥趣合違。高辛氏。帝嚳也。道無常稽。與時張弛。隨時弛張。不考之於常道也。失仁爲非。得義爲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
義。失義後禮。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北人無擇。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擇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集解〕先謙曰。注、冷官本作泠。或盥耳
而山棲。盥、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爲汙。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爲堯所讓。曰。何以汙吾犢口。牽於上流而飲之。見莊子及高士傳。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
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或木茹而長饑。說苑曰。鮑焦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傳曰。焦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濱也。或重聘而不來。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
車二駟。騁之。曰。願煩先生理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遂徙。莫知所之。見莊子。〔集解〕先謙曰。注、鎰、官本作溢。騁。官本作聘。考證云。監本作鎰。今從宋本。萬松齡云。案荀子千溢之寶。從水旁。古今字。本通用。黃山曰。秦策、黃金萬溢。字亦從水。禮記喪大記。朝一溢米。

鄭注。二十兩爲溢是古鎰本作溢也。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或冒詢呂干進。或望色而斯舉。詢、辱也。音火豆反。新序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舉協韻音據。或呂役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事見尚書。王公、總而言也。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集解）黃山曰。水經注。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巖東北十餘里。卽左傳之顚軨坂。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說執役正于此地。僞孔傳以爲在虞虢之界。地勢雖合。而云代築供食。則臆說也。或呂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曰。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千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集解）惠棟曰。案六弢及史記皆云。非龍非彲。非虎非羆。無非熊語。當因章懷避唐諱。改虎爲熊。故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人承其訛。不及改正耳。侯康曰。今史記作非虎。文選答賓戲注。引史記。亦作非熊。故周方叔卮林。疑宋來史記。非復唐世之舊。但東京賦注。引史記。又與今本同。若夫紛繷塞路。凶虐播流。方言云。繷、盛多也。音奴董反。（集解）惠棟曰。繷依方言作獿。云南楚凡大而多謂之獿。或謂之繷。郭璞曰。獿音奴動反。人有昏墊之戹。主有疇咨之憂。尙書曰。下人昏墊。孔安國曰。昏瞀墊溺。皆困水災也。又曰。帝曰疇咨。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有能俾乂。（集解）先謙曰。注。下人、官本作下民。條垂藟蔓。上下相求。藟、藤也。音壘。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跋涉赴俗。急斯時也。草行爲跋。昔堯含慼而皐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人有能理者。皐陶、大禹、陳其謨。見尚書及史記。高祖爲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

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黥布、彭越、韓信。卽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之。〔集解〕劉攽曰。注末之字。案文當作也。先謙曰。官本注王下無黥字。

禍不散而曹絳奮。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高祖征伐以定天下也。

結不解而陳平權。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

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册顯功。珪、玉也。詩、含神霧曰。刻之玉版。藏之金匱。

銘昆吾之冶。墨子曰。昔夏后開治。使飛廉析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尙作周太史。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也。

勒景襄之鍾。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於輔氏。其勳銘於景鍾。此兼言襄也。

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褰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爲濡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集解〕劉攽曰。與其有事。案文與合作當。上又合有故字。揚雄蔡邕同用此律也。

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躡音呂涉反。躡、踐也。此字宜從手。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嶠書躡作攝也。〔集解〕錢大昕曰。案說文、攝、理持也。字宜從手。不從足。史記日者傳本作獵纓正襟。獵亦攝之譌。此作攝者。因下文相涉而誤。黃山曰。躡持也之躡。當作攝。儀禮聘禮。尙攝坐啐醴。

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㠯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㠯皇質。雕㠯唐文。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

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坏、土器之未燒者。郭璞注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

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凝、成也。

家家有㠯樂和。人人有㠯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械謂器械甲兵之屬。厝謂置之不用。周禮太宰之職。

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預注云。周之衰。爲刑書謂之九刑。〔集解〕惠棟曰。左傳在九刑不忘。服虔曰。正刑一。議刑八。議刑卽周禮八議。棟案九刑謂刑書九篇也。成王時所作。見周書嘗麥解。黃山曰。前書刑法志。引左氏昭六年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韋昭注。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扑也。堯典。象以典刑。鄭玄注。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此之謂九刑。與韋說合。流、宥、鞭、扑、贖。本虞夏所有。當以不用刀鋸之屬。不名刑。周始幷名之耳。成康之世。刑厝不用。九刑自在。穆作呂刑。推本有夏。述而用之。故叔向謂三辟之興。皆叔世。文十八年傳。在九刑不忘。此自言九刑之書。書因刑著。如蕭何之作律九章。非卽以書當刑。駰言刑厝。未必指書厝也。 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 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尚父呂望。相武王以伐紂。厲、謂威容嚴厲。 伊皐不論。奚事范蔡。 伊尹、皐繇。范睢、蔡澤。 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縶。 廣廈既成。不求材。故林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存、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也。〔集解〕黃山曰。戰國策。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此言遠求存。謂馬未死。明良馬多。 陰事終而水宿藏。 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季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 場功畢而大火入。 爾雅曰。心爲大火。詩豳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也。 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 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 伐尋抱不爲之稀。蓺拱把不爲之數。 八尺曰尋。蓺、植也。兩手曰拱。數、猶概也。數音疏角反。 悠悠罔極。亦各有得。 悠悠、衆多也。罔極、猶無窮也。亦各有得、言皆自以爲得也。 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己所學也。 彼、衆人也。論語曰。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執珪。前書音義曰。古爵名也。又曰。柱國。楚官。猶秦之相國也。復靜以理。〔集解〕惠棟曰。乾鑿度。地靜而理曰義。言法地之靜。藏而不仕也。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孟子曰。踰東家牆。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將摟之乎。趙岐注云。摟、牽也。其字從手。處子。處女也。叫呼衒鬻。〔集解〕惠棟曰。說文。衙行而賣也。俗作衒。懸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嶠書曰。因字作回。回、邪也。〔集解〕何焯曰。詩、干祿不回。作因、非也。游不倫黨。苟以狥己。倫、謂等倫。黨、謂朋黨。狥、營也。言交非其類。苟以營己而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利合而友。不以道義。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屑屑、猶區區也。〔集解〕錢大昕曰。案王良傳、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注引方言云。屑屑、不安也。二注互異。當以彼注爲是。錢大昭曰。屑屑說詳前書王莽傳注。非。黃山曰。莽傳、晨夜屑屑。顏注。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案對沈滯言。自以訓動作爲長。說文、屑動作切切也。又顏所本。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枉、曲也。徑、道也。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尙書曰。穢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古者夫田百畝。耘、除草也。〔集解〕黃山曰。穢德、謂蕪穢其德。乃對下不耘言。前書東方朔傳贊。穢德似隱。義同。非穢惡之德。縶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安行、不奔馳也。天命之謂

性。言隱居㠯體命。昔孔子起威於谷口。解見陳禪傳。晏嬰發勇於崔杼。解見馮衍傳。曹劌舉節於柯盟。曹劌、曹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爲將。齊桓公與莊公會于柯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卞嚴克捷於彊禦。新序曰。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鬬。三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已塞。滅世斷宗。於孝未終也。范蠡錯埶於會稽。錯、置也。音七故反。埶、謂謀略也。史記曰。吳王敗越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句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拊循其士。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越復棲吳王姑蘇之山也。〔集解〕先謙曰。注遺、官本作遺。伍員樹功於柏舉。伍子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王闔閭。闔閭甚勇之。爲興師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事見穀梁傳。魯連辯言㠯退燕。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齊聊城。固保守之。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乃爲書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遂平聊城。包胥單辭而存楚。左傳曰。楚昭王爲吳所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軍。敗吳。復楚國。〔集解〕先謙曰。注隨。官本誤隋。又敗吳下有而字。唐且華顛㠯悟秦。唐且、卽唐雎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魏使人求救於秦。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西見秦王。秦王曰。丈人忙然乃遠至此。魏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夫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以秦之彊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而約從。是王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遽發兵救魏。爾雅曰。顚、頂也。華顚。謂白首也。〔集解〕惠棟曰。華顚見墨子。黃山曰。墨子修身篇。華髮隳顚而猶弗舍者。其爲聖人乎。先謙曰。注至此官本無此字。甘羅童牙而報趙。甘羅、下蔡人。甘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

張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見史記．童牙、謂幼小也．原衰見廉於壺飧．昔趙衰爲原大夫．故曰原衰．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胡殿反．〔集解〕先謙曰．注胡誤官本作故．宣孟收德於束脯．呂覽曰．昔趙宣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餔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二朐．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吳札結信於丘木．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洎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展季效貞於門女．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集解〕先謙曰．注閒居官本作閑居．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程嬰解見馮衍傳．度轂未詳．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駰上四巡頌．吕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案駰集有東西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集解〕侯康曰．駰上四巡頌表曰．臣聞陽氣發而鶬鶊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于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黃山曰．侯引出駰集．案御覽九百四十九引袁山松後漢書載崔駰上書曰．竊聞春陽發而倉庚鳴、秋風厲而蟋蟀鳴．蓋氣使之然也．與集少異．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

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屣履、謂納履曳之而行。言忽遽也。屣音山爾反。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㠯爲不宜與白衣會。〔集解〕惠棟曰。白衣、猶白徒也。義見高誘呂覽注。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㠯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淯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列後陳。陳、列也。〔集解〕惠棟曰。駰集載駰與憲牋曰。駰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塵。與此異也。先謙曰。列後陳。官本列作序。是㠯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爲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集解〕錢大昭曰。注、禮漫漫兮。禮當作糺。先謙曰。官本注。禮作糺。豈可不庶幾夙夜。㠯永衆譽。〔集解〕惠棟曰。衆音終。古字通。錢大昕曰。古音衆如終。春秋傳、衆父卒。釋文音終。（葛本改作終。非。）黃山曰。儀禮士相見禮。衆皆若是。

鄭注。今文衆爲終。則古文作終者。今文亦必爲衆矣。禮記中庸引此詩而釋之曰有譽於天下。明是衆義。蓋本齊詩。字仍作終者。疑後人據毛詩改之。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皆輔佐周室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也。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前書曰。馮野王字君卿。妹爲元帝昭儀。野王爲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興也。以謹敕親幸焉。郯氏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郯。故云郯氏。前書。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丹爲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爲武陽侯。封東海郯之武彊聚。以舊恩見襃。賞賜累千金。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集解〕劉攽曰。案文。侯當作平。王鳳封陽平侯。前書亦謂爲陽平之王也。黃山曰。鳳乃嗣侯。始封陽平者。鳳父頃侯禁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王氏九侯。五大司馬。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杓即柄。前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集解〕黃山曰。朱浮傳屢有降挹之言。賢注。挹。損也。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外家當爲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孝文帝竇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武帝陳皇后。竝廢。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爲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簒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竝全。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愼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

甲 一 新15號

湻淑守道。成名先日。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湻淑守道也。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竇融封爲安豐侯。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盂。杅亦盂也。〔集解〕錢大昭曰。扶人無容。容當作咎。先謙曰。官本注容作咎。兢兢業業。〔集解〕先謙曰。官本兢兢作矜矜。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集解〕惠棟曰。駰集與憲牋曰。主簿崔駰言。今旦漢陽太守棱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狗陳于道側。云欲上幕府。駰聞傳曰。禽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養則公不舉焉。禮。公侯非兕麋射。且以服猛爲民除害。因以登臨器械也。故晉唐叔射兕于徒林。以爲大甲。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而有歷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爲要資也。又與憲牋曰。駰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塵。是以極其惓惓。敢進一言。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

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集解〕侯康曰：曹子建七啓序：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文心雕龍、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御覽五百九十引傅元七謨序曰：七依卓轢一致。婚禮結言。〔集解〕惠棟曰：鄭仲師有婚禮謁文，駰因之作結言。蓋納徵、問名之辭也。侯康曰：藝文類聚四十引崔駰婚禮結言曰：乾坤其德，恆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姜是偉，比則姚嬀。載納嘉贄，申結鞶褵。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駰集十卷。中子瑗。

瑗字子玉。〔集解〕惠棟曰：世說駰有文才，不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門曰：雖無干木，君非文侯。何爲光光，入我里閭。令見之，問駰曰：必兒所書。召瑗使書，乃書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解見郎顗傳。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篤相友好。〔集解〕先謙曰：官本篤作特。初，瑗兄章爲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爲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發干縣之獄也。獄掾善爲禮，瑗間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爲度遼將軍鄧遵所辟。〔集解〕惠棟曰：遵爲太后從弟，以功封武陽侯。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閻太后稱制，

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集解〕通鑑胡注。說式芮反。下同。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以嬖寵惑蠱先帝。〔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得字。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爲少帝。周勃廢之也。〔集解〕先謙曰。日斯、官本作於斯。是。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第、但也。司馬相如曰。第如臨邛。〔集解〕先謙曰。官本第均作弟。通鑑胡注。弟讀如第。知宋本原作弟。黃山云。前書司馬相如傳。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注。相如下當有傳字。前書弟仍作第。亦後人誤改。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

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爲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汲、縣名。屬河內。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集解〕惠棟曰。崔鴻崔氏家傳。瑗爲汲令。有澤田不殖五穀。瑗爲開渠澮與造稻田。萑蒲之利。更爲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上天降神君。錫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灌溉。決渠作甘雨。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爲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八使、見周舉傳。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集解〕惠棟曰。書斷。子玉以順帝漢安二年卒。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瑗集載其文。即枚乘七發之流。〔集解〕惠棟曰。一作七屬。見文心雕龍。侯康曰。案文心雕龍云。崔瑗七厲。植義純正。又云。七厲敍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則屬乃厲之譌。又傅元七謨序。稱馬季長作七厲。劉勰恐誤以季長爲瑗。則瑗所著。仍從傳作七蘇爲是。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埶。七言。凡五十七

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梁有崔瑗集五卷．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集解〕惠棟曰．劉勰云．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諸能爲文者．皆自㠯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華嶠書曰．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幷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爲諸子所蚩．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寔．〔集解〕先謙曰．寔、官本皆作實．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集解〕侯康曰．藝文類聚二十五引崔寔答譏曰．客有譏夫人之享天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媵以納說．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以自衒．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策從．勳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斯爲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玄．勵節緄霄．抗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貧．慕容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答曰．子徒休彼繡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機穽之路．鳳凰翔於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己而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志小而謀大．纖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鉤．悔在鸞刀．披文食豢．乃啓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求．沈緡濬壑．棲息高邱．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庶遵厥休．黃山曰．答譏本傳但曰答．文心雕龍雜文篇．謂之客譏．云崔寔客譏．整而微質．黃叔琳疑當作答譏．是也．惟其門客注引本傳．誤以爲答．時人譏其酤釀販鬻．當由未見本文．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㠯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政

論六卷。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确、堅正也。音口角反。〔集解〕先謙曰、注曰角誤、官本曰作口。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帝、〔集解〕先謙曰、官本自字提行。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集解〕惠棟曰、伊訓、尚書逸篇也。在孔氏十六篇中。漢劉歆、鄭玄皆嘗引之、非今所有伊訓也。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怢音他沒反。怢、忽忘也。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厭、飫姦偽。輕忽至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楚詞曰、獨鬱伊而誰語也。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垢、惡也。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綻音直莧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注音陟主反。〔集解〕惠棟曰、古樂府、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補綻、漢時語。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

人執權。遭時定智。（權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吕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蓋孔子對葉公吕來遠。哀公吕臨人。景公吕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集解）惠棟曰。前書武帝元朔六年詔。與此略同。彼書以節禮爲節用。當從之。又以葉公爲定公。與韓非子異。或別有據也。黃山曰。此節韓非而外。又見尚書大傳略說。及說苑政理。文各小異。悅近皆作附近。選賢。略說作論臣。與武帝詔合。政理則作論臣。而作葉公。作節用。皆與韓非同。）是吕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亳邑。作書三篇以告之。）周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即呂侯也。爲周穆王訓暢夏禹用刑之法。並見尚書（集解）惠棟曰。說見王符潛夫論。）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掎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所爲耳。）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吕破其義。寡不勝衆。遂有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吕排於絳灌。屈子之所吕廬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爲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妒害

其能憂愁憤懣。遂作離騷經。〔集解〕錢大昭曰。慮當作攄。先謙曰。官本慮作攄。夫㠯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集解〕劉攽曰。故宜量力度德。案文多故宜二字。下文自有用故宜字處。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㠯霸政。八世謂三王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集解〕劉攽曰。純法八世。案文。世當作代。說已見前。惠棟曰。文選注引作八代。前書元帝紀。帝見宣帝以刑名繩下。常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棟案。嚴刑峻法。事不可久。孝宣不得不變。爲元、成者。勢使然也。實謂孝宣之業。壞于元帝是也。謂優于孝文。竊謂未然。則宜重賞深罰㠯御之。明著法術㠯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㠯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密、靜也。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㠯墮損。墮讀曰隳。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亦權變之道也。〔集解〕王會汾曰。注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案文當云管仲背公子糾而相桓公。乃合。黃山曰。原注。射桓公下。當有卒乃相桓公句。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㠯爲結繩

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干、盾也。戚、鉞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爲熱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戹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策。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鈞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也。說文曰。駘、馬銜脫也。音達來反。皇路、大路也。〔集解〕先謙曰。注而天下化也。官本無也字。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何休注公羊傳曰。拑、以木銜其口也。拑音巨炎反。勒、馬轡。輈、車轅。鞬、猶束也。說文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節也。〔集解〕惠棟曰。公羊傳子反曰。柑馬而秣之。字本從木。不從手。先謙曰。官本拑均作柑。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

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此以上竝見前書刑法志。㠯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㠯嚴致平。非㠯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式、法也。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畝百爲夫、九夫爲井。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又夔曰。於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集解〕黃山曰。湯、袁安之子。紹之祖父。字仲和。建和三年爲太尉。竝不應。大司農羊傅。少府何豹。〔集解〕惠棟曰。豹、何休父。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㠯教之。民得㠯免寒苦。杜預注左傳曰。織紝、織布者。孔安國論語注曰。縕、枲也。〔集解〕惠棟曰。寔政論云。實

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具以上聞。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最爲第一。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集解〕侯康曰。蔡中郎集有濟北相崔君夫人誄。即寔母也。文云。仰覽篇籍。俯釐絲枲。多才多藝。于何不有。又云。堂堂其胤。爲世之良。于其令母。受茲義方。訓以柔和。董以嚴剛。怒不傷愛。喜不亂莊。納之軌度。終然允臧。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廣雅曰。剽、削也。音匹妙反。一作標。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集解〕劉攽曰。文宦當作官。王會汾曰。古書中言仕宦者甚多。仕官不成文理。此傳寫互誤。傳及注宦字當本作官。劉注官當本爲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甯中病卒。〔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寔生皓。皓生質。質生讚。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

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梁崔寔集三卷錄一卷　寔從兄烈〔集解〕惠棟曰摯虞文章志烈字威考駰之孫瑗之兄子世系云駰子盤生烈案博陵大守孔彪碑陰有司徒掾博陵崔烈字威考也　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阿保、謂傅母也　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集解〕惠棟曰案項峻始學篇張濟亦以財得三公　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集解〕惠棟曰九州春秋烈時爲廷尉　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寮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靳、固惜之也靳或作鄞說文曰鄞引爲價也音一建反〔集解〕黃山曰說文、鄞南郡縣偁引爲賈也前書地理志陳留郡偃應劭注鄭伯克段於鄢是也潁川郡傿陵李奇曰六國爲安陵戰國策、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說苑引作鄢陵君是鄢可通傿之證惟注據說文、用偁本義不當作鄢耳先謙曰官本注鄢均作傿　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或作株根本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株下另有株字　烈於是聲譽衰減〔集解〕惠棟曰蕭思云漢時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女子與小人一也棟案此語見高誘呂覽注　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鈞字州平司馬彪九州春秋曰鈞字元平案崔氏譜州平爲鈞之弟世系誤也　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三

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以其武官，故罵爲卒。或作孔卒者，誤也。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怒，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叟有子曰舜，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烈慙而止。〔集解〕惠棟曰：九州春秋，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于不義也。烈曰：爾以吾爲瞽叟邪。烈後拜太尉。〔集解〕惠棟曰：摯虞文章志、烈自司徒遷太尉，封陽平亭侯。周壽昌曰：烈以中平四年四月拜太尉，十一月罷，其在太尉位不過八月。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吕是收烈付郿獄，錮之鋃鐺鐵鎖。說文曰：鋃鐺、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鋃鐺其頸。鋃音郎，鐺音當。〔集解〕惠棟曰：顏之推云，鋃鐺、大鏁也。錢大昭曰：鋃鐺、古作琅當，西域傳、後軍候趙德使罽賓國，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又王莽傳，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宮。師古曰：琅當、長鎖也。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集解〕惠棟曰：梁祚魏國統曰：州平兄元平爲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爲卓兵所害。元平常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黃山曰：獻紀書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並戰歿，蓋因惡李傕而特予之。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吕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集解〕惠棟曰：案朱穆撰東觀記，以崔篆等入儒林傳。駰、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

能終之曰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贄曰結好。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奉之曰某也欲見無由達。腒乾腒。音渠。〔集解〕先謙曰。注乾腒官本作乾雉。由此知名。〔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名字。杜喬之勍。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史記曰。談天衍。雕龍奭。劉向別錄曰。言鄒奭修飾之文若雕龍文也。禪謂相傳授也。建新恥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眞持論。感起昏俗。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二校補

崔駰傳。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注。昔者伻君。官本注者作在。

郏文公不已一人易其身。注。孤之利矣。官本注矣作也。

用決吉凶多占驗。官本多下有所字。

過班倕而裁之。注。倕舜時爲共工之官。官本注官或譌言。

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注。不爲威揚。官本注揚作惕。是。

揚蛾眉於復關兮。注。毛萇注曰。官本注曰作云。

驊潛思於至賾兮。集解。惠棟曰。至亦當訓正。案此條集解原在下句注賾深也之下。

庶不忝乎先子。集解。錢大昕曰。案崔宗仕莽顯貴。至未爲有識也。案陳寵崔駰傳述其先世之美。均涉矯飾。范史不能正東觀之失。疑亦有所嫌也。然崔氏

不諱仕莽、篆亦僅一爲郡守、不如發之巧佞逢惡、固可推見、中興被賢良之舉、辭歸不仕、亦足明其非汨於榮利者、將何譏焉、而陳咸事新莽傳、同有可稽之迹、陳氏乃引爲深諱、猶用漢臘、後世且沿爲美談、則史之失誣貽誤爲尤甚矣、

昔大庭尙矣、赫胥罔識、注、大庭、赫胥、竝古帝王號也、惠棟曰、羅泌云、大庭氏之膺籙也、適有嘉瑞、三辰會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齋於大庭氏之館、茲其所矣、赫蘇氏是爲赫胥、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出三入一、惝怳如遺、註云、傳謂赫然之德、爲人胥附而號之也、柳從辰曰、寰宇記、赫胥氏在臨濟東故朝陽城內一里、今章邱、左傳杜注、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庭作庫、風俗通英賢傳、大庭氏、古天子後、以爲姓、見姓纂、

厥趣合違、官本合作各、

或曰役夫發夢於王公、注、有澗水壞道、官本注壞作環、或曰漁父見兆於元龜、集解、惠棟曰、案六弢及史記、至

又與今本同、柳從辰曰、御覽四百四引六弢文云、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天遺汝師、以之佐昌、則熊虎並見、復出一狼、反無龍彲、與史記文初不相合、

主有疇咨之憂、注、浩浩懷山襄陵、官本注、陵作林、

銘昆吾之鼎、注、呂尙作周太史、官本注、史作師、是、

彼採其華。注。彼。衆人也。官本注。彼字重文。

汗血競時。汗。官本文注均作汚。

唐且華顚。吕悟秦。注。魏使人求救於秦。不至。官本注。求作請。

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常。官本亦作帝。

語曰。不患無位。患所吕立。注。論語曰。孔子之言也。案文注。論語下多一曰字。

漢興吕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注。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簒位。案王乃子之譌。莽乃后弟曼子也。各本皆未正。

百姓歌之。集解。上天降神君。柳從辰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崔氏家傳。上天降神君作天降神明君。

尤善爲書記箴銘。柳從辰曰。胡廣傳言楊雄官箴亡闕。崔駰及子瑗、劉騊駼。增補十六篇。今駰傳不言駰箸箴。御覽五百八十八有崔瑗敍箴云。昔揚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於是作爲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也。文既不完。亦莫識所補者何箴矣。案世傳崔瑗侍中箴。亦以爲胡廣作。已詳胡廣傳集解。至瑗有座右銘一首。文選已錄。

智士鬱伊於下。注。楚詞曰。獨鬱伊而誰語也。官本注。獨鬱伊作獨伊蔚。

因時定智。官本。智作制。與注合。

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注。此亦權變之道也。官本注。亦作並。

夫熊經鳥伸。至非續肯之膏。注。莊子曰。吹噓呼吸。官本注。噓作呴。

平則致養。官本無致字。

皇路險傾。注。皇路。大路也。官本注。大作天。

幸而不死。不可為民。案前志。本作不可為人。此轉改之失。

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官本。詞作祠。

父撾而走。孝乎。官本。撾作檛。同。

後漢書五十三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上繫之辭也。言賢哲所行其趣異也。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論語、蘧伯玉名瑗。衞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人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臧寶以迷國。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集解)惠棟曰。石經論語避漢祖諱。凡邦字皆作國。如國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國之類是也。太原閔仲叔者。謝承書曰。閔貢字仲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淸。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

勞其勤苦也。勞音力到反。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集解〕惠棟曰。高士傳、劾作檄。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仲叔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敕市吏。後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知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恁音而甚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一作郇任。云鴈門人也。袁宏紀作郇恁。案前書有太原郇越。郇相。任疑越相後人。師古曰。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後也。錢大昕曰。案劉平傳。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即此荀恁也。說文無荀字。當以郇為正。恁父越。見漢書鮑宣傳。亦作郇。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集解〕沈銘彝曰。前書載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合之此傳。父子同志。宜其俱不從新室也。黃山曰。前書鮑宣傳載太原郇越字臣仲。郇相同族昆弟。相為莽太子四友。而越不仕莽。故班史稱其志節尤高。恁與閔仲叔同郡。而父名越。故惠沈均疑恁即其後。案潛夫論志姓氏。荀息作郇息。是荀、郇本通。作又漢因避宣帝諱。荀卿改孫卿。荀姓之不能無所避。從可知。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閤。延賢俊。辟而應

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辟任祭酒敬禮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檢猶察也。故臣不敢不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載任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臣可以禮進退。驃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後月餘、罷歸、卒于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槩、節也。候時以居、不失去就也。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集解〕惠棟曰、二字出莊子。黃山曰、蘇秦形容枯槁、見秦策。屈原形容枯槁、見漁父。惟莊子刻意所云枯槁赴淵、與此爲合。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詭、違也。亦若違時、志存量己也。〔集解〕錢大昕曰、案中庸云、君子之道費而隱。鄭氏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佹與詭同。費本又作拂、拂亦訓違。此序云詭時審己以成其道、卽記所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也。馮衍傳詭於衆意、注亦訓詭爲違。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言其清潔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紀之。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燕見獨行篇周嘉傳。〔集解〕先謙曰、決官本同。考證云、監本作法。王會汾云、百官志太尉公府諸曹有法曹、主郵驛科程、有決曹、主罪法。郡太守下

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則法曹、決曹並有之周嘉傳言燕於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知監本作法曹者誤矣變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頤、頷也欽頤、曲頷也說文曰頞、鼻莖也折、亦曲也欽音丘凡反欽或作顉音同〔集解〕惠棟曰吳氏補遺蔡澤頷頤師古曰頷、曲頤也音欽仁傑案文選作顉頤韋昭云顉、邱甚切案古語以曲爲欽至今猶然王得臣云巾作前詘者謂之欽巾釋名形體篇曰頞、鞍也偃折如鞍也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伏羲牛首女媧蛇軀皋陶鳥喙孔子牛脣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顉頤蹙頞興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鬌而知廉讓鬌、髮也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鬌音徒果反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集解〕惠棟曰揚雄自序語不修賀問之好〔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所與交游者不過數四人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山脊曰岡下有陂田常肆勤㠯自給肆、陳也〔集解〕錢大昕曰肆當爲肄字之譌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書曰樊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㠯疾辭延光二年安帝㠯玄纁羔幣聘樊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爲贄及南陽馮良〔集解〕惠棟曰眞誥云良、南陽冠軍人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㠯爲國自先世㠯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樊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東園

公。夏黃公。甪里先生。謂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書也。〔集解〕惠棟曰。董逌云。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先謙曰。注用里之用。乃甪字殘缺。官本作角。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亨、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集解〕惠棟曰。左傳。相時而動。易彖傳。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注引梅賾書。東漢時無此書。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致謝也。〔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云遣門生送敬。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送禮。猶送其所致之禮也。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良字君卿。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從佐、謂隨從而已。不主案牘也。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厮役。厮、賤也。〔集解〕惠棟曰。易。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注云。斯賤之役。黃山曰。左氏哀二年傳。人臣隸與免。杜注云。斯役。釋文。斯如字。又作廝。說文、斯、析也。詩曰。斧以斯之。前書陳餘傳有廝養卒。蘇林注。廝、取薪者也。是名從[illegible]起。字本作斯。廝乃後起字也。然公羊宣十二年傳。廝役扈養。何注。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字之作廝由來久矣。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集解〕惠棟曰。眞誥云。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華陽國志云。撫弟子南陽馮良以道學徵聘。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集解〕惠棟曰。眞誥云。十五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良雖處幽闇。必自整頓。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

終〔集解〕惠棟曰眞誥云良年六十七乃弃世東渡入山

黄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也在愼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愼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順陽者誤〔集解〕黄山曰前書地理志汝南郡愼陽顔注愼本作滇音眞今猶有眞邱眞陽縣並作眞其音不改闞駰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注南陽有愼陽國案此愼字乃順之譌賢本因流俗之或作順陽慮讀者誤以憲爲順陽國人而反疑汝南爲南陽之誤耳今郡國志南陽郡載順陽侯國故博山而前書地理志南陽郡博山班注侯國哀帝置故順陽是其明證如證俗作順陽之誤而更引一愼陽國於文義爲窒況兩志均無愼陽國名乎世貧賤〔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云族出孤鄙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愼陽遇憲於逆旅逆旅客舍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集解〕惠棟曰公羊傳二大夫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一作閬〔集解〕陳景雲曰黄憲袁閬俱愼陽人故荀淑有子國顔子之語愼陽本侯國也若汝陽袁閎與憲同郡異縣則作閎非矣黄山曰易林送至子邦子國猶言子邦耳不必定指侯國閬爲汝南郡功曹宜淑有此問陳以愼陽爲侯國是亦沿前注之誤也後漢有愼侯無愼陽侯愼亦汝南縣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顔子寧識之乎顔子顔回也〔集解〕惠棟曰周斐汝南先賢傳憲黄中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闚其門者莫敢跡其庭睹其流者不敢測其深論者咸曰顔子復生乎漢之代矣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集解〕惠棟曰良字叔鸞見逸民傳才高倨慠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已爲不及既覩

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論語。顏回慕孔子之言也。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集解〕惠棟曰。案世說、及袁宏紀。皆作周子居。汝南先賢傳。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吝、貪也。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集解〕劉攽曰。案袁閬字奉高。閎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閎當作閬也。惠棟曰。案汝南、先賢傳。袁宏字奉高。一作閎。黃山曰。袁閬字奉高。見王龔傳。袁閎字夏甫。見本傳。古人字依名立。說文閬。門高也。閎、巷門也、巷郎、鄉之重文。鄉里中道。皆在邑中所共也。夏、中國之人也。故閬字曰高。閎字曰夏。夏與閎宏。又皆訓大也。是則以奉高為閎字。自出周斐之誤。合陳劉二說。此傳閎皆當作閬。惟後徐穉傳所載。則确為袁閎耳。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輟軛。從叔度。乃彌信宿也。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奉高。閬字也。爾雅曰。側出汎泉。正出濫泉。汎音範。濫音檻。〔集解〕惠棟曰。氿俗作汎。訛。先謙曰。官本汎作氿。注範作軌。黃山云。郭太傳載此事。汎作泛。汎泛同義。同為字梵切。則音範不誤。惟汎濫之濫。乃盧瞰切。不當音檻。注既明據雅訓。音檻自已作氿濫為确。錢大昭云。此事又見郭林宗傳者。乃俗本以注文雜入。蓋郭傳初太始至南州以下六十七字。接上注入汝南。則交黃叔度。皆引謝承書文。故展轉致誤也。叔度汪汪。若千頃陂。〔集解〕惠棟曰。千頃。續漢書作萬頃。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淆。混也。憲初舉孝廉。〔集解〕惠棟曰。杜元凱女誡。憲與同郡周子居、艾伯堅、郅伯向、封武典、盛孔叔。同為太守李倀所舉。受版未行。倀死。子居等遂駐行

瞾。伋妻于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居者莫郵居。于是與伯墾卽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居。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玼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爲疵。作玼者古字通也。〔集解〕惠棟曰。酈元引云。莫不深服。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言其德大無能名焉。余曾祖穆侯。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謚曰穆侯。汪生甯。甯生泰。泰生曄。〔集解〕錢大昕曰。案范甯撰穀梁集解。往往采其先人及兄弟子姪之說。蔚宗作史亦舉曾祖穆侯汪。王父豫章君甯。先大夫宣侯泰。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易繫辭曰。坤隤然示人簡矣。隤。柔順貌。淵乎其似道。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言淵深不可知也。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廣雅曰。方。所也。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卽今豫章縣也。謝承書曰。穉少爲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尙書。兼綜風角星官筭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集解〕朱杭曰。水經注。贛水又北歷南塘。塘之東有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寰宇記、孺子宅在州東北三里。孺子少有高節。追美梅福之風。乃於福宅東築室以居。高士傳、穉少以經行高於南州。家貧。常

自耕稼．非其力不食．〔集解〕朱杭曰．袁紀．此下有非其衣不服句．恭儉義讓．〔集解〕朱杭曰．袁紀．此下有非禮不言句．所居服其德．〔集解〕朱杭曰．袁紀．此下有道不拾遺句．屢辟公府．不起．〔集解〕朱杭曰．高士傳、穉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集解〕何焯曰．免、疑作就．惠棟曰．通鑑作穉不之免．胡注．不辭免也．袁宏紀作不之起．黃山曰．免當爲浼之殘體．蓋不以署己功曹爲浼．故猶以時上謁．既謁而退．〔集解〕朱杭曰．袁紀、穉既謁而退．蕃饋之粟．受而分諸鄰里．侯康曰．御覽四百二引海內先賢行狀．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陳仲舉爲豫章太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但不服事．以成其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陳蕃請穉爲功曹．及師友祭酒．時設東面之坐．重席漆几以侯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云．袁紀、延熹五年．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案二年胡廣已爲太尉．五年蕃已爲光祿勳．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左傳曰．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左右、助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閎見袁安傳．謝承書曰．閎少修志節．矯俗高厲．京兆韋著．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爲三輔冠族．著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

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集解〕朱杭曰。陶潛聖賢羣輔錄、魏明帝甄表徐穉云。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妙德高偉。清英絕世。前後三徵。未嘗降志。抗名山棲。養志浩然。有夷齊之高。蘧伯玉卷舒之術。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曰。蓬生枲中。不扶自直也。〔集解〕惠棟曰。邯鄲淳曹娥碑。亦引此語。兩句連文。似有成語。未知所出。注引說苑、殊未當也。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如角之特立也。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集解〕惠棟曰。魏文帝海內士品云。孺子往會葬。無資以自致。齎磨鏡具自隨。每所在賃磨鏡。取資。然後得前。朱杭曰。風俗通。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既葬。負筒并涉。（筒并、當爲笈奔之訛、）齎一盤醊。哭于墳前。袁紀、初穉少年遊學國中。江夏黃瓊教授於家。故穉從之諮訪大義。瓊後仕進。位至三司。穉絕不復交。及瓊薨當葬。穉乃往赴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時瓊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于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茅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朱杭曰。袁紀。時天下名士遠近四方。

無不會者。各言聞豫章徐孺子來。何不相見。推問喪宰曰。頃寧有書生來邪。對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麤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僉曰。必孺子也。於是推選能言語者陳留茅季瑋候與相見。酤酒市肉。穉爲飲食。季瑋請國家之事。穉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季瑋還爲諸君說之。或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穉其失人乎。郭林宗曰。不如君言也。孺子之爲人也。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瑋飲酒進食。此爲已知季瑋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何不知之乎。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顚。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顚。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集解〕惠棟曰。袁紀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饌雖薄。要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集解〕惠棟曰。豫章記。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白社亭。吳嘉禾中太守長沙徐熙、于墓隧種松。太守南陽謝景、于墓側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于碑邊立思賢亭、松碑亭今並在。松大合抱。亭世世修治。至今謂之聘君亭。樂史曰。徐穉冢在洪州南十里。今號白社。朱杭曰。徐穉別傳。穉亡。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許由。夏侯豫章追美明德。立亭於穉墓首。號曰思賢亭。通志載孺子墓在南昌進賢門外望仙寺東。濬濠隧道深五尺。墓前有石刻隸書。漢南州高士徐孺子之墓。碑本元明來傳說在此。亦未知即古白社否。時年七十二。子胥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謝承書曰。胥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瘁。嘔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勌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獨固。不受惠於人也。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爲豫章太守。爲政清淨不煩。吏人感而愛之。〔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固病、諸本同。推尋文義。當作固稱病不詣。此脫去稱

字也。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胥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嵇康高士傳及善文俱云曇字子雲。袁宏紀云子雲、穎川陽翟人。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爲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五處士焉。爲鄉里所稱法。〔集解〕惠棟曰。袁紀、鄉里有父母者。宗其孝行。以爲法度。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集解〕惠棟曰。姜伯淮碑。彭城廣人。案二漢志皆云廣戚。無廣縣。所未詳也。黃山曰。郡國志廣戚故屬沛國。前書地理志屬沛郡。爲侯國。此云屬沛國。指本志沛國言也。光武建武二十年。徙封子輔爲沛王。以郭后爲沛太后。封地益廣。廣戚蓋當爲國縣。家世名族。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肱與二弟仲海、季江。〔集解〕惠棟曰。此二弟字也。謝承書亦失其名。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集解〕先謙曰。官本攷證云。係嗣諸本同。係當作繼。黃山曰。御覽五百十五引續漢書作繼。案繫、係、繼古以同義通作。易同人王注。心無係吝。釋文係作繫。詩何彼襛矣毛序。車服不繫其夫。釋文、繫本或作繼。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集解〕惠棟曰。高士傳。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也。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

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爲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尙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也。〔集解〕黃山曰。御覽四百二十引謝承書亦云。但奪衣資。文乃與傳大同。不與注合。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精廬卽精舍也。〔集解〕黃山曰。儒林蔡玄傳。精廬暫建。彼注云。精廬講讀之舍。又黨錮劉淑傳。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是精廬精舍皆研精學術之地也。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韜、藏也。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集解〕惠棟曰。姜伯淮碑。就家拜犍爲太守。高士傳同。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集解〕惠棟曰。風俗通。遂乘桴浮于海。莫知其極。時人以爲非凡。再以玄纁聘。不就。卽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

昔許由不屈。王道爲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集解〕惠棟曰。碑云。從遊弟子陳留申屠蟠等。乃建碑于墓。甄述景行。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冢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集解〕黃山曰。御覽五百十五引續漢書。每忌日下、有哀戚二字。是因哀戚廢食。非故不食也。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讎。緱。姓也。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爲從父報讎。殺夫之從母兄李士。姑執玉以告吏也。配欲論殺玉。〔集解〕惠棟曰。杜預女記。獄竟當行刑。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

配善其言。〔集解〕惠棟曰。女記載蟠奏記于縣曰。伏聞大女緱玉爲父報仇。獄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怒之心。手刃讎僵尸流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強膽增氣。輕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羨。今聞玉幽執。弃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氣沮。悵恨長歎。蟠雖愚昧。以爲玉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恥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値明時。尚望追旌閭墓。顯其後嗣。況事在清

聽。不加尺議。哀矜之貸。誠爲朝廷痛之。乃爲讞讞、請也。〔集解〕惠棟曰。爲請讞於廷尉也。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律歷志曰。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集解〕黃山曰。論衡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案濕重燥輕。物理之常。王制言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剛柔輕重遲速易齊。亦以地氣之燥濕與人性之輕重並論。不爲窮達易節。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之於邕。吕齒則長。吕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也。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集解〕惠棟曰。高士傳。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集解〕惠棟曰。子居亦字也。同在太學。子居臨沒。吕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閒。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帳下。葬處。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

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樂音五孝反。（集解）黃山曰。拘音鉤。曲也。見鄧禹子訓傳注。相拘教。謂相曲誘。使從貴也。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訐、謂橫議是非也。訐或作評也。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梁國有碭縣。因樹為屋。自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為棟也。（集解）惠棟曰。注。居蓬萊之室。案謝承書。蟠恥郡無處士。遂閉門養志。處蓬室。依大桑樹以為棟。梁王會汾曰。蓬萊雖皆草名。然古人或作蓬蒿。或作蒿萊。至蓬萊二字並用。恐與山名相混。此注萊字當是蒿字之誤。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及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

加殊禮。優而不名。申呂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尙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藿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佯狂。歌謂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也。今先生處平壤。壤、地也。游人閒。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集解〕惠棟曰。蓋思云。處平壤。異于巢棲茹薇者也。游人閒。異于放聲滅迹者也。吟典籍。異于大笑狂歌者也。襲衣裳。異于裸身被髮者也。故云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也。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融字元長。韶之子也。見韶傳。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志曰。徵爽爲司空。融爲尙書。紀爲侍中。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琛寶、喩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也．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蒙穢、謂仕亂朝．悽悽碩人．陵阿窮退．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曰．考槃在阿．碩人之薖．曲陵曰阿．陵、升也．薖、飢也．薖音苦戈反．韜伏明姿．甘是堙曖．堙、沈也．曖、猶翳也．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三校補

太原閔仲叔者　至　喜懼皆去。柳從辰曰。東觀記、此下有所望明公。問屬何以爲政。美俗成化。

仲叔同郡荀恁。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郇任。柳從辰曰。今聚珍本東觀記。作郇恁。與袁宏紀同。不作任。案此官書校改之失。

開東閤。延賢俊。官本閤作閣。柳從辰曰。古書閤閣通作。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以閤爲本字。

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注。詭、違也。亦若違時。官本注。亦作違。是。

周燮傳、遣生送敬。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云遺門生送敬。據官本注後附載劉說。敬下尙有少一門字。四字。此卷底本已失。未審因何脫去。

送禮而還。注。送禮。猶送其所致之禮也。官本注。猶作謂。是。案遣生送敬。燮蓋始本未敢當禮也。良則不敢逆詔。旣拜受禮命。而復陳病奉還之。故云送禮。

黃憲傳、汝南愼陽人也。注。在愼水之南。柳從辰曰。南當是北之誤。穀梁僖二十八年傳。水北爲陽。又前書地理志。愼陽。應劭注。愼水出東北。入淮。案水旣出縣東北。則縣仍在水西南矣。惟前志汝南郡之愼陽。顏注旣謂本卽滇陽之沿譌。應說亦難可深據。王章懷注南字則誤無疑。或卽陽字音近之誤。

累日方還。注。乃彌信宿也。柳從辰曰。袁宏紀作乃彌日信宿也。多日字文義更較圓足。

徐稺傳、固病不詣。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至此脫去稱字也。謹案王扶傳。固病不起。劉攽謂當作固以病不起。是亦疑固下有脫字也。實則范本文皆如此。

姜肱傳、彭城廣戚人也。注。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今徐州府沛縣東。

申屠蟠傳、乃爲讞。注。讞請也。案乃爲讞得減死論本七字連文。此注及集解皆本在論字下。誤刻當正。

不爲窮達易節。注。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案語出孟子。作易誤。

送喪歸于鄉里。官本無于字。

陵阿窮退。注。曲陵曰國。國當作阿。本毛詩說。官本注不誤。

後漢書五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修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集解〕惠棟曰太尉楊震碑作熹喜讀爲熹也世系曰喜生敷敷生肴肴生敞敞生忠忠生譚譚生寶寶生震自喜至震凡八世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集解〕何焯曰前書楊敞不云是喜之後安得據附託之譜學大書于史功臣表赤泉侯之後居茂陵惠棟曰案太尉楊震碑云聖漢龍興楊熹佐命克項于垓云云碑爲建寧以後震之孫沛相統之門人陳熾等所立當時必有所據班固撰漢書畢力于文蕭曹一代宗臣至有不詳其字者各傳非不能詳世次有所不暇也何氏不加深考概斥譜學以爲妄斯亦過矣洪亮吉曰據此則敞係喜元孫世次甚近班史于敞傳何以不書且公孫賀、田千秋與敞同在一卷賀傳書其祖父昆邪景帝時封平曲侯千秋傳則追述其先爲齊諸田徙長陵無獨略敞傳之理由班史爲張湯傳贊推之則敞或非赤泉侯本支故傳不列入今攷高祖功臣表赤泉侯後傳至八世亦並不涉敞等未識范史何據若本宏農家乘則世系甚近又兼望族何以即有此謬耶父寶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墮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

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集解〕惠棟曰嵇康高士傳云詡字元卿杜陵人爲兗州刺史王莽爲宰衡詡奏事到灞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荊棘塞門終身不出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寶字稚淵二子震、衡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集解〕惠棟曰太尉碑云公明尚書歐陽河洛緯度窮神知變與聖同符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今湖城縣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集解〕沈欽韓曰注、志當作書御覽九百九十六引作謝承書唐詩紀事吳融詩自注阿對是楊伯起家僮嘗引泉灌蔬至今阿對泉尚在一統志阿對泉在陝州閿鄉縣西五十里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集解〕惠棟曰郡國志云虢州楊震宅西有龍望原南崖有太尉公藏書窟太原初有獸人入穴見古書二千餘卷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冠音貫即鸛雀也鱣音善韓子云鱣似蛇臣賢案續漢及謝承書鱣字皆作鱓然則鱣、鱓古字通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鱓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鸛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爲鱓明矣〔集解〕沈欽韓曰莊子寓言篇作觀雀音義觀本亦作鸛與此冠雀同荀子王制篇富國篇鰌鱣或作鱣集御覽者誤以爲鱣鮪之鱣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集解〕沈欽韓曰隸釋太尉楊公碑舉茂才除襄城令遷荊州刺史案漢制舉茂才者例爲令

令則直遷刺史．不須四遷也．四字衍．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君知．我知．天知．地知．先謙曰．東觀記惟作天知神知．則四知不全．何謂無知．〔集解〕沈欽韓曰．四知廟在萊州府昌邑縣東北．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倫字仲桓．謝承書曰．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集解〕惠棟曰．案儒林傳倫字仲理．東昏人．倫理名字相副．作桓者未詳．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墨子曰．夫尙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爲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尙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方今九德未事．尙書皐陶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

而廉。剛而塞。強而誼。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嬖倖充庭。謚法曰。賤而得愛曰嬖。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集解〕惠棟曰。宋均注。少則自絕。材則分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縉雲氏有不材子。聚斂積實。不知紀極。〔集解〕惠棟曰。富辰云。女德無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雞牡鳴。牝、雌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詩刺哲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㠯爲失教。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爲陰爻。得正於內。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修正於內。丈夫修正於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飪之象也。饋、食也。故云在中饋也。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變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候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婉兮變兮。季女斯飢。婉、少貌。變、好貌也。留神萬機。誡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嘆。詩小雅序曰。鶴鳴、誨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朝無小明之誨。詩小雅序曰。小

明大夫悔仕於亂也。小明者。刺周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集解）惠棟曰。案鄭氏、葉氏。謂漢氏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棟案伯起已用詩序。乃知宋人之妄。先謙曰。官本誨並作悔。是。

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序。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鄭玄注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賦斂多也。勞止不怨於下。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護。[illegible]之從孫。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予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

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己本心。傳在上之意。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尙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卽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太爲阿母修第。〔集解〕王補曰。官本太作大。大者。無限極之謂。前書。鮑宣論丁、傅、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何武等可大委任是也。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稍也。韋孟詩曰。彌彌其失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集解〕通鑑胡注、三邊、東西北也。袁紀作二邊。戰鬬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合兩爲一。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爲一宅。里卽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

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集解〕惠棟曰。指劉授。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有臧賄禁錮之人也。〔集解〕惠棟曰。臧吏三世禁錮。故云臧錮棄世。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集解〕惠棟曰。穀梁文也。穀梁叛作懟。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之。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集解〕通鑑考異曰。下文。其日戊辰。十二月丙申朔。戊辰。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集解〕惠棟曰。坤彖云。安貞吉。傳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是安靜承陽之義也。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戊干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倚、邪也。柱音竹主反。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詩商頌。商邑翼翼。四力之極也。

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集解〕惠棟曰、前書刑法志云、延平招權而爲亂首。蘇林云、招音翹。翹、舉也。猶賣弄也。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辭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爲美食。〔集解〕惠棟曰、鄭元尚書注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威、專刑罰也。作福、專慶賞也。玉食、備珍美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集解〕惠棟曰、雜卦傳云、乾剛坤柔。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旣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閒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尚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也。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輿、衆也。

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集解〕惠士奇曰。張皓傳、清河趙騰譏刺朝政。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得減死一等。此河閒趙騰。名同而事亦同。一在安帝之末。一在順帝之初。時又相近。然彼得減罪一等。此乃伏尸都市。或記者誤耶。抑一時而有兩趙騰耶。顧炎武、洪亮吉說同。王補曰。考袁紀通鑑。均係之安帝延光三年。並無順帝即位張皓救騰事。予謂此斷爲楊震事。傳者誤以屬張皓。范氏遂兩存之。以附於傳疑之條。豈有三年之中。姓同、名同、地同、事同。特一尸都市。一減死罪爲稍異。又何以並不見他書耶。故證以袁紀、通鑑。可無兩趙騰之疑矣。史家好摭歧說以博異聞。如本書設楊事於徐穉傳見之。及傳陳蕃。則又以爲周璆。文勝則史。聖人所以嘅也。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集解〕通鑑胡注案漢諸官府皆有令史。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懟、怨怒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震初鄧騭辟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且於大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便時。取日時之便。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集解〕通鑑胡注。柴塞其門也。惠棟曰。淮南子道應訓。柴箕子之門。柴門。猶杜門不通賓客也。王鳴盛曰。周紆傳。紆爲洛陽令。令屬吏折辱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免官。後竇氏貴盛。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是也。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集解〕王會汾曰、夕、宋本作几。案种暠傳亦有夕陽亭。從監本是。惠棟曰。東觀記。洛陽都亭。袁宏紀。洛陽沈亭。通鑑作几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

曰。慷慨、悲歎。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菜于移。其後氏焉。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以牛車薄簀載柩還歸。讁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集解〕沈欽韓曰。此如今之鋪卒齎公文者。世說俗誕篇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蓋郵卒本雇人爲之。今震諸子以罪謫使代也。歲餘。順帝卽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集解〕沈欽韓曰。隸釋沛相楊統碑。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帝嘉其忠臣之裔。詔拜郎中。是不獨二子爲郎。又恩及其孫。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其一尚存。〔集解〕先謙曰。官本一作碑。是。在今縣東三十里潼關西七里是。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上天降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集解〕惠棟曰。太尉碑云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山相。次秉。次奉。黃門侍郎。洪适曰。碑載震諸子官祿凡四人。而傳云五子。誤也。棟案世系云。太尉五子。牧、里、讓、秉、奉。周壽昌曰。傳與碑不及里者。或未仕早夭。故不載也。長子牧。富波相。富波縣屬汝南郡。〔集解〕惠棟曰。世系云。牧字孟侯。太尉碑云。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案統碑云。統少有令問。順帝特召為郎。歷常山長史。犍為府丞。鯛陽侯相。金城太守。車騎將軍從事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以靈帝建寧二年卒。牧孫奇。〔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八十一謝承書云。奇字公挺。震之元孫。少有志。不以家勢為名。交結英彥。不與豪右相交通。於河南緱氏界中立精舍。門徒常二百人。書鈔五十八謝承書云。奇字公緯。與御覽異。靈帝時為侍中。〔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五十謝承書云。奇通經。才性敏暢。入補侍中。天子所問。引經據義。靡不條對。帝常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為強項令也。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魏志曰。繇為黃門侍

郎。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爲陽成亭侯。亮舊宅在門鄉縣西南。〔集解〕錢大昭曰。此潁川縣亭。案文當是追封奇爲陽成亭侯。以子亮襲爵。先謙曰。官本門作闕。是。震少子奉。〔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奉字季叔。城門校尉中書侍郎。案中書當作黃門。奉子敦。篤志博聞。議者以爲能世其家。敦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河東郡。建安二年。追前功封蓩亭侯。郡國志。桃林縣有蓩鄉。音莫老反。〔集解〕惠棟曰。郡國志。宏農郡宏農縣有桃邱聚。故桃林有蓩鄉。桃林非縣名。註訛。洪頤煊曰。劉玄傳與赤眉戰於蓩鄉。李賢注續漢志。弘農有蓩鄉。得之。

震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集解〕惠棟曰。蔡邕楊公碑云。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秉拜侍御史。多所彈糾。名由此顯。京城咸稱有宰相之才。頻出爲豫、荊、徐、兗四州刺史。〔集解〕惠棟曰。碑止云遷豫州、兗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集解〕惠棟曰。此卽任城孝廉景慮事。謝承書序入延熹三年免官後。桓帝卽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侍講也。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

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胥府舍。胥、梁冀子也。(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云。幸梁不疑府。梁冀子爲河南尹。在元嘉初元之後。袁紀是。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左傳閔子騫之詞。(集解)河焯曰。注誤以閔子馬爲子騫。此傳寫致然。文選注中亦如之。王補曰。袁紀此下有乃者暴風迅疾。殆必有異。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集解)惠棟曰。高誘云。聞雷聲。頓纇自拍。解謝告也。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馳。與此文稍異也。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清室。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也。故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萃卦辭也。假、至也。假音格。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爲杼所殺也。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集解)王補曰。袁紀作私從意志。日般遊諸臣之家。降亂尊卑。等威無序。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侍衞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閒。執戟立于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也。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奕世受恩。奕、猶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奕上有臣字。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

識。〔集解〕王補曰。袁紀作光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并以病乞退。〔集解〕先謙曰。官本井作秉。是。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集解〕沈欽韓曰。袁紀、李雲事在二年。此傳與紀同在三年。然誅梁冀。立皇后。皆在二年。雲上書指此二事。當從袁紀。推校第五種及秉傳。定在二年。則紀言三年。單超死事無齟齬也。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集解〕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齎錢百餘萬。就以餉秉。秉閉門距絕不受。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集解〕錢大昕曰。案第五種傳。以匡爲超兄子。宦者傳、以爲超弟子。以臧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衞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究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尙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左傳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於是魯多盜。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集解〕王會汾曰。案左傳、文公十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但杜氏注。不言莒僕名黎比。又與此文不相當。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命令得逃竄。〔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命字。是。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爲國害。乞檻

車徵匡老殿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 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 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在字． 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七年．黃瓊薨．秉乃爲太尉．范書不載瓊爲太尉．又在五年．未詳孰是． 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任．謂保任． 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集解〕先謙曰．官本作錯．是． 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埶．而今枝葉賓客．〔集解〕通鑑胡注．枝、葉．謂中臣族親也． 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

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集解】通鑑胡注。言各官實覈所部。以當斥罷者。言之公府。更察其遺漏者。續上狀。使無有佚罰者。帝從之。於是乘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乘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三署郎、解見安帝紀。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乘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乘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南陽郡。荊州所部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延熹三年五月甲戌。詔曰。汝南太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皆封列侯。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乘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邦設都。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曰郎位。積聚也。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皋陶誡虞。在於官人。

尙書。臯陶誠舜曰。在知人。在官人也。(集解)惠棟曰。蕭思云案今尙書。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此異也。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言宣王官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去之。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臧累億。牂牁男子張攸居爲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入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捶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糾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尙茲。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爲秦相國。僭富於王室。尙猶加也。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

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曰。佞人來。後晉莊公取齊淫女。卒爲後敗。四佞、卽四凶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其作甚。是。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畀、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集解〕劉攽曰。正文有當作豺。注無他說。知與詩同。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召秉掾屬問之。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尚書詰掾曰。夫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左右。何所依據。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曷爲此。逐君側之惡人也。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左傳曰。晉寺人披言也。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爲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至。不爲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集解〕惠棟曰。蕭思曰。秉對春秋趙鞅以下。所謂經典也。鄧通以下。所謂漢制也。棟案袁宏紀。何敞謂宗由曰。春秋稱三公爲宰者。言無所不統也。前書翟方進云。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也。又百官公卿表曰。三公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

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秉盡心正諫、退而削草、雖子弟不知也。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此下又云天下稱爲名公。八年薨。〔集解〕惠棟曰、碑云、八年五月丙戌薨。風俗通云、六月九日未明暴薨。未明、謂雞鳴時也。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集解〕惠棟曰、太尉楊公碑及文烈楊公碑皆云字伯獻。袁宏紀字子獻。沈欽韓曰、謝承書作伯欽。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嘗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賜與劉寬、劉濟侍講於華德殿。蘇輿曰、楊震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賜傳家學、則所習爲小桓君章句也。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虵見御坐。〔集解〕惠棟曰、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夏、云青蛇見于御坐軒前。袁宏紀建寧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見。惟五行志云熹平元年甲午、青蛇見御坐。通鑑考異從袁紀。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

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尚書。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集解〕惠士奇曰。周官眡祲十日想。以此。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于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爲女子之祥也。故春秋兩蛇鬭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爲鄭君。後雍糾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鬭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傅瑕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恩施惠。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傅瑕。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集解〕惠棟曰。案左傳乃子儀。非昭公也。賜據洪範五行傳。故與左傳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昔周公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也。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洪範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榮耶。女謁行耶。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集解〕惠棟曰。濟、止也。先謙曰。官本洪範作說苑。是。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

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 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 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后嬖寵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豔妻煽方處也。 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熒惑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 二年。代唐珍爲司空。 〔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熹平二年正月。司空宗俱薨。二月。以光祿勳楊賜爲司空。七月。司空楊賜免。太常唐珍爲司空。是賜代宗俱而珍代賜也。傳誤。 㠯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爲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㠯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 蒸、衆也。 故立君長。使司牧之。 司、主也。牧、養也。 是㠯唐虞兢兢業業。 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臯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周文日昃不暇。 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 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 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 㠯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埶者。旬日累遷。守眞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訓作。 詩小雅曰。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埶。極槃遊之荒。 槃、樂也。詩云。槃于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政事日隮。 許規切。〔集解〕惠棟曰。古隳字皆作隮。魏大修孔子廟碑云。百事隮壞是也。俗皆作隳。 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 二祖、高祖、光武也。詩云。文王既勤止。 追慕五宗之美蹤。 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也。 而欲㠯望太

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襲積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宜絕慢慠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愼貫魚之次。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言王者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惠棟曰。板謂板詔。卽尺一也。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也。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凸胸。皮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謁宣王。舉手撫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于山林。諂諛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政。此四殆也。〔集解〕沈欽韓曰。列女傳壯作指。凸作出。行作衒。四十。新序及初學記並作三十。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謹自手書密上。〔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謹自手書阜囊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蜺。〔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嘉德殿前有青赤氣。沈欽韓曰。衆經音義引郭注與此同。今釋天注無其語。詩正義。爾雅疏。引作音義。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西有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曰。祥異禍福所在。〔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幃中爲都坐。漏下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

東省出。就都坐。東西十門。劉寵、龍訓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起就坐。又人各二處。給筆硯爲對。

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

張禹、成帝時爲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屬少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少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給事中也。

朱游欲得尙方斬馬劒㠯理之。固其宜也。

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尙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

吾㠯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㠯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㠯昌。或得神㠯亡.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黔遂。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也。

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

韓詩序曰。蝃蝀。刺奔女也。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蝃音帝。蝀音東。〔集解〕先謙曰。官本音東作音董。

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㠯色親。

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注曰。蜺、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

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㠯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 孰成也〔集解〕惠棟曰指嬖倖也公羊傳云季氏之惡已孰矣 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 春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霓見宋均注曰投霓投應也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漢終于四百年解見獻帝紀 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 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作升者誤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 上繫之詞則效也 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㠯蟲篆小技見寵於時 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集解〕沈欽韓曰晉書衛恆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李壁王文公詩注時天下工書者皆聚於鴻都門 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 尚書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孱功 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 〔集解〕惠棟曰松後為奉車都尉見劉陶傳 任芝居納言郄儉 〔集解〕惠棟曰三國志注儉字正祖 梁鵠 〔集解〕惠棟曰三國志注鵠字孟黃安定人 俱㠯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 楚詞曰冠履兮雜處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

蕩之作。虺蜴之誡。〔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癉。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注云蜴蠑螈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譴女之詞解見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愼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銷復之。〔集解〕惠棟曰。漢時易家言災異者有變復之說。〕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也。〕斷絕尺一。〔〔集解〕蘇輿曰。事由中下者爲尺一。光武時以尺一出陳升是也。（見儒林傳）然不常用。其職在尚書者。詔板宜有定式。除拜諸令由府具板。經上覽乃下。自宦妾用事。乃借尺一之名行之。桓帝時竇武諫言黃門侍郎自造制度。妄爵非人。（見武傳）靈帝時乳母趙嬈及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詔事竇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故陳蕃請尺一選擧委尚書三公。（並見蕃傳）陽球自司隸校尉徙衛尉。曹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見球傳）而李雲上書亦言尺一拜用。不經省御。蓋此等詔書上不經天子。下不歸臺閣。殆如唐世斜封之類。故賜請斷絕尺一。又云割用板之恩也。〕抑止盤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集解〕先謙曰。官本弭作彌。同。〕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慺慺、猶勤勤也。音力侯反。〕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爲司徒。〔〔集解〕沈欽韓

曰。案文當有二年冬三字。此傳與紀並云從光祿勳爲司徒。袁紀作太常。帝欲造畢圭靈琨苑。〔集解〕沈欽韓曰。袁紀爲三年事。其年夏。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詔問司徒楊賜。對曰。虎者金行參伐之精很戾之獸也。今在位率多貪暴殘酷虐乎。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集解〕惠棟曰。韋昭國語注、[illegible]猶有也。先謙曰。東觀記人作民。此皆避唐諱所未及囘改者。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乂也。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孔子曰。禹惡衣服。卑宮室也。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也。以慰下民之勞。〔集解〕先謙曰。官本慰作尉。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集解〕錢大昕曰。案中常侍惟宦者爲之。樂松初爲鴻都文學。（見酷吏陽球傳）繼爲侍中祭酒。（見蔡邕傳）又爲奉車都尉。（見劉陶傳）皆非宦者之職。賜前上書言樂松處常伯。漢人稱侍中爲常伯。則松官侍中明矣。此云中常侍。誤也。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爲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人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猶以爲小。

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集解〕惠棟曰。王懋云。世說擧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于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樂松擧其大要耳。揚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明以文王之囿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眞百里哉。章懷不深攷耳。 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吕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具曰襲。 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金錯。以金間錯其文。 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吕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吕誑燿百姓。天下繈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吕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 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 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所注之籍錄。 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帝感悟。遂下詔云。大司馬楊賜。敦德允元。忠肅恭懿。親以尚書侍講。累評張角始謀。禍釁未彰。賜陳便宜。欲緩誅夷。令

德既光。嘉謀恨然。詩不云乎。無德不報。無言不讐。故褒成君孔霸。故太尉黃瓊。侍講先帝。並宜茅土之封。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濟字元江。細陽人。濟、張輔曾孫。並入侍講。〔集解〕官本考證曰。宋本作俱入侍中講。入侍下不得再加中字。宋本不可從。自吕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吕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吝、恥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人。言皋陶不預其數者。蓋恥之。遂固辭。〔集解〕沈欽韓曰。蔡邕楊公碑。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明折獄。據碑所云。似賜已經爲廷尉也。吕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爲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卽皋陶謨九德。三葉宰相。輔國吕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詩大雅曰。文王初載。毛萇注云。載、職也。遂階成勳。吕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衮職。弭難乂寧。雖受茅土。未答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前書。張禹爲丞相。以老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

（三公下。）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也。同朱輪輿不巾不蓋。萹矛戟幢麾。萹音側事反。萹謂插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同作彫。是。）前後部鼓吹。又敕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轓。朱斑輪。鹿文飛軨。九斿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劍持棨戟。爲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劍車道。主簿、主記。兩車爲從也。〔集解〕劉攽曰。注案後漢志文。此不合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此文少督盜賊三字。又少一三字。又誤導字也。蓋門下五吏。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主簿一。主記一。凡五車也。）公卿已下會葬。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禮。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鄭玄注云。祥、吉也。言其漸即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華嶠書曰。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翹辜榷。解見靈帝紀。）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集解〕官本考證曰。楊應作陽。）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爲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代黃

琬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違、避也。〕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集解〕惠棟曰。石包室中之讖也。蘇竟與劉龔書曰。孔丘祕經爲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蓋此類也。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遷都於亳。殷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五遷也。〕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書曰。四方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麋沸之亂。〔如爨粥之沸也。詩曰。如沸如羹。〔集解〕先謙曰。爨通作靡。〕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避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也。〕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

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集解〕沈欽韓曰。帝紀。卓爲相國在中平六年。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埶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集解〕惠棟曰。播後爲廷尉。李傕之亂。爲所殺也。以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卽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衞主。崎嶇危難之閒。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集解〕通鑑胡注。彪傳。彪子修。袁術之甥。彪蓋娶于袁氏也。惠棟曰。古文苑載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又楊夫人答書。稱彪袁氏頓首。是也。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集解〕王鳴盛曰。魏志滿寵傳作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時彪已以疾罷。而天子都許。彪亦在許。寵方爲許令。縣獄者。許縣獄也。劾以大逆。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衆。〔集解〕劉攽曰。案此注當在見操曰下。又當云融見操曰云云。少融見曰三字。將作大匠孔融聞之。

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操曰此國家之意〔集解〕通鑑胡注國家謂帝也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緌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縉者淺赤言帶之色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穿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爲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操不得已遂理出彪〔集解〕沈欽韓曰滿寵傳彪付縣獄荀彧、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太祖卽日赦出彪

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爲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傅封臨晉侯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集解〕通鑑胡注攣閻緣反牽縮也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爲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操爲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典略曰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集解〕沈欽韓曰世說捷悟篇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卽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又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椑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太祖意同。衆稱其辨悟。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集解〕先謙曰嚴謂治裝。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廉、察也。〔集解〕沈欽韓曰世說注文士傳修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案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慚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修。於此忌修。且已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集解〕沈欽韓曰魏志注典略曰二十四年秋。以修前後漏洩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是時。臨淄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古文苑操與彪書曰。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

吾制鍾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卽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卽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楊修集二卷。錄一卷。及魏文帝受禪。欲吕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受光祿大夫。〔集解〕先謙曰。官本受作授。是。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吕賓客之禮。〔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爲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沈欽韓曰。魏志黃初二年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裴注。秩中二千石。愚案彪之苦節幽貞。始終如一。在魏代欲飾美談。以掩篡迹。若著於彪傳。徒穢清名。袁紀削之。斯爲得體。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論臣當輔君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者下論作諭。是。誠吕負荷之寄。不可吕虛冒。負荷之寄。周公、霍光之儔。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直方吕臨權枉。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也．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易曰．德積載．載、重也．繼踵宰相．

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韋賢、平當父子．並相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言世為國柱臣也．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忒、差也．修雖才子．渝我湻則．

渝、變也．〔集解〕劉攽曰．案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敍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揚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也．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王鳴盛曰．震、秉、賜、彪．四世名德．彪為操所忌．幾死得免．修當遠去權勢．韜晦以避之．反為操總知內外．與丕、植親昵．又數炫其才於操．死非不幸．袁紀言自震至彪．皆儒素相承．孝友篤誠．不忝前烈．修有俊才．而德業之風盡矣．意與范同．先謙曰．古从木从手旁之字．多通作．揚雄即楊雄也．說詳雄傳．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四校補

楊震傳。宏農華陰人也。地詳獻紀。

銜三鱣魚、注。鱣字皆作鱓。官本注無字字。

舉茂才四遷。集解沈欽韓曰。至四字衍。案范書凡言舉孝廉茂才。幾遷皆上溯始仕經過吏職數之。漢世察舉。率歸吏職。故世祖詔書亦云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也。舉孝廉者。例爲郞。舉茂才。例爲令。郞、令。卽所遷之官。孝廉、茂才、非卽官。非有前官。則不得言遷。震始仕由州而郡。而大將軍府。而襄城令。乃爲荆州刺史。蓋已歷四遷矣。沈謂四字爲衍。誤也。

步從至太陽。注。太陽縣屬河東郡。今解州平陸縣東北。續漢志太作大。地理韻編。太陽北魏縣。今地同大陽。

秉字叔節。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七引張璠漢記。作字叔卿。

唯人自召。官本自作所。

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尙列其誡。注。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爲杼所殺也。案穀梁宣九年傳、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甯儀行父亦通其家。十

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十一年楚人殺夏徵舒楚子入陳注引左傳齊事似未合

特蒙袁識。案袁字疑當作表

出爲右扶風。柳從辰曰袁紀謂梁冀怨秉出爲扶風太守 太尉黃瓊。柳從辰曰太尉袁紀作太常又袁紀載秉上疏在元嘉元年而瓊爲太尉在永興二年則作太常是也案本書桓紀元嘉元年十一月後置閏瓊於閏月始由太常爲司空亦與袁紀合

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柳從辰曰袁紀云當冀之時抑而不用

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㠯諫受罪集解沈欽韓曰 至 事無齟齬也。案李雲傳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並封列侯立掖庭民女爲皇后數月閒后家封者四人據桓紀誅冀立后封單超等皆在延熹二年八月以後再數月閒迫年終矣雲由縣露布上書或仍在二年至逮雲至洛陽獄雜考定罪固當至三年也則此傳言雲㠯諫受罪紀言雲下獄死均屬之三年非有誤也沈謂當從袁紀而袁紀亦係承二年事終言之何可過泥至第五種爲單超所陷事本在前任方突獄亡走事又在後觀此傳文以先是二字別之似與超之死原無齟齬且於李雲事亦無涉沈乃謂推按第五種秉傳定二年則紀言超死事無齟齬豈其然哉

匡、盧秉當窮究其事。官本究作竟

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七年。黃瓊薨。秉乃爲太尉。柳從辰曰。袁紀書瓊薨。與本書瓊傳卒年合。但本書桓紀。延熹四年。太尉黃瓊免。劉矩代。五年。太尉劉矩免。楊秉代。與此傳抑無不合。若據范書。瓊四年已罷太尉。袁紀於七年書太尉黃瓊薨。爲故太尉矣。案袁紀與范書不符處儘多。原不礙爲異。惟七年書太尉黃瓊薨。不免有誤。據瓊傳。瓊罷太尉之後。尚曾一爲司空。卽書前官。亦不當仍書太尉矣。

秉劾奏參。注。應揰殺。官本注揰作揰。同。

必求事中傷。沈銘彝曰。唐書苗晉卿傳。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術行。

賜字伯獻。集解。惠棟曰。至袁宏紀。字子猷。柳從辰曰。今袁紀作字子獻。又東觀記作字伯獻。與此傳同。

休徵則五福應。注。四曰攸好德。官本注。攸作逌。案前書五行志。彝倫逌敘。攸亦作逌。知古書通作。

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昔周公承文王之盛。柳從辰曰。今袁紀。公作王。又三家詩義集疏引作周康王。是今本王上仍脫康字。案關雎之作。古今文說各不同。惠據袁紀作周公晏起。洵一異說。然周南本承文王之化。而繫之周公。此文又僅言夫人不鳴璜而不及后。疑亦有所據。

終濟亢旱之災。集解惠棟曰、濟、止也。案濟、度也。訓止義窒。

般戊宋景、其事甚明。注、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案此从木之穀、非从禾之穀。各本注皆未正。

極槃遊之荒。注、詩云、槃於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柳從辰曰、槃于遊田、乃尚書無逸篇文。詩云當作書云。書曰當作又曰。案注引書無逸文是也。惟當引作不敢槃于遊田。如僅引末四字、是西京賦句、非書文矣。至內作色荒二句、乃晉世所出僞古文、則非桓君章句所有也。且使僞古文而可引、則引乃槃遊無度不反勝無逸篇文乎。當改云、詩云、好樂無荒。孟子、從獸無厭謂之荒。

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注、擧手撫膝。官本撫作拊。柳從辰曰、作拊與列女傳合。新序作肘膝。案爾雅釋訓、辟、拊心也。釋文、拊本亦作撫。知撫拊古通作。列女傳舊亦作撫。

後坐辟黨人免。案靈紀、免在六年十二月。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嘉德殿前有青赤氣。柳從辰曰、袁宏紀、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溫明殿庭中有黑氣長十餘丈、形貌似龍。案袁紀所載、與續志投蜺合、而與此傳文注迥異。惠氏獨引謝承書者、以殿名既同爲嘉德、而青赤兩色、又卽注引郭璞爾雅說所謂雙出者、於傳文虹蜺均有證明也。羽翼范書、足稱補注矣。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至給筆硯爲對。案邕集所記、已見本書邕傳。虹蜺事卽特旨密問者也。據

本書桓紀。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所御溫德殿庭中。七月壬子。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實各爲一事。章懷彼注。於青虹之見。曾引賜傳云墮嘉德殿前。是此傳所傳乃七月壬子事。而續志及袁宏紀皆誤合六月丁丑事爲一事。則虹與氣無別矣。

或得神呂昌。注。商之興也。檮杌次于平山。官本平作丕。案平乃丕之譌。

蜺之比無德吕色親。注。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錢大昭曰。易稽覽圖云。黃之比。知善不舉。青白之比。疑也。黑之比。不掩惡也。白之比。弱也。霓之比。無德吕色親也。案蜺霓古通作。

不念板蕩之作。注。下民之辟。官本注民猶作人。

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至則修身。沈銘彝曰。先君雲門隨筆云。應劭風俗通。晉文公出獵。見大蛇。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家。士修身。與楊賜傳略同。乃知漢人傳述固有此語。今案賜引周書。當爲逸周書文。今已無可考。見沈氏雲門筆記引風俗通文。據御覽九百三十三。乃賈誼書語。文亦小異。並見新序。

中常侍樂松。集解。錢大昕曰。至漢人稱侍中爲常伯。則松官侍中明矣。案錢大昕氏以樂松本鴻都門學生。非宦者。歷官亦非宦職。不得爲中常侍。其論不爲無見。至謂漢人稱侍中爲常伯。可證中常侍爲侍中之誤。則非也。賜前上書。謂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則兩人必非同一官。使樂松果與任芝同官侍中。則傳可云以問侍中任芝、樂松。無再於樂松上複出侍中之理。且侍中祭酒。位在諸侍中之上。尤不應先任芝而後樂松。此以史文言之而知其不然也。漢人稱侍中爲常伯。稱中常侍亦曰常伯。本書襄楷傳。謂宦者當給使。主市里。今乃反在常伯之位。則據非其位久矣。又朱暉傳。朱穆疏云。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

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賜謂樂崧處常伯。其辭正與穆疏同。安見常伯必爲侍中乎。雖前書谷永傳云。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顏注。常伯、侍中也。然蔡質漢儀謂侍中常伯。必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者。豈於先王之道。君臣之義。尙待學知。則顏說亦未盡確矣。此以他傳證之。又知其不然也。納言、謂尙書也。若如錢氏之說。以賜前上書所稱爲準。則改樂崧爲侍中。必並改任芝爲尙書。否則仍不能盡合。竊謂傳於侍中任芝之下。別出中常侍官名。其官名定不誤。或者人名有誤。非樂崧耳。（劉陶傳奉車都尉樂松。亦疑人名有誤。另詳陶傳挍補）否則直是松募宦者之得地。援前世參選士人之例。請試爲之也。賢如欒巴。猶嘗給事掖庭。況世亂主昏。憸人腐身羆子以求媚。優爲之矣。亦何足怪耶。

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注。猶以爲小。不亦宜乎。官本注猶作人。

下詔封賜臨晉侯。注。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今同州府大荔縣治。

於此忌修。至遂因事殺之。集解。顧頗恨恨。恨恨疑恨恨之誤。

司空張濟。注。濟、張輔曾孫。柳從辰曰。注輔乃酺之譌。各本皆未正。案濟爲酺曾孫。已見酺傳。此注措辭略不照顧。又兩出濟名。均有未合。

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爲司空。其月卒。案靈紀。薨在十月庚寅。

七在卿校。侯康曰。據本傳。賜再爲少府光祿勳。一爲太常。一爲越騎校尉。凡六在卿校。惟並是尉數之。其數適合。案本傳言拜賜尙書令。數日出爲廷尉。後云遂固辭。是已嘗爲之。固辭乃罷。故蔡邕楊公碑。仍數廷尉也。否則當云遂固辭不拜。不僅云遂

固辭矣。

宮室焚蕩。官本蕩作燒。

修、字德祖。官本修字不提行。

遂因事殺之。注續漢書曰、至時年四十五矣。侯康曰。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云。小兒違越。分應至此。憐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據此則修卒時似才至四十五也。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淸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卽位．以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爲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委、謂委輸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爲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爲勃海王．奉鴻祀．悝、蠡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集解〕官本考證曰．祀．北宋本作嗣．惠棟曰．案文當作祀．延熹八年．悝謀爲不道．

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爲癭陶王。食一縣。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爲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颯、音立。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悝交通。剽、疾也。王甫司察。〔集解〕先謙曰。司伺通。官本作伺。以爲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盧獄也。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悝。悝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悝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集解〕沈欽韓曰。今汝寧府信陽州西北。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于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昌、文帝時爲中尉。以代邸功。封壯武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宋揚傳。宋義後有宋昌。會稽典錄云。昌宋義孫也。

父揚。〔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楊。考證云，案楊北宋本作揚。㠯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揚恬于榮勢，不願仕宦，專以奉親色養。揚姑卽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集解〕惠棟曰，馬后母藺夫人，揚姑適藺氏。馬后聞揚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宮，甚有寵。肅宗卽位，竝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小貴人。明年，立爲皇太子，徵揚爲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㠯貴人姊妹竝幸，慶爲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比陽主，東海王彊女。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問也。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㠯菟爲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集解〕通鑑胡注，續漢志中藏府有承祿署。竇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㠯奉宗廟，爲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乎。左傳，衛石碏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

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爲淸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尙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母。如母者。貴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爲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集解〕通鑑胡注。丙舍。宮中之室。以甲乙丙丁爲次也。續漢志。南宮有丙署。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傅致其事。傅讀曰附。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續漢志曰。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之。勑掖庭令葬于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集解〕惠棟曰。袁紀。幷葬于濯龍中。案延平元年。袁紀。慶上書求葬于樊濯中云云。則樊濯在濯龍宮之地也。濯龍在北宮。見續漢志。於是免揚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揚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揚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卽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爲比。常共議私事。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

令慶傳語中常侍鄭衆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牣其第。又賜中傅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曰、中傅、官名也。〔集解〕先謙曰、官名也、官本作宦者也。惠棟云北宋本作宦者名。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分、半也。約勑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常泣向左右、以為沒齒之恨。沒、終也。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為郎。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集解〕惠棟曰、夏四月甲子也。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

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國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仁兗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集解〕惠棟曰。北音讀宿爲須。故宿留一作須留。然宿留之宿。前輩皆讀爲秀。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衞訢、私爲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集解〕沈欽韓曰。案志。當是特置內史。王國自有中尉。不獨清河。然前書既云。中尉如郡都尉職。東京省都尉。而不省中尉。則未曉。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並爲清河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至京師。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魯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事見孫卿子也。〔集解〕劉攽曰。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案文少一曰字。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爲也。尚書曰。垂拱仰成。尚旣以薄祜。〔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邕以薄祜。二親早喪。錢大昭曰。尚字係上注文。誤作大字。先謙曰。官本無尚字。上注作尚書曰。是。屬遭大憂。屬、近也。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煢煢、孤特也。屏營、彷徨也。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

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吝。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召殤帝繈抱。遼慮不虞。繈、以繒帛爲之。卽今之小兒綳也。綳音必衡反。留慶長子祜。〔集解〕惠棟曰。依說文當作祐。與嫡母耿姬。〔集解〕惠棟曰。耿寶女。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祜爲嗣。是爲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姊字大娥。犍爲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也字。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集解〕惠棟曰。王愔載入文字志。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傅母以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于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埤音婢。〔集解〕惠棟曰。埤與卑古字通。見李翕碑。師古曰。埤謂下地也。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已。〔集解〕惠棟曰。欒史云。郡國記曰。隋清陽城內有清河王慶陵。在今清河郡東南二十里。故歷城是也。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沒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尙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

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集解〕惠棟曰。時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故云副也。沈欽韓曰。續志大長秋屬有中宮謁者令中宮謁者、此中謁者乃省文。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彊葬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集解〕沈欽韓曰。據此。則王請葬宋貴人冢旁不遂也、水經河水注。甘陵、是周之甘泉市地也。陵在瀆北。邱墳高巨。雖中經發壞。猶若層陵矣。一統志。甘陵在廣平府清河縣東南三十里。俗名英陵。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爲盛鄉侯。分清河爲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爲廣川王。〔集解〕惠棟曰。時分置廣川王國也。沈欽韓曰。一統志。在冀州棗強縣東三十里。子女十一人。皆爲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是爲恭王。寵。卽千乘王伉之子。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奉祚。爲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爲太上皇。宣帝號父爲皇考。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戾太子事遇害。帝卽位。追尊皇考立廟。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太宗、謂繼嗣也。左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太改大。是。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諡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

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集解〕惠棟曰。應劭云。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厝。改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衞。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以廣川益淸河國。尊耿姬爲甘陵大貴人。又封女弟侍男爲涅陽長公主。〔集解〕惠棟曰。適細陽侯岑熙。彭元孫也。別得爲舞陰長公主。〔集解〕惠棟曰。適高密侯鄧褒。禹元孫也。久長爲濮陽長公主。〔集解〕惠棟曰。適好畤侯耿良。弇曾孫也。直得爲平氏長公主。〔集解〕惠棟曰。適虎賁中郎將來定。歙兄孫也。餘七子並早卒。〔集解〕先謙曰。官本子作主。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謚宋揚爲當陽穆侯。當陽、今荆州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宋揚傳云。永寧元年。遣大鴻臚持節至墓所。追封當陽侯。揚四子皆爲列侯。〔集解〕惠棟曰。衍先封盛鄉侯。案東觀記宋揚傳。建光元年。封俊爲長垣侯。餘無攷。沈欽韓曰。宋俊亦見水經注七。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爲淸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集解〕劉攽曰。案文少延平兩字。子蒜嗣。沖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爲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集解〕王補曰。袁紀。梁冀欲立幼主而專其權。

與太后定策禁中。罷歸國。蒜爲人嚴重。動止有度。〔集解〕王補曰。袁紀。時清河王蒜年二十餘。最有名德。大臣歸心 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集解〕蘇輿曰。義當作議。 而曹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集解〕洪頤煊曰。李固傳。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甘陵魏郡皆與清河相近。此作南郡。誤。朱穆傳作嚴鮪 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暠。將至王宮司馬門。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 曰。當立王爲天子。暠爲公。暠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暠。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集解〕惠棟曰。天文志。徙爲犍爲都鄉侯。薨。國絕。 自殺。立三年。國絕。〔集解〕王補曰。東都之亡。自桓帝始。桓帝之立。由梁冀貪立幼主。故清河王蒜名德著聞。再議嗣立。而輒爲冀所扼。卒以誣劾貶爵自殺。漢於是不復振矣 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爲甘陵。〔集解〕惠棟曰。建和二年改。 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爲甘陵王。安平王德、河閒王開子。〔集解〕惠棟曰。經縣屬安平 奉孝德皇祀。是爲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爲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以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

年。薨。嗣子爲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爲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爲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薨。賻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爲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爲濟北王。是爲釐王。釐音僖也。〔集解〕惠棟曰。戰鄉疑作剛鄉。錢大昕曰。和帝紀封故濟北王壽子安爲濟北王。無國字。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爲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毁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集解〕周壽昌曰。枇、沐、卽櫛沐也。廣韻。枇音俾。細櫛。釋名。枇其細相比也。體生瘡

壓。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尙書盤庚之辭也。言以道德明之。使競爲善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戶封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給事黃門侍郎劉曄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云云。安得有十一年國除之事。當是二十一年耳。

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集解〕沈欽韓曰。續志。河間國治樂成縣。此云分樂成者。以光武嘗省河間入信都。永平中信都又改名樂成。此言分樂成王國。仍爲河間國也。一統志誤讀。遂謂樂成、河間二國。並在樂成縣。不知樂城國自治信都。今冀州也。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集解〕惠棟曰。案文奉上有開字。續漢書云。開忠貞敬恭。聰敏畏愼。上以開小弟特親友愛。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爲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勝、和帝子。子德爲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黨、明帝子也。〔集解〕錢大昕曰。安帝紀。是年與平原王同封者。乃濟北王壽之子樂成王萇也。其明年爲建光元年。鄧太后崩。樂成王萇亦以罪廢。又明年爲延光元年。始改樂成國爲安平。封河間王開子得爲王。得與德本一人也。此傳蓋有脫文。不可考矣。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稱。故擢爲河間相。景到國

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峙、立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景爲河間相。恒食乾糒。妻子不歷官舍。五日一炊。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集解〕劉攽曰。王不服。案文少一王字。先謙曰。案劉意當作王不王服。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㠯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上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寃獄百餘人。政遂爲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爲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㠯爲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㠯爲平原懷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集解〕官本考證曰。王字疑當作玉。鄧太后紀。有宮人趙玉。惠棟曰。蔣杲云。中大夫疑作中大人。謀圖不軌。闚覦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貶爲都鄉侯。〔集解〕惠棟曰。案水經注。翼以永初

七年貶封也.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吕封翼.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爲大將軍梁冀所立.〔集解〕王補曰.史法罪梁冀也.是爲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陵在河間府獻縣治西南.縣志土人呼爲樂陵臺.蠡吾先侯曰孝崇皇.〔集解〕惠棟曰.沈約云諡法所不載者如孝崇皇之類是也.廟曰烈廟.陵曰博陵.〔集解〕惠棟曰.地理風俗記云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質帝本初元年.繼孝沖爲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漢末罷.還安平.沈欽韓曰.一統志陵在保定府蠡縣東二里.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吕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爲孝崇博園貴人.〔集解〕惠棟曰.隃麋侯耿援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當是翼之女無攷.吕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吾三縣爲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吕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集解〕劉攽曰.案紀長作萇.他書亦然.明此誤.長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愼

園貴人陵曰愼陵。〔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二王陵在獻縣東南、卽敦陵、愼陵也。魏書地形志、樂成有二王陵。廟曰奐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集解〕錢大昕曰、案光武子有濟南安王康、此濟南王亦名康、先後同國同名、亦可疑也。（御覽引續漢書、此濟南王名庾。）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贇嗣。建安十二年。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集解〕惠棟曰、開爲孝王六世孫、不應與始封之祖同諱、有誤。立十三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集解〕沈欽韓曰、據此文、城陽乃濟陰郡之成陽縣、在今曹州府濮州東南者是也、非省入琅邪之城陽國。城陽國、今莒州、此城陽當爲成。先謙曰、沈說是、城、成二志通作。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幷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廣宗在廣平府威縣東。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爲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幷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平原王葬、鄧太后悲傷命

史官述其行迹。爲作傳誄。藏於王府。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爲平原王。奉勝後。是爲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爲平原王。嗣。〔集解〕洪亮吉曰。案是以同祖兄弟相爲後。非也。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曰。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成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夭。秀謂成長也。〔集解〕惠棟曰。法言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李軌曰。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五校補

千乘貞王伉傳、改鴻封勃海王。案文。鴻封當作封鴻。

乃貶爲癭陶王。官本、癭作廮。案此字本以作廮从广爲正。而舊刻沿譌已久。不能悉挽其失也。

清河孝王慶傳。貴人、宋昌八世孫。柳從辰曰。東觀記。敬隱后宋貴人、以王莽末年生。遭世倉卒。其母不舉。棄之南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于道南。聞有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紆翼覆之。沙石滿其口。鼻能喘。心怪偉之。以有神靈。遂取而持歸養。長至十三歲。乃以歸宋氏。

心內惡之。柳從辰曰。東觀記。竇皇后以貴人名族。節操高妙。心內害之。欲爲萬世長久計。陰設方略。譖毀貴人。

皆承風旨。官本。風作諷。

垂拱受成。注垂拱仰成。成字。原本漫漶。略似恃字。據尙書注疏本正。官本注不誤。

與王合葬廣邱。集解。沈欽韓曰。據此。則王請葬宋貴人冢旁不遂也。柳從辰曰。袁宏紀。慶求葬於樊濯中貴人冢旁。不聽。案以子祔母。於禮無徵。天子之妃。尤

不得以諸侯祔貴人又姊妹同冢其能無嫌乎是慶之請本不可聽非和熹寡恩也慶徒痛母之未得有祠堂思合食已祠然貴人未得爲清河太后亦無由食於慶祠厥後敬隱追尊典禮既備置園立廟亦足慰慶孝思於無窮矣

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案文清河上少一之字

餘七子並早卒故不及進爵。案安帝女弟自郎孝王子女爲鄉公主者及是進爵爲長公主也七子合上涅陽、舞陰、濮陽、平氏四主仍爲十一人也惟班始尚孝王女陰城公主爲順帝之姑永建五年始殺之見班超傳及順紀紀注引東觀記陰城公主名賢得此自當在十一主之內既非早卒而傳不數誤也

濟北惠王壽傳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謂仍用中興舊制不減也

河間孝王開傳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集解沈欽韓曰至此言分樂成王國仍爲河間國也。案前志河間國本治樂成故與弓高均自樂成國分出藉復河間國名也惟章帝崩樂成王黨始就國和帝立甫二年黨尊親罪狀未彰不容無故奪其二縣以封弟蓋實以鉅鹿之東光鄡易之否則黨初封及益封地皆不及鉅鹿何以罪發削地乃有東光鄡乎河間國當本爲十二城分自樂成國者二分自勃海者四分自涿郡者六也蠡吾故本屬涿自開分出以封子翼是以續志河間國僅載十一城耳

上案其罪注上奏上也音市上反。市上上字譌官本注作丈是

譖鄧騭兄弟及翼。翼原譌儀。錢大昭曰。當作翼。已據改。官本不誤。

貶爲都鄉侯。集解。惠棟曰。案水經注。翼以永初七年貶封也。據安紀。永初七年。平原王勝始薨。自七年至永寧元年。翼始嗣爲平原王。明年爲建光元年。太后崩。鄧騭、鄧遵並以譖自殺。翼乃貶封都鄉侯。水經注之謬。所當急正者也。

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錢大昭曰。碩、蠡吾侯翼之子也。翼以孝王子。出後平原王勝。建光元年。貶都鄉侯。遣還河間。勝傳云。安帝以翼爲嗣。不言有王碩嗣封。是平原國已改爲郡矣。其後翼復受蠡吾侯封。由孝王分國與之。故桓之封碩。紀云。奉孝崇皇祀。傳云。奉翼後。即追尊本生。亦止及翼與孝王。不及懷王勝。可見碩以帝兄特封。非繼絕也。熊方以碩爲紹封懷王。非是。案碩雖特封。而仍以平原爲國。實嗣父翼也。翼以平原貶封都鄉。碩仍以都鄉復封平原。復碩封即復翼封也。但與懷王勝則無與矣。帝兄當依紀作帝弟。已詳桓紀校補。蠡吾翼本兼兩封。其卒也。桓帝嗣封蠡吾。碩嗣封都鄉耳。紀文略。未言都鄉。故於傳互見之。

平原懷王勝傳、國除。沈欽韓曰。桓帝更封都鄉侯碩爲平原王。奉翼後。不可言國除。惟懷王自絕。案杜喬傳。楊匡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事在徐璜等誅梁冀後。平原有相。則國未除明矣。且碩國至建安十一年始除。而續志終列平原爲郡。亦志地之疏也。

有吳國者必其子孫。注其在今嗣君乎。平原作子。據左傳改。官本注不誤。杜預注曰。官本注曰作云。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張皓。〔集解〕惠棟曰。蜀志作浩。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集解〕何焯曰。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爲良六世孫。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猶爲六世孫也。又蜀志張翼傳。皓作浩。是翼之高祖。亦不言其出於留侯。如孔明之於豐。鄧芝之於禹。來敏之於歙也。惠棟曰。譜諜之學。淆於六朝。經情無稽傅託之說。於是張魯子孫。皆冒留侯之後。班氏不信馮商言張湯與留侯同祖。何其卓也。王懋云。余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嵩。嵩生睦。睦生皓。自不疑以數至皓。恰九世。吳國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張氏皆其後。白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渡江。始居于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耳。棟案如王懋之說。皓本良九世孫。乃千秋之元孫也。傳誤爲六世耳。睦爲蜀郡太守。子孫或居吳。或居蜀。無足異者。何氏之駁。未爲得也。文士傳云。世系曰睦字選公。高帝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皓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陵譚粲、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爲友。初。永元中。歸仕州郡。〔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初字。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爲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

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尙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詳審而平當也． 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爲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爲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爲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卽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 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及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 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尙書皐陶陳九德曰．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誼也． 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卽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集解〕王鳴盛曰．案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乃安帝時事．此乃以爲順帝．又彼言河間．此云清河．彼言騰伏尸都市．此言皓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亦不合．錢大昕曰．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此安帝延光三年事也．皓爲司空在順帝永建元年冬．又有趙騰以言事獲罪．因皓上疏諫．得減死一等．相距僅二載．姓名又相同．疑一事而傳聞異詞也．王補曰．錢說是也．說見楊震傳． 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

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前書音義曰。司空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騰等坐謗訕當誅。所引八十餘人。皆以聖賢明義爭之。咸稱平當。王補曰。范氏好據風俗通與華陽國志。惠氏所引。卽書傳孤證。不知其爲傳聞之說也。因年已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集解〕周壽昌曰。後漢年老不致仕者頗多。周舉傳。長樂少府朱倀年過八十。黃瓊以太尉卒官。七十九。李尤順帝時爲安樂相。卒年八十三。如皓以八十歲罷。八十三而復起。尤少見。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集解〕先謙曰。官本辟在爲上。考證云。別本作司徒辟高第。爲御史。周壽昌云。陽球傳。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蔡邕傳。卓爲司空。舉高第。補侍御史。文法俱相近似。毛本可從。又案王允傳。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或官本是據此改正也。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

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集解）惠棟曰八俊續漢書作八彥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集解）蘇輿曰案孫子九地篇方馬埋輪注埋輪持不動也馬融傳埋根行道以先吏士注埋根言不退傳亦謂駐車輪於此不肯之部非眞埋之於地也（陳虞寄與陳寶應書長驅深入擊馬埋輪）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

齒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信君曰。太后怫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 書御。京師震竦。御、進也。 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集解〕通鑑考異曰。帝紀。漢安元年九月。張嬰寇郡縣。又云。是歲嬰詣綱降。傳云。寇亂十餘年。則非元年九月始寇郡縣也。 冀乃諷尚書。㠯綱爲廣陵太守。〔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綱出宮垣。埋車。先奏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尸祿素餐。不堪其職。出城。又奏司隸校尉趙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臧穢濁亂。檻車送廷尉治罪。天子以乾、梁冀叔父。貶秩。免峻等。又奏詹相寇儀。儀自殺。威風大行。郡縣莫不肅懼。冀恨之。出爲廣陵太守。

因欲㠯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集解〕惠棟曰。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 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㠯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集解〕王補曰。通鑑。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罷遣吏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其事與韓愈曹成王碑討良相類。 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集解〕先謙曰。蓋卽嬰營外別爲會所以延之。 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 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㠯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㠯爵祿相榮。不願㠯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

赫然震怒荊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

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集解〕惠棟曰案此則嗣當作祀

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

〔集解〕通鑑胡注人以氣一出入之頃爲一息喘者息之疾音尺兗反

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㠯天地誓之㠯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綱謂嬰曰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親隴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爲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爲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

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

〔集解〕先謙曰據順帝紀九月張嬰寇郡縣後云是歲嬰詣綱降未詳何月也綱單車到郡自當在嬰寇郡之後通鑑依袁紀置嬰降事於八月下十月上恐非

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

相視也田並畔曰疇〔集解〕惠棟曰續漢書綱悉解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辭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千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沈欽韓曰寰宇記張綱溝在廣陵縣東二十里從岱石湖入四里至溝中心與海陵分界綱爲廣陵太守勸課農桑於東陵村東開此溝引湖水灌田以此立名

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

嘗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年四十六。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綱墓在眉州犍爲縣崌崍山東。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集解〕先謙曰。帝紀。永嘉元年。廣陵賊張嬰等復反。攻殺堂邑江都長。則嬰終非善良。而後人撫輯之者亦未盡得宜也。拜綱子續爲郎中。〔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綱子楨。郎中。楨弟續。尙書。續弟方。字公始。豫州牧。子孫數至大官。賜錢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尙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集解〕惠棟曰。袁紀。龔爲司隸。京邑肅然。有高名于天下。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

錄。功曹袁閬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㠯賢見引。不宜退㠯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閬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集解〕沈欽韓曰。世說注。汝南先賢傳、閬愼陽人。友黃叔度于童齒。薦陳仲舉于家巷。辟太尉掾。卒。世說言邊讓見袁奉高云。明府初臨。堯德未彰。劉孝標辨其未嘗爲太守也。惠棟曰。閬爲功曹。辟太尉掾。太守唐珍曰。今君當應宰府。宜選功曹以自代。因薦陳仲舉。珍即請蕃爲功曹。先謙曰。閬又見黃憲傳。永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集解〕汪文臺曰。文選劉琨勸進表注所稱王龔幹事遂陟鼎司也。㠯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愼。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止之。與此異也。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自實、自首其罪也。前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旦聞下太尉王公勑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前書曰。楊子雲曰。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爲苟得。但㠯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爲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歎

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去作決。是。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㠯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武作成。王會汾云。成帝監本作武帝。按薛宣、翟方進乃成帝時人。非武帝時也。從何焯校本改。惠棟曰。引分。如薄昭殺使者。文帝欲令引分是也。王公沈靜內明。不可㠯加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爲反。諸公莫敢爲言。唯郎中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有力也。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爲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㠯老病乞骸骨。卒于家。（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爲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子暢。

論曰。張晧、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外薦。（集解）先謙曰。官本外作升。是。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

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既㠯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卽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卽獻。勳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㠯不爲爲難乎。以不爲爲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爲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爲也。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爲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爲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按摩也。〔集解〕惠棟曰。孟子趙岐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諡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淯于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淯于長以太后姊子。爲九卿。翟方進爲丞相。獨與長交。稱薦之。然則立德者㠯幽陋好遺。顯登者㠯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集解〕沈欽韓曰。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柱下無朱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爲柱下史。朱文、畫車爲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永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集解〕惠棟曰。司隸校尉魯峻碑作暘。少㠯清實爲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

四遷尚書令。出爲齊相。齊王喜之相。〔集解〕惠棟曰。案黃琬傳。暢嘗爲御史中丞也。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爲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庸、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淸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爲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臧二千萬已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嘻音僖。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列女傳。紂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爲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集解〕沈欽韓曰。江鄰幾雜志引陳叔和云。呂覽過理篇。糟邱酒池肉圃。爲格雕柱而炮。注云。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卽炮格之事。作烙者。譌。索隱殷本紀引鄒誕生云。爲銅格。炊炭其下。烙明格之訛。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爲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

意。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臣爲南陽太守。視人如子。教化大行。〔集解〕先謙曰。官本教作其。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呑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呑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爲網漏呑舟之魚也。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迂、遠也。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以行也。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野人。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集解〕惠棟曰。廣雅云。懇懇、誠也。曹憲音苦艮切。不如行恩。孳孳求姦。〔集解〕通鑑胡注。孳孳猶汲汲也。未若禮賢。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之辭也。隨會爲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爲西伯。陰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以爲取辱。遂俱讓而還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化作行。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

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謝承書云。暢拜南陽太守。計日受俸。不噉魚肉。又云羊皮庛身。車毀不改。馬羸不易。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也。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為君子。〔集解〕惠棟曰。未見所出。王補曰。意漢時有此常語。故毛欽亦以此語李篤也。見張儉傳。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得奢儉之中。而夷齊飢死。是末操也。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人作戶。是。夫以約失之鮮矣。論語。孔子之辭也。言儉則無失。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之辭。〔集解〕錢大昕曰。此語見孟子。今本貪作頑、貪與廉相反。當從貪為是。(丁鴻傳論亦同)雖以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集解〕惠棟曰。暢為司空。嘗舉九江太守晉峻。見司隸校尉晉峻碑也。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暢名在八俊。以水災免。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終廢於家。沈欽韓曰。袁紀云暢與李膺等下獄誅。誤。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文才知

名。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塡門。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粲爲丞相掾。後爲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闇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圍棊。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之。更以它局爲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聞下有粲字。是。

种暠字景伯。〔集解〕通鑑胡注。暠、工老反。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四十四三輔決錄云。諶字子嗣。博學有才辨。洛陽种景伯、武原吳季高、未知名。（武原疑原武之訛。郭鎮傳長雄亦河南人。）諶數稱二人於朱伯厚。有宰輔之器。退語二人曰。卿必爲公。後景伯至司徒。季高至司空。世以是服諶之知人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集解〕沈欽韓曰。書鈔陳羣同歲論云。初選孝廉。鄉舉里選。郡各一人。後稍增益。乃至六人。案此去和帝時裁三十年。而丁鴻、劉方所定之制。已自不行。蓋私門競開。倖進多方。其選不精。則仕途可知矣。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集解〕惠棟曰。袁紀。歆謂諶曰。欲以五副之。自舉一清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託子孫。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諶東出送客。駐車大陽郭裏。遙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君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迺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暠於庭。

辯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寑遏。〔集解〕通鑑胡注。寑者已却其奏。寑而不行。過者。其奏未達。過而不上。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勑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暠監太子於承光宮。〔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監護太子。中常侍高梵。〔集解〕通鑑胡注。梵房叢反。又房汎反。從中單駕出迎太子。〔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從中從宮中出迎。時太傅杜喬等。〔集解〕通鑑胡注。一作高囊。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劍〔集解〕通鑑胡注。手守又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集解〕惠棟曰。前書疏廣云太子國儲副君。宋均元命包注云。君副主。言設以待之。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梵受勅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杜喬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暠至。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貳。常侍來無尺一詔書。安知非挾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集解〕通鑑胡注。愧己之不然也。帝亦嘉其持重。稱

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菆、邛、僰諸國。菆音側留反。自前刺史朱輔〔集解〕惠棟曰。西南夷傳作酺。東觀記有傳。仍作輔也。卒後遂絕。暠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集解〕惠棟曰。杜喬傳云。永昌太守劉君世。冶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愞。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直或作宜。〔集解〕惠棟曰。北宋本作數百人。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集解〕通鑑胡注。逮暠承傳詣京師也。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集解〕通鑑胡注。詳、審也。言不能審知賊勢。驅民赴賊。以致死傷也。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僞辭。隱匿實狀也。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暠爲梁州刺史。〔集解〕陳景雲曰。梁當作涼。漢無梁州。至晉始置耳。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暠復留一年。遷漢陽

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奐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奐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尙書。會匈奴寇幷涼二州。桓帝擢奐爲度遼將軍。奐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奐乃去烽燧。除候望。晝舉烽。夜燔燧。解見光武紀。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集解〕王會汾曰。監本無相字。案橋玄於光和元年一爲太尉。皇甫規歷職邊郡。官止度遼將軍。未嘗爲相也。相字舛誤無疑。若從監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爲字亦誤。今姑仍從宋本。周壽昌曰。范史不誤。讀者誤也。此蓋言所推達者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皆非常流。從等字斷句。司徒是漢相。故爲稱職相也。相字必不可去。王補曰。周說是。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幷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奐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

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集解〕惠棟曰。北宋本四字作政化明則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躭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槃桓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誄也。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爲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爲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㠯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集解〕惠棟曰。案劉翊傳拂嘗爲潁川太守。初平元年。代荀爽爲司空。明年。㠯地震策免。復爲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幷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披音芳靡反。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卽位。拜劭爲侍中。卓旣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載劭語曰。我父盡忠於朝。爲時所妒。父以身殉。爲賊所害。吾爲臣子不能除賊。何面目復覲明主。三輔聞之。爲之感動。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集解〕錢大昕曰。董卓傳。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讎。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集解〕惠棟曰。紀注及董卓傳注。皆云去長安五十里。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眞。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屯。有令名。〔集解〕惠棟曰。陳球後碑云。周存六代。嬀滿繼虞。建國於陳。逮完徂齊。實爲陳氏。公缺父自營州。來宅海淮。世耽典籍。兼通勸誨。振裘褐。

郎徵聘答宰司荷顯貢者繼世而傳焉。父亹廣漢太守。亹音尾。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集解〕惠棟曰、陳球後碑云、除郎中、尚書符節郎、愼陵園令、換中東城門候、遷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撾、擊也。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集解〕惠棟曰、太尉陳球碑云、遷繁陽令、喪母去官。服除、辟司徒府。後碑云、遭繼母憂。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集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零陵郡古治在今全州清湖縣南七十八里、故城存焉。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集解〕惠棟曰、碑云、叛兵朱蓋等。汪文臺曰、御覽二百六十三、百四十七、類聚六十、引張璠漢記作朱益。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集解〕惠棟曰、球、漢人、不應斥高祖諱、張璠漢記、邦作郡。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埶、反決水淹賊。相距十餘日、不

能下。會中郎將度尙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尙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㠯上。〔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球躬親作事。爲士卒先。百工畢力。 遷南陽太守。㠯糾舉豪右。爲埶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集解〕劉攽曰。案球初未嘗爲廷尉。何得言復。當作徵字。惠棟曰。球後碑云。爲南陽太守。父病去官。居家半年。引授廷尉。汪文臺曰。書鈔五十五謝承書云。橋元表球明法律。徵拜廷尉正。 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爲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焉。 宦者積怨竇氏。遂㠯衣車載后尸。〔集解〕惠棟曰。衣車前戶所㠯載衣服之車也。 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詩也。 豈宜㠯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㠯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妾祔於妾祖姑也。 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集解〕通鑑胡注。本草云。椒大熱毒。齊明帝將殺高武諸孫。敎大官煮椒二斛。蓋其毒能殺人也。惠棟曰。魏氏春秋載鍾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也。 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

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汙染．段熲爲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冢．左遷諫議大夫．〔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列異傳云．漢桓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盜賊穿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姦通之．至鬬爭相殺．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集解〕通鑑考異曰．袁紀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昔秦始皇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暴．尙納忠直之語．不失母子之恩．況皇太后不以罪歿．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左手齎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下議．與范不同．宜從范書．曹節、王甫復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衞后．而以李夫人

配食。戾太子衞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衞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爲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集解〕惠棟曰。蔡邕太尉李公碑云。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案靈紀、及胡廣傳注。皆云字元卓也。汝南人。累經州郡。〔集解〕惠棟曰。李公碑云。咸歷官衞國公相高密令徐州刺史漁陽太守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集解〕惠棟曰。陳球碑云。乃遷衞尉。遂作司空。本紀亦云由衞尉遷司空也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集解〕通鑑胡注。據此時帝母孝仁董太后居永樂宮。非孝崇后也。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鯈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

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鎭衞.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衞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鄭璜之女.〔集解〕先謙曰.官本鄭作程.是.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埶.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衞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瑀字公瑋.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一

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荆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皓爲廷尉。故曰卿。龔糾便佞。呂直爲眚。眚、過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敘云王龔幹事。遂陟鼎司。二子過正。埋車堙井。張綱埋輪。王暢堙井。孟子曰。矯枉過正。种公自微。臨官呂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六校補

張晧傳犍爲武陽人。地詳光武紀下。

六世祖良。集解何焯曰。至 世系曰睦字選公。案何氏以蜀志不言張翼系出留侯爲疑。此不足疑也。晧之官位名德炳於後漢。既著晧爲翼之高祖。自無庸遠溯留侯。與諸葛鄧來固異矣。六世九世。字形易譌。世字亦後人回改。自不能保其不誤。范書著良爲晧遠祖。必非無本。況又有世系可證乎。且文苑傳載張超河間鄚人。亦留侯良之後。尤不容以非陽陵致疑也。良之有後明矣。而洪容齋乃有張良無後之說。故沈銘彝氏謂其說爲非

其年卒官年八十三。集解周壽昌曰。至 黃瓊以太尉卒官七十九。柳從辰曰。周謂黃瓊以太尉卒官。殆亦用袁宏紀之說。據本書瓊傳、及桓紀。則瓊以延熹四年免太尉。復爲司空。數月免。七年卒。非卒於太尉也。惟胡廣以太傅卒官年八十二。周遺未數。當以易之

寇亂揚徐間。官本揚誤楊。

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案晨當作辰。各本均未正。

親爲卜居宅相田疇。集解沈欽韓曰。寰宇記。張綱溝在廣陵縣東三十里。案御覽七十五引楊子圖經。言張綱溝在六合縣東三十里。考六合乃漢

棠邑縣地。與此微異。

張嬰等五百餘人。柳從辰曰。袁紀作三百餘人。

王龔傳。山陽高平人也。地詳隗囂傳。

各使賓客誣奏龔罪。柳從辰曰。袁紀作宦官乃使客作飛章欲陷龔以罪。

先去炮烙之刑。集解。沈欽韓曰。江鄰幾雜志、引陳叔和云。呂覽過理篇。糟邱酒池肉圃。爲格雕柱而炮。柳從辰曰。據呂覽。炮作桔。注云。施桔橰於端。舉而上下之。案叔和引呂覽。證烙當作格。並引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謂卽炮格之事。是其取證止在爲格二字。雕柱而桔乃相因及之。轉寫者誤桔爲炮耳。說文有炮無烙。則烙斷非本字。晉書音義。烙一作格。是烙亦可讀格矣。

日月之明。注。昭昭乎若揭日月以行也。官本注以作而。

种暠傳。始爲縣門下史。柳從辰曰。袁宏紀。始上有年四十四句。史作吏。

爲君得孝廉矣。官本君作尹。是。

迺洛陽吏邪。官本迺作近。誤。

時太傅杜喬等集解通鑑胡注一作高襄。案杜喬傳。漢安元年。徇察兗州。還拜太子太傅。順紀。漢安三年立皇子炳爲太子改元建康則此傳作太傅杜喬不誤也。

人命所係。柳從辰曰。袁宏紀。人作巨。則人當是大之譌。案巨人皆本民字儲君副主民所係命也。

與氾戰於長平觀下。注在長安西十五里。官本注末有也字。

陳球傳。下邳淮浦人也。今淮安府安東縣西。

獨繁陽有異政。柳從辰曰。東觀記。球爲繁陽令。清高不動。

分國虎符。注。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官本注守作子。誤。

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六十引張璠漢記。內上有郡字。吏人作吏民。案內當讀入聲。猶斂也。謂斂己之吏人老弱共城守也。若悉郡內吏人老弱城守。而已之老弱不與。惡得爲賢乎。

各瞻望中宫。宫本宫作宮。

珪子登。注。陳元龍淮海之士。柳從辰曰。淮海、魏志、淮作湖。御覽七百六引同。然登淮浦人。則作淮爲長。

二子過正。注。孟子曰。矯枉過正。案今孟子無此文。詳王符仲長統傳論按補。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後漢書五十七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豫章宗度拜定陵令。縣民杜伯夷清高不仕。度就與高談。伯夷感德詣縣。縣署功曹。度字叔平。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集解〕惠棟曰。先賢行狀云。安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集解〕何焯曰。案此皆採潁川先賢行狀。以積十五年之語覩之。則事有違反。和熹之崩。在永寧二年三月。至五月而鄧騭等以罪自殺。計下詔求根等。即在是年。攷和熹既立安帝。久不歸政。至是凡十五年。適稱制終身。誠過于持權。若永初元年。帝尚未加元服。不得謂之年長。根等何據輒進諫哉。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

殺之。執法者已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集解〕通鑑胡注。蛆、子余反。凡蠅所集。其遺子之處生爲蛆。惠棟曰。說文云。蛆、蠅乳肉中也。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院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爲人傭力保任而使也。〔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欒布傳。賃庸于齊。爲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于酒家。言可保使也。鶡冠子云。伊尹酒保。周壽昌曰。三國魏志引先賢行狀云。根以輕撲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又云年八十七以壽終。與此作七十八微異。案國策。秦茅焦有囊撲二弟語。是撲刑起於暴秦。本書申屠剛傳。尙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則光武時已有撲刑。左雄傳。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順帝陽嘉年間。從雄言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根尙在安帝時。且爲郎中。非九卿。先謙曰。官本院作縣。是。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尙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集解〕通鑑胡注。天下之士以根直諫同義之也。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閒。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

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吕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

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晧辟之。晧吕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吕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修俗事。好道。順帝世吕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集解〕惠棟曰、周禮云、宮者使守門。鄭玄云、以其人道絕也。今世或然。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集解〕官本考證曰、白上二字、舊本作自下。惠棟曰、自下、今本作白上、屬下讀、今從北宋本。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吕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吕獎進之。〔集解〕先謙曰、官本學校倒。引劉攽曰、立校學案文當作學校。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政事明察。視事七年、吕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

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房、謂爲房堂而祀者。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神仙傳曰。巴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噀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卽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復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冢墓。〔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載太后詔曰。巴小子弄口鳴舌云云。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建康元年。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爲帝作陵。制度奢廣。多壞吏民冢。巴諫爭。太后怒。癸卯。詔書收巴下獄。欲殺之。九月丙午。地震。于是太后乃出巴。免爲庶人。二十餘年。靈帝卽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

黨復讁永昌太守。吕功自效。〔集解〕先謙曰。官本效作劾。引劉攽曰。案功不可以自劾。當是無功自劾。少一無字。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定陰人。〔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云。世祖十八年徙六郡大族。陶曾祖自齊來也。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集解〕官本考證曰。宋本作居間。何焯校本疑是倨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吕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集解〕王補曰。通鑑繫此於永興二年。袁紀繫此於永壽元年。臣聞人非天地無吕爲生。天地非人無吕爲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集解〕惠棟曰。注引書乃梅氏後出太誓。也梅以陶習古文。故附會其說。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集解〕惠棟曰。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柳宗元云。楊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陶在靈帝而稱中天。非也。愚謂中天猶日之中天。言歷數方永耳。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檀車、兵

車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嘽音昌善反．痯音管．〔集解〕通鑑胡注．陶用檀車事．言桀紂貴爲天子．得罪於天．流毒於民．而湯武伐之．亡國之事．不接於帝之耳目．帝不知以爲戒也．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集解〕通鑑胡注．震、食謂地震日食也．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鹿子曰麑．乳、產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集解〕劉攽曰．案文令當作今．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說苑曰．孔子謂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集解〕惠棟曰．豐室即豐屋也．說文作寷．謂富厚之家．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杜元凱注左傳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書．賈山上書曰．秦始皇

進諛諂之人。殺直諫之士也。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援趙高以車府。趙高爲車府令。與壻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埶。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照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維申及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子燮。是爲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彘也。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集解〕通鑑胡注。前年朱穆得罪。李膺時亦免居綸氏。王先謙曰。陶又詣闕上書訟朱穆。見本書朱穆傳。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

承天制物．與人行止．〔集解〕惠棟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與民同意也．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集解〕惠棟曰．鄭氏太誓云．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䤼譟．師乃慆．前歌後舞．魏大饗碑云．士有拊譟之歡．民懷惠懷之德．拊譟與䤼譟同．漢人讀爲鳧噪．言如鳧之噪呼．是以王逸注楚詞曰．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噪讙呼．是也．杜詩傳及此又作鳧藻．釋云．如鳧之戲于藻．非尙書之義也．周壽昌曰．武旅即虎旅．猶虎賁也．唐人避諱改之．周禮．夏官有虎賁氏．旅賁氏．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集解〕劉攽曰．案文民當作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尙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

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吕保蕭牆之內也。〔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蕭之言肅也。牆猶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是以謂之蕭牆。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吕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吕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集解〕通鑑胡注。揚子云。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吕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治鑄之議。鍥、刻也。音口結反。〔集解〕先謙曰。官本口作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游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游。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集解〕劉攽曰。注文莫不爾極。案文不當作非。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

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讁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呂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知．今反無識也．豈爲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集解〕先謙曰．起字當衍．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集解〕惠棟曰．烏當作烏．周禮、射烏氏以弓矢毆烏鳶．鄭元云．烏鳶喜鈔盜．故云烏鈔．鈔、初教反．又初交反．吞飢及骨．〔集解〕先謙曰．官本飢作肌．是．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蘄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集解〕通鑑胡注．卒讀曰猝．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潰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集解〕通鑑胡注．言雖錢大方尺．不能救天下之亂也．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一足

焉。絓、掛也。音胡買反。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潸、涕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集解〕王補曰袁紀二十一晉書食貨志通典八皆引此議詳略互異。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九謝承書作縱陽長。類聚五十御覽二百六十七續漢書作湞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過國夏諸侯後因爲氏漢有兗州刺史過栩。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集解〕惠棟曰張懷瓘云陶以杜北山本爲正案杜北山本即漆書古文也賈逵、鄭元皆傳其學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集解〕惠棟曰三百北宋本作七百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蓋古文與今文異者本有此數故陶從而是正也。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爲

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集解〕惠棟曰.楊賜傳.賜為司徒.時陶為掾.建此議也.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修宮錢也.陶既清貧.〔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云.陶常典六郡.然世業儒學.安貧樂道.所居不過孝廉府第.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

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阸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集解〕通鑑胡注：河東東南至雒陽五百里耳。惠棟曰：案豕性駭突難制，以喻寇盜也。前書食貨志云：王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豬突豨勇。服虔云：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也。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集解〕惠棟曰：漢時上言變事及警事告急者，皆乘傳詣雒陽，見漢律廄篇。梅福傳云「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是也。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冰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鬭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

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遂閉氣而死。〔集解〕惠棟曰。釋名云。屈頸閉氣曰雉經。如雉之爲也。袁宏紀云。不食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集解〕惠棟曰。韓非有解老喻老之篇。故陶作書匡老子之失。反韓非之說。而折中於孟子也。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集解〕錢大昕曰。蔚宗作史。重風節而輕爵位。意在矯班氏之失。故三公多不得立傳。若耽之忠正無過。觸宦者而誣死。乃大臣之賢者。何以亦從附見之例。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謠言謂聽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在爲民蠹害者下。爲民蠹害者。〔集解〕王補曰。舉謠言本書凡數見。范滂、蔡邕、及此傳是也。而陳耽極言其弊。卒被誣死獄中。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賄。〔集解〕先謙曰。官本賄作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集解〕通鑑考異。案耽已爲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書云。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太

祖因此上書切諫。不言與耽同上言也。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㠯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

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集解】王補曰。靈帝紀、三月。司徒陳耽免。中平二年十月。前司徒陳耽。諫議大夫劉陶坐直言下獄死。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

侍單超等五人皆㠯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集解】洪頤煊曰。桓帝鄧皇后紀后少冒姓梁氏。及梁冀誅。立后爲皇后。改姓爲薄。薄卽亳也。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鄧香之女。於是復爲鄧氏。此在延熹三年。故稱亳也。五行志。延熹四年五月。尙稱亳后。其復姓當在五月以後。桓帝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立皇后鄧氏。史臣追書之。數月閒。后家封

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封后兄康爲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爲濟陽侯。【集解】惠棟曰。濟誤。當作淯。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

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幷以副本上三公府也。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

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是與氏古字通耳。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集解】周壽昌曰。今書作五者來備。王伯厚引史記作五是來備。今本史記仍作五者。王尙見舊本也。荀爽傳云。五韙咸備。氏是古通叚字。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

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興也。陳項虞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集解〕惠棟曰。春秋緯保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集解〕通鑑胡注。謂單超等五侯也。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諦言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也。〔集解〕劉攽曰。注帝之諦言也。案文。言當在諦字上。先謙曰。官本無色字。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集解〕惠棟曰。都護當作都候。左右都候主劍戟士。徼巡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于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周昌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

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前書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比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爲蟲也可狎而馴也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集解〕通鑑胡注洛陽市長秩四百石屬大司農沐姓也風俗通漢有東平太守沐寵郎官上官資〔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楚莊王少子爲上官大夫以上官爲氏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集解〕惠棟曰袁紀廷尉奏雲不遜欲徼抗直之名求遠爲邀訴皆大逆不道請論如律霸入奏也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集解〕通鑑胡注霸詭奏若爲雲等言而獄詞則致之死故下云使小黃門可其奏也王補曰是時救雲者蕃秉免歸茂資貶秩帝之恚怒爲何如邪廷尉既當以大逆不道請論如律而管霸持入覆奏詭言若此實欲以冷語激帝趣之一殺耳自古小人陷害君子每假手於人君而已不欲居其名類如此機穽相襲私爲祕計世主不悟輒墮術中此足爲世永戒者也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集解〕惠棟曰百官志云舊光祿勳有二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受事案袁宏紀乃小黃門吳伉也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賈瑤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今石柱尚存俗猶謂之李氏石柱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五諫、謂諷諫、順諫、闚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禍患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闚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見大戴禮．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卜商詩序之文也．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衒沽成名哉．絞、直也．訐、正也．沽、賣之也．〔集解〕蘇輿曰．論若貶雲．然以一令而爲立專傳．則范氏之激揚風節．意可見矣（劉陶以一太學生上書．詳載其詞．亦此意）雲議自正．至以黃精代見請黜陳項虞田許氏諸姓．是則陰陽之徵也．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集解〕先謙曰．官本者在邦下．引劉攽曰．注宅在邦者．案儀禮文云宅者在邦．此誤．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論語曰．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謝承書曰．父辯爲清河太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算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集解〕惠棟曰．廣陵列士傳云．瑜舉方正．對策高第．人呼爲長鬢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胄．被蒙復除．〔集解〕惠棟曰．前書王子侯表云．詔復家．師古曰．復家、蠲賦役也．周禮鄉大夫其舍者．國中貴者皆舍．先鄭曰．舍者．謂有

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貫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荅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庸用也。回邪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楚猶痛也。周壽昌曰。案即堯典靖言庸違之庸違也。左文公十八年作靖譖庸回。可證注即本杜注。誠願陛下且㠯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集解〕何焯曰。關字下有脫文。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集解〕惠棟曰。案公羊傳無此文。逸禮王度記有之。未知章懷何據以為公羊傳也。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集解〕惠棟曰。九房疑即太一所行之九宮。楚士璣云。九房似即九宮。易乾鑿度有太乙下行九宮之說。而無河圖之名。據此文則以戴九履一者為河圖。宜可信。錢大昕曰。易稱河出圖。聖人則之。劉歆以為伏羲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八卦震東。巽東南。離南。坤西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北。此即伏羲所傳。伏羲以水德王。故云帝出乎震也。依八卦方位。併中央數之。即為九宮。羲皇畫卦。既取則於河圖。則九宮為河圖信矣。若緯書本文。但有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河有圖。雒無圖也。無圖而強以五行生成之圖附會之。既又知其數之不合。更以九宮當雒書。轉借五行生成之圖以為河圖。且謂合於大衍之數。不知宣尼繫易。固

言大衍之數不言圖也自天一至地十衍之爲五十有五不待圖而顯也卽以圖顯之但可云五位相得之圖不可以當河圖也

今女變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

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

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

（集解）蘇輿曰并卽隔并（見陳忠郎顗諸傳）避上隔字因省言并

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

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謂仲尼刪詩編錄也

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

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

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

促吕嚴刑威吕正法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法正引劉攽曰案文當作正法

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

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集解〕惠棟曰。天之貴神曰太一。太一者。北辰之神也。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近習謂親近狎者。〔集解〕惠棟曰。宦官本一作宦者。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埶。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縢。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開也。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悾悾。誠懇之貌。懼以觸忤征營惛悸。〔集解〕惠棟曰。征本或作怔。

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讖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

睦孫頌爲司徒。勳爲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己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衆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集解〕惠棟曰。鄴都亭侯。尚書張敬。〔集解〕惠棟曰。山陽西鄉侯。案敬先爲符節令。見來歷傳。歐陽參。〔集解〕惠棟曰。修武仁亭侯。李偉。〔集解〕惠棟曰。宜陽金門侯。虞放。〔集解〕惠棟曰。冤句呂都亭侯。周永。〔集解〕惠棟曰。下邳高遷鄉侯。黃瓊疏曰。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爲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爲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輔鸞。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中直方正。猶言中正方直也。爲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建寧元年五月。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二年當是元年之誤。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集解〕惠棟曰。度字升濟。遼東襄平人。見魏志。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集解〕惠棟曰。建寧二年四月壬辰事。一云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錢大昕曰。五行志。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楊賜傳亦作熹平）以弼封事證之。當是建寧元年。非熹平

也。大風拔木。〔集解〕惠棟曰，五行志，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詔公卿㠯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氣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之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陰之作陰氣。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之痾，蛇龍之孽也。又熒惑守亢。〔集解〕惠棟曰，熹平九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錢大昕曰，天文志不載此事。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㠯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闥，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㠯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叔帶與戎狄謀伐襄王。〔集解〕蘇輿曰，僖二十四年公羊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此用其義，前書如嚴助霍光傳並引春秋此事，又見春秋繁露王道篇，鹽鐵論孝養篇。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㠯爲美談，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

見皇后祀也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 尚書舜典曰蒸蒸乂不格姦孔安國注曰蒸蒸、猶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易師卦上六爻詞也 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 詩國風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 〔集解〕惠棟曰繼即繫也李固傳羣下繼望亦讀為繫古文繼繫通用易繫用徽纆繫亦作繼詳棟所撰九經會最 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 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也〔集解〕錢大昕曰案劉寵為司空在建寧元年注所舉太尉劉矩亦以元年十一月免官似章懷本元是建寧元年非二年矣惟許訓為司徒與本紀未合惠棟曰袁宏紀云寵在朝廷正色不可干以私閉戶靜居不接賓客教諸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退無謗言 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 徵故司空王暢、

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殉．遂以他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殉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尙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于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梁不損陵．慊慊欒、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識叶韻音式侍反．〔集解〕惠棟曰．古知識字讀爲志．武謀允臧．瑜亦協志．殉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己．同方殊事．〔集解〕王補曰．杜欒一劉李謝．皆以直言強諫．不得其死．殉諫死於他罪．尤爲寃抑．根既死復蘇．而在朝廷．固已縑囊撲殺之矣．李雲之死．獨爲當世所申訟者．蓋黃精代見帝欲不諦．覩鳴條檀車等語．倍爲顯切激厲．又所上書．既露布不封．并移其副於三府．且杜衆上書請與同死．跡似黨訐．故帝之恚怒．甚而論救者亦愈急．及雲既死．而黃瓊病篤．襄楷詣闕．並上疏極訟其寃．漢季之以忠諫死者多矣．而雲爲尤烈哉．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七校補

杜根傳。潁川定陵人也。地詳光武紀上。

位至巴郡太守。案先賢行狀云。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時宛有報讎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姦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于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是其歷官僅一爲宛令也。

爲宜城山中酒家保。集解。周壽昌曰。至非九卿。案撲本卽扑字。廣書扑作敎刑。月令司徒搢扑。皆謂以榎楚撻之。卽杖刑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通俗文。連杖曰撲。則撲殺猶杖殺耳。明帝捶撲尚書近臣。開後世廷杖之漸。三代所未有。雖秦之暴。亦不聞有此定規。明帝固非。然未至殺人也。至以囊盛人而加撲於殿上。至於死。則迴非常法。不得與明帝之捶撲牽曳並論。周以始皇之囊撲二弟爲比可也。乃謂撲卽始於秦。而疑根非九卿可撲。則誤甚。

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沈銘彝曰。袁宏紀云。根先知之。召司撲者。陰共爲意。使不加力。故以撲輕得免。但如范書。則根身分更高。

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柳從辰曰。袁宏紀載根上書直諫在永初二年十二月。後積十五年。作積十年餘。

拜侍御史。錢大昭曰。先賢行狀作符節郎。

稍遷濟陰太守。柳從辰曰。袁宏紀。根爲濟陰太守。以德讓爲政。移風易俗。

欒巴傳。魏郡內黃人也。地詳光武紀上。

劉陶傳。劉陶。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六十七引續漢書作劉騊駼。四百六十五引本書作劉陶駼。亦多一駼字。案臨邑侯劉騊駼乃安帝時人。見本書胡廣張衡等傳及文苑傳。與劉珍等校書東觀同作漢紀者也。陶一名偉。而仕在桓靈之世。事迹爵位又無一合者。御覽之誣。所易見也。

潁川定陰人。官本定作潁。柳從辰曰。潁川郡無定陰縣。袁宏紀亦作潁陰。官本是。案閩本此處原板斷爛。缺雅德雅字。定字正與雅字平行。有新補痕。蓋原亦缺字。書賈妄補之耳。濟北貞王勃之後。案勃淮南厲王長子。前書有傳。

不修小節。柳從辰曰。袁宏紀陶沈勇有大謀。不修威儀。疾惡太甚。以此見憎。

耳不聞檀車之聲。注。詩曰。檀車嘽嘽。四牡痯痯。征夫不遠。錢大昭曰。檀車用牧野洋洋。檀車煌煌也。注非。

安假利器。注。利器謂威權也。官本注無威字。

高門獲東觀之辜。注。孔子謂魯司寇。官本注。謂作爲。是。

武旅有凫藻之士。集解。惠棟曰。鄭氏太誓云惟丙午王還師。柳從辰曰。詩大明疏引律歷志。還作逮。是。御覽五百七十四引作建。亦逮之譌。師乃慆。柳從辰曰。慆本亦作搯。段玉裁云。搯乃抽之叚借。謂抽刀以擊鼓也。

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注。則蛾不得置一足焉。官本注。一上有其字。絓、掛也。音胡賈反。官本注。賈作賣。是。

除順陽長。集解。汪文臺曰。至作湞陽長。柳從辰曰。御覽四百六十五引本書。仍作順陽長。

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案樂松阿諛細人。素黨奄宦。楊賜、蔡邕、陽球皆亟請黜者也。以劉陶之有識。何肯比匪。且角等竊入京師。本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為內應。松所厚也。護送流民各還本郡。以孤弱賊勢。所陳者。楊賜之本計。松所仇也。松亦不應肯為陶助。奉車都尉一官。中興以來。率親故大臣子弟為之。松新進小生。並非勳裔。亦不稱為此官。此與楊震傳之中常侍樂松均疑姓名有誤。

會賜去位。不復捕錄。案上文止言護送流民。未言捕賊。楊賜又本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明不主捕。先捕後錄。亦不成文理。捕當為補之譌。

車騎之軍孤立。注。不克也。官本注。克作尅。俗字。

冰駭風散。案駭當為解。聲近之譌。

李雲傳。甘陵人也。地詳安紀。

移副三府。注。并以副本上三府也。沈銘彝曰。即今揭帖先呈部科也。

當有黃精代見。注。黃精謂魏氏將興也。官本注無也字。顧炎武曰。李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赤。自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爲祖黃帝也。案雲書自高祖以下。專言封爵之濫。又單超時並拜車騎將軍也。豈以國爲姓。本出自陳。宦官姓多假託。疑亦有出五氏者也。

郎官上官資。官本郎官作郎中。是。

劉瑜傳。高祖父廣陵靖王。案靖王名守。前書有傳。

生長六疾。注。女陰物也。而晦時。案左傳。陰作陽。杜預注云。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顧炎武云。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爲陽

代之如此。官本代作伐。

又陛下呂北辰之尊。集解。惠棟曰。天之貴神曰太一。太一者、北辰之神也。案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天子代天立極。尊無二上。是即北辰之尊也。爾雅

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論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前書天文志。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惠引太一天神釋北辰。仍與天文志合。說本鄭君乾鑿度注。張衡傳注已詳載矣。

勳字伯元至因黜勳等爵。案尹勳、旣列黨錮傳。不應又附出於此。且一人手筆。而兩傳互異處甚多。將何從乎。故錢大昭、侯康、皆極論其失。蘇輿亦於黨錮傳補論之。然如彼傳之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則與此言不應州郡公府禮命者異。彼傳之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則與此言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者異。彼傳之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乃轉大司農。不云奪爵。與此言再遷至九卿。改侍中。黜爵者又異。蘇氏亦未徧及也。侯康謂彼傳睦爲司徒。頌爲太尉。攷和紀。永元四年。大司農尹睦爲太尉。五年薨於位。桓紀。永興二年。光祿勳尹頌爲司徒。永壽三年薨於位。則此言睦爲太尉。頌爲司徒者。是。頌字公孫。疑卽因祖爲三公而字之。則頌爲睦孫。亦以此傳所言爲近。茲觀靈紀。建寧元年。瑜、勳被禍。書尚書令尹勳。侍中劉瑜。並與此傳引瑜爲侍中。以侍中尹勳爲尚書令者相合。是正當舍黨錮傳而從此傳。未可以附出爲贅矣。蓋范氏撰後漢書。實先成諸總傳。未及釐訂勘合而卒。故總傳所傳。往往有與本紀及他傳岐異者。亦不獨黨錮傳爲然也。

謝弼傳。東郡武陽人也。武陽當云東武陽。地詳劉植傳。注。東郡濮陽人也。地詳安紀。

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官本二作三。集解。錢大昕曰至二年當是元年之誤。案靈紀。舉有道下詔雖在元年。郡國守相遵旨薦舉。奉准以某人爲有道之士。豈必尙在元年。錢說殊泥。惟官本作三年。證以弼上封事所言各事。無一合者。殆必誤矣。

時靑蛇見前殿。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靑蛇見御坐上。以弼封事證之。當是建寧

元年。非熹平也。柳從辰曰。靈紀。誅陳竇。遷太后。皆建寧元年九月事。弼上封事。以蛇見爲太后幽隔之故。則青蛇之見。不當作元年四月。錢說誤。案柳說是也。攷靈帝時。漢祚將終。災異迭出。青蛇青氣。皆見不一見。紀志列傳。互有詳略。亦書不勝書也。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楊賜上封事。雖極論無所諱。而不復及陳竇太后事。則必以陳竇之事既往。帝又已率羣臣朝太后於南宮。親饋上壽。供養有加。無可言也。若爲建寧元年。帝年甫十二。而賜乃陳關雎。刺晏起。皇甫懿豔妻。有是理乎。足知熹平之青蛇。別爲一事。不可臆改也。錢氏惟堅執建寧二年爲元年之誤。又以劉寵官司空在元年。而弼上封事稱司空劉寵。據一孤證以改續志。而反忘元年四月尚無陳竇太后之事。可謂敝矣。且靈帝之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如在元年四月。則是時舉有道之詔猶未下。弼何從入京陳言乎。至弼之上封事在二年。則尤有可證之數事。靈紀。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可證弼上封事。卽應癸巳之詔。一也。紀雖未及拔木與青蛇見。而續志載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年月日。既皆與紀同。則可證是日大風。實有拔木事矣。又袁宏紀明載建寧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見。則可證青蛇見前殿。卽在大風拔木之前一日。故傳連類言之。二也。又本書張奐傳。奐建寧元年振旅還。明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亦極言陳竇以讒誅戮。人懷震憤。太后恩禮不接。遠近失望。竟與弼上封書。其事其時其言一一可證。三也。又傳言蛇見拔木。卽在弼對策除郎中時。亦可證弼之被舉。已同在建寧二年。不當改元年矣。

妖氣生乎失政。官本妖氣作祅異。

仰慕有虞蒸蒸之化。注。蒸蒸。猶進進也。柳從辰曰。詩。文王蒸哉。韓詩云。蒸、美也。蒸蒸、皇皇。毛傳云。蒸、厚也。則書云蒸蒸。亦爲言舜德之美與厚。尚書孔傳參正已取之。似可補注義之未備。謹案參正博采旁徵。兼存別義。惟虞書此文。上言克諧以孝。則於孝德之美厚已贊之矣。蒸蒸而進。取足上文。於義順也。孔傳雖不足據。然毛詩泮水鄭箋亦同此訓。自非無所本。否則竟依雅訓。蒸蒸作也。如物盛興作之貌。義亦可通。

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注。四公。謂劉矩爲太尉。許訓爲司徒。胡廣爲太傅。及寵也。案靈紀。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在建寧二年四月。其時劉寵尚爲司徒。傳文司空。明爲司徒之誤。至寵同時四公。則聞人襲爲太尉。許栩爲司空。胡廣爲太傅。及寵也。弼上封事後。至五月而襲罷栩免。至六月而寵轉太尉。惟廣庸庸保位而已。劉矩與寵同爲循吏。負當時重名。無論弼決不至斥爲素餐致寇之人。且矩自建寧元年十一月。以日食免後。未嘗再出。許訓則至二年六月。始由太常代寵爲司徒。章懷注之謬誤。所當亟糾者也。至錢大昕、因傳文一字之誤。而並疑章懷本元是建寧元年。則其說抑仍不合。以元年劉矩爲太尉在五月。劉寵爲司空在八月。胡廣爲太傅在九月。寵爲司徒。卽代廣也。並無寵爲司空而廣同時爲太傅之事。則仍必改傳文空字爲徒字。說乃可通。而錢氏又疑續志之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爲是建寧元年事。若在建寧元年四月。則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尚皆在位。不獨寵未爲司空。廣未爲太傅。卽矩時亦未爲太尉。況許訓乎。故曰仍不合也。斷斷首善。官本首作守。

虞傅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後漢書五十八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酈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集解〕先謙曰武平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四十里）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恆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爲之立生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集解〕周壽昌曰案兩漢以孝弟設科舉順孫者此僅見）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漢官儀曰修字伯游襄城人也〔集解〕汪文臺曰書鈔續漢書云虞詡從弟遜容長沙詡迎與俱江水漲墮船詡投水中救之一浮一沒

遇救皆得不死．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幷涼．大將軍鄧騭吕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幷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吕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集解〕惠棟曰．袁紀詡說太尉張禹．與傳異也．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卽吕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集解〕惠棟曰．前書何並傳云．冢閭單外．胡注．單外．言無蔽障．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諺．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郿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邴、韋、平、孔、翟之類也．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吕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吕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捲而東．席捲．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捲．後無餘災也．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吕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癰瘡也．〔集解〕惠棟曰．言如疽之食肉．浸淫腐潰而無止極也．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

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集解〕惠棟曰。王伯厚云。樊準傳、永初初。上疏五府調省中都官吏。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五府辟張楷辟黃瓊所注皆然。或缺其一則謂之四府。順帝紀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四府掾屬。趙典傳建初初典以四府表薦拜議郎。注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以史考之。永初、永和皆缺太傅。故稱四府。注準典傳皆是此注則失矣。當云太傅、三公大將軍。謂之五府。見樊準傳。今謂四府。是時缺太傅也。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冗、散也。音人勇反。外吕勸厲。答其功勤。內吕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云。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咸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則亡。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宏農爲邊。宏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拓境。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敵。不亦惑乎。其說與虞定安傳南容之議合。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吕安慰之。鄧騭兄弟吕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吕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吕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集解〕惠棟曰。衰紀作可哀。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吕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

棱字伯威、援族孫也、棱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吕詡譸之。知其無能爲也。譸當作籌也。朝歌者。韓魏之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犬牙。故云郊也。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解見安紀也。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不令有所拘閡而已。閡與礙同。及到官。設令三科吕募求壯士。自掾史吕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吕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吕采綖縫其裾爲幟。幟、記也。續漢書曰。以絳縷縫其裾也。〔集解〕惠棟曰。一本作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吕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集解〕惠棟曰。考異云。下云賊敗散。南入益州。本紀。元初元年。羌寇武都漢中。據此似元初元年爲武都太守也。然案西羌傳。元初二年。龐參抵罪。後任尚屯三輔。時詡猶爲懷令。說尚用騎兵。袁紀亦云。懷令虞詡說尚。又云。上問何從發此。尚表云。受于懷令虞詡。由是知名。遷武都太守。以此驗之。當在元初二年遷太守也。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

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孫臏爲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集解〕通鑑胡注。案唐渭州。漢隴西郡地。漢武都。唐階成州也。此自是武都之赤亭。非渭州之赤亭也。又案郡國志。武都下辨縣有赤亭。卽此。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幷力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三百四十八。續漢書云。三發而二中。虜衆潰。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

設伏。候其走路。〔集解〕通鑑胡注。詡知賊遇水。必踏淺而渡。因于其處設伏以待之。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埶。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招還流民三千餘戶。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致一。謂用五石賃而致一石也。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集解〕惠棟曰。劉昫云。漢下辯道屬武都。魏於此置廣業郡。領白石縣。又改白水爲同谷。辯音步免反。棟案漢李翕碑題名。辯當作辨。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續漢志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鐫去石。遂無氾溺之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水泉作泉水。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續漢書曰。詡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始到郡。穀千五百。脫五百字。續漢書引見御覽八百六十五卷。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集解〕惠棟曰。許沖上說文云。愼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疑即是也。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

吏人患。〔集解〕通鑑胡注。三公欲致詡罪。言盛夏當順天地長物之性。不當違法拘繫無辜。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御轡。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集解〕劉攽曰。案上文三公劾詡。則二府當爲三府也。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卽以尸諫耳。韓詩外傳曰。昔者衞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衞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人也。〔集解〕通鑑考異。案袁紀。孫程就國在九月。而敦免在十月。蓋帝由此知敦不直。因事免之。不然。何三府共奏而獨免敦也。

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爲樊豐所譖而死。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歐刀、刑人之刀也。〔集解〕通鑑胡注。自引謂引分自裁也。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

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爲太子被江京等廢爲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卽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也。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集解)惠棟曰。顏師古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如箱篋之形也。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阿母。宋娥也。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卽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讁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讁罰吏人至數千萬。而

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褠。即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集解〕劉攽曰。注街走卒。又赤幘絳褠。案後漢志。街下有一里字。又云絳褠字誤。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譴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也。〔集解〕先謙曰。今兗州府寧陽縣治。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駮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集解〕蘇輿曰。漢世郡縣自辟屬吏。恩禮比古陪臣。故縣令於主簿。得蒙君父之稱。雖對於朝廷。不以為嫌也。郅惲傳。惲為縣令門下掾。詣縣首狀曰。虧君以生。非臣節也。又為功曹時。斥太守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又曰。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北海景君碑。府君欲養臣子。弗留。魏志高堂隆傳。隆為督郵。督軍名泰山太守薛悌。隆按劍叱曰。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鍾繇傳。入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繇所創也。此君父亦指長官言之。（荀爽傳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惷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因謂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

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回曲也.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集解〕王補曰.載詡此語於傳末.與史記陳丞相世家末載平言我多陰謀云云.王翦傳末載客言爲將三世者不祥云云.同爲史法之所在.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集解〕惠棟曰.恭.漢安二年.爲太史令.見律歷志.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集解〕惠棟曰.此傳全採燮孫傅玄所撰傅子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字焉.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王肅注云.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一日三復.愼之至也.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集解〕惠棟曰.案劉寬碑陰有傅南容名字.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集解〕蘇輿曰.此爲舉主行服之始.桓鸞傳.太守向苗舉鸞孝廉.苗卒.鸞去膠東令職.奔喪.終三年.乃歸.荀爽傳.袁逢舉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

服三年。並其事也。此外屬吏之於其長。如郡吏樂恢爲太守行服。功曹李恂爲太守李鴻服喪三年。弟子之於師。如馮胄之於李郃。制服心喪三年。封丘令王元賞之門生斬杖三年。（見趙明誠金石錄）當時風氣之厚如此。但與親喪無別。則昧等差耳。（魏制。師喪及吏服長官。緦麻三月。頗合古制。）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集解〕劉攽曰。案嵩傳此少一將字。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集解〕惠棟曰。劉陶疏曰。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故謂釁發蕭牆也。先謙曰。官本無者字。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甫。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

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㠯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史記市虎成於三夫解見馬援傳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爲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酈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殛音紀力反殛亦誅也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續漢書曰燮軍斬賊三帥卜巳張伯梁仲寧等功高爲封首靈帝猶識燮言識記也音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㠯爲安定都尉㠯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㠯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集解〕王補曰虞傳同傳以勿棄涼州觀贊首四語可知尚書郎楊贊〔集解〕惠棟曰王允傳有護羌校尉楊贊後爲尚書奏燮廷辱大臣帝㠯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爲中郎將單于爲書嫚

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前書。韓王賜酈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集解）先謙曰。官本韓作漢。是。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除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婼音而遮反。（集解）劉攽曰。注以高婼羌。案高當作鬲。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衿也。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且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師薄矣。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爲衆議所歸。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

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吕不得留。一作封。出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集解〕劉攽曰。案文明當作名。譬之誤也。明雖可通。但前後多云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漢官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

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集解〕周壽昌曰。案論語本作以不教民戰。民作人。是唐本避諱改。燮引此語。應有以字。觀下云率不習之人。率即以也。然案鄭太傳亦有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之語。蓋其書以四字成句。直截去以字也。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挺、解也。〔集解〕蘇輿曰。挺、緩也。必謂我怯。羣惡爭埶。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成擒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

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集解)劉攽曰。時北胡騎數千。案文少一地字。下文云鄉里羌胡。是與燮同北地人也。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燮。北地人。故云鄉里也。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字彥林。(集解)惠棟曰。林一作材。見三國志注。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程嬰、解見馮衍傳。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

守黃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師、郎君也。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集解〕周壽昌曰。案燮未封侯。豈死後贈爵耶。范史不敍明。少疎。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集解〕惠棟曰。裴松之云。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元。王補曰。船山言漢之將亡。有可爲社稷臣者。唯傅燮乎。朱儁、盧植、王允。未足以當之。文多不具載。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是也。〔集解〕先謙曰。今安西州東。家世二千石。續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謝承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埶。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紲、繫也。廣雅曰。鷙、執也。蒼頡解詁曰。鳶、鳴也。食音嗣。〔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鳴作鴟。是。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

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勲爲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勲勲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斷謂割絕）勲固諫昌怒乃使勲別屯阿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郡〔集解〕惠棟曰後漢改天水爲漢陽）欲因軍事罪之而勲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勲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集解〕惠棟曰冀刺史治也）昌懼而召勲勲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勲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爲將扞之仍令寵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旦日會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集解〕錢大昕曰後漢避明帝諱改莊爲嚴此稱莊賈董卓傳亦有穰苴斬莊賈之語明帝紀楚莊無災以致戒懼皆後來校書者不學輒改之也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又云滇王者莊蹻之後西羌傳魯莊公伐秦此蔚宗敘事之詞故不避漢諱）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勲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續漢書梟字作泉也〔集解〕汪文臺曰范作梟非作泉亦非疑本作因音近誤作淵又以避諱作泉）梟患多寇叛謂勲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

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杼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是爲湣公.慶父襲殺湣公.並見史記.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爲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反.(集解)惠棟曰.育事見鮮卑傳.先謙曰.官本官皆作宮.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爲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人.爲魚麗之陳.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集解)惠棟曰.晉書載記曰.狐槃在天水冀縣.袁宏紀作孤磐.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表、標也.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句就、羌別種也.句音古侯反.素爲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卽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調穀稟之.調、猶發也.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

〔集解〕惠棟曰。袁紀。諸富室或匿不肯出穀。勳曰。我知罪矣。乃自出家穀以率之。郡中聞之。不督而送粟倉者二千餘斛。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集解〕惠棟曰。袁紀。勳著績西州。知鄙之必敗也。自免歸家。於是徵爲武太守。詔大將軍何進。上軍校尉蹇碩爲勳祖道京師。榮之。未至武都。徵爲討虜校尉也。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

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

財物以餌士。何如。中藏、謂內藏也。勳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曜德不觀兵。韋昭注曰。曜、明也。觀、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曜作燿。

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秖黷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曰毅也。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

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

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

隸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

黨。父爲中常侍。倚執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

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
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也〔集解〕惠棟曰晉語子叔聲伯曰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爲怨三府可謂多矣韋昭曰怨之所聚故曰府勳曰選賢所㠯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
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衆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部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爲鷹鷂都尉桂陽魏傑爲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爲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爲鳥擊都尉長陵第五儁爲清寇都尉凡五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密事靈帝以手詔問之〔集解〕惠棟曰注孫瑞上脫士字又魏傑獻帝紀有步兵校尉魏傑疑卽是人先謙曰官本注手詔上無以字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集解〕惠棟曰袁紀勳雖身在外甚見信重乃著琴詩十二章奏之帝善焉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㠯立功猶可寒心
足下小醜何㠯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愼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也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
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㠯討卓會嵩亦被徵勳㠯衆弱不能獨立遂並
還京師自公卿㠯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

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集解〕先謙曰。書鈔七十六謝承書云。勳遷潁川太守。民吏歎詠。不容於口。則是已至郡矣。或無幾徵還。慕其先聲也。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傳說曰。啟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集解〕惠棟曰。此事見楚語。梅氏說命出自東晉。蓋元固安得見之。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儁。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賵襚。送之如禮。葬於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集解〕惠棟曰。洪傳全用王仲宣英雄記也。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集解〕惠棟曰。唐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歷敘臧氏作子原。案字从厂从泉。後人復添三點。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父旻。有幹事才。謝承書曰。旻達於從政。爲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

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鄮縣西。十三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句餘。其後併吳。因大城之。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集解〕何焯曰。注。南至句餘。餘當作無。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集解〕惠棟曰。吳志作許昌。自稱陽明皇帝。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集解〕惠棟曰。注、河南趙建章。依左雄傳。衍章字。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集解〕惠棟曰。注。梧音吾。前書張良傳贊曰。聞張良之知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云。魁梧。邱虛壯大之意也。蘇林云。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舉孝廉。補卽丘長。卽丘縣屬琅邪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卽春秋之祝丘也。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弒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為廣陵。兄邈為陳留也。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

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伷。（伷、字公緒。）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橋瑁也。）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糾、收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也。）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

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淸談。〔集解〕洪亮吉曰。案淸談二字始此。然則東漢之末。漸尙元虛。其風不自魏晉始也。時黃巾羣盜。處處飈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禱羣神。巫、女巫也。史、祝史也。禜謂營攢用幣。以禳風雨霜雪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於河。衆遂潰散。〔集解〕惠棟曰。前書郊祀志云。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卽消液。經籍志曰。扁鵲陷冰丸方一卷。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今東武陽城四周紹圍郭尙存。水匝隍塹于城東北。合爲一瀆。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爲書八條。責以恩義。告喻使降也。洪答曰。

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武、迹也。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比頻也。述敍禍福。公私切至。吕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吕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郯。與程子相遇於途。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搦、捉也。音女卓反。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吕輔佐主人。無吕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集解〕劉攽曰。案文悔字無義。未詳何字。或曰。悔當作忿。陸宗楷曰。案無以爲悔。猶言內省不疚也。義本明顯。解者失之。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集解〕通鑑胡注。郡將謂張超也。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吕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

見史記。昔張景明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馥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集解〕惠棟曰。郭圖字公則。高幹字元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止於帳側。布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劉子璜〔集解〕惠棟曰。裴松之云。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敵國。杜預注曰。違、奔亡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崔杼殺齊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戟拘其頸。劍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故身傳圖象。名

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杜預注曰，築室於宋，反共耕田，示無還意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瓚字。張揚、飛燕旅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從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揚遂以所將兵攻上黨，仍略諸縣，衆至數千，又與袁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衆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衆次癭陶，牛角爲飛矢所中，且死，告其衆曰：「必以燕爲帥。」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慓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爲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集解〕劉攽曰：注「張牛角立起」，案文「立」當作「之」。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城於鉅野，前書，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

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集解〕通鑑胡注：帝在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集解〕王補曰：此書較魏志臧洪傳少四百四

十餘字。多出者亦四十餘字。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預。〔集解〕何焯曰。軍當從三國志作君。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杜預注左傳曰。饘、糜也。音之延反。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偏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集解〕通鑑胡注。自袁安至袁隗四世。安爲司徒。子敞爲司空。孫湯爲司空。曾孫逢爲司空。隗爲大傅。凡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前書音義曰。觖、猶冀也。觖音羌志反。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

復仇.推刃之道.何爲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已.相尙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已紓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

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也。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吕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集解〕王補曰宋楊時言袁曹方穆而紹之與超無一日之雅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欲其背好用師吕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絕紹毋乃不諒彼已與其不屈而死過矣與范論同意而范言豪傑所趨舍與守義之心異尤中當日事勢然觀洪策名長安之語所謂義存君父者矣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燮令圖。再全金方。〔集解〕惠棟曰金方謂涼州涼州在西金西方之行故涼州有金城郡　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八校補

虞詡傳。東海于公。注。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法曹。官本、法作決、是、

吾決獄六十年。官本年下有矣字。

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注。說文曰。諺、傳言也。至丞相則蕭、曹、魏、邴、韋、平、孔、翟之類。諺。官本文注皆作喭。又注之類也。官本注類下無也字。案諺說文正字。喭、假借字。

去敖倉百里。注。見安紀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明日悉陳其衆。官本、衆上有兵字。

自沮至下辯。官本自作由。

開漕船道。注。續漢志曰。柳從辰曰。注續漢志。御覽五十三引作書。

十倍於前。注。續漢書曰。官本注。書作志。

刑罰者。人之御轡。官本、御作銜。是。注。禮記曰。官本注。無禮字。

愚蠢之人。官本、蠢作惷。是。

及諸奏議。多見從用。案詡永建四年。奏復安定。北地、上郡三郡。疏見西羌傳。

永和初。遷尚書令。柳從辰曰。袁宏紀。永和元年。武陵太守奏蠻夷望上恩。請入貢比漢民。議者以爲可聽。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以蠻夷獸心。貪婪難整。是故羈縻綏撫。受而不逆。叛而不追。今賦而稅之。必有怨叛。叛而伐之。必復興士衆。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之不追。上不從。

會卒。柳從辰曰。河南通志。詡墓在鹿邑縣西北四十七里。

傅燮傳。官本燮皆作爕。俗字。然後用十六相。注。謂之八元。官本注末有也字。

夫孝子疑於屢至。注。見史記。官本注末有也字。

議者已爲斷匈奴右臂。注除昆邪十萬之衆。官本注除作降。是。

然憚其名。不敢害。案文此處當脫仍奏請封燮某侯幷燮轉某官。否則下文似不接且議郎亦不得卽拜太守也。權貴亦多疾之。柳從辰曰。袁紀燮嚴恪有志操。性剛直履正。不爲權貴改節。

謚曰壯節侯。集解周壽昌曰 至 少疏。柳從辰曰。袁紀、上甚悼惜。策謚曰壯節侯。案謚壯節侯。錢大昭氏亦疑傳誤。然范氏史法本密。不至一傳之中前後文亦不相應如此。其爲上脫燮封侯事明矣。惟下文不言幹嗣。蓋前爲宦官沮抑。僅得關內侯耳。禮曰。生無爵。死無謚。漢治近古。有追謚。無追爵。故孝宣推恩張賀。必先封賀子彭祖爲陽都侯。而後追賜賀謚爲陽都哀侯。後漢恩澤諸侯之追謚。一稟此例也。方中德云。漢制。列侯比於春秋有謚。無爵不謚。故西漢雖嗣侯亦謚。東漢雖三公不謚。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自東晉始也。據此。則漢亦生無爵死無謚矣。乃傳燮當封被沮。黃瓊讓封見許。及其卒也一謚壯節侯一謚忠侯。而燮子幹瓊孫琬。時並未侯。亦不言嗣。幹未蒙推恩之封。則壯節必非追謚。琬不嗣邟鄉之爵。（琬後自以功由關內侯更封陽泉侯。）則瓊謚亦必非由邟鄉。此易知也。如非生嘗另受封爵。而所封又僅爲關內侯。及身而止。則無說以通之。傳既不載。非有脫文而何。若謂壯節之謚爲誤。未必袁紀亦誤也。至謚必由大行奏策。見前書景紀中元二年。

蓋勳傳。斷盜數千萬。注斷謂割絕。官本注絕作截。同。

乃使勳別屯阿陽。注阿陽縣屬天水郡。地詳宋均傳。案宋均傳。均族子意爲阿陽侯相。此本上黨郡陽阿侯國之誤。注所釋卻郎此阿陽。

邊等進圍昌於冀。集解惠棟曰。冀、刺史治也。地詳安紀。

今罪已重。不得降也。罪原作重。據錢大昭辨疑本改。官本不誤。案原作今重已句重不得降也句亦通。

吕扶風宋梟代之。注。續漢書。梟字作泉也。案宋出扶風。疑即孝靈宋后之族也。以服膺孝經之人。而以梟爲名。固宜不類。且以是名入官。亦朝廷所不許。疑本是臬字。誤爲梟。復譌爲泉耳。汪氏乃謂梟泉爲因淵展轉之誤。其說近鑿。蓋以梟肉同是牙音耳。然臬亦牙音也。

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集解。先謙曰。官本官皆作宮。錢大昭曰。漢制有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界中。皆令官主養馬。此所云畜官是也。注以爲右扶風畜牧所在。誤。謹案。如錢說。則作官是也。柳從辰曰。袁紀亦作畜官。

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柳從辰曰。此下袁紀有勳曰。我欲死不去也。衆曰。金城賸君羊萬頭。馬千匹。欲與君爲一。勳咄咄曰。我死不知也。

帝常手詔問之。注。衆十餘萬。十餘萬。袁紀同。官本注作十萬餘。非。凡五都尉。官本注。都上衍郡字。

子順。官至永陽太守。柳從辰曰。漢末置永陽郡。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永陽郡。建安十八年屬雍州。案郡國志不載。魏志建安十九年省。今地無攷。

臧洪傳。父旻有幹事才。注。道里遠近。官本志遠近作近遠。

起兵句章。注南至句餘。注句餘。原誤句章。據何焯校本改。官本不誤。

晏率丹陽太守陳喬。官本。陽作楊。誤。

可得萬人。官本作可得二萬人。

禁禱羣神。注以禳風雨霜雪水旱厲疫。官本。禳譌穰。

都東武陽。錢大昭曰。郡治本在濮陽。故特書都東武陽。

則僕抗季札之志。注見史記。官本注末有也字。

卒使韓馥讓印。官本。馥作牧。

亦復僵尸麾下。官本。僵作彊。

不適敵國故也。注。杜預注曰。官本注。曰作云。

南史不曲筆㠯求存。注。崔杼弑其君。官本注弑作殺。

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柳從辰曰。袁紀十作千。疑誤。

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柳從辰曰山東通志。洪墓在朝城縣南二里。

兵家所忌。注。兵義者王。注兵義。承上義兵言。原譌兵敵。依前書改。官本不譌。

後漢書五十九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張衡傳第四十九

（集解）洪亮吉曰，案注最草率，當時不知何人分注，又卷頁獨長，蓋注後未加校勘耳。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集解）惠棟曰，張平子碑云，其先出自張老，爲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侈，書傳美之。沈欽韓曰，一統志，張衡墓在南陽縣北。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集解）錢大昕曰，案張堪在列傳第二十一卷，彼云南陽宛人，此云南陽西鄂人，縣名小異耳。何焯謂別一張堪，非是。（朱暉傳稱同縣張堪，暉亦宛人也）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集解）通鑑胡注，驕者以才驕人，尚者以才尚人。惠棟曰，碑云，體性溫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侯侯已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耽好玄經。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

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揲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集解〕通鑑胡注致極也思相吏反劉攽曰注以三十五著揲之案太玄乃用三十六揲作五字誤也 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自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 復二百歲殆將終乎自中興至獻帝百八十九年也 所吕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自此已上並衡與崔瑗書之文也〔集解〕惠棟曰衡集與崔子玉書曰乃者與朝賀明日披讀太元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元四百歲其興乎竭己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 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集解〕惠棟曰碑云舉孝廉爲尚書侍郎 再遷爲太史令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 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琁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爲正儀故靈憲作興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集解〕沈欽韓曰隋書天文志永元十五年詔左中郎將賈逵始造太史黃道銅儀至桓帝延熹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以四分爲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于密室中

以漏水轉之。令司之者閉戶而唱之。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琁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案衡歿於永和四年。志言延熹者。誤。洪頤煊曰。九章算術劉徽注。引張衡算。謂立方爲質。立圓爲渾。又言質六十四之面。渾二十五之面。又云方八之面。圓六之面。疑皆算罔論之文。

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閒。以見其志云。閒、非也。衡集云。觀者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爲失志矣。用爲閒余。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故名之應閒云。

有閒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逸詩曰。祈昭之愔愔。式昭德音。式、用也。昭、明也。〔集解〕惠棟曰。注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今文尚書大誓文。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旌、明也。素、猶志也。〔集解〕惠棟曰。事見孟子。注引僞尚書。非也。咎單、巫咸。寔守王家。咎單、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咎單作明居。又曰。巫咸保乂王家也。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爲樊侯。並周宣王之卿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衮、謂申伯爲冢宰。服衮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也。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質以文

美實由華輿器賴雕飾爲好人已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已思世路斯何遠矣論語曰篤性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鑽之彌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已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若類進道若退易雜卦曰需不進也〔集解〕官本考證曰舊本或無此雖下十四字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檝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天衢天道也言徒銳思作靈憲渾天儀等也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揭褰衣也音丘厲反詩鄁風曰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由帶以上爲厲由膝以下爲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泙曼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責衡何獨妙思於機巧者也〔集解〕劉攽曰注支離益案莊子益當作益支離其名益耳後人不讀莊子妄改爲益參音三輪可使自轉〔集解〕沈欽韓曰王應麟以爲即記里鼓車案宋書志指南車其始周公作張衡始復叛造木雕猶能獨飛〔集解〕沈欽韓曰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抱朴子應嘲墨子刻木雞以厲天（韓非說林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廣博物志文士傳張衡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里說文雕鷻也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垂翅故棲謂再爲史官也盍何不也銛利也諸之也間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使利而高飛邪傅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昔有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集解〕劉攽曰正文昔有當作昔者人生

在勤。不索何獲。左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不索何獲。吾欲求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曷若卑體屈己。美言㠯相剋。剋、勝也。衡集作美言以市也。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雩前吝。婞佷不柔。㠯意誰靳也。吝、恥也。左傳曰。宋公靳之。杜預注云。戲而相愧曰靳。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謂之夥。音和果反。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案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在命也。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速、召也。懷、來也。旃、之也。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面、偝也。〔集解〕先謙曰。官本面作偭。古偭止作面。阽身㠯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阽、危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趙岐注。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待其招而妄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於心有猜。待則簋飱饌餔。猶不屑餐。旌瞀㠯之。猜、嫌也。簋、食器也。飱音孫。詩云。有饛簋飱。饌、仕眷反。餔、補故反。並謂食也。屑猶介也。以、用也。爰旌瞀、餓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丘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飱以餔之。爰精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我狐父之人丘也。爰精目曰。譆。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

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之也。〔集解〕劉攽曰：注子何爲者也，案文是對答之辭也，字當作曰。沈欽韓曰：呂覽介立篇作爰旌目，列子說符亦作旌目，新序節士作族目，注引作精目，非。先謙曰：正文待字衍，官本無。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已之。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受之非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遠行，遠行者必以賮，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惡者，故曰兼金。一百、百鎰也，二十兩爲鎰。賮、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事于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所取我，欲使我懷惠也。〔集解〕劉攽曰：注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所字。先謙曰：官本注受之無之字，遠行者無遠字，處也無也字。士或解裋褐而襲黼黻，或委缶檠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解裋褐、謂甯戚也，委缶檠、謂傅說也。裋音常主反。方言曰：自關而西謂襜褕短者謂之裋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受或作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朣朦。朣朦、言未晤也。〔集解〕劉攽曰：案蔡邕亦有此二字，作曈矇，從目是也，此誤。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之爲也。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顓頊氏之子。人各有能，因藝受任。

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左傳。郯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啟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四叔分生三正。言其不兼業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夏至日北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日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晝四十刻也。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該、補也。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曰。淈、亂也。淈音骨。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流俗本作行道者。非也。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後聖也。恥一物之不知。〔集解〕惠棟曰。楊子法言。聖人之于天下。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衡集考字作丁。丁、當也。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旒、旂旒也。言爲下所執持西東也。燭武縋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夫也。縋、縣繩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秦伯爲之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爲書係箭射聊城中。燕將自殺。見史記。弛、廢也。柝、行夜木也。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爲橫。蘇秦說諸侯連兵拒秦爲從。蘇秦往則從合。張儀來則從離。咸以得人爲梟。失士爲尤。梟、猶勝也。猶大博得梟爲勝。故

樊噲披帷.入見高祖.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常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也.高祖踞洗.吕對酈生.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之.當此之會.乃黿鳴而鼈應也.喻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黿鳴岐野.鼈應於泉也.〔集解〕沈欽韓曰.莊子天運篇.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司馬彪注.雄者黿類.雌者鼈類.故能同心勠力.勤恤人隱.隱、病也.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集解〕惠棟曰.左傳文.子長諜之.爛然有第.前書音義曰.諜、譜第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臣等傳.粲然各有第序也.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女魃、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妖.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音步末反.聲或作磬.容或作客.衡集容作害.並未詳也.〔集解〕沈欽韓曰.大荒北經作魃.吳任臣本作妭.文字指歸云.女妭禿無髮.注妖乃妭之譌.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燕享好合.鼎俎在前.則干戈自息矣.聲是升之誤.注謂聲或作磬.容或作客.皆非.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黿鼂蟄.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土潤溽暑.鶉火.午之宿也.三月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鶉火退於酉.沍、凝也.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幷質共劑.質劑、猶今分支契也.幷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支作文.考證曰.注文字別本作支.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左傳.魯叔

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黄帝堯舜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摅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易繫辭曰通其變使人不倦也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兎也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兎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兎爲宋國笑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史記曰越王句踐先吳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此爲冒愧逞願自取敗也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歙肩捷疾也歙斂也音翕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歙亦脅也（集解）王會汾曰案章懷所引孟子每與今本大同小異此注二語尤不相合或別有所本雖有犀舟勁檝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卬我也須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婚姻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求妄進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姑且也休美也吝恥也不見是而不惛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惛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又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集解）惠棟曰今易惛作悶宜據古文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

周聃。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卽老彭。殷賢人也。晛。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衡集作矢。談矢亦直也。義亦通也。〔集解〕沈欽韓曰。論語摘輔象。黃帝命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力牧準斥。鵊冶決法。五聖道級。闚紀補闕。地典州絡。七輔得而天地治。與世殊技。固孤是求。技、巧也。音伎。本或作拔。誤也。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爲輪者。名扁也。扁音皮殄反。莊子曰。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泙曼屠龍。既無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泙音匹萌反。子覿木雕。獨飛愍我。翅覿故棲。吾感蠹䵷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蠹、蝦蟇也。音胡媧反。周易旅卦上九曰。先笑而後號咷。〔集解〕先謙曰。官本蠹作去。沈欽韓云。蠹疑蘁之譌。說文。蘁、詹諸也。徐鍇繫傳。蘁、七宿切。爾雅郭注。蘁䵷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案去蘁卽去蚥也。若使附逐嗜腐鼠之鴟。必爲所食。故下云先笑後咷。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左傳曰。晉欒盈復入於晉。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杜預注曰。蓋豹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仕邢爲大夫。掖。謂挾之而投于城外也。衡集豹字作豁也。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引牒作褋。方言。襌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北堂書鈔引褋作襟。義同。字誤。與解帶義連。不當爲牒。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貫高、趙相也。端、

獨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赦之。蘇武使匈奴中。持節臥起。節毛盡落。並見前書。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弈秋以棊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弈、圍局也。棊卽所執之子。弈秋、名也。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又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也。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況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立之流也。臣賢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衡集立字多作匹。非也。數子、謂斐豹以下也。愍三墳之旣頹。惜八索之不理。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為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惟欲立言而已。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為上也。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夫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也。慊、猶歉也。音苦簟反。

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七百五十二引續漢書。酒尊作傾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蟾蜍、蝦蟇也。蟾音時占反。蜍音時諸反。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

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集解〕沈欽韓曰。帝紀。陽嘉二年京師地震。袁紀同。衡於陽嘉元年造此器。而三四年內只有京師地震。無隴西地震事。作傳者但欲美衡之巧思。不復推檢實事。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傾覆、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蟠音薄寒反。廣雅曰。蟠、曲也。揚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倥音口弄反。偬音子弄反。埤蒼曰。倥偬、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集解〕蘇輿曰。福祉、疑衍一字。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集解〕先謙曰。官本響作嚮。通用字。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事見宦者傳。故恭儉

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兮。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爲鏡而自戒敕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辟、罪也。音頻亦反。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恆暘若者也。恆、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常暘則多旱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暘作陽。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集解〕惠棟曰。尙書云。無敢昏逾。逾與踰同。韓非子云。管仲父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也。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革、改也。復、反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

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于離宮也。〔集解〕惠士奇曰。紫宮者。午位之離。反紫宮。所謂陰起於午。由此逆行。自離而艮而兌而乾而中央而巽而震而坤而坎。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乾六。兌七。艮八。離九。先謙曰。北神當作北辰。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前書曰。齊肅聽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音胡歷反。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

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睦弘、字孟。魯國蕃人也。昭帝時。以明經為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洪範五行傳說。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為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蓺文志。並無讖說也。〔集解〕閻若璩曰。緯起哀平而平子言成哀之後乃始聞之。讀班書李尋傳。成帝元延中。尋說王根曰。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則知成帝朝已有緯名矣。下言成於哀平之際。最分明也。惠棟曰。荀悅申鑒云。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所作乎。惠士奇云。錄圖幡薄。見呂覽。亡秦者胡。亦錄圖中語。似起戰國。至哀平而大興。棟案以亡秦者胡為錄圖中語。據王充論衡也。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殛、誅死也。〔集解〕何焯曰。理當作湮。因下共工理水致誤。惠棟曰。理本作治。尚書有能俾乂。乂、治也。堯使鯀治洪水。而鯀陻之。故箕子謂鯀汨陳其五行也。何說非。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集解〕惠棟曰。理亦治字。共工治河事。見汲郡竹書及周語。在鯀前。而張平子駁之。非也。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㠯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衡集云。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集解〕惠棟曰。吳仁傑云。禮記。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尚幼。般請以機封。般與班同。則公輸班正出春秋時矣。案今墨子作公輸盤。古文通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集解〕惠棟曰。楊子法言云。一卷之書。不勝異說也。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㠯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

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蓺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蓺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傅音附臣賢案衡集云後人皮傅無所容竄又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傅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傅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傅者誤也無所容竄謂不容妄有加增也莊子曰竄句辭纘漢書亦作竄本作篡者義亦通也〔集解〕惠棟曰說文云讖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蒼頡篇曰讖書河洛書也鄭元六蓺論曰六蓺者圖所生也又曰郊祀志云上使梁松等案河雒讖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指是當日河洛讖文八十一卷皆有章句故云篇錄已定其餘皆不昭指故云無所容篡也皮傅猶皮續也論衡云盡也皮續桓譚新論云讖出河圖洛書但有朕兆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托孔丘誤之甚也洪頤煊曰頗猶偏也頗傅謂以偏詞相傅會義亦得通

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遯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目照自達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水災非洞視玉版所見者也〔集解〕惠棟曰王子年拾遺記云堯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曰神人操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先謙曰官本注目作自下無自字者字或者至於弃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永建順帝即位年也復統謂廢而復立言讖家不論也

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謂競稱讖家也〔集解〕通鑑胡注黃帝命伶倫吹律大橈作甲子容成造歷而律歷之學傳矣京房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伏羲之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伏羲觀河圖而畫八卦陰陽家謂之九宮一六八爲白二

黑。三碧。四綠。五黃。七赤。九紫。至今承用之。惠棟曰。京氏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而坎離震兌不與焉。胡氏以爲六十四卦。誤也。九宮之說見易乾鑿度。劉牧取以爲河圖。妄也。詳棟所撰易漢學。嘗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已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集解〕惠棟曰。碑云。遷公車司馬令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集解〕惠棟曰。文士傳云。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集解〕惠棟曰。穀梁傳云。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閹豎恐終爲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已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玄、道也。德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已宣寄情志。〔集解〕惠棟曰。李善云。順桓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內豎。平子欲言政事。又爲奄豎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元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其辭曰。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玄訓、道德之訓也。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論語孔子曰。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集解〕先謙曰。注擇作宅。異文。潛服膺已永靚兮。緜日月而不衰。說文曰。膺、匈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不息。靚音才性反。前書音義曰。靚與靜同。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修謂自修爲善也。楚辭曰。苟中情其好修兮。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企立也。禮記曰。爲人臣止於恭。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跌、蹉也。音徒結反。繩墨喻禮法也。楚辭曰。遵繩

墨而不頗。志團圓以應縣兮誠心固其如結。團圓、垂貌。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集解〕先謙曰官本團圓作團團。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夜光、美玉。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也。𦇧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案𦇧音租綴反。字書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並戶圭反。誤也。江蘺、香草也。本草經曰。蘼蕪一名江蘺。即芎藭苗也。楚辭曰。扈江蘺與薜芷兮。紉秋蘭以爲佩。皆取芬芳以象德也。〔集解〕錢大昕曰。說文。𦇧、維綱中繩也。讀若畫。又讀若維。諸家讀爲戶圭反者是也。章懷讀爲纂。則文當從雋。說文有纗無𦇧。章懷音誤。惠士奇曰。文選𦇧作纗。引說文曰。繫幃曰纗。幃一名縭。爾疋。婦人之幃謂之縭。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縭。然則纗者。係囊之繩也。美襞積以酷裂兮允塵邈而難虧。襞積、衣𧞤也。酷裂、香氣盛也。司馬相如曰。酷裂淑郁。又曰。襞積褰縐。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猶歇也。衣服芬芳。久而不歇。以喻道德著美。幽而不屈也。〔集解〕惠棟曰。裂當依集作烈。先謙曰。官本襞作褻。是。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姱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姱、好也。攸、所也。言德雖美好。而時人不珍也。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怠、惰也。皇、暇也。舍、廢也。幸二八之遻虞兮喜傅說之生殷。二八、八元八愷也。遻、遇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恫、痛也。音通。辰、時也。痛已後時而不及之也。〔集解〕惠棟曰。恫、舊音他公切。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山海經曰。女牀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鷖。淑、善也。特、獨也。言靈鳥既獨棲。善人亦少合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廣雅曰。鷖、鳳屬也。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眞。旦獲讟于羣弟兮啓金縢而

乃信。

旦周公也。讒、謗也。信音申。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謗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與大夫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策，方信周公忠於國家也。見尚書。〔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見上有事字。

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

烝、衆也。僻、邪也。辟、法也。詩曰，人之多僻，無自立辟也。

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己。

曾、重也。羌、發語辭也。言己之志無可與言之也。〔集解〕惠棟曰，或與惑同，集作惑。

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

湛音沈。繽、紛亂貌也。

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

執雕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止。

雕虎有文也。阽、臨也。焦原、原名也。跟、足踵也。尸子曰，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獶，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爲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太行之獶也。跡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日試之矣。又曰，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劑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爲焦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躬履仁義，不避險難，亦足以服一代之人也。〔集解〕惠棟曰，義、集作誼。鄭衆周禮注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

左傳克史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圜方。

化、變也。泯、滅也。

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

蕭、蒿也。笥、篋也。蕙、芷、並香草也。貴蕭艾，喻任小人。謂蘭芷爲不香，喻弃賢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蘭作蕙。

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褭以服箱。

斥、遠也。西施、越之美女也。要音於皎反。褭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褭、古之駿馬也。服、駕也。箱、車也。言疏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並喻不能用賢也。〔集解〕劉攽曰，案要褭、古良馬，當作褭，從馬。錢大昕曰，要褭之名，本取疊韻，劉必改從馬，則要亦當作騕，所謂泥俗而不通于古也。文選羈作縶。

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

陂、不正也。離、被也。

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船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襲、重也。周禮。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曰繡。(集解)惠棟曰。披集作被。辮貞亮以爲鞶兮。雜技藝以爲珩。說文曰。辮、交織也。音蒲殄反。禮記曰。男鞶革。女鞶絲。鄭玄注云。鞶、小囊盛帨巾也。珩、佩玉也。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璜、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璜。言佩服之美。喻道德之盛也。淹棲遲以恣欲兮。燿靈忽其西藏。淹、久也。棲遲、游息也。燿靈、日也。楚辭曰。燿靈安藏。言年歲之蹉跎也。恃己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己知、猶知己也。華、榮也。予、衡自謂也。鶗鴂、鳥名。喻讒人也。廣雅曰。鸋鴂、布穀也。楚辭曰。恐鸋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也。言恃知己以相榮。反遇讒而見害也。(集解)沈欽韓曰。龍龕手鑑云。子鴂鳥大如布穀。不得卽以爲布穀也。案廣雅、鸋鴂、子鴂也。(鴂音規)鴶鵴、布穀也。注引誤。羅願爾雅翼。或以鸋鴂爲伯勞。太史公云。昔古厤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鴂先滜。滜卽鳴也。離騷鸋鴂先鳴卽秭鴂先滜也。此物以芳時最先鳴。若伯勞以仲夏時鳴。豈復有芳草邪。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爲霜。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說文曰。遒、迫也。方秀遇霜。喻以賢被讒也。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亹亹、進貌也。謂四時更進而代序。疇、誰也。伉、偶也。伉協韻音苦郎反。咨姤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咨、歎也。姤、忌也。嫮、美也。音胡故反。楚辭曰。嫮目宜笑。言嫉妒者憎惡美人。故難與並也。韓、謂齊仙人韓終也。爲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羨韓衆之得一。流亡、謂流遁亡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仙人韓終。終一作衆。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

心猶與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岐阯、山足也。周文王所居也。〔集解〕惠棟曰。攄、集作臚。舊注云。臚、陳也。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文君、文王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龜。周易遁卦上九曰。肥遁無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集解〕惠棟曰。晁說之云。遯上九。肥遯。陸希聲云。本作飛說之。未知陸所據。棟案姚寬西溪叢語曰。周易肥遯無不利。肥、古字作𩇯。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張平子賦引易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還也。曹子建七啟云。飛遯離俗。是古易皆作飛。故陸氏據以爲說。王輔嗣注此爻云。矰繳不能及。似王本作飛也。子夏傳云。肥、饒裕也。孔氏正義從之。遂改爲肥。注淮南九師訓云云。案劉向別錄云。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棟案九師道訓。唐時已亡。此採自張衡集中舊注也。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遁卦艮下乾上。艮爲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爲巽。巽爲風。故曰翼迅風也。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而爲咸。咸、感也。咸卦艮下兌上。從二至四爲巽。與兌爲二女也。崇岳謂艮也。從三至五爲乾。易說卦曰。乾爲冰。兌爲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乾變爲兌。乾爲天。兌爲澤。故曰天爲澤。言天高尙爲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勔、勉也。乾爲金玉。故曰玉階。嶢崢、高峻貌。嶢音堯。崢音士耕反。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左傳。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未盡。復以龜卜之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東屬。其色靑也。〔集解〕惠棟曰。左傳。筮短龜長。馬融注曰。筮史短。龜史長。故云筮氏。先謙曰。官本東屬作果屬。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詩小雅曰。鶴鳴九皋。注云。皋、澤中溢水出所爲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也。龜經有棲鶴兆也。言卜得鶴兆也。逞、快也。協韻音丑貞反。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瞥、視也。音普列反。冥翳、高遠也。鵰鶚競

於貪婪兮我修絜㠯益榮。鷮鵲、鷙鳥也。以喻讒佞也。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子、謂衡也。有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汝縻之。言子歸母氏。然後得寧。猶臣遇賢君。方享爵祿。勸衡求聖君以仕之也。〔集解〕先謙曰。文選注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而育之。斃以玄鳥二七。塗以彘血。寘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於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皇靈降誅。尚復其所。問左史氏。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關親。將留其身。歸於母氏。而後獲寧。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冊而藏之於櫝。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予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反王子於后。

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悔、惡也。元辰、吉辰也。俶、整也。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晞、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也。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瀝液、微流也。咀、嚼也。石菌、芝也。英、華也。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翾、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赴也。音奏。八荒、八方荒遠地也。淮南子曰。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過少皥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衡欲往東方。故先過窮桑之野。三丘、東海中三山也。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木正。東方之神也。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道真、謂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賦曰。矧沈躬於道真。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票音匹妙反。猶飄颻也。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鼇、大龜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仙聖訴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抃音皮媛反。楚辭曰。鼇戴山抃。說文。抃、拊手也。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㠯乎長生。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神芝

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之爲玉酒飲之令人長生也

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

扶桑、日所出在陽谷中其桑相扶而生見淮南子

噏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㠯爲糧

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崟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王逸注云沆瀣、夜半氣也糧或作粻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

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昔、夜也穀、生也衡此夜夢禾生於崑崙山之上卽下文云抨巫咸以占夢含嘉秀以爲敷是也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爲發昔夢也臣賢案衡之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卽先往東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陽谷扶桑之地崑崙乃西方之山安得已往崑崙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

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

暘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尙書曰禹代鯀爲崇伯故稱伯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故更名其山曰會稽也

集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食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僞也

指長沙㠯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

長沙、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徑存猶問也重華、舜名葬于蒼梧蒼梧在長沙南故云南鄰也

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儐處彼湘瀕

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翩、連翩也儐、弃也瀕、水涯也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夫人也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也（集解）沈欽韓曰案列女傳無湘夫人也四字

流目覜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㠯孤魂

衡阿、衡山之曲也黎、顓頊之子祝融也爲高辛氏之火正葬於衡山、圮、毀也盛宏之荆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愁蔚蔚㠯慕遠兮越卬州而愉敖

河圖曰天有九部八

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也敖遊也〈集解〉錢大昕曰蔚蔚文選作鬱鬱 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 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丘名在南方憩息也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晝夜火然陶猶炎熾也 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 芒光芒也字林曰熛飛火也音必遙反泫音胡犬反沄音戶昆反並水流貌也 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邑其難聊 溫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二萬二千里惄音奴覿反爾雅曰惄思也 顝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 顝獨也音苦骨反不能留此將復西行也〈集解〉錢大昕曰顝與塊同聲相近說文顝讀若魁 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 金天氏西方之帝少皞也嬉戲也 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 纚繫也音山綺反朱鳥鳳也楚辭曰鳳皇翼其承旗也 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 躔次也拓猶折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地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躊躇猶徘徊也躊音直流反躇音直余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末作木疑當作末 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 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 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下壽者八百歲龍魚在其北一曰蝦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鼈魚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鯉魚白人之國在龍魚北也〈集解〉周壽昌曰李善注汪氏國在西海此國足龍魚也山海經有白民無白人李注避諱改 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 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也徂往也欲還中土也 歘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 歘疾貌也音許勿反蛻音稅說文曰蟬蛻蟬所解皮也言去故就新若蟬蛻也朋猶侶也

精粹、美也。（集解）劉攽曰。注案文當云蛻、蟬所解皮也。

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 蹶音厥。鄭玄注禮記云。蹶、行遽之貌也。淮南子曰。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我也。野協韻音神渚反。

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 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注云。其水不勝鳥毛。潺湲、流貌也。逗、止也。華陰、華山之北也。臨河故云湍渚。

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 號、呼也。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處。靜之使無波濤也。櫂、檝也。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予、我也。（集解）劉攽曰。注爲河伯龍魚。案文伯下當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字。惠棟曰。得水仙爲河伯句。龍魚河圖古書名也。所載五嶽四瀆諸神姓氏甚詳。引見御覽。劉以龍魚屬上讀。殊失考據。

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佯而延佇。 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相近。未歸。謂黃帝得仙升天。神靈未歸。相佯、猶徘徊也。（集解）惠棟曰。仲候握河紀云。帝軒題像。配永循機。鄭元注云。軒轅、黃帝名也。

呬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 呬音許吏反。爾雅曰。呬、息也。蓁蓁、茂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林。其狀如蒨。偉、美也。詩國風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衡覩河洲而思之也。

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 黃靈、黃帝神也。爾雅曰。詹、至也。訪、謀也。摎、求也。

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 曰、黃帝答言也。六籍、六經也。

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 逵、道也。爾雅曰。覆、審也。疇、誰也。謨、謀也。

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 昆、兄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病。七日化而爲虎。其兄覘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兄也。

鼈令殪而尸

亡兮取蜀禪而引世 鼈令蜀王名也令音靈殪死也禪傳位也引長也揚雄蜀王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也 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 錯交錯也司命天神也春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爲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髭癯瘦通於命運期度晰明也協韻音之逝反〔集解〕惠棟曰鄭元云司命掌察三命晰集作晣舊注云晣昭晣也音云曳切古制折通本與世韻不須協也 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 竇謂孝文竇皇后也繁廡茂盛也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竇姬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遺宦者吏必置我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伍中姬涕泣不欲往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爲皇后景帝生十四子後至光武中興也 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 王謂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前書聘以黃金二萬斤遣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嘗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投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曰出則銜恤絕緒言無後也 尉厖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 尉謂都尉顏駟也厖蒼雜色也遘遇也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也 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 董賢字聖卿哀帝時爲大司馬年二十二袞三公服也時哀帝令爲賢起冢至尊無以加及帝崩王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十曰弱冠也 夫吉凶之相仍兮恆反側而靡所 穆負天吕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 穆魯大夫叔孫豹也謚曰穆牛謂豎牛豹之子也幽閉也大夫稱主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爲豎有寵及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 文斷袪而忌伯

兮。閽謁賊而寧后。文、晉文公也。袪、袂也。忌、怨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呂甥、冀芮等。寧、安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于蒲城。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公入國。呂甥、冀芮謀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城。殺呂郤。伯楚、勃鞮字也。事見國語。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之乃剖。通人、謂穆子、文公等。闇於好惡。謂初悅豎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鞮。終能告賊。剖、分也。言通人尚闇於好惡。況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集解〕先謙曰。官本乃作能。是。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嬴、秦姓也。擿、猶發也。謂始皇發讖云亡秦者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爲外備。而不知胡亥竟爲趙高所殺。秦氏遂亡。是發內也。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子也。有夫婦夜田者。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間。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敝。見搜神記。〔集解〕洪亮吉曰。張車子事不知始出何書。今惟見搜神記及鬼神志。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誶。爾雅曰。誶、告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後果大旱。又曰。宋衞陳鄭將火。鄭大夫裨竈、請瓘斝玉瓚禳火。子產弗予。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集解〕惠棟曰。誶、劉伯莊音素對反。師古音碎。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睇、視也。矧、況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鄉有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醒。謂其子曰。吾爲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眞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音義曰。江東人以物插地中爲事也。毋緜攣吕涬己兮。思百憂吕自疢。緜攣、猶牽制也。涬音胡鼎反。衡集注云。涬、引也。言物牽制於俗。引憂於己。詩曰。無思百憂。祇自重兮。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監、視也。孔、甚也。棐、輔也。忱、誠也。佑、助也。言

天之視人甚明唯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棐忱

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尨褫以拯人

蠲潔也祈求也爾雅曰尨大也褫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牲禱于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天大福以拯人衡集祈字作祊祊祭也褫音斯〔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拯下有救字

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它辰

景宋景公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祭之可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爲國無民何以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乎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

魏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斃秦

魏顆魏武子之子也亮信也左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躓而顚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余是以報也

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

尚書曰咎繇邁種德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並國名咎繇能行布道德子孫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紀皋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集解〕惠棟曰見左傳

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已毓

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生獨榮於桑之末本草經桑上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寓木一名宛童以喻咎繇封於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集解〕洪亮吉曰案唐虞諸臣之後惟皋陶之裔英六滅最早何得謂餘國先滅此獨存乎衡意當謂二國既滅至漢時復有英布繼起故云卉既彫而已毓似此解稍近

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

言咎繇布德行仁慶流後裔詩曰無言不讎易曰無往不復也

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

盍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以飛聲譽誰謂時之可待言易逝也

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惝惘而無疇

惝惘猶敞怳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楚辭曰悵惝惘兮

未思。王逸曰。愀惘惆悵失望。志錯越也。

偪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偪、迫也。宣、徧也。行積冰之磑磑兮。清泉沍而不流。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冰之野。磑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磑。說文曰。磑磑、霜雪之貌也。蓋古字磑與皚通。沍音胡故反。杜預注左傳云。沍、閉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方言曰。磑磑、堅也。寒風淒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螣蛇蜿而自糾。玄武、謂龜蛇也。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殼、龜甲也。爾雅曰。螣、螣蛇。蜿、屈也。糾、纏結也。騷騷、叶韻音修。糾音古由反。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矜、竦也。并猶聚也。凌、冰也。音力澄反。失條、言寒也。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太陰、北方極陰之地也。楚詞曰。選鬼神於太陰。〔集解〕惠棟曰。案集作庰。李善云。屏與庰古字通。怨高陽之相寓兮。伷顓頊之宅幽。高陽、氏帝顓頊也。山海經曰。東北海之外。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相、視也。寓、居也。伷、屈也。音乞鳳反。宅幽、謂居北方幽都之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集解〕惠棟曰。舊注云。伷、小貌也。去鳳切。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庸、勞也。織絡、猶經緯往來也。瘳、愈也。言勞於往來四方。經積冰炎火之地。彼此亦何差也。織或作識。絡或作駱。〔集解〕惠士奇曰。絡、集作路。涉路東西。有似乎織。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踔絕垠乎寒門。垠音玉巾反。廣雅曰。垠、咢也。緤、馬韁也。音思列反。不周、西北方山也。垠或作限也。迅飈瀟其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飈、風也。瀟、疾也。音蕭。媵、送也。翩飄亦疾貌也。禁協韻音金。趨谽啊之洞穴兮。摽通淵之碄碄。谽啊、深貌也。谽音呼含反。啊音呼加反。碄音林。亦深貌也。既遊四方。又入地下。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重陰、地中也。國語曰。魯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蟲若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之怪曰墳

羊。〔集解〕惠棟曰。陰。集作瘖。舊注云。瘖。古陰字。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慌、忽、無形貌也。〔集解〕惠棟曰。張逸遺令云。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楚辭遠遊云。恐時俗之迫阸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注。上浮、升雲也。出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北曰密山。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陰。闇、幽隱也。蹊、路也。〔集解〕惠棟曰。集作石密。章懷此注誤。當刪。李善得之。沈欽韓曰。西山經作峚山之玉榮。策字誤。穆天子傳注引。亦譌玉策。蔡邕傳注引山海經。亦作玉策。陰作陽。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速、召也。燭龍、北山之神也。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昭明。〔集解〕沈欽韓曰。大荒北經。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注誤。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瑤谿、瑤岸也。山海經曰。鍾山之東曰瑤岸。又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是與欽䲹殺祖江於崑崙之陽。䲹音邳。爾雅曰。劉、殺也。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羞、進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慭、相傳音宜覲反。杜預注左傳。慭、發語之音也。臣賢案張揖字詁。慭、笑貌也。嗚之別體。音許近反。與此義合也。〔集解〕沈欽韓曰。注嗚乃听之誤。說文。听、笑貌。慭與听通。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詩含神霧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成仙。宓妃、洛水神也。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姣、好也。音古巧反。蠱音野。謂妖麗也。嫮音胡故反。好貌也。楚辭曰。嫮目宜笑也。〔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云。公姣且麗。蠱與冶通。冶又作野。易繫辭。冶容誨淫。古文作野。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婧音財性反。謂妍婧也。桂音圭。婦人之上服。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褵。郭璞注云。即今之香纓也。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礰以遺光。的礰、明也。遺光、言光

彩射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射下有人字是。獻環琨與璵縭兮、申厥好以玄黃。環、琨、並玉佩也。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也、玄黃謂繒綺也。尚書曰厥篚玄黃。言玉女宓妃等既獻環佩。又贈以繒綺也。雖色艷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賂或作貽。浩蕩、廣大也。言不以玉女及贈遺爲美也。楚辭曰怨靈修之浩蕩。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即上文所謂二女感於崇岳也。歌曰。天地烟熅。百草含蘤。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烟熅、氣也。易繫辭曰。天地烟熅。張揖字詁曰。蘤、古花字也。處子、處女也。懷、思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詩曰。有女懷春。〔集解〕惠棟曰。蘤、集作葩。李善云。說文曰。葩、古花字。本誤作蘤。音爲詭切。非也。回移、移音弋多反。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淑、善也。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集解〕惠棟曰。論語摘輔象曰。仲弓淑明清理。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紀力反。即上所謂冰折不營也。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縈、曲也。爾雅曰。小沚曰坻。謂水中高地。以龜負之。可以駕橋也。亘猶橫度也。廣雅曰。無角曰螭龍。也。登閬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爲牀。閬風、山名。在崑崙山上。楚辭曰。登閬風而緤馬。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死樹在其西。今以不死木爲牀也。〔集解〕沈欽韓曰。案前文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二句當在此下。蓋彼敍東方暘谷。不合有崑崙之語。錯入也。屑瑤蘂以爲糇兮、𣂆白水以爲漿。瑤、瓊也。楚辭曰。屑瓊蘂以爲粻。糇、糧也。𣂆音居于反。謂酌也。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爲河也。抨巫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抨、使也。音普耕反。又補耕反。巫咸、神巫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衡既夢木禾。今故令巫咸占之也。元、

普也.滋令德於正中兮.合嘉禾吕爲敷.滋、茂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說文曰.禾、嘉穀也.至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穎、穟也.本、禾本也.言禾既垂穟顧本.人亦當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穟.乃歎曰.我其首禾乎.高誘注云.禾穟向根.君子不忘本也.〔集解〕惠棟曰.爾、集作亦.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姑、且也.懿、美也.廬、猶居也.戒庶寮吕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僉、皆也.迓、迎也.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豐隆、雷也.軯、聲也.音普耕反.震霆、霹靂也.霆音廷.列缺、電也.曄、光也.雲師䨺吕交集兮.涷雨沛其灑塗.雲師、屏翳也.䨺、陰貌.音徒感反.爾雅曰.暴雨謂之涷.沛、雨貌也.塗、協韻音徒故反.楚辭曰.使涷雨兮灑塵.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吕服輅.轙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轡謂之轙.郭璞注云.轙、軛上環也.轡所貫也.琱、以玉飾車也.樹、立也.葩、華也.於車上建華蓋.擾、馴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也.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周頌曰.懷柔百神.森、衆貌也.屯、從也.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吕低昂.修、長也.揭、低昂貌也.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吕煇煌.咢音五各反.一作岌.並冠高貌也.映蓋、謂冠與車蓋相映也.綝音林.纚音離.盛貌也.煇音胡本反.光貌也.〔集解〕惠棟曰.咢咢、集作嵒嵒.五咸切.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八乘、八龍也.楚辭曰.駕八龍之蜿蜿.攄、猶騰也.氛旄溶吕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氛、天氣也.旄、羽旄也.溶音勇.王逸注楚辭曰.溶、廣大貌也.蜺、雌虹也.撫軨軹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軨音零.說文曰.車轖間橫木也.楚辭曰.倚結軨兮太息.軹音之是反.杜子春注周禮云.軹、兩轊也.說文云.車輪小穿也.還睨、顧瞻也.藥音鑠.熱貌也.言顧瞻鄉國而心熱也.羨上都之赫戲

兮何迷故而不忘。上都、謂天上也。赫戲、盛貌也。衡既徧歷四海。方欲遊於天上。故云何不忘其故居。而苦迷惑思之。左青瑚吕㨗芝兮右素威吕司鉦。青瑚、青文龍也。㨗、堅也。音
巨偃反。芝、蓋也。素威、白虎也。禮記曰。左青龍而右白虎。說文曰。鉦、鐃也。似鈴也。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長離、卽鳳也。水衡、官名。主水官也。玄冥、水神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而後矞皇也。屬
箕伯吕函風兮澂淟涊而爲淸。箕伯、風師也。函、猶含也。澂、淸也。淟音它典反。涊音乃典反。楚辭曰。切淟涊之流俗。王逸注曰。淟涊、垢濁也。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
譻譻。鸞、鈴也。在鑣。譻譻、聲也。音嚶。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也。涉淸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霄、雲也。蔑蒙、氣也。蒙音莫孔反。上征、上於天也。揚雄甘泉賦曰。浮蔑蒙而撇天。紛翼翼
吕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翼翼、飛貌。戾、至也。回回、光貌。楚辭曰。皇剡剡其揚靈。王逸注云。揚其光靈也。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閽、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
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閽。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吕彤彤。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左傳。鄭莊公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彤與
融同也。(集解)惠棟曰。洩洩彤彤。左傳文。衡文多用左傳。融字作彤。當用古文。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律、十二律也。樂叶圖徵曰。聖人承
天以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立也。衡嘗聽九奏之樂。考政化之得失。而思其終始也。(集解)惠棟曰。注治世改太平。避唐諱。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盤、樂也。逸、縱也。斁、厭也。音
亦。又音徒故反。古度字也。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素、素女也。史記曰。太常使素女鼓五十弦琴。大容、黃帝樂師也。念哉、戒逸樂也。(集解)先謙曰。太常當作太帝。琴當

作㦛．也．

既防溢而靜志兮．迨我暇吕翺翔．溢、滿也．迨、及也．翺翔、猶遨遊也．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紫宮、太微、並星名也．肅肅、清也．閬閬、明大也．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閣、閣道星也．史記曰．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鏘鏘、高貌也．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罔車、畢星也．幕幕、罔貌．青林、天苑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河圖曰．桐柏山上爲掩畢．三危山上爲天苑．彎威弧之撥剌兮．射嶓冢之封狼．弧、星名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撥音方割反．剌音力達反．撥剌、張弓貌也．嶓冢、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曰．嶓冢之精．上爲狼星．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爲壁壘．旁大星爲北落．牽牛北爲河鼓．磅硠、擊也．磅音普郎反．硠音郎．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史記曰．王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雲漢曰天河也．倚招搖攝提吕低回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招搖、攝提、星名也．劉音居流反．低回、劉流、回轉之貌．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綢繆、相次之貌也．遹皇、行貌也．〔集解〕惠棟曰．揚子太元云．陽交于陰．陰交于陽．物登明堂．矞矞皇皇．偃蹇夭矯娩吕連卷兮．雜沓叢顇颯吕方驤．娩音孚萬反．卷音拳．並翺翔自恣之貌也．〔集解〕惠棟曰．娩集作俛娩．李善云．跳也．䬈汨飂戾沛吕罔象兮．爛漫麗靡藐吕迭逿．䬈音一六反．汨音于筆反．飂音遼．沛音普蓋反．並疾貌也．藐、小也．藐音亡小反．逿音徒郎反．〔集解〕先謙曰．官本逿作逷．是．凌驚雷之硠礚兮．弄狂電之淫裔．硠礚、雷擊也．硠音康．礚音苦蓋反．淫裔、電貌．狂、疾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貌下多之字．踰厖澒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厖音亡孔反．澒音胡孔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度濛澒．宋均注云．濛澒、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也．冥、

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永上書曰、登遐倒景。音義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厲、陵厲也。（集解）惠棟曰、須集作鴻。

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眄兮、臨舊鄉之暗藹。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六星爲開陽。頫音俯。暗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說文曰、悁悁、憂也。音於緣反。詩國風曰、勞心悁悁也。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回。輈、轅也。雖遨遊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媮音通侯反。懷、安也。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閶闔、天門。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聯翩兮紛暗曖。儵眩眃兮反常閭。儵、忽也。眩音縣。眃音混。疾貌。常閭、故里也。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間、以自淫放、今改悔也。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王逸注云、修吾初始清潔之服也。娑娑、衣貌。參參、長貌。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以六藝爲車而駕之也。以道德爲林而遊之也。結典籍而爲罟兮、敺儒墨而爲禽。罟、網也。音古。儒家、子思、孟軻、孫卿等。墨家爲墨翟、胡非、尹佚等。（集解）先謙曰、注爲謂古通。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崟。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而再事者親也。歔欷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崟、山貌。崟音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不可下有得字是。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

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也。共音恭。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惕、懼也。厲、病也。勑、整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恧、慙也。音女六反。墨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老子曰。上德無爲也。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淸祇懷憂。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曰。俟河之淸。人壽幾何也。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六區、謂四方上下也。

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颻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飛。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仙夫、仙人也。詩邶風曰。柏舟。言行而不遇也。其詩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注云。舟載度物者也。今不用而與衆物相混。俱流水中。諭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而爲宦者所讒。故引以自喻也。〔集解〕先謙曰。相混。官本作汎汎然。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松、赤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閒。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字林曰。跱、踞也。謂得仙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回志朅來從玄諆。朅、去也。音丘列反。諆或作謨。謨亦謀也。音基。字從其。〔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劉向七言云。朅來歸耕永自疏。楚辭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韻書曰。朅、卻也。去也。沈欽韓曰。集韻。諆、謀也。或作惎。作諆。注云。或作謨。謨乃傳寫之譌。本云或作諆耳。文選譌爲謀。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爲河閒相。河閒王名政。〔集解〕沈欽韓曰。趙明誠金石錄跋云。傳云再遷爲太史令。而碑乃一遷。碑云。遷公車司馬

令。遂相河間。而傳不載其公車令。傳云。在河間三年。上書乞骸。徵拜尚書。乃卒。而碑不載其爲尚書。此數事當以碑爲正。案袁紀。陽嘉二年。太史令衡與李固、馬融同對策。而傳不載。又張平子四愁詩序云。陽嘉中出爲河間相。與傳言永和初不合。李善注據傳駁序。竊謂序言縱非平子自造。要亦摯虞輩序文章流別者爲之。在范史前。未可定其是非。先謙曰。文選序言多謬。如長門賦陳皇后復得幸。洛神賦曹植感甄類。皆是。未可依據。應閒云。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是再爲太史令。衡自言之。此等處亦不能信碑而疑傳也。

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集解〕惠棟曰。集云。諸豪俠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集解〕沈欽韓曰。袁紀。永和五年。侍中張衡上書云云。即此傳上疏陳事一篇。大約范敘先後。容有失次。未可定袁紀之誤。太平廣記殷芸小說云。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攷衡以永和四年卒。邕以初平三年誅。相去五十四年。邕壽六十有一。則衡死時。邕生七年矣。

著周官訓詁。〔集解〕惠棟曰。胡廣漢官解詁敍云。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集解〕沈欽韓曰。劉昭補注。及御覽天部。並引之。應閒、七辯、〔集解〕沈欽韓曰。雕龍雜文篇。張衡七辯。結采綿靡。巡誥、〔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張衡東巡誥云。惟二月初吉。帝將狩於岱岳。度義耆方。觀民設教。率羣賓。備法駕。以祖於東門。屆於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於臺。壬辰。祁上帝於明堂。攷帝紀。安帝延光三年事也。懸圖凡三十二篇。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衡集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

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集解〕惠棟曰事載胡廣漢官解詁敍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乃為侍中〔集解〕先謙曰官本乃作及是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徼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照示萬嗣永永不朽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照作昭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敍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衡集其略曰易稱宓犧氏王天下宓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行清清卽青陽也今宜實定之〔集解〕惠棟曰注周書曰乃命少皞清見嘗麥篇今本作少昊請誤也棟案平子以少皞為五帝則黃帝為三皇矣先謙曰注行字衍官本無又㠯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卽眞宜㠯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集解〕王鳴盛曰衡說皆迂謬不可從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前者意謂宜別作更始本紀耳非如今書以更始元二年書於光武紀而更始自為列傳也范蔚宗固未嘗用衡謬說又曰更始雖立而力不能一天下若守臣節則漢業墮矣且伯升首義而更始信讒殺之是固不當臣附王郎既誅遂貳於更始至河北關西略定方建尊號可無慚德乃袁紀三卷論云王莽乘權竊有神器劉氏德澤實繫人心更始之起乘義而動號令稟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定咸陽而臨四海清舊宮而饗宗廟成為君矣世祖經略受節而出奉辭征伐臣道定矣然則三王作亂勤王之師不至長安猶存建武之號已立雖南面而有天下道未盡也宏此論竟以光武卽尊號為大非其迂謬又出衡下洪頤煊曰前書律厤志更始帝著紀以漢宗室滅王莽卽位二年赤

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更始稱帝其說頗與衡同先謙曰光武於更始未得其尺地一民之業在漢史無爲更始立紀之理宜衡上書而帝不聽也通鑑漢紀從光武所封書曰淮陽王綱目雖用分注之例而直書曰漢帝元皆以更始紀年卽衡所謂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者後世自當如此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平子碑文也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謂作渾天儀也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機物謂作候地動儀等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集解）先謙曰智當作知官本亦誤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文也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爲三才而性靈多蔽罕能知天道也近推形算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玄、猶深也晰音制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九校補

張衡傳。祖父堪蜀郡太守。集解錢大昕曰。案張堪在列傳第二十一卷。至何焯謂別一張堪。非是。案張君游雖曾官蜀郡太守而終於漁陽太守。不應以前官稱衡。果卽其孫。則廉吏有後。雖別爲傳。應於書祖父堪蜀郡太守下。繫明已見前傳。君游傳末亦不應不附及之。況又縣名各異乎。以此推之。何說未可非也。

作二京賦因己諷諫。錢大昭曰。夏侯湛張平子碑云。二京南都。所以讚美畿輦者。與雅頌爭流。英英乎其有味歟。見隸釋。

常耽好元經。官本無耽字。

作應間注。故名之曰應間云。官本注無故字。

深厲淺揭注。揭、褰衣也。音邱厲反。官本注厲作列。

人生在勤。不索何獲。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謹案惠棟補注於傳文二句下云。皆左傳文。是惠氏所據北宋本此下原亦無注。

枉尺直尋。議者譏之。注。如何君子不待其招而妄見也。原本注待字脫。誤在下正文內。已據趙注補正。官本待作得。誤。

於心有猜待集解先謙曰正文待字衍官本無錢大昭曰注待字誤入正文閩本不誤則簋飧饌餔注饌仕卷反餔補故反官本注饌餔下皆有音字

則風后之爲也注蓺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錢大昭曰案蓺文志陰陽家者流二十一家兵陰陽十六家此風后十三篇及後地典六篇均在兵陰陽十六家中注均云陰陽流殊欠審

君若綴旒注旒旍旒也官本注無也字

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注高帝常病注常當作嘗各本皆未正詔戶者無得入案前書本作詔戶者無得入羣臣注省羣臣二字殊乖文義

蘇武吕禿節效貞注持節臥起官本注持作杖案前書本云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注專就臥起言故云持節若改作杖則臥豈能杖作杖非

詹何吕沈鉤致精注荊篠爲竿官本注篠誤蓧

愍三墳之既頹注孔安國謂三墳五典三皇之書案注五典二字衍

曾不慊夫晉楚。注。慊、猶羡也。晉苦覃反。官本注。覃作簟。是。

果地震隴西。集解。沈欽韓曰至無隴西地震事。案地震不爲災。史未必書。且或書有此事。在後傳究書之。以著其驗。不必定在造此器三四年內也。沈說太泥。

必先倥偬之也。注。埤蒼曰。官本注。埤誤埋。

奢淫諂慢。官本。諂作謟。

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注。順帝永建三年。京師地震也。官本注末無也字。柳從辰曰。袁紀載衡上疏在永和五年。則注永建當爲永和之誤。案柳說是也。傳言衡造候風地動儀。已在陽嘉元年。次言衡上疏陳事。自當在後。不應反在前永建時。注永建之誤無疑。惟史稱前年。猶云上年。據順紀。永和三年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四年三月乙亥。京師亦地震。如依注作三年。則上疏當屬四年。袁紀記事。恆視范書後一二年。殆不足異。如依袁紀。作五年上疏。則注三年並當改四年矣。

恩不忍割。官本。恩作心。

勿令刑德八柄。官本。刑誤形。

事合宜則無凶咎。官本合作令。

然後神望允塞。案望猶怨也。詩曰神罔時怨。

劉向父子領校祕書。注使劉向及子歆爲祕書。官本注。爲作於。柳從辰曰。桓紀。延熹二年。初置祕書監官。是前漢時無祕書官也。宋書百官志言武帝建藏書之冊。置寫書之官。於是天下文籍皆在天祿石渠延閣廣內祕府之室。謂之祕書。至成哀世。使劉向父子以本官典其事。據此。當時典校祕書者皆用本官耳。案以祕書爲官名。乃後世之失。如以祕書爲地名。尤不可通。祕書。書也。今作爲祕書。則疑於官。作於祕書。又疑於地。均之誤也。觀前書成紀作劉向校中祕書。向傳作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傳文又本作劉向父子領校祕書。注文自應與傳文合。爲字卽領字轉寫之譌。於字又明明校字形近之譌。兩本固皆有脫譌也。

共工治水。集解惠棟曰。至而張平子駁之非也。案書鄭注。謂堯時共工。水官名。鯀治水。當卽承其官。春秋識以其官言之也。若與顓頊爭爲帝之共工。自在鯀前。衡豈不知。必識文本指堯時耳。

有公輸班與墨翟。注出仲尼後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無所容篡。注本作篡者。義亦通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旨昧執位。案昧、冒也。

志團圓旨應懸兮。集解。先謙曰。官本團圓作團團。錢大昭曰。閩本作團團。文選作摶摶。柳從辰曰。文選李注引毛詩曰。勞心摶摶。憂勞也。團團卽摶摶作團團誤。案柳說是也。文選此賦文字多與傳異。然如團團作摶摶。蔚蔚作鬱鬱。鏘鏘作將將。灼藥作勺藥。蔑蒙作蠛蠓。消搖作逍遙。酷裂作酷烈。翩僨作翩繽。猶與作猶豫。票輕作飄輕。羈旅作羇旅。事刃作剸刃。颼瀟作飇瀟。撥刺作拔刺。飂戾作飂淚之類。則皆字之古今通假異而不異者也。

喜傅說之生殷。文選喜作嘉。

感鸞鷖之特棲兮。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廣雅曰。鸞、鳳鷖也。柳從辰曰。文選離騷經。駟玉虬而乘鷖兮。王逸注。鷖、鳳皇別名也。今本離騷或作鷖。古字通用。

彼無合其何傷兮。至咨金縢而乃信。文選其作而。乃作後。

羌孰可與言已。文選與作爲。

跕焦原而跟止。文選止作趾。注。焦原、原名也。官本注無也字。跡賤者。文選注引尸子跡作疏是。

要旣死而後已。要、官本作安。文選作惡。皆要字形近之譌。

珍蕭艾於重笥兮。文選珍作寶。

昭綵藻與雕琢兮。文選雕琢作琱瑑。案作瑑無義。乃瑑之譌。

想依韓以流亡。集解。官本注。仙人韓終。終一作衆。謹案楚辭遠遊篇王逸注。衆一作終。梁華林文選旁注引本書注。作韓。謂仙人韓終也。與閣本合。官本下文終自服之。仍作終。雖終衆本同。似亦不可兩歧也。

鑽東龜曰觀禎。注。東龜曰東屬。集解。先謙曰。官本。東屬作果屬。謹案作果。是也。文選舊注引作甲屬。甲亦果之譌。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后寧。集解。先謙曰至反王子於后。謹案文選注。各本多誤字。此據胡刻本及海錄軒本。

問三邱乎句芒。文選乎作于。

鼇雖抃而不傾。注。鼇、大龜也。至鼇戴山抃。案章懷釋鼇爲大龜。即本楚辭天問王注、淮南子。斷鼇足以立四極。高注亦云。鼇、大龜。又一切經音義十九引字林。鼇、海中大龜也。力負蓬、瀛、壺三山。說文無鼇字。字林本以補許書。乃鼎臣新附。則云。鼇、海大鼈也。蓋明爲誤文。

朝吾行於暘谷兮。文選暘作湯。

指長沙㠯邪徑兮。文選以作之。

翩儐處彼湘瀕。文選儐作繽。

託山陂㠯孤魂。文選陂作阪。

愁蔚蔚㠯慕遠兮。越卬州而愉敖。注。河圖曰。至正南卬州曰深土。柳從辰曰。淮南子所言九州。與此微異。且無卬州。故注不取。案以淮南所記。校此注所引河圖說。似互有誤字。非果異也。文選舊注云。卬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圖曰。交廣南有卬州。其處極熱。則淮南作正南次州曰沃土。次沃當卽卬深之譌。又如西北台州。正北濟州。亦當依河圖。台作柱。濟作元。至河圖之晨土、开土、白土、咸州、揚州、又當依淮南。晨作農。开作并。白作中。咸作薄。揚作陽。其餘兩州。固無異也。集解。錢大昕曰。蔚蔚、文選作鬱鬱。案愉敖。文選作遊遨。愉注訓樂義。迥別。錢氏失未校。至蔚字則本有鬱音。乃同音通假也。

慹炎天之所陶。文選天作火。

顧羈旅而無友兮。羈、文選作羇。案前書陳餘傳。兩君羈旅。張晏注。羈、寄也。是羈可通羇。

𨘢建木於廣都兮。注。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柳從辰曰。今淮南墬形訓作都廣。高注。都廣、西方山名。案今山海經亦作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章懷乃均引作廣都。文選李注引淮南子、亦作廣都。豈以賦本作廣都。注書之體當然耶。集解。先謙曰。官本。末作木。疑當作末。謹案據文選注。及淮南子。本皆作末。高注。末、端也。

聞此國之千歲兮。注。其下壽者八百歲。下、官本注作不。文選李注亦引作不。案文選考異云。何校不改下。陳云、不當依范書注作下。是也。據此。則官本作不。乃誤改矣。

欻神化而蟬蛻兮。集解。劉攽曰。注、案文當云蛻蟬所解皮也。柳從辰曰。閣本注作蟬蛻。蟬所解皮也。自不誤。官本沿監本之舊。蟬蛻下脫一蟬字。故劉氏云然。

蹶白門而東馳兮。注。蹶、行遠之貌也。官本注。遠作處。柳從辰曰。遠處皆遽之譌。注引鄭注禮記。雖未明指何篇。然曲禮足毋蹶注。固作行遽貌也。案柳說是。曲禮釋文亦作蹶。急遽貌。文選注引漢書韋昭說。作蹶。踢也。踢如蹋鞠。亦急遽貌。

悵相徉而延佇。文選。相徉作徜徉。舊注云。悵徜徉、思貌。與相徉義別。

曰近信而遠疑兮。注曰。黃帝荅言也。官本注。無也字。

疇克謨而從諸。文選、謨作謀。

尉尨眉而郎潛兮。注。尨、蒼雜色也。官本注無也字。

董弱冠而司袞兮。注。年二十二。官本注作年二十。脫下二字。王莽殺賢於獄中。案前書。賢罷歸自殺。非被殺於獄中。注誤。

穆負天以悅牛兮。文選。負作屆。李注引孔傳云。屆、至也。案穆子夢天壓己。弗勝。非夢至天也。屆、極也。詩曰。致天之屆。與傳作負。均就天壓言。

豈愛惑之乃剖。集解。先謙曰。官本、乃作能。是。謹案文選。亦作能。又愛作昏。之作而。

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諄。文選。於作以。諄作訊。案李注。訊、息對反。疑本諄之譌。

親所睇而弗識兮。文選。睇作睼。注。睇、視也。官本注。睇誤梯。

毋緜攣以涬己兮。文選。涬作倖。注言物牽制於俗。官本注。物作勿。是。

用棐忱而佑仁。文選。佑作祐。案舊注。祐、助也。疑本佑之譌。

鬼亢回以敝秦。文選。敝作斃。

德樹茂乎英六。文選、德樹作樹德。注。六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唐安豐縣在今鳳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

寒風淒而永至兮。至騰蛇蜿而自糾。文選。淒而作凄。其。騰蛇作螣蛇。

倔顓頊之宅幽。文選、之作而。

斯與彼其何瘳。官本。瘳誤廖。

迅飈潚其媵我兮。文選。飈作焱。案焱譌字。當作猋。後文猋忽同。

鶩翩飄而不禁。鶩、文選同。官本作騖。

趨谽啁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硳硳。官本。標作摽。文選。趨作越。啁作嘲。標作漂。淵作川。案標作摽。是。嘲與啁同。

愍墳羊之潛深。文選。潛深作深潛。考異云。五臣本仍作潛深。

追慌忽於地底兮。文選、慌作荒。

出右密之闇野兮。集解。惠棟曰。集作石密。章懷此注誤。當删。李善得之。案文選、右雖作石。李善並未爲石字作注。至引山海經釋密爲密山。章懷又先

有是說。窖山初無石窖之名。惠何由知右字之必誤。而斷章懷右字注當删耶。似未可據。

載太華之玉女兮。注。服之成仙。成仙、原作神仙。依詩緯改。官本注不誤。

獻環琨與璵縭兮。文選。璵作琛。

志浩蕩而不嘉。文選。浩作皓。

百草含蘤。官本。草作卉。是。文選亦同。

爰整駕而亟行。注。即上所謂冰折不營也。營原誤縈。據上傳文正。官本注不誤。

抨巫咸吕占夢兮。文選。以作作。

合嘉禾吕爲敷。禾、文選作秀。官本傳文亦作秀。注仍作禾。錢大昭曰、秀乃光武諱。作禾者不誤。案錢說是。官本傳文作秀。乃誤改。

屯騎羅而星布。注。屯、從也。官本注。從作聚。是。文選舊注亦同。

八乘攄而超驤。文選攄作騰。注。攀、猶騰也。案攄、舒也。謂八乘展其材也。訓騰與超驤義複。非。文選攄作騰。亦誤。

蜺旌飄而飛揚。文選而作以。

心灼藥其如湯。文選如作若。

左青琱吕揵芝兮。文選吕作之。

委水衡乎元冥。文選委上有後字。是。

瀲淟淴而爲清。文選瀲作懲。是。

素撫弦而餘音兮。文選素下有女字。是。

既防溢吕靜志兮。文選靜作竫。

乘天潢之汎汎兮。注曰天潢。官本注潢誤漢。

凌驚雷之硠磕兮。注磕音苦蓋反。官本注無音字。

乃令窮乎天外。令、官本作今。文選同。作令誤也。窮、文選作竆。據開陽而頫盼兮。文選盼作眡。

雖遨遊以媮樂兮。遨遊、文選作遊娛。

歐儒墨而為禽。文選歐作敺。而作以。柳從辰曰。作敺是。案歐譌為敺。敺又譌為敺。古書相承已久。前人論之備矣。此文雖字作歐。仍當讀為敺。今文選作敺。从支亦小誤。

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崟。注。歔欷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文選李注引琴操曰。乎均作兮。

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也。文選。昔作夜。無兩也字。

柏舟悄悄吝不飛。注、柏舟言行而不遇也。官本注。行作仁。是。

松喬高跱孰能離。注二十餘年。官本注。二作三。

回志朅來從玄諆。注。諆或作謨。謨亦謀也。官本注作諆。或作謀。諆亦謀也。

永和初。出爲河閒相。集解。先謙曰。文選序言多謬。至未可依據。侯康曰。傳言永和初。則必在永和元年。即陽嘉五年也。或衡出相時尚未改元。故仍稱陽嘉。詩序與本傳。未始不可兼通。獨五臣注繫之陽嘉元年。則大誤耳。謹案永和改元。據順紀。即在正月。衡即以正月出相。亦不得仍繫元嘉。況序又明言陽嘉中。不云陽嘉末。何能曲爲之解。仍未可依據也。

永和四年卒。柳從辰曰。河南通志。衡墓在南陽府東北石橋保。

時人追恨之。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五十一引歷代名畫記。後漢善畫者。趙岐、劉襃、蔡邕、張衡。昔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狀貌醜。百鬼畏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去之。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今號畫獸潭。是衡之多藝。非一端也。案此與三齊略記載始皇巧人潛以腳畫海神狀同。一不經。皆非解畫者之言也。衡上疏論圖緯虛妄。有云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蓋深鄙之。豈自蹈之哉。畫獸潭一作巴獸潭云。

馬融傳第五十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成懽里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嚴、援兄余之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吕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三輔決錄注曰。恂字季直。好學。善屬文。隱於南山之陰。〔集解〕沈欽韓曰。皇甫謐高士傳云。恂十二世祖峻字伯陵。與司馬遷交好。退身修德。隱於汧山。汧人立祠。號曰汧君。恂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自遠方至者十餘人。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恂以女妻融。後果爲大儒。文冠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憲舉賢良。不就。以壽終。三輔稱焉。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集解〕惠棟曰。融自敘云。融少而好問。學無常師。恂奇融才。吕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引謝承書云。融年十三。明經。召爲太子舍人。案此傳則爲鄧騭舍人。非太子舍人也。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颷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吕西。道殣相望。左傳曰。叔向云。道殣相望。杜注云。餓死爲殣也。音覲。融既飢困。乃悔而

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七十四。韓詩外傳及莊子語。亦見文子上義篇。所目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目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爲校書郎。又拜郎中也。(集解)洪頤煊曰。騭傳。郎中馬融。寵參傳。校書郎中馬融。並不稱校書郎。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目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目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五才。金木水火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元初二年。上廣成頌。目諷諫。其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融在東觀十年。窮覽典籍。上廣成頌。文章流別論。頌者。詩之美也。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郡國志云。河南郡新城縣有廣成聚。注云。有廣成苑。河南十二縣簿曰。廣成澤在新城縣界。黃阜樂史曰。在梁縣西四十里。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目禮爲界。界、猶限也。是目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目太康馳驅之節。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萇注云。已、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爲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僖公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言文武之道。須折衷也。樞音謳。(集解)劉攽曰。註有才不能用。案文才當作財。夫樂而不

荒。憂而不困。（左傳曰。吳季札聘於魯。魯爲之歌頌。季札曰。樂而不荒。爲之歌豳。曰。憂而不困。）先王所㠯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韓詩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咽喉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谷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也。膽者。積精之府也。旁光者。湊液之府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戞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戞。敔也。音古入反。形如伏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櫟之。所以止樂。擊。柷也。象桶。中有椎柄。連底撞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舜典也。詩小雅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集解〕惠棟曰。虞謨。謂虞書之皋陶謨也。伏生尚書以益稷合於皋陶謨。故馬鄭古文別有益稷篇。孔平仲據融此頌。遂以二典可以爲謨。失之。）聖主賢君。㠯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値戹運。（元年。謂安帝卽位年也。戹運。謂地震大水雨雹之類。）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集解〕惠棟曰。周禮大司樂弛懸。鄭元曰。弛。釋下。若今休兵鼓之爲。）勤憂潛思。十有餘年。㠯過禮數。重㠯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㠯自娛樂。殆非所㠯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㠯爲雖尙頗有蝗蟲。今年五月㠯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

鼓之音、歡欣喜樂、鼓舞驩眸、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頗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它與人同樂也〔集解〕劉攽曰注今王頗鼓樂案文多一頗字吕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區區誠也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幷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韅櫜、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韅以藏箭、櫜以藏弓、韅音紀言反、櫜音高、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韅櫜鄭注曰韅讀爲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集解〕吳仁傑曰詩、既伯既禱說文禡字注以既伯爲既禡周官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云書或爲禡兵器也（急就篇戎伯總閱伯或作貉小顏不曉周禮有表貉解爲濊貉）然則伯與貉與禡皆同百音實一而已古者兵祭必立表爲位兵不出則偃之伯者、表也章懷注謂伯爲師節特揣量云然其實周之罕旗漢之靈旗則古所謂伯也沈欽韓曰毛傳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又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皇矣傳於內曰類於野曰禡後鄭肆師注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蚩尤有二管子五行篇黃帝有六相蚩尤明乎天道使爲當時）則伯乃馬祭禡是師祭或可以馬爲戎事所重禡可兼馬祭言之說文之義自得通大司馬職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表者、從南至北立竿以識車徒進退之節禡祭既無壇埒故立表以指處亦猶縈祭以緜蕝爲之表不可謂之禡猶緜蕝不可謂之縈也吳以伯爲表謬矣彼意以後之禡牙卽是祭旗故以表爲旗然大司馬職云建旗於表之中則表非旗明矣又以郊祀志中泰一鋒旗爲古之伯尤誕妄余謂毛傳以伯爲馬祖則偃伯者息馬也師行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鄭駁五經異義云太學、卽辟雍也靈臺、辟雍同處在郊（見詩靈臺正義）其建櫜散馬云在靈臺故曰偃伯靈臺

今文太誓武王伐紂鼓鍾亟觀臺亟觀臺即靈臺蓋天子諸侯之異名耳先謙曰官本注觀作建義作議

彼固未識夫靁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 左傳鄭子太叔曰爲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杜預注曰靁霆震燿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也又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集解〕惠棟曰明音謨郎反

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酆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 酆周文王所都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爾雅曰春獵爲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集解〕沈欽韓曰方言張小使大曰廓

詩詠圃艸樂奏騶虞 韓詩曰東有圃艸駕言行狩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毛萇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則奏騶虞〔集解〕先謙曰官本圃作囿錢大昕云囿當從閩本作圃詩東有甫艸鄭氏讀如圃

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 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天邑謂洛陽也

揆厥靈囿營于南郊 揆度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言作廣成苑以比之

徒觀其坰場區宇恢胎曠蕩藐勿罔寥豁鬱決 藐音眇決音烏朗反竝廣大貌也

騁望千里天與地莽于是周阹環瀆右矕三塗左概嵩嶽 阹音欺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爲阹郭璞注曰因山谷遮禽獸曰阹廣雅曰矕視也音馬板反三塗山名在陸渾縣西南

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溠貪以滎洛 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雉山澧水出焉東曰衡山多青雘地里志云雉縣衡山澧水所出在今鄧州向城縣北王屋山在今王屋縣北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溠其川滎洛水經注云溠水出黃山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又云波水出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今在汝州魯山西北滎水在滎陽縣東是也〔集解〕惠棟曰

顏籀云波卽禹貢所云滎波既豬說文曰溠水在漢南荊州浸也春秋傳曰修涂梁溠水經注曰溠水出隨縣西北黃山春秋除道梁溠軍臨于隨謂此水也說文𧮫水脈行地中濱濱也从水𧮫聲淮南子曰乃有八𧮫高誘曰𧮫猶遠也音寅沈欽韓曰明統志雉衡山在南陽府城北七十五里波水出汝州魯山縣西南歇馬嶺下流入汝一統志溠水今名扶恭河德安府志溠水出隨州西北百五十里栲栳山東南合魯城河又合驪驪陂水又東逕安貴鎮西入溳先謙曰箕者山形如箕向前而背王屋也

金山石林金山金門山也水經注云在澠池縣南石林大石山也一名萬安山在河南郡境簿云洛陽縣南大石山中有雜樹木有祠名大石祠山高二百丈也殷起乎其中峩峩磑磑鏘鏘雌雌降穹槃回嵎崦錯崔殷音於謹反磑音五來反雌音徂回反嵎音隅崦音魚軌反並高峻貌〔集解〕沈欽韓曰元和志大石山在河南府潁陽縣西北四十五里大石祠亦見魏志司馬芝傳

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爾雅曰氿泉穴出穴出側出也丹水涅水在今鄧州怪石異好石似玉者浮磬若泗水中石可以爲磬也燿焜光也〔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丹水出陝西商縣竹山東流至鄧州內鄉縣與淅水合涅水出鄧州東北流入湍

其土毛則搉牧薦草芳茹甘荼毛草也左傳云楚芋尹無宇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搉相傳音角搉牧未詳莊子曰麋鹿食薦一曰草稠曰薦茹菜也爾雅曰荼苦菜也詩曰堇荼如飴飴亦甘也〔集解〕錢大昕曰搉蓋與藿同爾雅藿山韭是也牧苜蓿也沈欽韓曰說文藿草也詩曰食鬱及藿李時珍本草郭璞作牧宿〔搉黃華注〕謂其宿根自生可飼牧牛馬也惠棟曰楚詞天問云中央共牧王逸云牧草名也岐首之蛇所食管子八觀云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注薦茂草也說文云薦獸之所食草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

茈萁芸蒩昌本深蒲茈音紫萁音其爾雅曰綦月爾郭璞注曰卽紫綦也似蕨可食芸香草也說文云似苜蓿蒩音資都反廣雅曰蕺蒩也其根似茅根可食昌本昌蒲根也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中〔集解〕惠棟曰廣雅云茈蓁蕨也茈與紫通先謙曰官本蒱作蒲是

芝荋堇荁蘘荷芋蕖芝荋草也禮記曰芝栭蔆椇荋音而堇菜花紫葉可食而滑荁音戶官反禮記曰堇荁枌榆鄭注云

薑。薑類也。蘘荷苗似薑根。色紅紫。似芙蓉。可食。芋藁。卽芋魁也。一名蹲鴟。大葉。其根亦可食也。桂荏鳧葵。格韭菹于。爾雅曰。蘇、桂荏。方言曰。蘇亦荏也。爾雅曰。茆、鳧葵。葉團似蓴。生水中。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茖、山蔥。格與茖古字通。菹音子閭反。卽芭苴。一名芭蕉。于、軒于也。一名蕕。生於水中矣。〔集解〕惠棟曰。注。巴苴軒于。見子虛賦。說文曰。苴、酢菜也。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陵。絕高曰京。藩亦蔽也。建木、長木也。椿梧栝柏。柜柳楓楊。竝木名也。柜音矩。楊、協韻音以征反。豐形對蔚。嵒頟槮爽。竝林木貌也。對音徒對反。嵒音吟。槮音所金反。爽協韻音生。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蓶扈䕸熒。惡可殫形。鋪音敷。蓶音以捼反。郭璞注爾雅云。草木花初出爲笋。與蓶通。其字從唯。本作從萑者。誤也。扈音戶。䕸音胡瓦反。字從圭。竝花葉貌。本作䕸。說文云。䕸、黃花也。廣雅曰。好色也。熒、光也。惡、何也。音烏。〔集解〕惠棟曰。蓶扈。猶萑蔰也。淮南子曰。萑蔰炫煌。高誘曰。萑蔰炫煌。采色貌。萑音委。蔰音戶。說文曰。蓶、采也。从草。唯聲。䕸讀若壞。周壽昌曰。官本䕸。正文與注俱作䕸。似誤。注明云字从圭。則不應从主。又注本作䕸。無草頭也。官本亦書作䕸。尤誤。毛本較明。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爾雅曰。十月爲陽。孫炎注曰。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左傳曰。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云。慝、陰氣也。害作、言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又曰。牧師掌牧地。凡田事贊焚萊。除草也。柞音士雅反。邪斫木也。周禮、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摯斂九藪之動物。繯橐四野之飛征。摯、聚也。音子由反。周禮。職方氏掌九藪。揚州具區。荆州雲夢。豫州圃田。靑州孟諸。兗州泰野。雍州弦蒲。幽州貕養。冀州楊紆。幷州昭余祁。鄭玄注云。澤無水曰藪。動物謂禽獸也。繯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繯、落也。國語曰。繯於山有罦。賈逵注云。繯、還也。橐、囊也。音託。四野、四方之野也。飛征、飛走也。〔集解〕惠棟曰。大戴禮四代篇云。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鳩

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鄙騃譟讙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鳩、聚也。敦音屯。亦積聚也。鄙騃、獸奮迅貌也。鄙音普美反。騃音俟。韓詩曰、駓駓俟俟、或羣或友。眩、亂也。叶韻音玄。隸首、黃帝時善算者也。陳子、陳平。善於籌策也。昏、亂也。言禽獸多不可算計。〔集解〕錢大昕曰、陳子、古之善算者。周髀經云榮方問于陳子是也。章懷以爲陳平、誤矣。於是營圍恢廓。充斥川谷。罘罝羅羂。彌綸阬澤。皇牢陵山。罘音浮。雉網也。罝、兔罟也。羂、罽網也。音力官反。並見爾雅。阬音苦庚反。蒼頡篇曰、阬、壑也。皐牢、猶牢籠也。孫卿子曰、皐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諸本有作牢柵者。非也。〔集解〕惠棟曰、皐牢、今荀子王霸篇作睾牢。註、如瘳蓼之瘳。睾與皐古字通。鄭元儀禮注曰、牢讀爲樓。先謙曰、官本皇作皐。是。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周禮司馬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伍、伍長也。戊己居中。爲中堅也。〔集解〕惠棟曰、鄭元鄉師注曰、前後屯車徒異部也。王彥賓云、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爲事。故取爲名。棟案堅、中堅也。漢有中堅將軍。見杜茂傳。袁宏紀陳俊將中堅士。是也。乘輿乃已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驌騻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橦。陽朔、十月朔也。疏鏤、謂雕鏤也。周遷輿服雜記曰、玉路、重較也。金路、玉路、形制如一。六、駕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驌騻、馬名。左傳云、唐成公有兩驌騻馬。周禮曰、馬高八尺曰龍。禮記曰、孟冬乘玄輅。駕鐵驪。今此亦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注云、旌夏、大旌也。揭、舉也。音渠列反。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鴟也。音緣。鳴則風動。故畫之於旌旗。以候埃塵也。橦者、旗之竿也。音直江反。〔集解〕惠棟曰、賈逵云、色如霜紈。馬融曰、肅爽、鴈也。其羽如練。高首修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故子常欲之。論衡云、師曠曰、昔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元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曳長庚之飛髾。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與玄弋。注枉矢于天狼。長庚、即太白星。髾音所交

反．卽旌旗所垂之羽毛也．太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周禮曰．日月爲常．招搖、玄弋、天狼、竝星名也．枉矢、妖星．蚘行有尾目赤．畫于旌旗也．〔集解〕劉攽曰．案妖星可見尾目而已．又言其赤．非也．赤當作亦．上文大常畫日月．故云亦畫也．惠棟曰．大人賦云．拕彗星而爲髾．張揖曰．髾、燕尾也．揩彗星綴著旒．以爲燕尾也．

羽毛紛其髟鼬．揚金鬉而拕玉瓖．髟鼬、羽旄飛揚貌也．髟音必由反．鼬音羊救反．蔡邕獨斷曰．金鬉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鬉前．鬉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反．瓖、馬帶以玉飾之．音襄．〔集解〕惠棟曰．服虔通俗文云．髮垂而髟．說文曰．白髮雜而髟．字林亦同．音匹料切．

屯田車于平原．播同徒于高岡．旃旝摻其如林．錯五色㠯摛光．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徒衆齊同也．旝、亦旃也．音古會反．左傳曰．旝動而鼓．摻、音所今反．與森字同．〔集解〕劉攽曰．注、我車既好．案我當作田．錢大昕曰．說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旝如林．季長所見本與叔重同．惠士奇曰．周禮稍人職云．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注云．同徒、司馬所調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惠棟曰．說文云．旃、旗曲柄也．春秋傳曰．旝動而鼓．詩曰．其旝如林．棟案說文所引詩．蓋據齊魯韓三家也．今詩作會．

淸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儁良．野場、謂除其艸萊．令得驅馳也．左傳曰．天子六軍．儁、良馬之善者．

司徒勑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又曰．司馬符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萇注曰．攻、堅也．同、齊也．戎車齊力尙強也．田獵齊足尙疾也．〔集解〕惠士奇曰．周禮遂大夫職曰．以四達戒其功事．

伐咎鼓．撞華鍾．獵徒縱．赴榛叢．咎鼓、大鼓也．音公刀反．周禮、咎鼓長尋有四尺．

徽嫿霍奕．別騖分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嫿音呼獲反．竝奔馳貌．

風行雲轉．匈磕隱訇．黃塵勃滃．闇若霧昏．磕音苦蓋反．訇音火宏反．

竝聲也。滃音烏童反。〔集解〕惠棟曰。礚、曹憲音苦代切。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翳昧。僄狡課才。勁勇程氣。僄、狡、勇捷。僄匹妙反。狗馬爭逐。鷹鸇競鷙。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絹猥䝞。鏦特肩。脰完羝。撝介鮮。散毛族。梏羽羣。絹、繫也。與胥通。音工犬反。猥䝞、野馬也。爾雅曰。猥䝞、蚈、善升甗。猥音昆。鏦、獨撞也。揚雄方言曰。吳楚之閒。或謂矛為鏦。音楚江反。韓詩齊風曰。竝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脰、頸也。謂中其頸也。脰音豆。完、羝、野羊也。臣賢案字書作羦。音戶官反。與完通。梏音。諸家竝古酷反。案字書。梏從手。即古文攪字。謂攪擾也。〔集解〕惠棟曰。類篇云、羦、山羊細角者。然後飛鋋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轊。鋋、矛也。周禮曰。王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鄭玄云、質、正也。正音征。扔音人證反。聲類曰。扔、摧也。言為輪所摧也。梧、支梧也。音悟。謂支著車也。轊、車軸頭也。音衛。謂車軸轢而殺之。〔集解〕惠棟曰。廣雅云、扔、引也。音仍。殺殳狂擊。頭陷顱碎。獸不得猭。禽不得瞥。殺亦殳也。音丁外反。顱、額也。音盧。猭、走也。音丑戀反。瞥、視也。協韻音疋例反。殳音殊。〔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張揖埤蒼曰。猭、逃也。字書曰。獥猭、獸逃走也。或夷由未殊。顛狽頓躓。蝡蝡蟫蟫。充衢塞隧。葩華洴布。不可勝計。夷由、不行也。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由。未殊、謂未死。蝡音而兗反。說文曰。動也。蟫音似林反。亦動貌也。〔集解〕惠棟曰。左思吳都賦曰。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由與猶古字通。廣雅曰。殊、斷也。又曰。蝡音軟。淮南子曰。蠉飛蝡動。若夫鷙獸毅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緼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爾雅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黔、黑也。周禮考工記曰。大匈燿後。有力而不能走。鄭玄注曰。燿讀曰哨。哨、小也。音稍。緼巡、竝行貌也。緼音於粉反。孟子曰。有衆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攖。攖、迫也。禦、扞也。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刲

刺。裸裎袒裼。鄭叔、鄭莊公弟太叔段也。詩鄭風曰。大叔于田。乘乘馬。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睽、離也。孤、獨也。謂挺身刺獸。封、亦刺也。音苦圭反。爾雅曰。袒裼、肉袒也。孟子曰。袒裼裸裎於我側。說文曰。裎、裸也。其字从衣。（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封、屠也。刳也。冒檿柘。搓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𤟸熊。抾封狶。爾雅曰。檿、山桑也。音一染反。搓、斫也。音仕雅反。嶰、謂山澗也。蒼頡篇曰。斥、大也。𤟸、亦狂也。音吉曳反。說文曰。兕似野牛而青色。抾音劫。古字通。封、大也。狶、猪也。虛起反。（集解）惠棟曰。搓當作㨃。說文曰。㨃、斫。莊下反。廣雅曰。搏、捕也。𤟸熊猶噬熊也。易林曰。前有噬熊。後有嚙虎。丁度云。抾、持。或作㧙。錢大昕曰。𤟸當作猘。

或輕訬趬悍。廋疏嶁領。犯歷嵩巒。陵喬松。履修樠。踔攳枝。杪標端。尾蒼蜼。掎玄猨。木產盡，寓屬單。訬、輕捷也。音初稍反。趬音丘昭反。說文曰。趬、行輕貌。廋疏、猶搜索也。廋音所由反。字林曰。嶁、山巔也。音力于反。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銳曰巒。樠音莫寒反。踔、跳也。音敕教反。攳音尋。謂長枝也。杪音亡小反。標音必遙反。竝木末也。蜼音以藥反。爾雅曰。蜼卬鼻而長尾。郭璞注曰。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末有兩岐。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掎音居蟻反。說文曰。偏引一足也。木產、謂巢栖之類也。寓屬、謂穴居之屬也。（集解）惠棟曰。趙充國傳云。合疏捕山閒虜。蘇林云。疏、搜索也。廋與搜通。左傳曰。楚武王卒於樠木之下。杜預云。樠木之名。說文云。樠松心木。方言云。木細枝謂之杪。郭璞云。言杪梢也。寓屬、謂蜼猨之類也。爾雅釋獸有寓屬。蜼、猨。皆寄寓木上。故云寓屬。注以爲穴居之屬非是。

罦罔合部。罾弋同曲。類行竝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罦、亦網也。相如上林賦曰。戴雲罦。續漢志曰。將軍有部。部下有曲。罾、魚網也。音增。弋、繳射也。分音扶問反。（集解）惠棟曰。類行見易。竝驅見詩。麗屬猶麗矚也。屬與矚同。

矰碆飛流。纖羅絡縸。遊雉羣驚。晨鳧輩作。翬然雲起。雪爾雹落。矰、弋矢也。碆與

磻同。音補何反。又補佐反。說文曰。以石著隿繳也。絡縸、張羅貌也。縸與幕通。翬、飛也。音揮。霣音素洽反。廣雅曰。霣、雨也。言鳥中繳。如雹之落。〔集解〕惠棟曰。翬作、同作也。漢時語。亦見鄭氏周禮注。

爾乃蘋觀高蹈。改乘回轅。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蘋、遠也。音名小反。田獵既罷。故改乘回轅也。左傳曰。改乘轅而北之。泝、上也。恢、大也。馮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荒忽、幽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集解〕惠棟曰。高蹈、猶企足也。左傳曰。使我高蹈。

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靈保、神巫也。楚詞九歌曰。思靈保兮賢姱。周禮。方相氏掌執戈楊楯。帥百隸以毆疫。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詩蟲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鼈。三足。今俗謂之水弩也。〔集解〕劉攽曰。正文案導當作道。

捎罔兩。拂游光。枷天狗。緤墳羊。捎音所交反。鄭玄注周禮曰。捎、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游光、神也。兄弟八人。天狗、星名也。春秋元命包曰。天狗主守財。緤、繫也。音息列反。墳羊、土之怪。其形似羊。見家語。〔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夏至著五綵。辟兵。題曰游光。厲鬼。知其名者無溫疾。禮說云。枷、說文作迦。三秦記云。麗山上有白鹿原。原有狗枷堡。秦襄公時。天狗來下。有賊則吠之。一堡無患。於是有狗枷之名。

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籞。川衡澤虞。矢魚陳罟。波籞、池籞也。前書音義曰。籞、在池中作室。可用棲鳥。入則捕之。又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籞。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也。左傳曰。魯隱公矢魚于棠。矢、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夏濫罟於泗川。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水虞於是登川禽而嘗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方孕。又行罟。貪無藝也。公曰。吾之過也。籞音圉。

茲飛宿沙。田開古蠱。蠱音冶。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茲飛、卽佽飛也。呂氏春秋曰。荆人佽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佽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晉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渠子。使漁山側。雖十宿沙子。不得魚焉。宿沙非闇於漁道也。彼山者非漁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

事景公以勇。晏子勸公餽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捷持楯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黿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蠱與冶通。翬亦揮也。廣雅曰。終葵、椎也。關斧、斧名也。刊、除也。踵、猶尋也。介、謂鱗蟲之屬也。旅、衆也。〔集解〕劉攽曰。注公孫捷持楯而再搏乳虎。案如下文。則此少曰吾二字。惠棟曰。案今廣雅作揆。揆方言云。齊人謂椎爲終葵。顧炎武云。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儺之爲耳。周禮考工記云。車人爲車。柯長三尺。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鄭元云。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賈公彥疏云。漢時斧近刃皆以剛鐵爲之。又以柄關孔。

逆獵湍瀨。浡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黿。

浡音蒲良反。撓、奴教反。竝入水貌也。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鼉音壇。鮪、鱣屬也。大者爲王鮪。小者爲叔鮪。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黿也。〔集解〕惠棟曰。鼉音徒官反。相如子虛賦。亦以黿鼉爲一韻也。

於是流覽偏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寥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旍。獵者效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

流覽、謂周流觀覽也。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礿。注曰。車弊、車止也。寥音力救反。愀音七救反。亦蕭條、貌也。〔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劉覽偏照。高誘曰。劉猶留連之留。劉覽、回觀也。

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

宏、大也。〔集解〕惠棟曰。李巡爾雅注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

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綠莎。瀇瀁沆漭。錯紾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

純、緣也。音之尹反。蒲、亦柳也。瀇音胡廣反。瀁音養。沆音胡朗反。漭音莽。竝水貌也。錯紾、交結也。紾音之忍反。委音於危反。虹洞、相連也。虹音胡貢反。朔、生也。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鄭

注曰。大明、日也。言池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集解〕錢大昕曰。虹洞與鴻絧同。惠棟曰。淮南子云。水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高誘云。鴻、大也。洞、通也。音義同。乃命壺涿。驅水蠱。逐罔蟎。滅短狐。䅍鯨鯢。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涿音丁角反。蠱音公戶反。罔、謂罔兩也。蟎、龍屬。短狐、卽蜮也。䅍音七亦反。說文曰。刺也。周禮鼈人掌以時䅍魚鼈龜蜃。鄭衆注云。䅍、謂以杖刺泥中搏取之。然後方餘皇。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靡颸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蓍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方、猶竝也。餘皇、吳之船名也。見左傳。舼、小舟也。音渠恭反。淮南子曰。越舼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帆音凡。幬、帳也。音直由反。颸、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簫鼓鳴兮發櫂歌。劉向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魚出聽。淮南子曰。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論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龜出蔡地。故以爲名也。湘靈、舜妃。溺於湘水。爲湘夫人也。見楚詞。漢女、漢水之神女。詩云。漢有游女。〔集解〕惠棟曰。廣韻引韓詩曰。櫂歌、巴人歌也。水禽鴻鵠。鴛鴦鷗鷖。鶬鴰鸕鷀。鷺鴈鷿鷉。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鴛鴦、匹鳥也。鷗、白鷗也。鷖、鳧屬也。爾雅曰。鶬、麋鴰。今謂之鴰鹿也。鴰音括。鸕鷀、鷧也。楊孚異物志云。能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者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鶂、白鶂也。鷺、白鷺也。鷿音步歷反。鷉音梯。揚雄方言曰。野鳧也。甚小。好沒水中。膏可以瑩刀劍。寢、宿也。詩曰。乃安斯寢。涯、水濱也。魴鱮鱘鯿。鰋鱧鱨魦。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鱮音緒。似魴而弱鱗。鱘音徐林反。口在頷下。大者長七八尺。鯿音卑連反。魴之類也。鰋音匽。今鰋額白魚也。鱨音嘗。詩蟲魚疏曰。今黃頰魚也。魦音沙。或作鯊。郭義恭廣志曰。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詩大雅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鄭玄注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也。皆以跳躍。又曰。白鳥翯翯。翯、肥澤也。翯音學。言竝得其所也。尚書中候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王舟中也。〔集解〕惠棟曰。䲡音旬禾反。然猶詠歌於伶簫。載陳於

方策。豈不哀哉。伶、樂官也。詩國風序曰。衞之賢者仕於伶官。禮記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鄭注云。方、板也。〔集解〕何焯曰。伶籥出晉語。惠棟曰。案晉語叔孫穆子曰。今伶籥詠歌及鹿鳴之三。章昭云。伶、伶人。籥、樂器。言樂人以籥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

於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馬既簡。器械既攻。禮記曰。天子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然後擺牲班禽。淤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千重。山罍常滿。房俎無空。廣雅曰。擺、開也。字書。擺亦捭字也。音步買反。班固西都賦曰。置互擺牲。班、布也。淤與飫同。左傳曰。加膳則飫賜。犒、勞也。山罍、畫爲山文。禮記曰。山罍、夏后氏之樽也。又曰。周以房俎。鄭玄注云。房謂足下跗也。有似於堂房也。〔集解〕惠棟曰。淤類篇作飫。

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鐘鳴既觴。周禮、酒正、中士。辯五齊之名。三酒之物。膳夫。上士。掌王之食飲膳羞。說文曰。醪、汁滓酒也。大雅曰。或燔或炙。將、行也。既、盡也。流俗本爵字作爝。既字作暨。皆誤也。〔集解〕惠棟曰。古人皆以車騎行酒肉。王充論衡云。車行酒。騎行炙。

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闡鼃華羽之南音。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禮記曰。嘽諧慢易之音作而人康樂。鶡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以鬴羽也。所以洞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慉。駭洞底伏。越、散也。蘊慉、猶積聚也。慉與畜通。恫音洞。底伏、猶滯伏也。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此言作樂亦以疏散滯伏之象。〔集解〕錢大昕曰。春秋傳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注。坻、止也。坻與底同。

鍠鍠鎗鎗。奏於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鍠鍠、鎗鎗、鐘鼓之聲也。鍠音横。鎗音惻庚反。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王與百姓同其樂、則王矣。農郊、田野也。

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

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入享、謂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尙書曰。西旅、西戎遠國也。蔥嶺、西域山也。西河舊事曰。嶺上多蔥。因以名焉。徼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尙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夷戎翟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論說焉。以和親之。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胥音諝。〔集解〕劉攽曰。注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案文當作通名。謂總稱言語之官爲象胥也。惠棟曰。東鄰、東夷也。古文作吅。安平相孫根碑云。至于東吅大虐。班固幽通賦云。東从虐而殲仁。注云。古鄰字。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吕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弃酌。景公曰。諾。范昭已飮。晏子命徹尊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慙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槃、樂也。虞與娛同。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吏之理。左傳云。晉趙盾爲國政。由質要。杜預注曰。由、用也。質要、契劵也。刊音苦寒反。采清原。嘉岐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軍。又楚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令大尉贊桀俊。遂賢良。左傳、楚平王詰姦慝。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未敍者也。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

龍。華蹔、處蹔也。介特、謂孤介特立也。畎畝、謂隱於隴畝之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羣雅。音義云、謂大雅小雅之人也。潛龍、喻賢人隱也。〔集解〕惠棟曰、昭十四年傳、收介特。杜氏以爲單身民、非馬義也。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矖鼎俎。耳聽康衢。營傅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大車。矖、視也。音所解反。鼎俎、謂伊尹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康衢、謂甯戚也。說范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傅說代胥靡刑人築於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也。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羣瑞。俾、使也。昌、當也。宏、大也。前書楊雄曰、宏言崇議。軼、過也。三家、三皇也。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僬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囿。帝王記曰、堯時僬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論語孔子曰、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詩大雅曰、天錫百祿。子孫千億也。禮樂既闋。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闋、止也。音苦穴反。新城縣屬河南郡。今伊闕縣。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融集云。時兄伉子在融舍物故。融因是自劾而歸。〔集解〕惠棟曰、鄧氏謂太后也。案鄧騭傳云、騭子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騭。騭遂髡妻及鳳以謝。云云。則融以請託事泄。故十年不調。不必因奏頌爲忤鄧氏也。史官因融自序而作傳。非實錄矣。伉、馬嚴第二子也。見世系。太后聞

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左將奏融道兄子喪。自劾而歸。離署。當免官。制曰。融典校祕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望欲仕州郡。免官勿罪。禁錮六年矣。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閒王廄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延光三年。〔集解〕劉攽曰。正文廄長史案廄長自是官名。後人不知。妄加史字。融上東巡頌。〔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有融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卽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郭樸。〔集解〕先謙曰。官本郭作敦。是。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端門。〔集解〕惠棟曰。前書公孫宏傳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移居。續漢志曰。延光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劉昭案融集。時融爲許令。自縣上書曰。乃者茀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幷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幷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誡重譴云云。是則端門對策在延光四年以前。傳及注皆謂陽嘉二年以後事。所未詳也。沈欽韓曰。袁紀載融策。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幷。亟遣深入。破其支黨。〔集解〕通鑑胡注、幷合也。及其勢未合而攻其支黨。王幼學云。支猶枝也。師古曰。謂其黨與之分散。如木之有枝。故曰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三十七兵書曰。名將望塵。知馬步之多少也。北齊書斛律金傳。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今

逃匿避回。〔集解〕通鑑胡注、回、胡對反。繞也。曲也。王幼學曰。前書王溫舒傳即有避回注。謂不盡意捕擊盜賊也。漏出其後。〔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謂脫漏在人之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埋根、言不退。〔集解〕惠棟曰。左傳云。塞井夷竈而疏行首。王幼學云。行首、行伍也。胡注。先、悉薦反。先謙曰。官本行道作行首。是。孫子九地篇。方馬埋輪。注。方、縛馬。埋、輪。持不動也。即此埋根之意。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埶。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厮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毛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相與笑之。比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記。厮養、賤人也。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集解〕王補曰。袁紀載此疏。與傳多異。又御覽七百六十一、七百八所引。並出本傳及袁紀之外。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參在申。爲晉分。并州之地。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融歷二郡兩縣。政務無爲。事從其約。在武都七年。南郡四年。未嘗案論刑殺一人。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集解〕惠棟曰。梁冀傳云。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謁梁不疑。冀諷州郡以他事陷之。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

注云融爲南郡太守二府以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掾岐肅錢四十萬融子強又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匹以肅爲孝廉向爲主簿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㠯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施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琹好吹笛（集解）沈欽韓曰融集云融性好音律鼓琴吹笛獨臥郿平陽塢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作長笛賦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㠯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融注孝經一卷陸德明云融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論語。（集解）惠棟曰何晏論語序云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詩易（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融注毛詩十卷周易一卷三禮（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融注周官禮十二卷喪服經傳注一卷融周官傳敘云吾六十爲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生平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孔穎達云馬融爲周禮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尚書。（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融注尚書十一卷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琹歌（集解）惠棟曰案黃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融集九卷案今有馬融忠經一卷宋藝文志著於錄而融傳不載其書間引晉世後出古

文融東漢人何緣知晉以後書案其文亦不類也 初融懲於鄧氏不取復違忤執家遂爲梁冀艸奏李固〔集解〕王補曰袁紀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長史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示天下人通鑑從之 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集解〕王補曰馬融儒之通經而無節概者一忤權貴猖披無似傳末總敍性行著述足當實錄其特另敍誣奏李固與頌西第正史法所在垂戒深矣穀梁子言春秋之義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此類是也史記平津叔孫前書張禹孔光悉得此旨范氏所以追蹤馬班者正賴有胡廣馬融等傳耳王鳴盛顧謂其敍事顚倒錯雜眩目蕪贅說也 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融冢在齊州臨縣一里一百七十步融爲郡太守卒葬於此晏殊云融墓在漢州什邡縣西二十里融爲南郡太守死葬於此有碑字已磨滅 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三輔決錄注云日磾字翁叔〔集解〕錢大昕曰三輔決錄云馬融族子（見袁紹孔融傳注）惠棟曰決錄注云日磾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隴漢之間謂客於漢陽時易屯卦初九曰磐桓利居貞 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孔子曰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集解〕惠棟曰即融所云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蔚宗意謂融節不終實兆於此前書蓋寬饒傳云用不訾之軀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識性也匡正也〔集解〕蘇輿曰言融無定識以正其私欲也識不當訓性融委曲梁鄧卒以見忤滯斥徒辱其身而已 夫事

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其求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前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謂相隨受刑之人也。莊子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死生也。此爲矜全之情薄也。〔集解〕劉敞曰。注胥靡登高也。案文多也字。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書。鼂錯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爲安存之慮深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上校補

馬融傳。將作大匠嚴之子。柳從辰曰、東觀記、融嚴第五子也。

拜爲校書郎中。集解洪頤煊曰。至並不稱校書郎。案梁慬傳卽作校書郎。蓋中郎、侍郎、郎中通謂之三署郎。校書郎中本可省稱校書郎。猶尚書僕射之省稱尚書耳。不必如衆漢書說也。洪氏殆偶有未照。

無或可廢。注。誰能去兵。官本注末有也字。

先王所以平和府藏。注。胃者、五谷之府也。官本、谷作穀。案谷、穀古通作。

臣聞昔命師於鞬櫜。注。鄭注曰。官本注曰作云。

彼固未失靁霆之爲天常。注。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也。官本注無也字。

獱奐勿罔。寥豁鬱泱。注。竝廣大貌也。官本注無也字。

神泉側出。注。氿泉冗出。冗出、側出也。氿當作氿。从九。官本注亦誤。冗當作宂。从宀。官本注不誤。

茈其芸蒩昌本深蒱。蒱通蒲。注。蒩音資都反。官本注、都上衍云字。

蘘荷芋藁。藁、官本文注皆作蕖。是。

格韭菹于。注。生於水中矣。官本注。矣作涘。是。

揫斂九藪之動物。注。揫、聚也。錢大昭曰。說文、揫、束也。詩曰。百祿是揫。音子由反。官本注無音字。

於是營圍恢廓。官本、是作時。恢誤烣。

皇牢陵山。集解。先謙曰。官本。皇作皋。是。錢大昭曰。閩本作皋。

登于疏鏤之金路。注。玉路、重較也。官本注較作軨。是。

載日月之太常。注。周禮曰。日月爲常。官本注。曰作云。

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注。司馬狩田。符當作狩。官本注不誤。毛萇注曰。官本注作云。

黃塵勃滃。注。滃音烏童反。官本注、童作董。是。柳從辰曰。滃、渤、霧出皃。勃同渤。

狗馬爭逐。官本爭作角。非。

顛狽頓躓。官本狽作狽。是。案一切經音義十五引聲類云。狽、跙。顛跙也。是其字本从足。已詳任光傳。

廔疏嶁領。注。字林曰。嶁、山巔也。音力于反。案力于之音爲弗臾弗婁之婁。古从婁之字虞尤並叶。故樓亦可叶數。（據日出東南隅行）孟子。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趙注。岑樓、山之銳嶺。嶁義正同。

雩爾雹落。注。如雹之落。官本注雹作雨。

降集波籞。注。折竹以繩綿連禁禦。官本注折作拆。

茲飛宿沙、田開古蠱。注。音冶。案二字當係融集舊音。章懷因而存之。故與下注文別也。錢大昭氏嘗疑古蠱爲蠱冶之誤。此不然。張衡傳。咸姣麗㠯蠱媚兮。注亦云。蠱音野。野冶古通作。彼山者非

漁之所生也。官本注。漁作魚。是。田開疆。官本注。疆作彊。吾仗兵而禦三軍。官本注無而字。逆而百步。而亦流字之譌。集解。劉攽曰。案劉

上脫。先謙曰、官本注無日捷二字。故凡十二字。

逐冏螭。注、螭、龍屬。官本注屬作也。非。

鷗鷺鶬鴰。注、鷗、白鷳也。官本注、鷳作鷗。案白鷳非即鷗也。鷗性閒而色白。故一名白鷳。今謂之鴰鹿也。鴰音括。官本注、無也鴰二字。既胎而又吐生。官本注吐作哇。

靈沼之白鳥。注、鷽音學。官本注無鷽字。

然後擺牲班禽。至房俎無空。注、擺、開也。官本擺作捭。字書、擺亦捭字也。官本注、亦捭作布。有似於堂房也。官本注、也作矣。

鼓駭舉爵。鐘鳴既觴。注、皆誤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闌⿰言畫華羽之南音。案衰斐闌⿰言畫、未有能究其說者。疑皆誤文也。淮南子亦云、奏雅樂者、始於陽阿采菱。衰斐當即采菱二字。形近之誤。故注即以采菱說之。又融長笛賦、從容闡緩。文選李注亦云、闡、開也。漢書曰、闡諧慢易之音作。闡嘽通作。融固如此。班志已然。⿰言畫一作⿰扌畫。即古哇字。淫⿰扌畫之音。不當入頌。明即諧字轉寫之誤。（⿰扌畫形近諧。且二字同韻。古音亦相近。）故注即以嘽諧說之。唐本必仍不誤。否則章懷注例於傳文不得其解者。必曰未詳。何至郢書燕說。若是之謬耶。今融集亦出後人裒輯。不免沿誤。

東鄰浮巨海而入享。注。入享、謂來助祭也。官本注無謂字。

遂棲鳳皇於高梧。至受王母之白環。注。鳳皇止帝東園。官本注止誤上。來獻白環。官本注末有也字。

至自新城。注。新城縣屬河南郡。今伊闕縣。地詳靈紀。

遂令禁錮之。注。時左將奏融道兄子喪。道當作遺。官本注不誤。案左將、亦左中郎將之省稱。總官蓋本左署郎中也。

帝奇其文。侯康曰。融集載東巡頌云。允迪在昔。紹烈陶唐。殷天衷克摇光若時則。運璿衡。敷六典。經八成。肆類乎上帝。實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祗燎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蓍龜襲從。南征有時。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於巡狩。喜圻時而詠八荒。指宗嶽以爲期。固岱神之所望。散齋既畢。越翼良辰。械燎增構。烈火燔然。暉光四煬。炎燗薄天。蕭香肆升。青煙冒雲。珪璋峨峨。犧牲潔純。鬱鬯宗彝。明水元樽。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匝變。神祇並存。張溥云。御覽經八成下有變和萬殊、總領神明、二句。案此文呆編虞書春官。鄙陋可笑若此。何奇之有。作僞者亦太不自量矣。而類聚亦收之。豈不謬哉。

遺令薄葬。集解。惠棟曰。至字已磨滅。柳從辰曰。陝西通志。融墓在興平縣西南三十里。案傳言卒於家。漢茂陵、即今興平縣。似樂史及晏說皆非也。

族孫日磾。注。三輔決錄注云。官本注無云字。

後漢書六十下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蔡邕字伯喈。〔集解〕沈欽韓曰，論衡別通篇，右扶風蔡伯偕，覽達今古，別是一人，而字音同。陳留圉人也。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六世祖勳，謝承書曰，勳字君嚴。〔集解〕惠棟曰，前書功臣表云，肥如敬侯蔡寅以車騎將軍破龍且及彭城，侯千戶，邕之始祖也。邕集讓高陽侯表曰，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沈欽韓曰，黃宗羲金石要例云，邕至勳連身六世，故傳稱勳為六世祖。好黃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禮記曰，曾子有疾，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雖臨死，不失正道也。〔集解〕劉攽曰，注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案文多一也字。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集解〕惠棟曰，將，扶也，字亦作搿。卓茂傳云，勳與南陽孔休、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及茂六人同志，不仕王莽。王補曰，首敘勳拒王莽事，用史記汲鄭列傳法，說見胡廣傳。父棱，亦有清白行，謚曰

貞定公。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有周之冑。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勳。哀帝時以孝廉爲長安郡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棱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差曰定。〔集解〕惠棟曰。據邕碑則是棱未嘗仕也。書斷云棱徐州刺史。未知何據。周壽昌曰。貞定出於私謚。公字疑衍。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集解〕官本考證曰。宋本作七旬。惠棟曰。先賢行狀。伯喈母袁曜卿之姑女。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菟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集解〕惠棟曰。邕集與人書曰。邕薄祜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陸則對坐。食則比豆。案叔父謂蔡子文也。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集解〕惠棟曰。邕別傳曰。邕與李則遊學。時年弱冠。始共讀左氏傳。性通敏兼人。舉一反三。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集解〕惠棟曰。蔡邕集。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琴。白朝廷敕陳留郡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沈欽韓曰。邕集有述行賦。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楊雄作解嘲。班固作荅賓戲。崔駰作達旨。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韙、亦是也。作釋誨以戒厲云

爾。〔集解〕沈欽韓曰、蔡邕釋誨體與而文炳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項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宣王對閭丘卬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及胡耉、獲則取之。杜預注曰、胡耉、元老之稱。〔集解〕惠棟曰、墨子云、華髮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邕年三十餘已白髮、故自號華顛胡老。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仁守位、曰財聚人。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也。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摯、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衒、自媒衒也。論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周禮、滌狼氏下士八人、執鞭以辟道也。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說之、以為大夫。矸音岸。骭音戶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朞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豢、養也。〔集解〕先謙曰、注文商歌上當有疾字。歌詞止此。文選注引作三首、其詞鄙陋不可采。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孟子曰、若仲尼者、拔乎其萃、出乎其類。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瑞應圖曰、

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也、〔集解〕沈欽韓曰、炎氣、當如左傳其氣炎之炎、下煙炎字同　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羨音以戰反、本或作美、〔集解〕沈欽韓曰、小司徒注、羨、饒也、封禪文、功羨於五帝、　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回、曲也、要音一遙反、言屈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　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留也、　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彼謂貧賤、此謂榮祿、　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謖然、翕斂之貌、音所六反、　胡老曰、居、吾將釋汝、居、猶坐也、釋、解也、　昔自太極、君臣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洪、大也、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大極陁、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陁、　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　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講、習也、　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韓、天下之咽喉也、

魏、天下之匈臆也、王資臣萬金而遊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白璧一雙。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六國之印。駢、並也。組、綬也。流離、光彩貌也。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目忘其危。夫華離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治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天天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轂。天天是椓。毛萇注云。速速、陋也。鄭玄注云。轂、祿也。言陋鄙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椓、破之也。韓詩亦同。此作轂者。蓋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方猶並也。〔集解〕劉攽曰正文天天是加。案上天當作夭。據今詩文正然。惠棟曰邪音徐。先謙曰速速二句出詩三家。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易豐卦上六云。豐其屋。蔀其家。王弼注云。蔀、覆也。屋厚覆闇之甚也。蔀音部。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石門守晨。沮溺耦耕。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桀溺耦而耕。並隱遁人也。顏歜抱璞。蘧瑗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歜曰。願先生與寡人游。歜辭曰。玉生於山。制則毀焉。非不寶也。然夫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歜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以自娛。知足以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爲保其生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夫璞作大璞。是。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遺輕謂若弃輕細之物而去。言惡之甚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目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

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月令仲冬律中黃鍾。融風、艮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爾雅曰。蒹、薕也。葭、蘆也。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絚地之基。絚音古鄧反。絚與亘同。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泜泜庶類。含甘吮滋。泜泜、齊貌。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綖。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說文曰。縉、赤白色也。綖、系綬也。音它丁反。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鴻、水鳥也。漸出于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曰。振振鷺。鷺于下。注云。鷺、白鳥也。喻潔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尙書曰。泗濱浮磬。注曰。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人。索、盡也。音所格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格作洛。是。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音頻亦反。謂禹理洪水而開導之。尙書曰。四隩既宅。隩、居也。音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也。〔集解〕惠棟曰。左僖二十八年傳云。振旅愷以入于晉。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竝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蓑音素和反。詩小雅曰。何蓑何笠。毛萇注云。何、揭也。

甖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摄貫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摄甲執兵。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暬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暬御。毛萇注云。暬御。侍御也。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集解〕沈欽韓曰。釋名。鑷。攝也。攝取髮也。餘官委貴。〔集解〕惠棟曰。委亦餘也。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喩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集解〕何焯曰。衍一人字。沈欽韓曰。夫字當重。此揚雄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陶例。先謙曰。沈說是。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河上公注云。持滿必傾。不如止也。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泊、猶靜也。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服鳥賦之文也。言夸華者必死於權埶也。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爲不足。長者不爲有餘。損益將何加焉。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顚踣。踣音步北反。協韻音赴。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勲胥以痛。勲、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前書曰。史遷、熏胥以刑。音義云。謂相熏蒸得罪也。誅協韻音丁注反。〔集解〕惠士奇曰。熏胥以刑。謂腐刑。即詩所謂昏椓也。古熏昏通。沈欽韓曰。前書敍傳注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後人得罪相坐之刑也。惠棟云。

蕭、闇也。胥、胥靡也。蕭與闇通。易艮之九三曰厲薰心。荀爽本、薰作勳。虞翻本作闇。胡廣案漢官解詁光祿勳。勳猶闇也。易曰爲闇寺。是勳與闇通之證。光祿勳主宿衞殿門。故如淳亦主此說。左傳鬻拳爲大闇。此文云蕭胥之辜。若作相帥解。不辭。惠所正是也。先謙曰。蔡學魯詩。據傳魯作熏。班學齊詩。作薰。韓作勳。顏引晉注云然者。三字古通。三家各又有通作本也。以文義論。熏胥以痛。仍訓率。率相引陷罪爲是。詩言陷罪者多。非必人人皆受宮刑。後人泥前書史遷之注。非也。遷之熏胥。正謂爲李陵率率陷罪耳。前車已覆。襲軌而鶩。曾不鑒禍。㠯知畏懼。子惟悼哉。害其若是。害、何也。音曷。（集解）惠棟曰。晏子春秋云。前車覆。後車戒。先謙曰。官本子作予。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故言聖訓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凷所防。九河、謂河水分謂九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般。鬲津。是謂九河也。（集解）惠棟曰。類篇云。凷土也。或作墤。說文云。墣也。又苦會切。東觀記云。青泥一墣。是也。先謙曰。官本分謂作分爲。爲、謂古通。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協韻、音苦郎反。今子責匹夫㠯清宇宙。庸可㠯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熸。何光芒之敢揚哉。煙炎、煙火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致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音子廉反。炎音焰。且夫地將震而星樞直。井無景則日陰食。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集解）沈欽韓曰。隋書天文志。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伸則地震。井無景者。因日既入。則水中無影。今人以槃水候之。知其虧復。不獨井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朓則侯王

舒。注。蕭、急也。舒、緩也。（集解）惠棟曰。鄭元注云。朓猶條達行急貌。側匿猶縮朒行遲貌。日、君象也。月、政象也。君政急則日行疾。月行遲。臣逡遁。君政緩日行徐。月行疾。臣放恣也。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班固曰。肴覈仁義之林藪也。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祗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龜鳳喻賢人。霧露喻昏闇也。迂、曲也。修業思眞。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斁、猒也。渝、變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靜以待命。百歲之久。歸乎其居。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集解）沈欽韓曰。注引毛傳。案是鄭箋。幸其獲稱。天所誘也。謂小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集解）何焯曰。幸而獲稱。君子有沒世之名。罕漫而已。非己咎也。

罕漫、猶無所知聞也。非君子之告也。

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軥。伯翳、卽秦之先。伯益也。能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豢龍。並見左傳。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曰。奚仲作車。衡、軶也、軥、轅也。

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譱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倕、舜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爲周穆王御驊騮騄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圉、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殽。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斬之。遂以爲車右。瞫音舒荏反。

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弓父、弓工也。闞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爲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爲弓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佽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待制。格五、今之塞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杜預注左傳曰。優、調戲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塞作簺。

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前書。上官桀武帝封爲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雖風。蓋常屬車。桑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爲侍中。

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忸怩、心慙也。忸音女六反。怩音尼。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衡、眉目之間也。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淸。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

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靈液也。亭亭、孤峻之貌。踔猶越也。音丑教反。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集解〕洪頤煊曰。司徒當作司空。靈帝紀。建寧三年八月。大鴻臚橋玄爲司空。四年三月。司徒許訓免。司空橋玄爲司徒。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集解〕錢大昕曰。郡國志無河平縣。沈欽韓曰。河平蓋平阿之誤。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堂谿、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爲西鄂長。〔集解〕惠棟曰。黃長睿云。石經有一板公羊。其末云。臣趙䦨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論語之末題曰。詔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洪适云。石經自堂谿典以下。別有趙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集解〕杭世駿曰。按此與張馴傳。皆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儒林傳序云。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李巡傳云。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考邕傳注引洛陽記。亦祇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晉羊欣筆法。魏酈元水經注。亦祇言五經。意熹平四年邕等所奏求定者六經。暨光和六年書丹立石。祇五經耳。周壽昌曰。案熹平四年。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紀同。水經注以爲光和六年。考漢高陽令楊著碑有云。特以儒學詔書留定經東觀。順元邸之指。蠲歷世之疑。天子異焉。擢拜議郎。案著是太尉楊震孫。常山相讓之子。以遭從兄沛相統釁。歸遂卒。統卒於建寧元年。著當同時也。建寧爲靈帝初年。著自是桓帝時人。王昶謂碑所謂受詔定經者。乃桓帝時事。尚在蔡邕、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之前。可補范史之闕。而著刊定之功。亦不必在邕典等下也。余案漢碑多諛墓之辭。不可據以爲信。若桓帝果有定經之詔。著有刊正之功。縱著無專傳。而桓帝紀楊震傳總皆附及。范史不應疏略至此。惟水經注稱光和六年。與紀傳俱

異者洪适云、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在光和、壽昌案邕正誤書丹刊石構屋皆非卽歲可成之事、此語或近之。**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册於碑。**〔集解〕何焯曰、册當依水經注作丹、朱錫鬯案滕縣秦君碑銘云、丹書刻石、垂示後昆、以知此刊石書丹、實始於漢、其來古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三輔決錄云、韋誕奏邕自矜能兼斯籀之長、非紈素不妄下筆、案隸釋公羊殘碑末有堂谿典、馬日磾、趙䳚、劉宏、張文臣、傅楨、論語殘碑末有左立、孫表、則他經定碑亦必有同事校勘者、卽文字之繁、亦非邕一人所能徧寫也。**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一丈、堂有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集解〕劉攽曰、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顧炎武曰、水經注以此爲正始中所立、而蔡邕等名別在堂東、與此不合、惠棟曰、孔穎達云、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周壽昌曰、劉氏所校宋時舊本、必注云論語二碑、故劉云應作一碑毀、今毛本注云論語三碑、二碑毀、似不爲誤、殿本及監本俱作論語二碑、獨此本作三碑、壽昌案注引陸機洛陽記、明云碑凡四十六枚、論語必是三碑、始合其數、宋董逌廣川書跋云、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大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上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毀壞、東行論語三碑毀、又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云云、據此、論語確是三碑、劉氏所見本有誤也、一本作論語三碑毀、無其二毀之說、與注所引洛陽記又異、要之論語是三碑、斷然也。**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集解〕惠棟曰、摹、水經注作筆。**初、朝議㠯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

是也。（集解）王補曰。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八。載諫用三互法疏。與傳多異。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爲函。故無函匠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集解）惠棟曰。邕集載疏云。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爲天下精兵。國家瞻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取辦於二州也。楊泉物理論云。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士。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縣音玄。闕職經時。吏人延屬。（集解）通鑑胡注。延屬、延頸而屬望也。屬之欲反。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㠯歲月。狐疑遲淹。㠯失事會。愚㠯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㠯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竝㠯才宜。還守本邦。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負薪賣以給食。歌謳道中。後拜會稽太守。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㠯末制乎。前書。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爲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爲庶人。從闕下亡命數月。冀州部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者召拜爲冀州刺史。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㠯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㠯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

先帝。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吕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吕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旛信也。〔集解〕先謙曰。皇羲篇。案典略。熹平四年五月造。官本注。旗作旛。是。侍中祭酒樂松、賈護。〔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侍中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爲祭酒。多引無行趣埶之徒。竝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吕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靁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集解〕先謙曰。官本。士作事。是。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吕或加。尙書金縢曰。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勿祇畏。言勤勞戒懼也。〔集解〕錢大昕曰。案雲漢之詩云。黽勉畏去。劉向引詩。黽勉從事。作密勿從事。向世習魯詩。知魯詩黽勉字皆作密勿矣。伯喈封事。蓋用雲漢詩文。而章懷不能注也。（胡廣傳。密勿夙夜。傅毅傳。密勿朝夕。謝夷吾傳。密勿在公。）臣聞

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璧歷反。史記曰。霹靂陽氣之動也。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聿、遂也。懷、來也。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左傳曰。國之大祀在祀與戎。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朱衣、謂祭官也。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者絳衣韝韝。韝音文伐反。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作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疏廢。解除、猶謝過也。〔集解〕沈欽韓曰。論衡解除篇。解除初禮。先設祭祀。設膳食已。驅以刀杖。所除宅中客鬼也。然邕此言。謂雖祓除不祥。車駕猶不出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其象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集解〕蘇輿曰。宜所倒。七事表左。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集解〕惠棟曰。鄭元禮記注云。今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集解〕惠棟曰。王充云。俗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皆不與之交通。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小汚、謂病及死也。〔集解〕惠棟曰。如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於尚西祠。詔問免齋戒否。議郎臣邕、博士臣敏、對以爲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可齋無疑是也。見邕集。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修羣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集解〕通鑑胡注。漢制。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祀三日。日齋內有汙染。解齋。副倅行。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禮儀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

三月不舉祭。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災妭之異。〔集解〕先謙曰、官本妭作妖。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已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集解〕惠棟曰、據上封事、乃鴻範傳文。此云易傳、必京房所作易傳。上誤稱鴻範傳也。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恆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略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敍意、探指求源、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蝗蟲、宜敕正衆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諸侯、敕政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況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集解〕先謙曰、官本體作參。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

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災必有緣.朕以不德.兼統未明.(〔集解〕先謙曰.官本兼作秉.)以招祅僞.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集解〕惠棟曰.案石經公羊末有郎中臣張文.卽是人也. 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右用事之便.謂樞要之官.〔集解〕惠棟曰.王劭案董勛荅禮云.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爲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爲左.是以謂下遷爲左. 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橈.〔集解〕惠棟曰.撓當作橈.音女教反.又乃絞反.字林作撓.訛. 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爲舉謠言者也. 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語見前書. 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平、和也.章、明也.〔集解〕惠棟曰.平、本古文辨字.辨、治也.注訓爲和.非是. 三公歲盡差

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竝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論語。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此邕以爲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集解〕惠棟曰。前書藝文志引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王伯厚云。蔡邕因志之誤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眞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集解〕官本考證曰．屈情二字監本訛作出清．從宋本改．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恆思皇后祖載之時．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及載．遂御之．鄭玄注云．祖．謂將葬．祖祭於庭．載．升柩於車也．〔集解〕劉攽曰．正文恆思皇后案恆當作桓．謂桓帝后也．惠棟曰．恆．通鑑作桓．邕集同．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

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集解〕通鑑胡注．漢縣置丞尉．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 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太極殿西有金商門也．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亡．續漢志曰．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尙未變．詔以問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五年．未央宮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卽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爲平陽侯．女立爲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也．〔集解〕劉攽曰．注是后父禁爲平陽侯．案如上文．此處少一歲字．又當作陽平侯．非平陽也．惠棟曰．集云是歲脫歲字．先謙曰．官本改作及．茲作滋． 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

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而不言。易曰。括囊无咎。王弼注云、括、結也。㠯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㠯皁囊封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皁囊也。〔集解〕惠棟曰。袁夢麒漢制叢錄曰。漢官儀凡章奏皆啓封。其言密事。乃用皁囊。東方朔言文帝集書囊爲殿帷。翟酺又言文帝飾帳於皁囊者。指此。其後靈帝詔蔡邕指陳政要具對經術以皁囊封上。遵前制也。邕對曰。〔集解〕沈欽韓曰。此對與前上疏、均非邕原文。爲范史刊改。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㠯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袄變。㠯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嬈音奴鳥反。〔集解〕惠棟曰。袁山松後漢書云。建寧二年。爵乳母趙嬈爲平氏君。廣雅云、嬈、泥了反。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㠯永樂門史霍玉。〔集解〕通鑑胡注。永樂門史董太后宮官。依阻城社。又爲姦邪。〔集解〕沈欽韓曰。又當依袁紀作大。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集解〕錢大昕曰。陳球傳云。楊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

宮中所謂程大人也。漢時宮中耆宿皆稱中大人（見鄧禹傳） 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趙嬈及霍玉也。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姓璋。姓、姓也。璋、名也。漢有姓偉（集解）周壽昌曰。官本作光祿勳偉璋。注偉姓也。案作偉者誤。前書食貨志臨淄人姓偉貲二十萬。注、姓、姓也。偉其名。章懷此注。特引以作姓璋之證。若是姓偉。則注文當作漢有偉姓。不當如此云。毛本不誤。 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音玄。蔡邕集玹作玄。 屯騎校尉蓋升。（集解）惠棟曰。邕集云。河閒相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鄰近舊恩。歷河南太守。大中大夫。在郡受取數億以上。遷爲侍中也。王幼學云。蓋公盍反。袁紀作蓋延。誤。 竝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尙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竝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謂股肱也。 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雕琢、猶鐫削以成其罪也。 又尙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愼。切責三公。而今竝以小文超取選擧。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猒。莫之敢言。猒、伏也。音一葉反。（集解）惠棟曰。集云。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伎超取選擧。 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

萬機。吕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吕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吕愚贛。〔集解〕先謙曰。官本贛作戇。是下同。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集解〕惠棟曰。文六年公羊傳云。射姑殺。則稱其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云。自上言泄曰漏。沈欽韓曰。韓非外儲右堂谿公謂昭侯曰。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著漢職儀。〔集解〕周壽昌曰。案隋志、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衛尉蔡質撰。唐志、蔡質漢官典儀一卷。此注云漢職儀。殆即此書之省文也。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集解〕錢大昕曰。楊當作陽。據陳球傳。則程璜即程大人。乃是女子。此傳云中常侍。則是宦者。非婦人矣。未審誰得其實。洪頤煊曰。案陳球傳。用事宮中者。是程璜之女。非璜也。傳於用事上衍一璜字。致有此錯。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吕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中、傷也。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吕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休、暇也。前書音義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

佐。續漢志曰。書佐主幹文書。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邕集、其奏曰。邕屬張宛長休百日。郃假宛五日。復屬河南李奇爲書佐。郃不爲召。太山黨魁羊陟。與邕季父衞尉質。對門九族。質爲尚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郃被詔書。攷胡母班等辭。與陟爲黨。質及邕頻詣郃。問班所及。郃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郃。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邕集作綦母班也。〔集解〕沈欽韓曰。對門九族。謂甥舅之親。爾雅注。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集解〕周壽昌曰。父子。邕自謂與其叔父質也。前書疏廣傳。父子並爲師傅。亦謂廣與兄子受。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徽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齎詔申旨。誘臣使言。齎猶持也。與賷通。〔集解〕先謙曰。官本上言作旨。是。臣實愚贛。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

舌㠯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集解〕王鳴盛曰．邕無子故云．列女董祀妻傳．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質爲下邳相．故不聞也．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阬埳．誠寃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趣㠯飲章．辭情何緣復聞．趣音促．飲猶隱．卻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和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送雒陽詔獄．考吏張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法令無以此詔書又刊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illegible]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荅曰．曉．是吏遂飲章爲文書．臣賢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爲報字．或改爲款．竝非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以此作此．以報下無字字．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匄質不并坐．匄、乞也．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爲百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㠯仇怨奉公．〔集解〕通鑑胡注．誣邕以請託不聽．志欲中傷爲仇怨奉公之吏．謂司徒劉郃也．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㠯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

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集解〕通鑑胡注部主、州牧郡守也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即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集解〕惠棟曰邕徙朔方報楊復書曰昔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長或至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旋反自甘罪戾不復蒙此又報羊丹書曰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青紫鹽也沈欽韓曰西安陽在吳喇忒旗北故九原城西陰山南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曰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有律厤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唯記紀傳記字、一本作有王鳴盛曰案第六下疑脫落四句即以司馬氏志入篇較此已有五行郡國百官三種為此目所無且前志所無邕欲著者五而此六者之中僅有車服一種為前志所無其為脫落甚明惠棟曰意猶志也避桓帝諱故作意趙戒本字志伯後避諱改字意伯見孔廟置守廟百石碑周壽昌曰劉知幾史通稱邕於熹平中作朝會車服二志知十意中尚有朝會合之可得七條（續漢志卷二注引袁山松書劉洪與蔡邕共述律厤記亦不名志也）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

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屬猶勸也。音燭。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張騭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常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奇聲獨絕也。〔集解〕沈欽韓曰。抱朴子清鑒篇。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爐之餘。子野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先。如彼文則張衡識柯亭之笛。或葛洪誤記也。往來依太山羊氏。〔集解〕何焯曰。案羊祜爲蔡邕外孫。蓋以婚姻依之。惠棟曰。案邕集太山羊陟與邕季父衞尉質對門九族。歐陽尚書九族。妻族二。對門九族。乃妻族也。故邕上書云。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是羊蔡世爲婚姻。不特叔子一人也。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傅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歎聲也。音僖。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憮猶怪也。音武。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爲之

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莞、笑貌也。音胡板反。〔集解〕先謙曰。官本莞。並作莧。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集解〕惠棟曰。邕集、持作治。錢大昕曰。范史本是治書。章懷避諱。改作持書。百官志。御史中丞爲御史臺率。風俗通云。尚書御史臺皆以官倉頭爲吏。（見百官志注。今風俗通無此文。）是尚書御史皆稱臺也。又百官志。謁者僕射爲謁者臺率。符節令爲符節臺率。則漢時稱臺亦不止尚書御史矣。袁紹傳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引晉書云。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謂三臺。然伯喈未授謁者。何以便有三臺之稱。豈侍御史與治書御史。亦分爲二署耶。先謙曰。官本作侍書。乃後人不知持字之故。而妄改爲侍也。唐諱治作持。曹褒傳。治慶氏禮。治作持。可證。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集解〕惠棟曰。集云。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尙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集解〕惠棟曰。事見中侯尚書及今文大誓。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尙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

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遠近以為非宜。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輪。青蓋金華。爪畫轓。廣雅。轓、𨍏也。卓於是改乘皁蓋車。續漢志曰。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很用。〔集解〕劉攽曰。案文多自很用。不成文理。當云卓很多自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恆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

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初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由是銜邕。後允誅卓。幷收邕。衆人爭之。不能得。何焯曰。裴松之以為伯喈不應發歎於子師坐。此謝承妄記。是則商芸所載。為得其實也。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集解〕通鑑胡注。初邕徙朔方。自徙中上書乞續漢書諸志。蓋其所學所志者在此。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

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爲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卽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緡榷酤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忠直。數有孝行。且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內失望矣。允曰。無蔡邕。獨當無十志。何損。遂殺之。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集解〕惠棟曰。魏收云。邕冢在陳留小黃縣。樂史云。在開封縣東北四十五里。邕死獄中。葬於此。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閒皆畫像而頌焉。〔集解〕惠棟曰。邕別傳云。東國宗敬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邕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勸學一卷。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

凡百四篇傳於世．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蔡邕集二十卷．錄一卷．王補曰．王厚齋攷史云．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爲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 流極、皆放也．極音紀力反． 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可經過． 謂道從之令．不得避風塵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可作得． 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歐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 〔集解〕惠棟曰．應劭風俗通云．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也．淮南子云．孔子曰．狐向邱而死．吾其首禾乎．廣志曰．狐死首邱．豹死首山． 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 謂三日之間．位歷三臺也． 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 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之故．子父相保．見淮南子也． 屬其慶者．夫豈無懷． 慶、猶恩遇也．懷、思也．荷恩遇者．豈不思之乎．〔集解〕蘇輿曰．蔚宗蓋皆邕獻困阨而屈節．懷爵祿而忘義．與馬融同．但以允誅之爲過耳．明陳子龍刺錢謙益云．白頭已自羞江總．靑史何曾惜蔡邕．深得范恉． 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 左傳．鄭伯見虢叔曰．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杜注云．不

畢盛譏也。

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執政、謂王允也。（集解）惠棟曰。儒林傳。孔僖上書肅宗曰。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實事。非虛謗也。此可證子長非謗之說。放此爲戮。放音甫往反。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侈、謂紗帳女樂之類。音伎。謂鼓琴吹笛之屬也。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謂對事於金商門、指斥而言。無隱諱也。籍梁懷董。名澆身毀。籍梁、謂融因籍梁冀貴幸。爲作西第頌。懷董、謂邕懷董卓之恩也。澆薄也。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下校補

蔡邕傳。蔡邕。案魏晉間記載邕事。邕或作雍。字書亦以邕爲雍之古文。今經傳固多雍字。而音義無由立。說文所不收。以雝字相沿作鄉例之明。卽雝之俗體。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雝、雝䳘也。故書訓雍爲和。卽本鳥和鳴。引伸其義。邕字伯喈。亦卽本卷阿詩。雝雝喈喈爲義。然匏葉詩。一作雍雍鳴雁。異文又作噰噰。作嗈嗈。嵇康游仙詩。傳咸斑鳩賦。則借作邕邕。段玉裁說文注引卷阿詩亦作邕邕喈喈。蓋卽以邕之名字定漢人傳詩文字本如此耳。實則借邕爲雝。由隸寫趨於簡易。沿習書詩亦必書文書作邕。因以定名。但作雍。正爲本字。非誤字也。

陳留圉人也。注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今地詳曹褒傳。

不寢寐者七旬。集解官本考證曰。案官本下脫作十旬三字。

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侯康曰。邕集有祖德頌序云。昔我烈祖。暨于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兔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案漢世族葬。邕母冢當卽在祖園。故得歸美。

妙操音律。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七十七引後漢書云。邕好琴道。以熹平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靈跡。每一曲製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融、王允、董卓等異之。今傳無此文。案此等稗說自不可入史。范書固無。卽衆後漢書亦未必

有。直是御覽轉鈔之譌耳。郭璞游仙詩云。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本屬寓言。而注文選者不見引此事也。邕於建寧三年已入仕京師。五年即爲熹平元年。據袁紀。邕方爲司徒掾。固無由作青溪之游。製三年之曲。融時年八十一。引疾告歸久矣。與邕及允卑仕宦。皆不相接。故尤不可信。

釋誨。集解。沈欽韓曰。至文炳。此引文心雕龍雜文篇語。

天綱縱。官本綱作網。

君臣土崩。注。右執白旄而麾之。官本注無而字。

合從者駢組流離。注。流離、光彩貌也。官本注。貌作見。乃見之譌。

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注。速速方穀至穀祿也。官本注。此二穀均作轂。是。方猶竝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注。易豐卦上六云。官本注。云作曰。

泗濱之石。注。泗濱浮磬。注曰。官本注。曰作云。

綽有餘裕。官本裕作裕。非。

下獲熏胥之辜。注。史遷熏胥以刑。音義云。謂相熏蒸得罪也。官本注。此二熏均作薰。是。

夫九河盈溢。官本無夫字。

百歲之久。官本。久作後。是。

倕氏興政於巧工。注。倕、舜之巧人也。案注。之、當作時。

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集解。洪頤煊曰。司徒當作司空。至司空橋元爲司徒。柳從辰曰。袁宏紀。建寧五年正月（是年五月始改元熹平）司徒掾蔡邕歎曰。古不墓祭。是邕實爲司徒府屬。不當改司徒爲司空。案邕或於三年辟司空府。及元轉司徒。仍以邕爲掾。則司徒乃司空之誤。否則三年乃四年之誤。必有一誤。

出補河平長。集解。錢大昕曰。至河平蓋平阿之誤。洪亮吉曰。攷兩漢河南郡皆有平縣。疑此文河字下脫南字。案平阿與平。爲令、爲長。無考。若河內郡之河陽。陳國之新平。東海郡之陰平。則皆長也。所謨當不過一字。且果爲平。則傳當書平邑長。既無兩平。亦無繫郡之理。洪說尤與傳例不符。

文學多誤。官本學作字。是。

立於太學門外。注講堂長十丈。廣一丈。堂有石經四部。官本注一丈作二丈。堂有作堂前。皆是。

及工書鳥篆者。注所以摹印章也。官本注無也字。

並待制鴻都門下。至制書引咎誥羣臣各言政要。劉攽曰。此卷內詔字多改作制字。待詔作待制。是也。又言誥羣臣各言政要。亦本是詔字。蓋武太后諱照。此時悉避詔字。後人既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案唐書。武后謂員半千曰。宜留待制。此待詔改待制之始。實諱嫌名也。本書章紀之稱制。臧宮傳之矯制。皆改未盡者也。

臣自在宰府。注宰府謂司徒橋元府。官本注府下有也字。

郎中張文。集解惠棟曰。案惠上脫劉攽曰。注則可致太平。案文多一可字。又曰救寧我人。案救當作敉。敉寧出尚書。凡三十一字。

所已督察姦枉。枉原譌杜。錢大昭曰。杜當作枉。已據改。官本不誤。

餘皆枉橈。集解惠棟曰。撓當作橈。柳從辰曰。此惠所據北宋本作撓。故補注正之也。今閣本官本皆原作橈。自不誤。

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注．論語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注．子貢當作子夏．官本不誤．

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集解．先謙曰．官本改作及．茲作滋． 謹案．據續志．此注作改．作茲．皆不誤．惟黃龍五年．官本及續志皆作元年．宣帝崩於黃龍元年．無五年．此作五．明誤．又未至頭而止．官本注同．據志作未至頭而上．知之．是也．注誤上爲止．又脫知之二字耳．是歲后父禁爲平陽侯．志文本有歲字．陽平亦作平陽．

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 柳從辰曰．東觀記．虹晝見御座殿庭前．色青赤．上引邕問之．對曰．虹蜺、小女子之祥．案邕與楊賜同詣金商門崇德署．密對災異．本以虹蜺晝見爲主．已詳楊震傳．又邕集載詔問者七事．一天投蜺．二白衣人入德陽殿．三雌雞化雄．四月蝕地動諸災眚．五星辰錯繆．六蝗蟲冬出．七平城門及武庫屋壞．亦以虹蜺爲第一事．

前者乳母趙嬈．注．嬈音奴鳥反． 官本注．奴誤女．

伏見廷尉郭禧． 柳從辰曰．禧、袁宏紀作僖．

曹節於後竊視之． 後原譌復．錢大昭曰．復當作後．已據改．官本不誤．

皆側目思報． 官本目．或誤爲日．

寶屬宛奇．不及陟班． 案邕僅自承寶屬張宛、李奇．或營護羊陟、胡母班．本質事也．

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及經典羣書宜捃摭 官本注宜上有所字是 集解王鳴盛曰至其爲脫落甚明 案邕全書並見續律厤志論劉注有律厤意第一以下乃章懷就當時所有者言之並非邕書辭也

遠跡吳會注吾昔常經會稽高遷亭 官本注常作嘗是 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 序原譌子亭原譌事據伏序正（序云蔡邕避難江南宿于柯亭柯亭之館以竹爲椽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注館作觀音作奇皆非）官本不誤

比往而酒已酣焉 官本酒作主錢大昭曰閩本作主案主客酒皆酣故客且鼓琴無主獨酣之理

三日之間 柳從辰曰袁宏紀作三月之間是也御覽二百十二書鈔六十引謝承書亦作三月遷轉雖速亦當無一日一臺之理案旣云周歷則是已歷三官非未拜而又徙官自不可以日計作月因較長但後論云信宿三遷則范本文似仍作日也

集解惠棟曰至章懷避諱改作持書 柳從辰曰袁宏紀及書鈔六十引謝承書均作治書惟初學記仍作持書

初平二年六月地震 錢大昭曰上文已言初平元年則此初平二字衍

遂死獄中集解惠棟曰至葬於此 柳辰從曰河南通志邕墓在今尉氏縣東北二十五里

時年六十一。案上文光和元年召邕詰狀。邕自陳有云臣年四十有六。迄初平三年誅董卓而邕下獄死。則年甫六十。無六十一也。故錢大昭、侯康皆謂傳誤。

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官本間作閒。

銘。柳從辰曰。文心雕龍銘箴篇云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有疏通之美焉。

連珠。侯康曰。類聚五十七引傅元敘連珠曰。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

章表。沈銘彝曰。邕薦董卓表。極爲推重。收邕時。不聞以此罪之。當由王允未見此表耳。而流傳至今。爲後世增一口實。才之爲累如此。

後漢書六十一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集解〕洪亮吉曰。郡應作陽。刊寫之誤。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謝承書云。雄爲冀州刺史不舉煙火。長食乾糒。十日一炊。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吕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吕下。類多拱默。〔集解〕通鑑胡注。拱默。言拱手而默無一言。吕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爲白玉之清潔。常與衆人和同也。〔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璧玉之性。善惡不相掩。記聘義云。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前書翟方進傳。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云。容容。隨衆上下也。先謙曰。官本注。常作當。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戹。吕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

謨、謀也。即尚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尚書、虞官也。書曰。龍、汝作納言。朕命惟允。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胡注。東都爲尚書爲喉舌之官。以其出納王命也。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曰。〔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是時長吏數易。去就煩費。雄因上疏陳事也。先謙曰。官本陳下有事字。是。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尚書皋陶謨之詞也。惠、愛也。黎、衆也。分伯建侯。代位親民。〔集解〕沈欽韓曰。此與上皋陶對禹語文義不屬。袁紀作昔三代垂統。封建侯伯云云。詞義爲順。蓋范史删截有誤也。雄此奏袁紀在陽嘉元年。而傳置永建三年之前。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曰。渰、陰雲也。淒淒、雲興貌。祁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雨我公田。乃及私田。〔集解〕先謙曰。詩小雅曰。官本作詩云。小雅也。是。興雨。據注當爲興雲。此用三家詩。而後人據毛改之。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褒姒之親黨。謂皇甫爲卿士。仲允爲膳夫。家伯爲宰。番爲司徒。蹶爲趣馬。聚子爲內史。楀爲師氏也。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詩小雅、番音方元反。聚音側流反。楀音記禹反。〔集解〕錢大昕曰。章懷注用毛氏說。鄭康成則以豔妻爲厲王后。謂正月惡褒姒滅周。十月之交疾豔妻煽方處。則褒豔非一人。此疏上言幽厲昏亂。下言褒豔用權。則亦與鄭說同。魯詩豔作閻。尚書中候作剡。

閻、剡、豔．文異實同．蓋其女族姓．豔訓美色也．漢成帝時．谷永對策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兩漢經師．皆主此說．故康成從之．先謙曰．注厲王官本作幽王．是改幽爲厲．乃鄭用讖說也． 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 剗、削也．五等、謂諸侯． 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 史記．商鞅爲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窫窳其士．封豕其人也．〔集解〕沈欽韓曰．雄賦作封豕其士．窫窳其民． 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㠯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㠯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㠯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 〔集解〕王補曰．袁紀作民知不久則詐以求過．故二千石有治能者． 輒㠯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㠯次用之．是㠯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 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 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 〔集解〕先謙曰．一切、猶苟且也．注亦訓爲權宜． 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

威風。聚斂整辨爲賢能。〔集解〕先謙曰。官本辨作辧、辨辧通作。㠯理己安民爲劣弱。㠯奉法循理爲不化。髠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鬭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也。〔集解〕劉攽曰。注。畜貨聚焉。案國語作聚馬。此誤。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與同疾疢。〔集解〕通鑑胡注。言同有此病也。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集解〕通鑑胡注。言郡縣長吏飾亭傳以夸過使客。監司亦以是觀政也。沈欽韓曰。言監司按部。但一過亭傳而已。未嘗深考其治狀也。責成於期月。期、匝也。謂一歲。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㠯求名。因罪㴱遁。以求高尙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集解〕通鑑胡注。因有罪。先自棄官以爲高。錢大昕曰。此用論語以色斯當遠舉之義。三國志崔琰傳。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漢張壽碑。常懷色斯。元賓碑。翻著色斯。鄭固碑。將從雅意。色斯自得。斥彰長田君碑。色斯去官。抱朴子外篇。或色斯而不終日。葢漢魏人用歇後語。多如此。州宰不覆。〔集解〕通鑑胡注。覆、審也。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斯、賤也。〔集解〕惠棟曰。斯謂廝賤也。易曰。斯其所取災。俗作廝。周壽昌曰。左傳哀公二年。去斯役。釋文本作廝。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集解〕通鑑胡注。曰特。曰橫。皆出於常賦之外也。

八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集解〕先謙曰。漢世臧汙吏。往往恐劾奏。輒自引去。見陳蕃、范滂等傳。故請限去官之令。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淸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反。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集解〕通鑑胡注。先已有此禁。今復申嚴之。惠棟曰。袁宏紀云。帝感其言。復無故去官之禁。考其眞僞。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

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集解〕錢大昕曰。司冀。謂司隸校尉所部及冀州也。以司隸校尉領一州。因有司州之目。釋名釋天篇一云豫司兗冀。一云兗豫司冀。與此所稱同。而釋州國篇云。司州。司隸校尉所主也。蓋當時案牘省文。魏及晉初皆都洛陽。仍以司隸校尉領州事。故皆沿司州之稱。然當時命官則稱司隸校尉。司隸從事。初不係以州也。渡江以後。僑置司州於徐。以刺史領之。不復置司隸。宋齊梁時司州治義陽郡。乃得晉荆州之地。而尚沿司隸舊名。尤無當矣。雄推較災異。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有天鏡、地鏡、日月鏡、四規鏡各一卷。又上疏言宜密爲備。以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爲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集解〕惠棟曰。案漢律。先自告除其罪。又光武時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蓋先時律令及建武故事本有是科。而雄等復申言之也。書奏。竝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

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牋奏。〔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尚書郎以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箋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副之端門。〔集解〕通鑑胡注。宮之正南門曰端門。尚書於此受天下章奏。令舉者詣公府課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尚書審覈之。惠棟曰。案副之端門覆試之也。詳黃瓊傳。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好學樂道。隨父愼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修令。遷琅邪都尉也。〔集解〕惠棟曰。淑官至度遼將軍。見徐璆傳。先謙曰。官本伯進作伯達。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解見順帝紀。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卻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集解〕沈欽韓曰。案廣以被劾心恨。故爲尚書時駁其察舉之議。當據此傳以定其先後次第。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憙。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時稱左伯豪爲尚書。天下皆愼選舉。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

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東觀記．陽嘉三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趙建．年十三．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廳召而至．皆除郎中．初．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是歲京師及郡國三地震．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集解〕通鑑胡注．陰謀事不見於史．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

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集解〕通鑑胡注。漢故事皆尚書主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吕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吕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吕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吕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集解〕通鑑胡注。萌與氓同。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吕千萬給奉阿母。〔集解〕通鑑胡注。蓋雄先已有此議。今乞行之也。內足吕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是歲京師及郡國三地震。漢陽蓋其一也。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吕財。不可吕官。宜還阿母之封。吕塞災異。今冀已高

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呂交遘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呂職事被譴.召詣尙書.傳呼促步.〔集解〕通鑑胡注.促步、推使速行也.又加呂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三公.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呂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尙書.舉旣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呂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呂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呂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于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詔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雄舉直.直嘗坐罪減死.又無武猛驗.舉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尙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有晏子之風。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集解〕錢大昕曰。延熹當作延光。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閻。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集解〕沈欽韓曰。禪乃閻氏故吏。既免阿黨之誅。顧昧潁考叔之義。欲隔絕帝母子。何其愚而悍乎。羣臣議者咸以爲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集解〕先謙曰。官本少莊公二字。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傳也。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郃卽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倀。音丑良反。代郃爲司徒。舉猶爲吏。〔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舉時爲東閤祭酒也。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敕洛陽令促

期發遺舉說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爲順帝也。〔集解〕惠棟曰。伐柯詩序云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云朝廷。古今同也。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加諸。韓信彭越吳漢賈復也。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倀曰。今詔怒。〔集解〕何焯曰。詔怒下疑有脫文。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倀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爲平丘令。平邱縣屬陳留郡。〔集解〕沈欽韓曰。今開封府封邱縣東四十里。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五百九十四引張璠漢記云。尚書郭度見之歎息。上疏願退位避舉。虔作度。未知孰是。欲帝置章御坐。以爲規誡。章、謂所上之書。舉稍遷幷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集解〕惠士奇曰。荀爽云。火生于木。木盛于火。其德爲孝。至夏乃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至冬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夏官掌火。冬禁焚萊。後世因之。而

莫知其由。盛冬去火。目爲龍忌。蓋龍星木位。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夫文戌火爲威。故爲之禁。焚萊者罰。幷州舊俗。遂禁煙爨。每冬
中。輒一月寒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焉。沈欽韓曰。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有龍忌。御覽七十一魏武帝明罰令曰。太原、上黨、西河、雁
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沍寒之地。（有奪文。）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人不得寒食。案此則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
民要術。介子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忌日爲之斷火。煮醴而食之。名曰寒食。蓋清明前一日也。然則僅斷火一日。鄴中記。幷州之俗。以
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故不舉火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御覽琴操曰。介
子推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此五月五日之說也。）又鄴俗。冬至一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
是今之糗。册府元龜六十二。後魏太和二十五年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癸辛雜識。緜上火禁。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
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雹之變。案寒食節。莫尙於唐。雖宮禁亦不然燭。沈、佺期詩所謂普天皆滅燄。而地盡藏煙也。宋後稍弛。而
緜上之禁猶如此。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
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其事見桓
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集解）沈欽韓曰。桓譚何知有周舉。隋唐經籍志並有華譚新論十卷。蓋因彼而誤。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
尉左雄薦舉。徵拜尙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
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

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三統事見白虎通。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言立大中之道而行之也。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訓即遜。〔集解〕惠棟曰。古文不遜。今文作訓。訓讀爲馴。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陽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又云水旱有歲運。歲值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又曰。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案變復之法。當見緯書。今不傳。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臣之以化。〔集解〕先謙曰。官本臣作成。是。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

復虛㠯形埶．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歿、終也．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出傾宮之女於諸侯．成湯遭災．㠯六事剋己．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也．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厚傳．〔集解〕惠棟曰．案楊厚傳無此注．黃瓊傳有之．皆㠯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㠯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集解〕通鑑胡注．謂露坐無益．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㠯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之文．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卻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寃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任司徒．〔集解〕惠棟曰．尙書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溝瀆擁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㠯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稽覽圖之文也．解見郎顗傳也．惟陛下留神

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已得失。舉等並對已爲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已別羣臣。別音彼列反。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已事免司徒劉崎。〔集解〕沈欽韓曰。帝紀。崎以陽嘉三年十一月免。袁紀以災異免。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矣。〔集解〕先謙曰。矣字官本作云。是。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已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已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已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已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

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襄公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集解〕惠棟曰。何休春秋漢議云。孝安皇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于春秋何義也。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從大夫禮可也。其說與舉合。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尙、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尙字河伯。河南郡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引楚國先賢傳。黃尙爲司隸校尉。姦慝自弭。周壽昌曰。水經、沔水注邔縣。漢封黃極忠爲侯。縣南有黃公闕。即司徒黃尙。尙蓋極忠之後。邔屬南郡。故爲南郡人。先謙曰。官本無上河字。此衍。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爲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周官曰。女巫掌歲時祓除釁診。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絜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爲大絜也。〔集解〕顧炎武曰。季春之月。辰爲建。巳爲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謂病愈爲巳。亦此意也。惠士奇曰。注。診當作浴。沈欽韓曰。玉燭寶典。正月元日至月晦。人並爲酺食度水。士女悉湔裳酹酒於水濱。以爲度厄。不獨三月上巳也。宋書禮志云。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見周密癸辛雜識。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韰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掩涕。纂文曰。韰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韰露歌曰。韰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集解〕李良裘曰。按古今注露上有朝字。以七字爲句。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

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也。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臨幸。問㠯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中正。可重任也。〔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十三。續漢書云。清慎高亮。可任諫議大夫。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㠯變眚。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㠯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恆暘若。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也。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㠯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敕州郡。察彊宗大姦。㠯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集解〕洪亮吉曰。案巴傳。由議郎守光祿大夫。與周舉等同使。此言尚書。蓋由巴後所歷官言之。（順帝紀八使內言光祿大夫周舉。亦由舉後所歷官言）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七百七十八。續漢書作甄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

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㠯下。便輒收舉。〔集解〕通鑑胡注刺史二千石大吏驛馬上奏其罪。取旨黜免。驛馬欲速達京闕也。墨綬縣令長也。令長以下便收案舉劾。上時掌反。惠棟曰案漢法墨綬有罪先請。今權時定制。如前漢呂步舒治淮南獄。顓斷于外不請也。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㠯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爲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㠯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㠯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事見左氏傳。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親盡。故通言先公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㠯舉清公亮直。方欲㠯爲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閭。㠯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比干

墓。軾商容閭。故公叔見誄。翁歸蒙述。所吕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衞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衞國凶飢。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衞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衞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衞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文乎。謚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爲右扶風。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封帝揚厥聲。故曰蒙述也。〔集解〕劉攽曰。注尹翁歸爲右扶風。案文少一卒字。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魚。伯夷、史魚也。忠踰隨管。隨會、管仲。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咨十有二牧。欽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集解〕惠棟曰。今文尚書曰。密靜殷邦。予錄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爲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也。其令將大夫吕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吕旌委蛇素絲之節焉。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子勰。音叶。

勰字巨勝。少尙玄虛。〔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元虛養道。以典墳自娛。吕父任爲郞。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吕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集解〕惠棟曰。蔡邕周巨勝碑云。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才俊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顚覆者蓋亦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卒不降身。由是縉紳歸高。羣公事德。後舉

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淸淨。杜絕人事。巷生荊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𦑛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爲知命。〔集解〕惠棟曰。見周巨勝碑也。自𦑛曾祖父揚至𦑛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集解〕惠棟曰。蔣果云。於是下疑脫與字。瓊至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潁陽故城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春秋鄭綸氏邑。漢置綸氏縣。後魏改潁陽縣。元和志。隋改嵩陽。故注云然。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川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聞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集解〕先謙曰。官本川作州。是。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

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集解〕先謙曰。揚雄法言云。或問李仲元何如人。揚子云。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注未是。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集解〕惠棟曰。廣雅。嶢嶢、危也。曹憲曰。嶢音堯。胡注。嶢嶢、山之高也。皦皦、玉石之白也。嶢倪幺反。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為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集解〕周壽昌曰。案新序。其為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矣。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和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文選同。是和寡者以引商刻角流徵之曲最高也。屬文時因陽春字面較工。故不用流徵。梁書庾肩吾與湘東王書。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蓋已承其誤。茲注亦漏引商刻角一層。僅望文生訓。不如不注原典也。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樊君、樊英也。事具英傳。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集解〕通鑑胡注。言名譽折減也。折食列反。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集解〕通鑑胡注。言其聲名之盛。素動人之觀聽。故所望者深也。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胡定字元安。潁川潁陽人也。至行絕人。在喪。雉兔遊其庭。雪霜覆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闥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臥在牀。令遣掾以乾糒就遺之。定乃受半。顧奉見張霸傳。沈欽韓曰。吳志注吳錄云。顧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

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集解〕通鑑胡注，達，明也。練，習也。言明習尚書諸曹事也。爭議朝堂，莫能抗奪。〔集解〕通鑑胡注，莫能抗言，以奪其議也。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閒者以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爲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蔀首，卽置積蔀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算卽主歲之卦也。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蒙，陰闇也。散，謂不精明。〔集解〕惠棟曰：蒙氣之說，詳棟所撰九經古義。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幷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集解〕惠棟曰：虞預晉書云，賀氏本姓慶氏，純儒學有重名，安帝時爲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純事具見李固傳注。廣漢楊厚，朱蒙御省。〔集解〕先謙曰：官本朱作未，是。伏見處士巴郡黃錯，〔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有隱士黃錯，爲巴郡太守。漢陽任棠，〔集解〕惠棟曰：皇甫謐高士傳云，棠字季卿，見龐參傳。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

朱張、柳下惠、少連。〔集解〕先謙曰。官本志作論。考證云。論毛本作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絀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頭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辠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也。〔集解〕劉攽曰。注。郭都之等。案文多一之字。先謙曰。官本頭作領。是。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尙方御府。息除煩費。明敕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尙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卽位以後。不行藉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羌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夫人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

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卽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墢音扶發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吕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吕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吕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卽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吕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尙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厲風見呂氏春秋也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吕逆和氣吕致時風五經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之〔集解〕先謙曰官本少五經二字末之作也是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尙書令瓊吕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尙書張盛奏除此科〔集解〕惠棟曰盛太傅禹長子瓊復上言覆試之作

將吕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吕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吕上會議其禮〔集解〕通鑑胡注西都中世以後以三公九卿爲外朝官東都無中外朝之別此中朝直謂朝廷惠棟曰案胡說非周禮槁人職鄭元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歟內朝路門外之朝也又朝士注曰今司徒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干寶周禮注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續漢志曰詔羣臣會司徒議是東漢以來外朝之證也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賫賞吕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啓爾土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集解〕劉攽曰正文以宜周公案以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沈欽韓曰袁紀無以字更順胡注此西都諸臣所以尊王莽者今廣復欲以崇冀微黃瓊之言殆哉王補曰觀此議則胡黃優劣懸殊蔡邕贊曰我黃我胡鍾厥純懿超哉邈猶莫參其二是則老韓同傳所以大爲世詬也瓊獨建議曰冀前吕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吕大啓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今諸侯吕戶邑爲制不吕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吕興國皆益戶增封吕顯其功高祖

爲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戶。

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冀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㠯爲恨。會㠯地動策免。〔集解〕沈欽韓曰。帝紀元嘉元年冬閏月。瓊爲司空。二年十一月免。袁紀元年十月爲司空。十一月以會議梁冀事。冀恨之因地動策免。則在踰月耳。元年二年皆有地動。此傳亦云梁冀意以爲恨。會以地動策免。則與袁紀合。於當年免司空也。

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㠯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集解〕惠棟曰。縯風俗通作演。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集解〕惠棟曰。漢法阿附反虜與同罪。見袁安傳。案胡廣傳。廣等坐不衞宮。皆減死一等。復拜瓊爲太尉。㠯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邟鄉侯。說文云。邟、潁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邟。音亢。〔集解〕惠棟曰。袁紀載詔云。太尉黃瓊清儉不撓。數有忠謇。加以典謀深奧。有師傅之義。連在三司。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其封瓊邟鄉侯也。沈欽韓曰。二漢志潁川均無邟縣。說文蓋譌鄉爲縣也。集韻十一唐。邟城名。在陽翟。（類篇引同集韻。又云縣名在潁川。知說文之譌已久。）紀要。承休廢縣在今汝州治子城東。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五侯、謂左悺、徐璜等。四年。

㠯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㠯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集解〕惠棟曰。解見丁鴻傳。是㠯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顚。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㠯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㠯賢者爲力。〔集解〕王補曰。袁紀作則以忠賢爲助。唐堯㠯德化爲冠冕。㠯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㠯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剛。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㠯仁義爲冕。所蹈不㠯賢佐爲力。終至顚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㠯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泮冰、喻危陷，枳棘喻艱難。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形、兆也。言未有天下之兆。畫或作晝也。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㠯

來。未有勝政。〔集解〕通鑑胡注、言政事未有以勝于前朝也。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言曰。金口木舌也。〔集解〕吳仁傑曰。案金口木舌、木鐸也。所以振文事。辭意不類。疑木當作束。楚漢春秋人銜枚馬束舌。李尋曰。智者結舌。顏注。謂不敢出言也。周壽昌曰。木猶內經痲木之木。謂不能運掉也。章懷及吳說並非。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臥反。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旣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

而殺之。臣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集解〕沈欽韓曰。永封下邳高遷鄉侯。一統志。高遷亭在邳州界。又黃門協邪。〔集解〕惠棟曰。協與挾通。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淸徵。〔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徵當作澂。惠棟曰。古文易曰。君子以徵忿窒欲。鄭玄云。徵、淸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云。以徵過也。杜預曰。徵、審也。鄭珍曰。淸徵本出楚詞。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淸徵其然否。通鑑胡注失於引證。審別眞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集解〕惠棟曰。案袁宏紀。忠臣、指尹勳等也。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抵、投也。音紙。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解見寇榮傳。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爲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卽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乃逐伯奇也。〔集解〕劉攽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是尹吉甫子。王國未詳。官本考證曰。劉注子字諸本皆譌作事。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集解〕王補曰。袁紀作阿黨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

庶有萬分無恨三泉。三者數之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爲名者。取其深之極也。其年卒。〔集解〕惠棟曰。袁紀。七年以太尉罷。范不載。郭仲產荊州記曰。安陸縣有鳳皇岡。中有黃瓊墓。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車。謚曰忠侯。〔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昭侯。孫琬。

琬、字子琰。〔集解〕惠棟曰。文選注引范書作公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集解〕惠棟曰。文選注引云。少失父母。又云祖父瓊育之。初爲魏郡太守云云也。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卽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郞。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集解〕惠棟曰。司徒盛允碑云。公字伯世。梁國虞人也。其先奭氏。至漢中葉。避孝元帝諱。改姓曰盛。世濟其美。以迄於公。察孝廉。除郞。累遷司徒。司空也。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副本詣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集解〕惠棟曰。蠻夷猾夏。責在司馬。云司空者。蓋琬借以譏允也。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郞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郞。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久次、謂久居官次也。〔集

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三署謂五官署也。左右署也。四行注見吳祐傳。

時權富子弟多㠯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㠯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音乃來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無殷參名。獨士女目錄有殷知孫。蜀人。爲柳宗所拔。致郡守。或參之字也。本傳作智孫。並㠯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㠯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尙書。在朝有鯁直臣節。〔集解〕先謙曰。臣字衍。官本無。出爲魯東海二郡相。〔集解〕錢大昕曰。漢制。諸侯王國稱相。郡稱太守。此郡當爲國之誤。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㠯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墯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拜徵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集解〕沈欽韓曰。袁紀中平末。涼州叛。大軍出征。軍調不足。貨殖之徒。多以財爲官者。或起家爲州郡。琬由是奏太尉樊陵、司徒許相、皆竊位懷祿。苟進無恥。終無匡救之從。必有覆公折足之患。宜皆罷遣。以清治路。軍費雖急。禮義廉恥。國之大本也。苟非其選。飛隼在墉。爲國生事。此猶負石救溺。不可不察。又爲豫州牧。

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集解〕沈欽韓曰袁紀是時上遣下軍校尉鮑鴻征葛陂賊鴻因軍徵發盜官物贓過千萬琬爲糾奏其姦論鴻如法汪文臺曰文選曹植贈丁儀詩注黃琬拜豫州威遷百城 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集解〕沈欽韓曰張宗傳爲縣陽泉鄉佐廬江有陽泉鄉水經注決水右會陽泉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南故陽泉鄉也獻帝封黃琬爲侯國一統志陽泉故城在潁州府霍邱縣西 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駮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虆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焉 崔杼弒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衍傳 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也。〔集解〕惠棟曰。修文殿御覽引鶡冠子曰。進賢受上賞。則下不蔽善。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集解〕王補曰。前書成帝紀。永始二年。詔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平帝紀。元始元年。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似惇朴、敦厚、直言諸科。非增于中興以後。榮路既廣。觖望難裁。〔集解〕惠棟曰。前書云。上欲用盧縮。羣臣觖望。臣瓚曰。觖望。相觖而怨望也。觖音決。司馬貞曰。觖又音企。韋昭音冀。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因亦因識時宜。〔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作因時識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

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尙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褊狹也。〔集解〕沈欽韓曰、廣雅釋詁、儒、短也。又柔也。荀子修身篇注、儒謂懦弱畏事。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碩、大也。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彌縫、猶補合也。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奬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廣雅曰、遒、急也。〔集解〕惠棟曰、韋昭國語注云、軫後

橫木也。所吕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集解〕顧炎武曰，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氏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替，國隙屢啓，故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論，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之爲，可謂知言者矣。王補曰，此論體製出於前書公孫卜兒列傳。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吕彙，越自下蕃。彙，類也。易曰，以其彙征吉。彙音謂。登朝理政，竝紓災昏。紓，解也。音式余反。瓊名夙知，累章國疵。疵，病也。琬亦早秀，位及志差。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宜反。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一校補

左雄傳稍遷冀州刺史集解沈欽韓曰至長食乾糒 柳從辰曰今書鈔及御覽糒均作飯

臣聞柔遠和邇 錢大昭曰閩本臣聞下有之字

職斯祿薄集解惠棟曰至釋文本作廝 沈銘彝曰王伯厚云此斯字即旅卦斯其所取災之斯又左傳魏絳曰使臣斯司馬斯亦作此字解今案鄭元傳去廝役之吏周燮傳恥在廝役注皆訓廝為賤此訓斯為賤章懷本即讀斯為廝固無庸別為之說

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注故亦云中興 官本注末有也字

自是選代交互 錢大昭曰漢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過對相監臨所云交互是也 令長月易 令原誤今錢大昭曰今當作令已據改官本不誤

孔子曰四十不惑 官本四十下有而字

諸生試家法注故稱家法 官本注脫法字 文吏課牋奏 沈銘彝曰牋奏已見胡廣傳羅核軒物原漢文始以策取士武帝加問經疑左雄又加牋奏梁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德宗加論

及詔誥。

臺郎疑而詰之。錢大昭曰。謂尙書臺郎也。

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集解。沈欽韓曰。至當據此以定其先後次第。案胡廣在尙書十有餘年。典機事亦十年。乃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未嘗復爲尙書。廣傳敍次甚明。惟延熹二年。廣坐罪免爲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據碑拜太中大夫。後曾爲尙書令、太僕。乃爲太常。但事在桓帝末年。雄前卒久矣。是廣駁雄察舉之議。本在前爲尙書時。出守濟陰。舉吏仍不用雄議。乃怙終耳。非挾恨也。且廣駁雄議。駁之於初建議之時也。豈有科令已布。察舉已行。廣旣絲謬舉獲咎。猶能追駁之哉。沈乃謂當據雄傳以改廣傳次第。是好爲紛更也。

迄于永熹。案永熹卽質帝之永嘉。亦卽史繩祖學齋佔畢記據邛州古竅封石文謂當作永熹者也。史說已詳本紀集解。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集解。沈欽韓曰。至年十三。柳從辰曰。今書鈔作年十二。與傳合。臧洪傳注引亦作年十二。今東觀記作年十三。與沈見本書鈔同。疑三是寫譌。雄並奏

拜童子郎。案魏志司馬朗年十二試經。爲童子郎。蓋已沿爲故事。

周舉傳。字宣光柳從辰曰。書鈔七十二引續漢書作字眞先。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錢大昭曰。舉地已書于防傳。黃瓊地已書文苑黃香傳。李固地已書方術李郃傳。鄭泰地

已書鄭衆傳可省案既別爲傳原不礙各書地前書賈捐之傳以捐之爲賈誼曾孫不別書地而嚴延年與次弟彭祖各爲傳亦各書地明無一定故錢氏亦第云可省

太原一郡舊俗㠯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集解沈欽韓曰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案高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御覽七十一魏武帝明罰令曰至令人不得寒食柳從辰曰令見御覽三十作七十一誤也案沈引御覽其文脫誤不完據初學記四引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大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注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官本注末有也字侯康曰蓺文類聚三引桓譚新論云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病緩急猶不敢犯爲介子推故也今案據類聚所引新論止記太原民俗有此初不爲周舉發沈欽韓謂桓譚何知有周舉直係誤會矣惟僅不火食五日與傳言一月寒食者又不合先賢傳則云并州以介子推焚死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適與傳說同故章懷兼及之侯康又曰據魏武明罰令是此風漢末猶存故史但言頗革（見下文）頗者未盡之詞也其說是矣惟詳漢世寒食本在冬中至風俗通謂冬至後百四日五日六日有疾風暴雨爲寒食葢以此三日爲寒食節之驗過此乃不寒食也徐陵報尹義尙書云歸雁銜蘆多經寒食則亦就寒食節言是寒食節與民間禁火日數之多少必當分別觀之夫冬至後百有五日正逢次年清明當以冬至一陽始生木絕復蘇巳能鑽火故禁火卽始冬至非有他也若止於冬至日始禁火一月則又適逢大寒命名寒食亦或有因然自唐以後則皆以清明前一日爲寒食節禁火三日唐起北方當緣敝俗相承歷世莫變遂存其名而改其制以朝廷率天下此風乃革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章懷注謂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因忌火而忌木並忌木氣之復蘇也其說自

書有所本。至云龍星春見東方。此特就龍星釋之。並非誤冬禁爲春禁。

五品不訓。注訓卽遜。官本注作馴。亦遜之義。

變復之徵。集解惠棟曰。至案變復之法。當見緯書。今不傳。沈銘彝曰。列子易變而爲一。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前書武帝紀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云。逸詩也。

乾坤定矣。錢大昭曰。定矣。閩本作以定。

少歷顯位。案尙爲大司農時。嘗救李固。並見固傳。尙或作向。誤也。

祿不序德。柳從辰曰。袁紀此下有府藏空匱。有瓦解之心二句。案有上當脫民字。

呂勃議是也。柳從辰曰。袁紀此下有帝不從三字。

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侯康曰。蔡邕周巨勝碑云。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俛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復以疾去。

黃瓊傳。嘗聞語曰。官本嘗作常。

陽春之曲。和者必寡。集解周壽昌曰。至不如不注原典也。案宋玉對楚王本云。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所謂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者。乃歌聲之頓挫抑揚由開口閤口而歸注於舌齒之間。即謂就陽春白雪而曼聲歌之也。成公綏嘯賦。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蘇軾水龍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皆以聲言。章懷引書多所删節。省去其爲陽阿薤露二句。周氏乃別以引商刻角流徵爲曲名。誤矣。

即拜議郎。柳從辰曰。書鈔五十六引東觀記。瓊以德行高妙。公車徵拜議郎。豐之職也。（今東觀記無此四字）蓋瓊以處士即拜議郎。李固傳亦云衆皆怪其始崇隆也。

瓊遷尙書令。柳從辰曰。書鈔五十九引華嶠書。瓊遷尙書令。朝廷事號爲補職。案朝廷上疑有脫字。

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注。不僭不濫。官本注。僭誤潛。

太中大夫邊韶等。韶在文苑傳。官本作詔。誤。

昔周公輔相成王。注。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官本注。成王二字不重。

雖有善人而爲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官本。辟作飾。侯康曰。御覽卷二百九及四百二十八引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爲太尉黃瓊所辟。是時寒暑不和。羌夷數起。瓊見掾屬曰。是太尉無德。願諸掾有以匡之。東平王象對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年之旱。自上聖之君。誰能無此。明公日昃恪勤。袞職修理。小掾等無以加增。如此至數人。瓊欣笑。次及於宣。宣乃仰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輔弼天子。處諫諍之職。未有對揚謇謇之言。其所旌命。不授巖谷之士。小掾私以於邑。小掾聞之。三台不明。責在三公。願明公深思消復災異。進納忠良。衆人默然慙愧。案先賢傳。務表公休之伉直。未免淺之乎視瓊矣。然亦足見瓊於辟舉雖不徇權要。亦猶未能顯拔幽隱。使旌命徧逮巖谷也。

乃封爲邟鄉侯。集解。沈欽韓曰。二漢志潁川均無邟縣。說文蓋譌鄉爲縣也。案邟縣之變遷。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考之詳矣。前志潁川郡周承休班注本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鄭公。不云更名邟。章懷引班注更名下。蓋亦原是鄭公二字。至邟音亢。乃別爲音注也。寫書者因鄭邟同一偏旁。誤脫二字耳。此地未爲國之前。本即潁川之邟縣。自前漢改封周後。後乃有周承休國。無邟縣矣。前志斷自孝哀。故平帝元始之改國爲鄭。亦不取也。中興後。雖嘗復封周承休。旋又改國於衞地爲東郡之故觀縣。而周承休故地遂并省入潁川之陽城。而爲邟鄉。續志自亦無邟縣及周承休矣。瓊所封雖實鄉侯。其地則仍邟縣故也。許書著邟之得名自邟縣。固當仍以邟縣解之。非有譌也。周承休國今汝州東二十六里。至紀要所云。承休廢縣在今汝州治子城東者。乃指隋承休縣。非謂漢周承休國。

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觀瓊免司空後猶有疏。靈又謚曰忠侯。是必仍以列侯就第。得奉朝請矣。疑雖許辭實封。仍嘗受封關內侯。爵止及身。故瓊卒有謚。而琬不聞嗣封也。傅燮傳已論之。

而帝道不綱。官本而作則。

創基冰泮之上。注。泮冰喻危陷。官本注泮冰作冰泮。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注。伯奇好妾。官本奇作子。王遙見。官本見下有之字。

其年卒。集解。惠棟曰。袁紀七年以太尉薨。范不載。案袁紀有誤。已詳楊震傳校補。

允甚奇之。案延熹二年誅梁冀。黃瓊復爲太尉。允始由大鴻臚爲司空。則琬之候允。非在拜童子郎不就時矣。傳接上文云時司空盛允有疾。嫌於無別。琬卒於初平三年。年五十二。延熹二年。琬年已二十。非童子

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案此互文見義。言出爲東海郡魯相也。集解。錢大昕曰。至此郡當爲國之誤。案東海非國。錢說仍誤。

由是拜徵議郎。官本拜徵作徵拜。是。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柳從辰曰。書鈔卷六十引續漢書。琬方毅廉直。爲侍中尚書。案傳不載琬爲尚書。蓋略之。

更封陽泉鄉侯。集解。沈欽韓曰。至在潁州府霍邱縣西。案續志廬江郡陽泉侯國。自係縣侯封地。雖其鄉亦有陽泉之名。不應縣侯鄉侯並建。水經注博而多疏。未可據也。至張宗爲縣陽泉鄉佐。宗乃南陽魯陽人。此自指魯陽之陽泉鄉。沈欽韓乃與廬江之陽泉鄉并爲一談。亦誤。

屈盧冒刃而前。注。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盧也可乎。官本與作於。與今本新序合。案而求福句。與盧也可乎句。與盧卽㧾盧。與已承上與字。說亦可通。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柳從辰曰。今新序作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

進賢受上賞。官本上誤士。集解。惠棟曰。至則下不蔽善。案高帝云吾聞進賢受上賞。見蕭相國世家。

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淸白敦厚之屬。錢大昭曰。案潛夫論。尙有明經、寬博、武猛、治劇等名。

疆場宜其智力。官本場誤塲。帷幄容其謇辭。官本謇誤蹇。

位及志差。注。差音楚宜反。官本注宜作家。非。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二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卿名況，趙人也，為楚蘭陵令，著書二十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集解〕惠棟曰，據荀氏譜及家傳云然。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集解〕惠棟曰，先賢行狀云，淑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汪文臺曰，魏志荀彧傳注、世說德行注引張璠漢記云，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集解〕吳仁傑曰，案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一在宣州。九江之當塗以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晉成帝時以當塗流人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為當塗縣，大業十年屬宣州是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有之。滕撫傳注亦同誤。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譏刺梁氏，故出也。蒞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棄官歸，閒居養志，產

業每增。輒㠯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爲尙書。自表師喪。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也。二縣皆爲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緄音昆。燾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注。非。專本或作敷。〔集解〕錢大昕曰。專當作尃。卽敷字。陶淵明四八目云。儉字伯慈。緄字仲慈。靖字叔慈。燾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明。肅字敬慈。尃字幼慈。見張璠漢記。惠棟曰。荀氏譜云。緄濟南相。年六十六。彧之父。燾舉孝廉。年七十。汪昆陽令。年六十。肅守舞陽令。年五十。專司徒掾。年七十。燾一作壽。專古文敷。說卦云。震爲專。是也。故注云本或作敷。俗本作專。誤也。汪文臺曰。御覽四百三十二七百五十七袁山松書云。淑及陳寔神交。及其棄朗陵而歸也。數命駕詣之。淑御慈明從。叔慈抱孫文若而行。寔亦令元方侍側。季方作食。抱孫長文而坐。相對怡然。嘗一朝求食。食遲。季方尙少。跪曰。聞大人與荀君言甚善。竊聽。寔曰。汝聽談解否乎。諶曰。解。因令與二慈說之。不失一詞。二公大悅。御覽二百十二書鈔六十謝承書云。緄性明亮。敏於衆職。以勵羣僚。秉機平正。直而行之。先謙曰。官本謂下有之字。初。荀氏舊里名西豪。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卽舊西豪里也。潁陰令渤海苑康㠯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數、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禎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集解〕惠棟曰。荀氏譜云。年五十五。高士傳又云。潁川太守王懷亦謚之曰昭定先生。汪文臺曰。魏志荀彧傳注。張璠漢記云。靖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淑兄子昱。字伯條。〔集解〕惠棟曰。條荀氏家傳作修。謝承書又作脩。案三君八俊錄曰。天下好交荀伯條。條與交韻。當從本傳也。疊

字元智。昱爲沛相。曇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集解〕惠棟曰。昱通鑑作翊。李膺家傳云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繫新汲縣獄。時歲旦。翊引杯曰。正朝從小起。膺謂翊曰。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吝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誰恨也。膺乃歎曰。漢其亡矣。漢其亡矣。善人天地之紀。而多害之。何以存國。曇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諝。音息汝反。〔集解〕洪頤煊曰。吳志虞翻傳裴注引翻別傳潁川荀諝號爲知易。幼而好學。〔集解〕惠棟曰。楊修荀爽述讚云其德克明誕發初齡。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集解〕惠棟曰。任昉雜傳云魏德公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集解〕先謙曰。官本九作元。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爲孝。〔集解〕惠棟曰。袁紀載爽對云漢之諡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易說卦曰。離爲火爲日也。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集解〕惠棟曰。在天爲陽。在地爲陰。翼奉云。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

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集解〕周壽昌曰。注說王莽書。於孝經無與。尤爲誤。證孝經在兩漢殆人人誦之。孝文置孝經博士。（見孟子正義）亦屢見前書昭宣紀。孝平元始三年。詔置孝經師。博士江公著孝經說。至後漢。經學益盛。儒林傳。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司隸有孝經師。蓋勳傳。宋梟曰。涼州寡於學術。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雖被詔責要。可見漢制誦孝經遍天下也。何休、鄭康成、馬融。俱有孝經注。高誘有孝經解。劉熙有孝經注。皆後漢之治孝經學者。注俱不引。而轉引莽書。謬甚。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盡、謂盡其哀戚。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集解〕王補曰。漢文遺詔。並無以日易月之語。此爽誤會詔意也。詔云。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以下。謂已葬。其葬前固有服。不盡于三十六日。且古喪服二十七月。不聞三十六月。何謂以日易之乎。唐世元肅二宗。竟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尚說誤之也。蔡邕上封事云。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此尚可通。以葬前無改也。朱子荅余正甫書。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讀漢書最審。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遺、忘也。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集解〕惠棟曰。禮記經解文。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事見論語。致、猶

書也。皆也。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左氏傳臧武仲之言。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吕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集解〕劉攽曰。案文以自當作自以。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前書。翟方進爲丞相。遭後母憂。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制也。〔集解〕王補曰。前書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此所謂國制也。爽既誤以文帝遺詔爲以日易月。因删此既葬二字以合之。斯爲巨謬。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所吕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憚、難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語見易序卦也。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集解〕王補曰。爽女采。爲南陽陰瑜妻。瑜卒。守義不嫁。爽詐稱病篤。召歸采。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逼嫁郭氏。采卒不汚。自縊而死。事詳列女傳。爽之所爲如此。今對策極言嫁娶之禮。夫婦之倫。又時人不行妻服。爽復引據大義。正之經典。殆諺所謂娼妖其身。嬬鬢其口者乎。徒見其赧顏而已。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易乾坤至離爲上經。咸恆至未濟爲下經。〔集解〕惠棟曰。易乾鑿度云。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爲上篇始者。尊之也。咸恆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主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繫辭也。〔集解〕惠棟曰。荀爽注云。謂否卦也。否七月。萬物已成。乾坤各得其位定矣。夫婦之

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㠯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爲湯。湯名天乙也。〔集解〕惠棟曰九家易云。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爲帝乙。六五以陰處尊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爲妹也。五應於二當下嫁二。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相承。故元吉也。此言乾升坤降之義。注引王弼注未當。婦人謂嫁曰歸。言湯㠯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㠯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爲主。尊卑不敵也。〔集解〕惠棟曰。京房易傳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易家皆以帝乙爲湯。左傳謂微子啟帝乙之子。左邱明不傳易。不足據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㠯妻制夫。㠯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集解〕惠棟曰。荀爽注云。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之屬是也。與天地之宜。〔集解〕惠棟曰。九家易云。謂四方四維八卦之位。山澤高卑五土之宜。今易無天字。王昭素據此以爲諸本皆有天字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㠯通神明之德。〔集解〕惠棟曰。荀爽注云。乾坤爲天地。離坎爲日月。巽震爲雷風。艮兌爲山澤。凡此皆神明之德也。㠯類萬物之

情。皆易繫辭之文也。(集解)惠棟曰。謂乾坤之策。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崐、猶高也。易艮下兌上爲咸。艮爲山。夫象也。兌爲澤。妻象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覩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雊。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易說卦之文也。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荄音該。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士冠禮爲始。士婚禮次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尙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集解)惠棟曰。乾升坤降。具於天地初分之後。故云性也。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式、法也。(集解)惠棟曰。詩始關雎。禮始冠婚。皆周公所定。孔子者。繫辭所云是也。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敍矣。韙、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是來備。各以其敍也。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集解)惠棟曰。成十三年左傳。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下云。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

天之數也。諸侯㠯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一娶九女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一字。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㠯禮濟樂。節宣其氣。左傳曰。昔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爲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爲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集解〕劉攽曰。注昔晉侯有疾。玩文多一昔字。惠棟曰。虞仲翔易云。坤化成物。故云能化也。今本化爲作。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爲琁室瑤臺。以臨雲雨。紂爲傾宮。解見桓帝紀也。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事見尚書無逸篇。其詞與此微有不同也。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集解〕惠棟曰。韋孟風諫詩云。追欲縱逸。應劭云。追情欲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㠯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㠯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

府藏。（集解）先謙曰。官本藏作庫。三曰修禮制。殺奢僭。四曰配陽施。祈螽斯。螽斯、蚣蝑也。其性不妒。故能子孫衆多。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卦彖辭文也。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車服。名爵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集解）惠棟曰。鄭玄注云。作威、專刑罰也。作福、專爵賞也。玉食、備珍美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集解）沈欽韓曰。案露服制篇。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僇民。不敢服絲玄纁乘馬。與所指制度殆謂此。仲舒對策。止是汎論。並無科指。注以對策當之。非也。嚴篤有司。（集解）先謙曰。官本篤作督。是。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黨禁解。五

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集解〕沈欽韓曰：慈明知禮，必不爲舉主服非禮之服，當是申心喪，如師耳。當世往往化以爲俗。〔集解〕周壽昌曰：桓典傳，沛國相王吉舉典孝廉爲郎，會吉以罪誅，人莫敢至，典獨棄官收殮歸葬，服喪三年，負土爲墳，爲立祠而去。桓鸞傳，太守向苗舉鸞爲孝廉，遷膠東令，苗卒，鸞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李恂傳，太守李鴻請署功曹，鴻卒，恂送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此皆在爽前。大約漢人服舉主之喪，過於子孫，不但心喪而已，其化以爲俗，亦不自爽始。然觀陳寔之喪，海內奔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一時風氣可想。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作弔喪問疾。又私諡其君父及諸名士。〔集解〕何焯曰：此所謂君，指太守令長言之。惠棟曰：君謂州郡也。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服曰：夫爲妻齊縗杖朞。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集解〕周壽昌曰：朱穆傳，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貞宣先生。蔡邕傳，父稜諡貞定公。陳寔傳，寔卒，何進遣使弔祭，諡爲文範先生。即荀爽之兄靖，年五十卒，號曰元行先生。夏恭傳，官太山都尉，卒，諸儒共諡曰宣明君。恭子牙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范丹傳，終萊蕪長，大將軍移書陳留太守，諡貞節先生。皆私諡也。諸人稱先生，蔡稜無爵而稱公，尤爲僭妄，宜爽欲據經典大義以正之也。

後公車徵爲大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集解〕錢大昕曰：宛與苑同，此河南之苑陵，非丹陽之宛陵。沈欽韓曰：一統志在許州府新鄭縣東北。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集解〕惠棟曰：北海耆舊傳云，公沙孚字允慈，與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

卑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命。割席而坐也。 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集解〕惠棟曰。荀氏譜云。九十三日。荀氏家傳云。世人號爲白衣登三公。張璠漢記云。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集解〕王補曰。爽與王允、何顒同謀誅卓。此殆荀彧因爽病薨。虛構是說。以掩其尸位台司。了無匡正之恥耳。范氏震爽盛名。不察其溢美。而謂潛圖董氏。幾振國命。誣矣。通鑑不襲其誤。斯爲史識。姜宸英言。爽之喪心。一女且不欲聽其完節。其肯出身除逆。爲烈丈夫之舉哉。尤足發既死之覆矣。又曰。參證之袁紀。已確知其誣。觀其并致顒屍。葬爽冢旁。決此說斷由荀彧之作僞。亦因其破綻已露。不復能掩。非苛論也。不然。攸亦荀氏子耳。其圖卓。載之袁紀。載之魏志。范史附之鄭太傳。通鑑從而錄之。何獨於爽而恡之邪。此可以類推而得之者。 著禮易傳。〔集解〕惠棟曰。荀悅漢紀云。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其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經籍志云。爽注周易。凡十一卷。 詩傳。〔集解〕惠棟曰。荀悅漢紀云。爽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 尙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謂鑒戒者。〔集解〕先謙曰。官本謂作爲。古通作。 謂之漢語。〔集解〕王補曰。史記文帝紀。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集解引晉灼云。踐。漢語作跣。跣。即爽書。灼引以校史。是其書晉時尙完。 又作公羊問及辯讖。〔集解〕惠棟曰。荀悅申鑒云。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所作乎。 并它所論敘。題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荀爽集三卷。錄一卷。棟案。今者言范蔚宗時也。 兄子悅、彧。並知名。彧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濡跡解見崔駰傳．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易履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王輔嗣注云．履虎尾者．言其危也．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楊彪、黃琬也．（集解）先謙曰．見彪傳．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逶迤、曲也．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鎭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

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典㠯經之．羣籍㠯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集解〕惠棟曰．昭八年左傳云．莫保其性．杜預云．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肆、放也．是謂四患．興農桑㠯養其性．〔集解〕李賢曰．諸本同．案申鑒原文作養其生．審好惡㠯正其俗．宣文教㠯章其化．立武備㠯秉其威．明賞罰㠯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㠯罪．人不樂生．不可勸㠯善．〔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鑒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舜謂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財．㠯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宮．

仞有三尺也。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言自足也。（集解）惠棟曰。賈。申鑒作虛。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周、給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眞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愼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明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修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修國政而寄軍令。鄰國不知。是謂秉威。賞罰、政之

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又言尙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也。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集解〕惠棟曰。鄭元六藝論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尙書。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

懲不義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曰字。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集解〕惠棟曰。申鑒又云。爲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爲法式則書。立事功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公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備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集解〕王補曰。序文校之本書。頗有删改。并移易其次第。蓋史家所載。不必盡符本書也。又案漢紀。悅自有序。此乃章首正文。而范傳誤爲序。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集解〕惠棟曰。書契取諸夬。故用夬辭之語。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於是夏而歌之也。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集解〕惠棟曰。董仲舒對策云。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春秋緯曰。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濟、成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問。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

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集解〕通鑑胡注。荀悅申鑒其立論精切。關於國家興亡之大致。過於彧、攸。至於揣摩天下之勢。應敵設變。以制一時之勝。悅未必能也。曹操奸雄。親信彧、攸。而悅乃在天子左右。悅非比於彧、攸。而操不之忌。蓋知悅但能持論。其才必不能辨也。嗚呼。東都之季。荀淑以名德稱。而彧、攸以智略濟。悅蓋得其祖父之彷彿耳。其才不足以用世。其言僅見於此書。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尙論其世。深味其言。則知悅之忠於漢室。而有補於天下國家也。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集解〕官本考證曰。舞陽本或作長社。誤。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爲坐法。尙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嬴長。嬴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集解〕通鑑胡注。嬴縣屬泰山郡。沈欽韓曰。嬴當爲嬴。一統志。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北。縣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俗名城子縣。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集解〕通鑑胡注。主者、主倉粟之吏也。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集解〕惠棟曰。御覽引東漢書云。時民大飢。而太守未至。韶因發倉賑。吏白。言太守垂至。軍糧重事。例須來到。韶言民命懸急。

令以擅出穀受罪。合眼入地。不以爲恨也。後竟不坐。韶一作攸。通鑑曰。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集解〕惠棟曰。魏明甄表狀云。融聰識知機。發於岐嶷。時人名之曰窮神知化。兄弟同居。至於沒齒。處卿相之位。且二十年。奉身守約。不隕厥問。年七十卒。〔集解〕惠棟曰。陶淵明遺誡曰。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七當爲八也。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密縣山也。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集解〕惠棟曰。先賢行狀云。寔少皓十七歲。皓引與爲友。〔集解〕惠棟曰。海內先賢傳云。寔爲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歲常禮待與同分義。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集解〕惠棟曰。瑾。袁紀及先賢行狀。皆作觀。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

我家性.〔集解〕通鑑胡注.瑾李氏之出.而退讓.故修云然.惠棟曰.案性與姓通.言似我家子姓也. 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㠯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㠯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集解〕沈欽韓曰.袁紀作弟於是何太無皁白邪. 瑾常㠯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㠯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之.而責慶克.夫人遂譖武子而逐之.事見左傳.〔集解〕劉攽曰.正文案昭當作招.通鑑胡注.國語.齊國佐見單襄公.其語盡.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其後齊殺國武子.蘇林曰.招音翹.招.舉也.〕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于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緐.建安中爲司隸校尉.〔海內先賢傳曰.緐字元常.郡主簿.迪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爲尚書郎.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集解〕沈欽韓曰.先賢行狀云.皓二子.迪、敷.並以黨錮不仕.緐則迪之孫.與此異.〕

陳寔字仲弓.〔集解〕錢大昕曰.洪氏隸續載陳寔碑云.字仲躬. 潁川許人也.〔集解〕王補曰.文選注.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爲許昌縣.然蔡邕之時.惟有許縣.或曰許昌.非也. 出於單微.〔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陳軫封潁川侯.因徙潁川.以稱陳氏.生嬰.秦東陽令史.嬰生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恆.恆生願.願生齊.齊生源.源三子.寔、前、鑒.自軌以下.皆不顯于世.故云單微也. 自爲兒童.雖在

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嘗給事斷役．後爲都亭刺佐．〔集解〕先謙曰．刺衍．官本衍刺史二字．亭長下有亭佐寔爲之．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邵每出候賓見．寔執書立誦．邵嘉之．即解錄遣使詣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集解〕通鑑胡注．郡守所出命曰教．百官志云．郡有文學守助掾六十人．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於請託也．〔集解〕通鑑胡注．功曹主選署．寔乞從外白署．若不出於倫者．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衆人言曰．〔集解〕先謙曰．謂與爲義同．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集解〕通鑑胡注．故人．倫自謂也．漢人於門生故吏之前．率自稱故人．楊震謂王密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是也．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

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也。〔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續漢書云。實舉灼然。爲司徒屬。遷太邱長。案謂行義灼然。晉書溫嶠傳舉秀才灼然。一統志太丘在歸德府永城縣西北三十里。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司官謂主司之官也。〔集解〕沈欽韓曰。州從事謂之州司。潛夫論考績篇州司不治。令遠詣闕。史弼傳州司不敢彈糾是也。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集解〕惠棟曰。魏書云。寔遭黨錮。隱居荊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

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集解〕惠棟曰。耽事別詳劉陶傳中。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也。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集解〕惠棟曰。蔡邕陳太丘碑云。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集解〕錢大昕曰。碑云。春秋八十三。中平三年卒。惠棟曰。趙明誠云。案蔡邕集陳仲弓三碑。其一碑云。中平三年秋八月丙子卒。而三碑皆云春秋八十有三。傳以為四年年八十四。誤。沈欽韓曰。陳寔故里在許州府長葛縣西四十里。今德星觀即其遺址。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集解〕惠棟曰。魏書云。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制衰麻者以百數。〔集解〕惠棟曰。魏書云。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緦麻。執子孫禮。共刊石立碑。〔集解〕沈欽韓曰。寔別傳云。寔卒。蔡邕為立碑刻銘。明統志。陳寔碑在許州郾縣西三十五里。又有祠在鄢陵縣故宅。諡為文範先生。先賢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為諡。〔集解〕惠棟曰。蔡邕碑云。傳曰。郁郁乎文

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王補曰。寔遺文不見於世。惟異聞記載抱朴子內篇。有六子。紀、諶最賢。〔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文範先生有六子。紀、夔、洽、諶、休、光。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雝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集解〕沈欽韓曰。古文苑邯鄲淳鴻臚陳君碑云。君既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閾。乃覃思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集解〕沈欽韓曰。碑云。大將軍何進表選名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云云。案以鄭君申屠蟠等傳參之。則紀之解巾入仕。在中平五年。傳云董卓者非也。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汧隴以東。商洛以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左傳曰。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也。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

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峥嶸之險也。累卵解見皇后紀。峥音士耕反。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嚴讀曰裝也。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集解〕沈欽韓曰：碑云君相平原，視事未朞，士女向方。會刺史敗于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土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己致死，乃辭而去之。老弱攀轅，晨夜間行，寓於琅邪之野，不云追拜太僕。所云刺史敗於黃巾者，焦和也。（見臧洪傳）幽冀二州爭利者，袁紹、公孫瓚也。瓚遣青州刺史田楷拒紹，平原屬青，禍難方殷，於是去郡。魏志陳羣傳，隨紀避難徐州，碑得其實，此傳非也。又徵爲尚書令。〔集解〕沈欽韓曰：碑云袁術結婚呂布，君爲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使絕好追女，離逖姦謀，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據呂布傳，說布絕婚者沛相陳珪，初不及紀，未能定其虛實也。建安初，袁紹爲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集解〕惠棟曰：碑云建安四年六月卒。子羣，爲魏司空。羣字長文。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羣、紀之間，先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先與下有紀友後與四字，是此脫。天下以爲公慙卿，卿慙長。〔集解〕沈欽韓曰：袁紀魏文帝嘗問羣曰：卿何如父祖？羣對曰：臣祖實不言而治，臣父紀言而行之，至於臣羣，有其言而必行。案魏略羣爲魏侍中，與尚書桓階勸曹操早受漢禪，羣所慙者，寧止乎此。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集解〕惠棟曰：海內先賢傳云：諶司徒掾公事徵，不就。世系云：諶謚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陳氏譜曰：忠字孝先，州辟不就。時號三君。〔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漢雜事云：漢末太史家瞻星，嘗有德星見，當有英才賢德同遊者。書下諸郡縣問，潁川郡上事，其日有陳太邱父子三人俱

共會社。案劉孝標引檀道鸞續晉陽秋則云，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案此並造作虛文，所謂揚之可使上天，非通人所取。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成羣，言衆多也。（集解）惠棟曰：士相見禮云：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布，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曲禮云：飾羔鴈以繢。先儒謂飾以繢者，天子之卿大夫；飾以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終。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寔、紀、諶形像焉。（集解）劉攽曰：案正文多一者字。惠棟曰：當世下疑有脫字。劉攽謂多一者字，非也。又云：陳氏家傳云：紀、諶以下八十六墓，三十六碑，並在長葛縣陘山之陽。

論曰：漢自中世㠯下，閹豎擅恣，故俗遂㠯遁身矯潔放言爲高。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叫呼，譏笑之也。芸，除草也。（集解）惠棟曰：高誘注淮南子云：叫呼，大語。案周禮作嘂呼。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㠯權奪，王公不能㠯貴驕，所㠯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贏寇懷道。太丘奧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㠯淳。曾之言則也。（集解）惠棟曰：模、猶

範也。洪範云、彝倫攸敍。寔謚文範先生、故云。

慶基既啓、有蔚潁濱。二方承則、八慈繼塵。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以慈爲字。見荀氏家傳也。〔集解〕劉攽曰、案凡人相語言及所論議、皆當作謂。以彼物爲某事、乃當作爲。其字從平聲。後人傳寫之誤、爲謂相亂、難爲悉改、學者宜知之。先謙曰、爲謂古本通作、劉說謬甚。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二校補

荀淑傳潁川潁陰人也　地詳后紀。案文也字誤衍。

出補朗陵侯相。　地詳臧宮傳。

自表師喪注心喪三年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號曰元行先生注。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學士惜之。　官本注學上有及卒二字。此脫。

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集解。先謙曰。官本九作元。　謹案典傳。典遷太常。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據紀。桓帝延熹十年六月改元永康。十二月崩。則作九年者是也。且典諫桓帝恩澤諸侯無勞受封。謂宜一切削免爵土。乃延熹二年誅梁冀立皇后鄧氏以後事。時典尙爲大鴻臚。既轉太僕。乃遷太常。安得元年已爲太常乎。

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注。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　案言比孝經。則知前漢於選舉。非能誦孝經者不得與。至莽始以所作書頒行學官。亂舊制也。此章懷因漢制無可證明。故舉莽事以借證。周壽昌乃謂於孝經無與。非也。

故有遺詔。官本有作其。㠯日易月。集解。王補曰。至何謂以日易之乎。案駁以日易月之說。始於顏籀。取維禮制。意非不善。然荀爽大廷對策。直指遺詔。應劭躬爲漢人。明習舊章。苟其無徵。何敢誣枉。矧喪自緦麻以上至斬縗。本皆計月。孝文獨計日。安得謂非以日易月。顏氏乃以三十六日與二十七月不合斤斤致辯。不太泥乎。王補謂葬前有服。不僅此三十六日固也。然天子崩七月而葬。文帝則七日而葬。兩漢諸帝之葬。亦從無至七月者。葬前何服。史既未著。葬且無定月。葬前之服。從何定之。自禮經闕殘。後人推士喪禮以說天子諸侯大夫。豈能無誤。二戴所述。后氏所訂。又出其後。漢文時未著學官。非當時所遵行。論語說三年之喪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未必皆以二十五月當三年也。而曰生與來日。死與往日。三日成服。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達乎天子諸侯大夫。可盡信耶。至以二十七月爲三年。後世之制。於經傳本無明證。顏氏乃據以說漢禮。王補且謂古喪服如此。斯不然矣。如以文帝之三十六日當三十六月。則固足三年也。

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集解。王補曰。至因删此既葬二字以合之。案爽論短喪之失禮。卽省既葬二字。於辭義初無所害。王補必謂爽删此二字爲非。抑不思如顏籀之說。餘存三十六日。仍不合以日易月。又何謂删此以合之乎。

與天地之宜。官本無天字。錢大昭曰。閩本無天字。

㠯類萬物之情。注皆易繫辭之文也。官本注無辭字。

瑤臺傾宮注解見桓帝紀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及逢卒爽制服三年集解沈欽韓曰至當是申心喪如師耳侯康曰風俗通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嘗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案據此則沈氏疑為心喪非也蓋漢世事舉主如君故其禮至重異於後世之以舉主為師耳

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為內謀案爽以白衣不十旬而致位司空其受董卓知遇有過蔡邕反共圖卓準以邕之聞卓誅而發嘆動色原似不類雖然司空大臣也何顒既荀氏故舊王允又實爽之舉主也方允矯情屈意以附卓爽之登進允亦將有力焉而謂允顒之圖卓爽必不與聞尤非其情矣夫爽逼嫁其女范史初不為之諱女節自高然漢世固不以改適為非禮爽又夙持陽尊陰卑通怨曠和陰陽之說自當分別觀之姜宸英顧謂皆出荀或之作僞且於爽與顒通謀明見黨錮傳而反謂或致顒屍葬爽冢旁決為作僞之證豈非深文乎至荀攸即爽之從孫同與顒謀猶爽志也攸以機洩被繫故袁紀亦及之爽不及誅卓而先卒故無由及紀與傳自異體讀史者不容不辨也會病薨柳從辰曰一統志爽墓在許州城北明統志同地形志穎陰有爽墓寰宇記爽墓在長葛縣東北七里皆與一統志異

靈帝時閹官用權錢大昭曰閹本官作宦

必乎眞定而已錢大昭曰申鑒定作實

物無不功。官本功作切。與申鑒合。此誤。

又言尙主之制非古。官本古下有也字。案悅漢紀有論王吉請改正尙主之禮一條。與此奏正同。

廟有二史。官本廟作朝。與申鑒合。此誤。

詔尙書給筆札。官本札作扎。

臧否不問。問當作同。官本不誤。

韓韶傳。字仲黃。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六十八作仲潢。潁川武陽人也。今地詳后紀公主傳。

乃以韶爲嬴長。注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官本注在今作今在。

竟無所坐。集解惠棟曰。御覽引衆漢書。柳從辰曰。見御覽二百六十八引典略。

以病卒官。柳從辰曰。一統志。韶墓在今舞陽縣西南四十五里。

獻帝初。至太僕。集解。惠棟曰。至不隕厥問。侯康曰。孔融汝潁優劣論曰。汝南府許掾。敎太守鄧晨。圖開稻陂。灌數萬頃。累世獲其功。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據此則元長宦績。必有興治水利之事。然不可攷矣。柳從辰曰。袁紀。中平五年。韓融與荀爽等補博士。不就。屢徵聘。皆不起。晚乃拜河南尹。時鴻臚太僕。卿年七十餘。兄弟同居。閨庭怡怡。至於沒齒也。案元長爲大鴻臚。安集關東。見本書獻紀及袁紹傳。爲太僕。奉命與李傕、郭汜連和。幷見董卓傳。其言水利。當卽在尹河南時也。

鍾皓傳。潁川長社人也。地見靈紀。

昔國武子好昭人過。注。國武子知之而責慶克。官本注。而作面。

九應台輔。官本應作膺。

陳寔傳。聽受業太學。柳從辰曰。御覽一百八十一。引謝承書。寔詣太學。郭林宗、陳仲擧爲親友。歸家立精舍。講授諸生數百人。

送至輪氏傳舍。注。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輪一作綸。在今河南府登封縣西南七十里。嵩陽縣本隋置。卽今登封縣治也。相差頗遠。疑注有誤。

補聞喜長。旬月已朞喪去官。侯康曰。蔡邕陳仲弓碑。遷聞喜長。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卽解綬去。與本傳異。蓋去官兼此二事也。

修德淸靜。百姓曰安。侯康曰。世說政事篇。陳仲弓爲太邱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之。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案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又云。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案世說亦云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邱。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蓋袁公之問於禮當正對。故元方以政事荅之。客之問。徒驚太邱之名。故季方謙謂不知。各有所當也。

寔在鄕閭。平心率物。柳從辰曰。袁紀云。寔推純誠。不厲名行。然羅居老少皆親而敬之。

共刊石立碑。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至三十五里。柳從辰曰。查明許州有郾城縣。無郾縣。又河南通志載寔墓在郾城縣西二十里。一統志寔墓在長葛縣西三十里。

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絶氣。侯康曰。世說箴規篇。陳元方遭父憂。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覆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絶百餘日。

崢嶸之險也。注。崢音士耕反。官本注士作上。是。

子羣錢大昭曰.魏志陳羣傳.羣爲兒時.寔常奇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注、由是顯名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弟諶.字季方.集解.惠棟曰.至忠字孝先.州辟不就.柳從辰曰.世說.元方子羣.季方子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於祖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傳。〔集解〕錢大昕曰、數術當作方術。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頂有骨知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集解〕惠棟曰、劉峻云、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郃子。〔集解〕惠棟曰、陳祥道云、禮記言入學鼓篋。史言亡書三篋。篋亦盛書。鄭氏云、隨方曰篋。亦謂之笈。史稱蘇章負笈是也。棟案說文云、极驢上負。从木及聲。或讀若急。是古文笈作极也。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爲公也。司隸益州竝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疾。〔集解〕惠棟曰、固別傳云、益州及司隸辟。皆不就。門徒或稱從事掾。固曰。未曾受其位。不能獲其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

實建舉固也。〔集解〕沈欽韓曰。袁紀。陽嘉二年五月庚子。詔舉直言對策者。固與馬融、張衡三人。順帝覽衆對。以固爲第一。融對大旨言陰陽不和。由守令用刑太急。民以食爲本。農桑失務。盜賊所由起。衡對言漢初舉孝廉。皆先孝行。自辛卯詔書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郡國守相。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又言選舉之任。一歸臺閣。眞僞混淆。下陵上替。災異所由起。案融對碌碌無取。衡乃歸告於左雄。爲胡廣等訟冤。文人固陋如此。視固之直指近倖外戚。以感悟人主。有天壤之別矣。惜袁范各以意刊削。二書相校。同者纔十之三。遂不得見元本。

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圜丘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寶有山川。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河。顧而謂吴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吴起對曰。在德不在險。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吕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吕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殆、危也。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

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廣之意。〔集解〕通鑑胡注。喁喁衆口向上貌。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集解〕何焯曰。大功二字有訛。惠棟曰。案袁紀亦云。非訛也。大功謂謀立帝。勤謹謂娥爲乳母也。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集解〕惠棟曰。漢書舊典無乳母爵邑之制也。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集解〕惠棟曰。左雄傳娥亦畏懼辭讓也。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建光元年。諸鄧得罪。閻氏始盛。延光四年。閻氏誅。蓋不得五稔也。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集解〕惠棟曰。何休公羊注云。禮不臣妻之父母。鄭元集伏后議曰。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

校尉冀及諸侍中遷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㠯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㠯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集解〕通鑑胡注。謂州郡阿私宦官。進舉其子弟也。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集解〕通鑑胡注。此中臣謂中朝臣也。案前書音義。自大將軍下至給事中左右曹。爲中朝臣也。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㠯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馬一人。千石。掌宿衞也。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集解〕官本考證曰。羊字本或作揚。無他功德。初拜便眞。〔集解〕通鑑胡注。漢制。初拜稱守。滿歲爲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眞。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板、反也。卒、盡也。癉、病也。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集解〕王補曰。藝文類聚四十八引續後漢書作北斗。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

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集解〕惠棟曰：漢官解詁云：尚書出納詔命，齊衆喉舌。傅子云：尚書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五易威。宋均注曰：威則也，法也。天皇斟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集解〕通鑑胡注：天文志云：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羅苹云：宋說非也，言斟酌元化，該皇極以建易道。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也。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集解〕通鑑胡注：此等議論，發之嬖倖盈朝之時，謂之曲而當可也，猶以直而不見容，嗚呼！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此言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猶作由是。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紬音抽。〔集解〕惠棟曰：圖書即河洛也。黃瓊傳云：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河洛即讖也。讖書幽祕，藏之石室，故蘇竟云：元包幽室，文隱事明，是也。下云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則圖書指讖書明矣。招會羣儒，引

問得失。指擿變象。㠯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卽時施行。顯拔其人。㠯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㠯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弟舍。〔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弟字。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㠯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㠯陷其罪。事從中下。〔集解〕通鑑胡注。從中下者。不經尙書。大司農黃尙等。〔集解〕惠棟曰。謝承書有豫章黃向。字文章。案順帝紀。陽嘉三年。大司農黃向爲司徒。向疑作尙。注云。尙字伯河。南郡郎人。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集解〕劉攽曰。案固前已云爲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敘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周壽昌曰。漢官制故事。先守一歲。然後卽眞。或固始爲議郎。尙是守官。此方眞拜。且本傳明云。以固爲議郎。疾固者。飛章陷罪。事從中下。是先雖爲議郎。而未得拜。至是始拜也。不必如劉說。出爲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集解〕惠棟曰。注梁州記。劉澄之撰。沈欽韓曰。明志。寧羌州西南、有白水。自洮州衞流經此。有白水關。其下流至保寧府昭化縣。合於嘉陵江。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

從事中郎。〔集解〕王補曰。厚齋以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以爲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商吕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襃儀父吕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眜。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襃之也。曷爲襃之。爲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爲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襃賞義。〔集解〕劉攽曰。注爲其與盟也案文少一公字。貶無駭吕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入極。公羊傳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之也。曷貶。疾始滅也。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隨損。左右黨進者。日月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涸窮路。以魚爲喻也。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卽位吕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繼望。〔集解〕劉攽曰。案繼是繼續之義。不可施於此。蓋本是繫字。繫綴天下之望也。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采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吕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爲昭儀。專寵。成帝貴人曹偉能等生皇子。皆殺之。明將軍望尊位顯。當吕天下爲憂。崇尙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吕昭

明令德。崇示淸儉。自數年已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泱。雲起貌。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集解〕惠棟曰。刑。通鑑作形。胡注。此二語葢本之緯書。天道無親。可爲祇畏。祇、敬也。言天無親。唯善是與。可敬畏也。書曰。皇天無親。〔集解〕惠棟曰。郎顗奏事引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先謙曰。官本威作畏。加近者月食旣於端門之側。旣、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加作如。考證云。如字本或作加。月者。大臣之體也。前書李尋上疏曰。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史記。蔡澤謂范雎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也。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見天地之心。是以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爲利所誘怵。迫於憂勤也。怵音息律反。或音黜。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俋俋然耕不顧。亦見呂氏春秋。〔集解〕沈欽韓曰。案莊子天地篇與注所引稍異。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謂靈輒也。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

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長沙耆舊傳云。太尉李公。時爲荊州刺史下辟書曰。欲采明珠。求之於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割一蚌。不得一珠。不可舍蚌求之於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捨文學求之於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亦士之場矣。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固之州。先友其賢者南陽鄭叔躬、宋孝節、零陵支宣雅、表薦長沙桂陽太守趙歷、卒已奏免江夏、南郡太守孔疇、高賜等。州士自然安靜。陳留耆舊傳云。高慎字孝甫。生式。式子昌。昌弟賜。並爲刺史郡守。是賜爲高孝甫孫也。胡注。臧古贓字通。先謙曰。贓後出字。古即以臧爲之。前書可證。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集解〕通鑑胡注。任音壬。以恩信招誘之。〔集解〕通鑑胡注。誘音酉。未滿歲。賊皆弭散。〔集解〕通鑑胡注。弭、止也。散、逃潰而去也。遷將作大匠。〔集解〕惠棟曰。袁紀侍中杜喬薦固在郡忠能。由是徵固。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集解〕沈欽韓曰。以上語並見繁露。神彼作精。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

爲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爲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爲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集解〕沈欽韓曰。子方。今新序作大宗子敖。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閭。未嘗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見史記。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眞。會稽山陰人。少爲諸生。博極羣藝。十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太守。策書嗟歎。待㠯大夫之位。是㠯巖穴幽人。〔集解〕惠棟曰。易幽人貞吉。漢人皆以爲幽蟄之人。六朝始以幽人爲高士。此疏疑經蔚宗改竄。非復本眞。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㠯病免歸。誠㠯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集解〕惠棟曰。一日猶昨日也。注見李充傳。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㠯副羣望。瓊久處議

郎。已且十年。〔集解〕沈欽韓曰。黃瓊傳。瓊自議郎遷尚書僕射。當固對策之時。瓊已爲僕射。不應固爲大匠。瓊猶議郎未遷也。前後文自相矛盾。袁紀於前則云。中朝名臣黃瓊等。深救解之。於漢安元年固爲將作大匠上疏。則云瓊等久處郎署。已且十年。較有斟酌。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敕令起。又薦陳留楊倫。倫見儒林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臨字子陵。熙之子。爲平原太守。見百家譜也。〔集解〕惠棟曰。案經籍志。王儉、孺賈執、傅昭。皆撰百家譜也。清河房植等。植見黨人篇也。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以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按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丞相歲舉令史秀才一人。光祿試尚書郎。〔集解〕惠棟曰。漢官儀云。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詣尚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箋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故郎中侍郎之名。猶因三署本號也。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曰。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集解〕沈欽韓曰。此

段序述無文理。既言牧守非人。三語未了。忽及君德。又止二語。卽云帝納其言云云。似略未經意。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已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沖帝卽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于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丞相李斯爲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元年。楚漢並起。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王康等就斬京、安等。立順帝也。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卽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也。〔集解〕通鑑胡注。任如林反。堪也。戒鄧閻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殤帝。帝時誕育百餘日。二歲而崩。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閻太后立北鄉侯。其年薨。又徵諸王子。擬擇立之。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時沖帝將北

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殤帝陵也。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集解〕沈欽韓曰。世以此章爲馬融所作。然史不指融名。又其事爲梁太后所寢得已。袁紀於桓帝初元。劉文謀立清河王。固等下獄。乃云融爲冀作表。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范於祐傳亦載其事。則融所奏。卽固被誅事。不在質帝時。且既云飛章。當沒其主名。豈得先顯撰造之人。其非融作明矣。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集解〕惠棟曰。鄭玄注尚書云。稽同也。古天也。故云不稽古無以承天也。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堊色也。榱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酸餒不易也。〔集解〕周壽昌曰。注引太公兵法云云。於文義全不合。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聿、述也。詩大雅曰。文王烝哉。遹追來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

召。䨿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已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侈。輜軿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集解〕惠棟曰。高誘注呂覽云。紂作胡粉。今人業之。曹子建搔頭傅粉。蓋漢末有是飾也。槃旋偃仰。從容冶步。〔集解〕通鑑胡注。從容、舒緩也。案冶步謂舉止妖冶。通鑑作治步誤。沈欽韓曰。集韻。冶、女態。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集解〕惠棟曰。前書丙吉云。三公典調陰陽。職所當憂也。璇機不平。寇賊姦軌。書曰。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注曰。璇、美玉也。機、衡也。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軌。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司馬猶太尉也。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嬰等攻殺江都長。九江、廣陵是荊、揚之地。故云兩州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集解〕惠棟曰。昭十有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穀梁傳曰。不弒而曰弒。責止也。又曰。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棟案親病嘗藥。義見墨子。六經當有明文而逸耳。許世子心志不通。不知古人親病嘗

藥之義。累及其親。子罪莫大於累父。故不弑而書弑。此與范甯之註不合。蓋漢義也。書奏。冀言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尙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集解〕先謙曰。官本今作令。得水尙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飮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集解〕通鑑胡注。推舉者劾舉其侍疾無狀。而推究其姦也。設於此時固能窮冀弑君之罪。猶不能正其誅。以身死之。豈不忠壯。既不能然。又且俛首於其間。欲以立長之議。矯而正之。卒死於凶豎之手。可謂忠有餘而才不足矣。惠棟曰。前書顏注。侍醫。侍天子之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謝承書曰。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州刺史。梁商弟讓爲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戒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爲令長貪濁者。徵拜爲尙書令。出爲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集解〕惠棟曰。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云。司空公蜀郡成都趙戒字意伯。趙明誠云。後漢書注皆云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爲棟。案蔡邕作漢記十意。意卽志也。亦因避改。趙說是。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順帝崩。沖帝立一年崩。質帝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

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昭帝崩。霍光立之。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劍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集解〕通鑑胡注。就冀而言。萬事皆可付之悠悠。至於立嗣。天下國家之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集解〕通鑑胡注。蒜於質帝爲兄。尊也。同出樂安王寵。親也。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集解〕先謙曰。官本當作嘗。誤。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未有別理而易奪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騰私恨蒜。說冀明日更議也。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集解〕通鑑胡注。謂恭懷后及太后也。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

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集解〕通鑑胡注、重直用反、再也。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集解〕通鑑胡注、凶凶、意氣惡暴也。案凶與匈同。前書蕭望之傳云、吏卒持匈匈。自胡廣、趙戒已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集解〕通鑑胡注、以衆心屬于清河王、猶望可立也。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字林曰、鈇鑕、椹也。鑕音質。椹音竹心反。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固臨終。敕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殮於本郡墝埆之地。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兆域。見謝承書也。〔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江水注、李固與弟圄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書作五十七、史云五十四、必有一誤。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祚。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云、吉下當有物字、與下成事爲敗文理相屬也。成事爲敗乎。

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顚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偃師長。袁宏記曰。基字憲公。茲字季公。並爲長史。聞固策免。並棄官亡歸。巴漢南鄭趙子賤爲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敕吏驗實。就殺之。〔集解〕惠棟曰。茲、世家作慈。華陽國志云。及固小子燮得還。子賤慮燮報仇。賃人刺之。燮覺。告郡殺子賤。先謙曰。官本、郾作偃。沈欽韓曰。監本作偃城。案傳云。遣三子歸鄉里。又云。下郡收固三子。則基、茲之死。當在漢中本郡。云郾城。誤。小子燮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璞注曰。交通四出者也。令有敢臨者加其罪。〔集解〕通鑑胡注。臨、力鴆反。哭也。固弟子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恆直。朗陵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八十五汝南先賢傳云。郭亮童幼之年。則有尙義之心。年十四。始欲出學。聞潁川杜周甫開精黌於長社。亮造門而師學焉。朝受其業。夕已精講。動聲則宮商淸暢。推義則尋理釋結。周甫奇而偉之。案據此則亮非固弟子。乃博士弟子之慕義者耳。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五成童舞象也。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蒼頡篇曰。鉞、斧也。〔集解〕沈欽韓曰。案文、鉞字衍。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集解〕杭世駿曰。夏門亭長。卽杜喬故掾、陳留楊匡也。見下喬傳。王補曰。案杜喬傳。喬故掾陳留楊匡。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夫既曰託爲亭吏。則李固傳所謂夏門亭長者。非卽楊匡明矣。特此亭長亦非常人耳。味其所以呵止郭亮者。殆故謬爲是語。以顯斥之。若誠守露尸禁臨之令。不少寬假焉者。庶亮與董班得相踵守喪殉尸而不去耳。意將如

杵臼之訴程嬰乎。而史軼其名氏。惜哉。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腐生者。猶言腐儒也。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跼、曲也。蹐、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也。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類。嘗耦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沔水注。固墓在南鄭縣長柳村。明統志在漢中府成固縣西三十里。唐韋皋作記。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李固集十卷。隋十二卷。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

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

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集解〕通鑑胡注。事本謂事之所由生也。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吕遇此。太公、謂祖父郃也。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集解〕沈欽韓曰。袁紀作固之僕隸。案下云燮從受學。則非僕隸也。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吕六尺之孤。六尺謂年十五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文姬謂成曰。若李氏得嗣。君之名義參於程杵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謝承書曰。燮遠遁身於北海劇。託命滕咨家。以得免。與此不同。〔集解〕惠棟曰。史記欒布傳云。賣庸於齊。爲酒家人。司馬貞云。謂庸作於酒家。固別傳又云。臨淄界內。與謝承書略同。而華陽國志仍云徐州酒庸家也。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恆人。吕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閒。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吕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遺之。皆不受。〔集解〕惠棟曰。固別傳云。靈帝卽位時。月經陰道。韋五車。史官曰。有流星昇漢而西。揚芒追月。熒惑入大角、犯大座、其占當有大臣枉誅者。故太尉李固、西土人。占在固。月經陰道。圍五車。宜有赦令。以除此異。上感此變、大赦天下。求公子孫。酒家具車乘厚送之。案華陽國志言月經陽古韋字。讀爲圍義。得通也。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

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集解〕通鑑胡注。婦人之識。丈夫有所不及焉。　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燮與趙元珪、潁川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愼、爲友、伯愼爲潁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爲臧否。伯愼問趙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愼追歎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明亦悟而心變。　靈帝時。拜安平相。〔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東平。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掠。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旣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

錢三億。以實西園。事見宦者傳。燮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集解〕惠棟曰。同上計者。猶今同年生也。孔北海陳長文皆有同歲論。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卽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集解〕劉攽曰。案甄邵遷爲郡守。不得言受封。未知當何字。或云少一璽字。先受璽封。謂拜郡詔也。邵還至洛陽。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集解〕惠士奇曰。周官注云。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賈山云。衣赭衣。書其背。漢之罪人如此。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燮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時吏民愛敬。乃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柔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續漢書曰。累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集解〕惠棟曰。魏明帝甄表狀云。喬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晚好老子。隱居不仕。年四十。爲郡功曹。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集解〕惠棟曰。讓。梁商弟。濟陰太守汜宮。

〔集解〕惠棟曰皇甫謐云本姓凡遭秦亂避地於氾水因改焉孫愐云漢有氾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爲敦煌太守子孫因家焉音凡又音汎

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已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喬書曰大將軍梁冀兄弟姦邪傾動天下皆有正卯之惡未被兩觀之誅而橫見式序各受封爵天下惆悵神人共憤案袁紀喬上書諫在已爲太尉之後考帝紀喬以建和元年六月代胡廣爲太尉袁紀梁氏五侯封於元年七月則喬已遷太尉時也當從袁紀此下有建和元年蓋衍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紱蒼頡篇紱綬也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集解〕惠棟曰前書敘傳注張晏云齊斧越斧也以整天下也虞喜志林云齊當爲齋齋戒入廟而受斧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姚寬云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齋棟案今御覽仍音資古文借作齊也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集解〕通鑑考異此章袁紀在爲太尉本傳在爲太尉前宜從袁紀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

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集解〕通鑑胡注。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故金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奏可。於是悉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一萬斤。納綵鴈璧乘馬。一依舊典。又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橈。回、邪也。橈、曲也。由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也。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生耿伯嘗與鮪同止。冀諷吏執鮪爲喬門生。〔集解〕周壽昌曰。通鑑考異云。喬前已免官。此誤也。案范史意謂太后素知喬忠。但仍前事策免之。不欲以清河王事逮之加罪也。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從宜、令其自盡也。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

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集解〕通鑑胡注，星行者，戴星而行。汪文臺曰，類聚九十七謝承書作楊章。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集解〕通鑑胡注，吏著赤幘。著，側略反。守衞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集解〕通鑑胡注，都官從事，司隸校尉之屬官也，掌舉中都官非法者。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鈇鑕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集解〕沈欽韓曰，杜喬墓在彰德府林縣北二十五里。明統志，在磁州北二十五里姚村。葬送行服。〔集解〕先謙曰，葬送疑誤倒。隱匿不仕。匡初好學，〔集解〕沈欽韓曰，初當是幼之誤。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蘄長，蘄，今徐州縣也，音機。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袁山松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非一塗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人字。立言踐行，立其言，必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徇，求也。將以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槩，節也。立身之道，唯孝與忠，全死生之義，須得其所。夫專爲義則傷生，貴義則賤生也。專爲生則騫義，騫，違也。〔集解〕先謙曰，騫，虧也。專爲物則害智，爲物則役智，故爲害。專爲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

全生可也。孟子曰、魚我所欲[illegible]、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爲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爲求生以害仁也。論語、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順桓之閒、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也。易曰、確乎其不可拔。論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集解〕王鳴盛曰、言固則喬自見。王補曰、李杜議立清河王蒜、原與胡趙並同。及胡趙黨附梁冀、冀得其助、遂白太后、先策免李固、而以胡廣代爲太尉。冀之奸謀得遂、李杜並罹於禍、皆胡廣爲之也。范氏於廣傳言共李固定策大義不全、以此譏毀於時所謂直書其事也。及論李固、則曰至哉社稷之心、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是又互文見義、均爲史法所在。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朋、猶同也。致主文宣、抗情伊稷。伊、尹、后稷也。道亡時晦、終離罔極。離、被也。毛詩曰、讒人罔極。燮同趙孤、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世載弦直。載、行也。〔集解〕惠棟曰、弦直、謂固也。事見續漢志及風俗通。燮忠正同于固、故云世載。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三校補

李固傳。漢中南鄭人。地詳公孫述傳。

少好學。注。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柳從辰曰。袁紀、永初三年。地震。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地震。太后攝政之應也。其論災異。似亦有關內學。案固於內學本有父業可傳。兼以博訪名師。不遠千里。自當淹貫。惟本傳載其上書奏記。皆援據經義。推詳漢制。有典有則。不愧一代儒臣。卽論地震爲災。亦本天地陰陽動靜之常理。非尋常術數家言也。此所以能舍命不渝乎。郃爲漢相。而揩在方術。故學不可不愼。

遷居黃門之官。官本、遷作遷。

子弟祿任。官本、任作仕。

斗爲天喉舌。集解。王補曰。至作北斗。柳從辰曰。御覽五引本書。亦作北斗天喉舌。斗上有北字。案據下文。皆止言斗。則北字非本有。

斗斟酌元氣。注。斟元陳樞。官本、注、元下多氣字。

大司農黃尙等。官本、尙作向。集解。惠棟曰。至案順帝紀。陽嘉三年。大司農黃向爲司徒。向疑作尙。柳從辰曰。詳順紀閣

本、官本文注均作黃尙。此則官本獨作向。與閣本異。據惠氏補注。則所據北宋本順紀、與本傳。皆作向明矣。然北宋本紀注既仍作尙字伯河不云向字文章。知章懷原本固是尙字。故曰向疑作尙。以黃尙字伯河明見周舉傳也。紀之作向旣誤。則此文作向亦誤可知。

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柳從辰曰。袁紀。永和二年。有固議荊揚盜賊盤結事。

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至奏免江夏南郡太守孔疇、高賜等。侯康曰。據華陽國志。與高賜同見劾者。尙有爲昆。廣韻引風俗通云。南陽太守爲昆。卽其人也。柳從辰曰。據廖寅校本華陽國志支宣雅。宣作宜。趙歷卒巳。廖注。卒當作辛。江夏南下。廖注。案脫陽南二字。南陽爲昆。廖作南郡。

臣聞氣之淸者爲神。人之淸者爲賢。養身者㠯練神爲寶。安國者㠯積賢爲道。集解。沈欽韓曰。以上語並見繁露。神、彼作精。柳從辰曰。袁紀。神亦作精。練神作積精。

是㠯巖穴幽人。集解。惠棟曰。至六朝始㠯幽人爲高士。此疏疑經蔚宗改竄。柳從辰曰、袁紀亦作是以巖穴幽人。肥遁之士。疑袁先改竄。而范仍之也。

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案雄字季高。已附見郭躬傳。

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曰。官本、曰作自。屬下文讀。

昔昌邑之立、注、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官本注。脫孫字。

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集解。先謙曰。官本、當作常。誤。錢大昭曰。當閩本作嘗。非也。謹案。當猶值也。值娶冀妹。故時在京師也。官本依監本作常。乃殘譌閩本又改常爲嘗耳。

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官本、冀字不重。

太后聞而不誅。柳從辰曰。御覽三百八十五引李固別傳。作太后聞而誅之。與此異。

燮字德公。官本、燮字不提行。

酒家具車重厚遣之。案車重。猶輜重。

杜喬傳河內林慮人也。注。累祖吏二千石。案祖亦世字避改。林慮、今相州縣也。續志、林慮、故隆慮。今彰德府林縣治。少爲諸生。柳從辰曰。

袁紀云。少以孝悌稱。

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已上。案崔子玉。宿德大儒。家無擔石。梁商首辟。辭疾不應。其在濟北。李固奏書致禮。其賢抑可知矣。冀雖或善之。非冀私人也。喬乃意氣用事。不加考察。劾其臧罪至千萬以上。此豈可信。以此推之。其謬多矣。

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柳從辰曰。袁紀亦作光祿勳杜喬代胡廣爲太尉。則本書桓紀作大司農杜喬爲大尉。乃誤文也。

喬據執舊典。注。一依舊典。官本注末有也字。柳從辰曰。雜事祕辛。帝納冀妹。有太尉喬、司徒戒以廻語。

補蘄長。注。蘄今徐州縣也。今鳳陽府宿州屬。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後漢書六十四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漢書作佑。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恢或作惔。音徒濫反。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吕寫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恢欲殺青簡寫尙書章句。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眞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爲審矣。〔集解〕官本考證曰。注裴氏廣川記。閩本同。川當作州。沈欽韓曰。水經注。甲騎作騎田。都龐作部龍。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希望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吕薏苡興謗。王陽吕衣囊徼名。徼、要也。音江堯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愼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札也。〔集解〕周壽昌曰。祐字季英。故其父以季札喻之。及

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爲郡吏也〔集解〕惠棟曰袁紀、作長羅澤水經注云圈稱言長垣縣有羅亭故長羅縣也後漢并長垣有長羅澤季英牧猪處先謙曰官本檐作擔是檐乃通作字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耆舊傳曰太守冷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集解〕惠棟曰袁紀云祐年四十餘乃爲郡吏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眞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爲軷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行祭爲道路祈也周禮大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祀軷注云祀軷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柏爲神主祭之以車轢軷而去喻無險難〔集解〕劉攽曰注以芻棘柏案禮記云菩芻棘柏此少一菩字也先謙曰官本、兩祀軷作犯軷考證云爲祖道注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軷犯字監本誤祀從周禮大馭文改正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眞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眞字夏甫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集解〕周壽昌曰御覽四百六十五陳留耆舊傳云吳祐爲宏農令勸善懲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童謠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略署焉知人處廣博物志引此同惟略署作界署據此祐以孝廉爲宏農令當在爲膠東相之前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

成儒宗。知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尙書曰尹茲東夏也。官至酒泉太守。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爲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卽日教署主簿也。祐政唯仁簡。吕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斷作科。釋名云。科、課也。課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也。吕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集解〕惠棟曰。袁紀云。民有詞訟。先命三老孝弟喩解之。不解。祐身至閭里自和之。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爲父市單衣。市衣吕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屛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吕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人作仁。考證云。仁、毛本作人。何焯云。他本同作人。錢大昕云。古書仁人二字多通用。然以人義爲長。使歸謝其父。還吕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今若背親逞怒。若、汝也。逞、快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吕械自繫。在手曰械。曰。國家制法。因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集解〕沈欽韓

曰.縣令爲明府.始見於此.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令爲明府.失考.王補曰.明府亦稱明廷.見張儉傳.侯相稱明府.見史弼傳.太守稱明府.見劉寵及杜密等傳.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謂以繩爲繯.投之而縊也.繯音胡犬反.祐在膠東九年.陳留耆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牋檄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也.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鮦陽侯相.鮦陽縣、屬汝南郡.音紂.〔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馮爲州郡吏.休假.先存恤行喪孝子.次贍病畢.拜覲鄉里老先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皆有名於世.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也.犨音昌鳩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四百五十二引謝承書云.字叔固.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典

字季度為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夫槩王奔楚封唐谿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集解〕惠棟曰蔡邕傳注引先賢行狀云典字季度堂溪典嵩高石闕銘云字伯并趙明誠云當以碑為主棟案古人名字前後改易者多季度一字伯并猶虞翻一字定安也經典序錄云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子伯升因而注之旬日能諷之。〔集解〕先謙曰官本諷下多誦字典深敬焉。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前書龔遂山陽南平陽人。為勃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集解〕錢大昕曰此山陽之南平陽非河東之平陽先謙曰今仍為鄒縣治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大軍營司馬崔寔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穀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寧注云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動依典義。〔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篤為侍中自在機密常見進納上數問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諫帷幄之言不宣外也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集解〕汪文臺曰文選辨亡論注謝承書云篤遷京兆尹正身率下臺官如家卹民如子又書鈔七十六謝書云篤勸民農桑遂增戶口穀食豐饒鄰郡老少歸之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

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集解〕惠棟曰、前書贊云、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幷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華佗弟子吳普本草六卷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集解〕惠棟曰、案漢中常侍吉成侯州輔碑有延篤題名、又篤撰孫程等傳皆敘其所承本世曲為文飾、是篤乃閹尹之黨、故得不罹梁氏之禍、不然、冀之橫暴、睚眦觸死、豈有顯刑梁使而得自全者乎、史家所記蓋非其實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更也、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云、孝為百行之本、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略也、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

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說文曰、縟、繁綵飾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四體、謂手足也。）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太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孔子取爲孝經之詞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載有若之辭也。〔集解〕錢大昕曰。葛本仁作人。今本論語人作仁。案初學記友悌部。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爲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爲人也孝弟。後言其爲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人爲長也。）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後仁。則曾參不得不賢於顏子。）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史記、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後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爲目。不能總兼其美也。〔集解〕惠棟曰。寇榮云。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趙曄稱公劉仁慈。行不踐生草。運車以避葭葦。蓋韓詩有是說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曾參、

閔損也。

管仲吕九合爲仁功。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于鄄。兩會于幽。又會檉首止戴寧母洮葵丘也。

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吕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嶲太守李文德。〔集解〕惠棟曰。州輔碑陰有處士李（缺）文德、亦南陽犨人。與叔堅同時。則文德乃字也。碑闕其名。而傳稱文德爲越嶲太守。豈又一人耶。

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孔安國注尚書曰。昧、冥也。爽、明也。〔集解〕沈欽韓曰。客、一本作容。是也。爾雅、容謂之防。郭注。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射者所以自防。釋名、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幢、容也。施之車蓋。童童然以隱蔽形容也。是則隱蔽自障者。皆謂之容。古者宮室。自半已前虛之。謂之堂。（士昏禮。棟北一楣下有室戶。中脊爲棟。棟南一架爲前楣。凡五架。）半已後實之。謂之室。堂前有屏蔽之設。故曰容堂也。王補曰。客堂下有食赤烏之麰麥。飲化谷之玄醴。折張騫大宛之蒜。歆晉國郇瑕氏之鹽。四句見御覽。

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

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辭、高堂邃宇。鑑檻層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集解〕惠棟曰。說文云。逍遙、猶翱翔也。徐鉉案詩傳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

百家衆氏。投閑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投射閒隙而翫百氏也。

洋洋乎其盈耳也。洋洋、美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

渙爛兮其溢目也。渙、爛、

文章貌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爲輿。員天爲蓋也。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弦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荊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集解〕沈欽韓曰。案說文作筑。以竹曲五弦之樂也。索隱筑似琴。有弦。用竹擊之。取以爲名。高鳳讀書。不知暴雨。事具逸人傳也。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已來。束修、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辭之文也。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色愧曰赧。音女板反。如此而不已。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錮、謂閉塞。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焉。〔集解〕周壽昌曰。案篤爲南陽人。楚漢之際。南陽屬楚。故有屈原廟也。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爲折中。〔集解〕惠棟曰。今左傳正義引延叔堅說。當是服虔所采。沈欽韓曰。隋志戰國策論一卷。延篤撰。然不載其左傳解。蓋隋志佚之。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集解〕沈欽韓曰新唐書藝文志延篤集二卷周壽昌曰史記索隱序云太史公之書古今爲著注解者絕省音義亦稀後漢乃有延篤音義一書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郡守續漢書曰敞爲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爲郡功曹承前太守宋訢穢濁之後悉條諸生猥斂姦吏百餘人皆白太守埽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集解〕官本考證曰注悉條諸生諸本同生字疑衍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謚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孝景皇帝驕梁孝王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爰盎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盎也而二弟階寵終用敎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剽音疋妙反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也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

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集解〕惠棟曰。蔡邕石經論語云。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包咸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卽與爲政同。今流俗本作孝乎。梅氏撰僞尙書。以惟孝屬下讀。改孝于爲孝乎。遂失本眞也。錢大昕曰。案袁紹傳亦云。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六朝人好用此語。三國志陳思王植傳。今之否隔。友于同憂。吳三嗣主傳。友于之義薄矣。許靖傳注。處室則友于不穆。晉書長沙王乂傳。友于十人。同產皇室。東萊王蕤傳。曾無友于之情。王惲傳。虧友于款篤之義。傅咸傳。無友于之情。孝友傳論。篤友于而宣範。宋書廬江王禕傳。克敦友于。桂陽王休範傳。先帝穆於友于。范泰傳。孝慈天至。友于過隆。南齊書豫章王嶷傳。友于之愛。垂友于之性。朕友于之深。王思遠傳。友于甚至。梁書陳伯之傳。朱鮪涉血於友于。南史齊文惠太子傳。太子見上。友于既至。梁臨川王宏傳。武帝於友于甚厚。袁彖傳。辨緻之日。友于讓生。北史李順傳。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李謐傳。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薛聰傳。友于篤穆。房彥謙傳。上虧聖主友于之意。要皆濫觴于後漢也。恐遂滋蔓。爲害彌大。滋、長。蔓、延也。左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集解〕惠棟曰。用左傳祭仲語。先謙曰。官本無左下十一字。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集解〕王補曰。史弼封事處人骨肉。義盡仁至。帝以至親不忍。而悝終以逆謀坐貶。弼意蓋師張敞論霍氏也。二章並不見納。要爲處外戚親藩之法。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

貶爲癭陶王。弼遷尙書。出爲平原相。（集解）汪文臺曰。蔡邕傳注。謝承書云。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五自上。轉拜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鉤、謂相連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切、急也。卻、退也。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戀反。坐傳舍召弼而責。（集解）通鑑胡注。髡笞掾史。句絕。言詔書督迫州郡。至於髡笞掾史。青州從事則坐平原傳舍而責弼也。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卽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前書曰。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㠯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集解）通鑑胡注。郡僚職謂諸曹掾史也。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㠯俸贖罪得免。俸音扶用反。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集解）

沈欽韓曰、謂大郡太守視事未及一𢦏、皆得舉孝廉、小郡亦得歲舉也。陳蕃傳、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桓帝時如此、詔書非一度也。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敕斷絕書屬。屬音之欲反。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幷求假鹽稅。〔集解〕沈欽韓曰、案河東有兩鹽池、則後漢仍榷其稅。積日不得通。〔集解〕惠棟曰、袁紀門長不爲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書。〔集解〕劉攽曰、案文、說字當作詭、謂詭譎也。先謙曰、官本謁作譌、是。弼大怒曰、〔集解〕先謙曰、官本大上有乃字。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集解〕先謙曰、官本怨作怒、是。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荼、苦菜也。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刎、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郡邸、若今之寺邸也。〔集解〕惠士奇曰、觀此、則東漢郡邸、乃郡守自爲之、否則安得擅賣。陸機洛陽記云、百郡邸在洛陽中東城下步廣里中。案百官公卿表、大鴻臚屬有郡邸長丞、師古曰、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周壽昌曰、郡邸、卽平原郡公置之邸、猶今同

郡會館也.若寺邸.是官舍.魏劭與其同郡人安能賣乎.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集解〕周壽昌曰.案蚩即嗤.言行貨以免.無乃爲人所蚩乎.章紀.永平六年詔示不爲諂子蚩也.酷吏傳論.故嚴君蚩黃霸之術.與此蚩義同.光武紀.幾爲虜嗤.樊宏傳.時人嗤之.皆與蚩同.廣雅釋詁.蚩、輕也.文選西京賦注.蚩、侮也.詠懷詩嗷嗷今自蚩注.與嗤同.陶丘洪曰.青州先賢傳曰.洪字子林.平原人也.清達博辯.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集解〕惠棟曰.元和姓纂云.丹朱居陶邱.爲氏.先謙曰.官本、林作休.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牖里.殷獄名.或作羑.亦名羑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閎夭.學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閎夭之徒.乃求有莘美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它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羑里在彰德府.湯陰縣北九里.一名牖城.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弼竟歸田里.〔集解〕先謙曰.官本、弼作刑.考證云.刑、他本多作弼.上云論輸左校.刑竟、謂徒役期滿也.段熲傳亦有刑竟字.今仍監本.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爲彭城相.〔集解〕惠棟曰.袁紀云.爲政務抑豪強.雖有縱放.然豪右斂手.小民有罪.率多恩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先賢行狀曰.瑜字雄璜.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爲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烝烝、猶仍也.似夫懦者.而懷

憤激揚枅。讓權枉。又何壯也。仁㠯矜物。義㠯退身。君子哉。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前書。王翁孺曰。聞活千人者有封孫。吾所活者千人。後世其興乎。（集解）先謙曰。官本有封下有子字。是。史弼頡頏嚴吏。頡頏猶上下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名勝志。盧植故宅在涿州東十五里。地名盧家渠。土壤肥饒。子孫世居焉。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與鄭元同門相友。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㠯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集解）沈欽韓曰。鄭、盧二大儒。俱能飲酒一石。然古量三而當今之一。不足。（李時珍本草。古之一升。即今之二合半。是四而當一也。）唐六典。三斗爲一大斗。則古三斗當唐一斗也。左定八年傳疏。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日知錄。宋沈括筆談云。予受詔考鍾律。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二兩。是宋之權量又大於唐也。元史言。至元二十年。復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輸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㠯武素有名譽。

乃獻書曰規之曰。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言。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杜預注曰。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漆室有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厭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爲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自經而死。〔集解〕劉攽曰。注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一以字。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規誡。如骨象之見切磋。書陳謀及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詩詠詢于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注云。芻、蕘、採薪者也。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無目眴曰瞽。眴音直忍反。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㠯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也。〔集解〕惠棟曰。蒼頡篇。攢、聚也。作官切。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見和紀。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㠯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集解〕惠棟曰。盧植奏事下又云。所以承先祖也。見初學記。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㠯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㠯爲己力乎。叨、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集解〕惠棟曰。圖

輿地圖也。牒、宗室名牒也。披圖則知諸王分國。案牒則知宗室遠近也。宜辭大賞。吕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競、彊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恆岳勃碣。勃、勃海也。碣、碣石山也。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爲君。比弟公子棄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集解)錢大昕曰。公羊傳靈王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章懷注不引公羊而引左氏周走而呼云云。非植意也。惠棟曰。春秋經昭二十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何休云。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集解)何焯曰。諸子官。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爲喩也。謂京師爲幹。四方爲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武並不能用。(集解)惠士奇曰。其後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子幹之言中矣。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吕疾去官。作尙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解其事意。(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作尙書章句禮記解詁。經籍志云。植注禮記十卷。時始立太學石經。吕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猶紆曲也。

臣前㠯周禮諸經發起紕繆。紕、粟不成。喻義之乖僻也。〔集解〕惠棟曰、紕繆疑紕繆之訛。禮記大傳云、五者一物紕繆。鄭玄云、紕繆猶錯也。釋文云、繆音謬。本或作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㠯爲名。前書謂文字爲小學也。〔集解〕惠棟曰。古文科斗。謂尚書、毛詩、周禮、左傳也。能通古文。則知古訓。故云近於爲實。漢世儒者不信古文。爲流俗所抑。僅備六書之一體。故云降在小學也。中興㠯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興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郄縠悅禮樂而敦詩書也。令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集解〕惠棟曰。指古文經說。先謙曰。官本令作今。其與春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集解〕惠棟曰。左氏傳春秋。毛詩小序。十五國風。皆有春秋時事。晉韓宣子聘於魯。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春秋本周禮以紀事也。故三經傳記。與春秋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㠯助後來。㠯廣聖意。會南夷反叛。㠯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別於外也。帝㠯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

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朓者。月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向以爲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速也。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注曰。避正寢。過日食時也。〔集解〕惠棟曰。日食必在朔。古用平朔。於是有日食在晦之說。詳見列傳。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巳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宥之也。三曰禦癘。防禦疫癘之氣。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

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希求也。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蠲除也。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集解〕惠棟曰。劉昭云。漢末有中郎將。不知何時置也。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征角失利抵罪。案范于皇甫嵩論曰。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領策而已不有焉。植抵罪後而皇甫奏捷。則植之行師方略。嵩實資之。續漢書以為失利抵罪。失其實矣。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

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集解〕惠棟曰。魏明帝先賢傳作彭伯𩆀。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之字。不成文理。惠棟曰。先賢傳云。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詭、詐也。轘轅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也。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于山谷。〔集解〕先謙曰。官本山作上。考證云。上字毛本作山。沈欽韓云。續漢書云。隱居上谷軍都山。樂史引後漢書云。植隱居上谷軍都山。立黌肆教授。好學者自遠方而至。郡國志云。廣陽郡軍都故屬上谷。明統志軍都山在幽州昌平縣西北二十里。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于土穴。〔集解〕沈欽韓曰。植墓在涿州東何村里。土人呼爲南臺。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丸。涉鮮卑。討柳城。登白狼山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

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也。存其子孫。幷致薄醊。醊、祭酹也。音張芮反。召張厥德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爲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植有四子。毓最少。先謙曰。官本中書郎無書字。考證云。中郎、毛本作中書郎。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危亂而見貞良之節。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蠭蠆起懷。〔集解〕沈欽韓曰。晉書劉毅傳。蠭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雷霆駭耳。〔集解〕沈欽韓曰。六韜軍勢篇。疾雷不及掩耳。雖賁、育、荊、諸之倫。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衞人。荊、荊軻也。諸、專諸也。未有不冘豫奪常者也。冘、行貌也。音淫。言冘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集解〕王鳴盛曰。靈帝崩。何進謀誅宦官。於是張讓等劫少帝。走河津。盧植追帝從之。此植一生大節。傳中宜一見。而云詳何進傳。今竟無一語。而突見論中。非也。王補曰。史記論贊。指意辭事。必取之本傳之外。義法森然。未嘗稍亂。即昌黎碑志銘詞。亦未有義具於本文者。或體製所宜。事至覆舉。則必補本文之間缺。夾漈鄭氏。望溪方氏。言之綦詳。鳴盛之說。其敝甚焉。植之追帝河津。詳見何進傳。再舉於此。則爲複矣。固可互文以見義也。且追帝誠爲大節。孰與固止董卓。抗議廢立。此詳彼略。正史法。嫡傳。鳴盛乃云傳無一語。突見論中。所謂強語不知者邪。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也。孔子曰。君

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馬融注云、造次急遽也。顚沛偃仆也。雖急遽偃仆、不違仁也。

趙岐〔集解〕先謙曰。官本岐作歧。古書通作。以岐爲是。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以其祖爲御史。故生於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祖字、監本誤作子。從毛本改。今案岐祖名亦無考。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注曰。岐娶馬敦女宗姜爲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壻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撆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此也。〔集解〕惠棟曰。馬敦、嚴弟。官至虎賁中郎將。撆衣字當作撇。張揖三倉解詁云。撇、拂也。史記撇席。索隱謂側而行。以衣撇席爲敬。不能正坐當賓主之禮也。沈欽韓曰。敦女、融之從父妹。傳云兄女。誤。先謙曰。官本注志作注。撆作撇。考證云。注三輔決錄注曰。注本或作志。誤。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自慮奄忽。乃爲遺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遯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也。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集解〕惠棟曰。嘉協韻。歌比墓銘也。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九百九十六。趙岐藍賦序云。予就醫偃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爲業。藍田彌望。黍稷不殖。慨其遺本。遂作賦一章。永興二年。

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曰。岐爲長抑彊討姦。大興學校也。）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卽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玹音玄。）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蚩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集解〕惠棟曰。羅暉、字叔景。見衞恆草書勢。朱賜、王僧虔伎錄作朱寬。張懷瓘書斷曰。太僕朱賜。杜陵人。時稱工書。趙壹集稱朱使君。）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集解〕惠棟曰。戩字叔茂。見王允傳。）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決錄注曰。岐長兄磬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爲玹所殺。戩音翦。〔集解〕沈欽韓曰。魏志注。魚豢魏略勇俠傳。延熹中。唐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爲郡功曹趙息所輕侮。衡弟甚恚。欲滅諸趙。及爲京兆尹。於是捕諸趙尺兒以上。皆殺之。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與此傳、岐先棄官歸爲郡功曹者異。）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餠北海市中。（〔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魏略云。著絮巾布袴。賣餠。）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游市、見岐。（〔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乘犢車入市。）察非常人。（〔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三輔決錄注云。嵩問岐曰。自有餠耶。曰。販之。嵩曰。

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埶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卽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集解〕惠棟曰。劉向列女傳云、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集解〕沈欽韓曰。岐孟子題辭云。余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十有餘年。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後世謂孟子章句是複壁中作。以此題辭知之。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譔次以爲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閹豎專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

得免。展轉還長安。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集解〕王補曰。李傕以黨逆遺孽。竊殺王允。擅秉朝政。慮關東討卓之師。問罪於己。因遣馬日磾與趙岐、爲之撫慰。以王臣而受賊頤指。俾資扞蔽。辱莫大焉。然此固溫嶠出尹丹楊。藉手滅敦之會也。惜乎、二子之智。不足及此。岐猶致劉表之委輸。日磾則奪節於袁術。良足羞已。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以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衞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衞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

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嵩在表末座、不爲表所識、岐遙識之。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集解〕沈欽韓曰、魏略云、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岐㠯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爲司空、舉㠯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冢在今荊州古郢城中也。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集解〕何焯曰、水經注云、冢圖賓客之容、用存情好、敍其宿尙。宿尙當謂四賢、情好則兼有平生親厚也。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㠯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貲、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于詩秦豳也。其爲士好高尙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埶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眞、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集解〕劉攽曰、正文著要子章句、案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惠棟曰、案劉氏既有刊誤、而萬歷二十四年國子監本遂刊去要字、改爲孟子章句、殊失古意。此傳仍當作要、而存劉氏刊誤、乃得其實。又注、常以元冬下、缺修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寢、十二字。夢下缺此字。字下缺曰字。言必有中下、摯虞注云、夢中指言褒貶之事、中下缺予授其人子眞評之、抑微通理、十二字。達下缺因字。據御覽三百九十九卷補。沈欽韓曰、魏志注、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

其書．惟以示嚴象．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謂以義干梁冀、爭李固也．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爲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蓺者所衣也．相承本作縫．義亦通．〔集解〕惠棟曰．謂追帝河津時也．邠卿出疆．專命朝威．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集解〕惠棟曰．注左傳無此文．案公羊傳云．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四校補

吳祐傳令大入踰越五領。注。九眞都寵三也。官本注。寵作龐。

祐已光祿四行。錢大昭曰。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

卒成儒宗。案戴宏傳公羊學。有公羊傳序。曾作解疑論以難左氏。何休稱爲先師。均見徐彥公羊疏。

官至酒泉太守。注。年二十二。官本注作三十二。

輒閉閤自責。官本輒誤轍。

明府雖加哀矜。集解。沈欽韓曰。縣令爲明府。始見於此。柳從辰曰。祐時爲膠東侯相。非縣令。沈說似誤。案漢制。王國相比太守。侯國相比令長。膠東侯自賈邯復封後。僅食一縣。沈蓋比方言之。

逮長妻到。官本妻字重文。

年九十八卒。柳從辰曰一統志．祐墓．祐父恢墓．在今東明縣西二十里吳家村．

延篤傳。南陽犨人也。注。犨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今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

幷貨牛黃。注。吳普本草曰。柳從辰曰李時珍本草綱目云．魏吳普廣陵人．其書一卷分記神農、黃帝、岐伯、桐君、雷公、扁鵲、華佗李氏所說．案吳普已附見方術華佗傳．其書隋志載六卷．此言一卷．佚已多矣．

冀慙而不得言。集解。惠棟曰。至史家所記。蓋非其實。柳從辰曰仲弓據德猶弔讓父之喪．宣光抗言亦救孫程之徒．況題名不必定出自己作傳本以述功臣乎．惠氏以此譏之未免過刻．

濟時則功多。官本時作事．

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注。因地之性。官本注性作利．與今孝經文合．

洋洋乎其盈耳也。注。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官本注無此九字．

雖漸離擊筑。集解。沈欽韓曰。至取以爲名。柳從辰曰樂書云．筑形如頌琴．施十三絃．項細肩圓．品聲按柱．左手扼之．右手以竹擊之．唐代編入雅樂．案前書高紀注引應劭云狀似琴（史記作瑟）而

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則云今筑似瑟而細頸章懷乃云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說文謂箏筑身樂則筑必亦似箏是其形有三矣說文云筑五絃御覽引樂書云十三絃淮南泰族訓高注云筑曲二十一絃是其絃數抑有三矣據風俗通言箏樂記五絃今并梁二州箏形如瑟或曰秦蒙恬所造段玉裁謂古箏五絃秦改十二絃變形如瑟魏晉以後箏皆如瑟十二絃唐至今十三絃筑似箏細項然則觀箏之變遷而筑之變遷從可知應氏所謂似琴者就古筑言之顏氏所謂似瑟者就唐筑言之箏變形如瑟故顏云似瑟實即章懷之似箏也五絃、二十一絃雖繁簡不同皆言舊制唐以下亦以十三絃爲斷

高鳳讀書注事具逸人傳也 官本注具作見末無也字

恐如教羿射者也注左右觀者數千人 數千人官本注作百餘人柳從辰曰據史記原作數千人官本非 蓋以俱善射而稱之也 官本注也作焉

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二十篇云集解沈欽韓曰新唐書藝文志延篤集二卷 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九十五引篤答張奐云離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之書盈四紙讀之喜不可言惜不完未審所論何事矣案伯英張芝字芝、奐長子附見奐傳篤對奐稱其子蓋亦論學也

史弼傳陳留考城人也 考城、即甾縣更名今衛輝府考城縣東南

終用教慢 柳從辰曰、袁紀教作悖

外聚剽輕不逞之徒。注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官本注。被作彼。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注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官本注。由作自。

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注乃求有莘美女。官本注。美作氏。

而其後不大。注左傳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官本注無此十二字。

盧植傳。多列女娼。官本娼作倡。倡正字。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注馬融注云。官本注無此四字。

趙岐傳。京兆長陵人也。長陵、今西安府咸陽縣東北四十里。

爲皮氏長。注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今絳州河津縣西二里。

姓趙。名嘉。集解惠棟曰。嘉協韻歌。沈銘彝曰、詩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亦嘉何爲韻。案古韻歌麻本不分部也。

岐及從兄襲。侯康曰、襲仕至敦煌太守。見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引三輔決錄。

因譏次吕爲禦寇論。注。閣豎專權。官本注。閣誤閣。

因共上爲青州刺史。錢大昭曰、魏志閻溫傳注作豫州刺史。柳從辰曰、據魏志注引魏略、賓碩仕至豫州刺史、在未至荆州之前、而范史失載。及客荆州、魏略亦僅言岐復與相遇、爲表陳其本末、而無共上爲青州刺史事、蓋互有詳略。惟錢氏直以豫州爲青州異文、則太疏。又一統志、嵩墓在安邱縣西南。引水經注云、汶水逕漢青州刺史孫嵩墓西、是嵩之官卒葬此也。集解。沈欽韓曰、魏略云、頃之賓碩同石。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沈銘彝曰、齊乘云、孫嵩墓在安邱南四十里。嘗寓宿太虛宮、夢有趙先生入謁、謂曰、聞君修齊志、僕有良友葬安邱、其人節義高天下、請載之以勵衰俗。及閱趙臺卿傳、始悟爲孫賓石也。

建安六年卒。注。冢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柳從辰曰、一統志、岐墓在今江陵縣東南。

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侯康曰、漢人多於壚墓間圖寫古聖賢形像。水經注所載司隸校尉魯恭冢、荆州刺史李剛墓、皆是也。今濟寧州嘉祥縣、尚存武氏墓前石室畫像、邠卿亦有倣而行也。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後漢書六十五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漢初有皇父鸞者。自魯徙居茂陵。改父爲甫。後漢安定太守鸞始居安定朝那。代爲西州著姓。又徙居京兆。先謙曰。注見王常傳。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集解〕通鑑胡注。審、悉也。察也。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效曰。〔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乞字。是。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懸、猶停也。〔集解〕通鑑胡注。出師遠征。其勢縣絕。不

能相及。故曰縣師。縣讀爲懸。案縣師猶懸軍也。出於平人回入姦吏。平人、齊人也。〔集解〕通鑑胡注。謂爲姦吏所侵盜也。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集解〕通鑑胡注。言前後相乘以侵暴羌戎爲常也。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旅、衆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兩營、謂馬賢及趙沖等。二郡、安定隴西也。〔集解〕通鑑胡注。兩營者扶風雍營。及京兆虎牙營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集解〕通鑑考異。案西羌傳。沖時尚爲武威太守。傳誤也。惠棟曰。規文出自集中。或護羌校尉沖之兼官也。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埶巧便。臣已更之。〔集解〕通鑑胡注。更、工衡反。經也。歷也。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邁、往也。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集解〕通鑑胡注。沒死、猶言昧死冒死也。時帝不能用。沖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

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戚近習。〔集解〕通鑑胡注。幾讀曰冀。案袁宏紀、安作治。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也。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爲禍福也。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集解〕通鑑胡注。以坤母臨朝。以君天下。行乾之德。故曰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集解〕惠棟曰。皇后紀、沖帝崩。復ㄗ質帝。太后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從節儉。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詩大雅曰。旱魃爲虐。如惔如焚。魃、旱神也。大賊從橫。流血丹野。〔集解〕周壽昌曰。官本作流血川野。此作丹野。亦有意。丹野。猶赤地也。本書公孫瓚傳。有流血丹水語。與此同。作丹爲是。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使黜遣。無狀者。謂無善狀。披埽凶黨。〔集解〕通鑑胡注。披、開也。埽、除也。收入財賄。〔集解〕王補曰。袁紀作蕩滌其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鎭。加與王室世爲姻族。梁商女爲順帝后。后女弟又爲桓帝后。冀卽商子。故曰代姻也。今日立號雖尊。

可也。可、猶宜也。實宜增修謙節。輔吕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吕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愼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吕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集解〕通鑑胡注。量音良。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吕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尙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集解〕惠棟曰。老子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吕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集解〕惠棟曰。謂王室。怖慴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吕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吕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集解〕通鑑考異。檢帝紀。沖帝別無擧賢良事。或者此時規擧賢良。其至對策。已在質帝世也。故前云沖質之間。自永嘉元年數至梁冀誅。亦整十四年也。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

貲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坐爲涼州刺史郭閎留兵不進。下獄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庳城也。音烏古反。〔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陸梁猶強梁也。張平子西京賦云怪獸陸梁、又甘泉賦注陸梁、跳也。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顥之清猛。〔集解〕惠棟曰何承天姓苑云牽姓。武邑人。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集解〕惠棟曰易云括囊无咎無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埶。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戚、憂也。前變謂羌反。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

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集解〕惠棟曰。廣雅云、菴廬舍也。菴、烏含反。釋名云、草圓屋曰菴。菴、奄也。所以自覆奄也。寄土曰廬。廬、慮也。取自覆慮也。毛晃云、結草木曰菴。其在野曰廬。 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集解〕惠棟曰。羅願云、狼貪猛之獸。聚物而不整。故稱狼籍。 屬國都尉李翕。〔集解〕周壽昌曰。案漢碑有李翕西狹頌。李翕析里橋郙閣頌。皆頌翕之辭。或稱其博愛德義。或比之黃邵朱龔。碑陰題名。皆翕僚吏。宜其不實也。碑稱翕爲漢陽阿陽人。字伯都。又稱武都太守。與傳稱屬國都尉異。蓋翕本官屬國都尉。或先時曾行武都太守事。作頌者遂未稱其本官。至規持節時。翕已去太守任。復官本職。 督軍御史張稟。〔集解〕通鑑胡注。以御史督軍。故曰督軍御史。 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集解〕惠棟曰。袁紀二十餘萬口。 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非眞心也。 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

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戾、乖也．）爰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源縣南也．）舊都懼駭．（〔集解〕通鑑胡注．舊都謂長安．）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就、猶上也．〔集解〕劉攽曰．案文軍上少一字．或督或領也．）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勘問誅殺幷納受多少之數目也．）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敖敖．）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先事、謂前輩敗將也．）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讎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也．）鎮烏孫以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為夫人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

達理乎。自永初㠯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集解〕
通鑑胡注．謂鄧騭敗于冀西．任尙敗于平襄．司馬鈞敗于丁奚城．馬賢敗于射姑山．趙沖敗于鸇陰河．顧炎武曰．寫．卸也．說文云．卸．舍
車解馬也．讀若汝南人寫書之寫．惠棟曰．案方言云．發稅舍車也．郭璞云．舍宜音寫．今通言發寫也．通鑑胡注．此言以朝廷供軍之金．
不發封識．而輸之權門也．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糺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
臣雖汙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左傳曰．鹿死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也〔集解〕服虔曰．鹿得美草．呦
呦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凡閒暇而有好音．急不擇音．獸皆然．非唯鹿也．莊子亦云．獸死不擇音．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
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陷㠯前事．〔集解〕通鑑胡注．前事．卽誣毀之事也．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
請謝．規誓而不聽．遂㠯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漢官儀曰．左校署．屬將作大匠也．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
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㠯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
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集解〕通鑑胡注．元帥．謂度遼將軍也．㠯從衆望．若

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人多意算。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集解〕錢大昕曰。第當作弟。避弟謂己避位而弟得辟召也。此事見風俗通過譽篇。下文避第仕塗亦弟字之譌。章懷注謂欲歸第避仕宦之塗誤矣。惠棟曰。風俗通辨之曰。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徙闒茸何所堪施。又云。規顧弟私也。規以久居大位。欲避弟仕途。故數上病。古文第舍字亦作弟。傳寫訛爲第。規兄節鴈門太守。規弟名字未詳。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幷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欲言歸第避仕宦之塗也。〔集解〕通鑑胡注。度遼將軍屯西河。界幷州刺史所部也。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集解〕惠棟曰。風俗通載芳語曰。我爲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集解〕惠棟曰。續漢書染作連。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爲規賢。〔集解〕劉攽曰。案文以爲規賢。非是。當云以規爲賢。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爲尙書。其夏

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誡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一除內嬖。無德而寵曰嬖。謂廢鄧皇后。再誅外臣。殺桂陽太守任胤。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等也。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漢官儀曰。矩字叔方。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古本反。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集解〕惠棟曰。案黨錮傳有孔昱。字元世。韓敕碑有御史孔翊、元世。則翊卽昱。魯國先賢傳。載翊爲洛陽令。與傳合。而傳不言爲御史。史闕文也。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有薦規表。當在此時。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梁皇甫規集五卷。王補曰。規集不傳。有與劉司空牋。見御覽四百七十八。與馬融書。見書鈔一百三十四。女師箴。見藝文類聚十五。初學記十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怍、慙也。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晉昌縣東北也。〔集解〕劉攽曰。注在今永州。案下文永當作瓜。永州無晉昌也。錢大昕曰。（閩本永作陽。攷唐書地理志晉昌縣屬瓜州。永陽二字俱誤。）案酒泉郡名。非縣名。當作淵泉。胡注通鑑云。奐敦煌淵泉人。胡所見本尚未譌也。漢志敦煌郡有淵泉縣。晉志作深泉。蓋避唐諱。章懷本亦當作深。後人妄改爲酒耳。郡國志作拼泉。拼亦淵字之譌。父惇。爲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奐詣太學受業。博通五經。隱處在扶風郡郿縣界中。立精舍。斟酌法喬卿之雅訓。晝誦詩書。暮宿弓馬。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爲博士。故有牟氏章句。〔集解〕洪亮吉曰。注牟卿受書于張堪。案張字應作周字。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屬國都尉治三水縣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侍郎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治此。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

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郭璞注山海經云。鐻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作渠。案說文引山海經作璩。从玉豦聲。云環屬。洪頤煊曰。中山經郭注。鐻金銀器之名。李注。食當是銀字之譌。莊子達生篇釋文引司馬注。鐻、樂器也。似夾鍾。而召主簿於諸羌前。〔集解〕何焯曰。水經注。召主簿張祁入。以酒酹地曰。以酒沃地謂之酹。音力外反。〔集解〕通鑑胡注。蓋自誓也。以酒沃地謂之酹。字林文。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如羊如粟。喻多也。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屠音直於反。〔集解〕通鑑胡注。屠各。匈奴別種也。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時度遼將軍屯五原。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奐率步騎二萬。廣宣方略。大破鮮卑。匈奴惶懼。詣奐乞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

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爲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淸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集解〕先謙曰。官本郡作部。考證曰。部。毛本作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柏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屯上谷郡甯縣。故曰二營。〔集解〕先謙曰。官本甯作寧。是。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祋祤。掠雲陽。夏。復攻沒兩

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蟞等（蟞音必薛反．）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淸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吕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吕功封侯．奐深病爲節所賣．（〔集解〕惠棟曰．袁紀．義士以此非奐．）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闌板也．）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愼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散．與蚯蚓同也．〔集解〕惠棟曰．易家人象傳云．風自火出．家人．馬融注云．木生火．火以木爲家．故曰家．火生於木．得風而盛．猶夫婦之道．相須而成．）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

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集解〕惠棟曰。左傳。卜楚邱云世亂讒勝。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即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天子深納奐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奐太常。〔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奐拜太常。設官科限。素有清節。當可否之間。強禦不可奪也。該覽羣籍。古今詳備。與尚書劉猛、刁韙、衞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奐歸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漢官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以奐屈於熲稱曰州將焉。〔集解〕洪亮吉曰。詳觀上下文勢。此州將

似指舊敦煌守言。蓋奐或舊與此守不合。故奏徙宏農。此時頗欲逐奐歸敦煌。是以奐云此耳。非稱頌也。

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已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寞。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已拍髀仰天而笑者也。

拍音片百反。髀音步第反。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齎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蹏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窶作寠。

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

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人乎。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

新序曰。燕昭王卽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燕。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集解〕先謙曰。官本然作欲。

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

黨音徒朗反。

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

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人也。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言將爲人所吞噬也。企心東望。無所復言。熲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尙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奐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集解）惠棟曰。典略云。奐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集解）惠棟曰。魏明帝甄表狀云。奐前後七徵。十要。三爲邊將。孔平仲云。銀卽印。艾卽綠綬。謂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也。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窀。朝隕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集解）惠棟曰。甄表狀云。奐矯王孫裸形。宋司馬爲石槨。幅巾時服。無棺而葬焉。奢非晉文。陸翽鄴中記曰。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繒綵不可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用王禮。是其奢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注。陸翽鄴中記。翽、監本訛翽。今改正。惠棟曰。晉續漢書作桓。案注當從桓。儉非王孫。武帝時。楊王孫死。誡其子爲布囊盛屍。入地七尺。脫去其囊。以身親土。推情從意。庶無

答客諸子從之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張奐集二卷錄一卷王補曰奐集久佚有扶蕖賦見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九百九十九誡兄子書見藝文類聚二十三又與延篤、陰氏、宋季文、許季師、崔子玉、公超、孟季衛等書見御覽書鈔藝文類聚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爲儒宗武爲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爲之黑下筆則爲楷則號怱怱不下草書爲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文志作文字志不下作不暇是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集解〕惠棟曰書斷云芝以獻帝初平年卒昶以獻帝十一年卒初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集解〕惠棟曰典略云猛字叔威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邯鄲氏以國爲姓棟案杜預釋例世族譜趙夙之孫穿別爲邯鄲氏趙施、趙勝、邯鄲午是其後也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集解〕惠棟曰事詳魚豢典略見三國志注也

論曰自鄛鄉之封中官世盛宦者鄭衆封鄛鄉侯也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奐被曹節等矯制使率五營士圍殺陳蕃竇武

等。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詩國風也。啜、泣貌也。音知劣反。〔集解〕王補曰。馬融諂附梁冀。枉奏李固以擠之死。吳祐面加詰責。不之少悛。奐之圍殺陳竇。始由見紿。旋因災變。力爲申雪。辭爵謝咎。卒被禁錮。以視馬融。則又人禽之辨也。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爲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集解〕惠棟曰。孫愐音古迥切。熲、光也。又輝也。故熲字紀明。周壽昌曰。顧炎武云。古人無以祖父名爲氏者。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案段氏當出自段干木。段干子。田完氏家有段干朋。壽昌案顧氏所引。多是段干。碻係雙姓。於段氏無與。鄭樵通志略有云。晉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孫則曰豐卷。豐施。其他如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朝氏。樊皮之後爲皮氏。伍員之後爲員氏。此類不可枚舉。似古人以祖父名爲氏者甚多。即越王搖之後。至漢初猶有搖無餘。見功臣表。范蔚宗此傳必本段熲之家譜。不能從數千年後懸而駁之也。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爲憲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三百石。令秩六百石也。所在能政。〔集解〕劉攽曰。案文。單言能政不成文理。當有一有字。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琅邪賊東郭

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熲．漢官儀曰．訟字公孫．鞏人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熲有文武智略也．胡注．訟當依帝紀作頌．乃拜爲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熲到．設施方略．旬月羣賊悉破．封熲爲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爲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姐音紫且反．〔集解〕惠棟曰．勒姐、種因勒姐河而名也．見十三州志．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已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集解〕惠棟曰．歐陽忞云．其地在今廓州．漢末屬西平郡．杜佑云．山在今西平鄉郡界．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注云．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投河墜坑．死者八百餘人．卽於此也．斬首溺死者

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熲降。〔集解〕劉攽曰。案燒當一種。不止九十餘口。其所云九十口降。亦不足記。當作千字。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熲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允音鈆。街音階。殺略吏民。熲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氐、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集解〕通鑑胡注。湟中有義從胡。即小月氏胡。從才用反。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稽固。猶停留也。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集解〕惠棟曰。前書云。韓安國起徒中爲二千石。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埶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熲爲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僇音良逐反。又力救反。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熲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熲復擊勒姐

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潁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集解〕惠棟曰。見方術傳。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潁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北略武威間。潁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潁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潁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鳥音爵。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集解〕惠棟曰。劉昫云。涼州神鳥縣。漢鸞鳥古城。先謙曰。今涼州府武威縣南。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潁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潁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潁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

亡之埶。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㠯爲狼子野心。難㠯恩納。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幷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榆林郡。卽漢雲中五原郡也。漢陽今天水郡。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㠯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㠯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無慮、都凡也。〔集解〕惠棟曰。釋名文。毛晃云。無慮、猶言多少如是無疑也。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卽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兵盛。熲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集解〕劉攽曰。案文鏃非可張。

未知何字。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通鑑作長。利刃長矛三重。挾弓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斬首級八千于高平苦水之上。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爲患。熲前陳狀。欲必埽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浹、匝也。浹音子牒反。謂匝十二辰也。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慰种光、馬賢等亡魂也。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幷錄功勤。今且賜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熲破羌將軍。夏。熲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東觀記段熲傳曰。出橋門谷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門卽橋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卽是城也。又曰。水經注云。平水出膚施縣西北平谿。東南入奢延水。又東走馬水注之。水出西南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尋聞虜在奢延澤。卽上郡奢延縣界也。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落川在奢延澤之南。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

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熲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令鮮。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集解〕惠棟曰。程大昌攷古編云。李注令鮮水。非也。在張掖者。亦名鮮水。趙充國所謂治湟陿以西橋。令可至鮮水上者。是也。今此紀明所追者東羌。乃在上郡。其下言追及靈武谷。可見也。胡三省辨誤曰。熲之擊羌也。先破之於高平逢義山。遂追之。出上郡橋門。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破於靈武谷。奢延澤在上郡奢延縣西南。靈武谷在北地靈武縣。則所謂令鮮水。當在奢延澤西南。靈武谷東北。非張掖之羌谷水明矣。熲士卒飢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頭競進也。虜復散走。熲遂與相連綴。且鬬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熲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申包胥曾繭重胝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曾繭作重繭。既到涇陽。縣名。屬安定郡。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集解〕王補曰。文選陸倕石闕銘注引段熲疏。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爲上策。戰爲下計。蓋卽述奐言。特詳略異耳。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

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傷敗曰衄。音女六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言羌亦稟天之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
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
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昔邢爲
無道。衞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衞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欲衞伐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也。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
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占、候也。下察人事。衆和師克。克、勝也。左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也。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
故官縣邑。更相通屬。〔集解〕先謙曰。官本官作宮。引劉攽曰。宮縣、案文宮當作官。舊屯田營壁。皆是故官也。惠棟曰。杜佑云。今金城會甯平涼等郡之類是也。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
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貌也。音谷猛反。〔集解〕通鑑胡
注。桓帝延熹九年。奐督三州二營。誕辭空說。僭而無徵。〔集解〕通鑑胡注。左傳臧會卜信與僭。杜預注曰。僭、不信也。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
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集解〕何焯曰。徙滇吾餘種七千餘口於三輔。乃永平初馬武事。惠棟曰。杜佑云。趙充國置金城屬國。以處

降羌。自後賓服。建武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于三輔。注云今京兆馮翊扶風汧陽等郡地。周壽昌曰。西羌傳云。建武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又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考紀傳、此兩役馬援功在先。且最著。扶風亦是三輔地。熲必是引援。非馬武也。傳注俱不誤。始服終叛。至今爲鯁。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左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惡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杜預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埶必殄滅。夏熲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集解〕通鑑胡注。魏收地形志。安定鶉陰縣有凡亭。杜佑作瓦亭山。注云瓦亭山在今平涼郡蕭關縣。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

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集解〕洪亮吉曰。注。西縣屬天水郡。案天水應作漢陽。明帝永平十七年所改也。通鑑胡注。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參據二志。皆云縣有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則禹貢所謂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其發源之地也。段熲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郡奢延。及大敗於靈武谷。乃追至安定、涇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間。東屯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虎谷。熲乃於西漢結柳以遮之。以羌奔潰所趨攷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蓋東羌爲熲兵所迫。復欲西奔出塞。歸其舊來之巢穴。而殲於是谷也。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熲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卻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熲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已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熲上書曰。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及紫綬十七。艾綬二十八。黃綬二枚。尉印五。皆簿入。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

死者四百餘人．吏封新豐縣侯．邑萬戶．熲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郭璞曰．蓐、席也．言身不自安．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時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馬騎．殷天蔽日．錚鐸金鼓．雷震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十里．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冢．〔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列異傳云．漢桓帝末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穿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姦通之．至鬬爭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爲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汙．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陳公、即陳球也．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熲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爲太尉．其冬病罷．復爲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爲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熲．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張上疏．〔集解〕先謙曰．官本張作強．是．追頌熲功．靈帝詔熲妻子還本郡．初熲與

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集解〕王補曰。皇甫恥不入黨人。張奐見紿於權奄。而旋悔。段熲曲附宦官。卒致鴆死。涼州三明。妍媸相懸。此亦合傳之微指也。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儷蹤。

儷、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白起、王翦、李廣、辛慶忌之流。皆山西人也。

戎驂糾結。塵斥河潼。

潼、谷名。有水。曰潼水。即潼關。

規、奐審策。亟遏囂凶。文會志比。更相爲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五校補

皇甫規傳年齒之不邁。注、邁往也。官本無注。

未聞國家有所先後。注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案文注不妄當作不聞。

霧氣白濁。錢大昭曰。霧氣見郎顗傳。所謂白濁者。易稽覽圖云。太平之時。太陰用事。而少陽卦當效。時至則於效上分一時。非太平。以其卦分效則可。未可責時至立效也。太陽用事。少陽卦效亦如之。凡形體不相應。皆有其事而不成也。其在位者有德而不行也。有貌無實。有實無貌。故言從其類也。上爲貌也。寒溫爲實。鄭康成注云。形謂白濁清淨。可得而見。故言形體者以身體寒溫也。不相應者。溫不清淨。寒白濁也。德者。帝王之道。其在位者曆而不行。故不相應也。白濁清淨。故寒溫不效。此佞人之道也。寒溫白濁清淨不效。此賢者之類屈道仕也。白濁清淨其上貌。寒溫者。是爲實。

流血丹野。集解周壽昌曰。官本作流血川野。錢大昭曰。丹。閩本作川。

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柳從辰曰。袁紀云。規好推賢達士。太傅陳蕃、太尉楊秉、長樂少府李膺、太守張奐、皆規所教授。致顯名於世。案楊秉卒於桓帝延熹八年。年七十四。陳蕃、李膺。被害於靈帝建寧元二年。蕃年近八十。膺年已六十。惟張奐卒於靈帝光和四年。年亦七十八。規則卒於靈帝熹平三年。年僅七十一。以此觀之。秉、蕃、年位皆出規前。膺、奐、抑年與規相若。規生邊遠。少在兵間。中原士人。固無從問業。至梁后臨朝。而後以郎中自免歸。從事教授。則秉蕃膺奐

久更仕宦皆衰晚矣且本書秉、蕃、膺傳不及規事奐傳言與規友善規引黨事自劾初不舉蕃、膺而稱奐為故大司農謂會薦之不謂有師弟之誼則奐非學於規亦甚明袁紀之不足據類如此

延熹四年秋 錢大昭曰本紀零吾羌與先零諸種並叛在六月此作秋誤案段熲傳且列此事於是年冬蓋羌寇始於夏末經秋涉冬各據事言之規以羌寇鈔關中時在秋故言秋也

先是安定太守孫儁 柳從辰曰袁紀儁作俊古字通下趙熹熹作憙亦同

屬國都尉李翕 通鑑胡注翕蓋安定屬國都尉侯康曰趙紹祖以志無安定屬國疑為涼州張掖屬國或張掖居延屬國非也安定自有屬國已詳盧芳傳

集解周壽昌曰 至 翕已去太守任復官本職 惠棟曰天井道碑載翕建寧五年時為武都太守案規劾李翕等在桓帝延熹四年而翕官武都乃在靈帝建寧五年是先為都尉後為太守也蓋翕此時被劾僅免官旋復起耳漢碑題名以所終官為稱無追稱其前官之例周未見天井道碑遂多誤會

及黨事大起 至 時人㠯為規賢 案此文九十一字當在讓封不受下以所敍乃張奐已坐黨禁錮歸田里後事故稱奐為故大司農據奐傳奐之被禁錮先因災應上疏追訟竇武、陳蕃及言皇太后恩禮不接觸宦官忌事已在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矣不應反列於桓帝永康元年前也

三斷大獄 注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 案鄧萬即鄧萬世章懷以避諱省三斷大獄謂梁冀謀為亂勃海王悝謀反及鄧后驕忌與郭貴人更相譖訴也至李膺

被誅。乃靈帝建甯二年事。不在此數。注誤。膺此時但以鉤黨下獄。規對奏李膺、王暢、孔翊事。另具下文。明不指此。一除內嬖。注。謂廢鄧皇后。案左傳。內嬖如夫人。皇后嫡配。不得云內嬖。且鄧氏事已列大獄。不應複舉。此或郭貴人亦被罪死。史未之及。雖不可知。然注說則未是。再誅外臣。注。殺桂陽太守任胤。案李肅、張敍、任胤。皆以軍敗誅。非特誅。亦不應單舉任胤。注說仍誤。當易以白馬令李雲下獄死。對奏不省。案桓紀。永康元年六月。帝雖大赦天下。悉除黨錮。乃因宦官之請。與竇武霍諝之訟。初非感於規等災異之對。故曰不省也。

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有薦規表。當在此時。案規以疾召還。當內補官。未便至廢棄也。況未及還而卒於道。邕既非留規校尉。何所用表。據邕表云。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皦然不汚。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翌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擒討。卽起家拜爲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煢弱。青兖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勳。連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靈盛行。演化凶悍。使爲慤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忘死。論其武勢。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廱之美。表中僅一言其爲太山太守。而不及中郎將度遼將軍諸官。尤無讓封及被疾召還事。且曰。誠宜試用。明在不用之時。非召還之時。故侯康謂以表中時事攷之。必規前者會赦歸家。已嘗爲護羌校尉。而邕薦之。其說爲近。疑規赦歸未久。卽曾以護羌校尉徵。辭未赴。邕表薦。又以度遼將軍徵。乃赴。史略之也。漢時以是官徵者。卽可以是官稱。說已詳鄭康成傳。規拜度遼將軍數月。卽轉薦張奐自請爲之副。亦必嫌於先之以校尉徵不赴。懼忌者引以爲罪也。然則再轉爲護羌校尉者。卽謂再爲是官耳。惠氏乃定邕表薦在此時。恐非。

孔子稱其言之不怍。注。怍、慙也。官本無注。

張奐傳敦煌酒泉人也集解錢大昕曰至漢志敦煌郡有淵泉縣案前志敦煌郡淵泉注引闞駰云地多泉水故以爲名此傳注亦云地多泉水同用闞說亦足證章懷原本文注必非作酒泉矣漢淵泉今安西州東一百六十里之東

七千餘人寇美稷官本千作十非

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侯康曰御覽三百五十七引奐與崔子眞書云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牸羊矛如錐鋑楯如榆葉柳從辰曰據書鈔一百二十三作馬如羖羊矛如錐鐵又御覽三百五十三引與書鈔同

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官本少定字

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注髀音步第反官本第作弟案髀本上聲作弟是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注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柳從辰曰首字官本注同今新序首作骨案北史隱逸傳崔賾答豫章王書燕求馬首薛養雞鳴知古本原有作首者南史鄭鮮之傳燕昭市骨而駿足至則仍作骨且孔融與魏武論盛孝章書已云燕君市駿馬之骨是作骨亦由來已久疑新序自有南北本之別唐起北方章懷所據蓋是北本

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注下筆則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沈銘彝曰虞虹升云草書之作始於漢黃門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斷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

速急就。是也。厥後張芝變爲今草。較之章草。尤爲便捷。而晉書衛恆傳乃云。怱怱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也。或者又矯爲之說。古人草書正不苟作。故較之楷書爲更遲。愚以爲皆非也。草書無不速者。若衛恆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藁耳。書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意。故云。今案此語。古今聚訟。都無的解。草藁早見史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司馬相如等視草。匡謬正俗云。草者。藁草。亦未成之稱。沈說未嘗不可備一義。特草書不可直解作草藁耳。今之楷書。古謂之隸。今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書品謂起於建初中京兆杜操。書斷則謂卽伯英所造。書苑亦言杜操善草書。章帝愛之。謂之章草。蓋草書卽濫觴於草藁。其來已久。至杜操始用之於章奏。而有章草之別。至伯英乃集其大成。而有草聖之名。此可知者也。王愔文志謂伯英下筆則爲楷則。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爲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號怱怱不暇草書。怱怱不暇。當卽其草書之名。省言之卽急就是已。衛恆亦云怱怱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爲怱怱不暇作草書。增一作字。斯不可通矣。趙壹非草書論亦云。適遒遽。故不及草。謬說相承。宜壹非之也。

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

沈銘彝曰。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獨未之及。按博物志張芝及弟昶並善草書。魏太祖亞之。又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卽張昶著。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又張懷瓘書斷。文舒爲黃門侍郎。善章草。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章仲將以張芝爲草聖。故云亞。）極工八分。又善隸。庾肩吾書品文舒聲劣於兄。允爲上之中。李嗣眞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昶、章續九品書人論上中十三人。張昶八分及草。又水經注、華嶽祠堂碑文。漢張昶造。自書之。元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傳於海內。柳從辰曰。書斷亦云。伯英章草急就章。皆一筆而成。合於自然。文舒伯英季弟。今案古人作書。有換筆法。草書因勢而成。不待換筆。故謂一筆書。非一筆連綴之謂。今閣帖輯存伯英書可證也。奐蓋本四子。而其仲子無傳。

段熲傳。武威姑臧人也。 地詳竇融傳。

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注：宗字子松。官本注宗上有會字，是。元帝時爲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案前書段會宗傳，會宗官終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封關內侯，嘗兩爲西域都護。集解周壽昌曰至不能從數千年後懸而駁之也。柳從辰曰：春秋之末已有段規爲韓康子謀臣，見趙策。案周禮典瑞注：晉侯使段嘉平戎于王。（釋文：段本作假，又作瑕。然段與叚異，不能相通。）則又在段規之前矣。周官有段氏，以官爲氏，亦古所恆有也。周謂范蔚宗必有所本，未可懸駁，固亦正論。至武威段氏爲段干木之後，說本應劭風俗通。頴正武威人，應劭以漢人記漢時族姓，抑豈無本，乃顧氏引之，周氏駁之，又甚矣。

南度河。官本度作渡，同。

逐至河首積石山。集解惠棟曰至漢末屬西平郡。柳從辰曰：水經注：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出，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燒當犯塞，頴討之，追出塞至積石，斬首而還。今案河關縣前漢屬金城，後漢改屬隴西，前、續志注均言積石山在西南。漢末分金城置西平郡，領縣四：臨羌、安夷、皆舊縣，西都、長甯皆新置。後漢金城本無河關，故河關魏時仍隸隴西，而惠引歐陽忞說，乃謂積石山漢末屬西平。攷西平之西都，亦係分金城舊縣破羌所置，而長甯分自何縣則無攷，或即分自隴西之河關，未可知也。至水經注以爲山在隴西河關，則仍據續志言。

又雜種羌屯聚白石。注：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錢大昭曰：白石，縣名，前志屬金城，續志屬隴西。案傳不言山，自與下允街同爲言縣，錢說是也。惟白石山抑即在縣東，見前志

應劭注，知縣仍因山得名。

從彭陽直指高平。注。彭陽縣卽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今原州也。彭陽今涇州鎭原縣東。高平今地。詳隗囂傳集解。

尋聞虜在奢延澤。注。卽上郡奢延縣界也。柳從辰曰。水經注。奢延水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孫灊云奢延縣故城在廢夏州西南。今榆林縣北十里。有赤沙阜卽熲破羌處。

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注。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柳從辰曰。注引僞古文。非漢所有。左傳伯姬逆秦伯曰上天降災。又鄭伯入許曰假手於我寡人當以易之。

僭而無徵。案此左氏昭公八年傳文。

羌雖暫降。官本、降作除。非。

去羌所屯凡亭山四十五里。集解。通鑑胡注至杜佑作瓦亭山。柳從辰曰。今固原州北有瓦亭驛。有山名六盤山。卽隴山。水經注隴山水歷瓦亭北。謂之瓦亭澤。是瓦亭山卽今之隴山也。

後漢書六十六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蕃本召陵。祖冢在焉、父梁父令、別仕平輿也。 祖河東太守。〔集解〕錢大昕曰、列傳敍述祖父、必舉其名。此有官而無名、又別無事迹、則不如其不載矣。蔚宗好引用風俗通義、此必因應書有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陵之文、而增入耳。 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勤字恭祖、仕郡爲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爲父齎書詣勤、見而察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迎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元談竟日、乃歎曰、陳仲舉有命世才、王佐之具。又見黃叔度于童幼、云當爲世盛德。其後二賢英名並耀于世。 謂蕃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集解〕惠棟曰、太守王龔辟爲吏、唐珍署爲功曹。 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集解〕王補曰、時制、惟公卿刺史二千石不許行喪。蕃時爲郎、棄官乃常事、此類皆可不載。 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錄衆事。〔集解〕先謙曰、景辟蕃爲別駕、不就。景題其輿曰、陳仲舉座也。不更辟。蕃起視職、見景傳。 以諫爭不合、

投傳而去。投、棄也。傳、謂符也。音丁戀反。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續漢志曰。樂安、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縣當作郡。王會汾云。案千乘貞王傳。永元七年。改國爲樂安。質帝時。改封渤海。樂安仍當爲郡。故此傳言樂安太守也。樂安屬邑有千乘、樂安兩縣。前後志無改易。惟郡名改耳。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璆音仇。又巨秋反。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集解〕惠棟曰。魏文帝甄表狀云。璆爲樂體清純之性。蹈高潔之行。前後十五辟。皆不就。除高唐令。色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皆難其高風。案璆、樂安人。袁山松書云。璆爲樂成令。逍遙無事。縣中大治。去官。徵聘不至。璆、風俗通作糾。王補曰。袁紀蕃初爲豫章太守。獨設一榻。以候徐孺子。餘人不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此類也。通鑑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皆以懸榻設榻爲徐穉事。與此傳異。郎本書徐穉傳、亦云然。豈在豫章則設榻以禮徐穉。樂安已先以此榻禮周璆與。故兩存之也。史氏炫博以廣異聞。類如此。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埏、隧、今人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黷、媟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

衆。譁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尚書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乂。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敕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卽便舉奏。更選淸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蕃上書曰。昔明帝時。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左右問之。曰。郎、天官也。以當敍德。何可妄與人耶。今陛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爲反側。以此忤左右。故出爲豫章太守。〔集解〕惠棟曰。豫章耆舊傳云。蕃臨郡二年。甘露降。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蕃喪妻。鄉人畢至。惟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謝承書云。雅正矯俗以禮導下。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

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集解〕惠棟曰。九卿也。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吕非義授邑。左右吕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集解〕通鑑胡注。封事、封侯之事也。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貲、量也。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吕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吕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爲齊桓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吕致幷隔水旱之困。〔集解〕惠棟曰。幷隔、猶洪範之極備極無也。劉瑜傳瑜上書曰。天地

之性。陰陽正化。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所謂并隔水旱也。夫獄吕禁止姦違。官吕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集解）劉攽曰。案文令當作今。皆謂獄由怨起。爵吕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集解）惠棟曰。摯虞決疑要注云。尚書召王公及位班王公者。皆用尺一。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儁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城、苑名。在今汝州梁縣西也。（集解）錢大昕曰。城當作成。馬融上廣成頌即此。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吕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皋陶戒舜無教逸遊。尚書皋陶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周公戒成王無盤于遊田。尚書無逸篇之言。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吕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

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集解〕錢大昕曰，此誤以孟子對齊宣王語爲晏子之言。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祭公、祭國公爲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書奏不納。自蕃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埶家郎所譖訴。〔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埶家郎，謂五侯鄧氏。坐免歸。頃之，徵爲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集解〕劉攽曰，案姿、是姿貌，此當作資也。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音古本反。河南尹李膺，皆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集解〕汪文臺曰，世說品藻注，張璠漢記云，時人爲之語曰，不畏強禦陳仲舉。又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驥。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

奉事中官．乘埶犯法．〔集解〕惠棟曰．司馬貞案類集云．滑、狡也．案謝承書張氾即張子禁．乃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也． 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集解〕劉攽曰．案漢魏鞫獄皆云考竟．此誤．惠棟曰．氾一作汎．事詳岑晊傳．錢大昕曰．瓆、太原太守．瑨、南陽太守．故云二郡．王允傳稱小黃門晉陽趙津、晉陽太原屬縣．故瓆得案之．此傳删晉陽字．而二郡之文不可通矣． 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浮字隱公．陽安人．詳單超傳注． 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時胡廣爲司徒．非矩也．棟案劉愷傳考異非也． 司空劉茂．〔集解〕惠棟曰．茂字叔盛．愷子也． 共諫請瓆、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集解〕惠棟曰．案劉愷傳．茂等坐免官也． 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譏其與讎狩也．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譏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也．〔集解〕惠棟曰．春秋內大惡諱．小惡舉．內謂魯．義見公羊也． 宜先自整敕．後㠯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㠯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言桓帝以蠡吾侯卽位． 小家畜產百萬之資．

子孫尙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毒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㠯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偏海內。五侯、謂胤、讓、淑、忠、戟五人。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也。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說文曰。悁悁、恚忿。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集解〕何焯曰。校本營改熒。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㠯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旁。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入朝。因見之。爲檄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於帝。帝賜宣錢三十萬。語見董宣傳。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

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嗁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敷奏其言。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集解〕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太尉府有長史。故因蕃見譴也。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瓆字文理。高唐人。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瑨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並諫。悉皆誅死。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前書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

儒。何㠯爲異。 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旣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阬谷中溫處。瓜實。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溫湯處號愍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阬。古老相傳以爲秦阬儒處也。 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 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閭。閎天封比干之墓也。 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 詩小雅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簧、笙簧也。言讒人之口。以喻笙簧也。 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昬。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㠯違聖法。進退不可㠯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于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 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故使殺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杜預注曰。勃、盛也。 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 廣雅曰。茹、食也。 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 論語孔子之言也。 昔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

天所棄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譴告也．天之於漢．悃悃無已．悃悃、猶眷眷也．故殷勤示變．㠯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

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使優施舞于魯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也．帝諱其言切．託㠯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

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㠯固王業．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能相持．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故也．前太尉陳蕃．

忠清直亮．其㠯蕃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集解〕周壽昌曰．權官卽權臣．謂持權之宦官也．蕃㠯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如存．前書．袁盎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也．今帝祚未立．政事

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於義不足．焉得仁乎．〔集解〕惠棟曰．古文論語云．未知焉得仁．仁與義．知相須而成也．知音智．絕句．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卽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㠯勸善．表儀㠯厲俗．

無德不報．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內音納．尚書曰．出納朕命也．忠孝之美．德冠本朝．

謇愕之操。華首彌固。齊宣王對閭丘邛曰。夫士亦華髮墮顚而後可用。見新序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郎臣盧授高陽鄉侯印綬。即、就也。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爲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論語。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注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也。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云。得、貪也。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集解〕惠棟曰。采女田聖也。永康元年立爲貴人。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音乃了反。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

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嬈也。女尚書，宮內官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也。）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並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集解）周壽昌曰，案竇武傳，蕃謂武曰，蕃以八十之年，是蕃已近八十矣。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蕃到承明門，使者不內，曰，公未被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人，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

甫時出。與蕃相迕。迕、猶遇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棟梁。枉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集解〕惠棟曰。袁紀。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愈厲。遂執蕃。棟又案張瑩漢南記云。閹寺之黨。於宮中詐稱驚。云外有反者。蕃奔入宮。小黃門朱寓以戟刺蕃。與傳異也。王補曰。此事通鑑不取益兵圍蕃之說。而從袁紀。然張奐傳。曹節矯制使張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深病爲所賣。怠爲申雪。則仍當以本傳爲是。黃門從官騶。騶、騎士也。〔集解〕惠棟曰。從官騶。謂吏從官及騶僕射官者爲之。黃門之屬也。蹋踧蕃曰。〔集解〕惠棟曰。說文。蹋、踐也。趙岐云。以足踐踏。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集解〕惠棟曰。蔡質漢官典職儀云。尙書僕射、與右丞對掌稟假錢穀。胡注。時宦官恣橫。黃門從官宂濫尤甚。陳蕃自桓帝以來。爲尙書令。嫉其宂濫。數格奪其稟假故也。卽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銍縣屬沛郡。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授考掠。〔集解〕劉攽曰。案文。授當作受。惠棟曰。續漢書作受。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集解〕惠棟曰。田叡襄記云。逸字子游。洪亮吉曰。案司馬彪九州春秋。逸與冀州刺史王芬等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事不成。震字伯

厚。〔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三謝承書云。震仕爲郡主簿。時戶曹史袁叔穉以微過。太守郭琮怒。閉閤罰之。衆皆悚懼。震排闥直入。乃前諫曰。袁史則故御史珍之孫。何爲苛罰。脫有奄忽。如何。遂釋之。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幷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義云。衡、平也。言二人齊也。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違、避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懍懍、有風采之貌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幷州縣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

佐才也。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駑馬先之。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瓆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嘗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弟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中、傷也。明年。遂傳下獄。傳、逮也。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更、經也。楚、苦痛。〔集解〕周壽昌曰。更字宜從本音。猶再也。允始以傳下獄。茲復被捕。是再被楚辱也。注訓經。則當音作庚。恐非。乃遣客謝之曰。君

吕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深計、謂令自死。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吕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集解〕惠棟曰。孔平仲云。乳合作茹字。胡注前書王嘉傳何咀藥而死。乳當作咀。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隗賜時皆不爲此官。恐誤也。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恕己不責於人也。是吕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尙爲雲中守。下吏免。馮唐爲郞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尙爲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帝卽日赦尙。復爲雲中太守。晉悼宥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允吕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淸。方欲列其庸勳。請加爵賞。而吕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吕允宜蒙三槐之聽。吕招忠貞之心。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集解〕先謙曰。官本招作昭。是。書奏。得吕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

者横暴睚眦觸死。睚音五懈反。眦音士懈反。前書曰。原涉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集解〕先謙曰官本士懈作士賜。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閒。轉側、猶去來也。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卽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㠯從。〔集解〕惠棟曰。風俗通。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凡二千兩。董卓邊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車。於道遇雨。分半投棄。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卻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此一事。與宋梟奏以孝經退賊何異。第所謂六隱事。不知何典。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集解〕王鳴盛曰。此鄭泰、而稱其字爲公業者。蔚宗父名泰。故諱之。太本傳篇首一見其名。以不沒其實。而仍改泰爲太。其餘俱稱字。郭泰傳同。泰謀誅董卓事。亦見三國魏志泰之弟渾傳。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

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集解〕洪亮吉曰。呂布傳。殺卓後。允封布爲溫侯。蓋允以所讓二千戶封之。又示親密。故同食一縣耳。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呼雨止曰霽。〔集解〕周壽昌曰。案禮儀志。詳請雨。無請霽法。考禮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注謂宗爲禜字之譌。似乎旱則雩祭。水則禜祭也。漢舊儀。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擊鼓攻之。春秋繁露。詳求雨法。亦有止雨法。云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蓋井。晉書禮志云。其雨多則禜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索縈社。伐朱鼓焉。唐開元禮有久雨禜祭國門之法。觀漢舊儀。知古祭水旱而請霽之法。實始自漢成帝也。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微南四星曰執法也。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帝時疾愈。故入賀也。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

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劒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稜、威稜也、音力登反 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集解〕劉攽曰今若一旦解兵關東案文多關東二字王補曰通鑑作解兵開關 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集解〕洪亮吉曰丁彥思不知何人陳、范二史于卓傳俱不載裴松之注極詳亦不及此又案卓傳惟載主簿田儀陳忠九州春秋儀作景後校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卓廢帝及遷皇太后讀册畢衆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大臣量宜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語稱萬歲疑宮即丁彥思但未有確據耳王補曰通鑑無丁彥思三字 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

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若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朝廷、謂天子也.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集解〕王補曰.通鑑作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傕等.語較明確.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集解〕惠棟曰.左傳云.齊侯乃脫歸.魏志王凌傳云.凌及兄晨.時皆年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天子感慟.

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戩音翦。 王宏字長文。〔集解〕汪文臺曰、郭泰傳注、謝承書云太原王長文弟子師位至司徒。則宏乃允之兄也。 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詬、罵也。音火豆反。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賤劣如僮豎。 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集解〕先謙曰、官本眠作眼。考證曰諸本同。何焯校本眼改眠。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集解〕蘇輿曰、此與史記灌夫傳敘武安侯病見魏其灌夫事相類。 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集解〕周壽昌曰、案上文。允兩子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獨兄子晨、陵得脫。則孫黑亦必先遁。 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集解〕惠棟曰、策一作榮。見三輔決錄。 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為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集解〕惠棟曰、戩、岐從子也。魚豢典略云、戩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疏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遷平陵令。 長陵人。性質

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集解〕惠棟曰。典略云。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及南見戩。歎之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太祖時。爲相國。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帝之懸解。懸解、謂安泰也。而終不以猜忤爲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緝、合也。易下繫曰。人謀鬼謀。言蕃設謀雖合。而冥運未符也。言觀殄瘁。曷非云亡。殄、盡也。瘁、病也。言國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大雅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子師圖難。晦心傾節。謂矯性屈意於董卓。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誅卓爲工。被殺爲拙也。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六校補

陳蕃傳．汝南平輿人也．地詳章彪傳．

初仕郡．集解惠棟曰．太守王龔辟爲吏．唐珍署爲功曹．柳從辰曰．袁紀、初袁閎爲郡功曹．舉蕃自代曰．蕃有匡弼之才．不可久屈．宜以禮致之．於是爲郡功曹．

璆、字孟玉．臨安人．有美名．集解王補曰．至史氏炫博以廣異聞．類如此．柳從辰曰．蕃爲周璆、徐穉置榻．謝承書並載之．見御覽七百六．明是兩事．非炫博也．書鈔七十四亦引謝書．蕃爲周瑜置榻．瑜亦卽璆之譌．案此傳下文爲豫章太守不及徐穉事．非止避文法之複．抑以既互載穉傳．於法當省．

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案文拜上當有召字．

同之赤子．注．惟人其康乂．官本注．人作民．已改回．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案說本孟子．君人作人君．蓋異文．

有三空之戹哉．柳從辰曰．御覽四百五十二引本書．戹作危．

又前秋多雨。官本、前秋作秋前。是。

舉首嚬眉之感。錢大昭曰、感古憾字。

蕃與司徒劉矩。集解。惠棟曰 至 考異非也。侯康曰、此是劉愷傳與蕃傳之誤。當從桓紀、及胡廣、劉矩傳。是時司徒實是胡廣。矩自延熹四年爲太尉。五年罷。靈帝建寧元年復爲太尉。旋即罷。（本紀本傳並同。）無論延熹九年矩不在三公之位。並終身未嘗爲司徒。攷異之說甚確。今案循吏傳但言矩再爲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則矩實止兩爲太尉耳。不載爲司徒。非傳有漏也。

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注。五侯謂胥、讓、淑、忠、戟、五人。錢大昭曰。梁統傳。樂平侯梁安國、單父侯梁翟、襄邑侯梁胥、城父侯梁桃、潁陰侯梁馬。俱以冀敗棄市。所謂五侯。疑即此五人也。若屯騎校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傳中不言封侯。又傳云、冀一門前後七封侯。蓋指以上五侯及乘氏、西平二侯也。若讓淑忠戟皆侯。傳何以不數及之。注說非是。

瓆字文理。高唐人。注。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南四十里。注謂博州縣。誤。

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注。論語孔子之言也。官本無注。

唐室衰微。官本室作德。

夫民生樹君。注。以統理之故也。官本注無故字。

表儀吕厲俗。官本儀作義。

今封蕃高陽侯。錢大昭曰。高陽下脫鄉字。閩本不脫。

收葬蕃尸。柳從辰曰。一統志蕃墓在今汝陽縣東六十里射橋西。御覽五十三、五百五十九、引南康記。墓在青龍岡後者。誤。寰宇記云蕃子孫墓也。

震字伯厚。集解。汪文臺曰。至太守郭琮。柳從辰曰。今書鈔琮作宗。初爲州從事。柳從辰曰。書鈔七十三引謝承書。又云。震辟爲部從事。曰震宿有負薪之疾。就車職重人輕。必不堪久。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柳從辰曰。謝書又云。時濟陰太守單匡。常侍弟在官放恣。震請見曰。當爲鷹犬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案宦者傳又謂匡爲超弟之子。

而驅馳嶮峗之中。官本峗作陒。案峗乃峗之俗體。

王允傳。太原祁人也。注。祁、今并州縣也。今太原府祁縣東南。

王生一日千里。侯康曰。虞荔鼎錄。王允自鑄一鼎。曰千里。八分書。蓋卽取諸林宗語。

刺史鄧盛。侯康曰。御覽二百九引廣州先賢傳。鄧盛字伯眞。蒼梧人。爲太尉諸曹掾。彭城相左侚以贓罪。三府掾屬。攷驗踰科。不竟。更選盛覆攷盛到獄。洗沐侚。解械賜席。乃謂侚曰。君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侚感盛至意。對曰。今使君相於如此。侚獨何心。敢不以死相歸乎。卽引筆具對。又云。盛爲秭歸令。聞母病。解印綬決去。太尉馬公嘉其所履服。竟辟之。初入府爲主簿。今案靈紀中平元年四月。太僕宏農鄧盛爲太尉。注云。盛字伯能。與先賢傳作字伯眞、蒼梧人者迥異。豈同時有兩鄧盛耶。

而讓懷挾忿怨。官本怨作怒。

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隗、賜時皆不爲此官。恐誤也。錢大昭曰。袁隗未嘗爲太尉。柳從辰曰。據桓紀。是年二月。司徒袁隗免。三月。廷尉崔烈爲司徒。五月。太尉鄧盛罷。大僕河南張延爲太尉。九月。特進楊賜爲司空。傳明有誤。今案傳文之誤。尚不止此。黃巾起事。原約期在中平元年三月。因事洩。遂先期作亂。允之拜豫州刺史。討擊黃巾別帥。發張讓之姦。蓋皆卽元年二三月事。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仍不出元年三月。故云一月再徵。隗、賜之與何進共上疏請。亦卽在其時。時正袁隗爲司徒。楊賜爲太尉。官名不過互誤。特本未至明年。上文明年二字乃誤衍耳。否則中平二年並未一赦。而允前既以會赦還復刺史。是冬又大赦。明明指中平元年三月一赦、十二月一赦也。賜於是年四月嘗以切諫忤旨免官。此殆亦其一事。如移至明年。則並兩赦不合已。

寬賢矜能。官本矜作務非。

允初議赦卓部曲至非所㠯安之之道也。柳從辰曰、袁紀允與士孫瑞議赦卓部曲、案允既慮特赦反啓其疑、必無更議罷涼州兵事、當是或疑涼州人內不自安有議罷者、抑有議撫留者耳、惟允果不欲啓其疑、卽當奏帝請詔一切不問、並簡拔其材俊、撫而用之、則人情自安、何爲茫無料理、俟等乞赦反拒之耶、則史言前後不讎矣。

丁彥思集解。洪亮吉曰至疑宮卽丁彥思。柳從辰曰、靈紀中平四年、光祿勳沛國丁宮爲司空、注云、宮字元雄、不云字彥思也、案宮中平五年遷司徒、六年七月始罷、董卓廢帝遷太后卽九月事、宮甫罷相、何以在尚書、是起居注亦有未足據者矣。

若其不獲。官本若作如。

王宏字長文。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四引謝承書、宏遷冀州刺史、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宋翼豎儒。柳從辰曰、王羲之筆陣圖謂宋翼鍾繇弟子。

使改殯葬。柳從辰曰、山西通志、允墓在祁縣東北五里修善村西。

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柳從辰曰、袁紀黑作異。

爲亂兵所殺。侯康曰、文選二十三注引三輔決錄、初董卓之誅也、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瑞子也）將家屬至荆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爲李傕等所殺。

論曰、士雖以正立、至則歸成於正也。案魏志董卓傳注引此論、作華嶠後漢書、而章懷不云范本華嶠、似裴注誤范爲華也。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嗜、猶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尙書曰。維人生厚。因物有遷。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愼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來。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曰。刻意尙行。離時異俗。行音下孟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爲物所牽制。則其志流宕忘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是㠯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愼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埴猶植。叔末澆訛。王道陵缺。叔末、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而猶假仁㠯效己。憑義㠯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褫、猶奪也。音直紙反。廝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于召陵．此強梁覛氣也．又晉呂甥、郤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此為斷臺解情也．並見左傳．

霸德既衰．狙詐萌起．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反．廣雅曰．狙、獮猴也．以其多詐．故比之也．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鎰．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見史記及戰國策．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史記曰．楚惠王言莊舄．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集解〕惠棟曰．前書公孫宏傳．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又高誘淮南子注云．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珪、古文圭．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辯作謀．以釣利於秦也．賈誼過秦曰．贏糧而景從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作作詐．是．

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書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也．

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

帝時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己者朋黨之異己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同門妒道眞〔集解〕惠棟曰協當作挾古字通黃瓊傳黃門協邪是也　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　謂龔勝薛方郭欽蔣詡之類並隱居不應莽召　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　謂逢萌嚴光周黨尙長之屬　逮桓靈之閒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　〔集解〕惠棟曰說文覈實也考事而笮邀遮其辭得實曰覈　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婞恨也音邢鼎反〔集解〕惠棟曰離騷經云鮌婞直以亡身先謙曰官本恨作很是　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　禮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集解〕官本考證曰注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今孟子無此文　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初委反〔集解〕通鑑胡注揣度也量也度量其輕重長短而爲譏議也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

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音質。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集解〕杭世駿曰。讀者多以爲唯諾之諾。非也。此王公守相答箋啓符牒之文。如人主之制。惠士奇曰。諾、猶今施行。謂之畫諾。六朝有鳳尾諾。王充論衡云。曹下案目。然後可諾。然則畫諾。天子亦然。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謝承書曰。成瑨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盤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宦貴人外親張子禁。怙恃貴埶。不畏法網。功曹岑晊。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徵瑨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爲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爲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冠、猶首也。〔集解〕錢大昕曰。案何顒傳亦云。郭林宗、賈偉節等。蔚宗避家諱。故郭泰不書名。並偉節亦字之。岑晊傳。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亦因郭而及朱也。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名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爲公族大夫。韓無忌號公族穆子。見左氏傳。〔集解〕惠棟曰。案公族進階。魏齊卿。皆見郭泰別傳。傳中所載皆書字。以進階爲名者。非也。又王純門生碑陰。有勃海公族進階碑。凡一百九十三人皆書字。此證也。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集解〕惠棟曰。劉寬碑陰門生名曰魏傑。字齊卿。扶風杜陽人。官皮氏長。又鄭注論語云。危、高也。自公卿已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集解〕惠棟曰。翼奉風角書云。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甲上來。有

大赦期在六十日冬至後丁巳日。有風從巳上來有大赦徐堅云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膺時爲司隸非尹也。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集解〕惠棟曰。裴駰云捕得七日赦出也。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已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集解〕錢大昕曰。誶。當作訊。詩訊之占夢。訊。問也。古書訊、誶二字多相亂。然訊訓問。誶訓告。音義全別。詩歌以訊之。莫肯用訊。皆誶之譌。此又誤訊爲誶。成弟子牢修。〔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牢順。續漢志作牢川。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集解〕說文曰。誹、謗也。蒼頡篇曰。訕、非也。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其遁逃不獲。懸千金以購之。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搒。希、望也。標搒。猶相稱揚也。搒與榜同。古字通。〔集解〕通鑑胡注。立表以示人曰標。揭書以示人曰榜。標榜。猶言表揭也。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雅俗矣。史記表商容閭。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也。標榜義取諸此。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

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集解〕惠棟曰、昱一作翌。三君八俊錄云、語曰、天下好交荀伯條。杜密、〔集解〕惠棟曰、語曰、天下良輔杜周甫。王暢、劉祐、〔集解〕惠棟曰、語曰、天下稽古劉伯祖。魏朗、〔集解〕惠棟曰、語曰、天下忠平魏少英。趙典、〔集解〕惠棟曰、語曰、天下才英趙仲經。朱寓、〔集解〕惠棟曰、語曰、天下冰凌朱季陵。薛瑩漢書作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集解〕惠棟曰、三君八俊錄無范滂、有劉儒。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集解〕錢大昕曰、荀淑、竇武傳並作苑康。檀敷、〔集解〕惠棟曰、本傳及韓敕碑皆作敫。三君八俊錄云、語曰、海內通士檀文有。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度尚、〔集解〕惠棟曰、語曰、海內清平度博平。張邈、〔集解〕惠棟曰、語曰、海內嚴恪張孟卓。王考、〔集解〕惠棟曰、語曰、海內依怙王文祖。劉儒、〔集解〕惠棟曰、三君八俊錄無劉儒、有劉翊。語曰、海內光光劉子相。見獨行傳。胡母班、秦周、〔集解〕惠棟曰、語曰、海內貞良秦平王。蕃嚮、王章、爲八廚。蕃、姓也、音皮。〔集解〕顧炎武曰、蕃音皮、皮古音婆、漢人讀鄱爲婆、不知皮之爲婆、遂讀蕃爲毗矣。胡三省以爲皮字乃傳寫反字之誤、亦非。三君八俊錄云、海內脩整蕃嘉景、海內賢智王伯義。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竝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

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公緒姓也。(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劉表與同郡人張隱等爲八交。或謂之八顧也。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墠。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墠、除地於中爲壇。墠音禪。魁、大帥也。(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先是儉等相與作衣冠糺彈。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乂。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又鄭康成禮記注云。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刊、削。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沒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睚音五懈反。廣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瞋目貌也。史記曰。睚眦之隙必報。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集解)惠棟曰。袁紀鸞上書云。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泥塗。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也。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集解)惠棟曰。丁度云。檻車、囚車也。通作檻。送槐里獄。掠殺之。(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掠、笞也。劉熙釋名云。㨂而死曰掠。掠、狠也。用威大暴於豺狼也。通鑑胡注。掠音亮。於是

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集解〕惠棟曰。靈帝紀注作和浮。和姓本自羲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劉寬碑陰有犾氏長河內波人和政公直。）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已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集解〕何焯曰。牢修告膺。朱並告儉。故云成於二人。）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集解〕王補曰。鉤黨之禍。激於權奄。恣爲盜藉。刑賞貿亂。國隨以傾。俑始漢季。而白馬、東林覆車頻仍。范序涕泣而道。垂戒百世。治國聞者。尙其鑒諸。）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尙、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

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集解〕惠棟曰。璋、一作章。儀、一作義。三君八俊錄云。海內賢智王伯義。又蔡邕王子喬碑。有相國東萊王章字伯義者。水經注引作王璋。然則璋當作章。儀當作義。義同誼。與儀異。錢大昕曰。漢以太常、廷尉、衞尉、光祿勳、宗正、大司農、大鴻臚、太僕、少府爲九卿。而官名無卿字。猶太尉、司徒、司空、不繫以公也。兩漢國志。書太常、廷尉、宗正等。從無繫以卿字者。此傳少府卿。當衍卿字。漢有衞尉卿衡方碑及韓敕後碑有云。故少府卿任城樊府君。此流俗之稱。

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集解〕洪亮吉曰。案謝承書周景傳。沛國朱寓爲從事。竇武傳。尚書朱寓。徵廬江太守朱寓等。列于朝廷。以朱寓爲司隸校尉。薛瑩書。天下冰凌朱季陵。范史亦略之。第著爲沛人而止。無怪趙典之傳于前而忘于後也。惠棟曰。魏明帝甄表狀云。寓一名詡。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者。告本郡。訪問耆老。識寓云。桓帝時遭難。無後。三君八俊錄云。寓字季陵。

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集解〕洪亮吉曰。案尋前後義例。若典官爵邑里俱無可考者。故聊附于此。今案十七卷中有趙典傳。注引謝承後漢書。靈帝卽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等。皆下獄自殺。校其行事。則十七卷中之趙典與此斷非兩人。且下卷郭泰傳。卽云。太常趙典。舉泰有道。則八俊中著名者。李、杜、王、趙爲最。范史何憒憒耶。又崑山顧氏謂有兩趙典。蓋因典傳言病卒。而注引謝承書、下獄自殺。故疑有兩人。然考王暢傳。一言卒于家。而承書云。同典等自殺。豈一時復有兩王暢耶。又有辨者。薛瑩漢書。八俊趙典下。天下才英趙仲經。豈同名者復同字耶。范史矛盾頗多。不必爲之曲解也。（又有見詰者曰。子著兩漢同姓名錄。凡同姓名而同時者極多。何由知無兩趙典耶。曰。縱有兩人。但旣與陳竇等謀誅中常侍矣。何容不列之三君八俊中。而顧舍此及彼乎。又斷無可疑矣。）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好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辭㠯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五十六謝承書云。對策十二科。爲天下諸儒之表。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又字。初未曾有陳。何得言又。周壽昌曰。此承上對策而言。言對策既第一。而又陳占皆驗也。案文應有又字不多。事皆效驗。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㠯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㠯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淑爲侍中。朝夕建議。竭忠于朝。補正二百餘事。悉有章篇。朝廷有疑事。密詔問焉。靈帝即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時爲太尉。漢官儀曰。修字伯游。父益。趙國相。〔集解〕惠棟曰。世系云。修生諒。諒字世益。趙國相。生膺。膺性簡亢。無所交接。亢、高也。唯㠯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

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青州凡六郡、惟陳仲舉爲樂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並棄官而去、其威望如此。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朝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懾。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痍、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者所羞。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集解〕王補曰、王厚齋攷史云、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郡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洒掃、荀爽謁李膺因爲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衞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集解〕惠棟曰、袁紀、天子聞劉陶之言、而嘉膺之能、遷度遼將軍也。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溷軒、廁屋。〔集解〕惠棟曰、劉熙釋名

云．厠或曰溷．言溷濁也．或曰軒前有狀似殿軒也． 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懽．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獵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揖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梁惠王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 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尙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爲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 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 肆、陳也．〔集解〕惠棟曰．呂覽仲春紀云．無肆掠．高誘云．肆、極也． 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

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其故，對曰：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今膺等投身彊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爲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爲二千石，拜爲內史。臣賢案：此言武帝，誤也。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爲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家。冀州亂，徵敞爲冀州刺史。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征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緄以順帝時討長沙武陵蠻夷有功，故以比之。〔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云：君征五溪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斬首萬級，沒溺以千數，降者十萬人，收捕寳布卅萬匹，不費官財，振旅還師。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謂祐奏梁冀弟旻，又爲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易解卦象詞也。卦坎下震上。解，坎爲險，爲水，水者雨之象。震爲動，爲雷。王弼注云：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集解〕惠棟曰：袁紀作陽翟令。張與又曾爲河南尹時考殺之也。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

匿兄讓弟舍藏於合柱中.〔集解〕通鑑胡注.合木爲柱.安足以容人.合柱謂兩柱相直.兩屋相合處也. 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集解〕惠棟曰.建武三年.詔曰.吏不滿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朔爲縣令.法應先請.然後加刑也. 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衞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公羊傳曰.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者.決辭也. 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解見張酺傳. 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集解〕惠棟曰.袁紀作二旬. 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穨陁.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裁音才代反.〔集解〕惠棟曰.膺家傳云.膺恒以疾不送迎賓客.二十日乃一通也.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以魚爲喩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 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

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 解見耿弇傳 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 平署猶連署也(集解)惠棟曰釋名云書文書檢曰署署予也題所予者官號也周禮司刑詔刑罰鄭玄云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如今律家所署法矣平署猶平奏也 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獄名解見靈紀也 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 以朝廷為汙穢也 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為歲 論語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曰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爽致敬於膺故以父為喻也 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 上帝謂天子鼎臣即陳蕃 人鬼同謀 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 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集解)惠棟曰繫下云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觀彖傳曰中正以觀天下觀六二九五居中正應所謂貞觀二五也大人謂五天子貞觀二五君臣同道則臣得利見故曰利見大人註以乾二五並曰利見不通從易者也 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 夷傷也融朗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為日坤為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旦乎以膺黜故喻之也 虹

蜺揚煇。弃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弃和。謂弃君子。同小人也。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曰。大人休否。休否、謂休廢而否塞。〔集解〕惠棟曰。九家易云。否者消卦。陰欲消陽。故五處私居正以否絕。故曰休否。智者見險。投㠯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曰。君子以險德避難。不可榮以祿。〔集解〕惠棟曰。蹇彖傳云。蹇難也。陰在前也。見陰而能止。知矣哉。雖匱人望。內合私願。匱、乏也。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毛萇詩注曰。衡門、橫木爲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㠯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楊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毅字文堅。梓潼人也。太守丁羽察舉孝廉。司徒舉治劇。爲沈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遷太守上計吏。守闕請之。三年不絕。以子顧師事李膺。膺誅自免。久之拜武都令。遷益州太守。年八十一而卒。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㠯漏奪名籍。苟安而

已。〔集解〕劉攽曰。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惠棟曰。續漢書作漏脫。奪與脫古字通。見山海經注。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謝承書瓚作珪。〔集解〕惠棟曰。世系云膺三子。瓌、瓚、瑾。瑾字叔瑜。東平相。避難復居趙。生志、恢、宣。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集解〕惠士奇曰。鄉嗇夫謂之鄉佐。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集解〕惠棟曰。鄭玄別傳云。玄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密每至郡縣。多所陳說。戕記相屬。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軌、車迹也。言絕人事。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集解〕先謙曰。官本、林作陵。考證曰。陵本或作林。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蟬寂寞而無聲。〔集解〕惠棟曰。蔡邕月令章句云。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方言

曰。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風俗通、密對昱曰。劉勝位故大夫。俯伏甚於鼃蝟。冷澁比如寒蜓。無能往來。此罪人也。令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力行、謂盡力行善也。禮記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達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集解〕惠棟曰。應劭論此事云。劉勝在約恩純。其靜已甚。若時意晏。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憖坐謝。貧而多伐善以爲己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王補曰。王厚齋攷史云。爲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室胄緒。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爲主簿。郡將少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而但傲佷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爲使子就祐授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集解〕先謙曰。安國、今保定府祁州南。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僚類所歸。〔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祐有才辨。自在臺閣。陳國家事。故每有奏決於口。筆爲羣僚所伏。除任城令。兗州舉爲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旻

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準也。再遷，延熹四年，拜尙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累氣，屏息也。〔集解〕通鑑胡注，固，障固也。惠棟曰，案固與錮同。隗囂傳，規固山澤。西羌傳，規固二榆，亦此義。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集解〕惠棟曰，科品，謂科條品制也。安帝元初元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條也。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三讓，解見和帝紀。延陵高揖，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吾子懷蘧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蘧瑗字伯玉，甯子名俞，並衞大夫。論語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微妙玄通，沖而不盈。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爲事，何其劭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

方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集解〕惠棟曰．法言云．年彌高而德彌劭者．是孔子之徒歟．靈帝初．陳蕃輔政．㠯祐爲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集解〕先謙曰．注見度尚傳．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相國．〔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何焯校本改國相．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中、猶中傷．會九眞賊起．乃共薦朗爲九眞都尉．到官．奬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尚書．〔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再昇紫微．謇諤禁省．不屈豪右．爲百僚所服．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墯容．〔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朗動有禮序．室家相待如賓．子孫如事嚴君焉．後竇武等誅．朗㠯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

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爲牛渚圻、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朗被徵、乃慷慨曰、丈夫與陳仲舉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海內列名八俊、著書數篇、號魏子云、〔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魏子三卷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植、〔集解〕先謙曰、官本植作殖、是、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比門、猶並門也、〔集解〕惠棟曰、案高士傳高氏名儉、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云、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陶宏景云、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馥雖不交時宦、然㠯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汚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㠯生爲、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林慮、今相州縣、隱匿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涅陽縣、屬南陽郡、〔集解〕惠棟曰、袁紀作滏陽、魏郡鄴縣有釜水、或是滏水之陽、案漢末林慮、鄴縣皆屬魏郡、馥入林慮山、靜追之滏陽市中、爲得其實、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㠯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㠯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

以禍見追也。〔集解〕王補曰通鑑作弟奈何載禍相餉乎。係從袁紀而改也爲乎。明旦別去。〔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云後有人識其聲者。以告同郡上黨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見。潛車三反乃得馥

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安衆在今南陽縣西南。仍有其名。無復基址也。〔集解〕先謙曰今南陽府鎮平縣東南。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爲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集解〕先謙曰今天津府鹽山縣東南。初察孝廉。歷愼令。貝丘長。愼縣屬汝南郡。貝丘縣屬清河郡。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解見來歙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集解〕惠棟曰。劉孝標案。張璠漢紀云滂汝南伊陽人。案汝南無伊陽。或細陽之誤也。先謙曰征羌注見公主傳。少厲清節。

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爲四行也。〔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滂舉孝廉。爲光祿主事也。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㠯滂爲淸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淸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版、笏也。〔集解〕惠棟曰。沈約云。滂執版入閤。至坐。蕃不尊滂版。滂投版振衣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㠯公禮格之。格、正也。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邪。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集解〕蘇輿曰。此與蔡邕傳熹平五年制書。令三公謠言奏事。爲兩事。彼議旋而寢息。此令三府掾屬。特具文而已。故滂所劾被責於尙書也。王補曰。彼令三公。此令掾屬。觀注引漢官儀甚明。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尙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㠯汙簡札哉。間㠯會日迫促。〔集解〕通鑑胡注。會日。謂三府掾屬會于朝堂之日也。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忠臣除姦。王道㠯淸。若臣言

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覩時方艱。〔集解〕王補曰、袁紀艱下有難字。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裁音才載反。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後牢修誣言鉤黨。鉤、引也。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集解〕惠棟曰。摯虞集記云、故事祀皋陶于廷尉。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集解〕惠棟曰。高誘淮南子注云、格、搒牀也。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堦下。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也。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推忠國。〔集解〕

王會汾曰。案江寧顧氏本作不惟。惟字義長。左氏傳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而共造部黨。自知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湯、諭去疾也。見論語。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脣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集解〕劉攽曰。見、則案文當作則見。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集解〕劉攽曰。案文循皆當作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滂曰。願賜一畚于首陽山側。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滂被詰受幾臧賕。滂曰。曾為北郡督郵。汝陽有記囊。表裏六尺。若以此為臧。臧直六十耳。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兩、車也。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集解〕惠棟曰。案袁紀。陶字仲才。陶潛孝傳云。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或云陶字仲子。周斐汝南先賢傳云。穆字子敬。安成人也。為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肅清。太守荆寓、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遂投板於內出。則臥病。寓知不可移。遂從之。滂顧謂

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左傳。晉討欒盈之黨。殺叔向之弟羊舌虎。并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書曰。自功曰伐也。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傳、驛舍也。音知戀反。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㠯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㠯供養。仲博、滂弟也。滂從龍舒君歸黃泉。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顯字叔矩。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膺、杜密。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前書。班固曰。振拔汙塗。跨騰風雲也。〔集解〕惠棟曰。膺以弛刑徒再遷爲司隸校尉也。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周易曰。鼓以動之。〔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諸本同。王會汾云案易無此文。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埶。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之文。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頌、爲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埶尙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尙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集解〕蘇輿曰。尹勳既自有傳。不當附見劉瑜傳中。又彼云。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徒。都鄉侯。彼作宜陽鄉侯。互相違盭。此范氏疏處。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項、今陳州項城縣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齎書者案之。又劾奏

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爲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㠯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卽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家世衣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㠯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陵爲太尉、非司徒。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㠯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集解〕先謙曰、官本亦作永。考證曰、永、毛本作冰。監本作冰。今從宋本。先謙案毛本並不作冰。不知所據何本。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六謝承書云、陟下車、禁絕豪

右囑託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于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張耳、大梁人也。高祖立為趙王。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得通。〔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及苑康傳皆云儉殺覽母。此云覽遏絕章表。並不得通。似與本傳互異。案侯覽傳、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是儉先殺覽母。然後奏其罪惡。為覽遮截不得上也。周壽昌曰。案據後范康傳云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云云。是不待得請而行誅矣。以常侍權勢熏灼。儉位止督郵。擅命誅殺。并案及宗黨賓客。恐於情事不合。當以此傳所言為實。又侯覽傳、覽於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云云。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進。御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是覽母已前死。儉於其母死後劾之。特請誅覽。蔚宗錄舊史及各家傳成書。未及互審耳。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集解〕通鑑胡注。望門而投之。以求止舍。困急之甚也。王幼學云。窘迫之中。見門即投歸而止宿。求隱匿。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集解〕錢大昕曰。胡注。外黃縣屬陳留郡。黃縣屬東萊郡。也。

毛欽蓋爲黃縣令。外字衍。惠棟曰、袁紀、督郵毛欽。案外黃屬陳留。或欽是外黃人。衍令字耳。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集解〕蘇輿曰、此語亦見王暢傳。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集解〕周壽昌曰、公沙穆傳、穆爲繒相。稱繒侯曰明侯。明侯猶明公也。與此明府稱明廷相似。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集解〕惠棟曰、袁紀、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㠯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㠯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樸。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㠯百數。建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集解〕惠棟曰、孔融衛尉碑。州宰爭命。辟皆不就。復以衛尉徵。明詔嚴切。敕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睢入秦。爲昭王相。昭王乃遺趙王書曰。魏齊、范睢之仇也。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乃出迎。齊聞信陵初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季布逃亡。朱家甘罪。季布、楚人。爲項羽將。數窘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髡鉗布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

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為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為河東守也。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堙、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棘音力。〔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晊音質。父豫。為南郡太守。〔集解〕官本考證曰。豫、監本作像。從宋本改。惠棟曰。世系云岑彭生遵。豫、遵之曾孫也。以貪叨誅死。方言曰。叨、殘也。晊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見。晊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晊有高才。〔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晊高才絕人。五經六藝。無不洞覽。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集解〕先謙曰。官本陽作暢。是。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爾雅曰。董、督正也。太守弘農成瑨下車。〔集解〕惠棟曰。李善音津。司馬光音即忍切。案馮緄碑作晉。欲振威嚴。聞晊高名。請為功曹。又以張牧為中賊曹吏。〔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中字。吏又當作史。瑨委心晊、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集解〕惠棟曰。陳蕃

傳作氾。徐天麟引考異。當從汎。又案謝承書作張子禁。則汎字子禁也。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埶縱橫。晊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晊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晊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晊逃于江夏山中。徙居吳郡。生亮伯。亮伯生輌。吳會稽郡陽太守。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翔遷太守寬猛俱濟。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原。

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賢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卽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卽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薨。謚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集解〕惠棟曰。案韓敕碑陰有御史孔翊元世。又史晨饗孔廟後碑有故尚書孔立元世、立卽翊也。孔氏譜載翊爲孔子十九世孫。寳刻叢編云。漢御史孔翊碑。熹平元年立在冢前。孔子十九世。州舉孝廉。拜御史。遷中牟洛陽令。見闕里記。今傳云七世祖霸、則昱爲二十世孫。又昱未嘗爲御史尚書。似有闕誤。但皇甫規傳、及魯國先賢傳。皆作翊。又皆字元世。所未詳也。三君八俊錄云。昱字世元。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家學。尚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卽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集解〕惠棟曰。魯國先賢傳云翊爲洛陽令。置水器于庭。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眞。勃海重合人也。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集解〕惠棟曰。范當作苑。先謙曰。重合今武定府樂陵縣西。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

田宅皆遽還之。〔集解〕先謙曰、遽蓋道之譌。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爲訟。乃原還本郡。卒于家。〔集解〕惠棟曰、後魏地形志云、安德郡重合縣有苑康冢。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瑕丘、今兗州縣。〔集解〕惠棟曰、鄭元三禮目錄云、檀弓者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集解〕惠棟曰、案韓敕碑陰、敷嘗爲大將軍掾。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卽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蒙縣屬梁國。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集解〕汪文臺曰、類聚九十二謝承書云、廣漢劉儒字叔林。御覽九百七、九百二十、事類賦注二十三、類聚九十二謝書云、儒爲東郡太守、赤烏巢於廳事屋梁、兔產

於牀下。是叔林廣漢人而官東郡。與范史不同。先謙曰今莘縣仍治陽平。

郭林宗嘗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終必爲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問令望。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爲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新息、今豫州縣。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就發處案驗也。而掾吏欲引南。〔集解〕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說處具前。通鑑胡注引南、引車而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集解〕通鑑胡注。彪、潁川人。自潁川至洛陽爲西行。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

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㠯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望、怨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視也。左傳之文也。公孝㠯要君致釁。自遺其咎。〔集解〕惠棟曰、君謂成瑨也。晊勸瑨收捕張汎。故云要君。吾㠯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㠯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集解〕先謙曰、今襄陽府棗陽縣東北。少遊學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集解〕惠棟曰、顒別傳云、顒有人倫鑒。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將爲良醫。卒如其言。仲景名機。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爲復讎。㠯頭醊其墓。醊、祭酹也。音竹歲反。及陳蕃、李膺之敗。顒㠯與蕃、膺善。遂爲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荊豫之域。〔集解〕劉攽曰、案文、間字祇在汝南。則無用間字。不當云荊。下又云有聲荊豫之域。若蓋漏南郡兩字也。南郡則屬荊州。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友。詩大雅曰、予曰有胥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毛萇注曰、諭德宣譽曰奔走也。

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顒常私入洛陽。〔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顒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戹者。爲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衆。〔集解〕王補曰。黨錮諸公。意存矯枉。夏馥、賈彪。較爲裁正。何顒保全善類。近中道矣。及黨錮解。顒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顒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顒以爲長史。託病不就。〔集解〕惠棟曰。漢末名士錄云顒由北軍中候遷長史也。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顒以它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集解〕王補曰。諸史無言荀爽圖卓者。惟見爽本傳、及何顒傳。殆由或作僞以欺耳目。范史摭而錄之耳。袁紀言是時忠正者慷慨。懷道者深默。爽解禍於董卓之朝。旬日之間。位極人臣。君子以此譏之。或蓋病此。獨計以爲詭稱圖卓。可解當世之譏。然無可附以市重。而取信於時者。惟爽爲顒等所薦拔。又與王允同官三府。二子方以殺卓爲時矜頌。是足以附耳。且彼皆既死。孰與明其詐。此飲藥以蓋謀篡之智也。既而幷致顒屍。葬爽冢傍。謂合志同穴。更足證成其事。其虛僞益不可掩矣。史通謂八龍之目。出於家傳。徵彼虛譽。定爲實錄。何與是非。其有見於斯乎。

初顒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爲尙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幷致顒屍。而葬之爽冢傍。〔集解〕劉攽曰。西迎叔父爽案文致顒屍。又葬冢傍。則爽亦死矣。明脫一喪字。王補曰。袁紀顒與荀攸、鄭太种輯謀卓。事垂就而發覺。收攸顒繫獄。顒憂懼自殺。本書鄭太傳亦言太與顒、攸共謀殺卓。事洩。顒等被執。而顒本傳獨言與荀爽、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顒以它事爲卓所繫。與諸書異。蓋允手正董卓之誅。爽旣死而被虛美。均不可言事洩。因謂顒爲他事所繫耳。事涉虛僞。諸多違反。故通鑑不載顒

死。考異於攸與太輯之謀。并疑魏志並列顒及伍瓊爲誤。殆覺其詐耳。先謙曰。官本冢上多一之字。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礫音歷。說文曰、礫小石也。言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形有善惡也。以諭彼李膺等與宦豎不同。故相憎疾。蘭蕕無並。銷長相傾。蕕、臭草也。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銷。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銷。老子曰高下相傾也。(集解)先謙曰官本銷並作消是。徒恨芳膏。煎灼燈明。前書。龔勝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七校補

黨錮列傳。宏農成瑨但坐嘯。注。盤牙境界。柳從辰曰。注。牙應作乎。即互字。官本亦誤。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案資、即宗承之父。侯康曰。世說方正篇注。引楚國先賢傳。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値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促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敕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御覽三十七引宋躬孝子傳。宗承父資。喪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間。土壤高五尺。松生爲柳。從辰曰。一統志。資墓在今南陽縣東北。

不畏強禦陳仲舉。侯康曰。御覽四百六十五引袁山松書。不畏強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又羣輔錄作天下義府陳仲舉。

李膺爲河南尹。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膺時爲司隸。非尹也。侯康曰。通鑑繫張成事于延熹九年。靈紀於是年載司隸校尉李膺等下獄。故云膺時爲司隸。然本紀九年無赦。惟八年三月大赦天下。則張成推占當赦。命子殺人。實在八年三月前。八年二月。河南尹鄧萬世下獄死。膺即代之。其治張成。必在是時。通鑑敍此事於九年。爲黨禍緣起。則可竟謂爲九年事。而改尹爲司隸。則誤矣。補注從之。非是。案延熹九年無赦。膺按張成教子殺人事。不當在九年。侯說是也。惟膺之官河南尹。究在何年。雖不能定。而按張成事。則必不在八年。蓋據膺本傳。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表按羊元羣罪。反坐輸作左校。就再遷言。似官河南尹。本距二年不遠。至輸作左校。則已在八年春。故應奉上疏理膺等云。

自春迄冬。不蒙降恕。而陳蕃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讓曰。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可知其爲八年春也。卽使膺八年二月。代鄧萬世爲河南尹。三月輸作左校。亦因按羊元羣事。非因按張成事也。據桓紀。延熹二年以後。四年六月。及六年三月。皆嘗更赦。膺九年以黨事下獄。由牢修之誣告。范史推原禍本。謂仍因前按張成事者。以修爲成弟子耳。實則其事固不當在九年。抑不必在八年。四年六年均可也。（孔融被害於建安十三年。年五十六。十歲見河南尹李膺。是爲延熹五年。似膺四年已爲河南尹。）所難解者。膺之輸作左校。本傳及陳蕃傳皆謂膺河南尹。馮緄傳則謂膺司隸校尉。本傳有復拜司隸校尉之文。是前本嘗爲是官矣。如按張成事在四年六年。膺爲河南尹時。而輸作左校時。膺亦官河南尹。是亦再爲也。否則中間如劉祐、杜密、羊陟、梁不疑、鄧萬世等。皆嘗官河南尹。膺豈能久守是官哉。此則范書之疏繆。不能曲爲之諱者也。

皆懸金構募。官本構作購。是。

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侯康曰。世說品藻篇。汝南陳仲舉。穎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強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送槐里獄。掠殺之。柳從辰曰。袁紀。鸞棄市。時年九十。本郡閔其無辜。今案作棄市與掠殺異。

上祿長和海。注。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今階州成縣西南。

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注。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今萊州府掖縣東北六十里。城與成通。郡國志。東萊有曲成侯國。集解。

惠棟曰。瑋一作章。至 義同誼。與儀異。柳從辰曰。羣輔錄。章又作商。案上文王章爲八廚。字本作章。此又作瑋。必有一誤。惠氏定以作章爲正。字。商之篆文亦惟與章相近。當亦章之譌也。至故書儀通作義。迭見周禮音訓。書之父義和。鄭讀義爲儀。春秋之邾儀父。前書引作邾義父。似不必多爲之辭。

朱寓。沛人。集解。洪亮吉曰。至 以朱寓爲司隸校尉。柳從辰曰。袁紀。寓爲司隸校尉。奏河東太守單安。河內太守徐盛贓罪。上詔安、盛廷尉治。安、盛中常侍單超、徐璜之弟也。馮龍干紀。瀆貨害政。

唯趙典名見而已。集解。洪亮吉曰。至 天下英才趙仲經。豈名同者復字同耶。案趙典之辨。已詳前趙典傳。范書於黨錮傳疏舛尤甚。此聚訟之所以滋多也。侯康曰。惠氏補注引三君八俊錄未備。不知其去取之意安在。今取惠氏所未收者。以羣輔錄之文。詳著於下。天下忠誠竇游平。（竇武、）天下德宏劉仲承。（劉淑、）天下和雍郭林宗。（郭泰、）天下慕恃夏子治。（夏馥、）天下英藩尹伯元。（尹勳、）天下清苦羊嗣祖。（羊陟、）天下㻏金劉叔林。（劉儒、）天下雅志蔡孟喜。（蔡衍、）天下臥虎巴恭祖。（巴肅、）天下通儒宗孝初。（宗慈、）海內貴珍陳子鱗。（陳翔、）海內忠實張元節。（張儉、）海內謇諤范孟博。（范滂、）海內才珍孔梁人。（孔昱、）海內彬彬范仲眞。（范康、）海內珍好岑公孝。（岑晊、）海內所稱劉景升。（劉表、）海內珍奇胡母季皮。（胡母班、）

劉淑傳。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至 對策爲天下第一。錢大昭曰。种暠爲司徒。在延熹四五年。非永興時。傳誤。柳從辰曰。袁紀載延熹八年詔舉

賢良方正。河南劉淑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上驕盈。則澤不下流。由是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整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所矣。今案永興二年。及延熹八年。桓紀皆有詔舉賢良方正事。然嵩於延熹六年。旣以司徒罷於位。則八年當然無舉淑之事。淑是時距下獄不過三四年。必已官至侍中中郎將矣。是袁紀之說不能合也。然則傳書永興二年固不誤。是時嵩蓋尙官大司農。而傳誤爲司徒耳。

李膺傳。膺性簡亢。侯康曰。世說賞譽篇。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注引李氏家傳云。膺岳峙淵淸。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李府君頵頵如玉山。

還居綸氏。敎授常千人。侯康曰。商芸小說。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恆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注。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今地見張霸傳、及陳寔傳校補。綸輪通。

其見慕如此。侯康曰。御覽四百四十七引袁子正書。李膺言出於口。人莫得違也。有雖李君之言者。則鄉黨非之。李君與人同輿載。則名聞天下。

昭奚恤莅吕羣賢。注。新序曰。至未可謀也。柳從辰曰。注。太宰子方。今新序作太宗子敖。獵理亂之遺風。今新序獵作攝。案宰作宗。今本之誤。獵攝亦音近而譌。

齊威王答吕四臣。注。吾臣有盼子者。官本注。盼作盻。從者七千餘家。官本注。千作十。誤。

緄前討荊蠻。官本荆蠻作蠻荆。

名爲登龍門。注。薄集龍門下。柳從辰曰。御覽九百三十引無薄字。案薄集猶迫集。

弃和取同。注。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官本注無此十六字。

乃詣詔獄。考死。柳從辰曰。河南通志。膺墓在今襄城縣蔣祠鋪東。

杜密傳。自同寒蟬。集解惠棟曰。至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柳從辰曰。爾雅。蜺、寒蜩。注。寒螿也。似蟬而小。色青。案寒蟬與寒蜩本自有別。蟬本鳴者也。寒則不鳴。寒蜩似蟬。本非蟬。其鳴瘖晻。無正聲。故一名瘖蜩。亦非不鳴者。郭璞方言注云。爾雅以蜺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蜩鳴。知寒蜩非瘖者也。寒蜩、寒螿也。似蟬而色青。郭此注不免過泥瘖字。人之病瘖者。亦但不能正言語。非並不能作聲音也。然據此可知月令之寒蟬鳴本有作寒蜩鳴者。今爾雅郭注蜺寒蜩下引月令。作寒蟬鳴。亦後人妄改之失。郭本引月令之寒蜩。以說爾雅之寒蜩。其字必不作蟬。至鄭注禮記本雖作蟬。而仍引爾雅之寒蜩釋之。此本能鳴之寒蟬。原與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有別。章懷引楚詞最得碻解。詳楚詞王逸注亦云。螗蜩斂翼而伏藏。爾雅螗蜩注云。俗呼胡蟬。明非蜺寒蜩。蟬本一作蟺。故又通作蜒。乃借字。

魏朗傳。少爲縣吏。侯康曰。御覽六百九十四引會稽典略。朗爲郡功曹佐。正旦。掾史顧龕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龕不敬。敕卒撤去。龕恚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簡府君。喜朗。遂退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案功曹佐、

書佐也續志諸曹掾史各有書佐據此則郎並嘗爲郡吏矣

從博士郤仲信 官本郤作郄是

行至牛渚自殺 柳從辰曰一統志、朗墓在上虞縣北四十里

夏馥傳馥雖不交時宦 柳從辰曰袁紀、馥安貧樂道而不求當世嘗奔喪經洛陽太學門諸生曰此太學門也馥曰東野生希游帝王之庭徑去不復顧公卿聞而追之不得而見也案奔喪何事雖微夏馥豈合姑游太學與諸生周旋公卿追之尤爲無識東漢士夫喜逐聲氣馴至賈禍良可嘆也

黨禁未解而卒 柳從辰曰高士傳後詔委放張儉等皆出馥獨嘆曰已爲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賃不歸是黨禁已解馥仍不出濮陽潛故屢迎之也與本傳異

范滂傳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 錢大昭曰第五種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見種傳）、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荊州（章懷引風俗通）此皆公府清詔也滂爲光祿勳之清詔微異

遷光祿勳主事 錢大昭曰主事、疑是掾屬百官志所無又戴封及戴就俱曾爲光祿勳主事公沙穆以高第爲主事亦即此官

滂曰非其人寢而不召 侯康曰御覽二百六十四引謝承書資召功曹書佐朱零問不召頌意零以告滂滂曰答教當言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升進但頌洿穢小人不宜染汚朝廷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

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侯康曰。謝書並載朱零語云。今日之死。當受忠名。爲滂所廢。永成惡人。

滂從龍舒君歸黃泉。注。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顯字叔矩。觀風俗通載顯事頗詳。末言郡舉至孝。拜官爲句章長。無爲龍舒侯相事。故惠氏不取也。龍舒侯國屬廬江郡。

尹勳傳。勳參建大謀。柳從辰曰。袁紀云。勳臨事明斷。甚有方略。

蔡衍傳。汝南項人也。注。項、今陳州項城縣也。今陳州府項城縣東北。

張儉傳。家在防東。注。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今濟甯州金鄉縣西南。

陳翔傳。奏事中官。案文奏當爲奉之譌。

孔昱傳。孔昱字元世。集解。惠棟曰。至但皇甫規傳及魯國先賢傳皆作翊。又皆字元世。所未詳也。案冢碑題名御史。似御史乃其終官。或翊棄官後。又曾以御史徵。史失載耳。闕里記以爲舉孝廉。郎拜御史。此不盡可據。翊、隸寫通作翌。翌與昱提畫本一人。而傳者或異也。范書黨錮傳本多疏繆。此尤不能必其無闕誤。

范康傳。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儉殺覽母惟見此傳及袁紀。而儉本傳不載。孔融儉碑。亦不敘有此事。宦者傳、且明著覽建甯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不云母爲儉殺。通鑑考異已辯之矣。而惠氏於儉傳反謂儉實先殺覽母而後奏其罪惡。故侯康極論其非。謂儉雖風裁峻厲。然覽位中常侍。其母有罪。自當請而誅之。安得擅殺。周壽昌亦同侯說。今觀儉傳云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據宦者傳。儉之劾覽本由覽喪母還家。爲母大起塋冢而發其劾覽之罪惡而必並及其母之罪惡者。明其母亦不應得厚葬也。若其母果爲儉殺。以覽之貴幸用事。卽以儉擅殺母訴帝。儉已無所逃罪。豈有還家置殺母之仇於不問。反畏儉劾其葬母逾制而遏絕其章表者乎。意覽母本一狂蕩婦人。所爲多不法。宗黨賓客。皆仰其勢。久已無敢過問。儉驟加摧折。母乃忿恚自殺。當時遂直謂儉殺之耳。覽雖欲報儉而無以爲儉罪名。因亦別假鉤黨以陷之。史家不暇致詳。沿當時之誤也。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至是叔林廣漢人。而官東郡。柳從辰曰。劉儒果廣漢人。何以華陽國志不載。疑謝承書亦未可盡信也。

賈彪傳。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案此與世說載陳寔事絕相類。疑本彪事而世說誤記也。

延熹元年。黨事起。案元當作九。形近而譌。

何伯求傳。辟司空府。柳從辰曰。袁紀大將軍何進引天下奇士何顒等上同腹心。今本傳不載。

託病不就。案荀淑傳書卓長史何顒。則似已就是官。與此不合。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郭太。字林宗。范曄父名泰。故改爲此太。鄭公業之名亦同也。太原界休人也。界休。今汾州縣。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也。風俗通曰。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云。太少事父母以孝聞。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集解〕惠棟曰。林宗別傳云。林宗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皋。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入則蔽前。出則掩後。續漢書曰。泰年二十。行學至成皋屈伯彥精廬。處約味道。不改其樂。高士傳云。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案宗仲當卽宋沖。沖字子浚。以有道徵辟司徒舉太尉。以疾辭。見水經注也。善談論。美音制。〔集解〕官本考證曰。音、監本訛言。今改正。周壽昌曰。音制卽音聲儀制也。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林宗游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

客舍而別。獨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集解〕惠棟曰。別傳云。同郡宋子浚素服其名。以爲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嘗勸之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遂並不應。〔集解〕惠棟曰。抱朴子載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行遭亂亡失。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集解〕惠棟曰。別傳云。音聲如鐘。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帢。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帢。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泰別傳曰。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介推之類。貞不絕俗。柳下惠之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乃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覈猶實也。〔集解〕通鑑胡注。覈謂深探其實。言劾覈也。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

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宗家有書五千餘卷。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之詞。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集解〕王補曰。袁紀三君八儁之死。郭太私爲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與范傳以此語爲哭陳竇異。而通鑑從袁紀。明年春。卒于家。〔集解〕惠棟曰。郭有道碑云。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謝承書亦云。水經注獨云四年正月丁亥。疑誤。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林宗墳在介休縣東三里。周武帝除天下碑。惟林宗碑詔獨留。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集解〕惠棟曰。任昉雜傳云。魏昭字德公。謂林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埽。林宗許之。別傳云。林宗嘗之陳國。文學見童子魏德公。知其有異德。公求近其房止。供給灑埽。林宗常不佳。夜中令作粥。德公爲進焉。林宗一啜。怒而呵之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不如意。使沙不可食。以杯擲地。德公更爲粥。三進三呵。德公姿無變。容顏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卿心。遂友善之。卒爲妙士。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

㠯問太。〔集解〕惠棟曰。案別傳。薛勤問也。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集解〕惠棟曰。蔣杲云。泛當作氿。俗本誤氿爲汎。因轉誤爲泛也。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集解〕先謙曰。官本。波作陂。考證曰。陂、監本作波。依宋本改。案黃憲傳。波作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㠯是名聞天下。〔集解〕錢大昕曰。予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句不倫。蔚宗避其父名。篇中前後皆稱林宗。即它傳亦然。此獨書其名。一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疑也。叔度書字而不書姓。三疑也。前云於是名震京師。此又云以是名聞天下。詞意重沓。四疑也。後得閩中舊本。乃知此七十四字。本章懷注引謝承書之文。叔度不書姓者。蒙上入汝南則交黃叔度而言也。今本皆儳入正文。惟閩本猶不失其舊。閩本係明嘉靖己酉歲。按察使周采等校刊。其源出於宋刻。較之它本爲善。如左原以下十人。附書林宗傳末。今本各自跳行。閩本獨否。（泛濫。黃憲傳作氿濫。謂氿泉濫泉也。此作泛譌。）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集解〕惠棟曰。謂別傳所載是也。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章章。猶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㠯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親禽顏庚。杜預注曰。黎丘。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瑤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是邑。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駔。說文曰。駔、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

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也駔音子朗反〔集解〕惠棟曰案春秋梁甫、齊地駔、騎怛、一曰駔、市儈也分見呂覽、淮南子高注司馬貞云駔舊音祖朗反今音鷲又注度市淮南子注云千木、度市之魁也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愼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草、蔬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集解〕王補曰袁紀容分半食母餘半庋置自與泰素餐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泰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通鑑從之因勸令學卒以成德〔集解〕先謙曰容又見徐穉傳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地。〔集解〕先謙曰。官本地作也。是）客居太原。荷甑墮地。（〔集解〕惠棟曰。說文云。甑甗也。胡注音工孕切。）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集解〕惠棟曰。林宗別傳云。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爲美士。介決。通鑑作分決。譌。王補曰。介決。袁紀亦作分決。謂分明立決也。故通鑑從之。非譌也。）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集解〕惠棟曰。別傳云。三府並辟不就。東夏雅以爲美談。）

庾乘字世游。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爲門士。（士。即門卒。）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集解〕劉攽曰。宮當作官。）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集解〕惠棟曰。猶難問也。）由是學中以坐下爲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謝承書。乙作文。）扶風人也。性輕悍。憙與人報讎。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罪。遂改節自敕。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治。

賈淑字子厚。（〔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子序。）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謝承書曰。淑爲舅宋瑗報仇於縣中。爲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

懇惻流涕。奏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旣而鉅鹿孫威直亦至。〔集解〕惠棟曰。威別傳作成。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史淑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元艾。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決之情。〔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夏侯氏謂父母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請還之。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集解〕通鑑胡注。當時淸議爲何如哉。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甄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仕爲豫州從事。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吕輕侮曹操。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集解〕惠棟曰。澤即王昶父。見三國志注。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吕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吕仕進顯。季道當吕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集解〕惠棟曰。方、別傳作才。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集解〕惠士奇曰。孟子。置郵傳命。似非漢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八百二十八謝承書云。郭泰拔申屠子陵於漆工之中。嘉許偉康於屠酤之肆。申屠子陵。不見他書。王補曰。申屠蟠字子龍。蓋即蟠也。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眞等。六十人。並吕成名。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子師、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舉

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集解〕惠棟曰、俱見林宗別傳也。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徵、明也。沈、深也。）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也。）則哲之鑒。惟帝所難。（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爲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名姓。特有主乎。（〔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名性。考證曰、明性本或作名姓、誤。）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亨、通也。）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融恥爲其吏而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爲之也。褎、古袖字。如雲者、奔踊而出也。）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爲海之明珠、未燿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時漢中晉文經。梁國王子艾。（〔集解〕先謙曰、官本王作黃。考證曰、黃本或作王、誤。何焯云、濟陰郡、故梁國、即黃允也。王補云、通鑑允以此廢於時、接云初允與漢中晉文經云云、意宋時無訛黃爲王者。）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

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眞。乃到太學。幷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伷音胄。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孔伷為上計吏。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集解〕惠棟曰。江微陳留志云。卓敦厚純固。恭而多愛。博學洽聞。好道人以善。遇社則趨。見生肉不食。）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棄之中野。〔集解〕惠棟曰。古文易云。臧之中野。俗本作葬。不作弃也。）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謝承書曰。穎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贏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志作之。）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

游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輿音預。〔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許氏同承光武時許交州，後本出炎帝時姜氏，至周武王封許叔於許，今豫州許昌也。至周敬王爲鄭所滅，徙居山陽昌邑，因以國爲姓。至交州乃移於汝南平輿也。少俊名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劭少讀書，雅好三史。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爲侍中。〔集解〕惠棟曰：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發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播牙樹頰，自非文休敵也。汝南先賢傳云：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永賢于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於童齒，莫不賴劭顯採之榮。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璆音求，又巨秋反。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爲功曹。饕餮放流，潔士盈朝。謝承書云：劭仕郡功曹，抗忠舉義，進善黜惡，正機執衡，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墮於淵，清論風行，所吹草偃，爲衆所服。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

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集解〕劉攽曰案文多字宜在量字下　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命品藻爲題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集解〕惠棟曰郭頒世語云橋元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與此異也　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相作栩栩字季闕桓帝時司徒栩河南人又與劭世次不相及何進傳有少府許相爲袁紹所殺未嘗爲三公所未詳也　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逵。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並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云劭與族兄靖俱避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座至於手足相及　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議論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文帝深嫉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　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

上乙　五　新1號

非眞正。待吾雖厚。其埶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繇字正禮。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寓、寄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陳留史堅元。陳郡相仲華。逃竄江湖。皆名士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集解〕惠棟曰。豫章記云許子將墓在郡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藏于閶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沈季白日于廳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著黃單衣黃巾。稱汝南平輿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其處。所遂招魂葬之。文學施遐爲招魂文。魏志云。劭子混。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爲尚書。兄虔、亦知名。〔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虔字子政。體尙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爲不如虔。恆撫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釋褐爲郡功曹。擿奸發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故城在今豫章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猶飾也。明發周流。永言時道。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集解〕先謙曰。詩小宛明發不寐。猶達旦不寐。禮祭義鄭注謂夜至旦也。章懷用毛傳解。未晰。齊風發夕與旦夕義同。符融鑒眞。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逡巡。逡巡。自退不仕也。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八校補

郭太傳．身長八尺容貌魁偉．侯康曰．御覽三百八十八引別傳．林宗秀立高峙澹然淵渟．褒衣博帶．周遊郡國．侯康曰．御覽一百九十五引別傳．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洒埽．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注．周遷輿服雜事．官本注．事作字．柳從辰曰．輿服雜事．引見御覽六百八十七．官本．事作字．非．

及黨事起．案此黨事謂桓帝延熹九年．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爲黨人事也．

旣而歎曰．至不知于誰之屋耳．集解王補曰．至與范傳以此爲哭陳竇異．案陳、竇卽三君之二．本無所謂異．且劉淑死稍後．八俊中王暢、劉祐皆卒於家．抑不與李膺等同死獄中．林宗將必待三君八俊畢死而後爲此一嘆乎．將聞有死者皆爲此數語乎．斯不可通矣．況鉤黨禍發於建甯二年冬十月．本紀及諸傳無異辭．林宗卒於是年春．本傳及謝承書皆與蔡邕碑合．八俊之死．林宗所不及見．尙何從爲是言．此袁紀之失．通鑑誤取之．故不容不亟爲之辨正．

段干木晉國之大駔．注．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駔．柳從辰曰．案呂覽尊師篇．原作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司馬唐諫曰．柳從辰曰．注．司馬唐．今新序作司馬唐且．

茅容。字季偉。案偉一作瑋。侯康云。風俗通有黃瓊門生茅季瑋。卽其人。蓋林宗後勸令學。遂從瓊游也。

旣而以供其母。官本供作共。同。

三公俱辟。並不屈云。柳從辰曰。袁紀。敏宗人犯法。恐至大辟。父老令至縣請之。叔達曰。犯法當死。不應死自活。此明理也。何請之有。父老董敦之。叔達不得已。乃行見楊氏令。不言而退。令曰。孟徵君高雅絕世。雖其不言。吾爲原之矣。

由是學中以坐下爲貴。官本坐下作下坐。

叩頭謝罪。官本罪作負。

所在能治。官本治作化。未改回。

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柳從辰曰。袁紀作請親屬及賓客二十餘人。

允以此廢於時。官本時作世。疑改回之誤。

郝禮眞等六十人。柳從辰曰。袁紀云。其所提拔。在無聞之中。若陳元龍。何伯求。終成秀異者。六十餘人。其所臨官。若陳仲弓、夏子治者十餘人。皆名德也。案陳登、何伯求皆早負時名。似非無聞。夏馥又終身未嘗臨官。不知袁紀何以云

然且何以悉在范書所舉之外也.

符融傳. 融一見嗟服. 因以介於李膺. 柳從辰曰. 袁紀、融見泰而嘆曰. 高雅奇偉. 達見情理. 行不苟合. 言不夸毗. 此異士也. 言之於河南尹李膺. 膺與相見曰. 吾見士多矣. 未有如郭林宗者也. 今華夏鮮見其儔. 友而親之.

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仙等三人. 注. 袁山松書曰. 卓字子助. 至 卽日免之. 柳從辰曰. 袁紀. 卓有知人之鑒. 見郭泰. 謂融曰. 此子神氣沖和. 言合規矩. 高才妙識. 罕見其倫.

許劭傳. 少俊名節. 官本俊作峻. 侯康曰. 世說賞譽篇注引海內先賢傳曰. 劭山峙淵渟. 行應規表. 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 見劭十歲時. 歎曰. 此乃希世之偉人也. 案書克明俊德. 俊本通峻. 又俊大也. 少俊名節. 猶云少重名節. 亦不必作峻.

並顯名於世. 注. 莫不賴劭顧採之榮. 柳從辰曰. 注. 顧採. 魏志注引作顧歎.

君清平之姦賊. 亂世之英雄. 柳從辰曰. 魏志注引世說作治世之能臣. 亂世之姦雄.

劭從祖敬。侯康曰。御覽四百七引謝承書。敬字鴻卿。與同郡周伯龗爲友。伯龗早亡。鴻卿育食其子。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集解。惠棟曰。至未嘗爲三公所未詳也。柳從辰曰。靈紀中平二年十月。光祿大夫許相爲司空。注云。相字公弼。平輿人。許訓之子。四年五月。司空許相爲司徒。袁紀同。又何進傳。少府許相。袁紀作故司空許相。惠云未詳。抑太疏矣。今案許相中平五年八月罷司徒。未嘗。復爲司空。以何進傳證之。蓋卽左轉少府耳。至其爲河南尹。靈紀謂之僞。由宦官僞以詔署之。亦相諂事宦官之證。袁紀不曰少府許相。又不曰故司徒許相。而曰故司空。亦書法之失。

又與從兄靖不睦。注。少與從弟劭並知名。官本注。並作俱。與今蜀志合。時議以此少之。侯康曰。蜀志許靖傳注引萬機論云。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又法正傳注。裴氏自爲論云。友于不穆。失由子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二者所論。猶當時之議也。

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侯康曰。御覽四百四十四引汝南先賢傳曰。謝甄稟氣聰爽。明識達理。見許子將兄弟弱冠之歲。曰平輿之淵。有二龍出焉。察其盼睞。則賞其心。覩其顧步。則知其道。世說亦以爲謝子微語。

後漢書六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竇何列傳第五十九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武七世祖峙。以藏枯骨爲業。以活死爲事。峙應是融祖。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諸生自遠方來受業者百餘人。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武生五男二女。長男紹。次機。次恪。長女妙。即后也。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匄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紹爲武長子。與此異。性疏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

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熙、盛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梁冀、孫壽、寇榮、鄧萬代。見桓紀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梁孫鄧亳貴戚專勢。侵逼公卿。驅略吏民。惡熱罪深云云。案寇榮未嘗有此。袁紀是也。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卽胡亥。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壻閻樂弑胡亥於望夷宮。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集解〕通鑑胡注。謂自去年興獄。至今年。事終無其實也。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

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時、謂卽時也。〔集解〕通鑑胡注。澄、清也。省、察也。㠯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㠯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尙書令陳蕃、僕射胡廣。〔集解〕通鑑考異。案蕃廣時不爲令僕。故去之。尙書朱寓、荀緄、音古本反。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尙書郎張陵、嬀皓、〔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皓字元起。吳郡餘杭人。父昆爲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被面。父繫得免。其母至婚家醉嘔吐。皓恐食得毒。伏地嘗吐。仰曰。吐寒耳。非毒也。母灸發膿。皓祝而愈之。嬀。矩爲切。祝當作吮。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集解〕惠棟曰。喬載楊璇傳。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㠯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惟善是授。〔集解〕通鑑胡注。天官言天命有德。人不可以私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猶善人也。〔集解〕通鑑胡注。是年魏郡言嘉禾生。巴郡言黃龍見。福至則由善人。〔集解〕先謙曰。官本則作實。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㠯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上音時丈反。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

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爲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鄠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爲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呂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呂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爲尚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巂太守荀昱爲從事中郎。〔集解〕惠棟曰、昱一作翊、別見。辟潁川陳寔爲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戮力、唯德是建、咸得其人、賢豪大姓皆絕望矣。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奄

人石顯爲中書令．譖御史大夫蕭望之令自殺也． 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已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 女尚書．內官也．夫人卽趙嬈． 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 〔集解〕通鑑胡注．省內．謂禁中也．近署財物．謂少府所掌中藏府尚方內省諸署也．惠棟曰．案百官志云．中黃門冗從僕射．居則宿衞．直守門戶也． 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太后以爲此皆天所生．漢興以來．世世用事．國典常故．何可廢邪．但當誅惡耳． 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 〔集解〕惠棟曰．考竟而死也． 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冘豫未忍． 冘音淫．冘豫．不定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冘或作宂字．誤．冘豫．卽猶豫也． 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 〔集解〕通鑑胡注．天官．卽天文．史記天官書．卽後之天文志． 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常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

發。於是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周有山師之官。掌山林。後以官爲氏。或云山古烈山氏之後。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颯。音立。〔集解〕通鑑胡注。長樂尚書。蓋以太后臨朝。置之以掌奏下外朝文書衆事也。先謙曰。音立上官本有颯字。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集解〕惠棟曰。百官志云。中宮尚書五人。主中文書也。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集解〕惠棟曰。百官志云。長信、長樂宮者。置少府一人。職如長秋。及餘吏皆以宮名爲號。劉昭云。如長樂五官史朱瑀之類。是史當作吏。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吾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宮從官。案史亦當作吏。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閒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爲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楊賜傳劄用板

之恩、注、板、詔書也。史炤云、謂不加告命。以板策授之。王補曰、通鑑胡注、詔板、所謂尺一也。曹節暮夜劫帝。威脅尚書官屬爲之、不經尚書。故何進傳亦言尚書得詔板疑之。李雲書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楊賜金商對。斷絕尺一。抑止槃遊。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颯。還共劫太后。奪璽書。〔集解〕劉攽曰。案太后所守非璽書也。當是璽綬。誤作書字。順帝亦先奪得璽綬。惠棟曰。袁紀作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複音福。〔集解〕惠棟曰。蔡質漢官典職儀云。南宮至北宮相去七里。中央作大屋。復道三行。天子臨行中央。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復俗作複。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廄騶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集解〕通鑑胡注。營府。謂五營校尉府也。惠棟曰。九州春秋。袁紹說何進云。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滅敗。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

略盡。（集解）惠棟曰、旦、平旦。平旦、寅也。食時、巳也。　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磽。案易曰、拔茅連茹、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錮。茅田一頃、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纖纖、言姦慝不可理也。嚼復嚼、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磽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磽音古教反。磽、猶惡也。　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己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爲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荊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爲流矢所中死。飛矢曰流矢。中、傷也。　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廣雅曰、木藂生曰榛。　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蛣音丘吉反。　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祥、吉凶之先見者。尚書曰、亳有祥。（集解）惠棟曰、此採自干令升搜神記也。　騰、

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爲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荊州。故請以刺史比司隸。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也。〔集解〕惠棟曰。案北堂書鈔引漢官儀云。都官從事掌洛陽中百姓。似百官當作百姓。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集解〕惠棟曰。桂陽先賢傳云。帝奇其才。悉許之。謝承書云。萬事既辦。一州肅然。百官敬服其能也。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漢官儀曰。溫字伯愼。穰人也。封玄鄉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溫笞殺於市而厭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玄作亙。是。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鎭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愼侯。愼縣屬汝南郡也。四年。滎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集解〕惠棟曰。滎、依漢碑當作熒。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

尹苗出擊之。〔集解〕官本考證曰、苗、朱氏子。五行志作皇后異父兄朱苗。惠棟曰、陶宏景云、苗字叔達。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皋。拜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擐音宦、擐、貫也、介亦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集解〕劉攽曰、案文、漢無屯騎都尉、當誤、都字宜作校也。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集解〕惠棟曰、馮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見袁紹傳注。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

親任之。曰爲元帥。督司隸校尉曰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兗二州兵。須紹還。卽戎事。曰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曰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爲人主。前書曰。佻。輕也。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旣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儳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儳、疾也。音在鑑反。〔集解〕通鑑胡注。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師。謂之百郡邸者。百郡總爲一也。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卽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靈帝母董太后。居長樂宮。〔集解〕惠棟曰。津字子雲。南陽人。後爲交州刺史。見吳志。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曰

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爲司徒。司空。孫湯爲司徒。太尉。湯子成五官中郎將。成生紹。故云累代寵貴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顒、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趙忠宋典。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集解〕通鑑胡注。上閤省閤也。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集解〕通鑑考異。袁宏紀作郭脈。九州春秋作郎勝。當從本傳。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申后父也。詩大雅曰。唯申及甫。唯周之翰。今大行在前殿。人主崩。未有謚。故稱大行也。前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將軍宜受詔領禁兵。〔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宜字。不宜輕出入宮

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楚詞曰。楚楚。鮮明貌也。詩曰。衣裳楚楚。〔集解〕惠棟曰。楚楚。似悽愴苦楚意。承上文言。先謙曰。楚楚句反對上文。注不誤。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中官在省闥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也。虞掌山澤之官。即鹿。猶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集解〕惠棟曰。左傳舊注云。高下猶屈申。杜預云。因時制宜。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

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前書。梅福上書曰。倒持太阿。授楚以柄。功必不成。秖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集解〕通鑑考異。案時卓已駐河東。若屯上林。則更爲西去。非所以脅太后也。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瑁字元偉。元族子。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武猛、謂有武藝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皆以誅宦官爲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集解〕通鑑胡注。言何后因宦官得進。進兄弟以此致富貴也。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集解〕惠棟曰。光武紀、馬武云。反水不收。後悔無及。胡注。水覆於地。不可復收。言事發則不可收拾。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搆已成。形埶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集解〕通鑑胡注。司隸校尉本持節。至元帝時。諸葛豐爲司隸。始去節。今假詔節。重其權也。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惟所措置。進謂曰。天

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集解〕通鑑胡注。勸進於此時悉誅之也。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㛮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惟、思念也。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已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欻音許物反。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闥。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說文曰。憒、亂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母王美人。何后鴆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

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於是尙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渠姓、左傳有渠孔御戎。張魚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集解〕惠棟曰、許訓子。尙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尙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匡字伯康、河內人、官至宏農太守。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靑瑣門。王補曰、通鑑從袁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尙書闥、〔集解〕惠棟曰、尙書省在神仙門內、見漢官儀。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複音福。〔集解〕惠棟曰、南宮至北宮相去七里、注見上。尙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集解〕通鑑胡注、時苗爲車騎將軍。士吏能爲報

讐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得免者二千人。則死者何可勝計矣。惠棟曰。依魏志。免下脫一死字。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集解〕通鑑胡注。宮之正南門曰端門。省禁也。張讓、段珪等因迫。〔集解〕何焯曰。因疑作困。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當中門也。〔集解〕通鑑胡注。穀門位于雒城正北門也。杜佑曰。鞏縣西北有小平縣故城。又北有津曰小平津。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劒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集解〕王補曰。通鑑論云。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溫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其為害豈不益多哉。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埶。卒而事敗閹豎。身

死功頹。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言智非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廢商久矣。公將興之。不可。宋公不從。遂與楚戰。大敗於泓也。〔集解〕王補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故商受拂祖伊之告。德宗拒陸贄之言。史氏斷不援以爲據。史公魏世家、不咎其不用信陵。而曰天方令秦平海內。雖得伊衡之佐。曷益。此所謂瞀言也。劉氏史通深譏之。又以魚豢敘遼東公孫之敗。虞世南述江左陳氏之亡。皆與子長同病。范史此論。其能免劉氏之譏乎。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進本屠家子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進本屠家子。父曰眞。惟女惟弟。來儀紫房。上惛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以合人願。道之屈矣。代離凶困。代、更也。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九校補

竇武傳。令臺閣近。至戴恢等。案陳蕃爲尚書令。在桓帝延熹初。胡廣之爲尚書僕射。則在桓帝前。據蔡邕胡公碑。廣於延熹二年。以罪廢。復起。曾拜尚書令。亦非僕射。劉祐之初補尚書侍郎。當亦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爲尚書。卽在陳蕃爲尚書令時。劉矩遷尚書令。以不附梁冀。出爲常山相。尹勳遷尚書令。以誅梁冀功封侯。苑康。邊韶本傳皆不言其曾爲尚書郎。就可考者。殆無一人爲永康初臺閣近臣。豈獨蕃廣時不爲令僕哉。疑武疏本前述蕃廣等官令僕時之佐成政道。後舉朱㻫等可爲尚書臺官。而張陵等可備尚書郎之選。後之修史者。妄有改削。遂至成此駁文耳。

太尉溫之弟也。錢大昭曰。太尉當作衞尉。案董卓傳。中平三年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靈紀亦載溫三年二月爲太尉。四年四月免。特其官終於衞尉耳。

注。卓取溫笞殺於市而厭之。官本注。而作以。

何進傳。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錢大昭曰。魏志注引續漢書。進本屠家子。父曰眞。眞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案此言屠家。與后紀說合。餘已詳靈紀。

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錢大昭曰。二當作三。

㠯功封愼侯。注。愼縣屬汝南郡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乃上遣袁紹擊徐、兗二州兵。案文擊當作集。

從儳道歸營。注。儳。疾也。音在覽反。官本注在覽作代鑒。

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顒、荀攸等。陳景雲曰。據荀彧、袁紹傳。均作逢紀。此作龐誤。案逢讀同龐。音近而譌也。

張讓子婦。太后之娣也。官本娣作妹。柳從辰曰。袁紀作娣。案作娣爲長。詩曰。諸娣從之。蓋本太后昔日宮中諸娣。遣出爲讓子婦。故亦可謂之妹。以娣本訓女弟也。太后似不得自有所謂娣也。

天下憒憒。柳從辰曰。袁紀憒憒作憤憤。

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集解惠棟曰。依魏志。免下脫死字。柳從辰曰。袁紀亦作死者。

斯宋公所以敗於泓也。注。天之廢商久矣。官本注。廢作棄。與今左傳文合。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集解〕王補曰。公業謀殺董卓。北海積忤曹瞞。卒不能克。皆以身殉。范史猥與荀彧合傳。而反以此義褒彧。謬曰時不可並。取其歸正。傎己。由是涑水有仁過管仲之稱。東坡有道似伯夷之譽。皆襲取范史之謬而擬不於倫者也。吾故採袁彥伯杜牧之之論以正其失焉。

後漢書七十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南。〔集解〕惠棟曰。世系云。衆生城門校尉安世。安世生騎都尉綝。綝生上計掾熙。熙二子泰渾。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縣南五十里。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業爲尚書侍郎。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爲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借音子夜反。將恣凶欲。必危朝廷。相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

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爲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顒。共說卓以袁紹爲勃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辭更對曰。（詭、猶詐也。）非謂無用。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爲明公略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彊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孟卓名邈。）坐不闚堂。（言不妄視也。〔集解〕先謙曰。言不出帷房也。）孔公緒（孔伷。）清淡高論。噓枯吹生。（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集解〕通鑑胡注。謂臨兵鋒而與敵人決勝負也。）非公之儔。三也。（〔集解〕通鑑胡注。此數語。公業雖以

釋言於卓。然關東諸將情態實不過如此。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悍、勇也。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許慎注淮南子曰。孟賁衞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虓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舟中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聊城之守。史記、燕將攻下聊城。因保守之。齊將田單攻之。歲餘不下。良平之謀。可任㠯偏師。責㠯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怙、亦恃也。將各基峙。峙、止也。〔集解〕劉攽曰。案文基當作棊。謂如棊不動。先謙曰。魏志鄭渾傳注。張璠漢記作棊跱。㠯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㠯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集解〕先謙曰。戟不能戴。鄭渾傳注引漢記作載戟。挾弓負矢。挾、持也。況其壯勇之士。㠯當妄戰之人乎。〔集解〕先謙曰。漢記作忘戰之人。是。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強勇。百姓所畏者。有幷、涼之人。〔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有字。緣者字生之。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義從八種。並見西羌傳。而明公擁之。㠯爲爪牙。譬驅虎兕㠯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㠯膠固之衆。膠、亦固也。當解合之埶。猶㠯烈風埽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㠯亂攻理者亡。㠯邪攻正者亡。㠯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

平正。〔集解〕先謙曰、漢記作秉國政平。討滅宦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玄、北海人、故云東州。北海邴原清高直亮、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滎陽、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淄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景帝二年反、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滎陽。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顒、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顒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集解〕惠棟曰、二或作一、見三國志注。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上之上續漢書云.二十四世孫.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前漢、霸字次儒.元帝師.解見孔昱傳.〔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高祖尚鉅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集解〕先謙曰.官本宙作伷.惠棟云.伷、泰山都尉.碑作宙.碑云.字季將.孔子十九世孫.卒於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年六十一.棟案續漢書孔融傳.亦作宙.後漢別有孔伷.字公緒者.非融父也.周壽昌云.案伷應正作宙.裴松之注魏志.引續漢書.作宙.韓敕碑陰.郎中魯孔宙季將.魏志武帝紀.許靖傳.伷字公緒.乃獻帝時人.宙則靈帝時卒也.今各本俱作伷.獨毛本作宙.較諸本爲善.融幼有異才.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生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集解〕惠棟曰.注.兄弟七人.宙七子.融之外.惟孔謙字德讓.歷仕郡諸曹吏.見孔譜碣.孔褒字文禮.見史晨碑.洪适云.宙子載于譜錄者.惟有謙、褒.融三人.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膺、潁川襄城人.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爲太尉.與此傳不同也.〔集解〕洪頤煊曰.獻帝紀.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殺孔融.傳云.時年五十六.融當生於永興元年.桓帝紀.建和元年十一月.前太尉李固下獄死.時融尚未生.吕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卽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集解〕惠棟曰.御覽引漢書云、膺大悅.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膺曰.教卿爲客之禮.主人問

食。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教君爲主之禮。但置飲食。不須問客。膺歎曰。吾將老死。不見卿富貴也。後與膺談論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太中大夫陳煒後至。（煒音于甒反。）坐中㠯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集解〕先謙曰。世說注續漢書高明上有長大二字。似不可少。）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刊章下州郡。㠯名捕儉。（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集解〕劉攽曰。正文、案覽何能削章下州郡。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周壽昌曰。覽時口銜天憲。詔自彼出。卽刊章有何不能者。）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抵、歸也。融家傳。褒字文禮也。）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窘、迫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舍、止也。）後事泄。（〔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云。後以客發洩覺知。）國相㠯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幷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曰。讞、請也。音宜傑反。）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云。並以俊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

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

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撓、曲也。音乃孝反。〔集解〕王補曰。此當是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時。故融得以陳奏。而尚書吏詰責之。與范滂事同也。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卽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吕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集解〕惠棟曰。百官表云。中丞內領侍御史。融爲舍屬。與舍不合。故歸也。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集解〕劉攽曰。案漢官無中軍候。唯有北軍中候耳。明字有脫誤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刊誤補遺云。郭仲奇碑額云。北軍中候。祝睦碑云。北軍軍中候。然仲奇碑中但云拜軍中候。不言北軍。與額不同。郭究碑亦但以軍中稱之者。蓋當時官稱所尚如此。北海傳當云軍中候。其文倒耳。無脫字也。中候、自中興以來。始有北軍軍中候之稱。其辭或省。則曰北軍中候。軍中候云。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吕忤卓旨。轉爲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云。時年

三十入。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璆音巨秋反。又音求〔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云。以彭璆爲方正。邴原爲有道。王修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元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其禮賢如此。郡人甄子然。〔集解〕惠棟曰。融集教高密令曰。志士甄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問。以惕烈士之心。與豆三斛。當是恤子然之後也。子然。高密人。見第五種傳。洪頤煊曰。又袁宏紀有北海甄子然。送張儉事。而范史儉傳不載。臨孝存。〔集解〕惠棟曰。孝存名碩。注見鄭元傳。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集解〕惠棟曰。秦子云。人有母病瘥。思食新麥。家無。盜熟而進之。文舉爲北海相。聞而特賞之。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集解〕先謙曰。今萊州府昌邑縣西二里。漢青州北海國都昌縣也。若青州臨朐縣東北之都昌。乃後魏青州北海郡屬。章懷蓋誤。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爲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焉。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

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協附左丞祖者〔集解〕先謙曰官本祖上有黃字錢大昕云黃祖非融所殺魏志崔琰傳注引九州春秋作左承祖承丞古通用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迄、竟也

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憑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集解〕先謙曰東山官本作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隸、附著〔集解〕先謙曰上書薦謝該見儒林傳

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師〔集解〕先謙曰官本帥作師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三輔決錄曰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集解〕周壽昌曰直、徑也言銜命徑指其地也若云無屈撓則與下曲媚姦臣爲所牽率語相背馬日磾官太傅較繡

衣直指爲尊亦不得以直指二字相同引爲訓也注誤

寧輯東夏輯、和也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所上章表及署補用皆以日磾名爲首附下罔上前書曰附下罔上者刑姦以事君左傳叔向曰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公羊傳曰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及魯衞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以蕭同叔子爲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使反魯衞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叔子者齊君母也齊君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請戰一戰而不勝再戰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爲質揖而去之（集解）劉攽曰注、及魯衞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又云使反魯衞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案公羊本文及當作反又但云東其畝多西字下文又多一使字卻少一地字及多一西字先謙曰官本一戰而不勝下有請字宜僚臨白刃而正色楚白公勝欲爲亂謂石乞曰王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集解）惠棟曰漢律有九篇李悝所撰六篇盜賊囚捕雜具也蕭何定律益事律擅興、廄戶三篇合爲九篇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關、訓通也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而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卽襄仲也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爲其殺君故也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集解）王補曰阻馬日磾之加禮劉表郊社隱

不班示。漢季大臣。知政體者。孰逾於文擧。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庬。善否不別。左傳。楚申叔時曰。人生敦庬。杜預注。庬、厚大也。吏端刑清。端、直也。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殘其支體而棄廢之。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尙書曰。紂斮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日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前書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人養千八百君也。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天字。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衞爲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以夙沙衞易已。衞奔高唐以叛。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痤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馳而告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縊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趙高、英布。爲世大患。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宦人也。遂專信任之。後殺李斯。劫殺胡亥。卒亡秦也。前書。黥布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爲羣盜。及屬項羽。常爲先鋒陷陣。後歸漢。爲九江王。謀反誅之。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左傳。初鬻權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楚人以爲大閽。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集解〕先謙曰。官本權並作拳。是。信如卞和。韓子

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已刖其左足及文王卽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刖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琴操曰荆王封和爲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乃作怨歌曰進寶得刑足離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芸兮斷者不續豈不冤兮〔集解〕先謙曰官本琴操曰三字在進寶上

智如孫臏　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陰使召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爲師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曰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攢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矣〔集解〕劉攽曰注軍半至案史記彼文更有他語故末云軍半至今既節取不宜長此三字又令齊軍曰善射案文多一曰字

冤如巷伯　毛萇注詩云巷伯內小臣也學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

才如史遷　李陵爲匈奴敗馬遷明陵當必立功以報漢遂被下蠶室宮刑後乃著史記

達如子政　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乃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減論班固云向博物洽聞通達古今〔集解〕洪亮吉曰案前五人皆罹肉刑似不宜雜以子政

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國語中刑用刀鋸也

是太甲之思庸　尙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

穆公之霸秦　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崤囚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復使爲政遂霸西戎事見左傳

南睢之骨立　〔集解〕惠棟曰未詳

衞武之初筵　韓詩曰賓之初筵衞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爲惡也

陳湯之都賴　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

矯制發諸國兵。斬郅支單于於都賴水上。魏尙之守邊。文帝時。尙爲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趙人馮唐爲郎。爲言文帝。赦尙。復爲雲中守也。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斥、指也。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體、謂國家之大體也。〔集解〕惠棟曰。案表本傳不載。唯零陵先賢傳云。太祖問劉先曰。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托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頫。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是其事也。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陛級縣遠。祿位限絕。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乃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堂高作高堂。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如日月。無得而踰焉。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所非以杜塞邪萌。形、見也。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里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乎貴臣之近主乎。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注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

也。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前吕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埶異也。爾雅曰。羊牝曰牂。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集解〕王補曰。天險。易注向無的解。惟王厚齋通鑑答問有曰。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天險云者。君君臣臣。截然分定。而不可犯。地險則有形之險耳。觀融疏意。實與王同。豈漢時舊有此訓。而後軼之與。先謙曰。官本注夫作矣。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鄭玄注儀禮曰。篚。竹器。如筐也。書曰。厥篚玄纁璣組。招呼元惡。吕自營衛。專爲羣逆。主萃淵藪。書曰。今商王受亡道。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孔注曰。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泉府藪澤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左傳。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郜鼎在廟。彰孰甚焉。郜鼎。郜國所作也。桑落瓦解。其埶可見。詩曰。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集解〕惠棟曰。荀子云。孔子厄于陳蔡之間。謂子路曰。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瓦解見鶡子。臣愚吕爲宜隱郊祀之事。吕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並獻帝子。〔集解〕錢大昕曰。祗乃東海恭王彊之玄孫。非獻帝子。且立四十四年而薨。初非沖幼。此傳殆誤也。獻帝子見於紀者有東海王敦。（東海疑北海之譌。）敦以建安十七年封。時融已先歿矣。范史雜采它書。往往自相乖異如此。帝傷其早歿。欲爲修四時之祭。吕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吕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

淮懷王竝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

梁懷王揖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帝兄也爲皇太子四歲廢爲王坐侵廟壖地自殺齊懷王閎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八年薨臣賢案齊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爲懷王作哀者誤也臨淮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融家傳及本傳皆作公此爲王者亦誤也

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爲諸在沖亂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

稱音尺證反

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

處猶安也

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

袁紹傳熙、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逸上蔡令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凡太祖聞其意爲迎取之

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妲音丁末反又音旦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紂用其言毒虐衆庶武王克殷斬妲己頭縣之於小白旗以爲紂之亡由此女也出列女傳也

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

建安十三年也

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不貢楛矢

國語曰昔武王尅商通于九夷百蠻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肅愼國記曰肅愼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濱大海魏略曰挹婁一名肅愼氏說文曰楛木也今遼左有楛木狀如荆葉如榆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矢作矢是

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零之國前書蘇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上丁零盜武牛羊武遂窮戹也

時年飢兵

與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 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燿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戹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集解〕惠棟曰注天垂酒星之燿春秋元命苞云三酒旗主上尊酒所以侑神也又堯千鍾孔百觚皆見孔叢子 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 偏邪跌宕不拘正理〔集解〕錢大昕曰說文宕過也先謙曰操欲殺楊彪融爭之獲免見彪傳 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 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侯畿鄭玄注畿限也〔集解〕惠棟曰融此奏詳見袁宏紀 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 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集解〕劉攽曰注獻帝嘗時見慮案文時當作特王幼學曰案史炤釋文郗音綺戟反至晉元帝時郗鑒乃音丑之反 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 尚書曰舜以伯禹爲司空禹讓稷契暨皋陶以益爲朕虞益讓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爲秩宗伯夷讓

于夔龍。〔集解〕王補曰。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路粹爲曹公與孔融書。證知此書亦路粹作。注引書云。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今無此語。范氏刪節也。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史記曰。於是禹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皇來儀。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若齊孟陽代君居牀以待賊。西漢紀信乘黃屋誑楚之類也。破家爲國。若要離焚妻子以狥吳李。通誅宗族以從漢之類也。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史記。范睢一餐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景帝時。錯爲御史大夫。以諸侯國大。請削其土。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袁盎素與錯不相善。盎乃進說。請斬錯以謝七國。景帝遂斬錯也。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屈平。楚懷王時爲三閭大夫。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其言。卒客死於秦。懷王子子椒。子蘭。譖之於襄王。而放逐之。見史記。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譖之光武。寵遂反。鄧禹威損。失於宗馮。鄧禹征赤眉。令宗歆馮愔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遂殺歆。因反擊禹。今流俗本宗誤作宋也。〔集解〕周壽昌曰。案鄧禹傳。宗欽作宗歆。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愼與。音余。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歸拜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不忍爲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之。肉袒負荆謝之。相與爲刎頸之交。事見史記。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集解〕何焯曰。謂宥朱鮪。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公子糾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卽位。以管仲爲相也。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吕爲小介。介、猶蔕芥也。公法雖平。私情爲蔕芥者也。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憮、音舞、憮、

失意貌也。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其法論田及兵之法也。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集解〕王補曰。操書意在交構。非平怨也。融報曰。猥惠書教。猥、曲也。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山陽與魯郡相鄰比。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懽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盾謚也。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故曰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

夏小正云。昆、衆也。孫卿子曰。昆蟲亦有知。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
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
三軍暴骨。子員導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
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韓信貧賤。淮陰少年侮之。令信出胯下。榆次之辱。史記、荆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去。
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蚊音文。虻音盲。蚊虻之暫過。未以爲害。（集解）惠棟曰。莊子寓言云。仲尼曰。夫無所縣者。可以無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司馬彪注云。觀雀飛
疾。與蚊相過。忽然而不覺也。觀亦作鸛。古亂反。先謙曰。官本無一字。子產謂人心不相似。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其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或矜執者欲以取勝爲
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鑪、累土爲之。以居酒瓮。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鍛鑪。故名鑪。字或作壚。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
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絜壺往沽。狗迎齕之。酒所以酸而不售。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有居
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
貴於樹瓠者。爲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斟。吾無以此瓠爲也。將棄之。今仲不恃仰人而食。
亦無益人國。亦堅瓠之類。（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恃作待。宅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穀。左傳。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

乃使郗慮將中軍。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衞大夫。其家臣名僎。行與文子同。升之於公。與之並爲大夫。僎音七眷反。見論語。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己同愛郗慮。故發於中心而訓誨。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鄭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賢吏謂慮也。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集解〕王補曰。觀融答書。正墮術中。傳言寬容少忌。信然。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太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恆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融愛才樂酒。故云。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武賁千五百人。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略曰。粹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枉狀奏融曰。〔集解〕王補曰。魏志王粲傳注引典略。與此小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

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訕音所諫反．訕謂謗毀也．蒼頡篇曰．訕非也． 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謂不加績． 唐突宮掖．〔集解〕惠棟曰．丁度云．搪突、觸也．吳曾曰．律有唐突之罪．案孔融汝潁優劣論．陳羣曰．頗有蕪菁唐突人參．蓋當時之語． 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 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缻中．說文曰．缻、缶也．字書曰．缻似缶而高．〔集解〕先謙曰．官本缻作瓶． 出則離矣．〔集解〕王補曰．子夏喪服傳．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融嘗自言．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又幼持父喪．哀悴過毀．州里歸其孝．何至謬爲此語．路粹嫁誣若斯．以無爲有．當時所以忌其筆也． 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融墓在揚州江都縣高士坊西北．去州九里． 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

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魏略曰。曹操爲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令改節。融不從之。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㠯金帛。〔集解〕王補曰。唐庚嘗言。魏文帝卽位。求孔融之文。以爲不減班楊。晉武帝踐阼。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誥。融既魏武之讐恨。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所欲聞。而並見收錄。唯恐墜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予謂魏文晉武固可取。而孔葛之文不可磨滅。歐陽子所謂雖怨家仇人。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孔融集十卷。錄一卷。文帝㠯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前書曰。欒布。梁人也。爲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故上書訟之。〔集解〕洪亮吉曰。案此鄭昌引文子之言。范史或未見文子。故此論以爲鄭昌前人引用故實。詳慎如此。是㠯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

（於色矣。）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紓音舒。解也。緩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弒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忤、逆也。）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左傳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身後。謂曹丕受禪也。〔集解〕王補曰。李固爲太尉。梁冀不敢擅廢立。故先策免以立威。孔融見憚於曹操。因趣路粹枉狀以擠之死。范史此論。與陳蕃左班儒林等論同爲表揚節義。垂涕而道。足爲炯鑒。）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負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園。即刓字。音五丸反。前書音義曰。刓、謂刓團無稜角也。每。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也。賈誼曰。品庶每生。〔集解〕惠棟曰。史記賈誼云。衆庶馮生。鄒誕生本作每生。漢書正作每。莊子曰。無門無毒。崔譔本毒作每。云貪也。司馬貞云。每者冒也。冒貪之義。案方言每字合從手益。每音莫改反。）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懍懍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堅貞如白玉也。皜音古老反。）

荀彧字文若。（袁宏漢紀。或作郁。）潁川潁陰人。朗陵令淑之孫也。（朗陵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集解〕錢大昕曰。荀淑傳稱朗陵侯相。漢制縣爲侯國則置侯相一人治之。其職與令長同。故亦通稱爲令也。東萊之不其亦侯國。而董恢傳稱除不其令。）父緄。爲濟南相。（緄音古本反。）緄畏憚宦官。乃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典略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取。轉以妻郁。〔集解〕惠棟曰。裴松之云。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於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之沒久矣。）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顒

名知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令。亢父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亢音剛。父音甫。〔集解〕先謙曰。注見劉隆傳。董卓之亂。棄官歸鄉里。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密縣西山也。〔集解〕惠棟曰。融字元長。見韓韶傳。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四面通也。〔集解〕惠棟曰。注見袁術傳。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密雖小固。不足扞大難。宜亟避之。亟音紀力反。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彧乃獨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爲董卓將李傕所殺略焉。彧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彧㠯上賓之禮。彧明有意數。數、計數也。〔集解〕劉攽曰。案文但云明有意數。不成文。史筆不如此。蓋有一聽字。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彧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張良。㠯爲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爲操鎮東司馬。〔集解〕錢大昕曰。此初平二年之明年也。據魏志。操爲鎮東將軍。在建安元年。則初平三年安得便稱鎮東司馬乎。魏志彧傳本云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常以司馬從。然則領兗州在此年。而除鎮東司馬不在此年也。范史刪去領兗州句。遂誤以鎮東司馬爲是年事矣。

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彧守甄城。縣名。屬濟陰郡。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鄄。音絹。〔集解〕惠棟曰。縣屬濟南。志作鄄。說文鄄衞邑。從邑垔聲。先謙曰。今曹州府濮州東二里。任㠯留事。

會張邈、陳宮㠯兗州反操。典略。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彧。譎、詐也。〔集解〕惠棟曰。魏志云邈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集解〕惠棟曰。實魏志作食。彧知邈有變。卽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彧。彧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爲十州之鎭。往必危也。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必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去就也。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彧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彧乃德程昱說范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德作使。是。使固其守。卒全三城㠯待操焉。三城。謂甄范東阿也。

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距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㠯制天下。進可㠯勝敵。退足㠯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㠯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集解〕劉攽曰。注東郡

守。案文少一太字。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集解〕錢大昕曰，案魏志彧傳云，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蓋上言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故以兗州比關中河內，范史删去二字，未當。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閒而收孰麥，約食稸穀，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己有，則將軍尚安歸乎。〔集解〕惠棟曰，數城謂三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埶，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孰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兗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恣睢，肆怒貌。睢音火季反，又火佳反。史記，盜跖日殺不辜，暴戾恣睢。未可卒制。彧乃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左傳，卜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王

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隰城遂定霸業天下服從也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爲義帝發喪高祖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自天子蒙塵蒙冒也左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乃汝也今鑾駕旋軫鄭玄注周禮曰軫輿後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集解〕先謙曰官本俊作雄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彧爲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彧籌焉彧又進操計謀之士從子攸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彧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計事天下當何憂哉及鍾繇郭嘉魏志嘉字奉孝潁川人也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陳羣杜襲襲字子緒潁川人荀彧薦襲太祖以爲丞相軍謀祭酒魏國建爲侍中司馬懿戲志才等懿字仲達即晉宣帝〔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志才潁川人或別傳云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彧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案戲姓漢有北海戲子然也皆稱其舉唯嚴象爲揚州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

膺智爲揚州刺史，後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韋康爲涼州，後並負敗焉。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所殺。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魏志，張繡在南陽降，既而悔之，而復反，操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紹與操書甚倨。陳琳爲紹作檄書曰，操祖父騰，饕餮放橫，父嵩乞匄攜養，操贅閹遺醜，並倨慢之詞也。〔集解〕錢大昕曰，案傳云紹與操書，注以檄書當之，誤也。操爲張繡所敗在建安二年，而紹宣檄乃在建安五年，亦不相涉。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以謀於彧。彧量紹雖強，終爲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大衆以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彧曰，袁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爲其謀，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天姿瓌傑，權略多奇。許攸字子遠。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信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彧之籌。事在袁紹傳。操保官度，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其所保處，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官度口是也。與紹連戰雖勝，而軍糧方盡，與彧議欲

還許。吕致紹師。致猶至也。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或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吕為先退則勢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滎陽成皋間。久相持不決。後羽請鴻溝以西為漢。而退。高祖遂乘羽敗之垓下。追殺之。公吕十分居一之衆。言與紹衆寡相懸也。畫地而守之。言畫地作限隔也。鄒陽曰。畫地而不敢犯。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搤音厄。搤謂捉持之也。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遂吕奇兵破紹。紹退走。〔集解〕惠棟曰。魏武帝軍策令云。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鍊。不與今時等也。封彧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年。操吕紹新破。未能為患。但欲留兵衞之。自欲南征劉表。吕計問彧。彧對曰。紹既新敗。衆懼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散。糾、合也。乘虛吕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吕為冀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操將從之。彧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侵。必謂吕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

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寢九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彧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恢、大也。）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徼、邀也。音古堯反。）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荊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左傳、南轅反旆。杜預曰、軍門前大旆。）克平四州。（謂冀、青、幽、并也。）向使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敵人懷利以自百。（各規利、人百其勇也。）臣衆怯沮以喪氣。（沮、止也。）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埶。（捷、勝也。）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兖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沔。（沔、卽漢水也。孔安國曰、漢上爲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彧建二策。以亡爲存。以禍爲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爲最功。臣多不服。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縱或作蹤。兩通。〔集解〕先謙曰。官本蕭何發下少一

縱字引劉攽曰，注蕭何發指示，案文少一縱字。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以封之。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侔、等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義曰，疇、等也，使其後常與先人等也。

彧深辭讓。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傳、介子推。晉文公臣。況君奇謨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分之於彧也。雖慕魯連沖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爲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爲也。將爲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於是增封千戶，幷前二千戶。又欲授以正司。彧先守尚書令，今欲正除也。〔集解〕惠棟曰，案彧別傳，太祖欲表彧爲三公，當得其實。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彧所策。彧曰，今華夏以平，荊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閒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濟陰人也。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公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集解〕先謙曰，官本封公父作封谷父。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

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表留彧曰。臣聞古之遺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爲將軍。扞燕。苴曰。臣素卑賤。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卽監督之義也。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左傳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天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彧。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彧。依以爲重。書奏。帝從之。遂以彧爲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濡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聞操來。夾水立塢。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彧病。留壽春。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爲之備。彧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議。彧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齎璽書犒軍。飲饗禮畢。彧請閒。太祖知彧欲言。揖而遣之。遂不得留之。卒於壽春。帝哀惜之。祖日爲之

廢讌樂。祖曰謂祭祖神之日因爲讌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祀以爲祖神。漢以午日祖。 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集解〕通鑑胡注。時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爲魏國。王補曰。册魏公九錫文。詳載袁紀三十卷。魏志武帝紀。文選三十五引文章志曰。魏錫潘勖所作。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沸騰。 天下之命倒縣矣。趙岐注孟子曰。倒懸。猶困苦也。 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間關。猶展轉也。 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也。 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言彧本心不背漢也。 誠仁爲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紓、緩也。音舒。 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衞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衞人也。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許之。賜又至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勾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強。晉果敗吳。越襲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 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晉。但其事不兼濟也。言彧豈願強曹氏令代漢哉。事不得已也。 方時運之屯邅。易曰。屯如邅如。竹連反。〔集解〕先謙曰。官本竹上有音字。 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埶強。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也。

此又詩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集解〕王補曰。袁紀。漢自桓靈。君失其柄。陵遲不振。亂殄海內。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劉氏之澤未盡。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漢。拜爵賞者稱帝。名器之重。未嘗一日非漢。魏之平亂。資漢之義。功之克濟。荀生之謀。謀適則勛隆。勛隆則移漢。劉氏之失天下。荀生爲之也。若始圖一匡。終與勢乖。情見事屈。容身無所。則荀生之識爲不智矣。若取濟生民。振其塗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於魏雖親。於漢已疏。則荀生之功爲不義也。殺身猶有餘愧。焉足成名。惜哉。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謂詭辭以對。揮金僚朋。揮、散也。北海天逸。音情頓挫。逸、縱也。頓挫猶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謀謨之高欲誰佐也。或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一。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校補

鄭太傳．司農衆之曾孫也．集解．惠棟曰．世系云．至熙二子泰、渾．今案鄭渾魏志有傳．合考世系則曾孫當作元孫．

未有孟賁之勇．注．舟中人盡播入河．官本注舟亦作舡．

乃與何顒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顒等被執．案此載何顒被執事．與黨錮傳異．與袁紀、魏志．亦互異．參之荀淑、王允傳．抑又未嘗不各異．黨錮傳言顒同謀爲荀爽、王允．袁紀則謂爲荀攸、鄭太种輯魏志．更及伍瓊．王允傳載允同謀者僅黃琬、鄭公業．惟荀淑傳載荀爽同謀者．適如黨錮傳．而黨錮傳則謂顒以宅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此傳則謂因謀卓事洩．顒等被執．曰顒等．似被執者不止顒．而袁紀謂顒與荀攸同繫獄．顒憂懼自殺．魏志攸傳則云．攸同被收繫獄．顒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繫者固有攸．而顒之卒．與自殺異．蓋無論顒之死爲自殺與否．要爲自死於獄．非卓聲其罪而殺之也．夫以卓之暴．諸將言語蹉跌．便戮於前．伍瓊、周毖、李旻、張溫、伍孚皆死不旋踵．苟知顒謀殺己．將必立致之死．何暇下之獄．此易知也．顒乃猶得死於獄．且既死之後．不聞同繫者皆死．公業脫身走矣．而同謀之允、琬．亦尙安然無禍．則顒等之被執．必以宅事．雖其事未必不與所謀有涉．而本謀必仍未洩．謂爲事洩者．度不過公業等與謀之人．聞變驚竄．自疑實然．范書故兩存之耳．當卓得志．虐殺朝士．人皆岌岌不自保．謀之者固宜多也．自通鑑不載荀爽之謀．與何顒之死．姜宸英首斷荀爽必不得有是謀．後之讀考異者．遂並疑顒亦無其事．然則范書反可廢耶．

孔融傳．太中大夫陳煒．袁紀煒作禕．

將不早惠乎。官本惠作慧同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侯康曰御覽四百九引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初爲臺郎嘗出游逢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結爲兄弟案此當亦融隨父詣京師時事年十三喪父。沈銘彝曰融父宙卒於桓帝延熹六年正月乙未見宙碑以融卒年計之則宙卒時融年十一非十三也案據此則融十歲詣京師次年即喪父

時融年十六。侯康曰詔捕張儉事在建甯二年融年十七矣

逐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案二人未知所坐是褒融自不知當坐何罪矣於文不應蓋本作未知二人所坐誤倒

詔書竟坐褒焉。沈銘彝曰褒爲豫州從事有碑今在曲阜孔廟中又史晨饗孔廟後碑稱處士孔褒文禮或其時尚未爲豫州從事也然褒卒於建甯元年史晨碑立於二年不知何故案漢世辟爲從事或未赴或在職未久仍退爲處士則稱官稱處士無不可者褒之辟豫州從事不必其果在後也惟褒果以建甯元年卒則刊章捕張儉事在二年褒不及見矣碑之不足證史如此

拜中軍候。集解劉攽曰至明字有脫誤也。錢大昭曰魏志崔琰傳注云累遷北軍中候此作中軍候誤

志在靖難。柳從辰曰袁紀興平元年融與陶謙謀迎天子還洛陽會曹操襲曹州而止（曹州疑曹字有譌）

乃奔東山。集解先謙曰東山官本作山東。惠棟曰山東通鑑作東山謹案觀惠氏補注引通鑑明所據北宋本亦作山東而實未可以爲信也獻紀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以討董卓是

山東乃概舉之辭（本傳下文馬日磾奉使山東同）靑州卽山東諸州之一更何山東之可奔乎通鑑所據本作東山則知閣本自不誤

銜命直指注前書有繡衣直指 官本注繡作錦

時論者多欲復肉刑 官本時作而柳從辰曰袁紀云潁川陳紀論復肉刑案晉書刑法志崔寔鄭元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行肉刑漢朝旣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尙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融爲此議是融因當時百官論多附彧故特引正定議也

善否不別 柳從辰曰不別或作區別見御覽六百四十八引本書

慮不念生 官本念作全

伊戾禍宋注則欲用牲加書徵之騁而告曰 官本注欲作坎騁作馳

信如卞和集解先謙曰官本琴操曰三字在進寶上 謹案上字下脫怨歌下無曰字凡六字 智如孫臏注自以能不及臏 官本注能不作不能

一離刀鋸。離同罹。或作罹。見晉書刑法志。

王師敗績。不書晉人。注。王師敗績於貿戎。官本注。貿誤貿。柳從辰曰。貿同貿。一音茅。左傳卽作茅戎。

斷盜貢篚。注。厥篚元纁璣組。官本注。璣作機。案斷盜貢篚。承上過絕詔命言。謂阻隔朝郡交通。諸郡所貢方物。輒被關奪也。璣雖可通機。而璣組無作機組者。前書地理志引禹貢。亦作厥棐元纁璣組。蓋今古文同。

章執甚焉。注。彰執甚焉。官本注。無焉字。

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祇薨。集解。錢大昕曰。祇乃東海恭王彊之元孫。非獻帝子。且立四十四年而薨。初非沖幼。此傳殆誤也。案獻紀。自建安以下。可書者僅矣。乃建安五年七月。書立皇太子馮爲南陽王。壬午。南陽王馮薨。十月書東海王祇薨。或者據此傳注。謂二王皆獻帝子。則紀漏書立馮爲皇太子。立祇爲東海王。然皇太子無更封王之例。故或又謂太字爲衍文。及觀建安二十五年。書太子早卒。孫康立。則帝太子之卒。明已有孫。若在五年。帝年甫二十。何由便有孫乎。且是年正月董承謀洩。董貴人爲曹操殺。不能保其孥。帝何暇立太子諸王。蓋立皇太子馮爲南陽王九字。全是駁文。當刪。馮並非帝子也。至東海王祇。固非帝子。並不得卽定爲恭王彊之元孫。以彊傳亦必誤。已於獻紀按補發之矣。蓋東海王彊之國。傳至孝王臻薨後。必已中絕。而後有東海王祇。祇薨。國又絕。而後有東海王敦。魏受禪。降爲侯者。當卽帝子。或敦爲伏后子。已被害。國移於羨。或羨卽敦之更名。舊史既不詳。衆後漢書。遂誤附之彊傳。范書沿而未正也。若祇羨皆彊後。則敦爲帝子。何得亦有東海之封。若祇立歷四十四年。有子羨嗣封。何尙不得修四時之祭。斯必不然矣。然則南陽王馮。東海王祇。何人乎。以融

所對聖恩敦睦。及同產昆弟之說證之。實皆帝之諸弟。而靈帝子耳。章懷對於東海王祇之薨。獻紀既未言爲皇子。疑此注本作竝靈帝子。淺人妄改爲獻。非章懷本誤也。

前梁懷王。注。梁懷王揖。官本注。揖誤相。

呂姐已賜周公。注。出列女傳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後操討烏桓。注。建安十三年也。官本注。三作二。是。

昔肅愼不貢楛矢。官本。愼下有氏字。

山陽郗慮。集解。王幼學曰。至乃音丑之反。侯康曰。此史炤之誤。胡三省已辯之。郗鑒即慮之元孫。豈有祖孫一姓而二音者邪。

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注。相與爲刎頸之交。官本注。交作友。

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注。河曲之役。官本注。河曲二字誤倒。

宅者奉遵嚴教。官本。遵作尊。

不輕公叔之升臣也。注。僎音七眷反。官本注。七作士。是。

坐上客恆滿。官本。恆作常。今案作常。疑南宋本避改。

不遵朝儀。官本。儀作議。

譬如寄物甀中。注。說文曰。甀、缶也。字書曰。甀似缶而高。集解。先謙曰。官本甀作瓶。謹案[illegible]卽缶之異文。見史記李斯。藺相如傳。說文初無是字。瓻卽瓶。乃缾之重文。說文雖有是字。而注又不合。諸引范書者。悉作瓻。則官本之誤。已無論矣。然字書旣曰似缶而高。則亦必非卽甀字。以缶甀無別也。疑本是罌字。轉寫而譌。

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案說詳典論論文。

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侯康曰。四庫提要孔北海集條下云。六言詩之名。見於本傳。今所存三章。詞多凡近。又皆盛稱曹操功德。斷以融之生平。可信其義不出此。卽使舊本有之。亦必黃初間購求遺文。贗託融作。以頌曹操。未可定爲眞本也。因此三詩。古文苑已載。故云舊本有之。

豈其負囥委出可呂每其生哉。官本。其負作有員。案囥卽楚辭刓方以爲圜兮之刓。孔仲達說委巷之禮。謂委細屈曲。所爲不能方正也。負恃也。恃囥道以爲委屈也。前書音義訓刓團無稜角。明囥亦可通員。則作員

囥。於義爲窒。似誤。

荀彧傳。呂爲奮武司馬。柳從辰曰。袁紀。彧爲司馬時。董卓兵強。山東震恐。彧說操曰。董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操善之。

今君爲十州之鎮。官本、十作一。是。

計必未定。官本。必未作未必。

彧乃使程昱說范東阿。注。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今曹州府范縣東南二十里。柳從辰曰。注。陽當作州。舊唐書。貞觀八年。割濟州范縣屬濮州。天寶元年。改濮州爲濮陽郡。章懷時不得稱濮陽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已見光武紀下。

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柳從辰曰。袁紀。劉備在徐州。案謙死。劉備領徐州。居下邳。並見呂布傳。

布乘虛寇暴。案布傳。陳宮說邈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故兗州諸縣。爲布所必爭。

其軍國之事。皆與彧籌焉。侯康曰。魏志注。引彧別傳。載鍾繇之言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大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耶。

韋康爲涼州。注。康字元將。至時人榮之。侯康曰。御覽二百六十五引三輔決錄。韋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五寸。辟爲郡主簿。楊彪稱曰。韋主簿年雖少。有老成之風。昂昂千里之駒。又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宏毅。偉世之器也。則康固早有令名。故或舉之

與或議欲還許。官本與上有書字。是。

深建宜住之便。官本住作往。案據下文言堅營固守。是住非往。

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注。高祖曰。官本注曰作云。

操譬之曰。官本、譬作誓。柳從辰曰。袁紀作報。今案譬諭也、觀下文操以曾連子臧爲說。則作譬非誤。

或病留壽春。注。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已見光武紀上及獻紀下。郡字乃縣之譌。

期紓民於倉卒也。官本、民作人。未改回。

權譎時偪。注。謂詭辭以對。官本注。對下有卓字。

後漢書七十一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皇甫嵩朱儁列傳第六十一

皇甫嵩字義眞．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集解〕何焯曰．志介、猶言志略．先謙曰．志介、猶志節耳．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爲郎中．遷霸陵臨汾令．以父喪．遂去官．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集解〕錢大昕曰．案下文靈帝召羣臣會議．嵩亦與焉．似無出守事．或已遷而未之官耶．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或作郎．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首音式受反．符水呪說㠯療病．〔集解〕惠棟曰．事詳劉焉傳註．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㠯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集解〕惠棟曰．袁紀方作坊．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

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集解〕通鑑胡注、寺門在京城諸官寺舍之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集解〕惠棟曰、袁紀云五月乙卯。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摽幟。幟音尺志反。又音試。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為蛾賊。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諭賊眾多。故以為名。〔集解〕惠棟曰、陳球後碑云、蜂聚蛾動。仲秋下旬碑云、蛾附。春秋傳蛾析音蟻。史記五帝紀鳥獸蟲蛾、漢書元帝紀蛾羣飛蔽日、揚雄傳扶服蛾服、皆讀為蟻。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集解〕惠棟曰、袁紀梁作良。考異據九州春秋云、角弟梁、梁弟寶。所在燔燒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閒。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敕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

都尉。大谷、轘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集解〕先謙曰廣城官本作廣成。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集解〕通鑑胡注西園廐馬卽綠驥廐馬。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集解〕通鑑胡注姓譜、波姓也。其先事王莽爲波水將軍子孫以爲氏。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爲齊將守卽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綵束矛盾於其角爇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苣音巨。說文云束葦燒之。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賊降散。三

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已於倉亭。生禽卜已。〔集解〕惠棟曰。案續漢書卜已爲傅燮所獲。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今貝州宗城縣。〔集解〕先謙曰。注見靈紀。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集解〕惠棟曰。杜預云。雞鳴者、丑也。晡時者、申也。自雞鳴歷平旦日出隅中食時日中日昳至晡時也。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集解〕先謙曰。官本繫作擊。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集解〕惠棟曰。虞溥江表傳。典字君業。爲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張寶于下曲陽。典作圍塹而卓不肯。典曰。受詔攻賊。有死而已。使諸將引兵東。典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城守不敢出。時人爲之語曰。郭君圍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彊禦。轉機之閒。敵爲窮虜。猗猗惠君。寶完疆土。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京觀在恆州鼓城縣西南七里。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並屬扶風。公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

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集解）先謙曰．官本爾作已．是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㠯錢物賜之．吏懷慚．或至自殺．（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兵曹有受賂者．嵩曰．公素廉清．必貧用乏也．乃出錢賜之．由是皆樂爲致死．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干．謂冒進．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㠯動．智者因幾㠯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㠯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子曰．凡命將．王親受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王作主．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閒．神兵電埽．封尸刻石．南向㠯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㠯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㠯

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說信。令信背漢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哉。後信謀反。爲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集解〕惠棟曰。陸賈楚漢春秋云。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陰侯曰。臣事項王。位不過郎中。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巨闕之劍。臣背之。內愧于心。今主上埶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撝足以震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撝卽麾字。古通用。叱咤。怒聲也。赫然奮發。因危抵穨。抵音紙。擊也。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埶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也。謂天位也、〔集解〕惠棟曰。九州春秋。請呼上帝作乃燎於上帝。寶器作神器。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左氏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史記。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

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埶。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傳之辭 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傷發病死。〔集解〕惠棟曰。註郡當作部。蘇輿曰。忠恥被衆脅病死事亦見董卓傳。彼云韓遂等因廢王國而劫忠。與註引英雄記不同 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迴鎭長安。以衞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集解〕顧炎武曰。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有都鄉侯。中常侍良賀卒。帝封其養子爲都鄉侯。三百戶。是都鄉侯所食之戶數也。梁冀得罪。徙封比景都鄉侯。是都鄉侯亦必有所封之地。而不言者。史略之也。蘇輿曰。案漢世都鄉侯、鄉侯、都亭侯、亭侯。均有封地。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瑜傳作宜陽鄉侯。疑是宜陽都鄉侯）朱瑀、趙忠、呂強。均失載封地。其封鄉侯者。如曹節爲長安鄉侯。籍建爲汝陰東鄉侯。封亭侯者。如興渠爲高望亭侯。曹騰爲費亭侯。州輔爲葉吉成侯（見州輔碑）。著地者甚多。而朱儁封都亭侯千五百戶。未載地名。皆史略文。 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集解〕洪頤煊曰。靈帝紀

作涼州賊王國。此梁字誤。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埶。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吕先爲不可勝。吕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孫子之文。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埶也。夫埶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鬭。蜂蠆有毒。皆左氏傳文。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

衆且走．莫有鬭志．吕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幷州牧．詔使吕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酈音歷．（集解）惠棟曰．袁紀作邈．又作麗．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埶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吕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集解）通鑑胡注．嵩討王國時爲督．故曰元帥．杖國威吕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集解）王補曰．通鑑作違命雖罪．故胡注卓不釋兵爲違命．嵩擅討卓爲專誅．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吕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吕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

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集解〕通鑑胡注。嵩前不能從兄子酈之言。今又不從衍之策。自揣其才不足以制卓故也。）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曰大義。（質、正也。）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曰屈嵩。（風音諷。謂諷動也。）旣而抵手言曰。義眞犕未乎。（犕音服。說文曰。犕牛乘馬。犕古服字。今河朔人又有此言。音備。）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獻帝春秋曰。初卓爲前將軍。嵩爲左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爲鳳凰耳。〔集解〕汪文臺曰。魏志卓傳注。張璠漢記云。卓抵其手謂嵩曰。義眞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及卓被誅。以嵩爲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星策免。（續漢書曰。以日有重珥免。）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尋李傕作亂。嵩亦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爲郎。嵩爲人愛愼盡勤。（〔集言〕劉攽曰。案文。愛非所以配愼。當是畏字。勤又當在盡字上。）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汲引之速。〔集解〕惠棟曰。謝承

書。嵩爲三公。以身起于汗馬。常折節下士。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規被錄占對。儁爲備錢。以解其事。(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規字公圓。太守唐鳳命爲功曹。鳳中常侍衡之從兄。恃中官。專行貪暴。規諫曰。明府以負薪之才。受剖符之任。所謂力弱。不惟顚蹶。方今聖治在上。不容秕政。明府以教人之職。行桀紂之暴。鳳怒。縛規捶于閤內。鳳後果以檻車徵。華嶠後漢書云。規除臨湘令。長沙太守移徐二月行縣。敕諸縣治道。規以方春向農。民多劇務。不欲奪人良時。徐出督郵。規即委官而去。徐憮然有媿色。遣功曹賫印綬檄書謝。請還。規謂功曹曰。移府君愛馬蹄。不重民力。徑逝不顧。移一作程。汪文臺曰。御覽八百十四張璠漢記。規作起。母既失產業。深恚責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尙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閒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集解)惠士奇曰。前書百官志有主章、章本也。此主章所主者章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遷除

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輭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卽拜雋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家兵、童僕之屬。調謂調發）之。〔集解〕顧炎武曰。古之爲將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此家兵之證也。惠棟曰。案左傳宣十二年傳云。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杜預云。族、家兵。此證爲實。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鎭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貢。〔補注〕先謙曰。官本貢作袁。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集解〕惠棟曰。習鑿齒襄陽耆舊記云。頡字初起。鄀人也。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

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爲亞卿。後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狥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儁討潁川。㠯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㠯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修攻具。曜兵於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集解〕惠棟曰。時超爲別部司馬。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埶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㠯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㠯勸善。討之足㠯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㠯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埶必自出。自

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儁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西城縣南。精山在其南。〔集解〕惠棟曰。郡國志云。南陽西鄂有精山。朱儁破孫夏處。李吉甫云。山在鄧州南陽縣西北二十七里。先謙曰。西鄂注見陳俊傳。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皆遂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集解〕劉攽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何焯曰。錢唐自秦有此名。以唐爲塘。乃俗字耳。注家誤信水經注。故引此。惠棟曰。錢唐鄉侯也。御覽引錢唐記。此下又云。既遏絕湖流。一境蒙利。縣遷治餘姚。王莽時縣名泉亭。於是改名錢塘。百姓懷德。立碑塘所。至今猶在。又錢塘記云。防海大塘。昔議曹華信家富。乃議立此塘云云。注所引有脫文。劉氏刊誤亦未得也。加位特進。以母喪去官。〔集解〕惠棟曰。孔曄會稽記云。永興縣東五十里有洛思山。漢太尉朱公儁爲光祿大夫時。遭母哀。欲卜墓此土。將歸洛下。冢師相地。冢師云。去鄉既遠。歸思常深。忽極目千里。北望京洛。遂縈咽而死。葬山頂。故以爲名。蘇輿云。光祿大夫非要職。故聽其去官。太傅桓焉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是也。起家。復爲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氏根、青牛角、〔集解〕惠棟曰。魏志作張牛角。博陵人也。張白騎、劉石、左髭、〔集解〕先謙曰。惠校本作老髭。惠氏已辯其非。丈八、〔集解〕惠棟曰。張璠

漢紀作文八。平漢、〔集解〕先謙曰，郎陶升見袁紹傳。大計、司隸、掾哉。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掾哉作緣哉。雷公、〔集解〕惠棟曰，典略云，謂聲大者爲張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集解〕惠棟曰，眭、通鑑作眭。苦晒之徒。九州春秋，晒作蝤。蝤音才由反。並起山谷閒，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氐根。左氏傳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預注云，于思、多須之貌也。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伯萬，號曰黑山賊。〔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衞州衞縣，漢朝歌縣也。縣西北有黑山。先謙曰，官本伯作百，是。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卻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儁爲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㠯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

卓雖惡儁異己。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己副。使者拜儁。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既而懼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洛陽。儁聞。復進兵還洛。懿走。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儁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儁。儁逆擊。爲傕汜所破。儁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儁時猶在中牟。陶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桀共推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

奏記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馗音巨眉反。）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言敢言之。〔集解〕劉攽曰。案刺史在郡上。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言刺史并郡上列卿府云云。錢大昕曰。是時康成避地徐州。陶謙以師友待之。故與謙同列名。中平五年。康成與荀爽、韓融等並以博士徵。雖未就職。猶以博士稱之也。惠棟曰。論衡云。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集解〕惠棟曰。如淳云。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雋先封錢唐侯。又推為元帥。故亦稱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顒顒。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待也。）況天子詔乎。且傕汜

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埶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閒。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爲太尉。錄尚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故雋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雋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雋等。雋素剛。卽日發病卒。子晧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脤、宜社之肉也。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於後出。謂之宜。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新序曰。楚白公勝旣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爲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以潔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衆以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旅。鄭玄注云。鞠、告也。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

狙虎口。爲智士笑。山東連盟。謂上云羣師及袁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莊子曰。孔子見盜跖。退曰吾幾不免虎口〔集解〕王補曰。此與岳侯班師同歎。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華嶠譜序曰。表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爲散騎常侍。每言其祖魏太尉歆。魏志曰。歆字子魚。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己不有焉。斂策、不論其功。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集解〕惠棟曰。以上皆華嶠之詞。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身之要與。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集解〕王補曰。嵩爲規兄子。而別與朱儁合傳者。以董卓凶逆。傕汜踵惡。惟二人爲上將名臣。堪抗斯難也。乃梁衍迎接至尊之謀。不行於卓在洛陽、天子西來之頃。陶謙等奏記。同討李傕。奉迎天子。復見拒於董卓被誅、李傕繼亂之日。機宜屢失。大事去矣。曹操起而劫持幼主。威福自由。帝遂以山陽公卒於魏。哀哉。傳董卓而先以嵩儁。其范史微意所在乎。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儁捷陳潁。亦弭于越。謂平許昭也。于、語辭。猶云句吳之類矣。〔集解〕何焯曰。斬梁龍非平許昭。注誤。平許昭、乃臧旻事。在其子洪傳。〔集解〕先謙曰。官本于並作於。言肅王命。竝遘屯蹷。蹷、猶躓也。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一校補

皇甫嵩傳。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案此亦後世臨時募勇所自昉。

田單之功可成也。注。衣以五綵。官本綵作采。同。

封尸刻石。案封尸、本左傳。欒武軍而封晉尸。卽指上文欒京觀於城南也。原尸譌爲凡。已正。官本不誤。又魏志賈詡傳注引作封戶。以封侯爲封戶。語殊費解。當亦尸之譌。

而棄三分之業。注。三分天下。官本三作參。與前漢書合。利劍已揣其喉。官本已作巳。是。

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錢大昭曰。魏志賈詡傳注。流作蹟。官作宦。

忠知計不行。因亡去。柳從辰曰。袁紀云忠佯狂爲巫。注。忠感傷發病死。官本傷作慨。案董卓傳又作恚。忠妄人好亂。見嵩一戰而勝。遂進奸謀。不過欲假嵩以自取利。卒之爲賊所奉。而尺寸不能以自伸。然後知天下事未易言。感恚而死。宜也。嵩之不爲所惑。固自知甚審。抑河外之地。自古帝邸。兩漢相承。威靈近接。故家遺俗。羞附亂人。袁紹據之。不從沮授田豐之謀。速迎天子。亡不旋踵。曹氏挾天子以自重。再世而後有之。嵩如倉卒反兵。取死無救矣。

更封都鄉侯、二千戶。集解。顧炎武曰。至皆史略文。案續志所稱。但有鄉侯亭侯。所謂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是也。都鄉、都亭。蓋猶是鄉侯亭侯。加都字者。疑制如古之甸侯。留京都耳。但

前書王子侯表有都鄉孝侯景國在東海而前志東海郡無此國惟常山郡前續志均有都鄉侯國則亦縣侯非鄉侯也但嵩降封作鄉侯爲是

小則困辱。困原譌困已正官本不誤

義眞犕未乎注說文曰。曰原譌由已正官本注不誤 令河朔人又有此言音備。官本又作猶是案言河朔人問服未乎音猶不作服而作備亦是犕字明卓當時驕橫故爲土俗語以戲侮嵩嵩因笑而謝之也

嵩亦病卒。官本亦作以

朱雋傳朱雋。官本雋皆作儁多人旁案閣本雋亦原作儁乃譌字據說文正

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柳從辰曰袁紀太守徐珪爲州所誣奏郡吏謀賂宦官雋曰明府爲州所枉不思奮命而欲行賂以穢清政是有君無臣也今州自有贓汚而求郡纖介抱罪誣人雋具知之請詣京都無以賂爲也雋乃疾馬先至告刺史罪章即下乃徵刺史珪事得解由是顯名舉孝廉爲尙書郎案此與雋賂主章吏以救尹端前後若相反而於雋之性剛好急人難則尤近也蓋事各有當且賂主章吏使刊正州奏之過當與乞奄宦自不同

簡募家兵。柳從辰曰袁紀云將家兵二千人今案漢世言家兵者此爲最著矣雋起孤寒而爲郎今何以有此疑先世本亦將家史失載也

既到州界。至降者數萬人。柳從辰曰、袁紀作至州界、斬蒼梧太守陳紹、遣使喻以利害、降者數萬人、與本傳互有詳略。

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官本潁皆誤穎。

㠯有功效。官本㠯作已、是。

雋因急擊宏斬之。柳從辰曰、袁紀詔切責雋、雋懼誅、乃急擊宏、大破斬之、封雋上虞侯。

追至西鄂精山。注在今鄧州西城縣南。官本注西作向、是。

更封錢塘侯。注錢塘、今杭州縣也。唐錢塘縣、今杭州府錢塘縣全境及仁和縣西境皆是。

集解惠棟曰、錢塘鄉侯也。案傳不言鄉侯、惠以續志不載錢塘侯國、斷爲鄉侯耳、然前志錢唐爲縣、屬會稽郡、續志不載、固是已省、但本書獨行傳戴就、會稽上虞人、仕郡倉曹、薛安收就於錢塘縣獄、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是後漢又明明有錢塘縣矣、循吏傳載寵由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事在桓帝時、蓋中興初併省、桓帝復置、靈帝時、改侯國、獻帝西遷、而後地入於吳、仍爲縣、改屬吳郡、沈約宋志猶以錢唐爲漢舊縣、不云吳復置、可知復不自吳、則錢塘侯固是縣侯、續志據順帝時版籍、尙未復耳、惟周壽昌疑併省在順帝時、則恐未確。

御覽引錢唐記。至亦未得也。柳從辰曰、此御覽八百三十六引錢唐記語也、御覽七十四引錢唐記、作華信家富、無象字、旣過絕湖瀆作過絕湖流

左髡。集解。先謙曰。至已辯其非。謹案惠棟補注出老髡云。通鑑作左髡。案袁紹傳作左是惠所據係北宋本惠以作左爲是則作老非。丈八。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作文八。案袁紹傳亦作文八。

掾哉。注。九州春秋作緣哉。通鑑作緣城。

干毒。案袁紹傳閣本亦作干毒。官本干皆作于。與魏志合。通鑑作于。

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注。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官本無注。集解。王補曰。至其范史微意所在乎。

案董卓、傕、汜之亂。大臣橫被誅夷。惟嵩、雋雖爲賊臣所忌。猶得以功名終。蓋亦各有善全之道焉。至於就徵不避患。同爲純臣之大節。范史傳二子於卓前。本以著臣道之終。而啓逆節諸臣也。乃又惜其智勇不終。是其識出華嶠下也。白公亂楚而黜惠王。其執已不順。且五百人不可得。其爲賊抑易制。列國之賊。又非可以語於天下之賊。翟義覆轍可再蹈乎。蔚宗之敗。肇於此矣。且夫欲爲曹操之事而又欲反操之所行。未有能濟者也。袁氏陶謙。皆非可與共事之人。使嵩從梁衍之觀而拒徵。已無以異於董卓。雋受陶謙之戴而迎帝。亦不免卒爲劉虞。何如甘屯壓、肅王命乎。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後漢書七十二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董卓字仲穎。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爲潁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穎、旻字叔穎。〔集解〕劉攽曰、案注言卓與弟旻生潁川、明當作潁。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說文曰、徼、巡也。前書曰、仲穎巡徼京師。音義曰、所謂遊徼備盜賊。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櫜鞬。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己、有者則士。爲功者雖己、共有者乃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

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集解〕惠棟曰。江表傳。卓不從鉅鹿太守郭典計。故敗。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獻帝春秋曰。涼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為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為遂。允改為章。〔集解〕劉攽曰。注陳懿勸之使王國案此王字當作往字。陳懿勸約使往也。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詔以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集解〕先謙曰。今乾州武功縣西南。以衞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

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集解〕先謙曰．注見靈紀．）温乃遣周愼將三萬人追討之．温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卽孫權之父也．見吳志．〔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漢靈帝時．陶謙幽州刺史．參司空軍事．車騎將軍張温軍事．時孫堅亦爲參軍．晉時軍府乃置爲官員．）說愼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愼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愼運道．愼懼．乃棄車重而退．（〔集解〕惠棟曰．山陽公載記云．卓謂長史劉艾曰．孫堅隨周愼行．謂愼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愼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愼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温不能用．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温．自以克在旦夕．温時亦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葵園．愼棄輜重走．）温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集解〕通鑑胡注．望垣縣屬漢陽郡．陳壽三國志云．望垣峽名．先謙曰．今秦州西北．）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絶．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隝．以爲捕魚．而潛從隝下過軍．（續漢書隝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集解〕惠棟曰．魏志云．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於扶風．封斄鄉侯．邑千戶．（斄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邰．音台．〔集解〕惠棟曰．山陽公載記云．孤昔與周愼西征．愼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温．求引所將兵爲愼作後駐．温不聽．孤上言其形勢．知愼必不克．温又使孤討先零叛．以爲西方可一時

萬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後果如孤策。其以此封都鄉侯也。

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略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眾。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使督統諸部。忠恥為眾所脅。感恚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集解〕惠棟曰。劉艾靈帝紀云。五年。徵少府。六年為并州牧。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前書音義曰。牢、稟食也。古者名稟為牢。〔集解〕蘇輿曰。謂牢直不備也。公孫瓚傳。錢不備畢。宦者張讓傳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言羌胡心腸敝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敝作憋。方言云。憋、惡也。郭璞曰。憋怤、急性也。憋音芳別反。怤音芳于反。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集解〕通鑑胡注。漢靈帝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祠孔廟奏。後云。增異輒上。

光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奏後云。增異復上。此蓋當時奏文結末之常語。蓋言繼今事有增於此者。異於此者。將復奏上也。朝廷不能制。〔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制字監本誤作爾。從宋本改。頗㠯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幷州牧。令㠯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㠯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㠯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並上書並猶兼也。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集解〕王補曰。袁紀濁作汨。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音測亮反。寒也。潰癰雖痛。勝於內食。〔集解〕通鑑胡注。言癰疽蘊結。破之雖痛。勝於內食肌肉。浸淫滋大也。王補曰。典略、此下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二句。昔趙鞅興晉陽之甲。㠯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集解〕劉攽曰。注。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君側之惡人。案公羊當更有荀寅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也二字。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鳴鍾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略載卓表曰。張讓等慆慢天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蒸。妖賊蜂起。請收讓等。㠯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

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山陽公載記。段字作殷。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典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爲人麤略。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前。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以久不雨。策免。漢官儀曰。弘字子高。安衆人。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也。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

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召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案劍曰。羣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尹放諸桐宮。〔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王凡所徵發一千一百二十七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集解〕王補曰。此卓矯董太后策也。范書及袁紀竝言卓脅何太后爲廢帝策。）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議太后（靈帝何皇后。）蹙迫永樂太后。（孝仁董皇后。靈帝之母。）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遷於永安宮。（〔集解〕王補曰。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載此策。全異。）遂以弒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傳音直戀反。郿。今岐州縣。）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鑕。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爲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置丞令。（〔集解〕劉攽曰。案漢書內皆言令丞。此不合倒之。）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

一曰牢、漉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言。〔集解〕惠士奇曰。帝牛在滌。注云。搜除與搜牢同義。皆去聲。讀匿養牢中謂之搜。一作趨。郎搜牢也。惠棟曰。郭孔大云貴州俗云打牢。周壽昌曰。案上卓奏言牢直不畢。注、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牢。劉虞傳而牢廩逋懸。注、牢、賈直也。是搜牢者搜掠資物以爲廩食。似不得如注言。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靈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鍾虡以銅爲之。故賈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虡。前書音義曰。虡、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跗以猛獸爲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又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楯。卓亦取之。〔集解〕惠棟曰。潘岳關中記云。秦取天下兵器鑄以爲銅人十二。置之諸宮。漢時皆在長安。卓壞以爲錢。餘二人徙在青門裏東宮前。鍾虡四枚皆在漢高祖廟中。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內外無輪郭。不磨鑢。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三輔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

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珌、侍中汝南伍瓊、英雄記，珌作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珌音秘。〔集解〕錢大昕曰，王懋竑云，漢時尚書六曹，止稱尚書，不以曹名官也。吏部則東漢初無此稱，此范史之誤。予案靈帝末梁鵠爲選部尚書，見續漢百官志注，而蜀志許靖傳亦云，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似漢末已有吏部之稱矣。章懷注引英雄記云，周毖武威人，此與蜀志俱云漢陽，未知孰是。惠棟曰，袁宏紀云，侍中周毖，魏志亦作毖。又魏志云，城門校尉汝南伍瓊。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范曄父名泰，避其諱耳。長史何顒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英雄記，馥字文節，潁川人。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吳志曰，劉岱字公山，東萊牟平人。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英雄記，伷字公緒。九州春秋伷爲冑。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作資，後爲孫堅所殺。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集解〕通鑑胡注，將校謂中郎將校尉。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珌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卻。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珌又固諫之。卓因大怒

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珌。而彪、琬恐懼。〔集解〕王會汾曰、監本無琬字。案上下文皆彪琬並言、此不應獨舉楊彪、從宋本增。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罪。〔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云請不以及罪。多爲字、又倒以字。卓既殺瓊、珌。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時日吉便。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集解〕劉攽曰、官府居家、案文少一人字。惠棟曰、魏志引續漢書作民家。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幷盡。王補曰、縱兵發掘帝陵、滔天之罪、漢之董卓、唐之溫韜一也。韜賜死於德州、卓然臍於郿隖、天道固不爽矣。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亨之。〔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卓攻得李旻、張安、畢圭苑中生烹之、二人臨入鼎相謂曰、不同日生、乃同日烹。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

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爲大督。呂布爲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驚云賊至。軍衆大亂奔走。〔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軫字文才。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閒。卓敗走。卻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集解〕劉攽曰。注從東第三門。案文少名宣陽三字。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埽除宗廟。〔集解〕惠棟曰。吳書云。堅入洛陽。埽漢宗廟。祠以太牢。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閒。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戇。說文曰。戇、愚也。音都降反。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典略曰。煨在華陰。特脩農事。天子東遷。煨迎貢饋周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煨音壹回反。〔集解〕惠棟曰。西嶽華山堂闕碑銘云。鎭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閿鄉亭侯段君煨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先謙曰。官本貢作賓。是。中郎

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璠音煩.又音甫袁反.持節拜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金華、以金爲華飾車也.爪者、蓋弓頭爲爪形也.轓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爲文彩.續漢志曰.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轓.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干摩.以弟旻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髫齔.男皆封侯.女爲邑君.〔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爲渭陽君.卓別傳曰.卓孫年七歲.愛以爲己子.爲作小鎧胄.使騎駃騠馬.與玉甲一具.俱出入.以爲麟駒鳳雛.至殺人之子.如蚤蝨耳.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集解〕惠棟曰.樂史云.郡國志.卓宅在永和里.掘地輒得金玉寶玩.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丈.周迴一里一百步.〔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營居曰塢.安古切.英雄記云.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光.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煑之.未及得死.偃轉杯

案閒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吕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衞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吕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集解〕惠棟曰。魯語。臧文仲云。大刑用甲兵。韋昭云。謂臣有大逆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也。溫曰。卓有威名。方倚吕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衆。未有不斷斬吕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吕司馬穰苴爲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賈期後至。穰苴斬以狥三軍。鄄音絹。魏絳戮楊干。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弟。會諸侯於曲梁。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伯愼。漢官儀曰。溫、穰人。〔集解〕先謙曰。官本字作子。何焯校本子改字。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害字。考證曰。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集解〕何焯曰。孚與瓊疑是一人。因其被害。時人造此事以歸之耳。裴注中採謝承書。亦致疑及此。惠棟曰。裴松之云。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爲瓊之別名。爲別有伍孚也。

蓋未詳之。依傳則孚與瓊爲兩人也。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詬、罵也。音許豆反。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磔、車裂之也。音丁格反。獻帝春秋磔作車。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津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詩贈萌。〔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榮改策。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爲呂字。持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有書三尺布幅上作兩口相銜之字。負之於道。歌曰。布乎。及布殺卓。負布者不復見。蘇輿曰。案東觀漢記載逢萌知莽將敗。乃首戴蓺臼哭于市曰。辛乎辛乎。與此相類。蓋俱謬爲賣物者。故莽卓不悟也。三年四月。帝病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衞周帀。令呂布等扞衞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集解〕通鑑胡注。使尙書僕射自書詔。懼謀泄也。令騎都尉李肅獻帝紀曰。肅。呂布同郡人也。〔集解〕考異云。袁紹傳作李順。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衞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

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集解〕先謙曰。官本少一卓字。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衞、李黑等僞作宮門衞士。持長戟。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挾叉卓車。或叉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卽應聲刺卓。墜於車。〔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九字。主簿田儀。九州春秋儀字作景。及卓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塡滿街肆。〔集解〕惠棟曰。卓別傳云。長安酒肉爲之踊貴。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卽時斬首。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繢縠紈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英雄記。傕北地人。劉艾獻帝紀曰。傕字稚然。汜張掖人。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

布乃使李肅㠯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許。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幷珠。斬首詣長安。傕、汜等㠯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幷州人。幷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㠯爲一歲不可再赦。〔集解〕先謙曰。漢時語曰。一歲再赦。嬰兒喑啞。見崔寔政論。不許之。傕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爲。武威人賈詡時在傕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詡在輔軍。輔既死。故詡在傕軍。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弃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㠯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㠯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㠯死決之。若攻長安剋。則得天下矣。不剋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衆㠯爲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九州

春秋曰、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召文才、整修使東曉喻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乎、卿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集解〕惠棟曰、注楊整修卽楊定也、興平元年爲安西將軍、二年遷後將軍、榮戰死、軫吕衆降傕、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袁宏紀曰、蒙後爲傕所殺、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吕布軍有叟兵內反、叟兵卽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叟、引傕衆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集解〕錢大昕曰、按獻帝紀、种拂傳皆云太常、非衛尉也、吕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爲將軍、袁山松書曰、允謂傕等曰、臣無作威作福、將軍乃放縱、欲何爲乎、傕等不應、自拜署傕爲揚武將軍、汜爲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將也、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傕等葬董卓於郿、並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獻帝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杼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冢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天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集解〕先謙曰、官本天風雨作又風雨、傕又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爲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傕、汜、稠共秉朝政、〔集解〕先謙曰、此時實五府並建、蓋多擁空名、濟出屯弘農、吕賈詡

爲左馮翊。欲俟之。翊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㠯爲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爲傕所枉繫者。傕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爲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隴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取羌女。生騰。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傕。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焉之子。〔集解〕惠棟曰。本紀及种邵傳皆云左中郎將。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獻帝紀曰。稟與賈詡有隙。脅扶風吏人爲騰守槐里。欲共攻傕。傕令樊稠及兄子利數萬人攻圍槐里。夜梯城。城陷。斬稟梟首。合兵攻傕。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傕。旣而復與騰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

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駢、並也。）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傕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傕、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傕、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千萬，人相食啖，（啖音徒敢反。）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問。〔集解〕惠棟曰：汶字文林，太原中都人，見宗都碑陰。）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賦卹有虛，（賦、布也。卹、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已下皆詣省閤謝，（〔集解〕劉攽曰：案文閤當作閣。閣、閤門也。）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傕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獻帝紀曰：傕見稠果勇而得眾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傕、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記曰：李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傕婢妾私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汜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擿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

猜疑也。〔集解〕惠棟曰韓子有度篇云。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鬭嗷嗷。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傕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傕知其計。即使兄子暹。音纖。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使虎賁王曹等三百人以軺車三乘載帝及伏后幸傕營。及迎宮人公卿家屬入塢。棟案王曹當作王昌。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傕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傕、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衞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郃、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邵一作紹。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閒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中郎將楊密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傕將張苞、張龍謀誅傕。汜將兵夜攻傕門。候開門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然。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帷簾中。又貫傕耳。傕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傕。於是汜衆乃退。是日。傕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傕

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傕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防.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傕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爲食賜宮人左右.傕不與米.取久牛肉牛骨給.皆已臭蟲.不可啖食.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集解〕惠棟曰.樂史云.黃白城在耀州三原縣西南十五里.秦曲梁宮在城內.三原本漢池陽地.王伯厚云.李傕亂政.天子東遷.三輔飢歉.乃移保黃白城.即此地也.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云.天子以酈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傕、汜.按酈嵩從子.酈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傕.傕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音佐又.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傕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酈得以免.傕乃自爲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傕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爲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傕.求東歸.十反乃許、袁宏紀曰.濟使天官令孫篤、校尉張式.宣諭十反.〔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濟從太官令.考證云.監本作濟使天官令.王會汾云.按前書百官公卿表、及劉昭百官志.並無

天官令之名。從宋本改。式本或作武。車駕卽日發邁。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是天子非。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衆咸稱萬歲。李傕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靈帝母太后之姪。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汜棄軍入南山。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以尚書郎郭溥喻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曰。卿眞庸人賤夫。爲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乃少喻。〔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詔尚書郭溥喻汜。汜云。朕遭艱難。越在西都。感惟宗廟靈爽。何日不歎。天下未定。厥心不革。武夫宣威。儒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若近。視險如夷。宏農近郊。勿有疑也。寧輯將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袁宏紀曰。煨與楊定有隙。煨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曰。段煨欲反。上曰。煨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功也。而煨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

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爲汜所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

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獻帝傳曰.掠婦女衣被.遲違不時解.即斫刺之.有美髮者.斷取凍死及嬰兒隨流而浮者塞水.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袁山松書曰.儁年二十五.其督戰皆實.負其屍而瘞之.天子遂露次曹陽.(集解)王補曰.是時.沮授勸袁紹西迎大駕.即宮鄴都.見紹傳.補按紹傳車駕爲李傕所迫於曹陽.授進是謀.考之袁紀通鑑.實爲興平二年之冬十二月.及曹操奉迎車駕.則帝已還洛陽.時爲建安元年八月.帝以庚申出轘轅而東.己巳幸曹操營.遂遷都許.是授謀發於操未奉迎之前者.且數月矣.格於郭圖淳于瓊之梗議.紹不果從.而遂爲操所先.卒如授料.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閒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竝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袁宏紀曰.傕、汜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亦曰.臣前爲

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況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 使李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㠯絹縋而下.縋音直類反. 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㠯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泓之女也.見獻帝起居注. 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傕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太陽.止於人家.太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太河之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傳巖在其界.今住穴尚存.〔集解〕惠棟曰.應劭地理風俗記云.城南太河之陽也.樂史云.太陽津在陝縣西北四里.即茅津也. 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魏志曰.楊字稚叔.雲中人. 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㠯下.封邑爲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鎭北將軍.見同歲名.〔集解〕惠棟曰.注.北地涇陽人.兩漢志北地有涇陽縣.劉寬碑陰門生名有離石長北地泥陽王邑文都.則邑當爲泥陽人.傳寫誤耳.案獻帝起居注.邑封安陽亭侯. 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㠯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鎭壓㠯爲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齎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詈也.〔集解〕劉攽曰.注.遣婢詣省問.或案問.當作閤.周壽昌曰.案此時天子居棘籬中.尚有何省

閤可詣乎。書問卽存問。恐魏書本如是。不必作閤字也。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十二月。使侍中史跱、太僕韓融奉詔。詔張濟悉遣宮人公卿已下婦女。及乘輿服物車物諸見略者皆詣安邑。跱直里切。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傕、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閒。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集解〕王補曰。袁紀八月辛丑。天子入南宮楊安殿。通鑑從之。卓傳以爲七月。不日。疑誤。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己功。故因以楊名殿。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撫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衞。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季反。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衞將軍董承、輔國將

軍伏完等十餘人爲列侯。贈沮儁爲弘農太守。袁宏紀曰。誅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衞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沖、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趙蕤。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弘農太守。旌死節也。〔集解〕惠棟曰。注侍中壺崇。壺當作壼。詳見獻帝紀。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集解〕王補曰。起定與汜合謀迎天子。訖移帝幸許。備敍羣凶劫持車駕、流離顚沛之狀。及曹氏挾帝之由。以明卓雖伏誅。其禍實卓致之也。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駕出洛陽。自轘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于陽城山䧟中。大敗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䧟作狹。是。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揚徐閒。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幷州。道爲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幷州。爲張宣所殺。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典略曰。傕頭至。有詔高懸之。以段煨爲安南將軍。封闅鄉侯。闅鄉、今虢州縣也。說文。闅今作閿。流俗誤也。四年。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爲之執。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集解〕錢大昕曰。案獻帝紀在三年十二月。以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集解〕王補曰。議者率言唐亡於黃巢。漢亡於董卓。然較其凶毒。卓倍於巢。擅行廢立。掘暴陵墓。劫遷都畿。自古亂臣賊子僭逆不軌之謀。悉萃一身。雖速伏天誅。

而人綱既墜．由是車駕播越．寄命軍盜．露次棘籬．不知所屆．卒致奉迎都許．挾令諸侯．遂階曹氏之篡．殄滅漢祚．范史傳寫如繪．永爲世戒．

帝忌操專偪．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集解〕惠棟曰．案蜀志碩字子蘭．事泄．承、服、輯、碩皆爲操所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閒爲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竝開府．後徵段煨爲大鴻臚．病卒．〔集解〕惠棟曰．劉艾獻帝紀云煨爲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復徵馬騰爲衞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端之子也．弟誕．魏光祿大夫．〔集解〕先謙曰．官本端作瑞．考證曰．注太僕瑞之子也．瑞字舊本毛本作端．康爲荀彧所進舉．見彧傳．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爲別駕．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詣敘家．見敘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敘曰．何爲耳．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敘母慨然．敕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敘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弒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集解〕劉攽曰．注阜少長詣敘家．又云得敘母罵之曰．案此言阜自少長於敘家．後人不

曉。妄加一詣字。下文少敍母二字。超奔漢中。降劉備。蜀志曰。超字孟起。旣奔漢中。聞備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備遣迎超。將兵徑到城下。漢中震怖。璋卽稽首。韓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河上流。故稱河首也。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爲征西護軍。魏太祖使帥諸將討建拔之。

論曰。董卓初以虓闞爲情。詩大雅曰。闞如虓虎。毛傳曰。虎怒之貌也。因遭崩剝之埶。剝、猶亂也。左傳曰。天實剝亂。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彝、常也。倫、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彝倫攸敍。左傳曰。裂冠毀冕。畿、謂王畿也。服、九服也。夫以刳肝斮趾之性。刳、剖也。斮、斬也。紂刳剔孕婦。剖比干之心。斮朝涉之脛。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折、曲也。謂忍性屈情。擢用鄭泰、蔡邕、何顒、荀爽等。〔集解〕先謙曰。官本曲作屈。尙有盜竊之道焉。莊子。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殘寇、謂傕汜等。崑岡之火。自茲而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詩大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癉。毛萇注云。版、反也。癉、病也。言厲王爲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左傳曰。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地之不仁甚矣。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戹。陽戹五。陰戹四。陽爲旱。陰爲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陽戹。故曰百六之會。過剝成災。易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剝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滔、漫也。尚書曰。象龔滔天。方夏崩沸。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祲遂廣。左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周禮巾車氏掌王之五輅。纏、遶也。魏象、闕也。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二校補

董卓傳。字仲穎。注。卓父君雅。爲潁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錢大昭曰。英雄記、卓父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卽卓。

爲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注。仲穎巡徼京師。仲穎。官本作中尉。是。

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注。國扶以到護羌營殺之。官本注。國下有等字。今案扶、護也。援也。此作扶。無義。當是挾之譌。

執金吾袁滂爲副。注。袁宏漢記曰。官本注。記作紀。後文由是諸將各相疑異注袁宏記曰同。今案注中紀記互誤。各本多有。官本亦未能悉正。

乃拜卓前將軍。柳從辰曰。袁紀中平五年。特進卓爲驃騎將軍。是年十二月。稱前將軍。屯右扶風。討王國。今案續志。驃騎將軍位亞大將軍。至前將軍則雜號將軍也。卓以前未嘗獨將。何以得拜驃騎將軍。既驃騎將軍矣。而又降稱前將軍。中隔車騎將軍、衞將軍二位相差抑太遠。范書不載。魏志亦無。恐或誤也。

又無壯事。官本事作士。

策免司空劉宏。注。宏字于高。官本注作子高。是。

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王補曰。此卓矯董太后策也。案廢少帝在是年九月。董太后崩於是年六月。謂卓矯董太后策。是矯遺詔也。於說太窒。世見魏志注。引獻帝起居注載有廢帝策文云。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以爲非何太后之辭似也。然下又接云。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又豈董太后之辭哉。大抵起居注本不足據。此策以廢帝及迫何太后還政。并爲一時一事。尤爲謬誤。似此大事。必當從正史。

更封郿侯。注。郿今岐州縣。今鳳翔府郿縣東北。

尋進卓爲相國。案自孝哀改丞相爲大司徒。光武承之。不更置相。獻帝復置相。自董卓始。至曹操終矣。卓爲相國。而不省司徒。務自矜高。於官制惛然也。而司徒王允卒能以其權陰制之。操爲丞相。並廢三公。使大權歸於一己。固自以爲優於卓。而實則甘心爲卓之所爲而已。

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注。又如豹文。官本注。又亦作文。是。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楯。官本。侯作候。

卓臨洮人也。官本洮或誤洮。

侍中汝南伍瓊。注。瓊字德瑜。侯康曰。蔡中郎京兆樊惠渠頌。有伍瓊。光和時爲京兆縣令。

請呂不及爲罪。集解劉攽曰。至　又倒以字。案請以不及爲罪。乃陳謝請罪之辭。非自辯無罪也。不及者。自明懷土匪安。不足以知國家大計。才識不及。不堪大位。請以此爲罪。得從罷黜。不以沮國事從重比也。如自辯無罪。則止云請不爲罪足矣。而云請不以及罪。語反費解。劉說蓋非。

滎遇堅於梁。注。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官本注末有也字。梁今地已見劉盆子傳。

進屯梁縣之陽人。注。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案章懷此注。與上無別。今汝州縣也。應改云已見上。又案陽人聚並見獻紀。

進軍大谷。注。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官本注作八十五里。

時人號竿摩車。注。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干摩。官本注。相干摩干仍作竿。今案注本通竿於干。承上干人來。作干爲長。

卓施帳幔飲設。案魏志原文本無設字。此飲設當作設飲。

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注。封子萌津亭侯。官本注。津作車。有人書呂字於布上。集解惠棟曰。至　負布者不復

見。侯康曰御覽七百三十五引幽冥錄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言從卓求布倉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耳取便書巾上如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一舉謂卓曰愼此也卓後爲呂布所殺後人乃知況呂布也今案此本一事而所載各異惟獻帝春秋與傳文爲合故惠氏取之

帝病新愈。官本病作疾。

布應聲持矛刺卓。注。挾叉卓車。官本注挾誤俠。

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案獻紀初平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四月誅卓五月又大赦天下李傕等陷長安六月又大赦天下方傕等乞赦時是歲已再更赦矣允安得爲是言乎且卓誅後允原無意罪其部曲故胡軫徐榮並得無嫌是其證也惟傕汜復從牛輔拒敗李肅軍又殺幷州男女數百人新有罪及輔敗從求特赦事容有之允固疑特赦非所以安之故仍不許傕汜輩因造此言以脅衆耳

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注。卽往曉之。官本注卽作卿是案卽蓋本是卿字殘缺允遣卓故將往仍欲自明無猜而適以僨事坐輕敵致敗也不思傕、汜之來求生於死正如困獸之思鬬誠令皇甫嵩深溝高壘拒之於前而使朱儁率一軍以規其後更遣徐榮等誘降其衆賈詡雖智尚安所施乎

已十餘萬。原本十字殘譌不成字依魏志正官本不誤

於是大赦天下。侯康曰。御覽六百五十二引海內先賢傳王允更赦書曰。射帝營宮闕。不從此令。是日遂及於難。今案所載與傳後數日見殺異。

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爲將軍。注。傕爲揚武將軍。汜爲揚烈將軍。注揚武。揚原譌陽。揚烈。揚原譌楊。皆據袁紀正。官本注不誤。

並封列侯。柳從辰曰。袁紀。傕封池陽侯。汜郿陽侯。後又更封美陽侯。稠萬年侯。濟平陽侯。

疑有姦情。請收之。官本情作故。

要韓遂馬騰。注。爲天水蘭干尉。蘭干縣。今闕。李兆洛云鞏昌府境。干原譌于。依續志正。官本注不誤。

豆麥二千萬。官本千作十。是。

帝使侍御史侯汶。注。音問。官本注問作聞。

汜妻懼與傕婢妾私。柳從辰曰。今袁紀作懼傕與汜婢妾。

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集解。惠棟曰。至及迎宮人公卿家屬入塢。柳從辰曰。袁紀云。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黃門侍郎賈詡、左靈一乘。其餘諸臣皆步。今

案獻帝春秋漏載賈詡、左靈、而旁及公卿家屬、則非三乘所能容、又獻紀、是年二月、李傕脅帝幸其營、四月、乃立貴人伏氏爲皇后、是車迎之時后尙爲貴人、亦以袁紀稱貴人爲得其實、獻帝春秋稱伏后、乃追稱也、惠氏舍袁紀而取此者、重在與傳文合、葢補注之體宜然。

十反乃許。注、濟使天官令孫篤、校尉張式。柳從辰曰、袁紀作太官令孤篤、綏民校尉張裁。

皆棄其婦女輜重。注、遲違不時解。官本注時誤待。

傕使殺之。注、其督戰訾寶。柳從辰曰、袁紀作訾置。

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帥原作師、依魏志改、官本不誤。

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柳從辰曰、袁宏紀、岸高十餘丈、不得下、議欲續馬轡繫帝腰、時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匹、董承使符節孫徽（后紀作徽）從人間斫后左右、曰、卿是何等人也、以刀捍之、殺旁侍者、血濺后衣、伏德以馬轡不可親腰、以絹爲輦、下校尉向宏居前負帝下。

同濟惟皇后、宋貴人。注、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泓之女也、見獻帝起居注。案此注應在上文、唯皇后宋貴人俱下。楊彪、董承、

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柳從辰曰據袁紀同渡者皇后貴人外有郭、趙二宮人伏完外有宗正劉艾侍中种輯、羅邵、尚書文禎、郭浦、中丞楊衆侍郎趙泳、尚書郎馮碩、中官僕射伏德、侍郎王稠、羽林郎侯折、南郡太守左靈、府史數十人案伏德后兄非中官也官或宮之誤百官志有中宮黃門先從僕射雖本宦職但其時大誅宦官之後必已改用士人以后兄爲之可以無嫌也

拜胡才征東將軍。案照下文征上亦應有爲字 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柳從辰曰袁紀拜胡才爲征北將軍領幷州牧李樂爲征西將軍領涼州牧韓暹爲征東將軍、領幽州牧與此異今案魏志又作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爲征北將軍與兩書所記復有不同莫能正也

七月帝還至洛陽。集解王補曰至卓傳以爲七月不日疑誤。案獻紀建安元年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是至洛陽本七月甲子入南宮本八月辛丑袁紀通鑑並與范書紀傳合獨此傳幸楊安殿之上略去月日遂專爲張楊以繕修宮殿爲已功發不重在臨幸之月日且避與獻紀複也王補乃卽以帝至洛陽之日爲入宮之日實自有誤會耳

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注誅議郎侯祈至東郡太守楊衆。柳從辰曰今袁紀議郎作羽林郎祈作折東郡太守作東萊太守

曹操擊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眣作狹是。謹案狹與陜陿同陜陿並與峽通閣本作眣或疑卽峽之譌然廣雅釋山崩眣嶰豅谷釋名釋山山下根之受霤處曰甽又攷工記匠人注及莊子讓王

釋文引司馬注者云。塱中曰畎。書禹貢。岱畎絲枲。僞孔傳則直云、畎谷也。說正與廣雅合。

遂縱暴揚徐閭。揚原譌陽。依魏志正。官本不誤。

遲懼懼。走并州。官本作遲懼走還并州。今案下接云道爲人所殺、則未得還并州甚明。於文正合。言走并州不合言走還并州也。懼懼當係惶懼之譌。

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柳從辰曰。袁紀。濟至南陽。爲飛矢所中。死。從子繡領其衆。案亦見本書劉表傳。

四年。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集解。錢大昕曰。案獻帝紀在三年十二月。柳從辰曰。袁紀亦屬之三年。與獻紀合。疑傳誤也。又楊醜袁紀作眭固。亦異。

尙有盜竊之道焉。注。莊子跖之徒問於跖曰。官本注。莊子下有曰字。

方夏崩沸。注。山冢崒崩。官本注。崒作卒。

兵纏魏象。注。魏象。闕也。案周官象魏。本謂懸象之闕。范氏爲贊。倒作魏象。取協廣蕩。實六代辭章靡敝之失。

後漢書七十三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東海王恭之後〔集解〕劉攽曰注案王恭當作恭王祖父嘉光祿勳〔集解〕惠棟曰蔡質漢儀云正月旦日百官朝賀嘉辟不能朝爲高賜所奏廷尉治罪也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集解〕惠棟曰吳書云虞仕縣爲戶曹吏以能治身召爲郡吏以孝廉爲郎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儉率下遷宗正〔集解〕惠棟曰吳書云虞爲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爲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逋懸皆畔還本國前書音義曰牢價直也稟食也言軍糧不續也前中山相張純〔集解〕錢大昕曰南匈奴烏桓傳俱作前中山太守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爲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

妻生子兩頭。〔集解〕惠棟曰、五行志云、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集解〕先謙曰、今永平府盧龍縣北二十里。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集解〕洪亮吉曰、此縣中興省。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集解〕通鑑胡注、荒外、言荒服之外也。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

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朝市之利。〔集解〕先謙曰。官本朝作胡。是。通漁陽鹽鐵之饒。〔集解〕通鑑胡注。上谷舊有關市與胡人貿易。漁陽舊有鹽官鐵官。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爲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夙、猶舊也。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徙衆以自強大。〔集解〕先謙曰。官本徙作徙。是。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爲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集解〕王補曰。通鑑。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有隙。蓋據瓚傳也。而虞傳顧云爾。豈彼此各稱其美邪、未可爲信史也。袁紀言虞懼奔居庸。欲召烏桓、鮮卑以自救。則虞瓚之隙灼然矣。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爲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云。紹與馥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爲說符命之數。與傳異。傳所據九州春秋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吾被重恩。未能淸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說文曰。戮力、并力也。左傳曰。戮力同心。音力凋反。又音六。盡

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集解〕惠棟曰。吳書云。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爲從事。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衆。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剛。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止作上。是。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爲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集解〕通鑑考異。案魏志公孫瓚傳。但云天子思歸。不云因田疇至也。若爾。當令和與疇俱還。不應出武關。田疇未還。劉虞已死。虞死在初平四年冬。界橋戰在三年春。范書誤。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黷、猶慢也。數也。尚書曰。黷于祭祀也。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

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集解〕通鑑胡注。依違、言甲奏上則依甲而違乙。乙奏上則依乙而違甲。無決然之是非也。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見獻帝紀。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敕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集解〕先謙曰。今宣化府延慶州東。瓚追攻之。三日

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爲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埶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尾姓。史記有尾生。又英雄記云。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瓚乃上訓爲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集解〕通鑑胡注。瓚音藏旱反。 字伯珪。〔集解〕惠棟曰。劉寬碑陰作圭。 遼西令支人也。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 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爲郡小吏。爲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 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魏志曰。侯太守妻之以女。 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集解〕惠棟曰。劉寬碑陰載門生姓氏中有瓚名。則瓚又從寬學也。 略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集解〕惠棟曰。英雄記。太守劉基。 坐事

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集解〕何焯曰、瓚遼西人。安得有先墓在北芒。惠棟曰案謝承書乃泣辭母墓也。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賊即邊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集解〕通鑑胡注、屬國、遼東屬國也。顧炎武曰漁陽有石門峽。此遼東屬國之石門也。虜遂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

多雨雪。墜阬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集解〕劉攽曰。案遠當作還。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集解〕劉攽曰驚當作警。惠棟曰英雄記作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㠯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㠯為左右翼。〔集解〕惠棟曰、依英雄記。十當作千。數十人安能為左右翼也。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㠯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集解〕惠棟曰。屬勃海郡。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集解〕惠棟曰。廣宗縣東之清河也。見桑欽水經。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集解〕官本考證曰、昕、魏志作昂。越

爲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瓚非紹立劉伯安、斂其衆以攻紹。與此異也。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槃即爾雅九河鉤槃之河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集解〕惠棟曰、前書地理志云平原有般縣。師古曰、即九河鉤般也。鄭元注禹貢云、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槃、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因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般往往有其遺處焉。乃上疏曰。

臣聞皇義已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爲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爲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爲賊於河內、稱黑山伯上事、以誅忠等爲辭、燒平陰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動太后。董卓造爲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傳音丁戀反。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兩釋纍囚。杜預曰、纍、繫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踣也。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集解〕惠棟曰、典略云收考責錢。其爲痛怨、莫不咨嗟。紹罪

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爲印璽.〔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云.紹刻金璽遣劉㕙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也.每有所下.輒皂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皁囊.說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集解〕惠棟曰.釋名云.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又曰書文書檢曰署.署、予也.題所予官號也.毛晃云.檢、書檢也.印窠封題也.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眞.亡新、王莽.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職爲亂階.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星工、善星者.〔集解〕周壽昌曰.案典略引表云.星工姓名.崔巨業即此傳紹所遣攻圍故安之將也.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集解〕惠棟曰.裴松之云.勳字子橫.見臧洪傳.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惏.惏音力含反.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幷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紹母親爲傳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集解〕惠棟曰.吳錄云.紹遣會稽周喁爲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

與戮力乎．隅字仁明，周昕之弟．典略以周隅爲昂．或云昂卽昕也．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
天子遷徙．諸侯背叛．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集解〕錢大昕曰．會當作亭．（典略本作亭）晉文爲踐
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于鄭．晉文公重耳爲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伐荊楚以致菁茅．菁茅、靈茅．以供祭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誅曹衛以章無禮．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集解〕惠棟曰．注．責其無禮也．左傳無此文．案左氏僖二十三年傳曰．晉公子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僖負羈之
妻曰．晉公子反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傳蓋指此．臣雖闒茸．名非先賢．闒、猶下也．茸、細也．闒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
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莝刃也．鉞、斧也．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尙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庶續桓文
忠誠之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
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
紹大戰於界橋．橋名．解見獻帝紀．〔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合戰界橋南二十里．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集解〕惠棟曰．

故安縣名。屬涿郡。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酒縣界流入。〔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淶水東南流逕遒縣故城東。謂之巨馬河。亦曰渠水也。又東南流。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揩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揩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紹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揩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㠯爲易地當之。遂徙鎭焉。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易京城在易城四五里。今樓基尙存。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樓。卽瓚所保也。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㠯燕國閻柔。〔集解〕惠棟曰。烏桓傳云。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所歸信。燕國。後漢廣陽也。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護烏桓校尉有司馬三人。秩六百石。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

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衆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集解〕惠棟曰。英雄記。瓚所寵遇驕恣者。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定兄弟之誓。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集解〕通鑑胡注。以繩索引之而上。若汲水然。上時掌反。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手而決。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

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樐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室． 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集解〕王補曰．黑山諸帥張燕等也． 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集解〕通鑑胡注．自易京西抵故安閻鄉以西諸山．連接中山之界．山各深廣．皆黑山諸賊所依阻也． 長史關靖諫曰．〔集解〕惠棟曰．英雄記．靖字士起．太原人． 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鎭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厄歸人．滀水陵高．滀、音丑六反．喻急也． 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 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溼曰隰． 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

足矣。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候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辭。即此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集解）通鑑胡注。公孫瓚之計。與陳宮之計一也。陳宮之計。呂布不能用。公孫瓚之計。關靖止之。是知不惟決計之難。贊決者亦難也。周壽昌曰。英雄記。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爲瓚所信幸。續爲屠各所殺。（屠各、胡號。（集解）惠棟曰。晉中興書云。胡俗其人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衆歸曹操。（集解）惠棟曰。魏志云。輔行太守事。以田豫爲長史。豫謂輔宜速歸命曹氏。輔從其計也。操以輔爲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旣爲紹所敗。人衆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衆詣鄴降。拜北平將軍。（集解）陳景雲曰。北平當作平北。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之謂歟。故論引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牧、養也。易曰。卑以自牧。）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

力糾人完聚稸保燕薊之饒（糾、收也〔集解〕劉攽曰糾人完聚稸案人下少一字不成文理當有一衆字周壽昌曰案以糾人完聚爲句稸字屬下讀亦可稸卽蓄字袁紹傳稸士馬以討不庭呂強傳時帝多稸私臧皆用此稸字與本句饒字意尤通）繕兵昭武（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集解〕王會汾曰案文義舍當作合）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少爲諸生仕州郡（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爲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集解〕惠棟曰注張磐磐字子石丹陽人見度尚傳）四遷爲車騎將軍張温司馬（〔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也）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爲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溧陽、今宣州縣也溧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疏出爲

廣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爲太守。〔集解〕惠棟曰昱事詳裴松之注。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集解〕劉攽曰。案紀作闕宣。仍云闕黨童子之後。此作闕。誤。惠棟曰。魏志作闕。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幷其衆。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集解〕先謙曰。今兗州府嶧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集解〕錢大昕曰。案應劭傳謂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殺之。二說互異。當以謙傳爲正。操欲呑併徐部。文致謙罪。以爲出兵之名耳。韋曜吳書謂歸告於陶謙者。得之。惠棟曰。吳書。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謙遣都尉張闓、將二百衞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謙。故伐之也。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謙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集解〕惠棟曰。吳書云。青州刺史田楷以兵救謙。曹公引兵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取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縣在下邳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集解〕先謙曰。取慮、今徐州府淮寧縣西南。睢陵、今睢寧縣治。夏丘、今泗州治。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爲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集解〕惠棟曰。鄭玄云。小城曰保。又裴松之案孫盛云。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左傳曰。門官殲焉。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

死．〔集解〕惠棟曰吳書云謙死年六十三．二子商、應皆不仕．初同郡人笮融．笮音側格反．〔集解〕惠棟曰裴松之音壯力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集解〕通鑑胡注斷讀曰短．又毛晃云凡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集解〕何焯曰魏志注引謝承書云．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进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與此互異．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晧．〔集解〕惠棟曰晧字文淵．見獻帝春秋．俗作皓．入據其城．後爲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己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正．〔集解〕洪頤煊曰种拂傳由光祿大夫爲司空．明年策免．復爲太常．獻帝紀初平三年太常种拂戰歿．拂未嘗爲太僕．當是太常之譌．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洽下．忠以衞國．伯珪疏獷．武才趫猛．趫音去驕反．虞好無終．紹埶難並．徐方殲耗．實謙爲梗．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三校補

劉虞傳。拜虞甘陵相。錢大昭曰。獻王忠之相也。案甘陵、即清河國改名。詳清河孝王慶傳。

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官本護譌獲。楊作陽。

朝廷吕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案魏志本作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范書著一威字。殊爲失眞。虞不知兵。前無戰功。安有威耶。

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七引袁山松書。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今案英雄記。虞讓太尉。因薦衞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爲公。是不僅讓位於續也。傳不載。當以舉趙謨、劉焉爲非其人。故略之。

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案魏志云。虞以功拜太尉。封襄賁侯。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蓋混容邱爲襄賁。故與范書異。

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注。魏志田疇字子春。柳從辰曰。今魏志及袁紀。均作字子泰。歷平剛。剛字原本殘譌如則。已正。官本不誤。案今魏志作平岡。注作剛。亦非。

會天子遣使者段訓。柳從辰曰。袁紀段作殷。通鑑仍從范書。案魏志亦作段也。

瓚兵搜其內。至以此疑之。柳從辰曰。范史著一搜字。明其爲瓚姦謀也。瓚敗虞儉德。豫藏羅綺。使兵搜之。若妻妾果服羅綺。人必夙有見聞。不待搜而始知也。

公孫瓚傳。遼西令支人也。令支、卽古孤竹國地。今永平府遷安縣西。

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注。魏志曰。官本注曰作云。

略見書傳。案瓚好文辭而不能創通大義。故史譏之。

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集解。何焯曰。瓚遼西人。安得有先墓在北芒。今案瓚旣家世二千石。先人卒京師者。不必皆歸葬遼西。且魏志原文如此。何說似太泥。

逆擊於東光南。注。東光、今滄州縣。今地詳獻紀。

遂出軍屯槃河。注。卽爾雅九河鉤槃之河也。官本注末無也字。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唐樂陵。今武定府樂陵縣西南三十里。

紹母親爲傳婢。地實微賤。今案瓚亦以母賤。遂爲郡小吏。乃數紹卑而及其母爲傳婢。尤昧於大義矣。

紹罪十也。錢大昭曰。三國志裴注引典略載瓚表紹罪狀。辭句多有不同。十也之下。並有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二十八字。

臣雖闒茸。注。闒猶下也。茸、細也。柳從辰曰。楚辭九歎注云。闒茸、駑頓也。今案史記屈賈列傳索隱。引應劭、胡廣。訓闒茸為不才。引字林。訓闒茸為不肖。文選司馬遷報任安書李注引張揖。訓闒茸為獰劣。楚辭注又訓闒茸為駑頓。又前書顏注賈誼傳云。闒茸、下材不肖之人也。李夫人傳云。闒茸、衆賤之稱也。而司馬遷傳則云。闒茸、猥賤也。闒、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桀也。隨文異訓。亦所取不同。詳章懷此注。闒茸分訓。卽主非豪桀之義。

罪人斯得。注。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柳從辰曰。注引尚書與今本異。

瓚乃自署其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錢大昭曰。魏志云。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兗州。案嚴剛見袁紹傳。本傳僅附田楷事。不及嚴單。故不並舉其名。

追擊於巨馬水。注。逕遒縣故城東。遒原作迺。依水經注正。官本不誤。今案遒迺古亦通作。說文遒卽迺之重文。

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揩。揩、各本同。魏志作楷。通鑑從之。

瓚自㠯為易地當之。注。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唐歸義縣。今保定府雄縣西北。

戰于潞北。通鑑胡注。潞縣屬漁陽郡。袁紀潞作蒯。非。蒯鄉屬河南也。

破瓚於鮑邱。注。在今幽州漁陽縣。唐漁陽今順天府薊州治。

是時旱蝗。穀貴人相食。侯康曰。御覽三十五引英雄記。幽州歲歲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災。民人始知採稆。以棗椹爲糧。穀一石十萬錢。

必以法害之。柳從辰曰。通鑑此下有云。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案據魏志瓚傳注。通鑑所補語出英雄記也。

樓櫓千里。注。上無覆室。官本注室作屋。是。

袁氏之攻。狀若鬼神。侯康曰。陳琳武軍賦序云。迴天軍于易水之陽。以討瓚焉。鴻溝參周。鹿菰十里。薦之以棘。迺建修櫓干青霄。鑿深隧。下三泉。飛梯雲衝神鉤之具。不在吳孫之篇。三略六韜之術者。凡數十事。祕莫得聞也。

乃策馬赴紹軍而死。集解。通鑑胡注。至贊決者亦難也。案瓚、布垂敗。衆叛親離。守且不能。尙安能戰。況瓚非紹敵。布尤非操敵。棄城出戰。敗或可以逃死於一時。欲恃苟且之謀以徼行險之幸。則瓚出而將士必送款於紹。以求全其老小。易京立危。直如關靖所料耳。布出而操以兵綴布與之戰。仍決水以灌城。陳宮又豈能支乎。

糾人完聚稸保燕薊之饒。集解。劉攽曰。至與本句饒字意尤通。今案人下蓋本有民字。乃糾人民句。完聚稸句。保燕薊之饒句。唐本避諱省去民字。遂乖文法耳。劉謂人下少一字是也。但不必爲衆字也。周說非。

陶謙傳。封溧陽侯。注。溧陽、今宣州縣也。今鎮江府溧陽縣西北四十五里。

破彭城傅陽。注。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今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

過拔取慮、睢陵、夏邱。注。睢陵在下邳東南。官本注邳下亦有縣字。

是歲謙病死。柳從辰曰。一統志。謙墓在今蕭縣東陶墟村。案自董卓擁兵入京。乘亂廢置。西遷而後。中國分崩。卓雖受誅。豪桀並起。跨州連郡。如劉虞、公孫瓚、陶謙、袁紹、劉表、劉焉、袁術、呂布者。皆嘗雄視一時。其權力猶足匡正帝室。且斯時傕、氾相屠。已就衰滅。朝廷播越。未有所託。操之勢抑尚微。苟有一人焉。發至忠之忱。攄撥亂之略。先迎天子。以爵命收攬才賢。練兵實民。以次削平僭逆。則權不集於操。漢祚未遽亡也。乃劉虞守正。雖遠勝表焉。而迂闊尠通。紐於平純舉之役。罷兵息民。欲以儉約感人。以惠愛爭衆。矜情飾貌。冠敝補穿。已既不知兵。兵又不習戰。拒戮忠諫。城陷身亡。非不幸也。夫虞之討瓚。與瓚之討紹。雖曾各表其罪。而憤兵自動。朝廷不與知。非眞能奉朝命者也。特瓚猶必假託朝廷。謙猶能不廢職貢。均有似於虞。故范史連類傳之。自袁紹以下。則彌不如矣。

爲人所殺。柳從辰曰。一統志。笮融墓在今上海縣北亭鄉。

後漢書七十四上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子譚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問文開（集解）錢大昕曰華嶠漢書作左中郎將（見三國志注）袁安傳云左中郎似失之洪亮吉曰案魏書並云術異母弟觀術與公孫瓚書言紹非袁氏子則孽子之言或信然案英雄記紹生而父死後追行父服范史亦載幼孤追服之事今考逢以靈帝光和二年罷司空復爲執金吾而卒紹中平三年已爲佐軍校尉相距不過九年且前又歷官郎令復遭母憂與追服父服六年後更歷侍御史虎賁中郎將而爲校尉則逢卒時紹久已逾成人安得云幼孤與生而父死之說乎紹斷非逢子可知魏書爲術異母兄弟亦無所徵當以陳范兩書爲是裴松之注陳志於紹爲逢子猶託疑詞蓋亦不深考也周壽昌曰華嶠書作太尉陽考桓帝紀袁安傳俱作太尉湯其作陽者因湯字近而誤 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目下莫不善之。（集解）何焯曰此指其父成衍紹字洪亮吉曰案英雄記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則此傳壯健好交結二語當屬紹父成事實下云紹少爲郎始序明紹壯健好交結一句衍耳 紹少爲郎，除濮陽長。（集解）錢大昕曰許劭傳稱紹爲濮陽令 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在冢廬六年（集解）周壽昌曰案紹爲庶出此必其嫡母也然漢臣久

不服親喪。紹爲母服三年喪。又能追行父服。此正紹少年養名之時也。觀注引獻帝春秋云董卓收紹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足徵紹之生母慘死在後。而紹蕩然忘哀。視行嫡母服時又一人矣。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爲奔走之友。〔集解〕惠棟曰。注孟卓名邈。伯求名顒。子遠名攸。子卿未詳其名。旣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塡接街陌。說文曰。軿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軿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爲侍御史、虎賁中郎將。〔集解〕惠棟曰。英雄記。紹擧高第。遷侍御史。弟術爲尙書。紹不欲爲臺下。告病求退。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淳于夔爲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集解〕惠棟曰。諸所記八校尉。互有同異。案何進傳。佐軍校尉乃淳于瓊也。此注作淳于夔。亦誤。洪頤煊曰。何進傳作中軍校尉袁紹。蓋勳傳、五行志俱作佐軍校尉袁紹。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脅太后誅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勸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集解〕劉攽曰。注案鮑信還鄉

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洪亮吉曰信太山陽平人也案陽平應如陳志鮑勛傳作平陽續志太山郡無此縣蓋中興時省惠棟曰魏志云信鮑宣八世孫後嗣有從上黨徙太山者遂家焉又劉攽說非也魏書載何進遣信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皋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勸紹襲卓紹不敢發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衆二萬騎七百輜重三千餘乘也 董卓擁制彊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其字上增一及字 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也 董侯似可今當立之〔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卓謂紹曰皇帝沖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復知何如爲當且耳棟案獻帝爲董太后所養故云董侯 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懸節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袁紹棄節改第一葆爲赤旄 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珌城門校尉伍瓊爲卓所信待瓊等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埶

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偏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前書。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邟。音口浪反。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集解〕劉攽曰。以從、案文以當作與。冀州牧韓馥、馥字文節。潁川人也。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孔伷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業。紹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瑋。橋玄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殺之。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伷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獻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海內先賢傳曰。

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廚。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狗軍。班與匡書略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讎。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愼勿令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集解〕錢大昕曰。獻帝紀循皆作脩。魏志亦作吳脩。當以脩爲正。 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其得衆。〔集解〕劉攽曰。方字衍。義蓋是其字。 恐將圖己。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爲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封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子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閤伏子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埽除宮門外。〔集解〕劉攽曰。注何凶逆。案文何當作阿。 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漢有尚書令平原鞠譚。其子閎避難。改曰麴氏。後遂爲西平著姓。棟案鞠與麴古字通。 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龐。 夫

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卽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討字。緣託字誤脫。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諶等魏志云、諶、荀彧之弟。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集解〕通鑑胡注。自河內至延津為東向。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集解〕通鑑胡注。謂吐奇決策也。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言土廣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埶。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集解〕通鑑胡注。謂同盟討卓。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

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英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馥從事十人。棄馥去。惟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集解〕王補曰。魏志言諫者耿閔外。有治中李歷。而無沮授。通鑑從之。觀授之附紹。意當日必未諫也。當以魏志爲是。〕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集解〕惠棟曰。魏志作奐。〕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駭鼓。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之閒。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閉戶高枕。何憂何懼。〕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勠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

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啓。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廣雅曰、撮、持也。威陵河朔。
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埽。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衞州衞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本姓褚。黃巾賊起。燕聚少年爲羣盜。博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癭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大會其衆。告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性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浸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曰黑山也。回師北首。則公
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見下。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
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目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是吾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瓌傑。雄略多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走。徒衆略盡。軍將皆撫膝而泣曰。向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集解〕惠棟曰、配、魏郡陰安人也。見陳球碑陰。並目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目豐爲別駕。配
爲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忿恨。且欲徼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搥折兩腳。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

九州春秋曰。至厠。因以書刀自殺。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槃河。爾雅有九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枯槃河。〔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還屯廣宗下界橋。注引九州春秋。當注此下。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爲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也。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集解〕惠棟曰。瓚遂屯廣宗。改易守令。故綱爲冀州。見英雄記。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橋界。九州春秋曰。還屯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眞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集解〕惠棟曰。國語云。執枹鼓立於軍門。韋昭云。軍門立旌爲門。若今牙門矣。丁度云。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爲衙。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衞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卻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反逃垣牆閒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卻。會麴義來迎。騎乃

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集解）通鑑胡注。龍湊、地名。在平原界。漢晉春秋載紹與瓚書曰。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兵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則龍湊在河津也。詳味紹書。龍湊宜在勃海界。又袁譚軍龍湊。曹操攻之。拔平原。走保南皮。蓋在平原界也。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釁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集解）惠棟曰。羞字誤。當依英雄記作眷。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歷法。三月建辰。已卯退除。可以祓除災也。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酈元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續漢志。癭陶縣有薄落亭。（集解）惠棟曰。徐廣云。安平經縣西有漳水。名薄落津。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干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侯。（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殺太守栗賊十餘部、衆四萬人。聚會鄴中。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獻帝春秋曰。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記曰。升故爲內黃小吏。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重、輜重也。載紹家及

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衞。送到斥丘。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鹵。故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㠯陶升爲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哥鹿腸山蒼巖谷口。朝哥故城在今衞縣西。續漢志曰。朝哥有鹿腸山。〔集解〕先謙曰。官本哥作歌。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文八等。皆斬之。〔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作丈八。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雁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幷其衆。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後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稸士馬㠯討不庭。誰能禦之。左傳。周襄王出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業。

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九州春秋。圖字公則。〔集解〕惠棟曰。曹瞞傳云瓊字仲簡。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史記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追之。高才者先得焉。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集解〕通鑑胡注。紹不能從授之言。果爲曹操所先。帝既都許。乃欲移以自近。不亦晚乎。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集解〕惠棟曰。魏志紹傳云天子在河東。紹遣郭圖使焉。圖還。說迎天子都鄴。紹不從。與范書異。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集解〕惠棟曰。魏志云。熙字顯奕。案王粲集。粲爲劉表與尚書曰。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乃知變起辛郭。熙爲尚兄。不應稱貴弟矣。書云尚有弟名買。或字顯雍。然則熙字當從魏書也。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愼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詞。略同。〔集解〕先謙曰。官本具作俱。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誡。〔集解〕惠棟曰。則、依九州春秋當作敗。

下思逐兎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㠯視其能。於是㠯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㠯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爲降霜。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攻莒。爲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見說苑。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乃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㠯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拔於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㠯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㠯鷹犬之功。故授臣㠯督司。諮臣㠯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

未盡。而元帥受敗。元帥、謂何進。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翼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寢。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浹、帀也。左傳曰。浹辰之閒。杜預曰。十二日也。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謂叔隗爲太傅。從兄基爲太僕。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河外、河南。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爲前將軍。封邟鄉侯。紹受侯。不受前將軍。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滑、混也。楚詞。滑其泥。揚其波。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郡守相。衆數十萬。登壇歃血盟曰。賊臣董卓承漢室之微。負兵甲之衆。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鴆太后。戮殺弘農。提挈幼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斬刈忠良。焚燒宮室。烝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烝皇天。濁穢薰后土。神祇怨恫。無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奬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集解）劉攽曰。注凡我同盟之後。案文當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此盟書常文也。誤脫四字。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

專權埶。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禮記曰。凡生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見夫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臣所目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隱、憂也。誠目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目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竇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爲武威太守。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卽星駕席捲。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目來。世作輔弼。咸目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埶。爭戰陣之功者也。誠目賊臣不誅。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弒其君夷皋。弒者趙穿也。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盾曰。天乎予無辜。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弒如何。苟云利國。專之不疑。左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目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

誠恥之。太僕趙歧、銜命來征。宣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旆。杜預曰。回軍南向。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攜、離也。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闚覬重禮。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戎路之服四字。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史記曰。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白起歔欷於杜郵也。史記曰。秦王免白起爲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

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

太傅日磾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

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磾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

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搆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

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

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

齊桓、晉文時周室弱，諸侯不朝，桓文權行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

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

尸鳩，鴶鵴也。詩國風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

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

三者，數之小終，言深也。前書曰：下錮三泉。

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之鄴，拜太尉紹爲大將軍，改封鄴侯。

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恥爲之下。

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帝以衞青征伐有功，以爲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

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材。以爲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勳戚者不拘常例焉。僞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之士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春秋元命苞曰。賜虎賁、得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兼督冀青幽幷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便說操曰許下埤埤亦下也。音婢。溼。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甄音絹。〔集解〕劉攽曰。案文溼字當屬上句。惠棟曰。郡國志云。甄城屬濟陰。酈元云。故城在河南一十八里。沇州舊治。魏武創業始自於此。河上之邑。最爲峻固。棟案。漢隸字源。甄與鄄古字通。㠯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幷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希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胤。宜順天意。獻帝春秋曰。袁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㠯從民心。紹㠯包白事。〔集解〕通鑑胡注。白事。所白之事也。示軍府僚屬。議者㠯包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㠯彌其迹。〔集解〕王補曰。贊中閱圖訊鼎。蓋指此事。紹雖殺包以弭其跡。然以包白事示僚屬。則其心可知矣。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

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集解）通鑑胡注。使紹能用授言。曹其殆乎。 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其埶譬若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決勝乎千里之外。 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書曰。新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音義曰。有名。伐有罪也。（集解）惠棟曰。禮記檀弓云。陳太宰嚭曰。

師必有名．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蠡謂句踐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集解〕惠棟曰．太公金匱文也．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集解〕先謙曰．官本將軍改持牢．李良裘云．諸本皆作在於將軍．按三國志注中載獻帝傳作監軍之計在於持牢．將軍二字傳寫之誤也．今改．惠棟云．牢、重也．王補云．通鑑亦作持牢．胡注．猶今南人言把穩也．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石者、卽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略也．圯音以之反．〔集解〕劉攽曰．注案文但當云臣與主同者權在臣也．誤出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十字．惠棟曰．獻帝傳云．臣與主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傳漏昌主與臣同者六字．觀章懷注益明．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冑．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

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集解〕王補曰。沮授、田豐。智略與荀彧等。而彧言如石投水。授豐所謀若枘鑿之不內。此袁曹成敗所由異也。

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集解〕王補曰。曹操擊劉備於沛。豐勸紹舉軍襲其後。及備敗奔紹。紹軍攻許。進則豐力沮之。此兵機之微也。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云。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未得安業。〔集解〕先謙曰。官本未作不。是。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集解〕王補曰。祿山聞房琯諸王分鎭之謀。拊膺歎曰。吾不能得天下矣。曹操聞豐不從戎而喜。又言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尙未可知。一謀之善。足以破賊膽而挫雄心。握軍政者須於此探其幾焉。今釋廟勝之策。〔集解〕通鑑胡注。定策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之外。謂之廟勝。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集解〕王補曰。既拒沮授之諫。又不納田豐之策。而械繫之。紹之敗形已決。故操聞豐不從戎而喜也。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

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爲丞相。胡亥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涇水爲祟。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其壻閻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見史記。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爲趙王、上將軍。產爲梁王、相國。各領南北軍。呂后崩。欲爲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集解〕惠棟曰。左傳閔子馬云。於是乎下陵上替。又李善云。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先謙曰。官本。騫作馬。是。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悺音烏板反。父嵩。乞匄攜養。續漢志曰。嵩字巨高。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魏志曰。嵩。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傳及郭頒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也。匄亦乞也。因贓買位。〔集解〕惠棟曰。買、陳琳集作假。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閹遺醜。〔集解〕錢大昕曰。姦當作贅。漢書如淳注。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操父嵩本夏侯氏、爲中常侍曹騰養子。故云贅也。三國志注及文選並是贅字。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方言曰。僄、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如其鋒之利也。僄音方妙反。或作剽。劫財物也。音同。幕府董統鷹揚。埽夷凶逆。謂紹誅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左傳。侵官冒也。於是提劍揮鼓。發

命東夏。〔集解〕惠棟曰、東夏、即勃海也。紹於勃海起兵。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字書曰、佻、輕也。魏志曰、操引兵西。將據成皋。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曹洪以馬與操。得夜遁。又爲呂布所敗。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衣。〔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謝承後漢書云、袁紹以曹操爲東郡太守。劉公山爲兗州。公山爲黃巾所殺。乃以操爲兗州刺史。錢大昕曰、文選李善注謂羊質虎皮也。此注誤。授以偏師〔集解〕先謙曰、官本師作帥。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晉襄公敗諸殽。執孟明等。文嬴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孟明。伐晉。晉人不敢出。封殽尸而還。事見左傳。〔集解〕惠棟曰、文選及魏志注皆作獎蹙。蹙、成也。就亦訓成。與蹙同義。蹙、子六反。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謝沈後漢書云、操得兗州兵衆強盛。內懷反紹意。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儁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魏志曰、陶謙爲徐州牧。操初征之。下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會張邈與陳宮畔迎呂布。郡縣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得引去。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

義。且不登畔人之黨。強幹弱枝。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魚石等。以宋彭城畔屬楚。經書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且不登畔人也。杜預注曰、登成也。故復援旍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左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注曰。擐、貫也。前書。揚雄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魏志曰。操襲定陶。未拔。會布至。擊破之。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東奔劉備。〔集解〕惠棟曰。李善云。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棟案章懷以爲操破布。失之。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操圍布於濮陽。爲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見謝承書也。會後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北鄙之敬。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局、部也。杜預注曰。遠其部曲爲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集解〕惠棟曰。魏志作脅遷禁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晉書曰。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謂三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上至高祖。下及孫。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集解〕惠棟曰。案白虎通。五宗、謂大宗一。小宗四。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推異與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不言。微反脣。湯遂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見前書。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人不堪命矣。王怒。得衞巫、使監謗。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鼓舌。何休注公羊傳曰。鉗以木銜其口也。鉗或作

拑音渠廉反。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前書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爲司空，又代黃琬爲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獻帝春秋曰，收彪下獄，考實，遂以策罷。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前書曰，孝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集解〕惠棟曰，曹瞞傳云，操別入碭，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哀泣。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集解〕惠棟曰，文選注翰云，言操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之官，所過皆破壞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繳充蹊，阬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埳。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管子，天下無道，人在爵位者皆不自聊生。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莫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左傳曰，彌縫敝邑。杜預注曰，彌縫猶補合。而操豺狼野

心。潛包禍謀。左傳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乃欲橈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橈之凶。不可有以輔也。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㠯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獻帝春秋曰。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爲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于敖倉。（集解）惠棟曰。太康地志云。秦建敖倉於成皋。括地志云。敖倉在滎陽縣西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爲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莊子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隧、道也。莫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獶。右執彫虎。唯象未試。史記。范雎說秦昭王。烏獲任鄙之力。慶忌夏育之勇也。（集解）劉攽曰。注尸子曰黃伯曰。案文少一中字。騁良弓勁弩之埶。文子曰。狡兔得而獵者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幷州越太行。紹甥高幹爲幷州刺史。故言越太行山而來助。青州涉濟漯。紹長子譚爲青州刺史。濟、漯二水名。在今齊州界。漯音他合反。大軍汎黃河。㠯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音居蟻反。左傳曰。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是也。荊州謂劉表也。與紹交。故云下宛葉。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㠯焚

飛蓬。楚詞曰、離憂患而乃寤若縱火於秋蓬。覆滄海而注熛炭。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熒火、其剋必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說文、熛、火飛也。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絕、操㠯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㠯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據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流俗本此下有陳琳之辭者、非也。〔集解〕周壽昌曰、案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載此檄、後有此陳琳之辭五字、章懷注所云流俗本下云云、殆俗本因魏志注而誤錄者也。王補曰、檄文詳見文選、范書及魏志紹傳注引魏氏春秋、並有刪節、又檄首選署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而通鑑但云移檄州郡。

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集解〕惠棟曰、高誘云、白馬、津名。水經注云、河過黎陽縣南、爲白馬津、津之東南有白馬城。李吉甫云、白馬故關在衞州黎陽縣一里、後更名黎陽津。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㠯與之曰、埶存則威無不加、埶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集解〕惠棟曰、魏武帝軍策令云、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故云不敵也。授曰、㠯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㠯爲資、我雖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忲、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嬴弱姬、今之謂乎。法言之文也。嬴、秦姓、姬、周姓。方言、蚩、悖也。六國悖惑、使弱周室、遂爲秦所

併也。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萬衆之中。斬其首還。諸將莫能當。遂解白馬圍。紹乃渡河。壁延津南。酈元水經注曰。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大發卒塞之。武帝作瓠子之歌。皆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集解〕惠棟曰。獻帝傳云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不從。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集解〕惠棟曰。言不反也。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幷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度。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酈元水經云。莨蕩渠經曹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度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紹進保陽武。陽武、今鄭州縣。〔集解〕惠棟曰。縣屬河南。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貲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營稍進。前依沙堆。東西四十里。爲屯。操亦分營與相當。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在焉。皆蒙楯而行。楯、今之旁排也。楊雄羽獵賦曰。蒙楯負羽。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持三尺繩。曹操誠禽。但當縛之。〔集解〕劉攽曰。注誠、案文當作成。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爲霹靂。即今之拋車也。拋音普孝反。〔集解〕惠棟曰。裴松之案魏氏春秋云。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

文云。旝、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棟案賈逵左傳注云、旝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云。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又注云。即今之拋車。李善云礮、石今之拋石也。拋車未詳。拋音匹孝反。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爲瓊等表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埶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禽。〔集解〕劉攽曰。案文爲成不須並出。蓋多爲字。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集解〕惠棟曰。晉太康地理記云。烏巢澤在酸棗東南。昔曹太祖納許攸之策。破袁紹軍處也。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跣出迎之。攸勸襲瓊等。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閒道出。人把束薪。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遣兵以益備。問者信以爲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曰。斬大將淳于瓊等八人。又注。眭元進。眭當作眭。即眭固也。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

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魏志曰。張郃字儁文。河閒鄚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慚。又更譖郃快軍敗。郃懼。歸太祖。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僞降。曹操盡阬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十二年曰紀。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愎音平逼反。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

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集解〕王補曰。曹操征烏桓。羣臣諫之。不從。及既克而歸。召前諫者厚賞之。曰。孤乘危以徼幸。雖得之。不可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也。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觀袁紹既敗於官渡。必殺田豐。可知二人之興亡所由矣。蘇軾嘗言爲明主謀而不中。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予謂卽操征烏桓、還賞諫者。紹敗官度、歸殺田豐之謂乎。李伯紀言主之明暗。國之興亡。觀其賞刑則知之。信矣。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爲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爲然。〔集解〕蘇輿曰。爲謂字同。紹遂㠯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用。與紀不睦。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評辛毗兄也。見魏志。紹㠯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㠯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集解〕通鑑胡注。逢紀能爲審配言。而不肯救田豐之死。果爲國事乎。惠棟曰。英雄記云。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蘇輿曰。配下當有紀字。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曰。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爲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

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尙又爲盡殺死者之家〔集解〕惠棟曰。樂史云。紹墓在相州臨漳西北十六里。漢之鄴也。王補曰。袁紀夏五月庚戌。袁紹發病死。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尙爲嗣。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四上校補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注子譚。案此小題及注。當係章懷分卷時所加。故與下卷小題及注岐異。

袁紹傳上。脇太后誅宦官。官本宦官上有諸字。

未有不善宣於天下。柳從辰曰。袁紀宣作害。

封邟鄉侯。注音口浪反。官本注口作回。非。

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集解。王補曰。至當以魏志爲是。柳從辰曰。據袁紀。諫馥者實四人。沮授、李歷皆在。

率兵馳還。注。浮等從後來。注來原譌夾。依魏志注正。官本不誤。

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官本無以。一作不能。

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注。倶攻癭陶。注攻原作收。依魏志燕傳正。官本不誤。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柳從辰曰。袁紀作則劉虞必喪。今案授欲使紹合四州之

地而紹奪冀州在初平二年其時幽州尚屬劉虞不屬公孫瓚袁紀作劉虞似亦可通然虞不喜爭戰非紹所忌且魏志原作則公孫必喪陳書出袁紀前自可信

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案文徒當作從注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柳從辰曰通鑑注引此作謂之薄落津此脫薄字又據今本水經注作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故鉅鹿郡堂陽縣當分爲涇縣涇卽經也今案薄落之名續志本兩見一卽章懷注所引乃亭名一則安平國經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是也雖同係就此津言要以屬安平者爲切近故惠氏更取徐廣說補之堂陽前志屬鉅鹿續志亦屬安平分堂陽爲涇縣卽見前志班注但涇疑本經之沿譌

身自扞衛官本扞作扜非逕到斥邱注斥邱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案斥邱前續志均屬魏郡今廣平府成安縣東南三十里章懷或因續志鉅鹿郡有斥章故誤記耳

入朝哥鹿腸山注朝哥故城在今衛縣西今衛輝府淇縣東北

下思逐兔分定之議官本議作義

至乃懷忠獲釁官本乃作於

歃血漳河注登壇歃血官本注壇作臺冀戴天子官本注子誤于

鳥獸之情猶知呼號注今見夫鳥獸官本注見夫作是大與今禮記文同

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注左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案公羊傳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引左傳誤左傳昭四年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亦與專之之義不合也

若不得通若原譌苦依魏志注正官本不誤

其執讐若覆手官本其作兵非

且公師徒精勇錢大昭曰閩本公作今

而曰嬰兒病失其會案據此則紹三子之外更有幼子

僄狡鋒俠注言如其鋒之利也官本注如其作其如

獎就威柄。官本就作蹴。

莫府方詰外姦。案上均作幕府。此下幕又均作莫。殊不畫一。官本通作幕。是。

屯據敖倉。注。以軍退屯于敖倉。官本注于作守。

騁良弓勁弩之埶。注。狡兔得而獵者烹。官本注者作犬。是。

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注。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今衞輝府滑縣東二十里。案杜預左傳注。東郡白馬縣有黎陽津。有滑臺。括地志。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本傳與魏志。皆但云白馬。不云白馬津。又舉縣自可概津。章懷釋爲縣名。係依傳例。不必如惠氏說也。如必說白馬爲津。則下文黎陽亦可說爲津。轉嫌無別矣。

爲嬴弱姬。注。秦嬴姓。官本姓下有也字。

操還屯官度。注。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今開封府中牟縣東六里。紹進保陽武。注。陽武、今鄭州縣。今懷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

瓊等時宿在烏巢。注。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唐酸棗縣。今衞輝府延津縣治。

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注。還兵以益備。注還兵。官本同。魏志注引曹瞞傳作遣兵。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紹子譚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尙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尙。尙乃留審配守鄴。〔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尙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衆。乃使配守鄴也。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郭緣生述征記曰。黎陽城西袁譚城。城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譚尙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尙逆擊破操。〔集解〕通鑑胡注。此諸葛孔明所謂偪於黎陽時也。必有破操軍事。魏人諱而不書耳。操軍還許。譚謂尙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尙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搆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尙。

戰於外門。郛郭之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集解〕惠棟曰、魏志云、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脩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還。欲更攻尙。問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鬭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鬭其閒。〔集解〕惠棟曰、左傳子太叔語。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尙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前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尙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尙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埶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閒其閒、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集解〕劉攽曰、注直言當論其埶耳。案文多一言字。劉表以書諫譚。〔集解〕王補曰、譚求救於曹、表以棄親卽讐爲言。尙環攻譚、又規其失義自亡。厥後譚尙均爲操所擒、而袁氏盡墮二書所戒。其不信乎。然表竟自忘覆轍、廢長立愛、以喪荊州。是又所謂明不見眉睫也。范史合傳、意在於斯。故贊結以矜強少成、坐談奚望、回皇冢嬖、身穨業喪、垂鑒深矣。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集解〕官本考證曰、文義難曉、疑有脫誤。周壽昌曰、考仲宣集、魏氏春秋載此書、相同。蓋初敘表與紹操起事、非脫誤也。書中稱太公、與仲宣集同、魏氏春秋作尊公。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左傳曰、震蕩播越。書曰、彝倫攸斁。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斁、敗也。是以智

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言太公者。尊之謂紹也。雖楚魏絕邈。山河迴遠。楚、荊州也。魏、冀州也。勠力乃心。共奬王室。左傳曰。同好惡。奬王室。杜預曰。奬、助也。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㠯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奕、重也。國語曰。奕代載德。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集解〕王補曰。魏氏春秋作尊公殂隕。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膂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搆我二人。史記。費無忌得寵于楚平王。爲太子建少傅。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於王。欲誅太子。太子亡奔宋。左傳作無極。竿旌二壘者。謂譚、尚也。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膂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卽讐之計已決。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㠯成王業。若周公誅管蔡之類。或欲㠯定霸功。若齊桓公殺子糾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

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集解〕王補曰。魏氏春秋作而能崇業繼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公報九世之讐。公羊傳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也。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於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譖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靖立。是爲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去其邑。是爲九代也。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含。欒盈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匄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乃瞑受含。伯游、荀偃字也。宣子。卽士匄也。士燮之子。士會之孫。〔集解〕官本考證曰。以魏氏春秋參校。衍一臣字。周壽昌曰。考仲宣集載此書。有臣字。言以臣承業。未若以子繼統也。有臣字對勘語更顯。魏氏春秋載此書。删節頗多。非原文。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讐國。杜預曰。違、奔亡也。史記。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疾類。而不痛心邪。〔集解〕先謙曰。官本疾作族。是。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

於天人。〔集解〕先謙曰。官本天作夫是。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像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爲請京。使居之。段繕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遂置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弟象爲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集解〕惠棟曰。邱光庭云。案虞書。傲是不恭之稱。非兩字名。棟案。傲不必象名。而可兼稱也。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尙書諫之。並不從。魏氏春秋載表遺尙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和。能爲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奬王室。若迷而不返。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勠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粲傳。〔集解〕惠棟曰。注唯曹是務。曹衆也。魏氏春秋作義。王粲集云。唯曹氏是務。此後人妄加也。王補曰。表與尙書。詳見章樵注本古文苑十。韓无咎本無之。其書七百七十九字。章懷注及魏志紹傳注所引魏氏春秋。僅錄其半。且互有删節。蜀志孫乾傳。乾爲先主使袁紹與劉表。皆知意指。後表與袁尙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

曰。昔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觀此。則紹以偏愛致敗。表所深惜。又不能取以自鑒。廢長立愛。卒喪荆州。哀哉。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集解）惠棟曰。魏志云東平呂曠、呂翔。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娉譚女以安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而引軍還。（集解）通鑑胡注。操本有伐尚因而取譚之心。況復有誘曠翔之事乎。聘其女爲子婦以安之。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集解）惠棟曰。魏志云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左傳。晏嬰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又晉解楊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祿也。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疏一也。左傳曰。天實剝亂也。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集解）惠棟曰。斃當作弊。斷也。或作蔽。義同。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爲季子諱殺也。莊公病。叔牙曰。魯一生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集解）劉攽曰。注慶父存也。案公羊云。慶父也存。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嫡嗣。上告祖靈。下

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足。遂飲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閼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預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詒、遺也。不世、猶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尋干戈。以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險。譚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集解〕惠棟曰。古文論語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後人據僞尚書改爲乎。〕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覩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高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墮音許規反。〔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奄、忽也。〕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

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環玦。孫卿子曰。絕人以玦。反人以環。譚不納。〔集解〕裴松之曰。典略云。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于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札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窒。窒突門旁爲橐。充竈狀。又置艾。寇卽入。下輪而塞之。鼓橐熏之也。〔集解〕陳景雲曰。札當作礼。古禮字也。魏志作禮。錢大昕曰。閩本作馮禮。先謙曰。官本賛作篤是。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尙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尙走。依曲漳爲營。漳水之曲。操復圍之。未合。尙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尙還走藍口。相州安楊縣界有藍嵯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集解〕先謙曰。官本楊作陽是。操復進。急圍之。尙將馬延等臨陣降。〔集解〕惠棟曰。魏志云。馬延、張顗等。衆大潰。尙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及衣服。以示城中。〔集解〕惠棟曰。魏武帝上事云。臣前上言。逆賊袁尙還。卽厲精銳討之。今尙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臣軍被堅執銳。朱旗震曜。虎士雷譟。望

旗䟽精、聞聲喪氣。投戈散甲。翕然沮壞。尚單騎逃走。捐弃僞節銳鈇。大將軍邟鄉侯印各一枚。兜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幾音祈。中音竹用反。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眞死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集解〕通鑑胡注袁紹下士能盡死以效節者、審配一人而已。惠棟曰。法言云越與亢眉。終無撓辭、撓、女教反。案先賢行狀云配忿辛郭壞敗冀州。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仲治辛評字。毗之兄。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走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恆人。趨奔之。趨音促。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爲其將焦

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行。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淸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口。因其險而置關焉。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幹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強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

之。坐於凍地。偪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

康。遼東人。父度。〔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度字升濟。初避吏爲玄菟小吏。稍仕。〔集解〕劉攽曰。玄菟。案郡名皆作菟。惠棟曰。度建寧二年以對策除郎中。見謝弼傳。中平元年。遷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己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爲足。度目爲己瑞。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爲營州刺史。爲、猶置也。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爲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集解〕惠棟曰。康後事皆詳魏志。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

號爲八顧。〔集解〕杭世駿曰。案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惠棟曰。黨錮傳云。張儉鄉人朱並。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以儉及檀彬等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等爲八顧。刻石立墠。共爲部黨也。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王氏譜曰。叡字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詔書以表爲荊州刺史。〔集解〕惠棟曰。鎮南碑云。辟大將軍府。遷北軍中候。在位十旬。以賢能特遷拜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黨共爲賊。〔集解〕何焯曰。宗當與巴賨之賨同義。南蠻號也。惠棟曰。吳志注引江表傳云。鄱陽民帥別立宗部。又云。海昏縣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蓋漢末喪亂。人民結聚劫略郡縣。自下言之。謂之宗部宗伍。自上言之。謂之宗賊。不必皆南蠻賊也。何說未審。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傳子曰。越字異度。魏太祖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集解〕惠棟曰。司馬彪戰略云。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良字子柔也。又襄陽耆舊傳云。瑁字德珪。性豪自喜。少爲魏武所親。蔡諷小女爲劉表後婦。瑁之姊也。

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

郡。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集解〕洪亮吉曰。案諸地志。皆不言章陵郡何時所置。惟禰衡傳。黃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魏志趙儼傳。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劉表傳注引傅子言蒯越拜章陵太守事。又在射前。疑郡亦建安時所立也。又江陵應作江夏。表傳凡言江夏者三。官儀作江陵誤。（案南郡建初中曾改爲江陵國。旋復故）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集解〕惠棟曰。戰略云五十五人。唯江夏賊張虎、陳坐。〔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坐改生。惠棟曰。戰略作陳生。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集解〕惠棟曰。謂長沙太守蘇代、華容長貝羽等也。見戰略。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爲流箭所中。死。餘衆退走。典略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傕以表爲鎭南將軍。荊州牧。〔集解〕惠棟曰。鎭南碑云。遣御史中丞鍾繇。即拜鎭南將軍。錫鼓吹大車。策命襃崇。謂之伯父。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開府辟召。儀如三公。復遣左中郎將祝融。援節以增威重。幷督揚交二州。棟案。鎭南表先拜安南將軍也。封成武侯。假節。以爲己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荊州官屬皆

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

獻帝春秋曰濟引衆入荊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衆而退劉表自責以為己無賓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為表北藩

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湘閒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畔表〔集解〕周壽昌曰案魏志云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是表未能破羨至張懌時始能平之耳與此傳異

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眞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

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麋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

〔集解〕惠棟曰王粲荊州文學記云荊州牧劉君命五等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鎮南碑曰武功既亢廣開雍泮設俎豆陳罍彝親行鄉射躋彼公堂篤志好學吏子弟受祿之徒蓋以千數洪生巨儒朝夕講論誾誾如也

博求儒術綦母闓、宋忠等

闓音開〔集解〕惠棟曰經典序錄云宋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荊州五等從事衷與忠通

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集解〕惠棟曰鎮南碑云君深愍末學遠本離直乃令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删剗浮辭芟除煩重贅

之者用日少而採微知機者。又求遺書。寫還新者。留其本故。於是古典畢集。充於州閭。經籍志云。劉表周易章句五卷。梁有宋忠注周易十卷。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別駕劉先。說表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埶必舉袁紹。然後移兵㠯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㠯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㠯爲憚使。

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詬、罵也。〔集解〕惠棟曰、陳兵注見董卓傳。嵩不爲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嵩而已。傅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囚之。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集解〕惠棟曰、鎮南碑云年六十有七。從征記云、表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擣四方珍香數十石著棺中。永嘉中、郡人衞熙發其墓、見表貌如生、香聞數十里。熙懼、不敢犯。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云、蔡氏稱美於內、允瑁歎德於外、日月以之而琦益疏。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爲麗姬所

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之讒。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爲文公。遂爲霸主。見左氏傳。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之。衆聞而傷焉。遂㠯琮爲嗣。琮㠯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集解〕通鑑胡注。案先主敗於當陽。濟沔。與琦會。然後俱到夏口。琦奔江南。在劉琮降後。史究其終言之。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傅子曰。巽字公悌。瓌瑋博達。有知人鑒識。〔集解〕劉攽曰。正文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下文云。釋嵩之囚。則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官本考證曰。日知錄云。是表卒之後。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何焯曰。魏志云。知嵩無他意。乃止。是則嵩未嘗見囚。實勸琮降也。封者十五人。焉知嵩不在其中。范書兼採傅子弗誅而囚之說。後又補釋嵩之囚一語。而仍陳氏越嵩及東曹掾云。乃不覺違反也。韓嵩二字。宜存而論之。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㠯觀天下。何爲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埶。㠯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㠯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㠯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集解〕通鑑胡注。當、當如字。言不敵也。三者皆短。欲㠯

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楚。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杜預注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集解〕劉攽曰。注漢水入口。案口當作江。操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集解〕劉攽曰。案韓嵩事在上。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周壽昌曰。此因嵩與蒯越牽連書之。故不書姓。益證傳前本有韓嵩在內。不可去。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祿勳。劉先尚書令。〔集解〕惠棟曰。光。魏志作先。即上別駕劉先也。零陵先賢傳云。荊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集解〕惠棟曰。魏志作羲。裴松之云。羲。章陵人。陳景雲曰。侍中當作治中。因下有侍中之文而誤。錢大昕曰。章懷諱治為持。此治中改持中。校書者妄易為侍耳。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為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為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

悍、勇也。深籌高議，則志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佷剛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韓非亡徵篇曰：佷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伉，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子尊，可亡也。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言其如刻木爲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於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夏。魚儷漢舳，雲屯冀馬。魚儷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爲魚儷之陳。前書音義曰：舳，舩後持柂處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闚圖訊鼎，禋天類社。闚圖，謂若劉歆圖書改名秀。訊鼎，謂楚子問王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興師，故祭之。〔集解〕何焯曰：闚圖，謂紹以耿包白事示僚屬也。劉表郊祀天地，事在孔融傳。王補曰：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事見本書孔融傳。而表傳略不之載，僅贊中以禋天類社一語疵之，此史法所謂互文見義也。注泛引國語爾雅而不及此，疏矣。既云天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惟時亮天工。矜彊少成，坐談奚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入遠征，萬一劉表使劉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禦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爲用，雖遠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回皇冢嬖，身頹業喪。冢、嫡也。嬖、愛也。〔集解〕王補曰：蔚宗列袁術於劉焉、呂布之閒，而以劉表與袁紹合傳，蓋以紹雄幽冀，表據荊湘，謂可齮齕曹瞞，擢其逆謀也。此與嵩、雋合傳同，爲史法所在，而皆以偏愛喪業，覆轍相循，贊末數語，垂戒深矣。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四下校補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注。紹子譚。案范書本袁劉合傳。小題自應袁紹、劉表並舉。注於譚亦應別爲紹子。葢舊題本如此。至上卷小題無劉表。注亦但云子譚。乃分卷改題之失。卷雖可分上下。題固不容改也。

袁紹傳下。譚敗。乃引兵還南皮。注。南皮、今滄州縣也。今天津府南皮縣東北八里。

或欲目成王業。注。若周公誅管蔡之類。官本注。若誤昔。

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本根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案於字誤。當作族。左傳。保族宜家。令聞長世。魏志注引魏氏春秋。作未有棄親卽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

忠臣死君命。注。又晉解揚曰。官本注無又字。

何意凶臣郭圖。錢大昕曰。郭圖。魏志注作逢紀。案逢紀、審配、與尙比。辛評、郭圖、與譚比。當從魏志注作逢紀。今案錢說誤也。據魏志紹傳注引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其辭多於范氏所載。書之後半。辭意尤與范書所載有異。范書於惟將軍以下。全是慰勉解釋之辭。與劉表書意大同。然尙方攻譚。配果欲譚尙釋爭。當以書止尙。乃不阻尙之往攻。而反獻書於譚。勸譚無爭。此何理乎。及觀漢晉春秋所載配書謂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

于壼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順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凡此全係罪狀袁譚末又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懸軍不旋踵則配之書明是爲尙檄譚令其誅郭圖以謝罪故於尙之往攻先獻此書也范氏加以删改用意自別有在其以凶臣爲郭圖則范書必不誤志注或誤也且逢紀與配同輔袁尙晚更親善爲譚所殺死非其罪配何至反斥爲凶臣又間尙於譚使譚先攻尙者本爲郭圖觀配書末欲得圖頭益知與紀無涉惟志注於交亂懿親下云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此則不知其辭何指兩言將軍旣嫌無別奉命承旨又曰淫刑亦不可通疑皆有脫誤

貴名高於邱岳。錢大昭曰閩本高作位案官本高亦作位

譚夜遁走南皮。官本走作奔案奔者逃亡之辭譚時尙有軍作奔非

上洛都尉捕斬之注典論曰。錢大昭曰魏志注引此作典略

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注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今奉天府遼陽州北七十里

劉表傳荊州八郡集解洪亮吉曰 至 官儀作江陵誤。案續志劉注引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幷郡復禹貢之九州荊州得交州之蒼梧、南海、九眞、交趾、日南與其舊所部南陽、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長沙、零陵、貴陽凡十三郡據此則官儀江陵確爲江夏之誤而章陵亦舊郡也疑光武改舂陵爲章陵縣後車駕屢幸親祠園陵嘗升爲郡旋又幷省桓靈時因而復置傕汜亂長安圖籍盡亡遂無可徵也觀表於初平元年至

荆州。蒯越卽云。荆州八郡。已數章陵矣。安得云郡爲建安時立乎。續志斷自孝順。故荆州仍止七郡。

堅爲流箭所中死。注。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案吳志注引英雄記。介作公。介下兵射中堅頭。作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下多腦出二字。

不獲辭命。劉攽曰。案文當云辭不獲命。

表疽發背卒。注。代語曰。錢大昭曰。代語卽世語。郭頒所撰。頒晉襄陽令。隋經籍志作魏晉世語。唐人避諱改。芬香聞數里。官本注末有也字。集解。惠棟曰。至熙懼不敢犯。柳從辰曰。劉表墓。水經注謂在襄陽。太康中。爲人所發。香聞三四里。與章懷注所引世語大同。鎮南碑謂在高平。永嘉中。郡人衞熙發其墓。香聞數十里。惠氏亦取其說入補注。一統志遂兩存之。從辰以爲表卒荆州。襄陽、漢縣。屬南郡。魏屬襄陽郡。今襄陽府首縣。一統志載表墓在縣東。此本荆州地。於理可信也。高平、漢縣。屬安定郡。晉屬高平郡。今平涼府固原州。一統志亦載表墓在州西。此距荆襄千數百里。琮何以能葬表及表妻於此。傅會無理。不解惠氏何反舍水經注而引之。今案章懷注本有兼存異說之例。惠氏以從征記詳著香之由來。及發墓者之姓名。故特取之。搜神記載表前妻死。在建安八九年間。魏志載表卒在建安十三年八月。琮九月卽降。表前妻原葬何所。不可知。後妻猶存。表時卒未久。操兵已逼襄陽。擣香而葬。當然不在是時。琮以娶於蔡氏。見愛後母。而與兄琦固同爲表前妻子。與表合葬。亦未知爲前妻。抑爲後妻也。如爲前妻。則是琮求還荆州後。遷改合葬。宜在襄陽。如爲後妻。則先主得荆州。琮與蔡旂以降操故。不自安。或表柩尙未葬。載之出走。遠至高平。及後母卒。遂合葬焉。亦事

所偶有者要之襄陽高平必皆有表一妻墓在故至一事兩傳也

二子琦琮。侯康曰表尚有子名修字季緒官至東安太守見魏志陳思王傳注引摯虞文章志子建所謂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即其人也

明年卒。柳從辰曰一統志琦墓在今漢陽縣東水經注魯山縣中有琦墓

其猶木禺之於人也注前書有木禺龍一。柳從辰曰木禺龍史記封禪書索隱注禺音偶前書郊祀志今本字皆作寓不作禺也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偶者寓也寓於木之人也字亦作寓亦作禺同音假借是禺可借作偶寓讀偶讀寓義本並通惟傳言猶木禺之於人本謂猶木寓形於人仍以從章懷說爲長

坐談奚望注萬一劉表使劉備襲許。官本注備上無劉字

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

王先謙集解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賢　注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竟陵，今復州縣。魯恭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集解〕惠棟曰：蜀志云以師祝公喪去官。裴松之云司徒祝恬。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集解〕王鳴盛曰：案此事在中平五年。酷吏樊仲華傳，仲華當光武時，而傳言拜揚州牧，此追言之，不必泥。蘇輿曰：百官志，武帝初置刺史，成帝更為牧，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樊曄遷牧，正在建武初年。儒林歐陽歙傳云：建武五年坐事免，明年拜揚州牧。史文並非追書，王說失攷。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阯，以避時難。議未卽行，會益州刺史郄儉〔集解〕惠棟曰：蜀志作郤。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集解〕錢大昕曰：蜀志劉二牧傳作張益。惠棟曰：一作壹。先謙曰：懿改作壹，或作益，避晉諱也。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

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爲監北軍使者。太僕黃琬爲豫州牧。宗正劉虞爲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縣令李升。進攻雒縣。今益州雒縣。殺郗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中元二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祇等聚衆緜竹。募疲役之民一二日得數千人。遣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刺史儉。儉從事史燕邠、宋元、侯使在葭萌。與從事董馥、張肩同行。聞故哀慟。說馥、肩赴難。二子不可。邠歎曰。使君已死。用生何爲。獨死之。焉嘉之。爲圖象學宮。誅馥等。又擊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綿竹及雒屬廣漢郡。及蜀郡。犍爲郡。〔集解〕先謙曰官本及作幷。馬相自稱天子。衆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爲。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龍爲校尉。徙居綿竹。龍撫納離叛。務存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集解〕惠棟曰洪适云劉焉在蜀。創置督義司馬。助義褒金校尉。劉表在荊亦置綏民校尉。漢衰。諸侯擅命率意各置官屬。遂與別部司馬張脩。〔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下一遂字。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固扶風人。張脩攻固。成固人陳調素遊俠。學兵法。固以爲門下掾。說固守扞禦寇之術。固不能用。踰牆走投南鄭趙嵩。嵩將俱逃。賊盛。固遣嵩求隱避處。嵩未還。固令鈴下偵賊。賊得鈴下。遂殺固。嵩痛憤。仗劍

直入。調亦聚其賓客百餘人。攻脩。戰死。魯遂有漢中。數害漢使。調字元化。仲卿孫。嵩字伯高。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幷其衆。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以它事。殺州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威、李權等。〔集解〕惠棟曰。注王威。蜀志作王咸。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岐、龍、皆蜀人。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輜重也。焉四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字季玉。並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焉聞相者陳留吳懿妹當大貴。爲瑁聘之。故陳壽劉焉傳評云。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是也。朝廷使璋曉譬焉。焉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爲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孔穎達尚書疏云。叟者。蜀夷之別名。漢世不卽謂蜀爲叟也。光武紀中注引常璩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益州郡。是蜀人謂其西南勞深辟莫諸夷爲叟。乃今雲南地也。惠棟曰。英雄記云。焉使校尉孫肇將軍往助之。敗於長安。華陽國志云。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發疽背卒。說文曰。疽。久癰。州大吏趙韙等。〔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韙及治中從事王商也。蜀志。韙。巴西人。貪璋溫仁。立爲刺史。詔書因以璋爲監

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器服。〔集解〕惠棟曰。蜀志云。劉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韙以此遂屯兵朐䏰。備表。朐音蠢。䏰音如尹反。屬蜀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衆。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結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張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建安五年。璋殺魯母弟。魯率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為讐敵。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為所破。〔集解〕惠棟曰。蜀志云。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華陽國志云。龐羲、李思等。魯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為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璋遣中郎將河內陰溥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

嘗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卽遣法正將兵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祖眞字高卿。父衍。字季謀。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詣先主。先主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劉備有梟名。梟。卽驍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集解〕惠棟曰。裴松之音浮。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歲建安十六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部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公不甚禮。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飲宴之間。一省卽便闇誦。以此異之。敕諸關戍勿復通備。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集解〕惠棟曰。蜀志云。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

載。肌膏草野者。㠯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荊州縣。歸其財寶。後㠯病卒。蜀志曰。先主遷璋於公安南。猶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破關羽。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留駐秭歸。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集解〕官本考證曰。魏志作公祺。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山在今益州晉原縣南。造作符書。㠯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爲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曰理頭。皆校㠯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首音式殺反。〔集解〕何焯曰。理本治字。避高宗名。何若瑤曰。西域傳注。首猶服也。先謙曰。官本殺作救。是。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亭傳。傳音陟戀反。縣置米肉。㠯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免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㠯祭酒爲理。民夷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爲太平道。張角爲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自隱有小

通者，當循道百步則罷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于妖賊大起下，增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十三字，漢中有張脩句下，增駱曜教民緬匿法角八字，張脩爲五斗米道，滅去張字，改角爲脩，又云，案注中張脩，裴松之云，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又主爲病者請禱之法，何焯校本請禱下復增請禱二字，又實無益於療病，何焯校本于注下增但爲淫妄四字，又以米置其中，何焯校本米字下增肉字，又使自隱其小過者，何焯校本使字上增校字，惠棟曰，注循道百步，何焯云，循本治字，亦避御名。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鎭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集解〕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錢大昕曰，案曹公被張魯在建安二十年，而魯領漢寧太守，乃在其前，則漢寧之名，由來已久，大率劉焉父子所表授耳，山松書蓋據曹公破漢中之歲書之，魏志建安二十年，復漢寧郡爲漢中，蓋得其實矣，沈濤曰，据魏志，改漢中爲漢寧，非置也，且復漢中在二十年，則漢寧之置，必在其前，袁書以爲二十年置，亦誤。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集解〕何焯曰，米道之後，云自陵傳有玉印，豈因魯常得之，猶假以歟人耶。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閻圃諫曰，〔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圃，巴西人。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爲禍先。魯從之。

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諫曰，今日急往，其

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魯走巴中。先主將迎之。而閻圃說魯北降歸魏武。不然西結劉備以歸之。魯勃然曰。寧爲曹公作奴。不爲劉備上客。遂委質魏武。棟案魯本漢賊。安肯附漢。同惡相濟。宜其甘心爲曹公奴也。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卽與家屬出迎。拜鎭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閬中屬巴郡。今隆州縣。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集解〕周壽昌曰、案曹操爲子彭祖取魯女。見魏志。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覩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庶乎見幾而作。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奔之情用。衍、饒也。〔集解〕先謙曰、言本避時難。及得益州。意氣漸盛也。固亦恆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尙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字公路。〔集解〕通鑑胡注，術字公路，當讀如月令審端徑術之術，音遂。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集解〕惠棟曰，北堂書鈔引魏志云，術爲長水校尉，好奢綺，盛車馬，以氣高人，謠曰，路中捍鬼袁長水。今魏志不載。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集解〕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吳厤曰，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爲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劍罵咨，遂執斬之。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集解〕蘇輿曰，此已在刺史改牧之後。（劉焉傳，太僕黃琬爲豫州牧。）而此傳及吳志堅傳並作刺史，蓋由羣雄競起，朝制不一，遂有參差，當非史誤。（呂布傳，布以劉備爲豫州刺史，自號徐州牧，意以牧較重於刺史也。）使率荊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集解〕劉攽曰，案文衍遠字，蓋舊本有以反字爲還者，後遂兩存而傳寫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是及字，遠是還字，本云未及還也。遣其將會稽周昕〔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昕字大明。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爲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集解〕通鑑胡注，據袁山松書，

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故術云然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集解〕惠棟曰典略云公孫瓚表紹罪云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損辱袁宗臣每得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棟案類族類也詳棟所撰九經會最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集解〕惠棟曰樂史云黑山在封丘縣北三里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集解〕惠棟曰郡國志云陳留平邱有匡人亭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楊州刺史陳溫〔集解〕周壽昌曰案魏志裴注引英雄記云陳溫字元悌汝南人爲揚州刺史自病死似不爲術所殺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集解〕蘇輿曰時刺史改稱牧伯故術又兼伯稱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爲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漢字下添傳字遂拘堅妻奪之與

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爲司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奕、猶重也。詩云。不顯奕代。又曰。克昌厥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注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邐遲。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河內人。司徒歆之孫也。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楊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左傳。王子朝云。不穀震盪播越。播、遷也。越、逸也。言失所居。〔集解〕惠棟曰。典略云張昭之辭。吳錄以爲張紘也。宮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

縱貌也.沛音片害反.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謂袁紹爲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荊.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繇也.玄德爭盟.劉備也.〔集解〕惠棟曰.吳錄載策書云.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盟江淮.是以未獲從命.櫜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集解〕先謙曰.宜本當作當.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尙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生京.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愼.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駮議致憎.駮.雜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

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沖。〔集解〕惠棟曰。典略作仲氏。錢大昕曰。沖家猶沖人沖子也。當以沖為是。沈濤曰。仲乃術所僭國號。其稱曰家。猶漢氏之稱漢家耳。公孫述傳。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亦是僭國號曰成也。又魏志術傳注引典略曰。乃建號稱仲氏。則或作沖者非。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號告呂布。并為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在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卽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蘄陽。水經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酈元注云。卽蘄山也。西南流經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集解〕通鑑胡注。案三國志。術時侵陳。操東征之。術留蕤等拒操。蕤等敗死。術乃走淮。則蓋戰於淮外也。安得至江夏之蘄陽哉。此蓋沛國之蘄縣。范史衍陽字耳。以拒操。操擊破斬蕤。〔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范書呂布傳云。布破張勳於下邳。生擒橋蕤。此又一橋蕤。將蕤被獲又還也。然魏志呂布傳無橋蕤事。當是范書誤。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

肆。尊己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給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也。厚加殯斂焉。自下飢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灊縣之山也。灊今壽州霍山縣也。灊音潛。〔集解〕惠棟曰。魏志作陳蘭。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靑、冀、幽、并。人戶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靑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簀、第也。謂無茵蓐也。〔集解〕惠棟曰。吳書云。去壽春八十里。又簀牀吳書作檽牀。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魏志曰。勳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爲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其官也。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

曜．仕吳爲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夫事不目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況復苟肆行之．其目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目弓馬驍武．給幷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原屯河內．〔集解〕劉攽曰．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目布爲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幷其兵．卓目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目布自衞．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集解〕惠棟曰．釋名云．手戟．手所持擿之戟也．布拳捷得免．〔集解〕惠棟曰．裴松之云．詩曰．無拳無勇．注．拳力也．胡注．勇力爲拳．迅疾爲捷．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

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祈。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集解〕惠棟曰。見漢官儀。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集解〕何焯曰。魏志云。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與此互異。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集解〕惠棟曰。國語云。戰功曰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爲然。〔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楊於是外許汜、傕。內實保護。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與此異也。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塹。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既其恃

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紹遣甲士三千人辭以送布而陰使使殺之〔集解〕先謙曰官本少一使字是布疑其圖己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爲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㠯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旣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太祖責紹曰孟卓吾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陳留地平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撫劍顧眄亦足㠯爲人豪而反受制不㠯鄙乎今州軍東征〔集解〕通鑑胡注謂操兵征徐州也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埶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

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爲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爲術報恥．功一也．董卓殺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也．〔集解〕劉攽曰．注刺史東之郡．案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部字．惠棟曰．案魏志注亦作郡．續志兗州刺史治山陽昌邑．所云之郡．謂之山陽郡也． 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卽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

屬東海。饑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爲沛郡。小沛即沛縣。(集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郡國志云。古偪陽國。漢爲沛縣。而沛郡理相城。以沛爲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鬭。但喜解鬭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爲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旁曲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鬭。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婚。則徐楊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

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卽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慴習。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公乃壞臺。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集解〕惠棟曰。一說勸布絕婚。爲陳元方。事見鴻臚陳君碑。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爲左將軍。布大喜。卽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卿莫究其情僞。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

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卒音七忽反。〕謀無素定。〔素。舊也。〕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埶不俱棲。〔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敝邑。欲以一人之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扶改拔。〕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衆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霸襲破琅邪相蕭建。得其資實也。〕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英雄記曰。順爲人不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名陷陣營。布後疏順。奪順所將兵。亦無恨意也。〕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霸後復與布和。〕順爲人清白。有威嚴。

少言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爲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之比。爲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塹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集解〕通鑑考異。范書布傳云。灌其城三月。魏志亦曰。圍之三月。按操以十月至下邳。及殺布共止一季。不可言三月。宜從魏志武紀。上下離心。其將侯成

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㠯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㠯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㠯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醖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集解）惠棟曰宋慮、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酈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集解）劉攽曰下邳有三重大城之門案文多之門二字緣下文有大城之門遂致此衍先謙曰官本酈上有也字兵闌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㠯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杜預注左傳曰頷、搖頭也音五感反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蜀志曰備顧自見其耳（集解）通鑑胡注、叵普火反不可也洪邁曰叵爲不可以切腳稱也周壽昌曰案英雄記云主簿王必進曰布勍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據此當時勸殺布者不止一昭烈也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集解）劉攽曰案文意當作竟宮指布

曰.是子不用宮言.吕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吕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吕希後福.王莽改益州曰庸部.曷云負荷.地墮身逐.術旣叨貪.布亦翻覆.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五校補

劉焉傳。字君郎。柳從辰曰。蜀志同。華陽國志作字君朗。江夏竟陵人也。案文。也字可去。

先殺綿竹令。進攻雒縣。綿竹、雒縣。均已詳公孫述傳。

龍撫納離叛。案龍字誤衍。各本皆未去。此敘焉事。與龍無涉。兼係蜀志原文。原文固無龍字也。務存寬惠。官本。存作行。與蜀志文同。

殺州中豪彊十餘人。集解。惠棟曰。注王威。蜀志作王咸。柳從辰曰。華陽國志云。巴郡太守王咸。

發疽背卒。發疽。乃疽發誤倒。官本不誤。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爲刺史。案焉四子。範、誕見殺。惟存瑁、璋。瑁爲璋兄。於次當嗣。韙等舍瑁立璋。故史云然（蜀志云瑁爲焉小子。小當爲叔字殘損而譌）

先是荆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器服。案劉表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見孔融傳。袁術傳亦云。劉表僭亂於南荆。乃不自知其僭。而劾焉僭。與公孫瓚母賤而劾袁紹母親爲傳婢封之責人無異。自討。韙

呂此遂屯兵朐䏰。備表。注。朐音蠢。䏰音如尹反。屬蜀郡。今地已詳吳漢傳。蜀應改巴。吳漢傳注不誤。柳從辰曰。朐䏰一作朐忍。獻文作朐䏰。今案前續志皆作朐忍。前志顏

注.胸音劬.章懷吳漢傳注從之.故腮亦音忍.下復引十三州志.胸音春.腮音閏者.兼存異說也.此注腮音如尹反.雖仍是忍音.而胸音蠢.則又不同.音劬則字本从句.音春、蠢.則字當从旬矣.然段玉裁據十三州志其地下溼.多胸忍蟲.仍作胸忍.不作朐腮.說文新附.增朐腮二字.雖有所本.段氏已極論其失.至朐字明見許書.五音集韻.乃謂朐俗字.眞大謬也.

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官本注末有也字.

進攻璋於江州.注.今渝州巴縣.已詳光武紀下.

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集解.惠棟曰.蜀志云.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柳從辰曰.華陽國志.初平四年.馬騰自郿與焉、範通.謀襲長安.治中從事廣漢王商亟諫.不從.謀泄.範、誕受誅.議郎河南龐羲、以通家.將範、誕諸子入蜀.亦見蜀志.今案蜀志裴注引英雄記.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羲.是羲所將以入蜀者.不僅範、誕諸子矣.志文作將焉諸孫.自爲勝之.

故吕義爲巴郡太守.案巴郡.蜀志作巴西.後先主定蜀.羲爲左將軍司馬.亦見蜀志.

兄瑁平寇將軍.案蜀志.此下有云瑁狂疾物故.

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注.先主稱尊號.官本注無先字.

備自江陵馳至涪城.注.涪城故城.今綿州城.已詳光武紀下.

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案蜀志。乃松令法正白先主。非自言。華陽國志同。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

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柳從辰曰。華陽國志。璋遣張裔。奉使詣劉主。主許裔禮其君而安其民。又遣從事中郎簡雍說璋。璋素雅雍。遂與同輿而出降。吏民莫不獻欷流涕。

備遷璋於公安。注。公安。今荊州縣。今荊州府公安縣東北。歸其財寶。注。留駐秭歸。官本注。駐誤住。

初名爲鬼卒。後號祭酒。錢大昭曰。隸續載米巫祭酒張普題字。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鬼兵胡九（原闕二字）仙庥道成。元施延命道正一元。布於伯氣。定召祭酒張普、萌生、趙廣、王盛、黃長、楊奉等。諭受微經十二卷。祭酒約施天師道法元極耳。此碑有天師道法、祭酒、鬼兵字。而云受微經十二卷。葢諸張妖黨。指傳授之約。觀其詞。以是姓胡老。初入米賊社中。故召諸祭酒。授以經法。頗合史氏所載。

民夷信向。注。故號五斗米師也。官本注無也字。競共事之。官本注。共作供。又使自隱有小過者。官本注。有作其。

至陽平。注。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官本注末有也字。

封閬中侯。柳從辰曰。魏志同。華陽國志作封襄平侯。注。閬中屬巴郡。今隆州縣。已詳公孫述傳。

袁術傳。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案遠字可自爲一讀。不必如劉說。周昕、據吳錄作周喁。昕之弟也。字仁明。

羣豎不吾從。官本吾從作從吾。

公孫瓚使劉備合謀共逼紹。錢大昭曰、劉備下閩本有與術二字。今案官本亦有與術二字。

三分天下。猶服事殷。官本三作叁。案魏志本作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今去此三字。則文義不屬。當由轉寫脫誤耳。若范氏刪節、胡不云三分有二乎。注。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官本注無其字。猶作以。

則有恒文之霸。注。王肅注家語曰。言若邱陵之漸迻遲。案此注接傳文陵遲爲說。應在上昔周室陵遲句下。荀子宥坐注。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與章懷引王肅說合。惟古字夷遲通作陵遲。本卽陵夷。故章懷於皇后紀序之陵夷。馮衍傳之陵遲。又皆訓爲頹替。因文而異也。

天子播越。注。不穀震蕩播越。至言失所居。官本注不上有茲字。失下有其字。

遂果僭號。侯康曰、魏武述志令袁術僭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

誘殺其王寵。案寵、敬王羨曾孫。事詳明八王傳。

留張勳、橋蕤於蘄陽。注酈元注云。至亦謂之蘄陽口。原本注、蘄、鄿互出。據水經注正。官本注皆作蘄。不誤。集解。通鑑胡注。至范史衍陽字耳。案胡說是也。前志沛郡蘄縣字本作蘄。从邑。鄿陽、蓋卽鄿北地名。亦非衍陽字。此與江夏之蘄春本無涉也。章懷雖誤注。當仍未改字。故毛本注中猶間雜从邑之字。後人並改爲从斤。遂無別耳。

膢御數百。注避亂楊州。官本注楊作揚。案魏志引九州春秋。字仍从木。

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注灊縣之山也。灊今壽州霍山縣也。灊音潛。已詳李憲傳。案灊縣。續志卽作潛。屬廬江郡。而憲傳及本傳皆書作灊山是灊縣一名灊山縣。非指灊縣之山言也。灊有天柱山卽霍山。漢時以爲南嶽。注云灊縣之山。蓋指此。

呂布傳原屯河內。集解。劉攽曰。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今案傳本魏志原文。但屯上多一原字。蓋本給并州句（猶云給事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句。原屯河內句。不如劉說也。

而私與傅婢情通。柳從辰曰。傅婢。魏志袁紀均作侍婢。通鑑仍從范書。

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集解。何焯曰。魏志云。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與此互異。案范史於董卓以下至呂布九列傳。

本依陳志.獨布傳增入袁術待之甚厚一節.又謂未詣袁紹之前.已詣張楊.楊謀之.乃詣紹.紹謀之.復歸楊.術又與書.皆不近事理.實爲大謬.夫布惟見忌於紹.乃往投楊.先過張邈.邈深相結.因楊部曲不相容.乃仍受邈之招耳.術亦惟始未與相接.故以書通耳.如前已嘗受楊之窘.何肯後再歸楊.術果先嘗相厚.何爲至與書始頌其功而書又絕不復道前日之雅耶.此必當從陳志者也.

昔金元休南至封邱.注.第五文休.注第.原作弟.已正.官本不誤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彊也.官本注.彊譌殭.案據魏志注引典略.私使諷之下.脫倚無屈意四字.故文義不相屬.

恐術報布成婚.官本婚作姻.案作婚與魏志合.

卿爲座上客.官本座作坐.同.

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已至於此.案典略.言宮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宮謂布不用其言.亦綜平昔所言論耳.至謀使布自以步騎出屯於外.布嘗自將千餘騎出戰而敗矣.其言豈可用乎.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初光武長於民閒頗達情僞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集解〕惠棟曰東觀本紀云上每幸郡國下輿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吏次第下及掾史簡鍊臣下之行下無所隱其情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以蒙恩遠臣受顏色之惠坐席之閒以要其死力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五人沒入爲官奴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琅璫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衞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名都王國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集解〕惠棟曰漢有黃門鼓車前書韓延壽傳云駕鼓車歌車孟康云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王幼學云鼓車載鼓之車也鹵簿中有記里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

曰.札、牒也. 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 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 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閒.吏事刻深.亟㠯謠言單辭.轉易守長.〔集解〕蘇輿曰.此謠言猶浮言也.晉語.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潛夫論明闇篇.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劉陶傳云.聽民庶之謠吟.桓帝時.令三公謠言奏事.則又以謠言爲公論. 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㠯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又引杖撞郎.朝廷竦慄.爭爲苛刻.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 所㠯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㠯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嬴長.陳寔爲太丘長.鍾皓爲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 並㠯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鐔顯也. 斯皆可㠯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爲京兆尹.時人㠯輩前世趙、張.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 又王渙、任峻之爲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

顯迹。已爲循吏篇云。

衛颯字子產。颯音立。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颯撰史要十卷。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含洭故城。在今廣州含洭縣東。湞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含洭、今韶州府英德縣西七十五里。湞陽、今英德縣東。曲江、今曲江縣西一里。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出鐵石。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集解〕惠棟曰。王伯厚云。鐵有官。自秦始。太史公自序司馬昌爲秦王鐵官。是

也.

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淸理.二十五年.徵還.（集解）惠棟曰.御覽引郡國志云.久留岡者.太居衛颯罷郡還京.故老送別.久留此岡.故名.光武欲以爲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卽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也.敕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也.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充、代颯爲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集解）惠棟曰.注充字子河.水經注引東觀記作何.又注.一馬兩車茨子河.王伯厚云.古車本音居.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後漢而轉其聲.先謙曰.今東觀記仍作河.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鄭玄注云.愛蠶食也.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屨.皆充之化也.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治京易.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壯、少也.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封於延陵.（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云。下車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會稽多名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飯音符晚反。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觀記云。秦時改爲太末。有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萇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窗牖。中有石牀。可寢處。〔集解〕惠棟曰。謝沈書云萇篤志好學。王莽簒位。隱居太末。以耕稼爲業。先謙曰。太末今衢州府龍游縣治。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大司馬、司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也。掾吏白請召之。〔集解〕汪文臺曰。謝沈書。時鍾離意爲主簿。自請萇爲門下祭酒。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謝原憲。設敝衣冠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都尉埽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請編名錄於都職也。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延上書。言臣贇拜不由王庭。願收骸骨。詔書徵延。民攀持車轂涕泣。詔徵爲九眞太守。光

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眞俗吕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眞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云。教民以牛耕。置亭巡行。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歷反。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吕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吕下各省奉祿吕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偵、伺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吕禮義。化聲侔於延。侔、等也。〔集解〕蘇輿曰。化聲、卽治聲。避唐諱改。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吕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眞吏人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集解〕通鑑考異。案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爲長。又與上

謂相應。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尙、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卽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集解〕周壽昌曰。案劉祐傳。故州郡累氣。卽累息也。孟子趙注。係累猶縛結也。是累亦訓結。累息言氣結塞不敢出也。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恆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遣立校官。校、學也。自掾吏子孫。〔集解〕劉攽曰。案吏當作史。說已見前。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卽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爲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樂浪諵邯人也．諵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並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爲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郡決曹吏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爲列侯．閎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闚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集解〕惠棟曰．案水經注景卽爲伏恭所薦也．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墕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卽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閒．武帝年．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

尙二十餘年不卽擁塞。瓠子隄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役力。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恆興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埶。鑿山阜。破砥績。尙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破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集解〕惠棟曰。王吳、水經注作吳。蘇輿曰。此與禹貢底績無涉。上云鑿山阜。則或云山名者。亦非。績當爲磧。說文。磧、水渚有石者。三倉云。磧、水中沙堆也。砥、說文作厎。柔石也。砥磧山阜對文。謂破水中沙石。令其流通耳。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郭璞注云。旋流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十萬曰億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

石。或名其官爲護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爲之。〔集解〕惠棟曰。注王延代。應劭漢官儀云。成帝時。王延世以校尉領河隄。詔曰。東郡泆河流漂二州。延世隄防立塞。改爲河平元年。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先謙曰。官本注無護字。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隄謁者。賜車馬縑錢。〔集解〕惠棟曰。漢官儀云。舊河堤謁者居酸棗。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集解〕劉攽曰。案此少一賦字。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空。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鳳皇、白鹿、白烏等瑞也。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逕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孫叔敖。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于官。初。景以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烏之書也。〔集解〕惠棟曰。

冢若圖墓書宅若圖宅術之類。先謙曰官本烏作烏。堪輿日相之屬。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愼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集解〕惠棟曰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日相卽十有二歲之相。適於事用者集於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於作爲。考證云爲字監本作於。依宋本改。

秦彭字伯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國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爲開陽城門候。續漢志城門候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上。瑯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集解〕劉攽曰。注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此解開陽少開陽二字。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時山陽新遭地動後。飢旱穀貴。百姓窮困。彭下車經營勞倈。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彭爲民設四誡。定父母妻子兄弟長幼之序。擇民能率衆者爲鄉三老。選鄉三老爲縣三老。令與長吏參職。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

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集解〕先謙曰。官本千作十。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塉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褒。並爲射聲校尉。

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郪縣故城在今梓州郪縣西南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剽、劫奪也。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人爲謠曰。王稚子。代未有。

平徭役。百姓喜。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繩、直也。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渙為治。循名責實。抑強扶弱。并官職。吏輒兼書佐。小史無事。輒令讀孝經。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譎、詐數、術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盜賊發。不遠走。或藏溝渠。或伏甕下。渙以方略取之。皆稱神明。又云。馬市正數從賣羹飯家乞貸。不得。輒毆罵之。至忿。渙聞知事實。便諷吏解遣。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算。智算若神也。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醊以千數。醊音張芮反。說文曰。祭酹也。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桉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鈔、掠也。恆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賈胡左威遭其清理。制服三年。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清身苦體。宿夜勞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集解〕劉攽曰。正文每食。案文當作祀。惠棟曰。注官學。官當作宦。又注惡子。王符潛夫論云。輕薄惡子。不道凶民。前書尹賞傳云。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又注篇著里端。說文云。關西謂榜曰篇。

篇與扁同.扁、署也.從戶册.戶册者.署門戶之文也.言渙移書.取惡子姓名五人.篇署里端.示戒也.周壽昌曰.案每食、正言每食不忘薦者.薦其食也.若改作祀.則有祠必祀.逢祀必絃歌以薦.亦常典也.何足述者.民因持米之事.感其德.故每食必薦絃歌.所以樂神.且示敬也.

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吕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嚮正.早夭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吕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吕渙子石為郎中.吕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衞尉.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顥字子誦．郪人也．與同郡蔡子弓共學．冬則侍親．春行受業．與張霸、李郃、張皓、陳禪爲友．共師司徒魯恭．顥與王稚子同見察孝於太守陳司空．歷豫州刺史．光祿大夫．侍中．衞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吕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峻．勃海蓨人也．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逖王慝．杜預注云．逖、遠也．剔與逖通．〔集解〕惠士奇曰．注．逖遠也．逖與剔通．不得訓爲遠．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荊字少張．謝承書曰．荊字子張．家貧爲吏．無有船車．休暇．常單步荷檐上下．會稽陽羡人也．陽羡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吕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財產．吕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吕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吕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

悉㠯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集解〕周壽昌曰。許武旣自盜聲。爲弟竊位。當時宗親不恥而反稱之。雖由古人渟至易欺。而西京眞篤之風邈矣。又案荆之化怨家與感爭財一事。皆以術行之。亦許武取肥自汙之餘智也。惟荆別有循政。故足稱賢。王補曰。許武取肥自汙。其事與薛包相反。卒能激厲二弟。以成其名。視包子弟不自豎立。產破待賑所濟爲宏。未可疵也。周說太苛。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乃解劍長跪。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旣早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謝承書曰。郴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集解〕惠棟曰。楚國先賢傳云。耒陽胡紹、字伯蕃。年十八爲縣門下幹。迎太守許荆。荆足下中風。使紹抑之。紹視荆蹠下而笑。荆怒問之。紹曰。見明府蹠下有黑子。紹亦有之。故爾笑。荆視之。果有黑子。令其從學。後八年。遂爲九眞、零陵二郡太守。㠯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

桂陽人．爲立廟樹碑．荆孫緘．靈帝時爲太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嘗抱具文書哭於府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解見霍諝傳也．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貿、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人所

病害及利益之事也。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㠯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喬拜尚書。淵懿博雅。治術亦辦。優納王事。明習國家典故。幹機密之職。夙夜周愼。退食自公。儀表偉麗。每朝賀、百僚側目。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讓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案會稽典錄云。昔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仲翔對曰。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是也。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珠。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乘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毳毛也。新序云晉平公餘並同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廊廟之寶。棄於溝渠。尚書顧命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周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謂日將夕，在桑榆間，言晚暮也。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若珠翠之屬也。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前書鄒陽曰，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左右爲之先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趍走日月之側。日月喩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集解〕先謙曰，官本無走字。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奚息亡身進賢。奚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集解〕汪文臺曰，文選曹植求自試表注引謝承書云，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默。蓋表中語。又袁淑白馬篇注引云，楊喬曰，侯爲意氣，刎頭用侯嬴事。不知何指。書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文、謂道藝者也。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閒，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也。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反，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訪從騎循行田畝，勸

民耕農。其年。穀石百錢。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爲司徒。〔集解〕錢大昕曰。案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太常劉光爲太尉。四年八月免。未嘗爲司徒也。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集解〕錢大昕。當云父叔遼。傳寫傎倒耳。見風俗通十反篇。惠棟曰。矩叔父光字仲遼。弟字叔遼。史家失其名。舉其字。故云叔父叔遼。後人不學。削去叔字也。風俗通云。矩父叔遼。漢時叔姪稱父子故也。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徐防誤也。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爲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集解〕劉攽曰。化之案文之字當作人。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爲尙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埶。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爲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爲沛相。〔集解〕先謙曰。官本祉作社。惠棟云。祉風俗通作禮。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友人環玉都也。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爲尙書令。

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太尉。瓊復爲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爲賢相。〔集解〕王補曰瓊暠誠賢相矣。矩始以不能諂附貴戚。失梁冀意。其爲相無可紀者。寵特長者耳。若以史記申屠嘉傳例之矩寵不得立傳矣。皆卽所謂娖娖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也。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呂勠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誥曰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誡傅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帝不省。竟呂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爲太尉。矩再爲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順辭不忤旨。默諫不顯揚也。多見省用。復呂日食免。因乞骸骨。卒于家。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肥。高祖子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爲通儒。〔集解〕惠棟曰丕一作本。續漢書云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爲通儒。舉賢良方正。爲般長。卒官。寵少受業。呂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寵以經明行修。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呂仁惠爲吏民所愛。〔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躬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集解〕

惠棟曰.續漢書云.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愿、謹也.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先濯.乃到市也.謹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集解〕劉攽曰.注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案文多上一當字.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尨、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閒出.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何焯云.此鄙下脫一老字.王補曰.通鑑從范書.無老字.按如范書.則生字句絕.袁紀則生字當屬下句讀.鄙生字.范書凡數數見.然承上山民愿樸.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則袁紀爲合.未嘗識郡朝.〔集解〕通鑑胡注.郡聽事曰郡朝.府聽事曰府朝.宅守時吏.發求民閒.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集解〕汪文臺曰.吳志劉繇傳注.續漢書云.會稽號寵爲一錢太守.其清如是.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空.頻遷司徒太尉.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七書鈔三十八類聚四十七謝承書云劉寵爲司徒臥麤布被 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寵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當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 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淸約省素〔集解〕先謙曰官本淸作淸引劉攽云按文言淸都無義蓋本是廉字 家無貨積常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集解〕王補曰袁紀寵薄衣服弊車馬其與人交恂恂然在朝正色不可干以私閉門靜居不接賓客教誨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退無謗言 以老病卒於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集解〕惠棟曰方一名輿見續漢書錢大昕曰此別一劉方 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集解〕陳景雲曰使明君當作明使君漢代人稱州將如此 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爲兗州刺史虛己愛物爲士人所附〔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岱孝悌仁恕虛己以受人

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興平中繇爲揚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集解〕蘇輿曰優裕劇艱也猶言與同甘苦 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菑。陳留風俗傳曰、章帝惡其名。改爲考城也。少爲書生。淯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捕吏。〔集解〕先謙曰、官本捕作補。是。選爲蒲亭長。〔集解〕官本考證曰、謝承書作陽遂亭長。惠棟曰、蘇林廣舊傳云、仇香性謙恭勤恪。威嚴矜莊。貌不爲晝夜易。容言不爲喜怒變。擊雖同儕羣居。必正色後言。終身無泄狎之交。以是見憚。學通三經。然無知名之援。鄉里之舉。年四十召爲縣主簿。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行狀作孫元。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院爲落也。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載覽語云、婦人守寡養孤。上欲激貞名於當世。中欲不負夫於黃泉。下欲育遺嗣而繼宗也。此三節者婦人之妙行也。母既若斯華髮矣。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孤遺。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謝承書曰、覽爲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羊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集解〕劉攽曰、注言元覽

呼元誚責元案文多一元字先謙曰官本羊作陳 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梟哺所生 鳲梟卽鵩鴞也〔集解〕先謙曰官本鳲並作鳴形近致誤若是鳴字則注釋梟足矣何必並鳴字引之 時考城令河內王渙 〔集解〕王會汾曰按范冉傳作王奐錢大昕曰渙當作奐河內武德人非廣漢之王渙也惠棟曰冉傳奐字子炳謝承書云字子昌 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 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時渙爲縣令故自稱百里也〔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渙聞覽得元不治心獨望之云云渙感覽言用措刑威也 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卒終也 覽入太學

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 〔集解〕惠棟曰海內先賢傳太下牀拜曰君非太友乃太師也卞子曰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乎季智曰吾嘗飯牛牛不食搏牛一下 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

皆吕疾辭雖在宴居宴、安也論語曰子之宴居必吕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僮恢作种也〔集解〕惠棟曰案不其令董君闕蕫字從卄從童又南陽正街碑云以府丞蕫察則蕫與董通恢蓋姓董也集韻及漢隸字源亦皆以蕫爲董也汪文臺曰御覽九百二十二事類賦注十九謝承書作董仲類聚九十九作董种琅邪姑幕人也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吕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吕酒肴之禮吕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集解〕惠棟曰齊民要術云恢爲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雞四頭以供祭祀買棺木汪文臺曰御覽事類賦注謝承書云赤雀乳廳前桑上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

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仕。（喑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舉茂才。不就。卒于家。（〔集解〕惠棟曰。案范氏所載循吏。猶多未備。今依裴松之註三國例補之。東觀記云。沈豐字聖達。為零陵太守。為政慎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為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又謝承書云。陳留百里嵩字景山。為徐州刺史。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祝其二縣。僻在山閒。嵩傳駟不往。二縣不得雨。父老訴曰。某等是公百姓。雨□不降。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又巴祇字敬祖。為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使有餘。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澡墨。傅而用之。夜與之對坐。暗中不然官燭。又王阜詳西南夷傳註。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謝承書云。沈豐為太守。吏有除過。長假還家。又云。有三黃龍見於府中。類聚九十八。謝承書云。百里嵩為徐州刺史。甘露再降廳事前樹。又云。嵩為濟南相。甘露降於郡。安帝嘉其致瑞。徵拜大鴻臚。御覽二百二十二引作白嵩。字季山。百訛白。又脫里字也。書鈔三十八引謝書巴祇事。幘上有黑字。墨上有膠字。）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人亂。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理善亨鮮。（老子曰。理大國者。若亨小鮮也。）推忠吕及。衆瘼自

蠲。推忠恕以及於人、則衆病自蠲除。一夫得情。千室鳴弦。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情。則其下鳴弦而安樂也。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沈約宋書載曄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恆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六校補

循吏列傳。改王莽之繁密。注。一家鑄錢。保五人沒入爲官奴婢。官本注。五作伍。沒入作入沒。案前書莽傳云。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此注引作保五人。蓋莽託周官。以五家爲保。犯者坐全家。保五家各坐一人也。食貨志亦載莽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犯者愈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十六七。尹翁歸傳盜賊發其比伍中。顏注。比、謂左右相次者也。五家爲伍。若今五保也。是志之言伍。與言保同。十六七。注引作十七八。文亦多異。然五人無作伍人者。沒入尤無作入沒者。自係官本注誤。

任延傳。拜會稽都尉。侯康曰。東觀記作會稽西部都尉。當從之。會稽有東西南三部都尉。但稱都尉。文不明也。前漢志。會稽郡。錢唐西部都尉治。宋書州郡志。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是兩漢都尉所治不同。宋之東陽郡。卽漢之太末縣。此傳下文載龍邱萇隱居太末。乘輦詣府門。是更始時。西部已徙治太末。藝文類聚六引續漢書云。爲南部都尉。非也。南部與太末無涉。今案漢興。沿秦制。郡置郡尉。掌佐太守典武職甲卒。邊要郡駐兵多。則分兩三部。前書地理志。率詳注其治所。會稽郡僅云錢唐西部都尉治。回浦南部都尉治。則本無東部都尉也。光武中興。省諸郡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會稽亦邊郡。既省復置。宜也。故宰鼂爲西部都尉。仍見獨行傳。金石錄亦有永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是已有東部都尉矣。然此後漢權宜之制。非必沿於前漢也。桓靈之世。紛紜增置。迄獻帝時。孫策據會稽。以蔣欽爲西部都尉。以韓晏領南部都尉。董卓之亂。詔書拜全柔爲會稽東部都尉。曹操亦嘗出張紘爲會稽東部都尉。均見吳志。又後漢吳郡。卽分會稽所立。策入會稽。並嘗以程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列在會稽三部都尉之外。則會稽西南兩部都尉治所。亦當然不與班志合矣。沈約宋志。言會稽西部。卽東陽郡。張勃吳錄。書治分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郡是。南部建安郡是。通典言後漢改治縣爲侯官都尉。後分治縣爲東南二都尉。今福州

是南部。台州是東部。實皆就後漢之末可考者而言。亦非光武以來。原有是定制。卽沈約謂後漢分會稽爲吳郡都尉。疑徙治章安。以吳志證之。亦疑非所疑也。乃李宗誕圖經。謂文帝時。以山陰爲都尉治。元狩中。徙治錢唐。爲西部。元鼎中。又立東部都尉。治。治光武改回浦爲章安。以治立東侯官。此不知何據。夫都尉之名。改自景帝。文帝時不當已名都尉。如武帝元鼎時。已立東部都尉。治。班志不應無注。如光武時已就治立東侯官。續志會稽郡亦不應有治無侯官。此其失皆易辨。侯氏於更始時。言會稽有東西南三部都尉。治卽沿其誤。新莽改郡都尉爲大尉。更始亟復漢官。時在搶攘。延拜會稽都尉爲西部。或爲南部。本非范書所重。侯氏據下文龍邱萇隱居太末。定以爲是西部徙治太末。則又誤。東陽郡。孫皓所立。領縣九。太末雖其屬。而治則在長山。考長山分自烏傷。不分自太末。安得云宋之東陽郡卽漢之太末縣乎。且傳言延於龍邱萇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原不必卽在治所也。

唯先遺饋禮祠延陵季子。注。封於延陵。官本注末有也字

隱居太末。注。東觀記云。錢大昭曰。東觀當作東陽。晉志。太末屬東陽郡。今案錢說是也。東陽記文。續志劉注已先引之。此作東觀記。淺人妄改耳。至太末屬東陽。晉係沿孫吳之舊

願得先死備錄。先原誤光。錢按據南監本正。今從之。官本不誤。

又遣立校官。官本遣作造。

王景傳。樂浪詽邯人也。注。縣名。今闕。李光洛云。案當在朝鮮境。

閎與郡決曹吏楊邑等。官本吏作史。是錢大昭曰。吏當作史。南監本不誤。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錢大昭曰。河汴當作汴河。明帝紀注引此傳。亦作汴河。今案河決與汴混。則汴亦決。觀明帝詔書亦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則作河汴非誤也。

明年夏。渠成。胡朏明曰。景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海口千餘里。則所治者。卽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汴渠。又曰渠成。始終皆不言河。蓋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爲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

置河隄員吏。官本吏作史。案漢官率言員吏。若千人。此連員言。作史非。集解惠棟曰。注王延代應劭漢官儀云。成帝時。王延世 至 秩二千石。案此文詳見前書溝洫志。惠反引後出之漢官儀。殆偶有不照也。世作代。章懷避改。

郡界有楚相孫敖所起芍陂稻田。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孫叔敖。謹案錢校據閩本。亦作孫叔敖。是此作孫敖。明脫叔字。

王渙傳。廣漢郪人也。注。郪縣故城在今梓州郪縣西南也。今潼川府三臺縣南。

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至 或伏甖下。柳從辰曰。甖音胡監切。大盆也。字書引續漢書。亦作盜伏甖下。今聚珍本東觀記作或伏甕下。案廣雅。甇、瓨、甖也。說文。甇、大盆也。故玉篇卽以大盆訓甖。王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鑑、大盆也。周官凌人春始治鑑。鄭注。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其中。以禦溫氣。釋文。甖。胡暫反。本或作監。莊子則陽篇。衞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襄九年左傳注。鑑。水器。盆甖之屬。並

字異而義同。是璺本卽說文之鑑。又通作監、濫。雖譬屬而非卽譬也。今東觀記作璺。乃轉寫之誤。

百姓市道。莫不咨嗟。市。官本或作市。案市道猶言繞道。義亦可通。

渙喪西歸。洸銘彝曰。渙墓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墓前有石闕。高一丈五尺。題曰漢故兗州刺史雒陽令王稚子闕。十三字。見褚千峯金石圖。

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注。古樂府歌曰。侯康曰。宋書樂志三載歌辭較詳。集解。周壽昌曰。至且示敬也。案禮言薦其時食。下既言薦。則上食字原可不改。傳意本言每上食。必弦歌以樂神。或食上本脫上字也。若民間每食必薦。又每薦必弦歌。無有遠近朝夕。僕僕於廟。豈有此理。且立祠安陽亭西者。洛陽之民也。因持米感其德。設槃案於路者。宏農之民也。周氏牽合言之。尤似不合。

永和中。呂劇令勃海任峻補之。永和。官本誤永平。注。劇、縣名。屬北海郡。官本注末有也字。劇縣今地。已詳張步傳。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峻、勃海蓨人也。柳從辰曰。蓨卽脩。音條。本亦作條。

許荆傳。字少張。注。常單步荷檐上下。官本注。檐作擔。案檐本通作擔。會稽陽羡人也。注。陽羡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

今常州府宜興縣南五里.

孟嘗傳. 甘澤時見. 注解見霍諝傳也. 官本無注.

且南海多珠. 官本珠作珍.

左右爲之容耳. 注. 前書. 鄒陽曰. 官本注陽下有傳字.

年七十. 卒于家. 柳從辰曰. 一統志. 嘗墓在今上虞縣東南.

第五訪傳. 補新都令. 注. 新都縣屬蜀郡. 案新都. 前續志均屬廣漢郡. 注誤. 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 今成都府新都縣治.

拜護羌校尉. 柳從辰曰. 袁紀作拜護羌烏桓校尉.

劉矩傳. 不與州郡交通. 官本州作諸.

延熹四年. 代黃瓊爲太尉. 至 號爲賢相. 集解. 王補曰. 至 矩寵不得立傳矣. 案矩與瓊、蕃. 同心輔政. 朱穆稱爲良輔. 寵清約省素. 謝弼謂其斷斷守善. 豈當

時之論定。反不逮後賢耶。且范書自傳循吏。而乃舉史記申屠嘉傳末爲丞相備員者爲比。謂矩寵且不得立傳。若忘黃霸爲相。雖功名損於居郡時。無礙其爲循吏者。尤可異也。

劉寵傳。字榮祖。官本榮祖作祖榮。柳從辰曰。袁紀亦作字祖榮。案錢按據閩本及吳志劉繇傳注。並作祖榮。則此作榮祖自係誤倒。

將閭少子封牟平侯。錢大昭曰。侯名渫

寵少受業。官本業上有父字。案吳志注引續漢書亦云受父業。

除東平陵令。注。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已詳靈紀。

欲息亭舍。至不可得也。錢大昭曰。也當從吳志注作止。

以老病卒於家。柳從辰曰。一統志。寵墓在今甯海州北十里養馬島。卽地形志之牟平也。

仇覽傳。陳留考城人也。注。續漢志考城故菑。今地詳史弼傳按補。

童恢傳。童恢字漢宗。注。謝承書。童作憧。官本注。憧作僮。琅邪姑幕人也。注。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也。已詳劉盆

子傳。

理善亨鮮。官本文注。亨皆作烹。古今字。

懷我風爰。永載遺賢。注。博贍可不及之。案據宋書南史。可不均作不可。

後漢書七十七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橫音胡孟反。張音知亮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先行刑而後聞奏也。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撓、屈也。前書甯成為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之。與結驩。〔集解〕何焯曰。不撓謂橫彊難以屈其法。注指同官相陵。誤。違衆用己。表其難測之智。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人莫能測其用意深淺也。至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故乃積骸滿穽。漂血十里。穽、阬也。前書尹賞守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吏。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壹以次內穴中。覆以大石。皆相枕藉死。又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論報。流血十餘里也。致溫舒有虎冠之吏。王溫舒為中尉。

窮案姦猾盡糜爛獄中其爪牙吏虎而冠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若其揣挫彊埶〔集解〕官本考證曰揣疑惴周壽昌曰案作揣爲是揣控也言控持其罪以挫彊埶也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爲壯也前書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郅都爲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爲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坐腰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跪作疏引劉攽曰注疏庭下案本傳疏當作跪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天下爾雅曰兩壻相謂曰婭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集解〕何焯曰以黨錮宦者二傳參考乃侯覽非曹節也所當刊正且未葬但可言壞不得言剖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劉淑李膺等傳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集解〕惠棟曰陳留耆舊傳作舟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集解〕惠棟曰陳留耆舊傳云舟起大宅占之曰宅成當出一喪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卽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寃叫號宣以丹前附王

莽、盧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姓水丘名岑也.）青州㠯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㠯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㠯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㠯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㠯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甯平公主乳母子白晝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㠯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㠯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數主之失者三.）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

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集解〕惠棟曰說文云頓下首也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曰頓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謝承書曰敕令詣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机上大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集解〕惠棟曰李子田云彊項二字出素問岐伯曰諸項項彊皆屬溼周亮工云彊去聲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浮其字從木也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藺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爲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爲郎中後官至齊相諸本此下有說蔡茂事二十五字亦有無者案茂自有傳也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

嘗以事拘於新野。〔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坐文書事見拘。 曄爲市吏。餽餌一笥。蒼頡篇曰、餽、饟也。說文曰、餌、餅也。笥、竹器也。 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曄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効。 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俗本匡上有王字者誤也。 盜賊淸。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理。〔集解〕先謙曰、官本下理字作術、是。 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集解〕洪亮吉曰、案注河南應作河內。刊寫之誤。先謙曰、軹今懷慶府濟源縣南十五里。 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法也。〔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曄之官。與故太守喪會於隴亭。堂吏移喪避曄。曄讓於正堂。關西稱之。 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爲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勤力之子。 寧見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集解〕惠棟曰、顏之推云、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著。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甯當論其六七乎。 不入冀府寺。冀、天水縣也。〔集解〕惠棟曰、府一作城。 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値。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爲後人莫

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宣帝時博士嚴彭祖也。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卽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集解〕惠棟曰。所在爲人害也。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緝鳥羽以爲衣也。前書。欒大爲五利將軍。服羽衣也。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爲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因太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也。而據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郡。章聞。卽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集解〕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

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與歸郡．已狀上．帝悉已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已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已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集解〕先謙曰．今東昌府博平縣西北三十里．收考姦臧．無出獄者．已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爲辭案條教．辭案、猶今案牘也．爲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爲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墼已自給．〔集解〕劉攽曰．案墼非築所成．當作塹．築爲垣牆．塹爲坑塹也．先謙曰．官本考證引楊慎丹鉛續錄云．攽本南人．不知土墼也．字林．磚未燒曰墼．埤蒼．刑土爲方曰墼．今之土墼．以木爲模．實土其中．非築而何．錢大昕云．說文．墼瓴適也．洪氏隸續有永初官墼文云．眉州人掘武陽故城時．或得之．傳云築墼者．以墼築城垣也．劉貢父破爲塹．非是．肅宗聞而憐之．復已爲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續漢志．每

（郡有五官掾．縣爲廷掾也．）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閤、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死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淸．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尙書譴問．遣劍戟士（〔集解〕通鑑胡注．劍戟士左右都候掌之．）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貰、赦也．音市夜反．〔集解〕通鑑胡注．貰之爲是．則收之爲非．王補曰．章帝斥竇憲何異指鹿爲馬．而不能加罪紆之懲篤．意在振主威．張國典．旣貰出詔獄．旋奏免．竇氏所以橫也．）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慘、虐也．）數爲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爲御史中丞．和帝卽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司．故云典司京輦．）

〔集解〕惠棟曰。案胡廣漢官解詁云。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故曰京輦。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偃也。仆、踣也。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爲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左氏傳季孫行父稱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辭也。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搆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爲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爝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爝火、小火也。履霜有漸。可不懲革。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宜尋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爲梁王。太后崩。與弟祿作亂也。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永元五年。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爲司隸校尉。刑誅深刻。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字聖眞。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孤微。〔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夏多蚊、貧無幬、傭倩爲作幬。居近學宮。〔集解〕周壽昌曰、案宮字宜正作官、本書前已屢見。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爲決曹。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悖、亂也。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它境。〔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其諸小盜、皆原其死、謫作棧道。以代民便。由是道不拾遺。獄至連年無有重囚。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六引謝承書云、未至郡時、蜀有童謠曰、兩日出、天兵戢。

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略。〔集解〕先謙曰、官本賊作盜。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

有黑子。常自言當爲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敕收付獄。按殺之。又遷爲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又字。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武清縣東南四十里。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集解〕惠棟曰，春秋崇尚復讎。漢時不禁報怨。故球以此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處，斷也。常爲臺閣所崇信。出爲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繫舉劾之也。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四十五續漢書云球爲幽州從事，部分邊塞，職事修理。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

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爲貴郡所見枉舉．昔齊桓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㠯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顥光和元年爲太尉．未嘗爲司空． 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㠯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敕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㠯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劌諫魯莊公之辭也． 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集解〕錢大昕曰．微蔑猶言微末也． 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八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爲字也． 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楚詞曰．濟江海兮蟬蛻．或音它外反． 是㠯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㠯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

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集解〕惠棟曰．漢法．名臣有德誼者．圖形東觀也． 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爲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㬎．㬎音吐盍反．〔集解〕通鑑胡注．姓譜．封．夏封父之後． 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禹改瑀． 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集解〕惠棟曰．案楊彪傳．王甫之姦．彪發之也． 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集解〕王補曰．通鑑萌先嘗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蓋從袁紀．較本書爲完足． 球曰．若罪惡無狀．若、汝也． 死不滅責．〔集解〕惠棟曰．死有餘責．故云不滅責． 乃欲求假借邪．〔集解〕先謙曰．官本求作球．王補曰．此句通鑑乃欲下多論先後三字． 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集解〕錢大昕曰．案陽球誅王甫輩．雖快人意．然球本中常侍程璜女夫．又以私憾蔡質．故飛章陷質邕父子．王萌所云事吾父子如奴．殆非誣也．傳曰．無瑕者可以戮人．閩本事上有奉字． 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

大室萌口。〔集解〕先謙曰。官本大作土。是。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頴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吕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縢。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篋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縢、緘也。京師畏震。〔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權門惶怖。莫不雀目鼠步。而京師肅然。汪文臺曰。文選魏都賦注。謝承書云。陽球爲司隸校尉虎視帝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集解〕惠棟曰。袁紀云。球會虞貴人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收淚於車下也。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抆淚曰。抆、拭也。音亡粉反。〔集解〕惠棟曰。楚辭九章云。孤子唫而抆淚。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䑛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吕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吕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衞尉。時球出謁陵。〔集解〕通鑑胡注。諸陵皆在司部。故司隸出謁陵。節敕尙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淸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集解〕通鑑胡注。謂司隸主搏噬姦非。猶鷹犬也。前雖糾誅王甫、段頴。蓋簡落狐狸。〔集解〕王補曰。袁紀作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

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目、罪名也。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惴、懼也。音之瑞反。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集解〕洪亮吉曰。案酷吏傳人品俱可觀。方之前史自郅都以下俱莫能及。惟吉殊無可取。本王甫養子。宜附甫傳末。不足廁此六人後也。

論曰。古者敦厖。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厖。和同以聽。杜預注云。敦厖、厚大也。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

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雜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叔世偸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代也。叔代、猶末代也。偸、苟且也。本或作渝。渝、變也。上下相蒙。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雖與處矣。蒙、欺也。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諠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尚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猗。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爲潁川太守。以寬恕爲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凰屢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襃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袁安未嘗鞫人臧罪。安傳曰。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鞫人也。而猾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頻亦反。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左傳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孚、大信也。此言仁信之道大信於人。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若子產卒。仲尼聞之曰。古之遺愛也。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集解〕惠棟曰。漢謂太守爲諸侯。故云一邦。言卽一邦之治而推之治天下之大。其刑獄繁措之故可以類求矣。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爲薄。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集解〕惠棟曰、老子道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又云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斯人散矣。機詐萌作。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化人。人知禮節。可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爲暴虐也。末暴雖勝。崇本或略。春秋繁露曰。君者、國之本也。夫爲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酷暴爲政化之末。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爲略也。〔集解〕劉攽曰。注夫爲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案文多一本字。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七校補

酷吏列傳。故乃積骸滿穽。注。乃部戶曹掾吏。柳從辰曰。注掾吏。據前書。吏乃史之譌。

若其揣挫彊埶。集解。周壽昌曰。案作揣爲是。揣、控也。言控持其罪以挫彊埶也。案周謂揣挫不必改字。是也。然訓揣爲控持。與挫義不相聯屬。據說文。揣本一訓捶之。捶者擊也。老子曰。揣而銳之。梁簡文說揣爲治擊。揣挫猶云擊挫耳。

樊仲華傳。寧見乳虎穴。注。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今案下作穴。上作見。又覺文義不應見或覓之譌。不入冀府寺。注。冀、天水縣也。地詳安紀。及盧芳傳。錢大昭曰。冀爲太守治所。故止言冀。

李章傳。拜陽平令。注。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今東昌府莘縣治。

而據營陵城。注。營陵縣屬北海郡。官本注末有也字。

周紆傳。無不僵仆。注。仆踣也。仆字原譌似什。已正。官本不誤。

黃昌傳．會稽餘姚人也．注．餘姚．今越州縣也．今紹興府餘姚縣治．

陽球傳．遷平原相．柳從辰曰．袁紀作甘陵相．

蟬蛻滓濁．注．蛻．蟬蛇所解皮也．官本注．蛇誤蛻．

奏收甫．柳從辰曰．袁紀載球奏云．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罪也．

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錢大昭曰．甫子當作甫養子．案王吉傳作王甫養子．曹節傳亦但作王甫子．宦官之子．自皆養子．不言可喩也．

古者敦厖．官本文注厖皆作龐．柳從辰曰．左傳民生敦厖．厖从厂不从广．今案說文．厖从厂．龐从广．厖以大爲義．龐以高爲義．隸寫紛亂．厖或作庬．龐亦作龎．字書以其承用已久．因而傅會之．於厖庬各爲音訓．又謂可以相通．本不足據也．經典厖不能通龐．杜注訓敦厖爲厚大．自以作厖爲是．

至於畫衣冠異服色．注．犯宮者雜屝．注屝原譌扉．已正．官本不誤．

與夫斷斷守道之吏．注．如有一个臣．官本注个作介．案个本一讀爲介．比郡爲守．官本郡作部．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集解〕何焯曰．董賢負乘．莽得竊柄．故西京倖幸．關係存亡．東都則黃巾蟻聚．羣雄龍戰．皆由宦者流毒．踐班馬倖幸前例．獨著宦者．庶乎識變． 後漢書七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之文也．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集解〕惠棟曰．李善云．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閽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爲中也．閽、即刖足者．〔集解〕惠棟曰．周禮天官屬云．閽者王宮每門四人．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舊無注．續增考證曰．句下依宋本添注十八字．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集解〕劉攽曰．正文案文多一者字．此本用周禮文．惠棟曰．周禮天官屬云．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氏注云．正內、路寢．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鄭玄注月令云．閹尹．主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爲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開閉之屬也．〔集解〕何焯曰．月令呂不韋作．故鄭注云．於周則爲內宰．禮字．不學者所增．文選注中尙無禮字．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注云．巷伯．內之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集解〕王補曰．文選注．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情志專良．通關

中人。易曰役養乎。關、涉也。中人、內人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鞮。字伯楚。左傳曰呂郤畏偪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郤。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我死之後爵之於朝也〔集解〕何焯曰勃貂當作勃鞮因齊寺人貂而訛。不知貂即刁也惠棟曰李善云史記曰勃鞮爲履貂也。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著庸謂薦鞅及相如也。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寺人、即閹官刁即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也。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卿音義曰。奄人也。仲長統昌言曰。宦豎傅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前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集解〕惠棟曰。李善云。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游宴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前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其後弘恭、石顯以佞

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㠯爲宜罷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也．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集解〕劉攽曰．案自前漢宦官卽是閹子．何乃言中興乎．蓋宦字當作內．謂省內官不用他士也．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憝、惡也．音大對反．謂誅竇憲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宮卿、謂爲大長秋也．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㠯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㠯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㠯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闈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集解〕惠棟曰．解見朱穆傳．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永巷及掖庭．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閨謂之閤．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㠯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

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謂皇甫嵩、蔡雍等並被排也。〔集解〕惠棟曰。忠公。謂丁肅、徐衍、郭耽、李巡、翟皆屏處里巷也。註譌。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滅也。參夷、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內之親故也。〔集解〕惠棟曰。白虎通云。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史記有五宗世家。先謙曰。官本注無故字。是。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劍兮玉珥。楊雄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注曰。朱、朱紱也。金、金印也。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分銅虎符也。〔集解〕何焯曰。苴茅分虎。謂中官子弟。惠棟曰。案孫程傳。永建元年遣十九侯就國。此南面臣人之證也。下云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乃指中官子弟耳。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棊列、如棊之布列。史記曰。往往棊置。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荊揚之州貢金三品。和謂卞和也。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注曰。妃嬙、貴者。嬙音牆。前書曰。初爰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傳晏子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綺室。室之綺麗者。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前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緹、厚繒也。皆剝割萌黎。〔集解〕錢大昕曰。萌與氓通。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前書曰。史遷熏胥以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單、盡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可作敢。

所㠯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寇盜劇賊．緣間隙而起也． 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鉤黨．謂李膺、杜密等． 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埶力．九服已見上．羣英．謂劉猛、朱寓之屬．見竇武傳． 而㠯凝留不斷．〔集解〕先謙曰．官本凝作疑．是． 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㠯暴易亂．亦何云及．尚書曰．龔行天罰．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史記曰．㠯暴易亂兮．不知其非． 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謂立桓帝也．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之守器．㠯諭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于商也．〔集解〕惠棟曰．古者滅國．則徙其龜鼎．謂守龜寶鼎也． 所謂君㠯此始．必㠯此終．信乎其然矣．此謂宦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㠯此始．必㠯此終也．

鄭衆字季產．南陽犨人也．爲人謹敏有心幾．〔集解〕通鑑胡注．心幾．謂心事也．今人謂人胸中有城府者爲有心事． 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竝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㠯功遷大長秋．

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集解〕惠棟曰。左傳云。與子尾邑。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預。中官用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爲鄛鄉侯。食邑千五百戶。鄛音七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鄛鄉。〔集解〕洪亮吉曰。案棘陽屬南陽。非南郡也。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閎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讎爲關內侯。〔集解〕王補曰。案劉知幾史通。元嘉元年。詔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曹壽、延篤作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今鄭蔡與孫均列宦者。唯郭願不收。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及和帝卽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愼。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集解〕惠棟曰。王隱晉書云。王隱答華恒曰。古之數帛。依書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沓。名幡紙。張揖古今字詁云。紙、今帋也。崔龜圖云。紙字從糸。蔡倫作紙從巾。又云。倫擣故布網抄作紙。字從巾。義是其聲。雖同糸巾則殊。不得言古紙爲今帋。案此則漢書舊本紙作帋也。洪頤煊曰。賈逵傳。建初元年。書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李注。竹簡及紙也。說文。紙。絮也。服虔通俗文。方絮曰紙。皆尚是縑紙。縑貴而簡重。竝不便於人。倫廼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

魚網目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集解〕洪亮吉曰。案注引湘州記。耒陽縣北黃門蔡倫宅。則倫桂陽耒陽人。惠棟曰。盛宏之荊州記云。棗陽縣一百許步蔡倫宅。其臼具存。其傍有池。卽名蔡子池。倫始目魚網造紙。縣人今猶多能作紙。蓋倫之遺業也。元初元年。鄧太后目倫久在宿衛。封爲龍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埶縣東。明月池在其側。邑三百戶。後爲長樂太僕。四年。帝目經傳之文、多不正定。迺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集解〕惠棟曰。孫愐云。良姓。左傳鄭大夫良霄、鄭穆公之子子良之後。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集解〕劉攽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爲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惠棟曰。劉向別錄云。讐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讐。洪頤煊曰。據劉珍傳、及安帝紀。事在永初中。非元初時。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勑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迺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則倫死在安帝初年。盛宏之荊州記。謂倫順帝時人。博物志并謂桓帝時。皆誤。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衞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東觀自此目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敍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爲文飾。〔集解〕惠棟曰。案北新城。前漢屬中山國。後漢屬涿郡。案劉知幾史通云。崔寔、曹壽。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又案漢中常侍吉成侯州輔碑陰。首列延篤、叔堅名。則知篤等黨於宦者。故在東觀。肆行曲筆。范史於篤寔諸傳。不舉其失。豈爲之諱耶。安帝時。

爲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德當作翼。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竝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迺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姓，渠名。〔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王國謁者比四百石，其下有禮樂長、衞士長、醫工長、永巷長、祠祀長，而無謁者長，竊意長興姓。惠棟曰，案傳云，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爲高望亭侯，不得如胡說也。「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迺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集解〕通鑑胡注，太子府史掌東宮府藏。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竝附同

於程．（〔集解〕通鑑胡注，附同者．既相黨附又與之同謀．）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京等譖誣太子．廢爲濟陰王．居西鍾下．故康等聚謀於此．先謙曰．官本鍾作鐘．）皆截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集解〕通鑑胡注．崇德殿在南宮．水經注云．魏文帝於漢崇德殿故處起太極殿．蓋南宮正殿也．）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順、陳達等俱坐省門下．（〔集解〕先謙曰．順字誤．官本作閏．）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勢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集解〕通鑑胡注．顯蓋在北宮．）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朔平門．北宮北門也．案袁宏紀云平朔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衞尉景遽從省中還外

府。〔集解〕通鑑胡注、外府、衛尉府也。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集解〕通鑑胡注、傳召、傳詔召之也。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卽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集解〕通鑑胡注、呼、九故反。無干兵。鎮卽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卽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佗音駝。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棗脯、又分與光曰、以為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為尚席直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苗姓、楚大夫伯棼之後、賁皇奔晉、食采於苗、因而氏焉。東觀記云、程於盛化門外與馬國等相見、詐謂國、天子於我棗脯、與若棗者、早成之、乃與國等共謀立帝。又注、詣黃門令自告、通鑑胡注、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故詣之自告。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

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詩大雅也．程爲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爲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爲華容侯．國爲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爲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爲西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平原郡．〔集解〕洪亮吉曰．案此時平原已無平昌縣．惟北海郡有之．然東平昌非西平昌也．（又案西平昌係侯國．東平昌則非．今郡國志于屬北海者言侯國．恐誤．前志東平昌屬瑯琊．）先謙曰．官本注無諸字．是．孟叔爲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爲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爲廣宗侯．〔集解〕惠棟曰．廣宗屬鉅鹿．張賢爲祝阿侯．史汎爲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爲廣平侯．王道爲范縣侯．李元爲褒信侯．楊佗爲山都侯．褒信．山都．並屬南陽郡．〔集解〕錢大昕曰．案郡國志褒信屬汝南．不屬南陽．陳予爲下雋侯．下雋縣．長沙郡．音似兗反．趙封爲析縣侯．李剛爲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爲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爲東阿侯．千戶．是爲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集解〕汪文臺曰．廣韻三十線引續漢書云．十九人帝各賜金釧指環．李閏以先不預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爲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秋七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爲司隸校尉虞詡呵叱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師．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爲都梁侯．程怨恨．封還印綬．更封宜城侯．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爲宜城侯．程既到

國。怨恨恚懟。懟、怨也。音直季反。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恚懟。刻瓦爲印。封還印綬。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卽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集解〕先謙曰、官本郎上增中字。引劉攽曰、案文少一中字。先謙案旣引劉說。中字疑誤增。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直戀反。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爲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爲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定著乎令。〔集解〕王補曰、著濫冒之始。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集解〕通鑑考異云、案梁冀傳。誣罔騰賁者乃張逵等。非黃龍等也。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惟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集解〕通鑑胡注、來歷傳傅中傅也。

上乙
新2號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集解〕通鑑胡注．長秋長．蓋卽大長秋中宮．藥長四百石．皆皇后宮官．皆㠯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卽位．竝擢爲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順帝紀曰．建卒後．追封爲汝陰東鄉侯也．三百戶．賀淸儉退厚．謙退而厚重也．〔集解〕通鑑胡注．退厚者．不與儕輩爭進趣．競浮薄也．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動士類．〔集解〕先謙曰．官本．動作加．案交動、交加．文皆疑有誤．昔衞鞅因景監㠯見．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㠯爲名也．商君竟爲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爲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曹萌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㠯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卽位．騰爲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集解〕惠棟曰．案州輔碑．建和元年七月己巳．詔冊曰．蓋聞春秋之義．采豪毛之善．大漢典制．有恩澤之封．輔歷世守省．恪恭位著．建立之際．處乎左右．常伯之職．同（缺）協意．㠯亮天工．往者鄭衆．蔡倫、行事科比．其封輔爲棄吉成侯．孫恤云．州

姓。左傳有晉大夫州綽。洪頤煊曰。葉吉成者南陽葉縣之吉成亭也。㠯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為費亭侯。〔集解〕惠棟曰。案曹騰碑陰。建和元年七月廿二日己巳。遣之國也。帝王世紀云。沛郡酇縣有費亭。又案續漢志注。㠯為湖陸費亭。酈元云。騰封酇縣之費亭也。洪亮吉曰。案水經注引騰墓碑。題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則騰亦官長樂太僕也。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集解〕杭世駿曰。案日知錄云。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注。堂谿姓也。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靈帝初官衞尉卒。何焯校本云。趙字衍。王鳴盛曰。據三國志魏武紀校衍趙字。惠棟曰。續漢書亦衍趙字。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㠯劾騰。請下廷尉按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為纖介。常稱暠為能吏。時人嗟美之。〔集解〕王鳴盛曰。曹騰宦者中之最姦狡讒國者。而傳中不著其惡。反多美詞。㠯三國志注校之。乃知皆司馬彪之文。而蔚宗襲之。司馬氏或因東觀記元文。（觀孫程傳注引東觀記可見）或魏代人潤飾也。騰卒。養子嵩嗣。〔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嵩字巨高。种暠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迺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具袁紹傳。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迺與少子疾避亂琅邪。〔集解〕官本考證曰。魏志嵩少子德。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具姓春秋時具丙之後． 左悺．河南平陰人．悺音工奐反又音綰． 唐衡．潁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集解〕通鑑胡注．小黃門之掌書者也． 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拑與鉗古字通用．音其炎反． 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恆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集解〕惠棟曰．漢晉春秋云．帝獨呼衡至北戶如廁也．胡注．左右謂宦官也． 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迺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巳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音丁仲反． 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

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疾。〔集解〕先謙曰。官本作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集解〕劉攽曰。案超贈將軍爾。不可使將軍護喪。明衍二字。

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獨坐、言驕貴無偶也。〔集解〕通鑑胡注。回天言權力能回天也。案風俗通云左旋天徐轉日具獨坐唐應聲言其信周甚於圓轉也。徐臥虎。唐兩墮。兩墮、謂隨意所爲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爲兩墮。諸本兩或作雨也。〔集解〕惠棟曰。東漢會要引此下注云雨墮者。謂其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皆競起弟宅。〔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作第。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毦以羽毛爲飾。音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

州臨郡。辜較百姓。〔集解〕惠棟曰、司馬貞音姑角二音。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爲河東太守。弟子匡、爲濟陰太守。璜弟盛。爲河內太守。悺弟敏、爲陳留太守。瑗兄恭爲沛相。皆爲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集解〕錢大昕曰。此與蘇不韋傳之李暠同時。又同姓名。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集解〕錢大昕曰。案郡國志下邳國十七城、其一曰下邳。故屬東海。凡縣名先書者爲郡所治。則下邳縣乃王都所在矣。下邳王衍以永平十五年封。傳國三世至建安十一年國除。超傳載徐宣爲下邳令。黃浮爲東海相。則桓帝延熹中也。豈其時下邳王已徙都它邑。而㠯縣仍屬東海乎。汝南黃浮爲東海相。〔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浮字隱公。陽安人。年二十。在於民伍。會爲墟里所差。至當路亭。於是感激學書。慨然長歎曰。黃浮非鄉里所知。因隨人到京師求學。歲餘。補尙書令史。奉公憂民。目功除昌慮長。濮陽令。同歲子爲市掾。犯罪當死。一郡盡爲之請。浮曰。周公誅二子。石碏討其子。今雖同歲子。所不能救也。遂竟治之。治政清明。號曰神君。有告言宣者。浮迺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㠯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㠯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㠯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賵錢布。賜冢塋地。明

年.司隸校尉韓演.〔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演爲司隸校尉.以次誅鉏京師整清.因奏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竝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埶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迺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竝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

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上音房又反。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生而自爲冢爲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廡、廊下周屋也。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集解〕惠棟曰。儉既殺覽母。因稱其生時罪惡。此奏爲覽所遮截。不得上也。詳見黨錮傳注。覽遂誣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

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集解〕通鑑胡注。共音龔。姓譜。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之後。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衞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爲賽。通用。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集解〕通鑑考異曰。案時覽已死。恐誤。公卿皆尸祿。無有忠

言者。〔集解〕惠棟曰。韓詩云。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集解〕惠棟曰。猛、琅邪人。桓帝時爲宗正。見桓彬傳。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不得書闕主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迺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爲言。迺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集解〕錢大昕曰。輿服志謂之伍百。（禰衡傳合五百將出欲加箠）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集解〕惠棟曰。審、姓。春秋時有審友。見管子。前漢辟陽侯審食其。以爲朱瑀等罪惡所感。迺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稷、契、皋陶、伯益也。湯

舉伊尹。不仁者遠。論語文也。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桓思竇后。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竇后傳。誅康及霸。〔集解〕周壽昌曰。案竇后傳無誅康及霸之語。此注誤。先謙曰。陳蕃竇武傳皆載誅康霸事。章懷注誤記也。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撞音直江反。〔集解〕惠棟曰。通鑑作蹹。胡注。與踏同。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集解〕通鑑胡注。九列、九卿、三司、三公。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皮剝小民甚於狼虎。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水入宮苑為御水。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雊。高宗修德。殷以中興。見尚書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

時馘截。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鄭玄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謂復任用曹節等也。〔集解〕通鑑胡注忍謂含忍也隱忍也。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人以刀殺之。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幷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集解〕王補曰宦官良善者。止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明

王安三人耳. 靈帝時.例封宦者.目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迺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目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集解〕周壽昌曰.案祐薄之祐.恐應作祜.蓋呂強原疏避安帝諱也. 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趙高指鹿為馬而殺胡亥.轘裂目車裂也. 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受茅土.〔集解〕先謙曰.官本受作授.是. 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又幷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 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述也.〔集解〕惠棟曰.聿述古字通. 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瑣、小也. 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集解〕汪文臺曰.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注.謝承書云.強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擇官也. 陰陽乖剌.稼穡荒蔬.鄭玄注周禮云.蔬、草有實者. 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集解〕通鑑胡注.封事.詔封爵之事也. 言之無逮.所目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

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目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糶穀目供之。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塡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爲齊桓公所脅。目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目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目使民。民忘其勞。悅目犯難。民忘其死。易兌卦彖辭。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集解〕惠棟曰。案別部司馬張超集。靈帝河間舊廬碑。超之文也。其辭曰。赫赫在上。陶康是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憑。上龜監乎羲皇。中結軌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舊宇。福德所基。修飾經構。農隙得時。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樓閒道。丹階紫房。金窗鬱律。玉壁內璫。靑蒲充庭。朱草樓箱。川魚踴躍。雲鳥舞翔。煌煌大漢。令德乾剛。體効日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震惕八荒。三光宣曜。四靈効祥。天其嘉享。豐年穰穰。騶虞奏樂。鹿鳴薦觴。工祝致告。福祿來將。永保萬國。南山無疆。陛下龍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辭曰。圜則九重、營度之。圜謂天也。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

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郭璞注山海經曰。堊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佛。矯、正也。佛、戾也。音扶拂反。〔集解〕周壽昌曰。官本佛作拂。注同。注扶佛反。轉不作拂。似宜依此本。蓋正文作拂。則不必音注也。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捩也。與此正同。捩郎戾反。古通用。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杅、椀屬也。音于、字亦作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廄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咎犯諫晉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集解〕通鑑胡注。蓋引論語迷邦之言。避高帝諱。故云迷國。惠棟曰。案蔡邕石經論語邦字皆作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諭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競

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書也。陛下回受誹謗。〔集解〕先謙曰、官本回作同。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集解〕惠棟曰、邕集尙書詰狀自陳表曰。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杜口。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者乎。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勳烈獨昭。〔集解〕先謙曰、官本烈作列。陛下既已式序。〔集解〕通鑑胡注、式、用也。式序者用敍其功也。位登臺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稸私臧。〔集解〕惠棟曰、李善案字林云、稸、積也。與畜同。許六切。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希之導引也。〔集解〕劉攽曰、注希之案文希當作物。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尙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廏聚太僕之馬。〔集解〕通鑑胡注、中廏、即騄驥廏。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

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集解〕王補曰，袁紀作幣。有導行之財，皆出於民。今發十而貢一，費多而獻少，無爲使姦吏用巧，私門致富也。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云，武王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王補曰，袁紀此下有其所奉獻，皆御府所有，無爲使從諫之臣得自媟黷也。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咨、謀也。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玼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玼與疵同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爲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集解〕通鑑胡注，料音聊，量也，度也。帝納之，迺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強兄弟

所在。竝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自屏。謂在外野草中自殺也。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集解〕惠棟曰。肅。濟陰句陽人。與太傅胡廣爲婚者也。下邳徐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演。南陽郭耽、汝陽李巡、〔集解〕錢大昕曰。巡官中黃門。即注爾雅者。惠棟曰。汝陽、經典序錄作汝南。經籍志云中黃門李巡注爾雅三卷。又王愔文字志載巡善書。北海趙祐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趙裕。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音預。

延熹八年。黜爲關中侯。〔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中改內。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竝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刑諠赫。〔集解〕先謙曰。官本刑作形。扶風人孟佗。佗音駝。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爲涼州刺史。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斗遺讓。讓卽拜佗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集解〕惠棟曰。孫恤云。栗姓。漢長安富室有栗氏。力質切。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中郎將。鈞作均。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

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㠯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㠯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竝出家財。㠯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諝、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迺止。明年。南宮災。〔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靈帝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靈臺災。庚戌。樂城殿門災。延及北闕度道西燒嘉德和歡殿。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㠯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集解〕錢大昕曰。狄道非郡名。當云隴西。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錢買。十分雇一。〔集解〕雇、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

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勑。騶、養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諧、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直字叔異。潔白美鬚髯。容貌儼然。鄉里奉之如神。新除。目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目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卽呑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仞、滿也。又還河間。〔集解〕先謙曰。官本還作遷。疑當作於。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侯臺。永安宮也。〔集解〕通鑑胡注。據續漢志。永安宮在北宮東北。宮中有侯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迺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尚、姓。但、名。〔集解〕通鑑胡注。姓譜云。師尚父之後。後漢有高士尚子平。先謙曰。中大人見鄧后傳。天子不當登高。登高

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潛潭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下畔之。蓋因此以誑帝也。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集解〕惠棟曰、張衡集注云、鉤盾令宦主小苑。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玄武、北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爲曲筒以氣引水上也。〔集解〕惠棟曰、爾雅云、罦、覆車也。郭璞云、今之翻車、有兩轅。服虔通俗文云、水碓翻車。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爲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夏以妹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集解〕先謙曰、官本代作世。引劉攽曰、正文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

錢大昕云、三世當爲三代、章懷注范史、凡世字皆改爲代、以避唐諱、宋以後校書者復改正之、此三代字蔚宗本文、校書者不知而妄改。嬴氏以奢虐致災。秦始皇嬴姓也。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商謂商略。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形餘之醜。〔集解〕先謙曰、官本形作刑、是。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謂呂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曹騰進邊詔、延周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越、違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蓋亦有其理焉。瞀、亂也、音茂。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布於外、而邕下獄也。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謂竇武謀誅宦者、反爲宦者所殺也。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以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況迺巷職。遠參天機。毛詩曰。寺人巷伯作爲此詩。巷職、卽寺人之職也。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尙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八校補

宦者列傳。閹者守中門之禁。注。鄭元注云。官本注。無注字。寺人掌女宮之戒。注。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官之戒命也。官本注。官作宮。是。

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注。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柳從辰曰。今新序作忠我以道。正我以義。與注引異。案本書文苑傳下注及文選李注引新序。仍與此同。然而有得焉。案得。文苑傳注引同。文選注引作德。我死之後。官本注。我作吾。案毛本文苑傳注亦引作吾。此作我。誤。集解。何焯曰。勃貂當作勃鞮。至史記以勃鞮爲履貂也。案何氏以貂卽刁。勃鞮不可作勃刁。明傳文有誤。惠氏據李善。說史記以勃鞮爲履貂。則勃可作履。鞮可作貂。明傳文非有誤。然何校文選。亦據今本史記。係作履鞮。非作履貂。已將李注貂上二字改鞮字。則仍不謂鞮可作貂也。抑不思范書作勃貂。文選亦作勃貂。則貂非誤文。證一。李善引史記文。正欲通鞮於貂。若史記本作履鞮。引之於義無取。則貂非誤文。證二。又文選報任少卿書李注亦云。史記履貂曰。可知唐本史記。實作履貂。則貂非誤文。證三。似不得謂貂可通刁。必不可通鞮矣。

則豎刁亂齊。注。刁卽貂也。音彫。官本注。無音彫二字。伊戾禍宋。注。而駢告公曰。至乃亨伊戾。注。駢原譌聘。亨原譌享。均依左傳文正。官本不誤。

下令不出房闥之間。注。宮中小門謂之闥也。案小乃之之譌。各本皆未正。

若夫高冠長劍。注。又曰撫長劍兮玉珥。兮原譌金。據楚辭正。官本注不誤。

土木被緹繡。注。土木衣綺繡。官本注。土木作木上。案文選李注引前書。亦作七木。今漢書東方朔傳則作木土衣綺繡。官本注上字蓋仍土之譌。

然日暴易亂。亦何云及。注。不知其非。官本注。末有也字。

鄭衆傳。封爲鄛鄉侯。注。鄛音七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鄛鄉。官本注。鄛皆誤剿。集解。洪亮吉曰。案棘陽屬南陽。非南郡也。柳從辰曰。今說文注本作南陽。惟棘誤爲棗。段玉裁已訂之。棗陽乃隋縣名。非漢所有。

蔡倫傳。封爲龍亭侯。注。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埶縣東。柳從辰曰。水經沔水注。漢水東歷上濤。而逕於龍下。有邸郭墳墟。舊謂此館爲龍下亭。從辰考其地。卽北魏龍亭縣故城。唐爲洋州興埶縣。（貞觀二十三年。更名興道縣。）今漢中府洋縣治。倫墓在其地。蓋龍下亭一名龍亭。今案後漢宦官。自鄭衆以功封鄛鄉侯。始有鄉亭之封。尙無縣侯也。柳謂龍下亭一名龍亭。以北魏名縣爲龍亭證之。其說可信。然在漢世。仍是亭名。非縣名。倫所封亦仍亭侯。非縣侯。章懷乃以北魏之龍亭縣故城釋漢之龍亭。實爲大誤。

飲藥而死 柳從辰曰一統志倫墓在今洋縣東三十里 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則倫死在安帝初年 柳從辰曰初年上應補親政二字時安帝即位已十五年矣

孫程傳於是遂定 案當時使非有馮詩格殺樊登闕營屯守郭鎮力禽閻景因令御史收顯等送獄則事不能即定順帝非惟不得立且陷死於諸閻之手矣諸閻舉大事不與外庭脅謀以帝爲孤注也史著事所由定明功不在諸閻

彭愷爲西平昌侯 集解洪亮吉曰案此時平原已無平昌縣 錢大昭曰今本郡國志無此縣而西平昌三字雜入後樂安國注中通鑑胡注遂直認高帝以西平昌置千乘乃知其誤已久今案前志千乘郡班注但云高帝置與西平昌無涉且縣不可以爲郡續志注中此三字明係誤衍蓋本上平原縣名也惟平原本止九城兼數西平昌則爲十城是九字亦後人誤改矣

李元爲褒信侯楊佗爲山都侯注 褒信、山都並屬南陽郡 官本注末有也字 陳予爲下雋侯注 下雋縣、長沙郡 案注縣下脫屬字

而分程半 案文程下少一國字

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 侯康曰陽嘉中無此詔永和三年有之通鑑考異謂此傳誤以永和爲陽嘉是也

曹騰傳字季興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曹萌長子伯興次子中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 案此引續漢書騰父名萌與類聚九十四

所引合魏志注引續漢書．則云騰父名節．字元偉．萌節形近．莫詳孰是也．

於斜谷閒．錢大昭曰．魏志裴注引續漢書．斜谷閒作函谷關．

單超傳．案此傳實五侯合傳．傳目獨標單超名．非范意也．恆懷不平．官本懷作有．

金銀罽毦施於犬馬．柳從辰曰．前書東方朔傳．狗馬被繢罽．顏注．罽織毛也．即氍毹之屬．

辜較百姓．柳從辰曰．孝經蓋天子之孝也．疏云．蓋者辜較之辭．辜較猶梗概也．案此以梗概說辜較．即概論之義．史記汲鄭列傳索隱云．辜較亦作酤榷．即後張讓傳所謂辜榷財利是也．惠用其音．知亦主其說．

曹節傳．其本魏郡人．錢大昭曰．其下疑脫先字．

長樂謁者騰是等．案字書有騰姓．莫詳所出．

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案皆都鄉侯也．

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案邑下蓋脫至字．此并前六百戶．合爲三千戶也．否則下文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不止七千六百戶矣．

呂強傳。再遷中常侍。官本。侍譌侍。

節等宦官祐薄。官本薄誤薄。

西園引司農之藏。官本藏作臧。案上文私臧。下文亦作私藏。臧藏古雖通作。但文字不一律。

張讓傳。案亦張讓趙忠合傳。十分雇一。官本文注。雇皆作顧。

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注高臺榭則下畔之。官本注。畔誤半。

又遷河間。集解。先謙曰。官本遷作還。疑當作於。謹案御覽九十二引續漢書。亦作還。帝雖由河間入承大統。然天子無外。言還固不如言於也。

又鑄天祿蝦蟇。注見靈紀。

三代日變色取禍。注夏日妹嬉。官本注妹作末。

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案如單超承旨誅梁冀。張讓委罪已誅之王甫侯覽。及使尙但止帝登高。皆是。注以良賀對不舉人爲說。似於飾巧亂實未合。

亦豈一朝一夕哉。注。由辯之不早辯也。官本注。辯作辨。與今本易文合。蓋言愼也。官本注。蓋作亦。初言履霜而堅冰至者。官本注。者誤有。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　集解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禮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衞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集解〕何焯曰、衍一毛字。此時毛詩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非十四矣。參以百官志。博士果十四人。詩三家齊魯韓氏。應劭漢官儀並同。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迺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籩豆、禮器也。竹謂之籩。木謂之豆。干、楯也。戚、鉞也。舞者所執。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委音於危反。它音以支反。〔集解〕惠棟曰、委它卽委蛇也。它音

徒河反。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集解〕何焯曰。漢承秦故。郊祀皆服袀玄。至顯宗而革故。統冠曰始。詳輿服志。先謙曰。官本薄作博。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也。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清道以旄頭為前驅也。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雲物、解見明紀。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圜橋門也。圜、繞也。〔集解〕惠棟曰。鄭氏詩箋云。辟廱者。築土廱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孔穎達云。辟廱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故得圜門觀之也。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集解〕劉攽曰。案文。此受當作授。周壽昌曰。案搜選高能。選功臣末屬之高能者也。下詔高才生則選於學生中。此受字與下受古文尚書云云相同。非選高能者為之師。不必改作授字。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集解〕惠棟曰。樊準傳云。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章紀。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即白虎通義是。又詔高才

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竝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集解〕惠棟曰，事見樊準傳。朋友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詩小雅曰，鞠爲茂草。注云，鞠，窮也。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迺更修黌宇，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集解〕錢大昕曰，案說文無此文，徐鉉以黌爲俗書。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集解〕惠棟曰，摯虞決疑要注云，漢初治博士而無弟子，後治弟子十五人，又增滿五百。漢末至五千人。與博士習禮儀。胡廣漢官儀解詁云，順帝時學生二百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集解〕先謙曰，官本太作本，考證云，監本、宋本俱作太初。王會汾云，按質帝無太初年號，明是本字，今改正。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

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㠯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㠯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集解〕杭世駿曰。按趙明誠金石錄云。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蔡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載素簡紙凡二千兩。自此㠯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割散。〔集解〕先謙曰。官本割作剖。是。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迺制爲縢囊。縢亦幐也。音徒恒反。說文曰。幐、囊也。〔集解〕惠棟曰。說文云。帣、囊也。今鹽官三斛爲一帣。一作𢃼。居倦反。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集解〕王補曰。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兩。董卓盪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車。于道遇雨。分半投棄。卓又燒燔觀閣。經籍盡作灰燼。所有餘者。或作囊帳。先王之道。幾湮滅矣。見御覽六百十九引應劭風俗通。東京學者猥衆。難㠯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㠯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

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 宜標名爲證者迺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 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讐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 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授易於梁國焦延壽。前書延壽名贛 別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 傳易授琅邪王橫爲費氏學。前書橫作璜字平仲 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毋將姓也毋讀曰無 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緡屬山陽郡諸本作緡者誤〔集解〕惠棟曰論衡昆作琨 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以容爲禮官大夫〔集解〕惠士奇曰古者有容禮有容臺容其儀臺其地也帝癸三年殷容臺振說者以爲夏桀之時容臺振振之言震蓋人而無禮天必棄之故曰振而和容主賓客之官晉羊舌大夫之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則可謂無曠其官者矣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即春秋之和容魯徐生善爲容後有張氏亦善焉郡國容史皆詣魯學之子孫相傳以爲家法然皆不能通經徒習其儀而已世居禮官不替其業亦有所長非苟焉者及其敝也盤辟雅拜詭衆立異褒衣大袑紆緩養名齊魯之間遂成風俗然灑埽應對進退之禮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儀容辭令其節似小而大行人以之同邦國親諸侯擯相之儀不朝不夕孟僖所病未能者不可以不學也季孫之喪哀公往弔曾子子貢入廄脩容閽人辟之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蓋有德必有容見其容知其德也故曰盡

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集解）惠棟曰．前書．施讎授張禹．禹授戴崇子平．賓蓋崇之後也．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埽．雨師灑道．作爲清角．今君德薄．不足吕聽之．（集解）惠棟曰．劉向別錄云．龍氏雅琴百六篇．師氏八篇．趙氏七篇．劉歆七略云．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吕自禁也．雅琴中有少宮清角諸聲也．管子曰．凡聽角．如雉登木吕鳴．音疾吕清．許愼淮南子注云．清角絃急．其聲清也．王充云．白雪與清角同曲而異名．清角、木音也．王莽世．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吕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吕射菟首．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棄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吕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菟斯首．炰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懼禮之廢．故引吕瓠葉爲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爲節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吕素木刳瓠葉爲俎豆．歌菟首之詩吕爲節也．瓠葉言菟首者．三家詩有異同也．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吕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迺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

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集解〕惠棟曰。論衡曰爲光武之言。與此異。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迺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迺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儒林傳作鎰。字君久。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以中庶子入侍講。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字子玉。風俗通。洼音圭。〔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洼又音哇。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觟陽鴻、字孟孫。姓觟陽、名鴻也。觟音胡瓦反。其字從角。字或作鮭。從魚者。音胡佳反。〔集解〕惠棟曰。鮭、孫愐音圭。從魚圭。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大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安弟子杜微、何宗、杜瓊．皆名士．至卿佐．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云．安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㠯潔白爲治．情㠯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曰任徵君云．州牧劉焉表薦之．〔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㠯消非常之咎．元纁之禮．所宜招命．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於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集解〕惠棟曰．經典序錄云．傳孟氏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政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僠僠祁聖元．僠音番．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迺肉祖㠯箭貫耳．〔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時升爲太常丞．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㠯戟叉政．傷胸．政

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曰氣。〔集解〕惠棟曰。穀梁傳云。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焉。案注。氣當作气。气、匄也。卽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臥。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帳。語言不擇。政因把武臂責之。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㠯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㠯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㠯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著於籍錄。十四年。卒于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卽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淸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集解〕劉攽曰。注受人訴辭皮膚之不深案文少一在字一外字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勑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韓詩外傳曰。昔衞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衞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適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卽勑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

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彧。〔集解〕惠棟曰。經典序錄。彧作奇。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尙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壠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使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集解〕錢大昭曰。范升傳云。習梁丘易。又上疏云。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此傳亦云楊政從升受梁丘易。則此云孟氏易誤。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京氏上疑當有孟氏二字。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集解〕惠棟曰。據博物志也。傳尙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字伯和。〔集解〕先謙曰。官本字上多前書二字。案歐陽字和伯。文誤倒。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集解〕王鳴盛曰。前書云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近人遂有以上世字屬上讀。爲歐陽

生子名世者。此增一之字。則知讀爲世世相傳。世非名。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集解〕惠棟曰。劉歆七略云。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傳之。徐堅云。伏生爲尚書傳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謂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集解〕錢大昕曰。案和帝永元七年。始置樂安國。歙卒於光武之世。當稱千乘人。〔前書。歐陽和伯。千乘人。〕牟長卒章帝朝。而傳稱樂安臨濟人。皆史臣追書。惠棟曰。歐陽氏譜云。歐陽欽字子敬。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同受業於伏生。容爲博士。生子曰巨。巨生遠。遠生高。高生仲仁。仲仁生地餘。地餘生政。政生歙。歐陽脩云。漢氏以歙爲和伯八世孫。今譜無生而有容。疑漢世所謂歐生者。以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容字和伯。於義爲通。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尚書。傳至於歙。七世、皆爲博士。與傳異也。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爲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

後行太守事。世祖卽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吏民從化。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守。去聲。詣也。至有自髡剔者。〔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自爲刑人狀。以示必獲罪也。大人曰髡。小兒曰鬄。盡及身毛曰剔。高獲傳云。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平原禮震。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廐長。〔集解〕惠棟曰。孫愐云。禮。姓。左傳有衞大夫禮孔。棟案。論衡有會稽都尉禮文伯。後遷東萊太守。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迺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後卒。〔集解〕先謙曰。官本後作復。是。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歙受尙書。門徒三千人。〔集解〕惠棟曰。拾遺記云。曾家財巨億。學徒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旣夷。收天下遺

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曾師祠。及亂世家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爲倉。㠯藏書。故謂曹氏爲書倉。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爲蘄長。續漢書曰。弇㠯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翱翔。〔集解〕先謙曰。官本授作受。是。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宋弘也。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長建武中嘗拜少府。詔曰少府大儒。不失法度。其見優如此。傳略不載也。長自爲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集解〕何焯曰。不足㠯自名家。故云俗號爲牟氏也。蘇輿曰。時業章句者。皆謂之俗學。蓋㠯備試策及教授皇室之用。孔僖傳。子長彥好章句。季彥守其家業。連叢子。長彥頗隨時爲今學。而孔大夫昱謂季彥君獨治古義。不能不非章句。是也。復徵爲中散大夫。〔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建武十四年徵也。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㠯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㠯爲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

父。遷趙相。入爲尙書僕射。順帝吕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儁。〔集解〕惠棟曰。馴一作訓。古文通。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吕大夏侯尙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馴儒雅敏達。有智慧也。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尙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集解〕惠棟曰。陸德明案漢記敏本傳。吕爲孔鮒所藏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集解〕惠棟曰。伏生洪範五行傳云。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範六沴用告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御。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伐既侵。六極其下。敏疏引此傳云。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吕致乎大平。而消除轗軻孽害。見續漢書也。五行傳又云。維五位復建。辟厥沴。鄭氏注云。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明其變異。則改過吕共禦之。又必齋肅祭祀。吕撫其神。則凶告除矣。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

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爲說符侯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集解〕何焯曰如以劉爲卯金刀以泉貨爲白水眞人皆別字之徵也惠棟曰袁宏紀載敏語云其中多近語以字取類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意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旰晚也〔集解〕惠棟曰分半也東觀記云每相遇與談常屏案不食晝則至暝夜則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堊墁有泥墁之也堊音於各反墁音莫干反蠅翼薄也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集解〕惠棟曰續漢書載敏爲長陵令以縣倉漏三所自免與此異也

及出歎曰。痞聾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集解〕惠棟曰。穀梁傳云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吕相通。安溪李殿學云闇猶喑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集解〕劉攽曰。何謂察察。案文謂當作爲。言何故爲此察察也。後人不曉爲謂多相亂也。先謙曰。爲謂古字通。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杜預注左傳曰。逆旅。客舍也。〔集解〕何焯曰。周纓傳云。自纓曾祖父揚至纓孫恂六世知名。則揚亦常顯名。史略之耳。吕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吕未冠。謁去。禮。男子二十冠。自吕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集解〕汪文臺曰。文選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注引謝承書云。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字仲和。〔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作子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吕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集解〕李良裘曰。案此毛字亦疑衍文。安國未聞受毛詩。疑魯詩之譌。曾祖父子建。〔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子建生子仁。子仁生子豐。子豐生子和。子建吕下皆字也。傳逸其名。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

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信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信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集解〕劉攽曰。正文畫龍不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惠棟曰。王懋云。章懷避唐諱。非誤也。唐避虎字諱。改作龍。前書人表虎臣改作龍臣。皆正文也。本書馬援傳仍作畫虎不成反類狗也。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前書武帝年十七。卽位。卽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蒲輪徵魯申公。六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爲善。謂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算及舟車。官賣鹽鐵也。信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儳、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無儳言。儳音仕鑒反。〔集解〕惠棟曰。曲禮云。長者不及。無儳言。鄭氏云。儳、猶暫也。非類雜。駰信相與言而郁雜錯其說。故云儳和。案袁宏紀作遙和也。先謙曰。官本注仕作大。如此。武帝亦是狗邪。信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信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集解〕通鑑胡注。受訊。謂受鞫問也。信以吏捕方至。恐誅。迺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爲凡言

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集解〕通鑑胡注．謂天下之人所具知也．袁宏紀云天下所共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卽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愼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迺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

構衡恨蒙枉。不得自敍。使後世論者。擅吕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信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信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吕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案史記。達者七十二人。〔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集解〕何焯曰。案前書秦時惟韶武安得經新莽之亂。尙備此樂。云六代者。史仍一時之誇飾也。先謙曰。官本注護作濩。大會孔氏男子二十吕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信因自陳謝。〔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先聖嗣世名學家。陛下謬加拔擢。徵臣蘭臺令史。會値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吕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迺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信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信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吕家林筮之。崔篆所作易林也。〔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其年十二月。謂爲不吉。止信曰。子盍辭乎。信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

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寢疾不瘳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長彥年十有二季彥年十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邪奉車二乘曰吕孫就祖於禮爲得答曰若吕死有知也祖猶有鄰宗族父獨留此不吕剛乎吾已定矣遂還其車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長彥頗隨時爲今學季彥壹其家業兼脩史漢不好諸家之書孔大夫昱謂季彥曰今朝廷吕下四海之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棟謂吕圖讖說經謂之章句內學何休之於公羊鄭元之於三禮是也光武信圖讖故四海之內皆爲內學方術傳云光武信讖士之赴趣時宜者皆爭談之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章懷注云其事祕密故稱內門徒數百人〔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論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聽孔氏那得成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迺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永初二年案續志永初二年延光元年皆有雨雹事而劉昭據東觀記尹敏傳有孔季彥對安帝語亦在延光元年則連叢所載爲訛也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下邳長孫子逸爲魯相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憂遂止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迺封孔子後孔均爲褒

成侯。〔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關內侯福生房房生均字長平前書作鈞 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集解〕劉攽曰案文此少一公字 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集解〕洪亮吉曰案紀在十四年四月注引古今注云志時爲密令此云十三年似誤王伯厚崇儒考亦未校出 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集解〕錢大昕曰案孔龢碑載元嘉三年司徒雄等奏稱褒成侯四時來祠又韓敕碑陰有褒成侯孔建壽名碑立于永壽二年洪适疑建壽卽損之字又據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及二碑俱稱褒成曰證損未嘗徙封其說當矣考郡國志無褒成侯國則褒成之封當是亭侯非縣侯史例當書褒成亭侯或偶脫成字蔚宗因誤曰爲徙封曰爲褒亭爾魏文帝黃初二年詔亦稱褒成之後絕而莫繼惠棟曰洪适云韓敕碑有褒成侯孔建壽卽損也疑損未嘗徙封傳之誤耳碑永壽二年立距永元六十五年棟案肅宗元和二年東巡賜損錢帛至桓帝永壽二年爲七十二年則建壽非損明矣徙封之說范必有據未可非也 損卒。子曜嗣。〔集解〕惠棟曰韓敕碑陰云曜字仲雅孔氏譜云曜爲孔子十九世孫也 曜卒。子完嗣。〔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完無子曰弟子魏奉議郎羨爲嗣 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羨爲崇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爲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爲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爲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爲褒聖侯倫今見存〔集解〕惠棟曰魏修孔子廟碑云黃初元年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注作崇誤魏志云黃初二年亦誤又注二十七葉孫乘案世系云羨生太常卿黃門侍郎震震生嶷嶷生豫章太守撫撫生從事中郎懿懿生宋崇聖侯鮮鮮生後魏崇聖大夫乘周壽昌曰考北齊文宣帝紀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曰奉孔子之祀亦無名文獻通考闕里考云三十一代孫長孫襲封崇聖侯天保元年改封恭聖始知其名爲長孫也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集解〕洪頤煊曰。楊震傳。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李注字仲桓。謝承書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與此字仲理不同。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㠯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竝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集解〕惠棟曰。案楊震傳及注。震薦明經名士楊倫五人。各從家拜博士也。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閻太后㠯其專任去職。〔集解〕先謙曰。官本任作擅。是。坐抵罪。順帝卽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於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迺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㠯垢臭。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㠯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服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㠯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夫聖王所㠯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

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吕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尙書。奏倫探知密事。〔集解〕惠棟曰。周禮邦汋。鄭衆注云。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尙書事。韓演坐從兄季朝刺探尙書法車徵是也。徼吕求直。坐不敬。結鬼薪。詣正其罪也。鬼薪。取薪吕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吕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吕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勑司隸催促發遣。倫迺留河內朝歌。吕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彊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固敢有辭。帝迺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出自幽谷。升于喬木。寵吕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狷。狂狷也。音絹。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吕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遁、逃也。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尙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尙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尙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集解〕惠棟曰。林所傳漆書。卽孔壁中書也。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九上校補

儒林列傳上．朋友相視怠散．官本．友作徒．

牧兒蕘豎．官本．豎誤豎．

小乃制爲縢囊．注．縢亦縢也．注．縢原譌縢．已正．官本不誤．

注丹傳．時中山鮭陽鴻．注．字或作鮭．從魚者．音胡佳反．案．胡佳反．牟融傳注同．佳或作佳者．誤．

永平中．爲少府．柳從辰曰．牟融傳載融永平十一年代鴻爲大司農．是鴻并嘗官大司農矣．

任安傳．州牧劉焉表薦之．侯康曰．秦宓嘗奏記劉焉．薦安．其辭亦極推崇．見蜀志宓傳．蓋焉因是又薦于朝也．

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侯康曰．東觀記．楊正爲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賈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乎．敕壞祭．乃去．正．政字相近．時代既同．爲京兆功曹．郡望亦合．其剛正之氣．與本傳所載．又相類．疑卽一人也．今東觀記分正政爲兩傳．乃出自掇拾之餘．恐非原本如是．

歐陽歙傳字正思。官本正誤王。

爲長社宰。注長社今許州縣也。已詳靈紀。

封被陽侯。注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今青州府高苑縣治。

更封夜侯。注夜、今萊州掖縣。案掖屬東萊郡。前續志均不作夜。今萊州府掖縣治。

平原禮震。注謝承書曰。至左遷淮陽王廄長。案此注文二十九字。原本及官本均在後書奏而歙已死獄中句下。誤刻須正。

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案據此則歙臧罪必不實。而身則已死獄中矣。崔瑗家無擔石。而杜喬乃以臧罪奏瑗。御詔廷尉。亦此類也。柳從辰曰。一統志歙墓在今德平縣西北。

濟陰曹曾。柳從辰曰。拾遺記云。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爲曾。事親盡禮。時亢旱。井池竭。母思清水。曾跪而操缾。甘泉自涌。今案記作魯人。與傳異。

張馴傳光和七年。案即中平元年也。是年十二月始改元。史因冊書舊文書之耳。

尹敏傳。雖意不罪。官本意作竟。而亦㠯此沈滯。柳從辰曰。袁紀云。敏性恬淡。不慕功名。專好聖哲之學。

自目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注。嘗爲寡人爲之。官本注嘗作當。

孔僖傳。因讀吳王夫差時事。注。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官本注成下衍矣字。

天下所具也。錢大昭曰。具宜作見。案據通鑑。已作具。則字非有誤也。依胡三省說。則具下當補知。依惠氏引袁紀。則具下亦當更增見。實則此具字與下獨字對文。所具猶言所同耳。天下所同。謂無異辭也。

命儒者講論。錢大昭曰。閩本論下有語字。今案閩本是也。各本皆脫一字。論語記孔子之言。孔氏所同復習。命儒者講之。以孔氏男子不皆修儒業者也。

使校書東觀。柳從辰曰。袁紀云。僖以才學爲郎。校書東觀。上言圖讖非聖人之書。案僖非毀先帝所用。肅宗寬大。雖不加罪。是冬卽出爲縣令。蓋必由此。僖亦自知獲咎。故不敢擇官耳。

拜臨晉令。地詳楊震傳。

在縣三年。卒官。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案肅紀。元和四年七月。改元章和。八月南巡狩。無登龍門祠后土事。

遺令卽葬。柳從辰曰。一統志。僖墓在今朝邑縣東北夸谷鎭。

楊倫傳。咸服其誅。官本服作伏。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集解〕惠棟曰、徐堅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般音卜滿反。〔集解〕先謙曰、今濟南府德平縣東北。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集解〕先謙曰、今鳳陽府宿州治。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詡以文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包姓．楚大夫申包胥之後．少爲諸生．受業長安．〔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咸受業長安．王莽末．嘗負笈追師．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姓右師．〔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左傳宋樂大心爲右師．其後因官爲氏．漢有中郎右師譚．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卽位．迺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集解〕惠棟曰．張勃吳錄云．太守黃府君行春．咸留守其郎君．緣樓探雀卵．咸責數之曰．春月不宜破卵．升危非子道也．杖之二十．讜遂遣子師之．〔集解〕惠棟曰．何晏論語集解云．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疏曰．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爲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焉．周氏．疏不詳何人．裴松之以爲周生烈．案蔡邕石經已載包周．烈魏人．未必如裴說也．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卽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淸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

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集解〕惠棟曰.漢南記云.賜劍玦衣服. 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集解〕惠棟曰.前書匈奴傳云.天鳳二年.王莽復遣王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廚唯姑夕王.還入塞.莽遂悉封黯等. 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

少傅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迺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繁縣故城在今徐州新繁縣北。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集解〕惠棟曰。拾遺記云。末年十四。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荊爲筆。刻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蘇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生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河洛祕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迺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

從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師亡身病齎棺赴之道死遺令敕子載喪至師門敘平生之志也棟案古叔姪皆稱父子故華陽國志不言兄子略也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少與廣漢郝伯宗蜀郡任叔本潁川李仲（一作季）渤海孟元叔遊學七州遂明經術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集解〕周壽昌曰案宋袁機仲疑河洛圖書是僞作朱子謂今讀古書一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二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朱子信河洛專以義理而未取此傳爲左驗殆以其緯而非經也公沙穆傳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是漢時專以河洛爲推步也明孫瑴傳易緯有河圖數一篇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太守闕眖命爲功曹察孝廉舉有道博士徵不詣戒子孫人紀之禮及遺令期死葬不設衣衿務在節儉甚有法度卒終布衣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集解〕惠棟曰洪适云元和姓纂云薛公獻策滅黥布其元孫曰廣德千乘又其元孫也錢大昕曰唐書宰相世系表漢御史大夫薛廣德生饒長沙太守饒生願爲洛陽太守（漢無洛陽當作淮陽）因徙居焉生方丘字夫子方丘生漢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集解〕惠棟曰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棟案唐人所引韓詩其稱薛君者漢也稱薛夫子者乃方丘也故馮衍傳注有薛夫子章句是也書不

戴漢父名字。後人以章句專屬諸漢。失之。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漢才高名遠。兼通書傳。無不招覽。道術尤精。教授常數百人。弟子遠方至者。著爲錄。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集解〕錢大昕曰。今吳縣南有澹臺湖。蓋以姓得名。建武永平之際。吳地尙屬會稽也。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資中人。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撫治五經。教授門生千人。太守王卿召爲功曹。司徒辟。不應。聞公兗必往承問。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集解〕劉攽曰。作詩題約義通。案文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杭世駿曰。案詩題約義通。是杜撫所撰書。云吳陸璣著毛詩草木蟲魚疏。末敘四詩源流。亦有此語。蓋巳在范史前百餘年矣。劉說誤。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數應三公徵。撫侍送故公。作詩通議說。案文當云。其所作詩題曰通義也。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集解）惠棟曰、桓郁傳作召訓。鄭衆周禮注云、訓讀爲馴。古文訓馴通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召信臣爲南陽太守。號曰召父。（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作前書信臣字翁卿。爲南陽太守。吏人親愛。號曰召父。父建武中爲卷令。卷縣屬滎陽郡、卷音丘圓反。（集解）惠棟曰、史逸其名。洪亮吉曰、注卷縣屬滎陽、案晉泰始中始分河南立滎陽郡。漢時安得有滎陽。注誤。（應云屬河南郡）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馴以明經有志行。能講論。徵拜議郎。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集解）洪頤煊曰、章帝紀章和元年、光祿勳任隗爲司空。則馴之代隗。亦當在章和元年。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時掌反。下同。（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也。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衞士令。北宮衞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

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呂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集解〕先謙曰。欲入北宮謁后也。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集解〕先謙曰。今成都府什邡縣治。寬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集解〕何焯曰。周燮傳載南陽馮良事。與此相類。而所從皆杜撫。必一事而傳者互異耳。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撫嘉其精力。盡以其道授之。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曄卒業迺歸。〔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撫卒。曄經營葬之。然後歸。先謙曰。曄卒業迺歸、官本作撫卒乃歸。是。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有道徵士趙曄詩神泉一卷。以歷言詩。猶詩緯之汎歷樞也。沈濤曰。改淵為泉。避唐諱。此與杜撫之詩題約義通。皆五字書名。或疑

爲二書，非。

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集解〕惠棟曰：二人皆會稽人，故以爲況。會稽典錄云：虞翻對王府君曰：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也。蘇輿曰：據此，知謂蔡邕以論衡祕枕中者誤也。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衞宏字敬仲，東海人也。〔集解〕惠棟曰：宏，書斷作密。鄭康成自序云：字次仲。書斷亦云。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爲其訓。〔集解〕惠棟曰：經典序錄云：徐敖授九江陳俠，陳俠傳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毛萇善詩，自謂子夏所傳。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九經古義云：六經奧論云：漢氏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葉氏說同。棟案：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此秦風車鄰序也。太尉楊震疏云：朝無小明之悔。此小雅小明序也。李尤漏刻銘云：挈壺失職，刺流在詩。此齊風東方未明序也。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盡錄詩序。服、楊、李、蔡，皆東漢儒者，當時已用詩序，何嘗至黃初時始行邪。自范史以詩序出自衞宏，後人遂有斥詩序而用其私說者，爲辨而正之。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集解〕惠棟曰：書斷云：宏官至給事中。宏

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集解〕洪頤煊曰。南齊書禮志序。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書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應劭、蔡質。咸綴識時事。檀超傳。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皆以漢舊儀爲胡廣作。隋書經籍志。漢舊儀四卷。衞敬仲撰。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集解〕何焯曰。後儒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康成親受經季長。以箋爲致敬。亦得。或云。毛公嘗爲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爲敬云。鄭玄作毛詩箋。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

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名隆。〔集解〕李良裘曰。案高堂隆乃三國時人。此注疑誤。前書注中。亦不記其名。惠棟曰。前書不載高堂生名。惟謝承書云。秦氏季世。有魯人高堂伯。則高堂字伯。而名未詳。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集解〕洪亮吉曰。案前書儒林傳。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蒼。語本甚明。今橫絕去上七字。遂若蕭奮授后蒼矣。范史率略。多此類。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德字近君。聖字次君。普字孝公。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集解〕惠棟曰。鄭元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集解〕惠棟曰。鄭元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及周官經六篇。〔集解〕惠棟曰。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前書載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失其冬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竊意當時壁中本有六篇。而李氏所獻止五篇。蓋旣

得而復失之也。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集解〕惠棟曰。百官公卿表無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　〕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集解〕惠棟曰。鈞嘗議三老荅拜之禮。見譙周五經然否也。當世稱為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永平初。議天地宗廟郊祀儀禮。鈞與太常定其制。又定諸侯王喪禮。歷城門校尉。五官中郎將。以儒學繼叔孫通。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復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集解〕惠棟曰。鄭康成周官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衞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官解詁。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

說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集解〕惠棟曰。鄭注儀禮十七篇次第皆用劉向別錄。大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錢大昕曰。此小戴禮謂儀禮十七篇。下文小戴所傳禮記。則今之禮記也。鄭注儀禮兼取古今文。今文者小戴所授。古文出於孔壁。所謂禮古經也。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集解〕惠棟曰。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通爲三禮焉。〔集解〕惠棟曰。康成自序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集解〕惠棟曰。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何休公羊傳注云。春秋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授東平嬴公。〔集解〕惠棟曰。鄭玄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子。安樂字公孫。安樂卽眭孟姊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集解〕惠棟曰。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曾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經典序錄云。張蒼傳洛陽賈誼。誼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賈公。爲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

人貫公。〔集解〕惠棟曰，孔穎達云，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潁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棟案彭汪字仲博，許淑字惠卿，皆見經典序錄。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今兗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澤少修高節，耿介特立，隱居山野，不汲汲於時俗。建武末，〔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建武十六年。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尅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集解〕先謙曰，據爭猶執諫。後北地太守廖信廖音力弔反。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

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吕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竝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閒.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吕供賓客.及爲長吏.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爲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吕病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吕澤行司徒事.如眞.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集解〕惠棟曰.通鑑云十四年.考異云.案十二年不闕司徒.當是賈延免後.邢穆未至.周澤行司徒事耳.故云數月. 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吕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

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複。重音直容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集解〕惠棟曰。愼子云。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以鉤策爲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荀子云。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稍遷太子少傅。〔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宇清靜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也。卒於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

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常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集解〕惠棟曰。後漢末北海有甄子然。知名早卒。常與鄭康成難問周禮。見鄭志。當是宇之後也。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集解〕惠棟曰。江微陳留志云。少習春秋於少府丁子然。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諡曰節。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為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集解〕惠棟曰。前漢儒林傳。諸儒論石渠者。皆載本傳。望與丁鴻、楊終、桓郁、成封、賈逵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并載也。而范史闕如。成封亦無傳。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集解〕惠棟曰。奉字季鴻。官至潁川太守。亦見張霸傳。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

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誤嚴氏．從諸本改． 兼通數家法．〔集解〕惠棟曰．兼嚴氏、冥氏諸家也． 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迺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爲縣丞．嘗召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眞解矇矣．遭、逢也． 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集解〕劉攽曰．案前後敍說．無宣氏學．蓋下有宜字．因誤宣氏．長此兩字也．惠棟曰．前書儒林傳云．堂谿惠、授泰山冥都．都與筦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氏之學．鄭衆周禮冥氏注云．讀如冥氏春秋之冥．冥氏春秋、卽冥都也．傳宣氏、當作冥氏．字之誤也．劉氏謂前後敍說無宣氏．未之考耳．元兼通數家法．冥氏當在數家之內也． 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豳州新平縣．〔集解〕先謙曰．注見耿弇傳． 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

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吕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音之舌反。）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集解〕惠棟曰。徐彥云。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故育亦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以申公羊。下云以公羊難逵。卽是也。）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吕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再遷尙書令。及馬氏廢、（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爲步兵校尉。坐投書怨誹。豫免。廖歸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有見馬援傳四字。）育坐爲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育爲侍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陪乘。問舊事。育輒對。由是見重。）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集解〕先謙曰。今兗州府滋陽縣西南六十里。）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集解〕惠棟曰。拾遺記云。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吕列卿子。詔拜郎中。

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詁．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乃宣此義．不出于己．此言爲允也．〔集解〕何若瑤曰．今本作何休學．非 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集解〕錢大昕曰．案陳蕃事敗在建寧元年九月．是歲歲在戊申．而休卒於光和五年壬戌．首尾僅十有五載．而晚年又應公府之辟．歷官議郎．諫議大夫．則著書杜門．大約不過十年耳．光和二年．以上祿長和海言．令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傳所謂黨禁解者．當在此時．至中平元年．大赦天下黨人．則休已先卒矣．惠棟曰．徐彥云．精學十五年． 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集解〕惠棟曰．即六日七分． 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駮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休春秋漢議十三卷 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左傳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徐彥云．休作墨守等書．皆在注傳之前．拾遺記云．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嬴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迺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集解〕惠棟曰．休卒．蔡邕爲撰碑銘．見文選五十六卷

服虔字子慎．〔集解〕通鑑胡注．案姓譜云．服．周內史叔服之後．漢有江夏太守服徹也． 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

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劉義慶世說云。鄭元欲注春秋傳。尙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己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棟案服氏解誼僖十五年遇歸妹之睽。文十二年在師之臨。皆以互體說易。與鄭氏合。世說所稱爲不謬矣。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服虔春秋漢議駁二卷。舉孝廉。稍遷。〔集解〕惠棟曰。顏籀漢書敘例云。虔自尙書侍郎。高平令。遷九江太守。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潁容〔集解〕先謙曰。官本潁作穎。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集解〕先謙曰。注見劉隆傳。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春秋釋例十卷。公車徵士潁容撰。杜預云。子嚴雖淺近。亦復名家。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爲太守。署詳

文學祭酒。黄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集解〕劉攽曰。注徵拜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士二字。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注問字下添疑字。又今左氏問七十二事。左氏下添樂氏二字。又徵拜博士下添時有博士四字。又學多褊下添狹字。惠棟曰。五業。五經也。漢督郵班碑云。讀意五業。漢末章陵宋衷爲劉表五業博士。 仕爲公車司馬令。已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陸賈爲太中大夫。時前稱說詩書。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爲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 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迺讙。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讙。時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 今尙父鷹揚。方叔翰飛。尙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尙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鴥彼飛隼。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爲將也。涖。臨也。鴥。急疾之貌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 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櫜弓臥鼓之次。毛詩曰。載櫜弓矢。櫜所以盛弓。言今太平。櫜弓臥鼓。不用征伐。故須賢人也。 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司謝該。體曾史之淑性。曾參、史魚。 兼商偃之文學。卜商、言偃也。論語曰。文學則子游子夏。〔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則字是。 博通羣蓺。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迺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

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僇之．其節專車．此爲大也．

隼集陳庭．史記曰．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愼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黃熊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羽泉．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集解〕先謙曰．官本熊並作能．是．

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也．

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衞太子．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衞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衞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集解〕劉攽曰．注遂送下詔獄．案文多一下字．

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前書曰．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爲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

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吕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能出．後日當更饋

樂吕鈞由余尅像吕求傅說豈不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辟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以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臣愚吕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為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吏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吕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吕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集解〕惠棟曰外黃令高彪碑云君師汝南許公明於左氏桓帝時上立博士洪适云左氏博士既廢高君復上章於桓帝蓋不行其言也

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集解〕錢大昕曰。案愼子沖上說文表云。愼本從賈逵受古學。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愼爲功曹。奉上以篤義。率下以恭寬。擧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洨音侯交反。〔集解〕錢大昕曰。沖表稱臣父故太尉南閤祭酒。傳失書。沖上表在安帝建光元年九月。其時愼已病。當卒于安帝之末也。惠棟曰。書斷云。安帝末年卒。蘇輿曰。孫星衍許叔重木主結銜議載洪頤煊、震煊議云。百官志。太尉官屬有黃閤主簿錄省衆事。其官以令史爲之。令史舊注百石。不及令長之秩。多至千石。最小亦三百石。是洨長尊於太尉官屬。周澤傳。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令長一也。許君由孝廉辟太尉南閤祭酒。由祭酒遷洨長。故本傳云再遷洨長。與周澤傳官階正合。與案沖上表。或尙未爲洨長。否則不容舍命官。而僅列辟僚。當是病愈。始除洨長耳。

初。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集解〕惠棟曰。案其書所載。有易孟京說、施讎說、下邳傳甘容說、古尙書說、賈逵說、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古毛詩說、今詩齊魯韓說、治魯詩丞相韋元成說、匡衡說、古春秋左氏說、奉德侯陳欽說、侍中騎都尉賈逵說、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公羊董仲舒說、大鴻臚時眭說、古周禮說、今戴禮說、今大戴禮說、禮王度記、盛德記、明堂月令、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古孝經說、今論語說、魯郊禮、叔孫通禮、古山海經、鄒書、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議石渠。博存衆說。蔽以己意。或從古。或從今。經籍志云。五經異義十卷。

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集解〕惠棟曰。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愼子沖上說文云。臣父故太尉南閤祭酒愼。本從侍中騎都尉賈逵受古學。愼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蚰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五十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愼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愼已病。遣臣齎詣闕。愼父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授。皆口傳。官無說。謹撰具一篇。并上。楊愼六書索隱云。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

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已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儒服。為章甫之冠。縫掖之衣也。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遊庠序。聚橫橫又作黌。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迺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士也。就之者不以萬里為遠而至也。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精廬。講讀之舍。贏。擔負也。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揚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繁碎也。鞶。帶也。字或作幣。說文曰。幣。覆衣巾也。音盤。帨。佩巾也。音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無二。專一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譊譊。喧也。音奴交反。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

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閒．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惡也．朝綱日陵．國隙屢啓．陵、陵遲也．自中智曰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謂閻忠勸皇甫嵩令推亡漢而自立．嵩不從其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謂董卓欲大起兵．鄭泰止之．卓從其言．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埶也．言政化雖壞．而朝夕不傾危者．以經籍道行．下人懼逆順之埶．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繩約、猶拘制也．謂溫及嵩並被徵而就拘制也．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易大過曰．棟橈．凶．橈、折也．極、終也．言漢祚自終．人神之數盡．橈音女教反．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德終其祚．謂曹丕卽位．廢獻帝爲山陽公．自廢至薨十四年．以壽終．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跡、猶尋也．言由有儒學．故能長久也．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集解〕先謙曰．官本下有切矣二字．不循春秋．至迺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也．〔集解〕王補曰．司馬光云．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

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尙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衞士。皆習學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汙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殽。是非顚倒。可謂亂矣。然猶緜緜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案范蔚宗班氏父子。排死節。否正直。不敍殺身成仁之美。故本書闡揚節義。不遺餘力。如左雄、李固、陳蕃、孔融諸傳。推明漢祚綿絕存亡之幾。有味乎其言之也。及論儒林。則曰。跡衰敝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蓋勵學之效。且終之曰。不循春秋。至迺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是又垂戒來世。比於涕泣而道也。否之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大易之義。視此而已。淺者不察。以謂漢亡於黨人。宋亡於道學。詖邪日熾。殆將以無禮無學。趣賊民以速喪亡之禍。與此孟子所深懼也。夫爲史者。鑒取覆轍。以垂善治。故曰。撥亂世。返之正。莫近於春秋。涑水言曹氏久蓄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然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者。由畏名義。因歸美於光武明章之遺化。其論正與范史相發。治國聞者得此說而存之。卽千秋之龜鑑。於是焉在。爰掇而系之儒林傳末。且附著鄙見焉。先謙曰。官本注無次而字。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陵遲。故學者分門。各自承襲其家業也。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疏殊會。通閡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澂。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疏。或通或閡。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澂之。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九下校補

儒林列傳下。包咸傳會稽曲阿人也。注曲阿、今潤州縣。今鎭江府丹陽縣治。柳從辰曰。曲阿。前志屬會稽。續志屬吳郡。案後漢至順帝始分會稽爲吳郡。咸建武時人。卒永平中。其時曲阿固仍屬會稽。史據舊文書之。

太守黃讜。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三引鍾離意別傳。汝南黃讜拜會稽太守。召意署北部督郵。轉中部督郵。二百六十四引謝承書。李壽聰明智達有俊才。太守黃讜高其名德。召署功曹。每進見嘗薦達郡中善人有異行者。讜輒序用。是讜爲郡掾史。號稱得人。其政績必可觀。而范史無述焉。李壽並名不見。據御覽二百五十四引謝書。壽嘗爲靑州刺史。亦以風裁著者也。

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侍原譌傳。錢按據南監本改。今從之。官本不誤。

魏應傳十三年遷大鴻臚。案應爲大鴻臚代牟宮。見匈奴使者事見宮傳。是應固有威容者。

任末傳蜀郡繁人也。注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今成都府新繁縣東北。

景鸞傳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十原譌如才。已正。官本不誤。

召馴傳。父建武中爲卷令。集解。洪亮吉曰。注卷縣屬滎陽。案晉泰始中。始分河南立滎陽郡。漢時安得有滎陽。案漢無滎陽郡。當屬河南。是也。惟分河南爲滎陽。不始於晉。洪氏三國疆域志。據水經注。魏正始三年。詔書割河南郡縣自鞏闕以東創建滎陽郡。以李勝爲郡守（曹眞傳注李勝爲滎陽太守）今考傳暇爲滎陽守。亦在正始時。則水經之言信也。又孫禮傳。太祖時。遷滎陽都尉。蓋河南郡。漢末已別建都尉。至正始三年。乃升作郡耳。沈志晉地理志。皆以爲晉泰始元年置。豈魏末暫廢。晉復立邪。洪爲三國疆域志在後。故又較前說爲備。

楊仁傳。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注。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官本注北宮上有漢官儀曰四字。

後爲閬中令。卒於官。柳從辰曰。仁官治中從事。見華陽國志。傳不載。

趙長君傳。到犍爲資中。注。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今資州資陽縣治。

衛宏傳。爲作訓旨。官本無爲字。

丁恭傳。山陽東緡人也。注。東緡、今兗州金鄉縣。已詳馮異傳。

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柳從辰曰。恭爲博士。議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已見光武紀。封關內侯。案據後鍾興傳。恭之得封。由興教訓太子諸王侯。推功於師。然興讓而恭不讓。則師不必賢於弟子。

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侯康曰，恭弟子又有華松，亦知名。松年十五，師事丁子然，學春秋。見御覽二百九十八引謝書。後爲司隸校尉，亦見御覽二百五十引謝書。

周澤傳，奉公尅己。惠棟曰，東觀記云，妻子釜竈。馬融論語注云，克己約身也。案克、剋、尅古書皆通作。官本剋作克，與論語文合。

甄宇傳，傳業子普。柳從辰曰，東觀記普作晉。書鈔引同。普傳子承。柳從辰曰，東觀記云，晉傳子承。周澤、董魯平叔、叔子軼並以儒學拜議郎也。

程曾傳，遷海西令。海西縣屬廣陵郡。今海州南一百二十里。

李育傳，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案固奏記薦育辭，見班彪傳。

何休傳，乃作春秋公羊解詁。注，何氏學有不解者，乃宣此義。官本注者下乃上，多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十字。

光和五年卒。柳從辰曰，一統志，休墓在今濟甯州北二十里。

服虔傳，作春秋左氏傳解。案據傳文，解下無誼字，與隋志所載異。

謝該傳。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注。時前稱說詩書。官本注。稱說作說稱。

亥有二首。注。併三六爲身。官本注。六作人。是。

所謂往而不反者也。注。故入而不能出。官本注末有也字。 後日當更饋樂吕鈞由余。注。而問內史廖。官本注。問下有餘字。 戎

王怪之。官本注。怪作候。

漢朝追匡衡於平原。注。將軍試召置幕府。至 辟衡爲議曹吏。柳從辰曰。注引前書。據今本試作誠。吏作史。

許愼傳。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集解。蘇輿曰。孫星衍許叔重木主結銜議。至 輿案。沖上表。或尙未爲洨長。案孫引洪說。斷洨長尊於太尉官屬。其說尙無可易。厚菴謂沖上表時。愼或尙未爲洨長。則尙有應商者。沖上表稱故太尉南閤祭酒愼。則可知所稱乃故官。時已不爲太尉屬矣。傳云除洨長。卒於家。則可知雖除洨長並未之官矣。蓋愼儒者。不樂外職。或已引疾辭洨長。故沖表但舉故官。愼亦旋卒也。如後病愈始除官。則史不應接書卒於家矣。

至有分爭主庭。官本主作王。

又從而繡其鞶帨。注。喻學者文繁碎也。官本注繁作煩。

莫之或從。官本從作徙。

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案二者在桓靈之間。無能確指。當是概論。如梁冀威權雖重。然帝統屢絕。不敢闚干。宦官子弟雖橫。然清議所加。亦多誅滅。是也。注乃以皇甫嵩、董卓當之。無論嵩非權彊。且嵩與張溫論既於下文別言之。則此語斷非指嵩鄭泰。止卓尤非桓靈時事。似均有未合。

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埶也。注。言政化

雖壞而朝夕不傾危者。官本夕作久。案朝夕不傾危。謂猶得保朝夕也。說亦可通。

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注。謂曹丕即位。廢帝爲山陽公。官本曹丕作操丕。非。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集解〕惠棟曰、杜篤論云、杜始出帝堯、在周爲唐杜氏、漢氏有杜周、杜欽、杜篤。高祖延年、宣帝時爲御史大夫。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臥坐皆易其處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集解〕惠棟曰、第五倫傳云、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也。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集解〕惠棟曰、誄辭具吳漢傳注。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爲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爲知矣。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粗略也。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王紀曰、般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南渡河、徙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成周之隆、迺

卽中洛。周成王就土中。都洛陽也。遭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埶。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阨。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或據山帶河。幷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歸都彭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衣錦作錦衣。卽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戍卒婁敬說高祖都關中。卽日車駕西都長安。或知而不從。久都墝埆。謂光武久都洛陽也。墝埆、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陽田地薄。四面受敵。墝音古交反。埆音古角反。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幷封奏如左。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揚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天關。極、北極星也。言順斗建及北極之星運轉而行也。排閶闔。入函谷。閶闔、天門也。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觀阨於崤黽。圖險於隴蜀。圖猶規度也。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卽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覲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懷、思也。喟然以思諸夏之隆。喟、歎聲。遂天旋雲遊。造舟於渭。北航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並也。以舟

相竝而濟也。航、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關而東或謂舟爲航。說文、杭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杭字相亂者誤也。千乘方轂。萬騎騈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衍、布也。橫、絕流度也。楚辭

曰、橫大江兮揚舲也。瘞后土。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禮邠郊。甘泉祭天所也。在邠地之郊。其歲四月。反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

谷關。作大駕宮。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六王邸。高車廄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橋涇渭。往往繕

離觀。東臨霸滻。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規龍首。撫未央。覛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模。其字從木。覛、視也。音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竝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也。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閉關所以拒外山東也。〔集解〕惠棟曰、張衡南都賦云、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李善云、言居西距東。居東距西。故言反也。客有爲篤言。彼埳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埳井喻小也。莊子曰、埳井之蛙。潢汙、渟水也。吞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之汙瀆。豈容夫吞舟之魚。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楊雄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濎瀯。濎瀯、小貌也。渟音天鼎反。瀯音烏迥反。咸陽守國

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爲述大漢之崇。崇、高盛也。世據雝州之利。而

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曉喻也。曰、昔在強秦。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雝。國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亂。

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帝子斬之。故曰白蛇。又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劍名也。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蹈滄海。跨崑崙。楊雄長楊賦曰。橫巨海。乘崑崙。此言蹈跨喩遠大也。奮彗光。埽項軍。彗星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埽。遂濟人難。蕩滌於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地也。蕩滌、謂誅之也。劉敬建策。初都長安。解見班固傳。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己。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曼、美也。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僞之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前書。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爲書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校平城之讎。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於平城七日。故報之也。遂命票騎。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勤任衞青。青爲大將軍。霍去病舅也。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飛揚也。長楊賦曰。疾如奔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遂獵乎王庭。〔集解〕惠棟曰。樂彥

云。單于無城郭。不知禮義。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漢、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名也。叩、擊也。勒、謂銜勒也。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百蠻、夷狄之總稱也。燒罽帳。罽、毛布也。繫閼氏。單于妻號也。燔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椎鳴鏑。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髐箭也。釘鹿蠡。蠡音離。匈奴有左右鹿蠡王。前書作谷蠡。馳阬岸。獲昆彌。昆彌、西域國也。虜儌侲。方言。侲、養馬人也。字書。侲音眞。字書無儌字。諸家並曰。儌侲爲粟牘。西域國名也。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驅騾驢。馭宛馬。大宛、國名。出汗血馬。鞭駃騠。駿馬也。駃音決。騠音蹄。生七日而超其母也。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并域屬國。一郡領方。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以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立候隅北。建護西羌。楊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門關候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捶驅氏僰。寥狼邛莋。捶、擊也。寥狼、猶擊擾也。氏僰、邛莋、並西南夷號。東攡烏桓。蹂轔濊貊。字書。攡亦摩字也。音靡。方言云。摩、滅也。蹂、踐也。轔、轢也。音吝。濊貊、東夷號也。南羈鉤町。水劍強越。羈、係也。鉤町、西南夷也。水劍、謂戈船將軍等下水誅南越也。鉤町音劬挺。殘夷文身。海波沫血。穀梁傳曰。越人被髮文身。沬血、水沫如血。郡縣日南。漂槩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珠崖郡都郎䡴。去長安七千三百里。䡴音審。部尉東南。兼有黃支。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朱崖相類也。連緩耳。瑣雕題。緩耳。耳下垂。卽儋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阯。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青涅之也。王逸注楚詞曰。雕、畫也。題、額也。(集解)惠棟曰。梁元帝金樓子云。舜攝天子。有緩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摧天督。卽天竺國也。牽

象犀椎蜂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觜鸌郭義恭廣志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甲謂取其甲也戕殘也觜鸌大龜亦瑇瑁之屬觜音子期反鸌音以規反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裘褐北狄也挹婁之屬也衣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之曰駱越之俗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稽止也方言曰顙額顙也以顙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狄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士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邑廢而宣帝中興也皆莫能遷於廱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羲農已來無茲著明夫廱州本帝皇所㠯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大王居郿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㠯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衍廣也秦都關中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廱州厥田上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㠯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濱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楩柟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漑說文曰淤澱滓也顧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韓詩曰陶暢也爾雅曰遂生

也。〔集解〕何若瑤曰。廣雅釋言。陶、喜也。猶言欣欣向榮。厥土之膏。畝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一金、一斤金也。〔集解〕惠棟曰。王懋云。漢費鳳碑云。祖業良田畝値一金。案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田田相如。鐇钁株林。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鐇、推也。音甫袁反。埤蒼云。鐇、鍦也。謂以鍦钁去林木之株蘖也。火耕流種。功淺得深。以火燒所伐林株。引水溉之而布種也。既有蓄積。阨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嶔巖。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汝必死於崤之巖崟之下。嶔巖、謂崤也。嶔音吟。關函守嶢。山東道窮。函、函谷關也。嶢、謂嶢山之關也。在藍田南。故武關之西。嶢音堯。置列汧隴。𪫧偃西戎。𪫧音擁。〔集解〕錢大昕曰。偃與閼同。𪫧偃猶壅遏也。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杜塞谷口。絕黃河之津。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朔南暨聲教。注云。朔、北方也。城池百尺。阨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衿帶、衣服之要。故以喻之。一卒舉礧。千夫沉滯。礧、石也。前書。匈奴乘隅下礧石。音力對反。〔集解〕惠棟曰。周禮職金云。凡國有大故用金石。則掌其令。鄭元云。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孔穎達云。雷即礧也。兵法守城用礧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礧成雷。榛殘木碎。是也。前書云。高城深塹。具藺石。如淳云。藺石、城上礧石也。一人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志曰。狹路津關。大山石塞。龍蛇蟠。蠶笠居。羊腸道。魚笱門。一人守險。千人弗敢過也。地埶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目攻遠。剽、急疾也。悍、勇也。所據險要。故可守近。士卒勇疾。故可攻遠也。士卒易保。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關中士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肇有十二。是

為贍腴。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徐揚青兗冀幽幷營也。雍州田第一。故曰贍腴。今流俗北地之良沃者為贍者也。（集解）劉攽曰。注案文北當作以、又衍一者字。用霸則兼幷。謂秦幷六國也。先據則功殊。高祖先入關。功為諸侯最也。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武、則士皆奮勵而要功也。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地險固。故難誅也。進攻則百尅。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慢違。偷忍、猶盜竊也。淵囿、謂秦中也。徒以埶便莫能卒危。卒音倉忽反。假之十八。誅自京師。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公賓就始斬之也。天畀更始。不能引維。畀、與也。言更始不能持其綱維。故致敗亡。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寇至。言更始為赤眉所破也。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鬬于野。易曰。龍戰于野。謂更始敗後。劉永、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為誰也。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彊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前書曰。王吉上疏曰。欲化之主不代出。言有時間出。難常遇也。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人。靈祇、謂滹沱冰及白衣老父等也。立號高邑。搴旗四麾。搴、拔也。皆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以比鄧禹、馮異、吳漢、耿弇等也。虓怒之旅。如虎如螭。詩。闞如虓虎。注云。虎之怒虓然也。史記。周武王誓衆曰。如虎如羆。如豺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虓音呼交反。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剸蛇。莫之方斯。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

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剸、割也。音之兗反。謂高祖斬蛇也。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鏌鎁。龍淵劍。解見韓稜傳。說文、鏌鎁、大戟也。音莫邪。首謂建之於首也。吳越春秋有莫邪劍。義與此不同也。命騰太白。親發狼弧。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弧、並星名也。史記曰。天苑東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圖曰。狼爲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弧主司兵。兵弩象也。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迺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亹亹。遂興復乎大漢。爾雅曰。亹亹、勉也。易曰。成天下之亹亹。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瘳、差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親受矢石。服虔云。古者以石爲箭鏑。國語云。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是也。而主上方㠯邊垂爲憂。忿葭萌之不柔。楊子雲長楊賦曰。遐萌爲之不安。謂遠人也。案篤此賦。每取子雲甘泉長楊賦事。此葭、即遐也。時蜀郡守將史歆及交阯徵側反。盧芳亡入匈奴。故云忿其不柔也。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雍州也。遺、猶留也。方躬勞聖思。㠯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信讀曰申。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袵鐻鍝之君。結音髻。前書。尉佗椎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髻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鐻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鐻。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鍝音牛于反。埤蒼曰。鍝、鋸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簪。此並謂夷狄之君長也。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爲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意㠯爲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

殖五穀之淵。左傳曰、吾將略地焉、略、取也。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存存也。〔集解〕周壽昌曰、案莊子田子方篇、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也、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本文存存與易全不相合、應是本此、章懷注誤。今國家躬脩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卦驗曰、巽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遽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客以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與。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闚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以勇武稱、左將軍慶忌之父。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謂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也。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

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爲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篤集一卷又著明世論十五篇〔集解〕何焯曰後書不立藝文志故具載著述篇數王補曰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篤展武論御覽七百八引篤通邊論蓋通邊、展武即明世論十五篇篇目之二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爲郎後避難河西爲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爲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王隆集二卷案胡廣漢官解詁序云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爲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而本傳不載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爲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集解〕何焯曰作出師及和熹鄧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注得之此注誤也傳已著明所著四篇洪亮吉曰案文選注言係兩人字子孝者在王莽時字孝山者和熹鄧后時人也此注混爲一殊誤惠棟曰孝山、和帝時人出師頌爲鄧氏作非子孝也李注自誤周壽昌曰案文選李善注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並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紀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則莽末之史岑明帝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諸家以孝山文載於子孝集非也是字孝山者別一史岑非子孝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已恩信爲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卽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集解〕顧炎武曰光武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當在此年前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爲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迨及也勗勉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過邁行言日月之過往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己欲經營仁義之道然非陳力之所能及也在茲弱冠靡所庶立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己在弱冠之歲無所庶幾成立也於赫我祖顯於殷國謂傅說也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平也謂伊尹也高宗命傅說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傅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武丁興商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謂傅說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易曰積德載載重也保膺淑懿纘修其道纘繼也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

勤緒。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宗用傅說之事、光大其勳功而用其緒胄也。謂傅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傅喜論議正直、爲大司馬封高武侯、傅晏爲孔鄉侯、傅商爲汝昌侯、建武中傅俊爲昆陽侯也。（集解）洪亮吉曰、案毅自言其祖、必有專指。必不歷引海內諸傅以侈譜系也。至介子、北地人。喜等、河內溫人。俊潁川襄城人。俱與毅不同鄉里。注何所據而引之耶。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曰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溉。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我也。誰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爰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詩云、與子契闊。契闊、謂辛苦也。懈、怠也。忒、差也。（集解）錢大昕曰、案邶風云、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章懷偶誤記爾。毛傳云、契闊、勤苦也。契與勤、闊與苦、聲俱相近。注改勤爲辛、適同而擊遠矣。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美也。猷、道也。庶、衆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衆法、若不勤勵則不能昭明其道、不專壹則不能深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惰農自安、乃其罔有黍稷也。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考、成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閑暇可能成者、言必須勤之也。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專一也。疾、害也。言爲事不專、則多害其力也。如彼遵衢、則罔所極。遵、循也。如循長路、則不知所終極也。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聿、辭也。溷、亂也。志不專一、徒煩勞於我心、兼聽衆聲則音亂。於戲君子、無恆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人當自勉脩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如流、言其速也。少有閑暇之日也。行邁屢稅、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所至也。言當自勤、不可中廢也。密勿朝夕、聿同始卒。毛詩曰、密勿從事。密勿、黽勉也。聿、循也。卒、終也。言朝夕黽

勉．終始．如一也．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爲諷．〔集解〕惠棟曰．毅集載其文．其略云．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元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體．當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挾六經之指．守偏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爲公子論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精心之性理．綜道德之獨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曚．達羲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主得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誦斯語．仰子法度．王補曰．七激詳見藝文類聚五十七．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集解〕惠棟曰．典論云．班固與弟書曰．武仲以能文．遷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迺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集解〕王補曰．明帝誄．見類聚十二．凡百七十六字．又顯宗頌表有云．體天統物．濟寧兆民．見文選曹植責躬詩注引．顯宗頌有云．蕩蕩川瀆．既闊且清．見文選張華勵志詩注引．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爲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爲主記室．〔集解〕惠棟曰．毅集云．記室掾．崔駰爲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爲司馬．〔集解〕王補曰．毅有竇將軍北征頌．見藝文類聚五十九．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傳穀集五卷．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免喪、終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父況、舉孝廉．爲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勤左右．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卽扇牀枕．寒卽以身溫席．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賜淮南、孟子各一通．香後告休．〔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香除郎．以父老求歸供養．徵拜郎中．帝召香在殿下．問父年幾何．何故不入公府．東觀記云．以香父尚在．賜臥几靈壽杖也．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貞王伉．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賜錢三百萬．黃白各二端．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遭

値太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爲冠族。棄令況之子也。得目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曚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爲尊要。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目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目畢臣香螻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集解〕通鑑胡注。宮謂宮中。臺謂尚書臺也。尚書出納王命。故云宮臺煩事。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祗勤物務。憂公如家。〔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香勤力憂公。畏愼周密。每用奏議。所建畫未嘗流布。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訞言卿仲遼等。〔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卿姓。趙相虞卿之後。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集解〕惠棟曰。律有科條。罪有輕重。科別奏之。不濫刑也。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

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卽徹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集解〕惠棟曰．漢有田律．見鄭元周禮注．後王所制爲令也 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集解〕惠棟曰．劉般傳云．永平中．下令禁民二業．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漁捕．是田者不農之令．始於永平也． 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伐冰、解見馮衍傳． 迺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迺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盧熊云．香墓在常熟梅里鎭．初、梅里有蘇忠翊直卜葬．得大冢．乃黃香碑．刻皆隸字．首兩句八字．中二字不可識．其碑陰乃會稽都尉張紘文．又有薛綜修祠日月題刻．其可辨者八字．案香卒於家．不應遠葬於吳．或後漢有與香同名姓者耳．樂史謂香墓在房陵縣東者是也． 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集解〕王補曰．香有九宮賦．詳古文苑．藝文類聚七十八．又天子冠頌．詳通典五十六、初學記十四． 子瓊．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 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幷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明帝召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懷戎頌。百二十銘。著政事論七篇。帝善之。王補曰。嚴可均校輯後漢文。從御覽、藝文類聚、初學記、古文苑諸書。得尤銘八十四。賦五。則銘之所亡者僅三十六耳。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集解〕惠棟曰。李尤集序。尤好爲銘贊。門階戶席。莫不著述。經籍志云。梁李尤集五卷。華陽國志云。尤孫充有文才。尤同郡李勝。〔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勝字茂通。亦有文才。〔集解〕惠棟曰。常璩所謂兩李麗采。文藻可觀也。爲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迺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順集二卷。王補曰。順歎懷賦見藝文類聚三十四。和帝誄見類聚十二。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三輔決錄注曰。衆與鄉里蘇孺文賓、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衆不遇。以壽終于家。〔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云。三輔學有俊才。茂陵馬季長、同郡曹伯師、梁葛元甫、南陽張平子、南郡胡伯始、安定胡節等。文冠當世也。

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騊孫者。其人名珍。與騊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集解〕惠棟曰。漢官儀解詁序云。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後遷宗正衛尉。又與張平子同郡。則千秋疑即秋孫也。或珍字騊孫。而別字千秋。如虞詡兩字也。又注作騊孫。古秋騊字相似。史記敬侯秋彭祖。漢表作騊也。洪頤煊曰。百官志補注引胡廣小學漢官篇注。與解詁序同。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集解〕惠棟曰。史通云。珍與諫議大夫李尤、雜作記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珍集二卷。錄一卷。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集解〕錢大昕曰。案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直齋書錄解題亦云。釋名八卷。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凡二十七篇。王補曰。珍東觀漢紀光武、章帝、和帝、殤帝諸敍。見御覽九十一。又上言鄧太后宜獻廟。見袁宏後漢紀十六永初五年。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千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事見笑林。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大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葛龔集五卷。錄一卷。一本七卷。王補曰。龔遂初賦。薦黃鳳。薦郝彥。薦戴翌諸文。彥伯父還傳記。與梁相張府君牋。荅竇章書。雜見文選注、御覽、書鈔、初學記、汝南先賢傳。率皆零句。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集解〕惠棟曰。逸自敘云。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章句。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宏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王逸集二卷。錄一卷。正部論八卷。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

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集解〕惠棟曰。博物志云。魯作靈光殿。初成。逸語其子。汝寫狀歸。吾欲爲賦。文考遂以韻寫簡。其父曰。此卽爲賦。吾固不及矣。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迺作夢賦以自厲。〔集解〕惠棟曰。延壽夢賦云。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敘夢。後人夢者。讀誦以卻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云云。王補曰。夢賦見藝文類聚七十九。桐柏淮源廟碑見古文苑。王孫賦見初學記二十九。後溺水死。時

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眞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子山年二十而得惡夢二十一。溺死於湘浦。一作二十四。經籍志云。梁王延壽集三卷。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軌、法也。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迺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事舜於畎畝之中。事瞽瞍。謙讓恭敬。思盡婦道也。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雝、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太姙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姒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太姙。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爲之媵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妒也。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於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齊桓好樂。衞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樂。衞姬不聽鄭衞之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曰。以義濟身。爰曁末葉。漸已穨虧。貫魚不叙。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敘。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以下。皆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爲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爲三夕。九嬪爲一夕。夫人爲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夕一徧也。晉國之難。禍起於

麗。獻公麗姬也。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注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間舊。圮剝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言其亂政也。圮、毀也。竝后匹嫡。左傳曰。辛伯諗周桓公曰。竝后匹嫡。亂之本也。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姬之子徵舒弑靈公。楚伐陳滅之。見左傳。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詩小雅也。番、幽王之后親黨也。幽王淫色。不尚賢德之人。寵其后親。而以番爲司徒之官。荷爵負乘。采食名都。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寇必至矣。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甫、幽王后之親黨也。向、邑也。以向爲皇父食采邑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憮、大也。音呼。謂詩人刺番爲司徒。及皇父都向。用其后親黨。是以其德不大也。暴辛惑婦。拒諫自孤。暴、虐也。紂字受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惑婦、謂惑妲己也。紂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紂不從。自孤、謂紂爲獨夫也。蝠蛇其心。縱毒不辜。字書。蝠音福。卽蝙蝠也。此當作蝮。音芳福反。不辜、謂菹梅伯、脯鬼侯之類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蝙作蝎。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刳剔孕婦。爲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衣其寶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斬以輕呂之劍也。初爲天子。後爲人螭。左傳曰。魑魅魍魎。杜預注云。螭、山神獸形。故以比紂之惡也。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㠯禮。而競獎㠯權。先笑後號。卒㠯辱殘。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擅權柄也。易曰。旅人先笑而後號咷。言初雖恃權埶而笑。後競罹禍而號哭也。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末嬉、桀妃。有施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嘗置末嬉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伐之。遂死於南巢。見列女傳。褒姒斃周。周幽王嬖褒姒。爲犬戎所殺也。妲己亡殷。趙靈沙丘。

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爲王。吳娃死。何愛弛。主父憐章。北面臣詘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飢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解見皇后紀。陳后作巫。卒死於外。孝武帝陳皇后以巫蠱廢。霍欲鴆子。身迺罹廢。孝宣帝霍皇后、霍光之女。欲謀毒太子被廢也。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愼機。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無德而祿。殃也。若愼其機事。則有福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爲風。風讀曰諷。梁冀見之。呼琦問曰。〔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冀知刺己。大怒。幽之谷室。數月得出。傳不載。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迺設書過之吏。〔集解〕劉攽曰。案吏當作史。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史記。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畏高。高遂作亂也。〔集解〕洪亮

吉曰元黃改色亦趙高事鄭注禮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至今從之賢注失載惠棟曰王伯厚云注言馬鹿而不言元黃案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先謙曰洪不知王說在先蓋偶有未照　冀無目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目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惢忍、猶不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崔琦集二卷王補曰御覽、初學記、藝文類聚、引崔琦七蠲凡六處即文選劉峻辨命論曹植王仲宣誄王康琚反招隱詩注皆引作七蠲獨傳作七言殆言蠲音近而訛與當從蠲爲是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邊姓祖于宋平公目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裳而臥也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音蒲堅反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爲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集解〕惠棟曰史通云韶與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

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尙書令。後爲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邊韶集一卷。王補曰。韶塞賦見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四、河激頌見水經七濟水、老子銘見隸釋三。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上校補

文苑列傳上　案范史總傳多設序論以發揮己意文苑其所創也無序且無論其將以兹事原委與於斯文者莫不自能窮竟耶抑謂風尙所存關一代之運會其間甘苦得失亦惟讀者能自得之也夫謂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文滋多於是故傳文苑是一說矣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兩漢文章與漢廷大事故文多筆少因以文苑名篇又一說矣然觀選樓甄錄亦逮序論雕龍所陳衆體畢賅六代言文豈有域也必以有韻爲限則文彊讓太守疏元叔報皇甫書曼山辯和同論咸爲並隸斯傳矧乃詩賦百六班志先已分家體勢之觀區以別矣以別集爲斷亦隋書之鼌言耳惟是標舉一事自爲篇翰殊經傳異子史有所造述悉謂之文則昭明之所已言無以易焉然而其在前世崇禮官考文章雖已昉於武宣而侍從之臣及公卿大臣奏御而外不關史職若後漢文苑所列多爲東觀著作之才固不可以無傳又自光武以訖孝靈兔杜篤之刑圖高彪之像其間崇奬亦略見梗概終以禰衡不屈雖不載其文而讀鸚鵡賦覺建安之婉孌六代之靡敝莫之能涸也無亦東漢氣節之重有以爲之質乎夫察變成化文之所係大矣概曰文人無足觀誣也

杜篤傳卽日車駕策由一卒　案文卽上亦應有或字高帝非自蜀漢出卽都關中則二語自另爲一事也

推天時順斗極注言順斗建及北極之星運轉而行也　官本注作言順斗建及斗極北星運轉而行也案文選長楊賦注引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又引雒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所謂斗極者本卽謂北斗爲極故孝經援神契云德及于天則斗極明淮南子亦云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悟矣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邢疏云極中也辰時也居天之中人望之在北因名北極斗杓所建以正四時故云北辰是仍

謂北極。卽斗極。釋地。北戴斗極爲空桐。邢疏云。斗、北斗也。極者、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以其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極、中也。北斗拱極。故云斗極。則又分斗與極爲二。乃與章懷說合。

入函谷。注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唐新安、今河南府新安縣治。

喟然曰思諸夏之隆。官本然作乎。

瘞后土。注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唐汾陰在今蒲州府榮河縣北。

蹈滄海跨崑崙。注乘崑崙。官本注乘作漂。與文選合。前書作票。

探冒頓之罪。注孤僨之君。至孤僨獨居。官本注僨皆作憤。案前書匈奴傳注引如淳曰。僨、仆也。作憤非。

戕𦝫䑋。注𦝫音子期反。官本注子誤于。

鐇鑁株林。注鐇、推也。官本注推作椎。是。

北據谷口。注谷口在今雲陽縣。唐雲陽、在今西安府涇陽縣北三十里。

杜口絕津注絕黃河之津 官本注之作中

肇有十二 錢大昭曰案文當作肇十有二

荷天人之符注謂彊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 官本注脫伏字案循吏傳王景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符對美言謂天與人歸相符合也注乃以赤伏符釋之言天而遺人符符又相抵語殊未瞭

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案史記天官書候在太白占於狼弧謂秦之疆也篤美西都故特舉此注亦未瞭 南禽公孫北背彊胡 錢大昭曰閩本無此二句非今案光武征公孫述降盧芳均在平隴冀據洛都之後此二句反在前頗嫌倒置且蜀亦非南也下既云廓平帝宇則埽蕩羣雄可以包括本無待分疏又南北西東並言反與後文東南殊俗西北絕域犯複損之固非不可閩本亦未可輕議矣

又著明世論十五篇集解王補曰至御覽七百八引篤通邊論 柳從辰曰御覽作邊論無通字

王隆傳爲新汲令注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 官本注末有也字漢新汲今陳州府扶溝縣西南二十里唐扶溝今陳州府扶溝縣治

淸我濯溉注而以淸泉洗濯我也 官本洗作漑

沛國史岑字子孝集解周壽昌曰至非也案周氏此條全與侯康補注續同侯氏非也下尙有康又考史通云孟堅勒成漢書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則子孝竟是前漢人故范史亦云王莽末不云建武初特以前書無傳故附著之耳

傅毅傳二迹阿衡注阿倚衡平也至高宗命傅說曰爾尙明保予注高宗原譌高祖保予原脫予字均依唐注疏本尙書正官本注不誤今案注釋阿衡二字本鄭君長發詩箋之說譌孔因之史記殷本紀則固以阿衡爲伊尹名也今說命三篇非漢世所有注引誤並詳卷二十二校補

奕世載德注易曰積德載官本注積德作德積是

徂年如流注言其速也官本注無此四字

密勿朝夕注毛詩曰密勿從事毛當作韓官本注不誤

班固爲中護軍錢大昭曰前書有護軍都尉附屬大司馬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中護軍之官始見于此漢季又有中領軍矣案固爲竇憲中護軍前已見班彪傳

黃香傳遂博學經典案此句上當有脫文蓋盡心奉養下必接敘其父事奉養乃有所屬亦必有所藉乃得博學經典也

先人餘福。注。謝承書。官本注。承作丞。今案二字雖可通作。而人名不可易作丞。非。

田令。集解。惠棟曰。漢有田律。案田律不可卽據爲田令。錢大昭氏疑本甲令之譌。所見甚是。前書敍傳述景紀云。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顏注。甲令卽景紀令甲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柳從辰曰。查一統志。香墓在今孝感縣東四十里。寰宇記云。鳳皇山有魏郡太守黃香墓。又一統志。禹州東北孝山上有黃香墓。又湖北通志。香墓在今德安府城內府署東。據此香有五墓。常熟梅里一墓。惠氏已駁之。尙有四墓。辰案南宋之房陵。今鄖陽府房陵縣治。傳言香卒於家。房陵非香家也。考漢之安陸。卽今德安府治。當以湖北通志爲是。

劉珍傳。連珠。侯康曰。珍之連珠。劉勰謂欲穿明珠。多貫魚目。蓋非傑構。

葛龔傳。拜蕩陰令。注。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陰屬河內郡。今彰德府湯陰縣治。

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官本二十作十二。

崔琦傳。荷爵負乘。注。寇必至矣。官本注。矣作也。

末嬉喪夏。注。湯伐之。遂死於南巢。官本注作湯遂放桀於南巢。

霍欲鴆子身迺罹廢。注欲謀毒太子被廢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任齊伊公。注伊尹公。案注公上明脫周字。

反復欲鉗塞士口。案文反當作乃。

邊韶傳。後爲陳相。據隸釋在延熹八年八月。卒官。柳從辰曰一統志韶墓在今杞縣東三里。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集解王補曰至御覽七百五十四。案御覽七百五十四引邊韶塞賦序塞乃博塞也。

後漢書八十下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張升字彥眞，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代孫也。〔集解〕洪亮吉曰：案升傳，升以黨錮事誅，年四十九。以升始生年計之，放卒已一百三十餘年，放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言張湯後三徙，復還杜陵，純傳亦言杜陵人，升居陳留尉氏，里居亦不同。范言升放之孫，未識何據也。（案放四世孫吉嗣侯，以永初三年卒，亦在升前）李賡芸曰：孫上疑有脫字。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鄒陽上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傳曰：大人、謂在位者也。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爲兄弟也。仕郡爲綱紀，以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卽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趨、急也。讀曰促。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侏儒、短人能爲俳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

予頰谷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爲來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鄆讙龜陰之田〔集解〕先謙曰手字誤當依注作首

君子仕不爲己職思其憂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爲己身豈曰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張升集二卷錄一卷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大之貌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擯斥也〔集解〕惠棟曰文士傳云壹肩高二尺高自抗竦爲鄉黨所擯今集中有解擯賦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迺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盾謚曰宣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骫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朐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贖卽續也骫古委字也秦越人還虢太子結脈世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太子病所謂尸蹷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見史記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糒脯出乎車軨說文軨車轖閒橫木鍼石運乎手爪古者以砭石爲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砭音必廉反〔集解〕洪頤煊曰說文砭以石刺病也山海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注可以爲砭鍼左傳美疢不如惡石服虔注石砭石也古法治病灼石鍼以灸之後世專用艾而砭石之法亡矣今所賴者非直車軨之糒

脯手爪之鍼石也。迺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也。〔集解〕惠棟曰。禮記云王立七祀曰司命。鄭元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王逸云。司命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李善云。史記扁鵲云。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東方朔云司命之神總鬼錄者。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眞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班班、明貌。竊爲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罼網加上。機穽在下。禮記曰。羅網畢翳。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罼。機捕獸機檻也。穽穿地陷獸。前見蒼隼。後見驅者。〔集解〕惠棟曰。見集作逼。繳彈張右。繳以縷係箭而射者也。羿子彀左。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其羽翼。彀、引弓也。〔集解〕惠棟曰。羿子集作羿弓。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西協韻音先。烏也雖頑。猶識密恩。內㠯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㠯舒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駮。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淸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荼毒。孔注云。荼毒苦也。秦漢無㠯相踰越。迺更加其

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秦王悅之。益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舐痔邪。何得車之多乎。嫗媽名埶。撫拍豪強。嫗媽、猶傴僂也。嫗音衣宇反。媽音丘矩反。撫拍、相親狎也。〔集解〕惠棟曰。爾雅云。矜憐撫掩之也。郭璞云。撫掩猶撫拍。謂慰卹也。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驕敖也。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捷、疾也。懾、懼也。急懼逐物則致富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幽興。〔集解〕先謙曰。官本幽作攸。是。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好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狺狺。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以迎吠。關梁閉而不通。狺音銀。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而待燃。柂、可以正船也。音徒我反。前書賈誼曰。措火積薪之下、而寢於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當今之埶。何以異此。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閃榆、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則享榮寵而見納用。榆音輸。〔集解〕錢大昕曰。案閃榆猶言陝輸。曹大家女誡云。動靜輕脫。視聽陝輸。注。陝輸、不定貌也。集韻作陝揄。揄從手旁。惠棟曰。釋名。蚩、癡也。聲類云。蚩、騃也。廣雅云。妍、好也。說文云。妍、慧也。故法禁屈撓於埶族。恩澤不逮於單門。〔集解〕惠棟曰。單門、猶孤門。論衡云。充細族孤門是也。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

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迺爲詩曰。河淸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淸。人壽幾何。言人壽促。河淸遲也。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髒。高亢婞直之貌也。佞媚者見親。故昇堂。婞直者見棄。故倚門。髒音葬。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皆寓言也。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賤而懷德義也。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也。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集解〕惠棟曰。文士傳云。袁陽、案逢字周陽。舉其字也。洪頤煊曰。靈帝紀。光和元年二月。光祿勳袁滂爲司徒。冬十月。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二年三月。司徒袁滂免。大鴻臚劉郃爲司徒。司空袁逢罷。元年受計者。非袁逢也。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集解〕惠棟曰。周禮九㩴。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前書。酈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高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遽、畏也。〔集解〕周壽昌曰。案此遽字。引杜訓畏。作何畏怪哉。不成語。玉篇。遽、急也。卒也。禮。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公遽見之。皆作急卒解。又本書劉寬傳。未嘗疾言遽色。亦言急色也。宜本注。畏也。作異也。然案左傳杜注。遽、畏懼也。實不作異。異則畏之譌也。此本當是舊注。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

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迺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尙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曰．竊伏海濱．承暴公子舊矣．舊、久也．迺今方遇而忽然．謂死也．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迺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名也．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曰．周子高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平王復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荊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陟迺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卽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迺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

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區區、愛也．冀承清誨．㠯釋遙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敬之故號爲尊．更啓廼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怨也．敬壹．故謂爲所天．〔集解〕蘇輿曰．漢世推敬．每多逾分．如荀爽貽李膺書．有久廢過庭．及陟岵瞻望等語．亦此類也．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之．〔集解〕劉攽曰．正文仁兄．案二漢未嘗相呼爲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之稱．劉表與袁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亦有仁君．作君字是．周壽昌曰．案傳稱壹恃才倨傲．則對規言．何不可兄之有．況此係報規書．規稱之爲所天．則報稱仁兄．所以親之也．後稱仁君．所以明其分也．不過仁兄二字．於文字此僅見．必謂兩漢未嘗相呼．恐未必然．蜀志馬良傳．良稱諸葛丞相爲尊兄．亦距漢末不遠．㠯貴下賤．握髮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史記曰．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集解〕惠棟曰．易象辭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㠯夙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昔人

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人不己知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軻也。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見孟子。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己而至君門。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戢屨。貿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疢動。膝灸壞潰。人有四關十二節。請俟它日。迺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趙壹集二卷。錄一卷。王補曰。壹有非草書。見御覽六百五、七百四十九。法書要錄一。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寧陽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集解〕何焯曰。魏志注中作一名恭。先謙曰。甯陽注見虞詡傳。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迺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爲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孟子曰。孔

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集解〕惠棟曰。鄭氏莫音慕。無所貪慕也。適讀爲敵。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翦齊也。音子隨反。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集解〕周壽昌曰。案注劑作齊是也。而引翦斷義不與本文合。案周禮鹽人。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注。齊事和五味之事。禮少儀。凡羹有湆者不以齊。注。齊、和也。前書藝文志百藥齊和。注。與劑同。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辭也。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忠信爲周。阿黨爲比。以救過爲正。以匡惡爲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曰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也。謂鄢陵之戰爲晉所敗。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諸。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曰。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名也。

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 寵、榮也 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 謚法既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 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 國語楚靈王子圍爲章華之臺伍擧對曰君爲此臺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芋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集解〕劉攽曰注楚靈王子圍案文多一子字 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 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反以爲戮〔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高誘云豎、小使也陽穀、其名 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 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言石能除已疾也〔集解〕惠棟曰戰國策云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云石砭、所以砭彈人癰腫也 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

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鐏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爲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共構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言之與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集解〕先謙曰。官本矣作也。是。葢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也。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論語之文。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庶、衆也。言衆事恕己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集解〕惠棟曰。所引夏書本左傳。非今所有大禹謨也。庶事。今左傳作順事。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疚、病也。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勃鞮以逆文爲成。勃鞮、晉寺人名披。左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袪。及文公歸國。呂甥、郤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郤之難告之。言初雖逆文公。後竟成之也。傅瑕以順厲爲敗。左傳言鄭厲公爲祭仲所逐。後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集解〕先謙曰。遂上當更有厲公二字。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

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 故曰不在逆順㠯義爲斷不在憎愛㠯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屬涿縣 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爲蜀郡太守興起學校比於魯衛也〔集解〕惠棟曰注比於魯衛依前書魯衛當作齊魯 庚桑瑣隸風移碨磥瑣、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碨磥之山居三年碨磥大穰碨壘之人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乎碨音鄔磥音盧罪反〔集解〕錢大昕曰碨磥即畏壘也史記云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崔譔注莊子本作纍俗作累又加石旁耳說文作鍡鑸 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迺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爲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劉梁集二卷錄一卷隋三卷王補曰梁七舉零句雜見文選注藝文類聚御覽書鈔無一完篇 孫楨亦㠯文才知名魏志楨字公幹爲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知名轉爲平原侯庶子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㠯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馮衍傳楊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爲諷也〔集解〕惠棟曰魏脩云汝陽郡汝陽縣有章華

臺。水經注云。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荊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荊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迺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爲樂。今君爲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史記曰。紂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陳蔡二國。先爲楚所滅也。〔集解〕惠棟曰。子干弑靈王。依陳蔡以入楚。故曰生謀也。迺作斯賦。以諷之。胄高陽之苗胄兮。承聖祖之洪澤。冑、胄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女。而生老童。是爲楚先。楚辭曰。帝高陽之苗裔兮。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繹。周成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伯、齊桓、晉文也。〔集解〕劉攽曰。注與齊晉強。案文少一爭字。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國語曰。商伯大彭豕韋。左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傳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馳仁聲也。〔集解〕王補曰。文選曹植贈丁

儀。王粲詩注馳作飛。惠風春施。神馳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神武威稜。如電雷之斷決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亂、理也。〔集解〕先謙曰。官本馳作武。是。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嬿婉。嬿、安也。婉、美也。婉協韻音於願反。竭四海之妙珍兮。盡人生之祕玩。爾迺攜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集解〕惠棟曰。韓詩云窈窕貞專貌。又詩云君子好逑。陸德明云本亦作仇。鄭箋、怨耦曰仇。徑肉林。登糟丘。史記。紂作糟丘酒池。懸肉以爲林也。蘭肴山竦。椒酒淵流。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詞曰。蕙肴兮蘭藉。桂酒兮椒漿。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㠯回望兮。冀彌日而消憂。彌、終也。楚詞曰。望瑤臺而偃蹇。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宓妃、洛水之神女也。湘娥、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齊倡列。鄭女羅。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子曰。激楚結風。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左傳曰。繁手慆聲。淫堙心耳。乃忘和平。陽阿解見馬融傳。〔集解〕先謙曰。官本慆作淫。淫作滔。金石類聚。絲竹羣分。被輕袿。曳華文。方言曰。袿謂之裾。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羅衣飄颻。組綺繽紛。組、綬也。綺、綾也。縱輕軀㠯迅赴。若孤鵠之失羣。〔集解〕王補曰。文選洛神賦注。孤作離。振華袂㠯逶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嬿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

飄颻日輕逝兮。〔集解〕王補曰。文選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注作飄然。似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跌、蹉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縈繞纏結。爾迺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神化。化協韶音花。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咨嗟。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言其貞也。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集解〕王補曰。文選謝惠連詠牛女詩注回作迴。淫作歡。清籥發徵。激楚揚風。籥如笛六孔。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比目魚一名鰈。一名王餘。不比不行。江東呼爲板魚。韓詩外傳。伯牙鼓琴。游魚出聽。〔集解〕周壽昌曰。官本注板魚作扳魚。案爾雅郭注。亦曰版魚。初學記引臨海異物志云。南越謂之板魚。是扳字爲傳寫之誤也。孤雌感聲而鳴雄。枚乘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羈雌、孤雌也。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衆變已盡。羣樂既考。考、成也。歸乎生風之廣夏兮。修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廣夏邃房。下羅幃。來清風。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嬪之素肘。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毛嬪、毛嬙也。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美者。〔集解〕先謙曰。官本有正文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十三字。注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若秋葯藏風。葯白芷也。十八字。此脫。美儀操之姣麗兮。〔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云。公姣且麗。忽遺生而忘老。爾迺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張衡七盤賦曰。歷七盤而

屣躧也。惘焉若醒。撫劍而歎。醒、酒病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尙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土階。墨子曰。虞舜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萊。蓬蒿、草萊之閒也。爾雅曰。髦、俊也。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協韻音乃來反。百揆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尙書。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纘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納伍舉、蘇從之諫。罷淫樂。聽國政。所誅數百人。所進數百人。國人大悅。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穀梁傳曰。齊桓公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爾迺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言楚尊事周室。馳淯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續漢志曰。大將軍下有令史及御史屬三十一人。進以禮見之。讓善占謝。〔集解〕先謙曰。官本謝作射。是。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云。讓占對閑敏。聲氣如流。坐席賓客有百數。皆高慕之。府掾孔融、王朗、竝修刺候焉。朗字景興。魏志有傳。〔集解〕惠棟曰。文士傳云。讓出就曹時。融、朗等竝前爲掾。共書刺候讓。讓平衡與交接。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爲讓宜處高任。迺薦於何進。〔集解〕顧炎武曰。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二十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

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爲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惠棟曰。此書載邕集中。末云。邕寢羸匍匐。拜寄不敢須通。則邕未嘗親奉書也。邕雖亡命。傳稱其往來太山羊氏。不必專在吳會。薦賢爲國。寓書於進。亦無不可。顧氏以爲無緣薦人。過矣。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吉凶。尚書曰。格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㠯或加。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齔夙孤。不盡家訓。髫、翦髮爲髫也。齔、毀齒也。〔集解〕惠棟曰。盡、集作隨。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集解〕惠棟曰。逮、集作遂。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撿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集解〕惠棟曰。集云。若復輩從此郡選舉云云。非所㠯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㠯亨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市丘之鼎以亨雞。多洎之則淡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也。函、容也。洎、汁也。

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悁邑。悁邑、憂憤也。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展、陳也。〔集解〕惠棟曰。集云。願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病所親察之吏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於正府。蹐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也。蘇輿曰。裁加少納。疑當作少加裁納。若以年齒爲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說苑曰。子奇年十八。爲阿宰。有善績。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爲九江太守。不以爲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歸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搆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酈氏居於高陽。沛公攻陳留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史將軍商有功。食邑於涿。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給、敏也。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集解〕惠棟曰。炎集炎遺令曰。下邳衞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濟北甯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孝廉。陳留楊使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注云。四人舉辟炎者。韓府君名卓。字子助。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窘、迫也。〔集解〕惠棟曰。說文云。局、促也。從口在尺下。復局之。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

在清濁。富貴有人籍。(集解)惠棟曰。人籍、謂引籍也。言富貴得通籍禁中也。貧賤無天錄。富貴者爲人所載於典籍也。貧賤者不載於天錄。天錄、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言通塞苟若由己。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也。陳平敖里社。陳平爲里社宰。分肉均。里中曰。善哉陳孺子之爲宰也。曰。使平宰天下。亦猶是。見前書。韓信釣河曲。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爲吏。釣於淮陰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大斛四斗曰鍾。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荊南沙。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帝以誼爲長沙太傅。見前書。(集解)何焯曰。此篇言不得志於當世。庶幾如顏之附孔以顯之。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伯樂、卞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

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集解)惠棟曰。炎遺令云。嗟哉邈之遺孤。其名曰止孤。汝之孤也。曾未滿兩旬也。熹平六年。遂死獄中。(集解)惠棟曰。炎遺令稱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裂裳書。當於是月死獄中也。時年二十八。(集解)惠棟曰。炎集云。我十七而作酈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注酈篇、州書。皆定學之書。七平、蓋七發之類。尙書盧植爲之誄讚。曰昭其懿德。(集解)惠棟曰。植集載酈文勝誄云。自齔未成童。著書十餘箱。文體思奧。爛有文章。箴縷百家。云云。案炎集。炎自謂賦頌誄自少爲之。與誄合也。王補曰。炎有對事及遺令四篇。見古文

苑。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恆傭作爲資。暮還。輒爇柴以讀書。爇、古然字。〔集解〕惠棟曰。爇字、皇德傳作爇。謝承書同。常以禮自牧。易曰。卑以自牧。牧、牧養也。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切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覃、靜也。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事。爲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侯瑾集二卷。王補曰。瑾有箏賦殘篇。雜見初學記、藝文類聚、文選注。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爲侯君云。〔集解〕惠棟曰。王隱晉書云。漢末博士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有泉水當竭。當有雙闕起其上。魏嘉平中。武威太守起學舍築闕於此。陳景雲曰。西河當作河西。瑾、敦煌人。河西四郡之一也。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爲諸生。遊太學。〔集解〕惠棟曰。外黃令高君碑云。師事（缺）尉汝南許公令門（缺）章爲斆者宗章文禮禮。類文班賈。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迺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風猷

令問。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龍、寵也。〔集解〕惠棟曰。荀子仲尼篇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集解〕王補曰。御覽六百六引此書。互異。融省書慙。追謝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集解〕惠棟曰。前書云。詔使王襃等之太子宮朝夕誦讀奇文。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建武初。征伐四方。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集解〕惠棟曰。崔寔四民月令云。祖。道神。黃帝之子。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爲道神。以求道路之福。薛君韓詩章句云。送行飲酒曰餞。又長樂當作平樂。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迺獨作箴曰。〔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蔡邕等天下名才士人皆會。祖餞於平樂館。彪送永。在坐。因援筆書牘也。文武將墜。迺俾俊臣。俾、使也。整我皇綱。董此不虔。董、正也。古之君子。卽戎忘身。易曰。不利卽戎。司馬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枹鼓。卽忘其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左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集解〕何焯曰。明本作昭。避晉諱改。皇象所書可據。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地有九變。

丘陵山川。孫子九變篇曰、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汜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爲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衆爲衢地。入人地深、倍城邑多、爲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之道、爲汜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少、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通九變之利、知用兵矣。〔集解〕劉攽曰、注有汜地、案孫子、汜當作圮。人有計策、六奇五閒。陳平出六奇策。孫子曰、用閒有五、有因閒、有內閒、有反閒、有死閒、有生閒。五閒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閒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內閒者、內其宮人而用之也。反閒者、因其敵閒而用之也。死閒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閒知之而得於敵者也。生閒者、是反報之者也。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總天地人之事、而詢謀於衆也。無曰己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臣賢案、前書、韓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此作廣野。案廣野君酈食其、無韓信師事處、蓋誤也。周公大聖、石碏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石碏殺其子厚也。克、勝也。前書孫寶曰、周公大聖、召公大賢。尚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左傳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己眞。忘富遺貴、福祿迺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合時者、不足觀也。先公高節、越可永遵。〔集解〕何焯曰、第五倫、京兆長陵人。永蓋其後、故以先公高節期之。佩藏斯戒、以厲終身。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後遷內黃令、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集解〕錢大昕曰、內黃當爲外黃之譌。申屠蟠、陳留外黃人。此云到官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可證其非內黃也。洪氏隸釋有外黃令高彪碑。惠棟曰、彪碑作外黃。蓋傳之誤。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集解〕

惠棟曰。外黃令高君碑云。君舉將潁川太守南陽文府君。徵詣廷尉。君慼綱紀。捐官赴義。星行載驅。不日係路。饑不及飧。至以生疢。光和七年六月丙申卒。文章多亡。（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高彪集二卷。錄一卷。王補曰。彪有清誠。見藝文類聚二十三。子岱亦知名。（集解）惠棟曰。吳錄云。岱字孔文。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爲孫策所殺。

張超字子竝。河閒鄚人也。今瀛州鄚縣。（集解）惠棟曰。鄚當作鄭。洪亮吉曰。案唐書宰相世家系表。河閒張氏、漢常山景王耳之後。世居鄚縣。今以爲良後。未識何據。（案功臣表良之後居陽陵。宰相世系表言徙武陽犍爲。）留侯良之後。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爲別部司馬。（集解）惠棟曰。續漢志。將軍領兵外討。則營有五部。部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者。爲別部司馬。案經籍志、書斷、皆云超爲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張超集五卷。王補曰。超有誚青衣賦。楊四公頌。靈帝河閒舊廬碑。均見藝文類聚。

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集解）惠棟曰。王僧虔伎錄云。超善草書。不及崔張。謂瑗、芝。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蒲反。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迺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陳羣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

稚長云门。趙爲蕩寇將軍。見魏志。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典略曰。衡見荀彧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噉肉。故可監廚也。〔集解〕劉攽曰。注有腹大。案舊作腹尺。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尚書帝曰。咨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俾、使也。乂、理也。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旁求天下。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尚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疇、誰也。熙、廣也。載、事也。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言不敢懈怠也。惟岳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公孫弘傳贊曰。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蓺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於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爲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上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閭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

春秋魏文侯欲問諸大夫曰寡人如何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 鷙鳥累百〔集解〕先謙曰官本百作伯 不如一鶚也鶚大鵰也鄒陽上書之言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坌涌貌坌步寸切 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前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詭責也自責必繫單于也 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 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也 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尙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 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 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掌牧〔集解〕錢大昕曰文選載此表作掌技惠棟曰今集作堂伎周壽昌曰官本注融集作堂牧壽昌案明張溥刻孔融少府集作當伎二字豈臺牧堂牧皆以字近而譌耶抑後人因臺牧二字不可解遂就其字改爲當伎二字耶文選作掌技二字較可從 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 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

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㠯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迺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爲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胄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躞而前。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槌。蹋地來前。躡馺足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槌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槌。自衡始也。臣賢案。槌及撾。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其云復參撾而去。足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集解〕惠棟曰。楊文公談苑載禰衡鼓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徐鍇云。摻、音七鑒反。三撾鼓也。以其三撾鼓。故因謂之參。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集解〕先謙曰。官本敢輕作輕敢。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杜預注左傳曰。衵、近身衣也。音女一反。〔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衵、諸本俱譌祖。從左氏傳杜注改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怍、羞也。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雅、正也。言大雅君不當爾爾。〔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字書云。爾、詞之終也。先謙曰。官本注作言大雅君子不當爾。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

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迺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梲杖。說文曰。梲、大杖也。音作結反。坐大營門。㠯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迺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㠯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閒。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㠯抵地。抵、擲也。表憮然爲駭。憮然、怪之也。音撫。衡迺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㠯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爲章陵太守。尤善

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 識、記也音志 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射寫還比校皆無所誤唯兩字缺 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目娛嘉賓衡攬筆而作 〔集解〕王補曰鸚鵡賦見文選、藝文類聚九十一先謙曰官本攬作覽引劉攽曰按覽當作攬 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 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 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慚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 死公、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集解〕劉攽曰按注勿當作物又少云字何物者猶言何物老嫗古語如此者多先謙曰死公云等道謂死公云何語也並無別解重在死公二字李注固非劉說更不成語矣 祖大怒令五百將出 五百、猶今之問事也解見宦者傳 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卽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 〔集解〕惠棟曰衡別傳云十月朝祖在艨衝舟賓客皆會作黍臛既至先在衡前衡得便飲食初不顧左右既畢復摶弄以戲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調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摶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車前馬糞祖呵之衡熟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愴悽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柰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柰何不殺 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禰衡集二卷錄一卷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之所之．故情志動而篇辭作斯文章之爲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雕、斲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禮記曰．不辭費．（集解）王補曰．范史叔立文苑傳．例以文雅知名當時．未裨世用者入之．又因不志藝文．輒詳及著述篇目．系之傳末．都計東京一百九十有六年．才士二十二人．其中劉毅、蘇順、張超等十人傳．特寥寥耳．卽其文亦未有紀者．吁、蓁愼矣．然所傳者．大率恃才傲物淩中小夫、未聞君子之大道．異乎游夏文學之科焉．王逸以噩夢溺水死．酈炎病風．殞命囹圄．邊韶對嘲．徒禦口給．未足珍也．崔琦之箴外戚．近矣．其賦白鵠．以諷梁冀．是亦自貿其死乎．邊讓、禰衡．徒以辱侮曹操．取快一時．操既殺讓．而以雀鼠視衡．一再假手．斃於黃祖．奸雄意忌．自古所歎．然解袒裸立．果大雅所當爾邪．適以長後進輕儇之詼．而授殺士者以口實也．自後史臣載筆踵而弗失．無行才士．率廁茲傳．文人之目．遂爲世訴．流宕忘返．君子懼旃．劉摯嘗言．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葉適亦謂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士之學古而負才俊者．尙鑒於斯．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下校補

文苑列傳下。趙壹傳。爲鄉黨所擯。注擯、斥也。官本爲鄉黨所擯下有乃作解擯四字。注擯斥也三字在乃作解擯句下。今案官本依南監本轉刊惠氏據北宋本補注引文士傳今集中有解擯賦以釋解擯是兩宋本皆有此四字矣且無此四字則下言後屢抵罪後字亦成贅辭當是毛氏繙刻時涉上擯字寫注誤脫四字耳

還之於司命。注文昌中星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罼網加上。罼、官本文注皆止作畢。

羿子彀左。案孟子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羿當訓有窮之君注引淮南說近誕。

捷懾逐物。注。急遽逐物。官本注。逐誤遂。

門下驚。皆奔入滿側。官本皆字著驚上。

蹉趺不面。官本。趺作跌。是。

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注人不己知。官本注作人不知己知。

膝灸壞潰。灸原譌炙。依字義正。官本不誤。壞官本作懷。亦譌。

劉梁傳。子囊曰。不然。注子囊、楚令尹名也。官本注也作午。是。

芊尹申亥。注左傳芊尹。注尹原譌伊。依左傳正。官本不誤。又官本芊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芉。从𢆉。音于付反。徐音羽。姚培謙杜注補輯本作芋。从于。局本皆同。國語范無宇注作芊。从千。郝在田金壺字考芊音千。芊尹、複姓也。芊尹無宇。楚大夫。又芋尹芓音吁。陳有芋尹。見左傳。此則姚培謙本恐不足據也。今案芊芉芋三字形近易譌。如以音求形。則注疏本之作芉。蓋是譌字。說文芈在羊部。从羊。緜婢反。芊芋皆在草部。芋从于得聲。芊从千得聲。于付反及音羽。皆確爲芋之音。非千之音。故姚本定从于。本傳官本之作芋。固可互證也。至郝氏作千。以芊尹爲複姓。謂與芋尹異。則毛本之从千可知。亦別有所據。自不妨兩存之。

臧武仲曰。至石猶生我。注臧子入哭。官本注子作孫。是。

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注新鐏絜之。官本鐏作罇。是。不穴於寢廟。官本注無於字。

管蘇曰。憎忤取進。注爵之於朝。官本注於作以。案宦者傳序注引新序。官本亦作於。此作以。誤。

邊讓傳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注史記曰 官本注無曰字

等威靈於二伯注二伯齊桓、晉文也 注桓原誤王已正官本注不誤

盡人生之祕玩 錢大昭曰閩本人生作生人案官本亦作生人

繁手超於北里注左傳曰繁手悟聲 官本注繁作煩與今左傳文合釋名釋言語、煩繁也故字可通作篇中繁手屢見疑字本作煩章懷有所避故注亦改繁官本注之作煩乃後人改回也

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注比目魚至江東呼爲板魚 柳從辰曰比目魚吳都賦謂之魪上林賦謂之魼段氏北戶錄謂之鰜臨海志名婢屣魚臨海風土記名奴屩魚南方異物志名箬葉魚

本草俗名鞋底魚劉淵林以爲王餘魚郭璞云狀如牛脾及女人鞋底細鱗紫黑色兩片相合乃行半邊無鱗口近腹下今案比目魚明見爾雅釋地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郭注但云狀似牛脾鱗細紫色一眼兩片相合乃得行今水中所在有之江東又呼爲王餘魚據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此注江東又呼爲王餘魚作江東人呼爲王餘亦曰版魚是今注疏本誤人爲又王餘下並脫亦曰版三字也版板同字章懷蓋全據當時爾雅文及郭注爲說周壽昌氏乃直云案爾雅郭注不言出小司馬所引是其疏也說文犬部狧下云讀如比目魚鰈之鰈而魚部乃無鰈字段玉裁以爾雅鰈本或作鰨即說文鰨字其說甚精雖說文鰨虛鰨也亦不云比目魚而以虛爲義殆謂虛其一面與邛邛岠虛命名之義相近前書相如上林賦魼鰨史記本作鱋魶明即虛鰨之假借虛鰨抑即是鰈而爲比目魚之正名也顧史記注乃通鱋爲魼釋爲比目魚以鰨爲魶（博雅云魶、鯢也）訓爲鯢與許書魼鰨之說皆不能合又說文無魪字鰜亦不同比目段氏並詳辯之但古說相承藉資多識不能偏廢耳郭璞比目魚贊云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

片其實一魚王餘之說吳都賦注越王鱠魚未盡因以殘半棄水中化爲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而會稽志則又云名半面魚板魚之名並見南越志北戶錄亦引之

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注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官本注鳥下有也字之雍作辟雍是

非禮不言錢大昭曰閩本禮作法案官本亦作法

子奇終無阿宰之功錢大昭曰閩本阿宰作理阿

操告郡就殺之案御覽六百九十一引讓別傳讓才辯俊逸孔融薦讓於武帝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襜褕則有餘此雖薦讓而辭甚婉似兼爲讓轉圜者未知讓因融薦被辟不屈耶抑融知操忌讓藉薦以爲之開說也魏志注引曹瞞傳載太祖在兗州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考操在兗州乃初平時事曹瞞傳謂操族讓或是終言之然則操之怨讓在前融之薦讓在後矣

酈炎傳酈食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至食邑於涿案此傳所言與前書食其商傳皆不合食其前死後其子疥封高梁侯商先以列侯食邑於涿更封曲周侯

賢愚豈常類官本常作嘗

志士不相卜。注。所不知者壽也。官本注。壽下有命字。

爲世陳四科。注。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官本注。文學二字在言語之下。

侯瑾傳。吕讖切當時。官本。切作剌。

高彪傳。吳郡無錫人也。注。無錫、今常州縣。今常州府無錫縣治。

追謝還之。官本無謝字。

六奇五間。注。內間者、內其宮人而用之也。官本。宮作官。案內其官人內亦因之譌。

周公大聖。注。前書孫寶曰。周公大聖。官本注。大聖作上聖。與孫寶傳文合。

祖於上東門。注。洛陽城東面北頭門。注。面原譌西。依袁紹傳注正。官本不誤。又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河南郡圖經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

張超傳。河間鄚人也。注。今嬴州鄚縣。鄚、官本文注皆作鄭。嬴、官本注作瀛。今案續志。河間國有鄚無鄭。其誤本易辨。惟惠氏補注亦云。鄭當作鄚。是所據北宋本已誤矣。唐鄚縣屬瀛州。今河間府任邱縣北

三十里是也。此注作𣴉亦誤。

超又善於書。集解。惠棟曰、王僧虔伎錄云、超善草書、不及崔張、謂瑗、芝。侯康曰、庾肩吾書品、列於中之上。論曰、子玉崔寔、州里頗相倣傚。可謂鹽鹹于驪、冰寒于水。案據此、則超草書不逮崔瑗、轉勝崔寔。傳所以云妙絕時人乎。

世共傳之。柳從辰曰、一統志引九域志、超墓在今任邱縣。漢末平原太守、辰案傳不言超爲平原太守、亦未著超卒年。當是後官、今任邱、卽後漢鄚縣也。

禰衡傳。

平原般人也。注。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今濟南府德平縣東北。般音卜蒲反。官本蒲作薄是。

昔孝武繼統。文選孝武作世宗。案凡此皆章懷避改。

疇咨熙載。注。有能奮容熙帝之載。官本注容作庸是。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官本禰忽作襧非。

英才卓礫。文選礫作躒是。

耳所暫聞。文選暫作暫。是。

疾惡如讐。文選。如作若。注引謝承書云。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讐。

任座抗行。注。而以封君之子。官本注無之字。

前世美之。文選。世作代。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案路粹已見孔融傳。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尙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轉爲祕書令。從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並見典略。本書孔融傳注引典略。不及嚴像。文選注引典略。不及粹伏法。惟魏志王粲傳注所引爲詳。像、象古同字。

激楚揚阿。文選。揚作陽。注云。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

臣等區區。敢不目聞。文選此下有陛下篤愼取士。必須試效。乞令衡以褐衣召見。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二十九字。案表兩言臣等。非融一人之辭。當時必有附名同薦衡者矣。

聞衡善擊鼓。迺召爲鼓史。侯康曰。抱朴子彈衡篇。衡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摇鼙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案據此。則衡妙於聲音之道。不止善擊鼓矣。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

注。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案世說言語篇。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史。正月半試鼓。此與文士傳言八月者異。又朝普天語不明。魏志注引文士傳作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疑朝會大宴四字之譌脫。

衡方爲漁陽參撾。注。衡擊鼓作漁陽三檛。官本注。檛皆作撾。義同。其云。復參撾而去。官本注。其作下。參、七甘反。官本注。甘作音。集解。惠棟曰。至三撾鼓也。案世說亦云。衡揚枹爲漁陽摻撾。王詩本以漁陽參與廣陵散對言。撾本訓擊。謂擊鼓也。漁陽摻撾。亦謂以漁陽摻法擊之。章懷以爲如王說則撾字入於下句。似太泥。撾或作檛。固可釋爲杖。然杖字引伸亦訓爲擊。章懷既云。參撾是擊鼓之法。是亦不作擊鼓杖解矣。摻法爲漁陽所獨有。則舍漁陽而言摻撾。亦仍是漁陽摻撾也。

於是先解衵衣。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衵、諸本俱誤衵。謹案觀毛本作衵不誤。則考證之說非矣。

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案世說云。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爲之改容。

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案世說。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魏武慙而赦之。

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案疎、粗也。官本、字或从足。非。

視當如何。官本如何作何如。

迺厚加棺斂。柳從辰曰。一統志。衡墓在江夏縣西鸚鵡洲。今淪於江。辰案今洲尙有衡墓。或非眞冢也。

言觀麗則。永監淫費。集解。王補曰。至尚鑒於斯。案范史文苑傳甄錄所及。皆有關係文字。章華一賦。亦謂終之以正。儀乃存之。匪是必不著。所謂言觀麗則。永監淫費者也。漢世文字。其典重深厚。本非可以僞爲。傳中敘列。惟王隆、劉毅、王逸、張超。並其卒年失載。略無可徵。若乃戰邊忘生。扞寇保疆。是謂忠義。歷著稱績。敷宣德政。是謂循良。擅著作之長。克伸史職。是謂立言。肆貧賤之志。不應辟除。是謂有守。而文彊之每存憂濟。劉梁之儒化大行。尤其卓犖可紀者。內官至尚書令衞尉。外官至都尉守相。抑又非卑也。琦升讓衡。誠則不幸。亦視所遘何時。所不屈者何人耳。要之二十二人中。固未有濡忍苟賤。求合當世。以弋富貴者也。不得中行。必也狂狷。而猥曰皆淺中小夫。可乎哉。矧酈炎以母憂動疾。不獲解罪。讀遺令者。莫不哀其孝。將有何告。延壽卒踐妖夢。以隕天年。乃又誤以爲逸而訾謷之。尤論史之疏也。

後漢書八十一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獨行傳第七十一

〔集解〕惠棟曰、漢選士有獨行科、依其名爲立傳也。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必也須得狂狷之人。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爲否異適矣。人之好尚不同、或爲或否、各有所適。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扞於強禦。謂劉茂、衞福也。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戴就、陸續也。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范式、張劭也。蹈義陵險、死生等節。繆肜、李善也。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措、置也。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

爲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集解〕通鑑胡注。姓譜云。曹大夫食采於譙。因氏焉。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玄父隆字伯思。爲上林令。諫沮武帝廣苑囿。仕至侍中。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集解〕沈欽韓曰。成帝紀二年三年均有日食之異。舉惇樸遜讓行義在三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立趙飛燕爲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集解〕何焯曰。案文當作皇子。衍太字。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極。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螽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其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集解〕惠棟曰。易蠱初六云。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有子幹父事。則考无咎。言考舉其終。延祚之義也。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之。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旣無尊

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崔琦傳．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集解〕沈欽韓曰．華陽國志．成哀之世爲諫大夫．後遷太常丞．㠯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樸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大中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爲繡衣使者．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持節．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集解〕惠棟曰．恩澤侯表．常鄉侯王惲以太僕與閻遷、陳崇、李翕、郝黨、謝殷、逯普、陳鳳等八人使行風俗．又王莽傳．元始四年．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觀覽風俗．皆與傳合．惟王惲作任惲．而八人內又無元名．疑范史據華陽志耆舊傳諸書云然．非實錄也．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縱、捨也．變易姓名．閒竄歸家．閒、私也．因㠯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集解〕洪亮吉曰．案譙與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馮信皆至死不臣公孫述者．新津縣圖又載朱遵事．其節較業皓等尤烈．建武初下詔贈官．吳漢復表爲置祠．而史略不紀．固知如此類之失傳多矣．述迺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㠯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

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德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國人作詩曰。肅肅清節士。執德實固貞。違惡以授命。沒世遺令聲。時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敕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為費貽。不肯仕述。〔集解〕劉攽曰。案文亦字乃合在不字上。通鑑胡注。費音祕。沈欽韓曰。華陽國志。貽字奉君。南安人。先謙曰。蜀志費詩南安人。蓋其後。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蜀中歌之曰。節義至仁費奉君。不仕亂世不避惡。名修身於蜀。紀名亦足後世。為大族。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瑛至尚書郎。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

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爲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衞。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咸慕其名。辟爲功曹。□□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詣獄也。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爲酒士。王莽時官酤酒。故置酒士也。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集解〕沈欽韓曰。此述使語。不應目述爲寇。袁紀作阻疑衆心。得之。凶

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業笑曰。名可成。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飲毒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翬、建武中察孝廉。爲遂久令。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皓字子離。嘉字公卿。皆江原人。王莽簒位。竝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皓自刎。子廣逃匿。述破後。郡及州命察舉。皆不往。曰。吾不能復讎。敢當世榮科也。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述慙。貰其妻子。常璩贊曰。公卿絕脰。亦蹈節貫。

是時犍爲任永君業。〔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永字君業。僰道人。長歷數。同郡馮信。竝好學博古。〔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信字季誠。郪人也。郡三察孝廉。州舉茂才。公府十辟。公車再徵。不詣。

公孫述連徵命待㠯高位皆託青盲㠯避世難（〔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眼科龍目總論云高風雀目內障肝風曰暗內障後皆變爲青盲）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卽淸（〔集解〕惠棟曰譙周古史考云永渫盥引鏡自照曰時淸則目明也益都耆舊傳云述誅信取紙作書婢因自殺）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字子衞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㠯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爲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嬀州東沮音阻〔集解〕沈欽韓曰今宣化府懷來縣南）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縣（今并州盂縣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茂負福踰牆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及妻子百餘日）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盂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

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書。宗正丞一人。比千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集解〕通鑑考異云。案元初凡六年。鮮卑不曾犯漁陽、殺長吏。唯是入代郡。曾殺長吏。今疑漁陽本是代郡。乃史之誤也。錢大昭曰。鮮卑以下百二十二字。與鮮卑傳重出。唯彼云延平元年。此誤爲初元耳。當去此存彼。錢大昭曰。本紀此事亦載於延平元年。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衞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爲郎中。〔集解〕惠棟曰。宋躬孝子傳云。漢法。死事之子皆拜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畢毫等數百乘船寇平原。毫與豪通。古秋毫、毫毛。皆作豪。見漢書及州輔碑。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爲諫議大夫。〔集解〕錢大昕曰。按左氏傳有華御事。未見名所事者。洪亮吉曰。所忠武帝之近臣。乃謂輔所忠子也。無論年代相去絕遠。又茂傳未顯云詔書追傷之。除父奉爲郎中。則輔奉子。安得云所忠子也。今諸本注無此五字。徐位山管城碩記引漢注。有之。未識所據何本。惠棟曰。穀梁春秋云。隱九年。俠卒。傳云。俠者、所俠也。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則所忠、所輔、皆俠之後也。周壽昌曰。漢百官表。武帝時置諫大夫。貢禹傳

可證。後漢百官志始有諫議大夫。補注引胡廣云。武帝元狩五年。以諫大夫爲光祿大夫。光武中興以後。爲諫議大夫。此注稱所忠爲此官。又於大夫上加一議字。不知何所據也。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卽死。〔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豪縱雄於厭次津中。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温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集解〕惠棟曰。千寶云。字公次。又世系云。序六世祖何。始居太原祁縣。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集解〕沈欽韓曰。考異云。檢西羌傳。九年方置護羌校尉。牛邯爲之。又云。邯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案前此涼州爲隗囂、竇融。無庸置此官。傳在六年誤矣。通鑑止作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集解〕通鑑胡注。撾、職瓜反。擊也。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

旣爲賊所迫殺。無令醬汙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爲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序二子。壽、益。益字伯起。兗州刺史。生怨。長子壽服竟。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卽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營焉。序墓在今幷州祁縣西北。（集解）沈欽韓曰。今縣西北修善村。先謙曰。官本營作塋。字通。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本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改曰毗陵。（集解）錢大昕曰。毗陵、順帝時析屬吳郡。脩與鍾離意同時。其時未置吳郡。張武、吳郡由拳人。高彪、吳郡無錫人。則皆在分郡以後矣。陸續稱會稽吳人。其孫康稱吳郡吳人。續仕明帝之世。康在靈帝時也。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休、假也。與脩俱歸。道爲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應劭漢官儀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宰姓。孔子弟子宰予之後。鼂、古朝字。沈欽韓曰。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然金石錄有永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則邊徼未嘗省也。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

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閤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解見文苑禰衡傳。朱雲攀毀欄檻。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㠯上方斬馬劍斬張禹。上欲殺之。雲攀折殿檻。西京雜記云。攀折玉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鼂遂原意罰。貰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卽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謝承書云。海賊丁義、欲向郡。郡內驚惶。不能捍禦。太守祕君聞脩義勇。請守吳令。身與義相見。宣國威德。賊遂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事在張子林前。而傳不載。

索盧放字君陽。索盧姓也。〔集解〕沈欽韓曰。呂覽尊師篇。禽滑釐弟子索盧參。東方之巨狡也。其姓。戰國時已有。東郡人也。㠯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㠯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㠯聖政

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願㠯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㠯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㠯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集解〕惠棟曰。周斐汝南先賢傳云。燕爲決曹掾。平四罪。不當死。太守劉虔欲殺之。燕犯顏諫。至於九。復虔怒。竟殺之。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㠯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者字。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集解〕沈欽韓曰。案漢除肉刑已久。惟死罪自募耳。雜傳記所說非理。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爲正公。食采於汝墳也。〔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平王少子烈。食采汝墳。秦滅周。并其地。遂爲汝南著姓。漢興。續周之嗣。後封烈之後仁爲汝墳侯。賜號正公。以汝南

下邳徙於安城。十子。長曰球。球生應。應生道。道生約。約生燕也。洪亮吉曰。案武帝元鼎四年。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諸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至元帝初元五年。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成帝綏和中。始進爵爲公。安得有漢興。卽嗣封正公之事。如謂漢興二字。卽指綏和以後而言。則燕在宣帝時。下距此尚遠。又女陰縣。王莽時始改名汝墳。漢興安得有汝墳縣。承蓋因燕正公之言附會而成。不知燕所云正公。蓋戰國末東西周皆降稱公。燕是其裔。故云然耳。承說非也。又案唐宰相世系表及杜牧爲周墀墓志。皆云漢興周仁續封爲汝墳侯。更曰賜號正公。蓋因承之誤。而更爲之說。皆不足信。牧言周平王之子烈封女墳侯。恐東周時亦無此名號。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葬王城之隱。樹碑以旌其葬。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燕五子。號曰五龍。各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爲業。陶潛案周氏譜云。重合令子輿居宋里。櫟陽令子羽居東觀里。東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兗州刺史子明居西南里。潁陽令子良居遂輿里。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駑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

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集解〕惠棟曰、干寶云、暢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田。使母齧其手。暢即歸。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陽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集解〕惠棟曰、干寶云、洛陽城傍。案陳寵傳亦有收葬死亡骸骨事。彼作洛陽城南。沈欽韓曰、百生墓在緱氏縣東十里。墓有千數。皆相類。對列成行。在洛城之東北。近洛水。即暢之遺址也。位至光祿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少游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巨卿與元伯爲友。春別京師。以秋爲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升堂拜母。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殷煇字子徵。上蔡人。生而有謹愿之性。其在襁負。母育之不勞。少戲出得瓜果可食之物。輒進與其母。未嘗先食。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

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爲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窆、下棺也〔集解〕惠棟曰儀禮士喪禮云屬引鄭氏云屬猶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古者人引柩春秋傳云坐引而哭之三鄭氏注周禮云在車曰紼行道曰引故下云執紼而引柩也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集解〕惠棟曰杜預左傳注云紼所以引柩孔穎達云紼字禮或作綍或作繂繩之別名也大夫士葬用二紼式遂留止冢次〔集解〕沈欽韓曰張劭墓在汝寧府汝陽縣北雞豕臺西二里許爲修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

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集解〕惠棟曰。盧江太守范君碑云。三府舉高第。侍御史。拜冀州刺史。洪适云。傳云荊州。而碑云冀州。以新野之事證之。則碑誤也。友人南陽孔嵩、〔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孔嵩宛人。三公城西有嵩舊居。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里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導引之騎。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集解〕先謙曰。官本集作息。惠棟云。華嶠書作遊集案學。記云。息焉遊焉。當作息也。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晨門肆志於抱關。解見張皓傳也。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

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集解〕惠棟曰。嵇康高士傳贊云。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 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集解〕先謙曰。官本去作亡。隱山陽瑕丘界中。〔集解〕沈欽韓曰。今兗州府淯陽縣。 親自哺養。乳為生湩。湩、乳汁也。音竹用反。 推燥居溼。備嘗艱勤。〔集解〕惠棟曰。孝經援神契云。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濕。絕少分甘也。 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集解〕惠棟曰。東觀漢記云。光武詔云。平陽丞李善。稱故令范遷於張堪。令人面熱汗出。則建武時。善嘗為平陽丞也。 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

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湞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惠愛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忳字少林。忳音純。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卽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度亭今金堂縣也。屬成都府。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它舍。〔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宅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幷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幷道書生形

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目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集解〕先謙曰。官本有息字。自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民謠之曰。信哉少林世無偶。與被走馬與鬼語。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斄音台。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忳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殺妾家十餘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大小十二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

是亭遂清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集解〕洪亮吉曰：案武爲太守第五倫所舉孝廉，倫爲會稽太守，在建武、永平中，則武尙屬東漢初年人。吳郡之立在順帝四年，范史於武傳即書吳郡，蓋沿郡邑志之誤。（陸續傳即云會稽吳人。）周壽昌曰：謂此史臣追書。當蔚宗時，早分吳郡，由拳故云爾。猶前書東方朔厭次人，當朔時並不名厭次，亦是班氏追書，同一例也。先謙曰：今嘉興府嘉興縣南。父業〔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業字仲叔。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醊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爲族姓。祖父閎，字子春。〔集解〕惠棟曰：顧夷吳地記云，閎，暢子也。篤行好學，聰明有令德。暢，世系作賜，字思祖。建武中爲尙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集解〕惠棟曰：吳地記云，閎杏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升臺見而偉之，笑曰：南方故多佳人。選尙甯平公主，辭疾不應。謝承書云閎爲潁川太守，故有鳳凰甘露之瑞。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閎三子：卬、溫、桓。桓字叔文，生續也。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使

續於都亭賦民饘粥。（集解）洪亮吉曰。通鑑作吳郡太守。明帝時。安得有吳郡。且續傳明言會稽吳人。則興爲會稽太守可知鑑誤。王鳴盛曰。唐陸廣微吳地記。都亭橋。譚夢於此置驛。招四方賢客。基址見存。宋范成大吳郡志。橋梁門閭門有都亭橋。在吳縣西北。故傳壽夢嘗於此作都亭。以招賢士。遺址尚存。今相去又六七百年。橋固尚存。土人仍以故名呼之。在閭門內吳縣之北。卽陸續賦民粥地也。張綱、李充、王喬、龐淯母等傳。皆有都亭。不獨吳魏晉宋梁書各傳亦書都亭侯。知是都邑亭名通稱。卽太守治所亭也。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爲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集解）惠棟曰。案會稽典錄。宏、句章人。勳、餘姚人。駟姓。春秋時鄭大夫公子駟之後。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太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集解）惠棟曰。正誤云。五毒或云鞭、箠、灼、徽、纆。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集解）先謙曰。官本特作持。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

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集解〕劉攽曰。案文上嘗當作常。斷蔥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集解〕先謙曰。所謂、當作謂所。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集解〕先謙曰。事字下疑奪文。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樂安太守。〔集解〕惠棟曰。世系云。續三子。稠、逢、褒。稠、荊州刺史。逢、尚書右僕射、安樂侯。先謙曰。官本中子上多一續字。少子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集解〕沈欽韓曰。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三十五里。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集解〕沈欽韓曰。素問生氣通天論。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

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十三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出入更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妻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甚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集解〕沈欽韓曰。白虎通。曾子因妻蒸藜不熟而去之。令其可嫁也。君子於夫婦之閒。雖有大譴。必託微譴。李充苟欲自矜。對衆訐斥。亦異乎君子之用心。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

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集解〕惠棟曰陳留耆舊傳云有夜盜斫柏樹。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集解〕惠棟曰平、魯恭弟本傳作丕。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曰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曰勸後進。〔集解〕惠棟曰袁紀延平元年詔曰易稱天垂象聖人則之又云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贊神明變暢萬物秦燔詩書禮毀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宏之至乎元康、五鳳之閒英豪四集文章煥炳六經之學於斯爲盛自頃以來學者怠惰遂以凌遲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高操以勸後進　特徵充爲博士。時魯平亦爲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夜反。曰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曰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曰肉啖之。〔集解〕惠棟曰陳留耆舊傳充在鄧將軍坐鄧設炙肉充挾箸以噉炙冷復令溫之及溫而後食袁紀隲舉炙充曰君宜及溫食之　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集解〕惠棟曰袁紀云侍中張孟　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猶昨日也。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曰光

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之計。〔集解〕先謙曰。官本之計作計哉。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八。以爲國三老。〔集解〕惠棟曰。三老、取首妻完具。充旣斥其妻。以爲三老。未詳。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袁紀年八十四。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集解〕惠棟曰。前書儒林傳蘭陵繆生。索隱云。繆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爲楚元王所禮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蠱蛆。〔集解〕先謙曰。官本蠱作蟲。是。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

〔集解〕沈欽韓曰、尤異之舉、是在外牧民之官。非公府察舉也。馮緄碑、除廣都長。郡察廉吏。州舉尤異。遷武陽令。則尤異是州所舉。其科起於章帝。此上文辟公府下。脫爲縣長事。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肜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袁州縣。少與同郡雷義爲友。〔集解〕錢大昕曰。袁敞傳言尚書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張俊欲舉奏之。二人恐。因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封上之。雷陳雖以善交稱。然與憸人爲朋。私相請託。難免比匪之傷矣。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大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記、書也。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說文曰、詭、責也。〔集解〕惠棟曰、責讀爲債。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集解〕惠棟曰。父母在、寧告也。誤持鄰舍郎絝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絝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絝還主。其事乃顯。後重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集解〕沈欽韓曰。日知錄。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父母喪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彪傳）

晉陶潛歸去來辭自序云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巳嫁之妹猶去官奔喪也後爲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集解〕惠棟曰鄱陽記云大雷岡在縣東北後漢雷義字次公所居初爲郡功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目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集解〕惠棟曰釋名云承塵施於上承塵土也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目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尙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目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集解〕惠棟曰謝承書黃向對策云雷陳義重出則雙升是也義遂爲守灌謁者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云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桓後遂稱云馬融以爲灌者習所職也應奉云如胡公之言則吉凶異制馬云灌習也字義非也高祖承秦灌嬰服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帝其然乎〔集解〕沈欽韓曰釋木木叢生曰灌謂木未有名猶言散木也灌謁者隨輩聚處未有職事故以灌爲名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集解〕惠棟曰．衆漢書及貞節先生碑皆作丹．獨范史作冉疑誤．陳留外黃人也．少爲縣小吏．〔集解〕惠棟曰．干寶云．爲尉從佐．沈欽韓曰．御覽五百十六海內先賢傳．丹讓財千萬與三弟．初學記、謝承書．爲郡功曹．長休假．上下常單步荷杖．[illegible]貞以車馬與之．不受．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棄衣物道旁．家以爲死．遂西入關．學．貞節先生碑云．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集解〕惠棟曰．陳留耆舊傳云．丹學通三經．貞節先生碑云．涉五經．悅書傳．尤篤易與尙書．歷年乃還．〔集解〕惠棟曰．干寶云．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遊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冉好違時絕俗．爲激詭之行．〔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丹姊病．往看之．姊設食．丹以姊壻不德．出門留二百錢．姊使人追索還之．丹不得已受之．聞里中芻藁僮僕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聞之曰．吾之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錢去．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常賃灌園．恥交埶利．爲考城令．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卒．〔集解〕何焯曰．下文王子炳．卽奐字也．與謝書互異．至於李公．名輩已高．不得與史雲爲友．李公被難．在桓帝建和元年．去史雲歿時、凡三十九年．何始云今皆不在．制之在爾也．奐爲考城令．以仇覽傳參校．亦桓帝時事．疑史雲之友．別有一李子堅．史家因氏與字偶同．遂以李公實之．沈欽韓曰．何說非．史雲歿年七十四．當順桓時．殆非稚齒．且親從樊英遊．何不可與李公爲友．當日如黃叔度、郭林宗．參預諸公間．未聞以名位相壓也．至臨歿傷其不在．追思知己．何害於辭．王補曰．後漢有兩李固．一太尉李固．字子堅．與杜喬同被誣於梁冀．自有傳．一左中郞將李固．亦字子堅．與王奐同爲范冉所親善．見冉傳．冉遺令所謂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曰．天子使左中郞將李固．持節拜傕爲大司馬．卽其人焉．特左中郞地望不著．范史於冉傳亦隸之漢中．遂使讀者惽然莫辨．疑太尉名德輩行．決非冉友．固其宜矣．補案

水經江水注一李固與弟圄書圄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爲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漢中屬益州地冉友果生此何得云未見是其邑里異一太尉被難年五十四此書言五十七其年齒異二太尉卒桓帝建初元年此奉命獻帝興平二年世之相後且四十有八載矣其仕時異三太尉以司徒李郃子位終太尉錄尚書事此特左中郎將耳其爵秩崇卑異四然則李固實兩人范史強合爲一耳殆因冉之遺令姓字並同不察其固別有一李子堅者遂舉太尉以實之大書於前如何焯云云邪但義門虛揣之詞了無證案故特援據古籍以勘其誤

奐後爲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卽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敍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集解）惠棟曰貞節先生碑云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閒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袁山松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捃麥得五斛鄰人

尹蚕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卽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集解〕劉攽曰注遂誓不敢受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惠棟曰貞節先生碑云君困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无告累乃覊卜於梁宋之城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或寓息客廬〔集解〕沈欽韓曰漢制鄉本有客舍丹寓宿野廬不於亭室亦言其刻苦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丹弟子愷見丹在藩不完載柴將室藩之時丹適行還怒敕子拔柴載還之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六百九十一謝承書曰陳留尹苞字延博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苞年長先著單衣前入須臾出解與史雲及黨禁解爲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集解〕惠棟曰貞節先生碑云禁既錮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制、制書也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大尉府㠯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集解〕惠棟曰碑云二年四月臨命遺令敕其子〔集解〕沈欽韓曰晉書隱逸傳丹之子馨其孫粲齊王芳被廢陽狂不言寢於車三十六年而卒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㠯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壙中也干飯寒水飲食之物〔集解〕沈欽韓曰集韻乾或從水、漧通作干勿有所下墳

封高下．令足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音義云．謂人立可隱肘也．隱音於靳反．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子堅、李固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集解〕惠棟曰．碑云、陳留太守淯于君也．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剋曰節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爲立碑表墓焉．〔集解〕惠棟曰．漢有謁者景君墓表．在安帝時．此墓表之始也．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成公、複姓．漢尚書僕射東郡成公敞．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集解〕惠棟曰．案郡國志．會稽無錢唐縣．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鋘從吴．毛詩云．不吴不敖．何承天纂文曰．臿、今之鋘也．張揖字詁云．臿、刃也．鋘音華．按說文、字林、三蒼竝無鋘字．〔集解〕先謙曰．官本鋘作鋘．注從吴．毛詩云．不吴不敖．九字在鋘字下．二吴字竝作吳．無腋下鋘字．周壽昌云．案鋘說文本作茉．兩刃臿也．集韻或作鏵．毛詩疏、吳舊如字．說文作吴、吴、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吴．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吴．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此作鋘者．或隸體也．洪頤煊云．鋘本從吳．作鋘．吳越春秋．兩鋘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一切經音義卷十六．鋘、此古文奇字鏵．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就語獄卒．此無火氣．何不熟燒．先謙曰．熱如禮內則寧熟諫之熟．謂若物

之成熟然。每上彭考。彭即旁也。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掇、拾也。丁活反。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本草經云、馬通、馬矢也。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十指皆墮、終無橈辭。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柰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騃。忸行無義。忸、忕也。猶言慣習。騃音吾楷反。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奉朌上就爲主事。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集解〕先謙曰。官本陸作陵。是東武城在東昌府武城縣西十里。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埶。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集解〕

惠棟曰。續說苑云。苞、靈帝時。爲武威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㠯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集解）沈欽韓曰。案續志。遼西郡治陽樂縣。統志。陽樂故城。在永平府撫寧縣西關外。趙苞迎母到郡。道經柳城。則陽樂故縣。應在柳城之東。今府東北口外舊起徒河（今錦州府西北。）西南百里。有陽樂城。是也。豈魏晉時移此城於肥如東界邪。（柳城今爲蒙古土默特部落地。）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㠯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㠯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㠯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㠯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㠯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㠯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集解）惠棟曰。續說苑云。苞瞑目援桴厲衆。碎斬其帥。伏尸十里。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殯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鄃侯。鄃、今貝州縣也。音式揄反。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㠯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集解）惠棟曰。續說苑云。遂自殺。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高士傳。向長向字作尙也。（集解）惠棟曰。栩一作翊。見羣輔錄。甫興、御覽作輔興。向長、字書皆作尙。先謙曰。官本後下有也字。尙也作尙字。少爲書生。

性卓詭不倫。恆讀老子。〔集解〕惠棟曰。御覽云。常讀老子、莊子。凡御覽云者。皆引范史。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說文。綃、生絲也。從糸。肖聲。音消。案此字當作幧。音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幧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幓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也。〔集解〕惠棟曰。方言云。自河以北。趙魏之閒曰幧頭。廣韻云。斂髮謂之幧頭。亦作幓。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集解〕惠棟曰。魏明帝甄表狀云。翊博覽羣籍。兼好黃老。古虛泊然。肆志不慕時倫。積三十年。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匃於人。或悉要諸乞兒。〔集解〕先謙曰。官本要作邀。並通。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著。竝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脫易簡素。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始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集解〕惠棟曰。袁紀云。尚書令王允奏云。太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令朝廷行之。消卻災邪。有益聖躬。詔曰。聞王者當修德爾。不聞孔子制孝經有此而卻邪者也。允固奏請曰。立學深厚。此聖人祕奧。行之無損。帝乃從之。常以良日。王允與王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畫九宮其

上隨日時而出入焉。棟案孝經六隱。未詳所出。風俗通亦云。到伯夷坐誦六甲孝經。易本六甲。其亦六隱歟。疑緯書有是說也。御覽七百八卷引東觀漢記與袁紀同。

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爲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集解〕王補曰。向栩誕詭。非情難近。以詭見售。累致徵辟。漢季尚譽。積僞成怪。斯則然矣。至乃藻飾門入。名爲顏冉。撰頌孝經。冀消賊燄。非聖無法。罪在不赦。狂猋所煽。毒流後禩。廁諸獨行。范氏爲僨。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爲五官掾。百官志曰。每州皆置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集解〕惠棟曰。干寶云。輔少給佐吏。漿水不交。爲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歛手。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苦。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爲民祈福。精神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茭、乾草也。〔集解〕惠棟曰。春秋考異郵云。僖公三時不雨。禱於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今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百姓。以身塞無狀。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志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拂、暠之子也。〔集解〕惠棟曰。拂為潁川。本傳不載。又謝承書作主簿。）乃為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奈何。（〔集解〕汪文臺曰。文選江淹別賦注引謝承書程夫人富貴參雲。）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禮記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之子。〔集解〕沈欽韓曰。申甫、种劭字。）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為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嫠獨則助營妻娶。（寡婦為嫠。無夫曰獨。〔集解〕周壽昌曰。案注無夫當作無妻。嫠既是寡婦。則獨當屬男子言。故為之助營妻娶。管子取鰥寡而和合之。此之謂合獨。即此意也。）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

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歿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考。（集解）周壽昌曰。今魏志亦作彥方。不作彥考。殆後改也。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琙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琙子同年。琙見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

耶。遼東太守。〔集解〕惠棟曰。注字叔濟。叔當作升。又注公孫域。域當作珹。訪酬政事。〔集解〕先謙曰。官本酬作州。周壽昌云。案度官太守。治遼東郡。不得言州。酬有酬對之義。易是故可與酬酢。酬酢猶應對也。徐鍇讀據此似酬字義爲長。無庸改作州也。又案本書李充傳云。充爲酬之。益徵酬之訓爲占對也。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集解〕沈欽韓曰。漢制賈人不得宦爲吏。御覽六百九十七晉令曰。占儈賣者。皆當著巾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著黑履。一足著白履。此其穢賤可知也。唐六典工商之家。不得預於士。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乘履方正。不差二也。惟此剛絜。果行育德。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一校補

獨行列傳。孔子曰。至狷者有所不爲也。注。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案序用孟子文。注不指出。非也。

譙君黃傳。皇太子多橫夭。官本天下多折字。

於是縱使者車。注。縱、捨也。官本注在傳文縱字下。仍出縱字。誤也。捨、官本注作舍。古今字。

仕至合浦太守。柳從辰曰。一統志。費貽墓在今華陽縣東南十九里。

李業傳。譬猶觳弓射市。觳、原譌穀。依錢校正。官本不誤。

猜疑寇心。集解。沈欽韓曰。此述使語。不應目述爲寇。案。寇、害也。謂業猜疑不決。自害其心也。不當如韓說。

丈夫斷之於心久矣。官本丈上多以字。

遂飲毒而死。柳從辰曰。一統志。業墓在今梓潼縣西五里。

是時．犍爲任永君業．（官本．君作及．非．）

劉茂傳．再遷五原屬國候．（官本．候誤侯．）

其暮俱奔盂縣．注．今幷州盂縣也．（今太原府陽曲縣東北八十里．）

主簿衞福、功曹徐咸、遽起之．（官本．起作赴．是．）

溫序傳．騎都尉弓里戍、至戍見序．奇之．（官本．上戍同．下戍作戌．案戍戌形近易譌．古人名皇戌、向戌、雖多是戌．然弓里戍其字不著．無由證其不爲戌．自不應改．）

彭脩傳．會稽毘陵人也．（毘原譌昆．已正．官本不誤．）注．毘陵、今常州晉陵縣也．（今常州府武進縣治．）

周嘉傳．當下蠶室．集解．沈欽韓曰．案．漢除肉刑久矣．惟死罪自募耳．（案漢世刑法．自魏晉以來．莫能究言．漢文除肉刑三．僅黥劓二．刖、宮刑．本不與．目有奄寺也．武帝雖簡用酷吏．繁增科條．亦未復肉刑．而史遷竟下蠶室．其非已除可知．後漢宦權滋張．多自腐身熏子以求進．知遷之不幸者．未復有闇．觀孔融之論肉刑．並及巷伯、史遷．是中興已除之．殆亦如斬右止者從重比矣．若周燕在宣帝時．未必無此刑也．前書刑法志末言．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注云．欲死耶．欲腐耶．沈盦腐刑不由奏當也．然此璅史折衷之說．恐非事實．）

敵爲流矢所中。官本無所字。

羣賊於是兩相視曰。官本兩字重文。

范式傳。一名氾。沈銘彝曰。據范碑云。長山相暨子氾孫。允嗣罔繼。無一名氾之說。或因碑中有氾字而誤歟。今案史非據碑。碑又未盡可據。不得疑史誤。

乃變名姓。官本名姓作姓名。

晨門肆志於抱關。注解見張晧傳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沈銘彝曰。范碑在濟甯州。原石久佚。乾隆中。崔儒眎得碑額。李鐵橋繼得正碑。今皆立學宮戟門下。碑字多剝蝕。黃小松郡丞有舊搨本。校今搨多百餘字。小松爲雙鉤並考辯。刻成一册。又碑云。寶疏氏之至順。以疾告辭。則似在廬江。以病免官。歸卒於金鄉者。而史以爲卒於官。其說之不同如此。

卒於官。柳從辰曰。山東通志。式墓在今嘉祥縣南二十五里大鼎山。

李善傳。告奴婢於長吏吏原作史。依錢校改。官本不誤。

王忳傳．末及問姓名而絕．忳卽鬻金一斤．官本絕上多命字．鬻下少金字．

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官本金下多之字．

不知所住．官本住作在．

除郿令．到官至斄亭．沈銘彝曰．詩申伯信邁．王餞於郿．說文．郿．右扶風縣名．詩．卽有邰家室．說文．邰．炎帝後姜姓所封．帝嚳元妃．邰氏女也．生棄．爲后稷．復封於邰．前書郊祀志后稷封斄．注．讀如邰．今案續志郿有邰亭．注引徐廣曰．今斄鄉．又云．案王忳傳郿之斄亭爲冤鬼報戮故亭長者也．是知本傳邰作斄．舊本如此．前漢扶風原有斄縣．見班志．後漢并省入郿．爲斄鄉也．

張武傳．吳郡由拳人也．案武時無吳郡．書吳郡．本不合．惟范史必因舊文．此或吳郡志乘所記．因而未改．

至亡處．祭醊而還．官本而上有泣字．是．

陸續傳．皆分別姓氏．官本氏作名．

吕爲門卒通傳意氣．官本門卒作獄門吏卒．多二字．

戴封傳。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官本更上不重家字。生作行。

光祿主事。案戴就傳亦云。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彼注引風俗通。光祿奉盼上就爲主事。皆以孝廉爲此官。且須由光祿卿上請。殆亦猶羽林監謁者之必用孝廉也。（見續志劉注引漢官及荀綽晉百官表注）然以百官志不載。遂莫能詳。（公沙穆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亦見穆傳。雖不詳何屬。亦孝廉爲之也）遭伯父喪。去官。沈銘彝曰。朱竹垞云。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弼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尚以從父。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常丞譙𠂔。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子。皆以憂棄官。輕舉。至晉而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自是而後。古之道。莫之行也。楊未孩曰。古人於期功之喪。棄官持服者。尚有數人。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陳寔以期喪去官。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喪去官。園令趙君。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陳重當遷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通典云。安帝初。長吏多避事去官。乃令自非父母喪。不得去職。由是期功之喪。無有解官者矣。

李充傳。貴戚傾時。貴原譌責。已正。官本不誤。

年八十八。官本作年八十。無下八字。案據袁紀載充卒年。亦無八十八。則毛本下八字或衍。

賜㠯几杖。卒於家。柳從辰曰。今袁紀賜以几杖下。有訪以國政句。卒年作八十三。與惠引袁紀異。

繆肜傳。皆同財業。官本業作產。

乃潛穿井旁。官本旁作傍。通。

陳重傳。豫章宜春人也。注。宜春、今袁州縣。今袁州府宜春縣治。

拜侍御史卒。柳從辰曰。一統志重墓在今分宜縣北八十里。

雷義傳。豫章鄱陽人也。注。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今饒州府鄱陽縣治。

義嘗濟人死罪。案文義當作又。疑又譌义。又復譌義也。

後葺理屋宇。乃得之。官本之作金。

義遂爲守灌謁者。注。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桓。明原譌用。桓原譌曰。已正。官本不誤。今案灌曰、灌桓、皆無義可說。且應奉謂吉凶異制。疑本作灌神墓。祭非吉祭。朝夕上食。不灌也。

范冉傳。范冉字史雲。集解。惠棟曰。衆漢書及貞節先生碑皆作丹。柳從辰曰。御覽五百十七引謝承書。亦作冉與傳合。案本書符融傳亦作冉。又融薦冉於太守馮岱。當已在冉游學還家之後。謝承書謂薦爲功曹。傳不復及蓋冉未應辟也。

與漢中李固、河南王奐親善。集解。王補曰。後漢有兩李固。至故特據古籍以勘其誤。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古籍。乃不過一水經注。一起居注。水經注隸事恆誤。起居注乖謬尤多。前已屢論之矣。且起居注之李固。一作李國。其名尚不定。其字與地望何由知。是亦虛揣也。水經注載李固之年。雖不與固傳符。亦何從定其確爲獻帝時之李固。是仍虛揣也。又水經注載固弟名圄圖之圄。此殆不能無誤。獻帝時之李固。有弟與否。本亦不可知。若太尉固、則有弟名歷。字季子。見方術傳。乃郃弟之子。而固之從弟也。博學。善交。與鄭元、陳紀相結。是本留居漢中者。固隨父生長京師。游學齊魯。未嘗得還故土。故反以未見益州爲慨。如益州非其故土。又何獨以不見爲慨乎。此亦易知也。太尉固卒時。冉年已三十七。固年大冉十餘歲耳。非必不可爲友。沈說有足取者。抑博雅如何。豈不見水經注、起居注。正以二書不足證明已說。不敢輕引。王氏譏之誤矣。柳從辰曰。五十七幾六十矣。乃鬢髮應白之時。固何爲以爲慨。且言鬢髮而不及鬚。必尚未有鬚。則五十當是三十之譌。王氏以此一字偶誤。而遂謂非指太尉固。不知若非太尉固。水經注將不暇引。卽引亦必詳載其本末矣。此無可疑也。況冉卒靈帝中平二年。明云李子堅、王子炳今皆不在。而左中郎將李固。獻帝興平二年猶在。王氏乃反欲舉以爲冉之友。何氏固不若是之疏謬矣。

以冉爲萊蕪長。注。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官本注。山郡二字誤倒。萊蕪、今濟南府淄川縣東南。

捃拾自資。注。嘗使兒捃麥。官本注。捃下有拾字。集解。劉攽曰。注遂誓不敢受。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有删節。冉後知。卽令并送六斛。此下當有尹臺收回一斛。仍送還五斛之事。故冉言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耳。改取去受。於說未確。

或寓息客廬。集解。沈欽韓曰。漢制。鄉本有客舍。丹寓宿野廬。亦言其刻苦。案此錄沈說。漢制上脫周禮遺人注。廬、若今野候徒有庌也。宿可止宿。者今亭有室矣。國師注。庌、廡也。晉但有廊屋。無障蔽。凡三十八字。

遺令敕其子。集解。沈欽韓曰。至寢於車。三十六年而卒。柳從辰曰。晉書並稱粲子喬行身不穢。爲物所歎服。則冉後可謂世濟其美矣。

藏就傳。收就於錢塘縣獄。集解。惠棟曰。案郡國志。會稽無錢塘縣。說詳朱儁傳校補。

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注。張揖字詁。官本注。詁譌話。集解。周壽昌曰。至或隸體也。今案說文。夨本从大。吳訓大言。古文卽从口大。茉一作釫。或又作鏵。作鋘者皆推本於釫耳。纂文謬說。段玉裁已辯之矣。至官本作鋘。直是譌字。無義可說也。鋘斧本各爲一器。而傳文上言燒鋘斧。下乃止言燒斧。則是止一斧也。當係斧之有兩刃者。

每上彭考。注。彭卽篣也。官本注。篣誤蒡。

吕馬通薰之。注。本草經云馬通、馬矢也。官本注。云作曰。柳從辰曰。馬薗曰通。諱其名也。凡薗必達胴腸乃出。故曰通。

趙苞傳。苞率步騎二萬。官本無步字。

封鄃侯。注。鄃、今貝州縣也。今地詳馬武傳。

向栩傳。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膝原譌漆。依錢校正。官本不誤。

諒輔傳。萬物焦苦。官本苦作枯。案苦病也。亦通枯。莊子人間世。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釋文云。苦、崔本作枯。

若日中不雨。日原作至。雨原譌語。已正。官本作若至日中不雨。多一字。

劉翊傳。嫠獨則助營妻娶。案以女適人曰妻。妻讀去聲。詩有女同車序。齊侯請妻之。論語。以其兄之子妻之。義皆同。娶本作取。謂取人女為婦也。後人多掍之。注。無夫曰獨。案周訂夫字爲誤。是也。然乃子之誤。非妻之誤。婦人夫死無子。當嫁。男子妻死無子。當更娶也。

王烈傳。訪酬政事。集解。先謙曰。官本酬作州。謹案度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見魏志度傳。作州固非不可。但烈旅人。非習知本州事者。疑本是諏字。音近而譌也。夫烈以商賈自穢。度卽有所聞。

未必肯酬對。且傳就度言。不就烈言。閏以作酬於義爲長。恐非。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後漢書八十二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易繫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中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於河畔。沈璧。禮畢。至於下昃。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集解)惠棟曰。注背中赤文朱字案中候握河紀云。背甲赤文成字。又注至於下昃案中候考河命云。至於下稷。鄭元云。稷讀曰庣。庣下之庣日西之時。箕子之術。箕子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也。(集解)惠棟曰。洪範有消災之術。見伏生五行傳。前書劉向傳云。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師曠之書。占災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緯候之部。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鈐決之符。兵法有玉鈐篇。及玄女六韜要決。曰。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

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請糧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失亡吏卒之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閩符所告者皆誅皆所目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小爾雅曰賾深也區域也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郎顗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闓陽爲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爲日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筳篿注云筳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篿筳音大寧反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爲孤也對孤爲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集解）惠棟曰鄭志目錄有七政論案元氣即太一也家語云夫禮必本之太一太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列爲鬼神注太一爲元氣楊由習七政元氣是也經籍志有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注氣闢陽闢當作闓音開沈欽韓曰注孤虛云云虞翻易解謂甲子之旬辰巳虛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目效於事也望雲解見明帝紀書氣者觀城郭人畜氣以占之也（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有雲氣經七卷望氣書一卷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開末而抑其端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鄭玄注云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或曲辭目章其義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也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

抵掌順風而屆焉 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欒大等竝以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軍欒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集解〕惠棟曰孔平仲云後漢懷挾字都作懷協 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 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爲大司空又以讖文拜孫咸爲大司馬見景丹傳 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吕乖忤淪敗 各見本傳〔集解〕惠棟曰興傳以不善讖故不能任此云附同稱顯與傳異 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 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祕密故稱內〔集解〕惠棟曰詳孔僖傳 是吕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吕爲宜見藏擯 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各見本傳〔集解〕錢大昕曰賈逵傳會圖讖見本傳此序亦云逵以附同稱顯注乃以逵與桓譚、張衡竝稱誤矣惠棟曰不附內學者桓譚、尹敏、鄭興、張衡數人賈逵附會圖讖與左氏合故范於賈逵諸贊言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上云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范旣誤入鄭興與傳迕注又誤以逵不附內學與范迕皆當是正 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 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 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 〔集解〕先謙曰官本未作不 雖云大道其硋或同 硋音五愛反 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 禮記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 極數

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繫辭之文也。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取遺、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㠯爲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爲失也。〔集解〕劉攽曰。正文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案此不成文理。注亦不明。蓋非范本眞。中世張衡爲陰陽之宗。郎顗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謂襄楷、蔡邕、楊厚等也。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藪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㠯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表、顯也。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州縣。父文孫。〔集解〕惠棟曰。文孫官至侍御史。案華陽國志文公爲文孫弟也。明曉天官風角祕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巂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盜賊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閒。而天風已㠯貪狼陰賊之日至矣。後爲治中從事。時天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

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鋪時。湔水涌起十餘丈。酈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集解〕沈欽韓曰。玉壘山在今茂州保縣治。綿虒道在今保縣南。湔水出此入江。後世曰沱江枝流別指爲湔水。故玉壘山更移於灌縣也。先謙曰。綿道當作綿虒道。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曰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卽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推歷運之數也。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集解〕劉攽曰。舊本有一倒字。不合刊去。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竝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捷、健也。悉得完免。〔集解〕惠棟曰。益都耆舊傳云。文公有王莽之變。悉賣奇物。惟存銅甑蓑笠。遂奔子公山。〔集解〕沈欽韓曰。寰宇記。思公山在壁州符陽縣北二百里。一統志。山在保寧府通江縣北。思公、卽子公也。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曰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曰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爲石筍。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迺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横。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郪丘。漢改爲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集解〕洪亮吉曰。案憲卒在光武時。此時尚未名宋。章帝建初四年始改名。憲傳仍書新郪爲是。少師事東海王仲子。〔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祕奧。師事東海王仲子。案仲子名良。東海蘭陵人也。自有傳。沈欽韓曰。王仲子名蘋。見前書溝洫志。時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莽召仲子。欲爲兒講。仲子聞之。卽褰裳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宗卽位。求天下有道之人。迺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潠。埤蒼曰。潠、噴也。音巽。執法奏爲不敬。執法、糾劾之官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靷在馬胸。音胤。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横之言。〔集解〕惠棟曰。先賢傳云。恨不用光祿之

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瞀、亂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集解〕周壽昌曰。橫本有光音。與觥爲韻。前書橫橋本書橫被皆音光。屢見注。音觥爲橫。以就橫韻。可不必也。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集解〕錢大昕曰。漢書作鴻隙。隙與郤同。沈欽韓曰。陂在汝寧府城東十里。受淮北諸水。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飴作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復。〔集解〕王會汾曰。案前書翟方進傳此下有誰云者兩黃鵠六字。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語願以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

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埶。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署爲永平水掾。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集解〕惠棟曰。辜較音姑角。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戶自開械自解。獄吏恐懼。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七十二引謝承書云。出時日暮。陂上有火光引前。清德之感也。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十一引謝承書作周獲。爲人尼首方面。尼首、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集解〕劉攽曰。主簿曰。案文多一曰字。周壽昌曰。主簿但有此言、非徑遣吏迎也。故曰獲聞之。非曰何以聞也。曰字不可去。獲聞

之。卽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引謝承書作四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軾所以禮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集解〕沈欽韓曰。漢志石城縣屬丹陽郡。今池州府貴池縣西七十里地名鐵店。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舃焉。乃詔上方診視。說文曰。診亦視也。音眞吝反。〔集解〕惠棟曰。應劭辨之云。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

之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集解〕沈欽韓曰風俗通正失篇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㠯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史通雜說篇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流俗怪說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今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據彼虛詞成茲實錄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巓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夷吾爲郡功曹史太守第五倫妻車馬入府無所關啓夷吾鞭功曹佐史門闌卒率車馬出之收其人從倫爲解之良久乃已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㠯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㠯此益禮信之〔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也〕舉孝廉爲壽張令〔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雨皆爲娉娶皆成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

舉。表復雨門戶。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稍遷荊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敕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誡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集解〕惠棟曰。注東廂。顏籀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如箱篋之形。沈欽韓曰。御覽六百三十九。會稽典錄云。夷吾省錄囚徒。有亭長姦部民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爲吏姦民。何得言和。觀刺史決當云何。夷吾決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吏。職在禁姦。今爲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弟。兄長罪。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意合。謝承書云。是時恩化大行。百姓樂政。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五引謝承書云。臨發。陛見。賜車馬劍革帶。勅曰。鉅鹿劇郡。舊爲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當如刺史。無毀前勞。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爲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集解〕劉攽曰。案文勢不當駢用兩政字。蓋上政本是治字。避作化。後人誤也。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注云。皇、大。極、中也。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尚書咎繇陳九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

之節．董臣嚴綱．勗臣懦弱．董、督也．勗、勵也．得目免戾．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集解〕周壽昌曰．邦國恐是郡國之訛．漢人避邦字．但目國字代之．此不合目邦國並用也．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集解〕沈欽韓曰．通典職官十四．或謂州府爲外臺．即此．魏志賈逵曰．州本目御史出監諸郡．故云臺．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奥．同史蘇京房之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目求譽．不馳鶩目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甍亦棟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目頑駑．器非其疇．疇、類也．尸祿負乘．夕惕若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怵惕戒懼若危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目光七曜之明．下目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目行春．乘柴車．從兩吏．柴、車．

賤車也。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集解〕惠棟曰。前書景帝紀。中六年。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無異。令長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車朱左轓。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里。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左轉下邳令。豫尅死日。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墓謂塋域。墳謂築土。時博士勃海郭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鳳字君張。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古亂反。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集解〕沈欽韓曰。華陽國志。由與何英、孫汶同志。英字叔俊。郫人。少習易。幷七政元氣風雲占候。〔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由有兵圖。時竇憲將兵在外。太守高安遣工從由寫圖。吕進。華陽國志云。憲從太守索雲氣圖。由諫莫與。尋憲受誅。其明如此。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文川縣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殺長姚超。沈欽韓曰。明統志。廣柔在茂州汶川縣西七十二里。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哺當作柿。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爲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文學冷豐持雞酒目奉由。時有客不言。客去。豐起欲取雞酒。由止之曰。向風吹削柿。當有持雞酒來者。度是二人。豐曰。實在外。須客去。

乃取耳。其占與傳異。未詳孰是。說文云。柹、削木札樸也。從木𣎵聲。陳楚謂櫝爲柹。太守呂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鬭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於家。〔集解〕惠棟曰。由卒東平。劉梁爲撰碑銘。見文選注。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所容因名焉少篤學。明於風角。〔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抱朴子曰。李南乘赤馬行。逢人乘白馬。白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白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駛行相及也。須臾。果逢盲黃馬。赤馬果先鳴。盲馬應之。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將卽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斻。宛陵縣屬丹陽郡。斻、以舟濟水也。〔集解〕錢大昕曰。說文。斻、方舟也。从方亢聲。或作斻。誤。俗書从方之字多誤从㫃。沈欽韓曰。寰宇記。宣州宣城縣北浦里橋。引宣城記。斻作橋。馬踠足。是以不得

速。䰧屈損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集解〕惠棟曰。竈、老婦之祭。井、神名吹簫女子。故主婦事。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集解〕惠棟曰。史炤音閤。王幼學曷閤反。父頡、〔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頡、東郡太守太常卿武。孫太尉修之從子也。始居漢中南鄭。生郃。㠯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集解〕惠棟曰。郃別傳云。公居貧而不好治產。有□田三十畝。第宅一區。至京師學問。常㠯賃書自給。又別傳云。公七尺八寸。多鬚髯。八眉。左耳後有奇表。項枕如鼎彭。手握三公之字。鼎彭、一作鼎足。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卽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㠯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前書、觜觿參、益州之分野也。〔集解〕惠棟曰。郃別傳云。二人投公舍宿。公察其人、異焉。時日暮露坐。爲出酒與啖。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集解〕惠棟曰。案郃別傳云。其一人乃常豐也。郃猶爲吏。太守奇

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集解〕沈欽韓曰。陳寵傳目為憲征匈奴。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郃歲中舉孝廉。〔集解〕惠棟曰。郃別傳云。豐於是奇郃能絕榮舉孝廉也。五遷尚書令。〔集解〕惠棟曰。郃別傳云。郃以郎謁者為上林令。華陽國志云。郃為尚書郎。徙左丞。稍遷至尚書僕射、尚書令也。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集解〕沈欽韓曰。郃別傳云。郃上書太后。數陳忠言。其詞不能盡施用。輒褒贊焉。博士著兩梁冠。朝會。隨將大夫列。時賤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公奏以為非所以敬儒術。明國體也。上善公言。正月大朝。引博士公府長史前。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也）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世字子明宣帝時爲前將軍見前書也〔集解〕洪亮吉曰案奉世未嘗爲前將軍其爲右將軍及左將軍皆在元帝時注者蓋因奉世傳有前將軍韓增舉奉世故誤目奉世當之耳一句兩誤殊屬疎忽）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爲人（〔集解〕惠棟曰周名黨在逸民傳）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郃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爲新城長政貴無爲亦好方術（〔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歷弱冠、拜新城令也）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今懷安軍天慶觀卽翳故宅案宋懷安軍今成都府金堂縣）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乃大渡津口也）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從冀州來學）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並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集解〕沈欽韓曰舊統志桔柏渡在保寧府昭化縣東北三里卽嘉陵白水二水合流處一統志昭化縣漢葭萌縣）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卽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

遂隱居竄跡。〔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翳常隱匿。不使人知。門人皆號夫子。終於家。

廖扶字文起。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煥、巴郡墊江人。一云江州人。見汝南紀。風俗通作渙。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九十三謝承書云。扶舉志衡門。死葬北郭。號曰北郭先生。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江爲武威太守。封南陽折侯。因氏焉。案南陽有析縣。前漢屬宏農。酈元音持益反。顏籀音先歷反。字從木不從手。

曾孫國爲鬱林太守。徙漢廣。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象事東平虞叔雅。以道教授。門人朋友自遠而至。時人爲諺云。折氏客誰。朱雲卿、段節英。門有佃子趙仲平。但說天文論五經。雲卿名倉。什邡人。仲平名晏。巴郡安漢人。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疏。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淫人富謂之殃。〔集解〕惠棟曰。前書論云。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又注。謂之幸。左傳幸作賞。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貲。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集解〕惠棟曰。季齊一作季高。見抱朴子。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

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圖、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集解〕沈欽韓曰。隋志目詩緯孝經緯爲雜讖。而以河圖洛書足七緯之數。志云。梁河圖洛書二十四卷目錄一卷亡。考九經注疏及類書河圖多見引。而洛書絕少。祭祀志云。光武案河洛讖文。又引洛書甄曜度。是河洛在漢、爲讖緯正文。其後郗萌合併諸讖緯。又經梁隋明禁。散已殆盡。章懷有所不知。遂以詩、孝經合爲七緯也。先謙曰。官本脫星字。隱於壺山之陽。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集解〕沈欽韓曰。明志。南陽府唐縣西北有大狐山。亦曰壺山。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修志。銳意典籍。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車徵不行。卒於家也。李昺、謝承書曰。炳字子然。鄭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卒也。北海郎宗、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常賃筴衒擔。賣卜給食。瘠服閑。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昺、孔喬等前比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爲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

月。時卒暴風。宗占㠯爲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
徵。宗恥㠯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遁去。終於家。子顒、自有傳。
陳留楊倫、見儒林傳。東平王輔、六人。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
人也。學公羊傳、援神契。嘗隱居野廬。㠯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
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㠯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竝不至。永建二
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
輿入殿。猶不㠯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㠯慢朕命。英
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
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原憲居環堵之中也。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
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笥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
中。一簞食。一瓢飲。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大醫養疾。月致羊酒。〔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常㠯八月致羊二口。
酒二斛。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爲英設壇席。〔集解〕通鑑考異曰。黃瓊傳李固勸書已云樊君設壇席。及瓊上疏薦英。稱光祿大夫。則是瓊至之時。英已嘗設壇見之而爲光祿大夫矣。至三年旱。復上疏。若四年方

設壇。□見英。則都與瓊傳異。知其不必在四年也。沈欽韓曰。案袁紀永建二年。英與黃瓊賀純楊厚俱徵。英旣至。天子爲設壇席。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而范書瓊傳則删去樊英。云瓊與賀純楊厚同徵。至李固書曰樊英爲比。此通鑑所曰致疑也。考厚傳曰永建二年特徵。而瓊傳有稱疾不進之文。未必與厚同時詣闕。又瓊疏云。永建曰後。訖於今日。則其時已非永建可知。帝紀陽嘉三年。詔曰久旱京師諸獄。皆勿考。瓊傳三年復上疏。應卽陽嘉三年。據帝紀連有災異。唯陽嘉改元爲甚。則瓊兩上疏皆陽嘉時事。曰此觀之。英召自在永建四年。設壇場事不相妨也。袁紀云二年。此傳在三年四年之間。袁紀於始便竟其事。實在四年也。令公車令導。尙書奉引。賜几杖。待曰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曰爲光祿大夫。賜告歸。〔集解〕惠棟曰。英別傳云。詔書告南陽太守曰。五官中郎將樊英委榮辭祿。不降其節。志不可奪。今曰英爲光祿大夫。賜還家也。令在所送穀千斛。常曰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曰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集解〕通鑑胡注。有詔譬曉。目上旨不聽其辭位也。英初被詔命。僉曰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曰爲失望。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喩。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旣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曰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曰不貲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旣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集解〕惠棟曰。洪範五行傳。京房易妖占。皆有變復之

術也。

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禮記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以諂事宦人爲司徒。（〔集解〕錢大昭曰、案紀中平五年、永樂少府樊陵爲太尉、非司徒也。傳誤。沈字曰、此傳稱陵陽人、靈帝紀注陵胡陽人、亦誤。）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集解〕沈欽韓曰、太平廣記英別傳云、英嘗忽被髮拔刀斫擊舍中、妻怪問其故、英曰、郄生道遇鈔賊。郄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時遠行還、云道遇賊、賴被髮老人相救得全。御覽三百七十三英別傳云、郄巡字仲信、陳郡陽夏人、能傳英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文章雖美。時散則不用也。禮樂誠貴。代末則廢。）及其陶搢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

可吕數跡求也。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墊猶掘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遠術、謂禮樂。國華、謂懷道隱逸之士也。〔集解〕惠棟曰。魯語季文子曰。且吾聞吕德榮爲國華也。吕爲力詐可吕救淪敝。文律足吕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濟萬代不足吕喜。孟軻有言曰。吕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二上校補

方術列傳上。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集解惠棟曰。至又注至於下昗。案中候考河命云。至於下稷。鄭元云。稷讀曰下㫳之㫳。日西之時。今案昃。說文本作㫳。解云。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易曰。日㫳之離。轉寫作㫳耳。古書多作昗。省作仄。通作稷。書無逸。自朝至于日中昗。釋文。昗本作仄。易豐卦日中則昗。釋文。孟本作稷。春秋定十五年。日下昃。乃克葬。左作昃。公羊作昗。穀梁作稷。昗字見唐石經。承用最久。說文。夨、傾頭也。日西傾。故頭亦傾。亦會意字。小徐繫傳夨部已收入。前書董仲舒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顏注。昃亦昗字。是唐初反以昗爲正字矣。昃或作昦。昗或作吳。又宋以來相承俗字。

鈐決之符。注。有却敵執遠之符。官本注。却誤郄。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注。小爾雅曰。官本注。小作按。非。

元氣。注。河圖曰。元氣闓陽爲天。官本注。闓作闓。今案惠氏補注謂闓當作闓。是所據北宋本亦作闓。惟毛本爲長矣。然闓闓同義。似乃異文。非誤字。

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論語孔子之言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注。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欒大等。並以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軍。官本注。翁皆作君。誤。案前

書郊祀志李少君病死。未官拜文成將軍者、齊人少翁也。然少翁史不言何姓。注言少翁拜文成將軍。亦未復冠姓。則上李字本衍文。或遂並譌爲李少君耳。抵、側擊也。案秦策抵掌而談。韋注抵擊也。

任文公傳。巴郡閬中人也。注。閬中、今隆州縣。已詳公孫述傳。父文孫。集解。惠棟曰。至文公爲文孫弟也。案子名文公。父乃名文孫。太謬。此當從志。

郭憲傳。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官本回作面。含酒三潠。柳從辰曰。漢魏叢書有洞冥記四卷。漢郭憲著。王謨云。憲旨潠酒一事。降入方術。好事者因爲此記。並託憲自序。辰案御覽引書目。亦有郭子橫洞冥記。本傳不載。王說是也。

許楊傳。許楊。柳從辰曰。御覽七十二引謝承書、及本書。楊均作陽。

反乎覆陂當復。集解。王會汾曰。案前書翟方進傳。此下有誰云者兩黃鵠、六字。柳從辰曰。御覽七十二引本書。亦有此六字。不知所據何本也。

高獲傳。與光武有舊。官本舊上多素字。

獲冠鐵冠。帶鈇鑕。官本鈇作鐵。

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集解。劉攽曰。至曰字不可去。今案劉說確不可易。惟昱不知。故獲謂其爲主簿所欺也。言獲聞者。聞其事。不必是聞其言。主簿就有言。獲固無由親聞之。周說殊泥。且如周說。曰亦當改白。太守非有謀於主簿。於文亦不當有主簿曰也。

卒於石城。柳從辰曰。一統志。獲墓在今貴池縣西南六十里。

謝夷吾傳。稍遷荆州刺史。注。常㠯勵羣臣。原注。羣譌郡。已正。官本不誤。

楊由傳。廣柔縣。蠻夷反。注。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文川縣也。官本注。也字作西。是。

又有風吹削哺。注。哺當作柹。柹原作柹。已正。官本不誤。今案木柹之柹本从朩。果柹之柹本从朿。俗作柹从朿。今皆譌作柹从市。俗遂皆寫从朿。辯之不勝辯矣。

李南傳。丹陽句容人也。注。句容、今潤州縣也。今江寧府句容縣治。

先吹竈突及井。集解。井、神名。吹簫女子。柳從辰曰。見御覽一百八十九引白澤圖語。

向度宛陵浦里斻。官本斻作斻。

李郃傳。有忠臣節。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二引郃別傳。不肯舉鄧豹爲河南尹。沈欽韓已補入鄧騭傳。

段熲傳。津吏揭破從者頭。官本揭作楬。同。

折像傳。何爲坐自殫竭乎。官本殫作單。古今字。

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注。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官本注無之祿二字。無復上後字。人作入。連復字讀。

樊英傳。七緯注。七緯者。至說題辭。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說河洛七緯。全同此注。實則河洛自在七緯之外。沈欽韓據隋志爲說。亦僅足備一說耳。璇璣鈐。鈐原作鈴。解題同。據鄭君緯說正。官本注不誤。刑德放。官本注放作收。非。記歷樞。解題記作紀。鄭君作汜。章懷他注亦引作汜。獨此注官本亦作記。本無定字。故仍不改。汁圖徵。官本汁作叶。古字通用。

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官本術藝作藝術。

李昺。注。炳字子然。官本注。炳作昺。案炳昺雖同字。以字子然推之。从火爲長。疑謝承書本作炳也。北海郎宗。注。前比徵命。官本比作此。案前比徵命者。謂前徵之比。又徵之也。非誤字。各致

嘉禮。各原作徵。依錢校正。官本注不誤。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官本注上上有表字。案史文言上。即是表上其事。不敘載其所上辭者。不須定言表也。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官本若作也。連上讀。

所言多驗。侯康曰。世說文學篇注引英別傳。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于銅爲子。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

妻遣婢拜問。官本婢上多奴字。英下牀答拜。官本答上有將字。

睬無用之功。注。子言無用。官本注無子字。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官本注無始字。夫地非不廣且大也。官本注無且大二字。人之所

用容足耳。官本注。人上多且字。用上多欲字。然則側足而墊之。官本注無側足二字。

後漢書八十二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爲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蕭、肅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云。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揚、舉也。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陽王爲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卒於家。〔集解〕

沈欽韓曰，隋志，道家，唐子十卷，吳唐滂撰，不云唐檀，蓋別一人。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爲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公沙山在平度州北十八里，相傳漢公沙穆居此。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萊山在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云桓帝時。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謝承書曰，穆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集解〕劉攽曰，注賣者人相欺，案文多一人字。先謙曰，此事與朱穆同，疑因名同而誤記也。後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遷繒相。繒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集解〕先謙曰，今兗州府嶧縣東。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

臣曰．繒有惡侯．吕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吕身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吕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謝承書曰．穆子孚、字允慈．亦爲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集解〕沈欽韓曰．六當作五．羣輔錄云．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紹字子起．孚字允慈．恪字允讓．逵字義則．樊字義起．案公沙孚事別見荀爽傳．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曼字甯方．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集解〕惠棟曰．魯相臧仲英．數有怪．季山卜之．言家有老青狗．遺御者益喜歸殺之．因斷．見風俗通怪神篇．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集解〕惠棟曰．孝經援神契

云、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集解〕何焯曰、今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卽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周壽昌曰、焦贛易林、許峻易新林、並見隋唐志。何說不可曉。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緄時爲議郎。錢大昕曰、事見怪神篇。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集解〕惠棟曰、孫奭云、孤虛之法、以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南西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卽知吉凶矣。吳越春秋計硯云、孤虛謂天門地戶也。沈欽韓曰、續志、城陽郡已省、旁郡亦無安陽縣。（宋義所至之安陽、去莒遠。）且莒僅一縣、注雜取旁郡以充五陽之數、非也。此必地勢合於陰陽納甲者、不可強解。宜發五陽郡兵。郡名有陽、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郡之類也。從孤

擊虛。以討之。貲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愼、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集解〕惠棟曰。案魏志、登內黃人。）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

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集解〕惠棟曰。任昉文章原始曰。連珠。揚雄作。稍遷侍中。〔集解〕洪亮吉曰。蔡邕傳。熹平四年。議郎韓說則說蓋自議郎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安字安祖。見儒林傳。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益部耆舊傳云。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時號曰談止。言凡善談者。遇之則止。人莫能伍。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左馮翊趙謙舉扶。扶以病不詣。逍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進表薦扶云。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敕公車待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扶私

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爲益州牧．扶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褒秋豪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蜀志曰．密字子勑．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密荅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畫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密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臥在第舍．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密之文辯．遷大司農而卒．（集解）錢大昕曰．蜀志密作宓．宓字子勑．當取謹宓之宓．世俗借用堂密字．惠棟曰．謝承書云．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采毫毛之善．又谷永引周書．記功忘過．宜爲君王．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玉字通直．新都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廣漢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診、候也．音直刃反．（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診、鄒氏音文忍反．劉氏音陎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

陽隱側之術。〔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玉明方術、伎妙用鍼、作經方頌說。沈欽韓曰、六徵、三陰三陽之脈候也。素問有六徵旨大論、言天道六六之節盛衰與人相應。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卽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集解〕惠棟曰、古醫、意同音、故亦同訓。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卽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愼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爲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佗音徒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旉、音孚。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

人㠯爲仙。沛相陳珪、擧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計反。〔集解〕惠棟曰。王勃八十一難經序云。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九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心識分銖。〔集解〕沈欽韓曰。陶隱居名醫別錄云。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爲一銖。六銖爲一分。四分成一兩。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集解〕先謙曰。官本此下有裁七八九四字。係依南監本轉刊。魏志佗傳原作七八壯。壯乃專就灸言。今范史鍼灸合言。止言其處。略去灸數。鍼候則此裁七八九四字。明爲誤羼矣。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㠯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㠯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腳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擧。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帀。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帀。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須眉

膿潰。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療也。佗便飲藥。令臥。破腹。視。脾半腐壞。刮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集解〕劉攽曰。注且用寒水。案文且當作旦。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咽、喉也。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蓱齏甚酸。詩義疏曰。蘋、瀕水上浮萍。麤大者謂之蘋。小者爲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魏志及本草並作蒜齏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者字在浮萍下。無謂下之字。引劉攽曰。注蘋瀕水上浮萍者。案文此者當作也。沈欽韓曰。陶宏景藥總訣云。蜒店蒜齏。乃下蛇之藥。卽是指此。云蓱齏誤。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一虵。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虵以十數。乃知其奇。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卽愈。縣吏尹代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卽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旦並起者也。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爲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因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匈中煩懣。面赤。不

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朞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集解〕沈欽韓曰。抱朴子說此事。云是李通。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旣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爲下鍼。幷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埶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佗別傳曰。人有病腳躄。不能行。佗切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卽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也。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

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集解〕惠棟曰佗別傳云佗以線爲書囊囊中有祕要之方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強與索火燒之〔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後太祖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卽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値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集解〕劉攽曰普依準佗療案文當有一病字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鴟顧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爲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

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黏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集解）劉攽曰。注本字書案文多一本字。惠棟曰。黏、抱朴子作䓛。云漆葉青䓛。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沈欽韓曰。本草圖經。陳藏器云。青黏一名黃芝。一名地節。此即萎蕤。（別錄。萎蕤一名地節。）極以偏精。（黃精葉偏生不對者。名偏精。功用不如正精。正精葉對生。）主聰明。調血氣。令人強壯。即漆葉爲散服。主五藏。益精。去三蟲。輕身不老。惟有熱不可服。（廣東新語。葳蕤補益之功逾黃精。方家稱黃芝。亦曰青黏。以漆葉同爲散。可以延壽。）漆葉屑一斗。（集解）錢大昕曰。斗、當依魏志作升。漢隸斗作斤。與升字相似。故易混耳。青黏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閒。

漢世異術之士甚衆。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於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

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集解〕惠棟曰冷水經注作靈案冷當作泠又唐虞博物志作唐雩

常屈頸鷮息。

鷮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鷮毛萇注曰鷮雉也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白鷮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

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光扶風人死於江陵胡罔家罔殯埋之後百餘日人有見光於小黃縣寄書與罔罔發視之惟有履存

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

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眞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集解〕惠棟曰注以五岳眞形案此下脫一圖字

徐登者、閩中人也。

閩中地、今泉州也〔集解〕惠棟曰此傳出搜神記沈欽韓曰漢無閩中縣此史不能決其所在泛指之

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

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集解〕惠棟曰搜神記及水經注皆作趙昞又抱朴子云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效多炁耳孫汝澄云越方、即封禪書所謂越巫越祝者也沈欽韓曰漢亦無東陽孫皓始分會稽爲東陽郡此雜鈔他書而忘其與漢不相涉

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

酈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謂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

遂結言約共吕其術療病各相謂曰。

今旣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卽生荑。易曰。枯楊生荑。注云。荑者、楊之秀也。〔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以爲楊柳。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淸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禁架、卽禁術也。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光武改爲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懅。梧、枝也。懅、忙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支鼎。炳笑不應。旣而爨孰。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和猶許也。俗本作知者。誤也。〔集解〕惠棟曰。搜神記和作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爲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集解〕沈欽韓曰。永康乃吳赤烏八年所立。屬東陽。水經注作永寧。寰宇記婺州永康縣東五十里金勝山有趙炳祠。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集解〕惠棟曰。趙明誠云。費有兩姓。其一音祕。姬姓。出於魯季友。其一音蜚。嬴姓。出於伯翳。史記所載費昌、費中、楚費無極、漢費將軍、費直、費長房、蜀費禕之徒。是其後也。姓氏苑云。費氏、禹後。漢有長房。蜀志有丞相禕。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

之異焉。〔集解〕先謙曰。水經汝水注。王壺公三洞珠囊云。壺公謝元。歷陽人。賣藥於市。不二價。治病皆愈。語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效。日收錢數萬。施市內貧乏饑餧者。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僊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說文曰。兩人對舉爲扛。音江。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顧、念也。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卽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荊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

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葛陂方數十里水物含靈多所苞育李吉甫云周迴三十里。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卽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集解〕惠棟曰。許愼五經異義云。謹案春秋稱公社。今民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位上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集解〕錢大昕曰。漢人稱太守爲府君。然敘事之文。當從其實。此傳多采鄙俗小說。未及釐正。若東海君葛陂君之稱。豈可穢正史乎。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卽成老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敕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

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集解〕劉攽曰又嘗坐客使至宛案至宛市鮓謂長房身也不當作使字當作往字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今曹州縣句音劬〔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三百七十三許逵別傳云薊子訓齊人漢武內傳云薊遼字子訓齊國臨淄人李少君之邑人也少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拜駙馬都尉晚乃從少君學治病作醫法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悲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曰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集解〕惠棟曰黃朝英云軒渠者欲舉其身以就父母之狀案字說軒上下渠一直一曲受衆小水將達而不□也軒渠之義如字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集解〕惠棟曰漢武內傳云夫婦共往掘視所埋死兒空器中泥兒長六寸許耳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

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卽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恆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莫。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酈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集解〕官本考證曰。三國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惠棟曰。案搜神記乃正始中事也。又釋名云。摩挲。末殺也。手上下之言也。潘岳關中記云。秦爲銅人十二。董卓壞以爲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大道南。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集解〕洪亮吉曰。案銅人遷霸城南。已屬魏文帝黃初後事。此見訓者。當在魏晉時。非建安中也。范史推言之可也。而注乃泥定始皇至建安時年分。云四百二十餘年。誤矣。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竝行應之。竝猶且也。音蒲朗反。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者。潁川人也。〔集解〕錢大昕曰。方術一篇。如徐登、趙炳、薊子訓、左慈、壽光侯、及劉根事。皆見搜神記。彼記云。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而傳以爲潁川人。似誤。獨行傳之范式、陳劭、諒輔。列女傳之樂羊子妻。叔先雄。

亦皆取諸搜神記.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返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集解〕惠棟曰.根別傳云.根棄世學道.入中嶽嵩高山石室中崢嶸上.東南下五十丈.北入.冬夏不衣.身毛皆長一二尺.顏狀如年十五時.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集解〕惠棟曰.漢武內傳云.封君達入元邱山臨去.以五嶽眞形圖傳左元放.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仙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集解〕王鳴盛曰.吳字當略讀.不與松江連文.唐宋以下皆誤連.近人則幷加水傍作淞矣.元放於下坐〔集解〕劉攽曰.放于下坐.又下放曰.亦可得也.案傳未嘗以字稱.亦無或用字.或用名者.明放皆當作慈.先謙曰.據劉說.正文無元字.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

竹竿餌釣於盤中。〔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竹字。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作拊掌大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卽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卽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集解〕劉攽曰。後操使蜀反。案文少一自字。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鑪、猶肆也。操懷不喜。喜音許吏反。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作走入。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如許爲事。卽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

知所取焉。魏文帝典論。論郤儉等事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貰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鷂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眞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也〔集解〕王補曰。劉知幾史通。范氏增損東觀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集解〕惠棟曰。仲長統昌言云。薊子訓到陳公舍。自云今日當死。陳公與之一單衣。入室寢。日中果死。或曰。計子勳卽薊子訓。不當一人兩傳也。

上成公者、宓縣人也。〔集解〕劉攽曰。宓縣人。案宓當作密。惠棟曰。仲長統昌言云。昔密縣有卜成者。身游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鄉。抱朴子亦作卜成。云河南密縣人也。沈欽韓曰。亦見博物志及抱朴子至理篇。彼作卜成。案廣韻以上成爲複姓。蓋譌上爲卜。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僊。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集解〕惠棟曰。博物志云。潁川陳元方、韓元長。時之通才。所以並信有仙者。其父時所傳河南密有成公。至今密縣傳其仙。二君以信有仙。蓋由此也。抱朴子。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其父祖及見卜成成仙昇天。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天下神人五、一曰隱淪。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卿、〔集解〕惠棟曰、孫愐云、麴姓出西平。漢有麴演。博物志云、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卿。善爲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集解〕惠棟曰、古有劾鬼法、故淮南本經云、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注云、鬼恐爲書文所劾、故夜哭。然則劾鬼之法、不始於東漢。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編姓也、盲意名。〔集解〕惠棟曰、編姓、永平時有治歷郎編訢。

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姚、吳大夫。〔集解〕錢大昕曰、案壽光國名、光武封更始子鯉爲壽光侯、又北海王普初封壽光侯是也。此侯失其姓名、故舉其爵。下云侯爲劾之、侯復劾之、可證注以壽爲姓之誤。惠棟曰、見魏文帝列異傳。洪頤煊曰、葛洪神仙傳引此作劉憑、以軍功封壽光金鄉侯、范史無其人。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集解〕劉攽曰、問之案文當作曰。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集解〕惠棟曰、干寶謂此事與漢武時劉憑事相類。

甘始、〔集解〕惠棟曰、博物志云、魏時方士甘陵甘始。東郭延年、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集解〕惠棟曰、內傳又云山陽人。封君達、〔集解〕惠棟曰、神仙傳云、封衡字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藥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欒大之徒也。〔集解〕惠棟曰、列仙傳云、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元牝。其要谷神不死。髮白復黑、齒落復生。藝文志云、容成陰道二十六卷。神仙傳云、甘始依容成元素之法、更演益之、爲十卷。錢大昕曰、元放、左慈之字。慈事已見前、此元放二字衍也。曹操不稱姓、亦脫文。自左慈以後、中隔計子勳、上成公、解奴辜、張貂等數人、皆不與操同時、不當遙承其文。又注吾本師姓韓字雅、裴松之注魏志引辯道論云、姓韓字世雄。

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集解〕劉攽曰、注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案文當云連年請於女生、求見授。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眞、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集解〕惠棟曰、卽郄儉也。傳寫訛爲郝耳。博物志云、陽城郄儉、字孟節。又云、王使郄孟儉、領諸人。王卽操也。與傳同、則孟節爲潁川人、非上黨也。漢武內傳云、王眞師事蓟子訓、孟節師事眞。

王眞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眞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眞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噏，如在胎之中。嗽音朔。〔集解〕劉攽曰：注「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案文多一習字。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爲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集解〕惠棟曰：漢武內傳云魏武帝爲第舍，使領諸方士。晉惠懷之際人，故有見孟節在長安市中者。

北海王和平，〔集解〕惠棟曰：案典論，和平，光和中人。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爲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奧。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二下校補

方術列傳下。唐檀傳。其禍發於蕭牆。注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公沙穆傳。學者自遠而至。侯康曰。金樓子全德志序曰。北海公沙門人成市。

吕貨求位吾不忍也。注語之言至告語言猶實病。案文注兩言字皆云之譌。

遷繒相。注。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官本注承作丞。末有也字。

傲佷放恣。官本佷作很。案字書分佷很爲二字。音讀各異。而說文有很無佷。本書蔡邕傳。然卓多自佷用。義亦與很同。左傳傲佷明德。字仍作很。則佷自卽很之異文。

於是暴雨既霽。官本暴雨下多不終日三字。案不終日疑本注文。所以釋暴雨。誤入正文。故爲毛本所無也。

年六十六卒官。柳從辰曰。一統志。穆墓在今平度州北公沙山陰。

許曼傳。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官本少將字。

郭玉傳學方診六微之技。官本微作徵。非。陰陽隱側之術。官本隱側作不測。今案隱側謂隱以探之。側以求之。窮陰陽之變化。卽診候也。雲笈七籤云子欲爲變化。當得隱側圖

此其所㠯爲不愈也。官本無㠯字

華佗傳鍼灸不過數處。灸原譌炙。依魏志佗傳改。官本作炙亦誤。集解。先謙曰。至明爲誤羼矣。謹案官本裁七八九。李賡芸據南監本。九乃作丸。疑指艾丸。錢大昕則謂九仍當從魏志作壯。顧范書鍼灸不過數處。本合魏志佗傳若當灸。不過一兩處。若當鍼。亦不過一兩處。併言之也。九作丸。固同是誤字。卽作壯。亦是單承灸言。非於裁上更補灸處二字。則文義亦不相接。直是衍文耳。兒子廸慶曰。灸本通作久。古讀舉友反。與九同音。裁七八九。乃裁七八灸之譌。是亦可備一說。

一月之閒皆平復。注長三尺所。官本注所作許。案古文許所同音通假。詩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所。而無童子。官本注童作瞳。古今字。案魏志注作童。汗爘便愈。爘同燥。魏志注卽作燥。官本注誤爘。

因當剖破腹。官本因作應。今案魏志佗傳本作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范改君病根深。因當剖破腹者。因非破腹不能治。故不欲其必除此病也。作應雖可通。然與當字義複

爲人性惡難得意。案字書引後漢華佗傳說云。多所不可曰性惡。於義甚精。今范書無此注。不詳何本也。惟多所不可。乃憎惡之惡。應讀烏路反。字書列於入聲下。亦誤

操不從。竟殺之。柳從辰曰。一統志。佗墓在今銅山縣南。有碑題曰後漢名醫華佗墓。志又載佗墓在今項城縣東六十里。與河南通志同。則不知孰是眞墓也。

佗不強與。官本作佗亦不強與。魏志文同。

普依準佗療。集解。劉攽曰。普依準佗療案文當有一病字。官本附刊劉說。案文下多不全兩字。

病不能生。官本能作得。與魏志文同。

授以漆葉青黏散。集解。沈欽韓曰。至此卽萎蕤。柳從辰曰。本草。萎蕤亦名玉竹。

徐登傳。又趙炳字公阿。注。抱朴子曰。道士趙炳。柳從辰曰。今抱朴子至理篇。趙炳、炳作明。文亦與章懷所引略異。炳昞同字。明疑卽昞之譌。

樹卽生荑。注。注云。官本注注云上有王弼二字。

炳東入章安。注。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今台州府臨海縣東南一百十五里。

爲立祠室於永康。官本室作堂。

費長房傳而逢長房謁府君。官本謁上多爲字。

長房復令就太守服。官本服下有罪字。今案魅僞作太守章服。逢長房。解去。長房令仍就太守服爲人形。乃可叩頭持札。必復令就太守服者。所以正魅之罪也。若既令往就太守服罪。而又殺之。似於說轉窒矣。惟范史於華佗傳後附入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頗涉容成等術。此下若徐登者、費長房者、薊子訓者、劉根者。或以巫術治疾。本皆附及。其文絕不類蔚宗。蓋後人援褚少孫補史之例。依倣范例。妄有附益。故文中多漢後郡縣名。而薊子訓與後計子勳復出不覺也。觀蔚宗於傳計子勳以下。其文皆甚簡。與傳冷壽光等三人同。王喬舄履。左慈羊鳴。史通所譏。然如結以或云。及書司空曹操。皆具史法。而薊子訓與費長房傳。何其蕪誕蕪累耶。又計子勳等傳。亦因左慈傳附及。非自爲傳也。編目錄者失之耳。

赦汝罪。官本罪上有死字。

或一日之閒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柳從辰曰。葛洪神仙傳。長房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

薊子訓傳其父母悲號怨痛。官本悲作驚。

時有百歲翁。官本有上多或字。

已近五百歲矣。官本已上有而字。

劉根傳。皆返縛在前。官本返作反。是。

不知在所。官本在所作所在。集解惠棟曰至入中嶽嵩高山石室中。峥嶸上東南下五十丈北入。柳從辰曰。神仙傳作入嵩高山石室。峥嶸峻絕之上。直下五十餘丈。丈下無北入二字。今案上言入。下止可云中。不可云上。兩書文字皆有脫誤。嵩高山有太室、少室。此亦不辨何指。根別傳入中嶽嵩高山石室中。此九字句自不誤。東或本蟲之譌。峥嶸上蟲句言峻絕也。北對南言。北入下脫文數耳。

左慈傳。皆長三尺餘。柳從辰曰。松江四腮鱸魚。長者不盈五寸。李時珍本草亦云。長數寸。安得皆長三尺餘乎。案淮上鱸魚有長近尺者。無四腮。鄭谷詩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是也。松江鱸魚則固無甚長者。銅盆注水而引出三尺餘大魚。於說亦窒。三尺疑當作三寸。

行視諸鑪。注。鑪、猶肆也。官本。猶作酒。案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韋昭說。鑪、酒肆也。字或从金。前書相如傳則但作盧。顏籀引郭璞云。盧、酒盧。鑪、罏、壚、爐、盧。古書通用。非異字。罏本酒罏。非即酒肆。故顏籀亦不用韋說。韋懷謂鑪猶肆。語自無病。不必改從韋也。

遂莫知所取焉。注。議郎安平李亹。官本亹作章。

解奴辜傳。又有編盲意。盲、官本文注皆作肓。注。盲意、名。官本注意譌音。

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官本無後字。

甘始傳。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錄。集解。錢大昕曰。至不當遙承其文。案甘始等本因傳左慈而附及。非別爲傳。說已具前。此言元放、言操。亦本皆直承慈傳言之。非有誤也。

君達號青牛師。集解。劉攽曰。至求見授。今案原注。女生二字。連下爲文。但未字譌耳。或即末字也。若如劉說。則是君達雖連年請於女生。求其見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授否告否。仍未可知。恐非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集解〕惠棟曰、何晏論語注云、逸民者、節行超逸也。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是㠯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潁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孤竹、謂夷齊也。自茲㠯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㠯求其志、或回避㠯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㠯求其志、行義㠯達其道。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集解〕惠棟曰、曲文選作回、御覽引范書正作回、回猶曲也。先謙曰、官本作曲。或靜己㠯鎭其躁、謂逢萌之類也。或去危㠯圖其安、四皓之類也。或垢俗㠯動其槩、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或疵物㠯激其清。梁鴻、嚴光之流。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㠯天下讓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分音符問反。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蹈海之節、千乘莫

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卽爲帝。則魯連蹈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人各有所尙。不能改其志。孔子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沽、謂衒賣也。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之文也。〔集解〕惠棟曰。見修身篇。漢室中微。王莽簒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集解〕惠棟曰。詩北風序云。衞國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簒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簒、字諸本或作慕。法言作簒。宋衷曰。簒、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然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爲簒。簒亦取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筓。側席而坐。韋昭注云。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前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集解〕惠棟曰。漢儒以幽人爲幽繫之人。故虞仲翔注易履之九二云。履自訟來。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之正。荀子云。公侯失禮則幽。後世輒以高士爲幽人。失之。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毛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其詩曰。孑孑干旄。在浚之城。易賁卦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蒲車、以蒲裹輪。取其安。前書。武帝以蒲車徵魯申公也。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字子容。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論語文也。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軼絕塵，則回瞠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集解〕沈欽韓曰：莊子逍遙遊云「淖約若處子」，音義云：在室女也。郭象注：處子者不以外傷內，則郭意以爲處士也。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論語曰：「賢者辟代，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論語子曰作者七人矣，包咸云，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先謙曰：官本注代作世，後人回改。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即，就也。易云：即鹿無虞也。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集解〕惠棟曰：御覽引范書大上有請字。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帝王紀曰：案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爲近之。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

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郲鄏陌。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㠯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集解〕沈欽韓曰。此與新序雜事篇晉文公逐麋。農夫所對相類。平平無奇。後人剽竊傳會耳。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字作尙。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尙中和。〔集解〕惠棟曰。易道㠯中和爲本。故下云好誦易老也。好通老易。〔集解〕惠棟曰。御覽云。好誦老易。凡稱御覽者、皆范詩也。下倣此。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向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柴。賣㠯供食飲。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易益卦曰。損上益下。人說無疆也。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終。〔集解〕沈欽韓曰。此篇全用高士傳。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集解〕劉攽曰。案萌、北海人。則當是逄。非逢也。惠棟曰。利涉編古命氏云。北海逄氏、有名絲、字子繡者。爲漢趙王傅。其孫萌不仕王莽。棟案逄當作逄。劉攽已辨之。逢、符容切。逄、薄江切。姓出北海。洪适讀爲鼉鼓逢逢之逢。未詳。又東觀記作子康。蓋避清河孝王諱也。先謙曰。官本劉校語逢當作逄。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

曰。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萌少有大節。志意抗厲。爲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微久。尉去。因舉盾擲地也。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

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衞氏。宇恐帝大後見怨。㠯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卽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謂君臣夫婦父子。(集解)通鑑胡注。莽殺其叔父。又自殺其冢嫡。是滅其天性也。殺其君之祖姑。又盡除忠直之臣。故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郭城北頭第一門。(集解)沈欽韓曰。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本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注誤。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

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盎、盆也。哭於市曰。新乎新乎。王莽爲新都侯。及篡號新室。故哭之。(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云。首戴齏器。哭於市曰。辛乎辛乎。此㠯齏器受辛。借辛爲新。於事理相會。若如此傳首戴瓦盎則非矣。應從東觀記。因遂潛藏。及光武卽位。乃之琅邪勞山。今在萊州卽墨縣東南。有大勞山、小勞山。(集解)惠棟曰。袁紀云不其山。養志修道。人

皆化其德。(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萌非禮不動。聚落化之。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

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吏。行至

勞山。人果相率㠯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太守遣吏奉謁。萌不諾。遣吏捕之。民相率㠯石擿吏。皆流血奔走。沈欽韓曰。山谷之民。何有弓弩。旣相捍禦。必干

討擊。東觀記作吕石撾吏爲是。後詔書徵萌。託吕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吕徵我者。吕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吕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集解〕先謙曰。子雲名壘。君公名遵。高士傳云。逢萌、徐房、李壘、王遵。同時相善。世號四子。一作時號四友也。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儈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君公深曉陰陽。懷德滅行。和光同塵。不爲皎皎之操。王莽世退身儈牛自給。有似蜀之嚴君平。時人謂之論〔集解〕劉攽曰。案謂之論。都不是。當作爲之語。先謙曰。爲謂古通。不須改作。論亦不勞改作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吕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遺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鄉佐主收賦稅者。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也。故襄公讎於紀。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鬬日。既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集解〕惠棟曰。案春秋之義。復讎吕死敗爲榮。故鄉佐服其義也。義見何

公氏羊。與歸養之數日方蘇。〔集解〕惠棟曰、與、復與也。亦見風俗通。既悟而去。自此敕身修志。州里稱其高。〔集解〕惠棟曰。張顯逸民傳云。黨整身清約。非法不行。
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㠯病去職。遂
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㠯穀樹皮爲綃頭也。綃頭解見向栩傳。黨服此尚書㠯待見也。〔集解〕劉攽曰。注服此尚書㠯待見也。案文少一詣字。惠棟曰。尚書二字衍文。范因舊史失刪耳。東觀記云。建武中。徵黨著短布單衣。穀皮幓頭。待見尚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㠯是徵之。安可復更。遂㠯見也。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
願守所志。帝乃許焉。〔集解〕通鑑胡注。凡朝謁者。必拜稽首。㠯姓名自言。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
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㠯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
陛見帝廷。黨不㠯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
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
不敬。書奏。天子㠯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

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集解〕惠棟曰。袁紀。終於沔池。疑卽澠池也。邑人賢而祠之。〔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黨墓在太原府祁縣東南十四里。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太原王氏出自離次子威、漢揚州刺史九世孫霸。少有淸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集解〕惠棟曰。御覽。宦作遊。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閻陽也。前書曰。太原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集解〕惠棟曰。馮勤傳云。侯霸薦前梁令閻陽。陽素有譏議。帝常嫌之。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霸安貧賤。居常茅屋蓬戶。藜藿不厭。然樂道不怠。以壽終。〔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霸子殷、中山太守。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集解〕何焯曰。遵、君平名也。史家誤仍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之語。不以前書校之耳。洪頤煊曰。藝文類聚一引會稽典錄。卷五引鍾離意別傳。開元占經卷八十三引後漢書。俱作嚴遵。字子陵。沈濤曰。嚴遵有三。御覽三百五十八引益部耆舊傳曰。嚴遵字王思。為揚州刺史。云云。此又一嚴遵而亦蜀人。會稽餘姚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吳志注。會稽典錄曰。徵士餘姚嚴遵。王莽徵聘。抗節不行。董斯張曰。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

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㠯師友之禮㠯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㠯物色訪之㠯其形貌求之〔集解〕沈欽韓曰會稽典錄云與世祖俱受業長安藝文類聚鍾離意別傳云遵昔與光武俱爲諸生遊涉他縣同門精學暮夜宿息天寒不得寢臥更相謂曰後日豪貴憶此勿相忘別後數年光武有天下徵遵不至案高士傳與光武同學者復有牛牢光武卽位後徵之牛牢遁不出傳云光變名姓或卽牛牢若別有一人范史不應沒之皇甫謐喜僞造古事欺人未可信也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會稽典錄曰建武五年下詔徵遵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集解〕沈欽韓曰北軍舍待詔上書人所止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集解〕惠棟曰會稽先賢傳云光武詔遵詣行在所遇蜀郡獻橘栗上令公卿㠯下各㠯手取遵獨不取上曰不敢取者誰遵曰君賜臣㠯禮臣奉君㠯忠今賜無所主臣是㠯不取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尙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造迫於典司是㠯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

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集解〕惠棟曰御覽云何不出相助爲治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暮留宿遵以足荷上其夜客星犯天子宿明旦太史以聞周壽昌曰御覽五引後漢書云光與光武友登阼忘之光怨是時太史云天上有客星恨帝帝曰豈非朕故人嚴子陵乎遽命徵之夜與子陵共臥光以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侵御坐輿情事全不合豈別一後漢書非范史邪又光武紀及續天文志建武十七年以前並無客星犯帝坐事惟三十一年十月客星在輿鬼東北後應光武崩此事恐范雜采會稽典錄及高士傳等書成之未足爲據又案續志載客星最多不應遺此不載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集解〕沈欽韓曰會稽典錄云光武嘗出南郊遵曳長裾持鹿扇住立不動天子下車揖而別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爲嚴陵釣壇也〔集解〕惠棟曰一云後名其釣處爲嚴子陵灘沈欽韓曰水經注漸江水自桐廬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下有一石室嚴子陵之所居也桐廬縣今屬嚴州府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

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井姓．姜子牙之後也．左傳有井伯．子郢切．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浩博也．性淸高．未嘗修刺候人．〔集解〕沈欽韓曰．釋名．書稱刺．㠯筆刺紙簡之上也．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㠯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集解〕惠棟曰．御覽作蔥菜．丹推去之曰．㠯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㠯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㠯壽終．〔集解〕惠棟曰．嵇康高士傳云．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庭．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遂隱遁．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匪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被褐長揖．義陵羣萃

梁鴻字伯鸞．〔集解〕沈欽韓曰．列女傳．字伯滈．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

地而卒。前書。莽改允吾爲修遠。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寧州也。〔集解〕王鳴盛曰。讓仕、莽封伯。鴻之終身不仕。所以雪其父之恥也。惠棟曰。王莽傳作梁護。案趙岐傳注。亦作護。護讓字相似。疑傳寫訛也。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集解〕惠棟曰。趙岐云。伯鸞父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二十五。東觀記云。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火。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去、亡也。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以女妻人曰女。女音尼慮反。鴻竝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集解〕惠棟曰。續列女傳云。七日而禮不成。京房易傳。適不答。適讀爲嫡。臣瓚云。夫不接妻。謂不答。師古云。答、對也。言不以恩意接對之。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遠也。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集解〕沈欽韓曰。家籍在厄篇注。擇、棄也。今吳

俗謂揀物所遺者猶曰擇 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書以娛其志。 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集解〕惠棟曰。鴻所作頌。今不傳。唯李善文選十九卷引梁鴻安邱嚴平頌。此其一也。經籍志云。梁有處士梁鴻集二卷亡。王補曰。文選卷十三雪賦卷十九補亡詩注。並引梁鴻安邱嚴平頌。止無營無欲。澹爾淵淸八字。而雪賦注脫梁字。楊愼丹鉛錄因謂鴻安邱爲成都人。謬矣。 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芒山在河南縣北十里。郟山之別名也。 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集解〕惠棟曰。案御覽。郭茂倩樂府引三輔決錄。皆云肅宗聞而悲之。今作非。乃傳寫之誤。 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集解〕惠棟曰。孫愐云。鴻改姓運期氏。案續列女傳以爲名也。 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爾雅注。惙、怛、憂也。菲菲、高下不

定也。偎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唌音延。讒言捷急之貌。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尙賢。建、立也。言己無慙於獨立。所㠯適吳者。冀異州之人貴尙賢德。聊逍搖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覯兮我悅。遂舍車兮卽浮。舍其車而就舟船。〔集解〕通鑑胡注。舍車卽浮欲從仲尼乘桴浮海也。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冀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集解〕惠棟曰。陳繼儒云。刻本皆作含。惟藝文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爲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爲二字也。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茂、盛也。臭、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委結、懷恨也。究、窮也。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訕、謗也。鄭玄注禮記曰。恇恇、恐也。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集解〕惠棟曰。御覽引郡國志云。通門內有皐橋。伯通居此橋。㠯得名。梁鴻賃舂之所。近人修吳縣志。㠯爲伯通字奉卿。此誤㠯爲皐宏也。近人之書不足信如此。皐宏見桓榮傳。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集解〕惠棟曰。案方言㠯案爲㮎盌之屬。云陳楚宋魏之間謂之㮎。自關東西謂之案。故楚漢春秋淮陰侯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史記高祖過趙。趙王自持案進食。焦氏易林云。玉杯大案。王褒僮約云。滌㮎整案。㠯此推之。其爲飲食之具明矣。沈欽韓曰。王念孫廣雅疏證引戴氏補注云。案者、梡禁之屬。禮器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案所㠯置食器。其制蓋如今承槃而有足。凡案或㠯承食器。或㠯承用器。皆與几同類。故說文云。案、几屬。曲禮凡奉者當心。今舉案高至眉。敬之至。伯通察而異之。

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鴻嘗閉門吟詠書記。遂潛思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淸高。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冢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集解〕沈欽韓曰。陸龜蒙笠澤叢書。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字伯通。〔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作伯達。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十。東觀記。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爲陪臣。及友爲郡吏。鴻㠯書責之而去。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㠯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酈元注水經云。卽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集解〕劉攽曰。正文案教授業。不成文理。明衍此一業字。若存業。則可去教字也。沈欽韓曰。一統志。西唐山在南陽府葉縣西南六十里。一曰唐山。鄰里有爭財

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嫂作㛐。蔡邕月令章句云。叟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叟。今皆以爲更矣。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寧。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所陳諫。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薨諡宣侯。卽曄之父也。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爲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尙矣。潁陽洗耳。恥聞禪讓。許由隱於潁陽。聞堯欲禪。乃臨潁而洗耳。孤竹長飢。羞食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弦揆日。稽康臨刑顧日景而彈琴也。論者以事迹相明。故引康爲喩。

臺佟字孝威。佟音大冬反。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鼓山在彰德府武安縣三十里、一名滏山、即太行第四陘也。鑿穴爲居、采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稽康高士傳曰、刺史執棗栗之贄往。〔集解〕惠棟曰、禮記、哀公執贄、見周豐、敬賢之義。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語餘聲也、音乃賀反。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

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集解〕沈欽韓曰。馬援傳。頗哀老子。使得遨遊。甄阜、梁丘賜移書光武叔父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單絝騎牛。此野老之賤稱也。晉書庾亮云。老子於此興復不淺。陶侃去武昌曰。老子婆娑。正坐君輩。則貴者通自稱猶曰老夫也。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集解〕惠棟曰。因下脫中字。當從御覽增。以壽終。

矯愼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唐韻作蟜愼。字仲彥。又矯字下云。晉大夫蟜父。與章懷注異。棟案。前書百官表有執金吾蟜望。東海人。今愼茂陵人。不當作蟜。唐韻誤。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竝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稱。然皆推先於愼。〔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云。二人純遠不及愼。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豈若使是人爲堯舜之人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與毛多異。又劉攽曰。注與我豈若處畎畝之中案文多豈若二字。今官本注。豈若上却無與我二字。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

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仙傳．蕭史．秦穆公時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皇聲．鳳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赤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也．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兔罝爲事．罝、兔網也．毛詩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故瑤以爲事焉．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集解〕沈欽韓曰．長安志．馬牧澤在京兆府興平縣東南二十里．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集解〕惠棟曰．應璩與曹公牋云．昔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孔融許潁人士優劣論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揖於道中．潁川士既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良少誕節．母憙驢鳴．憙音虛記反．良嘗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

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尙奇多駭流俗（集解）惠棟曰海內先賢行狀云良高才磥硌英聲遠播少者懷之老者慕之鄉里縉紳下至黎庶莫敢有分爭之家 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 獨步天下誰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遯辭詣府遯、遜也 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㠯壽終初良五女竝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㠯遣之（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汝南先賢傳戴良嫁女㠯竹方笥爲嚴器案嚴器卽妝器也 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眞字高卿高一作喬 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云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棟案通經有家法高卿不名一家故云無常家也 博通內外圖典（集解）通鑑胡注東漢諸儒㠯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 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

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集解〕惠棟曰。本朝二字出荀子。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懼音紀具反。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業。謂詩書禮樂也。〔集解〕惠棟曰。通鑑作田弱。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毛詩曰。衮職有闕。謂三公也。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眞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眞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問園圃。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集解〕惠棟曰。胡廣徵士法高卿碑云。言滿天下。發成篇章。行光宇宙。動爲儀表。四海英儒。履義君子。企望來臻者。不可勝紀也。翻然鳳舉。匿耀遠遯。名不可得而聞。身難可得而覩。爲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超越靑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而聲我追者已。撰君分量。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其辭曰。邈元□。雋懿資宏。聖典研道。機彪童蒙。作世師。辭皇命。確不移。亞洪厓。超由夷。垂英名。揚景暉。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集解〕惠棟曰。眞子衍。字季謀。

司徒掾廷尉左監。見三輔決錄注。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集解〕惠棟曰。御覽作漢濱。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集解〕惠棟曰。升見文苑傳。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班、布也。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解見獨行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左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將性命之不免。

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集解〕惠棟曰。御覽無其字。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雖泣而無所及矣。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集解〕沈欽韓曰。末一語贅文。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値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少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沔水中有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故世謂是地爲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蜀志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集解〕惠棟曰。襄陽耆舊傳云。休息則正巾端坐。㠯琴書自娛。覩其貌者肅如也。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

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

而不肯官祿後世何㠯遺子孫乎。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爲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集解〕劉攽曰正文案苦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一良字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三襄陽耆舊記云渙字世文爲牂牁太守去官歸鄉里居荆南白沙鄉里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歸里人化其□德少壯皆代老者擔負龐公曰世人皆遺之㠯危今獨遺之㠯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㠯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枉。違、遺也。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三校補

逸民列傳。不屈潁陽之高。文選。不上多而字。

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文選。性分作介性。

千乘莫移其情注。魯逃隱於海上。官本注末有也字。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注。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者原作首。依論語正。官本注不誤。孔子曰。官本注無孔字。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注。拔本塞原。官本注。原作源。同。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官本注末有也字。

弋者何篡焉。文選。者作人。案袁本、茶陵本、仍作者。見文選考異。

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文選。民作人。未回改。天上多則字。

蓋錄其絕塵不反。文選。反作及。案注引司馬彪說。又引韓詩外傳。似亦及反兩說並存。注。夫子奔軼絕塵。官本注。軼誤轍。

野王二老傳路見二老者卽禽注易云官本注云作曰

昔湯卽桀於鳴條注帝王紀曰案孟子桀卒於鳴條案桀當作舜注引書事辯鳴條地所在不妨及舜事淺人妄改耳

逢萌傳不去禍將及人案上言不去則下不合言及人人當作我否則衍字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案言挂冠則是萌時已拜官矣傳疑有脫誤集解沈欽韓曰至注誤案注引兩書兼存異說並非有誤

乃之琅邪勞山注有大勞山小勞山沈銘彝曰齊乘大小二勞山在卽墨東六十里又名勞盛山四極明科云軒皇一登勞盛山是也齊記泰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吳王夫差登之得靈寶度人經山高十五里周八十里此大勞也與小勞山華樓山鼎足相聯又寰宇記云秦始皇至牢盛山望蓬萊立馬此山遺石人驅之山牢不動蓋山之高以其登涉之難則名勞驅之不動又名牢也

以壽終柳從辰曰一統志萌墓在今昌樂縣齊乘在濰州營陵古城中案水經注萌墓在都昌濰水之側疑附會

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集解先謙曰子雲名曇君公名遵柳從辰曰今御覽四百九引嵇康高士傳作李雲王尊惠氏補注引作李曇王遷遷蓋卽遵之譌

周黨傳。過城不入。柳從辰曰。袁紀。黨擧動必以禮。赤眉之亂。所在殘破。至太原。聞黨德行。不入其邑。由是名重天下。

王霸傳。字儒仲。柳從辰曰。今聚珍本東觀記。及御覽五百一引本書。儒均作孺。惟唐書世系仍作儒。

嚴光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注。是非癡語也。案文。也當作邪。

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注。七里瀨。官本注。瀨作灘。上平可坐十人。官本注。平作下。案石下人不能坐。作下非。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至原作三。已正。官本不誤。年八十。終於家。柳從辰曰。浙江通志。光墓在今餘姚縣客星山華清泉左。

井丹傳。更遣請丹。不能致。致原作制。已正。官本不誤。

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柳從辰曰。袁紀作詭說諸王。鈔二萬。案二萬、僅錢二十千。似不足記。當仍係千字殘譌。

梁鴻傳。同縣孟氏有女。柳從辰曰。東觀記亦作孟氏女。獨袁紀作趙氏有女。

肅宗聞而非之。集解。惠棟曰。至今作非。乃傳寫之誤。柳從辰曰。袁紀亦作上聞而非之。求索不得。鴻乃逃會稽。非字不誤。今案五噫歌。意存諷刺。雖太息而道。聞之朝廷。實未見有可悲

也夫蕭何營未央欲令後世亡以加自孝武視之爲已卑矣至東京宮室皆光武以來所建立肅宗雖顯長者而鴻追毀先帝亦將有所不安欲竟鴻說而求其人事所宜有也且鴻術無累於心何必易姓名以此言之作非爲是

依大家皋伯通。柳從辰曰一統志今蘇州府胥門西有皐伯通墓。

爲求葬地於要離冢旁。集解沈欽韓曰至幾一里。柳從辰曰一統志鴻墓在今吳縣西四里。

高鳳傳心名且猶不顯。官本且猶作猶且。

臺佟傳存神養和。柳從辰曰皇甫謐高士傳此下有云不屑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害也。

矯愼傳韋呂廉直稱。官本稱上多爲字。

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與毛多異。謹案注既而幡然改曰官本無此六字與我處畎畝之中官本與我作豈若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官本無是字。

足下審能騎龍弄鳳。注鳳來止其屋。官本注屋作室。

漢陰老父傳。漢陰。集解。惠棟曰。御覽作漢濱。今案本書目錄。亦作漢濱。

陳留老父傳。二丈夫。官本丈作大。今案二丈夫。猶云二男子耳。升旣去官。其友亦未詳何人。班草抱泣。而老父乃以二大夫稱之。如前書之美二疏。疑於不倫矣。毛作丈夫。非有譌也。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列女傳第七十四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詩謂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尚遠也。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淸湻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爲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嫕、李姬。各附家傳。嫕、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集解〕惠棟曰。嫌錄董祀妻。故云。先謙曰。官本在作任。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

慚。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鹿車、或云樂車。入傳舍偃臥。無憂。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所致耳。蘇林云。一本横鹿車。一人推之。挽一作輓。音晚。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集解〕王鳴盛曰。此下宜增一句云以不附王莽見殺。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集解〕惠棟曰。永傳云。事後母至孝。然則永亦桓出也。先謙曰。明永爲宣前妻子。後母卽少君。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集解〕先謙曰。識、去聲。記也。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之言也。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漢複姓有令狐氏。本自畢萬之後。國語云。晉大夫令狐文子。卽魏顆也。自漢以後世本太原。至邁爲王莽所誅。邁少子始居燉煌也。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注禮記云。耒、耜之上曲者也。說文曰。耒、耜曲木。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沮、喪也。怍、慙也。〔集解〕沈欽韓曰。唐書世系表。霸生咸。文苑英華劉禹錫王涯家廟碑云。霸孫甲亦號徵君。霸目之有愧容。客去

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姑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曹、輩也。〔集解〕沈欽韓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齞脣歷齒。注。歷猶疏也。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淸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屈音渠勿反。〔集解〕先謙曰。屈與崛義同。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常以雞鳴遡流而汲江。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㠯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㠯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詩有田溉江澤鹵泉流所溉。盡爲沃野。華陽國志云。其泉灌田六頃。施及比鄰。李吉甫云。今泉在漢州德陽縣北三十九里。先謙曰。宋歐陽修詩集注。峽州甘泉寺在臨江一山上。與縣廨相對。寺有淸泉一

溆俗傳姜詩泉。亦有姜詩祠。詩、廣漢人。而泉祠在此。修令夷陵時有詩。或詩後宦游經此。人爲立祠。並附會孝泉。余曾過之。信不誣也。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公孫述平後。東精爲賊。掠害不敢入詩里。東精、人姓名也。案赤眉散賊。不當至蜀。華陽國志是也。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東觀記云。後吏譴詩。掘出示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落、藩也。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爲郎中。〔集解〕先謙曰。官本無爲字。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江陽符長。沈欽韓曰。江陽、今瀘州治。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集解〕惠棟曰。孝字長平。自有傳。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集解〕惠棟曰。皇甫謐列女傳云。長平德行純粹。海內知之。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衞二姬之行。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禽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衞姬不聽五音以諫公。並解見文苑傳也。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

自殺莫不傷之。〔集解〕王補曰。趙阿顯拒尊章之命。隱遂良人之慝。有玷女箴。尤乖婦順。昭茲彤管。斯爲濫矣。

扶風曹世叔妻者。〔集解〕先謙曰。據三輔決錄注。世叔名壽。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集解〕沈欽韓曰。陸龜蒙小名錄。班昭字惠姬。文選李善注引范書。正作惠姬。此誤衍班一名三字。博學高才。世叔早卒。〔集解〕沈欽韓曰。案下女誡云。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則昭適曹氏四十餘年。尚有未嫁之女。世叔不爲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踵、繼也。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集解〕錢大昕曰。此家字。相傳讀如姑。攷古書家室之家。亦讀爲姑。詩。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以家協帑。左氏傳。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以家協姑、逋。今人皆轉爲古牙切。獨此大家字尚存古音。惠棟曰。今人讀大家爲大姑。角里先生爲祿里。此古音之僅存者。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集解〕王鳴盛曰。漢人讀書。必有師傳。無師不能讀。三國吳志吳主五子傳。孫權之長子登。既立爲太子。權欲使讀漢書。知近代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昭之子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可見。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融兄名續。見馬援傳。〔集解〕何焯曰。司馬彪云。馬續述天文志。續字季則。見馬援傳末。惠棟曰。世系云。嚴七子。固、伉、歆、鱄、融、留、續。則續爲融弟。永初中。大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

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聽。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前書曰。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托採藥於吳。時已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始而言之也。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何有、言若無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騭、悝、弘、閶也。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豪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則推讓之美失也。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螘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騭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傅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傅姆也。毛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言執箕帚。主賤役以事舅姑。于今四十餘

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吕增父母之羞。吕益中外之累。中、內也。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疎頑。教導無素。素、先也。恆恐子穀負辱淸朝。三輔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爲長垣長。母爲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穀、卽成之字也。〔集解〕惠棟曰。案注爲長垣長。大家集云。永初七年。子穀爲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陳留長、謂陳留縣之長。卽長垣也。沈欽韓曰。前云封子成關內侯。章懷因以子穀爲字以合之。恐大家不應呼其子之字也。或成一名穀耳。聖恩橫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集解〕沈欽韓曰。謂成爲關內侯也。魏志關內侯、關中侯。皆金印紫綬。注誤。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吕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閒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去矣、猶言從今已往。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之瓦。毛萇注曰。瓦、紡塼也。箋云。臥之於地。卑之也。紡塼、習其所有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事下有於紡績三字。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毛詩傳曰。采蘩、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

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不自名己之善也。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作、起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在作下。執務私事。不辭劇易。劇、猶難也。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絜齊酒食。以供祖宗。絜、清也。謂食也。左傳曰、絜齊豐盛也。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關雎、樂得賢女以配君子也。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八歲入小學。獨不可依此以為則哉。敬

愼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集解〕惠棟曰。荀子云。百姓賤之如尫。惡之如鬼。楊倞云。字書無尫字。蓋當作尪。病人。禮記云。吾欲暴尪而奚若。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尙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尙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淸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

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在此之謂也句下。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爲母。何以朞。至尊在。不敢伸也。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二適者、猶曰不二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集解〕沈欽韓曰。前書班倢伃傳有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此大家所稱引者亦其類。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淫聽。目不邪視。〔集解〕先謙曰、官本不作無。出無冶容。〔集解〕惠棟曰。古文易作野容。鄭氏云。妖野容儀。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陝、輸、不定貌。〔集解〕惠棟曰。陝本作陝。女子態。說文云。前却陝媚也。從女陝聲。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窈窕、妖冶之貌也。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

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㠯恩自離者。〔集解〕沈欽韓曰。離讀爲麗。左宣十二年傳注。麗著也。亦有㠯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㠯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猶不然也。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影響、言順從也。

和叔妹第七。〔集解〕先謙曰。昏義鄭注。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疏。女叔、謂壻之妹也。釋親。夫之女弟爲女妹。是叔妹皆謂小姑。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㠯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論語。孔子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而況婦人者也。雖㠯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埶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之堅者。若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

之．二人既同心．其[illegible]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爲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女曰媛．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惷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易繫辭之文也．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此無惡．在彼無射．其斯之謂也．韓詩周頌之言也．射、厭也．射音亦．毛詩．射作斁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此作彼．彼作此．

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昭壻之妹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集解〕沈欽韓曰．案女誡何可難．廣博物志三輔決錄曰．周季貞、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問神．其姨曹大家難之．當是因彼事而傳譌．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集解〕沈欽韓曰．文選有東征賦．藝文類聚有曹大家鍼縷賦．又有大雀賦．曰．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又有蟬賦．子婦丁

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集解〕惠棟曰本搜神記。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飮盜泉之水。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解見文苑傳也。況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機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𢇁而累。以至於寸。〔集解〕沈欽韓曰。說文、𢇁、織絹从糸貫杼也。類篇。𢇁、古還切。先謙曰。官本。𢇁作絲。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亡、無也。〔集解〕惠士奇曰列女傳云孟子旣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樂羊子妻之言本此。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

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卽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吕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穆姜、安衆令程祇妻。祇似文矩名。以程爲陳。未詳孰是。有二男。〔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二子淮、基。而前妻四子。〔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四子興、敦、覲、豫。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安衆縣屬南陽郡。四子吕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吕遠之。對曰。吾方吕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集解〕先謙曰。官本愛作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興等自知失子道。謁南鄭獄。受不愛親罪。太守嘉之。復除門戶。常以二月八日社。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斛六㪷。常璩述云。穆姜溫仁。化繼爲親。遣散四子。許吕修革。自後訓導愈明。

並爲良士。〔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六子相化、皆作令士。五人州郡察舉。基字稚業、特儁逸、爲南郡太守。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龔勝臨亡並有遺令。令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集解〕何焯曰、困學紀聞云、曹娥碑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五日迎伍君。傳云婆娑神、誤也。沈欽韓曰、詩正義引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是婆娑非神名。藝文類聚會稽典錄云、於縣江泝濤迎波神。波神卽伍君。不知何時波下誤著女、又增入娑字也。先謙曰、案文義是婆娑迎神。寫本誤倒。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衣字或作瓜、見項原列女傳。至元嘉元年、〔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前後長吏莫有紀者。縣長度尙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尙弟子邯鄲湻、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尙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尙、尙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尙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集解〕王鳴盛曰、注引會稽典錄、盛誇邯鄲湻碑文之美、蔡邕題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謂絕妙好辭也。今觀其文淺陋荒率、何絕妙之有、皆文士增飾耳。惠棟曰、水經注云、尙外甥邯鄲子禮。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集解〕惠棟曰。盧熊云案順帝建康元年揚州刺史尹耀、討范容敗沒。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集解〕惠棟曰。列女後傳云黃巾賊陳寶、欲干穢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靁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集解〕王鳴盛曰。曝書亭集以爲許昇妻爲黃巾所殺。襲府君斂錢葬之。不引正史而但以爲傳聞之言。名字事迹又皆互異。惠棟曰。列女後傳云襲府君聞榮高行。遣主簿祭之。又出錢助縣爲冢於嘉興郭里墟北。名曰義婦坂。盧熊云襲府君卽襲豹。永興二年吳郡太守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

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㠯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融爲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㠯貨財爲損。何邪。〔集解〕王補曰。馬融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見本書融傳。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它人之賢者猶丘陵焉。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爲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集解〕惠棟曰。蔡邕馬氏靈表云。春秋六十有三。卒於光和七年。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酒泉龐淯母者、〔集解〕先謙曰。官本淯作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讎乃喜而自賀。㠯爲莫己報也。〔集解〕何焯曰。魏志注引皇甫謐列女傳云字娥親。父曰趙安。讎曰李壽。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㠯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集解〕錢大昕曰。福祿當作祿福。詳見郡

國志。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集解〕惠棟曰。案皇甫謐列女傳男名玉也。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寡婦曰嫠。縣邑有祀。必膰焉。膰、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膰焉。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唐張懷瓘書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周壽昌曰。案傳稱夫人善屬文。能草書。書斷云。有才學。工隸書。列諸妙品。是唐時眞蹟流傳。張氏猶見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

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輧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縣軛。鞭撲交下。周禮考工記曰。輈長六尺。鄭衆曰。謂轅端壓牛領者。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蓺。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魏書奕字伯益。嘉之子也。爲太子文學。早卒。〔集解〕陳景雲曰。郭嘉卒於建安十二年。年三十八。距荀爽之歿。幾二十年。計爽存日。嘉年方冠。不得有授室壯子。又爽名德素著。亦定無強奪女志事。爽奕二字必有誤。沈欽韓曰。此郭奕或別一人。非魏志所云嘉子字伯益者。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敕衞甚嚴。〔集解〕王補曰。文姬名節不振。議者猶以是爲伯喈羞。荀采守義陰氏。逼脅再醮。卒致自

縊爲之父者竟出於當日號爲人師之荀爽爽名重一時行事之僨乃至於此臣道與妻道皆取象乎坤何怪彧謀簒漢顗與勛亡魏亂晉襲爽之故智以詣是家法云爾也自程子餓死事小失身事大之教行夫人皆知崇尚名義此則正學之效焉

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集解〕惠棟曰荀氏家傳云采入郭氏室畚乃去帷帳建四燈斂色正坐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屏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爲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犍爲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資中人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爲齎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集解〕沈欽韓曰獄卒夜察囚當呼問前書王章小女所云平生獄吏呼囚者也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集解〕惠棟曰

華陽國志云．道雖仕宦當世．痛感終不更娶．翔亦不仕．常璩述云．媛姜匹婦．勉夫濟子．授命罔圄．義踰國士．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叔先、複姓也．華陽國志．雄作絡．范書據搜神記作雄．傳寫誤也．水經注云．絡、符人．錢大昕曰．水經注．符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尙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爲之立碑．與此傳所載．卽一事．而姓名互異．華陽國志亦云．符有先絡．僰道有張帛．絡與帛協韻．則其名當爲絡．不爲雄矣．（水經注亦引符有光洛二語．洛卽絡之譌）先與光．字形相涉．常璩書與范史皆作先．而史又多叔字．廣韻亦以叔先爲複姓．則此女本姓叔先．或單稱先．猶諸葛之稱葛也．雄當是維字之譌．維與絡同音．國語．王孫維今本亦譌爲雄．此其證也．王伯厚引水經注．以爲光終．終亦譌字．周壽昌曰．此女父家姓先．夫家姓叔．廣韻．左傳．魯公子叔弓之後．光武破虜將軍叔壽．是有叔姓也．其父泥和．華陽國志作先尼和．知先爲姓也．父泥和．〔集解〕惠棟曰．泥一作沈．一作江．見益部耆舊傳．又華陽國志云．先尼和．以先爲姓．永建初．〔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永建元年．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溺水死成濡灘．華陽國志作成湍灘．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云．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貰、年三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二年二月十五日．搜神記．十二月十五日．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

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像其形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太守蕭登高之上尚書遣戶曹掾爲之立碑人爲語曰符有先絡僰道張帛、帛黃氏張貞妻事與絡相類也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集解）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謬（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七十七蔡琰別傳曰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樂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言之何不足知也適河東衞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集解）沈欽韓曰南匈奴傳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諸郡魏志初平三年太祖擊匈奴於夫羅于內黃大破之四年春袁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據史則匈奴嘗寇陳留文姬所以沒也玩文姬詩詞則其被掠在山東牧守興兵、討卓卓劫帝入長安遣將徐榮、李蒙四出侵掠文姬爲羌胡所得後乃流落至南匈奴也時邕尚在故有感時念父母之語其贖歸也家門滅絕故有旣至家人盡語此當爲初平年事傳云興平非也興平則李郭之亂非董卓矣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集解）惠棟曰蔡琰別傳云琰在左賢王部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懷凱風之思作詩言志今所傳十八拍是也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八百六引魏文帝蔡伯喈女賦序曰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璧於匈奴贖其女還而重嫁於祀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

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淸辯。旨甚酸哀。衆皆爲改容。〔集解〕惠棟曰。邱光廷云。不乘車者、謂之徒行。不履韈者、謂之徒跣。今文姬蓋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公與巾韈。鄭玄禮記注云。徒猶空也。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廄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韈。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集解〕惠棟曰。張華博物志云。蔡邕有書近萬卷。漢末載數車與王粲。又邕集巴郡太守謝表云。詔書前後賜禮經素字尙書章句白虎議、奏議。合成二百一十二卷。蓋自秦禁挾書。漢以來非詔書所賜。不敢藏也。晉以後猶然。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女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集解〕何焯曰。董卓傳。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略陳留、潁川諸縣。殺掠男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當在此時。蔡邕傳。邕在長安。與從弟谷謀東奔兖州。又欲遯逃山東。時未必以家自隨也。蘇氏以董卓旣誅。邕乃隨坐。不應文姬先罹禍亂。疑此詩爲後人作。考之不詳也。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

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牚拒。（牚音直庚反。）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虜。（〔集解〕先謙曰。官本言作也。）要當以亭刃。（〔集解〕沈欽韓曰。亭蓋事之誤。前書蒯通傳。事刃于公之腹。作亭止解不可通。）我曹不活女。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戹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集解〕先謙曰。官本多作生。）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集解〕沈欽韓曰。徼當從人旁作儌。佩觿云。儌古堯反。儌倖。徼古弔反。循也。小道也。賈昌朝羣經音辨。彳部乃混而一之。）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集解〕惠棟曰。莊子云。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

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集解〕惠棟曰。出韋賢傳。論衡云。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蹰。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集解〕惠棟曰。中外、卽中表也。費鳳別碑云。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舅。十七帖云。與足下中表。王宏撰注云。舅姑之子。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集解〕惠棟曰。謂董祀也。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祜兮遭世患。〔集解〕先謙曰。祜當作祐。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冥音瞑。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眥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遠陽。陰氣

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兜離、匈奴言語之貌．〔集解〕沈欽韓曰兜離卽侏離．南蠻傳曰．語言侏離．兜侏聲同．東都賦．僸侏兜離譸張．亦作侏張也．先謙曰．侏兜雙聲字．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集解〕惠棟曰．笳、別傳作葭．孤雁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嗁失聲．〔集解〕先謙曰．官本嗁作號．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集解〕先謙曰官本走作徒．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列女後傳．琰字昭姬也．〔集解〕王補曰．劉知幾史通人物云．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

贊曰．端操有蹤．〔集解〕惠棟曰．楚詞云．內唯省以端操．女戒云．正色端操．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婦人之正其節操．有蹤跡可紀者．及幽閑婉有禮容者．區別其遺風餘烈．以明女史之所紀也．管彤、赤管筆．解見皇后紀．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四校補

列女傳王霸妻傳沮怍不能仰視。集解。沈欽韓曰。唐書世系表。霸生咸。柳從辰曰。世系又云。霸長子殷。漢中山太守。四世孫寔。寔子懋。後漢幽州刺史。六世孫光。後魏并州刺史。生罔。度支部尚書烏丸校尉廣陽侯。因號烏丸王氏。

姜詩妻傳廣漢姜詩妻者。柳從辰曰。詩字士遊。見華陽國志。

水去舍六七里。柳從辰曰。水經注洛縣有沈鄉。去江七里。姜士遊之所居。

還母渴。詩責而遣之。柳從辰曰。華陽國志云。詩呼妻使為母舂。應命遲。見遣。不敢遠去。與傳稍異。

周郁妻傳乃自殺。莫不傷之。案穀梁錄伯姬之貞行。新千戒女子以無非。婦道從夫。在於執義守己而已。夫能刑妻。妻不能刑夫也。故三綱並立。而禮經獨無責婦以正諫其夫之明文。樊衞之悟其君。皆以身感之。而非正諫。猶脫簪之義也。然亦幸遇其君之本賢耳。後世如樂羊子、許升之妻。因事進規。幾於正諫矣。要未有庭訓在上。而子可唯婦言是用者。趙阿閑於婦道。何至無以感其夫。而郁之驕淫輕躁。卒未變焉。偉不自責而責新婦。實奇謬人也。阿既不見諒於夫。復不見諒於夫之父。誠哉生亦何聊。以死悟夫。即以曲承君舅之命。用心彌苦。而其知禮守正。為尤賢矣。

曹世叔妻傳。采狂夫之瞽言。注。前書曰。官本注書誤漢。

賴母師之典訓。注。左傳曰。宋伯姬卒。傳母也。案左傳本作待姆也。注。姆、女師也。此譌待爲傳。而又兼有脫誤耳。當改云。春秋宋災伯姬卒穀梁傳曰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公羊傳作不見傅母不下堂母本一作姆。左傳曰待姆也杜預注云姆、女師也。

弄之瓦塼。注。毛萇注曰。官本注曰作云。

不辭劇易。注。劇猶難也。官本難作雜。

詩著關雎之義。注。詩關雎樂得賢女。官本注賢作淑。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注。若二人同心。官本注無若字。

樂羊子妻傳。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注。解見文苑傳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此機生自蠶繭。官本機作織是。

稽廢時月。官本月作日。

曹娥傳。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集解。先謙曰。案文義是婆娑迎神。寫本誤倒。謹案。傳作迎婆娑神。惠棟補注。謂范本會稽典錄。或別有據。侯康曰。惠所稱典錄。蓋本御覽四百十五。然世說捷悟篇注引典錄。正作婆娑樂神。御覽所引。恐是後人依范書改之者耳。侯說甚確。蓋曹娥碑固是名碑。典錄、范書。必兼取資。碑云婆娑樂神。云迎伍君。范改樂神為迎神。自見筆削之妙。

龐淯母傳。酒泉龐淯母者。集解。先謙曰。官本淯作清。謹案。淯為誤字。已詳目錄。蓋宋本殘字。毛氏偶失審定也。

十餘年不能得。柳從辰曰。據魏志注引皇甫謐列女傳。娥親、龐子夏妻。子淯出行。聞讐會宗族。慶賀趙氏強壯已盡。以啓娥親。娥親乃陰市名刀。棄家事。乘鹿車。伺壽。今案娥報父讐。在已適人、有子成立之後。且伺之閱十餘年不懈。可謂至艱矣。傳書淯母不曰子夏妻。必子夏亦前卒矣。

陰瑜妻傳。後同郡郭奕喪妻。注。嘉之子也。注嘉各本皆譌壽。依魏志改。

董祀妻傳。又妙於音律。集解。沈欽韓曰。至何不足知也。柳從辰曰。文姬之辨絕絃。別傳載時年六歲。故劉昭入之童幼傳也。至援引左氏出口成章。恐涉傅會矣。

痛其無嗣。案邕傳未嘗言邕無後。此云痛其無嗣。或有子未能嗣業。或子已卒。孫猶稚也。無嗣猶云無傳。與無後自有別。邕有孫顯。明見晉書羊祜傳。固非無後也。祜後母蔡。同為邕女。舍己子承不養。而專養祜。抑又至賢。而操必遠贖文姬者。正以

文姬獨能傳父業耳。至世說輕詆篇注引蔡充別傳云。充祖睦、蔡邕孫也。此則有誤。睦乃邕叔父質之孫。於邕爲從子。並見晉書蔡豹傳。

作詩二章。集解何焯曰。至考之不詳也。案本傳言文姬歸寧於家。爲胡騎所獲。疑本於路被略。並未抵家也。邕文字亦無言及其家被禍者。

煢煢對孤景。煢、官本作惸。後追持我兮走煢煢。並同。案惸、煢皆卽煢之或體。

心怛絕兮死復生。注列女後傳琰字昭姬也。案此注應在傳首字文姬下。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事見風俗通。〔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作觝。又風俗通云、萬物觝觸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並在東方也。〔集解〕惠棟曰、括地圖云、君子民好讓、故爲君子國。說文云、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夷有九種、竹書紀年曰、后芬發即位二年、九夷來御也。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故孔子欲居九夷也。〔集解〕惠棟曰、論語疏云、九夷、一曰元菟、樂浪、高麗、滿飾、鳧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曰嵎夷。暘谷、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太康、啓之子也。槃于游田、十旬不反、不恤人事、爲羿所逐也。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舞。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

入舞。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卽位、征於藍夷也。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也。及武王滅紂、肅愼來獻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尚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誥。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淮夷。康王之時、肅愼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集解〕沈欽韓曰、禮檀弓徐容居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卽此。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持所棄卵、銜以歸母、母覆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爲名。宮人聞之、乃更錄取。長襲爲徐君。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穆王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爲伯。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汪水、與泡水合、至沛入泗。自山陽以東、海陵以北、其地當之也。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集解〕沈欽韓曰、淮南人間訓、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說苑指武篇、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此云三十六、從史記。穆王後得驥騄之乘、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赤驥、盜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穆王八年、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騄耳。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造父解見蔡邕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集解〕沈欽韓曰、說苑指武篇王孫厲謂楚文王曰、王若不伐徐、楚必事徐。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案偃王既當穆王時、不得以楚武王熊通

之子文王連文此傳記之謬洪興祖楚詞補注亦言之先謙曰竹書紀年云穆王十三年冬十月造父御王入於宗周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竹書出皇甫謐僞撰不足據信穆王克徐楚文滅徐蓋是二事合之遂不可通譙周古史考云王者行有周衞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周之獻疑固當然尙㠯滅徐混而爲一終莫能明也

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鬬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㠯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徐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㠯已得天瑞自稱偃王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鬬爲楚所敗北走此山也〔集解〕沈欽韓曰徐山在今徐州府銅山縣南七十里其一在邳州西南

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土疆〔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

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左傳楚靈王、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淮夷、會於申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幷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爲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衞滿、避地朝鮮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東走渡浿水居秦故空地稍役屬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也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邊前書莽發高句麗兵當伐胡不欲行郡縣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爲寇州郡歸咎於高句麗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

法不從驕起宜慰安之 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肜威讋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集解〕劉攽曰使驛不絕案郵驛中國可有之不可通於四夷自前書皆言使譯使即使者譯則譯人故令作使譯此書內有自作使驛處明是後人不曉妄改之何焯曰案西域傳論云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則西域都護所領者亦有郵驛但不可以該四夷使驛當如前書從譯耳 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憙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 左傳曰仲尼學官名於郯子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 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集解〕沈欽韓曰通典營州柳城縣東南有饒樂水即弱水也北史登國三年道武親討庫莫奚至弱水南大破之魏紀則云渡弱落水又蠕蠕傳北徙弱洛水則弱水省文也唐書北狄傳太宗以奚長可度者內附置饒樂都督府以阿會部爲弱水州奧失部爲洛瓌州通典云庫莫奚分爲五部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一名如洛瓌水葢饒樂之誤展轉四名其實一也 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奉天府開原縣扶餘國地唐置黑水州都督後勃海大氏取扶餘地改扶餘府 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 索或作橐

音度洛反。〔集解〕沈欽韓曰。論衡吉驗篇作橐離。案晉書有裨離國。在肅愼西北。馬行可二百日。疑此是也。隋書以爲高麗。非。其侍兒於後妊身。妊音人鴆反。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牢、圈也。豕以口氣嘘之。不死。復徙於馬蘭。蘭、即欄也。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集解〕惠棟曰。北史作掩滯水。沈欽韓曰。魏志注作施掩水。隋百濟傳作掩水。李注以爲蓋斯水。此乃前志西蓋馬之馬訾水。今鴨淥江也。以弓擊水。魚鱉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集解〕惠棟曰。魏略云。魚鱉浮爲橋。東明得度。魚鱉乃解散。追兵不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豽。豽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集解〕洪頤煊曰。釋獸。貀無前足。釋文。字本作豽。字林云。獸無前足。似虎而黑。此貂豽連稱。當言其皮可爲裘者。非豽獸也。說文。貁、鼠屬。善旋。從豸穴聲。篆文作豽。與豽字相類而譌。注誤證。大珠如酸棗。〔集解〕沈欽韓曰。東夷考略。長白山在開原城東南四百里。其巓有潭。流水下成湖陂。湖中出東珠。貴者且千金。以員柵爲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彊勇而謹厚。不爲寇鈔。以弓矢刀矛爲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集解〕沈欽韓曰。天中記。謝承書云。東夷三韓俗以

臘日家家祭祀，俗云臘鼓鳴，春草生也。荊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爲臘日。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蹏占其吉凶。魏志曰，牛蹏解者爲凶，合者爲吉。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爲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俗尤惡妒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死則有椁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集解〕先謙曰，魏志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王死，則迎取以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荅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魏志公孫度傳皆作琙。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

云。

挹婁、古肅愼之國也。（集解）沈欽韓曰。元史地理志。瀋陽路、本挹婁故地。又開元路、古肅愼之地。通典。其國在不咸山北。（晉曰肅愼。魏曰勿吉。隋曰靺鞨。）一統志。長白山在吉林烏喇城東南。古名不咸山。今奉天府鐵嶺縣、承德縣、及寧古塔、黑龍江。並挹婁國地。挹婁故城在今鐵嶺南六十里。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集解）沈欽韓曰。魏書。勿吉國自和龍北三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廣里餘。（案卽弱水。）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遼史聖宗太平四年。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一統志。源出長白山。卽古粟末水。東夷考略云。混同江北過灰扒夷地。名灰扒江。過兀喇夷地。名兀喇江。又北至海西。屈而東。入於海。通名烏龍江。）唐書北狄傳。黑水靺鞨居肅愼地。（明統志。黑龍江在開原城北二千五百里。源出北山。黑水靺鞨舊居此。）東瀕海。西屬突厥。南高麗。北室韋。其部酋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卽長白山。）依粟末水以居。東北曰汨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東曰拂涅部。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東曰白山部。黑水居最北。渤海本粟末靺鞨。姓大氏。高麗滅後。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唐睿宗先天中。以祚榮爲渤海郡王。自是始去靺鞨。專稱渤海。（後爲遼滅。）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閒。土氣極寒。常爲穴居。（集解）沈欽韓曰。北史。深末怛室韋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

中。國之而居。自漢興。㠯後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鏃皆施毒。中人卽死。〔集解〕惠棟曰。肅愼國記云。石山在國東北。取之必先祈神。石利入鐵。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集解〕劉攽曰。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有俎豆。案文多一此字。沈欽韓曰。夫餘晉時尙有其國。晉書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東夷校尉何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至晉末。始有百濟。魏書云百濟其先出自夫餘。南北史並言馬韓之一種。然北史云。東明至夫餘而王。至仇台篤始立國於帶方。遼東公孫度㠯女妻之。遂爲東夷強國。（魏志乃夫餘事。）初㠯百家濟。因號百濟。隋書云。百濟出自高麗。然二史所敍先系、悉夫餘國也。魏志。尉仇台死。傳簡位居痲余依慮三世。依慮國破自殺。皆無百濟之號。沈約姚察書則云。東晉世高麗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推考百濟立國之由。當在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此時㠯百家濟海。故號百濟耳。自晉㠯下。有百濟。無沃沮。可見漢魏之沃沮。卽六朝之百濟。而夫餘後亦自復舊土。兩國並立。（唐書百濟王扶餘璋仍㠯扶餘爲姓。明本系同也。）魏書云。世宗引見使臣芮弗悉曰。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併。則二國並立。且二百年。隋史等㠯爲後漢末號百濟。謬矣。諸史於東夷傳兩國源流未悉。蓋扶餘適與中國不通。乃湮沒耳。魏收、宋祁云百濟爲夫餘別種。蓋差得之。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爲居。少田業。力作不足㠯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㠯爲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

同．而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案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卽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卽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卽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卽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卽消奴部也．〔集解〕惠棟曰、消．魏志作涓．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驪掌賓客之官．如鴻臚也．主部．〔集解〕先謙曰．官本部作簿．魏志、南史同．優台使者．帛衣先人．〔集解〕沈欽韓曰．唐志．帛衣頭大兄．所謂帛衣者．先人也．此字衍．通典作皁衣、秉國政三歲一易．武帝滅朝鮮．吕高句驪爲縣．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部．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憙．莫夜輒男女羣聚．爲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吕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爲零星．故吕辰日祠於東南也．吕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䢫神．亦吕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吕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爲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鬭．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集解〕沈欽韓曰、案文當云句驪有別種、一名貊耳。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集解〕沈欽韓曰。小水、古小遼水。今渾河。大遼水、今太子河。會爲遼水。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集解〕惠棟曰。魏志騶作騊。前書作騶。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集解〕官本考證、曰懷魏志作惡。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華麗縣屬樂浪郡。〔集解〕洪亮吉曰。注華麗縣屬樂浪郡。案後漢無華麗縣。此蓋其舊城。注則因前志而誤耳。〔下遼隊縣亦然。〕惠棟曰。案後漢省華麗縣。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見魏志。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集解〕何焯曰。本紀作馮煥。先謙曰。官本作煥。玄

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集解〕惠棟曰、魏志北史作風。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阸。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一千餘人。〔集解〕惠棟曰、魏志云、焚燒候城。入遼隧。候城屬元菟郡。先謙曰、官本作二千餘人是。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集解〕沈欽韓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殺掠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沈欽韓曰、今新昌縣東。戰沒。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集解〕惠棟曰、孫愐云、龍姓、舜納言之後。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沒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集解〕惠棟曰、本紀云冬十二月。夫餘王遣子尉仇台、〔集解〕惠棟曰、台一作治。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幷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集解〕沈宇曰、案安帝紀、姚光於建光元年四月被殺。據此傳則宮之死、當在秋冬之間。其時不得復有光也。議者皆以爲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

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葅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鬭。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竝屬遼東郡。〔集解〕洪亮吉曰。案郡國志西安平屬遼東。帶方則屬樂浪。注誤。惠棟曰。蔡邕集云。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鈔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驪嗣子百固。逆謀竝發。三垂騷然。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卽王險城也。〔集解〕沈欽韓曰。明志。海州衞本沃沮國地。今奉天海城縣。又奉天蓋平縣高麗國蓋牟城。亦其地。東濱大海。北與挹婁、扶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夾音狹。〔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

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家人皆共一槨。刻木如主。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集解〕惠棟曰。魏志云今所謂元菟故府是也。更以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集解〕惠棟曰。前志云。東部都尉治不而縣。魏志作不耐城。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爲沃沮侯。〔集解〕沈欽韓曰。沃沮自魏後不復著。蓋百濟立國於其境而沃沮亡矣。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以相兼領。〔集解〕何焯曰。以魏志參校。衍遂字。先謙曰。官本兼作監。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憙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臧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云。魏志曰。毋丘儉遣王頎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濊、〔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朝鮮江原道治江陵府在國城東面本濊貊地漢爲臨屯境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㠯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㠯八條者相殺者㠯當時償殺相傷者㠯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㠯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集解〕惠棟曰魏略云準朝鮮王否之子漢初大亂〔集解〕惠棟曰魏略云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衞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集解〕惠棟曰衞滿見前注魏略云滿詣準降拜爲博士賜㠯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遂還攻準也傳國至孫右渠〔集解〕惠棟曰顏籀云滿死傳子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元朔元年武帝年也濊君南閭等〔集解〕惠棟曰顏籀云南閭者薉君之名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㠯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部番音潘〔集解〕先謙曰四部應作四郡官本不誤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㠯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領已東〔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單單大領與魏志合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

濊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集解〕惠棟曰。不而、華麗、沃沮諸縣也。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愨。少嗜欲。不請匄。男女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緜布。〔集解〕惠棟曰。魏志無布字。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祠虎以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集解〕惠棟曰。博物志云。海出班魚皮。陸出文豹。管子揆度篇云。發朝鮮之文皮。又輕重甲篇云。發朝鮮不朝。請文皮㲄服而以爲幣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爾雅太府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璞云。虎豹之屬。皮有縟綵者。是文皮卽文豹之皮也。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集解〕惠棟曰。劉逵魏都賦注云。漢廄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集解〕王會汾曰。案晉、梁二書皆作弁韓。當從改。下云弁辰在辰韓之南。弁辰亦弁韓之訛。惠棟曰。魏志作弁韓。馬韓在西。有五

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閒。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㠯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緜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㠯綴衣爲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㠯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集解〕惠棟曰。魏志云足履革蹻蹋。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㠯繩貫脊皮。縋㠯大木。嚾呼爲健。常㠯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集解〕惠棟曰。魏志云。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㠯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爲蘇塗。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建大木㠯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韓耆

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集解〕先謙曰．魏志爲上有皆字．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秖．〔集解〕惠棟曰．魏志作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竝從市之．凡諸貨易．〔集解〕先謙曰．官本貨作貿．皆以鐵爲貨．俗憙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扁音補典反．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衞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集解〕惠棟曰．魏略云．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諟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也．諟音是．光武封蘇馬諟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竝盛．州縣不能制．〔集解〕先謙曰．官本州作郡．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

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集解〕沈欽韓曰。魏志人下有差字。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集解〕惠棟曰。前書地理志云。樂浪海中有倭人。如淳云。如墨委面。在帶方東南萬里。臣瓚云。倭是國名。不謂用墨故謂之委。師古云。如淳云如墨委面。蓋音委字耳。此音非也。倭音一戈反。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集解〕劉攽曰。使驛、案當作譯。說已見上。惠棟曰。驛魏志作譯。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案今名邪摩推。音之訛反。〔集解〕惠棟曰。魏志臺作堆。又注邪摩推。案北史推當作堆。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集解〕惠棟曰。東冶後改名侯官。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腝。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鵲或作雞。其兵有矛楯木弓。其矢或㠯骨爲鏃。男子皆黥面文身。㠯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竝㠯丹朱坋身。說文曰。坋、塵也。音蒲頓反。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㠯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㠯蹲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

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沒其門族。〔集解〕先謙曰。官本沒作滅。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爲樂。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集解〕惠棟曰。洪邁云。成都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案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爲中元。直書爲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爲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後元之類。是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亦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援据甚明。而宋莒公作紀年通譜乃云。紀傳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刪去。殆亦不深考耳。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閒。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衣食。傳辭語。〔集解〕惠棟曰。北史云。有二男子。給王飲食。先謙曰。官本衣作飲。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

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鯷人。鯷音達奚反。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集解〕沈欽韓曰。吳志。黃龍二年。遣將軍衞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澶洲所在絕遠。卒不可得。但得夷洲數千人還。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事見史記。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麢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爲矛㠯戰鬬。摩礪青石㠯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㠯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㠯爲上肴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扃、關也。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㠯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㠯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㠯焉爾。其後遂

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衞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嵎夷。日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嬴末紛亂。燕人違難。謂衞滿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衞滿入朝鮮。既雜華夏之風。又澆薄其本化。自至通於漢也。眇眇偏譯。或從或畔。偏、遠也。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五校補

東夷列傳。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案君子不死。皆設言其國人仁而多壽。君子二字。始見關雎之詩。禮記始云。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此自中國錫之佳名。非夷所知也。不死猶云難老。若亦必求其國以實之。是爽鳩之樂爲晏子所笑矣。山海經乃曰不死民在交脛東。又曰在穿胸東。今果安在耶。

夷有九種。注后芬發卽位二年。官本注無發字。二作三。與今本竹書紀年合。柳從辰曰。案竹書紀年后芬本一作后芬發。二年之二字。郝懿行校正竹書紀年亦云後漢書東夷傳注引三年作二年。是閣本自不誤。

白夷赤夷。注命畎夷白夷赤夷。注白譌赤。與下赤夷複。依竹書紀年正。官本不誤。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案范史全依許君說文爲說。故不與論語疏合。

夏后氏太康失德。注槃于游田十旬不反。官本注。槃作盤。同。案五子之歌。古文與今文異說。墨子非樂篇作武觀。離騷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王逸注引書序云。此逸篇章懷乃引僞古文以爲訓。非也。

命徐偃王主之。注持所棄卵。柳從辰曰。持乃得之譌。博物志及御覽九百四引徐偃王志可證。各本注皆失正。故曰偃。官本注末有也字。

穆王後得驥騄之乘。注。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官本注。穆作繆。同。

燕人衞滿、避地朝鮮。注。自始全燕時。至漢興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柳從辰曰。今前書始下無全字。王上重燕字。案全燕謂燕當戰國全盛時。

王莽篡位。貊人寇邊。注。因犯爲寇。案犯下脫法字。應依前書補。

時遼東太守祭肜。官本。肜作彤。案彤本一作肜。字从月。卽丹字。毛本亦前後互見。至作肜。从肉。則別一字矣。

漸滋曼焉。通志。曼作蔓。案左傳無使滋蔓。服虔注云。蔓、延也。與曼義同。

夫餘傳。南至掩㴲水。注。今高麗中有蓋斯水。原注高譌書。已正。官本不誤。

出名馬赤玉貂豽。集解。洪頤煊曰。至與豽字相類。今案章懷以豽爲貀。誠屬誤注。漢律。能捕豺貀。購百錢。貀非奇獸。不必重於海外也。洪以爲是貁字。而引許書鼠屬以明之。以貂亦鼠屬。取從其類。據魏志。則本作貂貁。又曰。狖白黑貂。貁、猿類。楚辭九歌。猿啾啾兮狖夜鳴。是也。貁一作蜼、从虫。如說文猿之作蝯。然說文無狖蜼二字。段玉裁以爲卽貁字。鼠屬善旋。當改云禺屬。善倒縣。以蝯固禺屬。又謂字當从冘。散之冘。不从穴。以鼠部有鼤。後多譌从穴。而讀同䶂。故定貁亦譌字。此不盡然。蓋貁訓鼠屬。誠爲禺屬之偶誤。善旋。卽蜼能倒縣之義。本非有誤。鼤自从冘。貁自从穴。均不必改也。（今魏志貁从冘。仍卽穴字。通志文依魏志。而字从冘。蓋轉寫之失。）貁色本蒼黃。而夫餘所產。毛有白處。可俱爲裘。故

足珍而與貂並言之。非以同爲鼠屬也。

有馬加、牛加、狗加。案魏志作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

尤治惡妒婦，案通志作尤憎妒婦，此治字亦當作憎。葢後人回改之失。

死則有椁無棺。案魏志作有棺無椁。通志同。此誤。

高句驪傳主部。集解先謙曰。官本部作簿。魏志南史同。謹案通志亦作簿。本傳下文大加主簿。皆著幘。毛本同作簿。則此作部乃誤字。非異文。

好祠鬼神社稷零星。注辰之神爲零星。官本注。零作靈。柳從辰曰。零星、前書及風俗通皆作靈。今案魏志及續志。亦皆作靈。惟通志同作零。靈、霝、零古本通作。吳仲山碑神零有知。靈已作零。詩野有蔓草疏亦云。靈作零、可證。

其國東有大穴。號繸神。案繸。魏志、通志。皆作隧。

其婚姻皆就婦家。案魏志。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葢仍甥館遺意也。

小水貊傳。句驪一名貊耳。案通志但云一名貊。無耳字。此耳字衍。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貊。案此明高驪本有貊名。故別種依小水居者。卽名小水貊。沈欽韓乃以貊耳爲卽小水貊。誤也。注魏氏春秋曰。原注氏譌志。據通志注正。官本不誤。

國人懷之。案懷當爲恠之譌。古懷多混爲恠。故轉寫易譌。

幽州刺史馮煥。集解先謙曰。官本作煥。謹案通志作煥。錢大昭據閩本。亦作煥。煥爲馮緄父。事見緄傳。毛本原亦作煥。此忽作悷。乃宋本字畫殘損。毛繙刻時。因而致誤也。

攻遼隊。柳從辰曰。前志遼東郡遼隊。莽曰順睦。顏注隊音遂。後漢省。魏志隊作隧。

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集解沈宇曰。至 其時不得復有光也。案此傳之誤。已於馮緄傳校補論及之。今觀魏志高句麗傳。亦不載有姚光上言事。蓋范史兼采雜傳記。未及致詳耳。但將姚光以下六十字削去。則於紀傳皆不牴牾矣。又魏志云宮死。子伯固立。不言有遂成。本傳則以伯固爲遂成子。此尤兩傳不符之大者。惟遂成名見安帝詔書。范氏當必實有所據。

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柳從辰曰。本紀載高句驪降在延光元年七月。袁紀同。

東沃沮傳。其地東西夾。南北長。注夾音狹。官本注在東西夾下。

刻木如主。案魏志作刻木如生形。則主乃生之譌。作主不須言刻也。

㠯相兼領。集解。先謙曰。官本兼作監。錢大昭曰。閩本作監。今案魏志作主領。

濊傳。至朝鮮侯準。魏志。準作淮。乃准之誤。

三老耆舊。老原譌者。依魏志正。官本不誤。

不請匄。案三字。通志同。魏志作不請句麗。乃譌匄為句。因衍出一麗字也。當依本書訂正。

山川各有部界。魏志。界作分。通志同。

作綿布。集解。惠棟曰。魏志無布字。案此魏志脫一字耳。通志仍有布字。觀後三韓傳言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魏志亦有布字。則知於此文必不單言作綿矣。

有果下馬。沈銘彝曰。姜西溟云。定張車。果下馬。皆宮內所用。

海出班魚。班原作從。錢大昭云閩本及魏志均作班。今據正。官本不誤。今案通志亦作班。其本字當作魵。說文魵魚也。出薉邪頭國。爾雅釋魚魵鰕。郭注出穢邪頭國。薉穢皆即濊也。

三韓傳。都目支國。案魏志及通志。目均作月。附載五十餘國。亦有月支國。則此作目支。誤也。

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案毛本。此處原印版字有補綴痕。故兩半行中。譌誤疊見。東譌束。弓譌馬。觴譌解。相呼爲徒。譌相別爲徒。全依魏志更正。官本皆不誤。

凡諸貿易。集解。先謙曰。官本。質作貿。謹案錢校。據閩本作貨易。謂亦貿之誤。然周禮質人。凡賣儥者質劑焉。故魏都賦云。質劑平而交易。是作質易。固不誤也。

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集解。惠棟曰。驛。魏志作譯。案通志文本范書。仍作驛。

倭傳。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稽原譌籍。已正。傳末會稽東冶人。仍作稽。官本不誤。

其兵有矛楯木弓。其矢或目骨爲鏃。木弓原譌才目。已正。官本不誤。其矢、官本其作竹。今案錢大昭辨疑云。才目其矢。當從閩本作木弓竹矢。是官本又與閩本合也。魏志亦云。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似作竹矢爲可據。然木才弓目形近易譌。其竹則形不類。一也。魏志本矛楯木弓讀斷。不連竹箭爲文。古言矢與言箭亦微有別。二也。傳本以其兵其矢。相次成文。魏志言木弓短下長上。此製不可強通。故范史湝之。古矢材用竹。鏃用鐵。乃常法。故范史亦略之。雖僅言其矢。或以骨爲鏃。於義並不漏。三也。是知毛本之作其矢。較竹矢爲長。

別尊卑之差。差原譌走錢大昭曰安帝紀注引此傳及閩本皆作差走字誤已據改官本不誤

名曰持衰。案魏志持衰作持哀

便共殺之。案魏志共作欲爲長

分爲二十餘國。錢大昭曰閩本二作三

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注事見史記。注史原譌成已正官本不誤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後漢書八十六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高辛、帝嚳。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集解〕沈德潛曰。案吳得姓。自周命氏以後。將軍之官。始於魏獻子、衛文子。周末置前後左右將軍。安得高辛時先有此號。范氏之說本於風俗通。此不經之甚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范蔚宗蠻夷傳皆怪誕不經。案黃金周以前爲斤。秦以二十兩爲鎰。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漢分人。又周末始有將軍之官。其吳姓實自周命氏。蔚宗皆以爲高辛之代。何不詳之甚。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集解〕王補曰。劉知幾史通書事云。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瓠。言惟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診、候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

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黃閔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僕鑒、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鑒字爲豎者．妄穿鑿也．結音髻．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干寶晉記曰．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槃瓠憑山阻險．每每常爲害．糅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槃瓠．俗稱赤髀橫裙．卽其子孫．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聲也．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優寵之．故蠲其賦役也．荊州記曰．沅陵縣居酉口．有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槃瓠子孫．狗種也．二鄉在武溪之北．有邑君長．〔集解〕沈欽韓曰．隸續．繁長張禪等題名．有邑長爰文山、邑君爾世興．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姎徒．說文曰．姎．女人自稱姎．我也．音胡朗反．此已上並見風俗通．〔集解〕惠棟曰．爾雅云．卬．我也．郭璞云．卬猶姎也．語之轉耳．今長沙武陵蠻是也．〔集解〕沈欽韓曰．南史諸蠻傳．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隋志．長沙郡又雜有

夷蠻。名曰莫傜。（杜甫歲晏行。莫傜射雁鳴桑弓。蒙叟注云。常袞草江南西道觀察魏少游制曰。都團練觀察處置莫傜使。莫傜江湖獵手。不他傜。劉長卿連州臘日觀莫傜獵詩云。莫傜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姻通木客。）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傜役。其男子但著白布褲衫。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布。通無鞋屩。婚嫁用鐵鈷鉧爲聘財。（通考云。北江諸蠻。隸辰州。在黔之西南。阻五溪。爲羈縻州三十六。而下溪州爲大。彭氏世居之。南江諸蠻自辰州達於長沙。各有溪洞。本唐郡縣。五代失守。諸酋分據其地。曰敘、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曰獎、曰錦、曰懿、曰晃。則田氏居之。曰富、曰保順、曰天賜、曰古。則向氏居之。）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於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荊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毛詩小雅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顯允方叔。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注云。方叔、卿士。命而爲將也。）明其黨衆繁多。是以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共侯擊破之。（晉文侯仇也。）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其水。遂無次。且不設備。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也。）莊王初立。（莊王名旅。穆王之子。（集解）惠棟曰。事在左傳文十六年。）民飢兵弱。復爲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左傳。晉楚戰于鄢陵。晉郤至曰。楚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也。）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

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賨布。說文曰、南蠻賦也。賨、牂冬反。〔集解〕沈欽韓曰、隋志有獽、㹳蠻賨。風俗同於獠。北史、獠能爲細布、色至鮮淨。唐六典、涪州貢遼頭獠布。雖時爲寇盜。而不足爲郡國患。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溪擊之。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嶽州。經洞庭湖入江也。〔集解〕沈欽韓曰、明志、辰州府沅陵縣有故劉尚城。武溪在瀘溪縣西。源出武山。逕縣城南。合沅水。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徼戰。尚軍大敗。悉爲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集解〕沈欽韓曰、今常德府武陵縣西。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集解〕惠棟曰、郎宋均也。辨見均本傳。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零陽縣、屬武陵郡。〔集解〕沈欽韓曰、今澧州慈利縣東。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爲郡擊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漊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漊、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集解〕沈欽韓曰、舊唐志、崇義省入慈利縣。郡國利病書、漊水南至觀

（音胥。會澧水、漊中故城、在澧州安福縣西北。明史土司傳。洪武三年。慈利安撫使覃垕。連構諸洞蠻爲寇。是覃氏猶世據其土地也。）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作唐縣屬武陵郡。孱陵縣故城在今荊州公安縣西南、孱音仕顏反。〔集解〕沈欽韓曰。作唐、今澧州安鄉縣北。）明年春。發荊州七郡、及汝南、潁川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充縣屬武陵郡。充音衝〔集解〕沈欽韓曰。明志。慈利縣西有廢充縣。）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洪山在辰州沅陵縣西南三十里。或卽此。）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棄營走還漊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年冬。漊中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以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漊中、澧中蠻四千人竝爲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零陽屬武陵郡。〔集解〕洪亮吉曰。武陵應作零陵注誤。）著赤幘。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

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

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繇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元年。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衆至萬餘人。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閒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

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郞。於是以右校令度尙爲荊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並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斿奔走。廖音力弔反。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

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題、額也。雕、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也。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集解〕沈欽韓曰。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說苑建本篇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蓋謂蒼梧以南之俗。今烏滸人是也。萬震南州異物志烏滸、地名。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閒。伺候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並以其肉爲肴葅。又取其髑髏。破之以飲酒。以人掌趾爲珍異。以食老也。〔集解〕沈欽韓曰。紀要烏滸山在南寧府橫州東六十里。昔烏滸蠻所居之地。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集解〕惠棟曰。鄭元注云。欲其轉相曉也。成

王吕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質亦贄也。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吕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爾雅曰。黃髮鮐背、耇老壽也。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尚書大傳作別風注雨。〔集解〕惠棟曰。今尚書大傳作別風淮雨。鄭元云。淮、暴雨之名也。劉勰云。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事見尚書大傳。稱先王之神致吕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幷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為南越王。傳國五世。前書。南粤王趙佗、眞定人也。秦時為南海尉。佗孫胡、胡子嬰齊、嬰齊子興也。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趾刺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吕豹為珠崖太守。即、就也。威政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

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逮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阯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爲髻於項上也。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閒。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爲交阯。〔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西城縣民錫光字長沖。爲交州刺史。徙交阯太守。王莽篡位。拒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內。未以爲意。尋值所在兵起。遂自守。更始即祚。正其本官。世祖嘉其忠節。徵拜爲大將軍。朝侯祭酒。封鹽水侯。任延守九眞。於是教其耕稼。制爲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十二年。九眞徼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別號。今呼爲俚人。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爲歸漢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麊泠縣雒將之女也。麊音莫支反。泠音零。〔集解〕惠棟曰。杜佑云。麊音糜。今承化郡也。又云。交州外域記云。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爲雒民。設雒王雒侯諸郡縣。縣多爲雒將。銅印青綬。嫁爲朱䳒人詩索妻。甚雄勇。〔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漢朱䳒。今安南府縣。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眞、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阯。

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眞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嶺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集解〕洪頤煊曰、究、蠻夷附落名。不事人、謂不屬於人。葉榆水注、馬援將兵討側詩、走入金溪究。交州外域記、交趾郡界有扶嚴究、皆是。先謙曰、洪以究爲附落名、是也。以不事人爲不屬於人、則上下文義隔閡。究是種落大名、不事又究中之附落小名耳。仍以李注爲合。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眞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逴、音卓。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眞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徼外蠻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集解〕劉攽曰、案國名葉調。其王名便。此作調便、衍一調字也。永和二年、日南象林

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眞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埶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卽與州郡幷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已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集解〕通鑑胡注。大將軍府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二十四人。司徒府三十一人。司空府二十九人。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駮曰。若荊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集解〕通鑑胡注。二州。荊揚也。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集解〕通鑑胡注。度嶺而南。瘴氣甚重。炎熱鬱蒸之所生也。中之者輒死。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曰五升也。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

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集解〕惠棟曰。就後爲尙書。與中常侍交通。棄市。見續漢志。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集解〕通鑑胡注。言孤軍處叛蠻之中。又乏糧也。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集解〕通鑑胡注。頭、首、謂諸蠻渠帥也。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幷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集解〕惠棟曰。良事載龐參傳。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前書曰。槐里人魏尚、爲雲中守、以斬首捕虜上功不實免。馮唐言之於文帝。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集解〕劉攽曰。注前書曰。案文多一曰字。哀帝卽拜龔舍爲太山太守。前書曰。舍字君倩。初徵爲諫議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卽楚拜舍爲太山太守。宜卽拜良等。使道之官。四府悉從

固議、卽拜祝良爲九眞太守。〔集解〕惠棟曰、謂不過行在所便道之官也。義見漢律。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眞。與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爲桂陽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縣殺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眞。九眞太守兒式戰死。兒□五兮反。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爲郎。遣九眞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衆轉彊盛。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爲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集解〕沈欽韓曰、晉地志。桓帝立高興郡。靈帝改曰高涼。（并合浦郡置。）此開置七縣。卽高涼郡也。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阯合浦烏滸蠻反叛。招誘九眞、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儁擊破之。六

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音審。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代本曰。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其山有赤黑二穴。〔集解〕惠棟曰。世本云。廩君之先。故出巫蜑。落鍾山石穴中有二所。其一色赤。其一色黑。如丹漆狀。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集解〕惠棟曰。世本云。乃往登呼穴屋。以劍不能著。獨廩君劔著而懸於穴屋。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荆州圖曰。副夷縣西有溫泉。古老相傳。此泉原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竝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為陰陽石。陰石常溼。陽石常燥。盛弘之荆州記曰。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于陽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云。夷水、巴郡魚復縣。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江也。〔集解〕劉攽曰。注夷水巴郡魚復縣。案文少一經字。惠棟曰。世本云。以土為船。雕文畫之。又注荆州圖曰副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荆州圖副曰夷陵縣云云。乙曰副字。脫陵字。又陽石常燥。燥一作煬。盛弘之荆州記云。旱則鞭陰石。應時雨。雨則鞭陽石。俄而晴。但鞭者不壽。復不得稱名。人頗憚之。又注夷水巴郡魚復縣。依御覽。夷水別出巴郡魚復縣。漏別出二字。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卽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

天地晦冥。積十餘日。〔集解〕惠棟曰。世本云。廩君不知東西所向。七日七夜。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集解〕官本考證曰。文獻通考作伺其便。應從之。天乃開明。代本曰。廩君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卽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縷而嬰之。廩君卽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也。〔集解〕劉攽曰。注卽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案文少一不字。惠棟曰。思當作伺。水經注云。廩君因伺便也。又注宜將去世本云。弗宜將去。去猶藏也。言弗宜藏而不嬰也。廩君於是君乎夷城。此已上竝見代本也。〔集解〕惠棟曰。錄異記云。鹽神死。廩君復乘土船。下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㠯虎飲人血。遂㠯人祠焉。及秦惠王幷巴中。㠯巴氏爲蠻夷君長。世尙秦女。其民爵比不更。〔集解〕劉攽曰。巴氏之君。可有爵耳。民何故輒得之。明衍民字。有罪得㠯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說文。幏、南蠻夷布也。音公亞反。毛詩。四鍭既均。儀禮。矢鍭一乘。鄭玄注曰。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十鍭。一百四十九。俗本幏作蒙。鍭作鏃者。竝誤也。〔集解〕劉攽曰。注案鍭三羽當九十。若四矢爲一鍭。則三百六十。無緣得一百四十九。未詳。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集解〕惠棟曰。孫愐云。靳姓。楚有大夫靳尙。居焮切。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蠻雷遷等、始反叛。潳音居。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尙、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

沔中蠻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巫縣屬南郡。）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阻險。久不破。諸軍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黃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集解〕沈欽韓曰。華陽國志。世號白虎復夷。今所謂弜頭虎子也。隸續繁長張禪等題名。有白虎夷王謝節。白虎夷王資偉。蓋即板楯之種。）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華陽國志曰。巴夷廖仲等射殺之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巴夷朐䏰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射虎。中頭三箭。白虎常從羣虎。瞋恚。盡搏殺羣虎。大呴而死。）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優寵之故。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復音福。）傷

人者論．殺人得呂倓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倓、蠻夷贖罪貨也．音徒濫反、〔集解〕惠棟曰．字書皆作賧．錢大昕曰．說文無賧字．當以倓爲正．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淸酒一鍾．夷人安之．至高祖爲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集解〕惠棟曰．舊注云．今漢中秦川．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集解〕惠棟曰．孫盛蜀譜云朴音浮．不輸租賦．〔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巴有賨人剽勇．高祖爲漢王時．閬中人范目說高祖募賨人定三秦．封目爲閬中慈鳧鄉侯．并復除目所發賨人盧、朴、沓、鄂、度、夕、龔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爲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喜音虛記反．〔集解〕惠棟曰．舊注．喜音虛記切．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集解〕沈欽韓曰．宋史蠻夷傳．渝州蠻者、古板楯七姓蠻．唐南平獠也．方輿勝覽．熊本平木斗夷．得地五百里．乃奏建南平軍．謂即板楯七蠻地．案今爲重慶府綦江縣．遂世世服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天下既定．高祖乃分巴置廣漢郡．孝武帝又兩割置犍爲郡．故世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廣也．至於中興．郡守常率呂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呂恩信降服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于時宕渠出九穗之禾．胸𦙶有連理之木．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呂征討方略．漢

中上計程包、對曰。〔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包字元道。南鄭人。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爲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漢中。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建寧。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故城是也。至楚文王、始自丹陽遷于郢。續漢志云。南郡枝江縣有丹陽聚也。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朱龜以幷涼勁卒討之。無功。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集解〕惠棟曰。顒事詳西南夷傳。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皆降服。〔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昔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部。百姓諺云。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如臣愚見。權之遣軍。不如任之州郡。天子從之。棟案包語與李固駁議同。故范史節去也。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

蠻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集解〕宋史蠻夷傳、高州蠻、故夜郎也、在涪州西南、一統志、夜郎廢縣、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廢葛彰司西六十里、晉置縣、屬牂牁郡、土司傳、遵義府、即播州、秦爲夜郎且蘭地。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集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漢邛都縣、唐爲嶲州越嶲縣。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嶲、〔集解〕惠棟曰、張守節音髓。昆明諸落、西極同師、〔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桐。東北至葉榆、葉榆縣屬益州郡、葉或作楪、臣賢案前書曰、西自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嶲昆明、今流俗諸本竝作布舊昆明、蓋嶲字誤分爲布舊也、〔集解〕惠棟曰、韋昭云、桐師、邑名、顏籀云、葉榆澤名、後以爲號、洪亮吉曰、注葉榆屬益州郡、案明帝永平二年、分益州置永昌、則葉榆又屬永昌郡。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辮髮、隨畜遷徙無常、自嶲東北有莋都國、東北有冉駹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駹東北有白馬國、氐種是也、〔集解〕惠棟曰、駹、顏籀音尨。此三國亦有君長。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

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集解〕王補曰。前書夜郎侯降、封王。不言殺之。至成帝時猶謂之夜郎王。范史云竹王被殺。後封其子爲侯。與前書異。 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遯水。東至廣鬱。華陽國志云。遯水通鬱林。有三郎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集解〕王補曰。鄭氏通志注。案史記及漢書皆云。楚威王時使莊蹻略巴黔以西至滇地。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以其衆王滇。後十餘歲秦滅。又案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地。後漢史則云。頃襄王時莊豪王滇。豪卽蹻也。若莊蹻自威王時將兵略地。屬秦陷巫黔中郡。道塞不通。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誤謬。班固因循習而書。范曄所記。詳考爲正。又案莊蹻王滇後。歷五十五年而楚滅。又十五年而秦亡。凡七十年。何故云蹻之王滇後十餘歲而秦亡。斯又未之詳也。 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異物志曰。牂牁、繫船杙也。 牂牁地多雨潦。〔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郡上値天井。故多雨潦。 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集解〕沈欽韓曰。紀要。今臨安府通海縣東北五里。 有桄桹木。可以爲麪。百姓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桄桹木外皮有毛。似栟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鋘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擣稻米片。又似麥麪。中作餅餌。廣志曰。桄桹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顚生葉。不過數十。似椶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麪。赤黃密緻。可食也。 公孫述時。大姓龍傅

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南越志曰。番禺縣之西。有江浦焉。〔集解〕沈欽韓曰。番禺當爲牂柯之譌。水經注。豚水東逕且蘭縣。爲牂柯水。又逕毋斂。又逕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又逕中留。合溫水。又東入阿林縣。乾隆志。豚水自貴州都勻府。流經古州城。合溶江車江。入廣西柳州府懷遠、雒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鬱江者。自南寧府之橫州。逕潯州府城東。與黔江合爲左江。又逕平南藤縣。至梧州府城西南。與桂江合爲三江口。又東入廣東肇慶府封川、德慶、西寧、高安。至廣州府番禺三江口。入海。其爲鬱水久矣。不得尙目爲牂柯。至番禺尤不相涉。彼時爲公孫述所阻。何不循沅江至武陵。而遠出番禺乎。光武嘉之。並加褒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聞世祖在河北。乃使奉貢。世祖嘉之。號爲義郎。

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愼、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華陽國志曰。尹珍字道眞。毋斂縣人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珍以經術選用。歷尙書丞郎、荊州刺史。而應世叔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王愔文字志。載珍善書。見法書要錄。錢大昕曰。案許愼、應奉不同時。奉仕桓帝朝。而愼之卒。蓋在安帝之世。不得到桓帝也。華陽國志作明章之世。則與許愼時代相及矣。但珍旣受業許愼。豈能更與應奉同朝。傳聞異詞。要皆不足信。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集解〕沈欽韓曰。唐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蹻之裔。是以松外諸番爲蹻後。則自南而西。乃邛笮矣。不可從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郡。治滇池。以其地爲益州郡。割牂牁、越嶲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幷昆明地。皆以屬之。此郡有池。

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忲。忲、奢侈也。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集解〕沈欽韓曰。姑復、廢縣。在會川衞南。今爲寧遠府之會理州。殺略吏人。莽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剋而還。以廣漢文齊爲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脩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集解〕惠棟曰。華陽志。齊字子奇。梓潼人也。孝平末。以城門校尉爲犍爲屬國都尉。遷益州太守也。又云。齊子純、有令德。爲北海太守。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齊遣使由交阯貢獻河北。蜀平。徵爲鎭遠將軍。封成義侯。〔集解〕先謙曰。官本有注云。取其嘉名。於道卒。詔爲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文齊廟在雲南府、昆明縣東。華陽志。公孫述攻犍爲郡。朱遵爲郡功曹。領軍拒戰於六水門。衆少不敵。爲述所殺。光武追贈將軍。郡縣立祠。而范史失載。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楪榆、梇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姑復縣屬越巂郡。餘六縣竝屬益州郡也、〔集解〕沈欽韓曰。楪榆、今大理府太和縣南十五里。梇棟、今姚州。連然、今

安寧州、滇池、今雲南府晉寧州東．建伶、今雲南府治西北．續漢志無昆明．有昆澤．今昆陽州地．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縣屬犍爲郡．朱音殊．提音匙．〔集解〕惠棟曰．孫愐云、繁姓也．左傳殷人七族有繁氏．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音婆．沈欽韓曰．朱提山在敘州府宜賓縣西南五十里．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僰道．入江．在今巂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度瀘．言其艱苦也．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資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行也．〔集解〕劉攽曰．注通博南出直不韋．又以宗族資之．案文．出直本共是置字．資當作實．沈欽韓曰．不韋、廢縣在永昌府保山縣鳳谿山下．先謙曰．據此．劉所見本置作出直二字．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爲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集解〕惠棟曰．案衆漢書及華陽國志皆云王阜．東觀記云．阜字世公、成都人也．太守鐫五倫察舉孝廉．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宮．阜使五官掾沙疊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翾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遷益州太守．邊郡吏多放縱．阜以法繩之．吏民不敢犯禁．政教清靜．百姓安樂．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烏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大將軍竇憲貴盛．嘗移書益州．取六百萬錢．阜

疑有奸詐以狀上憲遣奴騶帳下吏李文迎錢阜以詔書未報距不與文積二十餘日詔書報給文以錢市焉謝承書云阜幼好經學從安定受韓詩年十七經學大就聲聞鄉里常璩述云世公賦政祥瑞來同范史不爲世公立傳僅一見於西南夷傳章懷又略而不注傳寫既久訛阜爲追遂使學者不知有世公名字是可慨也 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 〔集解〕惠棟曰趙相雍觀碑云陟先爲朐忍令高祖父賓字伯著九江太守父翌字伯桓右校令風俗通云雍姓文王子雍伯之後孫愐云雍於用切 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剋朝議以爲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棄之 〔集解〕惠棟曰幽州刺史朱龜碑云龜字伯靈廣陵太守之孫昆陽令之元子也時益州蠻夷侵寇邊鄙陸梁山野爲害日甚朝廷以君文能（缺）武不（缺）御史中丞討彼亂略 太尉掾巴郡李顒、建策討伐乃拜顒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顒字子卬墊江人 還得雍陟顒卒後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爲太守討定之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以仁恩少年間米至數十云 少年、未多年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毅字文堅梓潼人也太守丁羽、察孝廉司徒舉治劇爲沇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樂化民久之拜成都令遷益州太守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 〔集解〕惠棟曰、壹華陽國志作壺水經注作壼 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

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䑛之〔集解〕惠棟曰背作陪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沙壺以龍與陪坐因名曰九隆、猶漢言陪坐也及後長大諸兄㠯九隆能爲父所䑛而黠遂共推㠯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㠯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自此以上並見風俗通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衣下無皆字九隆死世世相繼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㠯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集解〕先謙曰華陽國志作扈栗遣兵乘箄船箄音蒲佳反縛竹木爲箄以當船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革船南下江漢〔集解〕沈欽韓曰江漢字誤當爲瀾滄擊附塞夷鹿茤茤音多其種今見在〔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鹿崩鹿茤人弱爲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爲逆流飜涌二百餘里箄船沈沒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㠯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

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抑狼。案哀牢傳柳貌生扈栗子當。栗子當為抑狼也。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㠯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巂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巂唐、比蘇、楪榆、邪龍、雲南也。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度蘭倉水也。〔集解〕惠棟曰。追敘孝武時事也。見華陽國志。沈欽韓曰。博南山在永昌府永平縣西南四十五里。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罽解見李恂傳。毲未詳。〔集解〕洪亮吉曰。案集韻、韻會。毲、都括切。蠻夷織毛罽也。帛疊。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蘭干細布。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㠯為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為布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

汚俗名曰桐花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汚。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見華陽國志。〔集解〕沈欽韓曰：永昌府騰越州高黎共山出濮竹，節甚長。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有光珠穴。博物志曰：光珠即江珠也。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千歲化為虎魄。今大山有茯苓而無虎魄，永昌有虎魄而無茯苓也。〔集解〕惠棟曰：注廣雅乃廣志之訛。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凡二品珠也。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酈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行無常路，百數為羣。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屩子，土人織草為屩，數十輛（官本作量）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屩，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去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屩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屩子相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對而泣。即左思賦云「猩猩啼而就禽」者也。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耳，無它飲食。」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貊色蒼白，其皮溫煖。雲南縣〔集解〕沈欽韓曰：紀要：今大理府雲南縣西。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見華陽國志。〔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在點蒼山也。

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純字長伯，郪人也，為西

部都尉。處地金銀琥珀犀象翠羽出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歎表聞三司及京師貴重。多爲美之。明帝嘉之。乃改西部爲永昌郡。以純爲太守。常璩述云。長伯撫遐。聲暢中畿。析虎命邦。綽有餘徽也。純自爲都尉太守十年。卒官。〔集解〕惠棟曰。鍾岏良吏傳云。純爲永昌太守。清廉獨絕。及卒。列畫東觀也。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嶲唐城。〔集解〕劉攽曰。案嶲唐自是縣。屬永昌。後人不知。妄增越城二字。惠棟曰。續書天文志云。攻嶲唐城。衍越字。太守王尋奔楪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郡國志曰。屬永昌郡也。〔集解〕沈欽韓曰。紀要。麗江軍民府寶山州。漢邪龍縣地。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爲破虜傍邑侯。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集解〕先謙曰。官本莫作慕。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撣音擅。東觀記作擅字。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衆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集解〕通鑑胡注。案大秦、卽武

帝時犂軒國，今謂之拂菻。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汙澤，因名為邛池，南人以為邛河。在今嶲州越嶲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閒，姥憐之，飴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嗔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讎。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畟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為枕相贈。畟音側。〔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邛河在寧遠府西昌縣東南。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以為越嶲郡。嶲水源出今嶲州邛部縣西南嶲山下。前書地理志曰：言其越嶲水以置郡，故名焉。〔集解〕沈欽韓曰：元和志於嶲州尚載此條，今地志皆失其處，疑今之打沖河也。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禺同山在今襃州揚波縣。王襃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襃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集解〕沈欽韓曰：明志，姚安軍民府大姚縣，漢青蛉縣。紀要：大姚縣北三十里有方山，或以為即禺同山。俗多游蕩，而喜謳歌。

略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集解〕惠棟曰。顏籀云。枚根、太守之姓名。亦作牧根。風俗通云。漢有越巂太守牧根也。調邛人長貴、以爲軍候。〔集解〕惠棟曰。案前書西南夷傳及袁宏紀。乃任貴也。岑彭傳亦云。邛穀王任貴。羨長字。脫任字。下放此。更始二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爲邛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爲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卽授越巂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巂。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縱。卽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以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卽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巂郡。〔集解〕沈欽韓曰。今寧遠府西昌縣北。齎牛羊送喪至翁本縣安漢。安漢縣屬巴郡。〔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翁字叔陽。安漢人。爲越巂太守。布衣疏食。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久之。一馬死。一馬病。翁曰。吾將步行矣。夷漢甚安其惠愛。在官十九年卒。百姓號慕。送葬者以千數。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爲立祠堂。〔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天子嗟歎。賜錢十萬。爲立祠堂。安帝元初三年。郡

徼外夷大羊等八種，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縣賦斂煩數，五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集解〕先謙曰，官本卷上多以字。殺遂久令。〔集解〕遂久、故縣，在今麗州界。〔集解〕沈欽韓曰，今寧遠府鹽源縣西。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衆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楪榆擊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竦字子恭，成都人。刺史張喬以竦勇猛，授從事，任平南中。賊盛未敢進，先以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竦先以詔書告諭，不服，乃加誅殺。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集解〕先謙曰，官本來作求。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喬舉州弔贈，列畫東觀。天子以張翁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爲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

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㠯得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翕卒後。太守數煩擾。夷人叛亂。翕子端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巂太守。迎者如雲。端一作瑞。後順桓閒。廣漢馮顥爲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顥字叔宰。郪人也。少師事楊仲桓、及蜀郡張光超。後又事東平虞叔雅。初爲謁者。威儀濟濟。爲成都令。遷越巂太守。所在著稱。爲梁冀所不善。風州追之。隱居。作易章句。及刺奢說。脩黃老。恬然終日。

莋都夷者、武帝所開。㠯爲莋都縣。〔集解〕沈欽韓曰。唐書。黎邛二州之東。有淩蠻。西有三王蠻、莋都夷、白馬氏之遺種。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集解〕沈欽韓曰。華陽志。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使爲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劉向別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腳。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閒。朞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鼎六年。㠯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幷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東觀記。輔作酺。梁國寧陵人也。〔集解〕惠棟曰。馬嚴傳作酺。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㠯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㠯上。

羣種奉貢。稱爲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詩周頌也。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詩人誦詠。己爲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山海經曰。崍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邛來山一名邛莋。故邛人莋人界也。嚴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退者也。有長賓若採八度之難。陽母、閔峻。並坂名。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言詩人雖歎岐道之阻。但以文王之道。人以爲夷易。今邛來峭危甚於岐。繈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爲郡掾田恭、〔集解〕惠棟曰。通鑑作由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解見陳禪傳。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並載夷人本語。並重譯訓詁爲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今錄東觀夷言以爲此注也。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提官隗構。與天意合。魏冒踰糟。〔集解〕惠士奇曰。合當作會。吏譯平端。罔譯劉脾。不從我來。旁莫支留。聞風向化。徵衣隨旅。所見奇異。知唐桑艾。多賜繒布。邪毗𫄨𦄌。甘美酒食。昌樂肉飛。推潭僕遠。拓拒蘇便。屈伸悉備。局後仍離。蠻夷貧薄。僂讓龍洞。無所報嗣。莫支度由。願主長壽。陽雒僧鱗。子孫昌熾。莫稚角存。遠夷慕德

歌詩曰。蠻夷所處。僂讓彼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義向化。繩動隨旅。歸日出主。路且揀雒。聖德深恩。聖德渡諾。與人富厚。魏菌渡洗。冬多霜雪。綜邪流藩。夏多和雨。莋邪尋螺。寒溫時適。藐潯瀘灕。部人多有。菌補邪推。涉危歷險。辟危歸險。不遠萬里。莫受萬柳。去俗歸德。術疊附德。心歸慈母。仍路孳摸。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墝埆。犁籍憐憐。食肉衣皮。阻蘇邪犁。不見鹽穀。莫碭麤沐。吏譯傳風。罔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攜負歸仁。蹤優路仁。觸冒險陜。雷折險龍。高山岐峻。倫狠藏幡。緣崖磻石。扶路側祿。木薄發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瀝髭雒。父子同賜。捕莅菌毗。懷抱匹帛。懷稾匹漏。傳告種人。傳言呼敕。長願臣僕。陵陽臣僕。肅宗初。輔坐事免。（集解）惠棟曰。爲御史中丞馬嚴所奏免官。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燿之。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汙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集解）沈欽韓曰。明志。疊溪千戶所本朝改疊溪營。在松潘廳南二百五十里。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令姓、田名。（集解）沈欽韓曰。青衣道在雅州府、雅安縣北。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牛毦。顧野王曰。毦、結毛爲飾也。即今

馬及弓槊上繳耗也。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爲奉通邑君。〔集解〕惠棟曰。繁長張禪題名。有邑長三人。邑君三人。皆夷酋之稱也。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郡國志。零關道屬越巂郡。〔集解〕沈欽韓曰。越巂郡固有靈關道。然此旄牛夷本在蜀郡西部。故傳下云。益州刺史與西部都尉擊破之。不言越巂太守。明與越巂無涉。續志。延光二年。以西部爲屬國都尉。領漢嘉嚴道旄牛徙四縣。蜀都賦。廓靈關以爲門。注。靈關、山名。在成都西南漢嘉郡。劉昭注亦引之。蜀之西部。於唐爲雅州。通典。雅州盧山縣有靈關山。當爲沐水之所經。宋書符瑞志。晉咸寧三年。黃龍見漢嘉靈關。則地屬漢嘉。非越巂之靈關道也。越巂與蜀西部。隔限大度河。然相去不甚遠。舊唐志。貞觀二年。曾以雅州陽山、漢源二縣屬巂州。惟旄牛夷所攻零關不在越巂境耳。殺長吏。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蠶陵。殺長吏。四年。犍爲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

冉駹夷者、〔集解〕沈欽韓曰。明史土司傳。茂州、古冉駹國地。今小金川司等皆在茂州保縣西南徼外。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四年。至地節三年。宣帝年也。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幷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有六夷羌胡羌虜白蘭峒九種之戎也。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

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爲傭。夏則違暑反其邑。(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冬則避寒入蜀。傭賃自食。夏則避暑反落。歲以爲常。故蜀人謂之作五百石子也。衆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籠。案今彼土夷人呼爲雕也。(集解)王鳴盛曰。案今四川徼外大金川、小金川諸土司。有碉房、碉字字書不見。殆李賢所謂雕矣。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爲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毦。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本草經曰。靈羊角味鹹無毒。主療青盲蠱毒。去惡鬼。安心氣。彊筋骨也。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牲。郭璞注山海經曰。毼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鬬敵死乃止。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毞毲、羊羧之屬。青頓毲羧。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曰。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匈、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龍角神龜爲獻。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紕、氏罽也。音卑疑反。毞卽紕也。(集解)惠棟曰。羧、華陽國志作羖。又注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匈雕題離丘漆齒。孔晁云。九者西戎之別名。闟耳、貫匈、雕題、漆齒等。亦因其事以名之也。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煑以爲鹽。麡羊牛馬食之皆肥。麡、卽麡狠也。異物志。狀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樹掛角。故恆在平淺草中。肉肥香美。逐入林則搏之。皮可作履韤。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爲牀。音子兮反。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爲徼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云。

白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爲武都。〔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同谷郡武都地。 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清洛二谷之間。常爲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卻敵。分置調均。埤起數丈。有踰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緣而上。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崗阜低昂。泉流交灌。酈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峨。嶔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爲號也。 數爲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氐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名建也。 龍頟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及王莽篡亂。氐人亦叛。建武初。氐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齊鍾留、爲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集解〕惠棟曰。詳奮本傳。 擊茂破斬之。後亦時爲寇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

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文約、謂文督要約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緩耳、儋耳也。獸居、謂穴居。〔集解〕惠棟曰。緩金樓子作援。卽聶耳國也。其人兩手聶其耳。故曰援耳。見海外北經。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吕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謂護匈奴中郎將、及戊己校尉等。編數都護部守之曹。〔集解〕劉攽曰。案此部字、合作郡。動吕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珠玉、金碧、珊瑚、虎珀之類。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賨幏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軨積於內府。火毳、卽火浣布也。馴禽、鸚鵡也。封獸、象也。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恆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卽死。績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汙。以火燒之。則清潔也。傅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而沃之。冀僞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爗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也。〔集解〕劉攽曰。正文軨積於內府。案軨字誤。當作駢字。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算。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爲劣焉。

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伐鹿茤不得。乃歸中國。故言肇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仞彼方徼。鏤體卉衣。憑深阻峭。蠢、小貌也。鏤體、文身也。卉衣、草服也。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既孚。改襟輸寶。孚、信也。襟、衽也。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六校補

南蠻列傳。負而走入南山。案通志作負而走入南武山。多武字。以注引武山證之，似今本脫武字。

制裁皆有尾形。柳從辰曰，御覽七百八十五引作犬形。今案通志仍作尾形。注槃瓠馮山阻險。官本注馮作憑，是。

衣裳班蘭。官本班作斑，通。

稱呼爲姎徒。注此已上竝見風俗通。官本注末有也字。

始置黔中郡。注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今辰州府沅陵縣治。

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案傳中屢言降散，此獨作散降。蓋降多散少則曰降散，此散多降少，故云散降也。

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注零陽屬武陵郡。官本注陽下有縣字，郡下有也字。柳從辰曰，序文言零陵蠻，注不應出零陽，陽乃陵之譌（零陽縣屬武陵郡，注已見前），各本皆未正。觀洪亮吉辨注武陵郡應作零陵郡，則洪見本必作零陵，不誤也。今案柳說是也。零陵郡前漢本卽治零陵縣，後漢徙治泉陵，當亦因中興後羣蠻寖盛，慮爲所逼而改耳。

蠻二萬人圍充城。官本二作一。

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今案王制阯本作趾，从足，雕題交趾對文，鄭注交趾、足相鄉。然史文多作阯，此傳官本亦皆作阯，毛本則阯趾歧出，殊不一律。雖趾阯止古皆通作，然足相鄉不必專就同川而浴言也。文選西京賦黑水元阯，薛注謂小渚曰阯，疑范義直以交爲同，以阯爲川耳，此與鄭注各爲一義，而與禮記作趾之本義不符矣。前書賈捐之傳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此作男女，亦微異。

今烏滸人是也。注萬震南州異物志烏滸地名。官本注志下有曰字，名下有也字。

幸子豹率善人還復破之。官本率上有合字。

比至嶺南。嶺、官本作領，然如下文嶺外官本亦同作嶺，雖嶺領本通作，皆未能一律也。

事靜之後，乃命歸本。乃原譌又，已正，官本不誤。

九眞太守兒式戰死。注兒、五兮反。官本注五上有音字。

巴郡南郡蠻傳。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集解官本考證曰文獻通考作伺其便，應從之。案此集解十六字應在下文集解惠

棟曰思當作伺之上.天乃開明.集解.惠棟曰.至又注.宜將去.世本云弗宜將去.案通志注作乃與女俱不宜將去無生字.蓋生本卽弗字、或不字之譌.劉謂少一不字.尙失之.

其民爵比不更.集解.劉攽曰.至明衍民字.柳從辰曰.御覽七百八十五引作其人.今作民.疑後人回改之誤.今案別上君長而言其人.人猶是民也.通志本范書仍作其民.且下文亦其君長其民對舉.可知作民本不誤.不更爲秦爵第四級.獲此爵者.不豫更卒之事.故名不更.秦人撫輯新附諸蠻.優其君長.使得世尙秦女.優其民使得不豫更卒.而但出常賦.本不足異.漢興常賜民爵.民固不妨有爵.爵比不更.亦尙非眞.如劉氏之說.以此爵屬巴氏之君.旣君長矣.何更須爵.爵又何僅止於不更.抑無君長有罪.得以爵除者.則於說轉窒矣.

板楯蠻夷傳.乃登樓射殺白虎.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巴夷朐䏰廖仲藥何射虎.朐䏰、巴郡縣.已詳吳漢傳注集解.及劉焉傳校補.

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柳從辰曰.華陽國志.督作昝.廣韻音七感反.姓也.出蜀都.

或乃至自頸割.案頸乃剄之譌.通志可證.各本皆未正.

因罹酷刑。罹原譌羅。已正。官本不誤。

巴郡黃巾賊起。錢大昭曰。閩本巴下有州字。非。

西南夷列傳。西極同師。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桐。案前書亦作桐師。東北至葉榆。注。葉或作楪。注楪原譌楳。已正。官本不誤。今案前志作葉榆。屬益州郡。續志作楪榆。屬永昌郡。傳文後亦作楪。殊不一律。

夜郎傳。遣將莊豪。案後載滇王者莊蹻之後也。仍作莊蹻。此作莊豪者。豪、酋豪也。前書言蹻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長之者。卽爲其酋豪耳。書旅獒。鄭君讀獒爲酋豪之豪。秦俗雜西戎。故莊蹻一呼莊豪。非是二名。

吕且蘭有椓船牂牁處。牁一作柯。柯字。注。繫船杙也。繫原譌擊。已正。官本注不誤。

句町縣有桄桹木。注。唯中焦根。乃致敗耳。焦、官本注作樵。今案作焦。與通志合。

桓帝時。郡人尹珍。注。毋斂縣人也。柳從辰曰。續志作毋斂。前志作毋斂。今柳州府懷遠縣地。

滇王傳。率厲兵馬。厲原作吏。據通志正。官本不誤。

與姑復、楪榆、拼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拼棟。官本同。前志作弄棟。續志作𢪛棟。通志亦作栟棟。說文有栟無拼。然拼从手。當卽弄之俗體也。建伶。伶原作憐。官本及通志皆作怜。故書以怜爲憐之俗體。故又轉寫作憐。但華陽國志及前續志均作伶。已據正。今案前志益州郡建伶。應劭曰音鈴。則作怜、作憐皆誤也。

呂廣漢景毅爲太守。討定之。官本。定作走。今案作定。與通志合。

哀牢夷傳。因名子曰九隆。柳從辰曰。御覽七百八十六引本書。此下有沙壹將九隆居龍山下。九字。

九隆死。世世相繼。注。子屋栗代。栗原譌粟。據華陽國志及通志正。官本注不誤。

建武二十三年。武原譌元。據通志正。官本不誤。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抑狼。柳從辰曰。傳作柳貌。通鑑同。御覽七百八十六引本書。乃作柳邈。惠氏據華陽國志作抑狼。與漢魏叢書本合。廖寅本又作柳狼。柳抑與貌狼邈。均形近易譌。無從確定也。今案通鑑、通志。均作柳貌。與傳合。是宋時所傳范書。卽作柳貌。非有誤矣。章懷注引哀牢傳。與今華陽國志。亦皆有柳貌名。不過如注載禁高以下相傳世次。則有不合。然注之引此。不過著九隆傳世之久。范史自爲書本傳。原無此等世次。不能據注改傳。尤不容據雜史疑正史也。哀牢至後漢始通中國。傳載建武二十七年。賢栗等率種人求內屬。永平十二年。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建初元年。類牢殺守令反叛。其內屬及叛。皆書本紀。此有策書可憑。其名不應有誤。

由永平十二年至建初元年中閒僅隔六年永平內屬時柳貌又尙存則類牢宜卽柳貌子曰賢栗曰類牢皆注所不載然則華陽國志以賢栗爲扈栗以柳貌爲抑狼但可藉存異文若欲據以訂范書竊有未安矣（又通典作柳貊亦貌字之譌）

猩猩注數十輛夾注官本作量案通志注作兩與輛同 又注執還內牢中案通志注中作土連下爲句與上土人相應是也餘異字皆不足記 貊獸注所觸無不柆官本注柆作拉案說文柆折木也此本字書傳通作拉

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案通志敦作郭 集解先謙曰官本莫作慕謹案通志作莫與毛本合

及撣國王雍由調注東觀記作擅字官本注脫記字案通志注亦無記字

邛都夷傳邛都夷者至南人㠯爲邛河案邛字从邑惟毛本得之 注多大魚長一二丈官本注無多字案通志注有多字 姥憐之飴之案通志注上之作而 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案通志注作令因大忿姥限責出蛇 唯姥宅無恙案通志注宅作字誤 今好事人案通志注今作有

㠯爲越嶲郡注嶲水源出今嶲州邛部縣西南嶲山下案通志注部作都誤唐邛部縣今越嶲廳北七十里

有碧雞金馬注廉平唐虞案通志注廉平乃兼乎之譌各本皆失正

蘇祈叟二百餘人。祈、續志作沂。今案言叟者。專指蜀民。所以別於夷也。漢世謂蜀爲叟。因呼蜀人爲叟耳。

五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集解先謙曰。官本卷上多以字。謹案通志亦有以字。

其餘三十種。皆來降附。集解先謙曰。官本來作求。謹案通志仍作來。

政化尤多異迹云。侯康曰。御覽九百三十六引益部耆舊傳云。廣漢馮顥爲謁者。逐單于至雲中。大將軍梁冀、遣人求鷹。止晉陽舍人不避顥。顥收之。使人擊（案或脫殺字）鷹而亡也。顥追捕甚急。冀辭乃止。

莋都夷傳。梁國朱輔。注。梁國甯陵人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彼徂者岐。原本。岐皆譌从止。依通志正。官本不誤者。乃三家異文。通志從毛改矣。非。

遠夷樂德歌詩曰。至 長願臣僕。今案傳載歌詩三章。官本及通志均無異字。然樂德慕德二章。皆言歌詩。獨懷德一章。僅言歌。不言詩。此無義可求。直是范書原脫一詩字也。至章懷采夷言爲注。三本所傳。頗有不同。如提官隗構。通志作提宮隗構。官本作提官隗構。罔譯劉脾。譯原作驛。下注罔譯傳微仍作譯。可證驛爲譌字。已據通志注改。官本注亦不誤。旁莫支留。官本注同通志。莫作草。邪毗𦃇𥿻。官本注同。通志𦃇作堪。僂讓彼尼。官本注。彼作皮。通志注。僂作屢。彼作被。路且揀雒。官本通志注。揀皆作倲。魏菌渡洗。官本、通志注。皆止作度。莫碭麤沐。官本注同。通志注。碭作楊。沐作水。罔譯傳微。官本注同。通志。微作徼。偷狼藏幡。官本注。幡作幢。通志作隨。傳言呼敕。官本注同通志。言作室。以上異字。方言轉譯。難明聲讀。今古有異。東觀

譌。又僅存韻本。無從定其得失矣。

攻靈陵城。集解沈欽韓曰。明志疊溪千戶所本朝改疊溪營。柳從辰曰。靈陵今地已詳安紀。惟據地理韻編在今疊溪營西。

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錢大昭曰。零郡國志作靈。案零靈通作說已見前。集解沈欽韓曰。至不在越嶲境耳。今案安紀載延光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叛寇靈關。殺縣令。百官志。凡縣主蠻夷曰道。如非靈關道。何得有縣令。且漢嘉之靈關山。既非設守阨要。夷又何必攻之乎。旄牛地卽在邛崍山之表。瀘水出焉。距越嶲本非甚遠。前漢時蜀郡西部屬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旄牛夷本卽蜀郡夷。元初五年秋。越嶲蠻夷及旄牛豪叛。殺長吏。六年。永昌益州蜀郡夷叛。與越嶲夷殺長吏。燔城邑。益州刺史張喬討破降之。亦均見安紀。旄牛、蜀郡夷。既可與越嶲夷同叛。又何爲不可攻越嶲縣道。刺史主兵。則太守自不必行。邛都夷傳載元初五年夷叛。殺遂久令。詔亦命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遂久與靈關道同爲越嶲縣道。而紀傳皆不及越嶲太守。亦可疑與越嶲無涉乎。沈氏好爲異說。非也。

冉駹夷傳。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有六夷羌胡羌虜白蘭蜩九種之戎也。柳從辰曰。今華陽國志漢魏叢書本與惠氏所引合。廖寅本蜩作峒。今案蜩峒皆無考。當作蚺。通志云。氐其種非一。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稱蚺氐。此蓋中國人卽其服色名之也。

爲邛籠。案邛籠二字無義可求。蓋方言也。以其高言。疑卽穹隆之異文。

有靈羊。可療毒。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九十一引本書。靈作羺。音戾。今案羺音羺。胡羊也。胡羊、謂北胡所產。卽今拳毛豐尾者是矣。字从需。無由有戾音。靈羊之靈。本作䴁。詳爾雅及說文注。後人或作䍀䍀。疑羺仍羺之譌。戾亦卽䴁之誤。注。主療青盲。官本注。盲譌肓。

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毞毲羊羧之屬。注。正西昆侖狗國。國原譌骨。依通志正。官本注不誤。闞耳貫匈。官本注。耳誤茸。

獸居烏語之類。此及下文而類有土居。官本類皆作顊。蓋南宋本俗字。

布護巴庸之外。護各本同。當作濩。張衡東京賦擘教布濩。薛綜注云。布濩、猶散被也。

改襟輸寶。注。襟、衽也。官本注。衽作袵。案說文。襟作裣。交衽也。又衽、衣裣也。則作衽爲正矣。

西羌傳第七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西羌之本。〔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爲號。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衡山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晉范宣子親數戎子駒支曰。羌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杜預云。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左傳又云。先王居檮杌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預云。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允姓與三苗俱放三危者。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也。〔集解〕惠棟曰。禹貢。三危既宅。鄭元云。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岐山相連。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河關縣屬金城郡。已上並續漢書文。〔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金城、會寧、安鄉、西平等郡之西南也。河關。今之安鄉郡。其賜支在其西。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西羌自賜支以西至河首左右居。今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卽析支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㠯產牧爲業。其俗氏族無定。或㠯父名母姓爲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

淺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寡婦曰釐。力之反。）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羌與北狄同。其人魯鈍。饒妻妾。多子姓。一人生子十或至百人。嫁女得高貲者。聘至百犢。女披大華氈。以爲盛飾。一狗皮直數十匹。）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爲酋豪。（〔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無君臣上下。健者爲豪。文穎云。羌胡名大帥爲酋。如中國言魁。如淳云。酋音酒醨孰。書序云。西旅獻獒。鄭元云。獒讀爲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也。）弱則爲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爲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病終謂之劣。又以爲不祥也。）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其人山居而多風。水土剛強。）王政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太康。夏啓之子。盤于游田。不恤人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也。）四夷背叛。及后相卽位。乃征畎夷。（后相。卽太康孫。仲康之子。）七年然後來賓。（〔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帝相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風及黃夷。七年。于夷來賓也。）至於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泄。啓八代孫。帝芒之子也。〔集解〕惠棟曰。注見東夷傳。）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閒。（邠。今幽州也。岐。卽岐州。〔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帝癸三年。畎夷入於岐以叛。）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集解〕先謙曰。官本戎作羌。）三年乃克。（武丁。殷王也。易曰。高宗伐鬼方。前書音義曰。鬼方。遠方也。）故

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殷頌之文。(集解)沈欽韓曰。按商頌殷武之詩。祀高宗之樂也。首章敘其伐荊楚功。二章言昔有成湯自彼氐羌云云。蓋舉成湯時遠夷慕化。以責荊楚。非高宗時事。范氏混而爲一矣。

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帝武乙。卽武丁五代孫。無道。爲偶人。象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代之行。天神不勝。而僇辱之。又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遂獵雷震而死。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北。古文王之祖也。岐山在扶風郡也。

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太丁。武乙子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作武丁子也。王會汾曰。按武丁子爲祖庚。祖庚弟爲祖甲。祖甲子爲廩辛。廩辛弟爲庚丁。庚丁子爲武乙。武乙子爲太丁。則太丁乃武丁四世孫。諸本俱譌。今改正。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也。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見詩小雅采薇篇。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晉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於牧野。尚書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孔安國注曰。皆蠻夷戎狄也。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記。(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王遂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夷王、穆王孫名燮也。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見竹書紀年。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廢丘，漢曰槐里也。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秦仲伐戎，爲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二水名。戎人滅姜侯之邑。明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並見竹書紀年。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周乃東遷洛秦襄公攻戎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狄卽狄道。豲卽豲道。邽卽上邽縣。冀卽冀縣。〔集解〕惠棟曰：秦紀云秦孝公西斬之豲王。徐廣云豲音丸。前書匈奴傳云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豲之戎。杜佑云：豲、並今隴西郡。邽、冀、並今天水郡。邽音珪。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安化郡。洛川有大荔之戎，洛川卽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改曰臨晉，今同州城是也。〔集解〕

惠棟曰杜佑云今洛交中部郡 渭南有驪戎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昭應縣 伊洛閒有楊拒泉皐之戎 杜預注左傳云楊拒、戎邑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潁川郡 潁首呂西有蠻氏之戎 左傳曰單浮餘圍蠻氏杜預注云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 當春秋時閒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 左傳莊公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杜預注戎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二十四年戎侵曹也 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呂救周 事並見左傳僖公十二年 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 瓜州、今瓜州也事見僖二十二年 允姓戎遷於渭汭 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有見左傳三字 東及轘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呂滋廣 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集解〕錢大昕曰按左氏傳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又昭九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杜注陰戎陸渾之戎也然則陸渾之戎系出允姓與允姓戎非二種此傳似岐而二之先謙曰官本呂滋上有遂字 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戎狄通道呂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王聞穆公賢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遺戎王以女樂由余諫不聽由余乃降秦爲謀伐戎 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 魏絳晉大夫見左傳

襄公十三年。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汧山隴山之閒也。在今隴州汧源縣。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集解〕惠棟曰。史記作渭南。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郅。縣名。屬北地郡。後二年。義渠敗秦師於李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徒涇、縣名。屬西河郡。〔集解〕先謙曰。涇設當作經。李兆洛以爲在山西境。及昭王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爲

髦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衆皆反舊爲酋豪云。

羌無弋爰劍者。〔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作袁劍。古字通。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劓、截鼻也。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閒。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閒。今此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金城、隴西、安鄉郡之西南。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爲豪。河湟閒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劍嘗爲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公今欲復之。兵臨渭首。滅狄獂戎。獂音丸。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氂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爲白馬種。

廣漢羌是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梓潼遂寧以西德陽郡地。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爲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爲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氐音丁兮反。五縣並屬隴西郡。〔集解〕惠棟曰、杜佑云、狄道安故今金城郡地。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姐音紫。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安故縣屬隴西郡。枹罕縣屬金城郡。枹音鈇。漢遣將軍

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酒泉郡之北千餘里鹽池．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義渠姓也．覘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爲畜牧．安國以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集解〕惠棟曰前書云三十餘人．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彡姐等七種羌寇隴西．彡音先廉反．又所廉反．姐音紫．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爲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自彡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欲燿威德．以懷遠爲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爲郡．

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燧、烽也。

濱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衆羌遂還據西海爲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衆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時涼州部。除三輔外。今安定、平原郡之西。天水、隴西諸郡悉屬焉。 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湟水東入經戎峽口。右合羌水。出西南山下。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也。 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卽以牛邯爲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邯字孺都。見隗囂傳。 持節如舊。及邯卒而職省。

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

復寇臨洮。〔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和政郡地。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集解〕惠棟曰。杜佑據東觀記云。徙七千口於三輔。案永平元年。滇吾餘衆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乃竇固、馬武事。而范史論仍曰煎當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則仍據東觀記也。注詳下。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湳並皆強富。數侵犯之。湳音乃感反。〔集解〕惠棟曰。李善曰說文云。湳水出西河美稷縣。故羌人因水爲姓。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集解〕先謙曰。官本作乃從入大榆。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羌反。殺掠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集解〕惠棟曰。盱見竇固傳。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己方略。爲□渠帥。二年秋。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允音鈆。街音階。縣名。屬金城郡。爲羌所敗。殺五

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為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允音鈆。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郡。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西平郡龍支縣漢允吾縣地。後漢為龍耆縣。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為牢姐種所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集解〕惠棟曰。注白石山應劭云山在白石縣東。時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為種人所信向。皆從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衆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春秋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惡不仁也。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言帝王好生惡殺。故不以為功也。史記曰。白起昭王時為上將軍。擊趙。趙不利。將軍趙括與六十萬人請降。起乃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咎由太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效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為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以賜有功者。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

吾於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以謁者竇林領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爲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爲下吏所欺．謬奏上滇岸以爲大豪．〔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林欲以爲功效．奏言大豪．承制封爲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以事詰林．林辭窘．窘、窮也．乃僞對曰．滇岸卽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林以誣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臧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謁者郭襄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抵罪．於是復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以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卑湳種羌婦．吏爲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安夷、縣名．屬金城郡．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爲寇．〔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金城隴西卑湳勒姐種羌反出塞外．胡三省云．勒姐羌居勒沮．漢因以爲種名．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湳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度

遼將軍吳棠。〔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吳裳。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與諸衆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集解〕通鑑胡注。案姓譜云。殷帝乙有子期封太原郝縣。後因氏焉。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傅育代爲校尉。移居臨羌。〔集解〕通鑑胡注。杜佑云。臨羌在今西平郡。水經注云。湟水東合安夷川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在漢西平亭東七十里。湟水又東合勒姐溪水。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集解〕通鑑胡注。本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改名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副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故城在今洮州。〔集解〕惠棟曰。郡國志云在隴西郡臨洮縣。杜佑云。索西故城在今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集解〕通鑑胡注。督烽掾。郡掾之督烽燧者。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集解〕通鑑胡注。河北。逢留大河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

募人鬭諸羌胡。〔集解〕通鑑胡注。募人閒鬭諸羌。使之自鬭也。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剋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集解〕通鑑胡注。廬、穹廬。落、居也。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須旦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為明進侯。七百戶。以隴西太守張紆代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既殺傅育。狃忕邊利。狃忕、慣習也。狃音女九反。忕音時制反。〔集解〕惠棟曰。爾雅云。狃、復也。郭璞云。狃忕復為。孫炎云。狃忕前事復為也。張揖雜事作忕。音曳。云狃復過度。陸德明云。忕又音時設反。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集解〕

通鑑胡注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護羌校尉蓋亦有一人也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遂將種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云自擊鼓起伏兵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育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閒者斬首四百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闐等相結以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胡會集附落種衆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爲校尉稍以賞賂離閒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集解〕惠棟曰事詳鄧訓傳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集解〕錢大昕曰案上文已有永元元年此又舉永元詞之贅也以傳例推之和帝二字應移在前文永元之上蜀郡太守聶尙代爲校尉尙見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集解〕通鑑胡注迷唐去大小榆谷事見章和二年鄧訓驅逐迷唐而聶尙招撫之欲以反鄧訓之政也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尙尙自送之

塞下．〔集解〕先謙曰．官本之作至．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盧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吕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尙坐徵免．居延都尉貫友代爲校尉．友吕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搆離諸種．誘吕財貨．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集解〕通鑑胡注．此大河卽黃河．河水至此有逢留之名．在二榆谷北．作大航．造河橋．欲渡河擊迷唐．〔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注云．于河峽作橋渡兵．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集解〕通鑑胡注．司馬彪曰．西羌自析支以西濱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至八年．友病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爲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共爲寇盜．衆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集解〕大夏．縣名．屬隴西郡．〔集解〕先謙曰．今蘭州府河州東南七十里．遣行征西將軍劉尙．〔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執金吾劉尙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趙代〔集解〕惠棟曰．代．趙熹子．和帝紀作趙世．又來歷傳有侍中趙代．別是一人．副．

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五營卽五校也。雍營卽扶風都尉屯也。黎陽營、解見南匈奴傳也。尙屯狄道。代屯枹罕。尙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集解〕通鑑胡注。奔入臨洮南山也。尙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戰。盱斬虜千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年。尙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尙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爲漢作河橋。〔集解〕通鑑胡注。卽五年貫友所作之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十二年。遂復背叛。乃脅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以酒泉太守周鮪代爲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集解〕王補曰。注見上。初累姐附漢。〔集解〕先謙曰。官本姐下有種字。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爲

讐.黨援益疎.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注曰.允川去賜支河曲數十里.在大小榆谷之西.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安定郡.今安定平源會寧郡東境是.迷唐遂弱.其種衆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集解〕通鑑胡注.發羌、羌之別種.或曰唐之吐蕃.即其後也.明年.周鮪坐畏懦徵.侯霸代爲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集解〕通鑑胡注.燒當與燒何各是一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爲奴婢.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河水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小榆谷.隃麋相曹鳳上言.隃麋、縣名.屬右扶風.西戎爲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㠯近事言之.自建武㠯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㠯然者.㠯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㠯爲非.難㠯攻伐.南得鍾存㠯廣其衆.〔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永平八年.迷唐與鍾存東寇.杜佑云.鍾存、別種羌.北阻大河.因㠯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集解〕通鑑胡注.西海有允谷鹽池.緣山濱水.㠯廣田畜.故能彊大.常

雄諸種。恃其權勇。〔集解〕王補曰。通鑑作拳勇。故胡注引毛詩無拳無勇釋之。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逃亡棲竄。遠依發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其餘勝兵。不過數百。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武帝逐諸羌。置西海郡。今在酒泉郡北千二百里。欲復立之。胡注。建。立也。立策復治郡縣也。置西海郡。在平帝元始四年。規固二榆。〔集解〕通鑑胡注。規。圖也。謀也。案規有二義。一訓爲有。陸賈新語云。魯莊公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韋昭國語注云。規。猶有也。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龍耆。即龍支也。今鄯州縣。〔集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鄯州龍支縣。本漢允吾縣也。取縣西龍支堆爲名。杜佑云。今西平郡縣。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邯分流左右。今在廓州。〔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在今寧塞郡。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失衆。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千。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

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集解〕惠棟曰，通典此下有歸南濠三字。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集解〕通鑑胡注，續漢書云，鍾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隴道，隴坻之道也。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版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集解〕通鑑胡注，銅鏡映日，人遙望之以爲兵也。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冀西，〔集解〕通鑑胡注，冀縣之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衆羌反叛徵免，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爲校尉。其冬，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縣名，屬漢陽郡。〔集解〕惠棟曰，襄一作壤，杜佑云地在今天水郡。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西河銀川昌化郡。衆

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爲諸軍節度．朝廷以鄧太后故．迎拜騭爲大將軍．封任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西郡湟水縣界．先謙曰．注見馬援傳．鍾羌又沒臨洮縣．〔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和政郡和政縣界．生得隴西南部都尉．〔集解〕惠棟曰．南部都尉治臨洮也．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縣名．屬漢中郡．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廑．晉灼云．廑古勤字．移屯褒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輔都尉都郿．時羌復攻褒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名．屬隴西郡．〔集解〕惠棟曰．

華陽國志云段崇字禮高南鄭人也太守河閒鄭廑命爲主簿永初四年涼州羌反溢入漢中廑出屯褒中營東攻廑欲戰崇諫不可願固壘待之廑不聽出戰敗績崇與門下吏王宗原展及子勃兄子伯生推鋒死戰衆寡不敵崇等皆死羌遂得廑殺之功曹程信時居守馳來赴難冒寇殯送還鄉里 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年春任尚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集解〕惠棟曰上書求內徙也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縣名屬隴西郡〔集解〕通鑑胡注隴西郡本治狄道考異曰上云金城徙襄武此又云隴西徙襄武紀傳皆然或者二郡皆寄治於襄武與 安定徙美陽縣名屬右扶風北地徙池陽縣名屬左馮翊上郡徙衙縣名屬馮翊衙音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太半復以任尚爲侍御史擊衆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集解〕李吉甫云山在潞州長子縣東五十六里 誘殺降者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

羌通謀聚衆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故吏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樗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綵帛一億已上。杜季貢亡從滇零。六年。任尙復坐徵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尙幼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吕杜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集解〕通鑑胡注。案東觀記。丁奚城在北地郡靈州縣。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餘頭。吕畀得者。畀音必四反。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集解〕通鑑胡注。自太行北至恆山。限隔并冀。其閒多有谷道以相通。今於衝要之地作塢壁以備羌寇。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孳、李容、左濟、陳己、曹廉、句距、劉旌等二十五人。嘗志報羌。各募壯士。預結同死以待寇。太守鄭成命信爲五官。孳等門下官屬。元（一作光）和二年。羌

復來。信等將其士卒力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二十五人戰死。自是後羌不敢南向。五年。天子下詔襃歎信及段崇等。賜其家穀各千斛。崇及王宗原展等家穀各五百斛。列畫東觀。信字伯義。南鄭人。故常璩述云。禮高殉名。伯義死節也。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侯霸、馬賢將湟中吏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百餘級。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集解〕通鑑胡注。姓譜。皮、樊仲之後。又鄭有上卿子皮。出子罕之後。楊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為校尉。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衆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闕。賜號多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居。〔集解〕通鑑胡注。自張掖還令居也。通河西道。而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横、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种光。見段熲傳注。袁宏紀云扶風太守种暠。安定太守杜恢。〔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南安太守杜佐。北地太守盛包。〔集解〕惠棟曰。孫愐云。盛氏其先姓奭。避元帝諱改姓盛。西羌傳有北海太守盛包。案北海乃北地之訛。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為杜季貢所

敗。勇士、縣名。屬天水郡。〔集解〕洪亮吉曰。案應云屬漢陽。永平十七年所更名也。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龐參㠯失期軍敗抵罪。㠯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尙爲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尙臨行。懷令虞詡說尙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尙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㠯步追之。勢不相及。所㠯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胄。馳輕兵。㠯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尾、猶尋也。〔集解〕通鑑胡注。隨後而擊之也。掩、襲也。截、邀也。周壽昌曰。注作尋誤。今俗文書作尾追。尙不失此意。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集解〕通鑑胡注。言虜之路自窮。不能捷出而寇掠也。尙大喜。卽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

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沈爲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尙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馮翊之北。洛交以南。任尙又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四年春。尙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爲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部。百姓諺曰。虜來尙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也。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尙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王。冬。任尙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靑石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尙兵到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因合勢俱進。狼莫等引退。乃轉營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集解〕官本考證曰。以本紀參校。河上應作上河。斬首五千級。還得所掠人男女千餘人。牛

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爲羌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戶。〔集解〕惠棟曰。鄧騭傳作舞陽。東觀記云。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虎貢鞶囊一。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通鑑胡注。狼莫者。零昌之謀主。零昌既死。而狼莫敗逃。虔人羌失援而降。遵。吕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尙與遵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賕枉法。臧千萬已上。檻車徵棄市。沒入田廬奴婢財物。〔集解〕惠棟曰。鄧騭傳云。尙坐斷盜軍糧。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儆。自羌叛十餘年閒。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集解〕通鑑胡注。永初元年羌叛。至是年凡十二年。六年春。勒姐種與隴西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將萬人擊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吕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飢五等。吕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

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吏〔集解〕通鑑胡注馬賢於時爲健鬬然觀其往來奔命羌人輒躡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事宜其有姑射山之敗也 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尾兩端首尾猶首鼠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尾並作施此本後文仍作施 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璽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戶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集解〕惠棟曰衞宏漢舊儀云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中興省漢陽有牧馬苑以羽林郎監領 兵敗死者四百餘人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爵〔集解〕惠棟曰段熲傳云鳥音爵通鑑胡注鸞音雚鳥讀曰雀田蓺衡云鸞鳥縣即鶴雀樓在涼州周壽昌曰注云鸞音爵者當是誤書鳥爲鸞也鸞安得有爵音哉 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降。〔集解〕惠棟曰即宋漢也延光中四遷爲

西河太守傳不載。爲涼州略也。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將種衆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各有差。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尙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吕奉祖爲孝。君上吕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吕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吕爲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官。卽雍州之域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在今上郡銀川之閒。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吕溉。水舂河漕。水舂卽水碓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河漕。通運船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前書音義曰。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也。（集解）惠棟曰。吳氏補遺云。元元當作元二。又王充論衡云。易无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案易无妄者。易緯之无妄傳也。劉淵林注吳都賦引易无妄云。災氣有九。陽阸五。陰阸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

百十七歲各以數至。陽阨故云百六之會。漢書律歷志上引易九阨云。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云。易傳也。愚謂九厄當作无妄字之誤。九厄之說與易无妄同。孟康如淳論之詳矣。今易之无妄。京氏章句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希望。馬、鄭、王肅注易亦云妄猶望。謂無所希望。雜卦云。无妄災也。是以漢書谷永對策云。遭无妄之卦運。應劭云。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見棟周易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無守固。〔集解〕惠棟曰。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之人。今言復三郡者。當爲隴西理襄武。捍蔽京師。倘遠不要。更移餘三郡。須復本處。是通鑑胡注。單外言無蔽障。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懦音而掾反。〔集解〕惠棟曰。史記律書作選蠕。音軟。司馬貞云。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也。張解設難。〔集解〕通鑑胡注。張解者。開張其說以爲解。設難者。鋪設其辭以發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馬賢以犀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其冬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爲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閒。以逼羣羌。〔集解〕通鑑胡注。兩河、謂賜支河及逢留大河也。皓復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

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集解〕通鑑胡注：上、上奏也。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郡臨洮縣。〔集解〕惠棟曰：永初三年，種羌沒臨洮縣，生得南部都尉，今三郡既復，故復置也。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級。四年，馬賢以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詣實降。〔集解〕王鳴盛曰：實當作賢。先謙曰：官本作賢。賢復進擊鍾羌且昌。〔集解〕先謙曰：官本鍾作種。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遼將軍，復以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

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徵賢爲弘農太守。㠯來機爲幷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並當之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劉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內，侯衞之外，言以文德要來之。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集解〕劉攽曰：三君案時與二人語，何緣得三？明是二字。惠棟曰：袁宏紀作二君。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文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爲亂行。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虐或作庸，庸，薄也。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傅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爲征西將軍，㠯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㠯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集解〕惠棟曰：牧師苑之馬也。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

戰歿。順帝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爲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順帝紀云六年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伐西夷。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封光爲武陽亭侯。袁宏紀漢安元年十二月封也。遣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集解〕通鑑胡注。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郃陽令任頵追擊戰死。郃陽同州縣也。頵音於筠反。〔集解〕洪亮吉曰。案注郃陽下宜增一今字。遣中郎將龐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頓美陽。爲涼州援。武威太守趙沖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沖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罕種羌千餘寇北地。〔集解〕惠棟曰。帝紀作鞏唐羌。北地太守賈福與趙沖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以趙沖爲護羌校尉。沖招懷叛羌。罕衆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沖降。於是罷張喬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䜌北界。參䜌、縣名。屬安定郡。䜌音力全反。〔集解〕洪亮吉曰。案郡國志亦無此縣。注亦沿前志之誤。（下鸇陰縣亦然）三年夏。

〔集解〕惠棟曰．帝紀．二年夏四月． 趙沖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沖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詔沖一子爲郎．沖復追擊於河陽．斬首八百級．河陽縣屬漢陽郡．〔集解〕惠棟曰．案兩漢志皆作阿陽．傳寫誤也．先謙曰．官本並作阿． 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爲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衞瑤追擊玄等．〔集解〕通鑑胡注．將如字．領也．錢大昕曰．順帝紀作衞琚．惠棟曰．通鑑．瑤作琚． 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沖復追叛羌．到建威鸇陰河．續漢書．建威作武威．鸇陰．縣名．屬安定郡．〔集解〕惠棟曰．前志．鸇陰作鶉陰．屬安定．後漢屬武威．宋白續通典云．會州會寧縣．漢鸇陰縣地．黃河西南自蘭州金城縣界流注．水經云．河水又東過勇士縣北．東流．即此處． 軍渡未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沖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沒．沖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沖子愷義陽亭侯．以漢陽太守張貢代爲校尉．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於是離湳狐奴等五萬餘戶詣並降．隴右復平．並．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爲鄠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閒．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前書音義曰．牢．價值．〔集解〕通鑑胡注．案李賢注云．牢稟食也．古者宅廩

爲牢、斷、割也。滅割牢稟而盜之。斷丁管反。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爲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卒。以前南陽太守第五訪代爲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以中郎將段熲代爲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以濟南相胡閎代爲校尉。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氐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鳥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胡閎疾。復以段熲爲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奐傳。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

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興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已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集解〕惠棟曰。此注據廣雅。顏籀云。無慮。大計也。先謙曰。大計即都凡也。無二解。）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為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為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內

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集解〕惠棟曰。闞駰十三州志云。西平張掖之閒大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領。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鬬。隨埶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為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集解〕惠棟曰。冷、帝紀作伶。字當作冷。古文伶冷通。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天水郡之西北地。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

䨇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傯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淸。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以鳥驚。桴、擊鼓槌也。革、甲也。鞬、箭服也。左傳、晉文公曰右屬櫜鞬。鞬音紀言反。故永初之閒。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爲兵。負柴爲械。轂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前書、班固曰、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肆怒之貌也。睢音火季反。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羽書、卽檄書也。魏武奏事曰、邊有驚急、卽插羽以示急也。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徽纆而爲虜。說文曰、徽、糾繩也。纆、索也。發冢露胔。死生塗炭。胔音才賜反。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集解〕惠棟曰、鄧騭議欲棄涼州也。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集解〕惠棟曰虞詡也。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

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奏猶上也。〕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飈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前書。揚雄曰。蒙盾、負羽也。〔集解〕惠棟曰。晉語云。獻公伐翟。柤郤叔虎被羽先升。遂破之。韋昭云。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眊矣。〕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叛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顱音盧。廣雅曰。顱、顱顙類也。支、謂四支。革、皮也。〕其能穿竄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汙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集解〕惠棟曰。案係段熲語。見熲本傳。云張奐非也。先謙曰。此張奐語。見熲傳。惠誤記。〕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痾於心腹也。〔根、謂盡其根本。〕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

難㠯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遷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集解〕惠棟曰。當煎當作煎當。又段熲傳云。熲上言曰。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江統徙戎論云。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代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苦漢人侵之。永元之初。騎都尉王宏使西域。調發羌氐。以為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略趙魏。唐突軹關。過及河內。十年之中。夫夏俱弊。此其所以為害尤甚。累年不定者。雖由禦之者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案永平元年。馬武破滇吾。徙七千口置三輔。馬援降先零。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通典謂援徙七千口於三輔。似涉武事而誤。當考。貪其暫安之埶。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為父師。歎曰。象箸不施於土簋。不盛於菽藿。必須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臣賢案。史記及韓子。並云箕子。今云微子。蓋誤。辛有浩歎於伊川也。左傳曰。周平王之東遷也。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秦遷陸渾戎于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將為患也。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氐豪分種。遂用殷彊。虔劉隴北。假僭涇陽。涇陽縣。屬安定郡。朝勞內謀。兵憊外攘。憊。疾亟也。音白拜反。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七校補

西羌傳 案范書蠻夷八傳此本惟西羌西域不題列傳官本則僅烏桓鮮卑題曰列傳餘傳皆無列字史通言范書八十列傳本皆應有列字凡此不同皆傳寫之失 西北鄯善車師諸國 案通志鄯善上有接字

其兵長在山谷 長原作常錢校據閩本作長通志亦作長已正官本不誤

畎夷入居邠岐之閒 注 邠今豳州也 岐即岐州 原注豳譌幽已正官本不誤又官本注岐州下有也字

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 注 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 柳從辰曰前志好時縣屬右扶風注云有梁山宮光武中興以封耿弇兼食美陽四傳至耿協無闕蓋順帝時國絕併省入美陽故續志不載也唐縣今乾州西北三十五里

太丁之時 柳從辰曰竹書紀年作文丁沈約注云史記作太丁非辰案郝校本竹書紀年注据帝王世紀文丁亦曰太丁 注 太丁武乙子也 武乙原本亦作武丁通志注同依王氏考證改官本注已正

於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 注 冀即冀縣 官本注末有也字 涇北有義渠之戎 注 義渠縣屬北地郡 官本注末有也字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安紀郡 義渠今地已詳馮異傳

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注。事見僖二十二年。注僖下脫公字。官本有。

西踰汧隴。注。在今隴州汧源縣。柳從辰曰。唐汧源。今鳳翔府隴州治。

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注。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案秦庶長見左氏襄公十一年傳。杜注。庶長、秦爵也。章懷云見左傳。是惟事字當衍。秦惠王時事安得見左傳乎。

取郁郅。注。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今慶陽府安化縣治。

取徒涇二十五城。集解先謙曰。涇誤。當作經。李兆洛以爲在山西境。柳從辰曰。秦伐義渠。因取徒涇。其地當與義渠近。接義渠今地。旣爲今甘肅慶陽府寧州西北界。其州東南卽接今之涇州。傳所謂徒涇二十五城。疑卽在今甘肅涇州境。至前漢西河郡之徒經。今地雖不可考。然漢西河郡爲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地。相距遠矣。且涇經字異。章懷此注顯誤。謹案前志西河郡有徒經。無徒涇。就郡求縣。則涇字之誤。所當先正。然注誤而傳文必不誤。以義渠本涇北之戎。其地宜言涇也。又前志北地郡雖有義渠道。而在七國時。義渠戎地。旣歷爲秦削。及後秦滅義渠。猶開置隴西、北地、上郡三郡。其大可見。章懷乃以漢之義渠縣釋秦之義渠戎。亦明有不合。但西河地連塞外。孝武時始置郡。如謂義渠戎前已兼有徒經之地。亦必無此理。故仍以柳說爲最得其近也。

羌無弋爰劍傳。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爲其蔽火。得吕不死。案爰劍實藏巖穴中。追者不覺。遂以得免。范史既書於前矣。而羌人故神其說。以爲焚之不死。則亦從而述之。正以存其眞也。凡諸蠻夷傳所傳詼詭之事蹟。其始皆必由其種人所自爲說。亦卽此可通范例。

河湟閒少五穀。注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柳從辰曰。今西寧府西寧縣西境。

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集解惠棟曰。杜佑云。狄道、安故。今金城郡地。柳從辰曰。漢狄道今蘭州府狄道州治。安故今州南四十七里。臨洮今鞏昌府岷州治。氐道今秦州清水縣西南。羌道今階州西北百六十里西固所之西北。

築令居塞。注令居縣屬金城郡。柳從辰曰。漢令居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

遂罽枹罕。注枹罕縣屬金城郡。今地詳獻紀。

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案前書趙充國傳作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顏注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其說迂曲。若如范書恐怒作怨怒。則亡所信鄉亦就羌言。不就中國言也。

滇良傳。又數遣使驛。官本驛作譯。今案通志作驛。與毛本同。或作譯者，當是依劉攽說改之耳。然東夷傳序使驛不絕。何義門雖以劉說爲正。並未改其字。則此亦不須改字。且譯驛古通作。孝經注。越裳重譯。釋文譯本作驛。是也。

通動靜。錢大昭曰。閩本通下有導字。

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和政郡地。柳從辰曰。和政郡。今鞏昌府岷州東北。案臨洮今地已見光武紀下。又章安二紀章懷皆有注。

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集解。惠棟曰。至徙七千口。置三輔。乃竇固、馬武事。今案建武十一年。馬援破羌。徙致三郡。見光武紀。援本傳亦言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降者必當有以安置之。此言破降。言歸服。仍與援傳合。扶風爲三輔之一。亦非必不可言三輔也。下文永平元年、竇固、馬武破羌於西邯。明紀雖亦載之。而無徙置三輔事。固本傳並戰事不載。以主兵者武也。武本傳亦但言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未必其餘降者反多至七千口也。如以此推之。則固武徙羌三輔之說。恐正因援事而誤傳耳。

滇吾轉教呂方略爲渠帥。官本爲下有其字。今案通志亦無其字。

又戰於允街。注。街音階。原本文注街皆作衙。已正。官本不誤。今案通志文注亦皆作衙。是沿譌已久。允街今地。已詳明紀。

戰於允吾唐谷。注。允音鉛。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郡。已詳明紀。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柳從辰曰。唐湟水縣今西寧府

碾伯縣治。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至後漢爲龍耆縣。柳從辰曰。唐龍支縣在今碾伯縣南。案下文龍耆。章懷云。卽龍支也。續志。縣仍爲允吾。則龍耆自卽龍支堆。乃地名。非縣名。謂後漢爲龍耆縣誤也。

臨羌長收繫比銅鉗。繫原作擊。依錢校正。官本不誤。今案通志。繫亦譌擊。

永平元年。至大破之。案明紀。遣固武等在元年。前史約言之。

於是復省校尉官。復原作後。依通志正。官本不誤。

吕父降漢。乃入居塞內。錢大昭曰。馬防傳所云金城隴西保塞羌也。

復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官本復作後。今案通志作復。承上文省校尉官言作復是。

狃忕邊利。官本忕作忲。从犬。案从犬非。已詳馮異傳校補。

會集附落。原無會字。錢校據閩本有。通志亦有。已補。官本不脫。

永元元年。紆坐徵。吕張掖太守鄧訓代爲校尉。案據鄧禹傳。訓代紆爲校尉。實在章和二年。此改二年爲永和元年。蓋亦就擊走迷唐約言之。然因此遂與下文和帝永元四年犯複矣

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案鄧禹傳降者爲迷唐伯父號迷吾。據本傳。滇吾諸弟迷吾。迷吾弟號吾。迷唐爲迷吾子。則號吾其叔父。非伯父也。號吾亦卽前爲李章生得者。鄧禹傳作號迷吾。蓋並衍迷字。

初累姐附漢。集解。先謙曰。官本姐下有種字。謹案通志無種字。

至允川。川原作州。依通鑑改。官本不誤。案通志亦作川。

隃麋相曹鳳上言。侯康曰、鳳舉孝廉。歷張掖屬國都尉丞。右扶風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見曹全碑也。注。隃麋。縣名。屬右扶風。已詳耿弇傳。

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錢大昭曰。水經注。河水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谷、小榆谷北。二榆土地肥美。羌所依阻也。

恃其權勇。集解。王補曰。通鑑作拳勇。今案通志亦作拳勇。文選吳都賦。覽將帥之拳勇。李善注云。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權同。

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注。邯、水名。邯分流左右。今在廓州。今地已詳馬武傳。官本注。今在作在今。案通志注作今在。

東號子麻奴傳先零別種。集解。惠棟曰。通典此下有歸南濠三字。案各本及通志皆無此三字。

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注。縣名。屬漢陽郡。已詳安紀。

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注。右輔都尉都郿。官本注末有也字。案注都字亦治字避改。

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注。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已詳安紀。

遂移隴西徙襄武。注。縣名。屬隴西郡。案注複。應省。

侍御史唐喜。侯康曰。華陽國志。唐喜進討羌經年不下。詔賜死。其得罪當在此次破羌之後。

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兆原誤師。依錢校正。通志官本皆作兆。

參兵至勇士東。注。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柳從辰曰。今蘭州府金縣東北。

光竝沒。錢大昭曰。閩本光下有等字。案文有者是也。通志亦脫。

二十八共市一馬。共原作各。依通志正。官本不誤。

追尾掩截。注。尾猶尋也。案說文。尋、繹理也。謂從其後追繹而理之。故相隨亦謂之相尋。岑彭傳。囂出兵尾擊諸營。彼注云。尾謂尋其後而擊之。義亦同。周以爲誤。非。

永寧元年春上郡沈種羌。官本沈下有氏字。今案通志亦作沈種羌。安紀則作沈氏羌。是種字或卽氏字之誤。官本乃別增一字矣。

種衆散遁。遁原作遯。依通志改。官本不誤。今案遁遯古通作。

離河山之阻。離原作雜。依通志改。官本不誤。

而公卿選懦。注前書音義曰。官本注無曰字。

恐必見圖。見原作後。依通志改。官本不誤。

四年。馬賢吕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官本吕作亦。今案通志作以。疑皆因字之譌。如作亦。則下當云擊良封殺之。不當云擊殺良封。

良封親屬。竝詣實降。集解。王鳴盛曰。實當作賢。案錢大昭說同。又通志作賢可證。

今三君素性疾惡。案上文馬賢竝徵。下文機秉坐徵。後賢父子亦戰歿。似作三君亦可通。

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錢大昭曰。本紀作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據此則作字當在隴道上。

罕衆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沖降。官本衆作種。案通志作衆。

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䜌北界。䜌原作戀。依錢校改。注同。官本不誤。案通志及前續志均作䜌。集解。洪亮吉曰。案郡國志亦無此縣。注亦沿前志之誤。案前志。參䜌、鶉陰。均屬安定。續志參䜌屬北地。鶉陰作鸇陰。屬武威。皆云故屬安定。事在順帝末年。應已改屬。而參䜌一縣。章懷紀傳兩注皆仍屬之安定。故洪氏訂其誤。

趙沖復追叛羌到建威鸇陰河。集解。惠棟曰。至卽此處。今地已詳沖紀。

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錢大昭曰。漢中當作湟中。案錢說是。各本皆失正。

戎帥騫然諾之信。案詩不騫不崩。毛傳。騫、虧也。與此義合。本書李固、杜喬傳論。專爲生則騫義。章懷訓騫爲違。又文選劉琨扶風歌注。騫與愆通。

燔破茜積。錢大昭曰。茜當作貲。

西域傳第七十八　　後漢書八十八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爲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犂。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宣帝改曰都護。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犂。發兵攻車師。遷衞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吉。漢以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命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集解〕先謙曰。戊己解詳前書。哀平閒。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集解〕先謙曰。前書云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徐松云。如姑師分爲車師及山北六國。車師分爲前後國。車師後國又分爲烏貪訾離國。且彌國分爲東西。蒲類分爲蒲類後國。卑陸分爲卑陸後國之類。周壽昌云。此都護分之。乃衆建而小其力之意。范云自相分割。蓋誤。先謙案。前書云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明爲都護分之。周說是。王莽簒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單于印璽爲章。和親遂絕。西域亦瓦解焉。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

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集解〕先謙曰。亦見光武紀。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幷。且音子余反。渠勒、皮山、〔集解〕先謙曰。以上七國附見前書有傳。爲于寘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烏貪訾離。〔集解〕先謙曰。四國附見前書有傳。孤作狐。誤字辨見前書。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集解〕先謙曰。前書所有諸國。范書不必皆有傳。無事不書。不在國之得立與否也。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集解〕惠棟曰。歐陽忞云。西州伊吾縣本匈奴地。曰伊吾廬。在敦煌之北。大磧之外。先謙曰。一統志。晉立伊吾都尉。隋爲伊吾郡。唐置伊州。附郭伊吾縣。今新疆省哈密廳。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集解〕王幼學曰。正義云。宜禾本城名。在隴西。後置縣。屬涼州。惠棟曰。輿地要覽云。今瓜州本漢晉昌郡。宜禾故城在晉昌縣。漢宜禾都尉所居。棟案十三州志云。宜禾縣屬敦煌郡。晉昌名郡在後。要覽失之。前志云。宜禾都尉治敦煌廣至縣昆侖障。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龜茲讀曰丘慈。下並同。攻破都護陳睦。〔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陳穆。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集解〕先謙曰。校尉耿恭。見明帝紀及恭傳。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集解〕先謙曰。交河城亦見下車師傳。一統志。招哈和屯在闢展城西三百五十里。亦稱交河城。招哈河出其北。分道南流。環城左右。漢時交河城故地。闢展在今

鎮西廳城西六百里。車師前國地。國朝之哈剌和卓也。今新疆省吐魯番廳

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寘。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集解〕惠棟曰。槃、和帝紀作盤。竇憲傳作盤。字通。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尉。〔集解〕先謙曰。尉當作護。官本不誤。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集解〕劉攽曰。戊己本兩校。今此下文云。又置戊部候。則此時當但置戊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閻詳。足明置戊校而已。後人不知。妄增己字。亦非章懷以前失之。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集解〕惠棟曰。十三州志云。高昌壁故屬敦煌。有長谷在東。都尉居之。李吉甫云。隴右道西州。本漢車師國之高昌壁也。以其地勢高敞。人物昌盛。因名高昌。歐陽忞云。西州前庭縣。本漢高昌壘。壘有八城。本中國人也。先謙曰。高昌壁前書見車師傳。一統志。晉張駿置高昌郡。蠕蠕以闞伯周為高昌王。至麴伯雅。滅於唐。以為西州。元為和卓。明曰土爾番。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集解〕先謙曰。一統志。闢展所轄連木齊克。在闢展城西四百十三里。周二里許。西北行直都魯嶺。漢車師後城長國也。後漢無後城長。蓋即以居戊部候。故名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書甘英作甘菟。〔集解〕先謙曰。西海。地中海也。詳下。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集解〕

先謙曰、即山海經。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集解〕先謙曰、傳謂傳致之。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叛。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禧音喜基反。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集解〕先謙曰、詳梁慬傳。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數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集解〕惠棟曰、通典作曹崇。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集解〕先謙曰、上、上奏也。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集解〕先謙曰、官本重一宗字、是。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集解〕先謙曰、玉門、陽關在今安西廳西百五十里、詳前書。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璫上書陳邊事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通、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也。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集解〕惠棟曰、歐陽忞云、西州

蒲昌縣有蒲類海胡人呼爲婆悉海。先謙曰大秦在海西。去北匈奴絕遠呼衍王不得展轉其間。張瓚卽不明地理上書何得任意妄言至此。且大秦海西同爲國名。瓚不能約大秦海西四字爲秦海疑匈奴中別有秦海。再考。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也。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集解)劉攽曰宜禾都尉居也案文也當作之。惠棟曰袁宏紀云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義從合三千五百人集昆侖塞也。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集解)先謙曰絕其互相應赴之路。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柳中今西州縣也。(集解)先謙曰通鑑胡注柳中在後部金蒲城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云平高昌以田城爲柳中縣。李吉甫云縣西至西州五十里。先謙案一統志魯克察克在闢展城西南二百十里。有長河爲闢展西最大聚落。漢爲柳中長史所居。唐柳中縣治。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尙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窘、困也。高帝自擊匈奴至平城。爲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七日乃得解。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繒綵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人主之操。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盧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前書。揚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塡盧山之壑而不悔

也〔集解〕先謙曰縻是縻之誤字謂腐爛也 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 武帝時國用不足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言皆計其所得以出算軺車一算商賈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六畜無文以此言之無物不算 夫豈不懷慮久故也 懷、思也 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 前書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也 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 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于數入朝稱臣奉貢 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集解〕惠棟曰察一作觀 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集解〕惠棟曰望一作向 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埶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集解〕先謙曰通鑑胡注言從北匈奴也 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埶益殖 殖、生也 威臨南羌與之交連〔集解〕先謙曰胡注即湟中及南山諸羌 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集解〕惠棟曰毛晃云訾之爲言量也不訾謂無量可比也訾字斯反 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衞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 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

蹙國百里。〔集解〕先謙曰、官本末多一也字。臣吕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吕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修政於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也。帝納之。乃吕班勇班勇、班超之子。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寘、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領已西遂絕。〔集解〕先謙曰、烏孫及領西諸國。下云西踰葱領者是。六年。帝吕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吕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吕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爲于寘所沒。〔集解〕先謙曰、詳于寘傳。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首猶服也。音式救反。曾莫懲革。〔集解〕先謙曰、詳車師傳。自此浸吕疏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集解〕先謙曰、民多作人。皆唐避太宗諱未回改者。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吕後其事異於先者吕爲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集解〕

先謙曰。前書云。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集解〕先謙曰。胡注。南山在于闐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北。即唐志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是。徐松云。南面大山。今葉爾羌和闐諸山是。北面大山。今烏什、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吐魯番巴里坤諸山是。中央有河。〔集解〕徐松曰。即塔里木河。河東流亘西域中。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集解〕徐松曰。葉爾羌和闐境南諸山。東出。經羅布淖爾、青海、甘州、涼州、蘭州南。又經渭水南。為武功、太乙諸山。又經西安府長安縣南。為終南山。言南山至此而終也。漢金城郡。今甘肅蘭州府西界。其河有兩源。〔集解〕惠棟曰。涼土異物志云。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紀所謂崑崙者也。先謙曰。兩河見下。惠說未晰。一出蔥嶺東流。蔥嶺、山名也。西河舊事。其山高大生蔥。故名。〔集解〕惠棟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一出于寘南山下。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集解〕惠棟曰。前志云。敦煌郡正西關外有蒲昌海。杜佑云。在今交河北庭界中。蒲昌海一名鹽澤。〔集解〕先謙曰。詳見前書。即羅布淖爾。去玉門三百餘里。〔集解〕先謙曰。本書上下文皆有陽關。此不得獨闕。且前書亦云。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明此玉門下奪陽關二字。河水注作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徐松云。玉門陽關。在今色爾騰海之東。羅布淖爾在今吐魯番城西南。自色爾騰海西北至羅布淖爾。相去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而前後書皆脫去千字。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五千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集解〕惠棟曰。滿一作蒲。李光廷西域圖考云。車師後部。今濟木薩地。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里。亦名金滿城。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

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領。出西諸國有兩道。〔集解〕徐松曰。漢時兩道。皆在天山南山北。爲匈奴。故無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曰陂。音彼義反。次下亦同。史記曰。陂山通道。〔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陂作渡。又注次下亦同。次當作此。先謙曰。前書陂作波。顏訓循。音同。段玉裁以波爲陂之叚借字。班超傳注波、傍也。音詖。徐松曰。亦沿泝之意。河水東注。西行者。泝塔里木河。葉爾羌河之南岸。以達葉爾羌境。据此作陂者是。袁紀淺人妄改。次下顏注屢見。惠說非。至莎車。爲南道。〔集解〕先謙曰。圖考云。由鄯善而西出且末、精絕、扜彌、至于寘。又西北至莎車。南道西踰葱領。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集解〕先謙曰。由莎車而西。爲大月氏。在大宛南。此葱領西國也。其南爲罽賓。爲高附。更西南。爲烏弋山離。爲安息。是爲葱領西南諸國。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集解〕徐松曰。隨北山者。烏什、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諸境之北山。路出山之南也。陂河西行。至疏勒者。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蘭烏蘇河。以至今喀什噶爾境。葱領南北二河。至阿克蘇。合爲塔里木河。以注蒲昌海。故山有南北之別。河則但曰波河。不分南北。明西域中央惟一大河。北道西踰葱領。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集解〕先謙曰。由疏勒而西。爲大宛。在大月氏北。亦葱領西國。其北爲康居。爲奄蔡。又極西北。爲條支。是爲葱領西北諸國。焉耆在葱領東。明書字衍。說詳前書。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集解〕先謙曰。前書作扜彌。此更名。史記作扞罙。扞是扜之誤字。彌罙音同。又作拘睒彌。憍賞彌一作俱密。乃拘彌音變字。詳前書。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續漢書曰。寧彌國王本名拘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扜彌國。今名寧彌。與李注同。然前書云。治扜彌城。本書云。居寧彌城。但改城名。未

故國名。蓋其先國城同名。既改城名。傳聞以爲并國名亦改耳。唐書云。于闐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河東有建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即寧彌故城。河北流三百里入大河。案河即克勒底雅河。一作克里雅。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本傳及前書。各以都城計其相去里數。案郡國志。京兆尹在雒陽西九百五十里。若依此推算不合者甚多。疑所記不眞。或傳寫誤也。今存其崖略。不復推校。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八。〔集解〕先謙曰。通鑑胡注。勝音升。任也。謂能操五兵而戰。順帝永建四年。于闐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作徐白。帝赦于闐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闐。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爲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闐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己校尉、〔集解〕劉攽曰。案文多己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也。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闐三百九十里。〔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去于闐三百里。先謙曰。前書云。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

于闐國〔集解〕先謙曰。今新疆省和闐直隸州。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亦云。治西城。新唐書作西山城。後魏書云。運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去洛

陽萬一千七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集解〕先謙曰、前書、勝兵二千四百人、新唐書、勝兵四千人、後漢時何得獨有三萬餘、且以八萬三千之口、婦女幼弱皆在其內、而勝兵三萬餘、豈壯者盡人皆兵乎、萬蓋千之誤。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幷于窴、徙其王俞林為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窴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于窴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為大。

順帝永建六年、于窴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窴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窴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窴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為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集解〕先謙曰、胡注、隱、度也、覈、考實也。先謙案、不合顯言、但微考察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窴國人欲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集解〕先謙曰、胡注、謂以評死為建罪。于窴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窴、設供具請建、〔集解〕先謙曰、胡注、供具、宴享之具。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

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即時斬建。〔集解〕先謙曰。官本時作前。是。此誤。于寘侯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集解〕先謙曰。言于寘之侯及將也。前書有輔國侯左右將。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僰欲自立爲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集解〕劉攽曰。下文言輸僰死已經月。此時安得云殺之。蓋是不從字。先謙曰。劉說非也。既欲自立爲王。非僅不從可了事者。非國人殺輸僰。則輸僰殺不從者矣。下文經月或經是數之誤文。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爲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輸僰。〔集解〕先謙曰。胡注開于寘國人自新之路。仍使募斬輸僰也。時輸僰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集解〕先謙曰。恃中國不能遠討。遂益驕嫚也。自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集解〕先謙曰。皮山附見前書有傳。

西夜國〔集解〕先謙曰。一統志裕勒阿里克在葉爾羌西南三百里。有小城。在漢爲西夜國地。今莎車府葉城縣地。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

戶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傳箭鏃〔集解〕先謙曰傳當作傅官本不誤所中卽死漢書中誤云〔集解〕劉攽曰案漢當作前並大秦國一字亦然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國〔集解〕先謙曰案言號子合王非國也國字誤西夜子合前書亦別白言之未澗爲一或當時合爲一國後仍分爲二如今歐洲荷蘭與比利時瑞典與那威之例亦未可知餘詳前書注

子合國〔集解〕先謙曰一統志庫克雅爾在葉爾羌西南三百里後漢子合縣地今葉城縣地居呼韃谷韃音九言反〔集解〕徐松曰新唐書子合在蔥嶺北三百里是呼韃爲蔥嶺中谷名先謙曰前書韃作犍去疏勒千里〔集解〕先謙曰疏勒傳云去洛陽萬三百里領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集解〕先謙曰戶口勝兵與前書並同亦可疑前書云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犂接

德若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一統志塞爾勒克前漢蒲犂後漢德若也在蔥嶺中有小城葉爾羌河北源經流其地又哈爾楚在蔥嶺中有小城與葉爾羌城五百餘里皆其地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集解〕先謙曰與子合接而較遠則已入今巴達克山境

自皮山西南經烏耗前書音義音鷃拏又云烏音一加反秅音直加反急言之如鷃拏反〔集解〕先謙曰注末反官本作也前書作烏秅劉攽云秅當作耗涉懸度歷罽賓〔集解〕先謙曰前烏秅傳其西則有懸度懸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烏秅罽賓附見前書有傳衆經音義引通俗文云織毛曰㶏亦作㶏說文西胡毳布也作罽者非六十餘日行至烏

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集解）先謙曰前書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云排持、卽今之俾路芝地望固合字音亦符据西人云俾路芝之名甚古也

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集解）先謙曰徐繼畬瀛環志略以條支爲今阿剌伯圖考駁之謂條支在今俄羅斯國南之擣里諸黑海環其三面西海卽黑海也引詳前書條支傳證補云圖考說非也黑海北境古屬希臘通舟楫利商賈名其地曰撒吉剌後爲羅馬所併希臘國史確然可徵固無條支之名亦非安息、波斯所轄成周中葉波斯極盛之時西界至地中海北界至高喀斯山皆在黑海南而未有其北漢時安息繼興西界未至黑海（詳安息下）黑海中片壤古時通陸之路極狹常沒水中厥後沙土繼長增高近經西人闢治遂成衢路車馬暢行遐稽漢時必非立國建都之所且須向北轉東復轉南再轉東乃達安息程途方向亦未盡符後書言由排持西南行若條支在黑海北濱當云西北行不能西南行說亦不符魏書云波斯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城方十里河經其城中南流通典亦云波斯卽條支故地則必知波斯故都所在乃得條支所在波斯全境多山多沙漠無南流大河惟西境體格力斯河哀甫拉特河並發源西北導流東南匯合而入波斯海灣西書紀周赧王時希臘王阿來三得之將塞魯克斯據有波斯其後建城於體格力斯河西名之曰塞琉齊亞遂爲都城（或云漢初始建）河東舊有城曰特昔芬於是國都有東西二城後漢末波斯故王後裔薩山恢復舊業亦都於此唐時阿剌伯人西來城始被毀肅宗寶應元年天方教主阿蒲札非爾於故城西北建八格達城（卽西使記之報達）其後遷都於此亦跨河爲東西二城復於故城之地建離宮博考西書漢後波斯都城在體格力斯河殆無疑義跨河爲東西城故魏書謂河經城中南流唐書亦謂波斯王居東西二城魏書言宿利後周書言蘇利隋書言蘇藺似皆塞魯之異譯（新唐書既列波斯傳復於康國下云狼揭

羅西北。即波剌斯。傳言廣萬里。王治蘇剌薩儻那城。似是兩國。案波斯本應作波爾斯。蘇剌亦即蘇利。蘇蔺之異譯。薩儻那三字。當是彼處方言謂城。唐書下云。謝颶有弗栗恃薩儻那。可以比例。）哀甫拉特河迤西。波斯海灣西岸。皆與阿剌伯接壤。西書又載古時阿剌伯人東至體格力斯、哀甫拉特兩河之間。聚族而居。爲附庸小國。波斯等地稱阿剌伯人曰塔赤克。塔赤正與條支音叶。又有大抑大希之稱。爲唐書大食所本。（今西人多稱波斯爲塔齊克族類。而不知由於阿剌伯也。）據是以考。體格力斯河古爲塔赤克人居地。其後乃被擯逐。漢時此河上游。當已無此種人。而下游近海之處。或尙爲其部地。故漢書謂抵條支臨海欲渡。（聞波斯使臣云。兩河下游西境。今尙有古之阿剌伯人。不率教化。類乎野番。經其境者納賂乃免。）今體格力斯、哀甫拉特兩河間地。統名之曰義拉克阿剌伯。由古時阿剌伯人居此。故蒙是稱。合中西書籍以互證。二千年之疑案可明。近世西人考輿地者。謂哀甫拉特河西古有大湖。亦流入波斯海灣。旦泊回環。與漢書所云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一隅通陸之形相合。或者漢時條支故城在此。今沙磧壅塞。沮洳遺跡。地猶可考。是說亦足爲漢書條支城之一證。徐說甚是。特考之猶未盡耳。先謙案條支之爲阿剌伯。得洪說益明。以今圖證本書所謂臨西海者。謂國西之海。即紅海也。紅海在條支西。故稱西海。非即地中海也。阿剌伯地形向東突出。故阿勒富海轉在其北。（阿勒富海即波斯海灣。）其東南則阿剌伯海環之。故曰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也。蘇伊士未通以前。紅海、地中海之間。尙有陸路可往非洲埃及。故曰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也。下方敍入安息之道。洪未達書指。末復引西人古有大湖之說以亂之。則治絲自棼矣。

土地暑溼。出師子、〔集解〕惠棟曰。孟康云。師子似虎。正黃有頿耏。尾端茸毛大如斗。犀牛、封牛、孔雀、大雀。〔集解〕先謙曰。封牛、即爾雅之犦牛。大雀、其卵如甕。〔集解〕惠棟曰。師古云。甕、汲水瓶也。先謙曰。大雀即鴕鳥。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集解〕先謙曰。自蘇伊士入波斯國。是轉北而東也。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集解〕先謙曰。蓋時波斯已盛。尙在薩山未恢復舊業之前。

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集解〕先謙曰．前書．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洛陽至長安多一萬四千四百里．明有誤字．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集解〕先謙曰．莊子逍遙遊篇．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善風猶諺言好風．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集解〕先謙曰．志略云．此波斯不欲大秦通漢．設辭難英．英憚於浮海．遂中止耳．證補云．漢書有安息．無波斯．唐書有波斯．無安息．魏書．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接．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詳述里至．明是兩國．西書無安息國名．志略譯自西人．不應有此臆說．考西書之紀波斯．始於中國成周中葉．君其地者．爲柯勒施朝．志略之居魯士大流士．皆柯勒施朝人也．周顯王時．希臘王阿來三得（案卽亞力山大）敗波斯．據其地．顯王三十三年．阿來三得滅柯勒施朝．撫有波斯．十年而卒．諸將互相攻奪．爲其將賽魯克斯所倂．又爲賽魯克斯朝．時在周赧王初年．後數十年．波斯東北境帕而特國起．其王自謂波斯族裔．曰阿而薩克．秦王政十八年．爲帕而特建國始年．謂之阿薩朝．亦曰阿息．（聞波斯使臣云．古時希臘人稱爲阿息．）居裏海東南．臨阿母河．傳國七世．益強大．拓地至裏海西南．抵波斯海灣．與羅馬東界爲鄰．漢獻帝初平年．遂滅賽魯克斯．後建安五年．波斯故王之裔薩山．復自立國．爲薩山朝．時帕而特國與羅馬構兵垂百年．晉時．羅馬敗之．薩

山朝乘其敝恢復波斯故壤晉武帝時帕而特國亡波斯薩山朝至唐時爲阿剌伯人所滅其王卑路斯逃入中國（唐書所載相符）案阿薩、阿息皆與安息音類阿薩都城先曰帕而杜瓦爲帕而特國號所本他國人稱之曰帕而討尼薩前書安息治番兜（蘇林番音盤）番兜即帕而杜瓦帕而特之轉音後西徙都城曰喝克湯甫洛斯上三字義爲百下三字義爲門後書安息居和櫝城和櫝即喝克湯之轉音（兩城已隳圮無存）阿母河即嬀水安息之即阿薩殆無疑義徐以安息當波斯論疆域原非異地然與魏書不合且漢末波斯仍自立國西晉時帕而特爲波斯所滅則不得以安息爲波斯也明矣西書繪帕而特錢圖而男像背女像與前書鑄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語合地產良馬故前書云漢使至界以二萬騎往迎本書木鹿城號小安息此即元史之馬魯爲西域衛途大部新唐書大食傳呼羅珊木鹿人亦即此木鹿帕而特新舊都城皆在木鹿之西中西古籍互證以明惟西書云晉武帝時帕而特國亡而魏書太延年間安息尙存疑其紀年有誤然西書又載帕而特亡後仍有一小國在裏海南山中阿剌伯人先滅波斯後滅此國是亦魏書之一證甘英所臨之海必爲阿勒富海由此登舟繞阿剌伯三面以入紅海之尾蘇伊士未開陸路百七十里但有溪河可通小舟以入地中海而不能容巨舶紅海之中水程最滯無風、逆風皆不得行往返程期或二三載三國志裴注引魏略云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語極詳明可爲安息船人實情非誑左證至云海中思土戀慕數有死亡夫長年涉風濤起居失調旅況淒寂憂能損人理有固然非危詞恐喝也先謙案洪說皆是惟以甘英所臨之海爲阿勒富海水程最滯往返須二三歲者爲紅海則又非也果如所言蘇伊士未通甘英入紅海之尾已須二三載若航地中海至大秦更復幾時可達不知所謂往來二歲齎三歲糧者專以地中海言也本書言英使大秦臨大海欲度乃度往大秦之海語極明顯與條支三面之海無涉即魏略所云大海之西乘船直截者亦明指地中海也特安息西界船人、爲阿勒富海之船人耳

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獅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

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集解〕先謙曰。證補云。體格力斯河東舊有城曰特昔芬。（見上）近時西人考後漢書此文以斯賓即昔芬之轉音。從斯賓南行度河、必是體格力斯河。或哀甫拉特河。漢書所云里數。合於古羅馬千步爲一里之數。皆可徵實。先謙案如西人所言。則由斯賓西南行、至于羅即今西里亞之大馬士革貝魯特等處。由此即乘地中海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集解〕先謙曰。先南而西而北。直指今之意大利。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一名犂鞬。〔集解〕惠棟曰。魏略作犂軒。案此即前漢犂軒國也。杜佑軒音居言反。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集解〕先謙曰。志略云。此海謂地中海。案大秦爲今之意大利。古之羅馬。新舊唐書皆云。拂菻國古大秦。舊書云。東南與波斯接。證補云。羅馬國都在地中海東濱。其屬境之通波斯者。在地中海東。黑海南。南之西濱地中海。南之中入西里亞。南之東接阿剌伯。其東南則達波斯。故曰與波斯接。拂菻之名。唐時始見。羅馬晉時分東西。東羅馬至明時爲土耳其所滅。其都城名康思灘丁諾潑里斯。康思灘丁。王名。始建城者。（案一作君士但丁。）潑里斯猶言城。諾爲連屬字。猶華文之字。今亦省文稱諾潑爾。東羅馬本國之書則稱康思灘丁諾潑凝。其土人省文惟稱潑凝。急讀之音如潑菻。阿剌伯人稱之爲拂菻。本屬城名。假爲國號。唐時阿剌伯人滅波斯。徙印度。環蔥嶺地悉歸役屬。方言流播。遂入中華。此唐書拂菻所由來也。（志略以西里亞之耶路撒冷當唐書之拂菻。係誤其地爲古猶太國。雖曾併於羅馬。然未建國於此。且撒冷之訛爲拂菻。亦出臆度。初無徵考也。）先謙案。据此說。疑耶路撒冷之名。路撒冷即諸潑凝。而耶乃發語聲也。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塈之。塈、飾也。音火既反。郭璞爾雅注曰。堊白土也。音惡。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集解〕先謙曰。唐避太宗諱。民皆改人。此未及回改者。書中甚多。多

種樹蠶桑。〔集解〕先謙曰：据西書言，梁陳之間，羅馬人有航海至中國者，攜蠶桑之種以歸，試植之，與土性宜，由是蠶桑之利興焉。如漢書言，是蠶桑爲歐土所固有，西人豈肯讓美不居，反謂得自中國之理。漢人所述，或彼國夸飾之詞，紀西土固當以西書爲確也。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集解〕先謙曰：宋書禮志引字林云：軿，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輜。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

所居城邑，周圜百餘里。〔集解〕先謙曰：志略云：羅馬都城最大，與漢書合。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集解〕先謙曰：西人以玻璃飾宮室及爲食器，中國人見之以爲水精。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集解〕惠棟曰：魏略云：每議事，將不至則不議也。

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集解〕先謙曰：志略云：羅馬自努馬七世後，不立國王，選賢者居高爵，立公會以治事，與此文合。漢成帝二年，唯大屋踐王位，仍世及。本書所云，乃其往事也。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集解〕先謙曰：外國以中國爲秦人，見前書。然因此而自名大秦，則無是理。西書國名譯義，例不如此，蓋通使者夸飾之詞，非其實也。又案：薛福成出使日記云：歐洲各國，英謂中國曰采宜斯，法謂中國人曰細細愛，其稱中國之名，英人曰采衣納（一作恰衣納），法人曰細納，又曰興（譯作什衣納，又作希納），義人曰期納，德人曰蒜衣納，臘丁之音曰西奈。問其何所取義，則皆秦字之譯音也。西奈之轉音爲支那，出自佛經，蓋梵音又實與西音相通者。余謂秦始皇時國勢雖極強盛，其兵威未達歐洲，何以歐人稱中國爲秦？如西北塞外呼中國爲漢，東南

洋各國呼中國爲唐邪。蓋始皇迫逐匈奴。餘威震於殊俗。匈奴逐水草而居。其流徙極遠者。往往至歐洲北境。今俄、奧、土耳其、日耳曼諸國。未必無匈奴遺種。匈奴畏秦。而永指中國爲秦。歐洲諸國。亦競沿其稱而稱之。後漢書稱羅馬爲大秦。羅馬無大秦之號。且更與秦不相蒙。又似因中國之稱爲秦。而展轉相襲也。蓋西人既謂中國爲秦。積久遂忘其本義。但能知其約略。猶曰亞洲大一統之強國云爾。中國爲亞洲大一統之國。羅馬亦爲歐洲大一統之國。或者歐人以爲羅馬之大。與亞洲之秦相匹。而競標大秦之稱。東方之人偶至其國。誤謂其國號如此。而史家亦誤仍之耳。追溯源流。大抵如斯。惟俄人稱中國曰迄代斯克。短音曰迄代。卽契丹之轉音。蓋俄之叛國較晚。正値契丹強盛之世。其時猶與西洋隔絕。彼但知東方強國爲契丹。因卽以之呼中國也。　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爲駭雞。〔集解〕先謙曰。注喙當作啄。官本不誤。　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集解〕惠棟曰。說文罽。西胡毳布也。劉鉅曰。本書李恂傳注引袁宏後漢書西域傳。罽織毛爲布者。　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集解〕劉鉅曰。列子。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東方朔十洲記。炎洲在南海中。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取其毛以緝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汚。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　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集解〕惠棟曰。魏略云名曰海西布。　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蘇合香出大秦國。或云蘇合國。人采之。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賈客。或云合併香草煎爲蘇合。非自然一種。　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

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閡，五代反。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安都。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集解〕劉鉅曰：郭憲洞冥記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案大秦至桓帝始通，其先不得有貢物，蓋元封三年四字有誤。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集解〕先謙曰：志略云西人紀載漢順帝十二年羅馬王安敦嗣位，號爲中興，與此文合。或云〔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安息長老傳聞也。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集解〕惠棟云：前書云可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集解〕先謙曰：此皆因地球未通，故生此揣測之語。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集解〕先謙曰：前書漢使已至安息，與至烏弋南北遠近相等，此次甘英至條支爲遠於前世。官本者下多也字。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集解〕先謙曰：此自波斯北行，由今之東西土耳其繞地中海而出其西，以達意大利，皆陸道也。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驛也。〔集解〕先謙曰：羅馬古稱富庶，善治道路，今西人建築乃其遺法。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集解〕先謙曰：證補云古羅馬所屬之西里亞池東帕而特所屬之美索卜塔尼亞等地皆有獅虎爲害，非結隊持械不敢行，載在羅馬猶太古書，非妄說也。又言「有飛橋數

百里。可度海北。〔集解〕何焯曰。魏志注引魏書云。飛橋長二百三十里。先謙曰。此卽他大尼里海峽。波斯王伐希臘渡此。西人云昔有石橋。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氏音支。下竝同。〔集解〕先謙曰。下亦作月支。史駁文。居藍氏城。前書藍氏作監氏。〔集解〕徐松曰。史記大宛傳。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卽藍氏城也。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集解〕先謙曰。前書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集解〕先謙曰。戶口同前書。惟勝兵多餘字。疑其不實。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翖侯。〔集解〕先謙曰。都密前書所無。後百餘歲。貴霜翖侯丘就卻攻滅四翖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王字。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集解〕先謙曰。前書有撲挑。卽濮達也。注詳前書。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集解〕先謙曰。志略云。月氏在嬀水之北。嬀水卽今阿母河。則月氏乃今之布哈爾、鄂代、鈞江。漢書院課程云。其先大夏國。卽今阿富汗屬部。波爾克在國北境。亦卽周世之拔克德里國也。

高附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曰爲五翖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集解〕先謙曰。課程云。三國能屬高附。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是高附、月氏不連壤。求可與連壤之地。當在天竺之西。罽賓之南。安息之東南。必今阿富汗之堪達哈爾部地。志略云。堪達哈爾在阿富汗國東北隅。四面皆山。亦大都會。商賈輻湊。鄧代鈞西征紀程云。罽賓國、即阿富汗之喀布爾都城。喀罽一聲之轉。布爾急讀爲賓。或以克什米爾當之。然懸度在克什米爾之北印度河上。烏秅在懸度西北加非利斯坦境內。罽賓更在烏秅之西。其爲喀布爾無疑。案圖考亦云。高附、阿富汗也。

天竺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一名身毒。〔集解〕劉鉅曰。史記索隱身音乾。毒音篤。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圖即佛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本傳稱西域造浮圖本佛道。故大國之內衆數萬。小國千。而終不相兼幷。及內屬之後。漢之奸猾無行好利者。羼守其中。至東京時。詐謀滋生。轉相吞滅。習俗不可不慎。所以動之哉。棟案本傳謂東觀記西域傳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集解〕先謙曰。今猶稱五印度。

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集解〕劉鉅曰御覽八百二引司馬彪續漢書天竺國出琉璃、珠璣按本傳大秦國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此不言琉璃珠璣蓋自大秦交市而來珠璣者卽夜光、明月、珊瑚、琥珀之類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㲪毾音它闔反㲪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集解〕先謙曰服虔通俗文云白氎䍶細者謂之毾㲪說文氎䍶毾㲪皆氈毯之屬蓋方言也毾从毛㒓聲㲪从毛登聲諸香石蜜〔集解〕先謙曰張衡七辨沙餳石蜜遠國儲珍本草石蜜生武都河源山谷及諸岩間色白如膏者良魏文帝詔云南方龍眼、荔支寧比西國蒲萄、石蜜乎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集解〕惠棟曰世傳以下范氏續述所聞非班勇之文也牟子云孝明時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傳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鉅曰水經注穀水又南逕白馬寺東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項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欓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爲寺名此榆欓後移在城內愍懷太子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輪東轉創自此矣按此於圖像寫經特詳楚王英始信其術〔集解〕先謙曰詳英傳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

好神數祀浮圖老子。〔集解〕先謙曰。此後世釋道並奉之權輿。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駞。〔集解〕先謙曰。駱、誤字。當作槖。下同。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粟弋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屬康居。〔集解〕先謙曰。康居附見前書有傳。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楨松白草。前書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集解〕先謙曰。證補云。後書以粟弋、奄蔡爲二。後魏書。粟特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通典云。粟弋卽粟特。亦與奄蔡分二國。且曰粟弋附庸小國四百餘城。似非一國。元史類編西域傳引十三州志云。奄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書以爲一國。誤矣。當商周時。古希臘國人已至黑海。（古希臘文稱彭特亥斯澤。義卽爲黑海。）行舟互市。築室建城。（周定王時。黑海北濱有希臘城。名奧略威最著。）秦漢時。羅馬繼之。故亞洲西境部族播遷於歐洲者。惟希臘、羅馬古史具載梗概。今譯其書。謂裏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辛卑爾人居之。（距今二千六百餘年。）蓋東方種類。城郭而兼游牧者。（黑海北境有辛卑爾古城。黑海峽口初名辛卑爾峽。今俄人名烏拉嶺一帶曰西悉畢爾。殆由於此。中國漢後。鮮卑部名。尙係後見。）厥後有粟特族。越裏海

北濱自東而西奪辛卑爾地辛卑爾人四散大半竄於今之德法丹日等地有衆入羅馬爲羅馬擊殺無遺後漢時有郭特族人其王曰亥耳曼擊粟特族人粟特族人敗潰不復振晉時匈奴西徙（西書音如昏尼爲匈奴之變音）其王曰阿提拉用兵如神所向無敵亥耳曼兵敗自殺（時正百歲）子威尼達爾率郭特人西竄召集流亡別立基業阿提拉復引而西戰勝攻取威震歐洲羅馬亦憚之立國於今馬加之地希臘、羅馬、郭特之人多爲其所撫用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西歷四百五十一年）阿提拉西侵佛郎克部（卽今法國時爲羅馬屬地）羅馬大將峨都思率郭特、佛郎克等衆禦之戰於沙隆之野（在今巴黎東四百里）兩軍死者五十萬人阿提拉敗歸南侵羅馬毁數城而去尋卒諸子爭立國亂遂爲羅馬所滅（志略謂漢順帝時匈奴犯羅馬羅馬王安敦窮追至北海犂其庭幕伏尸百萬問諸西人羅馬是時並無其事不知志略何由致訛今譯羅馬史乃知必是沙隆之戰阿提拉國之滅特年代不合而追至北海之說則全無影響也）當郭特之未侵粟特也有部落曰耶仄亦居裏海西高喀斯山北亦東來族類而屬於粟特其後郭特、匈奴相繼擯逐獨耶仄亦部河山四塞恃險久存後稱阿蘭亦曰阿蘭尼又曰阿思亦曰阿蘭阿思皆見東羅馬書今案耶仄亦卽漢之奄蔡元之阿速昔俄人稱阿速曰耶細爲耶仄亦變音阿速於明後始爲俄所倂享國之久罕見奄蔡一國粟特一國一爲大部一爲附庸後書、通典、十三州志說並合其曰粟弋者僅一粟字嫌切音未足因增弋字當作粟弋特而删特字也漢書陳湯傳顏注引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奄蔡之爲闔蘇者闔字爲啓口時語助之音西方文字往往而有戰國時希臘人海洛檟特之書其言粟特音如闔蘇特故知是也郭特之名華書無徵魏書粟特傳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傳至王忽倪已三世稽其時序似卽郭特王亥耳曼自戕之事而不合者多難於論定郭特西徙因其故王之名遂有日耳曼之稱臘丁文作日耳馬尼法稱阿爾馬尼俄稱該耳曼於原音爲近羅馬撫用其衆既滅匈奴而羅馬亦爲郭特所滅（志略作峨特）今德意志列邦皆郭特之後故亦稱日耳曼泰西諸國青目赤髮之人大率爲其苗裔（西人云郭特西徙分爲二部西部赴瑞典、西班牙等地東部則羅馬收撫之）志略云西土以日耳曼爲貴種英法立國之祖皆日耳曼人諸國每遭喪亂輒招致日耳曼列侯或世子爲王大國如英、小國如希臘是也今德人固自承郭特之後來自東方法人則不承郭特豈以兵爭有意見存乎其間邪又云漢書言康居冬治樂越

匽地。去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小王五。一曰蘇䪥王。治蘇䪥城。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四曰罽王。治罽城。五曰奧鞬王。治奧鞬城。案史記大宛傳。張騫言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國小。南羈事月支。東羈事匈奴。若冬夏所居。相距九千餘里。則必提封萬里。而止十二萬戶。等於烏孫、月氏。與騫國小之言不合。烏孫傳言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烏孫治赤谷城。在今伊犂之南。康居在烏孫西北。二傳相較。便不能合九千里數。疑有訛字。或有奪文。何秋濤朔方備乘。恢張漢業。引近俄疆。謂康居蕃內。爲俄國之莫斯科舊都地。而以奄蔡列俄北境。以實漢書北海之說。過矣。案漢書大宛傳。北與康居接。大宛爲今浩罕安集延等地。今之塔什干。爲其極北邊界。亦當爲西界。魏書康國。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支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唐書謂爲突厥所破。似誤。)西踰蔥嶺。遂有其國。枝庶分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舊唐書亦謂康國卽漢康居。新唐書。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元魏謂悉萬斤。蓋卽今之撒馬爾干。唐高宗永徽時。以其地爲康居都督府。此皆康居故土之可徵者也。新唐書。康南距史百五十里。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西百十五里。距那色波。北二百里。屬米。南四百里。吐火羅也。有鐵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爲關以限二國。以金錮闔。此卽西遊記之碣石鐵門。西域記亦謂羯霜那國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兩傍石壁。其色如鐵。旣設門扉。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門扇。因其險固。遂以爲名。明史。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六十里。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行二三里。出峽口。有石門。色如鐵。番人號爲鐵門關。似非眞門。詢之西人。昔誠有門。今則無矣。碣石、渴石、佉沙、羯霜。皆一音之轉。此康居小王地可徵者一。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卽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鄰國四至。唐書未言。西域記言屈霜你迦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國。則當在布哈爾之東。此康居小王地可徵者二。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去京師九千里。東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臘。南二百里。所抵俱戰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圓千餘里。右涯素葉河。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所謂柘支。柘折。赭時。卽元史西北地之察赤。今之塔什干。西南至撒馬爾干道里適合。此康居小王地可徵者三。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謂忸密。西瀕烏滸河。治阿濫謐城。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案烏滸河卽阿母河。布豁、捕喝。正布哈爾之轉音。魏書云。忸密在悉

萬斤西。今布哈爾固在撒馬爾干西。惟魏書悉萬斤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忸密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不能相合。意二萬爲一萬之訛（魏書。阿弗太汗國。早伽至國。在忸密西。諾色波羅國在忸密南。皆云去代二萬三千餘里。則二萬非訛字。然魏書所言諸國。亦不甚可憑。康居五王城道里。當以漢書爲準。）此康居小王地。可徵者四。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之陽。東南六百里距戍地。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薩。乃康居小王奧鞬城故地。案貨利習彌。卽元史西北地之花剌子模。本係地名。亦爲國號。至今名猶未泯也。元初花剌子模之都城。曰烏爾鞬赤。與奧鞬音叶。火尋亦當卽奧鞬。鞬變音。元史訛爲玉龍傑赤。突厥曷薩卽突厥之可薩部。居裏海北。烏滸水卽阿母河。古時阿母河不入鹹海。自布哈爾之南。轉而北行。距鹹海。折而西南行。以入裏海。奧鞬城當西流處之南。故曰居水之陽。此康居小王地。可徵者五。更以漢書道里考之。最近者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塔什干城固最東也。次近者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其近相等者蘇䪥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以是推之。唐之何國、史國。殆必鄰近。其遠者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布哈爾在西。里數之多誠宜。最遠者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此在五王中極西北境。以今地圖方位考之。大段不爽。至欲規規里數。求其吻合。病未能也。然則康居全境。起今伊犂以西。歷大宛、月氏、安息北界而西。訖於裏海。其北境不可知。大約及於鹹海。綜厥土宇。橫亘西陲。不待附以北荒。已非褊小。晉書。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伊列見陳湯傳。在烏孫北。蓋卽今伊犂。）其王治蘇䪥城。地和暖。饒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獻善馬。曰治蘇䪥城。當是昭武之分王。非康居之統主。蘇䪥在大宛西。不及二千里。晉書但引用史記。而不知與已說剌謬也。漢書之紀奄蔡。全本史記大宛傳中張騫語。騫所至者。大宛、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蓋北海云。明是揣度傳言。疑而不斷。三國志裴注引魚豢魏略曰。奄蔡國。一名阿蘭。西與大秦。東與康居接。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通典。奄蔡、漢時通焉。西接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臨大澤。無涯岸。多楨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今以地望道里徵之。自康居西境貨利習彌之地。西北行。出裏海北濱。再西行二千里。乃臨黑海。所謂大澤。蓋黑海也。漢時黑海爲羅馬東鄙。故云西接大秦。若俄之莫斯科舊都。與羅馬版圖。渺不相屬。何論更北。隋書鐵勒傳。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拂菻卽東羅馬。其都城臨地中海峽。在黑海西。而黑海南

境悉入版圖故云阿蘭在拂菻東更以西書徵之戰國時裏海黑海之北粟特族居之耶仄亦族自東方來屬居裏海西高喀斯山北後稱阿蘭亦曰阿蘭尼又曰阿思亦曰阿蘭阿思今考耶仄亦爲奄蔡轉音阿蘭尼爲阿蘭聊轉音阿思爲阿速轉音阿蘭阿思見元史西北地附錄然則漢奄蔡卽元阿速明史阿速城背山面川川南流入海大澤之卽黑海復奚疑焉魏書謂粟特去代一萬六千里又云粟弋商人多詣涼州販貨則非甚遠可知備乘謂當是二萬六千里改古史以伸己說未爲是也後書謂奄蔡土氣溫和粟弋出蒲萄酒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曰奄蔡、酒國也黑海之濱氣候暄和故能廣植蒲萄多釀美醞若北海之濱雪窖冰天漢魏之時窮荒未闢其地烏得有酒國哉（黑海之境蒲萄味美甲於天下今在俄都實親嘗之俄通國之酒皆此處所出洵酒國也）後書嚴國在奄蔡北若奄蔡已臨北海則此國將在海外後書無北海一語蓋已知張騫此語不足爲憑志略謂此大澤卽鹹海楚失而齊亦未得也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行帳八珍詩駝蹄羹注康居南鄙伊麗迤西沙磧斥鹵地往往產野駝覺沆注覺沆、馬挏也覺沆、奄蔡語也國朝因之又注奄蔡、兩漢西域傳無音大宛傳宛王昧蔡顏注蔡、千葛切書二百里蔡毛晃韻蔡、桑葛切廣韻亦然奄蔡、蔡、千葛切爲是今有其種率皆從事挏馬據此則康居、奄蔡元人猶知其故地奄蔡不見元史蓋卽阿速也先謙案康居本書無傳洪說與粟弋奄蔡率速考覈特爲詳盡故備錄之兼爲前書注補證

莎車國（集解）先謙曰今新疆省莎車府　西經蒲犂、無雷（集解）先謙曰二國附見前書有傳　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集解）先謙曰參用漢法治國　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

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衞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諡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居河東．陽吉平侯茂之先也．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

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集解〕先謙曰．謂北匈奴．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集解〕先謙曰．言任所歸向自在．語未明顯．亦疑在爲任之譌．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嬀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嬀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爲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爲烏壘國．〔集解〕先謙曰．前書云．龜茲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今無都護．賢卽此城立國也．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爲嬀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

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爲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窴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窴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正。〔集解〕劉攽曰。案文正當作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爲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窴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卽與兄弟共殺君得。〔集解〕劉鉅曰。類聚九十四。御覽九百三引張璠漢紀。射並作搏。餘大同。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窴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

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窴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集解〕先謙曰。前書莎車有輔國侯。諸國亦頗有之。賢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爲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且音子余反。下同。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窴。反音番。于窴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集解〕先謙曰。與予同。汝來擊我。何爲。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壻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集解〕先謙曰。謂輕騎出也。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窴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傳作尉黎。餘皆作犂。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窴。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爲質。約歲給罽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集解〕先謙曰。將、送也。不居徵。蓋前匈奴龜茲共攻莎車時所質。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

齊黎爲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也字。先謙曰。廣德後事亦見班超傳。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集解〕先謙曰。前書疏勒傳云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

疏勒國〔集解〕先謙曰。卽新疆之喀什噶爾。今爲疏勒府。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領戶二萬一千。〔集解〕先謙曰。脫口數。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爲疏勒王。〔集解〕先謙曰。據前書。疏勒但有左右將。左右騎君。而無左右侯。此左侯疑左將之誤。若以焉耆傳例之。或亦當作左侯。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疏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支。月支王親愛之。〔集解〕先謙曰。氏支兩作。駁文。官本不誤。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爲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爲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卽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爲王。更以遺腹爲磐稾城侯。後莎車

連睟于寘屬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龜茲、于寘為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勳為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獅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集解〕先謙曰。疏勒王漢大都尉即臣磐也。與字當衍。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為王。〔集解〕惠棟曰。案郃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弒父篡立。周壽昌曰。德得古通。如漢石經論語何得之衰。今文作德。前書項羽傳吾為公得。晉灼云或作德是也。弒父自立則紀載之誤。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集解〕惠棟曰。佗字伯郎。見宦者傳。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集解〕劉攽曰。案文亦多已字。惠棟曰。曹全碑云。字景完。隃糜相鳳之子。以孝廉拜西域戊部司馬。討疏勒。無己字。與劉說合。而名異。先謙曰。范去漢二百餘年。而傳錄文字脫落。完寬字形相似。故完誤為寬也。其名是全。則碑有塙證。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集解〕惠棟曰。班超傳云。疏勒王還據損中城。胡注。即楨中城也。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集解〕周壽昌曰。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還師振旅。則作碑者緣飾之詞。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集解〕先謙曰。四國附見前書有傳。至焉耆。

焉耆國〔集解〕先謙曰、卽新疆之哈喇沙爾、今爲焉耆府。王居南河城。〔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治員渠城、袁宏紀作河南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帀其城三十餘里。〔集解〕惠棟曰、班超傳云、其國有葦橋之險。先謙曰、海水、卽博斯騰淖爾也、裕勒都斯河環繞焉耆城下、而注於淖爾、引詳前書。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集解〕先謙曰、恂亦見班超傳。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山國至焉耆百六十里。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集解〕惠棟曰、前書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首槀街蠻夷邸閒。棟案、西京於槀街、東京蓋於銅駝街也。顏注、邸若今鴻臚客館也。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王。〔集解〕先謙曰、據超傳、元孟係左候、此誤侯。尉黎、危須、山國〔集解〕先謙曰、三國附見前書有傳。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爲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集解〕先謙曰、元孟及朗事詳勇傳。

蒲類國〔集解〕先謙曰。圖考云。在伊吾北。今爲巴里坤地。巴爾庫勒淖爾。即蒲類海是也。今屬鎭西廳。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集解〕先謙曰。駱當作橐。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集解〕先謙曰。前書合後國計之。戶四百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以爲大國。不可曉。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閒。故留爲國云。〔集解〕劉攽曰。案此文不足。當云其人口貧羸者。逃亡山谷閒。故留爲國云。少一其字。一者字。先謙曰。蒲類戶口無多。徙人至六千餘口。舊國墟矣。故移支國居之。而徙阿惡地之人貧羸逃亡也。似不必加其者二字。

移支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集解〕先謙曰。此由他方轉徙而來者。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治天山東兌虛谷。先謙曰。前書有西且彌國。范書不言。蓋已併爲一。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集解〕

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 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集解〕惠棟曰.前王國亦曰前部. 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集解〕惠棟云.杜佑云.即金蒲城.今北庭蒲類縣也. 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 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慴.〔集解〕惠棟曰.杜佑音之涉反. 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己

校尉索頵、欲廢後部王涿鞮立破虜侯細致。〔集解〕先謙曰此破虜侯蓋與前書車師後部之擊胡侯同。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己。因反擊尉卑大。〔集解〕惠棟曰尉卑大通鑑作尉畢大、下同棟案通鑑異字大要本袁宏紀也。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曰討涿鞮。〔集解〕先謙曰羌虜胡三字文不成義。漢人謂胡曰虜。不當言虜又言胡且發爲兵者乃降胡不當更斥曰虜明虜字當衍。獲首虜千餘人。涿鞮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鞮弟農奇爲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司馬卽屬戊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己校尉鎭車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集解〕劉攽曰注和帝置戊己校尉。案此上文云司馬卽屬戊校尉所統是也。下不合添一己字。先謙曰官本無後字。惠棟云王厚之本作後部司馬。又案漢印章圖譜有立義行事。蓋當時所立官名也。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爲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季母、叔母也。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

帝言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為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領餘人〔集解〕先謙曰。謂後部所屬餘人從後部候在炭遮領者。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集解〕惠棟曰。質音致。先謙曰。軍就為班勇所斬。其質子尚在敦煌。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集解〕先謙曰。開諭以信之。又告示其衆也。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

羅多爲王仍將卑君還敦煌已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集解〕惠棟曰蔡邕太尉橋元碑云公拜涼州刺史車師後部阿羅多卑若相與爭國興兵作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舉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卑若繫敦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王卑君侯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爲美談傳載闞詳而不及元又不言卑君爲侯者略之也先謙曰西域諸國王下即侯阿羅多既王卑君別屬三百帳是必號侯矣阿羅多招引來降必無收繫敦煌之事闞詳權宜處置刺史參領聞奏史略固宜若以正論阿羅多背畔入寇豈能許復爲王但圖息事此傳首所謂雖有降首曾莫懲革者衰世秕政反謂美談諛墓之文始於不實也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集解〕先謙曰車師六國大氐俗兼廬帳故有戶有帳卑君徙居敦煌故從者以帳計俗稱算帳始此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前世張騫、漢中人爲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帝從之〔集解〕先謙曰注世官本作書班超奮封侯之志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丈夫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語見超傳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集解〕先謙曰方奇土物愛質、侍子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籯金而賜龜綬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皆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後服、則繫頭顙而釁北闕〔集解〕先謙曰謂獻首闕下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集解〕劉攽曰案驛當作譯不絕於

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㠯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集解〕先謙曰。拒距通作。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集解〕先謙曰。領障嶺嶂通作。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罽賓本漢所立。殺漢使者。今悔過來順。使者送至縣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蔥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沙揚礫。過此難者。萬無一全也。〔集解〕劉攽曰。注過此難者。案當作遇。惠棟曰。宋膺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冬月枯歇。故可行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集解〕先謙曰。導達、謂勸人為善。引誘開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人殷樂。無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其土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田無時節。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集解〕先謙曰。今印度全為英國所有。其地位於北緯綫八度至三十五度之間。距赤道甚近。酷熱異常。玉燭、意謂四時不寒耳。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陁天。為諸天無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衆生、乃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刹利種迦毘羅城白淨王摩耶夫人。

可爲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卽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
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爲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爲弟子。命舍利弗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
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
所利益也。〔集解〕先謙曰。舍利弗、官本弗作佛。下同。

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弗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恆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

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爲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羣賊。刦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剜其兩目。棄入坑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陁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如本。

而鶱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邪。〔集解〕先謙曰。官本意作義。是。

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欲也。不執著爲空。執著爲有。兼遺、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徼。故曰道書之流也。

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㠯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維摩經曰。爾時毘耶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俱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幷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等也。

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

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尙未足以概其萬一。〔集解〕王鳴盛曰。李光地云此論多微詞。既言道書之流。又言鄒莊未足概其萬一。與宋景文言李蔚贊所云。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而譎誕華人。取莊列之說以助其高。因而層累騰駕。直出其上者同意。魏書太平眞君七年詔曰。雖言胡人。問今胡人。共言無有。皆是後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強乞胡人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李蔚贊又出於此。詔文載魏書釋老志。先謙曰。印度、僧國也。其人夙以修道成佛爲務。奉婆羅門教。區分四等。貴賤定分。不相踰越。釋迦以儲君之貴。敝蹝榮華。精思苦行。天姿卓絕。本越尋常。又其興善能仁。和光忍辱。平等施教。人所樂從。智慧精神。有常存不敝之理。死後弟子相與神之。推演傳播。致諸幻說。法教東漸。如風掩草。祈福好異。華俗固然。詭誕波揚。彌塞宙合。佛之眞諦。豈在斯乎。乃至景慕者莫窮其緒。詆斥者謂無其人。此則徒黨之咎也。若其捐寶位而披鶉衲。割慈愛而遁空虛。雖有仁心。所及不廣。亦乖宏道之方焉。惟我孔子本人道以研幾。屏神怪而不語。所以一人立極而萬世無弊也。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精靈起滅。滅謂死。輪回無窮。已因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集解〕先謙曰。言若明明可知而又不可知。故通人亦多爲所感動也。官本感作惑。義得兩通。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集解〕洪亮吉曰。此北魏書列三教之濫觴也。惠棟曰。措、置也。先謙曰。言以善化導世俗。無一定之方。其適於物情雖若異。其趣會但取同歸於善。而置其可疑之說。亦不悖於大道也。

贊曰。逷矣西胡。天之外區。逷、遠也。音它狄反。尙書曰。逷矣西土之人。土物瑮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匈猛之性。何所憂懼。何所拘忌也。〔集解〕先謙曰。言不循中國之禮。又無聖人之書。非神道曷制也。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八校補

西域傳。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集解。先謙曰。戊己解詳前書。謹案戊己校尉。前書百官公卿表。初不言有二。就使隨時增置。亦未必戊己分置。前書西域傳徐普、刁護、郭欽。均統名戊己校尉。是其證也。自顏籀謂有戊校尉。有己校尉。通鑑因主其說。續百官志不載。疑莫能詳。此傳雖有置戊己二校尉一語。而車師後王傳和帝永元八年仍書戊己校尉索頵。與帝紀合。仍未必即已分置。桓帝永興元年後。乃書戊校尉閻詳。或因嚴皓得罪以去。始就戊部候改設之。其後固無可考也。餘已詳明紀校補。

敦煌太守曹宗。集解。惠棟曰。通典作曹崇。案通志仍作宗。

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集解。先謙曰。官本重一宗字。是。謹案通志。宗字不重。

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注。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集昆侖塞。注。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柳從辰曰。唐常樂縣。今安西州西。

不貲之費發矣。貲、通志作訾。與惠說合。蓋北宋本如此。

而烏孫蔥領已西遂絕。官本領作嶺。同。案後又多作嶺。殊未畫一。

于窴國傳。于窴。柳從辰曰。窴應作寘。說詳班超傳。

即時斬建。集解先謙曰。官本時作前。是此誤。謹案時字雖似可通。但通志亦作前。

乃斷死人頭送敦煌。案此謂別斷一死人頭爲輸僰首。故下文云亮後知其詐也。于寘非有愛於輸僰。當是輸僰前被殺。首已不存。或首雖存。歷久腐敗。不能用以詐亮耳。

安息國傳。遣使獻獅子符拔。官本獅皆作師。古今字。案此本亦多作師。殊未畫一。

若遇遲風。遲通志同。官本作還。非。

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案通志作海中善使人悲懷思土。故數有死亡者。此下復有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凡十二字。

大秦國傳。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集解先謙曰。至或者歐人以爲羅馬之大與亞洲之秦相匹。而競標大秦之稱。謹案通志注引外國圖。從隅巨北有國。亦名大秦。其國人長大。無有五六尺者。又引杜還經行記。拂林國在苫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

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工巧善織絡以今考之皆卽古昔羅馬國地羅馬既本無大秦之號則大秦二字當爲中國譯音之誤據後文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疑卽泰西二字也使歐人嘗自標大秦之稱雖不以名國羅馬古史似亦當略有故實可求今乃絕未有述及者雖泰西之稱亦非羅馬所得專而當羅馬全盛時實爲泰西文明主國漢使既未能至其地宜不能詳元明後海船交通歐人來游皆自謂泰西人中國亦概以西人目之猶不能遽詳其國籍在漢世更無論矣

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集解惠棟曰至乃賣其滓與賈客 柳從辰曰此見梁書中天竺國傳末云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廣志并云蘇合香梵書謂之咄嚕瑟劍案大食國與大秦接壤亦出蘇合香見香譜

大月氏國傳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翖侯 官本肸作肹同翖前書顏注卽翕字 後百餘歲貴霜翖侯邱就卻 官本卻作郤

天竺國傳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 案通志注云漢史捐毒傳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其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蔥嶺屬無人民西上蔥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嶺本塞種也按漢史所云則其國甚小自敉稱天竺以後則爲大國天竺亦曰身毒一名摩伽陁一名婆羅門在蔥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際大海與扶南林邑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據四

天竺之間。國各有王。

乘象而戰。案以東離國乘象以戰證之。正著其怯於戰。恃象爲助也。惟下云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乃先著乘象而戰四字。於文義頗不相屬。通志作人畏戰。不從范書也。

東至磐起國。案磐起、通志起作越。

東離國傳。東離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謹案通志作車離國。一名禮惟持。一名沛隸王。東車易譌。未詳孰是。

列城數十。皆稱王。通志列作別。

莎車國傳。不復置正。集解劉攽曰。案文正當作王。案通志作王。

疏勒國傳。劫縛兜題。官本縛譌縳。

車師後王傳。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集解先謙曰。至明虜字當衍。謹案通志無虜字。可證。

殺後部司馬。集解劉攽曰。至下不合添一己字。案和帝但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至桓帝時始有戊校尉。此後部司馬當爲戊部候屬官。章懷注似已失之。至其言和帝置戊己校尉則固

據帝紀本文。非有添設也。劉氏曲護通鑑之說。欲盡改紀傳原文。殆非所安。或疑本傳前言戊己校尉。更互屯焉。頗似早已分置。實則此承上文言。自伊吾北通車師前後部。都凡一千七百里。屯地廣遠。屯卒非更互屯之。不能徧及。正明戊己校尉治無常所也。如戊己早已分部。則可各屯各部。又何必更互乎。

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至漢軍不利。案此敦煌太守。在順帝陽嘉四年。不詳何人。據班超傳。班勇於陽嘉二年。與敦煌太守張朗、同攻焉耆王元孟。朗欲徼功自贖。先期至焉耆受降。勇以後期徵下獄、免。朗時既有功。當仍守敦煌。但其後亦被徵。（已詳班超傳校補。）未必此時太守仍爲朗矣。沈銘彝云。敦煌太守裴岑。於永和二年。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克敵全師。立石紀功。其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雍正七年。大將軍岳公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年撤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中。裴岑爲太守。領兵。計其時當在徐由之後。司馬達之前。而范史不載。今據帝紀。陽嘉五年。改元永和。永和二年。距陽嘉四年。其閒亦僅隔一年。或此太守卽裴岑也。惟此時漢軍不利。呼衍王且攻破車師後部。若果永和二年。裴岑有誅呼衍王等事。史不當無文。碑蓋難盡信矣。又徐由爲敦煌太守。據前拘彌國傳。在順帝永建四年。實居張朗之先。而本傳下言敦煌太守司馬達。係在桓帝元嘉元年。時上溯永和二年。已逾十年。敦煌不知幾易太守。沈說亦有未究也。

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注臨崢嶸不測之深。官本注深作淵。係後人回改。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爲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後漢書八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比者。醯音火兮反。〔集解〕惠棟曰。比、烏珠留單于長子。前書名蘇屠胡。次當爲單于。爲烏累單于貶爲左屠耆王。故不得立。而立烏珠留弟輿也。今後書名比。或別有據。呼韓邪單于之孫。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卽冒頓單于八代孫。虛閭權渠單于子也。名稽侯狦。狦音山諫反。東觀記曰。單于北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卽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集解〕劉攽曰。注單于北匈奴頭曼案北當作比。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匈奴謂孝爲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諡常爲孝。慕之。至其子復珠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集解〕惠棟曰。烏珠留單于名囊知牙斯也。自呼韓邪後。諸子㠯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輿時。〔集解〕惠棟曰。輿、呼韓邪單于第五閼氏子。㠯比爲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薁音於六反。鞬音九言反。下並同。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

芳使入居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略邊郡。〔集解〕惠棟曰，注母樓且王，盧芳傳云無樓且渠王，且渠，匈奴官號也，落渠字。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遑、暇也。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集解〕吳仁傑曰，案前書，颯與陳遵往使，在更始二年冬，是歲，光武方為蕭王，傳文誤也。錢大昕曰，或云漢宣帝時匈奴日逐王先賢撣率眾降，封歸德侯，其孫颯襲封，五十六年至建武初尚存，颯、颯字形相涉，卽一人，然據班表，建武二年，颯子襲已嗣侯，則颯當卒於建武元年，安得於六年更奉使乎，且先賢撣出於匈奴，不聞賜姓劉氏也。（王莽時又有屈德侯王颯使匈奴，王昭君兄子也）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和親。〔集解〕周壽昌曰，案注和帝，官本作元帝，為是。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卽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曰淳維，自淳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為鳴鏑弒頭曼代立，控弦三十餘萬，強盛，與諸夏為敵國，踞嫚無禮，窘尼高祖，戲侮呂后，事見前書。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璽綬，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颯相牚距，單于終持此論，語詞悖慢，卽此類也。〔集解〕惠棟曰，吳氏補遺云，紀書建武六年，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案此年使者自是韓說，不當引遵颯事為證，注文誤。周壽昌曰，注牚卽掌，考工記弓人維角牚之注，讀如牚距之牚。帝待之如初。

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

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脩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谷音鹿。蠡音離。〔集解〕惠棟曰。韋昭云。蠡音如麗反。有兩音。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卽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前書曰。南郡秭歸人。〔集解〕惠棟曰。蔡邕琴操云齊國王嬙女。也與傳異。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集解〕惠棟曰。琴操云。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不得侍列。修飾善粧。盛光輝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帝乃問後宮欲至單于者起。于是昭君喟然越席而言曰。妾幸得備在後宮。粗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往。王懋云。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呼韓邪臨

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集解〕通鑑胡注。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兄弟次相傳。單于輿殺其弟知牙師而立其子。亂呼韓邪之約而比則烏珠留之長子也。比自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爲單于。何待至輿而始傳其子也。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爲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太半。三分損二爲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蹛音帶。又音多。〔集解〕惠棟曰。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龍一作蘢。因白單于。言薁鞬日逐夙來欲

爲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集解〕通鑑胡注。漸當作斬。詳見下。先謙曰。官本作斬。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爲蕃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爲櫓也。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卻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

反。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集解〕通鑑胡注、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田辟。師古云、辟讀曰壁。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文馬、畫馬爲文也。〔集解〕惠棟曰、杜注本王肅。棟案、周書王會云、犬戎文馬、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邱光庭謂文馬、馬毛色有文采者。此說得之。先謙曰、官本杜預注下有左傳曰三字。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集解〕通鑑胡注、韓氏骨都侯、當于骨都侯、呼衍骨都侯、郎氏骨都侯、粟籍骨都侯、凡五。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薁鞬左賢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緺綬、盭音戾。草名。以戾草染綬。因以爲名。則漢諸侯王制。戾綠色。緺、古蛙反。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戟曰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

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集解〕先謙曰.官本十作千. 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使字. 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枝.〔集解〕先謙曰.官本枝作支. 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㠯為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㠯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鬭橐駝以為樂事. 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集解〕惠棟曰.且渠.史記作且居.顏籀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先謙曰.官本號下有且音子余反五字注. 各㠯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鞮.前書.單于姓攣鞮氏.其國

稱之曰撐犁孤塗。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與此不同。〔集解〕錢大昕曰案連題卽攣鞮之轉。先謙曰官本鞮作題注書下有曰字。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冒頓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惠棟曰顏籀云呼衍卽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先謙曰官本注冒上有前書二字。四姓爲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爲左。蘭氏須卜氏爲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集解〕何焯曰。前書。屬國都尉治美稷。則其地本有降胡。故因而處之。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集解〕通鑑胡注。使匈奴中郎將自是亦屯西河美稷。杜佑曰。汾州隰城縣有美稷鄉。卽漢美稷縣也。爲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衞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吕爲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旣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候偵羅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吕示

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集解〕先謙曰。官本二心作志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並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集解〕通鑑胡注。三府、太尉、司徒、司空也。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集解〕通鑑胡注。數、術數也。言入其術中也。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集解〕通鑑胡注。合市、與漢和合爲市也。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㠯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㠯前世呼韓邪、郅

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賞。郅支單于背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郅支卽呼韓兄。名呼屠吾斯。自立爲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被亦作受。報答之辭。令必有適。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集解〕通鑑胡注。適當也。言報答之辭。必有當乎事情也。今立稾草并上。〔集解〕王補曰。議報答之辭。卽立稾草并上。班掾固才足辦此。亦見漢時朝廷朴厚人臣得抒誠於君父也。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集解〕通鑑胡注。謂呼韓邪舊約也。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

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集解〕王補曰豢世遷言彪草裁荅得體中其忌諱亦以漢威素著故也范仲淹與元昊書高自位置諄諭懇懇反遭其侮耳無他漢強而宋弱也。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鞬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爲鞬藏箭爲韇丸卽箭箙也發四矢曰發見儀禮也〔集解〕劉攽曰正文矢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遺字緣上文已有齎字也惠士奇曰前書弓一張矢四發此云一矢四發誤也當云一弓四發周壽昌曰案齎者使臣遺者朝廷兩字各義不爲複先謙曰官本韇作韥又一字上屬爲句惠說誤 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 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言更請裁賜也〔集解〕通鑑胡注裁量也量多少以賜也 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言不齎持往遺也 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集解〕王補曰以上皆彙草之詞 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荅賜以綵繒不遣使者。

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衞護之比弟左賢王莫立。〔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上無比字 帝遣使者齎璽書鎭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緄帶各一。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緄織成帶也音古本反 又賜繒

綵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爲常。弔祭其薨者。慰其新立者。丘浮尤鞮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于慮鞮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衆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泣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醯僮尸逐侯鞮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於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爲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胡邪尸逐侯鞮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爲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爲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集解〕王補曰。此卽匈奴異姓名族。與單于婚姻者。見前。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

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肜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皋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集解〕惠棟曰、注見祭肜傳。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肜、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集解〕劉攽曰、案文行某官當有事字、此傳中凡十處少、皆當益之。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集解〕錢大昕曰、案范爲雲中太守、太守上當有雲中二字。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集解〕劉攽曰、案秉傳不爲大將軍、又眞爲度遼、此多一大字、又行當作爲也。何焯曰、下文云鄧鴻始眞爲度遼、則耿秉傳言拜者、皆行度遼事、行不當作爲。時皋林溫禺犢王復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

七年。耿秉遷執金吾。吕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集解〕惠棟曰。訾子斯反。稽留斯等。〔集解〕通鑑胡注。稽留斯等蓋居三木樓山也。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集解〕劉攽曰。案驛當作譯。見上。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音子余反。下並同。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集解〕劉攽曰。案文前當作隨。所在郡縣爲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卒音七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吕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吕慰安

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獫狁。堯曰獯粥。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墝埆之人。屢嬰塗炭。墝埆謂險要之地。塗、苦也。墝音苦交反。埆音苦角反。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詔增損用之也。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雇、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薁鞬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以南部爲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集解〕先謙曰。語氣不了。疑奪文。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集解〕劉攽曰。案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明多匈奴二字。或云取其胸皮。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集解〕錢大昕曰。章帝紀屈作屋。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吕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幷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令音零．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吕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幷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集解〕通鑑胡注謂北部既滅．南部保塞．則漢家無復北顧以爲念也．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幷壹．臣伏念先父歸漢吕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

義。〔集解〕先謙曰。官本義作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集解〕通鑑胡注。故胡。南部舊衆也。新降。新從北部來降者。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幷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集解〕通鑑胡注。以南單于書示之也。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漢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西夷。〔集解〕先謙曰。官本西作四。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

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人字。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棱、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塞在朔方郡窳渾縣北。窳音愈。〔集解〕洪亮吉曰。案窳渾縣中興時省。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中地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中字。右部從匈奴河水。〔集解〕劉攽曰。案匈河自是水名。妄出奴字。惠棟曰。前書匈奴傳云。至匈奴河水。臣瓚云。水名。去令居千里。二劉皆以爲衍奴字。蓋據趙破奴傳止作匈河也。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集解〕劉攽曰。案文少單于二字。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墯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集解〕劉攽曰。案文上事字上多從字。皆故事如此。耿譚以新降者多。

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集解〕錢大昕曰。右當作左。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溫禺犢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卽授璽綬。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駟。〔集解〕劉攽曰。案玉劍四具。非是。當云玉具劍四。又衍一駟字。使中郎將任尙、持節衞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尙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爲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集解〕通鑑胡注。在塞外、謂先屬北部時。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旣立爲單于。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

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集解〕何焯曰、龍下當有庭字。胡注、匈奴龍庭、本在塞外。是時南單于居塞內、亦謂所居爲龍庭。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棱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棱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集解〕通鑑胡注、之、往也。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集解〕通鑑胡注、相與平處其罪。當誅則誅之。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

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立一年。〔集解〕先謙曰。官本立上有王字。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集解〕通鑑胡注。使匈奴中郎將置掾隨事爲員。安集掾。以安集匈奴爲稱也。光武在河北。亦置安集掾。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右薁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集解〕惠棟曰。論衡云。郵亭爲長吏廨。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八郡迹射。烏桓校尉任尙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集解〕通鑑胡注。漢邊郡有牧師苑以養馬。此牧師苑城也。當在西河美稷縣界。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

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集解〕通鑑胡注。大城縣屬西河郡。郡國志屬朔方郡。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胡罪反。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廆爲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案軍法。留畏愞者斬。逗音豆。〔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末三字。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雁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爲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集解〕先謙曰。南官本郡作部。單于以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溫禺犢王名烏居戰。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閒。爲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

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逢侯部衆飢窮。又爲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入塞者駱驛不絕。〔集解〕先謙曰。官本入作去。 單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鞮單于檀。永元十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 時鄧大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安帝即位之二年也。 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龐雄擊之。〔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將字。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雄字宣孟。宕渠人。官至大鴻臚。 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遼將軍。慬音勤。 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慬夔傳。單于見諸

軍竝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顧、反也。讓、責也。反顧責韓琮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皋。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于檀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被擊敗。陳謝死罪。還所鈔之男女。五年。梁慬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集解〕洪亮吉曰。案六年應作八年。注誤。夔免。以烏桓校尉鄧遵爲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爲眞將軍焉。自設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鄧遵爲正度遼將軍。此後更無行者也。四年。逢侯爲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子右薁鞬日逐王。諸降胡萬餘人脅立爲單于。既被鮮卑所破。部衆分散。若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爲永寧元年。永寧二年。改爲建光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爲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集解〕惠棟曰。凡單于立。皆載號謚。下云烏稽侯尸逐鞮單于。乃拔號謚也。弟拔立已下。當接此文。今錯出耿夔復免以下十五字。未知所屬。當有脫誤。耿夔復免。以太

原太守法度代爲將軍。〔集解〕劉攽曰。案一傳中處處皆云度遼將軍。惟三處沒度遼字。以後又復舉之。明此三處脫漏也。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集解〕錢大昕曰。安帝紀南匈奴左日逐王叛。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衆。代爲將軍。其冬。傅衆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卽位之年。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爲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則在河北也。〔集解〕何焯曰。此禦鮮卑。故屯中山北界。注誤。通鑑胡注。予謂移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過爲南部聲援耳。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爲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校尉耿曄代爲度遼將軍。

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為永和元年。曄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集解〕錢大昕曰。順帝紀作句龍大人王與大人。皆匈奴尊稱譯語小異。惠棟曰。句胡注音古侯反。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竝。〔集解〕通鑑胡注。此護匈奴中郎將也。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竝謝辠。竝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然不能制下。即是不堪其任。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集解〕惠棟曰。死、通鑑作免。是也。案龜本傳亦作免。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謀讜。孔安國曰。讜亦謀也。即是古書之重語。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

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等也．言等類可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末六字．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不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並具朝錯三章之兵體．因梁商論其長短．故備錄之．此乃兵家之要．〔集解〕先謙曰．官本而戎上無也字．注俱前下有則字．地作步．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集解〕通鑑胡注．反音幡．宣示招降之意．以開其反悔之心．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詣續降．〔集解〕惠棟曰．鞮、丁奚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曰．涼州近羌．數犯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兵衛護園陵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

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集解〕通鑑胡注。離石在郡南五百九十里。郡本都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移朔方就五原郡。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集解〕通鑑胡注。穀城蓋即西河郡之穀羅縣城。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爲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集解〕通鑑胡注。通天山蓋即土軍縣之石樓山。以其高絕。故曰通天。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㠯城門校尉吳武代爲將軍。漢安元年順帝永和七年。改爲漢安元年也。秋。吾斯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薁鞬或作薁鞮。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玉具。標首鐔衞。盡用玉爲之。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閼氏㠯下金錦錯雜具。軿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

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爲抵對。卽今之鬭用古之角抵也〔集解〕劉攽曰注今之鬭用案用當作朋。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郞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寔字伯騫勤結英雄所欲交接。負笈荷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高名。往存之屈暢門投刺。暢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行歷未旋。寔留連日日往伺之。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待與相見如凶于路往而不反哭之以爲死友。暢聞其言歎息壯志。因執其手揖引與入美談。畢請入見母飮宴定好而別。寔臨退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免磚瓦之姿。托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壤之間。袁宏紀云。寔扶風茂陵人。晝誦經書。夜習弓兵。舉孝廉。補尙書郞。西羌之難。暢薦寔于執事。由是爲匈奴中郞將。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爲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卽位之年。至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三年。改爲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年。桓帝之年。南單于諸部竝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爲北中郞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爲單于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左谷蠡王都紺。又奐上書在永康元年四月也。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

春王正月．言王者卽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車兒．卽是桓帝卽位之建和元年立．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集解〕惠棟曰．公羊傳云．君子大居正．何休云．修法守正．計之要者．居車兒一心向化．所謂居正也．君子大居正．不當黜之也．注失之． 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 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夷狄無字．既無典誥．故某者卽是其名．〔集解〕劉攽曰．注按此是兩說．中間當有一說二字． 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 熹平、靈帝之元年． 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呼演． 光和元年 靈帝熹平七年．改爲光和元年． 立．〔集解〕先謙曰．立字上屬爲句． 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修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 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者死．張修擅斬單于呼徵．故至其罪也．〔集解〕周壽昌曰．案前書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言當其罪也．不得訓爲至． 單于羌渠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羌深． 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 靈帝光和七年．改爲中平． 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醢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 〔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作休屠各．案休屠之屠音儲．而著亦音直慮切．譯語有輕重．其實一也．烏桓鮮卑俱云休著屠各．此必讀范史者音著爲屠．後遂攙入正文耳．（晉書匈奴傳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

塞者．有屠各、鮮支、寇頭、烏譚等十九種．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 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卽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其元海爲亂晉之首． 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遂止河東平陽也． 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㠯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廚泉立．於扶羅卽劉元海之祖．呼廚泉卽元海之叔祖． 單于呼廚泉．興平二年 獻帝初平五年．改爲興平元年．〔集解〕劉攽曰．案下文立字當屬此句． 立．㠯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爲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集解〕先謙曰．官本無獻字． 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衞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謂歸河東平陽也． 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留呼廚泉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五部國． 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卷注與他卷迥別．惟詳歷帝元年及改元．餘悉從略．又注中時用駢體．及議論疏謬處．殊屬三家村學究氣．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祕計。然後得免也。〔集解〕惠棟曰。平城縣屬雁門。酈元云。縣東十七里有臺。卽白登臺也。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前書。斷獄四百幾至刑措。幾、近也。今言政鄰刑措。鄰亦近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書下有贊曰二字。逮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如衆星之相連屬。言其多。候列郊甸。火通甘泉。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鳴鏑、卽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卽出入畿內。世宗逐樓煩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築朔方。今夏州是也。案夏州去京師一千二百里。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單、盡也。言盡用天下之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卽是死亡與殺匈奴相當也。宣帝値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衞。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邪遂來臣服。因請款關。永爲邊衞。前書云。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呼揭王爲呼揭單于。蕙鞬王爲車犂單于。烏籍都尉爲烏籍單于。并呼韓邪凡五單于也。罷關徼之儆。息兵民之勞。匈奴既降。北庭不儆。備勞者竝得休息也。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詔單于毋謁。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集解〕劉攽曰。注贊謁者。案文多一者字。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

蹤。匈奴既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奴之盜。王莽陵篡之後，狼心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爲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爲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開邊隙也。續吕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諸夏如布帛之裂也。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集解〕惠棟曰：佚謂佚宕也。范寧云：佚猶更也。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通宣元之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報命相屬，言其往來不絕。金帛常載於道，言其賞遺常行。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也。世祖吕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遑，暇也。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雖得驕踞悖慢之詞，而忍其羞愧，思其患難，但以善言報謝而已。徒，但也。因徙幽幷之民，增邊屯之卒。移徙幽幷之人，增益邊屯之戍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事也。〔集解〕惠棟曰：臧宮、馬武之徒。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許也。帝厭□用兵，欲修文政，未許猛夫扞將之事。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吕禦北狄之衝。比季父孝單于輿以比爲右薁鞬日逐王。日逐即南匈奴單于比也。奉藩稱臣，永爲外扞。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總攬羣臣之策，善均從衆，與之和同，而納其降款也。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

水草㠯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㠯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散。〔集解〕先謙曰。官本烏作鳥。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漢之塞地晏然無事矣。然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軍走曰北。三千餘里。北虜烏孫。遂奔漠北。乃空其地三千餘里也。遂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械在手曰梏。音古督反。銘功封石。倡呼而還。為勒石立銘於燕然山。猶前書霍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漠北既空。宜即遷南虜以居之。若因其時埶。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衆居之。于時遂為邊境。若還南虜於陰山。即為內地也。〔集解〕陳景雲曰。河西當作西河。時南單于屯西河美稷縣也。正與上句南虜相對。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年。積勤燕然。乃居永元之歲。中人以上。始可預其將來。竇憲庸才。寧可責其謀慮。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蕃蔽。扞禦北方。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也。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竇憲欲立北單于。安議不許也。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若從耿國、袁安之議。即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弘

遣也。而竇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狠戾不端。專行威惠。三捷。言勝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爲臣不忠。卽其人也。又章和二年。竇太后臨朝。單于屯屠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井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旣威北邊。卽宜權成南部。更請存立。其何惑哉。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永元三年。將軍竇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卽授璽綬。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誘誅之。竝恩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公。言竇憲斬日逐。刊石紀功。卽宜滅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胤緒。滋生孽栽。南北俱存。卽是竝恩兩護。以私己福。乃招其禍。斯則棄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秃翁、卽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卽汝公也。惇史直筆。時復存其質言也。〔集解〕何焯曰。李殷學云。天公非謂天子。猶太公耳。困學紀聞云。注引前書。謂秃翁卽天公。其謬甚矣。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由竇憲請立北庭。遂使匈奴滋蔓。卽是坐樹大鯁。永言前事。深可恨哉。載、事也。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爲疢毒。胡可單言。單、盡也。單與殫同。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旣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井匈奴之區。使得專爲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跡。邊服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遂爲巨蠹。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爲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愍懷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旣分。謂分爲南北庭也。羽書稀聞。檄書有急。卽插鳥羽其上也。野心難悔。終亦紛紜。紛紜之事。具如上解。〔集解〕劉攽曰。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此卷不知誰値之。

最爲淺陋。不與前同。亦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後之讀者。將以爲傳寫之誤。聊記之云。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九校補

南匈奴列傳　案本書小題下注五十八字官本不在小題下另於傳文前一行低二格出南匈奴三字著注於下蓋照總目增三字與官本班彪傳下仍於小題下著注者體例歧異微嫌未合

賂遺金帛。　官本帛作幣。案通志作帛。

殺略鈔掠甚衆。　今案掠卽略也不當殺略鈔掠並言通志無鈔掠二字可證二字當衍

昌次當左賢王。　錢大昭曰當下應有爲字案通志有爲字

昌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集解通鑑胡注至比自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爲單于。何待至輿而始傳其子也。　今案胡說非也匈奴傳弟畢復以次傳諸單于嫡長故下文單于汗薨仍傳單于比之子適適薨則傳單于莫之子蘇是爲先傳弟後傳子輿旣殺知牙師無弟可傳次當傳比不得先自傳其子故班彪謂比次第當立而使奪失職耳設如胡說則傳弟畢將何所傳耶

時比弟漸將王集解通鑑胡注漸當作斬詳見下。　案本傳下列匈奴大臣貴者有左右斬將王字作斬後殺漸將王字仍作漸官本皆作斬通志則皆作漸前書匈奴傳記匈奴諸王號爲

無此王。匈奴言語文字。不與華同。其王號非譯不曉。漸將亦未嘗無義。胡氏必謂漸當作斬。此不然。觀晉書作左漸尙王右漸尙王。（將尙一音之轉）安知斬不正當作漸耶。

遂斂所主南邊八郡。柳從辰曰。郡當作部。即下八部大人所部也。匈奴安得有郡耶。

將弛刑五十人集解。先謙曰。官本十作千。謹案通志亦作五千人。惟後文令西河長史助中郎將衞護單于。猶止騎二千。弛刑五百人。此不過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耳。豈須弛刑五千人之多。千似仍誤。

及悉復緣邊各郡。錢大昭曰。八郡者。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也。

報答之辭。必令有適。注。必令得所也。注令原譌今。已正。官本不誤。

善惡之效。原本效皆作効。依通志正。案効效古書本通作。今專以从力者爲効力之効。據前書蘇武傳殺身自効字从力。藝文志儒者已試之效字从攴。似已有別。官本此傳皆作效。是也。

遣驛吕聞。官本驛作譯。

伊伐于慮鞮單于汗。上于。官本作於。案通志亦作於。

遂寇雲中至原陽。注。原陽。縣名。屬雲中郡。柳從辰曰。原陽故城今歸化城土默特西。

㠯中郎將吳棠。案袁紀。棠作常。

諸王大人或前至。集解。劉攽曰。案文。前當作隨。今案諸王大人。即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也。或前至。謂或先來郡縣。與賈客接市生口牛馬尚均在後也。南單于因郡縣設官邸賞賜待遇。知其事故遮截其在後之生口牛馬而略取之。若改隨至。是所驅牛馬已先諸王大人至郡縣矣。南單于何從遮略鈔掠之。劉說誤。

北虜衆㠯南部爲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集解。先謙曰。語氣不了。疑奪文。謹案下章和元年上。疑有一及字。涉上人字誤也。此北虜衆。即指後詣降之五十八部。謂因慕南單于之見厚於漢。久懷欲降之心。故因北庭大亂。遂舉衆來降也。

依安侯河西。錢大昭曰。魯恭傳作史侯河西。安侯史侯。未知孰是。

慙無報效之義。集解。先謙曰。官本義作地。錢大昭曰。閩本作地。今案通志亦作地。

永元元年㠯秉爲征西將軍。案此不言復拜與秉傳異者。以秉前官乃征西大將軍。多大字也。疑原本有大字。章和二年。副竇憲去之。史未及詳。故紀傳於前官皆去大。此猶存其眞也。

出雞鹿塞。注。塞在朔方郡窳渾縣北。前漢窳渾縣。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黃河西北岸。

右部從匈奴河水。集解。劉攽曰。至 蓋據趙破奴傳止作匈河也。已詳竇融傳校補。

獲閼氏。案據和紀。此閼氏單于母也。紀亦言獲而耿秉傳獨言斬。

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遁走烏孫。見袁安傳。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至

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柳從辰曰。據袁安傳。憲始上書請立者爲左鹿蠡王阿佟。後乃竟立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鹿蠡卽谷蠡）又耿夔破北單于。本傳與和紀。皆在永元三年。而以夔傳、憲傳、及袁安傳推之。則又皆在二年。卽燕然勒石之明年也。至右谷蠡王於除鞬之自立與憲上書請立而朝廷從之。此皆在三年。和紀則又皆書於四年。其歧異如此。實范史之疏。今案北塞遼遠。出師奏捷。往返稽遲。本紀固必據文報。而書辭尙簡要。列傳則或蒙上文言之。或就一事終言之。故列傳敘事紀年。往往不與紀符。竇憲之遣耿夔。蓋本在永元二年。破虜金微山則已爲三年事。憲聞夔大捷。北單于逃亡。不知所在。遽請立先降者阿佟爲北單于。蓋尙不知北虜已有自立者。及於除鞬款塞。憲知塞北餘衆已有所附。其勢不能別立。又因其自立而請立之。雖事亦仍在三年。而朝廷遣夔授璽綬。已在四年正月。故和紀並約其事。書於四年。前之請立阿佟。既未成爲事實。例可從略。特袁安持正。其抗議原始於請立阿佟。因於安傳一著之耳。本傳下亦言四年遣耿夔卽授璽綬。仍可與紀合也。

追擊逢侯於大城塞。集解。通鑑胡注。大成縣 至 朔方郡。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

吕烏桓校尉鄧遵為度遼將軍。侯康曰。東觀記。鄧遵元初中。為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級。得鎧弩刀矛戟楯匕首二三千枚。破匈奴。得釜鑊二三千枚。得匕首三千枚。賜駮犀劍。案自燕然刻石以來。漢軍每出。首虜千萬。獲馬牛無算。瑣瑣者亦何足紀。侯之引東觀記。明遵為度遼。其功效僅見於此。而賚駮犀之賜。亦以其為皇太后從弟也。

建光元年。注。永寧二年改為建光元年。光、原本文注皆誤元。據紀正。官本不誤。

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案。徽通志作徵。下並同。

弟拔立。集解。惠棟曰。至 當有脫誤。案通志。耿夔復免以下十五字。在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下。耿夔上並有是歲二字。知今本皆涉上立字誤倒。又脫二字也。

不可單盡。注。猶書云謀謨。官本注謀誤作謨。謀今案尚書無謀謨、謨謀連文之處。疑皆謨猷之誤。猷本亦訓謀也。注或涉下傳文謀謨而誤。

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而戎上無也字。謹案錢校據閩本亦無此也字。通志同。 注。若夫平原易地。至 中國之長技五。案此注節錄前鼂錯傳言兵事書。後大段突然而起。末乃以數語說明之。又雜以駢句。故洪亮吉譏其有學究氣。章懷無此體例。蓋亦後人竄亂也。論注並同。

乃徙西河治離石。注。離石卽西河之屬縣。（今汾州府永寧州治。）

到穀城。集解。通鑑胡注。穀城蓋卽西河郡之穀羅縣城。（柳從辰曰。穀羅縣在今汾州府永寧州西北。案穀羅乃前漢西河郡縣。後漢幷省。蓋始就城爲名。）

上通天山。集解。通鑑胡注。通天山、卽土軍縣之石樓山。（柳從辰曰。土軍縣。今汾州府石樓縣治。案土軍亦前漢西河郡舊縣。後漢省。）

其遣還。（柳從辰曰。袁紀作其遣還庭攝部落。）

熹平元年。注。熹平、靈帝之元年。（柳從辰曰。注欠明。應云靈帝建寧五年。改爲熹平元年。）

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柳從辰曰。張純事已見劉虞傳。中山國也。虞傳書前中山相張純。本傳及烏桓傳皆作前中山太守。究有未合。）

曹操因留於鄴。注。留呼廚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五部國。（案通志。魏武爲丞相。因留單于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歲給單于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衆爲五部。部中立其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

宣帝値虜庭分爭。注。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案注。國上當有爭字。）

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官本易作方。非。六十餘年矣。注。是時邊城晏閉。注。閉原作閑。依前書改。顏注。晏。晚也。官本不誤。今案晏閑卽安閒。以後文塞地晏然證之。說亦可通。

帝方厭兵。注。帝厭用兵。官本注。厭下多其字。

究掩其窟穴。案究掩二字各一義。不能連文。疑衍一字。躡北追奔。注。軍走曰北。官本注末有也字。三千餘里。注。北虜烏孫。遂奔漠北。案注遂奔二字。當在烏孫上。

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注。戎羯之亂。至寧可責其謀慮。案注此等語氣。與上下各注不相照顧。且別一手筆。明係後人竄入。當分別觀之。

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注。願永爲蕃蔽。官本注。蕃作藩。案毛詩。四國于蕃。蕃與藩通作。

平易正直。若此其宏也。注。卽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宏遠也。案注言當作謂。此原譌北。已正。官本不誤。

專行威惠。注。卽宜權成南部。官本注。權作搆。

棄滅天公。注。禿翁卽天翁也。注。天原作乃。巳正。官本不誤。

百世不磨矣。注。豎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注。乎原譌平。巳正。官本不誤。今案蔚宗生値南北分爭之世。痛懲五胡之亂華。故於西羌、南匈奴傳論皆歸獄於遷戎內地。不早斥遠之貽誤。實則當時情勢固有不同。如使竇憲破北成南。遣南還北。南強猶北。能使終不爲邊患耶。是故存北亦卽所以制南。苟中國無釁可乘。則用夏變夷。抑非無術也。

終亦紛紜。集解。劉攽曰。至聊記之云。今案此傳注之可疑。除引前書體錯傳文外。並有不必注而注者。又論自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以下、所言皆已具於傳。率不須注。而複沓紕繆。至於不可究詰。疑章懷本皆無注。而妄人附益之。且又不出一手也。劉攽以爲分値非其人。洪亮吉猶惜其略實。今但於其當去者痛加刊削。反可不累全書。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㠯爲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㠯穹廬爲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㠯毛毳爲衣。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縟細者爲毳。〔集解〕惠棟曰。前書匈奴列傳云。匈奴父子同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說文曰。悍。勇也。塞。謂不通。〔集解〕惠棟曰。魏志作悍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㠯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讎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鬭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氏姓無常。㠯大人健者名字爲姓。〔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㠯父名字爲姓。大人㠯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杜預注左傳曰。不㠯道取爲略。或半歲百日。

然後送牛馬羊畜吕爲娉幣。〔集解〕惠棟曰。魏書云。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 壻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鬬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吕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吕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簂音吉悔反。字或爲幗。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也。 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氀毼。廣雅曰。氀毼、罽也。氀音力于反。毼音胡達反。 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銜也。 鍛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東牆子色青黑。似蓬草。粒如葵子。十一月熟。出涼幷烏丸地。河西語曰。貸我東牆。償我白粱也。說文。穄、穈也。从禾祭聲。又云。穈。穄也。是一物。魏書作葵子。 見鳥獸孕乳。吕別四節。〔集解〕惠棟曰。魏書云。吕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爲候。 俗貴兵死。斂屍吕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吕彩繩纓牽。幷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 吕屬累犬。屬累、乃付託也。屬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集解〕惠棟曰。爾雅釋言。諈諉、累也。郭璞云。吕事相屬累爲諈諉。先謙曰。官本付託作託付。 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

博物志、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辠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㠯贖死。〔集解〕惠棟曰。魏書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㠯贖死命乃止。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畔爲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前書音義曰。丁令。匈奴別種也。令音零。烏桓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偵、覘也。音丑政反。〔集解〕錢大昕曰。案文止有四郡。蓋脫遼西二字。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㠯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

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關在代郡。〔集解〕惠棟曰：說文云，阮、代郡五阮關也。案關在代郡廣昌縣。高誘云即陽原也。如淳云阮音近捲反。師古音其遠反。先謙曰：官本阮作院。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集解〕先謙曰：官本乘作承。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漢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集解〕惠棟曰：魏書云郝旦等九千餘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朝賀。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

是時四夷朝賀．絡繹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衞．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集解〕惠棟曰．魏書云．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雁門、太原、朔方諸郡界． 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蓋當時權置也．下兵馬掾亦同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吏作史． 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甯城、縣名．前書甯縣作寧．史記甯城亦作寧．甯寧兩字通也．〔集解〕惠棟曰．上谷甯縣之城也．魏土地記云．在大寧西二十里． 開營府．幷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集解〕劉攽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字．此下文降時亦無之．緣下有乞字．遂此誤有允也． 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屬五原郡． 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慬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

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廆爲親漢都尉。廆音胡罪反。(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及魏書朱作末。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曄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烏桓遂圍曄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衆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竝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峭、七笑反。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竝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

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蠟反。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集解〕惠棟曰。魏書云。總攝三王部衆。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集解〕惠棟曰。事詳王粲英雄記。見魏志注。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集解〕惠棟曰。柔亦見公孫瓚傳。少沒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卽以柔爲校尉。〔集解〕惠棟曰。案公孫瓚傳。柔拜烏桓校尉。封關內侯也。建安十二年。〔集解〕惠棟曰。魏書十一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集解〕惠棟曰。劉昫云。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爲烏桓所據。案昌黎。後漢遼東屬國都尉所治也。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竝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集解〕惠棟曰、應奉云秦築長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以爲名。隋圖經云山在柳城東南二百里。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爲弓。〔集解〕何焯曰、原羊當改羱。惠棟曰、說文云角端狀如豕、角善爲弓、出胡多休國。陸璣毛詩疏云、李陵嘗以此弓遺蘇武。郭璞注爾雅云、角端似豬、角在鼻上。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豽音女滑反、鼲音胡昆反。貂鼲並鼠屬、豽猴屬也。故天下以爲名裘。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彊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掠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肜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集解〕劉攽曰、案驛當作譯、見上。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肜求自效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集解〕惠棟曰、祭肜傳育作秩。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三十一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

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為王。滿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集解〕官本考證曰。歆魏志注中作欽。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為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屬遼西郡。應劭云。晉滅肥。肥子奔燕。燕封於此。故曰肥如。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集解〕王補曰。延平上應有殤帝二字。鮮卑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集解〕通鑑胡注。緣邊郡曹有兵馬掾。掌兵馬。前道險阻。賊埶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以家二人為郎。

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爲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集解〕通鑑胡注，赤車者，帷裳衡軛皆赤，參駕者，駕三馬。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質館以受降質。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得之也。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集解〕通鑑胡注，案兩漢志，遼東郡及遼東屬國，皆無扶黎縣，未知章懷所據何書。惠棟曰，謂後漢遼東屬國無慮縣，即扶黎也。遼東有無慮縣，屬國不應重出，扶黎誤爲無慮，聲之轉也。遼東屬國縣名多誤字，如以昌黎爲昌遼，交黎爲天遼，賓從爲賓徒之類，皆宋以後人傳寫之誤也。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宮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名，屬代郡。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

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集解〕惠棟曰、史炤釋文、烏倫其至鞬、鮮卑種名。胡氏辨誤云、烏倫其至鞬、乃鮮卑種帥二人之名、非種名也。詔封烏倫爲率衆王、其至鞬爲率衆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叛、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爲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幷力竝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爲數道、攻南匈奴於蔓柏。縣名、屬五原郡也。薁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集解〕先謙曰、漸、官本作斬。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

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曄、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集解〕先謙曰。官本作牛羊財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曄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漱音所救反。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衆君。陽嘉元年冬。耿曄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廆率衆王侯咄歸等。〔集解〕劉攽曰。案魏志。此衆字作將字、言率將胡王等出塞、後乃封爲率衆王侯長也、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爲率衆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耿曄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集解〕惠棟曰。鮮卑寇屬國。曄移屯無慮。明屬國無慮縣也。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衆。詔賜夫沈金印紫綬及縑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鞬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

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集解〕惠棟曰。魏書云異部大人卜賁邑。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歠音昌悅反。〔集解〕惠棟曰。汗、通鑑作汙。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集解〕惠棟曰。魏書又云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

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

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集解〕先謙曰。官本少以字。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集解〕通鑑胡注。觀此。則夷狄亦有邑居矣。檀石槐蓋盡有匈奴故地。皆屬檀石槐。〔集解〕惠棟曰。魏書云。東部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中部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西部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協游等。皆爲大帥。靈帝立。幽幷涼三州緣邊諸部。〔集解〕陳景雲曰。部當作郡。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育、下邳淮浦人。以忠直稱。所歷皆有名迹。遷育爲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集解〕先謙曰。官本三作二。惠棟云。蔡邕集作三。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行賄王甫。甫因此議遣兵與育並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

議曰。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集解沈德潛曰。案此又誤以高宗爲湯。惠棟曰。湯當依集作易。周有獫狁蠻荊之師。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漢有闐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衞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埶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閒。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私鑄錢賣鹽者。釱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算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算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曰緡錢。一算百二十也。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竝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杖斧。分部逐捕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部作道。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封丞相車千秋爲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相主父偃諫伐匈奴之辭。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集解〕劉攽曰。案富字當作賦。惠棟曰。蔡邕集作財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竝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

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㠯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善金良鐵。出者莫察。謂開關出物也。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集解〕通鑑胡注。段熲自桓帝延熹二年擊西羌。至建甯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也。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蚧音介。搔音新到反。埤蒼曰。瘭音必燒反。杜預注左傳曰。疽猶惡創也。〔集解〕王補曰。本集蚧搔作疥瘙。方今郡縣盜賊。尙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詬、恥也。音許豆反。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㠯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蹙國解見西域傳。豈與蟲螘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旰、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集解〕劉攽曰。今本朝。案文今當作令。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集解〕先謙曰。官本敢作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

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輿衆也）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肯欲以齊民易醜虜射乾沒以爲功也）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集解〕惠棟曰邕集當作議）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尙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不入幕府爲士卒費謹烽火邊無失亡也）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衆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出征之盡境而還是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爲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

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左傳曰。楚大夫薳啓疆對楚靈王曰。晉之事君。臣曰可矣。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集解〕官本考證曰。數千、通鑑作數十。爲是。死者十七八。〔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是時。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斂郡國。以給郡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狗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子用反。〔集解〕官本考證曰。烏集、魏志注作烏侯。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人字。於是東擊倭人國。〔集解〕惠棟曰。魏書作汗人。棟謂汗當作汙。與倭同音。魏志云。倭人好捕魚鰒。水無淺深。皆沈沒取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集解〕惠棟曰。魏書云。至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爲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郡。射中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

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埶互強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㠯至於是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後漢書集解卷九十校補

烏桓傳。餘類保烏桓山因𠂔爲號焉。案魏志。桓皆作丸。

𠂔毛毳爲衣。注。毛之縟細者爲毳。官本注末有也字。

猶中國有箇步搖。注。步則搖之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出五阮關。掩擊之。集解。先謙曰。官本阮作院。謹案通志作阮。魏書作五原關。

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比原譌北。依通志改。官本不誤。

烏桓乘弱擊破之。集解。先謙曰。官本乘作承。謹案通志作乘。

絡繹而至。官本繹作驛。案駱驛。絡繹。从馬从糸。固不應歧出。但驛可通繹。通志已作絡驛。

但委主降掾吏。集解。先謙曰。官本吏作史。謹案通志亦作吏。惟據應劭漢官。使匈奴中郎將設官府掾史。護烏桓校尉有擁節長史一人。則作史爲長。

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集解劉攽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字。案通志亦無允字。

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注。九原。縣名。屬五原郡。今地詳光武紀上。

拜其大人戎朱廆爲親漢都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及魏書。朱作末。案通志亦作末。

又戰於沙南。注。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蘭池今地詳和紀。

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錢大昭曰。下鮮卑二字疑衍。本紀是年六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

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官本脫衆字。案通志有衆字。

自稱峭王。注。峭、七笑反。官本注峭上有音字。

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柳從辰曰。劉虞爲幽州牧。設賞購純。虞傳在中平五年。與此傳合。靈紀幽州牧劉虞、購斬漁陽賊張純。則在中平六年三月。袁宏紀中平六年三月己丑。光祿劉虞爲司馬。領幽州牧。使公孫瓚擊純。大破之。純客王政斬純首。降。則並虞領幽州牧。亦在六年矣。今案袁紀書事往往幷前事於後事書之。故紀年多不與范書合。前已屢見。據本書靈帝紀張純之叛。實始於中平四年六月。公孫瓚之討純。

在五年九月。虞時蓋已被命到州。其設賞購純。雖仍在五年。而王政之斬純。則固爲六年三月事。范書諸傳特因虞之出牧在五年而終言之。以純之誅在六年已著於紀。無用再詳也。六年三月己丑。袁紀所載自即純被誅之月日。而據其所書直若虞之爲司馬領幽州。贊之討純。政之斬純。皆係於己丑一日。此則書日之失矣。

鮮卑傳。原羊。集解。何焯曰。原羊當改羱。今案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原改羱。是何不僅以爲當改。直改之矣。蓋據魏書作羱。與爾雅文合也。然說文無羱字。章懷引爾雅郭注。亦止作原。范書冉駹夷傳麢羊作麢羊。既不必與爾雅同。則此作原羊。亦無庸求合於爾雅。且通志皆從范書。可不改。

皮毛柔蝡。案說文。蝡、動也。於義欠合。疑煗之譌。

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官本無下遼東二字。案通志遼東重文。

率種人詣闕朝賀。錢大昭曰。魏志注賀作貢。

遼東鮮卑攻肥如縣。注。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今地已詳和紀。

遼東鮮卑圍無慮縣。注。無慮縣屬遼東郡。官本注末有也字。案今地已詳安紀。

鮮卑入馬城塞。注。馬城縣名。屬代郡。官本注末有也字。柳從辰曰。馬城今宣化府懷安縣北。

攻南匈奴於蔓栢。官本蔓作曼。是。案通志亦作曼。注。縣名。屬五原郡也。今地詳明紀校補。

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案種疑當作輛。

於是耿曄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官本無耿字。

永壽二年。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錢大昭曰。時李膺復爲度遼將軍。蓋實平之。故應奉疏稱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也。

三十餘發。集解。先謙曰。官本三作二。惠棟云蔡邕集作三。謹案惠據北宋本作二。故引邕集異文。是官本與北宋本同也。惟通志仍作三十。

乃與鹽鐵酒榷之利。注。釱左趾。榷、專也。原注。釱譌鈇。已正。官本不誤。榷、官本譌権。

財富充實。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作財賦。案此亦北宋本同作富。故惠引邕集異文。惟通志亦作財賦。與邕集合。

天設山河。案通志山河作沙漠。

豈與蟲螘校寇計爭往來哉。柳從辰曰。蔡邕集校作狡。袁紀作豈與蟲蟻之虜。校往來之作。傷哉。今案通志作豈與蟲蝗狄寇計往來哉。其文又異。蓋校狄皆狡之譌。蝗亦螘之譌。惟爭字當衍。

挾疑者未必敢。集解。先謙曰。官本。敢作敗。柳從辰曰。蔡邕集亦作敗。

雖得越王之首。官本。王作主。

況避不嫌之辱哉。柳從辰曰。蔡邕集。嫌作遜。今案前書本作嫌。

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案通志。守作備。略作宜。注。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官本注無曰之二字。又注。邊無失亡也。官本無注。譌燕。

各將數千騎奔還。集解。官本考證曰。數千通鑑作數十爲是。今案上言各將萬騎。下言死者十七八。則育等所餘。固應各有二三千騎。續漢書但云三將無功還者少半。少半仍數千騎也。即魏書謂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亦應不止數十騎。且果萬騎而止餘數十騎。當書悉爲所沒。餘者不必書。又數十騎。亦不得尙言將。通志仍作數千騎。則通鑑之說非也。

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官本光和譌元和。

見烏集秦水。集解官本考證曰。烏集、魏志注作烏倈。案通志亦作烏倈。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律曆志上第一

律準　候氣〔集解〕先謙曰、官本此志依明監本式、接連后紀、第一行頂格作後漢書卷十一、至[illegible]志下爲卷四十二、行低二格云梁剡令劉昭補并注、三行低一格云律曆志第一、四行低二格云律曆志、

後漢書一

律準、候氣
後式並同、

梁　剡　令劉　昭注補

〔集解〕盧文弨曰、此晉司馬彪續漢書中之志也、後人因范史闕志、取司馬之志、附於范書紀傳之後、毛氏汲古閣本猶然、明監本乃廁於范書紀之後、傳之前、並不載司馬氏之名、又改劉昭之注補爲補并注、故或有疑志爲范氏作者、又有疑爲劉氏所補而兼注者、皆謬改之失也、劉昭序、各本多失刊、今載之於左、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祕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繁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實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詳、（元卓、劉洪字、）承洽伯始、禮儀克舉、（伯始、胡廣字、）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騑冠章、車服贍列、於是應譙纘其業、（應劭、譙周、）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曆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叔駿、華嶠字、）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則偕泯、雅言邃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尤解功創、（謝沈、袁山松、）時改見句、非更揆求、加藝文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煙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誠跨衆氏、（良誠有一字衍、）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還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

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實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馬續、曹昭、）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曄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員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應寫襲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入志頗褒其美雖出蹤前羣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曆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缺過乎榱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匱（當作匱或簣）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纘緝理慙鉤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此可見改補注之非、）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工孰曰文類比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觀秝鐘律之妙素揖校讎（揖字疑、）參曆算之微有慙證辨星候祕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略時或有見頗邀傍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誚

王先謙集解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集解〕先謙曰左僖十五年傳文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橈作甲子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橈博物記曰容成氏造曆黃帝臣也月令章句大橈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集解〕惠棟曰世本云容成造曆大橈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司馬貞云案世本及律曆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橈作甲子隸首作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曆盧文弨曰注作子丑以名日日當爲月案子丑等

亦謂十二辰則當繫於月明矣後人因下有枝幹相配以成六旬遂改爲日泥甚錢大昭曰幹枝之說始見於此馮相氏掌十有二辰十日之位注云十二辰子丑之等也十日甲乙之等也並不言幹枝

隸首作數。博物記曰隸首黃帝之臣一說隸首善算者也〔集解〕惠棟曰世本云隸首作數宋忠云隸首黃帝史也

二者既立吕比日表表卽晷景吕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集解〕盧文弨曰同用本或誤倒

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同考證云監本作其同用也依宋本改

故體有長短檢吕度說苑曰以粟生之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集解〕盧文弨曰注以粟本書作以黍十粟二字本書無

物有多少受吕量說苑曰千二百粟爲一籥十籥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斛

量有輕重平吕權衡說苑曰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重一斤三十斤重一鈞四鈞重一石〔集解〕盧文弨曰本書十粟作十六黍十圭作六圭

聲有清濁協吕律呂三光運行紀吕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前志曰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廣於萬〔集解〕盧文弨曰注廣前志作衍

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羲和劉歆典領條奏〔集解〕惠棟曰歆有鍾律書見風俗通先謙曰以上並見前志

前史班固取吕爲志而元帝時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集解〕盧文弨曰甄鸞五經算術引同通典作五音六十律之數先謙曰晉宋志並作五音六十律此文譌也甄鸞書又沿誤本漢書而譌

上使太子太傅韋

玄成。字少翁。〔集解〕齊召南曰。案文不當有字少翁三字。盧文弨曰。算術無章字。與下王章亦不書姓正合。下字少翁三字亦無。蓋閱者偶作旁記。而寫者誤入正文。與上房字君明。並當删去。不可以史記有解揚字子虎相比例。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集解〕顧炎武曰。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已上生下。皆三生二。已下生上。皆三生四。〔集解〕惠士奇曰。以上生下。二其實。三其法。故曰三生二。以下生上。四其實。三其法。故曰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集解〕盧文弨曰。此上算術有始於黃鍾四字。禮運正義晉志引皆無。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集解〕惠棟曰。牛宏云。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集解〕惠棟曰。禮記還相爲宮。康成云。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孔穎達云。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法。先謙曰。晉志作南呂。宋隋志作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集解〕王先慎曰。宓當作虙。王制孔疏云。或作宓戲者。宓字誤也。當虍下著必。是古之伏字。案禮含文嘉。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犧。伏虙古今字。說文大部立部。並作虙羲。虙亦作包。亦作庖。包庖音轉義通。錢大昕云。伏、扶富切。鳥菢子、伏菢互相訓。而聲亦相轉。此伏羲所以又爲庖羲也。羲或作犧。或作戲。說文犧下云。賈侍中說。此非古字。秦詛楚文。圭玉犧牲。當爲古犧字。他書又作戲者。釋名。犧、戲也。書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羲、古字。戲、今字。是也。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

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爲角。南呂爲羽。則徵濁也。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㠯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㠯類從焉。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放升降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律長短爲制。〔集解〕惠棟曰。終、禮記正義引作統。北史牛宏傳同。盧文弨曰。算術亦作統。一日作一月。當日作當月。此非是。案隋志黃鍾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三十一。大呂二十七律。每律直一日及二十七分日之三。合之成六旬。是當作日明甚。注以律。官本無律字。先謙曰。官本注鐘並作鍾。放作效。晉宋志終作統。晉奪各字。此終字誤也。當日二志同。商徵、宋作商角徵羽。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鄭玄曰。宮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去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蔟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去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爲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一。爲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生變宮。三分變宮益一。生變徵。自此已後。則隨月而變。所謂還相爲宮。㠯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㠯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革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集解〕盧文弨曰。草、算術作革。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柷敔亦但始樂止樂而已。作革木者是也。先謙曰。晉志亦作草。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㠯度調。故作準㠯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㠯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

一弦。〔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中一弦如古黃鍾之宮。爲十二律本。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故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集解〕惠棟曰。京氏律曆一卷。虞翻爲之注。其書雖存。學者罕究。見王氏談錄。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集解〕盧文弨曰。清濁。清字衍。及上脫不字。之數實當作之清。依算術改正。甄鸞云。是則上生不得過九寸。下生不得減四寸五分。正解此二句也。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前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爲黃鍾之管。制十二箭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音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乃定。〔集解〕盧文弨曰。通鑑注十二引作十一。注以爲黃鍾之管。前志管作宮。比黃鍾之音。前志音作宮。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黃鍾之實。前書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得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滋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

於寅。冒茆於卯。振羨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曖於未。甲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成於丁。豐茂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則可見矣。〔集解〕惠棟曰。樂產云。謂之該數。案前書云。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孟康云。成之數謂黃鍾之法數。該之積爲黃鐘變生十二辰積實之數也。於丑得三。於寅得九者。樂產云。丑三分。寅九分者。即分之餘數也。盧文弨曰。注振羨。前志作振美。甲堅作申堅。大成作大盛。先謙曰。官本得作德。是。前志。滋作孳。曖作薆。茂作楙。無則字。振美。王氏念孫云。當作振羨。見前書注。

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爲下生林鍾之實。〔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黃鍾長九寸。二九十八。以三爲法。約之得六。爲林鍾之長也。

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爲上生太蔟之實。〔集解〕惠棟曰。林鍾長六寸。以四乘六得二十四。以三約之得八。即爲太蔟之長。

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集解〕惠士奇曰。一七七一四七爲實。一九六八三爲法。法如實得黃鍾九寸。司馬貞云。除實得九。爲黃鍾之長。惠棟曰。前書云。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韋昭云。置一而九以三乘之。是也。樂產云。一氣生於子至丑而三。是一三也。又自丑至寅而九。皆以三乘之。是九三之也。棟案一三實也。即該數也。九三法也。即下數是也。盧文弨曰。以九三之當句。數當作得。算術本作得。新刻依此書改作數。案上下皆云得。不當作數。

律爲寸。〔集解〕盧文弨曰。律上脫於字。算術有。

於準爲尺。〔集解〕盧文弨曰。算術又有於律爲分於準爲寸八字。今案不當有。下文方始言分與小分之數。

不盈者十之。所得爲分。〔集解〕盧文弨曰。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不盈十之。所得爲一千九百六十八有奇。爲小分。

又不盈十之。所得爲小分。〔集解〕盧文弨曰。爲一百九十六有奇。

以其餘。正其強弱。

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鍾。黃鍾爲宮。太蔟商。林鍾徵。〔集解〕先謙曰。晉志云。續漢志具載其六十律準度數。其相生之次。與呂覽、淮南同。官本蔟作簇。下同。

一日。〔集解〕錢大昕曰。案黃鍾、太蔟、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皆主一日。所謂五音之正。各終一日者也。其餘五十三律或主五日或六日或七日或八日。合三百六十六日。所謂以六十律分朞之日也。律九寸。

準九尺。

色育、〔集解〕盧文弨曰。色。隋志及律呂新書俱作包。當是也。算術、正義並作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

下生謙待。色育爲宮。未知商。謙待徵。

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

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集解〕盧文弨曰。案於律爲寸者。於準爲尺。則律之所爲千。亦準之所爲萬也。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律八寸九分小分八。於數爲十七萬六千七百五十三有奇。除之尚餘二十二有奇。不及一小分。故云八微強。下皆依此推之。

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下生去滅。執始爲宮。時息商。去滅徵。

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強。〔集解〕惠棟曰。七大強。一作八弱。盧文弨曰。小分七大強大當作太。正義作小分八弱。亦相等。

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十六。

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丙盛爲宮。屈齊商。安度徵。

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

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

分動、十七萬八十九。〔集解〕惠棟曰。動一作勳。

下生歸嘉。分動爲宮。隨期商。歸嘉徵。

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強。

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集解〕盧文弨曰。隋志、禮運正義。末作未。先謙曰。官本末作未。下同。

下生否與。質末爲宮。形晉商。否與徵。

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強。〔集解〕盧文弨曰。算術強上有半字。是。

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則。大呂爲宮。夾鍾商。夷則徵。

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

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

下生解形。分否爲宮。開時商。解形徵。

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

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

凌陰、〔集解〕盧文弨曰。隋志、正義。凌俱作陵。　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凌陰爲宮。族嘉商。去南徵。

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下生分積。少出爲宮。爭南商。分積徵。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

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

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呂。太蔟爲宮。姑洗商。南呂徵。

一日律、八寸。

準八尺。

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

下生白呂．未知爲宮．南授商．白呂徵．

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九寸萬六千三百八十三．

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下生結躬．時息爲宮．變虞商．結躬徵．

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

準七尺八寸萬八千一百六十六．

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歸期。屈齊爲宮。路時商。歸期徵。

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

準七尺七寸萬六千九百三十九。

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

下生未卯。隨期爲宮。形始商。未卯徵。

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六寸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形晉、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集解〕盧文弨曰。五。算術作六。是。

下生夷汗。形晉爲宮。依行商。夷汗徵。

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

準七尺五寸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無射.夾鍾爲宮.中呂商.無射徵.

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四寸萬八千一十八.

開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

下生閉掩.開時爲宮.南中商.閉掩徵.

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集解〕盧文弨曰.正義同.案算術作微強.是.

準七尺三寸萬七千八百四十一。

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鄰齊。族嘉爲宮。內負商。鄰齊徵。

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強。

準七尺二寸萬七千九百五十四。

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爭南爲宮。物應商。期保徵。

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一寸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應鍾。姑洗爲宮。蕤賓商。應鍾徵。

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

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集解〕錢大昕曰。當作七十四。脫四字。盧文弨曰。算術有四字。

下生分烏。南授爲宮。南事商。分烏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

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十。

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

下生遲內。變虞爲宮。盛變商。遲內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

準七尺三千三十。

路時、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

下生未育。路時爲宮。離宮商。未育徵。

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

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遲時。形始爲宮。制時商。遲時徵。

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

準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

上生色育.依行爲宮.謙待商.色育徵.

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半強.是.

準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集解〕錢大昕曰.此數以三除之.卽有奇零不盡.時息以下亦然.由中呂下生.不能及黃鐘之半律.故又轉而上生.此下盛變、南中、離宮、內負、制時、物應、依行重上生者.凡七變而後終六十律之數.

上生執始.中呂爲宮.去滅商.執始徵.

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準六尺六寸萬一千六百四十二。

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

上生丙盛。南中爲宮。安度商。丙盛徵。

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準六尺五寸萬三千六百八十五。

內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動。內負爲宮。歸嘉商。分動徵。〔集解〕惠棟曰、動一作勳。

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微強。是。

準六尺四寸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

上生質末、物應爲宮、否與商、質末徵。〔集解〕先謙曰、官本末作未。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

準六尺三寸萬八千四百七十一。

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呂。蕤賓爲宮、夷則商、大呂徵。

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集解〕錢大昕曰。案六十律終於南事。南事之律。固不能下生矣。轉而上生。其數在大呂分否之閒。未始不可引而伸之也

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爲宮。〔集解〕錢大昕曰。案十二律之變。窮於南事。安得云下生乎。疑下爲不字之譌。盧文弨曰。下生當作不生。甄鸞云南事午上管也。計南事之律。次得上生八寸四分之管。便是上生。不過黃鍾之濁。乃注云不生。此乃苟欲充六十之數。其於義理。未之前聞。先謙曰。宋志云。凡三分益一爲上生。三分損一爲下生。此其大略。猶周天斗分四分之一耳。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引而伸之。中呂下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至於南事爲六十律。竟復不合。彌益其疏。隋志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是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謬爲六十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

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十一。

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盛變爲宮。解形商。分否徵。

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半強。是。

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集解〕錢大昕曰、當云一千八十九. 盧文弨曰、百一二字誤衍. 算術無. 新刻釋據此增之誤.

上生凌陰、離宮爲宮. 去南商凌陰徵.

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

準六尺一寸萬二百二十七.

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 制時爲宮. 分積商少出徵.

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

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

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上生太蔟.林鍾爲宮.南呂商.太蔟徵.

一日律、六寸.

準六尺.

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未知.謙待爲宮.白呂商.未知徵.

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

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三.

去滅、十一萬六千五百八.

上生時息。去滅爲宮。結躬商。時息徵。

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

上生屈齊。安度爲宮。歸期商。屈齊徵。

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微弱是。

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

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上生隨期。歸嘉爲宮。未卯商。隨期徵。

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

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晉。否與爲宮。夷汙商。形晉徵。

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上生夾鍾。夷則爲宮。無射商。夾鍾徵。

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十萬。盧文弨曰。十下一字衍。算術無

上生開時。解形爲宮。閉掩商。開時徵。

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強。

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去南爲宮。鄰齊商。族嘉徵。

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強。

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八十七。盧文弨曰、八譌、算術七。

上生爭南。分積爲宮。期保商。爭南徵。

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強。〔集解〕盧文弨曰、半強、算術無半字。案當作少強。

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

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南呂爲宮。應鍾商。姑洗徵。

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強。

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

上生南授。白呂爲宮。分烏商。南授徵。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

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

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變虞。結躬爲宮。遲內商。變虞徵。

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強。〔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微強。案止當作強。

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

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時。歸期爲宮。未育商。路時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強。
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未卯爲宮。遲時商。形始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強。
準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七。
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
上生依行。夷汗爲宮。色育商。依行徵。
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強。

準五尺萬二百二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上生中呂。無射爲宮。執始商。中呂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

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

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

上生南中。閉掩爲宮。丙盛商。南中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

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

上生內負。鄰齊爲宮。分動商。內負徵。

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強。

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六。

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應。期保爲宮。質末商。物應徵。〔集解〕惠棟曰。物一作。先謙曰。官本末作未。

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強。〔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半強是。

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

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賓。應鍾爲宮。大呂商。蕤賓徵。

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

準四尺七寸八千十九。

分烏、〔集解〕先謙曰隋志云其依行在辰上生包育。隔九編於冬至之後。分焉遲內其數遂減應鍾之清。其下文亦作分焉。此作烏未知孰是。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集解〕錢大昕曰。當作一十六。盧文弨曰。算術作六。

上生南事。分烏窮次無徵。不爲宮。

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

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

遲內、九萬二千五十六。

上生盛變。遲內爲宮。分否商。盛變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

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

上生離宮.未育爲宮.淩陰商.離宮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

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時.遲時爲宮.少出商.制時徵.

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

準四尺五寸萬二百一十五。

截管爲律。吹㠯考聲。列㠯物氣。道之本也。前書注曰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縣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爲琯。〔集解〕惠棟曰晉志物作效。術家㠯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㠯代之。〔集解〕惠棟曰。京房律術云上古有鍾。其次有律。近古有準。皆稍簡易之意。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麤。然弦㠯緩急清濁。〔集解〕張文虎曰。絃㠯之㠯。疑當作之。或緩急下脫爲字。先謙曰晉志文同。則是本未誤也。非管無㠯正也。〔集解〕惠棟曰。古法皆以管定絃。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案晝㠯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集解〕惠棟曰。京房律術云。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中央一絃下晝分寸。均其中絃。使應黃鍾之聲。然後案分寸以求諸律。則皆如晝而應矣。音聲精微。綜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云。雲臺待詔四十二人。其七人候鍾律。又云。諸以材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官無曉六十律㠯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集解〕惠棟曰。崇、晉志作嵩。牛宏傳同。錢大昕曰宋志亦作嵩。古文崇嵩通。漢武帝改嵩高山爲崇高。先謙曰。北魏志亦作嵩。具㠯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㠯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㠯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爲能傳崇學耳。〔集解〕先謙曰。錯吹。謂錯

雜吹之。命。名也。晉宋志。方作乃。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弦。〔集解〕盧文弨曰。弦字句絕。先謙曰。晉宋志錄至爲準而止。删施弦二字。候部莫知復見。薛瑩書曰。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官樂但有太蔟。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顯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鄴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發太族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備。詔書以防言下三公。〔集解〕惠棟曰。候部。候鍾律之部也。論衡云。陽城子長作樂經。盧文弨曰。復數見。數見前志。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書㠯時。〔集解〕先謙曰。晉志作音不可書以曉。宋志作音不可以書曉。蓋書以誤倒。明時字誤。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辯清濁者遂絕。其可㠯相傳者。唯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爲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㠯景。地效㠯響。卽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㠯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

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集解〕惠棟曰。韋昭國語注云。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集解〕惠棟曰。晉灼引蔡邕律曆記作土炭。漢書律曆志亦云懸土炭。盧文弨曰。炭譌灰。下及注並同。放陰陽。〔集解〕惠棟曰。放一作效。晉志作效。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集解〕惠士奇曰。蕤賓濁於黃鍾。確然有據。土灰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灰輕。溼故灰重。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易緯曰。冬至。人主不出宮。寢兵。從樂五日。擊黃鍾之磬。公卿大夫列士之意得。則陰陽之晷如度數。夏至之日。如冬至之禮。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者。其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多譌言。政令為之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月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道。〔集解〕惠棟曰。易緯通卦驗云。人主與羣后從八能之士。從樂五日。鄭玄注云。謂日至之前。豫前五日。令八能之士。習作其樂。以迎日至。又云。冬至始。人主與羣臣從樂五日。天下之衆亦家家從樂五日。以迎日至之禮。注云。從者就也。冬至君臣俱就大司樂之官。臨其肆。祭天圜丘之樂。以為祭事莫大於此。日中視其晷者。尚書考靈曜云。視其晷影長短。以占和否。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劉向洪範五行傳云。夏至景長一尺五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分。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集解〕惠棟曰。孔穎達云。潛埋地下。入地處庳。出地處高。故云。從其方位。〔集解〕惠棟曰。孔穎達云。黃鍾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嚮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葭莩出河內。案曆而候之。〔集解〕張文虎曰。曆

乃律之譌。觀下注自明。盧氏反欲據此改篇末候日如其律之律爲曆。誤矣。

氣至者灰去。〔集解〕錢大昭曰。閩本作動。先謙曰。官本作動。晉書作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集解〕惠棟曰。陳祥道云。竹與銅玉。其質雖殊。其達氣和聲一也。故始於竹而銅預焉。先謙曰。晉志引楊泉記云。取宏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管。河內葭莩爲灰。或云以律著室中。隨十二辰埋之。上與地平。以竹莩灰實律中。以羅縠覆律。氣至吹灰動縠。小動爲和。大動君弱臣強。不動君嚴暴之應也。候日如其律。月令章句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爲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爲度。故曰黃鍾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其餘皆補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集解〕惠棟曰。注李氏本補作漸。雖作惟。盧文弨曰。通考律作曆。北宋本同。注黃鍾之管長九寸下。御覽有孔字。補。御覽作稍。先謙曰。官本作曆。說見上。

續漢志集解第一校補

律麻志上。律麻志上第一。集解。先謙曰。官本此志依明監本式。至梁剡令劉昭補并注。謹案明監本。實卽承用宋乾興本舊式。蓋由孫奭誤以此志爲昭所撰補。又自爲之注。故其題亦誤。後漢書一。案毛本前書各志下大題題曰漢書幾。此志因附在范書後。亦題曰後漢書幾。皆統於所重也。使無此大題。則續漢書之志。無由與范後漢書作合。無所謂補矣。然自一至三十。必別數之者。明此乃附加之數。抑嚴爲之限。使不至掍而莫辨。

梁剡令劉昭注補。集解。盧文弨曰。至皆謬改之失也。案以續漢志補後漢書。據劉昭序。卽始於昭。已詳卷首述略。又據史通及新舊唐志。昭之注本爲補注體。然昭無自名補注之理。（裴注三國志。亦補注體。但自題曰注。）亦不過通題曰注而已。今注下復著補字。自是對范後漢書言補也。

劉昭序至諒不足誚。案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王正樞曰。二、一作後。又素揖校讎。王正樞曰。揖當作暗。然疑揖本揖字轉寫之譌。

故體有長短檢呂度注。十粟爲一分。今案十當作一。粟猶黍也。（說文。粟。嘉穀實也。段玉裁據禾訓嘉穀。黍訓禾屬而黏者。謂嘉穀卽禾黍。是黍實可同謂之粟。）雖說苑辨物本文亦無一黍二字。然不別出數。卽是就一黍言。前書律麻志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夫黃鐘長九寸。一黍之廣。當黃鐘之長九十分之一。亦卽是一黍爲一分。故知此亦一粟爲一分矣。說文禾部。十髮爲程。一程爲分。一程亦多誤作十程。與此正同。段玉裁已訂之。

宓義作易。集解。王先愼曰。宓當作虙。至說文大部、立部。並作虙羲。今案說文伏、宓、虙、包、庖五字。均未及羲皇之號。至許君自敘引易則作庖犧。班書出許書之前。師古敘例謂舊文多古字。而人表及律厤志均作宓羲。師古志注。謂宓讀與伏同。藝文志宓子（卽宓子賤）十六篇。宓戲（卽宓羲）雜子道二十篇。字亦作宓。是舊文本作宓。漢伏生系出宓子賤。卽得姓於宓羲。已詳本書伏湛傳按補。宓卽密也。與伏音爲同意字。虙、虎兒也。其與伏通。於義頗隔。蓋正以同音通訓耳。大立兩部。讀若其音皆爲密。字當作宓。而反作虙。說文自唐以來。經李陽冰轉寫變更。恐不免雜以當時經師之說。皇甫謐帝王世紀謂伏羲或謂之宓羲。漢晉相承。自爲可據。而顏之推必謂諸經史緯候。無宓羲之號。且分宓虙爲兩音。謂虙可通伏。宓不可通伏。虙羲、虙子賤。皆當作虙。實則諸經緯候無宓羲。亦無虙羲。就史而言。則兩漢書確有作宓者。古人讀音伏宓本自相近。包庖之入聲。亦卽轉爲宓。至宓子賤。則古尤無作虙子賤者。故段玉裁謂爲臆說。乃孔穎達、陸德明、由隋入唐、尊重北學。故孔氏禮疏。既以作宓羲爲誤。陸氏論語釋文。亦以作宓子賤爲非。皆卽本顏氏家訓說也。使當時說文解字已作虙羲。正可證成其說。何反不引及。故疑今本說文之作虙羲。亦係唐人私改。

太族爲商。官本蔟作簇。下同。案此字禮經作蔟。史記作簇。前書作族。本可通作。惟毛本注中往往三體錯出。鏃鏃二字亦然。殊不畫一。

吕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集解。惠士奇曰。至不當作數。王正樞曰。九三之數。卽九箇三連乘而得之數。正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用之爲法。以除六十律之實。則得各律。律之寸數。於準則爲尺數也。例如一九六八三。除黃鐘之實一七七一四七。得九。爲律九寸。或準九尺。又以一九六八三除色育之實一七六七七六。得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或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是也。（萬五千九百七十三者。卽帶法一九六八三爲分母之分子也。換言之。卽一九六八三分之一五九七三。）兩惠及盧說均誤。惟惠棟氏所引前書韋昭樂產說則不誤。

不盈者十之所得爲分。集解。盧文弨曰。亟爲小分。王正樞曰。此謂如前用除法。其有不盈法數之奇零。則以十乘之。乃除所得爲分數。又不盈法數。則又以十乘之。乃以法數除之。所得爲小分。小分以下之奇零。則以強弱記之也。盧說全非。

律曆志中第二

賈逵論曆　永元論曆　延光論曆　漢安論曆　熹平論曆　論月食

梁　剡　令　劉　昭　注補

王先謙集解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集解〕張永祚曰。案太初元年用太初曆。史記曆書具存。三統之法。作於劉歆。前書雖備載其說。而當時未嘗用也。此志內章帝詔蔡邕議具有明文。無用三統曆之說。盧文弨曰。後十三卷注中何承天已摘其謬。通鑑考異亦云。錢大昕曰。何承天謂劉歆之生。不逮太初。訾譏司馬氏以爲不知而妄言。其實非也。太初造術。以前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上元。一元之中。卽有三統。三統與太初異名而同實。劉子駿用太初法推衍之。以說尚書春秋。又追日月五星同起牽牛之始。以爲太極上元。初非別立一術。則三統之名。不自歆始也。承天號稱知曆。何未悟及此。施行百有餘年。曆稱後天。〔集解〕惠棟曰。通鑑及北宋本。稱作稍。是。朔先曆。〔集解〕盧文弨曰。先下脫於字。依御覽補。朔或在晦。月見。〔集解〕盧文弨曰。月下脫或朔二字。依御覽補。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武八年中。〔集解〕惠棟曰。宋本無中字。太僕朱浮、太中大夫許淑等。〔集解〕惠棟曰。經典序錄云。淑字惠卿。魏郡人。數上書言曆不正。〔集解〕盧文弨曰。言下脫朔字。御覽補。宜當改更。〔集解〕惠棟曰。更、宋志作治。時分度覺差尚微。〔集解〕先謙曰。覺同較。晉書蔡謨傳。宋書天文志可參證。下相覺浸多讀同。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曆署七月

十六日食。〔集解〕盧文弨曰。日下脫月字。御覽補。李銳曰。永平五年壬戌歲入三統術甲子統一百六十五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三萬八千七百七十五。如章歲十九而一。得積月二千四十。閏餘一十五。其年有閏。案通鑑目錄是年閏五月。置積月二千四十。以二十三乘之。得四萬六千九百二十。盈百三十五。去之。餘七十五。加二十三者九。得二百八十二。盈百三十五。又去之。餘一十二。置加數九。命起十一月。算外得七月。是七月有食。又置積月二千四十。加九月。共得積月二千四十九。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之。得四百九十萬一千二百八。如日法八十一而一。得積日六萬五百八。小餘六十。以六十去積日。得大餘二十八。命甲子得七月壬辰朔。加朔大餘十四。小餘六十二。得望大餘四十三。小餘四十一。命如前。得丁未望。是七月十六日食。先謙曰。以下文證之。食上當有月字。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曆。卽縮用算上爲日。上言月當十五日食。〔集解〕盧文弨曰。御覽上言上有因字。官曆不中。詔書令岑普與官課。〔集解〕盧文弨曰。普下脫候字。官下脫曆字。御覽有。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五。官曆皆失。岑皆中。庚寅。詔令岑署弦望月食官。〔集解〕盧文弨曰。詔下脫書字。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書令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防等未能分明曆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集解〕先謙曰。宋志云。但改易加時弦望。未能綜校曆元。先是九年。太史待詔董萌、上言曆不正。事下三公、太常知曆者雜議。訖十年四月。無能分明據者。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

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以爲牽牛中星從天四分日之三〔集解〕李銳曰元和二年乙酉入三統術甲子統一百八十八年以策餘八千八十乘之得一百五十一萬九千四十如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而一得大餘九百八十七小餘四十七大餘滿六十去之得冬至大餘二十七小餘四十七命甲子得辛卯冬至其小餘不及四分之一於四分術入辛酉蔀一十七年以日餘乘之得二千八百五十六如中法而一得大餘八十九小餘八卽四分之一大餘滿六十去之得冬至大餘二十九命辛酉得庚寅冬至兩術相課是三統後天四分日之三也後天謂從天當改

晦朔弦望差天一日〔集解〕惠棟曰差宋志作先李銳曰置上入三統術甲子統一百八十八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四萬四千一百八十如章歲十九而一得積月二千三百二十五閏餘五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得五百五十六萬一千四百如日法八十一而一得積日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九小餘二十一以六十去積日得大餘一十九命甲子得天正癸未朔置朔大餘一十九小餘二十一累以大餘七小餘三十一加之得上弦大餘二十六小餘五十二望大餘三十四小餘二下弦大餘四十一小餘三十三各命甲子得庚寅上弦戊戌望乙巳下弦又置上入四分術辛酉蔀一十七年以章月乘之得三千九百九十五如章歲而一得積月二百一十閏餘五以蔀日乘積月得五百八十二萬九千三百九十如蔀月而一得積日六千二百一小餘四百五十以六十去積日得大餘二十一命辛酉得天正壬午朔置朔大餘二十一小餘四百五十累以大餘七小餘三百五十九四分三加之得上弦大餘二十八小餘八百九四分三望大餘三十六小餘二百二十九四分二下弦大餘四十三小餘五百八十九四分一各命辛酉得己丑上弦丁酉望甲辰下弦是晦朔弦望皆差一日

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錯以問史官雖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蔡邕議云梵清河人〔集解〕惠棟曰漢官云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曆編訢名蔡邕議云孝章皇帝用清河李梵之言改從四分經籍志云梁有四分曆三卷漢修曆人李梵撰

二月甲寅遂

下詔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河圖曰。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祇畏。不敢荒寧。予末小子。託在於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拯濟元元。尚書琁璣鈐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集解〕惠棟曰。顧一作題。盧文弨曰。緯書所載作順堯考德。題期立象。注云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也。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集解〕先謙曰。鉤命決云。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伯鶩。引見白虎通。況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間者以來。政治不得。陰陽不和。災異不息。癘疫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以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以正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集解〕惠棟曰。宋均保乾圖注云。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案斗曆改憲。並詳郎顗傳。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集解〕錢大昕曰。案四分術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太初術以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較四分又多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一。所謂餘分一也。積至三百年。當贏

七十五分．則冬至益後天．故云行度轉差．寖以謬錯．琁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集解〕盧文弨曰．二當作一．而曆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日也．以折獄．〔集解〕惠棟曰．以上一有而字．斷大刑．於氣已迕．〔集解〕惠棟曰．迕、逆也．宋志作逆．用望平和曆時之義．〔集解〕惠棟曰．曆一作隨．盧文弨曰．作隨是．蓋亦遠矣．〔集解〕惠棟曰．蓋亦一作益已．已一作以．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獲咸喜．〔集解〕惠棟曰．獲上一有儻字．喜作熙．宋志同．盧文弨曰．南宋本有儻字．以明予祖之遺功．於是四分施行．而訢、梵猶以爲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晦朔失實．行之未期．章帝復發聖思．考之經讖．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曆者衞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嚴勖、〔集解〕錢大昕曰．此嚴勖亦司徒之掾屬．非司徒也．史脫文．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訢、梵等十八人．以爲月當先小．據春秋經書朔不書晦者．朔必有明晦．〔集解〕盧文弨曰．明字衍．唐一行大衍曆議引更譌不可據．不朔必在其月也．〔集解〕盧文弨曰．不朔當作朔不．即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集解〕盧文弨曰．明、一行作朔．梵等以爲當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諸耦十六日月朓昏晦當

滅而已。又晦與合同時。〔集解〕盧文弨曰。合下脫朔字一行有。不得異日。又上知訢、梵宂見。敕毋拘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曆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已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跌。逵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

逵論曰。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黃帝、夏、殷、周、魯、〔集解〕惠棟曰。孔穎達云。古時眞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董巴議云。武王作周曆。周公作魯曆。冬至日在建星。〔集解〕惠棟曰。李氏云。當時不知歲差。故云耳。至李淳風猶以冬至日長在建星也。陳大猷云。案曆家自北齊向子信。始首知歲差之法。以古曆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建星卽今斗星也。〔集解〕惠棟曰。鄭元月令注云。建星在斗上。盧文弨曰。蔡葛山云。凡紀度多以二十八宿爲綱。此獨言建星。故釋之。蓋斗井度廣。故古多舉建與弧爲言。有議其斗建無別者。非是。太初曆、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牽牛八度。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經曰。黃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極二十五度。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與行事候注。天度相應。尙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集解〕惠棟曰。其歲甲子朔旦日月合於牽牛之初。餘分皆盡也。冬

至在牽牛所起。又編訢等據今日所在牽牛中星五度。〔集解〕盧文弨曰。在下當脫未至二字。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集解〕盧文弨曰。二當作一。與考靈曜相近。卽㠯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詔書曰。石不可離。〔集解〕惠棟曰。石當作古。張文虎曰。石卽上文所引石氏星經。謂當以石氏爲主也。下云其星閒距度。皆如石氏故事。文自明顯。石字不誤。惠氏改石爲古。亦未勘上下文矣。令兩候上得筭多者。太史令玄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歲中。課日行及冬夏至斗一十一度四分一。〔集解〕惠棟曰。李本一十作二十。合古曆建星考靈曜日所起。其星閒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術㠯爲冬至日在牽牛初者。自此遂黜也。〔集解〕先謙曰。宋志云。黃帝以來諸曆以爲冬至在牽牛初者皆黜焉。逵論曰。㠯太初曆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日朔二十三事。〔集解〕盧文弨曰。朔當作食。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㠯太初曆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集解〕錢大昕曰。以上下文校之。十得晦句上下當有脫文。盧文弨曰。其餘皆在朔。無二日者。非有脫文。㠯新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㠯太初曆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㠯新曆十七得朔。三日晦。〔集解〕惠棟曰。日、北宋本作得。盧文弨曰。日當作得。先謙曰。李銳本日作得。三得二日。又㠯新曆上考春秋中有

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㠯等齊．治曆者方㠯七十六歲斷之．〔集解〕盧文弨曰．方疑作乃． 則餘分稍長．〔集解〕惠棟曰．稍李本作消． 稍得一日．〔集解〕惠棟曰．李云．四分以七十六年爲一蔀．逵意似欲以一蔀爲差一日．此卽歲差之說之權輿也． 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㠯治曆明時．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曆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貫數千萬歲．其閒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太初曆不能下通於今．新曆不能上得漢元．一家曆法．必在三百年之閒．故讖文曰．三百年、斗曆改憲．漢興當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改．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㠯二日爲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逵論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㠯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曆弦望至差一日㠯上．輒奏㠯爲變．至㠯爲日卻縮退行於黃道．自得行度．不爲變．〔集解〕先謙曰．官本自作日． 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臣謹案前對

言。冬至日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今史官一㠯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其斗、牽牛、輿鬼。〔集解〕錢塘曰。牽牛下脫東井二字。斗、牽牛冬至日所在。東井、輿鬼夏至日所在也。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集解〕李光地曰。十當是七字。黃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日卻。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其直東井輿鬼。出赤道北五度。〔集解〕李光地曰。五度上當補二十兩字。赤道者爲中天。去極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㠯搖準度日月。〔集解〕盧文弨曰。搖同遙。先謙曰。官本搖作遙。失其實行故也。㠯令太史官候注。〔集解〕先謙曰。官本令作今。是。考元和二年九月已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無行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無行十五六度者。如安言。問典星待詔姚崇、井畢等十二人。〔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云。靈臺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即典星也。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㠯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

狀。〔集解〕惠棟曰。藝文志耿昌月行象圖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圖二卷。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推尋文義。過字下疑脫一字。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卻。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案逵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爲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郭日月行。參弦望。〔集解〕齊召南曰。郭當作部。部郭字相近而譌耳。錢塘曰。晉志謂課弦望於兩儀郭閒也。郭字是。雖密近而不爲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以候。是以少循其事。逵論曰。又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永平中詔書。令故太史待詔張隆。以四分法署弦望月食加時。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支。知月行多少。〔集解〕惠棟曰。

案九六、七八。皆合於十五。五六三十。一月之數。納甲生焉。故用九六、七八。亥知月行多少。此漢法也。盧文弨曰。支是亥之誤。 今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不應或異。日不中天。乃益遠至十餘度。梵統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閒。又非所謂朓側匿。乃由月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集解〕先謙曰。官本行作在。 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集解〕惠棟曰。尚書考靈耀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元引河圖云。黃道一、青道、赤道、白道、黑道各二也。陳殺曰。案晉志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惠說非。 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為分率。以其術法。上考建武以來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宣課試上。〔集解〕盧文弨曰。宣當為宜。 案史官舊有九道術。廢而不修。熹平中。故治曆郎梁國宗整。〔集解〕惠棟曰。梁國蒙人宗紺之孫也。 上九道術。詔書下太史。以參舊術。相應。部太子舍人馮恂課校。〔集解〕惠棟曰。時未有太子。領屬少府。故云部太子舍人也。 恂亦復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為近。太史令颺〔集解〕惠棟曰。單颺也。見方術傳。 上以恂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則十餘度。杜預長曆曰。書稱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

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集解）盧文弨曰．之下脫七字．）日官當會集此之
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閒．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
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集解）惠棟曰．杜集事上有則字．悖作僻．）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
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桓十七年日
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集解）盧文弨曰．食下脫亦得朔三字．）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
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曆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
時曆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非用幣伐鼓常月．
（集解）盧文弨曰．此上脫明字．下脫食字．）因變而起．曆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
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集解）盧文弨曰．先上脫而字．）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
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爲馬．故傳曰不君君．（集解）先謙曰．官本下君作矣．）且因以明此月爲得天正也．劉子駿
造三統曆．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曆唯一食．（集解）盧文弨曰．唯下脫得字．）曆術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
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
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集解）盧文弨曰．得字衍．）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
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
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集解）盧文弨曰．
脫累月爲歲四字．）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集解）惠棟曰．序元作涉．毛作末．然下有之字．）故春秋日有
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集解）盧文弨曰．曠上脫有字．）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曆無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
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

天者也.（集解）盧文弨曰.有字衍.）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之食.以考朔晦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集解）盧文弨曰.固本作故.也字衍.而下脫見字.）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爲曆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夏顯.（集解）盧文弨曰.善算本作有善算者.惠棟曰.夏作卜.北宋本同.）依論體爲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大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集解）盧文弨曰.勝下脫泰始曆上勝官曆四十五事十一字.依晉志補.）今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曆之最疏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集解）盧文弨曰.時字衍.）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旨.（集解）盧文弨曰.六字衍.）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爲經傳長曆.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集解）盧文弨曰.時上有違字.）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曆也.（集解）盧文弨曰.蓋下脫是字.）學者覽焉.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霍融等漏刻等三卷.）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集解）惠棟曰.劉向洪範五行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閒.一百八十餘日.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一刻焉.孔穎達云.鄭康成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猶未覺誤也.）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集解）惠棟曰.長孫無忌云.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於令甲.爲常符漏品.文穎云.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爲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云.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云.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孝宣皇

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以日長短爲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集解〕惠棟曰依日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爲增減一刻也。一氣俱十五日。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集解〕惠棟曰漏下脫刻字當從隋志增。隨日南北爲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集解〕惠棟曰五經要義云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爲昏日出前漏三刻爲明也。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集解〕惠棟曰周下宋志有圜字。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爲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爲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集解〕惠棟曰周禮挈壺氏分以日夜。鄭元云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賈公彥云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節而下之。水淹一刻則爲一刻。四十八箭者蓋取倍二十四氣也。盧文弨曰立成以下二十二字宋志無。二十上有其字。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集解〕先謙曰官本日作目。幷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

于下。昔太初曆之興也。〔集解〕盧文弨曰。昔下係延光論曆發端。當提行。發謀於元封。啓定於天鳳。積百三十年。是非乃審。〔集解〕李銳曰。前志云。自漢厤初起。至元鳳六年。而是非堅定。案自太初元年至元鳳六年。正得三十年。此文天鳳當作元鳳。百字衍。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集解〕張文虎曰。案亦下疑脫一字。謂始於建武而施行於元和也。訖於永元。七十餘年。〔集解〕李銳曰。自建武八年起。盡永元十四年。凡七十一年。然後儀式備立。司候有準。天事幽微。若此其難也。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厤序皆有甲寅元。〔集解〕錢大昕曰。淮南天文訓。以太陰紀歲。元始甲寅。而太初改厤亦云。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史記厤術甲子篇云。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則太初本用甲寅元矣。但漢初言甲寅元者。乃指太陰。非謂太歲。元帝時翼奉上封事。始誤合太陰太歲爲一。緯候出於哀平閒。術士習聞甲寅元。而不知太陰太歲之分。又不知超辰之法。而甲寅元遂移於太歲矣。尚書攷靈曜春秋命厤序今已不傳。惟易乾鑿度尚存。亦用甲寅元也。先謙曰。御覽時序部二引考靈曜云。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寅攝提格孝。注云。青龍歲也。歲在寅曰攝提格。周髀算經注引同。是考靈曜有甲寅元。殷厤上元甲寅。緯候之書多據殷厤也。司馬遷等議造漢厤時。用太史官殷厤。以甲寅爲元。及鄧平造太初厤。以丙子爲元。非甲寅元。又歲陰即太歲。不當分而爲二。並詳前書補注。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却二日。〔集解〕李銳曰。置一百一十四年。滿甲子蔀七十六年。去之。餘三十八。爲入癸卯蔀年。以章月乘之。得八千九百三十。如章歲而一。得積月四百七十。無閏餘。以蔀日乘積月。得一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三十。如蔀月而一。得積日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九。小餘四百七十。以六十去積日。得大餘一十九。命癸卯。得天正合朔冬至壬戌日。甲寅元首日名甲子。在壬戌後二日。是朔差卻二日也。學士修之於草澤。信向以爲得正。及太初曆以後大爲疾。

〔集解〕李銳曰大當作天。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集解〕錢大昕曰表當作辰。百七十一歲。當棄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集解〕李銳曰置一百七十一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四萬一百八十五。如章歲十九而一。得積月二千一百一十五無閏餘。至朔同日。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得五百五萬九千八十。如日法八十一而一得積日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七。小餘六十三。卽朔餘也。置朔餘六十三以十九通之。得千一百九十七。卽中餘也。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不去。〔集解〕惠棟曰。當北宋本作常。故令益有疏闊。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百寮會議。羣儒騁思。論之有方。益於多聞識之。故詳錄焉。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集解〕盧文弨曰。曆字斷句。惠棟曰。興、周榮子。永甯中陳忠上疏薦興除尚書郎。能宋志作審。數難誦、豐。或不對。〔集解〕惠棟曰。不下宋志有能字。或言失誤。衡、興參案儀注者。〔集解〕惠棟曰。者字衍。從宋志刪。考往校今。以爲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集解〕惠棟曰劉愷。上侍中施延等議。〔集解〕惠棟曰延字君子。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建元初爲侍中也。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

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議。〔集解〕先謙曰。官本泓作弘。 卽用甲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爲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曆。㠯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四分曆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集解〕惠棟曰。陳忠時爲尚書令。三年遷司隸校尉。 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㠯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爲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率甚。〔集解〕惠棟曰。率、北宋本作卒。 未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異正朔。㠯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集解〕錢大昕曰。古法子丑寅月迭爲三統。無以建亥爲歲首者。堯典云閏月正四時成歲。是四時皆可置閏。而秦法置閏常在歲終。此二事皆違經而背古也。 太宗遵修。三階㠯平。黃龍㠯至。刑犴㠯錯。〔集解〕先謙曰。太宗、文帝。遵修者仍而不改。三階卽三台。前書東方朔傳注。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言天象無差忒也。文紀十五年黃龍見成紀。贊云。斷獄數百。幾致刑措。詩小宛釋文引韓詩云。鄉亭之繫曰犴。此言雖未正曆。不害爲太平之世。 五者㠯備。洪範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來備.各以其敍.〔集解〕錢大昕曰.洪範五者來備.一作五是.蓋漢儒傳本異也.閩本、汲古閣本作五者.則後人據今本尙書易之.李雲傳五氏來備.氏古是字.荀爽傳五韙咸備.韙亦訓是.惠棟曰.者北宋本作是. 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痾禍非一.〔集解〕先謙曰.草物之類謂之妖.蟲豸之類謂之孽.及六畜謂之旤.及人謂之痾.事詳前書五行志. 議者不㠯成數相參.考眞求實.而汎采妄說.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曆衆賢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元和鳳鳥不當應曆而翔集.遠嘉前造.則喪其休.〔集解〕盧文弨曰.錢氏改喪爲表. 近譏後改.則隱其福.漏見曲論.未可爲是.臣輒復重難衡、興.㠯爲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爲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㠯合春秋.横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集解〕錢大昕曰.四分術歲有小餘四分日之一.太初術小餘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兩法相課.則四歲之中小餘皆滿一日.而太初尙贏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一也.積至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餘分又滿一日.李銳曰.六千一百五十六歲.三統術之四統歲也.四分術日分四歲一終.則千五百三十九終也.置三統術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以四乘之得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爲六千一百二十六歲之積日.又置四分術周天以一千五百三十九乘之得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四百七十九.亦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之積日.兩術相課.是太初多一日. 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興.前㠯爲

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爲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集解〕惠棟曰．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云．必也正名乎．亦見家語．況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上納其言．遂改曆事．〔集解〕錢大昕曰．詳文義．是安帝納尚書令忠言．仍用四分．不復議改．蔡邕云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僚參議正處．竟不施行．謂此事也．宋志亦云亶等遂寢．此文遂下當有罷字．或是寢字．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世微於數虧．道盛於得常．數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武皇帝攄發聖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曆．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集解〕惠棟曰．程氏考古編云．漢祖入關於十月．又會五星聚見東井．遂仍秦故．十月爲歲首．其謂十月者．固秦之十月．而其正月亦仍秦建寅也．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師古云．未正曆前．歲首以十月．今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是也．韶謂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者．誤也．起曆而改用丁丑元．紀歲而首建寅月者．武帝也．若夫始寅而數以次比十二晦朔者．秦人已然．不始武帝也．先謙曰．程氏謂漢初仍秦十月爲歲首．而正月仍秦建寅．是也．太初正曆以正月爲歲首．乃改歲首而不改月．韶云改元者．謂改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也．易朔行夏正者．卽謂以正月爲歲首也．說並不誤．若顏氏之說．迺謂漢初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大謬．辨見前書高紀．程氏全未分曉．而惠氏采以入注．此不可解也．乾鑿度

八十分之四十三爲日法。〔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八十一分。惠棟曰。一作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乾鑿度云。卽置一歲積日法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除之。得一命日月。得積月十二與十九分月之七爲一歲。以七十六乘之。得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此一紀也。以二十乘之。得積歲千五百二十。積月萬八千八百積日五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此一部首。節注云。此法三部而一元。一元而太歲復於甲寅。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觕密。〔集解〕李光地曰。六異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厤之異。張文虎曰。前志詔雜候上林清臺。課諸厤疏密。乃孝昭元鳳三年事。此連元封七年之文。蓋略之也。太初爲最。其後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㠯易道。㠯河圖帝覽嬉雒書甄曜度。〔集解〕惠棟曰。乾作甄。當是避太子承乾諱改。先謙曰。官本甄作乾。推廣九道。〔集解〕惠棟曰。九道之說。見河圖帝覽嬉。劉歆用其說。載見天文志。其後元之郭守敬定厤。日行黃道。月行白道。舊法一埽而[illegible]之矣。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集解〕惠棟曰。超次卽服虔注左傳。龍度天門之說也。龍、歲星也。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匝。則總有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匝。以此而記之。十二歲而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辰匝故也。太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故下云與天相應也。先謙曰。超次卽超辰也。以列宿所在言之謂之次。以日月所會言之謂之辰。與天相應。少有闕謬。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集解〕錢大昕曰。當云百七十一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厤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挾廢術者得竄其說。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寖過。〔集解〕錢大昕曰。永和當作元和。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㠯保乾

圖三百年、斗曆改憲．就用四分．㠯太白復樞甲子爲癸亥．引天從算．耦之目．前更㠯庚申爲元．既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閼之歲同．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鉤深致遠．案弦望足㠯知之．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曆宗訢等議．〔集解〕惠棟曰恭、虞詡子官至上黨太守．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㠯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曆可成也．四分曆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集解〕錢大昕曰．今世所推甲子紀元．蓋出於此．古術家用百四十四年超辰之法．漢志云高帝伐秦太歲在午．則文帝後二年太歲當在卯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曆元明文、圖讖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集解〕錢大昕曰．案三統術上元至太初元年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算．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三（餘百三十五）．此爲上元以來太歲超辰之數．以此數并入積算起丙子．算至太初元年．復得丙子矣．東漢以後．術家不知太歲當超辰．但依六十之數．上溯太初．以爲歲在丁丑．又以爲上元

當在庚戌。非太初本法也。鄭康成注周官馮相氏十有二歲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太歲非此也。東京諸儒知太歲有跳辰法者。獨康成一人而已。歲星與太歲相應。太歲超九百九十三辰則歲星亦超九百九十三次。十二次而一周。故云八十二周有奇。李銳曰。置九百九十三。以十二次除之。得八十二周。餘七。故云八十二周有奇。

案歲所詔於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日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案百七十歲二部、一章。〔集解〕錢大昕曰。當云百七十一歲。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抄曶。〔集解〕盧文弨曰。抄當爲杪。吕成毫氂。毫氂積累吕成分寸。〔集解〕先謙曰。官本氂並作釐。下同。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爲術者各生度法。或吕九百四十。〔集解〕惠棟曰。考靈曜云。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爲月。或吕八十一。〔集解〕惠棟曰。八十一。三統曆法。案八十一乃乾鑿度積日法。即三統曆統母也。法有細觕。吕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氂。差吕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吕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吕補其闕。且課曆

之法。晦朔變弦。目月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目去六十三分之法爲曆。驗章和元年目來日變二十事。案五行志。章和元年訖漢安二年。日變二十三事。古今注又長。〔集解〕惠棟曰。北宋本長下有一字。盧文弨曰。長下脫一字。案古今注安帝永初三年三月日食。志不書。是多一事也。月食二十八事。與四分曆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使近。〔集解〕惠棟曰。北宋本使作便。先謙曰。官本使作便是。孝章皇帝曆度審正。圖儀晷漏。與天相應。不可復尚。文曜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即位。羲和立禪。〔集解〕盧文弨曰。禪乃渾之訛。謂渾儀與韻協。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萇弘分官。運斗樞曰。常占有經。世史所明。洪範五紀論曰。〔集解〕惠棟曰。前書律曆志云。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晷儀。正衆疑。祕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曆數十。〔集解〕先謙曰。官本曆作歷是。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集解）惠棟曰。馮緄弟元。字公信。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見華陽國志。元光字相似。或傳寫誤。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爲。（集解）先謙曰。爲下疑有害字。宋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爲害。曆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集解）先謙曰。宋志作曆當以甲寅爲元。不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爲元者。（集解）盧文弨曰。庚下脫申字。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固。（集解）惠棟曰。案西嶽華山碑。有書佐新豐郭香。在桓帝延熹四年。袁逢守宏農時。或即其人也。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集解）盧文弨曰。與字有字衍。明下脫文字。受虛欺重誅。（集解）盧文弨曰。此句上亦有脫文。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集解）惠棟曰。道下宋志有術字。務得道眞。以羣臣會司徒府議。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集解）惠棟曰。府下宋志有集字。鄭元周禮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徐天麟云。案此可見東都集議之制。先謙曰。官本東面作東南。議郎蔡邕議。以爲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集解）惠棟曰。下術字衍。以承秦。（集解）惠棟曰。以字誤。宋志作漢興承秦。徐幹中論云。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爲歲首。曆用顓頊。曆用顓頊元用乙卯。蔡邕命論曰。顓頊曆術曰。大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集解）惠棟曰。藝文志顓頊曆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曆十四卷。命論未詳。案邕明堂月令論有之。令譔命。落月字也。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

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集解〕惠棟曰。議云。用清河李梵之言。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㠯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案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集解〕盧文弨曰。家上脫自一二字。下脫之字。其字衍。黃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集解〕惠棟曰。黃帝。宋志作昔。元有二字作後。李銳曰。黃帝當是武帝之譌。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㠯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集解〕惠棟曰。元鳳三年事。載見前書也。卒㠯疏闊。連見劾奏。〔集解〕盧文弨曰。劾一作剝。與駁同。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㠯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集解〕惠棟曰。效上宋志多有字。延光元年。〔集解〕惠棟曰。延上宋志有故字。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㠯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集解〕惠棟曰。今下宋志有術字。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㠯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

六萬歲。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集解〕錢大昕曰。案元命苞乾鑿度皆云。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以元法收之。得六百有五。餘歲一千二百。又以蔀法收之。得積蔀十五。其餘六十。則獲麟之歲入乙酉蔀六十一年。依此推至漢文後二年。適足五蔀之數。故次年得爲元首。復起甲子蔀也。命曆序以甲寅爲元。較元命苞積年少一百一十四。算以元法蔀法收之。正入庚午蔀之二十三年。此云庚子。當爲庚午之譌也。然依此推至漢文庚申歲不當甲子蔀首。不可立元矣。

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已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集解〕錢大昕曰。自獲麟至開闢二百七十六萬歲。以六十除之恰盡。獲麟之歲。既是庚申。則開闢之始。亦必庚申矣。當云元在庚申。不字乃元字之譌。李銳曰。不在當作復在。上文云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是也。

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已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集解〕錢大昕曰。案光晃說開闢至獲麟歲數。與春秋命曆序同。而獲麟至漢初。則較命曆序少百一十四歲。依此推至高帝元年。則當在壬寅。而非乙未矣。故蔡邕譏其謬。李銳曰。庚申元、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獲麟至漢元年二百七十五歲。并之。得開闢至漢元年二百七十六萬二百七十五歲。甲寅元、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亦二百七十五歲。并之。得開闢至漢元年二百七十六萬一百六十一歲。立元不同。故積年不合。邕於甲寅元開闢至漢元年數內。減去庚申元開闢至獲麟年數。餘一百六十一。爲獲麟至漢元年數。因謂光、晃差少一百一十四歲。此巧辭相詆。非理實也。

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曆序獲麟漢相去

四蔀年數。〔集解〕盧文弨曰麟下脫至字。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曆正月癸亥朔。〔集解〕李銳曰案通鑑目錄。熹平五年丙辰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爲乙丑朔。〔集解〕李銳曰置熹平五年入殷術壬午蔀七十年。以章月乘之得一萬六千四百五十。如章歲而一。得積月八百六十五。閏餘一十五。加積月二。得積月八百六十七。以蔀日乘之。得二千四百六萬七千五十三。如蔀月而一。得積日二萬五千六百三。小餘二百三十三。以六十去積日。得大餘四十三。命壬午算外得熹平五年正月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衆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曆以考靈曜。〔集解〕惠棟曰曜下宋志有爲本二字。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

曆、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爲固意造妄說。〔集解〕盧文弨曰。固上當有香字。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爲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集解〕盧文弨曰。亦下文有譌。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集解〕何焯曰。陳耽、袁隗、許訓也。以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罪。臣昭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可以言天機矣。賢明在朝。弘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淺妄之徒。詔書勿治。亦深壺各之致。

太初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爲元。〔集解〕李銳曰。河平元年癸巳。入四分術癸卯蔀第四章首。故可爲月食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集解〕惠棟曰。元一作光。非。天以七月後閏食。術以八月。〔集解〕李銳曰。永元元年己丑。距河平癸巳一百一十六年。以章月乘之。得二萬七千二百六十。如章歲而一。得積月一千四百三十四。閏餘

十四。是年閏七月。以二十三乘積月。得三萬二千九百八十二。盈百三十五。去之餘四十二。加二十三者十。得二百七十二。盈百三十五。又去之餘二。置加數十。命起十一月。算外得八月。是八月有食。其十二年。〔集解〕李銳曰。十二年當作二年。與下十二日相涉。誤衍十字。案下文云以紺法署施行五十六歲。自永元二年至本初元年。正得五十六年。故知十字衍也。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曆㠯二月。〔集解〕李銳曰。置上食餘二。加二十三者六。得一百四十。盈百三十五。去之餘五。置加數六。命起八月。算外得二月。是二月有食。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㠯紺法署施行五十六歲。〔集解〕盧文弨曰。五當爲四。今作五。則上文其十二年。十字爲衍也。至本初元年。〔集解〕惠棟曰。質帝。天㠯十二月食。曆㠯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熹平三年。〔集解〕惠棟曰。靈帝。二十九年之中。先曆食者十六事。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集解〕惠棟曰。徐幹中論云。靈帝時。四分厤猶復後天半日。於是都尉劉洪更造乾象厤。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今爲密。會宮車晏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集解〕惠棟曰。太子舍人也。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㠯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㠯三月。官曆㠯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曆㠯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

誠爲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兄整。〔集解〕惠棟曰。整爲治曆郎。前後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整所上正屬太史。〔集解〕先謙曰。官本正作五。太史主者。終不自言三月近。四月遠。食當以見爲正。無遠近。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就姓。後漢書蒐和氏改爲就氏。案無極山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云云。則耽四年已爲太常也。上選侍中韓說、〔集解〕惠棟曰。說見方術傳。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於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恂術以五千六百四十月有九百六十一食爲法。〔集解〕錢大昕曰。日當作月。古法、百三十五月有二十三食。卽宗誠術也。今馮恂術。五千六百四十月。有九百六十一食。較古法稍強。劉洪乾象術。萬一千四十六月。有千八百八十二食。又強於恂術。李銳曰。置五千六百四十月。以二十三乘之。得一十二萬九千七百二十。如百三十五而一。得九百六十食。不盡一百二十。今云九百六十一食。是恂術較舊法爲強也。而除成分。空加縣法。推建武以來。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錯辟二千一百。誠術以百三十

五月二十三食爲法．乘除成月．從建康以上．減四十一．建康以來．減三十五．以其俱不食．恂術改易舊法．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以相踰．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義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黃道．月從九道．以赤道儀、曰冬至去極．俱一百一十五度．〔集解〕盧文弨曰．曰當爲日． 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黃道在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進退．故月行井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婁十二度以上．皆不應率不行．以是言之．則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曆紀非一．未驗無以知其是．未差無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允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改未失．是以檢將來爲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集解〕先謙曰．官本下月作有． 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愆．信於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詳心善意．能揆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曆正紀．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

吕見食爲比。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吕審術數。吕順改易。耽吕說等議奏聞。詔書可。恂、整、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恂術。爲洪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謾欺。詔書報。恂誠各吕二月奉贖罪。整適作左校二月。〔集解〕盧文弨曰。宋本適作輸。先謙曰。官本適作輸。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曆河平元年月錯。吕己巳爲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二事。吕同爲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勑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曆。故議郎蔡邕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推元謂分。〔集解〕盧文弨曰。謂當作課。考校月食。審己巳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己巳元。〔集解〕盧文弨曰。推下元字衍。漢卽王漢。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經緯。於吕追天作曆。校三光之步。今爲疏闊。孔子緯一事見二端者。明曆興廢。隨天爲節。甲寅曆於孔子時

效．〔集解〕惠棟曰．春秋命厤序云．孔子爲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厤．使其數可傳於後．己巳顓頊．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憲之節．甲寅己巳．讖雖有文．略其年數．是呂學人各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正．

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端．閏餘差自五十分二之三．〔集解〕盧文弨曰．自當作百．五十下分二誤倒．三下脫十二兩字．李銳曰．案顓頊術乙卯元所起．在殷術甲寅元後六十一年．置六十一年．以章月乘之．得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五．如章歲而一．得積月七百五十四．閏餘十九分之九．子母各以十二通之．得二百二十八分之一百八．此閏餘爲冬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閏七兩度加之．得閏餘二百二十八分之一百二十二．此閏餘爲雨水去人正朔之數．又案此閏餘滿二百二十八成月．則二百二十八．卽一月積分．加月閏七．得二百三十五．卽一中積分．半之得一百一十七半．卽一氣積分．置人正閏餘雨水去朔二百二十八分之一百二十二．以一氣積分一百一十七半減之．得閏餘二百二十八分之四半．此閏餘爲立春去人正朔之數．子母各以一半約之．得一百五十二分之三．卽兩元端之閏餘差也．先謙曰．據李所推．則盧說三下脫文非也．朔三百四．〔集解〕李銳曰．置上積月七百五十四．以蔀日乘之．得二千九十三萬二百八十六．如蔀月而一．得積日二萬二千二百六十六．小餘二百四十六．以六十去積日．得天正朔大餘六．小餘二百四十六．以一月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兩度加之．得人正朔大餘五．小餘三百四．命大餘甲子．算外得人正己巳朔．與顓頊術元首日名同．而多小餘三百四．是朔差三百四也．中節之餘二十九．〔集解〕李銳曰．置上六十一年．以日餘乘之．得一萬二百四十八．如中法而一．得大餘三百二十．小餘八．大餘滿六十去之．得冬至大餘二十．小餘八．以一氣大餘十五．小餘七．三度加之．得立春大餘五．小餘二十九．命大餘甲

子算外得己巳立春亦與顓頊術元首日名同而多小餘二十九是中節之餘差二十九也㠯效信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㠯漢成注參官施行術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二事案漢習書見己巳元謂朝不聞不知聖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己巳前㠯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集解〕盧文弨曰巳字衍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㠯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蔀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遣漢歸鄉里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爲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曆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善算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于世博物記曰洪篤信好學觀乎六藝羣書意以爲天文數術探賾索隱鉤深致遠遂專心銳思爲曲城侯相政教清均吏民畏而愛之爲州郡之所禮異〔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乾象曆五卷

後漢志集解第二校補

律厤志中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錢大昭曰。鮑鄴官太常樂丞。

相覺浸多。錢大昕曰。覺與較同。晉書蔡謨傳。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魏氏春秋。賢聖之分。所覺懸殊。（見魏志高貴鄉公紀注。）宋書天文志。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晉志覺作應。誤。）案覺較同音通訓。覺卽較然分明之謂也。楚辭服覺酷以殊俗兮。又孟子注。離婁下。如此賢不肖相覺。告子上。其相覺者。盡心下。彼此相覺。覺皆讀如較。

寖吕謬錯。官本寖作浸。同案上文相覺浸多。毛本又與官本同作浸。殊未畫一。

用望平和厤時之義。錢大昭曰。閩本平作正。

不朔必在其月也。集解盧文弨曰。不朔當作朔不。王正樞曰。此文雖譌誤不可讀。然是據朔定月。論首月不當先大。故云卽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盧校乃作朔不必在其月。則文義反戾矣。今案志言春秋書朔不書晦。蓋本穀梁日食之義。以明例也。不朔猶云不日。謂不言朔也。合朔在夜半。言朔則已逹後月。如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宣公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例同。徐邈曰。己巳爲二月晦。則三月不得有庚戌。（據後經書三月庚戌天王崩言之。）明皆是前月之晦。故云不朔必在其月。謂必尙在前月。未至後月耳。雖然日食固必在朔。而夜食則難於取準。所謂食晦日者。亦特沿史舊文如此。春秋不得而改之。故但

不書朔。而仍係之後月也。

建星卽今斗星也。今原譌令。錢校據閩本正。今從之。官本不誤。

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集解盧文弨曰。二當作一。柳從辰曰。此疑誤。王正樞曰。此校語當在上斗二十二度無餘分下。案是也。上日在斗二十二度。盧校同。此可證二謂下二字。

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集解盧文弨曰。立成以下二十二字。宋志無。二十上有其字。王正樞曰。此校注當在下二十四氣日所在下。

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爲日法。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八十一分。惠棟曰。一作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

乾鑿度云。至一元而太歲復於甲寅。王正樞曰。八十一分之四十三。爲月之餘分。志云爲日法。已難強解。至惠氏引乾鑿度文。則尤難可依據。今略依算法訂之。當云置一歲積日。以月法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除之。得一命曰月。又此云一紀卽四分術之一蔀。此云一部。卽四分術之一紀也。

益州盜賊相續爲、集解先謙曰。至故盜賊爲害。謹案今讀、皆以益州盜賊相續六字爲句。爲讀如孟子爲得罪於父之爲。連下二句讀之。亦通。

厤用顓頊注。大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官本大作天。是。

獨所興搆。官本搆作構、正字。

復作八元術。官本復作後。非。

太常就耽。官本。耽或作就。俗字。

律曆志下第三

曆法〔集解〕惠棟曰李云此志章蔀紀元之法出周髀經、周髀周書也而四分爲顓頊曆意者古之六曆並用四分歟

梁 剡 令 劉 昭 注 補

王先謙集解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集解〕李銳曰璇璣北極璇璣也 三光之行〔集解〕李銳曰三光日月星 道之發斂〔集解〕李銳曰道謂黃道發、發南斂、斂北 景之長短〔集解〕李銳曰冬至表景長夏至表景短 斗綱之建〔集解〕盧文弨曰之、御覽作所李銳曰所以定月位也 青龍所躔〔集解〕李銳曰所以定歲名也青龍、歲星也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爲太歲四分術無超辰之法太歲不與歲星相應此依古法言之 參伍吕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集解〕李銳曰謂自夜半至夜半天運過周所過者日所行也 星從天而西〔集解〕李銳曰星恆星也 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集解〕李銳曰日夜半加正北與天運而西復加正北爲一日其所東行爲一度 居吕列宿〔集解〕惠棟曰李云申在天成度 終于四七〔集解〕李銳曰四七二十八宿也 受吕甲乙終于六旬〔集解〕惠棟曰李云申在曆成日六旬、六甲之旬李銳曰甲子至癸亥六十日 日月相推日舒月速〔集解〕惠棟曰日速月舒而云然者周髀經月度疾日度遲也朱子云曆家以進數難算止以退數算之故有日舒月速及右行之說

當其同。〔集解〕盧文弨曰同下脫所字御覽有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集解〕李銳曰一謂四分周天之一、三謂四分周天之三。月在日前四分周天之一謂上弦。在日後四分周天之一謂下弦。相與爲衡。〔集解〕盧文弨曰衡疑衡下望衡同。分天之中。謂之望。〔集解〕李銳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分天之中謂月去日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集解〕李銳曰脫月字辰謂十二辰。日月之術。〔集解〕李銳曰術當作行先謙曰官本作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集解〕惠棟曰此以列宿東西南北言也。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集解〕惠棟曰此以赤道之表裏南北言也。司馬貞云漢書察發斂、韋昭云發、氣發斂氣斂。續漢書以爲道之發斂。景之長短則發斂。是日行道去極盈縮也。二至之中。道齊景正、〔集解〕李銳曰道齊南北之中。景」正長短之中。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集解〕李銳曰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遷一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集解〕李銳曰至冬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集解〕李銳曰章首至朔加時同。同在日首。謂之蔀。〔集解〕李銳曰日首謂夜半也。蔀朔加時同在夜半。蔀終六旬謂之紀。〔集解〕李銳曰至朔同在夜半日名又直甲子。歲朔又復謂之元。〔集解〕李銳曰蔀終六旬歲名又直庚辰。是故日

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三微成著。三著成體。故曰三體。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以察斂。〔集解〕錢大昕曰。察下脫發字。光道生焉。〔集解〕李銳曰。光道、黃道也。光黃古字通。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光監本作九。依宋本改。齊召南云。案黃道居中曰光道。前書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集解〕李銳曰。九行。謂青道二。朱道二。白道二。黑道二。並黃道而九。九行出入而交生焉。〔集解〕惠棟曰。孔穎達云。日之行天。一歲一周。月之行天。二十九日有餘。已得一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所謂交也。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也。李銳曰。出入。出入於黃道也。自北而南爲出。自南而北爲入。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集解〕李銳曰。朔近交則日食。望近交則月食。月有晦朔。星有合見。〔集解〕李銳曰。合如朔。伏如晦。見去日與伏等。月有弦望。星有留逆。〔集解〕李銳曰。留如弦。逆如望。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集解〕李銳曰。不能與日爲衡。故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集解〕李銳曰。夕見也。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集解〕李銳曰。晨見也。違而後速。速與日競。〔集解〕先謙曰。官本少一速字。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

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集解〕李銳曰。七元。謂日月五星之元。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集解〕李銳曰。如日行四歲一終。月行十九歲一終。均齊於七十六歲。日行十九終。月行四終是也。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吕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集解〕惠棟曰。楚語觀射父云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故曰祐術開業。淳燿天光。〔集解〕惠棟曰。鄭語史伯云。荊、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名之曰祝融。其功大矣。重黎其上也。顓頊曰重黎。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吕授民事。立閏定時。吕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唐虞夏商曰羲和。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月令章句曰。帝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言承平者叶之。承亂者革之。及王德之衰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王作至。亦通。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淫湎。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吕聖人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吕本氣者尙其體。吕綜數者尙其文。吕考

類者尙其象，吕作事者尙其時，吕占往者尙其源，吕知來者尙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吕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吕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吕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一度，〔集解〕李銳曰：不言四分一，省文。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徐，〔集解〕李銳曰：文帝後元三年庚辰也。先謙曰：官本徐誤除。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集解〕李銳曰：元、謂日月閏積之元。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元，並發端焉。〔集解〕李銳曰：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兩之得九千一百二十，從文帝後元三年推而上之，九千一百二十歲，歲在庚辰爲上元。月食，日月食也。不言日食，諱之也。曆數之生也，乃立儀表，〔集解〕李銳曰：儀謂渾儀，表謂圭表。吕校日景。〔集解〕李銳曰：景謂日中表景。景長則日遠，〔集解〕李銳曰：遠、遠於極也。冬至景最長，日去極最遠。天度之端也。〔集解〕李銳曰：術始冬至，故以冬至日所在爲天度之端。日發其端，周而爲歲，〔集解〕李銳曰：日一周天爲歲。然其景不復，〔集解〕李銳曰：冬至小餘不同，故景不復。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集解〕

李銳曰。日以夜半冬至發度端。凡四周。一千四百六十一日。復以夜半冬至復於度端。故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㠯周除日。〔集解〕惠棟曰。置一四六一爲實。四周爲法而一。得三六五又四之一。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爲歲之日數。〔集解〕錢大昕曰。度字衍。李銳曰。日行四周。卽四歲。故以周除日所得。爲歲之日數。日日行一度。亦爲天度。〔集解〕李銳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卽爲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察日月俱發度端。卽是起舍合朔。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于端。〔集解〕李銳曰。復合朔於度端。是則月行之終也。㠯日周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集解〕李銳曰。日行十九周。卽十九歲。故以日周除月周。得十三十九分之七。爲一歲月行周天之數。㠯日一周減之。餘十二十九分之七。則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集解〕李銳曰。月行過周及日去日一周也。以一歲日行一周。減一歲月行周數。餘爲一歲月行去日周數。爲一歲之月。〔集解〕李銳曰。一月。月行去日一周。故一歲月行去日周數。卽一歲月數。㠯除一歲日。爲一月之數。〔集解〕李銳曰。置一歲月十二十九分之七。以十九通分內子。得二百三十五。又以日分母四通之。得九百四十。爲法。置一歲日三百六十五四分一。以四通分內子。得一千四百六十一。又以月分母十九通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爲實。以法除實。得二十九。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爲一月日數。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集解〕李銳曰。一歲十二月。其餘分十九分之七。餘分積滿十九。成一月。則有十三月。故其歲月大。盧文弨曰。歲字衍。張文虎曰。月大二字誤倒。大字絕句。月字當屬下。此謂有閏之年爲大歲也。歲之餘分滿月法而置閏。謂之大歲。與月之餘分滿日法而成日。謂之大月。正同。然閏月四時推移。或有進退。故置中氣以定之。此本易明。盧不知月字之誤倒。而以歲字爲衍。李以月大連文。皆非。四時推移。故置

十二中。吕定月位。〔集解〕李銳曰、中謂冬至大寒之等、位謂十二辰之位、如冬至在其月、爲十一月建子、大寒在其月、爲十二月建丑是也。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集解〕李銳曰、月無中氣則爲閏。

中之始曰節。〔集解〕李銳曰、節謂十二節、小雪、小寒之等、別周天爲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故節爲中之始。與中爲二十四氣。吕除一歲日爲一氣之日數也。〔集解〕李銳曰、置二十四氣、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一、各以分母四通之、得九十六氣、一千四百六十一日、兩數更相減損、求得等數三、以約九十六氣、得三十二爲法、以約一千四百六十一日、得四百八十七爲實、法除實、得十五三十二分之七、爲一氣日數。

其分積而成日爲沒。〔集解〕惠棟曰、案下有推沒滅術、沒日即盈日、凡氣內有沒日者多一日、故曰盈、滅日即虛日、凡月內有滅者其月小、故曰虛。幷歲氣之分、如法爲一歲沒。〔集解〕李銳曰、一氣餘分七、積滿其法三十二、成一日、是爲沒日、幷一歲二十四氣餘分、得一百六十八、如法三十二而一、得五三十二分之八、爲一歲沒。沒分于終中。〔集解〕李銳曰、于終當作終于、三十二氣積沒日七、而餘分盡、以三十二半之、得積中十六、故曰沒分終于中。中終于冬至。〔集解〕李銳曰、中氣始于冬至、而終于冬至、故曰中終于冬至。冬至之分積、如其法得一日、四歲而終。〔集解〕李銳曰、冬至餘分四之一、積四歲、餘分滿其法得一日、故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集解〕惠棟曰、古曆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也。李銳曰、一歲月餘分七、積十九歲、得餘分一百三十三、滿其法十九、成七閏、而餘分盡、故以十九歲爲章。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蔀。〔集解〕李銳曰、分盡、月分盡也、冬至之分、四歲一終、月分十九歲一終、以四乘十九、得七十六歲、冬至之分十九終、月分四終、故名之曰蔀。吕一歲日乘之、爲蔀之日數也。吕甲子命之。

二十而復其初。是曰二十蔀爲紀。〔集解〕李銳曰。置一蔀七十六歲。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一通分內子。得一千四百六十一日。乘之得一十一萬一千三十六日。分母四除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爲蔀之日數。以甲子六十去之。餘三十九。命甲子。算外得癸卯。是日名未復初。以六十與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求得等數三。以約六十得二十。以二十乘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得五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日。以六十去之盡。日名復於甲子。以二十乘一蔀七十六歲。得一千五百二十歲。故以一千五百二十歲爲紀。

紀歲青龍未終三終歲後復青龍爲元。〔集解〕李銳曰。一紀一千五百二十歲。以六十去之。餘二十。命起庚辰。算外得庚子。是歲名未復。以六十與一千五百二十求等數。得二十。以約六十。得三。以乘一千五百二十歲。得四千五百六十歲。以六十去之盡。歲名復於庚辰。故以四千五百六十歲爲元。

元法四千五百六十。樂叶圖徵曰。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于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終始。或盡一。其厤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宋均曰。紀卽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卽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沿前而終言之也。韓子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元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也。〔集解〕惠棟曰。案四千五百六十。指經歲也。加災歲五十七。爲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注元中有厄者。易无妄承復卦。後无妄大旱卦。所謂元中有厄。序卦曰。復則不妄矣。妄讀爲望。言大旱萬物盡死。故復則不望。盧文弨曰。元法當提行。下每條同。李銳曰。日分月分日名歲名俱終之歲數也。三紀爲元。積六十蔀二百四十章。先謙曰。官本故一元作故一共。

紀法千五百二十。月令章句曰。紀。還復故厤。〔集解〕惠棟曰。易乾鑿度云。以二十度乘之。得積歲千五百二十也。李銳曰。日分、月分、日名俱終之歲數也。二十蔀爲紀。積八十章。先謙曰。官本連上。

紀月萬八千八百。〔集解〕惠棟曰。易乾鑿度下又云。積日五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此一蔀首。李銳曰。以一紀蔀數二十乘蔀月。得紀月。

蔀法七十六。月令章句曰。七十六歲爲蔀首。〔集解〕李銳曰。日分、月分俱終之歲數也。四章爲蔀。

蔀月九百四十。〔集解〕李銳曰。以一蔀章數四乘章月。得蔀月。

章法十九。〔集解〕李銳曰。月分一終之歲數也。

章月二百三十五。月令章句曰。十九歲七閏月爲一章。〔集解〕李銳曰。以日行十九周減月行二百五十四周。餘爲章月。以章法除之。得十二十九分之七。爲一歲月數。則此章月又爲一歲積月分。章法又爲一月積分。

周天千四百六十一。〔集解〕李銳曰。四歲之日數也。又爲四歲日行之度數。以日法除之。得三百六十五四分之一。爲一歲日數。又爲周天度數。則此周天又爲一歲積日分。又爲周天積度分。日法又爲一日積分。又爲一度積分。案日日行一度。日數卽度數。一日周天。一日日法。互文也。先謙曰。官本連上。

日法四。〔集解〕李銳曰。日分一終之歲數也。又爲日行一終之周數。

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集解〕惠棟曰。乾鑿度云此一紀也。李銳曰。置周天爲四歲日數。以章法十九歲乘之。得蔀日。以蔀月除之。得二十九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爲一月日數。又爲一月日行度數。則此蔀日又爲一月積日分。又爲一月日行積度分。蔀月又爲一日積分。又爲一度積分。又以蔀法除之。得三百六十五七十六分之十九。卽四分之一。爲周天度數。則此蔀日又爲周天積度分。蔀法又爲一度積分。

沒數二十一爲章閏。〔集解〕惠棟曰。四箇五日四分之一。李銳曰。四歲之沒數也。置周天以六十去之。餘爲沒數。以日法除之。得五四分之一。爲一歲沒數。則此沒數又爲一歲積沒分。日法又爲一沒積分。又此沒數卽四歲之大餘。此五日四分一。卽一歲之大小餘也。爲章閏三字衍文。

通法四百八十七。〔集解〕惠棟曰。以三除四年日。李銳曰。三十二氣之日數也。又爲沒分一終之日數。置二十四氣。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五沒四分沒之一。各以四通之。得九十六氣。千四百六十一日。二十一沒。三數求等得三。以約氣得中法。約日得通法。約沒得沒法。是爲三十二氣有四百八十七日七沒也。以中法除之。得十五三十二分之七。爲一氣日數。則此通法又爲一氣積日分。中法又爲一日積分。以沒法除之。得六十九七分之四。爲一沒日數。則此通法又爲一沒積日分。沒法又爲一日積分。

沒法七因爲章閏。〔集解〕李銳曰。沒法、沒分一終之沒數也。章閏、月分一終之閏數也。置一章十九歲。以十二月乘之。得二百二十八。

以減章月。餘爲章閏。月分一終有閏月七。沒分一終有沒日七。其數同。故沒法卽爲章閏。一氣日餘分滿法成日謂之沒。一歲月餘分滿法成月謂之閏。其義一也。

日餘百六十八。〔集解〕李銳曰。一歲二十四氣之積日餘也。一氣日餘三十二分之七。以二十四乘之得日餘。以中法除之得五三十二分之八。卽四分之一。爲一歲大小餘。命日餘爲大餘。命中法爲歲數。是爲三十二歲有大餘一百六十八也。案以日法除沒數卽得一歲大餘五小餘四分一。推冬至不以日法沒數者。緣求二十四氣、以中法爲母。故推冬至亦以中法爲母。日法爲年率。則沒數爲大餘率。中法爲年率。則日餘爲大餘率。其相與之率同也。

中法四十二。〔集解〕錢大昕曰。四當作三。置日餘百六十八。以三十二除之得五日三十二分之八（卽四分之一）前志所謂策餘也。每月中氣三十日又三十二分之十四。故以三十二爲中法。李銳曰。日分一終之氣數也。又爲沒分一終之氣數。

大周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集解〕李銳曰。亦周天也。以章月乘周天得大周。以蔀月除之得三百六十五、九百四十分之二百三十五。卽四分之一。爲一歲日數。又爲周天度數。是大周亦爲一歲積日分。亦爲周天積度分。以蔀月爲法者。章月通周天爲大周。章月通日法爲蔀月故也。又以蔀日除之得十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之一萬二百二十七。卽十九分之七。爲一歲月數。是大周亦爲一歲積月分。以蔀日爲法者。周天通章月爲大周。周天通章法爲蔀日故也。爲算之道。有繁有約。繁而言之爲大周。約而言之爲周天。繁則分細。如九百四十之二百三十五是也。約則分觕。如四分之一是也。以率相除。大歸是一。兩設其率。分可約者用約。分須通者用繁。便於籌策而已。又以蔀月除蔀日得一月之日。以蔀月除大周得一歲之日。則氣朔通爲一法。此大周若麟德術以後之歲實。蔀月若日法。蔀日若朔實矣。

月周千一十六。〔集解〕李銳曰。一蔀之月周數也。一章月行二百五十四周。爲日行一終之周數。以一蔀章數四乘之得月周。以蔀法除之得十三七十六分之二十八。卽十九分之七。爲一歲月行周數。約周爲度。卽爲一日月行度數。則此月周又爲一日月行積度分。

月食數之生也。乃記月食之旣者。〔集解〕李銳曰。上元之首日月合如璧。交正在朔也。令加時在晝。是爲日食旣。故曰記其旣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旣。其月食

百三十五。〔集解〕錢大昕曰。食字衍。李銳曰。月道半在黃道外。半在黃道內。月行出入黃道。則有兩交。日行自此交至彼交爲一食。計一百三十五月日行二十三當交而食分一終。

率之相除。得五百一十三之二十而一食。〔集解〕錢大昕曰。百當作月。春秋正義云三統之術以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食也。四分術亦同。李銳曰。日行自此交至彼交中閒積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於今有術。二十三爲食率。百三十五爲月率。一食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得一食積月。一省不乘。故曰率之相除。又日行一歲一周。積月十二十九分之七。半之得六月三十八分之七。爲日行半周天月數。今此日行自此交至彼交爲日行交半周。得五月二十三分之二十。課於日行半周天月數。不足八百七十四分月之二百七十五者。緣交有退行故也。

呂除一歲之月。得歲有再食五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也。〔集解〕錢大昕曰。五十下脫五字。李銳曰。置一歲月十二十九分之七。以十九通分內子。得二百三十五。又以食月分母二十三通之。得五千四百五。爲一歲積月分。又置一食積五月二十三分之二十。以二十三通分內子。得一百三十五。又以歲月分母十九通之。得二千五百六十五。爲一食積月分。兩數求等得五。以約一歲積月分。得一千八十一。爲實。以約一食積月分。得五百一十三、爲法。法除實得二五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五。爲一歲食數。

分終其法。〔集解〕李銳曰。置食數二五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五。歲數一。各以五百一十三通之。食得一千八十一。歲得五百一十三。是爲五百一十三歲有一千八十一食也。置五百一十三歲。以章法除之。得二十七章。以二十七乘章月。得六千三百四十五。是爲六千三百四十五月有一千八十一食也。又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月。以百三十五月除之。得食分四十七終。是五百一十三歲月分與食分俱復於上元。

因呂與蔀相約。得四與二十七。互之會二千五十二。〔集解〕先謙曰。官本互誤五。錢大昕云。案七十六歲爲蔀。以二十七乘之。得二千五十二。五百一十三爲會歲數。以四乘之。亦得二千五十二。然則二千五十二歲。而蔀分與會分適相直。故名之曰蔀會也。五之兩字難解。閩本、汲古閣本作互。亦非是。當云名之曰蔀會。傳寫脫譌耳。李銳云。置五百一十三歲。以四除之不盡一。是日分未終。故求與蔀俱終之歲數。置五百一十三與蔀法七

十六求等數。得十九。以約蔀法七十六。得四。以約五百一十三歲。得二十七。故曰得四與二十七。互之者。互乘之也。四爲七十六約數。以乘五百一十三得二千五十二。二十七爲五百一十三約數。以乘七十六亦得二千五十二。爲蔀會。二十而與元會。〔集解〕李銳曰。二十蔀而日名復於甲子。故亦以二十乘之。置蔀會二千五十二。以二十乘之。得四萬一千四十。爲元會。案二十蔀爲紀。則二十蔀會當爲紀會。云元會者。置四萬一千四十。以歲名六十除之。亦盡。是歲名、日名俱復於上元。故卽以爲元會。更無紀會也。元會四萬一千四十。〔集解〕李銳曰。日分、月分、日名、歲名、食分俱終之歲數也。二十蔀會爲元會。積九元二十七紀五百四十蔀二千一百六十章。蔀會三千五十三。〔集解〕錢大昕曰。當云二千五十二。以蔀會除元會得數二十。故云二十而與元會。李銳曰。日分、月分、食分俱終之歲數也。積二十七蔀一百八章。歲數五百一十三。〔集解〕李銳曰。月分、食分俱終之歲數也。積二十七章。食數千八十一。〔集解〕李銳曰。以歲數除之。得二、五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五。爲一歲食數。則此食數又爲一歲積食分。歲數又爲一食積分。月數百二十五。〔集解〕錢大昕曰。二當作三。李銳曰。食分一終之月數也。以食法除之。得五、二十三分二十。爲一食月數。則此月數又爲一食之積月分。食法又爲一月積分。食法二十二。〔集解〕錢大昕曰。當云二十三。李銳曰。食分一終之食數也。

推入蔀術曰。以元法除去上元。〔集解〕李銳曰。謂置上元庚辰以來。盡所求年以元法除去之也。所除去者。已往之積元。前元與後元日分、月分、歲名、日名並同。數有重疊。故須去之。其餘以紀法除之。〔集解〕李銳曰。除之亦是除其重疊。前紀與後紀日分、月分、日名並同。滿元法徑去之。不計所得數。故曰除去。紀節須求所入。故曰除之。所得數從天紀。算外則所入紀也。〔集解〕李銳曰。紀首歲名未復。故求所入紀。天紀。元首紀名也。所得者爲已往之紀數。故算外得所求。無所得爲天紀。得一爲地紀。二爲人紀。不滿紀法者。入紀年數也。以蔀法除之。〔集解〕李銳曰。前蔀與後蔀日分、月

分同、故亦須除之．所得數從甲子蔀起．算外所入紀歲名命之．算上卽所求年太歲所在．〔集解〕李銳曰、算外下有脫文．當云算外所入蔀也．不滿蔀法者．入蔀年數也．各以所入紀歲名命之．算上卽所求年太歲所在．蔀首日名未復．故須求所入蔀甲子元首蔀名也．算外爲所入蔀者．如得一爲入癸卯蔀．二爲入壬午蔀是也．天地人三紀歲名不同．故各以所入紀命之．如入天紀甲子蔀命庚辰．地紀甲子蔀命庚子是也．入蔀年爲盡所求之算．故算上卽得所求．

推月食所入蔀會年．〔集解〕盧文弨曰．應提行．以元會除去上元．其餘以蔀會除之．〔集解〕李銳曰．與上術同意．所得以七十二乘之．〔集解〕李銳曰．蔀會積二十七蔀．以蔀會除元會．餘所得爲積蔀會數．以二十七乘之．得積蔀數．月食所入蔀會與入蔀不同．今卽以蔀首之次命蔀會．故須通積蔀會爲積蔀．先謙曰．官本亦作七十二．依李說當爲二十七．與錢異．滿六十除去之．〔集解〕錢大昕曰．置蔀會數．以六十除之．尙餘十二．故以七十二乘．（與以十二乘同）滿六十去之．乃得與紀首歲名相直也．李銳曰．六十蔀爲一元．以六十除去積蔀數．猶以元法除去積年．餘以二十除．〔集解〕李銳曰．二十蔀爲紀．猶以紀法除．所得數從天紀算之起外所以入紀．〔集解〕錢大昕曰．之起以三字皆衍文．或云起當在算上．不滿二十者．數從甲子蔀起．算外所入蔀會也．其初不滿蔀會者．入蔀會年數也．各以不入紀歲名命之．〔集解〕錢大昕曰．不當作所．算上卽所求年蔀．〔集解〕李銳曰、卽所求年蔀．當作卽所求年太歲所在．

天紀歲名　地紀歲名　人紀歲名　蔀首〔集解〕錢大昕曰．案此四行．今本皆失其次．試爲別而言之．自庚辰至甲申．天紀歲名也．自庚子至甲辰．地紀歲名也．自庚申至甲子．人紀歲名也．

自甲子至乙酉。則蔀首天正朔旦冬至之日。因以爲蔀名也。最下一至二十。則蔀首之次第。因一紀之中各有二十蔀。故以次列之也。校書者不知天紀歲名當與庚辰竝列。誤升於上。餘皆以次遞升。致舛誤不可究詰。當更正。張文虎曰案此表首行序題各本皆誤。錢説以天地人三紀序題各降一列。而以蔀首二字。獨對一二三四數目。今局刻本從之。其實蔀名甲子、癸卯一列。當移於次列。與數目字相屬。（王氏太歲攷改如此）或移蔀首數目爲第一列。與蔀名相屬。庶爲明白。又四分術本起庚申。而此以庚辰爲天紀者。是從截孝文後三年爲上元也。上文云。漢高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元竝發端焉。李注云。從文帝後三年推而上之。九千一百二十歲。歲在庚辰爲上元云云。是本以庚辰爲天紀矣。蓋立元本無一定。祇各隨其術、取其齊同。觀六曆用數皆同。而立元各不同。可知也。王氏太歲攷改以庚申爲天紀首。未得其意。先謙曰。李本依錢説。移天紀、地紀、人紀與庚辰、庚子、庚申同列。移蔀首與一同列。別爲一格。

甲子	庚辰	庚子	庚申	一
癸卯	丙申	丙辰	丙子	二
壬午	壬子	壬申	壬辰	三
辛酉	戊辰	戊子	戊申	四
庚子	甲申	甲辰	甲子	五

己卯	庚子	庚申	庚辰六
戊午	丙辰	丙子	丙申七
丁酉	壬申	壬辰	壬子八
丙子	戊子	戊申	戊辰九
乙卯	甲辰	甲子	甲申十
甲午	庚申	庚辰	庚子十一
癸酉	丙子	丙申	丙辰十二
壬子	壬辰	壬午〔集解〕盧文弨曰，當作壬子。	壬申十三
辛卯	戊申	戊辰	戊子十四

庚午　甲子　甲申　甲辰十五

乙酉〔集解〕盧文弨曰當作己酉。　庚辰　庚子　庚申十六

戊子　丙申　丙辰　丙子十七

丁卯　壬子　壬申　壬辰十八

丙午　戊辰　戊子　戊申十九

乙酉　甲申　甲辰　甲子二十〔集解〕李銳曰求蔀首日名法。置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六十去之餘三十九日。命元首甲子。算外得癸卯。求次蔀。復置三十九日。命癸卯。算外得壬午。它皆倣此。求每紀蔀首歲名法。置蔀法七十六。以六十去之餘十六年。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蔀。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子。它皆倣此。

推天正術。置入蔀年減一。〔集解〕李銳曰入蔀年爲盡所求之算。減一者。外所求也。求氣朔者算盡往年。卽得其年。故須減一。以章月乘之。滿章法得一。名爲積月。不滿爲閏餘。〔集解〕李銳曰。此今有術也。章法爲所有年率。章月爲所求月率。置所有入蔀年而今有之。得所求積月。十二以上。其歲有閏。〔集解〕李銳曰。一歲閏餘七。以減章法十九。餘十二。令歲前有

閏餘十二加其歲閏餘七．得十九．滿章法成一月．其歲有十三月．故有閏．

推天正朔日．置入蔀積月．以蔀日乘之．滿蔀月得一．名爲積日．不滿爲小餘．〔集解〕李銳曰．亦今有術也．蔀月爲月率．蔀日爲日率．置入蔀月數．而今有之．得積也． 積日以六十除去之．〔集解〕李銳曰．六十日甲子復．亦是去其重疊． 其餘爲大餘．以所入蔀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小餘四百四十一以上．其月大．〔集解〕李銳曰．四百四十一．朔虛分也．一月小餘四百九十九．以減蔀月九百四十．餘四百四十一．令前月小餘四百四十一．加其月小餘四百九十九．得九百四十．滿蔀月成一日．則其月有三十日．故月大．

求後月朔．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集解〕錢大昕曰．九十下脫九字．李銳曰．以蔀月除蔀日．得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 小餘滿蔀月得一．上加大餘．命之如前．

一術以大周乘年．周天乘減之．餘滿蔀日．則天正朔日也．〔集解〕錢大昕曰．此條有脫誤．依法推之．當以大周乘入蔀年．又以周天乘閏餘相減．大周者．章月乘周天之數．閏餘則不滿章法之分．以周天乘之．則分母相同．故可相減．餘滿蔀月得一．爲積日．滿六十去之．其餘爲大餘．以所入蔀名命之．算外卽天正朔日．周天乘下．當脫閏餘二字．蔀日當作蔀月．以大周乘入蔀年．以蔀月除之．所得卽天正冬至日．然惟章首之歲．冬至與朔同日．常歲冬至後於朔．由閏餘所積．故以閏餘爲日分減之．而得天正朔日也．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入蔀年減一㠯月餘乘之滿中法得一〔集解〕錢大昕曰月餘當作日餘名曰大餘不滿為小餘〔集解〕李銳曰日餘為一歲大餘之積分以乘入蔀年得入蔀以來大餘之積分滿中法得一為入蔀以來之大餘及小餘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㠯蔀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冬至之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七〔集解〕李銳曰中法除通法得大餘十五小餘七除命之如前小寒日也

推閏月所在㠯閏餘減章法餘㠯十二乘之滿章閏數得一〔集解〕惠棟曰乾象曆曰以歲中乘之李銳曰閏餘為前閏到年前十一月之閏分以閏餘減章法餘為十一月後到所求閏之閏分一歲有閏餘七以十二月通之則為一月有閏餘七置十一月後到所求閏之閏分以十二乘之卽如以十一月後到所求閏之月數乘每月閏餘七也故滿章閏七得一月滿四㠯上亦得一〔集解〕李銳曰四於術滿半已上亦得一四為半七已上故亦得一月算之數從前年十一月起算盡之外閏月也或進退㠯中氣定之〔集解〕李銳曰以中氣定之者以無中氣者為閏月氣有滅沒朔有兩月頻大故閏有進退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餘之數皆加大餘七小餘三百五十九四分三〔集解〕李銳曰置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四除之得六千九百三

十九四分之三。以蔀月除之。得大餘七。小餘三百五十九四分三。

小餘滿蔀月得一。加大餘。大餘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望。次下弦。又後月朔。

其弦望小餘二百六十已下。〔集解〕李銳曰。冬至夜漏刻五十五。以蔀月乘之。百刻而一。得五百一十七。爲自昏到明之日分。半之。得二百五十八半。爲自夜半到明之日分。云二百六十。就成數言。以冬至爲例者。冬至夜漏極長。餘氣皆短於冬至。 每已百刻乘之。滿蔀月得一刻。〔集解〕李銳曰。蔀月爲一日之積分。百刻爲一日刻數。於今有術。蔀月爲日分率。百刻爲刻率。置所有日分而今有之。得所求刻數。 不滿其數近節氣夜漏之半者。〔集解〕李銳曰。數當作所。聲之譌。 已算上爲日。

推沒滅術。置入蔀年減一。已沒數乘之。〔集解〕惠棟曰。乾象厤云以餘數乘之。 滿日法得一。名爲積沒。不盡爲沒餘。〔集解〕李銳曰。於今有術。日法爲年率。沒數爲沒率。置入蔀年而今有之。得積沒。 已通法乘積沒。滿沒法得一。名爲大餘。不盡爲小餘。〔集解〕李銳曰。於今有術。沒法爲沒率。通法爲大餘率。置積沒數而今有之。得大餘。 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已蔀名命之。算盡之外。前年冬至前沒日也。〔集解〕惠棟曰。乾象厤云冬至後沒日。 求後沒。〔集解〕惠棟曰。後。乾象厤作次。 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四。〔集解〕惠棟曰。乾象厤云小餘六十。李銳曰。沒法除通法。得大餘六十九。小餘四。 小餘滿沒法。從大餘命之如前。無分爲滅。〔集解〕李銳曰。沒日無餘分。則爲滅日。計三十二氣有沒日六。滅日一。

一術㠯爲五乘冬至小餘。㠯減通法。餘滿沒法得一。則天正後沒也。〔集解〕錢大昕曰爲五當作十五以十五乘冬至小餘與通法相減餘滿沒法得一卽冬至距後沒之日數也起冬至算外爲後沒日李銳曰一氣沒分七以一氣日數十五通之是爲一日有沒分七冬至小餘爲前沒到年前冬至之積沒分以一氣日數乘之卽如以前沒到年前冬至之日數以每日沒分七乘之也通法爲前沒到後沒之積日分滿沒法成一日故以減通法餘爲冬至後到所求沒之積日分滿沒法得一爲冬至後到所求沒之日數以冬至命之算外卽後沒也

推合朔所在度。置入蔀積月㠯日乘之。〔集解〕錢大昕曰當云置入蔀積日以蔀月乘之 滿大周除去之。其餘滿蔀月得一。名爲積度。不盡爲餘分。〔集解〕李銳曰蔀日爲一月日行積度分以乘入蔀積月爲入蔀以來到所求合朔加時之積度分滿大周去之餘爲所求年前冬至加時到合朔加時之積度分滿蔀月得一爲積度及度餘分此以蔀月爲度法故以大周爲周天分滿周天復從度端起故須去之 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五分。〔集解〕錢大昕曰此以蔀月爲度法九百四十分之二百三十五卽四分之一也李銳曰加斗二十一度及分則命度起斗初 㠯宿次除之。不滿宿。〔集解〕李銳曰謂不滿其宿度數 則日月合朔所在星度也。求後合朔。加度二十九。加分四百九十九。〔集解〕李銳曰卽月大小餘數 分滿蔀月得一度。經斗除二百三十五分。〔集解〕李銳曰除迄斗度亦除斗下分

一術㠯閏餘乘周天。㠯減大周餘。滿蔀月得一。合㠯斗二十一度四分一。則天正合朔日月所在度。

〔集解〕李銳曰此與推天正朔日一術同合猶并也九章算有合分術以蔀月爲度法則四分一亦是二百三十五分 推日所在度〔集解〕盧文弨曰北宋本提行 置入蔀積日之數以蔀法乘之〔集解〕李銳曰日日行一度蔀法爲一度積分即一日日行度分故以蔀法乘 滿蔀日除去之〔集解〕盧文弨曰日當作月李銳曰此及推月所在術以蔀法爲度法故以蔀日爲周天分 其餘滿蔀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十九分〔集解〕李銳曰十九分四分蔀法之一也 以宿次除去之則夜半日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一度求次月大加三十度小加二十九度經斗除十分〔集解〕惠棟曰乾象曆云除六分錢大昕曰當作除十九分此以蔀法爲度法七十六分之十九與九百四十分之二百三十五其比例同皆四之一也

一術以朔小餘減合度分即日夜半所在〔集解〕盧文弨曰合下脫朔字李銳曰小餘即夜半到合朔加時之日行分故以減合朔度分即夜半日所在度分 其分二百三十五約之十九乘之〔集解〕李銳曰此以蔀月分變從蔀法分也二百三十五爲章月十九爲章法章法章月蔀法蔀月皆歲月相與之率推日月所在度以蔀法爲度法故須變之

推月所在度置入蔀積日之數以月周乘之〔集解〕李銳曰月周爲一日月行積度分故以乘 滿蔀日除去之其餘滿蔀法得一

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十分。〔集解〕錢大昕曰。十分當作十九分。除如上法。則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集解〕李銳曰。以蔀法除月周。得一日月行十三度二十八分。求次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集解〕李銳曰。置三十日以月周乘之。得三萬四百八十。滿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去之。餘二千七百二十一。以蔀法除之。得三十五度六十一分。爲月大加數。月小二十二度三十三分。〔集解〕李銳曰置月大加數三十五度六十一分以一日月行十三度二十八分減之。餘二十二度三十三分。爲月小加數。分滿法得一度。〔集解〕李銳曰。法、蔀法也。經斗除十九分。其冬下旬月在張心署之。〔集解〕惠棟曰。月乾象。曆作夕。錢大昕曰。按乾象、景初術、俱有此文。攷隋書刑法志。陳制晦、朔、八節、六齊、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今術家以二十八宿配日月五星。房、昴、虛、七星屬日。心、張、危、畢屬月。謂盡漏分後盡漏盡也。〔集解〕錢大昕曰。此九字當是衍文。李銳曰。案謂盡漏。當作謂晝漏。晝漏分後者。晝漏與夜漏分之後。謂自夜上水後至夜漏盡。月在張心。則注於術。故乾象、景初術並云夕在張心署之。

一術㠯蔀法除朔小餘。所得㠯減日半度也。餘㠯減分。即月夜半所在度也。〔集解〕李銳曰。以蔀法除蔀月。得十二度二十八分爲一日月行去日度。小餘爲不滿蔀月之分。以蔀法除之。得夜半到合朔月行去日度。即爲夜半月去日度。緣夜半有此去日度。故合朔在夜半後。合朔日月同度。合朔以前。月尚在日後。故以減夜半日所在爲夜半月所在。

推日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月節氣夜漏之數．以蔀法乘之．二百除之．得一分．卽夜半到明所行分也．〔集解〕李銳曰．蔀法爲一日日行分．以百刻爲刻率．蔀法爲行分率．置夜半到明刻數．而今有之．得夜半到明日行分．今以夜漏乘蔀法爲實．夜漏爲夜半到明刻數之倍．故亦倍百刻得二百爲法．以增夜半日所在度分．爲明所在度分也．

求昏日所入度．以夜半到明日所行分．分減蔀法．〔集解〕李銳曰．減上多一分字．其餘卽夜半到昏所行分也．〔集解〕李銳曰．夜半到明日所行分．卽爲昏到夜半日所行分．故以減一日日行分．餘爲夜半到昏日所行分．以加夜半所在度分．爲昏日所在度也．

推月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節氣夜半之數．〔集解〕錢大昕曰．夜半當作夜漏．以月周乘之．以二百除之．爲積分．積分滿蔀法得一．以增夜半度．卽明月所在度也．〔集解〕李銳曰．猶上術也．盧文弨曰．明月字倒．

求昏月所入度．以明積分減月周．其餘滿蔀法得一度．加夜半．則昏月所在度也．〔集解〕李銳曰．亦猶上術也．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術曰．置合朔度分之數．加七度三百五十九分四分之三．〔集解〕盧文弨曰．三上之字衍．李銳曰．此猶推弦望日術也．朔

加度分。卽一弦之大小餘。宿次除之。〔集解〕盧文弨曰。宿上脫以字。卽得上弦日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四從大分。滿蔀月從度。〔集解〕李銳曰。小分下脫滿字。大分下脫大分二字。

推弦望月所入星度術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數。加度九十八。加分六百五十三半。〔集解〕李銳曰。一月月行過周及日。以大周爲周天分。蔀日爲月行過周及日分。相幷得三十七萬一千九十四。爲一月月行積分。四除之。得九萬二千七百七十三半。爲一弦月行積分。滿蔀月得一。得九十八度六百五十三半。爲一弦月行度數。又可置大周。以四除之。得八萬五千八百三十三四分三。爲一弦月行去日積分。滿蔀月得一。得九十一度二百九十三四分三。爲一弦月行去日度。加一弦日行七度三百五十九四分三。亦得九十八度六百五十三半。爲一弦月行度數。以宿次除之。卽上弦月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滿蔀月從度。

推月食術曰。置入蔀會年數。減一。以食數乘之。滿歲數得一。名曰積食。不滿爲食餘。〔集解〕李銳曰。於今有術。歲數爲年率。食數爲食率。置入蔀會年數。而今有之。得積食。以月數乘積。〔集解〕錢大昕曰。積下當有食字。滿食法得一。名爲積月。不滿爲月餘分。〔集解〕李銳曰。於今有術。食法爲食率。月

數爲月率。置積食數。而今有之得積月積月㠯章月除去之。其餘爲入章月數。當先除入章閏。乃㠯十二除去之。不滿者命㠯十一月。算盡之外。則前年十一月前食月也。

求入章閏者。置入章月㠯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則入章閏數也。〔集解〕李銳曰。於今有術。章月爲所有月率。章閏爲所求閏率。入章月爲所有月數。而今有之。得所求閏數。餘分滿二百二十四㠯上至二百三十一。爲食在閏月。〔集解〕李銳曰。以章閏乘入章月。是一月有閏分七。推閏月所在滿四以上亦得一。置章月二百三十五。減一月閏分七又減四。餘二百二十四。置二百二十四。加一月閏分七。得二百三十一。閏有進退。故餘分二百二十四至二百三十一。皆爲食在閏月閏或進退。㠯朔日定之。〔集解〕李銳曰。即以中氣定之也。求後食加五百二十分。〔集解〕錢大昕曰。百當作月。李銳曰以食法除月數得五月二十分。滿法得一月數命之如法。〔集解〕李銳曰。滿法滿日法也。其分盡食算上。〔集解〕李銳曰。食分盡。則交正在朔。當日食既、云月食算上者。諱言日食故也。

推月食朔日術曰。置食積月之數。㠯二十九乘之。〔集解〕李銳曰。二十九。一月之大餘也。爲積日。又㠯四百九十乘積月。〔集解〕錢大昕曰。九十下當有九字。閩本有。李銳曰。四百九十九。一月之小餘也。滿蔀月得一。㠯并積日。㠯六十除之。其餘㠯所會蔀名命之。算盡之外。則

前年天正前食月朔日也。

求食日加大餘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集解〕李銳曰食日望日也置蔀日半之得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九半以蔀月除之得大餘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 小餘滿蔀月爲大餘大餘命如前則食日也。

求後食朔及日皆加大餘二十七小餘六百一十五。〔集解〕李銳曰加食朔得後食朔加食日得後食日置五月以二十九乘之得一百四十五爲積日又以四百九十九乘五月得二千四百九十五以蔀月除之得二以并積日得一百四十七以六十除去之餘二十七爲大餘不滿蔀月六百一十五爲小餘 其月餘分不滿二十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集解〕李銳曰月餘分後食之月餘分也一食月餘分二十月餘分不滿二十此所不滿之數必并前食之月餘分成一月則前食至後食中間積六月故又加一月大小餘數 其食小餘者當以漏刻課之。〔集解〕李銳曰以推弦望日小餘術課之 夜漏未盡。〔集解〕李銳曰卽是不滿夜漏之半 以算上爲日。

一術以歲數去上元。〔集解〕李銳曰謂置上元以來外所求年以歲數去之歲數爲食分終亦是去其重疊 餘以爲積月。〔集解〕李銳曰此省文也以術爲之當以章月乘餘年滿章法得一爲積月不滿爲閏餘 以百一十二乘之滿月數去之餘滿食法得一則天正後食。〔集解〕李銳曰以食法減月數餘一百一十二於術當以食法乘積月滿月數去之不滿者反減月數餘滿食

法得一月。爲天正後食。今先以食法減月數。卽不須反減。所得亦同。食法乘積月。滿月數去之者。月數爲一食積月分。食法爲一月積分。以食法乘積月爲積分。滿一食積月分則去之也。不滿反減月數。餘滿食法得一月者。不滿月數之餘爲前食到天正之積月分。以減一食積月分。餘爲天正到後食之積月分。故滿一月積分成一月也。先謙曰。官本後食下有也字。

推諸加時。〔集解〕李銳曰。氣朔月食。並有加時。故曰諸加時。以十二乘小餘。先減如法之半。得一時。其餘乃以法除之。〔集解〕李銳曰。法謂小餘之母。如朔則部月。氣則中法是也。此於今有術。法爲所有日分率。十二爲所求時率。以小餘爲所有日分數。而今有之。得所求時數。先減如法之半。得一時者。命起子半也。夜半日加子之中。故滿半法得一時。所得算之數。從夜半子起。算盡之外。則所加時也。

推諸上水漏刻。以百乘其小餘。滿其法得一刻。〔集解〕李銳曰。於今有術。法爲日分率。百爲刻率。小餘爲分數。而今有之。得刻數。不滿法。法什之。滿法得一分。〔集解〕錢大昕曰。什之上法字衍。李銳曰。什之。十乘之也。什之滿法得一分。則十分爲一刻。積刻先減所入節氣夜漏之半。其餘爲晝上水之數。過晝漏去之。餘爲夜上水數。其刻不滿夜漏半者。乃減之。〔集解〕李銳曰。以減夜漏之半也。餘爲昨夜未晝。其弦望其日。〔集解〕李銳曰。晝當作盡。其弦望其日者。弦望小餘所變之刻。不滿夜漏半者。以算上爲日。言若在弦望。不爲昨夜漏未盡。爲其日夜漏未盡也。

五星數之生也。〔集解〕錢大昕曰。當提行。各本皆誤接前行。各記於日。

與周天度相約而爲率。〔集解〕李銳曰。各記於日者。各記於一合之日及分。如木則三百九十八日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分。是也。周天度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也。相約而爲率者。率謂周率。日率。置一合之日及分。以日度法通日內分。又以周天度分母日法通之。爲積日分。又置周天度及分。以日法通度內分。又以星合日分母日度法通之。爲積度分。與積日分求等。得數以約積日分得日率。約積度分得周率。案日率者。歲數也。又爲日行周數。一合日數。卽一合日行度數。命度爲周。卽日行周數。故約之爲日率。周率者。合數也。一合星去日一周天。周天度卽去日一周度數。亦命度爲周。卽去日周數。故約之爲周率。

以章法乘周率爲用法。章月乘日率。如月法爲積月。月餘。〔集解〕錢大昕曰。用當作月。李銳曰。周率爲積合率。日率爲積年率。又章法爲積年率。章月爲積月率。求星合月者。以日率集積合爲實。周率爲法。所得爲積年也。又以章月乘之爲實。章法爲法。所得爲積月也。是重今有也。今不用中閒積年。卽以後實乘前實。後法乘前法而幷除。章法乘周率爲月法者。後法乘前法也。章月乘日率者。後實乘前實也。積合一省不乘。實如法得一合之積月。不盡爲月餘。

以月之月乘積爲朔大小餘。〔集解〕李銳曰。當云以月之日乘積月。爲朔大小餘。

乘爲入月日餘。〔集解〕錢大昕曰。此處有脫譌。今以算求之。當以蔀日乘積月。如蔀月而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積日滿六十去之。餘爲大餘也。又以蔀日乘月餘。以月法乘朔小餘。併之。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所得如日度法而一。爲入月日。不盡爲日餘也。李銳曰。以算求之。當以蔀日乘月餘。以月法乘朔小餘。從之。章法乘章月得數約之。如日度法。爲入月日日餘。案周率爲積合率。日率爲積年率。又章法爲積年率。章月爲積月率。蔀月爲積月率。蔀日爲積日率。求星合日者。以日率乘積合爲實。周率爲法。所得爲積年也。又以章月乘之爲實。章法爲法。所得爲積月也。又以蔀日乘之爲實。蔀月爲法。所得爲積日也。是亦重今有也。今不用中閒積年積月。卽以日率、章月、蔀日相乘爲實。周率、章法、蔀月相乘爲法而幷除。又蔀日爲章法乘周天之數。則以日率、章月、蔀日相乘。卽如以日率、章月、章法、周天相乘也。蔀月爲日法乘章月之數。則以周率、章法、蔀月相乘。卽如以周率、章法、日法、章月相乘也。此法實兩數中。並有章法、章月、各省不乘。卽以日率乘周天爲實。周率乘日法爲日度法而幷除、積

合一亦省不乘。實如法得一。合之積日。不盡爲日餘。今求入月日。則以月餘朔小餘推之。月餘爲日率。乘章月之積分。蔀日爲章法。乘周天之數。以蔀日乘月餘。猶以日率、章月、章法、周天相乘爲實。當以周率、章法、日法、章月相乘爲法。又小餘以蔀月爲法。蔀月爲日法乘章月之數。月法爲周率乘章法之數。以月法乘朔小餘。亦當以周率、章法、日法、章月相乘爲法。兩數分同。故可相幷。以章法乘章月得數約之。則當以周率乘日法爲法。故如日度法爲入月日日餘。又小餘爲其朔夜半到合朔加時之分數。月餘爲合朔加時到星合加時之數。相加。得其朔夜半到星合加時之數。故所得爲入月日及日餘。

以日法乘周率爲日度法。以率去日率。餘以乘周天。如日度法爲度之餘也。〔集解〕錢大昕曰。以率當作以周率。爲度之餘。當云爲積度度餘。李銳曰。如日度法爲度之餘也。當云如日度法爲積度。不盡爲度之餘也。案日率爲日行周數。周率爲星去日周數。木火土以周率減日率。餘爲星行周數。金水先後日下。其行與日同。日率卽爲星行周數。周率爲積合率。木火土周率減日率之餘。金水日率爲積周率。又日法爲積周率。周天爲積度率。求星合度者。木火土以減餘乘積合。金水以日率乘積合爲實。周率爲法。所得爲積周也。又以周天乘之爲實。日法爲法。所得爲積度也。今不用中間積周。木火土卽以減餘乘周天。金水卽以日率乘周天爲實。以周率乘日法爲日度法。而幷除積合一省不乘。以法除實。得一合星行積度。不盡爲度餘。日度法者。推合日以爲日法。推合度以爲度法。兩術所同用也。

日率相約取之。得二千九百九十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億五十八萬二千三百而五星終。〔集解〕李銳曰。此五星俱終之歲數也。日率相約取之者。置木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火日率千八百七十六。土日率九千四百一十五。金日率四千六百六十一。水日率千八百八十九。以木日率與火日率求等。得七。以約木日率。得六百七十五。爲木約數。又以木約數與土日率求等。得五。以約土日率。得一千八百八十三。爲土約數。又以木約數與金日率、水日率求等。皆得一。不約。又以火日率與土約數求等。得七。以約土約數。得二百六十九。爲土再約數。又以火日率與金日率、水日率求等。皆得一。不約。又以土再約數與金日率、水日率求等。亦皆得一。不約。又以金日率與水日率求等。亦得一。不約。約畢。木得六百

七十五。火得一千八百七十六。土得二百六十九。金得四千六百六十一。水得一千八百八十九。各爲定數。置木定數六百七十五。以火定數一千八百七十六乘之。得一百二十六萬六千三百。又以土定數二百六十九乘之。得三億四千六十三萬四千七百。又以金定數四千六百六十一乘之。得一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億九千八百三十三萬六千七百。又以水定數一千八百八十九乘之。得二千九百九十九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億五千八百二萬六千三百。爲五星終之積年。以木日率除之。得六千三百四十七億四千三百三十一萬三千八百六十八終。以火日率除之。得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七億五十一萬六百七十五終。以土日率除之。得三千一百八十五億五千一百四十七萬七千二百二十終。以金日率除之。得六千四百三十四億五千八百九十四萬八千三百終。以水日率除之。得一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億九千八百三十三萬六千七百終。

如蔀之數與元通。〔集解〕李銳曰置五星終數與元會四萬一千四十求等。得五百四十。以約元會得七十六。以乘五星終數得二十二兆七千九百三十六萬二千二百四十億九百九十九萬八千八百。爲日月食五星終之積年。以元會除之。得五萬五千五百四十億三百九十九萬六千三百四十五終。以五星終數除之。得七十六終。蔀法七十六。以七十六乘。故曰如蔀之數。

木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集解〕李銳曰合分一終之合數也。以日率除之。得歲有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合之四千三百二十七。則此周率又爲一歲積合分。日率又爲一合積分。

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集解〕李銳曰合分一終之歲數也。計四千七百二十五年有四千三百二十七合。故以爲率。置木一終三百九十八日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分。以日度法萬七千三百八通日內分。得六百九十萬三千二百二十五。又以日法四乘之。得二千七百六十一萬二千九百。爲積日分。又置周天千四百六十一。亦以日度法乘之。得二千五百二十八萬六千九百八十八。爲積度分。與積日分求等。得五千八百四十四。以約積日分得日率。約積度分得周率。

合積月十三。

月餘四萬一千六百六。〔集解〕李銳曰一合之積月也。以章月乘日率。得一百一十一萬三百七十五。如月法八萬二千二百一十三而一。得合積月。不盡爲月餘。

月法八萬二千二百一十

三。大餘二十三。小餘八百四十七。虛分九十三。〔集解〕李銳曰置積月十三以蔀日乘之得三十六萬八百六十七以蔀月除之得三百八十三爲積日不盡爲小餘六十去積月不盡爲大餘以小餘減蔀月餘爲虛分。入月日十五。日餘萬四千六百四十七。〔集解〕錢大昕曰七當作一。李銳曰置月餘四萬一千六百六以蔀日乘之得一十一億五千四百九十四萬九百五十四。又置小餘八百四十七以月法乘之得六千九百六十三萬四千四百一十一并之得一十二億二千四百五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五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得二十七萬四千二百六十一以日度法除之得入月日不盡爲日餘。日度法萬七千三百八。積度三十三。度餘萬三百一十四。〔集解〕李銳曰置日率以周率減之餘三百九十八以周天乘之得五十八萬一千四百七十八以日度法除之得積度不盡爲度餘。

火周率八百七十九。〔集解〕李銳曰以日率除之得歲有千八百七十六分合之八百七十九。日率千八百七十六。〔集解〕李銳曰千八百七十六年有八百七十九合也置火一終七百七十九日千八百七十二分以日度法通之得二百七十四萬八百三十六又以日法通之得一千九十六萬三千三百四十四爲積日分又置周天以日度法通之得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八百七十六爲積度分以等數五千八百四十四約積日分得日率約積度分得周率。合積月二十六。月餘六千六百三十四。〔集解〕李銳曰以章月乘日率得四十四萬八百六十以月法除之得合積月不盡爲月餘。月法萬六千七百一。大餘四十七。小餘七百五十四。虛分一百八十六。〔集解〕李銳曰置積月以蔀日乘之得七十二萬一千七百三十四以蔀月除之得七百六十七爲

積日。不盡爲小餘。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小餘減蔀月餘爲虛分。入月日十一。〔集解〕錢大昕曰。一當作二。日餘千八百七十二。〔集解〕李銳曰。置月餘以蔀日乘之。得一億八千四百一十五萬三千二百六。又置小餘。以月法乘之。得一千二百五十九萬二千五百五十四。并之得一億九千六百七十四萬五千七百六十。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得四萬四千六十四。以日度法除之。得入月日。不盡爲日餘。日度法三千五百一十六。積度四十九。度餘一百一十四。〔集解〕李銳曰。置日率以周率減之。餘九百九十七。以周天乘之。得一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一十七。以日度法除之。得四百一十四度。以三百六十五度減之。餘爲積度。不盡九百九十三。以周率減之。餘爲度餘。

土周率九千九百九十六。〔集解〕李銳曰。以日率除之。得歲有九千四百一十五分。合之九千九百九十六。日率九千四百一十五。〔集解〕李銳曰。九千四百一十五年有九千九十六合也。置土一終三百七十八日二千一百六十三分。以日度法通之。得一千三百七十五萬五千三百一十五。又以日法通之。得五千五百二萬一千二百六十。爲積日分。又置周天以日度法通之。得五千三百一十五萬七千二十四。爲積度分。以等數五千八百四十四約積日分。得日率。約積度分。得周率。合積月十二。月餘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七。〔集解〕李銳曰。以章月乘日率。得二百二十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五。以月法除之。得合積月。不盡爲月餘。月法十七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虛分五百九十二。〔集解〕李銳曰。置積月以蔀日乘之。得三十三萬三千一百八。以蔀月除之。得三百五十四爲積日。不盡爲小餘。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小餘減蔀月餘爲虛分。入月日二十三。〔集解〕錢大昕曰。三當作四。日餘二千一

百六十三。〔集解〕李銳曰：置月餘以蔀日乘之，得三十八億四千八百四十二萬四千四百八十三。又置小餘以月法乘之，得六千一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二。并之得三十九億八百五十六萬七千二百三十五，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得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七十九，以日度法除之，得入月日，不盡爲日餘。　日度法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四。　積度十二。　度餘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集解〕李銳曰：置日率以周率減之，餘三百一十九。以周天乘之，得四十六萬六千五十九。以日度法除之，得積度，不盡爲度餘。

金周率五千八百三十。〔集解〕李銳曰：以日率除之，得歲有一合四千六百六十一分合之一千一百六十九。　日率四千六百六十一。〔集解〕李銳曰：四千六百六十一年有晨合二千九百一十五，夕合二千九百一十五，并之有五千八百三十合也。置金一合二百九十二日二百八十一分，以日度法通之，得六百八十萬九千七百二十一。又以日法通之，得二千七百二十三萬八千八百八十四，爲積日分。又置周天以日度法通之，得三千四百七萬五百二十，爲積度分。以等數五千八百四十四約積日分得日率，約積度分得周率。　合積月九。　月餘九萬八千四百五。〔集解〕李銳曰：以章月乘日率，得一百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五。以月法除之，得合積月，不盡爲月餘。　月法十一萬七百七十。　大餘二十五。　小餘七百三十一。　虛分二百九。〔集解〕李銳曰：置積月以蔀日乘之，得二十四萬九千八百三十一。以蔀月除之，得二百六十五爲積日，不盡爲小餘。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小餘減蔀月，餘爲虛分。　入月日二十六。　日餘二百八十一。〔集解〕李銳曰：置月餘以蔀日乘之，得二十七億三千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五。又置小餘以月法乘之，得八千九十七萬二千八百七十。并之得二十八億一千二百五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得六十二萬九千九百二十一，以日度法除之，得入

月日不盡爲日餘。日度法二萬三千三百二十。積度二百九十二。度餘二百八十一。〔集解〕李銳曰置日率以周天乘之得六百八十萬九千七百二十一以日度法除之得積度不盡爲度餘。

水周率萬一千九百八。〔集解〕李銳曰以日率除之得歲有六合千八百八十九分合之五百七十四。日率千八百八十九。〔集解〕李銳曰千八百八十九年有晨合五千九百五十四夕合五千九百五十四并之有萬一千九百八合也置水一合五十七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以日度法通之得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又以日法通之得一千一百三萬九千三百一十六爲積日分又置周天以日度法通之得六千九百五十九萬三百五十二爲積度分以等數五千八百四十四約積日分得日率約積度分得周率。合積月一。月餘二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集解〕錢大昕曰六十下脫三字李銳曰以章月乘日率得四十四萬三千九百一十五以月法除之得合積月不盡爲月餘。月法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二。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虛分四百四十九。〔集解〕錢大昕曰九當作一李銳曰以蔀月除蔀日得大餘不盡爲小餘以減蔀月餘爲虛分。入月日二十七。〔集解〕錢大昕曰七當作八。日餘四萬四千八百五。〔集解〕李銳曰置月餘以蔀日乘之得六十億四千二百一十萬七千二百一十七又置小餘以月法乘之得一億一千二百八十九萬九千七百四十八并之得六十一億五千五百萬六千九百六十五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得一百三十七萬八千五百一以日度法除之得入月日不盡爲日餘。日度法四萬七千六百三十一。〔集解〕錢大昕曰一當作二。積度五十七。度餘四萬

四千八百五。〔集解〕李銳曰置日率以周天乘之得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二十九以日度法除之得積度不盡爲度餘。

推五星術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滿日率得一名爲積合不盡名合餘。〔集解〕惠棟曰名下乾象曆有爲字應增入李銳曰今有術也日率爲積年率周率爲積合率以周率乘年滿日率爲積合 餘以周率除之不得爲退歲無所得星合其年得一合前年二合前二年。〔集解〕李銳曰餘上脫合字所得爲誤不得焉退歲者合不在其年而有所退也木土以周率除日率得一故得合前年火以周率除日率得二故得合前二年金水日率少周率多以日率除周率金得一水得六則一歲中間金一合或二合水六合或七合理不得有退歲也。 金水積合奇爲晨偶爲夕。〔集解〕惠棟曰乾象厤云偶爲晨奇爲夕李銳曰金水以二合爲一終有晨合一夕合一奇爲晨偶爲夕則上元起夕合也乾象術上元亦起夕合今以校之上元己丑至熹平三年甲寅積七千三百四十六算上以金周率九千二十二乘之得六千六百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二以金日率七千二百一十三除之得積合九千一百八十八合餘二千五百六十八積合偶爲夕四分術上元庚辰至熹平三年甲寅積九千四百五十五算上以金周率乘之得五千五百一十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以金日率除之得積合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六合餘一千六百六十四積合偶爲夕與乾象術合。 其不滿周率者反減之餘爲度分。〔集解〕李銳曰積年以周率乘則周率即爲一歲之積分又推五星盡所求年則合餘即爲星合加時到歲終冬至之積分反減周率餘即爲歲前冬至到星合加時之積分下據以求星合度故謂之度分。

推星合月以合積月乘積合爲小積又以月餘乘積合滿其月法得一從小積爲月餘。〔集解〕錢大昕曰小積下脫不盡二字李

銳曰、當增爲積月不盡五字。積月滿紀月去之。〔集解〕李銳曰、紀首日名。復於甲子。故滿紀月去之。餘爲入紀月。每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爲閏。不盡爲閏餘。以閏減入紀月。其餘以十二去之。〔集解〕先謙曰、官本以閏閏作閏。餘爲入歲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星合所在之月也。其閏滿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星合閏月。閏或進退。以朔制之。〔集解〕惠棟曰、制、乾象曆作御。李銳曰、其閏下脫餘字。此與推月食求入章閏同。

推朔日。以蔀日乘之入紀月。〔集解〕錢大昕曰、之字衍。滿蔀月得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積日滿六十去之。餘爲大餘。命以甲子。〔集解〕李銳曰、甲子紀首日名。算外星合月朔日。〔集解〕李銳曰、此即推天正朔日術。

推入月日。以蔀日乘月餘。以其月法乘朔小餘。從之。〔集解〕惠棟曰、從、乾象曆作并。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集解〕錢大昕曰、四千四百六十五者章法乘章月之數也。所得滿日度法得一。〔集解〕錢大昕曰、所得下衍得字。爲入月日。不盡爲日餘。以朔命入月日。算外星合日也。〔集解〕李銳曰、入月日爲其朔夜半到星合加時之積日。故以朔命之得星合日。

推合度。㠯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為積度。不盡為度餘。〔集解〕李銳曰。已說在上文。㠯斗二十一四分一命度。算外星合所在度也。〔集解〕李銳曰。度分為冬至到星合加時之數。故㠯冬至日所在命之。得星合度。

一術加退歲一。㠯減上元。〔集解〕李銳曰。退歲者。周率除合餘所得數也。推五星盡所求年。㠯退歲減之。餘為上元㠯來盡星合年之算。置退歲數加一。㠯減上元。餘為上元㠯來外星合年之算。求星合年前冬至當外所求。故須加退歲一。無退歲者。但減一算。滿八十除去之。〔集解〕李銳曰。八十年而日名復於甲子。故滿八十除去之。置四歲積日一千四百六十一。㠯甲子六十去之。不盡二十一。與六十求等。得三。㠯約六十。得二十。㠯乘一千四百六十一。日得二萬九千二百二十日。㠯六十去之盡。為日復甲子。積日㠯一千四百六十一。為所有日。率四為所求年。率二萬九千二百二十。為所有日而今有之。得八十。為所求年。餘㠯沒數乘之。滿日法得一為大餘。不盡為小餘。㠯甲子命大餘。則星合歲天正冬至日也。〔集解〕李銳曰。此即推二十四氣術。以沒數乘日法除。猶以日餘乘中法除也。㠯周率小餘并度餘。餘滿日度法從度。即正後星合日數也。命㠯冬至。〔集解〕盧文弨曰。周率下脫乘字。李銳曰。正當作至。小餘謂冬至小餘。度餘謂星合度度餘也。小餘以日法為母。日度法為日法。乘周率之數、以周率乘小餘所得。即以日度法為母。故可與度餘相并。星合度為歲前冬至加時度。去星合加時度之積度分。即為歲前冬至加時到星合加時之日分。以周率乘冬至小餘并之。為冬至夜半到星合加時之日分。即冬至後日數也。命以冬至。得星合日。

求後合月。加合積月於入歲月。加月餘於月餘。〔集解〕李銳曰。如木則加合積月十三及月餘是也。滿其月法得一。從入歲月。入

歲月滿十二去之。有閏計焉。〔集解〕李銳曰、有閏去十三月。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得夕、加夕得晨。〔集解〕錢大昕曰、餘一當作金水。

求朔日、以大小餘加今所得。〔集解〕李銳曰、如木則加大餘二十三及小餘是也。其月餘得一月者、又餘二十九。〔集解〕錢大昕曰、又下疑有脫文、當云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小餘滿蔀月得一、如大餘。〔集解〕錢大昕曰、如當作加。大餘命如前。

求入月日、以入月日餘加今所得。〔集解〕盧文弨曰、日下脫日字。李銳曰、如木則加入月日十五及日餘是也。餘滿日度法得一。從日、其前合月朔小餘不滿其虛分者、空加一日。〔集解〕李銳曰、不字衍。空加一日者、空去所加一日。如木本加入月日十五及日餘、今空加一日、則加十四日及日餘是也。前合月小餘滿其虛分、以其朔小餘加之、即滿蔀月成日、大餘多一日、則入月日少一日、故須空加一日。日滿月、先去二十九。〔集解〕李銳曰、月小二十九日、故先減二十九。其後合月朔小餘不滿四百九十九、又減一日。〔集解〕李銳曰、一月小餘四百九十九、小餘不滿此數、則前月大、緣所不滿之數并前月小餘成一日故也。前月大、故須又減一日。凡小餘四百四十一已下、前月大、其月小。四百九十九已上、前月小、其月大。四百四十一已上、四百九十九已下、前月、其月皆大。其餘命如前。

求合度。以積度度餘加今所得。〔集解〕李銳曰。如木則加積度三十三及度餘是也。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度。命如前。經斗除如周率矣。〔集解〕李銳曰。周率爲日度法四分之一。故經斗除周率。

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二百三十分半。〔集解〕錢大昕曰。二百當作三百。盧文弨曰。三十當作二十。先謙曰。官本三十作二十。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在日後十三度有奇。而見東方。〔集解〕李銳曰。日日行一度。凡日數即日行度數。置伏日行十六度七千三百二十分半。伏星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相減。餘得星在日後十三度一萬八百一十七分半。凡求星去日。順行與日行相減。逆行則相加。相加相減者。星行少於日行爲在日後。多於日行爲在日前。相加者在日後。以在日前度與周天相減。餘即在日後度。以在日後度與周天相減。餘即在日前度。見順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集解〕李銳曰。五十八爲日率。十一爲度率。度率爲實。日率爲法。實不滿法。法爲母。實爲子。得一日星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餘皆倣此。以日行五十八度。加前伏日行十六度有奇。共得日行七十四度有奇。以星行十一度。加前伏星行二度有奇。共得星行十三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後六十度有奇。微遲日行九分。〔集解〕李銳曰。此分亦以五十八爲母。不言分母。承上文。餘倣此。五十八日行九度。〔集解〕李銳曰。以日行五十八度。加前日行七十四度有奇。共得日行一百三十二度有奇。以星行九度。加前星行十三度有奇。共得星行二十二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後一百九度有奇。留不行二十五日。〔集解〕李銳曰。以日行二十五度。加前日行一百三十二度有奇。共得日行一百五十七度有奇。星不行。即因前二十二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後一百三十四度有奇。旋逆日行七分度之一。八十四日進十二

度。〔集解〕錢大昕曰。進當作退。李銳曰。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則日行八十四分度之十二。子母求等數得十二。各約之得日行七分度之一。餘倣此。以日行八十四度。加前日行一百五十七度有奇。共得日行二百四十一度有奇。以星退十二度。減前星行二十二度有奇。共得星行一十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後二百三十度有奇。木火土退行之際。其去日一百八十二度有奇。其爲與日相衡。故星逆如望。復留二十五日。〔集解〕李銳曰。以日行二十五度。加前日行二百四十一度有奇。共得日行二百六十六度有奇。星不行。郎因前星行一十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後二百五十五度有奇。復順五十八日行九度。〔集解〕李銳曰。亦日行五十八分度之九。以日行五十八度。加前日行二百六十六度有奇。共得日行三百二十四度有奇。以星行九度。加前星行一十度有奇。共得星行一十九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後三百四度有奇。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十三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集解〕李銳曰。亦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不言日行分。亦承上文。以日行五十八度。加前日行三百二十四度有奇。共得日行三百八十二度有奇。以星行十一度。加前星行一十九度有奇。共得星行三十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後三百五十一度有奇。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千三百二十七分。以星在日後三百五十一度一萬八百一十七分半減之。餘得星在日前十三度一萬八百一十七分半。除伏逆〔集解〕李銳曰日除伏度除伏逆。一見。〔集解〕李銳曰。自見至伏爲一見。三百六十六日。〔集解〕李銳曰。置順五十八日。微遲五十八日。留二十五日。逆八十四日。復留二十五日。復順五十八日。又五十八日。并之得三百六十六日。行二十八度。〔集解〕李銳曰。置順行十一度。微遲行九度。復順行九度。又行十一度。并之得四十度。減逆退十二度。餘二十八度。伏復十六日七千二百二十二分半。〔集解〕錢大昕曰。二百當作三百。二十二分當作二十分。（北宋本。閩本俱作二十分。）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而與日合。〔集解〕李銳曰。以日行十六度有奇。加前日行三百八十二度有奇。共得日行三百九十八度有奇。以星行二度有奇。加前星三十

度有奇共得星行三十三度有奇相減餘三百六十五度四千三百二十七分滿周天去之星與日合木火土逆行前後其伏順留日度數皆同凡一終。〔集解〕李銳曰木火土以一合為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有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分。〔集解〕李銳曰以一見日加前後伏日及分得一終日及分行星三十二度與萬三百一十四分。〔集解〕錢大昕曰三十二當作三十三李銳曰以一見行度加前後伏行度及分得一終星行度及分通率日行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三百九十八。〔集解〕李銳曰置一終日及分又置一終行星度及分各以日度法通之得六百九十萬三千二百二十五為一終積日分五十八萬一千四百七十八為一終行星積度分兩數求等得一千四百六十一以約積日分得四千七百二十五為法以約積度分得三百九十八為實實不滿法以法命之得日行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三百九十八

火晨伏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在日後十六度有奇而見東方。〔集解〕李銳曰在日後十六度四百三十九分半見順日行二十三分度之十四八十四日行一十二度。〔集解〕惠棟曰日行下乾象曆有一百字應增入錢大昕曰當云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李銳曰日共行二百五十五度有奇星共行一百六十七度有奇星在日後八十八度有奇微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集解〕惠棟曰日行下乾象曆有二十三分之共五字應增入刊分字李銳曰日共行三百四十七度有奇星共行二百一十五度有奇星在日後一百三十二度有奇留不行十一日。〔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三百五十八度有奇星共行二百一十五度

有奇。星在日後一百四十三度有奇。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集解〕惠棟曰二、乾象曆作三。李銳曰日共行四百二十度有奇星共行一百九十八度有奇星在日後二百二十二度有奇。復留十一日。〔集解〕李銳曰日共行四百三十一度有奇。星共行一百九十八度有奇星在日後二百三十三度有奇。復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五百二十三度有奇星共行二百四十六度有奇星在日後二百七十七度有奇。又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十六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七百七度有奇星共行三百五十八度有奇。星在日後二百四十九度有奇。即是在日前十六度四百三十九分半。除伏逆一見六百三十六日行百三度。〔集解〕錢大昕曰、行下脫三字。伏復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而與日合。〔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七百七十五度有奇。星共行四百一十四度有奇。相減餘三百六十五度八百七十九分滿周天去之星與日合。凡一終七百七十九日有千八百七十二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與九百九十三分。通率日行千八百七十六分之九百九十七。〔集解〕李銳曰。以日度法通一終日及分得二百七十四萬八百三十六。以等數一千四百六十一約之得一千八百七十六爲分母。又以日度法通一終行度及分得一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一十七。以等數約之得九百九十七爲分子

土晨伏十九日。〔集解〕惠棟曰、九乾象曆作六。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在日後十五度有奇。而

見東方。〔集解〕李銳曰在日後十五度二萬二千七百四十分。見順日行四十三分度之三八十六日行六度。〔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一百五度有奇星共行九度有奇星在日後九十五度有奇。留不行三十三日。〔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一百三十八度有奇星共行九度有奇星在日後一百二十八度有奇。旋逆日行十七分度之一百二日退六度。〔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二百四十度有奇星共行三度有奇星在日後二百三十六度有奇。復留三十三日。〔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二百七十三度有奇星共行三度有奇星在日後二百六十九度有奇。復順八十六日行六度在日前十五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三百五十九度有奇星共行九度有奇星在日後三百四十九度有奇卽是在日前十五度二萬二千七百四十分。除伏逆見。〔集解〕盧文弨曰見上脫一字。三百四十日行六度伏復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與日合。〔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三百七十八度有奇星共行十二度有奇相減餘三百六十五度九千九十六分滿周天去之星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有二千一百六十三分行星十二度與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分通率日行九千四百一十五分之三百一十九。〔集解〕李銳曰以日度法通一終日及分得一千三百七十五萬五千三百一十五以等數一千四百六十一約之得九千四百一十五爲分母又以日度法通一終行度及分得四十六萬六千五十九以等數約之得三百一十九爲分子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後九度而見東方。〔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退四度相加得星在日後九度。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

六度。〔集解〕李銳曰。日共行十五度。星共退十度。相加。得在日後二十五度。留不行八日。〔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二十三度。星共退十度。相加。得星在日後三十三度。順日行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解集〕錢大昕曰。下行字衍。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集解〕李銳曰。日共行六十九度。置星行三十二度。以星共退十度減之。餘得星共行二十三度。以減日共行度。餘得星在日後四十六度。爲金去日極遠之數。而日行一度九十分度之十五。〔集解〕錢大昕曰。而下脫疾字。九十下脫一字。九十一日行百六度。〔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一百六十度。星共行一百二十九度。星在日後三十一度。益疾日行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九度。而晨伏東方。〔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二百五十一度。星共行二百四十二度。星在日後九度。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而與日合。〔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二百九十一度有奇。星共行二百九十二度有奇。星與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百八十一分。〔集解〕錢大昕曰。日下脫二字。行星如之。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在日前九度。而見西方。〔集解〕李銳曰。日行四十一度有奇。星行五十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前九度。見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一百三十二度有奇。星

共行一百六十三度有奇星在日前三十一度。微遲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二百二十三度有奇星共行二百六十九度有奇星在日前四十六度。而進。〔集解〕錢大昕曰進當作遲。惠棟曰進乾象歷作遲。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二百六十九度有奇星共行三百二度有奇星在日前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二百七十七度有奇星共行三百二度有奇星在日前二十五度。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方。〔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二百八十七度有奇星共行二百九十六度有奇星在日前九度。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集解〕錢大昕曰後當作復。李銳曰日共行二百九十二度有奇星共行二百九十二度有奇星與日合。金水晨合已後夕合已前其伏順留逆日度皆相等。凡三合一終。〔集解〕錢大昕曰三合當作再合。惠棟曰乾象歷作再合一終。李銳曰金水有晨合夕合故再合爲一終。五百八十四日有五百六十二分。〔集解〕李銳曰倍一合日及分得一終日及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集解〕李銳曰金水一終日及分與一終行度及分同故通率日行一度。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後十六度而見東方。見逆一日退一度。〔集解〕李銳曰日共行十度星共退八度星在日後十八度。留不行二日。〔集解〕李銳曰日共行十二度星共退八度星在日後二十度。旋順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二十一度星順逆行相消適盡星在日後二十一度爲水去日極遠之

數。而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後十六度。而晨伏東方。〔集解〕李銳曰。日共行四十一度。星行二十五度。星在日後十六度。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而與日合。〔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五十七度有奇。星共行五十七度有奇。星與日合。一合五十七日有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星如之。

水夕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三十六度有奇。星共行五十七度有奇。星在日前二十一度。而遲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集解〕李銳曰。日共行四十五度有奇。星共行六十五度有奇。星在日前二十度。留不行二日。〔集解〕李銳曰。日共行四十七度有奇。星共行六十五度有奇。星在日前十八度。逆〔集解〕錢大昕曰。逆上脫旋字。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集解〕李銳曰。日共行四十八度有奇。星共行六十四度有奇。星在日前十六度。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度。〔集解〕錢大昕曰。日度上脫二字。伏九日退七度而復合。〔集解〕李銳曰。日共行五十七度有奇。星共行五十七度有奇。星與日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有四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集解〕李銳曰。右五星步法也。

步術。吕步法伏日度分。〔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日及分。行二度及分是也。如星合日度餘。〔集解〕錢大昕曰。如當作加。惠棟曰。如、乾象歷作加。李銳曰。以日加日。以度加度。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也。〔集解〕惠棟曰。日下有及字。術分母乘之分。〔集解〕李銳曰。術當作行。行分母。如木順則五十八是也。之分。星見度餘也。日如度法而一分。〔集解〕惠棟曰。乾象曆。而作得。李銳曰。日如當作如日。於今有術。日度法爲所有率。行分母爲所求率。之分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得行分。不盡如法半吕上。〔集解〕盧文弨曰。法半當作半法。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集解〕李銳曰。木順則日加十一分是也。滿其母得一度。〔集解〕李銳曰。如木順則滿五十八得一度是也。逆順母不同。〔集解〕李銳曰。如木逆母七。順母五十八爲不同是也。吕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如一也。〔集解〕惠棟曰。乾象厤云。故分如母而一。當行分也。李銳曰。如木逆則七爲當行之母。五十八爲故母。其初不滿五十八者爲故分是也。亦今有術也。如、一而一也。而如古通。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書度。〔集解〕惠棟曰。乾象曆。書作盡。李銳曰。謂不以所在宿度書於術。經斗除如行母。四分具一。〔集解〕李銳曰。如木順經斗除一十五分。爲四分五十八之一是也。其分有損益。前後相放。〔集解〕惠棟曰。放、一作御。或作遇。見乾象曆。李銳曰。滿半以上。得一爲益。不滿半者棄之爲損。相放者。前益者後損之。前損者後益之。其吕赤道命度。進加退減之。其步吕黃道。〔集解〕李銳曰。以赤道宿度下進退數。進加退減。所命赤道度。卽黃道度也。日名〔集解〕李銳曰。題下文也。日當爲月。此下幷連上文。亦非。當改定提行。天正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冬至、大寒、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

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月令章句、孟春曰立春爲節。驚蟄爲中。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據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集解〕盧文弨曰。此十二月數與中氣不相當。志云置十二中以定月位。則應相當。乃明雨水爲正月中。乃四分法。月令章句所言。從古法也。李銳曰。冬至在其月。是名十一月。大寒在其月。是名十二月。若月無中氣。則其月無名。是爲閏月。先謙曰。李本改定月名爲一行。天正十一月與冬至平列。下至十月與小雪平列。各爲一行。

斗二十六 四分退一。〔集解〕李銳曰。四分一退二。先謙曰。官本一作二。　牛八　女十二 進二。〔集解〕李銳曰。進一。　虛十 進三。〔集解〕李銳曰。進二。　危十六 進二。〔集解〕李銳曰。當作十七。　室十六 進二。〔集解〕李銳曰。進三。　壁十 進二。〔集解〕李銳曰。壁十當作壁九。進二作進一。案此赤道度。即太初星距見於三統術者是也。自漢以後。相沿承用。至唐大衍術始改畢、觜、參、鬼四宿。後漢施行四分。未嘗改測。則二宿度數。不得與三統術異。今本作危十六、壁十者。與下文黃道度相涉而誤也。

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 〔集解〕先謙曰。官本此行低三格。下並同。

奎十六　婁十二 進二。〔集解〕惠棟曰。注二。北宋本作一。李銳曰。退一。　胃十四 進二。〔集解〕李銳曰。退一。　昴十一 進二。〔集解〕李銳曰。退二。盧文弨曰。北宋本進一。

畢十六 進二。〔集解〕李銳曰。退三。　觜二 退二。〔集解〕李銳曰。退三。　參九 退四。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 退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進一. 張十八 進一. 翼十八 進一.〔集解〕李銳曰.進二. 軫十七 進一.

南方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退一. 氐十五 退二. 房五 退三. 心五 退三. 尾十八 進三.〔集解〕李銳曰.退三. 箕十一 退三.

東方七十五度

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集解〕先謙曰.官本此行低一格.下同.〔集解〕李銳曰.右宿度下列進退數者.進退赤道度爲黃道度也.如求得日在赤道斗二十一度.以退二減之.則日在黃道斗十九度.又如求得日在赤道女二度.以進一加之.則日在黃道女三度.是也.求進退差法.四分術.冬至赤道在斗二十一.黃道在斗十九.是黃赤二道竝起牛前五度也.置五度爲赤道牛初距度端積度.累以赤道度牛八女十二之等加之.爲赤道二十八宿距度端積度.又置五度爲黃道牛初距度端積度.累以黃道度牛七女十一之等加之.爲黃道二十八宿距度端積度.以各宿黃赤二道距度端積度相減.餘爲進退差.赤道度多爲進.少爲退.列之如下.

二十八宿	赤道距度端積度	黃道距度端積度	進退差
牛	五.	五.	空.

女	十三.	十二.	進一.
虛	二十五.	二十三.	進二.
危	三十五.	三十三.	進二.
室	五十二.	四十九.	進三.
壁	六十八.	六十七.	進一.
奎	七十七.	七十七.	空.
婁	九十三.	九十四.	退一.
胃	一百五.	一百六.	退一.
昴	一百一十九.	一百二十一.	退二.
畢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三.	退三.
觜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九.	退三.
參	一百四十八.	一百五十二.	退四.
井	一百五十七.	一百六十.	退三.
鬼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	空.
柳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四.	空.
星	二百九.	二百八.	進一.
張	二百一十六.	二百一十五.	進一.
翼	二百三十四.	二百三十二.	進二.

軫	二百五十二.	二百五十一.	進一.
角	二百六十九.	二百六十九.	空.
亢	二百八十一.	二百八十二.	退一.
氐	二百九十.	二百九十二.	退二.
房	三百五.	三百八.	退三.
心	三百一十.	三百一十三.	退三.
尾	三百一十五.	三百一十八.	退三.
箕	三百三十三.	三百三十六.	退三.
斗	三百四十四.	三百四十六.	退二.

斗二十四 進一.〔集解〕李銳曰四分一. 牛七 女十一 虛十 危十六 室十八 壁十

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

奎十七 婁十二〔集解〕惠棟曰.北宋本二作一. 胃十五 昴十二 畢十六 觜三 參八

西方八十三度

井三十　鬼四　柳十四　星七　張十七　翼十九　軫十八

南方百九度

角十三　亢十　氐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

東方七十七度

右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

黃道去極。日景之生。據儀表也。〔集解〕李銳曰。黃道去極據儀。日景據表。漏刻之生。以去極遠近差。乘節氣之差。如遠近而差一刻。以相增損。〔集解〕李銳曰。去極遠近差者。其氣去極度與前氣去極度相減之餘也。節氣之差。若冬夏二至之刻差二十刻也。遠近者。極遠極近相減之餘。冬夏二至之去極差四十八度也。以其氣去極差乘二十刻。如四十八度而一。得其氣漏刻差。冬至後晝。夏至後夜。以其氣漏刻差。增前氣漏刻。得其氣漏刻。冬至後夜。夏至後晝。以其氣漏刻差。損前氣漏刻。得其氣漏刻。昏明之生。以天度乘晝漏。夜漏減之。三百而一。〔集解〕李銳曰。夜漏減三百而一。當作夜漏減之二百而一。爲定度。以減天度。餘爲明。加定度一爲昏。其餘四之。如法爲少。〔集解〕李銳曰。此下當有二爲半。三

爲太六字。不盡三之。如法爲強。餘半法已上已成強。強三爲少。少四爲度。其強二爲少弱也。〔集解〕李銳曰。案星從天而西。日行一周天。當漏刻一百。其自明至中。自中至昏。皆當晝漏之半。以天度乘晝漏。卽如以天度乘半晝漏之倍數。故亦倍百刻爲二百除之。所得爲昏時日所在距中之度。以減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餘爲明時日所在距中之度。而日行自夜半至昏明。又自有行分。今昏明星度。並從夜半日所在起算。須以日行自夜半至明至昏之行分。加昏明時日所在距中之度。爲昏明中星度。定度旣以二百爲法。則夜漏卽爲日行自夜半至明之行分。以夜漏減二百餘。卽爲日行自夜半至昏之行分。爲術。當以夜漏加明時日所在距中之度。爲明中星度。以夜漏減二百。餘以加昏時日所在距中之度。爲昏中星度。緣此定度。中先減去夜漏。則以之轉減天度。卽少減一夜漏。更不須加。故所餘卽爲明中星度。又此定度。先減夜漏而後加一度。卽如以夜漏減二百之餘加之。故加定度一。爲昏中星度。幷昏明中星度。得三百六十六度二十五分。多於周天一度。所多一度。卽日所行也。凡四分之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大。三分少之一爲強。二爲少弱。通而言之。十二分之一爲強。二爲少弱。三爲少。四爲少強。五爲半弱。六爲半。七爲半強。八爲大弱。九爲大。十爲大強。十一爲□弱。

又曰。日度餘爲少強。而各加焉。張衡渾儀曰。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集解〕盧文弨曰。御覽無渾字。分上有九字。是。）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曆景去極之法。以爲率也。（〔集解〕盧文弨曰。御覽夏下有至字。曆作晷。是。）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盡赤道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誠椓之爲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爲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篾之半際夕多黃赤道幾也。（〔集解〕盧文弨曰。夕字衍。）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

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爲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以篾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黃道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而度猶退者。（〔集解〕盧文弨曰。猶下當有云字。）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重廣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爲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曆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集解〕李銳曰。日度餘者。二十四氣日所在度餘也。日所在度下分。以三十二爲母。今昏明中星度餘。既命爲少強。故亦以日所在度下分。變從少強而并之。

二十四氣。〔集解〕先謙曰。此下汲古本冬至等二十四氣居第一格。日所在二十八宿若干度第二。（日所在三字不復出。以下黃道去極等並同。）黃道去極若干度弟三。晷景丈尺弟四。晝漏刻弟五。夜漏刻弟六。昏中星弟七。旦中星弟八。以次旁。測綴。劉注。官本則冬至等二十四氣。各頂格爲一行。日所在黃道去極二行。晷景、晝漏刻。夜漏刻三行。昏中星、旦中星四行。竝低一格中空無定格。兹式依汲古。則加注不便。改做官本。二十四氣各自擡行日所在以次蟬聯而下。各空一格。字之大小一依李本。仍揭二本舊式。俾後有攷。

冬至。月令章句曰。冬至之爲極有三意焉。晝漏極短。去極極遠。晷景極長。極者至而還之辭也。

日所在斗二十度百一十分八分退二。〔集解〕錢大昕曰。斗二十度百一十分八分。當作二十一度八分。因下有百一十五之文而重出耳。此以三十二爲度法。分滿法卽進爲度。無有過三十一分者。　黃道去極百一十五度。　晷景丈三尺。　晝漏刻四十五。　夜漏刻五十五。　昏中星奎六。弱。　旦中星亢二。少強。退一。月令章句曰。中星當中而不中。日行遲也。未當中而中。日行疾也。

小寒

日所在女二度七分進二。〔集解〕先謙曰。李本作進一。　黃道去極百一十三。強。　晷景丈二尺三寸。　晝漏刻四十五。八分。　夜漏刻五十四。二分。　昏中星婁六半強。退一。　旦中星氐七少弱。退二。

大寒

日所在虛五度十四分進二。　黃道去極百一十一。大弱。〔集解〕先謙曰。李本作百一十。　晷景丈一尺。　晝漏刻四十六。八分。

夜漏刻五十三二分。〔集解〕先謙曰李本誤八分。　昏中星胃十一半強。退一。　旦中星心半。退三。〔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心二半。盧文弨曰。案宋志與此同若改作心二半。則小寒氐七與此爲十六度。此距立春尾七止十度。疏數相縣矣。二字不當增。先謙曰李本仍作半退三。

立春

日所在危七度二十一分進二。〔集解〕錢大昕曰。七當作十。先謙曰李本作十度。　黃道去極百六少弱。〔集解〕先謙曰李本作少強。　晷景九尺六寸。

晝漏刻四十八六分。　夜漏刻五十一四分。　昏中星畢五。少弱。退三〔集解〕先謙曰宦本弱作強。　旦中星尾七半弱。退三。

雨水

日所在室八度二十八分退三。〔集解〕錢大昕曰。八度當作九度。先謙曰李本作八度。退作進。　黃道去極百一。強。　晷景七尺九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八分。　夜漏刻四十九二分。　昏中星參六半弱。退四。〔集解〕先謙曰李本作參五。　旦中星箕六。大弱。退三。〔集解〕先謙曰。李本無六字。

驚蟄

日所在壁八度三分。進一。（集解）錢大昕曰。入當作九。先謙曰。李本作入。　黃道去極九十五。強。　晷景六尺五寸。（集解）惠棟曰。北宋本寸下有五分字。

晝漏刻五十三三分。　夜漏刻四十六七分。　昏中星井十七。少弱。退三。（集解）先謙曰。李本作井十一。　旦中星斗。少。退二。

春分

日所在奎十四度十分。　黃道去極八十九。少強。（集解）先謙曰。李本無少字。　晷景五尺二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五八分。

夜漏刻四十四二分。　昏中星鬼四。　旦中星斗十一。強。退二。（集解）惠棟曰。北宋本強作弱。先謙曰。李本作弱。

清明

日所在胃一度十七分。退二。（集解）先謙曰。李本作退一。　黃道去極八十三。少弱。　晷景四尺一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八三分。

夜漏刻四十一七分。　昏中星星四。大進。（集解）先謙曰。李本進下有一字。　旦中星斗二十一半。退二。

穀雨

日所在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黃道去極七十七。大強。晷景三尺二寸。晝漏刻六十五分。夜漏刻三十九。五分。昏中星張十七。進一。〔集解〕先謙曰官本作進二李本作大進一。旦中星牛六。半。〔集解〕先謙曰官本牛作斗。

立夏

日所在畢六度三十一分退三。〔集解〕先謙曰官本六作八。黃道去極七十三。少弱。晷景二尺五寸二分。晝漏刻六十二四分。夜漏刻三十七。六分。昏中星翼十七。大進二。旦中星女十。少弱一。〔集解〕先謙曰李本弱作進。

小滿

日所在參四度六分退四。黃道去極六十九。大弱。晷景尺九寸八分。〔集解〕先謙曰李本作九分。晝漏刻六十三九分。夜漏刻三十六一分。昏中星角六。弱。〔集解〕先謙曰李六作大小字。旦中星危。大弱進二。

芒種

日所在井十度十三分。退三。 黃道去極六十七。少弱。 晷景尺六寸八分。 晝漏刻六十四九分。 夜漏刻三十五一分。 昏中星亢五。大。退一。 旦中星危十四。強。進二。

夏至 月令章句曰。夏至之爲極。有三意焉。晝漏極長。去極極近。晷景極短。

日所在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退三。 黃道去極六十七。強。 晷景尺五寸。 晝漏刻六十五。 夜漏刻三十五。 昏中星氐十二。少弱。退二。 旦中星室十二。少弱。退三。〔集解〕惠棟曰。北宋本三作二。先謙曰。李本作進三。

小暑

日所在柳三度二十七分。 黃道去極六十七。大強。 晷景尺七寸。 晝漏刻六十四七分。 夜漏刻三十五三分。 昏中星尾一。大強。退三。 旦中星奎二。大強。

大暑

日所在星四度（三分進二。〔集解〕錢大昕曰，三當作二。先謙曰，李本作二分進一。）黃道去極七十。晷景二尺。晝漏刻六十三（八分。）夜漏刻三十六（二分。）昏中星尾十五（半弱退三。）旦中星婁三。（大退一。）

立秋

日所在張十二度（九分進一。）黃道去極七十三（半強。）晷景二尺五寸五分。晝漏刻六十二（三分。〔集解〕惠棟曰，北宋本三作二。）夜漏刻三十七（七分。〔集解〕惠棟曰，北宋本七作八。）昏中星箕九。（大強退二。〔集解〕先謙曰，官本、李本作退三。）旦中星胃九。（大弱退二。〔集解〕先謙曰，官本弱作強。李本作退一。）

處暑

日所在翼九度（十六分退二。〔集解〕先謙曰，李本作進一。）黃道去極七十八（半強。）晷景三尺三寸三分。晝漏刻六十（二分。）

夜漏刻三十九八分. 昏中星斗十.少退.(集解)先謙曰.李本作少退二. 日中星畢三.大退三.

白露

日所在軫六度二十三分退一.(集解)先謙曰李本作進一. 黃道去極八十四.少強. 晷景四尺三寸五分.(集解)惠棟曰.北宋本三作二. 晝漏刻五十七.八分. 夜漏刻四十二.二分. 昏中星斗二十一.強退一.(集解)先謙曰.李本作退二. 日中星參五.半弱退四.

秋分

日所在角四度三十分.(集解)惠棟曰.北宋本四作五. 黃道去極九十.半強. 晷景五尺五寸.(集解)惠棟曰.北宋本寸下有二分字. 晝漏刻五十五.二分. 夜漏刻四十四.八分. 昏中星牛五.少. 日中星井十六.少強退三.(集解)先謙曰.官本作退二.

寒露

日所在亢八度五分退三.(集解)先謙曰.李本作退一. 黃道去極九十六.少強.(集解)先謙曰.李本作大強. 晷景六尺八寸五分. 晝漏

刻五十二六分。　夜漏刻四十七四分。　昏中星女七大進一。　旦中星鬼三少強。

霜降　日所在氐十四度十三分退二。〔集解〕錢大昕曰三當作二。先謙曰李本作十二分。　黃道去極百二少強。　晷景八尺四寸。　晝漏刻五十三分。　夜漏刻四十九七分。〔集解〕先謙曰官本誤十分。　昏中星虛六大進一。〔集解〕先謙曰李本作進二。　旦中星星三大強。進一。

立冬　日所在房四度十九分退三。〔集解〕惠棟曰北宋本房作尾。先謙曰李本作尾。　黃道去極百七少強。　晷景丈四寸二分。　晝漏刻四十八二分。　夜漏刻五十一八分。　昏中星危八強進二。　旦中星張十五大強。〔集解〕先謙曰官本李本多進一二字。惠棟云北宋本一作二。

小雪　日所在箕一度二十六分退三。　黃道去極百一十一弱。　晷景丈一尺四寸。　晝漏刻四十六七分　夜漏刻

五十三三分。昏中星室二半強。進三（集解）惠棟曰北宋本二作三。先謙曰官本作進二李本室二作室三旦中星翼十五。大強。進二。

大雪

日所在斗六度一分退三（集解）先謙曰李本作退二黃道去極百一十三。大強。晷景丈二尺五寸六分。晝漏刻四十五五分。夜漏刻五十四五分。昏中星壁半強。進一。旦中星軫十五。少強進一（集解）先謙曰李本作少弱

易緯所稱晷景長短。不與相應。今列之于後。并至與不至各有所候。以參廣異同。冬至晷長一丈三尺。當至不至。則旱多溫病。未當至而至。則多病暴逆心痛。應在夏至。小寒晷長一丈二尺四分。當至不至。先小旱後小水。丈夫多病喉痺。未當至而至。多病身熱。來年麻不爲耳（集解）先謙曰官本二尺作一尺。爲作熱。下同。盧文弨云別本俱改熱非。下耳字疑衍）大寒晷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先大旱後大水。麥不成。病厥逆。未當至而至。多病上氣嗌腫。立春晷長一丈一寸六分。當至不至。兵起。麥不成。民疲瘵。未當至而至。多病熛疾疫（集解）先謙曰官本疫作瘦）雨水晷長九尺一寸六分。當至不至。早麥不成。多病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嗌。驚蟄晷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則霧稚禾不成。老人多病嚏。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脛腫。春分晷長七尺二寸四分。當至不至。先旱後水。歲惡米不成。多病耳痒。清明晷長六尺二寸八分。當至不至。菽豆不熟。多病嚏、振寒、洞泄。未當至而至。多溫病暴死。穀雨晷長五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爲。多病疾瘧振寒霍亂。未當至而至。老人多病氣腫。立夏晷長四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旱五穀傷。牛畜疾。未當至而至。多病頭痛、腫嗌、喉痺。小滿晷長三尺四寸。當至不至。凶言國有大喪。先水後旱。多病筋急、痺痛。未當至而至。多病嗌腫。芒種晷長二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凶言國有狂令。未當至而至。多病厥眩頭痛。夏至晷長一尺四

寸八分。當至不至。國有大殃旱陰陽並傷。草木夏落。有大寒。未當至而至。病眉腫。　小暑晷長二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前小水。後小旱有兵多病泄注、腹痛未當至而至病臚腫（〔集解〕盧文弨曰臚膚同）　大暑晷長三尺四寸。當至不至。外兵作。來年飢多病筋痺、胸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脛痛、惡氣。　立秋晷長四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暴風爲災。來年黍不爲。未當至而至。多病咳、上氣、咽腫。處暑晷長五尺三寸二分。當至不至。國多浮令兵起。來年麥不爲。未當至而至病脹耳熱不出行。　白露晷長六尺二寸八分。當至不至。多病痤疽、泄。未當至而至。多病水腹、閉、疝瘕。　秋分晷長七尺二寸四分。當至不至。草木復榮。多病溫、悲、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胸鬲痛。　寒露晷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來年穀不成。六畜鳥獸被殃。多病疝瘕、腰痛。未當至而至。多病疚熱中。（〔集解〕盧文弨曰疚疹同。）　霜降晷長九尺一寸六分。當至不至。萬物大耗。年多大風。人病腰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胸脅支滿。　立冬晷長□丈一寸二分。當至不至。地氣不藏。來年立夏反寒。早旱晚水。萬物不成。未當至而至。多病臂掌痛。　小雪晷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來年蠶麥不成。多病腳腕痛。未當至而至。亦爲多肘腋痛。　大雪晷長一丈二尺四分。當至不至。溫氣泄。夏蝗蟲生。大水。多病少氣。五疸。水腫。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痛。應在芒種。（〔集解〕先謙曰疸同癉。黃病。）　月令章句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每次三十二度三十二分之十四。（〔集解〕錢大昕曰。當云三十度三十二分之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　自危十度至壁八度。（〔集解〕錢大昕曰。八當作九。下文自壁八度至胃一度同。）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集解〕錢大昕曰。此以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依古法也。四分術。以雨水爲正月中。先謙曰。官本驚蟄作雨水。下雨水作驚蟄。）衞之分野。　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　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集解〕盧文弨曰。清明穀雨當互易。）趙之分野。　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晉之分野。　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秦之分野。　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周之分野。　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楚之分野。　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鄭之分野。　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宋之分野。　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燕之分

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越之分野。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齊之分野。蔡邕分星次度數與皇甫謐不同兼明氣節所在故載焉。謐所列在郡國志。〔集解〕李鋭曰右二十四氣求日所在法冬至積度空。累加十五度七分。分滿中法三十二從度列爲二十四氣日所在積度分。命其氣日所在積度分加二十一度八分。數從斗初起。赤道宿次除之。經斗去八分算外得其氣日所在宿度及分。如小寒日所在積度十五分七。加二十一度八分。得三十六度十五分。數從斗初起。經斗去八分。其度下分餘七。赤道宿次除之。餘二度不滿女宿。得小寒日所在女二度七分也。它皆倣此。

二十四氣	日所在積度分
冬至	空。
小寒	十五度七分。
大寒	三十度十四分。
立春	四十五度二十一分。
雨水	六十度二十八分。
驚蟄	七十六度三分。
春分	九十一度十分。
清明	一百六度十七分。
穀雨	一百二十一度二十四分。
立夏	一百三十六度三十一分。

小滿	一百五十二度六分。
芒種	一百六十七度十三分。
夏至	一百八十二度二十分。
小暑	一百九十七度二十七分。
大暑	二百一十三度二分。
立秋	二百二十八度九分。
處暑	二百四十三度十六分。
白露	二百五十八度二十三分。
秋分	二百七十三度三十分。
寒露	二百八十九度五分。
霜降	三百四度十二分。
立冬	三百一十九度十九分。
小雪	三百三十四度二十六分。
大雪	三百五十度一分。

求漏刻法。置二十四氣黃道去極度及少強。先以少強通爲分。強爲一分。少弱爲二分。少爲三分。少強爲四分。半弱爲五分。半爲六分。半強爲七分。大弱爲八分。大爲九分。大強爲十分。弱則去度一爲十一分。爲黃道去極度分。又以其氣黃道去極度分與前去黃道去極度分相減。餘爲去極遠近差。置去極遠近差。以分母十二通分內子。以二至刻差二十四約之。得五。乘之爲實。亦以十二通二至去極差四十八度得五百七十六。亦四約之得一百四十四爲法。法除實得其氣漏刻差。冬至後以其氣漏刻差加前氣晝漏刻得其氣

晝漏刻。以減百刻。餘爲夜漏刻。夏至後。以其氣漏刻差。減前氣晝漏刻。餘爲其氣晝漏刻。以減百刻。餘爲夜漏刻。如小寒黃道去極一百一十三度一分。以減冬至黃道去極一百一十五度。餘一度十一分。爲小寒去極差。以十二通一度。得一十二、內十一分。共得二十三。以五乘之。得一百一十五爲實。以法一百四十四除之。不滿法退除。得八分。卽小寒漏刻差也。以漏刻差八分。加冬至晝漏刻四十五。得四十五八分。爲小寒晝漏刻。以減百刻。餘五十四二分。爲小寒夜漏刻。凡冬至後、夏至前各氣。皆倣此。又如小暑黃道去極六十七度十分。以夏至黃道去極六十七度一分。減之。餘九分。爲小暑去極差。以五乘之。得四十五爲實。以法百四十四除之。得三分。卽小暑漏刻差也。以漏刻差三分。減夏至晝漏刻六十五。餘六十四七分。爲小暑晝漏刻。以減百刻。餘三十五三分。爲小暑夜漏刻。凡夏至後、冬至前各氣。皆倣此。

二十四氣	黃道去極度分	去極差	漏刻差
冬至	一百一十五度空分。	空。	空。
小寒	一百一十三度一分。	一度一十一分。	空刻八分。
大寒	一百一十度八分。	二度五分。	一刻空分。
立春	一百六度四分。	四度四分。	一刻八分。
雨水	一百一度一分。	五度三分。	二刻二分。
驚蟄	九十五度一分。	六度空分。	二刻五分。
春分	八十九度一分。	六度空分。	二刻五分。
清明	八十三度二分。	五度一十一分。	二刻五分。

穀雨	七十七度十分.	五度四分.	二刻二分.
立夏	七十三度二分.	四度八分.	一刻九分.
小滿	六十九度八分.	三度六分.	一刻五分.
芒種	六十七度二分.	二度六分.	一刻空分.
夏至	六十七度一分.	空.	空.
小暑	六十七度十分.	空度九分.	空刻三分.
大暑	七十度空分.	二度二分.	空刻九分.
立秋	七十三度七分.	三度七分.	一刻五分.
處暑	七十八度七分.	五度空分.	二刻一分.
白露	八十四度四分.	五度九分.	二刻四分.
秋分	九十度七分.	六度三分.	二刻六分.
寒露	九十六度十分.	六度三分.	二刻六分.
霜降	一百二度四分.	五度六分.	二刻三分.
立冬	一百七度四分.	五度空分.	二刻一分.
小雪	一百一十度一十分.	三度七分.	一刻五分.
大雪	一百一十三度十分.	二度一十一分.	一刻一分.

求昏旦中星法.置前二十四氣日所在積度分.以十二乘其分.三十二而一.即其分.以十二爲母.亦列爲二十四氣積度分.又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乘其氣晝漏刻及分得數.以其氣夜漏刻及分減之.餘爲實.以二百爲法.法除實所得爲定度.不盡退除之

爲分。以減周天度及分。餘爲其氣旦中星積度及分。又置定度及分加一度。所得爲其氣昏中星積度及分。昏明積度下分各以十二乘之。百除爲分。此分亦以十二爲母。各列之爲二十四氣昏旦中星積度及分。置其氣昏旦中星積度分。與其氣日所在積度分相加。又加二十一度三分。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分去之。數從斗初起。以赤道宿次除之。經斗除三分。算外得其氣昏旦中星宿度。其度下分。以少半大強弱命之。如冬至晝漏刻四十五。以天度三百六十五二十五分乘之。得一萬六千四百三十六度二十五分。以冬至漏刻五十五減之。餘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度二十五分爲實。以法二百除之。得八十一度九十一分爲定度。以減天度。餘二百八十三度三十四分。以十二乘三十四分。得四百八分。以百除之。得四分。共得二百八十三度四分。爲明中星積度分。又置定度加一度。得八十二度九十一分。以十二乘九十一分。得一千九十二分。以百除之。得一十一分。共得八十二度一十一分。爲昏中星積度分。置昏中星積度八十二度十一分。與日所在積度分相加。緣冬至積度。空無所加。卽以二十一度三分加之。得一百四度二分。數從斗初起。經斗去三分。其度下得餘十一。赤道宿次除之。餘五度。不滿奎宿。其度下十一分。卽加一度。命爲弱。得冬至昏中星奎六弱也。置明中星積度二百八十三度四分。加二十一度三分。得三百四度七分。數從斗初起。經斗去三分。其度下分餘四。赤道宿次除之。餘二度。不滿亢宿。其度下分四。命爲少強。得冬至旦中星亢二少強也。餘皆倣此。

二十四氣	日所在積度分	昏中星度分	旦中星度分
冬至	空。	八十二度十一分。	二百八十三度四分。
小寒	十五度三分。	八十四度四分。	二百八十一度十一分。
大寒	三十度五分。	八十六度二分。	二百八十度一分。
立春	四十五度八分。	八十九度六分。	二百七十六度九分。

雨水	六十度十一分.	九十三度六分.	二百七十二度九分.
驚蟄	七十六度一分.	九十八度一分.	二百六十八度二分.
春分	九十一度四分.	一百二度八分.	二百六十三度七分.
清明	一百六度六分.	一百七度三分.	二百五十九度.
穀雨	一百二十一度九分.	一百一十一度三分.	二百五十五度.
立夏	一百三十七度.	一百一十四度九分.	二百五十一度六分.
小滿	一百五十二度二分.	一百一十七度六分.	二百四十八度九分.
芒種	一百六十七度五分.	一百一十九度四分.	二百四十六度十一分.
夏至	一百八十二度八分.	一百一十九度六分.	二百四十六度九分.
小暑	一百九十七度十分.	一百一十九度.	二百四十七度三分.
大暑	二百一十三度一分.	一百一十七度四分.	二百四十八度十一分.
立秋	二百二十八度三分.	一百一十四度七分.	二百五十一度八分.
處暑	二百四十三度六分.	一百一十度九分.	二百五十五度六分.
白露	二百五十八度九分.	一百六度四分.	二百五十九度十一分.
秋分	二百七十三度十一分.	一百一度七分.	二百六十四度八分.
寒露	二百八十九度二分.	九十六度十分.	二百六十九度五分.
霜降	三百四度五分.	九十二度七分.	二百七十三度八分.
立冬	三百一十九度七分.	八十八度九分.	二百七十七度六分.

小雪	三百三十四度十分。	八十六度。	二百八十度三分。
大雪	三百五十度。	八十三度十分。	二百八十二度五分。

其晷景一行。無數可校。今案祖沖之術。二至晷景與此同。其至前後各氣晷景。以此至前後晷景。兩兩相加。折半得之。如此術。大雪景丈二尺五寸六分。小寒景丈二尺三寸。相加半之。得沖之術大雪小寒景一丈二尺四寸三分是也。覆檢此文。惟立冬一氣不合。案祖沖之稱四分志立冬中景長一丈。立春中景九尺六寸。相加半之。得九尺八寸。與沖之術立春立冬景正合。然則此文立冬晷景丈四寸二分。誤衍四寸二分四字耳。

中星以日所在為正。日行四歲乃終。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之如法為少。大餘不盡三之如法為強弱。以減節氣昏明中星而各定矣。〔集解〕李銳曰。節氣昏明中星。上所列昏旦中星是也。昏旦中星宿度。並為節氣加時在夜半之數。若節氣加時在夜半後。卽須減之為定。如冬至有小餘四分一。則夜半日所在。尚未到斗二十一度八分。而在斗二十一度。其昏中星尚未到奎六弱。而在奎五大弱。明中星尚未到亢二少強。而在亢二強也。以小餘變從少大強弱。令可相減。強正弱直也。〔集解〕李銳曰。直當作負。負猶背也。其強弱相減。同名相去。異名從之。〔集解〕李銳曰。如以強減少強為少。以弱減少弱亦為少。故曰同名相去。如以強減少弱為強。以弱減少強為半弱。故曰異名從之。從強進少為弱。〔集解〕李銳曰。以強加強為少弱也。從弱退少而強。〔集解〕李銳曰。以強減少弱為強也。從上元太歲在庚辰以來。盡熹平三年。歲在甲寅。積九千四百五十五歲也。宋世治曆何承天曰。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弊。是以多歷年歲。猶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讖緯。遂關治亂。此之為弊。亦以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

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惑其說。採為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於漢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為曆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歟。元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而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曆。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集解〕惠棟曰。宋書志云。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丞韓翊。以為乾象曆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一千二百五為斗分。案紀法即甸周。甲子至癸亥是也。斗分即歲餘。古曆起於斗。終於斗。錢大昕曰。四分術本以漢文帝後三年庚辰歲為元。在熹平甲寅前三百三十五年。又追上兩元。計九千一百二十歲。以為上元。距開闢之始二百七十五萬一千二百歲也。四分術以章帝元和二年施行。在熹平甲寅前九十年。此算積年乃及熹平者。蓋劉洪撰記時附益之。李銳曰。案章帝施行四分月食。以河平癸巳為元。至光和三年。始用宗誠月食術。月食五星之元。蓋其時所定。光和三年在熹平甲寅後六年。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尙矣。乃有皇犧。皇犧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歷載彌久。暨於黃帝。班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曆數。天難諶斯。是㠯五三。迄於來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集解〕盧文弨曰。故上屬為句。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集解〕錢大昕曰。唐一行日度議引洪範傳云。曆紀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則顓頊亦用甲寅。與此志異。然日度議又云。魯宣公十五年。顓頊弟十三蔀首。以丁巳平旦立春。則顓頊曆元在春秋前七百八十四年。正是乙卯歲。殷祖辛之元祀也。術家皆上追開闢。此獨始於殷代。故云斷取近距。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集解〕錢大昕曰。案前志載殷曆云。成湯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終六蔀首。當周公五年正月戊午朔旦冬至。又竟十四蔀。至漢元帝初元二年。復為紀首。初元二年。歲在

甲戌朔前一紀首乃甲寅歲也。周用丁巳。〔集解〕錢大昕曰李淳風說周曆上元丁巳至魯僖公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較元命包所說開闢至獲麟之歲少五十七算。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集解〕錢大昕曰唐一行日度議云顓頊曆上元甲寅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在艮維之首蓋重黎受職於顓頊帝堯復其子孫俾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曆也湯作殷曆更以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節者皆當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爲秦法更攷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爲上元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集解〕盧文弨曰世當作卅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闊徵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集解〕錢大昕曰三當作四。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爲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集解〕錢大昕曰自開闢至漢文帝後三年積二百七十六萬三百二十算以元法收之得六百有五其餘一千五百二十恰滿一紀之數。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其元効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爲算述敍三光。〔集解〕錢大昕曰此卷首千餘言述推步之原精微簡要非洪不能作後之步天者宜寶之先謙曰官本述作近。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

數略舉。是呂集錄爲上下篇。放續前志。呂備一家。

蔡邕戍邊上章曰。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叔父故衞尉質時爲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集解）惠棟曰。集目作陛。竟作由。好作外。）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雒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鞫。（集解）惠棟曰。集讀作續。小司寇讀書則用法。注。鄭司農云。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賈疏。鞫謂劾囚之要辭。讀已乃論罪也。）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集解）盧文弨曰。脫邕爲二字。）郡縣促遣。偏於吏手。（集解）惠棟曰。偏集作追。）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罪。（集解）先謙曰。官本罪作謝。）但（集解）盧文弨曰。脫懷字。）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集解）盧文弨曰。脫與臣二字。）雖未備悉。初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集解）惠棟曰。集無此四字。有其字。）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舊注。（集解）盧文弨曰。師當爲史。）攷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集解）盧文弨曰。脫度數二字。）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集解）惠棟曰。集遂作逐。）臣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慺慺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集解）盧文弨曰。違望一作自達。）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集解）盧文弨曰。言四當作意西。）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

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顯踏。（〔集解〕惠棟曰。謹。集作恐。）科條諸志。臣欲制刪定者一。（〔集解〕盧文弨曰。制字衍。）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集解〕惠棟曰。三集作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集解〕盧文弨曰。奏當作奉。）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幷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情。（〔集解〕惠棟曰。散、集作瀝。）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羣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國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其所論志。志家未以成書。如有異同。今隨事注之於本志也。

贊曰。象因物生。數本杪曶。律均前起。準調後發。該覈衡琁。檢會日月。

續漢志集解第三校補

律曆志下。相與爲衡。集解盧文弨曰。衡疑衝。下望衡同。王正樞曰。作衡是也。謂日月相距。兩邊平均。

贏朒無方。官本贏作嬴。古字通用。

日有光道。官本考證曰。光、監本作九。依宋本改。是毛本與宋本合也。齊召南曰。按黃道居中曰光道。前書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此光道之明文也。

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爲歲之日數。集解錢大昕曰。度字衍。案下既云日日行一度。亦爲天度。是度數本即日數。度字不爲衍。

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集解惠棟曰。至故復則不望。王正樞曰。言厤於元法之外。加災歲五十七。此言陰陽災變者所主也。惠氏引易說以明之。取存舊說。究之日分月分。何能歸一。今案前志云。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故有經歲災歲之別。孟康所謂經歲從百六終陽三也。得災歲五十七。合爲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是矣。本志以三紀爲一元。則是不用前志說也。即韓子謂元中有厄。厄亦止論元中。不必別加災歲。惠氏洵可不補。惟前漢言厤。牽於災變。後漢言厤。蔽於讖緯。其失則同。

入月日二十六。王正樞曰。六當改七。近粵刻本已改。柳從辰曰。此據李銳氏所得入月日數。當作二十七也。惟古本字均作六。無作七者。

穀雨至旦中星牛六。集解先謙曰。官本牛作斗。柳從辰曰。以度數推之作斗非。附注多病蘉。柳從辰曰。蘉音蔑。一作矒。說文目眵也。廣韻目赤也。官本注作蘉。从臣乃譌字。今案釋名釋疾病。目眥傷赤曰䁾。䁾、末也。創在兩目末也。芒種晷長二尺四寸四分。官本注。種誤腫。病脹耳熱不出行。官本注。熱誤熱。多病疢熱中。官本注。熱亦誤熱。立冬晷長丈一寸二分。案此注引易緯。凡丈皆作一丈。此獨無一字。係誤脫。多病少氣。五疸、水腫。疸字原殘與疽無別。已正。官本注不誤。案說文疸、黃病也。據方書有穀疸、酒疸、勞疸等五名。是曰五疸。前書嚴助傳。南方暑溼。近夏癉熱。顏注。癉、黃病。音丁幹反。與疸音義並同。說文無癉字。是疸同癉矣。謂之豕韋之次。官本注。韋誤掌。

是吕集錄爲上下篇。放續前志。吕備一家。據此則續漢律厤志原僅上下二篇。今爲三篇。乃剟令加注時所分。蓋即就上篇分出中篇。故中篇之起。其文別無提敘。注不責臣罪。集解先謙曰。官本罪作謝。王正樞曰。邕集作謝。但愚心有所不竟。集解但下盧文弨曰。脫懷字。王正樞曰。邕集有懷字。二十年之思。官本注。思或作恩。具以狀聞。官本注。聞或誤間。謹先顛踣。集解惠棟曰。謹、集作恐。王正樞曰。本書邕傳注亦引作謹。謹字是。臣欲制删定者一。集解盧文弨曰。制字衍。王正樞曰。邕集無制字。本奏詔書。集解盧文弨曰。奏當作奉。王正樞曰。奏字是。今案本奏詔書者。邕等原奏所陳已奉有詔書者也。邕傳注亦引作奏。自非誤字。

禮儀志上第四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禖　養老　先蠶　祓禊

梁　剡令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夫威儀所吕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愼哉。故記施行威儀。吕爲禮儀志。謝承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爲志。譙周後改定。以爲禮儀志。〔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謝承作謝沈。案祭祀志注說志名。亦引謝沈書。作沈是。黃山曰。邕志卽意見祭祀志注。昭序言續書八志。儀祀得於往制。蓋卽本周所改定。並其名因之。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諸儒或云周禮爲禮儀。儀禮爲威儀。或云儀禮爲禮儀。戴記爲威儀。而以禮儀爲專指經禮則同。詳本志曰如禮曰如儀。乃合禮與儀併名之。初不依經指。禮運。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左襄三十一年傳。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志亦剌取經文。別自爲說。馬、班、陳、范無此蹈襲。亦必非邕志所有矣。漢志屬有吉凶事。輒詔太常具禮儀。殆卽周所依據乎。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麻。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吕祭日。日有變。割羊吕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皁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袜。吕行禮。如故事。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縈之也。何休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

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縈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士地別神也尊之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決疑要注曰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日有變伐鼓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已下皆持劍立其戶前衞尉卿驅馳繞宮察巡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集解〕惠棟曰沈約云晉時史官答詔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于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攷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絳領袖緣絳疑作緣晉志引漢儀作緣絳袴袜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著絳袴袜又注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更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原注有闕誤從宋志校正徐廣云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對朝服示威武也又注巡察守備宋書禮志作伺察守備黃山曰宋書禮志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麻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奉以先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杜佑通典云讀時令非古制也自東漢始焉其後因而沿襲凡言時者謂四時耳案漢制大暑讀令明著爲五時通典亦載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前後但見讀四時令服黃之時獨闕高堂隆謂土旺四季其令隨時故無服黃之令杜云斯則魏代不讀大暑令矣是則本五時省爲四時耳但通事既言前後皆不見服黃之令則漢末已省讀不始於魏也此志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麻見讀其令又可知初制本按月讀之寖久遞減宋禮志乃改爲每歲上其年麻則於下文言朔前後者不符開元禮皇帝讀五時令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月令承以宣告此并三月爲一時讀之雖名月令非每月朔旦上之蓋卽沿魏以來故事至志言有司、尚書、侍郎見讀其令卽唐尚書之先讀令矣郊特牲祭義皆言郊之祭主日魏文帝詔漢代不拜日於東郊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祭祀志建武二年立大社稷洛陽二月八日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是則志所云朔前後二日牽羊酒至社祭日亦有司自爲之非國家典制志因漢制亡闕姑就有司之事存其大略故前言有司後言執事也後漢尚書六百石與尚書令殊侍郎四百石見百官志皆有司之官宋禮志乃以尚書爲郎尚書令位三公之上亦不符不容據後改前

也．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旛．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惟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詔書絕立春寬緩詔書．不復行．（集解）惠棟曰．案侯霸傳．每春下寬大書．霸所建也．又案魯恭傳．永元十五年．案薄刑改用孟夏．故須麥秋．此詔當在永元十五年故事也．

正月上丁．祠南郊．白虎通曰．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集解）先謙曰．注牛一．各本同．白虎通及書召誥本文均作牛二．黃山曰．漢書郊祀志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引書牛二．云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北堂書鈔九十引五經異義．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易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正義引鄭義．以爲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意．故用丁也．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蔡邕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集解）黃山曰．瓜葛謂上四姓親家婦女也．此注引獨斷有脫誤．僅存八字在諸王大夫下．遂不可通．詳獨斷原文云．天子以正月五日畢供後上原陵．以次周徧公卿百

官皆從。四姓小侯、諸侯家婦。凡與先帝先后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郡國計吏、匈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卽此志所本瓜葛本兼言先帝非單言先后。諸王大夫謂在國諸侯王遣大夫會朝正朔者。故別於百官而與郡國計吏並舉也。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陛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前書志曰。文始舞者。本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之舞也。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爲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卽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尚書陛西陛爲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魂聞之。今者日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魚豢曰。孝明以正月旦百官及四方來朝者上原陵朝禮。是謂甚違古不墓祭之義。臣昭以爲邕之言然。〔集解〕惠棟曰。漢雜事曰。尚書官屬西除下。在先帝神坐。大夫計吏皆

當軒前下.注建寧五年正月建寧上.一本有靈帝二字.棟案此係熹平元年正月事.是年五月.始以建寧五月改元熹平.蔡邕所記.在改元以前.袁宏不察.遂列建寧五年於熹平之上.又止載上陵一事.公卿拜罷.一無所考.當合二年爲一年也.又注今見威儀云云.威作其.創作朝.陛西作階西.陛爲作祭.設.久作又.宜作當.周壽昌曰.案靈帝紀.建寧四年次年.卽改元熹平.謝承稱五年者.以改元在五月也.黃山曰.前書元本紀.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成本紀.復太上皇寢廟園.是前漢帝后本皆有園陵寢廟之祭.故志言西都舊有上陵.蔡邕獨斷云.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居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本注引邕記.既云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盡得聞.亦必嘗聞其略.不應又云創自明帝矣.惠氏據校.創作朝.是也.獨斷又云.大夫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穀價.四方災異.記亦云.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座而言.志載占穀價及民疾苦.乃不及諸王大夫.蓋以郡國各有計吏.而省之耳.

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

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羣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酎.少府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眞、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曰.皇帝惟八月酎.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皇帝暮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爲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薦之.而卽更衣巾.侍上熟.乃祀之.〔集解〕惠棟曰.一本注.旦作朝.二作三.鑑燧一作陰燧.火燧一作陽燧.周禮攷工記曰.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鄭元云.鑑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劉昫曰.準鄭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先謙曰.官本牛毛作牛尾.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汙染.解齋.

〔集解〕錢大昕曰.說文引漢律云.見姅變.不得侍祠.姅、婦人汚也.周壽昌曰.楊愼云.姅變謂月事也.黃山曰.孔穎達左文六年治舊洿(同汙、)疏.洿者.穢之別名.不潔之謂也.趙岐孟子蒙不潔注.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面.是巾帽犯汙.卽爲不潔.有汙染解齋.志通男女言.謂擩染外物之汙.祭統.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卽防汙染也.先齋一日.有汚穢.可澣

浴湔除。故齋祀如儀。在齋日內則爲不慎防。誠意未至。故解齋。而使副倅行禮。若姅變不侍祠。雖見於先齋一日。宜不得仍齋祀也。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汚穢災變。齋祀如儀。〔集解〕惠棟曰。蔡邕集曰。靈帝時。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歐殺指揮使于尚書西祠。可齋否。得無不宜。具對。議郎臣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案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至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交神明。本無嫌間。祠日又寬。可齋無疑。大喪。唯天郊越紼而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時作氏。惠棟云氏一作時。黃山曰。志越紼。王制文。鄭注。越猶躐也。紼、輴車索。孔疏。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避火災。今祭須越躐此紼而往。

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集解〕黃山曰。通典、漢改皇帝冠爲加元服。惠帝加元服。用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秦蕙田云甲子、丙子用剛日也。亦桑弧蓬矢之意。山案前書惠本紀書皇帝冠。昭本紀。始書帝加元服。則定冠日始惠帝。改冠名當始昭帝矣。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如高祖廟。如禮謁。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摛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也。〔集解〕惠棟曰。開元禮曰。用曹褒新禮四加也。以據、當從五禮新儀作冠。訖。又五禮精義曰。士冠于廟。諸侯于太祖之廟。天子當冠于始祖廟也。如禮謁。謁世祖廟也。黃山曰。班彪傳注在上曰據。志以據。蓋謂即據此通天爲常服也。士冠禮三加。受爵弁服。仍易服服元冠。未爵於朝。禮止三加。則無最後可據

之冠。自大夫以上。皆有之矣。曾子問。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鄭注。不醴、明不爲改冠。是卽據矣。輿服志。通天冠爲乘輿所常服。又云。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冠幘也。句卷屋者示尙幼少未遠冒也。隋志。後齊皇帝加元服。著空頂介幘以出。是其制。然則必加元服。而後得據通天可知。況天子必冠於始祖廟。故曰皆於高祖廟。改以據爲冠。訖是旣冠而後於高祖廟矣。將行冠禮於何所耶。是新儀必不可從也。王公已下。初加進賢而已。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內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

正月天郊夕牲。周禮展牲、干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衆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吏牽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腯。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前。今之郊祀然也。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干寶周官注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辰也。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已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躬耕帝藉。盧植注曰、帝、天也。藉、耕也。（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親帥三公九卿。載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賀循藉田儀曰。漢耕日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春秋傳曰。耕藉之禮。唯齋三日。左傳曰。鄅人藉稻。杜預注曰。藉稻、履行之。薛綜注二京賦曰。爲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帝藉田。在國之辰地。干寶周禮注

曰古之王者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三曰聞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違也〔集解〕黃山曰注無違各本同案違當作逸此本尙書無逸爲說也在勤以訓百姓無逸以示子孫義各有當

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

鄭玄注周禮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月令章句曰卑者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曰天子耕藉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爲耦一耜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爲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爲文

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

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爲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芓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鄦人藉稻故知藉爲耕也韋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杜預注曰鄦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瓚曰藉稻、藉也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卽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爲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爲粢盛皇帝躬秉耒耜而耕古爲甸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稑稑、早也穜、晚也干寶周禮注曰穜、晚稙稻之屬稑、陵穀黍稷之屬〔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陵作麥黃山曰明紀注引續志作旣事告祠先農是祠在耕之後也又明紀永平四年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此注引漢舊儀亦云耕於藉田官祠先農皆先言耕後言祠蓋耕畢而祠旣祠乃頒賞賜漢制本如此今志首著正月始耕乃言執事告祠同是此義耕時已下特補著始耕之儀賀循謂漢耕日祭先農尤可證耕祭同日矣自劉宋文帝後乃先祠先農另日親耕一遵月令元日祈穀元辰載耒之文則古文之說也然周語虢文公詳言藉田之制司空除壇於藉乃係耕壇周頌噫嘻、載芟二詩無享農之語小雅甫田之御田祖祈甘雨又在我田旣臧之後漢親耕始於文帝而前書本紀載其詔書不過曰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而已則先

農之享。固非漢初所尙也。志載皇后親蠶。亦先蠶後祠。其義蓋同。

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

春秋釋痾曰。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何休曰。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萇傳曰。弗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鄭玄注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禖、祀也。古事先見之象也。蓋爲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爲字（官本作孳）。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韣、弓衣也。祀以高禖之命。飲之以醴。帶以弓衣。尙使得男也。離騷曰。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嘉。王逸曰。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鳥墮其卵。嘉而呑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爲禖官嘉神（官本作祥）。而立其祠。盧植注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以爲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爲神。晉元康中。高禖壇上石破。詔問出何經典。朝士莫知。博士束晳答曰。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爲主。祀以太牢。〔集解〕惠棟曰。明堂月令曰。元鳥至之日。祠于高禖。以請子。許愼云。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乙、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分之官也。黃山曰。前書戾太子傳。初上年二十九。始得太子。甚喜。爲立禖祀。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枚乘傳。乘孽子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皆不從故事。又朔傳。朔之文詞。有皇太子生禖賦。是武帝皇子已生。乃壁禖祀報也。非祈也。明非用月令之文矣。後漢雖有舉不廢。然帝后本紀。亦訖無祀禖祈子之事。蓋以時使有司祠之。故其禮略不著耳。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輭輪、蒲裹輪。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鄭玄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法。皆老。六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屛。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案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集解）洪亮吉曰。案三老李充出妻。桓榮亦去首妻。復娶華嶠書。榮長子雍早卒。他若楊統等。皆再娶生子。則知官儀所說。亦不足從。惠棟曰。國三老袁良碑曰。羣書以君父子俱列三臺。夫人結髮上爲三老。此其證也。案男女完具者。謂更老所生男子備具。非指長子。劉昭駁之非也。黃山曰。白虎通言老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曰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注引宋均三[illegible]之說。即本於此。鄭說三五。雖皆與此異。然仍謂老更各一人。蔡邕乃云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方觀承據以駁白虎通。謂父不可以三。兄獨不可以五乎。夫父既不可有三。兄自不宜有加於父。漢代養老。亦初無兼用三人五人之事也。

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曰。（官本作書曰。）天子皮弁素幘。（官本作積是。）親射大侯。

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鄭玄注儀禮曰。狗取擇人。孟冬亦如之。石渠論曰。鄉射合樂。而大射不何也。章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尙賢尊長也。玄冠。衣皮知（官本作弁是。）服。與禮異。服虔、應劭曰。漢家郡縣享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籩俎。皆如士制。（集解）周壽昌曰。案此當時鄉校春秋常祀也。前書高紀十二年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本書孔僖傳，章帝元和二年，帝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闕里志，桓帝元嘉二年，詔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而魯相乙瑛碑有云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犬酒值，知此禮是隨時祭，非特祭。黃山曰，後漢行大射禮，惟明紀一見，至鄉飲酒禮，據李忠、伏湛二傳，光武世郡縣已行之。鄉飲酒禮，鄭注既云今郡國十月行此禮，則自明帝後亦無改焉。漢制親祠孔子，必幸闕里，光武建武五年十月，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尙非親祠。明帝永平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則親祠在章帝前矣。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事由魯相史晨奏請，亦有碑，又在乙瑛碑後，蓋始不用大司農給米也。若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值，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見闕里志，與置百石卒史詔碑同，事由司徒吳雄等援魯前相瑛所請奏行，故亦名乙瑛碑。碑中大酒兩見，字皆作大，不作犬。攷漢自高帝過魯，祠孔子以太牢，後皆遵守，無用犬者。此碑既言由河南尹給牛羊豕，不用犬，可知古惟祀門用犬，不見於他祀。鄉飲酒禮，其牲狗也。敖繼公云，用燕禮之牲，明非祭祀之牲。周代鄉飲，原不祀先聖先師，漢溯禮所由起，因行釋奠，例用酒脯。脯，肉乾也，非牲。闕里祀孔，尤與鄉飲無涉，自不用犬。周氏以爲時祭用犬，殆誤。大酒當即大祀之酒，備五齊三酒耳。凡祭先酒，故釋奠言酒脯，犬酒爲文，有同牛酒之犒，亦不類也。

如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也。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集解〕惠棟曰，玉杖當作王杖。先謙曰，惠說是。禮，伊耆氏供王之齒杖，注，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

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集解〕惠棟曰。則下應有揖字。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禮記曰。天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反、升歌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卽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華之深得其意。〔集解〕黃山曰。白虎通。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輭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容。謙敬順貌也。此注上引孝經援神契亦云。尊三老。奉几供綏。五更接禮交容。其文正同。是交禮本專就五更言。非所論於三老。董鈞爲慶氏之學。秉大戴之傳。駁議必本於師志。文約言之。虞喜自不考耳。尸乃假攝。故儀禮有答拜之文。養老乞言。非同假攝。譙周以爲比儗矣。陳立白虎通疏證云。譙氏說經。多由臆斷。未可據也。明日皆詣闕謝恩。㠯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前書禮樂志曰。顯宗因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尙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丁孚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闟戟。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禁婦人無觀。按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

祠

先蠶。禮以少牢。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於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晉后祠先蠶。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采桑壇之東南。〔集解〕惠棟曰。晉書禮志引漢儀云。皇后親桑東郊苑中。又菀窳一作苑窳。千寶曰。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菀窳婦人。先蠶者也。又河南十二縣境簿曰。繭觀在廣陽門。先謙曰。官本注苑中下無於字。巾作中。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集解〕錢大昕曰。絜、古禊字。應劭云。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見南齊書。）說文無禊字。惠棟曰。蘇林云。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為酺。黃山曰。續漢書。三月上巳。宮人皆絜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為大絜也。文與此同。而官民作宮人。案作宮人。是也。志為朝廷明禮儀。不當備載官民之事。是月連上皇帝祠先蠶為文。卽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巳事。前書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元后傳。春幸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皆其故事。漢祓除之禮。自天子及官民。固皆行之。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濯。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前書外戚傳。武帝卽位數年無子。祓霸上。當亦率宮人行之。本書周舉、袁紹二傳。皆載有三月上巳之會。鄭元女巫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足知官民相沿。漢末未廢。特此不當作官民耳。

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春者、蠢也。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不育。俗以為大忌。至此月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絜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

祥。漢書八月祓灞水。亦斯義也。後之良史。亦據爲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夭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雒禊也。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者焉。〔集解〕惠棟曰。絜讀爲禊。故云謂之禊也。故下引風俗通曰。禊者、絜也。又月令。暮春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又沈約云。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黃山曰。續齊諧記。晉武帝問曲水之義。摯虞言漢章帝時。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攜酒就水。洗滌去災。帝曰。如此。便非佳節。尚書郎束晳。謂虞小生。不足以知之。昔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置酒於河曲。有金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乃因此處立曲水祠。二漢相沿爲盛事。案摯虞所言。與此注郭虞事略同。而以爲章帝時徐肇事。固爲不經。卽束晳所言。亦不足爲典要。但袁紹傳注引麻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及韓詩薛君章句。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拂除不祥。而此書漢書八月祓灞水。是漢初已有春秋兩祓矣。宋書禮志。劉楨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百子水嬉。亦言秋祓。而時七月十四日。又與漢用八月殊。皆不知何所昉也。

續漢志集解第四校補

禮儀志上絳袴袜。袜原譌袜。已正。官本不誤。

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注。凡與先后有瓜葛者。柳從辰曰。埤雅。瓜葛皆延蔓相及。故屬之緜遠者。取譬瓜葛。案以瓜葛喻親屬。昉於詩之瓜瓞葛藟。本爲雅言。觀王導笑謂其子相與有瓜葛。義亦第主親屬。不主緜遠。自後世專以疏屬爲瓜葛。而雅言亦等里語矣。集解諸侯家婦。柳從辰曰。今獨家斷。或作冢。但下文注引謝承書。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則不必限於冢婦。抑侯家婦與先帝后有瓜葛者。不定冢婦也。

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注。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薦之。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作以切牛毛血。多血字。集解先謙曰。官本牛毛作牛尾。柳從辰曰。通典引作以切牛尾之毛。今案水沃牛肩。毛切牛尾。猶之可也。如竟切牛尾。則牲體不全矣。古亦無先薦尾之禮也。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侯康曰。通典。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郗慮奏改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尚書令荀彧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又云。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于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

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
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賀會宴樂

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 錢大昭曰安帝以正月庚子冠濟北王以正月壬子冠則庚子、壬子、亦吉日也今案頭陽屬天而冠日用子舉甲子丙子以起筮日之例耳古之筮日吉事先近甲子不吉則筮丙子、戊子、庚子、壬子時其吉皆可用固非有異耳

正月始耕 侯康曰南齊書禮志祀先農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何佟之議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顧暠之議昭帝癸亥耕於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章帝本紀乙亥作乙丑以上下文考之作乙丑者是此與辛丑耕懷皆不用亥故顧暠之同引之）酌舊用丑實兼有據觀此知漢耕藉田多用亥日閒或參用丑耳用亥丑之義亦見南齊志文繁不錄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舊儀曰

至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儀作載青幘冠青衣載青旂駕青龍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互校實皆非完文

有司告事畢注漢書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 侯康曰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諸侯耕於東郊注東郊少陽諸侯象也是東耕非天子禮惟白虎通云耕于東方者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今曾子問無此文）公羊桓十四年注云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白虎通多公羊家言故與邵公注合據此二說則漢用公羊禮也今案漢興雖禮經殘缺古文之說卒難施用中興後言禮者多尊用慶氏其言禮必有異於二戴者祭統之說則戴氏學也唐貞觀三年初議藉田孔穎達即援祭統駮東郊爲不合古禮太宗曰虞書云平秩東作則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所謂天子親耕於南郊蓋訖未有用之者也

如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官本如是作於是。錢大昭曰閩本作於是。

五更南面公進供禮。錢大昭曰公本又作三公。

祠先蠶注而皇后親桑於苑中。官本親作視非。今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今作祭。案黃省曾蠶經云菀窳婦人先蠶也。蜀有蠶女馬頭娘。歷代所祭不同。據此則作今非誤矣。且上巳云祠下不必更言祭文主釋蠶神。亦非就祭蠶神言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舊儀臣作神。得以作巾絮上有皇后二字。諸天下官下有下法二字。今案臣作神及多皇后二字。皆較勝此注所引。惟通考注所引又全與此注同。

是月上巳。柳從辰曰風俗通。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

後漢書五

禮儀志中第五

立夏　請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黃郊　立秋　貙劉　案戶　祠星　立冬　冬至　臘　大儺　土牛　遣衞士　朝會

梁　剡　令　劉　昭　注補

王先謙集解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官本昌作倡）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知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爲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毋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爲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服虔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集解〕惠棟曰：董仲舒云：「廣陵女子諸巫毋大小，皆相聚其郭門外，爲小壇，以脯酒祭，便移市，市使門者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又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澍而已。」江

都相仲舒下內史丞□從事其都閒吏家在百里內皆令人故行書告縣遣妻視夫賜巫一月租使巫求雨復使巫相推擇絜淨易教者祭跪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謹進酒甘羞再拜請雨

閉諸陽衣皁興土龍

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有山名曰凶犂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董仲舒云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毋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搏脯擇巫之潔清辯口利辭者以爲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搏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官本牲作特）以甲乙日爲大青龍一長八丈居中東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猳豬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老猳豬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猳豬聞彼鼓聲皆燒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竈毋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臼於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爲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爲小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猳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霤毋舉土功聚巫市旁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䐁五玄酒具清酒搏脯令各爲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尪至九日毋

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太昊。祭之桐木魚九。玄酒。具清酒摶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尺。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摶脯。祝齋三日。衣玄衣。祀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春。四時。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體。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雨。難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集解）惠棟曰。注祭之以母䬁。䬁一作肔。母音模。禮記謂之淳毋。䬁音移。周禮曰䬁食。又注他皆如前。此下有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壯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壯者。西方沾（原注未詳）人。北方（原注下疑少一字。）人舞之。四十九字。又注煎上有無字。又注太昊太作少。又注他如前。他下有皆字。又注爲四通之壇。爲上有各字。又注祀禮如春。祀作祝。北宋本亦作祝。又注四時皆庚子日。皆下有以水日爲龍。必取潔土。爲之結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又注緣其象類而爲之。新論又云。余難曰。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拾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黃山曰。注引董說。今據淩曉繁露注本除惠校已錄外。又令民禱社稷。稷下有山川二字。家人祠戶。祠作祀。下祠竈。祠中霤。祠門。祠井。皆同。暴巫聚蛇。蛇作尫。具清酒摶脯。摶作膊。下摶脯皆同。辯口利辭者。口作言。恐不成。成下有實字。爲大青龍一。青作蒼。諸里社作鑿社。與三歲豭豬三。上無與字。置之里北門之外。里上有於字。皆燒豬尾。豬上有豭字。報以豚一。以上無報字。豚作豬。拜跪陳祝如春。春下有辭字。爲赤大龍一。赤大乃大赤二字誤倒。長七丈居中。中下脫央字。酒脯祭齋衣赤。酒上脫具字。祭乃祝之誤。赤下脫衣字。令縣邑一徙市。邑下有十日二字。毋舉土功。舉作興。於中央皆南鄉。中央乃南方之誤。皆齋三日。齋上無皆字。老者亦齋三日。者下脫五人二字。亦通社中於閭外溝。溝上有之字。蝦蟇池方五尺。蝦上衍取字。冬舞龍六日。舞作儛。祝齋三日。衣元衣。元作黑。蝦蟇池皆如春。如上無皆字。凡求雨大體。雨下有之字。丈夫

欲藏而居而居作匿又僮作童一作壹旁作傍鄉或作向皆小異立七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周禮曰翌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玄曰翌赤草染羽爲之也旱暵注陽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之（官本草作阜）反拘朱索社、伐朱鼓漢舊儀曰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干寶曰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集解〕惠棟曰注成帝二年北宋本二作五黃山曰反拘朱索社伐朱鼓乃既雨之後止雨之事志因求雨並及之禱賽已少牢如禮漢舊儀曰武帝元封日到七月畢賽之秋冬春不求雨古今注曰武帝元封六年五月旱女及巫丈夫不入市也〔集解〕黃山曰杜氏通典云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禱天地宗廟馬氏通考亦云漢氏未嘗舉雩祀蓋自古文之說昌僉謂雩祭有二以月令仲夏大雩帝爲正雩以司巫舞雩爲因旱而雩且以周頌噫嘻爲正雩之詩大雅雲漢爲旱雩之詩實則雩爲吁嗟求雨之祭自有定詁公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穀梁僖十一年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卽左氏龍見而雩亦謂龍星主雨不雨卽當行雩至秋始雩則已失時正志雩盡立秋之義非月令之雩帝也周官言祭最詳而舞雩止屬旱暵不關享帝噫嘻爲春夏祈穀所歌毛序同於魯詩著爲祈穀並非祈雨自月令以雩帝爲卽祈穀之祭而祈穀之時又非卽乏雨之時於是服孔二家遂訓雩爲遠謂遠爲百穀祈膏雨後儒亦詆其不經而仍堉信有祈穀之雩若祈穀於春則龍固未見準之左氏亦不合矣西京祀典皆依今文東都相承不改故但有旱雩而無正雩杜馬乃少之非也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

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孚漢儀曰。太常住蓋下。東向讀文。與此異也。(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册皇子爲諸侯王。皆以上東門中。以東門在卯故也。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爲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位。爲尊(官本作漢)。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實惟秉國之均。旁祇厥緒。時亮天工。可不愼與。勤而戒之。(集解)洪頤煊曰。安帝紀。永初三年夏四月丙寅。大鴻臚九江夏勤爲司徒。與此年月全異。黃山曰。志言拜皇太子諸侯王公皆拜爵。而注僅舉夏勤拜官策爲比。蓋漢典禮殘闕。他無可徵也。讀策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下。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皇帝爲公興。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臣昭曰。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其儀。良未可了。案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今取以備闕。云尚書令臣囂。僕射臣鼎。尚書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令月吉日。以宋貴人爲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稱受茲介祉。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萬方幸甚。今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囂、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祗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蓋有內

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山河之儀。威容照耀。德冠後庭。羣寮所咨。僉曰宜哉。（官本僉作人。與惠校舊本同。）卜之蓍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臨兆民。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宗正祖爲副。立貴人爲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慎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襲授璽綬。中常侍長樂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集解〕錢大昕曰。注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本紀七月癸丑立貴人宋氏爲皇后。又按靈帝紀。太尉聞人襲以三月免官。此立后乃在七月。或紀所書月日誤。惠棟曰。注尚書令臣囂。疑劉囂。僕射臣鼎。曹鼎也。尚書臣旭。疑魯旭。注、人曰宜哉。人作僉。注、卦得承乾。兆名也。坤承乾爲大吉之兆也。注、宗正祖劉。祖字奉先。南陽人。見風俗通。爲郡屬曹吏。太守公孫慶舉孝廉。又祖女春龍。見眞誥。注、立貴人爲皇后。后其踐爾位。注脫一后字。從北宋本增入。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集解〕錢大昕曰。彌牟五字未詳。黃山曰。正字通引郝敬說。彌牟爲禦止塗抹之義。不知何據。前書景本紀。侵牟萬民。李奇注。牟、食苗根蟲也。則牟朴蠱鍾對文。蓋皆指蟲生之處而名之。彌者、以葷烈之氣辟之。禦使不得萌生耳。秋官庶氏除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葷菜即嘉草、莽草之屬。禮。致膳則用葷桃茢以辟凶邪。膳於君亦有葷桃茢。用桃必兼用葷也。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集解〕錢大昕曰。桃印。宋書禮志作桃卯。注稱桃印。本漢志。所以輔卯金。則印當爲卯之譌。黃山曰。事物紀原載漢用朱索連五色卯爲門戶飾。是桃卯即剛卯矣。而輿服志剛卯以卯爲印。則桃卯亦可謂桃印。非譌也。代以所尚爲飾。夏后氏金行。作葦

茭。言氣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萑葦有叢。呂氏春秋曰。（官本無曰字。）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植。（官本植作殖是。）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者也。殷人水德。㠯螺首。愼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㠯桃爲更。〔集解〕錢大昕曰。更卽梗字。下文云設桃梗、鬱儡、葦茭是也。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㠯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㠯難止惡氣。桃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魏除之也。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㠯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皁領緣中衣。迎氣於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漢制。祀事五郊。天子與執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自服常服。常絳衣也。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㠯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

以鹿䴥。月令曰。天子乃厲飭。執弓挾矢以獵。月令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載戰事也。四時閑習以救無辜。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集解〕惠棟曰。還上脫於是乘輿四字。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漢官名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匹。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於文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月令孟冬講武。（官本講上有天子二字。）習射御（集解）惠棟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闘、蹋踘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於田獵。閑肄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為不敬。田不以禮為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官本陳作旗。）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旗。隨而前卻。故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以蒐田。夏教茇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狩田。春夏示行禮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為下。唯此時施行。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集解〕惠棟曰。周禮射人、射牲。鄭元云。今立秋有貙劉云。賈公彥云。漢時苑中有貙劉。即爾雅貙似貍。劉、殺也。云立秋貙殺物。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漢官名秩曰。賜司徒、司空帛四十匹。九卿十五匹。古今注曰。建武八年立春。賜公十五匹。卿十匹。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逡巡射牲。〔集解〕先謙曰。官本司下無告字。獲車畢。有司告事畢。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風俗

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實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貙膢。〔集解〕惠棟曰。徐堅引說文云。冀州北部以月朝作食爲膢祭。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八月紀曰。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誘云。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供老人之杖。論衡云。七十賜玉杖。著鳩于杖末。不著爵。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集解〕惠士奇曰。長下落九字。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索間。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賜老人也。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集解〕先謙曰。官本季下提行。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立冬之月。〔集解〕先謙曰。官本月作日。是。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皁。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集解〕惠棟曰。五經通義云。冬至所以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擇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春。諸王時變服。〔集解〕惠棟曰。王北宋本作五。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白虎通曰。至日所以休兵。不興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

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集解〕惠棟曰。注陰陽氣微。陰字衍。黃山曰。注引白虎通。今據陳立疏證本。至日所以休兵。至日作冬至。不興事。興作舉。陰陽氣微作陽氣微弱。以扶助微氣。扶上無以字。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夏上有故孝經讖曰五字。陰氣推而上。陰上有反大寒何四字。疏證謂月令仲夏。百官靜事無刑。以待晏陰之所成。仲冬。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文義正同。易復象辭。統言至日閉關。未分冬至、夏至。魯恭傳。言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養陰氣。此亦當有夏至一段。文脫。志注乃約言之。山案原文專就冬至言。故但云陽氣微弱。注統言至日。本兼冬夏二至。故云陰陽氣微。疑劉昭所見白虎通文本如此。惠氏以爲衍陰字。非也。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集解〕惠棟曰。易通卦驗云。冬至始。人主致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鄭元注云。致八能之士者。言選於衆人之中。取習曉者。使之調焉。皆調和之也。先謙曰。八能謂撞鍾、擊鼓磬。吹管、竽、鼓琴之士。鍾調、則黃鍾蕤賓之律應。鼓調、則太蔟之律應。管調、則夷則之律應。磬調、則林鍾之律應。竽調、則無射之律應。琴調、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以六器應八音。故曰八能。詳見下注。或吹黃鍾之律間竽。〔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符云。竽長四尺二寸。或撞黃鍾之鍾。〔集解〕惠棟曰。樂叶圖徵云。黃鍾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爲鍾。四時九乳。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集解〕惠棟曰。阮諶三禮圖引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或鼓黃鍾之瑟。〔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符曰。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軫閒九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符云。用馬革。鼓圍徑八尺一寸。易通卦驗云。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五尺七寸。鄭元云。馬秋類。牛離類。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

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卽坐于端門左塾．〔集解〕先謙曰．官本卽作郎．太子具樂器．〔集解〕錢大昕曰．太子當作大子．惠棟曰太子當作太常．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宮．〔集解〕惠棟曰．卽守宮令也．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集解〕惠棟曰．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正德所行．注云．謂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吕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集解〕周壽昌曰．案溜與霤同．左宣二年．三進及溜．正義．溜謂簷下水溜之處．今俗所謂滴水簷也．釋文屋霤也．溜亦或作霤．前書枚乘傳泰山之霤穿石是也．舉手曰．八能之士吕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吕次行事．閒音吕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闋．皆音吕竽．〔集解〕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鍾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鍾蕤賓之律應．君道不得．則鍾音不調．鍾音不調．則黃鍾蕤賓之律不應．鼓音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則太蔟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曆正．律曆正則夷則之律應．磬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竽音調則法度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琴音

調則四海合。歲氣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下臣以法賀主。鼓音調主以法賀臣。磬音調主以德施於百姓。琴音調主以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集解〕惠棟曰。注必從八能之士。鄭元易通卦驗注曰。從、就也。又注天文。鄭元通卦驗注曰。天文謂之三光。運行照天下。冬至而數訖。於是時也。祭而成之。所以報之。黃山曰。志皆音以竽。承上間音以竽言。皆下當脫間字也。韓非子。竽者、五聲之長。又陳氏樂書。昔女媧氏使隨裁匏竹爲竽。其形參差。以象鳥翼。火類也。冬至吹黃鍾之律。而間以竽。卽言漢制也。考周官笙師掌教吹竽笙。竽卽笙類。漢德尚火。故獨有取於竽。西京自孝武置協律之官。肇開樂府。至孝元時。京房作準。而後候氣之法備。樂府設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樂工惟有竽工員。而不及笙。見前書禮樂志。哀帝罷樂府。猶有存者。迨王莽時。遂幷廢八能之選。備於臨時。乃東都權宜之制也。注陰樂、陽樂。於樂無徵。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又典同掌六律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高愈云。陽聲屬天。陰聲屬地。然則樂以聲言耳。成天者地。故作陰樂。成地者天。故作陽樂。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皁囊。〔集解〕惠棟曰。獨斷云。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皁囊盛。送西陛。跪授尙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尙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集解〕惠棟曰。曰、北宋本作白。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集解〕惠棟曰。令、北宋本作命。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

如之。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凡田獵者。（官本凡田獵作五日臘是）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鍾以止衆。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為之說。非典文也。（集解）黃山曰。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辰臘、未祖。蓋本緯說。而隆因之。非小數也。呂覽孟冬紀。饗先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月令饗作臘。此固秦令。其成書在始皇八年。史記載始皇三十一年。始更名臘曰嘉平。則饗是更名後所易。當以月令作臘為正。通典載漢復嘉平曰臘。知漢臘即沿秦制。獨斷、臘不記秦漢。不以秦當一運耳。後儒据左傳虞不臘矣之文。謂周以前。蜡以息老。臘以勞農。同月兩祭。蔡邕掍之。然左氏古文。漢初所不尚。秦臘後改嘉平。明即以代大蜡。漢復臘不用蜡。非蔡掍之也。王者禮有因革。秦勞農不息老。養壯佼亟耕戰者所尚。漢之所因也。秦以前五祀冬祀行。漢冬祀井而行。別為祖臘。以季冬不以孟冬。大享臘、天子以祖配帝。官民皆祭其祖。不聞復及五祀。又其所革也。況可以入蜡之祭天地四方繼之乎。先臘一日。（集解）先謙曰。官本此句提行。大儺。譙、周論語注曰。儺、卻之也。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漢舊

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集解〕惠棟曰。侲亦作振。史記淮南王傳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云。西京賦曰。振子萬童。裴駰案薛綜云。振子童男女。李善云。侲、之刃切。史記徐福云。海神云。若侲女。即得之矣。又注桃弧棘矢。服虔左傳解誼曰。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集解〕惠棟曰。熊舊漢儀作虎。玄衣朱裳。〔集解〕惠棟曰。朱舊漢儀作丹。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集解〕惠棟曰。冗當作宂。宂從僕射、官名。而隴切。宂、散也。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集解〕惠棟曰。莊子逸篇曰。游島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其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擊鼓噪呼。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魅祟耳。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殈。〔集解〕惠棟曰。案漢隸殈即古文詾字。玉篇曰。殈、古文凶。說文無此字。司馬光音虛容切。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集解〕惠棟曰。藝文志有執不祥、劾鬼物八卷。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集解〕惠棟曰。一作祖明。見唐志。黃山曰。秦蕙田據舊本作祖門。故惠有此校。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集解〕惠棟曰。封禪書。磔狗禦蠱菑。說文曰。梟桀死之鬼亦爲蠱。淮南子曰。傷死者其鬼嬈。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

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壄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魖、魍象、木石之怪。壄仲、游光兄弟八人。恆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𤢖。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埤蒼曰。獝狂無頭鬼。〔集解〕惠棟曰。論衡云。除客者。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為去十二神之客。注、捐當作措。方交切。薛綜注云。腦陷其頭也。蕭統漢書音義云。獝狂無頭鬼。見字林。風俗通云。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之者。黃山云。志追惡凶。秦蕙田據舊本追作造。案造謂直造惡凶所在而治之。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侲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得度還。〔集解〕黃山曰。秦蕙田據舊本門外作之外。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儡。主閱領眾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儡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儡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為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鷙牲（官本作性）食魑（官本作鬼）魅者也。〔集解〕惠棟曰。論衡云。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門戶。畫虎之形。著之門闌。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

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二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爲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集解）何焯曰。特侯、特進侯也。黃山曰。鄧后紀舊事。歲終當饗遣衞士。大儺逐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悉罷象、橐駝之屬。此安帝永初三年事也。儺獸十二有衣毛角。此作之者。象橐駝皆用生物。蓋踵事增華。戾於舊典。故可悉罷之。方相氏黃金四目。鄭注謂如今魌頭。說文頫、醜也。今逐疫有頫頭。徐鍇云。頫方相四目。今文作魌。許言今。鄭亦言今。是魌頭行儺。自前漢相承。至後漢末。尚循故事矣。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昏（官本作會是）。建丑。丑爲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饗遣故衞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衞士入自端門。衞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周禮曰。府史以下。則有胥、有徒。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徭役。若今衞士矣。蔡邕曰。見客平樂饗衞士。瑰偉壯觀也。（集解）惠棟曰。前書武帝紀建元元年秋七月。詔曰。衞士轉置送迎二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王尊傳云。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衞士。如淳曰。諸衞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後漢饗衞士於南宮。見東平王蒼傳。黃山曰。饗遣衞士。亦勞而休息之。志列大儺之後。儺之次日。卽爲勞農大享臘之日。後漢有勞農之典。而諸帝無勞農之事。蓋卽以遣衞士當之。故鄧后詔牽連及之也。

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

石鴈。四百石已下雉。獻帝起居注曰。舊典、市長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賀正月。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珪。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麤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役。（官本作沒。）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二千石已上上殿稱萬歲。蔡邕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官本作肚。）啓（官本作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爲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鄣日。畢。化爲黃龍。長八丈。出水游戲於庭。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鍾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廁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於此。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嵂與天連。雒陽宮閣傳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集解）惠棟曰。白虎通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注陛、漢官儀作陪。薛綜西京賦注云。舍利、獸名。性吐金。故曰舍利。雒陽宮閣傳。北宋本傳作簿。黃山曰。東都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又云。伶侏兜離。罔不具集。與注引蔡質說合。又東京賦。龍路充庭。雲旗拂霓。此言大朝會充庭之制。謂陳乘

輿、車、輦、旌、鼓於殿庭也。安本紀。永初元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乃太后以年饑省之。又注太官賜食酒。食酒乃酒食誤倒。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蔡邕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子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官本稷下有詩字。是。）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官本作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官本作捷。是。）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嘉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予樂官。習誦彼（官本作被。是。）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集解〕惠棟曰。注諸會食舉之樂。諸下脫會字。

續漢志集解第五校補

禮儀志中。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除社稷。侯康曰。此當以郡國上雨澤若少爲句。府字衍。通典及通志禮畧載此文。正無府字。晉書禮志上云。漢儀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尙旱。郡縣各埽除社稷。彼之尙旱。卽此之上雨澤若少也。彼借尙爲上耳。盧召弓校晉志云。少府亦有田租山澤陂池之稅。故有所屬之郡縣。校續志云。少府所領山澤之稅。世祖已歸司農。無所謂少府郡縣也。二說自相矛盾。當從後說。然後說幷删續志郡縣二字。則亦非也。今案侯氏議若少爲句。是也。然二字自爲句。不當連上爲文也。郡國以時上雨澤。自係定制。非必少乃上。多卽不上也。少者旱之漸。故當埽除社稷。以爲民祈福。其果旱也。則行雩。京師主於公卿。郡國主於官長耳。就公卿言。則府當卽指京師三府。亦未必定是衍文矣。至謂晉志之尙旱卽此志之上雨澤若少。以尙古之尙通上計之上。其說抑迂曲難從。

公卿官長吕次行雩禮求雨。注。諸巫毋大小。至女獨擇寬大處移市。毋原作母。依通考改。官本注不誤。案注引仲舒奏記文。與今本異。而皆有脫誤。注作女獨擇寬大處移市。女似本對毋言。且上文無收、下文無內、無得。字皆作無。亦不應此忽作毋也。

興土龍。注。具淸酒摶脯。摶原作搏。下摶脯皆同。依通考改。官本注不誤。案摶與膞通。說文作膞脯。祭之吕母飾。官本注。母作毋。案通考作毋。

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官本中作甲。連上某字爲文。錢大昭曰。閩本、監本均作甲。柳從辰曰。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以中書爲中謁者令。見漢舊儀。作甲非。今案漢禮殘闕志所輯拜皇

太子、拜諸侯王公兩條儀制。皆甚簡略。疑皆太后臨朝。援立童幼。倉猝之禮也。中謁者郎中宮謁者令所屬。百官志所謂宦者主謁中章是矣。拜諸侯王公。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則拜皇太子。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其文一也。且皇太子一而已矣。必贊曰某甲。又贊皇太子爲謁者。稱制荅可者。又郎謁者。亦嫌於無別。此則仍當以從毛本爲長矣。

制詔其曰某爲某。注。勤而戒之。孫星衍曰。通典而作其。

附注。宋貴人秉淑媛之懿。官本注。秉誤乘。威容照耀。官本注。照作昭。柳從辰曰。典職儀作照。集解惠棟曰。劉祖字奉先。南陽人。見風俗通。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三引漢魏先賢行狀曰。故宗正南陽劉伯字奉先。少履清節。忠亮正直。研精文學。無不綜覽。嘗爲督郵時。豫章太守虞績以贓穢汙黷。至郡界。當就法車。不肯就坐。伯乃拔刀毆績。績恐就車。乃徑上尚書以肅王道。案伯之官職郡望表字。與祖俱同。則伯必祖之誤。

名曰乘之。注。旅帥執鼙。官本注。帥誤師。

貙劉之禮。至獲車畢。有司告事畢。注。膢臘而寘水。案今風俗通。寘作置。今韓子寘水作相遺以水。又曰。當新始殺食曰貙膢。錢大昭曰。當是嘗字之譌。食下當更有新字。案作嘗是也。可毋加新。集解惠棟曰。徐堅引說文云。冀州北部。以月朝作食爲膢祭。今案前書武紀。太初二年三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膢

五日、祠門戶比臘如淳曰膢音樓漢儀注立秋貙膢伏儼曰膢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膢、祭名也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貙劉膢劉義各通耳又本書劉聖公傳欲以立秋日貙膢時共劫更始章懷注亦云冀州北郡（郡當作部）以八月朝作飲食爲膢初不言本說文今說文肉部膢下但云楚俗二月祭飲食也亦無八月貙膢之說蓋膢無論以二月以三月以八月以十二月本自爲祭名貙劉字本應作劉借作膢者當由貙乃獸名而劉爲帝姓史臣意有所嫌故刪書從而改之非本義也觀鄭君周禮注仍云今立秋有貙劉私居詮經固可無諱許君說文乃備進呈之書並劉字不敢列入非止以字形不與古篆合其義抑或有難說也是以豸部貙下亦但云貙、獌似貍者而終不及立秋貙劉諸家說史強相牽合要無當也至徐堅所謂說文必猶是以字林爲說文之類耳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集解先謙曰至故曰八能謹案八能所屬緯書異說下注引樂叶圖徵謂八士或調陰陽或調律厤或調五音其說未備觀易通卦驗云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厤或調陰陽或調五德則瞭然別爲八能也

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錢大昭曰板書閩本作書板

百二十人爲侲子侯康曰劉昭云漢之蠢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于成湯之心侲子毆疫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

冘從僕射將之集解惠棟曰至冘、散也今案毛本冘作冗官本同據惠校北宋本自作宂不與今本同也此字依說文固以惠說爲正顧自唐以來碑版相承以冗爲冘以宂爲穴其亂久矣字書謂冗同

兂蓋據沈之作沉推言之其實亦微有辨則以用代兂者下固从儿不从几也

後者爲糧。注因耕父於淸泠。官本注泠誤冷。一名沐𦢊。柳從辰曰沐𦢊、史記孔子世家注𦢊作腫集韻作腄字書無𦢊字今案劉注作𦢊各本皆同必非誤字至五音集韻之腄字其右从厘此字不合六書據五音篇海本郎市廛字之俗寫又集韻之腄與篇海之厘其音均讀如纏可知腄亦郎𦢊之渻寫而字書實漏載𦢊本字也

設桃梗、鬱儡、葦茭、畢。注一曰神荼一曰鬱儡。柳從辰曰神荼、鬱儡音伸舒、玉律、見郝氏增訂金壺字考。毆除畢。官本注毆作毆是

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注郎官蘭臺令史二千。官本注二千作三千

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侯康曰南齊書禮志東京以後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鳴鐘受賀張衡賦云皇輿夙駕登天光于扶桑然則雖云夙駕必辨色而行事矣案侯意此文鐘鳴當如南齊志作鳴鐘也夫羣臣辨色入朝天子嚮明出治夜漏未盡非卽受賀之時若鐘已鳴嫌於太早至當受賀時而後鳴鐘以爲於說爲近也然鐘固是曉鐘作鐘鳴亦無不可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注蔡邕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案文晚當爲免之誤

梁剡令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禮儀志下第六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不豫。〔集解〕惠棟曰。白虎通。天子病曰不豫。言不豫政也。黃山曰。御覽七百三十九。引作天子疾稱不豫。不豫者、言不復豫政也。案書金縢。王有疾。弗豫。魯世家作不豫。論衡死僞篇引同。皆今文書序。武王有疾。釋文據馬融本爲有疾不豫。則古文亦有作不豫者。惟白虎通謂不豫者。不復豫政。乃疾不可爲之辭。若武王不豫。明日有瘳。則非不復豫政矣。又顧命王不懌。前書厤律志。亦引作王有疾不豫。此亦今文。釋詁。懌、豫樂也。又懌、服也。豫、安也。服亦安之意。說文豫又作念。念下引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又釋文據馬融本懌作釋。說文。釋、解也。此亦古文。不樂、不安、不喜、不解。皆就疾言。於政無涉。史家沿爲天子彌留之稱。當仍據顧命今文爲說。謂疾甚。失其常度。不自安耳。然後世則皆僅知有白虎通義已。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集解〕惠棟曰。嘗藥監。六百石。宦者爲之。黃山曰。天官五醫。惟食醫掌和王食飲膳羞。治之於未病也。而隸於冢宰。猶內小臣。以下閽寺內豎。皆統於冢宰。俾大臣得制馭考察之。前漢太醫。太官隸少府。而統於丞相御史。猶其遺意。後漢少府。專隸司空。而太醫、太官遂主於宦者。嘗藥丞之設。據百官志。章和以下所增。尤前漢所無也。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集解〕惠棟曰。沈約云。後漢諸帝不豫。並告泰山。宏農、廬江、常山、潁川、南陽、河東、東郡、廣陵太守。禱祠五岳、四瀆。建司徒分詣郊廟社稷。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集解〕黃山曰。漢之喪儀。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說見趙憙傳。稽之三代。夏受虞禪。舜之

喪。禹主之殷則高宗諒陰三年。聽於冢宰。周武王崩。周公立成王。成王崩。召公、畢公受顧命。輔元子。尚書、史記、大略可徵。周禮九嬪。大喪。從后序哭而已。不聞后得預政也。漢自高帝崩於呂后之手。置相大事。授指婦人。祕喪植權。亂於此憮。稱詔主喪。遂爲西京故事。終光武懲前毖後。一切皆以遺詔行之。則皇后仍不得預。意傳言帝崩。受遺詔。典喪禮。是其證也。明章遺詔。皆云如先帝法制。皇后亦不預可知。蓋自殤沖短祚。中間安帝崩於乘輿。遺詔不行。皇后遂復稱制。觀安帝崩。閻后祕喪。還宮。沖帝崩。梁后不欲發喪。皇后主喪。史皆有據。則斯志所輯。亦東都中晚之典制耳。

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緜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唅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

飯唅珠玉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唅以玉。諸侯飯以珠。唅以珠。卿大夫士飯以珠。唅以貝。〔集解〕惠棟曰。范寧穀梁注云、含口實。禮緯云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璧。士用貝。璧一作碧。

槃冰如禮。周禮凌人。天子喪。供夷槃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集解〕惠棟曰。杜子春周禮注云。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

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爲大信。見杜詩傳。

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梓宮。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表裏洞赤、虛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梓宮者。禮天子飮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也。凡人呼棺亦爲宮也。大斂于兩楹之間。〔集解〕黃山曰。穀梁定元年傳。戊辰。公卽位。殯。然後卽位也。又引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正棺、謂既內尸於棺。遷而止之。卽所謂殯矣。檀弓載殯於兩楹之間。爲殷制。天子諸侯南面出治。位於兩楹之間。殯亦如之。則三代所同。穀梁言諸侯。通於天子。徐氏乾學謂卽後世柩前卽位之儀所出。是也。惟志言大斂於兩楹之間。卽繼以安梓宮內諸物。下釘去牙。太常上奠。是先置梓宮於楹間。卽於此大斂。內尸櫝塗。無所謂殯矣。當由漢典殘闕。不能致詳耳。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集解〕惠棟曰。百官志。治禮郎四十七人。屬大行令。東觀漢記百官表曰。大行丞有理禮員四十七人。主齋祠擯贊九賓之禮。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引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

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駔外有捷盧也。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瑑。璧琮以斂尸（官本璧琮作沙除是。）令汁得流去也。鄭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也。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注。（官本作注曰）衽、小腰。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集解〕惠棟曰。孝惠紀云。宦官尚食。應劭曰。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帳、尚衣、尚席。亦是。漢儀注曰。省中有五尚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集解〕先謙曰。官本坐作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集解〕黃山曰。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鄭注。玉鎭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顧命陳寶於西序東序西房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鄭鍔云。大祭之時陳之。以昭其功。大喪陳之。以昭其能守。此玉具當即玉鎭寶器之屬。故與珠劒並陳。如顧命儀。至告令羣臣。舉授太尉。執為信守。自係漢家故事。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衞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施輕車介士。〔集解〕黃山曰。兵官戎三字為文。既不可得解。合下三公太常為文。辭亦不相屬。注何

以涉及車器介士、知此文必有誤脫矣。

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釋服。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結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徒跣也。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纖、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集解〕惠棟曰。服虔云。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服也。又注緣下有也字。纖下有者字。釋下脫服字。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集解〕黃山曰。及乃各形近之誤。謂皆得不遣人奉奏也。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集解〕黃山曰。八歷、舊無得其說者。此即重之變。而有凶門柏歷。歷即重上所縣鬲也。史記滑稽傳。銅歷為棺。小司馬注。歷即釜鬲也。是其證。士喪禮。重木刊鑿之。鄭注、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為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敖注。鑿其前為二孔。而以簪貫之。為縣鬲之用。又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鄭注。重鬲、鬲將縣於重者也。開元禮。重三品以上長八尺。四品五品長七尺。六品以下長六尺。橫者半之。太常因革禮。重一品挂鬲六。五品以上四。六品以下二。皆即本漢魏相承之制。天子重高九尺。則挂鬲八可知。廣即言其橫。八尺之重。橫半四尺。容鬲六。則九尺之半。不足容八鬲。至尊異禮。故不拘橫半。而以足容八鬲為制。此又義之可推見者也。晉書。皇后杜氏崩。有司奏陵所作凶門柏歷。成帝詔停之。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

席。置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范堅說。凶門非禮。禮有縣重。形似凶門。後又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據此柏歷卽重爾。柏者、以柏木爲重也。置於庭爲重。出於門外以表喪爲凶門。天子皇后又於陵所爲之。則離而爲二。蔡云。繫二瓦器。乃六尺三尺之重所縣爾。據范云。俗遂行之。知當時士民皆沿用凶門柏歷。而變爾言歷。則自漢已然矣。

褁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轓。疏布〔集解〕惠棟曰。王逸云、疏、希也。惡輪。走卒皆布褠幘。太僕四輪輈爲賓車。〔集解〕錢大昕曰。僕下脫駕字。當依獻帝紀注增。大練爲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士造穿。太史卜日。〔集解〕惠棟曰。凡國祭祀喪娶之事。太史掌奏良日也。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坊。〔集解〕先謙曰。官本坊作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略載諸帝壽陵曰。天子卽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爲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爲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集解〕陳景雲曰。注天子至石焉十三字。乃上文治黃腸題湊之注。誤入於此。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斿。曳地。畫日月升

龍。書旐曰天子之柩。〔集解〕惠棟曰，周禮。小祝置銘。鄭衆注。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賈公彥云、漢時謂銘爲柩。賀循葬禮曰。杠、今之旐也。以緇布爲之。綷縿題姓名而已。不爲畫飾。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集解〕黃山曰。古之有謚。本始於天子。周書謚法解。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於後。作謚法。白虎通。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至南郊告謚之。風俗通義、禮、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曰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謚之。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卻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集解〕黃山曰。說文。次、不前不精也。穆天子傳四次車之乘。郭注。次車、副車也。廣雅釋詁。三科本也。次科卽謚策哀策之副本。推詳漢世南郊奉策。有謚策。有哀策。謚策稱述德美。以著定謚之義。所以褒之。哀策又累其功行。稱謚以誄之。卽曾子問所謂惟天子稱天以誄之也。謚策稱大行皇帝。哀策改稱某謚皇帝

故亦曰謚哀策。二者皆以篆文。故別錄眞書副本以進皇帝名皇帝夾科耳。　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太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百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集解〕錢大昕曰。三下脫百字。當依獻帝紀注增。　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集解〕錢大昕曰。獻帝紀注引此文作櫂歌。音徒了反。　鐸司馬八人執鐸先。〔集解〕惠棟曰司馬法百人之帥執鐸。　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

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塞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是知策用此書也。〔集解〕黃山曰。志前言大尉讀謚策。藏金匱。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次言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則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卽此哀策。非有二也。陵事掌於司徒。故藏哀策明器之屬。皆以司徒督之。上文兩言司徒跪請。則司徒非別奉有謚策可知。且謚策太尉掌之。不屬於司徒。既藏金匱。亦無緣得奉。而唐大喪儀陵次乃有謚策案、哀策案。引祕書監取謚策、哀策。則謚策與哀册並列玄宮神座。不藏金匱。乃禮之變矣。通典載陳武帝崩。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王。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輼輬。版奏皆稱某謚皇帝。今祖祭已奉哀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于玄宮。謂依梁儀稱謚。以傳無窮。詔可。言已奉哀謚。又言哀策在庭。足證謚哀策之卽爲哀策。六朝時猶止哀策藏陵內也。言哀策篆書。並可證注所云明帝顯節陵中策。亦卽哀策也。

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爲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

筲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夕曰。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

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玄注。（官本注下有既夕曰三字。）屑、薑桂之屑。

黍飴。載以木桁。覆以疏布。〔集解〕惠棟曰。阮氏梁正等圖云。桁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承藏具。

甒二、容三升。〔集解〕惠棟曰。三禮圖云。醴甒以瓦爲之。受五斗。口徑一尺。脰高二寸。大中身。兌下平底。

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集解〕惠棟曰。三禮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爲行者之節度。

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猴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注曰。猴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示不用也。生時猴矢金鏃。凡爲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猴也。

彤弓一。卮八、牟

八。鄭玄注既夕曰。牟盛湯漿。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槃匜、盥器也。〔集解〕惠棟曰。三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反爵著壺漆赤中。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虡。鎛四無虡。爾雅曰。大鍾謂之鏞。郭璞注曰。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鎛。磬十六無虡。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簨虡。鄭玄曰。不懸之也。壎一、簫四、笙一、篪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笮一、甲一、冑一。既夕謂之役器。鄭玄曰。笮、矢箙。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集解〕惠棟曰。貨殖傳云。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槀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

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卽還。容根車游載容衣。〔集解〕黃山曰。容根車卽金根容車。游載容衣。謂載以游行。蓋漢制日游冠衣卽始於此日。司徒至便殿。竝騶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尙衣奉衣。㠯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㠯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緜絮以郭外。以晧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晧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爲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爲甬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梓宮。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集解〕惠棟曰。鄭氏祭法注云。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春秋正義衞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范寧曰。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也。白虎通云。納之西壁。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醳小紅。服纖。醳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㠯下皆服留黃冠。〔集解〕惠棟曰。冠用留黃色。百官衣皁。〔集解〕黃山曰。留黃、皁、其質皆繒帛。廣雅釋器。留黃、綵也。集韻。綵、繒也。說

文、莀、艸也。可以染留黃。綟、帛莀艸染色也。帛、繒也。廣雅釋器。緇謂之皁。又皁緇、黑也。說文。緇、帛黑色也。廣韻。皁、黑繒也。改服繒帛。明已釋服。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㠯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附之後焉。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虡、皆在周垣內。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紀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帝愼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虡、在行馬中。因寢殿爲廟。園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在雒陽（官本陽下有西北去雒陽五字。）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虡、在司馬門內。（官本作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二十步。（官本作三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冲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爲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爲行馬四出門。寢殿鐘虡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爲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之濁城西北。去濁

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維陽三百一十里．蔡質漢儀曰．十二陵令見在（〔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今改令．削在字．）河南尹無敬也．

魏文帝終．制略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言．察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若（官本作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案董卓傳．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成帝陵．解金鏤．探含璣焉．呂氏春秋略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心爲之慮．則莫如無動．無動莫如無利．藏（官本作葬．）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然而忘姦寇之變．豈不惑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難．以求之．忍親戚．欺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爲利甚厚．固難禁也．國彌大．家彌富．其葬彌厚．珠玉金銅．不可勝計．姦人聞之．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能止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彌疏則守之彌怠．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爲丘隴．（〔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云．至疑之．）其高若山陵．樹之若林藪．或設闕庭都邑．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者．則惑矣．大凡死者．其視萬世．猶一瞑也．人之壽久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慮．其情固不相當矣．必以無窮爲慮．然後爲可．今有銘其墓曰．此中有金寶甚厚．不可掘也．必爲世笑矣．而爲之闕庭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聞見．則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不掘也．而猶皆爭爲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邑之所遺．而憚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侈食．智巧窮匱．則合黨連衆．而謀名丘大墓．上曾不能禁．（官本禁下有也字．）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紀．亦（官本作市．）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爲死者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辱．以爲儉則不發．不發則不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東冢掘．齊未亡而莊公掘．國存而乃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

此愛而厚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止之爲無窮慮也〔集解〕吳仁傑曰案儀禮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鄭康成云八十縷爲一升司馬公禮書云古者五服皆用布以升數爲別其經以八十縷爲一升蓋當時有織此布以供喪用者布之不論升數久矣呂氏鄉儀亦云今布無升數且隨精麤以意定之仁傑謂今布不可謂無升數特語轉爲知陵切耳鄭謂升當爲登登成也而知陵切亦訓爲成今織具白蔻者每蔻用六成七成多至十五成以上以成之多少爲布之精粗大率四十齒爲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粗者齒纔用一縷則是六成實三成耳黃山曰注沖帝懷陵西北上當有在雒陽三字質帝靜陵門上當有司馬二字吳說今織具白蔻者每蔻用六成七成山案禮雜記疏緦麻十五升之內抽去其半朱子通解曰抽其半是一簆只用一經集韻簆、織具白當作曰蔻、蔻均蔻之譌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丁孚漢儀曰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鍾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案以爲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集解〕惠棟曰注太僕妻御之下脫女騎夾轂四字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

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閤室〔集解〕黃山曰志不著皇

后大喪儀。溯東漢諸后。其前卒者。率以廢死。不得具禮。宜矣。然桓帝梁后之崩。固嘗賜謚建陵。雖以梁冀之誅。不旋踵貶后爲貴人。謚奪陵廢。其自初終以訖於葬。非無可言。蔡邕和憙謚議云。漢氏母氏無謚。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德。上下優劣。是則后謚始於東漢。本惟太后有焉。故得加用帝號。謚以一字。其兩字者。皆追尊贈謚也。梁后之謚懿獻。爲漢特典。何以無紀。蓋后始崩。冀方擅權自用。一切儀制。皆冀主之。葬淹兩旬。其爲逾侈。必有不足垂後者。冀敗黜罷。遂并其文案刊犁之耳。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柙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四物。〔集解〕先謙曰。官本官作宮。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丁孚漢儀曰。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紱。葬青羽蓋。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一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宮門。〔集解〕惠棟曰。杜佑云空中勘合而漆之如漆坎侯。即箜篌。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黃綬。皆賜常車、驛牛贈祭。宜自佐史以上達大斂。皆以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絰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絰去杖。不敢以戚凶服當尊者。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絰。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問不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爲發哀。又臨其喪。自王主、貴人

以下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虎。朱鳥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緇布蓋牆。魚龍首尾而已。二百石黃綬以下。至于處士。皆以簟席爲牆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謚。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謚。如禮。下陵。羣臣釋、麤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迺隆。

續漢志集解第六校補

禮儀志下。飯唅珠玉如禮。注。諸侯飯以珠。唅以珠。錢大昭曰。下珠字當作璧。案璧徑九寸。不可以唅。且固玉也。抑與天子無別。惠氏補注。謂璧一作碧。據說文碧石之青美者。蓋次於玉也。則注唅以珠。宜即唅以碧之譌。

安梓宮內珪璋諸物。注。以大斂焉加之也。官本注以作於。通於天也。官本注也作地。是。

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注。天下吏民。官本注。天下上有其令二字。

佐史已下。官本史作吏。案據後文皆作佐史。則此作吏爲誤字。

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注。漢舊儀略載諸帝壽陵曰。官本注。諸帝上有前漢二字。

執戈揚楯。注。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官本注。毆作敺。是。

甒二容三升。集解。惠棟曰。至兌下平底。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五十八引三禮圖。醴甒文。與惠引頗異。然似有誤字。惟容五斗。則不誤。禮器。君尊瓦甒。鄭注亦云瓦甒實五斗。與志言容三升者。不相侔矣。今

案論語鄭注筲容斗二升儀禮鄭注甒容一穀（同斛）禮記鄭注甒容五斗志所載則其容名止三升蓋明器纔取備物制自如此非有誤也否則醯醢百甕之死而致生之轉陷爲不智矣

骨短衞注鄭元注曰至示不用也官本注曰上無注字示上多亦字

牟九柳從辰曰內則敦牟卮匜鄭注敦牟、黍稷器也陸氏釋文云齊人呼土釜爲牟是牟形爲釜矣今案牟卽鍪也敦牟亦卽是兜鍪兜鍪本一作兜牟首鎧也廣雅釋器鍪鬴也（鬴與釜同）以金爲之曰鍪以土爲之亦曰堥內則之牟鄭本讀爲堥故釋文亦以土釜說之其式略如冠故並沿爲首鎧之名荀子禮論淮南子氾論均早以鍪說冠是又不必定爲軍中之冠名此如釜爲炊器亦爲量名名同而物則異至謂軍中首鎧可就爲炊具乃傅會之失前人已辯之卽此所謂牟亦專是盛物之器並非炊器也劉注以下文自有豆籩以盛黍稷故別取儀禮注說之

竽一官本竽或譌竽注並同

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錢大昭曰御覽七百五十九引此文三升作二升二升作一升

祔於廟如禮注爲甬人官本甬作俑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亦作甬案此譌文不可強通豈有偶人無頭而能起坐如生者太室神堂尊嚴之地抑又何容有此也

備三爵如禮注世至爲邱隴集解何焯校本云至疑之今案至當作主又注其視萬世猶一瞑也錢大昭曰今呂覽瞑作瞋舜

葬紀。亦不變肆。錢大昭曰。今呂覽亦作市。案官本作市。蓋本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賜器。錢大昭曰。賻錢之制。見中山簡王焉、濟北惠王壽傳。志不載。今案二傳言賻僅及諸王。其在諸侯、公主、公將軍、特進。當亦同有賜賻之事。穀梁隱三年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志所載。皆賵之事。故不及賻也。

梁剡令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祭祀志上第七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獺知祭祀。〔集解〕黃山曰。前書郊祀志。豺獺有祭。顏注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詩魚麗。孔疏義同。陸佃埤雅舊說豺獺祭天。或又以爲皆自祭其先。是又兼有祭天一義。禮王制、月令、周書時訓、呂覽孟春紀。皆有豺祭、獺祭之文。呂覽高注。豺殺獸。四圍陳之。獺取鯉魚。四面陳之。世謂之祭。是特陳列如祭。非其義。惟大戴夏小正。正月獺祭魚。十月豺祭獸。傳皆曰。善其祭而後食之。乃班志所本。月令獺祭魚。鄭注。將食之。先以祭也。是謂祭食之祭。然豺獺食生。於說亦窒。非班義也。孔穎達說豺祭獸。謂禽獸皆殺之。但殺獸又陳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爲祭。埤雅則謂祭言獸以大者祭也。來道之云。獺每祭。必取七魚列石上。人襲之。少頃。再列如舊。又祭時。取黃頰魚一枚。以爪按其首。使作聲。如人有祝史。故俗呼黃頰魚爲魚師。祭畢。食諸魚。而縱黃頰魚於水。此經目驗。與陸佃說。皆不以爲祭食也。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獺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爲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爲祭祀志。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爲祭祀志。即邕之意也。〔集解〕黃山曰。前漢祭祀多因秦。後漢祭祀多本新莽。誅其躬而猶用其制。時爲之也。莽緣飾經術。仍與漢制相成。故光武中興。無以易之。而遂爲晉魏以下相沿之定規。是此志實古今得失之林矣。

建武元年．光武卽位于鄗．爲壇營於鄗之陽．春秋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曰行皇．〔集解〕黃山曰．光武紀．卽位於元年六月己未．壇場在鄗南千秋亭五成陌．改鄗爲高邑．又遂景福殿賦李注．在南曰陽．郡國志注．五成陌在高邑縣西七里．則所指縣治．已非漢舊可知．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尙約．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圜丘象天．方澤則地．圜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繭栗．味尙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耳．（官本耳作焉．）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卽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淳汗皋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東祀．（官本空一格．）上帝壇圜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官本作三．）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爲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於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爲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爲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爲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爲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爲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去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爲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

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 爲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
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爲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二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爲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
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 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官本作六）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
廣六尺高六寸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上丁（官
本下上作若是）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官本祖作宗疑誤）
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
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集解）惠棟曰注
神道以通以通作八通見索隱黃山曰西京郊祀棄濫按前書郊祀志高帝初因秦雍四時增北畤而備五帝文帝復起渭陽五帝廟
始合祀泰一地祇武帝又增汾陰后土甘泉泰一皆名曰郊蓋以泰一爲天后土爲地訖於元帝祠泰一必之甘泉祭后土必之汾陰
皆遠逾百里至不能往則遣有司告祠尤悖親郊之義成帝用匡衡之議定長安南北郊郊禮始正乃成帝定而旋改哀帝復而又廢
平帝元始五年莽請復如衡議復南北郊乃議以孟春親郊天地高帝高后並配冬夏二至遣有司分郊天地高帝高后分配古郊禮
后夫人不侍祠安有先后配郊之禮二至帝不親往何名爲郊附會古文遂成奇謬然終平帝之世固未實行也莽奏議在元始五年
是年十二月帝崩則定壇場具郊儀必已在莽居攝之後故莽立官稷增學官奏立明堂辟雍平紀皆書之獨復長安南北郊不見於
紀莽傳亦自言予前在攝時建郊宮而注引黃圖乃有元始四年宰衡莽具郊儀之奏其文則全襲匡衡原奏之詞與志載莽前後各
奏不合其爲僞託明矣中興於大祭祀勳稱元
始中故事實則皆莽之亂制諱之故曰元始耳
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毋秀不
敢嘗羣下百僚不謀同辭（集解）惠棟曰今文大誓
云八百諸侯不謀同辭
咸曰王莽簒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

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靑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集解〕黃山曰。祝文與光武紀所載有異。赤眉立劉盆子爲帝。與光武卽位同月。九月。遂陷長安。殺更始。靑犢本與赤眉合。同入函谷關。建武二年。尙與銅馬、尤來餘黨共立孫登爲天子。此文乃言誅王郎、銅馬、赤眉、靑犢賊。不合。紀無赤眉靑犢。是也。蓋祝文本無副本。史臣補撰。未免溢美。范書已經删潤。志則直錄史文。適成其誤耳。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集解〕黃山曰。前書郊祀志匡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臣聞郊柴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其牲用犢。其席槀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宜皆勿修。天子從之。則成帝初定長安南北郊。其制必甚簡。黃圖莽奏亦云牲欲繭栗。氣尙清玄。貴誠因質。其儀乃復有圓壇八觚。茅營、竹宮及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之制。蓋制爲莽居攝後所定。奏則六朝撰黃圖者所附益也。此志載圓壇八陛。又有五帝外壇、重營、紫宮。悉同甘泉。明卽莽制。八陛者八階也。壇八觚。故有八階。五帝別爲壇。壇五階。在圓壇外。如城之有郭。故下亦云五帝陛郭也。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集解〕惠棟曰。案孝經緯援神

契曰周天玉衡六閒日大寒後斗指艮爲立春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壬子、癸丑、斗指丑爲大寒二十四氣周而復始鄭志引堪輿亦用此圖蓋周秦以來相傳舊法也。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宮。〔集解〕惠棟曰。史記天官書云。匡衞十二曰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集解〕黃山曰。史記封禪書。其下四方地爲醊食。郊祀志作醊食。褚少孫孝武紀作餟食。索隱醊音竹芮反。謂聯續而祭之。正義引劉伯莊云。謂繞壇設諸神祭座相連綴也。顏注醊與餟同。謂聯續而祭也。皆以綴聯爲義。說文醊。綴聯也。綴、合箸也。是綴聯之綴本當作叕。从叕之字皆有綴聯義。說文無醊字。餟、祭酹也。醊、挑取骨閒肉也。是醊借字。醊後起字。皆當以餟爲正字。祭酹者以酒沃地聯綴祭之。卽以餟位爲神位之數也。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集解〕黃山曰。前書郊祀志載莽元始五年奏定羣望。以類相從。爲五部。天地五帝五神日月星雷風雨而已。纂位二年。興神仙事。遂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是郊祀列神之多。實莽居攝後所漸增。不關元始故事也。營卽壝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集解〕錢大昕曰。中宮當作中官。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集解〕錢大昕曰。外宮當作外官。漢書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

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曰。爲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集解〕黃山曰。前書平紀。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其時高后配地之議未興。故惟依舊制。以高帝配。郊祀志載莽奏孝文十六年。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是舊制昉於文帝。由來已久。故杜林本之也。班紀於諸帝之郊。或於甘泉。或於雍郊。必著其地。獨平紀四年之郊不著。莽傳又即以屬之莽。此時南郊未復。平帝未加元服。亦不能親郊。觀元始五年冬。莽因帝疾。禱命泰畤。作金縢。則四年之郊。莽亦必於甘泉泰畤行之。以帝不親行。故紀不著其地耳。居攝元年。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南郊始復。始建國元年。莽言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宜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蓋至是始自行其並配之制。皆詳莽傳。而漢當郊堯之說。又實由莽啓之。林殆不敢斥言其非也。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河雒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無有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集解〕黃山曰。據光武紀。平蜀在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四月。益州始傳送公孫述郊廟樂器。漢郊以正月。則增廣郊祀。當在十四年以後。高帝始配。不及高后。仍不用莽議也。迄中元元年。封泰山。禪祭地於梁陰。始以高后一配。次年北郊

成立則已爲帝之末年矣。蓋帝亦知先后配郊爲不經。故久而後決也。

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鉤命決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於壇南巳地。周禮。凡以神位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歡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集解〕惠棟曰。注凡以神位者。位作仕。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服虔注漢書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爲封。謂負土於泰山爲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於天。盧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憙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

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集解〕惠棟曰注每世之隆袁紀云治道之隆

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

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官本益作溢故作即）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集解〕惠棟曰汙、蕭該音一故反說文汙穢也

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

三月上幸魯

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灞、涇、雒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

過泰山告太守曰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

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凍十二月涸凍正月解凍太守潔齋親自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朐太守拜章縣次驛馬傳送雒陽〔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泰山君夫人漢時皆稱泰山府君黃山曰注脯三十朐說文朐、脯挺也朐與挺皆脯名以同物通訓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何注屈曰朐申曰脡士虞禮鄭注古文脡爲挺曲禮鄭注屈中曰朐是朐爲脯之屈中者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故須中屈之

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愼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選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集解〕黃山曰。光武紀注。讖。符命之書。讖。驗也。言王者受命之符驗也。山案文選思元賦舊注引蒼頡篇。讖書。河洛書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讖。祕密書也。出河洛。其言河洛者。謂河圖洛書之學。七經皆有讖。而以河洛爲宗。河洛五九。六藝四九。都凡八十一篇。張衡所奏定。衡傳載衡疏論圖讖得失最詳。言聖人以律曆卜筮九宮爲本。皆易之事也。鄭元以讖合夢。而知當終。翟酺因災異推考圖書。而知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通其術者自能用之。餘皆但就流傳。融文傳會其說而已。初。孝武帝欲求神僊。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集解〕黃山曰。釋名釋言語。扶。傳也。傳。近之也。是扶方者謂李少君、文成、五利、公孫卿諸方士。其方益衰。則傳會封禪。著其非誠。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乃上石立之泰山顚。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高九尺。下有玉牒書也。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

郊祀志。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爲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武王。宜封禪爲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之。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蓋應圖籙。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爲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集解〕惠棟曰。注博士充。曹充也。建武中爲博士。定封禪禮。見曹褒傳。

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集解〕黃山曰。張純傳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中元元年。帝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是當時奏上封禪所施用。即純主之。前漢御史大夫。成帝更名大司空。光武即位。惟置大司空。凡郊祀之事。兼掌掃除樂器。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時純爲司空。而傳云視御史大夫者。視武帝封禪御史乘屬從行故事也。

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集解〕黃山曰。舊唐禮儀志房元齡等奏封禪儀。請方石三枚。以爲再累。是再累乃用方石三枚也。後文梁松疏言璽寄玉牒故石下。是此文當作用玉牒書藏方石下。奪下字。

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

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集解〕黃山曰。說文檢、書署也。徐云。書函之蓋。三刻其上。繩緘之。然後塡以泥。題書其上。而印之也。檢、舊唐禮儀志作簡。云玉簡厚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其印齒隨璽大小。仍纏以

金繩五周。石簡、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璽。案檢封之說。其別有三。地官司市鄭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賈疏。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是以斗形方匣貯書。上加封檢也。公孫瓚傳。言袁紹每有所下。輒皁囊封檢。文稱詔書。是以囊貯文書。縹封囊口。亦謂之檢。李注。今謂之排。說文。排、擠也。擠合囊口。而封之也。二者但可用之文書。玉牒之檢。則爲單簡。覆牒而封之。是檢卽蓋矣。其石檢又加蓋者。玉檢幷牒。封置石下。石覆其上。自不外露。石檢以封。方石不加蓋。則封不固也。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者。亦專就石檢言。卽印齒也。玉璽一方寸二分。以封玉檢。一枚方五寸。以封石檢。故石檢須刻方五寸。段玉裁說封禪之檢。提文書之檢爲一。趙坦又以斗檢封。爲用斗鎔蠟以封。皆誤。 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集解〕黃山曰。石空檢爲三事。空讀爲孔。唐書禮樂志。石䃜刻方其中。以容玉匱。卽孔是已。 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范寧曰。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 松上疏爭之。以爲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集解〕惠棟曰。命下徐堅引司馬書有受字。 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

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集解）通鑑胡注．舊用石蓋各依方色．時吕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洪頤煊曰．前書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家在山陽．瑕王丁將軍．郎丁寬．梁人．其子孫在瑕丘．）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衞公、襃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官本作五）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篠．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齎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捍石捫天之難也．（官本捍作揑．）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溼闇．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腳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官本此下有也字．）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

餘步得北垂圜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埽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集解）惠棟曰注郭使者即堅伯也又孔穎達云漢魏稱人主或言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黃山曰太康地記奉高者以事東嶽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南四里漢武立太壇于東山以登天下示增高注宋公孔安也衞公姬常也褒成侯孔志也東方諸侯東海王彊北海王興（地理志北海國屬青州）齊王石也維中小侯鄉侯亭侯之屬太尉趙憙太常桓榮也分見范書各紀傳又壇上石二枚圓九尺距石長丈二檢石四枚廣六寸均與志文異

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耳望秩於山川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喻以尊卑祭之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卿大夫伯子男（官本卿上有或字）班于羣神孔安國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矣（集解）黃山曰班于羣神書堯典班作徧史記引作辯徐廣音班楊雄太常箴三輔黃圖皆作班與志合徐廣晉人黃圖六朝人撰猶及見今文蓋據今文有作班者也史記作辯而廣以班讀之者江聲云辯辨同字士虞記鄭注班或爲辨山案辯之即辨易象傳繫傳皆然辨之即班前書王莽傳辨社諸侯亦其一證惟近儒以辯無直通班之證而班氏郊祀志引書亦作徧于羣神則意古今文同史記之辯仍當讀徧然古書亦止辨可通徧辯不能直通徧也徐讀辯爲班則辯直辨之誤耳遂覲東后從臣太尉憙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

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集解〕先謙曰。官本子作予。考證云。予、本或作子。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吕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吕簒叛僭號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

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㠯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㠯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集解）黃山曰。光武紀。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書在中元元年十一月晦後。蓋據其落成追書之。經始當已在二月前。故刻石文及之也。設庠序。同律度量衡。孔安國書注曰。同音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修五禮。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范寧曰。吉、凶、軍、賓、嘉也。五玉。范寧曰。五等諸侯之瑞。珪璧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范寧曰。玄纁黃。三孤所執。二牲。范寧曰。羔雁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雉也。士所執。贄。范寧曰。總謂上所執之以爲贄者也。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集解）通鑑胡注。謂梁父之陰。錢大昕曰。梁陰卽梁父也。先謙曰。胡說是。㠯承靈瑞。㠯爲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㠯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集解）惠棟曰。張衡集上事曰。河洛五九。六藝四九。共八十一篇。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

不昭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比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岱嶽之瑞。以日爲應也。（集解）惠棟曰。注野作列。比作此。從封禪儀校正。瑞命篇。逸禮瑞命篇也。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日高二丈所。燔燎燔燎煙正北也。（官本二作三。北作上。是）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百爲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千寶周禮注曰。對轝曰輦。（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曰。人引車曰輦。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儀曰。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臾。羣臣畢就位。（集解）通鑑胡注。易服乃即事也。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封禪儀曰。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陛戟臺下。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騶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石磃蓋。尚書令北向跪。藏玉牒。畢。持禮覆石磃。尚書令封上。十石檢亦纏以金繩。泥以金泥。雜用四方土色。各依其色。案持禮即治禮郎。又曰。壇上置石磃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置壇中。刻磃上施十枚石檢。東西各二檢。南北各二檢。上有石蓋。若今之攏子、攊子。先謙曰。注二千

官本作三千。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㠯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爲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封禪儀曰。封畢有頌。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讙。但讙石見相應和者。（官本見作無）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臥巖石下。明日早太醫令復遲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和。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集解〕通鑑胡注。謂復故道而下山也。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㠯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地爲墠。後改墠曰禪。神之矣。封禪儀曰。功效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集解〕黃山曰。元始五年。莽議北郊配后。本與封禪無涉。盜國後屢議巡狩。亦未實行。是以高后配饗梁陰。實當時無識諸臣以意爲之耳。光武誤聽。唐高宗遵而行之。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禪祭。武后遂謂祀先后。不當外命宰臣。抗表率六宮親禪。未嘗非光武啓之也。四月己卯。大赦天下。㠯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稾。㠯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㠯特告至高廟。虞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太、尉奉匱。㠯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丘墟。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潤。則丘

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爲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爲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集解〕王補曰。職、袁紀作體。）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金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集解〕黃山曰。前世封禪。有得封不得封之別。故金匱告廟。既得封而後刻玉紀之。不敢誣其先。猶昭鄭重也。自唐以下。易藁秸以文錦。去匏瓦而尊罍。踵事增華。帝封后禪。金匱玉策。皆預爲之矣。

續漢志集解第七校補

祭祀志上。爲壇於鄗之陽。集解黃山曰。至已非漢舊可知。柳從辰曰。本紀作鄗南。此作鄗陽。陽卽南也。劉注作西。疑仍是南字之譌耳。一統志。漢高邑故城在今柏鄉縣北二十一里。千秋亭五成陌。在今柏鄉縣北十四里。去舊縣七里。據此。則壇明在漢舊縣南七里矣。云西。誤也。又志沿革表。漢之高邑。相沿至後魏。皆治舊城。北齊天保六年廢。徙。天保七年廢房子縣。移高邑縣於房子縣東北。今柏鄉縣在其東。通典亦謂光武卽位壇在柏鄉。則在高邑。不得謂西矣。梁時高邑已在徙治之後。劉注言七里。自仍就漢舊縣言也。

采用元始中郊祀故事。注。渟汗皐澤。官本注。汗作汙。是。案荀子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注。汙、渟水之處。

其五零壇去茅營。官本注。去作土。非。案零與靈同。卽神靈壇也。去譌土。字殘。道之外徑十九步。案之字衍。各本皆未正。

凡千五百一十四神。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二十七。郊邱引漢制。天地以下。羣臣所祭。凡一千五百四十。新益爲萬五千四十。孫星衍采入所輯漢舊儀補遺。自注云。新上疑脫亡字。蓋自漢武求仙。徧增郊祀。新莽事鬼。傅會寖多。光武中興。雖采元始中故事。而所定止於千五百一十四神。視前世又損其三十六。則莽之所增。必盡革矣。

語在林傳注。無有愚智。官本注。作民無愚智。與林傳注引同。民奉種祀。至九載乃殛。案此謂鯀殛禹興。夏仍郊鯀。以禹治水。爲修鯀之功。實王業所由基。且親近民。易知也。注文有脫誤。故其說不明。

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注漢舊儀曰。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祭天居壇下西向。紺帷帳紺席。柳從辰曰。注高皇帝祭天。官本同。此譌文也。孫輯本漢舊儀。祭作配。御覽五百二十六。書鈔九十。初學記十三。類聚三十八同。至孫謂此志注亦同。則未知就全文言抑所見續志本有作配天者。獨不誤也。今案柳說是也。馬氏通考卷六十九。引漢舊儀文甚長。亦作高皇帝配天。又祭天祭。無下祭字。紺帷帳紺席。無紺帷帳三字。此或馬氏嫌原文之累。湝去耳。馬附論云。衞敬仲撰漢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西漢未嘗舉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注可見）而三歲郊見於雍時甘泉。則未嘗有配天之祖也。今此謂高帝配天。而又言居堂下。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其義難曉。姑錄以廣異聞焉。此論至明。並足證志注作高皇帝祭天之誤。故約載之。

上至奉高。注四枚檢石長三尺。案通考亦作三尺。官本注作五尺。非。不騎步牽馬。案通考不作下。是。汝南召陵人。陵原譌陸。據錢校正。官本注不誤。百官爲先上。柳從辰曰。五字官本同。孫輯本謂續志補注無先字。不知孫所據何本也。案通考引亦有先字。

班于羣神。注古之聖賢。古原譌台。據錢校改。官本注不誤。

乾乾日昃。柳從辰曰。昊卽昃。但字形稍異耳。凡閣本前之作昊者。皆當以此字爲正。案毛本前昃作昊。已備論其失。今得柳說。可以袪惑矣。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注日高二丈所。燔燎。燔燎煙正北也。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儀引此作二丈所。與閣本同。燔燎二字不重。正北

也.與閣本同.書鈔九十一引此作三丈所.與官本同.燔燎二字亦不重.正北也.也作鄉.今案二三易譌.無從確定.本注燔燎二字.當係誤重.正北也當作正北向.祀天本北面.北或作上者.疑卽北字半體之譌.

皆助祭位事也.注.百官各㠯次上.柳從辰曰.書鈔引此.下有國家時御輦入挽升車也.二句.詳文義與下郡儲輦三百正相接.

尙書令㠯五寸印封石檢.注.以石三檢.案通考注.三作爲是.

羣臣稱萬歲.注.有氣屬天.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儀引此.氣上有青字.書鈔引此.又作白字.

復博奉高嬴.柳從辰曰.光武紀作復嬴、博、梁父、奉高是也.此脫梁父.袁紀亦有梁父而無博.又異.今案前書武紀.元封元年.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其年十月改元.行所巡至博、奉高、蛇邱、歷城、梁父、民逋賦皆除.四縣無出今年算.顏注.自博至梁父凡五縣.今云四縣無出算者.奉高一縣.素以供神.非算限也.然武紀及郊祀志.獨給祠復無所與者.止山下戶三百.則餘戶似未全復也.光武復奉高與嬴博梁父同.武帝所置三百戶.未必已廢也.是則武紀所謂四縣.仍難確定.疑歷城不屬泰山.復不及耳.後漢蛇邱.亦不屬泰山.故不數.至博則泰山廟.岱山.皆卽在其縣內.袁紀不數.似非.

太尉奉匱㠯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石之下.注.故藉用白茅.藉原作籍.已正.官本注不誤.柳從辰曰.袁紀作藉.今案藉籍古雖通作.然易藉用白茅.茅固草也.自以从艸爲正.

梁　劉　昭　注補

王先謙集解

祭祀志中第八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宮之制.（官本宮作堂.是.）下之溫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鐫.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窗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穀水又逕明堂北.中元元年立.尋其基構.上圓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蔡邕月令章句.因之.故引于其下.爲辟雍也.注相參之數.案漢司徒馬宮議曰.夏后氏世室.室顯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如宮言.則周明堂大于夏室.與鄭異義.

辟雍.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靈臺未用事.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瑞.（官本作端.）應神明之變化.

覩因（官本作日）氣之所驗爲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暴暑之災陸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之班教曰明堂（官本之作上是）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曆記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所由生專（官本教上有政字無專字）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官本無矣字）取其堂（堂官本作向明二字）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官本曰作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官本有下有大字）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官本此下有也字）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明堂魯之廟明下衍堂字之下脫太字官本已改）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

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官本門子作反問于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官本無焉字。有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二十字。）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發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官本有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二十字。）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官本合上有文字。是。）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官本且作也。是。）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監本崇字下衍矣字。向明二字。誤作堂字。俱依宋本改。又以周清廟論之。（案監本有之。是。又與閣本異。）論下衍曰字。又明晉

之太廟。猶周清廟也。明下衍堂字。之下脫太字。俱依宋本改。又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六九。何焯校本改九六。惠棟曰。張衡集舊注云。德陽殿東有辟雍。西有靈臺。於其上頒教令者曰明堂。大合樂鄉射者曰辟雍。司曆紀候節氣者曰靈臺。黃山曰。元始莽議。夏至分祭北郊。光武紀。起北郊兆域。書在中元元年十一月晦後。就使落成。郊時過矣。志未用事。當爲未及用事。奪及字。注蔡邕論明堂、太室、辟雍、太學。異名同事。袁準正論。陳氏禮書。皆極詆之。考兩漢言明堂者。前則申公之制未行。惟存公玉帶一圖。後則班固白虎通。鄭元禮注及邕諸說是也。武帝時。古文未行。本不能詳其制。遂毅然就公玉帶之說。起明堂於汶上。黃圖乃載長安西南七里。別有武帝明堂。謂應劭注武帝立明堂。王莽修飾令大。今漢書實無應劭此注。惟禮樂志載成帝時。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蓋莽立明堂、辟雍。卽因其舊址。黃圖傳會言之耳。莽建郊宮。仍仿甘泉。有竹宮諸制。今明堂中亦另有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卽仿公玉帶昆侖之類。皆莽所定也。莽傳奏起明堂、辟雍、靈臺。連文。光武紀及此志。亦連言無別。卽異名同事之證。居攝元年正月。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始建國元年。又言祫祭于明堂太廟。澤宮習射。卽辟雍也。東膠養老。卽大學也。合祭太廟。卽太室也。皆以明堂言之。明莽制本合四者爲一。明帝紀永平二年。祀光武于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九月踐辟雍。事三老五更。是後漢明堂。仍沿莽制。白虎通講論五經同異。別原師說。三禮鄭注。專主合經。邕則少游長安。所論皆取合當時之制。故與班鄭各殊焉。且邕論所引書。今多不見。檀弓樂記。今亦無邕所引之文。後儒但據見存之書。推測古制以難邕。安知不轉誤也。

遷呂太后於園。〔集解〕通鑑胡注。以呂太后幾危劉氏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袁宏紀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爲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爲貶黜者乎。

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張瑠（官本作璠。是。）記云。城北六里。袁山松書曰。行夏之時。殷祭之日。犧牲尙黑耳。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

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集解〕先謙曰。官本連下文。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吕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爲之備。迎時氣。〔集解〕惠棟曰。禮器曰。饗帝於郊。鄭元云。今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先謙曰。此應提行。官本不誤。五郊之兆。自永平中吕禮讖。〔集解〕惠棟曰。禮緯含文嘉曰。南郊、北郊、東郊、西郊、中郊、兆正謀也。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西郊七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兆域也。謀者、齋戒謀慮其事也。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集解〕黃山曰。前書十二紀無五郊迎氣之事。郊祀志載莽議羣望。雖及五郊。有祀無迎。惟莽傳居攝元年。迎春於東郊。始創爲之。則固非元始中所有也。以讖斷

郊。光武屢與桓譚。鄭興言之。明帝竟實行之矣。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已下縑。各有差。

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去邑七里。因火數也。〔集解〕李良裘曰。本亦作南郊七里。按下祭黃帝后土注云南郊五里。互見之文也。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集解〕黃山曰。張衡傳李注。黃靈、黃帝神也。案前書郊祀志。王莽議郊祀。稱天神曰皇天上帝。而易五帝之名爲黃靈。青靈、赤靈、白靈、黑靈。蓋欲以別於天神。此志復四帝之稱。獨黃靈不復者。嫌與軒轅同稱也。莽自謂虞帝之後。以黃帝配天。不與太皞、炎帝、少皞、顓頊同列。則同名之避。亦爲莽盜國後之變制。後漢因而未改耳。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去邑五里。因土數也。〔集解〕先謙曰。去邑五里。官本作南郊五里。據上李說爲互見之文。官本是也。黃山曰。中兆若但云去邑五里。不辨何方。故必言南郊。惟五郊四言其方。則南郊注亦必原作南郊七里。言七里已含有去邑之義。此皆承上東郊注東郊去邑八里爲文。無待互文見義。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圜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立秋之日。

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集解〕錢大昕曰。明帝紀注引此文云。歌白藏。以上下文青陽、朱明、玄冥例之。則白藏爲是。黃山曰。青陽、朱明、西顥、玄冥。本武帝所造郊祀樂歌。全載前書禮樂志。王念孫云。呂覽有始篇。西方曰顥天。高注。金色白。故曰顥天。說文。顥、白貌。楚詞。天白顥顥。故曰西顥。明顥卽是白。此文字作皓。从白。其義尤顯。是乃前漢原名也。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迎春歌青陽。迎

夏歌朱明，迎秋歌白藏，迎冬歌玄英。則後漢秋冬二歌，已爲白藏、玄英，此本爾雅春爲靑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易名也。續漢書當本作白藏作玄英，明帝紀李注所引乃續漢本文，非此文玄冥正玄英之誤，劉昭注補未考邕說，遂並依班志用原名耳。五郊迎氣，前漢所無，王莽始據月令創之，莽傳載莽徵天下有爾雅、鍾律、月令，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是援爾雅易名，亦必由莽，惟武帝樂歌本別有帝臨一篇，祀中央黃帝，此仍歌朱明者，蓋莽自謂以土德代漢，特虛其位，猶秦雍四時不立黑時，何焯謂秦自以水德當其一，是也，明帝不營一切，仍之，斯爲失矣。錢氏殆偶有不照乎。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目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囿射牲，目祭宗廟，名曰貙劉。語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靑稅八乘，旗旄尙靑，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尙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尙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尙黑，田車載甲鐵鍪，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集解）惠棟曰：注堂階三等，尙書大傳作八等；堂階二等，尙書大傳作七等。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皆見尙書大傳五行篇。

章帝卽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集解）錢大昕曰：章帝紀作二月。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

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官本作厲）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尙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祠禮畢命儒者論難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卽位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

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

〔集解〕洪亮吉曰．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月日時星辰．六宗．當卽此六物．以古證古．較諸家稍直捷也．

禮比太社也．

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尙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可．當祭．上從郃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官本此下有乎字〕後代．各有不同．今竝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爲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逵．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幷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

靈喻也。且類于上帝。卽禮天也。望于山川。欒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卽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靑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繅（官本作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祀（官本作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於社。造於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於（以上官本皆作于。是。）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徧。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尙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

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為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為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寧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官本作徧。）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盍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為六。（官本合下有五字。）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槱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署（官本署作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豬率。以春秋之月〔集解〕惠士奇曰。禋煙同音。劉昭以為音形兩異。蓋小學亡而俗師失其讀矣。惠棟曰。注行宏後為任城王相。見光武十王傳。龐雄字宣孟。巴郡宕渠人。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集解〕

惠棟曰。東觀紀曰。立黃老祠北宮濯龍中。

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集解〕惠棟曰。胡氏云。釦、去厚反。說文。金飾器也。

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集解〕惠棟曰。東觀紀云。祠用三牲。太官殽珍饌。作倡樂。以求福祥。黃山曰。前書王莽傳。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仙。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崔豹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于帝上。因而作華蓋也。器物總論。華蓋張帛爲之。有顏題黃屋。天子蓋也。案黃屋卽羽葆幢。顏題另以翠羽爲之。飾於蓋前。以爲標識。以黃繒爲蓋。故言屋。上林賦郭注。華、葆也。於神坐建之。故曰華蓋坐。

續漢志集解第八校補

祭祀志中。靈臺未用事。注於之班教曰明堂。案文選薛注之字皆其上二字與官本注之作上者又異。取其堂則曰明堂。案官本注作取其向明。當必有據。但通考引此仍同毛本。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學當作樂。官本注不誤。薦俘馘于京太室。薦原譌爲已。正。官本注不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柳從辰曰。九牖當作八牖。乃合乘數。案柳說是。東漢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又云九室室四戶戶二牖。通考屢言之矣。九牖明誤。

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案六宗之說。雖紛紜錯出。自今論之。要以尚書歐陽家說。爲得其近。蓋六宗猶云六合。天體本包上下四方。上帝者其中宰。六宗者其分司。皆謂天神。亦合禋祀。然曰爲上下四方之宗。是也。又曰。在天地四方之中。而以爲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是謂六合所宗。非宗有六。其說抑非。夫天亦無所謂上下四方。自人定之耳。亦但可言上下。而不可言天地。疑今文尚書自有所受。故明於天體。而歐陽氏師說相承。不免因附益。反失其眞也。

禮比太社也。注舉中是以該數。官本注是作足。

文闕爲壇飾。案范書正文闕皆省作闕。毛本官本並同。此又皆不省者。蓋志原本如此。合刻仍各存其眞也。凡志與范書字同形異者。皆放此。

梁　剡　令　劉　昭　注　補

王先謙集解

祭祀志下第九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四時祫祀。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集解〕惠棟曰。案本傳。純時爲虎賁中郎將也。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集解〕黃山曰。張純傳純謂光武之興。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此言祖宗雖不親授之。要與高祖自得之異。當法宣帝也。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爲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集解〕惠棟曰。戴涉也。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集解〕黃山曰。此以代立

爲說。謂光武繼元成哀平而立。宜以四帝代四親廟。興范書紀傳異。光武紀。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李注。漢官儀云。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諸父。於平帝爲祖父。皆不可爲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爲父。繼元帝而爲九代。然則宣帝爲曾祖。故追尊及祠之。劉攽云。宣帝於光武猶是祖。注多一曾字。張純傳。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帝從之。據紀所祀。爲昭、宣、元、成、哀、平六帝。據傳所祀。爲宣、元、成、哀、平五帝。哀平兄弟相及。皆元帝庶孫。共爲一世。漢官儀乃謂光武於哀帝爲諸父。於平帝爲祖父。其謬與以宣帝爲光武曾祖等。此志原議。則止元、成、哀、平四帝。宣帝爲光武所加。昭帝非殷祭不祭。明皆與范異。山以爲純等奏請。別立皇考廟。本以宣帝爲證。光武既以元帝爲穆。尤不容不以宣帝爲昭。純傳明有五帝四世之文。舍宣帝則不成四世。此皆可證原議之必及宣帝矣。且光武繼統元帝。與宣帝繼統昭帝。皆拔起屬籍。其迹略同。因宣及昭。郎不毀元廟之意。昭、宣、元三帝。而實四世。亦論四親廟者。所當祭也。惟祭昭帝。本原議所無。故純傳不載耳。志謂昭帝非殷祭不祭。蓋據明帝後親盡而祧言。遂以元、成、哀、平四帝三世爲四親。不及宣帝。則其失明矣。

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爲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廬稻田。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爲侍祠。〔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舊俗。太守侍祠。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御史。注宗廟。宗作光武。臨祭宗廟。祭下有祀字。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集解〕黃山曰。蔡邕獨斷載元帝時。匡衡貢禹以經義處

正、已定孝宣爲中宗。而前書元紀無之。或未實行。若平紀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則固實有故事矣。茲乃復上孝宣尊號曰中宗者。蓋嫌於黜元帝。故別從功德追尊。明不主故事也。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集解〕錢大昕曰。前此雒陽廟祀高帝、文帝、武帝。今加祭宣、元二帝。故云五也。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已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禮。〔集解〕黃山曰。張純傳注。平帝元始五年春。祫祭于明堂。今純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山案公羊文二年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注。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前書韋元成傳。五年而再殷祭。謂一禘一祫也。孔安國論語注。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白虎通宗廟篇。禘祫及遷廟。何以其能世世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是今古文之說。禘祫同爲殷祭。祭則遷廟羣廟之主皆從。禘及功臣所祭尤廣。盤庚大享爾祖。其從長發大禘、阿衡與饗。其明證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爾雅曰。禘、大祭也。皆明禘大於祫也。張純謂元始五年。始行禘禮。亦以明禘大於祫。終前漢始一行耳。自鄭元舉春秋魯禘于莊公武宮襄公爲例。乃謂禘合毀廟之主。不及羣廟

之主而羲雝詩遂以爲禘小於祫自陸淳舉禮大傳爲證乃謂禘惟追祭始祖之所自出諸廟之主皆不得從由其所祭者尊故爲禘大於祫夫魯之禘於羣廟乃僭祀周公之禮鄭說之誤王肅已駁之矣陸氏之說則宋以後皆宗之然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於王者爲禘於諸侯大夫士卽爲祫本亦合禘祫而言也若禘僅祭其始祖之所出是祫亦僅祭其太祖高祖矣其誤一也然則禘祫雖同爲殷祭而禘實大於祫非可互通通典乃載劉歆賈逵皆言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章懷注亦謂其名可通則尤大誤考前漢宗廟歲十二祠惟以酎爲殷祭初無禘祫之名宣帝以前亦並無毀廟之主自元帝用韋元成匡衡之議罷親盡諸廟始合祭其主於太祖謂之祫祭但爲合祭之名詞猶光武詔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也本因無廟而始合故未毀廟之主不升其事固與古異至元始五年祫祭則王莽主之祭於明堂不於太祖時以正月不以十月蓋據魯禮春禘之制名爲祫祭實用禘禮上溯始祖自出於太上皇旁及蕭霍諸功臣故純謂之行禘禮而捉禘祫爲一卽自莽始也莽制多歆所定逵學亦出於歆宜其說同章懷注蓋因之也

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竝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集解〕惠棟曰案說文昭從人召聲不從日也

禘之爲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吕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吕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集解〕黃山曰禘時以夏漢世蓋無異說祫則毛詩閟宮傳鄭氏禘祫志及崔靈恩說皆主用秋與純用十月異至元始五年行禘禮則依魯禮用春蓋王莽兼據鄭元詩說成王四年春禘于太祖周公明年攝政改元欲自比周公也胡培翬云時祭在四仲月禘祫在孟月行之羣主合食必待萬物純熟孟秋物尙未備不可以祫不如冬十月爲得其正此說蓋得之

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吕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吕合祭高廟爲常後吕三年冬祫五年夏

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絪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釦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卻六寸。白銀釦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惟俎。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官本作祖）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群臣陪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儐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中（官本中作巾是）奉觶酒從。帝進拜謁。贊饗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卻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卮。畢。群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承。丁孚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撫。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寧。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萁嘉薦。普淖鹹鹺。豐本明粢。醪用薦酎。事於恭懷皇后。尚享。嘏辭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俾守爾民。勿替引之。大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集解）惠士奇曰。漢無尸。空設之左坐者。皇后坐于左。並食也。此云高后右坐。蓋帝之左。后之右也。惟俎即儀禮所俎。乃尸俎也。又曰。使爾受祿于天云云。此大夫嘏辭。而天子用之。非禮也。惠棟曰。賈逵左傳解詁曰。禘者、遞也。審遞昭穆。又注諸隳廟神。神下脫主字。又曰。辨讀如辨具之辨。足上也。薛虞周易注曰。辨、膝下也。惟俎。惟一作多。前上酒。上下有卮字。當從者奉承。承一作引。太常撫。或曰魯撫。

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號曰世祖廟。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為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

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各與官本作名予)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眞。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武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官本作數。)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集解〕錢大昕曰。注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按下文引樞機鈐(當作琁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蓋言樂名大予。與韶夏濩相同。不宜更以大名舞也。又引詩傳云。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此言歌詩宜名武德之舞。不宜單稱大武也。然則東平王蒼之議。正主武德之舞。其前云樂名宜稱大武者。或當時公卿有此議。故博引圖緯經傳以駁之耳。沈約樂志。言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爲大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薦之光武之廟。此是錯會東觀書意。蒼所制歌詩。固云武德舞。不云大武舞也。近有據沈約志以譏范史之誤者。由未尋繹斯文而意爲之說爾。惠棟曰。注驃騎將軍議可。蕭子顯云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祭歌一章。二十六句。

㠯元帝於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集解〕黃山曰。前漢諸帝廟皆在陵所。惟高祖別有廟在故長安城中。見黃圖及文獻通考。王莽始建國元年。以漢高廟爲文祖廟。漢氏祖宗園寢廟在京師者。祠薦如故。二年因孫建議。罷漢諸廟在京師者。地皇二年。並壞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遣武士入高廟。壞戶鞭壁。是城中高廟仍在。均見前書莽傳。光武建武二年二月。起高廟雒陽。是月。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鄧禹入

長安.遣吏奉十一帝神主.(此當爲更始復立者.)納於雒陽高廟.五年七月.詔修復西京園陵.語不及廟.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謁高廟.是城中高廟亦修復.均見光武紀.當時兩京各止一高廟.諸帝皆四時合祭.無廟可毀.至莽墮壞孝元廟.起長壽宮.允明.見前書元后傳.此言不毀.特不廢其時祭而已.

後遂爲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集解)黃山曰.謂遵光武雖復立廟.合祭諸帝高廟之儉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即位.不敢違.邑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章帝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爲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憙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于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乂安.刑措之時也.陛下盛歌元首之德.(官本陛下作百姓)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武宣元祖祫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愼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集解)杭世駿曰.按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大雅文也.以茲爲哉.漢碑有之.以許爲御.以繩

爲愼。非有避諱。不知何自。惠棟曰。東觀記云。建初四年八月事也。袁宏紀曰。更衣者。帝王入廟之便殿也。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卽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集解〕先謙曰。後帝承尊。獨斷作是後遵承。是此文尊亦遵之誤。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集解〕錢大昕曰。當云陵曰西陵。史脫去三字。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尙嬰孫。〔集解〕惠棟曰。孫、袁紀作孩。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卽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卽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敕愼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

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集解〕惠棟曰敬宗、敬袁紀作孝。沖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集解〕惠棟曰。鄭駮五經異義曰。近漢諸幼小之帝。皆不立廟。而祭於陵。蔡邕云。見孝殤、孝沖、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于廟。太尉司徒分視三陵。皆宗廟典制也。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集解〕錢大昕曰。五主者。高、文、武、宣、元也。七主者。光武、明、章、和、安、順、桓也。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墠。四世為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于始（官本作世）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于壇墠而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蹕。禮也。〔集解〕惠棟曰。獨斷云。西廟五主。東廟七主。以陵寢為廟者三。孝殤帝康陵。沖帝懷陵。質帝靜陵。是追號為后者三。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葬北陵。安帝祖母也。（此下原衍清河孝德皇后安帝母也十字應省去）章帝梁貴人曰恭懷皇后。葬西陵。和帝母也。安帝張貴人曰恭敏后。葬北陵。順帝母也。兩廟十二主。三少帝。三后。故用十八太牢也。黃山曰。志言東西廟。以雒陽高廟為東。長安高廟為西。惠引獨斷言東西廟。以世祖廟為東。高廟為西。皆就雒陽言。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

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書載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襃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集解〕先謙曰。此注惠氏棟校語與今本有不符處。因合湘鄉王氏補校者別訂之。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袁紀無位字是。不列昭穆。不定迭毀。蔡邕集作昭穆不定。宗廟迭毀。元皇帝時。集元上有孝字是。始建大議。請依典禮。紀議作義。集作始建斯議。罷黜典禮。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紀尊作追。集孝上有初字。宣作昭。歷作廟。至孝成皇帝。集成作宣。據不可毀。紀作據經傳義。謂不可毀。古人據正重順。集順作慎。紀作古人考據慎重。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紀君下有父字。集作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者也。皆方前世。紀皆作比。莫能執夏侯之直。集作莫能執正夏侯之義。故遂僭濫。無有防限。尊古復禮。集作遵復古禮。誠合禮議。集禮議作事宜。孝明遵述。紀遵作尊。集遵述作因循。

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集解〕黃山曰。四親廟之說出禮緯稽命徵、鉤命決。所謂親廟者。親未盡則存。親盡則毀。遞遷之廟也。建武以宣、元、成、哀平四世五帝。當四親廟。元帝爲穆。宣帝爲昭。而成、哀平二世。非所謂親也。然光武補祀昭帝于太廟。合宣元而備四世。則禮意猶存焉。蔡邕所定七廟。西京存高祖文武。東京則去和、安、順、桓四代。以靈帝遙繼章、明、光武。馬端臨謂邕以和、安、順、桓皆由外藩入繼。靈則獻帝親父。奉以直繼嫡統。陰有諂附。不問世次之懸隔。豈爲知禮。其論嚴矣。山以爲靈帝亦起自外藩。則去四帝。即爲去靈帝之漸。邕非諂附獻帝也。直由拘定七廟之制。兩京祖宗六廟既勢不可毀。僅能存一禰廟耳。夫光武合祭三宗一禰於高廟。明帝以下。不起寢廟。則東京實

止二廟前漢迭毀之議.已無所施.禮重所傳.和、安、順、桓四帝而三世.以繼統論.親皆未盡也.卽謂不足爲宗.去宗號而仍存其時祭.以待親盡而祧.非不可矣.況宣帝之尊號.光武所特上也.如以祖制爲重.不去宣帝.不幾並禰廟而無之乎.循邕之制.使漢不亡.則光武、明、章、列在近親.廟當遞毀.否則再傳而下.並禰廟當遷矣.邕好說禮.而不達時變.藉董卓之暴.悍然行之.此其所以招禍乎.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秦始皇起寢于墓側.漢因而不改.楊泉請辭曰.古不墓祭.葬于中野.而廟在大門裏.不敢外其親.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無依也.周衰禮廢.立寢廟于墓.漢興而不改.以先帝衣冠.四時陳列.進果實.而禘祫祭祀.皆于宗廟.及其末.因寢之在墓.咸往祭焉.蓋由京師三輔酋豪大姓.力強財富.婦女贍侈.車兩相追.宿止墓下.連日厭飫.遂以成俗.迄於今日.夫死者骨肉歸于土.神而有靈.豈肯守夫敗壞.栖于草莽哉.黃山曰.春官冢人.凡祭墓爲尸.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鄭注皆謂祭土神.宋儒非之.曾子問.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而以時祭.韓詩外傳.亦有椎牛祭墓之文.似古今文皆嘗言墓祭矣.然曾子問爲庶子言.韓詩外傳爲士言.本皆無廟者.若既有廟.不當復祭于墓.此鄭所以不主祭墓也.考古宮廟之制.生人之寢前有廟.此以寢爲主者也.亡者之廟後象寢.此以廟爲主者也.古之寢廟.本皆卽在墓所.天子寢廟之外.復爲園寢.以象生人之居.乃自秦始耳.徐乾學謂漢不師古.諸帝之廟.不立于京師.各立于陵側.實祭廟.非祭陵.蓋誤以廟卽爲園.而京師爲國內.其說非也.古者營國.右社稷.左宗廟.亦卽就生人之居而爲一廟.所以敬宗收族也.若寢廟則不聞建于國中.隸釋載堯母慶都冢在成陽.上立黃屋.爲堯所奉祠.括地志載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周本紀載武王上祭于畢.馬融謂畢爲文王墓地名.左傳昭十二年.子產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古不墓祭.復無離宮.無園寢.皆就廟言可知.似漢制尙近古也.王者無外.陵地亦卽京師.前書韋元成傳.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而京師自高祖以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王莽傳.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是陵地統名京師.而廟與園寢.尤有別矣.漢園寢設坐而無主.主必立于廟.明帝以下.不起寢廟.則藏主世祖廟更衣.殤、質、沖三帝.就陵寢祭.則並無主也.惟廟本近墓.故無庸祭墓.而無廟者之祭.望墓爲壇.望而祭之.又別爲壇.準毀廟爲祧.去祧爲壇之義.仍等廟祭耳.謂陵則主園不主廟.此志亦未能辨也.

說者吕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吕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吕藏主。吕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吕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吕來。關西諸陵吕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吕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毁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寘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集解〕錢大昕曰。王懋竑云。嚴當作裝。東漢諱莊爲嚴。遂幷改焉。予謂裝、妝皆俗字。古文本作莊。故東漢人稱妝具曰嚴具。魏志田疇傳。戒其門下趣治嚴。卽治裝也。惠棟曰。嚴、漢官儀作莊。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爲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爲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爲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爲五祀。社亦自復有祀。（官本爲作於）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爲

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集解〕官本考證曰。注馬昭曰。諸本皆作馬咍。何焯校本改臣昭。

方壇。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靑。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靑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土謹敬潔淨也。祭社有樂乎。（官本無乎字）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無屋。有牆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盧植曰。謂無屋。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爲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霤。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內。漢舊儀。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也。〔集解〕惠棟曰。太牢具。謂羊一、牛一、豕一也。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黃山曰。光武紀。建武元年八月壬子。祭社稷。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宗廟皆人鬼。因所祀而重。猶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祖。天子之太祖。則可以配天也。社稷居右。則尤重於宗廟。禮皆天子親祭。白虎通。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載芟良耜。歌於周頌。社于新邑。著在周書。皆周天子親祭社稷之證。故王制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而郊特牲首社稷太牢。自高祖代秦。以梁巫祠天社。秦巫祠社主。一因秦舊。遂不親祭。光武亦惟即位一親祭社稷。馴至後世。使者監祠。南向不拜。失禮之甚者也。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集解〕先謙曰。官本疏作蔬。自夏以上。祀以爲稷。至

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爲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王莽奏立官稷。后稷配也。〔集解〕黃山曰。前書郊祀志。湯放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祀。應劭注。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官本作封)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又(官本作尤)多。故稷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三正記曰。(官本作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也。孔竈曰。(官本竈作鼂是。)周祀一社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到于今是祀。(官本不重二社字)而後諸儒論之。其文衆矣。〔集解〕惠棟曰。注三正曰。正下有記字。先謙曰。據惠校本出三正曰。則上文並無禮記字。與官閣本皆異。黃山曰。左傳、祭法。皆明言句龍爲社。棄爲稷。是句龍棄即社稷之主矣。自秦漢天子不親祭社稷。故鄭元創爲配社配稷之說。後世皆樂其便而宗之。至謂句龍棄皆人臣。天子可不祭。亦非鄭氏本恉也。

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眞。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爲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

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也。（宜本也作地。）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尙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爲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于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敍。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爲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摘出社稷以爲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爲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眞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爲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于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於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

是鈎（官本作鉤）校輿籍論本考始觽前易故不從常説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集解）惠棟曰薛瓚云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至元始三年始立官稷光武之後但有官社不立官稷鄧義章陵人荆州名士見魏志劉表傳作褰黃山曰左昭二十九年傳蔡墨荅魏獻子社稷五祀之問以句龍爲后土合句芒、蓐收、玄冥、祝融爲五官又以后土爲社棄爲稷合爲社稷是句龍本爲后土合田正乃爲社稷猶脩及熙共爲玄冥也經典言社多包稷與五官之后土異馬昭之辨明矣注仲長統以社爲土神土神者地祇卽北郊所祀之后土也是其神仍爲句龍故鄭氏句龍配社棄配稷之言必不可從者也且鄭所謂配者德相配耦也故臣之配君必如伊尹之咸有一德論其德非論其位祭法言后土爲社棄爲稷與帝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並舉曷嘗以位別哉湯欲遷句龍以德莫能繼而止則句龍之德上古莫與比隆故祭法言聖王制祭祀特列社稷爲首以皆聖王所親祭也仲長統俗儒乃以班爵爲比與後周諸臣謂仲尼人臣天子無致敬之禮何以異乎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　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爲中霤也（集解）惠棟曰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戶祭脾竈祭肺中霤祭心門祭肝井祭腎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　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　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　（集解）黃山曰詩周頌絲衣毛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何楷世本古義靈星、農祥也先王祀之而配以后稷歌絲衣之詩以樂之案周書作洛篇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此卽志配食星及古義所本然周書言以后稷配食上帝非以配食星也周祖后稷絲衣列於頌王者所親祭也漢舊儀五年脩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爲民祈穀報功是所祀本主后稷周語泠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

在天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因曰。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應劭引賈逵說辰星爲靈星。唐志。歲星主農祥。后稷馮焉。所指爲辰者雖不同。要皆以農祥爲卽靈星。靈星實相后稷。靈星之所主。賴后稷經緯之。故后稷卽馮之靈星。爲后稷之代名。非后稷配靈星矣。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卽古之二羽也。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集解〕惠棟曰。晉志引漢儀云。以乙日祠先農。乃耕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日。〔集解〕先謙曰。官本立春下提行。案以下皆言縣邑祭祀。提行非也。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三時不迎。〔集解〕先謙曰。官本還下有弗祭二字。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今王莽。〔集解〕先謙曰。官本今作于。是。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集解〕黃山曰。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釋文引司馬彪云。國語。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不云魯侯也。爰居一名雜縣。舉頭高八尺。樊光注爾雅云。形似鳳

皇。案、臧文仲事見魯語。爰居雜縣釋鳥文。世祖中興。躅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㠯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㠯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已贄不同。圜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琥璋。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自上皇㠯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㠯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玉貴五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敢題刻。告厥成功。難可知者。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㠯爲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㠯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

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興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遞以相感．若此論可通．非乎七十二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吕爲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紊．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集解〕黃山曰．崖厓同字．廣雅釋詁．方也．

續漢志集解第九校補

祭祀志下．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至開祠於更衣．錢大昭曰．更衣、寢側之別殿．開祠、如五月嘗麥．十月嘗稻之類．案更衣並見本書章紀．注．陛下盛歌元首之德．案書稱帝庸作歌．歌本自帝倡之．而羣臣和之．盛歌元首之德．謂章帝之倡德於上．同符帝舜也．官本注．陛下作百姓．轉似未合．

廟日上飯．廟疑朝之誤．

方壇．錢大昭曰．據光武紀注引此志．方壇下有四面及中各依方色八字．今無疑脫．案通考引此文．已無八字．則脫誤久矣．

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注．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到于今是祀．案孔晁社議本云．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並立二社．一神二位．同時俱祭．則注二社二社．當是並立二社之譌．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注．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侯康曰．白虎通．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月令五祀有行無井．通典引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又祭法注．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卽厲也．是漢法于五祀之外．又有司命山神二祀．蓋本祭法七祀

之義。然鄭注但云民家。則非國制矣。今案五祀之說。戴記所載王制。祭法之於月令。即有參差。周官小祝之於大宗伯。亦難證合。鄭君隨文釋義。雜擧先儒及當時之所聞見。以通其說。實亦莫衷一是。至行之與井。則月令行一作井。秦靜言之。傅元亦言之。古行作𠦃。易與井混也。然禮經殘闕。要以見存之儀禮爲可據。儀禮祀行不祀井。則固以祀行爲長。特漢魏以來。相承祀井。禮家重改當時之制。不欲變更耳。必謂祭竈而不祭井。於事有闕。於情不類。抑不思井之本義。原不主水。水亦並非井之一字所能包。江淮河漢之民。不資於井者。將何祀耶。行猶言道。路人所共由。莫能外也。亦不後於井。謂井水竈火相匹。實則竈主烹飪。老婦之祭。原不專主火。若論相因而及。則祭門祭戶而獨不祭行。又豈於事無闕。於情克類耶。尤不然矣。後世禮教益失。祀典益荒。行之祀既已廢絕。而竈與司命二祀。遂混爲一。秋之厲祭。其有行者。亦迷失其本。而別以異說主張之。五祀既紛。七祀何論也。

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注。農祥晨見而祭也。柳從辰曰。注晨。案說文當作曟。或省作晨。晨、房星也。周語。農祥晨正。韋注。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風俗通作辰。漢舊儀亦作辰。詳前書郊祀志補注。

天文志上第十

後漢書十

梁剡令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王莽三　光武十二　〔集解〕先謙曰。前書天文志。本之史記天官書。而頗有增易。此志無可推演。但取後漢以來星辰占驗之術入之。而刪五行皇極傳星辰逆行諸說。實則五行志之一門也。此後遂爲修史者之定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星經曰。歲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熒惑主輿鬼、柳、七星、張、翼、軫。鎮星主東井。太白主奎、婁、胃、昴、畢、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琅邪。戊子爲彭城。庚子爲下邳。壬子爲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爲漢中。丁亥爲永昌。己亥爲巴郡。蜀郡。牂牁。辛亥爲廣陵。（〔集解〕先謙曰。廣陵地與上隔越。且複出。官本陵作漢。是。）癸亥爲犍爲。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爲魏郡。勃海。丙戌爲安平。戊戌爲鉅鹿、河間。庚戌爲清河、趙國。壬戌爲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之

乙卯爲南陽。己卯爲零陵。辛卯爲桂陽。癸卯爲長沙。丁卯爲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爲東郡、陳留。丙辰爲濟北、戊辰爲山陽、泰山。庚辰爲濟陰。壬辰爲東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爲豫章。辛巳爲丹陽。己巳爲廬江。丁巳爲吳郡、會稽。癸巳爲九江。凡六郡。第七星爲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川。壬午爲梁國。丙午爲汝南。戊午爲沛國。庚午爲魯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玄菟。丙寅爲遼東、遼西、漁陽。庚寅爲上谷、代郡。壬寅爲廣陽。戊寅爲涿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幷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爲五原、雁門。丙申爲朔方、雲中。戊申爲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申爲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　三

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鬭苞授。〔集解〕官本考證曰。困學紀聞云。鬭苞似是人名氏。惠棟云。案鬭苞受河圖篇名。見李善注文選。鬭當作閻。授當作受。規字屬下讀。羅泌以鬭苞爲黃帝臣名。非也。　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　尙書曰。帝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在。察也。璇。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集解〕惠棟曰。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固曰。火當爲北。北、陰位也。　夏有昆吾。湯則巫咸。〔集解〕官本考證曰。困學紀聞曰。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考之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乂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爲正。　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愼。鄭之裨竈。魏石申夫。或云石申父。　齊國甘公。〔集解〕惠棟曰。劉歆七略

曰．甘公字逢．名德．虞喜志林云．甘公一名德． 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吕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覩成敗之勢．秦燔詩書．吕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爲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孛大角．大角吕亡．有大星與小星鬬於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吕世黎氏之後爲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集解〕惠棟曰．國三老袁良碑云．災條備至．許峻有易災條二卷． 作五紀皇極之論．吕參往行之事．〔集解〕惠棟曰．沈約云．伏生創記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徵． 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謝沈書曰．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 令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吕顯天戒．明王事焉．

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所著靈憲．渾儀．略著辰燿之本．今寫載以備其理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爲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樞運有逌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爲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

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儛道中．其可覩．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贏．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成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為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跱．各有逌屬．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狠蚖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馮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蠩．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燿．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闇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闇．闇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主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

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斁。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觀於東。觀於東屬陽。行速者觀於西。觀於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候見晨。附於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詳可盡。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雨絕。（〔集解〕先謙曰。官本雨作兩。）世路無由。宣博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明者。續其後。〔集解〕齊召南曰。注攝提、熒惑地候見晨。附於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也。案攝提地候、熒惑俱屬陽。故曰附於日。非謂土木火必附日而行。金水不附日而行也。惠棟曰。注托身於月。許慎淮南子注。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又蔽於他也。他作地。平子精於天文。而所著靈憲論。頗涉誕妄。全無發明。惟指闇虛為地影。為千古卓識。宋書天文志。時閹官用事。邕議不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於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為亂兵。星占曰。其國內外用兵也。其所以孛德。孛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為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

謂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宋均注鉤命決曰，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處、處起也。韓楊占曰，其象若竹彗樹木條，長短無常，其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不出，天爲民之亂見之。又一曰，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固應無德於國，穿陂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撝奪。誅戮如仇讎，自是觀之，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果如晏子之言，孛之與彗，如似匪同。張爲周地，星孛於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爲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集解〕惠棟曰，王常等本起兵新市，後入南郡藍口，爲下江兵也。劉玄傳注云，續漢書卬作印。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士衆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衆，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從羣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以示富彊。

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爲衝車呂撞城。爲雲車高十丈呂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呂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覆敗之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袁山松書曰。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兵。幷力猋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滍水。死者委積。滍水爲之不流。殺司徒王尋。軍皆敗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爲兵。太微爲天廷。太白嬴而北入太微。〔集解〕惠棟曰。李淳風云。行而造其中曰入。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爲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爲將軍。皆呂虎爲號。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爲漢將鄧曄、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

門入。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斧敬法闥。商人杜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目更始入長安。設眉賊立劉盆子爲天子。皆目大兵入宮廷。是其應也。

光武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一月辛亥。月犯軒轅。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漢史。鎮星逆行與鬼。女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是歲太白經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昴。黃帝星占。土犯鬼。皇后有憂。失亡其勢。河圖曰。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壬寅犯心火星。何焯校本火改大。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集解〕錢大昕曰。案志載五星淩犯。或稱太白、熒惑、歲星、塡星、辰星。或稱金、木、水、火、土。前後俱不畫一。惠棟曰。李淳風云。行而侵之曰犯。石氏云。經過其星而光耀侵之曰犯。古占七寸以內曰犯。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軒轅。孟康曰。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軒轅者。後宮之官。大星爲皇后。金犯之爲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後廢爲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爲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孟康曰。流星、光跡相連也。絕跡而去爲飛也。〔集解〕惠棟曰。未當去而去曰出。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殺。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閏月庚辰。火入輿鬼。過軫北。庚申。月在斗。赤如丹者也。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爲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雷。柳爲周。軫爲秦蜀。〔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軫安得爲秦蜀。蓋井字也。吳越音訛誤寫耳。觀上文西南行可見。大流星出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吳漢。發南陽卒三萬人。乘船泝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臣昭曰。述雖以白承黃。而此遂號爲白帝。於文繁長。書例未通。又命將軍馬武、劉尙、郭霸、岑彭、馮駿。平武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從弟衞尉永。遂至廣都。殺述女壻史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集解〕齊召南曰。公孫述傳作破虜將軍。光武紀文作威虜將軍馮峻。斬述將田戎。吳漢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臧宮破涪。殺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夜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

將公孫晃、延岑等．〔集解〕惠棟曰．晃一作光．述弟也． 所殺數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吕上．是大將出伐殺之應也．其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爲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者．兵將怒之徵也．

十二年正月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 己未．小星流百枚吕上．或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入氐．犂珥．闔角亢房． 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吕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類．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移徙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集解〕張永祚曰．案公孫述在西南．北字疑誤． 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納、閻興軍下曲陽、臨平．〔集解〕惠棟曰．皆屬鉅鹿郡． 呼沱吕備胡。匈奴入河東、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吕東．吕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應．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昴頭兩星．八月辛酉．水見東方翼分．九月甲午．火犯輿鬼．十月丁卯．大星流．有光．發東井西行．聲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輿鬼西北．黃帝占曰．熒惑守輿鬼．大人憂．一曰貴人當之．巫咸曰．見水翼．多火災．石氏曰．爲旱．郗萌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集解〕錢大昕曰．隋書經籍志．後漢中郎郗萌撰後漢災異十五卷．又云．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先謙曰．官本注國作出．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炎長三丈。韓楊占曰。在昴大國起兵也。稍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韓楊占曰。彗出營室東壁之間。爲兵起也。二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彗星爲兵入除穢。昴爲邊兵。彗星出之爲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一曰昴星爲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歙以事繫獄。踰歲死。營室、天子之常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爲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爲皇后。除宮之象也。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星逆行。十七年三月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星東。己酉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十九年閏月戊申。火逆從氐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郗萌曰。熒惑逆行氐爲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爲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尙未當見而見。是贏而進也。東井爲水衡。〔集解〕先謙曰。官本衡作衝。春秋元命包曰。東井八星主水衡也。水出之爲大水。是歲五月及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白氣爲

喪。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藩。除宮之象。荆州星經曰。彗在東井。國大人死。七十日主當之。（〔集解〕先謙曰官本主作王）五十日相當之。三十日兵將當之。後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年七月。古今注曰。戊申月犯心後星。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閒。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輿鬼、五星天府也。黃帝占曰。輿鬼天目也。朱雀頭也。中央星如粉絮。鬼爲變害。故言一名天尸斧鉞。或以病亡。或以誅斬。火魁金天以制法。其西南一星主積布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北一星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日主領珠錢。郗萌曰。輿鬼者。參之尸也。弧射狼誤中參左肩。舉尸之東井。若留尸輿鬼。故曰天尸。鬼之爲言歸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輿鬼。大臣誅。有斧鉞乘質者。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爲男子。從北入爲女。從西入爲老人。從東入爲丁壯。棺木倍價。熒惑爲凶衰。輿鬼尸星主死亡。熒惑入之爲大喪。軒轅爲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之爲死喪。其後二年。光武崩。

中元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爲將相。後太尉趙憙、司徒李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爲使。中郎將竇固、楊虛侯馬武、揚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續漢志集解第十校補

天文志上下應十二子。案子疑野之譌。注甲午爲潁川。川原作州。已正。官本注不誤。

宋之子韋。錢大昭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宋司星子韋三篇。注云景公之史。楚之唐蔑。柳從辰曰。楚有唐眛。見史記。荀子議兵篇。楚人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楊注。即楚將唐眛。宋書天文志云楚有唐眛。掌著天文圖驗。眛當作昧。諸本作眛者。誤也。今案春秋隱元年左傳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穀梁蔑皆作眛。文七年公羊傳。晉先眛以師奔秦。左、穀梁眛皆作蔑。是蔑眛本同字。唐眛即唐蔑。並見商子弱民篇。

吕顯天戒明王事焉。注靈憲曰。案據本書張衡傳注引此。乃衡靈憲序文也。至衡所作靈憲算罔論。章懷謂衡集無之。然鄭樵天文略引衡說甚備。則其書固具在也。用定靈軌。官本注。定作之。案衡傳注作定。之字誤。斯爲麗鴻。官本注。爲作謂。通。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案文人當作天。天氣天形相承言之。羸即羸縮之羸。靈龜圈首於後。官本注。圈作蜷。案圈、轉也。謂靈龜轉首於腔中也。作圈義自可通。其後有馮焉者。官本注。馮作憑。古今字。毋驚毋恐。毋原譌母。已正。官本注不誤。是爲蟾蠩。官本注。蠩作蜍。案爾雅釋魚、蟾諸一切經音義十引爾雅作蟾蠩。釋文云蠩音諸。本今作諸。是陸本原亦作蠩也。蜍乃俗字。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官本注。地作他。又闇皆作暗。今案據下文言日之薄地。此作地自不誤。惠氏補注亦云。指闇虛爲地影。爲千古卓識。知所據北宋本正同。毛本言天學者。自非明於天地日月五星之體。不能施推步。古今一也。虞書循七政以授人時。孟子綜千歲而定日至。帝王代禮。其傳不失。儒者類能通之。觀張衡靈憲因地測天。後世淺入所謂傳自異邦。詫爲絕學者。固已莫能外也。闇暗古通作。實司主命。

官本注。主作王。而海人之占未存焉。案此語不知何指。疑後世測天者所謂五星之外二星。當時已有發明也。天道者貴順也。天道官本或作大道。地候見晨。候原譌侯。正。官本注一誤。

言天體者有三家。天原譌言。與上言字複。已正。官本注不誤。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案晉志。周髀即蓋天之[illegible]圓[illegible]如股圖。其言天地中高而四隤[illegible]徼以爲晝夜。宣夜謂天本無質。日月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渾天言天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周圍如彈丸。其形渾渾也。考渾天之術。原本於璣衡。實非後於周髀、宣夜。言天者自屬後密於前。然周髀、宣夜所言。究亦莫能偏廢。前志

亦闕而不論。案據邕說。知前漢本亦用渾天術。自張衡出乃益修明之也。邕時、張衡所論著者自當尙存。邕蓋欲更推求其源耳。

或謂之彗星。注韓楊占曰。官本注。楊作揚。後並同。使伯常褰禳之。官本注。禳誤穰。果如晏子之言。孛之與彗。如似匪同。案公羊、左氏皆以爲孛即是彗。郭璞注爾雅亦然。惟穀梁文十四年傳云。孛之爲言猶茀也。注謂茀星。亂臣之類。不謂卽彗也。前書文帝紀注。引文穎說。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彗。星經亦云。光芒偏指曰彗。四出曰孛。至今驗之猶信。孛卽是茀。茀謂艸生茀亂。孛星之光芒四出。象之。埽彗上斂下張而斜長。彗星之光芒偏指。象之。彗主除穢。孛主亂。義當有別。

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將帥。案本書光武紀。作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與志略同。蓋當時兵法有六十三家。莽欲備其數。故偏徵之。重在家數之多。被徵者皆有家法也。錢大昭氏據前書莽傳。作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謂紀志者字皆應在家字下。似太泥。

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柳從辰曰、據光武紀。實先夜有流星墜營中。而後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袁宏紀亦同。此流星同屬天文變徵。志失載。

太白嬴而北入太微。官本嬴作贏。下同。古通作。

皆吕虎爲號。號九虎將軍。官本無下號字。

燒作室。斧敬法闥。案前書莽傳作燒作室門。斧敬法闥。此脫門字。又顏注、敬法殿名也。

校尉公賓就斬莽首。柳從辰曰、袁宏紀及荀悅漢紀。皆作公孫賓就斬莽首。與班范本志異。

皆小民移徙之徵。官本移徙作流移。

彗加其藩除宮之象。官本象下多也字。

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注。一曰主領珠錢。官本注。領誤頜。

天文志中第十一

後漢書十一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殤一
安四十六　順二十三　質三

梁　劉　昭　注補

王先謙集解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流星爲外兵。西南行爲西南夷。是時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太牟替滅陵。斬首傳詣雒陽。古今注曰。閏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執法星所。光芒相及。十一月辛未。土逆行。乘東井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火星。黃帝星經曰。出入井爲人主。一曰陽爵祿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五日去。天船爲水。彗出之爲大水。是歲伊雒水溢。到津城門。壞伊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河爲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雲中。至原陽。貫索、貴人之牢。〔集解〕惠棟曰。當云賤人之牢。欒汁圖徵曰。連營賤人牢。宋均以爲連營貫索也。其十二月。陵鄉侯梁

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廷。下獄死。妻子家屬徙九眞。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天之眞女。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古今注曰。三月庚戌。客星光氣二尺所。在太微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十五日。〔集解〕惠棟曰。荊州占曰。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多雨水。郡十四傷稼。古今注曰。十二月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古今注曰。歷斗、建、箕、房、過角、亢、至翼、芒東指。滅見至五十日。郗萌占曰。客星舍房左右。羣臣有吞藥死者。又占有奪地。牽牛主吳越。房心爲宋。後廣陵王荊與沈涼楚王英與顏忠各謀逆。事覺。皆自殺。廣陵屬吳。彭城古宋地。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星。十一年六月壬辰。火犯土星。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爲大喪。質星爲大臣誅戮。晉灼曰。鬼五星。其中白者爲質。其十二月。楚王英與顏忠等造作

妖謀。反事覺。英自殺。忠等皆伏誅。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十二月戊午。月犯木星。〔集解〕洪亮吉曰。案十二月宜作十一月。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昴主邊兵。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侯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耿忠、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肜將兵擊匈奴。一曰軒轅右角爲貴相。昴爲獄事。客星守之爲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弘等交通。〔集解〕惠棟曰。與字衍。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爲大將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三年孝明帝崩。〔集解〕惠棟曰。袁紀乙丑作乙卯。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石氏星經曰。歲星守房。良馬出廄。古今注曰。正月丁未。月犯房。房右驂爲貴臣。歲星犯之爲見誅。是後司徒邢穆坐與阜陵王延交通。知逆謀。自殺。〔集解〕惠棟曰。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情。見孔融傳。四月癸未。〔集解〕先謙曰。官本四月提行。太白犯畢。畢爲邊兵。〔集解〕惠棟曰。春秋緯元命包曰。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

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肜坐不進下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微.皆屬張.張、周地.爲東郡.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爲兵喪.其八月壬子.孝明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長三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昴爲邊兵.彗星出天市爲外軍.牽牛爲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蕉唐城.〔集解〕齊召南曰.按文當作巂唐城.巂唐、永昌郡屬縣也.惠棟曰.蕉、西南夷傳作巂.案永昌有巂唐縣.當從傳.永昌太守王尋走奔楪榆.安夷長宋延爲羌所殺.以武威太守傅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與子男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爲侯.二月九日.古今注曰.甲申.金入斗魁.〔集解〕先謙曰.官本二月提行.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集解〕李良裘曰.案書曰例惟甲子.此兼言九日訛也.上書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此不應更紀二月事.且上書元年正月丁巳.則二月九日安得爲甲寅乎.下云十二月戊寅.彗星出.考章帝紀在建初二年.此二月九日乃二年九月之訛也.洪亮吉曰.二月九日應作二年九月.凡紀志書皆舉甲子.未有直舉日者.又下言十二月戊寅.流星過入紫宮.此亦建初二年事.即

此可知。長數丈。散爲三。滅。十一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長八九尺。稍入紫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忌。後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木火具在參。（集解）先謙曰官本具作俱。是。三月戊寅。木水在東井。六年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歷文昌。餘氣正白。句曲西如文昌。久久乃滅。黃帝星經曰。木守東井。有土功之事。一曰大水。郗萌曰。歲星守參。后當之。熒惑守大人當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閣道入紫宮。留四十日滅。閣道、紫宮。天子之宮也。客星犯入留久爲大喪。後四年。孝章皇帝崩。（集解）惠棟曰。荊州占云。閣道、王良旗也。有六星。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古今注曰。大如拳。起參東南。有光色黃白。古今注曰。癸亥鎮在參。又流星大如桃。色赤。起太微東蕃。石氏曰。鎮守參。有土功事。二月。流星起天棓。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白。（集解）惠棟曰。棓音皮。韋昭音剖。詩緯曰。槍三星。棓五星。在斗杓左右。主槍人棓人。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丈。三月古今注曰。戊子土在參。丙辰。流星起天津。古今注曰。星大如桃。起天津。東至斗。黃白。頻有光。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東北行。古今注曰。色黃無光。參爲邊兵。天棓爲兵。太微、天廷、天津爲水。天將軍爲兵。流星起之。皆爲兵。其六月。漢遣車騎

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度遼將軍鄧鴻出朔方。竝進兵臨私渠北鞮海。斬虜首萬餘級。獲生口牛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追單于至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古今注曰。十一月壬申。鎮星在東井。石氏曰。天下水。其大出。流殺人。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巫咸曰。辰守奎。多水火災。亦爲旱。古今注曰。土在東井。奎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爲兵喪。辛未。水金木在婁。亦爲兵。又爲匿謀。郗萌曰。辰守婁。有兵。兵罷兵起。巫咸、石氏云。多火災。古今注曰。丙寅。水在奎。土在東井。金在婁。木火在昴。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宮東蕃西北。行五丈。稍滅。古今注曰。三月甲子。火在亢南端門第一星南。乙亥。金在東井。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大星東北二尺所。古今注曰。丁丑。火在氐東南星東南。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雞子。起太微西。東南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西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柄間消。星紫宮占曰。有流星出紫宮。天子使也。色赤言兵。色白言喪。色黃言吉。色青言憂。色黑言水。出皆以所之野命東西南北。紫宮、天子宮。文昌、少微爲貴臣。天津爲水。北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少微、天津。文昌爲天子使。出有兵誅也。竇憲爲大將軍。憲弟篤景等皆卿校尉。憲女弟壻郭舉爲侍中射聲校尉。與衞尉鄧疊母元俱出入宮中。謀爲不軌。至四年六月丙寅發覺。〔集解〕洪亮吉曰。案和帝紀云。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則此志丙寅應作丙辰爲是（又案下五行志。丙辰地震後五日。詔收憲。丙辰至庚申正五日）和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南北宮。〔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尉字。閉城門捕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及疊、疊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獄誅。憲弟篤、景等皆自殺。金犯軒轅。女主失勢。竇氏被誅。太后失勢。

五年古今注曰。正月甲戌。月乘歲星。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巫咸曰。太白守井。五穀不成。黃帝經曰。五星及客星守井。皆爲水。石氏曰。爲旱。又曰。太白入東井。留一日以上。乃占大臣當之。期三月若一年。遠五年。七月壬午。歲星犯軒轅大星。古今注曰。木在輿鬼。九月。金在南斗魁中。爲水。石氏曰爲旱。火犯房北第一星。東井秦

地。爲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爲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爲大將將死。火犯房北第一星。爲將相。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東井。閏月己丑。流星大如桃。起參北西。至參肩南。稍有光。）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九月。行車騎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跡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徽。（〔集解〕錢大昕曰。和帝紀。匈奴傳。俱作朱徽。）護烏桓校尉任尙。中郎將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徽。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有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巫咸占曰。熒惑守參。多火災。海中占曰。爲旱。太白守參。國有反臣。郗萌曰。有攻戰伐國也。〔集解〕惠棟曰。注海中占藝文志海中星占十二卷。卽張衡所謂海人之占也。）戊寅。金火俱在東井。（郗萌曰。熒惑守井。百川皆滿。太白又從舍。蓋二十日流國。又曰。雜糴貴。又將相死。）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春秋緯曰。五星有入軫者。皆爲兵大起。巫咸占曰。五星入軫者。司其出入而數之。（〔集解〕先謙曰。官本人作日。）期二十日。皆爲兵發。司始入處之率一日期十日。軍罷。石氏星經曰。辰星守軫。歲水。郗萌曰。鎭星出入留舍軫。六十日不下。必有大喪。春秋緯曰。太白入軫。兵大起。郗萌曰。太白守軫。必有死亡。）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維書曰。太白守心。後九年大饑。）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

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宮。金火在心。皆爲大喪。三星合軫。爲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爲外兵。有死將。三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樂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吳棽坐事徵下獄誅。古今注曰。八年九月辛丑夜。有流星大如拳。起斐。 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羨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竇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集解〕錢大昕曰。參考鮮卑傳。當作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 九月。司徒劉方坐事免官。自殺。隴西羌反。遣執金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節鄉侯趙世。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色。古今注曰。六月庚辰。月入畢中。 占曰。流星白。爲有使客。大爲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遲亦遲。大如瓜。爲近小。行稍有光。爲遲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樓〔集解〕惠棟曰。樓和紀作䙱。 薄稙王唐繒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內屬。賜金印、紫綬、錢、

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輿鬼．十二月癸巳．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黃．軒轅為後宮．星出之．為失勢．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卯．月犯軒轅．在太微中．二月十日丁酉．水入太微西門．十一月丁丑．有流星大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閣道．稍有光．色赤黃．須臾西□有雷聲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從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黃帝占曰．辰星犯昴．大臣誅．國有憂．郝萌曰．多螟蟲．〔集解〕張永祚曰．注辰星犯昴．案正文在輿鬼而注為犯昴．必誤．齊召南曰．案犯昴當作犯鬼．十月辛亥．流星起鉤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黃．白氣生紫宮中．為喪．客星從紫宮西行至昴．為趙．輿鬼為死喪．鉤陳為皇后．流星出之．為中使．後一年．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集解〕錢大昕曰．案和殤二帝紀．俱云十二月辛未．洪亮吉曰．和帝崩在十二月．此十月二日四字．應作十二月．下日字衍．殤帝卽位．一年又

崩。無嗣。鄧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卽位。是爲孝安皇帝。是其應也。清河、趙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氐。巫咸曰。辰星守氐。多水災。海中占曰。天下大旱。所在不收。荆州星占曰。太白守氐。國君大哭。 流星起斗。東北行至須女。須女、燕地。天市爲外軍。水金會爲兵誅。其年。遼東貊人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爲爍。爲大人憂。古今注曰。七月甲申。月在南斗中。 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韓楊占曰。多火災。一曰地震。檢其年十八郡地震。明年漢陽火。 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心爲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之爲反臣。雒書曰。熒惑守心。逆臣起。黃帝占曰。逆行守心二十日。大臣亂。〔集解〕惠棟曰。春秋說題辭曰。房心爲明堂。天王布政之宮。 客星在

東井爲大水。荊州經曰。客星干犯東井。則大臣誅。是時安帝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爲車騎將軍。弟弘、悝、閶、皆已校尉封侯。乘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遵、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將軍兄弟。誅常侍鄭衆、蔡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爲遠國王。事覺。章自殺。東井、弧、皆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四月乙亥。月入南斗魁中。八月己亥。熒惑出入太微端門。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河圖曰。亂臣在旁。己亥。太白入斗中。古今注曰。三月壬寅。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中。石氏經曰。太白守畢。國多淫刑也。十二月。彗星起天菀南。〔集解〕錢大昕曰。安帝紀作天苑。苑菀古字通。惠棟曰。安紀十二月乙亥。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太白晝見。爲彊臣。前志曰。太白晝見。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是時鄧氏方盛。月犯心後星。不利子。心爲宋。五月丁酉。沛王牙薨。太白入斗中。爲貴相凶。臣昭案。楊厚對曰。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以斯而言。太白入之。災在貴相。〔集解〕惠棟曰。牙當作正。傳寫誤也。王輔之孫。諡節。天菀爲外軍。彗星出其南。爲外兵。是後使羌

氐討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任尙．護羌校尉馬賢擊羌．皆降．

四年古今注曰．二月丙寅．月犯軒轅大星．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尺．西南指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輿鬼．指上階．爲三公．後太尉張敏免官．〔集解〕錢大昕曰．安帝紀作張禹．洪亮吉曰．張敏此時爲司空．不爲太尉．且至六年始免去．此亦遠疑敏乃張禹．禹官太尉．以五年正月免．星變或屬此人耳． 太白入輿鬼．爲將凶．後中郎將任尙坐贓千萬．檻車徵．棄市．韓楊占曰．太白入輿鬼．亂臣在內．臣昭以占爲明．豈任尙所能感也．〔集解〕洪亮吉曰．後中郎將任尙坐贓千萬．檻車徵棄市．案尙棄市在元初五載．距此幾十年．安得言星變應此人．惟查此年七月．騎都尉任仁下獄死．距此只二旬．或應將凶之驗．志乃牽合任尙當之．天官家之妄如此．又案元初四年四月．太白入輿鬼中．已巳．辰星入輿鬼中．注引石氏占曰．將戮死．郗萌曰．大臣以罪誅．六年六月．鎭星入輿鬼中．注引黃帝經曰．大臣誅．此或應在任尙耳．志反不據書．而又遠引鄧騭等死以當之．可謂前後失據．先謙曰．官本豈作堂．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春秋漢含孳曰．陽弱．辰逆．太白經天．注云．陽弱．君柔不堪．鉤命決曰．天失仁．太白經天．〔集解〕先謙曰．官本下文皆連接．不提行．不空格．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 三年三月．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黃帝占曰．火攻．近期十五日．遠期四十日．又曰．大臣當之．亂國易主． 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執法．十

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昴。（郗萌曰。客星入虛。大人當之。又曰。客星守危。強臣執國命。在后族。又且大風有危敗。黃帝星經曰。客星入守者出危。大饑。民間食貴。）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石氏經曰。歲星入留輿鬼五十日不下。民有大喪。百日不下。民半死。黃帝星經曰。守鬼十日。金錢散諸侯。郗萌曰。五穀多傷。民以饑死者無數。）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石氏占。太白入鬼。一曰病在女主。一曰將戮死。）己巳。辰星入輿鬼中。（郗萌曰。以罪誅大臣。一曰后疾。一曰大人憂。）五月己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中。戊戌。犯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黃帝經曰。大人當之。國易政。）五年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庚。五月庚午。辰星犯輿鬼質星。丙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郗萌曰。太白守輿鬼。疾在女主。）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中。（黃帝經曰。熒惑犯守鬼。國有大喪。有女喪。大將有死者。荊州星占曰。熒惑犯鬼。忠臣戮死。不出一年中。）丁卯。鎮星在輿鬼中。（黃帝經曰。鎮入鬼中。大臣誅。海中、石氏曰。大人憂。）辛巳。太白犯左執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寧十年之中。太白一晝見經天。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五入輿鬼。鎮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輿鬼。歲星、辰星再入輿鬼。凡五星入輿鬼中。皆為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質星。為誅戮。斗為貴將。執法為近臣。客星在虛、

危。爲喪。爲哭泣。（星占曰：不一年，遠期二年。）昴、畢爲邊兵，又爲獄事。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騎將軍騭等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古今注曰：元年四月丙午，太白晝見。）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門。（〔集解〕先謙曰：官本下文不提行，不空格，是。）

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石氏星占：太白守昴，兵從門闕入，主人走。郗萌曰：不有亡國，必有謀主。又云入昴大赦。）五月癸丑，太白入畢。（郗萌曰：太白入畢，馬驅人走。又曰有中喪。）九月壬寅，鎮星犯左執法。

四年，太白入輿鬼中。（古今注曰：四月甲辰入。）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爲亂臣。太白犯昴、畢，爲近兵。一曰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白入輿鬼中，爲大喪。太白出太微，爲中宮有兵。入斗口，爲貴將相有誅者。客星見天市中，爲貴喪。是時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黃門劉安與阿母王聖、聖子女永等並構譖太子，保並惡太子乳母男。（〔集解〕惠棟曰：順紀曰乳母王男。）

廚監邴吉。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爲濟陰王。以北鄉侯懿代。殺男吉、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從南陽還道寢疾。至葉崩。閻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遣司徒劉喜等。〔集解〕惠棟曰。喜、范書作熹。分詣郊廟。告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尊閻氏爲太后。北鄉侯懿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黃門孫程、王國、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爲天子。是爲孝順皇帝。皆姦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古今注曰。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郃上書諫曰。臣聞天不言。縣象以示吉凶。挺災變異。以爲譴誡。昔齊桓公遭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聽用。齊以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爲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歷天市、梗河、招搖、槍棓。十六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船、積水間。稍微不見。客星一占曰。孛星歷天市者。爲穀貴。梗河三星備非常。泰陵八星爲凶喪。紫宮北辰爲至尊。如占。恐宮廬之內有兵喪之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憂。孛星不得過歷尊宿。行度從疾。應非一端。恐復有如王阿母母子賤妾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令有之。宜當抑遠。饒足以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天所重慎。誠非阿妾所宜干豫。天故挺變。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成。悔之靡及也。〔集解〕洪亮吉曰。案此書郃傳不載。郃在安帝時屢陳災異。順帝立復上此書。然考此年中郃反以災異策免。可謂其言不酬矣。史似不當入郃方術傳。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古今注曰。丁巳。月犯心。七月丁酉犯昴。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乙巳。熒惑入輿鬼。太白晝見爲強臣。熒惑爲凶。輿鬼爲死喪。質星爲誅戮。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伊就、〔集解〕惠棟曰。兩尹就。一中郎將。郎姜述、楊鳳等。〔集解〕惠棟曰。兩楊鳳。一蜀郡成都人。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陰城公主堅得。鬬爭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產皆棄市。古今注曰。其年九月戊寅。有白氣廣三尺。長十餘丈。從北落師門南至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五年閏月庚子。太白晝見。六年。彗星出於斗、牽牛。滅於虛、危。虛危爲齊。牽牛吳越。故海賊浮於會稽。山賊捷於濟南。五月。夏熒惑守氏。諸侯有斬者。是冬。班始腰斬馬市。〔集解〕惠棟曰。洛陽記曰。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東南。馬市在大城東。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爲兵。牽牛爲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集解〕惠棟曰。

於本紀作旌、千餘人。燒句章。殺長吏。又殺鄞鄮長。取官兵。拘殺吏民。攻東部都尉。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劫略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臣昭案郎顗表云十七日己丑。〔集解〕惠棟曰案郎顗傳閏十月也。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集解〕先謙曰。官本苑作菀。主馬牛。爲外軍。色白爲兵。是時敦煌太守徐白〔集解〕惠棟曰。西域傳白作由。使疏勒王盤等兵二萬人入于寘界。虜掠斬首三百餘級。烏桓校尉耿曄使烏桓親漢都尉戎末瘣等出塞。〔集解〕惠棟曰。末、鮮卑傳作朱。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恨。鈔遼東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戎北狄爲寇害。㠯馬牛起兵。馬牛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臣昭案郎顗傳陽嘉元年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二年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古今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十一月辛未又晝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晝見。四月乙卯太白熒惑入輿鬼。永和元年五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大星。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斗爲吳。黃帝經曰。不期年。國有亂有憂。海中占爲多火。明災。一曰旱。古今注曰。九月壬午。月入畢口中。

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蔡伯流等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集解〕錢大昕曰。順帝紀作九江賊。此脫九字。都長上脫江字。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八月〔古今注曰。己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閏月甲寅。辰星入輿鬼。己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十二月丁卯。月犯軒轅大星。〕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爲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爲兵喪。流星爲使。聲隆隆。怒之象也。辰星入輿鬼。爲大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逵、蘧政、陽定、內署令石光。〔集解〕錢大昕曰。陽當作楊。內署當作內者。百官志有內者令。惠棟曰。署梁商傳作者。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

貢爭權。白帝言騰、貢與商謀反。矯詔命收騰、貢。貢自解說。順帝寤。解騰、貢縛。遂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集解〕錢大昕曰。梁商傳云收遂等悉伏誅。此云皆得免者妄也。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爲羌所沒殺。是其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晝見。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斗爲貴相。爲揚州。熒惑犯入之。爲兵喪。其六年。大將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又專權於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墓星。郗萌占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下亂易政。以五色占之吉凶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河圖曰。彗星出貫奎。庫兵悉出。禍在強侯外夷胡應逆首謀也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古今注曰。五月庚寅。太白晝見。十一月甲午。太白晝見。營室者。天子常宮。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

墳墓。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崩。昴爲邊兵。又爲趙。羌周馬父子後遂爲寇。又劉文劫清河相謝暠。欲立王蒜爲天子。暠不聽。殺暠。王閉門距文。官兵捕誅文。蒜以惡人所劫。廢爲尉氏侯。又徙爲犍陽都鄉侯。薨。國絕。〔集解〕洪頤煊曰。桓帝紀。清河孝王傳。並云蒜坐貶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歷東井、輿鬼爲秦。皆羌所攻鈔。炎及三台爲三公。是時太尉杜喬及故太尉李固。爲梁冀所陷入坐文書死。及至注張爲周。滅於軒轅中。爲後宮。其後懿獻后以憂死。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漢安古今注曰。元年二月壬午。歲星在太微中。八月癸丑月犯南斗入魁中。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十月甲申。太白晝見。辰星犯輿鬼。爲大喪。熒惑犯鎮星。爲大人忌。明年八月。孝順帝崩。孝沖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晝見。韓楊占曰。天下有喪。一日有白衣之會。明年正月又崩。

孝質本初元年古今注曰。三月丁丑。月入南斗。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皆爲大喪。五月庚戌。太白

犯熒惑．爲逆謀．閏月一日．孝質帝爲梁冀所鴆崩．

續漢志集解第十一校補

天文志中。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五日去。錢大昭曰。本紀章懷注。引伏侯古今注。作彗長三尺許。見三十五日乃去。此百字疑當作見。

貫索貴人之牢。集解惠棟曰。當云賤人之牢。今案前志。以北斗魁中天理四星爲貴人之牢。斗杓外句圜十五星爲賤人之牢。同繫於中宮。自晉史以下。則固皆以中宮北斗魁下天牢六星爲貴人之牢。而以下宮垣外貫索九星爲賤人之牢。至續志雖未言以何星別爲賤人之牢。而以梁松之獄。爲貫索之應。松實貴人。非賤人也。又志本以天市爲貴人之居。故後文中平五年客星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其占亦爲貴人喪。則因貫索之繫於貴人垣。謂爲貴人之牢。詳本文並非有誤。況以天文言休咎。取證於後事。乃五行家支流餘裔。其紛而莫定久矣。

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案前書文帝紀注引文穎說。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

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宏等交通。集解惠棟曰。與字衍。今案上與。相與也。下與。黨與也。不識惠何以云衍。

太白入月中。案昴宿七星。月一星在東。星經謂女主大臣之象。

張周地爲東郡。官本郡作都。是。案東亦京之譌。

彗星出天市長三尺所。官本三作二。

十一月戊寅。官本一作二。是。

後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注。木水在東井。官本注水作火。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錢大昭曰。本紀作二年四月乙巳。

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案本書和紀。永元六年七月。有旱無水。續五行志亦不載是年七月水。又馬光自殺紀屬二月亦不在七月

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注。司其出入而數之。案司讀爲伺。

七月樂成王宗皆薨。錢大昭曰。宗傳作崇。將兵長史吳棽坐事徵下獄死注。古今注曰。八年九月。官本注八年上多永元二字。

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案此卑下脫反字耳。反太形近。卽涉下太字譌脫也。遼東鮮卑者。鮮卑之種別。本書鮮卑傳載參沮敗事。亦原作遼東鮮卑上已言遼東則太守上自不必更出遼

朿字史例然也．錢大昭氏所作不當．

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注．西有雷聲．官本注．西下有北字．錢大昭曰．西、閩本作西北．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官本五月作正月．柳從辰曰．此事不載本書安紀．據袁宏紀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志以爲後周章之應．是官本誤也．

弟宏悝閻．官本閻作閭．柳從辰曰．本書鄧訓傳載訓五子．騭、京、悝、宏、閶．袁宏紀閶作閭．閭與閶均於騭京悝宏義爲近．閭閻斷皆誤字．而以閭閻形似求之．知本字仍當爲閶．

三年正月至己亥太白入斗中．案本書楊厚傳作二年．章懷注引續志文釋之．此志劉令注．亦引厚傳文說之．皆不言年有異．必厚傳原亦是三年．今本誤耳．否則二年正月太白乃晝見．不能辨其所入．又其日爲戊子．志載甚明．章懷引志．不應據爲正月己亥．而不著其年之異也．

後太尉張敏免官．集解錢大昕曰．至星變或屬此人耳．侯康曰．敏未嘗爲太尉．盧氏羣書拾補．據御覽八百七十五補五字云．後太尉張禹、司空張敏皆免官．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官本鬼下有中字．

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昴．注．民閒食貴．官本注無閒字．

太白犯昴畢爲近兵。原脫昴字。錢校據閩本補。查志文本承上延光二年以來言之。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五月癸丑太白入畢。自不應單言犯畢。今從之。官本不脫。

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注公子牙謀殺君。官本注殺作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集解惠棟曰。案郎顗傳閏十月也。今案本書順紀。陽嘉元年客星出天苑。明爲閏十二月戊子。郎顗傳雖作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而章懷傳注仍云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白氣入玉井。戊子之於己丑。僅先一日。明係前夜候見客星出天苑。其氣白次夜候之白氣彌盛見氣不見星。故己丑專就白氣言之。而顗傳之閏十月實本閏十二月誤脫二字也。否則注與傳歧。元年豈當有兩閏月乎。

至十餘年乃息。注臣昭案郎顗傳垂環繞軒轅。今案據顗傳。尚有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西度。北旋復還一事。並云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此非候之已久。不能詳著其異。蓋起上年八月至次年正月。其彔仍如此而二年所謂熒惑失度盈縮往來。即指此也。

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馬原譌馮。據順紀正。官本不誤。謝。紀作射。已詳卷六校補。

十月甲辰太白晝見。官本十月作七月。

後漢書十二

梁　剡　令　劉　昭　注　補

王先謙集解

天文志下第十二　桓三十八　靈二十　獻九　隕石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二年二月辛卯。熒惑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犯輿鬼爲死喪。質星爲戮臣。入太微爲亂臣。鎮星犯輿鬼爲喪。彗星見天市中爲質貴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集解〕錢大昕曰。桓帝紀在二月。此衍十字。梁冀益驕亂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爲南頓候。後四歲。梁皇后崩。梁冀被誅。猛立爲皇后。恩寵甚盛。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鎭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鎭星爲貴臣妃后．逆行爲匿謀．辰星入太微爲大水．一曰後宮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大水．熒惑留入太微中．又爲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月己酉．晝有流星長二尺所．色黃白．癸巳．熒惑犯歲星．爲姦臣謀．大將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爲水、爲兵、爲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爲皇后．其

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爲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二年四月．懿獻皇后以憂死．〔集解〕洪亮吉曰．四月應作七月．志誤．大將軍梁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議郎邴尊．又欲殺鄧后母宣．事覺．桓帝收冀及妻壽襄城君印綬．皆自殺．誅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爲

彗。熒惑犯輿鬼質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坐蠻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億已上。入府取銅虎符。肅皆敵走。不救城郭。〔集解〕先謙曰。官本皆作背。是。又監黎陽謁者燕喬坐贓。重泉令彭良殺無辜。皆棄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謙坐贓。下獄死。〔集解〕錢大昕曰。桓帝紀作宗謙。客星在營室。至心作彗。爲大喪。後四年。鄧后以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辰星犯歲星。爲兵。熒惑犯質星有戮臣。歲星犯軒轅爲女主憂。〔集解〕惠棟曰。襄楷傳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太白犯房北星爲後宮。其八年二月。太僕南鄉侯左勝以罪賜死。〔集解〕錢大昕曰。桓帝紀宦者傳俱作左稱。趙岐傳中常侍左悺兄勝。勝弟中常侍上蔡侯悺。北鄉侯黨皆自殺。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

道廢。遷于祠宮死。〔集解〕錢大昕曰。祠當作桐。和帝陰皇后廢遷桐宮事。見皇后紀。可互證也。宗親侍中沘陽侯鄧康。河南尹鄧萬。〔集解〕錢大昕曰。萬下脫世字。蓋唐人避諱去之。爰延傳亦作鄧萬。越騎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鄉侯鄧魯。〔集解〕錢大昕曰。安鄉當作安陽。（據皇后紀。）魯當作會。（據桓帝及皇后紀。）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昆陽侯鄧統。淯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繫暴室。萬魯死。康等免官。又荊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祇。皆爲賊所拘略。桂陽太守任胤背敵走。皆棄市。熒惑犯輿鬼質星之應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輿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九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留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輿鬼質星。有戮臣。熒惑入太微。爲賊臣。太白犯心前星。爲兵喪。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將

相有誅者。歲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爲人主。太白、熒惑入輿鬼。皆爲死喪。又犯質星爲戮臣。熒惑留太微中百一日。占爲人主。太白晝見經天爲兵憂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皆坐殺無辜。〔集解〕惠棟曰。瓆殺小黃門趙津。瑨殺南陽大猾張汎。皆誅有罪而云殺無辜。謬矣。或當時坐罪之名。史官不及追改也。荆州刺史李隗爲賊所拘。尚書郎孟璫坐受金漏言。皆棄市。〔集解〕洪亮吉曰。案桓紀瓆棄市承九月光祿勳周景爲太尉下。不另著月。據此則太尉下應增十一月三字爲是。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黃門令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熒惑留守太微之應也。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大臣伏誅。其八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史朱瑀覺之。矯制殺蕃、武等。家屬徙日南比景。〔集解〕洪亮吉曰。辛亥靈紀作丁亥。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守爲兵亂。斗爲吳。其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衆自稱大將

軍。昭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炤垣牆。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六年。司徒劉羣爲中常侍曹節所譖。下獄死。〔集解〕錢大昕曰。案熹平之世。司徒無下獄死者。惟光和二年。劉郃以謀誅宦官下獄死。羣當爲郃之譌也。自熹平二年至光和二年。相距恰六載。惠棟曰。羣本紀作郃。白氣衝北斗爲大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攻盜賊苴康。斬首數千級。〔集解〕惠棟曰。寅本紀作夤。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菀中。流星爲貴使。軒轅爲內宮。北斗魁主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上遣中郎將皇甫嵩朱儁等征之。斬首十餘萬級。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張爲周地，彗星犯之爲兵亂。後四年，京都大發兵擊黃巾賊。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微爲亂臣。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郭勝、孫璋等，〔集解〕惠棟曰：勝，南陽人。一作賑，見袁紀。竝爲姦亂。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宮車晏駕。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爲喪。虛、齊地。明年，瑯邪王據薨。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占曰：國皇星爲內亂，外內有兵喪。其後黃巾賊張角燒州郡，朝廷遣將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宮車晏駕。大將軍何進令司隸校尉袁紹私募兵千餘人，陰跱雒陽城外，竊呼幷州牧董卓使將兵至京都，共誅中官，對戰南北宮闕下，死者數千人，燔燒宮室，遷都西京。及司徒王允與將軍呂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旋兵攻長安，公卿百官

吏民戰死者且萬人．天下之亂．皆自內發．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為兵．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誅滅中官．大將軍部曲將吳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死者數千人．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後星．占曰為大喪．後三年而靈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宮．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為貴人喪．明年四月．宮車晏駕．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枉矢流．發其宮．射所謂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盡誅中官．中官於省中殺進．俱兩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為諸黃門所殺。

己巳。車騎將軍何苗為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主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公征討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閒。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紹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紹軍為曹公所破。七年夏紹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集解〕洪亮吉曰。案獻紀作十月。先謙曰。官本連下文。是。

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星埽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於鶉尾。荆州分也。時荆州牧劉表據荆州，時益州從事周羣以荆州牧將死而失土。〔集解〕惠棟曰：蜀志曰：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將伐荆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於五諸侯。周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集解〕先謙曰：官本郡作羣，是。是時益州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張魯別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別據枹罕。〔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宋改宗。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於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餘日。占曰：歲星入太微，人主改。〔集解〕洪亮吉曰：案獻紀，守帝坐五十日，與此不同。惠棟曰：蘇林云：歲星入太微，人主改姓。鎮星入太微內，有兵亂，人主以弱。三者，漢改姓易代之異也。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集解〕惠棟曰：指一作刺。占曰：除舊布新之象也。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為從高及下之象。或以為庶人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續漢志集解第十二校補

天文志下。案此志下編全編無注。又荊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爲賊所拘略。桂陽太守任胤背敵走、皆棄市。案荊州刺史芝、志逸其姓、莫詳何人。據本書桓紀、延熹七年七月、荊州刺史度尚擊零陵桂陽盜賊及蠻夷、大破平之。八年五月、桂陽胡蘭朱蓋復反、遣中郎將度尚、長沙太守抗徐等擊蘭蓋等、大破斬之。蒼梧太守張敍爲賊所執、又桂陽太守任胤背敵畏懦、皆棄市。又據度尚傳、尚卽於七年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胡蘭等反、以爲中郎將、與紀合。芝殆卽七年代尚爲荊州刺史者。任胤卽八年代尚爲桂陽太守者。顧范書初無荊州、交阯刺史被賊拘執之事、志則並載九年荊州刺史李隗亦爲賊所拘棄市、至桓紀與任胤同棄市之蒼梧太守張敍、坐爲賊執、志反不及、恐不能無誤也。

孝靈帝建寧元年至家屬徙日南比景。今案建寧失政之大、尚有二年冬十月、侯覽諷有司奏舉虞放、杜密、李膺等、興鉤黨之獄、捕殺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實爲人亡國瘁之所本。天文如可據、何反不及。其亦疏矣。

時益州從事周羣以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案文時字衍。以下脫爲字。

以小子琮自代。官本代譌伐。

梁 剡 令 劉 昭 注 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志一第十三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眚 屋自壞 訛言 旱 謠 狼食人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耽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亡寢食。蜀亡。魏徵不至。竝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集解〕先謙曰。續志並依五行傳撰論。每卷下另標題目。不知何人所作。殊爲疏謬。今分注於各卷下以明之。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爲不宿禽。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漢書音義曰。遊田馳騁。不反宮室。飲食不享。鄭玄曰。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略也。注五行稱鄭玄曰。皆出注大傳也。漢書音義曰。無獻享之禮。出入不節。鄭玄曰。角爲天門。房有三道。出入之象也。〔集解〕惠棟曰。易說卦曰。震爲大塗。鄭氏注云。國中三道曰塗。震上直房心。塗而大者。取房有三塗焉。奪民農時。鄭玄曰。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是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及有姦謀。鄭玄曰。亢爲朝廷。房心爲明堂。謀事出政之象。則木不曲直。鄭玄曰。君行此五者。爲逆天東宮之政。東宮於地爲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折槁。是爲木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

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爲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沴沴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適於天矣洪範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以揉曲直 謂木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鄭玄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洪範曰貌曰恭 厥咎狂 鄭玄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方儲對策曰君失制度下不恭承臣恣淫慢 厥罰恆雨 鄭玄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也管子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雨霖不止淮南子曰金不收則多淫雨 厥極惡 孔安國曰醜陋〔集解〕惠棟曰鄭注云生氣失故於人則爲惡 時則有服妖 鄭玄曰服貌之飾也 時則有龜孽 鄭玄曰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屬木 時則有雞禍 鄭玄曰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尙微也至孽則牙孽也至乎禍則著矣〔集解〕惠棟曰注洪範傳其稱洪範傳、則劉向所撰也 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 鄭玄曰痾、病也貌氣失之病也漢書音義曰若梁孝王之時牛足反出背上也此下欲伐上之禍 時則有青眚青祥 鄭玄曰青、木色也眚生於此祥自外來也〔集解〕先謙曰前志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 惟金沴木 鄭玄曰沴、殄也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爲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爲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痾眚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爲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爲之占也〔集解〕惠棟曰前書五行志曰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金與木對金勝木故云衝勝 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 尙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隅中至日跌爲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大傳又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玄曰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

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管子曰。明王有四禁。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錢。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爵賞祿。傷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草天。冬雷。草木夏落。而秋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多螣蟇蟲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翠羽朱飾者。斬生之斧也。五采纂組者。蕃功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能去此取彼。則王道備也。續漢書曰。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於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輈輌孽害也。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為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農楊音案劍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死。唯音為關內侯。以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荊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亂。明帝以荊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廣陵。荊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皇后甚幸於上。故人人莫不畏憲。憲於是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後上幸公主田。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上以后故。但譴敕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憲兄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遂誅滅。〔集解〕先謙曰。以上貌不恭。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十七年。雒陽暴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害禾稼。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方儲對策曰。雨不時節。妄賞賜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曰。儲字聖明。丹陽歙人。曉風角占候。爲章句。洪頤煊曰。藝文類聚卷八十八引後漢方儲字聖明。遭母憂。負土成墳。松柏數十株。鸞鳥棲其上。白兔遊其下。御覽卷三百四十五引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上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之。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又歙縣志有方儲傳云。方儲字聖公。精孟氏易。通圖讖。建初四年。舉孝廉。又舉賢良方正。對策爲天下第一。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之士。丹陽太守周韶以儲進。儲極言天降災咎之由。上召見儲等。試解棼絲。衆莫能理。儲拔劍斷絲。對曰。反經任勞。臨事宜然。上深偉

之。除郎中。尋出爲句曲令。六年。遷阜陵令。遭母喪。負土成墳。種松柏嘉木數十本。致騶鶴白兔之瑞。元和初。轉洛陽令。和帝永元五年六月。將郊祭。以儲善天文。問之。勸帝毋往。其日天晴。明帝遂行。詔責其欺。儲曰。臣受書。先師推步萌兆。今咎時且至。願乘輿亟還。使者去。儲嘆曰。爲人臣恥蒙不忠名。遂自殺。比駕還。雨雹。大如雁子。鹵簿後乘士。皆疾馳去。帝大驚。使召儲。儲已死。帝甚傷之。追贈太常尙書令。封黟侯。詔護其喪還葬。世皆言聖公仙去。於是民皆朝祀之。兄濟南郡太守。儀丹陽太守。剛果皆類儲。注云出元祕書李孝光集。疑是謝承書之文。先謙曰。以下空格。官本皆提行。

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淫雨傷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集解〕錢大昕曰。續志凡京師皆作京都。避晉諱也。百官志間有作京師者。乃後人妄改。是時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案本傳陳忠奏。以爲王侯二千石。爲女使伯榮獨拜車下。柄在臣妾。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荆、豫、兗、冀部。淫雨傷稼。　六年。冀州淫雨傷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邴尊。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與近臣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誅滅。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變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共與中常侍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百人。案武死無兄弟有兄子。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誣白勃海王悝謀反。其十月誅悝。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羣臣。大行尙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共謀欲誅廢中官。下文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者數千。〔集解〕先謙曰。以上恆雨。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𩭾。〔集解〕錢大昕曰。光武紀作繡𧞅。惠棟曰。𩭾依續漢書當作裾。　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齲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梁冀列傳曰。冀婦女又有不聊生髻。　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

將軍梁冀家所爲。京都歙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誡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踧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

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內慍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爲司隸校尉。以次誅鉏。京都正淸。臣昭案本傳寅誅左悺。貶具瑗。雖剋折姦首。羣閹相蒙。京都未爲正清。〔集解〕官本考證云寅當作演。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爲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

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㠯葦方笥爲糚具。下士盡然。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㠯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塡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陵園。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㠯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㠯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㠯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

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集解〕惠棟曰．如汝人才．皆爲令僕．乃知此語有本．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也字．犬既互見．　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羣小．傳相汲引．〔集解〕惠棟曰．傳讀爲轉．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應劭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孽臣內孽．又贈亡人顯號．加於頑凶．印綬汙於腐屍．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其爲戎．今假號雲集．不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

樂。此服妖也。〔集解〕惠棟曰，干寶云，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皁隸之徵也。其後天下大亂。風俗通曰，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櫑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魁櫑挽歌，斯之效乎。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爲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爲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袁山松書曰，禪位於魏。〔集解〕先謙曰，以上服妖。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集解〕先謙曰，官本不空格，是。未央宮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冠距鳴將。是歲后父禁爲平陽侯，〔集解〕錢大昕曰，平陽當作陽平。（蔡邕傳注引此文，亦誤作平陽，劉貢父已辨之。）女立爲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

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致天下大亂。〔集解〕何焯曰。在侍中寺者。光宮省臣將有雌化爲雄者。曹氏之祥也。莽后族。操閹孽。其占同。幘冠未變者。至子丕乃篡盜也。先謙曰。以上雞禍。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集解〕惠棟曰。視東觀記作掘。又分下東觀記有玦字。符瑞志同。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爲臣。徵爲事。蓋爲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集解〕先謙曰。以上青祥。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以爲太學前疑所居。本傳、楷書無前疑之言也。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沴木。木動也。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集解〕惠棟曰，紀以爲熹平六年二月事。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強陵主。此皆小人顯位亂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爲大將軍，同母弟苗爲車騎將軍，兄弟竝貴盛，皆統兵在京都。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爲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殺，兵戰宮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　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集解〕洪亮吉曰，案靈帝紀注引此志，又云四十餘間，未知誰誤。先謙曰，官本空格皆提行。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殺太師董卓，夷三族。袁山松書曰，李傕等攻破長安城，害允等。〔集解〕何焯曰，占在王允不在卓也。袁書是。李傕傳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窮蹙乃下。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李傕郭汜鬭長安中。傕迫劫天子。移置傕塢。盡燒宮殿城門。官府民舍。放兵寇鈔公卿已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傕汜追上到曹陽。虜掠乘輿輜重。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播、少府田邠等數十人。〔集解〕洪亮吉曰。案獻紀有士孫瑞、茵祀、魏桀、朱展、沮儁。而不著田邠。與此不同。先謙曰。以上金沴木。沴者氣之相傷也。前志凡屋自壞皆爲金沴木。

五行傳曰。好攻戰。鄭玄注曰。參伐爲武府。攻戰之象。輕百姓。鄭玄注曰。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飾城郭。鄭玄注曰。昴畢間爲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孔塗道衢。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侵邊境。鄭玄曰。畢主邊兵。則金不從革。鄭玄注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爲金。金性從刑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冶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爲不從革。其他變異皆屬沴也。洪範曰。從革作辛。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也。漢書音義曰。言人君言不見從。則金鐵亦不從人意。〔集解〕惠棟曰。注從人而更。人作火。謂金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鄭玄曰。乂。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言下無之字。厥咎僭。鄭玄曰。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厥罰恆陽。鄭玄曰。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也。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蹟。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傷。淮南子曰。殺不辜則國赤地。〔集解〕先謙曰。官本陽無以制作陽餘。正文及注皆作陽。厥極憂。鄭玄曰。殺氣失。故於人爲憂。時則有詩妖。鄭玄曰。詩之言志也。時則有介蟲之孽。鄭玄曰。蟓螽蜩蟬之類。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時則有犬禍。鄭玄曰。犬畜之

以口狀守、者屬言。時則有口舌之痾。鄭玄曰、言氣失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以爲毛蟲。又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幷冀州民人流移。時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爲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主事。此不從而僭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東海、魯國、東平、山陽、濟陰、陳留民訛言相驚有賊捕至京師、民皆入城也。〔集解〕先謙曰以上言不從

世祖建武。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雒陽大旱。帝至南郊求雨、即日雨。五年夏旱。京房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陰。衆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春秋考異郵曰、國大旱、冤獄結。旱者、陽氣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亂感天。則旱徵見。又云、陰厭陽移。君淫民惡。陰精不舒。陽偏不施。又云、陽偏民怨徵也。在所以感之者上。奢則求多。求多則下竭。下竭則潰。君不仁。管子曰、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則夏旱。方儲對策曰、百姓苦、士卒煩碎、賣租稅失中、暴師外營、經歷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熟推其祥、揆合於天圖之事情、旱災可除。夫旱者、過日天王無意於百姓、恩澤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以無澤。是時天下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二十一年六月、明帝永平元年五月、八年冬、十一年八月、十五年八月、十八年三月、並旱。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僭。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夏。雒陽旱。四年夏。元和元年春並旱。案楊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人。吏民怨曠。上疏云久旱。孔叢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侍御史孔豐乃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卽位日淺。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教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御損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卽降。轉拜黃門郎。典東觀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寃囚。和帝幸雒陽寺。錄囚徒。理寃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降。古今注曰。永元二年。郡國十四旱。十五年。丹陽郡國二十二並旱。或傷稼。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分遣議郎請雨。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卽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去旱得水。無救爲災。

永初六年夏旱。古今注曰。三年郡國八。四年。五年夏並旱。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　二年夏旱。三年夏旱。時西羌寇亂。軍屯相繼。涉十餘年。　六年夏旱。古今注曰。建光元年。郡國四旱。延光元年。郡國五並旱傷稼。〔集解〕先謙曰。官本永初下每空格皆提行。下並同。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以爲奢僭所致也。臣昭案。本紀元年二月。京師旱。郎顗傳。人君恩澤不施於民。祿去公室。臣下專權所致也。又周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災。天子親自露坐陽德殿東廂請雨。〔集解〕惠棟曰。注陽德殿。案本傳作德陽殿。

沖帝永嘉元年〔集解〕何焯曰．嘉當作熹．夏旱．時沖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及兄梁冀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不朽．年幼未可知．如後不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幼．欲久自專．遂立質帝八歲．此不用德．古今注曰．本初元年二月．京師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竝受封寵踰節．　延熹元年六月旱．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不救．必蝗蟲害穀．其救也．貰讁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稟不足．案陳蕃上疏．宮女多聚．不御．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專作惠．是．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荅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卽降甘雨也．〔集解〕惠棟曰．注平陽蘇騰．案水經注．蘇騰河南平縣人．非平陽也．蔡邕集作平原．尤誤．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

是時常侍、黃門、僭作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縱肆．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九年夏四月旱．〔集解〕先謙曰．以上恆暘．　更始時．〔集解〕先謙曰．二年也．　南

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竝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被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集解〕惠棟曰。漢陽郡冀縣有緹羣山。見續漢志。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集解〕惠棟曰。袁紀竇武上表曰。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陛下不寤。加以大戮。冤感皇天。痛入后土。固等旣沒。宦黨受封。天下咸言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謠言之作。正爲於此。 案順帝卽位。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爲己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爲淸河王雅性聰明。敦詩說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

免固。徵蠡吾侯。遂卽至尊。固是日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靑靑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集解〕惠棟曰。李固篤云。鼓者正狀其咽。不敢誦言也。戴侗云。喉亦謂之胡。今俗謂之胡嚨。漢書金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五行志請爲諸君鼓嚨胡、胡、喉一聲也。郭璞曰。嚨謂喉嚨。說文曰。嚨。喉也。從口龍聲。蒼頡篇曰。喉。咽也。先謙曰。宋蘇軾石鐘山記。南音函胡。今楚諺云打鼓嚨是也。鼓音轉訛爲姑。案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幷冀。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集解〕惠棟曰。公言、猶誦言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爲政貪也。城上烏、尾

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往徒一死何用百乘其後驗竟爲靈帝作此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貴任羣閹參委機政左右前後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則廢黜身無嗣魁然單獨非一而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犢後徵正膺斯數繼以班班尤得以類焉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應劭釋此句云徵靈帝者輪班擁節入河間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一本作妖女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舂黃粱者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集解〕惠棟曰平讀爲病或云姓讀爲生與平叶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

心勠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鐃。風俗通作譊。案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集解〕惠棟曰。說文引易云。井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海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囂、太常許永。〔集解〕先謙曰。官本永作詠。尚書柳分。袁山松書曰。柳分權豪之黨。爲范滂所奏者。尋穆史佟。佟、後亦爲司隸。應劭曰。史佟左官媮進者也。司隸唐珍等。代作脣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集解〕錢大昕曰。黨錮傳作牢修。惠棟曰。本傳作牢修。孫愐云。牢姓。孔子弟子琴牢之後。漢石顯之黨有牢梁。汝潁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是博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頃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集解〕先謙曰。既云飲酒相強之詞。則嚼當爲醮、言飲酒盡也。此自漢世俗傳以雙聲致誤。其正字須知。否則不可通矣。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嘯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鐃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諧。〔集解〕先謙曰。今俗諸尙有合諧二音。案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臣昭案郡國志。饒陽本屬涿。後屬安平。靈帝既是河間王曾孫。謠言自是有徵。無俟明河間之縣爲驗。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爲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己。白拜儵太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爲合諧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集解〕惠棟曰。李因篤云。言非侯王而繼之以千乘萬騎。是獻帝貴徵也。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爲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英雄記曰。京師謠歌咸言河臘叢進。獻帝臘日生也。風俗通曰。烏臘烏臘。案逆臣董卓滔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之。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若烏臘蟲相隨橫取之矣。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

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楊孚卓傳曰。卓改爲董安。〔集解〕惠棟曰。案此則董卓別傳。楊孚撰也。孚字孝先。漢議郎。又撰異物志。案董謂董卓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爲已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靈帝之末。禮樂崩壞。賞刑失中。毀譽無驗。競飾僞服。以蕩典制。遠近翕然。咸名後生放聲者爲時人。有識者竊言舊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時人。此天促其期也。其間無幾。天下大壞也。

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集解〕先謙曰。前書賈山傳論自下劘上。劘切也。與此摩義同。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獻帝初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縊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堅城觀時。坐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以來。〔集解〕何焯校本興改平。荊州無破亂。及劉表爲牧。〔集解〕惠棟曰。牧下有民字。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集解〕惠棟曰。此字衍。逮爲建之譌。脫安字。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

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干寶搜神記曰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百餘日忽然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日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爲荊州刺史〔集解〕惠棟曰注呼云有大喪有上脫荊州將三字又注去州數日日作百里又驗視表果死表上脫而劉二字周壽昌曰抱朴子審舉篇靈獻之世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御覽四百九十六所引同壽昌案續五行志未載此謠宜引此補之先謙曰以上詩妖。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集解〕惠棟曰紀云十一月中字誤當作甲申也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時李固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集解〕惠棟曰全上脫以字厥災狼食人。〔集解〕惠棟曰災作妖陛下覺寤比求隱滯故狼災息。東觀書曰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祀北嶽詔曰災暴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悼思惟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忘慢廢典不務懇惻淫刑放濫害加孕婦毒流未生感和致災其詳思改救追復所失有不遵憲舉正以聞。

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嚙人。袁山松書曰光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嚙衞士蔡邕封事曰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集解〕先謙曰以上毛蟲之孼。

續漢志集解第十三校補

五行志一．五行傳曰田獵不宿注．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官原譌宮．已正．官本注不誤．柳從辰曰．天庫在角南．騎官二十七星．則在氐南見星經．又天官書．房南衆星曰騎官．此並謂在角南．誤也．今案步天歌云．陣車氐下騎官次．騎官下三車騎位．天福兩星立陣傍．將軍陣裏振威霜．騎官在氐南．騎陣將軍在騎官東南．本皆繫於氐．然房南衆星曰騎官．前書天文志亦承其說．此注又以爲將軍、騎官均在角南．蓋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相連．二星皆在其南．故舊說不免於混也．則木不曲直注．既見適於天矣．官本注．適作謫．謫古今字．厥咎狂注．方儲對策曰．方儲詳後集解．今案方儲對策．蓋本儲所箸書名．因對策而論次成編者．非皆臨時條對之辭也．儲之卒．據御覽五百二十七引謝承書．以爲在章帝時．元祕書李孝光集以爲在和帝時．至其入仕爲郎中．在章帝建初中．則固無異．而志注於光武建武五年夏旱、安帝元初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俱引方儲對策．其時皆先後於儲．可知注爲引其書矣．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注．隅中至日跌爲日之中．官本注跌作昳．是．案周禮司市疏．昳者．差昳之言也．左氏昭五年傳疏．日昳．謂蹉跌而下也．是差昳卽是蹉跌．昳跌固通作矣．說文無昳字．蓋本卽是跌．故相承有蹉跌之訓．大徐新附增之．非也．假令歲之朝也．官本注．今作令．與今大傳注合．無割大陵伐大木．官本注．木作本．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今案元年乃元初之譌．各本皆失正．蓋誤沿上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迭舉之例．不覺其誤．然自孝武建元以下．史無書元不著年號者．況安帝屢改元．

不書年號。何以辨之。且據本書安紀。亦惟元初四年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志脫京都二字）而由元初元年秋。上溯永初元年秋。皆無此異。是其爲譌亦顯而易見也。集解惠棟曰。至疑是謝承書之文。今案惠氏引謝承書見御覽四百十一及二百六十七。洪氏據藝文類聚所引御覽亦引之。又御覽五百二十七及七百十一。皆引謝承書方儲事。參考謝書方傳之文。初不與歙縣志所載方傳合。且儲之自殺。歙縣志謂是因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郊祭。御覽五百二十七引謝承書。則謂儲聰明善天文。爲洛陽令。章帝欲出南郊。儲上言當有疾雨暴風。乘輿不可以出。上疑其妄。令儲飲酖而死。果有大風暴雨。洛陽晝暝。此謂和帝。彼謂章帝。此謂自殺。彼謂帝令飲酖死。其非同係謝承之文。尤彰彰可證。夫寬仁如章帝。何至不待言之驗否。而遽酖殺譏輔風靄之官。和帝憫儲之自殺。而贈官或亦有之。而追封黟侯。則漢無此制。儲功亦不當侯。似兩傳說皆近誣。范氏不取。必刪書本無徵也。

共誣白勃海王悝謀反。官本白作曰。非。

墮馬髻。官本髻下皆譌从告。注亦譌。墮馬髻者作一邊。原本墮右譌作童。已正。官本不誤。折其要脊。官本脊下譌从目。

檀車煌煌。四牡彭彭。柳從辰曰。今毛詩大明卒章作駟騵彭彭。

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案此下言西邸賣官。而不以崔烈入錢爲司徒應之。蓋時有所諱也。

宣帝黃龍元年。集解先謙曰。官本不空格。是。錢大昭曰。閩本宣帝提行書之。尤誤。

殺太師董卓夷三族注。袁山松書曰。官本注無書字。集解何焯曰。占在王允。不在卓也。袁書是。今案本書獻紀。書長安宣平城門外屋自壞事。在初平四年三月。董卓王允之死。在三年。事皆既往。豈袁山松書獨與志合。故剝合引之耶。然范史紀傳。訖無二年三月城門屋壞之事。蔡邕論災異亦未嘗及之。（時邕在長安）志又不另載四年事。且觀下文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既與獻紀合。則此不與紀合。安知非誤。何氏不先正其年。而遽定其占。亦論史之疏也。

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邠等數十人。集解洪亮吉曰。至與此不同。柳從辰曰。袁宏紀有少府田芬。御史鄧聘。大司農張義。獻紀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所殺為鄧泉。（即淵避改）士孫瑞、宣播、苗祀、魏桀、朱展、沮儁。壬申幸曹陽。十二月庚辰。車駕乃進。李傕等復來追。戰沒者亦有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惟不載鄧聘。芬即邠也。洪說誤。今案鄧淵宣播等之被殺。在帝未抵曹陽之前。田邠等之戰沒。則在帝離曹陽之後。顧其地必皆近接曹陽。故志通以曹陽概之。既曰數十人。紀志自不能悉著其姓名。所標舉者。詳略互異。無足為病。實非不同也。

則金不從革注。無故冶之不銷。官本注。冶誤治。厥罰恆陽注。推設其蹟。推字原殘。依鄭注正。官本注不誤、蹟官本注作跡。同。

軍多過時注。明帝永平元年五月至並旱。錢大昭曰。鍾離意傳。永平三年夏旱。意上疏云。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從之。遂應時澍雨焉。據此。則旱不為災。故古今注不載。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錢大昭曰。魯恭傳云。三輔幷涼少雨。麥根焦枯。注。案楊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錢大昭曰。鮑昱傳亦載此事。又東平王蒼傳云。冬春旱甚。所被尤廣。

行未還宮。澍雨降注。十五年。丹陽郡國二十二並旱。案古今注。京師皆稱雒陽。此丹陽乃雒陽之譌。各本皆未正。安帝古今注曰。錢大昭曰。安帝二字衍文。今案錢說非也。此安帝二字。乃下條永初六年上之志文大字。古今注曰。亦卽安帝下之注。志二安帝。志五桓帝下。皆有注。可證也。自轉寫錯譌。以安帝二大字雜入本條注文。故下條永初上反缺二字。錢氏徒欲删此補彼。不思删此二字。則一條注中再出古今注曰。又豈有此例耶。

永初六年夏旱注。三年郡國八。官本注八下多旱字。

二年夏旱注。三年夏旱。至連十餘年。今案剡令補注之例。非引他書。則云臣昭案。亦有省言案者。若既不引書。又不言案。則明是轉寫脫譌。此注三年夏旱上。當有臣昭案本紀五字。

太尉李固勸太后及兄梁冀立嗣帝。太后原譌太兄。已正。官本不譌。今案太后及兄不成文。且固時不能親言於太后。固傳亦無固親勸太后立長君事。當作太后兄。去及字。蓋本后字譌成兄及二字也。

延熹元年六月旱注。貰讁罰。官本注。讁誤謫。

述欲繼之。故稱曰。柳從辰曰。曰乃白之譌。各本皆未正。今案此條並見本書述傳。作述自號白。遂被滅。官本被作破。

敎詩說禮。官本說作悅。同。

後又遣百乘車往注。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今案剡令注。疑志家釋此未盡。而以爲徒係指帝。是也。至其釋徒字。則又迂而近於鑿。夫城上烏。尾畢逋者。憑高而處。以喻人主。尾逋無後。喻皇嗣屢絕也。公爲吏。子爲徒者。徒常畏吏不敢近。貴賤懸隔。喻援立疏幼。入繼大統。如吏以徒爲子也。一徒死、百乘車者。天子萬乘。王國千乘。諸小侯不過百乘。喻蠡吾、解瀆相繼入嗣。而清和王不得立也。車班班入河閒者。班班爲車行相次聲。絡繹不絕。喻桓靈皆迎自河閒也。餘應如志所釋。惟據本書靈紀章懷注引此。亦文字微異。

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集解先謙曰。既云飲酒相強之詞。則嚼當爲醻。言飲酒盡也。謹案醻。訓飲酒盡。本說文。又前書郭解傳。與人飲。使之醻。非其任。彊灌之。顏注。盡爵曰醻。此志作嚼。當由形近而譌。

白拜儵太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案本書陳球傳。謂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爲曹節等所害。亦無出爲太山太守事。與志異。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郃原譌部。已正。官本不誤。案郃字季承。靈帝光和二年二月。代袁滂爲司徒。見本書靈紀及注。其年冬。卽與陳球等謀誅宦官。事泄。下獄死。並見球傳。

獻帝未有爵號。案本書靈紀末。章懷注引志文略同。然獻帝時已由渤海王徙封陳留王。此乃云未有爵號。是續漢書本紀所載。必有與范書大異者矣。

民當移詣冀州也注。是時華容有女子。官本注有字在華容上。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童兒本紀作女子。今案本書順紀陽嘉元年。書冬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殆本有誤。夫望都、蒲陰地分兩縣。狼殺人至九十七人。豈是一日之事。何宜書日。蓋冬十一月甲申者。乃帝下詔賜狼所殺人錢。及責中山相之日。至狼之殺人。必尚在十月中。志本不誤。惠氏補注誤也。又狼殺人。尤無專殺女子之理。東觀記作狼殺子女九十七人。爲不祠北嶽所致。子女二字。紀誤倒耳。觀東觀詔書言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殘食孩（紀注作孤。）幼。則所殺固多童兒子女。亦就童幼言也。是則本紀女子二字當乙轉。甲申二字當移在九十七人之下。（范書紀月多據詔書舊文。不妨有異也。）而志文十月中中字。不當如惠氏說改甲申。明矣。

梁 剡 令 劉 昭 注 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志二第十四 災火 草妖 羽蟲孽 羊禍

五行傳曰。棄濮律。鄭玄注尚書大傳曰。東井主法令也。逐功臣。鄭玄曰。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喙主尚食。七星主衣裳。張爲食廚。翼主天倡。經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爲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殺太子。鄭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以妾爲妻。鄭玄曰。軒轅爲后妃。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位。女御在前。妾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爲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熾爲害。是爲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沴。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生陰。故應人行以災不祥。在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殊心也。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鄭玄曰。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洪範曰。視曰明。厥咎舒。叢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並不能憂民急。氣爲之舒緩。草不搖。鄭玄曰。君臣不瞭。則舒緩矣。〔集解〕惠棟曰。舒一作荼。厥罰常燠。鄭玄曰。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常燠。厥極疾。鄭玄曰。長氣失。故於人爲疾。時則有草妖。鄭玄曰。草、視之物可見者。莫衆於草。時則有臝蟲之孽。鄭玄曰。蠶螟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時則有羊禍。鄭玄曰。羊、畜之遠視者也。屬視。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臝蟲。劉歆

傳曰爲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盛火數起。燔宮室。儒說火吕明爲德而主禮。時寵與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徵。遂反叛。攻浮。卒誅滅。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十二月。雒陽市火。二十四年正月戊子。雷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己亥。桂陽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燒壽安殿。延及右掖門。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燒北宮朱爵西闕。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竇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閤火。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僞道事。遂廢。遷于桐宮。吕憂死。立鄧貴人爲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宮車晏駕。殤帝及平原

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五人。二年，河南郡縣又失火，燒五百八十四人。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失火，〔集解〕錢大昕曰：河陽當作阿陽。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不篤，羣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王子，是為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厭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其後涼州叛羌為害太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崩，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是時羌叛，大為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上以讒言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後二年。宮車晏駕。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古今注曰。三年五月戊辰。守宮失火。燒宮藏財物盡。四年。河南郡失火。燒人六畜。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郡國火燒廬舍。殺人也。太尉李固以爲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又上欲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集解〕惠棟曰。順帝紀云。是歲起西苑。修飾宮殿也。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臣昭案。楊厚傳是災。先是爵號阿母宋娥爲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冀當繼商爵。以商生在。復更封冀爲襄邑侯。追號后母爲開封君。皆過差非禮。古今注曰。六年十二月。雒陽酒

市失火燒肆殺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爲火所燒．〔東觀書曰．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古今注曰．火或從室屋閒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止．十二月雒陽失火．〕後四年．宮車比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先是梁太后兄冀挾姦枉．以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庫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集解〕錢大昕曰．案桓帝鄧皇后．初冒姓梁氏．帝惡梁氏．改姓爲薄．而李雲傳云．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此志亦云亳后．蓋古文亳與薄通．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縣．臣瓚云湯所都也．史記封禪書亳人謬忌亦稱薄〕號貴人．爲后．上以后母宣爲長安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死．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闥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閤及黃門北寺火，殺人。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八九州郡並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為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為已然，異為方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集解〕洪亮吉曰：案本紀事在十一月。惠棟曰：注劉智茂誤，當是劉矩、劉茂。矩為司徒，茂為司空，陳蕃時為太尉也。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譟。袁山松書曰：是時宦豎專朝，鉤黨事起，上尋無嗣，陳蕃、竇武為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陳蕃諫曰：楚女悲而西宮災，不御宮女怨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南宮中門。〔集解〕何焯曰：靈帝紀，時燒靈臺殿、樂成殿。此條下云周家之所造，似當爲靈臺。惠棟曰：案御覽八百三十三卷正作靈臺。延及北闕，道〔集解〕惠棟曰：闕下御覽有度字。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自上起，榱題數百，同時並然，若就縣華鐙，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興門、尚書、符節、蘭臺。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慝，變亂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命將出衆，雖頗有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尚未破壞，役起負海，杼柚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不克己復禮，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騶騎電激，〔集解〕何焯曰：騶騎電激，謂左騶督促賣官錢者也。事見羊續及宦者傳。官非其人，政以賄成，內嬖鴻都，並受封爵。京都爲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天戒若曰：放賢賞淫，何以舊典爲？故焚其臺門祕府也。其後三年，

靈帝暴崩。續已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絕。京都爲丘墟矣。魏志曰。魏明帝靑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唯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監。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戒。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旣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營。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以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illegible]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臣昭曰。高堂隆之言災。其得天心乎。雖與本志所明不同。靈帝之時有焉。故載其言廣災異也。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見殺。臣昭案。劉焉傳。興平元年。天火燒其城府輜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也。〔集解〕先謙曰。以上火災。

庶徵之恆燠。漢書以冬溫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溫。而記不錄云。越絕范蠡曰。春燠而不生者。王者德不完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令也。秋暑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夏雪降。冬不冰也。〔集解〕先謙曰。此條恆燠。

安帝元初三年，〔集解〕惠棟曰，符瑞志曰三年二月。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蔕。〔集解〕惠棟曰，符瑞志云東平陵有瓜異處共生，八瓜同蔕。一當作八。時以爲嘉瓜。或以爲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閻皇后初立，後閻后與外親耿寶等共譖太子，廢爲濟陰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犢立之。〔集解〕錢大昕曰，即北鄉侯懿也。豈因名子者不以畜牲而改爲懿歟。草妖也。古今注曰，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縣民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爲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爲五枝，皆青也。〔集解〕惠棟曰，仲長統昌言曰，安帝時有異物生長樂宮東廡柏樹，永巷南閨合歡樹，議者以爲芝草也，羣臣皆賀受賜，此亦近草妖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柏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臣昭以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之占，雖以證驗，貌類胡人，猶未辨了。董卓之亂，實擁胡兵，傕汜之時，充斥尤甚。遂竊閒宮嬪，剽虐百姓，鮮卑之徒，踐藉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竪，根在上。臣昭曰，槐是三公之象，貴之也。靈帝授位，不以德進，貪愚是升，清賢斯黜，槐之倒植，豈以斯乎。

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冤句、離狐縣界、風俗通曰。西及城皇陽武城郭路邊。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弩。萬萬備具。非但彷彿。類良熟然也。近草妖也。

是歲黃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爲將軍領兵。〔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則苗蓋冒何姓者。進傳反不載。錢大昕曰。案靈帝及何后紀。皆稱何苗。苗本姓朱。惟見于此。此稱異父兄。而前卷稱同母弟。亦小異。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漢遂微弱。自此始焉。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衞之郊。東郡太守橋瑁負衆怙亂。陵蔑同盟。忿嫉同類。以殞厥命。陳留濟陰迎助。謂爲離德。棄好卽戎。吏民殲之。草妖之興。豈不或信。〔集解〕惠棟曰。注橋瑁。英雄記曰。瑁字元偉。元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威惠。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臣昭曰。桑重生椹。誠是木異。必在濟民。安知非瑞乎。時着生死敗。周秦殲盡。餓魂餒鬼。不可勝言。食此重椹。大拯危命。雖連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爲怪。則建武野穀旅生。麻菽尤盛。復是草妖邪。〔集解〕先謙曰。以上草妖。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又集新豐。時以爲鳳皇。或以爲鳳皇陽明之應。

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爲濟陰王，不悊之異也。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爲羽孽似鳳，翺翔殿屋，不察也。臣昭曰：已論之於敞傳。記者以爲其後章帝崩，以爲驗。案宣帝、明帝時，五色鳥羣翔殿屋，賈逵以爲胡降徵也。帝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爲妖。一曰鷫鸘，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旱役之感也。二曰發明，烏喙，大頸，大翼，大脛，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脛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鷫鸘，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己氏。時以爲鳳皇。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時也。臣昭案：魏朗對策，桓帝時雉入太常、宗正府。朗說見本傳注。〔集解〕惠棟曰：注見本傳注，凡言本傳皆據司馬書也。案此則劉昭亦注司馬紀傳也。

靈帝光和四年秋。〔集解〕惠棟曰。案本紀及符瑞志。皆言秋七月也。五色大鳥見於新城。衆鳥隨之。時以爲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也。衆鳥之性。見非常班駮。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梟者。虣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鬬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冗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盪滌虔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集解〕惠棟曰。干寶云。爵者雀也。還自相害。至滅亡也。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郡八縣鼠食稼。張璠紀曰。初平元年三月。獻帝初入未央宮。翟雉飛入未央宮。獲之。獻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集魏郡。衆鳥數千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禿鶖集鄴宮文昌殿後池。〔集解〕先謙曰。以上羽蟲孽。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說文曰。肋、脅骨也。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集解〕先謙曰。以上赤祥。

續漢志集解第十四校補

五行志二。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錢大昭曰。郎顗傳。顗引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玆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居室。

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官本如作則。非。

茂陵園寢災。注。四年河南郡失火。燒人六畜。官本注郡下有縣字。又六原譌立。已正。官本注不譌。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紀在十二月庚子。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紀作丁亥。承福殿火。注。臣昭案楊厚傳是災。今案紀仍作火。

愛寵隆崇。案文愛當作爵。

中藏府承祿署火。案承祿署、署名。本書桓紀承作丞。古字通。

延陵園災。錢大昭曰。成帝陵也。

永樂太后宮署火。案本書靈紀作災。章懷注引志亦作災。疑此作火。誤。

己酉南宮雲臺災集解何焯曰。靈帝紀。時燒靈臺殿、樂成殿。案靈紀。但云己酉南宮大災。火半月乃滅。何氏所據。乃紀注引續志文。其與此文不同者。蓋本紀注之誤。何氏未之審。惠氏反援御覽以證成其誤。均之非也。雲靈形近易譌。文選東京賦。於南則有前殿、雲臺、龢驩、安福、五臣六臣本均同。而李善本則文注皆誤爲靈臺。遂與下乃營三宮布教頒常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岐出。胡氏考異已訂之矣。范書中興二十八將論云。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賈逵傳亦云。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與此志言南宮雲臺災正合。周靈臺自在舊都。此言雲臺周家之所造。蓋中興初。就周東都故臺成之。東都賦所謂增周舊修洛邑是也。又云。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則明帝圖畫名將於此。賈逵講論古文於此。於事亦合。至於靈臺。則天子觀祲察氣之妖祥者也。與明堂辟雍。並立爲三。後漢光武末。始營建之。雖襲周家之名。不得謂爲周家所造。祭祀志謂北郊明堂在雒陽城北四里。則左辟雍。右靈臺。自應皆在北郊。（陸機洛陽記。謂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與志異。然亦在郊外也。惟薛綜注東京賦。終誤以雲臺爲靈臺。云德陽殿東有辟雍。西有靈臺。如所言。則辟雍靈臺不在明堂左右矣。賦何以言三宮耶。此至謬不可從。今仍以祭祀志爲正。）明紀永平二年。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年正月。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此靈臺近接明堂。同在郊外之證。章紀建初三年。和紀永元五年。皆宗祀明堂。與登靈臺遞言之。獨順紀永和元年宗祀明堂之下。亦誤登靈臺爲登雲臺。然其爲誤。自易見也。今靈紀明書南宮大災。與北郊靈臺何涉。雲臺本一稱雲臺殿。見宦者張讓傳。靈臺則無以殿稱者。（南北宮諸殿名。惠氏詳載郡國志雒陽下。）章懷以殿言之。益知靈臺實卽雲臺之誤。御覽文字。轉鈔多謬。豈足爲證乎。

庚戌樂城門災。案此事本書靈紀不書。統於南宮大災也。志注明言南宮中門。而紀注以爲樂成殿。蓋門係於殿。以殿言則知是宮中之門。非城門。或殿下原有門字。轉寫脫去耳。惟樂城之城。應從章懷作成。

京都爲邱墟矣。注。今案舊占。官本注。占誤古。

有兩樗樹、皆高四尺許。錢大昭曰、閩本許作所、古字通。

東都、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官本濟陰二字或誤倒。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官本形誤刑。

五鳳皆五色、注南方曰焦明。官本南或譌東。

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案據下文後當作讒。還自相害、至滅亡也。注禿鶖集鄴宮文昌殿後池。官本注池作也。

後漢書十五

梁 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志三第十五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鄭玄注曰。虛危爲宗廟。廢祭祀。鄭玄曰。牽牛主祭祀之牲。逆天時。鄭玄曰。月在星紀。周以爲正。月在玄枵。殷以爲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譏運卜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也。則水不潤下。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爲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用灌漑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爲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謂水失其性而爲災也。太公六韜曰。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也。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鄭玄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洪範曰。聽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當。馬融曰。上聽則下進其謀。厥咎急。鄭玄曰。君臣不謀則急矣。易傳曰。誅罰絕理。不云下也。顓事有知。不云謀也。厥罰恆寒。鄭玄曰。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厥極貧。鄭玄曰。藏氣失。故於人爲貧。時則有鼓妖。鄭玄曰。鼓、聽之應也。時則有魚孽。鄭玄曰。魚蟲之生水而遊於水者也。時則有豕禍。鄭玄曰。豕、畜之居閑衞而聽者也。屬聽。時則有耳痾。鄭玄曰。聽氣失之病。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曰爲介蟲之孽。謂蝗屬也。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四年。東郡以北傷水。七年六月戊辰。雒水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弘農都尉治析爲水所漂殺。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常有水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杜

林之傳．列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水．湧泉盈溢．杜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御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幷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麤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猱之意．徼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大小．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子興、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簒位．隱處不仕．光武即位．徵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爲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隄大決．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劾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弭災．豈況朝廷、中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後乘輿出．宣列引在前．行遲．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疾行．御者墮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步則佩玉．動靜應天．昔孝文時．邊方有獻千里馬者．還而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帝爲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遷爲河隄謁者．以病免．卒於家．〔集解〕惠棟曰．注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五陰比一陽．下順從．故性不相害．雜卦曰．比樂思憂．故云樂也．又袁宏紀永平三年．鍾離意上疏曰．水泉涌溢．

漂殺人民。志不載也。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水，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虐，嘗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竇氏誅滅。東觀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二年〔集解〕先謙曰：空格官本提行，下並同。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怨。一曰：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竇太后崩後，迺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為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廣州先賢傳曰：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布衣養奮字叔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困

乏而不卹哀。衆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稅不爲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臣昭案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大水。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濟、渭、雒、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虣出。突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沒民人。謝承書曰。死者以千數。讖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涌水爲災。二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澍雨。歲乃豐稔。則水不爲災也〔集解〕惠棟曰。注嘉收葬客死骸骨。案范傳乃周嘉弟暢也。注所據乃司馬書。三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四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云三郡。五年大水。臣昭案。本紀郡國八。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水變、占曰。水化爲血者。好任殘賊。殺戮不辜。延及親戚。水當爲血。〔集解〕惠棟曰。京房易傳曰。君恒於酒。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又易妖占曰。河水赤。下民恨。是時鄧太

后猶專政、古今注曰：元初二年，潁川襄城流水化爲血。京房占曰：「流水化爲血，兵且起。以日辰占與其色。」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河以處。」（集解）惠棟曰：注「流水化爲血」，流作臨，血下脫不流二字。先謙曰：占曰之占，官本作名。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信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皇太子。臣昭案：左雄傳順帝永建四年，司、冀二州大水，傷禾稼。楊厚傳永和元年夏，雒陽暴水，殺千餘人。（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小人踊躍，無所畏忌，陰不制于陽，則水涌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是時帝幼，梁太后專政。春秋漢含孳曰：「九卿阿黨，擠排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方儲對策曰：「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濱，地動土涌。」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尉李固、杜喬。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臣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千萬戶。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有里數，懷容水澤，浸漑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之禍，不能容也。率執法者利刑罰，不用常法。」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爲見異，衆災竝湊，蝗蟲滋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經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略平，皆冀所致。」敦煌實錄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

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臣昭案、本紀、又南陽大水。是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集解〕錢大昕曰、濟北下脫河字。先謙曰、官本連下文。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爲漢嗣、即尊位、是爲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是時桓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袁山松書曰、禱於龍璪。五月、山水大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袁山松書曰、是河東水暴出也。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人物。三年秋、雒水出。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則是七郡。〔集解〕惠棟曰：帝紀作七大水。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袁山松書曰：曹操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洧水溢。　十八年六月大水。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上，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還殿。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袁山松書曰：明年禪位于魏也。〔集解〕先謙曰：以上水災。

庶徵之恆寒。〔集解〕洪亮吉曰：案鄭興傳，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時建武七年也。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袁山松書曰：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讖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集解〕洪亮吉曰：案北海靈紀作東海，今考當以續志爲是。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袁山松書曰：時帝流遷失政，養奮對策曰：當溫而寒，刑罰慘也。〔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誅過深，當燠而寒。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春秋考異郵曰：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爲言合也。以妾爲妻，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輿參驅，房衽之內，歡欣

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易讖曰凡雹者過由人君惡聞其過抑賢不揚內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並當雨不雨故反雹下也（集解）惠棟曰東觀書云郡國大雨雹大如雞子　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爲司隸校尉刑誅深刻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雹傷稼十二年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杯壞敗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雨雹傷稼永平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郡國十八或雨雹蝗易緯曰夏雹者治道煩苛繇役急促教令數變無有常法不救爲兵強臣逆謀蝗蟲傷穀救之舉賢良爵有功務寬大無誅罰則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　二年雨雹大如雞子（集解）惠棟曰紀二年六月　三年雨雹（集解）惠棟曰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　大如鴈子傷稼

劉向以爲雹陰脅陽也是時鄧太后以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杅杯及雞子殺六畜　古今注曰樂安雹如杅殺人京房占曰夏雨雹天下兵大作（集解）惠棟曰杅杯東觀記作芋魁

延光元年四月（集解）惠棟曰案紀四月癸未也　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傷稼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　臣昭案尹敏傳是歲河西大雨雹如斗安帝見孔季彥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也（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河南四縣雨雹如棬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秋苗盡注所稱尹敏傳亦司馬書錢大昕曰季彥事今在孔僖傳或司馬彪書以季彥附尹敏傳

三年雨雹大如雞子　古今注曰順帝永建三年郡國十二雨雹六年郡國十二雨雹傷秋稼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師雨雹。大如雞子。是時桓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侈。驕恣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 四年五月。河東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常侍黃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袁山松書曰。雹殺人。前後雨雹。此最爲大。時天下潰亂。（集解）先謙曰以上恆寒。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時皇子數不遂。皆隱之民間。是歲宮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立以爲君。帝兄有疾。封爲平原王。卒皆夭無嗣。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遼東冬雷。草木實。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雷有石隕地四。臣昭案天文志末已載石隕。未解此篇所以重記。石與雷隕俱者。九月雷未爲異。桓帝亦有此隕。後不兼載。於是爲常。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四

年五月戊寅.穎陰石從天墜.大如鐵鑽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擾.又曰.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蟄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恤幼孤.振不足.議獄刑.貰謫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巂雷〔集解〕惠棟曰注雷以十一月起黃鍾十一月復初九震也故雷以十一月起.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集解〕惠棟曰十月六日.郡國三冬雷.三年十月辛亥.汝南、樂浪冬雷.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后既崩.阿母王聖及皇后兄閻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不親萬機.從容寬仁任臣下.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太后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雷雨霹靂丘陵者，逆先人令，爲火殺人者，人君用讒言殺正人。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大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呴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干寶曰：論語擿輔像曰：山土崩，川閉塞，漂淪移，山鼓哭，閉衡夷，庶桀合，兵王作。時天下尙亂，豪桀竝爭，曹操事二袁於河北，孫吳創基於江外，劉表阻亂衆於襄陽，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以黃祖爲爪牙，而祖與孫氏爲深讎，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袁譚於南皮。十一年，走袁尙於遼東。十三年，吳禽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略荊州，逐劉備於當陽。十四年，吳破曹操於赤壁。是三雄者卒共三分天下，成帝王之業。是所謂庶桀合、兵王作者也。十六年，劉備入蜀，與吳再爭荊州。於時戰爭四分五裂之地，荊州爲劇，故山鳴之異作其域也。〔集解〕先謙曰：前志晉柩有聲如牛，朱博延登受策，有聲如鐘鳴，竝入鼓妖。又無雲而雷，劉向以爲雷當託於雲，故無雲而雷，亦入鼓妖。後又云：一曰易震爲雷，爲貌不恭也。此語竝未屬之鼓妖。此雷石十五事不合。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並薨。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臣昭謂此占符靈帝之世。巨魚之出。於是爲徵。寧獨二王之妖也。〔集解〕先謙曰此條魚孽

和帝永元四年。蝗。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蟲爲災。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二年三月。京師郡國十九蝗。二十三年京師郡國十八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二十九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弘農蝗。三十年六月。郡國十二大蝗。三十一年。郡國大蝗。中元元年三月。郡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十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承書曰。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彌行兗、豫。謝沈書鍾離意譏起北宮表云。未數年。豫章遭蝗。穀不收。民飢死。縣數千百人。

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都蝗。　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讖曰。主失禮煩苛。則旱之。魚螺變爲蝗蟲。〔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也。　五年夏。九州蝗。京房占曰。天生萬物百穀。以給民用。天地之性人爲貴。今蝗蟲四起。此爲國多邪人。朝無忠臣。蟲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兵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命諸侯試明經。此消災也。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古今注曰。郡國四十八蝗。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　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集解〕惠棟曰。河南及郡國十九也。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憲。苟貪權作虐。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示以蟲。　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過也。養奮對策曰。佞邪以不正食祿饕所致。謝沈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于已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

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對曰。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徵篇曰。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禮西園以爲府。蔡邕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斂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承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歲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集解〕先謙曰。以上介蟲之孽。

續漢志集解第十五校補

五行志三．謂蝗屬也注．宏農都尉治析．爲水所漂殺． 注析原作折．官本同．據前書地理志音義正．錢大昭曰．前志宏農有析縣．續志析屬南陽．然前志宏農無都尉．析下亦不言都尉治．建武六年已省諸郡都尉．不應宏農獨存．且本紀但云是夏連雨水．亦無車駕親往行水之事．疑古今注誤也． 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 左傳氏作民．今案殷氏與下懷姓對文．自屬傳本之異． 撿押其姦宄． 官本注撿作檢．古字通． 曼延無足． 案文足當作定．

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至隕霜殺穀． 今案此文以前志校之．其水也而殺人．而乃雨之譌．各本皆未正．又茲謂皆陰下．前志多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衆不則皆函陰氣凡二十字．蓋本京易舊注．誤雜入正文中．非續志之脫．餘亦多一曰字．兩災字． 其兄竇憲幹事． 案本書竇融傳云．憲以侍中內幹機密．章懷注．幹．主也．或曰．古管字也．然幹無由通管．蓋本是幹字．承譌既久．後世字書亦遂以譌傳譌．此文幹事．原文當亦是斡事．非易所謂貞固幹事也． 賞賜累千金注．春夏則予惠． 官本注予作子．案子惠卽慈惠．與下剛猛對文．義亦可通．

郡國三十七大水． 紀大水作雨水． 注．六州河、濟、渭、雒、洧水盛長． 案注引袁書說六州．但舉水名．不詳州名．則六州仍無由確定．疑有脫誤．水盛長．長當讀爲漲．

尃覺章等被誅． 官本被作伏． 二年大水注．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 注有水．有乃大之譌．本紀可證．各本皆失正．錢大昭曰．楊厚傳．永初二年．洛陽大水．厚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

容有非常。宜各還本國。鄧太后從之。水剋期退。注。嘉收葬客死骸骨。案詳觀此注。實卽約舉本書獨行傳周嘉傳文。收葬上嘉字。蓋本是因字。後人妄改。未檢本傳耳。既係約舉。原不必定詳收葬者何人。惠氏補注因此一字之疑。遂謂注所據爲司馬書。然注先舉本紀。卽范書本紀文也。次舉周嘉傳。又未別言是本傳也。且嘉受知光武。卒於外任。其年不能逮及安帝。亦無由收葬京師客死骸骨。司馬書爲嘉立傳。縱有異同。宜不至懸絕若斯也。是時鄧太后猶專政。注。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河以處。江河原作注河。依錢校改。官本注不誤。河、官本注作何。今案涉蘇於何以處。亦屬誤文。不可強通。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注。漂害數千萬戶。錢大昭曰。朱穆傳、桓帝紀並云數十萬戶。注千當作十。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長與漲同。注。盜賊略平。案文平下當有民字。或亦唐所去。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集解錢大昕曰。濟北下脫河字。錢大昭曰。據本紀作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是濟北上亦脫四字。襄楷上言。案本書襄楷傳載楷上言。事同詞異。究未知孰爲可據也。

三年秋。雒水出。紀出作溢。四年夏。郡國三水。紀作七大水。

庶徵之恆寒。集解洪亮吉曰。至時建武七年也。錢大昭曰。桓帝延熹七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見襄楷傳。志亦失載。案惟竹柏葉枯。已見草妖。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注譴罰無法。官本注譴作適。同。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云：誅過深，當燠而寒。案前志引京易此下云：盡六日，亦爲雹。明雹亦恆寒之罰也。惟本志記雹之爲災，自下條和帝永元五年特起，仍迄獻帝初平四年止，雖附在恆寒之後，實別爲一類。且初平四年六月因寒雨雹，同時一事，必分記之，與前志亦微異也。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案官本此下二年三年併作一條書之，是也。末言占驗，明係總結三年。

大如杅杯。杅原譌杆，依本注正。官本不誤。

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注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案此時和熹已崩，鄧氏已廢，清河母族，亦無存者，惟閻后黨方盛，是此母后本卽謂后，云母者，臣子之詞也。集解惠棟曰至或司馬彪書以季彥附尹敏傳。案此注引季彥事，亦明爲范書孔僖傳文，當由尹敏同列儒林，遂至誤截。正其誤可也，而惠氏補注必謂是司馬書尹敏傳如此，錢氏大昕更爲季彥附尹敏傳之說以助之，然季彥親爲孔僖子，豈有不附僖傳、而反附敏傳者。若如所言，必續漢書無孔僖傳而後可。且季彥字也，如附敏傳，當書姓名，注亦必引其姓。今皆不然，則二家之說皆非。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師雨雹。官本師作都。知此出回改。

陳留雷有石隕地四。注。九月雷未爲異。案據後文注引京房占言雷以八月鳴藏。是九月不藏。亦得言異。潁陰石從天墜。官本注。潁誤頴。

郡六冬雷。注。貫譎罰。官本注。譎作譎。同。今案譎、譎、適古雖通作。但岐出不一律。官本亦有此失。

和帝永元四年蝗。注。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案光武時。郡國九十三。如八十蝗。蝗幾徧中國矣。桓靈之末無此奇災。況中興盛時。何宜有此。八十蓋是十八誤倒。九年蝗。

從夏至秋。官本與上併爲一條。是。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錢大昭曰。楊厚傳。永建四年。六州大蝗。志失載。

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憲。案憲疑是慮之譌。

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官本破或譌被。三道並出。錢大昭曰。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臧旻出鴈門。故云三道。

梁 剡 令 劉 昭 注 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志四第十六

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風拔樹　螟　牛疫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爲災也。〔集解〕惠棟曰。劉向洪範五行曰。王者中央爲內事宮室臺榭夫婦親戚也。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宮室寢居大小有差。高卑略等。骨肉有恩。故明主賢君修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敬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心縱意。大爲宮室高爲臺榭。雕文刻鏤。以役人力。淫佚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中氣亂。則稼穡不成。又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華孽。劉歆傳爲嬴蟲之孽。謂螟屬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集解〕惠棟曰。案袁宏紀九月戊辰也。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反。爲寇害。至南郡。發荊州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爲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爲所沒。〔集解〕周壽昌曰。案光武本紀。尚以二十三年討武陵蠻。戰於沅水。敗沒。非二十二年。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坼。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將以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　五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大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難鞬叛。〔集解〕錢大昭曰。難字衍。惠棟曰。紀無難字。　遣使發邊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說奄官無陽施。猶婦人也。是時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倫。二人始並用權。　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塞。殺略吏民。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集解〕錢大昕曰。此又一劉尚。乃南陽宗室襲封朝陽侯者。周壽昌曰。袁紀作執金吾劉尚。非建武二十二年之武威將軍。彼前以擊夷而敗沒矣。本紀作行征西將軍。此無行字。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迺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是

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訖建光中。太后崩。安帝迺得制政。於是陰類並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二年。郡國十二地震。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地動冬有音。以十二月者。其邑有行兵。明年正月。海賊張伯路反。遣御史中丞王宗討破之。四年三月癸巳。郡國四地震。〔集解〕洪亮吉曰。案安紀四作九。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地以春動。歲不昌。是歲夏蝗。南陽八郡饑。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三年二月。郡國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國九地震。四年。郡國十三地震。五年。郡國十四地震。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地坼裂涌水。敗壞城郭民室屋。壓人。冬。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集解〕洪亮吉曰。安紀作十一月己丑。或地坼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

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讒云破壞鄧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豐等。皆得用權。〔集解〕先謙曰。官本用作擅。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集解〕洪亮吉曰。安紀戊申作甲戌。　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集解〕洪亮吉曰安紀作京師及郡國三十地震。（按宋本又作三地震。）錢大昕曰安帝紀無十二字　三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是時已讒免太尉楊震。廢太子。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集解〕錢大昕曰。順帝紀作十一月。　時安帝旣崩。閻太后攝政。兄弟閻顯等並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子。未至。中黃門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漢陽屋壞殺人。地坼涌水出。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宋娥爲山陽君。〔集解〕惠棟曰。魯國先賢傳曰。孔扶仲淵爲司空。陽嘉三年以地震免。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四月五穀不熟人

大饑。案是年夏旱。又明年春夏連旱也。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集解〕錢大昕曰。順帝紀作丙申。 是時宋娥構姦誣罔。五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太尉王龔㠯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親有㠯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郭室屋多壞。壓殺人。閏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餘騎入金城塞。爲涼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部郡六地震。〔集解〕陳景雲曰。都當作部。 從去年九月㠯來至四月。凡百八十日震。〔集解〕洪亮吉曰。日字衍。惠棟曰。紀云。地百八十震。非百八十日也。 山谷坼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沖爲叛胡所殺。九月丙午。京都地震。

是時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爲順帝作陵。制度奢廣。多壞吏民冢。尚書欒巴諫事。〔集解〕先謙曰。事疑爭之誤。 太后怒。癸卯。詔書收巴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是太后迺出巴。免爲庶人。〔集解〕惠棟曰。案紀。順帝於是日葬也。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專事。至延熹二年。迺誅滅。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地震以十一月。遂有大喪及饑亡。是歲任城王崇薨。明年夏四月孝崇皇后匽氏崩。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時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誅除梁冀。聽之。竝使用事專權。又鄧皇后本小人。性行無恆。苟有顏色。立吕爲后。後卒坐執左道廢。吕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集解〕洪亮吉曰。靈紀言在北海。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作己未 四月丙辰地震。靈帝時。宦者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動。〔集解〕惠棟曰。氏、紀作是。古字通。 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處。更築城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曰。時董卓問蔡邕。邕曰。天爲陽。故轉運於上。地爲陰。故安靖於下。而震是失其性。以陰而爲陽也。明公車不當青蓋。宜改之以應變。卓改爲綠蓋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集解〕惠棟曰。案紀七月乙未也。 會稽、南方大名山也。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勝強也。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以爲崩猶地也。是時竇太后攝政。兄

竇憲專權。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集解〕惠棟曰。案紀七月乙巳也。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漢軍追討。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塡谿。殺百餘人。明年冬。蠻夷反。遣使募荊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西羌大寇涼州。〔集解〕惠棟曰。京房易妖占曰。地分裂。羌夷叛。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恆山崩。〔集解〕洪亮吉曰。案恆山在上曲陽。不屬河東。應如殤紀作垣山爲是。是時鄧太后專政。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各六十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集解〕惠棟曰。本紀六月丁巳河東地陷、其後三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

羣起，劫略吏民。　二年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巂山崩，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閻太后攝政，其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閻后兄弟，明年閻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時李固對策，以爲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以附郊城者，是上帝示象以誡陛下也。是時宋娥及中常侍各用權分爭，後中常侍張逵、蘧政與大將軍梁商爭權，爲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壞寺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盜賊羣起。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冀秉政。桓帝欲自由。內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集解〕洪亮吉曰。案桓紀作己巳。下云甲子太尉黃瓊免。則宜以續志乙巳爲是。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集解〕洪亮吉曰。案桓紀作甲戌。是時上寵恣中常侍單超等。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永壽亭上黨泫工玄反。氏地各裂。〔集解〕洪亮吉曰。案桓紀作丙申。又案水經注。建安三年宜城縣泰山崩。聲聞五六十里。雉皆屋雊。縣人惡之。以問侍中龐季。云國土將亡之兆也。紀及續志於孝獻時災異。俱闕而不書。將以事當禪代。故一切略之耳。惠棟曰。高平無考。或鄉名。是時朝臣患中常侍王甫等專恣。冬。桓帝崩。明年。竇氏等欲誅常侍黃門。不果。更爲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集解〕先謙曰．以上水火金木沴土．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集解〕惠棟曰京房別對災異曰．人君賊罰良善．政教無常．使命數變．則致暴風折木發屋鳴瓦．或害殺人．其救也修舊典任忠臣思過自改．則風災消．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政．以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故立之．是爲安帝．不立皇太子勝．以爲安帝賢．必當德鄧氏也．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爲瞀霧也．是後西羌亦大亂涼州．十有餘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曰．拔樹發屋．京房易飛候曰．角日疾風天下昏．不出三月中兵必起．是時羌貊叛戾．任尙敗績於平襄．　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九十六枚．〔集解〕洪亮吉曰．案安紀作癸丑．若以上丙申丁酉二日辰合推．宜以本紀爲是．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集解〕洪亮吉曰：案安紀作三月。　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集解〕洪亮吉曰：案安紀承正月下，不另著月，丙申復作丙辰。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親讒，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東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道鹵簿車或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集解〕先謙曰：以上恆風。

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錄者。

章帝七八年間，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紀不錄也。〔集解〕周壽昌曰：案魯恭傳，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時恭為中牟令也。中牟、河南尹屬縣。傳稱

螟傷稼。無大字。稱七年亦未至八年也。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爲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內淸英之士。謂之黨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爲害。〔集解〕先謙曰。以上贏蟲之孽。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征西域。置都護、戊己校尉。固適還。而西域叛。〔集解〕先謙曰。官本固下有等字。是。殺都護陳睦、戊己校尉關寵。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爲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以讒毁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厥咎霿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非時興故也。〔集解〕先謙曰。以上牛𤘘。

續漢志集解第十六校補

五行志四。案此卷注亦全闕。思心不容。至惟金水木火沴土。此節失原注。今依劉例查補。思心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厥咎霿。鄭注曰。霿、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厥罰恆風。鄭注曰。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兩陽寒奧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殖氣失。故常風。厥極凶短折。鄭注曰。殖氣失。則於人爲凶短折。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時則有脂夜之妖。鄭注曰。夜讀曰液。時則有華孽。鄭注曰。華當爲夸。夸、蝍蟲之生於土。而遊於土者。時則有牛禍。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痾。鄭注曰。思心、氣失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惟木金水火沴土。鄭注曰。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沴。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帥爲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強君之異。

其後武谿蠻夷反。至尙遂爲所沒。集解周壽昌曰。至非二十二年。柳從辰曰。志明云其後。非謂尙卽沒於二十二年。周說殊誤。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紀、申作寅。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錢大昭曰。本紀但有二月丙午之事。此正月壬寅四字疑衍。今案地震。固有至數日者。亦有震後數日復震者。壬寅、丙午、前後在五日閒。同爲郡國十八地震。則似連震五日也。而紀但書二月丙午。或以壬寅始震甚微。至丙午乃成災。書其重者。略其輕者。則亦不必悉與志合。惟是年四月丙申晦。日有食之。紀志竝同。夫四月晦爲丙申。則壬寅、丙午。自當均在正月望前。二月何容有丙午。此則似紀實誤。（紀書正月庚

戌。二月丙午。亦有可疑。庚戌之譔。章懷注已論之。）疑此志二月丙午四字。乃後人據紀妄增。正當衍也。

皆得用權。集解先謙曰。官本用作擅。錢大昭曰。用、閩本作擅。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錢大昭曰。郎顗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侯康曰。後漢紀載是時馬融對策云。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爲能賢。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大急。其毀之也曰大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誘譽。鈞同寒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嚴以涖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又張衡對策云。聞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子長于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爲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于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涖民。爲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嗟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祕密。振暴于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令眞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

時襲宗親有呂楊震行事諫之止云。錢大昭曰、監本止作上、非。

凡百八十日震。案日乃地之譌也、言震不言地、則無以明其確爲地震、故紀亦必云地百八十震。九月丙午、京都地震。紀作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三郡水涌土裂。案紀言三郡、別京師言之也、三如非誤、脫一郡名矣。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紀在六月。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紀云、戊寅又震。今案志注標目分地震、山崩、地陷爲三。志文則此條以上地震爲一事、以下山崩、地陷共爲一事、且固不足據。志以地裂、地坼同爲地陷、而因地震致地坼裂者、又將何以別於地陷乎。

劉歆曰爲崩猶地也。案地乃弛之譌、前志引劉歆說、崩、弛崩也、可證。各本皆失正。明年冬至蠻夷反。據紀、至乃巫之譌。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紀作二月己卯。長百八十二里。紀注引東觀記、長同、廣五十六里。

三年、郡國五山崩。紀在九月。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案明年改元永壽。六月。巴郡、益州郡山崩。見本書桓紀。志失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紀作岱山及博尤來山竝頹裂。今案就志言之。泰山、郡名。博、縣名。尤來、山名。判解是從中分裂。特指尤來一山。尤來卽是徂來小山也。自紀言之。則岱山亦言山與尤來山竝頹裂。明是兩山矣。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紀作五月丙辰。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案大風拔樹。止是風災。故紀多僅書大風也。安紀載永初元年、二十八大風雨雹。則拔樹多矣。志不著月日。亦統是歲言之。呂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案精耳、疑當作精敏。

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枚。案明年改元永寧。據安紀永寧元年冬十月。載自三月至是月。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風雨水。又延光元年亦載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志均失載。

其後晨迎氣東郊。至迎氣西郊。亦壹如此。案五郊迎氣。夏當于南郊。不當于東郊。疑東字誤。至迎氣西郊。則在七月。據本書靈紀。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與志文合。七月後無風災。則亦壹如此。蓋僅承使有司行禮一語言也。又中平二年夏四月庚戌。亦大風雨雹。見靈紀。而志不載。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錢大昭曰。和帝初立。是年牛死日甚。見睿蒸傳。志亦不載。

梁 劉昭 注補
王先謙 集解

五行志五第十七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痾 人化 死復生 疫 投蜺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尚書大傳.皇作王.鄭玄曰.王、君也.不明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和.則是不能立其事也.古文尚書.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天爲北辰.在地爲人君.厥咎眊.尚書大傳作瞀.鄭玄曰.瞀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傳曰.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目少精曰眊.厥罰恆陰.鄭玄曰.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陰氣失.故常陰.厥極弱.鄭玄曰.天爲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爲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敬也.時則有射妖.鄭玄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時則有龍蛇之孽.鄭玄曰.龍蟲之生於淵.行無形.遊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鄭玄曰.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侜張無度.則是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恆耆其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集解〕先謙曰.勝傳作伐.鄭說未詳所出.據勝傳昌邑王事證之.是作代義亦迂曲.前志引劉歆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爲變.皆屬皇極.下人伐上之痾云.因此類記人變.續志從之.是也.時則有日月亂行.星

辰逆行。鄭玄曰。亂謂薄食鬭竝見。逆謂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太公六韜曰。人主好武事兵革。則日月薄食。太白失行。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曰。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以自敗爲文。

恆陰中興以來無錄者。臣昭案本傳。陽嘉二年。郎顗上書云。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久陰不雨。亂氣也。得賢不用。猶久陰不雨也。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考問。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妖也。風俗通曰。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繁數。頗厭患之。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東闕。三發。吏士呵縛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謁者、衞尉、司隸、河南尹、雒陽令悉會發所。劭時爲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夫禮設闕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慢事醜。次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候。劭曰。丞相邴吉以爲道路死傷。既往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逐。而住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而貴畜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掾史爾乃悅服。漢書嘉其達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邴吉防患太豫。況於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既處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職。凡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節之萌者。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溢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強齊侵地。內虧三桓之威。區區小國。尙於趣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公恬然謂非已。詩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當爲人制法。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意大悟。遣令史謝申以鈴下規應掾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報。惡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集解〕洪亮吉曰。盛以中平元年四月爲太尉。至二年五月罷。則夜龍事當屬中平中。非光和中也。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

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應劭曰。龍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應也。此其象也。〔集解〕先謙曰。以上射妖。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言黃龍見諸。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爲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以爲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言黃龍二見濮陽。

桓帝干寶搜神記曰。桓帝卽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誅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揚兵京師也。〔集解〕惠棟曰。淳于翼。會稽上虞人也。袁紀曰。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甲里。希見長吏。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袁山松書曰。長可百餘丈。〔集解〕洪亮吉曰。案桓紀作七月。襄楷以爲夫龍者、爲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代之徵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臣昭曰。夫屈申躍見。變化無方。非顯死之體。橫強之畜。易況大聖。實類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將崩之表乎。妖等占殊。其例斯衆。苟欲附會以同天鳳。則帝涉二主。年踰五十。此爲迂闊。將恐非徵矣。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傅堅以郡欲上言。內白事以為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民以天熱。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間。聞郡欲以為美。故言。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為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虵見御坐上。是時靈帝委任宦者。王室微弱。楊賜諫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虵之孽。詩云。惟虺惟虵。女子之祥。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虵變可消者也。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夏。青虵見御座軒前。奐上疏。陳蕃、竇武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敦煌實錄曰。虵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集解〕錢大昕曰。青虵事。張奐傳作建寧二年。謝弼傳同此志。及楊賜傳並作熹平元年。非也。或云當作建寧元年。然蕃武之被害在建寧元年九月。而奐弼之言災異。俱有誅陳竇事。則非建寧元年之夏可知。從張謝傳是。先謙曰。以上龍虵之孽。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禍也。是時桓帝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奸此馬以生子。〔集解〕惠棟曰。三公碑曰。巡字季祖。南陽冠軍人。案漢白石神君碑。光和四年。甘陵相南陽馮巡。詣三公神山請雨。賽以白羊朱錫鬯。以爲國將亡。聽於神者。疑卽是人也。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集解〕惠棟曰。案三公碑。巡先爲常山相也。黃巾初起。爲所殘殺。而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齧殺人。是時公卿大臣及左右數有被誅者。〔集解〕先謙曰。以上馬戕。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集解〕先謙曰。以下皆記人變。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臣昭曰。案此二食。夫妻不同。在河南北。每見死異。斯豈怪妖。復有徵乎。河者、經天亘地之水也。河內、河之陽也。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夫之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吞食尊陽。將非君道昏弱。無居剛之德。遂爲陰細之人所能消毀乎。河南、河之陰。河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正內之人。時宋皇后將立。而靈帝一聽閹宦。無所厝心。夫以宮房之愛惡。亦不全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挾姦。陰中列侯。實繇

厥位。天戒若曰。徒隨嬖暨之意。夫噉其妻乎。〔集解〕惠棟曰。干寶云。夫婦、陰陽二儀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眚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殺之逆。兵革相殘。骨肉爲讎。生民之禍極矣。故人妖爲之先作。恨而不遭辛有屠乘之論、以測其情也。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時爲郎。風俗通曰。劭故往視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汙處。膩赭流漉。壁有他剝數寸。曲折耳。劭又通之曰。季夏土黃。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于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祕兵。扞難禦侮。必示於東。東者動也。言將出帥行。將天下搖動也。天之兆類告人。甚於影響也。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餧。牽而勝之。物理論曰。黃巾被服純黃。不將尺兵。肩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是日天大黃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集解〕惠棟曰。蔡邕集、正月三日。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以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簒位。今此與成帝時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

雲龍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風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爲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劭曰尚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颼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龍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間乘釁廢帝殺后百官總己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奪矯如白衣無宜蘭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乎袁山松曰案張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妖斯乃曹氏滅漢之徵也案劭所述與志或有不同年月舛異故俱載焉臣昭注曰檢觀前通各有未直尋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非溥天之稱以內臣孫夫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復云伯夏教我爲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之家尤見其證〔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作桓賢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集解〕惠棟曰人鏡經曰人生兩頭者有兩主出及三年國君崩自此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集解〕惠棟曰章懷注靈帝紀引以爲中平元年事也棟案搜神記亦云光和二年注誤也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讙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臣昭曰魏人入宮既奪漢之徵至後宮而讙呼終亦禍癈母后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集解〕洪亮吉曰。案靈紀於中平二年。又載雒陽民生兒兩頭四臂。此恐屬光和二年。又複出於此者。故此志亦不載。惠棟曰。章懷注靈帝紀。以爲中平四年也。案搜神記注誤。時中山相張純曰。此漢祚將衰。天下有兩主之徵也。見劉虞傳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化爲黿。黿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於天。乃備光盛。俯等黿鼂。有愧潛躍。首從戴釵。卑弱未盡。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傍纘。推求斯異。女爲曉著矣。〔集解〕惠棟曰。干寶云。於是黃氏累世不能食黿肉。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以其家杉木槥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已十四日。有行聞其冢中有聲。便語其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干寶搜神記曰。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盜發冢。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遽便出走。會爲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爲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

遺歸。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爲我得一伴不。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卽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人女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斂。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邪。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爲伴。輒令黑過。敕娥比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嘆曰。天下事。眞不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雖發冢。爲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卽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字猶在。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卽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我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汝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癘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曰。此方相臨也。博物記曰。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漢末發范明友奴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居民閒。無止住處。遂不知所在。（集解）惠棟曰。冢中有聲有下有人字。

七年。越巂有男化爲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於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㾐也。何休曰。民疾疫也。邪亂之氣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楊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案傳鍾離意爲督郵。建武十四年。會

稽大疫。案此則頻歲也。古今注曰、二十六年、郡國七大疫。(集解)先謙曰、前志不記疫、此因人變而類載之。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張衡明年上封事、臣竊見京師爲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燋心、以爲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僞遣大臣、並禱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猶爲譴謫、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間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開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於下。臣愚以爲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賦役、大宮室、多臺遊、則民多病瘟也。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魏陳思王常說疫氣云、家家有殭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集解〕先謙曰、以上人痾。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已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於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案邕集稱曰、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者也。〔集解〕惠棟曰、宋均注演孔圖曰、投、應也。變不空生、占不空言。邕對又曰、意者陛下樞機之內、袵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昭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迴、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勒守衞、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當謁祖廟、輒有變異、不得謁。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

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角等。內使皇后二兄爲大將統兵。其年宮車晏駕。皇后攝政。二兄秉權。譴讓帝母永樂后。令自殺。陰呼幷州牧董卓。欲共誅中官。中官逆殺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者塞道。皇太后母子遂爲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下之敗。兵先興於宮省。外延海內。二三十歲。其殃禍起自何氏。

袁山松書曰。是年七月。虹晝見御坐玉堂後殿前庭中。色青赤也。〔集解〕先謙曰。此謂霧氣。

續漢志集解第十七校補

五行志五。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注。則王極象天也。柳從辰曰。今尚書大傳此下。有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㠯一體而言之也、凡十六字。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柳從辰曰。今大傳道作通。案則天之道於人政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卽法也。此正譬如之義。作通誤。天之道通於人政。去道字。其說亦窒也。厥罰恆陰。注。陰氣失。柳從辰曰。今大傳。陰作養。時則有射妖。注。射王極之度也。柳從辰曰。王極之度。今大傳作王度之極。案王極之度卽下朝廷度之之度。謂揣度也。作王度之極亦誤。時則有下伐上之痾。注。恆者其毒。柳從辰曰。今大傳作恆耆其味。厚其毒。文獻通考郊祀考。亦多此三字。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注。謂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柳從辰曰。據大傳鄭注。縮上脫贏字。說曰。官本曰作云。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柳從辰曰。大傳鄭注云。不言沴天。天至尊。無能沴之者。雖逢非沴維鮮之功。謂此也。

近射妖也。注。遣令史謝申以鈴下規應掾自行之。官本注。鈴作鈐。非。

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集解洪亮吉曰。案桓紀作七月。今案紀作七月辛卯。月日皆與

志異。但嬰楷傳云。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其文全與志同。壬子當即十三日。疑紀之誤。

河南夫食婦注。徒隨嬖豎之意。官本注。嬖作閹。

中黃門桓賢等官本作相賢。注。百官摠己。官本注。摠作總。正字。如白衣無宜蘭入宮也。官本注。蘭作闌。正字。案闌、蘭、欄、古皆通作。袁山松曰。至尤見其證。案劭子弟皆仕魏。故詭其辭以避時難。袁書劉注。匡正固當。讀史者所當分別觀之也。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作桓賢。柳從辰曰。東觀記作桓賢。袁宏紀作桓覽。本書靈紀注引東觀記。亦作桓賢。官本同。賢、覽形似易譌。惟惠所校本作相賢。故引邕集以明異文。今案惠氏所據。爲北宋本。可知官本作相賢。非無所本。毛本作桓賢。與邕集東觀記合。又較長也。惟應劭與蔡邕同時見聞。而風俗通乃作中黃門解步。姓名皆異。是則無說可通矣。

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注。娥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案文。聞當是閒。誤召武陵人女李娥。官本注。人作大。我亡後。兒孫乃爾許人。案文、人當是大。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注。臣竊見京師爲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案文害兼二字當作厲氣。僞遣大臣。僞原譌偽。錢大昭據閩本作僞。今從之。官本注亦作僞。案閻后紀作僞云。帝疾甚。詐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然衡上封事。豈敢斥言朝廷爲僞。僞字亦誤。疑當作爰。且凡夫私小有不蠲。案文夫私二字當作大祀。況呂大禨。大原作太。已正。官本

注不誤。奏開恭陵神道。開原作聞。已正。官本注不誤。案此事本紀不載。當因閻后崩。合葬恭陵。以神道狹。復開之也。若恭北陵之營。則事在永建二年矣。民必疾疫。必原譌不。已正。官本注不誤。恐其殆此二年。案文年當作事。自求多福也。錢大昭曰。楊厚傳順帝永建四年疫氣流行。本志及注俱不載。

二月。九江、盧江大疫。錢大昭曰。閩本大作又。

其殃禍起自何氏。集解先謙曰。此謂蒙氣。謹案前志以蜺霧附恆陰之後。在射妖之前。引京房易傳曰。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其占至詳。而終之以此皆陰雲之類。是亦屬於恆陰矣。今本志以投蜺之條。列於人痾之後。日月亂行之前。當以爲是日之蒙氣。然名襲前書而亂前志之例。庸非失乎。

後漢書十八

梁剡令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志六第十八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光武帝古今注曰。建武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郎更始三年。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危八度。杜預曰。厤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蝕。蝕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蝕為文。闕於所不見。春秋潛潭巴云。甲子蝕。有兵敵強。臣昭案。春秋緯、六旬之蝕。各以甲子為說。此偏舉一隅。未為通證。故於事驗不盡相符。今依日例注。以廣其候耳。京房□占曰。北夷侵。忠臣有謀。後大水在東方。〔集解〕錢大昕曰。春秋潛潭巴說月蝕六旬各有占驗。劉注所引未全。開元占經有之。引甲子日蝕下。作有兵狄強起。日蝕說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虧。為陰所乘。故蝕。蝕者、陽不克也。其候雜說漢書五行志著之必矣。春秋緯曰。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蝕。儒說諸侯專權。則其應多在日所宿之國。春秋漢含孳曰。臣子謀。日乃蝕。孝經鉤命決曰。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枉矢射。山崩日蝕。管子曰。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蝕則失德之國惡之。月蝕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蝕則修德。月蝕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諸象附從。則多為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則咎害除。孝經鉤命決曰。日蝕修孝。山崩理惑。是時世祖初興、天下賊亂未除。虛危齊也。〔集解〕惠棟曰。也一作地。賊張步擁兵據齊。上遣

伏隆諭步許降。旋復叛稱王。至五年中迺破。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卯蝕。雷不行。雪殺草不長。姦人入宮。〔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雷不行。霜不殺草。長人入宮。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祖在雒陽。赤眉降賊樊崇謀作亂。其七月發覺。皆伏誅。古今注曰。四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丙寅蝕。久旱多有徵。京房曰。有小旱災。〔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丙寅日蝕蟲久旱多水徵。史官不見。郡以聞。本紀都尉詡以聞。在尾八度。朱浮上疏。以郡縣數代、軍陽驅動所致。見浮傳。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亥日蝕。天人崩。鄭興曰。頃年日蝕每多在晦。行疾也。君亢急。臣下促迫。〔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作大人崩王者憂之。惠棟曰。注行上當有皆月二字。在畢五度。畢爲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冬、盧芳所置朔方、雲中太守各舉郡降。古今注曰。九年七月丁酉。十一年六月癸丑。十二月辛亥。並日有蝕之。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丑日蝕。主疑王。〔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作主疑臣。三公有免黜者。在昴七度。昴爲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實。世祖怒。殺十餘人。然後深悔之。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未蝕。天下多邪氣。鬱鬱蒼蒼。京房曰。君責衆庶暴害之。在胃九度。胃爲廪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吕穀爲言。故示象。或曰。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皇后。詔曰。不可吕奉供養。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蝕

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爲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輿鬼爲宗廟。十九年中。有司奏請立近帝四廟以祭之。有詔廟處所未定。且就高廟祫祭之。至此三年。遂不立廟。有簡墮心。奉祖宗之道有闕。故示象也。 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申蝕。地動搖。侯兵強。一曰。主兵弱。諸侯強。〔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作地動搖宮室摧。侯兵強。 在畢十五度。畢爲邊兵。其冬十月。以武谿蠻夷爲寇害。伏波將軍馬援將兵擊之。古今注曰。二十六年二月戊子。日有蝕之。盡。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巳蝕。下有敗兵。〔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敗作聚。 在東壁五度。東壁爲文章。一名娵訾之口。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眞僞雜。受刑罰者子孫。宜可分別。於是上怒。詔捕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早爲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世祖於是改悔。遣使悉海侵枉也。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酉蝕。連陰不解。淫雨毀山。有兵。〔集解〕錢大昕曰。占經毀山作數出。 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年示象至此十年。後二年。宮車晏駕。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度．斗爲廟．主爵祿．儒說十一月甲子時王日也．又爲星紀．主爵祿．其占重．〔集解〕惠棟曰．此下當有闕文．下永平十六年日蝕．儒說其占重．後二歲宮車晏駕．則此條下當云明年宮車晏駕．或蒙三十一年之占．不重出也．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申蝕．水滅陽．貴陰欲翔．〔集解〕錢大昕曰．占經滅作盛．是．在氐二度．氐爲宿宮．是時明帝作北宮．古今注曰．四年八月丙寅時加未日有蝕之．五年二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師候者不覺．河南尹郡國三十一上．六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時雒陽候者不見．八年十月古今注曰．十二月．壬寅晦日有蝕之既．潛潭巴曰．壬寅蝕．天下苦兵．大臣驕橫．〔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天下苦兵大起．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於天文屬吳．後二年．廣陵王荊坐謀反自殺．十三年十月古今注曰．閏八月．甲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甲辰蝕．四騎脅．大水．〔集解〕錢大昕曰．占經無大水二字．脅作爵．洪亮吉曰．案明紀作壬辰．在尾十七度．京房占曰．主后壽命絕．後有大水．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午蝕．久旱．穀不傷．〔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不云穀．在柳十五度．儒說五月戊午．猶十一月甲子也．又宿在京都．其占重．後二歲．宮車晏駕．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一度．是時明帝既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勝．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辰蝕。彗星東至。有寇兵。〔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彗星東出。有寇兵旱。在東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毀者。又別占云。庚辰蝕。大旱。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未蝕。大水。〔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大水下有湯湯二字。在翼六度。翼主遠客。冬。東平王蒼等來朝。明年正月蒼薨。古今注曰。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日有蝕之。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佗官以聞。日在氐四度。星占曰。天下災期三年。

和帝永元二年壬午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午蝕。久雨旬望。〔集解〕洪亮吉曰。案今本二年下脫二月二字。宜依宋本增入。史官不見。涿郡以聞。日在奎八度。京房占曰。三公與諸侯相賊。弱其君王。天應而日蝕。三公失國。後旱且水。臣昭以爲三公宰輔之位。卽竇憲。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戌蝕。有土殃。主后死、天下諒陰。京房占曰。婚嫁家欲戮。〔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無土字。在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曰行近軒轅。在左角。爲太后族。是月十九日。案本紀庚申幸北宮。詔捕憲等。庚申是二十三日。上免太后兄弟竇憲等官。遣就國。選嚴能相於國。蹙迫自殺。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亥蝕。子爲雄。〔集解〕先謙曰。占經引雄下有近臣亂三字。在觜觿。爲葆旅。主收斂。儒說葆旅、宮中之象。收斂、貪妒之象。是歲鄧貴人始入。明年

三月。陰皇后立。鄧貴人有寵。陰后妒忌之。後遂坐廢。一曰。是將入參。參伐為斬刈。明年七月。越騎校尉馮柱。捕斬匈奴温禺犢王烏居戰。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翼八度。荊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為寇。　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二十二度。東井主酒食之宿也。婦人之職。無非無議。酒食是議。去年冬。鄧皇后立。有丈夫之性。與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傷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在胃二度。胃主廩倉。是時鄧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為虛。古今注曰。三年三月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虛八度。正月、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鄧太后攝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虛。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於是陰預乘陽。故夷狄並為寇害。西邊諸郡。皆至空虛。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丙申蝕。諸侯相攻。京房占曰。君臣暴虐。臣下橫恣。上下相賊。後有地動。〔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作丙申日蝕。諸侯相攻。夷狄內侵。旱。案本書注例。日名同者不更注。乃此引諸侯相攻句。後元初五年八月丙申朔下引夷狄內攘句。同日異占。不可曉。在東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子蝕，宮室內婬，雌必成雄。京房占曰：婁欲害夫，九族夷滅，後有大水。（集解）惠棟曰：本紀三月癸酉朔日蝕。錢大昕曰：占經引雌必成雄作必成雄有憂。在尾十度。尾爲後宮繼嗣之宮也。是時上甚幸閻貴人，將立，故示不善，將爲繼嗣禍也。明年四月，遂立爲后。後遂與江京、耿寶等共譖太子廢之。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在心四度。心爲王者，明久失位也。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蝕之，在婁五度。史官不見，遼東以聞。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亥蝕，東國發兵。京房占曰：諸侯上侵以自益，近臣盜竊以爲積，天子未知，日爲之蝕。（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作乙亥日蝕，陽不明，冬無水，東國兵。洪亮吉曰：案安紀作乙巳。下云乙卯壬戌，則日辰當以本紀爲是。周壽昌曰：案安帝本紀四年春二月乙巳朔，非乙亥。此志既與紀異日，而注又引春秋緯潛潭巴乙亥云云作證，其非字誤可知。第案下云其月十八日壬戌，武庫火，與紀同。計乙巳朔至壬戌，正十八日也。若是乙亥朔，則下不得有壬戌。此志與注均誤也，宜從本紀。又殿監各本及毛本均作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火，係月十二字誤倒，應乙轉。在奎九度。史官不見，七郡以聞。奎主武庫兵。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火，燒兵器也。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見，張掖以聞。潛潭巴曰：丙申蝕，夷狄內攘。石氏占曰：王者失禮，宗廟不親，其歲旱。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幾盡，地如昏狀。古今注曰：星盡見。春秋緯曰：日蝕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在須女十一度。女主惡之。後二歲三月，

鄧太后崩。李氏家書。司空李郃上書曰。陛下祗畏天威。懼天變。克己責躬。博訪羣下。告皆在臣力小任重。招致咎徵。去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莫過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日蝕之變既爲尤深。地動之戒。搖宮最醜。日者陽精。君之象也。戊者土主。任在中宮。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道安靜。法當由陽。今乃專恣。搖動宮闕。禍在蕭牆之內。臣恐宮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上。造爲逆也。災變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爲較明。譬猶指掌。宜察宮闕之內。如有所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以答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蝕之。周家所忌。乃爲亡徵。是時妃后用事。七子朝令、戊午之災近相似類。宜貶退諸后兄弟羣從內外之寵。求賢良。徵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澤及山海。時度遼將軍遵多興師重賦。出塞妄攻之事。上深納其言。建光二年。鄧太后崩。上收考中人趙任等辭。言地震日蝕在中宮。竟有廢立之謀。郃乃自知其言驗也。

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酉蝕。仁義不明。賢人消。京房占曰。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征其王。〔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消上有退字。在張十五度。史官不見。酒泉㠯聞。石氏占曰。日蝕張。王者失禮。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京房占曰。骨肉相賊。後有水。〔集解〕洪亮吉曰。案安紀作庚申。上云丁酉乙巳。則日辰當以本紀爲是。先謙曰。劉注引潛潭巴在後文光和四年九月庚寅朔下。足證所見本此處不作庚寅。乃後來傳寫之誤。在氐十五度。氐爲宿宮。宮中宮也。時上聽中常侍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廢皇太子。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二度。隴西、酒泉、朔方、各㠯狀上。史官不覺。案馬融集。是時融爲許令。其四月庚申。自縣上

書曰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歸告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覩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茀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衆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蠡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疚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甸采衞司民之吏案䌸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孤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爲誣矣宜特選詳譽審得其眞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集解〕惠棟曰注前得敦朴之人融傳陽嘉三年詔舉敦朴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也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甲戌蝕草木不滋王命不行京房占曰近臣欲戮身及戮辱後小旱〔集解〕錢大昕曰占經王命作主命在翼九度。

陽嘉四年閏月丁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亥蝕。匿謀滿。玉堂。京房占曰。君臣無別。在角五度。史官不見。零陵以聞。案張衡爲太史令。表奏云。今年三月朔方覺日蝕。此郡懼有兵患。臣愚以爲可勅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固閉。無令穀畜外露。不詳是何年三月。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須女十一度。史官不見。會稽以聞。明年。中常侍張逵等謀譖皇后父梁商。欲作亂。推考逵等伏誅也。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己丑蝕。天下唱之。（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臣伐其主。天下皆亡。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輿鬼。輿鬼爲宗廟。其秋西羌爲寇。至三輔陵園。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在尾十一度。尾主後宮。繼嗣之宮也。以爲繼嗣不興之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是時梁太后攝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潛潭巴曰。丁卯蝕。有旱有兵。（集解）錢大昕曰。占經旱上無有字。）京房占曰。諸侯欲戮。後有裸蟲之殃。在東井二十三度。例在永元十五年。東井主法。梁太后又聽兄冀枉殺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蝕之，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陵以聞。京房占曰：庚辰蝕，君易賢以剛，卒以自傷，後有水。翼主倡樂。時上好樂過。阮籍樂論曰：桓帝聞琴，悽愴傷心，倚扆而悲，慷慨長息曰：善乎哉，爲琴若此，一而足矣。

永興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在角五度。角、鄭宿也。十一月，泰山盜賊羣起，劫殺長吏。泰山於天文屬鄭。

永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蝕之，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例在永元四年。後二歲，梁皇后崩，冀兄弟被誅。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梁冀別傳曰：常侍徐璜白言：臣切見道術家常言，漢死在戌亥。今太歲在丙戌，五月甲戌日蝕，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分周地，今京師是也。史官上占：去重見輕。璜召太史陳援詰問，乃以實對。冀怨援不爲隱諱，使人陰求其短，發擿上聞，上以亡失候儀不肅，有司奏收，殺獄中。〔集解〕惠棟曰：注陳援、梁冀傳作授。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蝕之，在營室十三度。營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鄧皇后坐酗，上送暴室，令自殺，家屬被誅。呂太后

崩時亦然。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卯蝕。臣代其主。〔集解〕洪亮吉曰。案桓紀作辛亥。下云己酉。則日辰當以續志爲是。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谷永以爲三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子蝕。妃后專恣。女謀主。〔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壬子日蝕。女謀王。女主疊。惠棟曰。蘇林云。日者陽精。月爲侯王。而以亥子日蝕。皆水滅火之異也。案日食皆正朔。而書晦者。史官不能定朔食故也。在輿鬼一度。儒說壬子淊水日。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盜賊。〔集解〕惠棟曰。盜賊誤。案紀云。勃海海溢也。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未蝕。王者崩。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右扶風以聞。〔集解〕洪亮吉曰。案靈紀作庚子。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梁相以聞。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酉蝕。女謀主。谷永上書。飲酒無節。君臣不別。姦邪欲起。傳曰。酒無節茲謂荒。厥異日蝕。厥咎亡。靈帝好爲商估。飲於宮人之肆也。〔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辛酉日蝕。女謁且興。奸邪欲起。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蝕之。在虛二度。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蔡邕上書曰。四年正月朔。日體微傷。羣臣服赤幘。赴宮門

之中。無救。乃各罷歸。天有大異。隱而不宣。求御過是已事之甚者。

六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趙相呂閒。谷永上書。賦斂滋重。不顧黎民。百姓虛竭。則日蝕將有潰叛之變。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月丙子晦。日有蝕之。〔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潛潭巴曰。丙子日蝕。五月大霜爲災。在箕四度。箕爲後宮口舌、是月。上聽讒。廢宋皇后。案本傳盧植上書。丙子蝕自巳過午。既蝕之後。雲霧掩曖。陳八事以諫。蔡邕對問曰。詔問踐祚以來。災眚屢見。頃歲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維盛溢。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共御。其救之也。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有蝕之。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寅蝕。將相誅。大水多死傷。在角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辰蝕。河決海溢。久霧連陰。〔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河決海溢。久霧連陰。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蝕之。〔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潛潭巴曰。丙午日蝕。民多流亡。其月。浹辰。宮車晏駕。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在營室四度。潛潭巴曰。甲寅蝕。雷電擊殺。骨肉相攻。〔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雷擊殺人。骨肉爭功。是時李傕、郭汜專政。袁宏紀曰。未蝕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過度。無有變也。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候焉。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曰。立伺候不明。疑誤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機。焉能無失。

而欲歸告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弗從。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

興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蝕之。〔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潛潭巴曰乙巳日蝕東國發兵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午蝕後火燒官兵〔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火燒後宮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集解〕洪亮吉曰案十月癸未應作三月丁卯此因下文十三年而誤也又案災異有見於帝紀而志不載者桓靈時最多如巴郡、益州郡五原山崩海水溢人相食及生兩頭四臂等類皆告徵之甚大者將由志不勝書故略之耶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未蝕行義不明　在尾十二度。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己亥蝕小人用事君子繫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凡漢中興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蝕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集解〕張永祚曰按此文總結日食之數月二日當連讀言蝕不於晦朔而於月之二日者有三合之朔三十二晦三十七爲七十二也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不言晦朔是二日之一也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及元初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是二日之三也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在畢八度。古今注曰時日加卯西面東面有抱須臾成暈中有兩鉤在南北面有白虹貫暈在西北南面有背在東加巳皆解

也。（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暈讀如君國子民之君。氣圍繞日周帀。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畢為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星德傳史曰。（〈集解〉先謙曰。官本星作皇）白虹貫下破軍晉分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元年正月壬申。白虹貫日。五年七月甲寅夜。白虹出乙丑地。西北曲入。七年四月丙寅日加卯。西面有抱須臾成暈。有白虹貫日。殤帝延平元年六月丁未。日暈上有半暈。暈中外有僪背兩珥。十二月丙寅。日暈再重。中有背僪。順帝永建二年正月戊午。白虹貫日。三年正月丁酉。日有白虹。貫交暈中。六年正月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珥中。永和六年正月己卯。暈兩珥。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案郎顗傳。陽嘉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又唐檀傳。永建五年。白虹貫日。檀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春秋元命苞曰。陰陽之氣。聚為雲氣。立為虹蜺。離為倍僪。分為抱珥。考異郵曰。臣謀反。徧周日。（〈集解〉先謙曰。官本周作剌）巫咸占曰。臣不知。則日月僪。如淳曰。蝃蝀謂之虹。雌謂之蜺。向外曰倍。剌日曰僪。在傍如半環向日曰抱。在傍直對曰珥。孟康曰。僪如僪也。宋均曰。黃氣抱日。輔臣納忠。

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京房占曰。國有佞讒。朝有殘臣。則日不光。闇冥不明。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其占曰。事天不謹。則日月赤。是時月出入去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數矣。春秋感精符曰。日無光。主勢奪。羣臣以讒術。色赤如炭。以急見伐、又兵馬發。禮斗威儀曰。日月赤。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於無罪。不事天地。忽於鬼神。時則大雨土。風常起。日蝕無光。地動雷降。其時不救。兵從外來。為賊戮而不葬。京房占曰。日無故日夕無光。天下變枯。社稷移主。（〈集解〉先謙曰。官本月作日。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其表。春秋感精符曰。日朝珥。則有喪孽。又云日已出若其入。而雲皆赤黃。名曰日空。不出三年。必有移民而去者也。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春秋感精符曰。日黑則水淫溢。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月

迺銷。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貫日。春秋感精符曰。虹貫日。天下悉極。文法大擾。百官殘賊。酷法橫殺。下多相告。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吏皆慘毒又曰國多死孽天子命絕大臣爲禍主將見殺星占曰虹蜺主內淫土精塡星之變易讖曰。聰明蔽塞。政在臣下。婚戚干朝。君不覺悟。虹蜺貫日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貫日。袁山松書曰。三年十月丁卯日有重兩倍。吳書載韓馥與袁術書曰。凶出於代郡。〔集解〕惠棟曰。符瑞志曰。建安十九年白虹貫日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八年三月庚子夜。月暈五重。紫微青黃。似虹。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解。中元元年十一月甲辰日中。星齒往往出入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袁山松書曰。興平二年十二月。月在太微端門中。重暈二珥。兩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集解〕周壽昌曰。注引古今注袁山松書。是月暈星齒白氣貫月三事。於月蝕無與。且在建武、中元、興平三朝。於此兩朝年分亦相隔。注意不可解。考和帝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月月蝕。術以八月。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月當食。而歷以二月。質帝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月食。歷以後年正月。靈帝光和二年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宗誠奏以三月月食。而官歷以五月。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大史主者云。食當以見爲正。無遠近。太常就耽等平議。卒廢誠恂等術。是月蝕誤推可考者。尙有三事。而志僅記此兩條。何也。先謙曰。以上日月亂行。

贊曰。皇極惟建。五事尅端。罰咎入沴。逆亂浸干。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炎㠯觀。

續漢志集解第十八校補

五行志六在危八度。錢大昭曰。後漢紀作十度。其七月發覺皆伏誅。官本誅誤謀。史官不見郡已聞注本紀都尉詡已聞。錢大昭曰。此本紀當是續漢書本紀。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注有兵。案占經兵下有起字。

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毀者。注。又別占云。官本注占作本。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錢大昭曰。元和當作章和。閩本亦誤。案錢說是也。官本亦失正。

和帝永元二年壬午日有蝕之。集解洪亮吉曰。案今本二年下脫二月二字。宜依宋本增入。官本亦有二月二字。案此壬午下不言晦朔。本書和紀同。然以後文晦三十七證之。則當爲晦。蓋本穀梁言日不言朔蝕晦日之例也。婦人之職。無非無議。官本議作儀。與毛詩合。柳從辰曰。列女傳引詩正作議。蓋本魯詩。案儀議古本通作。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案春秋日蝕三傳各異。前漢先晦一日者三。後漢後朔一日者亦三。自今言之。月蝕多在望。而日蝕必在朔。其曰不在朔。皆失朔也。而前志引京房易傳曰。凡日蝕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誅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五行家因文起例。豈有定乎。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集解錢大昕曰。至不可

曉。今案錢氏以後注引夷狄內擾句爲卽夷狄內侵之異文。其說亦誤。蓋注所引潛潭巴丙申蝕占驗本闕夷狄內侵早五字說另詳後。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注丙申蝕。夷狄內擾。今案占經作庚申日蝕夷狄內擾。是丙申蝕乃庚申蝕之誤。而此引潛潭巴曰十一字。應在後延光三年九月庚申晦日有蝕之下。因庚申誤爲庚寅。故注文亦誤移於此。錢大昕氏偶忘夷狄內擾四字本爲庚申蝕占驗。故雖知注有誤而仍不免誤說也。後二歲三月鄧太后崩。注建光二年鄧太后崩。官本注無太字。柳從辰曰二年乃元年之誤。各本皆未正。據紀太后實崩於元年。且建光亦無二年也。今案和熹之崩、實爲永寧二年三月。安帝於是年七月始改元建光。則策書紀太后之崩必仍作永寧二年。或二年不誤而建光乃追改之誤也。

隴西、酒泉、朔方各吕狀上。史官不覺。注案馬融集至吕塞大異也。今案馬融爲許令。自縣上書。就書中所言。對策北宮端門證以本書融傳及傳注引續漢書明係順帝陽嘉四年以後之事。又言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後注引張衡表今年三月朔方覺日蝕說正同。此疑陽嘉五年正月順帝以災眚屢臻震食爲重。詔羣公百僚各上封事。改元永和。其三月又有日蝕之變。融時在許。故四月上書言之。志失載耳。融延光中未嘗外宦。陽嘉後由從事郎中轉爲武都太守。或嘗先爲令而後爲太守。傳亦略之耳。此注乃以安帝延光四年三月日食當之。則全屬錯誤。注中如臣前得敦朴之人。人當作徵。皆圖身一時之榮。身當作伸。則各相不大疢疾。不大二字當作美。其譌脫不勝舉也。又注以獲死生之用、官本注死生作生死。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注己丑蝕。官本作日蝕己丑。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注臣代其主官本注代作伐與占經合案桓帝崩靈帝由外藩入繼而代其位則作代亦自可通

六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趙相吕聞癸酉、官本作癸丑與紀合

是月上聽讒廢宋皇后注勁風折樹官本折誤拆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注行義不明官本注行作仁與占經合

月二日三集解張永祚曰至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不言晦朔是二日之一也今案月二日三者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元初三年三月二日辛亥及桓帝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是也至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當爲晦者（說已見前）以朔三十二皆具而晦三十七僅具三十六知此壬午亦晦也張氏數月二日三而遺桓帝時之月二日抑何說之疏耶

秋、隗囂反侵安定注臣謀反偏周日集解先謙曰定本周作剌柳從辰曰據官本作剌則偏當爲僞今案此引春秋考異郵上文不詳未知就暈抱言抑就虹言也毛本作徧周日則是指日有暈臣謀反亦與隗囂反應惟虹蜺同爲蒙氣侵日應與投蜺並爲一類與日之光氣自變者不同前志日蝕之後惟記日光氣之異續志亂之非也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貫日錢大昭曰郞顗傳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譴在中台

五事尅端。官本尅作克。𨒪字。

梁　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郡國志一第十九

【司隸】河南　河內　河東　弘農　京兆　馮翊　扶風　（集解）先謙曰。河南等七郡。司隸所部也。自漢至晉。中歷三國。漢晉有志。國志獨闕。數十年中。郡縣改異。不復相接。陽湖洪亮吉撰三國疆域志。武進謝鍾英補注。同時盱眙吳增僅又作三國郡縣表。三書實考地理之巨助也。國志棐補。曾有私願。未知何時。諸書別行。末由參見。今彙而輯之。間下已意。使三朝分合。粲然具陳。考漢晉者、無時代隔越之嫌。讀國志者、無疆域茫昧之歎。好古之士。宜有取焉。三家同者。止載洪志。謝吳獨有者。惟列一家。司隸三國屬魏。爲司州。洪云。陳留王奐以漢司隸所部三河宏農四郡。及分河東所立之平陽（先屬冀州）分河南所立之滎陽。置司州。謝云杜恕傳。恕太和中上疏稱兗、豫、司、冀。孫權傳。黃龍元年。權乃三分天下。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兩傳所言。皆紀當時語。是司州置於文明之世。非奐置也。晉志、元和志。皆云司州領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平陽五郡。是司州無滎陽郡。又魏志蘇峻、河南中牟人。鄭渾、河南開封人（二縣晉志屬滎陽郡）蓋魏末已省滎陽倂河南。故國志書法如此。一統志魏置滎陽郡。尋罷。晉太始元年復置。三國郡縣。省置移易。宜以最後爲斷。洪謂司州領郡六。非也。吳云。范書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三月。省司隸部。以其郡分屬豫、冀、雍三州。豫得河南郡。雍得京兆、扶風、馮翊、宏農四郡。冀得河東、河內、二郡。其後三輔遂長隸雍州。而司隸何時復置。三河、宏農何時還屬。史無明文。晉志。魏受禪。置司州。然魏因漢舊。但有司隸校尉。無司州刺史。又幷涼等州皆復置於黃初元年。以此互證。知魏置司州。卽復置司隸也。晉志又云。晉遂定名司州。通鑑云。太康元年。以司隸部置司州。考司州之名。魏時屢見。證之晉志、通鑑。可見魏時司隸。但通稱司州。至晉太康。始定名耳。案吳表。又有原武、野王二郡。卽少帝紀罷典農爲太守事。然無屬縣也。魏司州得漢舊郡四。分置平陽合五郡。京兆、馮翊、扶風、漢末改隸雍州。

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臣昭案志猶有遺闕。今衆書所載不可悉記。其春秋土地通儒所據而未備者、皆先列焉。〔集解〕錢大昕曰、三史謂史記、漢書及東觀記也。吳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權謂蒙曰、孤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又孫峻傳注引吳書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晉書傳玄傳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隋書經籍志吳太子太傅張溫撰三史略二十九卷。皆指此。以爲郡國志。本志唯郡縣名爲大書。其山川地名悉爲細注。今進爲大字。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集解〕齊召南曰、按舊注既進爲大字。則每遇縣名。自不應連書。監本或斷或續。殊欠分曉。今悉間字以別之。先謙曰、官本下細字作新。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幷省也。〔集解〕錢大昕曰、光武紀建武六年大司徒、大司空二府陳奏幷省四百餘縣。卽其事也。然志所書者。據順帝時版籍言之。其所不載。未必皆世祖幷省。如泰山之華。志所無也。而光武十王傳稱永平二年以華縣益琅邪國。是明帝之世尙有華矣。廬江之樅陽。亦志所無也。而謝承後漢書稱劉騊駼除樅陽長。〔見御覽〕騊駼仕鄧太后朝。是安帝之時尙有樅陽矣。但史文闕略。不能備載其省倂之由耳。前無今有者。後所置也。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帝王世紀曰、自天地設闢。未有經界之制。三皇尙矣。諸子稱神農之王天下也。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及黃帝受命。始作舟車。以濟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爲黃鐘。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名天黿。於辰在子。謂之困敦。於律爲大呂。斗建在丑。今齊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一名娵訾。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於律爲太蔟。斗建在寅。今衞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謂之閹茂。於律爲夾鍾。斗建在卯。今魯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謂之作噩。於律爲姑洗。斗建在辰。今趙分野。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涒灘。於律爲中呂。斗建在巳。今晉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

辰在未。謂之叶洽。於律爲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謂之敦牂。一名大律。於律爲林鍾斗建在未。今周分野。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於律爲夷則。斗建在申。今楚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謂之執徐。於律爲南呂。斗建在酉。今韓分野。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謂之單閼。於律爲無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七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謂之攝提格。於律爲應鍾。斗建在亥。今燕分野。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故四方方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合一百八十二星。東方蒼龍。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玄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雀。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爲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陽道左行。故太歲右轉。凡中外官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合二千五百星。微星之數。凡萬一千五百二十星。萬物所受。咸系命焉。此黃帝創制之大略也。而他說稱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考諸子所載。神農之地。過日月之表。近爲扈誕。及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其制無聞矣。洎顓頊□之所建。帝嚳受定。則孔子稱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阯。西蹈流沙。東極蟠木。日月所照。莫不底焉。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至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是以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於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亦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財用。儉則有餘。奢則不足。以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乃復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民離毒政。將亦如之。殷因於夏。六百餘載。其間損益。書策不存。無以考之。又遭紂亂。至周尅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湯時千三百矣。民衆之損。

將亦如之及周公相成王政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周之極盛也其後七十餘歲天
下無事民彌以息及昭王南征不反穆王失荒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載至齊桓公二年周莊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內非天
王九賓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凡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人除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其後諸侯相并當春秋時
尚有千二百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及保社稷者不可勝數至於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
長之說相奪於時殘民詐力之兵動以萬計故崤有匹馬之禍宋有易子之急晉陽之圍縣釜而炊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
有燕衞秦楚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簒亂南面稱王衞雖得存不絕若綫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存五百餘萬推民口
數尚當千餘萬及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殺傷三分居二猶以餘力行參夷之刑收大半之賦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
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十餘年間百姓死歿相踵於路陳項又肆其餘烈故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至漢祖定
天下民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五損其二自孝惠至文景與民休息六十餘歲民衆大增是以太倉
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武帝承其資畜軍征三十餘歲地廣萬里天下之衆亦減半矣及霍光秉政乃務省役至於孝平六世
相承雖時征行不足大害民戶又息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定
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口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
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十五人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簒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二
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於孝和民戶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
之間兵飢乏苦民人復損至於孝桓頗增於前永壽二年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墾田亦多單師屢
征及靈帝遭黃巾獻帝即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
內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陜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完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皇帝尅平
天下文帝授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

案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九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祿．復除之民．凶年飢疾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自禹至今．二千餘載．六代損益．備於茲焉．臣昭案謚記云．春秋時有千二百國．未知所出．班固云．周之始爵五而土三．蓋千八百國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集解）齊召南曰．注北方元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案蒼龍、元武、白虎、朱雀、各言星度之數．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應於北方星度．獨言四分度之一也．四分度之一五字．自是衍文．又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案前書地理志．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然則合計有千五百八十七也．本文四百．應是五百之訛．又前書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一．此作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一．前書口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作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惠棟曰．注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王伯厚案通典云．國之分野．上配天象．始於周季．世紀所云．蓋以星官之書．自黃帝始也．又注自斗十一度．案費直周易分野．壽星起斗十度．蔡邕月令章句．壽星起斗六度．陳卓云．斗十二度．又注自婺女八度．案費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又注至危十六度．案陳卓云．十五度．又注自危十七度．案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陳卓云．十六度．又注自奎五度．案費直起奎二度．蔡邕起奎八度．又注自胃七度．案費直起婁十度．蔡邕起胃一度．又注自畢十二度．案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又注自井十六度．案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又注自柳九度．案費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又注至張十七度．案陳卓云．十六度．又注自張十八度．案費直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陳卓起張十七度．又注自軫十二度．案費直起軫七度．蔡邕起軫六度．又注今韓分野．案陳卓云．鄭之分野．鄭元案堪輿書．壽星、鄭也．作韓者誤．又注自氐五度．案費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亢八度．又注白尾十度．案費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又注至斗十度．案陳卓云．斗十一度．又注山海經．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垂一作極．又二億三萬二千．二一作三．案山海經無此文．淮南子墬形訓有之．又案論衡．漢舊儀所引山海經．今皆無之．則知近所傳本．非全書矣．海外東經．唯有豎亥．其文亦異．高誘云．大章豎亥．善行人也．郭璞云．健行人．又出水者．一云出水之山者．又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經字當在名山上．又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上皆中

山經文也案彼文九下有十字又注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近本戶皆作二又注陝津之難以箕撮指興平二年事也陝津陝縣孟津獻帝渡河餘人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故云以箕撮指又安邑之東后裳不完見伏皇后紀先謙曰注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官本上二作三八作六豎亥步下以上文例之奪一自字北盡於北垂上北字衍非天王九賓之御官本賓作嬪凡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人一作千民戶口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十二官本口作千是十二上多一字文帝授禪授作受是壽星韓也韓滅鄭故亦稱鄭竹書可證惠以韓爲誤字非

【河南尹】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陽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應劭漢官曰尹正也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肇自建武訖於陽嘉注其清濁進退所謂不隱過不虛譽甚得述事之實後人是瞻足以勸懼雖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不避王公無以過此尤著明也〔集解〕惠棟曰應劭云河南尹所以治周地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河、洛、伊地漢更名河南太守也又注秦三川郡至改曰河南尹案郡下所載沿革皆司馬本注也下倣此又注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應劭傳曰父奉爲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爲狀人紀又謝承書載朱穆爲冀州刺史臨當就道從事從爲畫像置聽事上劉昫經籍志曰漢明帝畫贊五十卷案此則諸郡皆有畫贊不獨河南尹也馬與龍曰河南太守馬況見馬援傳注武勃見馮異傳丁綝見丁鴻傳河南尹歐陽歙、王梁見本傳（歙梁爲河南太守皆在建武十五年以前傳云爲河南尹蓋追改書之）張伋見光武紀宋嵩見宋弘傳范遷、薛昭見明帝紀郭賀、袁安、召馴、張酺、郭鎮見本傳郭唐見任光傳曹祉見歐陽歙傳王調見宋意傳應順見應奉傳蔡嵩見袁安傳注龐奮見南匈奴傳周暢見周嘉傳鄧豹見鄧后傳田歆見种暠傳趙戒見李固傳注梁冀、梁不疑、梁胤見梁冀傳霍諝、羊陟、杜密、橋玄見本傳房植見黨錮傳鄧萬世見鄧后紀何豹見寇榮傳李膺、楊秉、劉祐、馮緄見本傳朱野見朱穆傳朱瑀、徐灌見靈帝紀何進、何苗、許相見進傳朱儁、袁術、王允見本傳楊懿見儁傳駱業見何后紀陳導見水經河水注崇隴見穀水注趙越見清水注董昭、夏侯惇、司馬芝、裴潛見魏志本傳龐迪見邴原傳王肅、王怡見肅傳注劉靖見劉馥傳夏侯和見夏侯淵傳呂粹阮炳見杜畿傳注李勝見

曹爽傳。傅嘏、王觀見本傳。丞雙福見穀水注。河南都尉公孫仁見公孫述傳。仕郡孫堪見周澤傳。又郡人召夔、見周𦁚傳。吳雄子訢、孫恭、見郭躬傳。尹存見李固傳。趙建章見臧洪傳注。孟彧、張延見靈帝紀。任棠見龐參傳。單超、單安、單匡見宦者單超傳。魏聖卿見方術解奴辜傳。潘勗見魏志衛覬傳。趙達見吳志達傳。徵崇見程秉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河南尹。司馬芝、王肅見本傳。河南太守辛廠見辛毗傳。謝云稱太守。史駮文。吳云建安十八年以郡屬豫州。復置司隸。自豫州移還。

二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河南尹領漢舊縣二十。漢末改平陰曰河陰。入宏農之陸渾。爲二十二城。

永和五年戶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萬八百二十七。〔集解〕惠棟曰李心傳云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爲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爲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

【雒陽】。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雒陽。魏氏春秋曰有委粟山在陰鄉。魏時營爲圓丘。皇覽曰縣東北山蔓弘冢。縣北芒山道西呂不韋冢。〔集解〕惠棟曰案東京有南北宮。相去七里。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衞。南宮有玉堂前後殿、卻非殿、宣室殿、嘉德殿、崇德殿、雲臺殿、九龍殿、廣德殿、安福殿、龢歡殿、銅馬殿、敬法殿、清涼殿、鳳凰殿、翔平殿、竹殿、黃龍千秋萬歲殿。又侍中寺、中黃門寺、畫室署、丙署及雲臺、謻臺、皆在南宮。北宮有德陽殿、章德殿、章德前殿、宣明殿、溫明殿、含德殿、天祿殿、壽安殿、迎春殿、永寧殿、溫飭殿、章臺殿、章臺下殿。又蠶室、掖庭、永巷署、朔平署、增喜觀、九子坊。皆在北宮。東觀在南宮。白虎觀在北宮。尚書闥在南宮。尚方在北宮。兩宮各有衞士主之。尚書省在神仙門內。大尉、司徒、司空府。開陽城門內。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舊文殘缺。舉其大端如此耳。馬與龍曰雒陽令董宣、索盧放、虞延、周紆見本傳。李阜見樂恢傳。楊光見鄭弘傳。王渙、任峻、見渙傳。陳歆、見張奮傳。种兢、見班固傳。祝良見龐參傳。呂放、呂禹見梁冀傳。袁騰見寇榮傳。虞祁、見竇武傳。孔昱見本傳。周暉、見周景傳。周異見吳志周瑜傳。司馬防見魏志司馬朗傳。江雙見穀水注。徐循見河水注。荀融見荀彧傳注。鄧颺、李勝見曹爽傳注。劉爲、見蜀志焉傳。雒陽市令淳于翼、見五行志。市丞石脩、見耿恭傳。門候郅惲、見本傳。何渴見穀水注。又縣人孟楨、見靈帝紀。〔蜀志孟光傳作郁〕虔鴻見廉范傳。韓鴻見吳漢傳。种暠子岱、拂、拂子邵、見本傳。郭賀祖父堅、伯父游君見本傳。孟光見蜀志光傳。 周

時號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周道始成王之所都也。帝王世紀曰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晉元康地道記曰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頃一十二畝有三十六步。城東北隅周威烈王冢。

有狄泉在城中。左傳僖二十九年盟于狄泉。杜預曰城內太倉西南地水。或曰本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案此水晉時在東宮西北。帝王世紀曰狄泉本殷之墓地在成周東北今城中有殷王冢是也。又太倉中大冢周景王也〔集解〕先謙曰注地水、官本地作池是。

有唐聚。左傳昭二十三年尹辛敗劉師於唐。

有上程聚。古程國。史記曰重黎之後伯休甫之國也。關中更有程地。帝王世紀曰文王居程徙都豐故此加爲上程。

有士鄉聚。馮異斬武勃地。〔集解〕先謙曰見馮異傳。

有褚氏聚。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宿褚氏。杜預曰縣南有褚氏亭〔集解〕惠棟曰褚音張呂反又敕呂反。

有榮錡澗。左傳周景王崩於榮錡氏。杜預曰鞏縣西〔集解〕惠棟曰錡音魚綺反。陸氏云

有前亭。杜預曰縣西南有泉亭。卽泉戎也。

有圉鄉。左傳昭二十二年單氏伐東圉。杜預曰縣東南有圉鄉。又西南有戎城伊雒之戎〔集解〕惠棟曰圉音魚呂反。

有大解城。左傳昭二十三年晉師次於解。杜預曰縣西南有大解小解〔集解〕惠棟曰解音蟹。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爲五都之一。晉志云光武都洛陽。魏氏受禪卽都漢宮。洪云有大谷。孫堅進軍於此。見孫破虜傳（一統志今洛陽縣南舊志卽水泉口）謝云有無澗山。見司馬芝傳（裴注洛陽東北）有金墉城。見陳羣傳（今洛陽縣東北）有靈芝池。見文帝紀。有玉井。見魏略。有宣武場。魏明帝鬬猛獸處。見寰宇記。高貴鄉公葬縣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見漢晉春秋。有洛水浮橋。見曹爽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河南府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河南】帝王世紀曰城西有郟鄏陌。太康畋於有雒之表。今河之南。本傳有員犢山〔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郟、山名。鄏、地邑也。說文、鄏、河南直城門官陌地也。馬與龍曰本傳、本書列傳劉昆傳。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彼注云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作員者、形近致訛。李賢所見本尙不誤。

周公時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鄭玄詩譜曰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旣成謂之王城。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一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陜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

里.左傳定八年.單子伐穀城.杜預曰.在縣西. 東城門名鼎門.帝王世紀曰.東南門.九鼎所從入.又曰.武王定鼎維陽西南維水.九鼎中觀是也.(集解)惠棟曰.注鼎中觀.左傳桓二年.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邑.服虔注.今河南有鼎中觀.先謙曰.注維水九下有奪文. 北城門名乾祭.左傳昭二十四年.士伯立於乾祭.皇覽曰.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周靈王冢.民祠之不絕. 又有甘城.杜預曰.縣西南有甘泉.(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有甘水.北入洛. 有蒯鄉.左傳昭二十三年.尹辛攻蒯.晉地道記曰.在縣西南有蒯亭.(集解)惠棟曰.蒯音苦怪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千金堨.魏明帝更修.以堰洛水.案當作穀水.見洛陽記.(今河南府城北)謝云.有夕陽亭.見魏略楊沛傳.(今河南府西南.)有芒山.明帝欲平北芒.見魏志.(今河南府北二十里.)有伊闕.見曹植洛神賦.(今河南府西南三十里)吳云.洛陽志.魏省河南入維陽.晉復置.案寰宇記云.歷魏晉及後魏.皆理於今苑城西北隅.吳說非.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洛陽縣西北五里.

【梁】.(集解)馬與龍曰.梁令閻陽、見王霸傳注.又縣人張楷子玄.見張霸傳. 故國.伯翳後. 有陽人聚.史記曰.秦滅東周.不絕其祀.以陽人地.(集解)齊召南曰.史記.秦滅東周.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此脫三字.惠棟曰.晉志云.戰國時謂爲南梁.別少梁也.先謙曰.洪云.孫堅破董卓於陽人聚.見孫破虜傳.(今汝州西八十五里) 有霍陽山.左傳哀四年.楚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有注城.史記曰.魏文侯四十二年.敗秦於注.博物記曰.梁伯好土功.今梁多有城.(集解)顧炎武曰.梁國近秦.注.誤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建安九年.楊奉屯梁.見武紀.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汝州西四十里.

【滎陽】.(集解)惠棟曰.劉寬碑陰作熒縣.有河瀆廟.河堤謁者掌之.禮祠與五嶽同.見風俗通.馬與龍曰.有熒陽都尉.見百官志注.熒陽令曹嵩、見趙咨傳.又縣人閻章子暢.見閻后紀.服虔、見儒林傳.諸葛誕見魏志誕傳. 有鴻溝水.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卽官度水也.(集解)惠棟曰.應劭云.在縣東南三十里.博物志.一渠東南流.經浚儀.是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經陽武南.爲官渡.先謙曰.官本度作渡. 有廣武城.西征記曰.有三皇山.或謂三室山.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閒隔深澗.漢祖

與項籍語處。**有虢亭、虢叔國。有隴城。**左傳文二年。盟于垂隴。〔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垂隴、鄭地。今縣東二十里有故隴城。卽此是也。**有薄亭。有敖倉。**周宣王狩于敖。左傳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閒。秦立為敖倉。〔集解〕惠棟曰。詩云薄獸于敖。鄭元曰。敖、鄭地。今近滎陽。**有費澤。**左傳宣十二年。楚潘黨逐魏錡及熒。杜預曰。縣東熒澤也。〔集解〕惠棟曰。費澤無考。案注及濟水注。當作滎澤。先謙曰。惠說是。注熒官本作滎、案熒澤古從火作熒者。後人誤改。辨詳前書熒陽以澤名。前漢縣。三國魏置郡。後省還為縣。洪云。濟水注。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郡縣。自鞏闕以東。創建滎陽郡。以李勝為郡守。（事亦見曹眞傳注）考傳嘏傳。為滎陽守。亦在正始時。又孫禮傳。禮在太祖時。遷滎陽都尉。蓋漢末河南郡已別建都尉。正始中乃升為郡耳。沈志、晉志。以為晉太始二年置。豈魏末暫廢。晉復立耶。吳云。晉志。滎陽統八縣。無原武。以晉初原武郡縣俱省廢也。洪志故置不錄。考此九縣。皆在河南鞏闕之東。知魏立滎陽。當盡有晉志所載八縣、及原武一縣。又齊王芳紀云。自帝卽位。郡國多所置省。俄復還舊。滎陽之省。疑在嘉平初年也。先謙案。吳說是。謝云。黃初四年獵此。見文紀。毋丘儉徙高句麗餘種於此。見江統徙戎論。有敖倉、武帝定河內還軍此。見武紀。有都尉城。卽垂隴城。在滎陽東二十里。（今縣東三里）魏典農都尉治。見濟水注。京相璠說。晉志置郡以縣屬。一統志。故城今開封府滎澤縣西南十七里。**【卷】。**左傳成十年。晉鄭盟修澤。杜預曰。縣東有修武亭。〔集解〕惠棟曰。卷、字林音立權反。韋昭音邱元反。**有長城。經陽武到密。**史記。蘇秦說襄王曰。大王之地。西有長城之界。〔集解〕惠棟曰。酈元案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率師築長城於西邊。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云。是梁惠成王十五年築也。**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雍。**史記。無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雍者也。杜預曰。卽是衡雍。又今縣所治城。〔集解〕錢大昕曰。垣衡聲相近。**有扈城亭。**左傳莊二十三年。盟于扈。杜預曰。在縣西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案武帝使徐晃擊破卷賊。見晃傳。晉志改屬滎陽。一統志。故城今懷慶府原武縣西北。**【原武】。**〔集解〕惠棟曰。酈元云。春秋之原圃也。馬與龍曰。原武令歐陽歙。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武帝使于禁別屯原武。徐晃擊破原武賊。見本傳。是建安中有原武縣。后妃傳。毛曾景初時為原武典農。是魏

嘗爲典農都尉。晉書河間王傳仕魏、歷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卽少帝紀咸熙中罷典農爲太守事。元魏地形志原武、晉罷。是終魏世有此縣也。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

【陽武】有武彊城。史記曰。曹參攻武彊。秦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爲盜所驚。〔集解〕馬與龍曰。陽武令張氾。見王景傳。先謙曰。官本疆作彊。是。前漢縣。三國魏因。案曹洪擊下陽武。見洪傳。謝云。袁紹進軍陽武。見武紀。晉志因。改屬滎陽。案寰宇記。晉廢。一統志故城今開封府陽武縣東南。

【中牟】左傳宣元年。諸侯救鄭。遇於北林。杜預曰。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集解〕馬與龍曰。中牟令魯恭、繆彤見本傳。落皓見靈帝紀。楊原見魏志任峻傳。主簿潘業見靈帝紀。又縣人王方見魯恭傳。潘勗見魏武紀注。任峻子先覽見峻傳。有圃田澤。左傳曰。原圃。爾雅十藪。鄭有圃田。〔集解〕惠棟曰。酈元云。澤在縣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有清口水。左傳閔二年。遇于清。杜預曰。縣有清陽亭。有管城。杜預曰。管國也。在京縣東北。漢書音義曰。故管叔邑。〔集解〕惠棟曰。陸德明云。本或作菅。古顏反。有曲遇聚。前書曹參破楊熊。有蔡亭。〔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曹洪擊下中牟。見洪傳。謝云。文帝封弟彰爲中牟王。見魏略。有故市城。徐晃、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烏巢。見晃傳。有官渡臺。一名中牟臺。武帝破紹於此。又有曹操壘。見裴松之北征記。晉志改屬滎陽。一統志故城今開封府中牟縣東。

【開封】左傳哀十四年。逢澤有介麋。杜預曰。在縣東北。遠疑。徐廣曰。逢地也。〔集解〕惠棟曰。注疑下諸本脫非字。先謙曰。官本有非字。地作池。是也。見前志。馬與龍曰。開封令鄧甫德、見鄧隲傳。又縣人鄭興子衆、袁孫安世、曾孫亮。見興傳。衆曾孫公業、見本傳。公業弟渾、渾子崇、見魏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改屬滎陽。自魏始。一統志故城今祥符縣南五十里。

【菀陵】〔集解〕錢大昕曰。前志作苑陵。左傳杜注作宛陵。苑菀宛古通用。惠棟曰。前志作苑。亦作宛。法雄傳作宛。王元賓碑作菀。陸氏音於阮反。又於元反。先謙曰。官本作苑陵。馬與龍曰。縣人呂蓋、見魯恭傳。羊元羣、見李膺傳。有棐林。左傳宣元年。諸侯會于棐林。杜預曰。縣東有林鄉。徐齊民北征記曰。縣東南有大隧澗。鄭莊公所闕。又大城東臨濮水。水東溱水注於洧。城西臨洧水。〔集解〕惠棟曰。渠水注引司馬彪郡國志云。菀陵有林鄉亭。與此異也。史記蘇秦曰。兵困於林中。徐廣云。卽林鄉也。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梁之

西。棃音芳尾反。又注縣東南有林鄉。諸本皆脫南字。**有制澤。**左傳宣十年。諸侯遷於制田。杜預曰。縣東有制城。〔集解〕惠棟曰。諸侯遷制田成十六年事。注誤。又制城依杜注。城當作澤。**有瑣侯亭。**左傳襄十一年。諸侯之師次於瑣。杜預曰。縣南有瑣侯亭。〔集解〕惠棟曰。瑣音素果反。先謙曰。前漢縣作苑陵。三國魏因。晉志因。改屬滎陽。謝云晉末省。見寰宇記。一統志故城今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

【平陰】。〔集解〕惠棟曰。應劭地理風俗記云。縣故晉陰地。陰戎之所居。在平城之南。故曰平陰。馬與龍曰。平陰令劉章。見齊武王傳。申屠剛見本傳。又縣人左悺、兄稱、弟敏、見單超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或曰河陰。三國魏因。洪云。魏改河陰。宋志魏立。微誤。謝云。晉書宣帝紀。葬河陰。卽此。韓浩舅杜陽爲河陰令。見夏侯惇傳。在建安中。是河陰係桓靈後所改。洪云魏改非。案謝說是。晉志曰。河陰、一統志故城今河南府孟津縣東。

【穀城】。〔集解〕惠棟曰。前志作成。古字通。以城爲成。見劉寬碑陰、及韓敕別碑。馬與龍曰。穀城門候劉洪。見律歷志。**瀍水出。**博物記曰。出潛亭山。〔集解〕惠棟曰。注潛亭山。前志作朁音潛。**有函谷關。**西征記曰。函谷左右絕岸十丈。中容車而已。〔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云。隆谷元王。鄭元云。或作函谷。今河南穀城西關山也。文穎云。舊在宏農縣衡山嶺。今移在此。衡一作衙。馬與龍曰。武帝紀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關。地在新安穀城間。穀水注可證。志云有函谷關。知關前漢屬新安。後屬穀城也。陰識傳。爲關都尉。鎭函谷。先謙曰。前漢縣作穀成。三國魏因。謝云。明帝采穀城文石。見高堂隆傳。晉省。併入河內。見寰宇記。一統志故城今洛陽縣西北。

【緱氏】。左傳。呂相絕秦。伯。殄滅我費滑。杜預曰。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案本紀。縣有百坏山。干寶搜神記曰。縣有延壽城。〔集解〕惠棟曰。緱古侯反。先謙曰。官本注城作亭。據前志作城。是。馬與龍曰。緱氏令劉興。見齊武王傳。李膺居緱氏教授常千人。見本傳。又縣人龐參、見本傳。孫堪、見周澤傳。李言、見汝水注。**有鄔聚。**左傳。王取鄔、劉。杜預曰。鄔在縣西南。〔集解〕惠棟曰。鄔烏戶反。杜預注縣西北有劉亭。**有轘轅關。**瓚曰。險道名。在縣東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袁術固公路澗。見洛水注。有公路壘、曹城。袁曹相拒處。見元和志。謝云。有塢鄉。建安元年。胡才、楊奉之塢鄉。見通鑑。先謙案。塢卽鄔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偃師縣南二十里故縣村。

【鞏】。鞏伯國。左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杜預曰。縣西南有湯亭。帝王世紀

曰，湯亭偃師。又曰。夏太康五弟。須于洛汭。在縣東北三十里。〔集解〕惠棟曰。注湯亭在偃師。諸本脫在字。馬與龍曰。縣人尹勳伯父睦、兄頌見勳傳。

有尋谷水。左傳昭二十三年。王師晉師圍鄩中。史記曰。張儀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縣有鄩口。〔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在鞏洛渡東入洛。謂之下鄩。故有上鄩下鄩之名。亦謂之北鄩。又案左傳云。王師晉師圍郊。癸卯。郊鄩潰。杜預云。縣西南有地名鄩中。

有東訾聚。今名訾城。左傳昭二十三年。單子取訾。杜預曰。在縣西南。晉地道記曰。在縣之東。〔集解〕惠棟曰。昭二十四年。陰不佞獻玉。與之東訾。訾音子斯反。

有坎埳聚。左氏周襄王出。國人納之坎埳。杜預曰。在縣東。地道記在南。〔集解〕惠棟曰。姓氏英賢錄云。坎氏、宋附庸也。服虔左傳解誼云。鞏東邑。京相璠云。鞏東地名坎欿。在洞水東。酈元據晉太康地記、晉書地道記二書。言在鞏西。坎、苦感反。欿、大感反。又注地道記在南。依水經注。南當作西。先謙曰。注左氏。氏例當作傳。此駁文。

有黃亭。有湟水。左傳昭二十三年。王子猛居于湟。杜預曰。有黃亭。在縣西北。〔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訾城北三里有黃亭。陌注居于湟。今左傳作皇。又注縣西北。今左傳注云西南。二十三年。三當作二。

有明谿泉。左傳昭二十三年。賈辛軍於谿泉。〔集解〕惠棟曰。注谿泉。杜預云。在縣西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案鞏縣不見於國志紀傳。沈約宋書州郡志云。今惟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自漢至宋。郡縣無移改者。則注云漢舊。其有回徙。隨源甄別。若惟云某無者。則此前皆有。今考沈志司州刺史下云。鞏、漢舊縣。是三國魏有此縣也。據此例錄之。後同不復出。）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鞏縣西南三十里。

【成皋】。

史記曰。成皋北門名王門。左傳。破燕師於北制。杜預曰。北制、一名虎牢。亦即此縣也。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生搏虎而獻天子。命爲柙而畜之東虢。是曰虎牢。左傳曰。鄭子皮勞晉韓宣子於索氏。杜預曰。縣東有大索城。尚書禹貢至於大伾。張揖云。成睪縣山。又有旋門坂。縣西南十里。見東京賦云。〔集解〕錢大昕曰。睪當作皋。字形相涉而譌。河內郡平皋。志亦譌爲睪。先謙曰。官本作皋。注王作玉。是無云字。馬與龍曰。成皋令杜詩見本傳。司馬朗見魏志朗傳。沐並見常林傳注。又縣人呂強見宦者傳。

有旃然水。左傳襄十八年。楚伐鄭。次旃然。〔集解〕惠棟曰。杜預云。水出縣東入汴。

有瓶丘聚。有漫水。〔集解〕先謙曰。卽鄤水。詳前志。

有汜水。

左傳曰。周襄王處鄭地氾。〔集解〕錢大昕曰。襄王所處。在潁川之襄城。注文重出。當去此存彼。惠棟曰。春秋傳成四年。取氾祭。杜預云。鄭地成皋縣東有氾水。孔潁達云。字書。水旁㔾爲氾。水旁巳爲汜。字相亂也。漢書音義。古爲汜。今氾水上源爲巳谷。陸德明云。氾音凡。或音祀。案杜預釋例土地名云。周王出居於氾。楚伐鄭師於氾。此南氾也。襄城縣南氾城是。秦軍氾南。晉伐鄭師於氾。此東氾也。滎陽中牟縣南氾澤是。皆非成皋之氾水也。注誤當删。先謙曰。前漢縣作成皋。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開封府氾水縣西北。

【京】。鄭共叔所居。左傳云。謂之京城大叔。應劭曰。有索亭。楚漢戰京索。北征記。又有索水。〔集解〕惠棟曰。申不害、京人。劉向別錄云。今河南京縣是也。晉灼云。索音柵。故水經注或作柵也。晉書地道記云。京有大索、小索亭也。馬與龍曰。京令賈琮、見本傳。夏勤見樊儵傳。又縣人陶敦。見順帝紀。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曹洪擊下京縣。見洪傳。晉志因。改屬滎陽。一統志。故城今滎陽縣東南二十一里。

【密】。春秋時曰新城。傳曰。新密。僖六年。諸侯圍新城。杜預曰。一名密縣。〔集解〕惠棟曰。說文有慈亭。杜預釋例云。洧水出縣西北陽城山。東南至潁川長平縣入潁。案今杜注云。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注當有脫誤。馬與龍曰。密令卓茂、見本傳。孔志、見光武紀注。又縣人侯霸、見本傳。

有大騩山。山海經曰。大騩之山。其陰多鐵。多美堊。有草焉。狀如蓍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蒗。服者不夭。〔集解〕惠棟曰。注多美堊。今山海經云。多美玉青堊。又服者不夭。者今作之。

有梅山。左傳曰。襄十八年。楚伐鄭。右迴梅山。在縣西北。〔集解〕惠棟曰。左傳注作東北。

有陘山。史記。魏襄王六年伐楚。敗之陘山。秦破魏華陽。地亦在縣。杜預遺令曰。山上有冢。或曰子產邪。東北向新鄭城。不忘本也。〔集解〕惠棟曰。司馬彪云。華陽亭名。在密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寰宇記。晉太始二年。分河南置陽翟郡。以密縣屬焉。是未分陽翟時。密屬河南也。有雒洛山。曹仁擊破袁紹將韓荀於此。見仁傳。卽潧水注之雒洛塢也。晉志因。改屬滎陽。一統志。故城今密縣東南三十里。

【新城】。左傳曰。文十七年。周敗戎于邥垂。杜預曰。縣北有垂亭。史記。秦遷西周公於𢠸狐。徐廣曰。與陽人聚相近。在雒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間。〔集解〕惠棟曰。前志作成。古字通。呂氏春秋。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高誘云。新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戎蠻子之國。服虔左傳解誼云。邥垂在高都南。馬與龍曰。新城長李歷、見李郃傳。

有高都城。史記。蘇代說韓相國以高都與周者。

有廣城聚。有廣城苑、〔集解〕惠棟曰。河南十二縣簿云。廣成澤在新城縣界。黃阜。洪頤煊曰。陳蕃傳。車駕幸廣成校獵。李注。廣城苑名。在今汝州梁縣西。馬融傳作廣成。先謙曰。官本城並作成。苑作苑。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鄤子。杜預曰。縣東南有蠻城。又祭遵獲張滿也〔集解〕惠棟曰。說文。新城縊中。古蠻縊字。或相通也。成十六年。陸渾蠻氏侵宋。杜注與昭七年同。先謙曰。前漢縣作新成。三國魏因。謝云。少帝紀注。魏書有征西將軍新城侯臣昭。即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洛陽縣南。

【匽師】。帝王世紀曰。帝嚳所都。殷盤庚復南亳。是爲西亳。皇覽曰。北有皋繇祠。又曰。有湯亭。有湯祠。〔集解〕惠棟曰。前書匽作偃。馬與龍曰。匽師長祭彤見本傳。李基見李固傳注。又縣人郤儉子揖孫正。見蜀志正傳。有尸鄉。帝王世紀曰。尸鄉在縣西三十里。春秋時曰尸氏。左傳昭二十六年。劉人敗子朝之師於尸氏。前書田橫自殺處。〔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偃師。三國魏因。洪云。寰宇記。縣至晉始并入洛陽。則三國時有此縣也。謝云。有首陽山。黃初三年。表爲壽陵。見文紀。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偃師縣治。

【新鄭】。〔集解〕馬與龍曰。新鄭長楊沛、見魏志賈逵傳注。詩鄭國。祝融墟。皇甫謐曰。古有熊國。黃帝之所都。〔集解〕惠棟曰。世本。文公徙鄭。宋忠云。即新鄭。皇覽云。子產冢在城西南大冢是。先謙曰。此與密縣注子產冢複出。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元和志。縣晉始省。謝云。寰宇記。魏因之。有萬歲亭。荀彧爲亭侯。見彧傳。馬與龍云。韓浩爲亭侯。見武帝紀注。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新鄭縣北。

【平】。〔集解〕惠棟曰。熹平中天下大旱。縣人蘇騰字元成。夢陟首陽。以狀上天子。下三府。遣使者登山請雨。雨即降。蔡邕集作平陽蘇騰。誤也。先謙曰。閣本脫。今補。官本有。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陳羣爲平令。見羣傳。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孟津縣東。

【河內郡】。高帝置。雒陽北百二十里。〔集解〕馬與龍曰。河內太守韓歆見岑彭傳。寇恂、牟長、宋均、任延、曹褒、馬棱、樊準、黃昌、周景、周舉、魏朗、朱儁見本傳。徐盛見單超傳。張楊見董卓傳。劉勳見華佗傳。王匡見獻帝紀。李敏見魏志公孫度傳。繆尙、魏种見武紀。辛敞見辛毗傳。劉靖見劉馥傳。向豹、郡丞鄧方見濟水注。功曹杜詩見本傳。郡吏李章見本傳。李奇見蔡邕傳。又郡人欒崧見鍾離意傳。司馬直見張讓傳。趙商見鄭玄傳。趙承見李固傳。韓浩見魏志夏侯惇傳。荀緯見王粲傳。王象見衛覬傳。先謙曰。三國魏

因吳云建安十八年以屬冀州復置司隸自冀州移還

十八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河內郡領漢舊縣十七城蕩陰改屬魏郡洪云朝歌郡魏黃初中分河內郡置領朝歌、汲、共、林慮、獲嘉、修武六縣謝云魏志楊俊河內獲嘉人張範河內修武人蓋朝歌郡已廢入河內故承祚書法如此元和志晉武改朝歌為汲案晉志太始二年置汲郡賈充傳充魏時為汲郡典農中郎將少帝紀咸熙元年罷屯田官諸典農皆為太守原武、野王、宜陽三縣以典農中郎為太守其時三縣皆升為郡充為汲典農廢典農為太守故汲亦號為郡晉受禪後遂分河內立汲郡非魏朝歌至晉改為汲郡也吳云洪志錄朝歌郡蓋據晉志序例考魏時諸邑無守此郡者魏承漢制每郡皆置郡丞諸曹掾吏而魏志諸傳及裴注中亦不見有居是官者則朝歌立郡未久也晉志於汲郡下不言朝歌改名通鑑胡注紀曹魏冀州統郡之數亦不及朝歌先謙案謝吳說是

戶十五萬九千七百七十口八十萬一千五百五十八

【懷】〔集解〕馬與龍曰懷令董宣、趙熹、見本傳張峻、見清河孝王傳虞詡、見本傳劉丞、見濟水注又縣人蔡茂、李章、見本傳李子春、見趙熹傳

有隰城左傳曰王取鄭隰城杜預曰在縣西南傳又曰郤至與周爭鄇田杜預曰縣西南有鄇人亭〔集解〕惠棟曰注鄇音侯呂沈音候本又作帿人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曹爽誅王渾超為懷令見晉書渾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懷慶府武陟縣西南

【河陽】左傳曰王與鄭盟杜預曰縣南孟津〔集解〕惠棟曰春秋傳云天王狩于河陽十三州志云治河上酈元云孟津河也馬與龍曰縣人張玄見儒林傳

有湛城〔集解〕惠棟曰酈元云湛水所經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孟縣西三十五里

【軹】左傳曰王以蘇忿生田向與鄭杜預曰縣西北地名向上〔集解〕惠棟曰軹音章是反水經湛水出縣西北山注引京相璠云或云今軹西有地名向闞駰十三州志云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國也先謙曰程恩澤云此蘇忿地非向國見前志馬與龍曰軹長樊曄見本傳

有原鄉左傳曰王與鄭原杜預曰沁水西北有原城

有湨梁左傳曰襄十六年諸侯會湨梁〔集解〕惠棟曰杜預云湨水出縣東南至溫入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甘露元年正元三年青龍見軹井中見少帝紀有鍾繇塢見濟水注有軹關司馬懿於此西還長安見郭長世語晉志因一統志故城

今濟源縣南十三里.【波】.有絺城.左傳曰.王與鄭絺.杜預曰.在野王縣西南.〔集解〕惠棟曰.絺、說文作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馬與龍云.晉志省.杜注、絺不言波縣.亦晉省縣之證.一統志.故城今濟源縣東南二十里.【沁水】.山海經曰.沁水出井陘東.〔集解〕惠棟曰.說文有郼鄉.字林.沁、先荏反.郭璞三蒼解詁.沁音狗沁之沁.韋昭音思金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濟源縣東北王棗城.【野王】.〔集解〕馬與龍曰.野王令王梁見光武紀.張朔見李膺傳.劉梁見魏志王粲傳注.有太行山.山海經曰.其上有金玉.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驎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還.驪食其說曰.杜太行之道.韋昭曰.在縣北.〔集解〕惠棟曰.淮南高注.太行在今上黨直野王縣.又呂覽注.山在野王之北.上黨關也.水經注云.詩所謂徒殆野王道.傾蓋上黨關.卽此山也.注如驎.今山海經作如麢羊.又云.其名曰驒善還.驒音暉.還、旋.旋、僊也.先謙曰.管本驪作酈是.有射犬聚.世祖破青犢也.〔集解〕先謙曰.見光武紀.有邘城.史記曰.紂以文王、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鄂一作邘.武王子封在縣西北.〔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縣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臺.說文.邘又讀作區.先謙曰.前漢縣作埜王.三國魏因.洪云.睢固屯射犬聚.見武紀.有石門.司馬孚爲魏典農中郎將所造.見沁水注.謝云.明帝鑿大行之石英.見高堂隆傳.有東市.張楊欲救呂布.出兵於此.見楊傳.通鑑胡注.在野王縣.晉書、太原王輔.魏末爲野王太守.卽咸熙中罷典農爲太守事.吳云.陳留王時.別立郡.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河內縣治.【溫】.〔集解〕馬與龍曰.初平二年.封王允爲侯.見允傳.又封呂布爲侯.見布傳.溫令王渙見本傳.許績見陰溝水注.張緝見魏志張旣傳.又縣人常林、子旹、靜見魏志林傳.趙咨、司馬雋子防、孫朗、懿、孚、朗子遺、望、孫洪見朗傳.司馬芝見芝傳.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皇覽曰.縣郭東.濟水南.有虢公冢.〔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溫縣西南三十里.【州】.〔集解〕惠棟曰.春秋傳.州縣.欒豹之邑也.昭三年.晉平公以賜公孫段.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河內縣東南四十里.【平睾】.〔集解〕先謙曰.卽平皋.已說見河南郡.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臣瓚曰.丘名也.非國.在襄國西.〔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馬援上

書云。成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則知皋睪二字漢時已相淆亂。隸書劉寬碑陰。亦作平睪。又酈元云。案春秋宣公六年赤狄伐晉圍邢丘。晉侯送女於楚。送之邢丘。卽是處也。非無城之言。師古從酈說。有李城。史記曰。邯鄲李商卻秦兵。趙封其父李侯。徐廣曰。卽此城。〔集解〕先謙曰。前志作平皋。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溫縣東二十里。

【山陽】邑。〔集解〕錢大昕曰。順帝阿母宋娥封山陽君。馬與龍曰。張敬封山陽西鄉侯。見桓帝紀注。建安二十五年。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爲山陽公。都濁鹿城。魏青龍二年薨。孫康立。晉太康六年薨。子瑾立。太康十年薨。子秋立。永嘉中國除。見獻帝紀。有雍城。杜預曰。古雍國。在縣西。〔集解〕惠棟曰。雍伯爵。周器有雍公緘鼎。有蔡城。蔡叔邑。此猶鄭管城之類乎。〔集解〕洪頤煊曰。沁水注。□□□丹水逕鄈城西。司馬彪郡國志。山陽有鄈城。京相璠云。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鄈城。竹書紀年。梁惠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卽此城也。與劉昭本異。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公國。以封獻帝。見文帝紀。洪云。有禪陵、獻帝陵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修武縣西北三十五里。

【武德】。〔集解〕馬與龍曰。漢獻帝延康元年。封曹叡爲侯國。見河水注。鄭稱爲武德侯傅。見魏志文紀注。又縣人王奐。見范冉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武陟縣東南。

【獲嘉】。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馮石所封獲嘉公主子。馬與龍曰。縣人楊俊。見魏志。趙越。見清水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汲郡。一統志。故城今衞輝府新鄉縣西南十二里。

【修武】。〔集解〕馬與龍曰。歐陽參封修武仁亭侯。見桓帝紀注。修武令陳蕃、宗慈。見本傳。又縣人衞颯。見本傳。張導。見漳水注。張範。見三國魏志。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左傳僖四年。晉文公圍南陽。史記曰。白起攻韓南陽太行道。絕之。山海經曰。太行之山。清水出焉。郭璞曰。修武縣北黑山亦出清水。〔集解〕惠棟曰。馬融云。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酈劭地理風俗記云。河內殷國也。周名之爲南陽。又云。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呂覽高注。襄王賜南陽之地。本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北陽樊溫之屬是也。陽樊、攢茅田。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杜預曰。縣西北有攢城。左傳定元年。魏獻子田大陸。杜預曰。西北吳澤也。〔集解〕先謙曰。左傳下官本有曰字。魏安釐王時茅爲秦有。見魏世家。有小修

武聚 春秋曰甯史記曰高祖得韓信軍小修武晉灼曰在城東〔集解〕惠棟曰注甯文五年陽處父聘於衞反過甯是也 **有隤城** 左傳隱十一年以隤與鄭〔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在縣北隤、徒回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汲郡一統志故城今獲嘉縣治

【共】〔集解〕惠棟曰荀子云武王之誅紂也至共頭而山隧注云共縣之山名馬與龍曰共令周榮見本傳丞范羌見耿恭傳 **本國**〔集解〕先謙曰周共伯和國詳前志 **淇水出** 前志注曰水出北山博物記曰有奥水流入淇水有綠竹草 **有汎亭** 凡伯邑〔集解〕惠棟曰袁山松郡國志汎亭周凡伯國杜預云在縣東南先謙曰凡城見清水注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有重門齊王紀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惲皺鼎云晉景帝紀御覽引魏志內下並有之字按宋本國志有之字重門、地名在河內共縣西北二十里晉志因改屬汲郡一統志故城今輝縣治

【汲】 晉地道記曰有銅關〔集解〕惠棟曰前書武紀云有新中鄉馬與龍曰汲令張歆見張禹傳崔瑗、桓鸞見本傳國老王喜、廷掾鄭篤、功曹邠勤見清水注又縣人杜詩見本傳杜宣見清水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于禁樂進至汲縣焚燒堡聚見禁傳晉志置郡一統志故城今汲縣西南

【朝歌】 有鹿腹山〔集解〕惠棟曰晉書地道記云本沬邑錢大昕曰腹當作腸先謙曰說見下馬與龍曰朝歌長虞詡見本傳吳質見魏志王粲傳又縣人向長見逸民傳向詡見獨行傳 **紂所都居** 帝王世紀曰紂糟丘酒池肉林在城西前書注曰鹿臺在城中 **南有牧野** 去縣十七里〔集解〕惠棟曰牧一作坶說文云縣南七十里 **北有邶國南有寧鄉** 史記無忌說魏安僖王曰通韓上黨於共甯徐廣曰有寧鄉左傳襄二十三年救晉次雍榆杜預曰縣東有雍城是也〔集解〕先謙曰左傳下官本有曰字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建安十七年以縣益魏郡魏省朝歌郡還本郡洪云有黑山武帝大破于毒眭固等於此見武紀有枋頭武帝於淇水口下大枋木成堰遏淇水以通漕運因名見淇水注謝云袁紹入鹿腸山破斬于毒見通鑑晉志改屬汲郡一統志故城今淇縣東北

【蕩陰】〔集解〕馬與龍曰蕩陰令葛龔見本傳 **有羑里城** 韋昭曰羑音酉文王所拘處〔集解〕惠棟曰酈元云羑水出縣西北韓大牛泉歷黃澤入蕩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隸魏郡洪吳並云建安十七年以縣益魏郡見武紀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彰德府湯陰縣西

南.

【林慮】〔集解〕惠棟曰.慮、力於反.酈元云.縣有黃水出於神囷之山黃華谷北崖.馬與龍曰.耿承襲公主爵.爲林慮侯.見耿弇傳.林慮長鍾皓見循吏傳序.夏馥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見本傳.又縣人杜喬、見本傳.故隆慮.殤帝改.〔集解〕先謙曰.避帝諱改.有鐵.徐廣曰.洹水所出.蘇秦合諸侯盟處.班叔皮游居賦亦曰.漱余馬乎洹泉.嗟西伯於牖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隆慮.三國魏因.吳云.建安十七年以縣益魏郡.魏省朝歌郡.還本郡.晉志改屬汲郡.一統志.故城今林縣治.

【河東郡】秦置.雒陽西北五百里.博物記曰.有山澤.近鹽沃土之民不才.漢興.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世皆衰絕也.〔集解〕馬與龍曰.河東太守李文、見鄧禹傳.焦貺、見鄭弘傳.焦永、見樂恢傳.史弼、劉祐、董卓、王邑、見本傳.耿援、見耿弇傳注.左勝、見趙岐傳.單安、見單超傳.潘係、見汾水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畿、見魏志本傳.賈穆、見管寧傳注.任昭、郡吏上官崇、見王昶傳注.文學樂詳見杜恕傳.掾衞固見鍾繇傳注.都尉樊曄、見本傳.又第五倫將家屬客河東、見本傳.郡人朱山、見黃琬傳.裴瑜、魏劭、陶丘洪、見史弼傳.王喬見方術傳.馬適匡、見樊曄傳.裴畢、見渭水注.董經、見魏志管寧傳注.杜摰、見劉劭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分置平陽郡.吳云.建安十八年.以郡屬冀州.復置司隸.自冀州移還.黃初三年.立曹霖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王.還國爲郡.甘露三年.以封司馬昭爲晉公.謝云.正始八年.分河東汾北之十縣爲平陽郡.見少帝紀.二十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河東郡.領漢舊縣十一城.平陽郡領漢舊縣九.復置狐讘爲十城.洪志.平陽郡領十二縣.蓋據晉志.吳云.據魏志.平陽祇領十縣.端氏縣在沁水東.濩澤縣在沁水西.皆非汾北之地.澤州志云.端氏、濩澤二縣.屬河東郡.後漢及魏皆因之.晉改屬平陽郡.一統志.表於曹魏平陽郡下.亦不列此二縣.較爲近實.謝云.洪志狐讘.漢舊縣.中興後省.魏復置.寰宇記.魏別置狐讘縣.則縣非前漢時舊地.案寰宇記.曹魏狐讘縣.高齊置臨河郡.隋爲永和縣.先謙案.吳說十縣.是.狐讘縣.洪謝說是.一統志.故城今隰州永和縣西南.戶九萬三千五百四十三.口五十七萬八百三.

【安邑】帝王

世紀曰.縣西有鳴條陌.湯伐桀.戰昆吾亭.左傳.昆吾與桀同日亡.地道記.咸山在南.〔集解〕惠棟曰.世本居篇.魏昭子徙安邑.先謙曰.咸上脫巫字.班志可證.昭子魏絳.馬與龍曰.安邑令毛義.見鄭均傳.長尹儉見滍水注.閔仲叔客居安邑.見周燮等傳序.又縣人魏覬.見魏志.

有鐵.有鹽池. 前志曰.池在縣西南.魏都賦注曰.在猗氏六十四里.楊佺期雒陽記曰.河東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水氣紫色.有別御鹽.四面刻如印齒文章.字妙不可述.〔集解〕惠棟曰.王符云.郤犨采于苦.曰苦城.地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燉煌人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又注長七十里.廣七里.說文云.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先謙曰.注在猗氏下奪文.今文選魏都賦注云.猗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侯國.毋邱儉封安邑侯.見魏志儉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解州夏縣北.

【楊】有高梁亭. 左傳曰.僖九年.晉懷公死高梁.杜預曰.在縣西南.地道記有梁城.去縣五十里.叔嚮邑也.〔集解〕齊召南曰.志引左傳、紀年.多訛.晉文公入國而後殺懷公於高梁.是僖公二十四年事.惠棟曰.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年.智伯瑤城高梁.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平陽郡.見寰宇記引晉地道記.謝云.徐晃、河東楊人.見晃傳.時尚仍舊.晉志因.屬平陽.一統志.故城今洪洞縣東南.

【平陽】〔集解〕惠棟曰.世本居篇.韓貞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宋忠云.今平陽縣.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先謙曰.班志自注.韓武子玄孫貞子居此.說詳彼注.馬與龍曰.縣人梁鮪.見殤帝紀注.

侯國. 左傳曰.成七年.諸侯盟馬陵.杜預曰.衞地也.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集解〕先謙曰.衞當作魏.錢大昕曰.馮奮所封平陽公主子.馬與龍曰.建初二年.封曹參後曹湛爲侯.見韋彪傳.建初八年.馮奮襲主爵爲侯.永元七年.復封奮兄勁爲侯.奉公主祀.見馮勤傳.侯相延篤.見本傳.

有鐵.堯都此. 晉地道記曰.有堯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置郡.見少帝紀.謝云.鍾繇傳.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率諸軍圍之.即此.吳云.公國.正始七年.巳氏公琮轉封此.謝云.見鄧哀王沖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臨汾縣西南.

【臨汾】 博物記曰.有賈鄉.賈伯邑.〔集解〕惠棟曰.說文.鄈、河東臨汾地.即漢之所祭后土.是.馬與龍曰.臨汾令葛龔、皇甫嵩.見本傳.吉茂、見魏志常林傳注.

有董亭. 左傳曰.晉改蒐于董.杜預曰.縣有董亭.〔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平陽.見寰宇記.謝云.司馬芝傳有臨汾公

主。卽此。晉志因。屬平陽。一統志。故城今絳州東北。【汾陰】博物記曰。古之綸少康邑。〔集解〕惠棟曰。案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注失考。馬與龍曰。汾陰令丁邯。見百官志。有介山。縣西北有狐谷亭。郭璞爾雅注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爲瀵。〔集解〕惠棟曰。注狐谷亭。案左傳注。春秋之狐廚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見寰宇記。謝云。徐晃傳。韓遂、馬超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卽此。晉志作汾陽。謝云。咸熙中郭正封汾陽子。見郭淮傳。孟容云。郡國志、寰宇記並有汾陰。無汾陽。晉志河東郡有汾陽。而注家於汾陰、汾陽並云在榮河縣北。疑咸熙中改汾陰爲汾陽也。一統志。故城在榮河縣北。【蒲坂】〔集解〕惠棟曰。前志作反。案劉寬碑陰亦作反。古字皆以阪爲反也。馬與龍曰。蒲坂令許君然。見孔僖傳。游楚、徐英見魏志張既傳注。嚴幹見裴潛傳注。有雷首山。史記。趙盾田首山。息桑下。有餓人祇彌明。縣南二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處。又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集解〕惠棟曰。闞駰云。一名獨頭山。先謙曰。注祇彌。官本作示眯。有沙丘亭。左傳曰。文十二年。秦晉戰河曲。杜預曰。在縣南。湯伐桀。孔安國曰。河曲之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蒲反。三國魏因。洪云。有蒲津關。魏武西征馬超、韓遂。夜度此。有風陵關。一名風陵津。魏武西征自潼關北渡。卽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蒲州府城東南。【大陽】有吳山。〔集解〕惠棟曰。晉志云。周武王封西周太伯後於此。馬與龍曰。大陽長朱南。又縣人侯武陽。見魏志管寧傳注。上有虞城。杜預曰。虞國也。帝王世紀曰。舜嬪於虞。虞城是也。亦謂吳城。史記。秦昭王伐魏。取吳城。卽此城也。皇覽曰。盜跖冢臨河。博物記曰。傳巖在縣北。〔集解〕惠棟曰。注盜跖冢臨河。案皇覽。冢臨河曲。直宏農華陰山潼鄉。注脫曲字也。有下陽城。虢邑、左傳曰。僖二年。虞、晉所滅。縣東北三十里。有茅津。左傳曰。秦伐晉。遂自茅津濟。杜預曰。在縣西南。有茅亭。卽茅城。有顚軨坂。左傳曰。入自顚軨。博物記曰。在縣鹽池東。吳城之北。今之吳坂。杜預曰。在縣東北。〔集解〕惠棟曰。軨音零。阪音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高士傳。焦先漢末自陝徙居大陽。卽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十五里。【解】左傳曰。告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縣西北有郇城。博物記曰。有智邑。〔集解〕惠棟曰。王符云。晉張侯、張老。實爲大家。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張城。豈晉張之祖所出耶。又注郇音荀。臣

瓚云。汲郡古文。晉武公城郇。以賜大夫原黯。是爲郇叔。馬與龍曰。解長李孚、見魏志賈逵傳注。縣人王卓。見順帝紀注。關羽子興。孫統。彝見蜀志本傳。有桑泉城。左傳僖二十四年。晉文公入桑泉。杜預曰。在縣西二十里。有臼城。左傳曰。晉文公入取臼衰者也。杜預曰。在縣東南。博物記曰。臼季邑。縣西北。卑耳山縣西南。齊桓公西伐所登。〔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桑泉、臼衰並在縣東南。有解城。左傳僖十五年。晉侯賂秦內及解梁城。〔集解〕先謙曰。官本內作伯。有瑕城。左傳文十二年。秦使晉及瑕。杜預曰。猗氏縣東北有瑕城。〔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臨晉縣西南五姓湖北。【皮氏】。〔集解〕馬與龍曰。皮氏長趙岐、見本傳。有耿鄉。尚書祖乙徙耿。左傳閔元年。晉滅耿。杜預曰。縣東南有耿鄉。博物記曰。有耿城。〔集解〕惠棟曰。服虔云。耿姬姓。司馬貞案地記云。在汾水南。有鐵。有冀亭。左傳僖二年。晉荀息曰。冀爲不道。杜預曰。國在縣東北。史記蘇代說燕王曰。下南陽封冀。〔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平陽。見輿地廣記。謝云。賈逵傳。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即此。晉志因。屬平陽。一統志。故城今絳州河津縣西二里。【聞喜】邑。博物記曰。縣治涑之川。史記曰。伐韓到乾河。郭璞曰。縣東北有乾河口。但有故溝處。無復水。左傳曰。僖三十一年。晉蒐清源。杜預曰。在縣北。〔集解〕錢大昕曰。和帝女聞喜公主。惠棟曰。劉寬碑陰作寨。古字通。說文有䣅。寨有郖鄉。又注乾河口。河水注云。今世人猶謂之乾澗矣。馬與龍曰。竇武封聞喜侯。見本傳。聞喜長陳寔。見本傳。又縣人裴茂子潛、儁、孫秀、越。見魏志潛傳。毋丘興子儉。見儉傳。本曲沃。曲沃在縣東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見毛詩譜注。有董池陂。古董澤。左傳曰。改蒐于董。董澤之蒲。〔集解〕惠棟曰。汾水注。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杜預云。在縣東北。有稷山亭。縣西五十里。左傳曰。宣十五年。晉侯治兵于稷。有涑水。左傳呂相絕秦曰。伐我涑川。〔集解〕惠棟曰。杜預云。涑水出縣西南。至蒲阪縣入河。涑徐邈音息錄反。林音速。有洮水。〔集解〕惠棟曰。左傳宣汾洮。賈逵云。二水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寰宇記。後漢移聞喜理左邑。一統志。左邑縣後漢徙聞喜治此。故城今聞喜縣治。【絳邑】。縣西有絳邑城。杜預曰。故絳也。〔集解〕惠棟曰。春秋之新田也。杜預云。澮水出

縣南。西入汾。馬與龍曰。絳邑長賈逵見魏志本傳。有翼城。左傳隱五年。曲沃伐翼。杜預曰。在縣東八十里。〔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絳。三國魏因屬平陽。吳云。見平陽府志。晉志因屬平陽。一統志。故城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

【永安】。故彘。史記曰。周穆王封造父趙城。徐廣曰。在永安。博物記曰。有呂鄉、呂甥邑也。〔集解〕馬與龍曰。縣人饒助、見吳志孫瑜傳。陽嘉三年更名。杜預曰。縣東北有彘城。〔集解〕惠棟曰。沈約州郡志云。陽嘉二年。案水經注同。舊本亦有作二者。有霍大山。爾雅曰。西南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左傳曰。閔元年。晉滅霍。杜預曰。縣東北有霍大山。史記曰。原過受神人書。稱余霍大山山陽侯天吏也。又蜚廉於山得石棺。仍葬也。〔集解〕惠棟曰。世本居篇。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宋忠云。霍、今河東彘縣。先謙曰。前漢縣。作彘。三國魏因。改屬平陽。見寰宇記。晉志因屬平陽。一統志。故城今霍州治。

【河北】。詩魏國。〔集解〕惠棟曰。左傳。晉獻公滅魏。服虔云。姬姓。在晉之蒲阪。司馬貞云。服說非也。有韓亭。〔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解州芮城縣東北里許。

【猗氏】。地道記曰。左傳文十三年。詹嘉處瑕。在縣東北。〔集解〕惠棟曰。闞駰云。令狐。即猗氏也。剄首在西三十里。猗音於宜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蒲州府猗氏縣南二十里。

【垣】。〔集解〕惠棟曰。音袁。有王屋山。兗水出。史記曰。魏武侯二年。城王垣。博物記曰。山在東。狀如垣。〔集解〕惠棟曰。兗當作沇。山海經。王屋之山。瀰水出焉。郭璞云。瀰沇聲相近。殆一水也。棟案。沇即濟也。音輦。錢大昕曰。兗即沇字。古人從水字。或橫寫。如益頮之類。沇作兗。亦是以立水爲橫水。隸書爲六爾。兗州本以沇水得名。非兩字也。有壺丘亭。左傳襄元年。晉討宋五大夫。寘諸瓠丘。杜預曰。縣東南有壺丘亭。有邵亭。博物記曰。縣東九十里。有郫邵之阸。賈李迎公子樂於陳。趙孟殺諸郫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杜畿傳。白騎攻東垣。胡三省云。東字衍。即垣縣。鍾英案。東上脫河字耳。即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垣曲縣西。

【襄陵】。晉地道記曰。晉武公曲沃徙此。〔集解〕馬與龍曰。注曲沃上脫自字。漢書地理志。河東郡絳。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注地道記說。蓋即本班志。當在前絳邑縣下。不知何以置此。地道記不應若是之誤。劉昭亦不應誤引若是。當由後人傳寫誤脫。因妄

寘耳。賈逵河東襄陵人。見魏志逵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平陽。見寰宇記。謝云。呂虔傳有襄陵校尉杜松。即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平陽府襄陵縣東南十五里。【北屈】左傳曰。二屈。杜預曰。二當爲北。傳曰。屈產之乘。有駿馬。〔集解〕周壽昌曰。前志注引應劭云。有南。故稱北。臣瓚云。汲郡古文。翟章救鄭。至於南屈。是南屈北屈。應稱二屈。左傳不誤。杜注失考。昭此注尤誤引。 有壺口山。禹貢曰。壺口治梁及岐。〔集解〕惠棟曰。晉志在縣東南。 有采桑津。左傳僖八年。晉敗狄于采桑。杜預曰。縣西南有采桑津。〔集解〕惠棟曰。服虔左傳解誼云。翟地。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平陽。見寰宇記。謝云。有龍門。晉書劉元海傳。魏武分劉豹衆爲五部。豹妻呼延氏祈子於龍門。方輿紀要。孟門山。即龍門上口。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平陽府吉州東北。【蒲子】左傳曰。晉文公居蒲城。杜預曰。今蒲子縣。〔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屬平陽。見寰宇記。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隰州東北。【濩澤】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更始孫劉巡所封。明帝時有濩澤侯鄧鯉。馬與龍曰。劉玄傳濩誤作灌。 有祁城山。前志曰。在縣西南。〔集解〕錢大昕曰。祁當作析。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屬河東。見澤州志。謝云。杜畿傳。高幹反入濩澤。即此。晉志改屬平陽。一統志。故城今澤州府陽城縣西澤城村。【端氏】史記曰。趙韓魏分晉。封晉端氏。〔集解〕馬與龍曰。劉遵降爲端氏侯。遵卒。子弇嗣。見成武孝侯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見澤州志。晉志因。改屬平陽。一統志。故城今澤州府沁水縣東北。

【弘農郡】武帝置。其二縣。建武十五年屬。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集解〕齊召南曰。案郡國志。改隸之縣。各於縣名下云。故屬某。此與京兆尹獨於郡下言之。蓋劉昭注有詳略也。馬與龍曰。弘農太守景丹、劉昆、蔡玄、趙典、皇甫規。見本傳。魏滿見戴憑傳。劉興見齊武王傳。移良見楊震傳。張鳳見順帝紀。王宏見王允傳。張伯雅見洧水注。嚴幹見魏志裴潛注。賈逵見魏志杜恕傳。何楨見管寧傳。劉類見梁習傳注。都尉魯炳見魯恭傳注。典農校尉孟康見魏志杜恕傳注。郡丞令狐華見倉慈傳注。文學張玄見儒林傳。五官掾杜衆見李雲傳。又郡人鄧盛見靈帝紀。楊儒見蓋勳傳。楊懿見朱儁傳。董遇見魏志王肅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吳云。通典云。避靈帝諱。改恆農。建安十八年。以郡屬雍州。復置司隸。自雍州移還。 九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弘農郡領漢

舊縣八城。陸渾改屬河南。洪云。弘農郡。魏領縣七。吳表同。謝云。元和志。新安、晉改屬河東。是魏承漢制屬弘農。至晉始改屬。洪氏從太康志屬河東。非也。先謙案。謝說新安是。

戶四萬六千八百一十五。口十九萬九千一百一十三。

【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申、見北海靖王傳注。魏武移司隸校尉治弘農。見魏志衞覬傳。亦見晉書食貨志。校尉朝軫、見張旣傳注。李孚、崔林、邢顒、見本傳。孔羨、見杜畿傳。何曾、見何夔傳。李勝、畢軌、見曹爽傳注。王經、見夏侯尙傳注。王祥見呂虔傳。都官從事向雄、見夏侯尙傳注。主簿徐邈、見本傳。

故秦函谷關。左傳曰。虢公敗戎于桑田。杜預曰。在縣東北桑田亭。〔集解〕齊召南曰。此注錯簡。當在下陝有陝陌之下。杜預左傳注云。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蓋舊志陝有桑田亭。而劉昭引此文爲注也。故秦函谷關燭水出本應連書。證以前志自明。但前志云。衙山領下谷。爥水所出。此注又訛爲衡山耳。

燭水出。前志出衡山嶺下谷。〔集解〕錢大昕曰。衡當作衙。惠棟曰。前志作爥。

有枯樅山。本傳。赤眉立盆子於鄭北。古今注曰。在此山下。

有桃丘聚。故桃林。左傳曰。守桃林之塞。博物記曰。在湖縣休與之山。

有務鄉。赤眉破李松處。〔集解〕錢大昕曰。劉聖公傳作務鄉。音莫老反。馬與龍曰。楊震傳。震曾孫衆、建安二年封務亭侯。卽此。

有曹陽亭。史記曰。章邯殺周章於曹陽。晉灼曰。縣東十三里。又獻帝東歸敗處。曹公改曰好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書食貨志。魏武移司隸校尉居宏農。吳云。建安二十二年。曹幹封恆農侯。卽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陝州靈寶縣南。

【陝。】史記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集解〕馬與龍曰。縣人陳瑶、見陳蕃傳。

本虢仲國。杜預曰。虢都上陽。在縣東有虢城。〔集解〕惠棟曰。杜預云。西虢伯也。

有焦城。故焦國。史記曰。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

有陝陌。博物記。二伯所分。〔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有陝津。杜畿傳。太祖拜畿河東太守。衞固等絕陝津。畿至不得渡。詭道從郖津渡。郖津在湖縣。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陝州治。

【黽池。】〔集解〕惠棟曰。黽、緜兗反。又莫忍反。賈服傳作澠。應劭云。語云。東殽西殽。黽池所高。馬與龍曰。黽池令周澤、見本傳。周黨將妻子居黽池。見逸民傳。

穀水出。前志曰。出穀陽谷。

有二崤。〔集解〕惠棟曰。劉昌宗音豪。又戶交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蠡城。魏志賈逵傳。逵爲令時。寄理於此。謝云晉書魏舒傳。舒魏時對策升第。除澠池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河南府澠池縣西。【新安】。〔集解〕馬與龍曰。新安令邊允、見董卓傳注。李恂徙居新安關下。見恂傳。澗水出。博物記曰。西漢水出新安入雒。又有孝水。見潘岳西征賦。〔集解〕惠棟曰。水經澗水出縣南白石山。又注孝水。案卽山海經俞隨之水也。郭璞云。世謂之孝水。呂忱字林。孝水在河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有靈山。毋丘儉傳。儉子甸私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卽此。晉志因。屬河南郡。一統志。故城在澠池縣東。今改爲搭泥鎭。【宜陽】。有金門山。山竹爲律管。〔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有白馬溪。建武二年。彊弩大將軍陳俊擊金門白馬。皆破之。卽此也。馬與龍曰。劉瑜傳。尹勳封宜陽鄉侯。桓帝紀注作宜陽都鄉。又李瑋封宜陽金門亭侯。亦見桓紀注。胡昭徙宅宜陽。見魏志管寧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王昶傳。文帝時昶爲洛陽典農。毋丘儉傳。儉爲洛陽典農。高柔傳有宜陽典農劉龜。洛水注。昌澗水逕宜陽故郡舊陽市邑。故洛陽典農都尉治此。後爲郡。晉書魏舒傳。舒魏時爲宜陽太守。卽少帝紀咸熙中罷典農爲太守事。有一合塢。杜恕去官。營宜陽一合塢。因其塹壘之固。小大冢焉。見杜氏新書。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宜陽縣西。【陸渾】。〔集解〕惠棟曰。案陸渾戎在燉煌瓜州。僖二十三年。秦晉遷之伊川。故以陸渾名縣。馬與龍曰。陸渾長張固。又胡昭居陸渾山中。見魏志管寧傳。西有虢略地。左傳僖十五年。晉侯賂秦。東盡虢略。杜預曰。從河曲南行而東盡故虢。〔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河南尹。見元和志。謝云有長樂亭。見管寧傳。晉志屬河南郡。一統志。故城今河南府嵩縣東北伏流城北二十里。【盧氏】。有熊耳山。山海經曰。其上多漆。其下多棕。浮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於雒。其中多美玉。多人魚。〔集解〕惠棟曰。洛水注。浮豪水疑卽陽渠水。出南陽渠山。卽荀渠山也。又西北流注於雒。今本云而四流注於雒。伊水、清水出。晉地道記。伊東北入雒。〔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屬上雒郡。一統志。故城今盧氏縣治。【湖】。〔集解〕馬與龍曰。楊震客居於湖。見本傳。故屬京兆。前志有鼎湖。有閺鄉。皇覽曰。戾太子南出。葬在閺鄉南。秦又改曰寧秦。〔集解〕齊召南曰。案此注六字亦錯簡。當在下華陰注高帝改曰華陰之上。證以前志

自明。馬與龍曰。段熲封閿鄉侯。見董卓傳。鄭興客授閿鄉。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有黃巷坂。魏武征韓遂、馬超。屯兵於此。有曹公壘。謝云。元和志。黃巷坂在閿鄉西北三十五里。卽潼關路也。歷北出東殽。通謂之函谷關。有邸津。杜畿詭道從邸津渡。見畿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陝州閿鄉縣東。

【華陰】。〔集解〕馬與龍曰。孔長彥及弟季彥留華陰。見孔僖傳。高恢隱華陰山中。見梁鴻傳。又縣人劉崎、見順帝紀注。崎子寬見本傳。楊震子牧、秉、奉、孫賜、敷、曾孫奇、彪、衆、玄孫亮、修見震傳。張奐徙屬華陰見本傳。故屬京兆。史記曰。魏文侯三十六年。齊侵陰晉。前志曰。高帝改曰華陰。呂氏春秋九藪曰。秦之華陽。高誘曰。或在華陰西。誘又曰。桃林縣西長城是也。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集解〕惠棟曰。郭璞山海經注云。桃林今宏農湖縣閿鄉南谷中是也。湖水所出。博物志亦言在宏農湖城縣休馬之山。有太華山。左傳晉賂秦南及華山。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武王放馬牛於桃林墟。孔安國曰。在華山東。晉地道記。山在縣西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有潼關。元和志。關在新安。漢初平建安中所徙。建安十六年。魏武破馬超於潼關。卽此。謝云。通典。初平二年。董卓脅帝西幸。出函谷關。自此以前。其關並在新安。其後二十年。至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馬超於潼關。卽是。中間徙於今所。國之巨防。不爲細事。史官闕載。斯爲失之。鍾英案。通典載明帝景初二年。河南尹盧誕上言。成皋函谷二里六十步。宜卻函谷於崤下。宏農太守杜恕議以爲東徙潼關著郡下。省函谷關。是省函谷關在明帝世。而議卻函谷於崤下。尤可證建安中無徙關事。杜說蓋誤。有李典營。見河水注。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同州府華陰縣東南。

【京兆尹】。秦內史。武帝改。其四縣。建武十五年屬。雒陽西九百五十里。決錄注曰。京、大也。天子曰兆民。〔集解〕馬與龍曰。京兆尹鮮于褒、閻興見第五倫傳。張恂見樂恢傳注。郅壽、翟酺、陳龜、馮緄、劉陶、楊彪、蓋勳見本傳。史敞見史弼傳。袁逢見楊秉傳注。邊鳳、延篤見篤傳。唐玹見趙岐傳。滕延見侯覽傳。司馬防見魏志司馬朗傳。張時見杜畿傳注。楊沛見賈逵傳注。鄭渾、張既見本傳。顏斐爲京兆太守見倉慈傳注。京兆虎牙都尉耿溥見安帝紀。宋謙見天文志。郡丞趙溫見趙典傳。主簿第五倫、功曹第五頡見倫

傳。第五訪、戸曹吏樂恢、文學掾杜篤、見本傳。功曹趙習、見魏志閻溫傳注。又郡人杜保、龐述、見馬援傳。王丹見本傳。脂習、見孔融傳。摯恂見馬融傳。金尙、韋休甫、見呂布傳。嚴象、韋端子康、見荀彧傳。高恢、見梁鴻傳。楊政、見儒林傳。隗禧、見魏志王肅傳注。先謙曰。光武以先朝舊都。仍尹不改。三國魏改京兆尹爲太守。見晉志建安十八年。以京兆屬雍州。見百官志注。謝云。張既傳、魏國既建。既爲雍州刺史。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雍州。晉志。魏文帝仍以三輔屬司隸。晉初於長安置雍州。通典、元和志、寰宇記、皆仍其說。今考郭淮傳。黃初五年。淮爲雍州刺史。則謂魏文時。以三輔屬司隸者。誤也。吳云。晉志。晉初以三輔屬雍州。寰宇記。魏時三輔。仍屬司隸。今考魏志倉慈傳注引魏略。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據此。則曹魏雍州。實統十郡。足明晉志、寰宇記之誤。魏志。黃初二年。封曹禮爲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縣。王國還爲郡。青龍三年。封皇子詢爲秦王。改京兆郡爲秦國。正始五年。復秦國爲京兆郡。先謙案。謝吳說皆是。

十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京兆郡。領漢舊縣十。復置下邽。（前漢縣。洪云。漢志。董卓遷都長安。華歆求出爲下邽令。疑漢末復立。寰宇記。下邽令自漢迄晉不改。晉志改屬馮翊。謝云。一統志。魏下邽屬京兆。故城今西安府渭南縣東北。）入寄理之陰般。（洪云。漢舊縣。屬安定。靈帝末。寄理新豐縣界。謝云。水經注。建寧三年。改新豐爲都鄉。封段熲爲侯。後立爲陰般城。宋白云。京兆昭應縣東十三里有故城。後漢末。移安定郡陰般縣寄理於此。晉志屬京兆。紀要。故城今西安府臨潼縣東。）爲十二城。謝云。高陵、萬年、兩漢志屬左馮翊。洪氏從通典、元和志。移屬京兆。高陵改高陸。案魏志張既、馮翊高陵人。是魏縣名高陵。屬馮翊。魏略。楊沛、馮翊萬年人。是魏萬年屬馮翊。洪屬京兆。非也。今仍移高陵萬年屬馮翊。據一統志補下邽。先謙案。謝說是。又案一統志。陽陵晉廢。則魏宜有陽陵。寰宇記云。曹魏省。非確據也。

戸五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口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七十四。

【長安】。〔集解〕馬與龍曰。長安令楊黨、見蓋勳傳。倉慈見魏志本傳。黃朗、王惠陽、見裴潛傳注。案漢末司隸校尉胡軫。（據魏志張既傳注。當治長安。）見魏志張既傳注。鍾繇見繇傳。又縣人谷菾、見隗囂傳。張牧見彭城靖王傳注。宋尙子弘、嵩孫由、曾孫漢、登玄孫則、見尙傳。

高帝所都。漢舊儀曰。長安城方亦十三里。經緯各長十五里。十三城門。九百七十三頃。城中皆屬長

安令辛氏三秦記曰．長安地皆黑壤．城中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龍首山爲城．皇覽曰．衞思后葬城東南桐松園．今千人聚是．〔集解〕惠棟曰．索隱引漢舊儀云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各十二里．三輔黃圖引漢舊儀云．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頃．與此異也．又桐松園．松當作柏．鎬在上林苑中．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秦始皇江神反璧曰．爲吾遺鎬池君．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杜中．〔集解〕惠棟曰．廟記云．鎬池在昆明池北．周帀二十二里．漑地三十三頃．有細柳聚．前書周亞夫所屯處．有蘭池．史記曰．秦始皇微行夜出．逢盜蘭池．三秦記曰．始皇引渭水爲長池．東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爲黥魚二百丈．〔集解〕先謙曰．官本黥作鯨．是．有曲郵．前書高帝征黥布．張良送至曲郵．有杜郵．史記曰．白起死處．三秦記曰．長安城西有九嵕山．西有杜山．杜預曰．畢國在西北．〔集集〕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爲五都之一．謝云．有子午谷．鍾會傳．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趨漢中．元和志．道通南北．因名子午．方輿紀要．南口在洋縣東一百六十里．北口在西安府南百里．谷長六百六十里．有秦嶺．魏略．魏延曰．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三秦記曰．秦嶺谷一名樊川．即終南山．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西安府長安縣西北十三里．

【霸陵】〔集解〕馬與龍曰．霸陵令皇甫嵩見本傳．梁鴻入霸陵山中．耕織爲業．見本傳．又縣人王遵見隗囂傳．韓康見逸民傳．蘇順見文苑傳．有枳道亭．前書秦王子嬰降於軹道旁．地道記曰．霸水西．〔集解〕惠棟曰．漢宮殿疏云．亭東去霸城觀西四里．觀東去灞水百步．有長門亭．前書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立五帝壇．〔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志作霸城．蓋據晉志．謝云．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銅人於洛陽．重不可致．留之霸城．即此．然霸陵舊名霸城．未足爲魏改名之證．吳云．漢三輔諸縣以陵名者．曹氏惡而改之．於扶風之平陵．則改爲始平．意謂夷漢陵爲平陸．說尤非是．晉志因作霸城．一統志．故城今咸寧縣東．

【杜陵】杜預曰．古唐杜氏也．〔集解〕惠棟曰．說文有亳亭．唐杜氏亦見說文．賈逵國語注．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馬與龍曰．縣人王況見光武紀．廉范、朱寵見本傳．馮豹、馮座子衍見衍傳．張純子奮、孫甫、曾孫吉見純傳．韋順弟豹、義、豹子著見彪傳．金丹見隗囂傳．杜篤子碩見篤傳．杜畿見魏志．鄠在西

南.杜預曰.在鄠縣東.決錄注曰.鎬在酆水東.酆在鎬水西.相去二十五里.〔集解〕官本考證曰.說文、杜陵有樊鄉.附袁切.志失載.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志作杜.云魏改.謝云.魏志.杜畿、京兆杜陵人.地形志.二漢杜陵.晉曰杜城.後魏改杜.案據此.魏名杜陵.洪誤以元魏爲曹魏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咸寧縣東南.【鄭】.史記.殺商君鄭黽池.鄭桓公封於此.黃圖云.下邽縣并.鄭桓帝西巡復之.〔集解〕惠棟曰.世本鄭桓公封棫林注云.今京兆鄭縣也.馬與龍曰.據黃圖.漢末京兆有下邽縣.魏當承漢舊也.鄭令裴華、見渭水注.杜畿見魏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華州北.【新豐】.〔集解〕馬與龍曰.桓帝封單超爲侯.見超傳.靈帝封段熲爲侯.見熲傳.新豐令張旣、見魏志.又縣人賈洪、見魏志王肅傳注.鮑出見閻溫傳注.有驪山.杜預曰.古驪戎國.韋昭曰.戎來居此山.故號驪戎.三秦記曰.始皇墓在山北.有始皇祠.不齋戒往.即疾風暴雨.人理欲上.則杳冥失道.縣西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案關中圖.縣南有新豐原.白鹿在霸陵.東有鴻門亭、前書.高帝見項羽處.孟康曰.在縣東七十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關中記云.始皇陵北十餘里.有謝聚.及戲亭.周幽王死處.蘇林曰.縣東南四十里.〔集解〕惠棟曰.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谷北流.歷戲亭東入渭.有嚴城.〔集解〕洪頤煊曰.劉玄傳.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等屯新豐.李松軍掫以拒之.李注.掫音子侯反.續漢志.新豐有鴻門亭.掫城.即此也.嚴是掫字之訛.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賈洪.京兆新豐人.見魏略、寰宇記.漢靈帝末.移安定郡陰槃縣寄理於此城.其新豐縣自陰槃寄理之後.又移理於故城東三十里.蓋在零水側.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北.故城東三十里零水側之西豐.則後漢末及晉魏所治.【藍田】.〔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爲藍君.說文.淮水出藍田谷.入灞.廣倉曰.有郭鄉.出美玉.三秦記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銅鐵石.地道記.有虎候山.〔集解〕官本考證曰.說文.藍田有嗢鄉.苦后切.志失載.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武帝紀.建安十七年.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即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藍田縣西三十里.【長陵】.〔集解〕馬與龍曰.長陵令尹敏.見本傳.吉黃見魏志常林傳注、縣吏樂親、見樂恢傳.又縣人王元、見隗囂傳.樂恢子已見恢傳.第五倫子頡、曾孫種、見倫傳.第五防見本傳.第五儁見蓋勳傳.第五元見鄭玄傳.第

五文、休、見呂布傳．趙岐見本傳．趙戩見王允傳．

故屬馮翊．蔡邕作樊陵頌云．前漢戶五萬口有十七萬．王莽後．十不存一．永初元年．羌戎作虐．至光和領戶不盈四千．園陵蕃衞．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匱乏．不堪其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典略．趙戩、京兆長陵人．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咸陽縣東北四十里．

【商．】〔集解〕馬與龍曰．寇恂傳．恂孫鳌徙封商鄉侯．蓋商縣之鄉侯．故屬弘農．帝王世紀曰．契所封也．左傳哀四年．將通於少習．杜預曰．少習．縣東之武關．〔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習、國名．漢有習響、陳相．羅氏云．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上洛郡．一統志．故城今商州東八十五里．

【上雒．】〔集解〕惠棟曰．地道記云．郡在洛上．故以爲名．馬與龍曰．上洛都尉王琰、見袁紹傳注．侯國．〔集解〕馬與龍曰．王邈封上雒侯．見隗囂傳注引續漢書．有冢領山．〔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丹水出高豬．高誘云．高豬山、一名冢領山．丹水所出．豬一作猪．雒水出．故屬弘農．山海經曰．雒水出讙舉之山．案史記云．雒水出熊耳．山海經曰．雒出王城南至相谷西．東北流．去虎牢城西四十里．注河口．謂之洛汭．〔集解〕惠棟曰．注讙舉之山．山海經作讙舉．有菟和山．左傳哀四年．楚司馬軍於菟和．〔集解〕惠棟曰．菟音徒．有蒼野聚．左傳曰．昭四年．楚左師軍蒼野．杜預曰．在縣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據洛水注．魏縣作上洛．晉志置郡．一統志．故城今商州治．

【陽陵．】〔集解〕馬與龍曰．陽陵令段熲、見本傳．鍾繇見魏志繇傳．又縣人丁邯、見百官志注．故屬馮翊．〔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西安府咸陽縣東四十里．

【左馮翊．】秦屬內史．武帝分．改名．雒陽西六百八十八里．決錄注曰．馮、馮也．翊、明也．〔集解〕惠棟曰．漢官解詁曰．馮輔翊蕃．故以爲名．魏略曰．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何焯云．時權置．旋復故．故司馬氏不載．然劉注當補見．馬與龍曰．左翊公劉焉、見光武紀．左馮翊王丹、郭伋、張湛、見本傳．鮮于褒、蓋延、見第五倫傳注．郭丹見明帝紀．孫堪見周澤傳．劉均見清河孝王傳．應順見陳寵傳．司馬鈞見安帝紀．鄭衆、陳禪、延篤、滕撫、見本傳．梁順見順帝紀．韓斌見

董卓傳。邢顒、鄭渾、賈詡、見魏志本傳。趙謙見蜀志劉焉傳注。左內史程休、見魏志鄭渾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去左字。漢末徙置北地郡於祋祤縣境。建安十八年以郡屬雍州。

十三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馮翊郡。領漢舊縣十二城。殺祤廢。徙置北地郡。領泥陽、（晉志。北地郡治泥陽縣。地形志。魏分馮翊之祋祤。立北地郡。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耀州東南）富平、（寰宇記。北地郡富平縣。漢末移理今寧州彭原縣界。一統志。三國魏移理於今西安府富平縣東北。晉志因。寰宇記。晉富平縣。又移置於今富平縣西南之懷德城。）二城。案洪志。據晉志。馮翊郡去夏陽。謝氏補夏陽、高陵、萬年。又補鄜縣。云據鄭渾傳。渾遷左馮翊時。梁興等寇聚鄜城。渾率吏民斬興。縣蓋漢末所立。然渾傳鄜城。卽指漢縣故城。非立縣之謂。吳表有懷德下邽。懷德見寰宇記。謂故城在富平縣西南。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立縣於此。未言屬何郡。吳亦云旋立旋省。下邽應屬京兆。吳據晉志誤。與洪同。今皆不從。

戶三萬七千九十。口十四萬五千一百九十五。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馮翊郡。自建安初移治臨晉。

【高陵】。〔集解〕馬與龍曰。永和六年。徙北地居馮翊。至永嘉元年。隴右復平。見西羌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魏黃初元年。改名高陵。吳表同。謝云。魏志。張既、馮翊高陵人。據此。魏縣名高陵。洪氏從通典、元和志。謂魏改高陵。非也。晉志作高陵。一統志。故城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

【池陽】。爾雅十藪。周有焦穫。郭璞曰。縣瓠中是也。地道記曰。有嶻嶭山在北。有鬼谷生三所氏。案史記。鬼谷在潁川陽城。與地記不同。〔集解〕馬與龍曰。安帝永初五年。移北地徙池陽。有太守盛包、見西羌傳。縣人郭虔、見順帝紀注。郭典見皇甫嵩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略清介傳。吉茂、馮翊池陽人。洪云。有黃白城。李傕亂政。獻帝東遷。三輔飢歉。乃移保此。晉志改屬扶風郡。一統志。故城今涇陽縣西北。

【雲陽】。有荊山。帝王世紀曰。禹鑄鼎於荊山。在馮翊懷德之南。今其下荊渠也。〔集解〕馬與龍曰。雲陽令朱勃、見馬援傳。又縣人宣秉、見本傳。王隆見文苑傳。殷禮子基、孫巨、祐、見魏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元和志。司馬懿撫關中。罷縣。置撫夷護軍。晉志廢。一統志。故城今邠州淳化縣西北。

【祋祤】。〔集解〕惠棟曰。鄒誕生上音都會反。下音羽。馬與龍曰。祋祤令劉放、見魏志。是時縣尚未廢也。永元九年

復。〔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晉志無。一統志。魏文帝徙北地郡於此。其縣遂廢。故城今西安府耀州東。

【頻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富平縣東北五十里。

【萬年】。帝王世紀曰。秦獻公都櫟陽是也。〔集解〕惠棟曰。櫟音藥。馬與龍曰。景丹傳。封櫟陽侯。卽此。元和志。高帝旣葬太上皇於櫟陽之萬年陵。遂分櫟陽置萬年縣。理櫟陽城中。後漢省櫟陽入萬年。一統志。後漢徙萬年治櫟陽。又縣人景丹、子尙、孫苞、遽、曾孫臨。見丹傳。桓虞見章帝紀注。楊沛見魏志賈逵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京兆郡。一統志。故城今臨潼縣東北七十里。

【蓮勺】。〔集解〕惠棟曰。案前漢器銘。有蓮勺宮。宋宇文修有一古鼎。款識云輦酌宮。又劉原父所藏有蓮酌宮鑪。五鳳三年五月己丑。工渭城徐安守屬定昌造。案此則蓮酌當有宮。漢書不載。前書音義云。蓮音輦。故鄭衆注周禮。亦讀連爲輦。孔廟禮器碑云。胡輦器用。釋云。胡輦者。胡槤也。則知古蓮、連、輦、槤音相通也。馬與龍曰。蓮勺令鄭興見本傳。又縣人田邑見馮衍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渭南縣東北七十里。

【重泉】。〔集解〕馬與龍曰。重泉令彭良見天文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同州府蒲城縣東南五十里。

【臨晉】。〔集解〕馬與龍曰。靈帝封楊賜爲侯。見賜傳。臨晉令孔僖見本傳。本大荔。有河水祠。有芮鄉。古芮國。與虞相讓者。〔集解〕惠棟曰。世本云。芮姬姓。有王城。史記曰。秦厲恭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卽此城也。左傳晉陰飴甥與秦伯盟王城。杜預曰。後改爲武鄉。在縣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馮翊郡治此。吳云。建安二十二年曹叡封此。謝云。侯國。少帝紀注有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錢英按。郭建也。見明元皇后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陝西同州府治。

【郃陽】。〔集解〕馬與龍曰。郃陽令任顥、見西羌傳。劉放見魏志放傳。永平二年復。〔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后妃傳齊王卽位。封郭太后母杜爲郃陽君。卽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同州府郃陽縣東南。

【夏陽】。〔集解〕馬與龍曰。和帝封竇瓌爲侯。見竇憲傳。有梁山。詩云、奕奕梁山。在縣西北。公羊傳曰。河陽之山也。杜預曰。古梁國。史記曰。本少梁。爾雅曰。梁山晉望也。〔集解〕惠棟曰。注河陽之山。陽當作上。又注古梁國。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龍門山。

書曰導河積石。歷龍門。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曰在縣北。博物記曰有韓原、韓武子采邑〔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少帝紀青龍三年青龍見夏陽井中。晉書胡奮傳五等建封奮夏陽子。是終魏世有夏陽縣。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同州府韓城縣南。

【衙】。左傳文二年晉敗秦于彭衙。皇覽曰有倉頡冢在利陽亭南壇高六丈〔集解〕惠棟曰音牙。杜預云。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錢大昕曰漢碑作御。馬與龍曰安帝永初五年移上郡徙衙。見西羌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

【粟邑】。〔集解〕馬與龍曰和帝封耿夔爲侯。見夔傳。永元九年復。〔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書宣穆張皇后傳后父汪、魏粟邑令。卽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白水縣西北八十里。

【右扶風】。秦屬內史。武帝分。改名。決錄曰。扶風化也〔集解〕馬與龍曰。右翊公劉輔見光武紀。右扶風趙匡見馮異傳。徐業見張玄傳。王堂、楊秉、趙典見本傳。仲光、韓皓見西羌傳。鮑鴻見董卓傳。傅幹見傅燮傳。趙儼見魏志。張翼見蜀志。蓋遙領郡吏杜林、脅恭、見本傳。督郵馬援、見本傳。蘇謙見蘇章傳。功曹馬棱、法雄、馬融、申屠剛、見本傳。脅不見脅恭傳。五官掾士孫奮、見梁冀傳。又郡人鮑恢、見鮑永傳。趙秉見杜林傳。田羽見法眞傳。朱勃見馬援傳。士孫瑞子萌、見王允傳。魏齊卿見黨錮傳。曹衆見蘇順傳。孟佗見張讓傳。子孟達見魏明紀注。龐迪見郈原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去右字。分置新平郡。建安十八年。以郡屬雍州。十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扶風郡。領漢舊縣十四城。新平郡領漢舊縣一。入涼州安定之鶉觚爲二城。見涼州注引袁山松書。洪云。漢興郡。魏武分扶風置。決錄注。游楚爲太守。獻帝起居注。中平六年。省扶風都尉置漢安郡。領雍、渝、麋等五縣。漢興疑卽漢安改名。或中平末郡立旋廢。至魏武復分置。又改名也。謝云。三輔決錄。太祖定關中。以游楚爲漢興太守。時爲建安十六年。考通典隴州下云後漢魏晉屬扶風郡。隴州卽漢汧縣也。元和志、寰宇記鳳翔府下並云。魏文帝爲扶風郡。鳳翔、漢雍縣也。是皆魏廢漢興、入扶風之明證。又考中山國漢昌縣。魏改名魏昌。知魏文受禪。無取漢興之名。其廢郡無疑。今據之幷入扶風郡。吳云。游楚入魏。遷隴西太守。魏時關中多事。漢興太守。史無所見。蓋漢末立郡。入魏已省。黃初初年。於西城置魏興郡。漢興之省。當在此時。先謙案漢安郡立旋廢。洪說是。漢興併入扶風。謝吳說是。戶萬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萬三千九

十一。【槐里】。〔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萬脩爲侯、見脩傳。桓帝封竇武爲侯、見武傳。靈帝封皇甫嵩爲侯、食槐里、美陽兩縣、見嵩傳。獻帝封馬騰爲侯、見董卓傳注。永和六年徙安定居扶風。至永嘉元年、隴右平、見西羌傳。周曰犬丘。又名廢丘、周懿王章邯所都。高帝改。〔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寰宇記、黃初元年於槐里故城置扶風郡。案據此、魏扶風郡治槐里。晉志改屬始平郡。一統志、故城今西安府興平縣東南十里。【安陵】。皇覽曰、縣西北畢陌秦武王冢。〔集解〕馬與龍曰、安陵令楊俊見魏志。又縣人班況、子稚、孫彪、曾孫固見彪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西安府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平陵】。〔集解〕馬與龍曰、平陵令趙戩見王允傳、李義見魏志裴潛傳注。又縣人班超、子雄、勇、徐幹見班超傳。韋彪、張堪、賈逵見本傳。梁譔見梁鴻傳。何寵、子敞見敞傳。蘇章、蘇純、蘇謙、子不韋見章傳。魯、匡子恭、丕、孫謙、柏見恭傳。宋臯見蓋勳傳。宋果見郭太傳。宋酆見宋后紀。宋楊見清河孝王傳。孟冀見馬援傳。竇融、子穆、孫勳、嘉、霸、襃、曾孫憲、篤、景、瓌、萬全、奉、玄孫會宗、章、武見融傳。武子機、孫輔、武兄子紹、靖見武傳。融弟友、友子固、孫彪見固傳。范逡見杜林傳。賈徽見賈逵傳。梁鴻見本傳。竇士、竇林見竇融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名始平、見元和志。晉志改屬始平郡。苻堅徙廢。一統志、故城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十五里。【茂陵】。〔集解〕馬與龍曰、茂陵令衞覬見魏志。又縣人公孫仁、子述、恢見述傳。申屠剛見本傳。董崇見寇恂傳。郭梵、子伋見伋傳。杜鄴、子林、成、孫裔見林傳。孔奮、弟奇、子嘉見奮傳。耿況、子弇、舒、國、廣、舉、霸、弇子忠、孫馮、曾孫良、玄孫協、舒子襲、孫寶、曾孫箕、承、國子秉、夔、孫冲、冲曾孫紀、廣子恭、孫溥、曾孫宏、曅、霸子文金、孫喜、曾孫顯、玄孫援、援孫弘見弇傳。萬脩、子普、孫親、曾孫豐、玄孫熾、恭見脩傳。馬援、兄況、余、員、援子廖、防、光、援之後平、平子騰、孫超、援兄子嚴、敦、嚴子續、融、援族孫稜、毅見援傳。融孫日磾見融傳。秦襲、秦彭、弟悙、襃見彭傳。史苞見黨錮傳。矯愼見逸民傳。傅毅見文苑傳。周奐見獻帝紀。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幷入始平縣、見寰宇記。一統志、故城今西安府興安縣東北。【鄠】。古扈國。〔集解〕惠棟曰、說文云、有㣜鄉、助鄉。又云、潏水出鄠北入渭。左傳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鄠縣周之故臺。馬與龍曰、冲帝封梁竝爲侯、見西羌傳。靈帝封竇紹爲侯、見竇武傳。豐水出。左傳曰、康有豐宮之朝。杜預曰、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有甘亭。帝王世紀曰、在

縣南。夏啓伐扈。大戰於甘。又南山有王季冢。〔集解〕惠棟曰。馬融尙書傳云。有扈、姒姓之國。爲無道者。又云。有扈、甘南郊地名。案說文。鄠縣有扈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駱谷道。南通蜀漢。魏正始四年。曹爽伐蜀。軍入駱谷數百里。不得前。卽此。有姜維嶺。本名沈嶺。姜維率衆出駱谷經此。謝云。駱谷道卽儻駱道。南口曰儻。在洋縣北三十里。北口曰駱。在盩厔縣西南百二十里。谷長四百二十里。案駱谷、沈嶺皆在盩厔縣西。當隸郿縣。下有三嶺。曹爽入漢中。費禕引兵據三嶺以截爽。爽苦戰。僅乃得過。見漢晉春秋。胡三省謂三嶺爲沈嶺、衙嶺、分水嶺。案三嶺當在駱谷中。胡說非。有長城、有芒水。姜維率衆出駱谷。進至沈嶺。魏司馬望鄧艾軍於長城以拒之。維前住芒水。見維傳。晉志改屬始平。一統志。故城今西安府鄠縣北二里。

【郿】〔集解〕馬與龍曰。董卓封郿侯。見卓傳。右輔都尉嚴本。見劉玄傳。陳新見馬武傳。郿令蔡勳、見蔡邕傳。王忳見本傳。又縣人井丹、見本傳。法雄子眞、見雄傳。法正子穆、見蜀志正傳。有邰亭。史記曰。封棄於邰。徐廣曰。今斄鄉。又案王忳傳。郿之斄亭、爲寃鬼報戮故亭長者也。案是斄縣。後省。帝王世紀曰。秦出公徙平陽。新論曰。邰在漆縣。其民有會日。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災咎。〔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李殿學云。邰斄古同音。俱讀如今釐字。馬與龍曰。杜預左傳昭九年注。駘在武功縣所治斄城。括地志。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寰宇記。後漢省斄縣。復自渭水南移武功縣於斄故城。因謂之武功城。據此。則邰亭與下武功縣爲一地。董卓傳封斄鄉侯。卽此。先謙曰。注如不爲。官本如作奴。如字是。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公國。建安二十一年。封曹峻爲侯。二十二年。峻徙封襄邑。復封曹整於此。黃初二年。追進整爵爲公。以曹範奉整後。洪云。有積石原。水經注作積水原。魏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渭南。郭淮策亮必登北原。遂先據之。卽此。見郭淮傳。有五丈原。謝云。諸葛亮悉衆由斜谷口出。據武功五丈原。與懿對於渭南。亮與步騭書。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塚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錢英案。武功謂武功水。卽斜谷水也。見渭水注。有成國渠。魏衞臻征蜀所開。見渭水注。青龍元年。穿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見晉書宣紀。有蘭坑。有陽遂。諸葛亮出斜谷。竝田於蘭坑。是時懿屯北原。亮盛兵西行。郭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軍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錢英案。蘭坑當在渭南。陽遂當在渭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郿縣東北。

【武功】永平八年復。〔集解〕馬與龍曰。徙治前漢斄縣。卽郿縣

之部亭。說見上。又縣人蘇則、見魏志。有太一山。本終南。垂山。本敦物。前志在縣東。〔集解〕惠棟曰。終南一名終隆。見淮南子。有斜谷。西征賦注曰。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世祖遣臧宮征公孫述。從斜谷道入。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有太白山。魏略。蘇則隱於太白山中。吳云。有斜谷水。諸葛亮遣孟琰據武功水東。卽此。有小槐里城。魏武徙武都郡治此。晉志改屬始平。一統志。郿縣故城今武功縣西南三十里。

【陳倉】。三秦記曰。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集解〕惠棟曰。薛瓚云。縣有寶雞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雉爲之雊也。馬與龍曰。陳倉丞張玄、見本傳。屯陳倉曹眞、郝昭、見魏志眞傳。張郃見郃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上下城。下城魏將軍郝昭築。見魏略。有三交城。司馬懿築。見寰宇記。謝云。有散關。建安二十年。曹公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攻屠氏王竇茂。見魏志。建興六年。丞相亮出散關。圍陳倉。見蜀志。關在大散嶺上。南山自藍田而西。至此方盡。又西則隴首特起。汧渭縈流。關當山川之會。爲秦蜀襟喉。見方輿紀要。有綏陽小谷。諸葛亮與兄瑾書。綏陽小谷。山崖絕險。溪水縱橫。難用行軍。昔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扳連賊勢。使不得東行。鍾英案。故道在陳倉之東。五丈原西。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

【汧】。爾雅曰。十藪。秦有楊紆。郭璞曰。在縣西。〔集解〕馬與龍曰。縣人馬瑤、見嬌愼傳。有吳嶽山。郭璞曰。別名吳山。周禮所謂嶽山者。本名汧。汧水出有回城。名回中。來歙開道處。〔集解〕惠棟曰。案來歙傳。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應劭以爲回中在安定高平。則非汧縣之回中矣。注誤。馬與龍曰。來歙傳李注引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李注蓋誤引。案武帝所通自在安定高平。顏師古云。回中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爲名耳。非武帝所通道。其說甚明。來歙所從。則在汧。隗囂傳。建武六年。帝使來歙至汧。明年。囂令別將攻祭遵於汧。來歙傳。八年春。歙與祭遵襲略陽。汧、今隴州。略陽、今秦陽縣東北。高平、今固原州。從汧襲略陽。無迂道高平之理。劉注不誤。惠又誤引劭注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夏侯淵督朱靈平隃麋汧氏。卽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隴州南。

【渝麋】。侯國。〔集解〕錢大昕曰。耿況所封。又耿弇封好時侯。傳四世。至安順時。尚無恙。而志無此縣。未

知其審。馬與龍曰。渝糜相曹鳳、見西羌傳。先謙曰。前漢縣作隃糜。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鳳翔府汧陽縣東三十里。

【雍】。左傳邵穆公采邑。史記有鴻冢。〔集解〕惠棟曰。漢官儀云。扶風都尉所都。俗人稱雍營。馬與龍曰。都尉皇甫旗、見皇甫規傳。

有鐵。帝王世紀曰。秦德公徙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鳳翔府鳳翔縣南。

【栒邑】。〔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宋弘爲侯。見弘傳。

有豳鄉。鄭玄詩譜曰。豳者。公劉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又有劉邑。〔集解〕惠棟曰。說文云。美陽亭即豳也。民俗夜市。有豳山。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名邠邑。屬新平郡。一統志。故城今邠州三水縣東北。

【美陽】。〔集解〕馬與龍曰。和帝封耿秉爲侯。見秉傳。又耿弇封好畤侯。食好畤、美陽兩縣。見弇傳。安帝永初五年。徙安定居美陽。有太守杜恢、見西羌傳。美陽令王皓見李業傳。李嵩見蘇不韋傳。杜篤居美陽。見篤傳。

有岐山。左傳。椒舉曰。成王有岐山之蒐。山海經曰。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城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集解〕惠棟曰。說文云。郯、周文王所封。在美陽中水鄉。

有周城。杜預曰。城在縣西北。帝王世紀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魏黃初中徙武都於美陽。謝云。案楊阜傳。建安中徙武都於槐里。蓋至文帝復徙美陽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乾州武功縣西南。錢坫云。漢縣在今扶風縣北二十五里崇正鎮。今武功縣西北七里美陽城。乃後魏徙置也。

【漆】。〔集解〕馬與龍曰。縣人李育、見儒林傳。

有漆水。山海經曰。羭次之山。漆水出焉。郭璞曰。漆水出岐山。詩云。自土沮漆。地道記曰。水在縣西。皇覽曰。有師曠冢。名師曠山。〔集解〕惠棟曰。十三州志云。水出縣西北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又注輸當作羭。先謙曰。官本注作羭。與今本山海經合也。

有鐵。杜預曰。豳國在東北。帝王世紀曰。有豳亭。〔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置新平郡。治此。見寰宇記。晉志同。一統志。故城今邠州治。

【杜陽】。永和二年復。詩譜曰。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杜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鳳翔府麟遊縣西北。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縣邑侯國百六。漢書舊儀曰。司隸治所。故孝武廟。魏志曰。曹公分關中置漢興郡。國游楚爲太守。獻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省扶風都尉。置漢安郡。領雍、渝糜、杜陽、陳倉、汧五

縣也。〔集解〕馬與龍曰。祭祀志立高廟于雒陽注。漢舊儀曰。故孝武廟。是司隸治雒陽也。校尉宣秉、鮑永、鮑昱、牟融、宋均、見本傳。元、蘇鄴、李訢見光武紀。水丘岑見董宣傳。郭霸、王康見明帝紀。趙興見郭鎭傳。鄭據見袁安傳。張敏、何熙、徐防、宋意、周紆、王龔、陳忠見本傳。晏稱見張酺傳。劉稱見劉淑傳。公孫松見張霸傳。趙峻見順帝紀。羊侵見羊續傳。陳珍見陳翔傳。陳禪、虞詡、霍諝、劉祐、馮緄、李膺見本傳。馮羨見寇榮傳。祝恬見黃瓊傳。王暢見王龔傳。張彪見梁冀傳。左雄見周景傳。許永見羊陟傳。李嵩見蘇不韋傳。應奉見寇榮傳。張忠見徐璆傳。王寓見張奐傳。朱寓見黨錮傳。韓演、史佟、唐珍見五行志。段熲、陽球見本傳。劉猛見曹節傳。郭鴻、趙安世見郭鎭傳。張溫見蓋勳傳。董卓見靈帝紀。樊陵見何進傳。胡种見王允傳。黃琬、袁紹見本傳。宣璠見袁紹傳注。趙謙見趙典傳。諸葛豐見蜀志諸葛亮傳。鍾繇見鍾皓傳。楊厥見沔水注。丁沖見魏志陳思王傳注。曹嵩見武紀。都官從事鮑恢見鮑永傳。第五頡見第五倫傳。趙磐見趙岐傳注。种拂見种暠傳。州吏李章、趙岐見本傳。又魏武移司隸校尉居宏農、見晉書食貨志。錢大昕曰。注國當作以。游楚事見魏志張既傳注。陳景雲曰。今本魏志無此文。疑出魏略。志字偶誤。先謙曰。漢安帝立旋廢。漢興郡併扶風。說見前。三國魏司隸校尉部。亦稱司州。得漢舊郡河南、河內、河東、弘農。分河東立平陽爲郡。五縣邑侯國六十八。（後置縣一。改隸冀州縣一。改隸雍州縣三十八。）京兆、馮翊、扶風、徙置北地。分置新平。（入涼州者安定之鶉觚。）改屬雍州。

續漢志集解第十九校補

郡國志一。呂爲郡國志。集解齊召南曰。至今悉閒字呂別之。案官本縣名下。不問有無細注隔斷。悉閒一字。卽齊氏承校是書時所主張者也。然舊本相沿。除郡國名下。雖有注隔斷。仍必閒字而後書縣。至縣與縣相次。無細注相閒者閒一字。有細注相閒者不閒字。前志亦同。非無例也。今集解既依毛本舊式。其縣名下原無細注。已加集解者。亦不復閒字。 先謙曰。官本下細字作新。錢大昭曰。細、閩本作新。今案此剩令說明本志原有細字注。已進爲大字。今之細字注。乃已所采集。以證發大注者也。義主證舊本。非謀新。細對大言。作新注。不定是細注。說反無別。雖官本閩本互合。要以毛本爲長。

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注。又使豎亥步南極。官本注。豎作竪。正俗字。 又注兵飢乏苦。官本注乏作之。案兵飢乏苦四者。各爲一事。乏謂空乏。作之非。 又注永壽二年。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 侯康曰。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二乃戶之誤。馬貴與云。通典以爲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戶少于漢書五百三十八萬有奇。口多于漢書六百四十二萬有奇。未知孰是。案永壽二年下。如無戶字。則所言之數。不知何屬。如以二千餘萬爲戶數。則口數僅五千餘萬。將戶不盈三口。其爲誤易見。而各本注皆未正。 集解惠棟曰。至案陳卓云斗十一度。今案世紀所言十二次度數。就前志所有者言之。如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四次乃無一合。至鄭之分野與韓同。分明載班志。則謂作韓爲誤。實不誤也。 先謙曰。注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

頃。官本上二作三。八作六。柳從辰曰。以下不墾者之數。合計九州之地數。官本注是。

河南尹雒陽。前志顏注引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隹。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案此。魏略載明帝黃初元年。改雒陽爲洛陽。詔書中語。裴松之三國志注。所引較詳。段玉裁以爲雍州洛水。豫州雒水。自古不紊。黃初以前。伊雒字皆作雒。與雍州渭洛字迥判。已詳見說文解字注雒洛兩篆下。是雒陽字本當作雒矣。集解馬與龍曰。雒陽市令淳于翼。見五行志。市丞石脩。見耿恭傳。柳從辰曰。雒陽市長沐茂、見李雲傳。據百官志本注。雒陽市長本屬司農。中興屬河南尹。劉注引漢官。市長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是雒陽有市長無市令。明矣。或始本爲令。後降爲長。志據其後者言之也。馬氏以人證地。試就錢大昭後漢郡國令長考校之。脫漏令長已不少。守相丞尉。耆舊聞人。自更不能無遺。但爲後漢郡國縣道諸名。與前志有沿革之別。藉資佐證。則亦無取求備。非別關攷據者。概不增補。周時號成周。注。晉元康地道記曰。記原譌紀。已正。有狄泉在城中。注。帝王世紀曰。紀原譌記。已正。以上二字。官本注均不誤。又以下凡記紀互譌者。或依此例改正。不悉錄。有前亭。注。卽泉戎也。官本注。戎作城。柳從辰曰。左氏僖十一年傳。揚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師。杜注。揚拒泉皋皆戎邑。今伊闕北有泉亭。是前亭本作泉亭。釋例又云。河南洛陽縣西南有戎城。而江氏考實彙纂。謂今洛陽縣西南有前城。卽泉亭也。然則注當爲卽前城。或卽戎城。官本作卽泉城。亦仍未合。今案左氏昭二十二年傳。取前城。服注前讀曰泉。則前城亦本作泉城。似官本注非誤。至毛本作泉戎。或卽指泉邑之戎。抑非無說可通也。惟就前泉相通言之。似注又當以作卽泉亭爲合。姑似更詳。有大解城。集解先謙曰。至見曹爽傳。錢大昭曰。有樊濯聚。宋貴人葬處。見清河孝王傳。

有虢亭虢叔國。侯康曰：宏農郡陝下云本虢仲國。據賈逵說虢仲封東，虢叔封西。滎陽者東虢，陝者西虢。與此志正相背。志蓋本世紀周興封虢仲於西虢，封虢叔於東虢也（見太平寰宇記河南道虢州下）。然世紀多不足信，此故與賈逵當見春秋時東虢之君字叔（左傳虢叔死焉，此東虢也），西虢之君字仲（左傳桓八年、九年、十年皆有虢仲，此西虢也），遂疑其因始封之君以爲稱（吳斗南亦有此說），不知莊二十年鄭伯見虢叔，二十一年虢叔自北門入，此虢叔正西虢之後。若以西虢爲仲，則仲之子孫，亦有字叔者矣。志從之誤。

有長城經陽武到密。集解惠棟曰至十五年築也。柳從辰曰：竹書紀年，郝懿行本築長城在十二年。顯王十三年，卽梁惠成王十五年，遣龍賈築陽池，以備秦。懿行據太平寰宇記補。案水經謂惠成王十二年龍賈築長城於西邊，與此併爲一事，恐非，將所見本古今不同耶。

有匽城亭注左傳莊二十三年盟于扈。柳從辰曰：此引經，注左傳當作春秋。

有圃田澤。案據杜預左傳說，中牟尚有南氾澤，志失載。

有棐林注左傳宣元年至縣東有林鄉。柳從辰曰：渠水注華水又東逕棐城北，卽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棐林，子家賦鴻雁者也。春秋宣公元年，諸侯會于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道元按林鄉故城在新鄭東如北七十許里，苑陵故城在東南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考京服之說，竝爲疏矣。杜預云：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今是亭南去新鄭縣故城

四十許里。蓋以南有林鄉亭。故杜預據是爲北林。最爲密矣。又以林鄉爲棐。亦或疑焉。諸侯曾棐楚遇于此。寧得知不在是而更指他處也。積古之傳事。或不謬矣。

成睪。集解錢大昕曰。睪當作皋字形相涉而譌。河內郡平皋志亦譌爲睪。柳從辰曰。河內郡平皋。閣本實作睪。卽皋字也。荀子王霸篇。睪牢天下而制之。注。謂睪或作睾。據本書馬融傳注引孫卿子。明卽皋牢也。亦有荀子已改皋。他書尚作睪者。如荀子大略篇。望其壙皋如也。家語困誓篇。列子天瑞篇。同有是語。而皆作睪。如互證參觀。亦知睪爲皋之或體字。此作成睪。蓋偶誤缺一筆。未可概指爲譌。今案柳說是也。觀顏氏干祿字書。已載睪爲俗皋字。此如皋亦作皐。雖均非正體。不能廢也。抑觀春秋繁露。九大夫睪卽越皋如。又列女傳。皋陶亦作睪。睪與皋同訓爲高。則似睪本可通皋。澤字從睪。而自唐以來。碑版文字相承作澤从睪。是睪原亦卽睪字。後世字書強分爲二也。

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鄤子。柳從辰曰。今左昭十六年經傳。鄤均作蠻。注誤。又成三年傳。諸侯伐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鄤覆諸鄤。注。鄤、鄭地。是杜不謂鄤卽蠻矣。今案春秋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左氏穀梁同文。公羊則作戎曼子。曼卽鄤也。此注引左傳未合。集解惠棟曰。說文。新城䜌中。古蠻䜌字或相通也。案左傳載宋景公名欒。竹書作名䜌。趙宋祕閣有宋公䜌餗鼎。前書人表。則名兜欒。史記宋世家。一作頭曼。是欒䜌曼相通也。志云今名蠻中。蓋古本名欒中。故說文作䜌中耳。非蠻䜌字相通也。

平。柳從辰曰。一統志云。前漢高祖六年。封工師喜爲平侯。後爲平縣。屬河南郡。後漢初廢。水經注。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俗謂之小平。有高祖講武場。集解惠棟曰。至蔡邕集作平陽。蘇騰。誤也。

今案五行志靈帝熹平五年夏旱注引蔡邕作伯夷叔齊碑亦云處士平陽蘇騰似邕集非誤又首山即雷首山在蒲坂亦與平陽差近未知孰是

先謙曰閣本脫今補官本有錢大昭曰閩本汲古本新鄭縣下脫平縣監本有之今案河南尹二十一城無平則闕一城矣雖閩本亦無有以確知其爲皆脫也官本原依監本轉刊故不脫

河內郡沁水集解惠棟曰至沁音狗沁之沁今案狗沁之沁兩沁字皆吣之譌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有隤城注以隤與鄭原本隤均作潰依左傳正官本不誤

南有寧鄉注安僖王官本注僖作釐古字通

林慮故隆慮殤帝改有鐵注徐廣曰洹水所出柳從辰曰水經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注云出洹山在長子縣也又東過隆慮縣北注云縣北有隆慮山是隆慮非即洹水所出

河東郡平陽集解惠棟曰世本居鄗韓貞子居平陽柳從辰曰水經汾水注作韓康子居平陽蓋誤宋忠云柳從辰曰今世本作宋衷

有董亭注杜預曰縣有董亭案今左傳注作汾陰縣有董亭考晉志無汾陰縣此或據魏舊言之而其時亭地已改隸汾陰耳注以其不與志合故省去縣名也

有沙丘亭官本丘譌兵

大陽。柳從辰曰。楊震傳楊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章懷注。太陽縣屬河東郡。卽此大陽是矣。蓋大太古通。字之作太者。古多作大。此縣惟至北魏改屬河北郡始確定爲太陽。今案前志引應劭說大陽在大河之陽。是其字本當作大。范書作太。疑唐後轉寫之失。有下陽城。注左傳曰。官本注無曰字。

聞喜邑。集解惠棟曰至汾水注云。今人猶謂之乾澗矣。柳從辰曰。澮水注云。紫谷水與乾河合。卽教水之枝川也。史記白起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有董池陂。

古董澤。注左傳曰。改蒐于董。董澤之蒲。今案改蒐于董。與董澤之蒲。各爲一傳文。杜注董亭在汾陰。董池陂在聞喜。說亦各異。劉令連文並引。頗乖體例。惟據江氏考實彙纂。汾陰今絳州。屬平陽府。有董澤在聞喜東北四十里。接絳州界。則董澤、董亭本二縣交界地。實相通也。

絳邑。集解惠棟曰至澮水出縣南。西入汾。柳從辰曰。水經澮水出絳縣東。與杜說異。

有祁城山。官本祁作析。是。

宏農郡有曹陽亭。注又獻帝東歸敗處。曹公改曰好陽。柳從辰曰。洪氏補志。於陝縣下列有曹陽墟。後漢書。獻帝東還。李傕郭汜追乘輿。天子幸此。有曹陽澗。魏武改爲好陽澗。謝云。元和志。曹陽墟在陝縣西南七里。與上曹陽亭別。今案前書陳勝傳。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宏農東十三里。此卽劉令注所本也。又師古曰。曹水之陽也。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又本書獻紀。幸曹陽。章懷注。曹陽澗名。在今陝州

西南七里蓋漢世曹陽本亭名其亭治本在宏農灼晉人去漢未遠故就亭釋之後世鄉亭之制既廢則據地與水言之而曹陽澗之水本出陝縣（師古謂出陝縣南頭山而北流入河章懷引崔浩云自南山北流於河其說略同）故唐以下皆繫於陝耳據獻紀帝敗於東澗由庚午迄壬申閱三日乃次曹陽而五行志直云追上到曹陽似東澗卽所謂曹陽澗矣其戰地之袤長可以想見水北爲陽知曹水以北皆亭所轄境無論爲墟爲澗證以魏武改曹陽爲好陽與曹陽亭實非有別晉灼釋以亭名而墟澗可該陝縣自無取分擧也

有閿鄉。柳從辰曰魏志衞覬封閿侯見本傳是閿鄉魏時亦省言閿也

華陰故屬京兆注秦之華陽 官本注華陽作陽華是柳從辰曰周禮職方作楊紆爾雅釋地作楊陓淮南墬形訓亦作楊紆說文作陽紆風俗通引爾雅亦作陽紆陽楊古本通作惟呂覽作陽華與作陓作紆皆異今案右扶風汧下注引爾雅乃作秦有楊紆亦與今本作陓異陸德明釋文云陓孫於于反郭烏花反本或作紆非也阮元校勘記以諸書多作紆於于反亦作紆謂陸不當以作紆爲非固也然郭作烏花反正與華同是陓於兩讀均可通呂覽之作華正足證成郭說實異而不異也 有太華山 案隸釋有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稱華陰令先識書言古文苑作華陽令誤也 注鳥獸莫居有蛇名曰肥遺 官本注莫作奠遺作䢴柳從辰曰閣本作莫官本作䢴皆與今山海經合案鳥獸莫居正言其峻削作奠疑非䢴後起字疑本通作遺

京兆尹高帝所都注長安城方亦十三里 錢大昭曰亦當作六 又注十三城門 錢大昭曰三當作二又縣有虎牙都尉治安帝永初四年置京兆虎牙都尉居長安有平望亭

在城東。孝景薄皇后葬亭南。有長門亭。錢大昭曰。縣尙有郎官亭。孝武陳皇后葬亭東。鄭注黃圖云。下邽縣幷鄭。桓帝西巡復之。錢大昭曰。劉寬碑陰有永安長京兆下圭駱（缺）伯彥。又有京兆下圭六人。前志京兆有下邽。疑郡國志脫此一縣。或中葉以後省。今案郡國志係據順帝時版籍言之。不載下邽。自是光武中興時。原已幷省也。至桓帝時雖復之。自無由闌入此志。非所謂脫矣。劉寬仕桓帝時。迄靈帝中平二年乃卒。碑陰之有京兆下邽人名宜也。自是迄晉不改。則魏晉皆因漢書。洪志偶忘此注。故未能定漢後復立爲何時耳。

雒水出。集解惠棟曰。注謾舉之山。山海經作讙舉。柳從辰曰。水經亦作讙舉。

左馮翊高陵注。縣瓠中是也。地道記曰。縣原譌將。已正。官本注不誤。惟地道記下無曰字。

殺翮。官本二字皆譌从衣。

有梁山注。河陽之山也。官本注無也字。

右扶風有岐山注。城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南原譌西。依山海經正。官本注不誤。柳從辰曰。城當作減。各本皆失正。有周城注。南有周原。原原譌源。已正。官本注不誤。

郡國志二第二十

梁 剡令 劉昭 注補

王先謙 集解

【豫州】潁川 汝南 梁國 沛國 陳國 魯國

〔集解〕惠棟曰。李巡爾雅注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春秋緯曰。豫之言序也。先謙曰。豫州三國屬魏。洪云。建安元年。魏武迎漢帝都許。及平黃巾黃邵等。豫州地遂入魏。統郡十二。吳表亦載襄城安豐二郡云。魏志裴潛傳注引魏略。襄城有典農中郎將。陳留王奐紀。咸熙元年。諸典農皆爲太守。則襄城亦爲典農所改。又晉書李胤傳。胤爲安豐太守。在正元甘露之際。謝云。洪氏據沈志。潁川郡下。魏分置襄城郡。元和志亦同。鍾英案魏志書杜襲、潁川定陵人。沈志據其初。魏志要其終耳。晉志。武帝受命。分潁川立襄城郡。宜從之。元和志所載。因沈志而爲之詞。不足據也。又案王基傳。基爲安豐太守。時在正始八年。齊王芳紀注引魏略。張特遷安豐太守。時在嘉平五年。而吳志書丁奉。廬江安豐人。陳武、廬江松滋人。是魏末廢安豐入廬江。故承祚據其終言之。沈志云。魏文帝分廬江。置安豐。又於安豐縣下云。晉武立安豐郡。前後互異。卽安豐郡已置復廢之明證也。又陽安汝陰皆旋立旋廢。說詳二縣下。案今從謝說。魏豫州得漢舊郡國六。分置譙郡。弋陽。合六郡二國。

【冀州】魏郡 鉅鹿 常山 中山 安平 河間 清河 趙國 勃海

〔集解〕惠棟曰。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先謙曰。冀州三國屬魏。洪云。冀州建安十年平袁氏地入魏。統郡十六。謝云。通鑑胡注。魏冀州統鉅鹿、趙國、常山、中山、安平、平原、樂陵、博陵、勃海、河間、清河、無魏郡、廣平、陽平、朝歌、章武。沈志。魏郡魏晉屬司隸。今考晉志元和志。魏司州無魏郡。蓋魏、廣平、陽平三郡。至晉始屬司州。章武、據晉志元和志。屬冀州。朝歌據三國志幷於河內。吳

云。洪志錄博陵郡屬縣。全據晉志。案輿地廣記云。博野本漢蠡吾。桓帝分置博陵縣。晉改曰博陸。水經滱水注。漢桓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焉。漢末罷還安平。魏志常林傳。林爲博陵太守。在建安初年。及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獻帝起居注所載冀州統郡。其一博陵。迨入魏朝。遂無可考。則酈注所謂漢末罷還安平者。確乎可信矣。平原。建安十八年以隸冀州。見百官志引獻帝起居注。樂陵、魏置。屬冀州。見晉地理志。沈志。案魏冀州得漢舊郡國九。分置章武、樂陵、廣平、陽平。入青州之平原。合十四郡國。

【潁川郡】秦置。洛陽東南五百里。〔集解〕馬與龍曰。潁川太守秦頡、秦彭見彭傳。逯並見郅惲傳。寇恂、郭伋、任延、見本傳。葛興見韓棱傳。趙興見郭躬傳。顧奉見張霸傳。竇瓌見竇憲傳。王昱見杜密傳。朱寵見鄧騭傳。种拂見劉翊傳。周榮、張敏、黃昌、宋登、段熲、楊彪、何進、見本傳。高倫見陳寔傳。巴肅見靈帝紀。司馬雋見魏志司馬朗傳。曹褒見魏志曹仁傳。李旻見董卓傳。陰修見魏志鍾繇傳注。鄧颺見曹爽傳。夏侯淵、高柔、見本傳。郡掾馮異、吏堅鐔、韓韶、賈彪、功曹韓棱、劉翊、陳寔、鍾皓、見本傳。決曹掾郭弘、見郭躬傳。主簿鍾迪見鍾皓傳。五官掾張仲方、主簿荀彧、主計掾張禮、賊曹掾杜佑、計吏郭圖、功曹鍾繇、見魏志繇傳。典農中郎將棗嶄、徐邈、見魏志本傳。又郡人唐珝見何后紀。呂晏見馮異傳。劉勝見杜密傳。李鴻見李恂傳。彊華見光武紀。李曼見徐穉傳。張杳見袁術傳。堂谿典見蔡邕傳。唐珍見靈帝紀。杜訪、甄邵、見李固傳。張讓見宦者傳。劉根見方術傳。胡昭見魏志管寧傳。棗祗見任峻傳。邯鄲淳、繁欽、見王粲傳。徐庶見蜀志諸葛亮傳。司馬徽見龐統傳。周昭見吳志步騭傳。先謙曰。一國魏因。

十七城。〔集解〕先謙曰。一國魏郡領漢舊縣十六。漢末復置郟。（前漢縣。謝云。滿寵傳。關羽圍樊城。寵曰。羽遣別將已在郟。時建安二十四年。縣蓋漢末復立。晉志改屬襄城郡。一統志。故城今汝州郟縣治。）分置繁昌。（洪云。漢潁陰縣繁昌亭。魏受禪於此。因作縣。謝云。見文紀。又太和二年。立王子穆爲繁陽王。疑明帝又改繁昌爲繁陽也。沈志。淮南太守領繁昌。本屬潁川。魏分潁川爲襄城。又屬焉。案襄城郡省縣還潁川。晉志改屬襄城郡。一統志。故城今許州臨潁縣西北。）爲十八城。襄縣闕。洪志。魏潁川領八縣。以陽翟、陽城入河南。餘別爲襄城郡。謝云。陽翟沈

志云。魏晉屬河南。又於潁川太守下云。漢舊縣。自相矛盾。魏志郭嘉、趙儼、辛毗。並云潁川陽翟人。洪捨國志而從沈約。非也。陽城一統志。晉屬河南。是魏承漢制。屬潁川。襄城郡宜并入潁川（說見前豫州下）案謝說是。

戶二十六萬三千四百四十。口百四十三萬六千五百一十三。

【陽翟】。（集解）先謙曰。呂不韋爲陽翟大賈。始見史記。縣名。蓋昉於秦。前志班注。謂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此特就其地言之也。馬與龍曰。獻帝封袁術爲侯。見術傳。陽翟令耿國見耿弇傳。樂進屯陽翟（時荊州未服。）見魏志進傳。又縣人郭弘子躬、孫晊、鎮、曾孫賀、禎、禧、玄孫鴻見躬傳。趙儼、辛毗、郭嘉見魏志本傳。

禹所都。 汲冢書。禹都陽城。古史考曰。鄭厲公入櫟。即此也。晉地道記曰。去雒陽二百八十六里。屬河南。

有鈞臺。 左傳曰。夏啓有鈞臺之享。杜預曰。有鈞臺陂。帝王世記曰。在縣西。（集解）惠棟曰。歸藏啓筮云。昔夏后筮啓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枚占皋陶曰不吉。連山易云。啓筮享神于大陵之上。酈玄云。即鈞臺。先謙曰。注記曰官本作紀云。

有高氏亭。 左傳成十七年。衛侵鄭。至高氏。杜預曰。縣西南。

有雍氏城。 左傳襄十八年。楚伐鄭。侵雍梁。杜預曰。在縣東北。史記。齊湣王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集解）齊召南曰。按齊攻魏一事也。楚圍雍氏又一事也。雍氏、韓邑。楚人圍之。與攻魏並無干涉。此劉昭采輯之失也。惠棟曰。雍。陸氏音于用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河南。一統志。故城今開封府禹州治。

【襄】。有養陰里。（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在襄城郟縣西南。養、水名也。馬與龍曰。前志有郟縣。無襄縣。本志有襄縣。無郟縣。光武紀。建武十七年。有鳳凰見於潁川之郟縣。馬成傳。世祖徇河北。以成守郟。馮魴傳。建武三年。遷郟令。臧宮、銚期本傳。並云潁川郟人。汝水注。汝水又右迤爲湖。俗謂之東長湖。古養水也。水東逕沙亭南。故養陰里也。司馬彪郡國志云。襄城有養陰里。京相璠云。在襄城郟縣西南。與龍案酈注引郡國志。京相璠所云襄城。即謂襄縣城。非謂下襄城縣。觀酈注自明。酈注又云。養水又東北入東長湖。注汝。汝水又逕郟縣故城南。又南逕龍城西。城西北即摩陂。魏青龍元年。有龍見於郟之摩陂。汝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據此。漢郟縣地近養陰里。養陰里即在襄縣城。疑後漢中葉省郟縣。就養陰立襄縣。漢末復置郟縣。故范書及魏志。均有郟縣。而襄縣不見於史。自彪志後。遂莫錄焉。近人李兆洛謂即前志江夏郡之襄縣。誤。

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闕。晉志無。一統志。養陰里在今汝州寶豐縣西北。

【襄城】。左傳定四年。盟皋鼬。杜預曰。縣東南有城皋亭。〔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馬與龍曰。襄城令劉方見章帝紀。衞颯見本傳。縣亭長傅俊見俊傳。典農中郎將黃朗見魏略。又縣人傅俊、堅鐔見本傳。李修子益、孫膺、曾孫瓚、玄孫宣見膺傳。有西不羹。杜預曰。有不羹城。〔集解〕惠棟曰。陸德明云。羹、舊音郎。漢書地理志作更字。今案地理志亦作不羹。無作更者。未詳。孔穎達云。古者羹臛之字。音亦為郎。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糠為韻。但近世以來。獨以此地音為郎耳。馬與龍曰。汝水注引東觀記。馬防增封襄城羹亭千二百五十戶。即此亭也。有氾城。杜預曰。在縣南。周襄王所處。〔集解〕惠棟曰。杜預云。鄭南氾也。又東氾在滎陽中牟縣。有汾丘。左傳襄十八年。楚治兵於汾。杜預曰。縣東北有汾丘城。〔集解〕惠棟曰。汾、扶云反。有魚齒山。左傳謂魚陵。杜預曰。魚齒山也。在犨縣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置襄城郡。旋省。世語。鄧艾為襄城典農部民。即此。有論城。魏武行營也。見紀要。晉志置郡治此。一統志。故城今許州襄城縣治西。

【昆陽】。〔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傅俊為侯。見俊傳。桓帝封鄧后母宣為君。后弟統襲封侯。見鄧后紀。有湛水。左傳襄十六年。楚公子格與晉戰于湛阪。〔集解〕官本考證曰。注湛阪。左傳作湛阪。陸德明音義曰。阪音反。惠棟曰。周禮云。其浸潁湛。京相璠云。昆陽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杜預云。東入汝。湛音而林反。又直斬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書宣文王平公孫淵。增食昆陽并舞陽為二縣。昆陽即此。晉志改屬襄城郡。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葉縣治。

【定陵】。〔集解〕惠棟曰。本傳有新安鄉。馬與龍曰。丁綝封定陵新安鄉侯。見丁鴻傳。又縣人丁綝、子鴻見鴻傳。賈彪見本傳。杜安、子根、孫襲見根傳。襲子會見魏志襲傳。陳稚叔見鍾繇傳。有東不羹。杜預曰。縣西北有不羹亭。地道記曰。高陵山、汝水所出。〔集解〕惠棟曰。淮南子。汝出猛山。高誘云。一名高陵山。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侯國。太和元年鍾繇封此。子毓嗣。晉志改屬襄城郡。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舞陽縣北十五里。

【舞陽】。邑。〔集解〕錢大昕曰。順帝長女舞陽公主。馬與龍曰。建武初封吳漢為侯。見漢傳。又封朱浮為侯。見浮傳。舞陽侯鄧遵見鄧騭傳。順帝封馬光為舞陽亭侯。見西羌傳。又縣人王常見本傳。韓尋子棱、

孫輔曾孫演、見棱傳韓韶子融見韶傳韓馥見荀彧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侯國黃初七年司馬懿封此見晉書晉志改屬襄城郡一統志故城今舞陽縣西

【郾】〔集解〕惠棟曰酈元云史記楚昭陽伐魏取郾是也馬與龍曰更始封尹尊爲王見劉玄傳和帝封竇篤爲侯見竇憲傳郾令周榮見本傳又縣人唐衡見單超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書宣帝紀正始二年增食郾、臨潁即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許州郾城縣西南五里

【臨潁】〔集解〕錢大昕曰和帝女封臨潁公主志似脫邑字桓帝時邊韶爲臨潁侯相蓋公主之子襲封爲侯也惠棟曰春秋傳莊十四年鄭厲公獲傅瑕於大陵京相璠云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馬與龍曰曹仁屯臨潁（時荆州未服）見魏志仁傳張遼見遼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許州臨潁縣西北十五里

【潁陽】〔集解〕馬與龍曰章帝封馬防爲侯見防傳安帝封馬度爲侯見馬廖傳桓帝封梁不疑爲侯見梁冀傳丁綝爲潁陽尉見丁鴻傳又縣人王霸子符、孫度、曾孫歆見霸傳祭遵兄午、弟彤、遵子參見遵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元和志晉省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許州西南

【潁陰】左傳文九年楚伐鄭師於狼淵杜預曰縣西有狼陂獻帝遣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於魏是文帝繼王位南巡在潁陰有司乃爲壇於潁陰庚午登壇魏相國華歆跪受璽綬以進於王王既受畢降壇視燎成禮而反帝王世紀云魏文帝登禪于曲蠡之繁陽亭爲縣曰繁昌亦禹貢豫州之域今許之封內今潁川繁昌是也北征記曰城在許之南七十里東有臺高七丈方五十步臺南有壇高二丈方三十步即受終之壇也案北征記云是外黃縣繁昌城非也〔集解〕馬與龍曰桓帝封梁馬爲侯見梁冀傳更始封宋佻爲王見劉玄傳潁陰令范康見本傳丘禎見荀淑傳注田豫李典見魏志又縣人劉陶見本傳劉翊見獨行傳荀淑子儉、緄、靖、燾、汪、爽（一名諝見吳志虞翻傳注）肅、專、孫悅、彧、湛、淑兄子昱、曇、彧從子攸見淑傳

有狐宗鄉〔集解〕惠棟曰酈元云今胡泉城

或曰古狐人亭有岸亭史記魏哀王五年秦伐魏走犀首岸門徐廣曰岸亭〔集解〕惠棟曰當作岸門亭諸本缺門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侯國太和元年陳羣封此子泰、孫恂、溫、紹封謝云文帝紀延康元年行至曲蠡乃爲壇於繁陽受禪改元曰黃初以潁陰之繁昌亭爲繁昌縣明帝紀太和二年立王子穆爲繁陽王疑明帝時又改繁昌爲繁陽也先謙案潁水注潁

水又南逕潁鄉城．潁陰縣故城在東北．舊許昌典農都尉治．後改爲縣．明帝封辛毗爲侯國．又東逕繁昌故縣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許州治．

【許】．左傳莊二十八年．楚伐鄭．鄭奔桐丘．杜預曰．縣東北有桐丘城．獻帝徙都．改許昌．（集解）惠棟曰．杜預釋例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酈元云．魏承漢曆．改名許昌．周壽昌曰．考獻帝改都許．在建安二年八月．改許縣爲許昌縣．在魏文帝黃初二年．非獻帝徙都時改名也．注誤．馬與龍曰．水經洧水注．一水東逕許昌縣．漢章帝建初四年．封馬光爲侯國．佐助期云．漢以許失天下．及魏承漢曆．遂改名許昌也．案馬防傳作許陽侯．陽字衍．許令馬融見五行志注．鄧邵見陳寔傳．滿寵見魏志本傳．又縣人李憲見本傳．陳寔子紀、諶、孫羣見寔傳．羣子泰、溫、孫恂見魏志泰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爲五都之一．謝云．有讓王臺．見寰宇記．吳云．魏遷都洛陽．宮室武庫猶在許昌．見元和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許州西南．

【新汲】．左傳文元年．衞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杜預曰．縣東北有匡城．成十七年．伐齊至曲洧．杜預曰．縣治曲洧城．臨洧水．（集解）惠棟曰．闞駰云．本汲鄉也．宣帝神爵三年．置以河內有汲．故加新也．又注．洧于軌反．治直吏反．馬與龍曰．洧水注．洧水又東逕新汲縣故城北．又東．洧水左迤爲鴨子陂．謂之大穴口也．洧水自大穴口東南逕洧陽城西南．漢建安中．封司空祭酒郭奉孝爲侯國．案此則新汲有洧陽城．新汲令王隆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陳州府扶溝縣西南二十里．

【鄢陵】．（集解）惠棟曰．傿音謁晚反．又於建反．馬與龍曰．鄢陵令宋則見宋弘傳．溫恢見魏志．又縣人庾乘見郭泰傳．張興子魴見儒林傳．

春秋時曰鄢．春秋鄭共叔所保．故曰克段于鄢．又成十六年．晉敗楚於鄢陵．李奇曰．六國曰安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傿陵．三國魏因．吳云．公國．建安二十一年．封曹彰爲侯．黃初二年．彰進爵．謝云．有燕王臺．魏文帝封弟燕王宇於傿陵．築臺居此．見寰宇記．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開封府鄢陵縣西北．

【長社】．（集解）馬與龍曰．安帝封閻顯爲侯．見閻后紀．長社宰歐陽歙見本傳．令楊沛見魏志賈逵注．張遼屯長社．（時荆州未服．）見魏志遼傳．又縣人鍾瑾、鍾皓、子迪、孫繇見皓傳．

有長葛城．左傳隱五年．宋伐鄭．圍長葛．縣本名長葛．地道記曰．社中樹暴長．漢改名．有向鄉．左傳襄十一年．諸侯師于向．杜預曰．在縣東北．有蜀城、有

蜀津
史記曰魏惠王元年韓趙合軍伐魏蜀澤（集解）官本考證曰魏世家作濁澤六國年表又作涿澤先謙
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侯國晉宗室傳嘉平中司馬孚封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許州長葛縣治西

【陽城】
帝王世紀
曰陽城有
啓母冢（集解）惠棟曰說文潁水出陽城少室山東入潁晉志云此邑是爲地中夏至景尺五寸鄭衆周禮注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
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實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馬與龍曰李膺居陽城山中見膺傳陳寔隱陽城山中見
寔傳劉焉封陽城侯見蜀志
焉傳又縣人杜密見本傳

有嵩高山
山海經謂爲太室之山禹貢有外方山鄭玄毛詩譜云外方之
山卽嵩也孟子曰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注云嵩高之北

洧水
（集解）惠棟曰杜
預云洧水出滎陽
密縣東南至潁
川長平入潁

潁水出
晉地道記曰潁
水出陽乾山

有鐵有負黍聚
史記曰周敬王十九年鄭伐負黍馮敬通賦遇許由於負黍山也
（集解）齊召南曰按周本紀無此文年表是周威烈王十九年鄭
敗韓于負黍時鄭繻公十六年韓景侯二年也惠棟曰山字衍定六年鄭伐負黍杜預云縣西南有負黍亭酈元云有許由廟碑闕尙
存潁川太守朱寵所立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博物志魏武招引方術之士有陽城郗儉卽此有康城潁水注潁水又東出陽
關歷康城南魏明帝封衞臻爲康鄉侯晉志改
屬河南郡一統志故城今河南府登封縣東南

【父城】
（集解）惠棟曰本傳有巾車鄉馬與龍曰巾車鄉見馮異傳光武封朱浮
爲侯見浮傳父城長苗萌見馮異傳又縣人馮異子彰、孫普、曾孫晨、見
異傳馮熙（馮異之
後）見吳主權傳注

有應鄉
杜預曰應國在西南史記曰客謂周最以應爲秦王太后養地（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
云晉志太始二年置襄城郡縣屬焉是魏仍漢制屬潁川也晉志改屬襄城郡一統志故城今汝州
寶豐縣東
四十里

【輪氏】
（集解）惠棟曰羅泌云樂史作綸氏非案潘岳西征賦迴輪灑釣舊說云、輪釣輪也謂爲車以收釣緡
也輪或爲綸是輪與綸通也馬與龍曰輪氏尉董君雅、見魏志董卓傳注李膺居綸氏教授見膺傳

建初四年置
（集解）齊召南曰按前志潁川郡有綸氏疑縣不自建初置也但前志作綸此志作輪案本書陳寔傳亦作
綸先謙曰前漢縣作綸氏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河南府登封縣西南七十里

【汝南郡】高帝置。雒陽東南六百五十里。〔集解〕馬與龍曰。明帝封皇子暢爲王。見帝紀。汝南太守寇恂、鄧晨、歐陽歙、何敞、張敏、李法、胡廣見本傳。鮑昱見明帝紀。韓崇、鮑衆見周磐傳。邵夔見郭鎭傳。謁煥見廖扶傳。梁湛見繆肜傳。宗資見黨錮傳。王堂、王龔、尹勳見本傳。趙謙見靈帝紀。徐璆見許劭傳。楊奇見楊震傳。劉翊見蜀志許靖傳。荀攸、李通、滿寵、司馬芝、田豫、鄧艾見魏志本傳。程曉見程昱傳。都尉杜詩見本傳。郡將召夔見周勰傳。郡吏周防見本傳。決曹史應奉、繆肜見本傳。決曹掾周燕見周嘉傳。計掾許訓見應奉傳注。郡掾陳元見歐陽歙傳。功曹許劭、郅惲、許慎、范滂見本傳。袁閎見王龔傳。封觀見袁閎傳。督郵繇延見郅惲傳。吳導見范滂傳。主簿周嘉見本傳。陳端見袁閎傳注。門下掾鄭敬見郅惲傳。書佐朱零見范滂傳。議生袁祕、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見袁閎傳注。又郡人鄧伯考、鄧朗見應奉傳。黃浮見單超傳。張郴見陳寵傳。唐羌見和帝紀。周勃見第五種傳注。蔡順見周磐傳。王琳見趙孝傳。薛包見劉平等傳序。鄧敬見郅惲傳注。趙逡見李固傳。傳公明見荀彧傳。李巡見呂強傳。張邵見范式傳。費長房見方術傳。鄧方見濟水注。王儁見魏志武紀注。孟建見溫恢傳。陳祇見蜀志董允傳。陳化子織見吳孫權傳注。先謙曰。三國魏因分置弋陽郡。

三十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汝南郡領漢舊縣三十一城。弋陽郡領漢舊縣二。僑置西陵、軑、西陽三縣。（謝云三縣均在今光州境）說見江夏郡下。爲二城。宋城父、山桑改屬譙郡。宜祿省。考山桑縣。吳氏謂明帝紀文衍一爲字。山桑當是魏初屬沛郡。明帝時合沛國蕭相等縣屬譙郡。說既無據。洪謝均據明帝紀移屬汝陰省郡。仍還汝南。然淮水注明言文帝以城父、山桑等縣置譙郡。則汝陰省郡時。山桑應還屬譙也。又杜注。汝陰項縣。潁川召陵縣。皆以晉言。非謂魏制。謝洪以項屬汝陰。吳以召陵屬潁川。均非。今不從。戶四十萬四千四百四十八。口二百一十萬七百八十八。

【平輿】〔集解〕馬與龍曰。汝水注。陂水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縣舊沈國也。建武三十年。世祖封銚統爲侯國。案銚期傳。建武十年封統爲建平侯。據酈注。平輿之封在建武三十年。當自建平徙封於此。范史偶未載耳。平輿令章順見章義傳。張熹見汝水注。虞成見吳志虞翻注。又縣人許敬子訓、孫相、許劭、許靖、許虔、李逵見劭傳。許章見荀淑傳。陳蕃子逸見蕃傳。廖扶、廖孟舉、廖偉舉見扶傳。許曼、許楊、許峻見曼傳。戴憑見儒林傳。許混（劭子）見魏志和

洽傳。許靖子欽、孫游、見蜀志靖傳。有沈亭。(集解)惠棟曰。杜預云。在縣北。故國姬姓。有摯亭。見說文，(集解)錢大昕曰。摯當作摯。說文。汝南平輿有摯亭。讀若晉。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建安二十三年。曹茂封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汝寧府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新陽。】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陰就所封。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晉初省。見輿地廣記。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潁州府太和縣西北六十里。【西平。】(集解)惠棟曰。說文有闉亭。太康地記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馬與龍曰。更始封李通為王。見劉玄傳。章帝封劉羨為王。見帝紀。安帝封鄧廣德為侯。見鄧騭傳。桓帝封梁冀為侯。見梁冀傳。又縣人李咸見胡廣傳。郅惲見本傳。和洽子离、適孫嶠、見魏志洽傳。郭憲見王脩傳注。有鐵。有柏亭。故柏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略。嚴苞黃初中為西平太守。蓋漢末升西平作郡。黃初後始復為縣也。建安八年。曹公征劉表軍西平。見武紀。有二十四陂。鄧艾典農時所置。見寰宇記。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汝寧府西平縣西四十五里。【上蔡。】(集解)惠棟曰。說文有郙亭。又云。湆水出黑閭澗。入汝。王符云。北有古鄧城。馬與龍曰。安帝封鄧騭為侯。見騭傳。桓帝封左悺為侯。見單超傳。上蔡令王元見隗囂傳。耿國見耿弇傳。宋均見本傳。周栩見東平王蒼傳。甄逸見孔融傳注。本蔡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上蔡縣西。【南頓。】(集解)馬與龍曰。桓帝封鄧演為侯。見鄧后紀。南頓令劉欽見光武紀。第五頡見第五倫傳。害義見本傳。又縣人應順子疊、孫郴、曾孫奉、玄孫劭、劭弟珣、珣子瑒、璩、見奉傳。應志見順帝紀。蔡玄見儒林傳。程秉見魏志。本頓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咸熙中。封荀愷為南頓子。見荀彧傳。毋丘儉、文欽作亂。王基討之。進據南頓。見基傳。有樂嘉城。潁水注。潁水又東南逕博陽縣故城東。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王莽更名樂嘉。少帝紀。正元二年。斬文欽於樂嘉。即此。有高陽邸。應瑒兄弟自比高陽才子。故名。見元和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陳州府項城縣北五十里。【汝陰。】(集解)馬與龍曰。更始封劉信為王。見劉玄傳。汝陰令宋登見本傳。又陳球傳。球子琮。汝陰太守。本胡國。杜預曰。縣西北有胡城。地道記曰。有陶丘鄉。詩所謂汝墳。(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女陰。三國魏因。當郡。後省為縣。洪云。元和志。魏文帝黃初三年。以汝陰縣屬汝陰郡。郡當亦此年分立。沈志云。晉武帝分汝南置。考晉志

云。汝陰。魏置郡。後廢。太始二年。復立。沈蓋誤以復立爲始置也。魏明帝景初二年。以沛郡十縣來屬。謝云。魏末郡廢。縣已還屬沛國。吳云。寰宇記。魏置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後廢。據艾傳。屯田在正始中。以後汝陰郡事不著史志。疑汝陰廢郡在嘉平五年。齊王省郡時也。晉志。置郡。一統志。故城今潁州府治。

【汝陽。】〔集解〕錢大昕曰。案順帝季女封汝陽公主。志所據者。順帝時圖籍。則汝陽下宜有邑字。或其時尚幼。未有封邑也。惠棟曰。酈元云。縣城南有汝水枝流。故縣得厥稱。馬與龍曰。和帝封竇景爲侯。見竇憲傳。桓帝封唐衡爲侯。見單超傳。汝陽令蒯越見魏志劉表傳注。又縣人周揚、周恂、周舉子勰、見舉傳。周防、鍾興、見儒林傳。袁安、安祖父良、子賞、京、敞、孫彭、湯、盱、曾孫賀、成、逢、隗、玄孫忠、閎、遺、紹、術、基、忠子祕、見安傳。先謙曰。前漢縣。作女陽。三國魏因。謝云。晉書司馬衡魏封汝陽子。即此。有灈溉城。魏志。鄧艾爲典農時。於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築此城。有㶏橋。王基傳。毋丘儉軍項。王基請司馬師速據南頓。師次㶏橋。即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陳州府商水縣北。

【新息。】國。〔集解〕錢大昕曰。國上當有侯字。馬援所封。惠棟曰。世本。息國姬姓。孔穎達云。應劭云。其後東徙。故加新云。若其後東徙。當云故息。何以反加新字乎。蓋本息他處而徙此也。玉篇作鄎。思力切。馬與龍曰。光武封朱浮爲侯。在馬援前。見浮傳。新息令吳愷見吳祐傳。長賈彪見本傳。又縣人高獲見方術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沈志。汝南郡有南新息。北新息。俱云漢舊縣。今考二漢祇一新息縣。晉志亦同。南北之名。當屬江左。及宋初分置。沈志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光州息縣東。

【北宜春。】〔集解〕惠棟曰。章懷注。豫章有宜春。故此加北。閻暢所封也。先謙曰。前漢縣。作宜春。三國魏因。（三家說同。）

【㶏強。】〔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孫何取㶏陽。說文作㶏。云。㶏水出陽城少室山。東入潁。玉篇音於謹切。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汝陽縣西南六十里。

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陰興子博所封。馬與龍曰。光武封堅鐔爲侯。在陰博前。見鐔傳。建安中。宋奇封此。見魏志武紀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武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劉備徇㶏強。見曹仁傳。徐晃擊㶏強賊祝臂。破之。見晃傳。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許州臨潁縣東。

【灈陽。】〔集解〕惠棟曰。說文。灈水出吳房。入瀙。玉篇音渠愚切。馬與龍曰。光武封吳旦爲侯。見吳漢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汝寧府遂平縣東南。

【期思。】〔集解〕惠棟曰。左傳。期思公。杜預云。楚邑。公。今期思縣。馬與龍曰。光武封臧宮爲侯。見宮

傳。有蔣鄉。故蔣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弋陽郡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光州固始縣西北。【陽安】（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郭況爲侯見郭后紀安帝封鄧珍爲侯見鄧騭傳。道亭故國

杜預曰在縣南袁山松□曰有朔山魏氏春秋曰初平三年分二縣置陽安都尉（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置郡旋廢爲縣（見沈志）三國魏因洪云魏志李通傳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魏略通領陽安太守趙儼傳袁紹招誘豫州諸郡惟陽安不動謝云魏受禪後陽安郡不見於國志蓋置郡旋廢今從沈志并入汝南吳表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汝寧府確山縣東北【項】故國左傳僖十七年魯所滅地道記曰有公路城袁術所築（集解）惠棟曰說文有宭鄉馬與龍曰縣人蔡衍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有誘城毋邱儉作亂西至項鄧艾督軍至樂嘉誘之故名有甘城晉書宣帝紀帝帥軍泛舟沿流九日而至甘城王淩計無所出面縛水次晉志改屬梁國一統志故城今陳州府項城縣東北槐坊店【西華】（集解）惠棟曰縣北有習陽城馬與龍曰光武封鄧晨爲侯見晨傳安帝封鄧閭爲侯見鄧騭傳西華令戴封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有集糧城魏鄧艾營田築以貯糧有涼馬臺鄧艾所築見元和志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陳州府西華縣南【細陽】（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岑遵爲侯傳至孫杞順帝時爲光祿勳杞子熙熙子福均嗣志應有侯國字細陽令虞延、陳重、見本傳又縣人張酺子蒂曾孫濟、喜、玄孫根、見酺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潁州志魏省細陽入汝陰謝云吳志呂範汝南細陽人據以補入晉志省一統志細陽晉廢故城今潁州府太和縣東茨河西岸【安城】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銚期封安成侯即此安城也期子丹徙封葛陵光武又封劉賜爲安成侯馬與龍曰安成令桓威見魏志王粲傳又縣人周業、孫磐、見磐傳周暢、周嘉、周燕、見嘉傳周燮見本傳。有武城亭。（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安成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汝寧府汝陽縣東南【吳房】（集解）惠棟曰一作吳防案隸法房字其戶皆在側當是防字之譌也馬與龍曰光武封鄧汎爲侯見鄧晨傳和帝封陰綱爲侯見陰識傳又縣人伍孚見董卓傳。有棠谿亭。左傳曰房國楚靈王所滅又建封吳王夫槩於棠谿地道記曰有吳城（集解）惠棟曰王符云在西平縣谿谷名也徐廣云在慎縣應劭以爲在吳房也馬與龍曰光武封劉焯爲棠谿侯見

泗水王歙傳。先謙曰官本汪作楚封吳夫槩王。記下無曰字。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李兆洛云故城今遂平縣西四十里。

【鮦陽】〔集解〕惠棟曰。鮦孟康音紂一音童說文有鄛亭。

侯國。皇覽曰。縣有葛陂鄉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岑。永平中葛陂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頹壞厭。不得發。〔集解〕惠棟曰。注葛陂一作葛陵。汝水注作楚王琴云楚人謂冢曰琴也。頹壞塡厭諸本脫塡字。錢大昕曰。陰興子慶所封。馬與龍曰。鮦陽相吳、馮見吳祐傳。銚期傳。期子丹。徙封葛陵侯。李注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鮦陽縣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有葛陂。許褚傳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飛石擲之。衆不敢進。晉志改屬汝陰。一統志故城今新蔡縣東北七十里。

【愼陽】〔集解〕惠棟曰。索隱路史引司馬志皆作滇陽。前志作愼陽。闞駰云合作滇。馬與龍曰。縣人黃憲見本傳。戴遵曾孫良、見逸民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汝寧府正陽縣北四十里。

【愼】。〔集解〕惠棟曰。哀十六年吳人伐愼。白公敗之。晉志云故楚邑。馬與龍曰。光武封劉賜爲侯見安成孝侯傳。靈帝封何進爲侯。見進傳。成武孝侯順傳。順子敏建武二年封甘里侯。李注潁上縣西北有甘城。案在漢愼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陳泰傳咸熙中封泰子溫爲愼子。晉志改屬汝陰。一統志故城今潁州府潁上縣西北四十里江口鎭。

【新蔡】。〔集解〕惠棟曰。王符云。縣北有古鄧城。馬與龍曰。光武封吳國爲侯。見吳漢傳。新蔡長蔡讜見蔡邕傳。黃眞見吳祐傳。李言見汝水注。

有大呂亭。地道記曰。故呂侯國。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櫟。杜預曰。縣東北有櫟亭。〔集解〕惠棟曰。酈元云西南有小呂亭。故此稱大。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汝陰。一統志故城今汝寧府新蔡縣治。

【安陽】。〔集解〕惠棟曰。說文有鄬鄉。馬與龍曰。安陽尉毛義奉府檄守令見劉平等傳序。

侯國。〔集解〕錢大昕曰。吳漢兄子彤所封。馬與龍曰。光武封朱祐爲侯在吳彤前。桓帝時封鄧會爲侯見鄧后紀。

有江亭。故國。嬴姓。〔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荀彧傳太子以女妻彧長子。後稱安陽公主。即此。吳云侯國。晉書荀勗傳。司馬昭弟幹封此。晉志曰南安陽。一統志故城今正陽縣西南。

【富波】。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東觀記。光武封皇考姊子周均爲富波侯。馬與龍曰。光武建武二年封王霸爲侯。十三年更封向侯。見霸傳。富波相樓牧見

楊震傳。

永元中復。〔集解〕惠棟曰。十三州志云。和帝永元九年。分汝陰置。案富波、漢舊縣。建武中省并汝陰。和帝復舊也。酈元云。縣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案孫叔敖碑。陂與波古字通。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吳志呂蒙汝南富波人。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潁州府阜陽縣南。

【宜祿】永元中復。〔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三家說同）晉志無。一統志。宜祿、漢縣。魏晉間廢。故城今陳州府沈邱縣北。

【朗陵】〔集解〕惠棟曰。應劭云。西南有朗陵山。縣以氏焉。馬與龍曰。朗陵令田豫、見魏志。侯國。左傳成六年。楚拒晉桑隧。杜預曰。縣東有桑里亭。〔集解〕惠棟曰。案今杜氏注云。縣東有桑里。在下蔡西南。錢大昕曰。臧宮所封。馬與龍曰。朗陵相荀淑、見淑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李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之。通嘉儼執法不阿。見通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汝寧府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

【弋陽】〔集解〕惠棟曰。說文。濉水出垂山。東入淮。馬與龍曰。鄭敬隱弋陽山中。見郅惲傳。侯國。〔集解〕錢大昕曰。劉國所封。有黃亭。故黃國。〔集解〕惠棟曰。酈元云。城內有二城。西卽黃城。嬴姓。〔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置郡。洪云。魏分江夏、汝南。置弋陽郡。見通典。謝云。沈志。弋陽太守。魏文帝分汝南立。晉志同。洪志據田豫傳。豫遷弋陽太守。在魏武時。疑郡非魏文始置也。陸凱傳。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卽此。黃初三年。封曹彪爲王。見彪傳。有小弋陽陂。賈逵爲豫州刺史。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見逵傳。輿地廣記。魏於弋陽置弋陽郡。是弋陽郡治弋陽。或謂治西陽。非也。晉志屬弋陽郡。一統志。故城今光州西。

【召陵】左傳昭十三年。楚蔡公與子干、子晳盟于鄧。杜預曰。縣西南有鄧城。〔集解〕惠棟曰。釋例以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說文有郎里。馬與龍曰。光武封李雄爲侯。見李通傳。相周紆見本傳。召陵令任延見本傳。任嘉見楊倫傳。公沙孚見公沙穆傳注。鄭渾見魏志。又縣人陳翔、陳珍見翔傳。楊通見祭祀志注。謝甄見郭泰傳。繆肜見獨行傳。許愼見儒林傳。有陘亭。左傳僖四年。齊伐楚。次陘。杜預曰。在縣南。蘇秦說韓宣惠王曰。南有陘山。〔集解〕惠棟曰。陘音刑。有安陵鄉。〔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侯國。曹眞封召陵侯。見眞傳。有討虜渠。文紀。黃初六年。行幸召陵。通討虜渠。晉志改屬潁川郡。一統志。故城今許州郾城縣東三十五里。

【征羌】〔集解〕馬與龍曰。征羌令郭揖、

見范滂傳。焦矯見吳志步騭傳。又縣人范顯、范仲博、范滂、殷陶、黃穆見滂傳。

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本汝南之當鄉。光武封來歙於此。惠棟曰案本傳云世祖改汝南之當鄉縣以封來歙。案兩漢無當鄉縣。或鄉名衍縣字。

有安陵亭。史記。无忌說魏安僖王曰。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博物記曰。故安陵君也。先謙曰。注僖官本作釐。前漢無。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郾城縣東南。

【思善】侯國。〔集解〕惠棟曰。酈元云章和二年分城父立。案前漢志王莽改城父爲思善。章帝因之。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潁州府亳州東南。

【宋】公國。周名郪丘。漢改爲新郪。〔集解〕惠棟曰。王伯厚云。蘇秦說魏王曰。南有新郪。則非漢改是名也。說文洵水出縣入潁。馬與龍曰。光武封郭竟爲新郪侯。見郭后紀。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集解〕馬與龍曰。建武十三年以殷紹嘉公孔安爲宋公。見光武紀。又縣人郭憲。見方術傳。

有繁陽亭。左傳襄四年楚師繁陽。杜預曰。鮦陽南有繁陽亭。〔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廢國爲縣。改屬譙郡。謝云景初二年以宋屬譙郡。見明帝紀。晉志改屬汝陰。一統志故城今潁州府太和縣北七十里。

【褒信】。〔集解〕馬與龍曰。寰宇記云。光武分鄎縣立。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順帝封中黃門李元。

有賴亭故國。史記。楚封王孫勝白公。杜預曰。褒信縣有白亭。〔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晉志改屬汝陰。一統志故城今光州息縣東北七十里。

【原鹿】侯國。春秋左氏傳僖二十一年。宋盟鹿上。杜預曰。原鹿縣也。〔集解〕錢大昕曰。光武封陰識於此。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改屬汝陰。一統志故城今潁州府阜陽縣南。

【定潁】侯國。〔集解〕惠棟曰。潁水注安帝永初二年分上蔡縣置。錢大昕曰。順帝時封郭鎮。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汝寧府西平縣東。

【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丘。史記曰。楚莊王封孫叔敖子。又蒙恬破楚軍。〔集解〕惠棟曰。潁水注。建武二年。司空李通慕叔敖受邑。故光武以嘉之。更名固始。案前志淮陽國有固始縣。師古云本名寢邱。則固始故屬淮陽也。未詳。又高誘淮南子注云。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莊邱。名醜。錢大昕曰。案前志汝南郡有寢

縣，應劭云．孫叔敖子所邑之寢邱．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又淮陽國有固始縣．師古云．本名寢邱．楚令尹孫叔敖所封地．予意汝南淮陽地相毗連．光武封李通．或兼食二縣之地．而國都在寢．遂移固始之名於彼耳．洪頤煊曰．光武以固始并入寢．又改寢爲固始．故志於固始下．不云故屬淮陽．馬與龍曰．縣人胡綜子沖、見吳志綜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晉書太原王瓌傳．瓌、魏時封固始子．即此．洪云．有武邱．司馬懿討王淩．軍到邱頭．王淩面縛水次．見潁水注．司馬昭征諸葛誕．屯兵於邱頭．及諂壽春．斬誕．高貴鄉公改邱頭名武邱．見魏志．晉志．改屬汝陰．一統志．故城今陳州府沈邱縣東南三十里．

【山桑】侯國．〔集解〕錢大昕曰．王常所封．惠棟曰．樂史云．今城內有亭基．陵阜高峻．故屬沛．有下城父聚．有垂惠聚．蘇茂奔垂惠．王劉紆．〔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屬譙郡．說見前．晉志．屬譙郡．一統志．故城今潁州府蒙城縣北．

【城父】〔集解〕惠棟曰．說文有鄗亭．三蒼云．有鄗鄉．說文作鄗．讀若陪．崔浩音苦懷反．馬與龍曰．桓帝封梁桃爲侯．見梁冀傳．城父令何夔、見魏志本傳．故屬沛．春秋時曰夷．夷屬陳．左傳僖二十三年．楚所取．有乾谿在縣南．〔集解〕惠棟曰．城父名在春秋前．故昭九年云．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有章華臺．杜預曰．章華宮在華容縣城內．〔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屬譙郡．（三家說同）晉志．屬譙郡．一統志．故城今亳州東南城父村．

【梁國】秦碭郡．高帝改．其三縣．元和元年屬雒陽東南八百五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建武二年．封鄧禹爲侯．後更封高密．見禹傳．建初四年．封劉暢爲王．傳至劉彌．魏受禪．以爲崇德侯．見梁節王傳．梁相甄承．見甄宇傳．張顥見靈帝紀注．王璋見汳水注．袁渙見魏志渙傳．太守劉章見齊武王傳．盧毓見魏志毓傳．又郡人審忠見曹節傳．黃就見賈琮傳．車成見趙孝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魏志元城王禮傳．禮子悌．太和六年．改封梁王．寰宇記．自漢至晉．爲梁國．是也．治睢陽．九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梁國領漢舊縣八城．穀熟省．寰宇記云．魏文帝時廢．洪吳從之．謝云．袁渙傳注有穀熟長呂岐．時在建安末年．戶八萬三千三百．口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八十三。

【下邑】

左傳哀七年。築桼丘。杜預曰。縣西南有桼丘亭。〔集解〕馬與龍曰。下邑長劉繇。見吳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元和志。後漢無下邑縣。魏復立。今考郡國志梁國治下邑。元和志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碭山縣東。

【睢陽】。北征記曰。城周三十七里。南臨濊水。凡二十四門。地道記曰。梁孝王築城十二里。小鼓唱。節杵下而和之。稱睢陽曲。〔集解〕惠棟曰。王符云。帝乙元子微子開。武王封之於宋。今之睢陽是也。說文有濉水。埤蒼云。有堆門。聚睢音雖。馬與龍曰。注小鼓唱。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太康地記。作以鼓唱。更始封劉永為王。見永傳。睢陽令任延見本傳。陳宗見班固傳。盧毓為典農校尉。見魏志毓傳。又縣人劉永弟防少公見永傳。橋仁、橋基子燾、孫玄、曾孫羽、見玄傳。

本宋國閼伯墟。〔集解〕惠棟曰。春秋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杜預云。高辛氏之子。

有盧門亭。左傳桓十四年。宋伐鄭。取大宮之椽。為盧門之椽。昭二十一年。敗吳鴻口。杜預曰。縣東有鴻口亭。地道記曰。昭二十一年。禦諸橫。橫亭在縣南。〔集解〕惠棟曰。杜預云。盧門、宋東城南門。呂覽云。楚與宋成為卻四十里。舍於盧門之椽。則盧門當在睢陽東四十里。

有魚門。左傳僖二十二年。邾人縣公胄于魚門。〔集解〕齊召南曰。按睢陽、宋國。不應有邾城門事。此亦錯簡。當在魯國騶本邾國下。顧炎武曰。案杜氏注。魚門、邾城門。非宋也。惠棟曰。魚門亦名東門。見蓋延傳。宋本有魚門。注固失考。顧亦未盡。

有陽梁聚。左傳襄十二年。楚伐宋師楊梁。杜預曰。有梁亭。僖二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謂己曰。吾賜汝孟諸之麋。杜預曰。在縣東北。爾雅十藪。宋有孟諸。〔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侯國。少帝紀注。有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商邱縣南。

【虞】。〔集解〕馬與龍曰。虞令馮魴見本傳。又縣人盛允見獲水注。

有空桐地。〔集解〕惠棟曰。杜預云。在縣東南。

有桐地。有桐亭。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死空桐。

有緡城。少康邑。〔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虞城縣西南三里。

【碭】。〔集解〕惠棟曰。郭緣生述征記云。梁孝王葬于碭山。鑿山作島穿石為藏。行一里。到藏。曹瞞別傳云。引兵入碭。發孝王冢。破棺收金寶萬觔。蘇林云。碭音唐。馬與龍曰。申屠蟠絕迹於梁碭之間。見蟠傳。

山出文石。史記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有陳勝墓。〔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元和志。晉以縣并入下邑。晉志

省。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碭山縣南。

【蒙】。帝王世紀曰。有北亳。即景亳。湯所盟處。（集解）惠棟曰。劉向別錄云。莊子。宋之蒙人。馬與龍曰。蒙令擅數見本傳。又縣人夏恭子牙。見文苑傳。

有蒙澤。左傳。宋萬殺宋閔公于蒙澤。僖二年。齊侯盟貫。杜預曰。縣西北有貰城。貰字與貫字相近。（集解）惠棟曰。十三州志云。在縣東。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商邱縣東北。

【穀熟】。（集解）錢大昕曰。前志無。光武封更始子歆為穀熟侯。惠棟曰。熟當作孰。

有新城。左傳曰。文十四年。諸侯會新城。帝王世紀曰。有南亳。（集解）惠棟曰。杜預云在縣西。

有邳亭。古邳國。（集解）惠棟曰。司馬貞引郡國志作祁亭。云。劉氏音遲。又如字。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省。見寰宇記。晉志復立。一統志。故城今商邱縣東南。

【隱】。故屬陳留。（集解）錢大昕曰。前志作傿。應劭謂鄭伯克段于鄢之鄢。續志用杜預說。以潁川之傿陵。為春秋之鄢。而劉昭以鄭伯克段事實之。洪亮吉曰。京城廩延。皆在鄭東北。自陳留之傿至共道里亦近。應氏說不可易也。惠棟曰。鄭邑。說文有䳣亭。馬與龍曰。左傳云。段入于鄢。又云。出奔共。則鄢固鄭邑。考鄭疆域。祇及潁川之傿陵。此傿縣。春秋時為宋地。距睢陽甚近。僖二十二年。宋楚戰於泓。寰宇記。隱城在北里許。有泓水。即宋楚戰處。是也。地與鄭共皆相懸隔。鄭不能有此為邑。明地理者。無容曲護應說。一統志。陳留之隱非鄭地。應劭說誤。元和志。寰宇記。均仍其謬。先謙曰。前漢縣作傿。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柘城縣北二十九里。

【寧陵】。（集解）惠棟曰。說文有坷亭。馬與龍曰。縣人葛龔見本傳。朱輔見西南夷傳。

故屬陳留。左傳。成十六年。會沙隨。杜預曰。縣北有沙隨亭。

有葛鄉。故葛伯國。左傳曰。在縣東北。（集解）先謙曰。左傳二字。應作杜預。見桓十三年注。諸本皆誤。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侯國。黃初四年。曹泰封此。見曹仁傳。甘露四年。黃龍見寧陵井中。見少帝紀。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寧陵縣南。

【薄】。故屬山陽所都。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左傳。宋公子御說奔亳。其西又有微子冢。（集解）齊召南曰。案山陽下脫湯字。薄與亳通。前書臣瓚注。薄。湯所都。是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薄、晉省入蒙縣。故城今商邱縣西北。與山東曹縣接界。

【沛國】秦泗川郡，高帝改。雒陽東南千二百里。〔集解〕官本考證曰，川、何焯校本改水。惠棟曰，川當作水。馬與龍曰，光武封劉輔爲王。傳至劉契，魏受禪，以爲崇德侯。見沛獻王傳。沛相孫祉見劉矩傳。具恭見單超傳。欒巴、王吉見桓典傳。荀昱、魏愔見靈帝紀注。陳珪見陳球傳。袁忠見袁閎傳。裴潛見魏志本傳。凌統遙領沛相，見吳志統傳。太守陳修見蓋延傳注。韓歆見侯霸傳。玄賀見第五倫傳。向苗見桓鸞傳。滿寵、司馬芝、鄭渾見魏志本傳。都尉杜詩見本傳。郡吏陳寵、功曹桓曄見本傳。上計掾陳晃見律歷志。又郡人劉均、見清河孝王傳。范遷見明帝紀。閻人龔、丁宮、見靈帝紀。史岑見王隆傳。史渙見魏志夏侯惇傳。丁謐、桓範見曹爽傳。丁冲、丁儀、丁廙見陳思王傳。黃朗見裴潛傳注。朱建平見方術傳。劉陽見王朗傳注。鄭札子胄、孫豐、見吳主權志注。蔣纂見陸瑁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太和六年，甄城王林改封此。見沛王林傳。治沛，分置譙郡。

二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沛國領漢舊縣十三，入徐州。彭城之廣戚，爲十四城。譙郡領漢舊縣三，入汝南之宋，城父、山桑、陳之苦，爲七城。臨睢省。鄲、穀陽、向、太邱、闕。吳氏謂明帝紀文衍一爲字。表列蕭相等十縣，移屬譙郡。洪志屬汝陰郡。謝氏據三國志，以十縣還屬沛國。然銍、山桑當還屬譙，說在汝南郡下。今據水經注，酇、譙、銍均改屬譙郡。

戶二十萬四百九十五，口二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

【相】左傳桓十五年，會于袲。杜預曰，在縣西南。一名𦓖。〔集解〕惠棟曰，相，息亮反。袲，昌氏反。馬與龍曰，相令陳矯、見魏志本傳。又縣人桓譚、見本傳。劉馥子熙、弘，見魏志馥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元和志，故相城，蓋相土舊都也。晉志因。一統志在今鳳陽府宿州西北。

【蕭】〔集解〕馬與龍曰，更始立光武爲王，見本紀。韓歆封扶陽侯，見侯霸傳。故城在縣西南。蕭令劉良見本傳。騶賢見楊倫傳。陳羣見魏志本傳。浩周見吳主權傳注。又縣人陳宣見五行志。劉矩、劉光、劉遂、見矩傳。朱浮見本傳。本國。北征記，城周十四里，南臨汙水。〔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王國。黃初二年，追封曹熊於此。太和三年，追進爵爲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蕭縣西北。

【沛】〔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劉寶爲侯，見沛獻王傳。沛令周永見黃瓊傳。閔貢、客沛，見周燮傳序。又縣人朱寓見黨錮傳。高相子康見儒林傳。戴賓見劉昆傳。張茂見魏志明紀注，有泗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爲文，見固集。地道記有許城，左傳定八年，鄭伐許。〔集

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泗水注。許由隱於沛澤。縣蓋取澤爲名。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沛縣東。

【豐】地道記曰。去國二百六十。州六百。雒千二十五里。〔集解〕馬與龍曰。豐令牟融見本傳。又縣人張魯、子富見魏志本傳。

西有大澤。高祖斬白蛇於此。有枌榆亭。案前志注。枌榆社在縣東北十五里。或鄉名高祖里社。戴延之西征記曰。縣西北有漢祖廟。爲亭長所處。〔集解〕惠棟曰。郊祀志高祖禱枌榆社。晉灼云。枌白榆也。音扶云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即今豐縣治。

【酇】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杜預曰。縣東北有棘亭。襄元年。鄭侵宋。取犬丘。杜預曰。縣東北有犬丘城。帝王世紀曰。曹騰封費亭侯。縣有費亭是也。〔集解〕惠棟曰。應劭音嗟。春秋傳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柤。一作酇。顏籀云。縣本爲䣜。柤與酇古字通。說文。酇。沛國縣。從邑虘聲。馬與龍曰。光武封臧宮爲侯。見宮傳。酇令王觀、陳羣、劉放見魏志本傳。

有鄍聚。左傳曰。冀爲不道。伐鄍三門。服虔曰。鄍。晉別都。杜預曰。是虞邑地。處闕。則非此鄍矣。博物記曰。諸侯會于鄍亭。〔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譙郡。見淮水注及通鑑胡注。晉志屬譙郡。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永城縣西南酇縣鄉。

【穀陽】〔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岑淮爲侯。見岑彭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闕。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鳳陽府靈璧縣西南。

【譙】平陽邑。左傳僖二十三年。楚所取。乾谿在南。〔集解〕惠棟曰。春秋傳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杜預云。今譙縣。案譙焦古字通。譙敏碑。譙贛以焦爲譙是也。馬與龍曰。譙令王阜。永興時。見陰溝水注。譙相徐邈、太守盧毓見魏志本傳。又縣人曹騰、子嵩、孫操見騰傳。華佗見方術傳。曹仁、子泰、楷、範、孫初。曹純、子演、孫亮見仁傳。曹洪、子馥見洪傳。曹休、子肇、纂見休傳。曹眞、子爽、羲、順、則、彥、皚見眞傳。夏侯惇見本傳。夏侯尙、子玄。夏侯淵、子衡、霸、威、惠、和、孫績、曾孫襃見淵傳。許定、許褚、子儀、孫綜見褚傳。

刺史治。漢官曰。去雒陽千二十里。〔集解〕馬與龍曰。豫州刺史鐔顯、見王渙傳。周景、楊秉、王允見本傳。孔伷見臧洪傳。黃琬、周愼見獻帝紀注。郭貢見荀彧傳。孫堅、孫賁見吳志本傳。諸葛瑾、陸凱遙領豫州。見本傳。孫賓碩見魏志閻溫注。陰夔見武紀。呂貢見溫恢傳。王思見梁習傳。王淩見本傳。別駕從事陳蕃、李膺、荀緄、杜密、朱寓見吳志周瑜傳注。先謙曰。吳云。沈志豫州漢治譙。魏治安成。錢大昭三國志辨疑。豫州刺史治譙。魏武立譙郡。改治汝南項縣。案諸說各言一時事。賈逵傳文帝出征。逵從至譙。以逵爲豫

州刺史。是魏初猶治譙。明帝卽位時。州軍在項。遂卒。州人立祠於項。是明帝時徙治項。嘉平中。諸葛誕爲鎭南都督豫州。正元二年。毌丘儉以淮南壽春反。西至項堅守。彼時不聞州軍抵禦。刺史已徙治可知。大將軍使諸葛誕從安風津擬壽春。考安風津在安成東南二百餘里。誕督豫州諸軍。取道於此。然則豫州徙治安成。在正始嘉平之際。前漢縣。三國魏因。置郡。洪云。晉志譙郡魏武分沛郡置。元和志寰宇記皆云黃初元年置。沈志引何承天志明帝始分立。今考沈志引王粲詩旣入譙郡界。粲亡在建安中。則諸說非也。吳云。建安二十三年。曹林封此。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進封譙郡王。五年。仍改譙縣。還國爲郡。魏略。黃初元年。以譙國與長安、許昌、鄴、洛陽號爲五都。晉志。譙郡治。一統志。故城今潁州府亳州治。

【洨】。〔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寇壽爲侯。見寇恂傳。洨長許愼見本傳。又縣人陳咸、子參、豐、欽、孫躬、曾孫寵、玄孫忠。見寵傳。

有垓下聚。高祖破項羽也。〔集解〕惠棟曰。張揖三倉注云。垓、堤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鳳陽府靈壁縣南五十里。

【蘄】。〔集解〕馬與龍曰。建武三年。王良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見良傳。蘄長王匡見杜喬傳。陳弇見歐陽歙傳。又縣人趙普、子孝禮。見孝傳。施延見陳寵傳。樓玄見吳志本傳。

有大澤鄉。陳涉起此。史記曰。高祖擊黥布於會甀。徐廣曰。在縣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何夔傳袁術與橋蕤攻蘄陽。錢儀吉云。蘄陽卽蘄縣。鍾英案。蘄水注。蘄水東南逕蘄縣。縣在蘄水北。故三國時稱蘄陽也。晉注改屬譙郡。一統志。故城今宿州南。

【銍】。〔集解〕馬與龍曰。銍令朱震見陳蕃傳。長秦宜祿見魏志明紀注。又縣人徐宣、子憲、孫防、曾孫衡。見防傳。嵇康之先。自會稽徙于譙之銍縣。見魏志王粲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譙郡。晉志屬譙郡。一統志。故城今宿州西南四十六里。

【酇】。〔集解〕惠棟曰。孟康、闞駰音多。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南七十里。

【建平】。〔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銚統爲侯。見銚期傳。建平長劉勲見魏志司馬芝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永城縣西南。

【臨睢】。故芒。光武更名。〔集解〕馬與龍曰。芒長鄧惲、芒守丞韓龔。見惲傳。先謙曰。三國魏省。吳云。見歸德府志。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永城縣東北。

【竹邑】。侯國。〔集解〕錢大昕曰。彭城靖王子阿奴所封。馬與龍曰。縣人武周、子陔、韶、茂、

見魏志胡質傳注薛琮子珝、瑩、孫兼見吳志本傳.

故竹. （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因.晉志改曰笁邑.一統志.故城今鳳陽府宿州北二十五里.

【公丘】本膠國. 杜預曰.在縣東南.（集解）惠棟曰.案宋忠世本注云.公丘是滕國.前書夏侯嬰爲滕公.鄧展曰.今沛郡公丘.前志亦云故滕國.膠當作滕.傳寫誤也.杜預釋例譜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縣是也.先謙曰.官本膠爲滕.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魯郡.在咸寧三年.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

【龍亢】 地道記曰.左傳隱二年.入向.城在縣東南.（集解）馬與龍曰.陰溝水注.過水又東南逕龍亢縣故城南.漢建武十三年.世祖封傅昌爲侯國.案傅俊傳.建武七年.俊子昌嗣.徙封蕪湖侯.建初中.貶爲關內侯.龍亢之封史偶失載.又縣人桓鄺、桓榮、子郁、普、焉、良、孫鸞、曾孫典、曄、麟、玄孫彬、見榮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譙郡.一統志.故城今鳳陽府懷遠縣西七十五里.

【向】 （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王霸爲侯.見霸傳. 本國.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闕.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懷遠縣東南.

【符離】 （集解）馬與龍曰.符離長高詡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宿州治.

【紅】 地道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集解）惠棟曰.案前志作虹.音貢.又紅亭在泰山奉高縣.注引王隱記.非也.先謙曰.官本作虹.前漢縣作虹.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泗州五河縣西.

【太丘】. （集解）惠棟曰.樂史云.地理志.敬邱.明帝更名.案前志.當作犬邱.馬與龍曰.太丘長陳寔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作敬邱.三國魏闕.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永城縣西北三十里.

【杼秋】故屬梁國. （集解）惠棟曰.十三州記.光武封劉般爲杼秋侯.明帝以屬沛.杼音紓.小顏音食汝反. 有澶淵聚. 左傳襄二十年.盟于澶淵.（集解）錢大昕曰.案春秋之澶淵.杜云.在頓邱縣南.劉昭以杼秋之澶淵當之.非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有鄭陂、鄭渾、爲沛郡太守.興陂堨.開稻田.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見渾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碭山縣東六十里.

【陳國】 高帝置爲淮陽.章和二年改.雒陽東南七百里.（集解）惠棟曰.孟康云.孝明帝更名.案陳敬王傳.永平三年.封廣平王.肅宗崩、遺詔徙封爲陳王.章帝崩於章和二年.郡國志是也.馬與龍曰.更始封張卬爲淮陽王.見劉玄傳.光武封劉延爲淮陽王.

見光武紀。皆在陳敬王羨前。陳相朱頡、見朱暉傳。黃昌見本傳。羊昌見橋玄傳。師遷、駱俊、見陳敬王傳。張歆見張禹傳。許瑒見蜀志許靖傳。邊韶、孔疇、見陰溝水注。虞長禮震見歐陽歙傳注。太守潘蹇、見光武紀。孫該見魏志劉劭傳。胡軫見吳志孫堅傳。都尉岑彭見本傳。獄吏虞經見虞詡傳。綱紀梁習、功曹袁渙、見魏志本傳。又郡人郤仲信、見魏朗傳。郤巡見樊英傳。薛漢見儒林傳。許續見陰溝水注。吳瓘見魏倉慈傳。袁徽見蜀許靖傳。鄭泉見吳主權傳注。陳融見陸瑁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吳云、黃初四年、淮南王邕改封此。太和六年、東阿王植封此。植薨、子志徙封濟北國。復爲郡。

九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陳郡領漢舊縣八城。苦縣改屬譙郡。戶十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三。口百五十四萬七千五百七十二。

【陳】。帝王世紀曰、庖犧氏所都。舜後所封。左傳僖元年、會于檉。杜預曰、縣西北有檉城。爾雅曰、丘上有丘曰宛丘。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詩曰、邛有旨苕。防有鵲巢。〔集解〕馬與龍曰、陳令章義見本傳。又縣人汝郁見賈逵傳。張季禮見劉翊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曹仁封此。見仁傳。晉志改屬梁國。一統志、故城今陳州府淮寧縣治。

【陽夏】。〔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馮異爲侯。見異傳。陽夏令周磐見本傳。又縣人趙宏見郭伋傳。何熙、子臨、瑾、孫衡、曾孫夔、見魏志夔傳。有固陵聚。史記高祖五年、追項羽至固陵。晉灼漢書注云、汝南固始縣。〔集解〕惠棟曰、案前志淮陽有固始縣。云汝南者非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志何夔、陳郡陽夏人。胡三省謂魏屬梁國。非也。晉志改屬梁國。一統志、故城今太康縣治。

【寧平】。〔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省縣而城存。東海王越卒於項。石勒自許昌追之。及於苦縣之寧平城是也。見紀要。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南五十里。

【苦】。〔集解〕惠棟曰、徐廣云、縣有頤鄉。史記灌嬰與高祖會頤鄉。春秋時曰相。有賴鄉。伏滔北征記曰、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水相通。古史考曰、有曲仁里。老子里也。地道記曰、城南三十里有平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景初二年、以屬譙郡。見明帝紀。晉志改屬梁國。一統志、故城今鹿邑縣東十里。

【柘】。〔集解〕馬與龍曰、縣人梁習、子施、見魏志習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晉太康中始廢。見元和志。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柘城縣城北。

【新平】。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縣晉省、故城今陳州府淮寧縣東北。

【扶樂】〔集解〕錢大昕曰、光武封劉隆爲扶樂鄉侯。馬與龍曰、縣人袁滂、子渙、孫侃、寓、奧、準、袁霸、弟徽、敏、霸子亮、孫粲、見魏志渙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太康縣西北。

【武平】左傳成十六年、諸侯侵陳鳴鹿、杜預曰、縣西南有鹿邑。〔集解〕馬與龍曰、建安元年封曹操爲侯、見魏志武紀。有廣鄉城、改曰廣世、順帝陽嘉四年封摯墳爲侯國、見陰溝水注。又縣人虞經、孫詡、曾孫恭、見詡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晉志改屬梁國。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北四十里。

【長平】〔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劉隆爲侯、見隆傳。長平令陳羣、見魏志羣傳。又縣人潁容、見儒林傳。故屬汝南。左傳宋華氏戰于鬼閻、杜預曰、縣西北有閻亭。有辰亭。左傳宣十一年盟辰陵、杜預曰、縣東南有辰亭。有赭丘城。〔集解〕惠棟曰、洧水注云、洧水又東逕赭丘南、上有故城也。先謙曰、前漢縣、屬汝南、三國魏因、晉志改屬潁川郡。一統志、故城今陳州府西華縣東北十八里。

【魯國】秦薛郡。高后改。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集解〕錢大昕曰、案建武二年封兄子興爲魯王、二十八年徙封北海、此後無封魯王者、而志稱國不稱郡。蓋自光武以魯國益封東海恭王、終東京之世、魯常爲東海國所屬、而魯國之名未改、故明帝時鍾離意、和帝時汝郁、靈帝時陳逸、皆稱魯相、而曲阜孔廟永興、永壽、建寧諸石刻、皆有魯相之稱、初不稱太守也。洪頤煊曰、後志東海郡、錢以爲國之譌。案東海恭王傳、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是彊封東海、而國都在魯、故終東京之世、魯稱國置相、而東海仍爲郡、錢說非也。惠棟曰、世本云、煬公徙魯、宋忠云、今魯國。馬與龍曰、彊都魯稱國、故東海仍爲郡、然終東京之世、亦不別置守矣。彊傳位至劉羨、魏受禪、以爲崇德侯、見彊傳。太守梁邸壽、見蓋延傳注。鮑永、見本傳。魯相王堂、鍾離意、見本傳。趙安世、見郭鎮傳。汝郁、見賈逵傳。刁韙、見黃琬傳。陳逸、見陳蕃傳。溫恢、張遼、孫禮、見魏志本傳。畢諶、見武紀。功曹曹褎、見本傳。戶曹孔訢、見鍾離意傳。又郡人劉琰、見蜀志本傳。先謙曰、三國魏廢國爲郡。

六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魯郡領漢舊縣六城。戶七萬八千四百四十七。口四十一萬一千五百九十。

【魯】國。奄國。帝王世紀曰：黃帝生於壽丘，在魯東門之北。少昊自窮桑登帝位，窮桑在魯北，後徙曲阜。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左傳曰：伯禽封少昊之墟。僖二十九年介葛盧舍于昌衍。杜預曰：縣東南有昌平城。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奄君蒲姑。又云周公遂踐奄。春秋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史記從郭出魯奄中。張華云：即魯之奄里。先謙曰：大注奄國上缺古字，各本皆有。馬與龍曰：縣人蕃嚮見黨錮傳，孔扶見順帝紀，孔昱見本傳，孔伷、子融、褒見融傳，孔子建、曾孫僖、僖子長彥、季彥見儒林傳，孔疇見汝水注，疇曾孫又見魏志倉慈傳。有大庭氏庫。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集解〕惠棟曰：酈元云少昊之墟有大庭之庫，春秋豎牛之所攻也。故劉公幹魯都賦云：戢武器于有炎之庫，放戎馬于巨野之坰。有鐵。有闕里，孔子所居。漢晉春秋曰：鍾離意相魯，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歎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況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輿服之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璧有七，張伯盜一。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璧，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璧懷中。魯咸以爲神。意別傳曰：意省堂有孔子小車，乘皆朽敗。意自糴傭雇漆膠之直，請魯民治之，及護几席劍履。後得甕中素書曰：護吾履鍾離意。又禮記矍相之圃，亦在城中西南近孔子廟。而仲尼墓在魯城門北便之外，泗水上，去城一里。葬地蓋一頃。墓墳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墓前有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塋中異木以百數，魯人莫能識。皇覽曰：孔子本無祠堂，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伯魚塚在孔子冢東，與孔子冢近，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案今墓書孫在祖前，謂此爲驕孫祔。有牛首亭。左傳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集解〕錢大昕曰：案左傳之牛首，杜元凱以爲鄭邑，劉昭以魯之牛首亭當之，非也。（水經注：沙水又東南逕牛首亭東，左傳宋人與諸侯伐鄭東郊，取牛首者也，俗謂之車牛城矣。）先謙曰：官本左傳下有曰字。有五父衢。地道記曰：在城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兖州府曲阜縣治。

【騶】。

〔集解〕馬與龍曰。騶令鄭弘見本傳。

本邾國。有騶山。高五里。秦始皇刻石焉。劉會騶山記曰。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城東門外有韋賢墓。北有繹山。左傳文十三年。邾遷于繹。郭璞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城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城北有孟軻冢焉。〔集解〕惠棟曰。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杜預曰。繹。邾邑。魯國鄒縣。司馬貞云。騶、邾聲相近。宜音邾也。說文。帝顓頊之後所封。晉志云。故小邾之國。先謙曰。前漢縣。官本注會作薈。無焉字。三國魏因。晉志因作鄒。一統志。故城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

【蕃】。〔集解〕惠棟曰。沈約云。蕃音皮。漢末太傅陳蕃子逸。為魯相。改音。案此見白褎魯記。小顏譏其非。案蕃本有皮音。故古今人表有司徒皮。師古云。即十月之交詩所謂蕃維司徒是也。有南梁水。左傳襄四年。戰狐台。杜預曰。縣東南有目台亭。〔集解〕先謙曰。官本亭作山。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作番。一統志。故城今滕縣治。

【薛】。〔集解〕馬與龍曰。縣人曹充、子褎。見褎傳。寒朗見本傳。本國。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北邊。〔集解〕惠棟曰。杜預釋例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為薛。今魯國薛縣是。六國時曰徐州。史記曰。齊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集解〕惠棟曰。戰國策齊一篇云。楚威王戰勝於徐州。高誘云。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說文、郲、邾下邑。從邑。余聲。魯東有郲城。讀若塗。司馬貞云。徐字從人。說文作郲。並音舒。顧炎武云。徐讀為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於徐州。春秋正作舒州。何焯定作徐。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四里。

卞。有盜泉。〔集解〕惠棟曰。酈元云。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論語撰考讖。水名盜泉。仲尼不嗽。即斯泉矣。有郚鄉城。左傳文公七年。城郚。杜預曰。縣南有郚鄉城。隱元年。盟于蔑。杜預曰。蔑。地名。縣南有姑城。襄十七年。齊圍桃。杜預曰。縣東南有桃墟。〔集解〕惠棟曰。郚音吾。注縣南有郚鄉城。案杜氏注。鄉字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泗水縣東。

【汶陽】。左傳桓十二年。盟曲池。杜預曰。縣北有曲水亭。地道記。臨淄縣西南門曰曲門。其側有池。案魯桓與杞莒盟。不往齊地。地道記為妄。〔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劉琬為侯。見東海恭王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寧陽縣東北。

右豫州刺史部郡國六縣邑侯國九十九。〔集解〕先謙曰三國魏豫州刺史部得漢舊郡國潁川、汝南、梁、沛、陳、魯。分沛置譙郡（入汝南之宋、山桑、城父、陳郡之苦縣）分汝陽置弋陽（入僑置荆州江夏之西陽、西陵、軑）爲郡國八縣邑侯國九十七。（省縣三關縣五復置縣一分置縣一僑置縣三入徐州縣一）

【魏郡】高帝置。雒陽東北七百里。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衞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陽、（〔集解〕馬與龍曰陽當作周諸本皆誤）南和、廣平之廣平（〔集解〕馬與龍曰謝云廣平是縣屬鉅鹿志廣平之三字衍宜刪）任城（〔集解〕馬與龍曰謝云任城屬東平任縣屬鉅鹿志衍城字）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十八年分置東西部尉〔集解〕馬與龍曰魏郡太守陳康見吳漢傳范横見馮勤傳注岑熙見岑彭傳銚期、馮魴、韋彪、張酺、徐防見本傳竇瓌見竇憲傳黃香、子瓊、爰延、陳球見本傳王朗、涼茂、國淵、徐宣、徐奕、賈逵、鍾繇、溫恢、鄭渾見魏志本傳陳矯、薛悌見矯傳董昭、栗攀、袁春卿見昭傳吳瓘見倉慈傳典農中郎將裴潛見本傳又郡人審配見荀彧傳胡潛見蜀志許慈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分置廣平陽平郡謝云建安十八年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洪云黃初二年以魏郡廣平陽平爲三魏吳云文紀黃初二年以魏郡西部置廣平郡魏郡東部置陽平郡三年封曹徽爲廣平王四年國除爲郡廣平郡治曲梁見地形志陽平郡治館陶見河水注案一統志廣平前漢國魏置郡仍治廣平後魏移治曲梁元城三國魏爲陽平郡治晉因之石趙移治館陶後魏因之洪志吳表並以後魏爲曹魏非也

十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魏郡領漢舊縣八分置長樂（文紀注黃初四年封山陽公女曼爲長樂郡公主蓋長樂魏置縣文帝嘗作郡後還爲縣晉志因李兆洛云故城今彰德府安陽縣東四十里）安陽（謝云晉書荀勗傳勗魏時爲安陽令羣臣奏永年宮表有射聲校尉安陽侯臣溫蓋侯國晉志因紀要今安陽縣治）入司州河內之蕩陰兗州東郡之頓邱爲十二城廣平郡領漢舊縣四分武安置臨水（洪云黃初三年分武安立以城臨滏水故名見元和志亦曰滏陽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廣平府磁州西北）入鉅鹿之任、南和、廣平、曲周、趙之襄國、邯鄲、易陽爲十二城陽平郡領漢舊縣三入東郡之衞、東武陽、陽平、樂平爲七城朝歌、林慮還屬

河內：發干還屬東郡。廮陶還屬鉅鹿。說見各縣下。謝云。頓丘。沈志。魏屬陽平。通鑑胡注。魏屬魏郡。按其地望。宜從胡注。又洪志。魏廣平郡有肥鄉縣。魏黃初二年。分邯鄲、列人二縣立。見元和志。按晉書地理記。太康中立肥鄉縣。是肥鄉非魏縣。吉甫說不足據。洪志廣平郡又有列人。廣年。斥漳三縣。蓋據晉志。吳表同。謝云。一統志。魏屬廣平。今案一統志。列人、晉屬廣平。廣年、前漢屬廣平。後漢屬鉅鹿。晉仍屬廣平。斥章。晉曰斥漳。屬廣平。是魏承漢制。均屬鉅鹿。謝引爲誤。

戶十二萬九千三百一十。口六十九萬五千六百六。

【鄴】。帝王世紀曰。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魏都賦注曰。縣西北有鼓山。時時自鳴。鳴則兵又交。谷水在縣南。案本傳有西唐山。又鄴北太行山西北去。亦不知山所極處。亦如東海不知水所窮盡也。〔集解〕洪亮吉曰。寰宇記。後漢桓靈之間。冀州刺史常理於此。馬與龍曰。冀州刺史羊陟、蔡衍、王考、見黨錮傳。韓馥、袁紹、見紹傳。賈琮、皇甫嵩、見本傳。王芬見魏志武紀。李邵見魏志司馬朗傳。公孫度、賈昭、見本傳。袁尙見賈逵傳注。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沮授、田豐、韓珩、從事趙浮、程渙、治中審配、劉惠、見袁紹傳。從事崔琰、邢顒、主簿崔林、見魏志本傳。李孚見賈逵傳注。棧潛督守鄴城。見高堂隆傳。袁紹封鄴侯。見紹傳。霍諝封鄴都亭侯。見諝傳。鄴令甄邵見李固傳。賈逵、楊沛、見逵傳。又縣人霍諝、子鯈、見諝傳。李暠見蘇不韋傳。臺佟見逸民傳。

有故大河。有滏水。魏都賦曰。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注云。水經。鄴西北滏水熱。故名滏口。

有汙水。有汙城。史記曰。項羽破秦軍汙水上。〔集解〕惠棟曰。酈元云。汙水出武安縣山。東南經汙城北。入漳。汙音于。

有平陽城。史記曰。靳歙別下平陽。〔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鄴師敗邯鄲師于平陽。

有武城。有九侯城。徐廣曰。一作鬼侯。與文王爲紂三公。〔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爲五都之一。洪云。有三臺。銅雀、中臺也。金虎、冰井、南臺北臺也。謝云。建安十三年。公還鄴。作元武池。以肄舟師。見武紀。明永樂中。漳河自張固村決入滏水。成化中。漳水復挾滏東南出。滏水之舊流幾絕。見紀要。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彰德府臨漳縣西。

【繁陽】。〔集解〕馬與龍曰。繁陽令陳球見本傳。又縣人馮伉、馮偃、孫勤、勤子宗、順、孫勁、奮、由、曾孫卯、玄孫留、見勤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太和二年。立皇子穆爲王。三年國除。晉志改屬頓邱郡。一統志。故城今內黃縣東北。

【內黃】。

左傳襄十九年。會于柯。杜預注曰。縣東北有柯城。昭九年。荀盈卒于戲陽。杜預曰。縣北有戲陽城（集解）馬與龍曰。內黃令高彪見本傳。又縣人欒巴、子賀見巴傳。

清河水出。有蕭陽聚。世祖破五校處。（集解）惠棟曰。說文。魏郡有蕭陽鄉。墨翟書義從弗讀作錡。今屬鄴。本內黃北二十里。酈元云。世謂之辟陽城。又曰戲陽城。世謂之義陽。郭章懷云。戲陽卽蕭陽。古字通也。

有黃澤。前志曰。在縣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武紀。太祖擊黑山賊眭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卽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內黃縣西北。

【魏。】（集解）馬與龍曰。魏令黃朗見魏志裴潛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田豫罷官居此。見魏略。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大名府大名縣西。

【元城。】左傳成七年。會馬陵。杜預曰。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史記曰。龐涓死處。（集解）惠棟曰。案前書有委粟里。馬與龍曰。元城令司馬朗、吳質見魏志本傳。魏郡東部都尉常林見林傳。又縣人具恭、具瑗見單超傳。

墟。故沙鹿。左傳。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山名也。（集解）惠棟曰。河水注引郡國志云。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案前書元后傳云。元城東有五鹿之墟。卽沙鹿地也。應脫五鹿二字。

有沙亭。左傳定七年。盟于沙亭。杜預曰。在縣東南。七年盟于瑣。晉地道記曰。縣南有瑣陽城。（集解）惠棟曰。沙如字。又音星和反。又案左傳云。盟于沙。衍亭字。杜注云。沙亭在縣東南。脫沙亭二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遣陽平郡。見元和志。謝云。曹禮封元城王。太和中。徙封。國除。見魏志。晉志屬陽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元城縣東。

【黎陽。】左傳定十四年。會于牽。杜預曰。縣東北有牽城。（集解）馬與龍曰。光武以幽幷州兵騎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兵騎千人。復除甚重。見百官志。監黎陽謁者燕喬。見天文志。黎陽令馮偃、見馮勤傳注。荀淑見魏志鍾繇注。又縣人鄭璩見張酺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倉城。袁紹聚糧之所。見括地志。有袁譚城。有曹公城。見述征記。謝云。建安四年。曹公進軍黎陽。五年。袁紹引軍至黎陽。渡河追曹公軍至延津南。八年。曹公還許。留賈信屯黎陽。見武紀。晉書鄭袤傳。袤魏時爲黎陽令。晉志因。一統志。漢置黎陽縣。晉灼云。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宋史河渠志。大觀三年。都水監言。盧水溢爲患。乞移城大伾山居山之間。以就高仰。案宋時郡治黎陽。卽漢時故城也。在今衞輝府濬縣東北。

【陰安。】邑。（集解）錢大昕曰。章帝女陰安公主。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改屬頓邱郡。一統志。今大名府清豐

縣北【館陶】〔集解〕馬與龍曰館陶令諸葛原見魏志管輅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屬陽平郡吳云黃初六年曹霖封爲王國太和六年徙封東海國除晉志屬陽平郡李兆洛云故城今東昌府舘陶縣西南【清淵】〔集解〕惠棟曰酈元云縣西北有清淵故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陽平郡（三家說同）晉志曰清泉屬陽平郡一統志故城今臨清州西南【平恩】〔集解〕惠棟曰地理風俗記縣故館陶之別鄉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廣平郡見寰宇記晉志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邱縣西【涉】侯國魏都賦注曰有龍山〔集解〕先謙曰一統志漢涉縣後漢末改爲涉漳水注漳水東過涉縣西注漳水於此有涉河之稱蓋名因地變也三國魏曰涉改屬廣平郡謝云建安九年曹操圍鄴涉長梁岐以縣降見武紀晉志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彰德府涉縣西北二里【斥丘】〔集解〕惠棟曰斥音尺一音昌夜反闞駰云在魏郡東八十里前志及劉寬碑陰皆作庈有葛杜預曰有乾侯魯昭公所處〔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管輅從兄孝國居於斥邱見輅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武安】〔集解〕馬與龍曰武安長尹楷見魏志武紀有鐵卽臺孝威隱于縣山〔集解〕惠棟曰臺佟字孝威見逸民傳酈元云縣有欽口山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廣平見元和志吳云正始元年曹爽封此爽誅國除晉志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彰德府武安縣西南【曲梁】〔集解〕馬與龍曰曲梁長楊俊見魏志本傳侯國左傳宣十五年敗赤狄於曲梁故屬廣平有雞澤左傳襄三年諸侯會雞澤杜預曰在縣西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廣平三國魏因改屬廣平（三家說同）晉志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廣平府永年縣治【梁期】〔集解〕惠棟曰史記作梁淇八王故事作梁湛地理風俗記鄴北八十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吳云魏省）一統志故城今磁州東

【鉅鹿郡】秦置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國以其縣屬雒陽北千一百里〔集解〕馬與龍曰明帝封劉恭爲王見帝紀鉅鹿太守邢稽見明帝紀謝夷吾、魏霸、樊準見本傳司馬直見張讓傳郭典見皇甫嵩傳張導見漳水注董昭、李邵見魏志昭傳李休

見曹爽傳注。龐林見蜀龐統傳注。郡丞彭參、掾馬道嵩、見漾水注。又郡人田豐見荀彧傳。耿艾、子純、純子阜、孫盱、騰、曾孫忠、玄孫緒、耿訢、耿宿、耿植、耿級見純傳。孫威直見郭林宗傳。韓伯高見薛漢傳。張琦見魏志管寧傳。張泰見邴原傳。李孚見賈逵傳。張翔見蜀志許靖傳。先謙曰。三國魏因。

十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鉅鹿郡領漢舊縣十城。任、南和、廣平、曲周、移屬廣平郡。廣宗移屬安平郡。吳表有大陸縣。據左傳定元年杜注。鉅鹿大陸縣。疑魏時立。然今地無考。當即鉅鹿縣也。

戶十萬九千五百一十七。口六十萬二千九十六。

【廮陶】。〔集解〕惠棟曰。說文廮從广嬰聲。或音於郢切者非也。馬與龍曰。桓帝封劉悝爲王見千乘貞王傳。廮陶長董昭見賈琮傳。

有薄落亭。〔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志廮陶、魏屬鉅鹿。一統志同。謝吳並云魏武紀建安十七年以縣移入魏郡。未知何時還屬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趙州寧晉縣西南二十五里。

【鉅鹿】。故大鹿。〔集解〕惠棟曰。書作大陸。山海經作泰陸。案此則大讀爲泰也。鄭玄毛詩箋云。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

有大陸澤。有廣阿澤。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也。山海經曰。大陸之水。史記紂盈鉅橋之粟。許慎云。鉅鹿之大橋也。鉅鹿南有棘原。章邯所軍處。前書曰。沙丘臺在縣東北七十里。〔集解〕惠棟曰。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阿澤。阿一作河。非。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順德府平鄉縣治。

【楊氏】。〔集解〕惠棟曰。闞駰云。縣北四十里有武亭。故縣也。馬與龍曰。縣人孟敏見郭林宗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縣晉省入廮陶。故城今趙州寧晉縣治。

【鄡】。〔集解〕惠棟曰。前志作鄡。案廣韻。豫章之鄡陽作鄡。鉅鹿之鄡縣作鄡。音與鄡同。古字通也。酈元作郻。非。說文鄡、鉅鹿縣。從邑梟聲。先謙曰。前漢縣作鄡。三國魏因。晉志改屬趙國。吳云。鄡晉移趙國。見皇輿表。一統志。顏師古云。鄡、苦么反。與鄡同。酈元作郻。地形志作鄵。通典舊志作鄡。寰宇記作鄵。皆鄡字之訛。故城今保定府束鹿縣東。

【下曲陽】。〔集解〕馬與龍曰。建武十三年。馬武將兵屯下曲陽。備匈奴。見武傳。鉅鹿都尉劉回、見光武紀。鉅鹿太守邳彤居下曲陽。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見彤傳注。

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杜預曰。縣西南有肥累城。古肥國。白狄別種。

有昔陽亭。左傳昭十二年。晉荀

吳入昔陽。杜預曰。治縣東有昔陽城。取故都也。〔集解〕惠棟曰。劉炫規過云。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案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若昔陽卽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境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卽是鼓都。在鮮虞之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案劉氏此論。頗爲精審。故備錄之。先謙曰。官本治作沾。取作肥。是。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左傳昭十二年杜注。鉅鹿下曲陽。知晉初猶沿魏舊。晉志改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正定府晉州西。

【任】。〔集解〕馬與龍曰。任令王觀見魏志本傳。于綽、張孖、居任縣。見管寧傳。先謙曰。前漢縣。屬廣平。三國魏因。改屬廣平。見通鑑胡注。晉志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順德府任縣東南。

【南和】。〔集解〕馬與龍曰。南和宰常林見魏志林傳。先謙曰。前漢縣。屬廣平。三國魏因。改屬廣平。（三家說同。）晉志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南和縣治。

【廣平】。〔集解〕馬與龍曰。明帝封劉羨爲王。見明紀。光武封吳漢爲侯。見漢傳。順帝封馬國爲侯。見孫程傳。廣平令司馬芝見魏志本傳。廣平太守盧毓、王肅、見魏志本傳。先謙曰。前漢縣。屬廣平。三國魏因置郡。以縣屬。晉志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廣平府雞澤縣東。

【斥章】。〔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廣平。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改爲斥漳。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曲周縣東南。

【廣宗】。〔集解〕錢大昕曰。平帝元始二年。封代孝王元孫如意爲廣宗王。當卽此。順帝封宦者王成爲侯國。惠棟曰。桑欽云。東爲清河。英雄記云。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馬與龍曰。和帝封皇弟萬歲爲廣宗王。見本紀。廣宗長邢顒見魏志本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故屬安平郡。見通鑑胡注。吳云。魏志郭后傳。安平廣宗人。晉志屬安平國。一統志。故城今威縣東。

【曲周】。〔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廣平。三國魏因。改屬廣平。謝云。鮑勛傳。勛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勛不敢擅縱。陳矯傳。矯爲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案廣平郡卽故西部。是曲周魏屬廣平。吳云。寰宇記。曲周魏屬魏郡。蓋據魏志建安十七年武

紀言之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曲周縣東北【列人】〔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八年伐邯鄲取列人地理風俗記縣西南六十里有郎裴城故縣也馬與龍曰列人令鮑子春、典農王宏直見魏志管寧傳先謙曰前漢縣屬廣平三國魏因晉志改屬廣平一統志列人晉屬廣平郡故城今肥鄉縣東北【廣年】〔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廣平三國魏因晉志改屬廣平一統志廣年晉屬廣平永嘉後廢故城今永年縣西北【平鄉】〔集解〕馬與龍曰滕撫傳謝安封平鄉侯當郎此先謙曰前漢縣屬廣平三國魏因吳云平鄉、魏屬鉅鹿見順德府志晉志改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順德府平鄉縣西北【南䜌】〔集解〕惠棟曰䜌當作𪊟案說文䜌字亦有作𪊟者或古字通又廣平國有南曲或作曲也馬與龍曰光武封鄧晨爲侯後徙封西華見晨傳又封陳茂爲侯見郭后紀先謙曰官本作𪊟是前漢縣作南𪊟三國魏因見寰宇記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鉅鹿縣北

【常山國】高帝置建武十三年省眞定國以其縣屬〔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劉楊爲眞定王見本紀明帝封劉昞爲王後徙封淮陽和帝封昞子側爲王側薨復封昞孫章爲王見淮陽頃王傳常山相劉矩見本傳太守鄧晨、伏恭見本傳郭宇見郭丹傳宋泓見董卓傳注華周見魏志華歆傳注胡質見本傳長史劉洪見律歷志又郡人張顥見靈帝紀注先謙曰建安十一年國除爲郡見獻帝紀三國魏因十三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常山郡領漢舊縣八漢末復置石邑（洪云漢舊縣元和志石邑縣後漢至隋不改案魏志建安二十五年石邑縣言鳳凰見郎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正定府獲鹿縣東南）入中山之上曲陽爲十城房子、元氏、高邑、平棘改屬趙國三家同都鄉闕洪志以上艾屬樂平郡蓋據晉志今考一統志上艾縣云晉改屬樂平則魏承漢舊戶九萬七千五百口六十三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元氏】晉地道記有石塞、三公塞〔集解〕惠棟曰漢有白石山碑三公山碑白石山郎石塞三公山郎三公塞白石山碑云元氏縣界有六名山謂封龍山、靈山、無極山、盤三公山爲六也馬與龍曰更始封劉歙爲王見劉元傳元氏令張況見張禹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趙國吳云見輿地廣記晉志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正定府元氏縣西北【高

邑】故鄗光武更名。〔集解〕惠棟曰鄗呼落反郭璞三倉解詁音躍字林音火沃反韋昭音呼告反闞駰云讀若磽确。刺史治。漢官曰去雒陽一千里。〔集解〕馬與龍曰冀州刺史竇融見光武紀應順見應奉傳郅壽、左雄、蘇章、周舉見本傳朱穆見度尚傳丁詡從事趙徵王球見漳水注。有千秋亭五成陌。縣西七里。光武即位於此矣。〔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鄗三國魏因改屬趙國吳云見贊皇志晉志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趙州柏鄉縣北。【都鄉】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東京人封都鄉侯者甚多都鄉者近郭之鄉班在鄉侯之上非皆常山之都鄉也熊方年表於都鄉侯皆注云常山非是（常山之都鄉西京已爲侯國乃趙頃王子景所封王莽時絕未審東京更封何人）有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闕晉志無今地闕。【南行唐】〔集解〕馬與龍曰建武九年朱祜屯南行唐拒匈奴見祜傳南行唐長周紆見本傳邢顒見魏志本傳。有石臼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正定府行唐縣北。【房子】〔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鄧晨爲侯見晨傳。贊皇山。在縣西南六十里。濟水所出。晉地道記有欒塞中谷塞。〔集解〕惠棟曰案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本志云垣有王屋山兗水出兗一作沇李殿學云即沇水也孔安國云泉源爲沇流出爲濟司馬氏所載蓋本風俗通酈元以應氏爲非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趙國吳云見寰宇記引太康志晉志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趙州高邑縣西南。【平棘】有塞。〔集解〕先謙曰本紀建武元年光武從薊至中山行到南平棘諸將固請正號位即此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趙國見元和志晉志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趙州南。【欒城】在縣西北四十里〔集解〕錢大昕曰在上有脫文前志無此縣惠棟曰哀五年國夏伐晉取欒杜預云欒城在平棘縣西北此脫平棘二字故何焯疑在有塞下矣馬與龍曰前漢關縣在今正定府欒城縣北後漢改置欒城縣晉省見一統志張禹傳禹祖父況建武初爲常山關長其時尚未改置也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失考晉志不列一統志故城今正定府欒城縣南。【九門】史記趙武靈王出九門如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藁城縣西北。

【靈壽】〔集解〕惠棟曰世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馬與龍曰光武封邳彤爲侯見彤傳 衛水出〔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靈壽縣西北 【蒲吾】史記番吾君杜預曰晉之蒲邑也古今注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通漕船也〔集解〕馬與龍曰蒲吾長耿伋見耿純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表不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平山縣東南【井陘】〔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有井陘關亦曰土門關卽呂氏春秋九塞之一大行八陘之第五陘見元和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井陘縣北【眞定】〔集解〕馬與龍曰眞定令張林見陳龍傳又縣人趙雲、子統、見蜀志雲傳先謙曰前漢縣屬眞定三國魏因吳云正元元年封故楚王彪子嘉於此見彪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正定府正定縣南【上艾】故屬太原〔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太原三國魏因見一統志晉志改屬樂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平定州境

【中山國】高帝置雒陽北一千四百里〔集解〕洪亮吉曰案高帝置中山郡景帝三年始改作國下清河國、齊國、亦然馬與龍曰光武建武元年封劉茂爲王見本紀十七年封皇子輔爲王後徙封沛見輔傳三十年封皇子焉爲王見焉傳中山相薛脩見趙憙傳張郴見陳龍傳戴封見本傳朱遂見五行志注張純見劉虞傳太守鄧晨、郭伋、見本傳王淩見魏志淩傳主簿劉祐見本傳又郡人張鈞見張讓傳鮭陽鴻見洼丹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中山王袞傳太和六年改封中山王 十三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中山國領漢舊縣十二城上曲陽移屬常山三家同洪志據晉志安國移屬博陵蠡吾移屬高陽今據一統志皆還屬 戶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二口六十五萬八千一百九十五

【盧奴】〔集解〕惠棟曰滱水注云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一百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故此城藉水以取名馬與龍曰盧奴令臧旻見魏志臧洪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定州治 【北平】〔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王元才爲侯見易水注 有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保定府滿城縣西 【毋極】〔集解〕惠棟曰俗本作毋

馬與龍曰縣人甄逸見孔融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甄后中山無極人見后妃傳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正定府毋極縣西

【新市】〔集解〕惠棟曰前志屬鉅鹿馬與龍曰光武封王仲才爲侯見易水注 有鮮虞亭故國子姓 杜預曰白狄別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新樂縣西南

【望都】左傳晉伐鮮虞及中人杜預曰縣西北有中人城晉地道記曰有馬安關□〔集解〕惠棟曰灑水注引地道記作馬溺關又引中山記云人渡馬溺是山之要害也馬與龍曰望都長班彪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保定府望都縣西北三十里

【唐】〔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王季才爲侯見易水注 有中人亭 博物記曰唐關在中人西北百里中人在縣西四十里列子曰趙襄子使新稺穆子攻翟取左人中人〔集解〕先謙曰官本稺作穉是 有左人鄉 帝王世紀曰堯封唐堯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山卽堯母慶都所居相去五十里都山一名豆山博物記曰左人唐西北四十里〔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唐縣東北

【安國】〔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劉祐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王肅封安國侯見蕭傳毛嘉封安國侯見毛后傳吳云正元元年高柔封此晉志改屬博陵一統志故城今祁州南

【安憙】〔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王益才爲侯見易水注先主除安熹尉見蜀志 本安險章帝更名〔集解〕惠棟曰中山記縣在唐水之西山高岸險故曰安險邑豐民安改曰安喜喜與熹古字通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青龍四年追封甄逸世婦張爲安喜君卽此見后妃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定州東三十里

【漢昌】本苦陘〔集解〕惠棟曰陘音刑馬與龍曰苦陘侯杜茂見本傳 章帝更名〔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曰魏昌謝云青龍三年追封甄逸爲魏昌侯見后妃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正定府毋極縣東北

【蠡吾】〔集解〕惠棟曰應劭風俗志云縣故饒陽之下鄉也 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河閒孝王子翼所封桓帝父也 故屬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高陽國一統志故城今保定府博野縣西南

【上曲陽】故屬常山〔集解〕馬與龍曰曲陽令馮衍見本傳 恆山在西北 有泉水干吉得神書晉地道記

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恆多山坂．名飛狐口．〔集解〕惠棟曰．地道記云．山在縣西北一百四十里．風俗通云．廟在上曲陽．注四百二十五里．一作四百五十里．恆多山坂．一云得恆山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常山．吳云．見畿輔志．晉志屬常山郡．一統志．故城今定州曲陽縣西．【蒲陰】〔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王顯才爲侯．見易水注．本曲逆．章帝更名．〔集解〕惠棟曰．滱水注．章帝章和二年．行巡北岳．以曲逆名不善．因山水之名．改曰蒲陰．羅泌云．逆如字．以水曲而西流爲名．五臣注陸機功臣頌．音去遇．非．案別有曲遇在河南．音舉隅．見高紀．有陽城．晉地道記曰．有陽安關．陽城蒲陽山．蒲水出也．〔集解〕惠棟曰．滱水注．在縣東南三十里．世謂之陽城澱．注陽安關．滱水注引地道記作安陽關．云安陽都尉治．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保定府完縣東南．【廣昌】〔集解〕惠棟曰．高誘云．五阮關在縣東．水經云．縣有淶山．巨馬河出焉．酈元云．即淶水也．故屬代郡．〔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志．廣昌魏屬中山．吳表同．謝云．洪氏從寰宇記錄廣昌．據一統志．魏屬代郡．今考一統志．漢廣昌縣屬代郡．後漢改屬中山．晉仍屬代郡．謝引爲誤．晉志改屬代郡．一統志．故城今易州廣昌縣北．

【安平國】故信都．高帝置．明帝名樂成．延光元年改．雒陽北二千里．〔集解〕惠棟曰．應劭云．博陵．史記蠡吾故縣．質帝本初元年．繼孝沖爲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焉．漢末罷．還安平．周壽昌曰．漳水注．信都郡．高祖六年置．李公緒趙記云．趙孝威王造檀臺．有宮．爲趙別都．以朝諸侯．信四夷．信都之名本此．是在秦應有此縣．屬邯鄲郡．高帝因之．二年．別爲廣川國．宣帝甘露四年．復故．觀信都國治信都縣．疑高帝置縣．後因置郡．安帝延光元年．改樂成國爲安平．封河間王開子得爲安平王．水經注皆作樂成．應劭作樂安．亦誤也．馬與龍曰．永平十五年．封皇子黨爲樂成王．安帝時廢絕．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黨後．改國曰安平．見樂成靖王傳．安平相楊皓．見順帝紀．李燮．見李固傳．安平太守任光、宗廣．見光傳．李忠見本傳．盧毓、王基、徐邈．見魏志本傳．五官掾郭唐、功曹阮況．見任光傳．又郡人崔州平．見蜀志諸葛亮傳．先謙曰．三國魏廢國爲郡．十三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安平郡領漢舊縣十三．入鉅鹿之廣宗．爲十四城．吳表有博陵、棗強二縣．然無確證．戶九萬一千四百四

十口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一十八。

【信都】〔集解〕馬與龍曰。信都令萬脩見任光傳。闞忠見皇甫嵩傳。元和志。黃初中移冀州治信都。刺史孫禮見魏志禮傳。呂昭見杜畿傳裴徽別駕管輅見輅傳。又縣人邳吉、子彤、孫湯、曾孫音、玄孫柴見彤傳。有絳水呼沱河。〔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信都。三國魏因。謝云吳質都督河北諸軍事治信都。見魏略。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冀州治。

【阜城】。故昌城。〔集解〕錢大昕曰。案前志昌成縣屬信都郡。而勃海郡卻有阜城縣。惠棟曰。沈約州郡志云。前漢勃海有阜城縣。續漢志云故昌城。信都有昌城。未詳孰是。酈劭云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城故縣也。馬與龍曰。光武封劉植爲昌城侯見植傳。又云植鉅鹿昌城人。說見堂陽縣下。先謙曰。前漢縣。屬信都。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晉省縣入信都。故城今冀州西北。

【南宮】。〔集解〕先謙曰。馮異傳王郎起。光武自薊南馳至南宮。遇大風雨。即此。前漢縣。屬信都。三國魏因。洪云地形志南宮後漢晉屬安平。謝云輿地廣記縣晉省。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冀州南宮西北。

【扶柳】。〔集解〕惠棟曰。地理風俗記縣西北五十里有梁城故縣也。十三州志東北有武陽城。馬與龍曰。寇損封扶柳侯。見寇恂傳。萬親封扶柳侯見萬脩傳。先謙曰。前漢縣。屬信都。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魏屬安平。故城今冀州西南六十里。

【下博】。〔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劉張爲侯。見齊武王傳。先謙曰。前漢縣。屬信都。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魏屬安平。故城今深州南。

【武邑】。〔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耿植爲侯。見耿純傳。先謙曰。前漢縣。屬信都。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魏屬安平。故城今冀州武邑縣治。

【觀津】。本清河下縣。決錄注曰。孝文竇皇后父隱身漁釣。墜淵而卒。景帝立后爲太后。遣使者更塡父所墜淵而葬。起大墳於縣城南。民號曰竇氏青山。〔集解〕洪亮吉曰。案史記外戚世家。竇皇后、趙之清河觀津人。地理志。觀津屬信都。或景帝二年。取清河縣以益廣川國。（廣川宣帝甘露三年仍名信都。）故觀津遂屬信都耳。此注可以補前志之闕。馬與龍曰。光武封劉喜爲侯。見劉植傳。觀津長黃就見賈琮傳。又縣人欒隱、牽招、子嘉、弘、魏見志招傳。先謙曰。前漢縣。屬信都。三國魏因。吳云青龍三年。郭表封此。見郭后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武邑縣東南。

【經】。〔集解〕錢大昕曰。安平孝王得子理封經侯。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史記。趙武靈曰。吾國東有

河薄洛之水。〔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寰宇記。縣後魏省。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順德府廣宗縣東。【堂陽】。〔集解〕惠棟曰。應劭云。縣北三十里有昌城故縣也。案兩漢志無昌城縣、惟劉植傳云植鉅鹿昌城人。乃知應氏非無據也。馬與龍曰。志阜城故昌城。卽前志信都國昌成。亦卽史記趙世家之昌成。史志成城通作。非二地。據應說。縣在堂陽縣北。蓋舊屬鉅鹿。宣帝封廣川王子元爲侯國。始屬信都。光武以封劉植。其時殆仍屬鉅鹿。故植傳云鉅鹿昌城人。後改曰阜城。復屬樂成國也。堂陽令司馬朗高堂隆。見魏志本傳。故屬鉅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志楊阜黃初中爲堂陽長。后妃傳郭后母董、封堂陽君。卽此晉志省。馬與龍云。據地形志。晉應有堂陽南宮二縣。晉地理志蓋失載。一統志故城今新河縣西。【武遂】。〔集解〕惠棟曰。前志及水經。皆作武隧。故屬河間。〔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武隧。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魏屬安平。故城今深州武強縣東北沙窪村。【饒陽】。〔集解〕馬與龍曰。滱水注。滱水東北逕蠡吾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縣故饒陽之下鄉者也。又東北逕博陵縣故城南。卽古陸成。漢質帝本初元年。繼孝冲爲帝。（案何焯曰。是桓帝繼質帝。酈氏誤記。）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焉。漢末罷還安平。據此。漢末罷博陵縣。地還饒陽矣。建安十八年。劉珪封博陵王。見趙孝王傳。常林爲博陵太守。見魏志林傳。亦在建安時。蓋尚未罷郡也。故名饒。屬涿。〔集解〕惠棟曰。沈約云。案地理志。涿惟有饒陽。無饒縣。洪頤煊曰。光武紀。光武趣駕南轅至饒陽。東京初年亦不作饒。此名饒二字衍文。先謙曰。史記趙悼襄王六年封長安君以饒。卽此縣。見一統志。縣故名饒。前漢屬涿。志自不誤。有無蔞亭。馮異進豆粥光武。案志有解犢侯。靈帝封〔集解〕馬與龍曰。靈帝紀云。祖淑。父萇。世封解犢亭侯。帝襲侯爵。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建安十六年。曹林封此。見魏志。晉志改屬博陵郡。一統志故城今饒陽縣東。【安平】。故屬涿。〔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蓋延爲侯。見延傳。又縣人崔朝子舒、孫篆、曾孫毅、元孫駰、駰子瑗、孫寔。寔從兄烈、子鈞。見駰傳。崔琦見文苑傳。趙忠見宦者傳。先謙曰。前漢縣屬安平。三國魏因。晉志改屬博陵。一統志。縣自晉至北齊皆爲博陵郡治。故城今深州安平縣治。【南深國】。故屬涿。〔集解〕錢大昕曰。國當作澤。案前志。涿郡中山皆有深澤縣。而涿郡加南字。續志有南深澤。無深澤。先謙曰。官本國作澤。是前

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博陵郡。一統志。故城今定州深澤縣東南。

【河間國】文帝置。世祖省屬信都。和帝永元三年復故。雒陽北二千五百里。〔集解〕洪亮吉曰。三年應作二年。惠棟曰。案本傳、和帝以封河間王開。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也。馬與龍曰。河間相李續見李善傳。王隆見百官志。沈景見河間王傳。趙戒見李固傳注。曹鼎見蔡衍傳。吳祐見本傳。廐長馬融見本傳。太守虞登見吳志虞翻傳。陳延見魏志常林傳注。先謙曰。三國魏爲郡。吳云。黃初三年曹幹封此。五年改封樂成國。還爲郡。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河間郡領漢舊縣八城。文安、東州、東平舒、改屬章武郡。謝云。晉志序例。桓帝置高陽郡。志又云。太始元年置。蓋桓帝置郡。後旋省。至晉復置也。地形志高陽國晉置。洪云。文安、東州、東平舒三縣。屬章武郡。蓋據晉志。謝從之。吳云。章武郡省。亦據晉志。按沈志。章武令太康地志屬章武。不云晉初屬勃海。今從洪志。

戶九萬三千七百五十四。口六十三萬四千四百二十一。

【樂成】〔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劉邵爲侯。見本紀。又縣人劉稱、稱孫淑見淑傳。先謙曰。吳表據寰宇記引郡國志。樂成、後漢桓帝改名樂陵。曹魏復舊名。案一統志。據水經注。止改孝王陵爲樂成陵。未嘗改縣也。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侯國。黃初三年曹幹封此。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元年曹洪封此。見洪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河間府獻縣東南。

【弓高】〔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輿地廣記。晉省。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阜城縣西南。

【易】〔集解〕惠棟曰。世本云。燕桓侯徙臨易。宋忠云。今河間易縣是也。馬與龍曰。公孫瓚封易侯。見劉虞傳。易長寒朗見本傳。故屬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有西山。通鑑。公孫瓚欲將突騎傍西山。擁黑山之衆。胡三省云。自易京西抵故安閻都以西諸山。接中山界。山谷深廣。皆黑山賊所依阻。案今雄縣迤西北至紫荆關。皆西山也。晉志改曰易城。一統志。故城今保定府雄縣西北。

【武垣】故屬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寰宇記。武垣城有二。西武垣城、卽秦所置。其城東稍北三十里。又有一城。時人謂之東武垣城。蓋因曹公鑿渠引滹沱水。遂自西武垣移縣於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河間府河間縣西

南。

【中水】〔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李忠爲侯。見本傳。故屬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應劭曰。在易滱二水間。故曰中水。晉志因。一統志。魏屬河間。故城今獻縣界。【鄚】〔集解〕惠棟曰。說文從邑莫聲。俗本作鄭。誤。馬與龍曰。縣人張敏、張超見本傳。卑湛、張郃子雄見魏志郃傳。邢顒子友見顒傳。故屬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侯國。黃初元年張郃封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任邱縣北。【高陽】〔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耿純爲侯。見純傳。靈帝封陳蕃爲侯。見蕃傳。故屬涿。有葛城。〔集解〕惠棟曰。酈元云。世謂之依城。即古葛城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夏侯尚傳有中領軍高陽許允。晉志改屬高陽。一統志。故城今保定府高陽縣東。【文安】〔集解〕馬與龍曰。文安令度尚見本傳。故屬勃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章武郡。洪云。王國。正始七年曹贊封此。晉志屬章武。一統志。故城今順天府文安縣東。【東州】故屬勃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章武郡。謝云。田豫傳。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東即東之譌也。晉志屬章武。一統志。故城今河間府河間縣東北。【成平】故屬勃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交河縣東。【東平舒】〔集解〕惠棟曰。酈元云。代郡有平舒。故加東。應劭云。縣西南五十里有參后亭。故縣也。前志作參戶。故屬勃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章武郡。謝云。章武郡治。見魏土地記。晉志屬章武。一統志。故城今順天府大城縣治。

【清河國】高帝置。桓帝建和二年改爲甘陵。雒陽北千二百八十里。〔集解〕惠棟曰。淇水注作元年。馬與龍曰。章帝廢太子慶爲清河王。桓帝建和元年貶清河王蒜爲尉氏侯。明年改爲甘陵。封安平孝王子理爲王。見清河孝王傳。傳楊倫見本傳。相叔孫光見劉般傳。謝弼見天文志。劉虞見本傳。周崇見周景傳。姚貢見公孫瓚傳。太守谷蒜見隗囂傳。劉辯見劉瑜傳。鮮于冀、趙高、見淇水注。司馬芝見魏志本傳。華表見管輅傳。阮武見杜恕傳。任嘏見倉慈傳。韓宣見裴潛傳注。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見淇水注。文學

掾管輅見魏志輅傳。又國人戴涉見倭覇傳。王忠見靈帝紀。崔琰見鄭元傳。周福、房植見黨錮傳。吳伉見呂強傳。先謙曰。建安十一年國除爲郡。見獻帝紀。三國魏爲清河郡。見輿地廣記。吳云。黃初三年封曹貢爲清河王。四年國除爲郡。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清河郡領漢舊縣六城。廣川移屬勃海郡。洪志據寰宇記。魏復立棗強縣。（馬與龍云。後魏復立棗強縣。屬長樂郡。）蓋誤以元魏爲曹魏。今不從。戶十二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七十六萬四百一十八。

【甘陵。】〔集解〕惠棟曰。地理風俗記。甘陵郡東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馬與龍曰。甘陵令韋義見本傳。丞文叔良見河水注。清河令徐季龍見魏志管輅傳。又郡人李雲見本傳。李梵見律歷志。故厝安。帝更名。〔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名清河。吳云。曹冏封爲王國。旋除。見明紀。謝云。太祖劉夫人生清河長公主。見魏略。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東昌府清平縣南。

【貝丘。】〔集解〕惠棟曰。前志及劉寬碑陰。皆作貝。應劭以爲春秋之貝邱。案安樂博昌有貝邱。聚應說非也。馬與龍曰。貝邱長巴肅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清平縣西南。

【東武城。】〔集解〕惠棟曰。梁統封陵鄉侯在縣西南七十里。酈元云。定襄有武城。故加東。馬與龍曰。光武封劉德爲侯。見濟南安王傳。又縣人趙苞見獨行傳。崔琰、崔林、子述見魏志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臨清州武城縣西。

【鄃。】〔集解〕惠棟曰。音庾娛切。又音輸。馬與龍曰。光武封馬武爲侯。見武傳。靈帝封趙苞爲侯。見苞傳。又縣人朱靈子術、見魏志徐晃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黃初中朱靈封此。見徐晃傳注。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濟南府平原縣西南。

【靈。】〔集解〕惠棟曰。荀卿子彊國篇其在趙者剡然有苓。或曰苓與靈同。卽清河靈縣也。和帝永元九年復。地道記曰。有鳴犢河。〔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志靈殤公太和五年追封謚。卽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東昌府高唐州西南。

【繹幕。】〔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濟南府平原縣西北。

【廣川。】〔集解〕惠棟曰。闞駰云。縣有長河爲流。故曰廣川。地理風俗記云。縣西南六十里有辟陽亭。故縣也。馬與龍曰。安帝封劉常保爲王。見帝紀。廣川令溫恢見魏志恢傳。故屬信都。有棘津城。太公呂尚困於棘津城。琅邪海

曲非此城也案永初元年鄧太后分置廣川王國後王薨國除太后崩還并清河〔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勃海謝云文選應璩有與廣川長岑文瑜書郎此晉志屬勃海郡一統志故城今冀州棗強縣東

【趙國】秦邯鄲郡高帝改名雒陽北千一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叔父良爲侯國見趙孝王傳趙相魯丕、宋登、向栩、見本傳。郭濟見郭丹傳韓輔見韓稜傳李益見李膺傳杜恕見魏志恕傳太守張承見魏志張範傳桓階見階傳任昭見王昶傳注郡吏張況見張禹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吳云太和六年曹幹封此治房子見一統志 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趙國領漢舊縣二城入常山之元氏高邑房子平棘爲六城邯鄲易陽襄國移屬廣平郡 戶三萬二千七百一十九口一十八萬八千三百八十一

【邯鄲】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西山上謂之馬服山〔集解〕惠棟曰注在邯鄲界西山上諸本脫界字馬與龍曰邯鄲令尹勳見本傳又縣人王昌見本傳王苞、王斌、見何后紀劉劭、子琳見魏志劭傳 有叢臺有洪波臺〔集解〕惠棟曰劉劭趙都賦云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廣平郡謝云魏志劉劭廣平邯鄲人吳云黃初六年陳王邕改封邯鄲王見邕傳晉志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廣平府邯鄲縣西南十里

【易陽】魏都賦曰溫泉毖涌而自浪注曰溫泉在易陽世以治疾洗百病〔集解〕馬與龍曰易陽令韓範見魏志武紀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廣平郡見通鑑胡注晉志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廣平府永年縣西十五里

【襄國】〔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張況、子歆、孫禹、禹子龢、曜、見禹傳 本邢國秦爲信都項羽更名有檀臺 史記曰趙成侯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集解〕惠棟曰說文濄水出縣之西山東北入寖濄水出縣東入渦 有蘇人亭〔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廣平郡吳云見畿輔志晉志屬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順德府邢臺縣西南百泉村

【柏人】〔集解〕惠棟曰哀四年國夏伐晉納荀寅於柏人杜預云今柏人縣馬與龍曰柏人令董昭見魏志昭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唐山縣西

【中丘】晉地道記曰有石門塞燒梁關〔集解〕錢大昕曰當云故屬常山先謙曰前漢縣屬常山三國魏因吳云黃初七年曹茂

封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內邱縣西。

【勃海郡】高帝置雒陽北千六百里（集解）惠棟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齊都賦海旁云勃也說文作郣從邑孛聲馬與龍曰質帝封劉鴻爲王懿以蠡吾侯悝奉鴻祀後徙廮陶見千乘貞王傳靈帝封皇弟協爲王後徙陳留太守郡邯見鄧彪傳周紆、楊璇、見本傳袁紹見劉虞傳公孫範見公孫瓚傳孟康見魏志杜恕傳注王弘直見管輅傳又郡人任嘏見王渙傳王調見李固傳公族進階見黨錮傳郭鳳見謝夷吾傳韓宣見魏志裴潛傳注先謙曰三國魏因治南皮見寰宇記分置章武郡 八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勃海郡領漢舊縣六漢末分置饒安（洪云元和志靈帝於千童縣置饒安水經注後漢改千童縣爲饒安吳云魏志延康元年饒安白雉見裴注賜勃海郡百戶牛酒是也晉志因李兆洛云故城今天津府南皮縣東南八十里）入清河之廣川爲八城章武郡領漢舊縣一入河間之文安、東州、東平舒爲四城陽信改屬樂陵郡案洪志又有阜城東安陵二縣蓋據晉志今刪 戶十三萬二千三百八十九口百一十萬六千五百

【南皮】（集解）惠棟曰地理風俗記云縣北五十里有北皮城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觀臺袁譚所築魏武擒譚於此有曹公固本漢舊不疑葬所魏武因冢爲固以攻袁氏謝云有燕友臺魏文帝與吳質重遊南皮築此臺燕友因名又名射雉臺見寰宇記吳云咸熙元年司馬伷封此見晉書宗室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天津府南皮縣東北

【高城】（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東北有篋山長七里地理風俗記云縣東北五十里有柳亭故縣也馬與龍曰高城令陸康見本傳又縣人巴肅見本傳 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高成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鹽山縣東南

【重合】（集解）馬與龍曰重合令周磐見本傳又縣人范康見本傳雙稿見穀水注 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武定府樂陵縣西

【浮陽】侯國（集解）錢大昕曰光武封劉植從兄歆順帝封中黃門孫程程徙封宜城死又封其養子壽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應劭曰浮水所出晉志因一

統志。故城今天津府滄州東南四十里。

【東光】有胡蘇亭。胡蘇河之名見爾雅。〔集解〕惠棟曰注胡蘇亭見前志。李巡爾雅注云。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孫炎爾雅注云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馬與龍曰光武封耿純爲侯。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正元中石苞封此。見晉書苞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河間府東光縣東二十里。

【章武】〔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置郡。洪云晉地理志。魏武置郡十二。其一章武。杜畿傳子恕嘉平元年免官徙章武郡。晉志復云太始元年置。蓋誤。晉志屬章武國。一統志故城今天津府滄州東北。

【陽信】延光元年復。〔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樂陵國。見元和志。晉志屬樂陵國。一統志故城今武定府海豐縣界。

【修】〔集解〕惠棟曰音條。州郡志作蓨。十三州志云。張甲河東北至脩縣。入清漳。地理風俗記云。縣西北二十里有脩市城。又六十里有蒲領鄉。故縣也。馬與龍曰光武封杜茂爲侯。見茂傳。和帝時有脩侯劉巡。見樂成靖王傳。靈帝時有脩侯董重。見董后紀。脩令徐淑見左雄傳注。故屬信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田疇傳。建安二十四年。太祖拜疇爲蓨令。即此。晉志因作蓨。一統志故城今河間府景州南。

右冀州刺史部郡國九。縣邑侯國百。〔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冀州刺史部。得漢舊郡國魏、鉅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間、清河、趙、勃海、分魏郡置廣平（入鉅鹿之任、南和、廣平、曲周、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陽平（入東郡之衞國、東武陽、陽平、樂平）分勃海置章武（入河間之文安、東州、東平舒）入青州之平原。分置樂陵爲郡國十四。縣邑侯國一百二十四（復置縣三。分置縣四。入司州縣一。兗州縣七。青州縣十。幽州縣一）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校補

郡國志二。潁川郡陽翟。先謙曰。至此特就其地言之也。謹案史記項羽本紀。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則陽翟之地。爲韓故都。班說確爲有據。史文先言故都而後補出陽翟縣名。亦是以後名定前地也。

禹所都。案前志班注。但云夏禹國。應劭以爲夏禹都。臣瓚謂禹都陽城。不居陽翟。然鈞臺既在陽翟。則其地當然爲夏后氏相承朝諸侯之處。蓋如周之有東都也。

襄有養陰里。集解。馬與龍曰。至近人李兆洛謂即前志江夏郡之襄縣。誤。今案志言襄有養陰里。而京相璠謂在襄城郟縣西南。其時郟縣屬襄城郡也。馬氏據此本謂襄即是郟。其說實不可易。乃因酈注引志。誤襄爲襄城。而以爲里在縣城。與在郟縣西南。微有不合。遂疑後漢中葉省郟縣。就養陰里立襄縣。漢末復置郟縣。則反失之。襄與襄城。截然各爲一縣。志既明載養陰里在襄。自與襄城無涉。就使里在襄縣城。志未之言。酈注引本文。何容增字。其爲誤衍一城字。無可疑也。不必曲爲之解也。郟縣至建武十七年。猶見於紀。自不在建武六年併省之列。當係順帝前偶易名爲襄。志因錄之。桓帝後旋復其舊。爲時未久。故紀傳均無襄縣事實可言。養陰里在郟縣西南。改襄縣時。亦應在襄縣西南。未必在城。以汝水近在城南。如里果在城。養水可以直注汝水。無用又東北入東長湖。而後注汝矣。且謂就養陰立襄縣。漢末復置郟縣。里又何以忽移於郟縣西南。此於建置離合。舉無一書一事可資證明。而徒爲酈注一誤衍之城字拘束。殊可不必。至前志江夏郡之襄縣。非汝養二水流域。李氏之說。固不免近誤。

潁陰。注。跪受璽綬以進。官本注。進下多於王二字。

春秋時曰隱注。春秋鄭共叔所保。官本注無春秋二字。共叔作叔段。

有長葛城注。圍長葛。柳從辰曰。杜預注云。在縣北。

有嵩高山。錢大昭曰。本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山。注引東觀記云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改之。

汝南郡西平集解。馬與龍曰。至和洽子离。柳從辰曰。今魏志离作禽。音離。則仍爲离之譌。

本胡國注。地道記曰。官本注無曰字。

北宜春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宜春。柳從辰曰。前漢本侯國。豫章之宜春。別爲縣。故不必加北而自可辨。後漢常爲縣。故雖以封闔暢爲侯國。仍不去北也。今案集解通魏晉言之。故侯國統曰縣。

道亭故國注。袁山松曰。官本注。曰作書。

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邱。集解。惠棟曰。至故志於固始下不云故屬淮陽。柳從辰曰。寢邱、前志淮陽國固始下顏注。寢作寑。即寢字。汝南郡則作𡪢。从穴从水。顏注音子衽反。乃寖字之古寫也。（見前書五行志集注）不審何以與寢通作。今案固始之說。錢氏以爲移固始之名於寢。洪氏以爲固始并入於寢。又改寢爲固始。實則二縣地域是否毗連。史無明文可證。未必

確也。光武并省郡縣。在建武六年。而封李通在二年。是實先改寢爲固始國。而淮陽國之固始縣。後乃同歸并省。蓋卽陳國陽夏之固陵聚。以其名與國複而省之。故晉灼猶以固始說固陵。但此別爲淮陽之固始。原與後之固始國無涉。晉灼旣誤淮陽爲汝南。顏注又誤以後之固始國。說前之固始縣耳。知顏注爲誤。則可不煩言而解矣。濤本通作侵。侵又可通作寑。前書田蚡傳。蚡爲人貌侵。卽貌寑也。寑邱名醜。義當同此。惟據史記自以作寑邱爲正。

梁國有陽梁聚。注。左傳襄十二年。官本注。二誤三。楚伐宋師楊梁。官本楊作陽。與志文合。左傳本作楊。

有蒙澤。注。左傳。宋萬殺宋閔公于蒙澤。柳從辰曰。左傳殺作弒。無宋字。今案注引左傳文。往往有增損字句處。章懷注亦然。弒多改殺。則有所避忌也。又注。貫字與貫字相近。官本注。近作似。

有新城。注。帝王世紀曰。官本注。無曰字。

沛國。注。秦泗川郡。川原作州。已改。官本注作川。據前志班注當作水也。

相。集解。先謙曰。至元和志。故相城。蓋相土舊都也。柳從辰曰。水經注。相縣故宋共公之所都。

陳國陳。注。卭地在縣北。柳從辰曰。卭當作邛。各本皆未正。

春秋時曰相有賴鄉注老子里也錢大昭曰邊韶老子銘云老子楚相縣人也今屬苦故城猶在在賴鄉之東過水處其陽

魯國注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今案前志班注云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屬豫州是魯在前世已屬豫州非光武時始改屬也惟東海郡本屬徐州光武以封子彊而都魯國以都重或東海嘗改屬豫州此注誤言之耳順帝時東海國土屢世分封侯國東海郡故地幾盡蓋始還爲郡屬徐州而東海嗣王實僅有王都魯國之地名東海而實魯此魯之所以終爲國也又此注不載建武二十八年以魯益東海及雒陽東南若干里錢大昭氏以爲有脫誤是也

有闕里孔子所居注漢晉春秋曰至護吾履鍾離意案本書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載意此事甚詳此注所引漢晉春秋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上脫懸甕事又云尋案未了而卒與傳不符所引意別傳亦與章懷所引有異兩舉甕中書辭皆不完蓋亦兼轉寫失誤也亂吾書董仲舒章懷注亂作修此則未詳孰是

汝陽注地道記爲安官本注此無記字

縣邑侯國九十九錢大昭曰兗州作縣邑公侯國八十以有東郡衞公國也今豫州汝南郡有宋公國則此侯上亦當有公字

魏郡館陶案漢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皆傳國於後韓光尚光武女館陶公主雖以罪誅然公主嘗爲子求郎則固有襲封之子而縣嘗爲國矣

鉅鹿郡南䜌集解惠棟曰至或作曲也柳從辰曰光武紀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䜌是范書亦作䜌矣今案通典鉅鹿下云漢南欒縣地知䜌亦作欒光武紀注亦云左傳

齊國夏伐晉.取欒.卽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今俗謂之倫城.聲之轉也.則繇本卽是欒.繇欒古通作.說已詳第十六校補.此南欒明是南欒轉寫之譌.與南曲無涉.常山嘗另置欒城.或卽春秋時欒故地.唐有欒城無南欒.俗呼倫城.似本指欒城.章懷借以通俗音耳.

常山國有千秋亭五成陌.注.縣西七里.柳從辰曰.西當作南.已詳祭祀志上校補.

欒城.集解.馬與龍曰.至晉省.見一統志.柳從辰曰.後漢欒城縣.元和志謂卽後漢省.方輿紀要謂魏省.此以晉志不載.據爲晉省耳.實則三國魏已無徵.非必晉始省也.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失考.晉志不列.謹案通典.欒城下云.漢之關縣地.不云後漢更名.似光武中興.關已併省.順帝前偶就其地置欒城.遂著版籍.未幾復廢.故范書紀傳.已無事實可徵.不獨魏志也.

中山國毋極.毋原作母.已正.官本不誤.案通典作無極.可證.

望都.注.晉地道記曰.官本注無曰字.

有陽城.集解.惠棟曰.至晉作安陽關.云安陽都尉治.柳從辰曰.趙刻水經注均作陽安.

安平國津名薄落津.注.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官本注.吾作晉.柳從辰曰.史記作吾.

河閒國。國原作郡。已正。官本不誤。注。和帝永元三年復故。官本注三作二。是。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河閒郡。謹案通典云。漢屬涿郡。後爲河閒國。後漢及晉因之。後魏爲河閒郡。不數曹魏。當以其爲國爲郡無定制。

貝邱。貝原譌具。已正。官本不誤。

趙國有檀臺。注。魏獻榮椽。椽原譌掾、官本注同。依史記正。

郡國志三第二十一　後漢書二十一

梁 剡 令 劉 昭 注 補

王先謙集解

【兗州】陳留　東郡　東平　任城　泰山　濟北　山陰　濟陽　〔集解〕惠棟曰。李巡爾雅注云。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先謙曰。兗州三國屬魏。洪云。興平二年。魏武爲兗州牧。其後地遂入魏。魏兗州仍漢舊爲八郡。

【徐州】東海　琅邪　彭城　廣陵　下邳　〔集解〕惠棟曰。李巡爾雅注云。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先謙曰。徐州三國屬魏。洪云。建安三年。魏武破呂布。地入魏。分置東莞郡。謝云。東莞郡。魏末廢。見通鑑胡注。通典。魏徐州領郡國七。胡三省云。尙有臨淮、東安二郡。二說皆非。魏徐州得漢舊郡四。割置廣陵爲五郡。吳割置廣陵郡。得堂邑、輿二縣地。廣陵之廣陵、江都、高郵、平安、東陽、射陽、鹽瀆七縣。下邳之盱台、高山、潘旌、東成四縣並廢。

【陳留郡】武帝置。雒陽東五百三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玉況見光武紀。富宗見虞延傳。周防、召馴、魯丕、馬嚴、劉翊見本傳。魯平見李充傳。梁讓見杜喬傳。冷宏見吳祐傳注。宋訢見史弼傳。左敏見單超傳。張邈見臧洪傳注。馮岱見符融傳。孫邕見魏志鮑勛傳。夏侯惇、夏侯淵、劉劭、高堂隆見本傳。棗祇見任峻傳。劉阜見劉寵傳注。陳留相司馬岐見司馬芝傳。功曹范冉見符融傳。樓望、史弼、虞延、綱紀張升見本傳。主簿韓卓、計吏孔伷見符融傳。吳祐、黃眞見祐傳。衞臻見魏志本傳。又郡人朱震見陳蕃傳。田盛見符融傳。陳弇見歐陽歙傳。阮武、弟炳見魏志杜恕傳注。阮瑀子籍見王粲傳。蘇林見劉劭傳。吳壹、吳匡、子班見蜀志楊戲傳。舒伯膺、舒仲膺、子嬰見吳志孫賁傳。濮陽逸、子興見興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魏志陳留恭王峻太和六年封。以郡爲國。十七城。

〔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陳留國領漢舊縣十七城。

戶十七萬七千五百二十九。口八十六萬九千四百三十三。

【陳留】。〔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縣有絣鄉亭。裘氏鄉。馬與龍曰。陳留令劉豫見第五倫傳。都亭長李充見本傳。又縣人孔伷見袁紹傳。路粹見孔融傳。茅容、史叔賓、左原、見郭太傳。劉操見姜肱傳。李充見獨行傳。

有鳴鴈亭。左傳成十六年。衛侵鄭鳴鴈。杜預曰。在縣西北。陳留志曰。有桐陵亭。古桐丘。〔集解〕惠棟曰。漢議郎圈稱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二卷。又晉劉令江敞亦撰陳留志。此所引蓋幼舉書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志王國。謝云。魏志恭王峻黃初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太和中。又封陳留。今考文帝紀。黃初中。封王以縣爲國。明帝紀。太和中。封王以郡爲國。洪氏不考文明兩朝制度。以陳留爲王國。非也。晉志省。一統志。晉泰始元年封魏陳留王治小黃。省陳留入之。故城今開封府陳留縣治。

【浚儀】。〔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馬與龍曰。浚儀令樂俊、見王景傳。又縣人王青符融。見本傳。邊鳳見延篤傳。邊韶、邊讓、見文苑傳。

本大梁。帝王世紀曰。禹避商均浚儀。晉地道記。儀封人此縣[ ]也。通俗文曰。渠在浚儀曰莨蕩也。〔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曹植封此。後徙封雍邱。謝云。晉書魏舒傳。舒魏時遷浚儀令。有睢陽渠。見武紀。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祥符縣西北。

【尉氏】。陳留[ ][ ]志曰。有陵樹鄉。北有澤。澤有天子苑囿。有秦樂廐。漢諸帝以馴養猛獸。〔集解〕惠棟曰。圈稱云。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氏之邑。注陵樹鄉。故平陵縣也。馬與龍曰。尉氏侯劉蒜、見天文志。延安中荀攸封陵樹亭侯。見水經渠水注。又縣人張升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有鍾城。鍾繇故居。見元和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尉氏縣治。

【雍丘】。〔集解〕惠棟曰。圈稱云。縣有五陵之名。故以氏縣。馬與龍曰。雍邱令劉矩見本傳。又縣人黃眞見吳祐傳。樓望見儒林傳。

本杞國。陳留志曰。城內有神井。能興霧雹。案齊民北征記曰。有呂祿臺。高七丈。有酈生祠。曹植禹廟讚曰。有禹祠。植移于其城。城本名杞城。〔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齊民二字。是。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曹植封此。後徙封東阿。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杞縣治。

【襄邑】。〔集解〕惠棟曰。杜預云。縣東南有首鄉。春秋之首止也。圈稱云。

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溼故徙縣於襄陵謂之襄邑馬與龍曰更始封成丹爲王光武封更始子求爲侯見劉玄傳桓帝封梁胥爲侯見梁冀傳又縣人衞茲子臻孫烈京楷見魏志臻傳 有滑亭 左傳莊二年次于滑杜預曰在縣西北（集解）先謙曰官本二作三是 有承匡城 地道記曰在縣西左傳文十一年會晉郤缺于承匡有桐門亭有黄門亭襄元年會鄫杜預曰縣東南有鄫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有太壽陂夏侯惇斷太壽作陂見惇傳袁術走襄邑太祖追到太壽決渠水灌之見武紀有服官見寰宇記魏都賦曰錦繡襄邑即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睢州西一里

【外黄】左傳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黄杜預曰宋邑縣東有黄城（集解）惠棟曰圈稱云縣有大齊亭馬與龍曰外黄令張升見本傳梁郵見申屠蟠傳牛述史昭鄉嗇夫爰延功曹范丹主簿濮陽潛見延傳楊匡在外黄大澤教授見杜喬傳又縣人申屠蟠竇章子唐爰延子驥范冉弟協見本傳 有葵丘聚齊桓公會此城中有曲棘里 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曲棘（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外黄南有渠水於春秋爲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 有繁陽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開封 小黄 漢舊儀曰高祖母起兵時死縣北爲作陵廟于小黄（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陳留縣東北 東昏 陳留志曰故戶牖鄉有陳平祠（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作東緍司馬貞云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旻顧炎武案隸釋酸棗令劉熊碑陰有故守東昏長蘇勝仍作昏作緍者非棟案昏與緍古字通故或作緍或作昏漢王誨碑有使河堤謁者山陽東昏司馬登則知漢時緍字亦作昏也竹書紀年云顯王十一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邱戶牖首垣諸邑圈稱云故陽武戶牖鄉馬與龍曰戶牖亭長虞延縣人又縣人虞放見延傳楊倫劉昆子軼見儒林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縣晉廢五代時爲東明鎮故城今蘭陽縣東北二十里

【濟陽】有武父鄉左傳桓十二年盟于武父杜預曰縣東北有武父城縣東南有武城縣都鄉有行宮光武生（集解）惠棟曰杜預云縣東南有戎城馬與龍曰靈帝封何苗爲侯見何進傳濟陽令寒朗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公國曹壹封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儀封

縣北。【平丘】。〔集解〕惠棟曰。圈稱云。衞靈公邑。馬與龍曰。平邱令周擧見本傳。又縣人秦周見蕪鋼傳。毛玠、子機、見魏志玠傳。有臨濟亭。田儋死此。有匡。匡人之亭。曹公破袁術處。有黃池亭。陳留志云。黃亭在封丘。左傳哀十三年盟黃池。杜預曰。在縣南。傳曰。吳囚子服景伯以還及戶牖。然卽黃池在戶牖西。或以爲外黃縣東溝。非也。〔集解〕惠棟曰。案杜注在封邱縣南。注脫封邱二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

【封丘】。博物記有狄溝。卽敗狄于長丘是也。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左傳成五年。諸侯會蟲牢。陳留志有鞠亭。古鞠居。〔集解〕錢大昕曰。古音蟲如同。詩。蘊隆蟲蟲。徐仙民音徒冬反。韓詩亦作烔烔。故蟲牢轉爲桐牢也。惠棟曰。樂史云。在縣北二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書程仲字禮。陳留封邱人。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衞輝府封邱縣治。

【酸棗】。左傳。鄭太叔至于廩延。杜預曰。縣北有延津。襄五年。會城棣。杜預曰。縣西南有棣城。東有地烏巢。曹公破袁紹處。陳留志曰。城內有韓王故宮闕。〔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伐棘棗而爲矜。高誘云。棘棗、酸棗也。故圈稱云。酸棗以棘名邦。漢官儀云。舊河堤謁者居之。注城棣。棣、力計反。又徒妹反。晉太康記云。烏巢澤在縣東南。馬與龍曰。河堤謁者王景。王吳、見景傳。王謁司馬登。見濟水注。酸棗令劉孟陽見濟水注。任旌見魏志王昶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延津縣北十五里。

【長垣】。〔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縣有防垣。故縣氏之。有羅亭。故長羅縣也。又西北有訾樓。垣音袁。馬與龍曰。光武封樊宏爲長羅侯。見宏傳。侯國。〔集解〕馬與龍曰。濟水注。濮渠東逕長垣縣故城北。孝安帝建光元年。封元舅宋俊爲侯國。范書偶未載也。長垣長曹成見曹世叔妻傳。又縣人吳恢、子祐、孫鳳、愷、曾孫馮見祐傳。有匡城。陳留志曰。孔子囚此。北征記。城周三里。左傳僖十五年。會牡丘。次于匡。杜預曰。匡在縣西南。昭十三年。會平丘。杜預曰。縣西有平丘城。有蒲城。左傳成九年。會于蒲。杜預曰。在縣西南。史記曰。孔子自匡過蒲。陳留志云。有子路祠。〔集解〕惠棟曰。一作蒲鄉。有祭城。杜預曰。鄭祭封人仲邑。陳留志曰。有蘧伯玉墓及祠。又西南有宛亭。左傳僖二十八年。會盟宛濮。注曰。近濮水。〔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縣有蘧伯玉鄉。一名新鄉。先謙曰。官本注。會作衞人。是。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侯國。衞臻封此。見臻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

大名府長垣縣東北。【己吾】。〔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縣。故宋也。雜以陳楚之地。故梁國寧陵縣之徙種龍鄉。以成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徒。求置縣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以大棘鄉。直陽鄉。自隱隸之命。以嘉名曰己吾。猶有陳楚之俗焉。馬與龍曰。己吾令桓鸞見本傳。又縣人典韋。子滿。見魏志韋傳。

有大棘鄉。左傳宣二年。鄭伐宋。師大棘。杜預曰。在襄邑縣南。

有首鄉。左傳桓八年。齊侯師于首止。杜預曰。在襄邑東南有首止城。〔集解〕齊召南曰。按此二鄉注皆應在上文襄邑有承匡城之下。大棘首鄉。皆襄邑地。非己吾地也。不知何以脫入於此。又首鄉注。左傳桓八年。齊侯師入首止。應作僖五年齊侯會于首止。杜預云。有首止城。應作有首鄉。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寧陵縣西南。

考城。〔集解〕馬與龍曰。考城令王渙見仇覽傳。又縣人史敞。史弼。見弼傳。仇玄。仇覽。見覽傳。

故菑。陳留志曰。古戴國地名。杜預曰。戴在外黃東南。爾雅曰。木立死曰菑。呂氏春秋。草鬱即為菑。〔集解〕惠棟曰。前志云。甾故戴國。孔穎達云。古者菑戴聲相近。故鄭元詩箋。讀假戴為熾菑。圈稱云。有斜亭。

章帝更名。故屬梁。陳留志曰。有箕子祠。有穀亭。古句瀆之丘。案本傳有蒲亭。〔集解〕先謙曰。官本蒲作滿。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晉初省。故城今衞輝府考城縣東南。

【圉】。〔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舊陳地。苦楚之難。修干戈于境。以虞其患。故曰圉。馬與龍曰。圉令曹褒見本傳。周𤫊見魏志高柔傳注。又縣人蔡勳。蔡攜。子棱、質、孫邕。見邕傳。董宣。子竝。見宣傳。夏馥。見黨錮傳。高慎。子式。式孫靖。靖子柔。孫儁、誕、光。曾孫渾。見魏志柔傳。

故屬淮陽。有高陽亭。陳留志曰。有萬人聚。王邑破翟義。積尸處。前書。今高陽。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在縣西。〔集解〕惠棟曰。圈稱云。在雍邱西南。又云。酈食其高陽鄉人。史記。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今在圉縣是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圉晉屬陳留。後罷。見地形志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開封府杞縣南。

【扶溝】。〔集解〕惠棟曰。圈稱云。小扶亭有洧水溝。因以名縣。有帛鄉、帛亭。馬與龍曰。光武封朱鮪為侯。見岑彭傳。水經洧水注。陂水又東南至扶溝城北。城即扶溝縣之平周亭。和帝永元中。封陳敬王子參為侯國。亦見陳敬王傳注。又縣人郭禧見靈帝紀。

故屬淮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沈志引太康地志。屬陳留。晉地理志無。蓋太康後所省。謝云。寰宇記。縣、魏屬許昌郡。考魏志以許昌為郡。未嘗立

郡。樂史說誤。案東魏以縣屬許昌郡。見一統志。晉志省。馬與龍云。據宋魏二志。晉陳留郡應有扶溝縣。一統志、故城今陳州府扶溝縣東北五十里。

【東郡】秦置。去雒陽八百餘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王閎見張步傳。伏壽見伏湛傳。耿純、張酺、魯丕、袁敞、見本傳。王尊、橋瑁、見五行志、曹紹見謝弼傳。楊衆、胡軫、見董卓傳注。夏侯惇、王肱、見魏志本傳。劉延見武紀。嚴幹、韓宣、見裴潛傳注。任昭見王昶傳注。門下掾索盧放、見本傳。功曹王隆、吏王青、見張酺傳。程威見魏志王昶傳注。又郡人張恭祖、見鄭元傳。索盧放見獨行傳。張閣見魏志邴原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曹植黃初六年令。有東郡太守王機。十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東郡領漢舊縣八。入濟陰之廩邱。甄城。爲十城。頓邱移屬魏郡、東武陽、樂平、陽平、衛國、移屬陽平郡。博平、聊城、移屬平原郡。洪云。魏志王觀傳。東郡廩邱人。左傳莊十四年杜預注。東郡甄城。吳云。成九年杜注。東郡廩邱。寰宇記。魏兗州自甄城移理東郡廩邱。謝云。晉志。濮陽國分東郡置。領廩邱、甄城。是縣屬東郡也。戶十三萬六千八十八。口六十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濮陽】〔集解〕惠棟曰。世本云。衞成公徙濮陽。宋忠云。帝邱地名。濮音卜。馬與龍曰。呂布爲兗州牧。屯濮陽。見布傳。濮陽令袁紹。見紹傳。古昆吾國。杜預曰。古衞也。帝王世紀曰。顓頊自窮桑徙商丘。左傳曰。衞顓頊之墟。杜預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墟。縣城內有顓頊冢。皇覽曰。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集解〕惠棟曰。世本云。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嬇。生子六人。其一曰樊。是爲昆吾。昆吾者。衞是。宋忠云。昆吾、己姓所出。春秋時曰濮。有鹹城。或曰古鹹國。左傳僖十三年。同會于鹹。有清丘。左傳曰。宣十二年盟清丘。杜預曰。縣東南。〔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在縣東南三十里。魏都尉治。有鉏城。〔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在西南十五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曹袞封濮陽王。後改封中山。晉志。置國。以縣屬。一統志。故城今大名府開州西南。

【燕】〔集解〕馬與龍曰。更始封劉慶爲王。見劉玄傳。明帝封樊儵爲侯。見儵傳。又縣人趙暢、子杳、見杳傳。本南燕國。〔集解〕惠棟曰。世本云。姞姓。杜預釋例譜。南燕伯爵。不知所出。有雍鄉。謝沈書曰。赤眉攻雍鄉。

有胙城。古胙國。〔集解〕惠棟曰。杜預云在縣西南。有平陽亭。左傳哀十六年。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集解〕惠棟曰杜預云在縣東北。有瓦亭。左傳曰定八年。會于瓦。注曰。縣東北〔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作杜預二字。有桃城。史記曰春申君說秦□曰王又舉甲而拔桃入邢是也〔集解〕惠棟曰戰國策云拔燕酸棗虛桃人司馬貞云在縣東三十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杜預隱五年左傳注東郡燕縣晉志省馬與龍云據太康地志晉初當有燕縣。一統志故城今衛輝府延津縣北故胙城東。

【白馬】。〔集解〕馬與龍曰白馬令李雲見本傳爰驥見爰延傳白馬相賈洪見魏志王粲傳注。有韋鄉。杜預曰縣東南有韋城古豕韋氏之國。〔集解〕惠棟曰史記注作圍鄉圍韋古字通晉志云有狐子堤。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曹彪封白馬王後改封楚洪云有黎陽津即白馬津關雲長刺袁紹將顏良解白馬圍即此有滑臺魏武破袁紹斬文醜於此晉志屬濮陽郡一統志故城今滑縣東二十里。

【頓丘】。白虎通曰帝嚳冢在城臺陰野是也〔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今衛國縣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地酈元云今屬頓邱縣又注在城下諸本脫南字野下脫中字語見皇覽云白虎通者誤也馬與龍曰頓邱令耿國見耿弇傳曹操胡質見魏志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屬魏郡晉志置郡以縣屬一統志故城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

【東阿】。左傳桓十年會于桃丘杜預曰縣東南有桃城襄十四年孫林父敗衛侯于阿澤杜預曰縣西南大澤魏志有渠丘山〔集解〕惠棟曰水經有漁山酈元云即吾山也馬與龍曰順帝封苗光爲侯見孫程傳東阿令棗祗丞王度見魏志祗傳又縣人程昱子武延孫克曉曾孫良見魏志昱傳。有清亭。左傳隱四年遇于清是也〔集解〕惠棟京相璠云縣東北四十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曹植封東阿王後改封陳謝云魏志程昱東郡東阿人洪志從晉志永初郡國志屬濟北非也晉志改屬濟北國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阿城鎮。

【東武陽】。〔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劉向爲侯見劉植傳桓帝封具瑗爲侯見單超傳東郡太守臧洪治東武陽見洪傳曹操見魏志又縣人謝弼見本傳陳宮見呂布傳。濕水出。〔集解〕惠棟曰前志及水經皆作漯說文作濕從水㬎聲詳見平原郡下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屬陽平郡謝云有倉亭津建安六年曹操擊袁紹於倉亭津破之見魏志晉志屬陽平郡一統志故城今曹州

府朝城縣西.【范】〔集解〕惠棟曰.郭緣生述征記云.倉亭津在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馬與龍曰.順帝封王道為侯.見孫程傳.程昱為東平相.屯范.范令靳允見魏志昱傳.劉雄見蜀先主志.有秦亭.左傳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道記.在縣西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表據左傳莊三十一年杜注.東平范縣.移屬東平.洪云.范晉志屬東平.今從郡國志.河水注.謝云.曹洪傳.洪將兵據東平范.據此.范縣漢末移屬東平.故沈志東平太守下云.漢舊縣.鍾英按.河水注.河水又逕東武陽縣東.范縣西.按圖.范縣屬東平.則東阿、聊城與郡隔絕.洪氏從水經注.是也.按魏武初平中.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後領兗州牧.張邈叛.迎呂布.郡縣皆應.程昱說靳允曰.君必固范.我守東阿.田單之功可立.即斯邑也.晉志改屬東平.一統志.故城今范縣東南二十里.【臨邑】〔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劉復為侯.見北海靖王傳.有沛廟.〔集解〕官本考證曰.沛當作泲.惠棟曰.前志作泲.案風俗通云.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廟在東郡臨邑縣.則是濟瀆之廟也.尚書古文濟作泲.當從泲.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按一統志.臨邑晉改屬濟北.晉志因.改屬濟北國.一統志.故城今泰安府東阿縣北.【博平】〔集解〕馬與龍曰.博平令周紆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平原.謝云.見輿地廣記.吳云.侯國.華歆封此.晉志屬平原郡.一統志.故城今東昌府博平縣西北三十里.【聊城】〔集解〕馬與龍曰.聊城令范升見本傳.又縣人賈琮見本傳.王翁子隆、孫青見張酺傳.有夷儀聚.左傳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有聶城.左傳曰.聊攝以東.〔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聊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當作聶城.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平原.吳云.見輿地廣記.謝云.曹茂封聊城王.後改封曲陽.晉志屬平原郡.一統志.故城今聊城縣西北十五里.【發干】〔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郭匡為侯.見郭后紀.發干令徐宣、王凌見魏志本傳.又縣人潘璋見吳志璋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建安十七年以縣屬魏郡.謝云.吳志潘璋、東郡發干人.是縣還屬東郡.晉志因.改屬陽平郡.一統志.故城今棠邑縣西南.【樂平】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梁竦子棠所封.故清.章帝更名.〔集解〕惠棟曰.酈元云.建初中更名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陽平郡、謝云.據沈志.魏樂平非漢舊縣.據地形志.魏樂平即漢縣.晉志因.屬陽平郡.一統志.漢樂平.魏屬陽平.故城今棠邑縣東南.【陽平】

〔集解〕馬與龍曰。陽平令李章見本傳。陽平太守司馬芝、孫禮、鄭渾。見魏志本傳。李孚見賈逵傳注。（按陽平郡治當在元城。今姑錄於此。）又縣人劉儒見本傳。

侯國。有莘亭。杜預注左傳曰。衛作新臺。在縣北。衛殺公子伋之地。故曰待諸莘。〔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縣北一里有故莘亭。

有岡成城。秦封蔡澤為岡成君。未詳。〔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引作岡成亭。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置郡。以縣屬。謝云侯國。徐晃封此。見晃傳。晉志屬陽平郡。一統志。故城今莘縣治。

【衛】公國。本觀。故國。姚姓。光武更名。〔集解〕馬與龍曰。建武十三年。以周承休公姬常為衛公。見光武紀。衛相第五種。門下掾孫斌、又縣人閻子直見種傳。樂進子綝、孫肇、見魏志進傳。案前志畔觀注。應劭云。世祖更名衛國。魏書武紀。東郡之衛國。樂進傳。陽平衛國人。宋魏二志。並作衛國。河水注亦云衛國縣。皆沿應說致誤。惟此志尚存其實。范書光武紀第五種傳並不云衛國。晉志亦祇作衛。

有河牧城。左傳文元年。會于戚。鄭救晉中行氏。晉敗鄭。鐵。杜預曰。戚城南有鐵丘。〔集解〕惠棟曰。釋例土地名云。戚、衛縣西戚城。左枯河東。

【有竿城。】前書。故發干城。〔集解〕惠棟曰、酈元云在河北。又注發干城。城一作縣。案兩志別有發干縣。未詳。先謙曰。官本注城作縣。觀故國。應劭云。夏有觀扈。竹書紀年。齊田壽帥師圍觀。觀降。前漢縣。作畔觀。三國魏廢為縣。改屬陽平郡。晉志改屬頓邱郡。一統志。故城今曹州府觀城縣西。

【穀城。】〔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縣有穀城山。山出文石。馬與龍曰。穀城令王堂見本傳。

春秋時小穀。左傳莊三十二年。城小穀。杜預曰。城中有管仲井。又傳曰。埋長狄榮如首於周首之北門。杜預曰。縣東北有周首亭。〔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也。

有嶲下聚。左傳僖二十六年。追齊師至酅。杜預曰。縣西有地名酅下。皇覽曰。縣東十五里有項羽冢。〔集解〕惠棟曰。嶲、戶圭反。一音以轉反。晉志作烏下聚。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吳表據左莊七年杜注。屬濟北。然杜注已在晉代。今從一統志。晉志改屬濟北郡。一統志。故城今泰安府東阿縣治。

【東平國】故梁。景帝分為濟東國。宣帝改。雒陽東六百七十二里。〔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皇子蒼為王。傳至凱。魏受禪以為崇德侯。東平相王元、見隗囂傳。陳珍見東平憲王傳。應順見陳寵傳。宋漢見宋弘傳。李瓚見李膺傳。程昱見魏志昱傳。西

曹掾吳良、吏杜撫見本傳。丁牧、周栩、見東平憲王傳。太守范荆、見耿純傳。楊沛見魏志賈逵注。又郡人王惲、見李固傳。畢諶見魏志武紀。呂昭子巽、安粹、孫預見杜畿傳注。王惠陽見裴潛傳注。先謙曰、官本六作九。三國魏因。謝云、太和六年、壽張王徽改封此。阮籍。魏時爲東平相。見晉書籍傳。

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東平國領漢舊縣六城、章縣闕。洪志有剛父、蓋據晉志、今不從。戶七萬九千一十二。口四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

【無鹽】本宿國。任姓。左傳昭二十五年、臧會奔郈。杜預曰、縣東南有郈鄉亭。有章城。古國。左傳莊三十年、齊取郭。〔集解〕馬與龍曰、郭蓋即章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

【東平陸】。〔集解〕惠棟曰、西河有平陸。故加東。六國時曰平陸。有闞亭。左傳桓十一年、會于闞。杜預曰、在須昌縣東南有闞城。博物記云、即此亭是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也字。有堂陽亭。故縣。後省。〔集解〕洪頤煊曰、前書地理志、堂陽屬鉅鹿郡。東漢省。與此絕遠。注誤證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汶上縣北。

【富成】。〔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富城。三國魏因。晉志因。成作城。謝云、泌水注、泌水西南逕肥城縣故城南。又西南逕富成縣故城西。注於汶。鍾英按、故城當在今泰安府肥成縣西南。

【章】。〔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闕。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東平州東六十里郭城集。

【壽張】。〔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樊宏爲侯。見宏傳。壽張令謝夷吾見本傳。程昱見魏志昱傳。又縣人王考見黨錮傳。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光武改曰壽張。有堂聚。故聚屬東郡。地道記曰、有蚩尤祠。狗城。皇覽曰、蚩尤冢在縣闞城中。高七丈。〔集解〕惠棟曰、永平二年、改屬。又狗城、前志作朐城。酈元以爲春秋之須朐也。又注闞鄉城中、諸本脫鄉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志張邈、東平壽張人。有安民亭。汶水注、汶水西南至安民亭入濟。李典屯安民。見典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東平州西南。

【須昌】。〔集解〕馬與龍曰、須昌長童翊見童恢傳。故屬東郡。杜預曰、須句、古國。在西北。〔集解〕惠棟曰、永元二年、改屬。又注須句古國在西北。酈元云、當在壽張。杜說非也。京相璠云、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

有致密城。古中都。〔集解〕惠棟曰。酈元云。即夫子所宰之邑。有陽穀城。左傳僖三年。會陽穀。杜預曰。在縣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于禁傳。禁別破高雅於須昌。即此。晉志因。東平郡治此。一統志。故城今東平州西北十五里。

【寧陽】。〔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劉梁、孫楨見文苑傳。故屬泰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輿地廣記。晉省。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寧陽縣南二十里。

【任城國】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爲任城。雒陽東千一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章帝封東平憲王子尚爲王。傳至劉佗。魏受禪以爲崇德侯。任城相行弘見任城孝王傳。楊秉、劉儒見本傳。橋羽見橋玄傳。鄭遂見劉寵傳。太守徐璆見魏志武紀。郡吏魏應見本傳。又郡人孫該見劉劭傳注。棧潛見高堂隆傳。呂虔、子翻、孫桂見虔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任城王彰傳。彰子楷太和六年改封任城王。三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任城國領漢舊縣三城。謝云。任城王彰傳。改封任城國。食五縣。青龍二年。削縣二。其二無考。戶三萬六千四百四十二。口十九萬四千一百五十六。

【任城】。〔集解〕馬與龍曰。任城令袁安、劉祐、長周磐見本傳。又縣人鄭仲、弟均見均傳。魏應見儒林傳。本任國。〔集解〕惠棟曰。春秋傳云。任宿須句。杜預云。任。今任城縣。司馬貞云。春秋經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穀梁經傳並作任叔。任仍聲相近。則東平任古仍國也。有桃聚。光武破龐萌於桃鄉。〔集解〕錢大昕曰。漢書王式。東平新桃人。即此桃鄉也。馬與龍曰。任城孝王尚傳。永元中封貞王安母弟福爲桃鄉侯。即此。先謙曰。前漢縣。屬東平。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濟寧州治。

【亢父】。左傳襄十三年。取邿。杜預曰。縣有邿亭。哀六年。城邾瑕。杜預曰。縣北有邾瑕城。〔集解〕惠棟曰。劉伯莊、包愷並音苦浪反。司馬貞云。舊音剛。父音甫。又注邿音詩。瑕音遐。邾瑕城今杜注作邾婁城。馬與龍曰。光武封劉隆爲侯。見隆傳。亢父令荀彧見彧傳。先謙曰。戰國策蘇秦曰。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魏志呂布屯濮陽。太祖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屯濮陽。知其無能爲也。即此。前漢縣。屬東平。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濟寧州南五十里。

【樊】。〔集解〕馬與龍曰。縣人何休見儒林傳。何豹見休傳。先謙曰。前漢縣。屬東平。三國魏因。吳云。曹均封樊侯。子抗

故城今兗州滋陽縣西南。
嗣。徙封薊。晉志因。一統志。

【泰山郡】 高帝置。雒陽東千四百里。〔集解〕馬與龍曰。泰山太守任峻。見王渙傳。抗徐。見度尚傳。陳俊、朱暉、陳寵、范康、杜密、李固、皇甫規見本傳。劉瓆見五行志。張舉見劉虞傳。應劭見獻帝紀。涼茂、呂虔、薛悌見魏志本傳。郡丞諸葛珪見蜀志諸葛亮傳。都尉夏恭見本傳。孔伷見孔融傳。督郵高堂隆見魏志隆傳。又郡人胡母班見袁紹傳注。蒙陰人劉洪見律歷志注。東平陽人羊侵子儒孫續見續傳。平陽人高堂隆子琛。鮑信子勛。邵孫融見魏志傳。先謙曰。桓帝紀。永壽元年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志琅邪國下書本紀永壽二年。置都尉治此。郡下不書。脫誤。三國魏因。

十二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泰山郡領漢舊縣十二。復置平陽、華。爲十四城。謝云。東平陽。班志屬泰山。魏志高堂隆、鮑勛並云泰山平陽人。是魏時改名平陽。洪氏作東平陽。非也。又左傳宣八年杜注。今泰山平陽縣。太康地志。新泰舊名平陽。泰始中羊祜此縣人。表改爲新泰。水經注。洙水西逕泰山東平陽縣。晉武帝元康九年。改爲新泰。（按武帝太康紀元十年。惠帝元康紀元九年。水經注元康係太康之譌）平陽之改新泰。太康志、水經注並有明文。宋書州郡志。魏書地形志。謂新泰魏置者。均誤。馬與龍云。太康地志謂太始中羊祜表改。然據杜注及洙水注。縣改名新泰。當在太康末也。晉志曰。新泰。一統志。故城今新泰縣西北。華。洪云。漢舊縣。中興後省。郭頒世語。曹嵩在泰山華縣。泰山都尉孔宙碑陰亦載此縣。時爲延熙七年。疑漢末復立也。謝云。魏志。初平四年。徐州陶謙取泰山華、費。臧霸傳。霸。泰山華人。是華、費二縣。魏屬泰山。洪志從晉志屬琅邪。非也。吳表據杜預左傳隱八年注。琅邪費縣。九年注。琅邪華縣。亦以二縣屬琅邪。案杜注成於晉代。非魏制。謝說是。晉志改屬琅邪。一統志。故城今費縣東北六十里。又吳表以蓋縣屬樂安郡。據魏志國淵傳。樂安蓋人。謝云。樂安郡益漢舊縣。魏志國淵樂安蓋人。蓋益之訛也。按謝說是。然洪志以屬東莞郡。亦無據。今不從。

戶八千九百二十九。口四十三萬七千三百一十一。

【奉高】〔集解〕馬與龍曰。奉高令徐邈見魏志邈傳。 有明堂。武帝造。 前書曰。在縣西南四里。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至于商衞。紅亭在縣西北。杜預

曰接宋衞也〔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北十七里【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有龜山左傳定十年齊歸龜陰之田杜預曰田在山北琴操孔子作龜山之操

有龍鄉城左傳成二年齊圍龍杜預曰在縣西南史記作隆又楚有蜀之役杜預曰縣西北有蜀亭〔集解〕馬與龍曰徐防傳防封龍鄉侯即此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泰安府東南【梁甫】〔集解〕惠棟曰一作父服虔云云云山在縣東馬與龍曰縣人羊陟見本傳

侯國有菟裘聚左傳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杜預曰縣南有菟裘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作梁父一統志故城今泰安縣南六十里【鉅平】〔集解〕馬與龍曰縣人于禁子圭見魏志禁傳

侯國有亭禪山郎古所禪亭亭者也〔集解〕惠棟曰前志作亭亭晉灼云社首山在縣南十二里周成王所禪也

有陽關亭左傳襄十七年師自陽關桓六年會于成杜預曰縣東南成城郎孟孫之邑〔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書羊祜傳祜咸熙中封鉅平子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泰安縣西南（亭亭山南十餘里）【嬴】〔集解〕馬與龍曰嬴長韓韶見本傳

有鐵山〔集解〕錢大昕曰山字當連下句山茬縣名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蜀志麋竺傳爲嬴郡太守注載魏武表云泰山郡界曠遠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爲嬴郡蓋後旋廢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萊蕪縣西北四十里【茬】〔集解〕惠棟曰前志作茬此與濟北之茌平皆當作荏也先謙曰官本作茌

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茬通鑑胡注後漢改曰山茌三國魏因洪志作山茌謝云洪氏誤以郡國志山茌連句引明帝紀景初元年泰山茌縣言黃龍見證之今按魏志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無泰字謝引誤晉志因云茌山在東北一統志故城今濟南府長清縣東北【萊蕪】〔集解〕惠棟曰十三州記魯之萊柞邑竇苹云萊人流播邑落荒蕪故名焉馬與龍曰萊蕪長范冉見本傳

有原山〔集解〕惠棟曰酈元云在縣西南六十許里

潘水出杜預曰汶水出〔集解〕惠棟曰潘水無考或淄水之誤前志作甾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劉煦樂史並云縣至晉始廢晉志因一統志晉後省故城今淄川縣東南六十里【蓋】〔集解〕馬與龍曰縣人馬英見安帝紀

沂

水出。左傳曾于防杜預曰在縣東南有防城〔集解〕惠棟曰杜預釋例云沂水出縣之艾山南經琅邪東海至下邳入泗。菑音古書反說文沭水出臨樂山北入泗先謙曰前漢縣（作菑同）三國魏因洪志據晉志屬東莞謝引一統志表爲證今按一統志云晉屬東莞則魏應承漢舊也晉志因改屬東莞郡。一統志故城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八十里。

【南武陽】〔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周生豐見馮衍傳。侯國有顓臾城。〔集解〕惠棟曰杜預云在縣東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

【南城】〔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巢堪見和帝紀。故屬東海有東陽城。呂氏春秋夏孔甲遊田于東陽萯山左傳哀八年克東陽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預曰南城縣哀十四年司馬牼丘輿杜預曰縣西北有輿城〔集解〕惠棟曰注司馬牛牼邱輿諸本脫牛字。先謙曰前漢縣作南成三國魏因晉志因作南武城一統志故城今費縣西南九十里。

【費】〔集解〕惠棟曰陸德明音祕。侯國。曹騰封費是鄪縣費亭非此國。故屬東海有祊亭。左傳隱八年鄭歸祊杜預曰在縣東南閔二年莒人歸共仲及密杜預曰縣有密如亭。有台亭。左傳襄十二年莒圍台杜預曰縣南有台亭〔集解〕惠棟曰台敕才反又音臺一音翼之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有西山李典傳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趙一清云即蒙山晉志改屬琅邪郡一統志故城今費縣西北二十里。

【牟】故國。〔集解〕惠棟曰桓十四年牟人來朝汶水注汶水出縣西南阜下俗謂之胡盧堆淮南子汶出弗其高誘云山名也或斯阜也俗謂是水爲牟汶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志作東牟謝云晉書羊祜傳作牟晉志始作東牟蓋太康後所改吳云左傳隱六年杜注亦作牟洪志誤晉志因作東牟一統志故城今泰安府萊蕪縣東二十里。

【濟北國】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臣昭案濟北前漢之舊國此是經并泰山復分雒陽東千一百五十里〔集解〕惠棟曰前漢除濟北國爲北安縣屬泰山故志無濟北國本傳亦云分泰山郡爲國馬與龍曰和帝封皇弟壽爲王建安十一年國除見濟北惠王傳建安十七年立皇子邈爲王見獻帝紀濟北相崔瑗見本傳滕延見侯覽傳鮑信見袁紹傳又郡人顏斐見魏志倉慈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陳思王植傳植子志徙封濟北王。

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濟北國領漢舊縣四城成縣

闕．

戶四萬五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九十七．【盧】．左傳隱三年．齊鄭尋盧之盟．杜預曰．今縣故城有邾山在縣北．成二年．封銳司徒女石窌．杜預曰．縣東有地名石窌．〔集解〕惠棟曰．晉志．縣西有石門．馬與龍曰．盧令陶謙．見魏志謙傳．有平陰城．〔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在縣西南十里．有防門．左傳襄十八年．齊禦晉平陰．塹防門．杜預曰．在縣北．又齊登巫山以望晉師．杜預曰．在縣東北．〔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去平陰三里．有光里．〔集解〕錢大昕曰．光里．卽春秋傳廣里也．杜預謂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者．非是．惠棟曰．京相璠云．在防門北．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廣里也．有景茲山．杜預曰．在縣東南．〔集解〕惠棟曰．左傳作京茲．杜預云．在平陰城東南．有敖山．左傳曰．先君獻、武廢二山．卽敖山、具山．有清亭．左傳哀十一年．齊伐晉及清．是也．〔集解〕惠棟曰．杜預云．在縣東．有長城至東海．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卽防門．〔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泰山．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濟南府長清縣南二十五里．【虵丘】．有遂鄉．古遂國．左傳莊十三年．齊人滅遂．〔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在虵邱東北十里．有下讙亭．左傳桓三年．送姜氏于讙．〔集解〕惠棟曰．酈元云．今俗謂夏暉城．讙呼端反．有鑄鄉亭．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左傳有棘地．成公三年．叔孫僑如所圍．杜預曰．汶水北地有棘鄉．東觀書有芳陘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泰山．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泰安府肥城縣南．【成】．〔集解〕錢大昕曰．前志．泰山郡有式縣．無成縣．本國．左傳．衞師入郕．杜預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集解〕惠棟曰．案前志泰山有式縣．卽成國．傳寫誤也．又羅革曰．郡有剛縣．晉爲東平國之剛平．無剛父．馬與龍曰．濟水注有東太山成人班孟堅碑．建和十年．尙書右丞拜沇州刺史．又案魏書地形志．濟州東濟北郡領肥城．前漢屬泰山．後漢屬濟北．晉罷．後復屬．治肥城．今本志無此縣．未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闕．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寧陽縣北．【茬平】．〔集解〕惠棟曰．前志作茌．音仕疑反．說文．茬從草在聲．濟北縣也．孫愐云．俗作茌．本屬東郡．〔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東郡．作茬．三國魏因．洪志據晉志屬平原．今從一統志．承漢舊．晉志改屬

平原郡。一統志。故城今東昌府茌平縣西。

【剛】左傳哀八年。齊取闡。杜預曰。在縣北。有闡鄉。〔集解〕惠棟曰。史記穰侯傳云。伐齊。取剛壽。徐廣云。剛在濟北剛縣也。京相璠云。縣西四十里。有闡亭。闡。尺善反。馬與龍曰。縣人戴宏見吳祐傳。戴封見獨行傳。先謙曰。前漢縣。屬泰山。三國魏因。洪志作剛父。屬東平。引杜預隱五年左傳注東平剛父縣爲證。謝云。魏志。剛公子勤。太和五年追封諡。即此。洪作剛父非也。今按魏志作剛。是仍漢舊。晉志改曰剛平。屬東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三十五里。

【山陽郡】故梁。景帝分置。雒陽東八百一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建安十七年。封皇子懿爲王。見獻帝紀。太守呂羌見范升傳。王梁、秦彭、周榮見本傳。劉洪見律歷志。單遷見馮緄傳。史弼見蔡邕傳注。翟超見靈帝紀。袁遺見袁紹傳。劉景宗見華佗傳注。孫禮、鄭渾、見魏志本傳。薛勤見王粲傳注。都尉壺嘉見范康傳。督郵張儉見黨錮傳。張苞、滿寵見魏志寵傳。上計吏度尚見本傳。又郡人曹竟子詡見馮異傳。張岐見清河孝王傳。張康見趙曄傳。王成見周黨傳。先謙曰。三國魏因。

十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山陽郡領漢舊縣九城。防東闕。洪志。魏山陽郡領縣七。蓋據晉志高平國統縣七。案晉志云。高平國。晉初分山陽置。則知魏承漢舊。洪說非。

戶十萬九千八百九十八。口六十萬六千九十一。

【昌邑】〔集解〕馬與龍曰。昌邑令王密見楊震傳。又縣人滿寵、子偉、涼茂見魏志本傳。刺史治。〔集解〕馬與龍曰。刺史鮑永、李恂、張禹、王渙、第五種、楊秉見本傳。鮑就見天文志。率顥見皇甫規傳。郭遵見周舉傳。橋瑁見袁紹傳。劉岱見臧洪傳。金尙見呂布傳。楊叔恭、薛季像、班孟堅、見濟水注。從事衞羽見第五種傳。孫光、馮巡、秦閏、主簿華操見濟水注。州吏萬潛見魏志武紀。別駕王彧見程昱傳。有梁丘城。左傳莊三十二年。遇于梁丘。杜預曰。梁丘鄉在縣西南。有甲父亭。杜預曰。甲父、古國名。在縣東南。左傳隱十年。取防。杜預曰。縣西有防城。〔集解〕惠棟曰。昭十六年。徐人賂齊以甲父之鼎。又注。縣西有西防城。諸本脫下西字。案本傳。劉永將佼彊所據。馬與龍曰。任隗傳。隗子屯。永元中徙封西陽侯。注。西陽縣。屬山陽郡。案前志。山陽有西陽縣。吳卓信謂陽爲防之譌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侯國。滿寵封此。晉志。改屬高平。一統志。故城今濟寧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東緡】〔集解〕惠棟曰。十三州志。鄒衍云。余登東緡以望宋都。緡音旻。司馬貞云。

小顏音昬.非也.杜預云.在昌邑東南.陸氏音亡巾反.馬與龍曰、光武封馮彰爲侯.見馮異傳.東緡令徐宣見魏志宣傳.又縣人司馬苞見安帝紀.丁恭見儒林傳.司馬登見水經濟水注.

春秋時曰緡.左傳僖二十三年.齊圍緡.〔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紀要.晉省縣入金鄉.一統志.故城今金鄉縣東北二十里.

【鉅野.】左傳桓七年.焚咸丘.杜預曰.縣西有咸亭.〔集解〕惠棟曰.尙書大傳.鉅野淺.鄭元云.鉅、大也.野、魚藪.今屬山陽.又注.縣西有咸亭.西一作南.馬與龍曰.縣人李典子楨見魏志典傳.

有大野澤.春秋西狩獲麟之所.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杜預曰.縣西南有郥亭.定十三年.齊伐晉之所.〔集解〕惠棟曰.郥、古閒字.先謙曰.前漢縣.作鉅壄.三國魏因.謝云.濟水注.何承天云.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晉志改屬高平.一統志.故城今曹州府鉅野縣南.

【高平.】〔集解〕惠棟曰.酈元云.有高平山.縣取名焉.馬與龍曰.高平令滿寵、見魏志寵傳.又縣人王襲、子暢、孫謙、曾孫粲、見粲傳.劉表子琦、琮、修、見陳思王傳注.張儉、仲長統、見本傳.郗慮見孔融傳.李剛見濟水注.伊籍見蜀志籍傳.

侯國.故橐.章帝更名.前漢志.王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左傳隱九年.費伯城郎.杜預曰.縣東南有郁郎亭.〔集解〕惠棟曰.前志作橐.州郡志作橐.案東平王傳亦作橐.

有茅鄉城.杜預曰.茅鄉在昌邑西南.〔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縣西三十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王粲、山陽高平人.見粲傳.晉志置國.以縣屬.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鄒縣西南.

【湖陸.】〔集解〕馬與龍曰.湖陸令張疊見楊倫傳.又縣人度尙、單颺、見本傳.

故湖陵.章帝更名.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博物記曰.荷水出.地道記.縣西有費亭城.魏武帝初所封.〔集解〕齊召南曰.案前書湖陵、莽曰湖陸.蓋自光武中興.郡縣名皆復其舊.至章帝又改湖陵爲湖陸也.惠棟曰.鄧展云.元和元年改.何焯云.案費亭乃曹騰故封.注誤引地道記.馬與龍曰.案魏志.建安元年.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遷鎭東將軍.封費侯亭.不云紹封.知別一費亭.且騰封費亭.已見酇縣注.何說非是.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呂虔將家兵守湖陸.見虔傳.晉志改屬高平.一統志.故城今濟寧州魚臺縣東南六十里.

【南平陽.】〔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十九年.齊田肹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案河東有平陽.故加南.

侯國.有漆亭.左傳城漆.**有閭丘亭.**左傳襄二

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預曰．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哀七年．囚邾子負瑕．杜預曰．縣西北有瑕丘城．〔集解〕惠棟曰．酈元云．在漆鄉東北十里．閭力於反．又注哀七年囚邾子負瑕．當注瑕邱下．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高平．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鄒縣治．

【方與】．〔集解〕惠棟曰．晉灼音房豫．

有武唐亭．左傳桓二年．盟于唐．杜預曰．在西南．〔集解〕惠棟曰．今左傳注云在縣北．

魯侯觀魚臺．春秋經．隱五年．矢魚于棠．〔集解〕惠棟曰．酈元云．臺高二丈許．在城北十里．

有泥母亭．或曰古寧母．左傳僖七年．盟寧母．杜預曰．在縣東．三十一年．臧文仲宿重館．杜預曰．縣西北有重鄉城．〔集解〕錢大昕曰．泥寧聲相近．惠棟曰．杜預曰．泥讀如寧．注重館．重直龍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高平．一統志．故城今濟寧州魚臺縣北．

【瑕丘】．〔集解〕惠棟曰．有檀鄉．董次仲所據．酈元曰．春秋之負瑕也．鄭元、皇甫謐並言衞地．馬與龍曰．瑕邱令鍾離意見本傳．李善、李續隱瑕邱界中．見善傳．又縣人檀敷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輿地廣記．晉省入南平陽．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滋陽縣西二十五里．

【金鄉】．晉地道記曰．縣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鑿石爲冢．深十餘丈．隧長三十丈．傍卻入爲室三方．云得白兔．不葬．更葬南山．鑿而得金．故曰金山．故冢今在．或云漢昌邑所作．或云秦時．〔集解〕惠棟曰．注故冢．即司隸校尉魯峻冢也．見濟水注及隸釋．馬與龍曰．縣人范式見獨行傳．先謙曰．官本注室作堂．前漢無．三國魏因．謝云．魏略．何晏尚魏武女金鄉公主．即此．晉志改屬高平．一統志．故城今濟寧州金鄉縣治．

【防東】．〔集解〕馬與龍曰．縣人侯參、覽侯見覽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闕．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金鄉縣西南．

【濟陰郡】故梁．景帝分置．雒陽東八百里．〔集解〕馬與龍曰．明帝封皇子長爲王．國旋除．安帝廢皇太子保爲王．即順帝．建安十七年．立皇子熙爲王．見本紀．濟陰相盧毓見魏志毓傳．太守劉育見劉平傳．來苗見西羌傳．胡廣、杜根見本傳．氾宮見杜喬傳．單匡見第五種傳．劉郃見蔡邕傳．夏侯惇見呂布傳．吳資見魏志武紀．沐並見常林傳注．程昱見昱傳．虞昺見吳志虞翻傳．文學魏應見本傳．丞劉平見本傳．又郡人王思見魏志梁習傳．吳質見王粲傳．馬普見吳志孫瑜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吳云．黃初中．彭城

王據徙封此。後改封定陶。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濟陰郡領漢舊縣九城鄄城、廩邱改屬東郡三家同。戶十三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六十五萬七千五百五十四。

【定陶】。〔集解〕惠棟曰徐廣作定陰案劉向七略云古文或誤以典爲與以陶爲陰如此類多是也王劭云有魏冉冢馬與龍曰更始封劉祉爲王見劉玄傳又縣人張馴見儒林傳董昭弟訪、昭子冑見魏志昭傳。本曹國。郭璞曰城中有陶丘皇覽曰伯樂冢縣東南一里所高四五丈〔集解〕惠棟曰杜預釋例世族譜云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邱今濟陰定陶是也。古陶堯所居。帝王世紀曰舜陶河濱縣西南陶丘亭是〔集解〕惠棟曰說文陶邱在濟陰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陶邱亭墨子以爲釜邱也。有三鬷亭。湯伐三鬷孔安國曰今定陶〔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書宗室傳司馬幹咸熙中封定陶伯即此吳云魏志黃初中濟陰王據改封此太和六年徙封彭城晉志屬濟陽郡案晉志濟陽當即濟陰之訛一統志故城今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

【冤句】。〔集解〕惠棟曰小顏音劬馬與龍曰虞放封冤句呂都亭侯見桓帝紀注。有煑棗城。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東有淮潁煑棗〔集解〕惠棟曰前書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煑棗晉灼云地理志今清河有煑棗地功臣表有煑棗侯小顏云既云攻項籍屠煑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但未詳其處耳姚寬案冤句有煑棗城此正在大河之南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書山濤傳濤父曜魏冤句令即此晉志屬濟陽郡作宛句一統志故城今荷澤縣西南。

【成陽】。〔集解〕惠棟曰帝王世紀堯葬縣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高誘呂覽注云成易山下有穀林堯所葬也郭緣生述征記云城陽縣城南六里堯母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非告祠者捕不得馬與龍曰成陽令管遵見水經瓠子河注。有堯冢靈臺。有雷澤。禹貢曰雷夏既澤帝王世紀曰舜耕歷山漁雷澤濟陰有歷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屬濟陽郡成作城一統志故城今濮州東南與曹州接界。

【乘氏】。〔集解〕馬與龍曰乘氏令梁習見魏志習傳又縣人李乾、子整見魏志李典傳。侯國。博物記曰古乘丘〔集解〕錢大昕曰梁竦子雍所封。有泗水。

〔集解〕惠棟曰。酈元云未詳。

有鹿城鄉。〔集解〕惠棟曰。酈元云。春秋之鹿上也。杜預以鹿上爲河陰原鹿縣。非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魏志。樂陵王茂。黃初三年。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邱。晉志。屬濟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鉅野縣界。

【句陽】〔集解〕惠棟曰。句、古侯反。馬與龍曰。縣人魏霸見本傳。

有垂亭。左傳隱八年。遇于垂。史記。無忌說魏安僖王曰。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縣有垂亭。〔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句陽縣小城陽東五里有故垂亭。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魏志。范陽王敏黃初五年。封此。太和六年。改封琅邪。一統志。故城今荷澤縣北句陽店。

【鄄城】〔集解〕惠棟曰。鄄、衛邑。從邑垔聲。案漢隸字源。鄄亦作甄。古字通也。春秋莊十四年。單伯會齊侯于鄄。杜預云。今甄城。荀彧、袁紹傳皆作甄。注云。今濮州縣。音絹。孫愐曰。後漢獻帝兗州刺史治此。陸氏曰。或音眞。馬與龍曰。興平中。曹操領兗州牧。治鄄城。見魏志。刺史司馬朗、裴潛見魏志傳。從事薛悌見程昱傳。毛玠、呂虔見魏志傳。別駕畢諶見魏志。鄄城令荀彧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東郡。吳云。黃初三年。鄄城侯植進王爵。四年。徙封雍邱。七年。譙王林徙封此。太和六年。林改封沛王。謝云。有陽里亭。賈逵傳。封陽里亭侯。濟水注作羊里。晉志。改屬濮陽國。一統志。故城今濮州東二十里。

【離狐】故屬東郡。〔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魏志李典傳。典遷離狐太守。據此。魏曾升作郡。後旋廢耳。晉志。屬濟陽郡。一統志。故城今大名府東明縣東南。

【廩丘】〔集解〕馬與龍曰。魏兗州自鄄城移治廩邱。見寰宇記。刺史夏侯威見魏志夏侯淵傳。李翼見夏侯尙傳。桓範見曹爽傳注。令狐愚見倉慈傳注。州泰見諸葛誕傳。王昶見昶傳。王淩、黃華見淩傳。鄧艾見艾傳。吳志朱然傳。然領兗州牧。彼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蜀志。鄧芝、宗預、胡濟均領兗州牧。廩邱令溫恢見魏志恢傳。又縣人王觀、子悝見觀傳。

故屬東郡。有高魚城。有運城。左傳襄二十六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杜預曰。今縣故城是。又襲衛羊角。取之。杜預曰。今縣所治城。又襲我高魚。杜預曰。在縣東北。〔集解〕惠棟曰。春秋傳成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傳作運字。故城在今縣東八十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屬東郡。晉志。改屬濮陽國。一統志。故城今范縣東南。

【單父】〔集解〕馬與龍曰。單父令楊彥見睢水注。

侯國。〔集解〕錢大昕曰。初封劉茂。後封梁竦子翟。

故屬山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

因、吳云、下邳王宇改封此、太和六年、改封燕王、見魏志、晉志屬濟陽郡、一統志、故城今單縣南一里。

【成武】（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劉順爲侯、見成武孝侯傳、獻帝封劉表爲侯、見表傳、成武令袁良見袁安傳、又縣人孫期見儒林傳。故屬山陽。左傳隱七年戎執凡伯于楚丘、杜預曰在縣西南（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即商邱成武金日磾所封地、成武本屬山陽、中興後始移屬濟陰、前志功臣表秺侯下、即云屬濟陰、誤也。有郜城。左傳隱十年取郜、杜預曰、縣東南有郜城、地道記有秺城（集解）惠棟曰、呂忱字林、郜音工竺反、又注縣東有北郜城、今本皆脫北字、十三州志云、俗謂之北郜、酈元引郡國志云、成武有楚邱亭、案注當脫楚邱亭三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彭城王據子範奉曹整後、黃初四年、徙封成武侯、太和三年、進爵爲公、無後、見魏志、晉志屬濟陽國、一統志、故城今成武縣治。

【己氏】故屬梁。皇覽曰、有平和鄉、鄉有伊尹冢（集解）惠棟曰、皇覽作平利、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宛侯據子琮奉曹沖後、黃初四年、封己氏公、改封平陽、見魏志、晉志屬濟陽郡、一統志、故城今曹縣東南。

右兗州刺史部郡國八、縣邑公侯國八十。（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兗州刺史部得漢舊郡國陳留、東郡、東平、任城、泰山、濟北、山陽、濟陰、爲郡國八、縣邑侯國七十二（復置縣二闕縣三改隸冀州縣七）

【東海郡】高帝置。雒陽東千五百里。（集解）錢大昕曰、案光武封子彊爲東海王、傳國最久、中間無改國爲郡之事、此郡字當爲國之訛、洪頤煊曰、錢說誤、辨見前魯國下、馬與龍曰、東海終東京世無太守、國都在魯、故此稱郡、東海傅杜林、相鮑永見本傳、郭竟見郭后紀、案傳相並在彊未都魯以前、建安十七年、封皇子敦爲東海王、見獻帝紀、東海太守徐璆見魏志、建安十三年注、蓋自獻帝都許以後、東海郡遂不屬魯矣、留略領東海太守、見吳志孫亮傳、包咸住東海講授、見本傳、又郡人陳耽見靈帝紀、陳敦

見謝弼傳。衞宏見儒林傳。繆裴子襲、孫悅、曾孫紹、播、徽、咨見魏志劉劭傳注。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魏志。東海定王霖太和六年自館陶改封東海。以郡爲國。

十三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東海國領漢舊縣十二城。贛榆省。見沈志。洪志。魏東海國領縣十一。皆據晉志。謝氏據寰宇記。補陰平縣。又據前志。東海郡有都陽、武陽二縣。魏志曹洪傳。封都陽侯。少帝紀注。廢齊王奏有大將軍武陽侯師。蓋二縣曹魏復立。補入爲十四縣。案後漢時多以廢縣爲封地。曹魏當復同之。都陽、武陽別無所證。未可竟謂魏立此縣也。

戶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四。口七十萬六千四百一十六。

【剡】。〔集解〕先謙曰。官本作郯。是。馬與龍曰。縣人劉嘉、子舒、孫虞、曾孫和、見虞傳。王朗、子肅、孫惲、恂、朗兄子詳。見魏志朗傳。

本國。刺史治。博物記曰。有勇王亭。卽勇士萬丘欣。〔集解〕馬與龍曰。徐州刺史王景、楊秉、見本傳。蓋豫見周防傳。劉福見楊倫傳。應志見順帝紀。州吏童恢見本傳。從事臧旻見第五種傳。先謙曰。官本萬作萬。是。王乃士之譌。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魏志建安十一年。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國。二十一年國除。縣蓋復舊。謝云有高貴鄉。見少帝紀。晉志因。鄒安鬯云。故城今沂州府郯城縣西南三十里。在沂沭二水之間。

【蘭陵】。〔集解〕馬與龍曰。蘭陵令朱儁見本傳。又縣人王良見本傳。毋將永見儒林傳。

有次室亭。地道記曰。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有漆室之女。或作次室。〔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侯國。王朗封此。見朗傳。謝云。寰宇記。晉惠帝分東海之蘭陵、承、戚、合城、昌慮五縣。置蘭陵郡。是未分之日。魏時並屬東海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嶧縣東五十里。

【戚】。〔集解〕惠棟曰。包愷音如字。李登聲類。音千竺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滕縣南七十里。

【朐】。山海經曰。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璞曰。在縣界。世俗傳此山在蒼梧徙來。上皆有南方樹木。博物記。縣東北海邊植石。秦所立之東門。〔集解〕馬與龍曰。縣人糜竺、弟芳、竺子威、孫照、見蜀志竺傳。

有鐵。有伊盧鄉。史記曰。鍾離昧冢在伊廬。〔集解〕惠棟曰。史記作廬。韋昭曰。今廬中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海州南。

【襄賁】。〔集解〕惠棟曰。魯連子云。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城甲舍於襄賁。音肥。馬與龍曰。獻帝封劉虞爲侯。見虞傳。襄賁令祭彤見彤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

書河閒王洪傳洪仕魏封襄賁男卽此縣晉志因
一統志故城今沂州府蘭山縣西南百二十里【昌慮】〔集解〕惠棟曰音廬 有藍鄉 左傳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杜預曰縣所治城東北有郳城郳小邾國也〔集解〕先謙曰前
漢縣三國魏因洪云魏志建安三年置昌慮郡十一年省謝云省昌慮郡
幷東海見魏氏春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承】〔集解〕馬與龍曰魏志王肅傳咸熙中開建五等封肅子恂爲承子先謙曰應劭音證徐松云氶縣以氶
水得名作承者誤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
因一統志作氶故城今嶧縣西北一里【陰平】〔集解〕馬與龍曰陰平長袁安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通鑑初平四年陶謙別攻陰平寰宇記晉武帝封脊芝爲陰平侯卽此一統志晉省案省縣
當在封脊芝後是魏時有此縣晉志
省一統志故城今海州沭陽縣西北【利城】〔集解〕馬與龍曰利城太守吳敦見魏志臧霸傳先謙曰前漢縣作利成三國魏因洪云魏志建安三年置利城郡黃初六年利城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此後不
復見疑因方反郡遂廢也謝云晉志有利城縣無利城
郡紀要云郡魏廢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贛榆縣西【合城】灤水自北南至湖陸〔集解〕錢大昕曰前志有合鄉無合城晉書地理志東海亦祇有合鄉縣此城字必鄉之訛惠棟曰案前志及泗水
注皆作合鄉又注漷水杜預云出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湖陸縣入泗徐邈音郭字林音口郭口獲二反馬與龍曰泗水注漷水出東
海合鄉縣漢安帝永初七年封馬光子朗爲侯國亦見馬防傳先謙曰卽論語所謂互鄉見元和志前漢縣作合鄉三國魏因（三家
說同）晉志因作合鄉一統
志故城今兗州府滕縣東【祝其】有羽山 殛鯀之山杜預曰在縣西南博物記曰東北獨居山西南有淵水卽羽泉也俗謂此山謂懲父山〔集解〕先謙曰注下謂官本作爲 春秋時曰祝
其夾谷地 左傳定十年會齊侯夾谷孔子相〔集解〕惠棟曰服虔左傳解誼云夾谷東海祝其縣地二名顧炎武曰夾谷在淄州縣西南三十里非東海之祝其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海州贛榆縣南
【厚丘】左傳成九年城中城杜預曰在縣西南有中鄉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寰宇記厚邱宋省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沭陽縣西北四十里【贛榆】〔集解〕惠棟曰贛音紺陸氏音古弄反如淳音耿弇反 本屬琅

邪。建初五年復。左傳。齊伐莒。莒子奔紀鄣。杜預曰。縣東北有紀城。地道記曰。海中去岸百九十步。有秦始皇碑。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三字。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見也。〔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晉太康元年復置。（見沈志。）寰宇記。晉移縣治艾不城。晉志因。一統志。漢舊縣城。今贛榆縣東北。

【琅邪國】秦置。建武中。省城陽國。以其縣屬。案本紀。永壽元年。置都尉。治雒陽東一千五百里。〔集解〕齊召南曰。案此注不明。郡與國亦略有別。秦置琅邪郡。前漢因之。光武改爲國。省城陽國來屬。此其始末也。秦置之下。當有郡字。馬與龍曰。光武封皇子京爲王。傳至建安末。國除。見琅邪孝王傳。琅邪相陰德見朱儁傳。何英見魏志高柔傳注。臧霸見霸傳。太守陳俊見光武紀。李章見本傳。王閎見左雄傳。慶鴻見廉范傳。孫康見魏志臧霸傳。孫禮見禮傳。單子春見管輅傳。都尉徐淑見左雄傳。督郵伏隆見伏湛傳。吏童恢見本傳。逢萌居琅邪。見本傳。又郡人劉猛見桓彬傳。王望見劉平傳。魏譚見趙孝傳。徐業見儒林傳。趙彥見方術傳。趙昱見陶謙傳。劉勳見袁術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魏志。樊安公子敏奉范陽王矩後。太和六年。改封琅邪王。以郡爲國。晉書解系傳。系父修。魏琅邪太守。蓋在太和六年前。　十三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琅邪國領漢舊縣九城。琅邪省。東武、莒、姑幕。改屬城陽郡。洪志。魏琅邪領縣。皆據晉志。惟以東安屬東莞。案東莞、東安。漢末置郡。旋廢。郡還屬。說見縣下。晉志琅邪郡有華、費、蒙陰、華費二縣。應屬泰山。說見泰山郡下。蒙陰。前漢縣。中興省。洪據晉志。屬琅邪。謝氏引一統志證之。今案一統志。蒙陰。晉復置。謝引爲誤。吳表屬東莞。據左傳莊九年杜注。東莞蒙陰縣。然杜注在晉初也。吳又據沈志引太康志。以北海之安邱、劇來屬。皆晉制。今不從。　戶二萬八百四。口五十七萬九百六十七。

【開陽】杜預曰。古鄅。左傳。哀三年。城啓陽。杜預曰。開陽。〔集解〕惠棟曰。本傳。建初六年。詔割即邱、廣平亭屬開陽。　故屬東海。建初五年屬。〔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侯國。謝云。臧霸封此。後徙封良城。見霸傳。卞皇后弟秉。黃初七年封此。秉。開陽人。見后妃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沂州府蘭山縣北。

【東武】〔集解〕馬與龍曰。縣人伏湛子隆、咸。

孫、援、見湛傳。伏壽、伏黯、子恭、見恭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城陽。爲郡治。見寰宇記。洪云。侯國。謝云王基封此。見基傳。鄧艾嘉平中爲城陽太守。見艾傳。晉志屬城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青州府諸城縣治。

【琅邪。】山海經云。有琅邪臺。在勃海間。琅邪之東。郭璞曰。琅邪臨海邊。有山嶕嶢特起。狀如高臺。此卽琅邪臺。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放乎琅邪。越絕曰。句踐徙琅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史記曰。秦始皇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傳有勞山。〔集解〕惠棟曰。說文。濰水出箕東山。東入海。徐州浸。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入東武。見元和志。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琅邪山下。東枕大海。

【東莞。】〔集解〕惠棟曰。音官。馬與龍曰。縣人徐奕、族子統、見魏志奕傳。有鄆亭。左傳曰。公處鄆。〔集解〕惠棟曰。史記。鄆誕生本作郎。司馬貞云。當作鄆。字變耳。春秋傳文十三年。城諸及鄆。杜預曰。姑幕縣南有員亭。鄆音運。員音云。有邳鄉。〔集解〕惠棟曰。邳、蒲悲反。有公來山。或曰古浮來。左傳隱八年。盟浮來。杜預曰。邳來山之間。號曰邳來。莊九年。鮑叔受管仲及堂阜而脫之。杜預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卽古堂阜也。東莞後爲名。〔集解〕官本考證曰。案杜預注原文云。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惠棟曰。杜預云。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間如字。又注東莞後爲郡。諸本皆誤爲名。先謙曰。前漢縣。漢末置郡。三國魏末廢郡。還屬琅邪。洪志。魏東莞郡領縣七。蓋據晉志。吳表。魏東莞郡縣領五。蓋據太康志。左傳杜注。謝云。魏志臧霸傳。太祖以霸爲琅邪相。吳敦利成。尹禮東莞。孫觀北海。孫康城陽太守。事亦見武紀。是東莞與城陽等郡。同爲建安三年所立。胡質、張既、並爲東莞太守。魏略。張既子緝。太和中爲東莞太守。晉書司馬晃爲東莞太守。亦在魏代。（吳云。晃以西安男出守東莞。當在魏咸熙元年五等建封之際。）沈志謂太始元年。分琅邪立。水經注謂曹魏黃初中立。晉志謂太康元年立。三者皆誤。案據魏志。東莞郡自建安初、訖魏太和時。尙未廢。然魏末必曾廢郡。故沈志、晉志均謂晉立。非誤也。通鑑胡注。魏既分而復合於琅邪。晉又分置。說與魏氏春秋亦合。今從之。晉志改屬東莞郡。一統志。故城今沂州府沂水縣治。

【西海。】東觀書曰。有勝山。博物記。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于棘津。其浦今存。〔集解〕錢大昕曰。前志無。西海蓋海曲之譌。劉盆子傳。琅邪海曲有呂母。注。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惠棟曰。何焯云。疑海曲之譌。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晉省縣入

莒.故城今日照縣西.

【諸.】 左傳莊二十九年.城諸.杜預曰.諸縣在城陽郡.又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杜預曰.郡東北有婁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郡作縣.是.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屬琅邪.晉志改屬城陽.一統志.故城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

【莒.】 〔集解〕馬與龍曰.建武二年.封舂陵侯敞子祉爲城陽王.十一年.祉薨.見城陽恭王傳.案城陽治莒.十五年.封皇子京爲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京都莒.永平中.徙宮開陽.見琅邪孝王傳.琅邪相李子春見趙憙傳.張宗見本傳.案建武時.相在莒.莒長趙昱見魏志臧洪傳.令劉陽見王朗傳注.又縣人徐盛、子楷.見吳志本傳.

本國. 〔集解〕惠棟曰.世本云.莒、己姓.杜預釋例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于莒.初都許.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

故屬城陽. 左傳成八年.申公巫臣會渠丘公.杜預曰.縣有蘧丘里.〔集解〕惠棟曰.本傳有城陽景王祠.

有鐵.有崢嶸谷. 〔集解〕惠棟曰.說文作崝嶸.徐鍇云.俗作崢.非.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城陽.見寰宇記.謝云.吳志徐盛、琅邪莒人.據此魏莒縣當屬琅邪.孟容云.徐盛傳係仍建安三年前舊稱也.通鑑胡注.魏城陽郡治莒.晉志屬城陽郡.一統志.故城今沂州府莒州治.

【東安.】故屬城陽.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置郡.三國魏末廢郡.還屬琅邪.見一統志.洪云.魏志.建安四年.魏武使臧霸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杜畿傳注.郭智爲東安太守.蓋漢末置郡.旋省.吳云.曹植傳注.劉修官至東安太守.東安置郡.史無明文.武紀建安十九年.省安東、永陽郡.安東蓋東安之訛.〔馬與龍云.建安十九年.因夏侯淵破羌.胡省安東.永陽郡.地當在涼州.與此東安無涉.吳說非〕謝云.沈志.晉惠帝分東莞爲東安郡.胡三省云.蓋魏既分而又省并.既省并而晉又分屬東莞.又自東莞分爲郡也.晉書趙王倫傳.咸熙中.五等建.倫封東安子.卽此.案胡三省說甚明.惟東安立郡.在建安中.胡云魏分.微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沂水縣南.

【陽都.】 〔集解〕惠棟曰.史記有陽都敬侯丁復.司馬貞以爲漢志闕者.蓋失考耳.馬與龍曰.光武封伏湛爲侯.後徙封不其.獻帝封劉邈爲侯.見琅邪孝王傳.又縣人諸葛豐、諸葛誕見魏志誕傳.諸葛玄、諸葛珪子瑾、亮、均.亮子瞻.孫尚、京.瑾子喬.孫攀.見蜀志亮傳.瑾子恪、融、見吳志瑾傳.

故屬城陽.有牟臺. 左傳宣元年.會于平州.杜預曰.在縣西.〔集解〕官本考證曰.牟當作平.惠棟曰.春秋傳宣九年.取根牟.杜預云.根牟.東夷國也.縣東南有牟鄉.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沂

水縣南。

【臨沂】故屬東海。（集解）惠棟曰。建初五年屬。有叢亭。左傳隱六年。盟于艾。杜預曰。縣東南有艾山。七年城中丘。杜預曰。縣東北有中丘亭。博物記曰。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集解）惠棟曰。案杜氏注云。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不云在臨沂。未詳。先謙曰。前縣。漢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蘭山縣北。

【即丘】。（集解）馬與龍曰。即邱長吳良、臧洪見本傳。侯國。故屬東海。（集解）錢大昕曰。案永平中吳良左轉爲即邱長。是明帝時猶未爲侯國也。春秋曰祝丘。（集解）惠棟曰。闞駰曰。即祝昝之音字承讀變。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蘭山縣東南。

【繒】。（集解）惠棟曰。春秋傳僖十四年。鄫子來朝。杜預云。今鄫縣。陸氏云。本或作繒。似綾反。馬與龍曰。繒令公沙穆見本傳。侯國。故屬東海。（集解）錢大昕曰。劉敞所封。敞東海恭王之後。故志云故屬東海。有概亭。左傳莊九年。盟于蔇。杜預曰。在縣北。（集解）惠棟曰。蔇音其器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

【姑幕】。左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杜預曰。縣東北有茲亭。博物記曰。淮水入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集解）惠棟曰。前志云。或曰薄姑。幕音莫。馬與龍曰。縣人承宮、子疊見宮傳。童仲玉、子恢、翊見恢傳。徐子盛見承宮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城陽郡。（三家說同。）晉志屬城陽。一統志。故城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

【彭城國】高帝置。爲楚。章帝改。雒陽東千二百二十里。（集解）錢大昕曰。案袁安傳。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治劇。拜楚郡太守。然則國除之後。本爲楚郡。至肅宗遺詔。徙封六安王恭爲彭城王。乃更爲彭城國也。惠棟曰。注章帝改。章和二年改也。馬與龍曰。光武封皇子英爲楚王。永平十三年國除。章帝建初二年。封英子种爲楚侯。後徙封六侯。見楚王傳。章和二年。六安王恭徙封彭城王。傳至祗。魏受禪。以爲崇德侯。楚太僕江革見本傳。楚相令狐子伯見列女傳。彭城相張皓、趙牧見彭城靖王傳。史弼見本傳。袁賀見袁閎傳。汲廉見朱儁傳。劉艾見董卓傳注。薛禮見吳志孫策傳注。糜芳見蜀志糜竺傳。溫恢見魏志恢傳。朱桓（遙領）見吳志桓傳。楚郡太守孫萌見劉平傳。袁安見本傳。宗湛見楊厚傳。彭城太守文穆見陰溝水注。陳矯見

魏志嬌傳、又郡人蔡款子條、機、見吳志張昭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彭城王據傳太和六年據由定陶改封此以郡爲國

八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彭城國領漢舊縣七城廣戚移屬沛國 戶八萬六千一百七十 口四十九萬三千二十七

【彭城】古大彭邑北征記城西二十里有山山有楚元王墓伏滔北征記曰城北六里有山臨泗有宋桓魋石椁皆青石隱起龜龍麟鳳之象〔集解〕馬與龍曰彭城令楊統見楊厚傳魏朗見本傳又縣人劉紆子般、孫愷、憲、曾孫茂、紆弟平見般傳樊阿見華佗傳呂虔見陰溝水注 有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楚三國魏因洪云有呂布城見地形志有曹公城見元和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治

【武原】〔集解〕馬與龍曰桓帝封徐璜爲侯見單超傳武原令蘇章見本傳又縣人劉授見楊震傳先謙曰前漢縣屬楚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邳州西北

【傅陽】有柤水 左傳襄十年滅偪陽杜預曰即此縣也〔集解〕惠棟曰柤一作祖京相璠云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先謙曰左傳襄十年遂伐偪陽穀梁作傅陽前漢縣屬楚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

【呂】〔集解〕惠棟曰春秋傳襄元年鄭侵宋呂留高誘云呂梁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水中禹決而通之號曰呂梁馬與龍曰左傳襄元年杜預注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先謙曰前漢縣屬楚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銅山縣北

【留】西征記曰城中有張良廟〔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楚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沛縣東南

【梧】〔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地闕李兆洛云當在今徐州府境

【菑丘】〔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劉般爲侯見般傳菑邱長劉平見本傳王朗見魏志朗傳先謙曰前漢縣屬楚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鳳陽府宿州東北六十里

【廣戚】〔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姜肱弟仲海、季江見肱傳 故屬沛國〔集解〕惠棟曰國字衍前志爲沛郡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屬沛國見魏志明紀謝云于禁傳禁將兵詣徐州攻廣戚拔之李典傳攻廣戚拔之考徐州諸郡無廣威縣即廣戚之訛晉志改屬彭城國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沛縣東

【廣陵郡】景帝置。爲江都。武帝更名。建武中。省泗水國。以其縣屬。雒陽東一千六百四十里。〔集解〕惠棟曰。沈約云。海陵縣。前漢屬臨淮。後漢屬廣陵。今廣陵十一城。無海陵縣。未詳。馬與龍曰。吳志。呂岱、廣陵海陵人。蓋漢末復立縣。三國時廢也。明帝徙封母弟荆爲廣陵王。後封荆子元壽爲侯。見廣陵思王傳。太守橋基見橋玄傳。馬棱見棱傳。張綱見順帝紀。陸稠見陸續傳。王喜見質帝紀。荀裦見荀淑傳。張超見臧洪傳。趙昱見陶謙傳。吳景見吳志妃嬪傳。袁綏見陸瑁傳注。府丞謝弼見本傳。又郡人陳琳見魏志王粲傳。范愼見吳志孫登傳。衞旌見步騭傳。先謙曰。三國魏吳分據。漢郡廢。魏廣陵徙治淮陰。見通鑑胡注。馬與龍云。建安中。魏武以陳登爲廣陵太守。治射陽。後徙東城太守。見魏志陳登。吳志孫策傳注。建安末。吳主權以孫韶爲廣陵太守。治京城。見吳志韶傳。吳五鳳二年。以吳穰爲廣陵太守。使衞尉馮朝城廣陵。功竟不就。見孫亮、孫峻傳。案此則吳徙置廣陵郡治京城也。

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割置廣陵郡。領漢舊縣淩、海西。入下邳之淮陰、淮浦。爲四城。吳割置廣陵郡。領漢舊縣堂邑。輿二縣地。餘縣廢。洪志廣陵郡魏領縣九。吳云。洪志所錄之廣陵。仍漢舊郡屬縣。又多據晉志。而廣陵、江都等廢縣三。少帝時地均入吳。亦復錄入。似於兩國疆域。亦未分明。謝云。魏僅有淮北之淩、海西、淮陰、淮浦。凡四縣。案吳志孫韶傳。韶爲邊將數十年。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此廢縣之實。吳謝說並是。

戶八萬三千九百七。口四十一萬百九十。

【廣陵】吳王濞所都。城周十四里半。〔集解〕馬與龍曰。廣陵令趙苞見本傳。又縣人劉辯、劉瑜、子琬、見瑜傳。吳普見華佗傳。徐璆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紘、子玄、靖、孫尚見吳志紘傳。劉穎、弟略見嚴畯傳。袁綏、子迪、曾孫曄、見陸瑁傳。徐彪見張溫傳。

有東陵亭。博物記曰。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爲妖。閉獄桎梏。卒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以其處爲廟祠。號曰東陵聖母。〔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見沈志。黃初六年。文帝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見文紀。謝云。有雙敬陂。陳登所開。見元和志。晉志仍置。屬廣陵郡。一統志。故城今揚州府東北。

【江都】〔集解〕馬與龍曰。縣人皇象見吳志趙達傳注。華融、子諝、譚見孫綝傳。孫策居江都。見策傳。

有江水祠。〔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見沈志。吳使呂據等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見孫峻傳。晉志仍置。屬廣陵郡。一統志。故城今江都縣西南。

高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見沈志。晉志。仍置屬臨淮郡。一統志。故城今高郵州治。平安。〔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謝云。射陽在平安北。三國時尚廢。則輿地廣記言晉省者。誤。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寶應縣西南。淩。〔集解〕馬與龍曰。光武紀。建武二年。封更始元氏王歆爲泗水王。前志。泗水國治淩縣。時尚未省并。故屬泗水。〔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下邳國。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宿遷縣東南。【東陽】。〔集解〕馬與龍曰。東陽長陳登見魏志登傳。又縣人張炳見徐登傳。陳矯子本騫、孫粲、見魏志矯傳。故屬臨淮。〔集解〕惠棟曰。晉灼云。明帝分屬下邳。後分屬廣陵。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縣多蟒。博物記曰。十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蟃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又扶海洲上有草名蒒。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謝云。據孫權、孫韶傳。徐泗間無郡縣。魏志陳矯廣陵東陽人。蓋因矯而書。晉志。仍置。改屬臨淮郡。一統志。故城今泗州天長縣西北。【射陽】。〔集解〕馬與龍曰。廣陵太守陳登治此。功曹陳矯、見魏志登傳。都尉衞彌、綱紀徐宣、見魏志宣傳。又縣人臧旻、子洪、陳容見洪傳。故屬臨淮。有梁湖。地道記曰。有博支湖。〔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見沈志。晉志。仍置屬廣陵郡。一統志。故城今淮安府山陽縣東南。【鹽瀆】。〔集解〕馬與龍曰。鹽瀆丞孫堅、見吳志堅傳。又縣人嚴訢、見魏志華佗傳。故屬臨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見沈志。晉志。仍置。屬廣陵郡。一統志。故城今鹽城縣西北。【輿】。侯國。故屬臨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據之。謝云。縣廢。曹植求自試表。南極赤岸。江賦注。赤岸在廣陵輿縣。吳云。地爲吳據。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揚州府甘泉縣西四十五里。【堂邑】。〔集解〕惠棟曰。玉篇作鄞。音徒郎反。馬與龍曰。堂邑令鍾離意見本傳。故屬臨淮。有鐵。春秋時曰堂。〔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據之。胡三省云。魏吳兩界棄地。謝云。縣入吳。吳志。赤烏十三年。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王厚齋云。涂塘即六合縣瓦梁堰。水曰涂河。吳云。縣爲吳據。寰宇記。愼縣東北六十四里。有滁陽城。吳赤烏十三年。孫權斷涂作堰。築此城爲守備。考愼縣、今廬州府東北。堂邑、今六合。相距太遠。吳不能越境築城。惟今滁州東滁陽驛。當即吳滁

陽城。其地近出古磚。有赤烏字。亦可證也。晉志。省。惠帝時。置堂邑郡。一統志。故城今江寧府六合縣北。

【海西】。〔集解〕惠棟曰。案前志。東海無海西。有海曲縣。當作曲也。馬與龍曰。劉永立蕭憲爲海西王。見永傳。海西令程曾見本傳。梁習見魏志習傳。劉備領徐州牧。軍於海西。見蜀先主志。又縣人徐淑、子璆、見璆傳。徐宣、子欽、見魏志宣傳。

故屬東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沈志。縣。後漢晉皆屬廣陵。晉地理志。廣陵郡無海西。有海陽。疑漢海西縣。侯考。晉志。省。一統志。縣晉廢。故城今海州南。

【下邳國】武帝置。爲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爲下邳國。雒陽東千四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皇子衡爲臨淮公。國除。見臨淮懷公傳。明帝封皇子衍爲下邳王。建安中。國除。見下邳惠王傳。下邳相張禹見本傳。笮融見吳志孫策傳注。太守侯霸、劉度、朱暉、見本傳。關羽見蜀志本傳。又郡人裴玄、子欽、見吳志嚴畯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國廢爲郡。吳云。黃初三年。脅陽公宇進封此。五年。改封單父。國還爲郡。謝云。晉志。漢章帝以臨淮合下邳。太康元年。以下邳縣在淮南者置臨淮郡。荀凱傳又云。咸熙中。封臨淮侯。係史駁文。胡三省據之。謂魏徐州有臨淮郡。誤矣。晉書武陔傳。魏明帝時。陔遷下邳太守。卽此。

十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因。下邳郡領漢舊縣十一城。淮陰、淮浦、改屬廣陵。盱台、高山、潘旌、東成廢。洪志。魏下邳郡領縣十五。謝云。魏末吳兵數入淮泗。諸葛誕欲臨淮築城以禦之。高山、贅其、潘旌。並在淮南。當兵衝。魏時已棄不守。晉志有此三縣。蓋太康時所置。洪氏據爲魏縣。非也。吳云。三國之際。淮南江北。墟無人戶。吳人何定建議。欲鑿聖溪。以通江淮。見薛綜傳。聖溪當在盱眙縣東。其時魏無縣戍。可知高山、盱台、東城、潘旌、皆在淮南。孫權能至高山。丁奉能至穀陽。則四縣皆魏吳兩界棄地。案謝吳說並是。贅其前漢縣。後漢省。晉志屬臨淮。洪錄入魏下邳。尤非。

戶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九。口六十一萬一千八十三。

【下邳】。〔集解〕馬與龍曰。周永封下邳高遷鄉侯。見桓帝紀注。徐州刺史陶謙、劉備、車冑、見魏志武紀。董昭、臧霸、王昶、呂虔、見本傳。浩周見吳主權志注。鄒岐見曹爽傳注引魏略。胡威見胡質傳。治中王朗、見魏志朗傳。

從事孫乾、別駕麋竺.見蜀志本傳.趙昱見陶謙傳.王祥見呂虔傳.案漢末徐州治下邳.沈志、地形志並云.魏徐州治彭城.今據魏志武紀.臧霸傳.魏略桓範傳.考之.實治下邳.吳增僅云晉書宗室傳.琅邪王伷督徐州.代衞瓘鎮下邳.是魏末及晉初尚未改治.後乃徙彭城也.宋魏志疑並誤.吳志賀齊、全琮、丁奉.均遙領徐州牧.見本傳.下邳令謝夷吾、見本傳.徐宣見陳蕃傳.梁習見魏志習傳.武周見臧霸傳.丞孫堅見吳志.又縣人謝安見滕撫傳.吳樹見梁冀傳.桓威見魏志王粲傳.

本屬東海.戴延之西征記曰.有沂水自城戶西南注泗.別下迴城南.亦注泗.舊有橋處.張良與黃石公會此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戶作西.是

葛嶧山.本嶧陽山.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令槃根往往而存.

有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中城.呂布所守.有白門樓.元和志.下邳城有三重.大城周十二里、中城周四里.魏武禽呂布於白門.卽大城之門.謝云.曹公引沂泗灌下邳而擒布.見荀攸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邳州東三里.謝云.當在今宿遷縣西一百里舊邳州是.

【徐】.〔集解〕惠棟曰.本傳縣北界有蒲陽城.廣二十里.徑百里.馬與龍曰.徐令班彪、孟嘗、見本傳.謝賢見吳志謝夫人傳.又縣人周紆見本傳.趙峻見順帝紀注.趙興、趙安世見郭鎮傳.

本國.有樓亭.或曰古蔞林.杜預曰.在僮縣東南.伏滔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劍之處.〔集解〕惠棟曰.春秋傳作婁.音力侯反.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三國魏因.晉志改屬臨淮郡.一統志.故城在舊泗州城西北.案泗州舊城本朝康熙十九年圮於水.州沒於洪澤湖中.謝云.當在今盱眙縣北八十里.是.

【僮】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沛獻王子嘉所封.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三國魏因.謝云.水經注.僮水首受僮縣西南潼陂.潼卽僮也.縣以水得名.晉志因.謝引輿地廣記.晉省.誤.一統志.故城今泗州治東北.

【睢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三國魏因.吳云.侯國.晉書王祥傳.咸熙中.祥封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睢寧縣治.

【下相】.〔集解〕先謙曰.應劭云.相水出沛國相縣.故此加下.前漢縣.屬臨淮.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改屬臨淮郡.一統志.故城今宿遷縣西.謝云.在縣西舊黃河南岸.

【淮陰】.下鄉有南昌亭.韓信寄食處.〔集解〕馬與龍曰.縣人步騭、子協、闡、孫璣、璿、見吳志騭傳.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三國魏改屬廣陵郡.胡三省云.魏廣陵郡治.謝云.有泗口.董昭傳.黃初五年.幸廣陵泗口.水經注.淮泗之

會卽角城。有石亭。劉備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見英雄記。有精湖。有山陽池。見蔣濟傳。胡三省云。精湖在山陽。山陽在下邳淮陰縣界。今楚州山陽縣。紀要山陽瀆卽古邗溝。在淮安府城東。津湖在寶應縣南。卽精湖。劉文淇云。精湖一名界首湖。接高郵界。胡三省謂在山陽。非也。山陽池當在津湖南。今高郵邵伯一路小湖是。晉志屬廣陵郡。一統志。故城今淮安府清河縣南。

【淮浦】。〔集解〕馬與龍曰。縣人陳屯子壐、孫球。曾孫瑶、琮、珪。玄孫登。見球傳。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三國魏改屬廣陵郡。洪云。徐宣傳。宣廣陵人。爲郡綱紀。海西淮浦作亂。則縣蓋移屬廣陵也。晉志屬廣陵郡。一統志。故城今安東縣治西。

【盱台】。〔集解〕惠棟曰。台一作眙。張華云。武陵墓在城東十五里。鄭德音昫怡。馬與龍曰。盱台丞孫堅見吳志。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作盱眙。三國廢。晉志復置。改屬臨淮郡。作盱眙。一統志。故城今泗州盱眙縣東北。

【高山】。〔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梁統爲侯。見統傳。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三國廢。謝云。吳赤烏十年。遣諸葛壹僞叛以誘諸葛誕。誕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遂退。卽此。晉志改屬臨淮郡。謝云。故城在今洪澤湖中。故泗州之東。

【潘旌】。〔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作播旌。三國廢。晉志改屬臨淮郡。李兆洛云。故城今盱眙縣北。

【淮陵】。〔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王霸爲侯。見霸傳。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三國魏因。洪云。有公路城。魏武征袁術。術渡淮。築此城。見寰宇記。晉志改屬臨淮郡。一統志。故城今盱眙縣西北八十五里。

【取慮】。〔集解〕惠棟曰。取音秋。慮音力居反。如淳云。取音陬訾之陬。慮音郲婁之婁。小顏曰。取音趣。慮音盧。有蒲姑陂。左傳昭十六年。齊師至蒲隧。杜預曰。縣東有蒲姑陂。〔集解〕惠棟曰。蒲姑一作蒲如。先謙曰。前漢縣屬臨淮。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睢寧縣西南。

【東成】。〔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城。考證曰。城當作成。錢大昕曰。當云故屬九江。馬與龍曰。縣人魯肅爲東城長。肅子淑、孫睦。見吳志肅傳。先謙曰。前漢縣屬九江。三國廢。謝云。先賢行狀。陳登遷東城太守。蓋漢末爲郡。後其地當兵衝。遂廢。晉志復置作東城。改屬淮南郡。一統志。故城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

【曲陽】侯國。〔集解〕錢大昕曰。甾川王子鳳所封。馬與龍曰。曲陽長陳俊見本傳。故屬東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志太和六年。樂陵王茂改封曲陽王。卽此。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海州西南。

【司吾】。〔集解〕惠棟曰。

酈元云。春秋左傳。楚執鍾吾子。以爲司吾縣。侯國。故屬東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故屬臨淮郡。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宿遷縣北。【良成】。（集解）先謙曰。官本成作城。馬與龍曰。縣人徐璜、徐盛、徐宣見單超傳。徐衍見呂強傳。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左傳昭十三年晉會吳於良（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侯國。臧霸封此。見霸傳。晉志因作良城。一統志。故城今邳州北。【夏丘】。故屬沛。（集解）先謙曰。堯封禹爲夏伯國於此。故名。見寰宇記。前漢縣。三國魏因。太祖征陶謙。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邱、即此。見曹洪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泗州治。

右徐州刺史部郡國五。縣邑侯國六十二。魏氏春秋曰。初平三年。分琅邪、東海爲城陽、新城。（〔集解〕馬與龍曰。徐州無新城郡。新當作利。形近而訛。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徐州八部有利城。可證。）昌慮郡。建安十一年。省昌慮幷東海。（集解）錢大昕曰。魏志太祖紀。建安三年。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以臧霸傳考之。蓋禽呂布後所置。魏氏春秋以爲初平三年分者。誤。先謙曰。寰宇記。魏明帝復城陽郡。據魏志。知樂史誤也。通鑑胡注。城陽置郡時屬徐州。後移屬青州。利城郡。魏廢。見紀要。三國魏徐州刺史部得漢舊郡國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之凌。海西。下邳之淮以北十三縣。爲郡國五。縣邑侯國四十三。（省縣二。廣陵廢縣七。下邳廢縣四。改隸豫州一。改隸青州三。）吳割屬縣二。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一校補

郡國志三。陳留郡有匡城。注孔子囚此。案囚當是圍之譌。有祭城。注注曰。近濮水。官本注注曰作杜預曰。

東郡有竿城。集解。惠棟曰。至官本注。城作縣。今案注言前書故發干城。不曰前志而曰前書。則固非指前志之發干。蓋前志之發干所治已非故地。而竿城即前漢故發干城。其地至後漢已併入於衞也。如即前志之發干城。則既言前。不必更言故矣。前書衞青傳。封青子登爲發干侯。或即在此。是則故發干乃侯國城。一作縣。非也。

東平國有闞亭。案前志東平陸。應劭云古厥國。今有厥亭。是與此言有闞亭。即春秋會于闞之闞。不符。未詳孰是。

故聚屬東郡。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柳從辰曰。吳云。曹徽封此。後改封東平。是曹魏時壽張亦嘗爲王國矣。但後既還爲東平屬縣。仍當以縣論。

泰山郡口四十三萬七千三百一十一。官本末一作七。

山陽郡故橐。章帝更名。官本橐作囊。注。王莽改曰高平。官本注無王字。

濟陰郡有煑棗城。注。東有淮穎煑棗。官本注。穎作潁。是。

東海郡有伊盧鄉。注。鍾離昧冢在伊盧。官本注。冢作家。

承。集解。徐松云。氶縣㠯氶水得名。作承。誤。今案氶字雖見晉書。然不見於說文。無義可言。丞爲二合字。不从氶也。玉篇引聲類。謂氶卽拼。考說文拼下引易。證以釋文及今字。惟通承丞拯。易文未有作氶者。集韻謂拼、承、撜、拯、丞五形同字。氶卽承之或體。亦分別言之。承爲縣名。前志同。莽曰承治。可知尙讀如字。徐必謂作承爲誤。類於知今而不知古矣。

祝其有羽山。注。卽羽泉也。今案羽泉亦當作羽淵。見左傳。此回改未盡者。

琅邪國繒。集解。惠棟曰。至陸氏云。本或作繒。案穀梁。鄫皆作繒。

廣陵郡有江水祠。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見沈志。謹案通典。後漢廣陵郡。魏爲重鎭。後屬吳。注載文帝黃初六年征吳。使張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是歲。遼薨於江都。是廣陵先屬魏有江都也。吳志孫峻傳又云。使呂據等自江都入淮泗。是後屬吳亦有江都矣。疑晉滅吳時嘗省之。後復置。而沈志失考。

海西。集解。惠棟曰。案前志。東海無海西。有海曲縣。當作曲也。柳從辰曰。前書李廣利傳。廣利封海西侯。又疑前志海曲本海西之誤。今案孝武以期廣利至貳師城。取善馬。因號爲貳師將軍。以廣利能涉流沙。通西海。因封爲海西侯。班表不著侯國地所屬。師古亦未言是否卽東海海西縣。仍難確定耳。

梁 剡 令 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郡國志四第二十二

【青州】 濟南 平原 樂安 北海 東萊 齊國 〔集解〕惠棟曰．太康地記云．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之始．故以青爲名焉．先謙曰．青州三國屬魏．洪云．建安十年．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青州統齊郡、濟南、樂安、城陽、東萊．無北海．非也．吳云．後漢平原隸青州．晉志．隸冀州．考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以平原隸冀州．見獻帝起居注．以冀州之平原等十郡．封曹操爲魏公．見魏武紀．蓋自移隸冀州後．不復還隸青州．晉時猶沿魏舊也．案城陽．漢末置郡．隸徐州．魏移隸青州．魏青州得漢舊郡五．分北海．復置城陽．合三郡．三國平原改隸冀州．

【荆州】 南陽 南郡 江夏 零陵 桂陽 武陵 長沙 〔集解〕惠棟曰．李巡云．漢南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曰荆．荆．強也．先謙曰．荆州三國魏吳分據．沈志云．吳得荆州．以大較言之也．案建安十三年．劉琮降．荆州地入魏．其時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及戰於赤壁．州遂三分．孫權表以先主領荆州牧．分荆州南岸地給先主．立營公安．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臨江五郡．周瑜破走曹仁．又得南郡．以南地．魏遂不置南郡．惟立襄陽郡．十五年．先主改臨江曰宜都．二十年．先主與權分荆州．以湘水爲界．先主得南郡、宜都、零陵、武陵四郡．權得江夏、長沙、桂陽三郡．二十四年．吳使呂蒙襲取南郡．陸遜別取宜都．遂定荆州．蜀章武二年．先主自佷山通武陵．五谿蠻夷相率響應．先主沒．所分之地悉復屬吳．洪志．吳荆州有武昌．無營陽．謝云．據吳志．武昌廢．據水經注．有營陽．今從之．魏荆州得漢舊郡南陽．分置義陽、南鄉、魏興、新城、上庸．割置襄陽、江夏．合八郡．吳荆州得漢舊郡六．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分置宜都、蘄春、衡陽、湘東、建平、天門、始安、昭陵、始興、營陽．割置南郡、江夏．合十六郡．

【揚州】九江　丹陽　廬江　會稽　吳郡　豫章　〔集解〕惠棟曰。李巡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太康地記云。以揚州漸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故取名焉。先謙曰。揚州三國魏吳分據。沈志云。吳得揚州。以大較言之也。魏揚州得漢舊郡九江、廬江之地。自合肥北至壽春。見晉志。洪志。漢興平中。揚州所屬江東諸郡。悉入吳。案吳揚州得漢舊郡六。丹陽、會稽、吳、豫章。割置廬江、廣陵。分置廬陵、鄱陽、新都、臨海、臨川、建安、東陽、吳興、安成、廬陵南部。合十五郡。一都尉。

【濟南郡】故齊。文帝分。雒陽東千八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皇子康爲王。永興元年國除。見濟南安王傳。靈帝封河間安王子康爲王。傳至開。魏受禪以爲崇德侯。見河間孝王傳。濟南相何敞見安王傳。胡閎見西羌傳。曹操見魏志武紀。荀緄見荀彧傳。孔乂見倉慈傳。太守劉詡見任光傳。耿艾見耿純傳。王梁、何敞見本傳。郡光主簿劉節。見魏志司馬芝傳。高堂隆避地濟南。見魏志隆傳。又郡人湻于嘉見獻帝紀。公玉帶見張純傳注。徐巡見衞宏傳。先謙曰。官本郡作國。是。三國魏因。吳云。魏初爲郡。正始七年。任城王楷徙封此。復爲國。十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濟南國領漢舊縣十城。謝云。武帝紀。太祖遷濟南相。國有十餘縣。是漢末尚有增置之縣也。戶七萬八千五百四十四。口四十五萬三千三百八。

【東平陵】〔集解〕馬與龍曰。東平陵令劉寵見本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杜預云在縣西南。有天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沈志縣自漢迄晉不移。吳云。通鑑晉太康四年。以濟南郡益齊國。據杜預左傳注。濟南有平陵、歷城等縣。知晉初濟南郡未省。時屬縣猶仿漢魏之舊。晉志省。一統志。晉永嘉後去東字。按據左傳莊十年杜預注已作平陵。紀要。故城今濟南府城東七十五里。

【著】〔集解〕先謙曰。顏師古云。詩俟我於著乎而。卽此。前漢縣。三國魏因。沈志濟南太守下云。漢舊縣。晉志省。一統志著魏志作箸。當作著。晉志無著縣。表列晉著縣。據魏志。二漢晉屬文也。故城今濟陽縣西南。

【於陵】杜預曰。縣西北有于亭。陳桓子以封齊公子周。〔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高誘淮南子注。陳仲子。孟子弟子。居於陵。馬與龍曰。光武封侯昱爲侯。見侯霸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縣自漢迄晉不改。見寰宇記。吳云。左傳昭十年杜注。濟南於陵縣。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長山縣西

南。【臺】〔集解〕惠棟曰。酈元云。芹溝水出焉。案前志。臺縣在鄒平下。或有作平臺縣者。非也。馬與龍曰。臺縣丞翟收見安帝紀。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晉省。故城今歷城縣東北三十里。【菅】〔集解〕馬與龍曰。菅長司馬芝、高柔。見魏志。傳誤作管。有賴亭。左傳襄六年公如賴〔集解〕錢大昕曰。案左傳云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此云公。誤也。先謙曰。官本注襄作哀。是。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太祖以鮑勛爲菅長。見勛傳。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章邱縣西北。【土鼓】〔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淄川縣西。謝云。當在今章邱縣東北。【梁鄒】〔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有袁水。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案晉書樂安王鑒傳。咸甯初以齊國之梁鄒益封。是晉初縣猶存。一統志。故城今鄒平縣治。【鄒平】〔集解〕錢大昕曰。案溫序傳爲鄒平侯相。是鄒平嘗爲侯國也。馬與龍曰。溫序子壽爲鄒平侯相。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一統志。晉永嘉後省。故城今鄒平縣北。【東朝陽】杜預曰。縣西有崔城。〔集解〕惠棟曰。地理風俗記。南陽有朝陽。故加東。蘇林云。有猇亭。故縣也。先謙曰。前漢縣作朝陽。三國魏因。洪志。縣魏屬樂安郡。蓋據晉志。吳云。左傳襄二十七年杜注。濟南東朝陽。是晉初猶承魏舊。屬濟南。洪說非。晉志改屬樂安郡。一統志。故城今章邱縣西北。【歷城】〔集解〕惠棟曰。杜預云。濼水在縣西北。入濟。馬與龍曰。歷城相高堂隆。見魏志隆傳。有鐵。有巨里聚。耿弇破費敢處。皇覽曰。太甲有冢。在歷山上。〔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志。東平王徽。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元年進爵爲公。即此。吳云。左傳桓十八年杜注。濟南歷城縣。晉志省。一統志。晉永嘉後爲濟南郡治。故城今歷城縣治西。

【平原郡】高帝置。雒陽北一千三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延平元年。封和帝子勝爲王。安帝時國除。見平原懷王傳。桓帝封皇弟碩爲王。見桓紀。平原王石。見閻后紀。平原相鄭弘、陽球、陳紀。見本傳。徐曾見杜喬傳。劉琬見東海恭王傳。史弼見蔡邕傳注。劉備見孔融傳。高堂隆見魏志隆傳。太守伏湛、趙憙見本傳。何臨見李固傳注。常林、孫禮、楊俊、見魏志本傳。劉陶見劉嘩傳。潘滿見衞覬傳。劉邠見管輅傳。郡吏成翊世見杜根傳。府丞郭淮、見魏志淮傳。又郡人劉醞、見黃琬傳。禮震見歐陽歙傳。李子云、王君公見

逢萌傳。翟文耀、管輅弟辰、李儒見魏志輅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分置樂陵郡。並改隸冀州。謝云。黃初三年封齊公叡爲平原王。七年叡入爲皇太子。國除。

九城。〔集解〕先謙曰。九當作十。錢大昕說。見下樂安國注。三國魏平原郡領漢舊縣八。入東郡之博平、聊城爲十城。西平昌漢舊縣。見沈志。晉志屬平原國。一統志西平昌。魏屬平原。晉因之。故城今濟南府德平縣西南。樂陵郡領漢舊縣二。復置漯沃（沈志樂陵太守漯沃令。魏復立。晉太康地志屬樂陵。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武定府商河縣境）改置新樂（沈志南平昌太守下云。魏分平原爲樂陵郡。而新樂縣屬焉。晉志因。水經注。無棣溝自南皮縣又東徑樂亭北。地理志之臨樂故城也。晉太康地志樂陵有新樂縣。卽此。謝云。新樂卽前漢勃海國臨樂縣改置也。故城今河間府甯津縣北）入勃海之陽信。爲五城。吳表據左傳杜注。以祝阿、溼陰、移屬濟南。然杜注晉制。今不從。

戶十五萬五千五百八十八。口百萬二千六百五十八。

【平原】。地道記曰。有篤馬河。〔集解〕馬與龍曰。平原令王匡、見杜喬傳。劉雄見劉茂傳。劉備見蜀先主志。縣吏所輔。又縣人所奉。見劉茂傳。劉方見章帝紀。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毋邱儉襲父興爵爲平原侯。見儉傳。謝云。明帝女淑追封平原公主。見楊阜傳。有龍湊。通鑑袁譚軍龍湊。曹操攻之。胡三省云。龍湊在平原界。爲河津要口。晉志因。謝云。故城今濟南府平原縣西南五十里。

【高唐】。〔集解〕馬與龍曰。高唐令鮮于褒見第五倫傳。陽球見本傳。劉備見蜀志。王觀見魏志觀傳。郭浮見后妃傳。又縣人劉瓚見陳蕃傳。華歆、弟緝、子表、博、周、見歆傳。

漯水出。〔集解〕惠棟曰。說文引桑欽云。漯水出平原高唐。前志及河水注引桑欽說。皆作漯。案殺阮碑。㬎字從累。蓋省文也。許愼從水㬎聲。李陽冰音它合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朱靈封高唐侯。見徐晃傳注。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禹城縣西南境。

【般】。〔集解〕馬與龍曰。縣人高嘉、孫容、曾孫詡、見儒林傳。禰衡見文苑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般河。公孫瓚破黃巾於此。謝云。後漢書注。般卽爾雅九河鉤盤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德平縣東北。

【鬲】。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朱祐所封。馬與龍曰。鬲令袁毅見魏志王肅傳注。

夏時有鬲君。滅浞立少康。魏都賦注曰。縣有蓋節淵。三齊記曰。城南有蒲臺。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縈蒲繫馬。今蒲猶縈者。〔集解〕先謙曰。前漢縣。

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德州北。

【祝阿】。〔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陳俊爲侯。見俊傳。祝阿令任旌。見魏志王昶傳注。春秋時曰祝柯。左傳襄十年。取犂及轅。杜預曰。縣西有轅城。故縣省。〔集解〕惠棟曰。注取犂及轅。杜預云。犂一名隰。即隰陰縣。又案地理志。瑗縣屬平原。水經作援。酈元引杜預釋地云。轅即援也。濟南祝阿縣有援城。有野井亭。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杜預曰。在縣東。〔集解〕惠棟曰。注唁音彥。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書濟南王遂傳。遂魏時封祝阿伯。即此。晉志改屬濟南郡。一統志故城今長清縣東北。

【樂陵】。〔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邳湯爲侯。見邳彤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置郡。三國魏因。洪云。晉地理志。魏武置郡十二。其一樂陵。元和志。棣州曹魏時屬樂陵國。沈志以爲晉武分置。恐誤。謝云。陳矯、韓暨、爲樂陵太守。見魏志。並在建安中。是魏武置郡之明證。蜀志費詩傳。王沖降魏。爲樂陵太守。以李嚴傳考之。沖降魏在建興九年前。是魏太和中有樂陵郡。魏志。正始五年。徙封曲陽王茂爲樂陵王。即此。一統志。晉樂陵郡徙治厭次。是魏郡治樂陵。洪志從晉志治厭次。非。晉志屬樂陵郡。一統志故城今武定府樂陵縣西南三十里。

【濕陰】。〔集解〕惠棟曰。地理風俗記。平原濕陰縣。今巨濕亭。前志亦作濕陰。說見上。杜預注左傳又作隰也。宗俱碑陰亦作濕陰。濟南安王傳作隰陰。馬與龍曰。襄楷傳。楷隰陰人。先謙曰。前漢縣作濕陰。三國魏因。謝云。通鑑。建安八年。袁譚將劉詢起兵濕陰。即此。馬與龍云。左襄十年傳杜注。濟南有隰陰縣。是晉初改屬濟南郡也。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濟南府臨邑縣西。

【安德】。侯國。〔集解〕馬與龍曰。安德令劉長仁。見魏志管輅傳。先謙曰。前漢縣作安悳。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陵縣治。

【厭次】。本富平。明帝更名。〔集解〕惠棟曰。十三州志。明帝永平五年改。案史記有厭次侯元類。晉書地理志。屬平原。太康地記。屬樂陵。酈元云。厭次舊名。明帝蓋復古耳。馬與龍曰。光武封張純武始侯。食富平之半。見純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樂陵郡。寰宇記。曹魏屬樂陵。晉志屬樂陵國。一統志故城今武定府陽信縣東南三十里。

【樂安國】高帝西平昌置。爲千乘。永元七年更名。雒陽東千五百二十里。〔集解〕錢大昕曰。案文當云高帝置。不應有西平昌三字。其爲衍字無疑。後讀宦者傳。彭愷爲西平昌侯。注云。西平昌縣屬平原郡。乃悟此三字當屬上文平原郡。而平原郡

九城當爲十城。因此三字錯入樂安注中。校書者遂改十爲九以合見存之數耳。（北海有平昌縣。故稱西以別之。晉志平原國亦有西平昌縣。魯峻碑陰有門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子行一人。尤爲確證。）馬與龍曰。明帝封皇子建爲千乘王。國除。見千乘哀王傳。章帝封皇子伉爲千乘王。王薨、子寵嗣。和帝改國名樂安。寵子鴻徙封勃海。見千乘貞王傳。千乘太守崔篆見崔駰傳。劉嘉見順陽懷侯傳。薛漢、李章見本傳。樂安相魯恭、李尤見本傳。太守陸逢見陸續傳。陸康、陳蕃見本傳。何夔見魏志夔傳。管統見王修傳。楊沛見賈逵傳。夏侯惠見夏侯淵傳。桓嘉見桓階傳。都尉何寵見何敞傳。又郡人任嘏見鄭玄傳。任熲見魏志倉慈傳。周宣見方伎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國廢爲郡。

九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樂安郡領漢舊縣九城。洪志有鄒縣。蓋據晉志。謝氏引一統志證之。案一統志。東鄒。漢置。屬千乘。後漢省。晉復置。去東字。謝引誤。今不從。

戶七萬四千四百。口四十二萬四千七十五。

【臨濟】。〔集解〕馬與龍曰。縣人牟、長子紆見長傳。周璆見陳蕃傳。

本狄。安帝更名。地道記曰。狄伐衞懿公。〔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永初二年改。晉志有蚩尤祠。先謙曰。前漢縣曰狄。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青州府高苑縣西北。

【千乘】。〔集解〕惠棟曰。伏琛齊地記。縣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地理風俗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故縣也。馬與龍曰。縣人歐陽歙。子復、見儒林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沈志樂安太守下云。漢舊縣。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高苑縣北二十五里。

【高菀】。〔集解〕先謙曰。宜本作苑。前志作高宛。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有二。俱在今濟南府新城縣。

【樂安】。〔集解〕馬與龍曰。樂安長韓當見吳志當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亦見輿地廣記。一統志。故城今青州府博興縣北。

【博昌】。〔集解〕惠棟曰。地理風俗記。縣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闞駰云。縣處勢平。故曰博昌。馬與龍曰。博昌尉張漢見魯恭傳。又縣人任旐、子昭見魏志王昶傳。

有薄姑城。左傳姑氏。杜預曰。薄姑地。〔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作蒲姑。陸澄地理書云。呂尙封于齊郡薄姑。薄姑故城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又注古蒲姑。諸本皆訛作薄姑。或脫蒲字。先謙曰。宜本左傳姑氏作古薄姑氏。

有貝中聚。左傳齊侯田于貝丘。杜預曰。縣南有地名貝中。〔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縣南

近縄水有地名貝邱在齊西北四十里先謙曰官本注貝中作貝丘

有時水

左傳莊九年戰于乾時杜預曰時水在縣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在縣南界西通濟其上源出盤陽北至高苑下有時邑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博興縣南二十里

【蓼城】侯國

杜預曰縣東北有攝城〔集解〕洪頤煊曰左昭二十年傳聊攝以東杜注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蓼城非聊城注誤證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錢坫云故城當在今高苑縣西北

【利】

〔集解〕惠棟曰晏謨齊地記云在齊城北五十里

故屬齊

〔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作利益馬與龍云晉志以利益二縣連屬蓋傳寫之誤一統志故城今博興縣東四十里租城鎮

【益】

〔集解〕馬與龍曰劉盆子傳王莽探湯侯田況注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案地理志注作探陽

侯國故屬北海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志國淵樂安蓋人蓋益之訛晉志樂安國有利益縣一統志元和志云魏置益都縣屬齊國宋及後魏屬齊郡晉志益疑即益都傳寫者誤幷二縣爲一也今案據魏志國淵傳魏縣曰益屬樂安不曰益都屬齊元和志之說未足據然晉志則誤幷爲一晉當因魏爲益縣也一統志故城今壽光縣西二十里豐城鎮

【壽光】

〔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劉紲爲侯見劉玄傳壽光侯劉普安帝時改封北海王見安帝紀

故屬北海有灌亭

古灌國〔集解〕惠棟曰杜預云在縣東南灌音古亂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青龍三年隕石於壽光縣見明紀謝云侯國晉書鄭沖傳常道鄉公即位封沖壽光侯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壽光縣東

【北海國】景帝置建武十三年省菑川、高密、膠東三國以其縣屬〔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徙封魯王興爲北海王建安十一年國除

北海相董宣、霍諝、杜密、孔融見本傳羊元羣見李膺傳秦周見黨錮傳太守處興見李章傳孫觀見魏志臧霸傳書佐水丘岑、五官掾公孫丹、見董宣傳主簿王脩見魏志脩傳又郡人巴茂見丁鴻傳臨孝存見孔融傳徐房見逄萌傳王和平見方術傳孫乾見蜀志乾傳孫邵見吳主權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分置城陽郡洪云魏志太和六年陽平王蕤改封此寰宇記魏明帝復城陽郡今

考魏志。魏武分北海爲城陽郡。沈志止云魏復分北海立。今從之。

十八城。〔集解〕惠棟曰。漢北海相景君碑云。據北海相部城十九。而志止云十八城。案沈約州郡志云。長廣縣。前漢屬琅邪。後漢屬北海。今北海無是縣。當是志闕載也。先謙曰。志東萊郡長廣。故屬琅邪。（馬與龍云。安帝紀。東萊劉熹爲司徒。注。熹、青州長廣人也。）非闕載。不得據景君碑及沈志。轉疑此志有誤。三國魏北海國領漢舊縣十城。城陽郡領漢舊縣七。入東萊之黔陬。琅邪之東武、姑幕。爲十城。東安平移屬齊郡。戶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口八十五萬三千六百四。

【劇】。〔集解〕惠棟曰。前志云。劇魁。（案惠說誤。見一統志。）脅連子。朐劇之人辨者也。爾雅。道開七達謂之劇。郭璞云。今北海劇有此路。馬與龍曰。劇令伏恭。見本傳。任峻見王渙傳。又縣人滕撫、滕延見侯覽傳。滕耽、弟冑、冑子胤、見吳志胤傳。有紀亭。古紀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菑川。三國魏因。洪志。縣魏屬東莞。吳表。魏屬琅邪。蓋據沈志引太康志。謝云。魏志徐幹吳志滕胤並云北海劇人。左傳隱元年杜注。東莞劇縣。蓋至晉始屬東莞。有淶水。孔融禦黃巾於淶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見九州春秋。晉志。改屬東莞郡。一統志。故城今青州府昌樂縣西五十五里。城內有紀臺。

【營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魏志王脩、吳志是儀並云北海營陵人。晉志。改屬東莞郡。一統志。故城今昌樂縣東南。

【平壽】。有斟城。杜預曰。有斟亭。古斟國。故縣。後省。〔集解〕惠棟曰。京相璠云。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鄩亭九十里。斟、之林反。前志作㪷。音同。有寒亭。〔集解〕惠棟曰。杜預云。在縣東。古寒國。浞封此。〔集解〕惠棟曰。浞、任角反。徐邈音在角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侯國。晉書。扶風王駿、齊王芳時封平壽侯。晉志。改屬濟南郡。馬與龍云。據杜預左傳注。晉初屬北海。吳云。晉志。濟南郡領平壽、下密、膠東、卽墨、祝阿、五縣。注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改爲濟岷郡。是謂改濟南爲濟岷也。然五縣中惟祝阿一縣。臨濟水。與平壽等四縣。東西相距四五百里。安得同隸一郡。平壽等四縣。漢時屬北海。知晉初改北海爲濟岷。非改濟南也。至祝阿一縣。則誤爲羼入。非濟岷所得屬。太康初年。濟南已省。晉志濟南。則濟岷之訛。所當改正。案沈志濟南太守下。引晉世濟岷郡。云魏平蜀。立此郡。案晉太康地志無濟岷郡。是魏立濟岷郡旋廢也。吳氏謂

晉改北海爲濟岷。晉志濟南則濟岷之訛說無據非是。一統志。故城今萊州府濰縣西南。

【都昌】。左傳莊元年。齊遷紀之郚城。地道記曰。郚城在縣西。〔集解〕惠棟曰。注郚城。郚、子斯反。亦作訾城也。馬與龍曰。北海相孔融屯都昌。見融傳。又縣人逢萌見逸民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寰宇記。漢都昌縣。魏晉因之。謝云。左傳莊二年杜注。北海都昌縣。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昌邑縣西二里。

【安丘】。〔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張步爲侯。見步傳。又縣人牟融、子麟見融傳。郎覬見本傳。周澤見儒林傳。甄宇、子普、孫承、見宇傳。

有渠丘亭。地道記曰。有渠丘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城陽郡。沈約云。平昌太守故屬城陽。領安丘。謝云。魏志田疇傳注。詣安丘孫崧。卽此。孟康曰。今渠丘是。案孟康三國時人。疑魏嘗改安丘爲渠丘。晉志。改屬東莞郡。一統志。故城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

【淳于】。〔集解〕惠棟曰。應劭云。縣東北六十里。有平城亭。故縣也。馬與龍曰。縣人淳于恭、子孝見恭傳。

永元九年。復有密鄉。左傳隱二年。紀莒盟密。故密鄉在縣東北。後省。〔集解〕惠棟曰。地理風俗記。作密鄉亭。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城陽郡。沈約云。高密太守。卽魏城陽。領淳于。謝云。曹公東擊海賊。管承屯淳于。見武紀。晉志。屬城陽郡。一統志。故城今安邱縣東北三十里。

【平昌】。侯國。故屬琅邪。有蔞鄉。左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杜預曰。縣西南有蔞亭。〔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蔞作防。是。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城陽郡。沈約云。平昌太守。故屬城陽。領平昌。洪云。魏志孫禮傳。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沈志。魏文帝分城陽。置平昌郡。晉地理志。惠帝元康十年。置平昌郡。蓋魏文立郡。旋廢。晉惠復置也。謝云。地形志。魏文帝置平昌郡。後廢。晉惠帝復。晉志。屬城陽郡。一統志。故城今安邱縣南。

【朱虛】。〔集解〕惠棟曰。十三州志云。縣東三十里。有祓亭。故縣也。馬與龍曰。北海相孔融保朱虛縣。更置城邑。見融傳。

侯國。故屬琅邪。永初元年屬。左傳莊元年。齊遷紀郚。杜預曰。朱虛縣東南有郚城。鄭志曰。有小泰山。公玉帶曰。岐伯令黃帝封泰山。卽此山也。〔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志邴原、管甯並云北海朱虛人。有三山。邴原別傳。原自遼東歸鄉里。止於三山。晉志。改屬東莞郡。一統志。故城今臨朐縣東北。

【東安平】。〔集解〕惠棟曰。徐廣云。古紀之酅邑。齊改爲安平。秦滅齊。改爲東安平。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馬與龍曰。淄

水注。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南。世祖建武七年。封菑川王子茂爲侯國。案泗水王傳。建武二年。立歙爲泗水王。歙子終爲菑川王。十年。歙薨。終思慕。亦薨。封終長子柱爲邵侯。又封終子鳳曲陽侯。歙從父弟茂。光武至河內。茂率衆降。封爲中山王。趙一清謂據范史。茂於菑川王爲從父。亦不封東安平。今以光武紀及酈注考之。建武元年。宗室劉茂封中山王。十三年。詔猶云中山王茂。更封單父侯。泗水注。單父縣。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劉茂爲侯國。不云菑川王子。知七年所封菑川王子茂。別是一人。名與中山王同。范史偶未載也。

故屬菑川。〔集解〕錢大昕曰。北海屬縣。以前志校之。如高密、昌安、夷安。皆高密屬縣。而志不云故屬高密。卽墨、壯武、下密。皆膠東國屬縣也。而志不云故屬膠東。以本國下已注云。建武十三年。省菑川、高密、膠東三國。以其縣屬。故不更出也。鉅鹿郡下已注云。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國。則任、南和、斥章、曲周、列人、廣年、平鄉。不更云故屬廣平。廬江郡下已注云。建武十三年。省六安國。則蓼、安風、陽泉、安豐。不更云故屬六安。亦是此例。若琅邪國已注云。建武中省城陽國。以其縣屬矣。而莒、陽都、東安三縣又云故屬城陽。廣陵郡已注云。建武中。省泗水國。以其縣屬矣。而淩縣又云。故屬泗水。此菑川國之省併。與高密、膠東同。而又云故屬淄川。皆所謂自亂其例也。

六國時曰安平。有酅亭。故兆。左傳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地道記有羌頭山。〔集解〕陳景雲曰。注故兆。未詳。疑紀邑之訛。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齊郡。見沈志。晉志屬齊國。一統志。故城今臨淄縣東十里。

【高密】。〔集解〕惠棟曰。縣有鄭康成冢及碑。是弟子河內趙商所撰。在雁阜上。馬與龍曰。高密令李咸見胡廣傳注。王脩見魏志脩傳。又縣人鄭崇、鄭益恩、鄭玄、孫小同、見玄傳。甄子然見第五種傳。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鄧禹所封。馬與龍曰。高密相第五種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屬高密。三國魏因。改屬城陽郡。沈約云。高密太守卽魏城陽。領高密。晉志屬城陽郡。一統志。故城今萊州府高密縣西南。

【昌安】。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鄧禹子襲所封。安帝復。〔集解〕惠棟曰。延光元年復。先謙曰。前漢縣。屬高密。三國魏因。改屬城陽郡。沈約云。高密太守領昌安。晉志屬城陽郡。一統志。今青州府安邱縣治。

【夷安】。〔集解〕惠棟曰。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鄧禹子珍所封。安帝復。〔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高密。三國魏因。改屬城陽郡。沈約云。高密太守領夷安。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萊州府高密縣治。

【膠東】〔集解〕馬與龍曰。膠東令桓鸞見本傳。王脩見魏志脩傳。嗇夫孫性見吳祐傳。又縣人公沙穆、子孚見穆傳。侯國。〔集解〕錢大昕曰。賈復所封。前志有膠東國。無膠東縣。馬與龍曰。膠東相吳祐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謝云王觀子悝。咸熙初封膠東子。見觀傳。晉志。改屬濟南郡。一統志故城今平度州治。

【卽墨】〔集解〕惠棟曰。前志有天寶山。晉志有天山祠。馬與龍曰。卽墨令王脩見魏志脩傳。侯國。〔集解〕錢大昕曰。賈復子宗所封。有棠鄉。左傳襄六年。圍棠。杜預曰。棠國也。〔集解〕齊召南曰。案左傳注原文棠、萊邑也。北海卽墨縣有棠鄉。此志作棠國也。非是。先謙曰。前漢縣。屬膠東。三國魏因。晉志。改屬濟南郡。一統志故城今平度州東南康王城。

【壯武】安帝復。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伐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膠東。三國魏因。改屬城陽郡。三家說同。晉志屬城陽郡。一統志故城今卽墨縣西。

【下密】〔集解〕惠棟曰。晉志有三石祠。馬與龍曰。下密丞劉備見蜀先主志。安帝復。〔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膠東。三國魏因。沈志北海太守下云。後漢晉太康地志屬北海。晉志改屬濟南郡。一統志故城今昌邑縣東。

【拒】地道記曰。養澤在西。幽州藪。有萊山萊主祠。〔集解〕錢大昕曰。當作挺。宋書州郡志。挺令前漢屬膠東。後漢屬北海。或以琅邪之柜當之。琅邪之柜從木。不從手。志不言故屬琅邪。字形偏旁亦異。故知非也。注所引地道記。卽前志琅邪長廣注文。養澤上當有奚字。後漢長廣。改屬東萊。劉氏不注於東萊之長廣。而注於北海之拒。未詳其故。先謙曰。官本注主作王。是。一統志登州府挺縣故城。漢置。屬膠東。後漢屬北海。萊州府柜縣故城。漢置。屬琅邪。後漢屬北海。所謂屬北海者。並指此拒縣。蓋兩存其說。案漢挺縣今萊陽縣南。漢長廣縣今萊陽縣東。元和志。奚養澤在昌陽縣西北四十里。昌陽縣今萊陽縣東南。奚養澤蓋在此三縣之西。故劉氏引地道記於拒縣下。拒當作挺。錢說是。（馬與龍云。劉注引地道記語。知此縣卽前漢膠東之挺。若琅邪之柜。在今膠州東南。居萊陽之西南。相去數百里。不得云養澤在西矣。）前漢縣作挺。屬膠東。三國魏因。晉志作挺。改屬長廣郡。一統志故城今登州府萊陽縣南七里。

【觀陽】〔集解〕惠棟曰。應劭云。在觀水之陽。先謙曰。前漢縣。屬膠東。三國魏因。謝云晉書華表傳。咸熙中表封觀陽伯。卽此。有成山。太和六年。田豫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之。見明紀。齊乘成山在文登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旁多礁島。海道極險處也。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萊陽縣東七十里。

【東萊郡】高帝置雒陽東三千二百二十八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爰曾見任光傳橋肅見橋玄傳楊囂見本傳高愼見魏志高柔傳注管統見統傳王忠見王脩傳公沙穆隱居東萊張儉流轉東萊見本傳又郡人司馬均見賈逵傳王基見鄭玄傳王頎見魏志毋丘儉傳先謙曰三國魏因 十三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東萊郡領漢舊縣十一城黜陬移屬城陽葛盧闕洪志魏東萊郡領縣六別立長廣郡吳云洪志據魏何夔傳遷長廣太守領六縣有長廣、牟平、東牟、昌陽其二縣當卽不其、挺疑當時因黃巾起青徐間郡縣寥闊難治故置長廣郡魏末郡或旋廢至晉咸甯三年復置太康地志不其、長廣、挺三縣俱云屬長廣則知咸甯三年前本有長廣郡今考咸甯在太康前太康地志所云不其等縣屬長廣者卽指咸甯三年事也長廣太守見史者僅一何夔時在建安初年迨十八年獻帝起居注所載青州屬郡已無長廣蓋是時已省又洪志引管輅傳注前長廣太守陳承祐爲魏有長廣之證今考輅傳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授城門校尉華長駿語晉書華表子廙字長駿華稱字知陳承祐亦字也陳壽傳壽字承祚遷長廣太守則此承祐明爲承祚之訛壽遷長廣在晉初洪志未審謝云劉繇傳云東萊牟平人蓋魏廢長廣還入東萊故承祚書法如此案吳謝說並是 戶十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口四十八萬四千三百九十三

【黃】地道記曰縣東二百三十里至海中連峕有土道秦始皇登此山刻二碑東二百三十里有始皇、漢武帝二碑〔集解〕馬與龍曰黃令毛欽又縣人李篤見張儉傳李忠子威、孫純、曾孫廣見忠傳太史慈子亨見吳志慈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大人城司馬懿伐遼東造此城運糧船從此入見元和志晉志因一統志公故城今登州府黃縣東南

【牟平】〔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耿舒爲侯見耿弇傳又縣人劉丕、子寵、方、方子岱、繇見寵傳繇子基、鑠、尙見吳志繇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黃縣東南十五里

【惤】侯國 地道記曰有百枝萊君祠三齊記曰南有蹲犬山似犬蹲有神劉寵出西都經此山山犬吠之寵曰山神謂我人也〔集解〕惠棟曰注百枝萊君祠晉志云百支萊王祠又黃縣有萊山松萊君祠蹲音尊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黃縣西南

【曲成】〔集解〕馬與龍曰縣人王璋見黨錮傳王誨見濟水注王基、子徽見魏志基傳 侯國 前書禱萬里沙在縣〔集解〕錢

大昕曰、明帝時、有曲成侯劉建。韓敕碑有曲成侯王暠。馬與龍曰、曲成侯相劉洪見律歷志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作曲城。一統志、故城今萊州府掖縣東北。【掖】〔集解〕惠棟曰、前志作夜。夜音亦。又音掖。馬與龍曰、縣人王扶見本傳。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歐陽歆封夜侯、即掖也。傳子復、以無子國除。有過鄉。故過國。〔集解〕惠棟曰、過音戈。寒浞之子澆所封國也。猗姓。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掖縣治。【當利】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掖縣西南。【東牟】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入牟平。故城今登州府文登縣西北。【昌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東牟人王營脅昌陽縣爲亂、見魏志何夔傳。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萊陽縣東南二十五里昌山南。【盧鄉】〔集解〕惠棟曰、劉寬碑陰作盧。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萊州府平度州西北。【長廣】〔集解〕馬與龍曰、長廣太守何夔、郡丞黃珍見魏志夔傳。又縣人劉憙見安帝紀。故屬琅邪。〔集解〕先謙曰、漢末置郡、旋省郡爲縣、說見前。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李典擊管承於長廣、即此。見魏志典傳。晉志改屬長廣郡。一統志、故城今登州府萊陽縣東。【黔陬】〔集解〕惠棟曰、黔其廉反、陬側留反、韋昭音諏。馬與龍曰、淳于恭隱黔陬山、見恭傳。侯國。故屬琅邪。有介亭。左傳襄二十四年伐莒、侵介根。杜預曰、縣東北計基城、號介國。〔集解〕惠棟曰、注計基城、計基即前志計斤縣。如淳斤音基。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城陽郡。沈志、高密太守即魏城陽、領黔陬。晉志屬城陽郡。一統志、故城今萊州府膠州西南。【葛盧】有尤涉亭。〔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闕、晉志無。李兆洛云、故城當在今萊州府境。【不其】〔集解〕惠棟曰、洪适云、前志不其屬琅邪。注云、其音基。漢有不其令董君闕、作不期、誤也。三齊略記云、不其城西南方有萬歲水、水北有萬歲亭、是漢武帝造。馬與龍曰、不其令童恢見本傳。王扶客居不其、見本傳。鄭玄避難不其山、見魏志崔琰傳。又縣人張步見本傳。王仲見王景傳。侯國。〔集解〕錢大昕曰、伏湛封不其侯、即此。馬與龍曰、宋酆封不其鄉侯、見酆傳。卓茂子崇封汎鄉侯、注、汎鄉在不其縣、見茂傳。故屬琅邪。三齊記曰、鄭玄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大如薤葉、長一尺餘、堅刃異常、土人名曰康成書帶。〔集解〕

齊召南曰。案不期當從前書作不其。本書伏湛傳。封不其侯。亦作其字。先謙曰。官本刃作勠。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長廣郡。作不其。一統志。故城今卽墨縣西南不其社。

【齊國】秦置。雒陽東千八百里。〔集解〕惠棟曰。前志。郡。馬與龍曰。光武封兄子章爲王。建安十一年。國除。見齊武王縯傳。齊相丁牧見東平王傳。董竝見董宣傳。吳祐、周紆、王暢、橋玄、見本傳。曹成見曹世叔妻傳。杜度見魏志劉劭傳注。太守伏宣見魏志宣傳。郡吏江革、見本傳。議曹掾吳良、門下掾王望。見吳良傳。書佐桓威。見魏志王粲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明帝紀。黃初二年。封帝爲齊公。晉書刁協傳。協祖恭。魏齊郡太守。蓋明帝入立。國還爲郡也。吳云。青龍二年。封皇子芳爲齊王。景初三年。芳嗣位。嘉平六年。芳歸藩於齊。仍改爲國。

六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齊國領漢舊縣六。分置益都。（沈志、齊郡太守益都令魏立。元和志。魏於壽光縣南十里置益都縣。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青州府壽光縣南。）新沓。（魏志。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因以齊郡故縱城爲新沓縣。居之。晉志省。紀要。故城今淄川縣西六十里。）新汶。（魏志。正始元年。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淄、昌國縣界。立新汶、南豐縣以居之。晉志省。紀要。故城今臨淄縣界。）南豐。（見魏志。晉志省。紀要。故城今壽光縣西二十里。）入北海之東安平。爲十一城。案洪志以廣、臨朐二縣。移屬東莞。蓋據晉志。今從一統志。魏仍漢舊。又洪志。魏齊國有廣饒。謝氏引沈志齊郡太守下云。廣饒、漢舊縣。以證之。一統志。漢置廣饒、鉅定二縣。屬齊郡。後漢俱省。晉復置廣饒縣。屬齊國。宋屬齊郡。非魏置也。

戶六萬四千四百一十五。口四十九萬一千七百六十五。

【臨菑】〔集解〕馬與龍曰。臨淄相任昭。見魏志王昶傳注。又縣人兒萌。見趙孝傳。吳良、江革見本傳。

本齊刺史治。爾雅十藪。齊有海隅。郭璞曰。海濱廣斥。左傳。齊戍葵丘。杜預曰。在縣西。皇覽曰。呂尙冢在縣城南。去縣十餘里。在齊桓公冢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有晏嬰冢。孟子注曰。南小山曰牛山。博物記曰。縣西有袁婁。〔集解〕惠棟曰。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五泉竝出。馬與龍曰。青州刺史胥丕、王望、王龔、見本傳。召休見召馴傳。法雄見安帝紀。李膺、黃琬、見本傳。馮緄見周舉傳。羊亮見楊秉傳。焦和、臧洪、見洪傳。孫嵩見趙岐傳。孔融見本傳。田楷見公孫瓚傳。袁譚見袁紹傳。劉琮見劉表傳。李整見

魏志李典傳、程喜見管甯傳。鍾毓、王淩、見本傳。臧艾、孫觀、孫毓、見臧霸傳。石苞見少帝紀注。吳志。朱桓、濮陽興、均領青州牧。見本傳。從事甄宇、別駕王脩、見本傳。王基見魏志基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陳思王傳。建安九年。植封臨菑侯。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青州府臨淄縣北八里。

【西安】〔集解〕馬與龍曰。西安侯劉孝。見劉盆子傳。 有棘里亭。杜預曰。在縣東陳桓子封子山。 有蘧丘里。古渠丘。〔集解〕惠棟曰。鄭衆左傳注云。渠邱無知邑。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書下邳獻王晃傳。晃魏時封西安縣男。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臨淄縣西三十里。

【昌國】〔集解〕惠棟曰。酈元云。德會水出縣之黃山西北。流逕城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魏志邴原傳。太祖北伐三郡單于。往還昌國。即此。謝云。侯國。晉書任愷傳。魏景元中。愷封此。晉志因。樂毅所封。一統志。故城今淄川縣東北三十五里。

【臨朐】〔集解〕洪亮吉曰。案應云故屬東萊。志脫四字。 有三亭。古郱邑。左傳莊元年。齊所徙。杜預曰。在縣東南。應劭曰。伯氏邑也。地道記曰。有石高山。〔集解〕惠棟曰。郱音蒲丁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表據左傳莊元年杜注。東莞臨朐縣。然杜注在晉初。晉志改屬東莞郡。一統志。故城今臨朐縣治。

【廣】〔集解〕惠棟曰。呂忱字林曰。濁水出爲山。一名瀰水。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屬東莞郡。一統志。晉改屬東莞。故城今益都縣西南四里。土人目爲古青州。

【般陽】〔集解〕惠棟曰。般音盤。 故屬濟南。〔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因。晉志省。（馬與龍云。據太康地志。晉初有般陽縣）亦見寰宇記。宋書沈文秀傳。王元邈據般陽城。蓋縣省而城存。一統志。故城今濟南府淄川縣治。

右青州刺史部郡國六。縣六十五。〔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青州刺史部得漢舊郡國濟南、樂安、北海、東萊、齊。分北海置城陽。（入東萊之黔陬。徐州琅邪之東武、莒）爲郡國六。縣國六十二（闕縣一。改隸冀州縣十。入徐州縣二。分置縣四。補西平昌縣一）平原分置樂陵。改隸冀州。

【南陽郡】秦置。雒陽南七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甄阜見李通傳。王常、杜詩見本傳。劉驎見堅鐔傳。劉順見成武孝侯傳。阮況見任光傳。虞延見明帝紀。鮑德見鮑昱傳。蘇純見蘇章傳。欒巴見鍾離意傳。第五頡見第五倫傳。桓虞見章帝紀。滿殷、高丹、袁彭、見袁安傳。郭晊見郭躬傳。韓昭見質帝紀。高賜、梁讓、趙戒見李固傳。張忠見徐璆傳。成瑨見天文志。褚𡋯見朱儁傳。韓棱、第五訪、王暢、陳球、楊彪、劉焉、羊續見本傳。褚貢、秦頡見靈帝紀。張咨見獻帝紀。士孫瑞見王允傳。黃子廉見吳志黃蓋傳。田豫、楊俊、王觀見魏志本傳。東里袞見武紀注。孫宏見劉放傳注。郡吏任光、陳俊、督郵朱暉、朱穆、功曹周章、樊準見本傳。鄧衍見虞延傳。岑晊賊曹史張牧見晊傳。宗子卿見魏志武紀。應余見少帝紀。又郡人尹勤見陳寵傳。程堅見趙孝王傳。范津見傅燮傳。樊陵見李膺傳。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見鄧彪傳。魏滿見戴憑傳。郭耽見呂強傳。黃忠、陳震、子濟、李嚴、子豐、呂乂、子辰、見蜀志本傳。郭攸之見董允傳。杜祺見呂乂傳。王柱見楊戲傳。李肅見吳志步騭傳。羊衜見孫登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分置義陽、南鄉郡。章陵漢末置郡。見劉表傳注。及百官志注。魏文改章陵縣曰安昌。立義陽郡。治見汚水注及寰宇記。（吳云。彭城王據傳。黃初三年。據封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義陽當即章陵郡之改名。）南鄉。魏置郡。晉武平吳。改爲順陽。見沈志及晉志。吳表據沈志義陽郡。魏文立後省。按闞駰云。晉太始中。割南陽。置義陽郡。晉志云。武帝平吳。分南陽。立義陽。則在太康中。今據三國志。魏有義陽郡。義陽之省。當在晉太始初。旋復立也。

三十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南陽郡。領漢舊縣二十二城。義陽郡領漢舊縣四。改章陵曰安昌。分置義陽。（說見平氏縣下。）平林。（寰宇記。魏文帝立義陽郡。領平林。洪云。縣當與郡同立。謝云。水經注。章水南逕隨郡平林縣故城西。俗謂之將坡城。與新市接界。馬與龍云。光武紀。招新市、平林兵。平林與新市並稱。又趙憙爲平林侯相。見憙傳。疑東漢初有此縣。後省。至魏復置也。一統志。故城今隨州東北。）入南郡之都。爲八城。南鄉郡領漢舊縣八城。山都改屬襄陽郡。成都國。洪志。義陽郡從太康地志及寰宇記。入江夏之平春、鄳。謝氏據魏志李通傳、蜀志費禕傳。以二縣當屬江夏。洪志又據明帝紀。景初元年。分襄陽之都、葉縣。屬義陽郡。謝云。襄陽郡不能越南陽而有葉縣。義陽在襄陽之東。亦不能越南陽而有葉縣。是葉縣無緣自襄陽來屬。明紀疑衍葉字。（馬與龍云。沈志。魏武分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置襄陽郡。不云葉縣。是葉縣未屬襄陽之證。）　戶五十二萬八千

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八。

【宛】。〔集解〕惠棟曰。羅泌云。武丁子封宛城。爲宛侯。今南陽宛也。鄭樵云。光武以南陽爲別都。謂之南都。馬與龍曰。更始封劉賜爲王。見劉玄傳。宛令杜安見樂恢傳。夏勤見樊儵傳。种拂、黃昌見本傳。吳樹見梁冀傳。通典。魏荊州刺史治宛。曹仁屯宛。見魏志仁傳。刺史夏侯尙、裴潛、胡質、鍾毓、毋邱儉、孫禮、王昶見本傳。夏侯威見夏侯淵傳。李勝見曹爽傳。傅羣見蜀志楊儀傳。楊肇見吳志陸抗傳。從事劉望之見魏志劉廙傳。桓階見本傳。魏末荊州徙治新野。又縣人趙匡見馮異傳。宗廣見任光傳。邢穆見明帝紀。董班見李固傳。卓茂、孔休見茂傳。彭宏子寵見寵傳。孔喬見樊英傳。李軼、李守、子通、孫音、雄、音子定、孫黃、曾孫壽見通傳。任光、子隗、孫屯、曾孫勝、玄孫世見光傳。吳尉子彤、吳漢、子成、國、孫旦、盱、曾孫勝見漢傳。任延、子愷見延傳。朱祜、子商、孫演、曾孫冲見祜傳。趙憙、子代、孫直、曾孫淑見憙傳。何貢見何后紀。何進、弟苗見進傳。朱岑、朱暉、子頡、孫穆、曾孫野見暉傳。張羨見劉表傳。宋充見衞颯傳。州泰見魏志鄧艾傳。文聘、子岱、休、孫武見聘傳。王連、子山見蜀志連傳。許慈、子勛見慈傳。張咨見吳主權傳。謝景見孫登傳。本申伯國。荊州記曰。郡城周三十六里。博物記有申亭。南都賦注有玉池澤陂。有南就聚。〔集解〕惠棟曰。酈元云在淯水之南。有瓜里津。東觀書曰。鄧奉拒光武瓜里。有夕陽聚。袁山松書曰。賈復從擊鄧奉。追至夕陽聚。有東武亭。〔集解〕惠棟曰。春秋之武城也。杜預云在縣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建安元年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二年。魏武到宛。繡降。見武紀。吳云。建安二十二年曹據封宛侯。後徙封章陵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治。

【冠軍】邑。〔集解〕錢大昕曰。順帝第二女冠軍公主。馬與龍曰。光武封賈復爲侯。見復傳。靈帝封王甫爲侯。見曹節傳。冠軍令駟協見第五倫傳。吳志韓當領冠軍太守。見當傳。又縣人賈復、子忠、邯、宗、孫敏、育、參、曾孫建見復傳。杜茂、子元、孫奉見茂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曹琮封冠軍公。見鄧哀王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鄧州西北四十里。

【葉】。〔集解〕馬與龍曰。安帝封鄧悝爲侯。見鄧騭傳。葉令黃況見黃香傳注。王喬見本傳。又縣人高鳳見逸民傳。有長山曰方城。杜預曰。方城山在縣南。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皇覽曰。縣西北去城三里。葉公諸梁冢。近縣祠之。曰葉君丘。〔集解〕官本考

證曰。推尋文義。當云。左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在縣南。今此文誤倒。惠棟曰。前志及㵲水注。皆云葉有長城。號曰方城。晉志云。有長城山。號曰方城。盛宏之荊州記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比陽界。南北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則長山當作長城也。又唐勒奏士論云。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萬里。故號曰萬城。案此則方城本萬城。轉作万字。遂訛爲方也。有卷城。左傳昭二十五年。楚子使季然郭卷。〔集解〕惠棟曰。卷音權。又眷勉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葉縣南三十里舊縣店。

【新野。】〔集解〕惠棟曰。說文有舉亭。馬與龍曰。新野令潘臨見齊武王傳。潘叔見鄧晨傳注。魯丕見本傳。孔嵩爲新野阿里街卒。見范式傳。劉備屯新野。見蜀志。又縣人陰識、子躬、孫璜、淑、綱、曾孫鮪、識弟興、子慶、㴻、員、丹、孫琴、曾孫萬全、玄孫桂、興弟就、訢、就子豐、見識傳。陰睦見陰后紀。陰循見袁紹傳。鄧宏、子晨、孫汎、曾孫棠、玄孫固、固子國、孫福見晨傳。鄧禹、弟寬、禹子震、襲、珍、鴻、訓、孫乾、藩、良、康、騭、京、悝、弘、閶、曾孫成、鳳、珍、廣宗、忠、廣德、甫德、玄孫褒、褒子昌、見禹傳。騭從弟豹、暢、遵。遵子萬世。見騭傳。禹之後。颺、見魏志曹爽傳。芝子良見蜀志芝傳。鄧郎、鄧彪、見彪傳。樊融、樊曄、見曄傳。曹破石、曹節見節傳。來歙、弟由。歙子褒、孫棱、曾孫歷、玄孫定、定子豔、虎、見歙傳。豔子敏、孫忠見蜀志敏傳。有東鄉。〔集解〕馬與龍曰。孫稺籍建封東鄉侯。見傳。故新都。王莽封也。有黃郵聚。吳漢破秦豐地。〔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義陽郡。荊州都督治新野。見元和志。正始中。王昶督荊州。以爲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見昶傳。刺史王基屯新野。見基傳。謝云。侯國。文聘封此。見聘傳。蜀志鄧芝、來敏、並云義陽新野人。是魏時新野屬義陽。晉志屬義陽郡。一統志。故城今新野縣治南。

【章陵。】故舂陵。世祖更名。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使中郎將耿遵築城。〔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光武祖父回、父欽、見帝紀。兄縯、仲叔父良、劉祉、劉歙、劉賜、劉順、劉嘉、見宗室傳。劉玄見玄傳。案光武紀云。蔡陽人。以建武十七年紀及紀末論校之。實舂陵人也。謝該見儒林傳。章陵縣。漢末爲郡。太守蒯越見魏志劉表傳注。趙儼見儼傳。魏爲義陽郡治。見水經㴐水注。郡人董厥、樊建、魏延、見蜀志本傳。胡濟、弟博、見董和傳注。劉邕、子式、武、傅彤、子僉、郝普見楊戲傳注。有上唐鄉。前志曰。故唐國。下江兵荊州軍。〔集解〕惠棟曰。注故唐國。春秋傳文十二年。楚子使告唐惠侯。

杜預云，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有上唐鄉。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安昌，義陽郡治此。趙一清從顧景范說，章陵、曹魏省入蔡陽，以酈注爲誤，又謂西魏嘗置安昌郡，并春陵縣於此，蓋道元身後之事，水經注文是後人竄補。今案顧趙均誤。左傳杜注有義陽安昌縣，光足爲曹魏更名之確證。吳云，沔水注，黃初二年，改章陵縣曰安昌，考魏志，彭城王據於黃初三年封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安昌改名，當在據徙封義陽之時。水經注所云二年，蓋即三年之訛。晉志安昌屬義陽郡。一統志，故城今襄陽府棗陽縣東。

【西鄂】 有精山。朱儁破孫夏山。海經曰：有豐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即其國爲敗。有九鍾焉，是知霜鳴。郭璞曰：清泠水在西鄂縣山上，神來時水赤光耀，今有屋祠也。霜降則鍾鳴，故言知也。物有自然感應而不可爲也。南都賦注，耕父旱鬼也。皇覽曰：王子朝冢在縣西。〔集解〕惠棟曰：說文有鄂亭。馬與龍曰：西鄂長杜襲見魏志襲傳，又縣人陳茂見郭后紀，陳俊見本傳，張堪、孫衡見衡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紀要故城今南陽府南陽縣北五十里。

【雉】 博物記：澧水出。〔集解〕馬與龍曰：雉長堂谿典、見蔡邕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紀要故城今南陽縣北八十里。

【魯陽】〔集解〕惠棟曰：本傳有陽泉鄉，盛弘之云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馬與龍曰：魯陽長董崇見杜詩傳，陽泉鄉佐張宗見本傳，南陽太守袁術治魯陽，孫堅領豫州刺史，住魯陽，見吳志堅傳。韓暨避亂魯陽山中，見暨傳。 有魯山。 前志曰：古魯縣。南都賦注，有堯山，封劉累立堯祠。〔集解〕惠棟曰：酈元云，柏樹谿水出魯山峽谷中，東南流，逕魯山西而南合牛蘭也。 有牛蘭累亭。 謝承書云，牛蘭山也。〔集解〕惠棟曰：注云牛蘭山，酈元云，牛蘭水所發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王國。太和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邯鄲王邕後，六年，改封魯陽，見邕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汝州魯山縣治。

【犨】〔集解〕惠棟曰：尺由反。馬與龍曰：縣人延篤見本傳，鄭衆見宦者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魯山縣東南五十五里。

【堵陽】〔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朱祜爲侯，見祜傳。又縣人韓術、子純、孫暨、曾孫肇、玄孫邦，見魏志暨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

【博望】〔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蜀志劉表使先主拒夏侯惇於博望，先主設伏燒屯僞遁，惇等追之，爲伏兵所破，即此。郭仲產云，本犨縣鄉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縣東北六十里。

【舞陰】

邑．〔集解〕錢大昕曰．安帝妹舞陰公主．惠棟曰．說文有鄛亭．又云．瀙水出縣東．入潁．馬與龍曰．更始封李軼為王．見劉玄傳．光武封岑彭為侯．見彭傳．桓帝時．鄧昌襲母爵為侯．見鄧禹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于禁傳．太祖與張繡戰．軍敗．還舞陰．即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泌陽縣西北．

【比陽．】〔集解〕惠棟曰．比亦作沘．難字．爾雅．瀙水在沘陽．馬與龍曰．更始封王匡為比陽王．見劉玄傳．鄧后紀．鄧康為沘陽侯．亦見天文志．李雲傳注作比陽．鮑昱傳．昱為沘陽長．案沘均當作比．竇后紀．沘陽公主．何焯校本．沘改泚．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紀要．東漢縣治在今唐縣東．

【復陽．】〔集解〕惠棟曰．闞駰云．胡陽縣之樂鄉也．元帝元延二年置．在桐柏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順帝封中黃門李建．有杏聚．〔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晉省．故城今桐柏縣東．

【平氏．】〔集解〕馬與龍曰．更始封申屠建為王．見劉玄傳．平氏長法雄見本傳．桐柏大復山淮水出．前書曰．在縣南．荊州記曰．桐柏．淮源涌發其中．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南．山南有淮源廟．博物記曰．有陽山．出紫草．有宜秋聚．伯升見下江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義陽郡．黃初中分平氏立義陽縣．見魏志文紀．元和志．本平氏縣義陽鄉．魏文分立．謝云．鄖公子整傳．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黃初三年．封平氏侯．即此．晉志曰．西平氏屬義陽郡．案晉志．西字誤連平字．當上連厥字．沈志南義陽太守下云．厥西．晉太康地志．屬義陽．一統志．故城今桐柏縣西．

【棘陽．】荊州記曰．東北百里有謝城．〔集解〕惠棟曰．說文作䢺陽．云有鄛鄉．馬與龍曰．樊宏傳．宏弟丹為射陽侯．注．水經注．射水出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今本水經注作謝．又云．詩所謂既入于謝者也．城之西．舊棘陽縣治．鄭衆傳．封鄛鄉侯．注引說文．棘陽縣有鄛鄉．又縣人岑彭、子遵、淮、孫伉、曾孫杞、玄孫熙、熙子福、韓歆、見彭傳．馬成、子衞、孫香、曾孫豐、玄孫玄、昌、玄子邑、孫醜、見成傳．岑豫、子晊、見晊傳．有藍鄉．伯升襲甄阜處．有黃淳聚．又伯升攻梁丘賜．杜預曰．蓼國在東南．前志．蓼國湖陽是．〔集解〕洪頤煊曰．蓼當作廖．前書地理志．湖陽、故廖國也．師古云．廖音力救反．左氏傳作飂．其音因耳．蓼國在六安．皋陶後．為楚所滅．與此別．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義陽郡．謝云．洪志據寰宇記．魏義陽郡領五縣．無棘陽．案魏志．鄧艾、義陽棘陽人．是魏棘陽屬義陽郡．洪氏不信承祚．而信趙宋之樂史．

非也。晉志屬義陽郡。一統志。故城今新野縣東北棘陽鎭。【湖陽】邑。荆州記曰。樊重母畏雷。爲石室避之。悉以文石爲階。今存。〔集解〕錢大昕曰。光武姊湖陽公主。惠棟曰。荆州記云。春秋蓼國。樊重之邑也。竹書紀年。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周地圖記云。光武所封外祖樊重邑。又光武姊爲湖陽公主。馬與龍曰。樊重沒在王莽末。建武十八年。帝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重、湖陽縣人。子宏、丹、孫尋、鮪、儵、曾孫賞、汜、郴、梵、玄孫時、時子建、盼、孫尙、樊忠見宏傳。樊準、樊瑞見準傳。馮魴子柱、孫定、石、珫、曾孫世、承、肅、見魴傳。馮良見周燮傳。馬武、子檀、孫震、曾孫側、見武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志。曹公擊張繡於穰。拔湖陽。卽此。晉志省。輿地廣記。晉省入棘陽。紀要。今南陽府唐縣東九十里。【隨】。古隨國。〔集解〕惠棟曰。世本云。隨國姬姓。釋例。土地名云。隨國在楚之東。馬與龍曰。更始封胡殷爲王。見劉玄傳。隨宰侯霸。又縣人周章見本傳。西有斷蛇丘。卽衛珠之蛇也。杜預曰。有賴亭。左傳僖十五年。齊伐厲。在縣北。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起列山。謂列山氏。今隨厲鄉是也。荆州記曰。縣北界有重山。山有一穴。云是神農所生。又有周迴一頃二十畝地。外有兩重壍。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則衆井動。卽此地爲神農社。年常祠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義陽郡。謝云。晉太康志。屬義陽。案沈志。晉武分義陽爲隨國。是魏時隨縣屬義陽。晉志屬義陽郡。一統志。故城今德安府隨州治。【育陽】邑。〔集解〕錢大昕曰。光武女淯陽公主。惠棟曰。本傳作淯。山海經。攻離之山。淯水出焉。南流。注於漢。郭璞云。在縣南。說文。縣有鄂鄉。馬與龍曰。淯陽侯鄧秉。見天文志。曹節封育陽侯。見節傳。胡廣封育陽安樂鄉侯。見廣傳。又縣人李續、李善見善傳。注丹見儒林傳。有小長安。漢軍爲甄阜所破處。有東陽聚。朱祐破張成處。〔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侯國。黃權降魏。封育陽侯。見蜀志權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縣南六十里緜楊村。【涅陽】。〔集解〕錢大昕曰。安帝妹涅陽公主食邑。當有邑字。馬與龍曰。縣人左雄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鎭平縣南。【陰】。〔集解〕惠棟曰。說文有鄧鄉。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南鄉郡。沈約云。順陽太守。魏分南陽立曰南鄉。何志有陰縣。左傳昭十九年。杜注。南鄉陰縣。晉志屬順陽。一統志。故城今襄陽府光化縣西。【酇】。〔集解〕惠棟曰。音贊。蕭何國。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酇。

馬與龍曰.光武封鄧禹爲侯.後更封梁.見禹傳.明帝封蕭熊爲侯.見韋彪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南鄉郡.沈約云.順陽太守.何志有酇縣.謝云.劉放傳.放爲酇長.卽此.吳云.諸王傳作贊.黃初四年.曹袞改封贊王.卽此.晉志.屬順陽.一統志.故城今光化縣北.

【鄧】.〔集解〕馬與龍曰.更始封王常爲王.見劉玄傳.諸葛亮家於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見蜀志亮傳注.　有鄾聚.左傳桓九年.楚師圍鄾.〔集解〕惠棟曰.杜預云.在縣南沔水之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沈約云.南野太守.晉分南陽立.何志有鄧縣.漢舊縣.謝云.侯國.甘露元年.鄧艾封此.見艾傳.有鄧塞.洪云.孫堅破黃祖於此.魏略.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夏侯儒進屯鄧塞.魏於此地裝治舟艦.以伐吳.故陸機表稱鄧塞之舟.淯水注.鄧塞者.鄧城南小山.淯水逕其東.元和志.在鄧縣故城南.臨宛口.晉志.改屬義陽郡.一統志.故城今襄陽縣北.

【山都】.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順帝封中黃門楊佗.馬與龍曰.光武封馬武爲侯.後更封鄃.見武傳.山都長龍述見馬援傳.韓暨徙居山都.見魏志暨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襄陽郡.見沈志.晉志.屬襄陽郡.一統志.故城今襄陽縣西北.

【酈】.〔集解〕惠棟曰.郭璞音離.鄉誕生音歷.玉篇音郎的切.又音蹢.　侯國.荊州記曰.縣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卽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爲夭.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爲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大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恆汲飲此水.疾遂瘳.此菊莖短葩大.食之甘美.異于餘菊.廣又收其實.種之京師.遂處處傳植之.〔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卽改仰.錢大昕曰.順帝封長樂大官丞王國.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內鄉縣東北.

【穰】.〔集解〕惠棟曰.說文作鄴.云有鄴鄉.玉篇音如羊切.馬與龍曰.更始封廖湛爲王.見劉玄傳.劉茂封穰侯.見泗水王傳.鄧疊封穰侯.見竇憲傳.縣人張溫、弟敵、見竇武傳.郭稚、子丹、孫宇、濟見丹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沈約云.新野太守.晉分南陽立.領穰縣.洪云.有魏武城.建安三年.征張繡所築.見沔水注.晉志改屬義陽郡.一統志.晉初改.故城今鄧州外城東南隅.

【朝陽】.南都賦.陂澤有鉗盧.注曰.匡縣.〔集解〕惠棟曰.注鉗盧.李善引杜預表云.所領部曲.皆居南鄉界所近鉗盧大陂下.有良田.馬與龍曰.明帝徙封劉游爲侯.見泗水王傳.先謙曰.官本注.匡作在.是.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義陽郡.一統志.晉初改.故城今鄧州東南.

【蔡陽】.

〔集解〕惠棟曰．有釜亭．見續漢書．馬與龍曰．縣人劉珍見文苑傳．

侯國．襄陽耆舊傳曰．有松子亭．下有神陂．中多魚．人捕不可得．南都賦所稱．〔集解〕錢大昕曰．城陽恭王子平所封．後徙竟陵．馬與龍曰．永平五年、徙封平竟陵侯．見城陽恭王傳．志侯國所封未詳．靈帝封張根蔡陽鄉侯．見張酺傳．惠棟曰．南都賦曰．松子神陂．赤靈解角．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沈約云．新野太守．晉分南陽立．何志有蔡陽．晉志改屬義陽郡．一統志．故城今襄陽府棗陽縣西南．

【安衆】．〔集解〕馬與龍曰．安衆令陳文矩．見列女傳．又縣人劉隆見本傳．劉宣見卓茂傳．劉弘、劉逸見靈帝紀．宋伯、子均、孫條、均族子意、意子京、孫俱．見均傳．均孫宗資見黨錮傳注．宗慈見本傳．宗預見蜀志預傳．宋忠見吳志虞翻傳注．案紀傳宋字．疑俱宗字之訛．今姑從原書．劉望之弟廙、廙子阜見魏志廙．傳．

侯國．博物記曰．有土魯山．出紫石英．〔集解〕錢大昕曰．漢書王子侯表．安衆侯丹以長沙定王子封．傳六世．崇爲王莽所滅．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寵紹封．十三年．子松嗣．班孟堅修史時見存．馬與龍曰．光武以崇從弟宣襲封安衆侯．見卓茂傳．有白牛邑．見淯水注．光武封劉嵩爲白牛侯．見安城孝侯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三國志劉廙、宗預．並云南陽安衆人．晉志省．一統志．晉省入宛縣．故城今南陽府鎭平縣東南．

【筑陽】．〔集解〕惠棟曰．筑音竹．

侯國．〔集解〕錢大昕曰．光武封吳漢子盱．後徙封平春．

有涉都鄉．杜預曰．穀國在縣北．博物記曰．今穀亭．荊州記曰．縣北四里．有開林山．西北有雝山．〔集解〕馬與龍曰．李郃封涉都侯．見郃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南鄉郡．左傳桓七年杜注．南鄉筑陽縣．晉志．屬順陽郡．一統志．故城今襄陽府穀城縣東．

【武當】．〔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鄧棠爲侯．永建中國除．見鄧晨傳．

有和城聚．荊州記曰．縣有女思山．南二百里．有武當．〔集解〕洪亮吉曰．注引荊州記曰．縣有女思山．案沔水注．五女激．或言女父爲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思復父怨．立激以攻城．山亦當以此得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南鄉郡．見寰宇記．晉志．屬順陽郡．一統志．故城今均州北．

【順陽】侯國．〔集解〕錢大昕曰．光武封族兄嘉．傳子參．削爲南鄉侯．馬與龍曰．章帝封馬廖爲侯．傳子遵．徙封程鄉侯．見廖傳．李通屯田順陽．見通傳．

故博山．〔集解〕惠棟曰．案前志．哀帝置．明帝復舊．

有須聚．〔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南鄉郡．謝云．侯國．晉書司馬望傳．望魏時封順陽侯．晉志．改南鄉

爲順陽郡縣。仍屬。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淅川縣東。

【成都】〔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闕。晉志無。李兆洛云。當在今河南省境。

【襄鄉】〔集解〕馬與龍曰。縣人何顒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晉志省。元和志。後漢分蔡陽置襄鄉縣。一統志。晉蔡陽屬義陽郡。省襄鄉。故城今襄陽府棗陽縣東北。

【南鄉】〔集解〕錢大昕曰。順陽侯劉參有罪。削爲南鄉侯。即此。馬與龍曰。南鄉侯左勝見天文志。鄧萬世封南鄉侯。見鄧隲傳。永和六年。封中山王暢弟荊爲南鄉侯。見中山簡王傳。又縣人鄧曄見隗囂傳。吳陸遜攻南鄉太守郭睦。破之。見吳志遜傳。又郡人劉幹。見蜀志呂乂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置郡。治南鄉。見輿地廣記。丹水注。建安中。割南陽右壤爲南鄉郡。逮晉封宣帝孫暢爲順陽王。因立爲順陽郡。而南鄉爲縣。舊治酇城。永和中。徙治南鄉故城。（馬與龍云。酈云。舊治酇城。謂晉永和以前。順陽郡治酇也。晉志可證。觀上文云。立爲順陽郡。而南鄉爲縣。知未改順陽以前南鄉爲郡治。或引酈注。謂魏南鄉郡治酇者。誤。）晉志。武帝平吳。改南鄉爲順陽郡。沈約云。順陽太守。魏分南陽立曰南鄉。晉武帝更名。領南鄉。晉志。屬順陽郡。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淅川縣東南。

【丹水】〔集解〕馬與龍曰。丹水長杜喬見杜林傳。故屬弘農。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張儀與楚商於之地。〔集解〕惠棟曰。注商於之地。丹水注。丹水徑流兩縣之間。歷于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有章密鄉。〔集解〕惠棟曰。前志及丹水注。皆作密陽鄉。云古商密之地。杜預曰。商密。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章當作商也。有三戶亭。左傳哀四年。晉執蠻子畀楚師。〔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郛。杜預云。在縣北。馬與龍曰。任城孝王傳。參戶亭侯劉博。即此。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南鄉郡。晉志屬順陽郡。一統志。故城今淅川縣西。

【析】〔集解〕惠棟曰。漢碑作枏。馬與龍曰。光武封馮訢爲析鄉侯。見馮異傳。順帝封趙封爲侯。見孫程傳。故屬弘農。故楚白羽邑。左傳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有武關。在縣西。南都賦曰。武關在其西。文穎曰。去縣百七十里。〔集解〕惠棟曰。春秋之少習也。有豐鄉城。左傳哀四年。司馬起豐析。荊州記曰。縣有龍淵。深不測。縣北有馬頭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南鄉郡。左傳僖二十四年杜注。南鄉析縣。晉志。屬順陽郡。一統志。故城今內鄉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內鄉保。

【南郡】秦置。雒陽南一千五百里。〔集解〕惠棟曰。本傳。建初三年。徙封彭城靖王于此。改爲國。元和二年。復舊。馬與龍曰。鉅鹿王恭。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封六安。江陵復爲南郡。見章帝紀及彭城靖王傳。南郡太守劉隆見岑彭傳。岑豫見岑晊傳。法雄、杜喬、种暠、馬融、見本傳。李肅見南蠻傳。郭永見魏志郭后傳注。郡吏胡廣見本傳。主簿胡爽見南蠻傳。案吳志陸抗傳注引習鑿齒云。三家鼎足四十餘年。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故其時荊州之南郡、江夏、揚州之九江、廬江、魏吳各置守設督。以爲重鎭。而南郡曾爲蜀據。亦嘗置守於此。曹仁屯江陵。見魏志仁傳。太守周瑜、魯肅、程普見吳志本傳。關羽見蜀先主志。糜芳見羽傳。呂蒙荊州督朱然見本傳。張咸見陸抗傳。伍延見孫皓傳。張玄見張紘傳。史郃見魏志文紀注。功曹龐統見蜀志統傳。馮習、張南、見楊戲傳注。又郡人謝該見杜恕傳注。閻宇見馬忠傳注。先謙曰。三國吳因。分置宜都、建平二郡。魏割置襄陽郡。習鑿齒云。魏武平荊州。分南郡枝江以西爲臨江郡。劉備改爲宜都。孫權傳。建安二十四年。陸遜別取宜都。郡遂入吳。建平郡。吳永安三年。分宜都郡置。見孫休傳。襄陽郡。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領襄陽、中廬、邔、見沈志。明帝紀。景初元年。分襄陽臨沮、宜城、旍陽、邔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

十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南郡領漢舊縣六城。入武陵之作唐、孱陵。爲八城。宜都郡領漢舊縣二。改夷陵曰西陵。爲三城。建平郡領漢舊縣二。分置興山。（沈志。建平太守領興山。疑是吳立。寰宇記。吳分秭歸立。晉志因。紀要。今宜昌府興山縣治。）信陵。（沈志。建平太守領信陵。疑是吳立。謝云。陸抗傳。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會稽典錄。鍾離牧子盛戍西陵。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是信陵吳所置縣。晉志因。紀要。今歸州東四十五里。）沙渠。（沈志。建平太守領沙渠。疑是吳立。晉志因。紀要。今施州衞。謝云。今施南府治。）爲五城。魏襄陽郡領漢舊縣五。分置夷陵。（少帝紀。嘉平三年。置南郡之夷陵縣。謝云。魏無南郡。蓋置於襄陽郡境。襄陽、南郡之分也。今襄陽南漳縣南蠻河爲古夷水。或即以水字縣。故城當在南漳縣境。）旍陽。（明帝紀。景初元年。分襄陽臨沮、宜城、旍陽、邔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洪云。沈志。南郡太守下。有旍陽。見太康地志。疑是吳立。廣韻。旍同旌。則屬一縣。樂進傳。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旍陽長梁大。皆大破之。則旍陽或是建安十三年南郡初入吳時所置。後又屬魏也。晉志改屬南郡。作旌陽。謝云。紀要謂旍陽在今枝江縣南三里。一統志謂在枝江縣北二

說皆非．其地當與臨沮相近．）入南陽之山都．爲八城．魏移郡縣．屬義陽郡．洪志據方輿勝覽．吳建平郡有建始縣．吳表從之．謂吳魏各有建始．謝云．沈志以建始隸晉咸當前建平都尉．即非吳建平屬縣．方輿勝覽之說．殆不足據．按謝說是．謝據魏志王昶傳．昶奏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謂吳建平郡有房陵縣．非魏新城郡之房陵．案魏吳壤地相接．如巫、秭歸等縣．彼此爭屬．南北同稱．房陵原在江北．考諸書志．無吳置縣明文．今姑存其說．

戶十六萬二千五百七十．口七十四萬七千六百四．

【江陵】．史記曰．楚熊渠立長子康爲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城中四十里．〔集解〕惠棟曰．說文．郢、楚都．在縣北十里．馬與龍曰．江陵令劉昆見本傳．姚泰見吳志朱然傳．又縣人蒯越見劉表傳．先謙曰．官本注．四十作白土．是．

有津鄉．左傳莊十九年．楚子大敗于津．荊州記曰．縣東三里餘有三湖．湖東有水．名長谷．又西北有小城．名曰治父．左傳曰．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縣北十餘里．有紀南城．楚王所都．東南有郢城．子囊所城．史記．蘇秦說楚威王．楚東有夏州．左傳．楚莊伐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今夏口城有州．名夏口．〔集解〕先謙曰．注帥．諸本俱誤作師．前漢縣．三國吳因．沈志．魏荊州刺史治江陵．（謝云．沈說非是．）通典．吳荊州理江陵．（馬與龍云．吳江陵設督．其荊州牧駐武昌及樂鄉巴邱．見吳志呂岱、諸葛恪等傳．無駐江陵者．）案江陵屬吳南郡．治．晉志南郡漢置．首江陵．沈志南郡太守下同．吳表引沈志南平內史．吳南郡治江南．（馬與龍云．沈志言治．皆謂縣地．江南非縣名．亦非地名．南字當即陵字之訛．）又謂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諸葛瑾代蒙亦住公安．是後魏人攻圍南郡．皆須渡江．知吳之南郡始終治公安．今考吳志．南郡太守惟諸葛瑾住公安．旋遷左將軍．督公安．瑾以前各太守周瑜、魯肅、程普、呂蒙．皆治江陵也．吳謂魏攻南郡．皆須渡江．說尤非是．洪云．侯國．陸遜封此．見遜傳．江水注．舊城．關雲長築．謝云．赤烏九年．朱然城江陵．見孫權傳．有百里洲．董昭傳．夏侯尚攻江陵．欲將步騎入渚中安屯．築浮橋．南北往來．潘璋傳．夏侯尚圍南郡．（按據此．南郡即江陵．知吳云魏攻南郡．皆須渡江之謬．）築浮橋．渡百里洲上．謝云．其地在江陵南．江津戍之西．有中洲．孫權傳．曹眞分軍據江陵中洲．張郃傳．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軍渡江．（案謂渡江至洲上．非謂至南岸．）取洲上屯塢．胡三省云．即百里洲．其洲自枝

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江津北岸卽江陵故城。江陵縣志。明嘉靖中。江水衡斷。分爲上百里洲、下百里洲。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荆州府江陵縣治。

【巫】。〔集解〕馬與龍曰。巫丞李通見本傳。令士燮見吳志燮傳。吳建平太守盛曼見孫休傳。吾彥爲建平太守。時王濬治船於蜀。彥曰。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見孫皓傳注。

西有白帝城。郭璞曰。有巫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置建平郡。治巫城。城緣山爲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東西北三面皆帶傍深谷。南臨大江。見江水注。謝云。襄陽記。太始元年。羅憲襲取巫城。案羅憲取巫。旋復失之。至吳亡後。巫始屬晉。沈志以巫縣隸晉咸甯前建平郡。非也。又元和志、寰宇記、並云吳建平治秭歸。今考晉書武帝紀。太康元年二月。王濬等克丹陽城。丹陽卽秭歸。而吾彥傳。彥爲建平太守。堅守。吳亡始降。是卽吳建平治巫之明證。水經注不誤。吉甫樂史說不足據。洪云。有石門山。先主自夷陵敗歸。燒鎧斷道處。案在今巴東縣東北三十五里。見紀要。江水注。江水又東徑石門灘。北岸有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沿江步路所由。劉備爲陸遜破走。徑此門。追者甚急。備乃燒鎧斷道。孫桓爲遜前驅。脩不顧命。斬上夔道。（謝云。夔城在今歸州之東。謂截備上夔城之道。三國志孫桓傳。夔譌作兜。）截其要徑。備踰山越險。方免。謝云。先主傳。自猇亭至秭歸。步道還魚復。吳將軍李異等躡踵先主。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卽此。晉志。屬建平郡。一統志。巫爲吳蜀之界。故城今夔州府巫山縣東。白帝城。漢魚復縣。徙治於此。蜀改名永安。故城今奉節縣東。

【秭歸】。〔集解〕惠棟曰。袁山松郡國志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太康地志有歸鄉。故夔子國。楚滅之。馬與龍曰。劉璋爲益州牧。徙秭歸。見劉焉傳。張飛屯秭歸。見蜀先主志。秭歸宰李嚴。見嚴傳。先謙曰。秭當改秭。官本作秭。

本國。杜預曰。夔國。荆州記曰。縣北一百里有屈平故宅。方七頃。累石爲屋基。今其地名樂平宅。東北六十里有女須廟。〔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本歸國。考證云。推尋文義。國上衍一歸字。注杜預曰夔國。非歸國明矣。前漢縣。作秭歸。三國吳改屬建平郡。洪云。孫權分宜都至、（吳云。至當作巫。）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潘璋爲太守。見璋傳。郡蓋暫置。旋廢。有吳城。在縣東八十五里。居三峽要衝。孫權置此以備蜀。隋開皇時。置大清鎮。見元和志。有蜀先主城。征吳時所築。在秭歸東北。見江水注。晉志。屬建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宜昌府歸州治。

【中盧】。〔集解〕惠棟曰。春秋傳。廬戢黎。杜預云。今中盧縣。音力於反。又音盧。先謙曰。官本作廬。

侯國。襄陽耆舊傳曰。古盧戎也。縣西山中有一道。漢時常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値此穴中有數十匹馬出。遜載還建業。蜀使來。有五部兵家滇池者。識其馬色。云亡父所乘。對之流涕。荆州記云。是析縣馬頭山。又縣南十五里。有陵水。東流注沔。水中有物如馬。甲如鮫鯉。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磧上自曝。膝頭如虎掌爪。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殺人。或曰。生得者摘其鼻。厭可小小。便名為木盧。〔集解〕錢大昕曰。順帝封中黃門孟叔。惠棟曰。注五部兵。五部溪之兵也。沔水注又案廣漢有五城縣。漢時置五倉。發五縣民。尉部主之。故號五部兵。見華陽國志。先謙曰。官本注。鮫作鮮。沔水注作鯪。鼻作畀。便作使。木盧作水虎。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襄陽郡。晉志。屬襄陽郡。一統志。故城今襄陽府襄陽縣西南。

【編。】有藍口聚。下江兵所據。左傳。鬬緡以權叛楚。遷於那處。杜預曰。縣東南有那口城。〔集解〕惠棟曰。注那口城。那、乃多反。一作鄀。音奴甘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安陸府荆門州西。

【當陽。】杜預曰。縣東有權城。楚武王所剋。荆州記曰。縣東南有麥城。城東有盧城。沮水西有磨城。伍子胥造此二城。以攻麥城。〔集解〕惠棟曰。注縣東南有權城。諸本脫南字。依杜注增。先謙曰。官本注。盧作廬。沮水注作驢。諺云。東驢西磨。麥城自破。前漢縣。三國吳因。洪云。侯國。朱然封此。見然傳。有當陽坂。曹公追先主。一日一夜。輕騎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見先主傳。沮水注。當陽城北枕沮川。其故城在東一百四十里。謂之東城。在綠林長坂南。長坂卽張翼德橫矛處。案在今荆門州西北。見紀要。有麥城。關雲長為吳所破。在今當陽縣東南五十里。見一統志。有尋口。有荆城。謝云。文聘傳。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舡於荆城。沔水注。沔水自荆城東南流。在今鍾祥縣西南。見一統志。晉志因。謝云。故城今當陽縣東一百四十里。

【華容。】〔集解〕惠棟曰。杜預云。有章華宮。馬與龍曰。華容長貝羽見魏志劉表傳注。又縣人胡剛、胡廣、子貢見廣傳。

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順帝封中黃門王康。馬與龍曰。靈帝時封朱瑀。見曹節傳。

雲夢澤在南。杜預曰。州國在縣東。枝江縣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或曰。華容縣東南亦有雲夢。巴丘湖、江南之雲夢也。爾雅十藪。楚有雲夢。郭璞曰。巴丘湖是也。〔集解〕惠棟曰。夢音蒙。又亡貢反。又注。州國在縣東南。諸本脫南字。依杜注增。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山陽公載記。曹公船艦為備所燒。引兵從華容道步歸。卽此。謝云。元和志。吳置南安縣。寰宇記。吳分孱陵置南

安縣。在華容東北。劉煦曰。華容。漢孱陵縣地。劉表改爲南安。今考沈志。南安縣。宋武帝置。則吉甫樂史、劉煦說皆非。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荊州府監利縣西北。謝云當從紀要在今監利縣東五十里。【襄陽。】〔集解〕馬與龍曰。襄陽侯習郁見龐公傳注。荊州刺史劉表治襄陽。從事韓嵩、別駕劉先、東曹掾傅巽、見表傳。沔水注。魏荊州刺史治襄陽。蓋據魏初言之。劉備屯樊。見蜀先主志。曹仁屯樊。見仁傳。樂進、州泰屯襄陽。關羽、潘璋、胡烈、領襄陽太守。見本傳。又縣人龐山人子渙龐公。見本傳。蔡瑁見劉表傳。龐統、弟林、統子宏。見蜀志統傳。楊儀見本傳。楊顒、輔匡、習禎、子忠、孫隆、見楊戲傳注。張悌見吳志孫皓傳。郡人董恢見董允傳。羅憲見霍峻傳注。廖化見本傳。【有阿頭山。】岑彭破張楊。襄陽耆舊傳曰。縣西九里有方山。父老傳云。交甫所見玉女游處。北山之下曲隈是也。荊州記曰。襄陽、舊楚之北津。從襄陽渡江。經南陽。出方關。是周鄭晉衛之道。其東津經江夏。出平澤關。是通陳蔡齊魯之道。〔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置郡治。此見紀要。洪志。治宜城。謝云。洪誤。有樊城。在今襄陽縣北。與襄陽隔水對峙。建安二十四年。關羽攻曹仁於樊。沒于禁軍。見羽傳。羽又圍呂仁於襄陽。徐晃至陽陵陂。得偃城。連營稍前。去羽圍三丈所。晃揚聲攻頭圍。而密攻四冢。破之。見晃傳。有檀溪。洪云。蜀先主乘的盧躍渡於此。見沔水注。有劉琦臺。琦與諸葛亮密謀去梯之所。見荊州記。謝云。有峴山。有三州口。朱然、諸葛瑾、攻樊。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見魏略。司馬懿率衆拒然。然夜遁。追至三州口。見干寶晉紀。晉志。屬襄陽郡。一統志。故城今襄陽府治。【邔。】〔集解〕惠棟曰。前志及本傳皆作邔。說文。從邑巳聲。周成雜字解詁音踞。章懷音其紀反。馬與龍曰。縣人黃尚見順帝紀。秦豐見岑彭傳。【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淄川王終子柱所封。【有犂丘城。】朱祐禽秦豐蘇嶺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襄陽郡。元和志。邔城東臨漢江。古諺曰。邔無東。言東逼漢江。其地短促。晉志。屬襄陽郡。一統志。故城今宜城縣東北。【宜城。】〔集解〕馬與龍曰。更始封王鳳爲王。見劉玄傳。劉備封宜城亭侯。見蜀志。宜城長韓暨見魏志暨傳。杜根爲宜城山中酒家保。見本傳。又縣人王逸子延壽見文苑傳。馬良子秉、良弟謖、向朗子條、兄子寵、充見蜀志本傳。【侯國。】杜預曰。縣西舊羅國。後徙枝江。〔集解〕錢大昕曰。順帝封中黃門孫程。惠棟曰。注羅國。世本云。羅、熊姓。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襄陽郡。晉志。屬襄陽郡。一統志。本楚鄀地。故城今宜城縣南。【鄀。】〔集解〕惠棟曰。沈約云。鄀、漢舊縣。屬

南郡.作若晉太康地志作鄀.案今兩漢志皆作鄀.沈所見本異也.晉志曰.故鄀子國.馬與龍曰.縣人秦頡見沔水注.**侯國.永平元年復.**左傳.楚文王伐黃還及湫.杜預曰.縣東南有湫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若.三國魏因改屬襄陽鄀.見明紀.晉志因復屬南郡.一統志.楚滅鄀.以爲邑.昭王徙都於此.故城今宜城縣東南.

【臨沮】.〔集解〕馬與龍曰.馬超督臨沮.見蜀志超傳.臨沮長向朗見朗傳.杜普見魏志樂進傳.**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順帝封中黃門史汎.**有荊山.**山海經曰.其陽多鐵.其陰多赤金.其中多犛牛.荊州記曰.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卽荊山.首曰景山.卽卞和抱璞之處.南都賦注曰.漢水至荊山東.別流爲滄浪之水.〔集解〕惠棟曰.春秋傳.子革曰.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杜預云.在新城沶鄉縣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襄陽郡.有漳鄉.洪云.吳將潘璋禽關雲長於此.見漳水注.有夾石.謝云.潘璋與朱然斷關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見璋傳.王昶據夾石以逼江陵.見昶傳.漳鄉今當陽縣東北.夾石與漳鄉近.在今遠安縣境.有柤中.洪云.吳朱然、諸葛瑾、萬彧從柤中尋山險出.見襄陽記.元和志作沮山.云司馬懿鑿八疊山.開路.於此停阻.謝云.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盧宜城西山隔沔二谷中.見寰宇記.案吳朱然再征柤中.破魏將蒲忠、李興等.柤中土地平敞.爲沔南之膌腴.見然傳.通典作沮中.王應麟云.沮中卽襄陽南沮水左右.紀要.八疊山在南漳縣西南六十里.自八疊山以西.山谿阻險.古所謂柤中也.晉志.屬襄陽郡.一統志.故城今安陸府當陽縣西北.

【枝江】.〔集解〕馬與龍曰.岑彭傳.彭屯津鄉.當荊州要會.江水注.江水又東過枝江縣南、注.縣西三里有津鄉.春秋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應劭云.南郡江陵有津鄉.今則無聞矣.郭仲產云.尋楚禦巴人.枝江是其塗便.此津鄉殆卽其地也.案本志.津鄉在江陵.蓋從應說.覈其地望.酈爲翔實.彭屯軍處卽此.又縣人董和、子允、孫粲、裕、曾孫宏、霍峻、兄篤、峻子弋、見蜀志本傳.**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順帝封中黃門李剛.**本羅國.有丹陽聚.**史記曰.秦齊破楚屈匄.遂取丹陽.〔集解〕惠棟曰.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宋忠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荊州記.縣舊治沮中.後移出百里洲.西去郡一百里.輿地紀勝.縣在百里洲西首.曰岑頭.後漢岑彭憩此.因名.案縣.趙宋時移治江南.卽今治.謝云.蜀志.董和、霍峻.並云南郡枝江人.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荊州府枝江縣東.謝云.當在今松滋縣北.當陽縣南.

【夷道】荊州記曰縣西北有宜陽山東南有羊腸山〔集解〕惠棟曰江水注劉備改曰宜都郡治在縣東四百步馬與龍曰宜都太守張飛、廖化見蜀志本傳孟達見劉封傳樊友、陸遜、雷譚見吳志陸遜傳王岐、虞忠見虞翻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宜都郡習鑿齒云魏武平荊州分南郡枝江以西爲臨江郡建安十五年劉備改爲宜都（謝云張飛傳先主定江南飛爲宜都太守孫權傳建安十四年劉備領荊州牧先主傳定江南在領牧前是改臨江爲宜都係十四年事習說十五年誤）吳錄劉備分南郡立宜都郡領夷道、很山、夷陵三縣孫權傳建安二十四年陸遜別取宜都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郡遂入吳謝云陸抗傳雷緒、虞翻傳翻子汜吳錄顧維子裕並爲宜都太守有猇亭先主伐吳自秭歸緣山截嶺於夷道猇亭駐軍紀要地在今宜都縣西晉志屬宜都郡一統志故城今荊州府宜都縣西北

【夷陵】〔集解〕馬與龍曰順帝封魏猛爲侯見孫程傳吳西陵督甘寧、陸遜步騭見吳志本傳

有荊門岑彭破田戎處

虎牙山荊州記曰荊門江南虎牙江北虎牙有文如齒牙荊門上合下開〔集解〕惠棟曰荊州圖記石文黃白有似虎牙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改曰西陵屬宜都郡見孫權傳亦見沈志陸抗稱西陵、國之西門見抗傳有峽口陸遜守此以備蜀江水注江水又東徑夷陵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三峽、此其一也荊州記自夷陵泝江二十里入峽口名爲西陵峽長二十里案在今宜昌府城西北二十五里洪云有步騭城有赤谿陸抗於西陵築圍自赤谿至於故市內以圍闌外以禦寇胡三省云故市即步騭城紀要赤谿在夷陵西北五里有步闡城謝云闡據西陵降晉即今宜昌府治（馬與龍云時晉羊祜向江陵陸抗曰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吾甯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卒以克敵見抗傳）有陸抗城江水注江水東徑陸抗城北城即山爲墉四面天險北對夷陵縣之故城案在今宜昌府城東五里南岸一名東坑見陸機辨亡論有馬鞍山劉備爲陸遜所敗升馬鞍山陳兵自繞案在今宜昌府西北六十里晉志作夷陵屬宜都郡一統志故城今宜昌府東湖縣東

【州陵】史記楚考烈王納州于秦〔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洪志據沈志縣太康元年復立疑是吳所省案吳志周瑜傳以州陵等四縣爲奉邑亦爲呂蒙食邑見蒙傳是吳有此縣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漢陽府沔陽州東南

【很山】〔集解〕惠棟曰州郡志作很

故屬武陵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宜都郡。謝云。有楚關。甘甯傳。西據楚關。以窺巴蜀。卽此。晉志屬宜都郡。紀要。故城今宜昌府長陽縣西六十里。

【江夏郡】高帝置。雒陽南千五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侯登見岑彭傳。劉護見黃香傳。賀純見李固傳。董宣、應疊、陳忠、韓說、見本傳。張成見張儉傳。田明見梁冀傳。劉祥見蜀志劉巴傳。都尉秦頡見江水注。功曹趙濯見吳志陸遜傳。馬武客居江夏。戴良、岑晊、逃入江夏山中。見本傳。又郡人孟仁、見吳志孫皓傳。

十四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江夏郡領漢舊縣六。割置石陽。吳分據。漢郡廢。魏吳並置江夏郡。吳又分置蘄春郡。（沈志安陸太守下云。江夏又有石陽。吳立。魏志文聘傳。聘屯沔口。權以五萬衆圍聘於石陽。二十餘日。聘堅守不動。縣遂屬魏。晉志改曰曲陵。謝云。故城今德安府應城縣東南。）爲七城。吳江夏郡領漢舊縣三。分置蒲圻。（元和志。吳分沙羨立。謝云。呂岱傳。岱督蒲圻。陸遜卒。分武昌爲二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洪志以蒲圻屬長沙。非也。宋白云。在荆江口。晉志改屬長沙郡。紀要。今武昌府蒲圻縣北。）陽新。（沈志武昌太守下云。吳立。元和志。吳分鄂縣立。晉志屬武昌郡。紀要。今興國州西南五十里。）入豫章之柴桑。爲六城。蘄春郡領漢舊縣二。入廬江之尋陽、安豐、爲四城。西陵、西陽、軑、均廢。案洪志據左傳僖五年杜注。以軑縣屬魏弋陽郡。然杜注非魏制。又以西陵、西陽、屬魏弋陽。蓋據沈志西陽太守下云。本縣名。二漢屬江夏。魏立弋陽郡。又屬焉。晉廢帝分弋陽爲西陽國。領西陽、西陵。謝云。漢西陵在黃岡縣。爲吳蘄春郡地。魏西陵僑治。應在光州境。吳云。西陽、西陵、軑、三縣皆在今黃州府境。諸地志皆屬魏弋陽。而弋陽郡屬之弋陽、期思二縣。則在今光山境。與西陽等縣南北相距三百餘里。非弋陽郡所得屬矣。釋地諸書。西陽、西陵、軑三縣。皆有二治。蓋建安中。孫權破黃祖。得江夏南境。魏人濱江不復立縣。西陽等縣內徙。故地遂爲甌脫。正始初年。陸遜城邾。其故地當爲吳據。史文雖不著。可以地望知也。

戶五萬八千四百三十四。口二十六萬五千四百六十四。

【西陵】。〔集解〕馬與龍曰。章帝封陰棠爲侯。見梁節王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晉志。弋陽郡領西陽、軑、蘄春、邾、西陵、期思、弋陽七縣。而序例云。魏文分汝南。立弋陽郡。不云江夏。知江夏所屬西陵等舊縣。非魏所有。魏弋陽郡惟得漢舊縣弋陽、期思。據沈

志有西陽、西陵。實僑置也。輿地紀勝。西陵。魏屬弋陽。蓋因沈志爲說。是時吳亦置西陵郡，（馬與龍云甘寧爲西陵太守見寧傳）尋省在今蘄水縣西南見一統志。皆非漢舊縣地。晉志。改屬弋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黃州府黃岡縣西北。【西陽】。（集解）惠棟曰。晉書地道記云。弦子國。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晉志復立。改屬弋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黃岡縣東。又志。光州光山縣西二十里西陽故城。亦云漢置縣。案據水經江水注。漢縣在今黃岡。其光山縣之西陽。當爲曹魏僑置也。【軑】。侯國。杜預曰。古邲國在東南。有邲城。（集解）錢大昕曰。王霸子符所封。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晉志改屬弋陽郡。一統志。故城今蘄水縣西四十里。又志。光山縣北軑縣故城。亦云漢舊縣。案據水經江水注。漢縣在今蘄水縣境。其光山縣之故城。當爲晉初僑置縣治。

【鄳】。史記曰。無忌說魏安僖王曰。秦不敢攻冥阸之塞。徐廣云。即此縣也。（集解）惠棟曰。蘇林音盲。說文從邑黽聲。史記音義云。冥阸或言在鄳縣葙山。冥一作黽。馬與龍曰。光武封鄧邯爲侯。見鄧彪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蜀志費禕及楊戲輔臣贊注費觀並云江夏鄳人。是三國時鄳屬江夏。洪志從太康志。屬義陽郡、非也。晉志因。案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自淮涉漢。楚左司馬戌請還塞大隧、直轅、冥阸。輿地紀勝。大隧即黃峴關。直轅即武陽關。冥阸即平靖關。南齊志。義陽城與三關相首尾。梁天監八年。魏元英至義陽。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自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即武陽）又恐其併力於東。使李華向西關。分其兵勢。英向東關。克之。元和志。平靖關因山爲障。不營濠隍。史記正義。即古鄳阸之塞。一統志。地爲天下九塞之一。在今羅山縣西九十里。有鄳故城。

【竟陵】。（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劉焉、子範、誕、璋、璋子循、闡。見本傳。侯國。（集解）錢大昕曰。城陽恭王子平所封。有鄖鄉。左傳桓十一年。鄖人軍蒲騷。（集解）惠棟曰。鄖本亦作涓音云。立章山。本內方。荊州記曰。山高三十丈。周迴百餘里。縣東有甶水。左傳楚公子比爲王。次魚陂。杜預曰。在縣西北。（集解）惠棟曰。案前志及晉志。立字衍。錢大昭曰。注甶當作臼。左傳定五年。涉于成臼。杜預注。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案竟陵、雲杜、南新市、安陸四縣。地在河北。建安中屬吳。黃武時皆屬魏。謝云。先主傳。建安十三年。與曹公戰於赤壁。曹公引歸。先主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蓋其時江夏全境俱爲琦有。迨琦既沒。吳遂略取江夏諸縣。以通道江陵。於是程

普爲江夏太守及孫皎代程普督夏口賜沙羡、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見皎傳吳之全有江夏斷在此時其後沔北地漸入魏嘉禾五年遣將軍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見陸遜傳諸葛亮曰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可知沔北之安陸、新市、雲杜、竟陵於黃武中皆入魏也有石城洪云元和志長壽縣本古之石城背山臨漢水吳於此置牙門戍羊祜亦置戍焉謝云沔水注沔水又南逕石城西晉太傅羊祜鎮荆州立紀要云今安陸府治晉書羊祜傳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案今安陸府去襄陽僅三百里則吳石城非水經注之石城也有青泥池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距見先主傳在今安陸府北三國時江夏、襄陽接界處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安陸府天門縣西北【雲杜】杜預曰縣東南有鄖城故國〔集解〕馬與龍曰王常傳常子廣封石城侯注石城今沔陽縣東南考唐沔陽縣即漢雲杜縣境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有石梵文聘傳聘別屯沔口止石梵杜佑云在沔州沔口上胡三省云據梁書安成王秀傳石梵時屬竟陵郡界謝云唐沔州今沔陽州梁竟陵郡即漢竟陵縣石梵當在今天門縣東南其地去襄陽幾七百里吳石城即此顧祖禹謂石梵即石陽考元和志石陽在黃陂西即今應城縣東南爲漢安陸縣地與梁書竟陵之說不合顧氏蓋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漢陽府沔陽州西北【沙羡】〔集解〕惠棟曰晉灼音夷晉志有夏口對沔口有津馬與龍曰江水注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卻月城沙羡縣治黃祖所守江夏太守黃祖屯沙羡見吳志孫策傳注劉琦見蜀志諸葛亮傳周瑜、程普見本傳又江水注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孫權所築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亦沙羡縣治也夏口督魯淑見吳志魯肅傳潘濬見本傳又江水注江水左逕烏林南又東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案即今嘉魚縣西南七十里陸溪口吳孫權漢昌太守魯肅、呂蒙、陸遜、潘璋、呂岱俱嘗屯陸口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輿地廣記沙羡吳省太康元年復置按孫權分江夏爲武昌郡領沙羡見吳志吳末省武昌併江夏太康元年又分江夏爲武昌見沈志而沙羡仍屬武昌是承吳舊屬也晉更沙羡名沙陽則縣未省可知漢志祇一沙羡沈志江夏太守下前後兩見並云漢舊縣而省屬巽辭知前云吳省者非也有夏口謝云吳嘉禾中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沔口以守江北（馬與龍云沔口本名夏口左傳之夏汭也即今漢口）赤烏中城沙羡以孫鄰爲夏口督而移守江南（馬與龍云江南之夏口乃城名見江水注說者易混）吳之兵

勢，不能越沔、僅有沔南之地。又分沙羨。置蒲圻縣。洪云。有赤壁。在江南岸。有烏林。在江北岸。魏武爲周瑜所敗處。謝云。杜佑謂赤壁所在。俗說及漢陽圖經皆謬。元和志。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晉志。改屬武昌郡。一統志。故城今武昌府江夏縣西南

【邾。】地道記曰。楚滅邾。徙其君此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蘄春郡。沈約云。晉省蘄春郡。邾縣屬武昌。洪云。邾縣先屬魏。後屬吳。赤烏四年。陸遜城邾。見孫權傳。寰宇記。故城臨江。與武昌相對。陸遜城邾。常以三萬兵戍之。有舉口。謝云。黃武八年。黃龍見舉口。見胡綜傳。舉口南對舉洲。春秋之柏舉也。見江水注。晉志。改屬弋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黃州府治西北。

【下雉。】〔集解〕惠棟曰。前書。伍被謂淮南王曰。守下雉之城。絕豫章之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省。一統志。晉義熙中。併入陽新。故城今武昌府興國州東南下雉潭。

【蘄春。】〔集解〕馬與龍曰。蘄春長曹洪。見魏志洪傳。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陳俊子浮所封。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置蘄春郡。見沈志。建安十八年。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戶。皆東渡江。見吳志。魏使廬江謝奇、爲蘄春典農都尉。屯皖。呂蒙襲破之。見蒙傳。（謝云。以呂蒙、周瑜等傳考之。事在建安十五年以後。）黃武二年。魏以吳降將晉宗爲蘄春太守。數犯邊境。吳令將軍賀齊、襲蘄春。生虜宗。見孫權傳。蓋吳置郡後。民徙渡江。而地屬魏。建安末。仍屬吳。黃武初。又入魏。而旋復屬吳也。（按洪志引吳志。敘次顚倒失實。今易之。）謝云。沈志。晉太康元年。省蘄春郡。以尋陽屬武昌。改蘄春之安豐爲高陵。及邾縣。皆屬武昌。是吳蘄春郡領蘄春、尋陽、安豐、邾四縣。又考賀齊傳。齊與呂範分督揚州。範督扶州以下至海。齊督扶州以上至皖。是揚州西境至皖。蘄春在皖西。宜屬荊州。洪志屬揚州。非也。晉志。改屬弋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黃州府蘄州西北。

【鄂。】〔集解〕馬與龍曰。鄂長胡綜。江夏太守蔡遺。見吳志本傳。刁嘉見是儀傳。武昌督魯淑。見魯肅傳。滕胤見孫綝傳。范愼、滕牧、見孫皓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名武昌。置郡。吳末省。徙江夏郡治武昌。孫權傳。建安二十五年。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黃龍元年。於此卽尊位。還都建業。謝云。元和志。吳江夏郡治武昌。沈志。太康元年。改江夏爲武昌。晉書王戎傳。戎進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率衆降。是吳末江夏移治武昌。改武昌爲江夏郡也。吳云。士燮傳。燮子廞爲武昌太守。太守祇此。別無所見。陸遜傳云。領武昌事。及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左右兩部。呂岱督右部。知遜傳所謂領武昌事者。乃武昌都督。非武昌郡事。洪云。有樊港。吳主權於武昌試

船風太甚吳主欲取蘆洲谷利拔刀趣柁工向樊口卽此紀要今武昌縣西三里有流沂城謝云通鑑建安四年劉勳至彭澤爲孫賁所破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胡三省云西塞在壽昌軍東北三十里流沂近西塞按當卽今大冶縣東黃石港地有虎林嗣主傳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卽此地在今武昌縣東晉志改屬武昌郡一統志故城今武昌府武昌縣治【平春】〔集解〕惠棟曰說文有猇亭、狾亭馬與龍曰章帝封皇子全爲王見本傳國旋除又縣人李通、子基、緒見魏志通傳　侯國〔集解〕錢大昕曰章帝封吳漢子盱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謝云魏志李通、江夏平春人是魏時縣屬江夏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汝甯府信陽州西北【南新市】〔集解〕惠棟曰中山有新市故此加南　侯國　案本傳有離鄉聚綠林〔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洪云建安中賜孫皎南新市等四縣爲奉邑見吳志皎傳陸遜傳嘉禾中遜遣周峻、張梁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三縣則新市仍屬魏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安陸府京山縣東北【安陸】〔集解〕馬與龍曰縣人黃香子瓊、孫琬見香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江夏郡治此見元和志洪云文聘爲江夏太守數十年又太守桓禺見聘傳王經見華佗傳逯式見吳志陸遜傳王基稱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見基傳有上昶王基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一統志上昶今安陸縣西北謝云其地當在今孝感縣境晉志因紀要故城今德安府治

【零陵郡】武帝置雒陽南三千三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田翕見岑彭傳周嘉、楊璇見本傳龍述見馬援傳夏勤見樊儵傳劉康見冲帝紀陳球見度尙傳張羨見劉表傳劉度見蜀先主志程普見吳志本傳郝普見呂蒙傳殷禮見顧邵傳劉略見嚴畯傳虞光見虞翻傳注文學奚景見律歷志注主簿劉巴見蜀志本傳先謙曰三國吳因建安十三年郡屬蜀見諸葛亮傳二十四年入吳見孫權傳分置營陽、昭陵、始安三郡　十三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零陵郡領漢舊縣四分置祁陽（沈志零陵內史下云吳立晉志因紀要今永州府祁陽縣東北九十里）觀陽（沈志吳立晉志因輿地廣記吳分零陵置紀要今桂林府灌陽縣治）永昌（沈志吳立洪云韓當傳當領永昌太守晉志因紀要今祁陽縣西八十里）爲七城營陽郡領漢舊縣三復置舂

陵.(沈志.營陽太守舂陵令吳復立.謝云.孫皓改屬營陽.晉志.改屬零陵.作春陽.馬與龍云.當作舂陵.形似而訛.紀要.今甯遠縣北五十里.)為四城.昭陵郡領漢舊縣三.分置高平.(沈志邵陵太守下云.吳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寶慶府新化縣西南一百里.)新城.(謝云.新城縣.吳置.永嘉中.併入邵陽.見寰宇記.紀要.今寶慶府邵陽縣東九十里.)入長沙之昭陵.為六城.始安郡領漢舊縣一.分置尚安.(沈志.始建內史.即吳始安郡.熙平令.吳立.為尚安.晉志因.作常安.李兆洛云.今桂林府永甯州南.)永豐.(沈志.吳立.洪云.分荔浦縣永豐鄉置.見元和志.謝云.本蒼梧之北鄉.見湘水注.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平樂府荔浦縣西北.)始興.(謝云.灕水注.灕水又南逕始興縣南.孫皓分零陵南部立.晉志無.鄒安鬯云.故城今桂林府靈川縣境.馬與龍云.據謝說.是吳有兩始興縣.又同為甘露元年立.疑水經注文有譌.今姑從謝說.)平樂.(沈志.吳立.洪云.分蒼梧郡富川立.舊唐書地理志又云.本漢荔浦縣地.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平樂縣西南.)入蒼梧之荔浦.為六城.重安、湘鄉.改屬衡陽郡.洪志.始安郡有始陽、常安二縣.蓋從晉志.然晉志始安郡.雖云吳置.其領縣未足悉據也.

戶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四.口百萬一千五百七十八.

【泉陵】〔集解〕惠棟曰.晉志有香茅.云古貢之以縮酒.馬與龍曰.縣人黃蓋子柄、見吳志蓋傳.劉敏見蜀志蔣琬傳.鄭產見湘水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謝云.永安六年.泉陵言.黃龍見.即此.見孫休傳.有呂蒙城.昔太守郝普不降.蒙築城以守之.在零陵縣百三里.見寰宇記.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永州府城北二里.

【零陵】.〔集解〕馬與龍曰.零陵長張羨見魏志劉表傳注.又縣人賴恭、子厷.見蜀志楊戲傳注.

陽朔山.湘水出.羅含湘中記曰.有營水、有洮水、有雍水、有祁水、有宜水、有春水、有烝水、有表水、有來水、有淥水、有連水、有倒水、有偽水、有汨水、有資水.皆注湘.〔集解〕惠棟曰.注有雍水.湘中記作灌水.表當作耒.來當作米.先謙曰.官本洮作桃.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桂林府全州北.

【營道】.南有九疑山.舜之所葬.郭璞山海經注曰.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湘州營陽郡記曰.山下有舜祠.故老相傳.舜登九疑.〔集解〕惠棟曰.高誘云.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文穎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營陽郡.謝云.晉地理志序例.歸命侯置郡十二.一為營陽.湘水注.咸

熙二年。孫皓分零陵置營陽郡。在營水之陽。故名。沈志營陽郡統營浦、營道、春陵、泠道四縣。元和志、寰宇記並云。營陽郡。今道州。是沈志四縣皆在道州境內。今據之爲吳營陽郡。晉志又云營陽晉穆帝置。考沈志晉懷帝分荆州之長沙、零陵、營陽等八郡。立湘州。是不待穆帝置也。晉志誤甚。輿地廣記亦因晉地理志而誤。晉志還屬零陵郡。一統志。故城今永州府甯遠縣西。

【營浦】。營陽郡記曰。縣南三里餘。有舜南巡止宿處。今立廟。〔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營陽郡。湘水注。營水又東北徑營浦縣南。營陽郡治。晉志還屬零陵郡。一統志。故城今道州北。

【泠道】。有春陵鄉。〔集解〕馬與龍曰。劉買封春陵鄉。侯子熊渠。孫仁嗣。見光武紀。仁子昌。留居春陵。守墳墓。見城陽恭王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營陽郡。三家說同。晉志還屬零陵郡。一統志。故城今甯遠縣東南四十里。

【洮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桂林府全州北三十五里。

【都梁】。有路山。〔集解〕馬與龍曰。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見資水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昭陵郡。資水注。都梁縣有小山。上有渟水。既清且淺。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謂蘭爲都梁。山因以號。縣受名焉。晉志屬邵陵郡。一統志。故城今寶慶府武岡州東北。

【夫夷】。〔集解〕馬與龍曰。夫夷長第五倫見本傳。侯國。故屬長沙。〔集解〕惠棟曰。案前志。夫夷本屬零陵。長沙無是縣。此四字衍文。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昭陵郡。沈約云。扶、漢舊縣。至晉曰夫夷。今云扶者。疑是避桓溫諱。去夷。夫不可爲縣名。故爲扶云。晉志屬邵陵郡。一統志。故城今新甯縣東北。

【始安】。侯國。始安郡記曰。縣東有駁樂山。東有遼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置郡。甘露元年。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見孫皓傳。謝云。沈志。吳始安屬廣州。晉志謂吳屬荆州。今考始安零陵之分。宜與零陵並屬荆州。有越城。灕水注。漓水出西北邵陵縣界。東南流至零陵縣西南。徑越城西。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合兵至零陵、越城。迎步騭。卽此。在今興安縣北。晉志屬邵陵郡。一統志。故城今桂林府治。紀要云。在府治西南三里荔浦江口。

【重安】。侯國。故鍾武。永建三年更名。〔集解〕馬與龍曰。重安長舒燮見吳志孫賁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衡陽郡。晉志屬衡陽郡。寰宇記。後漢移重安於故城東二十里。在衡陽縣西六十里。謝云。在今衡州府西六十里。

【湘鄉】〔集解〕馬與龍曰湘鄉令潘濬子潘祕見吳志濬傳又縣人蔣琬子斌顯見蜀志琬傳先謙曰前志無三國吳因改屬衡陽郡晉志屬衡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長沙府湘鄉縣治

【昭陽】侯國荆州記曰縣東有余水傍有漁父廟〔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吳因改屬昭陵郡沈志邵陵太守下云邵陽吳立曰昭陽晉武改案昭陽後漢縣沈云吳立誤元和志謂昭陽本漢昭陵縣後漢改今名尤誤按元和志因誤讀水經注而訛洪志謂昭陽昭陵二縣皆漢昭陵舊地吳時析爲二耳則因沈志元和志而誤也資水注孫皓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于邵陵縣縣故昭陵也又雲泉水西北流徑邵陽（朱謀㙔本作邵陵趙本改邵陽）南縣故昭陽也趙一清云史記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章爲洛陵侯索隱曰表作路陵在南陽夫長沙之子何以封於南陽括地志云即昭陵是也漢表作洛陽今湖南寶慶府東北五里有洛陽山蓋以侯封得名即前漢之昭陵縣地屬長沙國後漢析置昭陽縣晉諱昭改曰邵陵邵陽云爾趙說近是吳志蔣欽傳欽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爲奉邑（馬與龍云經拘未詳昭陽即漢縣考欽食邑在建安十三年以前其時吳分置郡縣大較見孫權傳不云改立昭陽非漢縣而何）時在建安中今舍沈志而從本志及三國志晉志作邵陽屬邵陵郡一統志故城今寶慶府邵陽縣東南五十里

【烝陽】〔集解〕惠棟曰前志作承音烝馬與龍曰縣人劉曜子祥孫巴見蜀志巴傳侯國故屬長沙〔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蜀志劉巴零陵烝陽人晉志屬衡陽郡紀要在今衡州府衡陽縣西一百七十里

【桂陽郡】高帝置上領山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銚猛見銚期傳張隆見安成孝侯傳茨充衞颯見颯傳鄧彪許荆欒巴見本傳第五頡見第五倫傳文礱見順帝紀任胤見天文志夏方廖祈見南蠻傳度尙陸康見本傳張羨見劉表傳趙越見清水注胡瑒見比水注趙範趙雲見蜀志雲傳注呂範見吳志孫策傳注李肅見步騭傳羊衜見孫登傳注全柔見全琮傳又郡人胡騰見竇武傳魏傑見蓋勳傳劉常見梁冀傳先謙曰三國吳因建安十四年郡入蜀二十年屬吳見蜀先主志分置始興郡

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桂陽郡領漢舊縣六城始興郡領漢舊縣四分置始興陽山入交州南海之中宿爲七城陰山省沈志廣興公相吳孫皓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立爲始興郡宋明帝泰始六年割始興之桂陽陽山含涯

立宋安郡.太豫元年.復改始興曰廣興.是宋安及廣興屬縣.卽吳始興郡屬縣也.始興.沈志.吳立.元和志.始興本漢之南海縣地.晉志因.紀要.在今南雄州始興縣東北.（謝云.一統志作西北.誤.）陽山.沈志廣興公相下云.陽山.漢舊縣.後漢曰陰山.屬桂陽.吳始興郡無此縣.當是晉後立.案洭水注.洭水又徑陽山縣南.縣故含洭縣之桃鄉.孫皓分立爲縣也.（馬與龍云.此吳所立.晉志因之.李兆洛云.故城今連州陽山縣南二里.）據此.吳末有陽山縣.沈志遠引漢舊.而近遺吳立.一統志.連州陽山縣東陽山故城.漢書王子侯表.陽山侯宗.長沙孝王子.初元元年封.是也.洣水注.陰山縣東北有陽山故城.卽長沙王子宗之邑.此是漢縣無疑.（馬與龍云.一統志引酈注於連州陽山故城下.甚是.但酈氏原注.誤在洣水過陰山縣南之下.當移置洭水注中.於地望方合.）其在洭水側者.當是孫吳所立.晉因之不改耳.今從之.

戶十三萬五千二十九.口五十萬一千四百三.

【郴】.〔集解〕惠棟曰.十三州志曰.華水出縣華山.西至湘南縣.入湘.郴音綝.馬與龍曰.郴令闞澤.見吳志澤傳.

有客嶺山.湘中記曰.項籍徙義帝於郴而害之.今有義陵祠.又縣南十數里.有馬嶺山.山有仙人蘇耽壇.荊州記曰.城南六里.縣西北有溫泉.其下流有數十畝田.常十二月下種.明年三月新穀.便登一年三收.〔集解〕惠棟曰.注收何焯定作孰.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一統志.客嶺山.卽湊水注黃岑山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爲楚粵之關.在縣南八十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郴州治.

【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三家說同.謝云.耒水發源烏龍白騎山.西北徑晉甯縣北.又北過便縣西.見耒水注.晉志因.一統志.故城據郴江上.舟楫往來.貿易相近.卽今永興縣治.

【耒陽】.〔集解〕惠棟曰.說文作邾.從邑.耒聲.馬與龍曰.耒陽令龐統.見蜀志統傳.又縣人蔡倫見本傳.

有鐵.〔集解〕杭世駿曰.案循吏衞颯傳注引續漢志云.耒陽有鐵官.較此志多一官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謝云.吳谷朗碑.朗.桂陽耒陽人.耒水注.耒水西北過耒陽縣東北.入於湘.寰宇記.在石鼇山口.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衡州府耒陽縣治.

【陰山】.〔集解〕惠棟曰.沈約云.陽山.漢舊縣.後漢曰陰山.案前志亦有陰山縣.沈說非也.馬與龍曰.前志.桂陽郡陽山.應劭云.今陰山.顏注以應說爲非.沈志從應說而誤.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省.沈約云.陰山.吳始興郡無此縣.按據沈志.漢縣.吳時已省.孫皓又別置陽山.非舊縣也.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

連州陽山縣北。【南平】〔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輿地紀勝。故城在藍山縣東五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桂陽州藍山縣東之南平鄉是。【臨武】〔集解〕馬與龍曰。臨武長唐羌。見和帝紀。又縣人張憙。見汝水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臨武縣東。【桂陽】〔集解〕馬與龍曰。桂陽長張羨。見魏志劉表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始興郡。晉志屬始興郡。一統志。縣舊屬桂陽。故謂之小桂。晉書陶侃執劉沈於小桂。梁書王琳將兵自小桂嶺北下。皆卽此。故城今廣東省連州治。【含洭】〔集解〕惠棟曰。水經。縣南有洭浦關。說文。洭水出桂陽盧聚。山洭浦關為桂水。先謙曰。洭浦關今英德縣西南。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始興郡。見輿地廣記。晉志屬始興郡。一統志。故城今韶州府英德縣西七十里。洽【湞陽】有荏領山。始興郡記。有吳山。〔集解〕惠棟曰。蘇林云。湞音撑柱之撑。音丈庚反。先謙曰。荏嶺在今英德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見一統志。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始興郡。沈志。漢舊縣。亦見輿地廣記。謝云。延康元年。湞陽賊帥光鎭。王全。合衆於南海界上。卽此。晉志屬始興郡。一統志。故城今英德縣東。【曲江】始興郡記。縣北有臨沅山。〔集解〕惠棟曰。湘州記。有銀山。山多素霧。馬與龍曰。始興太守羊衜。見吳志鍾離牧傳。先謙曰。臨沅山一名洹山。溱水注。林水出曲江縣東北洹山。今名林源山。在曲江縣北。見一統志。前漢縣。三國吳因。始興郡治此。見溱水注。孫皓傳。甘露元年。以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元和志。江流迴曲。因以為名。吳立為始興郡。溱水注。武溪水又南入重山。山名藍豪。廣圓五百里。悉曲江縣界。崖峻險阻。巖嶺千天。交柯雲蔚。霾天晦景。謂之瀧中。懸湍迴注。崩浪震山。名之瀧水。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有任將軍城。任囂所築。瀧水又南徑曲江縣東。瀧中有碑文。縣東傍瀧溪。號曰北瀧水。水左卽東溪口。趙一清云。瀧中碑是後漢桂陽太守下邳周憬功勳銘也。憬開六瀧有功。嶺表案碑文云。憬遷汝南固始相。遂拜桂陽。又云。曲江長零陵重安區祉。見隸釋。晉志屬始興郡。一統志。故城今曲江縣西。【漢寧】永和元年置。〔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吳改曰陽安。見沈志桂陽太守下。水經。鍾水又北過魏寧縣之東。注。魏寧故陽安也。晉太康元年。改曰晉寧。趙一清云。晉寧。宋以後因之。無魏寧也。此魏寧如廣魏。魏興之類。蓋道元並經而改之。晉志改曰晉寧。一統志。故城今郴州興寧縣東南。

【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雒陽南二千一百里．先賢傳曰．晉代太守趙厥、問主簿潘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爲所攻破．光武時移東出．遂得見全．先識易號．傳曰．止戈爲武．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臣昭案前書本名武陵．不知此對何據而出．荊州記曰．郡社中木麃樹．是光武種至今也．〔集解〕錢大昕曰．注晉太守趙厥．晉書．厥作歐．周壽昌曰．延江水注引先賢傳同．惟趙厥作趙偉．馬與龍曰．太守王堂見岑彭傳．李進見順帝紀．應郴見應奉傳．陳奉見南蠻傳．陸康見本傳．金旋見蜀先主志．曹寅見吳志孫堅傳注．謝承見妃嬪傳．黃蓋、鍾離牧、見本傳．衞旍見潘濬傳注．都尉溫序見本傳．避亂荊州頹容見本傳．王儁見魏志武紀．先謙曰．三國吳因．建安十四年．郡入蜀．見蜀先主志．二十四年屬吳．見吳主權志．分置天門郡．

十二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武陵郡領漢舊縣七．改漢壽曰吳壽．分置龍陽、黚陽．復置舞陽．爲十一城．天門郡領漢舊縣二．分置漊中．爲三城．孱陵、作唐．改屬南郡．龍陽吳立．屬武陵．見沈志．有汎洲．襄陽記．李衡於龍陽之汎洲作宅．種甘橘．語其子曰．洲上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即此．晉志因．紀要．今常德府龍陽縣治．汎洲在縣西北五十里．黚陽．沈志．屬武陵．元和志．吳分酉陽立．晉志因．紀要．故城在辰州府西北．舞陽、漢舊縣．元和志．後漢省入辰陽．沈志云．太康地志有．洪云．疑吳時復立也．晉志因．謝云．在今沅州府城東北潕水北．漊中．沈志．二漢無．太康地志有．疑是吳立．晉志因．紀要．今澧州慈利縣西．洪志據寰宇記引蜀志．蜀先主於武陵五溪．立黔安郡．領五縣．後主又增一縣．又蜀置酉陽．非漢縣地．附錄俟考．謝云．三國志無置黔安郡事．章武時．武陵屬吳．後主無由增縣．蜀涪陵與吳武陵接界．涪陵郡無酉陽縣．即蜀無酉陽．宋黔州．今彭水縣．五溪蠻．今辰州府境．相去五百餘里．而樂史謂先主於五溪蠻置黔安郡．即今黔州．黔州五溪．混而爲一．道里未晰．何知郡縣．洪氏不辨其妄．反獻疑焉．亦信古之過也．案謝說是．

戶四萬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萬九百一十三．

【臨沅】荊州記曰．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爲五谿．故曰五溪蠻．〔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廖立見蜀志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案沅水注．辰水又右會沅水．名之爲辰溪口．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無溪、西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所居（趙一清云．六朝人稱蠻郡曰左郡．蠻縣曰左縣．故稱蠻左．謂五溪蠻也）故謂此蠻五溪蠻也．謝云．

元和志辰州下云。酉溪在州西。次南武溪。次南沅溪。次南辰溪。次東南熊溪。次東南朗溪。熊朗二溪與水經注不同。惟其次第相當。五溪皆在辰州界。鍾英按元和志與酈注異者。不獨熊朗二溪。試辨其非。以明酈注之不可易。酈注不數沅溪。以沅爲經流。五溪皆入沅達湖也。志增沅溪。是六溪矣。其誤一。酈注無朗溪。而武溪源出武山。不在五溪之列。會同縣志。九溪中始有朗、武。志強爲增易。其誤二。就論次第。辰州之北酉水。次南辰溪。次無溪。次沅。次東南熊朗。志沅在辰北。地望不合。其誤三。然所以致誤者。由李賢注後漢書引水經注。武陵有五溪。雄、樠、酉、潕、辰。土俗雄作熊。樠作朗。潕作武。案酈注。熊溪南帶移山下注沅水。移山在今靖州北百里。紀要會同縣在靖州北百里。縣東北百里有洪江。即雄溪。是雄在熊東北百數十里。不得混熊爲雄。酈注無水出故且蘭。武水出武山。武山今瀘溪縣西百八十里。且蘭爲今平越州治北。距武水幾五百里。中隔辰溪。不得混武爲無。樠溪爲今明溪。在辰州府東北。朗溪今朗水。在常德府南。中隔沅水。不得混朗爲樠。然則五溪宜以沅水注爲斷。後人妄說不足據也。若夫五溪之序。樠最北。次南酉爲今北河。次辰。次無。爲今鎭陽江。次雄爲今洪江。惟辰溪仍舊名。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常德府武陵縣西。鄉安塋云在縣西南七十里。

【漢壽】〔集解〕先謙曰。獻帝封關羽漢壽亭侯。當即縣亭。故索陽嘉三年更名。刺史治。漢官儀曰。去雒陽二千里。〔集解〕馬與龍曰。刺史賨逵見侯霸傳注。郭賀見蔡茂傳。謝夷吾、范式見本傳。李固、趙戒見固傳。高舒、楊震、楊秉見震傳。劉廙見馮緄傳。李隗見天文志。李立見五行志。趙凱見楊璇傳。王敏見〔門〕靈帝紀。王叡見獻帝紀。尹珍見西南夷傳。王子香見江水注。李剛見濟水注。從事竇輔見竇武傳。又縣人潘濬子翥融見吳志濬傳。先謙曰。前漢縣曰索。三國吳改曰吳壽。見沈志。晉志仍曰漢壽。一統志。故城今武陵縣東北六十里。

【孱陵】魏氏春秋曰。劉備在荊州所都。改曰公安。〔集解〕惠棟曰。孱音踐。說文。油水出縣西。東南入江。馬與龍曰。江水注。油水自孱陵縣之東北。徑公安縣西。又北流注於江。蜀志。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注。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案公安故城。今荊州府公安縣東北。南郡太守諸葛瑾治公安。見吳志瑾傳。公安督諸葛融、鍾離牧、見本傳。孫遵見陸抗傳。又樂鄉督朱績。見朱然傳。陸抗見本傳。江水注。江水徑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吳陸抗所築。案在今松滋縣東。見紀要。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南郡。沈約云。南平內史吳南郡。太康元年。分爲南平郡。領孱陵。吳云侯國。呂蒙封此。見蒙傳。謝云孫

權欲取蜀遣孫瑜率水軍駐夏口備不聽軍過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屯孱陵權因召瑜還見獻帝春秋有馬頭城江水注江津戍南對馬頭岸昔陸抗屯此與羊祜相對北對江津口江大自此始也紀要今公安縣北五十里洪云蜀先主孫夫人吳大帝妹也更修孱陵城其城背油向澤見江水注晉志改屬南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公安縣南

【零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天門郡澧水注澧水東徑零陽縣南天門郡治也吳志孫休傳永安六年分武陵爲天門郡謝云澧州石門縣古天門郡見輿地志晉志屬天門郡一統志零陽故城今慈利縣東吳天門故城今澧州石門縣治

【充】〔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天門郡沈志天門太守吳孫休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此名郡充縣後省（按晉志有充縣疑旋省）澧水注吳永安六年武陵郡嵩梁山其山洞開玄明如門高三百丈廣二百丈門角上各生一竹倒垂下拂謂之天帚孫休以爲嘉祥分武陵置天門郡晉志屬天門郡一統志故城今永定縣西

【沅陵】〔集解〕馬與龍曰沅陵長呂种見宋均傳 先有壺頭山 馬援軍渡處有松梁山山有石開處數十丈其上名曰天門〔集解〕先謙曰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山下水際有馬援征五溪蠻停軍處壺頭徑嶇多險其中紆折千灘見沅水注一統志山在今沅陵縣東北一百三十里去桃源縣二百里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辰州府沅陵縣西南

【辰陽】〔集解〕馬與龍曰辰陽長宋均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沅水注沅水東徑辰陽縣又東與序溪合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鄜梁山西北流徑義陵縣其城馬良出五溪率諸蠻所築也所治序溪最爲沃壤良田數百頃特宜稻案序溪今漵浦縣南三里有車靈城吳叛臣車靈入漵溪以自保號曰車王爲吳將鍾離牧所禽見元和志城在漵浦縣南一里有劉尚城建武中劉尚討武陵蠻所築在辰溪縣東南五里見一統志晉志省按據沈志晉應有辰陽縣蓋脫誤一統志故城今辰溪縣西

【酉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永順府永順縣南

【遷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沅水注酉水東徑遷陵縣北有黔山後漢時陸康伐蠻假此禱請爲援在今保靖縣西見元和志謝云有赤沙胡三省云蓋在遷陵酉陽之間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保靖縣東

【鐔成】〔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塞鐔

成之嶺，高誘云。縣西南接鬱林。說文。潭水出鐔成玉山。東入鬱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浪水注。無陽縣。故鐔成也。晉義熙中改從今名。是吳時有此縣。晉志因作鐔城。一統志云。據水經注。義熙以後之舞陽。實兩漢之鐔成也。故城今沅州府黔陽縣西南。

【沅南】〔集解〕惠棟曰。酈元云。縣在沅水之陰。因以爲名。馬援討臨鄉所築也。建武二十六年置。〔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吳因。沈志。漢光武立。晉志因。謝云。故城今常德府桃源縣西南七十里沅水之南。

【作唐】〔集解〕惠棟曰。酈元云。後漢分孱陵縣置。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吳因。改屬南郡。晉志屬南平郡。一統志。故城今澧州安鄉縣北。

【長沙郡】秦置。雒陽南二千八百里。〔集解〕馬與龍曰。長沙王劉興。建武十三年以爲臨湘侯。見本紀。太守郅惲、張禁。見惲傳。抗徐見度尚傳。孫堅見靈帝紀。張羨、蘇代見劉表傳。韓玄見蜀先主志。廖立見立傳。濮陽逸見吳志濮陽興傳中。尉馮駿見岑彭傳注。功曹桓階見魏志階傳。鎮長沙呂岱見吳志岱傳。又郡人古初見郅惲傳。劉囂見靈帝紀注。王阜見陰溝水注。先謙曰。三國吳因。建安十四年。郡入蜀。二十年屬吳。分置湘東、衡陽郡。十三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長沙郡領漢舊縣五。漢末置漢昌。吳改曰吳昌。分置建寧（沈志。長沙內史下云。吳立。晉志因。湘水注。湘水又北徑建寧縣。而旁湘水縣北有空泠峽。趙一清云。而當作北。馬與龍云。故城今湘潭縣南百四十里空泠峽之南。紀要謂在湘潭縣西百六十里。一統志謂在縣北。並誤）劉陽（沈志作瀏陽。云吳立。周瑜傳作劉陽。吳云。吳谷朗碑。劉旁無水。晉志作劉陽。紀要。今長沙府瀏陽縣東）爲八城。湘東郡領漢舊縣二。分置梨陽（沈志。湘東太守。吳分長沙東部都尉立。利陽。吳錄作梨。晉志因作利陽。今地闕）新平（沈志。吳錄有。晉志因。一統志。今常寧縣西南）新寧（沈志。吳立。晉志因。一統志。今常寧縣西北。謝云。據水經注。當在今常寧縣東南）陰山（沈志。陰山乃是漢舊縣。而屬桂陽。吳湘東郡有此陰山縣。疑是吳所立。晉志因。謝云。呂岱傳有陰山城。建安二十年岱所攻。疑漢末立。馬與龍云。漢桂陽郡陰山縣。今廣東連州陽山縣境。吳湘東郡陰山縣。今攸縣西北）爲六城。衡陽郡領漢舊縣三。分置湘西（沈志。衡陽內史。吳分長沙西部都尉立。領湘西。吳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湘潭縣南）新陽（沈志。新康。吳曰新陽。晉志作新康。一統志。故城今寧鄉縣西）衡陽（沈

志．衡山．吳立曰衡陽．晉志作衡山．一統志．今衡山縣東北．）臨烝．（沈志．湘東太守．臨烝伯相．吳屬衡陽．馬與龍云．諸葛亮爲軍師中郞將．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亮時住臨烝．見亮傳注．謝云．縣疑漢末立．晉志改屬湘東郡．一統志．故城今衡陽縣治．）入零陵之重安、湘鄉．爲九城．安城別置郡．改隸揚州．昭陵別置郡．容陵闕．案漢昌．沈志．後漢立．吳更名．周憬碑陰有長沙漢昌碁祇．碑立於熹平時．見隸釋．魯肅傳．拜漢昌太守．寰宇記．後漢分羅縣爲漢昌．孫權於縣立郡．又改爲吳昌縣也．晉志因．紀要．今岳州府平江縣東．

戶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口百五萬九千三百七十二．

【臨湘．】〔集解〕馬與龍曰．建武十三年．以長沙王興爲臨湘侯．見光武紀．臨湘相韓福、見岑彭傳．又縣人祝良、劉壽、見順帝紀．陳平子見范式傳．桓超子勝、孫階、纂曾孫嘉、玄孫翊、見魏志階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湘水注．湘水左逕麓山東．又右逕臨湘縣西．故城西．縣治湘水濱臨川側．故卽名焉．謝云．侯國．步騭封此．見騭傳．有故尉城．洪云．吳以程普爲長沙西部都尉．因立此城．謝云．寰宇記謂之三山石下城．在長沙縣西北十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長沙府城南．

【攸．】〔集解〕惠棟曰．前志注音收．史記王子侯表有攸輿侯則．司馬貞云本名攸輿．先謙曰．前漢縣．作收．三國吳因．洣水注．洣水又西北過攸縣南．縣北帶攸溪．蓋卽溪以名縣也．謝云．黃忠與劉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見忠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攸縣東．

【茶陵．】〔集解〕惠棟曰．前志作荼．師古音文加反．先謙曰．前漢縣．作荼陵．三國吳因．改屬湘東郡．洣水注．洣水西北流逕茶陵縣之南．又屈而過其西．北流注也．謝云．赤烏八年．茶陵鴻水溢．見孫權傳．晉志屬湘東郡．一統志．故城今茶陵州東五十里．古茶王城．

【安城．】〔集解〕惠棟曰．前志及州郡志．皆作成．馬與龍曰．度尙傳．長沙太守抗徐初試守宣城長．王會汾云．宣當作安．安城、長沙屬邑也．先謙曰．前漢縣．作安成．城成通作．三國吳因．改屬安城郡．洪云．王烈之安城記．縣有兩鄉．漢縣理西鄉．吳縣理東鄉．晉志屬安成郡．改曰安復．一統志．故城今吉安府安福縣西．

【酃．】荊州記曰．有酃湖．周迴三里．取湖水爲酒．酒極甘美．湘東記曰．縣西南母山．周迴四百里．〔集解〕惠棟曰．十三州志．大別水南出耒陽縣太山．北至酃縣入湖．玉篇音郎丁反．馬與龍曰．諸葛亮住臨烝．見蜀志亮傳．湘東太守張詠見吳志孫皓傳．虞聳見虞翻傳．先謙曰．注母山．一統志作雨母山．前漢

縣。三國吳因置湘東郡。湘水注。承水至湘東臨承縣北。東注于湘。謂之承口。臨承卽故酃縣也。縣卽湘東郡治也。吳主孫亮分長沙東部立。耒水注。酃縣故治西北去臨承縣十五里。謝云。呂蒙傳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卽此。晉志。屬湘東郡。一統志。故城今衡州府清泉縣東十二里。

【湘南】。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順帝封中黃門黃龍。案順帝卽位之始。宦侍侯者十九人。封邑具載范史。此志於廣宗、廣平、（皆屬鉅鹿。）東阿、范縣、（皆屬東郡。）祝阿、（屬平原。）析、（屬南陽。）夷陵、（屬南郡。）下雋。（屬長沙。）諸縣。皆不云侯國。恐傳寫遺脫。未必原文之訛。衡山在東南。郭璞曰。山別名岣嶁。湘中記曰。衡山有玉牒。禹案其文治水。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迺不復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置衡陽郡。湘水注。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沿湘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山上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徑湘南縣東。衡陽郡治。吳孫亮分長沙西部立。治晉湘南。太守何承天徙治湘西矣。晉志。屬衡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長沙府湘潭西六十里。

【連道】。〔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衡陽郡。漣水注。漣水南徑連道縣。縣故城在湘鄉縣西百六十里。案沈志。衡陽內史。吳孫亮分長沙西部都尉立。洪志以連道屬吳衡陽郡。考其地望尙合。今從之。晉志。屬衡陽郡。一統志。故城今湘鄉縣西。

【昭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置昭陵郡。治此。水經。資水東北過邵陵縣之北。注。孫皓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于邵陵縣。縣故昭陵也。沈志邵陵太守下云。邵陵。何志屬長沙。按二漢無吳錄。屬邵陵。今按晉世避諱。改昭爲邵。沈約錄邵陵。竟忘二漢之昭陵矣。吳云。以昭爲邵。係晉武時避諱而改。如零陵郡之昭陽。改曰邵陽。建安郡之昭武。改曰邵武之類。是也。昭陵本漢縣。吳既因之立郡。無緣改昭爲邵。吳志孫皓傳。分零陵北部置邵陵。承祚由後言之。故作邵陵。如晉改吳新興爲新昌。而皓傳已作新昌。是其例也。輿地廣記云。昭陵縣。晉改曰邵陵縣。名爲晉改。則郡名亦晉改無疑矣。（馬與龍云。承祚固晉代人。故志內作邵陵。）晉志。屬邵陵郡。改曰邵陵。一統志。故城今寶慶府邵陽縣治。

【益陽】。荊州記曰。縣南十里有平岡。岡有金井數百。淺者四五尺。深者不測。俗傳云。有金人以杖撞地。輒成井。〔集解〕馬與龍曰。馬昌封益陽亭侯。見馬成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衡陽郡。資水注。資水又東北過益陽縣北。注。縣有關羽瀨。所謂關侯灘也。南對甘寧故

壘昔關羽屯軍水北孫權令魯肅、甘寧拒之於是水桀黃江又東徑益陽縣北又謂之資水應劭曰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目矣謝云黃蓋傳長沙益陽爲山賊所攻卽此晉志屬衡陽郡紀要故城今長沙府益陽縣東八十里

【下雋】〔集解〕馬與龍曰順帝封陳予爲侯見孫程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湘水注湘水又北過下雋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又北至巴邱山入于江注湘水左會清水口資水也湘水左徑鹿角山東右徑謹亭戍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萬石浦咸湘浦也湘水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對微湖卽經所謂微水經下雋者也西流注於江謂之欒湖口湘水又北徑金浦戍北帶金浦水湖溠也湘水左則澧水注之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巴邱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邱邸閣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于此案洪志據元和志謂吳分下雋立巴陵縣今觀酈注其誤自見謝云郭嘉傳太祖征荆州還於巴邱遇疾疫燒船周瑜傳瑜卒於巴邱孫權傳建安十八年呂蒙督鮮于丹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魯肅以萬人屯巴邱以禦關羽宗預傳西增白帝之兵東益巴邱之戍朱績傳績遷都護自巴邱上迄西陵孫皓傳右丞相或上鎭巴邱據國志吳未嘗改巴邱爲巴陵縣也紀要巴邱今岳州府治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武昌府通城縣西卽岳州府巴陵縣東北境

【羅】帝王世紀曰有黃陵亭湘中記亦云二妃之神劉表爲之立碑〔集解〕馬與龍曰竇瓌徙封羅侯見竇憲傳鄧鷺徙封羅侯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謝云劉封傳封本羅侯寇氏子卽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湘陰縣北六十里

【醴陵】荆州記曰縣東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三石室室中有石牀、石臼父老相傳昔有道士學仙此室卽合金沙之臼〔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吳因湘水注湘水又北過醴陵縣西漉水從東南來注之注續漢書五行志曰建安八年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如牛呴聲湘水又北徑建寧縣有空泠峽驚浪雷奔濬同三峽（馬與龍云在今湘潭縣南百四十里卽昭陵灘也沿湘千里惟見此峽近志與昭陵灘分作二地乃失其實未若道元徵信）謝云呂岱傳岱攻醴陵擒斬袁龍卽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醴陵縣治

【容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闕洣水注洣水又西北過陰山縣南注縣上有容水自侯曇山下注洣水謂之容口縣或以水氏疑吳置陰山縣時省晉志無今地闕

右荊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魏氏春秋。建安二十四年。吳分巫、秭歸爲固陵郡。二十五年。分南郡之巫、秭歸、夷陵、臨川、幷房陵、上庸、西城七縣爲新城郡〔集解〕先謙曰。官本川作沮。是案吳固陵郡。旋省併入建平郡。說見南郡秭歸縣下。臨沮、魏屬襄陽郡。說見南郡十七城下。巫、秭歸、夷陵三縣。建安二十五年地皆屬吳。說已見前。蓋魏僑立其房陵、上庸、西城。後爲魏興、新城、上庸三郡地也。荊州刺史部。三國魏吳分據。吳荊州部得漢舊郡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割置南郡、（入武陵之作唐、孱陵。）江夏。（入揚州豫章之柴桑。）分南郡、置宜都、建平。分江夏置蘄春。（入揚州廬江之尋陽、安豐。）分零陵、置營陽、昭陵。（入長沙之昭陵。）始安（入揚州蒼梧之茘浦）分桂陽、置始興。（入交州南海之中宿。）分武陵、置天門。分長沙、置湘東、衡陽。（入零陵之湘鄉、重安。）爲郡十六。縣邑侯國一百七。（得漢舊縣六十八。復置縣二。分置縣三十二。廢縣三。省縣二。改隸揚州縣一。入揚州縣三。入交州縣二。）魏荊州部得漢舊郡南陽。分南陽置義陽。（入南郡之都。）南鄉。割置襄陽。（入南陽之山都。）江夏。入割益州漢中之房陵、安陽、上庸、西城、錫。分置魏興、新城、上庸郡。爲郡八。縣邑侯國五十。（得漢舊縣四十二。分置縣三。闕縣一。入益州縣五。）

【九江郡】秦置。雒陽東一千五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房元見侯霸傳。李善、朱均、盧植、梁統、陽球見本傳。玄賀見第五倫傳。服虔見盧植傳。鄧顯見沖帝紀。楊岑見質帝紀。劉邈見琅邪王京傳。邊讓見袁紹傳。文穆見陰溝水注。都尉滕撫。郡吏召馴、見本傳。又郡人胡憲見桓榮傳。夏方見南蠻傳。謝曼卿見衞宏傳。先謙曰。三國魏吳分據。吳割入廬江。魏改曰淮南。洪云。袁術傳。興平元年。術建號。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魏略楊沛傳。太祖輔政。沛遷九江太守。是魏武復淮南爲九江。邯鄲王邕傳。黃初二年。封邕淮南公。楚王彪傳。太和六年。自白馬改封楚。嘉平元年國除。爲淮南郡。是魏以九江爲淮南國。後改楚國。又復爲淮南郡也。

十四城。〔集解〕先謙曰。九江郡。三國魏割置淮南郡。領漢舊縣七城。吳割漢舊縣歷陽、全椒、阜陵屬廬江郡。陰陵、浚遒、當塗、鍾離廢。三國時。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此諸縣並在江北淮南。虛其地無復民戶。見沈志。

戶八萬九千四百三十六。口四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六。

【陰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謝云。孫賁傳。袁術遣賁攻破周昂於陰陵。卽此。晉志因屬淮南郡。一統志。東晉後省。故城今鳳陽府定遠縣西北六十五里。

【壽春。】漢官云。刺史治。去雒陽千二百里。與志不同。〔集解〕惠棟曰。顧野王輿地記。刺史先理歷陽。後理壽春。後又徙曲阿。錢大昕曰。劉注引漢官。刺史治。與志不同。以予考之。漢末州治實在壽春。初平四年。袁術殺揚州刺史陳溫。遂據淮南。淮南卽壽春也。志所書者。順帝永和以前之制。而應劭撰漢官。在獻帝之世。故有不同。如荊州本治漢壽。而劉表治襄陽。兗州本治昌邑。而曹操治鄄城。冀州本治高邑。而韓馥、袁紹。皆治鄴。徐州本治郯。而呂布治下邳。益州本治雒。而劉焉父子治成都。皆漢末徙治。非東京之舊。卽以揚州論之。袁術據淮南。而劉繇爲刺史。又移治曲阿。蓋羣雄交爭。各據形便。非可執一爲定也。馬與龍曰。阜陵質王延。章和元年。徙都壽春。見本傳。初平末。刺史治壽春。袁術、袁遺、陳瑀、見魏志袁術傳注。嚴象見荀彧傳。孫策攻殺嚴象。江淮閒郡縣殘破。魏武方有袁紹之難。時在建安五年。表劉馥爲刺史。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見馥傳。建安十三年。孫權圍合肥。蔣濟白刺史。僞得喜書。見濟傳。是時刺史尙治合肥。魏武紀。十四年。置揚州刺史。長吏蔣濟傳。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恢傳。濟爲治中。）魏略。時苗爲壽春令。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沈志。揚州。魏晉治壽春。蓋自建安十四年以後。刺史復治此。曹休、王淩、孫禮、文欽、毋邱儉、諸葛誕、見本傳。樂綝見少帝紀。又縣人夏勤見安帝紀。朱倀見順帝紀。召馴、召休。見馴傳。胡敏子質、孫威、見魏志質傳。蔣欽、子壹、休。見吳志欽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淮南郡治此。見沈志。肥水注。肥水西北入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楚相孫叔敖所造。孫權傳。赤烏三年。遣全琮略淮南。決芍陂。謝云。有都陸。有黎漿。有陽淵。諸葛誕據壽春。吳將朱異率軍赴救。留輜重於都陸。屯黎漿。又朱異率三萬人屯安豐。爲文欽外援。魏將州泰敗異於陽淵。見孫綝傳。胡三省云。據晉紀。都陸在黎漿南。案黎漿。今壽州南。都陸在芍陂東南。陽淵在壽州西。有附亭。吳孫峻率衆號十萬。渡江。魏鄧艾屯附亭。遣諸葛緒於黎漿拒戰。逐走之。洪云。有諸葛誕城。今壽州南一里。吳云。曹彪封壽春侯。後徙封白馬。見彪傳。晉志因屬淮南郡。一統志。今壽州治。

【浚遒。】左傳哀十二年。會吳于橐皋。杜預注曰。在縣東南。案宋均傳。縣有唐后二山。〔集解〕惠棟曰。浚一作逡。又注。唐后二山。風俗通作唐居山。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太康二年復立。見沈志。有曹城。魏武伐吳所修。見寰宇記。晉志因屬淮南郡。

一統志。故城今廬州府合肥縣東北。

【成德】。〔集解〕惠棟曰。水經有廣陽鄉。其西肥水所出。馬與龍曰。縣人劉曄、子寓、陶。見魏志曄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屬淮南郡。一統志。故城今鳳陽府壽州東南。謝云。當在芍陂東南。

【西曲陽】。〔集解〕惠棟曰。前志無西。案下邳有曲陽。故加西。先謙曰。前漢縣作曲陽。三國魏因。晉志因。屬淮南郡。一統志。晉後省。寰宇記。故城在定遠縣西北。今壽春縣東北八十三里。

【合肥】。〔集解〕馬與龍曰。合肥長顧雍見吳志雍傳。曹魏以合肥爲重鎮。建安中。荊州刺史劉馥治此。見馥傳。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屯合肥。曹仁、張遼、曹休、滿寵、見本傳。

侯國。〔集解〕錢大昕曰。豎鐔所封。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施水注。施水受肥于廣陽鄉。東南流逕合肥縣。應劭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闞駰亦言出沛國城父東。至此合爲肥。余按川殊派別。無沿注之理。方知應闞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也。胡三省云。肥水北注淮。而施水東南入巢湖。已自分流。惟夏月暴水漲溢。則二水合于合肥縣界。故合肥以此得名。道元之說。庶乎有徵。謝云。有巢湖。本居巢縣地。後陷爲湖。一統志。在合肥縣東南七十里。周迴四百餘里。洪云。有逍遙津。有西津橋。張遼以八百人擊追吳主權於此。權上津橋。南已毀撤丈餘無板。權持鞍緩鞚。谷利於後著鞭。遂得超渡。卽此。在合肥縣西北五里。見寰宇記。有新舊二城。青龍元年。滿寵表於縣城西北三十里立城。明年。吳主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卽合肥新城。見孫皓傳。謝云。卽今廬州謝步鎮。晉志因。屬淮南郡。一統志。故城今廬州府合肥縣東北金斗城。

【歷陽】。侯國。刺史治。〔集解〕馬與龍曰。刺史馬余、王述、見馬嚴傳注。李聖見岑彭傳。鄧隆見鄧晨傳注。歐陽歙見李憲傳。觀恂見劉般傳。黃勤見王充傳。尹耀見冲帝紀。歐陽參見戴就傳。鮑永、樊曄、張禹、劉祐、陳翔、見本傳。臧旻見靈帝紀。周乾見朱儁傳。陳禕見蜀志許靖傳。從事陳衆、見李憲傳。皋弘見桓榮傳。薛安見戴就傳。陸續、彭脩、王充、見本傳。孫吳以歷陽爲重鎮。置濡須督。張承見魯肅傳。蔣欽、周泰、朱桓、駱統、鍾離牧、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孫策傳。策至歷陽。衆五六千。江表傳。歷陽有山石臨水。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孫皓傳。天璽元年。歷陽山石文理成字。是歷陽縣屬吳。洪志據沈志。謂太康元年復立。以爲吳廢。非是。有昭關。史記。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卽此。在今含山縣北。有東關。巢湖東南口有石梁。鑿開渡

水實守扼之所吳魏相持於此南岸吳築城北岸魏置柵見寰宇記魏嘉平四年諸葛恪於東關築大隄遏巢湖左右依山築兩城破魏將諸葛誕於此胡三省云東關即濡須口謂之東關七寶山在無爲軍界謂之西關兩山對峙中爲石梁鑿石通水通鑑地理通釋濡須水亦名天河自巢湖東口流經巢縣南又東南經七寶濡須兩山間亦曰東關水呂蒙傳從權拒曹公於濡須勸權夾水立塢一統志東關今含山縣西南七十里濡須塢之北謝云有東興隄黃龍二年所築後敗諸葛恪於東興更築大隄即東關也終魏之世淮南郡與吳以巢湖爲界吳守東興魏守合肥湖濱諸境皆爲隙地有羨溪蔣濟傳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納地獄杜佑云在濡須東三十里有郝溪在居巢東濡須塢西曹公軍居巢進屯江西郝溪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見武紀有洞口浦洪云魏曹休、張遼伐吳至此與吳軍相望謝云曹休、張遼擊吳將呂範於洞口破之見休傳胡三省云在歷陽江邊一統志今和州西南臨江有橫江浦洪云孫策破劉繇將樊能於此元和志在歷陽縣東南二十五里直江南采石渡處自昔濟江津要晉志因屬淮南郡一統志故城今安徽省和州治

【當涂】〔集解〕馬與龍曰當涂長荀淑見本傳

有馬丘聚徐鳳反於此。帝王世紀曰禹會諸侯塗山皇覽曰塗大夫子思冢在縣東山鄉西去縣四十里子思造芍陂〔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太康元年復立見沈志謝云建安十三年孫權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見權傳晉志因屬淮南郡一統志故城今鳳陽府懷遠縣東南

【全椒】〔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馬成爲侯見成傳全椒長劉平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謝云地近涂塘宜屬吳吳云嘉平中地入吳晉志因屬淮南郡寰宇記晉後改爲南譙縣一統志故城今滁州全椒縣治

【鍾離】侯國〔集解〕惠棟曰世本云鍾離、嬴姓、司馬貞索隱引世本作終犁晉志故州來邑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太康二年復立見沈志洪云吳歷馬茂本淮南鍾離長爲王淩所失叛歸據此則縣至魏中葉始廢有曹山魏武駐軍於此見寰宇記晉志因屬淮南郡一統志故城今鳳陽府鳳陽縣東

【阜陵】〔集解〕錢大昕曰案章和元年置阜陵國食五縣以壽春爲王都傳國至桓帝初暫絕而復繼與漢相終始志獨不載何也惠棟曰晉志漢明帝時淪爲麻湖馬與龍曰阜陵長舒邵見吳志孫賁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謝云地宜屬吳孫權傳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權以大軍

滑伏於阜陵逡覺而走卽此。晉志因屬淮南郡。一統志故城今滁州全椒縣東十五里。

【下蔡】（集解）惠棟曰宋忠世本注蔡平侯徙下蔡。馬與龍曰下蔡長鄭渾見魏志渾傳。又縣人周泰子邵、承見吳志泰傳。故屬沛。左傳成七年吳入州來。杜預曰下蔡縣。（集解）惠棟曰前志下蔡古州來國。杜預釋土地名云州來淮南下蔡縣、汝水之南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咸熙中封蔣凱爲下蔡子。見蔣濟傳。晉志因屬淮南郡。謝云故城今鳳陽府鳳臺縣治。

【平阿】（集解）馬與龍曰淮水注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建武十三年世祖更封耿阜爲侯國。案范書未載。又縣人蔣濟、子秀、孫凱見魏志濟傳。故屬沛。有塗山。應劭云山在當塗。左傳穆有塗山之會。（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令狐愚爲兗州刺史屯平阿卽此。見王淩傳。晉志因屬淮南郡。一統志故城今懷遠縣西南。

【義成】故屬沛。（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屬淮南郡。一統志東晉後省。故城今懷遠縣東北十五里渦口城。

【丹陽郡】秦鄣郡。武帝更名。雒陽東二千一百六十里。建安十三年孫權分新都郡。（集解）官本考證曰陽當作楊。惠棟曰劉攽云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案劉說非也。西漢末會稽處士吳平字君高撰越紐錄云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塘。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爲丹陽郡。案此則故鄣郡爲秦漢以來所置無疑。故裴駰注史記亦以鄣郡入三十六郡之數。晉志秦始皇并天下以置鄣、會稽、九江三郡。越紐錄卽今之越絕也。馬與龍曰太守李忠、馬棱、張馴、童恢見本傳。韓演見韓棱傳。江漢見質帝紀。陳夤見靈帝紀。劉舒見劉虞傳。臧旻見魏志臧洪傳注。周昕見武紀。蔣濟見本傳。吳景見吳志孫賁傳。周尙見周瑜傳。李衡見孫亮傳。孫翊、滕胤、諸葛恪見本傳。聶友見恪傳（按州郡志太康二年丹楊徙治建業。則以前皆治宛陵也。）又郡人張磐、陶謙見本傳。抗徐見度尙傳。戴乾見魏志陳羣傳。唐固見闞澤傳。刁玄見孫登傳注。紀陟見孫皓傳。芮祉、子良、玄見潘濬傳注。先謙曰洪云丹陽秦鄣郡。謝云鄣非秦郡。劉原父已言之。漢書高帝紀以故東陽、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荊王。鄣郡蓋秦漢間所置。洪氏定爲秦郡非也。三國吳因分置新都郡。十六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丹陽郡領漢舊縣九。改秣陵曰建業。復置宣城。分置永平、廣德、懷安、寧國、安吳、臨城、始安。曰陽爲十八城。新都郡領漢舊縣二城。分置始新、新定、犂陽、海陽、

爲六城故鄣於濳分置安吉原鄉改屬吳興郡湖熟、江乘省案沈志丹楊尹下云永世吳分溧陽爲永平太康元年更名（謝云凌操守永平長見凌統傳晉志作永世故城今溧陽縣南十五里見紀要）宣城太守下云太康元年分丹楊立領廣德何志漢舊縣二漢志並無疑是吳所立（洪云後漢分故鄣置見元和志謝云呂蒙領廣德長見蒙傳晉志改屬宣城郡故城今廣德州治見紀要）懷安（洪云吳分宛陵立見沈志謝云周魴爲寧國長轉在懷安見魴傳晉志改屬宣城郡今寧國縣東四十里見紀要）寧國（洪云漢末分宛陵南鄉置見元和志謝云孫權傳赤烏十三年鴻水溢寧國即此晉志改屬宣城郡今寧國府寧國縣治見紀要）安吳（洪云程普討安吳賊見普傳謝云吳分宛陵立見輿地廣記安吳民陳焦見孫休傳晉志改屬宣城郡今涇縣西南五十里有安吳市）臨城（謝云吳赤烏中置見寰宇記孫楷封臨城侯見孫韶傳晉志改屬宣城郡今池州府青陽縣南見紀要）均吳立宣城、漢舊縣（洪云郡國志無此謝云建安三年孫策定宣城以東見通鑑縣蓋漢末立寰宇記謂漢順帝立宣城郡於宣城縣非也蔣欽傳欽子壹、妃嬪傳何植皆封宣城侯晉志改屬宣城郡今寧國府南陵縣東四十里清弋江上見紀要）謝云賀齊傳鄱陽民尤突反陵陽始安、涇縣皆應齊討之丹陽三縣皆降是丹陽郡有始安縣晉志闕地今闕吳云諸葛恪傳恪在丹陽時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縛送府據此則丹陽有臼陽縣漢志無疑吳所立晉志闕今地闕胡三省云臼陽當屬丹陽孫權傳建安十三年使賀齊討黟、歙分歙爲始新（洪云分歙縣葉鄉立見賀齊傳晉志改屬新安郡謝云今嚴州府淳安縣西六十里之威平鎮）新定（沈志新安太守下云遂安孫權分歙爲新定太康元年更名晉志改屬新安郡紀要今遂安縣治謝云在縣東）犂陽（沈志大明八年省并海寧晉志改屬新安郡作黎陽一統志今徽州府休寧縣東南有犂陽鄉）休陽（沈志海寧孫權分歙爲休陽太康元年更名謝云寰宇記孫休改休陽爲海陽移治於萬歲山上晉志改屬新安郡曰海寧一統志萬歲山在休寧縣東七里）以六縣爲新都郡賀齊傳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安吉原鄉說見故鄣縣下

戶十三萬六千五百一十八口六十三萬五百四十五。

【宛陵】〔集解〕惠棟曰說文泠水出縣西北入江晉志彭澤縣在西南馬與龍曰宛陵令法雄見本傳呂範見吳志範傳賀惠見孫皓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有浦里塘孫休傳永安三年

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胡三省云。據范書方術傳。塘在丹陽郡宛陵縣界。謝云。即今高淳縣西丹陽湖。諸葛瑾傳黃武元年封宛陵侯。孫覇傳覇子壹五鳳中封宛陵侯。晉志改屬宣城郡。一統志今寧國府宣城縣治。

【溧陽】〔集解〕馬與龍曰。陶謙封溧陽侯。見謙傳。丹陽太守孫瑜。自溧陽徙屯牛渚。見吳志瑜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沈志。溧陽縣。吳省爲屯田。謝云。呂範傳。範以溧陽爲奉邑。潘璋傳璋封溧陽侯。並在建安二十五年。妃嬪傳何蔣封溧陽侯在孫皓即位之後。據此則吳有溧陽。沈說蓋非。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鎮江府溧陽縣西北四十五里。

【丹陽】〔集解〕惠棟曰。案晉志。陽當作楊。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謝云。孫皎傳。皎子胤封丹陽侯。有徐陵。通鑑。咸寧五年吳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與交州牧陶璜共擊郭馬。胡三省云。徐陵與洞浦對岸。吳將呂範洞浦之敗。魏臧霸以輕船渡江。攻徐陵。全琮、徐盛、擊卻之。又華覈封徐陵亭侯。則徐陵蓋亭名。謝云。地當在今太平府西南東梁山之北。晉志因作丹楊。云丹楊山多赤柳。一統志。此吳地之丹陽也。漢置郡於宛陵。而此爲丹陽縣。因有小丹陽之名。相沿至陳無改。若楚始封之丹陽。一在枝江。一在秭歸。與此相去皆數千里。班志於丹陽注爲熊繹所封。而陳宣帝詔亦曰。爾熊繹之遺封。誤矣。（案班志非誤。詳前志。）故城今當塗縣東。

【故鄣】秦鄣郡所治。吳興記曰。中平年分縣南置安吉縣。光和末。張角亂。此鄉守險助國。漢嘉之。故立縣。中平二年。又分立原鄉縣。〔集解〕惠棟曰。注秦鄣郡所治。秦亦當作故。說見前。又注中平年。沈約、歐陽忞皆云中平二年。諸本脫二字。馬與龍曰。縣人朱治子才、紀孫琬、朱然子績、案然本治姊子。姓施氏。治初無子。以然爲嗣。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見然傳。先謙曰。注安吉、原鄉、晉志並屬吳興郡。安吉、今湖州府安吉縣西南。原鄉今孝豐縣東。見紀要。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吳興郡。謝云。朱治封故鄣侯。治傳云丹陽故鄣人。係仍舊言之。晉志屬吳興郡。一統志。故城今湖州府安吉縣西北十五里。

【於潛】〔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潛作朁。音潛。三國吳因。改屬吳興郡。洪云。吳錄舊朁字無水。至隋始加。謝云。縣西有朁山。蓋因山爲名。見吳錄。晉志屬吳興郡。一統志今杭州府於潛縣治。

【涇】〔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洪云。有勇里。吳孫策禽太史慈於此。見慈傳。晉志改屬宣城郡。一統志今寧國府涇縣西。

【歙】山海經曰。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海北。郭璞曰。在縣東。今謂之玉山。魏氏春秋有安勒烏邪山。〔集解〕先謙曰。官本玉山作

三王山。考證曰。注今謂之三王山。三王山本亦作三玉山。何焯校本又減去三字。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新都郡。賀齊傳。歙賊帥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謝云。元和志。安勤山作布射山。一統志。在歙縣北。洪云。有毛甘城。漢末賊毛甘所屯。元和志。在烏聊山上。一統志。今歙縣城內東南隅。晉志。屬新安郡。一統志。故城今徽州府歙縣治。

【歙】。魏氏春秋有林歷山〔集解〕惠棟曰。一作黟。見說文。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新都郡。賀齊傳。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今黟縣南十里。見紀要。謝云。故城在黟縣東五里。因黟川爲名。見寰宇記。晉志。屬新安郡。一統志。故城今黟縣東。

【陵陽】。陵陽子明得仙於此縣山。故以爲名〔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丁綝爲侯。見丁鴻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洪云。侯國。周泰封此。見泰傳。謝云。孫輔傳。輔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即此。晉志。改屬宣城郡。一統志。故城今池州府石埭縣東北。

【蕪湖】。〔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傳昌爲侯。見傳俊傳。章帝封劉晃爲侯。見本紀。蕪湖令徐盛。見吳志盛傳。陸遜屯蕪湖。見遜傳。

中江在西。左傳襄三年。楚子伐吳。剋鳩茲。杜預曰。在縣之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吳云。侯國。徐盛封此。見盛傳。謝云。太史慈遁蕪湖山中。見慈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太平府蕪湖縣東。中江、詳前志補注。

【秣陵】。其地本名金陵。秦始皇改。建安十六年。孫權改曰建業。十七年。城石頭〔集解〕馬與龍曰。丹楊太守呂範治建業。見吳志範傳。

南有牛渚。〔集解〕馬與龍曰。丹楊太守孫瑜屯牛渚。見吳志瑜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建安十六年。孫權自丹徒徙治秣陵。明年。改爲建業。二十五年。自建業徙都武昌。黃龍元年。自武昌徙都此。見權傳。洪云。孫策攻劉繇牛渚營。見策傳。謝云。孫桓傳。桓督牛渚。作橫江塢。曹眞傳。黃初三年。擊權牛渚屯。破之。孫皓傳。晉安東將軍王渾向牛渚。杜佑云。即當塗縣采石。胡三省云。太平州北三十里有牛渚山。山下有牛渚磯。與和州橫江渡相對。一統志。牛渚山在太平府治西北二十里。東北至江寧八十里。渡江至和州二十五里。周十五里。山下突入江處名采石磯。古津渡處也。寰宇記。石頭、故楚金陵邑。建安中。吳大帝修理。改名石頭。用貯軍糧器械。謝云。諸葛亮所謂龍蟠虎踞。在今江寧府西二里。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朝陽門外。洪云。有大桑浦。吳將呂範屯此。其水從蔡洲通大江。見寰宇記。胡三省云。蔡洲在石頭西岸。謝云。有烈洲。周六十里。內有小水。堪泊船以避烈風。故名。王濬伐吳。宿於此。見寰宇記。即今江寧縣南之溧洲。有小江。孫權云。秣陵有小江百餘

里．可以安大船．晉方理水軍．當移據之．見權傳．卽今草鞋夾．亦謂之夾江．有青溪．輿地紀盛．吳赤烏四年．鑿東渠．自鍾山西南流通城北塹潮溝．以洩元武湖水．南入秦淮．逶迤十五里．名曰青溪．在今江寧府城中．東北隅有婁湖．吳張昭所濬以溉田．周十里．昭封婁侯．故名．見元和志．在今江寧縣東南．晉志因．謝云．故城今江寧府城南．

【湖熟】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胡孰．三國吳省．沈約云．湖熟．吳省爲典農都尉．謝云．呂範領湖熟相．見範傳．朱據領兵屯湖熟．見據傳．蓋黃龍後省．晉志．屬丹陽郡．一統志．故城今上元縣東南．

【句容】．〔集解〕馬與龍曰．縣人李南見方術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妃嬪傳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謝云．有小其爲自句容至丹陽之運道．孫權傳．赤烏八年．遣陳勳將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此鑿茅山之麓．以通運道也．王鳴盛云．太平御覽引吳志．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皆斬絕陵壟．施力艱辛．杜野屬丹陽．小辛屬曲阿．今水道自常州府城外．經奔牛呂城．以至丹陽縣．再西北至丹徒縣．入江．大約卽孫權所鑿．小其當作小辛．傳寫誤也．鍾英按孫權傳明言自句容至雲陽．不云自雲陽至丹徒．岑昏鑿丹徒．或別一事．與陳勳所鑿無涉．王氏因小其、小辛．牽合爲一．以丹陽至鎭江運河當之．誤甚．按輿地志．延陵縣西有東陽臺、西陽臺城．相去七里．與句容縣接界．吳時所鑿．號破岡瀆．自延陵至江寧．上下各七埭．梁避太子綱諱．廢破岡．別開上容瀆．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句容縣治．

【江乘】．〔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省．沈約云．江乘．吳省爲典農都尉．謝云．徐盛傳．爲疑城．自石頭至江乘．卽此．晉志．屬丹楊郡．一統志．故城今句容縣北六十里．

【春穀】．〔集解〕馬與龍曰．春穀長周瑜、黃蓋、周泰．見吳志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洪云．有赭圻城．吳所置屯處．見元和志．謝云．桓溫表稱春穀縣赭圻城在江東岸．臨江．西當濡須口二十里．今繁昌縣西四十里赭圻嶺下．晉志．改屬宣城郡．紀要．故城今太平府繁昌縣西南．

【石城】．〔集解〕惠棟曰．吳都賦注云．石都隝也．馬與龍曰．光武封王廣爲侯．見王常傳．丹陽都尉程普居石城．見吳志普傳．石城長黃蓋．見蓋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江水注．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池口．東逕石城縣北．東合大溪．案此班志之分江水．卽禹貢南江也．源流備具前志補注．洪云．有石埭．寰宇記．貴池之源．有兩石橫亘溪上．因名．李吉甫云．韓當封石埭侯．因置石埭縣．韓當傳．封石城侯．城字誤．謝云．丹陽郡無石埭縣．李說非．有武林城．吳大帝所築．見輿地志．吳

志。封子休爲琅邪王。鎮此。武林督陸允、何邈、皆居此。寰宇記。在貴池縣東北二十里。胡三省云。孫綝遣朱異自虎林襲夏口。兵至武昌。而夏口督孫壹奔魏。則虎林又在武昌之下。謝云在石城者名武林。在夏口者名虎林。本係兩地。胡氏誤合爲一。晉志改屬宣城郡。一統志。故城今池州府貴池縣西七十里。地名鐵店。亦曰著埠潭。

【盧江郡】文帝分淮南置。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雒陽東一千七百里。〔集解〕齊召南曰。注建武十年。應作十三年。後章帝元和二年復改盧江爲六安國。至章和二年和帝即位。復省六安入盧江。此注未明。馬與龍曰。太守郭稚見郭丹傳。第五頡見第五倫傳。張磐見度尚傳。王景、范式、羊續、盧植、陸康、見本傳。都尉劉敞。見城陽恭王傳。郡掾嚴麟、見龐范傳。又郡人陳衆見李憲傳。毛義見鄭均傳注。左慈見方術傳。王蕃弟著、延見吳志蕃傳。先謙曰。三國魏吳分據並置郡。

十四城。〔集解〕先謙曰。漢盧江郡。三國魏吳割置。魏盧江郡得漢舊縣六。分置松滋爲七城。吳盧江郡得漢舊縣三。入九江之歷陽、全椒、阜陵。爲六城。尋陽、吳改屬蘄春郡。潛、舒、龍舒、居巢廢。洪志。魏安豐郡有松滋縣。謝云。安豐郡省入盧江。說已見豫州下。吳云。寰宇記。松滋漢屬江陵郡。後漢省。魏復立。以屬安豐。洪氏蓋據此也。考漢志無江陵郡。松滋古凡四。一西漢侯國。今宿松。一晉安豐郡所屬。今霍邱。一南宋尋陽郡所屬。今德化。一晉南郡所屬。今松滋。四縣相去甚遠。樂氏合盧江、安豐、南郡之松滋爲一。非是。案通鑑胡注。魏安豐郡領縣五。晉志。安豐郡魏置。領縣五。有松滋縣。蓋晉縣即魏縣。而決非漢縣也。馬與龍云。吳志陳武。盧江松滋人。其地今潁州府霍邱縣東十五里。

戶十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口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

【舒】〔集解〕馬與龍曰。舒令陶謙見本傳。孫策徙居舒。見吳志策傳。又縣人陳褒見安帝紀。周榮、子興、孫景、曾孫崇、忠、玄孫暉見榮傳。周尚、周異、子瑜、孫循、胤、瑜兄子峻見吳志瑜傳。

有桐鄉。古桐國。左傳昭五年吳敗楚鵲岸。杜預曰。縣有鵲尾渚。〔集解〕惠棟曰。春秋傳昭三年。桐叛楚。杜預云。縣西南有桐鄉。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胡三省云。舒在吳魏境上。棄而不耕。去舒口甚近。謝云。張霸傳。孫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當即今巴洋河入巢湖之口。有周瑜城。瑜從孫策居舒。築此。

今爲淨梵寺一統志今舒城縣西八十里洪云臧霸傳霸屯舒通鑑魏正始二年司馬懿將兵入舒吳志諸葛恪襲舒掩得其民而還晉志屬廬江郡一統志故城今廬州府廬江縣西

【雩婁】〔集解〕惠棟曰春秋傳襄二十六年楚侵吳及雩婁晉書地道記云在安豐縣之西南淮南子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高誘云今廬江縣雩音于韋昭音虛婁如字徐邈音力居反如漬音樓

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通鑑建安十四年孫權圍合肥魏使將軍張喜將兵赴救蔣濟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即此晉志改屬安豐郡一統志故城今光州商城縣東北

【尋陽】有置馬亭劉勳士衆散處〔集解〕惠棟曰本傳有魯陽鄉馬與龍曰丁鴻傳鴻徙封魯陽鄉侯注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部尋陽令黃蓋、呂蒙見吳志本傳

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釋慧遠廬山記略曰山在尋陽南南濱宮亭湖北對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餘里有匡俗先生者出殷周之際隱遯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而共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而命焉其山大嶺凡七重圓基周迴垂三五百里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七嶺會同莫升之者東南有香爐山其上氛氳若香煙西南中石門前有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芳林之奇所稱名代豫章舊志匡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圓基周迴垂三五百里何焯校本減去三字惠棟曰尋陽記云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沔江、廩江、菌江、張須无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菌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先謙曰九江以班志爲正惠雜引尋陽記非也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蘄春郡沈約云吳立蘄春郡尋陽縣屬焉謝云周瑜傳進攻尋陽破劉勳呂蒙傳蒙渡江立屯曹仁退走蒙領尋陽令明帝紀黃初七年曹休破諸葛瑾別將於尋陽曹休傳太和二年休向尋陽深入不利衞臻傳權攻合肥帝自東征到尋陽而退（事在青龍二年）諸葛恪傳恪圖起田於尋陽晉書太康元年王渾克吳尋陽是終魏世尋陽屬吳胡三省云尋陽縣本在大江之北尋水之陽洪云有半州吳將軍孫慮鎭此潘璋亦屯此見本傳張奮爲半州都督（謝云昭傳作平州字之訛也）見張昭傳今九江府西九十里見紀要晉志屬廬江郡一統志故城今黃州府黃梅縣北注九江即禹貢九江班志自注甚明說詳補注

【灊】左傳曰昭三十一年吳人侵楚

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是也。潛有天柱山。〔集解〕惠棟曰。前志作灊。古潛字。杜預云。在六縣西南。風俗通云。南方衡山。一名霍廟在潛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謝云。吳魏境上隙地。沈志。廬江太守領灊。舒並云漢舊縣。接其地望。皆魏吳交界境。亦爲棄地無疑。張遼傳。灊中有天柱山。高二十餘里。道險狹。陳蘭等壁其上。遼攻斬之。卽此。晉志屬廬江郡。一統志。故城今六安州霍山縣東北。　【臨湖】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故樂成王萇所封。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有無爲城。宋呂云曹公攻吳築城於此。無功而還。因名。紀要。今無爲州治。有新附城。諸葛恪築此以居新附者。因名。見紀要。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廬州府無爲州西南八十里。　【龍舒】。〔集解〕惠棟曰。世本云。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明帝封楚王英舅子許昌。馬與龍曰。龍舒相桓良。見桓鸞傳注。范顯見范滂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謝云。三國時爲隙地。晉志因。一統志。今廬州府舒城縣治。左傳文十二年杜注。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後人以舒城卽古舒縣。遂反以廬江爲龍舒。誤矣。

【襄安】。〔集解〕馬與龍曰。襄安長饒助。見吳志孫瑜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無爲州南四十里襄安鎭。　【皖】有鐵。〔集解〕惠棟曰。羅泌云。皖伯爵。漢爲侯。馬與龍曰。廬江太守劉勳治皖。見袁術傳。李術見吳志孫策傳。朱光、呂蒙見蒙傳。孫邵、諸葛恪、見吳主權傳注。徐盛見本傳。孫河見孫韶傳。先謙曰。前漢縣。作晥。三國吳因。建安十八年。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戶。皆東渡江。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十九年。權克皖城。自是屬吳。見孫權傳。洪云。吳廬江郡。蓋從尋陽遙領。謝云。建安四年。孫策拔廬江。（時廬江治皖。）五年。權攻李術於皖城。梟術首。十九年。權克皖城。黃武四年。皖口言木連理。六年。曹休斬吳皖守將審德。七年。權至皖口。使陸遜破曹休於石亭。嘉禾六年。諸葛恪屯廬江。赤烏六年。恪自皖遷於柴桑。是吳廬江郡治皖。洪氏謂遙領。非也。天紀二年。吳人大田皖城。王渾攻破之。見晉書渾傳。是皖城終魏世屬吳。胡三省云。皖水自霍山縣東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謂之皖口。石亭。今潛山縣東北。見一統志。洪云。有夾石。呂蒙伐皖。張遼救之。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紀要。今桐城縣北六十里。謝云。有挂車。有龍逢。有無疆口。孫桓傳。曹休戰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一統志。挂車嶺。今桐城縣西。張霸傳。霸與吳將韓當戰於龍逢。當復遣兵邀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滿寵傳。寵表言曹休入無疆口。宜爲之備。賊果從無疆口。寵斷夾石。要休還路。胡三省云。

無彊口在夾石東南晉志因一【居巢】(集解)惠棟曰淮南子困夏南巢高誘云今縣一作鄛音巢見項籍傳晉灼音勦絕之勦
統志故城今安慶府潛山縣治 馬與龍曰張遼屯居巢後徙合肥見遼傳周瑜為居巢長見瑜傳孫瑜以顏連為居巢長
見瑜傳孫權召朱然 侯國 皇覽曰范增冢在郭東又庭中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庭上長吏初視事皆祭而後從政後更造
入居巢見衞臻傳 祠於東廣志曰有二大湖(集解)錢大昕曰劉般所封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洪云建安中魏武屯居巢
又遣夏侯惇、曹仁等屯此寰宇記後以吳魏戰地遂荒【六安】國 皇覽曰皋陶冢在縣(集解)惠棟曰左傳文五年楚人滅六杜
廢晉志屬廬江郡一統志故城今廬州府巢縣東北 預云皋陶後世本云偃姓錢大昕曰明帝時有六安侯劉盱章
帝嘗封弟恭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尋復故馬與龍曰六安太守劉順見本傳案楚王英傳英子种章和元年徙封六(本傳訛作
陸)侯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于後注六縣名(注亦訛作陸)屬廬江郡前志六安國治六縣建武中省六安國屬廬江此六
安即前漢六縣种封在恭後順帝時猶傳嗣即此國也魏廬江太守文欽嘗住六安見吳志朱異傳先謙曰前漢縣屬六安無安字三
國魏因泄水注泄水過六縣東孫權傳嘉禾二年全琮攻六安不克赤烏四年諸葛恪攻六安六年復襲六安即此謝云有橐皋即漢
廢縣黃初四年曹仁將萬人留橐皋見仁傳五鳳二年孫峻留贊襲壽春兵進於橐皋峻敗魏將曹珍於高亭留贊【蓼】(集解)惠
為魏將蔣班敗於菰陂見孫亮傳紀要今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晉志因去安字一統志故城今六安州北 棟曰世本
云蓼偃姓音 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六安三國魏因(三家說同)【安豐】(集解)惠棟曰沈約云前漢無按前志屬六安
了或作鄝 晉志改屬安豐郡一統志故城今光州固始縣東北 沈失考耳馬與龍曰光武封竇融為侯見融傳
又縣人丁奉 有大別山 左傳昭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杜預曰縣南有雞備亭(集解)官本考證曰注縣南有雞備亭
見吳志奉傳 何焯校本備改人先謙曰前漢縣屬六安三國魏因洪云五鳳二年吳將朱異襲安豐不克見孫亮傳晉
志改屬安豐郡一統【陽泉】(集解)馬與龍曰黃琬封陽泉鄉侯見琬傳陽泉令王觀見魏 侯國 廣志曰有陽泉湖(集解)馬與
志故城今固始縣東 志觀傳魏廬江太守劉靖見魏志劉馥傳李膺見吳志朱桓傳 龍曰建安末有故議郎陽泉侯

劉豹。見蜀先主志。先謙曰。前漢縣。屬六安。三國魏因。魏廬江郡治此。見通鑑胡注。淮水注。陽泉水首受決水。北徑陽泉縣故城東。又西北入淮水。謂之陽泉口。亦謂之陽宜口。謝云。太和六年。陸遜向廬江。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乃整衆趨陽宜口。見寵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潁州府霍邱縣西。

【安風】〔集解〕馬與龍曰。魏安豐郡治此。太守王基見魏志基傳。郭特見少帝紀注。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六安。三國魏因。晉志改屬安豐郡。一統志。故城今霍邱縣東南二十里。

【會稽郡】秦置。本治吳。立郡吳。乃移山陰。雒陽東三千八百里。〔集解〕官本考證曰。注立郡吳。當改吳立郡。馬與龍曰。太守成公浮見戴就傳。梁旻見劉祐傳。唐珝見何后紀。殷丹見孟嘗傳。劉寵、尹端見本傳。韋毅、徐珪見朱儁傳。王朗見桓曄傳注。孫策、孫權、見吳志。朱然、吾粲、樓玄、滕胤、濮陽興、見本傳。滈于式見陸遜傳。郭誕、車浚、見孫皓傳。案永建以前。太守治吳。見吳郡下。郡丞顧雍見吳志雍傳。都尉任延見本傳。劉洪見律歷志注。計吏度尚見本傳。議曹華信、主簿朱儁見儁傳。戶曹史孟嘗、倉曹掾戴就、見本傳。功曹謝譚見吳志吾粲傳。邵疇見孫皓傳注。虞翻、主簿任光、鄭雲、門下督伍隆、決曹掾孟英、書佐朱育、見翻傳注、又郡人顧奉、公孫松、見張霸傳。周規見朱儁傳。焦貺見鄭弘傳。澹臺敬伯見薛漢傳。陳宮、費齊、見虞翻傳注。先謙曰。三國吳因。分置臨海、建安、東陽郡。

十四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會稽郡領漢舊縣八。改餘暨曰永興。漢末分置始甯。爲十城。臨海郡領漢舊縣二。分置臨海、南始平、甯海、安陽、松陽、羅江、爲八城。建安郡領漢舊縣東侯官。分置建安、吳興、將樂、昭武、建平、東安、南平、爲八城。東陽郡領漢舊縣二。分置長山、永康、新安、吳甯、豐安、定陽、平昌、武義、爲十城。案孫亮傳。太平元年。以會稽東部置臨海郡。沈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領臨海。吳分章安立。（晉志因。紀要。今台州府治。）始豐。吳立曰始平。太康元年更名。（謝云。孫權傳。黃龍三年。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卽立縣。是縣先屬會稽。晉志曰始豐。紀要。今台州府天台縣治。）甯海。何志。漢舊縣。（晉志因。一統志。今台州府甯海縣東北）永嘉太守。太甯元年分臨海立。領安固。吳立曰羅陽。孫皓改曰安陽。太康元年更名。（謝云。郡立於孫亮太平二年。而孫權傳太元元年云。臨海羅陽縣。係史駮文。晉志曰安固。紀要。今溫州府瑞安縣治。）松陽。吳立。（寰宇記。分章安立。謝云。洪志作松楊。永嘉。吳錄。取松楊木爲名。賀齊傳有松陽長丁蕃。晉志因。一統志。今處州府松陽縣西二十里紫荆村。）晉安太守下云。羅江、吳立。屬臨海。（吳云

疑與郡同立晉志改屬晉安郡李兆洛云當在今福州府境）又孫休傳永安三年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沈志建安太守領吳興漢末立曰漢興吳更名（寰宇記後漢東侯官之北鄉獻帝末立晉志因紀要今建甯府浦城縣治）將樂（寰宇記引後漢書曰吳永安三年割建安之校鄉置又移於將水口晉志因紀要今延平府將樂縣治）邵武吳立曰昭武晉武帝更名（元和志吳分治縣立謝云有長樂村民居殷富吳桓王欲檢其江右時鄰郡逃亡或爲公私苛亂悉投於此因有長樂將檢二村晉志曰邵武紀要今邵武府治）建平（謝云賀齊傳齊討上饒分以爲建平縣寰宇記建平縣晉太元四年改爲建陽晉志曰建陽紀要今建甯府建陽縣治）晉安太守太康三年分建安立領晉安吳立曰東安晉武帝更名（晉志改屬晉安郡紀要今泉州府南安縣治）通典建安吳置漢冶縣地（胡三省云建安中分東侯官置建安縣用漢年號也謝云孫皓傳遣李勗、徐存從建安海道就合浦擊交阯卽此晉志因紀要今建甯府治）賀齊傳建安、漢興、南平復亂方輿勝覽、寰宇記均云孫策置南平縣屬建安郡晉武改爲延平（晉志曰延平紀要今延平府治）又孫皓傳寶鼎元年分會稽爲東陽郡沈志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領長山（馬與龍云縣人留贊見孫峻傳注）初平二年分烏傷立（晉志因一統志今金華府城）永康赤烏八年分烏傷上浦立（謝云張布封永康侯晉志因紀要今永康縣治）信安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曰新安太康元年更名（晉志曰信安紀要今衢州府城西）吳甯興平二年孫氏分諸暨立（晉志因紀要今東陽縣東）豐安興平二年孫氏分諸暨立（晉志因謝云劉昭云建安四年分太末立紀要云劉說誤今浦江縣西南）定陽建安二十三年孫氏分信安立（晉志因紀要今衢州府常山縣東南）遂昌赤烏二年分太末立曰平昌太康元年更名（晉志曰遂昌紀要今處州府遂昌縣治）謝氏據通典赤烏二年置武義縣後屬東陽郡亦見與地廣記（晉志無地今闕）洪志建安郡有東平縣（馬與龍云寰宇記有東平場洪氏蓋誤爲縣）謝云地闕吳表建安郡有東冶縣（馬與龍云東侯官亦稱東冶非有二縣）又別出侯官章安然孤證並闕之

戶十二萬三千九十口四十八萬

一千一百九十六

【山陰】越絕曰句踐小城山陰是也稷山者句踐齋戒臺吳越春秋曰句踐築城已成怪山自至怪山者琅邪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集解）馬與龍曰山陰令吾粲朱然見吳志本傳魏滕

見吳範傳。又縣人鄭弘見本傳。馮數見陳忠傳注。賀純見黃瓊傳。鍾離意見本傳。意七世孫牧、牧子禕、盛、徇、見吳志牧傳。闞澤見本傳。
賀輔、賀齊、子達、孫質、達弟景、景子邵、孫循、見齊傳。謝煚、弟貞、煚子承、孫崇、勗、見妃嬪傳。丁覽、子固、趙曄、陳囂、祁庚、朱育、見虞翻傳注。先
謙曰。官本注。稷
山者。者作有是。

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山海經曰。會稽之山。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玞石。郭璞曰。有禹井。越絕曰。有重山。句踐葬大夫種。〔集解〕惠棟曰。吳會分野記云。禹年九十三。崩葬山陰臨江之邱。名曰富陵。

有浙江。郭璞注山海經曰。江出歙縣玉山。〔集解〕惠棟曰。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從水折聲。虞喜志林云。今錢塘江口折
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曰江有反濤。水勢所歸。故云浙。晉灼音逝。韋昭音折獄之折。司馬貞云。莊子所謂淛河
也。前志作漸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謝云。侯國。賀齊封此。見齊
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范蠡所築。見越絕書。今紹興府山陰縣治。

【鄮】。〔集解〕惠棟曰。說文。鄮從邑貿聲。馬與龍曰。鄮令申君見戴封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圖經。光武至越。嘗爲賊
所困。因牧奴得免。既定天下。以奴爲鄮令。名鄮爲牧。令縣城爲官奴城。
十道志云。官奴城。宋武帝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甯波府鄞縣東。

【烏傷】。越絕曰。有常山。古聖所采藥。高且神。英雄交爭記曰。初平三年。分縣南鄉爲長山縣。〔集解〕惠棟曰。沈約
州郡志云。長山令。漢獻帝初平二年。分烏傷立。何承天改作常山。郡非也。馬與龍曰。楊璇高祖父茂、建武中。封烏傷新陽鄉侯。傳國三
世。因家焉。璇父扶、兄喬、見璇傳。又縣人駱俊、子統、孫秀、見吳志陸遜傳注。長山縣人留贊、見孫峻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
東陽郡。沈約云。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吳孫皓寶
鼎元年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金華府義烏縣治。

【諸暨】。越絕曰。興平二年。分立吳甯縣。〔集解〕惠棟曰。韋昭云。有句無亭。注越絕曰興平二年。越絕無此文。傳寫誤也。馬與龍曰。據劉注。越絕、晉
代出。諸暨長陸凱、見吳志凱傳。先謙曰。前漢縣。三
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紹興府諸暨縣治。

【餘暨】。越絕曰。西施之所出。謝承書有涉皇山。魏都賦注有蕭山。潛水出焉。〔集解〕惠棟曰。世本。吳孰哉始居蕃離。宋忠云。孰哉、仲雍也。蕃離、今吳諸暨
縣。馬與龍曰。永興長陸凱見吳志凱傳。鍾離牧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見牧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曰永興。見沈志。漸江水注。
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故孫權改餘暨曰永興縣。洪云。有固陵。有查瀆。謝云。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

寃。孫靜曰。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便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將高昕迎戰。策破斬之。遂定會稽。見孫靜傳。固陵、今蕭山縣西十二里。查瀆在縣西南九里。高遷屯在縣東北五十里。見紀要。晉志曰永興。一統志。故城今蕭山縣西長興鄉。

【太末】。左傳謂姑蔑。初平三年。分立新安縣。建安四年。孫氏分立豐安縣。二十三年。立遂昌縣。東陽記。縣龍丘山有九石。特秀林表。色丹白。遠望盡如蓮花。龍丘長隱居於此。因以爲名。其峯際復有巖穴。外如窗牖。中有石牀。巖前有一桃樹。其實甚甘。非山中自有。莫知誰植。〔集解〕先謙曰。官本。石牀作石林。考證曰。注龍丘長。長當作萇。（馬與龍云。見任延傳。）錢大昕曰。注建安四年。孫氏分立豐安縣。二十三年。立遂昌縣。宋書州郡志。與此異。未審孰是。惠棟曰。太當作大。孟康音闥。馬與龍曰。太末長賀齊。見吳志齊傳。新安都尉陳表、見陳武傳。又縣人徐陵、子平。見虞翻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東陽郡。晉志屬東陽郡。一統志。故城今衢州府龍游縣治。

【上虞】。漢末。分南鄉立始寧縣。〔集解〕惠棟曰。晉志有仇亭。舜避丹朱於此地。漸江水注。始寧本上虞之南鄉。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嘉上書。始分之。洪亮吉曰。何承天志云。漢末始分。今考郡國志。無此縣。則當以何志爲是。馬與龍曰。上虞長度尙見本傳。顧雍、濮陽興、尉華覈、見吳志本傳。又縣人戴就、孟嘗、王充、朱儁、子皓、魏朗、見本傳。朗孫滕、吳範、見範傳。孟英、蔡母俊、陳業、樊正、魏遷、見虞翻傳注。先謙曰。前漢縣。漸江水注。始甯縣。本上虞之南鄉。漢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嘉上書。始分之。蓋嘉上書於永建四年。至漢末而後分置也。賀續會稽記。謂永建四年分者。誤。紀要。今上虞縣西南五十里。三國吳因。漸江水注。縣本司鹽都尉治。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紹興府上虞縣西北。

【剡】。〔集解〕惠棟曰。張勃吳錄。縣有天姥岑。李善云。剡、植琰切。馬與龍曰。剡長賀齊。見吳志齊傳。令卜靜。見顧邵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謝云。孔曄記。縣本在江東。賀齊爲剡長。移於今治。晉志因。作郯。一統志。故城今嵊縣西南。

【餘姚】。〔集解〕馬與龍曰。餘姚長呂岱、朱然、朱桓、見吳志本傳。又縣人黃昌、嚴光、見本傳。董襲見吳志襲傳。虞俊見張溫傳注。虞光、子成、孫鳳、曾孫歆、玄孫翻、翻子汜、志、聳、昺、孫譚、伍隆、駟勳、王岐、見翻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江水注。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縣因句餘山以名。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江水又東注於海。故城。吳將朱然所築。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餘姚縣治。句餘山卽四明山。在縣南百里。山之東北。跨甯波府鄞縣界。

【句章】。山海經曰。餘句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曰。山在餘

姚南。句章北。故二縣因以爲名。句踐欲遷吳王於甬東。韋昭曰。縣東洲。〔集解〕惠棟曰。注餘句之山。依山海經當作句餘。賈逵云。甬東、越東鄙。又注縣東洲。今韋昭注云。縣東海口外縣也。馬與龍曰。會稽東部都尉劉洪見律歷志注。全琮見吳志琮傳。案後漢時東部都尉徙治句章。又縣人梁宏、董黯、鄭雲、王修、任奕、見吳志虞翻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謝云。妃嬪傳。步夫人、會稽句章人。孫休傳。永安七年魏將王雅浮海入句章。略吏民而去。卽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甯波府慈谿縣西南。【鄞。】〔集解〕惠棟曰。玉篇音五斤切。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國語。句踐之地。東至於鄞。卽此。晉志因。一統志。夏時有堇子國。以赤堇山爲名。後加邑爲鄞。故城今奉化縣東。【章安。】〔集解〕馬與龍曰。會稽東部都尉張紘、見吳志本傳。芮良見潘濬傳注。案吳時東部都尉徙治章安。見州郡志。臨海太守奚熙、見孫皓傳。又縣人虞翔、黃他、見虞翻傳注。故治。〔集解〕惠棟曰。鄭宏傳作冶。沈約案張勃吳錄云。閩越王冶鑄地。故曰安閩王冶。此不應偏以受名。蓋句踐冶鑄之所。故謂之冶乎。治當作冶。前志亦訛爲治。先謙曰。官本作冶。是。閩越地。〔集解〕惠棟曰。沈約引作閩中地。光武更名。晉元康記曰。本鄞縣南之迴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未詳。〔集解〕錢大昕曰。注元康當作太康。案鄭宏傳。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所云東冶。卽會稽之冶縣。宏以章帝建初八年爲大司農。其時尙稱東冶。則非光武更名明矣。又攷班志。冶與回浦本是二縣。意者東漢初嘗省回浦入鄞縣。故有回浦鄉之稱。先謙曰。前漢無注引元康記本鄞縣南之迴浦鄉。是三國吳因。置臨海郡。以縣屬。沈約云。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鄞。後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馬與龍云。後漢東部徙治句章。見虞翻傳注。治章安當在吳時。）孫亮太平二年立。領章安。孫亮傳。太平二年。以會稽東部爲臨海郡。三年。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卽此。晉志屬臨海郡。一統志。故城今台州府東一百十五里。章安市。【永寧。】〔集解〕惠棟曰。沈約州郡志云。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甌鄉立。或云順帝永和三年立。馬與龍曰。永寧長賀輔、韓晏、賀齊、見吳志齊傳。永和三年。以章安縣東甌鄉爲縣。〔集解〕惠棟曰。姚察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永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爲道。今猶在也。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吳因。改屬臨海郡。沈約云。永嘉太守。晉明帝分臨海立。領永寧。謝云。侯國。孫綝封此。見綝傳。晉志屬臨海郡。一統志。故

城今溫州府永嘉縣治

【東部】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案宋書州郡志侯官前漢無後漢曰東侯官屬會稽此東部侯國當即東侯官之譌漢時未見有封東部侯者也又鄭巨君傳注引太康地志云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為東侯官是章安為回浦東侯官為治各不相涉太康志本自瞭然志以章安為故治疑未可信（吳志虞翻傳太守王朗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侯官長閉城不受）惠棟曰都尉治（馬與龍云前漢初置東部都尉治此後徙章安見虞翻傳注與東漢無涉）案漢無東部侯晉志後漢改東冶為侯官都尉（馬與龍云晉志雖有侯官都尉之說然於前書無考）侯國當作侯官也又案謝承書、鄭宏理劇東部候則侯當作候衍國字也（馬與龍云考鄭宏傳注引謝承書鄭宏曾祖父之少子理劇東部侯在前漢時非宏也惠氏蓋誤甚）後漢劉洪為東部都尉（馬與龍云治句章與此無涉）任延為西部都尉（馬與龍云考延傳延為會稽都尉然不云東部則或即西部也）西漢分東西部東京止有東部（馬與龍云任延即東京時人又西部都尉宰鼂見彭修傳未知惠說所本）漢碑有東部都尉路君闕衛尉衡方碑嘗為東部都尉此其證也洪頤煊曰三國志虞翻傳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侯官長閉城不受東部侯官會稽東部之侯官城也張掖屬國上郡龜茲屬國皆有候官城後省稱為東候官馬與龍曰侯官長商升見賀齊傳先謙曰案錢說是三國吳曰侯官改屬建安郡沈約云晉安太守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領侯官後漢曰東侯官洪云侯國謝云孫休傳永安三年黜亮為侯官侯王朗傳朗為太守與孫策戰敗浮海至東冶虞翻傳太守王朗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馬與龍云賀齊傳作東冶）孫策傳屠東冶呂岱傳會稽東冶五縣蓋漢吳之際或改東侯官為東冶故承祚據事書之惟虞翻傳東部侯官衍一部字晉志改屬晉安郡一統志故城今福州府閩縣東北冶山之麓

【吳郡】順帝分會稽置雒陽東三千二百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李吉甫云永建四年陽羨令周嘉、山陰令殷重、上書求分為二郡會稽典錄朱育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會稽還治山陰馬與龍曰會稽太守黃讜、見包咸傳慶鴻見廉范傳馬棱、第五倫、張霸、見本傳尹興見陸續傳趙牧見彭城靖王傳宰鼂見彭修傳杜宣見水經清水注（案順帝永建四年以前會稽太守治吳）吳郡太守王衡見順帝紀陳璞

見陳球傳。徐參見陳翔傳。盛憲、許貢見吳志孫策傳注。朱治見治傳。郡吏許荆、戶曹史包咸、功曹王充、彭修見本傳。駟勳、主簿梁宏、門下掾陸續、見續傳。議曹龍邱萇、見任延傳。督郵鄭弘、鍾離意、謝夷吾、見本傳。馮敦見陳忠傳注。（案永建以前會稽郡掾吏在吳）郡丞王珍、見本傳。又郡人沈景、見河間孝王傳。皋弘、子徽、見桓榮傳。沈珩見吳主權志。張儼見孫皓傳。張敦、卜靜、見顧雍傳。徐原見呂岱傳。暨豔見張溫傳。先謙曰。三國吳因分置吳興郡。

十三城。

〔集解〕先謙曰。三國吳吳郡。領漢舊縣五城。改丹徒曰武進。改曲阿曰雲陽。改由拳曰嘉興。復置錢唐。分置建德、桐廬、新昌、鹽官、新城、爲十四城。吳興郡領漢舊縣三城。分置永安、臨水。入丹陽之故鄣。於潛。分置安吉、原鄉。爲九城。無錫省。安縣闕。案沈志。吳郡太守領錢唐。漢舊縣。（謝云。中興後省。後漢書靈帝封朱儁錢塘侯。程普傳。爲吳郡都尉。治錢塘縣。蓋靈帝復立。馬與龍云。闞澤爲錢塘長。吳夫人、吳景、全琮、均錢塘人。見本傳。晉志因。紀要。今杭州府治西。）建德。吳分富春立。（謝云。孫韶封建德侯。見韶傳。晉志因。紀要。今嚴州府治。）桐廬。吳分富春立。（水經注。紫溪東南流徑桐廬縣東。爲桐溪。孫權藉溪之名以名縣。晉志因。紀要。今桐廬縣西二十五里。）壽昌。吳分富春立新昌縣。太康元年更名。（晉志曰。壽昌屬吳郡。紀要。今壽昌縣治。）鹽官。漢舊縣。吳記云。鹽官本屬嘉興。吳立爲海昌都尉治。此後改爲縣。非也。（案洪云。水經注。太康地道記。吳有鹽官縣。今考班志、郡國志俱無此縣。當以吳記爲是。晉志因。紀要。今嘉興府海鹽縣南二十里。）新城令。浙江西南。名爲桐溪。吳立爲新城縣。後并桐廬。（晉志無。謝云。今杭州府新城縣治。）又沈志。晉陵太守。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爲毗陵典農校尉。太康二年省校尉。立以爲毗陵郡。洪氏從沈志。以毗陵、武進、雲陽三縣。隸毗陵典農。謝氏據吳志書華覈吳郡武進人。韋曜吳郡雲陽人。蓋嘉禾中以顧承爲吳郡西部都尉。其後省都尉。并吳郡。故承祚據其終言之。沈志謂太康二年省校尉。立毗陵郡。誤矣。今以三縣還屬吳郡。又孫皓傳。寶鼎元年。分吳丹陽爲吳興郡。注。皓詔曰。今吳郡陽羨、永安、（沈志。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志曰武康。紀要。今湖州府武康縣治。）餘杭、臨水、（沈志。吳分餘杭爲臨水縣。吳錄。晉改爲臨安。賀齊傳。建安十六年。齊表言分餘杭爲臨水。晉志曰臨安。謝云。今杭州府臨安縣治。）及丹陽、故鄣、安吉、（沈志。漢中平二年。分故鄣立。晉志因。謝云。今湖州府安吉縣西南。）原鄉、（沈志。漢中平二年。分故鄣立。晉志因。紀要。今孝豐縣東。）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其分此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

戶十

六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口七十萬七百八十二。【吳】〔集解〕馬與龍曰孫策封吳侯見吳志。吳令郎宗見郎顗傳。彭修見本傳。孟宗見吳主權傳。丞呂岱見岱傳。殷禮見顧邵傳。梁鴻至吳依大家皋伯通見逸民傳。又縣人陸遜、陸瑁、孫續、曾孫禑、褒、玄孫康、康見續傳。康子績、孫宏、叡、康從子駿、駿父紆、子遜、瑁、孫延、抗、喜、曾孫晏、景、玄、機、雲、曄、玩見遜傳。陸凱子褘、凱弟胤、胤子式見凱傳。顧奉、曾孫雍、徽、雍子邵、裕、濟、孫榮、譚、承見雍傳。顧悌子彥、禮、謙、祕見雍傳注。朱桓子異見桓傳。朱據子熊、損、孫宣見據傳。張允子溫、祇、白見溫傳。吳景子奮、祺、孫安、纂見妃嬪傳。本國。越絕曰吳大城闔閭所造。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又有伍子胥城居巢城。昌門外闔閭冢。虎丘窅窿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縣二十里有鹿湖、麗溪城。又石城闔閭置。美山、虞山、巫咸山。皇覽曰縣東門外孫武冢。又要離冢縣西南。〔集解〕惠棟曰越紐錄云。欒湖闔閭所置欒也。欐溪城闔閭所置船宮也。美山無考。案越紐錄石城闔閭置美人山。脫人字也。先謙曰官本昌作閶。鹿作欒是。

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爾雅十藪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曰縣南太湖也。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去無所不通。號為地脈。越絕書曰湖周三萬六千頃。又有大雷山、小雷山。周處風土記曰舜漁澤之所。臣昭案此僻在成陽。是也。又吳伐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太湖中椒山是也。〔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洪云侯國。謝云孫英封吳侯國除。見孫登傳。孫基封吳侯。見孫霸傳。有華亭。陸遜封華亭侯見遜傳。晉志因。一統志有樂橋吳赤烏二年建。在縣東臥龍街。故城今蘇州府吳縣。

【海鹽】。案今計借鹽縣之故治。順帝時陷而為湖。今謂為當湖。大旱湖竭。城郭之處可識。〔集解〕洪亮吉曰注順帝案水經注作安帝。馬與龍曰施延到海鹽賃作半路亭父見陳忠傳注。海鹽長步騭見吳志騭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元和志城陷為柘湖。移於武原。又陷為當湖。柘湖今華亭縣南。當湖今平湖縣東。謝云赤烏五年海鹽縣言黃龍見。永安七年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見孫休傳。晉志因。一統志有故邑城在故邑山下。一作顧邑。地近東顧。句踐支庶所封。後漢永建二年移縣治於此。故城今嘉興府平湖縣東南。

【烏程】。左傳襄三年楚伐吳至于衡山。杜預曰在縣南。或云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吳興記曰。縣西北其山有項籍祠。興平二年太守許貢奏分縣為永縣。〔集解〕惠棟曰有餘不溪。沈氏家傳云後漢

沈戎居之。不音扶鳩反。馬與龍曰。孫堅封烏程侯。烏程相駱統見吳志本傳。抗徐封烏程東鄉侯。見度尙傳。烏程長孫河。又縣人吾粲。見吳志粲傳。徐詳見胡綜傳。先謙曰。永縣故城尋廢。今烏程縣西北。見一統志。前漢縣。三國吳因。置吳興郡。見沈志。有石城山。洪云。昔嚴白虎於山下累石爲城。與呂蒙戰所。見張元之山墟銘。謝云。在烏程縣西南三十里。見寰宇記。晉志。屬吳興郡。一統志。故城今湖州府治。

【餘杭】。顧夷曰。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史記曰。始皇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餘杭也。臣昭案。始皇所過。乃在錢唐富春。豈近餘杭之界乎。〔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凌操、子統、孫烈封。見吳志統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吳興郡。謝云。凌統墓在吳縣東北二十五里。碑云。統字公績。吳興餘杭人。據此可證承祚書吳郡餘杭爲仍舊也。漸江水注。漢末。陳渾移築南城。晉志。屬吳興郡。一統志。舊城在苕溪南。陳渾徙溪北。唐末。復徙溪南。今杭州府餘杭縣治。

【毘陵】。〔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彭修見獨行傳。季札所居。北江在北。越絕曰。縣南城在荒連上湖中冢者。季子冢也。名延陵墟。皇覽曰。暨陽鄉。〔集解〕惠棟曰。注上湖中之冢。爲季札冢也。越紐錄云。上湖通上洲。先謙曰。注在荒連。官本作古淹地。前漢縣。三國吳因。洪云。侯國。謝云。朱治封毘陵侯。見治傳。陸抗子景封毘陵侯。見抗傳。晉志。改屬毘陵郡。一統志。故城今常州府武進縣治。

【丹徒】。春秋曰朱方。〔集解〕馬與龍曰。吳志華覈傳。吳郡武進人。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曰武進。嘉禾三年改。見孫權傳。洪云。元和志。吳時或稱京城。或稱徐陵。吳志。孫策使孫河屯京城。又魏將臧霸襲徐陵。卽此。謝云。孫權傳。黃武元年。臧霸所襲之徐陵。在洞浦東岸。洪氏不明地勢。遂沿元和志之誤。孫韶屯京城。見韶傳。建安十四年。孫權謀拒曹操。始自吳遷於京口。見建康實錄。洪云。有神亭。太史慈與吳王鬬處。一統志。今金壇縣西北。謝云。孫桓封丹徒侯。見桓傳。晉志復曰丹徒。改屬毗陵郡。一統志。今鎭江府丹徒縣東南十八里。

【曲阿】。〔集解〕馬與龍曰。揚州牧劉繇居曲阿。見劉寵傳。曲阿長顧雍、丞吾粲、見吳志本傳。又縣人包咸、子福見咸傳。韋曜、子隆、見曜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曰雲陽。嘉禾三年復。見孫權傳。洪云。顧邵傳。張乘爲雲陽太守。則吳時雲陽曾作郡。後徙廢也。謝云。朱據封雲陽侯。見據傳。有慶亭。孫權射虎於此。見權傳。在丹陽東四十七里。見紀要。晉志復曰曲阿。改屬毗陵郡。一統志。故城今鎭江府丹陽縣治。

【由拳】。左傳曰。越敗吳于檇李。杜預曰。縣南醉李

城也。干寶搜神記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至。令囚徒十萬人掘汙其地。表以惡名。故改之曰由拳縣。（集解）惠棟曰。檇音醉。馬與龍曰。縣人張業。子武。見獨行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改曰嘉興。孫權傳。黃龍三年。由拳野稻自生。改爲禾興。五年。改爲嘉興。沈約云。吳郡太守領嘉興。洪云。侯國。謝云。朱桓封嘉興侯。見桓傳。陸凱封嘉興侯。見凱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嘉興府嘉興縣南五里。

【安】。越絕曰。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其子守之。子死。遂葬城中（集解）錢大昕曰。前漢、晉宋志、皆無此縣。本志又不言何年所置。前無所承。後無所併。疑卽婁之訛。因婁脫其半而爲安。校者不能是正。疑有脫漏。又增婁於無錫後。並改十二城爲十三處。熊蘇州府志。遂謂東漢省錢塘。而增安縣。又謂建安中。孫權以安縣屬屯田典農校尉。當在無錫以西。然沈約志初無此說。未審盧何所據。監本無婁字。新刊本依宋本增之。其實宋本未必是。監本未必非也。漢志婁縣下云。有南武城。闔閭所起以備越。此志安縣下引越絕云云。兩志俱有備敵遺迹。安必婁之譌矣。先謙曰。錢說甚悉。婁縣解見下。

【富春】。（集解）馬與龍曰。富春長李永。見魏志典韋傳。虞翻見吳志翻傳。又縣人孫堅兄賁、輔、弟靜、賁子鄰、安、熙、績、孫苗、旅、述、會、孫惠見賁傳。輔子興、昭、偉、昕見輔傳。靜子暠、瑜、皎、奐、謙、孫綽、超、恭、彌、熙、燿、曼、紘、胤、晞、咨、彌、儀、承、壹、會、孫峻、綝見靜傳。堅子策、權、翊、匡見堅傳。策子紹、孫奉見策傳。權子登、慮、和、霸、奮見本傳。翊子松、匡子泰、孫秀、曾孫儉、見本傳。孫韶子楷、越、異、奕、恢、見韶傳。韶伯父河、河子助、誼、桓、俊、見河傳。徐眞子琨。孫矯、祚、見徐夫人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孫權黃武五年。置東安郡。以全琮爲太守。治富春。七年。廢。見權傳注。漸江水注。浙江又東北逕富陽縣南。故富春也。洪云。沈志。吳黃武四年。以爲東安郡。誤。謝云。寰宇記。黃武五年。於富春置臨武縣。亦非。孫峻封富春侯。見孫亮傳。有孫洲。縣前過江中有沙漲。孫堅爲郡吏。赴府。鄉人餞之洲上。父老云。此沙狹而長。君其爲長沙太守乎。後果如父老言。以長沙太守起兵。爲吳始祖。遂名此洲爲孫洲。見吳錄。今富陽縣東南有陽平山。孫堅故居。見寰宇記。今富陽縣南十里。晉志改曰富陽。一統志。故城今杭州府富陽縣治西北隅。

【陽羨】。（集解）馬與龍曰。陽羨長孫權。見吳主權志。又縣人許武、弟晏、普、武孫荊、荊孫棫。見荊傳。周魴子處、見吳志魴傳。張秉見顧邵傳。

邑。郭璞曰。縣有張公山□洞窖有二堂。（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吳興郡。本名荊溪。見周處風土記。一名蝦虎城。見寰宇記。沈約云。義興太守晉分

吳興、丹楊立。領陽羨。洪云。有國山本名離里山。謝云。太元二年。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見孫亮傳。孫皓天璽元年。遣董朝、周處。封禪國山。見皓傳。孫邵封陽羨侯。見吳錄。晉志闕。一統志。故城今常州府宜興縣南五里。

【無錫】。〔集解〕馬與龍曰。縣人高彪、子岱、見文苑傳。顏連見吳志孫瑜傳。侯國。史記曰。春申君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城在無錫。皇覽曰。吳王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臣昭案。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舊宅井猶存。臣昭以爲郎宅以置廟。不如皇覽所說也。越絕曰。縣西龍尾陵道。春申君初封吳所造。臣昭案。今見在。自是山名。非築陵道。〔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省。沈志。晉陵太守下云。無錫。吳省。太康元年復立。晉志。改屬毗陵郡。一統志。故城今無錫縣治。

【婁】。〔集解〕馬與龍曰。婁長顧雍。見吳志雍傳。先謙曰。官本考證曰。監本脫此一縣。依宋本添。前漢縣。三國吳因。建安二十四年。孫權封陸遜爲婁侯。見遜傳。吳黃龍元年。封張昭爲婁侯。見昭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蘇州府崑山縣東北三里。

【豫章郡】高帝置。雒陽南二千七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李忠、欒巴、劉寵、雷義、見本傳。周生豐見馮衍傳。劉祇見唐檀傳。虞續見順帝紀。張雲見陳重傳。王永見陳翔傳。朱皓見朱儁傳。周術、諸葛玄見蜀志諸葛亮傳注。華歆見魏志歆傳。張躬見贛水注。孫賁、孫鄰、見吳志賁傳。顧邵見邵傳。蔡遺見呂蒙傳。謝景見張昭傳。謝斐見諸葛恪傳注。紀陟見孫皓傳。都尉鄧宏、見鄧晨傳。功曹聶友見吳志諸葛恪傳。先謙曰。三國吳因。分置鄱陽、臨川、廬陵、廬陵南部、安城郡。

二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豫章郡領漢舊縣七。分置上蔡。（沈志。豫章太守領望蔡。漢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徙此立縣。曰上蔡。晉武帝更名。亦見本志注。晉志曰望蔡。紀要。今瑞州府上高縣治。）富城。（沈志。豐城。吳立曰富城。晉武更名。通典。吳分南昌置。晉志曰豐城。紀要。今南昌府豐城縣南六十里。）吳平。（沈志。漢中平中立。曰漢平。吳更名。晉志因。一統志。今臨江府清江縣西三十里。）永修。（沈志。漢中平中立。亦見本志注。寰宇記。分海昏。建昌立。晉志因。水經注。縣爲修水所經。當在今南康府建昌縣西南。）西安。（沈志。豫寧。建安中立。吳曰要安。晉武更名。馬與龍云。沈志要安爲西安之譌。贛水注。循水東北徑豫寧縣。故西安也。晉太康元年。更從今名。吳志。潘璋爲西安長。韋曜爲西安令。卽此。寰宇記。吳分海昏立。晉志作豫章。紀要。今南昌府武寧縣西二十里。）陽樂。（沈志。康樂。吳孫權立。曰陽樂。晉武

更名.寰宇記.吳分上蔡立.晉志曰康樂.紀要.今瑞州府萬載縣東.)新吳,(沈志.漢中平中立.晉志因.紀要.今南昌府奉新縣西.)宜豐.(洪云.吳立.謝云.孫權立.見輿地紀勝.吳云.見元和志.晉志因.紀要.今瑞州府新昌縣北.)爲十五城.鄱陽郡領漢舊縣四.分置廣昌.(沈志.鄱陽太守.孫權分豫章立.領廣晉.吳立曰廣昌.晉武更名.晉志曰廣晉.紀要.今饒州府北百五十里.)上饒.(沈志.吳立.寰宇記.吳分鄱陽立.晉志無.紀要.今廣信府城西北.)葛陽.(沈志.吳立.洪云.分餘汗立.謝云.蔣欽傳.授葛陽尉.在興平元年.寰宇記謂建安十五年置.誤.晉志因.紀要.今弋陽縣治.)樂安.(沈志.吳立.寰宇記引豫章記云.永元中置.然本志不載.難以爲據.元和志云.靈帝時置.馬與龍云.樂安長韓當.見當傳.晉志因.一統志.今饒州府德興縣東.)新都.(謝云.元和志.寶鼎二年置.孫亮傳.太平二年.鄱陽新都民作亂.則置縣當在太平以前.晉志無.今地闕.)爲九城.臨川郡領漢舊縣二.分置西平.(沈志.臨川內史.孫亮分豫章東部立.領西豐.吳立曰西平.晉武更名.晉志曰西豐.紀要.今撫州府西南五十里.)新建.(沈志.吳立.晉志因.紀要.今崇仁縣西南九十里.)永城.(沈志.吳立.晉志因.紀要.今建昌府新城縣西北.)宜黃.(沈志.吳立.晉志因.紀要.今宜黃縣東.)南豐.(沈志.吳立.晉志因.紀要.今廣昌縣東.)東興.(沈志.吳立.晉志因.紀要.今新城縣東北三十里.)安浦.(沈志.吳立.晉志因.紀要.今樂安縣南.)西城.(洪云.寰宇記.吳西城縣.晉改爲西寧.晉志曰西寧.一統志.今崇仁縣南.以西寧水名.)爲十城.廬陵郡領漢舊縣一.改廬陵爲高昌.分置西昌.(沈志.廬陵太守.領西昌.吳立.晉志因.紀要.今吉安府太和縣西三里.)東昌.(沈志.吳立.晉志因.[illegible]云.今太和縣西六十里.)吉陽.(沈志.吳立.晉志因.紀要.今吉水縣東北百二十里.)巴邱.(沈志.吳立.晉志因.紀要.今臨江府峽江縣治.)興平.(沈志.吳立.晉志因.一統志.今吉安府永豐縣東北.)陽城.(沈志.陽豐.吳立曰陽城.晉武更名.晉志曰陽豐.紀要.今永豐縣治.)新興.(沈志.遂興.吳立曰新興.晉武更名.晉志曰遂興.一統志.今萬安縣西北.)爲九城.廬陵南部.領漢舊縣三.分置楊都.(沈志.南康公相.晉武以廬陵南部都尉立.領寧都.吳立曰楊都.晉志無.一統志.今寧都州南五十里白鹿營.)平陽.(沈志.平固.吳立曰平陽.晉志曰平固.改屬南康郡.一統志.今贛、興國二縣間.)安南.(沈志.南康.吳立曰安南.晉志曰南康.改屬南康郡.一統志.今信豐縣治.)陂陽.(沈志.陂陽疑是吳所立.而改曰揭陽.晉志曰揭陽.一統志.今寧都州石城縣西.)爲七城.安城郡領漢舊縣二.分置新喻.(沈志.安城太守.

孫皓立領新喻吳立洪云元和志縣以渝水爲名後聲變爲諭晉志作新諭紀要今臨江府新喻縣南）永新（沈志吳立謝云呂岱傳建安二十年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共入陰山城固守是漢末已立縣晉志因紀要今吉安府永新縣西三十里）萍鄉（沈志吳立晉志因紀要今萍鄉縣東五十里）入長沙之安城爲六城柴桑改屬江夏郡洪氏據寰宇記豫章有鍾陵縣按一統志鍾陵故縣晉太康初分置尋廢謝云雷次宗豫章記漢永元中置東安縣在銀城孟容云與地志東安陳天嘉元年廢考郡國志、晉宋二志皆無此縣紀要銀城在饒州府德興縣東百二十里一統志樂安故城在德興東陳天嘉元年廢豫章記東安蓋卽樂安之訛也

戶四十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口百六十萬八千九百六。

豫章記曰新吳、上蔡、永修縣並中平立豫章縣建安立上蔡民分徙此地立名上蔡（集解）錢大昕曰注豫章縣建安立案宋書州郡志豫寧漢獻帝建安中立吳曰要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卽謂此縣也據此注似本名豫章晉初改爲豫寧惠棟曰注永修一作永循贛水注中平二年立修水所經也州郡志仍作永修又注並中平中立諸本脫中字案州郡志又有漢平縣亦中平中立馬與龍曰錢引州郡志吳曰要安案要安當作西安贛水注可證蓋謂漢末置豫章吳改西安晉又改豫寧

【南昌】豫章記曰江淮唯此縣及吳、臨湘三縣是也（集解）錢大昕曰案應劭漢官云荆揚江南七郡唯有臨湘、南昌、吳三令爾（見百官志注）蓋漢制萬戶以上爲令萬戶以下爲長而江南七郡唯有三令此外戶口雖繁祇從小縣之例不得置令豫章所云正與應氏合當是三令之譌馬與龍曰孫權封南昌侯見吳主權志又縣人何湯見桓榮傳注徐穉、子胤、見本傳程曾見儒林傳唐檀見方術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洪云侯國謝云呂範封此見範傳有劉繇城繇自曲阿奔豫章築城自保見豫章記有椒邱城洪云吳桓王所築見豫章記謝云孫策在椒邱遣虞翻說華歆見江表傳紀要今南昌府北百四十里謝云有石頭城吳書諸葛恪圍新城不拔朱異等云宜遂還豫章襲石頭城水經注贛水又徑郡北爲津步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紀要章江門外十里有石頭渚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昌府南昌縣東灌城鄉城隍橋西吳五鳳二年太守張俊於城東造雙闕亦曰雙門

【建城】此地立名上蔡者豫章記曰縣有葛鄉有石炭二頃可燃以爨（集解）齊召南曰注此地立名上蔡者案上文豫章郡戶口下分注豫章記曰

一條三十二字應在此文之下徧檢本志引書必有所指上文豫章記言上蔡民分徙此地卽此地立名上蔡之注解也不知何以將豫章記一條移置於前後人遂無糾正者先謙曰前漢縣作建成三國吳因寰宇記以其䣭建城邑故曰建城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瑞州府高安縣治

【新淦】〔集解〕惠棟曰淦音紺馬與龍曰與地志吳分新淦、石陽二縣置巴邱郡蓋旋省鎭巴邱周瑜、巴邱督陸凱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寰宇記謂晉復新淦縣者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臨江府清江縣東北六十里清江鎭卽今樟樹鎭也

【宜春】〔集解〕馬與龍曰劉匡封宜春侯見泗水王歙傳宜春長周泰見吳志泰傳又縣人陳重見獨行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安城郡沈約云安城太守孫皓立領宜陽本名宜春晉孝武更名晉志屬安城郡一統志故城今袁州府宜春縣治

【廬陵】興平元年孫策分立廬陵郡〔集解〕馬與龍曰廬陵太守孫輔、呂岱見吳志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改置高昌屬廬陵郡案沈志廬陵太守高昌男相吳立一統志晉宋二志無廬陵縣諸書所載紛然不同元和志謂今廬陵縣本漢石陽而漢之廬陵略而不言舊唐書後漢改廬陵爲西昌隋復爲廬陵與郡國志及宋志皆不合惟寰宇記言孫策改廬陵爲高昌以今志縣境古蹟考之差爲近是蓋當時廢廬陵別置高昌也舊唐志所云後漢當亦指孫策之時西昌疑卽高昌之訛耳又晉志廬陵郡首西昌縣當爲郡治而元和志言晉時治石陽諸志亦不云嘗治西昌以寰宇記高昌本廬陵之說考之則晉初郡治當在高昌晉志亦訛高爲西也晉志曰高昌一統志故城今吉安府廬陵縣南一里高昌故城在縣西十五里

【贛】有豫章水〔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廬陵南部沈約云南康公相晉武帝以廬陵南部都尉立贛水注豫章水東北流徑南野縣北委波六十餘里又北徑贛縣東寰宇記漢高六年使灌嬰略定江南始爲贛縣立城以防趙佗晉志屬南康郡一統志今贛州府贛縣西南

【雩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廬陵南部洪云吳廬陵南部治雩都見元和志寰宇記云雩都卽漢使灌嬰防趙佗所立縣也在郡城東四里地名東溪晉志屬南康郡一統志故城今雩都縣東北

【南野】有臺　領山〔集解〕齊召南曰案監本於有臺下空一字是領山亦似縣名矣又彭澤縣彭蠡澤在西監本於彭蠡上亦空一字皆當連不連先謙曰官本領山連上臺字是前漢縣作南埜三國吳因改屬廬陵南部見沈志淮南子秦

使尉屠睢將五軍。一軍守南埜之嶠。九域志。南康縣有南野鎮。即故縣也。晉志。改屬廬陵郡。一統志。贛水注。南康縣涼熱山。即大庾嶺也。一名臺嶺。又名梅嶺。爲五嶺之一。郡國志。南野有臺領山。即此。故城今南安府南康縣西南。【南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臨川郡。沈約云。臨川內史吳孫亮立。晉志屬臨川郡。一統志。故城今建昌府南城縣東南。【鄱陽】〔集解〕馬與龍曰。鄱陽太守步騭、周魴見吳志本傳。魏滕見吳範傳。鄱陽令魏滕見範傳。又縣人雷授雷義見義傳。有鄱水。黃金采。建安十五年。孫權分立鄱陽郡。治縣。〔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置鄱陽郡。治此。沈約云。鄱陽太守孫權、分豫章立。治鄱陽。赤烏八年。徙治吳芮故城。贛水注。鄱水出鄱陽縣東。西逕其縣南武陽鄉也。建安十五年。分爲鄱陽郡。謝云。黃武元年。鄱陽言黃龍見。即此。有利浦。陸遜傳。鄱陽賊帥尤突作亂。遂往討之。軍屯利浦。當在今鄱陽縣境。晉志屬鄱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饒州府鄱陽縣東。（宋志吳後徙治吳芮故城）【歷陵】有傅昜山。〔集解〕惠棟曰。昜古陽字。先謙曰。前志師古注。傅讀曰敷。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鄱陽郡。洪云有石印山。吳志天璽元年。鄱陽言山石文理成字。即此。在今饒州府西北百五十里鄱陽湖中。見紀要。晉志屬鄱陽郡。一統志。歷陵縣晉時割屬鄱陽郡。而柴桑則屬武昌郡。鄱陽在東。武昌在西。且中隔彭蠡。不應歷陵反出柴桑之西。通典以蒲塘爲歷陵。徙以王莽嘗改歷陵曰蒲亭故耳。在今九江府德安縣東。疑屬傅會。宋晁氏以歷陽故縣及傅陽山皆在今鄱陽縣界。其說近是。【餘汗】〔集解〕惠棟曰。音干。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鄱陽郡。淮南子。秦始皇使尉屠睢爲五軍南征。一軍結餘干之水。晉志屬鄱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饒州府餘干縣東北。【鄡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鄱陽郡。晉志屬鄱陽郡。一統志。劉宋省。故城今鄱陽縣西北百二十里。【彭澤】彭蠡澤在西。〔集解〕惠棟曰。張勃吳錄云。今名洞庭湖。馬與龍曰。荊州牧劉繇駐彭澤。見吳志繇傳。先謙曰。官本彭蠡澤。連上澤字。是。澤即鄱陽湖。非洞庭也。惠引吳錄。疑誤。後人非是。前漢縣。三國吳因。洪云。呂範傳。範爲彭澤太守。屯柴桑。蓋權宜所立。後範領丹陽太守。此郡即省。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九江府湖口縣東南三十里。【柴桑】〔集解〕惠棟曰。山海經。柴桑之山。其上多銀。其下多碧。多泠石。郭璞云。共廬山相連。晉志有湓口關。馬與龍曰。呂範、諸葛恪、陸抗俱屯柴桑。見吳志本傳。柴桑

督陸式、見陸胤傳。柴桑長徐盛、見盛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武昌郡。見孫權傳。武昌郡省縣屬江夏。（沈志。太康元年。改江夏爲武昌。是吳未省武昌郡併江夏也）贛水注。廬山下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又有宮亭湖之名。胡三省云。宮亭湖、卽彭蠡湖。湖在彭澤縣西。謝云。周瑜傳。建安十一年。瑜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還備宮亭。（國志作官亭。志之譌也。）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生虜龍。送吳。柴桑爲吳西境。周瑜泝江。越境。襲麻保二屯。祖遂遣龍入柴桑以報之。晉志。改屬武昌郡。一統志。故城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南。

【艾】。左傳哀二十年。吳公子慶忌所居。〔集解〕惠棟曰。說文。艾水出縣西入湘。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今南昌府寧州北百里龍岡坪。故城猶存。

【海昏】。〔集解〕馬與龍曰。孫策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太史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見吳志慈傳。程普代慈備海昏。見普傳。海昏令張敦見顧邵傳。侯國。在昌邑城。豫章記曰。城東十三里。縣列江邊。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故謂之慨口。〔集解〕錢大昕曰。宣帝封昌邑王賀於此。王莽篡位絕。建武初。復封。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贛水注。繚水又逕海昏縣。謂之上繚水。謝云。海昏上繚宗民不受發召。卽此。見孫權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康府建昌縣治。

【平都】侯國。故安平。〔集解〕先謙曰。三國吳因。置安城郡。治此。見通典。沈約云。安城太守孫皓立。領平都。前漢曰安平。後漢更名。晉志。屬安城郡。一統志。故城今吉安府安福縣東南。

【石陽】。〔集解〕惠棟曰。沈約云。前漢無。酈元云。和帝永元九年。分廬陵立。馬與龍曰。廬陵太守孫輔。見吳志孫策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吳因置廬陵郡。治此。孫策傳。興平元年。分豫章爲廬陵郡。贛水注。贛水又東北過石陽縣西。漢獻帝初平二年。吳長沙桓王立廬陵郡。治此。沈約云。廬陵太守孫策分豫章立。領石陽。前漢無。後漢有。晉志。屬廬陵郡。一統志。故城今吉安府吉水縣東北。

【臨汝】永元八年置。〔集解〕馬與龍曰。臨川太守蔡機、見吳志張昭傳注。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吳因置臨川郡。治此。沈約云。臨川內史。吳孫亮分豫章東部立。一統志。吳臨川郡。治臨汝縣。舊唐書地理志。後漢置臨汝縣。吳置臨川郡。歷南朝不改。案晉宋志。臨川郡俱首臨汝縣。當爲郡治。洪志據記纂淵海。吳臨川郡治南城。今不從。晉志。屬臨川郡。一統志。故城今撫州府臨川縣西。

【建昌】。〔集解〕馬與龍曰。建昌長潘璋。見吳志璋傳。謝貞見妃嬪傳。永元十六

年分海昏置。〔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吳因孫策以太史慈爲建昌都尉，見慈傳。寰宇記有太史城在奉新縣西四十里，太史慈叛置，周迴三里，西南有城角山，東南有盤山，北枕江水，其地險固，基阯尚存，蓋即建昌故城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昌府奉新縣西。鄒安鬯云，今奉新縣西百四十里謝云即太史城。

右揚州刺史部郡六，縣邑侯國九十二。〔集解〕先謙曰，揚州刺史部，三國魏吳分據，魏揚州部得漢舊郡九江、廬江之地，濱淮以北，割置淮南、廬江爲郡二，縣一十四。（得漢舊縣一十三，分置縣一。廢縣八。）江淮之間，諸縣多爲隙地。吳揚州部，得漢舊郡丹陽、會稽、吳郡、豫章，分丹陽置新都，分會稽置臨海、建安、東陽，分吳郡置吳興，（入丹陽之故鄣、於潛）分豫章置鄱陽、臨川、廬陵、廬陵南部、安城（入長沙之安城）割置廬江（入九江之歷陽、全椒、阜陵）廣陵爲郡十五，都尉一，縣邑侯國一百五十一。（得漢舊縣六十五，分置縣八十三，省縣三，闕縣一，入荊州縣一，改隸荊州縣二，入徐州縣二）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二校補

郡國志四．平原郡平原．集解．謝云．故城今濟南府平原縣西南五十里．柳從辰曰．李兆洛云．縣南二十里．案縣志有古城二．一在縣南二十餘里．一在縣西南三十里．

鬲．侯國．集解．馬與龍曰．鬲令袁毅見魏志王肅傳注．柳從辰曰．吳漢傳．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守謂太原守．長謂鬲長．蓋鬲本小縣．其時不滿萬戶．故僅置長．

北海國．注．建武十三年．有菑川、高密、膠東三國．以其縣屬．今案有乃省之譌．各本皆未正．建武十三年．定封鄧禹為高密侯．而故高密國之昌安、夷安及故北海郡之湻于．均省入高密．定封賈復為膠東侯．而故膠東之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觀陽．均省入膠東二侯國．並隸北海．和安以後．併縣漸復．而屬北海如故．故注云然．至本紀作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乃淄川下誤衍一屬字．說已詳光武紀．

劇．集解．惠棟曰．至今北海劇有此路．案前志．北海郡有劇魁．又有劇．均侯國．菑川國另有劇縣．後漢菑川亦併北海．而北海止存一劇．為郡治．蓋劇魁與二劇．地本相接．遂亦併三為一．而前世封域．已莫能詳辨也．然則謂後漢北海之劇．即前漢北海之劇．可．即謂是前漢菑川之劇．北海之劇魁．亦無不可．其在三國．魏疑亦始仍漢舊．屬北海．故徐幹、滕胤．仍云北海劇人．繼屬琅邪．及分琅邪、北海．置東莞．又屬東莞．晉始亦仍魏舊．屬東莞．後復還屬北海．故杜預注左傳云．東莞劇縣．郭璞注爾雅．復稱今北海劇．此亦可互證而明也．至一統志．謂劇魁故城在昌樂縣西北．劇縣故城在壽光縣東南．又昌樂縣西五十里．有廢劇縣城．城內有紀臺城．疑為漢菑川國所治之劇．而在壽光縣東南者．則漢北海郡之劇．然以地理論．則與劇魁

故城同在昌樂境者、宜爲漢北海之劇國、且前志菑川國劇注云、義山蕤水所出、北至壽光入海、通典壽光注云、古紀國城在縣西南、漢劇縣故城在縣南、則在壽光境者亦宜爲漢菑川劇縣也、復此皆志之疏舛處、

東萊郡十三城、柳從辰曰、牟平、昌陽、盧鄉三縣、永平二年、曾改屬琅邪國、見本書琅邪孝王京傳、何時還屬、志失載、案京傳、永平二年以泰山之蓋、南武陽、華、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後京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今志蓋、南武陽還屬泰山、而華不見、故琅邪之贛榆、遂與厚丘並附東海、志於東海贛榆下云本屬琅邪、建初四年復、言本屬琅邪是也、言復非也、贛榆本非東海縣、固不得言復、如本侯國既併復分之例言復、則如蓋、南武陽、厚丘諸縣、又何以反不言

齊國臨朐、集解洪亮吉曰、案應云、故屬東萊、志脫四字、今案東萊郡臨朐、顏注云、齊郡已有臨朐、而東萊又有此縣、蓋各以所近爲名也、又齊郡臨朐下引應劭說、臨朐山有伯氏駢邑、今志東萊無臨朐、自係中興併省、至齊國之臨朐、本卽前志齊郡之臨朐、洪說誤、有三亭、錢大昭曰、三字誤、或是鄉字、

南陽郡有瓜里津、注東觀書曰、官本注無曰字、

故新都、注王莽封也、柳從辰曰、莽封新都侯、在永始元年、見前書成帝紀、而本書卓茂傳載孔休哀帝初守新都令、疑誤、或令本相之譌、

雉、注博物記灃水出、柳從辰曰、說文灃水出縣衡山、東入汝、今案此引博物記、疑當在魯陽下、說文滍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灃水出南陽雉衡山、東入汝、前志亦云、魯陽有魯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雉衡山、灃水所

出．東至郾入汝．（郾當作鄎．）水經說同．明此注誤．

酈侯國．注．上壽百二十．官本注．二十下多三十二字．

順陽侯國．柳從辰曰．本書劉陶傳作順陽長．說已見陶傳集解及按補．今案志云侯國．係據順帝時版籍也．陶舉孝廉．除順陽長．已在桓帝末．蓋其時國復爲縣矣．

南郡中盧侯國．注．膝頭如虎掌爪．官本注．如作似．

有阿頭山．注．岑彭破張楊．楊原作王．據岑彭傳改．官本注不誤．

印．乃邔之譌．官本不誤．柳從辰曰．惠氏北宋本亦譌作印．故補注詳爲之辯．知閣本亦沿宋本而譌也．

鄀．集解．惠棟曰．至　案今兩漢志皆作鄀．沈所見本異也．今案前志作若．如沈說．是惠見本異矣．

江夏郡．立章山本內方．集解．惠棟曰．案前志及晉志．立字衍．今案立當作有．涉下章字而譌．

沙羨．柳從辰曰．宋郭忠恕佩觿羨作羨．以脂切．云江夏地．與羨異．今諸書皆仍作羨．無別也．今案羨字．說文．从次羑省．入次部．今忽出一从次之字．無義可求．佩觿妄也．羨、餘也．因餘地以置縣．江夏郡之沙羨．吳郡之陽羨．（前志屬會稽郡．）字本皆作羨．晉

灼獨謂沙羨之羨音夷。故段玉裁以爲係方語。字書有次無次。古書隸寫沿譌。羨或作羨。猶盜亦作盜。非別一字。

郴。案原本郴上失未空格。

南新市侯國。注。案本傳有離鄉聚綠林。林原譌村。已正。官本注不誤。今案注言本傳。自係指續漢書。范書劉聖公傳亦云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

零陵郡。陽朔山。湘水出。案前志作陽海山。說文同。水經注謂陽海山。卽陽朔山。注。有泪水。泪原譌泊。官本注亦譌。今正。集解。惠棟曰。至官本。洮作桃。柳從辰曰。注引湘中記。春當作舂。倒當作劉。僞當作瀉。

營道南有九疑山。注。湘州營陽郡記曰。營原作滎。後同。均據晉志正。官本注不誤。

始安侯國。注。縣東有駮樂山。柳從辰曰。駮樂山一統志作駮鹿山。元和志一名福祿山。皆聲之轉。

昭陽侯國。注。荊州記曰。官本注無曰字。

桂陽郡含涯。集解。惠棟曰。至說文。涯水出桂陽盧聚山涯浦關。爲桂水。柳從辰曰。水經作出桂陽縣盧聚。東南過含涯縣南。出涯浦關。爲桂水。故趙一

清引說文。改山爲出。今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亦改從水經。並補南字作南出。惟上言出盧聚。是淮水來處。未至含淮也。次云出淮浦關。乃淮水去處。已過含淮矣。就出關言。卽不補南字。出同而義自有辨。

曲江。錢大昭曰。洪景伯云。周憬碑陰。宰曲紅者一人。貫曲紅者十六人。綏民校尉熊君碑亦同。兩漢書皆作曲江。諸家地理書皆云。水流屈曲。故曰曲江。惟水經溱水注云。縣昔號曲紅。山之名也。未知水經注何所據。

武陵郡。注、先賢傳曰。至 不知此對何據而出。今案此引先賢傳。先識易號。通典注。先識作共議。又前志。武陵郡尙有義陽縣。中興始省併。似傳說實有所本。疑此本高帝之事。誤爲光武耳。古傳記多稱高帝爲高祖。光武爲世祖。故易譌。本注光武之稱。當亦唐時轉寫避改。非其舊矣。

臨沅。注。故曰五溪蠻。官本注。曰作云。

長沙郡。注。雒陽南三千八百里。官本注。三作二。

攸。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收。柳從辰曰。前志作收。惠見本同。今官本仍作攸。葢據監本改。

益陽。注。輒成井。官本注。輒下有便字。

九江郡。壽春。注。去雒陽千二百里。官本注。二作三。

浚遒。注杜預注曰。官本注無注字。

丹陽郡歙。集解。先謙曰。至何焯校本又減去三字。謹案歙縣、玉山。並見會稽郡注。且毛仿宋本。即作玉山。無三字。則何校本之去三字。明有所本。非何減之也。

廬江郡灊。注。昭三十一年。官本注三作二。誤。

晥。官本作皖。同。

會稽郡。集解。官本考證曰。注立郡吳。當改吳立郡。今案立郡吳。謂縣升爲郡也。改之於誼反窒。

餘姚。柳從辰曰。周處風土記。舜支庶所封。舜姚姓。故曰餘姚。

吳郡。吳本國。注。有鹿湖、麗溪城。官本麗作欐。與越絕合。

餘杭。注。顧夷曰。夷原作來。錢大昭據閩本作夷。官本注同。今改從之。

豫章郡。歷陵。有傅昜山。傅昜原譌傳易。據前志班注正。官本不誤。

臨汝。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吳因置臨川郡。治此。柳從辰曰。一統志謂後漢分南城縣置臨汝。此不知何據。寰宇記謂吳臨川郡。即以南城、臨汝二縣立。是則郡地僅得前漢南城一縣也。

後漢書二十三

梁 剡 令 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郡國志五第二十三上

【益州】漢中 巴郡 廣漢 蜀郡 犍爲 牂牁 越巂 益州 永昌

廣漢屬國 蜀郡〔集解〕惠棟曰。春秋元命包云。益之言隘也。謂物類並決。其氣急切決列也。先謙曰。應劭地理風俗記。壤地屬國 犍爲屬國 益廣。故名益州。沈志梁州刺史下云。禹貢舊州。周以梁併雍。漢以梁爲益。治廣漢雒縣。益州刺史下云。漢武分梁州立。所治別見梁州。洪云。建安十九年。先主定益州。二十四年。進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定武都、陰平二郡。見後主傳。謝云。蜀以漢中興勢、白帝爲重鎮。見通典。案益州三國屬蜀。（謝云。通典。蜀主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鍾英案蜀無梁州。杜氏說誤。謝又云。魏志管寧傳注。魏氏春秋。故梁州刺史耿黼。鍾英案晉武平吳後。始置梁州。魏時無有。疑涼州之訛。）惟漢中之西城等五縣屬魏。沈志。蜀得益州。以大較言之也。蜀益州得漢舊郡十。（益州改曰建寧。漢嘉。漢末改蜀郡屬國置。）改置陰平、朱提。分置巴西、巴東、涪陵、梓潼、汶山、江陽、南廣、興古、梁水、雲南。入割涼州之武都。合二十三郡。魏割漢中郡之西城、安陽、錫、上庸、房陵五縣。置魏興、上庸、新城郡。別屬荊州。

【涼州】隴西 漢陽 武都 金城 安定 北地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

張掖屬國〔集解〕先謙曰。興平元年。分涼州、河西四郡爲廱州。（見獻帝紀。注云。四郡、謂金城、酒泉、敦煌、張掖也。吳云。不

張掖居延屬國 及兩屬國者。統於張掖郡也。據魏志龐淯傳注引魏略。武威太守張猛殺刺史邯鄲商。則廱州有武威。當無金

城。馬與龍云。晉志。獻帝時以河西五郡置雍州。蓋武威郡旋入雍州）建安十八年。詔并十四州爲九州。（見魏志武紀。）復禹貢之舊。省涼州。以其郡并入雍州。又以司隸部之宏農、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四郡。及寄治馮翊之上郡。並漢末所置西平、西郡、西海、漢興、永陽、南安、新平。皆隸焉。（見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吳云。建安十八年以後。南安新平屬雍州。）建安之末。自三輔距西域皆屬雍州。（見魏志張既傳。）宏農一郡。還屬司隸。（三家同。馬與龍云。據張既傳云。自三輔距西域。知宏農還屬司隸也。）其時諸郡亦多省改。（說見各郡下。）魏文卽位。復置涼州。（見張既傳。）於是魏亦有雍涼二州矣。（馬與龍云。魏雍州得漢涼州及司隸二部內地。魏涼州得漢末所置廱州部內地。）洪志。魏分隴右置秦州。謝云。蔣濟傳云。今雖有州十二。至於民數。不過漢一大縣。杜恕傳。恕上疏稱荆、揚、靑、徐、幽、并、雍、涼、兗、豫、司、冀。不數秦州。曹植表稱蜀廳西境。則雍涼三分。亦不言秦州。宋志。晉武帝置秦州。晉書。武帝太始五年置秦州。洪氏從晉志列秦州。非也。吳志。魏十二州。見蔣濟及杜畿傳。無秦州。馬氏通考。顧氏紀要。皆言魏有十三州。乃增一秦州。杜氏通典。歐陽氏輿地廣記。則云魏十二州。而或遺豫州。或遺荆州。皆誤也。晉志。魏文帝分隴右置秦州。又云。魏置秦州。中閒暫廢。考隴右接壤蜀漢。乃武侯、姜維先後出師四十餘年。不聞有秦州刺史備邊之事。是不得有秦州也。又洪詒孫三國職官表引世說注。魏秦州刺史李康。考李康。晉書李重傳作李景。云秦州刺史。不云仕魏。世說注。蓋衍魏字。案謝吳說是。今從之。涼州三國屬魏。爲雍涼二州地。魏雍州得漢舊郡三。（改漢陽曰天水）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分置廣魏。入司隸部之京兆、馮翊、扶風。及徙寓馮翊之北地。合十郡。魏涼州得漢舊郡六。（漢末。改張掖居延屬國曰西海。）分置西平、西郡。合八郡。北地、張掖屬國。省武都。割屬蜀益州。

【并州】　上黨　太原　上郡　西河　五原

雲中　定襄　鴈門　朔方

（集解）惠棟曰。春秋元命包云。并之爲言誠也。精氣交并。其氣勇抗誠信也。

先謙曰。靈帝末。羌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並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并州、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興郡。後又分上黨。立樂平郡。魏黃初元年。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並棄之。至晉因而不改。見晉志。魏甘露元年。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及司州之河東、平陽。爲晉公國。見少帝紀。魏并州

理晉陽。見通典并州。胡狄在界。張雄跋扈。見梁習傳。謝云。明帝紀。太和三年。復置朔方郡。其後不見國志。郡蓋旋省。宋書武帝紀。遠祖某、魏定襄太守。魏武省定襄。不知何時復置。通志定襄之盛樂。魏末爲拓拔力微所居。是定襄郡魏時已陷於戎矣。據少帝紀。魏并州爲六郡。胡三省謂魏并州統太原、上黨、西河、雁門、新興五郡。不數樂平。非也。案并州三國魏得漢舊郡三(雁門徙置)僑置西河分置新興樂平合六郡餘郡縣皆陷於狄。

【幽州】 涿郡 廣陽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玄菟 樂浪 遼東屬國

〔集解〕先謙曰。漢末之亂。烏丸、鮮卑稍更強盛。中國多事。不遑外討。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其後蹋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太祖潛師北伐。一戰而定之。民用安息。後鮮卑軻比能復控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明帝乃聽王雄遣劍客刺之。由是邊陲差安。見魏志東夷傳。建安十八年。省州并郡。幽州諸郡。俱入冀州。見獻帝起居注。洪云。建安十二年。魏武平幽州。(謝云。魏志建安十年。袁熙、袁尚奔烏丸。是平幽州在十年。洪云十二年。非也。)景初二年。平公孫淵。地悉入魏。晉志。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魏分遼東、昌黎、元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謝云。蔣濟傳注。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攻遼東。時遼東五郡爲公孫淵所據。豫遙領刺史耳。魏平淵後。未嘗更置平州。洪氏從晉志錄平州。非也。吳云。幽州省置。史無明文。宣化志云。曹丕更置幽州。蓋與并涼同時復置也。案幽州三國魏得漢舊郡十(改廣陽曰燕)屬國一。分樂浪置帶方。合十一郡一屬國。

【交州】 南海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趾 九眞 日南

〔集解〕先謙曰。建安八年。改交阯曰交州。見晉志。亦見宋志。建安十八年。省交州屬荆州。孫權以步騭行交州刺史。見百官志注。黃武五年。交州刺史呂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海東四郡爲廣州。旋復舊。見吳志岱傳。永安七年。復分交州。置廣州。見孫休傳。謝云。永安七年。復置交廣二州。分地當仍舊制。所謂海東、海南者。卽指欽州以南之海。合浦朱崖皆在海東。當屬廣州也。案交州三國屬吳。爲交廣二州地。吳交州帶漢

舊郡三。分置新昌、武平、九德。合六郡。吳廣州得漢舊郡四。分
置臨賀、桂林、朱崖、高涼、高興、合浦北部都尉。合九郡一部尉。

【漢中郡】秦置。雒陽西千九百九十里。〔集解〕惠棟曰。沈約云。漢中秦立。建安二十年。魏武平張魯。復漢寧郡爲漢中。疑此是前
改漢中曰漢寧也。馬興龍曰。漢中王劉嘉。見劉元傳。劉備見蜀志先主傳。太守馬援見本傳。丁邯見百官志。陳禪、陳澄
見禪傳。董炳見安帝紀。單颺見本傳。蘇固、張魯見劉焉傳。魏延、呂乂、王平見蜀志本傳。周泰遙領漢中。見吳志泰傳。屯漢中夏侯淵見
魏志淵傳。諸葛亮見蜀後主傳。蔣琬、費禕見本傳。胡濟見董和傳。吳壹見王平傳。府丞杜讖見魏志本傳。上計程苞見南蠻傳。功曹閻
圃見劉焉傳。先謙曰。三國蜀因。建安二十年。曹公入南鄭。復漢寧爲漢中。見魏志武紀。二十四
年。先主遂有漢中。見蜀志。蜀以漢中爲重鎭。見通典。魏割置魏興、上庸、新城郡。屬荊州。見沈志。九城。〔集解〕先謙曰。三國蜀漢
中郡領漢舊縣四。分置西
鄉、南鄉、蒲池。爲七城。西鄉、華陽國志。屬漢中。沔水注。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漢中記曰。本西鄉縣治。班超以漢中郡南鄭縣
之西鄉爲定遠侯。卽此。謝云。侯國。章武元年。張飛封此。見飛傳。延熙中。張嶷長子瑛封此。見嶷傳。南鄉、先主分成固立。見元和志。謝云。
侯國。董厥封此。見諸葛瞻傳。沈志。漢中郡西鄉縣。蜀立曰南鄉。晉武帝太康三年更名。是晉之西鄉爲蜀南鄉。而蜀之西鄉。至晉已廢。
其故城當在今定遠廳西南鄉。故城今西鄉縣南十五里。蒲池。華陽國志。屬漢中。晉志同。李兆洛云。地闕。當在今漢中府境。魏魏興郡
領漢舊縣二。改置安陽。（說見縣下。）分置魏陽、（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分魏興之魏陽。吳云。疑縣與郡同立。晉志無。今地闕。）平
陽（沈志魏立。晉改曰興晉。漢水注。谷甲水東逕魏興郡之興晉縣南。一統志。故城今鄖陽府鄖西縣西北。謝云。在今鄖西縣西甲河
西。）爲五城。上庸郡領漢舊縣上庸。分置巫、（沈志。上庸太守北巫令。何志。晉武帝立。案魏所分新城之巫。應卽是此縣。然則非晉武
立明矣。謝云。明帝紀。王昶傳。均作巫地闕。）安富、（明紀。景初元年。分錫郡之安富爲上庸郡。沈志引太康地志。永初郡國。何徐並有
安富縣。晉志因。謝云地闕。）廣昌、（沈志魏興太守下云。廣昌。晉地記。太康元年。改上庸之廣昌爲庸昌。二年省。疑是魏所立。晉志無。
謝云地闕。）建始（沈志。上庸太守徼陽令。魏立曰建始。晉武帝改。晉志曰徼陽。李兆洛云。故城今竹山縣西。）爲五城。新城郡領漢

舊縣房陵分置秭歸、（沈志新城太守綏陽令魏立後改爲秭歸晉志曰綏陽故城今房縣西南百七十里見紀要）昌魏、（沈志魏立水經注筑水出新城郡昌魏縣界縣以黃初中分房陵立晉志因故城今房縣西南見紀要）祁鄉、（沈志、何志、魏立太康地志作沶夷水注夷水東南流與零水合零水卽沶水其水東逕新城郡之祁鄉縣縣分房陵立謂之沶水又東歷宜城西山合夷水、謂之沶口張郃傳郃屯荆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將劉阿等追至祁口趙一清云祁口卽沶口晉志作沶鄉一統志祁鄉故城、今鄖陽府保康縣南謝云祁口在今保康縣東南）爲四城安陽縣

戸五萬七千三百四十四口二十六萬七千四百二

【南鄭】華陽國志曰有池水從旱山來〔集解〕惠棟曰沔水注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于鄭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爲稱又水經涔水出旱山注云卽黃水也馬與龍曰班超傳注引東觀記云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戸千封超爲定遠侯又縣人李頡子郃、郃弟子歷、樊志張、見方術傳郃子固、孫基、茲、夔、王成見固傳李法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謝云曹眞傳太和四年伐蜀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卽此十道志武鄉谷卽武侯受封地寰宇記在南鄭縣東北三十一里惲毓鼎云武鄉之功非魏延可比延尙侯南鄭不應武侯反封南鄭之鄉侯考武鄉縣前漢屬琅琊郡中興省建安復置故嚴幹已封武鄉侯三國封爵之制多以本土爲封邑武侯、琅琊人故以琅琊之武鄉縣封之當時或別有春邑如周瑜春穀之比今不可考矣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漢中府城東

【成固】〔集解〕馬與龍曰蔡倫傳倫封龍亭侯注龍亭縣故城今洋州興勢縣東明月池在其側元和志興勢縣後魏分成固置地形志龍亭縣有鎭勢山卽興勢山亦謂之興勢坂沔水注小城固城北百二十里有興勢坂諸葛亮出駱谷戍興勢置烽火樓處處通照王平傳魏曹爽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或曰當固守漢樂二城平曰不然賊若得關便爲禍也宜遣護軍劉敏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自臨之魏軍還後主傳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眞由斜谷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坂天雨道絕眞等皆還通鑑胡注龍亭山坂色正赤按龍亭縣、今洋縣東十八里興勢坂、今洋縣北黃金戍、今洋縣東北赤坂、今洋縣東二十里見一統志

嬀墟在西北。前書曰在西城帝王世紀亦云姚墟在西北有舜祠〔集解〕惠棟曰世本舜居嬀汭注云在西城縣說文有鄐鄉先謙曰前漢縣三

國蜀因洪云有黑水源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卽此有樂城後主傳建興七年丞相亮築漢樂二城華陽國志蜀以沔陽爲漢城成固爲樂城姜維傳景耀二年維令諸圍皆斂兵退就漢樂二城命監軍王含守樂城晉志因紀要成固縣舊有南北二城北城縣治南城劉封所築一統志故城今城固縣西北

【西城】巴漢志云漢末以爲西城郡（集解）馬與龍曰縣人閻溫見魏志本傳先謙曰沔水注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漢末爲西城郡治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魏興郡沈志魏興郡魏黃初中以漢中遺民在東垂者置沔水注魏文帝改西城爲魏興治西城謝云魏武紀建安二十年曹公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是爲西城立郡之始先主傳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劉封孟達等攻申耽於上庸劉封傳封乘沔水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先主以耽領上庸太守耽弟儀爲西城太守是爲西城屬蜀之始魏文紀黃初元年七月孟達降魏劉封傳達勸封叛蜀封不從申儀叛封降魏魏假儀魏興太守屯洵口是爲西城還魏改名魏興之始有安橋有木蘭塞晉書宣帝紀孟達叛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塞以救達通鑑胡注吳兵向安橋蜀兵向木蘭塞謝云安橋在今安康縣西漢水北近蜀漢中木蘭塞在今洵陽縣東近吳建平兩國舍近圖遠兵勢不合胡氏吳蜀二字宜互易晉志屬魏興郡一統志今興安州西北按興安州今升府

【襃中】華陽國志曰有唐公防嗣（集解）錢大昕曰注防當作房漢人隸書房或作防因譌爲𨸏旁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有唐公房祠漢碑亦作房殺阬碑陰作防婁壽曰隸法房字其戶皆在側或作防及昉者皆誤也案月賦云徘徊房露李善曰房露古曲也房與防古字通馬與龍曰永初四年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襃中主簿段崇門下史王宗原展見西羌傳先謙曰官本注嗣作祠是前漢縣三國蜀因沔水注襃水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襃水又東南逕三交城（耆舊傳司馬宣王與諸葛亮相拒於此因築城）又東南得丙水口左思稱嘉魚出于丙穴良木攢于襃谷又東南歷小石門門在漢中之西襃中之北又東南歷襃口卽襃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襃斜襃水又南逕襃縣故城東襃中縣也本襃國矣漢昭帝元鳳六年置括地志襃水與斜水同源而派分紀要大石門當卽斜谷口在郿縣西南三十里小石門在箕山進襃谷口在襃城縣北十里總計川陝相通之道谷長四百七十里洪云襃城縣石門題字魏景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盪寇將軍浮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中軍木石工二千人始通此

閣道。謝云。李苞題字在。褒城小石門。有箕谷。建興六年。趙雲與鄧芝拒曹眞。失利於箕谷。見雲傳。在小石門之北。晉志因。一統志。東晉時曰苞中。宋書州郡志。譙縱滅梁州刺史。還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也。元嘉十年。刺史甄法護於南城失守。刺史蕭思話還治南鄭。而苞中遂廢。故城今褒城縣東南。

【沔陽。】〔集解〕馬與龍曰。沔陽長張翼、見蜀志趙雲傳注。屯沔陽諸葛亮見本傳。蔣琬見王平傳。

有鐵。華陽國志曰。有定軍山。博物記曰。縣北有丙穴。巴漢志曰。縣有度水。水有二原。一曰清檢。一曰濁檢。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有陽平關。建安二十年。曹公至陽平。破張魯。留夏侯淵屯漢中。見魏武紀。二十三年。先主進兵漢中。次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謝云。興勢在今洋縣北。相隔數百里。兵勢不相及。當係衍文。）淵將兵來爭。斬之。遂有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見後主傳。沔水注。濜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其城西帶濜水。南面沔川。亦曰濜口城矣。沔水又東逕武侯壘南。又東逕沔陽縣故城南。劉備即漢中王位于此。其城南對定軍山。諸葛亮遺令葬于其山。營東即八陣圖也。沔水又東逕西樂城北。華陽國志。蜀以沔陽爲漢城。紀要。此漢城。對樂城而言。故曰西樂。陽平關、今沔縣西四十里。石馬、今沔縣東二十里。定軍山、今沔縣東南十里。兩峯對峙。山上平坂。可駐萬軍。見一統志。謝云。有南山。張魯傳。曹公破陽平關。魯奔南山。入巴中。通鑑胡注。今興元府。古漢中地也。興元之南。有太行山。通於巴州。其路險峻。絕頂處謂之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孤雲、兩角。二山名也。巴州北境。有米倉山。下視興元。實孔道也。紀要。自南鄭而南。循山嶺。達於四川保寧府巴州。爲米倉道。米倉山在南鄭縣西南百四十里。鍾英按。當在沔縣直南。南江縣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沔縣東南。

【安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魏移置。屬魏興郡。沈志。安康太守安康令。二漢安陽縣。屬漢中。漢末省。魏復立。屬魏興。晉太康元年。更名。沔水注。華陽國志曰。安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隸焉。漢水又東歷敖頭。舊立倉儲之所。魏興安康縣治有戍。統領流雜。寰宇記。漢安陽故城在漢陰縣西二十四里。即今敖口東十里。漢江之北故城是也。一統志云。漢安陽縣。據漢志。水經注。當在今城固縣。沈約志及寰宇記。皆與二書不合。按水經云。沔水東過成固縣。又東過安陽縣南。則漢安陽本在今城固東界。自魏晉時分屬西城。又改名安康。乃漸徙而東。今漢陰境有故城。乃晉後之安康。非漢初

之安陽也。（馬與龍云。漢安陽縣在今城固縣東。三國時地屬蜀。非魏境所及。沈志云。安陽縣。漢末省。是也。若魏復立屬魏興之安陽。卽晉之安康。距漢縣甚遠。沈志以蒙漢安陽。非是。華陽國志亦誤。）晉志改魏安陽曰安康。屬魏興郡。一統志。漢安陽故城。今城固縣東。晉安康故城。今漢陰縣西。謝云。今興安府漢陰廳西。

【錫】。〔集解〕馬與龍曰。錫令譙同見蜀志譙周傳。

有錫。春秋時曰錫穴。左傳文十一年。楚伐麇至于錫穴。〔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鍚。應劭音陽。如應音字當作鍚。三國魏改屬魏興郡。建安二十年。分錫縣置都尉。見魏志武紀。太和二年。以錫縣爲錫郡。景初元年。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見明紀。晉志屬魏興郡。案沈志。魏興太守鄖鄉令本錫縣。二漢舊縣。屬漢中。後屬魏興。魏晉世爲郡。後省。太康五年。改爲鄖鄉。錫縣令。前漢長利縣。屬漢中。後漢省。晉太康四年。復立。屬魏興。五年。改長利爲錫。一統志。據華陽國志。鄖鄉縣本名長利。沔水注。漢水先逕錫縣故城。後逕長利故城。謂沈志恐不可從。今考沔水注。漢水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縣故春秋之錫穴地也。又東逕長利谷南。入谷有長利故城。舊縣也。漢水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卽長利之鄖鄉矣。地理志曰。有鄖關。晉太康五年。立以爲縣。據此則錫、長利、鄖鄉、各有其故城。沈志謂晉改錫爲鄖鄉。固誤。華陽國志謂鄖鄉本名長利。亦非。晉志屬魏興郡。（馬與龍云。據沈志。縣、晉省改鄖鄉。）一統志。故城今白河縣東。

【上庸】。〔集解〕惠棟曰。春秋傳云。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杜預云。縣東有方城亭。

本庸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置郡治此。建安二十年。分錫、上庸、置都尉。見魏武紀。二十四年。上庸太守申耽降蜀。明年。耽復降魏。見蜀劉封傳。魏文帝省上庸。幷新城。見華陽國志。太和二年。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縣。爲上庸郡。四年。省郡。景初元年。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見明紀。嘉平中又省。（吳云。齊王卽位。郡國多所罷省。上庸再廢。應在此時。）甘露四年。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見少帝紀。沔水注。上庸郡城三面際水。有白馬山。山石似馬。謂之白馬塞。孟達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謝云。白馬山、今竹山縣西南二十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鄖陽府竹山縣東南。

【房陵】。巴漢志曰。建安十三年。別蜀新城郡。有維山。維水所出。東入瀘。〔集解〕馬與龍曰。沔水注。堵水東歷新城郡。郡故漢中之房陵縣也。世祖建武元年。封鄧晨爲侯國。按本傳。光武卽位。封晨房子侯。注。房子、今趙州縣。豈晨先封房子。後徙房陵歟。房陵

太守蒯祺、見蜀志劉封傳向朗見本傳鄧輔見吳志陸遜傳新城太守州泰、見魏志王昶傳先謙曰官本注蜀作屬是前漢縣三國魏因置新城郡治此沔水注房陵縣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以爲新城郡以孟達爲太守治房陵謝云新城郡魏文帝立巴漢志說非也又考晉書宣帝紀孟達叛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以救達是達爲新城太守治西城（馬與龍云酈注謂治房陵據其後言之也）晉志屬新城郡一統志故城今房縣治

【巴郡】秦置雒陽西三千七百里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集解〕吳云據蜀志劉焉傳劉璋嗣位以趙韙爲征東中郎將在興平元年則分巴亦興平元年事常志酈注均作初平元年蓋相承之誤也案吳說本全祖望）趙穎（〔集解〕錢大昕云蜀志作趙韙當從之）分巴爲二郡欲得巴舊名故郡以墊江爲治安漢以下爲永寧郡（〔集解〕錢大昕曰據華陽國志此文似有誤）建安六年劉綽分巴（〔集解〕齊召南曰劉綽當作劉璋先謙曰官本作璋）以永寧爲巴東郡以墊江爲巴西郡（〔集解〕錢大昕曰按華陽國志改永寧爲巴郡非巴東也）蜀都賦注云銅梁山在巴東干寶搜神記曰有澤水民謂神龍不可鳴鼓其旁即使大雨蜀都賦曰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集解〕馬與龍曰巴郡太守杜安見樂恢傳王堂見本傳趙溫見南蠻傳曹謙、趙部、見靈帝紀龐羲見劉焉傳嚴顏見蜀志張飛傳許靖、廖立、張裔、見本傳董恢見董允傳注王謀、費觀、楊顒、輔匡、見楊戲傳注功曹楊仁見本傳又郡人龐雄見梁慬傳黃錯見黃瓊傳李顒見西南夷傳文立見蜀志譙周傳楊汰見楊戲傳先謙曰三國蜀因分置巴西、巴東、涪陵郡華陽國志獻帝初平元年（案初平當作興平）征東中郎將安漢趙穎（錢大昕曰穎、安漢人故欲移巴郡之名於安漢也案穎當作韙）建議分巴爲二郡穎欲得巴舊名故白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爲巴郡龐羲爲太守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朐䏰至魚復爲固陵郡建安六年魚復蹇允、白璋爭巴名（全祖望云建安六年趙韙誅故再分巴）乃復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徙龐羲爲巴西太守（謝云其時易韙建議所得巴郡名爲巴西羲仍爲太守非別有巴西郡也）是爲三巴案常志說三巴證以書志最可憑信爲酈注所本一統志從之至晉志則依違於巴記常志洪氏據之語多糾葛今不從全祖望云張魯降魏巴郡亦隨之而入建安二十年分其地爲三以夷帥朴胡爲巴東太守杜濩爲巴西太守（馬與龍云見魏武紀）任約爲巴郡太守（吳云見通鑑）

旋爲先主所并。故史志不詳。

十四城。〔集解〕先謙曰。三國蜀郡漢領舊縣四城。平都省。常志。三巴分後巴郡屬縣七。曰江州、曰枳、曰臨江、曰平都、曰樂城、曰常安、曰墊江。延熙十七年。省平都、樂城、常安。（吳云。據常志。樂城、常安。漢末所立也。）巴西郡領漢舊縣五。改充國曰西充國。分置南充國。（沈志巴西太守下云。譙周巴記。初平元年。分充國爲南充國。謝云。張嶷巴西充國人。見嶷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保甯府南部縣治。）爲七城。巴東郡領漢舊縣一。改魚復曰永安。分置漢豐、（常志。建安二十一年置。江水注。彭水出巴郡獠中。東南流。逕漢豐縣東。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夔州府開縣治。）南浦、（沈志。巴東公相南浦令。劉禪建興八年益州牧閻宇表改羊渠立。羊渠。何志。吳立。晉志因。謝云。常志、巴記並云。南浦晉立。案一統志從沈志。故城今萬縣治。）北井、（吳云。據常志。縣故屬宜都。先主復置固陵時移來。沈志建平太守下。引太康志。先屬巴東。與常志合。晉志屬建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巫山縣北。）爲五城。涪陵郡領漢舊縣一。分置漢復、（寰宇記。蜀先主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酉陽州彭水縣南。）漢平、（常志。延熙十三年置。江水注。江水又東逕漢平縣。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重慶府涪州東南。）漢髮、（常志。建安六年。劉璋分涪陵置。謝云。漢髮長郭純、見吳志鍾離牧傳。晉志改曰漢葭。一統志。故城今酉陽州彭水縣東。）萬甯、（靈帝分涪陵立。見本志注。常志。蜀先主改爲萬甯。晉志因。謝云。太康地說。縣在郡南。水道九百里。寰宇記。蓋今費州是。紀要。費州今貴州省思南府。）爲五城。常志。建安六年。劉璋分涪陵。置州興。蜀時省。輿地紀勝。溪州三亭縣西北一百九十里。別有酉陽縣。乃劉蜀所置。亦見寰宇記。吳云。疑後主時旋置旋省也。

戶三十一萬六百九十一。口百八萬六千四十九。〔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永興二年。巴郡太守但望上疏曰。謹案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百三十五。蓋桓帝時戶口增于中興所載也。

【江州】。杜預曰。巴國也。有塗山。禹娶塗山。華陽國志曰。帝禹之廟銘存焉。有清水穴。巴人以此爲粉。則膏澤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集解〕馬與龍曰。督江州李嚴見蜀後主傳。趙雲、鄧芝、見本傳。費觀見楊戲傳注。先謙曰。官本注。因上有乃字。前漢縣。三國蜀因。江水注。庾仲雍云。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馬與龍云。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泝江西上。至江州。分遣趙雲從

外水上江陽。會成都。見雲傳。）江水東逕陽關巴子梁。鄧芝爲江州都督。治此。寰宇記。巴縣東北二十里石峽洞是。東西約長二里。華陽國志。都護李嚴更城大城周十六里。欲穿城後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丞相亮召嚴驃漢中。故穿山不逮。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重慶府治。

【宕渠。】〔集解〕惠棟曰。說文灊水出縣西南入江。華陽國志曰。有石蜜山圖所採也。長老言縣故賨國。今有賨城、盧城。馬與龍曰。宕渠令第五倫見本傳。宕渠太守王士見蜀志楊戲傳注。又縣人馮煥、子緄、允、孫鸞見緄傳。玄賀見第五倫傳。王平、子訓、見蜀志平傳。

有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置郡。尋省爲縣。改屬巴西郡。洪云。寰宇記。建安二十二年。先主分巴郡。置宕渠郡。尋省。後主延禧中又置。見常志。謝云蜀志書王平、巴西宕渠人。是延熙後復省宕渠入巴西之明證。侯國句扶封此。見王平傳。有蒙頭盪石。張郃督諸軍下巴西。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張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從他道邀郃。山道迮狹。前後不得救。飛遂破郃。見飛傳。紀要。八濛山在渠縣東七里。八峯起伏。其下平曠十餘里。江水環之不匝者一里。山下有勒石云。漢將張飛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飛所自題也。晉志。屬巴西郡。紀要。今順慶府渠縣東北九十里。

【朐忍。】巴漢志曰。山有大小石城勢者。〔集解〕惠棟曰。常璩曰。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說文作朐䏰。云地下多此蟲。因以爲名。朐又作朐。音蠢。小顏音劬。注勢者二字衍。馬與龍曰。趙韙屯兵朐忍。見劉焉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改屬巴東郡。謝云晉書宣帝紀曹眞伐蜀。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泝沔而上至於朐忍。拔其新豐。（案晉宋二志。巴東無新豐縣。蓋漢豐之譌。魏雖拔之。不能守也。）軍次丹口。遇雨班師。晉志。屬巴東郡。一統志。故城今夔州府雲陽縣西四十里萬戶壩。

【閬中。】案本傳有俞水。巴漢志曰。有彭池大澤。名山靈臺。見孔子內讖。〔集解〕馬與龍曰。張飛封閬中侯。見劉焉傳。閬中令楊仁見本傳。巴西太守張飛、向朗見蜀志本傳。劉幹、呂乂見乂傳。閻芝、郡吏馬忠、見忠傳。功曹馬齊、從事龔祿、見楊戲傳注。又縣人譙慶、譙玄、子瑛、見玄傳。楊仁見儒林傳。任文孫、任文公、見方術傳。黃權、子崇、馬忠、子修、恢、孫義、周羣、父舒、子巨、見蜀志本傳。馬勳、馬齊、姚伷、程畿、子郁、弘、見楊戲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巴西郡治此。常志。閬水迂曲。逕其三面。縣處其中。故名。晉志。屬巴西郡。一統志。故城今保甯府閬中縣治。

【魚復。】古庸國。左傳文十年。魚人逐楚師。是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左傳是文公十六年事。此脫六字。馬與龍曰。魚復長樊顯見張堪傳。張裔見蜀志裔傳。固陵太守劉琰、

見琰傳。巴東太守羅憲、都督巴東閻宇。見霍峻傳注。鎮永安李嚴陳到、見嚴傳。宗預見預傳。士仁見楊戲傳注。

扞水有扞關。史記曰。楚肅王爲扞關以拒蜀〔集解〕惠棟曰，本傳李熊說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章懷以爲在硤州巴山縣。詳見公孫述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改曰永安。巴東郡治此。常志。初平元年。（案當作興平。）劉璋分巴郡朐忍至魚復。爲固陵。建安六年。以固陵爲巴東。先主入益州。改名江關都尉。建安二十年。以朐忍、魚復、羊渠、及宜都之巫、北井、爲固陵。（洪云。有江關。寰宇記。先主置固陵郡於此。謝云。江關在江南岸。北對夔州府城。）武陵康立爲太守。章武元年。復爲巴東。先主傳。章武二年。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江水注。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其間平地可二十里。江山迴闊。入峽所無。（紀要。今夔州府學宮。一統志。今奉節縣治。）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一統志。今奉節縣南。）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西。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迴七里。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公孫名之爲白帝城。周迴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接赤岬山。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又東傍東瀼溪。即以爲隍。西南臨大江。闞之眩目。晉志曰。魚復屬巴東郡。一統志。舊唐書地理志。漢魚復縣赤甲城是也。故城今夔州府奉節縣東北。白帝故城今奉節縣東。

【臨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枳東四百里。接朐忍。三巴記曰。初平六年。屬永寧郡。建安中。改永寧爲巴東。（馬與龍曰。據華陽國志。改永寧爲巴郡。非巴東也。）臨江仍屬焉。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謝云。吳志甘甯、巴郡臨江人。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忠州治。

【枳】。史記。蘇代曰。楚得枳而國亡。華陽國志曰。有明月峽廣德嶼者是也〔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常志。在巴郡江州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土地确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涪州西。

【涪陵】。〔集解〕馬與龍曰。巴東屬國都尉董和見蜀志本傳。涪陵太守龐宏見龐統傳。令張翼見翼傳。

出丹。巴記曰。靈帝分涪陵。置永寧縣。巴漢志曰。涪陵、巴郡之南鄙。從枳南入折丹涪水。本與楚商於之地接。漢時赤田軍常取其民〔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縣人多戇勇。多獽蜑之民。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注赤田、當作赤甲。齊召南曰。案析丹水皆縣名。與涪陵相接。注當云從枳南入析丹水涪

陵與商於之地接也。析誤作折。丹涪陵又倒其字。遂不可解。馬與龍曰。析、丹水二縣屬南陽郡。與商於地接。然與涪陵南北懸隔。又非可從枳南入也。商於爲秦商鞅封邑。張儀嘗以誑楚。秦又嘗使告楚王。請以武關之外（案卽商於地）易黔中地。而皆未果行。訓是商於未嘗屬楚。巴漢志誤。齊氏說亦未審。今考華陽國志。涪陵、巴之南鄙。從枳縣南入泝舟涪水。秦司馬錯由之以取黔中。據此疑注折當作泝。丹當作舟。商於當改黔中。於地望方合。先謙曰。官本注水上有陵字。無本字。前漢縣。三國蜀因置涪陵郡。治此。常志。三巴既分。於是涪陵謝本白璋求以丹興、漢髮二縣爲郡。初以爲巴東屬國。後遂爲涪陵郡。晉志屬涪陵。一統志。故城今酉陽州彭水縣治。

【墊江】。〔集解〕惠棟曰。沈約云。獻帝建安六年屬巴西。劉禪建興十五年復舊。華陽國志。縣有桑蠶牛馬。墊依說文當作墊。從衣執聲。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見常志。江水注。涪水入漢水亦謂之爲內水。北逕墊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重慶府合州治。

【安漢】。〔集解〕馬與龍曰。縣人陳禪、子澄、曾孫寶、見禪傳。張翕子湍見西南夷傳。龔祿弟衡見蜀志楊戲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巴西郡。謝云。侯國。王平封此。見平傳。晉志屬巴西郡。一統志。故城今順慶府南充縣北。

【平都】。巴記曰。和帝分枳置。〔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蜀省。見常志。謝云。延熙中省入臨江。見巴記。一統志。故城今忠州酆都縣治。

【充國】。〔集解〕馬與龍曰。西充國長李福、見蜀志楊戲傳注。又縣人譙𩛙、子周、孫熙、賢同見周傳。

永元二年分閬中置。巴記曰。初平四年。復分爲南充國縣。〔集解〕惠棟曰。沈約云。地理志。巴郡有充國縣。續漢書又云。和帝立。二志不同。錢大昕曰。前志有此。疑誤。先謙曰。前漢縣。後漢初省入閬中。和帝復置。見一統志。三國蜀改曰西充國。屬巴西郡。洪云。寰宇記謂晉太康中置西充國者。誤。晉志屬巴西郡。一統志。故城今保甯府南部縣西北。

【宣漢】。巴漢記曰。和帝分宕渠之東置。〔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蜀因。改屬巴西郡。吳云。常志。宕渠郡有此縣。郡省。縣仍還巴西。晉志省。惠帝復置。屬宕渠郡。一統志。故城今達州治。

【漢昌】。〔集解〕馬與龍曰。漢昌長馬忠、見蜀志忠傳。程畿見楊戲傳注。又縣人句扶、見王平傳。

永元中置。巴記曰。分宕渠之北而置之。〔集解〕惠棟曰。何承天志作漢豐。案華陽國志別有漢豐縣。屬巴東。漢昌屬宕渠郡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巴西郡。吳云。常志。宕渠郡有此縣。郡省。仍還巴西。晉志屬巴西郡。一統志。故城

今保寧府巴州治。

【廣漢郡】高帝置。雒陽西三千里。（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王莽改曰就都。公孫述名曰子同。馬與龍曰。廣漢太守劉宬、見李業傳。蔡茂見光武紀。臧宮、陳寵見本傳。陳壐見陳球傳。袁彭見袁安傳。張肅見劉焉傳。夏纂見龐參傳。射堅見蜀先主志注。許靖、鄧芝、呂乂、張翼、見本傳。何祇見張嶷傳。夏侯纂見秦宓傳。習禎、張存、姚伷、李驤、見楊戲傳注。羅蒙見霍峻傳注。主簿鐔顯、見王渙傳。上計掾段恭、見龐參傳。功曹王渙、王忳、五官掾諒輔、見本傳。秦宓、主簿王普、功曹古朴、見蜀志宓傳。又郡人鄭伯山、見楊厚傳。馮信見李業傳。姜詩見列女傳。文齊、馮顥、見西南夷傳。鄭度見蜀志法正傳。鐔承見孟光傳。王離見張裔傳注。先謙曰。三國蜀因。分置梓潼郡。謝云。按常志。東廣漢郡。咸熙初省。是蜀有東廣漢郡。寰宇記於郪縣、伍城。並云屬東廣漢。然姜維傳云。維等引兵由廣漢郪道。楊戲輔臣贊注。王甫、李邵。皆云廣漢郪人。不云東廣漢。是常璩樂史之言。未可盡信。今從三國志。吳表引常志。延熙中。分廣漢四縣。置東廣漢郡。通鑑胡注。東廣漢郡治郪縣。一統志。晉之廣漢郡。即蜀之東廣漢郡。據列東廣漢郡領郪、廣漢、德陽、伍城、四縣。今考一統志云。蜀之東廣漢郡。今不知其治所。舊志以為郎晉之廣漢郡。亦無所據。吳氏蓋誤據舊志之說。今不從。

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蜀廣漢郡。領漢舊縣七。分置陽泉。（沈志。廣漢太守陽泉令。蜀分綿竹立。謝云。侯國。先主傳。勸進表有故議郎陽泉侯劉豹。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綿州德陽縣西。）伍城。（沈志。伍城令。晉武咸寧四年立。何志。劉氏立。元和志。梓州元武縣。本先主所立伍城縣也。水經注。涪水南逕五城縣。為五城水。謝云。縣蓋晉初省。至咸寧四年復立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潼川府中江縣東。）為九城。梓潼郡領漢舊縣三。改葭萌曰漢壽。分置昭歡。（沈志晉壽太守邵歡令下云。疑是蜀立曰昭歡。晉改也。李兆洛云。地缺。當在今保寧府北境。）漢德。（晉志。劉備據蜀。立漢德縣。屬梓潼郡。一統志。故城今保寧府劍州東北。）為六城。按謝氏據寰宇記。淵陽、漢縣。在維縣南。謂漢縣。即指蜀漢而言。然於書志無考。一統志。縣蓋南北朝時置。又據晉志。梓潼郡蜀置。有劍閣縣。吳云。紀要引輿地記。蜀先主置劍閣縣。然劍閣縣果為蜀立。常志豈得不載。沈志。漢壽。晉改曰晉壽。輿地廣記。桓溫滅蜀。分晉壽置劍閣縣。殆為近實。一統志云

劍閣晉置是也。今皆不錄。

戶十三萬九千八百六十五，口五十萬九千四百三十八。

【雒】〔集解〕齊召南曰，案雒是一字縣名，前書可證，又本書李固傳出爲廣漢雒令是也。馬與龍曰，雒令習禎見蜀志楊戲傳注，又縣人翟酺見本傳，李尤見文苑傳，折國子像、郭玉見方術傳，均云廣漢雒人。

州刺史治。〔集解〕齊召南曰，各州刺史治例無州字，此州字衍，又漢陽郡隴州刺史治亦衍州字。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郡本治緜鄉，安帝永初中，陰平、漢中羌反，元初二年移涪，後治雒城。馬與龍曰，益州刺史岑彭、种暠見本傳，廉丹見廉范傳，王岑見朱浮傳，朱酺見馬嚴傳，張喬見安帝紀，山昱見西南夷傳，侯參見楊秉傳，龐艾見羊陟傳（案蔡邕傳作龐芝，當即一人），郗儉見靈帝紀（案蜀志作郤儉，見郤正傳，即正之祖父也），張忠見公孫述傳，种劭見獻帝紀，黃權降魏，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見蜀志權傳，楊阜見魏志阜傳，亦遙領也。從事王忳見本傳，賈龍見靈帝紀，楊竦、李陵見西南夷傳，張嶷見蜀志本傳。又案華陽國志，廣漢郡治緜鄉，酈注作乘鄉。江水注，高帝置廣漢郡於乘鄉，王莽之吾雒也。前志，莽改雒縣曰吾雒，是西京廣漢郡本治雒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廣漢郡治此，見常志。建安十九年，先主破雒城，見蜀志。謝云，有雁江，先主敗劉璋將張任於雁橋，即此，見益州耆舊記。紀要，雁江即中水。晉志，改屬新都郡。鄒安鬯云，故城今成都府漢州北。

【新都】華陽國志曰，有金堂山，水通巴漢。〔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云，水通于巴，注衍漢字。馬與龍曰，新都令第五訪見本傳，法正、呂乂見蜀志本傳，大度亭長王忳見忳傳，又縣人楊續、孫春卿、曾孫統、元孫厚見厚傳，王忳、諒輔見獨行傳，段翳見方術傳，李求承見蜀志張嶷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見常志。洛水注，洛水南逕新都縣，與緜水合，蜀有三都，謂成都、廣都，此其一焉。洪云，有諸葛亮八陣圖在縣北十九里，見元和志。謝云，有大渡，鍾會表稱姜維等逝走，臣遣夏侯咸等出新都大渡，截其前。鍾英按，疑即新都東中江渡處，非大渡河也（馬與龍云，當即王忳傳之大度亭）。寰宇記、紀要、一統志並云蜀置新都郡，今考晉志，新都郡晉太始中置，則言蜀置郡者誤。晉志，改屬新都郡。紀要，故城今新都縣東二里。

【緜竹】地道記曰，有紫巖山，緜水之所出焉。〔集解〕馬與龍曰，益州牧劉焉徙居緜竹，從事賈龍、緜竹令升見焉傳，馬謖見蜀志馬良傳，呂乂見本傳，又縣人杜眞見翟酺傳，任安見儒林傳，董扶、秦宓見扶傳（案秦宓蜀志作秦

宓、見宓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江水注。縣水西出縣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也。秦宓傳。廣漢縣竹人。先主傳。劉璝等拒先主於涪。敗保縣竹。後主傳。諸葛瞻拒鄧艾至涪。前鋒敗退。住縣竹。戰死。皆卽此。謝云。侯國。吳班封此。見楊戲輔臣贊注。晉志。改屬新都郡。一統志。縣自古爲由涪入成都必經之要道。又爲涪江所經。當在緜州、德陽之間。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什邡。】〔集解〕惠棟曰。說文。邡從邑。方聲。華陽國志曰。山出好茶。馬與龍曰。什邡令楊仁、見本傳。王連、蔣琬、見蜀志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作汁方。三國蜀因。見常志。晉志改屬新都郡。一統志。故城今成都府什邡縣南。

【涪。】巴漢志曰。孱水出孱山。〔集解〕馬與龍曰。蔣琬、姜維屯涪。見蜀志後主傳。又杜微、尹默、子宗、李譔、父仁、見蜀志本傳。李福、子驤、見楊戲傳注。並梓潼涪人。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梓潼郡。見常志。涪水注。涪水出廣漢剛氏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西。劉璋傳。建安十六年。先主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謝云。墊江水卽涪內水。見通鑑胡注。晉志改曰涪城。屬梓潼郡。一統志。故城今緜州東北。舊州城東五里。

【梓潼。】地道記。五婦山。馳水出。建安二十二年。劉備以爲郡。〔集解〕馬與龍曰。梓潼太守霍峻、張翼、楊戲、令王連、見蜀志本傳。又縣人李業、子翬、見獨行傳。景鸞見儒林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置郡。見常志。晉志。屬梓潼郡。一統志。故城今緜州梓潼縣治。

【白水。】山海經曰。白水出蜀。而東南入江。郭璞曰。今在縣。〔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梓潼郡。見常志。白水注。白水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卽白水郡治也。有景谷道。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元和志。隋景谷縣。因縣北景谷爲名。一統志。在今昭化縣西北。有白水關。常志。白水縣有關尉。通志。關東接陰平。北連文縣。西達平武。最爲要隘。洪云有木馬山。諸葛亮出祁山。於此造木牛流馬。在景谷縣西南二十五里。見元和志。謝云。先主傳。建安十六年。劉璋推先主督白水軍。通鑑胡注。白水關。璋置屯守。卽楊懷高沛之軍。陳羣傳。備自成都至白水。多設傳舍。卽此。晉志。屬梓潼郡。一統志。景谷廢縣。在今保甯府昭化縣西北一百里。漢白水縣又在其北。白水關在白水縣界。

【葭萌。】華陽國志。有水通於漢川。有金銀鑛。民洗取之。〔集解〕馬與龍曰。守葭萌霍峻、見蜀志峻傳。督漢壽費禕、見本傳。胡濟見姜維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改爲漢壽。屬梓潼郡。見晉志。沈約云。按晉起居注。太康元年。改梓潼之漢壽曰晉壽。漢壽之名。疑是蜀立。漾水注。漢水又西南逕關城北。又西南逕通谷。又西南寒水注之。又西逕石亭戍。漢

所8號

水又逕晉壽城西。而南合漢壽水。法正傳。魚復關頭。益州禍福之門。王平傳。曹爽使漢中。平曰。賊若得關。便爲深禍。姜維傳。維聞鍾會理兵關中。表請遣張翼、廖化等。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黃皓啟後主。寢其事。鍾會傳。會圍漢樂二城。逕西出陽安口。使胡烈等攻破關城。皆卽漾水注之關城。案今曰陽平關。在漢中府甯羌州西北一百里。關城東西逕二里。南倚雞公山。北倚嘉陵江。見一統志。有馬鳴閣。徐晃傳。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太祖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紀要。今昭化縣北百里。謝云。有閬水。霍峻傳。峻守葭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有籌筆驛。卽朝天驛。武侯出師運籌於此。在今廣元縣北八十里。見紀要。晉志改曰晉壽。屬梓潼郡。李兆洛云。故城今保甯府廣元縣東南五十里。

【郪】。（集解）馬與龍曰。縣人王堂、子稚、曾孫商、王順、子渙、孫石。見本傳。王甫子祐。甫從兄士、李邈、弟朝、邵、並廣漢郪人。見蜀志楊戲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沈志。郪縣令。漢舊縣。姜維傳。鄧艾破諸葛瞻於緜竹。維聞瞻破。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卽此。晉志脫。一統志。晉志無郪縣。而王長文傳曰。廣漢郪人。又華陽國志。沈約宋志。皆有郪縣。其未嘗廢可知。故城今潼川府三臺縣南。

【廣漢】。（集解）惠棟曰。說文有鄭聚。馬與龍曰。更始封劉賜爲侯。見安城孝侯傳。廣漢長黃權、見蜀志權傳。

有沈水。（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沈志。遂寧太守廣漢令。漢舊縣。水經。涪水南至小廣魏。與梓潼水合。注。小廣魏卽廣漢縣地。一統志。舊志云。漢時縣名與郡同者。類加小字以別之。今縣屬廣漢郡。亦宜曰小廣漢。水經本曹魏時人所作。故改漢爲魏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潼川府遂甯縣東北

【德陽】。華陽國志曰。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蜀因。張裔傳。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裔拒之於德陽陌下。敗還成都。卽此。漾水注。清水又東南逕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小劍水西南出劍谷。東北流逕其戍下。入清水。清水又東南注白水。常志。秦惠王謀伐蜀。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蜀遣五丁迎石牛。周慎王五年。司馬錯等從石牛道伐蜀。滅之。元和志。卽劍閣道也。鄧艾傳。艾上言。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晉志因。一統志。德陽故城。後漢初。分梓潼縣置。在今緜州梓潼縣北。後移於今遂甯縣。故廣漢界。（馬與龍云。據張裔傳。飛由墊江入。裔拒之於德陽。知是時德陽縣

已徙而南非梓潼北之舊縣也）而廢舊縣爲亭即魏景元四年鄧艾所經之漢德陽亭也

【蜀郡】秦置雒陽西三千一百里（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去雒三千一百二十里馬與龍曰太守郭梵見郭伋傳、張穆見吳漢傳、張堪、廉范見本傳第五倫見章帝紀袁京見袁安傳聶尙見西羌傳劉宣見种暠傳、李根、黃昌見昌傳、李膺、周畢見本傳、王商見王堂傳射堅見蜀先主志、許靖、法正、楊洪、呂乂、王連、張翼見本傳都尉高靖見魏志高柔傳郡丞甘甯見吳志甯傳郡吏楊終、楊鳳見終傳文學掾楊由、功曹任末見本傳又郡人殷參見黃琬傳王追見西南夷傳張龕弟俊見袁敞傳景毅子顧見李膺傳、王皓、王嘉見李業傳何祇見蜀志張嶷傳張表見楊戲傳先謙曰三國蜀因分置汶山郡　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蜀蜀郡領漢舊縣六城洪志、吳表皆有湔縣汶山郡又列都安縣謝云後主傳建興十四年至湔登觀坂裴注湔縣名屬蜀郡胡三省謂即漢湔氐道考湔氐道在今松潘廳與蜀郡懸隔胡說非是江水注江水又歷都安縣李冰作大堰於此謂之湔堋俗謂之都安大堰亦曰湔堰益州刺史皇甫晏至都安屯觀坂晏屯觀坂與蜀志後主登觀坂之文合準其地望都安與湔實爲一地漢志無湔縣蓋桓靈後所置晉志蜀郡無湔縣汶山郡有都安是湔縣改名都安移屬汶山非蜀別有都安縣易慮設地不能諏沈志謂都安蜀立屬汶山者誤也案謝氏謂都安與湔爲一地證以蜀志、酈注說是惟湔縣之立書志無考裴注增廣異聞嫌無旁證既知湔即都安其縣名仍以都安爲合今姑舍裴注而從晉宋志汶山郡領漢舊縣五分置都安（沈志汶山太守都安侯相蜀立晉志因屬汶山郡一統志都安堰今成都府灌縣西紀要都安故城今灌縣東二十里）平康（後主傳延熙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平之晉志因一統志縣在今松潘廳西南）白馬（沈志南晉壽太守興樂令晉太康元年更名本曰白馬屬汶山何志漢舊縣檢二漢益部無白馬縣洪云蜀漢所立水經注益州記曰大江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一統志縣蓋取嶺爲名晉志改曰興樂屬汶山郡一統志故城今松潘廳西北）爲八城　戶三十萬四百五十二口百三十五萬四百七十六　【成都】蜀都賦注曰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郭十八門（集解）馬與龍曰益州

牧劉焉、子璋、見焉傳、劉備見蜀先主志、諸葛亮、蔣琬、費禕、見蜀志本傳、別駕張松、法正、張肅、從事王累、黃權、見劉焉傳、張裕見鄧芝傳、鄭度見法正傳、杜瓊、周羣、譙周、見本傳、李邵、李朝、馬勳、楊戲、王甫、書佐姚伷、見戲傳注、主簿胡濟、見董和傳注、宗預見本傳、杜微、功曹五梁、別駕秦宓、見微傳、成都令董和、李嚴、見蜀志本傳、馬謖見馬良傳、呂辰見呂乂傳、李福見楊戲傳、何祇見楊洪傳注、又縣人楊終、楊鳳、見終傳、楊由見方術傳、趙戒、子典、兄子謙、溫、見典傳、張霸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建安二十五年、先主即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注、武擔山在成都西北、）見先主志、有萬里橋、蜀使費禕聘吳、諸葛亮祖之、禕歎曰、萬里之路、始於此橋、故名、在城南二里、有讀書臺、諸葛亮相蜀、築此臺、以集諸儒、兼以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城北一里、見寰宇記、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成都府治、

【郫】〔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郫西北六十里、玉篇音薄靡切、又音脾、馬與龍曰、獻帝封趙謙爲侯、見趙典傳、郫令鄧芝、見蜀志芝傳、何祇見楊洪傳注、習禎、又縣人何宗、子雙、見楊戲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成都府郫縣治、古蜀王杜宇所都、

【江原】〔集解〕惠棟曰、去郡一百二十里、有青城山、（案見常志、）馬與龍曰、江原長董和、見蜀志和傳、朱游、趙敦、又縣人功曹常播、主簿楊玩、見播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崇慶州東南、

【繁】〔集解〕惠棟曰、郡北九十里、有泉水稻田、（案見常志、）馬與龍曰、縣人任末見儒林傳、延熙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降、居之於繁縣、見蜀後主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晉志因、舊唐書地理志、漢劉禪時、加新字、寰宇記、後主居涼州降人於繁縣、而移繁縣於新繁縣、一統志、繁縣之加新字、以晉宋隋志考之、惟元和志謂後周改名爲合、舊唐書、寰宇記、皆非也、蓋遷治或在蜀漢時、改名在後周時耳、漢繁縣故城、今新繁縣東、

【廣都】任豫益州記曰、縣有望川源、鑿石二十里、引取郫江水、灌廣都田、云後漢所穿鑿者、〔集解〕惠棟曰、在郡西三十里、有鹽井漁田之饒、（案見常志、）馬與龍曰、廣都長韋義、見本傳、蔣琬、王連、見蜀志本傳、又縣人朱游見常播傳、延興十四年、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戶於廣都、見後主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江水注、江水東逕廣都縣、江北則左對繁田、揚雄蜀本紀、蜀王本治廣都之樊鄉、後徙成都、新都、廣都、爲三都、號名城、晉志因、一統志、故城有二、一在成都府東南、一在雙流縣東南、據後漢書章懷注、參考岑彭、吳漢傳、漢縣當在府東南江北岸、據寰宇記、續通典、則漢縣又當在今雙

流縣界。【臨邛】。博物記曰。有火井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中。火即絕滅不復然。蜀都賦注曰。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許。隆隆如雷聲。爓然通天。光耀十里。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鹽。家火煮之。不過二三斗鹽耳。〔集解〕惠棟曰。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實之。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見常志）馬與龍曰。公孫述爲導江卒正。居臨邛。見述傳。臨邛令李朝。見蜀志楊戲傳注。有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江水注。江水又逕臨邛縣。江水又與文井江會。李冰所導也。自莋道與濛溪分水至蜀郡臨邛縣。與布僕水合。謝云先主傳章武二年。漢嘉太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即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邛州治。【湔氏道】。蜀王本紀曰。縣前有兩石。對如闕。號曰彭門。岷山在西徼外。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注于海。中多良龜。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獸多犀象夔。郭璞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曰夔。蜀都賦注曰。岷山特多藥。其椒特多好者。絕異于天下之好者。〔集解〕惠棟曰。盛宏之荊州記曰。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建甯漏江縣。潛行地底數里。出楚都。遂廣千里。馬與龍曰。建寧漏江縣。漢屬牂牁郡。若水注。葉榆水逕漏江縣。伏流山下。說與此異。然牂牁郡爲今滇省北境。水經注。繩若水所逕雲南越巂等郡。即在其北。荊州記似指繩若水爲岷江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改曰氏道。水經。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趙一清云。蜀後號湔氏道曰氏道。案水經本曹魏時人作。趙說是。今從之。酈注。漢武帝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以統之。氏道縣本秦始皇置。後爲升遷縣也。晉志改曰升遷。屬汶山郡。一統志。在今松潘廳西北。【汶江道】。華陽國志曰。濊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凍不釋。孝安延光三年。復立之以爲郡。〔集解〕謝鍾英曰。郡國志以漢朝爲斷。無汶山郡。是汶山非安帝所立。常說非。先謙曰。前漢縣曰汶江。三國蜀因。改屬汶山郡。洪志。蜀改汶江爲汶山。甚誤。說見下。江水注。江水又逕汶江道。汶水出徼外岷山西。至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注於大江。晉志改置廣陽縣。屬汶山郡。一統志。廣陽隋改曰汶山。本漢汶江縣地。見元和志。晉置廣陽縣於汶江城西北五十里。見宋白續通典。汶江故城今茂州北。【八陵】。〔集解〕錢大昕曰。前志有蠶陵。無八陵。晉志亦作蠶陵。惠棟曰。靈帝以汶江、蠶陵、廣柔三縣置汶山郡。八陵當作蠶陵。先謙曰。前漢縣作蠶陵。三國蜀改屬汶山郡。江水注。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

十餘里、至龍涸、又八十里、至蠶陵縣。晉志作蠶陵。屬汶山郡。一統志、故縣今松潘廳南二百三十里疊溪營西。

【廣柔】 帝王世紀曰、禹生石紐縣。有石紐邑。華陽國志曰、夷人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爲人所得、則共原之。云禹神靈祐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汶山郡。譙周蜀記、禹本汶山郡廣柔人。若水注、繩水出徼外、東南流、分爲二。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於江。晉志屬汶山郡。一統志、故城今茂州汶川縣西北。

【緜虒道】 華陽國志曰、有玉壘山、出璧玉、湔水所出。〔集解〕馬與龍曰、汶山太守何祗、見蜀志楊洪傳注。陳震、王嗣、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置汶山郡、治此。西南夷傳、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宣帝省、並蜀郡爲北部都尉。靈帝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蜀志陳震傳、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蓋靈帝置郡、後復爲都尉、而蜀復置也。（馬與龍曰、漢置汶山郡治、當在汶江道。）江水注、湔水出緜虒道、亦曰緜虒縣之玉壘山、縣即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晉志改曰汶山、屬汶山郡。一統志、在今保縣南。

【犍爲郡】 武帝置。雒陽西三千二百七十里。劉璋分立江陽郡。〔集解〕惠棟曰、犍爲亦作楗爲。見楊統碑。馬與龍曰、都鄉侯劉蒜、見天文志。太守任岐、見劉焉傳。李嚴見蜀志本傳。何祗、王離、見楊洪傳注。何宗、李邈、見楊戲傳注。郡掾田恭、見西南夷傳。功曹楊洪、見蜀志本傳。又郡人周循、見楊厚傳。費貽見譙元傳。任永見李業傳。叔先泥和、見列女叔先雄傳。先謙曰、三國蜀因。江陽郡同分置南廣郡。洪云、江水注、江陽故犍爲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郡。蜀志楊戲傳注、劉璋遷程畿爲江陽太守。而晉志云、蜀章武元年置。今考益州初定、劉邕、彭羕、即繼爲江陽太守。明非章武元年始置。當以蜀志及水經注爲是。江水注、益州舊以蜀郡、廣漢、犍爲、爲三蜀。

九城。〔集解〕先謙曰、三國蜀犍爲郡、領漢舊縣五城。江陽郡領漢舊縣三城。南廣郡領漢舊縣南廣。分置臨利、常遷、新興、爲四城。見常志。說見南廣縣下。吳表有新道縣。據蜀志李嚴傳、越巂夷帥遣軍圍新道縣。疑縣爲蜀立。又云、一本作新城。未詳孰是。謝云、何焯改新道爲新城、非是。縣當屬越巂。今姑闕之。

戶十三萬七千七百一

十三。口四十一萬一千三百七十八。

【武陽。】〔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有朱遵祠。（馬與龍曰。朱遵未詳。岑彭子名遵。朱或岑字之訛。然蜀人祠彭。非祠遵也。）山出鐵。前志有鐵官

有彭亡聚。 岑彭死處。南中志曰。縣南二十里彭望山。益州記曰。縣有王喬仙處。王喬祠今在縣。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集解〕馬與龍曰。蜀人爲岑彭立廟武陽。歲時祠焉。見彭傳。又縣人杜撫見儒林傳。張皓子綱、續見皓傳。皓玄孫翼。翼子微見蜀志翼傳。楊洪、楊戲見本傳。李光子密見戲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洪云。有牧馬川。先主於此置藉田牧馬於江中。見寰宇記。在今眉州東江中。謝云。有赤水。漢末黃龍見於赤水。先主以爲受命之符。見輿地廣記。紀要。赤水在彭山縣東北二十里。一名黃龍溪。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眉州彭山縣東十里。

【資中。】〔集解〕馬與龍曰。趙曄到資中詣杜撫受韓詩。見曄傳。又縣人董鈞見儒林傳。王嗣見蜀志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資州資陽縣北。臨中江水。

【牛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去郡三百里。孟康音髀。馬與龍曰。牛鞞長董和見蜀志本傳。李邈見楊戲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成都府簡州東。

【南安。】蜀都賦注曰。縣之南有五屼山。一山而五里。在越嶲界。〔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郡東四百里。又注。五屼山、今蜀都賦注曰。一山有五重。在縣南也。楊雄蜀都賦注曰。五屼參差。馬與龍曰。縣人費詩、子立見蜀志詩傳。五梁見杜微傳。

有魚泣津。 蜀都賦注曰。魚符津數百步。在縣北三十里。縣臨大江。岸便山嶺相連。經益州郡。有道廣四五丈。深或百丈。塹鑿之蹟今存。昔唐蒙所造。博物記。縣西百里有牙門山。華陽國志曰。縣西有熊耳峽。南有峨眉山。去縣八十餘里。〔集解〕錢大昭曰。泣當作涪。吳漢傳。漢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注云。在南安縣北。臨大江。蜀都賦注作魚符津。符涪聲相近也。惠棟曰。華陽國志。峨眉山有仙藥。見孔子地圖。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江水注。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涐水至南安入大渡水。又東入江。洪云。有峽口。先主疾。漢嘉太守黃元反。楊洪啓太子使將軍陳曶、鄭綽於南安峽口邀遮。即便得矣。見洪傳。謝云。峽口、今嘉定府城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嘉定府夾江縣西北二十里南安鎮。

【僰道。】華陽國志曰。治馬湖江。會水通越嶲。舊本有僰人。有荔枝、薑蒟。有玉岳蘭。李冰燒之崖有五色赤白。

映水玄黃.魚從楚來.至此而止.畏崖映其水故也.〔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縣出膳骨黃魚.高誘、呂覽注.僰讀如斜劄之劄.又注玉岳蘭.江水注云.縣有蜀王兵蘭.與欄古字通.今華陽國志作兵欄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水經.江水又東南過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馬與龍曰.若水、酈注以合繩水.亦言繩若水.一曰越嶲水.常璩所謂馬湖江.皆卽今金沙江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敘州府宜賓縣西南.

【江陽.】華陽國志曰.江雒會.有方蘭祀.江中有大闕小闕.蜀都賦注云.沱潛既道.從縣南流.至漢嘉縣.入大穴中.通剛山下.因南潛出.今名復出水是也.〔集解〕惠棟曰.注有方山蘭祀.諸本脫山字.馬與龍曰.江陽令姜詩見列女傳.江陽太守彭羕見蜀志本傳.王山見王連傳.劉邕、程畿、見楊戲傳注.長張翼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江陽郡治.此本犍爲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郡.見常志.江水注.緜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緜水口.亦曰中水.江陽縣枕帶雙流.據江洛會也.(趙一清云.沈氏云.漢志.緜水入洛.洛水入湔.湔水入江.蓋以湔爲主也.故曰湔水.東南至江陽.入江.酈注以洛爲主.洛水合緜水.緜水合湔江.故以江陽爲江洛之會.)謝云.趙雲從外水上江陽.與諸葛亮會成都.見雲傳.晉志.屬江陽郡.一統志.故城今瀘州治.

【荷節.】〔集解〕錢大昕曰.前志有符.無荷節.疑荷乃符之譌.而衍一節字也.水經.江水東過符縣.注引符有先絡.僰道有張帛.是後漢亦名符縣矣.或謂東京改名符節.晉時復爲符者.非也.馬與龍曰.符節長王士見蜀志楊戲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作符.三國蜀作符節.改屬江陽郡.見常志.洪志作符.吳表作符節.謝云.輿地廣記.東漢符節.晉始曰符.洪氏從晉志作符.非也.按常志、水經、皆作符縣.據蜀志作符節.今從之.晉志作符.屬江陽郡.一統志.故縣今瀘州合江縣西.

【南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置郡.洪志.蜀南廣縣.屬朱提郡.謝吳同.案沈志.南廣太守.晉武帝分朱提、立南廣令.漢舊縣.屬犍爲.晉太康地志.屬朱提.水經注.江水又與符黑水合.水出寧州南廣郡南廣縣.縣故犍爲之屬縣也.劉禪延熙中.分以爲郡.華陽國志.南廣郡.蜀延熙中置.以蜀郡常竺爲太守.(紀要引作蜀志.按蜀志無此文.)建武九年省.(吳云.常志原文.建武上本有脫字.謝云.建武、晉元帝年號.僅有元年.當係太始之譌.蓋太始九年省南廣郡.以縣屬朱提.故太康地志云屬朱提也.)治南廣.其屬縣尚有臨利、常遷、新興.晉志並無.(謝云三縣.今此無考.)據

此。蜀置南廣郡。晉初省入朱提。武帝復立。沈志雖未載蜀置。然常志酈注自可徵信。晉志改屬朱提郡。一統志。故城今敘州府珙縣西南。【漢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郡東五百里。有鹽井魚池以百數。先謙曰。前漢無。三國蜀因。改屬江陽郡。見常志。水經注。洛水東逕資中縣。又逕漢安縣。謂之緜水。自上諸縣咸以溉灌。故語曰緜洛爲沒沃也。晉志屬江陽郡。一統志。故城今瀘州江安縣東。

【牂牁郡】武帝置。雒陽西五千七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周歆見隗囂傳注。費詩、向朗、馬忠見蜀志本傳。郡丞朱褒見蜀先主志。功曹謝暹見西南夷傳。先謙曰。三國蜀因。分置興古、梁水郡。十六城。〔集解〕先謙曰。三國蜀牂牁郡。領漢舊縣六。分置廣談。（沈志。夜郎太守廣談長。晉太康地志。屬牂牁。吳云。常志有疑蜀建興初立。晉志無。地今闕）爲七城。興古郡領漢舊縣四。分置漢興。（沈志。南宕渠太守。徐志。本南中民。蜀立漢興令。二漢魏無。晉地志有。屬興古郡。葉榆水注。盤水又東逕漢興縣。洪云。縣名漢興。當非晉立。疑蜀漢置。謝云。據水經注。當在今臨安府阿迷州南境）入益州郡之律高。爲六城。洪志、吳表、皆不錄。梁水郡。謝云。據水經注。準其地望。梁水郡屬縣。當得西隨、賁古、漢興、進乘諸縣。但沈志謂梁水郡晉成帝分興古立。與酈說異。國志又無立郡明文。按葉榆水注。盤水出律高縣南盬町山。（地理志。益州郡律高縣。盬町山出銀鉛。本志同）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溫水注。溫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溫水上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是以劉禪分興古之盬南。置郡于梁水縣也。華陽國志。梁水郡在興古之盬南。沈志。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立。（趙一清云。酈云蜀置。蓋東晉復立此郡）當是蜀置郡。晉初省併。至成帝復立。（馬與龍云。沈志梁水郡所領漢舊縣。皆在興古郡南境。酈注、常志說合）沈偶未載耳。今據常志、酈注、沈志。錄其郡縣。蜀梁水郡。領漢舊縣二。分置梁水。（爲郡治。見酈注。沈志亦云。與郡俱立。晉志無。一統志。臨安府東南境。蜀漢時爲梁水郡地。梁水故縣。今臨安府境）入益州郡之勝休、賁古。毋掇改曰西豐。爲六城。同並、毋單。改屬建甯、談稾、漏江省。戶三萬一千五百二十三。口二十六萬七千二百五十三。

【故且蘭】地道記曰。有沈水。〔集解〕惠棟曰。常璩音沮。云有柱蒲關。先謙曰。注沈是沅之誤。前漢縣。三國蜀因。晉志因。去故字。沅水注。沅

水出牂牁且蘭縣。（漢志牂牁郡。應劭云。臨牂牁江。）又云。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沅。溫水注。夜郎豚水東北流。逕談槀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牁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楚將莊蹻泝沅伐夜郎。椓牂柯繫船。因名且蘭爲牂牁矣。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是也。牂牁水又東南逕毋斂縣西。阮元云。且蘭縣在今安順等府境。馬與龍云。故且蘭縣。舊說今平越州、而實非也。平越州東有清水江。下流入沅。莊蹻泝沅。或至此。當爲且蘭縣東境。故水經云。沅水出且蘭縣也。夜郎豚水。當爲今北盤江。酈注。豚水東北流。逕談槀縣。又東逕牂柯郡且蘭縣。又東南逕毋斂縣西。談槀今曲靖府陸涼州地。毋斂今貴陽府定番州西南。皆北盤江所經。若指且蘭在今平越。則東西易位。川流懸隔矣。今據酈注。縣臨江上之文。漢且蘭縣故城。當在今安順府永寧州西南境。

【平夷。】〔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有姚津安樂水。山出茶蜜。馬與龍曰。庲降都督領交州刺史李恢駐平夷。見蜀志恢傳。庲降督張翼、見馬忠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晉志因。一統志。故縣今曲靖府平夷縣境。

【鄨。】地道記曰。不狼山。鄨水所出。〔集解〕惠棟曰。玉篇音倖逝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水經。延江水東至牂牁鄨縣。酈注。縣有鄨水。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遵義府遵義城西。

【毋斂。】〔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有剛水。馬與龍曰。縣人尹珍、見西南夷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溫水注。牂牁水又東南逕毋斂西。毋斂水出焉。又云。剛水西出牂牁毋斂縣。王莽之有斂也。謝云。剛水即定番州南之濛江。晉志因。（案閣本訛作毋劍）謝云。徐松云。故城今貴陽府定番州西南。

【談指。】出丹。南中志曰。有不津江。江有瘴氣。〔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案閣本訛作指談）紀要。今桐梓縣西南。謝云。李兆洛云。今大定府治。

【夜郎。】〔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有遯水、通廣鬱林。（馬與龍云。遯水即水經注豚水。）出雄黃、雌黃。案本傳有竹王三郎祠。〔集解〕馬與龍曰。見西南夷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史記正義。瀘州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李恢傳。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恢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即此。謝云。漢書夜郎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唐蒙發卒治道。自僰道抵牂牁江。即謂此也。晉志因、阮元云。夜郎故縣。今霑益州。亦兼有宣威州地。案當在宣威霑益東界。

【同竝。】〔集解〕惠棟曰。應劭音伴。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建甯郡。謝云。案洪氏以同竝隸建甯郡。準其地望。是也。今從之。葉榆

水注。葉榆水東北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晉志省。謝云。鄒安鬯云。今澂江府河陽縣地。

【談藁】（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有濮獠。先謙曰。前漢縣。（藁作槀。正字。）三國蜀省。沈志。建寧太守。談藁令。漢舊縣。屬牂牁。晉武帝立。吳云。當是蜀書。洪謝同。溫水注。豚水東北流。逕談藁縣。晉志。屬建寧郡。李兆洛云。故縣。今曲靖府陸涼州境。

【漏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縣九十里。出蠙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省。沈志。漢舊縣。屬牂牁、晉武帝立。吳云。當是蜀省。洪謝同。葉榆水注。葉榆水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于是水之南。葉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晉志。屬建寧郡。阮元云。漏江、當即今杞麓湖。漏江故縣。即今通海縣地。

【毋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建甯郡。溫水注。溫水又東南逕牂牁之毋單縣。建興中。劉禪割屬建甯郡。橋水注之。（謝云。橋水或即今赤水河。）晉志屬建甯郡。李兆洛云。故縣。今臨安府寧州地。（馬與龍云。當在寧州東北。）

【宛溫】南中志曰。縣北三百里。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此江有毒氣。（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興古郡治。此見常志。沈志。興古太守。劉氏分建甯、牂牁立。溫水注。劉禪建興三年。分牂牁置興古郡。治溫縣。（謝云。水經注又引地道記云。興古郡治律高。蓋兩存其說。然常璩蜀人。其言可信也。）葉榆水注。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盢町山。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建武十九年。馬援上言。從麊泠出賁古。擊益州。歲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爲神捷。諸葛亮入南。（趙一清云。南下落中字。）戰于盤東。鄒安鬯云。疑即臨安府之瀘江河。謝云。即今南盤江也。戰處在阿迷州東南。（馬與龍曰。如鄒謝說。則南中志所謂縣北三百里之盤江。乃今盤江也。）晉志。屬興古郡。李兆洛云。故縣。今興義府普安廳西一百里。汪士鐸云。今曲靖府羅平州北。（馬與龍云。案汪說與南中志合。）

【鐔封】華陽國志曰。有溫水。（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梁水郡。沈志。梁水太守領鐔封。溫水注。溫水東南逕鐔封縣北。晉志。改屬興古郡。（案閣本訛作繟封。）汪士鐸云。故縣。今三板村北之馬別河西。謝云。今廣西州東。（馬與龍云。據水經注。當在廣西州東境南盤江之南。）

【漏臥】（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興古郡。晉志。屬興古郡。汪士鐸云。故縣、今廣西州師宗縣南境。

【句町】案本傳有桄榔木。地道記有文象水。（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故句町

王國名也．其置自漢．王姓毋．漢時受封迄今．小顏音劬挺．馬與龍曰．句町侯邯、弟承、見隗囂傳注．先謙曰．注文衆水．班志、酈注．並作文象水．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興古郡．沈志興古太守下云．漢舊縣．晉志屬興古郡．汪士鐸云．故縣、今興義府興義縣治．案當在廣南府北境．

【進乘】．〔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進桑．三國蜀因．改屬興古郡．洪志據晉志．以進乘屬興古．今從之．葉榆水注．葉榆水又東出進桑關．注．進桑縣、牂牁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馬援言從麊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蓋兵車一運所由矣．晉志．屬興古郡．阮元云．故城當在今越南交阯境．謝云．據葉榆水注．當在今臨安府阿迷州南境．案當在臨安府東南境．接越南界．

【西隨】．地道記曰．麊水西受徼外．東至麊泠入尚龍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梁水郡．水經．葉榆水入牂牁郡西隨縣北．為西隨水．注．自西隨至交趾．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劉嶽雲云．西隨水．明志名梨花江．謝云．即元江．州東北之禮社江．李兆洛云．故縣、今元江州東．劉嶽雲同．

【越巂郡】武帝置．雒陽西四千八百里．〔集解〕惠棟曰．孟康音髓．馬與龍曰．太守枚根、見岑彭傳．任貴、鄭鴻、張翕、張湍、馮顥、見西南夷傳．李文德見延篤傳．荀昱見竇武傳．馬謖見蜀志馬良傳．龔祿、焦璜、張嶷見嶷傳．先謙曰．三國蜀因．

十四城．〔集解〕先謙曰．三國蜀越巂郡領漢舊縣八．分置潛街．（常志．潛街屬越巂．漢末置．晉初省．汪士鐸云．在今甯遠府西昌縣東南邛池之西．）馬湖．（常志．馬湖屬越巂．水通僰道入江．晉初省．一統志．今敘州府雷波廳北．縣蓋三國時置．蜀典．李漢馬湖縣在屏山縣西南三百八里．去金沙江二里．）安上．（晉志無．張嶷傳．叟夷數反．越巂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嶷從還故郡．吳云．常志與嶷傳略同．惟前後紀事．均作安上縣．嶷傳末云．自旄牛道絕．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知嶷傳上文作安定者譌也．謝云．常志．丞相亮南征．由安上水路入越巂．故城當在今越巂、峩邊兩廳之間．武侯所由水路．即自今越巂河至越巂．復循安寧河渡金沙江也．蜀典謂安上卽今屏山縣地．非也．）為十一城．遂久、青蛉、姑復、改屬雲南郡．靈關、莋秦、大莋省．

戶十三萬一百二十．口六十二萬三千四百一十八．〔集解〕先謙曰．官本三千作二千．

【邛都】．南山出銅．南中志曰．縣東南數里．有水．名邛廣都河．從廣二十里．深

百餘丈．有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華陽國志曰．河有嵉㠔山．又有溫水穴．冬夏常熱〔集解〕惠棟曰．注河有嵉㠔山．今志無之．當有脫誤．或云山字屬下句．又溫水一作溫泉．志又曰．其溫可燖雞豚．下流治疾病．馬與龍曰．朱謀㙔水經若水注箋．引華陽國志云．邛都河中有春㠔山．趙一清云．按劉昭郡國志補注．引華陽國志作蟒㠔山．是趙所見本尚不誤．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晉志因．一統志．故縣今寧遠府西昌縣南．謝云．紀要云．在打沖河中前千戶所西北．鍾英按．今西昌縣西北百四十里打沖河東岸．

【遂久．】華陽國志曰．有繩水．廣志曰．有縹碧石．有綠碧〔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雲南郡．見常志．水經注．若水又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有青蛉水入焉．晉志屬雲南郡．一統志．舊縣今鹽源縣西．名勝志．縣在金沙江北．古稱為白門．言入白杲國之門也．

【靈關道．】華陽國志曰．有銅山．又有利慈〔集解〕惠棟曰．劉逵曰．靈關山名．惠士奇云．一名靈道縣．先謙曰．沫水注．縣有利慈渚．前漢縣．三國蜀省．三家同．晉志無．一統志．故縣今雅州府蘆山縣西北．

【臺登．】〔集解〕惠棟曰．何氏云．前志臺登．應劭云．今曰臺高．登當作高也．出鐵．華陽國志曰．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山有砮．火燒成鐵〔集解〕惠棟曰．今華陽國志曰．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砮是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見常志．晉志因．一統志．舊縣今冕寧縣東．

【青蛉．】有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華陽國志曰．有鹽官．濮水出〔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雲南郡．見常志．若水注．青蛉水出青蛉縣西．東逕其縣下．貪水出焉．青蛉水注于繩水．謝云．青蛉水．今大姚河．貪水即多克河．入龍川江．晉志屬雲南郡．一統志．舊縣今楚雄府大姚縣治．

【卑水．】華陽國志曰．水通馬湖〔集解〕惠棟曰．孟康音班．華陽國志曰．去郡三百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若水注．繩水又左合卑水．水出卑水縣．而東流注馬湖江．謝云．卑水即今會通河．晉志因．一統志．舊縣今會理州東北．謝云．在會通河西境．

【三縫．】華陽國志曰．道通寧州．度瀘得蜻蛉縣．有長谷石豬坪．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豬於此．一朝豬化為石．迄今夷不敢往牧〔集解〕惠棟曰．前志．縫作絳．常璩音播．又注．蛉縣．今華陽國志云．蜻蛉縣．先謙曰．前漢縣．作三絳．三國蜀因．見常志．若水注．繩水又逕三絳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三絳一曰小會無．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謝云．淹水．即今鴉龍江．下流為打沖河．至會理州西．入金

沙江。晉志省。一統志。舊縣。今會理州東南。

【會無】出鐵。郭璞曰。山海經稱縣東山出碧。亦玉類。華陽國志曰。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閉戶。其中多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有元馬河。元馬日行千里。縣有元馬祠。民居家馬牧山下。或產駿駒。云元馬子也。今其有元馬迹。厥迹存焉。河中有銅船。今在祠以羊。可取也。河中見子。土地特產好犛牛。東山出青碧。（集解）惠棟曰。劉伯莊曰。濮在楚南。爾雅曰。南至濮鉛。周書王會篇云。卜人丹砂。孔晁云。西夷之蠻。蓋濮人也。元馬河。華陽國志及水經注。皆作天馬河。案隸書。天字有似元者。故誤作元。見無極山碑。又今其有天馬迹。其字衍。又今在祠以羊。一作今以羊祠之。又河中見子。華陽國志作見存。案文不應重出。當有舛誤。又產好犛牛。華陽國志作產犀牛也。馬與龍曰。縣有駿馬河。河中有貝子胎銅。以羊祠之。則可取也。見若水注。永初六年。詔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見安帝紀。皆馬苑也。長利苑、今會理州界。見一統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若水注。若水又逕會無縣。又有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南夷。橋孫水。即是水也。又南至會無。入若水。案孫水、即今安甯河。見一統志。有瀘水。諸葛亮曰。五月渡瀘。即此。洪云。寰宇記。今昆明道渡所見。有武侯道在。又有大冢。諸葛軍此。士卒遭瘟癘死者皆葬此。謝云。案金沙江合打沖河後。通得瀘水之名。寰宇記以瀘水隸會川縣下。即指今會理州西南之金沙江而言。新唐書。由會川渡瀘水。經褒州、維州、三百五十里。至姚州。（今楚雄府姚州治。）通典。武侯南征渡瀘。蓋在此處。今會理州西一百五十里。馬與龍云。據華陽國志。會無縣路通寧州。度瀘得住狼縣。又三縫縣。度瀘得青蛉縣。又定莋縣。在郡西。度瀘水。是金沙江會打沖河。即有瀘水之名。又犍爲朱提縣西有瀘水。晉姚岳追李驤至此。見若水注。在今昭通府西。是至馬湖江止。以上通稱瀘水。晉志因。一統志。故縣。今會理州治。

【定莋】。華陽國志。縣在郡西。度瀘水。賓剛徼白摩沙夷有鹽坑。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白鹽。漢末夷等皆鋼之。（集解）惠棟曰。常璩云。莋、筰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種也。說文。莋、從草作聲。馬與龍曰。定莋帥豪狼岑。見蜀志張嶷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元和志。凡言筰者。夷人於大江水上置藤橋。謂之筰。定筰、大筰。皆是近水置藤橋處。晉志因。一統志。故縣。今鹽源縣南。

【闌】。華陽國志曰。故邛人邑。治邛都城。（集解）惠棟曰。沈約云。蘭、漢舊縣。屬越嶲。前志作闌。華陽國志作闌。未詳。先謙曰。前漢縣。作闌。三國蜀因。謝云。華陽國志云。闌、今省。則蜀有此縣也。晉志省。一統志。故縣。今越嶲

廳北．【蘇示．】〔集解〕惠棟曰示當作亓．與祇同．馬與龍曰．蘇祁邑君冬逢、見蜀志張嶷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見常志．沈志作蘇祁．（案閣本作蘇示．同此）漢舊縣．晉志省．一統志．故縣、今西昌縣北二十里．【大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省．華陽國志云．漢末省．晉志無．一統志．故縣．今冕寧縣西．【莋秦．】〔集解〕先謙曰．官本作莋秦．是．前志作莋秦．三國蜀省．李兆洛云．今地闕．當在甯遠府境．（三家說同．）【姑復．】地道記．鹽池澤在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雲南郡．沈志．雲南太守．劉氏分建甯、永昌立．（案常志云分越巂、建甯置．）東古復．長漢屬越巂．晉太康地志．屬雲南．並云姑復、淹水注．淹水東南至青蛉縣．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水．晉志．屬雲南郡．汪士鐸云．故縣．今元謀縣西．謝云．當在大姚縣東北．

【益州郡】武帝置．故滇王國．雒陽西五千六百里．諸葛亮表有耽文山、澤山、司彌瑳山、𡸁山、辟龍山．此等並皆未詳所在縣．〔集解〕馬與龍曰．太守文齊、繁勝、王追、雍陟、李顒、景毅見西南夷傳．董和見蜀志和傳．王昂、張裔見馬忠傳．爨習李恢、見恢傳．先謙曰．三國蜀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見蜀志．十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蜀建寧郡．領漢舊縣十二．分置存駹．（常志．建寧郡存駹縣雍闓反．結壘於縣山．寰宇記．武侯南征．蜀存駹戍．後改爲縣．洪志．吳表．均以蜀存駹郎漢舊縣．中興省．蜀復立．謝云．漢郁駹屬犍爲．今敘州府西南．蜀存駹屬建寧．在雲南府南良縣．相去千里．洪氏混合爲一．誤甚．按謝說是．晉志因．李兆洛云．故縣、今宜良縣西北百六十里．）新定．（沈志建寧太守下云．晉太康地志有．亦見常志．三家同．晉志因．今地闕．）修雲．（沈志．晉武帝分建寧郡修雲、俞元二縣．復立律高縣．則修雲縣當是蜀立也．洪吳同．晉志因．謝云．紀要．瀓江府江川縣．漢時名祿雲．異域考．漢益州無祿雲縣．葢即修雲之訛．）伶邱．（常志．伶邱縣屬建寧．晉志作泠邱．今地闕．阮元云．泠邱即建伶．洪志復出．今姑列於此．）入牂牁之同並、毋單．爲十八城．雲南郡．領漢舊縣一．入越巂之遂久、青蛉、姑復、永昌之楪榆、邪龍、雲南．爲七城．律高改屬興古郡．勝休、貢古、毋掇改屬梁水郡．戶二萬九千三十六．口十一

萬八百二。

【滇池。】〔集解〕馬與龍曰。諸葛亮南征。遂至滇池。見蜀志亮傳注。出鐵。有池澤。澤在縣西。見前書。南中志曰。池周二百五十里。〔集解〕惠棟曰。譙周異物志曰。大澤水周二百餘里。水乍深廣。乍淺狹。似如倒流。故俗云滇池。北有黑水祠。華陽國志曰。水是溫泉。又有白蝟山、淮有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山無石。惟有蝟。淮當作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建寧郡。沈志。建寧太守。漢益州郡。劉氏更名。水經注。溫水又西南逕滇池城。池在縣西。周三百餘里。李恢傳。諸夷大相糾合。圍恢於昆明。恢出擊。大破之。南至槃江。謝云。滇池一名昆明。晉志屬建寧郡。一統志。故城今雲南府晉寧州東。

【勝休。】南中志曰。有大河。從廣百四十里。深數十丈。地道記曰。水東逕毋掇。入橋水。〔集解〕惠棟曰。沈約作騰休。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梁水郡。沈志。梁水太守下云。騰休、（案即勝休。）漢舊縣。說見牂牁郡下。溫水注。梁水上承河水于俞元縣。而東南逕興古之勝休縣。又東逕毋掇縣左。注橋水。晉志作滕休。屬興古郡。紀要。故縣今臨安府城南。（馬與龍云。據溫水注。當在臨安府北境。）

【俞元。】〔集解〕馬與龍曰。李恢子遺、弟子球、建寧俞元人。見蜀志恢傳。裝山出銅。華陽國志曰。在河中州上。〔集解〕惠棟曰。前志作懷山。先謙曰。官本注州作洲。是。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建寧郡。見常志。溫水注。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縣治龍池洲。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晉志屬建寧郡。一統志。故縣在澂江府河陽縣境。

【律高。】石室山出錫。〔集解〕惠棟曰。前志及華陽國志皆云在縣西。監町山出銀鉛。〔集解〕惠棟曰。監音呼鷄反。北宋本作町。前志、華陽國志。皆云在縣東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興古郡。溫水注。溫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劉禪建興三年。分牂牁。置興古郡。治溫縣。晉書、地道記。治此。謝云。酈注兩存其說。今據知縣屬興古也。晉志。屬興古郡。謝云。故縣今廣西州彌勒縣南。或謂在陸涼州者。誤。

【賁古。】〔集解〕惠棟曰。賁音奔。采山出銅錫。前書曰。在縣北。羊山出銀鉛。在縣西。地道記曰。南烏山出錫。〔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梁水郡。見常志。葉榆水注。盤水出律高縣南監町山。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晉志。改屬興古郡。紀要。故縣今臨安府東南。一統志同。謝云。當在臨安府東。

【毋掇。】地道記曰。有橋水出橋山。〔集解〕錢大昕曰。說文。棳從木。此從手。誤。前志

亦作樧。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改曰西豐。屬梁水郡。沈志。梁水太守毋掇令。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興古。劉氏改曰西豐。晉
武帝太始五年復爲毋掇。（馬與龍云。據此知劉氏改屬梁水。因改曰西豐。晉初還興古郡。復爲毋掇也。）說見牂牁郡下。水經注。溫
水又東南逕興古郡之毋掇縣東（謝云。東當作西。）與南橋水合。晉志。改屬興古郡。汪士鐸【建伶】〔集解〕惠棟曰。應劭音鈴。
云。故縣今廣西州彌勒縣南。李兆洛云。在今臨安府寧州地。（馬與龍云。當在彌勒縣西南。）馬與龍曰。建伶令爨習、見
蜀志李恢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建寧郡。沈志晉寧太守下云。漢舊縣。屬益州。晉太康地志。屬【穀昌】〔集解〕惠棟曰。
建寧。（案沈志作建令。）晉志闕。（阮元云。晉泠邱即建伶。）一統志。故縣今雲南府昆明縣治西北。）華陽國志曰。漢
武帝將軍郭昌討夷平之。因名郭昌以威夷。孝章時。改爲穀。案前志已作穀昌。常氏之說非實【牧靡】李奇曰。靡音麻。即升麻。（集
錄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建寧郡。見常志。晉志屬建寧郡。一統志。故縣今昆明縣北。解）惠棟曰。前志作收靡。華陽
國志作升麻。云。出好升麻。晉書作牧麻。案靡與麻古字通。山海經有壽麻之國。呂覽作壽靡。是也。先謙曰。前漢縣。作收靡。三國蜀改屬
建寧郡。沈志。建寧太守牧麻令。漢舊縣。作牧靡。水經注。涂水出建寧郡之牧靡南山。縣與山並即草以立名。西北流至越嶲入繩。謝云。
涂水今名普渡河。晉志作牧麻。屬建寧郡。汪【味】〔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有明月社。孟康音昧。何焯案。味字從未不從末。馬與
士鐸云。故縣今武定州。案當在武定州東。龍曰。庲降督馬忠、張表、閻宇。見蜀志忠傳。楊戲見本傳。建寧太守李恢。見恢傳。霍
弋見霍峻傳。王士見楊戲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建寧郡治此。溫水注。溫水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也。諸葛
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於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夷居。（朱謀瑋曰。華陽國志。夷人大種曰
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金。）語言不同。嗜欲亦異。雖曰山居。土差平和。而無瘴毒。晉志。屬建寧郡。一統志。故縣今曲靖府南
寧縣西。鄒安鬯云。當在今雲南府宜良縣南。蓋據溫水注。阮元云。溫水注又逕味縣一段。當在又西逕昆澤縣之上。今從一統志說。詳
前志。【昆澤】〔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改屬建寧郡。晉志屬建寧【同瀨】地道記曰。銅虜山、米水所出。〔集解〕錢大昕曰。
補注。郡。鄒安鬯云。故縣今宜良縣北境。前志云。談虜山。迷水所出。銅談聲相近。米卽迷

也。縣蓋以山得名。瀨廬聲亦相近。先謙曰。前漢縣作銅瀨。三國蜀因。改屬建寧郡。水經注。溫水自夜郎縣西北流。逕談藁與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銅瀨縣談虜山。晉志屬建寧郡。錢坫云。故縣今曲靖府陸涼州西北地。李兆洛同。

【同勞】。〔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建寧郡。見常志。晉志闕。汪士鐸云。故縣今曲靖府馬龍州西南。

【雙柏】出銀。〔集解〕馬與龍曰。雙柏長何雙、見蜀志楊戲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建寧郡。水經注。葉榆水南與僕水同注滇池於連然、雙柏。晉志建寧郡。汪士鐸云。故縣今雲南府昆陽州西北。

【連然】。〔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有鹽泉。南中共仰之。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建寧郡。晉志屬建寧郡。紀要。故縣今雲南府安寧州境。

【梇棟】。地道記。連山無血水所出。〔集解〕馬與龍曰。雲南太守呂凱、見蜀志凱傳。先謙曰。前漢縣作弄棟。三國蜀因。雲南郡治此。見寰宇記。若水注。毋血水出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晉志屬雲南郡。一統志。故城今楚雄府姚州治。

【秦臧】。〔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建寧郡。水經注。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臧縣。晉志屬建寧郡。一統志。故縣今富民縣。府志在雲南府城西。汪士鐸云。今祿豐縣治。謝云。皆無確據。姑從汪說。

【永昌郡】明帝永平二年分益州置。雒陽西七千二百六十里。廣志曰。永昌一郡。見龍之耀日月相屬。〔集解〕齊召南曰。案本書永平十二年。以益州徼外夷哀牢王內附。置永昌郡。是二年上脫十字。惠棟曰。案西南夷傳。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又案見龍之耀。謂哀牢夷沙壹事。詳西南夷傳、及華陽國志。馬與龍曰。永昌太守鄭純見西南夷傳。王尋見章帝紀。劉君世見杜喬傳。曹鸞見靈帝紀。霍弋見蜀志霍峻傳。王伉、功曹呂凱。見凱傳。先謙曰。三國蜀因。八城。〔集解〕先謙曰。三國蜀永昌郡。領漢舊縣五。分置永壽。（見常志。晉志因。今地闕。阮元云。華陽國志謂永壽縣南去故郡千里。當在今灣甸、鎮康、耿馬等土司境。）雍鄉（見常志。晉志因。今地闕。）南涪（見常志。晉志因。今地闕。）為八城。三家同。楪榆、邪龍、雲南。改屬雲南郡。戶二十三萬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四十四。

【不韋】。〔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呂凱、子祥、見蜀志凱傳。出鐵。華陽國志

曰。孝武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居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集解〕洪亮吉曰。案孫盛蜀世譜。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二書所載不同。攷史記不韋傳。明言不韋宗族徙蜀。而呂嘉之爲不韋後。馬班二史無明文。恐當以世譜爲是。先謙曰。前漢縣。屬益州。葉榆河東過不韋縣。注。不韋縣北去葉榆六百餘里。（亦見史記正義。）謝云。常志永壽。今永昌郡治。是晉時自不韋移治。吳云。蜀時郡仍治不韋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永昌府北三十里鳳溪山下。

【巂唐。】本西南夷。史記曰。古爲巂昆明。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巂唐。鎮尉哀牢人、楪榆蠻夷。華陽國志曰。有同水。從徼外來。〔集解〕惠棟曰。鎮尉、猶鎮撫也。時哀牢初內附。故設都尉鎮撫之。馬與龍曰。西部都尉鄭純、見西南夷傳。先謙曰。前漢縣。屬益州。三國蜀因。見常志。按前志注云。周水首受徼外。華陽國志之同水。卽周水。同周形近而誤。錢坫以爲今怒江也。若水注。類水出巂唐縣。西南流。曲折又北流。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汪士鐸云。類水卽今漾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雲龍州南。

【比蘇。】〔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益州。三國蜀因。見常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大理府雲龍州治西。

【楪榆。】有河。廣志曰。有弔鳥山。縣西北八十里。在阜山。衆鳥千百羣共會。鳴呼啁唽。每歲七月八月晦望至。集六日則止。歲凡六至。雉雀來弔。特悲。其方人夜然火伺取。無嗉不食者。以爲義鳥。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于此山。故衆鳥來弔。地道記。有澤。在縣東。〔集解〕惠棟曰。沈約云。前漢。楪作葉。酈元云。縣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華陽國志曰。有河州。先謙曰。前漢縣。作葉榆。屬益州。三國蜀因。改屬雲南郡。見常志。水經。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晉志屬雲南郡。一統志。故縣今大理府太和縣治。

【邪龍。】〔集解〕馬與龍曰。縣人禽承見西南夷傳。先謙曰。前漢縣。屬益州。三國蜀因。改屬雲南郡。水經注。葉榆水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縣以建興二年。劉禪分隸雲南。于不韋縣爲東北。晉志。屬雲南郡。阮元云。邪龍故縣。當在今蒙化、永平、順寧等地。汪士鐸云。在今楚雄府南。（馬與龍云。阮說本以葉榆水爲西洱河。其下流爲今瀾滄江。汪說則以葉榆水下流爲今禮社江。今據酈注下文合觀之。邪龍縣地。以汪說爲是。蓋酈注葉榆水。按之今日水道。多不能合。而漢縣自無誤。若強酈注以合今日水道。使漢縣東西易位。則大誤矣。）

【雲南。】南中志曰。縣西高山相連。有大泉水。周旋萬步。名澌河。縣西北百數十里。有山。衆山之中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一。鬱然高峻。與

雲氣相連結。因視之不見。其山固陰沍寒。雖五月盛暑不熱。廣志曰。五月霜雪皓然。〔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益州。三國蜀因。改屬雲南郡。沈志雲南太守下云。漢舊縣。晉志。屬雲南郡。一統志。故縣今大理府雲南縣。

【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蜀因。見常志。晉志因。一統志。故縣今永昌府治東。卽故址。

【博南】。永平中置。南界出金。華陽國志曰。西山高三十里。越得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爲金。有光珠穴。廣志曰。有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四五尺。九尺。大者如斛。削去外皮。中成虎魄如升。初如桃膠。凝堅成也。〔集解〕先謙曰。華陽國志。越山得蘭滄水。此注脫山字。又注削去外皮。官本無皮字。三國蜀因。見常志。若水注。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博南縣。博南、山名也。縣以氏之。其水東北流。逕博南山。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倉津。渡蘭倉。爲作人。（馬與龍云。蘭倉津。卽今瀾滄江。案亦見西南夷傳。爲明帝永平十二年事。酈注作武帝。誤）晉志因。一統志。故縣。今永昌府永平縣東。

【廣漢屬國都尉】故北部都尉。屬蜀郡。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別領三城。〔集解〕齊召南曰。注蜀郡。應是廣漢郡之訛。陰平、甸氐、剛氐三道。舊屬廣漢。陰平道。卽廣漢北部都尉治也。前書可證。錢大昕曰。都尉二字衍。惠棟曰。酈元云。安帝永初三年。分廣漢蠻夷置。馬與龍曰。都尉馮緄見本傳。蜀陰平太守廖惇見魏文帝志注。廖化見郭淮傳。先謙曰。三國魏改曰陰平郡。見晉志。（晉志序例。魏武定霸。置郡十二。其一陰平。洪云。常璩漢中志。謂郡立於漢永平後。晉地理志及通典。謂晉初始置。元和志又云。蜀建興二年置。沈志引何承天志云。郡、蜀漢時立。皆非也。）蜀建興七年。郡入蜀。見蜀志。（案後主傳。建興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是蜀全有陰平郡也。）蜀陰平郡。領漢舊縣三。分置廣武。（沈志。北陰平太守平武令。蜀立曰廣武。晉太康元年。更名。常志。平武有關尉。劉先主時置。水經注。清水南逕平武城東。晉志。屬陰平郡。作平廣。李兆洛云。係平武之訛。一統志亦誤作平廣。紀要。故城今龍安府平武縣西三十里。一統志。平武城。據水經注爲清水所經。今清水在平武縣東北界。故縣當在今平武縣東北。

舊志云在縣西三十里誤）爲四城洪氏據沈志蜀陰平郡領二城吳表同今不從

戶三萬七千一百一十口二十萬五千六百五十二【陰平道】〔集解〕馬與龍曰道始封陳牧爲陰平王見劉元傳先謙曰前漢縣屬廣漢三國蜀因作陰平縣陰平郡治沈志北陰平太守何志蜀分立、永初郡國曰北陰平太康志陰平郡陰平縣注云甸底當是改甸底爲陰平永初郡國胥旨縣卽甸底也漾水注白水又東南逕陰平道故城南又東北逕橋頭昔姜維之將還蜀也諸葛緒邀之於此後期不及故維得保劍閣而鍾會不能入也（一統志今階州文縣南門外一里白水急流中有石二道就石立柱成橋長二十餘丈所謂陰平橋頭也姜維傳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宜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黃皓啓後主寢其事）白水又與羌水合又東逕郭公城南昔郭淮攻廖化於陰平築之因名焉（郭淮傳淮破涼州名胡治無戴于龍夷姜維從強川西迎治無戴留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率軍攻之維馳還一統志郭公城在文縣東謝云成重山在西傾山東）闞駰曰強水出陰平西北強山一曰強川鄧艾遣王頎敗姜維于強川卽是水也羌水注羌水東南流逕宕昌城東（一統志今鞏昌府岷州南）又東南逕宕婆川城東昔姜維寇隴右聞鍾會入漢中引還知諸葛緒屯橋頭從孔函谷將出北道緒邀之此路維更從北道渡橋頭入劍閣鄧艾傳姜維保沓中（胡三省云沓中卽沙漒之地乞伏熾磐攻漒川師次沓中則地在羌中明矣紀要在洮州衞南謝云當在西傾山之南馬與龍曰據河水注西傾山卽強臺山洮水所出）詔艾與維相綴連諸葛緒邀維令不得歸維聞引退艾遣王頎、楊欣追躡於強川口（胡三省云強川口在強台山南董祐誠云今洮州廳西南）大戰維退走聞緒屯橋頭從孔函谷（一統志孔函谷在今階州西北百里西固城之南）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宜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至江油（一統志今江油縣東）蜀守將降洪云有馬閣山鄧艾行軍至此束馬懸車作棧閣始通江油在今平武縣東南見紀要謝云有景谷有左擔道鍾會傳鄧艾至陰平從漢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詣綿竹華陽國志自景谷有步道經江油左擔出涪鄧艾入蜀所經也方輿勝覽自青唐

豐（紀要今文縣南）入龍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故云左擔有石門戍見姜維傳蜀都賦緣以劍閣阻以石門元和志石門戍與氐羌分界去仇池四百餘里寰宇記有石壁相對如門鄧艾伐蜀歷此在平武縣東南一百七十里江油縣之北晉志屬陰平郡一統志按元和志文州治曲水縣本漢之陰平道也寰宇記唐建中三年以舊城在平地窄小難守移就城東四里麻關谷口鄧艾姜維故城置郎今階州文縣治也漢陰平故城今縣治西北

【甸氏道】 華陽國志曰有白水出徼外入漢〔集解〕惠棟曰李奇甸音賸先謙曰前漢縣屬廣漢三國蜀因常志屬陰平郡晉志省一統志故道今文縣西

【剛氏道】 華陽國志曰涪水所出有金銀鑛〔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廣漢三國蜀因常志屬陰平郡案甸氏剛氏二道洪志不錄吳表云廢一統志云剛氐爲涪水所出（馬與龍云見水經注）郎今龍安府境元和志通典惑於鄧艾傳之說遂以龍川爲漢魏無人之地（馬與龍云艾傳云無人之地以見後主之寢維表而不設防也）後人又以府爲漢陰平縣之地皆誤今據一統志補錄晉志省一統志故道今龍安平武縣東

【蜀郡屬國】 故屬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以爲屬國都尉別領四城〔集解〕馬與龍曰都尉董扶見本傳漢嘉太守黃元見蜀先主志先謙曰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三國蜀因洪志謂蜀章武元年置吳表同謝云靈帝以蜀郡屬國爲漢嘉見西南夷傳洪氏從晉志及胡三省說非也按謝說是蜀漢嘉郡領漢舊縣四城 戶十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八口四十七萬五千六百二十九

【漢嘉】 故青衣陽嘉二年改〔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公孫述之有蜀也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爲郡安帝置屬國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順帝改曰漢嘉嘉得此良臣也馬與龍曰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見西南夷傳青衣侯向舉見蜀先主志又漢嘉縣人王謀見楊戲傳注 有蒙山 華陽國志曰有洙水從西來出岷江又從岷山西來入江合郡下青衣江入大江土地多山蜀都賦曰廓靈關而爲門注曰山名也地在縣南〔集解〕惠棟曰注洙水華

陽國志作沫水.音妹.又音末.先謙曰.前漢縣.屬蜀郡.曰青衣.三國蜀因.水經注.青衣縣有蒙山.青衣水所發.東逕其縣.晉志因.一統志.自晉李雄亂後.縣廢.宋齊志晉原郡領漢嘉縣.乃僑置於崇慶州.非故地也.漢嘉故城今雅州府雅州縣北.

【嚴道.】有邛僰九折坂者.邛刻置.山海經曰.崍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道至險.有長嶺若棟八渡之難.楊母閣之峻.昔楊氏倡造作閣.故名焉.邛崍山本名邛莋.故邛人、莋人界也.嚴阻峻.迴曲九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步至此退.〔集解〕惠棟曰.蜀記曰.秦滅楚.徙嚴王之族於此.故謂之嚴道.馬與龍曰.嚴道縣人衞繼.見蜀志本傳.〔集解〕惠棟曰.案司馬相如傳.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僰九折坂.又有邛郵.邛刻當作邛郵.又注.王陽行步當從華陽國志作部.洪頤煊曰.前志淮南厲王傳注.張晏曰.邛郵、置名也.刻是郵之誤.先謙曰.前漢縣.屬蜀郡.三國蜀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在今滎經縣.

【徙.】華陽國志曰.出丹砂.雄雌黃.空青、青碧.〔集解〕惠棟曰.小顏音斯.先謙曰.前漢縣.屬蜀郡.三國蜀因.李奇云.徙音斯.蓋斯徙聲相近.蜀志張嶷傳有斯都耆帥李求承.即此.晉志曰徙陽.一統志.李雄亂後.縣廢.宋齊志晉原郡有徙陽.乃僑置於今崇慶州界.非故地也.（案宋志.徙譌作縱.）故城今天全州東.

【旄牛.】華陽國志曰.旄地也.在邛崍山表.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險難.南人毒之.故名.邛崍有鮮水、若水.一名洲江.〔集解〕馬與龍曰.越巂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張嶷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夷帥狼路爲旄牛㽛毗王.見蜀志嶷傳.先謙曰.前漢縣.屬蜀郡.三國蜀因.水經.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過旄牛縣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清溪縣南.

【犍爲屬國】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爲屬國都尉.別領二城.〔集解〕馬與龍曰.朱提太守李豐見蜀志李嚴傳.李光見楊戲傳注.先謙曰.三國蜀改置朱提郡.洪云.楊戲傳注.鄧方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犍爲屬國都尉.易郡名爲朱提太守.選爲安遠將軍.庲降都督.考庲降都督.建安二十四年置.則朱提立郡.當從華陽國志.水經注.作二十年爲是.晉志.章武元年置.元和志.諸葛亮南征時置.皆誤.按洪說是.今從之.蜀朱提郡領漢舊縣二.分置堂琅（沈志.朱提太守堂狼令.前漢屬犍爲.狼作琅.太康地

志．屬朱提．常志．縣因山爲名．晉志作堂狼．一統志．故縣．今東川府會澤縣境．）南昌．（沈志．朱提太守南秦長．本名南昌．太康元年更名．楊戲傳注．鄧方爲庲降都督．住南昌．謝云．常志．朱提郡屬縣有南昌、南秦．洪氏舍璩說而從沈志．非也．案南昌、南秦．志並闕．今姑從洪氏．晉志．作南秦．）爲四城．

戶七千九百三十八．口三萬七千一百八十七．

【朱提】．南中志曰．縣有大淵池水．名千頃池．西南二里有堂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蜀都賦注曰．有靈池．在縣南數十里．周四十七里．（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堂螅山．云山出銀、鉛、白銅、雜藥．有堂螅附子．

山出銀銅．案前書．朱提銀重．以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南中志曰．舊有銀窟數處．諸葛亮書云．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犍爲．三國蜀因置郡．見常志．沈志．朱提太守．劉氏分犍爲立．水經．若水東北至朱提縣西．爲瀘水．注．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故縣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管堂琅縣．自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曲．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牽索而上．紀要．東川府北百二十里．有索橋．以渡牛欄江．晉志．屬朱提郡．阮元云．朱提當在今昭通府境．謝云．東川府北．以扯汎．即堂琅故縣．以扯汎東北二百里．爲昭通府．證以水經注．即朱提故縣也．

【漢陽】．（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有漢水．入延江．馬與龍曰．漢陽太守法邈、見蜀志法正傳．（案蜀嘗置郡．旋省．見一統志．）先謙曰．前漢縣．屬犍爲．三國蜀因．屬朱提郡．有石門山．即古石門道．史記西南夷傳．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漢建元六年．使唐蒙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江水注．唐蒙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於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尺．塹鑿之跡猶存．案石門山．在今慶符東南五里．有漢陽山．諸葛亮南征．駐軍此山．今崖壁上鐫武侯征蠻故道六字猶存．在慶符縣北八十里．見一統志．謝云．費詩傳．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征．歸至漢陽縣．卽此．（馬與龍云．以蜀志李恢、費詩傳觀之．諸葛亮南征．由越巂渡越巂河而歸．從漢陽石門道也．）晉志．屬朱提郡．紀要．故城今敘州府符縣南．

右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一百一十八．本梁州．袁山松書曰．建安二十年．復置漢寧郡．漢中之安陽、西城郡．分錫、上庸爲上庸郡．置都尉．（集解）先謙曰．漢寧復爲漢中．說見漢

中郡下。此注當有脫誤。說並見前。三國蜀益州部、得漢舊郡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爲、牂牁、越巂、永昌。改益州郡曰建寧。廣漢屬
國曰陰平。蜀郡屬國曰漢嘉。犍爲屬國曰朱提。分巴郡。置巴西、巴東、涪陵。分廣漢、置梓潼。分蜀郡、置汶山。分犍爲、置江陽、南廣。分
牂牁、置興古、梁水。分建寧、永昌、置雲南。入割涼州武都。爲郡二十三。縣道侯國一百五十。（得漢舊縣一
百七。分置縣三十七。省漢舊縣六。入涼州縣六。）漢中郡之西城、安陽、錫、上庸、房陵五縣。別屬魏荊州。

【隴西郡】 秦置。雒陽西二千二百二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馬援見本傳。韓尋見韓棱傳。劉盱見光武紀。鄧融見郭丹傳。魯
謙見魯恭傳。李相如見董卓傳。孫純、張紆、寇盱、長史田颯、見西羌傳。功曹廉范見本傳。從事辛都、李睦、監軍掾李苞、督
烽掾李章。見西羌傳。先謙曰。
三國魏因治襄武。改隸雍州。

十一城。 〔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隴西郡領漢舊縣五城。安故、氐道、大夏、枹罕、白石、河關廢。洪志錄枹
罕。河關。闕安故、氐道、大夏、白石四縣。謝云。一統志。白石大夏。晉初廢。胡三省云。洮西皆羌。白
石、大夏在洮西。今不錄。吳云。通鑑胡注。魏討宋建。建平枹罕縣廢。郭淮傳。遮塞等屯河關。又皇輿表引名勝志。宋建平。縣枹罕諸縣。廢
爲曠野。是後姜維伐魏。往往經此。蓋枹罕等六縣爲蜀魏兩境棄地。故城多沒於氐羌。不得謂魏有其縣也。按吳說近是。今從之。

戶五千六百二十八。口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狄道】 〔集解〕馬與龍曰。護羌校尉竇林、郭襄、見西羌傳。狄道長
李簡、見蜀志張嶷傳。又縣人牛邯見隗囂傳。牛述見爰延
傳。梁湛見繆彤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水經注。洮水北逕安故縣故城西。又北逕狄道縣故城西。姜維傳。延熙十七年。維出隴西。
狄道長李簡降。進圍襄武。敗魏將徐質。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十八年。復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退保狄道。維
圍之。魏陳泰進兵解圍。維卻住鍾題。謝云。鍾題當在狄
道洮水西。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蘭州府狄道州西南。

【安故】 〔集解〕惠棟曰。十三州志曰。郡南四十七里。酈元云。蓋延轉擊狄
道、安故五谿羌。大破之。即此。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晉志無。一
統志。故城今
狄道州南。

【氐道】養水出此。 巴漢志曰。漢水二源。東源出縣之養山。名養。南都賦注曰。漢水源出隴西。經武都。至武關山。歷
南陽界。出沔口入江。巴漢志曰。西漢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

〔集解〕惠棟曰，水經曰.出縣之嶓冢山.孔安國曰.泉始出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李殿學云.養卽漾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晉志無.李兆洛云.故城今秦州西南.

【首陽.】有鳥鼠同穴山.爾雅曰、其鳥爲鵨.其鼠爲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鵨似鷚而小.黃黑色.穴地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安國尙書傳曰.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山海經曰.山多白虎白玉.〔集解〕惠棟曰.河圖曰.鳥鼠同穴地之幹也.上爲掩畢星.渭水出.地道記曰.有三危.三苗所處.〔集解〕惠棟曰.說文.杜林說.渭水出首陽渭首亭.東南入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水經注.渭水出首陽縣渭谷亭南.謝云.有高城嶺.姜維圍狄道.陳泰自隴西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見泰傳.紀要.今渭源縣西二十五里南谷山上.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蘭州府渭源縣東北.

【大夏.】〔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水經注.大夏川水出西山.二源合而亂流.逕金紐城南.本都尉治.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一統志.今狄道州西入洮之水.惟三岔河稍大.卽古大夏水也.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河州東南.

【襄武.】有五雞聚.〔集解〕馬與龍曰.護羌校尉溫序、行部至此.爲隗囂將荀宇所拘.伏劍而死.主簿陳遵.從事王忠.見序傳.永初四年.金城郡徙此.五年.隴西郡徙此.隴西太守孫羌見西羌傳.徐邈見魏志本傳.游楚見張既傳注.牽弘見牽招傳.長史馬顒見張既傳.又縣人廉褒、子丹、見馮衍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隴西郡治此.見一統志.水經注.渭水東南逕襄武縣東北.姜維傳.延熙十七年.維復出隴西.降狄道.進圍襄武.卽此.晉志因.紀要.故城今鞏昌府城東南五里.

【臨洮.】有西頃山.前志曰.在縣西.本傳.縣馬防築索西城.〔集解〕官本考證曰.注縣字疑衍.馬與龍曰.順帝陽嘉二年.復置隴西南部都尉於此.見本紀.(案西羌傳建初二年.徙隴西南部都尉戍此.與紀異)又縣人董君雅、子卓、見卓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水經注.洮水東北流.逕洮陽曾城北.建初三年.羌攻南部都尉於臨洮.上遣馬防、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洮水又東逕迷和城北.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又東北流.屈而逕索西城西.俗名赤水城.謝云.景曜五年.姜維伐魏.侵洮陽.率衆出侯和.爲鄧艾所破.還駐沓中.見通鑑.董祐誠云.今洮州廳西南七十里故城.卽洮陽城.通鑑胡注.侯和卽迷和.案今洮州廳南洮水之南.紀要.沓中今洮州衞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鞏昌府岷州治.

【枹罕.】〔集解〕惠棟曰.

闕駰云。郡西二百一十里。鄧展云。枹音鈇。罕一作罕。小顏讀如本字。

故屬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金城。三國魏廢。水經注。灕水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一統志。灕水在今河州南。案古大夏水。入洮灕水。入河。明統志以此水訛為大夏河。今土人不知為灕水矣。洪云。宋建據枹罕三十餘年。建安十九年。夏侯淵討平之。見淵傳。謝云。太和二年。郭淮破羌唐蹏於枹罕。見淮傳。吳云。宋建平。枹罕縣廢。見通鑑胡注。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蘭州府河州治。

【白石。】故屬金城。〔集解〕先謙曰。閣本全脫此縣並注。今補。官本不脫。前漢縣。屬金城。三國魏廢。水經注。地理志曰。灕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闕駰曰。白石縣在狄道縣西北二百八十五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河州西南。

【鄣。】〔集解〕馬與龍曰。水經注作彰。和帝封耿秉為侯。見渭水注。蜀志作漳梁。習為漳長。見習傳。先謙曰。前志無。三國魏因。洪云。晉永嘉後。縣始廢。見寰宇記。水經注。彰水出西南溪下。東北至彰縣南。本屬故道侯尉治。（朱謀瑋云。漢地理志。武都郡有故道縣。）縣云。有董亭。有石營。姜維傳。延熙十六年。維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陳泰解圍。至落門。維糧盡退還。通鑑胡注。石營在董亭西南。一統志。石營、今鞏昌府西和縣西北。董亭、今秦州西南。鍾英案。董亭當在今禮縣寧遠之間。地望始合。有麴城。有牛頭山。陳泰傳。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泰曰。麴城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維果來救。出牛頭山。泰曰。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矣。使郭淮進軍洮水。維遁走。安等皆降。郭淮傳。麴城作翅上。謝云。亦名為翅。通鑑作烏翅。在今岷州東南百里。胡三省云。牛頭山在洮水南。鍾英按。今岷州東南魏蜀界上。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鞏昌府鄣縣西南。謝云。漢縣、當在今鞏昌府南八十里。

【河關。】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集解〕惠棟曰。郭璞云。水經引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鄧林東。河所入。馬與龍曰。河水注。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重源出于積石之山。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析支之地。東北歷敦煌、酒泉、張掖、南河。逕其南。而纏絡遠矣。通典誤以唐積石軍當禹貢之積石。禹貢錐指辨之。而後復明。先謙曰。前漢縣。屬金城。三國魏廢。吳云。縣亦因宋建亂而廢。說見前。水經。河水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謝云。夏侯淵傳。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即此。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蘭州府河州西北。

【漢陽郡】武帝置。爲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在雒陽西二千里。秦州記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獻帝起居注曰。初平四年十二月。已分漢陽、上郡爲永陽。以鄉亭爲屬縣。〔集解〕馬與龍曰。案上郡與漢陽地望懸隔。不得並以分郡。此注有譌。疑上郡爲上邽之譌。已字爲邽字之譌。當云分漢陽、上邽爲永陽郡。觀注言以鄉亭爲屬縣。必以縣爲郡明矣。永陽太守萇順、見蓋勳傳。建安十九年。省永陽郡。見魏志。紀要云。魏改永陽曰廣魏。非也。廣魏郡魏立。見沈志。漢陽太守原涉見馬援傳。周業見周磐傳。馬成、馮異、樊曄、馬棱、龐參、仲嵩、橋玄、各見本傳。鄭據見梁統傳。朱敞見袁安傳注。趙博見安帝紀。蓋進、蓋勳見勳傳。史充、耿沖、張貢、見西羌傳。傅衆見南匈奴傳。范津、傅燮見燮傳。王奐見范冉傳注。李參見應劭傳。張惇見張奐傳。趙意見皇甫規傳。殷濟、李翕、見水經注。金旋見蜀先主志。嚴幹見魏志裴潛傳注。天水太守馬遵、見蜀姜維傳注。王頎見魏鄧艾傳。主簿楊會見傅燮傳。尹賞、主記梁虔、功曹梁緒、姜冏、從事姜維、見蜀志維傳。又郡人閻忠、見皇甫嵩傳。巨覽見梁商傳。周珌見董卓傳。任棠見黃瓊傳。薛夏、薛宣見魏志王肅傳注。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見魏文帝志。先謙曰。三國魏復曰天水。見通鑑胡注。洪志據晉志。晉始復漢陽爲天水郡。謝云。證以國志。洪說非也。吳云。三國志於魏末代漢之先。皆言漢陽。文帝即位之後。則書天水。犂然有別。案謝吳說是。今從之。漢末分置南安。魏分置廣魏郡。並改隸雍州。

十三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天水郡領漢舊縣八。分置新陽。（沈志。天水太守新令。魏立。晉志作新陽。案水經注。渭水又東出岑峽。入新陽川。逕新陽下城南。縣蓋因川爲名。今從晉志。洪志作新令。非也。一統志。故城今秦州秦安縣西南。）爲九城。南安郡領漢舊縣一。分置新興。（渭水注。新興川又東北逕新興縣北。晉書地道記。南安之屬縣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鞏昌府寧遠縣西南。）中陶。（沈志。南安太守中陶令。魏立。晉志因。李兆洛云。故城今鞏昌府隴西縣東北。）爲三城。廣魏郡領漢舊縣二。分置臨渭。（謝云。魏析隴縣置。爲廣魏郡治。見紀要。廣魏太守王斌見明紀。咸熙初。封郭德爲臨渭縣公。見晉諸公贊。晉志改屬略陽郡。一統志。故城今秦州秦安縣東南八十里。）爲三城。吳表廣魏郡有清水縣。蓋據晉志及紀要。又云中興省。疑置永陽郡時復置。案晉清水縣、非漢清水縣故地。一統志。清水縣後漢廢。晉更置。是也。今不從。勇士蘭干省。

戶二萬七千四百二十三。口十三萬一百三十八。【冀】

史記曰。秦武公伐冀戎縣。〔集解〕馬與龍曰。案魏志閻溫傳。馬超圍州所治冀城。楊阜傳。惟冀城奉州郡固守。是靈帝中平以後。迄建安末。涼州治冀也。刺史郭閎見皇甫規傳。耿鄙見靈帝紀。种劭、周洪見魏志龐淯傳注。趙仲案見閻溫傳。韋端、韋康見荀彧傳。成就見董卓傳注。治中程球見傅燮傳。別駕閻溫、從事龐悳、龐淯、楊阜見魏志本傳。又縣人楊阜弟岳、孫豹、姜敘、姜隱、尹奉、姚瓊、孔信見阜傳。姜維父冏見蜀志維傳。有朱圄山。前書曰。在縣南。有緹羣山。〔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有雒門聚。來歙破隗囂處。〔集解〕惠棟曰。本傳皆作落門。縣有落門山。故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屬天水郡。水經渭水又東過冀縣北。注。隗囂稱西伯所居也。謝云。姜維傳。維率數萬人圍南安。魏陳泰解圍至落門。維糧盡退還。胡三省云。即冀縣落門聚也。晉志屬天水郡。一統志。故城今鞏昌府伏羌縣南。【望恆】〔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望垣。先謙曰。三國魏因。改屬天水郡。晉志省。一統志。晉廢。故城今秦州西北。【阿陽】〔集解〕馬與龍曰。阿陽侯相宋意、長史蓋勳、見本傳。又縣人王捷、見隗囂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天水郡。地形志。晉罷。渭水注。黑水又南逕阿陽縣故城東。中平元年。漢陽長史蓋勳屯阿陽以拒賊。即此城也。晉志省。李兆洛云。故城今平涼府靜寧州南。【略陽】有街泉亭。街水故縣省。〔集解〕官本考證曰。街水故縣。當作街泉故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廣魏郡。渭水注。略陽川水又西逕略陽道故城北。建武八年。來歙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右輔將軍朱寵、將二千人。自安民縣之楊城。從番須回中。伐木開道。至略陽。襲囂守將金梁等。因保其城。隗囂激水灌城。光武親將救之。囂走西城。其水自城北注川。一水二川。蓋囂所堨以灌略陽也。謝云。郭淮傳。姜維圍王經於狄道。陳泰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來向。據櫟陽積穀之實。胡三省云。櫟陽乃略陽之訛。時屬廣魏。又太和二年。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翔、屯柳城。柳城當與街亭相近。案街亭即街泉亭也。在今秦安縣東北。晉志改屬略陽郡。一統志。故城今秦州秦安縣西北九十里。【勇士】〔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見一統志表。河水注。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羌豪迷吾等抄苑馬。即此處也。苑川水地。爲龍馬之沃土。晉志無。李兆洛云。故城今蘭州府金縣東北。【成紀】帝王世紀曰。包犧氏生于成紀。〔集解　馬

與龍曰.縣人隗崔、隗囂、弟義、見囂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天水郡.渭水注.瓦亭水南逕成紀縣東.歷長離川,爲長離水.謝云夏侯淵傳.淵擊長離諸羌.韓遂來救.大破之.卽此.晉志.屬天水郡.鄒安鬯云.故城今秦安縣北八十里.【隴州.】〔集解〕惠棟曰.州字衍.刺史治.漢官云.去雒陽二千一百里.〔集解〕馬與龍曰.雍州牧陳慶見隗囂傳.郭伋見伋傳.涼州牧竇融、刺史鄭興、見本傳.尹業見馬嚴傳.皮陽見安帝紀.宗漢、劉秉、見西羌傳.劉恭見羊陟傳.祝良見陳龜傳.梁鵠、左昌、宋梟、楊雍、從事蘇正和、見蓋勳傳.孟佗、任涉、見西域傳.韓遂、兵馬掾董卓.見卓傳.有大坂.〔集解〕惠棟曰.說文.隴天水大阪也.從𨸏龍聲.名隴坻.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度汧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豲坻聚.有秦亭.秦之先封起於此.〔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屬天水郡.地形志.晉罷.渭水源東發小隴山.又西與秦水合.水出東北大隴山秦谷.秦水西逕降隴縣故城南.又西南歷隴川.逕六盤口.過清水城西南.注清水.清水上下咸謂之秦川.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秦州清水縣北.【豲道.】史記.秦孝公西斬戎王.〔集解〕惠棟曰.小顏音完.馬與龍曰.南安太守游奕、見魏志明紀.徐邈、鄧艾、見本傳.又郡人趙衢、龐恭、見楊阜傳.又縣人龐悳子會見悳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南安郡治此.見寰宇記.渭水注.渭水東逕豲道縣故城南.漢靈帝中平五年.別爲南安郡.又東逕武城縣西.武城川水入焉.謝云.鄧艾傳.姜維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趨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卽此.蓋以山名縣也.在今寧遠縣西南.晉志.屬南安郡.謝云.故城今鞏昌府寧遠縣東南四十二里.【蘭干.】〔集解〕馬與龍曰.蘭干尉馬平、見董卓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晉志無.李兆洛云.今地闕.【平襄.】〔集解〕馬與龍曰.縣人行巡見隗囂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廣魏郡.見紀要.三家同.蜀志姜維傳.維封平襄侯.謝云.蜀不能有平襄.蓋虛封也.渭水注.溫谷水東北流.逕平襄縣故城南.故襄戎邑也.晉志.改屬略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鞏昌府通渭縣西南.【顯親.】〔集解〕錢大昕曰.光武封竇融弟友爲侯國.先謙曰.前志無.三國魏因.屬天水郡.渭水注.瓦亭水西南出顯親峽.又西南

逕顯親縣故城東南。謝云。閻溫傳、馬超圍冀城。州遣溫密出告於夏侯淵。賊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郎此。晉志作顯新。屬天水郡。一統志。故城今秦州秦安縣西北。

【上邽】故屬隴西。秦州記曰。縣北有利山川中平地有土堆高五丈。生細竹。翠茂殊常。二楊樹大數十圍。百姓祀之。〔集解〕馬與龍曰。田弇、李育、保上邽。見隗囂傳。上邽令皇甫禎見橋玄傳。閻溫見魏志溫傳。姜岐見橋玄傳。楊廣見隗囂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屬天水郡。水經注。渭水東歷上邽縣北。邽山之陰。又南得藉水口。藉水東北逕上邽縣。藉水東得木門谷水。藉水卽洋水也。北有濛水。出縣西北邽山。東流南屈。逕上邽縣故城西。又南注藉水。藉水又東合段溪水。張郃傳。諸葛亮出祁山。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右膝。薨。木門今秦州西南八十里。姜維傳。維與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維爲鄧艾破於段谷。謝云。段谷、今秦州東南。洪云。有諸葛壘在上邽東二里。旁有司馬懿壘。有姜維壘。見元和志。在今秦州東南四十二里。謝云。正元二年。陳泰屯上邽。以備姜維。見漢晉春秋。晉志。屬天水郡。錢坫云。故城今秦州東南四十里。

【西】故屬隴西。有嶓冢山。西漢水。史記曰。申命和仲。居西土。徐廣曰。今之西縣。鄭玄曰。西在隴西。西今謂之八充山。〔集解〕惠棟曰。嶓、郭璞音波。山海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又注西在隴西之西。諸本脫之字。八充山一作兌山。見裴駰史記注。北宋本作人充山。誤。馬與龍曰。隗囂奔此。見囂傳。姜敍屯西縣之歷城。見濛水注。又縣人趙壹、見文苑傳。趙昂見魏志楊阜傳。閻溫見溫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屬天水郡。濛水注。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謝云。楊阜傳云。起兵於鹵城。漢晉春秋云。司馬懿至鹵城。皆西城之訛。沈志南天水太守下云。魏晉屬天水。晉志省。一統志。晉改置始昌縣。而縣廢。鄒安鬯云。故城今秦州西南百二十里。

【武都郡】武帝置。雒陽西千九百六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孔奮、廉范、虞詡、馬融、見本傳。趙沖見順帝紀。蘇則見魏志則傳。又郡人李俊、王靈、見魏志楊阜傳。先謙曰。三國蜀因。諸葛亮平武都、陰平二郡。還屬益州。亮及姜維等多從此出秦川。見華陽國志。謝云。建安二十一年。夏侯淵擊武都氐羌於下辨。收氐穀十餘萬斛。見夏侯淵傳。二十二年。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二十三年。曹洪破吳蘭等。見武紀。吳云。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取漢中。以逼下辨。魏武以武都孤遠。徙郡小槐里。以楊阜爲太守。

（見楊阜傳）太和初年又以韋誕爲太守（見晉書韋恆傳）時武都尙屬魏故置太守遙領迨蜀建興七年地遂入蜀見後主傳

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蜀武都郡領漢舊縣六城上祿省　戶二萬一百二口八萬一千七百二十八

【下辨】有赤亭（集解）惠棟曰洪适云李翕碑題名有下辨道長任詩則志闕一道字案前志本有道字劉煦云辨音步莧反注赤亭虞詡傳到武都郡悉衆萬餘攻赤亭是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見常志漾水注濁水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辨治也有建威城建興七年諸葛遣陳式攻武都魏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遂平二郡見亮傳姜維請於西安、建威等皆立圍守見維傳（馬與龍曰建威城今成縣西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階州成縣西

【武都道】華陽國志曰有大池澤（集解）惠棟曰前志及華陽國志皆作天池北宋本亦作天馬與龍曰水經注有天池大澤即仇池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見常志漾水注漢水又屈逕瞿堆南絕壁峭峙孤險雲高望之形若覆唾壺高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迴開山圖謂之仇夷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山上豐水泉漢武帝開以爲武都郡天池大澤在西故以都爲目矣常璩、范曄云郡居河池一名仇池池方百頃即指此也左右悉白馬氏矣建安中有天水氏楊騰者爲氏大帥子駒勇健多計徙居仇池魏拜爲百頃氏王紀要仇池山、今成縣西北百里仇池城在其上晉志因謝云故城今成縣西八十里見縣志

【上祿】（集解）馬與龍曰上祿長和海、見黨錮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省沈志武都太守下云漢舊縣後省太康三年又立漾水注祁山有蟠冢西七十餘里山上有城極爲嚴固昔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漢水逕其南城南三里有亮故壘漢水又西逕南岈北岈中上下有二城相對古諺云南岈北岈萬有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縣五百里有民萬戶矚其坵墟信爲殷矣漢水又南入嘉陵道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又西南興龍門水合水出西北龍門谷又東南逕上祿縣故城西諸葛亮傳建興六年亮率軍攻祁山安南、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馬謖爲張郃破于街亭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張郃交戰射殺郃紀要祁山今西和縣北七里晉志無紀要故城今階州成縣西一百二十里

【故道】干寶搜神記曰有奴特祠秦置旄頭騎起此（集解）惠棟曰注奴特史記注及魏文帝列異傳皆作怒特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

見常志。渭水注。扞水北逕武都故道縣之故城西。縣有怒特祠。扞水又東北歷大散關而入渭水。（馬與龍云。謝氏譔以注之故道城爲漢縣。錢坫謂卽今兩當縣治。皆非是。）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漢中府鳳縣西北。馬與龍云。據渭水注。漢縣當在今鳳縣東北。大散關之西南。漢高祖從故道襲陳倉。卽此。

【河池】 地道記曰。有泉街水。〔集解〕惠棟曰。常璩云。泉街水入沮合漢也。馬與龍曰。公孫述使王元拒河池。爲來歙所破。見述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見常志。漾水注。仇鳩水南逕河池縣故城西。其水西南流注濁水。曹公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見武紀。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見亮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秦州徽縣西。

【沮】沔水出東狼谷。〔集解〕惠棟曰。前志云沮水。華陽國志云。河池水。馬與龍曰。劉備遣張飛、馬超從沮道。趣下辨。見魏志楊阜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見常志。洪云。有武興。蜀以蔣舒爲武興督。卽此。今略陽縣治。見紀要。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漢中府略陽縣東一百十里。

【羌道】 〔集解〕錢大昕曰。當云故屬隴西。馬與龍曰。羌道令趙昂、見魏志楊阜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見一統志表。晉志省。一統志。西固故城。今階州境西固所西北。按西固所今設州同。在階州西北百二十里。

【金城郡】 昭帝置。雒陽西二千八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庫鈞見竇融傳。郝崇見章帝紀。侯霸見西羌傳。張篤見天文志。蘇謙見蘇不韋傳。羌諝見本傳。陳懿見靈帝紀。蘇則見魏志本傳。張就見閻溫傳。楊欣見鄧艾傳。長史上官鴻見西羌傳。又郡人成公英、閻行、見魏志張既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漢末分置西平郡。謝云。建安十九年。韓遂爲夏侯淵所破。走西平。見武紀。建安中。杜畿爲西平太守。見畿傳。河水注謂黃初中立。非也。黃初中。嚴苞爲西平太守。見魏略。吳云。郭憲爲西平郡功曹。見王修傳注。韓約使閻行別領西平郡。見張既傳注。均在建安中。洪志云。郡漢末置。是也。

十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金城郡領漢舊縣七。入徙置上郡之白土。（河水注。河水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魏志。正始九年。叛羌遮塞。屯河關白土故城。刺史郭淮擊破之。卽此。晉志因。一統志。漢末置。屬金城郡。故城今西寧縣東南。）爲八城。西平郡領漢舊縣三。分置西都。（後漢末。分破羌縣立。見元和志。河水注。湟水東逕西平城北。東城卽故亭也。魏立西平郡。憑倚故亭。增築南西北三城。以爲郡治。謝云。明紀。太和元年。西平曲英反。殺臨羌

令西都長即此郭滿封西都定侯見后妃傳晉志因一統志今西甯府治）爲四城洪志從晉志西平郡錄長甯縣謝吳並删今從之

戶三千八百五十八口萬八千九百四十七

【允吾】西羌傳有唐谷秦州有牢北山傍有三窟〔集解〕惠棟曰應劭音鈆牙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晉初徙郡治榆中而縣廢故城今蘭州府皋蘭縣西北【浩亹】有維都谷馬武破羌處〔集解〕先謙曰官本亹作齊是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河水注閤門河又東逕浩亹縣故城南闞駰曰浩讀閤也案孟康云浩亹音閤門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西甯府碾伯縣東接平番縣界與大通堡近（馬與龍曰浩亹河今曰大通河縣在大通河之北）【令居】〔集解〕惠棟曰令音零姚氏音連馬與龍曰建武九年復置護羌校尉漢官云以牛邯爲護羌校尉都於令居縣見光武紀注元初二年龐參代侯霸爲校尉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見西羌傳任尙見安帝紀馬賢、韓皓、馬續、趙沖、衞瑤（案順帝紀作衞琚）張貢第五訪、段熲、胡閎見西羌傳胡疇見馬融傳田晏見鮮卑傳夏育見葢勳傳伶徵見靈帝紀（案西羌傳作泠徵）皇甫規見本傳楊瓚見王允傳令居令葛龔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郭淮傳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淮討破之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枝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晉初廢故城今平番縣南接皋蘭縣界【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河水注闞駰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異名也河水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有梁泉注之耆舊傳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其祖父爲羌渠帥暉將移居枹罕爲羣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豎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成林謝云有沃于坂姜維軍從金城南至沃于坂見陳泰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皋蘭縣西南四十里【榆中】〔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阮嗣宗所謂榆中以南者也崔浩云蒙恬樹榆以爲塞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紀要杜佑謂榆中即故大小榆谷誤也一統志寰宇記謂即大小榆谷明統志又云在蘭州西二百里皆誤故城今蘭州府金縣西北【臨羌】有昆崙山〔集解〕馬與龍曰羌水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又東北逕臨羌城西見河水注建初二年護羌校尉傅育徙治臨羌校尉張紆（案章帝紀作劉盱誤）

鄧訓、聶尙、貫友、史充、吳祉、周鮪、段禧、侯霸、見西羌傳。杜畿爲護羌校尉。領西平太守。見魏志畿傳。西海太守陳永見隗囂傳。案地理志金城郡臨羌注。西有卑禾羌。卽獻王莽地爲西海郡者也。西部都尉曹鳳見西羌傳案傳云。永元十三年。拜曹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注。龍耆卽龍支。今鄯州縣。與龍案唐龍支縣本漢允吾縣地。卽今碾伯縣南。在青海東三百里。章懷以當漢之龍耆。誤也。水經注。河水自河曲又東逕西海郡南。王莽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築五縣焉。周海亭燧相望。河水又東逕允州。而歷大榆、小榆谷北。（通鑑胡注。大小榆谷卽唐之九油。一統志。大小榆谷與九曲近。而非一地。案在今貴德廳東。）注又云。湟水出塞外。東南流逕龍夷城。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爲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據此漢西海郡。本治龍夷城。曹鳳言。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則所屯在郡。舊治龍耆、當卽龍夷也。（案龍夷故城。據水經注。當在湟水發源處。直青海東北境。）又魏志郭淮傳。涼州名胡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治無戴折回。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卽此龍夷也。謝鍾英錄龍夷於魏西海郡居延縣下。不知魏西海郡。漢獻帝所立。在居延海側。王莽立西海郡、在青海境。相去千數百里。莽立之西海郡。漢末已廢。故治無戴得以留家屬。淮與戰於龍夷之北。卽故西海郡之北。謝氏誤以魏西海郡當之。而龍夷亦失其故處矣。臨羌長傅育、見西羌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西平郡。河水注。湟水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縣在郡西百八十里。（董祐誠云。故縣新縣中隔湟水。相去不遠。）晉志屬西平郡。董祐誠云。漢臨羌縣故城。當在今西寧縣西鎭海堡邊外。圖爾根察罕河入湟水處。謝云。魏臨羌疑治新縣。當在今和碩特左翼末旗之南界。

【破羌】〔集解〕馬與龍曰。破羌長龐淯、見魏志淯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西平郡。案洪志不錄破羌縣。一統志。破羌晉省。爲安夷縣地。是魏有此縣。當屬西平。今據補。晉志省。一統志。水經注。破羌城在樂都東。而章懷云。在湟水縣西。其說不同。蓋二城相去不遠。案樂都卽唐之湟水縣。然當以酈注爲正。

【安夷】〔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城有東西門。去西平亭東七十里。闞駰云。四十里。馬與龍曰。建初元年。哭棠領護羌校尉。居安夷。見西羌傳。安夷長宋延見天文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西平郡。（三家說同。）晉志屬西平郡。一統志。故城今西寧縣東七十里。

【允街】〔集解〕惠棟曰。

孟康云。允音鈆。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河水注。湟水東逕允街縣故城南。湟水又東南逕廣武城西。郭淮破羌治無戴於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涼州府平番縣南。

【安定郡】武帝置。雒陽西千七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王向見隗囂傳。馮異見本傳。王順見王渙傳。杜恢見安帝紀。郭璜見順帝紀。孫儁見皇甫規傳。崔儁見霍諝傳。毋邱興見魏志武紀。董經見管寧傳注。蘇則見則傳。鄒岐見張旣傳。孟達見崔林傳注。都尉傅燮見本傳。長史楊阜、又郡人梁寬、見阜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改隸雍州。謝云。郭淮傳。梁州休屠胡梁元碧等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據此。魏安定屬雍州。洪氏屬涼州。非也。八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安定郡領漢舊縣五。改三水。置西川。復置陰密。（前漢縣。一統志。魏復立。屬安定。三家同。謝云。魏車騎將軍胡遵封陰密侯。見晉書胡奮傳。吳表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涇州靈臺縣西。）涇陽。（前漢縣。謝云。靈帝紀。建甯元年秋七月。段熲至涇陽。晉書譙王遜傳。五等建。遜封涇陽男。是縣疑桓帝所立。至魏末猶存也。吳表同。晉志省。李兆洛云。故縣今平涼縣西四十里。）爲八城。鶉觚別屬新平郡。陰盤省。戶六千九十四。口二萬九千六十。

【臨涇】謝承書曰。宣仲爲長史。民扳留。改曰宜民。見李固傳。而志無此改。豈承之妄乎。〔集解〕馬與龍曰。縣人李恂、王符、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侯國。謝云。楊秋封此。見武紀注。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涇州鎭原縣南五十里。

【高平】有第一城。高峻所據。〔集解〕馬與龍曰。高平令滿寵見魏志寵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建安十九年。夏侯淵轉擊高平。見淵傳。郭淮奏請居涼州胡於安定之高平。見淮傳。案高平、洪吳均不錄。據寰宇記云。縣曹魏廢。謝氏據國志補。今從之。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平涼府固原州治。

【朝那】有湫淵。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郭璞注山海經曰。涇水出縣西丹頭山。入渭。〔集解〕齊召南曰。案注。丹頭山當作幵頭。各本俱誤。惠棟曰。依前志及山海經。皆作幵頭。傳寫誤作丹也。武都丞呂周十二人題名。那作䣖。馬與龍曰。縣人皇甫棱、子旗、孫規、節、節子嵩、孫堅、壽、嵩從子酈、見規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涇水導源安定朝那縣笄頭山。見太平御覽六十三引水經注。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

【烏枝】〔集解〕錢大昕曰。前志作烏氏。

師古讀氏爲枝。梁統傳亦作烏氏。惠棟曰。史記、漢書作烏氏。音枝。本傳亦作氏。作枝者非也。馬與龍曰。梁統兄巡、弟騰、統子松、竦、恭、松子扈、竦子棠、雍、翟、雍子商、孫冀、不疑。見統傳。

有瓦亭。牛邯軍處。〔集解〕先謙曰。見隗囂傳。

出薄落谷。本傳有龍池山。地道記曰。烏水出。〔集解〕惠棟曰。出當作山。上屬。淮南子。涇出薄落之山。高誘曰。一名幵頭山。在臨涇西。案廣雅曰。薄落謂之幵頭。笄頭即幵頭也。曹憲音牽。隗囂傳作雞頭。先謙曰。官本出作山。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通鑑胡注。烏氏城在彈箏峽口。謝云。涇水逕彈箏峽口。晉志因。作烏氏。一統志。故城今平涼縣西南。

【三水】。有左谷。盧芳所居。〔集解〕惠棟曰。盧芳傳注引續漢志曰。三水有左右谷。馬與龍曰。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治此。見河水注。蓋思齊見蓋勳傳注。又縣人盧芳、兄禽、弟程、見芳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曰西川。見寰宇記。河水注。高平川逕三水縣西。肥水注之。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城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晉志因曰西川。一統志。故城今固原州北。

【陰盤】。舊有陰密縣。未詳所并。杜預曰。定安陰密縣古密須國。史記曰。秦遷白起于陰密。山海經曰。溫水出崆峒山。在臨汾南。入河。華陽北。郭璞曰。水常溫。〔集解〕惠棟曰。前志及本傳。皆作槃。先謙曰。注定安。官本作安定。是。前漢縣。漢末廢。吳云。靈帝末徙縣寄治京兆新豐。此城遂廢。見寰宇記。三國魏因。徙屬京兆。晉志同。一統志。故城今邠州長武縣西北。

【彭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輿地廣記。晉省。是魏時有此縣。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平涼府鎮原縣東八十里。

【鶉觚】。故屬北地。〔集解〕惠棟曰。周地圖記云。鶉觚縣者。秦使太子扶蘇、及蒙恬、築長城。見此原高水淺。因欲築城。遂以觚爵奠祭。乃有鶉鳥飛升觚上。以爲靈異。因以名縣。先謙曰。前漢縣。屬北地。作鶉孤。三國魏因。改屬新平郡。謝云。晉書傅玄傳。五等建。玄封鶉觚男。即此。晉志因。還屬安定。一統志。故城今涇州靈臺縣東北。

【北地郡】　秦置。雒陽西千一百里。〔集解〕惠棟曰。顧野王輿地志。漢末。北地但有富平、泥陽二縣。魏晉亦然。馬與龍曰。太守馮異見本傳。廖信見周澤傳。盛包、賈福見西羌傳。夏育見靈帝紀。王季然見郭太傳。皇甫嵩見本傳。劉瓌見鄭玄傳。曹鳳見

河水注。又郡人傅育子殺見西羌傳。諸葛亮在祁山。遣使連結鮮卑軻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見魏志牽招傳。石城、今皋蘭縣西北。見河水注及一統志。先謙曰。漢末郡寄寓馮翊。舊郡廢。三國魏同。永和六年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見順帝紀。北地郡。漢末失土。寄寓馮翊。置富平縣。見宋書傅弘之傳。魏文帝分馮翊之祋祤。置北地郡。見地形志。是北地郡自永和六年以後不復歸舊土也。

六城。〔集解〕先謙曰。漢末北地郡富平、泥陽二縣。徙置馮翊。三國魏同。別見馮翊郡下。舊城並廢。戶三千一百二十二。口萬八千六百三十七。

【富平】〔集解〕馬與龍曰。南單于諸部韓氏骨都侯屯此地。見南匈奴傳。先謙曰。前漢縣。河水注。河水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在河渚上。是也。後漢徙置永和。後又徙治馮翊。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漢置富平縣。故城今甯夏府靈州界。後漢徙治於此。今慶陽府安化縣境。爲北地郡治。永初五年以西羌亂。詔徙郡池陽。永建四年歸舊縣。永和六年復徙治馮翊。縣遂廢。故城今慶陽府安化縣西。

【泥陽】有五柞亭。地道記曰。泥水出郁郅北蠻中。〔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傅睿子巽、充、孫嘏、曾孫祗。見魏志嘏傳。先謙曰。前漢縣。永和後廢。徙置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後漢末寄治馮翊。此城遂廢。故城今甯州東南。

【弋居】有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因。晉志無。李兆洛云今地闕。當在慶陽府境。

【廉】前志卑移山在西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甯夏府甯夏縣北。

【參䜌】故屬安定。有青山。謝沈書。屬國降羌胡數千人居山田畜。〔集解〕惠棟曰。續漢書曰。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居參䜌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少卿。光武本紀。建武二十一年夏四月。安定屬國胡叛。屯聚青山。是也。先謙曰。前漢縣。屬安定。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卽上河峽也。世謂之爲青山峽。光武紀注。青山在北地參䜌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慶陽府安化縣西北。

【靈州】〔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傅燮、子幹。見燮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元初三年。鄧遵大破先零羌於靈州。見安帝紀。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甯夏府靈州境。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置。雒陽西三千五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馬期、梁統、見竇融傳。任延、鄭衆、廉范、李恂、見本傳。馮豹見馮衍傳。孟佗見袁安傳。趙沖見應劭傳。任嘉見楊倫傳。黃雋見蓋勳傳。張奐、張猛、見奐傳。傅育見天文志。毋丘興見魏志毌丘儉傳。長史田紺見任延傳。魏涼州刺史（案治武威見輿地廣記及通鑑胡注。謝鍾英據張既傳治左城在酒泉界。然既權一時之宜。今姑從胡注）鄒岐、張既見魏志既傳。溫恢、孟建見恢傳。王琰見常林傳注。徐邈見劉放傳。蜀魏延、姜維並遙領涼州見本傳。先謙曰。三國魏因。　十四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武威郡領漢舊縣九城。張掖、休屠、鸞鳥、媼圍、左騎千人官省。　戶萬四十三。口三萬四千二百二十六。

【姑臧】地道記曰。南山、谷水所出。〔集解〕惠棟曰。西河舊事曰。昔匈奴蓋臧城也。後人音訛。名姑臧。案此。則臧音藏也。馬與龍曰。姑臧長孔奮見本傳。又縣人段熲、段煨見董卓傳。賈詡、子穆、訪、孫模、曾孫龕、龍、疋見魏志詡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水經注。姑臧城、武威郡及涼州治也。本匈奴所築。晉志因。故城今涼州府武威縣治。

【張掖】〔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三家說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武威縣南。

【武威】〔集解〕惠棟曰。酈元云。在姑臧城北三百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正始九年。涼州名胡治無戴圍武威。見郭淮傳。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鎮番縣北西套厄魯特旗界。

【休屠】〔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三家說同。）河水注。武始澤東北流逕馬城東。城即休屠縣之故城也。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武威縣北六十里。

【揟次】〔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見輿地廣記。謝云。張既由且次出武威。賊以爲神。見既傳。且次即揟次。吳表同。晉志因。揟次一統志。故城今古浪縣北西套厄魯特旗界。

【鸞鳥】〔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三家說同。）永康元年。段熲追擊當煎羌於鸞鳥。大破之。西羌悉平。見桓帝紀。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武威縣南。

【樸劓】〔集解〕惠棟曰。孟康音蒲環。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見一統志表。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古浪縣東。

【媼圍】〔集解〕惠棟曰。媼、孟康音烏老反。玉篇音烏骨切。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三家說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蘭州府皋蘭縣東北。

【宣威】〔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涼州府鎮番縣南。

【倉松】地道記曰。南山、松陝水所出。〔集解〕先謙曰。官本倉作蒼。前漢縣作蒼松。三國魏因。見輿地廣記。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古浪縣西。【鶉陰】故屬安定。〔集解〕馬與龍曰。張既討涼州賊。賊拒軍於鶉陰口。既揚聲出鶉陰。潛由且次至武威。先謙曰。前漢作鶉陰。三國魏因。地形志。晉罷。謝云。有鶉陰口。通鑑胡注。鶉陰河口也。汪士鐸云。卽水經注二十八渡水。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蘭州府靖遠縣西北。（馬與龍云。章懷注。在姑臧縣東南。）【租厲】故屬安定。〔集解〕惠棟曰。前書武紀及志皆作祖厲。李斐云。音嗟賴。案司農夫人碑其字作祖。今譌租。馬與龍曰。祖厲長劉雋、又縣人張濟、張繡見魏志繡傳。先謙曰。前漢縣作祖厲。三國魏因。水經注。河水東北流逕祖厲縣故城西北。又東北有祖厲川水注之。寰宇記。祖厲城一名馬城。晉志省。亦見輿地廣記。一統志。故城今靖遠縣西南。【顯美】故屬張掖。〔集解〕馬與龍曰。張既傳。遂前軍顯美。先謙曰。前漢縣。屬張掖。三國魏因。見通鑑胡注。謝云。魏書黃初二年。文帝聞胡決水灌顯美。卽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涼州府永昌縣東。【左騎】千人官。〔集解〕錢大昕曰。此蓋別居一城。幷姑臧等十三縣數之爲十四也。至張掖屬國。則領五城。以左騎千人各一城。與此互異。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省。三家同。晉志無。李兆洛云。今地闕。

【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置。雒陽西四千二百里。獻帝分置西郡。〔集解〕馬與龍曰。永初四年。護羌校尉侯霸移居張掖。見西羌傳。太守任仲、史苞（又爲都尉）見竇融傳。鄧訓、寫五、訪李恂、見本傳。鄧鴻見南匈奴傳。馬續見西羌傳。杜通見魏志毋丘儉傳注。先謙曰。三國魏因。西郡同。

八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張掖郡領漢舊縣七城。西郡領漢舊縣一城。戶六千五百五十二。口二萬六千四十。

【觻得】〔集解〕惠棟曰。觻、孟康音鹿。得一作德。見廣韻。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初爲匈奴右地。漢武帝置張掖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見地理志。晉志因。改曰永平。一統志。故城今甘州府張掖縣城西北。【昭武】〔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書西域傳。康居王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卽此。晉志改曰臨澤。一統志。故城今張掖縣西北。【刪丹】〔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有焉支山。弱水出。〔集解〕惠棟曰。淮南子。弱水出窮石。高誘曰。在張掖北塞水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

括地志.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謝云.青龍三年.張掖刪丹縣今山丹縣治.

【氏池.】(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明紀注引漢晉春秋.氏池縣大柳谷口.激波湧溢.吳云.張遊魏末為氏池長.見晉書遊傳.晉志無.一統志.晉初省.故城今山丹縣西南.

【屋蘭.】(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山丹縣西北.

【日勒.】(集解)惠棟曰.日、前志作曰.先謙曰.前漢縣.漢末置西郡.三國魏因之.見一統志.吳云.輿地廣記.西郡.後漢分張掖、日勒置.晉志.屬西郡.一統志.故城今山丹縣東南.

【驪軒.】(集解)惠棟曰.說文.軒從革干聲.李奇音虔.說文又云.驪軒屬武威.誤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志從晉志屬武威.非也.謝云.毋丘儉傳注引魏名臣奏.張既表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是二縣魏屬張掖.吳表同.晉志改屬武威郡.一統志.故城今涼州府永昌縣南.

【番和.】(集解)惠棟曰.番、如淳音盤.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曰番禾.改屬武威郡.一統志.故城今永昌縣西.

【酒泉郡】武帝置.雒陽西四千七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梁統、竺曾、辛彤、見竇融傳.祭午見祭遵傳.段彭見章帝紀.耿秉見耿恭傳.翟酺見本傳.周鮪見西羌傳.黃衍見傅燮傳.戴宏見吳祐傳.劉班、徐揖見魏志龐淯傳.王惠陽見裴潛傳注.蘇則見則傳.都尉許楊見本傳.梁騰見梁統傳.又郡人黃雋見蓋勳傳注.黃華見魏文帝紀.楊阿若見閻溫傳注.先謙曰.三國魏因.

九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酒泉郡領漢舊縣九城.戶萬二千七百六.

【福祿.】(集解)錢大昕曰.前志作祿福.魏志龐淯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龐娥事云.祿福趙君安之女.又云.祿福長尹嘉.曹全碑亦云.拜酒泉祿福長.則知作福祿者誤也.惠棟曰.晉志亦作福祿.誤.馬與龍曰.范書列女傳云.福祿長尹嘉.先謙曰.前漢縣作祿福.三國魏因.咸熙元年.安彌、福祿、各言嘉禾生.見少帝紀.謝云.有左城.今肅州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治.

【表氏.】(集解)錢大昕曰.前志作表是.是氏古通用也.靈帝紀.光和三年.表是地震湧水出.馬與龍曰.縣人龐淯子會見魏志淯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

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

【樂涫】。〔集解〕惠棟曰。說文涫、潚也。從水官聲。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書隱逸傳正始中氾粲以武威太守左遷樂涫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高臺縣西北。

【玉門】。〔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安西州玉門縣東。

【會水】。〔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謝云闞駰言眾羌水之所會，故曰會水。鍾英案今壩陽水、紅水河、桃東河、紅山河、觀音山河諸水皆會於是。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高臺縣西北一百二十里鎭夷城西北。

【沙頭】。〔集解〕錢大昕曰。前志作池頭。魏志閻溫傳。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惠棟曰。晉志仍作沙。先謙曰。前漢縣作池頭。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李兆洛云。故城今安西州玉門縣北少西一百十里蘇賴河之南。

【安彌】。故曰綏彌。〔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綏彌。綏乃綏之誤。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東。

【乾齊】。〔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據閻溫傳。乾齊屬酒泉。洪志從晉志屬敦煌。非也。晉志改屬敦煌郡。一統志。故縣今玉門縣西南。

【延壽】。博物記曰。縣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筥簴。注池爲溝。其水有肥如煮肉洎。羕羕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集解〕先謙曰。官本。簴作簴。是。前漢無。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元和志。石脂水在玉門縣東南八十里。延壽故縣當在其地。

【敦煌郡】 武帝置。雒陽西五千里。耆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艮墟。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交一都會也。〔集解〕惠棟曰。敦應劭音屯。馬與龍曰。太守辛彤見竇融傳。張朗見順帝紀。曹宗見班勇傳。裴遵、張璫、徐由見西域傳。司馬達、宋亮見車師後王傳。趙咨見本傳。馬艾見魏志閻溫傳。尹奉、倉慈、王遷、趙基、皇甫隆見慈傳。又郡人曹嵩見張奐傳。侯瑾見本傳。張恭子就見閻溫傳。周生烈見王肅傳。索靖見劉廙傳。先謙曰。三國魏因。

六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敦煌郡領漢舊縣六。分置宜禾。（魏分廣至立。見元和志。屬敦煌。三家同。晉志因。謝云。故城今安西州敦煌縣東百十五里）爲七城。洪志錄拼泉。復錄淵泉。誤。復出吳表有陽關。案元和志。後魏嘗置陽關縣。吳說誤。今不從。

戶七百四十八。口

二萬九千一百七十

【敦煌】古瓜州出美瓜〔集解〕惠棟曰春秋傳有陸渾之戎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安西州敦煌縣治【冥安】〔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見一統志表（三家說同）晉志因（作宜安字形相似致訛）汪士鐸云故縣今敦煌縣北【效穀】〔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見一統志表（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縣今安西州治西【拼泉】〔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張惇、張奐子猛、芝、昶見奐傳（案奐傳敦煌酒泉人敦煌無酒泉縣蓋淵泉之訛）先謙曰前書作淵泉三國魏因見一統志表（三家說同）闞駰云地多泉水故名晉志因作深泉一統志故城今安西州柳溝衛東李兆洛云州東一百二十里【廣至】〔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見一統志表（三家說同）晉志因謝云元和志常樂縣東至沙州一百十五里本漢廣至縣地鍾英按乾隆二十五年改沙州衛為敦煌縣廣至當在今敦煌縣西【龍勒】〔集解〕惠棟曰杜佑云縣有蒲昌海一名鹽澤廣袤三百里有玉門關〔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見一統志表（三家說同）班超傳但願生入玉門關前書西域傳孝武擊破匈奴右地始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據兩關焉又西域三十六國東接漢扼以玉門、陽關元和志壽昌縣東至沙州一百五十里本漢龍勒縣因山為名玉門故關在龍勒縣西北一百十二里謂之北道西趣車師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門戶也陽關在壽昌縣西六里以居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謂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車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敦煌縣西謝云今敦煌縣西一百五十里

【張掖屬國】武帝置屬國都尉以主蠻夷降者安帝時別領五城〔集解〕齊召南曰注別領五城按下有候官、左騎、千人、司馬官、千人官皆官名非城名也前志張掖領十城後志領八城其居延別為居延屬國顯美改屬武威郡未知張掖屬國所領之五城為何名也何焯曰案止四城未詳錢大昕曰張掖屬國別領五城以志考之惟有候官、左騎、千人、司馬官、千人官而不領縣以左騎千人各一城又別有千人官一城與候官、司馬官為五城與武威郡之左騎千人官為一城者互異先謙曰三國魏省三家

同。戶四千六百五十六。口萬六千九百五十二。

【候官】（集解）惠棟曰。前志云敦煌縣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馬與龍曰。張掖屬國都尉竇融見本傳。馮宗見馮勤傳。張魴見張興傳。馬毅見馬棱傳注。長史劉鈞見竇融傳。先謙曰。候官城今地闕。李兆洛云。當在今甘肅境。

【左騎】（集解）先謙曰。今地闕。李兆洛云。當在今甘肅境。

【千人司馬官】

【千人官】（集解）先謙曰。官本千人官三字連上。

【張掖居延屬國】故郡都尉。安帝別領一郡。（集解）官本考證曰。郡字、何焯校本改作城。馬與龍曰。居延尉貫友、見西羌傳。范邠見劉般傳。西海太守龐淯見魏志淯傳。張睦見毋邱儉傳注。先謙曰。漢末置西海郡。三國魏因。領漢舊縣城。

一戶一千五百六十。口四千七百三十三。

【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獻帝建安末立為西海郡。（集解）洪亮吉曰。案晉書地理志。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與此不同。或興平中請置、建安末始立耳。錢大昕曰。案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雍州部已有西海郡。是立郡不在建安末也。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流沙在玉門關外。有居延澤、居延城。高誘呂覽注曰。流沙在敦煌西八百里。太康地記曰。流沙形如月。初生五六日。先謙曰。前漢縣屬張掖。三國魏因屬西海郡。晉志因。元和志。居延海在張掖縣西北一千七百里。紀要。居延故城在甘肅鎮西北一千二百里。居延海在故城東北。李兆洛云。今甘州府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里。馬與龍云。今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境。

右涼州刺史部郡十二。縣道候官九十八。袁山松書曰。興平元年分安定。鶉觚。右扶風之漆。置新平郡。（集解）先謙曰。涼州刺史部。三國魏為雍、涼二州。雍州得漢舊郡隴西。安定。改漢陽曰

天水．漢末分漢陽置南安．魏分天水置廣魏．入司隸部之京兆．（魏雍州治京兆長安．）馮翊、扶風、北地．（徙治馮翊境．）漢末分置新平．（以安定之鶉觚扶風之漆置．）爲郡十．縣七十．（得漢舊縣二十三．入司州縣三十七．省縣三．廢縣六．省司州縣一．復置縣三．分置縣四．徙置縣三．）涼州得漢舊郡金城、武威、（魏涼州治武威姑臧．）張掖、酒泉、敦煌．漢末改張掖居延屬國．置西海．分金城置西平．分張掖置西郡．爲郡八．縣四十六．（得漢舊縣四十三．徙置縣一．分置縣二．省縣十．廢縣六．蜀省武都郡縣一．）北地．廢張掖屬國．省．蜀割漢舊郡武都之下辨、故道、河池、武都、沮、羌道六縣．別隸益州．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三上校補

郡國志五 上案郡國志五原本不分上下玆因加入集解過形繁重析爲兩篇僅注上下字於旁明與原分者有別

涼州 案惠氏於各州州名輒引舊說補釋其義閒有未備或原書寫脫今代補之涼州古雍州漢改名釋名西方所在寒涼也

幽州 案春秋元命包云幽之爲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勁易曉故其氣躁急李巡注爾雅曰燕其氣深要厥性剽疾故曰幽幽要也釋名在北幽昧之地也

交州 案漢初置交阯朔方二郡其後朔方爲并州交阯亦爲交州然順帝永和九年雖拜交阯太守周敞爲刺史其時交阯實尚未改州也續志本據順帝版籍而此有交州之稱蓋據設刺史追書之餘已詳後集解

漢中郡春秋時曰錫穴 穴原譌冗注同已正官本不誤

褒中集解錢大昕曰至皆誤也 沈銘彝曰水經注智水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今城固縣有入分書碑尚存數百字可辨內有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云云則知公房固在西漢東漢之閒其題額篆字則直以爲仙人耳今案公房避亂隱遯跡同梅福蓋本高士故後人祠之

巴郡臨江注華陽國志曰 官本注無曰字

涪陵。錢大昭曰。有黃石灘。郎岑彭破侯丹處。集解。馬與龍曰。至涪陵太守龐宏。見龐統傳。錢大昭曰。隸續有漢故涪陵太守龐厷神道。案厷宏異名存考。出丹。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縣人多戇勇。柳從辰曰。今志無多字。齊召南曰。至析誤作折。柳從辰曰。今志亦作析。與齊說合。案五行志三注引宏農都尉治析。各本亦皆譌折。說已見前。

漢昌。永元中置。注。分宕渠之北而置之。官本注末之作也。

蜀郡汶江道。注。多氷。氷原譌水。已正。官本注不誤。柳從辰曰。氷、俗字。當作冰。

犍爲郡有魚涪津。注。昔唐蒙所造。段玉裁曰。唐蒙所造之道。在僰道。不在南安。水經注江水篇。漢武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僰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于建甯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鑿之迹猶存。是也。注誤。

僰道。注。李氷燒之。氷原亦譌水。已正。官本注不誤。集解。惠棟曰。至今華陽國志作兵欄也。柳從辰曰。今志作蘭。不如惠說。

牂牁郡毋斂。毋原譌母。官本同。據前志改。今案毋本同無。毋斂、母單蓋皆因無水得名。并改有斂。亦對無言之也。

談稾。官本藁作稾。

毋單。毋原譌母。亦據前志正。官本不誤。

越巂郡邛都。注。河有嗱巂山。官本注巂誤雋。

會無出鐵。注。河中有銅船。柳從辰曰。華陽國志廖寅本。船作胎。葢據水經注作胎銅校改。惟交州記。越人鑄銅爲船。在江潮退時見此銅船。似不誤。故惠氏正誤亦不及船字也。今案就下文可取言。似又不當作船。

定莋。注。漢末夷等皆錮之。錮官本注作銆。柳從辰曰。今華陽國志亦作錮。謂封禁之也。作銆非。

益州郡裝山出銅。注。華陽國志曰。官本注無曰字。

監町山出銀鉛。集解惠棟曰。監音呼鷄反。北宋本作呵。柳從辰曰。字書無呵字。疑誤。

毋掇。毋原譌母。據前志正。官本不誤。

蜀郡屬國有蒙山。注。有洙水。從西來。官本注。西作邛。柳從辰曰。華陽國志來作郲。

隴西郡。渭水出。集解。東南入河。柳從辰曰。汲古閣四刻說文本作東入河。段玉裁本作東南入河。辰案江漢在渭東南。河在渭東。故禹貢皆曰又東。水經注亦云東入于河。似衍南字。

白石。故屬金城。集解。先謙曰。閩本全脫此縣並注。今補。官本不脫。謹案錢大昭云。閩本、南監本、均有此縣。又惠氏補注不言脫。則北宋本亦有也。毛氏蓋因上枹罕注亦係故屬金城。失審寫脫。惟以脫此一縣。不足十一城。乃於河關故屬金城下空格隔斷。以大注積石山當一縣。則尤誤矣。

漢陽郡有朱圄山。注。前書曰。官本注書作志。

勇士。柳從辰曰。西羌東號子麻奴傳。隴參兵至勇士東。即此。

平襄。柳從辰曰。西羌東號子麻奴傳。任尚及司馬鈞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即此。

武都郡下辨。案本書光武紀下辨作辯。古字通。

金城郡枝陽。官本陽作楊。與前志合。

安定郡高平有第一城。注。高峻所據。案峻據高平第一。見本書寇恂傳。柳從辰曰。隗囂傳囂擊破馮愔於高平。西羌傳任尚兵到高平。皆即指此。

武威郡姑臧。注。地道記曰。官本注無曰字。

鸞鳥。柳從辰曰通鑑胡注。鸞鳥音藿雀。

酒泉郡延壽。注。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筥籧。官本注大誤入。集解。先謙曰。官本。籧作簾。是。謹案籧卽簾之俗體。古書相承有此字。五音集韻已辨之矣。筥籧皆竹製圓器。簾又較筥爲大。筥以盛飯。簾以飯牛。皆竹器之能漉水者。方言或以筥通簾。月令亦以蘧代簾。皆非說文正義。此蓋謂泉出石隙類之也。

敦煌郡。注。華戎所支。案支當作交。

張掖居延屬國。口四千七百三十三。官本末三作二。

右涼州刺史部郡十二。官本郡下多國字。

郡國志五第二十三下

後漢書二十三

梁　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上黨郡】秦置。雒陽北千五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荀諶、趙興見鮑永傳、田邑見馮衍傳、戴涉見鮑昱傳、魏應見本傳、虞恭見虞翻傳、鄭渾見魏志本傳、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鮑永、都尉路平見永傳、又郡人馮胄見李郃傳、王眞、郝孟節見方術傳、浩周見吳主權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漢末董卓之亂、移治壺關、見地形志、分置樂平郡、洪云、晉志魏武置郡十二、其一樂平、水經注後魏地形志亦云漢獻帝置、惟晉志樂平郡又云太始中立、通典因之、誤也、十三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上黨郡領漢舊縣十一、分置轑河、（元和志、後漢末分涅縣置轑河縣、一統志、後漢末置轑河、三國魏因之、晉改名轑陽、故城今山西省遼州治、）爲十二城、樂平郡領漢舊縣二、分置樂平（謝云、張臶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見管寧傳、董昭封樂平侯、見昭傳、一統志、建安中於沾縣置樂平郡、又分置樂平縣、晉因之、故城今樂平縣治、）爲三城、洪志引元和志、漢分涅縣置轑河、又引寰宇記、晉改陽阿爲轑陽、未免矛盾、謝吳並謂元和志後漢於涅縣置陽阿、晉改爲轑陽、寰宇記、河東圖說皆同、謂陽阿轑河爲一地、案清漳水注、轑水出轑河縣西北、（官本作轑陽、云近刻訛作轑河、案今仍從元和志及一統志作轑河、）元和志、後漢分涅縣置轑河、洪志引之、一統志用其說、謝吳二家所見元和志本、或係字譌、故徙滋聚訟、若寰宇記、河東圖、謂後漢於涅縣置陽阿、說本非是、（馬與龍曰、不獨兩縣地相懸隔、且陽阿本前漢縣、後漢因之、豈待置乎、）今從一統志、戶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口十二萬七千四百三。

【長子】山海經曰、有發鳩之山、章水出焉、上黨記曰、闕城都尉所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去鄴六十里、卽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茂卽葬其山、〔集解〕惠棟曰、羅泌云、紂太史辛甲國、紀年之尙子也、案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尙子、長、丁丈反、或如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

謝云曹琬封長子公見豐王昂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潞安府長子縣城西【屯留】〔集解〕惠棟曰春秋傳襄十八年晉人執孫蒯於純留純音屯徒溫反馬與龍曰縣人鮑宣子永升永子昱孫德曾孫昂見永傳絳水出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出有余吾城在縣西北三十里〔集解〕惠棟曰桑欽云絳水逕縣西南東入漳淮南子濁漳出發包高誘云一名鹿苦山案鹿苦疑即鹿谷也馬與龍曰景丹子尚徙封余吾侯見丹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公國樊安公均子抗徙封此見魏志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屯留縣南十里【銅鞮】上黨記曰晉別宮墟關猶有北城去晉宮二十里羊舌所邑左傳成九年晉執鄭伯於此〔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沁州南【沾】山海經曰有少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郭璞云在沾〔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後漢末置樂平郡於此三國魏因改屬樂平郡水經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注後漢分沾縣爲樂平郡治沾縣晉志因屬樂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平定州樂平縣西南三十里【涅】〔集解〕惠棟曰前志云涅氏馬與龍曰涅長馮晏見馮衍傳注有閼與聚史記曰趙奢破秦兵閼與山海經曰謁戾之山有金王沁水出焉南流注於河郭璞曰在涅〔集解〕惠棟曰袁山松云閼與今梁榆城是也盧諶征艱賦云訪梁榆之虛障弔閼與之舊平閼音曷又音嫣與音余又音預馬與龍曰清漳水注梁榆水又東北逕梁榆城南即閼與故城也其水左合北水又東南入於清漳一統志史記正義言閼與在武安括地志言在銅鞮今考趙奢二日一夜至閼與史稱其神速武安去邯鄲甚近其不在武安明矣王翦攻韓閼與在秦拔上黨十年之後銅鞮屬上黨閼與非銅鞮明矣隋志梁榆縣開皇十年改名和順閼與故城當在今遼州和順縣治西北先謙曰前漢縣作涅氏案當作涅說詳前志補注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沁州武鄉縣西五十五里【襄垣】上黨記曰邑帶山林茂松生焉〔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潞安府襄垣縣北【壺關】〔集解〕惠棟曰上黨記云馮亭冢在城西五里有黎亭故黎國文王戡黎即此也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睾〔集解〕官本考證曰平澤本亦作無睾何焯校本改平睾惠棟曰注戡黎尚書大傳作耆鄒誕生史記作𨛫說文從邑𥝢聲𥝢古文利平睾諸本作無睾睾即古皋字先謙曰官本無睾作平澤前漢縣

三國魏因。洪云。有曹公壘。魏武破高幹時所築。見元和志。有界城。曹公圍壺關所築。見上黨記。謝云有壺口關。建安十年。并州刺史高幹舉兵守壺口關。十一年。曹公圍之。壺關降。案在今長治縣東南十六里壺口山下。山川相錯。地形如壺。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潞安府長治縣治。

【泫氏】。（集解）馬與龍曰。萬脩子普徙封泫氏侯。見脩傳。又縣人陳龜見本傳。

有長平亭。史記曰。白起破趙長平。上黨記曰。白城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集解）官本考證曰。注白城。何焯校本刪白字。惠棟曰。北宋本無白字。案沁水注引上黨記云。長平城在郡之南山中。白字後人妄加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書李熹傳。宣帝辟熹。時熹母病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去。即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澤州府高平縣治。

【高都】。前志曰。有天井關。戰國策曰。桀居天井。即天門也。博物記曰。縣南地名即垂。（集解）惠棟曰。高誘云。韓邑。蔡邕云。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馬與龍曰。高都長鮑昱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書文帝紀。以立高貴鄉公定策功。封高都侯。晉志因。一統志。沁水注有高都故城。是後魏高都。非即漢縣治也。漢縣故城今鳳臺縣東北。

【潞】本國。左傳哀四年。齊伐晉壺口。杜預曰。潞縣東有壺口關。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又東北八十里有黎城。臨壺口關。至建安十一年。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於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案黎國。應劭、杜預謂在壺關。今長治縣界也。魏地形志謂在刈陵。括地志謂在黎城。今黎城縣也。二說不同。相去幾二百里。本志於壺關、潞縣兩存其說。一統志云。黎國本在長治縣西南黎侯嶺下。至晉立黎侯。或徙於今黎城縣地。故寰宇記於上黨縣曰。本黎侯國。即西伯戡黎之所。於黎城縣曰。古黎國。引晉荀林父滅潞。立黎侯。是春秋時之黎。非商周黎國故地矣。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十里。

【猗氏】。漢書音義。縣出鵲。（集解）洪亮吉曰。案猗應如前地理志作陭。與河東所屬者有別。惠棟曰。前志作陭。沁水注作猗。說文、齮、上黨齮氏阪也。從邑。奇聲。先謙曰。前漢縣作陭氏。三國魏因。沁水注。沁水又南過陭（原作猗。依官本改正）氏縣東。晉志省。一統志。晉省入襄陵。故城今平陽府岳陽縣東南一百里。

【陽阿】。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屬樂平郡。案洪志。陽阿魏屬樂平。而引寰宇記晉改陽阿爲轑陽。誤。說見前。謝吳並刪。一統志云。陽阿晉罷。今據一統志。仍從洪志屬樂平。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澤州府

鳳臺縣西北四十里大陽鎮。【穀遠】上黨記曰有羊頭山，泌水所出。〔集解〕官本考證曰注泌水，前書作沁。惠棟曰注羊頭山，案水經在太原茲氏縣西，注泌當作沁。酈元云水出羊頭山世靡谷。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晉省穀遠，屬界休，見寰宇記。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沁州沁源縣城南門外。

【太原郡】秦置。〔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兄子章爲王，見本紀。太守孫福見劉茂傳，王球見王允傳，法度見南匈奴傳，劉瓆見天文志，臧旻見魏志臧洪傳注。門下掾劉茂見本傳。郡吏王允、路佛見允傳。孟敏客居太原，見郭太傳。又郡人宋冀見王允傳，郭長信、韓文布、曹子元、李子政、王宏見郭太傳。譚賢見周黨傳。王烈見獨行傳。郝昭見魏志明紀注。令狐邵子華見倉慈傳。孫賓子宏、孫楚見劉放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於茲氏縣復置西河郡，又於陽曲縣界置新興郡。案漢靈帝末黃巾大亂，百姓南奔，西河郡廢。魏黃初中復置西河郡於茲氏縣，見汾水注及元和志。又魏志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闞駰十三州志建安中魏武集荒郡之戶以爲縣，聚之九原界，以立新興郡。（謝云十三州志之九原，卽漢太原郡之陽曲縣地，非五原郡之九原也。）洪云漢末於太原陽曲縣地置九原縣，卽漢汾陽縣舊地也。魏立新興郡於此，見寰宇記。十六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太原郡領漢舊縣十三，徙置陽曲，爲十四城。西河郡領漢舊縣茲氏、界休，僑置中陽（漢縣名，屬西河。曹魏移置茲氏縣界，見元和志。水經注文湖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案此卽魏立之中陽縣也。晉志屬西河國。一統志故城今汾州府寧鄉縣西。）入西河舊郡之離石爲四城。新興郡領僑置之九原（漢縣名，屬五原。曹魏移置於前漢汾陽縣界，見寰宇記。曹魏於漢太原郡陽曲縣立新興郡，理九原，見元和志。晉志屬新興郡。一統志漢汾陽縣界，卽後漢陽曲縣地。魏立九原縣，故城今忻州治。新興郡故城今州南二十里。）定襄（漢郡名，建安中郡廢，移置定襄縣於太原縣界，見元和志。晉志屬新興郡。一統志漢太原郡陽曲縣地，魏置定襄縣，故城今忻州定襄縣治。）廣牧（漢縣名，屬朔方，建安末移置於陘南。晉志屬新興郡。案一統志今平定州壽陽縣，爲漢榆次縣地，建安中移置廣牧縣於陘南，故城今壽陽縣北。）入雁門郡界僑置之雲中（漢郡名，建安中省，移置縣。晉志屬新興郡。案一統志今代

州㮌縣。爲後漢雁門郡原平縣地。建安中移置雲中縣於此。故城今㮌縣西南七十里。）爲四城。謝云。據魏武紀。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合爲新興郡。是新興秪領四縣。洪氏從元和志錄平城、馬邑。非也。今從謝說。

戶三萬九百二。口二十萬一百二十四。

【晉陽。】（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張楊爲侯。見魏志楊傳。又縣人劉茂見獨行傳。王柔、弟澤見郭太傳。澤子昶、孫渾、深見魏志昶傳。

本唐國。毛詩譜曰。堯始都於此。後遷河東平陽。（集解）惠棟曰。張晏云。堯爲唐侯。國於中山唐縣。則唐是中山縣名。既爲天子。乃治於晉陽。釋例云。晉太鹵、太原、大夏、參墟六名。又云。唐太原晉陽縣也。

有龍山。晉水所出。山海經曰。有懸甕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驎。晉水出焉。東南注汾。郭璞曰。在縣。左傳曰。遷實沈於大夏。賈逵曰。陶唐之胤。劉累也。杜預曰。今晉陽縣。（集解）惠棟曰。淮南子。晉水出龍山。高注。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

刺史治。漢官曰。南有梗陽城。中行獻子見巫皋。（集解）惠棟曰。梗音古杏反。先謙曰。官本皋作臯。馬與龍曰。并州刺史郭伋、郭丹、蘇章、周舉、段熲、趙岐見本傳。胡芳見皇甫規傳。宋果見郭太傳。張懿見靈帝紀。祝良見南蠻傳。來機見西羌傳。鄧盛見王允傳。丁原見呂布傳。董卓見鄭太傳。高幹見仲長統傳。趙融見渭水注。張陟見魏志崔林傳。畢軌見明紀注。田豫、孫禮、陳泰見本傳。廖化遙領并州。見蜀志化傳。從事溫序、王允見本傳。張揚見臧洪傳。張景見魏志梁習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侯國。謝云。張遼封此。見遼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太原府太原縣治。

【界休。】（集解）馬與龍曰。界休令應操。又縣人郭太、賈淑見太傳。

有界山。有縣上聚。左傳曰。晉文公以縣上爲介之推田。界山。推焚死之山。故太原俗有寒食。（集解）惠棟曰。袁山松郡國志。縣有介山。有縣上聚。有子推廟。汾水注。有冠爵津。

有千畝聚。左傳曰。晉爲千畝之戰。在縣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西河郡。（三家說同。）晉志曰。介休屬西河郡。一統志。故城今汾州府介休縣東南。

【榆次。】左傳曰。謂塗水。（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曰字。惠棟曰。春秋傳昭二十八年。封徐吾爲塗水大夫。杜預云。榆次也。前志作涂。又左傳云。石言於晉魏榆。服虔云。魏晉邑。榆州里名也。酈元以爲郇縣之榆次。

有鑿壺。史記曰。韓魏殺智伯。埋於鑿壺之下。（集解）惠棟曰。史記作鑿臺。汾水注。縣南側水有鑿臺。皆作臺也。戰

國策亦作鑿臺。高誘云。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爲臺。而止其上。故曰鑿臺也。先謙曰。前漢縣。案漢末於縣界徙置廣牧縣。屬新興郡。說見郡下。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太原府榆次縣西。

【中都。】左傳昭二年執陳無宇于中都。杜預曰。界休縣南中都城是也。〔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侯國孫資封此。見劉放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汾州府平遙縣西北。

【于離。】〔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李光洛云。今地闕。當在汾州府境。

【茲氏。】〔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西河爲郡治。元和志。魏黃初三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原公水注。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東過其縣北。注、縣故秦置也。魏黃初二年。分太原復置西河郡。縣有西河繆王司馬子政廟碑文云。西河儁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爲邦邑。（馬與龍云。四縣、鄔晉志西河郡之四縣。其離石一縣。本屬西河。而云太原四縣者。漢末廢西河郡時。離石當倂入太原。至魏復置西河。又由太原分屬也。）謝云。鍾會爲母夫人張氏傳稱太原茲氏人。蓋據舊言之。吳云。建安中。魏武以匈奴左部居此。見晉書北狄傳。晉志屬西河郡。改曰隰城。一統志。故城今汾州府汾陽縣治。

【狼孟。】〔集解〕馬與龍曰。狼孟長馮衍、又縣人令狐略、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太原陽曲縣東北六十里。

【鄔。】史記。韓信破夏說于鄔。徐廣曰。音于庶反。〔集解〕惠棟曰。說文。從邑烏聲。字林音乙祛反。郭璞三倉解詁。音於庶反。闞駰音厭飫之飫。又注韓信破夏說于鄔東。諸本脫東字。又注音于庶反。今史記注徐廣音烏古反。馬與龍曰。鄔長崔林、見魏志林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汾州府介休縣東北三十里鄔城店。

【盂。】晉大夫盂邴邑。〔集解〕惠棟曰。前志作盂。案劉茂傳亦作盂。先謙曰。官本注盂邴作盂丙。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盂縣。後漢至晉。不改所屬。見寰宇記。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太原府陽曲縣西南八十里。

【平陶。】〔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文水縣西南。

【京陵。】春秋時九京。禮記曰。趙武從先大夫於九京。鄭玄曰。晉卿大夫之墓地。京字之譌。當爲九原。〔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侯國。王基封此。見基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汾州府平遙縣東南。

【陽曲。】〔集解〕惠棟曰。晉地道記云。黃河千里一曲。此當其陽。故

曰陽曲。十道志云。後漢末於此置九原縣。馬與龍曰。新興太守諸葛原。見魏志管寧傳。縣人郭全子緼、孫淮、配、鎮、曾孫統、玄孫正。見魏志淮傳。先謙曰。前漢縣。後漢末廢。於縣界僑置九原、定襄二縣。置新興郡。治九原。說見郡下。徙置陽曲縣於晉陽、汾陽、狼孟三縣地。見一統志。三國魏因。汾水注。汾水又南逕陽曲城。（馬與龍云。此後漢末徙置之陽曲縣也。）謝云。侯國。郭淮封此。見淮傳。晉志因。一統志。漢縣故城。今忻州定襄縣治。漢末徙置故城。今太原府陽曲縣東北四十五里。

【大陵】有鐵。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即大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建安十六年。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攻破之。見武紀。吳云。建安中。魏武以匈奴中部居此。見晉書北狄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文水縣東北二十五里。周十餘里。

【祁】（集解）惠棟曰。呂忱字林。音上尸反。又巨支反。馬與龍曰。祁令楊仲續。見楊厚傳。又縣人溫序子壽。見序傳。王允子蓋、景、定、孫黑、允兄子晨陵。（案魏志作凌。）見允傳。溫恕子恢。見恢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建安中。魏武以匈奴右部居此。見晉書北狄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祁縣東南五里。

【慮虒】（集解）惠棟曰。小顏音廬夷。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地形志。晉罷。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代州五臺縣東北。

【陽邑】（集解）馬與龍曰。明帝封馮魴鄉侯。見魴傳。（案本傳陽訛作楊。）有箕城。左傳僖三十三年。晉敗狄于箕。（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太原府太谷縣東南十五里。

【上郡】秦置。（集解）馬與龍曰。太守馬員。見馬援傳。王旻。見皇甫規傳。案安帝永初五年。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三月。詔上郡徙衙。順帝永建四年。復歸舊土。永和五年九月。徙上郡居夏陽。見本紀。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東引烏桓西收羌戎。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乃徙上郡治夏陽。見南匈奴傳。先謙曰。漢末郡廢。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上郡屬雍州。見獻帝起居注。漢末上郡郡縣皆廢。見輿地廣記。魏武省上郡。見晉志及通典。十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縣並省。（三家說同。）戶五千一百六十九。口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九。

【膚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無。河水注。奢延水又逕膚施縣南。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綏德州東南五十

里．

【白土】．〔集解〕惠棟曰．史記．韓王信與其將白土人曼邱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無．河水注．圁水出上郡白土縣圁谷．東逕其縣南．括地志．白土故城在鹽池東北三百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鄂爾多斯左翼中旗南．榆林府神木縣北．

【漆垣】．〔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無．晉志無．李兆洛云．今地闕．當在陝西境．

【奢延】．〔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無．河水注．奢延水出奢延縣西南赤水阜．東北流逕其縣故城南．晉志無．一統志．奢延水即今榆林之無定河及石窯川河．奢延故城．今鄂爾多斯右翼前旗西南．

【雕陰】．〔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無．應劭云．雕山在西南．寰宇記．雕山夾土石．爲鷹雕之所居．在縣南二十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鄜州北．

【楨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無．晉志無．李兆洛云．故城今榆林府神木縣東北界．

【定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延安府宜川縣西北．

【高奴】．〔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清水又東逕高奴縣．合豐林水．地理志謂之洧水也．故言高奴縣有洧水．肥可𤏲（案古然字）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膚施縣東．

【龜茲屬國】．〔集解〕馬與龍曰．永元二年．復置上郡屬國都尉．見和帝紀．（注前書上郡龜茲縣有屬國都尉）永壽元年．南匈奴寇美稷．東羌應之．安定屬國張奐進屯長城．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見奐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榆林府榆林縣北．

【候官】．〔集解〕先謙曰．前漢無．漢末廢．三國魏無．晉志無．今地闕．李兆洛云．當在陝西境．

【西河郡】武帝置．雒陽北千二百里也．〔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宗育見鄧禹傳．宋漢見宋弘傳．崔鈞見崔實傳．長史馬襄見南匈奴傳．又郡人王敏見明帝紀．王季然見郭太傳．先謙曰．建安十八年．西河改屬冀州．見獻帝起居注．漢末郡廢．三國魏黃初中．復僑置郡於太原茲氏縣界．見元和志．十三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僑置郡．治太原之茲氏縣．以漢舊縣．離石仍屬焉．餘縣並徙廢．（三家說同）戶五千六百九十八．口二萬八百三

十八.【離石】.〔集解〕惠棟曰.河水注.司馬彪云.呂梁在縣西.馬與龍曰.永和五年徙西河郡.居離石.見順帝紀.先謙曰.前漢縣.後漢末.郡縣俱廢.三國魏黃初中復置.屬西河郡.見元和志.寰宇記.後漢末.縣荒廢爲南單于庭.左國城.案在今永寧州東北二十里.見一統志.謝云.孫資封離石子.見資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汾州府永寧州治.

【平定】.〔集解〕馬與龍曰.順帝紀.徙西河郡.居離石.注.西河本都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李兆洛云.故城今榆林府榆林縣北境.

【美稷】.〔集解〕惠棟曰.河水注.河水又左得湳水口.羌人因水以氏之.沖帝時.羌湳狐奴歸化.蓋其渠帥也.馬與龍曰.建武二十六年.詔南匈奴單于徙居美稷.見本傳.使匈奴中郎將(案光武紀注.屯美稷.)段郴、龐奮、耿譚、任尚、杜崇、梁並、張奐見南匈奴傳.郭丹、皇甫規、种暠見本傳.耿种、馬翼、見安帝紀.鄭戩見耿夔傳.陳龜、張耽、馬實見順帝紀、張國見天文志.趙稠見鮮卑傳.王柔見郭太傳.燕瑗見楊秉傳.臧旻、張脩見靈帝紀.將兵長史馬嚴見本傳.副校尉王郁、騎都尉秦彭、來苗見南匈奴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湳水出西河郡美稷縣.郭伋爲幷州牧.行部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復送郭外.問使君何日還.伋計日告之.及還.先期一日.念小兒.卽止野亭.須期乃往.晉志無.一統志.漢縣.故城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東南.按通典.隰城縣有美稷鄉.在今山西平定州界.(李兆洛云.在汾陽縣西北.卽此地也.)乃後漢中平中所徙置.非漢舊縣也.

【樂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今地闕.李兆洛云.當在今山西境.

【中陽】.〔集解〕惠棟曰.說文.濡水出縣北.南入河.馬與龍曰.更始封鮑永爲侯.見永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徙置.晉志因.別見太原郡.一統志.酈元云.中陽縣故城.東翼汾水.不濱於河.不知西河郡前漢治富昌.後漢治離石.所領諸縣.皆夾黃河兩岸.從無東附汾水者.漢末故郡荒廢.曹魏移郡東出.縣亦隨之.元和志謂曹魏移中陽於茲氏界.是也.漢縣.故城今汾州府甯鄉縣西.

【皋狼】.〔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永甯州西北.

【平周】.〔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闞駰十三州志.古平周縣.在汾州介休縣南五十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介休縣西.

【平陸】.〔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今地闕.李兆洛云.當在今山西境.

【益蘭】.〔集解〕先謙曰.前志作益

闕．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今地闕．李兆洛云．當在今陝西境．

【圜陰】．〔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前志作圜．續漢志及太康地記並作圁．漢平定鉦銘云．平周金銅鉦．重十六斤八兩．背文云．平定五年受圜陰．薛尙功云．此鉦先藏平周．後歸圜陰．復以授平定．故再刻銘耳．所謂五年者．當是景帝以前未有年號時也．顏師古云．圜字本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爲名．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圜字．其說出於酈元．今案玆器．當時所刻．乃爲圜字．然則師古何所依據．遂以爲圁乎．亦臆說也．劉寬碑陰亦作圜．續漢志不應作圁．司馬所據本非也．酈顏之說．皆本韋昭．三蒼仍作圜也．董祐誠曰．顏師古云．圜字本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水爲名．今有銀州、銀水．卽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案少室開母石闕所刻圜陽圜陰字．皆從睘．此漢時已作圜字之證．至銀州之水．卽河水注之奢延水．與圁水迴異．元和志謂銀州本漢圁陰縣地．亦與顏氏同誤．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榆林府神木縣南．董祐誠云．今葭州境．

【藺】．〔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汾州府永甯州西．

【圜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闇水又東逕闇陰縣北．又東逕闇陽縣南．東注於河．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神木縣東．

【廣衍】．〔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今地闕．李兆洛云．當在今陝西境．

【五原郡】秦置爲九原．武帝更名．〔集解〕馬與龍曰．建武二十六年．詔南匈奴諸部當于骨都侯屯五原．見南匈奴傳．五原太守隨昱見盧芳傳．耿夔、陳龜、崔寔見本傳．王智見蔡邕傳．先謙曰．建安二十年郡省．見魏志．三國魏同．十城．〔集解〕先謙曰．漢末郡廢．沒於匈奴．見輿地廣記．三國魏同．戶四千六百六十七．口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七．

【九原】．〔集解〕惠棟曰．烏桓傳有高渠谷．馬與龍曰．縣人呂布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河水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其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築亭障爲河上塞．徐廣曰．陰山在五原北．卽此山也．元和志．敬本故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鄭處云．時人以張仁願

河外築三受降城。自古未有今敵本城周一萬八百七十二步。壕塹深峻。亦古之堅守。賈耽古今述云。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晉志無。一統志。據水經注。故城今烏喇忒旗北。按漢九原縣。其北卽陰山。又北爲光祿塞。西卽北假。括地志謂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明統志謂在陝西神木縣。皆誤。

【五原】〔集解〕馬與龍曰。縣人李興、隨昱、隨憲見盧芳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九原縣故城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晉志無。據水經注。故城今烏喇忒旗九原故城西北。

【臨沃】〔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障。卽此山也。西北趣光祿城。光祿、徐自爲所築城。東北卽懷朔鎮城也。（一統志。城在今烏喇忒旗東北。）其水自障東南流逕臨沃城東。東南注於河。晉志無。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縣城東。

【父國】〔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文國。前志縣作文國。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今地闕。馬與龍曰。據河水注五原郡地求之。當在今鄂爾多斯旗北接烏喇忒旗南兩界境。李兆洛謂在今陝西境者。誤。

【河除】〔集解〕錢大昕曰。當作河陰。先謙曰。官本作陰。是。前漢縣作河陰。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河水又逕河陰故城北。晉志無。案河水注所列五原郡屬縣。惟河陰縣在大河之南。董祐誠云。故城當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界內。

【武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今地闕。李兆洛云。當在今烏喇忒境。

【宜梁】〔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河水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闞駰云。五原西南六十里。今世謂之石崖。晉志無。案故城在故五原郡九原縣西南六十里。

【曼柏】〔集解〕惠棟曰。漢官儀云。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此。曼音萬。馬與龍曰。度遼將軍吳棠、來苗、耿秉、鄧鴻、皇甫棱、朱徽、龐奮、王彪、梁慬、鄧遵、耿夔、法度、傅衆、龐參、宋漢、耿曄、馬續、吳武見南匈奴傳。徐淑見徐璆傳。种暠、陳龜、李膺、皇甫規、張奐、橋玄、賈琮見本傳。鮮于輔見公孫瓚傳。校尉來苗、閻章、張國見南匈奴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今地闕。馬與龍曰。據河水注。漢五原郡地。在漢朔方郡之東。雲中郡之西。今套北黃河東流處兩岸境也。漢置度遼營以防南北二虜交通。是曼柏縣去郡不遠。故城當在今烏喇忒旗北境。章懷注。曼柏、今勝州銀城縣。李兆洛謂在今榆林府府谷縣北。鄂爾多斯黃河西岸。皆誤。

【成宜】〔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河水又東逕田辟城南。地理志云。

讀西部都尉治也。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建武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見南匈奴傳。晉志無。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縣城西。【西安陽】北有陰山。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史記曰。蒙恬築長城。陸洮、延袤萬里。餘度河。據陽山。〔集解〕馬與龍曰。蔡邕徙居安陽。卽此。見邕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河水又東逕西安陽縣故城南。晉志無。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縣城西陰山南。

【雲中郡】秦置。〔集解〕馬與龍曰。建武二十六年。詔南單于諸部呼衍骨都侯屯雲中。見南匈奴傳。太守喬扈見光武紀。廉范見明帝紀。成嚴見安帝紀。耿夔見本傳。續賀見巴傳。功曹楊穆見鮮卑傳。又郡人張楊見董卓傳。邱季智、郝禮眞見郭太傳。先謙曰。建安二十年。郡省。見魏志。三國魏同。十一城。〔集解〕先謙曰。漢末郡地荒廢。見輿地廣記。三國魏同。戶五千三百五十一。口二萬六千四百三十。

【雲中】〔集解〕馬與龍曰。魏黃初中。牽招破鮮卑軻比能於雲中故郡。見招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白渠水又西南逕雲中故城南。虞氏記云。趙武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于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于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爲我乎。乃卽于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秦立雲中郡。王莽更郡曰受降。縣曰遠服矣。又有芒干水出塞外。（一統志。今名黑水河。）芒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縈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窮。余每讀琴操云。飲馬長城窟。及其跋涉斯途。遠懷古事。始知信矣。（一統志。白道今歸化城北。唐書地理志。有陰山道。出兵路也。寰宇記。陰山北惟此道通方軌。）芒干水又西南逕雲中城北。白道中溪水注之。水發源武川北塞中。南流逕武川鎭城。（董祐誠云。元和志。城在東受降城北三百里。當在今歸化城西北。）又西南流于雲中城北。南注芒干水。晉志無。一統志。據水經注。漢縣故城在陰山之南。黃河自西來。折南流之處。今歸化城之西托克托城地。唐爲東受降城。遼爲東勝州。

【咸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大河東逕咸陽縣故城南。晉志無。董祐誠云。當在今歸化城薩拉齊廳西境。

【箕陵】〔集解〕惠棟曰。何焯云。前志有楨陵。無箕陵。先謙曰。前漢無。漢末廢。三國

魏同晉志無李兆洛云、故城今歸化城西黃河東岸（案李以箕陵卽前漢楨陵縣地）

【沙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白渠水又西北逕沙陵縣故城南其水西注沙陵湖晉志無一統志據水經注故城今托克托地近黑水入黃河處

【沙南】案烏桓有蘭池城烏桓之圍耿曄處〔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緣胡山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間而出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晉志無董祐誠云據水經注當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中

【北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武泉水又西屈逕北輿縣故城南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歸化城西界

【武泉】〔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武泉水、東出武泉縣之故城西南晉志無案據水經注故城當在故北輿縣西

【原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芒干水、又南逕原陽縣故城西晉志無董祐誠云當在今綏遠城東北黑水河西

【定襄】故屬定襄〔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定襄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歸化城東

【成樂】〔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 故屬定襄〔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定襄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白渠水西北逕成樂城北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歸化城南

【武進】故屬定襄〔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隨昱弟憲爲侯見盧芳傳案水經注作趙慮二字皆形似而訛先謙曰前漢縣屬定襄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白渠水、西逕定襄武進縣故城北晉志無一統志故城當在故成樂城東南

【定襄郡】高帝置〔集解〕馬與龍曰建武二十六年詔南單于諸部郎氏骨都侯屯定襄見南匈奴傳太守陳翔、見本傳竇奉見竇武傳皇甫棱見南匈奴傳又郡人周康子、見郭太傳先謙曰建安二十年郡省見魏志三國魏同 五城〔集解〕先謙曰漢末郡縣荒廢見輿地廣記三國魏同 戶三千一百五十三口萬三千五百七十一

【善無】故屬鴈門〔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雁門漢末

廢。三國魏同。河水注。中陵水。又西北流逕善無縣故城西。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朔平府右玉縣南。【桐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河水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歸化城西南濱河。【武成。】〔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任光爲侯。見光傳。先謙曰。前漢縣作武城。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李兆洛云。故城今朔平府平魯縣西北。【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志。故縣當在今歸化城界。通鑑胡注謂河水注。太羅城。魏書作太洛城。即漢之駱縣。恐非。【中陵。】故屬鴈門。〔集解〕馬與龍曰。明帝封蘇純中陵鄉侯。見蘇章傳。靈帝封劉陶中陵鄉侯。見陶傳。先謙曰。前漢縣。屬雁門。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中陵川水流逕中陵縣故城東。北俗謂之北右突城。十三州志云。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有中陵縣。晉志無。一統志。故縣今朔平府平魯縣北境。

【鴈門郡】秦置。雒陽北千五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建武二十六年。詔南單于諸部左南將軍屯雁門、見南匈奴傳。將兵長史鄧鴻、見本傳。太守郭涼、見杜茂傳。龐奮見南匈奴傳。皇甫節見皇甫嵩傳。郭緼見魏志郭淮傳。又郡人賈丹。翟匡、解勝、見杜茂傳。先謙曰。漢末郡荒廢。三國魏移郡南度句注。見寰宇記。治廣武。見魏志牽招傳。十四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雁門郡。領漢舊縣三城。餘縣並廢。青龍元年。保塞鮮卑步度根叛。敕并州刺史畢軌已出軍者。愼無越塞過句注。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董尚、董弼、戰於樓煩。敗沒。見明紀。太和二年。牽招與畢軌議。欲使新興、雁門二牙門出屯陘北。未及行而卒。見招傳。通鑑胡注。魏自陘嶺以北並棄之。故以陘嶺爲塞。洪志有葰人縣。一統志。葰人。晉復置。謝氏補樓煩、劇陽二縣。吳表有繁畤、崞二縣。按魏於句注爲塞。史有明文。各縣在陘北者。今並刪。戶三萬一千八百六十二。口二十四萬九千。

【陰館。】史記曰。漢蘇意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縣、爾雅八陵、西隃鴈門、是也。郭璞曰。即鴈門山。山海經曰。鴈門山者、鴈飛出於其間。〔集解〕惠棟曰。沈約云。前漢作觀。後漢作館。今案前書亦作館。未詳。句、伏儼音俱。包愷音鉤。服虔音拘。案呂覽九塞之一也。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咸甯元年。句注碑云。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爲之

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漢高祖伐匈奴踰句注困於平城謂此地也李璋河東記句注以山形句轉水勢注流而名亦曰陘嶺自雁門以南謂之陘南以北謂之陘北漢中平以後陘北之地皆為荒外魏晉中並以句注為塞分別內外實南北巨防案句注在今代州西北二十五里上為太和嶺其後為白草溝見一統志宋白云後漢雁門郡理陰館今句注山北下館城是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代州西北四十里

【繁時】〔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屬雁門郡一統志晉復置故城今大同府渾源州西

【樓煩】〔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志古樓煩國及漢所置樓煩縣俱在今雁門關北魏書穆帝紀帝從劉琨求句注陘北之地琨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時、崞五縣之民於陘南更立城邑地形志雁門郡原平縣有樓煩城括地志在今崞縣東北蓋晉時所徙

【武州】武帝誘匈奴入武州塞〔集解〕惠棟曰崔浩云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州一作周魏土地記云平城宮西三十里武周塞先謙曰注武帝上官本有前書二字是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太羅水逕武州縣故城南十三州志云武州縣在善無城西南百五十里北俗謂之太羅城水亦藉稱為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朔平府左雲縣南

【汪陶】〔集解〕惠棟曰前志作泩音汪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晉永嘉後廢故城今大同府山陰縣東

【劇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十三州志云在陰館縣東北一百三里謝云晉書魏舒傳舒以文帝相國參軍封劇陽子案漢劇陽縣在陘北非魏雁門郡地舒所封地未詳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應州東北

【崞】〔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復置屬雁門郡一統志晉永嘉五年劉琨以縣地予魏魏改曰崞山孝宗以後陘北之地盡陷崞山徙於今代州西南而故城廢地形志屬繁時郡者已非舊治矣漢縣故城今大同府渾源州西

【平城】前書高帝被圍白登服虔曰去縣七里〔集解〕惠棟曰姚察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馬與龍曰永平十六年騎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見明帝紀魏雁門太守牽招救田豫軍到故平城虜潰走見魏志招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復置屬雁門郡一統志晉劉琨封猗盧為代王都平城按舊志拓拔猗盧所都在今山陰縣北漢縣故城今大同縣東

【埒】〔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改坪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今地闕李兆洛云當

在今山西境。【馬邑】干寶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內以備胡、城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其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之爲馬邑。〔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張遼見汎、遼子虎、孫統見遼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復置、屬雁門郡。一統志、永嘉五年、劉琨以縣地予魏、故城今朔平府朔州城外西北隅古城是。【鹵城】故屬代郡。山海經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呼沱之水出焉。郭璞曰、今呼沱河縣武夫山、周禮并州其川呼沱、魏志曰、建安十年、鑿渠自呼沱入汾、名平虜渠。〔集解〕惠棟曰、本志虖沱河在安平信都、又注今呼沱河出縣武夫山、諸本脫出字。先謙曰、前漢縣、屬代郡、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代州繁畤縣東一百里、其地多鹵故名。【廣武】故屬太原。有夏屋山。史記曰、趙襄子北登夏屋山、以銅斗殺代王。郭璞曰、爾雅山中有獸形如菟、相負共行、土俗名之蟨。〔集解〕惠棟曰、前志作賈屋、呂覽作夏屋、賈夏音相近、未詳孰是也。馬與龍曰、光武封郭涼爲侯、見杜茂傳。廣武令賁卓、見魏志卓傳。又縣人周黨、王霸見本傳、閔貢見杜茂傳。先謙曰、前漢縣、屬太原、三國魏移雁門郡治此。寰宇記、魏文帝移雁門郡、南度句注、治廣武城。洪云、有秦招渠、謝云、廣武井水鹹苦、民皆遠汲、招準望地勢、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利、見招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代州西十五里。【原平】故屬太原。古史考曰、趙衰居原、今原平縣。〔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屬太原、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崞縣南。【彊陰】〔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彊、是。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大同府大同縣北界外太僕寺右翼牧廠地。

【朔方郡】武帝置。〔集解〕馬與龍曰、建武二十六年、詔南單于諸部右賢王屯朔方、見南匈奴傳。太守田颯見光武紀、賈宗見賈復傳、董援見第五種傳、王彪見南匈奴傳。永和五年九月、徙朔方治五原、見順帝紀。先謙曰、建安二十年郡省、見魏志、三國魏同。六城、〔集解〕先謙曰、漢末郡沒於戎狄、見輿地廣記、三國魏同。戶千九百八十七、口七千八百四十三。【臨戎】〔集解〕馬與龍曰、臨戎長霍、閎見律歷志。先謙曰、前漢縣、

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河水北逕臨戎縣故城西河水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又北屈而爲南河出焉又北迤西溢于窳渾縣故城東有道自縣西北出雞鹿塞其水積而爲屠申澤河水又屈而東流爲北河東逕高闕南史記趙武靈王旣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望若闕焉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河水又東逕陽山南南屈逕河目縣在北假中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一統志在今烏喇忒西北黃河之北）北河又南合南河上承西河東逕臨戎縣故城北

【三封】（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十三州志云在臨戎縣西百四十里晉志無一統志據水經注故城在故朔方城西黃河向北流之東岸晉志無一統志故城在河套外、黃河西岸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正西河外

【朔方】（集解）馬與龍曰縣人田颯見盧芳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詩小雅城彼朔方河水注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魏土地記縣有大鹽池在新秦之中（一統志鹽池今名喀喇莽泊）薛瓚云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也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河套內、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境（董祐誠云漢志謂鹽澤在縣南則故城在喀喇莽泊之北）

【沃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河水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縣故城南枝渠東注以溉田所謂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渾縣故城東其水積而爲屠申澤（一統志今名騰格里泊）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套外黃河北流一曲之西漢朔方郡惟三封沃野、窳渾、（案後漢省）三縣在套外耳

【廣牧】（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南河上承西河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縣南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逕流二百許里東會于河（案會北河也）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晉志無一統志故城在套內故臨戎城東故朔方城西

【大城】（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城字去土傍馬與龍曰鄧鴻追擊逢侯於大成塞破之見南匈奴傳故屬西河（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大成屬西河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在今套內、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

右幷州刺史部郡九縣邑侯國九十八。古今注曰。建武十一年十月。西河、上郡屬魏。魏志曰。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集解〕錢大昕曰。魏字譌。按光武紀。建武十一年。省朔方牧。幷幷州。此西河上郡。必朔方刺史所部。至是始屬幷州耳。班史馮野王爲上郡太守。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之。是上郡屬朔方部之證也。注文當有脫漏。又因下引魏志。而衍一魏字耳。惠棟曰。十三州志。漢末大亂。匈奴擾邊。自定襄以西。盡雲中、雁門之間遂空。建安中。丞相曹公集荒郡之戶以爲縣。聚之九原界。以立新興郡。領九原等縣。屬幷州。先謙曰。幷州刺史部。三國魏得漢舊郡上黨、太原。分上黨置樂平。分太原置新興。僑置西河。（入西河舊郡之離石。）徙置雁門。（度句注。）爲郡六。縣四十。（徙置縣一。分置縣二。僑置縣五。廢縣六十六。）自朔方、五原、上郡、雲中、定襄東至陘嶺以北。陷於狄。

【涿郡】高帝置。雒陽東北千八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張豐、見光武紀。張況見張禹傳。朱英見耿純傳。楊震見本傳。呂虔見陰溝水注。溫恕見魏志溫恢傳。黃朗見裴潛傳注。王雄見崔林傳。王觀、綱紀、劉放見本傳。又郡人王岑見朱浮傳。李立見五行志。郭特見魏少帝志注。簡雍見蜀志本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王觀傳。明帝時爲涿郡太守。孫禮、盧毓、劉放、並書涿郡人。水經注。晉太始元年。改爲范陽郡。是也。惟晉志通典云。魏改涿爲范陽。寰宇記遂謂黃初七年改。洪志從之。誤矣。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涿郡。領漢舊縣七。復置容城。（前漢縣。中興後省。洪云。孫禮傳。容城人。盧毓傳。封容城侯。縣蓋魏復立。晉志。屬范陽郡。一統志。故城保定府容城縣東北。）爲八城。洪志有長鄉。無北新城。謝云。陽鄉後漢省。晉復置爲長鄉。見寰宇記。是長鄉非魏縣也。吳表有北新城。蓋據一統志。今從之。戶十萬二千二百一十八。口六十三萬三千七百五十四。

【涿】〔集解〕惠棟曰。應劭云。縣東五十里有陽鄉亭。後分爲縣。馬與龍曰。涿令滕撫見本傳。公孫瓚見魏志瓚傳。又縣人盧植見本傳。植子毓、孫欽、挺、曾孫藩、見魏志毓傳。劉備祖雄、父弘、見蜀先主志。張飛子苞、紹、孫遵、見飛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屬范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順天府涿州治。

【迺】侯國。史記。漢武

帝至鳴澤服虔曰在縣北界〔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屬范陽國作遒一統志故城今易州淶水縣北

【故安】〔集解〕馬與龍曰王常屯故安拒盧芳見常傳**易水出**〔集解〕惠棟曰水經出縣之閻鄉西山**雹水出**案本紀永元十五年復置縣鐵官〔集解〕惠棟曰酈元云世祖令耿況擊故安西山賊吳耐蠡符雹上十餘營皆破之即是水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易水注世謂易水爲故安河有澁水南會滙波同注俗謂之爲雹謝云建安九年袁尚敗還中山袁譚攻之尚走故安見武紀晉志屬范陽國一統志故城今易州東南

【范陽】侯國〔集解〕馬與龍曰縣人酈炎見文苑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曹矩追封范陽王見魏志矩傳晉志屬范陽郡一統志故城今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故城鎮

【良鄉】〔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屬范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順天府房山縣東

【北新城】〔集解〕錢大昕曰當云故屬中山惠棟曰地理風俗記云縣東二十里有樊輿亭故縣也馬與龍曰北新城長劉梁見本傳又縣人孫程見宦者傳**有汾水門**史記曰趙與燕汾門〔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汾作分前漢縣屬中山作北新成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改屬高陽國一統志故城今保定府安肅縣西南二十里

【方城】〔集解〕惠棟曰王肅云有韓侯城**故屬廣陽有臨鄉**故縣後省惠文王與燕臨樂〔集解〕惠棟曰地理風俗記云縣南十里又縣東十里有蓋昌城故縣也**有督亭**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史記荊軻奉督亢圖入秦〔集解〕惠棟曰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子丹使荊軻齎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絕滅李彤地理書載上古聖賢冢地記云督亢地在涿郡先謙曰前漢縣屬廣陽三國魏因巨馬水注督亢澤苞方城縣郡國志曰縣有督亢亭按據此本注督下奪亢字吳云侯國謝云劉放封此見魏志放傳晉志屬范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順天府固安縣南

【廣陽郡】高帝置爲燕國昭帝更名爲郡世祖省幷上谷永平八年復〔集解〕齊召南曰案和帝永元八年復非永平也此注昭帝更名爲郡之下尚缺宣帝復爲國五字蓋本始元年更爲廣陽國至光武始幷入上谷郡耳洪亮吉曰案秦始皇二

十三年滅燕。以爲廣陽郡。則郡亦秦置也。馬與龍曰。光武建武二年。封叔父良爲廣陽王。五年徙封趙。見本紀。先謙曰。三國魏復爲燕國。吳云。黃初二年。曹幹進爵封燕公。三年。改封河間。見幹傳。洪云。太和六年。曹宇徙封燕王。見宇傳。又曹仁拜廣陽太守。見仁傳。謝云。仁爲太守。在建安初。時廣陽爲袁紹地。仁遙領而已。

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燕國領漢舊縣五城。洪志從晉志。以漁陽郡并入。謝云。魏有漁陽郡。吳表同。說見漁陽郡下。

戶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口二十八萬六百。

【薊】。〔集解〕惠棟曰。括地志云。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縣西四里寧臺之下。杜佑云。燕國都薊石宮。魏土地記云。縣東十里有高梁水。薊、說文作鄭。讀若薊。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瓚爲侯。見瓚傳。又縣人徐邈子武見魏志邈傳。

本燕國刺史治。漢官曰。雒陽東北二千里。〔集解〕馬與龍曰。幽州刺史朱浮見光武紀。苗曾見耿純傳。馮煥見安帝紀。龐參見耿夔傳。張敬見寇榮傳。楊熙見羊陟傳。（案蔡邕傳作楊熹。）郭勳見靈帝紀。劉虞、段訓。見虞傳。朱龜見陰溝水注。陶謙、常林。見魏志本傳。何楨見管寧傳。崔林見本傳。護烏桓校尉杜恕、毋邱儉。見本傳。王雄見崔林傳。吳志孫韶遙領幽州。見韶傳。別駕韓珩。見袁紹傳。從事葢延。見本傳。公孫弘見虞延傳。鮮于輔見公孫瓚傳。鮮于銀、程緒、公孫紀、田疇、魏攸、尾登、見劉虞傳。張昭見滱水注。吳林見魏志東夷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屬燕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順天府大興縣西南。

【廣陽】。〔集解〕惠棟曰。謝承後漢書。世祖與銚期出薊。至廣陽。欲南行。此即城也。馬與龍曰。縣人閻柔弟志。見烏桓傳。士仁見蜀志楊傳戲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屬燕國。謝云。侯國。韓當子綜封此。見當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良鄉縣東北十里。

【昌平】。故屬上谷。〔集解〕馬與龍曰。魏護鮮卑校尉牽招屯昌平。見魏志招傳。護烏丸校尉閻豫屯昌平。見鮮卑傳。又縣人寇恂曾孫榮、寇張、谷崇、見恂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屬燕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昌平州東南。

【軍都】。故屬上谷。〔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尚書盧植隱上谷軍都山。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屬燕國。（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昌平州西。

【安次】。故屬勃海。〔集解〕馬與龍曰。靈帝封王敏爲侯。見聖水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屬燕國。謝云。有常道鄉。陳畱王奐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見少帝紀。

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東安縣西北四十里。

【代郡】秦置。雒陽東北二千五百里。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七年七月屬幽州。〔集解〕馬與龍曰。光武立盧芳爲王。代相閔林、閔堪、見芳傳。隨弟屯代郡。見蘇竟傳。建武二十六年詔南單于諸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見南匈奴傳。太守趙永。見耿弇傳。蘇竟。杜密、見本傳。劉興、見盧芳傳。李超見順帝紀。王澤見郭太傳。吳祉見西羌傳。傅睿見魏志傅嘏傳。裴潛見潛傳。郭沖見杜畿傳注。又郡人閔林、閔堪、程緒見劉虞傳。韓珩見袁紹傳。范升見儒林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案魏志任城王彰傳。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彰北征。受節度不得過代。彰乘勝逐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餘里。諸將皆以爲不可深進。違令輕敵。鮮卑傳。黃初二年。軻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是魏時自代以北棄於鮮卑矣。云晉志代郡治代。當由魏徙也。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代郡。領漢舊縣代、平舒、當城三縣。餘棄爲荒外之地。洪志吳表同。謝氏補桑乾、靈邱、廣昌、昌平四縣。案桑乾在代郡北。曹彰北征至此。非能有其地也。靈邱在陘北。亦非魏地。廣昌晉屬代郡。見一統志。謝誤引昌平屬廣陽。謝說複出皆删之。戶二萬一百二十三。口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八。

【高柳】。〔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閔堪爲侯。見㶟水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㶟水注。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于雁門之山。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也。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其水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北。城在平城東南六十七里。於代爲西北。寰宇記。平城直東一百二十里至高柳縣。又東一百八十里至代。晉志無。一統志。晉復置。故城今大同府陽高縣西北。

【桑乾】。〔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㶟水注。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宣化府蔚州東北。

【道人】。〔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㶟水注。地理風俗記云。初築此城。有仙人遊其地。因以爲城名。十三州志曰。道人城在高柳東北八十里。所未詳也。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陽高縣東南。

【當城】。〔集解〕惠棟曰。應劭云。城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又西北有延陵鄉。皆故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應劭云。當桓都山作城。

誤曰當城。晉志因。（監本訛作富城）

一統志故城今宣化府蔚州東。【馬城】。（集解）馬與龍曰。元初六年。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建光元年。烏桓校尉徐常於

馬城見鮮卑傳。魏太和二年。鮮卑圍田豫於馬城。見魏志豫傳。（牽招傳作馬邑城。

邑字當衍。案招傳云。招救豫軍到平城。時招治廣武。而軍由平城。知非雁門之馬邑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㶟水注。㶟水又東。

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玄鎮西。（通鑑胡注。柔玄鎮在于延水東。又武冥鎮在武川柔玄之間。後魏高祖紀。幸撫冥鎮。又幸柔玄

鎮。案于延水、今名光哈河。一曰東洋河。源出邊外察哈爾旗境。柔玄鎮在今察哈爾旗東南境。見一統志。紀要謂在大同縣界。誤。）長

川城南（馬與龍云。當在柔玄鎮西北。）小山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卽脩水也。又東南逕馬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馬城在高

柳東二百四十里。晉志無。

一統志故城今懷安縣北。【班氏】。（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㶟水注。十三州志云。班氏縣在郡西

南百里。北俗謂之去留城。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大同府大同縣東南。【狋氏】。（集解）惠棟

曰。孟康音權

精。說文狋讀又如銀。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㶟水注。十三州志云。縣在

高柳南百三十里。俗謂之苦力千城。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廣靈縣西北。【北平邑】。（集解）錢大昕曰。章帝女平邑公主。

章懷注平邑屬代郡。前志無北字。永元

八年復。（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㶟水注。十三州志云。城在高柳南

百八十里。北俗謂之醜寅城。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陽高縣西南。【東安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㶟水

注。地理風俗記。五原有西安陽。故此加

東也。晉志無。一統志故

城今宣化府蔚州西北。【平舒】。（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馬成為侯。見成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㶟水注。魏土

地記云。代城西九十里有平舒城。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大同府廣靈縣西十里。【代】。干寶

搜神

記曰。代城始築立板幹。一旦亡西南板四五十里。於澤中自立。結葦為外門。因就營築焉。故其城周圓三十五丈。為九門。故城處呼之

以為東城。（集解）洪亮吉曰。㶟水注。謂出自盧植。蓋干寶又引植言也。惠棟曰。應劭云。城徙西南去故代五十里。故名代曰東城。馬與

龍曰。注周圓三十五丈。當誤。㶟水注云。城圓市而不方。周四十七里。又代令張曄見耿弇傳。建武中王霸與杜茂治飛狐道。自代至平

城三百餘里。築亭障。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見霸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㶟水注。魏土地記云。代城南四十里有飛狐關。

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宣化府蔚州東二十里。

【上谷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二百里。〔集解〕惠棟曰。晉書地道記云。郡在谷之頭。故以上谷名焉。馬與龍曰。太守高嘉。見高翊傳。韋順、耿況見耿弇傳。王霸、郭伋、橋玄見本傳。龔賜見卓茂傳。任興見鄧訓傳。公沙孚見公沙穆傳。高焉見公孫瓚傳。張平仲見㶟水注。閻志見魏志劉放傳。長史景丹見本傳。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見恂傳。又郡人鮮于裒、見陰興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治居庸。見水經注。八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上谷郡。領漢舊縣五城。甯、廣甯雊瞀省。洪志有廣甯。謝氏謂據魏志鮮卑傳。護烏丸校尉閻柔治廣甯。是魏有廣甯縣。又云。據一統志補甯縣。按鮮卑傳云。閻柔因鮮卑衆殺校尉邢舉代之。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歸附。因以爲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甯如舊。今以牽招、田豫傳考之。魏文踐阼以後。招豫相繼爲校尉。并徙屯昌平。太和中。田豫出塞。爲鮮卑圍於馬城。馬城、今懷安縣北。廣甯、甯縣、並在今宣化縣西北。地相偪近。馬城爲塞外。則廣甯、甯縣、非魏所能有。知已棄爲荒外。故校尉太守治。俱內徙也。一統志。表於三國魏。不列廣甯、甯縣。今從之。戶萬三百五十二。口五萬一千二百四。

【沮陽】〔集解〕惠棟曰。孟康音俎。魏土地記云。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山。小翮山。馬與龍曰。沮陽令劉茂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宣化府懷來縣南。

【潘】永元十一年復。〔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在下洛城西南四十里。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虞舜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改屬廣甯郡。一統志。故城今保安州東南。

【甯】〔集解〕惠棟曰。前志作寧。古書寧與甯通。魏土地記云。在廣甯西二十里。應劭漢官云。永平八年。初置烏桓校尉屯此。何焯定作寧。按後漢自作甯。改之無據。馬與龍曰。烏桓傳。建武二十五年。置烏桓校尉於上谷甯城。校尉文穆、見竇固傳。鄧訓、李膺、張奐、見本傳。任尚見和帝紀。吳祉、徐常見安帝紀。耿曄、王元、見順帝紀。夏育、公綦稠、見靈帝紀。宗員見盧植傳。邢舉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㶟水注。于延水又逕小甯縣故城南。魏土地記云。大甯城西二十里。有小甯城。地理志甯縣也。晉志無。一統志。故城

今宣化縣西北。【廣甯】〔集解〕惠棟曰。前志作廣寧。魏土地記云。在下洛西北百三十里。馬與龍曰。漢末廣陽閻柔因鮮卑衆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治廣甯。見鮮卑傳及魏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㶟水注于延水逕大甯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甯也。晉志改置廣甯郡。一統志。故城今宣化縣西北。【居庸】〔集解〕惠棟曰。高誘云。居庸在沮陽之東。通運都關九塞之一也。酈元云。居庸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延慶州東。居庸關、今昌平州西北。去延慶州五十里。【雊瞀】〔集解〕惠棟曰。孟康音句無。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三家說並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蔚州東。【涿鹿】帝王世紀曰。黃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地。黃帝祠。世本云在鼓城南。張宴曰。在上谷。于瓚案禮五帝位云。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不在涿鹿。是伐蚩尤之地。〔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在下洛城東南六十里。蚩尤城在城東南六里。前書刑法志云。黃帝有涿鹿之戰。鄭德云在彭城南。小顏云彭城者、上谷別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鼓當作彭。張宴當作晏。字子博。中山人。漢書注有臣瓚。酈元謂之薛瓚。或謂之傅瓚。劉孝標、姚察皆曰于瓚。未詳孰是。先謙曰。官本注宴作晏。是。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改屬廣甯郡。一統志。故城今保安州南。【下落】〔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城西南九十里有協陽關。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改屬廣甯郡。作下洛。一統志。故城今保安州西。

【漁陽郡】秦置。雒陽東北二千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彭宏、見彭寵傳。陳訢見王霸傳。蔡充見耿弇傳。田邑見馮衍傳。范遷見郭丹傳。郭伋、張堪、李膺、王暢見本傳。張顯見殤帝紀。廉范見南匈奴傳。都尉嚴宣、郭伋見吳漢傳。兵馬掾嚴授、主簿衛福、功曹徐咸、見劉茂傳。又郡人蓋延、王梁見本傳。鮮于輔見公孫瓚傳。王松見魏志劉放傳。傅容見牽招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洪志不錄漁陽郡。蓋從晉志序例。漁陽魏武省也。謝云。今考明帝紀。景初二年省漁陽之雍奴縣。烏丸傳。彌素利加厥機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晉書張華傳。華父平。魏漁陽太守。清惠亭侯京傳。以漁陽益其國。是魏有漁陽郡。吳云。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其時尚有漁陽。見獻帝起居注。按謝吳說是。今從之。九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漁陽郡。領漢舊縣八城。狐奴省。戶

六萬八千四百五十六口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漁陽】有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沽河注。候鹵水東南流逕候鹵城北。城在居庸縣西北二百里。故名云。候鹵、太和中更名禦夷鎮。（一統志。在今獨石口城東。）沽水又西南逕赤城東。（一統志。今赤城縣治。）又西南流出山。逕漁陽縣故城西。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順天府密雲縣西南三十里。【狐奴】〔集解〕馬與龍曰。建初三年。詔鄧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六年。遷護烏桓校尉。見訓傳。狐奴令王梁、見梁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見明紀。晉志復置。改屬燕國。一統志。故城今順義縣東北。【潞】〔集解〕馬與龍曰。漁陽太守彭寵治潞城。見鮑邱水注。都尉嚴宣、見寵傳。先謙曰。前漢縣作路。三國魏因。沽水注。沽水南逕潞縣爲潞河。魏土地記云。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是也。洪云。有戾陵遏。魏嘉平二年。征北將軍劉靖立灌田二千頃。見鮑邱水注。謝云。劉柔與公孫瓚將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大破之。即此。見瓚傳。案戾陵遏今通州東南。晉志改屬燕國。一統志。故城今通州東。【雍奴】〔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寇恂爲侯。見恂傳。又縣人田豫子彭祖、見魏志豫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鮑邱水注。泉州渠口故瀆。又北逕雍奴縣東。西去雍奴故城百二十里。入鮑邱河。謂之泉州口。魏志。曹太祖以蹋頓擾邊。將征之。從泃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今無水。晉志改屬燕國。一統志。故城今武清縣東邱家莊。東距白河七十里。【泉州】有鐵。〔集解〕洪亮吉曰。前志作有鹽官。馬與龍曰。縣人陽球、見球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燕國。一統志。故城今武清縣東南四十里。【平谷】〔集解〕馬與龍曰。建武元年。吳漢等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平谷。大破滅之。見光武紀。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平谷縣東北十二里城子莊。【安樂】〔集解〕惠棟曰。酈元云。有丁原山。馬與龍曰。安樂令吳漢。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復置。見明紀。洪云。公國。謝云。劉禪封此。見後主傳。晉志改屬燕國。（案蜀本作安國。誤。）一統志。故城今順義縣西南。【傂奚】〔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虒奚。三國魏因。晉志無。一統志。縣、晉廢。故城今密雲縣東北口外獷平城東北。【獷平】〔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建安十年。三郡烏丸攻漁陽太守鮮于輔於獷平。曹公引兵渡潞河救獷平。即此。見武紀。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密雲縣東

北。在潮河西。近古北口地。

【右北平郡】秦置。雒陽東北二千三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卑躬。見梁后紀注。劉政見靈帝紀。郡吏程普、見吳志普傳。又郡人郭涼、見杜茂傳。魏攸見劉虞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洪志。魏去右字。謝云。田疇、毋邱儉傳中並云右北平。洪氏從寰宇記。非也。四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右北平郡。領漢舊縣四城。三家同。戶九千一百七十。口五萬三千四百七十五。

【土垠】。〔集解〕馬與龍曰。縣人程普子沓、見吳志普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遵化州豐潤縣東十里南關城。

【徐無】。〔集解〕惠棟曰。開山圖云。徐無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魏土地記。在右北平城東一百一十里。馬與龍曰。田疇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見魏志疇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有盧龍塞道。建安十二年。曹公北征三郡烏丸。軍次無終。時夏雨水。濱海洿下。濘滯。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田疇言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濡水注。盧龍塞道自無終縣東越清陘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謝云。平岡當在今哈喇沁中旗界。）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壞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若回軍從盧龍口。（謝云。疑卽今龍井關。在遵化州東北。）越白檀之險。（一統志。白檀縣今古北口東北百四十里。承德府西南。謝云。曹公行軍。當在白檀東南境。）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秋七月。曹公令疇爲鄉導。上徐無山。（一統志。今玉田縣東北二十里。遵化州西境。）出盧龍塞。塹山堙谷。經白檀。歷平岡。去柳城二百餘里。（一統志。柳城今土默特右翼旗西一百里。謝云。今建昌縣北。馬與龍云。當在縣東北。）虜乃驚覺。蹋頓將數萬騎。逆戰於凡城。（一統志。今平泉州境。馬與龍云。據酈注。平岡在凡城東北百八十里。時曹公已歷平岡。虜軍不應逆於凡城。蓋當時虜聞魏軍至。倉卒未審所由。遂至相左。故下文云。猝與虜遇也。）八月。登白狼山。（謝云。在建昌縣南。今名布祜圖山。見熱河志。）猝與虜遇。衆甚盛。公登高望虜陣不整。縱兵擊之。遂大斬獲。逐北至柳城。見武紀、及田疇、烏丸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遵化州西。

【俊靡】。〔集解〕惠棟曰。依說文當作浚。

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遵化州西北。

【無終】。〔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馬與龍曰。縣人田疇、見劉虞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濡水注。濡水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越清陘、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綷之名矣。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順天府薊州治。

【遼西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三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邳吉、見邳彤傳。閔業見寇恂傳。趙苞見本傳。廉翻見濡水注。書佐公孫瓚見本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漢末鮮卑據遼西之土。見本傳。建安十二年曹公討平之。見魏志。

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遼西郡。領漢舊縣五城。

戶萬四千一百五十。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陽樂】。〔集解〕馬與龍曰。濡水注。風俗記云。陽樂。故燕地。遼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魏土地記云。海陽城西南有陽樂城。案陽樂縣。酈注。但兩引風俗記、土地記之說。而不云故城。是酈氏未嘗明言土地記之陽樂城爲漢縣也。考鮮卑傳。蹋頓據遼西之土。魏志。曹公征蹋頓。直指柳城。趙苞傳。苞爲遼西太守。迎母到郡。道經柳城。是遼西郡治。在柳城之東。則漢陽樂縣。亦當在柳城之東。遼水之西。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漢陽樂縣。今永平府東北口外。魏晉時移於肥如東界。今撫寧縣西。案曹公破蹋頓。漢遼西郡地。魏猶能有之。縣蓋晉後移治也。

【海陽】。〔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令支城南六十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太祖弟海陽哀侯。見夏侯淵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永平府灤州西南。

【令支】。〔集解〕惠棟曰。酈元云。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遼西郡。令支隸焉。應劭云。令音鈴。亦作離支。令離聲相近也。馬與龍曰。縣人公孫瓚從弟範。見瓚傳。韓當見吳志當傳。

有孤竹城。伯夷叔齊本國。〔集解〕惠棟曰。爾雅作觚竹。四荒之一也。齊語云。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括地志云。孤竹、殷諸侯。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輿地廣記。晉省。晉志無。一統志。晉沒於鮮卑。段氏爲遼西郡治。故城今遷安縣西。孤竹山在今盧龍縣西。孤竹城在其陰。

【肥如】。〔集解〕惠棟曰。高帝六年。封蔡寅爲侯國。邕十四世祖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盧龍城。謝云。濡水注。濡水東南逕盧龍故城。東漢建安十二年魏武征

蹋頓所築也。城在今喜峯口南灤河之西。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永平府盧龍縣北。【臨渝】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水經曰。在縣南。郭璞曰。或曰在右北平驪成縣海邊山也。〔集解〕惠棟曰。注繩水出焉。繩一作緇。案碣石爲纍縣。後漢罷。屬臨渝。文穎云。先謙曰。官本注。多作有。前漢縣。三國魏因。輿地廣記。晉省。大遼水注。渝水西南循山。逕一故城。世謂之河連城。疑即臨渝縣之故城。晉志無。一統志。據酈注。故城當在今口外近錦州西界。酈注。渝水源出白狼。白狼水即京口外之老哈河。李兆洛云。臨渝故城。今奉天府承德縣西境。

【遼東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案本紀和帝永元十六年。郡復置西部都尉官。〔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宋京、見宋意傳。祭彤、祭參見彤傳。耿夔見和帝紀。蔡諷見安帝紀。陳禪、龐參、种暠、馮緄、度尚見本傳。孫謨見楊秉傳。侯猛見梁冀傳。橋瑁見臧洪傳。楊終見靈帝紀。公孫度見袁紹傳。公孫康見獻帝紀。公孫恭、公孫淵見魏志公孫度傳。傳容見牽招傳。都尉龐奮見馮緄傳。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見東夷傳。王烈、逢萌寓居遼東見本傳。管寧、邴原、國淵居遼東見魏志本傳。又郡人李久見法雄傳。李敏見公孫度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洪云。初平元年。公孫度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魏景初二年。公孫淵滅。郡復合。見公孫度傳。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遼東郡。領漢舊縣八。後復置遼隧。（前志屬遼東。謝云。毋丘儉傳。儉率諸軍屯遼隧。公孫度傳。公孫淵遣將卑衍、楊祚等屯遼隧。縣蓋漢末立。水經注。大遼水南逕遼隧縣故城西。公孫淵拒司馬懿於遼隧。即是處也。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奉天府海城縣西。錢坫云。即今海城縣西之牛莊。）分置北豐（紀要。公孫度置豐城。司馬懿伐遼東。豐人南徙。其留者曰北豐。吳云。正始元年。遼東汶、北豐二縣民流徙渡海。見齊王芳紀。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承德縣西北。）爲十城。望平改屬玄菟。候城、番汗省。三家同。洪志有樂就、力城。李兆洛云。晉縣也。戶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襄平】〔集解〕惠棟曰。水經。大遼水出塞外白平山。東南入塞。過縣西。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康爲侯。襄平令公孫昭、又縣人徐榮、公孫度見魏志度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

首山有梁水謝云公孫度傳司馬宣王征淵諸軍進至首山在今遼陽州西南十五里小遼水注大梁水西南流至遼陽入小遼水司馬懿斬公孫淵父子於斯水之上案卽今遼陽州東南太子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奉天府遼陽州北

【新昌】〔集解〕馬與龍曰新昌侯劉佗見任城孝王尙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海城縣東

【無慮】〔集解〕錢大昕曰此下當有有醫無慮山五字馬與龍曰順帝時護烏桓校尉耿曄移屯遼東無慮城見鮮卑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見一統志故城今錦州府廣甯縣治

【望平】〔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屬玄菟郡（三家說同）晉志屬玄菟郡一統志據大遼水注漢縣故城在今廣甯縣東北遼河之東一百五十里

【候城】〔集解〕錢大昕曰玄菟郡有候城云故屬遼東則此候城爲衍文矣先謙曰案錢說是

【安市】〔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無安市有安平一統志安市縣晉初因之是晉志安平爲安市之訛故城今奉天府蓋平縣東北七十里

【平郭】有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紀要晉省縣而城存謝云魏文帝封公孫恭爲侯見公孫度傳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蓋平縣南

【西安平】魏氏春秋曰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集解〕何焯曰涿縣有安平故此加西甾縣復加東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有安平口孫權遣謝宏、陸怐、封高句麗王宮爲單于怐等到安平口卽此縣海口也見吳志謝云正始九年高句麗王宮寇西安平見東夷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遼陽州城東謝云故城當在今蓋平縣東南馬與龍云一統志謂卽泊汋城據唐書地理志當在鴨綠江北近海處

【汶】〔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滅去氵先謙曰前志作文三國魏因謝云正始元年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見少帝紀晉志因通鑑胡注故城在平郭西謝云今蓋平縣西

【番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三家說同）晉志無李兆洛云故城今朝鮮京畿道國城西北一統志徐廣云番汗疑卽眞番故城今朝鮮京畿道城之西南

【沓氏】〔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然魏略作沓不曰東沓亦不曰沓氏疑漢末去氏爲沓魏以齊郡立有新沓故於遼東之沓加東以別之案一統志仍作沓氏通鑑胡注遼東郡有沓氏縣西南臨海渚今從之謝云有沓渚吳孫權嘉禾三年欲攻公孫淵陸瑁諫曰沓渚去淵道里尙遠見吳志案公

孫淵居襄平吳師航海遼東登自沓渚在今遼陽故云尙遼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遼陽州界

【玄菟郡】武帝置雒陽東北四千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宣彪見宣秉傳注姚光耿臨見安帝紀公孫域見王烈傳注王頎見魏志毋邱儉傳王贊見吳志孫權傳注郡吏公孫度見袁紹傳公孫延見王烈傳注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吳志元菟郡在遼東北二百里通鑑胡注此非玄菟郡舊治也吳云漢末玄菟郡屢被寇故徙近遼東

六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玄菟郡領漢舊縣三入遼東之望平爲四城西蓋烏上殷台候城省　戶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三

【高句驪】遼山遼水出山海經曰遼水出白平東郭璞曰出塞外御白平山遼山小遼水所出〔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出塞外御白平山御當作衞（案當作衞官本字誤）惠棟曰案今山海經云遼水出衞皋東衞皋山名轉寫既久因析皋爲白平復誤衞爲御桑欽水經一作白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水經大遼水出塞外衞白平山晉志因一統志高句驪本在縣東去遼東千里漢置縣取其名耳故城今興京城北

【西蓋烏】〔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西蓋馬齊召南曰案本書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知此作烏誤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三家同晉志無李兆洛云故城今奉天府蓋平縣治

【上殷台】〔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三家說同）晉志無今地闕李兆洛云當在今盛京境

【高顯】故屬遼東〔集解〕馬與龍曰高顯長鄭熙又縣人王簡見魏志少帝紀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今地闕徐養原云疑在今開原縣境

【候城】故屬遼東〔集解〕齊召南曰按顧炎武救文格論云候城改屬玄菟而遼東復出一候城無慮改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爲宜删者然則天下郡國少二城矣馬與龍曰陳禪傳禪爲玄菟候城校尉是玄菟有候城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三家說同）晉志無李兆洛云故城今奉天府承德縣北

【遼陽】故屬遼東東觀書安帝即位之年分三縣來屬〔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晉廢縣其舊趾久湮以漢志及水經注考之故城當在遼陽州西

北接承德縣界．梁水渾河交會之處．

【樂浪郡】武帝置．雒陽東北五千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劉憲、見王景傳．王遵見光武紀．吳鳳見吳祐傳．張岐見劉虞傳．涼茂見魏志茂傳．劉茂、鮮于輔見東夷傳．決曹史楊邑、郡三老王閎見王景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分置帶方郡．建安中公孫度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收集遺民．是後倭韓遂屬帶方．見東夷傳．洪云．景初二年公孫淵滅．郡入魏．十八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樂浪郡．領漢舊縣九城．帶方郡領漢舊縣五城．䛁邯、浿水、增地、列口省．戶六萬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萬七千五十．

【朝鮮】．〔集解〕惠棟曰．山海經云．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應劭云．箕子故都．晉志因．一統志．燕人衞滿都王險．即此故城．今朝鮮平安道平壤城．

【䛁邯】．〔集解〕惠棟曰．說文作䛁．馬與龍曰．縣人王仲、王閎子、景見景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三家說同）晉志省．今地闕．李兆洛云．當在朝鮮境．

【浿水】。〔集解〕惠棟曰．水經及前志皆作浿．十三州志云．在樂浪東北．浿音旁沛反．先謙曰．官本作浿．是．前漢縣．三國魏省．晉志省．今地闕．馬與龍云．當在今平壤城東北．

【貪資】．〔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含．是．前漢縣．作含資．三國魏因．改屬帶方郡．晉志屬帶方郡．作含資．一統志．故城今朝鮮京畿道城之南境．

【占蟬】．〔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黏蟬．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晉省．故城今平壤城西南．

【遂城】．〔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遂成．惠棟曰．晉志．秦築長城之所起．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平壤城南境．

【增地】．〔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三家說同）晉志省．紀要．故城今平壤南境．

【帶方】．〔集解〕馬與龍曰．帶方太守劉昕、劉夏、王頎、弓遵、校尉梯儁、見魏志東夷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為帶方郡．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平壤南境．

【駟望】．〔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有粱口．毋丘儉傳．儉進軍沸流水上．與高麗王宮大戰粱口．按即沸流水口．一統志．沸流江、今朝鮮江東郡南．西合於大同江．晉志因．汪士鐸云．今朝鮮江東郡境．

【海冥】．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帶方郡。晉志屬帶方郡。今地闕。李兆洛云。當在今朝鮮境。

【列口。】郭璞注山海經曰。列水名。列水在遼東。〔集解〕惠棟曰。張晏云。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方言云。朝鮮洌水之間。蘇林云。渡海先得列口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晉復置。屬帶方郡。見一統志。通鑑胡注。列水入海之口也。李兆洛云。故城今朝鮮京畿道城西南。

【長岑。】〔集解〕馬與龍曰。長岑長崔駰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帶方郡。晉志屬帶方郡。今地闕。當在朝鮮境。李兆洛云。故城今奉天府承德縣東。蓋據遼志。周濟云。帶方郡在樂浪南。而長岑還在樂浪之北。蓋郡屢經移徙。靡得其詳矣。

【屯有。】〔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李兆洛云。今朝鮮平壤城南。汪士鐸云。今朝鮮豐德郡。馬與龍云。據魏志。公孫度分屯有以南荒地爲帶方郡。而屯有仍屬樂浪。李說蓋近之。

【昭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三家並云省。案杜佑云。公孫康分臨屯、昭明爲南荒地。置帶方郡。是魏時縣猶存。晉志省。李兆洛云。故城今平壤府南境。

【鏤方。】〔集解〕惠棟曰。許慎云。浿水出縣東入海。一云出浿水縣。十三州志云。縣在郡東。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汪士鐸云。故城今朝鮮平山郡境。

【提奚。】〔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帶方郡。晉志屬帶方郡。今地闕。李兆洛云。當在朝鮮境。

【渾彌。】〔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汪士鐸云。今朝鮮平山郡境。

【樂都。】〔集解〕先謙曰。前漢無。謝云。前志呑列。卽後漢樂都也。三國魏因。改屬帶方郡。吳云。漢志譯地。晉改樂都爲南新。晉志南新屬帶方郡。案一統志。呑列城今朝鮮京畿道國城東南。謝云。南新當在朝鮮國城西南。

【遼東屬國。】故邯鄉。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別領六城。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集解〕杭世駿曰。案此郡獨無戶口。馬與龍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見安帝紀注。都尉龐奮見安帝紀。公沙穆、段熲、長史公孫瓚見本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正始五年。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見少帝紀。吳云。公孫氏廢遼東屬國。魏復置也。謝云。地形志、晉分遼東置昌黎郡。是魏復漢舊爲遼東屬國。晉志、通典並云魏置昌黎郡。非也。案三國魏遼東屬國領漢舊縣二城。餘縣並省。三家同。【昌

遼】故天遼屬遼西。何法盛晉書有青城山。〔集解〕齊召南曰。案前志遼西無天遼縣。顧炎武考古錄。疑此志昌遼故天遼五字當作昌黎故交黎是也。又考安帝紀。鮮卑攻夫黎營。章懷注。夫黎縣名。屬遼東屬國。鮮卑傳作扶黎。注文同。然則前漢交黎。後漢名夫黎。又改昌黎也。疑此志當作昌黎故夫黎。夫與天字尤相近。（案據惠棟說。扶黎別一縣。訛爲無慮。見下文。）錢大昕曰。洪亮吉云。水經注。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云。交黎也。應劭云。今昌黎。然則昌遼故天遼。當作昌黎故交黎也。予謂黎遼聲相近。故昌黎亦作昌遼。猶烏氏爲烏枝。厗奚爲傂奚也。惠棟曰。案闞駰十三州志云。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又前志遼西郡交黎縣。應劭云。今昌黎。然則昌遼當作昌黎。天遼當作交黎。又通鑑注云。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知胡氏所見本尚未誤也。晉志。昌黎。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馬與龍曰。案前志。遼西郡柳城、西部都尉治。交黎、東部都尉治。若本志昌遼卽交黎。則屬國下注西部都尉。應作東部。先謙曰。前漢縣屬遼西。作交黎。漢末公孫氏廢。三國魏復置。作昌黎。見少帝紀。謝云。有棘城。晉書慕容廆傳。廆曾祖護跋居遼西。從宣帝討公孫氏。拜率義王。建國於棘城。一統志。今錦州府義州西北大棘城。晉志改屬昌黎郡。馬與龍曰。據大遼水注。白狼水（一統志。卽今大淩河。）逕昌黎城西。故城當在今錦州府義州西北境。或謂漢交黎縣。今永平府昌黎縣地。誤。周濟云。魏昌黎縣。今錦州府甯遠州東北三十里。

【賓徒】故屬遼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賓從。三國魏因。（三家說同。）晉志因。紀要。故縣今大甯衞東南。按在今喀喇沁旗東南。

【徒河】故屬遼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三家說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錦州府錦縣西北。相傳虞舜時已有此城。魏晉時省入昌黎郡界。

【無慮】〔集解〕惠棟曰。顧炎武云。案遼東有無慮縣。此不應重出。案此扶黎也。後人傳寫誤耳。鮮卑傳云。鮮卑復攻扶黎營。注、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今兩漢志無扶黎縣。而遼東不應有兩無慮。必扶黎之誤。又鮮卑傳云。鮮卑寇遼東屬國。烏桓校尉耿曄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明屬國扶黎。不作無慮也。先謙曰。無慮縣已見前遼東郡。如惠氏說。（錢大昭說同。）扶黎縣。前漢無。三國魏省。晉志無。據章懷注。扶黎故城在營州東南。案在今錦州府西北。有醫無慮山。〔集解〕錢大昭曰。安帝紀。元初二年。鮮卑圍無慮縣。又攻扶黎營。注云。無慮屬遼東郡。有醫無慮山。因以爲名。夫犂

縣名。屬遼東屬國。鮮卑傳注亦同。（惟夫犂作扶黎。）然則章懷所見本。遼東屬國有扶黎。無無慮也。無慮既屬遼東。不應重出。竊意此無慮。當是扶黎之譌。因聲相近而誤耳。此有醫無慮山五字。當移於遼東無慮之下。先謙曰。醫無慮山。周禮醫巫閭。幽州鎮也。在今錦州府廣甯縣西十里。高十餘里。周二百四十里。見一統志。

【險瀆】。史記曰。王險。衞滿所都。〔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昌黎有險瀆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三家說同。）案應劭云。險瀆。朝鮮王滿都。臣瓚云。王險城在樂浪郡浿水之東。此自是險瀆也。師古云。瓚說是也。本志劉注。蓋取應說。一統志仍用瓚說。晉志無一統志。此遼東之西境。今錦州府廣甯縣東南。遼史以集州為漢險瀆縣。非是。以後漢書考之。當在今廣甯東南濱海之地。

【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三家說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廣甯縣東南。遼河之西。

右幽州刺史部郡國十一。縣、邑、侯國九十。〔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幽州刺史部。得漢舊郡國。涿郡、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遼東屬國。改廣陽為燕國。分樂浪置帶方為郡國十一。屬國一。縣侯國六十八。（復置縣二。分置縣一。省縣十七。廢縣八。）

【南海郡】武帝置。雒陽南七千一百里。〔集解〕洪亮吉曰。案南海郡。在秦所立四十郡中。武帝平閩越。復舊郡。非始置也。（又案地理志作秦置。）馬與龍曰。太守吳恢、見吳祐傳。孔嵩見范式傳。孔芝見朱儁傳。兒孝德見蜀志許靖傳。士武見吳志士燮傳。劉略見孫皓傳。鍾離牧見牧傳。又郡人黃蓋、見吳志薛綜傳。先謙曰。三國吳因。屬廣州。七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南海郡。領漢舊縣六。分置平夷。（沈志新會太守下云。吳立。紀要吳分番禺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廣州府新會縣西十五里。）為七城。復置中宿。改屬始興。戶七萬一千四百七十七。口二十五萬二百八十二。

【番禺】。山海經注。桂林八樹。在賁禺東。郭璞曰。今番禺。〔集解〕惠棟曰。張勃吳錄。

縣有禺山尉佗所葬。馬與龍曰。建安十六年。交州徙治南海番禺縣。（案交廣春秋作十五年。浪水注。建安十六年步隲為交州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渺目。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立城郭。據此則交州治番禺。蓋自步隲始。）吳孫休永安七年。分交州立廣州。治番禺。見沈志。交州刺史步隲、見吳志隲傳。呂岱見士燮傳。廣州督虞授、刺史徐旗、見孫皓傳。滕修見呂岱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洪云。侯國。謝云。呂岱封此。見岱傳。有蕪城。郎吳時司鹽都尉壘。見寰宇記。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廣州府南海縣治。宋嘉定三年。經略使陳峴。以城南闤闠稠密。乃增築兩翅。以衛居民。謂之雁翅城。元至元五年。毀天下城隍。惟廣州獨得不毀。

【博羅。】有羅浮山。自會稽浮往博羅山。故置博羅縣〔集解〕惠棟曰。沈約云。博羅、二漢皆作傅字。晉太康地志作博。案此則班馬本書。皆作傅羅。後人誤為博也。又注自會稽浮往博羅山。何焯云。羅字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惠州府博羅縣治。

【中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始興郡。見沈志。洪云。吳孫皓分四會之北鄉立。見溱水注。晉志屬始興郡。一統志。據水經注。蓋漢末廢。入四會。吳復置也。故城今廣州府清遠縣西北六十里池水鄉。

【龍川。】〔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惠州府龍川縣西北。

【四會。】〔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肇慶府四會縣治。

【揭陽。】〔集解〕惠棟曰。周書王會云。海陽大蟹。羅泌云。漢揭陽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謝云。鍾離牧傳注引會稽典錄云。揭陽賊帥曾夏等首服。據此。吳南海有揭陽縣。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潮州府揭陽縣西。

【增城。】有勞領山。〔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吳因。洪云。寰宇記云。縣、吳黃武中立。疑漢末縣廢。至吳復立。謝云。通典增城縣下云。漢番禺縣地。吳置東莞郡於此。有增江。今考沈志東莞郡。咸和六年。分南海立。通典說非。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廣州府增城縣東北五十里。

【蒼梧郡】武帝置。雒陽南六千四百一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劉利、見劉玄傳注。杜穆見岑彭傳。雷授見雷義傳。陳稚叔見魏志鍾繇傳注。劉曜見蜀志劉巴傳注。史璜見吳志士燮傳。吳巨見步隲傳（案蜀先主志注作吳臣誤）陶璜見孫

皓傳。督郵士燮見燮傳。先謙曰。三國吳因。屬廣州。分置臨賀郡。洪志。臨賀郡屬荆州。吳表同。蓋據晉志。謝云。沈志臨慶內史吳分蒼梧立爲臨賀郡。屬廣州。晉成帝度荆州。臨賀郡蒼梧之分。宜從沈志。案謝說是。

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蒼梧郡。領漢舊縣五。分置豐城。（沈志永平太守下云。吳立。屬蒼梧。晉志省。李兆洛云。當在今梧州府境。）建陵。（沈志始建內史下云。吳立。屬蒼梧。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平樂府修仁縣南。謝云。卽今修仁縣治。見紀要。）元溪。（見洪志。太康地志。屬蒼梧。晉志因。謝云。今德慶州東五十里。見紀要。）武城。（見洪志。太康地志。屬蒼梧。晉志因。謝云。今地闕。李兆洛云。當在廣東境。）入合浦之臨允。爲十城。臨賀郡領漢舊縣五。分置建興。（沈志臨慶內史興安、吳立曰建興。太康元年更名。晉志改曰興安。一統志故城今平樂府賀縣東北一百里桂嶺下。）新甯。（謝云。沈志臨慶內史吳分蒼梧立爲臨賀。宋明帝改名下云。甯新吳立。屬蒼梧。是吳分郡後屬臨賀也。吳表作新甯。據沈志晉太康元年改新甯曰甯新。是吳爲新甯縣。晉志作新甯。屬蒼梧。一統志故城今梧州府蒼梧縣東南十五里。謝云。當在蒼梧縣東北。）爲七城。荔浦改屬始安郡。

戶十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五。

【廣信】。漢官曰。刺史治。去雒陽九千里。〔集解〕馬與龍曰。建安八年。改交阯曰交州。自龍編縣移治於此。見沈志。刺史張津、見襄楷傳注。賴恭見吳志士燮傳。又縣人陳堅卿、陳欽子元見元傳。士賜子燮壹、䵋、武、孫廞見燮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梧州府蒼梧縣治。

【謝沐】。〔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臨賀郡。晉志屬臨賀郡。一統志故城今永州府永明縣西南四十里崇福鄉。

【高要】。〔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泿水注。鬱水又逕高要縣。晉書地理志。縣東去郡五百里。王氏交廣春秋。步騭殺吳巨、區景、使嚴舟船合兵二萬下取南海。蒼梧人衡毅、錢博興軍逆騭於蒼梧高要峽口。兩軍相逢。毅投水死。寰宇記。零羊峽、一名高要峽。山高百丈。江廣一里。謝云。舊志峽延袤二十餘里。與爛柯山對峙。夾束江流。爲郡鎖鑰。紀要。峽在肇慶府東三十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肇慶府高要縣治。

【封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臨賀郡。晉志屬臨賀郡。一統志故城今平樂府賀縣南百里信都鎭。

【臨賀】。〔集解〕馬與龍曰。臨賀太守嚴綱、見吳主權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置

郡營州.沈約云.臨慶內史領臨賀.漢舊縣.屬蒼梧.吳新度.晉志屬臨賀郡.一統志.故城今賀縣治.【端谿.】〔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肇慶府德慶州治東.【馮乘.】〔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臨賀郡.一統志.故城今平樂府富川縣東北七十里靈亭鄉.【富川.】〔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臨賀郡.晉志屬臨賀郡.一統志.故城今富川縣西南七十里.【荔浦.】〔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始安郡.沈約云.吳孫皓甘露元年.立始安郡.領荔浦.漢舊縣.晉志屬始安郡.一統志.故城今荔浦縣治西.【猛陵.】地道記曰.龍山合水所出.〔集解〕馬與龍曰.虞翻徙此.見吳志翻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梧州府蒼梧縣西北.（馬與龍云.據鬱水注.當在蒼梧縣西南.）【鄣平.】永平十四年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三家同.）晉志因.今地闕.（謝云.紀要謂在合浦東.地望不合.闕以俟考.）

【鬱林郡】秦桂林郡.武帝更名.雒陽南六千五百里.〔集解〕惠棟曰.廣州記曰.建安二十三年.吳分鬱林.立寧浦郡.馬與龍曰.太守劉、外見光武紀.張國見析像傳.谷永見南蠻傳.陸績見陸康傳.聶友見吳志諸葛恪傳.又郡人養奮見五行志.先謙曰.漢末無甯浦郡.廣州記蓋不足據.說見合浦郡下.三國吳因.分置桂林郡.屬廣州.洪云.吳鳳凰三年.分鬱林置桂林郡.謝云.見孫皓傳.吳桂林太守脩允見通鑑.十一城.〔集解〕馬與龍曰.此郡與交趾及幽州之遼東屬國.皆闕戶口之數.先謙曰.三國吳鬱林郡.領漢舊縣三.改廣鬱曰陰平.改領方曰臨浦.分置新邑.（沈志鬱林太守下云.吳立.晉志因.今地闕.）長平.（沈志晉平令.吳立.曰長平.太康元年更名.晉志曰晉平.今地闕.）建始.（沈志.安始令.吳立.曰建始.太康元年更名.晉志作始建.今地闕.）懷安.（沈志.懷安令.何志.吳改.未知先何名.晉志省.紀要.故城在潯州府貴縣南百五十里.謝云.紀要百字衍.）爲九城.桂林郡領漢舊縣三.分置武安.（沈志.桂林太守.吳分鬱林立.治武熙.不知何時徙武熙.本曰武安.應是吳立.洪云.據沈志.吳立桂林郡.時縣已移屬.又爲郡治.晉志曰.武熙改屬鬱林郡.一統志.故城今柳州府象州境.）武豐.（洪云.寰宇記.晉太康元年.分吳所置武豐.置長安縣.晉志因.紀要.故城今桂林府永寧州東.）爲五城.臨慶、增食、定周.省.洪志有武城、粟平、軍勝.謝云.三縣不見沈志.吳縣、晉縣、未敢臆決.今闕

之吳云。後漢書南蠻傳。靈帝建寧三年。谷永爲鬱林太守。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開置七縣。考沈志、元和志諸書。吳時鬱林郡屬。當有新邑、長平、建始、陰平、臨浦、懷安、武安七縣。與谷永新開縣數適合。又皆屬鬱林。疑新邑等七縣。皆谷永所置。吳初省廣鬱入陰平。省領方入臨浦。省某縣入懷安。又分武安置桂林郡也。案陰平、臨浦、懷安三縣。沈志明言吳改。今從沈志。姑存吳說於此。

【布山】〔集解〕惠棟曰。吳錄地理志云。縣多虺。其毒殺人。有冷石可以解之。石色赤黑。味苦。屑此石著瘡。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謝云。吳永安四年。布山言黃龍見。卽此。見孫休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潯州府貴縣治。

【安廣】〔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三家說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寧府橫州境。

【阿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案閣本作河林誤。）一統志。故城今潯州府桂平縣東。

【廣鬱】〔集解〕惠棟曰。水經。溫水東至縣。爲鬱水。先謙曰。後漢縣。三國吳改曰陰平。見元和志。晉志改曰鬱平。一統志。故城今鬱林州興業縣西北四十里。

【中溜】〔集解〕惠棟曰。前志作留。音力救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桂林郡。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潯州府武宣縣西南。

【桂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桂林郡。謝云。紀要。孫皓分置桂林郡。縣屬焉。吳云。輿地廣記。孫皓時。謂縣爲小桂林。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柳州府象州東南。

【潭中】〔集解〕馬與龍曰。馮異傳。異長子彰徙封平鄉侯。注。東觀記。封平鄉侯。食鬱林潭中。案漢臣受封者。惟馮異子彰食邑太遠。東觀記之說。不能無疑。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桂林郡。見輿地廣記。晉志屬桂林郡。一統志。故縣今柳州府馬平縣東南駕鶴山間。謝云。據寰宇記。當卽今融縣治。

【臨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省。（三家說同。）晉志無。李兆洛云。故縣今南寧府宣化縣西。

【定周】〔集解〕惠棟曰。酈元云。牂牁無斂水。東注于存水。存水又東逕縣、爲周水。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省。（三家說同。）晉志無。李兆洛云。故縣今慶遠府宜山縣西北。

【增食】〔集解〕惠棟曰。酈元云。有文象。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省。（三家說同。）晉志無。李兆洛云。故縣今思恩府賓州東北。

【領方】〔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改曰臨浦。見沈志。晉志復曰領方。一統志。故城今賓州西。鄒安鬯云。今賓州東二十里。

【合浦郡】武帝置雒陽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費貽見譙玄傳孟嘗見本傳來達見靈帝紀王成見吳志孫策傳注士壹見士燮傳薛綜見綜傳珠官太守修允見孫皓傳先謙曰三國吳因黃武七年改爲珠官郡見吳志孫權傳孫亮復舊見沈志分置朱崖、高涼、高興郡說見朱崖、高涼二縣下又分置北部都尉洪云廣州記建安二十三年吳分鬱林立寧浦郡晉志本之今徧檢諸志吳無寧浦郡據太康地志晉始立寧浦郡吳時止有合浦北部都尉謝云沈志既引吳錄永安三年分合浦立北部都尉又引廣州記建安二十三年吳分鬱林立寧浦郡自嫌歧誤故於寧浦太守下引太康地志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折衷太康志而廣州記之誤自明晉志、通典、輿地廣記並從廣州記說非也

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合浦郡領漢舊縣合浦分置珠官(沈志合浦太守、朱官長、吳立朱作珠謝氏據輿地紀勝吳珠官縣屬朱崖郡案沈志吳珠官屬合浦一統志同今仍從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廉州府合浦縣南)爲二城洪志有南平、毒質二縣葢據晉志吳時有無未詳今闕之朱崖郡領漢舊縣徐聞朱崖改曰朱盧爲二城吳云朱盧卽朱崖見元和志及漢志釋地洪志於合浦郡錄朱盧於朱崖郡錄朱崖葢誤高涼郡領漢舊縣高涼分置思平(沈志高涼太守吳分立治思平晉志屬高涼郡一統志故城今肇慶府恩平縣北)安寧(沈志高涼太守下云吳立晉志屬高涼郡一統志故城今陽江縣境)石門(謝云沈志永康太守下石門長何志故屬高涼是吳高涼郡有石門縣晉志省今地闕)爲四城高興郡領廣化(沈志宋康太守本高涼西營廣化令晉太康地志有晉志屬高興郡紀要故縣今陽江縣東北)海寧(沈志東官太守領海安吳曰海寧晉武改名太康地志屬高興晉志改曰海安紀要今恩平縣東北二十里)莫陽(沈志高涼太守莫陽令太康地志屬高興晉志因寰宇記縣以莫陽江爲名一統志故縣今陽春縣西)爲三城洪志有化平、西平二縣葢據晉志吳時有無未詳今闕之北部都尉領平山(沈志寧浦太守下引吳錄孫休分合浦立爲合浦北部尉領平山、興道、寧浦三縣平山令晉太康地記有晉志改屬寧浦郡一統志故城今南寧府橫州北)連道(沈志寧浦太守興道令晉太康元年以合浦北部管之連道立洪云吳時葢有連道無興道也晉志屬寧浦郡紀要故城今橫州東百里)昌平(沈志寧浦太康地志云本名昌平太康元年改爲寧浦謝云元和志謂吳置寧浦縣非也晉志改曰寧浦屬寧浦郡一統志故寧浦縣今橫州西南)爲

三城。臨允改屬蒼梧郡。

戶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一。口八萬六千六百一十七。

【合浦】。〔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謝云。有古城。霍弋遣將楊稷敗吳軍於古城。見晉書陶璜傳。在今合浦縣西南。見紀要。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廉州府合浦縣東北。

【徐聞】。交州記曰。出大吳公皮。以冠鼓。〔集解〕馬與龍曰。徐聞令士䵋見吳志士燮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朱崖郡。沈約云。徐聞令故屬朱崖。晉平吳省。朱崖屬合浦。案元和志、方輿勝覽均云。吳於徐聞縣立珠崖郡。洪志引其說。謝吳從之。今仍從沈志。晉志改屬合浦郡。一統志。故城今雷州府海康縣治。

【高涼】。建安二十五年。孫權立高梁郡。〔集解〕惠棟曰。注二十五年。五一作三。馬與龍曰。案吳志。宋州郡志。皆作高涼。涼梁聲近致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高涼郡。洪志。建安二十三年。吳分合浦置高涼郡。見沈志。謝云。呂岱傳。延康元年。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承制以博爲西部都尉。據此。則沈志云建安二十三年置者。誤。吳云。太平御覽一百七十二引南越志。呂岱承制以錢博爲高涼都尉。於是置郡。其誤與呂岱傳合。則郡爲建安二十五年置也。又洪志云。晉地理志謂漢桓帝分交趾立高興。靈帝改曰高涼。今從沈志。吳氏疑漢末置高興。改高涼。後郡廢。吳復置。案沈志高涼太守下云。吳又分立高興郡。（案閣本興訛作熙。）太康中。省併高涼。謝云。晉志有高興郡。蓋省後復置）元和志說與晉志同。蓋即據晉志。無他證。洪志從沈志。是也。晉志屬高涼郡。一統志。今肇慶府陽江縣西。

【臨元】。〔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臨允。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蒼梧郡。沈約云。何志。吳度蒼梧。晉志作臨允。屬蒼梧郡。一統志。故城今新興縣南七十里。

【朱崖】。〔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朱盧。馬與龍曰。昭帝元始五年。罷儋耳併珠崖。元帝元初三年。又罷珠崖。後漢馬援平定交部。始開立城郭。置井邑。見晉志。先謙曰。前漢朱盧縣。三國吳復曰朱盧。置珠崖郡。赤烏五年。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討珠崖。見孫權傳。陸凱除儋耳太守。討珠崖。斬獲有功。見凱傳。沈志合浦太守下云。朱盧長。吳立。（案據一統志。吳朱盧縣。當屬珠崖郡。）謝氏據方輿勝覽。昭帝罷儋耳入珠崖。自漢至陳。更不得有其地。又據元和志。吳無珠崖故地。案說與吳志不合。今不從。晉志闕。一統志。漢元帝用賈捐之言。罷珠崖、儋耳郡。地理志。合浦郡領朱盧縣。爲郡尉治。蓋即改故珠崖郡所置。後漢志曰。朱崖仍屬合浦郡。晉地理志。吳赤烏五年。復置珠崖郡。平吳後。省入

合浦.其合浦所領.有珠官縣.宋志.合浦領朱盧縣.吳立.朱盧卽晉志之珠官也.(馬與龍云.據沈志.吳宋並有珠官縣.當卽晉志合浦郡之珠官.如一統志說.晉當有朱盧之地.則晉志脫漏朱盧縣)齊因之.梁陳時廢.故城今瓊州府瓊山縣東南三十里.卽故瞫都縣.

【交趾郡】

武帝置.卽安陽王國.雒陽南萬一千里.(集解)惠棟曰.楊孚異物志曰.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馬與龍曰.太守錫光、見岑彭傳.蘇定見馬援傳注.張恢見鍾離意傳.士燮、薛綜見吳志本傳.孫諝見孫休傳.都尉胡賁、見胡廣傳.郡吏呂興、見吳志孫休傳.客交趾桓曄、見本傳.許靖見蜀志靖傳.程秉、劉熙、見吳志秉傳.先謙曰.三國吳因.分置新昌、武平郡.建衡三年.分交趾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見孫皓傳.洪志.吳表從通典.謂吳置新興郡.非也.謝云.孫皓傳.元興元年.魏置交趾太守.寶鼎二年.遣交州刺史劉俊等擊交趾.爲晉將毛炅所破.建衡三年.虞汜、陶璜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眞、日南皆還屬.晉書陶璜傳.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九眞屬國(鍾英案.據此吳交州有九眞屬國.領縣無考)三十餘縣.周濟云.明時安南入版圖.置交趾布政使司.治交州.交州北至廣西憑祥州七百五十里.東至海三百二十里.南至占城界千九百里.西至雲南老撾宣慰司界五百六十里.

十二城.(集解)陳景雲曰.交趾、鬱林二郡.皆闕戶口之數.建武中.馬援平交趾.請分西于縣爲封谿、望海二縣.時西于一縣.戶已有三萬二千.合餘數縣計之.戶口之繁.必甲嶺表諸郡矣.先謙曰.三國吳交趾郡.領漢代舊縣.分置吳興.(沈志.交趾太守.吳興令.吳立.晉志因.閣本訛作交興.李兆洛云.在安南國交州府境)軍平.(沈志.海平令.吳立.曰軍平.晉武改名.晉志曰海平.李兆洛云.在交州府境)武寧.(沈志.武寧令.吳立.晉志因.李兆洛云.今交州府境)武安.(沈志.南定令.吳立.曰武安.晉武改.晉志曰南定.李兆洛云.在交州府境)爲十四城.新昌郡.領漢舊縣一.分置嘉魚.(輿地廣記.本漢麊泠縣地.吳分置嘉寧縣.晉志因.今地闕.案.當在安南太原府境)爲二城.武平郡.領漢舊縣一.分置吳定.(沈志.武平太守.吳定長.吳立.晉志改屬新昌郡.今地闕)武平.(輿地廣記.武平縣.本漢封溪縣地.吳置武寧縣.及立武平郡.謝云.交趾郡有武寧縣.則此武平之譌.晉志武平郡.武寧亦當作平.傳寫誤也.洪云.通典安南府屬有武平.注.舊縣.疑當時有武平縣.今地闕)爲三城.洪志.新昌郡有封山縣.武平郡有武興、進山、根寧、安武、扶安縣.蓋據晉志.謝云.晉志新昌郡.尚有臨西、西道縣.晉書陶璜傳.璜開置三

郡．九眞屬國三十餘縣．晉志．武平、九德、新昌三郡屬縣二十一．璜傳三字當爲二字之譌．吳云．交廣二州新置．凡三十四縣．疑卽璜所置三十餘縣也．案晉志．交廣二州所列新置諸縣爲吳置．或晉志或陶璜置．書志所闕．今姑存三家之說於此．

【龍編】 交州記曰．縣西帶江．有仙山數百里．有三湖．有注、沅二水．〔集解〕馬與龍曰．交阯刺史治龍編．後徙廣信．又徙番禺．吳孫休分立廣州．交州還治龍編．見宋書州郡志．刺史鄧勳見鄧晨傳注．鄧讓見光武紀．樊演、張喬、夏方、朱㑺見南蠻傳．賈琮見靈帝紀．楊扶見楊旋傳．張磐見度尙傳．葛祗見天文志．綦毋俊見吳志虞翻傳注．丁宮、朱符、戴良、見士燮傳．劉俊、陶璜、見孫皓傳．陸胤見本傳．虞汜見虞翻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洪云．侯國．謝云．士燮封此．見燮傳．有交州故城．陶璜所築．見元和志．晉志因．紀要．故城在明交州府治東．一統志．漢交州．唐爲安南都護府．周濟云．明交州府．安南之東都也．在今太平府憑祥州南七百五十里．鄒代鈞云．今越南（法蘭西領土．）河內道治．

【羸𨻶】 地道記曰．南越侯織在此．〔集解〕先謙曰．官本作贏．考證云．贏應作蠃．前書孟康曰．蠃音蓮．則作贏字．非也．案沈志作羸．云力知反．𨻶、孟康音受土簍領．云來口反．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作蠃𨻶．紀要．故城在明交州府西．地道記誤．說見前書高紀．

【定安】 交州記曰．越人鑄銅爲船．在江潮退時見．〔集解〕惠棟曰．前志作安定．林邑記云．外越安定．紀粟望都州郡志．仍作定安．先謙曰．前漢安定縣．三國吳因．謝云．魏咸熙元年．以吳將呂興督交趾諸軍事．封定安侯．卽此．晉志作安定．李兆洛云．在交州府境．

【苟漏】 交州記曰．有潛水牛上岸共鬬．角軟還復出．〔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作苟屚．一統志．交州府石室縣有句漏山．相傳古句漏縣在其下．

【麊泠】 〔集解〕惠棟曰．麊、說文作𦵮．從米尼聲．小顏音彌零．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新昌郡．（三家說同．）謝云．薛綜傳稱交趾𦵮泠時未置新昌．故云．晉志屬新昌郡．紀要．在明太原府西．周濟云．明太原府在交州府西北四百五十里．鄒代鈞云．今越南太原道境．

【曲陽】 〔集解〕惠棟曰．前志及州郡志．陽皆作昜．古陽字．先謙曰．前漢縣作曲昜．三國吳因．晉志作曲昜．李兆洛云．在交州府境．

【北帶】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三家說同．）晉志因．李兆洛云．在交州府境．

【稽徐】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三家說同．）晉志因．李兆洛云．在交州府境．

【西于】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

國吳因。晉志因。馬與龍云。馬援傳注。故城在龍編縣東。當在今越南河內道東。

【朱䳒】(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謝云。元和志。朱䳒江在龍編北。郎楪榆水之一源也。縣名以此。晉志因。李兆洛云。故城在交州府東南。

【封谿】建武十九年置。交州記有隄防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曝鰓點額。血流此水。恆如丹池。有秦潛江出嘔山。分爲九十九流。三百餘里共會於一口。(集解)馬與龍曰。馬援奏言西于縣遠界去庭(注。縣庭也)千餘里。請分爲封谿、望海二縣。許之。見援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吳因。改屬武平郡。見輿地廣記。晉志屬武平郡。一統志。封谿縣。龍門水。郎今龍門江。在嘉興州蒙縣。周濟云。嘉興州在交州府西南六百五十里。案封谿縣當在其境。

【望海】建武十九年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在交州府安明縣。馬援所築。周濟云。在交州府東。

【九眞郡】武帝置。雒陽南萬一千五百八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任延、見本傳。祝良、兒式、見南蠻傳。朱治見吳志本傳。士䵋見士燮傳。儋萌、功曹番歆、見薛綜傳。都尉魏郎見本傳。又郡人張遊見光武紀。先謙曰。三國吳因。分置九德郡。謝云。沈志。吳末分九眞置九德郡。通典謂分日南置。非也。周濟云。九眞郡境。北界新昌。東北界交趾。東界九德。謝云。九德郡境。北界九眞。南界日南。

五城。(集解)先謙曰。吳九眞郡。領漢舊縣三。復置都龐。(前漢縣。本志無。沈志九眞太守下云。漢舊縣。吳錄有。疑漢末復置。謝云。薛綜傳稱九眞都龐。郎此。晉志省。李兆洛云。在安南清化府北。)分置建初。(沈志九眞太守建初令吳立。晉志因。周濟云。在清化府東。)常樂。(沈志九眞太守常樂令吳立。晉志因。周濟云。在清化府東。)爲六城。九德郡領漢舊縣一。分置九德。(沈志九德太守九德令何志吳立。晉志因。周濟云。在乂安府西南。明乂安府在交州府治南八百里。)陽成。(沈志九德太守領陽遠。吳立。曰陽成。太康二年更名。後省。晉志作陽遂。周濟云。在乂安府東。)越常。(沈志九德太守越裳長。何志吳立。謝云。通典、越常吳舊縣。晉志省。今地闕。)西安。(謝云。西安、沈志屬九德。吳錄無。韋曜傳。曜從丞相掾除西安令。是吳有此縣。晉志省。今地闕。)爲五城。無功闕。三家同。洪志九眞郡有扶樂。九德郡有扶苓、曲胥。蓋據晉志吳縣、晉縣未詳。今闕之。

戶四萬六千五

百一十三口二十萬九千八百九十四。【胥浦】〔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紀要明清化府西一統志秦象郡地漢九眞郡梁武帝於郡理置愛州明爲淸化府宣德中黎利以交州爲東都清華爲西都清華承政司、即清化府周濟云清化府在交州府西南八百里【居風】交州記曰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曜十里山有風門常有風〔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改曰移風沈約云移風令故名居風吳更名晉志曰移風周濟云故縣在清化府西北【咸驩】〔集解〕惠棟曰前志作驩古歡字先謙曰前漢縣作咸驩三國吳因改屬九德郡晉志屬九德郡作咸驩李兆洛云在安南新平府東南周濟云明新平府在交州府西南七百里【無功】〔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無切惠棟曰馬援傳仍作功先謙曰前漢縣作無切三國吳省三家同晉志省今地闕馬與龍云據馬援傳當在清化府東北接交州府境【無編】〔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謝云輿地廣記無編晉省是吳時有此縣晉志省紀要故縣在清化府東

【日南郡】秦象郡武帝更名雒陽南萬三千四百里〔集解〕惠棟曰論衡曰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馬與龍曰太守李善見本傳胡著見比水注士賜見吳志士燮傳黃蓋見薛綜傳虞歆見虞翻傳注范康徙日南見本傳先謙曰三國吳因洪云沈志日南太守吳省晉太康三年復置考歸命侯傳建衡三年虞汜陶璜破交趾九眞日南還屬華覈傳云日南孤危魏少帝紀九眞日南郡聞呂興去逆效順晉志吳黃武五年以交趾、日南、九眞、合浦四郡爲交州則吳時有日南郡沈志云吳省蓋誤案溫水注由門浦至古戰灣吳赤烏十一年魏正始九年交州與林邑于灣大戰初失區粟也區粟即日南郡城據此似吳時失此郡水經注與沈志合吳志所云日南疑虛領其土耳今姑存洪志周濟云郡境北界九德郡代鈞云今越南（法蘭西領土）之歸仁當安廣和平順四道是其故地

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日南郡領漢舊縣五分置壽泠（沈志日南太守、壽泠令晉太康十年分西卷立謝云水經注四

會水會盧容壽泠縣二水壽泠水出壽泠縣界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至壽泠縣以爲疆界正始九年爲權赤烏十一年縣蓋吳所立水經注以縣與盧容並敘知縣屬日南也案如謝說縣蓋晉初省旋復置也晉志省今地闕案當在占城北界）爲六城

戶萬八千二百六十三口十萬六百七十六

【西卷】〔集解〕馬與龍曰溫水注日南郡治西捲縣從郡南去到林邑國四百餘里先謙曰前漢縣作西捲三國吳因晉志因周濟云在乂安府東南乂安府在交州府南八百里李兆洛云在占城東北境

【朱吾】交州記曰其民依海際居不食米止資魚〔集解〕惠棟曰晉書地道記云去郡二百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周濟云占城國北境

【盧容】交州記曰有採金浦〔集解〕惠棟曰康泰扶南記云從日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盧容浦口出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李兆洛云在占城西北境

【象林】今之林邑國〔集解〕馬與龍曰和帝紀永元十四年初置象林將兵長史注居日南漢末初平之亂象林區逵攻縣殺令自號爲王林邑遂立吳有交土與之鄰接遙侵壽泠以爲疆界按此則漢以後象林縣未能全有故土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注云自此南有四國有銅柱漢置此爲界李兆洛云在占城西北

【比景】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皛且白裸袒無衣襦〔集解〕惠棟曰闞駰云比讀蔭庇之庇影在己下言爲身所庇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周濟云在占城國北境

右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

王範交廣春秋曰交州治嬴𨻻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集解〕馬與龍云宋書州郡志交趾刺史治龍編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據此注云前漢治廣信則中興後由廣信徙治龍編也然建安八年以前曰交趾不曰交州此注亦誤）建安十五年治番禺縣（〔集解〕洪亮吉云注十五年水經注在二十二年馬與龍云州郡志云十六年）詔書以州邊遠使持節幷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鎭〔集解〕先謙曰案晉地理志云順帝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爲州朝議不許卽拜敞爲交阯刺史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爲交阯太守共表立爲州乃拜津爲交州牧宋書州郡志云交阯刺史建安八年改曰交州後漢書建安以前皆稱交阯本志以永和五

年爲斷。而志目前後並稱交州。知原文應不若是。疑前後目或司馬氏依志分列也。交州、三國吳分爲交廣二州。吳交州部。得漢舊部交趾、九眞、日南。分交趾置新昌、武平。分九眞置九德。爲郡六。吳廣州部。得漢舊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分蒼梧置臨賀。分鬱林置桂林。分合浦置朱崖、高涼、高興、合浦北部都尉。爲郡九。都尉一。縣九十。（復置縣一。分置縣三十七。省縣三。闕縣一。改屬荊州縣一。）

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縣邑數百。後稍分析。至於孝平。凡郡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

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并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應劭漢官曰。世祖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邊陲蕭條。靡有孑遺。鄣塞破壞。亭隧絕滅。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將馬援、謁者。分築烽候堡壁。稍興立郡縣。十餘萬戶。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上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難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營。屯田殖穀。弛刑謫徒。以充實之。

至明帝置郡一。〔集解〕惠棟曰。永昌。先謙曰。廣陽非永平復。說已見前。

章帝置郡國二。〔集解〕洪亮吉曰。晉地理志言任城吳郡。案吳郡順帝時立。安得言章帝。章帝時所置郡國有西平、任城。及和帝立。始并西平入汝南。所云二郡。當屬任城西平也。何焯曰。順帝分會稽置吳郡。此云章帝。未詳。

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屬國別領比郡者六。又所省縣漸復分置。至於孝順。凡郡國百五。〔集解〕錢大昕曰。今以志考之。世祖省郡國十。廣平、眞定、河間、城陽、泗水、淄川、高密、膠東、六安、廣陽也。明帝置永昌郡。章帝置任城國。和帝置濟北、河間、廣陽三國。安帝置蜀、廣漢、犍爲、張掖、居延、遼東屬國。順帝置吳郡。合之得郡國百有五。此失載順帝所置之郡。又稱章帝置郡國二。故總數雖合而實不合也。然章帝所置任城國之外。尙有阜陵一國。則其云置郡國二者。本自無誤。而志不載阜陵者。或所據版籍正在永嘉本初之間。阜陵絕而未繼之時乎。惠棟曰。晉志省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因舊九十六。少前漢二。凡郡國百有八也。

案前漢郡國一百一十一也．馬與龍曰．晉志誤．當從漢志郡國百三．本志郡國百五爲是．

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東觀書曰．永興元年．鄉三千六百八十一．亭萬二千四百四十三．（集解）先謙曰．吳云．魏有州十二．郡國九十三．縣七百二十．蜀有州一．郡二十二．（據蜀志後主傳注引王隱蜀記．）縣一百三十九．吳有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三十一．（原注此就所輯之數言．吳志孫皓傳注引晉陽秋作三百一十三．）謝云．魏郡八十一．國十一．屬國一．縣七百七十二．蜀郡二十．屬國一．縣一百四十六．吳郡四十五．都尉治二．屬國一．縣三百五十二．（謝三國所有州數與吳同．）宋洪志．三國所得郡縣之數．與吳謝復異．今合校三家．參考書志所錄三國．魏郡國九十一．屬國一．（魏廢漢舊郡七．省漢舊屬國一．）縣七百五十四．蜀郡二十三．縣一百五十．吳郡四十六．都尉二．縣三百五十．凡三國．州十七．郡國一百六十．屬國一．都尉治二．縣一千二百五十四．

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紀．永嘉二年．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衆．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校覈精審．復非謬記．未詳孰是．豈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卽爲本乎．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輒最戶口及墾田大數．今列於後．以見滋減之差焉．　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　明帝永平十八年．戶五百八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　章帝章和二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　和帝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一十三畝、八十五步．　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萬五百五十．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　沖帝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八步．　質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

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集解）何焯曰、注永嘉二年。案永嘉無二年。惠棟曰注古今注。光武中元二年。諸本脫古今注三字。先謙曰吳云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男女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今據蜀後主傳注引王隱蜀志炎興元年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滅蜀得魏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男女口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九十一。吳赤烏七年兵戶九十三萬一千。（見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魏正始五年楊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所領數。）天紀四年民戶五十二萬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萬。（見晉志序例晉陽秋作二百三十萬。）

贊曰。衆安后載。政洽區分。侯龍守列。民無常君。稱號遷隔。封割糾紛。略存減益。多證前聞。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三下 校補

郡國志五。下 上黨郡有龍山晉水所出注。杜預曰。預原譌凱。已正。官本注不誤。

有界山注。界山、推焚死之山。官本注。界作介。柳從辰曰。列仙傳。介子推姓王、名光。與公子重耳居外十餘年。及還介山從伯子常遊文公禮之。不出。是介山乃推隱居之山也。

上郡膚施官本膚譌慮。

西河郡注。雒陽北千二百里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五原郡宜梁集解先謙曰。至案故城在故五原郡九原縣西南六十里。柳從辰曰。孫星衍云。在五原西南六十里廢豐州。今榆林府北。

西安陽集解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縣城西陰山南。柳從辰曰。董祐誠云。當在今烏喇旗南。北距陰山。南臨河水。

雲中郡原陽。柳從辰曰。本書南匈奴傳云遂寇雲中至原陽。

鴈門郡汪陶。集解惠棟曰。前志作漄。案漄即汪之本字。

馬邑注。有馬馳走其地。官本注其作一。

涿郡口六十三萬三千七百五十四。官本五作二。

廣陽郡昌平。故屬上谷。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在薊城東北一百四十里、城西有昌平河。

上谷郡甯。甯及廣甯之甯、原皆作寗、官本同、卽甯之俗寫、今竝正。案寗字从必从丹、承用雖久、無義可求。

右北平郡土垠。土原作上、依前志及本書耿弇傳改。官本不誤。

俊靡。集解惠棟曰。依說文。當作浚。錢大昭曰。耿弇傳作浚靡。

元菟郡遼陽。故屬遼東。注。安帝卽位之年。官本注之作二。

南海郡番禺。注。郭璞曰。官本注曰作云。

交趾郡羸𨻻。集解先謙曰。羸至云力知反。柳從辰曰。前志。孟康本云羸音蓮。晉志作𡣍。周壽昌謂卽因孟音製字。廣韻載之。爲誤。今案羸蓮音相近。孟康讀羸爲蓮。不過方音稍異耳。𡣍後起字。不足據。故沈志亦

不從山。毛本作嬴、亦嬴之譌。後注引王範交廣春秋同。

日南郡盧容。〔錢大昭曰閩本作盧谷。〕

至於孝平凡郡國百三。〔錢大昭曰。馬援傳。援與楊廣書云。前披輿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然則建武比孝平時多三郡國矣蓋王莽時分置。今案據此則光武所省郡國十僅就孝平時所有者言之也。〕

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注沖帝永嘉元年。〔至〕百八步。又注質帝本初元年。〔至〕三十八畝。〔侯康曰。馬貴與云。沖質二帝。享國各止一年。二年之間。史所載無大兵革饑饉。而永嘉戶數。損于建安一萬。本初戶數。損于永嘉五十八萬有奇殊不可曉。〕

後漢書二十四

梁　剡　令　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百官志一第二十四 太傅　太尉　司徒　司空　將軍

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戢。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廣。民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並官省職。費減億計。〔集解〕先謙曰。見光武紀建武六年詔。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集解〕惠棟曰。鄭周禮六篇非僞書周官也。今其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不究。案胡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閣。無記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爲宗正衞尉。平子爲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閒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爲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

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爲作詁解.各隨其下.綴續後事.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廣前後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集解〕惠棟曰.注劉千秋.卽劉珍也.文苑傳云.珍字秋孫.疑傳誤.又注皆隨律令在理官.前禮樂志曰.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于理官.師古曰.理官、法官也.珍與衡皆南陽人.故云邑子.

惟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故依其官簿.麤注職分.以爲百官志.臣昭曰.本志旣久.是注曰百官簿.今昭又采異同.俱爲細字.如或相冒.兼應注本注.尤須分顯.故凡是舊注.通爲大書.稱本注曰.以表其異.

凡置官之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旣在漢書百官表.不復悉載.

太傅.上公一人.大戴記曰.傅、傅之德義也.應劭漢官儀曰.傅者.覆也.賈生曰.天子不喩於先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戒於齊.不信於事.此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敍.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言語之道.簡聞少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列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耽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宴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此古天子自輔弼之禮也.自爲天子.而賢智維之.故能慮無失計.舉無過事.終身得中.〔集解〕李祖楙曰.位在三公上.故曰上公.

本注曰.掌以善導.無常職.世祖以卓茂爲太傅.薨.〔集解〕李祖楙曰.茂平帝時密令.建武元年爲太傅.事詳本傳.因省.其後每帝初卽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胡廣注曰.猶古冢宰總己之義也.案靈帝之初.以陳蕃爲太傅.蕃誅.以胡廣代.始不

止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爲太師。位在太傅上。應劭漢官儀曰。太師、古官也。平帝元年。孔光以太傅見授。詔太師無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自是而闕。又漢官云。太傅長史一人。秩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御屬二十二人。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太傅置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令史十二人。置長史。與漢異。〔集解〕先謙曰。明帝初鄧禹。章帝初趙熹。和帝初鄧彪。殤帝初張禹。安帝永初元年九月。遷北鄉侯。初馮石免。順帝初桓焉免。沖帝初趙峻。薨後未置。

太尉公一人。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前書曰秦官。鄭玄注月令亦曰秦官。尚書中候云。舜爲太尉。束晳據非秦官。以此追難玄焉。臣昭曰。緯候衆書。宗貴神詭。出沒隱顯。動挾誕怪。該覈陰陽。徼迎起伏。或有先徵。時能後驗。故守窮搆思。雜稱曉輸。通儒達好。時略文滯。公輸鉉州。具于張衡之詰。無口漢輔。炳乎尹敏之諷。圖讖紛僞。其俗多矣。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璇衡賦政。將是據後位以書前。非唐官之實號乎。太尉所職。卽舜所掌。遂以同掌。追稱太尉。乃中候之妄。蓋非官之爲謬。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禮。而忘舜位。豈其實哉。此是不發譏于中候。而正之於月令也。廣微之誚。未探碩意。說苑曰。當堯之時。舜爲司徒。新論曰。昔堯試于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古史考曰。舜居百揆。總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斯其然矣。〔集解〕惠棟曰。漢官儀。太尉、秦官也。三司之職。司馬主兵。漢承秦制曰太尉。謝靈運晉書曰。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蔡質漢官典職曰。太尉孝文三年始置。七年省。武帝建元三年置。五年省。

本注曰。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卽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集解〕李祖楙曰。通典。郊祀祭天。七獻。王以匏爵酌泛齊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醴齊亞獻。是古禮宗伯亞獻。漢以太尉掌之。後世相沿。不復古矣。大喪則告謚南郊。〔集解〕李祖楙曰。明紀世祖崩。命太尉趙熹告謚南郊。禮儀志。天子不豫。則遣太尉告請南郊。是不僅告謚。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則與三公通諫爭之。世祖卽位。□爲大司馬。漢官儀曰。元狩六年。罷太尉。法周制置司馬。時議者以爲漢軍有官候、千人、司馬。故加大、爲大

司馬所以別異大小司馬之號〔集解〕惠棟曰。韋昭辨釋名云。大司馬也。馬、武也。大總武事也。訓馬爲武者。取其健行也。大司馬掌軍。古者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李祖楙曰。大司馬見光武、獻紀、吳漢、劉隆、劉虞傳。

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蔡質漢儀曰。府開闕。王莽初起大司馬。後篡盜神器。故遂貶去其闕。漢官儀曰。張衡云。明帝更司馬、司空府。欲復更太尉府。時公趙憙也。西曹掾安衆鄭均素好名節。以爲朝廷新造北宮。整飭宮寺。旱魃爲虐。民不堪命。曾無殷湯六事、周宣雲漢之辭。今府本館陶公主第舍。員職既少。自足相容。憙表陳之。卽聽許。其冬臨辟雍。歷二府。見皆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歎息曰。椎牛縱酒。勿令乞兒爲宰。時憙子世爲侍中。驂乘。歸具白之。憙以爲恨。頻譴責均。均自劾去。道發病亡。古今注曰。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徒、司空府。開陽城門內。與此不同。臣昭案。劉虞爲大司馬。而與太尉並置焉。〔集解〕錢大昕曰。注西曹掾安衆鄭均。此又一鄭均。惠棟曰。明紀永平七年冬十月。北宮成。丙子。臨辟雍。憙行太尉事也。李祖楙曰。光武紀建武二十七年。司馬去大。尋改太尉。罷司馬。劉隆。以趙憙爲太尉。獻帝時李傕在長安。自爲大司馬。亦與太尉並置而位在三公之右。後以張楊爲大司馬。太尉楊彪罷。始不復置。

長史一人。千石。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集解〕李祖楙曰。太尉長史見黨錮、周舉、董卓傳。本注曰。署諸曹事。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漢書音義曰。正曰掾。副曰屬。〔集解〕惠棟曰。崔寔政論曰。後漢品秩爲下。優禮甚宏。三公乃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故三府掾乃言行之本。禍福之主。及其遷除。或朞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李祖楙曰。太尉掾見周榮、黨錮、張禹、楊震、王龔、杜喬、南蠻、西南夷傳。太尉屬見班超傳、律厤志。太尉東曹屬見酷吏傳。

西曹主府史署用。〔集解〕李祖楙曰。太尉西曹掾見儒林傳。東曹主二千石長

吏遷除及軍吏。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集解〕李祖楙曰。太尉賊曹掾、見銚期傳。 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黃閤主簿錄省衆事。應劭漢官儀曰。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受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又舊河隄謁者。世祖改以三府掾屬爲謁者領之。遷超御史中丞、刺史。或爲小郡。監察黎陽謁者。世祖以幽并州兵騎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兵騎千人。復除甚重。謁者任輕。多放情態。順帝改用公解府掾有清名威重者。遷超牧守焉。漢官目錄曰。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詔書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集解〕惠棟曰。錄省衆事。一作省錄。（惠氏又云。注明違法令。違作達。四科璧召。璧作辟。今本注皆無此。是所據本異。）李祖楙曰。大司馬主簿見朱浮傳。太尉主簿見董卓傳。先謙曰。注受字、官本作授。 令史及御屬二十三人。〔集解〕李祖楙曰。大司馬令史見王霸傳。 本注曰。漢舊注。公令史百石。自中興以後注。不說石數。御屬主爲公御。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御屬如錄事也。 閤下令史主閤下威儀事。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補注〕先謙曰。官本章表作表章。 門令史主府門。其餘令史各典曹文書。應劭漢官儀有官騎三十人。

司徒公一人．孔安國曰．主徒衆．教以禮義．〔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司徒、古官也．徒、衆也．司徒主人衆也．案劉昭用僞孔安國尙書注．以解漢官．僞書出自東晉．殊不足據．李祖楙曰．前書秦置丞相．省司徒．西京初因之．哀帝置大司徒．罷丞相．本注曰．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養生送死之事．則議其制．建其度．〔集解〕惠棟曰．魏名臣奏．黃門杜恕奏曰．漢故事．人民疾病．責之司徒．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視濯．大喪則掌奉安梓宮．〔集解〕李祖楙曰．明紀．世祖崩．命司徒李訢奉安梓宮．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世祖卽位．爲大司徒．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此不然．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本欲依之．迫於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幷存．每歲州郡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之舉謠言者也．頃者舉謠言者．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各爾銜枚．大較皆取無名勢．其中或有愛憎微裁黜陟之闇昧也．若乃中山祝恬．踐周召之列．當軸處中．忘謇諤之節．憚首尾之譏．懸囊捉撮．無能清澄．其與申徒須責鄧通、王嘉封還詔書．邈矣乎．周禮有外朝．干寶注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集解〕惠棟曰．齊職儀云．司徒品秩冠服同丞相．郊廟服冕同太尉．注捉撮、當作括撮．淮南子云．兩牌在上．燭營指天．高誘曰．燭陰華．營其竅也．燭陰讀曰括撮．傴僂之象．喻容悅之臣．李祖楙曰．大司徒見光武紀、鄧禹、伏湛、侯霸、蔡茂、儒林傳．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漢舊儀曰．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郡國守長史上計事竟．遣公出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記室掾史一人大音讀敕畢．遣敕曰．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于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撓奪民時．今日公卿以下．

務防儉格奢侈過制度以益甚二千石身帥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請諭以法養視疾病致醫藥務治之詔書無飾厨養至今未變又更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阤壞不治無辨護者不勝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聽十年更名相國案獻帝初董卓自太尉進爲相國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爲丞相郗慮爲御史大夫則罷三公官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闊遠無節限也〔集解〕周壽昌曰案朱祐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奏在十五年至是始詔行也先謙曰官本飭作飾

長史一人千石。〔集解〕惠棟曰胡廣漢官解詁長史一人銅印黃綬秩千石職無不統李祖楙曰前書丞相有兩長史孝武改置司直秩比二千石哀帝改丞相爲司徒司直仍舊中興因之建武省司直置長史大司徒司直見伏湛、宣秉、王良、杜林傳司徒長史見劉寬、吳良、橋玄傳五行志

掾屬三十一人。漢官目錄曰三十人〔集解〕李祖楙曰司徒掾見班彪、蔡茂、楊賜、儒林傳律厤志司徒辭曹掾見陳寵傳

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本注曰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十二月復置司直不屬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領諸州九年十二月詔司直比司隸校尉坐同席在上假傳置從事三人書佐四人〔集解〕周壽昌曰光武紀十一年夏四月省大司徒司直官獻帝紀注亦作十一年八字誤李祖楙曰曹操爲丞相有長史王必建安十五年丞相置徵事二人以邴原、王烈補又東曹掾崔琰、毛玠、西曹掾崔琰俱見魏志先謙曰建安二十三年丞相司直韋晃謀誅操不克死魏志同是司直仍屬丞相此獻帝復置之證惟不屬司徒句誤

司空公一人。馬融曰掌營城郭主司空土以居民〔集解〕惠棟曰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于實以微見著漢官儀曰司空古官也空穴也司空主土古者穴居穿土爲穴以居人也 本注曰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

罰。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大喪則掌將校復土。〔集解〕李祖楙曰。明紀。世祖崩。命司空馮魴將校復土。凡國有大造大疑。諫爭與太尉同。韓詩外傳曰。三公之得者何。曰司馬、司空、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陁。川谷不通。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民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辨。明其得。此之謂三公之事。世祖卽位。爲大司空。應劭漢官儀曰。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集解〕李祖楙曰。大司空見光武紀。王梁、宋宏、李通、馬成、竇融、朱浮、杜林、張純傳。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漢舊儀曰。御史大夫勅上計丞長史曰。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長史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爲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茂才不顯者言。殘民貪汙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於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民侈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對上。臣昭案。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慮免不得補。荀綽晉百官表注曰。獻帝置御史大夫。職如司空。不領侍御史。〔集解〕李祖楙曰。世祖中元元年。以張純視御史大夫。從東巡岱宗。是前有此官。蓋權設而旋罷耳。見純傳。先謙曰。獻紀。建安二十三年。丞相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魏志同。此魏官也。范史誤入獻紀。錢氏大昕駁之。

屬長史一人。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司空長史見江革傳。

掾屬二十九人。漢官目錄云二十四人。〔集解〕李祖楙曰。司空掾見趙岐、孔融、應劭、方術傳。司空倉曹掾劉曄見魏志。

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集解〕李祖楙曰。司空西曹令史梁習見魏志。

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集解〕李祖楙曰。大將軍見章、安、順、質、桓、靈、獻紀。吳漢、耿弇、杜茂、竇憲、鄧隲、梁商、梁冀、耿寶、竇武、何進、袁紹傳。行大

將軍事。見岑彭、寇恂、銚期、陳俊傳。次驃騎將軍。〔集解〕李祖楙曰。驃騎將軍見光武、明、靈、獻、皇后紀、劉隆、光武十王、董卓、劉表傳。前書孝武置驃騎將軍。以霍去病爲之。次車騎將軍。〔集解〕李祖楙曰。見章、和、殤、安、順、桓、靈、獻紀、馬防、竇憲、鄧禹、鄧騭、來歷、馮緄、何進、董卓傳。案靈帝時。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右車騎將軍朱儁。旋去左右之號。蓋兵事日棘。設二員掌征伐。故以左右別之。次衞將軍。〔集解〕李祖楙曰。衞將軍見獻、皇后紀。前書孝武始置衞將軍。以宋昌爲之。又有前後左右將軍。蔡質漢儀曰。漢興置大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車騎、衞將軍。左右前後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師兵衞四夷屯警。〔集解〕惠棟曰。韋昭辨釋名云。大將軍。將軍之大者。漢時貴戚爲之。或錄尚書事。漢官儀。驃騎、車騎、皆金印紫綬。位次二千石。韋昭云。此二將軍秩本二千石。武帝征四夷。有前後左右將軍。爲國爪牙。所以揚示威靈。折衝萬里。漢官解詁。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皆掌兵及四夷。有長史秩千石。宣元以後。雖不出征。猶有其官。位在諸卿上也。李祖楙曰。左將軍見賈復傳。建武十三年罷。靈帝時。復以皇甫嵩爲之。右將軍見鄧禹、萬修傳。建武十三年罷。獻帝時。以袁紹、樊稠爲之。前將軍見獻紀。鄧禹、耿純、李通、王梁、董卓、趙典傳。後將軍見靈、獻紀、董卓、袁術傳。初、武帝以衞青數征伐有功。以爲大將軍。欲尊寵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以爲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世祖中興。吳漢以大將軍爲大司馬。景丹爲驃騎大將軍。位在公下。及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魏略曰。曹公置都護軍中尉。置護軍將軍。亦皆比二千石。旋軍並止罷。明帝初卽位。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才。以爲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數年後罷。章帝

即位。西羌反。故呂舅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還後罷。和帝即位。呂舅竇憲爲車騎將軍征匈奴。位在公下。還復有功。遷大將軍。位在公上。復征西羌。還免官罷。安帝即位。西羌寇亂。復呂舅鄧騭爲車騎將軍征之。還遷大將軍。位如憲。數年復罷。自安帝政治衰缺。始呂嫡舅耿寶爲大將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呂皇后父兄弟相繼爲大將軍。如三公焉。梁冀別傳曰。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若龍門。謁者將引。增掾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 長史、司馬皆一人。千石。東觀書曰。竇憲作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集解〕李祖楙曰。大將軍長史見皇后紀、馬嚴、吳祐、王暢、儒林傳。車騎將軍長史見陳禪、趙岐傳。大將軍司馬見何進、文苑傳。車騎將軍司馬見陶謙傳。 本注曰。司馬主兵。如太尉。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從事中郎見班彪、應奉、周舉、馬融、李固、荀爽、王允、鄧騭、朱穆、班超、竇武、袁紹、劉表、循吏、文苑、西羌傳。 本注曰。職參謀議。東觀書曰。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集解〕李祖楙曰。朱祐傳世祖爲大司馬。討河北。以祐爲護軍。即其證也。中護軍見班固傳。護軍見馬成、傅燮、彭寵、鄧禹、岑彭、吳漢、耿弇傳。竇融在河西。有左護軍。是護軍有左稱。見文苑傳。 掾屬二十九人。案本傳。東平王作驃騎。掾史四十人。〔集解〕李祖楙曰。將軍掾見吳良、崔駰、陳寔、應奉、袁紹、劉表、梁商、竇武、何進、應劭、文苑傳。 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集解〕李祖楙曰。令史見梁冀、竇武、文苑傳。 本注曰。此皆府員職也。又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應劭漢官儀曰。鼓吹二十人。非常員。舍人十人。〔集解〕李祖楙曰。大將軍舍人見馬融傳。 其領軍皆有部曲。

〔集解〕李祖楙曰．領軍．建武初常以名官．如岑彭傳所稱領軍李玄是也．獻帝時．曹操爲相．以韓浩爲護軍．史奐爲領軍．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爲中護軍．領軍爲中領軍．置長史司馬．見魏志．

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大將軍校尉見耿夔、王昌、劉永、竇憲傳． 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集解〕李祖楙曰．軍司馬掌行軍之事．凡有征伐．則署之．還則免．有時但稱司馬．然與前司馬異．軍司馬見質紀、耿夔、鄭衆、班超、班勇、梁慬、竇憲、文苑傳．但稱司馬見竇融、耿恭、梁慬、耿夔、馬援、馬防、文苑傳． 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爲副貳．〔集解〕李祖楙曰．假司馬見章紀、耿夔、班超傳．附見班勇、段熲、何進傳． 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集解〕李祖楙曰．別部司馬．見安、靈紀、文苑、南蠻傳．附見度尙、劉焉傳． 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稟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法．明帝初置度遼將軍．以衞南單于衆新降有二心者．後數有不安．遂爲常守．應劭漢官儀曰．度遼將軍．孝武皇帝初用范明友．明帝十八年行度遼將軍事．安帝元初元年置．眞銀印靑綬．秩二千石．長史司馬六百石．東觀書云．司馬二人．〔集解〕惠棟曰．本傳永和元年．顯宗思耿國之言．遂置度遼將軍．李祖楙曰．度遼將軍見明、和、安、順紀．竇琮、龐參、陳龜、橋玄、种嵩、皇甫規、張奐、黨錮、西羌、南匈奴、烏桓、鮮卑傳．附見竇固、鄧騭傳．應劭云．度遼者．當渡遼水往擊之．故以爲官號云．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四校補

百官志一。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注。越騎校尉劉千秋。（官本注。千或誤于。）又注無記錄者。（官本注。記作紀。）又注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柳從辰曰。孫星衍輯漢官解詁以漢作以漸。是。）又注爲作詁解。（柳從辰曰。孫輯本詁解作解詁。）

太傅上公一人注賈生曰。（柳從辰曰。見今賈誼新書傅職篇。）又注。進退升降不以禮。（官本注。降誤隆。）又注。寢起早宴無常。（官本注。宴作晏。古通。）

太尉公一人至世祖卽位爲大司馬注。元狩六年。罷太尉。（今案前書百官公卿表。太尉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漢官儀誤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注。明帝更司馬司空府。（官本注。更誤以。）其餘令史各典曹文書注。有官騎三十人。（柳從辰曰。孫輯本作二十二人。）

司徒公一人至世祖卽位爲大司徒注。其與申屠須責鄧通。（陳景雲曰。須當作顯。或作頓。錢大昕曰。頓字義較長。今案此當據嘉傳作坐責爲是。不必於字之形似求

之。又注干寶注曰。干或譌于。官本注皆誤于。今並正。不悉記。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詔書殿下。錢大昭曰。永樂大典本漢舊儀作敕下。今案下司空注引漢舊儀。亦作詔書殿下。蓋謂御殿下詔。重其事也。殿似不誤。又注丞史歸告二千石至不勝任。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丞史歸告二千石。史上有長字。無煩擾奪民時。撓作擾。今日公卿以下。公上無今日二字。奢侈過制度以益甚。奢上有今俗二字。以上有日字。二千石身帥。身上有務以二字。無飾廚養。作無飾廚傳。增養食。又更過度。作或更尤過度。陁壞不治。不作所。不勝任。勝作稱。又注十年更名相國。陳景雲曰。十年上有脫文。

掾屬三十一人。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九引干寶司徒儀云。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

司空公一人至世祖即位爲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多不究。官本究譌宄。又注守長史到郡至郡國有

茂才不顯者言。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長史上有丞字。言上有上字。

將軍不常置至如三公焉。柳從辰曰。大將軍之名。建自孝武。前世衞青、霍光、王鳳、王商、皆嘗爲之。而百官公卿表敘列官名。乃僅有前後左右將軍。而無大將軍。及驃騎車騎衞將軍。權宜尊寵。不爲常官也。丁明於孝哀時爲驃騎大將軍。驃騎著大自此始。而書鈔五十一引漢官。趙李牧破秦。始受大名。則以爲大將軍。昉自戰國。此與通典謂秦敗楚靡。其大將軍屈匄。及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軍。皆以大將當之。而實非當時已建大將軍之官。又前表大將軍位次丞相。通典亦明云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而書鈔引漢官。乃謂漢興置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則尤無據。又引辨釋名。謂位在三公上。奏在丞相下。然漢興之初。本無司徒官。孝哀置大司徒。省丞相。其時又已無大將軍。司馬則即將軍兼官。惟司空位本在大將軍下。是

仍非在丞相上矣。馬防爲車騎將軍。書鈔六十四引漢官儀。不過銀印青綬。位次卿上。與漢雜事言防位在九卿上絕席說正合。此其位亦止如三公耳。至竇憲遷大將軍。而始位在公上。及後梁冀繼之。官屬皆倍餘府。衰世權宜之事。亦非常制。故志不取也。

掾屬二十九人注、案本傳東平王作驃騎掾史四十人。柳從辰曰。東平憲王蒼傳。章懷引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與此注異。今案范書東平王傳文。不載驃騎掾史。剡令所引。蓋是續漢書本傳文。

明帝初置度遼將軍注。明帝十八年。柳從辰曰。據紀事在永平八年。故志以爲明帝初。十字衍。今案史無紀年不著年號者。蓋注實闕永字。平字亦殘其半。遂譌爲十字也。

梁 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百官志二第二十五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盧植禮注曰．如大樂正．〔集解〕惠棟曰．鄭衆周禮注曰．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太常是也．漢官儀曰．太常．古官也．常．典也．常典三禮也．舜典帝曰．咨伯夷．汝作秩宗．典三禮．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故曰太常．漢常以列侯爲之．重宗廟也．崔浩曰．中猶滿也．漢制九卿以上秩．一歲滿二千斛．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本注曰．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漢舊儀曰．贊饗一人．秩六百石．掌贊天子．〔集解〕惠棟曰．常依注及袁山松百官志當作掌．衞宏古文官書曰．太常主導贊助祭．皆平冕七旒．元上纁下．畫華蟲七章．胡廣漢官解詁曰．太常掌社稷郊畤．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漢官曰．員吏八十五人．其十二人四科．十五人佐．五人假佐．十三人百石．十五人騎吏．九人學事．十六人守學事．臣昭曰．凡漢官所載列職人數．今悉以注．雖頗爲繁．蓋周禮列官．陳人役於前．以爲民極．實觀國制．此宏模不可闕者也．〔集解〕惠棟曰．齊職儀曰．王朗云．西京太常行陵．赤車十乘．漢舊儀曰．太常月一行陵也．先謙曰．官本宏上有則字．

丞一人．比千石．盧植禮注曰．如小樂正．〔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丞．秦置．一人．漢多以博士議郎爲之．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李祖楙曰．太常丞見律厤志、獨行傳．本注曰．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漢舊儀曰．丞舉廟中非法者．其署曹掾史．隨事爲員．諸卿皆然．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惠棟曰。環濟要略曰。太史令取善記述者。使記時事天下圖書計最籍皆副焉。李祖楙曰。太史令見張衡、方術傳。律麻、禮儀志。附見梁冀、翟酺傳。本注曰。掌天時星麻。凡歲將終。奏新年麻。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麻。三人龜。十三人廬宅。四人日時。三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醫二人。〔集解〕惠棟曰。葛洪云。王者立太史之官。分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鄭元云。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注龜十十當依北宋本作卜、三人易筮三。北宋本作二。李祖楙曰。太史待詔見律麻志。先謙曰。官本十作卜。

丞一人。〔集解〕李祖楙曰。太史丞見律麻志。明堂及靈臺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靈臺。〔集解〕李祖楙曰。明堂見光武、和紀。靈臺見光武、明、和紀。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二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集解〕李祖楙曰。太史舍人見律麻志。又有太史郎中。主治麻。亦見律麻志。

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爲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者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于地。舊說以爲示有先。〔集解〕錢大昕曰。本僕射上當有本注曰三字。惠棟曰。蔡邕勸學編。周之師氏居虎門。今之祭酒也。李祖楙曰。博士僕射見史記始皇紀。中興爲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解見劉寬傳注。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集解〕惠棟曰。漢官儀。博士秦官也。博者博通今古。士者辨于然否。李祖楙曰。博士見明、章、和、桓紀。承宮、魯恭、趙咨、曹褒、桓榮、楊終、寒朗、爰延、李法、鍾皓、范升、盧植、儒林、獨行、方術傳。律麻志。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

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本四百石。宣帝增秩。本紀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集解〕惠棟曰。決疑要注。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又增滿五百。漢末至千人。漢官儀祕書監一人。秩六百石。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杜佑云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置祕書監。後省。李祖楙曰。祕書監見荀悅傳。案桓帝以前。蓋以侍中監祕書。儒林傳。張巡以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後漢藏祕書有東觀、蘭臺。此或東觀之監也。漢官云祕書監秩六百石。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惠棟曰。論衡曰。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李祖楙曰。太祝令見禮儀志。本注曰。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漢舊儀曰。廟祭。太祝令主席酒。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二人佐。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九人有秩。百五十人祝人。宰二百四十二人。屠者六十人。丞一人。本注曰。掌祝小神事。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太宰令見禮儀志。本注曰。掌宰工鼎俎饌具之物。凡國祭祀。掌陳饌具。漢官曰。明堂丞一人。二百石。員吏四十二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三人佐。九人有秩。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宰二百四十二人。屠者七十三人。衛士一十五人。丞一人。

太子樂令一人。六百石。〔集解〕錢大昕曰。太子當爲大予。明帝紀。永平三年。改大樂爲大予樂。注引漢官儀云大予樂令一人。秩六百石。惠棟曰。子依北宋本當作予。注同。本注曰。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漢官曰。員吏二十五人。其二人百石。一人斗食。七人佐。十人學事。四人守學事。樂人八佾舞三百八十人。盧植禮注曰。太子令如古大胥。漢大樂律。卑者之子不得

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集解〕惠棟曰漢官名秩簿曰斗食月俸十一斛注大樂律案康成注周禮引大樂律與此同則鄭本盧說矣。丞一人。盧植禮注曰大樂丞如古小胥。〔集解〕李祖楙曰大予樂丞見律厤志注。

高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漢官曰員吏四人。衛士一十五人。

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如高廟。漢官曰員吏六人。衛士二十人。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集解〕李祖楙曰。園令見祭祀志。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園。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集解〕李祖楙曰。靈陵園丞見段熲傳。本注曰。校長主兵戎盜賊事。應劭漢官名秩曰。丞皆選孝廉郎年少薄伐者遷補府長史都官令候司馬。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望晦時節祭祀。漢官曰。每陵食監一人。秩六百石。監丞一人。三百石。中黃門八人。從官二人。案食監即是食官令號。〔集解〕李祖楙曰。食監見祭祀志。

右屬太常。本注曰。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有太卜令。六百石。後省并太史。中興以來。省前凡

十官。案前書十官者。太宰、均官、都水、雍太祝、五畤各一尉也。東觀書曰。章帝又置祀令丞。延光元年省。〔集解〕官本考證曰。光、何焯校本改平。

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胡廣曰。勳猶閽也。易曰。為閽寺。宮寺主殿宮門戶之職。〔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光者、明也。祿者、爵也。勳、功也。言光祿典郎謁者。虎賁、羽林。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勳。又案勳與薰同。又與閽通。韓詩雨無極云。若此無罪。薰胥以痡。漢書敘傳曰。烏乎史遷。薰胥以刑。晉灼云。齊韓魯詩作薰。棟謂薰猶閽也。楚有大閽鬻拳為之。故楚靈王曰。吾欲以韓起為閽。易艮九三。厲薰心。虞翻本作閽。云艮為閽。荀爽本作勳。淳于長夏承碑云。策薰著于王室。易勳、熏、薰、閽二等同物也。薰胥以痡者。薰、腐刑也。胥、胥靡也。前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為證是也。郊祀之事。掌三獻。漢官曰。員吏四十四人。其十人四科。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人佐。六人騎吏。八人學事。十三人守學事。一人官醫。衛士八十一人。丞一人。比千石。

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五官中郎將見章紀。李忠、馬嚴、耿國、周章、張純、張奮、何敞、楊彪、延篤、陳紀、儒林方術傳。附見宋均、楊秉、李固、黃瓊、蔡邕傳。案魏志。獻帝命曹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本注曰。主五官郎。蔡質漢儀曰。中郎解其府對太學。〔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秦官也。三署郎屬焉。五官中郎。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郎年五十。以屬五官。故曰六百石。

五官侍郎。比四百石。本注曰。無員。五官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

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蔡質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見五官左右將。執板不拜。於三公諸卿無敬。〔集解〕李祖楙曰。宿衛要地。故用郎官。而郎非公、卿、校尉、尚書諸臣子弟不得補。本書凡稱除一人爲郎。以一子爲郎者。皆指三署諸郎。非後尚書郎之職也。郎見來歷、鄧禹、耿秉、耿恭、竇融、竇憲、馬援、馬嚴、魯恭、趙熹、宣秉、杜林、樊鯈、陰興、鮑昱、梁松、鄭衆、賈逵、桓郁、桓焉、桓典、滕撫、趙孝、劉般、江革、鍾離意、宋均、徐防、朱暉、胡廣、袁安、袁敞、崔寔、章八王、杜根、周勰傳。

左中郎將。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左中郎將見靈獻紀、臧宮、魯丕、承宮、韋彪、張奮、賈逵、蔡邕、皇甫規、儒林、獨行傳。附見張酺、楊賜、楊秉、劉焉傳。本注曰。主左署郎。蔡質漢儀曰。中郎解其府。府次五官。

中郎比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左中郎附見袁安、种劭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三郎。本注曰。皆無員。

右中郎將。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右中郎將見靈紀、朱儁、儒林傳。附見董卓傳。本注曰。主右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無員。三郎並無員。〔集解〕李祖楙曰。本書各傳所稱中郎將者。蓋卽三署之郎將。省其署名耳。案本傳。劉隆以中郎將爲驃騎。本紀建武二十年。以左中郎將劉隆爲驃騎。是一官兩稱。史通例也。中郎將見各帝紀、來歙、竇固、王梁、馬防、馬成、劉隆、馬武、趙熹、滕撫、度尚、班固、鄭衆、皇甫規、段熲、董卓、西羌傳。附見杜茂、馬援、耿弇、王堂、梁慬傳。以上郎中、中郎諸官。本傳渾書。未別署。以秩位相等故也。中郎見四王三侯、杜茂、楊厚傳。郎中見質、靈、獻紀。鄧訓、鄧騭、馮勤、羊續、張堪、賈琮、韋彪、樊準、馮魴、梁商、度尚、梁慬、欒巴、楊終、謝弼、虞詡、張衡、馬融、蔡邕、荀淑、荀爽、陳蕃、竇武、何進、黨錮、劉焉、循吏、酷吏、儒林、文苑、方術傳。附見伏隆、魯恭、陸康、馮魴、虞延、梁冀、張禹、周榮、張綱、袁安、董卓、段熲、宦者傳。

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虎賁中郎將。中興後冠侍中。如儒林傳戴憑爲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是也。餘見皇后紀、鄧騭、竇憲、桓郁、黨錮、宦者傳。附見來歷、岑彭傳。虎賁中郎將見桓、靈紀、鄧禹、馬援、馬廖、任隗、

梁松、梁冀、張純、袁紹、袁術傳。附見竇章、馬嚴、桓榮、竇武、何進、孔融傳。本注曰。主虎賁宿衞。前書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鶡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孔安國曰。若虎賁獸。言其甚猛。〔集解〕惠棟曰。賁奔古通用。故或作奔。毛詩鶉之奔奔。左傳作賁賁。李祖楙曰。建武初亦置期門。馬成傳。光武以成爲期門。從征伐。又銚期傳。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是當時有期門之證。後史不再見。蓋亦如武帝改爲虎賁矣。

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比六百石。本注曰。僕射主虎賁郎習射。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漢官曰。陛長墨綬銅印。〔集解〕李祖楙曰。陰興傳。興以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與將武騎從征伐。此僕射猶用武帝舊號也。虎賁左右之稱亦後改定。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漢制也。〔集解〕李祖楙曰。虎賁見光武、安、順、桓、靈皇后紀。節從虎賁比二百石。四郎。本注曰。皆無員。掌宿衞侍從。自節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集解〕李祖楙曰。羽林中郎將見桓典傳。附見耿弇傳。或但稱羽林郎將。見竇章、馮魴傳。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羽林郎。案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不知何時置。董卓爲東中郎將。盧植爲北中郎將。獻帝以曹操爲南中郎將。〔集解〕李祖楙曰。漢末中郎將有加號者。如朱儁傳鎭賊中郎將。平難中郎將。是劉焉傳鎭夷、征東二中郎將。乃隨征伐之事。還則免焉。羽林郎比三百石。〔集解〕李祖楙曰。羽林郎見安、順、桓、靈紀、董卓傳。本注曰。無員。掌宿衞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集解〕李祖楙曰。桓帝末。

董卓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見本傳.卓.隴西人. 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 前書曰.初置爲建章營騎.後更名.出補三百石丞尉.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言其嚴厲整銳也.案此則爲嚴郎.與志不同.蔡質漢儀曰.羽林郎百二十八人.無常員.府次虎賁府.〔集解〕惠棟曰.程大昌據李試義訓曰.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謂之廊.峻廊謂之巖.李祖楙曰.安紀順帝踐阼.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注云.光武中興.以征伐之士勞苦者爲之.故曰羽林士.

羽林左監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羽林左監.見皇后紀.任隗、馬廖、曹褒傳.附見耿弇、梁竦傳. 本注曰.主羽林左騎. 漢官曰.孝廉郎作.主羽林九百人.二監官屬史吏.皆自出羽林中.有材者作. 丞一人.

羽林右監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羽林右監.附見來歷、馮勤傳. 本注曰.主羽林右騎. 〔集解〕李祖楙曰.左右羽林.見靈紀. 丞一人.

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 漢官曰.三人.〔集解〕李祖楙曰.奉車都尉.見明紀、竇固、韋彪、鄧彪、宦者方術傳.附見竇融、蘇章、劉陶、劉焉傳. 掌御乘輿車. 〔集解〕惠棟曰.劉熙釋名曰.奉車都尉.奉天子乘輿.韋昭辨云.主乘輿車.尊不敢言主.故言奉.

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 漢官曰.五人.〔集解〕李祖楙曰.駙馬都尉.見明紀.耿國、耿秉、光武十王傳.附見竇固傳. 掌駙馬. 〔集解〕李祖楙曰.前書.奉車駙馬皆孝武初置.不屬光祿勳.

騎都尉。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騎都尉見明、安、靈皇后紀。耿恭、劉隆、陰識、張堪、朱暉、樂恢、公孫瓚、呂布、循吏、酷吏、宦者、儒林、獨行傳。附見耿恭、王霸、耿純、竇固、梁慬、董卓、袁紹傳。中興初。騎都尉有以侍中兼者。見臧宮、馬武、賈逵、淳于恭、儒林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一十人。本監羽林騎。〔集解〕李祖楙曰。前書。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之。中興後。有以中郎將監者。見竇固、陰興傳。有以侍中監羽林者。如來歷傳。歷爲侍中監羽林右騎。又竇靖以侍中監羽林左騎是也。

光祿大夫。比二千石。〔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光祿大夫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荀綽晉百官表曰。光祿大夫。古官也。職掌言議。毗亮論道。獻可替否。贊揚德化。李祖楙曰。光祿大夫見安、順、桓、靈、獻紀。鄧晨、魏霸、伏隆、郭伋、張堪、桓焉、李法、翟酺、楊賜、楊秉、楊彪、橋玄、陳球、欒巴、杜喬、周舉、黃琬、荀彧、皇甫嵩、朱儁、儒林、方術、西羌傳。附見楊厚、黃瓊、王允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三人。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凡諸國嗣之喪。則光祿大夫掌弔。〔集解〕李祖楙曰。元和三年。楚王英母薨。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是光祿掌弔之證。又安、桓紀。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順紀、周舉傳。遣八使巡行風俗。以杜喬等皆守光祿大夫。是唯詔命所使無常事之證。

太中大夫。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太中大夫見光武、桓、靈、獻、皇后紀。來歙、耿純、馬援、馬嚴、臧宮、銚期、劉寬、伏隆、宋弘、張堪、王良、申屠剛、郭伋、梁統、張純、鄭興、張宗、胡廣、橋玄、楊秉、种拂、孔融、段熲、循吏、酷吏、儒林、文苑傳。律麻志。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二十人。秩比二千石。〔集解〕惠棟曰。韋昭辨釋名曰。太中大夫在中最高大也。

中散大夫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中散大夫、見皇后紀．魯丕、黨錮、儒林傳．附見來歷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三十人．秩比二千石．〔集解〕惠棟曰．光武中興置．

諫議大夫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諫議大夫見靈紀．王良、鮑永、趙孝、江革、陳禪、李法、种劭、劉陶、周舉、朱儁、段熲、循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傳．附見來歷傳．前書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本注曰．無員．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爲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爲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爲諫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爲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漢官曰．三十人．〔集解〕惠棟曰．齊職儀曰．秦置諫大夫．屬郎中令．無常員．多至數十人．掌論議．漢初不置．至武帝始因秦置之．無常員．皆名儒宿德爲之．光武增議字爲諫議大夫．置三十人．

議郎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魯丕、蔡茂、鄭均、趙典、楊厚、王堂、吳良、蘇章、賈琮、陸康、范升、桓榮、桓鸞、楊琁、劉平、趙咨、王扶、王望、淳于恭、光武十王．樂恢、張敏、李法、翟酺、崔寔、楊彪、章八王．种暠、种劭、欒巴、劉瑜、虞詡、傅燮、蓋勳、馬融、蔡邕、左雄、黃瓊、李固、李燮、延篤、史弼、盧植、趙岐、皇甫規、張奐、段熲、陳蕃、黨錮、鄭太、孔融、皇甫嵩、循吏、酷吏、儒林、文苑傳．附見韋彪、陰興、桓彬、梁冀、朱穆、袁安、杜根、劉陶、董卓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五十人．無常員．〔集解〕惠棟曰．漢舊儀曰．議郎秩比六百石．特徵賢良方正．敦樸有道．第公府掾試博士者拜郎中也．李祖楙曰．十三州志．議郎．秦官也．究無所掌．

謁者僕射一人．比千石．〔集解〕李祖楙曰．謁者見光武、明、安、質、桓、獻紀．鄧訓、馬棱、韋彪、張堪、張宗、周磐、宋均、寒朗、梁慬、李恂、龐參、文苑、獨行、西羌傳．禮儀志．附見杜茂、耿恭、竇憲、陰興、度尚、段熲傳．謁者僕射．見章、和紀．耿秉、文苑傳．附見楊震傳．本注曰．爲謁者臺率．主謁者．天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蔡質漢儀曰．見尚書令．對揖無敬．謁

者見執板拜之。〔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秦官也。謁、請也。僕、主也。古重武事、故設主射以督課之。秩六百石、冠高山、言其矜莊高、故以高山爲號。常侍謁者五人、比六百石。本注曰、主殿上時節威儀。漢官曰、謁者三十人、其二人公府掾六百石持使也。謁者三十人。〔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謁者皆緗幘大冠、白絹單衣。其給事謁者四百石、其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集解〕李祖楙曰、灌謁者見獨行傳。本注曰、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將大夫㠯下之喪、掌使弔。本員七十人、中興但三十人。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皆用孝廉年五十、威容嚴恪能賓者爲之。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尊官、所以試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昔燕太子使荆軻劫始皇、變起兩楹之間、其後謁者持匕首刺腋、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以板。初爲灌謁者、滿歲爲給事謁者。蔡質漢儀曰、出府丞、長史、陵令、皆選儀容端正任奉使者。

右屬光祿勳。本注曰、職屬光祿者、自五官將至羽林右監、凡七署。自奉車都尉至謁者、㠯文屬焉。

舊有左右曹、秩㠯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尙書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郎受事。〔集解〕李祖楙曰、中興初左曹亦常置、如本傳邳彤爲光武左曹侍中、王常、堅鐔俱爲左曹是。車駕出、給黃門郎兼。有請室令、車駕出、在前請所幸、徼車迎白、示重慎。中興但㠯郎兼、事訖罷。又省車、戶、騎凡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衞曰戶郎。〔集解〕李祖楙曰、中興初有騎將、光武郭后兄竟初爲騎將、從征伐、是見皇后紀。及羽

林令。

衛尉卿一人。中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衛尉見明、和、安、順、桓、靈、獻紀。李通、來歷、銚期、竇固、馬廖、劉寬、趙熹、趙典、陰興、馮魴、丁鴻、周景、楊彪、黨錮、文苑傳。附見竇融、竇憲、馬防、梁冀、蔡邕、董卓傳。本注曰。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循事。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其九人四科二人二百石文學三人百石十二人斗食二人佐十三人學事。一人官醫衛士六十人。〔集解〕惠棟曰。齊職儀曰。衛尉、秦官也。漢因之景帝更名中大夫令尋復舊。丞一人。比千石。〔集解〕李祖楙曰。衛尉丞、附見來歷傳。

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公車見光武、和、靈紀。公車司馬令見儒林傳。本注曰。掌宮南闕門。〔集解〕李祖楙曰。公車門名。公車所在因以名焉。見光武紀注。所說不同。公車門或即南闕門也。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議郎衛林爲公車司馬令。位隨將大夫。舊公車令與都官長史位從將大夫自林始。〔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周官也。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當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

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衛士令見賈逵、朱暉傳。漢官曰。衛士令掌南北宮衛士。是兼掌不分南北之職。列傳書不言南北。蓋省文。本注曰。掌南宮衛士。漢官曰。員吏九十五人。衛士五百三十七人。丞一人。

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北宮衛士令見儒林、獨行傳。本注曰：掌北宮衛士。漢官曰：員吏七十二人，衛士四百七十二人。丞一人。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周禮司寤氏有夜士，干寶注曰：今都候之屬。本注曰：主劍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漢官曰：右都候員吏二十二人，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員吏二十八人，衛士三百八十三人。蔡質漢儀曰：宮中諸有劾奏罪，左都候執戟戲車縛送付詔獄。在候大小各付所屬。以馬被覆見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皆執板拜見丞郎皆揖。丞各一人。

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漢官曰：員吏九人，衛士百二人。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九月初開此門。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案雒陽宮門名為蒼龍闕門。漢官曰：員吏六人，衛士四十人。玄武司馬，主玄武門。漢官曰：員吏二人，衛士三十八人。〔集解〕李祖楙曰：玄武司馬見班固傳附見虞延傳。北屯司馬，主北門。漢官曰：員吏二人，衛士三十八人。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漢官曰：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四人。古今注曰：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宮朱爵南司馬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漢官曰：員吏十三人，衛士百八十人。朔平司馬，主北門。漢官曰：員吏五人，衛士百一十七人。凡七門。漢官曰：凡員吏皆隊長佐。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胡廣曰：符用木，長尺二寸，鐵印以符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史為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右屬衛尉。本注曰：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漢官目錄曰：右三卿、太尉所部。

太僕卿一人，中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太僕見光武、明、章、和、安、順、質、桓、靈、獻紀，來歷、祭彤、任隗、趙憙、趙典、朱浮、馮魴、梁松、張純、鄧彪、袁安、袁敞、張酺、韓稜、周景、楊震、楊秉、楊彪、王龔、黃瓊、黃琬、陳紀、趙岐、王允、冀鈎、朱儁傳，附見鄧禹、馬防、魯恭、侯霸、宋弘、崔寔、陳寵傳。本注曰：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漢官曰：員吏七十人，是七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六人百石，六人斗食，七人佐，六人騎吏，三人假佐，三十一人學事，一人官醫。〔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太僕卿周穆王所置也，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　丞一人，比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前書丞有二人。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漢官曰：員吏百九人。　左右丞各一人。

車府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車府令附見吳良傳。　本注曰：主乘輿諸車。漢官曰：員吏二十四人。　丞一人。

未央廄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未央廄令見鄭衆傳，附見來歷傳。本注曰：主乘輿及廄中諸馬。漢官曰：員吏七十人，卒騶二十人。　長樂廄丞一人。漢官曰：員吏十五人，卒騶二十人，苜蓿苑官田所一人守之。

右屬太僕。本注曰。舊有六廄。皆六百石令。前書曰。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晉灼曰。六廄名也。主馬萬匹。中興省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御馬。後或并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古今注曰。漢安元年七月。置承華廄令。秩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順紀東觀記注云。漢安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廄充滿。始置承華廄令。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應劭曰。兵獄同制。故稱廷尉。〔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曰。廷者平也。漢官儀曰。廷尉、秦官也。春秋魯毀中軍。成于臧氏。臧氏爲司寇。故兵事亦成于司寇。前書刑法志。先兵而後刑。亦此義也。李祖楙曰。廷尉見靈、獻紀。鄧晨、馮緄、郭躬、郭鎭、陳寵、霍諝、楊賜、張晧、陳球傳。附見梁冀、班勇傳。 本注曰。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胡廣曰。讞、質也。漢官曰。員吏百四十人。其十一人四科。十六人二百石廷吏。文學十六人百石。十三人獄史。二十七人佐。二十六人騎吏。三十人假佐。一人官醫。〔集解〕惠棟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胡廣漢官解詁曰。廷尉當疑獄。周禮訝士有治于士者造焉。鄭氏注云。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李祖楙曰。廷尉見酷吏傳。

正左監各一人。前漢有左右監。平。世祖省右而猶曰左。〔集解〕李祖楙曰。前百官表。正左右監秩皆千石。中興不言右。蓋與左平同。廷尉正見鍾晧、郭躬、陳忠傳。獻帝時。鍾繇爲廷尉正。見魏志。廷尉左監見陳寵傳。

左平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平決詔獄。〔集解〕惠棟曰。衞展陳諺言表曰。諺言、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此諺之起。死生之出于此法獄也。

右屬廷尉。本注曰。孝武帝呂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世祖中興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詔獄。蔡質漢儀曰。正月旦。百官朝賀。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各辭不能朝。高賜舉奏。皆以被病篤困。空文武之位。闕上卿之贊。既無忠信斷金之用。而有敗禮傷化之尤。不謹不敬。請廷尉治嘉罪。河南尹治世罪。議以世掌廷尉。故轉屬他官。〔集解〕惠棟曰。嘉東海郯人。恭王之後。賜後爲南陽太守。見李固傳。李祖楙曰。和帝永元九年。復置若盧獄官。前書屬少府。本志不載此官。或卽詔獄。服虔注云。若盧、詔獄也。

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周禮象胥。干寶注曰。今鴻臚。〔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鴻臚、景帝置。郊廟行禮。贊九賓。鴻聲臚傳之也。劉熙釋名曰。腹前肥曰臚。此主王侯及蕃國。言以京師爲心體。王侯蕃國爲腹臚。以養之也。韋昭辨曰。鴻臚本故典客。掌賓禮。武帝時。更爲鴻臚。鴻、大也。臚、陳序也。言以大禮陳序于賓客也。本注曰。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其郊廟行禮。贊導請行事。既可呂命羣司。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匡四方來亦屬焉。漢官曰。員吏五十五人。其六人四科。二人二百石。文學六人百石。一人斗食。十四人佐。六人騎吏。十五人學事。五人官醫。永元十年。大匠應順上言。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直裝衣物。敝朽暴露。朝會邈遠。事不蕭給。昔霸國盟主。耳舍諸侯於隸人。子產以爲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可無乎。和帝嘉納其言。卽創業焉。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弔之。及拜王嗣。

丞一人。比千石。

大行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大行令見律厤志。本注曰。主諸郎。漢官曰。員吏四十人。〔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諸侯薨、大鴻臚奏諡。列侯薨、則大行奏誄。丞一人。治禮郎四十七人。漢官曰。其四人四科。五人二百石。文學五人百石。九人斗食。六人佐。六人學事。十二人守學事。東觀書曰。主齋祠儐贊九賓。又有公室主禰。中都官斗食以下。功次相補。案盧植禮注曰。大行郎亦如謁者。兼舉形貌。〔集解〕官本考證曰。注禰當作禰。

右屬大鴻臚。本注曰。承秦有典屬國。別主四方夷狄朝貢侍子。成帝時省并大鴻臚中。與省驛官、別火二令丞。如淳曰。漢儀注。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事。及郡邸長丞。但令郎治郡邸。漢官目錄曰。右三官司徒所部。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五校補

百官志二。太常卿一人。至每月前晦察行陵廟注。此宏模不可闕者也。錢大昭曰。閩本此下有則字，無下者字。案與官本注又異。

太史令一人。至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注。漢官曰。官本注官下有儀字。太史待詔三十七人。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三十五引應劭云太史令望郎三十人。掌故三十人。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注。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柳從辰曰。孫輯本作四十一人是。

博士祭酒一人。柳從辰曰。書鈔六十七引漢舊儀博士祭酒。選有道之人有學者祭酒。今案前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十三州志則云孝武初置五經博士後稍增至十四員。取聰明威重者一人爲祭酒主領焉。蓋通兩漢言之也。

太祝令一人，柳從辰曰。東觀記。陰猛好學溫良。稱於儒林。以郎遷爲太祝令。

太宰令一人。至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注。一人斗食。官本注。一作二。柳從辰曰。孫輯漢官亦作一。然以員吏二十五人計之作二爲合。又注如古大胥。大原謁人。已正。官本注不誤。

光祿勳卿一人。注。官寺主殿宮門戶之職。官本注。官謁官。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解詁。無官寺二字。郊祀之事。掌三獻。注。員吏四十四人。柳從辰曰。據下所列。合有四十五人。疑誤。丞一人。比千石。柳從辰曰。本書張霸傳。霸爲光祿主事。注。謂光祿勳之主事。見漢官儀。又唐六典十五引漢官儀。光祿勳有主簿。志皆不載。今案官簿於公卿掾屬。皆略不及。光祿勳之有主事。早見前書張湯子安世傳。而前表亦不載。主簿固其類也。並已詳黨錮、獨行二傳校補。

左中郎將至主左署郎。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一引漢舊儀。左中郎將主謁者。

右中郎將至主右署郎。柳從辰曰。御覽引漢舊儀。右中郎將主常侍、侍郎。

羽林中郎將至主羽林郎。注。獻帝以曹操爲南中郎將。陳景雲曰。操當作植。見魏志植傳。故號巖郎。注。羽林郎百二十八人。官本注。二作一。柳從辰曰。孫輯漢官典質儀作二。與毛本合。

議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注。漢官曰。五十人。柳從辰曰。書鈔五十六引漢官儀作十二人。不屬署。不直事。

謁者僕射一人。至其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錢大昕曰。灌當讀如權。說文蘿、灌渝、即爾雅釋草。其萌蘿蕍。大戴禮。百草權輿。亦即蘿蕍之異文。今案錢氏通灌爲權。於義得矣。然灌未必果可通權也。

抑單言櫂。但可訓櫂假。未必可訓櫂輿。錢氏破爾雅句讀。以就己說。又非所安矣。且官名果爲櫂。何必代以濯。今志與獨行傳皆明作濯、章懷注引漢官儀及胡廣、馬融、應奉之說。亦皆作濯字。必不誤。特濯之說。卒莫能定。已於前校補略致所疑。固不敢信錢說也。廣云濯。桓通典桓作栢。說雖可通。於義則謬。仍與吉凶之制無涉。不知蓋闕。姑俟再詳。

衛尉卿 至 掌宮門衛士。錢大昭曰。周禮宮正注。若今時衛士塡街蹕也。疏云。漢儀。大駕行幸。使衛士塡塞街巷。以備非常。 注。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柳從辰曰。據下所列。合有四十二人。

公車司馬令一人。至 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注。以示威武。武原譌比。依通典正。官本注不誤。今案通典注引胡廣說。其旁當兵。當作設。交戟以遮妄出入者。作交節戟以遮誤出入也。

左右都候各一人。至 及天子有所收考注。在候大小。各付所屬。官本注。候作官。今案通典注引此。候作宮。未詳孰是。又以馬被覆四字。不知何指。通典注省。

宮掖門 至 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官本宮上有北字。今案北宮三門另列在後。此皆南宮門。不應有北字。 本宮長史爲封棨傳。官本宮作官。是。今案外人。謂無官位者。受本官所遣。當封棨傳爲信也。

舊有六廄。案通典注。或曰六廄。未央、承華、騊駼、龍馬、輅軨、大廄也。皆六百石令注。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三原譌二。依前表正。官本注不誤。又前表顏注。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

戎事軍國所領後置左駿令廄錢大昭曰令廄二字當乙今案承上但置一廄言重在廄疑令廄本同時置兼言之也

廷尉卿一人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三十一引韋昭辨釋名廷尉、縣尉、皆古官也以尉尉人也凡掌賊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罰也言以罪罰姦非也今案說文尉、從上按下也所以申繒是即尉斗矣（通俗文火斗曰尉今別作熨非）以物貯火從上尉按而使之平前書車千秋傳所謂尉安衆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張釋之傳所謂天下之平皆即廷尉本義、又前表太尉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此又一言以蔽凡太尉、衞尉、縣尉皆武官也廷尉主擊斷古者兵刑同科故亦名尉辨釋名兢兢於掌賊司察罰姦皆其餘義

正左監各一人錢大昭曰各字疑衍馮緄碑緄爲廷尉左監正今案錢說是也通典廷尉正、後漢一人其非各一人甚明注前漢有左右監平漢原譌各已正官本注不誤

大鴻臚卿一人集解劉熙釋名曰至以養之也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三十二引韋昭辨釋名作腹前肥者臚言以京師爲心腹王侯外國爲四體以養之也與此引微異及郡國上計匡四方來亦屬焉案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注而可無乎官本注可或譌百

後漢書二十六

梁 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百官志三第二十六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宗正、古官也．周成王時．彤伯入爲宗正．王充云．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李祖楙曰．宗正見安、順、靈紀．四王三侯、劉寬、劉平、黨錮、劉虞、循吏、儒林、文苑傳．附見來歷、馬嚴、桓彬傳．

本注曰．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集解〕惠棟曰．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鄭氏云．繫之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

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秩第．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其六人四科．一人二百石．四人百石．三人佐．六人騎吏．二人法家．十八人學事．一人官醫．〔集解〕惠棟曰．前書平帝紀曰．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鄭司農周禮注曰．今時宗室有罪先請．

丞一人．比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宗正丞見獨行傳．

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主家令附見趙孝傳．丞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其餘屬吏增減無常．漢官曰．主簿一人．秩六百石．僕一人．秩六百石．私府長一人．秩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直吏三人．從官二人．東觀書曰．其主薨．無子．置傳一人守其家．〔集解〕李祖楙曰．漢時長公主官屬．異於諸公主．漢官儀曰．長公主官屬傳一人．員吏五人．騶僕射五人．私府長、食官長、永巷令、家令各一人．所注不同．

右屬宗正。本注曰。中興省都司空令丞。如淳曰。主罪人。

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大司農。古官也。唐虞分命羲和四子。敬授民時。舜時二十二官。弃爲后稷播時百穀。蓋其任也。初秦置治粟內史。掌穀貨。漢因之。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王莽改曰羲和。又改爲納言。東漢復爲大司農。李祖楙曰。大司農見各紀、李通、耿國、馮勤、牟融、鄭弘、鄭玄、鄭衆、第五倫、鄧彪、張禹、徐防、胡廣、陳龍、何熙、种暠、尹勳、黃瓊、李固、杜喬、張奐、藥鯛、朱鮪傳。附見鄧隲、卓茂、伏湛、趙典、陳元、趙咨、周景、崔寔、左雄傳。本注曰。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漢書曰。員吏百六十四人。其十八人四科。九人斗食。十六人二百石文學。二十人百石。二十五人佐。七十五人學事。一人官醫。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帑藏。古今注曰。建初七年七月。爲大司農置丞一人。秩千石。別主帑藏。則部丞應是而秩不同。應劭漢官秩亦云二千石。

太倉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惠棟曰。齊職儀曰。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其職也。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李祖楙曰。太倉令附見梁冀傳。本注曰。主受郡國傳漕穀。漢官曰。員吏九十九人。〔集解〕惠棟曰。傳與轉古字通。丞一人。

平準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靈帝熹平四年。改爲中準。見本紀。本注曰。掌知物賈。主練染作采色。漢官曰。員吏百九十人。〔集解〕惠棟曰。劉熙釋名云。平準令主

染色。色有常平之法。故準而酌之。韋昭辨云。圭平物價使相依準。 丞一人。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導官見殤帝、皇后紀。 本注曰。主舂御米。及作乾糒。導擇也。 漢官曰。員吏百一十二人。〔集解〕惠棟曰。司馬相如傳導一莖六穗于庖。環濟要略云。導官令掌諸御米飛麪也。丁度云以粟爲米曰㯺。漢有㯺官。 丞一人。

右屬大司農。本注曰。郡國鹽官、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 魏志曰。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別而少爲校尉丞。〔集解〕李祖楙曰。和帝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故鹽鐵官。蓋中興後。各郡縣鹽鐵官。置者不常。故曰復。續漢書云。郡縣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皆如縣。見和紀。 又有廩犧令。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廩犧令見儒林傳。 掌祭祀犧牲雁鶩之屬。 漢官曰。丞一人。三百石。員吏四十人。其十一人斗食。十七人佐。七人學事。五人守學事。皆河南屬縣給吏者。〔集解〕惠棟曰。袁紀。和帝永和九年秋九月庚戌。初設廩犧官。 及雒陽市長。 漢官曰。市長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補員吏三十六人。十三人百石嗇夫。十一人斗食。十二人佐。又有樴擢丞。三百石。別治中水官。主水渠。在馬市東。有員吏六人。〔集解〕惠棟曰。論衡。洛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雒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李祖楙曰。市丞附見耿秉傳。 滎陽敖倉官。中興皆屬河南尹。餘均輸等皆省。 均輸者。前書孟康注曰。謂諸當所有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賈。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鹽鐵論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

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利．故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不劬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效其職．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即萬民並收．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王隆小學漢官篇曰．調均報度．輸漕委輸．胡廣注曰．邊郡諸官請調者．皆為調均報給之也．以水通輸曰漕．委、積也．郡國所積聚金帛貨賄．隨時輸送諸司農．曰委輸．以供國用．前書又有都內、藉田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丞、郡國諸倉農監六十五官長丞皆屬之．〔集解〕李祖楙曰．本紀桓帝永元十五年．復置廩犧令．蓋又另設．如舊制不屬之河南尹．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少府見安、順、獻紀．鄧彤、竇章、杜林、趙典、丁鴻、徐防、霍諝、橋玄、楊賜、楊彪、黃琬、張奐、蓋鋼、孔融、儒林傳．附見鄧禹、岑彭、耿秉、竇憲、陰興、梁竦、崔寔傳．本注曰．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漢官曰．員吏三十四人．其一人四科．一人二百石．五人百石．四人斗食．三人佐．六人騎吏．十三人學事．一人官醫．少者小也．小故稱少府．王者以租稅為公用．山澤陂池之稅．以供王之私用．古皆作小府．漢官儀曰．田租芻藁．以給經用．凶年山澤魚鹽市稅．少府以給私用也．〔集解〕惠棟曰．胡廣漢官解詁曰．少府主供養．陂池禁錢．服御口實．掖庭中宮．漢官儀曰．少府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小藏．故曰少府．秩中二千石．大用由司農．小用由少府．故曰小藏也．丞一人．比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前書有六丞．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太醫見安紀、朱暉傳．太醫令附見耿秉傳．禮儀志．本注曰．掌諸醫．漢官曰．員醫二百九十三人．員吏十九人．〔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太醫令、周官也．兩

梁冠。秩千石。丞三百石。此云六百石。不與應說同。藥丞、方丞各一人。本注曰。藥丞主藥。方丞主藥方。〔集解〕李祖楙曰。太醫丞見禮儀志、方術傳郭玉爲和帝太醫丞。多有效應。按其文義。當是方丞。然本書不再見。未敢臆度。或二丞雖殊事實相若。史故渾書耳。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太官見光武、殤、靈、皇后紀、禮儀、祭祀志、附見朱暉傳。本注曰。掌御飲食。漢官曰。員吏六十九人。衞士三十八人。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制。太官令秩千石。丞四人。秩四百石。不與志同。〔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目錄曰。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丞四人。秩四百石。衞宏漢舊儀曰。太官皆有令丞。奴婢各三十人。大置酒。皆緹褠蔽膝綠幘。上食用黃金釦器。蔡邕曰。太官職役斯碎。非文雅所使。杜佑曰。桓帝延熹元年。太官令得補二千石。

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各一人。本注曰。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酒。果丞主果。荀綽云。甘丞掌諸甘肥。果丞別在外諸果菜茹。〔集解〕李祖楙曰。太官丞見文苑傳。長樂太官丞見宦者傳。太官諸丞史不書職。其例似與太醫丞同（解見前）。前書太官七丞。本紀桓帝永壽二年。又置太官右監丞官。延熹五年省。注云。秩比六百石。

守宮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本紀桓帝永壽三年。初以小黃門爲守宮令。是沖質以前用士人。獻帝時荀彧爲守宮令。見魏志。是漢末復用士人。本注曰。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漢官曰。員吏六十九人。丞一人。漢官曰。外官丞三百石。公府吏府也。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上林苑見明、和、安、桓、靈紀。本注曰。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捕得其獸。送太官。

漢官曰。員吏五十八人。案桓帝又置鴻德苑令。〔集解〕李祖楙曰。紀云。延熹元年初置。是前無此令。案永壽元年洛水溢壞鴻德苑。後二歲乃置此令。蓋苑遭水患重修之後特設此官以監之耳。

丞、尉各一人。

侍中。比二千石。漢官秩云千石。周禮太僕。干寶注曰。若漢侍中。〔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志曰。侍中、周官也。成王時。號曰常伯。選于侯伯。轉補袞闕。言其道德可常尊也。故曰常伯。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貂蟬。本秦丞相史。使五人往來殿中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而漢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久次者爲僕射。至東京時屬少府。亦無員。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劒。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李祖楙曰。藝文類聚云。風后爲黃帝侍中。秦承制而以之爲丞相史。（見獻紀注）西京爲加官。自列侯以下至郎中。得有此加官。侍中見章、和、安、順、靈、獻紀。四王三侯、來歷、寇榮傳。竇憲、魯恭、劉寬、趙典、陰識、陰興、蘇章、楊厚、鄭弘、曹襃、梁鞏、張霸、賈逵、桓郁、丁鴻、劉平、趙孝、李法、翟酺、爰延、楊秉、楊賜、楊彪、种劭、劉陶、劉瑜、尹勳、張衡、蔡邕、周舉、黃琬、荀爽、荀悅、陳紀、杜喬、延篤、盧植、段熲、黨錮何進、荀彧、儒林、循吏、文苑、方術、獨行傳。附見劉永、鄧禹、賈復、耿弇、馬防、竇融、伏湛、馮勤、梁竦、馮魴、劉般、袁安、陳忠、橋玄、楊震、竇武、董卓、劉虞、劉表傳。

本注曰。無員。〔集解〕錢大昕曰。案朱穆傳言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黃門侍郎一人。宦者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自明帝迄乎延平。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此志於侍中、中常侍、黃門侍郎、小黃門。皆云無員。亦未深攷耳。惠棟曰。徐堅云。侍中、東漢中無常員。至靈帝時。侍中舍有八樞。論者因言員本八人。

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爲祭酒。或置或否。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仰占俯視。切問近對。喩旨公卿上殿。稱制參乘。佩璽秉劒。員本八人。陪見。舊在尙書令僕射下。尙書上。今官出入禁中。更在尙書下。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河南尹亦如之。又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莽何羅挾刃謀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畢卽

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由是侍中復出外。〔集解〕李祖楙曰。卓茂傳。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建武十七年。拜承宮侍中祭酒。是侍中祭酒更始之官號。中興仍其舊制而置此官也。又見儒林傳附見蔡邕傳。

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秩比二千石。〔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永平中始定員數。中常侍四人。掌侍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衆事。顧問應對給事。〔集解〕惠棟曰。衞宏漢舊儀云。中常侍得出入臥內。舉法省中。省中。即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貴重。朝中爲諱禁曰省。李祖楙曰。西京初惟有常侍。元成後始有中常侍之名。然皆士人。中興用宦者。又稍異焉。朱穆疏。舊制。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用閹人。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汎濫驕溢。制愈乖矣。是中興初尚用士人。後改制則不復舊也。

黃門侍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中。引王就坐。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宮閣簿。青瑣門在南宮。衞瓘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改給事黃門侍郎爲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舊侍中黃門侍郎以在中宮者。不與近密交政。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闥。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又曰。諸奄人官。悉以議郎郎中稱。秩如故。諸署令兩梁冠。陛殿上得召都官從事以下。〔集解〕李祖楙曰。黃門侍郎見鄧隲、耿國、祭肜、竇固、馬防、梁商、梁冀、陰興、荀悅傳。附見來歷、鄧禹、岑彭、竇憲、馮勤、陰識、馮魴、梁松傳。中郎給事黃門見卓茂傳。給事黃門侍郎官史通稱。前書有稱郎中給事黃門者（劉向傳）侍郎給事黃門者（孔光傳）給事

黃門侍郎者。（藝文志）黃門侍郎者。（李尋傳）亦同官異稱之證。

小黃門六百石。宦者。〔集解〕李祖楙曰。小黃門見皇后紀、虞詡宦者傳。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衆事。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則使問之。

黃門令一人。六百石。董巴曰。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集解〕李祖楙曰黃門令見皇后紀。欒巴、宦者傳。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諸宦者。漢官曰。員吏十八人。丞、從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從丞主出入從。〔集解〕李祖楙曰。宦者傳。安帝時。曹騰除黃門從官。遷小黃門從官。疑卽從丞也。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集解〕惠棟曰。陳思王畫讚序曰。漢明帝雅好圖畫。別作畫室。李祖楙曰。玉堂見靈紀。丙署見桓紀。黃綬。〔集解〕錢大昕曰。黃綬二字疑衍。公卿以下綬制已見輿服志。不應單出此條。本注曰。宦者各主中宮別處。〔集解〕李祖楙曰。獻帝卽位。賜公卿以下至黃門侍郎家一人爲郎。以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見本紀。注云。靈帝熹平四年。改平準爲中準。使宦者爲令。自是諸內署令悉以閹人爲之。故此並令士人代領也。

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衞。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集解〕李祖楙曰宂從僕射附見梁商傳本紀桓帝永壽三年又置宂從右僕射官延熹四年復省

中黃門比百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比三百石掌給事禁中〔集解〕李祖楙曰前書給事中有特官表云加官以大夫博士議郎等冠之掌顧問應對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中興初亦常用士人如桓譚以議郎給事中鄭衆以明經給事中復以越騎司馬仍給事中後遷不補蓋即使黃門兼之增秩以重其職耳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惠棟曰如淳案列女傳曰周室姜后脫簪待永巷後改爲掖庭應劭漢官儀曰掖庭謂後宮所處李祖楙曰掖庭令見桓皇后紀章八王宦者傳本注曰宦者掌後宮貴人采女事漢官曰吏從官百六十七人待詔五人員吏十人〔集解〕惠棟曰鄭元注周禮內小臣曰今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者漢官目錄曰郡國獻女未御者須命于掖庭故曰待詔左右丞〔集解〕李祖楙曰掖庭丞見皇后紀前書掖庭七丞暴室丞各一人〔集解〕李祖楙曰暴室見皇后紀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集解〕惠棟曰師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故謂之暴室取暴曬爲名耳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曰薄室案宣紀暴室屬官有嗇夫李祖楙曰如桓帝八年詔廢鄧后送暴室以憂死是也

永巷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永巷見鄧皇后紀宦者傳本注曰宦者典宮婢侍使漢官曰員吏六人吏從官三十四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漢官曰右丞一人暴室一人〔集解〕李祖楙曰前書永巷令武帝改併掖庭東京分爲二令

御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漢官曰．員吏七人．吏從官三十人．丞、織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漢官曰．右丞一人〔集解〕李祖楙曰．前書有東織、西織令丞．平帝省東織．改西織曰織室．中興後馬后置織室於濯龍中．見皇后紀．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諸小祠祀．漢官曰．從官吏八人．騶僕射一人．家巫八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鉤盾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鉤盾見桓紀、宦者傳．附見皇甫規傳．宦者為之．有時稱加位鉤盾令．案蔡倫等均以中常侍補此官．曰加位者．加諸常侍．蓋兼此職．兩事並任之耳．本注曰．宦者．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漢官曰．吏從官四十人．員吏四十八人．丞、永安丞各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宦者．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園、觀、苑中丞．果丞．鴻池丞．南園丞各一人．二百石．本注曰．苑中丞主苑中離宮．果丞主果園．〔集解〕李祖楙曰．果園見和紀．鴻池、池名．在雒陽東二十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池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四周有藉．池中又有東西橫塘．水溜逕通．故李尤鴻池陂銘曰．鴻澤之陂．聖王所規．開水東注．出自城池也．南園在雒水南．漢官曰、又有署一人．胡熟監一人．案本紀桓帝又置顯湯苑丞．〔集解〕先謙曰．官本湯作陽．是．濯龍監．漢官秩曰．秩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濯龍見桓、皇后紀．直里監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濯龍亦園名．近北宮．直里亦園名也．在雒陽城西南角．〔集解〕李祖楙曰．桓典傳注．華嶠書．典於靈帝時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

郞將。是漢末亦用士人、不僅宦者也。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中藏府見桓紀、亦作中黃藏府、漢官儀同。本注曰、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漢官曰、員吏十三人、吏從官六人。丞一人。

内者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内者署名、宣紀注丁孚漢官曰秩千石、李祖楙曰、内者令見皇后紀、附見梁商傳。本注曰、掌中布張諸衣物。漢官曰、從官祿士一人、員吏十九人。(集解)惠棟曰、黃圖引續漢書曰、掌宮中步帳褻物、宣紀注亦引作褻物、誤作衣也、應劭漢官儀曰、内者令主帷帳。左右丞各一人。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尚方令見殤皇后紀、宦者傳、附見梁商傳、宦者爲之、有時稱加位尚方令、與鉤盾令同、解見鉤盾令下。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漢官曰、員吏十二人、吏從官六人。(集解)惠棟曰、六典又云、及寶玉作器、(上諸作玩。)又云、其後分爲中左右三尚方。丞一人。

尚書令一人、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尚書令見明、順、桓、靈、獻紀、劉寬、侯霸、郭賀、馮勤、申屠剛、郅壽、郭伋、樊準、鄭弘、宋均、朱暉、韓棱、周榮、周景、郭鎮、陳忠、橋玄、楊賜、章八王、王暢、劉陶、尹勳、虞詡、左雄、黃瓊、陳紀、陳蕃、王允、黨錮、荀彧、循吏、酷吏、儒林、文苑、方術、獨行傳、附見趙典、馮衍、桓彬、范升、馮鯉、陳寵、翟酺、周興、劉表傳。本注曰、承秦所置。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唐虞官也、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人。(集解)惠棟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漢中書謁者令丞、屬少府、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司馬遷被腐刑之後、爲中書令、即其任也、不言謁者、省文也、宣帝任中尚書典事宏恭、石顯、皆宦官、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即位、恭

死。顯代爲中書令。貴幸傾朝。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中書宦官。更以士人爲之。

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文書衆事。蔡質漢儀曰。故公爲之者。朝會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故自佩銅印墨綬。〔集解〕惠棟曰。注朝會不陛奏事。以漢官儀漢官典職校之。乃下陛奏事。下訛不。又注故自佩銅印墨綬。應劭漢官儀曰。尚書令主贊奏事。總典綱紀。無所不統。天子所服五時衣。賜尚書令。每朝會。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隸校尉。皆專席。故京師號曰三獨坐。言其尊重。注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先謙曰。官本文上有曹字。

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尚書僕射。見馮勤、郅壽、楊琁、鍾離意、翟酺、朱暉、樂恢、胡廣、陳忠、張皓、黃瓊、虞詡傳。附見王允、董卓傳。

本注曰。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蔡質漢儀曰。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凡三公、列卿、將大夫、五滎校尉。行復道中。遇尚書僕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車。豫相迴避。衛士傳不得迕臺官。過後乃得去。臣昭案。獻帝分置左右僕射。建安四年。以滎邵爲尚書左僕射是也。獻帝起居注曰。邵卒官。贈執金吾。〔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僕射、秦官也。僕、主也。古者重武。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又曰。僕射秩六百石。銅印青綬。公爲之。加至二千石。李善云。滎郃一作滎邵。誤也。郃、烏合切。時郃爲左僕射。衛臻爲右僕射。見漢官儀。先謙曰。官本五滎作五營。復作復。是。又臺官二字。官本注重文。

尚書六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尚書見順、靈、獻紀。伏湛、鄭均、馮豹、張陵、鍾離意、宋意、朱穆、何敞、張敏、郭鎮、陳寵、陳忠、翟酺、仲長統、陳龜、崔寔、楊秉王龔、王暢种暠、欒巴、劉陶、張衡、蔡邕、左雄、周舉、史弼、皇甫規、陳蕃、盧植、黨錮、儒林宦者、循吏、方術傳。附見王梁、馮衍、虞延、鄭弘、楊琁、胡廣、何熙、杜根、虞詡、黃瓊、黃琬、陳寔、王允、竇武、董卓傳。

本注曰。成帝初置尚書四人。韋昭曰。尚、奉也。〔集解〕惠棟曰。劉熙釋名曰。尚書者、尚者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

章昭辨云。尚猶奉也。百官尚書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上之。故曰尚書。尚方亦然。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孝和帝詔曰。尚書古之納言。出納朕命。初秦代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號尚書。尚猶主也。漢因秦置之。故尚書爲中臺。謁者爲外臺。御史爲憲臺。謂之三臺。成帝當作武帝。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四員。武帝置。成帝加一爲五。有三公曹。主斷獄。世祖分爲六曹。并一令一僕謂之八座。李祖楙曰。前書成帝建武四年初置尚書五人。中以一人爲僕射。注云四人。別僕射言

分爲四曹。漢舊儀曰。初置五曹。有三公曹主斷獄。蔡質漢儀曰。典天下歲盡集課事。三公尚書二人。典三公文書。吏曹尚書典選舉齋祀。屬三公曹。靈帝末梁鵠爲選部尚書。〔集解〕李祖楙曰。陳忠傳安帝時忠拜尚書。居三公曹。又董卓傳獻帝時賈詡爲尚書典選。是漢時常置

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蔡質漢儀曰。主常侍黃門御史事。世祖改曰吏曹。〔集解〕李祖楙曰。董卓傳獻帝時周毖爲吏曹尚書是。

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漢舊儀曰。亦云主刺史。蔡質漢儀曰。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辭訟罪眚。

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蔡質漢舊儀曰。典繕治功作監池苑囿盜賊事。

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尚書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曰。今尚書官。王之喉舌。

世祖承遵。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蔡質漢儀曰。天子出獵駕御府曹郎屬之。凡六曹。周禮天官有司會。鄭玄曰。若今尚書。

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尚書左丞見文苑傳。附見桓彬、韓棱傳。尚書右丞附見桓彬傳。前書有四丞。皆佐領僕射之事。本注曰。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蔡質漢儀曰。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蔡質漢儀曰。右丞與僕射對掌授廩假錢穀。與左丞無所不統。凡中宮漏

夜盡。鼓鳴則起。鐘鳴則息。衛士甲乙徼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衛士傳言五更。未明三刻後。雞鳴衛士踵丞郎趨嚴上臺。不畜宮中雞。汝南出雞鳴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于宮中。應劭曰。楚歌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鯛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是也。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尚書侍郎。見黨錮、酷吏、獨行傳。尚書郎見馮豹、樊準、桓彬、徐防、胡廣、仲長統、杜根、鄭太、文苑、獨行傳。禮儀志。附見鄧隲、袁敞、周榮、傅燮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艸。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客曹郎。主治羌胡事。劇遷二千石。或刺史。其公遷爲縣令。秩滿自占縣去。詔書賜錢三萬與三臺祖餞。餘官則否。治嚴一月。準謁公卿陵廟。乃發。御史中丞遇尚書丞郎。避車執板住揖。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車過遠乃去。尚書言左右丞。敢告知如詔書律令。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左右君。丞郎見尚書。執板對揖。稱曰明時。見令僕射。執板拜。朝賀對揖。〔集解〕惠棟曰。一作三十五人。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官典職曰。尚書郎夜更直五日于建禮門內。官供靑縑白綾被。或以錦被。晝夜更宿。帷帳畫。通中枕。臥氈。褥。冬夏隨時改易。大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五熟果實。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潔衣服。執香爐燒薰。從入臺中。給護衣服。奏事建禮內門。得神仙門。神仙門內。得光明殿。神仙殿。因得侍省中。省中皆胡粉塗壁。紫青界之。畫古賢人烈士。重行書讚。其邊以丹漆地。郎握蘭含香。趨走丹墀。伏其下奏事。黃門侍郎與對揖。而跪受天子五時賜服。若郎處曹三年。遷二千石刺史。又曰。周禮御史掌贊書。鄭元注云。贊爲辭。若今尚書作詔文。魏名臣奏。駙馬都尉甄毅奏曰。漢時公卿皆奏事。選尚書郎試。然後得爲之。其在職。自賚所發書詣天子前發省。便處當事輕重。口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據案處正。乃見郎之割斷才優。李祖楙曰。漢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章帝時。鄭弘爲尚書令。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二千石令史爲長。帝從其議。案馮勤爲郎中給事尚書。蓋即守尚書郎中也。後帝以爲能。令總尚書衆事。旋遷尚書僕

射、尚書令也。

令史十八人。〔集解〕先謙曰：官本連上不提行。二百石。本注曰：曹有三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古今注曰：永元三年七月，增尚書令史員，功滿未嘗犯禁者，以補小縣、墨綬。蔡質曰：皆選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集解〕先謙曰：官本吏有倒轉，是。）決錄注曰：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缺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爲郎，以孝廉丁邯補焉。邯稱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職耳。世祖怒曰：虎賁滅頭，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不？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中詔遣出，竟不爲郎。邯字叔春，京兆陽陵人也，有高節，正直不撓。後拜汾陰令，治有名迹，遷漢中太守。妻弟爲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搔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治有異，卒於官。〔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能通蒼頡、史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爲尚書郎，出亦與郎同，宰百里。郎與令史分職受書。呂氏春秋審分篇曰：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高誘云：以汙穢之德，隨潔白之蹤，里諺所謂懸牛頭而賣馬脯，此理之謂也。案此則懸牛頭以下皆當時諺也。

符節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符節令見皇后紀、黨錮傳，附見來歷傳。本注曰：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本注曰：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漢官曰：當得明法律郎。周禮掌節有虎節、龍節，皆金也。干寶注曰：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周禮又曰：以英蕩輔之。干寶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竹使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集解〕惠棟曰：周禮典瑞鄭元云：若今符璽郎。符節令史，二百石。本注曰：掌書。魏氏春秋曰：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

葆〔集解〕李祖楙曰前書符節有丞無尙符璽郎中符節令史但符璽有令御
史掌者周昌傳趙堯爲符璽御史百官表符璽御史趙堯案秩如符璽郎中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御史中丞見安、順、桓紀、馬嚴、宣秉、樊準、桓典、馮緄、何熙、黨錮皇甫嵩、酷吏、宦者、南蠻傳附見朱祐、法雄、趙孝、鄧彪、楊震、黃琬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
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周禮掌建邦之宮刑以主治王宮之政令干寶注曰若御史中丞〔集解〕惠棟曰劉熙釋名曰御史中丞居中丞相者也韋昭辨云此中丞自御史大夫下丞有二其一居殿中舉
不法故曰中丞又注周禮下脫小宰二字及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因別留中爲御史臺率風俗通曰尙書御史臺皆以官倉頭爲吏主賦舍凡守其門戶蔡質漢儀曰丞故二千石爲之
或遷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出爲二千石魏志曰建安置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
人〔集解〕惠棟曰漢官解詁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入侍蘭臺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總之此官得舉非法其權次尙書
後又屬少府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治書侍御史見蔡邕傳附見來歷、劉焉傳治一作持本注曰掌選明法律者爲之凡天
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蔡質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補之胡廣曰孝宣感路溫舒言秋季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御史起此後因別置冠法冠秩百石有印綬與符節郎共平
廷尉奏事罪當輕重荀綽晉百官表
注曰惠帝以後無所平治備位而已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侍御史見和、安、順、桓、靈、獻紀魯恭、杜林、申屠剛、杜詩、桓典、寒朗、何敞、朱穆、李恂、楊秉、章八王、張皓、張綱、种暠、
陳球、杜根、蔡邕、王允、黨錮、鄭太、孔融、袁紹、循吏、酷吏、儒
林、獨行、南蠻傳附見陸康、法雄、楊震、黃琬、竇武、董卓傳本注曰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

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二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蔡質漢儀曰．其二人者．更直執法省中者．皆糾察百官．督州郡公法府掾屬高第補之．初稱守．滿歲拜眞．出治劇爲刺史．二千石平遷補令．見中丞．執板揖．〔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周爲柱下史．老聃爲之．張蒼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侍御史之任也．冠法冠．一名曰柱後．以鐵爲柱．言其審固不撓．常清峻也．或曰．古有獬豸獸．主觸邪佞．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耳．余覽秦事．云始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漢興襲秦．因而不改．（胡廣說同．）李祖楙曰．中興初．征伐四方．權置御史監軍．曰督軍御史．以他官監軍．曰監軍使者．事訖罷．至桓靈後．兵事日多．復置之．督軍御史見宋均、劉焉傳．附見馬武、馮緄傳．前書御史有繡衣直指．本書四王三侯傳有繡衣御史中居延是也．中興後無．

蘭臺令史．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蘭臺令史、見班固、班超、儒林、文苑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掌書劾奏．王充論衡曰．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又云．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李祖楙曰．漢官云．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見班固傳注．

右屬少府．本注曰．職屬少府者．自太醫、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屬焉．承秦．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考工轉屬太僕．都水屬郡國．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別主上林苑．有離宮燕休之處．世祖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置水

衡都尉事訖乃能之少府本六丞省五又省湯官、織室令置丞又省上林十池監胞人長丞宦者昆臺（昆臺本名甘泉居室武帝改）佽飛（佽飛本名左弋武帝改）三令二十一丞（〔集解〕李祖楙曰宦者、昆臺、佽飛三令宦者七丞昆臺五丞佽飛九丞也）又省水衡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人章和以下中官稍廣加嘗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別作監（〔集解〕李祖楙曰嘗藥監見禮儀志附見蓋勳傳尚方監附見何進傳宦者傳有長樂太官丞或即此太官監之類）皆六百石宦者爲之轉爲兼副或省故錄本官（蔡質漢儀曰少府符著出見都官從事持板都官從事入少府見符著持板漢官目錄曰古三卿、司空所部〔集解〕惠棟曰太官食監也禮儀志曰不豫太醫令將醫入嘗藥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六校補

百官志三。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至其餘屬吏增減無常注。從官三人。官本注。三作二。柳從辰曰。孫輯本亦作三。集解李祖楙曰。至所注不同。柳從辰曰。皇后紀注引漢官儀。有鄉公主傅一人。秩六百石。僕一人。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亦諸公主。

大司農一人至取相給足注。漢書曰。柳從辰曰。注書當作官。各本皆未正。

平準令一人。錢大昭曰。本紀熹平四年。改平準爲中準。使宦者爲令。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奄人爲丞令。今案據靈紀。知熹平五年後。漢已無平準令矣。紀注引漢官儀。平準令一人。六百石。則猶是舊制。續志所據。蓋亦順帝時官簿耳。

及雒陽市長注。又有檝擢丞。至水官主水渠。官本注。擢作櫂。是。官或作宮。非。

餘均輸等皆省注。準平則民不失職。準平、官本注作平準。與今本鹽鐵論合。又注必苦女工繭稅。繭稅、今本鹽鐵論作再稅。又注闔門擅市。市原譌示。已正。官本注不誤。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諸醫注。漢官曰。員醫二百九十三人。案員醫蓋或稱醫員。或止稱醫。集解惠棟曰。至此

云六百石不與應說同。柳從辰曰本書安紀注引漢官儀亦作六百石應說或晚制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御飲食注漢制太官令秩千石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二十九引應劭漢官儀太官令兩梁冠秩千石丞四人（郡孝廉年五十清修聰明者光祿上名適召拜）皆秩四百石與荀說合而與漢官目錄又異全書無存莫能究竟也　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各一人。柳從辰曰本書桓紀永壽二年置太官右監丞官注引漢官儀太官右監丞秩比六百石此後置故志不載然據注可知漢官儀所載多晚制

侍中　至　或置或否注由是侍中復出外。官本注由是二字在侍中下

黃門侍郎　至　引王就坐注衞瓘注吳都賦曰。陳景雲曰瓘當作權權字伯輿見魏志衞臻傳注　又注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今案此並見本書獻紀注引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說與志合顧志但云黃門侍郎冠以給事二字為官名前漢有之（李息）後漢所無（前表給事中為加官又有給事黃門中興雖兼給事中不為官詳後中黃門集解）則亦獻帝晚制（蓋以代中黃門給事禁中）志所不及

小黃門六百石宦者。官本宦者上有本注曰三字是此誤脫

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侯康曰。洪景伯云。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碑。歷中黃門冗從假史。小黃門。小黃門右史。臧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冗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黃門。而無右史。蓋闕文。今案此亦如光祿主事、少府主簿（見朱暉傳）等。是屬吏從官。官簿所略。非所謂闕也。至中黃門冗從右僕射。桓帝所置。亦晚制。故志不及。主中黃門冗從。柳從辰曰。黃門冗從。據董巴中官傳。謂黃門非尚書者。冗居宿衛。直守戶。行則騎從。伏雕鈹。帶赤質虎爪交劍。童子佩刀。從僕射領。見書鈔六十三。其文雖不完。大要是黃門宦者之無專職者也。又禮儀志。大儺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亦冗從僕射將之。宦官子弟皆乞養者。蓋即此佩刀童子之屬。輿服志亦載世祖以中黃門童子佩刀賜南單于也。

永巷令一人　至　典宮婢侍使。官本宮婢作官婢。錢大昭曰。周禮酒人注。若今之侍史官婢。又後御府令典官婢。字不作宮。則此宮字明誤。今案侍使亦當依禮注作侍史。濯龍監。錢大昭曰。本紀延熹五年。又換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濯龍中藏錢還之。是濯龍亦有帑帛金銀諸貨物矣。濯龍亦稱宮。延熹九年祠黃老于濯龍宮。注。漢官秩曰。官本注漢上有應劭二字。

內者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惠棟曰。至　秩千石。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三十引董巴中官傳。守宮禁內署令秩千石。在省內用中人。省外士人。內署疑即內者之譌。秩亦與漢官所載同。惟云守宮禁。似所掌與內者令異。又前文守宮令以守宮爲名。而所主亦非守宮之事。本士人職。桓帝始以小黃門爲之。究非常制。與巴所謂省內用中人、省外士人之說。亦不合。漢又別無守宮禁內署令之官。疑莫能明也。本注曰。掌中布諸

衣物。集解惠棟曰。至　誤作衣也。錢大昕曰。宣紀注亦引作掌宮中。知志文掌下亦脫宮字。

尚方令一人。至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注。員吏十二人。官本注。二作三。

尚書六人。至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注。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辭訟罪眚。都原譌郎。官本注亦譌。據通典正。

左右丞各一人。案左右丞、侍郎令史。皆尚書屬官。不應提行。官本亦惟令史不提行爲合耳。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柳從辰曰。孫輯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工作楷於頭上。象牙寸半著筆下。又月賜渝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侍郎三十六人。至主作文書起艸。集解蔡質漢官典職曰。至給護衣服。柳從辰曰。本書鍾離意傳注引作蔡質漢官儀。文字亦小異。

令史十八人。案本書韋彪傳云。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是令史明帝時始置也。合二十一人注。治有名迹。官本注。名譌古。

御史中丞一人。至有違失舉劾之。官本劾譌刻。

執金吾　太子太傅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司隸校尉

梁　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漢官秩云比二千石。〔集解〕惠棟曰：韋昭辨釋名曰：執金吾掌徼巡宮外，司執奸邪。至武帝更名金吾，為外卿，不見九卿之列。李祖楙曰：執金吾見光武、順、靈、獻紀，來歷、寇恂、賈復、耿秉、王梁、陰識、朱浮、梁商、梁冀、馮魴、劉般、宦者、西南夷傳，附見竇憲、馬防、陰興、袁安傳，樊、王允、董卓傳。先謙曰：前書百官公卿表有執金吾翟方進，自執金吾遷丞相，非不見九卿之列也。本注曰：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外，相為表裏，以擒姦討猾。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吾猶禦也。應劭曰：執金革以禦非常。漢官曰：員吏二十九人，其十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三人百石，二人斗食，十三人佐，學事。

丞一人，比千石。漢官秩云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前書有三丞。緹騎二百人。本注曰：無秩，比吏食奉。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羣僚之中，斯最壯矣。世祖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集解〕惠棟曰：緹衣，武士之服。字林曰：緹，帛丹黃色，他迷切。又注五百二十人之上，脫執戟二字。北堂書鈔引應劭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持戟二百二十人，車駕出，從六百騎，走六千二百人也。李祖楙曰：古今注：兩漢執金吾、司隸校尉、京兆、河南尹，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弓，違者則射之。又云：五百，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曰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置一伯，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服赤幘纁衣素韎。說文：緹，帛丹黃色。蓋執金吾騎以此帛為服，故名緹騎。見安、桓紀，竇憲、張酺傳。五百見宦者傳。

武庫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武庫見桓、靈紀。本注曰：主兵器。丞一人。〔集解〕李祖楙曰：前書有三丞。

右屬執金吾。本注曰：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中興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執金吾。又省中壘、寺互、都船令、丞、尉。〔集解〕李祖楙曰：前書都船三丞，中壘二尉，左右中候有丞。及左右京輔都尉。〔集解〕李祖楙曰：前書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名都尉，孝武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中興初張宗爲京輔都尉。〔見本傳〕建武六年省。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太子太傅見張湛、王丹、桓焉、杜喬傳，附見桓榮、班超傳。本注曰：職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唐虞官。〔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杜佑云：漢魏故事，太子于二傅執弟子禮，皆爲書，不曰令，少傅稱臣而太傅不臣。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大長秋見順、獻皇后紀、宦者傳。本注曰：承秦將行，宦者。景帝更爲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張晏曰：皇后卿。〔集解〕惠棟曰：劉熙釋名曰：長秋自皇后

官。非天子卿。釋云。長秋主宮中。凡物次春生秋成。欲使中宮之祚如之。故爲名。韋昭辨曰。皇后陰宮。秋者陰之始。長者願其久也。周禮世婦每宮士八人。鄭玄注。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人。漢吳郡丞武開明碑曰。永和二年。舉孝廉。除謁者。漢安二年。遷大長秋丞。長樂太僕丞。然則東漢東宮官屬亦參用士人。不盡如志所云也。

丞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長秋丞見宦者傳。本注曰。宦者。

中宮僕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馭。本注曰。太僕。秩二千石。中興省太。減秩二千石。〔集解〕錢大昕曰。下注字衍。謂本名太僕。後省太字也。減秩二千石。當云減秩千石。惠棟曰。鄭玄周禮內宰注云。今稱皇后曰中宮。李祖楙曰。中宮僕。卽長樂、永樂宮太僕官也。吕屬長秋。

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集解〕先謙曰。下文中宮謁者稱中謁者。故中宮謁者令稱中謁者令。皆省字稱之也。前書。武帝時使宦者典尙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令曰中謁者令。卽此中宮謁者令矣。又有中謁者僕射。見禮儀志。長樂謁者僕射。見章八王傳。本注曰。宦者、中宮謁者三人。四百石。〔集解〕李祖楙曰。中謁者見安、靈紀、竇憲、章八王傳。禮儀志。又有長樂謁者。本注曰。宦者、主報中章。

中宮尙書五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前百官表不載此官。惟佞倖傳有中尙書官。蓋卽中宮尙書也。是不自中興始。本注曰。宦者、主中文書。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補浣者皆主之。丁孚漢儀曰。中宮藏府令。秩千石。儀比御府令。〔集

解〕李祖楙曰．私府令如周內司服． 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宮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宮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集解〕李祖楙曰．黃圖．永巷、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永巷宮人見皇后紀．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冗從．丁孚漢儀曰．給事中宮侍郎六人．比尚書郎．宦者爲之．給事黃門四人．比黃門侍郎．給事羽林郎一人．比羽林將、虎賁官騎下．

中宮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宮請署天子數女騎六人．丞、復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復道丞主中閣道．

中宮藥長一人．四百石．〔集解〕李祖楙曰．藥長見宦者傳． 本注曰．宦者．

右屬大長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上．亦宦者．主中諸官．成帝省之．以其職幷長秋．

是後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奉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云。其中長信、長樂宮者。署少府一人職如長秋。及餘吏皆目宮名爲號。員數秩次如中宮。長樂五官吏朱瑀之類是也。〔集解〕李祖楙曰、長樂五官吏及長樂從官吏附見竇武、儒林、宦者傳。諸傳吏皆作史。本注曰。帝祖母稱長信宮。故有長信少府。〔集解〕李祖楙曰、中興無長信宮。案長信、平帝更名長樂。是西京已無此宮名矣。桓帝和平元年立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少府、太僕以下。皆如長樂故事。後有司奏太后所居之宮皆以永樂爲稱。永樂少府見靈紀、劉寬、楊彪、陳球、酷吏傳。永樂太僕見皇后紀。長樂少府。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秩次如中宮。〔集解〕李祖楙曰、長樂少府見和、殤、順、鄧皇后紀、趙典、桓郁、劉般、蕭鋼、循吏、宦者傳。附見竇憲、梁松、周擧傳。長樂又有衛尉。〔集解〕李祖楙曰、長樂衛尉見安、靈紀、魯恭、魏霸、馬嚴、韋彪、趙孝、張奮、王暢、循吏、宦者傳。附見陰興、班超傳。僕爲太僕。〔集解〕李祖楙曰、長樂太僕見靈紀、宦者傳。皆二千石。在少府上。丁孚漢儀曰。丞六百石。其崩則省。不常置。

太子少傅。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太子少傅見王丹、桓焉、儒林傳。附見班超傳。本注曰。亦目輔導爲職。悉主太子官屬。漢官曰。員吏十三人。〔集解〕惠棟曰、沈約云後漢詹事。太子官屬悉屬少傅。而太傅不復領官屬。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集解〕李祖楙曰：前書顏注，率更掌知漏刻。晉志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西京率更令有丞。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無員，如三署中郎。〔集解〕李祖楙曰：前書庶子統中庶子。言藝文類聚職官部引環濟要略云：庶子謂宮中諸吏之適子及支庶，俱在版籍中者，行其秩敘，作其徒役，授入次入舍之職，以徵候案。此如周禮天官宮伯之職。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無員，更直宿衞，如三署郎中。漢官曰：十三人。〔集解〕李祖楙曰：太子舍人見安、順、質、靈、獻紀、竇憲、賈逵、淳于恭、宋均、袁安、袁敞、黃瓊、獨行傳、律厤志。選良家子孫。〔集解〕李祖楙曰：太子舍人西京時常以歲課列乙科者二十人為之，中興後殆無此制，解見徐防傳注。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府。〔集解〕惠棟曰：茂陵書曰：秩八百石。沈約云：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李祖楙曰：前書家令有丞。沈志：僕、率更、令、家令、太子三卿，故秩皆千石。

太子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倉穀。〔集解〕先謙曰：上文家令本注主倉穀飲食，此主倉穀，下文食官令主飲食，皆家令之佐。

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飲食。

太子僕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車馬。職如太僕。〔集解〕李祖楙曰。漢世太子。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識膳食。非朝日遣僕與中允旦旦請問。解見班彪傳。

太子廐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車馬。〔集解〕李祖楙曰。前書廏長有丞。

太子門大夫。六百石。漢官曰。門大夫二人。選四府掾屬。本注曰。舊注云。職比郎將。〔集解〕李祖楙曰。沈志。門大夫分掌遠近表牋。舊有左右戶將。別主左右戶直郎。建武以來省之。

太子中庶子。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太子中庶子見儒林獨行傳。本注曰。員五人。職如侍中。〔集解〕李祖楙曰。沈志。中庶子漢置。古者世祿。卿大夫之子。既爲副倅。謂之國子。天子諸侯子必有庶子官。以學教之。

太子洗馬。比六百石。本注曰。舊注云。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漢官曰。選郎中補也。〔集解〕李祖楙曰。前書洗作先。案國語越句踐親爲夫差前馬。韓非喩老篇。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賈誼新書春秋篇。楚懷王無道。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皆謂馬前引導之職。如淳云。洗馬、前驅也。義均同。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衞徼循。〔集解〕李祖楙曰。中盾。前表同。班彪傳別作中允。案班固敘傳。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顏注盾讀曰允。沈志引作中允。

太子衞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門衞士．

右屬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集解〕李祖楙曰．前書．太子門大夫、庶子、先馬、舍人屬二傅．率更、倉令、食官令、家令、僕、廄門、中盾、衞率及中長秋、私府、永巷祠祀令、長、丞、屬詹事．成帝省詹事．並改屬大長秋．中興太子官屬．悉屬少傅．而太傅不領官屬．其中宮私府、永巷仍屬長秋．而祠祀令則屬少府．本注於太常屬云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此自二官．據前表祠祀令．係太祝改．後又改曰廟祀．且本注於祠祀下注曰宦者．是前長秋官屬自明．今太常屬有太祝．本注何矛盾若是．西京改太祝曰祠祀．乃一時制名偶同耳．既改廟祀．官又省矣．本注誤以爲舊制．而忘長秋固有此官也．

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蔡質漢儀曰．位次河南尹．光武中元二年省．謁者領之．章帝建初元年復置．〔集解〕惠棟曰．本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領之．至任隗乃置眞焉．李祖楙曰．將作大匠．見光武、獻紀．來歷、任隗、竇融、馬嚴、魏霸、趙典、王堂、張奮、曹褒、馮緄、第五倫、周景、翟酺、橋玄、陳球、黃琬、李固、黨錮何進、孔融、循吏、酷吏、宦者傳．附見鄧騭、竇憲、馮魴、應奉、袁紹傳．本注曰．承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改爲將作大匠．

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漢官篇曰．樹栗椅桐梓．胡廣曰．古者列樹以表道．並以爲林囿．四者皆木名．治宮室并主之．毛詩傳曰．椅、梓屬也．陸璣艸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今民云梧桐是也．梓、今人所謂梓楸者是也．丞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前書有二丞．

左校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左校令見龐參傳。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安帝復也。

右校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右校令見度尚、南蠻傳。本注曰。掌右工徒。〔集解〕李祖楙曰。左右校、署名。凡臣工坐法。常輸作於此校也。丞一人。安帝復也。

右屬將作大匠。前書曰。屬官又有左右中候。右庫、東園、王章左右前後中校士令丞。成帝省。〔集解〕惠棟曰。注王章之校士令丞。北宋本王作主。士作七。是。李祖楙曰。安紀。延光三年。復置左校令。右校丞。据此。左校丞右校令中興未省。前表成帝省左右前後中校五丞。是令未省。疑記載互譌。

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城門校尉見光武、順、靈獻皇后紀。宗室四王三侯、臧宮、馬防、趙典、張奮、曹褒、竇武、黨錮、皇甫嵩、朱儁傳。附見竇融、竇憲、馮魴、孔奮、崔寔、傅燮、馬融傳。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周禮司門。干寶注曰。如今校尉。〔集解〕洪亮吉曰。案鄭注周禮。徽識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遺象。則城門又有僕射。惠棟曰。鄭元周禮司門注曰。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與干注同。司馬一人。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城門司馬見來歷傳。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周禮。每門下士二人。干寶曰。如今門候。六百石。蔡質漢儀曰。門候見校尉。執板下拜。本注曰。雒陽城十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漢官秩曰。平城門爲宮門。不置候。置屯司馬。秩二千石。李尤銘曰。平城司午。厥位處中。古今注曰。建武十四年九月開平城門。〔集解〕惠棟曰。二千石。北宋本作秩千石。又注厥位處中。樂史云在丙上。北宮門屬衞尉。其餘上西門。應劭漢官曰。上西所以不純白者。漢家初成。故丹鏤之。李尤銘曰。上西在季。位月惟戌。〔集解〕惠棟曰。注丹下脫漆字。雍門。

銘曰。維門處中。位月在酉。廣陽門。銘曰。廣陽位孟。厥月在申。津門。銘曰。津名自定。位季月未。〔集解〕李祖楙曰。津門候見張奮傳。小苑門。〔集解〕惠棟曰。樂史云。在午上。開陽門。應劭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悵然。遂堅縛之。刻記其年月。因以名焉。銘曰。開陽在孟。位月惟巳。〔集解〕惠棟曰。漢官又云。上有九子母像。國家常往祈焉。李祖楙曰。開陽門候見李固、循吏傳。秏門。銘曰。耗門値季。月位在辰。中東門。銘曰。中東處仲月。位當卯。〔集解〕李祖楙曰。中東門候見張湛、郅惲傳。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集解〕惠棟曰。漢舊儀。册皇子爲諸侯王。皆于上東門中。以東門在卯故也。李祖楙曰。上東門候、見郅惲傳。穀門。銘曰。穀門北中。位光于子。〔集解〕惠棟曰。樂史云。在丑上。李祖楙曰。穀城候見律厤志。夏門。銘曰。夏門値孟。位月在亥。凡十二門。蔡質漢儀曰。維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

右屬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北軍中候。見史弼、西羌傳。附見應劭傳。本注曰。掌監五營。漢官曰。員吏七人。候自得辟召。通大鴻臚一人。斗食。〔集解〕惠棟曰。高誘云。中候、候望者也。李祖楙曰。孔融傳。融拜中軍候。案中興無此官。惟大將軍部下有曲。曲有軍候。比六百石。秩次中候。繹傳上下文。融以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据史弼傳。弼辟公府。遷北軍中候。彼由公府掾遷。此亦由司空掾拜。則中軍候當即北軍中候之奪文倒亂也。它傳不見。附記於此。以備稽考。

屯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屯騎校尉。見桓、靈皇后紀。竇章、劉寬、梁商、馮緄、桓郁、劉般、朱雋傳。附見鄧騭、來歷、伏湛、梁冀傳。本注曰。掌宿衛兵。漢官曰。員吏百二十八人。領士

七百人。司馬一人。千石。蔡質漢儀曰五營司馬見校尉執板不拜。

越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晉灼曰取其才力超越也。案紀光武改青巾右校尉爲越騎校尉。臣昭曰越人非善騎所出。晉灼爲允。（集解）惠棟曰注右當作左。青巾左校尉建武九年置。十五年改也。李祖楙曰越騎校尉見和、桓、獻紀。宗室四王三侯、梁冀、桓郁、楊賜、蓋勳、宦者、文苑傳。附見鄧禹、馬援、馬防、趙熹、袁紹、董卓傳。本注曰。掌宿衞兵。蔡質漢儀亦曰掌越騎。漢官曰。員吏百二十七人。領士七百人。司馬一人。千石。（集解）李祖楙曰越騎司馬見順紀、鄭衆傳。附見馬援傳。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初置掌上林苑門屯兵。見前書。（集解）李祖楙曰。步兵校尉見桓、靈、獻、皇后紀。梁冀、桓焉、方術傳。附見來歷、任隗、竇憲、馬廖、趙熹、馮魴、劉般、竇武傳。本注曰。掌宿衞兵。漢官曰。員吏七十三人。領士七百人。司馬一人。千石。

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如淳曰。長水、胡名也。韋昭曰。長水校尉典胡騎。廄近長水。故以爲名。長水、蓋中小水名。（集解）惠棟曰。此據辨釋名也。劉熙云。長水校尉。長于水戰用船之事。故昭辨之。又沈約引辨釋名云。蓋關中小水名也。司馬貞曰。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荊溪水是也。先謙曰。韋注中上奪關字。本注曰。掌宿衞兵。蔡質漢儀曰。主長水、宣曲胡騎。漢官曰。員吏百五十七人。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千石。本注曰。掌宿衞。主烏桓騎。

射聲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服虔曰。工射也。冥冥中聞聲。則射中之。故以爲名。〔集解〕李祖楙曰。射聲校尉見和熹皇后紀、來歷、耿國、曹褒、丁鴻、班超、循吏傳附見竇固、竇憲、馬成、董卓傳。光武紀建武七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十五年復置。本注曰。掌宿衞兵。蔡質漢儀曰。掌待詔射聲事。漢官曰。員吏百二十九人。領士七百人。〔集解〕惠棟曰。注掌待詔射聲事。事北宋本作士。司馬一人。千石。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集解〕惠棟曰。衞宏漢舊儀曰。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于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幷長水。〔集解〕李祖楙曰。前書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光武紀建武五年隗囂遣子恂入侍。以爲胡騎校尉（亦見傳）。是中興初有此官。虎賁主輕車幷射聲。案大駕鹵簿。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集解〕李祖楙曰。西京時常命郡國選武猛之士。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於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建武七年詔罷之。蓋光武一意休息。故併罷之也。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眞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諸邊鄣塞尉。諸陵校尉長。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置秩。〔集解〕先謙曰。官本置作署。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蔡質漢儀曰：職在典京師外部諸郡，無所不糾。封侯、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入宮，開中道稱使者。每會，後到先去。〔集解〕李祖楙曰：司隸校尉見光武、明、和、順、桓、靈、獻紀，宣秉、牟融、鮑永、鮑昱、馮魴、宋均、宋意、徐防、張敏、何熙、應奉、霍諝、陳禪、王龔、王暢、虞詡、周舉、黃琬、鍾皓、段熲、龔翊、呂布、酷吏、宦者傳，附見馬援、趙典、杜詩、梁冀、張霸、羊續、蘇不韋、張酺、韓棱、郭鎮、班勇、徐璆、楊彪、黃瓊、竇武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司隸校尉，周官也。征和中，陽石公主巫蠱之獄起，乃依周置司隸。臣昭曰：周無司隸，豈即司寇乎？〔集解〕惠棟曰：大司寇屬有司隸。鄭玄注：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賈公彥云：以漢時司隸官與周同，故舉以為說。劉昭謂周無司隸，失之。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前書曰：置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司隸校尉部河南、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河東、宏農七郡。元帝去節。〔集解〕惠棟曰：見前書諸葛豐傳。成帝省，建武中復置，并領一州。蔡質漢儀曰：司隸詣臺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陪卿上。初除，謁大將軍、三公，通謁持板揖。公議、朝賀無敬。臺召入宮對，見尚書持板，朝賀揖。〔集解〕李祖楙曰：本紀更始時，世祖為司隸校尉，領雒陽，置僚屬從事司察，一如舊章。建武八年，司隸校尉傅亢下獄。十一年，徵鮑永為司隸校尉。是中興初已有之。十八年罷十三州牧，置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屬司隸，司隸始領州事。建安元年，曹操領司隸校尉。十八年省，以所部分屬雍州。蓋操於是年為魏公，因省。〔集解〕先謙曰：官本議作儀。從事史十二人。〔集解〕李祖楙曰：司隸從事，見馮衍、种拂、申屠蟠傳，附見鮑永、蘇不韋傳。案秋官司隸下士十二人，似與從事史同。本注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蔡質漢儀曰：都官主雒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博物記曰：中興以來，都官從事多出之河內，掊擊貴戚。〔集解〕惠棟曰：注百官宜當作姓。功曹從事，〔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曰：即治中也。主州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舊解以為別乘傳車，故曰別駕。諸州刺史亦

如之。行部。則奉引錄衆事。簿曹從事。主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假佐二十五人。本注曰。主簿錄閤下事。省文書。門亭長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主選用。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簿曹書佐主簿書。其餘都官書佐及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各主一部文書。吕郡吏補。歲滿一更。司隸所部郡七。

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請。〔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河南尹所治。周地也。雒陽本成周。周之衰微。分爲東西周。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河、雒、伊。漢始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曰太守。世祖徙雒陽。故號爲尹。尹、正也。詩曰。赫赫師尹。李祖楙曰。河南尹見明、和、桓、靈紀。王梁、郭賀、蘇章、梁冀、馮緄、袁安、張酺、郭鎭、霍諝、橋玄、楊秉、段熲、王允、黨錮、何進、袁術、朱儁、儒林、獨行傳。附見任光、鄧騭、宋弘、樂恢、應奉傳。其京兆尹。〔集解〕李祖楙曰。京兆尹見郅壽、馮緄、翟酺、陳龜、楊彪、劉陶、蓋勳、延篤、宦者傳。附見第五倫、班超傳。左馮翊。〔集解〕李祖楙曰。左馮翊見明、安、質紀。蓋延、張湛、郭丹、鄭衆、滕撫、陳禪、章八王、延篤、儒林傳。附見陳寵、王允傳。右扶風〔集解〕李祖楙曰。右扶風見趙典、楊秉、黃琬傳。附見馮異、王允傳。三人。漢初都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雒陽。更吕河南郡爲尹。吕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其餘弘農、河內、河東三郡。其置尹、馮翊、扶風及太守丞。奉之本位。在地理志。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七校補

百官志四．執金吾一人至及主兵器．柳從辰曰．書鈔五十四引漢官儀．執金吾中興以來．但專徼循．不預國政．案通典作不預他政．注．注緹騎．官本注．注作主．是．柳從辰曰．孫輯本仍作注．

緹騎二百人．集解李祖楙曰．至五百見宦者傳．今案亦見文苑傳下．又宦者傳注引辨釋名說五百義．與古今注異．并詳輿服志上集解．

中宮僕一人至中興省太減二千石．集解錢大昕曰．至當云減千石．今案本條與後中尉條．錢皆改本注曰爲本曰．其實非也．下已言省．言改上不須更著本曰也．本條自於志文主馭下．另出本注曰．非衍．惟減秩二千石．二蓋爲之譌．

中宮冗從僕射一人至主中黃門冗從注．比尙書郎．比原譌封．錢校據閩本正．今從之．官本注不誤．

中宮永巷令一人．官本中字不提行．非．

職如長秋．如原譌知．據錢校正．官本不誤．

太子率更令一人至職似光祿．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七引續漢書百官志．作似光祿勳．掌宮殿門戶之禁．郎將屯衞之士．凡多十六字．今案此御覽所據本異也．又通典亦作似光祿勳．多勳字．

太子舍人。惠棟曰、舍人秦官也。漢因之。今案前表舍人無說。此據通典補。

太子家令一人。至職似司農少府。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七引本條末亦多擬廷尉也四字。

太子洗馬。至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六引本條、者字作一人二字、末亦多蓋洗馬之義也六字。今案此與前條擬廷尉也句均說明之辭、不類本注文、疑御覽有誤。

城門校尉一人。至主兵。案司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司字不應提行。城門、每門候一人。案城字應提行。六百石注。執板下拜。官本注下作不。是。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典職儀亦作下。注云下當作不。其餘上西門注。位月惟戌。戌原譌成。已正。官本注不誤。津門。錢大昭曰、雒陽南面西門。開陽門。錢大昭曰、南面東頭第一門。耗門注。銘曰、耗門值季月位在辰。柳從辰曰、御覽一百八十三引李尤此銘下有順陽布惠、貧乏是振二句。劉注所引各門銘皆止二句。本節錄以辨門位。非其全也。又耗門、御覽引作旄門。蓋此耗字本讀如毛、無也。故尤銘以貧乏爲言。旄、綠音近。遂轉爲旄耳。穀門注。位光于子。官本注。光作當。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監五營。錢大昕曰、漢官制以委任爲重。不依秩祿之多寡。五營校尉皆比二千石、而中候以六百石監之。郡國守相皆二千石、而刺史以六百石察之。其後政歸臺閣。

尙書令秩止千石.而權任乃在三公之上矣.

屯騎校尉一人.至司馬一人千石.司字原誤提行.已正.官本不誤.

長水校尉一人.錢大昭曰.建武七年省.十五年復置.

司隸校尉一人.至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注.都官主雒陽百官.主原譌武.錢校據閩本正.今從之.官本注不誤.集解惠棟曰.注.百官當作姓.今案注下引博物記.言都官從事.揞擊貴戚.則是所主者官也.非民也.通典亦云都官從事史至爲雄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惠乃謂百官當改百姓.誤矣.主雒陽百姓者.自有雒陽令.非司隸從事之職.惠或疑從事不過一掾史.未能主百官.則未思此從事以都官名.固自有說.前書藝文志顏注.稗官.小官名.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十三.是也.據此可知都官在稗官上.而出公卿大夫下.亦小官而非朝官.胡廣請於桓帝.得自比都官從事.遂作鵠頭.召大將軍西曹掾.掾至膝行辭謝.則當時都官從事之職權可見.主雒陽百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後漢書二十八

梁 剡 令 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百官志五第二十八

州郡 縣鄉 亭里 匈奴中郎將 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王國 宋衞國 列侯 關內侯 四夷國 百官奉

外十有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豫州刺史見光武十王、周景、橋玄、明八王、楊秉、臧洪、王允、董卓、公孫瓚、袁術、呂布、循吏傳。冀州刺史見鄧壽、蘇章、賈琮、度尚、朱穆、明八王、劉陶、李雲、左雄、周舉、王允、黨錮、董卓、劉虞、公孫瓚、袁紹傳。兗州刺史見第五種、張禹、李恂、楊秉、臧洪、皇甫規、周舉、朱儁、黨錮、董卓、公孫瓚、袁紹、循吏、儒林傳、天文志。徐州刺史見楊秉、种劭、陶謙、袁紹傳。青州刺史見安紀、魯丕、郭賀、法雄、王望、楊秉、王龔、臧洪、周舉、趙岐、陳蕃、黃琬、黨錮、公孫瓚、袁紹、劉表、儒林傳。荆州刺史見靈紀、郭賀、羊續、梁冀、馮緄、度尚、楊琁、徐璆、楊震、楊秉、欒巴、李固、劉表、方術、逸民、西南夷傳、天文志。楊州刺史見靈獻紀、馬嚴、滕撫、劉般、張禹、臧洪、黨錮、許劭、朱儁、陶謙、袁術、獨行傳、天文志。幷州刺史見靈紀、蘇張、仲長統、周舉、趙岐、皇甫規、段熲、王允、郭太、董卓、袁紹、劉焉、呂布傳。涼州刺史見安、靈獻紀、馬嚴、鄭興、陳龜、种暠、种劭、傅燮、蓋勳、皇甫規、張奐、段熲、黨錮、董卓、劉焉、宦者傳。益州刺史見安、桓獻紀、公孫述、楊秉、种暠、种劭、黨錮、劉表、劉焉、西南夷傳。幽州刺史見靈紀、寇榮、耿夔、馬嚴、馮緄、楊琁、黨錮、劉虞、袁紹、東夷、鮮卑傳。交阯刺史見順、靈紀、賈琮、度尚、楊琁、朱儁、南蠻傳、天文志。

本注曰。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諸書不同也。〔集解〕李祖楙曰。前書。元封五年。於冀、豫、兗、徐、青、荆、楊、幷、益、幽、涼、朔方、交阯州。各置刺史一人。中興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幷幷州。爲十二州。置牧各一人。成帝更爲牧。秩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前書。綏和元年更名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見朱博傳。元壽二年復爲牧。建武十八年。復

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

蔡質漢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卽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諸州刺史初除比。諸持板揖。不拜。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復禹貢之九州。冀州得魏郡、安平、鉅鹿、河間、清河、博陵、常山、趙國、勃海、甘陵、平原、太原、上黨、西河、定襄、鴈門、雲中、五原、朔方、河東、河內、涿郡、漁陽、廣陽、右北平、上谷、代郡、遼東、遼東屬國、遼西、玄菟、樂浪、凡三十二郡。省司隸校尉。以司隸部分屬豫州、冀州、雍州。省涼州刺史以并雍州部郡。得弘農、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張掖、張掖屬國、酒泉、敦煌、西海、漢興、永陽、東安南。凡二十二郡。省交州。以其郡屬荆州。荆州得交州之蒼梧、南海、九眞、交阯、日南、與其舊所部南陽、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凡十三郡。益州本部郡有廣漢、漢中、巴郡、犍為、蜀郡、牂牁、越嶲、益州、永昌、犍為屬國、蜀郡屬國、廣漢屬國。今并得交州之鬱林、合浦、凡十四郡。豫州部郡。本有潁川、陳國、汝南、沛國、梁國、魯國。今并得河南、滎陽都尉。凡八郡。徐州部郡得下邳、廣陵、彭城、東海、琅邪、利城、城陽、東莞。凡八郡。青州得齊國、北海、東萊、濟南、樂安。凡五郡。獻帝春秋曰。孫權以步騭行交州刺史。東觀書曰。交阯刺史持節。（集解）錢大昕曰。注二十二郡。案二十二郡之名。不見於郡國志者凡六。西平郡。蓋分金城置。（晉志領西都、臨羌、長寧、安夷四縣。）西郡。蓋分張掖置。（晉志領日勒、刪丹、仙提、萬歲、蘭池五縣。）西海郡。獻帝興平二年置。卽張掖居延屬國也。（晉志領居延一縣。）漢興郡。蓋曹公分關中置。永陽郡。則獻帝初平四年分漢陽置也。惟東安南一郡無可考。疑本作南安。而衍東字耳。秦中記。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晉志。南安郡領獂道、新興、中陶三縣。又案東漢始以屬國都尉領域。比于郡守。嗣後內地分置都尉。亦得稱郡。晉泰始初置滎陽郡。蓋因魏之滎陽都尉也。魏志李通傳。太祖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而趙儼傳云。袁紹遣使招誘豫州諸郡。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此亦以都尉為郡之證也。裴松之引魏略云。李勝嘗為滎陽太守。（嘗在

魏主芳之世。）似魏世已有滎陽郡矣。惠棟注。凡十三郡下凡十四郡。北宋本無兩郡字。

諸州常㠯八月巡行所部郡國。胡廣注曰。巡謂驛馬也。縣次傳駕之以走疾。猶言古附遂〔集解〕官本考證曰注猶言古附遂。何焯校本作猶古言附遂。惠棟曰。北宋本作猶古言。

錄囚徒。胡廣曰。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狀。實其眞僞。有侵冤者。卽時平理也。

考殿最。胡廣曰。課第長吏不稱職者。爲殿舉免之。其有治能者。爲最察上。尤異。州又狀。州中吏民茂才異等。歲舉一人。

初、歲盡詣京都奏事。胡廣曰。所察有條應繩異者。輒覆問之。不茹柔吐剛也。歲盡。齎所狀納京師。名奏事。差其遠近。各有常會。

中與但因計吏。胡廣曰。不復自詣京師。其所道皆如舊典。東觀書曰。和帝初。張酺上言。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爲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恐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冀勅戒。其餘令各敬愼所職。於以衰滅貪邪便佞。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牧方三人。所以使閱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冤失職。賢而不舉者。入告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如何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冤失職。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辟。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集解〕惠棟曰。注可欺乎哉。北宋本重出可欺乎哉。李祖楙曰。光武紀。建武十一年。斷州牧自還奏事。後遂因之不改。

皆有從事史假佐。〔集解〕李祖楙曰。州從事史見李憲、蓋延、宋浮、虞延、桓榮、班固、第五種。袁安、王充、李恂、崔駰、楊秉、蓋勳、史弼、陳蕃、王允、竇武、劉虞、公孫瓚、袁紹、劉表、劉焉、酷吏、獨行、儒林、方術、西南夷傳。天文、五行志。

本注曰。員職略與司隸同。〔集解〕李祖楙曰。宋書。刺史官屬。有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治中從事史一人。主財穀簿書。兵曹從事史一人。主兵事。部從事史。每郡各一人。主察非法。主簿一人。錄閣下衆事。省署文書。門亭長一人。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一人。主選。孝經師一人。主試經。月令師一人。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一人。平律。簿曹書佐一人。主簿書。典郡書佐。每郡各一人。主一郡文書。漢制也。案司隸有別駕

從事史、校尉行部奉引。錄衆事。刺史職如司隸、行部。故有別駕從事。見陳禪、陳蕃、王允、袁紹、劉表、陶謙、劉焉、獨行傳。部從事見喬玄、獨行傳。主簿見劉焉、呂布傳。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爲治中從事。〔集解〕李祖楙曰、治中從事見王允、陳禪傳。袁紹、獨行、方術傳。豫州部郡國六。冀州部九。兗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荊州部七。揚州部六。益州部十二。涼州部十二。幷州部九。幽州部十一。交州部七。凡九十八。其二十七王國相。〔集解〕李祖楙曰、二十七王國。冀州部八。鉅鹿、常山、中山、安平、（原樂成郡。安帝改。）清河、（桓帝改曰甘陵。）河間、趙國、勃海也。豫州部四。梁國、陳國、（卽淮陽王國。章帝改。）沛國、魯國也。兗州部四。東平、任城、濟北、濟陰也。徐州部五。東海、琅邪、彭城、下邳、（原臨淮郡。明帝改。）廣陵也。青州部五。濟南、平原、樂安、（原千乘郡。和帝改。）北海、齊國也。揚州部一。九江也。（卽阜陵王國。）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屬國都尉。屬國分郡離遠縣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世祖幷省郡縣四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臣昭曰。昔在先代。列爵殊等。九服不同。畿荒制異。雖連帥相司。牧伯分長。而封疆畫限。兼庸有數。如身之使臂。手之使指。故能高卑相固。遠近維持。羣后克穆。共康兆庶。爰及周衰。稍競呑廣。邦國侵爭。遞懷貪略。猶歷數百年。乃能成其幷一。豈非樹之有本。使其然乎。秦兼天下。開設郡縣。孤立獨王。卽以顚亡。漢祖因循。雖不頓革。分置子弟。終罹諸呂之難。漸剖列郡。以減大都之權。後嚴安之徒。猶慷慨發憤。謂千里之威。卽古之彊國。慮非安本無窮之計也。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鎭。秩裁數百。威望輕寡。得有察舉之勤。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既非識治之主。故無取焉。爾世祖中興。監乎政本。復約其職。還遵舊制。斷親奏事。省入惜煩。漸得自重之路。因兹以降。彌於歲年。母后當朝。多以弱守。六合危動。四海潰弊。財盡力竭。綱維撓[illegible]而八方不能內侵。諸侯莫敢入伐。豈非幹強枝弱。控制素重之所致乎。至孝靈在位。橫流既及。劉焉徼僞。自爲身謀。非有憂國之心。專懷狼據之

策抗論昏世薦議愚主盛稱宜重牧伯謂足鎮壓萬里扞姦樹算苟罔一時豈可永爲國本長期勝術哉夫聖主御世莫不大庇生民承其休謀傳其典制猶云事久弊生無或通貫故變改正服革異質文分爵三五參差不一況在孽駮之君扞姦詐之臣共所創置哉焉可仍因大建尊州之規竟無一日之治故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紹取冀下制書于燕朔劉表制南郊天祀地魏祖據兗遂構皇業漢之殄滅禍原乎此及臻後代任寄彌廣委之邦宰之命授之斧鉞之重假之都督之威開之征討之略晉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然乃詔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監御史皆總綱紀而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昔漢末四海分崩因以吳蜀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此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爲一當韜戢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州無事者罷其兵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出頒詔條入奏事京城二千石專治民之重監司清峻於上此經久之體也其便省州牧晉武帝又見其弊矣雖有其言不卒其事後嗣纘繼牧鎮愈重據地分爭竟覆天下昔王畿之大不過千里州之所司廣袤兼遠爭彊虎視之辰遷鼎革終之日未嘗不藉藩兵之權挾董司之力逼迫伺隙陵奪沖幼其甚者臣主揚兵骨肉戰野昆弟梟懸伯叔屠裂末壯披心尾大不掉既用此始亦病以終傾輈愈覆莫或途改致維京有銜璧之痛秦臺有不守之酷胡羌遞興氐鮮更起糜滅羣黎流禍百世堅冰所漸兼緣茲蠹嗚呼後之聖王必不久滯斯迹靈長之終當有神算不然則雄捍反拒之事懼甚於此心憑彊作害之謀方盛於後意

凡州所監都爲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

（集解）錢大昕曰案京都置尹一人志正文也上六字乃注文譌舛不可通予謂監都之都當作部以上文云每州部郡國若干因改部字義以足成之當云凡州所監爲部字譌又顚倒其文耳

丞一人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三月令郡太守諸侯相病丞長史行事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集解）惠棟曰漢官曰太守秦官也秦滅諸侯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李祖楙曰太守丞見順紀桓譚孔奮羊續劉平謝弼臧洪西南夷傳邊郡丞稱長史如索班爲敦煌長史（見班勇傳）蓋勳爲漢陽長史（見本傳）田颯爲隴西長史上官鴻爲金城長史（見西羌傳）馬襄爲西河長史

（見匈奴傳）是也。前書郡有長史。掌兵馬。秩六百石。

王國之相亦如之。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安定屬國都尉。見桓紀、皇甫規、張奐傳。張掖屬國都尉。見竇融、馮勤、儒林傳。張掖居延屬國都尉。見劉般傳。廣漢屬國都尉。見馮緄傳。遼東屬國都尉、見安紀、段熲、方術傳。蜀郡屬國都尉。見方術傳。蜀郡西部都尉。見南蠻傳。前書屬國都尉。皆武帝初置。顏注。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如居延屬國等是。居延、匈奴中地也。丞一人。〔集解〕李祖楙曰。公孫纘爲遼東屬國長史。蓋即都尉丞。如上邊郡稱長史例也。見瓚傳。本注曰。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辠法。論課殿最。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歲盡。遣吏上計。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故也。〔集解〕惠棟曰。此周禮小行人秋獻功注也。李祖楙曰。上計吏。見度尚、楊秉、公孫瓚、文苑、獨行、東夷傳。律厤、禮儀志。計者、計簿也。舊制。使郡丞奉歲計詣京師上之。幷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集解〕李祖楙曰。前書孝武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與計偕。拜郎中。中廢。中興和帝永元十四年。復補郎官。（桓帝復罷。見楊秉傳。）當時帝以所舉孝廉。每與郡口率不均。乃從丁鴻議。令郡口二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見鴻傳。）唯緣邊郡口十萬。則歲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稍異。（見和紀。）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据此。舉孝廉之例。亦隨時隨地而爲制也。典兵禁。備盜賊。〔集解〕先謙曰。典上疑當有尉一人三字而奪之。景帝更名都尉。〔集解〕李祖楙曰。前表。秦每郡置尉一人。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郡。亦有時不置太守。并職於都尉。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譏出入。

〔集解〕李祖楙曰．京輔都尉．見張宗傳．左輔都尉．見鄧禹傳．右輔都尉．見劉玄傳．

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集解〕李祖楙曰．建武八年．以梁騰爲酒泉典農都尉．見梁統傳．明帝永平十六年．開伊吾盧屯田．置宜禾都尉主之．蓋農都尉比也．見西域傳．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集解〕李祖楙曰．前漢以典屬國掌蠻夷降者．中興後無典屬國．但置屬國都尉掌之．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古今注曰．六年八月．省都尉官．應劭曰．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集解〕惠棟曰．胡廣漢官解詁都尉下曰．舊時以八月都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折衝厭難也．李祖楙曰．建武初．沛郡汝南都尉李忠、杜詩．（見本傳）河南都尉張宗．（見本傳）歐陽歙．（見儒林傳）千乘都尉何寵．（見何敞傳）河東都尉樊曄．（見酷吏傳）太山都尉夏恭．（見文苑傳）武陵都尉溫序．（見獨行傳）皆在未省以前．建武七年．又罷護漕都尉．（見本紀）唯扶風都尉未省．獻帝初平元年始罷之．（見本紀）省關都尉．〔集解〕李祖楙曰．函谷關也．建武初．以陰識爲關都尉．鎮函谷是也．（見識傳）九年省．十九年復置．後不云省．史亦無考．靈帝中平元年．又置函谷、廣城、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小平津、孟津八關都尉．（並見皇甫嵩傳）據此．函谷關都尉．蓋中省仍置也．唯邊郡往往置都尉．〔集解〕李祖楙曰．邊郡各都尉．如會稽東部都尉．見順紀．敦煌、酒泉、張掖都尉．見竇融傳．遼東都尉見馮緄傳．交阯都尉見胡廣傳．安定都尉見傅燮傳．九眞都尉見黨錮傳．會稽西部都尉見獨行傳．案明帝時有京輔都尉陳訢．（見馬武傳）九江都尉滕撫．（見本傳）桓帝時．太山都尉侯章．（見桓紀）抗徐．（見度尚傳）孔宙．（見融傳）是內郡亦往往置之．不僅邊郡．順紀永壽元年．置太山、瑯邪都尉．注云．因寇賊不息故也．與上應說合．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集解〕李祖楙曰．本紀和帝永元元年．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十五年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安帝永初元年．分犍爲南部爲屬國都尉．二年．分廣漢北部爲屬國都尉．延光二年．分蜀部西部爲屬國都尉．（並見西南夷傳）順帝陽嘉二年．復置隴西南部都尉．西羌西南夷傳．復有金城西部都尉官．此皆分縣治民也．安帝已

羌犯法。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應劭漢官曰。蓋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尙矣。易稱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詩美公劉。匪居匪康。入耕出戰。乃褁餱糧。干戈載揚。四方莫當。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興雷震。煙蒸電激。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卽強敵。猶鳩鵲捕鷹鸇。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挾妖僞。遐邇摇蕩。八州并發。煙炎絳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横。多僴良善。以爲己功。財貨糞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兹。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春秋家不藏甲。所以一國威。抑私力也。今雖四海殘壞。王命未洽。可折衝厭難。若指於掌。故置右扶風。〔集解〕李祖楙曰。京兆虎牙都尉見安、桓紀、耿恭、趙岐、公孫瓚、西羌傳、天文志。右扶風都尉見皇甫規、西羌傳。漢官曰。涼州近羌。數犯三輔。都尉將兵護園林。秩比二千石。解見西羌傳。先謙曰。官本於掌作以掌。

皆置諸曹掾史。新論曰。王莽時置西海郡。令其吏皆百石親事。一日爲四百石。二歲而遷補。本注曰。諸曹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蔡質漢儀曰。河南尹掾出考案與從事同。〔集解〕惠棟曰。注尹北宋本作府。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集解〕李祖楙曰。郡功曹史見皇后紀、彭寵、公孫述、寇恂、任光、馬稜、馮勤、吳良、申屠剛、鮑永、郅惲、杜詩、廉范、王堂、樊準、虞延、周章、曹褒、桓曄、法雄、班固、樂恢、張禹、袁安、袁閎、張酺、韓稜、爰延、王允、陳禪、橋玄、王龔、臧洪、馬融、鍾皓、陳寔、吳祐、皇甫規、黨錮、許劭、竇武、循吏、儒林、獨行、列女、東夷傳。（漢官儀云。功曹督郵部之極位。亦稱右曹。解見張酺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集解〕李祖楙曰。郡五官掾見任光、邳彤、蘇不韋、李雲、酷吏、獨行、西羌傳。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集解〕李祖楙曰。郡督郵見馮異、馬嚴、伏隆、郅惲、蘇不韋、虞延、鄭弘、班固、鍾離意、何敞、橋玄、周燮、陳球、陳寔、黨錮、儒林、獨行、方術傳。正門有亭長一人。〔集解〕李祖楙曰。門亭長見陳寔、儒林傳。主記室史。主錄記書。催期會。〔集解〕李祖楙

曰主記室史見袁安傳.

無令史閤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漢官曰.河南尹員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諸縣有秩三十五人.官屬掾史五人.四部督郵吏部掾二十六人.案獄仁恕□三人.監津渠漕水掾二十五人.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文學守助掾六十人.書佐五十人.循行二百三十人.幹小史二百三十一人.〔集解〕惠棟曰.幹.漢碑皆作干.古字通也.案獄仁恕.魯恭傳有仁恕掾肥親是也.百石卒吏.朱錫鬯云.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吏.蓋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以別之.卒.租勿切.又書佐、漢律.郡卒吏書佐各十人.又循行二百.二作一.趙明誠曰.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案北海相景君碑陰.載故吏自都昌召邱邏而下十九人.皆作修行.豈循脩二字.書相類.遂至訛謬耶.案王充論衡曰.一縣佐吏之材任郡掾史.一郡脩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脩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證此.則循行當作脩行.無疑矣.李祖楙曰.郡倉曹掾見獨行傳.戶曹掾見郅惲、循吏、儒林、獨行、方術傳.決曹掾見王霸、郭躬、應奉、周燮、循吏、酷吏、獨行傳.賊曹掾見銚期、黨錮、酷吏傳.兵曹掾見杜茂、朱浮、東夷傳.漕水掾見方術傳.仁恕掾見魯恭傳.文學掾見楊厚、崔駰、陳寔、儒林、文苑、方術傳.門下掾見公孫述、寇恂、祭遵、吳良、郅惲、袁安、崔駰、种暠獨行傳.主簿見王堂、袁安、种暠、朱雋、循吏、獨行、南蠻傳.書佐見樊準、蔡邕、酷吏傳.小史見吳祐傳.

屬官.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應劭漢官曰.前書百官表云.萬戶以上爲令.萬戶以下爲長.三邊始孝武皇帝所開縣.戶數百而或爲令.荊、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令爾.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爲長.桓帝時以江南陽安爲女公主邑.改號爲令.主薨.復復其故.若此爲繫其本俗說令長以水土爲之.及秩高下.皆無明文.班固通儒.述一代之書.斯近其眞.〔集解〕惠棟曰.注以江南陽安.江誤.當作汝南.陽安縣屬汝南也.順帝女華.延熹元年封陽安公主.

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

爲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貧多尤爲殿者於後曹別責以糾怠慢也諸對辭窮尤困收主者掾史關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縛責以明下轉相督勑爲民除害也明帝詔書不得僇辱黃綬以別小人吏也

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集解〕錢大昕曰國當作邑李祖楙曰前表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 縣萬戶已上爲令不滿爲長侯國爲相皆秦制也史記秦并天下夷郡縣銷兵刃示不復用 丞各一人〔集解〕李祖楙曰縣丞見耿恭、儒林傳 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集解〕李祖楙曰洛陽左尉見應劭、橋玄傳 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宄已起端緒 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集解〕李祖楙曰縣尉見賈復、晉恭、丁鴻、逸民傳案漢時守相丞尉皆命於朝廷曹掾以下則用本郡之人由郡縣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諸掾常以門下爲號和安紀陳寵黨錮傳可參證 各署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略如郡員〔集解〕李祖楙曰縣功曹見袁安、爰延、橋玄、列女傳主簿見爰延、循吏、獨行傳門下書佐見朱雋、酷吏傳門下史見种暠傳縣又有幕門候吏見方術傳 五官爲廷掾〔集解〕李祖楙曰縣廷掾見任光、爰延、酷吏傳 監鄉五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 漢官曰雒陽令秩千石丞三人四百石孝廉左尉四百石孝廉右尉四百石員吏七百九十六人十三人四百石鄉有秩獄史五十六人佐史、鄉佐七十七人斗食、令史、嗇夫、假五十人官掾史、幹小史二百五十人書佐九十人循行二百六十人〔集解〕李祖楙曰本紀明帝幸鄴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注云伍伯鈴下（見酷吏傳）侍閤門闌（即門上見郭太傳）部署街里走卒（見虞詡獨行傳）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詳輿服志獄吏見王霸、袁敞、虞詡傳前表縣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按少吏亦作小吏見章紀

鄉置有秩。三老。〔集解〕李祖楙曰。三老見各紀循吏傳。游徼。〔集解〕李祖楙曰。游徼見臧宮、獨行傳。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集解〕惠棟曰。倉頡廟人名碑曰。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水有秩。殺阬君神祠碑曰。有秩長安賈福。李翕碑云。敕衡官有秩。街彈碑曰。有秩定陵杜則。趙明誠曰。前漢掌故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吏。百官志云云。然則有秩。蓋六鄉吏民也。案仲長統傳注引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掌一鄉人。風俗通曰。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風俗通曰。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集解〕惠棟曰。黃恭交廣記曰。秦兼天下。又除附庸爲鄉。有鄉則有里。今之嗇夫是也。鄉之爲言境也。言在人境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夫之爲言扶也。扶助縣國。無自專之威也。說文。鄉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嗇夫別治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李祖楙曰。鄉嗇夫見任光、鄭弘、鄭玄、第五倫、爰延、吳祐傳。嗇夫中興後。園陵廟亦往往置之。知祭事、徵求諸事。不僅鄉也。見宗室四王三侯、蓋延傳。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集解〕惠棟曰。及作爲。何晏景福殿賦曰。爰有禁楄。勒分翼張。承以陽馬。列以員方。李善曰。楄、附陽馬之短椽也。說文、關西謂旁曰篇。扁、署也。从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椽署雖殊。爲文之義則一也。扁與楄同。補沔反。一音必綿切。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風俗通曰。國家制度。大率十里一鄉。〔集解〕李祖楙曰。前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亭有亭長。以禁盜賊。〔集解〕李祖楙曰。亭長見劉玄、賈復、傅俊、臧宮、虞延、趙孝、鍾離意、李固、循吏、獨行、方術、逸民傳。本注曰。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漢官儀曰。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過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置長史一人。丞一人。治兵民。當兵行。長領置部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不給衞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就田。應合選爲亭長。亭長課徼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劍、甲鎧。鼓吏赤幘。行縢帶劍佩刀。持楯被甲。設矛戟。習射。設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亭吏舊名負弩。改爲長。或謂亭父。〔集解〕官本考證曰。注過郡太守。過本亦作邊。惠棟曰。周禮遺人職曰。三十里有宿。鄭元曰。宿、可止宿。若今之亭有室矣。風俗通曰。亭長者、一亭之長率也。又注或謂亭父。方言云。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弩父。李祖楙曰。獨行傳。王忳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忳曰。仁德勝邪。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而漢時亭爲行旅宿會之地可知矣。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風俗通曰。周禮。五家爲鄰。四鄰爲里。里者、止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舊欣通其所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舊欣作春秋。

邊縣有障塞尉。〔集解〕李祖楙曰。陳禪爲玄菟候城障尉。（見禪傳）卽障塞尉也。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守塞候望。謂之候城。卽障也。建武初。匈奴諸胡犯塞。遣將分障塞。（見祭肜傳）永建元年。嚴勅障塞。繕設屯備。（見順紀）此障塞之證也。並見馬成、馬援、班勇、應劭、南蠻、西羌傳。本注曰。掌禁備羌夷犯塞。太公陰符曰。武王問太公。願聞治亂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吏、武王曰。吏者、治也。所以爲治。其亂者何。太公曰。故吏重罪有十。武王問吏之

三

重罪。太公曰、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貪汚、四吏以威力迫脅於民、五吏與史合姦、六吏與人亡情、七吏作盜賊、使人爲耳目、八吏賤買賣貴於民、九吏增易於民、十吏振懼於民。夫治者有三罪、則國亂而民愁。盡有之、則民流亡而君失其國。武王曰、民亦有罪乎。太公曰、民有十大於此、除者則國治而民安。武王曰、十大何如。太公曰、民勝吏、淳大臣、一大也。民宗強使陵羣下、二大也。民甚富傾國家、三大也。民尊親其君、天下歸慕、四大也。衆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爲權、七大也。恩行於吏、八大也。民服信以少爲多、奪人田宅、贅人妻子、九大也。民之基業畜產爲人所苦、十大也。所謂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武王曰、絕吏之暴、塞民之大、奈何。太公曰、察民之暴吏、明其賞、審其誅、則吏不敢犯暴、民不敢大也。武王曰、是民吏相伺、上下不和、而結其讎。太公曰、爲君守成、爲吏守職、爲民守事、如此各居其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里治、里治則家治、家治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國無事則吏民外不懷怨、內不徼事。〔集解〕惠棟曰、注賤買賣貴於民、賣貴作貴賣。

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士、給均本吏。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胡廣曰、鹽官掊坑而得鹽、或以鑿井煮海水而以得之者。鑄銅爲器械、當鑄冶之時扇熾其火、謂之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在所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置吏隨事、不具縣員。

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使匈奴中郎將見光武、和、順、桓、靈紀、郭丹、鄭衆、陳龜、楊秉、种暠、臧洪、皇甫規、張奐、郭太、竇武、南匈奴、鮮卑傳、天文、五行志。本注曰、主護南單于。置從事二人、有事隨事增之。〔集解〕李祖楙曰、匈奴中郎將從事見南匈奴傳、司馬見張奐傳。掾隨事爲員。護羌、烏桓校尉所置亦然。

應劭漢官曰。擁節屯中步南設官府掾史。單于歲遣侍子來朝。謁者常送迎焉。得賂弓馬氈罽他物百餘萬。謁者事訖還。具表付帑藏。詔書勑自受。〔集解〕惠棟曰。注擁節屯中步。鄭元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今漢使者擁節。李祖楙曰。本紀建武六年。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將韓統報命。中興與匈奴通始此。十四年。中郎將劉襄使匈奴報命。此皆以中郎將權其事也。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彬授南單于璽書。設官府令入居雲中。將兵屯西河美稷以衞護之。乃置員焉。或稱護匈奴中郎將。詳見匈奴傳。

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護烏桓校尉見安、和、順、靈紀、鄧訓、耿夔、耿恭、竇固、應劭、劉陶、冀鯆、劉虞、公孫瓚、西羌、烏桓鮮卑傳、天文五行志。本注曰。主烏桓胡。應劭漢官曰。擁節長史一人。司馬二人。皆六百石。並領鮮卑客賜質子歲時胡市焉。晉書曰。漢置東夷校尉以撫鮮卑。〔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護烏桓校尉。孝武時。烏桓屬漢。始于幽州置之。又注客賜質子歲時胡市。烏桓傳客作賞。胡作互。李祖楙曰。烏桓校尉司馬見公孫瓚傳。前書護烏桓校尉、武帝初置。秩二千石。擁節以護內附烏桓。使不得與匈奴通。後并於匈奴中郎將。中興建武中。從班彪議。復屯上谷寧城。後或以中郎將護之。見盧植傳。

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護羌校尉見光武、明、章、和、安、順、桓、靈紀、隗囂、鄧訓、竇融、馬嚴、陳寵、梁慬、龐參、蓋勳、馬融、皇甫規、段熲、王允、董卓、循吏、獨行、西羌傳、天文五行志。本注曰。主西羌。應劭漢官曰。擁節長史、司馬二人。皆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護羌校尉長史、見鄧訓傳。從事見獨行、西羌傳。主簿見獨行傳。武帝時。諸羌爲寇。叛服無常。乃置校尉。持節擁護降羌。王莽亂遂罷。建武九年。從班彪議。以牛邯爲之。一如舊制。邯卒官省。明帝永平元年。以謁者竇林領校尉。林誅。以謁者郭襄領之。襄免官復省。章帝建初元年。復以度遼將軍吳棠領校尉。棠免。後以鄰郡太守代行其事。不復專設。詳見西羌傳。又有護西域都尉（見明、章、和、安、順紀。鄭弘、班超、梁慬傳）戊已諸校尉（見明、章、和、順紀。耿恭、班超、班勇、梁慬、李恂、董卓傳。五行志）長史（見章、安、和、順紀。班超、班勇、梁慬傳）司馬（見順紀、耿恭傳）諸部候。詳見西域傳。

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傅一人．〔集解〕李祖楙曰．王國傅見宗室四王三侯、光武十王、明八王、章八王、杜林何敞儒林傳．相一人．〔集解〕李祖楙曰．王國相見隗囂、魯恭、魯丕、劉寬、趙熹、宋弘、韋彪、郭丹、鮑永、王堂、鄭弘、賈逵、張宗、王扶、劉般、劉愷、趙咨、鍾離意、宋均、張禹、袁閎、韓稜、周景、郭鎮、陳寵、霍諝、徐璆、明八王、橋玄、崔瑗、楊震、楊秉、章八王、陳球、欒巴、張衡、黃琬、荀淑、荀爽、陳紀、李燮、杜喬、吳祐、史弼、孔融、陳蕃、黨錮、朱儁、劉虞、呂布、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列女傳．五行志．皆二千石．本注曰．傅主導王以善．禮如師．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長史．如郡丞．〔集解〕李祖楙曰．馬融爲河間王廄長史．見融傳．常山王長史劉洪．見律歷志．

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地旣廣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職傅爲太傅．相爲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國家唯爲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胡廣曰．後漢妾數無限別．乃制設正適曰妃．取小夫人不得過四十八．至景帝時．吳楚七國恃其國大．遂以作亂．幾危漢室．及其誅滅．景帝懲之．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主治民．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漢內史、中尉、郎中令之名．前書曰．改漢內史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王國如故．員職皆朝廷爲署．不得自置．至漢成帝．省內史治民．更令相治民．漢舊儀曰．大司空何武奏罷內史．相如太守．中尉如都尉參職．是後中尉爭權與王相奏常不和也．太傅但曰傅．臣昭曰．觀乎高祖之創業也．豈直鴻勳碩德．大庇羣生．蓋其毒虐屠之和泰而

已哉．至於謀深慮久．封建子弟．蕃維盤固．規謀宏遠．及於三趙不終．燕靈天絕．齊代淮楚．皆爲外重．故宋昌曰．外畏齊楚淮南．斯非效與．事過則弊．孰或通之．全國之難．誠固財物之富．作衞之益．亦既得之於前矣．故賜以几杖．用息姦謀．嗣隕局下．怨生有以逮．連師構亂．兵交梁闕．禦侮摧寇．肇自密戚．景帝遂削蕃國之權．刻骨肉之援．封爲君而不聽治其民．置爲主而稍賤其臣．矯枉過甚．遂臻於此．呂霍之危朝．后族愈貴於來寵．吳楚之叛奔．侯王恆借以受誚．故賈誼欲衆建以少其力．列虛以俟其生．此乃達觀深識．監於親陪之要者也．冢嗣必傳萬里之地．分支欲使動搖．不得於經維遠算．且已礙矣．復哀平之際．劉氏偏於四海．宗正著錄．遂以萬數．及乎後漢．彌循前迹．光武十子．並列畿外近郡．孝明八國．不能開庇遠民．國近則不可以大．不大則不足爲強．此所以本枝之援．終以少固．若使漢分兩越．置二三親國．剖吳楚．樹數四列蕃．割遼海而分皇枝．開隴蜀而王子弟．使主尊顯．依漢初之貴、民無定限、許滋養之富、若有昏虐之嗣．可得廢而不得削．必傳劉氏．民信所奉．發其侵伐兼并之釁．岐其他族篡殺之科．制其入貢輕重之法．疏其來朝往復之數．君君臣臣．永許百世之期．一國之民．長無遷動之志．四方得志．聽離官列封．懷賢抱智．隨所適樂土．強弱相倖．遠近相推．舉其大歸．略其小滯．與其畫一．班之海內．天子之朝．自非異姓僭奪．不得興勤王之師．諸蕃國自非雜互篡主．不降討伐之詔．犬牙相經．共爲嚴國．雖王莽善盜．將何因而敢竊．曹操雄勇．亦安能以得土．斯無俟極聖．然克行明賢．矗識亦足立．故父子、首足也．昆弟、四肢也．當使筋骨體血．動靜足以相勝．長短大小．幹用足以相衞．豈有割脛致腹．取骨肉以增頭．劃背露骨．剝脅腴以裨頷．而謂顱頸魁岸．可得比壽松晉．喉咽擁腫．必能長生久視哉．漢氏得之微．猶能四百載．魏人失之甚．不滿數十年．爰自晉世．矯枉太過．入列皇朝．非簡賢之授．唯親是貴．無愚智之辨．不能勝衣冠．早據公相之尊．童蒙幼子．遄登槐獄之位．職應論道．而未離保母之養．續侯賦政．而服二三尺衣．英賢大度．稟彼昏稚．高才碩儒．恭承藐識．公餗覆而不憂．美錦碎而愈截．兼授若流．迴遷競路．才駑任重．功尠釁多．曉比名於公旦．夕同皐於盜跖．褎稱無位．可以充德．貶退刑轘．不足以塞咎．威力強濟．聲實隆重．嫌猜畏逼．身受其斃．覆滅分體．若梟仇寇．瘤粉同氣．有過他逆．忠貞之士．橫罹其凶．志節之人．狼狽其禍．閼伯實沈．繼踵史筆．顯思顯甫．比有國書．趙倫以惷愚排天．齊攸以賢明謝世．枉鬱殄夷．寃孫就盡．不可勝載矣．豈周漢之君．多孝悌之性．晉宋之主．稟豺狼之情．蓋事勢使之然也．朝行斯術．夕窮崩亂．未能革悛．來事愈甚．

蒼生爲此將盡矣。四海爲此搆賊矣。(〔集解〕先謙曰。官本賊作賊是。)聖帝英君欲反斯敗。必當更開同姓之國。置不增之約。罷皇胤入宮之禍。守盟牲礪河之篤。乃可還險墜之路。反乎全安之轍也。〔集解〕惠棟曰。注比壽松晉。松晉、赤松王子晉也。先謙曰。官本威作或。考證云。注或力強濟。擊實隆重。或當作威。位朝廷。廷字衍。

中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中尉見光武十王章八王傳、禮儀志。本注曰。職如郡都尉。主盜賊。東觀書曰。其紹封削絀者。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減。〔集解〕惠棟曰。注減當作滅。先謙曰。官本作滅。郎中令一人。〔集解〕李祖楙曰。郎中令見皇后紀、光武十王傳。僕一人。〔集解〕李祖楙曰。僕見江革傳。皆千石。本注曰。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衞官。如光祿勳。自省少府職。皆幷焉。僕主車及馭。如太僕。本注曰。太僕比二千石。武帝改。但曰僕。〔集解〕錢大昕曰。注字衍。此言王國之僕其初亦稱太僕。武帝時始去太字耳。又皆減其秩。治書比六百石。本注曰。治書本尙書。更名。大夫比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中大夫見宗室、四王三侯、光武十王章八王傳。本注曰。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謁者比四百石。〔集解〕李祖楙曰。謁者見安紀。本注曰。掌冠長冠。本員十六人。後減。〔集解〕錢大昕曰。此句疑有脫誤。據太子洗馬注云。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則王國之謁者。亦宜有十六人矣。漢朝謁者。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則王國之謁者所掌。亦宜如之。或云掌冠長別是一官。如禮樂長、衞士長之類。則員不得若是之多也。先謙曰。上冠去聲。禮樂長、本注曰。主樂人。衞士長、本注曰。

主衛士醫工長、〔集解〕李祖楙曰、第五倫傳、建武中倫爲淮陽國醫工長。本注曰、主醫藥。永巷長、本注曰、宦者。主宮中婢使。祠祀長、本注曰、主祠祀。皆比四百石。自禮樂長至此、皆四百石。郎中二百石。〔集解〕李祖楙曰、郎中見安紀、劉祉、子四王三侯、光武十王、章八王傳。本注曰、無員。

衛公、宋公、本注曰、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集解〕李祖楙曰、本紀注、武帝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成帝封姬延爲周承休公、常卽延後。五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集解〕李祖楙曰、本紀注、武帝封孔吉爲殷紹嘉公、安卽吉裔。十四年、改常爲衞公、安爲宋公、以爲漢賓、在三公上。五經通義、二王之後不考功、有誅無絕。鄭玄曰、王者存二代而封及五郊天、用天子禮以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此謂通三統也。三恪者、敬其先聖、封其後而已、無殊異者也。〔集解〕惠棟曰、本紀在十三年、此云十四年、誤。

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武帝諱、爲列侯。〔集解〕李祖楙曰、前表亦曰通侯。（並見本書馮異傳）顏注、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武帝元朔二年、令諸王得推恩分衆子土、國家爲封、亦爲列侯。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胡廣漢制度曰、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特進、在三公下、不在車騎下。賜位朝侯、〔集解〕先謙曰、官本有廷字。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集解〕李祖楙曰、侍祠侯

見鄧禹、張奮、劉般傳.次大夫.其餘以肺附及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胡廣制度曰.是爲猥諸侯.

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稷禮也.胡廣曰.諸王受封.皆受茅土.歸立社稷.本朝爲宮室.自有制度.至於列侯歸國者.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貧富裁制黎庶.以守其寵.列士特進朝侯賀正月執璧云.每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但納租于侯.以戶數爲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集解〕李祖楙曰.列侯家丞見朱暉、張奮傳.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凡五官.中興以來.食邑千戶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千戶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馬、門大夫.〔集解〕李祖楙曰.前表惟載家丞、庶子、門大夫.無行人、洗馬.

關內侯.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身.其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初令關內侯食邑者俸月二十五斛.承秦賜爵十九等.爲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爲限.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爲號.劉劭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爲政.備其法品.爲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制因古義.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素信者與衆相得也.故啓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卿大夫爲稱.其在軍也.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爲號.所以異在國之名也.秦依古制.其

在軍賜爵爲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也。然則卿大夫士下之品。皆放古。比朝之制。而異其名。亦所以殊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爲公士者。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褭。御駟馬者。要褭、古之名馬也。駕駟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褭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六爵爲官大夫。七爵爲公大夫。八爵爲公乘。九爵爲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卒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爲左庶長。十一爵爲右庶長、十二爵爲左更。十三爵爲中更十四爵爲右更。十五爵爲少上造。十六爵爲大上造十七爵爲駟車庶長。十八爵爲大庶長。十九爵爲關內侯。二十爵爲列侯。自左庶長已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爲名。大庶長卽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卽左右偏裨將軍也。古今注曰。成帝鴻嘉二年。令吏民得買爵。級千錢。〔集解〕李祖楙曰。本紀明帝卽位。賜天下男子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人一級。後各帝卽位及諸慶典。據爲常憲。是爵爲二十等。非賜不得有也。至安帝永初三年。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及五大夫等。（五級至九級。皆大夫也。五大夫蓋合五級言。以五級皆軍吏。故在占賣之列耳。）桓帝延熹二年。占賣關內侯五大夫錢各有差。由是開鬻爵之風。爵賞亦云濫矣。案魏志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又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後世虛封之例。蓋始此也。

四夷國王。率衆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集解〕惠棟曰。隸續繁長張禪等題名有邑長三人、邑君三人。此其證也。

百官受奉例。古今注曰。建武二十六年四月戊戌。增吏奉如此志。例以明也。〔集解〕李祖楙曰。光武紀建武二十六年正月詔增百官奉。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增於舊秩。

大將軍三公奉。月三

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漢書音義曰。斗食祿日以斗爲計。佐史奉月八斛。古今注曰。永和三年。初與河南尹及雒陽員吏四百二十七人奉月四十五斛。臣昭曰。此言豈其妄乎。若人人奉四十五斛。則四百石秩爲大優。而無品。若共進奉者。人不過一斗。亦非義理。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中二千石奉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眞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一千石。月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月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月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月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錢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八斗。獻帝起居注曰。帝在長安。詔書以三輔地不滿千里。而軍師用度非一。公卿已下不得奏除其若公田。以秩石爲率。賦與令各自收其租稅。〔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奉錢奉作舉。考證云。舉當作奉。

贊曰。帝道淵默。冢帥修德。寡昌御衆。分職乃克。不置不監。無驕無忒。程是司徒。寧民康國。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八校補

百官志五。外十有二州至其一州屬司隸校尉注。以六條問事至割損政令。今案六條、據前表顏注引漢官典職儀。喜則任賞。任作淫。煩擾苛暴。剝戮黎元。苛作刻。戮作藏。怙恃榮勢。怙恃作恃怙。割損政令。政作正。通典注惟喜則任賞與此注同。餘皆與師古引同。又割損政令御覽二百五十四引作割剝民人。與三條剝戮黎元複。自係誤文。又注。今并得河南滎陽。

都尉。官本注。滎誤榮。世祖并省郡縣四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注。漸得自重之路。官本注。路作略。凡州所監都爲京都。

置尹一人二千石。案凡字應提行。集解錢大昕曰。至字譌又傎倒其文耳。今案後文。凡縣亦以凡字起。謂上六字爲注文之譌。固非矣。至改作凡州所監爲部。亦不能以京都爲刺史部也。此不過監都之都。爲郡字之寫譌耳。凡郡爲京師。則置尹。兩漢皆如此。晉諱師。是以變言京都。歲盡。遣吏上計注。因秦以十月爲正故也。官本注末無也字。中興

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無都試之役注。每有劇賊。官本注。賊作職。案都尉本以備盜賊。作職。非也。觀順紀置太山琅邪都尉。卽是因有劇賊置。有功曹史。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六十四引辨釋名。曹。羣也。功曹吏所羣聚也。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柳從辰曰。後漢以郡督郵顯名者。許慶字子伯。家貧。爲郡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軺車督郵。嘗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幸臣專勢。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人稱許子伯哭世。又太尉聞人襲。初爲郡督郵。行則負擔。臥則無被。連齎皮以自覆。不受人一飡之費。均見御覽二百五十三引謝承書。屬官至秩次亦如之注。荊、揚、江南

七郡。揚原譌陽。已正。官本注亦誤。

凡縣主蠻夷曰道。至監鄉五部。官本無五字。及學士爲民法式者。集解惠棟曰。及作爲。案此當是據北宋本及作爲。但通典亦作及。則及字不誤。

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注。大率十里一鄉。案此當是十里一亭。十亭一鄉。注有脫誤。

邊縣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備羌夷犯塞。注。五吏與史合姦。官本注史作吏是。六吏與人亡情。七吏作盜賊。使人爲耳目。今案以上二人字亦當是民字。唐時功令習後漢書者兼習八志。民字并經避改。此亦回改未盡者。又注。民勝吏。淳大臣。官本注淳作厚。

中尉一人。至本注曰。掌冠長冠。官本中字不提行。是。集解錢大昕曰。至則員不若是之多也。今案漢制諸王不得交通賓客。自無賓贊報問之事。通典載後漢王侯官屬。亦無掌長冠官名。錢氏疑非所疑。皆誤也。輿服志明云唯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爲常朝服。此不過常字沿上文偶譌爲掌耳。太子洗馬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王國謁者亦員十六人。其職務自亦同於太子洗馬。主爲王導威儀。不必更以光祿勳屬之謁者爲比。況郎謁者臺諸謁者亦以天子出奉引及主殿上時節威儀爲常職也。

百官受奉例。至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集解先謙曰。至考證云。舉當作奉。謹案此注下文皆以月計。似奉舉皆月之譌。否則奉下脫月字。

輿服志上第二十九

玉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耕車　戎車　獵車　軿車　青蓋車
綠車　皁蓋車　夫人安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輕車　大使車　小使車　載車
導從車
車馬飾

後漢書二十九

梁　劉　昭　補注
王先謙集解

書曰。明試以功。孔安國曰。考試其君國為政。以差其功。車服以庸。孔安國曰。賜以車服。以旌其德。用所任也。又一通。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化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錫車服。以表顯其能用。〔集解〕黃山曰。白虎通巡狩篇引尚書大傳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說文。試、用也。虞書曰。明試以功。山案許君說試為用。並引經文。當為此試字塙詁。猶云顯用其功耳。惟顯用之。故以車服表彰之。與伏生說義亦相成。上文試可乃已。我其試哉。試均言用。偽傳皆說為嘗試之試。非也。惟此注引孔安國說。今孔疏本。但有又一通三十二字。前兩說不詳何出。近儒考證孔傳。亦獨遺此。今就以差其功言之。差、次也。夏官槀人。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先鄭據故書。試為考。禮大傳。考文章。鄭注。考、校也。校即差次之。是試可通考。即得有差義也。覘又一通。明試其言。以要其功。連言與功混說。蓋有得失之殊。志引書不及敷奏以言。與書大傳白虎通引同。必非據此本明矣。閻若璩謂眞古文亡於西晉之亂。然郭璞注爾雅。於釋鳥、釋獸。均引有尚書孔氏傳。裴駰注史記。於五帝紀、夏紀、亦均引有孔安國說。與偽傳絕異。近儒皆定為眞孔傳。則似東晉六朝尚有遺文。今注引前說為考試其政。差其功。引後說為試其言以要其功。是前說亦與後說絕異。或前說即出郭裴所見之本與。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

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夭昏暴陵之災。是吕天下之民。敬而愛之。若親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室。上棟下宇。吕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吕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苟心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殺身吕爲之。盡其情也。奕世吕祀之。明其功也。是吕流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大者。必饗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爲之制禮吕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謝。老子曰。聖人不仁。吕百姓爲芻狗。此之謂也。〔集解〕黃山曰。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文子纘義引舊注。天地生萬物。聖人養百姓。豈有心于物。有私于人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弼說異。弼注。天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以芻狗爲二物。淮南齊俗訓。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之。及其已用之後。壤土草薊而已。高注。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求福。又說苑辨物篇。以芻爲狗。是漢說相承。皆不以爲二物也。志自言昔者至引老子。皆釋書義。以宮室車服祭祀。皆起於下民報上之功。或猶以爲不足。至殺身而盡其情。其居上者。亦以樂與福爲己所必當饗受。故聖人制爲禮節。歸於自然。使上不伐其功。下不知所謝。所謂上仁不仁。芻狗百姓者也。疑晉人以清談說經。有此新論。而志取之。　夫禮服之興也。所吕報功章德。尊

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㠯爲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㠯順禮也。〔集解〕黃山曰，王符傳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輿馬。李注引尚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于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縟。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㠯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受民，〔集解〕先謙曰，官本受作愛。黼黻文繡，降龍路車，所㠯顯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聖人不得其位，賢者隱伏。是㠯天子微弱，諸侯脅矣。於是相貴㠯等，相讁㠯貨，相賂㠯利，天下之禮亂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諸侯，此天子失禮，微弱之始也。自是諸侯宮縣，樂食祭㠯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儛大武。鄭玄注禮記曰，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之禮也。白牡，殷牲。〔集解〕黃山曰，冕而儛大武下應有此諸侯之僭天子禮也一句。志本據禮郊特牲爲說，彼文作諸侯之僭禮也，與下大夫之僭禮也一律。此亦當與下此大夫之僭禮也一律，明有奪誤。大夫臺門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鏤簋朱紘，此大夫之僭諸侯禮也。鄭玄曰，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此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曰素衣朱襮。襮，繡領也。鏤簋，謂刻而飾之也。大夫刻之爲龜耳，諸侯飾以象。

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詩刺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譏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器。盜思奪之矣。自是禮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陪臣山楶藻梲。〔集解〕惠棟曰。楶一作栥。薄櫨也。鄭元論語注曰。節栭也。刻之爲山。梲、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有害己之語。競修奇麗之服。飾以輿馬。文罽玉纓。象鑣金鞍。以相夸上。爭錐刀之利。殺人若刈艸。然而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己。雖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攬其輿服。上選以供御。其次以錫百官。漢興。文學旣缺。時亦草創。承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撰輿服。著之於篇。以觀古今損益之義云。上古聖人。〔集解〕黃山曰。上古聖人以下。係專就輿言。與下卷上古穴居而野處以下專就服言爲對。準以五行志之例。應提行。見轉蓬始知爲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爲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春秋緯曰。瑤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爲斗。以攜龍角爲帝車。於是迺曲其輈。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

乾。謂之大壯。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孝經援神契曰。斗曲杓橈象成車。房爲龍馬。華蓋覆鉤。天罡入魁。神不獨居。故驂駕陪乘。以道踟躕。宋均注曰。房星既體蒼龍。又象駕駟馬。故兼言之也。覆鉤、既覆且鉤曲似蓋也。天罡入魁。又似御陪乘。〔集解〕黃山曰。易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輹。京氏以壯爲傷。馬融、虞翻皆同之。虞易輿作車。輹作腹。謂坤爲大車、爲腹。四之五折坤。故壯于大車之腹。鄭氏以壯爲盛。王肅、王弼皆同之。弼注不言取象。但云已得其壯。無有能說其輹者。案晉語、震、車也。左閔元年傳。震爲土。車從馬。杜注。震變爲坤。震爲車。坤爲馬。僖十五年傳。車說其輹。杜注及孔疏引服虔注。說並同。此古文一家之說。知弼亦以震爲輿也。志說大壯義本古文。以九四爲卦主爻。震爲車。變坤爲馬。又大象爲牛。乾爲天。乘謂象法之。故云震乘乾。謂之大壯。釋名。壯、裝也。裝其上使高也。亦志義所本。惟以卦名爲專言車之爲器莫能上。則今古文訖無其說。特推演之詞耳。自是㠯來。世加其飾。至奚仲爲夏車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世本云。奚仲始作車。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臣昭案。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其所起遠矣。豈奚仲爲始。世本之誤。史考所說是也。周室大備。官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周禮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一器而羣工致巧者車最多。是故具物㠯時。六材皆良。鄭玄曰。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自此至弧旌枉矢。皆出周禮。鄭玄曰。即是周禮注。輿方法地。蓋圓象天。三十輻㠯象日月。鄭玄曰。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集解〕黃山曰。考工、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賈疏據輿方而言。不言輿言軫者。軫是輿之本。故舉言之。案記本言軫方。鄭於此無注。而疏云據輿方而言者。以上文加軫與轐焉。注亦訓軫爲輿也。軫爲車下四方材、此記本即其塙證。近儒考之詳矣。說文以軫爲車後橫木。就車後一方可見者。指名之耳。鄭於記車軫四尺。已同許說。於加軫之軫。必改訓爲輿者。軫加於軓。非一方木所可通。不得不別爲說。疏謂軫爲輿之本。其意仍指四方材。志本據考工爲文。改軫爲輿。即用鄭義。實則軫不能直訓爲輿。鄭蓋讀軫爲輿也。宋玉大言賦。方地爲輿。員天

爲蓋知鄭義亦自有所本

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斿七仞齊軫

鄭玄曰軫謂車後橫木(集解)惠士奇曰七仞齊軫以下皆見緯書惠棟曰說文斿旌旗之流也

以象大火

鄭玄曰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

鳥旟七斿五仞齊較

鄭玄曰較者車高欄木也(集解)黃山曰考工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鄭注較兩輢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賈疏引左昭十年傳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彼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案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誤山案賈引服注疑爲誤而謂不重較之車較止於三尺此臆說也尊卑之等辨於斿旐諸經言車本無單較明文尤無諸侯車不重較之制淇澳毛傳以重較爲卿士之車大車毛序以大車爲周大夫之車而無將大車傳又謂大車爲小人之所將初無定說然毛意固以單較屬大車也大東不以服箱毛云服牝服也箱大車箱也而考工大車牝服鄭注牝服長八尺謂較也是則大車單較其長且遠逾五尺五寸安有所謂三尺之較乎此志後注引服說大路總名如今駕駟高車尊卑俱乘之采飾有差服固塙信諸侯之車其較不殊於天子矣左宣十二年傳楚人惎之脫扃杜注扃車上兵闌釋文引服注扃橫木校輪間鄭珍云校卽較也禮緯大夫旗齊較卽齊此較並非車內兩輢上出於式之較故鄭注禮緯易較爲車高欄木釋名欄車上施闌欄鄭所謂欄杜所謂闌皆卽此木施於車外與內較相承爲重較者也雖古車制訖難推詳而以鄭此注覈彼注賈說之爲誤認明矣

以象鶉火

鄭玄曰鳥隼爲旟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七星

熊旗六斿五仞齊肩以象參伐

鄭玄曰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集解)惠棟曰字林曰熊旗五斿爲與士卒爲期于其下故曰旗也

龜旐四斿四仞齊首以象營室

鄭玄曰龜蛇爲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鄭玄曰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官本作旆)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韣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玄注禮含文嘉曰蓋旗

有九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盧植注禮記曰。有鈴曰旂。千寶注周禮曰。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蓋應爲枉直。謂枉矢於弧。

此諸侯已下之所建者也。

白虎通曰。居車中不內顧也。仰即觀天。俯即察地。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所以有和鸞。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名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雍雍。萬福攸同。晉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許慎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杜預注左傳亦云鸞在鑣。和在衡。傅玄乘輿馬賦注曰。鸞在馬勒鑣。千寶周禮注曰。和鸞皆以金爲鈴。史記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其聲名曰和敬。名當作鳴。

天子五路。

周禮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也。謂之路。言行路也。（集解）黃山曰。天子五路以下。雖別上諸侯以下言。仍連上文爲一節。不應提行。五路乃玉路之譌。周禮巾車鄭注。玉路、以玉飾諸末。金路。以金飾諸末。象路、以象飾諸末。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今作天子五路。下接以玉爲飾。不可通。此涉注文五字而譌也。各本皆失正。

已玉爲飾。

古文尚書曰。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孔安國曰。大路。玉。綴路。金也。服虔曰。大路總名也。如今駕駟高車矣。尊卑俱乘之。其采飾有差。鄭玄曰。玉在焉曰路。以玉飾諸末也。傅玄乘輿馬賦注曰。玉路、重較也。韻集曰。輒前橫木曰路。（集解）惠棟曰。注玉在焉。玉、北宋本作王。先謙曰。官本亦作王。此本巾車注文。賈疏。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爲名。諸侯亦然。作玉誤。

錫樊纓十有再就。

鄭玄曰。錫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衆曰。纓謂當胸。士喪禮曰。馬纓三就。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鄭玄曰。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杜預曰。纓在馬膺前。如索帬。乘輿馬賦注曰。繁纓飾以旄尾。金塗十二重。

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

鄭衆曰。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鄭玄曰。七尺爲仞。天子之

旗。高六丈三尺。日月升龍。象天明也。崔駰東巡頌曰。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夷王已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秦幷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爲大路。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乘根。秦改曰金根。乘輿馬賦注曰。金根、以金爲飾。〈集解〉惠棟曰。禮緯曰。山車垂句。注曰。句曲也。言不揉而自曲也。又注殷曰乘根。禮記大輅、殷輅也。鄭元云。大輅、木輅也。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然則乘當作桑也。禮志。殷有山車之瑞。謂桑根車。又曰。秦閱三代之車服。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也。漢承秦制。御爲乘輿。所謂孔子乘殷之路者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所謂二字在孔子二字下。路作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蔡邕曰。五安五立。徐廣曰。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集解〉惠棟曰。晉志曰。車坐乘者。謂之安車。案周禮。唯王后有之。自漢以來。惟乘輿乃有之。又晉志。車倚乘者謂之立。亦謂之高車。

輪皆朱班重牙。周禮曰。牙也者。以爲固抱也。鄭衆曰。牙謂輪輮也。世間或謂之輞。〈集解〉惠士奇曰。重牙。考工記謂之緶。鄭氏謂之車笰。貳轂兩轄。蔡邕曰。轂外復有一轂。抱轄。其外乃復設轄、抱銅置其中。東京賦曰。重輪二轄。疏轂飛軨。〈官本作軨〉〈集解〉惠棟曰。注復有一轂抱轄。抱當作施。禮志亦作施。下同。又注疏轂飛鈴。沈約云。飛鈴以赤油爲之。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軸頭。謂之飛鈴也。黃山曰。注邕說見獨斷。下抱作施。轄作舝。古獨輈車制。後儒據經推考。得此失彼。訖不能明。漢車制異獨輈。而名目多襲古經之舊。今則漢制亦不可詳矣。轂以持輻。軸以支轂。舝設於軸耑。以制轂。施舝在軸耑害上。非施之於轂也。貳轂者。重輪用兩重輻。其持內外輻之木。亦得謂之轂。邕所謂轂外復有一轂是已。而云施舝其外。乃復設舝施銅置其中。循文以求。直爲於兩轂各施一舝。夫重輪仍是一輪。貳轂仍止一轂。貫軸一輪。不能有兩軸。安能施兩舝乎。錢坫云。乘車設二舝、獨斷。乘輿皆副舝。東京賦。重輪貳舝。輿服志。貳轂兩舝。是也。坫意重輪卽雙輪。貳舝、舝諸皆卽兩頭施舝耳。此非邕說也。說文。舝。車軸耑鍵也。

兩穿相背蓋夆設軸耑本內外兩重以輨轄轂耑兩穿亦得謂之兩夆或謂漢制必別有持轂金薄繆龍爲輿倚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
於外者亦謂之夆邕親見當時車制宜有實徵是則非夆而謂之夆尤讀史者所當詳辨矣
也較在箱上說文曰𨏥文䡊蕃蕃、箱也通俗文曰車箱爲較〔集文虎伏軾魏都賦注曰軾、車橫覆膝人所馮止者也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箭
解〕惠棟曰劉氏云潻猶飾也繆、禮書作璆璆然龍貌璆音虯
鸞雀立衡徐廣曰置金鳥於衡上𨏥文畫輈羽蓋華蚤徐廣曰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車也金華施橑末有二十八枚卽蓋弓也東京賦曰樹翠羽之高蓋薛綜曰樹翠羽爲蓋如雲龍矣金作華形莖皆低曲
〔集解〕惠士奇曰蓋弓、漢人謂之橑子黃山曰董卓傳李注引前書音義虡、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建大旂〔集解〕惠棟曰旂、徐廣作常
之跗以猛獸爲飾也案說文虡、重文作鐻又作虡春官筍虡作簴此作㩴均同𨏥文蓋畫鹿頭龍文也
十二斿〔集解〕惠棟曰北宋本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東京賦曰六玄虯之奕奕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獨斷曰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五華
形在馬髦前方釳、鐵也廣數寸在馬鬉後後有三孔插翟尾其中薛綜曰釳中央兩頭高如山形而貫中翟尾結著之顏延之幼誥曰
釳、乘輿馬頭上防釳角所以防罔羅釳以翟尾鐵翮象之也徐廣曰金爲馬文髦〔集解〕官本考證曰鍐當作騣又注金爲馬文髦一
本或作馬文尾何焯校本作馬又髦惠棟曰晉志曰鍚在馬面所謂當顱者也鍐、東京賦作鍐亡犯切注上如五華北宋本作三華案
李善文選注引作玉華又注馬頭上防釳說文、鷮走鳴長尾雉也乘輿以爲防釳著馬頭上又注金爲馬文髦文、北宋本作又徐廣曰
金爲又髦插以翟尾亦作又、陳景雲曰注中央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爲之在左騑馬
下脫低字見文選注又文髦北宋本文作又
軛上大如斗徐廣曰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騑騑亦名驂蔡邕曰在最後左騑馬頭上〔集解〕惠棟曰鄭元周禮注曰樊讀爲鞶謂
今之馬大帶也纓、今馬鞅桓二年左傳曰鞶厲游纓服虔云纓如今索𧝂今乘輿大駕有之又注左騑馬頭上薛綜

東京賦注曰。左纛、以旄牛尾大如斗。置騑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沈約云。所謂左纛輿也。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纛音毒。又徒到切。黃山曰。朱兼樊纓。赤罽易茸。樊纓言兼。蓋漢人說禮有此語。猶巾車之言鉤樊纓也。（故書鉤爲拘。乃鉤連義。）後諸馬之文。亦云赤膺兼。詩采芑。鉤膺鞗革。毛傳。鉤膺、樊纓也。巾車樊纓。先鄭本云。纓謂當胸。引士喪禮。禮家說纓爲鞅。賈疏引賈馬說。亦云鞶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帀。以毛牛尾金塗十二重。後鄭始易纓爲馬鞅。則不與鞶同在膺。漢制用賈逵說。二者同皆在膺矣。故曰膺兼。猶前書王莽傳所謂守兼以缺。縣宰令人守兼也。後鄭說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賈疏引釋言。氂罽也。郭氏云。毛氂所以爲罽。染毛爲之。志云赤罽。則不用五色。以罽爲飾。必治其茸。故曰易茸。易當讀如孟子易其田里之易

是爲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髦尾爲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爲副車。古文尚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慎以爲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玄以爲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蔡邕表志曰。以文義不著之故。俗人多失其名。五時副車曰五帝車。鸞旗曰雞翹。耕根曰三蓋。其比非一也。（集解）惠棟曰。薛綜東京賦注曰。五時之服。各隨其車。車各一色。以爲副貳。副車各一乘。今謂之五帝車也。臧榮緒晉書鹵簿志曰。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又徐廣云。駕六黑馬。施十二鸞。駕四馬。施八鸞。又注諸侯駕四。案王度記曰。諸侯駕五。卿駕四也。

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轝耒耜之箙。上親耕所乘也。新論。桓譚謂揚雄曰。君之爲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輿輦。玉蚤華芝及鳳皇三蓋之屬。皆玄

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也。東京賦曰。立戈迆戛。農輿路木。薛綜曰。戈、句孑戟。戛、長矛。置車上者。邪、柱之迆邪也。是謂戈路。農輿三蓋。所謂耕根車也。東耕于籍。乘馬無飾。故稱木也。賀循曰、漢儀親耕青衣幘。東京賦說親耕。亦云鸞路蒼龍。賀循曰。車必有鸞。而春獨鸞路者。鸞、鳳類而色青。故以名春路也。賦又曰。介御間以剡耜。薛綜曰。耜、耒金也。廣五寸。著耒耜而載之。天子車參乘。帝在左。御在中。介處右。以耒置御之右。〔集解〕黃山曰。吳淑據鹵簿令。耕根車青質蓋三重。是三蓋乃三重蓋也。張衡傳。左青琱以揵芝兮。李注。芝、蓋也。車多有蓋。耕車獨得芝名。以三蓋所獨也。轙字、志凡三見。其文皆有訛衍。不可強通。後輕車條。建矛戟幢麾。轙輒弩箙。前書張安世傳顏注引續漢書作菑矛戟幢也。麾⿰車珏弩注云。菑插也。⿰車珏、皮篋盛弩也。東京賦。⿰車珏弩重旃。薛注亦云。置弩於⿰車珏。曰⿰車珏弩。說文。⿰車珏、車笭間皮篋。古者使奉玉以藏之。从車珏。讀與服同。⿰車珏从珏。本藏玉篋。讀與服同。即又通服。此說文例也。采薇魚服。鄭語箕服。皆即矢箙。說文。箙、弩矢箙也。方言所以藏箭弩謂之箙。是盛矢亦可盛弩。巾車小服。服注服讀為箙。尤車有服之證。近人以顏注合志文。建猶菑也。轙即⿰車珏也。然志文弩上多輒字。弩下又多箙字。說文。輒為車兩輢。車所固有也。廣韻輒為專輒。此於義尤無取也。弩箙志文叠見。明即置弩之篋。如以轙為⿰車珏。於義為複。而志文言轙必連箙。是顏引續漢文可通。志文不可通矣。⿰車珏與箙皆所以置弩。必連弩言。志戎車、輕車、轙箙。皆連弩言。獨此條置轙耒耜之箙。舍弩而與耒耜連文。耒耜不可篋藏。其為誤文尤顯然矣。轙為俗字。說文所無。古者車行循軌。但有疊車之字。無並車之字。轟从三車。取羣車聲也。畐即今逼迫之逼。說文凡从畐之字。皆有逼迫義。則俗製轙字。其會意。特為逼置物車中。即輻之俗。而義取輻湊。非即⿰車珏字。志代⿰車珏者。正箙字也。本條言置轙者。轙亦即置。故下文言轙。不復言置。其義可知。是則轙箙連文。不為複矣。箙即服也。以之通⿰車珏。固說文所許也。至志文之誤。輕車條輒字。即涉上轙字而衍。當以建矛戟幢麾為句。轙弩箙另為句。弩箙不可並言建。故別言轙。徐注置弩於軾上。即以轙為置之證。言在軾上。是在車中。與兩輢無涉。不當又言輒矣。戎車條之箙之字。亦涉本條而衍。當以轙胄甲弩箙為句。胄甲不得置於箙。則之字亦為贅矣。本條之箙之字。即弩字之訛。當以置轙耒耜弩箙為文。耒耜與弩箙。皆逼置車中。即月令所謂介御間也。公羊、毛詩、周官、周語言耕籍。均無親載耒耜之文。前漢文、景、武、昭各本紀親耕。亦無載耒事。月令始言親載。王莽始具五郊。後漢因之。觀鄭君月令注。置耒於車右御者之間。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

而參乘備非常也其說當有所受東京賦立戈迤戛正所以備非常蓍箙亦相因而及無蓍不得言箙也不言轓冑甲者冑與甲皆著之顏以斑筬承笛插其義不順轓亦當兼藏義說猶云載櫜弓矢也彼引轓也之也亦殺文則又未可盡據以訂此志矣

戎車其飾皆如之蕃㠯矛麾金鼓羽析幢翳轓冑甲弩之箙漢制度曰戎立車以征伐周官其矢箙通俗文曰箭箙謂之步叉干寶亦曰今謂之步叉鄭玄注既夕曰服車箙也顏延之幼誥云弩矢也〔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戎車立乘建牙麾邪注之戴金鼓羽幢置甲弩于軾上黃山曰說文翳華蓋也此非蕃於車闌者齊語兵不解翳韋注翳所以蔽兵也管子小匡兵不解翳房注翳所以蔽兵謂脅盾之屬

獵車其飾皆如之重輞縵輪繆龍繞之一曰闟豬車親校獵乘之魏文帝改曰闟虎車〔集解〕惠棟曰縵、宋志作轞黃山曰字書無轞字乃幰之訛衆經音義十四引倉頡篇布帛張車上爲幰明不屬於輪轂宋志誤也巾車鄭注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賈疏言縵者亦如縵帛無文章此縵輪之制晉志獵車駕駟馬天子校獵所乘也重輞輪繆龍繞之一名闟戟車一名蹋豬車文帝改爲蹋獸車而無闟虎之名闟卽說文闟字故得通蹋然如史記商君傳持矛而操闟戟者索隱闟亦作鈒則固非可通蹋矣晉志不言縵嫌與繆龍繞之不合耳然據鄭君亦五采畫則固不爲嫌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集解〕陳景雲曰當有皇后二字法駕皆御金根重翟羽蓋者也加交路帳裳徐廣曰青交路青帷裳〔集解〕惠棟曰加、宋書作駕陳景雲曰路當作絡劉盆子傳引此文正作絡注路字亦誤先謙曰陳說是也後大行載車仍作絡不誤公、列侯、中二千石夫人條誤與此同並應正黃山曰加交非絡名加之言增也後大行載車加施組連璧交絡是其例宋書作駕自誤交絡卽車網說文网象网交文重文作罔或作㒺卽網字儀制令凡車、一品青油纁通幰朱裏朱絲絡網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字林曰軿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輜也釋名軿、屏也四屏蔽婦人乘牛車也有邸曰輜無邸曰軿傳子曰周曰輜車卽輦也〔集解〕惠棟曰說文軿、輜

車也．又曰輧車前衣車後也．沈約案字林．輧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輜．雲㯫文畫輈．〔集解〕黃山曰．西京雜記．武帝作畫雲車．黃金塗五末．徐廣曰．末詳．疑謂前一轅及衡端轂頭也．蓋蚤、左右

騑．駕三馬．〔集解〕惠棟曰．徐廣云．蓋爪施金華．

長公主赤罽輧車．〔集解〕黃山曰．此七字並下大貴人至皆右騑而已一節．均與前太皇太后以下聯屬為文．皆右騑句．兼長公主車言之．承上左右騑駕三馬．而為之區別也．實共一條．不應分行提寫．皇太子皇子應提行．後皇孫至右騑一條．亦與皇太子以下聯屬為文．文中皆左右騑駕三句．亦兼皇太子皇子言之．安紀李注引續漢志．起皇太子皇子至皇孫．則綠車為一節．尤其明證．王青蓋車．連王字為車名．故安紀以下．皆言以王青蓋車迎帝皇孫．則綠車以從．則字直貫以從為句．緊承上．故曰王青蓋車為文．尤不應分行提寫．李注引志．省以從二字．此文乃並刪則字．非也．駕三下接公列侯安車至右騑．志不提行．則此七字．並下大貴人至皆右騑．亦本與前文共為一條．明矣．

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輧車．大貴人加節．畫輈．皆右騑而已．〔集解〕惠棟曰．徐廣云．皆駕二．右騑而已．皇太子、皇子．

皆安車．朱班輪．〔集解〕惠棟曰．班一作斑．青蓋．金華蚤．黑㯫文．畫轓．〔集解〕黃山曰．董卓傳．乘金華青蓋爪．李注．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爪者．蓋弓頭為爪形也．巾車、漆車藩蔽．鄭注．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以席為之．固車轓其始本以席為之．但名曰藩．轓後起字．說文所無．漢所謂轓．實則巾車所謂蔽．巾車、木車蒲蔽．素車棼蔽．藻車藻蔽．駹車萑蔽．與漆車藩蔽．皆以蔽為主名．鄭注．蔽車旁禦風塵者．是也．又即箱車之箱．詩大東．不以服箱．毛傳．箱、大車之箱也．大車載物．以席蔽兩廂．因而有蔽之車．通曰箱車．藩本通作藩．兼有蔽義．故有蔽之車．又通曰藩車耳．說文、藩、屏也．屏、屏蔽也．藩一曰蔽也．前書景帝紀．朱兩轓．顏注．據許慎、李登說．轓、車之蔽也．左傳、以藩載欒盈．即是有郭蔽之車也．又董卓傳．畫兩轓、李注、轓、甫

寔反。廣雅云。車箱也。下卽引續志此條爲證。至前注徐廣引說文。轑文畫蕃。蕃、箱也。今說文。蕃、艸茂也。無此說。案說文軡蕃車下庳輪也。太元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至于蕃也。嚴擧碑位至蕃車。是字亦得作蕃。徐蓋據他書。誤爲說文。餘詳後。

文輈。金塗五末。皇子爲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靑蓋車。

徐廣曰。旂旗九旒。畫降龍。魏武帝問東平王有金路何意。爲是特賜非侍中。鄭稱對曰。天子五路。金以封同姓諸侯。得乘金路。與天子同。此自得有。非特賜也。

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騑。駕三。

獨斷曰。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有孫乘之。

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皁繒蓋。黑轓、右騑。

車有轓者謂之軒。〔集解〕惠棟曰。顏籀曰。倚鹿校者。畫立鹿于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爲伏熊之形也。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

案本傳。舊典傳車驂駕。乘赤帷裳。唯郭賀爲冀州。勑去襜帷。謝承書曰。孔恂字巨卿。新淦人。州別駕從事。車前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是時刺史行部。發去日晏。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諫曰。明使君傳車自發晚。而欲徹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卽投傳去。刺史追辭謝。請不肯還。於是遂不去屏星。說文曰。車當謂之屏星。〔集解〕惠棟曰。此制見前書景帝令也。應劭云。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輒以簟爲之。或用革。如淳云。轓音反。小車兩屏也。案藩轓古字通。見竹邑侯相碑。亦作軓。說文。軓、車耳反出也。從車反。反亦聲。又注郭賀。疑是賈琮。屏星、廣雅作箳篂。玉篇曰。箳篂、轓也。黃山曰。釋詁。業大也。釋器。

大版謂之業。荀子禮論。棺椁其須象版。楊注。版謂車上障蔽者。說文。版、判也。从片、反聲。片、判木也。从半木。是版會意爲反半木、與說文輒車耳反出也義正合。業卽輒是矣。志云上業。明帷轓之屬上處。如大版也。輒本車耳反出於外之主名。自內言之。則近車耳爲輒。近倚較爲輢。其兩旁如堵牆爲轓。轓閒如窗爲轖。其當車前如屏爲轛轓。則藩蔽之總名矣。雖轓車以耳反出爲貴。言版、言輒、亦可概轓。故荀子以版該轓。楊雄太元。亦以蕃測車耳。（蕃同轓。見前。）而論車制。則當有別。說文。輢、車兩旁也。輒、車兩輢也。轓、車籍交錯也。轖輪之重文。車轓閒橫木。轛、車橫軨也。據巾車鄭注。轓本卽藩。以席爲之。說文、席、籍也。與轓爲車籍義尤合。是以輒概轓。不若以轖概轓矣。注車前舊有屏星。卽說文之轛車。當謂之屏星。說文初無此語。既曰車當。仍指車當前明矣。舉屏星以說轓。不過如言版、言輒也。如淳謂轓音反。與董卓傳李音不合。（詳前。）且以轓爲輒。則轓本字爲藩之義轉失。顏籀已駁之矣。竹邑侯相碑。自言車輒。不必卽爲轓也。十二初。蓋象十二月。朱轓不當復畫。未詳何指。疑志文有奪誤。謙卽嗛。古字通用。荀子仲尼篇。滿則慮嗛。楊注。嗛、不足也。先謙曰。官本一寸作二寸。注惟作帷。是。

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筩。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皁布蓋。千石以上皁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集解）梁深曰。徐廣云。其餘皆乘。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卿車者也。（集解）惠棟曰。徐廣云。除吏赤蓋杠。餘則青蓋杠云。黃山曰。晉天文志。大帝上七星曰華蓋。下九星曰杠。華蓋之柄也。釋名。釋車。杠、公也。衆叉所公共也。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騑。加交路帷裳。皆皁。非公會不得乘朝

車得乘漆布輜軿車。銅五末。〔集解〕惠棟曰。會朝一作會廟。晉志加作皁。黃山曰。劉盆子傳絳襜絡。李注引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案儀制令言一品車朱絲網絡。此志惟后夫人車及大行載車加交絡。王公列侯車無言絡者。說本不同。又志王輿公列侯車不連言。李注所引。似卽約舉此條之文。復衍一王字耳。赤眉立盆子爲帝。劉俠卿爲製車。有襜帷交絡。亦更始諸將服諸于繡擁之類。志于交絡本言加。李注引同。晉志作皁。仍誤。下既明言皆皁。上安得先言皁乎。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薛綜曰。屬之言相連屬也。皆在後爲三行。備千乘萬騎。四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集解〕先謙曰。四、官本作西。是。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蔡邕表志曰。國家舊章。而幽僻藏蔽。莫之得見。〔集解〕惠棟曰。封演云。案宋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樐。音義皆同。鹵以甲爲之。所以扞敵。賈誼過秦論曰。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是也。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天子出入。則按次導從。故謂之鹵簿耳。儀衞具五兵。今不言他兵。但以甲楯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但言鹵簿。是舉凡也。五禮精義曰。鹵、大楯也。以大楯領一部之人。故言鹵簿。

東都唯大行乃大駕。大駕、太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乘輿法駕、八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集解〕惠棟曰。周禮小司寇。前王而辟。鄭司農曰。小司寇爲王道辟除姦人。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集解〕惠棟曰。百官春秋曰。奉車都尉執轡。又曰。四、宋志作三。錢大昕曰。當作三十六乘。前驅有九斿雲罕。徐廣曰。斿車有九乘。前史不記形也。武王克紂。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東京賦曰。雲罕九斿。薛綜曰。旌旗名。〔集解〕惠棟曰。沈約案。魏

命晉王建天子旌旗。旄頭雲罕。是知雲罕非旌旗也。雲罕疑是畢罕。畢罕本施游獵。遂爲行飾。司馬貞云。說者以雲罕爲旌旗。非也。案中朝鹵簿圖曰。雲罕駕駟。不兼言九斿。罕車與九旒車別。

鳳凰闟戟。薛綜曰。闟之言函也。取四戟函車邊。（集解）黃山曰。注薛綜云云。案東京賦。闟戟轇輵。薛注。闟、鋋也。與此引薛說異。史記商君傳。持矛而操闟戟者。傍車而趨。則古不函於車邊。正義說闟引顧野王云。鋋也。與薛賦注合。今玉篇。闟、戟名、亦與正義引顧說異。史記匈奴傳索隱。鋋、小矛鐵矜。是與戟爲二物矣。函義不見他書。志言鳳凰闟戟則似闟與戟各二也。

皮軒鸞旗。應劭漢官鹵簿圖曰。乘輿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爲列。（集解）惠棟曰。列當作副。黃山曰。東京賦。屬車九九。薛注。屬車有藩者曰軒。

皆大夫載。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爲軒。郭璞曰。皮軒革車。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胡廣曰。建蓋在中。

民或謂之雞翹。非也。胡廣曰。鸞旗、以銅作鸞鳥車衡上。與本志不同。（集解）惠棟曰。顏師古急就章注曰。雞翹、雞尾之曲垂者也。

後有金鉦黃鉞。說文曰。鉞、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玄鉞。殷執白鉞。周執黃鉞。

黃門鼓車。（集解）黃山曰。此車載黃門鼓吹樂人也。漢樂人皆曰鼓員。見前書禮樂志。故車亦曰鼓車。實即鼓吹車。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流蘇羽葆。吳淑引鹵簿令有記里車。晉志並言其制。置木人執槌自鼓。一里一槌。非此黃門鼓車也。

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皁蓋赤裏。（集解）官本考證曰。裏應作裹。先謙曰。前注徐廣曰。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車也。則皁蓋赤裏非誤。

木轓。（集解）惠棟曰。木作朱。

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薛綜曰。侍御史載之。（集解）惠棟曰。晉輿服志曰。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

豹尾以前比省中。小學漢官篇曰。豹尾過後。罷屯解圍。胡廣曰。施於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故須過後屯圍乃得解。皆所以戒不虞也。淮南子曰。軍正執豹皮。所以制正其衆。禮記。前載虎皮。亦此之義類。（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以下見徐廣車服注。似皆漢官解詁也。

行祠天

郊。吕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集解〕惠棟曰。徐廣云。小駕減損副車也。每出。〔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每出。警蹕、清道建五旗。太僕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集解〕惠棟曰。漢記所謂御史乘屬也。皆執注。〔集解〕惠棟曰。注謂儀注。即鹵簿也。吕督整車騎。謂之護駕。〔集解〕惠棟曰。晉灼云。天子出。御史除二人爲乘曹護車駕。徐廣云。其餘令史以下皆從行。所謂先置也。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吕下。皆先行後罷。

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轓輒弩箙。徐廣曰。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集解〕惠棟曰。洞、顏籀引作彫。建、顏籀引作箘。轓作𨐌。顏籀曰。箘插也。𨐌、皮篋盛弩也。箘音側事反。𨐌音服。說文。𨐌、車鈴間皮篋。古者使奉玉以藏之。丁度云。𨐌或作轐。黃山曰。顏引續漢書無輒箙二字。惠棟未及。已詳上耕車條。藏在武庫。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吕次屬車在鹵簿中。諸車有矛戟。其飾幡斿旗幟。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吳孫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爲先驅。又爲屬車。輕車爲後殿焉。〔集解〕惠棟曰。徐廣云。駕一馬。史記衞青征匈奴。以武剛車爲營。是也。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百璅弩十二人。辟車四

人。周禮滌狼氏。干寶注曰、今卒辟車之屬。〔集解〕惠棟曰、立司馬書作五。導一作道。殲一作緖。辟車、車作居。黃山曰、曹節傳伍百作五百。注引韋昭辨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據韋說本當作伍陌。五借字。百伯亦借字也。

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

小使車。〔集解〕先謙曰、小使車官本不提行。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集解〕黃山曰、屏卽車前屏星。劉盆子傳、乘軒車大馬赤屏泥。注。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於軾前。軾前卽車前。屏泥名義、蓋同障泥。障亦作韓。玉篇、韓泥也。廣韻、韓泥馬飾。屏障皆從敝得義。所以蔽泥者。因以名之。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集解〕黃山曰、蘭謂闌檻。說文、闌、門遮也。通作蘭。前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顏注、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釋名釋車、車上施闌檻。以格猛獸。亦囚禁罪人之車也。近小使車主追捕救取。故輿有闌檻。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救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其送葬白垩已下。灑車而後還。〔集解〕先謙曰、灑、官本作洒。是也。說文、洒、滌也。灑、汎也。此當用滌義。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横文畫曲轓。長縣車等。太僕御。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淳白駱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爲虎文。既下。馬斥賣。

車藏城北祕宮皆不得入城門當用太僕考工乃內飾治禮吉凶不相干也（集解）惠棟曰徐廣云載輜軿車也懸徐廣作與杜業奏事曰軿車駕白虎四白虎馬名先謙曰長縣車等官本縣作懸與徐廣校本合

公卿已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從導主簿主記兩車爲從縣令已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集解）先謙曰前後官本作前從長安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兵車亭長纂要雒陽亭長車前吹管設右騑駕兩璅弩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已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百文官辟車（集解）錢大昕曰謂黃綬武官導從用伍伯文官導從用辟車也漢制四百石至二百石皆黃綬先謙曰官本伍百皆作伯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集解）錢大昕曰明帝紀注引作鈴下魏志管輅傳所謂老鈴下也

驛馬三十里一置臣昭案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傍郡縣文書有郵有驛行傳以相付縣置屋二區有承驛吏皆條所受書每月言（官本作吉）上州郡風俗通曰□今吏郵書掾府督郵職掌此（集解）惠棟曰釋名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韋昭辨云督郵書掾者郵過也此官不自造書主督上官所下所過之書也卒皆赤幘絳韝云（集解）黃山曰驛馬至云承上走卒言驛卒幘韝皆同也云字總結上文驛馬與多少隨所典領連文不應提行下

古者軍出至皆罷所假另爲一條古者廳提行走卒卽郵卒之屬故注郵驛並擧百官志太尉屬官有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則二者皆學於太尉州郡督郵書掾僅主郵事驛殆不常置禮儀志大喪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奔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是郵有常郵驛馬必臨時奏請矣東平王蒼傳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亦本無特置之證

古者軍出師旅皆從秦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焉

公已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已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爲前列揵弓韣九鞬 通俗文曰弓藏謂之鞬〔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曰韣弓韜也陳景雲曰九當作丸左傳注櫝丸箭筩也南匈奴傳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黃山曰揵有三義上林賦揵鰭掉尾郭注揵擧也唐韻以肩擧物也此爲承之於肩鬼谷子內揵舊注揵者持之令固也此爲以手持之莊子庚桑楚夫外韄者不可繁捉將內揵郭注揵關揵也釋文引徐說關也向說閉也是謂弓韣等皆閉之案下張弓帶鞬爲諸侯王法駕之儀此則弓有韣丸藏矢而又言鞬釋名釋兵馬上曰鞬鞬建也當爲閉而建之馬上示異於法駕且騎吏縣長旣皆帶劍持棨戟手持固不給肩承亦不便矣說文韣弓衣也韔弓衣也注引通俗文以鞬爲韔與韣複疑誤

諸侯王法駕官屬傅相已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遮迾〔集解〕惠棟曰周禮典祀職云守其厲禁而蹕之鄭衆曰遮迾禁人不得令入是遮迾亦蹕之義說文遮遏也迾遮也服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伺非常謂之遮迾漢書音義晉灼云迾古列字蕫巴輿服志曰諸侯王遮迾出入稱警設蹕

出入稱課促〔集解〕陳景雲曰課字衍促一作娖中山簡王傳官騎百人稱娖前行注稱娖猶整齊也錢大昕曰說文無娖字稱促後人妄加女旁

列侯家丞庶子導從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集解〕錢大昕曰洪氏隸續載漢碑畫象有鮮明騎惠棟曰晉峡石壁殘畫有鮮明騎洪适云朱氏畫史朱浮恭石壁人物有鮮明隊

備其威儀導從事畢皆罷所假

諸車之文（集解）黃山曰諸車之文至輄皆有吉陽筩總論車文自爲一條應提行皇太子諸侯王不應分提後諸馬之文至終卷總論馬文亦自爲一條應提行乘輿倚龍伏虎橫文畫輈龍首鸞衡重牙斑輪升龍飛軨薛綜曰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左蒼龍右白虎繫軸頭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盧植禮記注曰軨轄頭也楚辭云猗結軨兮太息王逸注曰重軨也李尤小車銘曰軨之嗛嘘疏達開通案二家之言不如綜注所記（集解）黃山曰曲禮僕展軨效駕釋文引盧注軨轄頭䡊也孔疏引舊解軨車欄也尙書大傳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鄭注如今窗車也說文軨車轖間橫木重文作轜轖車籍交錯也又轜栖間子也間子猶今云格子車籍交錯橫木成間子有似窗櫺故軨亦作轜與櫺同意張衡傳撫軨軹而還睨兮（軹不可撫當爲輢之訛）趙壹傳轜脯出乎車軨李注皆引說文爲解（轖皆誤輜）是飛軨明有兩說注引盧說奪䡊字盧與薛說本合者也王注李銘另主車欄爲說自不能合前文五仞齊較注引鄭注較爲車高檻木檻木卽車欄亦卽說文所謂車轖間橫木故王注釋爲重較李銘狀其疏通而漢則直名爲窗車也注謂不如綜注所記混而莫辨矣先謙曰斑官本作班古字通用注重軨官本作重較

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橫文畫輈轓吉陽筩朱斑輪鹿文飛軨旂旗九斿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朱斑輪鹿文飛軨九斿降龍卿、朱兩轓五斿降龍二千石㠯下各從科品（集解）惠棟曰安帝紀元初五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也

諸轓車㠯上輄皆有吉陽筩諸馬之文案乘輿金鍐方釳插翟象鑣爾雅注曰鑣馬勒旁鐵也此用象牙（集解）黃山曰說文鑣馬銜也重文鏕或从角段注蓋古或以角之至堅者爲之山案鑣可以角爲宜亦可以象牙爲又說文觿佩角銳耑可以解結內則鄭注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是物以象牙爲者其字亦得从角也龍畫總沬升龍赤扇汗詩云朱幩鑣鑣毛傳曰人君以

朱幘鑣扇汗且以爲鑣飾〔集解〕黃山曰巾車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先鄭錫馬面鍚鷖總者青黑色以組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後鄭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繢畫文也賈疏先鄭蓋見當時以況古也後鄭取先鄭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爲本案爲本者言三總之飾不同其施皆同巾車天子五路不及總飾文略王后以繢總次朱總則朱者不必繢繢者不必朱王之象路樊纓皆朱則總必繢而兼朱可知志前言乘輿朱兼樊纓赤罽易茸此以龍畫爲乘輿總飾必非繢而不朱明矣詩碩人朱幘鑣鑣釋文幘說文云馬纏鑣扇汗也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沫音末此考證訂沬爲沫所本山謂排沫即是總以總沫爲文於義仍窒沬直朱之誤耳月令孔疏色淺曰赤色深曰朱扇汗赤地而畫以朱故曰朱升龍赤扇汗申說上文之龍畫總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沬應作沫惠棟云沬一作沫注人君以朱幘鑣扇汗官本幘作纏 青兩猳鷩尾附馬〔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附應改駙惠棟云附北宋本作駙 左右赤珥流蘇飛鳥節赤膺兼皇太子亦如之〔集解〕先謙曰官本亦上有或字 王、公、列侯、鏤錫叉髦朱鑣朱鹿朱文絳扇汗青猳鷩尾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青猳尾當盧叉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駕云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九校補

輿服志上。小目綠車。綠原譌緣。已正。官本亦譌。

書曰。明試已功注。考試其君國爲政。官本注。君作居。

見轉蓬始知爲輪。柳從辰曰。管子見飛蓬轉。而知爲車。

至奚仲爲夏車正注。世本云。奚仲始作車。柳從辰曰。說文車下亦云。夏后時奚仲所造。又山海經。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郭璞注云。世本曰奚仲。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意首稱也。

今案左傳言。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杜注謂爲禹掌車大夫。似不謂奚仲始造車也。劉注沿志文引傳駁世本之說。亦注釋之體應爾。溯黃帝造車。遂建軒轅之號。則椎輪所起。自屬有熊。但輪始爲輿。而輿字从舁。則其先本以手推挽。卽就易文服牛乘馬推之。牛言服而馬言乘。或其時亦止駕牛以引重。而馬車則自奚仲始耳。夫尙書虞夏統爲一篇。禹乘四載以治水。陸行乘車。是仲爲禹製車。早在唐虞之際。且斿旐未建。等級未分。亦不能賚以旌德表功。卽謂車服以庸。亦緣仲始。殆無不可。

貳轂兩轄。集解沈約云。飛軨以赤油爲之。廣八寸。長三尺。柳從辰曰。赤油之油當作紬。文選東京賦注。引蔡邕獨斷作飛軨以緹紬廣八尺。長拄地。可證。緹謂帛丹黃色也。惟

儀制令。一品青油纁。鹵簿令。安車紫油通幰。又本書劉盆子傳注。以緹油屏泥於軾前。字皆作油。似油卽古之紬字。今案前書循吏傳。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卽章懷注所本。晉書輿服志。玉金象革木等輅。皆朱漆輪。重轂二轄。以赤油。亦與沈約說合。又云。

皁蓋車加青油幢。畫輪車綠油幢。齊書輿服志。白蓋以下二宮御車皆綠油幢。公主則碧油幢。隋書禮儀志。翟車黃油幢。黃裏通幰。唐書車服志。安車紫油纁朱裏通幰。車飾之言油。諸史略同。無作紬者。獨斷或作紬（通典注引文選注仍作緹油。段於軩下引薛說。亦云紬一作油）段玉裁據以說紬字。似不免孤證矣。雖油究何指。前史訖無說明。然觀李商隱文云。建幢油碧。啓幕蓮紅。則油明卽車飾中塗澤之品。爲幢、幰、軩、幹設色所需（軩以木爲之）與桼爲類。後文油畫軿車。卽此油也。

金鑁方釳注。獨斷曰。金鑁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五華。在馬髦前。至 徐廣曰。金爲馬文髦。柳從辰曰。文選東京賦注引蔡說。五華作玉華。餘同。今獨斷亦作玉華。又五寸作四寸。馬髦作馬騣。本書馬融傳。揚金鬉而拖玉瓖。章懷引獨斷。五寸亦作四寸。馬髦作馬鬉。鑁止作鬉。今案鑁、騣、鬉皆晚出字。當以作鬉爲合。許書鬉卽爾雅釋鳥其飛也翪。邢疏。翪、竦也。謂鵲鵙之類。飛但竦翅。古人多以鳥喩馬。馬行則竦其髦鬣。故馬髦前飾亦曰鬉。說文新附補騣字。考證據玉篇從之。實皆誤也。至五寸四寸。五華玉華。說均可通。無取深求矣。　集解官本考證曰。至 又文髦。北宋本文作叉。柳從辰曰。晉輿服志。金鬉以鐵爲之。以金爲文。旄據此則作叉作叉皆非。今案柳說是也。通典亦載以黃金爲文髦作文自不誤。且同一北宋本。或以爲叉。或以爲叉。其文字漫漶。有難定也。則髦之作尾。五之作三。叉無論矣。

所御駕六注。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官本注凜作廩。柳從辰曰。今注疏本作懍。古並通。　又注。其比非一也。比原譌此。已正。官本注不誤。

耕車注。東耕于籍。官本注作藉。古通作。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至 加交路帳裳。加原譌如。已正。官本不誤。　黃金塗五末。錢坫曰。五末應是五束之譌。今案大貴人等車。亦金塗五末。後又屢言銅五末。且鄭君說玉路。謂以玉飾

諸未則志文言未自必非誤。徐氏特未詳五者爲何耳。

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軿車。至故曰王青蓋車注。魏武帝問東平王有金路何意。官本注，問上有令字。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至示不敢自滿也。集解惠棟曰。至又注。郭賀疑是賈琮。侯康曰。郭賀見蔡茂傳。不必改爲賈琮。惠氏於茂傳引劉昭注爲證。而此反獻疑。何也。惟注誤以荆州爲冀州。此則當改。注蓋涉賈琮事而誤。然琮自命御者褰車帷裳。非飭去也。

乘輿大駕至八卿不在鹵簿中。錢大昭曰。八卿。獨斷作公卿。儒林傳注作公。脫卿字。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七十三引應劭漢官儀。天子出祭陵。常乘金根車。春二月。青龍車在前。秋八月。白虎車在前。

輕車至吳孫兵法云。官本吳孫作孫吳。案本書皇甫規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是作吳孫不誤也。惟章懷注以爲指吳起、孫武。而通典注則作孫子兵法。而不及吳起。夫二子不共爲書。其書又不皆言武剛車制。志文何爲並舉。疑吳孫云者。仍專指吳孫武也。

大使車至辟車四人注。周禮滌狼氏。官本注。滌作條。與今本周禮合。

大行載車至析羽流蘇。析原譌折。已正。官本不誤。

驛馬至犍弓韇九鞬。官本犍作鞬。

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七十三引本志作皇太子。諸王（王原譌侯。）伏虎。諸侯倚虎伏鹿。似皇太子諸王不與諸侯同。今案本文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公、列侯倚鹿伏熊。亦各爲一等也。下旣有列侯。則上侯字亦當衍矣。御覽單言伏虎。仍有脫誤。

輿服志下第三十

後漢書三十

冕冠　長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遠遊冠　高山冠　進賢冠　法冠　武冠　建華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卻非冠　卻敵冠　樊噲冠　術氏冠　鶡冠　幘　佩　刀　印　黃赤綬　赤綬　綠綬　紫綬　青綬　黑綬　黃綬　青紺綸　后夫人服〔集解〕惠棟曰此與董巴輿服志同司馬氏採其文而復增益之也。

梁　剡令　劉　昭　注補

王先謙集解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古者有冒而句領。後世聖人易之㠯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集解〕惠棟曰。徐廣云草木華采之色。乃染帛㠯效之。始作五采。成㠯爲服。見鳥獸有冠角頧胡之制。〔集解〕官本考證云。頧監本譌作頿。依宋本改。遂作冠冕纓蕤。㠯爲首飾。〔集解〕惠棟曰蕤作緌。凡十二章。〔集解〕黃山曰。十二章經無明文。班、馬以前史亦不著。秋官大行人言上公以下冕服有九章、七章、五章、三等。其章復無考。鄭元說虞書作服。乃分日月至黼黻爲十二章。除日月星辰爲九章。其說與尚書大傳、史記夏本紀、僞孔傳皆有不合。鄭復援以說禮。此志皆本之。餘附詳於後。故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㠯通神明之德。㠯類萬物之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巛。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黃。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孔安國注尚書曰華

象艸華蟲、雉也〔集解〕惠棟曰尚書皋陶謨曰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古易名象春秋傳曰見易象是也伏羲觀象而作八卦黃帝以下始制衣裳九家易乾爲衣坤爲裳故云取諸乾巛帝舜觀古人之象卽伏羲之易也象之名易始于文王周官三易蒙周易之名非夏商便名易也商謂之坤乾作繢宗彝古文尚書繢作會孔安國曰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集解〕惠棟曰馬、鄭、李作繪胡對反藻火粉米孔安國曰藻、水艸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米米若聚米〔集解〕李良裘曰按孔傳本作粉若粟冰作米譌也此志北宋本亦作粟冰黼黻絺繡孔安國曰黼若斧形黻若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杜預注左傳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孔安國曰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天子備章鄭玄周禮注曰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以下侯伯自華蟲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而冕鄭衆曰大裘、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章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鄭元曰元或疑焉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鄭玄曰華蟲、五色之蟲周禮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是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官本無章字）法言曰聖人文質備也車服以章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鏘吾無以見乎聖也秦以戰國卽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

以袀玄〔集解〕惠棟曰袀、叚崇義音居勻反儀禮士冠禮曰兄弟畢袗元鄭元曰袗、同也古文袗爲均故左傳謂之均服虔本作袀又士昏禮注云袗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并詳下漢承秦故至世祖踐祚〔集解〕先謙曰官本祚作阼都於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集解〕黃山曰七郊、天地及五方五帝之兆皆王莽於平帝元始四年建議具前書郊祀志光武建武二年定南郊雒陽城南七里中元二年定北郊雒陽城北四里顯宗永平二年始據禮讖月令定五郊迎氣中兆在未四兆各於其方一如莽議見本紀及祭祀志惟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東郊去邑八里南郊去邑七里中兆去邑五里西郊去邑九里北郊去邑六里是南郊迎氣與祀天之南郊同位不知何以別之此文以正兆七郊均屬世祖非其實也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屨以祠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於始致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集解〕黃山曰天子以下言漢章服應提行百官志特進侯位次車騎將軍侍祠侯位次大夫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東觀書曰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春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案尊事神祇潔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雍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祇服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玄長冠五郊各如方

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袀玄以從。

冕冠垂旒。前後邃延。邃、垂也。延、冕上覆。〔集解〕惠棟曰。叔孫通漢禮器制度曰。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上元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于延前後。謂之邃延。玉藻。周禮曰。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鄭玄注曰。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謂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有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絺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集解〕惠棟曰。周禮弁師繅斿。鄭衆注曰。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

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集解〕錢大昕曰。伏生今文尚書以益稷合于皋陶謨。故引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之文爲皋陶篇也。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氏說。〔集解〕先謙曰。從歐陽、大小夏侯說者。前此無文可徵。宋陳祥道禮書引大傳虞傳文。惠氏已全錄見上。天子至士。其服章以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遞省。不言日月星辰。史記夏紀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其引書不以日月星辰。並括於文繡服色之內。日月星辰之用。伏既不言。古義遂晦。夏侯、歐陽親承教授。既有其說。因承用之。此後王充論衡語增篇、莫知篇。郊特牲、王制鄭注。言古天子日月星辰畫衣。皆本於此。黃山曰。志述顯宗章服。乘輿備十二章。卽歐陽氏說。三公諸侯九章。九卿以下七章。僅二等。而皆備五采。卽大小夏侯氏說。二家必有詳略異同。明矣。鄭謂周制變古。見虞書孔疏引鄭注。及鄭禮王制、春官司服注。司服賈疏已云。此無明文。鄭以意解之。楊復林之奇尤極論其不經。東京古學爭鳴。既兼采周官禮記。而仍斷以今文。以古文尚書猶未大顯也。楊林推求經義。特以證明周制天子亦備十二章耳。山謂虞書止言五服五章。本無十二章之名。大傳以作繢宗彝爲章。說與古文迥別。而大傳文之見陳氏禮書引者。則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見隋

志引者則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又各不同今詳觀禮書所引諸侯以下有服四服三服二服一之殊不皆備五采隋志所引但云以此相間而成五采明不備不成是引見禮書者乃歐陽家說不可通於公卿以下引見隋志者正大小夏侯家說也顯宗既不用古文其時亦尚無十二章之說則止以備文不備文爲別此志之以十二章九章七章爲言者蓋漢制三公以下無日月星辰九卿以下遞有所省仍推鄭說名之取應前文而已

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

〔集解〕惠棟曰阮諶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重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重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六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

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

說文曰組綬屬也小者以爲冕纓焉禮記曰玄冠朱組纓〔官本作綬〕天子之服是也

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

獨斷曰三公諸侯九旒卿七旒與此不同〔集解〕洪亮吉曰案三公七旒蓋下落王或九旒志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

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爲組纓旁垂黈纊

呂忱曰黈黃色也黃緜爲之禮緯曰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薛綜曰以玠玉爲充耳也詩曰充耳琇瑩毛萇傳曰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琇瑩美石也諸侯以石〔集解〕黃山曰禮記金榜禮箋云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則陽歐氏說所本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則大小夏侯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榜聞之師曰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前後邃延者據延言不據延之垂者言旒制當從大小夏侯說山案金氏就志文考禮推見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之說正足爲讀史之助惟玉藻前後邃延本專就天子言孔子答子張問入官又正人臣莅民之事非天子制是明有別矣釋名釋首飾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證以叔孫通漢禮器制度

垂於延前後。謂之邃延。（詳上惠氏所引。）足知漢說相承。前後邃延。卽爲前後玉藻。鄭說玉藻。但言貫以玉。釋名則曰垂珠。證以志用玉珠。足知卽爲歐陽氏說。蓋歐陽獨詳天子服制。故當時乘輿服專從之。注引禮緯文。亦未可決。王冕延後無旒。白虎通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仍承前後言之。若泥定視必當前。則進賢退不能。難爲兼顧已。

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蔡邕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史、公、侯、九卿巳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集解〕惠棟曰。劉逵魏都賦注曰。襄邑屬陳留。舊有服官。陳留志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

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爲之。制如板。以竹爲裏。〔集解〕惠棟曰。三禮圖引云。而前促漆纚爲之。徐爰釋問曰。幘名、猶冠也。義取于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纚爲幘。說文、纚、冠織也。从系、麗聲。黃山曰。段玉裁云。冠織者。爲冠而設之織成也。凡繒布不須翦裁而成者。謂之織成。士冠禮云。纚廣充幅。山案春官巾車鄭注。漆車、黑車也。漆纚亦卽黑纚。纚本冠內韜髮所用。長冠以竹爲裏。則纚施於外。言漆纚。明異於常纚也。古齋冠用緇玄。故纚亦用黑。

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集解〕惠棟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誘云。高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晉志曰。後除竹用漆纚。黃山曰。前書高帝紀。以竹皮爲冠。應注。以竹始生皮作冠。韋昭說。竹筠也。顏注。竹皮、筍皮。謂竹上所解之籜耳。今人筍皮巾。古之遺制也。韋說失之。山案筍皮巾。蓋以筍皮襯巾。至高祖微時之冠。史但言以竹皮爲之。自是純用新竹皮組織而成。故始但名竹皮冠。此非筍皮所能爲。仍當以應韋說爲得其實。後增漆纚之飾。乃名長冠也。劉氏者。有天下以後之稱。故淮南承履天子之圖籍言之。謂之貌冠。卽指後之長冠。非指始製之竹皮冠矣。高注一曰委貌冠。或疑委貌周

制此則楚制。且志別有委貌冠。行大射禮冠之。似高說近誤。然白虎通。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則貌冠明即委貌冠。淮南王安。親高帝孫。言當時祖制宜必可信。前漢未行大射禮。亦不應別有大射之冠。楚制者就始之竹皮冠言之。貌冠者就後之長冠言之。飾以漆纚。周委曲有貌矣。前注引東觀書東平王蒼議云。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與淮南說如出一口。足證竹皮爲高祖始制。長冠爲高祖後制。高本紀言竹皮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足證劉氏之稱亦在其後。是高注不誤。提兩製爲一事之誤也。至大射之委貌。或王莽居攝時行大射禮仿製。或顯宗行大射禮增製。要必非前漢所有矣。

楚冠制也。民謂之鵲尾冠。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袀玄。獨斷曰。袀、紺繒也。吳都賦曰。袀、阜服也。〔集解〕惠棟曰。左傳。袀服振振。服虔云。袀服。黑服也。淮南子云。尸祝袀元。高誘云。袀純服。袨、黑齋衣也。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也。〔集解〕惠棟曰。袜當作袜。下袴袜同。漢官儀曰。漢家亦行齊者絳袴袜。說文曰。袴。脛衣也。先謙曰。絳緣、官本作絳緣。黃山曰。淮南說林訓。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袜。冠則戴致之。袜則蹍履之。案袜即韈也。釋名。韈、末也。在腳末也。衆經音義三。古文韈或作帓妹二形。玉篇、袜腳衣。司馬類篇。袜同韈、袜、足衣也。是帓、妹、袜、袜皆即韈字。五郊。衣幘袴袜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爲祭服。尊敬之至也。

委貌冠。〔集解〕惠棟曰。冠作與。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也。〔集解〕惠棟曰。輿服志曰。皮弁與委貌同制。張鎰禮器圖曰。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二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則與進賢之遺象皮弁之同制者遠相異也。委貌以阜絹爲之。〔集解〕惠棟曰。絹一作縑。皮弁以鹿皮爲之。〔集解〕惠棟曰。三禮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爲之。高尺二寸。鄭氏曰。以白鹿皮爲之。象太古。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

貌衣玄端素裳鄭衆周禮傳曰衣有襦裳者爲端鄭玄曰謂之端取其正也正者、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集解〕惠棟曰徐廣云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皁緣領袖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皮弁質也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韠白虎通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也〔集解〕惠棟曰緇、輿服志一作都

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繒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獨斷曰殷黑而微白前大而後小夏純黑亦前小而後大皆以三十六升漆布爲之詩云常服黼冔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上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集解〕黃山曰有收持笄據後文尙書幘收收卽是幘蓋先著幘而後加弁如古緇布冠之先著頍也白虎通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尙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製冠者法天天色玄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殷加白夏之冠色純玄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禮曰朱干玉鏚鄭玄曰朱干、赤大盾也鏚、斧也冕而舞大夏此之謂也

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卻〔集解〕惠棟曰邪卻一作斜卻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爲述〔集解〕惠棟曰此下脫筩絞犀簪導五字絞當作綅黃山曰禮喪大記注武冠卷也漢大官令注、梁冠上橫脊也徐廣輿服雜注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徐爰釋問通天冠金博山蟬爲之謂之金顏是山卽金博山飾於冠前如幘前之有顏題也展筩、後文法冠以纚爲之遠遊冠橫之於前其式未聞後文建華冠

引記曰、知天者冠述錢氏據前書五行志顏注述即爲鷸山案說文鷸下引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與志引記曰合天下多文字述即作鷸莊子天地篇皮弁鷸冠釋文鷸、徐音述本又作鷸音同鳥名也一名翠出鬱林取其羽以飾冠說文無鶐而鷸之重文作鷸从遹遹述同字則鷸即鶐矣者鳥爲述猶即令晨風之例字書引餘文鶐、食律切翠羽鳥不及莊子釋文偶有不照也

乘輿所常服。獨斷曰漢受之秦禮無文

服衣、深衣制有袍，隨時五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禮記「孔子衣逢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也字考證云者下本或有也字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爲朝服云。〔集解〕先謙曰官本緣作緣

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獨斷曰禮無文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集解〕惠棟曰五行志作仄注冠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謂之側注者言形立而下注也不邪卻，〔集解〕惠棟曰不上宜從輿服志及三禮圖增頂字直豎，無山述、展筩。獨斷曰鐵爲卷梁高九寸漢書音義曰其體側立而曲注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太傅胡廣說曰：〔集解〕惠棟曰胡廣上脫南郡二字「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史記酈生初見高祖儒衣而冠側注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冠飛月之纓幘且赤丹紈裏衣帶七尺斬蛇劍履虎尾絇履案此則亦通于天子〔集解〕惠棟曰晉志曰傳曰桓公好高冠大帶先謙曰官本且作耳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古字監本誤作右依宋本改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胡廣曰車駕巡狩幸其國諸侯衣玄端之衣冠九旒之冕其盛法服以就位也今列侯自不奉朝請侍祠祭者不得服此皆當三梁冠皁單衣其歸國流黃衣皁云晉公卿禮秩曰太傅司空司徒著進賢三梁冠黑介幘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冠示加服也獨斷曰漢制禮無文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建光中尚書陳忠以爲令史質堪上言太官宜著兩梁尚書孟希奏太官職在鼎俎不列陛位堪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許臣伏惟太官令職在典掌王饔統六清之飲列八珍之饌正百品之羞納四方之貢所奉尤重用思又勤明詔愼口實之御防有敗之姦增崇其選侍御史主捕案太醫令奉方藥供養符節令掌幡信金虎故位從大夫車有轓沂冠有兩梁所以殊親疏別內外也太官令以供養言之爲最親近以職事言之爲最煩多令又高選又執法比太醫令科同服等而冠二人殊名實不副又博士秩卑以其傳先王之訓故尊而異之令服大夫之冕猶此言之兩梁冠非必列於陛位也建初中太官令兩梁冠春秋之義大於復古如堪言合典可施行克獻帝心郎聽用之獻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令三府長史兩梁冠五時衣袍事位從千石六百石〔集解〕惠棟曰注孟希希作布漢隸希郎布字故誤作希也黃山曰晉志緇布冠蔡邕云卽委貌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其制有四形一似武冠又一似進賢其一上方其下加幘顏其一刺上而方下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公及封郡公縣公郡侯縣侯鄉侯亭侯則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內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祕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於令史門郎小吏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膳爲重也博士兩梁崇儒也宗室劉氏亦得兩梁冠示加服也案冠制肇始緇布至周盡飾而有委貌漢諸冠制亦皆緣之而起據晉志進賢五梁上通天子禮儀志乘與初加緇布進賢是其制以非常服故此不著耳

法冠。一曰柱後。獨斷曰。柱後惠文。高五寸。以纚為展筩。前書注曰。纚、今之縰。通俗文。幘裏曰纚。〔集解〕惠棟曰。李斐云。齊國春獻冠幘縰為首服也。師古云。縰與纚同。今之方目紫也。鄭元特牲注曰。纚、今之幘梁也。盧植禮記注云。纚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先謙曰。官本縰作縦。鐵柱卷。荀綽晉百官表注曰。鐵柱言其厲直不曲橈。執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集解〕黃山曰。百官志廷尉下正左監各一人。左平一人。是有正監無正平也。彼注前漢有左右監平。世祖省右。而猶曰左。蓋舊制正監亦止一人。左右監平各二人。世祖省二存三。正監本兼平。故亦曰正監平。實一人耳。前書張敞傳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晉灼云。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惠氏引鄭禮注。纚為幘梁。晉灼言纚裹柱卷。志謂纚為展筩。然則展筩者。即以纚為筩。裹梁及柱卷之名。梁為冠上橫脊。前遠游冠展筩施於梁。故言橫之於前。亦可推知矣。晉說為注法冠。與志略異。言今御史服。不及廷尉等者。辭有不備。或晉制異漢也。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為冠。異物志曰。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鬬。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執法者所服也。今冠兩角。非豸也。臣昭曰。或謂獬豸。迺非定名。在兩角未足斷正。安不存其豎飾。令兩為冠乎。〔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高誘云。獬廌之冠。如今御史冠也。先謙曰。常、官本作嘗。是也。胡廣說曰。〔集解〕惠棟曰。一作太傅胡公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武冠。一云古緇布冠之象也。或曰繁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晉公卿禮秩曰。大司馬、將軍、尉、驃騎、車騎、衞軍諸大將軍。開府從公者。著武冠。平上幘。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又名鵔鸃冠。〔集解〕惠棟曰。徐廣云。侍中左貂。常侍右貂。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

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㠯其君冠賜近臣。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潔。口在腋下。貂內勁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也。徐廣曰。趙武靈王胡服有此。秦卽趙而用之。說者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貂紫蔚柔潤而毛采不彰灼。故於義亦取。胡廣又曰。意謂北方寒涼。本以貂皮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集解〕惠棟曰。注此因物生義。義下脫非其實三字。黃山曰。趙惠文王。武靈王子也。趙世家。武靈議變服騎射。公子成以越之錯臂左衽。吳之郤冠秫絀爲比。其初制必甚麤簡。金玉之飾。當卽惠文後來所增。故冠因之而名。推本武靈。著其本爲胡服耳。遂以惠文之名歸之武靈。誤也。武冠著鶡尾。卽爲鶡冠。據後文。實武靈原制無金玉之飾。亦不聞兼惠文之名也。法冠本楚冠。乃亦曰柱後惠文。疑楚制仿趙。以其近似名之。不名楚冠者。或避竹皮楚制之嫌耳。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㠯中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刀云。

建華冠。㠯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獨斷曰。其狀若婦人縷鹿。薛綜曰。下輪大。上輪小。〔集解〕黃山曰。建華冠下引記文冠述爲證。當是以翠華爲之。鐵柱、銅珠、皆以傅羽。如九重華蓋。故曰建也。前書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顏注。以翠羽爲旗上葆也。漢時婦人縷鹿之式未聞。薛言上下輪。謂逐層如輪。下大上小。其設飾亦必有柱。與冠制略同耳。後文皇后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以翡翠爲華。似卽其制。上林賦。錯翠羽之葳蕤。顏注。葳蕤、羽飾貌。文選李注引張揖說。錯其羽毛。以爲首飾也。案錯翡翠句承上鄭女曼姬言。乃婦人首飾。或亦縷鹿之類與。記曰。知天者冠述。〔集解〕錢大昕曰。述讀如聿。詩、聿修厥德。漢書引作述修。爾雅、遹自也。孫炎云。遹、古述字。聿與遹同。故鷸冠亦爲述也。惠棟曰。師古云。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鷸冠。禮圖謂之術氏冠也。知地者履絇。〔集解〕惠棟曰。說文。絇讀若鳩。糵信春秋穀梁傳曰。絇者著屨舄之頭。卽周禮絇繶及純是也。春秋左

傳曰。鄭子臧好鷸冠。前圓。吕爲此則是也。說文曰。鷸知天將雨鳥也。〔集解〕惠棟曰。張晏云。鷸鳥赤足黃文。以其毛飾冠。韋昭曰。鷸、今翠鳥也。李巡爾雅注曰。鷸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樊光曰。青羽出交州。聶宗義曰。鷸音聿、亦音術。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

方山冠似進賢。〔集解〕惠棟曰。下脫前高七寸。後高三寸。纓長八寸十二字。從三禮圖增。吕五采縠爲之。祠宗廟。大予、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集解〕先謙曰。大予、三禮圖作天子。官本作太子。今案大予本樂名。作天子太子未合。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集解〕惠棟曰。禮樂志曰。武德、高帝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舞人執干戚舞也。文始者、舞人執羽籥舞也。五行舞者、舞人冠冕衣服法五行色也。

巧士冠高七寸。〔集解〕惠棟曰。高上脫前字。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四人。〔集解〕惠棟曰。官作宦者。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吕備宦者四星云。獨斷曰。禮無文。

卻非冠。制似長冠。〔集解〕惠棟曰。三禮舊圖云。高五寸。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集解〕惠棟曰。三禮圖曰。宮殿僕射吏服之。高三寸。晉志曰。高五寸。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獨斷曰。禮無文。

卻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似字監本誤作以．依宋本改．衞士服之．獨斷曰．禮無文．

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集解〕惠棟曰．出各一作各出．制似冕．司馬殿門大難衞士服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集解〕惠棟曰．旁．三禮圖引作側．

術氏冠．〔集解〕惠棟曰．輿服志云有五采衣青元裳．前圜．吳制．差池邐迆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官有其圖注．淮南子曰．楚莊王所復鷸冠者是．蔡邕曰．其說未聞．〔集解〕先謙曰．官本復作服．考證云．注服．監本誤作復．依宋本改．惠棟云．注其說未聞．或曰．楚王鮮冠是也．黃山曰．錢氏引禮圖．鷸冠爲術氏冠．是差池邐迆四重．亦言翠華．與建華冠當略同矣．術述古通作．術氏者．蓋以鳥爲氏．如左傳．鄭子所言．

諸冠皆有纓蕤．執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

武冠．俗謂之大冠．〔集解〕黃山曰．此約舉前條武官一曰武弁大冠之文．以明鶡冠之制．承上縮纓言．環纓共爲一條．不應分提．鶡冠本卽前武冠．惟前武冠兼爲中常侍宦者之冠．故雖名武冠．而纓則環緄則青系．卽加鶡尾．易名爲

鶡冠。仍是環纓與縮纓者異。志非從纓起。例不能著其原委異同。此與後二條皆不先標冠名者也。今誤從武冠分提。則與前條武冠標名挸複矣。縮纓、直纓也。以兩條結頷下。故有垂。古緇布遺制也。環纓一條。屬兩耑於武。則無垂者。即古冕弁之紘也。環纓無蕤。以青系爲緄。加雙鶡尾。豎左右。爲鶡冠云。莊子云。縵胡之纓。武士之服是也。〔集解〕黃山曰。注引莊子。今說劍篇無武士之服四字。縵作曼。釋文引司馬注。謂麤纓無文理也。案說文。縵、繒無文也。是注仍以縵說之。古字通用也。秦風。竹閉緄縢。毛傳訓緄爲繩。說文。織帶也。後文公主封君以上采組爲緄。乃有文理者。系純青。則無文理矣。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集解〕惠棟曰。紗上脫著字。虎賁將虎文絝。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鬬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徐廣曰。鶡似黑雉。出于上黨。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冠插兩鶡。鷙鳥之暴䟽者也。每所攫撮。應爪摧衂。天子武騎故以冠焉。傅玄賦注曰。羽騎騎者戴鶡。〔集解〕先謙曰。官本之焉作安焉。惠棟云。安焉一作用之。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罷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從時。皆冠一梁。不宜以爲常服。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門大夫職如諫大夫。洗馬職如謁者。故皆服其服。〔集解〕先謙曰。官本故下有忠字。考證云。忠字衍。先帝之舊也。方言可寢。奏可。謁者、古者一名洗馬。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初令令長、皆小冠。獨斷曰。公卿、侍中、尚書衣

卑而入朝者曰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不爲朝臣〔集解〕黃山曰百官志太子門大夫六百石舊職比郎將太子洗馬比六百石舊職如謁者諫議大夫六百石注引胡廣云武帝置諫大夫爲光祿大夫世祖以爲諫議大夫常侍謁者比六百石注引漢官云謁者三十人其二人公府掾特使也案後漢六百石以下並冠一梁見晉志陳忠云先帝之舊皆指前漢故事前漢洗馬無專官故志言謁者古一名洗馬耳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竝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爲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集解〕黃山曰左襄十五年傳舞師題以旌夏杜注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孔疏以題識其舞人之首鄭風二矛重喬鄭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孔疏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盈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釋問通天冠金博山蟬謂之金顏輿服雜注漢桓帝延熹中京師作幘皆顏短耳長以爲服妖亦見五行志是本題識物事之制而施之首服本單言顏或連言顏題或通言題後始混之器物總論華蓋有顏題則凡事物亦連言顏題矣幘之顏題冠之山一也故後文佩刀亦言山后夫人首服又名山題漢興續其顏卻摞之施巾連題卻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崇其巾爲屋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尙書幘收方三寸〔集解〕黃山曰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云圍髮際頍式本圓矣秦加絳袙袙與帕同字方言帕頭幧頭也向栩傳好被髮著絳綃頭李注綃當作幧古詩脫巾著幧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幓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卻繞

髻也。云繞髻。袹式亦去頍不遠。再加顏題、施巾連題、卻覆之。始爲幘。則並髻覆之。崇其巾爲屋。合後施收。始又名收屋。中容髻。貫之以笄。前爵弁有收持笄。正謂此矣。是賾收方三寸者。乃言其屋式也。名曰納言。示吕忠正。顯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皁衣羣吏春服靑幘。立夏乃止。助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集解）官本考證曰也疑作施。示尙幼少。未遠冒也。喪幘卻摞。反本禮也。升數如冠。與冠偕也。期喪起耳。有收。素幘亦如之。禮輕重有制。變除從漸。文也。獨斷曰。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董仲舒止雨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頟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尙無巾。故言王莽禿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其宜。漢舊儀曰。凡齋紺幘。耕靑幘。秋貙劉服緗幘。（集解）惠棟曰。徐廣云。始時各隨所宜。後遂因冠爲別。介幘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冠進賢者宜長耳。徐廣曰。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徐廣曰。今平上幘也。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徐廣曰。韍如巾蔽膝。（集解）惠棟曰。注如巾蔽膝。巾當作今。徐廣車服儀制曰。漢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韍也。孔穎達云。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爲之。先謙曰。官本巾作今。貴賤有殊。佩所吕章德。服之衷也。韍所吕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徐廣曰。今名璲爲縌。（集解）惠棟曰。輿服志作綵璲。爾雅曰。縌、綬也。郭璞云。卽佩玉之組。

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緌。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鞙鞙、佩玉貌。璲、瑞也。鄭玄箋曰。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集解〕惠棟曰。璲一作繸。光明章表。轉相結受。〔集解〕惠棟曰。受一作授。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綬者有所受以別尊卑也。彰有德也。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舊用赤韋。示不忘古也。秦漢易之以絲。至今以爲常制。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詩云。雜佩以贈之。毛萇曰。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月令章句曰。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玉藻曰。右徵角。左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纂要曰。琚瑀所以納間。在玉之間。今白珠也。〔集解〕惠棟曰。注佩上有雙衡。衝訛衡。從三禮圖改。三禮圖曰。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又云。上下爲衡。半璧爲璜。璜中橫以衝牙。以着珠爲瑀。先謙曰。官本雙衝。衝作衡。乘輿落以白珠。〔集解〕黃山曰。前書西域傳贊。落以隨珠和璧。顏注。落與絡同。又李廣傳。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文選景福殿賦。落帶金釭。莊子秋水篇。落馬首。並與絡通用。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爲祭服云。

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爲鐔口之飾。通俗文曰。刀鋒曰鐔。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左傳曰。藻綷鞞鞛。杜預曰。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也。鄭玄詩箋曰。既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也。春

秋繁露曰．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韍之在前．朱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臣昭案．自天子至於庶人．咸皆帶劍．劍之與刀．形制不同．名稱各異．故蕭何劍履上殿．不稱爲刀．而此志言不及劍．如爲未備．〔集解〕惠棟曰．注人之盛飾．論衡曰．服革于腰．佩刀于右．舞劍于左．又注咸皆帶劍．沈約云．高祖爲泗水亭長．拔劍斬白蛇．雋不疑云．劍者、君子武備．張衡東京賦．紆黃組．腰干將．然則自人君至士人又帶劍也．黃山曰．黃金通身貂錯者．韓奕毛傳．錯衡、文衡也．廣雅釋器．鏤謂之錯．晉語韋注．錯、錯鏤也．說文．錯、金涂也．應劭云．貂內勁捍而外溫潤．蓋乘輿刀上下通鏤文．如其毛之微緻．而錯以金．半鮫魚鱗金漆雌黃室者．清人鄭箋．矛矜近上及室題．方言．劍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是凡兵之削皆曰室．周書王會篇．鮫瞂利劍．孔注．鮫、文魚也．說文．鮫、海魚皮．可□刀．西山經郭注．青雄黃．即雌黃．是雌黃爲黃色之近青者．此爲用雌黃色室飾以半鮫．固以金漆矣．五色罽隱室華．蓋另爲刀衣以韜之．莊子說劍篇．韓魏爲夾．司馬注．夾、把也．古文夾挾通作．黃金錯環挾者．謂環把錯文．不及刀身．公卿以下但言室制．則刀通無飾可知．鐔口者、亦就室近刀鋒一面言．翡翠山、以翠羽爲山題也．紆嬰其側．東京賦．紆皇組．薛注．紆、垂也．古文嬰纓亦通作．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滕貫白珠．赤罽蕤．諸侯王以下以綺赤絲蕤．〔集解〕先謙曰．官本綺亦作貕．滕貕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

六字前書注云以正月卯日作（集解）惠棟曰決一作央說文欬改大剛卯以逐鬼魅也左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剛卯、以卯日作故曰疾日慎爾周伏漢書注作順爾固伏黃山曰前書王莽傳注服虔說剛卯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晉灼說長一寸廣五分四方與志異卯得名印者據漢舊儀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是佩印本秦俗之舊不能驟革故漢因而製卯其分寸固亦難畫一志所言特後漢官學定制耳卯文據晉灼說疾日嚴卯以下另為一銘蓋本雙印之文志合併載之

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湻黃圭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之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地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吳書曰漢室之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出堅使人浚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有紐文槃五龍璿七寸管龍上一角缺獻帝起居注曰時六璽不自隨及還于閣上得晉陽秋曰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大守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蟠[illegible]文隱起書曰昊天之命皇帝壽昌秦舊璽也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集解）惠棟曰五采訛四從輿服志改縹紺從輿服志改紺縹環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廣雅縹紺皆青也縹音匹紹反長二丈九尺二字從三禮圖增崔豹古今志曰長二丈九尺九寸輿服志云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又注官署有井官署謂甄官署也齊職儀曰左右甄官署掌磚瓦之作也

諸侯王赤綬徐廣曰太子及諸王金印龜紐（官本作組）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湻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荀綽晉百官表注曰皇太子朱綬三百二十首（集解）惠

棟曰輿服志一作入博物志仍作一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皇后亦如之。〔集解〕惠棟曰。獨斷曰。皇后赤綬。徐廣曰。皇后金璽。

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加特也。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前書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高帝相國綠綬。徐廣曰。金印綠緱綬。緱音戾。艸名也。以染似綠。又云似紫。紫綬名緺。緺音瓜。其色青紫。緱字亦盭。音同也。傳寫者誤作綮。公加殊禮。皆服之。何承天云。緺音媧。青紫色綬。緱紫色也。〔集解〕惠棟曰。綠、崔豹志作綟。蔡邕雜章曰。相國金印綠綬。位在公上。所以殊異休烈。羣臣莫得而齊。又注緱音戾。緱亦作盭。晉灼云。盭草出琅邪平昌縣。如淳云。盭、綠也。以綠爲質。又注以染似綠。當云似艾可染綠。說文曰。莀草染色。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前書曰。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位上卿。銀印青綬。成帝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將軍亦金印。漢官儀曰。馬防爲車騎將軍。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和帝以竇憲爲車騎將軍。始加金印。次司空。〔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始加金印。印應改紫。惠棟曰。印北宋本作紫。

公主、封君服紫綬。〔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丞相、御史大夫、匈奴亦同。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一號青緺綬。〔集解〕惠棟曰。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議更

用青羽。又注青緺綬。徐廣云。緺音瓜。一音蝸。青綬、徐堅云。緺青紫色。自青綬㠯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紫綬㠯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鐍云。通俗文曰。缺環曰鐍。漢舊儀曰。其斷獄者。印爲章也。〔集解〕惠棟曰。以一作已。翟義傳曰。持黃金印赤韍縌。服虔云。縌、即今之綬也。說文。縌、綬維也。師古云。縌者、系也。謂逆受之也。音逆。璲作襚。佩綬志亦作襚。陳祥道云。謂之綬。以其貫玉相承受也。謂之璲。以其貫璲玉也。謂之縌。以其貫玉相迎也。鐍作玦。陳祥道云。古者佩玉有環。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集解〕惠棟曰。丞尉。三百石長同。漢官曰。尚書、僕射、銅印青綬。〔集解〕惠棟曰。長相。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集解〕惠棟曰。輿服志曰。皆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翟豹志同。自黑綬㠯下。縌綬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

百石青紺綸。〔集解〕惠棟曰。綬訛綸。從輿服志改。一采。宛轉繆織。〔集解〕惠棟曰。說文。繆、枲之十絜也。長丈二尺。丁孚漢儀。載太僕、太中大夫龔言乘輿綬。黃地冒白羽、青絳、綠、五采。四百首。長二丈三尺。詔所下王綬冒亦五采。上下無差。諸王綬四采。絳地冒白羽。青黃去綠。（官本作緣。）二百六十首。長一丈二尺。公主綬如王侯。絳地紺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華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黑綬羽青地絳二采。八十首。長一丈七尺。黃

綬一采八十首長丈七尺以爲常式民織綬不如式沒入官犯者爲不敬二千石綬以上禁民無得織以粉組皇太后詔可王綬如所下〔集解〕惠棟曰長上脫圭字從輿服志增又注靑黃去綠漢官儀去綠作赤綵又長二丈二尺北宋本作一尺又長丈八尺漢官儀長二丈八尺又黑綬漢官儀曰黑綬白羽靑地

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爲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尺六寸

東觀書曰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靑綬中外官、尙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宮、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尙書、中謁者、黃門冗從四僕射、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候、（官本作侯）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長、楫櫂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尙書、諫議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黃門、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集解〕惠棟曰說文系、細絲也絩綺絲之數也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絩布謂之總綬組謂之首高誘注戰國策曰十首爲一紕又五首成一文成訛爲從北宋本及輿服志改注丞尉秩二百石二、北宋本作三又長丞尉亦二百石長、北宋本作相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徐廣曰。卽單衣。隱領袖緣。以絛。翦氂蔮。〔集解〕惠棟曰。翦氂蔮以下皆首飾也。廣雅曰。簂謂之帨。釋名、簂、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頍。頍、傾也。齊人曰幭。飾形貌也。錢大昕曰、士冠禮注。滕薛名蔮爲頍。晉書宣帝紀。諸葛亮遺帝巾幗婦人之飾。蔮卽幗之異文。簪。珥、耳璫垂珠。簪以瑇瑁爲擿。長一尺。〔集解〕錢大昕曰。擿卽揥字。所以摘髮。詩所謂象揥也。惠棟曰。擿一作揥。又作擿。音竹革反。說文、擿、搔也。其字從手從𧺆從啻。釋名、揥、擿也。所以摘髮也。端爲華勝。〔集解〕惠棟曰。釋名。勝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則勝也。山海經曰。西王母戴勝。郭璞云、勝、玉勝也。黃山曰。前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戴勝而穴處兮。顏注、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釋名又云、華勝、象草木華也。上爲鳳凰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集解〕惠棟曰。釋名。鑷、攝也。攝取髮也。左右一橫簪之。〔集解〕惠棟曰。釋名、簪、兓也。以兓連冠于髮也。鄭元儀禮注曰、笄、今之簪。以安蔮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集解〕惠棟曰、蔮、卷幘之類。古作頍。儀禮士冠禮曰。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鄭元云。缺讀如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

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假結。〔集解〕惠棟曰。結、宋志作髻。廣雅曰。假結謂之鬠。音副。鄭氏周禮副編注曰。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東觀記。章帝詔東平王蒼。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以遺王。步搖。〔集解〕惠棟曰。禮記明堂副褘注。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孔穎達云。漢之步搖亦覆首。釋名曰。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陳祥道云。漢之步搖。以金爲鳳。下有邸。前有笄。綴五采玉以垂下。行則動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集解〕先謙曰。本作八爵。惠棟引徐廣云。八爵九華。三禮圖引作一爵。訛。

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集解〕錢大昕曰，獸名見史記秦本紀。惠棟曰，史記秦紀云伐南山梓豐大特，徐廣云今武都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從水中出後見于豐水之中。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毛詩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玄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摇上飾，古之制所未聞。諸爵獸皆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集解〕惠棟曰，皆下脫以字，從北宋本三禮圖增。

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大手結，墨瑇瑁，又加簪珥。〔集解〕黃山曰，後二條應連本文爲一條。前志言車制，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共爲一條，與上長公主連文，互證益明。此下長公主及自公主封君以上提行，皆誤。

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衣服同制。〔集解〕惠棟曰，晉先蠶儀注曰，皇后十二鏌步摇，大手髻。卽大手結，亦作紒也。鄭元云，大手結謂露紒也，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聶崇義云，大手結者，謂不用他髮爲髮，同合己髮絜爲紒者也。

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爲帶鐍，飾以白珠。〔集解〕惠棟曰，應劭云，組者今綬紛條是也。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夏傳曰。東海魚須、魚目。鄭元云。魚須今以爲簪。魚目今以雜珠。庾氏禮記注曰。魚須。鮫魚須也。長一尺。爲簪珥。入廟佐祭者。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集解〕惠棟曰。縹一作青。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集解〕惠棟曰。緣。訛綠。從北宋本改。釋名云。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北宋本是也。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緗、縹而已。博物記曰。交州南有蟲。長減一寸。形似白英。不知其名。視之無色。在陰地多緗色。則赤黃之色也。〔集解〕惠棟曰。劉晝云。白似緗。緗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紺似黑。則白成黑矣。袁孝政云。緗。淺黃色也。新附說文曰。緗。帛、淺黃色也。公、列侯以下。皆單緣襈。制文繡爲祭服。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襂閨緣加上之服。司馬相如李夫人賦。重旬始以爲襂。注曰。襂。下旒也。則襂之容如旌旒也。〔集解〕惠棟曰。緣亦當作緣。釋名。襈、撰也。青絳爲之緣也。鄭元云。今袿袍襈重繒也。玉篇曰。襈、緣褾也。仕眷切。周禮司服。褕衣。揄狄闕狄。鄭元云。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賈公彥云。漢時有圭衣。刻爲圭形。綴于衣。是由周禮有三翟。別刻繒綴于衣。漢俗尚有。故云三翟遺俗。江充傳。曲裾後垂交輸。如淳云。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云。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注夫人賦。夫作大。又重旬重作垂。又始以爲襂。襂當作幓。下同。師古云。幓音所銜反。黃山曰。注誤大人賦爲李

夫人賦。誤不僅一夫字。惠說未了。前書楊雄甘泉賦。濉虖嵾纚。文選李善本嵾作襂。木華海賦。被羽翮之襂纚。同古字通用。惟大人賦爲襂。並不指衣。注引仍誤。案既夕禮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鄭注。中帶、若今之襌襂。以襌襂爲婦人明衣。是襂爲女服之襌者。圭襂卽司服注之圭衣矣。建武、永平禁絕之。建初永元又復中重。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絕矣。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繒原練。浣已復御。率下以儉化起機。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秩品。當傳萬世。揚光聖德。臣以爲宜集舊事儀注本奏以成志也。〔集解〕惠棟曰。注各有秩品。秩、北宋本作科。黃山曰。又復中重。或謂從中制之以爲重。或謂中世重之。皆曲爲解耳。明紀永平十二年詔云。有司其申明科禁。和紀永元十一年詔云。但且申明憲綱。凡詔書違用舊章。未有不言申者。易稱重巽以申命。荀子富國篇。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王霸篇。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中當卽申。形近之訛。

凡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繡。赤舄。服絇履。大佩。皆爲祭服。其餘悉爲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謁者旦爲常朝服云。宗廟旦下。祠祀皆冠長冠。皁繒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絝袜。五郊各從其色焉。〔集解〕惠棟曰。袖下脫爲字。又絳絝袜下脫示赤心三字。

贊曰。車輅各庸。旌旗異局。冠服致美。佩紛璽玉。敬報情尊。尊下欲。孰夸華文。匪豪麗縟。

續漢志集解第三十校補

輿服志下．於始致治平矣．官本始作時．錢大昭曰．始閩本作時．注東觀記曰．至宜如明堂之制．柳從辰曰．袁紀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祀光武於明堂．始服冕珮玉．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禮．周衰而其制漸微．至戰國時．或爲靡麗之服．秦有天下．收而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章．於是殘毀矣．漢初文學既缺．時亦草創．輿服旗幟．一承秦制．故雖少改．所用尙多．至是天子依周官禮記制度．冠冕衣服．珮玉乘輿．擬古式矣．今案明帝冕服諸制．本肇自祀明堂．東觀書言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足證議定南北郊．在明堂禮成之後也．袁紀所言．仍專就明堂而發．本書明紀永平二年詔書．亦先言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次言恭祀天地．志文首重祠祀天地．自是隸事之體應爾．

冕冠．至玉藻注．合五采絲謂之繩．官本注謂作爲．古通．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集解惠棟曰．至長八寸者．大夫之冕．柳從辰曰．御覽六百八十六引五經異義．據漢禮器作冕冠．長六寸．廣八寸．此長下明脫尺字也．應劭說見左傳桓二年正義．長下亦當脫尺字．漢尺度小於今．建初六年銅尺．每尺合今尺七寸弱．六寸八寸．不適爲長．其前後亦不能施邃延也．沈重乃云大夫冕長八寸．是其制僅當天子之半．則士以下又何以言之．滋可疑矣．今案補注羅列諸說．藉廣異議也．本志輿服依董巴．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自應與董說合．禮器制度所言長廣雖異．亦適制也．惟文選東京賦注引鄭義．又作長一尺七寸．廣八寸．至章懷明紀注引三禮圖及蔡茂傳注．均作廣八寸．長尺六寸．與漢禮器制度合．要皆無天子諸侯異制之說．沈重後說．自不可從．乘輿刺史．今案對下織成言．刺史蓋刺繡之譌．書益稷鄭注．刺者爲繡．前書賈誼傳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師古注．繡者刺爲衆文．今作刺史．列乘輿下．公侯上．明誤．

委貌冠至所謂夏之毋追。毋各本皆譌母今正。柳從辰曰。白虎通。毋追。言其追大也。字一作無。周禮追師鄭注作牟。釋名同。

通天冠至乘輿所常服。錢大昭曰。徐廣輿服雜注云。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

遠遊冠至諸王所服也。柳從辰曰。徐廣輿服雜注云。天子雜服遠遊冠五梁。太子三梁。是又不第爲諸王服矣。又淮南子。楚莊王通梁組纓。高注。通梁。遠遊冠也。是此冠亦楚制。

高山冠至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六引徐廣問王珉曰。漢法制。洗馬冠高山冠。職如謁者。

進賢冠至示加服也。集解惠棟曰。至以非常服。故此不著耳。柳從辰曰。徐廣輿服雜注亦云。天子雜服介幘。五梁進賢冠。太子諸王三梁進賢冠。此與遠遊冠同爲天子雜服。故雖天子所有。志亦不及。以天子自有常服也。

武冠至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注。貂紫蔚柔潤。柔原譌采。已正。官本注不誤。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錢大昭曰。東京賦。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薛綜曰。冠華以鐵爲之。上闊下狹。以翟尾飾之。舞人頭戴。疑此是矣。今案冠華。冠之於首。或即冠此建華冠。省言華耳。秉翟。秉之以手。薛謂以翟尾飾冠。似誤。飾冠當以鷸翠。

巧士冠至以備宦者四星云。柳從辰曰、三禮圖云、巧士冠、掃除從官服之禮不記、與此異。

古者有冠無幘。至尚書瞔收方三寸。錢大昭曰。瞔、閩本作幘。

古者君臣佩玉。至乘輿落以白珠。白原譌自、已正。官本不誤。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爲祭服云。柳從辰曰。御覽六百九十二引董巴輿服志作其玉視冕旒。此脫玉字。又引蔡邕輿服志云。孝明帝作蠙珠之佩。以郊祀天地。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至二百四十首注。紫綬名緺。緺音瓜。官本注下緺作綬。連上緺字爲句。

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注。諸王綬四采。至長一丈二尺。官本注作長二丈二尺。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至簪珥耳璫垂珠。錢大昭曰。閩本珥下重珥字。珠下有也字。

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絕矣。注。重繒原練。官本注。原作厚。

後漢書集解附續志集解校補跋

葵園先生刊所箸後漢書集解及續志集解共百二十卷。未畢兩卷。卒所居涼塘老屋。其前已就印出者。屬某君總校。既卒。訪之幷書無存矣。先生副室宋大家。奉遺命經理未完書。乃重印。屬山總校。溯甲寅秋。山從先生涼塘校刊三家詩義集疏。是書尙餘列傳數卷未定藁。八志馬君與龍任郡國。李君祖楙任百官。閒皆寫定。而禮儀、祭祀、輿服未備。幷命輯補。嘗爲說撰箸大指。究未睹全書也。及從事總校。始悉原板寫刻譌奪。紕繆百出。底藁十亡三四。所采掇諸家書。先生因亂播遷。亦多不在。弁首僅先生一序。篇目猶闕。遂述所聞於先生者。遵前漢書補注例。鈔補篇目。更聚羣籍。比校推考。分別改錯。而篇幅固定。集解漏刊者。莫由悉補。則別爲校記。系於每卷之後。愚筦所及。閒加案語。亦附著焉。名曰校補。不敢亂原書也。畢三十卷。屬有杭州之行。大家復延柳君從辰賡續校勘。幷釐剔得失。疏其異同。寄杭州俾山覆勘。彙入校記。山更與柳君往復函商。然後決定。大家補刊先生詩文集。本設書局葵園中。爰自督促手民。且改且補。又三涉寒暑而後觀成。蓋先生晚歲所箸諸書。兼營

並進。日力全耗於編纂。此書雖付刊。未及自校。將俟某君總校畢。再自釐正。而已不逮也。時更多故。先生高第弟子。苓落已甚。在遠者復不相聞。山嘗乞助於同門左君震。黃君逢元。王君正樞。劉君翯。比來杭。而左君旋殂。抑無由再從諸君請益。惟柳君終共是役。蒐討之功。爲獨多焉。迴思先生於是書。遠跡荒寒寂寞之區。日手一編。雖病不少休。所爲憊心罷精。不知老至者。豈惟是發揮旁通。藉存一家之學。亦以建武續統。克迪前光。援末葉之分崩。而求中興盛軌。於以楬櫫治亂之迹。俟夫窮而思返者。得所鑒以爲折衷也。而大家卒能承先生遺志。俾是書與前漢書補注幷傳。其爲賢勤。古豈多得哉。山實愚冥。客中又乏書卷之助。強自附於識小。尙賴四方淹雅傳先生學者。從而救正之。斯小子之幸矣。校補既畢。先生長嗣與祖湘閣與弟祖陶、祖恩、請識其事。以無忘大家之勤。於是乎書。

癸亥季冬月朔。門人同邑黃山謹跋於杭州旅次。